

叢書集成新編

一一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一六册目錄

史地類



宋編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口)

宋 李心傳撰

史學

一

(卷五十一至二百)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附

宋 劉時舉撰

學津

六三一

提要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附提要

撰人不詳

守山

六八三

宋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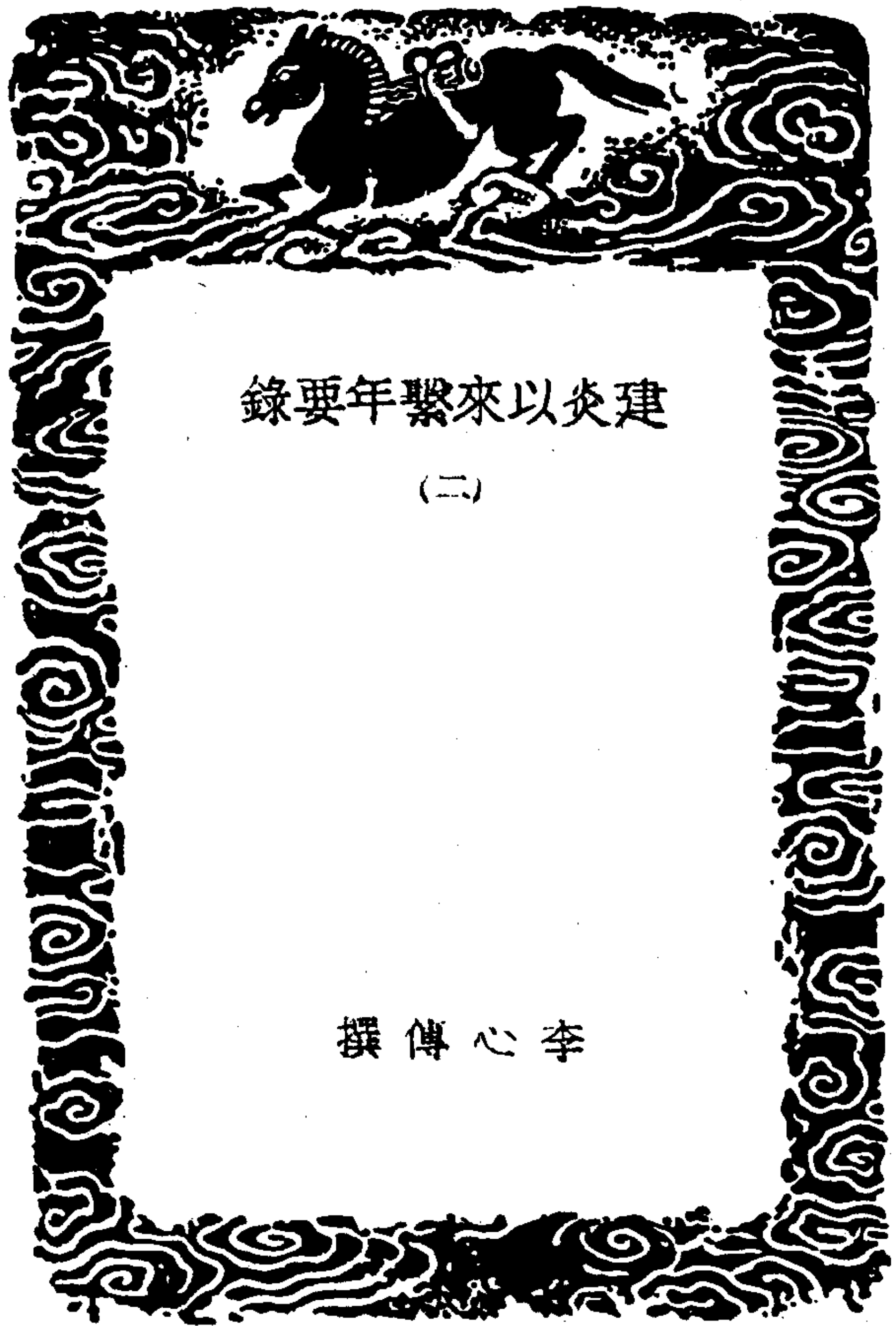
靖康要錄十六卷

宋 撰人不詳

十萬

七〇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二)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

紹興二年。歲次壬子。金太宗歲天會。春正月癸巳朔。上在紹興。是日從官以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令幹辦內東門司李珂。衛茂質提點紹興府團住六宮事務。徵猷閣待制致仕王昇。昇建德人。事親至孝。建中靖國初。以經明行修授官。事上皇為明堂司常。卒年八十一。

乙未。詔諸路死罪囚應讞者。道路已通處。依舊法奏案。未通處。許酌情減降如舊。以三省言。今道路稍通。若令一例減降。慮生姦弊故也。

五年正月壬子。復奏案。○(中興聖政)上語及禁載賊吏。呂頤浩曰。賊吏盜漁。不可不禁。然州縣官依條格合得請給。宜按月支與使之食足。然後可以從廉。上曰。然輔臣因進呈諸路公使庫支給外。縣官供給條格。謂申明行下。○(臣面正等)曰。富而後教。聖人之心也。衣食足。知榮辱。衆人之情也。今使仰事俯畜。且不能其欲。以刑法驅之於義。禮教化之。不克成。宜哉。太上皇帝將大治賊吏。則先足其供給。誠得事理之序。比年以來。州郡經費不支。屬吏之奉。有至數月不給者。天下賢人少。而庸人多。方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謀報金國主死。尼瑪哈已立。劉豫率官僚舉哀。見合兵謀取壽春。詔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措置防備。丙申。故奉議郎直祕閣楊邦乂。加贈朝奉大夫。為立祠。名衷忠。以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言其忠節也。

五年四月。承事郎劉默除名。特送饒州編管。默知天台縣。詔守臣晁公為之過。范宗尹。呂頤浩。互庇之。公為才免官。而默坐違法科數及饋送過客屬吏。至是獄成。遂有是命。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是世忠行。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銳。欲世忠少留以候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見公矣。師次延平。劔潭。險。賊焚橋以拒。王師。世宗單馬先浮以濟。師遂濟。距建寧百里許。范汝為已伐木埋竹。及布鐵蒺藜。閉陷馬坑。以扼諸要路。世忠僱兵自間道急趨鳳凰山。是日旦。至城下。遂圍之。

戊戌。祕閣修撰知紹興府陳汝錫。授汝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先是手詔因軍期所須。索之物。令州縣以印榜實數科理。毋得多取於民。事見元年六月。汝錫受詔不行。知屬邑。侍御史沈與求劾之。下臺獄。法寺當汝錫私罪狀。該恩原免。右僕射奏。檜惡汝錫。特有是命。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知紹興府。宜撫處置使司書寫奏報文字進士張擇為右丞務郎。樞密之從子也。

辛丑。昭慈獻烈皇后几筵進發。上詣禁中焚香。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劉珪卒於梧州。熊克小麻。珪以提舉太平觀卒。按。珪此時未落分司。四月丙辰方道復元官。計開官其二子。後又追復龍圖閣學士。是日韓世忠收復建州。初范汝為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對樓。雲梯火礮等急擊。凡六日。賊衆稍怠。夜官軍梯而上。城遂破。賊衆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汝為竄回源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衆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為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師還。父老請祀之。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壬寅。上御舟發紹興。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中軍統制巨師古。以其軍從。留右軍統制官劉寶收後。以吏部侍郎李彌大權知紹興府。節制內外軍馬。時百司先渡江。扈衛者獨執政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交修。中書舍人程俱。侍御使沈與求而已。晚執政登御舟。奏事。上至錢清堰。乘馬而行。是日湖東安撫使向子諱自曹成軍中復歸。監山縣。初成既入道州。會樞密院遣幹辦官左鼎持詔書諭成。俾散遣江淮等路民兵。獨與堪出戰。人赴行在。聽張俊節制。其徒為盜。久憚俊嚴明。不聽命。湖廣宣撫使吳敏時在桂州。以兵力微。不能進。新中書舍人胡安國移書於敏。以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速遣前軍。進山昭賀。以通春陵。北撤韓京。自衛移永。東撤吳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渡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帥臣之罪。就敏子諱赴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投於溝壑矣。敏然其言。而不能用。先是宣撫使都統制兼參議馬擴嘗駐軍大名。為成所服。乃遣小校張布持檄諭成。成許受招。始矜子諱。且令準備將魏憲遣書。略云。欲得相公指差一處。參謀官范直方曰。成不必招。可促之使赴行在。擴曰。彼既不願遠出。萬一促之。是使散而為亂也。不若藉以為用。敏不能

者皆釋之。所存七千而已。如上所料。中興聖政臣正等曰。始傳漢高帝。知吳王濞五十年後必反。謂狀有反相可知也。至
於五十年之既。非通於數者不能蓋不然而且其知三傑料陳平。期周勃之安劉氏。此豈數
 之能及哉。大抵帝王之興。其皆知絕人。太上皇帝料降。皇城司更造入禁衛宮殿。皇城門號四等。歲一易之。教入禁衛
 本可用之數。妙於善處。其後長所開。公殆天授者歟。 是日。宣州火。先是。開門宣贊舍人韓世清
 入。入殿門二千道黃絹。入宮門八千道黃絹。入皇城門三千道黃絹。是日。宣州火。先是。開門宣贊舍人韓世清
 自淮西以所部五千戍宣城。世清招納亡命萬餘。歲費縣官錢十萬緡。米十八萬斛。朝論恐其為變。會州
 人有傳世清軍中欲縱火擄掠民財者。逮火作。世清往來彈壓。城中乃定。守臣李彥卿新除刑部郎中未
 上。密遣監稅趙令吉告於朝。呂頤浩遂有殺世清之議。彥卿尋卒。

戊午。三衙奏定臨安府左右廂巡為百有十五舖。用卒六百七十三人。三衙及本府兵各居其半。二十二年
 十月已卯

又增為百有五十舖。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綬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綬在經筵凡兩歲。力請
 外祠。而有是命。詔自今停減接引私鹽。並與犯人一等科罪。用浙西提舉茶鹽梁汝嘉請也。此以紹興三
 年三月八日

淮東提舉郭
 樞劄子修入
 己未。詔修臨安城之頽圯者。以修內司所集湖秀等五州役卒就築之。詔商販茶鹽。並許經由海道出
 入。以運河阻淺故也。

庚申。詔發運使湯東野往建康收籩江東西路上供歲額米斛。樞密院將領徐文有衆二千餘。命神武
 中軍統制巨師古莅之。仍詔文及李捧。邵青。單德忠。趙延壽等所部兵。並專聽樞密院節制。

辛酉。遣入內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祇候任源往張浚軍前撫問。源請金字牌以招收所過羣盜。上許之。言
 者奏。自崇寧以來。宦官握兵。馴致禍變。天下之人。言之切齒。今任源所經去處。就使偶有盜賊。止當移文
 所屬措置。勿致稽留使命足矣。而乃欲以招安自任。然則盜賊肯聽之乎。又況挾招賊之名。開握兵之漸。
 事有幾微。不可不慮。乃詔源遇有盜賊。將金字牌旂給付守臣招安。後官在二
 年庚午 左武大夫棣州刺史馬欽

特遷橫行遙郡二官。錄招降邵青之勞也。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勛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橫不法。
 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統管楊惟忠欲圖之。乃與勛同姓之歙。邀勛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尋
 進惟忠軍職一等。勛自建炎中為盜。踐蹂福建。湖南諸州。及是乃敗。惟忠以二月辛未除。即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
 其謀動不知在何時。今從趙姓之遺史附此月

末。勛初見趙
 炎四年五月。

【紹興二年】二月癸亥朔。詔臨安府近行宮高阜。禁人毋得至其處。犯者徒二年。以其可以下瞰宮中也。
 甲子。詔平江府守臣市貨錢家所貯蓄。以實三館。

丙寅。命江西安撫大使兼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將銳卒萬人移屯揚州。勸率農桑。經理一路。時至鎮江視
 師。光世不奉詔。詔建州權罷鼓鑄二年。以監兵避亂散逸。用知漳州蔡密禮請也。詔泉州草澤陳喬
 赴行在。直顯謨閣李承造復為兩浙轉運副使。專一應付劉光世錢糧。以光世言累有機會。多緣無椿
 辦錢糧。幾誤大事故也。於是轉運副使直龍圖閣劉寧止遂罷。

丁卯。詔選人七階並分左右。時用元祐舊制。寄祿官分左右。而職吏不與焉。言者謂祖宗以來。選人皆以
 州縣繁衝。故無所分別。今選階品秩雖卑。豈可無以律食。而獨置之靡恥之外。乃下吏部如所請。尚書
 吏部侍郎李光試禮部尚書。吏部侍郎李彌大試戶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蔡密禮試禮部侍郎。
 太常寺少卿程瑀試給事中。密禮。呂頤浩所薦。瑀。秦檜所薦也。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交修充顯謨閣
 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交修以引疾得請。此恐是緣周杞事干選
 乞去此月庚辰可參考 殿中侍御史江躋奏徽猷閣直學士江淮

發運使湯東野。承議郎知泗安縣鮑慎好姦賊。脅使輸錢五千緡。庇而不發。東野遂罷去。右宣教郎王
 彥恢知無為軍。無為分鎮地。至是始命守臣也。楚州參議軍事李用成充本州團練判官。用成久參視
 友軍謀。最所親信。劉光世因拔授用成朝請大夫。言於朝。故有是命。其後秘書少監傅崧卿自淮東還。奏
 其勞。乃正補承事郎。用成補正任
 五月乙丑

己巳。詔權貨務依臨安府樣製造斛百隻。降之諸路。倉部員外郎成大亨言。紹興府斛斛增大。出給之
 際。例各折閱。其獄滋多。惟臨安斛斛均平。公私兩便。故有是旨。詔比緣移踰臨安。令漕臣措置營繕。聞
 諸頗取材於民。違背初旨。可令監察御史黃龜年取索。仍給銀絹度牒。計市價償之。朝奉郎福建轉運
 判官張鸞為尚書功員外郎。直顯謨閣新除兩浙轉運副使李承造移福建轉運副使。直顯謨閣提舉浙
 西茶鹽公事梁汝嘉為兩浙轉運判官。承造為劉光世所辟
 未到司改命當改

庚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為觀文殿學士。荆湖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直
 祕閣知道州向子諲奏曹成犯道。賀二州。宰相呂頤浩。秦檜因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荊湖兩路
 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右臂。如京東諸州。為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置以蔽敵。諸路先定。他時併
 力圖之。似為未晚。檜請身至湖外。自當一面。效羊祜襄陽之體。上曰。卿等當居中運籌。不可授人以柄。至
 是命綱。仍令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以所部統制官任仕安一軍三千人授綱。由汀。道州之任。又命
 權湖東安撫使岳飛率湖東副總管馬友及諸將李宏。韓京。吳錫等共擊之。時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避
 地湖東。亦以書遺秦檜。言吳敏兵寡。宜就遣世忠以為之副。俾殲殲羣寇。收拾遺民。人言向子諲忠節。在
 今日可以扶持綱常。願憐其無救而陷於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

辛未。上諭輔臣。將來御試舉人。止造席棚於講殿之前。不必更修別殿。呂頤浩因讀聖德。以為如此可以
 示四方士人。使知陛下非儉如此。上曰。朕天性不好華靡。況與承平之主不同。秦檜曰。大布之衣。大帛之

3

文降資政自通議降太中傳播諸方駭動觀聽所可疑一也。以微者言之。向子吝之守道。勵治姦猾。雖犯衆怒。識者是之。申乞移按他部。不爲過也。巨寇侵陵。衆寡不敵。移守山寨。而外臺乘此交勳能之。所可疑二也。相公平心爲相。施於貴者。將存其體。施於微者。當海度容之。若改正此二事。則不遠公議。釋疑於天下矣。夫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己有。人才亦各自負。不可蓋以己長。安國見辭新命。冀賜片言。俾從所欲。則受賜大矣。頤浩不納。隨亭。江山人。時以避賊寓治江華。子吝檄歸衡陽。隨亭怒。懇於朝。子吝坐削官。至是復有此命。子吝降官在今年二月乙丑併附。直龍圖閣主管湖東安撫司公事向子諶言。已撫定曹成人馬。在道州河南駐劄。緣臣折衝無術。有失國體。望賜罷黜。詔子諶免罪赴行在。

壬午。敕文州司馬黃敦彥復通直郎。敦彥。建炎末通判袁州。坐降敵停廢。刑寺當敦彥謀叛。還歸會赦。散秩。敦彥懇於朝。大理少卿錢稔言與真犯不同。故有是命。敦彥自承贖罪建炎四年八月甲申遣一官勒停。

癸未。上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詔張浚選精銳西兵五千人騎。遣將統押。隨中史任源赴行在。以騎軍不足故也。詔國學免解進士張雷令入對。舊制。州縣官正郎以下身亡者。給倉券。兩浙轉運判官梁汝嘉言。詔罷邦財。詔坐罷。是日。淮西招撫使李光發行在。

甲申。中書舍人程俱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上既召徐俯。俱密言於上曰。俯雖才俊。氣豪然所歷尚淺。今以前往省邸。遠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攷之古今。非卓然傑出如陽城。神放。則未嘗不循資望而進。臣願陛下須其至。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他日置之左右。何所不可。如元稹在長慶間。命知制誥。以至翰林學士。真不忝矣。止緣自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引之。近傳其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名曰警策。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得俯之由。以此爲疑。仰累聖德。上不聽。右司諫方孟卿因奏。俱附蔡攸。在秀州棄城而遁。俱遂罷去。戶部尚書李彌大兼權侍讀。

大理寺丞李處度。監都察院蘇頌並送吏部。限三日出門。此必有故常致。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新知光州。

劉超爲武功大夫榮州防禦使。知真州。後數月。超乃赴行在。許約知光州事已見此月。未悉可移入此。或附趙初除光州時。超以今年閏四月壬子到行在。故奉議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以死節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茂實既死雲中。其友朔寧府士曹椽董誥自投歸張浚。浚以爲陝西轉運判官。誥乃錄茂實所爲哀詞。使其同歸者羅鉞來獻。浚亦上其事於朝。故有是命。茂實此節已見建炎元年正月壬寅及二年八日末。後證忠節。

乙酉。上諭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置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一字。非堯舜莫能當。呂頤浩奏。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齊家治天下。有餘裕矣。賜劉光世淮東宣撫使印。光世初除揚州等七州宣撫使。與江東西二大帥同命。後光世乞歸淮東。宣撫使印得旨以揚州通泰軍州運水軍宣撫使印爲文。至是再請。遂改封。陸東海縣爲東海軍。時海州復爲偽齊所得。乃以成忠郎閻門祇候葛珣爲軍使。將安靖部曲五百人往守之。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編次日麻。自渡江以來。無史官。及是御史中丞沈與求始以爲請。然未及行。武功郎閻門宣贊舍人知廬州王亨權主管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司公事。兼知廬州。亨守郡踰年。條陳禦寇利害來上。故就用之。詔六部於東北角開便門。遇有職事。赴都堂稟白。聽於便門出入。丁亥。尚書工部員外郎王昂守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試太常少卿。昂。珪弟子也。

戊子。龍圖閣待制知撫州高衛落職。與宮觀。衛言甘露降於州之祥符觀。且爲圖上之。王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言者勸衛以蔡京園田叨冒改官。頃者抗疏極言討論之非。實自爲地。搢紳號爲流外侍郎。今乃崇飾諂諛。老不知愧。望賜罷黜。從之。右修職郎陳淵充樞密院計議官。淵。璣兄弟。舉進士不第。以積舉得官。奏論其才而有是命。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聞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人主府庫也。自古言利之臣。初非天降地出。不過推剝細民。移東於西。以欺其上。唐德宗時。李兼在江西有月進。章梈在四川有日進。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幕僚進奉。自嚴綬始。載在史冊。爲世所譏。蓋不可不戒也。陛下盛德日新。躬履節儉。不殖貨利。有如成湯。臣子所宜奉承德意。近日乃聞前知明州吳懋。輒有所獻。諭五萬緡。州郡有餘。朝廷自當移用。豈待進獻。以爲己能。竊恐朝廷受之無名。將何以示天下。倘或小人觀望。爭相效尤。殘民以爲己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一吳懋固不足道也。欲望陛下斥還懋所獻錢。仍加黜削。少寬四方民力。且爲後來貪競之戒。詔委自憲臣勘當。如係科斂。即仰給還。以聞。吳懋俟勘當到取旨。懋守明

諭年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而水軍步卒戍明者。踰萬人。懋以等第貸民錢十萬緡。又得權結之。軍用無乏。懋用是得職名。懋除職在元年四月丁丑。比代去。又獻錢五萬緡。其後勘當如章。然懋所獻錢。朝廷皆已移用。但貶懋二秩而已。熊克小麻。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列將陳思恭統步軍二萬。張公裕水軍一萬。皆圍成郡。軍費不貲。克小麻所云。乃汪藻所撰。語中語也。日麻紹興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浙東提刑司奏。體訪得吳懋。陳思恭。都統陳大尉所帶軍馬四千餘人。前來駐劄。今相度權於人戶等第。勒力錢。自三十貫以上。借錢二十文。實借到九萬七千九百餘貫。又將逐崇寧寺。分酒務米鹽。寄造酒。收息錢三萬七千餘貫。又將朝廷降度牒。分下諸縣出賣。收到錢一萬一千餘貫。并都酒務。移遷出二合酒錢二項。共十五萬貫。據此則藻所云。非其實也。陳思恭步卒四千。并張公裕水軍。不願有三萬人。今但云論萬。庶不失實。懋以五月癸未。既秩。今并附見。

右奉議郎監諸軍計司秦湛。添差通判常州。以黨人子特錄之也。湛。觀子。已見。

己丑。有司以春分日祀高禘。禮畢。宮嬪有位號者。以次即宮中飲福。受昨如儀。復荆湖東西爲荆湖南北路。以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劉洪道爲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充荆湖北路安撫使。詔湖西安撫使程昌國還行在。仍命洪道以所部顏孝恭。崔光弼軍之鎮。熊克小麻。四月甲申。時朝廷已除吳玠。湖東提刑。玠因言荆湖南路。分東西。地勢人情。皆不便乞依爲湖南北。從之。蓋克不考。

二月己卯。乃詔申嚴福建路私有私造軍器之法。以提點刑獄徐庚有請也。

庚寅。監察御史黃亮能。亮亮既爲秦檜所擠。按治無所得。至是獄成。坐爲族叔郭民田改立官戶。刑寺

嘗寅亮私罪杖罰銅七斤。詔免所居官送吏部。未幾寅亮卒。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宋輝、萊州防禦使主管侍衛馬兵司公事邊順皆貶秩一等。坐城中多劫盜也。既而盜獲復其官。三月癸丑復官。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謝克家引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奉直大夫知邛州陳石提點潼川府路刑獄公事而以朝散大夫鮮于繪代之。時有旨以朝請大夫王俟知邛州。浚乞合改替繪。朝廷不能奪也。是月知商州董先叛附於劉豫。先是閣門宣贊舍人李興以節制軍馬屯於商州。會先為陝虢安撫司統制官耿嗣宗所迫來依興。以兄事之。未幾河南鎮撫使翟興俾先知商州。先心懷之。密有害興意。因置酒伏甲執興於坐。以鎮撫使之命械興赴河南。欲於中塗殺之。行兩程宿山林菴舍中。興見羣卒熟寐。乃荷械而去。逮曉至洛南。農家人識之。咨嗟熟視。遂破其械。以糧糧遣興去。其子女諸妾皆被害。興既脫復得麾下舊兵千餘人。往來商虢間。先既與興為仇。且劉豫勢漸盛。先不能軍。遂以商虢二州降豫。初淮

西諸州多為劇盜所據。朝廷因而授之。閣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雖受朝命。陰與偽宿州守胡斌通。李成之敗也。襄信縣射士許約收其潰兵入光州城。以收復告。即以約知光州。約與武節大夫中州刺史知壽春府陳下皆與偽境往來。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光州土豪張昂獨率民兵據仙居縣之石額山為寨。事聞。詔授昂忠翊郎忠義兵統領。至是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之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來。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聞之。即遣使撫諭。下宏二人皆聽命。既而豫遣偽京西南路安撫使王彥先攻壽春。為下所敗。而宏遂與斌絕。下尋復固始縣。會豫衆犯二州。下棄城保南岸。夢得令統制官王冠、張俊等援之。豫衆引去。彥先、維州人也。此以葉夢得行述增修。而不得其月日。小麻附之。此月。按日。麻三月六日。李光燾體問得江東安撫大使。司已差王冠知宿州。過江前去。則冠之行必在二月也。又紹興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寇安申。願善知宿州。胡斌令人潘文字誘宏從偽。已行。胡斌詔特轉一官。二年二月十五日。葉夢得中。王彥先、胡斌犯壽春府。濠州已差王冠、李興。張俊策應。四月十二日。奏已收復壽春府。此皆與行述同。但小麻所書。以陳下為陳辨。又云。遂復光州。皆誤也。日麻今年四月五日。孔彥舟向申。得光州。賊繫用偽年號。則知未嘗復光州。許約、張昂事。雖不得其年。今以紹興二年正月五日。張昂奏狀附見。俟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二

【紹興二年】三月壬辰朔。詔襄陽隨郢等州鎮撫使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桑仲量度事勢。乘時收復陷沒諸郡。仍令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蕪黃孔彥舟、盧壽、王亨更相應援。毋失機會。如能成功。當議不次推賞。仲除節制軍馬。未見本月日。或可附去年乞幸荆南之後。尚書左司員外郎潘良貴以父老乞補外。乃除直龍圖閣知嚴州。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徐秉哲送惠州。昭化軍節度副使吳拜南雄州。寧江軍節度副使莫倚韶州。並居住。先是秉哲等既以赦得還。而倚韶人詣鼓院自陳。上皇出郊之日。己方在敵營。不預其事。乞改正。戶部侍郎柳約奏。今二聖遠在沙漠。而秉哲等復居善地。言之至此。陛下寧不動心。縱未忍加誅。亦宜永竄遐荒。以為萬世臣子之戒。故有是命。度化縣凶賊李敦仁補正修武郎。閣門祇候。其徒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俊等軍中。敦仁起書生。為盜三歲。踈四州十縣。最後為江東統制官顏子恭所破。至是始平。淮西招撫使李光執江東安撫大使。司都統制韓世清於宣州。初光與副使王瓌將忠銳神武軍合萬餘。以辛卯晦抵城下。時日已暮。隔溪而營。世清將迎謁。其壕寨將曰。不可。李尚書往淮西。而下寨甚嚴。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何罪。遂將親兵千餘人來謁。是夜光與瓌共議。翌日。世清率諸將來賀。且守臣具食。瓌先以甲士守其從者。光謂世清曰。得旨。揀軍往淮西。可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世清欲上

馬已持去。光命持黃榜入城。統領官楊明吉。榮聞之。諭其徒。撥甲毋出。世清不得已。批報諸軍。衆乃聽命。擇其壯者五千餘人。隸神武前軍。餘許自便。光又得世清所用舟九百艘。帛七千匹。遂執世清以歸。其中軍統領官趙琦。先以精銳二千討賊於建昌。亦命琦赴行在。

熊克小麻云。世清在江東。雖有勇。民則惟恐其去。至建康。則時呂頤浩方招安張瑄。而世清與張瑄。破之。頤浩以世清其不樂。後敵人覆張瑄在言路。嘗欲爲世清辨。而世清亦未嘗果。今數文閣直學士程大昌亦數人。知其事。嘗爲克書之。案日麻。呂頤浩未相時。上屢以論宗。則當時世清可疑者。不特呂頤浩也。然世清雖有功。亦未可知。如李光王璵所與。據散事。亦不言其相命。可見世清初無反意。但述可疑耳。今併附此。

是日。水賊復進犯漢陽軍。殺武功大夫權軍事趙令敷。及吏民百餘人。掠舟船而去。遂以其衆歸於蕪黃鎮。撫使孔彥舟。此以今年五月七日。德安鎮撫司所奏。修入。

癸巳。詔温州太廟百步內遺火者徒二年。尙書司封員外郎林待聘爲禮部員外郎。左朝奉郎張巖爲司封員外郎。詔以朱勳平江南。賜孟忠厚。責授果州別駕顏博文。乞以赦。權刑部侍郎王依擬。欽奉議郎與差遣。而吏部侍郎葉密禮言。博文嘗撰僞楚赦書。今使之通籍朝端。公議未允。乃詔博文永不收敘。日麻。吏部並無名。案此時吏部尙書李光出使。而留遺爲左遷侍郎。必知禮也。

甲午。詔兩浙市舶就秀州華亭縣置司。承直郎施達除名。婺州編管。坐爲范汝爲游說辛金宗也。初。宣撫使孟庚。械達及招撫官謝德。葉榮赴行在。且言。德等三人。與汝爲同情反叛。殺戮生靈。不可數計。聞向有人爲之多方營救。不知何意。德等未至都。道死。上益疑有爲之地者。下達獄。命申丞沈與求窮治。月。丙子。達至獄。因得以歸。罪二人。刑寺當達。依隨企宗。不多方措畫攻討。追二官。罰銅十斤。案上。特有是命。熊克小麻云。達遠那。中塗逃去。案。達十月。月已。再。其過去。當在彼時。今移附十月。

乙未。江西安撫大使李回言。湖東名賊曹成。在道州。馬友潭州。李宏岳州。劉忠處潭。岳之閒。雖時相攻擊。其實聞二宜撫之來。陰相交結。分布一路。爲互援之計。馬友據潭州。餘半年。曹成不得移用。今朝廷以岳飛知潭州。友安得不疑。飛亦安能引兵直赴潭州。與友共處。若使飛先往道州。捕曹成。友必懷疑。阻害糧饋。則飛有腹背受敵之患。不若且置成不問。先引兵往袁州。約友。宏。云討劉忠。以俟二宜撫之來。庶使成不便過嶺。最爲長策。飛之將行也。回既諭以此意。復言於朝。呂頤浩。秦檜。進呈。因言湖廣大寇。曹成爲首。馬友。劉忠。次之。此數人相與交結。爲輔車相依之勢。上曰。宣撫使兵到。必能平湖。南諸寇。續次令轉往湖北。襄漢。開。以通川。陝。譬如漢高祖。先遣韓信。破趙。復破齊。然後擒項籍。乃詔飛。尉。酌賊勢。如未可進。且駐袁州。以俟世忠會兵。時成已進犯嶺南。飛亦移兵茶陵。而朝廷未知也。詔臨安府城內強盜及縱火焚有人居止之室。依開封府治罪。竊盜指在四月。年四月癸卯。

倉納受。泝流摺運。以贖中都。且因諸路之凶。豐而平其糶。及是。江湖盜寇多。綱米不繼。發運司歲費錢十六七萬緡。第職糶買而已。故省之。八年四月。月復置。資政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吏部尙書李光充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壽春府。滁。濠。廬。州。無爲軍。宣撫使。仍命光以親兵千人之任。光奏。直祕閣宗穎。爲參議官。迪功郎胡選。主管機宜文字。從之。日麻。葉夢得。累乞宮觀。可從所乞。則小麻亦不云所以。案。夢得之去。恐是處治。世清事。與朝廷異論。夢得以世清爲大使。而朝廷制。不見於他書。今年三月四日。樞密院勅。會江東安撫大使。司軍馬。數多。本路。賊入。有限。案。都統。制。轉。世清。一軍。人數。尙來。已。今。淮。泗。招。撫。使。司。因。制。前。去。據。此。則。世。清。爲。夢。得。所。用。而。朝。廷。廢。之。其。罷。帥。事。而。代。以。李。光。或。出。此。也。今。且。附。此。更。須。參。考。

直祕閣知台州秦梓。移知秀州。是日。右武大夫。明州觀察使。襄陽府。鄧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秦。仲。爲。知。鄧。州。復。明。所。殺。初。仲。屢。爲。王。彥。所。敗。欲。再。攻。金。州。鎮。撫。司。副。統。制。兼。知。鄧。州。李。橫。曰。不。率。三。軍。入。西。川。即。殺。敵。以。圖。報。國。勿。坐。困。於。此。仲。微。明。曰。金。州。草。寇。當。道。當。盡。勦。除。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寇。主。名。爲。誰。安。復。鎮。撫。使。陳。規。聞。之。亦。遣。人。謂。明。曰。朝。廷。以。那。授。汝。矣。汝。謹。勿。附。仲。仲。怒。陰。有。殺。明。意。明。措。置。鄧。州。漸。成。井。邑。亦。有。戀。鄧。之。心。仲。以。二。十。騎。疾。馳。入。鄧。州。明。聞。謂。其。黨。曰。太。尉。來。定。見。害。明。度。仲。以。駿。馬。日。馳。三。百。里。皆。必。解。散。預。備。有。力。者。爲。之。束。髮。坐。定。明。卑。詞。謝。曰。擇。日。即。起。兵。豈。敢。違。令。事。未。須。遽。莫。要。理。髮。否。仲。欣。諾。有。力。者。既。得。其。誓。即。擒。而。殺。之。因。其。從。者。而。以。反。聞。後。鎮。撫。司。參。謀。官。趙。去。疾。歸。朝。得。召。見。上。問。仲。何。如。人。去。疾。曰。忠。義。人。也。上。問。其。說。去。疾。曰。仲。嘗。爲。臣。言。必。欲。取。京。師。以。獻。朝。廷。第。乞。二。文。資。以。祿。其。子。上。惻。然。感。動。授。仲。二。子。所。維。將。仕。郎。明。維。以。紹。興。三。年。二。月。戊。子。補。承。信。郎。既。而。去。疾。言。維。年。七。歲。已。能。論。議。孟。不。知。武。人。是。月。壬。子。並。改。補。將。仕。郎。今。併。附。此。

己亥。布衣王大智。授右迪功郎。添差樞密院計議官。呂頤浩言。大智知兵法。上召見便殿而命之。制授故南越王李乾德子陽煥。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趾郡王。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之。獨安南如故。懷遠軍節度使。占城國王。楊卜麻。懷遠軍節度使。閩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大同軍節度使。真蠟國王。金真賓。深皆加恩。以明堂故也。右承事郎潘時通判通州。時。葆真宮道士也。建炎中。以從張浚。勤王。改京秩。故以命之。既而言者論其忝竊冒濫。爲指紳。差命遂寢。寢命在今年四月庚辰。

庚子。戶部尙書李彌大。乞命近臣。講求祖宗委任三司之意。詔給舍看詳申省。詔自今行軍。專委本路。漕臣一員。通融應副。議者以爲。隨軍漕運。出於一時。故以州縣。則不從其號令。以運使。則不恤其有無。甚至搜求獻羨。以爲己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有是命。言者奏。山東艱食。而帛踴貴。商人多市江浙米。帛轉海而東。一縑有至三十千者。詔許告捕獲人。補承信郎。賞錢三千緡。犯者依軍法。巡捕官失察者。抵罪。是日。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楊政及金人戰於方山原。敗之。時隴州。移治方山原。守將范綜。以散

卒數千駐原上。金人所命陝西經略使薩里干與叛將張中彥、慕容洸合兵來犯。陝西都統制吳玠命政及吳玠、雷仲救之。大戰三日，焚其水寨。翌日，敵引去。政、玠、人初為弓箭手，驍勇過人，玠用為統制。宣撫處置使張浚錄其功，擢政知鳳州。

辛丑，鑄紹興經筵印。淮東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實言，根括到揚州未種水田一萬七千頃，陸田一萬三千頃，已分給六軍，趁時耕種，從之。直祕閣王夔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丙午，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一員。熊克小麻在二月丁丑，今從日麻。以尚書右司員外郎仇愈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姚舜明為左司郎中，監察御史胡世將守右司員外郎。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張守請朝昭慈獻烈皇后，許之。自是以為例。詔雲安軍編管人謝亮許自便，以督使夏國也。

戊申，降授武顯大夫威州防禦使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張俊敘所降一官，俊起諸盜，所部凡七千餘人。至是汰其老弱僅三千，朝廷嘉之。乃有是命。詔淮南諸州通判到罷並進秩一等，以廬州有請也。己酉，左武大夫榮州團練使權神武中軍統制巨師古復為神武後軍統制，中侍大夫密州觀察神武右軍中軍統制楊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時衛兵不滿三千，沂中病其寡弱，於是招丁壯營牧圍，未半載，軍容果張。由是上益眷之。詔孟庚、韓世忠至荆湖日，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候將來班師，令李綱措置，庚初受命宜撫福建、江西、荆湖三路，而朝議恐曹成度嶺，故命綱自閩廣之長沙，庚言措置相妨，乃有是命。始吳敏之未罷也。上奏言：曹成雖已受招，陰縱虜掠，臣見在桂州措置，緣止係廣西軍馬事力至薄，望促庚、世忠或別遣大將前來，於是庚已發福州而敏未知也。漳州守將寇宏獲偽知虹縣李子誠赴行在，詔給以資糧，遣還僞境。臨安府布衣孫清上疏論時事，詔賜束帛。賜鄭億年家錢千緡，以其妻韓氏卒於台州故也。追奪謝鸞、葉棠出身以來告勅。廢潮州揭陽縣，海陽地也。宣和中以劉花三作亂析置，至是省之。

辛亥，承節郎閩門祇候張莘幹辦御筵院，幸婕好弟也。壬子，左朝奉大夫趙浦行太常博士，需、抃孫也。初，泉州花鄭貴等謀作亂，為賈人湯易所告，捕斬之。至是以易為承信郎。

癸丑，詔寬兩淮租稅。戶部尚書李彌大言：道路無阻，諸路上供錢糧，並依限起發，赴行在許之。童子朱虎臣，七歲能誦七書，排陣步射，與其兄端友偕來，上召對於內殿，端友以誦經子書賜束帛，而虎臣為承信郎。虎臣，浮梁人也。樞密院水軍統制官張崇、李允文部曲也，有衆僅五千，詔揀其精銳三千五百人隸李光，即建康屯駐。龍圖閣待制知漳州黎確，左朝奉郎知台州徐偉達並罷，以言者論其在圍城中並受僞命也。確仍奪職。江西提點刑獄公事董濬罷，殿中侍御史江躋論濬當蔡京用事時嘗撰蔡命三篇，以事進取，在會稽，又嘗畫中興圖以獻，故斥之。開門宣贊舍人知澤州盧師迪自建炎初連結

山寨豪傑，至是五年，上在會稽，師迪與其徒赴行在，請兵收復河東州縣。上命往張浚軍中，俟路通之任。師迪以非本計，辭不行。固請，師迪與以俟命。上許之。師迪初見建炎四年八月戊子。是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開門宣贊舍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知河南府兼節制應援河東北兵馬使董與為其將官楊偉所殺。初，偽齊劉豫之將移都汴京也，以與屯伊陽山寨，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於金人，由懷、衛、太行取滹津，濟河以達，豫深苦之。嘗遣迪功郎蔣頌持詔書遺與，誘以王爵，與戮頌而焚其書，豫計不行，乃陰遣人唱偉以厚利，偉遂殺與，攜其首奔豫。與死年六十，其子兵馬鈐轄琮收合餘兵保故寨，自是不復能軍事。聞詔贈與保信軍節度使。與之死，詔書不同，張國節要，劉豫以與與大軍屯伊陽，去東京不遠，及扼斷陝西道，豫深患之，故力請於改與，與遂出兵以應之，偉潛引賊兵由開道以襲與，與與以兵既出，衆莫不敵，力戰而死，遺姓之遺，劉豫遣將頌持詔書遺與，與與於市豫計不行，復誘與將楊偉陰約內應，以謀害與，是日賊兵徑犯中軍寨，與與親迎賊與戰，遂陷中軍寨，與與力戰不勝，墜馬遇害。小麻全據張國節要云：案日麻，紹興二年七月十一日，權河南鎮撫使董與，父獨當一方，前後百戰，不敢辭難，不幸於今年三月二十二日有本部將官楊偉陰約內應，謀害與，是日賊兵徑犯中軍寨，與與親迎賊與戰，遂陷中軍寨，與與力戰不勝，墜馬內應，此猶近之，匪謂偉先降賊而後引兵襲與，蓋非實矣。小麻不詳考而遂因之，今不取。

甲寅，上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於講殿。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為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諭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凡諂佞者居下列。鹽官進士張九成對策曰：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願陛下以高大為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彼劉豫者，素無勳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親，而委身於寇敵耳。黠雖經營，有同兒戲。今日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臣觀濱江郡縣，為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斂之名，種類閭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中興綱目：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暹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融也。其何安乎。盛夏之季，風雷水院，涼氣清涼，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融也。亦何安乎。澄江瀟瀟，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淅淅，兩宮得無憂乎。孤裘溫暖，張煖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素文，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珍奇，必投箸而起曰：雁粉塵羊，兩宮所不備也。其能下咽乎。房廣廈具深宮，必撫几而嘆曰：鶴鹿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

今閭巷之人，耽隸之伍，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室家聚處之歡，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徒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其溫，夏不得其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望遠傷懷，何時可釋乎。每感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思欲掃清蠻帳，以迎二聖之車。若夫小民則不然，是以搜攬少蟲，馳驅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彼閭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為名，且闍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五十二

九二四

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實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者難開。聖意在焉。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帶除之役。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趣。論古今之成敗。將開閣寺之言。如狐狸夜號。而鳴鼻。豈舞也。九成奏傳云。公對便殿。劉德比之。氣雖勇。然亦不。手劍。劉德欲刺之。乃被謝不同。家傳小誤也。

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夏次之。尙書左僕射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欲以景夏爲第一。此以紹興五年六月戊。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中興綱目。初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爲異日之用。若其言。雖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圓之士。遂賜九成以下。自崇寧以來。惡人教習。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手劍。劉德欲刺之。乃被謝不同。家傳小誤也。

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卽家賜第。時舉人策有犯廟諱及文理紕繆者。上命黜降。又有犯御名者。命收實本等。希仲視廷試第五人恩例。餘皆同出身。至助教凡七等。特奏名人五等。依揚州例。許調官。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吏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九成故樞密直學士。鑑曾孫。希仲。新津人。時舉人陳之茂等十一人。二人以犯諱降等。九人以文理紕繆。與諸州助教。領人右從事。郎范寅賓。樞密院計議官。揚恩等六人。各進秩一等。恩辭不受。尋詔助教人。調官依特奏名例。輔臣再請。乃并文學人。並附正甲之茂。無錢人。寅賓。致虛。從子也。恩已見通鑑。元年四月甲子。讀禮。恩在五月甲子。今併附書之。唱第在四月丙寅。今但書試之日。以輔臣事。日。紹興二年四月戊寅。後殿進呈。新第正奏名。助教乞依特奏名例。推恩。上曰。初降旨。令考官以策正爲上。詔復居下。此以策好惡。凡士人常須自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然而學子遠來。朕悉務優容。命助教九人者。悉依特奏名例。推恩。如所請。五年七月庚寅。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紹興二年陳之茂等十九名。爲文理紕繆。及犯名諱。各補下州文學。後來併附第五甲末。前此與。以爲紕繆之文。乃緣觸犯忌諱之故。其後大臣知之。於是奏附正甲。祖信所奏。與日。元降指揮。全不同。以進士同年小錄考之。是年第五甲後。別有文學一十一人。係陳之茂。至陳宗周。下注。同進士出身。則是果附正甲也。但日。麻遣之耳。然日。麻稱助教九人。依特奏名例。而文學乃有十一人。數又不同。案日。麻四月丙寅。殿試進士。有犯廟諱者。上曰。犯宗廟諱。當依格降等。然則九人之外。又有犯諱降等者。二人。故祖信所奏。合紕繆及犯名諱之人。通言之也。日。麻職。祖信奏。作一十九人。疑傳寫字誤。當求別本參考。○中興聖政。臣正等曰。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設科取士之制。行。鄉舉里選。務舉其行。設科取士。獨考其書。其事若不相同。而皆可以得賢。亦各一時之宜也。故嘗謂。其行。則必其行之至純。考其書。則必其書之不謬。若使誤。使之得。以進。則是汚穢之行。亦可容。爲法以取士。願宜如是乎。然而以董仲舒之賢。猶有不切之譏。若劉賓之直。則有不第之恨。道之艱於自信。與夫難於必行也。尙矣。非上之人。有以優容之。何以作成士氣。而收其顯效。太上皇帝之策士。以策正爲上。謫誤爲下。甘之切。無所回避者。必置之首選。至犯御名者。又曰。免降黜。其優容也。如是。何慮於不得其人乎。

宜州還行在。賜銀帛五百匹。兩其將士皆賜銀有差。先是。一軍凡萬二千三百餘人。而使臣。輜重在焉。乃詔以萬四千九百人爲額。正兵萬人。使臣四百人。輜重大頭二百人。是日。金人復自水洛城入寇。統制官楊政等又大敗之。

丙辰。詔韶州自今所鑄新錢。毋得減裂。務令民間不能做。近歲韶州所鑄新錢。不甚磨錯。湖東人號爲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五十二

九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五十二

九二六

韶錢。又做之私鑄。夾以沙土。謂之沙錢。每千財直二三百。及馬友逐曹成。收其軍中沙錢甚衆。行於潭州諸縣。民甚以爲苦。提點刑獄公事呂祉請拘收二種錢入官。重行改鑄。不行。顯謨閣直學士右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彥修卒於德慶府。吏部奏贈開儀同三司。自是以爲例。此紹興九年十月十三日本部狀。入。

丁巳。詔修真揚漢閣。戊午。詔景靈宮酌獻歲用三百五十羊。自今損三之一。尙書司勳員外郎吳表臣守左司員外郎。詔五品以下官及執事官。非監察御史以上。應給告者。其錦標權以額代之。進士曾益夫特補將仕郎。益夫。政子也。政。涪州人。故獻其家所藏書二千卷。故有是命。詔應有坑冶去處。令逐路漕司契勘。所得不償所費者。並罷。己未。左從政郎魏良臣充樞密院編修官。良臣。江寧人。秦檜引之也。福建荆湖宣撫使司奏以朝奉郎胡紡充本司參議官。從之。

庚申。曹成引衆犯賀州清水寨。守臣直祕閣劉全安撫使所遣統領官趙履棄城去。先是成遣小校毛全來告。以二月丁亥發道州。詔補全承信郎。而已叛矣。毛全補官。在桑仲之未死也。遣鎮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左承事郎譚志來告。以願宜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淮南。以爲聲援。呂頤浩信之。始大議出師。以仲兼神武左副軍統制。

是春。金人以完顏宗弼爲元帥。府右都監。左副元帥宗維。諭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遷秩冒濫。命西京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俯者甚衆。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五十二

九二七

戊辰。詔知州兼統兵去處。非出師臨陣。毋得用重刑。以祕書少監傅崧卿有請也。
 己巳。宣撫處置使張浚言。直秘閣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公事兼隨軍轉運使趙開措置川路。隔槽酒務。自建炎四年春至紹興元年秋。增收息錢一百四十萬緡。已陞直龍圖閣。詔中書省給告。

庚午。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張汝文參知政事。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軍中糧乏。詔光世具見屯鎮。江官軍單甲姓名。責取統領官保明申尙書省。故監察御史沈疇贈直龍圖閣。以議章擬盜獄忤蔡京謫死。疇。清人。事見大觀元年九月丙申。

辛未。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此即建炎三年所置者。時言者論文武之道。不可偏廢。東晉之初。首開學校。頃緣議者務減吏員。諸州教授。例從鵜減。今所在州郡。添差筭庫捕盜者無慮十數。何獨於此而吝之。欲望稍修學官。使士子有所矜式。且廉退之士。不至棄遺。事下給舍看詳。而有是命。

壬申。以平范汝為德音釋福建諸州雜犯死罪。已下囚。其脅從歸業之人。自今毋得告。蜀上四州今年夏秋稅及夏料役錢。下四州民嘗遭焚劫者。獨今年夏稅。訪聞舊來未行茶引。歲收息錢九萬緡。自置茶事一司。所收十餘萬緡。除官吏支費外。較其所入。與搭息不甚相遠。仰本路帥臣監司同共講求利害以聞。初命江東統制官拱衛大夫宜州觀察使閻皋以所部五千屯邵武軍。皋以檄授賊首熊志寧武功郎。充前軍統領。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言於朝。降皋兩官銜替。遂併其兵。中奉大夫廣東提點刑獄公事宋孝先為福建等路宣撫副使。是日。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討軍賊趙進降之。進寇江州之瑞昌。帥臣李回遣惟忠討捕。時賊衆萬二千。官軍八千人而已。平。惟忠渡江。先鋒將武德郎閻門宣贊舍人傳選悉五軍。旋行。以壯軍威。賊謀知之。曰。先鋒尚如此。若全軍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詔以進為從義郎。其徒十三人皆授官。仍置江州屯駐。閻門。江州。在六月壬寅。進。補官。在八月乙未。

癸酉。廬壽等州宣撫司奏。偽齊兵犯壽春。詔本路宣撫司不須輕舉。
 甲戌。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胡松年罷。初。上幸浙西。而漕臣營宮室。聞諸邑有取材於民者。遣御史黃龜年視其籍。而以錦帛與度牒償之。松年恐得罪。諭屬縣詐言已償。民間三分之一。而具文以示龜年。事聞。故有是命。

乙亥。昭慈獻烈皇后小祥。上不視事。郡臣進名奉慰。初命館職校御府書籍。尙書戶部侍郎柳約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江躋言約頃守嚴州。略無措置也。詔進士第五甲人特免銓試一次。
 丁丑。奉直大夫淮東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質罷。以宣諭使傅崧卿言質開情不才。自到官之後。止在揚州。乞別選能吏故也。

戊寅。戶部尙書李彌大兼侍讀。彌大乞講筵官不許留身奏事。從之。日麻無此。今以沈與求劾彌大章疏附入。
 己卯。執政奏事。上諭二相曰。願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當如范蠡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頤浩問桑仲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三

【紹興二年】夏四月壬戌朔。借補敦武郎閣門祗候權壽春府兵馬鈐轄陳寶為閣門宣贊舍人。知順昌府。先是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遣寶與守將陳卞同取順昌。以收復告。遂命之。卞等不能御下。軍多鹵掠。中原人大失望。夢得又遣統制王冠率知濠州寇宏共取宿州。為偽齊王彥先所逐。遂陷壽春。卞棄城保南岸。主管廬壽鎮撫司公事王亨與卞有隙。且利其甲馬。乃以犒軍為名。襲取之。盡滅其家。王亨殺陳卞。此二日郭傳所申附入傳又詳。受僞命武功大夫興州刺史。

癸亥。詔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以千人屯福州。御前忠銳第六將單德忠以八百人隸之。仍併聽帥司節制。時宣撫副使韓世忠移兵西去。甯統領官陳照馬準所部千五百戍南劍州。帥臣程邁以兵少為言。故有是命。左朝奉大夫宋高知新州。用鎮撫使孔彥舟奏也。

甲子。直秘閣通判嚴州黃策罷。先是桐廬。淳安二縣令。以賊為漕臣所劫。而策庇之。械繫其告者。漕臣徐康國等言於朝。命按其事。既而策亦以賊贓。是日。曹成人賀州。
 乙丑。廣東經略司言。虔州盜陳顯率衆三千人圍循州。焚龍川縣。詔江西大帥司遣將捕之。顯初見元年七月壬寅。

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且言近聞金僞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王師遂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自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及是上諭輔臣二人唯唯奉詔朱勝非亦奉詔紹興二年呂頤浩秦檜同乘政權引傾險浮議之士列於要近以爲黨助謀出呂而專政其黨甚多周宣王內修政事外講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於是降詔除頤浩淮浙都督軍軍事檜兵江上置修政局隨更張法度而檜領之遺是頤浩始開督府乃因秦仲出師之故未幾聞仲死頤浩遂擬行以事考之此說爲合恐非檜所構也又是時事見元年十一月辛亥詔三省樞密院人本宗有服親不許任軍中差遣如遠重行黜責時辛永宗既得罪一月辛亥而神武前軍統制王玘又奏省

東軍知彰之兄爲本軍準備使喚論者恐其刺探省中事故條約之中書言諸路州縣民戶因兵火逃亡者田業二年內許人請射在十年內者雖已請射聽理認歸業已施功力者償其費客戶權田者聽免一料科催田主歸業者倍之仍免二年非泛科配

庚辰夔州路安撫使韓迪奏祁王見任本州詔國子監丞李愿宜召赴行在初迪功郎李箴者監富順監鹽井其子勃不肖蓄妓家貧無以爲資遇保義郎杜遠於高州欲從之假勾即僞稱祁王遠以舟送至夔具以告迪迪聞於朝會內侍楊公謹在夔與勃相見公謹頗能言徐王起居狀勃遂更稱徐王迪不疑其詐即以白宣撫司宣撫使張浚令內侍武翼郎趙彥民驗視彥民心疑其非而依違以對浚以爲然乃給觀察使俸命愿偕勃赴行在十月庚寅武功郎樞密院兵房副承旨劉希房等十九人各進秩一等以本

院言昨范汝爲破滅係本房首尾應辦措置行道調發別無他誤故也既而言者論吏行文書蓋其職也今各進官恐將有捐軀冒死之人聞之解體而主帥論功第賞轉益冒濫乃命收後旨勿行第行犒設而已後旨是在月丙戌朝奉郎江漢者初以本樂府撰詞曲得官宣和末爲明堂司令至是除通判郴州言者以爲不可罷之大學生許謙上書論事上召對命爲迪功郎

壬午手詔曰比自宗朝播越國步艱難以來中原士夫隔絕滋久閒有流寓東南者往往乏謀寡援致姓名不能上達良可惜也可詔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搜訪薦舉三兩人以備器使起居郎陳與義試中書舍人是日臨安火

癸未詔曰朕寤寐中興累年於茲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載加致績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俯毗眷遇體貌惟均凡一時啓擬薦聞之士願朕拔擢任使之閒隨其才器試可乃已豈有二哉尙慮進用之人才可勝德心則媚與潛效偏私浸成離間將見分朋植黨互相傾搖由辨之不早辨也可不戒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體國敦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爲助欲傾頤

浩而專朝權上頗覺之故下是詔中興聖政臣正等曰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帝王之道其大如天寧有私哉然而夏商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以小民之意而窺天不知其爲大宜其不免於怨之也太上皇帝謂登庸二相體貌爲均一時啓擬薦聞之士固才任使曾無有二此其大如天者也進用之人或潛效偏私浸成離間使分朋植黨互相傾搖之患不免上貽聖慮此猶以小民之意而窺天也大抵天下之事不患於不可制而患於不能知知之於微而革之於早豈有不可制之事故此太上皇帝所 祕書丞李藹爲孫傳諡遂諡忠定直祕閣知彬州趙不羣陸直顯謨閣知鼎州充湖北路兵馬副鈐轄代程昌寓也時湖南多寇盜二人卒不果行 詔臨安府令馬步軍司分左右廂巡警照管時初命平海軍承宣使闕整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而權主管步軍司邊順授東京舊例爲言故有是命

甲申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運米五萬斛至荆南欲理川口與行在相接上曰一二日前猶有言者謂當遣人副浚治軍朕念委之不專難以責成秦檜覆汝文皆曰誠如聖訓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制國論大略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紛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飛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爲分鎮恐非設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置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兵可以強國也萬一有桀黠得之守

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脅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爲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近者分鎮京畿淮甸多使暴客錯雜居之獨安陸命文臣陳規荆渚命武帥解潛若降指揮以湖北與諸鎮不同宜不更張考二人之績規宜因任潛宜改移無不可者仍復漕憲二司以理財治盜若襄陽雖已分鎮然時方用兵乘便分割亦豈無機會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安國又言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隸江西蓋兩

宗都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左宣教郎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呂祉亦言荆楚乃行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相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時已命劉洪道鎮武昌而洪道未至也 詔今次補授文學人不俟赦降令陸朝官三員保任聽參選

乙酉呂頤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霽可以上寬聖慮上曰朕宮中亦自有靈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事實儉中興聖政上謂呂頤浩曰比來苦雨前日祈晴雨即止朕適人於郊外取麥穗視之已結秀若晴霽十數日二麥必大熟茲誠上瑞何必甘霖復望頤浩奏曰太宗皇帝嘗命親近人取禾穗入禁中又駕幸近郊親取麥於郊而喜麥之秀以爲過於甘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加封梓潼縣英顯王武烈二字王哲人張惡子

郊親皆主務農重穀之意臣聞正等曰昔周公於詩作七月歷序稼穡之艱難於書作無逸必曰知稼穡之艱難稼穡事何與於一人之貴哉蓋惟至貴不忘至賤然後能有其貴況農事食之所出而食者民之所以生歟周公之意可見矣太上皇帝並雨之久而

也居縣之七曲山舊與姚萇交遠萇據關中因不復出後人即其地祠之浚言比形靈應大破羣凶詔令中書省出告 是日李綱始受湖廣宣撫使之命置司上遣內侍於蓋撫問令見上道乃還賓客多往賀綱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賀人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開居其

網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賀人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開居其

網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賀人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開居其

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平日之名。地矣。何賀之有。是夜。太平州軍士陸德等。縱火作亂。囚守臣左朝奉大夫張鉞。殺當塗縣令鍾大猷。閉城自守。先是。鉞與兵馬鈐轄武經郎趙子綱。不協。勃龍之子。綱因激怒諸軍。既執鉞。遂領州事。江東安撫大使李光開。遣統制官耿進。右奉議郎通判建康府錢需。率兵水陸捕之。子綱懼。兵。四月己巳。

丁亥。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張榮。進秩一等。榮為盜久。朝廷聞榮與其部曲殺平民而取其貨。命劉光世圖之。尋召榮入朝。復進官。遣還郡。命劉光世措置。在去年十一月庚戌。降旨召榮。在今年四月乙卯。

戊子。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呂頤浩。都督江准荆浙諸軍事。制曰。盡長江表裏之雄。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時頤浩將謀出師。而秦檜之黨亦進言。昔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上乃命頤浩總師。開府鎮江。頤浩請辟參謀官。已下文武七十七員。鑄都督府印。賜激賞銀帛二萬匹。兩上供經制錢三十萬緡。米六萬斛。度牒八百道。月給公帑錢二千緡。仍許召諸州守臣。時暫至軍前議事。皆從之。頤浩都督之除。日。原會要。玉堂中與制草皆在此日。而照克小。是時雖有定議。未降制也。但日。原載頤浩遣一陳請狀。在四月三日。所不可曉。當是四月三日所奏。日。原誤繫之。四月初。今併附此。候考。

國公。以元祐幸輔入黨籍者八人。獨忠彥未加贈故也。南康軍布衣李曠。元祐戶部尚書常之從孫也。靖康末。嘗率里人捍賊。江西帥臣板授迪功郎。至是。安撫大使李回言其學行於朝。詔補正。己丑。給事中王叔敖。守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降授左武大夫。萊州防禦使閻皋。赴都督府軍前。準備使。喚。皋故為呂頤浩部曲。故頤浩請之。武德郎江東安撫大使司固。統制趙琦。為樞密院準備將領。尋命琦以所部二千充御前忠銳第八將。琦已見三月壬辰。故充。詔建州豐國監復鑄錢。監舊有役兵五百。提點司歲給黃銅五十萬斤。白錫五十萬斤。鑄錢二十五萬緡。及是。繼餘役卒數十人。乃減鑄額之半。端明殿學士知澶州府宇文粹中。求去。張浚承制以其弟直。祕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時中。代之。又以右中大夫陳古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時中奉制。以七月庚午。得旨。蓋用浚奏也。成。庚寅。僞齊劉豫移都汴京。士民震駭。豫乃下詔以撫之。因與民約曰。自今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豫僞尊其祖忠曰。教文皇帝。廟號徽祖。父曰。睿仁皇帝。廟號衍祖。僞左丞相麟。簽所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三軍。以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馮長寧。參謀軍事。徙汴京。雷守益為京兆。雷守。豫在開封。凡軍國事。以至賞刑。關訟。毋巨細。申元帥府取決。沿河沿淮。及陝西。山東等路。皆駐北軍。由是賦斂甚重。刑法太峻。民不聊生。僞太常博士直史館。簡獻遷都及國馬賦。略曰。蓋爾蠻荆。弗資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豈惟觀長淮。飲大江而已哉。豫批云。文賦非治天下所尚。然自前朝之季。上恬下嬉。殆忘監牧。國家創業。力為生靈除禍亂。致康泰。以馬為急務。而猶恐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

未知盡收。則為林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知此為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軍政。與滅磨勸。以示無言不酬。時西京奉先卒李英。賈注。梃與虜人。豫疑其非人。問物。驗治得實。遂以其臣劉從善為河。南沙淘官。谷浚為汴京沙淘官。於是南京民間。窖藏及冢墓。破伐殆徧矣。趙鼎之遺。史於此。書張孝純。龍。對。是月。直隸。關主。管廣西。經略司。公事。許中。令諸郡。上丁。輸。召。募。勇。敢。錢。戶。八。千。自。治。平。開。於。廣。東。潮。梅。循。惠。等。州。專。置。槍。手。熙。寧。開。又。於。諸。州。關。兵。處。增。置。保。丁。每。農。隙。輸。赴。州。縣。教。閱。防。守。若。廣。西。邕。州。之。峒。丁。本。以。防。遏。交。趾。而。欽。廉。宜。融。平。觀。諸。郡。亦。各。有。土。丁。欽。廉。之。沿。海。宜。融。之。防。遏。率。以。三。等。戶。五。丁。取。一。至。四。等。以下。則。戶。以。一。丁。充。團。結。而。已。平。觀。撈。邊。之。地。則。團。結。父。子。全。丁。凡。為。土。丁。者。並。蠲。其。身。丁。稅。錢。皆。不。離。本。處。及。中。為。廣。西。帥。始。調。編。廣。州。峒。丁。赴。靜。江。防。拓。往。來。剽。掠。所。過。懸。然。經。涉。冬。寒。死。者。殆。半。每。遇。戰。守。則。統。兵。官。先。驅。土。丁。赴。敵。潰。喪。愈。多。至。是。中。以。聖。旨。蓋。發。一。路。土。丁。既。而。言。恐。妨。農。事。上。欲。召。募。敢。可。丁。輸。錢。五。千。并。折。米。錢。三。千。並。易。輕。騎。赴。帥。司。一。方。大。捷。三年二月壬午。明。張。榮。許。中。五。罪。右。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漳。州。趙。億。乞。守。本。職。致。仕。許。之。億。年。纔。五。十三。也。日。原。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呂。祉。等。奏。修。此。月。九。日。壬。寅。有。都。省。奏。廣。東。運。司。建。炎。四。年。糶。米。贖。贖。地。糧。失。贖。下。提。刑。司。覈。實。指。罷。止。是。語。實。當。糶。贖。官。億。前。任。轉。運。司。恐。非。其。實。故。也。訪。附。於。此。國。史。須。詳。考。顧。諫。開。直。學。士。李。偁。卒。於。饒。州。僞。傳。其。年。未。得。

閏四月辛卯朔。戶部尚書兼侍讀李彌大。祕書監傅崧卿。充徽猷閣待制。並為都督府參謀官。直隸。關。福建。轉運副使李承造。陞直龍圖閣。為參議官。尚書右司郎中姚舜明。充祕閣修撰。為隨軍轉運使。起復左武大夫。榮州團練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復榮州防禦使。兼都督府統制軍馬。翌日。頤浩言。臣。今。以。僕。射。職。事。出。凡。所。措。置。乞。一。切。作。聖。旨。行。下。續。具。奏。知。許。之。後。數。日。彌。大。於。講。筵。面。身。言。東。晉。王。導。謝。安。為。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圍。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己。為。天。子。從。官。非。幸。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政。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為。之。欲。殺。其。專。自。都。督。府。始。陛。下。必。欲。遣。臣。與。崧。卿。當。別。為。一。司。何。察。頤。浩。過。失。密。以。啓。聞。上。以。為。離。間。君。臣。彌。大。遂。改。命。尋。詔。謀。議。官。彼。位。視。兩。省。官。奉。使。機。宜。官。視。職。司。幹。辦。官。視。雜。監。司。選。人。在。諸。州。通。判。之。下。時。已。罷。隨。軍。轉。運。使。而。崧。卿。舜。明。所。除。職。論。者。以。為。太。優。殿。中。侍。御史。江。濟。請。降。旨。以。督。府。權。任。至。重。特。許。置。隨。軍。漕。臣。一。員。又。請。自。今。非。見。任。宰。相。暫。出。撫。師。其。所。辟。僚。屬。除。官。進。職。不。得。輒。援。此。例。詔。令。三。省。遵。守。頤。浩。不。悅。許。置。隨。軍。漕。臣。在。此。月。丙。申。參。謀。官。已。下。錢。位。指。揮。在。五。月。戊。辰。江。濟。論。僚。屬。職。名。在。六。月。戊。戌。遣。內。侍。衛。茂。實。往。紹。興。府。津。送。所。留。宮。人。赴。行。在。詔。左。朝。奉。大。夫。知。太。平。州。張。鉞。先。次。衝。替。令。安。撫。大。使。司。道。址。川。勘。時。本。州。言。鉞。自。到。任。不。法。等。事。已。行。拘。收。聽。候。指。揮。乞。早。降。曲。赦。庶。幾。軍。民。一。向。安。業。中。書。乃。言。訪。聞。鉞。賊。污。不。法。郡。民。厭。苦。遂。罷。之。仍。詔。陸。德。等。並。特。與。放。罪。既。而。聞。德。不。服。乃。命。知。池。州。王。進。合。兵。進。討。又。詔。

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親往視師。未行而城破。遣王道在乙未詔光躬親前

壬辰。詔戍兵於屯駐所在有違法。許守臣監司按舉。其兵校於知通並依階級法。用樞密院請也。

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其尙書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開門祗候。沈起入貢。詔秘書省校書郎王洋押伴。楷獻金百兩。銀千兩。帛二百匹。紙二十四匹。人參五百斤。詔賜惟清。起金帶。又賜酒食於同文館。辭亦如之。初議遣從官出使。既而不果行。洋。資深子也。直祕閣。主管洪州玉隆觀。衍聖公孔端友既卒。詔以其子玠為右承奉郎。封衍聖公。

甲午。上諭呂頤浩曰。卿者艾有勞。今總督之任。以大軍委卿。不當復親細務。頤浩惶恐奉詔。

乙未。呂頤浩請以右朝請大夫。令時主管行在大宗正司。上令易環衛官。頤浩言。令時讀書能文。元祐開蘇軾嘗力薦。恐不須易環衛。上曰。令時昔嘗事官。諱穢。清議不容。不當復齒士大夫之列。乃以為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令時。燕懿王玄孫也。宣撫處置使張浚奏。以通直郎王擇仁知涪州。擇仁初除河東制置使。會都統制章忠侗不能守。以山寨降敵。統制官宋用臣。馮賽以餘衆赴宜撫司。擇仁因改命。詔諸路類試進士。赴殿試不及人。正奏名。與進士同出身。特奏名。與諸州助教。調官如文學例。以道梗特優之也。

丙申。戶部尚書兼侍讀李彌大能為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仍詔以彌大係侍從官。特不避本貫。御史中丞沈與求言。彌大謀開君臣。妄自增大。自陛下駐蹕錢塘。四方願頤。日望朝廷為向進之圖。今陛下命頤浩提相印。總師律。都督諸道之兵。而節制之。聖慮精微。罔不曲盡。中外翕然。為甚盛之舉。彌大設有他見。自合委曲開陳。裨贊廟畫。乃緣懷私。妄有奏請。掩陛下推誠待遇大臣之盛德。沮陛下抗志經理四方之遠圖。望賜降黜。疏再上。後六日。詔彌大落職奉祀。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於賀州。境上大破之。初。成既得賀州。聞飛至。以兵守莫邪關。飛遣前軍統制張憲攻關。軍士郭進與旗頭二人先登。進揮槍而出。殺其旗頭。賊兵亂。官軍齊進。遂入關。日麻飛申以四月十二日。飛喜。補進乘義郎。解金束帶以賜。

官軍既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賊黨楊再興率衆直犯順夫之營。官軍退卻。順夫為再興斫臂而死。飛怒。盡誅親隨兵。責其副將王某擒再興以贖罪。會張憲與後軍統制王經皆至。再興屢戰。又殺飛之弟翻。官軍追擊不已。成屢敗。賊衆死者萬數。成率餘兵屯桂嶺縣。楊再興初見。建炎三年六月。月不知。此人否。

丁酉。詔奉迎温州開元寺真宗神御赴行在。初。章獻明肅皇后以黃金鑄章聖神御。上恐其誣盜。故遷焉。因愀然謂宰相曰。朕播遷至此。不能以時享宗廟。奉衣冠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滄海。念之坐不安席。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孫觀除名。象州編管。先是李光為吏部侍郎。上疏論觀知臨安府。盜用助

軍錢四萬餘緡。呂頤浩。秦檜削光名。下其章付大理。落龍圖閣待制。至是獄成。觀以衆證坐。以經文紙割之。屬饋過客。計直千八百緡。有司言觀自盜。當死。詔貸死。免決刺。所過發卒護送。連坐流徙者又三十餘人。久之。二相免。觀上書訴枉。乃放還。下光章。在二月庚午。降旨。罷後苑作。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鏡以為武備。以觀置定。在三月庚戌。

戊戌。賜紹興府行宮復作府治。上謂時方艱難。宜惜財用。若別建府第。益煩費矣。直龍圖閣劉寧止充祕閣修撰。江淮荆浙都督參議。

己亥。呂頤浩進呈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所造戰車。上言。大智知兵法可用。因語頤浩。人材隨能器使。皆可就事。卿為宰相。當識拔人物。如大智宜擢以自隨。令造水戰之具。不當棄能也。詔移紹興府樞密院都茶場於臨安。

辛丑。詔武德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池州兵馬鈐轄韓世清特處斬。世清既至行在。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軍中。呂頤浩欲除之。會浙西兵馬鈐轄趙令峻訟世清在蘄州。嘗以黃衣衣己。詔言狂悖。下大理。世清具服。因醉怒以緋脚黃旗被令峻。向之山呼。故抵死。仍詔以世清一身專謀不軌。其部曲並無干涉。令樞密院榜諭諸軍。世清狂悖。在紹興三年十一月乙巳。熊克小麻。三月。江東招撫使李光。王瓚。韓世清。光。世清。在閏四月辛丑。相去凡四十日。大理寺劄子。節文。司。收管韓世清。項。根。勘。據。紹。興。三。年。十。月。內。不。記。日。因。喫。了。數。盞。酒。後。去。州。衙。理。會。官。兵。關。干。錢。糧。見。知。州。甄。榮。共。趙。令。峻。坐。間。有。通。到。舒。州。劉。文。輝。一。道。令。世。清。聽。他。使。喚。世。清。道。劉。文。輝。曾。與。世。清。斷。殺。志。教。得。使。喚。趙。令。峻。道。我。新。從。舒。州。來。到。家。人。無。事。世。清。道。趙。令。峻。你。莫。與。他。劉。文。輝。斷。殺。者。待。來。算。世。清。你。是。皇。親。趙。官。家。人。世。清。手。下。人。不。會。起。動。民。間。你。是。淮。西。兵。馬。鈐。轄。可。自。交。割。取。我。人。馬。遂。叫。使。臣。軍。兵。取。將。黃。旗。一。面。來。意。待。交。趙。令。峻。披。著。不。移。時。有。使。臣。軍。兵。一。百。來。人。將。到。緋。衣。黃。旗。一。面。世。清。下。增。指。趙。令。峻。你。又。不。肯。交。割。世。清。人。馬。你。初。做。時。須。肯。交。割。世。清。令。使。臣。于。國。將。旗。去。待。與。趙。令。峻。披。著。世。清。不。合。指。趙。令。峻。呼。萬。歲。其。時。趙。令。峻。走。起。而。西。北。趙。令。峻。口。稱。太。祖。官。家。令。峻。不。肯。割。世。清。即。時。使。覺。有。酒。不。合。與。令。峻。呼。萬。歲。等。不。虛。有。旨。韓。世。清。特。處。斬。仍。令。大。理。少。卿。前。去。監。斷。

癸丑。詔統兵官行移用劄子者徒二年。左朝奉郎辛次膺監諸司審計司。次膺。掖縣人也。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朝請郎楊仲光為夔州路轉運判官。

甲辰。張浚奏桑仲侵犯均房州。已令鎮撫使王彥掩殺。乞嚴行戒約。令兼聽臣節制。詔京西係屬宣撫處置地分。自合節制。先是范宗尹嘗國。以京湖道遠。勿乞隸宣撫司。故浚以為請。前三日。仲以南陽破賊功進一官。而仲久已死矣。責授中大夫余深卒。

乙巳。宰相奏以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誼。儒者。賴其奏謝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

丙午。呂頤浩言。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屯鎮江。兵冗不練。必敗事。乞移光世一軍歸關。上不允。朔日再請。上曰。比聞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卿至鎮江。可先犒設。使恩信既洽。然後料簡。光世惟卿所用。不必移也。朕之愚見如此。頤浩歎服。時光世招納蕃漢。及淮北人民來歸者不絕。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之未去也。亦招宿州人陸清等率衆來歸。樞密院言事體非便。詔今後不許招納。其後光世言。結約到北界七十

九四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十三

九四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十三

九四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十三

九四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十三

九四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十三

九四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十三

九四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十三

九四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十三

餘寨請降詔撫之。上不許。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收曹成於桂嶺縣。成拔寨遁去。賊將楊再興為追騎所及。跳入深淵中。軍士欲就殺之。再興曰。勿殺。當與我見岳飛。遂受縛。飛見之。解其縛曰。汝壯士。吾不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興謝之。飛雷以為將。時成既為飛所破。遂走連州。飛命前軍統制張憲追之。成窮蹙。又走郴州。守臣趙不羣乘城固守。成轉入邵州。會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既平閩盜。乃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而道處信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以為神。世忠聞成屢敗。遣神武左軍提舉事務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董敦往招之。成以其衆就招。有郝鼓獨不從。率衆走沅州。戴白巾。稱爲成報仇。後歸於張憲。曹成受韓世忠招安。諸書不見。且其案。世忠以六月五日。到則必在五月。午已前。去此蓋閱月。今併附此。當考。

丁未。集英殿修撰知衢州唐益移知平州府。賜福建等路宣撫司錢十萬緡。以賞戰士。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復徵。開直學士程唐爲寶文閣學士。充參謀官。專一措置財用。浚言。唐累該救宥。合復舊制。已割下先次緊階。乞下有司於寶文閣學士上降勅。又言。四川監司知通關人去處。本司已差官到任。而朝廷所差官後至者。乞別與本等差遣。皆從之。御史臺檢法官安收復言。遼事會祖母張氏。乞納左承議郎一官爲張氏追封許之。收復殊存孫也。

己酉。更鑄樞密院印。初。武功大夫榮州刺史樞密院將領韓京以所部屯茶陵縣。而湖南安撫司統制軍馬吳錫在郴州。二人皆起於羣盜。所將多湖東士人。京本以寧部曲。兵皆精銳。聞以寧之廢。心常不平。會有前河東經略司幹辦公事王久中者。遣錫書。論京專權擅命。錫聞於朝。事下韓世忠。未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并京。錫軍自將之。至是以聞。

庚戌。武德大夫知池州王進言已復太平州。先是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張俊。敗進等攻城未能下。進以所部赴之。叛兵陸德等許受招。進挺身而入。其次周青者言不順。進乃召使臣張鏞。叱令置對。乘賊不意。執青斬其首。俄而敗進自西門。張俊自南門入。諸軍既不相一。遂殺人縱掠。城中亂。兵馬鈐轄權州事趙子綱乘閒遁去。俊執德以獻。伏誅。其後二人交訟其功。詔李光究實。光上進等及軍士五千八百餘人功狀於朝。上命以功贖過。而子綱與鏞皆勒停。初。進在池州。嘗以事械司理參軍衛允迪而釘其手。言者交奏其狀。未及究。至是呂頤浩遂命進以所部二千屯饒州。進罷池州。不見。日。案。九月。戊寅。樞密院劾會都督府已差本府統制官王進將帶官兵前去饒州駐劄。候到。

饒州。樞密院守臣李綱。德之始叛也。權官軍將至。謀盡竄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慈湖寨兵馬倭適隸周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倭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倭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旬日。賊黨益落。官軍四合。遂就誅。後贈俊修武郎。爲立祠號登勇。案。史。王進以四月。奏。捷。且。奏。張。俊。等。功。賞。王。子。謂。李。光。究。實。甲。寅。復。申。進。悉。行。殺。戮。五。月。丁。酉。光。奏。子。綱。勒。停。九。月。庚。辰。詔。以。功。贖。過。更。不。推。恩。始。終。凡。百。餘。日。事。今。聯。書。之。錄。存。在。十。二。月。馬。俊。贈。官。在。三。年。十。月。丙。申。立。祠。在。四。年。正。月。己。巳。

辛亥。百官以天申節開散道場於天竺寺。有軍將乘馬與權吏部侍郎廖剛爭道。蹄傷剛左股。宰相奏軍將爭道當降黜。上曰。第言軍將犯朝儀可也。

壬子。呂頤浩言。今歲防秋。當用兵。江淮之間。若軍駕時巡。則諸將孰敢不盡力。但恐道路玉食不備。上曰。朕自艱難以來。奉身至約。昔爲元帥。與士卒同甘苦。一日。在道絕糧。朕亦終日不食。今居禁中。雖太官上食。開食糜肉一味。若在道路。雖無肉食。庸何傷乎。初。陝西都統制吳玠戍河池縣。同都統制王彥成。金州二鎮皆飢。而利夔路制置使兼知興元府王庶過爲守備。閉石門。仙人關。塞襄斜路。商販不通。玠。彥病之。因訴於宣撫處置使張浚。浚初欲調護。庶令與玠。彥。玠。彥。言。庶。遇。已。無。善。狀。始。庶。治。權。酷。與。關。市。之。征。得。其。贏。以。古。軍。儲。有。三。年。之。積。又。爲。亭。墩。數。百。達。於。秦。川。至。歲。終。有。三。萬。人。仗。於。是。有。言。庶。難。制。馭。者。浚。惑。之。徵。召。諸。帥。會。於。益。昌。庶。亦。覺。有。聞。己。者。以。素。隊。數。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策。庶。曰。富。平。之。敗。屬。耳。軍。未。可。用。也。浚。不。樂。曰。君。欲。乘。三。秦。耶。乃。以。便。宜。命。庶。與。知。成。都。府。王。似。兩。易。是。日。似。發。成。都。

癸丑。端明殿學士許翰提舉萬壽觀。趣赴行在。時翰避地嶺南。辭不至。

甲寅。詔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朱勝非許自便。尙書右司員外胡世將守起居郎。中大夫洪炎爲祕書少監。祕閣修撰劉業爲右司郎中。監察御史黃龜年守左司員外郎。炎。芻。芻。宜。和。中。嘗。爲。是。職。坐元祐曲學罷去。至是復用之。樞密院計議官張致遠添差兩浙轉運判官。河東布衣林向進。石論。詔赴都堂審察。

乙卯。詔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擬除。時呂頤浩奏。梓言。祖宗舊制。內外差遣。並付審官。士大夫自有調官之路。故請調奔競之風息。近世堂除闕多。侵占注擬。士人失職。廉恥道喪。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詔諸鎮撫使。襄陽桑仲。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州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廬州王亨。訓習兵馬。廣行布種。儲蓄糧食。非奉朝旨。毋得擅出兵。

丁巳。右通直郎新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蔡延世改通判太平州。以才選也。

戊午。寧武軍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淮東宣撫使劉光世特起復。光世始聞父延慶之喪。詔遣中使起復。故官治軍事。光世乞持喪。不許。賜金帛甚厚。欽。宗。實。錄。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丙。辰。金。人。登。城。劉。延。慶。聲。言。護。駕。帶。班。直。長。入。城。候。西。兵。萬。餘。人。奮。開。道。門。以。出。至。龜。兒。寺。爲。道。騎。所。殺。靖。康。朝。野。金。言。等。諸。書。所。載。尤。詳。而。光。世。自。言。弟。光。烈。自。陝。西。前。來。而。說。有。保。捷。兵。士。王。進。自。金。寨。中。走。歸。稱。父。於。建。炎。二。年。內。結。約。本。朝。人。要。走。歸。金。知。覺。促。回。遂。被。害。身。亡。疑。光。世。所。云。走。卒。之。言。未。足。據。趙。姓。之。道。史。延。慶。死。於。亂。兵。光。世。不。知。其。存。亡。多。以。金。資。遣。人。詣。僞。境。尋。訪。紹。興。二。年。五。月。有。客。人。自。僞。地。來。得。其。父。之。骸。骨。骨。死。狀。皆。不。可。參。考。云。以。竹。維。甘。草。把。中。故。僞。境。官。司。不。能。發。屍。或。勸。光。世。剖。皮。滴。血。以。驗。之。光。世。不。從。以。禮。安。葬。發。成。服。姓。之。所。云。必。有。所。據。今。附。見。此。將仕郎賀虞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廩監平江府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廩。鑄。子。也。

己未。降授左朝奉郎劉岑爲尙書金部員外郎。去。年。十。一。月。乙。酉。劉。超。知。宜。撫。處。置。使。張。浚。以。起。復。朝。請。大。夫。光。州。注。或。與。此。相。關。俟。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十三

九四七

張澄為利州路轉運副使。宣教郎夏琪權陝西路都轉運司判官公事。祕閣修撰程千秋知巴州。澄、陽人。始以娶宗室女補右職。後王黼薦易文資。建炎初。黃潛善以為樞密院編修官。與凌同命。故凌引用之。封漢南昌尉梅福為吏隱真人。初。襄鄧鎮撫使桑仲既為都統制。兼知鄧州。霍明所殺。其將吏馳報副都統制李橫於鄧州。熊克小麻云。仲母。奔告李橫。當考。同副統制兼知隨州李道聞之。與橫共率其兵。竊素圍鄧。明有口辨。登城謂橫曰。仲心難保。先殺明。次及兄矣。何如吾二人分其乘輿地。請命於朝。不聽。攻之彌月。橫刈其麥以贖軍。城中糧乏。至是攻圍益急。惟西城石壁。下臨漢江。敵不能近。明知事急。乃夜半絕石城而下。與其徒數百。泛舟順流而去。朔日。橫始覺之。追之不及。明奔德安府。鎮撫使陳規謂之曰。仲。鎮撫也。汝為其屬而殺之。如法何。當速訴於朝。以辨曲直。明乃去。規謂人曰。仲。明皆黠寇也。今兩亡矣。橫遂併將鄧軍。留其黨李簡知鄧州。惟後軍統制王嵩奔劉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四

【紹興二年】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於天慶觀之望祭殿。始用牲玉。自政和行方澤之祭。改設皇地祇位於壇南方北鄉。至是將命大臣侍祀。禮官請如舊制。為位於北方南鄉。從之。禮官奏請。在國月庚戌。

辛酉。兵部尚書兼侍讀權邦彥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其一。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其二。謂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說之外。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於前。以裨聖學。其四。謂宜監觀傷善妨賢之說。儉合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奸。懷緩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矣。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又謂。朕已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闔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大將然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宜可省也。合沿江州縣。各備其境內。而總之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策也。又謂。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否則恐天未欲平治也。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與邦彥善。乃薦用之。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不可用。不聽。邦彥在樞筥。又言。宜乘機者三。祖宗德澤在人心。人心不忘。王師一興。諸路響應。一也。內則淮海之賊騎。悉往西北。以虛其南。外則林牙等侵入。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

近說者報敵兵疲於浚河之役。而守淮之兵皆持挺之農夫。三也。皆諸奕爭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者哉。然。疆理淮壖。以連下邳。藩屏荆漢。以通上流。指顧關蜀。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切衛大夫泉州觀察使神武右軍前部副統制魯珪特貸死。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免真決。不刺面。配瓊州本城收管。珪前在京東。掠取良家子。且賊殺不辜。為人所告。下臺獄當斬。上以珪累立戰功。特貸之。其三子並置右軍。仍令臨安府遣官兵自四明市客舟。由海道護送。樞密院言。據探報。敵入分屯淮陽軍。海州。竊慮以輕舟南來。震驚江浙。緣蘇洋之南。海道通快。可以徑趨浙江。詔兩浙路帥司速遣官相度控扼次第。圖本開奏。詔迪功郎荆湖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高佑贈承務郎。與一資下州文學。以為鍾相所殺。特錄之也。詔神武諸軍御前準備差使使喚使臣不能馬步射者。並放罷。發歸刑部。戶部侍郎黃叔敖請江東西路今年上供米。並赴建康府。饒州寄販。以候行在取撥。非奉朝旨。雖安撫大使及諸統兵官。毋得擅支。如違取旨。竄責。漕臣不舉者與同罪。從之。檢校少保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都總管楊惟忠。惟忠之討趙進也。即軍中得疾。還洪州一日而死。安撫大使李回收其軍。隸本司。以統制官傅選。胡友所部四千人為前後軍。又命親衛大夫鼎州團練使祁超將餘兵五千充本司統制。此據今年七月六日李回所奏增入。惟忠皆行開。兼長戰守。宜政開。在陝西頗有威名。及從上至東南。官崇志滿。不肯盡力。聲譽日衰。薨年六十六。後諡恭勇。偽齊劉豫聞桑仲死。遣通直郎張玘持勅書至隨州。招李道。使臣彭義至鄧州。招李橫。時橫留別將蔡立知鄧州。二人皆不受。且執其使以聞。詔嘉獎。據李道中傳。以五月二日到。李橫中以五月二日到。辛酉朔二日也。故附於此。其後陳規言於朝。六月壬子。降詔。獎賜八月甲辰。三人各進二官。

壬戌。降授中大夫朱勝非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薦之也。勝非以前宰相待經筵。不帶職名。亦非故事。
癸亥。呂頤浩出師。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將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趙延壽之遺。與頤浩出師在壬戌。今從日原。其之又云。頤浩以新蔡忠銳十將偕行。案日原。閏月三日。有旨。呂頤浩進發。其神武忠銳統制將佐不許出城辭送。則忠銳決非偕行也。又忠銳初止。七將。此月二日。乃命第八將趙琦。而第六將軍鍾忠先已從中。此云十將。亦誤矣。第四將軍。五月壬午。據併元。只在臨安。蓋第一將崔增。第二將趙延壽。實從。隨行。餘人不與。姓之不深考耳。

甲子。武節大夫果州刺史兼閬門宣贊舍人襄鄧鎮撫使司都統制知鄧州。霍明權襄陽府鄧州鎮撫使。司公事權知襄陽府。聽呂頤浩節制。其鄧州。令軍中統制官同舉。可以服衆者。權知其名。開奏。朝廷始聞桑仲死。故就命之。翌日。邊明武功大夫遙郡團練使。仍賜詔書獎諭。不知明已敗矣。詔觀察使以上許薦。可為將帥者二人。樞密院置籍以備選用。言者論。今正右武之時。雖二三大將。嘗立奇功。而取富貴矣。竊恐隱約之中。尚多奇士。願詔管軍臣僚。及都統制官。與夫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舉所知。有謀略精深。武藝超卓者。具名來上。陛下親屈帝尊。問以恢復之計。果得其人。則不次用之。庶幾豪傑並出。故有

是旨。

乙丑進士及第張九成爲左宣教郎兼管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九成兩浙路類試爲第一。用陞甲恩特選之。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宋輝陞祕閣修撰。仍賜三品服。直徽猷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天民罷。先是上聞常州科欲害民。遣度支員外郎胡蒙往究其實。未奏。天民自知常州改命。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朝廷驛令之出。要當使民信之而已。方體究其罪。乃加除權。實刑措亂。民其信乎。朝廷示人好惡如此。僅使胡蒙稍懷觀望。豈肯以實達於陛下之前。四方聞之。謂朝廷陽爲寬恤之言。陰縱拮克之吏。欲使其知禁勸。蓋亦難矣。況天民拮克甚民。爲浙西諸郡之最。嘗致無錫縣之民。不勝誅求之苦。致有自斷其腕。聲冤訟庭者。亦有自溺於井者。天民庇而不發。今又付之廉按之權。責之澄清之任。未見其可。乃罷天民。令提刑司治罪。忠訓郎韓通爲開門祕候。知孝感縣。初。孝感關令久。鎮撫使陳規聞通在復州之湖中。召使爲尉。以象邑事。通去縣十餘里。臨河築壘以捍賊。未幾。有告通謀叛者。規謂之曰。亂離以來。州郡不爲賊破者。獨德安耳。孝感德安之喉襟。使吾無以制汝。則不汝付也。汝胡爲反。通叩頭請死。規曰。吾保汝。人言若是。復遣還邑。幾兩日。通斬謀亂者數人以獻。規上其功於朝。故有是命。

丁卯罷兩浙轉運司回易庫。以言者論其苛細也。
 戊辰言者奏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免。要在居官任職之人。或先事以折其姦。或乘微以戢其暴。如火始然。隨即撲滅。昨范汝爲。竊聚回源。初不過四十人。不時討殺。遂致賊得爲計。日以滋蔓。至煩朝廷遣將出師。僅能得其死命。而遺黎之不遭賊者。十無一二。蓋不勝其酷。昨者宣撫司所上功狀。動以千萬計。朝廷既捐賞以予之。願一時殺寇遺患。有如前所云者。豈可以置而不問。望陛下以臣章付外。議當時帥臣監司郡守縣令之罪。特出威斷。施行庶爲盜發所臨。謹懼不及事者之戒。詔本路轉運司體究中尙書省。時建州守臣朝奉大夫韓瑛已罷去。於是又降二官。瑛降官在九月庚午。

己巳詔侍從官知州於本路安撫大使用申狀。前宰執即書檢。
 庚午岳飛奏破曹成於賀州。詔飛不以遠近襲逐。如成肯自新。一面從長措置。直徽猷閣劉民瞻提點夔州路刑獄公事。自建炎以來。川陝帥臣部使者。皆張浚版授。至是稍以救除。浚尋徙民瞻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成都府司馬名民瞻。以今年九月三十日到任。賜江東安撫大使司折帛錢十萬緡。爲修行宮之費。時李光言建康自一都會。望朝廷略示經略之意。故有是命。

辛未詔左文林郎趙子偁赴都堂審察。子偁初見建炎元年十月。時集英殿修撰知南外宗正事令憲奉詔選宗子伯琮。伯琮入禁中。伯浩豐而澤。伯琮清而雅。上初愛伯浩。忽曰。更仔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貓過。伯浩以足蹴之。伯琮拱立如故。上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重耶。乃賜伯浩白金三百兩罷之。後四日。以趙子偁爲左宣教郎。以此日麻及王明清。麻從善。麻克小麻。云。上以子偁之子生有重質。實於禁中。又云。賜名伯琮。臣謹案。早降麻。邱舊諱從王從宗。紹興三年二月王寅。除防禦使。然後改賜名去。伯字克顯也。明清云。伯浩後終於溫州兵馬都監。

東海軍使葛玘以舟師至淮。爲海州船所邀。呂頤浩言。賊船雖不能多載騎兵。然乘秋初北風。南來錢塘江上。震驚行朝。乃詔溫。臺。嘉。海。船。士。聚。杭。越。秀。州。措置斥埃。

壬申以霖雨不止。命刑部郎官及諸路憲臣窮督獄訟。斬黃鎮撫使孔彥舟言。劉豫已遷汴京。金人留戍甚寡。人苦科役。日望王師。土豪人戶。尙有團練保險。堅守不降者。誠能拜相臣爲大元帥。宿重兵於淮南要害之地。以爲根本。指揮諸鎮。分道進兵。將見天戈所指。州縣望風降順。因民所欲。籍以爲兵。不必乞師於神武。取民所餘。資以爲糧。不必仰給於縣官。河南之地。指日可定。而京城孤立矣。一旦會合。輻輳城下。而劉豫唾手可擒也。伏念臣昨任東平府鈐轄統領。巡社鄉兵。屢戰獲捷。京東軍民。粗知姓名。見今所部將士。又多東北人。皆曾隨臣出入行陣。習知山川。不問鄉導。伏望聖慈。假借名目。稍重事權。使臣獨當一路。自光之蔡。進進進兵。詔賜勅書嘉獎。仍令就都督府計議。太學博士詹公薦自東京遁歸。行在詔吏部與見闕差遣。

甲戌給事中程瑀爲尙書兵部侍郎。瑀以親年高求去。後三日。除龍圖閣待制出守。已而復留之。瑀復爲給事中在此

乙亥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副使韓世忠言。自來全無纖毫生事。欲以錢三萬八千緡。市新淦縣所籍賊徒田宅。慮有違礙。詔以賜世忠。

丙子權尙書吏部侍郎廖剛試給事中。大理卿章誼權吏部侍郎。剛尋以憂去。右朝散大夫趙元裕行太常丞。元裕。黨人彥若子也。彥若。常州人。元裕。通習典故。坐父故。閑廢四十年。至是添差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祿薄不能贖。請於朝。召赴行在。遂命之時。元裕年幾七十矣。初。朝廷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庚。自温州趨湖南。故命湖廣宣撫使李剛由汀。道州之鎮。至是剛言。祖宗朝宣撫使以執政爲之。近張浚孟庚。爲宣撫。皆見執政。如臣起廢典藩。亦冒使名。兼庚已領湖南。韓世忠副之。今又除臣湖南。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椿置。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制諸將。辟差官吏。行移措置。皆有所妨。望詳酌事宜。明降處分。使有遵守。剛又言。自建昌。虔吉至衡。潭。約一月程。自汀。道州。三。倍。今曹成在連。賀。非重兵不可行。又福建等路宣撫司。經日。西。月。并湖路分。逐路州縣。錢米。先次剗刷。拘收。理當通融。應副。所有朝廷支降。並他路所輸。錢糧。銀帛。官告。度牒。餘剩之數。乞並椿置。撥付本司。詔剛先往廣東。置司捍寇。埃。庚。世。忠。撫。定。盜。賊。畢。赴。潭。州。仍。令。庚。等。班。師。日。度。量。合。用。錢。糧。數。外。並。置。與。剛。剛。請。取。撥。所。至。州。縣。錢。四。十。萬。緡。米。二。千。斛。爲。一。歲。之。用。又。請。移。行。所。部。帥。臣。監。司。州。縣。並。用。劄。子。皆。從。之。於是曹成已爲岳飛所破。遂就韓世忠招安。而朝廷未知也。蘭州文學王隴坐饋馬進錢糧。昭州編管。隴。建炎四年十月己卯。

丁丑黃授中大夫余深復特進。朝廷聞深已死。故用赦復之。給事中程瑀言。深姦謀陰賊。實蔡京之腹心。

今一赦盡復元官，則京黨未死官，亦可復也。夫曠蕩之澤，雖曲示於寬恩，然害災之救，難施於巨難。乃詔
 寢前命寢命在此。初，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總師次常州，而其前軍將武節大夫榮
 州團練使趙廷壽所部忠銳軍叛於呂城鎮。是日，叛兵過金壇縣，奉議郎知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為
 所敗，賊以槍刺之，思忠曰：寧殺令，毋掠庫庫殺平民。賊怒逐之，至市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
 遣前軍統制王德追叛兵，至建平縣，及之，盡殲其衆，後贈思忠三官，錄其家一人。於是頤浩稱疾不進。
 小麻，附此事於七月。又云：頤浩行未至丹陽縣，後軍叛去，皆曠也。日麻，五月二十五日，都督府申趙廷壽下
 日，有通軍在市殺人，即指此事。故附見於此。思忠六月丙申贈官。
 庚辰，詔江東西路糧米十萬石於建康府，饒州樁管，應副行在及防秋使用。自巡幸以來，軍儲歲計，多仰
 浙西，而平江湖秀之產，倍於他郡。至是久雨，三州中下之田，率皆淹沒，而上田所損，十亦二三。議者恐所
 入必虧，故於江南增糶。是日，臨安府火，彌六七里，延燒萬餘家，火之始熾也。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仗
 劍登屋，督所部救之，不能止，最後修內司搭材兵至，火乃熄。於是臨安府守臣兵官及三衙管庫皆坐貶
 秩。時浙部淫雨害稼，御史中丞沈與求因推言災異，謂徽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
 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不至者，加之以誠。夫畏天不以誠，則巫
 祝雖具，近於致濟，愛民不以誠，則詔令雖繁，終於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讒間日進，將以疑似而遠正人，聽
 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而惡正士。追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悼骨肉之親，而不以誠，
 則不無猜嫌。薄官士之權，而不以誠，則雖名為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宮闈之化，而不以誠，則雖外示
 樸素，而奢靡之習猶在。願陛下加意而行，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願為福耳。上嘉納焉。徽嚴水災，於史不見。

特與求章疏中
 及之，故附於此。
 壬午，武功郎閣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四將邵青充紹興府兵馬鈐轄，揀其所部精銳千三百人，隸神
 武中軍。保靜軍承宣使高世則提舉萬壽觀，温州供職。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曾肇贈龍圖閣學士，
 諡文昭，以黨籍故也。肇，南豐人，故相希範元符末，翰林學士，待制以上第二十五人，汀州安置。 詔泛海往山東者行軍法，諜報劉豫於登、密、淮、陽、造
 舟，論者恐買舟為偽地所拘，則棉工柁師悉為賊用，故有是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十四
 九五七

癸未，御史中丞沈與求言：金若入寇，當由武昌、建康兩路而來。其造海舟，慮為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
 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
 角、陳貼、通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及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則舟必
 淪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掉。況敵人捨馬，不能有所為，若用舟行，一舟所容幾馬，彼不為此，不過分道
 京東，策軍乘舟，以懼我耳。倘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庸直而存養之，以待緩急之用，彼亦安能
 衝突。望分撥耿進、李彥進水軍，擇人統之，似為利便。詔以付都督府，仍令江東、浙西大帥司海舟並聽
 府使喚。既而呂頤浩言：料角等處，去金陵遠，緩急恐失事機。彥進見隸劉光世軍中，乞就委光世措置。
 從之。委光世在六月丁酉。 三省請於行在別置作院一所，令諸軍匠各造器甲，並中朝廷支撥。後以御前軍器所
 為名，仍隸工部。日麻不載，此據會要增修。會要云：工部在五年三月，而此年六月六日，工部侍郎韓仲
 浩言：前左承議郎范同儒學知兵，望起復故官，主管都督府機宜文字。從之。同初見元年二月。

甲申，上臨軒疏決繫囚，自是遂為故事。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三千，如兩浙例。兩浙折帛已見
 壬，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綱三十九萬匹。浙東路上供八萬，淮福衣八千，浙西上供九萬二千，淮福衣六千，江東
 湖北上供三百，夔路上供三百，廣西上供三百，湖南上供三百，四川上供三百，福建上供三百，江西上供三百，廣東上供三百，廣西上供三百，湖南上供三百，四川上供三百，福建上供三百，江西上供三百，廣東上供三百。
 大禮八千，江東上供四萬六千，淮福衣十三萬九千，天中大禮八千，江西上供三萬五千，淮福衣六萬七千，天中大禮八千，以上四
 路皆有奇。淮東天中大禮四千九百五十，淮西天中大禮三千七百，湖南天中大禮四百，廣東天中大禮四千六百，廣西天中大禮六千五百，
 四川天中大禮三千，東川上供萬一千，天中大禮萬六千，夔路上供二萬二千，天中大禮七千，利
 路天中大禮八千三百，四川宣撫司兼三路剛三十萬匹，又科徵資絹三十三萬匹，皆不隸戶部。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絕七萬
 匹。東川綾二萬六千三百，浙西八千七百，四川七千八
 百，浙東四千六百，皆有奇。婺州羅二萬，湖南羅三口。
 蓋自此始。川絹川布已見建炎四年乙未、東南絹
 三年十月庚寅、廣布五年未可參考。 詔行在權官並罷，惟戶部刑寺許長貳指差見任人兼權。時
 言者論州縣權官之弊，以為屢降約束，而監司帥臣未必奉行。蓋由朝廷不自信其說，有以啓之。於是
 自省邸以下權攝者並罷。是日，始聞都督府前軍叛，詔浙西大帥司遣兵趣捕之。
 乙酉，承議郎葉斐除名，鄰州編管，坐授范汝為偽命知建州也。
 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於外，右僕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
 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尚書戶部侍郎黃叔敖為參詳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為參議官，尚書
 右司員外郎吳表臣、屯田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焯、考功員外郎張翥並為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十四
 九五九

故事。差提舉官以下。在六月辛卯。今因置局。差書之。熊克小麻云。參詳參議官。仍詔侍從。差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書所。皆以待臣為之。案差提舉官時。世將未為會人。居正未為左克。差誤也。

見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監察御史劉一止言。宜王內修政事者。亦修其車馬器械之政而已。如緩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為哉。今不過籍書獄訟。與官吏遷除。土木營造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工部侍郎韓肖。應詔言。天下財賦。窳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窳名。則所入亡矣。積以歲月。所亡至多。願詔諸路漕司。能悉問諸郡所總窳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窳名。則所入亡矣。積以歲月。所亡至多。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所入所出。可能罷之。可併併之。立為定籍。簡明可考。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以視出納。則無陷失矣。且經費之大。莫過於養兵。今諸兵軍人亡而冒請者甚多。財如江河。難實漏卮。願立諸軍覈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優給告賞。斷在必行。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艱難以來。正兵散於四方。流為盜賊。故軍籍日削。願康康定。治平弓手。義勇之制。申以選揀教習之法。即有緩急。俾佐行陣。或令保守。蓋人有願藉。則進必死敵。退不潰散矣。生民之不得休息。為日久矣。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為姦。斂取百端。復為寇所逼。田桑失時。寇去歸業。未容息肩。催科之吏。已呼於門。使何所措手足乎。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貨之種。俟三年收。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世將應詔言。兵衛寡弱。乞以神武五軍。並建都副統制。以分其勢。益增三衛精卒。為萬乘扈衛。以備非常。居正應詔言。省費尤切。大略謂。今有司以數路之所出。欲盡為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廢。非所謂知時變。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漢舉進士。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有司給燭半錠。曰。此省費也。嗚呼。其亦拙矣。他皆類此。臣願詔大臣。論定。若非禦寇備敵。與御民之事。一切姑置。則省費而國裕矣。司勳員外郎張璠。請復置御營司。分諸將為六軍。命大臣大將為使副。各典一軍。以收兵權。舉淮南之地。分置重鎮。使自戰自守。又乞躬行實德。以率百官。會統言於楹曰。丞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為。楹不聽。右文殿修撰季陵。應詔言。國家承平日久。純以文治。其弊極矣。自軍興以來。朝廷所降。類多詭牒。非強以與民。則莫售。師旅所須。最先糧草。非強取於民。則莫給。民之倍費。已莫能堪。又況重役暴斂。有不可勝言者。故民之流亡。終莫能救。甚可痛也。今之為監司守令者。亦太巧矣。監司移文於郡守。則曰。不得擾擾科率。郡守移文於縣令。則亦曰。不得擾擾科率。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者。幾何。一遇軍興。事無不辦。有不足者。預借來年之賦。又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乃強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上下相籠。專以智詐。此文弊之極也。今之為兵將者。亦少恣矣。衣食不取其飽煖。而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而取其華好。務未勝本。初無關心。賊至則偽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則千為一。遇勝則一為千。此亦文弊之極也。臣願陛下用夏之忠。以革誕謾。兼商之質。以去華侈。守此為修政之本。庶幾其有瘳乎。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至此而無益於國者。軍政不修。而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矣。計行朝每月官吏之費。而軍兵之費多。是竭天下之財。祇足以養兵。兵籍日衆。財用日窘。國日削。民日貧。厥咎安在。議者非不知此意。謂兵為大事。艱難之際。恃以恢復。當盡節浮費。惟兵是圖。其意誠矣。殊不知欲強兵者。正不在冗食也。為今之計。儻能一舉而空敵軍。暫費暫勞。皆不足恤。若猶未也。當為長久之慮。無徇目前。至於大壞而後已。今相臣將臣。同司兵柄。皆汰羸卒矣。當置營田矣。苟利於國。知無不為。節制之師。固無可議。然偏裨遠去。紀律漸疏。臣所目擊者。試言其略。凡稱統領。兵數不多。家口隨行。般般勞重。一聞賊至。擇其精銳。護送老小。其用以自隨者。祇辦走計耳。此當議者一也。家糧口券。贍給無餘。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此當議者二也。所至州軍。邀求犒設。稍忤其意。公肆劫持。守令懼於生事。竭取於民而奉之。此當議者三也。能名虛勞。隨在批請。死亡逃竄。開破不明。枉費官物。誰敢檢察。此可議者四也。悠悠之徒。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用命之人。安得不怨。此可議者五也。事類此者。未可悉數。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其因循。以作士氣。如此則軍政立矣。詔江東西諸州上供絲帛。並於建康府。吉州。樁管。非朝旨而擅用者。依軍法。用三省請也。

矣。計行朝每月官吏之費。而軍兵之費多。是竭天下之財。祇足以養兵。兵籍日衆。財用日窘。國日削。民日貧。厥咎安在。議者非不知此意。謂兵為大事。艱難之際。恃以恢復。當盡節浮費。惟兵是圖。其意誠矣。殊不知欲強兵者。正不在冗食也。為今之計。儻能一舉而空敵軍。暫費暫勞。皆不足恤。若猶未也。當為長久之慮。無徇目前。至於大壞而後已。今相臣將臣。同司兵柄。皆汰羸卒矣。當置營田矣。苟利於國。知無不為。節制之師。固無可議。然偏裨遠去。紀律漸疏。臣所目擊者。試言其略。凡稱統領。兵數不多。家口隨行。般般勞重。一聞賊至。擇其精銳。護送老小。其用以自隨者。祇辦走計耳。此當議者一也。家糧口券。贍給無餘。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此當議者二也。所至州軍。邀求犒設。稍忤其意。公肆劫持。守令懼於生事。竭取於民而奉之。此當議者三也。能名虛勞。隨在批請。死亡逃竄。開破不明。枉費官物。誰敢檢察。此可議者四也。悠悠之徒。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用命之人。安得不怨。此可議者五也。事類此者。未可悉數。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其因循。以作士氣。如此則軍政立矣。詔江東西諸州上供絲帛。並於建康府。吉州。樁管。非朝旨而擅用者。依軍法。用三省請也。

右承奉郎王安道充本司參議官。皆從之。
奏領諸路及計按察。在六月戊申。申明舉官及吏部言。近旨寺監丞以下。令本部依格注擬。其間有應堂除。及專法奉辟者。未有該載。詔權貨務都茶場。仍舊堂治。御史臺檢法官主簿。令本臺自辟。其寺監丞以下。及檢鼓等六院官。並還吏部。自呂頤浩再相。用堂後官。張純為權貨務場。使更贖法。故獨重其職焉。
熊克小麻。呂頤浩之長天官也。嘗請寺監書局以上。俟舊堂除。除悉歸吏部。案日。今年閏四月二十四日。呂頤浩等劄子云。蓋其為相時。所請非吏部建請也。劄子又云。寺監丞法寺官。乞令吏部按格注擬。其後吏部申明。乃置太常。國子丞。克所書寺監書局以上。俟舊堂除。亦誤。今不取。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淮鹽未通。乃通大寧鹽於京。西。湖北。至是。奏檜聞其事。下堂帖禁之。其後浚復通鹽於荆南。詔不許。
詔止在三年閏月已丑。今併書。
戊子。手詔用建隆故事。行在百官。日輪一人。專對。令極言得失。先是。詔省臺官。限半月。各述利害。條具以聞。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臺諫係言事官。遇有職事。非時入對。不在輪對及條例之限。乃命益務官。通直郎以上。如初詔。
後詔在此月己丑。六月辛亥。
左宣奉大夫。新除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復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張守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初。右中奉大夫。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開金銷金屏障等物。上命止之。而康國已津送至行在。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曰。陛下勤儉。德侔大禹。漢文以下。不足道也。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為小人希旨之戒。詔屏障令臨安府毀棄。康國特降二官。
日麻。戊子日事。俱不詳。今以與求附傳及奏議增入。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副總管統制熙秦兩路軍馬關師古為榮州防禦使。

奉錢十千米一斛其後都督行府亦如之。壬辰温州軍事推官呂諫卿贈右宣教郎後官其家一人元符末坐上書入籍故錄之。諫卿諱倫字第七十人嘉州編管六年二月辛亥官其

癸巳頗黃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史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為晨夕之戒。中興建政臣圖正等曰古者

五有銘几杖有銘其意蓋謂夫不忘乎日則不忘乎心則不忘乎國此內外相養之道而亦其理之必然者也。是銘也以虛與欺天為戒其既甚明使人人服而行之致不悉心於愛民乎惟其嚴而其之知故案而美之惟今新銘日在其目則必能體悟於其心而見諸行事矣此太宗皇帝製銘之意而大上蓋帝復俾刻諸庭石置之座右之深旨也為守令者可不念哉。

初命廣西經略司即韶州撥內帑錢三十萬緡市戰馬至是經略司言比歲不逞之徒多以金銀市馬鬻於羣盜故馬值踴貴望於大觀格遞增二分許之舊格八等馬高四尺七寸者值四十五千最下高四尺一寸者值十有三千其餘以是為差於是神武諸軍皆缺馬乃命經略司以三百騎賜岳飛二百騎賜張俊又選千騎赴行在。賜岳飛馬在是日賜張俊馬在癸丑買一千匹赴行在在七月癸亥今併書之據克

小麻云取馬鬻以資軍用自古未有今乃得之案州州買然蠻馬尤馴駿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馬。此據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五

【紹興二年】六月庚寅朔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新知復州李宏引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時韓世忠將至長沙宏遂有殺友之謀是日因其詣天慶觀還殺之於市其將王進王俊以所部數千人遁去宏屯潭州。宏殺馬友趙姓之遺史在六月朔日今從之曰麻六月二十六日編述江西州團練使司案潭州中統制牛圖

日奏到或者宣撫司軍期奏改行速亦未可知其後遺史附此更求他書詳考

辛卯內殿進呈王大智所造軍器上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復開用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強弩起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向子諲知廣州朝廷恐賊度嶺故就用子諲守之右承議郎呂抗右宣議郎呂樞並直祕閣主管萬壽觀仍賜五品服右迪功郎江准荆浙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呂挺為右承務郎中興後大臣子以恩澤除職名自此始。挺初見建炎三年三月朱勝非開居緣云祖宗復制幸執子弟例不當除當以身率也至蔡京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為執政侍從居官中劉正夫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郭沔文洵武之子並以曲恩幸列於從班至建炎二年中丞王質論列始歸職建炎以後子弟得職名者汪伯彥子名嗣直獻誠閣呂頤浩二子抗樞泰倫兄梓並為直祕閣張浚兄澆亦直祕閣李綱弟維亦

詔進士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赴行在之人並充樞密院効士月直祕閣伴門位起蓋諸公不為國家計也

甲申上諭輔臣曰士有從軍該賞者可第補右選庶清流品三年自有科舉取士豈可開此一路又曰今麻官不精推步七曜細行皆不能算故麻差一日近得紀元麻已令參考自明年當改正權尚書吏部侍郎章誼兼修政局參詳官左承事郎陳棗祕書省校書郎林叔豹並為監察御史棗餘姚人叔豹永嘉人也右從事郎知海鹽縣歐陽與世廬陵人修曾孫也劉光世言其考第舉並已應格乞就任故官許之

丙申直徽猷閣權主管浙西安撫大使司公事范正與言西京路提舉軍馬彭圮牛皋河東路總領軍馬劉全皆願聽劉光世節制詔並進官仍賜勅書獎諭。早已見建炎四年正月其實泉等未嘗來歸蓋牒者吳玠詐為之以要賞也。八月二日吳玠宣撫處置使張浚至興元徵召吳玠王彥議事二將皆願得參贊軍事劉子羽守興元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徙徽猷閣直學士新知成都府王庶知嘉州而徽猷閣直學士新知興元府王似復知成都府是日似至成都先是浚奏似守蜀有勞請加職後二日詔以似為顯謨閣直學士再任庶既被黜乃請奉祠浚以庶不遵行府命令盡奪其職而奏勅之子羽至興元通商輸粟二饋遂安。趙姓之遺史云浚至興元閱視庶平日之所營為毛舉而髮數之得書之聞不謹奉行宣司指揮若干遂改庶知嘉州蓋庶因與二將有違言而去非浚也今不取

丁酉朝議大夫折彥質復龍圖閣直學士赴行在彥質可適子靖康初為河東制置使坐喪師遠謫及是

病勢未減。臣當選五六千人。召募敢死之士。身自請行。若止遣兵將。萬一失利。遂使敵人得以窺伺。愈無忌憚。詔光申督府措置。不須躬親前去。初。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請詔戰車。詔工部侍郎韓肖胄董視。是日。大智以所造靈輦車各一乘進呈。上觀於內殿。既而車不可用。罷之。

乙巳。詔簽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兼權參知政事。

丙午。遣殿中侍御史江濟。尚書度支員外郎胡蒙點檢劉光世軍中將士告帖。具每月合請糧糈實數以聞。時都督呂頤浩至鎮江。而軍中告乏。頤浩言。光世軍月費錢二十二萬緡。除取撥鎮江一郡財賦外。朝廷已應副其半。望令臺部堂各一員考究。如有闕數。乞盡行支降。如無闕數。亦乞行下光世照會。故有是旨。肅克小廉。載此非殊。失本官。蓋謂浩疑光世軍中諸名將者多。錢糧初不之。非謂少錢而乞朝廷應副也。今依元美刪潤附入。直龍圖閣知鼎州程昌寓降充直祕閣。坐符勅樞密院編修官王欽在紹州棄城不質也。

戊申。輔臣進呈大理少卿李謙論太祖皇帝明謹獄事。上曰。此太祖皇帝德澤也。朕敢不遵承。每於庶獄奏謝。未嘗不致慎。亦未嘗送下公事。恐獄吏觀望。鍛鍊人罪。權邦彥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上然之。中書舍人兼侍讀胡安國試給事中。起居郎修政局參詳官胡世將。起居舍人王昂並試中書舍人。右司諫方孟卿權尚書兵部侍郎。太常少卿王居正試起居郎。尚書司勳員外郎張巖守起居舍人。左司員外郎黃龜年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禮部員外郎林待聘。兵部員外郎樓焯為左右司員外郎。時安國在道未至也。昂以疾不拜。後二日。改徽猷閣待制。知臺州。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曾純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左宣教郎江端友守尚書禮部員外郎。御史臺檢法房安敦復守祠部員外郎。敦復初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辭不就。故特命之。時祠部郎官向宗厚奉神御於永嘉。論者以給降度牒增多。權官不能譏察。由是二員並置。起復翊衛大夫福州觀察使劉光烈帶御器械。光烈。光世弟也。庚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祖宗故事。許令館職兼在京釐務官。所以蓄養人材。自今劇曹郎官並繁冗。局務有闕。乞於館職編修計議。刪定官太常丞博士國子監丞內隨才選差。亦可試其能否。從之。自是職事官復權郎矣。

壬子。參知政事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庚以平寇功進二官。為左通議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吳表臣為左司諫。左朝奉郎沿海制置司參謀官林師說權尚書兵部員外郎。往福建起發海船。

癸丑。左朝請郎李健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初復提舉官也。

甲寅。詔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令赴行在奏事。初。頤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桑仲死。頤浩不能進。遣參謀官傅樞卿以所部之建康。因引疾求罷。上手詔封還所上章。頤浩復乞祠。乃命還朝。以樞卿權主管都督府職事。保護郎統領光州石陂寨忠義人兵張昂以保境有勞。進一官。陞閣門祇候。

乙卯。上謂秦檜曰。周宣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近設修政局。令百官各條具利害。甚善。所為修車馬。備器械。外攘夷狄之事。卿更宜講求。檜曰。臣敢不奉詔。詔以辛金宗所部神武副軍隸湖廣宣撫使李綱。仍趣令之。是日。福建江湖宣撫司前軍統制官解元。後軍統制官程振以所部入潭州。屯於子城之內。新知福州李宏稱疾不出。夜。宏中軍由恩波門以遁。元遣將李義追擊之。翌旦。元盡拘李宏舟楫之在江泉者。引兵至寨中。見宏計事。因悉其兵械以歸。世忠即以宏為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聞馬友死。以敕書勞宏。而宏已執矣。

丙辰。詔江東大使司水軍統制張崇。耿進所部兵七千人。舟五千。權隸韓世忠。

丁巳。尚書考功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張魯陸左司員外郎。左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朱煥為司勳員外郎。左奉議郎知嘉興縣施鉅為御史臺主簿。鉅。歸安人。沈與求所辟也。直祕閣知秀州秦梓主管臨安府洞霄宮。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請本軍自造軍器。赴朝廷呈說。置庫樁管。下戶部支物料價錢。許之。凡全裝甲一副。費錢三萬八千二百。馬甲一副。費錢四千一百。弓一。費錢二千八百。弓矢百。費錢七千四百。弩矢百。費錢六千五百。提刀一。費錢三千三百。應鼓一。費錢六千五百。皆有奇。凡裝甲一副。率重四十有九斤。此其大略也。

戊午。詔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各委漕臣一員。措置出賣官田。

是月。偽齊大雨。劉豫以為德政所感。使其子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代謝於相國寺上清太一宮。有孫肇者。濟南人。嘗為麟府屬。累遷尚書吏部侍郎。出知棣州。會大旱。僞庭以舊法祈雨。執肇坐於烈日中。汲水數桶。更互沃其體。遂得疾死。此事據其歷志。不得其年。因附兩附見。僞宣奉大夫守尚書右丞相張孝純告老。遷觀文殿學士。

銀青光祿大夫參知機務。戶部尚書兼權門下侍郎張昇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尚書吏部侍郎鄭億年為開封尹。成忠郎許青臣主管殿前司公事。是夏。金左副元帥宗維之白水泊避暑。試舉人以詞賦。得胡曠以下。先是。試之日。宗維立馬場中。呼舉人之年老者。諸生不喻其意。爭跪於馬前。宗維據鞍以鞭指麾。俾譯者諭之曰。汝無力老奴婢。胡為應試。使汝能文章。則少年登科矣。今苟得官。自知日暮途遠。必受賂為子孫計。否則圖財假手。何補於國。我欲殺汝。又念汝罪未著。姑聽終場。倘有所犯。必殺無赦。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舉也。宗維論主司勿取中原人。曠。磁州人。與知制誥韓昉善。用燕山貨得之。

而不可已者。願罷慶仲堪。仍下吏部措置。每州縣添差不得過若干員。以寬民力。從之。令修政置局措置。罷福建提舉市舶司。依舊法令憲臣兼領。以每歲海舶不至。虛費官吏廩祿故也。

乙丑。給事中胡安國入對。上曰。聞卿大名。為何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選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願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安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嚴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先是安國為時政論二十篇。以獻。其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建康有可都者五。不宜數動。與敵人逐水草無異。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不可易者。論正心。謂在先致其知。而誠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學。願更選正臣。多聞識。有智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強於為善。益新厥德。使無曲失。可得指論。論安度。謂人主以天下為度。不可以私勞行賞。私怨用刑。論寬隱。謂創業與衰之君。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讓之士。以彌其節。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戒。內拂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說珍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其大旨如此。至是又申言之。安國又有制國論。已附紹興六年四月甲申張浚言。運米至荆南之後。嚴實論。已附李綱復官時。時上欲講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安國言。今方思濟艱難。豈宜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人之經。上稱善。安國因薦司勳員外郎朱震。

丙寅。詔靖康勤王京城守禦。應緣方臘及直達綱賞。靖康以前御筆指揮。明受可行事件。并淮南州縣官。建炎以前元不離任。靖康以前鹽課增利等賞。自今並不許陳乞。以言者論其為濫也。此所謂明受可行事件。何月日降旨。日麻未見。可。附建炎三年四月辛亥。

丁卯。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福州。從所請也。上曰。福建盜賊之後。要在拊循凋瘵。用守為宜。初。僞閩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給僧寺道觀。中下等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守福。始貿易以取貲。守與士大夫謀。為實封之說。存留上等四十餘利。以待高僧。餘悉為實封。金多者得之。歲入不下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時實便之。此以紹興二十九年閏月甲子朱俸所奏修入。起居郎王居正充右文殿修撰。

知婺州。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嘗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及拜相。所言皆不諱。居正見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登動天下。今為相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六

【紹興二年】秋七月己未朔。蕪湖縣進士章許為迪功郎。以其獻書籍也。

庚申。直寶文閣知桂州許中令再任。曹成之犯廣西也。中將率兵與岳飛會。詔錄其功。進職二等。至是又任之。中進職在六月丁巳。

辛酉。御筆福建州縣盜賊焚劫之家。悉捐其田稅。先是德音蠲免。而有司以為著令。不過三分。上欲實惠及民。由是申命。

壬戌。復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敕令廣西經略司以鹽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之。左承事郎沿海制置司參議王安道充樞密院計議官。往淮東措置海道。秦檜引之也。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奏。小使臣翟慶賀仲堪為宣州兵馬監押。如有已差人。亦乞從今來所辟施行。詔並特添差。

甲子。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嘗怪近日帥守監司辟官。往往不知尊朝廷。必欲直衝吏部已差之人。雖以李光之賢。亦且為此。朝廷既不能奪吏部已行之令。又不能遠游鎮辟置之意。則不惜以添差與之。臣未知其可也。今州縣添差之官。以祖宗之舊額較之。殆三四倍。生民安得不重困。朝廷姑悉聽鎮。可謂得已。

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始恨之。通侍大夫温州觀察使神武右軍統領官張翼卒。以嘗有斬馬柔吉功。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

戊辰。右朝奉大夫王嗣提轄行在權貨務都茶場。兩。喚第也。

己巳。上謂輔臣曰。比來臺諫論駁。多涉細事。意其沾政言之名。朕謂宜和開言事者少。千百中無一。今朕盡令人言。不聞疏遠。所以人人敢言。秦檜曰。陛下所以敢言。臣亦嘗謂胡安國。凡有論駁。當務大體。若或細事。第可申朝廷改正。江西安撫大使司奏孔彥舟北遁。詔趣岳飛移屯江州。左司諫吳表臣言。風聞偽齊於京東路每戶科麻七斤。或者恐其以細維舟。謀濟江之計。今沿江津渡。皆當為備。就中采石江稍狹而水緩。鑿之往事。備禦尤當嚴密。樞密院勘會。已令韓世忠屯建康府。岳飛屯江州。防扼江道。詔送沿江諸帥。武翼大夫寧州刺史翟琮起復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琮告父喪於朝。故有是命。

日麻。此日麻狀已繫通刺。而明年五月丙辰。遂奏乃止。稱武翼郎關門宣贊舍人。仍帶權字。朝廷除觀察使。命亦止。繫副使。八月乙未。李榘奏。到襄陽始稱通刺。或因起復。轉官而道。榘未嘗受命。至襄陽乃得告也。今附注。此當求他考。

庚午。詔湖廣宣撫使李綱速往潭州置司。時綱引兵至吉州。須犒軍物。而權貨務官不時與綱械繫之。先是韓世忠軍士。匪其家於廬陵。江西轉運副使韓球。聞命。即輟所積世忠錢糧。以勞軍。既而軍儲不繼。世忠之軍。婦皆憤。伺球出。狙擊之。裂其衣巾。球走得免。綱之乞錢糧也。得旨。孟庚韓世忠班師日。所餘錢糧。並留與綱。綱劄下吉州。增依奏二字。球以他郡所受不同。審其故。綱怒。劾球。事下安撫大使李回。覆實。其後回言。錢糧官高公。不時給散。致世忠軍士。邀球自言。公。惕坐免官。事遂已。

綱乞錢糧事。已見今年五月丙子。此為列劄。綱增益制書。原本。公惕今年十月庚戌免官。

辛未。左宣教郎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呂祉。加直祕閣。直顯謨閣。知郴州。趙不羣進職一等。先是湖南盜胡元。輒作亂。祉檄統制官韓京。吳錫破之。及曹成爲岳飛所破。進犯郴州。不羣堅守不下。秦檜言。湖南寇盜。以來。州郡多至失守。請褒賞二人。而劾賀州守禦官之罪。時知賀州直祕閣劉全。已罷去。

全六月甲午。言者謂賀州當湖。廣要衝。乃賊所必攻之地。而憲臣未嘗臨按。守禦豈不失職。況偏遠小州。以數百殘弊之卒。當豺虎百倍之師。岳飛銳旅。猶墮其計。而籤判以下。皆責以不能守禦。豈不過乎。望下漕司。究實。然後施行。庶幾賞罰當。而軍政修。於是提點刑獄宋孝先。已從辟爲孟庚參謀官。事竟寢。

癸酉。上諭秦檜曰。內諸司可省者。令修政局條上。檜曰。此盛德事也。大觀宣政間。屢省冗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淵衷。誰敢不聽。時有議廢修政局。以搖檜者。檢討官尙書右司員外郎林待聘。聞之。上疏言。陛下即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續用弗著者。此無他人。無常責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今廷論猶前日也。積弊宜更。

則樂於循故。冗濫當裁。則惡於省己。臣知修政之局廢。則亦既歲揭日而已。監察御史劉一止亦言。陛下閱宿蠹未除。念類網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司講究。德至渥也。曾未聞有所施行。恐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君子之心。若無則所失者。小人之耳。失小人之耳。而得百姓士君子之心。何病焉。願審其利害。當罷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疑。則事之委靡不振者。舉矣。二人上疏。不得其日。因上語附見。一止以此月甲戌。遷左史。恐緣上此疏也。今附於未遷之前。俟考。

甲戌。給事胡安國兼侍讀。給事中程瑀。中書舍人陳與義。兼侍講。上令胡安國兼讀春秋。仍諭以隨事解釋。不必作義。朕將咨詢。中興聖政。臣正等曰。易之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而下文繼之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而廣大昭微。與天地等。得失是非。不能爲之亂。賢否忠佞。不能爲之惑。欲帝而帝。欲王而王。惟所擇而用之。無不如意。夫是之謂君德。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汲汲也。仰惟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當艱難之初。萬幾之繁。日不暇給。而神六籍。退託不明。中命諸臣。無爲發詔。隨事解釋。用將諮詢焉。嗚呼。茲德之盛。所以與堯舜禹湯文武相望於千百載之上者也。監察御史劉一止。試起居郎。一止在臺中。嘗言人材。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在外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爲州縣官。皆僥倖不寒之故。又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做劉晏法。於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以備水旱。及增重監司。轉運副使。提點刑獄。皆以當任。侍從官爲之。所言雖不即行。後多採用。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右司員外郎劉棠。並充修政局檢討官。省淮東提刑司。以其事歸提舉司。樞密院計議官。辭徵言論。明州湖田利害。詔上田稅。每畝增租爲四斗。以其所增。與下田對。給中等田如舊。內低下處。復廢爲湖。徵言永嘉人也。

丙子。詔自今未經審量人。不得舉辟及權攝職任。犯者官司及被差舉人。並以違制論。言者以爲近來惟到部人方預審量。其冒濫賊污之人。避免到部。皆在諸處干辟。既無進身之望。何所不至。故有是命。韓世忠進師討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懸設伏。以拒官軍。

丁丑。詔兩浙漕臣。梁汝嘉。措置鎮江府縣酒稅務。以其錢助劉光世軍費。右宣教郎知無爲軍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以大江爲之控扼。外以淮甸爲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蘆。潞和良時。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舟車之法。以輕捷爲上。彥恢所制。飛虎戰艦。備設四輪。每輪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車。下安四輪。略同飛虎。頂張布帷。以避矢石。傍斜衝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力。可以轉用。比之蒙衝。偏箱。鹿角。此尤至要。淮西良時。不可以數計。不須朝廷給本。祇以有無相濟。併力營田。計其戶口。什一養兵。則淮西可以守矣。如許令彥恢。招兵教習。只乞鄆融。淮西數州財賦。可足舟車之用。及以數州秋成所得。鄆融營田。可足兵食之費。萬一今秋金人長驅入犯。及盜賊猖獗。彥恢當以此舟車。摧鋒陷陣。以此士卒。斬將塞旗。以此種時。飛芻輓粟。保守淮疆。決無疏失。詔彥恢就本軍措置。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十六

戊寅。提點江浙京湖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王曉言。鑄錢之本錢。乞借支浙鹽五千袋。令本司販賣。及借留上供錢十五萬緡。為回易本錢。都省言。借鹽有妨商販。乞借上供錢。從之。銜制。錢本以二廣五分鹽息錢。自鈔發行。所得甚薄。故險以為請。三年二月。丙午。罷借。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主營處。鎮撫司公事王亨進秩一等。以收復安豐。壽春縣。花廳鎮。故也。初。壽春既為偽齊王彥先所據。江東大帥李光欲出師。而朝廷不從。呂頤浩言。壽春本治淮南。國初方移治下蔡。今賊不能守。得之亦不能城。不若遣兵二千。逐安豐。霍邱。壽春之寇。使之過淮。且於壽春寄治府事。如此則在我可省轉輸。又足以示敵。人不過淮之信。詔督府措置。此月。已未。會偽齊兵退。亨遣教武郎羅興往戍其地。因是得邊光。又言。和州鎮撫使趙霖。知濠州寇宏。知六安軍謝通。皆有守禦之勞。並進秩一等。既而傅崧卿。又薦霖宜力於朝。乃復霖直徽猷閣。三人。運官。在八月。癸巳。罷復職。

己卯。呂頤浩自鎮江入見。

庚辰。頤浩言。金人頃犯建康。初自北岸掠小舟數十而濟。既至南岸。悉行掠船。濟渡軍馬。其取和州。渡江亦然。欲令江北諸渡。自九月朔日。惟於緊要渡口。量留舟一二。以備轉送。斥埃文字。餘舟皆泊南岸。至十月朔日以後。大江更不得通行。應公私舟船。悉令於南岸深港內隱藏。如違。當稍並行軍法。俟過防秋。如舊從之。是日。韓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塞而屯。先是。世忠既移屯。乃弈棋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乘其窺隙。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世忠曰。我也。蓋已謀知賊中。約以我字為號。故所鄉不疑。遂周圍覽賊營。而出。喜曰。天賜我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而潛令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山上。劫旦。辛巳。世忠親率選鋒及前軍俱進。暨戰。所遣卒疾馳入其中軍。望樓。植麾張蓋。賊回顧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為世忠所得。始世忠之出也。宣撫使孟庾。以師久勞。止之。世忠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至是。卒如所料。熊克小麻載此。事於今年二月。

蓋不知世忠軍月日也。克又云。忠欲投劉豫。途中斬其首以降。益誤矣。蓋趙雄據世忠碑。所詳如此。其實忠以七月走淮。西九月在蕪。陽為解元所敗。乃走偽齊。明年四月始被殺也。克不深考。今各附本月日。

辛巳。詔呂頤浩。日下赴都堂治事。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頤浩薦勝非。蓋傾秦檜也。棣州進士李棠。挈家來歸。詔賜錢千。故右承議郎鄧耆甫。贈直龍圖閣。耆甫。臨川人。元符末。應詔上書。言新法必亂天下。坐削官編管。年八十餘而卒。後三年。復官。其曾孫一人。耆甫。上書。鄧上。尤甚。第一人。耆。

州。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謀官權主管本府事。傅崧卿。請逐路應統兵官大小將帥。及本府官第六十七人。元。留。下。人。馬。並。聽。節。制。行。移。兵。將。官。及。屬。部。仍。用。劄。子。除。江。東。一。路。事。務。與。李。光。會。議。外。餘。路。並。令。諸。大。帥。依。元。得。便。宜。指。揮。施。行。從。之。崧。卿。之。至。建。康。也。右。承。奉。郎。通。判。府。事。吳。若。以。衫。帽。見。之。崧。卿。訴。於。朝。若。坐。貶。秩。自。葉。濃。之。亂。而。福。建。監。司。皆。聚。於。福。州。言。者。以。為。建。劍。汀。邵。四。州。習。俗。強。悍。盜。賊。屢。作。漳。泉。與。福。州。下。四。州。其。民。怯。弱。少。有。為。盜。者。每。聞。寇。作。監。司。首。為。逃。避。之。計。按。部。漳。泉。去。賊。逾。遠。羣。凶。益。無。所。憚。乃。詔。漕。臣。還。治。建。州。詔。淮。浙。煎。鹽。亭。戶。全。免。役。用。戶。部。待。郎。提。領。權。貨。務。黃。叔。敖。請。也。右。朝。請。郎。陳。堯。臣。主。營。毫。州。明。道。宮。初。浙。西。安。撫。使。劉。光。世。奏。統。制。官。喬。仲。福。祈。賽。等。十。三。人。防。江。有。勞。詔。進。一。官。許。回。授。至。是。光。世。辭。兩。鎮。之。節。復。為。之。請。上。命。特。與。轉。行。給。事。中。程。瑀。言。將。帥。取。必。其。流。將。不。可。收。命。令。數。改。其。弊。將。不。可。振。望。令。尚。書。省。籍。記。姓。名。後。若。立。功。優。加。賞。典。於。體。為。便。詔。以。章。示。光。世。其。後。瑀。罷。去。仲。福。等。卒。遷。官。仲。福。等。遷。官。在。九。月。癸。酉。

甲申。呂頤浩言。朝廷近置沿海制置司。最為得策。然敵人舟從大海北來。拋洋直至定海縣。此浙東路也。自通州入料角。放洋至青龍港。又沿流至金山村海鹽縣。直泊臨安府江岸。此浙西路也。萬一有警。制置一司。必不能照應。望令仇愈專管浙東。浙西路。別除制置使一員。專管浙東。福建路。從之。時江北大夫多避地嶺南者。上聞之。詔帥臣監司優加存卹。勒停人林杞。以擅殺張政事。認於御史臺。御史中丞沈與求等言。杞之情節。終有可矜。乞行改正。詔杞敘奉議郎。

乙酉。詔武臣試換文資。權令住罷。以右正言吳表臣言。天下危。注意將。近聞武臣欲趁秋試者甚衆。蓋有舊係舉人。寄名軍中者。又有規免試弓馬。及出戰短使者。以武換文。非今日事。乞。跌。邊。事。寧。息。日。施。行。故也。詔自今。臨安府。遣火。止。令。馬。步。軍。司。及。府。兵。救。撲。仍。預。給。色。號。他。軍。非。奉。御。前。處。分。者。毋。得。擅。出。營。丙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提領權貨務兼修政局。詳定官黃叔敖。試戶部尚書。

試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恭密禮與權兵部侍郎方孟卿兩易。祕閣修撰都督府隨軍轉運使姚舜明。權戶部侍郎。殿中侍御史江躋守御史。躋。之。除。日。麻。不。載。題。名。在。七。月。必。以。沈。與。求。出。監。故。也。今。附。此。初。宗。正。寺。所。掌。四。書。曰。玉。牒。曰。仙。

原。積。慶。圖。曰。宗。藩。慶。繫。錄。曰。宗。枝。屬。籍。玉。牒。如。帝。紀。而。特。詳。於。國。書。中。最。為。嚴。重。建。炎。南。渡。舉。四。書。而。逸。於。江。浙。

丁亥。大常少卿兼宗正少卿李易。請編次玉牒。從之。五。年。六。月。丁。巳。遂。呈。是月。詔應曾在潘邸祇應人。自今並不作隨龍。時吏士攀援推恩者衆。言者引司馬光之論。以謂人主獨

私宮中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況親曾遭遇之人。推恩已久。不應遷延至今。故有是命。此以今年十月四日臣僚上言增入。
湖廣宣撫使李綱以左朝奉郎通判全州趙志之權湖南轉運判官。此以明年六月乙未辭職官所奏修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七

【紹興二年】八月庚寅。案是月戊子朔。上諭輔臣曰。今巨盜悉平。年殺豐稔。天意可知。假如敵或南來。避與不避。

策將安出。呂頤浩曰。若盡遣諸將向前。廣為備禦。敵豈能使渡江。但當先為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也。起居舍人張濂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賊。撫養家屬。以繫其心。資之財本。或使為商。或為伎藝。以混其迹。庶得其誠心。盡其死力。凡敵人動靜。皆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有備。彼尙安得出不意。以輕犯吾行闕。如前日。詔以付都督府及沿江諸帥。右宣議郎通判興化軍劉子暉。主管建州武夷山沖佑觀。子暉。給少子有學行。以毀府不堪吏責。棄官去。讀書武夷山中。左從政郎魏良臣。為敕令所刪定官。良臣初除密編。避諱改刪定。

壬辰。參知政事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庚。兼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復知紹興府。先是呂頤浩自江上還。欲傾秦檜而未得其要。過平江。守臣席益謂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魁在鎮。當先去之。頤浩大喜。乃引勝非為助。故以勝非同都督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誠默附會。馴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南狩倉皇。國勢岌岌。凡下詔令。當本至公。以收潰散之

情。冀安天步。乃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敘錄。淪滅三綱。天下憤鬱。若謂事由浙善。已不與知。此大事也。亦可從乎。及正位家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以此三者觀之。勝非忠邪賢否。斷可見矣。方今敵僞交窺。不忘東向。沿江都督。極天下之選。用人得失。係國家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上親割。論以用勝非之意。且謂昨逆傳作亂。而勝非卒調護於內。使勤王之師。得以致力。矧今諸將皆同功一體之人。必能為朕克濟事功。丁事雖至。而論者未已。侍御史江躋亦奏。勝非不知兵。是日。安國入對。因論京都圍城中人。乞再行遣。仍薦李綱可用。上問安國所以知綱。安國曰。綱為小官。宜政閒敢言水災事。上曰。綱固以此得時望。然嘗用為宰相矣。如綱昔擁重兵。解太原圍。與官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餘里。綱多掠世俗虛美。協比成朋。朕今界以方面。於綱任亦不輕。翌日。上以語輔臣。頤浩曰。朋比之風。自蔡京始。靖康伏闕。萬綱亦本其黨。鼓倡。乃至殺戮近侍。莫可止遏。此風不可再也。

癸巳。提點鑄錢司言。江池殘破。遠涉大江。乞權就度。饒二州併工鼓鑄。許之。舊制。江池饒建四郡。歲鑄錢百三十萬緡。以贍中都。江州二十四萬。池州三十四萬。饒州四十六萬。其後皆不登此數。至是併廣東監於虔州。永豐監於饒州。四歲鑄錢纔八萬緡。順昌盜余勝等作亂。左承議郎通判南劍州王元鼎督兵將捕殺之。詔遣一官。

甲午。詔韓世忠。舊平諸寇。連奏大捷。已加優擢。其告內外。指事統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冊。時言者以為今日理財治兵。最為急務。如鎮江建康。江湖皆以大帥總重兵。又命宰執都督諸路措置。規模已暫可觀。望陛下乘此機會。更遣侍從。官提振江上。與大將周旋於金鼓矢石之間。同力捍禦。詔侍從官願行者聽。于是給事中胡安國言。提振者。提領振舉之稱。必有事權。乃可。今長江表裏。悉命宰執都督。執政權領。次則有宣撫使劉光世在鎮江。韓世忠在建康。侍從官往往詣軍前。若只遵約束。即為虛行。若別授事權。又非特命宰執專制。關外之意。況人主近臣。入則陪侍。出則扈從。今遠去觀闕。誠非所宜。以臣所見。其說不可用也。給事中程瑄論事不合。以親老求去。能為龍圖閣待制。知信州。給事中胡安國言。今國勢未安。朝廷微弱。所賴以振頹綱。消隱憂者。衆君子耳。如瑄志節特持。議論剛正。有補于時。蓋知臣莫若君。不待臣言而後喻也。陛下將與多士圖維萬務。共濟艱難。瑄之私處。以便使養其親。為瑄計則厚矣。其為陛下計。無乃失乎。況瑄兄弟數人。家居侍奉。鄉邦非遠。安問易通。移孝為忠。於義無闕。詔瑄令日下依舊供職。詔江東西福建路帥憲臣。同共措置石陂軍賊。限一月。須管助。先是石陂卒饒青。姚達等作亂。湖北安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掩殺達。統領官徐慶射殺青。其徒李寶等走梅州境上。既又聚衆千餘。復作亂。推建昌汀邵開守臣朱希以開。時神武前軍統領官中世景屯邵武。孝恭屯建昌。猶不能制。左司諫吳表臣奏。兩路憲臣互相推避。不肯專一措置。故命帥憲六人。督捕。樞密院又請降旗榜招安。近歲官吏坐贓抵死之人。率皆貨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錢塘縣吏樂振受賄當死。詔論如律。其徒始駭懼。大理寺丞姚焯因請以振刑名頒下諸州。從之。詔通進司令檢正官檢察。用黃龜年請

也。乙未。皇伯寧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詒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輟一日朝。言者論比年編伍之民。累經蕃寇。識其技能。往往保社相聯。乘閒邀擊。敵不敢犯。今數路分屯。沿海設備。縱有百萬精銳之師。亦不能偏給。儻能激勸士豪。使之訓習。數年之後。兵民之勢既成。即黥刺之法。可以漸變。詔諸州守臣隨鄉土之宜措置。

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艱危。州郡獲全者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藝祖。漢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歸。赴闕者。並令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堪。從而褒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為政。與民情風俗之所安。而卜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呈。上曰。郡守民之師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詔釐務官並免轉對。埃來年三月取旨。宜撫處置使張浚奏。知興元府王庶與陝西都統制吳玠。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彥。皆以職事不相協和。深恐有誤國事。臣以便宜。將庶與知成都府王似。兩易其任。庶幾將帥一心。相為犄角。併力合謀。以定興復。從之。時庶已得罪。而似既還成都。朝廷蓋未知也。

戊戌。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是日。呂頤浩進呈。勝非還任。上曰。勝非入相三日。值劉。苗作亂。當時調護有功。朕豈不知。近因能同都督。士人疏論。勝非功甚多。惟一二台諫不與。可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蓋頤浩必欲引勝非。故有是命。頤浩恐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書行安國言。由臣愚陋。致朝廷過舉。侵紊官制。墮壞紀綱。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待罪五旬。毫髮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其處劄。苗之時。能調護聖躬。即與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自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睿獎。方俾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儻貪祿位。不顧曠官。縱臣無恥。公論謂何。不報。遂臥家不出。詔選人充樞密院計議編修官。到任一年。進士通理四考。餘人五考。並與改京官。初命沿海州軍籍定民閒。海州每縣分為三番。各當一年。周而復始。其當番年分而輒往他路者。抵罪。拘其船入官。論者以海道頻年藉客舟把隘。失業者多。故有是旨。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董正封卒。正封。叔叔父也。

己亥。呂頤浩奏。諜報敵中造舟策軍。若果侵犯。其山東。江北人。豈有戰心。如使劉光世。張瑄。設伏兵於承楚要害地。邀擊。可以大破賊衆。上曰。可招可擊。秦檜曰。不戰何以休兵。上曰。朕觀自古中興之主。何嘗坐致成功。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言。自古聖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兵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於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本朝監觀前代。命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開舊規。猶在。及至高休得用。軍政廢弛。遂

以陵夷。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單少。豈尊君強本。消患預防之計也。伏望考祖宗選擇禁旅之法。修明軍政。威服四方。上殿宸極。詔三衙措置。孔彥舟之叛也。尚書考功員外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傅秀。坐久在彥舟軍中。責監興化軍商稅。至是停其官。英州編管。詔大理正斷刑治獄丞七員。並堂除。以吏部員外郎劉岑言。逐闕資望甚高。異時郎曹理鄉之選。元豐年雖係部闕。見今久無應格之人故也。

庚子。給事中程瑀言。孟庚同都督之命。物論良以為允。然已迫防秋。乞不俟其奏事。趣令開府。庶合事宜。詔庚同韓世忠。總大兵至建康。訖。赴行在。奏事。韓詔庚更辟官屬。事從便宜。自世忠以下。並聽節制。入內東頭供奉官鄭謨。還所寄資。為武功大夫。英州刺史。帶御器械。謨頗能書。上命書盤庚。無逸。詩之車攻篇。孝經。孝治章。列於左右。嘗以諭輔臣。

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閒。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略為之防足矣。又十郡之閒。地不過三千餘里。有一州占江面五百里者。有占百餘里者。遠近多寡。勞逸大不均。如七處渡口外。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則力均而易守。詔以付沿江守帥。初。命尚書倉部員外郎成大亨等四人。權督江浙諸路夏稅物帛。而使者以趣辦為功。至有五月初。已到行在。論者以為擾民。於是前所降州縣催督官吏。及受納管押等官。推賞指揮並罷。先旨。在二月二十三。日。已酉。麻不書。中書言。東

南州縣鄉兵。多因私置紙甲。而嘯聚作過。熙寧編敕。令有若私造紙甲五領者。絞。乞著為令。從之。癸卯。上出所書孝經以示輔臣。初。置宰執。已下待漏院於行宮南門之外。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言。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還自金國。始朝廷遣人使敵。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如倫及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邵。孫悟。皆為所拘。既而金左副元帥宗維。在雲中。遣都點檢烏陵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議。宗維始上書。略云。既欲不絕祭祀。豈肯過於吝愛。使不成國。書語以王倫甲寅講和錄增入。於是略。弁皆得以家問附倫而歸。倫至東京。與劉豫相見。豫遣僞閣門宣贊舍人馬某。伴押至境上。光世以聞。詔倫赴行在。

甲辰。詔武臣遙郡已上。非統兵戰守者。並依靖康指揮。減本俸之半。靖康元年二月癸亥。減三分之一。一七月辛未。又減四分之一。內管軍及宗室節度使。月廩權依六曹尚書。承宣使。依侍郎。觀察使。依給舍。防團。依郎官例支給。戶部申明。諸路總管鈐轄已下。雖號兵官。坐請俸給。即不應全支。從之。

初。命浙西大帥劉光世。屯銳兵五千於維揚。光世以乏糧為詞。不奉詔。言者屢奏趣之。給事中程瑀亦言。三國。東晉雖各保長江。實宿重兵於淮南。今光世未移兵渡江。誠恐真揚。楚。泗。見屯不多。賊衆或渡淮。則

卿王居正請也。舊以神宗配居正建議。而禮部侍郎趙子璣奏行之。新除右司諫劉棠言監察御史李萬係親姑之子。同處官地。豈得無嫌。詔勿避。初。保靜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邢煥自忠州來朝。復以為樞密副都承旨。煥在遠方。盡得其山川險易。比入對。首陳川陝形勢利害。請幸荆南。訓兵以圖興復。上甚嘉之。煥引疾不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煥初除日不見。今因得詞遂書之。

庚申。直祕閣提點江淮等路錢王暉。右朝奉大夫提舉樞密院計議官王守道並罷。坐奏檜親黨。為御史黃龜年所劾也。

辛酉。以彗星出。赦天下。應盜官物入己罪。抵死者不赦。內外臣庶許直言。時政闕失。行在和羅軍糧。自今並用一色見錢銀絹充糴本。免民間牛稅一年。應盜賊嘯聚去處。限十日。出首免罪。補官。川陝豪戶。並運軍儲數多者。與補承信郎。至進義副尉。陝西諸叛將。許令自新。前罪一切不問。朝奉郎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王倫至行在。上嘉其勞。詔倫去國五年。奉使有稱。特遣右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倫言。字又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時虛中子右朝奉郎師瑗奉其母居閩中。乃添差師瑗福建路轉運判官。於是尙書左僕射呂頤浩當再遣使人。以驛致意。

壬戌。以左迪功郎潘致堯為左承議郎。假吏部侍郎。為大金奉表使兼軍前通問。乘義郎高公綸為武經郎。假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副之。命倫作書。與其近臣耶律紹文。紹文九年七月為翰林待制。不知此時居何官。故但云近臣。且附香藥果茗。緣帛金銀。進兩宮二后。上皇金三百兩。銀三千兩。淵聖減三之一。事德宣和二后又減半。又遣左副元帥宗維金二百兩。銀千兩。遣右監軍希尹及賜宇文虛中半之。遣耶律紹文銀三百兩。緣帛百匹。而通問副使朱弁以下亦皆賜金。三省勘問路由東京。乃令頤浩作書。以果茗幣帛遺劉麟。麟克小麻云。今奉執事書與劉麟。蓋從日麻所書也。案。

此時豫已罷職。不應作書。日麻紹興三年九月乙丑。潘致堯狀。元降信物。內有退回物色。劉大德管天澤抄奪。有旨。遣赴左藏庫收。劉大德管即麟也。致堯公綸各官其家二人。賜金帛甚厚。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席益。試尙書吏部侍郎。尋兼侍講。益兼侍講。在丙寅。

癸亥。執政進呈胡安國請益衛兵。上曰。一衛士所給。可贖三四兵。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修鞍馬。備器械。乃為先務。麟克小麻。於此下書。送命楊沂中兼提舉宿衛兵。案。此沂中今年三月已西。除中軍統制。已兼帶矣。非在安國建請之後。竟誤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綯。知紹興府。初置六部監門一員。以右朝散郎新通判平江府董將為之。秩比寺監丞。郎官有缺得兼。

甲子。直祕閣閣郭偉為淮西招撫使。初。江東大帥李光問僞齊王彥先於壽春。鳩兵聚糧。奏言。廬州王亨濠州寇宏。六安謝通兵力單寡。恐透漏過淮。則大江之外。盡入賊境。乞兵五六千人。并近上文臣一員。往廬州屯駐。未及行。光又言。本司參議官宗穎。乃宗澤之子。以其父故。為諸將所愛。又其人亦慨然有忠憤

之氣。望假以制置。或招撫使副之名。詔光別選文臣一員充招撫使。光之未奏也。都督府以知江州劉紹先為沿淮防遏使。未行。尋罷紹先。復以為都督府統制。光初奏。以六月庚辰。再乞除宗穎。以八月甲午。紹先罷防遏。在此月癸酉。不知何日除。今併附見。詔太史局令丁師仁等造渾天儀。後不果成。宣撫處置使張浚遣其兄右承務郎澗。與工部員外郎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宗元。迪功郎孫道夫等四人來奏事。因與僞徐王偕來。是日至行在。上令王府故吏驗視。具言非真。詔大理劾治。宗元。方城人。為浚辟客。道夫。丹陵人。宣和末。入太學。為上舍生。浚使川陝。命以官。上皆召對。尋詔宗元進秩。混除直祕閣。道夫改左承奉郎。遣還。詔自今應賜帛者。自禁中及二府中丞北使并軍功捕盜收茶鹽錢及數外。每四令戶部折支錢三千。

乙丑。觀文殿學士左宜奉大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勝非再相不進官。當制學士恭密禮失之。初。命沿江岸置烽火臺。以為斥堠。自當塗之楊山。東采石。慈湖。繁昌。三山。至建康之馬家渡。大城壘。池州之鶴頭山。凡八所。且舉煙。暮舉火。各一以為信。有警即望之。用李光請也。

丙寅。呂頤浩言。得張浚申。今歲措置川。蜀有備。諸將之兵。分道守險。敵來難犯。聞夏國遣人來與玠。關師古軍中。金人與夏國頗睦。可令浚常通問。夏國上曰。此與今來欲講和事相妨否。上又曰。浚夜改為國人多稱譽。但聞蜀中士民流怨。人情不喜。蓋軍興累年。賦調征役。不無騷動。緩急恐浚失助。宜遣人副其事。頤浩曰。當如聖訓。吏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兼侍讀。馬友之死也。其潰卒過均州境。上守臣林積仁聞之。棄城去。詔罷積仁。軍賊李通受都督府招安。通初見正月癸丑。傅崧卿以通為修武郎本府親兵前軍統領。戊辰。以聞。

己巳。國子監丞李愿為尙書駕部員外郎。酬使蜀之勞也。集英殿修撰李擢復徵。開待制。辛未。監察御史林叔豹為湖南轉運判官。陳棻為江西轉運判官。二人之出。史不云所以。恐是呂頤浩在外時奏。所除故補外。明年十二月叔豹劾棻言。為御史以屬比逐。即指此也。降授右宣教郎監台州酒務王以寧。既貶。其母陳氏干張浚乞自便。浚以聞。會朱勝非為呂頤浩言。以事向在荆湖。妄用便宜。專殺播斂。害及兩路。頤浩白其言。上曰。以寧罪大責輕。今又干宣司。從之。則兩朝廷也。乃責永州別駕。潮州安置。時廣東轉運副使汪召嗣奉其父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伯彥在官所。頤浩因奏。左朝奉大夫新知廣州向子諲。輕肆妄作。請罷去。伯彥長於治郡。欲以代之。上曰。恐外議以朕罷伯彥之舊。云云。未協。勝非曰。漢用蕭。曹。故人。唐用房。杜。舊僚。今使伯彥任一方面。未為過舉。上乃許之。翌日。批旨下行。案。日麻。向子諲。謂伯彥。乃頤浩口美。不云有旨。章而王。中日行遣。乃有旨。係上言。係八十許字。不知何也。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新知橫州陳晟除名。雷州編管。晟客居婺州。詐稱戰功。冒請真俸。為守臣所劾。故有是命。宣撫處置使司言。見

依倣朝廷體制。造綾紙度牒。為贍軍修城壘戎器之用。或不如則。乞給降度牒萬道。付張浚以歸。俟至即罷。詔以五千道賜之。詔自今應批降處分。係親筆付出身者。並依舊作御筆行下。用三省請也。宣和二年正月九日。立御筆日限。靖康元年正月十八日。照依祖宗法。並作御筆行下。

是日。御筆醫官樊端彥湯藥有勞。特除遙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為陛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之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復奏。所以絕羣小之求。今奉御筆。恐斜封墨敕。復自此始。願三省評議。乃寢前命。然用御筆行下如故。蓋呂頤浩意也。日麻九月十五日奉御筆。樊端彥已降指。願三省評議。乃寢前命。然用御筆行下如故。蓋呂頤浩意也。日麻九月十五日奉御筆。樊端彥已降指。願三省評議。乃寢前命。然用御筆行下如故。蓋呂頤浩意也。

壬申。詔諸州武臣。非教閱軍陣出師討賊者。見長吏如文臣禮。論者以天下艱危。不可失武臣之心。故有是命。御史臺主簿唐輝守監察御史。輝。吳縣人也。御筆從官因事得出者。並替見任人成資闕。故事。太中大夫已上補郡者。見任人即衝罷。言者論前此州郡廣。而從臣之員少。今也州郡狹。而從臣之員多。士人失職。公帑匱乏。皆由此之故。乃有是旨。

癸酉。右朝請大夫呂源為浙東福建沿海制置使。置司定海縣。以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張公裕為本司都統制。尋命御前忠銳第八將趙琦以所部從行。賜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武功大夫威州防禦使張浚名守忠。仍命以所部一軍赴行在。遂以為御前忠銳第二將。守忠赴行在。以此月丁丑降旨。其餘忠銳將在十月乙巳蓋代趙琦也。今并附見。

甲戌。端明殿學士顏岐。李邦復。資政殿學士。責授左中奉大夫。許昂復。左太中大夫。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王安中。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奕。並復左中大夫。責授秘書少監。滕康。落分司。提舉亳州明道宮。皆以救敝也。右諫議大夫徐俯言。昂。諒京。下以壞學術。安中。附王黼。以開邊釁。樊厚。誣宣仁。結怨建禍。罪不可貸。乞追寢近恩。從之。俯奏在十月甲辰。日麻不書安中及樊厚。今以附章疏增入。是夜。彗星沒。

乙亥。御筆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蔡密禮。為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襄鄧鎮撫使司統制官侯進言。見以所部在漢陽軍。詔聽湖北帥臣節制。進。桑仲。部曲也。用為郢州都巡檢使。仲為霍明所殺。進與其徒亡去。後受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招安。回十一月乙卯奏至。尚書禮部員外郎江端友。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丙子。詔近降御筆處分事。多係寬恤及軍期等事。與前此指揮事體不同。並經三省樞密院。如或不當。自合奏稟。仍許給舍繳駁。臺諫論列。有司中審。若奉行違慢。止依違聖旨科罪。是日。進呈。上謂輔臣曰。今日批降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密院。與前已不同。朱勝非曰。不經鳳閣鸞臺。蓋不謂之詔令。呂頤浩曰。所以別於聖旨者。欲上下曉然。知陛下德意所嚮也。遂批旨行下。降授同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復武泰軍節度使。

戊寅。罷鎮江府織御服。上諭輔臣。方軍興。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為先。且省七萬緡。助劉光世軍費也。熊克小原。鎮江府有織御服花羅數千匹。兵興。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旨勅世將。遣官督織。世將曰。某以身任諸公無愛。戊寅。詔罷日麻。紹興二年九月五日。鎮江府本府未織。兵火以前。歲買花平羅六千三百餘匹。建炎三年。前知府葉榘。申明朝廷舊制。近於今年六月八日。奉旨。補內藏庫中。獲聖旨。織造起發。自本府被破之後。賦入不多。約用本錢七萬餘貫。乞限來年起發。戶部勸當。所乞難行。劉本府。遂行計置。今來。委是無錢起發。得旨。令依限起發。二十一日。進呈。上謂輔臣曰。鎮江府織御服。花羅。可罷。當軍興之際。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為先。且省七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案。此時。光世以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明年四月。光世移淮南。宣撫始以世將代守鎮江。其買羅與三年再舉行。而世將有請。坐是。削官。事見四年三月。御筆。靖康。建炎以來。上書授官之人。並令免吏部審量。時方下詔求言。論者以為近歲因已卯。降授孟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蘭整。降授海州團練使。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並復舊官。

庚辰。端明殿學士許翰。馮澥。宇文粹中。並復資政殿學士。以救敝也。起居舍人王洋。草粹中詞。極其稱美。洋坐免官。而粹中之命亦格。事在十月辛丑。詔福建市舶司職事。令提舉茶鹽官兼領。仍移司泉州。移司在十月月辛卯。

要招徠蕃商。課額增羨。臨江軍編管人范仲熊。許自便。仲熊坐照附苗。劉誦。嶺外。至是始釋之。是日。呂頤浩奏論防秋事宜。欲以韓世忠為宣撫使。總大兵屯建康。諸路帥臣兼帶宣撫使名者。並罷。上因論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上曰。朕選任賢才。惟恐有遺。如綱。朕固任用。不知有何功可紀。若謂在宣和間。論水災事。以此得時望可也。權邦彥曰。綱元無章疏。第掠虛美。頤浩曰。綱之朋黨。與蔡京一體。靖康伏闕。薦綱者。皆其黨陳公輔。張凝。俞應求。程瑀。鼓唱太學生。殺戮內侍。幾作大變。上曰。伏闕事倘再有。朕當用五軍收捕盡誅之。

辛巳。太尉神武左軍都統制福建江西荆湖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沿江三大帥。劉光世。李回。李光。並去所領揚。楚等州。宣撫使名。其節制淮南諸州如故。惟荆湖廣東宣撫使李綱。止充湖南安撫使。湖北。廣東。並還所部。自分鎮以來。前執政為帥者。例充安撫大使。至是右司諫劉棠。屢言綱跋扈。呂頤浩將罷綱。故帥銜比江東西減大字。日麻。綱出奏。棠及指。殊不了。蓋頤浩之意。專為李綱。設是以沿江三大帥。雖去使名。而依舊統元。管州運。今詳載。庶見本旨。世忠言。提舉官董政。招馬友。曹成之。衆得八萬人。詔戶部侍郎姚舜明。往衡。邵。辰。沅。等州。揀其軍。仍應副沿路糧食。世忠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於勇絕倫者。

壬午。遣使宣諭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川。陝。向。有。宣。撫。司。兩。淮。京。西。分。鎮。地。故。不。遣。時盜賊稍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弗虔。請分命御史循行郡國。前一日。手詔選強明廉謹不欺之人。觀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三省以監察御

史明察、尙書左司員外郎會統、度支員外郎胡蒙、御史臺主簿施鉅、樞密院計議官薛徽言五人爲請。上皆召見。賜以宣諭吏民詔書。御寶手麻。招收盜賊旗榜而遣之。其居他官者仍攝御史。權尙書禮部侍郎趙子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都承旨除文官自子畫始。召資授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劉錫赴行在。承事郎權陝西轉運判官董誥直樞密院。既已見去年二月甲申。先是張浚錄誥功。進三官。除職名。故申命之。已而言者以爲大過。遂罷遷秩之命。既罷遷秩在十月己丑。殿中侍御史黃龜年言。近行令臨安諸門差官率兵搜檢往來舟船。以察私鹽之盜。乞速賜寢罷。以安人心。詔三省戒飭。毋得藉便擾擾。癸未。新作行宮南門成。詔大理寺置監門使臣一員。用本寺請也。仍用舊制。令內侍一員在門檢察。宜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中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劉鑑知遂寧府。詔御前忠銳第七副將宋穩所部並付沿海制置使仇愈。

甲申。直祕閣范寅敷知岳州。自袁植爲李允文所執。岳州遂無守將。寅敷有田在岳之平江。參知政事孟庚出使。付一郡事。至是奏而命之。詔淮、浙鹽每袋令商人貼納通貨錢三千。已算清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論。如私鹽律。應販私茶鹽。雖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免。時呂頤浩用提轄權貨務張純議。峻更鹽法。至是畫一行下。鹽法畫一日。原金不載。會要亦無之。十月十八日乙巳。有詔。議大夫徐鉉劾子比。比雖鹽法。內一項貼納錢。三貫文。會云。十一月十五日壬申。有旨。廣南鹽法。並依今年九月二十七日。准新鹽法。已降畫一。指擬施行。三年正月十五日。刑部狀。檢會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應販私茶鹽。雖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免。今奉附書入。以補史闕。但呂頤浩鹽法。一與張浚措置。乃同日而下。亦可怪也。徐鉉劾子比。雖鹽法。指擬具本月日。可以參考。是日。直龍圖閣宣撫處置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初變鹽法。盡榷之。做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與茶法大抵相類。而嚴密過之。初。成都、潼川、利州、夔州、井戶。自元豐開。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爲直八十萬緡。比軍興。所輸已增數倍。至是開始令每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應折錢引者。每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其後又增貼納等錢。蜀中鹽課最盛者。莫如簡州。舊爲課利錢幾千三百緡。緡千九百匹。銀百兩。引法初行。歲課至四十八萬餘緡。他州倣此。自是歲益增加。合三路所輸。至四百餘萬緡。而夔路十三州。及隆、榮、印、岷諸州官商者不與焉。

乙酉。都督府請增辟參謀官。已下文武十七員。以孟庚至府故也。右僕射朱勝非嘗因辭同都督之命。上章極論利害。至數千言。勝非以爲宰相權任已重。若更典兵。文武二柄。盡在其手。豈人臣所堪。後世不幸。森人居此位。建立功業。託名濟世。將何以處之。他日。因進呈。復奏此官當罷。呂頤浩。權邦彥。皆言方防秋。未可。勝非又言。庚姑存之。頤浩所領可罷。庚奏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盧知原爲參謀官。從之。

丙戌。顯謨閣直學士知興元府王似爲端明殿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與張浚相見。同治事。始浚出使。第以宣撫處置爲名。至是始帶川陝及等路字。浚在關陝。凡事雖以便宣行之。然於鄉黨親舊之見。

少所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起譏議於東南。大略謂浚殺曲端。趙哲爲無辜。而任劉子羽。趙開爲非是。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爲置副。時似已復還成都。而行在未知也。朱熹撰浚行狀云。趙哲。趙開。劉子羽。皆開國功臣。於於無所與。今則調遣入。端明殿學士江西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李光落職。提舉台州崇道觀。以言者論光頃爲御史。不嘗蔡京之罪。及秦檜罷相。而光含憤與訟故也。先是光嘗遣呂頤浩書。稱李綱。陳有。大節。四裔畏服。頤浩以白上。上曰。如此等人。非司馬光。富弼。誰能當之。頤浩因言。光與其儕類。結成黨。與。牢不可破。上以爲然。頤浩白上。在辛巳。都督府參謀官傅崧。卿。權知建康府。集英殿修撰程邁。充徽猷閣待制。知温州。以孟庚言邁在福州。保護下四州有勞也。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趙子道。鄭望之。右文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陵。並復徽猷閣待制。以救彼也。子道。令鑠子。宜和。未嘗以雜學士爲陝西都轉運使。坐累免。至是始復之。令鑠。鑠王貴。子道。右朝請大夫浙東福建沿海制置使呂源復。右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婺州緝管人施遠。移瓊州緝管。以孟庚言范汝汝爲殘破閩中。遠實禍根。罪首。乞竄海外。以謝福建茶毒之民。故有是命。遠中道逸去。後改名宜生。奔偽齊。丁亥。保靜軍承宜使邢煥爲慶遠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皇伯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權知行在大宗正司事。令時爲洪州觀察使安定郡王。

是月。錄故直龍圖閣開尹洙四世孫錫爲將仕郎。此據明年三月戊戌。錫乞岳州狀修入。初。劉忠既爲韓世忠所破。復聚衆走淮西。駐於新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遂附於劉豫。豫以忠爲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忠之將文廣。率所部詣江西安撫大使李回降。回即以廣爲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充本司統領軍馬。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在雲中。聞敵將寇蜀。遣使臣相偕開行。以告宣撫處置使張浚。且贖上所賜御封親筆押字爲信。兩旁細字。作道家符籙。隱語云。善持正道。有進無退。魔力已衰。堅忍可對。虛受忠言。事殞無悔。虛受忠言者。蓋隱虛中之名也。又遣其家人書。言中遭迫脅。幸全素守。惟期一節。不負社稷。一行百人。今存者十二三人。有人使行。可附數千緡物來。以救艱厄。昨有人自東北來。太上亦須茗藥之屬。無以應命。甚恨其負。於是其夫人黎氏奏以繡帛若樂附通問使潘致堯。而致堯已行矣。虛中遭相傳事。以紹興四年十二月宇文虛中。所奏修入黎氏以十一月甲戌奏至今并附此。偽齊長星見。僞太后翟氏死。謚曰慈獻。是秋。金主晟如燕山。左副元帥宗維。右副元帥宗輔。右監軍希尹。左都監宗弼。皆會。爾右都監耶律伊都守大同府。左監軍昌守新州。伊都久不遷。頗怨望。遂與燕山統軍稿里謀爲變。盡約燕雲之郡守契丹漢兒。令悉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希尹微聞其事而未信。偶獵居庸關上。遇馳書者。覺而獲之。宗維族稿里。命希尹誅伊都於大同。伊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

子羽。趙開爲非是。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爲置副。時似已復還成都。而行在未知也。朱熹撰浚行狀云。趙哲。趙開。劉子羽。皆開國功臣。於於無所與。今則調遣入。端明殿學士江西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李光落職。提舉台州崇道觀。以言者論光頃爲御史。不嘗蔡京之罪。及秦檜罷相。而光含憤與訟故也。先是光嘗遣呂頤浩書。稱李綱。陳有。大節。四裔畏服。頤浩以白上。上曰。如此等人。非司馬光。富弼。誰能當之。頤浩因言。光與其儕類。結成黨。與。牢不可破。上以爲然。頤浩白上。在辛巳。都督府參謀官傅崧。卿。權知建康府。集英殿修撰程邁。充徽猷閣待制。知温州。以孟庚言邁在福州。保護下四州有勞也。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趙子道。鄭望之。右文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陵。並復徽猷閣待制。以救彼也。子道。令鑠子。宜和。未嘗以雜學士爲陝西都轉運使。坐累免。至是始復之。令鑠。鑠王貴。子道。右朝請大夫浙東福建沿海制置使呂源復。右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婺州緝管人施遠。移瓊州緝管。以孟庚言范汝汝爲殘破閩中。遠實禍根。罪首。乞竄海外。以謝福建茶毒之民。故有是命。遠中道逸去。後改名宜生。奔偽齊。丁亥。保靜軍承宜使邢煥爲慶遠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皇伯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權知行在大宗正司事。令時爲洪州觀察使安定郡王。

是月。錄故直龍圖閣開尹洙四世孫錫爲將仕郎。此據明年三月戊戌。錫乞岳州狀修入。初。劉忠既爲韓世忠所破。復聚衆走淮西。駐於新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遂附於劉豫。豫以忠爲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忠之將文廣。率所部詣江西安撫大使李回降。回即以廣爲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充本司統領軍馬。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在雲中。聞敵將寇蜀。遣使臣相偕開行。以告宣撫處置使張浚。且贖上所賜御封親筆押字爲信。兩旁細字。作道家符籙。隱語云。善持正道。有進無退。魔力已衰。堅忍可對。虛受忠言。事殞無悔。虛受忠言者。蓋隱虛中之名也。又遣其家人書。言中遭迫脅。幸全素守。惟期一節。不負社稷。一行百人。今存者十二三人。有人使行。可附數千緡物來。以救艱厄。昨有人自東北來。太上亦須茗藥之屬。無以應命。甚恨其負。於是其夫人黎氏奏以繡帛若樂附通問使潘致堯。而致堯已行矣。虛中遭相傳事。以紹興四年十二月宇文虛中。所奏修入黎氏以十一月甲戌奏至今并附此。偽齊長星見。僞太后翟氏死。謚曰慈獻。是秋。金主晟如燕山。左副元帥宗維。右副元帥宗輔。右監軍希尹。左都監宗弼。皆會。爾右都監耶律伊都守大同府。左監軍昌守新州。伊都久不遷。頗怨望。遂與燕山統軍稿里謀爲變。盡約燕雲之郡守契丹漢兒。令悉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希尹微聞其事而未信。偶獵居庸關上。遇馳書者。覺而獲之。宗維族稿里。命希尹誅伊都於大同。伊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

是秋。金主晟如燕山。左副元帥宗維。右副元帥宗輔。右監軍希尹。左都監宗弼。皆會。爾右都監耶律伊都守大同府。左監軍昌守新州。伊都久不遷。頗怨望。遂與燕山統軍稿里謀爲變。盡約燕雲之郡守契丹漢兒。令悉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希尹微聞其事而未信。偶獵居庸關上。遇馳書者。覺而獲之。宗維族稿里。命希尹誅伊都於大同。伊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

是秋。金主晟如燕山。左副元帥宗維。右副元帥宗輔。右監軍希尹。左都監宗弼。皆會。爾右都監耶律伊都守大同府。左監軍昌守新州。伊都久不遷。頗怨望。遂與燕山統軍稿里謀爲變。盡約燕雲之郡守契丹漢兒。令悉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希尹微聞其事而未信。偶獵居庸關上。遇馳書者。覺而獲之。宗維族稿里。命希尹誅伊都於大同。伊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

是秋。金主晟如燕山。左副元帥宗維。右副元帥宗輔。右監軍希尹。左都監宗弼。皆會。爾右都監耶律伊都守大同府。左監軍昌守新州。伊都久不遷。頗怨望。遂與燕山統軍稿里謀爲變。盡約燕雲之郡守契丹漢兒。令悉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希尹微聞其事而未信。偶獵居庸關上。遇馳書者。覺而獲之。宗維族稿里。命希尹誅伊都於大同。伊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

是秋。金主晟如燕山。左副元帥宗維。右副元帥宗輔。右監軍希尹。左都監宗弼。皆會。爾右都監耶律伊都守大同府。左監軍昌守新州。伊都久不遷。頗怨望。遂與燕山統軍稿里謀爲變。盡約燕雲之郡守契丹漢兒。令悉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希尹微聞其事而未信。偶獵居庸關上。遇馳書者。覺而獲之。宗維族稿里。命希尹誅伊都於大同。伊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

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乃奔塔坦。塔坦先受希尹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塔坦善射。無衣甲。伊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西京副留守李處能坐累誅。南京副守郭藥師。河東南路步軍都總管蕭慶皆下獄。既而獲免。處能燕人。遂宰相儼之子。宣和末。自平州來歸。拜延康殿學士。賜姓名趙敏修。金人交燕。復取以去。宗維以藥師家富於財。謂其可以動衆。悉奪而囚之。宗維次室蕭氏。本天祚之元妃。希尹殺之。謂宗維曰。彼與兄實爲仇讎。然忍死事兄者。蓋有待也。今事既不成。他日惟聞寸刃不測。可以害兄矣。希尹以愛兄故。擅殺之。宗維泣謝。於是宗維令諸路殺契丹。金主晟聞伊都叛。未至燕而歸。大赦。彰德軍節度副使高景山告知相州杜充。陰通江南。先是充之孫自南方逃歸。充不告官而擅納之。遂下元帥府掠治。宗維問之曰。汝欲歸江南耶。充曰。元帥欲歸江南。監軍敢歸江南。惟充不敢歸也。諸會相顧而笑。踰年乃釋。西京即雲中大同府。南京即平州。內樞密使楊樸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九

【紹興二年】冬十月戊子朔。置學生馬監於饒州。命守臣提領括神武諸軍及郡縣官牧馬隸之。仍選使臣五人專主其事。時言者以爲軍旅之事。馬政爲急。多事以來。國馬爲戎狄所侵。盜賊所有。其在諸軍者無幾。乞講求孳生之利。於江東西擇水草善地。置監以牧之。故有是命。集英殿修撰何志同。宋伯友並復徵徵開待制。右文殿修撰李璆。左朝請大夫趙子崧。並復集英殿修撰。朝請大夫衛仲達。復祕閣修撰。璆。開封人。宣和末。自中書舍人坐朋附蔡條斥去。衛仲達。華亭人。靖康初。爲禮部尙書。寇至而遁。坐除名。均州居住。至是並以赦復之。而子崧已卒於潯州矣。

庚寅。斬富順監男子李勃於都市。勃僞稱徐王。下大理。至是獄成。詔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徵徵開待制。樞密都承旨趙子畫。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審問。法寺言。勃受俸券。饋遺金銀。共計賊絹四千餘匹。當杖脊流二千里。居役之年。詔勃依軍法。命神武前軍統制王慶。大理少卿元袞。蒞其刑。保義郎杜遠。坐資給勃勒停。內侍武翼郎趙彥民。坐驗視故不以實。湖北安撫司將官致武郎秦濤。坐護送勃擅爾禁兵。並除名。彥民。英州。濤。永州。編管。勃之出蜀也。道過衡州。吏白守臣左朝奉大夫汪思溫。避正堂以待。思溫曰。即乘輿。至。何以待之。治具如大賓客之儀。既就館。思溫入謁。出謂人曰。帝王之貴。自與常人殊。而舉措不類。何也。勃之未決也。左從事郎田如鼈言。恐奸雄假尺布斗粟之謠。以爲嘯聚之聲。乞以

其獄布天下。奏可。遂以如鼈爲樞密院編修官。如鼈已見元年六月。其謫請在九月。思溫。鄞縣人也。臣謹案。靖康陷南。如鼈之後。去此已久。足明其詳也。詔陝西都統制吳玠。金房鎮撫使王彥。統制熙秦路軍馬關師古。並賜金帶。仍降詔獎諭。言者請諸州守臣。移罷者。並先次離任。令漕臣擇本路廉幹官。主管。帥臣則令監司暫權從之。詔諸路常平司。歲舉京官員數。令憲漕二司分舉。憲司一分。漕司二分。嘉祐舊制。郡倅舉京官。如守臣之半。熙寧初。取歸常平司。至是省提舉官。故有此命。徵徵開直學士湯東野。爲江南東路安撫使。兼知建康府。言者奏其貪刻。罷之。

辛卯。正待大夫華州觀察使夔州路兵馬鈐轄田祐恭。知珍州。做務川成例。以省經費。用張浚請也。政和中。初置珍。思承。播五郡。宣和末。已廢其四。至是浚欲省珍州。故以祐恭主其地。後不果廢。朝議以坑冶所得。不償所費。悉罷監官。以縣令領其事。至是江東轉運副使馬承家。奏存饒。信二州銅場。許之二場。皆產膽水。浸鐵成銅。元祐中。始置饒州興利場。歲額五萬餘斤。紹聖二年。又置信州鉛山場。歲額三十八萬斤。其法。以片鐵排膽水槽中。數日而出。三煉成銅。率用鐵二斤四兩。而得銅一斤云。

癸巳。詔湖北安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以所部還鄂州。孝恭初奉詔討石陂軍賊余照。照爲軍官所殺。其次李寶等百餘人。皆就招。尋以寶爲樞密院準備將。左宣議郎直龍圖閣胡寅。應詔上書。論修政事。備陳陳海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佞諛。去奸慝。十事。大略謂。今政事之大。莫甚於四裔強盛。而兵甲不振。以爵祿與人。而人莫肯用命。抑又有甚焉者。今年以來。大政幾變矣。內則立修政之司。外則開都督之府。今日講議。而明日併廢。今日出師。而明日召還。廟謨成算。其果安在。今國步雖日蹙。譬人之身。疥則甚矣。而血氣未動。江左雖微。尚跨有江淮之地。自古未有欲守長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國之唇。江南者。國之齒。唇亡齒寒。其理明甚。金人通三年矣。邊備宜日有可恃。乃反不如前日。淮甸數十州。地方二千里。孫權以來。所恃以爲障塞者。今不過置一二鎮撫使。以處盜賊。一旦有急。安知不併力助敵。爲彼先驅。藩籬何賴焉。軍旅之事。大要有三。一曰選將。二曰蒐練。三曰教閱。今王室危甚。緊諸將是賴。宜得慷慨知兵之士。付之重權。庶幾能禦賊天子。而加之以恭。今也至有不知兵法。不習戰鬪。內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得羣下之死志。外不能擊服賊盜。而書尺寸之功。平居趨起。以邀其上。一旦有急。首倡奔潰。豈不痛哉。今國內空虛。養衆非不得已也。而偷惰冗食。十常三四。爲將帥者。以動搖軍情爲畏。專務姑息。故常敗事。爲今之計。宜無郵紛紛之論。而惟實效是圖。兵不可用者。悉蒐去之。猝有搶攘之變。驅以赴敵。何患不致死。今養兵雖衆。獨不聞暇時。以教閱爲事者。而貴遊近戚。大臣權要。拘占役使。動以百數。軍政一壞。緩急之際。何可復理。戰而不捷。彼之肉其足食乎。臣願修此十事。以承天意。惟陛下雨神。天下幸甚。

甲午。御筆起居舍人汪洋面奏不急之務。可降一官。初詔羣臣條闕失。而洋面奏請官五代九國子孫。上

請立法太峻於人情有未順。恐天下之人。謂陛下為利而不恤。乞轉由海道之鹽。俟到州縣日為始。寄頓邸肆之鹽。俟鹽主到日為始。自是之後。錢有未足者。許質鹽於稅務。而寬其期。詔各展十日。如錢有未足。聽商人於官司質當。取息三分。武翼大夫江東安撫大使司水軍統制耿進。以所部屯建康。當受官撫使韓世忠節制。進聞世忠來。謂其徒曰。若分據此軍。當相從下海還鄉耳。準備使喚李明詣世忠。告進結謀順善。世忠命水軍統制張崇代將其軍。執進屬吏。事聞。是日。有詔。械進赴行在。已而權主管都督府公事傅松卿奏。進自言無反謀。乃下大理。更以其乘隸都督府統制官姚端。以進軍械姚端在三年正月辛酉。今軍書之進三年二月甲午行進。

丙午。徵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謀官權主管都督府事權知建康府傅松卿降二官。落職提舉洪州玉隆觀。左奉議郎御史臺主簿充湖南宣諭施鉅降一官。放罷。初。朝廷以軍興糧乏。出官告度牒以糴於民。而有司定直太高。無願受者。會松卿出使。奏崇德。嘉興二縣。能損度牒之直。與私價格相當。提點浙西刑獄公事施炯保明如所奏。既而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言。二縣有未報者。上以詰松卿。松卿言前所奏事。蓋以二縣暗增米直。使與度牒價格相當。故民不以爲病。非謂其及額也。上又遣監察御史李鶴案問。鶴還言。二縣未嘗損直。上以松卿爲欺。乃有是命。鉅先知嘉興縣。坐不自言故絀。而炯以觀望亦降兩官。責監遠州市征。松卿初奏。在今年正月癸丑。制問松卿。在七月辛巳。命鶴案。在十月庚辰。今并書之。中興聖政臣正等曰。銜命而使。應皇華之選。分外盡之寄。吏之否。咸事之罷。行皆得以事達乎上。實天子耳目之司也。是宜激濁揚清。善惡如鑑之明。如衡之平。而無私焉。而乃與報不實。公肆誣慢失職之誅。庸可。遺乎。太上皇帝獨運剛斷。斷駭駭。則居是職者。誰不戒焉。 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權監察御史。充湖南宣諭。代施鉅也。罷三省吏行道文書稿設。明年四月。聖昭慈神御。禮房吏以下百二十有二人。增給食錢萬餘緡。五次稿設。銀緡二千四百餘匹。兩議者復以爲言。乃止。

丁未。以孟冬薦饗太廟於温州。是日也。先給祭。祠部員外郎神主神御提點向宗厚言。祭不欲數。乞用故事權罷時享。禮官援政和五禮新儀不從。於是給祭。孟饗。薦新。朔祭。兼行於一月之間。非故事也。是日。盜張成入醴陵縣。右從事郎知縣事程愿率士兵射擊之。巡尉曹修。郭建皆爲所殺。愿中刃不死。賊亦去。後贈修。建各兩官。錄其子久之。愿自翹其事。於是亦進二資。戊申。端明殿學士新知平江府事趙鼎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許過關。詔減落籍本關子價直之人。賞錢五百千。許入告。慶元隨。敕申明。

己酉。詔帥臣統兵官以公使酒酌買者取旨論罪。先是李綱爲湖廣宣撫使。請於所在州軍造酒。許之。及是。呂頤浩因進呈言。茶鹽權酷。今日所仰養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復。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舍此何出。朱勝非曰。權酷自漢孝武時。因兵興而有。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革。可見久長之利。故有是旨。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併力招捕湖寇楊太。時太據洞庭。有衆數萬。太主誅殺。其黨黃誠

主謀畫。賊之下。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衡之徒。大造車船及海峽船。多至數百。車船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進退。每舟載兵千餘人。又設拍竿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轆轤。遇官軍船近。卽倒拍竿擊碎之。官軍以此輒敗。大率車船如陸戰之陣兵。海峽如陸戰之輕兵。又倫。欽雖各有寨。而專倚舟以爲強。誠。衡雖各有舟。而專倚寨以爲固。此其所恃也。韓世忠之在湖南也。遣使臣朱實往招之。太不聽命。至是。昌寓以奏。乃命趣捕之。

庚戌。武節大夫果州刺史崔明爲江西兵馬副都監。辛亥。徵猷閣待制安復鎮撫使陳規陞徵猷閣直學士。詔規俟來春赴行在。左迪功郎孔端朝。宣聖之後也。上召見。特改左承事郎。尋以端朝爲祕書省正字。端朝除正字。在十二月。

壬子。都督府統制官王冠盡追所有官。降爲承信郎。赴神武右軍自效。時諸將之起於羣盜者。朝廷盡揀其軍。冠兵皆老弱。又虛張軍數。冒請糧食累年。故有是命。尚書吏部郎中晏敦復嘗以事忤呂頤浩。言者論敦復治吏而不自其長。又不信朝廷批狀。而自審於都堂。詔送吏部。

丙辰。權尚書刑部侍郎王衣罷爲繁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右司諫劉崇論其於刑名屢有出入。又嘗舉張汝舟。每懷憤恨也。尚書金部員外郎呂廷問請令文思院造斗秤升尺出賣。以助經費。私造者抵罪從之。

是月。尚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倘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項。所以然者。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揚。聲言趣京師。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海。而實取青。密。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直搗宋。毫。豫必成擒矣。三。慮賊併力南寇。今敵使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三二年。中原可定。上納之。僞齊劉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爲尚書兵部侍郎。兼權尚書左丞。豫傳云。是月以鄴權右丞。范滂守左丞。案。僞齊錄。有什一稅法。進劉云。早昌四。年五月。權左丞范滂。早昌四年癸丑。乃紹興三年。則此年未權守傳蓋誤也。 陽穀令李休言什一稅法利害。可采。遷監察御史。休。僞弟也。

庚申執政進呈朝堂所受詔牒州郡有未決者乞付大禮上曰宰相進賢退不肖用治天下豈可以細事為務願呂頤浩曰卿可諭臨安守臣宋輝令盡心獄訟毋致煩素朝廷

辛酉詔自今任講日令經筵官輪進春秋口義一篇至開講日如舊右承事郎陳正由試向書屯田員外郎以其父職任諫官言京下誤國特錄之也詔湖廣縣令關官處令提刑司限半月具名申吏部差注限日之任自夷亂以來湖廣縣令皆罪廢或有職績之論者以為言故有是旨直徽猷閣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鼎以營田有緒遷一官為左中奉大夫是日盜陳順破武平縣

壬戌尚書駕部員外郎李愿請望祭程嬰公孫杵臼於臨安從之

乙丑詔江湖閩浙廣南路州縣官吏曰朕以中原否隔秋難歲滋巡省治兵久淹江表惟是六師供億調度之繁加以盜賊干戈誅求之苦擾吾郡邑害及生靈終夜以思當食而歎雖詔書寬恤教令蠲除以時而下尚慮奉行吏便文自營徒掛牌壁使吾惻怛哀矜之意不能下究而元元之民靡獲沾其實惠朕甚怒之肆簡忠信之使分路循行逮諸郡縣檢察詔令平反刑獄觀風問俗宣布德意付之以親札之歷使舉案必書以稽其殿最丁寧告戒躬臨遺之惟爾在官小大之臣斯亦知朕志矣其相率勵各公乃心勤乃職毋荒失朕命務安吾民凡使者之所上聞朕將即其功罪示以勸懲隨其情愆加以誅賞爾乃狂於習俗行或不良時冒吾禁其洗心易慮務自悔革勿蹈大刑朕言必行惟明聽之勿忽左承奉郎虞灑為秘書省校書郎先是灑與沈長卿石公揆同召試上諭輔臣以長卿策尚懷明附呂頤浩曰惟灑答所問長卿乃於題外別敘四事皆是自外準備公揆文詞荒略不可與選乃詔長卿已為李綱所辟令赴任公揆別與差遣灑奕子奕德補人公揆會稽人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

【紹興二年】十一月戊午朔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言大臣不可立威宜與諸將論事又言杜充一向威嚴諸將不敢議事其敗以此上曰朕命大臣與諸將會食共議卿特未知呂頤浩曰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通自願浩張浚執政始與諸大將共食於朝堂論者謂諸將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階級之法廢矣

朱勝非開居餘云朝廷承隆之勢宰相號表則之官動輒與禮不容妄作故事每見客無迎送之禮無燕聚之私建炎以來車駕巡行輿禮雖不備然大體尚存三年渡江至臨安有苗劉二賊之變副樞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同為勤王之舉舉兵吳門日與諸將議事或極勢偏澤置酒高會必至夜分款狎無所不至如是四日事定造朝呂拜相張拜樞與諸將會集不已酒酣其氣以至嘲謔喧嘩紛舉無復禮儀至呼諸將行以兄事之云蓋哥故事悉廢者深惡之

己未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移吏部侍郎仍兼工部權吏部侍郎章誼移刑部侍郎仍兼兵部

御筆新除尚書比部員外郎蔣璨直秘閣知台州璨之奇從子也時台州守臣屢以不才罷會

璨召對獻議請帥府望郡皆增置通判一員而易其名為長史少尹論者以為不可行詔以璨在臨川有聲故有是命既而右諫議大夫徐俯再疏論琛交結梁師成師成所蓄古今書畫最為富有常置璨於門下為辦其真偽命遂格

臣微服所聞在十一月辛亥初諭

政日民不食臣嘗深思致治之要不過擇人欲無遺才不若素察陛下垂意黎庶不為不切而近郡之守或一歲之閒乃至數易選擇在廷之臣按察諸路猶或失之至於改命皆以見在人材寡少故也若稍修臺省寺監之缺悉召天下之材聚之朝廷詳試以考其能選觀以究其蘊緩急任使豈愛乏人或謂大農之費不可增則今州縣添差之官豈不食於民力而於此顧惜之乎自古急於人材之代必有搜訪之術今之士大夫雖更數年夷狄盜賊之禍而流落墮晦散在諸路尚多有之其不願從仕者少而困於無津不能自達者多若使諸郡每一季或半年以里居不仕及流寓之人並列姓名傳里以聞則披籍一覽可已盡知矣詔諸路州軍如所陳開具尚書省度支員外郎胡蒙言方今時尙艱危兵未可戢則理財之政必以經常所入為先若諸路年額上供常平應于租課與夫摘山煮海之利三者畢集費用自足倘用其一而緩其二至於闕乏不得已乃橫斂暴取以盡民必矣朝廷比來措置權貨鹽鈔公私雖已盡利然官兵贍給雜買橫賞賜予之類悉取於此其諸路歲入財賦至行在者實數甚微臣恐願諸諸監司官凡管下租賦利入拘催趁辦未足額不許截撥上供其一路一州一縣物料錢帛應輸行在之數有違者限滿委都省剗刷以聞嚴行懲戒詔以付諸路漕臣初明州象山定海鄞縣甬海有鹵田三十七頃民史

超等四百六十餘家。利士淋兩煎鹽。官未嘗收其課。至是浙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始拘充停戶。盡權其鹽。歲為二百九萬餘斤。收鈔錢十萬餘緡。事既行。乃言於上。於是守臣直祕閣陸長民言。此乃失業細民。旋採薪煉土。往來無常。明州自兵火之後。民未復業。今又集舟調夫。水陸防拒。勞苦已甚。豈宜更置鹽場。重其騷擾。都省勘會。提舉官建明。有利無害。令憲司具的確利害。申尚書省。毋得少有觀望。既而提點刑獄公事孫近言。象山一縣。可以置場。如然請。然之未權也。知定海縣蓋文淵嘗以為言。張守時為安撫使。言小人不曉朝廷之意。務在苛刻。恐非今日所宜。事遂寢。至是卒推行之。

用孫近言置象山場。在三年四月九日。文淵建言在今年閏月二十五日。此據會要。日。是日。偽齊劉豫召武功郎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至汴京。以為大總管府先鋒將。此以紹興四年五月七日。先是金房鎮撫使王彥在金州。威聲頗著。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彥節制商。號陝。華州。彥遣屬官高士瑰率諸將以圖商。號至紫微。與先遇。官軍敗。統制官劉琦戰死。然先以困迫。遂棄商州。彥以統制官邵隆知州事。彥明年二月朔。以勳蓋先復商州。除軍職。未知的在何時。不知彥因先為商州召去。遂棄商州。或先為彥所困。而棄商州。後據是皆未可知。林泉野記。稱彥忌其統制劉琦。然先亦因道乃降。蓋說先歸正在明年正月。彥已失商州久矣。

丙寅。顯謨閣待制江常為給事中。詔以常宣和開為侍御史。言事無所畏避。故用之。後五日。諫官徐俯論其賣京附庸。貪墨著聞。不可污論駁之任。命遂寢。和安大夫榮州防禦使王繼先主管翰林院官局。填新開關。繼先辭不受。

丁卯。左中大夫致仕胡谷瑞卒。谷瑞。壽昌人。嘗為尚書吏部郎中。建炎間。請老。卒年五十三。谷瑞為郎時。初得任子恩。先官其弟朝廷許之。因著令。初遇大禮。有子者聽蔭補期親。

戊辰。中大夫中書門下省都檢點魏孝純除名。郴州編管。先是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孝純凶險悖逆。御筆送大理治罪。孝純具服。請俸賜法寺。當道一官勒停。呂頤浩進呈。特宥是命。

己巳。詔太尉韓世忠應得恩數。如兩府例。上謂輔臣曰。世忠有功。宜厚賜。予朕昨遣中使賜帶笏。坐以寵之矣。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屢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奉天時。今皆可為。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敵分三路入寇。江浙兵皆散。而為盜。自陛下尊意軍政。揀汰其冗。修飾器甲。今張浚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三千。雖不如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為。且向者邵清擾通。秦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筠范汝為據。建。劍。孔彥舟。馬友。曹成等為亂於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敵之南牧。莫敢攪其鋒者。近歲張俊獲捷於四明。韓世忠扼於鎮江。陳思恭繫於長橋。而張榮又大捷於淮甸。良由敵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敵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盡信。然敵騎連

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則天意蓋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審斷早定。命世忠。張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劉光世由徐。漕以入。又於明州。甬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皋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東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饋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為守。敵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為深惜者也。

願以此疏在今年。不得其本。日。熊克小麻擊之。二月未聞。恐誤。故稱韓世忠已到行在。當是此時。若二月則世忠尚在湖南。不應云爾也。疏又稱後軍陳思恭。疑傳為之誤。思恭去年九月已死矣。今改作臣師古庶不世情。

庚午。詔自今御筆並作聖旨行下。時右諫議大夫徐俯言。祖宗朝。應批降御筆。並作聖旨行下。自宣和以來。所以分御筆聖旨者。以遠慢任滯。科罪輕重不同也。今明詔許繳駁論列。當依祖宗法。作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稱御筆。三省奉而行之。則合稱聖旨。然後名正言順。人但見宣和御筆。謂不當。不知祖宗御筆不少。王廣淵在仁宗朝。嘗編類成書。以為後法。乞依故事施行。上從之。右宣教郎韓亮特進秩三等。以參知政事孟庚言。亮從其父勳除賊寇。備見勤勞故也。禮部尚書洪擬言。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以刑名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案之。則相疑曰。豈寬縱致然耶。故任職者。官以不案吏為得計。宜其所

在奸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臣竊憤之。願詔有司立法。應官除名者。吏勒停。官衝替者。吏放罷。官能自案吏。則許免失覺察之坐。如此則吏強官弱之風。疑矣。上謂宰執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為奸。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致吏得以欺。上然之。其後刑部言。吏犯賊私罪。已有正法。擬所請難行。事遂止。

刑部議下。在明年正月癸亥。戶部尚書黃叔敖請。做在京法。應見緝出。臨安諸門者。五千以上收其稅。置不自言。半沒官。半給告者。後二日。詔見緝出門。毋得過十千。其收稅勿行。

辛未。廣東經略使汪伯彥始受命。時度寇謝寶以衆數千攻博羅縣。伯彥遣官兵募土豪與戰。各有勝負。寶乞就招。士民言。遠人不諳戰守。願從賊請。以安人情。伯彥以便宜授寶承信郎。賊遂散。

熊克小麻云。謂伯彥盜數萬侵廣東。圍城邑。郡人相率請討賊。伯彥乃出領師。既而賊亦遁去。此蓋汪濬。據伯彥。非其實也。今以伯彥自奏。招安事修入。狀在日。麻明年四月二十八日。中興聖政。上曰。朕嘗思創業中興事。殊難。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又須賴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墮者欲舉。然大不容易。此實難。朕不敢不勉。臣等曰。創業中興。始末可以難易分也。蓋創業。始末一區。守與夫救。救者。非明聖之主。負大有為之志。安能辦是功業哉。太上皇帝因論創業之難。而深念中興之不易。但欲勉強而力行。故能撥亂反正。中興與創業。三紀之間。方內憂。蓋大有為之志。已先定於創業之初矣。

壬申。上諭輔臣曰。自昔中興。豈有端坐不動於四方者。將來朕撫師江上。朕親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起南陽。初與許。邑之戰。以少擊衆。大破昆陽。其下如唐肅宗雖不足道。能

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卿等與韓世忠曲折議此否？如朝廷細事，姑付有司。卿等當熟講利害。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思至四更不寢。朕與卿等固有定議。昨日批出，可更召侍從，日輪至都堂，給札條對來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呂頤浩等曰：謹奉聖訓。吏部侍郎韓肖胄言：今日之勢，終當用兵。如兇錯之論七國，以為削亦反，不削亦反。金人猶是也。繼因賜對，而奏賊謀盜據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遣兵將鼓行進討。聲言翠華再幸金陵，督使過江，願賜容斷，克成大勳。時頤浩亦召世忠至都堂，諭以焚毀劉豫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禮部尚書洪擬獨言：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與王之居未定。如唐肅宗之在關中，光武之在河內也。又邇者諸將雖有邀擊小勝，未見雷合電發，以取大捷。又江浙農耕未盡復，淮甸鹽菜未盡通，平日深給尙艱，緩急將何以濟？又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使千里出戰，則彼逸我勞。凡此皆可以言守，未可以言戰也。擬歸語家人曰：吾知迎合可取高位，然豈以一身之故誤國事耶？（中興聖政臣圖）正等曰：兵凶器也，有時而致，安事逆德也？有時而致，順少康非不能以中興於夏，宣王非不能以中興於周，光武非不能以中興於漢，宗非不能以中興於唐。國家難維之初，敵騎猖獗，直欲長驅東南，非太上皇帝親親六師，指授諸將，挫其銳鋒，而奪敵師之氣，敵首為前日之和，豈金流滄海，萬萬之師，歷我淮上，非諸將角敵戰之勝，太上決親征之策，致彼凶徒自相殘殺，聖上撥承，繼與諸將敵首為今日之和哉！太上皇帝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斯誠不易之論。

秘閣修撰知臨安府宋輝言：本府酒稅課利，乞依揚州例，權免分撥諸司，應副本府支使。俟移理日如舊從之。詔吉州權貨務見賣廣南鹽鈔，並增貼納錢，如淮浙例。

癸酉，尚書右司員外郎曾統為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唐輝守左司諫。尚書戶部郎中王衍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甲戌，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守太常少卿。右司諫劉崇充集英殿修撰，知台州。江浙荆湖廣南福建都轉運使張公濟言：諸路州軍財賦出入，並許取索點檢，如上供錢不足，乞以轉運司移用錢條限補解。如漕司別作名目支用者，許行案劾從之。詔淮浙鹽場所出鹽，以十分為率，四分支令降指揮以後文鈔，二分支今年九月甲申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用戶部尙書黃叔敖請也。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乃令商人輸貼納錢，至是復以分數均定如對帶矣。命潭、鼎、荆、鄂帥守李綱等四人約日會兵，收捕湖寇。初，綱以湖廣宜撫使赴湖南，聞曹成將自邵入衡，以趨江西，而韓世忠所留提舉官董駿親兵才數百人，勢不足以彈壓。即住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衆。成至衡，綱召與語，俾率其餘衆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諒，有兵二萬，掠衡山，泊吳集市。綱圍統制官韓京屯茶陵，以扼賊。而親帥大軍自白沙潛涉江，諒不虞其至，遂出降。至是以聞，詔綱精加揀汰，得七千餘人隸諸軍。此並據綱行狀，不得其日。案綱以十一月癸酉奏。

步諒解甲，公參謀且附。綱尋入潭州，械右朝奉郎知醴陵縣張觀尉吏權攝官以漸易置。賊吏稍戢，綱延見長老，問民疾苦，皆以盜賊科須為言。乃檄州縣，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應日前科須之物，並以正賦准折。又遣統制官郝景降濱將王進於湘鄉，吳錫擒王俊於邵陽。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為盜者悉平。惟湖寇

楊太據洞庭，文榜指示，言詞不遜。綱命統領官李建、馬準、吳錫分屯襄陽益楊橋口以備之。湖南無水軍，綱乃拘集沿江魚網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於朝，乞合兵討蕩。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兵會之，仍權聽綱節制。

乙亥，賜新除殿中侍御史曾統進士出身。時統以故事任子不除臺職，又與諫官徐俯連姻為言。詔統元祐石刻名臣之子，特賜進士出身。統乃受命。詔江東西宜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募民如陝西弓箭手法。故正義大夫唐恪贈觀文殿學士，以其子璋言恪在圍城中，不獲伸迎奉二聖之謀，乃飲藥而死。故也。中書舍人胡松年奏恪輔政無狀，陛下謂其累經赦宥，特與復職。臣不敢輕議，若曰：嘉其死節，願詔有司詳考實狀，命遂寢。王明清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以松年所奏為據。已詳之見建炎元年二月癸未注。

丙子，尚書考功員外朱異兼權監察御史，充浙西宣諭。代曾統行，異，桐廬人也。右承務郎任申先守尙書考功員外郎。

戊寅，閩盜范忠掠浦泉縣，忠，范汝為餘黨也。與其徒千餘為盜，犯建州之松溪，尉吳某及寶文閣待制知泉州陳戩之妻皆為所殺。至是去而之處州。

己卯，起居舍人方闡充右文殿修撰，知衢州。從所請也。於是修注官全闕，乃命太常少卿黃龜年、秘書少監洪炎兼權。右諫議大夫徐俯奏監察御史李嵩素無行檢，詔讓主管台州崇道觀。右通直郎新通判温州陳橫直秘閣機弟也，為韓世忠官屬，用世忠請而命之。中書舍人胡松年言：中祕圖書之府，祖宗以來，非儒學名流，不在此選。橫雖久在軍中，宜力恐於職名非所當得，乞於等第推賞外，更與並行轉官從之。是日，宣諭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燾、薛徽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比所下詔，令州縣徒掛牆壁，皆為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尤親於民，好賊之吏，必須案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麻。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乃詔吳改浙東、福建、蒙浙西、大中、江東、西、徽言湖南，而蒙使廣東，西如故。其分鎮地分，令鎮撫使選清廉強明官，備歷所部，徵言請州縣已獨租賦文簿，建炎改元已前者，並行焚毀。又乞所至州縣，吏無大過，而職事不辦者，如漢辭宣守馮翊故事，聽臣兩易其任，不理遺闕。翌日，上諭大臣曰：近臨遣五使，而論丁寧，非往時遣使之比。朕欲實惠及民，可依所奏焚毀，示民不疑。如有合對移官，其事因申省取旨，初五使將行，上命各賜內帑帛二百，大中等辭。上謂大臣曰：朕欲出使無擾，一切不受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耶？

辛巳，上謂輔臣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對，朕戒諭以持法明恕。如宣和間開封尹盛章王革，可謂慘刻。呂頤浩曰：惟明克允，用刑所先也。

壬午，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言：自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麻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昔楊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麻。

條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備記言。垂一代之典也。苟曠三十年之久。無一字之傳。何以示來世。望許臣編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開詔旨。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采擇。許之。自軍興。史官記錄。既有存者。蕪嘗於經筵面奏。乞命史官纂述三朝日。麻會朝廷多事。未克行。比出守湖。而湖州不被寇。元符後所受御筆手詔賞功罰罪等事。皆全。漢因以為張本。又訪諸故家士大夫。以足之。凡六年乃成。小麻。紹興元年九月初。翰林院

學士汪藻。自元符以來。並無日麻。此國家大事。願圖聖心。上納之。既而宰相請所付。上曰。無以易漢矣。至是除漢知湖州。詔領日麻。如故。案克所書。止據漢書。與日麻不同。無漢書。亦稱。昨於經筵面奏。未見施行。則知漢在翰林。未嘗得旨也。今不取。

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每度牒一為錢百二十千。以償三副之直。是日。皇兄左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因朝參失其長女。詔立賞告捕。

癸未。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言。被旨令本州。繕修城池。案圖記。福州城築於晉太康三年。偽閩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削平。今為民田已久。闕土砂礫。用石砌。約費錢七十萬緡。米六萬斛。今公私困敝。請俟他年。先是右司員外郎張宗臣。乞令泉。福州築城。以備寇。守以為難。事遂止。宗臣。建炎時。為大理少卿。

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敏。被視朝二日。贈觀文殿學士。敏弟儒林郎。敏宣和末。棄官為僧。至是敏祖母韓氏。言於朝。乃復令出仕。敏出仕。在明年六月乙亥。今併書之。時流民有至行在者。知臨安府宋輝。請常平米賑給。從之。

是月。虔賊陳顯等。犯梅州。圍其城。守城右承務郎劉安雅。命取人芻草。研取其汁。投之酒醋。散於民居。賊遣人齎牒。索金銀鞍馬。安雅避匿。之。盜入民居。縱飲。死者以百數。餘多昏迷不省。賊疑懼遁去。圍遂解。安雅

四年六月丙戌。賊三年磨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一

【紹興二年】十有二月丁亥朔。詔閩盜范忠。竊發令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御前忠銳第六將單德忠。以所部二千。速捕之。毋致滋長。如不即撲滅。其帥守監司。及應干捕盜官。並重責典憲。既而處州復告急。乃命忠銳第一將張守忠。以精兵二千會之。權聽守臣宋伯友節制。賊遂平。世景以勞。自武功大夫加榮州刺史。忠初見十一月戊寅。世景除通判。在明年正月甲戌。初。婦人易氏。為亂兵所掠。後在劉超軍中。久之。從商人張德易。嘗見同

掠內人。頗能言宮禁事。遂自稱榮德帝姬。宗室成忠郎。士倫。送之至荆南。時朝請郎苟敦夫。通判府事。鎮撫使解潛。以敦夫女。背在宮掖。俾驗視之。苟氏以為然。潛遂遣官部送。至行在。過衢州。其從者。怙貴執辱官吏。一郡騷然。守臣汪思溫。曰。是亦一徐王也。上命崇國夫人王氏等。驗認。果詐。遂與赴大理。易呼曰。我與主上親同氣。何無手足情耶。至是大理奏獄成。詔易杖死。德隸隸瓊州。士倫。敦夫。並除名。敦夫漳州。苟氏千里外編管。臣評案。榮德帝姬。道君皇帝長女。在東都降曹放。靖康陷金。皇族散。云。故死於燕。京公主嫁錫庫國王。已死。見在大金皇后後位。居住是明易之妾也。今併附此。黃州布衣吳仲上書曰。

臣竊觀陛下有孝悌之大德。而二帝之間不通。敵國之陵不已。土地之封日削。國用之富不饒。盜賊之鋒未戢。此五者其故何哉。臣竊謂今兩國之難未解。鼎峙之形已分。使者雖數十輩。金帛雖數十萬。能免偽齊之盜乎。此遣使之無益明矣。陛下忍小恥太過。示小敵太怯。視疆場太輕。任藩屏太易。寄託非人。而士

地之產多曠。姑息太厚。而殺戮之威不張。此五者雖國家之急務。然猶未足為陛下之輕重。臣復見國勢如累卵之危。生靈有塗炭之厄。臣曉夕為之寒心。不識陛下欲復祖宗之故業乎。止欲為東晉之南據乎。臣竊謂復祖宗之故業。則陛下有萬世垂統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世祚。然尚恐土地日削。社稷日危。亦未必安於百年也。說者必曰。朝廷賴偽齊以為藩籬。以捍金人。臣竊為不然。外敵之患。患在手足。中國之患。患在腹心。不識偽齊今不為盜。能保其子不為盜乎。能保其孫不為盜乎。不識偽齊俟金人既定之後。去僭偽之大號。還土地之故疆。乎。為復割據中原。久假而不歸乎。若曰。臣無伐君。則武王為何而并天下。若曰。國可並立。則隋高何為而滅叔寶。縱使劉豫止欲割據。豈不為奸雄開基。又況自古南北雌雄之勢。但見以北并南。未聞以南并北者也。臣竊聞立國之所以重者三。太學本龍絡天下之英雄。今悉罷去。而劉豫乃為學校。以延多士。今諸軍士卒。皆河北山東人。邇來如劉光世軍中。一月之糧。或闕其半。各懷去心。而豫大張形勢。廣示富饒。省刑薄斂。彼思鄉之人。聞此豈不動心。南北往來。商賈如織。厚增其利。售我物貨。關市無征。阜通無禁。朝廷事無巨細。往往皆前期而知。此無佗。從商賈之便者。然也。誘陛下之英賢。則謀謀可得而策。誘陛下之士卒。則戰鬪可得而用。誘陛下之行旅。則國之虛實可得而知矣。凡此三者。悉有離心。則陛下國勢日以孤危。臣又聞金人重兵悉趨陝西。志在吞蜀。萬一不幸。蜀有變動。彼將順流而下。水陸並進。則陛下豈可復有乘桴之行乎。偽齊有實無聲。若即伐之。如摧枯拉朽。爾不亟平之。非特為子孫患。臣恐為陛下憂也。臣觀東南之地。本非帝王之都。歷考古今。未有卜世之久者。況吳越之地。形勢尤薄。萬一未復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暫駐。變與無久居於海隅也。臣觀自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重假於人。今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鎮之多。臣竊憂之。願陛下簡治甲兵。躬行天罰。若猶豫不斷。金人得蜀。必復立僭偽。割據城國。陛下土地。止有東南。因循苟安。恐成大禍。願陛下以歸命侯長城公之言為戒也。臣又見近日沿邊州軍。多用武臣為守。或起於卒伍。或招於賊徒。毒心不改。謀逆猶存。近置安撫大使。正如唐之節鎮。文臣為之。則不知兵者有焉。武臣為之。則貪污謀詐者有焉。設有寇至。皆是提重兵以自衛。臣竊觀周以同姓之親而昌。唐任異姓之權而亡。為陛下計。莫若以沿邊之郡。十州之地。建一諸侯。以同姓之親者主之。且耕且戰。足為屏翰。金枝玉葉。布在四方。足以伐敵國之謀。絕亂臣之望。臣前言願陛下伐齊者。策之上也。不得已而建諸侯者。策之次也。舍此二者。復有秘策。當俟對天顏而後面陳。非紙筆得以盡也。臣竊見鄺食其與唐儉為死閒事。與今日頗相契合。陛下以臣言可采。臣願為食其唐儉。出使偽齊。謀說將定。陛下與師。從而伐之。臣雖遭鼎鑊之烹。猶生之年也。臣竊自料。臣死之日。或如王蠋自經於木枝。臣亦死。有此三者必死之道。臣願為聖宋之鬼。不忍為異國羈旅之民也。仲書凡六千餘言。其大旨如此。疏入。詔赴都堂審察。遂以仲書為將仕郎。仲補官。在十。二月乙卯。

己丑。百姓張本杖脊送千里。外州軍編管。坐念詩譏諷。及談說本朝國事為戲也。庚寅。廣東經略司言。海賊柳聰已受招。詔補承信郎。充經略司海上捉捕盜賊。聰為盜久。有舟數十。徒黨數百人。往來廣福。雷瓊。欽高。南恩諸州境上。至是愈熾。帥臣汪伯彥言。已遣官說諭歸業。故有是命。尋又官其徒七人。然聰居海中。出沒如故。久之乃定。明年四月己酉。其徒七人並補官。四年二月戊戌。廣東經略使李璣。中自汪文招。論聰了當。自今無餘黨。今并附見。辛卯。尚書祠部員外郎鄭作肅為監察御史。直徽猷閣。准西巡撫使郭偉權知盛壽春鎮撫司公事。偉將至廬州。上奏言。權鎮撫使王亨嘗受偽命。欲閉門拒之。上命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將兵與偉會。而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以忠銳二千潛舟由巢湖以入。遂執亨。奏至。乃有是命。左從事郎王之道特改左宣議郎。以和州鎮撫使趙霖言其保全須濡之功也。之道初見誌。三年十月。左朝散郎新知江陰軍趙詳之言。陛下甄別廉污。以示天下。然州縣之吏。猶聞抵冒。以干典憲。今犯賊之人。搢紳所不齒。赦令所不宥。計賊網緝不滿十五匹。其法禁非不重。告戒非不明也。然未聞立按察官之法。臣乞為法制著於令。中諸監司按察官。計部內州縣之數。視舉官法。於部內有犯入己。賊不因按察。因事冒呈。每一人降一官。或展磨勘。三人加等。至於貪贓狼籍。所犯數多。取旨寬黜。將見持節按察之官。仰承風旨。加意督責。必不容貪污之吏。叨在部屬。而廉慎之風。馴可致矣。事下刑部詳之。又奏乞令經筵官兼講諸史。上諭大臣曰。朕觀六經皆論王道。史書多雜霸。又載一時排閑辯士曲說。遂不行。癸巳。禮部尚書洪擬請依元祐法。兼用詞賦。經義取士。已而御史會統以為未須兼經。可止用詞賦。上曰。古今治亂。多在史書。以經義登科者。類不通史。呂頤浩言。均以言取人。第看所得人材如何耳。臣嘗見太祖皇帝與趙普論事。書數百通。其一有云。朕與卿平禍亂。以取天下。所拊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上曰。唐末五季。藩鎮之亂。普能消於談笑間。如國初十節度。非普謀亦孰能制。輔佐太祖。可謂社稷功臣矣。甲午。御筆申嚴銷金之禁。上因覽韓琦家傳。論戚里多依銷金事。且問都人以為服飾者甚衆。故禁之。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湖南安撫使李綱罷。初。綱為宣撫使。請擇人攝所部守貳。理為資考。朝廷從之。又乞所差權官到任。其吏部先差下人。雖到更不放上。內有材能之人。別行辟置。劉棻為右司諫。言此乃藩鎮跋扈之漸。若久任之。將使軍民獨知有綱。不知有陛下。知有宣司。不知有朝廷。非國之利。非綱之福。疏入。不報。棻又言。綱靖康中。力主邢侗結伊都之議。又令姚平仲夜劫敵柵。邊迫之禍。皆自綱發之。不報。棻又言。綱與吳敏。輕上皇。欺瀆聖。謂宜和傳授。出於己意。寄居福州。招納賄賂。移文江西。增益制書。事見七月庚午。方命矯制。不恤國事。章四上。右諫議大夫徐俯亦奏劾綱。至是。檢會棻奏。以綱提舉西京崇福宮。命吏部尚書沈與求為龍圖閣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仍詔綱。俟與求至。乃罷。綱嘗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

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綱廢。禁疏稱。故文任執政日。而李綱與臣同寓福州。相納賄賂。受統制。官辛金宗米三百石。陛下嘗論。故文長綱。終不肯遵奉聖訓。當考。言者論。通川歲支鹽二十萬。

近浙西安撫大使。司徒制官喬仲福。王德市私鹽。做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池州。人不敢問。今歲緣此支鹽僅三萬袋。有害鈔法。尙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自祖宗以來。他司不敢侵紊。今養兵大費。多仰鹽課。若將佐容縱侵紊。非獨妨客販。即養兵大費必闕。乃詔光世。請仲福與德之罪。後有犯者。捕送臺獄。重行貶竄。夜行在臨安府火燔吏工。刑部御史臺及公私室廬甚衆。乙未且乃滅。賜神武中右軍忠銳第五將馬步軍修內司救火卒三千人。錢各一千。令戶部出米二千斛。賜民之不能自存者。

丙申。呂頤浩等上疏待罪。上曰。朕一夜宮中恐懼。不寒而栗。應合寬恤賑濟等事。卿等可速條具施行。乃降親札。曰。惟天降災。彰朕失德。當與卿等共思所以謝天譴。其勿有請。時吏部案牘悉爲火所焚。乃詔應陳乞還官任子者。但有官私印押文字一件。可以照驗。即許召保陳乞。用侍郎權尙書席益請也。益。建請。在。此月辛丑。

太常博士趙籍言。國家以宋建號。用火紀德。今駐蹕以來。未舉大火之祭。望詔有司舉行。從之。詔省浙東沿海制置司。時言者以爲浙西沿海制置使仇愈。置司許浦鎮。別無措置。但責巡尉分地而守。州縣官皆可任此事。然控扼山東海道。尙爲不可廢者。呂源在浙東。尤爲端開。乃詔源俟來春給能。其海州令明州守臣兼領。尋命愈移司定海縣。并浙東領之。此月丁未詳言。

了西。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上面諭俯。有合奏稟事。不拘早晚及假。並許入。俯嘗勸上熟讀漢光武紀。上書以賜之。曰。卿近進言。使朕熟看世祖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編之爲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惡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卿之言耳。

戊戌。詔臨安民居皆改造。庶毋得以茅覆葺。行宮皇城。周回各徑。直甬空三丈。毋得居。左宣教郎洪興祖爲秘書省正字。興祖。擬兄子也。嘗爲太常博士。以內艱去。及是與左承事郎孔端朝。左文林郎張炳。左從事郎周林四人俱召試。上覽策。謂大臣曰。興祖所論。切中時病。當爲第一。遂與端朝並除正字。而炳。林。令吏部與諸州學官。祕閣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衛仲達卒。是日。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趙鼎。始至建康視事。時參知政事權同都督江准。荆浙諸軍事孟庚。太尉江西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皆駐軍府中。軍中多招安強盜。鼎爲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庚。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權。民既安堵。商賈通行焉。

己亥。淮西巡撫使郭偉。集英殿修撰。知江州。胡舜陟復徵猷。開待制。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兼知廬州。朝論以偉擅執王亨。懼其生事。故命舜陟守之。仍令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暫權廬州。舜陟明年三月到官。右朝請郎知徽州孫佑。直祕閣。知江州。兼沿海安撫使。佑。北海人也。龍圖閣學士新知潭州沈與求。力辭湖南之

命。且言不習軍旅。必致敗事。乃以與求知常州。時龍圖閣直學士折彥質在廣西。即以彥質爲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仍令李綱。俟彥質至。乃罷。與求猶稱疾不已。遂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辭謝。熊克小麻。十一月己巳。沈與求除知潭州。與求乞祠。改提舉太平觀。案。此時李綱未罷。克蓋誤也。尙書右司員外郎李與權言。今兵勢稍振。然所試亦不過鋤平寇盜。羸

烏合之衆而已。若不簡練。恐未能以臨大敵。望用古今上中下驪之法。立爲三等。壯勇武藝精熟者爲上。壯勇可教藝者爲中。僅能披戴者爲下。賜贖請給。各視其等。如此則上兵得選。不混於不能之閒。中兵欣羨。亦復勤於訓習。下兵執役。不增招其額。非獨省費。亦激勸之道。詔神武諸軍相度。後不果行。詔八路轉運司除攝官及應辟人外。其闕並權歸吏部。候邊事寧息。取旨以本部官員多闕。少故也。

庚子。祕閣修撰知臨安府宋輝。罷。以殿中侍御史甘統再疏論其救火無術。罪戾至多。又受入內東頭供奉官符輔之請。求縱釋私酷故也。仍以輔之送大理寺。先是。宗子不同寓居餘杭縣。輝遣兵掩捕。得其私醴。旋又釋之。及究治。輝自言與輔之不相識。蓋右修職郎新鹽官縣令刁應與不同親厚。以書囑簽書軍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李勤。責出之。於是追輔之二官。降勤二官。應一官。並衝替。仍劾輝照會。輔之三年正月乙亥行遣。今并書之。輝四年三月己未。落職。輝四月壬辰改正。詔斬江西兵馬副鈐轄張中。彥於潭州。用帥臣李綱奏也。中彥事已見十月壬寅。

辛丑。給事中賈安宅。試尙書工部侍郎。中書舍人胡松年。試給事中。太常少卿黃龜年。爲起居舍人。故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知陝州李彥仙。贈彰武軍節度使。故起復靜難軍承宣知慶陽府揚可昇。贈感德軍節度使。張浚言可昇詐降以誤敵。事竟卒。爲所害。故錄之。吳公淵撰彥仙傳。乃稱彥仙仕至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與宣撫司奏狀不同。今從奏狀。詔諸路制勘公事。徒罪以下。並令宣諭官酌情。斷遣以聞。四川分鎮路分。令宣撫鎮撫司遣官結絕。以權刑部侍郎章誼言。諸路制勘二百餘。遠者數年不決。干繫日久。故有是命。明州奏高麗國遣知樞密院事洪龜。彼等六十五人來貢。詔起居舍人黃龜年。接伴。而吏部侍郎席益。館之高麗人。卒不至。熊克小麻。於十二月甲辰。高麗人貢。未嘗至也。

壬寅。左承議郎張致遠。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宣撫處置使張浚。即成州置院。類試陝西。發解進士。得周漢等十三人。浚承制。賜漢進士出身。餘同出身。癸卯。以聞。詔令尙書省給黃牒。趙姓之遺。史。姚。岳。京。地。人。避地入蜀。張浚欲取。陝右士夫心。紹興初。解試。令陝右流寓進士。悉作合格。類名試亦如此。惟難犯難。一二人而已。岳爲榜首。由是陝右流寓進士。十餘人。皆通者。案宣撫司所奏。岳乃第十一人。非榜首。姓之恐誤。然所云流寓進士。悉作合格。理容有之。今附見。此更求。作考。

右朝散郎李元。充御史臺檢法官。用殿中御史付統奏也。時臺中全闕。長貳。上特命統辟之。甲辰。詔張浚。能宜撫處置使。依舊知樞密院事。徵猷。開直學士。知夔州。盧法原。爲龍圖閣學士。川陝宣撫處置副使。與王似。同治事。先二日。命駕部員外郎李愿。往川陝撫諭。因使持詔。召浚還朝。且令浚與參鈔

三尺而備中和之政乎。紹興初，宰相以大理卿高道知蘇州。太上皇帝曰：大理人會所，獄官多權利，少風節者，其職平恕，勿令博外。劉大中宣諭江西而歸，據為諫官。已而曰：大江西與嶺南多若此之諫官，恐州郡觀望，遂改除諫官少監，置監遠放如此。

集英殿修撰歐陽懋充江淮荆浙都督府參議官。西浙轉運副使梁汝嘉言：得劉光世牒，鎮江府一郡財賦，贍軍苗米，近已兩次應副奉使一行。及韓世忠軍兵往還食用，令別行科撥。三省勘會，鎮江府一郡財賦，雖有旨聽取撥助軍，緣止謂酒稅之類，況日收不下數百千，兼本月穀糧既有定數，即未審此錢有用，有無赤麻，已札下提刑司取會。其苗米係上供之數，不合占領。方今行在贍養內外官兵，常恐糧儲不足，若不體認急關，但巧以名色占破，如此雖竭一路糧斛，亦無由應副足備。乃詔世忠往還所給糧，令漕司償其數，餘不行。如奉行有違，合于官吏並當重行竄責。左宜教郎趙子僑添差通判湖州。徵飲開待制何志同卒。是日，金人陷金州。先是宜撫處置使張浚召本司都統制節制與文龍州吳玠、金均、房州鎮撫使兼本司同都統制王彥、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劉子羽會於興元。約金人若以大兵取蜀，即三帥相為應援。子羽聞敵至，諫彥俾以強弩據險邀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子羽言介意。金州之西有姜子關，乃承平時商旅由子午谷入金、洋之路。金聲言取姜子關，路入漢陰縣，故彥頗分兵守之。既而薩里千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召漢陰統制官郭進以三千人乘流夜發，遇於沙隈，敵舍騎來攻。戰數十合，敵見官軍少，時時步騎並進。塵埃蔽日，進力戰敗死。彥曰：敵所以疾馳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耳。即盡焚儲積，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州，彥退趨西鄉。會浚遣幹辦官甄援持手書督彥清野來會。彥遂險西鄉。劉豫以其臣周光為京西安撫使。

初，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在江州軍中糧乏，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分其軍之半萬二千屯於江、筠州。臨江與國軍，而命飛以餘軍即吉州屯駐。言於朝，丁卯，詔飛即以兵赴行在。已巳，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席益試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試吏部侍郎。庚午，詔太宗正司自廣州還行在，以嗣漢王仲湜兼判大宗正事。奉濮安懿王神主及諸宗室俱行。言者謂宜諭五使所至，毋得受理匿名文書，從之。

辛未，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皇城司馮益還所寄資，為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進士李康仲特補將仕郎。康仲之母黃庭堅女也。始上詔庭堅子相赴行在，至荆渚而死。黃氏請以其夫已命未調之官祿康仲上特許之，仍詔餘人毋得援例。

朱勝非開居錄：黃庭堅，豫章人，善詩律書法，蘇軾薦入館，仍兼史院。又薦修起居注，而蘇軾方秉政，以為庭堅無行不可。中書中書舍人亦不及赴。紹興初，今上偶喜其字畫，呂相頤浩因薦其族弟叔度，程登或聞，終於版書，其甥洪炎，以曠疾久廢，亦降詔命，至不能對。除中書舍人，行詞罪，詔改授待制，有徐俯者亦黃世也。嘗任書郎，附內臣鄭誦入拜，大諫又拜內相，又拜簽書樞密院事。黃氏親族以外姻，或澤官，或白身，命官，殆無遺餘。皆賜劉光世兩鎮節度使印，及別賜軍國軍旌節，自是以為例。尚書工部員外郎袁正功獻渾儀木式。

是月壬戌，太史局令丁師仁等請折半製造許之初，京東渾儀凡四座，至道儀在刻漏所，皇祐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二 一〇六一

儀在翰林天文院，熙寧儀在太史局，元祐儀在合臺，每座約重二萬斤。此據太史局所申云。沈括筆談：司天監開孔挺，其學科圖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儀令，備一行之法，頗為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城子更造渾儀，并初為玉璣淨淵圖，皆置天文院，則設官領之。天文院渾儀，送初物法庫，以備講求，括所記與此，差不同。今附見。破，皆為金所索。揚州之陷也。呂頤浩收得渾儀法物二事，獻諸朝。金索渾儀，欽宗實錄云：耳，而呂頤浩又至是折半，計用銅八千斤有奇，既而卒不就。三年十一月，詔私販茶鹽，再遇大禮赦亦不合原免。先是浙西提舉官夏之文言：茶鹽係一司專法，慮不應引用海行條。大理卿張宗臣、權刑部侍郎章誼皆言：委得允當，於是行下。修武郎都督府親兵前軍統領李通既受招。事見去年九月戊辰。數月不解甲，至是督府命通以所部屯和州，行至廬江之王家市，通為徒中王全所併。其下劉德率衆圍舒州。都督府申：通以正月十日而雷。是日，雨雹。

壬申，詔左文林郎方慈許參選，慈，桐廬人，深明禮學，政和中，嘗獻所著禮記解義，遂賜上舍出身。至是法當討論，權吏部尚書席益等言：慈所進解義，今行於世，與進賦頗直，赴殿試者不同，故有是命。癸酉，初復大火之祭，配以閏伯，歲以辰戌月祀之，用酒醴。此即趙鼎所請。三省奏：淮東久闕帥臣，乞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湯東野知揚州，充淮東安撫使。右承務郎鍾離潛管任高郵縣丞，熟知本路利害，特遷一官通判揚州。仍命神武右軍授湯東野兵千人以行，賜米六千斛，黃金二百兩，白金三千兩，為養兵之用。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知揚州史康民改充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以所部屯鎮江。先是劉光世不肯渡江，朝廷以寇賊既平，而民未歸業，田疇不耕者衆，故復用文臣。乙亥，武功大夫袁州防禦使襄陽府鄧州鎮撫使李橫為襄陽府鄧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新除鄧州鎮撫使李道依舊知隨州。先是朝廷遣成忠郎邱坦持告賜二人，而道畏橫之強，終不拜。左承議郎通判襄陽府趙去疾等因言：四州人馬不可分孽，且勢分力弱，恐誤事機，故有是命。熊克小廬於去年冬未嘗明委李橫及李橫授襄陽州鎮撫使，皆無本月日，且差落殊，今不取。

丁丑，中書後省言：百官定證，乞惟特恩賜證者命詞給告，餘如故事出敕。從之。吏部員外郎王庭秀而對言：吏部四選，自渡江以來，案牘散失，品官到部，無所考驗，止憑保官審實，不容無弊。竊見朝廷遣使宣諭諸道，欲乞令立式下所屬州縣，取責管下見任及宮觀、寄居、待闕、丁憂、停替、責降、安置、編管官，除曾任侍從外，每員具其細腳色，家將五人為保，結除名之罪，知通考驗詣實，籍為三本：一兩州，一兩轉運司，一候使人回日送部。其在軍下，令主將保明注籍，一兩軍中，一兩樞密院，一送部。三省百司有官及人品吏人，令御史臺取責種類，一兩所屬，一兩本臺，一兩納部，仍令吏部榜諭，品官將來到部聲說。於某年某處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二 一〇六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二 一〇六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二 一〇六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二 一〇六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二 一〇六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二 一〇六七

籍訖本部據籍點磨無錯誤即與判成堂除舉辟亦從本部參照會實係籍方許放行差遣庶幾銓曹案文嚴實吏胥不能為姦而偽冒之徒無所容迹詔本部勘當後不行武功大夫康州團練使京東山秦統領范溫自青龍鎮以所部赴行在上召對賜金帶衣甲遂以溫為御前忠銳第四將溫除忠銳將在此月乙酉

戊寅神武中軍統制揚沂中請以所選水軍五百人冊置第六將許之時中軍纔五千人也

己卯詔太史局依舊頒降諸路轉運司歷日其賣到淨利錢赴權貨物尙書工部侍郎賈安宅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先是右司諫唐輝奏安宅在靖康末嘗欲從莫倫傳敗乃乞休致仕明受之際葉夢得率湖州寄居官僧往勸王安宅持不可事見述英二年三月安宅家居與富人張子琛交結為之占田詔

安宅勸住朝奏令分析安宅自辯甚悉而理終屈呂頤浩庇之令御史臺定奪且命毋得挾情觀望諷人功罪御史曾統等言安宅不肖與夢得偕行且交結子琛有實故有是命輝言不已乃降安宅為集英殿修撰奉祠詔翰林醫官十二科通以四十三員為額

庚辰川禮官議歲以春秋二仲遣宗室環衛官於法惠寺行望祭諸陵之禮時庶事草創位牌但以白木黃紙為之紹興末乃改作此設三十年十一月居慶所奏

辛巳翰林學士恭密禮言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熙寧開富弼以元勳舊相始令特帶節鉞致仕鈎猶力辭不敢當者久之其後相繼者則曾公亮文彥博也他人豈可援以為例耶近楊惟忠那煥致仕不復納節換官恐違舊制詔三省樞密院討論以聞遂命自今如祖宗典故後不果行詳官儀典故在三月證陳過庭曰忠肅

壬午起居郎趙思誠武中書舍人秘書少監洪炎守中書舍人直徽猷閣知桂州許中奉詔市戰馬得千四百匹而弱不堪用上命降中二官樞密院因請即雍州置買馬司馬必四尺二寸以上每百匹為一綱令帥臣提舉收買選見任官管押毋得差嗣丁士丁其沿路諸軍毋得截留自是歲得千匹雖道絕者半然於治軍亦非小補今年二月辛卯李預舉可考詔禁衛神武三衛諸軍御前忠銳宰政親兵並支寒錢

甲申命進奏院月以賞功罰罪事錄版付天下復舊典也其後不果行詔復郎官番宿之制乙酉諭諸昌曰榮感減民間蠶鹽錢初祖宗時賣民間蠶鹽政和三年詔民間不願請贖者輸鹽錢十之六渡江後不復予鹽而差損其直至是又申明之建炎三年十一月丁未所書可考左朝奉郎提舉台州崇道觀李光

貶秩二等初光在建康以軍衣不足借用上供絹至是下本府責償且令其當職官姓名來上江東安撫大使趙鼎謂光為大帥直移文有司取而用之誰復敢議安可併及他官遂止以光聞因奏漕司不時應副且迫於軍衣不得不爾擇禍莫若輕非其罪也光之罪行及臣矣時呂頤浩方怒光故卒抵其罪熊克小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二

一〇六五

載此事於今年二月末且云是月下本府具常職官案日麻去年十二月甲寅得旨具常職官姓名今年正月本府奏到克實誤也克又云始朝廷既得罪乃湯光罪此亦據舉行違所云其實本府常職官各降二官乃去年先降旨今但顯光面不及餘人則用鼎奏并行違差誤今修綱令不抵牾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二

【紹興三年】二月丁亥朔陞桂州為靜江府以上管領節度故也工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任選曹至唐而銓法密矣然不盡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思謙坐公事負殿高公輔選擢為監察御史國初猶存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其名送中書引驗加獎則是尙或任人而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益改典選者一切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開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長貳其名以聞從之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守湖州川例救羅軍糧於民戶而士居左朝請郎通判無為軍顏經投醢藻廢格赦令跋扈不臣事下宣諭官胡蒙蒙其以聞經坐貶二秩經言不已停其官經傳官在三月己未詔禁箭鋒往山東犯者抵死官吏失察流三千里不以原赦右諫議大夫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桓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貶之戊子俯乞編之記注己丑言者論軍中虛費四事一曰冗兵二曰虛券三曰廣作名目以收使臣四曰招集遊手以充效用大略謂或有一軍不過三二千而使臣至五六百又效用之給倍於上禁軍今乃以供雜役望詔統兵之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二

一〇六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三

一〇六八

與應副錢糧官同心體國愛惜財用立定使臣員數選汰效用詔樞密院申嚴行下右承事郎徐端益知淡陽軍端益陽從人此乃本中之父也端益元年四月先見者自是一人自分鎮後淡陽未曾除守至是始命之是日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權邦彥於位上將臨其喪其家辭而止特贈七官爲左奉政大夫輟視朝一日賜銀帛千匹兩邦彥無子有女適右承事郎韓穰乃詔所得恩賜皆以三分之一給其女邦彥乘政旋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充位而已

庚寅詔以法惠寺爲同文館初議以臨安府學館高麗使人言者奏難在兵閒不可無學且恐爲麗人所規乃改除館以待之既而麗人言至洪州洋內風敗其舟卒不至知鼎州程昌道將攻夏城寨寨據芷江東北各阻陂湖惟西兩半面有平地賊設重城重壕其外設陷馬坑官軍屯於寨下以守之

辛卯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徐俯爲翰林學士尙書考功員外郎任中先試監察御史都督府統制官王進改充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以所部二千自饒州移江西屯駐初置廣西提舉買馬司於賓州俸賜視監雜司凡買馬事經略司毋得預仍命撥本路上供封樁內藏錢合二十七萬緡欽州鹽二百萬斤爲買馬費先是提舉嗣丁李械與帥臣許中有隙坐傳官中道屬官任彥輝代領其事移司賓州至是雍州效用蒙賜投函上書以爲賓州去橫山寨十二程道遠不便又鹽價高公私多弊故良馬不可得

上納其言遂以左朝請大夫新知建昌軍李預提舉廣西買馬仍召見選官而後遣行預陰人也賈賈在此月中旬蒙賜上書在辛丑除李預在甲辰使賓州在庚戌賈賈在壬子預選官在三月癸亥今賈賈小廉云賈賈本路上供錢七萬緡爲本案日所限乃上供錢七萬緡提刑司封樁錢及州縣額內藏庫錢各十萬緡十一月壬申預奏內藏庫封樁錢並無現在乞改撥歸提刑司管之仍詔通其見取錄各計三十一萬緡賈賈支用案銀二百萬緡計二十四萬緡又有錢十七萬緡計四十一萬緡賈賈國子監丞蘇良治尙書都官員外郎良治與呂抗善故頗濫用之是日陝西都統制吳玠與敵過於真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陷即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敵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宜撫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直趨關主督機宜文字陳遠欲請曰敵舉國而來其鋒不可當宜撫既命分守各有守地何苦遠赴萬一不勝悔之無及玠不聽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子羽移書曰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復馳與敵遇玠軍殺數千人益以洋川義士萬三千人玠先以黃柑遺薩里干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薩里干大驚以杖擊地曰吳玠爾來何速也

張同孫吳玠傳補遺金帥薩里干最野驍悍首領長老皆所敬禮至得其妻妻雖欲食而仙人關尼某少嘗於此曾識之往者皆備於方丈往來不絕薩里干不疑也於是金人情憤凡至密之事皆得之玠士效勇口用兵錢亦以此事且云至是玠知金將犯金洋云宋史金人以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遣金商而玠以今年二月五日至饒風關相距且四十日不得云先如今姑附此更時金房鎮撫使王彥自西鄉以八字軍來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斬壞寨將而壞寨將走降金人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荀地分難險而兵寡弱易敗乃縱所掠婦人還山寨而自蟬溪領遠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三

一〇六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三

一〇七〇

關背夜以輕兵襲取之仲荀果退走敵既得山寨遂乘高下關饒風以精兵夾攻王師之背王師盡卻玠斬之不能止凡六日關陷壬辰起居舍人黃龜年進起居郎尙書左司員外郎張綱爲起居舍人尙書右司員外郎李與權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員外郎王庭秀守左司員外郎劉岑爲右司員外郎

癸巳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之悉以陳規條畫爲主其江北無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一鋤凡授田五人爲甲別給菜田五畝爲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之民屯以縣令主之悉以歲課多寡爲殿最左通直郎楊授直祕閣知楚州楚州自殘破後久不置守樞密院言授才可用途除職而命之此可見王明禮所云授欲新法也

在甲子月未勒停人謝亮復右朝請大夫知筠州以奉使之勞也左司諫唐輝奏亮庸謬不才又法當討論後旬日遂罷其命甲午降授武功郎樞密院聽候使喚耿進特送處州職管先是韓世忠奏進有反謀下大理法寺嘗進對其徒有下海歸鄉語比私罪徒追一官罰金使臣李明聽聞不審誤告世忠當死罪杖世忠上疏言無以懲後遂遂明一官而進世忠奏進反事見二年十月乙巳

丙申乾化縣土兵作亂先是關門祇候劉瑾以禦寇之勞就知縣事瑾日縱土兵剽掠人甚苦之會瑾收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安撫大使司以右承事郎黃象先爲代象先與瑾不協每裁抑之是日象先出郊欲酒土兵有盜民園蔬者象先執以屬吏其徒篡取以去象先怒後八日密遣土豪鄧密等以兵掩土兵寨盡殺其孥焚其居而去時岳飛討虔寇朝廷命瑾以所部六百人爲鄉導在虔吉開守臣侯延慶以象先屬吏言於朝象先坐罷去

丁酉饒風關陷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彥潰兵走通明縣破之四川大震王彥奔達州吳玠功績記云彥潰兵破通明惟劉長源奏議及之蓋作書無有也

戊戌詔要郡次要郡守臣帶兵馬鈐轄路都監者並罷以言者論虛文無補也已亥御筆臨安自兵火後民地爲官司軍營所占者其預買絹皆除之翌日輔臣言上戶往往以免下戶不能自陳宜遵詔旨蠲放上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凡施惠當先及下彼豪家雖立法抑之猶能侵細民不可不察也是日薩里干入興元府經略使劉子羽焚其城而遁初饒風關陷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子羽亦退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牙葉食之道玠書曰子羽誓死於此與公決矣時玠在興州之仙人關爲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等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由間道與子羽會於三泉敵游騎甚迫玠夜視子羽方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三

一〇七一

寢旁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羽慨然曰吾死命矣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金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若相與居下敵必隨入險反守徐取開道則吾勢日蹙大事去矣今經略既下玠當由興州河池遠出敵後襲斜山谷如行鼠穴敵見玠遠出其後謂將用奇設伏邀其歸路勢必狼顧吾然後據險邀擊可使遁走此所謂善敗者不亡者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其衆稍集既而統制官王浚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勢復振

張同修補遺曰劉子羽自漢中四逃謂忠烈曰今漢中失守公不若與子羽同至興州調兵以出破之未晚忠烈不從則又日以羽書遺使約入共兵(案)子羽固玠當是共守蜀口耳非欲圖趨中也不然子羽胡爲圖三泉耶

請書玠子羽太甚今不取

庚子詔伯宗特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王令學士院擬二十八字進入自擇發字以名之吏部員外郎權監察御史江南東西路宣諭劉大中言昨岳飛提兵洪州頗有紀律人情恃以爲安業今盜賊未息而飛既去則民不安農務失時欲望速賜選兵前來免致盜賊滋蔓詔以湖南安撫司統制官韓京爲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將所部千五百人自衡州移吉州屯駐詔官兵所過州縣並具人數及所敷錢米與支用實數中尙書省尋命官軍所過毋得調夫

此月皆用江東西宣諭劉大中奏也左迪功郎梅汝能爲進武校尉汝能初以注列子授官法當審量用權丹徒縣日常有捕盜功而改命詔三省都錄事自今不許赴御史臺故事通直郎以上邊官皆赴臺謝惟兩省侍從官則否至是御史臺令省史皆謝而朝請大夫中書門下省都錄事魏彥弼等言舊例無之但文案散失不見故事遂有是旨蓋呂頤浩開陳欲以抑御史也其後頤浩去位卒改之

九月丙子衛改

辛丑詔天章閣神御二十五位且望節序帝后生忌辰依舊逐位排設內應用羊肚者以他物代之上以每位費用一羊故有是旨且諭大臣曰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呂頤浩曰陛下奉先盡禮而仁恩及於微物天下幸甚詔廣東諸郡盜賊所過被掠之家捐其稅用中書舍人趙思誠請也

壬寅宗室瑗爲桂州防禦使

此據常時告詞所証

癸卯樞密院言自來軍賞轉資禁軍副都頭廂軍副指揮使以上給降宣命禁軍十將以下三衛給帖今統兵去處既許軍前給據補轉資級欲並申朝廷改給付身方行支破請受從之

甲辰詔諸州經總錢並委通判拘收用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孫近請也舊委守臣椿管而常爲侵占移用至是始革之

乙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知泉州詔諸路漕司移用錢每季具支使科名申戶部本部察其違法之甚者案劾以聞仍令諸州季具漕司取撥之數申戶部用議者請也是日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偽齊兵於伊陽初孟邦雄既爲鎮撫使翟琮所執而邦雄之黨梁進者復爲劉豫守

琮所寓治鳳牛山寨琮設伏擊之盡殲吉端氏人也

梁進事不得其日(案)史吉以二月十九日敗孟邦雄於伊陽故繫此吉七月庚申補武功郎關門宣贊會人

丁未知成都府王似始受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之命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見似除書上疏言都統制吳玠參議軍事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尙書左僕射呂頤浩與似連姻聞浚論似非才不悅或告右僕射朱勝非以浚起義平江時常有斬勝非之語勝非又毀之浚由是得罪時浚承制以子羽爲宣撫判官與似同治事大事多與子羽謀之似充位而已

日曆二年九月丙戌知興元王似爲宣副十二月甲辰又元六月歲成都十二月選顯直再任今年二月始爲宣副張浚代似知成都五月到任蓋道阻除命不時至故似二月始聞命子羽爲宣判見於常同動疏而浚子羽行狀蓋皆不書惟宣撫司案牘有之今據取附見

庚戌襄陽鎮撫使李橫爲神武左副軍統制京西招撫使初橫既進兵偽齊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深差鄭州兵馬鈐轄牛皋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各以所部兵與橫會橫以便宣命皋爲蔡唐州鎮撫使玘知汝州言於朝故有是命仍賜橫武翼郎以下告三百遂以皋爲左武大夫安州觀察使

賜橫空名告在此月王宜今并附於此

橫又言臣已起兵撫定克復神京請命重兵宿將進屯淮西按兵勿動以揚聲援詔同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孟庾淮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東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徽猷閣待制盧壽鎮撫使兼知廬州胡舜陟改充淮西安撫使應本路鎮撫司並受節制時論者以爲鎮撫兵皆烏合之徒其帥守與夫僚屬率多肆貪殘之威無子惠之德故民之復業者少宜稍選沿江諸郡長民之官責以勞勸勸相之任於是淮東已復置帥臣故改命舜陟初集英殿修撰葉煥知池州募官兵得三千人號曰敢勇分爲五軍然所募多烏合不逞之徒煥不能制是日左軍反右軍環甲將應之兵馬都監華旺大呼令釋甲左軍以諸軍不相應遂焚天王樓而遁煥撤池州統制官王進以所部追擊叛兵過江而潰事聞上謂大臣曰此事雖由小人喜亂亦守臣取之失宜呂頤浩曰請先抽出過敢勇且分汰其餘衆乃議守臣之罪於是煥坐落職奉祠

事聞在三月戊午煥

劉忠餘黨犯分寧武寧二縣江西大帥司遣統領官武經郎高道修武經郎司全合

查職在六月甲申

兵討平之後各遷一官

二人通守在一十一月戊午

辛亥工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兼侍講席益參知政事新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徐俯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書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又例外賜以金帶

壬子降授右朝散郎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王然罷仍貶秩一等先是宣諭官朱異論然置明州三縣鹽場將沿海下戶一例拘籍其間有不願結甲及雖結甲而不願貸本錢至有憂畏而自縊或持仗而逐保正者言者亦論其擾民故有是命

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年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因以察其材能翰林學士蓋澂兼侍讀給事中胡松年兼侍講集英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樞密院祕閣修撰鄧溥並復徵獻閣待制

能納款。則悉仍舊貫。執迷不悟。則後悔難追。朝廷嘉之。後五日。詔橫自武功大夫袁州防禦使特選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

丙寅。詔讀書習射童子求試者九人。惟習射者令召見。餘賜帛罷之。上因謂大臣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蓋蘇昨嘗推恩一二童子。欲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謹也。直祕閣知江州兼主管沿江安撫司公事孫佑言。本州對岸。自舒州至蕪。數千里。盡為荒榛。既非所統。稍有動息。別無斥堠。甚非控守之計。請斬黃二州。軍期控守事務。並從本司措置。從之。仍詔大事聽江西帥司處置。寇賊令湖北帥司應援。其岳州保長江流。緊要控扼之地。守臣亦令帶沿江安撫。俟盜賊事息如舊。丁卯。省沿江三大帥官屬員。詔自今。倣上殿。毋得輒論私事。及有僥求。對舉仍申開門照會。時直龍圖閣呂源自浙東使還。賜對。乞改正過名。為言者所劾。故有是命。襄陽鎮撫使兼京西招撫使李橫。獻金人之俘。二十有二。詔女真達呼拉等四人處死。其渤海。漢兒。分隸神武諸軍。

己巳。徵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李樞。試尚書工部侍郎。徵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黃唐。傅試給事中。祕閣修撰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孫近。為祕書少監。並限三日赴行在。是日。穎昌捷奏至。詔李橫再進。翎衛大夫。加賜空名告身二百。令京西山寨並聽橫節制。劉豫聞。橫入穎昌。遣使詣左副元帥宗維。求援。橫等軍本羣盜。雖勇而無紀律。見敵所遣子女金帛。乃縱掠數日。置酒高會。敵聞而逃。豫遣其將李成。以二萬人迎敵。金遣左都監宗弼。援之。敗於京城西北羊駝岡。橫等軍無甲。皆敗走。敵亦不敢深逐也。穎昌復陷。參議官殺城。諱世則。為賊所執。令其臨漢江招橫。橫不答。世則遇害。

庚午。右承事郎陳正。稟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正。黨人。謹長子也。崇寧中。上書訟蔡京罪。流海島者十餘年。上聞其名。召見。將用之。正稟稱疾求去。乃有是命。初。大理正劉藻。乞借官許用。陰賂刑部。請係朝廷許便宜從事。實因功勞。先次擬補官之人。犯賊私罪杖。非重者。及公罪徒並贖。從之。辛未。故直徵猷閣。知應天府。凌唐佐。以死事。贈徵猷閣待制。上命其從孫開門。祇候憲往。穎昌。津。致其家。且賜金五十兩。為道路費。先是。唐佐妻子。皆為劉豫所囚。李橫入許。始知其狀。言於朝。遂命收師之。而道已梗矣。初。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督捕度寇。而飛言軍無春衣。乃出戶部帛萬五千賜之。仍令吉州權貨務。就賜錢三萬緡。為行軍費。於是飛有衆二萬四千餘人。詔江西。廣東。湖南。三漕。臣濟其軍食。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為武功大夫高州刺史。

壬申。閣門宣贊舍人神武中軍右都統領韓世良。帶御器械。詔貴州防禦使瑗。育在宮中。不可與諸宗室比。特給真俸。從內東門司供納。癸酉。命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朝謁。昭慈獻列皇后。殿。以將再期也。左承務郎通判潭州張挾。坐與孔彥。馬友。交通。下吏計賊抵死。以昭慈外親。免編配。送韶州收管。挾妻趙氏。宗室女。有美色。彥舟之敗也。掠其妻以去。至是抵罪。東流。令王鮪。坐賊抵死。除名。編管新州。自是賊吏罕復。配矣。

甲戌。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庭秀。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望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具名來上。參以公議。不次陞擢。以厲士風。從之。直祕閣主管萬壽觀呂抗。呂樞。並改在外官。觀。任便居住。以其父願。浩言。京祠當奉朝請。於班列間。不免與百官相見。恐致嫌疑也。宜撫處置。使張浚。奏劉子羽。吳玠。王彥。饒。風。嶺。勸殺金人。

丁丑。進士聞人武子。特補從政郎。孟庚之使閩中也。武子以客從軍。屢奏。至是得官。江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言。近旨諸軍。不得互相招收。請自今。官兵已受宣赦者。並於紙背書軍號。用印以為照驗。詔從其請。自今。批勘官吏。失察者。徒二年。初。惠州獄囚黃四等七人。有司以為強盜。當死。司士曹兼管左推勸公事孟師尹。錄問。取正無罪。及是上聞之。特遷右宣教郎。知營道縣。既而有司言。師尹嘗平反死囚五人。復命遷一秩。師尹遷秩。在明年正月乙亥。左朝奉大夫知藤州侯彭老。獻買鹽羨錢千萬。上批其奏。付三省曰。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妄有剽劫。取媚朝廷。特降一官。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翌日。徐俯。又以為言。彭老。遂罷。彭老。延慶兄也。詔衢州守臣汪思溫。追捕事。魔為首之人。重賞於法。毋得張皇。播擾。先是。衢州妖民。余五。婆。居開化之九里坑。傳習魔法。新除祕書少監孫近。在浙東。恐其為變。請命衢州守臣。捕治禁止。故有是命。時。江浙州縣。溪山深僻之民。更相傳教。各有主首。頗為徒侶之人。即輸錢上簿。聽其呼率。私置軍器。羣起舉事。里正恐其累己。匿不告官。由是其徒轉熾。既而近又言。江浙山谷之民。平時食肉之日有數。所以易於食菜。今者一概株連。黨與。則其眾不可勝治。乃命為首者。取旨論罪。其餘皆釋之。御史曾統。亦言。開化。連接徽。嚴。二州之間。地險而僻。其人勇悍喜鬪。不可不早為之圖。望捕為首三人。法外行遣。自餘徒黨。一切出極釋其罪。免致反側生變。從之。而亂已作矣。統。在四月庚子。今附錄之。此為今年五月經。

戊寅。內侍賈翊。責監英州宜安鎮鹽稅。日下出門。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章淵。提舉亳州明道宮。以淵引疾有請也。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言。家無居第。乞令臨安府葺屋十五間。為皇后宅。上不許。命以官屋假之。辛巳。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兼知秦州張榮。兼知承州王林。並以所部聽帥司節制。以湯東野有請也。

壬午。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廷聞李橫進師。議遣大將。以劉光世。兵不練。而世忠。忠勇。故召見而遣之。仍賜世忠廣馬七綱。軍士甲千副。激賞銀帛三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為半歲之用。命戶部侍郎姚舜明。往泗州總領錢糧。世忠。甲。在三月甲戌。支錢糧。在癸未。賜倉部郎官孫逸。詣平江府。常。秀。饒。信。撫州。督

發軍食。直祕閣提舉廣南市舶宗穎添差都督府參議官。右宣教郎通判和州賈直清提舉淮西茶鹽公事。兩淮舊為分鎮地。至是始命監司。言者論軍屯所至。發掘家墓。及借取平民首級之弊。詔以付武神諸將。宜撫處置司同統制官楊政率兵入偽地。因糧攻討。是日至水洛城。與賊遇。乃還。

癸未。左朝奉大夫提舉建州武夷山沖佑觀胡世將復微猷開待制。知建康府。直徽猷開知靜江府。許中降職一等。時中原士大夫避難者。多在嶺南。上數詔有司給其廩祿。中言。本路諸州。賦入微薄。請禁寄居官毋得居沿邊十三郡。見寓止者皆徙之。仍毋給其祿。上惡之。乃有是命。詔今後賊吏。依祖宗舊制。斷訖。令刑部鑰板行下。以兵部員外郎劉景真為請也。大理正劉藻請諸路獄案。情犯未圓者。除命官外。更不取會。令刑寺悉行兩斷。委憲司遣官審問。定歸一斷。事下本寺。本寺奏如所請。其不可定歸一斷者。即上朝廷酌請處斷施行。從之。

甲申。右承議郎新通判温州陳楠直祕閣。賜五品服。楠為韓世忠所厚。故上召對而命之。詔自今進士策問。及銓試選人時。並以七書為題一首。既而言者以為文具。遂不行。四年二月辛亥禮部侍郎陳與義申請不行。今并附於此。

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燕窩以所部叛於筠州。引兵伐劉陽諸縣。李綱為湖南安撫使。遣兵擊降之。詔宗諒。筠贛於市。其衆分隸諸軍。（案）宋史。江東轉運判官陳敏識。黜監嶺南諸州市征。以言者論其頃在分軍。首欲降敵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四

【紹興三年】夏四月丙戌朔。李橫奏已還軍汝州。有邊機事。欲輕騎詣行朝。奏。詔俟邊事稍定。日赴行在。是日。端明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至。境上視事。鼎言。臣本山樞直。受知於陛下。亦以招怨於人。昨蒙陛下除臣知建康。外鎮責任之劇。無逾於此。然足食足兵。帥司之事也。而臣無生財之長策。但以漕司應副不繼。屢旬於朝廷而已。勞來安集。守臣之職也。而臣無及民之實利。但以豫買價小不均。營開於陛下而已。至於僚屬所取。皆州縣無聞之人。郡政所先。唯鹽米聽斷之物。此皆臣已試之效也。何足取哉。臣素苦脚疾。而江西最號卑溼。萬一浸加。即不能支。惟陛下憐臣孤忠。除一宮觀。詔不許。

丁亥。直徽猷閣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右宣教郎知無為軍王彥恢。並罷。先是霖奉詔遣歷陽令荀紳。至無為軍宣諭。遂案彥恢不法。而彥恢亦劾霖竊賊。淮南安撫使胡舜陟言。霖本賊吏之魁。今已老病。而彥恢年少妄作。兩州吏民皆不安。請悉免官治罪。從之。然議者以霖為鎮撫。而彥恢以尉郡案之。非也。其後獄具。霖坐率民出防城錢。有司當公罪杖罰金。事遂已。霖罰金。在二十二月丁亥日。 武繫郎閻門宣贊舍人知號州董處為武節大夫貴州刺史。權商號陝西鎮撫使。用李橫請也。震又言。敵僞犯蜀。臣見調本軍三千人。自豐陽而西。絕敵糧道。萬一四川將帥不能堅守。附政姦計。思之寒心。今山東富庶如昔。金人重兵亦不在

彼。望朝廷乘此機會。與師深入。可以破偽奔之巢穴。兼奉制金人取四川之兵矣。時震以貢士黨向友為幹辦官。遣來奏事。詔特補文林郎。而荆南鎮撫使解潛言。橫已還鎮。而四川總領財賦趙開。邊羅將士仇俄。望下湖南。北濟師。保護蜀口。乃詔宣撫司應副軍食。宣撫在也。 尚友。河南人也。江東西宣撫司統制官中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杜琳。朔衛大夫昌州團練使劉寶。拱衛大夫文州團練使岳超等八人。並進遣郡二官。先是琳等以平寇功各進二階。韓世忠言。但得虛名。不增廩祿。故皆改命。尚書左僕射朱勝非以母魯國太夫人楊氏薨去位。日。四月己丑。中書門下省奏。朱勝非母楊氏。今月二日薨。丁亥。初二日也。熊克小麻。勝非去位在二月壬寅。案。勝非以七月乙亥起復。官若在二月丁亥。則不應半年方起復。熊克

特詔轉帥如舊禮。出殯日。令太常即都門贈祭。

戊子。上謂大臣曰。沈與求。席益前為吏部長貳。甚有能聲。今乃不如。凡注擬。吏率沮難。以邀賄賂。今員多闕少。又重以水火盜賊去失。士大夫失職者衆。倘非痛戒吏姦。安得注擬無弊。可召洪擬等論之。翌日。上又言。議雖繁。亦恐失於濡緩。益曰。擬甚用心。前此與求為尚書。有所覆實。實保待報。迂久不決。擬自能之人以為悅。上曰。治吏以法。使之畏威。乃不敢舞文。呂頤浩曰。其次莫如猛。誠如聖訓。尚書省言。浙中去歲大豐。近年未始科率。今韓世忠移軍湖上。恐餽餉不繼。欲給空名官告。勸誘大姓廣蓄之家。博糴米五十萬斛。料十五萬斛。委江准等路都轉運使張公濟。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措置。尋命戶部員外郎徐玘。通判臨安府。兼權倉部員外郎。都相借行。公濟等言。米直總為二百五十萬緡。詔空名官告內改給銀帛二十七萬緡。品搭充糴本。其後糴糴四十萬斛。相宜與人。也。道州軍官。在此月甲午。品搭糴糴。在丙申。今附書之。 是日。百官入朝。以

近昭慈獻烈皇后大祥。權罷舞踏。

己丑。韓世忠言。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以為屯田之計。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乃蠲三年租。田主自認則歸之。滿五年不言。給佃人為永業。於是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尋又免科配徭役。駕部員外郎韓膺。轉對。論刑罰輕重。國祚短長。繫之望。追法仁祖舊章。凡獄官失入死罪者。終身廢之。雖經赦宥。永不收敘。上曰。此仁祖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乎。乃命有司中嚴行下。膺。皆弟也。熊克小麻。以膺。為刑部郎中。蓋誤。 給事中黃唐。傳言。承流宣化。責在守令。今郡守之任。患在不久。縣令之選。失之太輕。乞自朝廷立法。自今郡守未終更。非有故者。不得輒清宮觀。凡大邑。非歷官有績。及曾經朝廷陞擢者。不許除受。以次小邑。亦令吏部先選。通判以上資序。次選。曾任知縣無過犯人。既重其選。必假之權。凡文移自上而下。有不便於民者。聽以己見立議。中監司郡守。即有沮抑。徑中尚書省。兩更大邑。有善狀者。得選除郡守。兩更小邑。有善狀者。得選除通判。凡守令治行尤異者。並不次擢用。庶人思自奮。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不然。徒資州縣奉行詔書。而望其治效。臣未見其可。輔臣進呈。上曰。縣令於民最親。今多非其人。呂頤浩言。漢以九卿為郡守。郡官宰百里。今縣令但以資格差

注。上曰。豈在官資崇卑。唯在得人。乃詔吏部看詳中省。其後權吏部尚書洪擬等言。歷官有顯績。即無定法。其朝廷陞擢之人。若非責降。無緣卻歸部注擬。又如小邑須選嘗歷縣無過人。即新改官未歷縣人。無可入差遣。亦與舊法相妨。遂寢。吏部看詳。在五月庚午。

庚寅。徵猷開直學士安復鎮撫使陳規為顯謨閣直學士。知池州。兼沿江安撫使。規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至是召還。入對。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遂以右通直郎鎮撫使。兼辦公事韓之美為直祕閣。知德安府。仍以安復二郡隸湖北帥司。自是不復除鎮撫使矣。韓之美。在三月。未聞實法。詔也。

詔神武諸軍將統領官。庚辰。已降旨保明具奏。給降敕劄。如直行差填。及額外增置。當重寘典憲。以樞密院有請也。右奉直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郭康伯為淮南轉運副使。兼權淮東提刑。填復置關。康伯以寓居揚州辭。詔勿避。日麻。康伯除淮漕。在四月庚寅。而免避。本實在三月甲戌。且附必有一說。

辛卯。起復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為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屯鎮江。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世忠至鎮江城下。而姦細入城。焚其府庫。光世擒而鞠之。皆云。世忠上所遣。於是訴於江東統制官王德請於光世曰。韓公之來。獨與德有隙耳。當身往迎見之。其下皆不可。或請以騎行。德不聽。入謁。世忠大驚。謂德曰。公誠烈丈夫。曩者小嫌。各勿介意。因置酒結懽而別。然克小。大帥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於池州置司。世忠已至鎮江。而姦細入池州。燒倉庫。案日麻。光世制命。即云。建炎府置司。九月。方移池州。此時光世自鎮江。即至建康。世忠何為焚池州倉庫。蓋光世未離鎮江。而世忠先至城外。是以姦細入城也。今從世忠之遺史。修入。是日。金人去與元。自金人入梁。蜀中復大震。劍南諸州。皆為徙治之計。宜撫處置使張浚亦下令。

移潼州。軍聞之皆憤。或取其榜毀之。利州路經略使劉子羽遣浚書。為言。已在此。敵必不南。浚乃止。薩里千箇屯中梁山。隄月始自斜谷去。與元。子羽與吳玠謀。以兵邀之於武林關。不及。斜谷路狹。惟可單行。故凡所掠獲。悉棄之於路。薩克小麻。三月。子羽與玠謀。遣兵邀敵於武林關。而敵棄輜重。以去。擊其後軍。敗之。楊氏編年。載去與元。在此日。張浚狀亦云。四月九日。劉子羽遣使於南龍潭。小麻。恐誤。

官王俊復洋州。與元府。時新羅兵革。軍食益艱。浚命取糧於內郡。什邡丞眉山孫坦當督運。請發常平倉以行。遂先諸郡而至。薩里千既返。乃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子羽。子羽盡斬之。惟留一人使還曰。為我語之。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遣薩里千書。以大義責之。薩里千乃止。

壬辰。移都督府於鎮江。照應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康府權貨務都茶場亦移於鎮江。時朝廷以韓世忠將出師。聽之妙簡僚佐。乃以徵猷開待制知處州宋伯友為徵猷開直學士。充參謀官。直祕閣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呂祉陞直徵猷開。與直祕閣陳桷並充參議官。始世忠之過括蒼也。伯友待之甚密。故薦用之。既而世忠不渡淮。伯友社皆改命。浙東宣諭朱異薦左宣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

義烏縣令閔邱所。右承議郎知龍泉縣汪汝則。左奉議郎知瑞安縣熊彥時。右從事郎知饒縣姜仲開。政績。詔並進一官。呂頤浩言。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上曰。此所以為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於陽人也。九成。蔣已見。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以大軍次虔州。

癸巳。執政奏事。上色不怡。久之。曰。昨夕暴雨。朕通夕不寐。恐於蠶麥有傷。徐俯曰。暴雨不傷蠶麥。久則為害矣。上色稍和。詔禮官重別討論。昭慈獻烈皇后諡號。時登仕郎鄒況上書。言其兄浩直諫事。且乞雪慈后元符之謫。前二日。上諭輔臣曰。此哲宗朝事。言之毋傷乎。徐俯曰。陛下母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其謫已矣。上曰。昭慈勳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俯曰。官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元子。繼萬世之統。以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其多近嬪嬙。小人陰連宮掖。因是得行謀孽。遂至廢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之罪。是日。上又以為言。遂詔有司更定諡號。翌日。詔況引對。上曰。況。浩之弟。故欲擢之。俯曰。浩自有子柄。呂頤浩曰。柄嘗為李綱客。然朝廷要當以其父故。滿拂用之。不然。則終陷於綱。黨不能自拔。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為御史。使言事。豈動四方。亦足為國家之光也。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洪炎。以足疾不能朝。能為徵猷開待制。提舉萬壽觀。俸賜如舍人例。既而言者謂爵祿公器。人主不得而私。若炎文采可用。候其疾愈。造朝。再加進擢。孰曰不宜。今乃越等而予之祿。士大夫竊議。以為乃有不釐務中書舍人。兼炎博通典故。能以廉節自守。必不敢受此無名之祿。上乃寢前命。炎再乞外祠。許之。謂洪炎請人從以舍人。在此月庚子。臣僚上言。在王寅。炎改崇道。在五月庚申。

南宣撫司都統制。仍詔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御前忠銳將崔增。李捧等。並受韓世忠節度。於是世忠始去神武左軍都統制。專為宣撫使。世忠解都統制。不見月日。案世忠三除宣撫使。並帶都統制。入。自此卻不兼帶。當以與王理。巨師古官稱相犯。故也。今日附此。 貴受昭信軍節度副使徐乘者卒於海浦縣。詔令歸葬。詔自今三衙管軍並給全俸。

甲午。詔神武中軍官兵並進秩一等。以其扈衛四年。而無出入功賞故也。於是統領起復武顯大夫康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朱師閔等六千九百九十四人皆遷官。師閔等遷官。在五月丙寅。案楊沂中奏。中軍見官五將。更於水軍內遷五百人。為第六將。去此未久。不知何以編。

賜知唐州胡安中教書撫諭。先是安中以勢孤援絕。附於偽齊。至是知隨州李道招來之。故有是賜。左奉議郎知嚴州顏為條上便民事。乞得解及應免解人。並免了役。許之。其後太學生亦免。免太學生了役。在十五年二月戊子。

乙未。詔博羅補官人。不作進納。仍與免試注官。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也。是日。宣撫處置司訓練官杜福。邀敵於與元南龍潭。降女真。漢兒軍四百。六月辛卯。奏。

丙申，勒停人陳杭復朝請大夫，知泗州。杭爲韓世忠所愛，故起廢用之。世忠又言浙東兵馬副鈐轄劉綱，淮泗土人，熟知地利，乃命綱以所部聽世忠使喚。是日，僞齊將李成以衆二萬攻虢州，陷之。鎮撫司統制官謝泉與敵遇，舉刃示敵曰：此吾赤心也。汝宜視之，遂剖心以死。權鎮撫使董先率餘兵二千奔襄陽，泉，開封人也。

戊戌，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所遣統領劉深以兵至鼎州。時鼎寇楊么衆益盛，僞號大聖天王，旗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又以兵二萬入寇公安縣。彥質言：么之勢不滅，曹成、望朝廷勿輕此賊。乃命彥質督潭、鼎、荆南兵討之。是日，湖北統制官顏孝恭亦以千九百人至鼎州之城外。

己亥，昭慈獻烈皇后大祥，命參知政事席益祭告於几筵殿。上素服親行，撤几筵之祭，用牲幣。

庚子，百官集議，改諡曰昭慈聖獻，用癸巳詔書也。既而議者以爲本朝諸后諡號，皆連帝諡。今昭字與宣祖昭憲皇后諡號相犯，請命禮官改正。朝廷難之，事遂止。臣僚見議在五月辛未。 詔復五帝日月之祀，用祠部員外郎鄭士彥請也。其禮，祀四方帝以四立日，黃帝以季夏之土王，春秋分朝日夕月，禮如成生帝。湖南宣諭使薛徵言奏彬、道州、桂陽監去年旱，民乏食，詔戶部剽刷本路諸州米二萬斛，付提刑司充賑濟。命未至，徵言即論漕臣發衡、永州米賑繼，而以經制銀市米價之，民賴以濟。五月己卯。

修武郎閣門祇候知孝感縣韓通進一官知復州。詔陳璘孫大方言政可采，以爲右迪功郎。大方，正彙子。閣門宜贊舍人御前忠說第七將徐文以舟師屯明州，謀爲變，朝廷命神武中軍中部統領官朱師閔以兵二千往襲之。日麻但朱師閔往福州屯駐，代中世狀赴行在，此處道姓之遺史修入。五月乙丑，詔世忠後裔福州屯泊，丙寅，詔師閔歸本軍，可見二人初非更度也。

辛丑，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謝克家移知平江府。監察御史任中先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築英殿，修撰都督府參謀官歐陽懋充徵鐵閣待制，知建康府。徵鐵閣待制新知建康府胡世將移知鎮江府。充浙西安撫使。是日，荆南統制官羅廣以所部三百五十人至鼎之城西，而軍食不繼，於是將劉深、鄂將顏孝恭皆引所部去。後二日，廣亦引兵北還。由是不克討，然賊徒屢抗官軍，多被殺，人心頗搖。乃肆僞赦，立鍾相少子子義爲太子，自楊太以下皆臣事之。

壬寅，詔昭慈聖獻皇后同姓親選秩二等，異姓一等。甲辰，封起復鎮江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醴泉觀使孟忠厚爲信安郡王。制曰：載考濟陽之始王，雖由元符，顧如隆祐之盛烈，特鮮近親，蔽自朕心，用作爾社。丙午，封哲宗美人慕容氏、魏氏並爲婕妤，皆用后大祥推恩也。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御藥院陳永錫爲武顯大夫，入內侍省押班。尚書右司員外郎劉岑請訪四方遺書，以實三館。從之。童子彭與祖五歲能誦詩，劉設五歲能騎射，二人皆神武右軍小校子也。都統制張俊以聞，上召見於內殿，以與祖爲右迪功郎，毅爲進武校尉，皆賜袍笏。二人召見在三月辛未。 錄故太師文彥博孫緯世等三人並爲迪功郎，緯世父

太僕卿維中，建炎中從上渡江，至湖州而死。至是用守臣汪藻請而命之。丁未，工部侍郎李擢言：昨知平江府，所聞民間利病五事。東南有逃田，皆湖沒相連，陸岸久廢，無人耕墾者，且以平江言之，歲失租米四萬三千餘斛。願委官相視，可以疏導耕墾者，招誘東北流徙之民，給本施工，與免三歲之租，其決不可施工者，監司復案，除其舊額。平江陷敵之民，所棄田之萬六千餘畝，多有舊佃戶主之，諸縣悉已立定租課，除常賦外，餘以三分爲率，一給佃戶，一以上供，一拘籍在官，俟其歸業，併田給還。二年不歸，即依戶絕法。今年三矣，陷敵之民，豈不願歸，願力未能脫耳。望且更展二三年以俟之。平江水鄉，不可植桑柘，故祖宗舊法，無和預買絹帛，舊本府租米歲三十四萬餘斛，既取其所有，不責其所無。往因毛友陳請分臨安之數，抑令歲輸數萬匹，逮今累年，未嘗敢斂於民。今戶部裁定其數，乃欲始自今歲，使之輸納，實可矜憫。惟審斷盡罷之。平江去歲租米十六萬五千八百餘石，悉充上供，不許輒用。然兵食吏祿，月費七千餘石，所不可闕。望借撥漕司移用錢三二萬緡，造酒取贏，充收糴軍糧本。圭田多瘠薄，有司拘以舊籍，民已告病，願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後皆以次施行。惟和買如故。據此奏見平江田租事詳著此爲李擢年經界報本，或可刪去繁詞附入。 僞齊登萊沂密都巡檢司劉忠在懷仁縣，爲其部下王林等所殺，傳首行在。詔以林爲修武郎，閣門祇候，充樞密院準備差使。其徒九十三人授官有差。林等授官在六月戊戌，忠以俟考。 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遺統領張憲、王貴分道擊虜寇彭友、李滿獲之，飛自至虔州日破一寨，賊徒震恐，友等先據龍泉，至是乃敗。

戊申，詔諸路宣諭所案發置獄，除正犯外，並放。上嘗諭大臣曰：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至於賊吏所當深治。然所在多置獄，橫及無辜，非朕本意。此後惟謹擇監司，不必每事遣使，故有是命。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高士瞻爲保寧軍承宣使，權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士瞻初召見，乞落階官。上曰：士瞻以宣仁近屬，故稍優之。然蹤等亦不可高爵厚祿，爾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此曹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又望節鉞矣。武節大夫明州觀察使浙西兵馬鈐轄史康民將所部至行在，以康民爲御前忠銳第九將。詔自今大軍所過，並令本州通判充錢糧官，自入境隨軍，至出境止。西南蕃武翼大夫歸州防禦使瀘南夷界都大巡檢使阿永獻馬百有十二匹，瀘州以聞，詔押赴行在。阿永乞第子也。元豐間，乞第既效順，願歲進馬，以見向化之心。官以銀緡賞之，所得亡慮數倍。其後阿永所獻之數，歲增不已。政和末，始立定額。每歲冬至後，蠻以馬來，州遣官視之。自江門寨浮筏而下，蠻官及放馬者九十三人，悉勞獎之。帥臣親與爲禮，諸蠻從而至者，幾二千人，皆以筏載白椹茶麻酒米鹿豹皮雜氈蘭之屬。博易於市，三日乃去。馬之直雖約二十千，然揆以銀緡之直，則每匹可九十餘千。自夷酋已下，所給馬直及散輻之物，歲用銀帛四千餘匹，兩萬六千餘斤，銀則取於變之滯

林等授官在六月戊戌，忠以俟考。

丙辰。武翼郎閻門宜贊舍人權河南鎮撫使霍琮。為利州觀察使河南府孟汝鄭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武功郎權河南鎮撫司馬步軍都總官董先。為武功大夫吉州觀察使河南鎮撫副使。權提舉商虢陝州軍馬張玘。為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權兵馬鈐轄趙通。為武顯郎閻門宜贊舍人。知商州。先是琮擒孟邦雄。遣幹辦公事雷震來奏事。上大悅。遂有是命。琮言。道路梗澀。緩急無兵救援。請亦隸宜撫處。使張浚許之。遂詔有司以米二萬石餉琮軍。且命董先及李橫。牛皋。彭玘。會兵奉制。時朝廷方嘉橫敢勇。向前命橫等直至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宜撫司夾擊。江西安撫大使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乃川。陝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為得策。今聞橫。舉兵往東京。又聞偽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秦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衆。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川。陝路絕。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近有自襄陽來者言。橫正綠乏食。策無衣。則其出兵。固非得已。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食足。則不假他圖。然後責其守疆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久之計矣。上覽鼎奏始疑之。於是蜀口敵騎已退。而董先。牛皋皆失守南奔。朝廷蓋未知也。韓琦及令與宜司夾擊在丁未。彭玘。董先。在戊午。今聯書之。命工部侍郎李權提舉製造軍械。初馬氏據湖南。始敷。郴。道。永州。桂陽。監。茶陵。縣。丁錢。米。其後丁有逃亡。而不除其數。民極以為患。至是湖南宜諭辭徵言。奏道州丁米萬七千餘斛。乞以其半。數之田。畝。半。取之。身。丁。事。下。清。司。相。度。未。幾。守。臣。右。朝。散。大。夫。趙。坦。亦。以。為。言。乃。命。田。畝。三。分。之。二。今。年。八。月。已。酉。詔。博。糴。米。斛。以。度。糜。官。告。償。其。直。者。中。權。數。多。之。家。多。給。官。告。數。少。者。給。度。糜。博。糴。事。初。見。四。月。戊。子。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毫。州。明。道。官。林。通。卒。是。日。徐。文。以。舟。師。過。青。龍。鎮。遂。至。海。門。縣。盡。棄。南。船。掠。民。閒。淺。底。湖。紅。放。洋。而。去。沿。海。制。置。使。仇。愈。都。統。制。閻。皋。神。武。中。軍。統。領。朱。師。閱。合。兵。追。之。不。及。文。所。部。復。歸。者。千。餘。人。詔。隸。神。武。中。軍。與。師。閱。俱。還。行。在。愈。坐。貶。二。秩。五。月。壬。午。

丁巳。故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復與以死事贈保信軍節度使。遣樞密院計議官任直。請往襄陽。商。虢。河。南。撫。諭。仍。賜。河。南。鎮。撫。司。黃。金。百。兩。為。祭。告。諸。陵。之。費。直。請。本。鎮。撫。司。營。田。官。其。除。計。議。日。月。未。見。當。考。

戊午。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張公裕。同管客省四方館開門公事。兼沿海制置副使。朝廷將罷仇愈。故有是命。大理少卿元亮言。律令煩多。非明察詳審。而熟於憲章者。未免有失。故四方請讞。比擬謬誤者。十常二三。舉此驗彼。則得自論決者。概可知矣。望令刑寺官具法。令引用有可擬者。為之推原法意。申明以順天下。俾郡縣無承用之駭。而姦吏絕因緣之市。以廣陛下欽恤之意。詔刑寺看詳。如其請。

己未。命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統所部三千人。往嚴州。措置盜賊。初。遂安民繆羅。以匪妖。民余五。婆。為。官。兵。所。捕。遂。率。其。徒。據。白。馬。源。舉。出。拒。敵。事。初。見。三。月。戊。寅。知。嚴。州。顏。為。遣。兵。馬。監。押。從。義。郎。王。宏。將。射。士。保。甲。六。千。餘。人。捕。之。事。聞。乃。命。沂。中。行。以。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兼。權。中。軍。統。制。中。書。舍。人。趙。思。誠。充。徵。獄。閣。

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權河南鎮撫使霍琮。權陝。統。經。略。使。董。先。言。今。歲。臣。等。首。同。李。橫。東。擊。偽。齊。京。城。震。恐。復。以。無。援。引。兵。而。歸。思。之。痛。迫。臣。等。所。管。之。地。東。至。鄭。州。西。至。京。兆。南。涉。偽。境。北。臨。大。河。亦。得。兩。國。虛。實。但。西。南。去。宜。司。三。千。餘。里。東。南。去。行。在。四。千。餘。里。外。無。應。援。內。乏。糧。儲。勢。力。孤。絕。望。選。委。重。臣。於。行。朝。宣。司。之。中。屯。駐。一。司。以。為。聲。援。詔。報。以。已。令。韓。世。忠。充。宜。撫。使。領。大。軍。屯。淮。南。辛。酉。詔。築。第。百。間。以。居。南。班。宗。室。仍。以。睦。親。宅。為。名。故。朝。請。大。夫。歐。陽。崇。贈。直。祕。閣。以。元。祐。黨。人。故。也。崇。曾。之。子。元。祐。走。都。罪。中。黨。籍。餘。官。第。六。人。河。南。布。衣。王。忠。民。特。改。宜。教。郎。忠。民。穎。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尤。明。於。刑。名。靖。康。以。來。教。言。邊。方。利。害。於。朝。累。召。弗。至。上。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習。與。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以。為。迪。功。郎。不。受。與。徙。至。藥。川。忠。民。辟。地。南。下。遇。商。虢。鎮。撫。使。董。先。於。內。鄉。圍。之。軍。中。事。以。師。禮。忠。民。以。為。豫。備。立。營。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遣。人。達。之。金。帥。又。鑄。版。印。圖。散。於。敵。境。及。偽。齊。以。斷。天。下。之。疑。至。是。霍。琮。薦。其。忠。節。於。朝。遂。命。先。津。遣。赴。行。在。錄。故。樞。密。副。使。包。拯。曾。孫。嗣。直。為。迪。功。郎。用。淮。西。帥。臣。胡。舜。陟。請。也。壬。戌。詔。奉。使。官。左。承。議。郎。潘。致。堯。武。經。郎。高。公。繪。赴。內。殿。奏。事。致。堯。等。言。金。人。欲。遣。重。臣。以。取。信。後。三。日。以。致。堯。為。尚。書。兵。部。員。外。郎。公。繪。為。浙。西。兵。馬。都。監。先。是。朝。廷。以。果。若。緣。帛。遺。劉。麟。假。道。麟。不。納。致。堯。等。復。持。還。此。月。乙。丑。得。旨。付。左。承。議。郎。致。堯。時。呂。頤。浩。已。定。議。出。師。而。恐。與。和。議。相。妨。事。遂。中。止。應。童。子。舉。張。孫。為。迪。功。郎。採。饒。州。人。年。九。歲。能。誦。書。為。古。風。詩。孫。子。論。上。親。試。而。命。之。癸。亥。呂。頤。浩。奏。事。因。論。祖。宗。兵。制。上。曰。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至。於。仁。宗。臨。御。最。久。恩。澤。及。人。最。深。朕。於。政。事。閒。未。嘗。不。澤。思。仁。祖。庶。幾。其。勢。也。何。謂。繼。繼。我。高。宗。之。法。祖。也。論。兵。制。則。曰。祖。宗。制。度。自。朕。家。法。進。實。則。曰。祖。宗。親。日。祖。宗。成。監。不。敢。改。也。謂。仁。祖。臨。御。最。久。德。澤。在。人。最。深。朕。於。政。事。以。仁。祖。為。法。故。德。與。獎。丹。講。和。故。事。今。日。可。以。進。行。信。以。真。宗。實。訓。進。是。於。是。而。得。繼。志。事。之。孝。矣。戶。部。言。來。歲。大。禮。已。下。左。藏。庫。自。今。日。收。錢。十。分。為。率。積。出。一。分。專。充。賞。給。之。用。從。之。

甲子。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晁公為。言。妻。仕。氏。受。求。珍。金。銀。臣。並。不。知。法。寺。斷。私。罪。杖。乞。改。正。過。名。詔。改。作。公。罪。

乙丑。侍御史辛炳。入對。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當減。今。福。建。八。州。而。添。差。至。百。八。十。餘。員。理。宜。改。正。詔。付。吏。部。炳。又。言。願。宣。諭。大。臣。自。今。勿。廢。公。見。之。禮。則。必。無。乏。材。之。歎。詔。三。省。通。知。監。察。御。史。鄭。作。肅。言。通。判。出。於。帥。守。之。門。則。於。州。事。無。所。執。守。視。過。咎。無。敢。刺。舉。今。藩。屏。之。權。已。重。於。此。尤。所。宜。謹。乃。詔。諸。州。通。判。見。任。守。臣。所。辟。者。並。罷。

丁卯。尚書吏部侍郎韓胄。為。提。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胡。松。年。試。工。部。尚。書。充。副。使。趙。姓。之。道。史。云。上。命。朱。勝。非。擢。副。使。勝。非。言。故。事。當。用。武。臣。時。方。艱。危。不。宜。重。擢。舊。制。蓋。置。松。年。案。此。時。勝。非。丁。憂。未。還。朝。道。史。恐。誤。今。不。取。

五人。上中節二十九人。皆選官四等。白身人予初品官。下節七十人。各選四資。三節人共賜裝錢二千三百七十緡。銀三百八十兩。帛千五百一十四匹。探請俸兩月。又別給贖家及沒錢。加賜青錢萬緡。黃金三百兩。綾二百五十四匹。為私親費。賜金錢。在戊辰。三節人賜官資。至給贖家。在辛未。使副與恩澤及錢。在壬申。賜錢。在壬午。今並書之。時青長子右奉議郎協提舉浙東茶鹽。乃詔青次子右通直郎彬。松年親屬右朝奉郎田積中。各於寄家處添差通判。彬臨安。積中平江。自是以為例。二人。在庚午。此月庚午。

安化蠻聚全劍聚八百人。焚宜州普義寨。廣西經略使許中遣兵馬鈴轄羅選統宜融平觀四郡兵擊之。戊辰。以聞。是日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以大軍至桐廬縣。而賊縲羅與其徒八人已就招。日。五月庚午。應州王安提下羅羅等八人。而六月丙申。楊沂中乃云。詔沂中速往招捕餘黨。宜諭官胡蒙請榜諭其徒。能自首者免罪。給賞。許之。既而沂中捕斬其徒九十有六人。詔沂中以舊官領保信軍承宣使。將士進秩有差。胡蒙請。在五月己卯。沂中到。在六月丙申。羅羅在七月庚辰。亂之始作也。鳳林巡檢保義郎章甫。淳安尉右迪功郎曹作。肅指使保義郎徐詹皆為所害。後各官其家一人。十月丙申。曹等。贈官與恩澤。

己已起居郎黃龜年。起居舍人張綱並試中書舍人。秘書少監孫近行起居郎。僑齊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權給事中馮長寧。尚書右司員外郎許伯通同修什一稅法。及阜昌敕令格式。是日書成。凡條法三十一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諸律刑統疏議。阜昌敕令格式。與什一稅法兼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其進割大略云。宋之季世。稅法為民大害。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貴。擇利兼併。售必資腴。減落稅畝。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俯首聽之。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私攤逃戶賦。則牽連邑里。遂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實直。巧詐欺民。十倍倍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貧虛相資。誅求不輟。朝行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為盜。其大指如此。此據。庚午。詔免岳州今年稅役。用守臣范寅敷請也。寅敷時已丁憂。尋詔起復。寅敷起復。在丁丑。

辛未。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李與權試大理卿。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庭秀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都部員外郎韓膺守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岡為右司員外郎。膺以其兄出使故遷。左宣教郎江端友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主管温州神主尋詔端友兼權太常少卿。充神主神御提

點。婦女補少補。在此月壬午。湖北安撫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顏孝恭為貴州團練使。武經郎閻門宜贊舍人郝最等千二百九十四人並進官有差。以平石陂盜饒青之功也。壬申。言者論五使所至。訟牒紛起。其間固有久負屈抑。不得自伸。至於因緣嫌怨。虛誕不實者。十蓋八九。望令有司。具申朝廷。特實嚴憲。從之。癸酉。京西撫諭任直清辭行。

乙亥。天申節。韓世忠進生鹿。上不欲卻。諭輔臣將放之山林。以適物性。樞密院言。已遣使詣大金議和。恐沿邊守將。輒發人馬。侵犯齊界。理宜約束。詔出榜沿邊曉諭。如敢違犯。令宜撫司依法施行。丙子。左朝奉大夫知永州黃陞與其州官文武六人並罷。以湖南宜諭辭徵言劾其贓汗不法也。是日。金房鎮撫使王彥遣兵復金州。初。金兵既還。彥遣本司統制官武節郎許青以所部千三百人出漢陰縣。偽京西南路安撫使周貴迎戰。青引兵橫擊。大敗之。貴僅以身免。遂復金州。又收金兵於洵陽。乃棄金。房去。時軍食益艱。張浚乃以彥兼宜撫司參議。駐兵通州。而留統制官武功大夫格禡以兵三千守金。房。是役也。宜撫司幹辦公事右朝散大夫高士瑰以功加直祕閣。將佐軍校義兵三千四百七十人受賞有差。日。四年四月己酉。國王假等獎。

丁丑。右奉議郎鮑貽遜知黃州。仍命以江西湖北兵千人之任。賜白金二千兩為軍費。貽遜奏右迪功郎李敏功為判官。從之。賜銀許官。在六月丁亥。左中奉大夫王聲英州編管。坐權知岳州。受賕當校也。仍以其獄示諸路州縣。戊寅。殿中侍御史曾統試秘書少監。左宣教郎李長民守監察御史。左修職郎程克俊。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歐陽興世。登仕郎鄒況並特改京官。先是四人俱得召對。上問輔臣曰。長民性行。比兄正民如何。呂頤浩對。二人皆淹博。文詞則長民優。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朕得其棄。以示從臣。而正民以為光等皆不合時宜者。士大夫笑之。徐俯以長民家世趨向對。且言。正民之父景淵長者。持論平正。不以元祐為非。臣嘗戒長民。當繼父志。上曰。願長民材行何如。爾元祐之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偏用。餘人亦不可偏廢。惟賢則用之。又問。況何如人。頤浩等對以浩之弟。上曰。浩固賢。今更當議況之賢否。爾頤浩曰。陛下既賜之對矣。故事。選人賜對當改秩。上可之。庶益曰。陛下不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賢。而又問況之賢否。可謂至公矣。上曰。朕未嘗偏有好惡。況用人乎。寬後已見。與世。修孫也。既而侍御史辛炳言。況本非士類。鄉評無聞。玷辱名臣之後。望授降等差遣。從之。況與知錄。在八月癸卯。中興聖政。臣正等曰。用人之道。與善。善則。而不敢於先人之私。牢不可破。此。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五

況之賢否。可謂至公矣。上曰。朕未嘗偏有好惡。況用人乎。寬後已見。與世。修孫也。既而侍御史辛炳言。況本非士類。鄉評無聞。玷辱名臣之後。望授降等差遣。從之。況與知錄。在八月癸卯。中興聖政。臣正等曰。用人之道。與善。善則。而不敢於先人之私。牢不可破。此。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五

具已未書填總數中部。川權侍郎鄭滋請也。自渡江來。所降度牒甚衆。而無其籍。至是始申明之。丙戌。復置六部架閣庫。自崇寧間。何執中爲吏部。始建議置吏部架閣官。其後諸曹皆置。凡成案。爾部二年。然後昇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人以爲便。迄宣和再置。再省。至是都官員外郎蘇良治奏復之。遂命末臘郎官兼。良治建議。在四月辛亥。十五年七月又復舊官。

丁亥。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侍郎胡松年入辭。肖胄言。今大臣各徇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議乃權時之宜。以濟艱難。他日國步安強。軍聲大振。理當別圖。今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肖胄母文安郡太夫人文氏聞肖胄言。爲言韓氏世爲社稷。汝當受命。即行。勿以老母爲念。上聞之。詔特封榮國太夫人。以寵其節。文氏。彥博孫也。肖胄等奏左朝請郎秘書丞環中爲左朝議大夫。充審狀官。從之。文氏遂封。命提舉修內司楊公弼更作行宮。南北臺門。

戊子。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許翰薨於吉州。翰以今年七月丙辰權官致仕。七月辛巳。日麻附傳乃在去年。誤也。度支員外郎權監察御史胡蒙宜諭浙西還。上命蒙先以御寶手麻。及所申明利害。進册來上。是日入見。蒙出使七閱月。所案吏八人。二年十二月庚戌。蒙奏。二年二月。承節郎長洲縣丞趙鼎。三月甲子。承節郎添差監稅務趙公。四月壬辰。浙西提舉茶鹽公事夏之文。五月丁巳。昌化令黃壽。並放罷。取勘左文林郎王。五月丁卯。行薦士六人。三年四月丁未。左朝議郎知吳縣官。右通直郎知督院縣官。五月戊寅。左朝議郎知山縣。論者以爲蒙所言。皆呂頤浩風指也。後半月。擢蒙爲右司員外郎。蒙除右司。在甲辰。

庚寅。宣撫處置使張浚奏捷。且請俟過家上家畢。順水赴行在。上曰。願敵自退。西蜀無虞。呂頤浩曰。臣深以爲憂。今強敵敗散。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更取旨。上曰。可。速其來。王似。盧法原督使趣赴往。仍降詔撫存蜀中。並與元。金。洋。間。民疾苦。時似已至。司治事。而行在未知也。是日德音。降川陝關。

殺情輕死罪囚。釋流已下。吳。介。關。師。古。將。士。令。宣。撫。司。第。功。以。開。王。彥。特。放。罪。復。往。金。州。控。扼。應。歸。業。人。戶。積。欠。稅。役。等。皆。蠲。之。四。川。得。解。舉。人。願。赴。南。省。者。給。進。義。副。尉。驛。券。自。軍。興。後。創。行。法。度。科。斂。見。爲。民。病。非。爲。軍。需。所。急。者。仰。以。便。宜。一。面。住。罷。夔。峽。州。縣。權。免。商。稅。及。力。勝。一。年。時。浚。方。論。敵。之。功。將。佐。幕。官。皆。以。便。宜。遷。秩。起。復。鎮。西。軍。節。度。使。涇。原。秦。鳳。經。略。使。知。秦。州。陝。西。都。統。制。吳。玠。爲。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參。議。官。程。唐。進。秩。一。等。徵。獻。閣。待。制。參。贊。軍。事。權。宜。撫。判。官。劉。子。羽。陞。寶。文。閣。直。學。士。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彥。進。保。大。軍。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榮。州。防。禦。使。熙。河。關。廊。路。馬。步。軍。副。總。管。統。制。秦。軍。馬。關。師。古。爲。秦。州。觀。察。使。落。副。字。榮。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同。統。制。軍。馬。楊。政。爲。明。州。觀。察。使。知。慶。陽。府。兼。節。制。成。鳳。州。軍。馬。康。州。團。練。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

統制和尙原軍馬吳璘爲榮州防禦使。知秦州。兼節制階文州軍馬。朝請大夫直祕閣通判鳳翔府陳遠猷爲左朝議大夫。傳風之敗。宣司賞功。他書皆不見。王彥行狀云。敵自變。斜。過。去。福。相。張。公。以。爲。敵。難。深。入。而。亡。士。馬。之。多。前。此。未。有。實。同。敵。而。卒。保。全。蜀。者。璘。將。勳。力。兼。通。謀。功。用。顯。彰。宜。進。秩。行。賞。有。差。授。公。保。大。軍。承。宣。使。公。獨。不。受。士。登。重。之。劉。子。羽。奏。敵。出。於。犯。金。州。涉。秦。連。進。去。道。與。元。無。張。公。已。困。於。公。亦。被。擄。也。是。議。除。寶。文。閣。直。學。士。據。此。則。子。羽。除。寶。文。閣。直。學。士。或。除。宣。判。時。朱。勝。非。所。謂。張。浚。以。便。宣。撫。官。至。難。學。士。殆。據。此。也。日。麻。今。年。八。月。丁。未。程。唐。轉。官。回。授。九。月。丙。子。楊。政。陞。爲。直。學。士。日。成。州。團。練。使。田。汝。陽。鄧。州。防。禦。使。皆。用。饒。風。關。功。賞。十。月。庚。子。有。旨。吳。玠。已。除。利。州。路。階。成。秦。州。制。置。使。而。功。顯。肥。玠。加。檢。校。官。除。制。置。使。皆。併。繫。於。饒。風。退。歸。之。後。蓋。宣。司。便。宜。所。授。以。不。見。本。月。日。故。因。浚。赴。召。奉。命。具。書。之。更。須。詳。考。彥。辭。不。拜。王。彥。不。授。官。似。爲。初。考。有。放。難。推。願。浩。又。遣。浚。書。曰。即。未。可。去。蜀。第。爾。宣。司。當。爲。開。陳。如。所。請。浚。不。顧。既。而。法。原。亦。至。閬。州。浚。遂。與。子。羽。及。參。議。官。左。通。議。大。夫。王。庶。主。管。機。宜。文。字。兵。部。員。外。郎。馮。康。國。鼎。州。團。練。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俱。東。以。左。承。議。郎。李。良。臣。提。點。降。賜。庫。良。臣。掌。庫。以。明。年。四。月。十九。日。良。臣。申。明。劉。錫。等。借。金。銀。狀。修。入。武。經。郎。開。門。祇。候。知。長。寧。軍。甄。拔。權。隨。行。幹。辦。此。據。明。年。五。月。十九。日。甄。拔。乞。換。給。狀。罷。朝。議。大。夫。知。瀘。州。蘇。覺。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而。以。程。唐。爲。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唐。之。除。日。麻。不。見。瀘。州。知。州。名。覺。罷。唐。到。邠。州。觀。察。使。永。興。軍。路。軍。略。使。郭。浩。知。興。元。府。本。府。知。府。題。名。浩。今。年。七。月。到。任。未。知。浩。此。時。爲。何。官。題。名。稱。武。軍。節。度。使。蓋。誤。直。祕。閣。瀘。川。府。路。轉。運。副。使。兼。隨。軍。轉。運。副。使。張。深。知。夔。州。日。麻。深。以。今。年。八。月。發。尋。又。以。左。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馮。權。樞。密。院。計。議。官。與。偕。行。權。樞。密。院。計。議。官。未。用。浚。奏。改。知。夔。州。尋。又。以。左。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馮。權。樞。密。院。計。議。官。與。偕。行。紹。興。三。年。九。月。十二。日。日。麻。論。遂。寧。府。結。制。子。羽。擊。衝。知。此。他。書。蓋。無。有。也。日。麻。紹。興。八。年。正。月。十九。日。御。史。中。丞。常。同。劉。子。羽。伏。見。徽。宗。事。張。浚。僅。同。僕。隸。頃。歲。浚。罷。宣。撫。朝。職。無。以。爲。後。乃。作。疏。頭。鈔。數。萬。官。監。司。守。錢。物。以。獻。於。浚。取。於。他。人。者。多。而。自。取。者。少。中。不。平。紛。爭。而。止。三。月。六。日。辛。卯。臣。依。上。旨。近。嘗。彈。論。馮。權。之。罷。已。蒙。施行。四。川。自。靖。康。以。來。七。年。上。供。皆。因。軍。興。諸。處。裁。用。職。缺。策。於。浚。再。行。科。歛。會。朝。廷。防。同。降。指。揮。而。罷。人。長。之。切。實。案。同。所。云。皆。此。時。事。今。並。附。此。其。有。無。當。考。隨。軍。轉。運。副。使。張。澄。統。本。司。西。兵。赴。行。在。權。主。管。軍。馬。續。澄。明。年。五。月。十四。日。乞。權。監。軍。物。色。狀。修。入。熊。克。小。麻。四。年。四。月。先。是。張。浚。令。宣。撫。司。隨。軍。止。五。千。人。統。押。官。亦。無。證。名。數。內。有。五。千。人。又。已。得。旨。遣。還。此。所。云。統。本。司。兵。萬。人。恐。誤。今。修。潤。附。此。當。考。良。臣。綿。竹。人。也。中。興。聖。政。是。日。上。謂。呂。頤。浩。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而。人。不。能。犯。大。重。則。法。不。行。大。重。則。不。禁。奸。賊。管。語。徐。備。時。官。下。有。所。禁。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維。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其。可。行。臣。正。等。曰。法。爲。天。下。平。也。不。可。得。而。重。不。可。得。而。輕。惟。其。當。而。已。矣。故。法。之。立。也。因。已。服。人。之。心。於。未。抵。罪。之。前。而。又。哀。矜。惻。不。忍。以。行。之。則。下。知。有。恥。而。足。以。養。其。非。也。苟。惟。不。然。加。之。極。刑。有。死。而。已。人。苟。自。棄。則。死。非。其。悔。奈。何。以。此。懼。之。哉。國。家。仁。恕。爲。治。惟。照。軍。用。之。臣。制。軍。法。以。行。法。至。於。一。錢。一。錢。之。上。徒。劉。錫。謂。徒。爲。暴。刑。雖。正。其。罪。蘇。軾。贊。之。子。弟。有。殊。兩。之。過。父。兄。施。斤。均。之。詞。皆。謂。其。不。可。行。也。法。嚴。而。不。可。行。無。乃。有。悖。於。事。情。有。不。合。於。先。王。之。法。乎。法。不。可。行。而。存。之。無。乃。有。害。於。民。有。累。於。國。體。者。乎。視。官。中。禁。切。之。令。雖。軍。法。無。益。則。更。隸。之。法。宜。用。中。制。然。後。決。可。行。也。

辛卯。沿海制置使仇恽罷。壬辰。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大中言。建昌軍軍學教授李彌正。玉山縣丞張絢。清修廉潔。文學過人。詔並

管同統制軍馬楊政爲明州觀察使。知慶陽府。兼節制成鳳州軍馬。康州團練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

管同統制軍馬楊政爲明州觀察使。知慶陽府。兼節制成鳳州軍馬。康州團練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

者天下公共之法。大臣行法。與衆棄之。尚誰怨。前日論甲三官。且至乙矣。輒貸不問。今日復論丙如甲。

公秉國鈞於天下。其險之地。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頤浩鑿然。王國事。雖極難。猶志不入不得其時。其

追官附此。但觀以爲討論。政議思。都議。是日。都省批狀。諸路私販盜賣。並依通州已得科罪。用提轄權貨務

都茶場張純請也。時呂頤浩更淮南鹽法。亭戶私貨者。不以多少。杖脊配嶺南。雖赦不宥。會淮東

提舉茶鹽郭楫言。非亭戶而與軍民交易者。未有明文。事下權貨務。於是純言。亦合一等科罪。頤浩奏從

之。至是浙東提刑司申明亭戶盜賣形名。純言。上件指揮。雖緣通州管下有犯。臣僚起請。諸路亦合一體

施行。頤浩不復奏陳。徑以批狀行下。自是斷配日多。民間破家蕩產。不可勝計矣。願浩批狀事。日歷不載。今以

上言并利部會狀。狀云。紹興三年六月十八日。省批狀指揮。本月十八日也。非亭戶一等科罪。指在三月癸亥。今并附此。更不別出。

壬寅。端明殿學士宜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張深知成都府。充本路安撫使。初。深以老疾旬免。張浚命深五

日一赴司視事。會成都關守有詔。浚具名奏差。浚承制授深。至是。中命。成都府。深以五。中侍大夫忠州

防禦使。利南鎮使。解潛言。已滿三年。請罷去。詔令再任。甲辰。翰林學士恭密禮上昭慈聖皇后改諡議。尚書右司郎中王珩爲宗正少卿。填復置閣。日歷及都

顯名。折除宗廟。皆在此月。蓋自建炎三年。以奉常宗廟。至此始除。也。日歷十月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十二月。內戶部相度。狀並同。疑府罷後。又不除。入至庚戌。乃降旨耳。

員外郎。徵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盧知原充都督府參謀官。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陸直龍圖閣

知臨安府。以左司諫唐煇言。知原爲政乖謬也。章再上。詔知原以本職奉祠。知原以是月癸丑提舉。詔舒、

黃三州仍舊聽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節制。及應副錢糧。先是淮西安撫使胡舜陟乞節三州人馬。許之。

趙鼎言。江西與淮西相接。今三州撥隸淮西。萬一上流有警。則沿江一帶。並無軍馬應援。故有是旨。

乙巳。左朝奉郎監尚書六部門孫憲。轉對言。自靖康軍興以來。議和好則忘備禦之方。言拒敵則絕通和

之議。閱時既久。屢失事機。天下至今憤痛。屬者再遣樞臣。銜命出疆。臣恐和戎之議未成。防狄之備遂弛。

敵情不測。事當過慮。望密戒邊臣。中嚴戒律。詔付沿邊守帥。初。韓世忠之軍建康也。詔江東漕臣月給

錢十萬緡。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至是。劉光世移屯。又增月椿錢五萬六千緡。轉運判官直祕閣劉

景直等告之於朝。詔通融應副。自呂頤浩。朱勝非並相。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

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項。充其數。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椿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大爲

東南之患。今江浙月椿錢。蓋自紹興二十三年始。月椿錢。諸書不見事始。日歷十七年八月。上諭秦檜。猶未遣朝。朱勝非

復明年九月。起月椿。未始在何時。以事考之。當是今年四月。除二宣撫時。今因江東漕餉。申明附此。或可移附四月。

丙午。詔內外從官各舉宗室一人。以備器使。先是右承事郎知大宗正丞謝傑條上宗室五事。曰。舉賢才

以強本支。更法制以除煩苛。擇官師以專訓導。繼封爵以謹傳襲。修圖牒以辨親疏。始岐獻簡王仲忽爲

宗官。多以建白論者。謂立法太嚴。自渡江後。南班宗室。纔六十三員。學官久闕。襲封之典。遂廢。宗正有寺

無官。故假言之。時已用。復置宗正少卿。因有是命。惟襲封不行。用復置宗正少卿。今十月。右朝請大

夫王唐。右奉直大夫李昕。並通判南府。用鎮撫使解潛請也。此又與前此部作。職。守。臣。詳。通。列。

丁未。詔即駐蹕所在。學置國子監。以學生隨駕者三十六人爲監生。置博士二員。時中書舍人黃龜年入

對。上奏言。雖車駕東巡。庠序在遠。而博士之官未命。養教之士未充。殆爲闕典。遂命禮部條具。其後進呈

上曰。學校固教化之原。然當治戎備之時。爲之則近於不急。乃命爾俟焉。上。請。在。七。江東宜撫使劉光

世引兵發鎮江。時淮南宜撫使韓世忠屯登雲門。光世懼其扼己。改途趨白鶴店。世忠遣兵千餘襲其後。

光世覺之。乃止。既而光世奏世忠掠其甲士六十餘人。且言世忠身爲大將。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宜謹慎。

共濟大事。而乃不循法度。強奪戰兵。若非臣彈壓嚴切。必致兩軍相挺。上貽聖憂。樞密院言。近兩軍中奏

各有互招過官兵。詔同都督孟庚體究發還。如無實迹。行下逐司照會。上尋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事

賜之。日歷七月丁巳。劉光世奏。臣六月二十六日。統率軍馬。離鎮江。故附此。日。光。世。所。奏。其。後。蓋。爲。光。世。諱。也。今。參。酌。附。見。

五國城告變。金人遣使案問。金人初欲遣二帝過河。駙馬都尉蔡條力辨其誣。彥文等坐死。金人尋以潘

致堯所持奉兩宮金銀藥石來上。上皇見之流涕。謂羣下曰。荷天眷命。未亡趙氏。中興之主。出而繼焉。今

日信至。可謂幸會。惟藥材。以備用。餘皆分賜。從行親屬官吏。王若沖北行。錄云。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楊。勳。馬

駙馬都尉宋邦光。徑令徐中立。關達。太上。驚。愕。未。以。爲。然。翌。日。遣。使。渡。河。以。詢。虛。實。則。千。戶。貝。勒。安。塔。塔。哈。李。董。者。已。陳。兵。河。故。二。逆

解。彼。往。彼。歸。安。裝。得。所。早。之。詳。據。聞。太上。即。令。率。親。屬。及。一。行。臣。寮。合。議。除。白。錦。以。病。不。能。出。餘。皆。預。焉。先。此。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

而。皆。惶。悚。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捐。軀。報。效。正。在。今。日。倖。身。以。貴。高。自。處。願

諸。公。盡。力。以。殉。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明。之。言。辭。體。位。坐。皆。泣。下。其。不。能。發。憤。直。前。之。心。至。七。月。中。旬。彼。逆。黨。使。前。來。勸。問。太上。遣。植。同

往。往。見。來。使。堅。欲。太上。渡。河。對。峙。又。遣。徐。王。棟。宋。邦。光。再。往。至。則。尙。執。前。議。乃。請。淵。源。行。及。信。王。楙。駙。馬。都。尉。向。子。辰。內。侍。王。若。沖。同。往

傳。實。從。之。再。三。力。懇。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東。條。所。寓。之。地。而。引。問。焉。羣。臣。力。拒。往。反。詰。則。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罪。廷。案。上。復。遣

前。使。以。除。太上。一。面。慮。太上。曰。二。子。侍。送。雖。謂。諸。官。天。倫。之。屬。豈。忍。爲。之。使

曰。若。如。此。自。有。宜。命。並。死。之。使。歸。條。上。疏。乞。深。自。悔。禍。以。長。天。戒。太上。嘉。納。之。

戊申。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樞密院準備差使王林以所部充御前忠銳第十將。林。劉。光。世。部。曲。也。忠。銳。第

九將史康民薦其才自承州召還而有是命。

己酉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自處州班師。此以紹興四年四月二十
五日大獲奇捷子修入

庚戌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提舉修國史時未有日曆中書舍人張綱請用祖宗故事命大臣典領起居郎
孫近在秘書亦以為宜至是始命頤浩尚書吏部郎中川陝撫諭周隨享卒於蘭州詔贈直龍圖閣官

其家三人賜銀帛百匹兩令撫司致其柩。隨享贈官在
九月丁丑

壬子右宣徽郎王忠民至行在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於政府忠民上疏力辭新
命且言臣為大金舉兵故自上大金國主三表為辨理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求名祿上不許忠民以告
置於積中殿之七寶山下既見所奏圖中力懇求去遂依商號鎮撫使董先於軍中罷澧州歲貢竹篋

癸丑賜潭州度僧牒二百為修城之用潭州自為敵所破城壁皆壞李綱以為汗漫難守請截三分之一
未及成而綱去至是安撫使折彥質言於朝詔監司相度其後諸司言潭州城圍二十二里九步西臨大
江東南兩壁並依山勢不可截損惟北壁地皆荒閒欲截去城地七里半新城圍計十四里半有奇奏可
後亦不克成。諸司再奏在
十月庚戌

陝西既陷買馬路久不通至是榮州防禦使知秦州節制階文軍馬吳璘始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
以馬來市西馬復通蓋起於此於是宣撫司承制授蕃官趙繼志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七年正月
丙戌降告川陝

宣撫司以三泉縣為大安軍。王明清據通渭縣太祖立極之初西蜀未下益州三泉今開道驛驛驛率先至閣下上大尊平
蜀後詔令三泉縣不隸州郡遇慶賀許發表章直達樞密初四川制置司趙鼎陞為軍失阻
崇之指矣(案)宣司陞軍以今將敵陷至三泉而
止故因以為提提非因有途表章之故明禮誤也以武臣種友知軍兼縣事文臣為判官縣丞。此據紹興七年閏十月
三十日吳玠劄子修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七

【紹興三年】秋七月甲寅朔資政殿學士新知平江府謝克家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引之也浙東
福建宜諭朱異言建州觀察推官林安宅清廉守正嘗面折范汝為詔循二資令入對安宅候官人也
丙辰呂頤浩言行宮北門未成而役夫少欲於忠銳第八將范溫麾下擇不堪出戰二百人助役且令溫
自董之上問其故席益曰役夫出入禁闕非素所撫循無以彈治上曰不可四方聞之以為使將帥舍甲
兵而事營繕非今日整兵經武之道也益曰聖慮深遠非臣等所及武秦軍節度使權主管殿前司郭
仲荀兼權神武後軍都統制朝請郎吳必明除名英州編管必明嘗知邵武軍葉濃之亂必明統所居
崇安縣射士捕之縣是武斷一鄉脅制縣令與通直郎前通判臨安府暨尚卿協比為姦為右朝奉郎通
判建州李佩所發事聞詔漕臣徐宇究實於是尚卿撫州編管知縣通直郎賈損亦坐停官
丁巳徽猷閣直學士詹又試給事中

己未登博學宏詞科用工部侍郎李擢奏也其法以制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十二件為題古今
雜出六題分三日試命官除歸明流外進納及犯賊人外願試者以所業每題二篇納禮部下兩制考校
堪召試者每舉附省試院收試上等改京官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下等減二年並與堂除奏補出身
人以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為三等之差著為令給事中黃唐傳暫權翰林學士以恭密禮疾告也

詔太史局每月具天文風雲氣候日月交蝕等事實封報秘書省。初置提舉學生牧馬監官於饒州。置司傳視雜監司令樞密差缺辦官三員本路給廩卒二百人仍令統制官王進以所部護之。時益市馬於廣西故先擇牧地都陽置官提舉。

庚申權商號鎮撫使董先奏饒州失守待罪詔先兼京西招撫司都統制屯襄陽。壬戌詔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爲額。此額與四年二月癸丑吳若申明狀修入。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近歲墾田不及三分之一至是立額。

癸亥尙書吏部侍郎陳與義兼權直學士院。甲子手詔諸路憲臣嚴實州縣已未支還和買本錢實數來上先是諸路和買綱網匹支錢一千而州縣又多不給者時大旱上以爲民吝怨而傷和氣諭大臣曰雨不濡土當務修政事以感天意和買未爲良法重困吾民其令監司覈實勿爲文具也。開門祗候知泗州徐宗誠再任泗州自軍興以來田菜多蕪民閒皆以草實爲食及是宗誠以土豪爲守修城郭治官舍問民間疾苦又以私財市牛蓄糶課民使耕軍民皆贖州民聞陳机來爲守相率詣朝廷請宗誠再任上許之知樞密院事張浚言君臣相與之際自古所難惟聖賢之君乃能終始保全使其臣立於無過之地史册書之後世歌之此臣日夜引領東向區區有求於陛下者也臣以崎嶇孤旅之身幸蒙擢用適時艱危屢經大變臣荷陛下恩德深隆不敢以家室宗族爲念勉竭股肱之力庶幾有濟力竭忠誠決圖破敵誓不俱生而臣志大而才疏心忠而識闕舉措謬戾動致怨尤首罷使權繼膺召命再念臣五年使事心力俱疲疾病交攻日以衰弱願陛下推保全之志廣均逸之仁俾獲眞祠奉事香火方今大敵敗卻將士一心外敵之勢漸衰中國之威將振臣之求退不爲無辭與時儻未死於溝壑尙求報於天地執筆見意涕淚交流詔不允令浚疾速赴行在。

乙丑尙書省言韓肖胄已至泗洲齊國館伴官兵未到時神武諸軍護送者二千人乃詔都督府以輕舟濟其軍食肖胄至汴梁僞齊劉豫欲見之副使胡松曰見之無害豫之僞臣欲令以臣禮見肖胄未有以答松年曰皆大宋之臣當用敵禮豫不能折既見松年長揖豫彼寒溫如平生豫欲以君臣之禮傲之松年曰松年與殿下比肩事主不宜如是豫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其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欲復故疆而後已豫有慚色。

丙寅尙書考功員外郎兼權監察御史朱異宣諭浙東福建還入見異出使九閱月所案吏凡八人。三年正月。庚申右承務郎知開封府黃伯達乙酉儒林郎知象山縣趙舉之永慶丞劉伯英二月壬子浙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甲寅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四月癸巳右承直郎知安撫使張瑄已未保義軍節度使張瑄六月甲戌知莆田縣傅王內然庚申詳見本月日餘

取職。薦士十二人。張九成開明所任汝州縣丞張仲開已見今年四月壬辰張志行已見六月乙酉林安宅已見七月甲寅石公儒李郁見此日李來見四年正月丙寅左承議郎知安撫使王伯淮左朝奉大夫知松溪縣林元敬並已見七月甲寅

吳神邊吏部仍詔俟都司有闕日除。吳選吏部在。徽猷閣待制知宣州沈晦知建康府代歐陽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七 一一二九

也。日麻不見懲改除建康志以五月二日詔鄉貢進士石公儒李郁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儒臨海人長於春秋傳十三日到任亦不肯移今附此當考。

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璣女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其子妻之宣諭官朱異言其實故召自移建康權貨務於鎮江而入納絕少建康日課近二萬緡鎮江緡千緡而止論者以爲軍士攘奪商旅不敢行詔尙書省降敕榜禁止士卒有犯當依軍法統制官已下並取旨重賈今來所繫朝廷大利務在必行仍令江淮兩宣司依地分巡察。兩宣司巡檢在。此月己巳。

丁卯詔錄用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勳臣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先是徽猷閣待制宋伯友入對言艱難以來中原隔絕功臣子孫凋喪殆盡乞訪其後量材錄用故有是旨其後得趙普安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慶曆三年初定曹彬至藍元振二百四十八人政和三年重定范質至藍元振一百六十八人熊克小不考事。麻但云曹者而無伯友之名蓋伯友以六月甲辰越明得旨令吏開具克麻但據吏部所申而始也。

戊辰王瓊以舟師發行在。己巳詔以久旱令兩浙憲臣行所部慮囚左司諫唐煇乞令憲臣所至親自引問庶冤枉獲伸從之。樞密院計議官權監察御史薛徵言宣諭湖南還是日入見徵言出使九閱月所案吏十六人。三年四月戊申。縣職沈銓右通功郎監寧州縣務王載五月丙子永州推官俞樾六月甲辰保羅軍南第九將押院院成忠朝郎權同管外通檢夏習武經郎兵馬都監吳原將仕郎權司戶蘇聖辛巳通判賓州謝徽六月甲申左宣教郎前權寧州縣院冠六月辛亥知邵州和瓚乙未右朝散郎添差湖南轉運判官趙志之並放罷取。薦士十三人。劉延年張登已見五月己卯又六月己卯又陳發陳知損詳見四月己酉黃陞詳見五月丙子。亥左宣教郎前通判衡州趙伯牛權官。呂頤浩以徵言擅易守臣及移用經制銀後三日遂命出守上猶疑其資淺久之乃以徵言知興國軍。徵言得郡在。九月癸酉。

庚午詔無職田選人及親民小使臣並月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計增給先是御筆增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呈上諭以今飲食衣帛之直比官和不過三倍衣食不給而責以廉節難矣雖變舊法以權一時之宜戶部尙書黃叔敖言文武官料錢各有格法不可獨增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均州縣職田於一路通融應副無職田及職田少者增支從之。

壬申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始大智以獻戰車式得官車成而不可用遂罷之上因諭輔臣以車非利器席益曰古人彼此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懼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樞密院計議官京西撫諭任直清依舊直祕閣添差都督府幹辦公事上既臨道直清俄聞京西連失利遂罷行。

癸酉宰相呂頤浩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以旱乞罷政上親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時上以旱故詔羣臣言闕政禮部尙書洪擬奏曰法行

也。日麻不見懲改除建康志以五月二日詔鄉貢進士石公儒李郁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儒臨海人長於春秋傳十三日到任亦不肯移今附此當考。

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璣女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其子妻之宣諭官朱異言其實故召自移建康權貨務於鎮江而入納絕少建康日課近二萬緡鎮江緡千緡而止論者以爲軍士攘奪商旅不敢行詔尙書省降敕榜禁止士卒有犯當依軍法統制官已下並取旨重賈今來所繫朝廷大利務在必行仍令江淮兩宣司依地分巡察。兩宣司巡檢在。此月己巳。

丁卯詔錄用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勳臣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先是徽猷閣待制宋伯友入對言艱難以來中原隔絕功臣子孫凋喪殆盡乞訪其後量材錄用故有是旨其後得趙普安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慶曆三年初定曹彬至藍元振二百四十八人政和三年重定范質至藍元振一百六十八人熊克小不考事。麻但云曹者而無伯友之名蓋伯友以六月甲辰越明得旨令吏開具克麻但據吏部所申而始也。

戊辰王瓊以舟師發行在。己巳詔以久旱令兩浙憲臣行所部慮囚左司諫唐煇乞令憲臣所至親自引問庶冤枉獲伸從之。樞密院計議官權監察御史薛徵言宣諭湖南還是日入見徵言出使九閱月所案吏十六人。三年四月戊申。縣職沈銓右通功郎監寧州縣務王載五月丙子永州推官俞樾六月甲辰保羅軍南第九將押院院成忠朝郎權同管外通檢夏習武經郎兵馬都監吳原將仕郎權司戶蘇聖辛巳通判賓州謝徽六月甲申左宣教郎前權寧州縣院冠六月辛亥知邵州和瓚乙未右朝散郎添差湖南轉運判官趙志之並放罷取。薦士十三人。劉延年張登已見五月己卯又六月己卯又陳發陳知損詳見四月己酉黃陞詳見五月丙子。亥左宣教郎前通判衡州趙伯牛權官。呂頤浩以徵言擅易守臣及移用經制銀後三日遂命出守上猶疑其資淺久之乃以徵言知興國軍。徵言得郡在。九月癸酉。

庚午詔無職田選人及親民小使臣並月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計增給先是御筆增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呈上諭以今飲食衣帛之直比官和不過三倍衣食不給而責以廉節難矣雖變舊法以權一時之宜戶部尙書黃叔敖言文武官料錢各有格法不可獨增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均州縣職田於一路通融應副無職田及職田少者增支從之。

壬申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始大智以獻戰車式得官車成而不可用遂罷之上因諭輔臣以車非利器席益曰古人彼此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懼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樞密院計議官京西撫諭任直清依舊直祕閣添差都督府幹辦公事上既臨道直清俄聞京西連失利遂罷行。

癸酉宰相呂頤浩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以旱乞罷政上親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時上以旱故詔羣臣言闕政禮部尙書洪擬奏曰法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七 一一三一

也。日麻不見懲改除建康志以五月二日詔鄉貢進士石公儒李郁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儒臨海人長於春秋傳十三日到任亦不肯移今附此當考。

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璣女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其子妻之宣諭官朱異言其實故召自移建康權貨務於鎮江而入納絕少建康日課近二萬緡鎮江緡千緡而止論者以爲軍士攘奪商旅不敢行詔尙書省降敕榜禁止士卒有犯當依軍法統制官已下並取旨重賈今來所繫朝廷大利務在必行仍令江淮兩宣司依地分巡察。兩宣司巡檢在。此月己巳。

丁卯詔錄用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勳臣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先是徽猷閣待制宋伯友入對言艱難以來中原隔絕功臣子孫凋喪殆盡乞訪其後量材錄用故有是旨其後得趙普安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慶曆三年初定曹彬至藍元振二百四十八人政和三年重定范質至藍元振一百六十八人熊克小不考事。麻但云曹者而無伯友之名蓋伯友以六月甲辰越明得旨令吏開具克麻但據吏部所申而始也。

戊辰王瓊以舟師發行在。己巳詔以久旱令兩浙憲臣行所部慮囚左司諫唐煇乞令憲臣所至親自引問庶冤枉獲伸從之。樞密院計議官權監察御史薛徵言宣諭湖南還是日入見徵言出使九閱月所案吏十六人。三年四月戊申。縣職沈銓右通功郎監寧州縣務王載五月丙子永州推官俞樾六月甲辰保羅軍南第九將押院院成忠朝郎權同管外通檢夏習武經郎兵馬都監吳原將仕郎權司戶蘇聖辛巳通判賓州謝徽六月甲申左宣教郎前權寧州縣院冠六月辛亥知邵州和瓚乙未右朝散郎添差湖南轉運判官趙志之並放罷取。薦士十三人。劉延年張登已見五月己卯又六月己卯又陳發陳知損詳見四月己酉黃陞詳見五月丙子。亥左宣教郎前通判衡州趙伯牛權官。呂頤浩以徵言擅易守臣及移用經制銀後三日遂命出守上猶疑其資淺久之乃以徵言知興國軍。徵言得郡在。九月癸酉。

庚午詔無職田選人及親民小使臣並月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計增給先是御筆增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呈上諭以今飲食衣帛之直比官和不過三倍衣食不給而責以廉節難矣雖變舊法以權一時之宜戶部尙書黃叔敖言文武官料錢各有格法不可獨增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均州縣職田於一路通融應副無職田及職田少者增支從之。

壬申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始大智以獻戰車式得官車成而不可用遂罷之上因諭輔臣以車非利器席益曰古人彼此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懼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樞密院計議官京西撫諭任直清依舊直祕閣添差都督府幹辦公事上既臨道直清俄聞京西連失利遂罷行。

癸酉宰相呂頤浩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以旱乞罷政上親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時上以旱故詔羣臣言闕政禮部尙書洪擬奏曰法行

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徐廣國。宣撫

司。獻則受之。此恐權是行法止及疏遠之臣也。有自庶僚為侍從。臥家視事。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洪

若鼓院官移疾廢朝。則斥罷之。廢朝是行法止及冗賤之官也。權貨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

官有勢者。連營列陣。公行酷賈。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惟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

氣傷可知矣。疏奏。上嘉納之。上因尋置軍臣事。此種熊克。小麻附見。日麻蓋無有也。當考。

甲戌。右朝請大夫鄧漸提舉饒州學士監牧公事。漸入辭。言今西北之馬。浸已衰耗。朝廷取馬於他管。置

監於鄱陽。乃軍政之急務。聞東南民間養馬亦多。乞下諸路令民間。以甚好馬輸官。二十匹補進養校尉

等而上之。至百匹為五等。次第補授。朝論恐其擾民。乃止。漸以八月庚子入見。今併附錄。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

兵楊沂中自嚴州還。以沂中兼帶御器械。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閻門宜贊舍人御前忠銳第四將范

溫以所部充神武中軍左部統領。尋詔溫係忠義人。特令戶部給麻。餘毋得援例。溫給麻在九月庚午。

乙亥。朱勝非起復復官。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特命容恩殿候陳彥臣宣

押赴行在。初召當直學士陳與義草麻。後二日。復命學士蔡翥禮改四字。與義上疏待罪。詔釋之。蕭克

七月癸酉。右僕射朱勝非起復。蓋從日麻所書也。據編所修宰相罷職在乙亥。而洪進中與王益壽。乃注云七月二十三日。三書不

同。案陳與義待罪狀云。今日二十一日。晚伏案宣讀。奉朱勝非起復制。切觀二十三日。三書同奉。蓋洪進中與王益壽。禮改四字。二十一日

甲戌也。據此則與義以甲戌草制。乙亥宣讀。不知日麻何以差誤。今不取。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選兵三千人。移戍廣州。初。廣東諸司奏右朝

散郎通判廣州韓信貪贓不法。事下提刑司劾治。已而信子信甫使人詣關。訟轉運判官章傑與父有深

仇。乞移獄。詔江西提刑丁彬選官根勘。信與呂頤浩子抗善。故頤浩主之。勘官通判南安軍時益。因移文

勅傑奏益觀望用情。詔彬更選官往治。毋得觀望。徇情滅裂。是月至是言者謂貪贓之吏。相習成風。害政

殘民。蓋非一日。即如益所行。非勸信也。望詰益。因依從之。其後頤浩免相。御史又以為言。於是彬

益並罷。時彬已遣通判度州周文虎詣廣西按信罪。而諭意使出之。文虎有守之士也。辭之不聽。成疾道

死。臺章再上。彬坐停官。而信亦死於獄矣。彬。益罷官。在九月丙寅。彬勸信。在明年正月丁卯。皆用常例。此時同未嘗御。史故不出其名。信以去年三月癸卯下廣州獄。今年十一月乙丑死於獄中。凡此

二月甲午。廣州申到。職五百三十餘日。明年

丙子。詔諸路監司分按州縣。親錄囚徒。以察冤滯。以久旱用。工部員外郎臨海朱縉奏也。詔臨安府守

臣。有奏冀事。不許隔班上殿。用直龍圖閣知府事梁汝嘉請也。汝嘉嘗言。臨安府地望為一路最。況登殿

之下。莫先彈壓。而守臣之任。僅同支郡。望令本府依舊帶安撫使。析浙西八州為二分。隸鎮江。臨安。時以

防江為重。未克行。是日。泉州洪水溢。壞城郭廬舍。凡三日乃平。

丁丑。詔遣內使衛茂恂往夔州。荆南府。催張浚赴行在。仍以茶藥為賜。尋詔茂恂所過州。有前宰執皆

撫問之。

己卯。省都督府。隨軍漕臣。時以戶部侍郎姚舜明在鎮江。總領糧糧故也。詔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

秦州張榮。以所部赴行在。初。講筵所以進書。推恩書吏。慕允中。補進武副尉。提舉官乞特不作非泛。補

授都官用例。許之。左司諫唐煇言。號令不信。後之僥倖者。無以澄革。乞改正。是日進呈。上曰。此御批實也。

既有例。當行。庶益曰。此事固有前比。然以副尉而煩諫官論執。請如所奏。上頷之。徐俯曰。如有例。上曰。

然。凡朝廷事。既有例。因言者論列而改。則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繫國體。呂頤浩。庶益。同請如煇

所奏。上可之。案。煇所奏。非謂不補漕官。謂其不應不作非泛也。蕭克小麻。節略其文。遂失事實。今稍詳之。中興重政。臣正

可也。爭者曰。必不可。以為未若也。爭者曰。必有其人。主豈得忽於。而謂其說成。彼以爭為職者也。事之可也。而過於言。無傷也。人

有所難言。事有所必不可。不若者。又將使斯人。不擇可否。不計從違。以伸其職於後也。故曰。法家拂士。不可以過人。蓋之。言無不從。有補

國家。附加遠。其職。遂廢。以臣者。所宜左右其說。以獻於明主也。太上皇帝。樂受諫疏。付外而行。與大臣謀議。曲折詳盡。寧格成命。而重

遠。諫。此固體也。夫以陳之。論一。副尉。與論。瓜。果。而。授。試。官。者。何。如。試。瓜。果。而。授。試。官。之。人。耳。而。來。者。未。必。加。多。因。諫。而。觀。恩

澤。則。感。之。類。不。乏。也。其。非。泛。補。授。之。名。安。得。而。不。早。進。正。於。此。雖。有。前。比。可。免。論。職。特。不。可。以。一。概。廢。也。

庚辰。輔臣奏事。呂頤浩言。雨足。上曰。日者九旱。朕甚憂之。以為穡事無望矣。今當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皆大有年者。纔一。書。有。年。者。再。而。已。以此。知。豐。登。之。難。得。也。先是。自。六。月。丙。午。不。雨。上。命

議。獄。省。刑。弛。力。役。進。素。膳。及。是。雨。乃。足。翌。日。上。始。御。玉。食。焉。

辛巳。左朝散大夫廣西轉運副使劉彥適。知靜江府。代見任人降充直。祕閣許中。赴行在。先是有詔。復收

免行錢。而查適市買方物。抑賈人使低其直。民有訟之。憲司者。中械繫之。死獄中。提點刑獄公事董葵言

於朝。故先召還。尋奪職。葵。適之子也。既而宣諭官明察復奏其五罪。四年二月乃趣湖南漕司。劾治

皇伯洪州觀察使權行在中。正司安定郡王。令時為寧遠軍承宣使。以積闕遷也。四年二月

八月。丙戌。戶部尚書黃叔放。請諸路上供錢。兩浙限次年二月終。江湖限五月中間起發。違者本

部以聞。從之。四年二月。廣東。西。漕。臣。初。忠。銳。第。八。將。徐。文。既。叛。去。事。見。以。所。部。海。舟。六。十。官。軍。四。千。三。百。泛

國浩曰但恐無糧上曰撫國家給饋餉自古亦須運糧豈有無糧之理乃命出撫州權管錢九萬餘緡江西折帛錢易糧萬斛以餉飛軍

辛卯詔諸路州軍自去年以後奏案未得斷救者具月日申部取斷先是禮部尚書洪擬入對論諸路獄案疑滯上諭輔臣曰奏案遺決滯滯刑獄禁繫者多何以召和氣呂頤浩曰奏案法有日限上曰但不舉行耳可常催趣務在刑清庶革久弊乃有是旨

壬辰川陝等路官撫處置副使王似言川陝諸州應奏獄案乞用便宜指揮酌情斷下如張浚例許之癸巳左承議郎常同為殿中侍御史同自柳州召還既對遂有是命和安大夫榮州防禦使王繼先言累年供進湯藥有勞已推恩數乞將上件勞績守本官致仕庶不隳分招致人言詔繼先進秩一等許回授是日朱勝非自湖州赴行在故事大臣奪情者服緇光緒紫袍卓角帶上皇惡之政和末始議以入公門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至是勝非請所服太常遂省記宜和近事以報而居第則慘服去佩焉議者不以為是

大常寺下有此月庚子今用勝非赴行在遂書之勝非奏狀云臣今月十一日登舟是夜則慘服去佩焉議者不以為是

庚卒石亮與其徒謀卽州學園聚為變忠節指揮使司佞密告東南第六將韓恩等率兵捕其徒七人皆斬之事聞詔度州別選守臣命見任人侯延慶赴行在

甲午上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真元祐黨人豈有不賢但蔡京輩凡己之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上曰若黃策之類是也俯曰黃策乃元符末上書狂直被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無慮十數人策不能固窮守節旋陷於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姦惡環環竄名其間如楊畏朱師服數人耳策以直祕閣通判殿州受賊抵罪故上及之右通直郎唐恕太常少卿恕及告老屢召不至及是入對詔賜進士出身而有是命右朝請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王子獻復右朝議大夫子獻初坐江西棄城停官及是乞奉復大理約法公罪斬仍用赦而復之

觀秦州人元獻初坐江西棄城停官及是乞奉復大理約法公罪斬仍用赦而復之

乙未詔河南鎮撫使翟琮且在襄陽府屯泊聽候朝旨時梁衛之地悉淪僞境琮屯伊陽之鳳牛山為僞齊所逼孤立不能敵率部曲突圍奔襄陽京西招討使李橫以聞故有是命

附此克又云蔡以數城獨立不能敵亦誤蔡雖為權商號鎮撫使蓋先亦言有官軍及老弱七千在襄陽而李橫兵已衆恐不能贖給乃命先赴行在先途以其衆依趙鼎於江西丙申以昭慈聖獻皇后改諡册寶告太廟

丁酉遣戶部員外郎徐杞奉册寶

己亥以信安郡王孟忠厚為禮儀使奉神御並詣温州上酌獻於射殿畢步導至行宮南門外奉辭宰相率百官辭於城外時以製塑神御官吏遷官費者二百四十餘人添給錢萬緡銀帛二千四百餘匹兩言者以為濫乃命差減焉

庚子詔都轉運使移司撫州時議者皆欲罷都運司以省費給事中黃唐傳上疏言自罷發運司後上供錢物頓失拘催遂改為都漕蓋以收策上供應副行朝為事今罷此亦可省官吏之費但慮諸路漕臣復以上供錢物移用他時復置即非朝廷舉措並具置司前後所催發錢物數以聞乞付戶部官同議於是度支郎中侯懋等言自置此司一歲閒所拘催錢糧金帛已八十二萬餘貫石匹兩第漕臣不得自便同所忌嫉以此見存廢利害甚明今置司常州去閩廣江湖地遠乞移司撫州從之

辛丑信安郡王孟忠厚言近者有詔改議昭慈聖獻皇后諡號務盡尊崇而其廢復之因終未明辨人咸疑之臣聞昨有黃策上書專論此事蓋策於平江因析賣蔡京家產乃得京舊所藏親奉聖語劄子手迹有太上皇帝諡京語曰皇太后言昨先帝既廢后亦有悔意嘗以語皇太后則知廢黜之事非蔡京陵聖意斷可知矣昨已蒙宣取京所書劄真本望宣付史館以慰在天之靈從之

甲辰手詔曰比者兩賜弗時幾壞苗稼朕方寅畏流涕之中又復地震蘇湖益甚懼焉蓋天之降災其應必至皆朕失德不能奉順乾坤協序陰陽之故咨爾在位大小之臣有能應變引災輔朕不逮者極言無隱先是宰執同奏請罪章未下侍御史辛炳奏大臣無畏天心何事不可其言峻甚由是出宰執初章仍有天之降災皆朕失德之語於是呂頤浩等居家待罪累四章乃止

乙巳詔復置史館以從官兼修撰餘官兼直館檢討若著作郎佐有闕依元豐例差郎官兼領先是著作官全闕以都官員外郎孔端朝兼權著作佐郎至是吏禮部討論而有此命初婺州兵馬都監駱公彦等七人皆以潛邸恩得添差而左司諫唐輝言其非祖宗舊制吏部引上皇初即位時救旨為言是日詔隨龍官係國朝故事添差劉與諫院照會

吏部奏到元符三年六月五日

有誣奸之語。願不當伏闕耳。此風皆李綱輩啓之。卒成變亂。不可不懲也。然猶白所言宗子擾民等事。亦命監司郡守護察之。

丙寅。詔自今執政官許留身奏事。如宰臣例。給事中詹又復爲徽猷閣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言者論其昏耄也。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趙鼎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落階官。爲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成江州。

尋詔飛落沿江二字。樞密院言。欲令飛於江州。與國南康軍一帶駐軍。其江西見管諸頭項軍馬。雖隸帥司。如遇緩急。許飛抽差使喚。鼎發遣副務。要內外相應。共濟國事。若江上有軍期急。會議不及。許飛一面隨宜措置。施行訖。報鼎照應。江北對岸。係舒。新兩州。可令岳飛節制。合用錢糧。令鼎督所屬監司州縣應辦。從之。飛言。本路兵久不調習。乞留五千人屯洪州。二千人屯虔州。西安軍。餘並隨軍調習。詔飛。鼎同議。先是飛在洪州。與江南兵馬鈐轄趙鼎。飲大醉。擊鼎幾死。帥臣李回奏勅之。及是上戒飛止酒。飛遂不飲。始統制官傅選屯江州。李山知新州。皆受回節度。飛受命。奏乞選。山皆爲本司統制。於是飛始能成軍。江東宜撫使劉光世與飛素厚。奏乘飛遠建康以避之。時飛軍月費錢十二萬二千餘緡。米萬四千五百餘斛。

此據十月十八日稍所奏。詔酒臣會紆津致錢糧。爲軍中五月之費。而鼎督趣之。回與飛不協。至鼎推

飛亦心服。飛節制舒。贛州及隨宜措置。在此月已。落沿江字。在王申。光世奏乘飛遠建康。在癸酉。飛乞分兵。在甲戌。願李山兵馬令飛收管。在戊寅。令舒。傅。管五月錢糧。在十月已。選山。充統制。在十二月乙未。今來聯書之。

尙書省言。自來奉使國書。係學士院收掌。自軍興以來。國書事干機密。欲令學士院將見架閣國書正副本。并應干文字。並赴樞密院機速房送納。令本房收掌。宰執封押。檢詳官常切檢察。從之。詔都督府參議官直祕閣宋孝先。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主管機宜文字。起復左承議郎范同。等二人。餘辦公事左朝議大夫張翥。等七人。準備差遣右迪功郎孫大雅。等八人。並留。參議官直祕閣宣穎。主管機宜文字左宣教郎李蕙。幹辦公事直祕閣任直清。等七人。準備差遣右承直郎姚宏。等六人。並罷。大雅。近子宏。舜明子也。先是呂頤浩。孟庚皆置官屬合三十有六人。及是減半。時擴在全州未至也。既而以穎提舉廣南路市舶。直清通判荆南府。是日信安郡王孟忠厚。上昭慈聖獻皇后改諡冊於温州太廟。不改題神主。

丁卯。勒停人謝亮。敘朝請大夫。知滁州。中書舍人孫近等言。亮以假官入仕。法當審量。誕妄貪污。不可付以郡寄。命遂寢。

戊辰。上謂輔臣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宜益兵。漢高祖定天下。諸將兵至十數萬。未嘗以爲疑。故能成功。今劉光世。韓世忠。兵纔各五萬。張俊不滿三萬。議者已患其多。此不知時宜也。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祠。既削平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前三日。詔以忠銳第九將史康民。第十將王林所部益俊軍。又令第二將張守忠受俊節制。故言者及之。以岳雲爲保義郎。閣門祗候。詔前宰執領祠官居外者。添給如判州府例。管任侍從人。太中大夫以上。依知州例。以下。依小郡知州例。時士大夫奉祠者。率避地嶺

南。故廣州以爲請。中書舍人孫近言。募役法始於熙寧。成於紹聖。歷歲滋久。遠今已不勝其弊。鄉村之民。貧者破竭。富者當頻併之役。富者轉移名籍。爲幸免之計。則以募役之法。取於逐甲。而不通於一都之弊也。母子不相保。而必至於出嫁。兄弟不相容。而必至於析生。則以募役之法。雜取人丁多寡。而不專用物力高下之弊也。其他曲折。難備以疏舉。望下諸路提舉官。講求見行役法之有害於民者。條具而變通之。其後頗有條陳者。不克行。

己巳。尙書兵部侍郎鄭滋。試吏部侍郎。滋攝天官。論半年。至是改命。權刑部侍郎章誼。試兵部侍郎。大理卿李與。權權刑部侍郎。中書舍人黃龜年。試給事中。與權嘗獻士師龜總。故以命之。既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與權刀筆俗吏。傾事朱勳。自擢刑寺。每斷一獄。必具情節。見宰相於私第。觀其意。所喜怒。以爲輕重。近所進龜總。聞止是職林。通典六帖之屬。編集皆出子弟門客之手。他無足取。龜年素無直聲。乍任言官。陰結大臣。致身要地。自登詞掖。所繳幾何。左司諫唐輝亦言。與權爲燕山漕。髡首以拜郭藥師。爲江南漕日事燕飲。以奉大帥。未及一年。超躡要地。豈當沾法從之選。乃詔與權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與權龜總。在此月丁巳。人得官。在王申。今聯書之。

河南布衣朱敦儒。特補右迪功郎。令肇慶府以禮致遣。赴行在。初。敦儒策試不就。已見建興二年二月丁卯。避亂抵南雄州。張浚將西行。奏赴軍前計議。敦儒卒不起。至是宣諭官明察言其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參知政事席益。吏部侍郎直學士院陳與義。又交稱其賢。乃有是命。廣南宜論明察言。二廣官賣鹽諸州。價平者每羅不下八九千。而漕司官價止於四千七百。其餘所入。皆爲私有。乞將立定官價。永爲中制。外或增或損。隨時低昂。官司不得執定。將鹽息所入。並充經費。毋得科斂。其餘封椿。以待朝廷移用。察又言。二廣州縣多缺官。有一郡止知州。或一縣全缺正官者。望令吏部速注正官。催促之任。事下權貨務及吏部勘當。右承奉郎新通判廣州章億。提舉江西茶鹽公事。

著此以見常同所監司。或又前已有此言者。

庚午。上謂輔臣曰。日來稍撥忠銳軍。練大將。而江上防守諸將。部分悉定。願今歲防秋。比日前爲略具矣。朱勝非曰。今歲防秋。誠非前日可及。上曰。今有兵僅三十萬。當更精擇。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而行之。可以復中原。賊外國豈獨捍防險阻哉。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朝設官有當廢而當存。而罷者。自渡江以來。不除寺監之官。豈非欲減冗員。省浮費。然在外諸司。屬官浸增。舊員坐享厚祿。全無職事。以江湖荆浙。閩廣九路約計。無慮百餘員。事之倒置如此。夫內之郎曹。外之監司。其任重矣。而選除之際。至用初改官。或監當資序人爲之。蓋其閒實有材能可用。而朝廷無資格以待之故也。今添差一路分都監之類。月奉數百緡。一員之費。已可養十寺監丞。況一都之官。有職百餘員者。而在廷之臣。反不及此數。非所以尊王室。臣愚以謂當裁減諸路屬官之數。復除寺監丞官。一則可以分掌郎曹繁劇之務。二則可以資試人材。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選。其爲利便。灼然明甚。

南。故廣州以爲請。中書舍人孫近言。募役法始於熙寧。成於紹聖。歷歲滋久。遠今已不勝其弊。鄉村之民。貧者破竭。富者當頻併之役。富者轉移名籍。爲幸免之計。則以募役之法。取於逐甲。而不通於一都之弊也。母子不相保。而必至於出嫁。兄弟不相容。而必至於析生。則以募役之法。雜取人丁多寡。而不專用物力高下之弊也。其他曲折。難備以疏舉。望下諸路提舉官。講求見行役法之有害於民者。條具而變通之。其後頗有條陳者。不克行。

己巳。尙書兵部侍郎鄭滋。試吏部侍郎。滋攝天官。論半年。至是改命。權刑部侍郎章誼。試兵部侍郎。大理卿李與。權權刑部侍郎。中書舍人黃龜年。試給事中。與權嘗獻士師龜總。故以命之。既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與權刀筆俗吏。傾事朱勳。自擢刑寺。每斷一獄。必具情節。見宰相於私第。觀其意。所喜怒。以爲輕重。近所進龜總。聞止是職林。通典六帖之屬。編集皆出子弟門客之手。他無足取。龜年素無直聲。乍任言官。陰結大臣。致身要地。自登詞掖。所繳幾何。左司諫唐輝亦言。與權爲燕山漕。髡首以拜郭藥師。爲江南漕日事燕飲。以奉大帥。未及一年。超躡要地。豈當沾法從之選。乃詔與權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與權龜總。在此月丁巳。人得官。在王申。今聯書之。

河南布衣朱敦儒。特補右迪功郎。令肇慶府以禮致遣。赴行在。初。敦儒策試不就。已見建興二年二月丁卯。避亂抵南雄州。張浚將西行。奏赴軍前計議。敦儒卒不起。至是宣諭官明察言其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參知政事席益。吏部侍郎直學士院陳與義。又交稱其賢。乃有是命。廣南宜論明察言。二廣官賣鹽諸州。價平者每羅不下八九千。而漕司官價止於四千七百。其餘所入。皆爲私有。乞將立定官價。永爲中制。外或增或損。隨時低昂。官司不得執定。將鹽息所入。並充經費。毋得科斂。其餘封椿。以待朝廷移用。察又言。二廣州縣多缺官。有一郡止知州。或一縣全缺正官者。望令吏部速注正官。催促之任。事下權貨務及吏部勘當。右承奉郎新通判廣州章億。提舉江西茶鹽公事。

著此以見常同所監司。或又前已有此言者。

庚午。上謂輔臣曰。日來稍撥忠銳軍。練大將。而江上防守諸將。部分悉定。願今歲防秋。比日前爲略具矣。朱勝非曰。今歲防秋。誠非前日可及。上曰。今有兵僅三十萬。當更精擇。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而行之。可以復中原。賊外國豈獨捍防險阻哉。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朝設官有當廢而當存。而罷者。自渡江以來。不除寺監之官。豈非欲減冗員。省浮費。然在外諸司。屬官浸增。舊員坐享厚祿。全無職事。以江湖荆浙。閩廣九路約計。無慮百餘員。事之倒置如此。夫內之郎曹。外之監司。其任重矣。而選除之際。至用初改官。或監當資序人爲之。蓋其閒實有材能可用。而朝廷無資格以待之故也。今添差一路分都監之類。月奉數百緡。一員之費。已可養十寺監丞。況一都之官。有職百餘員者。而在廷之臣。反不及此數。非所以尊王室。臣愚以謂當裁減諸路屬官之數。復除寺監丞官。一則可以分掌郎曹繁劇之務。二則可以資試人材。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選。其爲利便。灼然明甚。

試人材。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選。其爲利便。灼然明甚。

試人材。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選。其爲利便。灼然明甚。

試人材。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選。其爲利便。灼然明甚。

試人材。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選。其爲利便。灼然明甚。

試人材。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選。其爲利便。灼然明甚。

試人材。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選。其爲利便。灼然明甚。

試人材。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選。其爲利便。灼然明甚。

試人材。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選。其爲利便。灼然明甚。

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主簿殿前司公事郭仲荀為檢校少保。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神武中軍統制提舉鎮撫使李橫言。謀報金。偽欲併兵前來。深慮多寡不敵。倉卒失據。乞嚴賜指揮。金房。德安。鄰鎮。更相救恤。庶有輔車之勢。敵人畏憚。樞密院言。已降旨令李橫。解濟緩急。互相應援。乃割橫照會。而敵兵已至矣。十月己亥。偽齊陷鄞州。在此後二十三日。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武德大夫康州刺史李師彥為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餘

六人進秩有差。先是張浚錄饒風嶺之勢。次第襲錄。至是申命之。著此用見。隨風功賞。戊寅。秘書省正字陳祖言請修建炎以來日曆。從之。詔行在諸軍並令戶部編設一次。上自還會稽以來。每兩月乃一賞衛士。朱勝非及其時。則命吏為文書置袖中。俟命而後進。久而上覺之。問何不早進。勝非曰。此與恩也。當出自陛下。若舉之。非市恩而何。已卯。詔臨安府權免本路監司移送公事及定奪文字。俟移詳如舊。以守臣梁汝嘉撥開封府例有請也。

右朝請大夫中書門下省錄事魏彥弼還所寄書。為右中奉大夫。提轄行在樞密院兼都茶場。庚辰。英殿修撰蘇遜權尚書刑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饒州董耘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既而言者論其夙貪。命遂疑。詔神武副軍統制江西制置使岳飛所部改稱神武後軍。以飛為統制。進士楊次雄應詔上書。祠賜束帛。偽齊遣將與知光州許約合兵圍固始縣。知縣孫暉暉將所部遁去。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鄭瓊等救之。未至。會淮西安撫使胡舜陟命準備將領乘宿衛視兵楊沂中兼權殿前司公事。仍詔仲荀以紹興府溫台。明州為地分。自帥府外。應統兵官並得節制。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朱勝非再相。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會。某帥當某路。一定不復易。已而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言。浙黃三州。先得旨分。後有旨。軍期事。聽江州沿江安撫司約束。又令遇盜賊竊發。聽淮西帥約束。最後令舒。浙二州聽岳飛節制。三州殘破之餘。事力單弱。凡受四司節制。不知號令何所適從。乃詔舒。浙州隸岳飛。黃州隸王夔節制。十一月丙寅。仲荀至明。正當風汎賊月南來之時。即遣小舟入海為斥候。屯兵港口。據要會以待之。

熊克小麻。載仲荀知明州在七月。蓋誤也。今從日麻。庶庶。熊領許浦在十月丙申。初。張浚之在閩州也。奏言。宣撫司見屯諸將官兵四萬五千人。馬五千餘匹。而吳玠。關師古兩軍不與。浚既出蜀。副使王似等奏見兵三萬七千餘人。馬二千八百餘匹。詔浚具所留兵數以聞。至是浚言。遂赴行在。乃建康所攜親兵。及摘差武騎銳士良家子。與本詔所遣西兵等。共八千餘人。馬二千三百餘匹。乃命浚於所至遣還西兵五千人。以備捍禦。丙子。尚書兵部侍郎章誼充徽猷閣直學士。與徽猷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趙子畫兩易。尚書右司員外郎胡蒙龍。左司諫唐焯論蒙奉事權臣。侵冒陞擢。昨為浙西宣諭所。按發皆任私喜怒。有承大臣風旨者。故繼之。詔蒙後官遷轉並赴臺謝。事初見二月庚子。

襄鄆義郎洪邦彥以鄉兵來援。辛巳。賊棄城去。是月。偽齊直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極其指斥。豫批進定國一官。楊克敏為偽齊。定國進論。首句八十九字。指斥不諱。是秋。金左副元帥宗維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漢地。惟金主及將相親屬衛兵之家得留。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九

【紹興三年】冬十月壬午朔。詔曰。昨者出自朕意。分遣使人。授以手麻。澄清諸道。速胡蒙等還朝。偶緣他事相繼而去。皆非有失。使指深慮四遠不知其由。妄意揣摩。將已行之事。苟簡滅裂。顛倒紛紜。民受其弊。未還二使。不無疑慮。動輒畏縮。甚失臨遣之旨意也。三省可速行下諸路。所陳利害。令監司郡縣遵守。舉薦人材。取旨錄用。時劉大中。明棄未還。上恐郡邑觀望。故有是詔。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洪擬罷。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以殿中侍御史常門論其阿附王黼。在銓曹專任竹史故也。先是上以地震求言。擬與其兄子。親部員外郎與祖偕上封事。論朝廷紀綱不正。語侵在位者。緣是父子繼罷。秦魯國太長公主自閩中至會稽。請入見。許之。癸未。起復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以來。官司文籍。散佚無所稽考。議者以為銓法最為急務。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乃命洪擬等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至是成書。樞密院言。近聞商人有持膠漆貨。匿於茶館中。以售於北境者。詔禁止。犯者行軍法。

甲申。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試給事中。御史臺主簿陳禮。秘書省正字陳祖言並罷。以御史常同論其日登大臣之門。肆為長夜之飲。視伺臺評。出入詭秘也。成忠郎開門祇候統領光州石

額塞人兵張昂充黃岡黃陂麻城三縣巡檢昂屯山寨凡七年故有是命

丙戌尚書考功員外郎魏疇守監察御史疇在考功時選部案牘不存吏緣為姦川陝官兩部者多以微文沮抑往反輒經歲疇請細節不圓者悉先放行人以爲便自後隨行之疇歷陽人也

丁亥監察御史鄭作肅守尚書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袁正功守右司員外郎詔撫州進士鄧名世左承事郎李公懋左從政郎徐嘉並召赴行在名世孝甫孫家素貧不求仕進躬耕以養每博通經史長於春秋公懋臨川進士高第黃潛善惡其切直故斥遠之嘉西安人為德安令民安其政宣諭官劉大中俱薦於朝故有是命

戊子尚書工部侍郎李擢試禮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耿延禧試尚書刑部侍郎既而言者奏延禧不當用罷之權刑部侍郎蘇邁權工部侍郎日麻九月庚辰蘇邁權刑部侍郎庚辰赴行在十月戊子蘇邁權刑部侍郎蘇邁權工部侍郎日麻九月庚辰蘇邁權刑部侍郎庚辰赴行在十月戊子蘇邁權刑部侍郎

起居郎會統罷爲秘閣修撰知秀州太常少卿唐恕試起居郎兼權給事中恕力辭不拜右朝散大夫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張宗臣初除大理卿坐章去會婺州以賈鹽不法事被劾宗臣欲逮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知之否簽書鎮東節度判官

應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屢下恤刑之詔惟恐無辜被繫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愜意宗臣大慚九成因投檄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奏宗臣夙貪且聞其別附權貴居五客之一故能詔樞密院編修官宗庠魏良臣效官有守不事奔競並令引對庠順昌人良臣見良臣席益所薦也既而御史常同論庠素號凶人嘗干廖綱薦引綱以其無行不薦遂誣綱

二年八月良臣席益所薦也既而御史常同論庠素號凶人嘗干廖綱薦引綱以其無行不薦遂誣綱

匿喪事以告言官及網辨明有明葉爲證乃知誕妄恐薦者不知其詳上誤聖聽乃止不召章再上詔與外任

己丑直祕閣知江州孫佑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左朝請大夫陳子卿知江州詔捕獲強盜雖無被主姓名而賊滿已經論決者許推賞先是太常少卿唐恕言舊法獲盜不知被主姓名則不該賞故江湖間有舉舟盡遭屠戮蹤迹絕滅官司雖知終不掩捕蓋既知無激勸之方又欲逃捕盜之責法久姦生望賜更改故有是命

庚寅起復鎮西軍節度使逕原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充陝西諸路都統制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吳玠加檢校少保以總兵累年捍禦有功也玠加檢校官除利州路制置使兼統師乃統帥風嶺之功而史所左

朝散郎邵彪知楚州大理少卿元亮言四方之獄雖非大辟情法不相當者皆得奏請裁決今奏案來上大率皆引用情重法輕之制而所謂情輕法重者鮮矣豈人之犯法而無情輕者乎欲望申赦凡遇麗於法而情實可矜者俾遵守成憲請職以聞詔申嚴行下左承事郎程克俊守國子監丞初魏疇在考

功建官州縣和預買糶多不給本錢乞就折民間應納役錢之數使官無受給之弊民無請納之勞至是下轉運常平司職已而兩轉運司言本路歲用和買本錢七十三萬餘緡委是無可挪撥而常平司言役錢既充和買則役人無以給之其議遂止開司表下在明年二月庚子

壬辰詔自今犯私鹽並依紹興與赦斷罪如亭戶非亭戶煎鹽與私販及軍人聚集百姓依藉軍兵聲勢私販本犯不至徒者配鄰州若罪至徒即配千里如係流罪即刺配廣南內私販拒捕之人依政和指揮不以赦降原減其去年十二月甲午赦旨及今年六月辛丑尚書省批狀指揮勿行先是殿中侍御史常同

及對論私販刑名太重上曰凡舉事不能有利無害第當擇利多害少者爲之非卿言朕不知其害同復奏紹興赦私鹽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煉者一兩比二兩刑名不爲不重後來復降指揮並不

用蔭原赦再因官司申請雖遇特恩不原行法之深乃至於此可謂盡矣去年之冬因大軍所駐常有兵卒私販百姓因之故又有亭戶不以多寡杖背配廣南指揮蓋一時禁止非通行天下永久之法也昨因

權貨務看詳以謂諸路亦合一體施行遂批狀行之提領官張純一堂吏耳但欲附會去相之意朝廷不謀之近臣不付之戶部不稟之聖旨遂以批狀行之何其易哉自此法之行州郡斷配日有之破家蕩產

不可勝計主議之臣聞人一語及此則以爲沮壞鹽法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嚴刑章而不恤害民此蔡京王黼之術也奈何令遂用之訪聞官司所捕獲皆貧下之戶不過數十斤之資至於有力之家

則結集人衆持兵守護動至千萬斤巡尉熟視莫敢誰何故外險遠平時擄劫之風已自難制今配私販之徒往聚於彼豈遠方之利自古及今刑之所施必稱罪之輕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鹽

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爲百斤之多哉祖宗仁德在人猶人之有元氣今天下之勢可謂病矣奈何遂欲傷元氣乎法令之行繫乎國本不使有誰撻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

福也望付三省以前後所降私販刑名更加熟議如有犯禁且從紹興編敕定斷若軍人聚集及百姓依藉軍兵聲勢私販即依甲午指揮所有不用蔭原赦指揮亦乞詳酌施行契勸權貨務都茶場特一場務

耳非省都寺監之比自今應干茶鹽事乞送戶部看當事屬刑名者兼送刑部擬定其場務及提領官受客人詞狀並申尚書省不許徑牒諸路施行事下戶刑部大理寺參詳至是乃定用戶部尚書黃叔敖奏

也魏克小廉載此事其略且附於六月末案當同此時自柳州歸還未至都今年八月始歸御史九月丁丑同奏私鹽刑名宰相

朱勝非言自置宣撫處置司凡四川帥臣監司以下堂除部屬及安撫茶馬等司詳關盡以便宜差官有違舊制致使寒士久不得職詔自今監帥司關官令宣撫司具奏三兩人聽旨其原係部屬並令諸路漕

司依舊法施行尚書吏部員外郎蘇良治罷以言者論良治交結呂頤浩子弟最爲親密與蘇格皆預入幕之賓人戲號爲二蘇故黜十月庚荆南制置使王夔引舟師將至鄂州上奏言湖水瀰漫楊么未

甲午大理國請入貢且賣馬。上諭大臣曰：令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朱勝非曰：異時廣西奏大理人貢事可為鑒。上曰：退方異域。何由得實。彼云進奉實利。賈販第令帥臣邊將。償其馬直當價。則馬當繼至。庶可增諸將騎兵。不為無益也。左儒林郎舒贊王為永豐令。擅斬劫盜。詔特降二資。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宣諭江南。路遠入見。以舉刺官吏。申明利害。平反獄訟。科撥財賦。為八册來上。大中出使僅一職。所案吏二十人。

正月乙丑。永豐尉陳文昂。戊寅。右朝散郎知興寧縣。二月庚戌。新進令王策。三月丙子。右承事郎知南雄縣。徐益。四月丁酉。吉水令張汝錫。已內右承務郎知太。和縣丞高公。五月丙寅。左承事郎知上猶令郭途。右承事郎上猶令李珩。右迪功郎知上猶令郭途。六月丁亥。右承事郎知安福縣。縣井大有。壬辰。右宣義郎知吉州。韓顯。八月丁亥。建寧令李三。九月甲戌。右承事郎知南雄縣。趙汝。並放。內公。承務郎。又知南雄縣。仲。四年二月辛丑。大中。上。供。限。中。及。之。未。見。行。道。 萬士十六人。 正月己卯。右承事郎知鉛山縣。陳沐。實。又知南雄縣。仲。四年二月辛丑。大中。上。供。限。中。及。之。未。見。行。道。 萬士十六人。 六月丁亥。左宣義郎。會。令。吳。就。七月丙辰。左朝奉郎。信。軍。判。官。李。鄂。九月甲戌。左朝奉大夫。知。南。康。縣。趙。公。誦。十月丁亥。宣。州。司。戶。參。軍。韓。延。直。運。一。官。赴。行。在。又。李。顯。正。張。李。梅。年。滿。舉。候。延。慶。朱。孫。孫。佑。郭。名。世。李。公。德。徐。顯。別。見。六。月。壬。辰。九。月。甲。戌。十。月。丁。亥。所。薦。士。後。多。知。名。 川。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趙。開。增。印。錢。引。二。百。萬。緡。於。夔。路。市。糧。及。金。銀。以。宣。撫。司。於。恭。涪。州。糴。米。三。十。萬。斛。故。也。俄。又。增。印。二。百。萬。緡。

乙未。左奉議郎。提點浙東刑獄公事。周綱。言。新法弓手。皆失業。游惰不逞之徒。乞廢武尉一司。將見役之人。蒞於文尉。事下戶兵部。如所請。初。上。既。增。以。緡。計。賦。之。直。而。大。理。少。驛。張。杓。入。對。言。竊。盜。以。賊。準。錢。四。百。以。上。即。科。杖。罪。及。兩。貫。遂。斷。徒。刑。民。無。常。產。迫。於。飢。寒。不。得。已。而。為。盜。今。百。物。騰。踊。所。得。至。微。而。罪。已。及。於。徒。情。實。可。憫。刑。寺。奏。除。強。盜。依。舊。制。外。竊。盜。遞。增。錢。五。分。如。三。貫。徒。一。年。之。類。俟。物。價。平。日。如。舊。是。日。進。呈。上。曰。自。古。人。君。治。國。家。不。過。省。刑。罰。薄。稅。斂。為。先。耳。可。如。所。奏。 約。以。九。月。癸。亥。面。對。甲。子。章。下。今。併。附。此。乾。道。六。年。閏。五。月。又。增。一。貫。 武。節。郎。關。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添。差。幹。辦。皇。城。司。韓。世。良。添。差。浙。西。兵。馬。鈐。進。龍。皇。城。司。 世。良。初。除。皇。城。司。月。日。未。考。 見。當。考。

丁酉。禮部員外郎兼祕省著作佐郎舒清國言。自有國難。盜賊間起。所在州縣。率多殘破。人民流離。戶口減少。而守令或不究心。撫存凋瘵。謂宜以戶口增否。立守令考課之法。而優其賞格。庶幾守令惠愛及民。不惟流民歸業。而四方轉徙者亦有所託。從之。令吏戶部立法。清國。江山人也。 詔。內。侍。賈。翊。放。歸。田。里。翊。始。坐。罪。黜。監。南。市。征。至。是。以。其。母。老。而。釋。之。 翊。三。月。戊。寅。謫。官。此。事。當。考。 翊。善。之。為。易。相。故。各。附。本。日。

戊戌。手詔曰。朕以眇躬。親逢厄運。愧無德化。純一風俗。深慮士大夫趨向。尚多趨附。征利蓋奔競之風不息。則朋比之勢漸成。若不以時警懼。辨其邪正。尚且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得不負愧於天下。可令臺諫。伺察其微。即行糾劾。三省樞密院。差除常加遷選。朕有望焉。 尚。書。禮。部。員。外。郎。舒。清。國。試。起。居。郎。仍。詔。以。見。關。官。日。下。供。職。至。是。職。事。官。除。拜。不。俟。給。舍。書。讀。率。得。堂。帖。即。視。事。時。孫。近。建。請。未。諭。月。也。 進。建。請。在。九。月。壬。申。

左迪功郎陳琦。充敕令所刪定官。琦始以累舉得官。呂頤浩善之。琦紹興二年特奏。用為都督府屬官。至是復有此命。 著。此。為。劉。大。中。論。議。上。書。張。本。所。為。都。督。府。屬。官。大。中。所。奏。 云。爾。今。年。九。月。丙。寅。嘗。府。屬。吏。去。留。數。內。不。見。琦。名。當。考。 廣。南。宣。諭。明。張。奏。邕。州。之。地。南。鄰。交。趾。其。左。右。江。諸。峒。多。有。亡。賴。之。徒。賂。賣。人。口。販。入。其。國。又。聞。邕。欽。廉。三。州。與。交。趾。海。道。相。連。逐。年。規。利。之。徒。貿易。金。香。必。以。小。平。錢。為。約。而。又。下。令。其。國。小。平。錢。許。入。而。不。許。出。若。不。中。嚴。禁。止。其。害。甚。大。欲。乞。自。今。二。廣。邊。郡。透。漏。生。口。銅。錢。應。帥。臣。監。司。守。倅。巡。捕。當。職。官。失。覺。察。者。比。犯。人。減。一。等。坐。罪。庶。幾。檢。察。加。嚴。上。下。循。守。詔。戶。刑。部。立。法。其。後。二。都。請。故。縱。生。口。及。透。漏。銅。錢。過。界。者。巡。捕。官。減。罪。人。二。等。失。察。生。口。又。減。三。等。鎮。寨。官。縣。令。知。通。監。司。帥。臣。失。察。者。抵。罪。有。差。從。之。 十。一。月。甲。戌。立。法。

己亥。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行監察御史。大中奉使江南。刺舉無所避。上甚嘉之。故有是除。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王。庭。秀。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岡。皆。嘗。為。呂。頤。浩。幕。客。不。自。安。因。引。疾。求。去。詔。除。直。祕。閣。庭。秀。主。管。江。州。太。平。觀。岡。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右。中。奉。大。夫。提。舉。權。貨。務。都。茶。場。張。純。能。仍。送。大。理。寺。治。罪。時。殿。中。侍。御。史。常。同。奏。純。陰。狡。恣。橫。肆。為。不。法。與。尚。書。省。戶。房。都。事。單。知。章。及。監。都。茶。場。程。岸。深。相。交。結。凡。有。所。行。先。囑。二。人。岸。內。啓。之。於。家。司。知。章。外。行。之。於。都。省。權。分。執。政。勢。動。中。外。有。違。其。意。立。見。禍。患。每。客。人。入。納。稀。少。則。強。抑。交。引。鋪。戶。先。次。納。錢。給。空。名。文。鈔。俟。入。納。攤。併。日。旋。填。姓。名。出。納。不。公。姦。狀。暴。著。故。有。是。命。 日。歷。不。見。純。行。道。明。年。六。月。十。八。日。丙。午。右。給。諫。黃。甫。 淮。南。宣。撫。使。韓。世。忠。言。有。兵。四。萬。四。千。餘。人。輻。重。病。發。者。大。半。方。國。家。缺。乏。之。際。理。宜。省。費。望。汰。歸。內。部。以。省。財。用。詔。世。忠。兵。練。已。精。自。河。北。山。東。隨。世。忠。累。經。出。人。難。以。例。汰。令。存。恤。之。 初。岡。墮。自。兵。亂。以。來。商。販。絕。少。鑄。鈔。不。行。乃。用。邵。武。軍。判。官。趙。不。已。請。併。令。轉。運。司。撥。賣。歲。輸。錢。鈔。十。五。萬。緡。時。度。盜。竊。發。多。緣。都。入。關。廣。販。鹽。以。作。亂。右。朝。奉。郎。知。梅。州。程。杲。乞。散。賣。小。鈔。謂。非。特。可。助。國。計。亦。使。細。民。得。販。則。暗。消。其。為。盜。之。端。事。下。權。貨。務。而。提。轄。官。張。純。以。為。福。建。廣。東。皆。係。官。販。杲。所。言。有。侵。濫。計。且。礙。成。法。事。遂。寢。吳。建。陽。人。也。 案。權。貨。務。所。申。以。此。日。行。下。是。日。偽。齊。陷。鄧。州。以。其。將。齊。安。上。知。州。事。 乃。張。純。未。罷。前。所。勘。當。也。

庚子。詔廣西路安撫司取撥歲額鹽一百萬斤。和買牛皮筋角赴行在。於是兩路各以其數抑配於民。民之殺牛者甚衆。 此。以。明。年。七。月。九。日。丙。辰。廣。西。運。判。官。子。殿。所。奏。修。入。日。歷。無。之。

辛丑。南丹蠻犯觀州。初。南。丹。州。刺。史。莫。公。晟。政。和。開。獻。地。於。朝。以。為。廣。西。兵。馬。鈐。轄。既。而。逃。歸。會。武。節。郎。黃。昉。知。觀。州。遣。兵。略。其。部。族。公。晟。怒。聚。衆。數。百。人。以。是。夜。圍。觀。州。焚。寶。積。監。廣。西。經。略。使。劉。彥。適。調。平。融。州。土。丁。將。兵。往。救。之。公。晟。已。去。昉。坐。免。所。居。官。 昉。以。四。年。三。月。丁。巳。免。官。

壬寅。禮部尚書李擢為徵猷開直學士。知婺州。 顯。謨。開。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檀。倅。落。職。劉。大。中。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九。 一一六九

右江諸峒。多有亡賴之徒。賂賣人口。販入其國。又聞邕欽廉三州。與交趾海道相連。逐年規利之徒。貿易金香。必以小平錢為約。而又下令其國。小平錢許入而不許出。若不中嚴禁止。其害甚大。欲乞自今二廣邊郡。透漏生口銅錢。應帥臣監司守倅巡捕當職官失覺察者。比犯人減一等坐罪。庶幾檢察加嚴。上下循守。詔戶刑部立法。其後二都請故縱生口及透漏銅錢過界者。巡捕官減罪人二等。失察生口又減三等。鎮寨官縣令知通監司帥臣失察者抵罪有差從之。 十一月甲戌。立法。

己亥。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行監察御史。大中奉使江南。刺舉無所避。上甚嘉之。故有是除。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王庭秀。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岡。皆嘗為呂頤浩幕客。不自安。因引疾求去。詔除直祕閣。庭秀主管江州太平觀。岡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右中奉大夫提舉權貨務都茶場張純能。仍送大理寺治罪。時殿中侍御史常同奏。純陰狡恣橫。肆為不法。與尚書省戶房都事單知章及監都茶場程岸深相交結。凡有所行。先囑二人。岸內啓之於家司。知章外行之於都省。權分執政。勢動中外。有違其意。立見禍患。每客人入納稀少。則強抑交引鋪戶。先次納錢。給空名文鈔。俟入納攤併日。旋填姓名。出納不公。姦狀暴著。故有是命。 日歷不見純行道。明年六月十八日丙午。右給諫黃甫。 淮南宣撫使韓世忠言。有兵四萬四千餘人。輻重病發者大半。方國家缺乏之際。理宜省費。望汰歸內部。以省財用。詔世忠兵練已精。自河北山東隨世忠。累經出人。難以例汰。令存恤之。 初。岡墮自兵亂以來。商販絕少。鑄鈔不行。乃用邵武軍判官趙不已。請併令轉運司撥賣歲輸錢鈔十五萬緡。時度盜竊發多。緣都入關。廣販鹽以作亂。右朝奉郎知梅州程杲。乞散賣小鈔。謂非特可助國計。亦使細民得販。則暗消其為盜之端。事下權貨務。而提轄官張純。以為福建廣東皆係官販。杲所言有侵濫計。且礙成法。事遂寢。吳建陽人也。 案權貨務所申。以此日行下。是日偽齊陷鄧州。以其將齊安上知州事。 乃張純未罷前所勘當也。

庚子。詔廣西路安撫司取撥歲額鹽一百萬斤。和買牛皮筋角赴行在。於是兩路各以其數抑配於民。民之殺牛者甚衆。 此。以。明。年。七。月。九。日。丙。辰。廣。西。運。判。官。子。殿。所。奏。修。入。日。歷。無。之。

辛丑。南丹蠻犯觀州。初。南。丹。州。刺。史。莫。公。晟。政。和。開。獻。地。於。朝。以。為。廣。西。兵。馬。鈐。轄。既。而。逃。歸。會。武。節。郎。黃。昉。知。觀。州。遣。兵。略。其。部。族。公。晟。怒。聚。衆。數。百。人。以。是。夜。圍。觀。州。焚。寶。積。監。廣。西。經。略。使。劉。彥。適。調。平。融。州。土。丁。將。兵。往。救。之。公。晟。已。去。昉。坐。免。所。居。官。 昉。以。四。年。三。月。丁。巳。免。官。

壬寅。禮部尚書李擢為徵猷開直學士。知婺州。 顯。謨。開。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檀。倅。落。職。劉。大。中。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九。 一一七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九 一一六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九 一一六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九 一一六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九 一一六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九 一一六九

出使也。奏倬阿附王輔以進。里居食部。兄借賊殺不辜。既命有司勅治。侍御史辛炳又以爲言。故黜。借四年正月

家洪州田十頃。以惟忠自河朔。扈至南京。推戴册立。於國有勞。故有是賜。

紹興元年正月朔。因羣寇殘破。占據去處。乘時作過之人。限今日到日。將已受理。詞訴結絕。毋得枝蔓。日後毋得受理。時言者以爲自軍興以來。村民往往乘勢剽劫。其罪大而考驗明白者。固已就戮。然牽聯黨與。及平人。或挾仇規利。轉相告訴。人情不安。故有是命。紹興建憲。清置司去處。並依舊制。以言者論建州乃鼓鑄產茶及販賣鹽貨之地。而福州在一路道里之中。緩急盜賊。可與帥司商議。故也。事初在去年十二月庚戌。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遺參謀官右中奉大夫吳革以機速事入奏。上召對。後十三日。加直

秘閣直學士。是日。襄陽鄂州鎮撫使李橫棄襄陽奔荆南。時僞齊將李成既得鄂州。而劉豫之衆有歸襄陽者。橫以爲寇至。且軍食不繼。遂引兵遁。成入襄陽。知隋州李道聞之。亦棄城去。豫以其將王嵩僞知隋州。橫之去。襄陽也。欲依解潛以俟命。其參謀官直龍圖閣趙去疾。屬官右宣教郎閻大鈞。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謂我爲賊。萬一諸郡不見納。奈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已而湖北安撫使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決。而趙鼎已遣糧舟至。其衆遂安。時權商號鎮撫使董先。蔡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先已渡江至洪州。鼎復以銀數千兩犒橫之衆。其檄知黃州鮑貽遜迎勞於境上。橫大喜。以所部如洪州。孫克小麻。歲歲失襄陽。於今年七月末日。云是月。詔橫駐洪州。實其誤也。日麻。詔橫及江州在十一月甲午。詳見其日注。

甲辰。顯謨閣學士竹林試禮部尚書。徵猷開待制。知平江府。宋伯友守尚書刑部侍郎。既而御史常同言。橫乃蔡京上客。至今不變其說。伯友諂事鄧文誥之徒。不當用。詔並罷。中侍大夫忠州防禦使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府解潛。陸華州觀察使。徵猷開直學士。知鄂州。充湖北安撫使。劉洪道進二官。爲左中大夫。以招集軍民。修城捍寇有勞也。前五日。詔以江西湖南度牒二百道。左藏銀五千兩。餉潛軍。至是復有此命。詔觀文殿大學士汪伯彥。端明殿學士董耘。梁楊祖。龍圖閣直學士耿延禧。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編類元帥府事。以付史館。用祠部員外郎兼著作郎虞慶請也。其後悉以書聞。惟伯彥所著中興日麻最備。荆潭制置使王夔率水軍至鼎口。與賊遇。賊乘舟船高數丈。以堅木二尺餘。刻其兩端。與矢石俱下。謂之木老鴟。官軍乘湖海船。低小。用短兵接戰。不利。變爲流矢。及木老鴟所中。退保橋口。留統制官崔增。吳全當下流。親將神武前軍萬餘人。陸行趨鼎州。僞齊引兵犯鄂州。守將李簡棄城去。劉豫以荆超僞知鄂州。超。班直也。豫才而用之。

議官。左朝請郎通判成都府虞祺等四人。並主管機宜文字。右奉議郎夔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李邦獻。右通直郎通判成都府安邦等六人。並幹辦公事。親屬四人。書寫機密文字。正己。純禮子。純禮。純仁弟。純祺。仁壽人。嘗爲太常博士。邦獻。邦彥弟。邦悖子也。傳。新明人。崇寧間。知樞密院事。張浚之東歸也。其官屬皆罷去。故用王似。盧法原請而命之。日麻。州獻自新州通判改。前五年五月乙亥。中書門下省。乃云。邦獻。虞慶。路帥司。及重。司。官。任。當。是。從。法。原。到。可。也。

丙午。左承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王公彥進秩二等。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自是黨人見在者皆遷官。公元符上書。邪下。邪。邪。八十八人。蘇。餘。官。第。一。百。三。十。六。人。

丁未。手詔曰。六官之長。是謂佐王理邦國者。其惟銓衡乎。今自艱難以來。士大夫流離契闊。有徒跣而赴行在者。聞邇來注擬。關之除。姦弊百出。貨賂公行。寒士困苦。安得如毛玠清公。使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潔自勵。三省可行。指。除。去。其。弊。柏。臺。嚴。加。糾。察。初。上。以。吏。部。注。擬。多。弊。寒。士。困。苦。手。詔。戒。飭。略。曰。安。得。如。皇。甫。錡。之。流。鈐。制。吏。姦。除。其。弊。源。既。而。上。以。錡。迎。合。貢。羨。恐。臣。下。有。疑。翌。日。御。筆。改。用。毛。玠。事。且。論。未。勝。非。曰。他。時。詔。語。未。當。三。省。便。可。進。呈。改。定。徐。俯。曰。此。所。以。見。盛。德。三。省。言。注。擬。藏。闕。申。請。微。幸。去。失。問。難。刷。關。滅。裂。關。會。掩。延。審。量。疑。似。給。付。邀。求。保。明。退。難。凡。八。事。令。本。部。七。司。指。置。關。防。從。之。

戊申。詔今後省試。並赴行在。自諸路置類省試行之。繼二舉。議者以爲姦弊百端。且言本朝省試。必於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中擇知舉。諸行侍郎給事中。擇同知舉。卿監爲參詳官。館職學官爲點檢官。又以御史監視。故能至公至當。厭服士心。今盜賊屏息。道路已通。若以此試復還禮部。不過括諸路漕司所費。輸之行在。則必裕然有餘矣。詔檢坐累降指揮申嚴行下。於是遂罷諸路類試。日麻。於此。日。指。揮。止。云。檢。坐。累。降。指。揮。申。嚴。行。下。今。以。紹。興。四。年。六。月。十。四。日。申。嚴。行。下。今。以。紹。興。四。年。六。月。十。四。日。

己酉。右奉直大夫主管官告院郭川提轄權貨務都茶場。用戶部尚書黃叔敖奏也。案。日。麻。張。純。下。已。差。魏。彥。放。歸。遂。委。差。不。知。何。故。當。是。因。魏。罷。去。遂。不。復。用。堂。吏。也。五。年。五。月。丙。申。又。差。馬。廷。之。仍。是。替。彥。當。考。

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太府司農寺。軍器將作監各復置丞一員。太府寺大理。左斷刑。右置獄各復增丞一員。始用常同請也。乃令都督府及諸路監帥司具屬官之可省者。申尚書省。孫。克。小。麻。十。一。月。庚。申。初。置。司。農。寺。丞。二。員。誤。也。其。實。諸。司。名。附。見。

辛亥。詔諸路添差官。州十縣已上勿過十員。三縣已上五員。已下二員。縣萬戶已上三員。已下二員。仍並

天參合移往他州。則必有差忒之患。至是工部員外郎謝俊言。所費既多。事體亦大。宜先詢考制度。敷求通曉天文脈數之學。如漢之賈逵。張衡。本朝之蘇頌者。參訪是非。然後可作。望下温州訪求蘇頌遺書。考質制度。詔別聽指揮。十四年四月丙戌可參考。

乙亥。左司諫唐輝守起居舍人。時新除舍人。侯延慶在道未至。於是改命。延慶明年二月除少常。召保靜軍承宣使

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為樞密都承旨。尋不行。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謝克家知台州。從所請也。克家本呂頤浩所引。至是數稱疾求去。上許之。尋改衢州。詔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侍從官歲各舉三人。用宰相朱勝非請也。命荆潭制置司統制官吳全。湖南制置司統制官吳錫以所部屯武昌。時江北屢有警報。知黃州鮑貽遜徙治樊口。權知漢陽軍呼延虎渡江走鄂州。知興國軍徐璋亦以捍寇為辭棄城而去。至是乃命二將移屯。受岳飛節度。而全已死矣。於是虎璋皆坐貶。二人貶秩在四年二月乙未。

丙子。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章淵言。自宣和至今十二年。未嘗磨勘。乞遷秩。吏部言。任法橫行。無以年勞磨勘者。上曰。若宣和皇后歸來。勢必推恩外家。姑留此以需。母后之歸可也。乃命留俟焉。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張穎卒。穎。孝純子。

丁丑。詔宣諭官所劾賊吏罪至死者。令刑寺摘出情理巨蠶之人三兩名。令所在留禁。俟旨。時議舉祖宗杖鯨之制。故有是命。初。令資橫。宜觀四州守臣專管買發戰馬。如邕州例。以提舉廣西買馬李預言。遂州並係接連外界。可以招誘故也。

戊寅。右承事郎直徽猷閣張澣主管江州太平觀。鎮江建康府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司參謀官已下序位。詔謀議官與提舉茶鹽官。機幹官與諸州通判官序。既而世忠援孟廣例為言。且謂發運司。韓官令在通判之上。乃詔謀議官知州資序人與提刑連判。機幹官如發運司例。後皆在四年三月甲戌。荆潭

制置使王玘以兩遇賊皆敗。二將俱死。鬱鬱無憐。會得江北警報。欲移師鄂州。防江。程昌寓曰。江北實無事。乃李橫自襄陽。鄂州孤城。亦冀公速來。少安爾。今二橋已就。事功垂成。大軍一還。難以復合。願公少留。共破三寨。若鄂州有警。疾馳尚可及也。玘不聽。是日。玘引大軍還鄂州。留統制官王滉。趙興及湖南將馬準。步諒四軍。權聽昌寓節制。於是昌寓移屯上芷。決賊堤四百丈。

己卯。獨南劍州所負民間獻納錢十六萬緡。自建炎初。勸民出財助國。寄儲是州。葉濃之亂。諸司悉取為軍費。至是戶部責償。而侍御史辛炳言。本州累經殘破。今必以等第再取於民。其為數百萬戶之害。豈特十六萬緡而已。上以為然。乃寢前命。

竊。固有懷心。望自今罪人情涉疑慮。並申憲司閱實。委有可憫。本州當職官與提刑司官連書具奏。事下刑寺。刑部言。舊法已是詳備。若如所陳。反見迂狂。望坐條申嚴行下。從之。直祕閣知簡州句光祖為陝西轉運判官。光祖有吏才。川陝宜撫司承制受之。至是申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一

【紹興三年】十有二月辛巳朔。起復直祕閣知岳州范寅。數能以制置使王玘言。寅敷在任之日。每遇賊至。一味退避。僥求起復。至今未到故也。

壬午。左文林郎玉山縣丞張絢為左宣教郎。尋除祕書省正字。用劉大中薦也。絢已見六月壬辰。其除正字在此月丙申。今併書之。初。監察御史劉大中自江南還。言度饒兩監。二年所鑄新錢。纔二十萬緡。而用本錢十二萬緡。吏卒之費。又二十三萬緡。得不償費。望減併官吏。癸未。從之。時鑄錢一千。用銅二斤八兩。鉛一斤十兩。炭五斤。大中以為費多。故有此請。熊克小麻。吏部郎官劉大中言云。蓋據日麻所書。其實大中此時已為御史。蓋前是言之。而吏月工部於此方勘當。上克麻因誤也。武翼大夫吉州刺史統制鼎

州軍馬杜湛為湖北路兵馬副都監。修武郎關門祇候深差統制軍馬彭充充東南第八將。筠本與劉超合。有進士高輔者。為張用所掠。後輔入筠軍中。與進士路居正勸錫立功歸朝。時超據澧州。程昌寓遣兵擊之不勝。輔等命錫以藥紙為書。陳破賊計。密遣安鄉縣監稅劉汝舟持詣湖西。乞掩殺超。昌寓亦遣使臣魏章齎書報之。超為錫所襲。敗走。錫以所部詣昌寓降。昌寓有戰士鄉兵。合九千餘人。用湛為總帥。至是昌寓奏湛屢立奇功。錫臨敵宣力。故皆擢之。既而錄輔之勞。亦以為連州文學。高輔補官。日麻不書。據紹興五年六月十三日輔乞

改正狀其補官
在四年五月

甲申韓肖借金使入境後二日至泗州肖肖先行自天長徑赴行在是日大食進奉使蒲亞里至廣州夜為盜所掠其徒死者四人

乙酉忠翊郎關門祇候知連水軍統制軍馬丁騏驎一官令再任是日臨安火後二日又火燔民居甚衆宰相朱勝非引咎乞罷政不許

丁亥右通直郎添差簽書靜江軍節度判官廉公事張企曹通判欽州企曹養豐人覺近屬也自言無鄉可歸故錄之

戊子左迪功郎泉州州學教授許博右迪功郎范伯喬並特改京官皆用近臣薦對也尋以博為秘書省正字博除正字在丙申

己丑左宣教郎添差通判湖州趙子儻直祕閣賜五品服詔四川諸州犯私茶鹽人並不用赦蔭原免初呂頤浩因通州鹽運使而權貨務張純又請批狀行之東南諸路至是左朝請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何慈言所降指揮為專置提舉茶鹽司路分本路即非專司去處總領四川財賦趙開以白宜撫司且言恐官吏觀望全不禁戢宜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以便宜從之曾於朝故有是命自是天下茶鹽皆用重法矣慈資陽人也

辛卯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樞密院準備將領閩泉為江西兵馬都監先是詔以舉所部隸神武右軍故有是命監察御史魏訂言大理獄囚已上未報者八十餘人詔刑寺官就刑部早入昏出限三日聚斷

壬辰詔諸路監司三省選擇差除自今臣僚差遣並不得自具闕乞差時御史建言祖宗朝除用監司必擇累任知州通曉政事實有政績或久任省府推判練達老成之人故使按察吏治發摘姦伏薦舉人材撫存百姓無有不宜若有本路利害就委措置無有不當選任既重公論咸服海內清平朝廷省事皆由乎此近言任用太易以一路耳目之寄付新進望輕之人或未歷親民或少年輕銳或起於罪戾欲使政事修舉姦宄消伏難矣望令中書慎簡聰明公正之人參之衆論書之於籍以待有闕按籍除授絕請求之私去待闕之弊如此則諸路使者皆得人而事無不集矣疏入上諭輔臣曰今奔競之風未息每有一闕必致千乞宜明戒諭毋得具闕乞差庶修士檢然循習已久終不能革也右迪功郎新監廣州真

口場鹽稅吳仲再上其請伐劉豫且言今兵權所付不過二三人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其有戰勝而驕則武安君之禍可戒又言古人師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講廉簡之歡則將帥之賢愚不卜而可知也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避國害民之徒廣回易擅權酷所至州郡則恣無厭之求民力為之耗滅廣收無用之兵以益請糧之數則財賦之得失不卜而可知也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又况諸軍無非潰亡之徒子女既足金帛亦豐邊境暫寧則偷安以干廩食至於臨敵

豈不潰亡此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今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敵人掠我淮甸對壘江旁縱未南渡兩軍相持積以歲月必有存亡夫金人雖強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臣以為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金人反覆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是并吞之謀已兆而危亡之禍將及豈可不為之計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需求臣願陛下陽許陰違俟其退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一

一一九〇

癸巳詔修葺殿宇迎奉祖宗神御赴行在用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江端友議也先是端友建言太廟典禮三事大略以為宗廟社稷者天子之所守出命令頒爵賞皆告廟而後行天子巡守猶載遷廟之主以行示有所尊固未有遠寄於郡國不復近天子之居者也今雖國步未平然天子之居豈可無宗廟社稷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今臨安宮室略備矣欲乞行宮門內修創太廟務令近古質素不必華飾約用屋五十間不過費萬餘緡而使宗廟神靈依陛下而安所繫豈不甚重又伏見御名祝版稱嗣皇帝竊謂嗣字非所宜稱唐肅宗復兩京告廟祝文稱嗣皇帝顏真卿曰上皇在蜀可乎亟命易之今日之事誠大類此又太廟故事並用三公奉冊寶而宰臣執政官攝之以重其事今太尉不得為三公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亦合從舊事下吏禮部太常寺討論至是吏部侍郎陳與義太常少卿唐恕禮部員外郎郭孝友等言國家自渡江以來講武修備期於恢復蓋恐不常厥居故因府治殘破之餘而居之而宗廟神主則往温州奉安意可見矣不知端友之意謂今日定都於臨安乎將俟天下平定而別議定都所在乎是未知朝廷深思微旨權時之宜徒為此紛紛也太上皇帝遭時艱阻明詔內禪故靖康之間宗廟祝文已稱嗣皇帝逮二聖北行陛下應天順人遂登大寶其視肅宗靈武之事大不相侔竊謂稱嗣之義於禮無嫌不必改作若謂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則本朝大禮親祠輅車執綬乃是太僕之職而有用從官攝者此類甚多未足為輕重時朱勝非方主和議乃自上營宗廟於臨安而以攝三公奉冊惟祝文稱嗣如故端友建議在十月戊申今略書之

甲午詔李橫復董先李道牛皋並聽岳飛節制以圖後效仍令橫等即江州屯駐初橫之在襄陽也岳飛遣統領官張憲招之不從及橫自黃州渡江飛聞之疾馳往洪州後橫一日至橫已參趙鼎矣飛責橫不相從之意橫引罪而已於是道皋已在江州飛皆用為統制就將其軍惟橫等留南昌如故熊克小原於今年七月書

詔橫駐洪州案日麻十一月庚午詔橫等江北擇地為寨十二月壬午詔橫橫於舒州界屯駐至此始命屯江州不知何所據而云爾也

乙未詔初磨勘改官人許註外路教官著為令中興聖政等執進呈差沈昭遠軍糧事上曰差官數有言者蓋常賦

差官出外自祖宗時有之亦不得俱廢也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以安靜為利以騷動為害此不可不察也安靜而事集則於事所當為也外不復有餘事矣騷動於事集則於事所當為之外其弊未易數也且天下常賦治之者有常職治以常職取足而止寧有他費哉苟為不然而差官以督之彼承天子之命挾勢以恐動州縣酷者肆虐貪者妄取從吏又倚其勢以為奸其所至之患甚於常賦雖能辦集常賦之外又不知其費之幾何此其所以為利害也太上皇帝不從言者差官之請而謂常賦自有轉運司可謂深明利害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一

一一九一

所在矣。若夫因事而官，必有其所不得。已者亦豈聖意之所欲哉。時而而已。

知樞密院事張浚言：荆南屯駐大軍，竊慮闕乏。臣已於隨行贖軍鹽內支十萬斤，付解濟為軍費。詔浚毋得更備，過界有警，雖法仍令浚星夜赴行在。所至州具到發日開奏。

鎮江建康府江東宣撫使韓世忠遣幹辦公事聞人武子來奏事。上召對，世忠言：本司近收到曹成、李宏、馬友、劉忠、王方等諸頭項數萬人，全無器甲，緩急遇敵，恐誤國事。詔令軍中造甲千付，其工料之直，以浙路度牒、真州權貨務見錢金銀中半給之。

丙申，尚書吏部員外郎兼秘書省著作佐郎虞漢試左司員外郎。左宣教郎魏良臣守尚書都官員外郎。用席益薦也。良臣九月甲寅改官。

丁酉，故延康殿學士通議大夫趙適追落職名。適始卒於壽春府，至是其家援故事以遺表恩為請。許之。給事中胡交修言：適南開邊之禍，適為之首，積之公憲，宜在褫奪。望追削舊職，以謝適南無辜之民。且為開邊誤國者之戒。故有是命。其遺表恩勿行。

戊戌，顯謨閣直學士知池州陳規充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右朝議大夫新知岳州夏廣改知池州。右朝議大夫劉鳳知岳州。右朝議大夫李倫清知太平州。召徽猷閣待制知廣州胡舜陟赴行在。詔借撥廣西常平免役場務抵賞黃金四百七十兩，白金八十兩，錢五十萬緡赴衡州提刑司別庫椿管。非奉朝旨毋得取撥。再得旨奏知不行。(案)此句文義疑有脫誤。李綱之為廣西宣撫使也，剽掠廣西苗役錢，得七十八萬餘緡，米十七萬餘斛。未及津置而罷。至是提點刑獄公事黃紳言於朝：故有是命。國學免解進士孫揆特補下州文學，以從軍之勞也。

己亥，詔自今冬祀夏祭，所設等祀，正配位並用。從太常請也。自巡幸以來，常祀天地以少牢，至是輔臣請復太牢以祭祀。既行，博士王普言：故事惟大享明堂用太牢，乃止用犢。普賀子也。辛丑，樞密院計議官沈昭遠守尚書戶部員外郎。先是昭遠以左從事郎與左迪功郎錢圻並為計議官，簽書樞密院徐俯薦於上。皆召對。改京秩。俯以九月癸酉二入已卯引對。庚辰改合入官，今併附此。前一日，俯被旨以圻、昭遠並為尚書

郎。俟有闕乃授。而以右承務郎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正同、右迪功郎徽華州西嶽廟呂用中代之。昭遠歸安人。父千，左朝奉大夫。圻，景祥子。正同，正榮弟。用中，好問子也。千、景祥，故以上書入籍。而圻昭遠皆以談經管為太學博士。故俯薦用之。於是樞密院經閣中書，議者不以為是。此為明年正月丙子劉大中乞甲數三書樞密院差除

壬寅，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言：蒙昨誤恩，擢參右府，俾使疆敵，仗國威靈。既已復命，竊惟宥密之地，當任賢傑。豈宜因事輒以假人。伏望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詔不許令幹辦內東門司王柔宜押赴都堂治事。

詔江西大帥司道官迎奉諸陵帝后位牌赴行在。河南鎮撫使覆琮之南道也。依趙鼎於江西，故鼎得而上之。

癸卯，以神衛副員多闕，命行在職事官依數給錢，自行雇募。至今以為例。此以四年正月十二日都省批狀增入。

甲辰，詔南班宗室新第，仍舊以睦親宅為名。乙巳，詔三衙管軍月廩，並依統兵戰守例支破。

丙午，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今諸路待闕監司近百人，其間凡庸闕冗之尤者，請為陛下數之。新福建提刑成大亨，諸事權貴，為戶部郎中，權浙東上供，豫朝趨納，為國斂怨。淮南轉運副使郭康伯，性資邪佞，嘗至省門，伺堂吏而掛之。淮南久不除漕，權臣喜之，特為復置。新廣南提舉市舶林仲堪，貪鄙不廉，嘗權南劍州，揚劫寇至，先盜取庫藏之物，焚之而遁。新江西提舉章億行，同祖僧，嘗與兄弟爭財，首建析居之議。宗黨莫不鄙其所為。新提點坑冶鑛錢唐練，黃潘善之客也。在揚州，與貴近為狹斜之友。自運屬除祕丞，士論不齒。新廣東提舉蔡向，性貪而刻，向在浙東，率斂錢物無數。今又付以此任，故應復作矣。新湖南提舉盧宗訓，堂吏之家，性資凶暴，除目之下，士夫傳笑。謂流品自此不分矣。福建提舉李承邁，本假女謁，交通權臣。新廣西提舉胡升，浮薄晚進，因婦翁黃潘善，擅為編修官。潛善誤國，得罪天下，豈容其倚尚玷選。新湖南運判林叔約，自登第，即遊梁師成之門，以校正太清樓書，藉改官。頃任御史，陛下灼見其朋附逐之，提點坑冶鑛錢陳遜，向緣黃潘善，特薦改官。諸事權臣，即得見闕，職事曠廢。浙西提舉張感，新浙東提舉鄭僑，年皆監當資序，感惜不職，事嘗除大理正，即以言罷。僑年乃崇，觀開大臣子，年少疑駭，此十餘人，所為大略如此。今乃玷一路之重寄，豈特不足以鎮服州郡，生靈受弊，當不少矣。伏望併賜罷黜，庶使四方漸有澄清之期。於是大亨等十三人皆罷。是日，金使李永壽、王翊至行在。永壽等驕倨自肆，朝廷患之。命右文殿修撰都督府參議官王倫假吏部侍郎，即館中與之計事。倫為翊道雲中舊故，翊漫不為禮。少頃，詔賜永壽等食，傳旨勿拜。倫曰：上嘉公輩遠來，特命倫相勞，此殊恩也。宜拜以謝。永壽始拜。日麻園信所申

王倫驕倨等，傳旨罷免。拜人使直身立，有旨賜生饋，依已罷。王倫等例則是館中未嘗拜也。與王倫行述所云差異，且兩在之。

丁未，直龍圖閣知鼎州程昌寓以掩擊王善、劉超之功，升集英殿修撰。時王發已去，昌寓亦將所部還鼎州。右儒林郎王容特改京官，零雲弟也。吏部侍郎陳與義言：自艱難以來，選人用恩賞改官者甚多。用舉主改官者甚少。欲自今磨勘改官人從上收使五員外，有磨數從本部行下所舉官司，令再舉。庶幾少寬士人平進之路。從之。

戊申，右從政郎淮東宣撫司幹辦公事聞人武子特改京官。初，江西統制官傅樞赴行在，而所部在虔州。制置使岳飛移其軍往江州屯駐。樞與飛故有隙，其弟統領軍機與飛軍統領官王貴亦不平。機單騎赴洪州軍行，至長步，其右軍部將元通率其徒千餘人遁去。進犯英州，掠范瑗女而去。又圍南雄州，事聞

赴洪州軍行，至長步，其右軍部將元通率其徒千餘人遁去。進犯英州，掠范瑗女而去。又圍南雄州，事聞

詔本路帥司招捕趙鼎妻魏氏。詔貸死。送飛軍前自效。四年四月乙巳。既而通受廣東經略使李陵招安。通明年三月丁卯可

己酉金國元帥府議事官安州團練使銀青光祿大夫李永壽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王翊入見。宰執分立御榻左右。工部尚書胡松年假吏部侍郎王倫立於東。宋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帶御器械劉光烈韓世良立於殿西。壁俊等皆裹巾戎服佩劍。永壽等先進書於殿下。見畢。升殿傳語。館伴使副趙子登楊應誠同上。國書匣乃朝廷自造。幣帛亦預蓄以待之。此二事據今年十一月永壽請

還偽齊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東南者。且欲盡江以益劉豫。既退。命客省官賜酒食於殿門外。辭亦如之。其從者七人亦許至殿門外。賜金帛。皆如永壽之數。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廢戒。上因從容語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庚戌徵徵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升龍圖閣學士。中書舍人孫近守給事中。時議遣大臣使金。而參知政事席益以母老辭。上問可代者。益薦誼才。故有是命。是歲。金元帥府右都察宗弼引軍攻和尙原。拔之時。宜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關中。乃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路制置使兼本司都統制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以鎮撫使兼本司參議同都統制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以降授武略大夫知綿州兼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以熙河路馬步軍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主之。屯武

都。先是敵決意入蜀。遂犯和尙原。統制吳玠以無糧不能守。拔寨棄去。失和尙原史及吳玠傳皆不載。惟胡世將奏議云。紹興三年冬。吳玠失和尙原。即

兩中所奏。亦云。和尙原自紹興四年以後。便是劉錡管守。不係吳玠地界。故附於此。日麻。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吳玠奏。紹興二年冬。臣又與劉子羽議。和尙原距川蜀地遠。終恐糧道不繼。難以持守。遂於川口仙人關附近殺金平。修置山寨。山下原又得子羽成州及漢州軍馬併力控禦。案。此則和尙原之失。不在今年。玠自奏不離有誤。意者在今年春夏之間。饒風突兵之際耳。吳玠神道碑云。三年。敵賊饒風時王駐和尙原。敵欲道原下。王以兵迎擊。皆敗而走。遂舉州防禦使。知秦州。詳此。當是玠與和尙原而歸。宜撫司因合守秦州耳。或可移附今年六月庚寅所詳。玠守時。劉錡爲四川沿邊安撫。日麻不書。紹興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吏部狀。四川制置司申。契勘紹興三年內。宜撫司分道措置守禦綿州知州帶緝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司公事。今來軍事事息。合行罷去。有旨。依未。知玠兼四川安撫的在何月日。今因事遂書。

海寇黎盛犯湖州。焚民居。毀其城而去。登登開元寺塔。望吳氏故居。問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應兵救之。民賴免者甚衆。初。迪功郎王龍既陷偽齊。屏處村落間。不復仕進。至是劉豫聞其名。令赴京擢用。龍稱疾不行。者經歲。州郡強道之。龍至京。終不受僞命而去。龍。宜川人也。紹興十年

改官監軍。戶部奏兩浙路主客戶二百一十二萬餘。口三百五十六萬餘。廣東路稅客戶六十一萬餘。口一百七萬餘。湖北路主客戶十四萬餘。口十四萬餘。

【紹興四年】歲次甲寅。金太宗成天會十一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在臨安。金國元帥通書官李永壽等入見。（中真）

甲寅。遣安府勳武翼郎馮師道言。事。上曰。師道本畫工。嘗令繪佛像。爲民祈禱。已賜緡錢。聞師道親帶運棧。此事在承平時。猶不可況於今日。豈有差官職。棄予當勳有功。朕未嘗教以輕授。師道以此怨望。蓋上重名器。不以假人。自百工技藝之流。一資不可妄得。故因師道狀。論無益賞之意。茲有以見御天下以至公也。（臣等正等）曰。輕用名器。不分流品。此目前召亂之由也。太上皇帝以爵待有功者。雖貴近。法求請。未嘗予之。況此乎。此所謂大公至正之道。宜謹守之。

乙卯。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爲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使名錄。給事中孫近副之。官子孫各五人。儀從補文階者八人。白身補官者又七人。賜銀帛裝錢如三年之數。私覲增十分之二。時金所議事。朝廷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右文殿修撰王倫作書於金。左副元帥宗維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棉皮布龍鳳茶遺之。朱勝非開居錄云。李永壽。王翊來聘。議七事。第一事欲取北人。與秦檜二策。正運所議。互有可否。獨疆界一事未定。二議不同。案此時師非爲相。而檜奉命出使。二人所云。必得其真。不知何以差互如此。此所謂疆界不知云何。案據今秋。檜語云。乃遣使聘。檜存。以此知其請河南也。

增帖納錢三千。通循爲二十一。諸州所收帖納錢。並計綱赴行在。尋命廣鹽所增亦如之。廣鹽添錢。在此月戊辰。

丙辰。監察御史劉大中行右司諫。尚書刑部員外郎潘致堯主管江州太平觀。致堯之罷。似為
奉郎通判壽春府盧仲赴行在。既至。停其官。漳州編管仲編管在此月已已。至先通潮州不赴。也。然仲通判壽春不知何從得之當考。詔右朝

丁巳。朱勝非等奏稟國書。上曰。意當如此。乃朕一己之見。卿等更覺盡底蘊。勝非等頓首謝。

戊午。以法慧寺為祕書省。詔宣州奏檄借殺人疑獄。案令刑部重別議。斷中尚書省借兄也。先是
有葉全三者。盜其密錢。借令耕夫阮捷殺全三等五人。棄屍水中。當斬。屍不經驗。奏裁。詔授捷杖脊
流三千里。借貸死。決杖配瓊州。孫近為中書舍人言。借殺一家五人。雖不經驗。而證佐明白。別無可疑。貸
宥之恩。止及一借。而被殺者五人。其何辜焉。乃命重別擬。始近之提點浙東刑獄也。紹興民命富因捕
盜而併斬盜妻。近奏富與盜別無私讎。情實可憫。詔貸死。去年三故法寺援之。近言富執本縣判狀。捕捉
劫盜。殺拒捕之人。并作其妻女。而借私用威力。拘執打縛。被殺者五人。所犯不同。刑部亦言。右治獄近斷
孫昱殺一家七人。亦係屍不經驗。法寺為追證分明。不用疑虛奏裁。何不依例。法寺堅執不移。詔御史臺
石詳定奪。今年二既而侍御史辛炳等言。借係故殺。衆證分明。又已經委官審問。以近降申明條法。不應
奏裁。輔臣進呈。朱勝非言曰。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法不論罪。而孫近以宣州有觀望。欲併罪之上。曰。宣
州可貸。今若加罪。則後來州郡實有疑慮者。亦不復奏陳矣。乃詔借論如律。大理寺當職丞評刑部郎官
皆贖金有差。進早在三月甲

知鼎州程昌寓遣統制官杜湛。與荆湖制置使王玠所留統制官王滉等共引兵擊楊么。已未。破眞皮寨。
獲其舟三十艘。湖中小寇始懼。能克小原。鼎州鎮撫使程昌寓。紹興元年春。已改除湖南按察使。二年。又去安撫。名為提舉。鼎州兵甲公事。此時鼎州無鎮撫使。克誤也。

辛酉。章誼孫近入對。初。知樞密院事張浚既至。荆南。上書引咎。乞罷政。且請俟至潭州道路無虞。即赴
臨安府待罪。詔不許。是日。殿中侍御史常同請對。論浚以大臣之貴。當圖外之權。付與之專。幾半天下。
事功不就。受代而歸。今乃開命。論年。故為留滯。不度君命。莫甚於斯。望嚴賜戒督。星夜馳還。闕下。壬戌。
詔浚疾速赴行在。自是言者稍稍論浚矣。浚於是月甲寅

甲子。左文林郎新敕令所刪定官孫邦為左朝奉郎。充奉使書狀官。用章誼等奏也。
乙丑。尚書右司員外郎韓膺以親嫌除直祕閣。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皇叔光山軍節度使知大
宗正事士儂言。寧遠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時於屬為兄。乞用故事序位於其下。許之。自
是以為例。
丙寅。金國元帥府議事官安州團練李永壽。尚書職方郎中王翊辭行。錫鞍馬器幣。及其屬銀帛有差。翌
日。永壽發臨安。詔通問使章誼等偕行。又遣右文殿修撰王倫。開門宣贊舍人王繪送至境上。上召倫。繪

入見而遣之。倫。繪以正月乙卯。受命甲子引對。今併書之。能克小原。時朝廷命使至簡。而所乞事。何廷哲不從。於是李永壽等。延略不曾。定議。承平。故事。同已支費。過數萬緡。如編一。雖有臨時講究之文。而今年正月丙辰。臣僚上言。有云。館伴。用錢。物。項。計。支。錢。數。千。緡。其。他。可。知。則。是。未。嘗。前。也。克。云。失。實。今。不。取。誼等至泗州。而偽境以檄來言。大金使副已差官引伴
赴闕。請權留南宋使。俟旨。永壽復移檄宿州。接引。誼等乃得俱北去。日。麻。此。事。以。二。月。九。日。已。丑。奏。到。今。論。書。之。翰林學士兼

侍讀。恭密禮言。近者金人議和。託言割豫所請。雖敵情巨信。然而中原殘破。民力困瘁。不堪驅役。豫。驛。父
子。特倚金人為重。以拒王師。如聞金自有故。且倦於南牧。則議出於豫。欲歎吾問罪之舉。延旦夕之命。理
亦或然。而今金人遣使先至豫所。乃來而所持書。輒有封疆之畫。其為豫計不疑。陛下灼見其情。報書曲
折。事理詳盡。固應奪其狡謀。破其肝膽。不復敢肆桀傲。庶能聽順。以定和約。然而猶可慮者。萬一負恃強
敵。尚懷逆圖。必欲窺吾境土。或恐稽留使人。呼敵騎以來邀脅。則吾可以不為之備乎。今已過防秋。且遠
近傳聞。通使人情。恐便舒緩。謂宜申戒沿江將帥。明遠斥堠。防扼險要。選練士卒。日訓於師。常如遇敵。以
為先事之備。庶無後悔。苟和議遂成。亦未可以弛備。況今日耶。恭密禮又言。陛下懲強敵之侵凌。念兩宮
之阻。不憚卑詞。以通使。屈己以議和。上以為宗廟社稷。靈長之計。下以息海內元元。元戰伐之苦。至誠交
感。異類革心。甚盛德也。然臣私竊度之。陛下鬱鬱居此。忍自卑屈。以求成請好。豈得已哉。徒以事勢未競。
國步未移。生民未安。故為計出此。非謂舊事可忘。中國可棄。敵情可信。能恃以久安也。然則約和之後。欲
便高枕而臥。得乎。仰為聖意。因將大有所為。興起庶政。觀時俟釐。期復舊業。不唯苟紓目前之急而已。臣
願陛下堅臥薪嘗膽之志。勵宵衣旰食之勤。深詔大臣。簡賢能。謹名器。明殿最。嚴賞罰。申飭百執事之列。
下至州縣之吏。各修厥官。毋敢偷惰。革因循之弊。去苟且之習。要使人人心為國。誠意在民。而無養資
尸祿。計日待遷之患。則衆治舉矣。於是生財積穀。繕甲治兵。荷用度。寬賦斂。以實民力。汰冗弱。精選練。以
作士氣。日伸月長。假以歲年。一旦起而用之。則大計可圖。成功可必也。願惟今日權宜之議。所利在此。昔
周宣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越之報吳。亦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茲非陛下之所熟聞者乎。右朝奉大
夫主管亳州明道宮陳堯叟。貶秩一等。堯叟里居。以干請為事。嘗偽造張守雪已奏。願奉御實依錄之。以
示永康簿。左迪功郎李榮。案折之。案俄為李光江東帥。朱異宣諭浙東。言於朝。案用是除樞密院計議
官。仍召見。而堯叟令大理勅治。獄成。當私罪杖。故責。堯叟以去年正月。應案得旨。轉官。案。六月甲午。堯叟。臣。取。勘。案。以。新。除。計。議。官。得。旨。引。對。今。併。舉。此。日。

丁卯。修武郎開門祗候知復州韓通進一官。兼開門宣贊舍人。仍賜錢萬緡為軍費。自襄。鄂。失守。安。復。為
極邊。故錄之。

戊辰。執政奏事。因及北方事宜。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有土地。若失人心。亦不可立國。賜右修職郎洪
适。朱。球。銀。帛。各。百。匹。兩。球。并。子。以。父。遠。使。得。官。先是。王。倫。言。其。不。屈。故。皆。卹。之。時。适。未。冠。得。監。潭。州。南。嶽
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二

自張浚召還而川陝宜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人望素輕，頗不為都統制吳玠所懼。上聞之，已已賜三人璽書，略曰：羊祜雖居大府，必任王濬，以專征伐之圖。李愬雖立殊勳，必禮裴度，以正尊卑之分。傳聞敵境，倘列兵屯，宜益務於和衷，用力除於外患。時玠為檢校少保，位過疑隆，故有是詔。

辛未，左中大夫李大有行尚書左司郎中樞密院計議官錢圻守刑部員外郎，左承議郎廣平東路轉運判官張致遠行監察御史。故延康殿學士宋康年奪職，追所贈官及致仕遺表恩，以御史常同言。康年本市井俳優之徒，止因蔡京熾黨，叨竊名位，理宜追貶也。康年，庠孫宜政，間為殿中監。

壬申，武經郎潘永思復為開門官贊舍人。龍圖閣直學士許份卒。份在官在去冬，俟考。

癸酉，輔臣進呈張浚奏四川自七月以來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祝文付下。上曰：霖雨地震之災，豈非重兵久在蜀，調發供饋，推腐剝體，民怨所致。當修德撫民以應之，又何禱乎。日麻不書浚所繫，蓋此乃濬所繫，不考耳。

詔臨安府四至州郡犯罪合配之人，無得配本府，俟回鑾日如舊。直祕閣知德安府韓之美，起復直祕閣通判德安府李特以守境無虞，並進秩。責授左中奉大夫薛昂卒。三省檢會李邦彥例，復特進與道表恩。言者奏昂黨附蔡京，同惡相濟，稔成今日艱危之禍。陛下不賜寬宥，得終庸下，已為厚幸。若追復舊官，則是誤國之臣，致有榮耀，非所以示天下也。命遂寢。寢命在是月戊寅，今併書之。

日，浚運河以漕運不通之故，詔役兵得遺闕物者，以十分之四給之。河中遺骸，應借徒收瘞，數滿二百。給度牒一道。謂度牒指在王中，遺指在度寬。是役也。用二浙廂軍四千餘人，月餘而畢。聖政錄在三年十一月丙辰，浚降旨之日，今日後日麻及會要，八年十一月再浚，十九年二月又。

乙亥，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胡世將試尚書禮部侍郎，祕書少監劉岑權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兼禮部侍郎鄭滋改權刑部侍郎。滋，移官為劉大，中論列事祖。尚書右司員外郎鄭作肅直祕閣知常州，作肅引疾求去，從所請也。

降通山縣為鎮，縣為盜所掠，遺民纔二百餘家，故廢之。武義大夫關門官贊舍人主管江州太平觀薛安靖為榮州刺史，知全州。降授朝散郎李堯添差通判秀州，錄海州之功也。而既二人言無家可歸，乃各賜會稽田三頃，仍蠲其租賦。堯添在此月丙子，賜田在二月乙未。左通直郎試太常少卿唐恕卒，上以其恬退有守，特贈徽猷閣待制，賜銀帛百疋，兩官子孫如權侍郎。

丙子，左司諫劉大中言：國朝以來，革五代之弊，中書掌文事，樞密院掌武備，文臣除授，未有不由中書者。近錢圻等除授，乃樞密院直降劄子，尚書省止奉樞密院關報，而不經由中書門下。此何謂也？若謂樞密院屬官可以自行除授，直降指揮，則百司長官，皆可以畫降聖旨，自差官屬，糾封之事，漸不可長。伏望中敕三省樞密院，自今差除，並守祖宗舊制，勿復侵紊。若直降指揮，許承委官司論執施行，庶幾紀綱不至墜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二

一一〇五

〔案〕日麻，去年十月已亥樞密院行遣內已云：關送中書門下省指。大中又言：近來臺諫章疏，多不行出，黜陟賞罰，多不分明。是非之所以淆亂，向背之所以乖違，非所以為治也。倘臺諫之言，不合公議，則是違衆徇私，當指誦其非，而懲其妄言之罪。倘其言合於公議，則是論事舉職，當暴白其言，盡理行之，不應阻勉而已也。如呂頤浩之罪惡，公議所不容，而能相之制，舉皆美詞。至今遠近疑惑，黨類相扇，以搖正論。豈非有彈章而不會降出乎？又如李擢邊尚書，不旬日開得郡，近日潘致堯之罷郎官，鄭滋改權侍郎，士大夫皆莫能曉其由。是臣僚章疏，有無臣不得而知，若或有之，陛下留中不出，不過欲全大臣體貌。若大臣不肯行出，則是諱前飾非，畏人議己，欲自作人情耳。此不可不察也。大臣去就，如有動德在人，當全體貌可也。其他非才冒寵，有罪無功，招致人言，則是負陛下之委任，何體貌之有？欲望自今除授罷免，悉皆明示，所以黜陟之由，臺諫章疏，並令付外施行，與衆棄之。庶幾賞罰分明，有以勸懲，非小補也。疏奏。上皆嘉納之。日麻，大中以前，此月辛未入疏行下。

時朱勝非當國，不可否事。徐俯在樞府，每倨視之，而大中因入見，論徐益懷姦固寵，全不任責，上將罷之，故大中以為請。

丁丑，詔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赴行在，將以代席益也。鼎守洪都，除再歲，賊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初，知樞密院事張浚行至荆南，鎮撫使解潛告之，浚乃以隨便軍金五百兩，帛三千疋，糧萬斛，畀之。又以帛五千疋，饋峽二州。至是言於朝，時朝廷以度牒計直六萬緡，付潭、鼎州造戰艦，浚過鼎，亦以黃金三百兩與之。

戊寅，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楊應誠同主管客省四方館開門公事。夜，臨安火。己卯，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以舊職知温州，肖胄與朱勝非議事不合，力求去。疏三上，乃有是命。後三日，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肖胄乃肖自請，然直降，肖免，謝辭不知何故當考。右迪功郎新監廣州真口場鹽稅吳仲上疏，張浚無罪，大略謂浚忠而有餘，而智不足，且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天下之人，所共知之。其退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蓋亦浚之功也。臣竊見里巷游談，咸曰：張浚之來，章疏列上，必於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其過惡，使浚不至，則議者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之罪。至則議者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罪。非特一人言之，且將羣起而攻之，必使罪去而後已。臣謂艱難以來，未有如浚比者，使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望陛下痛察之，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閒。實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

〔案〕徐俯等北盟會盟，神疏以正月二十九日上，故繫於此。

庚辰，尚書省言：今歲係大禮年分，已降旨令諸路憲臣依例刷上供錢物起發，限七月以前到行在。尚慮漕臣不用心催督，及椿辦州軍占吝，乞令戶部置籍拘催。至八月比較欠多去處，具憲漕及當職官申省取旨責罷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二

一一〇六

是月秦州觀察使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叛降偽齊。時師古自武都率選鋒軍統制李進、前軍統制戴求糧於偽地。襄大潭縣。掩骨谷城。叛將慕容清拔寨遁去。師古深入至石要嶺。忽遇敵兵。與戰大敗。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慙懼。遂單騎降賊。自此失洗。岷之地。但餘階。成而已。師古之未叛也。嘗請於朝。以為聚兵五年。所值二萬餘乘。合用糧食。惟岷州管下大潭。長道兩縣。和糧不多。兼宜撫司別無應副。委是養贍不足。其河裏州軍師古止據洮。岷兩州。別無出產。累年偽地討糧。今則偽地亦無所積。因即關外止有師古一軍。占據要衝。若不申明朝廷。切慮緣此逃散。若金人知此無糧。乘虛而來。何以枝梧。伏望將階。文州。緜。隴。熙。河。或只乞兩州財賦。專一應副。或許將川中財穀。取糧食用。兼師古所管戰馬不多。仍乞支撥川茶付師古。於洮。岷州界轉換戰馬。以壯軍聲。後數月。朝廷命宜撫司以階。文。二州所入財賦。專贍師古一軍。及應副茶博馬。而已不及矣。朝廷下宜撫司在。今年七月乙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三

【紹興四年】二月辛巳朔。張浚至潭州。時鼎寇楊么既為官軍所敗。其黨漸散。賊防之甚嚴。鄰居失業者。其罪死。間有得達官地。保甲又利其財而殺之。知州程昌萬乃募人能引降者。與獲級同。故降者稍衆。浚至。遂留左朝散郎權樞密院計議官馮楫為荆湖撫諭。俾同安撫使折彥質措置招安。會岳州進士王朝倚在賊寨脫歸。自言知賊虛實。詔赴都堂審問。後數日。有旨令王夔與彥質招安。然賊方恃水出沒。其所據北達公安。西及鼎。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界。春夏耕耘。秋冬攻掠。跳梁自如。未有降意也。王朝倚審問在乙酉。

詔南班宗室自今並赴臺參。故事。宗室遷官。或赴或否。至是用御史常同言。著為令。安在丙戌。

壬午。廣東西漕臣各貶秩一等。坐遠欠去年上供皆十分之四故也。詔賊罪至死者方籍其資。先是右文林郎朱崔瑛監處州都酒務。坐贓流。都籍其資。而田宅不在數。審於朝。法寺言。業產俱各入官。然祖宗故事。犯贓貸配之人。乃命申明行下。戶部奏令廣東提舉司支鹽本錢二十萬緡。常平錢五萬緡。由海道赴行在。為大禮費。從之。

癸未。參知政事席益充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諫官劉大中既奏其罪。前一日。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益本虛杞之姦邪。兼逢吉之險譎。初為王黼之客。後入蔡京之門。陛下略其宿愆。欲觀後效。

去歲議遣大臣使金。益獨以母老為辭。近者金使對揚揚前。默無一言之助。輔臣若此。將焉用之。至於心術不端。力庇邪佞。中傷善類。陰奪相權。蓋天資險薄。可畏如此。望速賜罷黜。以慰公論。輔臣進否。上曰。諫官御史所言。臣僚過惡。未必皆實。然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既審知其小人。自當退之也。故益遂罷。（案）此日上謂為益。蓋寬小。既不審所以。又併益罷。亦不審不知何故。

大中章再上。後三日。詔益落職奉祠。詔自今諸路州縣進奉天申節物。並置場和買。毋得於民間科配。仍令刑部立法。先是諫官劉大中言。自崇寧以前。臣僚進奉。節物多。是虛糜物。或不。因崇寧二年。發運副使胡師文建言。並令前期一月到京。自後立定數目。期限備督起發。臣昨奉使江南。聞皆不免科配。若軍期急切。有取於民。蓋不獲已。豈有斂百姓怨嗟之物。為臣子薦頌之誠。其於邱山。有何所益。如上件金銀絹未可獨除。即乞嚴戒州縣。檮篾官錢和買。不得於人戶名下科配。庶幾咸召和氣。增崇聖德。故有是命。

甲申。直龍圖閣知臨安府梁汝嘉升徽猷閣待制。

乙酉。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兼參知政事。是日。軍賊擅成犯長楊縣。荆南鎮撫司解潛遣統領官乘義郎開門。祇候胡勉捕斬之。成本澄州官軍。後從雷進於慈利縣。忠翊郎澄州沿邊都巡檢使雍從善嘗與成戰。成執而磔之。至是就戮。時奉盜田政自襄陽引兵破夷陵。潛命知峽州統制策應路軍馬王恪往擊之。斬其首。政宜成人也。此以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後贈從善三官。錄其家一人。五年閏二月己酉。

丙戌。鄉貢進士上官公弼特補將仕郎。公弼在太學有聲。工部尚書胡松年與之有筆視之。舊用使金所得恩澤而命之。公弼初見。紹興元年。

丁亥。知樞密院事張浚言。荆南府潭。筠。峽州。最係出產箭幹去處。已令各計置二三百萬。赴行在。其後復言。潭州近年採伐殆盡。今所用皆自全。永。武。岡商販而至。恐誤指準。請差損其數。從之。浚請在四月。此為辛卯。浚事。

戊子。監察御史明發宜諫嶺南還。入見。翌日。請旨都堂白事。許之。遂出使一年三閱月。所案吏二十有七人。三年五月丁卯。右修職郎補保昌縣令。九月戊辰。廣西選列王。南鳳州司戶。吳。陽。令。陳子鎮。桂陽令。馬。桂。若。楊。崇。人。今籍李。閩。右。朝。奉。大夫。知。連。州。陳。承。直。郎。龍。水。縣。中。行。忠。翊。郎。桂。陽。縣。趙。邦。昌。十一月戊辰。宣。教。郎。知。富。川。縣。郭。公。行。十二月癸卯。右。奉。議。郎。權。州。外。右。從。政。郎。權。州。戶。陳。卓。右。迪。功。郎。司。運。權。州。右。迪。功。郎。權。州。石。龍。令。韓。魯。十二月戊申。攝。樂。會。財。令。成。大。順。已。酉。高。安。令。王。充。迪。嘉。州。令。連。希。尹。權。武。仙。令。劉。振。武。權。州。推。官。王。海。武。仙。令。陳。術。仁。尉。權。州。攝。立。倫。尉。令。杜。介。之。密。州。通。判。馬。監。押。黃。宗。勳。並。放。監。取。勳。三年九月戊辰。選。列。廣。州。韓。傳。德。勳。十一月丙午。修。武。郎。知。萬。安。軍。何。光。國。取。勳。又。如。桂。州。許。中。已。見。二年七月辛巳。萬。士。二十人。未。致。書。已。見。三年九月乙巳。並。免。章。十一月甲戌。同日。前。桂。陽。令。張。勉。左。朝。奉。大夫。知。南。州。尤。深。右。通。直。郎。通。判。南。州。宋。善。右。奉。議。郎。知。南。州。王。治。海。豐。令。林。獻。材。今年正月乙卯。右。通。直。郎。通。判。南。州。陸。邦。右。朝。奉。郎。知。南。州。尹。植。左。朝。奉。郎。知。南。州。趙。子。昇。右。朝。奉。大夫。知。南。州。郭。德。左。朝。奉。郎。知。南。州。權。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淵。右。迪。功。郎。廣。西。轉。運。司。幹。辦。公。事。連。漢。夫。靜。江。府。觀。察。推。官。章。溫。權。左。留。林。郎。權。州。桂。若。邦。傳。並。轉。一。官。俟。任。滿。日。赴。行。在。

撫使劉慶率十萬騎入寇。建興之遺史。二月辛卯。吳玠及烏球戰於仙人關。敗之。初。烏球欲大舉兵。期必入川。劉豫之弟登方知。吳玠使人告玠。早為之備。玠預為備。劉慶入。案。日。原。實。罰。金。以。二。月。二。十。一。日。改。仙。人。關。辛。卯。則。十。一。也。姓。之。所。書。凡。十。日。置。小。旗。又。所。進。攻。鐵。山。暨。崖。關。道。犯。仙。人。關。既。至。敵。據。高。嶺。為。壁。循。嶺。東。下。云。劉。慶。曾。與。玠。事。乃。林。林。野。野。恐。未。必。然。當。考。直。攻。我。軍。玠。自。以。萬。人。當。其。前。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轉。運。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履。為。宗。所。襲。破。其。寨。王。師。屢。敗。玠。斬。虜。以。徇。敵。復。攻。之。玠。斬。郭。履。之。遺。史。云。爾。然。玠。之。之。之。甲。午。玠。今。且。去。其。日。快。考。

壬寅。太府守丞權戶部郎官張成憲為尙書都員外郎。直隸開泰梓提點福建刑獄公事。左中奉大夫柳城提點刑獄公事。監吉州權貨務都茶場陳鶴提點湖北刑獄公事。直隸開吳懋為湖北轉運判官。左朝散郎新吉州徐偉達。直隸開陸真並為廣東轉運判官。右朝奉郎添差通判平江府田積中為淮南轉運判官。御史常同言。真乃內侍王通之客。為明府司錄。供進密煎海錯。就遞通判。避通判名。改稱府判。今浙路有呼府判者。自真始也。後任發運。姦賊狼籍。賊頃知洛州。不能鎮撫士卒。以致軍變。身中數刃。近歲交結辛道宗。求賜章服。陛下灼見其無恥。罷之。俸達資性貪鄙。在圍城中。移書親舊。有新君即位。人情喜悅之語。梓本附梁師成。特赴殿試。闕允疏謬。士所指笑。僞是雖不知其才。但恐不應超躐。亦望詳酌。改命。吏部言。僞曾任提舉湖北刀弩手。乃詔真。誠偉達。梓皆罷。真。佃子也。梓。誠。偉。達。已。見。明。史。同。為。御。史。不。數。月。幼。罷。監。司。之。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發。然。懋。以。明。州。獻。漢。事。懇。於。朝。請。以。代。者。移。用。故。申。明。之。非。有。所。獻。也。由。是。復。起。後。十。餘。日。右。司。諫。劉。大。中。言。淮。南。人。民。有。怨。乃。共。置。監。司。五。員。乞。罷。積。中。上。從。之。改。正。

明州獻漢事。在是月壬寅。同章下在巳酉。大中章下在三月丙辰。今併書之。積中不知何許人。乃吏部尙書胡松年親屬。自添俸。除監司。不知何向。以獨不肯而大中請之。當考。孫。觀。柳。城。提。點。刑。獄。公。事。監。吉。州。權。貨。務。都。茶。場。陳。鶴。提。點。湖。北。刑。獄。公。事。直。隸。開。吳。懋。為。湖。北。轉。運。判。官。左。朝。散。郎。新。吉。州。徐。偉。達。直。隸。開。陸。真。並。為。廣。東。轉。運。判。官。右。朝。奉。郎。添。差。通。判。平。江。府。田。積。中。為。淮。南。轉。運。判。官。御。史。常。同。言。真。乃。內。侍。王。通。之。客。為。明。府。司。錄。供。進。密。煎。海。錯。就。遞。通。判。避。通。判。名。改。稱。府。判。今。浙。路。有。呼。府。判。者。自。真。始。也。後。任。發。運。姦。賊。狼。籍。賊。頃。知。洛。州。不。能。鎮。撫。士。卒。以。致。軍。變。身。中。數。刃。近。歲。交。結。辛。道。宗。求。賜。章。服。陛。下。灼。見。其。無。恥。罷。之。俸。達。資。性。貪。鄙。在。圍。城。中。移。書。親。舊。有。新。君。即。位。人。情。喜。悅。之。語。梓。本。附。梁。師。成。特。赴。殿。試。闕。允。疏。謬。士。所。指。笑。僞。是。雖。不。知。其。才。但。恐。不。應。超。躐。亦。望。詳。酌。改。命。吏。部。言。僞。曾。任。提。舉。湖。北。刀。弩。手。乃。詔。真。誠。偉。達。梓。皆。罷。真。佃。子。也。梓。誠。偉。達。已。見。明。史。同。為。御。史。不。數。月。幼。罷。監。司。之。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發。然。懋。以。明。州。獻。漢。事。懇。於。朝。請。以。代。者。移。用。故。申。明。之。非。有。所。獻。也。由。是。復。起。後。十。餘。日。右。司。諫。劉。大。中。言。淮。南。人。民。有。怨。乃。共。置。監。司。五。員。乞。罷。積。中。上。從。之。改。正。

知州柳城。軍變執捕。癸卯。勅停人向子廉復右朝奉郎除直隸開子廉。宗良子。知平陽縣。民有負和糴米者。子廉訊之。杖千二百。即日死。坐是停官。劉光世夫人。子廉兄女也。光世為請於朝。以欽聖憲肅皇后諸姪在者。惟子廉一人。故有是命。詔權以射殿為景靈宮。四時設位朝獻。用太常博士劉登議也。其後上親征。不果行。

乙巳。監察御史明彥言。昨李楫遣人入大理國買馬。於邊防有所未便。小必失陷官物。大則引惹邊釁。臣講究買馬之術。有七。深入蠻國誘之。不惜其直。一也。原有給綵鹽貨之本。二也。待以恩禮。三也。要約分明。四也。禁止官吏侵欺。五也。信賞必罰。以督之。六也。馬悉歸朝。而後付於將帥。七也。七說若行。西南諸國所產自至。望下提刑司根究諸司鹽利錢。應付買馬。仍下提舉司詳前七說施行。從之。左金紫光祿大

夫龍圖閣待制提舉華州雲臺觀王革卒。詔官子孫如故事。言者謂革自廷尉尹京。專以觀望。意旨為獄。刑罰失平。枉濫者衆。獨以彘緣交結。冒濫賞典。法當討論。詔追降革為左中大夫。盡革其恩數。鄉貢進士李郁為右迪功郎。郁以布衣入見。所陳皆當世要務。上批郁學通世務。議論可采。故有是命。上批。日。原。不。武。志。有。之。

丙午。知樞密院事張浚至行在。初。浚行至嚴州之新城。復上疏引咎求罷。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浚五年於外。誤國非一。用李允文。王以寧。傅勞諸小人。為荆湖害。以曲端。趙哲之良將。皆不得其死。以至擅造度牒。鑄印記。賜赦減降。出給封贈。磨勘綾紙之類。皆有不臣之迹。及被召。盡掠公私之財。選精兵自衛。出蜀。雖齊斧。不足以謝宗廟。若盡正典刑。示天下不復用。則陝右之地。不勞師而自復矣。侍御史辛炳素。亦論浚誤國犯分。富平之役。趙哲轉戰用命。勢力不敵而潰。浚乃誅哲。致其徒怨叛。又信

王庶一言。殺曲端於獄中。端之部曲。又皆叛去。其後日夜攻打川口。公行文檄。求端於浚者。是也。和尙原之戰。王萬年之功為多。浚乃抑之。萬年怨憤叛去。與哲。端。潰。卒。力。窺。川。口。金。人。特。因。之。耳。今。年。三。月。殺。金。坪。之。戰。尙。遣。王。萬。年。擊。賊。蓋。萬。年。即。王。喜。此。時。為。統。領。官。炳。誤。也。又。用。趙。開。營。財。利。行。權。茶。鹽。及。隔。槽。酒。法。苛。細。特。甚。內。結。人。怨。西。蜀。之。不。亡。者。幸。也。凡。朝。廷。所。除。監。司。郡。守。至。輒。不。許。上。必。已。所。命。乃。得。赴。張。深。以。老。乞。退。則。令。五。日。一。赴。宣。司。治。事。此。例。安。出。哉。甚。者。擅。肆。赦。宥。一。歲。凡。再。自。古。便。宜。未。有。如。是。之。專。者。也。湖。南。北。非。浚。所。管。地。分。乃。遣。李。允。文。王。以。寧。假。以。便。宜。肆。以。生。殺。遂。亂。兩。路。敗。事。而。歸。不。自。知。罪。猶。移。文。令。宣。治。府。第。浚。謂。樞。密。之。權。為。己。家。物。乎。既。被。召。盡。刷。四。川。之。財。以。行。尙。敢。託。言。擄。輜。隨。軍。錢。物。應。調。解。潛。程。昌。寓。欲。以。要。功。不。知。錢。何。所。從。出。哉。事。見。今。年。正。月。丁。丑。沿。路。割。下。荆。峽。諸。州。計。置。箭。幹。各。數。百。萬。又。言。如。難。計。置。即。具。因。依。回。報。是。徒。欲。求。進。不。恤。民。力。之。困。也。事。見。二。月。丁。亥。浚。聞。罷。之。始。則。遷。延。不。行。中。則。疑。而。有。請。欲。俟。至。潭。州。道。路。無。虞。而。後。造。朝。事。見。正。月。丁。亥。近。又。奏。乞。至。衡。州。留。數。日。修。治。器。甲。事。見。二。今。開。政。府。虛。位。則。至。衡。州。一。日。而。行。星。夜。兼。程。不。復。留。滯。何。前。緩。而。後。急。疏。入。不。報。前。一。日。炳。以。急。速。請。對。論。浚。為。黃。潛。善。所。知。自。與。元。曹。官。一。二。年。間。引。為。侍。從。及。金。人。有。窺。江。南。意。浚。乃。避。禍。遠。去。引。用。因。一。時。小。人。如。劉。子。羽。程。唐。輩。誅。求。聚。欲。四。川。騷。然。陛。下。初。許。浚。便。宜。黜。陟。蓋。以。軍。事。在。遠。不。欲。從。中。制。也。浚。輒。立。招。賢。館。有。視。龍。圖。閣。之。命。以。儒。人。封。號。封。參。議。官。之。妾。陛。下。常。遣。中。使。撫。問。浚。乃。與。之。加。秩。勞。其。遠。來。其。狂。悖。甚。矣。賴。陛。下。聖。明。辨。之。不。晚。亟。遣。郎。官。持。節。召。之。浚。乃。假。蹇。遷。延。上。章。慢。命。既。到。鼎。澧。間。擅。差。撫。諭。官。騷。擾。州。縣。事。見。二。月。辛。巳。其。所。為。一。至。於。此。望。賜。罷。黜。明。正。典。刑。以。為。人。臣。跋。扈。之。戒。浚。至。行。在。詔。浚。隨。行。軍。馬。盡。付。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隨。行。錢。物。隸。內。藏。為。

建興以來歷年要錄 卷七十三

建興以來歷年要錄 卷七十三

建興以來歷年要錄 卷七十三

建興以來歷年要錄 卷七十三

建興以來歷年要錄 卷七十三

建興以來歷年要錄 卷七十三

封樁激賞庫。浚既見。遂赴樞密院治事。
 丁未。右朝請郎通判臨安府邵相。右朝散大夫通判臨安府熊彥昭並直祕閣。守臣梁汝嘉薦二人。上召對而有是命。彥昭。鄱陽人也。相已見。賜僑國長公主宅於行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四

【紹興四年】三月辛亥朔。川。陝宜撫司都統制吳玠敗敵於仙人關。初。金右都監宗弼與玠連戰未決。玠遙與宗弼相見。且遣人謂曰。趙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而王之。玠謝曰。已事趙氏。敢有貳。此神林。敵遣生兵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卻之。賊怒。擁乘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槍手深入。統制官吳璘以刀盡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敵分爲二陣。宗弼陣於東。將軍韓常陣於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守者。璘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也。吾度此敵走不久矣。政亦言於玠曰。此地爲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舍此而犯關。玠從之。敵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刀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敵兵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干駐馬四觀久之。曰。吾得之矣。翌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制官關干姚仲登樓死戰。樓已傾。仲以帛爲繩。曳使復正。敵以火焚樓柱。仲取酒擊滅之。玠又遣政與統制官田晟出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壬子夜。玠中大出兵。遣右軍統領王喜及王武等諸將。分紮白旗入敵營。敵驚潰。將軍韓常爲官軍射損左目。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領張彥劫敵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敵決意入蜀。自撤兵已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

爲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敵之始入也。玠徵召金房鎮撫使王彥熙。河路總管關師古來援。時師古已叛。彥亦不至。獨綿威茂石泉軍安撫使劉錡以所部會之。玠聞師古叛。并其軍麾下。厚資給焉。由是玠軍益以精強。呂中大事記。張浚以樞密任川。挾天下之資。直趨六路之師。使趨關川之東。左逼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以爲定天下大計。雖趙鼎。雖趙鼎。致有富平之敗。而得劉子羽以保興元。用吳玠以保大散關。遂有和尙原之捷。雖有殺金坪之捷。敵自是不敢犯蜀矣。

丙辰。上聞執政湖寇事宜。張浚曰。村民無知。劫於官吏之擾。儉安江湖。非剽掠無以爲生。其拒王師。實懼大敵。勢不得已。以緩死爾。臣謂宜厚信。以招之上。曰。皆朕赤子。何事於殺。然自軍興。盜起率招來之。而姦人乘釁。所在囂聚。今幸衰息。勿復效尤可也。

丁巳。右司諫劉大中守祕書少監。上諭朱勝非曰。大中頃使江西。頗多與獄。今猶未已。若令爲諫官。恐那縣觀望。朕於用刑。欽恤明慎。常權有司行法於意外。今遷大中爲少監。蓋朕之深慮也。勝非小麻。大中自監獄。御史除盜。大中今年正月已遷。

右朝散郎魏舜臣知黃州。
 戊午。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制置大使趙鼎參知政事。時鼎已召而未至也。上命鼎薦舉人才。鼎即以王居正。呂祉。董弁。林季仲。陳棗。朱震。范同。呂本中上之。乃詔三省公共隨器任使。鼎三者在三月壬申。撫州布衣寧子思獻白銀木刻成千手大悲像。極精工。朱勝非進呈。上曰。朕平日未嘗佞佛。然亦不敢加贊。願飾像設以祈福。乃流俗之事。非朕心也。勝非又言。撫州有玉尊刻成龍文。疑禁中舊物。未敢進。上曰。此猶無謂。異時茶馬司常竊市馬之直。以易玩好。是舉山澤之利。而投之無用之地爾。其勿受。自今有來獻者。皆卻之夜。寇雨。

己未。刑部侍郎胡世將坐前守鎮江。不發御服。繼羅錢。與通簽判右承議郎會恩等四人。各貶秩一等。仍令本府限半月發還。先是劉光世既移戍。內藏庫復舉行之。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司劾世將違旨。故有是命。見二年九月戊寅并注。詔祕閣修撰主管江州太平觀宋輝落職。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吳公爲罷宮觀。饒州編管人劉默許自便。以待御史辛炳論廢相呂頤浩用刑輕重不中也。宋輝落職因守。

壬戌。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自鎮江至行在。庾請隨班奏事。詔免赴都堂奏事。仍免簽書三省文字。時督府諸將既已分戍。遂併其府廢之。而以其餘兵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府之罷。日麻全不書。會要本門亦不載。惟遺姓之遺史略記此事。今因孟庾召還。遂書之以補史闕。

癸亥侍御史辛炳試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唐煇試左諫議大夫。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學士院陳興言。明堂之禮。有漢武汶上之制。紹興元年。實已行之。若再舉而行。適宜於今事。無異於古典。太常丞詹公。博士劉登。亦言。古人巡幸。自非封禪告成。未有行郊祀者。今歲若且祀明堂。實得禮時之義。但紹興元年。止設天地祖宗四位。即不曾設皇祐百神。議者疑郊與明堂當闕舉。及與議等議上。乃命有司條具明堂典禮以聞。左樞密林郎連州州學教授范寅。左迪功郎監泉州石井鎮朱松。並為秘書省正字。右宣義郎周章。為司馬寺丞。右丞事郎王鈺。守太府寺丞。右丞務郎范伯奮。守軍器監丞。松。婺源人。謝克家所薦。中從弟也。中已見紹興二年。實已見紹興二年。言者奏廷浮薄無行罷之。

乙丑。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炳常同論浚不已。上未聽。二人因錄所上四章申浚。炳疏論浚開罷之始。遷延不行。浚懼。即移疾待罪。且以呂頤浩在相位時。嘗進呈。上乃釋然。續通志見三年六月庚寅。未幾浚復行狀云。炳言公既得召命。不即。炳又言。前此人臣。未有如浚之跋扈。專恣。謀國。欺君。慢上者。浚兼有衆惡。其可逃於典刑。望附三省。早賜寬。同亦論奏如炳言。故浚遂罷。尚書刑部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後二日。詔世將兼江西安撫使。世將方至。而進出。遂以道。所不喜。故也。當求代者考之。神武中軍中都統領官朱師閔。改充本軍選鋒統領。時統制楊沂中。以張浚所購西兵。為選鋒部。故命師閔統之。而以浚隨行。選鋒將武功大夫榮州刺史閔宜。贊舍人榮斌。為神武中軍後部統領。皆用沂中請也。榮斌除統領。在此月乙亥。

丙寅。詔張浚免謝辭。駕部員外郎李愿。以使蜀之勞。進秩二等。時議者以為與。閔三州及三泉縣。見屯軍兵。為四川門藩。有司備糧。雖用水運。然每令州縣抑勒。船戶裝載。失陷官物。今潼川府路歲運二十萬斛。每斛支官錢三千二百有奇。成都路歲運六十五萬斛。以水路稍遠。所支錢又多。通計費錢二百六千萬緡。船戶既被抑勒。侵欺盜用。巧詐百端。以至自沈舟船。號為拋失。所運米數。失陷大半。今欲度江路遠近。置轉船倉。應用舟船。令兩路量事力。製造棹梢。即於廂軍內刷差。不足則召募百姓。每舟約載三百斛。若以百二十舟。往來不絕。不過十月。撥發盡絕。今興州銀一兩。博米僅得一斗。緣軍糧不足。有司不免貴支坐倉價錢。計司失職。莫此為甚。伏望慎擇人材。付之以權。專委措置。詔宣撫司相度。此疏未得其名。即李愿所上當考。

丁卯。張浚落職奉祠。時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舒濟。國當草浚制。奏言。臣竊讀臣僚論浚。不臣之迹。實臣子所不忍聞。今陛下寬恩。雖罷其樞柄。而祕殿高班。豈宜冒處。故有是命。始浚之在蜀也。皆以秦川館為學舍。以待陝西。河東失職來歸之士。給衣食養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浚以便宜先給。而後聞於上。故清國所草誦詞。有曰。假便宜行事之勢。忘人臣無將之嫌。背內閣以招賢。擬向方而刻印。朱熹撰浚行狀。云辛炳論公啟。

通典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四

一二三五

116

轉帥以張浚。擬向方面。鈔印。此亦非。殿中侍御史常同時方論清國行詞疏謬。翌日。清國亦罷。罷為直龍閣閣。主管疏中本。實當時謫。張小誤也。嘉州崇道觀。御史中丞辛炳復言。浚之不臣。不寬之嶺表。不足以塞公議。宮祠自便。所至必有以搖人心者。為害非一。因言。昨敵騎渡江。康康劉廷以指置乖方。尚猶請授分司之官。湖南居住。今浚之罪百倍康廷。後三日。詔浚福州居住。(何備)謂浚初。謂浚交。浚以密。而任川。陝。宣撫之職。請任西事。分司。州。左。通。州。於。總。領。而。民。不。加。賦。軍。用。自。足。皆。知。也。而。分。置。諸。將。如。吳。玠。如。王。彥。如。劉。錡。如。關。師。古。等。其。不。屬。其。權。授。之。下。自。是。而。浚。於。實。難。於。前。若。浚。於。和。而。原。遂。於。殺。金。平。創。置。諸。將。以。保。全。此。雖。吳。武。安。於。下。諸。戰。國。之。功。而。分。置。諸。將。其。非。我。公。力。也。而。議。者。乃。以。此。論。謂。浚。力。竭。而。中。傷。之。雖。謂。明。天。子。有。人。言。其。過。朕。不。聽。之。論。而。謂。浚。以。後。皆。有。滋。其。浚。不。容。不。落。職。出。居。外。郡。矣。仍借撥官田十頃。炳言。浚之罪無可矜者。今雖已廢。示不復用。然川。陝。之人。自聞浚還朝。朝夕仄側。視浚去留與得罪之輕重。以為安危。今緣以祠宮。處之善地。加之借撥官田。川。陝。傳報。豈不搖動。又七日。遂罷借田之命。浚即日如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浚雖得罪。猶上疏論敵偽暫和。心未必已。當益為備。大略言。金人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姑請以近事明之。紹興三年秋。尼瑪哈有親寇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懇懇。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為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伊都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伊都之難稍息。則復大集蕃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敵困饒風。進退未息。先是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州。敵實畏之。於四月遣致堯還。其詞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境。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輟行。敵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紓緩。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為難從之事也。竊惟金人。傾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謂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况劉豫介然處於其中。勢不兩立。必求援於金。借使暫和。心未必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詞。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已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為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早夜深思。益為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而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其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墮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為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關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玠。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為統制。後皆有聲。世服其知人。清國罷左史。在此月戊午。浚居住。在辛未。謂。借田在戊寅。今奉。宗尹。初見。建炎二年十一月。嘉初見。

新除太常少卿侯延慶。為起居舍人。尚書兵部員外郎馮康國。罷。日下出門。御史常同言。康國本途寧浮薄不逞之徒。張浚輕舉慢令。一切猖獗。康國實主其謀。生殺廢置。悉出其手。納賄受賂。所求無不遂者。今尚敢晏然登殿之下。為浚游談。故有是命。左武大夫文州團練使湖南安撫司後軍統制韓京。充廣東兵馬鈐轄。以所部屯廣州。彈壓盜賊。聽本路帥臣節制。其所部即今權錄軍。用經略使李陵請。

通典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四

一二三七

117

也。初江西叛將元通犯境。陵道海南尉魏達使臣董蕭招撫之。即聽命。棄於城外。無幾何。江西遣兵至。通遁。追兵及之。與戰不利。人情震恐。陵復遣達。蕭追通回。至是乃以付京。尋坐他事。誅。遠近始安。
元通見昭興三年十二月戊申

戊辰命前宰相追錄建炎四年四月以前時政記。用司封員外郎兼著作佐郎孔端朝請也。
己巳。昭威里之家。應造進酒者。許即所在州公庫或官務寄造。為賓祭之用。歲毋過三十石。時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章淵奉祠居衢州。奏乞贖酒。上弗從。有司弗能禁。郡守謝克家請於朝。故有是命。
辛未。直龍閣知永州胡寅試起居郎。右文殿修撰新知饒州王居正試太常少卿。

壬申。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充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可輔知鼎州。武翼大夫吉州刺史湖北兵馬都監杜湛領忠州團練使。添差江西兵馬鈐轄。統率舊管官兵。洪州駐劄。時朝廷方招安湖寇。而賊以不塘昌寓殺戮為詞。會廣西帥劉彥適以不勝任召還。昌寓乃改命。
府。候招安畢日行。而日麻何限三。神武右軍都統張俊大閱將士。上聞之。賜俊白金萬兩。錢三萬緡。為激賞。日朝廷起發。與克所云不同。當考。

癸酉。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李易充淮東安撫司參議官。用韓世忠奏也。易辭不起。
六月甲午。龍閣直學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二百卷。送史館。

甲戌。尙書祠部員外郎趙鼎改行吏部員外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為祠部員外郎。右奉議郎劉一止守尙書祠部員外郎。主管溫州。時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江端友已卒。故以一止代之。一止嘗為起居郎。下除郎官。辭不拜。改知袁州。端友無妻子。死於雁蕩山中。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梁汝嘉請死事之家。無人受恩。許換給度牒。從之。度牒直二百千。承信郎一資。易十四道。佗視此為差。

乙亥。鼎州團練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復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明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乞承買平江府朱勳南園。及請佃陳滿塘官地一千二百畝。詔以園地賜世忠。直祕閣張澄自蜀赴行在。上召對。遂以為江西轉運副使。
熊克小麻。潘登升直徽猷閣。在今年四月。八月。日麻。證明年正月戊辰。自直祕閣。遂職一等。克實甚誤。

秀常。湖三州守貳右朝請郎俞侏。龍閣直學士汪藻等七人與雜買官。並進秩一等。以和糴數多故也。俟河南人。嘗為宣諭官。胡蒙所薦。詔俟滿秩赴行在。
秀州。止有通判。詳明。是日。御史中丞辛炳入對。論用人三弊。曰。分朋黨以立門庭。緣愛憎而有用舍。記小過而掩實行。三者不去。而望得人。難如卻行求前。不可得矣。夫才非可一途取也。有忠實威望。可以任股肱心膂之寄者。有剛正

詳明。可以為耳目風憲之官者。有學行深茂。宜在論思納獻之地者。有智謀宏靖。宜居折衝禦侮之任者。或長於專對。或長於刺舉。或長於撫字。倘皆取其所長。略其所短。總核名實。隨材器使。則人才當自不乏。願豈天下真無人哉。望陛下斷自宸衷。去前三弊。毋牽於朋黨之弊。無溺於愛憎之意。雖有小疵而不害大節。亦且拔拭用之。惟實才是求。惟僉諧是與。或招延於內。或布列於外。大小問不得人。則中興之治。似不難致。疏奏。上嘉納之。
紹興澤鄂名世令開門引見上殿。
名世初見去。年十月丁亥。名世初以劉大中薦。詔赴行在。獻所著春秋四譜。古今姓氏書辨證。詔吏部尙書兼侍講胡松年看詳。松年言其貫穿羣書。用心刻苦。由是引對。遂命為右迪功郎。
名世以四月戊戌。入見。庚子補官。

丙子。端明殿學士川陝等路宣撫使王似充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龍閣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使。盧法原充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落等路及處置字。並在司治事。起復檢校少保鎮西軍節度使。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涇原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充陝西諸路都統制兼宜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州吳玠充陝西宣撫副使。免簽書本司公事。專一措置沿邊諸處戰守。秦州觀察使。熙州蘭州路馬步軍總管統制。熙州兩路軍馬。專一招撫熙州秦州古充熙州蘭州路制置使。並日下供職。朝廷未知師古叛亡。故有是命。

丁丑。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楊應誠為樞密副都承旨。詔今年正月已後。每行續降指揮。令刑部依舊法。春秋編類頒降。用大理少卿元袞請也。自紹興新書既成之後。省部經火。續降指揮不存。詔下湖。溫州鈔錄編類頒降。至是又申行之。

戊寅。監察御史明燾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從所請也。詔臨安府失火。延燒官私倉宅及三百間以上。正犯人作情重法輕。奏裁。盧草竹板屋。三間比一間。五百間以上。取旨先是有旨。失火焚燒數多。取旨依軍法。刑寺以為無所執守。乃比附立法焉。其後御史臺又乞估計價錢量輕重取旨。刑部請延燒直萬緡者。比三百間。直五千緡者。比五百間。從之。
後旨。在六月戊子。

己卯。閣門祇候知進水軍丁讓令再仕。閣門宣贊舍人添差建康府兵馬鈐轄王才權發遣洪州兵馬鈐轄。

冒無恥。重致煩言。豈惟有辱士風。決然上誤國事。似等察開雅非辭難。畏謗譖者。而軍事方急。果不可無開。乃奏言。川。陝屯駐大軍。費用浩濶。漕司所入。止充常賦。諸司錢物。見在不多。累年經費。委是趙鼎悉力措置。茶鹽酒息之類。通計約二千萬貫。資助調度。搜革宿弊。增廣課息。於民無科率。擾擾。今來若令本官罷任。緣目即正當邊事之際。財用急關。全籍趙鼎開措。畫應辦。深恐別差官主管。不知首尾。措置乖方。有誤贍養大軍。利害至重。故有是旨。賜川。陝宣撫司及官吏軍民詔曰。朕念慮邊陲。覽觀形勢。秦蜀壤地。實據要衝。自時多虞。則有戎事。慨然西顧。會靡遑寧。昨者特遣樞臣張浚。往宣恩威。任國憂寄。蓋五年於彼。朕有聞焉。肆頒召命。俾還行闕。而師言未已。憂諫交章。考其出使失職之辜。在於常刑。當從遠竄。朕以其所用吳玠等。能禦大敵。累立戰功。許國一心。可膺委任。因是貸浚。止從薄責。庶使玠等知朕厚於勸功。而略於記罪之意。咸悅奮勵。益建良圖。應累年以來。川。陝諸路。其實有勳勞。而未逮於賞。溢被刑罰。而莫當其罪。才能偏廢。而不用。謀猷見抑。而不伸。創與橫斂。而致於無涯。煩擾斯民。而使之失業。故令所頒之澤。不盡推行。朝廷所差之官。不獲赴上。凡舊民曉衆之事。違吾德意者。仰宣撫司講求咨訪。疾速施置。以稱朕惻恤軫憂之誠。庶幾惠和。亟臻嘉瑞。播告有衆。咸使聞知。樞密院計議官李夔充湖南北路幹辦公事。依第二等奉使例。引參知政事孟庚親嫌。求去。俄有是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紹興四年】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玠因除宜副。遂移鎮加恩。上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恨阻遠。不得附卿之背也。玠素不為威儀。既除宜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則豈不上負朝廷委任之意。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為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間。冤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玠所以屢出者。防有此耳。幕客乃服。直龍圖閣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公事兼宜撫處置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鼎。開令再仕。用王似等奏也。初。張浚既召歸。開亦亟白王似。慮法原求罷。其自辨疏曰。開既兼宜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切謂應副軍期。費用不貲。若加斂於民。即民愈不堪。尋措置改修茶鹽酒已壞之法。不惟廣收息錢。兼歲入有常。不誤措準。自建炎三年至紹興二年。終。茶鹽酒息增額錢。並買抵擬絕戶田產等錢。共收一千五百三十五萬餘貫。兼隨軍秦州。應副過陝西茶賦。及於陝西創行印造銅錢引紐。計川錢八百三十四萬餘貫。此外未嘗創立名目。科抑民間。所種茶鹽酒。並係祖宗舊法。置合同場買引。及置官鹽務。亦係朝廷已常行者。其犯人斷罪刑名。未嘗輒有別定。但增添告捕賞錢。意欲犯法者少。惟是營私官吏。惡其不便於己。懷異忌疾者。共與謗譖。謂改修弊法。為生事擾民。口舌沸騰。必相陷害。況開年隨七十心力凋耗。若叨

辛巳。尚書金部郎中陳橋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張昞。兼史館修撰。詔兵部申嚴奏功不實之法。時右司員外郎袁正功言。自軍興以來。陛下不吝推賞。以旌戰多。而所屬上功。類不覈實。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寇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如惠州及東管縣。皆經殘破。而守令以禦寇推賞。不知何所據而奏乎。州縣且然。況於軍伍。以此姦罔。詎可置而不問。望特降睿旨。今後官司奏功不實。若因朝廷檢察。及臣寮劾。因事冒望。其元奏官司。重加黜責。仍將冒賞人。特行追改。以懲姦罔之弊。故有是命。中興聖政。臣正等曰。昔堯舜守禦。中興上功。蓋六級下之吏。則其辭。李廣出右北平。遇左賢王戰。以功過相當。亡賞。漢家賞功之令。嚴矣。戰而勝。更以法當其賞。戰而不勝。更以法當其罪。過足以累其功。而功不足以贖其過。是以當其軍一出。衆人爭死。死者知敗。則必誅也。事奉上功。毋或差一級者。知首不相。則賞不行也。終漢之世。征伐四夷。無不如意。亦賞與明。而將士用命。近世則不然。平時。竭民力。備戰士。以待一旦。緩急之用。卒然。邊鄙有警。使之振甲。必先賞而後遣之。及其既戰。與功來上。有司不敢問其士馬物故。幾何。但聞其新。首級若干。爾大將。首已定。封。部曲行。任。紛紛論賞。動以萬計。其間。親戚子弟。目不識。聲。耳不聞。鼓。往往第功。當出。戰士之右。亦已。矣。夫有功而不賞。固無以得三軍之力。論賞而不實。亦無以服三軍之心。古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未聞賞千萬人而不足以勸一人也。國家法令具。戰。有司事而行之。正在今日。臣是以備論之。

癸未。宗正少卿蘇耨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朝散大夫呂聽問為宗正少卿。後二日。御史中丞辛炳言。二人皆名臣之後。耨老成。頗知典故。然檢正之任。非精力有餘不能。聽問止曾任通判差遣。祖宗以來。未有不歷內任。直除卿監者。詔耨依舊職。聽問行吏部員外郎。聽問。希純子。自蜀中召還。而有是命。右朝請郎宇文師環為尚書駕部員外郎。賈文閣直學士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劉子羽。賈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賈文閣學士宣撫處置使參議官程唐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

初張浚既貶右諫議大夫唐焯言浚所引參贊軍事者皆妄庸小人而專橫之甚衆所切齒者唯劉子羽未見施行且不得不論子羽天資僉倏有以媚浚故見信任凡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秦蜀之民恨不食其肉頃者富平之舉諸將帥守多以爲未可子羽弗思敵人詭詐不測輕聽開探斷然自以不疑卒至覆軍使五路生靈肝腦塗地全秦之失子羽之謀也富平既敗浚獨罪趙希爲不用命泊已斬首浚知其失即出榜盡釋其餘將佐之罪子羽至鳳翔不以爲然後復欲斬希希及其次統領諸將而下人人恐懼相率敗亡子羽所致也五路既失浚退歸閬州令王庶知興元府措置稍就緒子羽欲得之因而譖毀卒奪其任陝西叛將聞子羽至欲必殺之而後已乃誘金人併力以攻遂破興元朝廷差王似盧法原爲宣撫副使子羽力請於浚求爲宣撫判官陰奪二副使之權事無大小子羽專之浚有已放行者子羽輒塗抹改易官吏畏其氣焰不敢不懷受浚亦爲其脅持不復敢誰何以士大夫所言子羽之罪擢髮不足數未可與同科者自降指揮發來赴行在乃領銳卒以歸建州之崇安縣蓋其鄉里及聞浚到即出迎於信州今乃稱疾不至爲人臣偃蹇不恭侮慢朝廷有如是者乎不正明刑曷慰公議伏望睿斷特賜寬宥少快秦蜀將帥軍民怨憤之氣疏奏詔子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給事中胡交修論子羽專主軍議贊富平之大舉既斬趙哲復害曲端淫刑以逞其他將士心不自安率衆叛去被旨召歸徑歸里第獨至上饒迎逆張浚全無人臣之禮望流竄遐荒以爲天下臣子之戒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子羽凶暴殘刻在浚幕中最高橫恣川陝之人切齒恐恨皆欲甘心焉子羽既知敗事必得罪於朝廷乃先遣其婿相繼順流而下及被召命又攜高貨與姬妾先歸傲慢不恭如此唐本成都富人方其欲事黃貫大雪中乞憐於貫之門媼因得見於庭下貫與杙子坐於其側飲以卮酒若飼奴僕然唐不恥也因獻金佛像一堂得爲成都府路茶馬唐既出貫門下遂遣二使臣創第於貫之宅前盡畜珍奇玩好之物伺貫意旨即以獻納貫嘗築一堂生日落成唐爲製錦繡帛幕地衣一做堂之大小高下曲折因爲壽而獻焉凡所費悉出官帑茶馬司侵盜之弊實自唐始又其狂妄之性與浚契合故浚喜之用爲謀議之官同惡相濟遂致誤國若止落職放罷恐不足爲小人之戒欲望特賜貶竄施行以子羽比唐其罪尤重陛下不欲誅夷亦乞流竄海島以示國威時唐以浚便宜之命知瀘州前三日詔唐赴行在令宣撫司遣官權管職事至是皆貶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鄧洵充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

甲申武德大夫康州刺史潘堯卿等五人各進官一等以吳國長公主入見推恩也 尙書都官員外郎魏良臣請副尉之在籍者並不許改名以防詭冒從之

乙酉江西制置使岳飛奏川陝戰捷事飛奏中頗有輕敵之意上謂朱勝非曰用兵當持重宜深戒飛先是勝非居母喪既祥引疾在告上賜親劄略曰今乃何時而卿請告使朕憂思廟堂之政蓋非特岳鄂襄鄧之閒緩急不測機務隨卽應辦豈容留滯是宜來早扶疾之朝愛朕別有所欲道者非可託於毫格也勝非惶恐入見 御劄雖非行通附入案勝非母小祥在四月二日而日麻四月一日至五日並無書訊及勝非所奏事至此日始有之故且附本日

有司尙循承平故事名物失於大綱伏望務崇簡儉輔臣進呈上曰當此多事固非制禮作樂之時然祭天之禮不可有缺乃命禮官條具裁省焉 日麻止作臣僚上言案六月丙寅唐焯奏進子羽事云臣昨嘗與吳面奉聖訓謂當簡儉云云則此奏即焯所云也 右修職郎商

號鎮撫司幹辦公事李邦平特改右承事郎右文林郎號州錄事參軍黨尙友特循二資皆用鎮撫使並先奏也先嘗以便宜假邦平直祕閣又奏尙友因赴行在母妻子女悉陷偽齊乞改合入官故有是命丙戌詔開門四方館客省並依祖宗舊制不隸臺察先是御史常同有請至是開門言故事隸中省乃改命焉 大理少卿張鈞請自今朝廷降指揮應特旨處死情法兩不相當許本寺奏審從之去冬都督府獲姦細董寶以聞下寺嚴治無他情狀約用案問徒三年詔從軍法約欲奏議而以法寺未有執奏例條弗敢言至是乃上此奏 是日吳玠與敵戰敗之遂復鳳秦隴州

丁亥詔衢州布衣江溪召赴都堂審察表少登貢籍元祐中嘗游太學樂道自守不干州縣方臘倪從慶之亂表結集社甲士人率服一鄉賴之守臣謝克家言其才行於朝故召既而引對遂命爲右迪功郎 六月庚寅

戊子神武左副軍統制李橫以襄陽失守於國門待罪詔放罪橫與蔡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商號陝州鎮撫使董先自南昌隨趙鼎赴行在詔以其軍萬五千人屬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尋以錢萬五千緡絹萬匹賜之上念橫等遠歸各賜白金千兩皋見上因陳偽齊必滅之理中原可復之計乃命皋復往江州聽岳飛節制 李橫等賜銀在五月甲寅賜絹在五月乙丑

己丑詔免澧州經制上供等錢至來年終以本州言累經傷殘未有賦入援鼎州例有請也 庚寅左奉議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周綱太常博士姜師中並爲監察御史綱宣和開言爲言事御史至是復用之綱言臣在宣和開嘗備臺屬爲察官者二年擅言官者七月是時可察可言之事不爲少矣而臣無毫髮補於朝廷直至三年之久方乞補外今若復叨冒豈無愧於心願兼臣昨來改官係出特旨尙慮在討論之列豈宜居糾正之司乞改差一官觀以安愚分疏再上 不許乃就職 祕書丞環中兼史館檢討 置學生牧馬監於隴安府以翊衛大夫成州防禦使神武右軍統領忠勇軍馬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攝忠愍兼提點官 日麻出無前衛又於五月十九日再請攝忠愍兼提點學生牧馬監案日麻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忠愍乞製遺七等色紋已製新衛軍裝差誤當考

辛卯大理寺丞韓仲通言近泗州申請獲偽齊姦細依化外姦細推賞今西北士民流寓者衆恐遠方凶悍之徒貪求厚賞安殺良善爲害滋大乞應知有姦細並告官收捕若擅行收捕致殺傷者爲首人坐以故殺傷之罪庶免前日殺害無辜之弊詔刑部勘當申省仲通 監縣人也

癸巳起居舍人陳桷與太常少卿王居正兩易以換自言與宰相朱勝非同壻鄧氏雖遠屬不能無嫌也甲午罷廣西茶鹽司其職事令轉運司主管內增添鹽錢令提利司拘收起赴行在其後復以廣東提舉

官兼之。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湯野野職。提舉臺州崇道觀。坐在職日久。治狀無聞。不能無殺。一方受弊故也。持服人朱孝先起復左中奉大夫直秘閣。知揚州。

乙未。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江西轉運副使會紆貶秩一等。初。命紆以錢米六萬貫石。餉江西制置使岳飛軍。為三月之費。至是飛言。芻粟皆竭。綱運未到。深恐有誤事機。故責之。左朝請郎萬俟卨為湖北轉運判官。直秘閣王圭知秦州。

丙申。詔陝西路科舉手詔。令川。陝宜撫司給付。初。吏部遣使臣持詔往陝西路。而所遣者。僅行。迺付大理獄。更遣他使。其母訟於御史臺。言者以為陝西隔絕不通。士人逃生不暇。豈復更有士子應舉。乃命傳送焉。

丁酉。尚書工部員外郎謝偁為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提點太廟。景靈宮奉迎所。起復左朝奉郎范同行秘書丞。左諫議大夫唐燿言。今中原未復。邊鄙未寧。盜賊未戢。財用窘匱。陛下憂勤焦勞。未知攸濟。所以責任二三大臣。固亦可知。然臣竊聞都堂窮日之力。頗困於簿牒之煩。反不得專意於恢復之大計。可謂弊精神於淺淺。失緩急先後之序。雖勞何補。蓋緣循襲既久。有司不肯任責。必申三省。三省復不予決。有甚瑣細者。亦必洩聖靈。以此文書猥多。行遣不辦。事又終不免留滯。伏望特降指揮。做唐故事。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天下庶務。分總六部。各令長武專決。其不可專決者。許申朝廷。其非大事。亦只令參知政事予決行下。先是左司員外郎兼權起居郎虞澤言。國家承平日久。法令詳密。過於文勝。今朝廷之上。雖至纖至微之事。無不取決。望明詔輔臣。罷無益之虛文。省不急之細務。庶幾朝廷清簡。得一意於恢復中興之大略。乃詔三省樞密院講究減省細務。至是輝復以為言。遂命三省措置焉。入內東頭供奉官直容思殿鄭炳貶秩二等。炳自閩州從張浚歸。過常山。其從者擊傷節帥。為縣令汪禹錫所縛。炳往請之。縣令言御史臺。詔守臣謝克家究實。而有是命。

詔前宰相舉選人充京官。狀聽理為職。司以權吏部侍郎劉岑言。選人有任祠廟差遣之人。別無監司薦舉故也。未幾。本部勘當不行。五年十月初。趙鼎之為江西制置大使也。制置使岳飛行移用申狀。至是壬寅。王寅言。初。趙鼎之為江西制置大使也。制置使岳飛行移用申狀。至是

徵猷閣直學士胡世將為制置使。飛審於朝。尚書省言。世將無許節制指揮。乃詔用公牒。戊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權尚書刑部侍郎。疾速赴行在。既而言者論衣專懷躁進。前為侍郎。出入刑名。命逐疑。癸命在四月丁未持服前左朝散郎充秘閣修撰程千秋起復知岳州。時湖賊未平。朝廷求可守岳陽者。會下秋方持母喪。乃有是命。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邊。初。襄陽既為偽齊將李成所據。川。陝路絕。湘。湖之民。亦不莫居。一日。宰執奏事。朱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蹙賊。退可以保境。今陷於寇。所當先取。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參知政事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書樞密院事徐俯獨以為不。然。上不聽。鼎因奏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為疑兵。令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

勝非乞遣中使特劄子付光世。庶恭稟無留滯。上曰。內侍至軍中。多買馬市方物。不欲止。欲急置可也。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師。而大將遠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為不可。言者以鼎為是。俯乃求去。上許之。右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方庭實充御史臺檢法官。庭實。莆田人。中丞辛炳所辟也。右承務郎陳正同添差通判婺州。正同初自添差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樞密院計議官。既而召見。命為尚書郎。諫官唐燿言其資淺。乃有是命。尚書刑部員外郎錢坫主贊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折與陳正同皆以徐俯薦為郎。其後論及求去。恐與俯相觸。左中大夫王安中卒。詔特復左大中大夫。推致仕遺表恩也。辛丑。左諫議大夫唐燿言。安中進不以道。燕山之役。居廟堂則贊其謀。命宣撫則請以行。守燕山則為之帥。敵情已變。人皆寒心。而安中曾無一言。方以嘉禾為瑞。養成禍階。至今未已。生不就戮。沒猶冒寵。何以慰天下公議。安中命遂格。左朝奉大夫廣東轉運判官章傑代還。繕寫本路所藏祖宗以來條令及續降指揮。為一千十八卷。來上。詔敕令所看詳。申尚書省。後令專于六曹者。分送逐部。後旨。在五月丁巳。傑又請帥臣子弟任書寫機宜文字。除事干機密合書寫外。其餘文字。並不得簽書。仍令帥臣監司守武隨行子弟親屬毋得接見所部官屬。從之。若為令。立法。在五。月癸丑。遂以傑行尚書工部員外郎。傑除郎在是月甲辰。保靜州夷人彭儒武等復詣辰州。請獻方物。詔免赴闕。令本州受其貢。仍優答之。利州觀察使河南汝鄭州宣撫使翟琮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宣州駐劄。琮自南昌。與所部百餘人入朝。上聞其貧。賞以銀帛百匹。後四日。乃有是命。壬寅。左中大夫蔡懋卒於德慶府。詔特推遣表恩。言者論懋誣謗宣仁聖烈皇后。罪在不赦。豈容其子尚叨賞典。上為寢其命。懋特與趙鼎。在七月甲申。是月辛丑。詔已降。更不應行。今併書之。進士李穀補正迪功郎。殺在襄陽鎮撫使李橫軍中。書寫機宜文字。雖年。以橫有請也。

癸卯。吏部員外郎趙鼎言。鞏毅之下。彈壓是先。惟昔天府法令特嚴。若強盜不得財而配千里。竊盜滿一貫而徙一年之類是也。比來行朝盜賊尚多。乞行下三省。參酌開封府舊法。遇有盜犯之人。乞不以常法斷罪。庶幾盜賊畏戢。部勘當如所請。刑部勘當。在五月壬申。今併書之。左諫議大夫唐燿言。伏見川。陝宜撫司捷奏。再至。謂敵寇驅逐盡去。臣竊思金人之來。擁衆十餘萬。是必欲得四川。然則方遣使議和。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裏。今不得志於川。陝。必與李成合兵。或犯荆南。或窺淮甸。臣料賊必不肯一戰遂已。今聞聖旨。割與沿江諸帥。臣恐諸帥意其敗北。不能復振。因易其事。伏望申救諸帥。整軍旅。速斥堠。備禦加嚴。則為盡善。廟堂於上流及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命三省樞密院講求戰守之策。仍割與沿江諸帥。嚴加備禦。

甲辰。右承議郎直秘閣知楚州主簿沿淮安撫司公事楊揆貶秩二等。揆遣承信郎范武之東京詞事。既還。未及奏。而武先至行在。漏言於人。故貶。

勝非乞遣中使特劄子付光世。庶恭稟無留滯。上曰。內侍至軍中。多買馬市方物。不欲止。欲急置可也。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師。而大將遠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為不可。言者以鼎為是。俯乃求去。上許之。右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方庭實充御史臺檢法官。庭實。莆田人。中丞辛炳所辟也。右承務郎陳正同添差通判婺州。正同初自添差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樞密院計議官。既而召見。命為尚書郎。諫官唐燿言其資淺。乃有是命。尚書刑部員外郎錢坫主贊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折與陳正同皆以徐俯薦為郎。其後論及求去。恐與俯相觸。左中大夫王安中卒。詔特復左大中大夫。推致仕遺表恩也。辛丑。左諫議大夫唐燿言。安中進不以道。燕山之役。居廟堂則贊其謀。命宣撫則請以行。守燕山則為之帥。敵情已變。人皆寒心。而安中曾無一言。方以嘉禾為瑞。養成禍階。至今未已。生不就戮。沒猶冒寵。何以慰天下公議。安中命遂格。左朝奉大夫廣東轉運判官章傑代還。繕寫本路所藏祖宗以來條令及續降指揮。為一千十八卷。來上。詔敕令所看詳。申尚書省。後令專于六曹者。分送逐部。後旨。在五月丁巳。傑又請帥臣子弟任書寫機宜文字。除事干機密合書寫外。其餘文字。並不得簽書。仍令帥臣監司守武隨行子弟親屬毋得接見所部官屬。從之。若為令。立法。在五。月癸丑。遂以傑行尚書工部員外郎。傑除郎在是月甲辰。保靜州夷人彭儒武等復詣辰州。請獻方物。詔免赴闕。令本州受其貢。仍優答之。利州觀察使河南汝鄭州宣撫使翟琮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宣州駐劄。琮自南昌。與所部百餘人入朝。上聞其貧。賞以銀帛百匹。後四日。乃有是命。壬寅。左中大夫蔡懋卒於德慶府。詔特推遣表恩。言者論懋誣謗宣仁聖烈皇后。罪在不赦。豈容其子尚叨賞典。上為寢其命。懋特與趙鼎。在七月甲申。是月辛丑。詔已降。更不應行。今併書之。進士李穀補正迪功郎。殺在襄陽鎮撫使李橫軍中。書寫機宜文字。雖年。以橫有請也。

癸卯。吏部員外郎趙鼎言。鞏毅之下。彈壓是先。惟昔天府法令特嚴。若強盜不得財而配千里。竊盜滿一貫而徙一年之類是也。比來行朝盜賊尚多。乞行下三省。參酌開封府舊法。遇有盜犯之人。乞不以常法斷罪。庶幾盜賊畏戢。部勘當如所請。刑部勘當。在五月壬申。今併書之。左諫議大夫唐燿言。伏見川。陝宜撫司捷奏。再至。謂敵寇驅逐盡去。臣竊思金人之來。擁衆十餘萬。是必欲得四川。然則方遣使議和。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裏。今不得志於川。陝。必與李成合兵。或犯荆南。或窺淮甸。臣料賊必不肯一戰遂已。今聞聖旨。割與沿江諸帥。臣恐諸帥意其敗北。不能復振。因易其事。伏望申救諸帥。整軍旅。速斥堠。備禦加嚴。則為盡善。廟堂於上流及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命三省樞密院講求戰守之策。仍割與沿江諸帥。嚴加備禦。

甲辰。右承議郎直秘閣知楚州主簿沿淮安撫司公事楊揆貶秩二等。揆遣承信郎范武之東京詞事。既還。未及奏。而武先至行在。漏言於人。故貶。

勝非乞遣中使特劄子付光世。庶恭稟無留滯。上曰。內侍至軍中。多買馬市方物。不欲止。欲急置可也。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師。而大將遠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為不可。言者以鼎為是。俯乃求去。上許之。右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方庭實充御史臺檢法官。庭實。莆田人。中丞辛炳所辟也。右承務郎陳正同添差通判婺州。正同初自添差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樞密院計議官。既而召見。命為尚書郎。諫官唐燿言其資淺。乃有是命。尚書刑部員外郎錢坫主贊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折與陳正同皆以徐俯薦為郎。其後論及求去。恐與俯相觸。左中大夫王安中卒。詔特復左大中大夫。推致仕遺表恩也。辛丑。左諫議大夫唐燿言。安中進不以道。燕山之役。居廟堂則贊其謀。命宣撫則請以行。守燕山則為之帥。敵情已變。人皆寒心。而安中曾無一言。方以嘉禾為瑞。養成禍階。至今未已。生不就戮。沒猶冒寵。何以慰天下公議。安中命遂格。左朝奉大夫廣東轉運判官章傑代還。繕寫本路所藏祖宗以來條令及續降指揮。為一千十八卷。來上。詔敕令所看詳。申尚書省。後令專于六曹者。分送逐部。後旨。在五月丁巳。傑又請帥臣子弟任書寫機宜文字。除事干機密合書寫外。其餘文字。並不得簽書。仍令帥臣監司守武隨行子弟親屬毋得接見所部官屬。從之。若為令。立法。在五。月癸丑。遂以傑行尚書工部員外郎。傑除郎在是月甲辰。保靜州夷人彭儒武等復詣辰州。請獻方物。詔免赴闕。令本州受其貢。仍優答之。利州觀察使河南汝鄭州宣撫使翟琮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宣州駐劄。琮自南昌。與所部百餘人入朝。上聞其貧。賞以銀帛百匹。後四日。乃有是命。壬寅。左中大夫蔡懋卒於德慶府。詔特推遣表恩。言者論懋誣謗宣仁聖烈皇后。罪在不赦。豈容其子尚叨賞典。上為寢其命。懋特與趙鼎。在七月甲申。是月辛丑。詔已降。更不應行。今併書之。進士李穀補正迪功郎。殺在襄陽鎮撫使李橫軍中。書寫機宜文字。雖年。以橫有請也。

癸卯。吏部員外郎趙鼎言。鞏毅之下。彈壓是先。惟昔天府法令特嚴。若強盜不得財而配千里。竊盜滿一貫而徙一年之類是也。比來行朝盜賊尚多。乞行下三省。參酌開封府舊法。遇有盜犯之人。乞不以常法斷罪。庶幾盜賊畏戢。部勘當如所請。刑部勘當。在五月壬申。今併書之。左諫議大夫唐燿言。伏見川。陝宜撫司捷奏。再至。謂敵寇驅逐盡去。臣竊思金人之來。擁衆十餘萬。是必欲得四川。然則方遣使議和。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裏。今不得志於川。陝。必與李成合兵。或犯荆南。或窺淮甸。臣料賊必不肯一戰遂已。今聞聖旨。割與沿江諸帥。臣恐諸帥意其敗北。不能復振。因易其事。伏望申救諸帥。整軍旅。速斥堠。備禦加嚴。則為盡善。廟堂於上流及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命三省樞密院講求戰守之策。仍割與沿江諸帥。嚴加備禦。

甲辰。右承議郎直秘閣知楚州主簿沿淮安撫司公事楊揆貶秩二等。揆遣承信郎范武之東京詞事。既還。未及奏。而武先至行在。漏言於人。故貶。

勝非乞遣中使特劄子付光世。庶恭稟無留滯。上曰。內侍至軍中。多買馬市方物。不欲止。欲急置可也。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師。而大將遠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為不可。言者以鼎為是。俯乃求去。上許之。右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方庭實充御史臺檢法官。庭實。莆田人。中丞辛炳所辟也。右承務郎陳正同添差通判婺州。正同初自添差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樞密院計議官。既而召見。命為尚書郎。諫官唐燿言其資淺。乃有是命。尚書刑部員外郎錢坫主贊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折與陳正同皆以徐俯薦為郎。其後論及求去。恐與俯相觸。左中大夫王安中卒。詔特復左大中大夫。推致仕遺表恩也。辛丑。左諫議大夫唐燿言。安中進不以道。燕山之役。居廟堂則贊其謀。命宣撫則請以行。守燕山則為之帥。敵情已變。人皆寒心。而安中曾無一言。方以嘉禾為瑞。養成禍階。至今未已。生不就戮。沒猶冒寵。何以慰天下公議。安中命遂格。左朝奉大夫廣東轉運判官章傑代還。繕寫本路所藏祖宗以來條令及續降指揮。為一千十八卷。來上。詔敕令所看詳。申尚書省。後令專于六曹者。分送逐部。後旨。在五月丁巳。傑又請帥臣子弟任書寫機宜文字。除事干機密合書寫外。其餘文字。並不得簽書。仍令帥臣監司守武隨行子弟親屬毋得接見所部官屬。從之。若為令。立法。在五。月癸丑。遂以傑行尚書工部員外郎。傑除郎在是月甲辰。保靜州夷人彭儒武等復詣辰州。請獻方物。詔免赴闕。令本州受其貢。仍優答之。利州觀察使河南汝鄭州宣撫使翟琮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宣州駐劄。琮自南昌。與所部百餘人入朝。上聞其貧。賞以銀帛百匹。後四日。乃有是命。壬寅。左中大夫蔡懋卒於德慶府。詔特推遣表恩。言者論懋誣謗宣仁聖烈皇后。罪在不赦。豈容其子尚叨賞典。上為寢其命。懋特與趙鼎。在七月甲申。是月辛丑。詔已降。更不應行。今併書之。進士李穀補正迪功郎。殺在襄陽鎮撫使李橫軍中。書寫機宜文字。雖年。以橫有請也。

癸卯。吏部員外郎趙鼎言。鞏毅之下。彈壓是先。惟昔天府法令特嚴。若強盜不得財而配千里。竊盜滿一貫而徙一年之類是也。比來行朝盜賊尚多。乞行下三省。參酌開封府舊法。遇有盜犯之人。乞不以常法斷罪。庶幾盜賊畏戢。部勘當如所請。刑部勘當。在五月壬申。今併書之。左諫議大夫唐燿言。伏見川。陝宜撫司捷奏。再至。謂敵寇驅逐盡去。臣竊思金人之來。擁衆十餘萬。是必欲得四川。然則方遣使議和。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裏。今不得志於川。陝。必與李成合兵。或犯荆南。或窺淮甸。臣料賊必不肯一戰遂已。今聞聖旨。割與沿江諸帥。臣恐諸帥意其敗北。不能復振。因易其事。伏望申救諸帥。整軍旅。速斥堠。備禦加嚴。則為盡善。廟堂於上流及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命三省樞密院講求戰守之策。仍割與沿江諸帥。嚴加備禦。

甲辰。右承議郎直秘閣知楚州主簿沿淮安撫司公事楊揆貶秩二等。揆遣承信郎范武之東京詞事。既還。未及奏。而武先至行在。漏言於人。故貶。

勝非乞遣中使特劄子付光世。庶恭稟無留滯。上曰。內侍至軍中。多買馬市方物。不欲止。欲急置可也。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師。而大將遠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為不可。言者以鼎為是。俯乃求去。上許之。右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方庭實充御史臺檢法官。庭實。莆田人。中丞辛炳所辟也。右承務郎陳正同添差通判婺州。正同初自添差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樞密院計議官。既而召見。命為尚書郎。諫官唐燿言其資淺。乃有是命。尚書刑部員外郎錢坫主贊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折與陳正同皆以徐俯薦為郎。其後論及求去。恐與俯相觸。左中大夫王安中卒。詔特復左大中大夫。推致仕遺表恩也。辛丑。左諫議大夫唐燿言。安中進不以道。燕山之役。居廟堂則贊其謀。命宣撫則請以行。守燕山則為之帥。敵情已變。人皆寒心。而安中曾無一言。方以嘉禾為瑞。養成禍階。至今未已。生不就戮。沒猶冒寵。何以慰天下公議。安中命遂格。左朝奉大夫廣東轉運判官章傑代還。繕寫本路所藏祖宗以來條令及續降指揮。為一千十八卷。來上。詔敕令所看詳。申尚書省。後令專于六曹者。分送逐部。後旨。在五月丁巳。傑又請帥臣子弟任書寫機宜文字。除事干機密合書寫外。其餘文字。並不得簽書。仍令帥臣監司守武隨行子弟親屬毋得接見所部官屬。從之。若為令。立法。在五。月癸丑。遂以傑行尚書工部員外郎。傑除郎在是月甲辰。保靜州夷人彭儒武等復詣辰州。請獻方物。詔免赴闕。令本州受其貢。仍優答之。利州觀察使河南汝鄭州宣撫使翟琮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宣州駐劄。琮自南昌。與所部百餘人入朝。上聞其貧。賞以銀帛百匹。後四日。乃有是命。壬寅。左中大夫蔡懋卒於德慶府。詔特推遣表恩。言者論懋誣謗宣仁聖烈皇后。罪在不赦。豈容其子尚叨賞典。上為寢其命。懋特與趙鼎。在七月甲申。是月辛丑。詔已降。更不應行。今併書之。進士李穀補正迪功郎。殺在襄陽鎮撫使李橫軍中。書寫機宜文字。雖年。以橫有請也。

癸卯。吏部員外郎趙鼎言。鞏毅之下。彈壓是先。惟昔天府法令特嚴。若強盜不得財而配千里。竊盜滿一貫而徙一年之類是也。比來行朝盜賊尚多。乞行下三省。參酌開封府舊法。遇有盜犯之人。乞不以常法斷罪。庶幾盜賊畏戢。部勘當如所請。刑部勘當。在五月壬申。今併書之。左諫議大夫唐燿言。伏見川。陝宜撫司捷奏。再至。謂敵寇驅逐盡去。臣竊思金人之來。擁衆十餘萬。是必欲得四川。然則方遣使議和。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裏。今不得志於川。陝。必與李成合兵。或犯荆南。或窺淮甸。臣料賊必不肯一戰遂已。今聞聖旨。割與沿江諸帥。臣恐諸帥意其敗北。不能復振。因易其事。伏望申救諸帥。整軍旅。速斥堠。備禦加嚴。則為盡善。廟堂於上流及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命三省樞密院講求戰守之策。仍割與沿江諸帥。嚴加備禦。

甲辰。右承議郎直秘閣知楚州主簿沿淮安撫司公事楊揆貶秩二等。揆遣承信郎范武之東京詞事。既還。未及奏。而武先至行在。漏言於人。故貶。

丙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辭。俯既登樞密。頗驕傲自滿。朱勝非。趙鼎同在二府。俯蔑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俯與鼎論兵。視鼎曰。公何足以知此。鼎曰。鼎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書耶。俯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修武郎閻門祇候知泗州徐宗誠。添差發州兵馬鈐轄。先是。偽齊宿遷令張澤帥其邑民二千餘人。自拔來歸。宗誠納之。宜撫使韓世忠奏至。徐俯欲斬首送劉豫。趙鼎力爭。遂令世忠婉辭。約回澤等。仍械宗誠赴行在。鼎復奏。若恐妨和議。乞令宰執以書諭世忠。受之。卻報偽境。謂北界人來。以朝廷約束。不敢受送。恃衆作亂。已遣兵逐散。是亦兵家一術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敵雖議和。而兩界人交歸。未嘗有禁。偽齊明世歸受館。厚立賞以招吾人。既遣李成侵襲鄆州。又遣重兵歸川口。今乃卻澤。人心自此離矣。況宗誠起土聚。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而自養之。爲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會俯去位。乃釋宗誠罪。久之。命澤以官且給開田。處其衆於淮西。澤會官在十月五日午 尙書祠部員外郎呂本中。依舊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以本中引疾有請也。本中遷職在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言。臣聞殺人者死。百王不易之法。先王非不知死者已不可復生矣。而殺人者又必死。蓋以謂殺人而不死。則人殆無遺類矣。此先王之深仁厚澤。萬世而不匿者也。臣伏見主殿佃客致死。在嘉祐法。奏聽敕裁。取赦原情。初無減等之例。至元豐始減一等。配鄰州。而殺人者不復死矣。及紹興又減一等。止配本城。并其同居被毆至死。亦用此法。饒俸之途。既開。斷獄之弊。滋甚。由此人命寢輕。富人敢於專殺。死者有知。沈寃何所赴。懇伏望陛下深軫至懷。監古成憲。斷自淵衷。俾從舊制。用廣祖宗好生之德。成陛下全活之恩。詔刑部看詳。尙書省後不行。召龍圖閣直學士知廬州陳規。直秘閣知德安府韓之美。赴行在。命淮西提點刑獄公事李健。權廬州。仍令江西制置使岳飛。選官權德安府。規引疾不置。乃以規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規得祠在七月乙丑

丁未。以忠銳第一將韓武將軍。初。崔增從荆南制置使王玘討楊么。遇賊死。玘因請其軍自隸。許之。進士潘濤。特補右迪功郎。南昌人。高祖慎修。爲翰林侍讀學士。祖與嗣。自五歲得官。高蹈不起。韓琦。趙抃。張璪。唐介。交薦於朝。用爲筠州軍事推官。辭不就。年八十餘。乃卒。會鞏。張商。英言其賢。錄濤兄淳。爲星千尉。蔡京用事。以淳與陳瓘親厚。又奪之。淳既死。趙鼎率江西。乞還所奪一官。以爲廉退自守之勸。故有是命。

戊申。罷發州市御爐炭。令戶部講究更有似此之類。並行禁止。時兩浙轉運司檄發州市炭。須胡桃紋。鴉鶻色。會守臣王居正入爲起居舍人。而奏臣頃承漕司牒。開讀至此。羣吏以目俄頃之間。道路籍籍。有司過舉。上累盛德。下擾百姓。臣以不施行。而聞之傍郡。蓋有不勝其憂者。乞明詔州縣。如有似此之類。許之執奏。上曰。朕平居衣服飲食。猶且未嘗問其美惡。隆冬附火。只取溫暖。豈問炭之紋色也。及是輔臣進呈。上蹙然曰。當艱難之時。豈宜以此擾人。可令速罷。故有是旨。詔吏部四選廣南窰炭。出榜一季。無人

願就者。中朝廷破格差注。又一月無人願就。並送本路轉運司。時言者論。昨吏部闕少。權借廣南差遣。今未注之闕二百六十餘。而流寓及廣南土人。欲赴漕司。則無闕可得。理宜措置。故也。是月。閻門宜贊。舍人知壽春府羅興。殺朝散郎通判府事侍其健。叛降偽齊。淮西安撫使陳規。即遣使臣孫暉。廬州。錄事參軍王彥融。往攝其事。暉。靈邱人也。侍其健。浮陽二。年。即官推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六

【紹興四年】五月庚戌朔。徽猷閣待制知温州趙思誠。試中書舍人。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以飛出師也。集英殿修撰仇愈。知廬州。江東淮西宜撫使劉光世言。閻門宜贊。舍人知濠州寇宏申。備職邊吏。欲遣老母將妻子詣江外安頓。宏願以身效死。疆場。詔宏宜力日。久。今來所陳。備見忠義。朕推赤心待人。並無疑間。宜安職守。勿復有請。宏起於諸盜。會羅興叛去。宏懼爲朝廷所疑。故有是請焉。

辛亥。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乞孫舊行宮。以爲便殿。許之。建炎末。上幸建康。即以府治爲行宮。至是有旨。撤其材。以營新府。社奏。今行宮在子城之西。偏側不正。朝廷若欲別造行宮。謂宜當子城之中。營建正殿。令與宮門相直。其見存屋宇。昨來營造。費用朝廷錢物不少。一旦拆除。前功盡廢。殊爲可惜。故有是旨。御史中丞辛炳言。竊見祖宗朝。宰相執政。員數稍多。每有所施設。必都堂聚議。參訂可否。而行之。故仁宗皇帝時。雖有西夏元昊之叛。而晏然若無事者。以韓琦。范仲淹。韓琦。同心協濟也。臣得諸縉紳之閒。咸謂頃者。駐蹕會稽。猶聞大臣每日會議。至三至四。自呂頤浩再相。專權自私。會食外。往往各於閣子押文字。雖軍旅之事。差除之屬。亦有不同。相關決者。願同列開情。猶不通。况君臣之際乎。陛下遭時多艱。四方未靖。一日二日。萬幾盡以付之。三三大臣。開有橫議害政者。不旋踵而遂去之。政欲廟堂之上。同寅協恭。可否

撫司公事拱衛大夫岷州團練使許大同知連水軍。先是知涇州徐宗誠既罷去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嘗楚泗連水軍招信縣洪澤鎮五處皆係沿淮邊面與齊地接壤水陸四衝要害去處自來官屬皆未得人所以前後斥候不明探報遲罔大失倚賴乃召直轄閣知楚州楊揆閣門祇候知連水軍丁履運朝而命涇等為翌日遂以中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淮東宣撫使前軍統領張順充淮東兵馬都監洪澤鎮把隘左武大夫溫州團練使宣撫使選鋒第三副將兼水軍統領祁立充楚州兵馬鈐轄招信縣把隘皆用世忠奏也。日麻書此事但云韓世忠奏而末云今欲差某人云云有旨並特使所乞則是宣撫使也今能潤附入既而金僞入寇涇等率望風逃遁卒不能保其境焉。

尚書考功員外郎孔端朝西建立政事既有其實感悟人心必假於言今陛下留神治道刻意恢復聽覽至勤奉養至約行宮不遺收守之居射殿止用茅茨之制聲色無所親幸計直每加優容臣叨備朝列耳目所接乃幸知此數端則既有此美實矣而播告之言或未有以發之四方萬里之遠何自而知哉臣愚無識謂宜用陸贄所言凡制誥號令因事見辭以謙抑為先必自引咎收拾人心且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恥圖復故疆之意而侈大夸矜之詞無所雜於其間人非木石誰不知感誠如是雖夷狄之強猶將憚而屏迹彼盜賊叛逆本皆吾民其有不歸命者乎疏奏詔下示內外制詞臣

戊午翰林學士恭審禮試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陳與義中書舍人張綱皆上書待罪詔令供職靖康初端朝為太學正寇至而遁坐停官寄禮力為薦延召對改秩遂除省郎至是首以詞臣失職為言蓋指寄禮也議者薄之。此以紹興七年十二月戊寅李德裕疏修入詔監司郡守常切幾察賊吏犯法巡尉失職並仰劾奏如失免察取旨重行時禮部員外郎兼秘書省著作佐郎郭孝友言今東南州縣無水旱之災夷狄之禍而居無尺椽蠶無盛煙者賊吏害之盜賊擾之耳郡縣有賊吏乃煩朝廷遣使以黜陟之是按察之官不稱職也鄉邑有盜賊乃煩朝廷命將以招捉之是討捕之官不勝任也願陛下申命有司禁貪墨於未發之前消姦宄於未形之際監司郡守不覺察當免巡尉將校不斬捕以重論如此則賊吏革心盜賊破膽民安而物阜矣故有是旨

庚申詔日麻所速行條具重修哲宗實錄事件聞奏時已命官更修兩朝史而言者以為祖宗以來法度具備海內又安自熙寧中王安石為相盡取而變更之當時有識之士如韓琦富弼曾公亮歐陽修司馬光呂公著范鎮等皆爭議於朝相繼黜逐及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嘗論大臣曰先帝所立之法民開不以爲便者徇至公改之又曰餘可守者不宜輕易廢改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皇帝宜知之然則元祐之政乃是順人情合公道復祖宗之舊成神宗之志也其後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怨造謗痛加誣詆指白爲黑變是爲非邪正善惡顛倒交錯馴致危亂在紹聖時則取王安石日錄用私書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焚毀時政記日麻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奏事端悉出一時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也然神宗實錄其間猶有朱墨元本他日尚可考訂是非至於哲宗朝事迹載在時政記日麻

者皆爲蔡京取旨焚毀滅跡紹興元年有進士黃縱者嘗繼進其父籍沒京家所藏之餘又皆殘闕不全若非及此之時尚有故家善類父祖傳習之書師友聞見之論使之刊正則雖今之精神習觀誣謗之史猶有信以爲然者況可使無惑於後世乎恭惟宣仁聖烈皇后以三朝母儀之尊抱孫臨朝保佑之德豈容與辭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羣邪謀公幹誘毀忠臣義士疾首痛心莫之能救姦人敗露公道乃明靖康中追貶蔡確其後竄逐蔡懋蓋爲此也陛下即位之初首下詔曰宣仁聖烈皇后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蔑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據實刊修播告天下屬以車駕南幸圖籍散亡史官廢闕未暇舉行近雖再降指揮令史官詳重修尙恐論者以爲朝廷方修武備指此爲不急之務又復悠悠則一代信史無期可成數年之後姦家零凋耆舊老死傳聞訛謬載記失真益難取信矣欲望蔡懋特降詔旨明示聖意選擇史官責以歲月先令刊修哲宗實錄候成書然後取神宗實錄朱墨元本考正是非修定施行從之詔故簽書樞密院事王淵歿於王事更特官其家二人淵之死也己用使相例官子孫八人又以其子幼錄其女之夫修武郎焦深爲開門祇候至是其家有請不已上特予之深陝西人父安節嘗爲隴右都護深除國職在四月甲辰

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軍統兵官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乞陞差上謂輔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與光世交惡不已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二臣蒙陛下厚恩不思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振紀綱上以章示二人他日帶御器械劉光烈召帶御器械韓世忠良食世忠良峻拒之世忠見上因及其事上曰世忠等內諸司耳設有不和能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寇恂賈復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請罪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上以其語諭輔臣然二人卒不解於是光弼更領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仍舊從軍光弼充本軍統兵官蓋依日麻所書也日麻五月十四日癸亥樞密院劄子已降宣命改差下項人充逐路兵馬副都監依舊韓世忠下使喚候事等日中取樞密院指彈前去之任教內劉光弼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王宗道成實樞密院與王勝呼延通等重命則是光弼元在世忠軍中也恐時政記有差誤今略刪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儂自吉州率宗室返居紹興至是入對士儂言昨自陛下立極之初首論大臣誤國蒙恩寬貸差知南外宗正事臣既離維揚不旋踵有渡江之役後來被旨召還又自度洪度嶺首尾五年衰病日增乞罷宗正司職事除一在外宮觀詔不許士儂又言靖康未蒙太后密旨遣臣管押張邦昌賈忠實詣南京其一行官吏並已推恩獨臣未蒙恩賜乃詔其子秉義郎不議換文秩翊郎不抽換環衛官

壬戌詔李橫軍中文臣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趙去疾等十三員並發歸吏部內借官人依條施行癸亥日麻所乞關內東門司取會禁中應出納更改事務先是內東門司取旨不許供報至是史館修撰

陛下乃於世忠復有此賜。竊探聖志。蓋以龍光世忠。勉其立功之志。以故聽諸將。非若前日誇諛之風。未
有過舉。然方京郡治陷。官省汙穢。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所藏七朝典訓。一時委棄。而陛下乃自以所
賜將臣御書。聽其建閣。且為製名。顯示天下。臣恐有識之士。得以竊議。而未以為當也。在世忠之分則被
遇聖主。感激眷知。親獲宸翰。煇耀私室。寶藏崇奉。唯恐不至。寶臣子之義。願陛下勿與焉。斯可矣。欲望指
揮。特賜追寢。今後臣寮不許有請。仍著於令。以明陛下謙恭抑畏之德。欲之。
世忠所與。在六月庚寅。今併附此。庶
克小麻云。世忠乞賜名。見宋書。

開禧錄。日曆有世忠。密議狀全。
文。曾亦備載此事。不細考耳。

戊寅。持服人前直祕閣范寅敷卒。

是月。江南西路舒新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引兵復襄陽府。初。偽齊將李成聞鄂州失守。乃
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七

【紹興四年】六月己卯朔。武成威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
援舊例。乞行移所部帥臣監司用劄子。許之。左諫議大夫唐煇言。自來行移。惟三省樞密院用劄子。他司
皆不敢用。所以尊朝廷也。軍興以來。領宣撫使者。皆見任二府。故用劄子。向因主兵官輒用此例。已得旨
總兵官行移。輒用劄子者。徒二年。伏見昨來孟庚為福建路宣撫使。世忠為副使。是時以庚參知政事。故
行移皆用劄子。今世忠非帶三省樞密院職事。恐難用庚例。乞付有司。參照條例改正。從之。未幾。復詔世
忠於所部州縣聽用劄子。唐煇乞改正。在此月乙未。許世忠行移
州縣用劄子在七月丁丑。今附之。

癸未。詔集英殿修撰新知泉州趙令憲轉左太中大夫。指揮勿行。上既遷令憲。而中書舍人張綱言。太
中大夫非侍從不得轉行。今令憲以庶官超轉侍從。於法有礙。且自崇。觀以來。士風不競。叨竊官寵。往往不
循責任。遂致紀綱大壞。陛下慨然念治。將欲大變其俗。故前日冒濫之人。大者追奪。小者審量。中外有識
之士。方竊欣幸。以為自是復守祖宗之法。今乃緣令憲之故。復違舊章。超遷官秩。臣所未喻。兼令憲在宗
室中。康寧不聞。望賜寢罷。疏入。詔以次官命詞行下。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庶官之不可轉
行太中大夫。乃祖宗之法。萬世不可改易。豈俟臣等反復論說。而後知其不可。若以一太中大夫為不足

惜。則宗室之為承宜使者。不旋踵求為節度使。陛下是時何以御之。上以為然。乃疑其命。拱衛大夫同
知觀察使胡榘。大開楊戩妻姪也。靖康中。已致仕。至是大將有薦其筋力未衰者。詔起舊官。左諫議大夫
唐煇言。榘用戩恩澤補授。數年之閒。共轉一十九官。任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及主管御前事務。盜取
恩賞。人所切齒。今一繁名軍中。便為掌兵官。月俸不下數百千。榘可再任。即童貫。梁師成。譚稹之徒。其親
屬亦皆當任用矣。豈所宜哉。命遂格。日曆無榘補授之日。止因榘與榘之孫。皆係榘
託以為筋力未衰。或疑榘世所薦。亦未可知。當考。

甲申。饒州進士金覺言。賈到祕要天文太乙遁甲兵書等。未敢投進。望付三省呼召。容臣費所有圖書謀
策。次第條陳。詔赴都堂審察。

乙丑。詔洪州鄉貢進士黃雲翼引對。雲翼。豐城人。初名時起。嘗舉進士不第。後以入贊授官。至是更名
上書。故得召。未幾。殿中侍御史魏玘言。其本富家子。嘗殺人亡命。乃能之。雲翼猶上書不已。玘力論其素
行凶惡。惡弄朝廷。詔押歸本貫。玘言上殿。指揮更不施行。在六
月甲辰。押歸本貫。在八月辛卯。

丙戌。詔今後樞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令三省官通書檢時議者。以為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為職。固亦無
所不可言。矧廟堂三三大臣。為人主股肱耳目。賴以圖回天下之治。豈容於事有不預聞者乎。今日國家
之急。莫過於邊事。大臣任責。亦莫先於邊事。正須衆智協謀。今宰臣既已兼知右府矣。欲望檢會康定故
事。應密院邊事之大者。詔參知政事同議。仍令書檢。庶幾商確。允允。動無遺策。舊制三省奏事。樞密院
別班再上。自渡江後。三省密院皆同班進呈文字。其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並機速房奉行。如事體稍大。三
省密院官同議進呈。退回批旨奉行。密院官押草檢并劄子。至是宰相朱勝非。參知政事孟庚。並兼樞密
院。言者嘗謂當國者不知兵。又乞密院令參知政事通知。蓋以屬趙鼎也。由是勝非忌鼎益甚。言者論當國
者不知兵。論
趙鼎事。實云。詳見九月。鼎除川。陝。都督。注。案。日曆。此月乙酉。唐煇對丙戌。魏玘對。此。事。疑。玘。進。請。亦。未。可。知。
當考。勝非。小。麻。載。此。事。於。五。年。六。月。庚。寅。蓋。一。年。是。時。孟。庚。沈。與。求。二。參。並。已。權。樞。密。院。實。其。誤。今。從。日。曆。

丁亥。左朝散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楊仲先為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用宣撫使奏也。

己丑。詔大理寺捕雄州人王友直治罪。友直。樞場大僧也。嘗上劉豫書。乞招李成歸附。有云。陛下若得李
成。如漢得關羽。勝得尉遲敬德。又云。劉光世非中興之將。呂頤浩非中興之相。又乞令李成作江淮兩路
制置使。只在淮南駐劄。陛下津置糧道。就兵取江浙。其言多所指斥。莫州商人王孝謹嘗見其書。至是友
直在平江。為孝謹所告。捕得刑之。日曆。今年八月十三日。庚寅。大理寺劄子。權勸得王友直。招。於。劉
直。上。策。及。有。指。斥。官。請。乞。據。所。招。案。奉。旨。依。不知。如何。行。道。也。

壬辰。詔川。陝合赴省試舉人。令宣撫使於置司州置試院。選差有出身清強。見任轉運使副。或提點刑獄
官充監試。於逐路見任京朝官內。選有出身曾任館學。或有文學官。充考試官。務在依公精加考校。杜絕
請託不公之弊。先是。詔省試。並就行在。至是。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與義奏。川。陝道遠。恐舉人不能如期。故
復令類試焉。日曆。十二月。庚寅。陳與義。已。見。進。對。十四日。
壬辰。禮。部。狀。劄。會。云。云。以。此。知。為。與。義。請。也。 入內東頭供奉官鄭弼。西頭供奉官盧祖道各追二官。

東頭供奉官徐奕、高品徐申各追一官。先是弼等與入內黃門李廣並赴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私第會飲。廣即座上刃傷弓兵事聞。詔以廣屬吏弼等坐逐制與主兵官交通抵罪而奕申與世忠連姻故未滅之。俄又轉弼為教武郎出監宣州商稅。編述監稅在八月癸卯。李廣七月戊午行遣。詔自今特添差官並作不釐務其俸給優從並減半。慶元四年。教中明。

甲午。詔明堂大禮所用道遙子權往製造其祭器什物令禮官講究其可減者。先是御筆院乞造道遙子工部言約用金九十餘兩。詔以銀塗金代之。修內司又請雅飾朝殿及周迴宮牆至便門。左諫議大夫唐輝言禮有隆殺在於因時。陛下自南渡以來服用之物未嘗增飾況親祠不出行宮門而內外皆丹雘此於欽祀何所補哉。今強敢蓄謀未已。叛逆竊據中原日夜窺我邊陲而朝廷百司綠明堂大禮講求儀物大興土木之役廣求雕鏤文飾此皆有司之過。邇來霖雨不止艱食可慮若縱為無益耗盡金帛他時但貽陛下之憂。望令有司照紹興元年體例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之務存其實庶為盡善時已罷雅飾朝殿宮牆故有是命。

乙未。給事中胡交修試尚書刑部侍郎。中書舍人張綱試給事中。殿中侍御史魏玘言。竊惟陛下以澍雨未解夙夜憂思凡可以消弭災沴者無所不用其至而百姓愁嘆或傷和氣。臣訪聞諸州縣催督夏稅井和買綱緡急於星火至有限五月數足百姓開關輸送乃倍所賦矧方遭此水患妻子號泣散佈田野忍以追科迫之哉。二月內戶部申明諸路上供令七月終以前起發數足繼因臣僚論列已奉聖旨展一月。今漕司州縣望風故促期限政苛刑酷遂使元元重罹其毒。臣竊詳戶部元申明之意本為大禮賞給然今府庫中豈無見存綱緡一竊留為冬衣大禮之費。俟過二事方得別支似無違礙。昨來戶部初不分今年冬衣大禮及明年春衣所支各若干又不量度諸道里遠近一概限七月終起發盡足而監司守令各非其人吏緣為姦寔成大弊。夫農天下之本也軍旅資糧官吏俸入悉出於此奈何坐視不卹。就使困苦欲望特委大臣會計冬衣大禮所用參酌諸路遠近量寬其限事責憲臣覺察州縣騷擾并受納官吏之弊案劾以聞擇其尤者重坐之敢有隱庇致臣僚論列並連坐庶使斯民仰懷陛下撫存之意變愁嘆為謳歌實弭災之一也。詔專委諸路提刑司檢察劾以聞當議重賞典憲時戶部尚書黃叔敖理財峻急故以爲言。諫官唐輝亦論政事失於下則天變動於上望陛下勿以蕘湯水旱爲遲數之不能免勿以緡黃祈禱爲足以消弭更詔大臣講求政事之實無見於空言。斯爲盡善。又前日之雨浙右民田所損已多軍食所須正宜預講此殆非細事也。詔割與三省樞密院。詔楊華特補修武郎開門祗候添差臨安府兵馬都監樞密院奏華已受知鼎州程昌富招安故有是命。五年六月十三日尚補乞改正狀。程昌富用本州添差統制彭瑞。

右朝奉郎直祕閣新通判長甯軍李邦獻職名令川。陝宣撫使審量追改。胡交修之在後省。授建炎討論指揮有請故奪之。是日金星晝見經天。

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辭免恩命。朱勝非奏曰。冲謂史館專修神宗。哲宗史錄而其父祖兩當元祐中任諫官後坐章疏議論責死撤表而神宗實錄又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京下之意及其增添者不無別改。備使冲預其事恐其黨未能厭服。上曰。以私意增添不知當否。勝非曰。皆非公論。上曰。然則刪之何害。紛紛浮議不足恤也。勝非曰。冲不得以此爲辭。今聖斷不移冲亦安敢有議。上復愀然謂勝非等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昭慈聖皇后誕辰因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昭慈謂宣仁聖烈皇后諱勝。雖嘗下詔辯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愴然於懷。朝夕欲降一詔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也。勝非進曰。聖諭及此天下幸甚。昭慈遺旨詳見通典。四年十二月己卯。起居郎常同兼權中書舍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虞澤兼權給事中。詔增置祕書郎著作郎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宜和閒有詔祕書省自監少外以十八員爲額。建炎閒罷去。近歲纔復六員。禮部侍郎陳與義言。陛下留神治道急於人才收召未已而遠方之士方且屢至誠恐未足以待之。今郡縣添差之官莫知其數一通判鈐轄之俸不啻養三四館職一監當椽尉之俸足以養一館職而有餘也。若更以一州添差之費待天下之英才誠未爲過。乞詔執事議益增館職之員。故有是旨。

丁酉。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席益復端明殿學士知潭州。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折彥質知靜江府。徽猷閣待制新知靜江府程昌富復知鼎州。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鼎州楊可輔充湖南兵馬鈐轄。潭州駐劄初制南制置使王瓌自鄂回鼎。奏已招到賊衆萬餘。然賊累殺瓌所遣持黃榜使臣裴彥晁遇等。且乞割州縣如溪峒故事而行在未知也。王瓌奏招安萬餘人以秋七月朔降出今并附此。彥質與瓌不協請易鎮不許。趙鼎嘗爲彥質辟客至是改命之。左從政郎充敕令所副定官謝祖信。左從事郎湖南安撫使主管機宜文字王銖並改合入官。時二人以薦得召對而祖信奏疏論名實之辨以爲今國家之不競在於士大夫無激昂奮勵之志而以循謹自持爲賢無捐軀致命之節而以全身遠害爲智。知無不爲則見爲生事服勤州縣則取譏俗吏以至避言利之名而常賦經用寢以不理。要解事之目而舊章故實多所廢格若此之類其甚矣。其實無補。伏望官人賞罰之際取其能濟時用有益於國者進之察其虛名無實欺衆要譽者退之。則好惡彰風俗變而真實實能出矣。銖。元城人也。祖信已見紹興元年。左承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林季仲行祕書郎季仲爲趙鼎所薦召對而有是命。

戊戌。詔神武軍神武副軍統制統領官並隸樞密院。無克小麻於此日始書改軍名蓋誤。己亥。左承事郎李公懋守祕書省正字。用劉大中薦也。詔今後除授館職寺監丞博士御史臺檢法官主簿在外監司帥司並命詞給告承務郎已上差遣給敕命惟選人止用劄子。先是建炎初有旨非侍從除拜並出敕。元年十月丙午除旨。其後稍及貼職通都。二年六月辛巳。又及文武官六品。四年四月辛丑。至是職事官自監察御史已

除拜並出敕。元年十月丙午除旨。其後稍及貼職通都。二年六月辛巳。又及文武官六品。四年四月辛丑。至是職事官自監察御史已

上出告。餘止出劄子。議者以爲卑陋。殊失國體。至如館職。天下之清選也。而用幅紙除授。反不若黃冠祝髮之流。以綾紙爲度。非所以獎士類。尊朝廷。事下吏部。如所請。而計議編修官如舊法。止出敕焉。進士石公孺特補右迪功郎。公孺以薦對而有是命。已而言者論祖宗朝白衣授官如蘇洵輩。數十年間未有一人。屬者以進士召對。錫官。殆無虛月。使果學識才行。悉如蘇洵。則可。萬一有如胡藻。李杞。補官之命方下。而所屬補獲私。乃不敢治。豈不傳笑四方哉。衆口藉藉。咸謂僥倖之門。一啓。遂與異時。入行之舉無異矣。欲望特降指揮。若進士隱逸。實有文武經世之才。方許論薦。其已收召。則願朝廷更加。審察。取其上焉者。官使之。次則錫以處士之名。下焉者。量賜束帛。庶使人安義命。而入仕之門。不至僥倖。實今日治道所當先也。從之。日歷。臣僚上言。在此月辛丑。今併。書之。公孺初見。熙寧三年七月。 故承信郎田承寬妻王氏特封宜人。承寬本歸明寓居廣右。王氏常遣家丁自備糧餉。助官軍討賊。破之。提刑司上其事於朝。故得封。

庚子。吏部員外郎呂聰問上。故相呂大防所撰其祖公著神道碑。且言。臣猶記憶少時。親見大防取索嘗時。詔本日。麻時政記以爲案據。撰成此文。由是觀之。先皇與子之志。蓋已定於一年之前。豈容中間更有異議。其所以召臣祖。輔嗣君。欲更革之意。亦皆出於神宗皇帝之本心。後來臣祖與司馬光。乃是推原美意。尊奉初詔。即非輒誕先帝。輕變舊章。當時若使更俟年歲。神宗皇帝當自更之。豈待元祐。臣竊聞聖詔欲改修二史。所繫之大者。無出於此。或恐有補遺闕。謹以投進。乞俟御覽畢。宣付三省史館。錄白以爲案底。從之。

辛丑。詔祖宗正史。實錄。實訓。會要。令史館各鈔錄二本。一進入。一付秘書省。以起居郎常同言。渡江以來。搜訪僅足。今三館秘閣。尙寄佛廬。一旦守護不謹。則累朝盛典。又復散落。故也。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再責白州別駕。本州安置。揆坐販私鹽罪。至是始贖。事初在去年八月戊申。 起復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言。奉制書起復。竊見明堂大禮。宰執例差五使。臣身有衣制。深慮不合陪侍親祠。望令有司討論典禮。付臣遵守。詔禮部。太常寺同共討論開奏。

壬寅。作明堂行禮殿於教場。調紹興府。湖州卒二百爲增築之役。詔乘義郎王誨前差。差州。派浦。巡檢指揮勿行。先是評以內降得差遣。左諫議大夫唐輝上疏。引康定元年詔。及嘉祐中鎮海軍留後李璋內降。指揮轉官。爲諫官陳升之劾奏。謂。以爲祖宗之功。令如是。今一巡檢不足道。恐此風滋長。自此舉。援不已。當不止於求乞巡檢矣。望賜追寢。仍詔三省密院。繼自今。應干請內降指揮。許執奏不行。庶爲後來之戒。上乃罷之。初。置史館校勘員。以右迪功郎。鄧名世爲。敕令所。刑定官。充校勘。惠州。牢城人。呂頤。許自便。願爲南劍州同巡檢。坐殺苗。傅之徒。張政抵罪。至是始釋之。事初見通典。四年三月。 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人內侍省押班李叔與。在外宮觀。以疾自請也。甲辰。戶部尙書。提舉。權貨務。都茶場。黃叔敖。充。徽猷閣。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殿中侍御史。魏。訂。論。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七十七

一二六九

其闕者老。職業不修也。訂言。數易。鈔。蔡京之亂政也。自叔敖在戶部。財用略不經意。一有不足。又變鈔法。朝令夕改。失信尤甚。遂使富商大賈。陰伺國用將乏。則不復入納。惟幸變法。以規厚利。朝廷舉措。反爲所制。而費本無餘之人。至有待次累年者。怨嗟盈路。所不忍聞。此其罪一也。鄧。爵。爲。官。戶。童。貫。之。弊。法。叔敖去年。倡。博。羅。自。承。信。迪。功。郎。低。價。以。售。遺。理。官。戶。蔭。及。二。代。應。兼。併。之。家。遂。與。公。卿。無。異。悉。免。科。徭。而。貧。民。下。戶。乃。苦。差。役。破。家。敗。產。在。在。有。之。罪。二。也。叔敖性。與。小。人。合。四。司。事。務。取。決。於。胥。魁。毛。漸。吏。緣。爲。姦。莫。敢。誰。何。凡。出。麻。交。綱。之。屬。非。厚。賂。不。行。罪。三。也。夏。稅。物。帛。非。皆。給。大。禮。之。用。也。叔敖。今。春。中。明。行。下。諸。路。令。七。月。終。悉。至。行。在。計。江。西。道。里。兩。月。程。方。至。若。此。者。是。五。月。當。納。足。耳。州。縣。望。風。急。於。星。火。民。閒。買。絹。一。匹。至。錢。八。千。多。至。十。千。此。在。朝。廷。無。毛。髮。之。益。而。於。百。姓。有。邱。山。之。害。罪。四。也。權。貨。務。利。源。所在。頃。者。監。官。張。純。納。賂。狼。藉。叔敖。公然。容。庇。又。縱。其。姪。擇。佳。物。而。市。之。純。既。敗。露。朝。廷。委。辟。士。夫。有。才。者。使。爲。監。官。叔敖。不。之。恤。也。豈。士。夫。中。悉。無。幹。才。以。充。是。選。哉。罪。五。也。廷。尉。者。朝。廷。之。獄。天。下。之。平。也。頃。叔敖。烟。黨。張。覲。以。藏。汗。不。法。送。寺。根。治。俄。干。政。府。出。之。三。尺。安。在。哉。罪。六。也。伏。望。早。賜。黜。責。以。警。失。職。之。吏。後。二。日。降。叔敖。爲。徵。獄。開。待。制。奉。祠。右。宣。義。郎。直。祕。閣。張。元。亨。乞。知。鬱。林。州。元。亨。初。見。通。典。制。曰。爾。僧。僞。之。族。久。冒。寵。榮。乃。敢。請。於。朝。爲。郡。嶺。外。吾。忍。以。遠。方。赤。子。餌。汝。哉。中。祕。清。塗。非。爾。所。居。其。歸。銜。曹。尙。昇。爾。祿。往。圖。自。效。毋。重。悔。尤。可。落。職。送。吏。部。 元。亨。免。喪。近。三。年。至。此。方。乞。差。遣。當。是。因。與。宗。室。有。連。故。致。此。也。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中。

軍。統。制。楊。沂。中。將。逐。軍。近。日。強。刺。人。數。並。給。據。令。自。便。自。今。違。犯。統。制。已。下。重。行。停。降。使。臣。行。軍。法。立。賞。錢。三。百。千。許。人。告。先。是。行。在。諸。軍。多。強。刺。平。人。爲。兵。人。有。斬。手。指。以。自。免。者。左。諫。議。大。夫。唐。輝。言。登。殿。之。下。人。心。必。搖。乃。命。軍。效。權。住。招。收。仍。令。樞。密。院。給。黃。榜。曉。諭。

乙巳。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西。兵。馬。鈐。轄。杜。滿。改。荆。湖。北。路。兵。馬。鈐。轄。依。舊。統。制。軍。馬。鼎。州。駐。劄。聽。守。臣。程。昌。寓。節。制。太。常。奏。諡。故。資。政。殿。學。士。王。存。曰。莊。定。丙。午。執。政。奏。事。上。顯。謂。曰。岳。飛。已。復。襄。鄆。尼。瑪。哈。聞。之。必。怒。況。今。正。是。六。月。下。旬。便。可。講。究。防。秋。儻。敵。人。尙。敢。南。來。朕。當。親。率。諸。軍。迎。敵。使。之。無。遺。類。即。中。原。可。復。也。若。復。遠。避。爲。泛。海。計。何。以。立。國。耶。權。尙。書。吏。部。侍。郎。劉。岑。改。戶。部。侍。郎。岑。乞。依。舊。帶。權。字。許。之。左。儒。林。郎。建。州。觀。察。判。官。黃。曠。乞。守。本。官。致。仕。以。所得。陸。朝。恩。財。其。父。意。一。官。吏。部。言。事。干。風。教。望。特。依。所。乞。從。之。右。儒。林。郎。新。紹。興。府。觀。察。判。官。楊。真。卿。除。名。潮。州。編。管。真。卿。建。安。人。政。和。開。以。畫。煎。遺。梁。師。成。得。官。累。爲。本。路。漕。尉。至。是。該。討。論。乃。妄。稱。因。進。伯。祖。億。言。靈。州。事。宜。補。官。都。省。以。爲。不。合。審。量。遂。得。調。言。者。論。之。下。大。理。鞠。實。而。有。是。命。

是。月。江。西。制。置。使。岳。飛。復。兩。州。初。飛。令。前。軍。統。制。張。憲。引。兵。攻。之。月。餘。不。能。下。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兼。制。置。使。中。軍。統。制。牛。皋。請。行。乃。裝。三。日。糧。往。衆。皆。笑。之。糧。未。盡。而。城。拔。生。執。僞。知。州。王。嵩。送。襄。陽。府。磔。於。市。飛。之。復。襄。鄆。也。選。鋒。軍。統。制。董。牛。頗。有。功。先。皋。皆。久。在。京。西。故。飛。以。爲。將。初。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社。入。辭。上。召。對。於。內。殿。社。奏。今。日。之。事。當。先。定。規。模。使。沿。江。上。下。表。裏。之。勢。相。接。社。至。官。遂。與。左。承。奉。郎。通。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七十七

一二七一

判府事吳若右迪功郎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克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至是上之其說以為欲守東南則淮甸荆州皆不可失朝廷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今士氣未振難以議戰但當謹守封疆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甸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合屯軍馬西與四川形勢聯接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以抗禦雖未翦去凶逆南北之勢成矣今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皆屯江左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於沿江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慰四海來蘇之望鼓作士氣以待天命其為說甚備克晉陵人有能詩聲社尤信用之呂益所上疏不得其日案建炎知府姓名以去年十二月到官而疏中有屯軍漢陽及遣使待報之語當是建炎已復之後章章未歸之前故參酌且附此月來

是月焚賊犯南斗此據道姓之遺史

是夏偽齊劉豫以偽成忠郎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使清臣毀景靈東西宮等偽傳五年夏毀折景靈東西宮云云偽阜昌五年即今也

金左副元帥宗維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右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園崖左監軍昌自郿州之麻田大嶺避暑宗維希尹尋入見金主右都監宗弼自鳳翔還燕山府率宗輔往會之遷西京樞密院於歸化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八

【紹興四年】秋七月戊申朔山赦虔州降其州雜犯死罪囚釋徒已下以招盜之未平者吏部尚書兼侍講胡松年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

己酉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沈與求復為吏部尚書

庚戌尚書刑部侍郎胡交修兼侍讀左諫議大夫唐煥試給事中兼侍講端明殿學士新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席益充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樞密院言本路見討捕楊玄王瓚已充制置使故有是命仍促令之鎮詔戶部侍郎兩員通治左右曹職事以侍郎劉岑有請也元豐舊制尚書一員侍郎二員分曹治事艱難以來止除長貳各一員通管本部事至是並除兩侍郎故申審焉是日建昌軍亂殺知軍事左朝請郎劉滂建昌兵素驍邀取無藝滂以法裁之及是市肆聚博率卒掠取不從遂毀撤其肆毆傷其人滂杖而責償之乘憤兵馬監押沈敦智以傳緹代償且以言激衆軍士修德饒青等相與作亂殺滂及其家通判軍事張斌判官趙不停皆死賊遂脅寓居左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王義叔權軍事盡剽強壯為兵欲縱掠傍郡義叔諭止之乃嬰城自守滂東陽人嘗為太常博士用近臣詹義

汪藻李公彦萬守建昌軍及是遇害餘克小麻賊建昌亂在此月戊申朔蓋因汪藻劉滂墓志所書也案日曆八月十六日發已後建昌沈敦智等七月一日殺劉向兵士先道知通提得你去定是斬了何知各人且通走四至初三日修通賊案信知通又十月一日丙子張澄奏王義叔事亦云七月三日賊軍亂殺死前知通初三日庚戌也故附於此日八月二十二日己亥樞密院言建昌軍賊帥等殺劉向通與通所云修通前兵今兩存之誤致連建昌城中被殺者萬五千當考

右朝議大夫知撫州孔傳聞變用樞密院計議官李彥旗榜招之且乞兵於江西制置使胡世將以討賊傳道輔孫也

辛亥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沈晦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晦過行在面奏藩帥之兵可用謂唐中年平安史用朔方太原兩軍末年平黃巢用忠武大同兩軍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每處各有兵一二萬用本郡財賦回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陸軍守陸彼難自渡設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而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犯則五郡尾襲而邀擊敵安敢遠去頃歲敵敢越中山河開正以兵少若太原則不敢南逾一步此制稍定三年後移軍江北糧餉器械悉皆自隨所至便成全盛晦又言大將與帥臣各有所職若全倚大將恐不能辦近年杜充總大兵在建康而帥臣陳邦光不為措置及充迎敵而邦光被執以至周望去而湯東野逃郭仲荀去而李邦降皆坐此也望撥零兵二千付臣并令臣募敢戰之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之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況東晉常謂京口兵可用故北府號為最精唐亦用宣潤弩手平淮甸時方以韓世忠屯兵在府故其言不行詔以湖南上供錢三萬緡為安撫司諸軍大禮賞給之費長沙舊無屯兵自李綱為宣撫使始將兵校二萬一千餘人成其地轉運司言無窺名應副故以上供錢助之

壬子殿中侍御史魏玘乞詔大臣采司馬光之儀置總計使以大臣領之詔三省措置後不行賜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錢十萬緡為除戎器之用仍以金錢度牒中半給之先是俊請造長甲三千短甲五千馬甲五百弓五千矢五千萬詔即軍中打造通費四千餘萬緡至是未畢也

癸丑戶部侍郎劉岑等建陳臨安稅錢事輔臣言收稅恐增物價更當令斟酌的確利害上曰第令條具若斂不及民一切聽之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樞密副都承旨楊應誠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集英殿修撰李友聞提舉台州崇道觀友聞為李信父故門下省錄事張思聰贈右宣教郎錄園城中蠟書之勞也

是日水賊楊欽攻鼎州杜木寨破之時折彥質自湖南報制置使王瓚以為賊不可招瓚乃遣兵踐其禾稼賊乘大水攻寨破之忠訓郎鼎州遊奕將許登為所殺官軍死者不可勝數賊愈增氣許登明年二月

甲寅詔博羅授校尉人與免本身丁役許用蔭承節承信迪功郎理為官戶有田五頃者與免差科一次若五頃以上令用家人充役先是殿中侍御史魏玘言徭役不均貧民重困故有是旨左奉議郎湯

賜舉通判紹興府。賜舉爲宜諭官所薦。召對不果。俄改知廣德軍。

師環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師環嘗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言者論其年少資淺。罷之。上念盧中。聖日。詔賜盧中及章誼。孫近家錢各千緡。

乙卯。祠部員外郎范同言。師克在和。大抵剛果豪健之士。以氣相高。始由小嫌。遂成大釁。然古之賢將。皆急公家。棄私讐。舍怨忘憤。終成令名者。蓋不乏人。陛下拔用才傑。禮遇勳賢。備極榮寵。同將憑藉忠力。培除履穢。一清寰宇。恢復祖宗之業。而道途竊議。以爲將帥忘輯睦之義。記讎介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己。或恃勳勞。而排抑新進。審如是。他日必有重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意。及其細微。易於改圖。使之視奉秋諸卿。以爲戒。進漢唐名將。而踵其迹。豈惟社稷是賴。而勳名寵位。尤享始終。亦陛下保全之德也。詔劉與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忠。久不協。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爲世忠與張俊所忌。故同及之。

丙辰。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錄仙人關之功也。於是本司統制官榮州防禦使知秦州吳玠。陸定國軍承宣使。自楊政以下。宣撫使皆用便宜指揮。以次第賞。翰林學士蔡鞏。禮當制。有曰。陸海神泉。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御史中丞辛炳。奏玠方擁重兵。據要害。以屏翰四川。乃云。既失秦川之利。又云。敢言蜀道之難。不識何謂。併乞改正。毋使遠方大將。重以爲忌。詔學士院貼改。遂改秦川爲秦中。既而密禮引咎乞黜責。詔救罪。

今年自己。始令爲丁。詔左右司。考考郎官功過。治狀優劣。上省取旨賞罰。復舊制也。

戊午。入內侍黃門李虞除名。杖脊刺配瓊州牢城。虞飲於韓世忠家。即坐上手刀傷弓匠。關寶。事下大理寺。殿中侍御史魏玘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狼戾發於孟酒。乃至如此。其於防微杜漸。豈得不過爲之慮。建炎三年。嘗禁內侍不得通主兵官。及據朝政。如違。以軍法處之。乞中嚴其制。以謹履霜之戒。故有是命。資政殿大學士知紹興府王綯。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虞溁言。新除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係親妹夫。乞一開慢差遣。制敕庫言。職事別無相干。不合回避。詔與溁照會。資政殿大學士知衢州謝克家。薨。詔例外賜帛五百匹。官給葬事。

庚申。詔自今。課院全闕。官其印記。權令門下後省。官寄收。前是掌於胥史。言者恐其漏泄也。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言。近於逐處。置到產業。除送納稅賦外。其餘應千科配和預買之類。州縣並不理爲。官戶與百姓一等。均科。伏望並賜蠲免。詔俊係主兵大將。特依奏。中書舍人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粒米寸帛。悉出民力。陛下哀愍元元。膏血罄盡。於是以權宜之法。俾士大夫及勳臣戚里之家。一切不問其存亡。及官品之高下。遇有科敷。輿編戶一等。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今俊逐處產業。必須浩瀚。使其獨免科敷。則當均在餘戶。是使爲俊代輸也。不惟民力已竭。而又加重焉。且人心謂何哉。兼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萬一皆援此例。以求於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以謂今之二三大將。富極貴足。使其能體國愛君。克自祗畏。則可以長保富貴。傳之子孫。世世不絕。何必斂百姓之怨恨。致在廷之煩言。而求分外之恩。快一時之欲。

資亦不思之甚也。望命有司。檢會見行官戶科敷。及和預買等條法。割與俊。詔令以次官書行。舍人又言。從俊之請。則是陛下之德。雖加於將帥。而害及於編戶。夫民皆則肌肉也。將帥皆之肘臂也。愛一身者。四體均受其養。若曰。惜肘臂而割肌肉以養之。其可哉。伏望斷以不疑。收還所降指揮。是乃所以安俊也。乃詔前降旨勿行。仍割俊照會。

撫大使司統制官郭超。部曲後從統領官武功。郎宛寶。成吉州。寶取。下殿。全權誅。與其衆叛去。至是在詔州。湖南安撫司統制官吳錫。遣使招之。全聽命。其後江西制置使胡世將。論寶討賊罔功。乃降寶爲效武郎。付本路帥司。責令自效。宛寶降官。在詔故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曲端。故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並遣復舊官。日麻不云。復何官。會要云。趙道復武功大夫。遂州刺史。悉讓。後悉還端所得恩。諡曰莊愍。制略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申還舊秩。加資美名。哲之制曰。屬權臣之用事。敢專殺以肆威。其還橫列之名。仍假廉車之重。先是言者數論張浚殺端。哲爲非是。故皆復之。已而哲子承節。郎洪。訟於朝。乃錫哲同州觀察使。告身焉。趙哲換在八月。給告身。

辛酉。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建炎中興詔旨三十七冊。詔送史館。

壬戌。翰林學士兼侍讀史館修撰蔡鞏。禮當制。充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寄禮。屢爲御史中丞辛炳所攻。乃引疾。而有是命。直祕閣新知秦州王圭。爲江西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專制置度。汀。漳州賊盜。左朝奉大夫林杞。知池州。杞初坐殺張政。故遠竄。至是復用。右奉直大夫致仕邵伯溫。卒於健爲縣。年七十八。伯溫有聞見錄。辨誣等書。皆行於世。

甲子。保義郎蓋諫。爲閣門祇候。以在海州。手殺金將王企中之勞。特錄之也。江西安復等州制置使岳飛。復鄧州。時李成既遁去。與金僞合兵屯鄧州之西北。飛遣統制官王貴。出光化。張憲。出橫林。前二日。至城下。賊兵來戰。統制官蓋先出奇要擊。大敗之。賊將高仲入城據守。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府。是日。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自雲中始之金國。時宣撫處置使所遣使臣楊安。初見趙葵。四。再至雲中府。虛中遣以書。經文并跋語。大略言石頭雙林。雖未出世。氣象已咄咄逼人。又言。當堅忍其心。有進無退。衆魔將降。吾道自勝。又言。若見尊宿。併可告此。蓋言達錫林牙。勢凌。欲張浚以其言。向上也。後數月。安始至閬州。

宣撫使司。制置使。司。昨於建炎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差使臣楊安。實文字。前去。歸地。河東。雲中府。以來。實文字。當安。遂具說。來因。依本人。指引。前去。南。拜。見。相。公。將。所。實。文字。下。了。不。敢。說。話。至。初。五。日。卻。得。實。書。二。張。盤。纏。金。三。兩。亦。不。敢。說。話。便。回。至。汾。州。爲。無。文。引。說。提。了。安。下。院。禁。勒。半。年。得。脫。後來。蒙。鳳。州。給。到。公。鑰。至。今。年。六。月。內。卻。到。雲。中。府。再。見。相。公。具。說。因。依。安。復。今。秋。須。回。去。又。蒙。相。公。分。付。一。卷。詩。一。首。又。說。國。相。要。我。入。國。去。恐。你。回。去。時。千。萬。將。所。實。文字。先。呈。宣。撫。使。乞。令。人。將。往。本。宅。傳。相。公。已。次。并。大。機。宜。小。機。宜。且。照。管。宅。墓。安。今。年。七。月。十。七。日。離。雲。中。府。親。見。相。公。入。國。去。安。遂。回。司。今。月。十。四。日。到。閬。州。赴。使。司。出。頭。使。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八 一二七七

資亦不思之甚也。望命有司。檢會見行官戶科敷。及和預買等條法。割與俊。詔令以次官書行。舍人又言。從俊之請。則是陛下之德。雖加於將帥。而害及於編戶。夫民皆則肌肉也。將帥皆之肘臂也。愛一身者。四體均受其養。若曰。惜肘臂而割肌肉以養之。其可哉。伏望斷以不疑。收還所降指揮。是乃所以安俊也。乃詔前降旨勿行。仍割俊照會。

撫大使司統制官郭超。部曲後從統領官武功。郎宛寶。成吉州。寶取。下殿。全權誅。與其衆叛去。至是在詔州。湖南安撫司統制官吳錫。遣使招之。全聽命。其後江西制置使胡世將。論寶討賊罔功。乃降寶爲效武郎。付本路帥司。責令自效。宛寶降官。在詔故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曲端。故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並遣復舊官。日麻不云。復何官。會要云。趙道復武功大夫。遂州刺史。悉讓。後悉還端所得恩。諡曰莊愍。制略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申還舊秩。加資美名。哲之制曰。屬權臣之用事。敢專殺以肆威。其還橫列之名。仍假廉車之重。先是言者數論張浚殺端。哲爲非是。故皆復之。已而哲子承節。郎洪。訟於朝。乃錫哲同州觀察使。告身焉。趙哲換在八月。給告身。

辛酉。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建炎中興詔旨三十七冊。詔送史館。

壬戌。翰林學士兼侍讀史館修撰蔡鞏。禮當制。充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寄禮。屢爲御史中丞辛炳所攻。乃引疾。而有是命。直祕閣新知秦州王圭。爲江西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專制置度。汀。漳州賊盜。左朝奉大夫林杞。知池州。杞初坐殺張政。故遠竄。至是復用。右奉直大夫致仕邵伯溫。卒於健爲縣。年七十八。伯溫有聞見錄。辨誣等書。皆行於世。

甲子。保義郎蓋諫。爲閣門祇候。以在海州。手殺金將王企中之勞。特錄之也。江西安復等州制置使岳飛。復鄧州。時李成既遁去。與金僞合兵屯鄧州之西北。飛遣統制官王貴。出光化。張憲。出橫林。前二日。至城下。賊兵來戰。統制官蓋先出奇要擊。大敗之。賊將高仲入城據守。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府。是日。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自雲中始之金國。時宣撫處置使所遣使臣楊安。初見趙葵。四。再至雲中府。虛中遣以書。經文并跋語。大略言石頭雙林。雖未出世。氣象已咄咄逼人。又言。當堅忍其心。有進無退。衆魔將降。吾道自勝。又言。若見尊宿。併可告此。蓋言達錫林牙。勢凌。欲張浚以其言。向上也。後數月。安始至閬州。

宣撫使司。制置使。司。昨於建炎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差使臣楊安。實文字。前去。歸地。河東。雲中府。以來。實文字。當安。遂具說。來因。依本人。指引。前去。南。拜。見。相。公。將。所。實。文字。下。了。不。敢。說。話。至。初。五。日。卻。得。實。書。二。張。盤。纏。金。三。兩。亦。不。敢。說。話。便。回。至。汾。州。爲。無。文。引。說。提。了。安。下。院。禁。勒。半。年。得。脫。後來。蒙。鳳。州。給。到。公。鑰。至。今。年。六。月。內。卻。到。雲。中。府。再。見。相。公。具。說。因。依。安。復。今。秋。須。回。去。又。蒙。相。公。分。付。一。卷。詩。一。首。又。說。國。相。要。我。入。國。去。恐。你。回。去。時。千。萬。將。所。實。文字。先。呈。宣。撫。使。乞。令。人。將。往。本。宅。傳。相。公。已。次。并。大。機。宜。小。機。宜。且。照。管。宅。墓。安。今。年。七。月。十。七。日。離。雲。中。府。親。見。相。公。入。國。去。安。遂。回。司。今。月。十。四。日。到。閬。州。赴。使。司。出。頭。使。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八 一二七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八 一二七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八 一二七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八 一二七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八 一二七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八 一二七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八 一二七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八 一二七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八 一二七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八 一二七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七十八 一二七九

其不在新書者不得引用。如引用失當，許本部檢察斷罪。上之朝廷，乞頒降施行。故有是旨。詔撫州、建昌軍依舊隸江西路。南康軍依舊隸江東路。先是，置沿江三大帥，因移其屬郡。至是，建昌軍亂，朝廷及江西帥司皆遣兵討捕。而江東帥司獨未知，故兩歸之。是日，淮西宣撫使統制官鄭璠以所部至襄陽府。初，岳飛之出師也，上命光世遣兵五千為之援。及是始至焉。此據岳飛九月十一日所奏。

甲戌，皇叔汝州防禦使士從為涇州觀察使。士從前知西外宗正事，以例遷也。

乙亥，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刑部尚書給事中孫近、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兼直學士院起居舍人王居正、試中書舍人執政進呈趙鼎已平建昌叛兵。上曰：官軍既入城，寧免玉石俱焚？趙鼎進曰：未必敢肆殺戮，恐須劫掠耳。上愀然不悅曰：斯民無辜，遽遭此禍，其令有司優恤之。既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建建寧、建康、杭州、秀之守臣皆為其所囚，率歸罪於有司，以為失於撫循。臣聞建昌兵悍，劉滂稍裁以法，茲守臣之職，乃并其家皆碎於賊。此而不懲，失利甚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乃贈滂左朝請大夫、通判軍事張城亦贈三官。各官其家三人，軍事判官趙不倚亦贈三官。官一子云：尚書都官員外郎魏良臣、移吏部祠部員外郎范同、移考功左文林郎平江軍節度推官趙偁之改京官，以同知太宗正事士儂言其在建炎間有勤王之請也。事在建炎三年三月。

丙子，左朝散郎邵彭知泰州。
丁丑，左朝請大夫提舉廣西南路買馬李預貶秩二等。時預始市戰馬五百至行在，類皆低弱，故責之。武功大夫神武後軍統領官張旦為左武大夫，唐鄧州襄陽府安撫使。知襄陽府親衛大夫安州觀察使神武後軍中部統領牛皋為安撫副使。武義大夫榮州團練使李道充、四川都統制承信郎神武後軍準備差遣周識為右承奉郎，知郢州。承信郎神武後軍準備差遣孫革為右承務郎，簽書襄陽府判官。公事皆用江西荆南等州制置使岳飛奏也。初，偽齊劉豫聞岳飛復襄陽，遣使乞師於金主。金主以入寇，金主以方遣韓肖胄、章誼來聘，未可起兵。偽齊議郎羅誘上南征議於豫曰：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陛下據全齊之地，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而趙氏兵窮力促，國勢顛隳。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下。隱忍不發者，毋乃惑於四議乎？臣請為陛下決之。其一曰：方以卑辭通僭主，告以大金救迫不得已之意。陰結猛援，速求剪伐，成即為君，敗即不失為忠臣。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禍乎？北面奉符璽，退而復辟，猶且為盡粉。況又甚焉者哉！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敵難塞之路，加以充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今宋之所保，不下百郡，西有山川之險，南有二廣之富，增嶺山之算，倍資海之利。其賂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禮幣之幣而已。若不乘其弊而擊之，則我齊一敗塗地。此可決者二也。其三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得民心也。若簞而從軍，定失民望。夫趙氏奄有神器，僅二百年，其於生靈，德至渥也。一旦猶且忘之，況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賴大金恩惠，固無異心。使彼和則稍行，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此可決者三也。其四曰：

陛下臨戎，國事執委，而元子亦不宜輕動。臣謂陛下傳之後，大臣皆宋之舊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遣元子親行，成此既定之功，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齊祚得永，此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備陳之。且兩淮膏腴千里，表護江浙，而不可失者也。金陵重地，得人守之，則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退保吳越，略無意乎此。天所以遣陛下，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聲，泗遙蕩，江浙乘隙進拔，金陵縱不能全圖，則山東為內地矣。此地利失其守，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資賢相。趙氏自播遷之後，所與謀事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議狂直，失大臣風。兼有私門之僻，常為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位，怯於圖大事。秦檜智小而謀大，覆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於朝。至於范宗尹、口尚乳臭，言不順行。又無足道者。是數子者，皆闕賢士，非宰相才也。況復互為朋黨，此入彼出，視相府如傳舍。一旦倉卒，其君憚憚於上，百官泛泛於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國家危亂，注意在將。彼所用者，第皆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圜上之役，不可以言勇。世忠嘗敗於水，安又潰於沐陽。至於張俊尸祿素餐，坐與卒伍爭利，徒能費太倉米。是三子者，曾無毫髮功，而又挾不賞之疑，懷藏弓之忌，驕侈淫佚，權勢相向，結怨連陳。未始少和。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彼自收績之後，士卒殆盡，不過降鳥合之衆。收飢悴之夫，驕縱不治，開有邊事，觀賞而後行。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太子天下之本，彼既無宗室，又失儲位，設有軍事，孰與為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為先。彼自擊兵以來，歲無信宿之錢，倉無閒日之米。兩浙之閒，賦歛橫出，官吏生姦，民人怨望。諸軍僥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猝急，不亡何待？此民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四議之感，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臣謹上議。豫見之大悅，賜誘帛百匹，乘傳赴闕，以誘為行軍謀主。此據偽齊錄附見叛臣之策本不宜書之以見誘所為四可決者皆劉豫所忌朝廷所當知也。

子尚書右丞相梁國公麟與右丞相張昂同上書，乞科民間錢。據已耕種熟地頃畝為率，每畝出二百五十文。在坊郭者，以五釐營運免行等錢，比附均敷。豫從其請。

須驚。宣示蔡京等云。此兩句專為元祐人設。以此知道君皇帝非惡元祐臣寮。上曰。題跋小詩。雖可以見意。何如當時使下一詔。用數舊臣。則其事遂正。惜乎不為此。沖對。若如聖諭。天下無事矣。上又論王安石之姦。曰。至今猶有說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此。沖對。昔程頤問臣。安石為害於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頤曰。不然。新法之為害未為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術不正。為害最大。蓋已壞了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為然。其後乃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為無窮之恨。至於安石為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足罪過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上曰。安石至今猶封王。豈可尚存王爵。詔象州編管人孫覿。特放令逐便。覿始坐贓貨死。至是上書訴枉。事下刑部。刑部言。覿所犯未嘗置對。止據衆證定罪。於法意人情。委是未盡。故釋之。

己卯。右中奉大夫陳古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兼宜撫司。隨軍轉運副使。右朝請大夫賈若谷為利州路轉運副使。用川。陝宜撫司奏也。古為張浚拔授。至是到官。諭再歲始申命之。命未至。而王似已用便宜移古知瀘州。充瀘南沿邊安撫使。成都城記古以紹興二年五月九日到任。今年九月十三日改知瀘州。

庚辰。御札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宜撫處置使。初。張浚既召歸。言者數上章。謂若無大帥。必失兩蜀。上與朱勝非謀曰。西帥難其人。欲以趙鼎為之。如張浚故事。勝非曰。聖謨如此。臣謹奉詔。自是言者益力。踰月。乃有是命。鼎留身辭以非才。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其人。自有豪傑。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卿以便宜驅馳。專之可也。時勝非以病疾在告。鼎詣之曰。今川。陝兵柄。皆屬吳玠。大帥無他。能制玠足矣。若官與之同。豈能制乎。勝非曰。公以元樞出使。豈論宜撫耶。鼎曰。須得一使名在。宜撫上者。乃可。勝非曰。偶疾未能造朝。公難自言。即同官可言也。時鼎除命既出。諸名士爭願從之。趙鼎行實

是時當國者不可不事。事多不決。更緣為疑。鼎受狀之日。人皆謂鼎。由是見忌。樞密院宰相兼領。言者論其失。令參知政事通知其事。上以為然。於是鼎者益切。至是除川。陝宜撫使。皆忌者之說也。顯謨閣直學士新知漳州

辛卯。侍御史魏玠直秘閣知常州。鄭作肅各進官一等。以刑部言。御史臺去歲平反臨安府等處獄訟。二十二事。比諸路最多。用才詔陸黼也。詔吏部編七司例冊。時有旨。六曹細務。令長貳治其事。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例條者。酌情裁決。刑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胡交修言。以例決事。吏部最多。若旋檢行例。吏得為姦。邀求貨賂。乞將應干敕劄批狀指揮。可以為例者。各編為冊。令司法司收掌。以俟檢閱。從之。二十六年九月戊辰所書可參考。

辛巳。執政進呈。侍御史魏玠論淮東西屯田利害。上顧孟庚等曰。招集流離。使各安田畝。最為今日急務。遂舉鴻雁美宣王詩。謂中興其業。實在乎此。孟庚曰。誠如聖諭。胡松年對曰。古人闢必成之功。為必取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九

【紹興四年】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沖入見。沖立未定。上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末。沖因論熙寧創制。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張弛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詳論。請畢。上顧沖云。如何。對曰。臣聞萬世無弊者道也。隨時損益者事也。仁宗皇帝之時。祖宗之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可變更。當時大臣。如呂夷簡之徒。持之甚堅。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議論不合。遂攻夷簡。仲淹坐此遷謫。其後夷簡知仲淹之賢。卒擢用之。及仲淹執政。猶欲伸前志。久之。自知其不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己見。非毀前人。盡變祖宗法度。上誤神宗皇帝。天下之亂。實兆於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極是。朕最愛元祐。上又論史事。沖對。先臣修神宗實錄。首尾在院。用功頗多。大意止是盡書王安石過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後安石塔蔡下怨。先臣書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皇帝紹述神宗。其實乃蔡下紹述王安石。惟是直書安石之罪。則神宗成功盛德。煥然明白。哲宗皇帝實錄。臣未嘗見。但聞盡出奸臣私意。上曰。皆是私意。沖對。未論其他。當先明宣仁聖烈誣謗。上曰。正要辨此事。上又曰。本朝母后皆賢。前世莫及。道君皇帝聖性高明。乃為蔡京等所誤。當時蔡京外引小人。內結閹宦。作奇技淫巧。以惑上心。所謂逢君之惡。沖對。道君皇帝止緣京等以紹述二字劫持。不得已而從之。上曰。人君之孝。不在如此。當以安社稷為孝。沖對。臣頃在政和間。常聞道君皇帝六鶴詩一聯云。網羅今不密。回首不

計於是有屯田。若趙充國破先零，羊祜守襄陽是也。朝廷行屯田畝年，除荆南解潛略措置，其餘皆成虛文。無實效。上曰：卿論實效極是。松年復對曰：漢宣之治，總核名實，信賞必罰而已。天下事若因名以責實，無有不治者。如屯田一事，尤不可欺。一歲耕墾田畝若干，收穫幾何，便足以稽考。上曰：卿等可商議條畫來上。嘗力行之。後二日，朱勝非言今日之兵，既令執兵，又令服田，終歲勤勞，所得如故，有未可者。上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農即兵也。兵農之制，一恐不可復合。勝非所陳甚善，可便施行。庚等對曰：淮南收復，今已數年，守令豈不欲招徠流離，但復業者未甚多，恐自此兵日以衆，食日以廣，不易供給。更容臣等與勝非熟議。上曰：不可既行，下光世忠軍中，卻便訴其難行，復議改更。如此則朝廷命令，自爲反覆。議遂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慶遠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充荆南府潭州岳州等州制置使王夔降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光州觀察使徽猷閣待制知鼎州程昌寓降充集英殿修撰杜木寨之破也。昌寓上疏待罪，而夔奏昌寓不濟師，朝廷以夔敗軍失將，故皆細之。案宋史 詔皇叔祖德慶軍節度使仲溫疾速赴行在，仲溫時避地廣西故也。

癸未，左朝請大夫知江州陳子卿報岳飛已復鄧州。上曰：朕素聞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胡松年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賊。若號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緩急豈能成功耶。後二日，飛捷奏至。上大嘉，遣中使持招書獎諭，促令第賞將士，且賜銀合茶藥。據自鄂州二 十二日，至行在。

甲申，侍御史魏劭入對，論選擇羣才，隨宜器使，考之僉論，揆之已試，毋分朋類，毋徇愛憎。上自廟堂次及將帥侍從，下至百司庶府，外至郡守監司，各因其才而任之，則天下之務，粲然舉矣。抑臣聞之，陸贄有言：要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罷黜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官守。欲望陛下因任之外，更取是三術而力行之，則用人之道，罔不周盡。劭又言：國家養兵多矣，其屯行在者，實三之一。諸將聞有不鈐束其下一兩月來，造言惑衆者有之，擯人強刺者有之，或以取質爲名，劫其財物，或因採樵之役，殺傷人民，訟牒紛紛，朝廷雖送臨安府大理寺根治，而主名不獲，非府寺所能辦也。臣竊考自古善用兵將者，必也宰執因其事，而御之有道。臺諫乘其闕失，而言之當理。是以國能御將，將能使兵。網紀既張，人主可垂拱而治矣。因舉唐韋處厚、李德裕、李勉、溫造事爲證。上納其言。乙酉，輔臣進呈。上曰：朝廷當爲官擇人，不可爲人擇官。劭論隨宜器使，正得用人之道。胡松年指疏中語曰：朝廷用人，誠能毋分朋類，毋徇愛憎，則大公至正之道行矣。天下幸甚。乃詔前章令三省遵守。次章劄與諸將，賜五品服。

戊子，趙鼎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時鼎因奏事，言臣今所行，與吳玠爲同事，或當節制之耶。上悟，是日輔臣進呈，朱勝非以疾不入。孟庚、胡松年言：鼎使名與王似，盧法原、吳玠相似，請易一使名。上顧鼎曰：此是朕不思，不曾與大臣商議，所以然者，使卿知出自朕意，別無嫌疑。鼎奏：荆、襄乃川、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爲然，故有是命。

己丑，趙鼎開都督府治事。鼎奏以秘書省正字楊晨、樞密院編修董彥、太府寺丞王良存并充幹辦公事。

從之。端友子也。端友，武進人，故吏部侍郎，其家命在庚寅。端友在戊戌，良存九月癸丑，今併書之。 初，上以親筆召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事趙開、綸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劉錡、景福殿使宣州觀察使致仕黃冕赴行在。命川、陝宜撫使津發，而宜撫使王似等數言錡守邊不可遣，又奏開規畫利源，深知首尾。若行津遣，恐權官未諳知經畫次第，有誤邊防大計。望權留開在任，俟事宜稍息，日津發從之。冕嘗爲成都府兵馬鈐轄。

庚寅，神武中軍中將馮養龍主管理隆德府路安撫使公事。充本軍右都同統領。養自閬州從張浚赴闕，因隸中軍統制楊沂中麾下，故用沂中請而遷之。

辛卯，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韶州居住莫儔與改正，放令逐便。初，儔妻淑人劉氏投繯，請康之末。太上皇帝出郊，係吳升同內侍李石、金淵齋文字入城。其日，儔被拘在金寨內，並無干涉。且引兩浙轉運副使王侯爲證，侯以爲然。先是朱勝非直作於背，徧召醫工，不能料理。有以儔家給使爲言者，勝非用之一日而愈。勝非方念無以酬其勞，而儔家子之金使爲之請，遂有是命。此以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李諒勳奏儔等修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廣東循、韶、連數州，與郴、虔接壤，自鄰寇深入，殘破無餘。今則郴寇未殘，韶連疲於守禦，而廣州之觀音、惠州之河源、循州之興寧，千百爲羣，緋綠異服，橫行肆掠。以衆爲強，吳錫既還，湖南、韓京素稱怯弱，海荒迢遠，奏報稽時。臣聞朝廷近遣趙祥一軍，招捕虔寇，因降德音，開其自新之路。廣東與虔，犬牙錯境，今號魁首多是虔人，願推廣於天恩，以撫綏於遐域。令祥與京相爲聲援，諒虔守與廣東帥，審處事宜，得強梗而必誅，貨貨從而罔治，乘此軍力，悉務討平，仍嚴養寇之刑，雖去官不宥。大革相蒙之弊，每先事而圖，非惟良民不陷於非辜，庶幾陛下得行於仁政。從之。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知階州充熙河路經略使中軍統領權主管五軍軍馬李永琪爲右武大夫，武功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知岷州充熙河路經略使前軍統領段傑領吉州刺史，永琪等皆關師古部曲。先是宜撫使用梁、洋牽制功，全軍進秩，至是申命。

此亦歸風 徵功賞也。 壬辰，命吏部員外郎汪世溫等考選人秋試。刑部員外郎劉藻考試刑法，舉舊制也。徵獻閣待制知衢州宋伯友與降授右朝請大夫直祕閣知揚州宋孝先兩易，仍命伯友兼程之鎮。孝先乞解官終喪，許之。 右迪功郎李杞追所授官。左朝散郎胡蒙貶秩二等。侍御史魏劭數言杞本庸人，蒙宣諭浙西，黃叔敖假大臣意風之，論薦得官，旋販私醴，郡邑觀望，不敢復治。驗問如章，故細之。

癸巳，太常少卿陳桷言：今日之弊，物貴而錢少。祖宗以來，有司鼓鑄之數既多，而泄於四裔，其禁甚嚴。川、陝之間，以鐵易銅而行之。至於私造銅器，及私賣鬻者，悉皆有禁。今鼓鑄僅有其名，約工既大，勞費既多，而官鑄所入無幾。議者往往以錢監爲可併，不思國之重寶，與其他場所入，課利不侔。但當博求銅本，廣行鼓鑄，不當計數使議省併也。今之疆場，犬牙密接，僞境利之所在，民以死趨之。江淮海道，難於觀察，其日夜泄吾寶貨者多矣。又銅器布於天下，不可勝數，皆毀錢而爲之，欲銅本之盛，鼓鑄不闕，何可得也。

望特詔有司講求其弊厚銅本之積廣加鑄之數重外泄之防嚴銷毀之禁庶幾國得專其權而民用不
乏當務之急執先於此事下工部勘當會朝廷多事未及行

甲午尚書省大理寺斷刑實議法所在天下奏獄皆經取決其開刑名實有疑慮者自丞評以上次
第咨稟或聚廳會議如各執所見本寺不能從不免巡白刑部本部即合依公與決如不能決方合上省
舊來每歲之閒不過三五件其所稟職並是議論精確適合情法可為規例近來法寺畏其疏駁全不任
責丞評各立說卿正以次隨而書之次第上之朝廷坐待處分行擬斷遂至往復淹延刑禁詔刑寺
自今獄案如刑名輕重委有疑惑即依例巡白令刑部與決行下又不能決聽上都省若有妄作疑難立
議不當之人當議黜責

乙未左宣教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為左朝散郎充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使武德郎開合門贊
舍人王綰為武顯大夫副之仍命良臣假工部侍郎綰假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各賜金帶一裝錢千緡
官其家三人備從有官者進秩四等白身人補初品官以行詔以餘杭縣南上下湖地置學生牧馬監
命臨安府守臣兼提舉每馬五百匹為一監壯一而牝四之歲產駒三分斃二分以上皆有賞罰

丙申詔追王安石王告毀抹時右朝請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呂應問辭行上疏曰臣聞書曰除
惡務本又曰政事惟醇今國家舉事未能大有為者豈非政事未醇豈非惡未除本安石之不利趙氏其
實迹可見乃陛下世襲天下所共知然其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足以深惑羣衆中人以下鮮有不為安
石壞其心術陛下若以其背被任遇不欲痛加懲艾至如傳習安石之學問者謂宜深加屏遠過於防寇
蓋彼之邪說易以動人為之地者則必曰政事雖有不善學術過人若謂讀書為文過人則誠有之豈有
學術善而政事不善學術不善而政事善之理但乞陛下因對臣下訪安石之為人有意向稍佐之者使
可見其用心之邪正仍願陛下赫然發憤從中下明詔具言神宗皇帝終棄安石不用以慰在天之靈所
有謗議乃以文為言若并王爵稱之則為文王實為僭越蓋當時太常博士許彥一意諂事蔡下侈大安
石輕蔑祖宗此來若不追疑謚恐無以示天下曉羣聽鼓舞勳立政事况方命重修二史甚盛舉也若
此論不定徒令天下後世終得以議宜聖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若追奪安石之謚雖若不急其實舉
直錯枉之要道靖康初已詔追奪安石王爵至是始毀其告焉

詔江西和買絹折納錢每匹
減作六千省人戶願輸正色者聽從洪州和買其八分輸正色二分每匹折省錢三千至是帥臣胡世將
請以其三分折六千省又言絹直賤貴請每匹增為五千足戶部定為六千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臣嘗
讀易象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君者民之所載也剝民不已必及於君今江西殘破之餘軍旅轉餉殆無
虛日鎮南軍和預買絹自起催至六月纔納及一分民力不易自可想見本州申乞折納價錢朝廷從之
是欲少寬民力每匹令納錢五千省比之舊折二分價例已增一半若比二浙見價每匹計多一千五百
可以已矣戶部勘當便令折錢每匹六貫文足其實八貫省耳是於三等之中獨取極價欲乘民之急而

倍其數也物不常貴官有定額民得蠶織則絹有時而易辦錢額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世將出自禁從
戶部天下取則所宜推廣聖德慰藉遠民乃勞暇市直錐刀取贏幾同商賈剝民下恬不知怪和買舊
給本錢每端一千方時多難白取既非得已戶部乃用極價雖坐致數十萬緡豈陛下本心耶臣抑聞之
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一二年閒費用漸廣比之會稽已數倍矣使戶部不能均節則雖匹
絹百千橫費無緣充足封倫法律之賄魏徵仁義之效惟陛下慎擇而力行之疏奏故有是旨 荆南鎮
撫使統制官辛太貸死除名令本鎮自效岳飛之復襄郢也上命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兵助之潛令太將
鄉兵千二百人赴襄陽飛命太駐清水河以掩賊太不聽自郢城擅歸宜都潛不即遣反妄申太先復襄
陽飛怒乞押太赴軍前與免罪責以自效詔太罪當誅戮特貸死令潛分析言者論曲直未判刑罰無章
乞令潛押太赴行在聽區處庶幾軍律稍振且免二人更有論辯漸成仇隙潛坐降橫行一官 潛降官在九
小麻 荆湖北制置使岳飛劾辛太又云太歸荆南皆誤也飛此月王寅始除荆北制置此時但有江西安撫
鄂州制置使岳飛未嘗治宜都至今未歸荆南蓋飛案章有云太擅往荆南鎮撫使解潛處克送誤也 詔諸軍不得陳乞
自往廣西買馬先是神武右軍遣將官曹章持羅錦綵緡至橫山寨市馬又增其直予之提舉官李預以
章所持皆蠻人所未見恐後無繼乃以本司所市馬五百付之因奏其事且謂若諸軍更來收買則臣無
復可措手足乞候綱馬到日取旨裁撥庶事歸一體故有是命 承節郎李仲充閣門祇候以江東淮西
安撫使劉光世言併係鄰延邊人使喚得力故也言者論光世陳請涉私不平者衆乞留此異恩以待戰
士乃罷之

戊戌吏部尚書沈與求兼權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常同兼史館修撰 宗正少卿范冲為起居郎依舊直
史館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虞灃為起居舍人始冲入對而奏臣與趙鼎姻家恐人謂臣因鼎以進
則無以自明上曰鼎未嘗薦卿朕因與常同論修史言及故家數人朕以為無如卿者故累召卿非由鼎
薦也 是日鼎至漏舍中書吏以除目示鼎鼎謂朱勝非曰冲初除宗卿已不獲避免今又遷擢恐招物議
勝非曰前日留身得旨如此不敢不進擬更自上前言之及進呈鼎復中前論上不許會侍御史魏仁
冲湯皆執政親黨不當用後三日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奏臣叨聯政府雖於三省進擬人才不敢干預
緣臣前妻係灃之親妹委於人情有嫌乞與灃閒慢差遣而鼎亦奏臣與冲姻家雖職事了無干涉法不
當避而籍紳士大夫不知出自聖意必謂臣援引親黨在臣不得不懼乞罷冲新除乃詔冲復舊職灃除
直龍圖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冲復舊職在是月辛丑 侍御史魏仁言今諸路兵官悉屬樞密院
除授資稟卓犖之徒往往以請求得之而累歷行陣顯立功勞者乃以孤寒寡援多至陸沈故所在盜賊
竊發則驚懼四顧無可措手乞罷湖州兵馬鈐轄范寧等三人因蕪湖秀州管界巡檢崔慎由沈殺勇敢
久在邊陲頃為江陰兵官遇金人游兵至夏港慎由身先士卒掩殺迎敵闔境賴以安全嚴州兵馬監押
王安出自行伍騎射過人屢獲羣盜近討繆羅功效尤著乞量材錄用仍詔樞密院參照祖宗時差注兵官

六等格法。選擇其人。方行除授。詔罷寧等。慎由宏令赴樞密院審察。後四日。朱勝非進呈慎由宏差遣。上曰。臺臣耳目之官。職在彈擊。若因而薦論。人材竊慮私有好惡。可籍記名姓。他日就才選用。直史館范冲條上。宣仁聖烈皇后諱謗事。冲奏。臣親奉玉音。開諭再四。至於議熙豐之法度。則曰。神宗之意。初實不然。言紹聖之繼述。則曰。帝王之孝。豈在於是。辯宣仁之誣謗。謂功烈之盛。何可不明。思道君之聖明。謂姦臣所誤。安得不悔。臣願陛下特出睿斷。明詔羣臣。以聖意所在。示之好惡。詔付史館。賜岳飛金束帶。

己亥。尚書左司郎中李大有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尚書考功員外郎徐杞為左司員外郎。司封員外郎孔端朝為右司員外郎。已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端朝以幸學得官。諸事梁師成。不可用。端朝遂罷。新除中書舍人趙思誠復為徵猷開待制。知台州。思誠既為常同所劾。抗疏力辭。而有是命。是日。虔州與國縣南木寨周十隆等千六百人奉德晉出降。江西制置使統領官毛佐。王贊。趙恕往受之。未成。官軍掠其婦女。十隆懼。復與其徒奔突水南而去。明年三月己亥。遂掠汀。循諸州。

庚子。偽齊保義郎下橫刺配海南牢城。橫陰人。從劉益在長安。使來偵事。橫投劉光世軍中。為義兵。光世溘其手。因不得去。至是為其徒所告。下大理。法寺當徒三年。依舊收管。特寬之。劉招橫以去年十二月一日。離長安。今年正月四日到行州。大雲翁。渡江至池州。投充義兵。橫款稱偽大王劉突下充效用。即劉益也。

辛丑。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陳興義充徵猷開直學士。知湖州。以興義引疾有請也。給事中唐傑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侍講。

壬寅。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州兼荊南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為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先是神武前軍統制王玚在湖北。連年不能討賊。會飛襄陽賞功。樞密院因言。楊大等作過日久。先因張浚奏乞招安。特與放罪。許令出首。而遷延累月。終無悔心。理難容貸。遂出師。飛不能成功。與潭州守每事忿爭。不務協心。致一方受弊。乃詔專委飛措置。討捕。仍令知州程昌寓自上流進兵。湖南制置大使司道馬準。步諒兩軍聽昌寓節制。荆南鎮撫使解潛亦遣兵船約期進討。命玚將所部還江州。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後。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朱勝非岳飛復襄陽之地。朝廷欲行賦。非謂本音家室。不足言。俟中原恢復。大駕還汴。乃可。今附此。更須詳之也。

癸卯。詔侍從已上。外移知州差遣者。並令徑路之任。有合陳請事。畫一中奏。俟過防秋日。仍舊。時近臣外移者。例得過行在。而侍御史魏玘以為沿江衝要所在。權官難以責成。故有是請焉。樞密院奏以襄陽府。隨州。唐鄧州。信陽軍。為襄陽府路。本府置帥。司。緣收復之初。事務不多。未置監司。止委制置使岳飛措置。仍隸都督府從之。

甲辰。右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蔡植追二官。仍書追奪。建炎二年冬。祀蔭補恩澤。植。下姪孫也。以濫賞改官。至是乞審量磨勘。為言者所劾。故黜。右朝請大夫權荆南制置司參議官盧宗訓。知德安府。武翼郎。開門宣贊舍人張應。知鄧州。修武郎。高青。知唐州。承節郎。舒繼明。為成忠郎。開門祇候。知信陽軍。左文林郎。李尚義。為左承事郎。通判襄陽府。右承直郎。蕭尚友。為右宣教郎。通判鄧州。皆用制置使岳飛奏也。繼明。羅山人。身長七尺。善騎射。矢不虛發。故飛薦用之。既而侍御史魏玘言。飛新立功。朝廷當成就其美。不宜使輕價之。徒為其屬郡。昔郭子儀以奏請不行。為人所厚。願以臣章示諸將。因事幾以善其後。宗訓之命。遂疑。尚義。請在九月。辛亥。今併書之。右承事郎。知承州。劉寔。罷。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劾其貪糶也。

乙巳。右金吾衛上將軍充中太一宮使錢忱。復為檢校少保。溫州軍節度使。忱。愕兒也。傳已見建炎二年正月。靖康中。以戚里故例。納節。至是其母奏國大長公主乞還舊官。仍給半俸。前二日。以忱弟右金吾衛大將軍提舉萬壽觀公事。惲為光山軍承宣使。仍詔大長公主係仁廟之女。特與改正舊官。應戚里之家。並不得援例。如違。重責。曲盡。至是降制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

【紹興四年】九月丁未朔。直徽猷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李謨。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應副岳飛大軍錢糧。先是轉運副使曾紆。除司農少卿。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論紆媚附中人。自絕清議。遂罷去。紆以八月已寅別無。乃改命謨。祕閣修撰王倫。主管江州太平觀。放辭謝。限三日出門。日。是日侍御史魏玘上殿。恐是論倫當考。右奉議郎呂應問。貸死除名。化州編管。先是朝議取官所劾賊吏。擇最重者一人。用祖宗故事決之。應問前知華亭縣。與右承奉郎池州貴池縣丞黃大本。皆繫獄。刑部言。應問犯自盜賊六十三匹。大本犯枉法贓一百四十五匹。比之應問數多。乃令應問先次依法擬斷。詔諸路州軍各給承信。即至成。即告身一道。俟有忠義告變人。即書填給付。時論者以為方今州縣。皆宜曲為之防。如建昌軍小壘。公私所傷性命金寶。不知幾何。當結謀之時。使有告者。不過費一保義郎告身耳。望給告付遂州。緩急之間。便行書填。乃是賞不驗時之意。故有是命。

戊申。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近。兼侍講。近言。祖宗之法。無私如天地。難犯如江河。故如日月之明。著在令甲。垂裕萬世。雖元豐之後。建三省。分六曹。更新庶事。而銓選科舉。刑罰廉祿之制。亦多循襲祖宗之舊。比年以來。風俗習儉。有求者志於苟得。有罪者期於幸免。而為人變法者多矣。伏望聖慈。執祖宗之制。

堅如金石。行祖宗之令。信如四時。啓僥倖之門。而輕議變祖宗之法者。一切裁抑。以示天下之公。詔割與六部。給事中張綱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待御史魏玘論傾邪。綱事誕謾也。左朝請郎致仕賜緡魚袋徐時彥追四官。奪所賜進士及第。敕并章服。時彥爲蔡京賓客。用臨幸恩特赴殿試。至是請再仕。都省批送吏部審量。故黜之。詔減淮浙鈔鹽錢每袋三千。

言權入納運細故也。自渡江至今。鹽法五變。而建炎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併支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改鈔法。紹興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又改。十一月十七日。又改。今年正月五日。又改。通今改所改凡五色。趙鼎事實云。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惟鹽。每因缺用。則改新鈔。以幸入納之虞。第目前不知利權悉爲商賈所持。去年冬鼎請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爲定制。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利。立爲分數。許入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源流不絕。始不爲巨。而鹽法遂爲定制。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利。立爲分數。許入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源流不絕。始不爲巨。而鹽法遂爲定制。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利。立爲分數。許入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源流不絕。始不爲巨。

已酉。左中奉大夫知開州耿自求爲川陝荆襄都督府軍轉運副使。自來河南人。趙鼎所辟也。是夜。荆南制置使統制官王概以所部叛於鼎州之城外。西奔桃源縣。庚戌。縣統制官李皋遣小將張亨率鄉兵擊敗之。制置使王瓌遣兵追至桃源。而概已死。乃責皋取敗兵器甲冑復責亨。亨亦隨叛。會瓌聞罪命。而知鼎州程昌寓念亨慮充選鋒。勇而敢戰。作手書詔之。亨即復歸。於是知鄂州程千秋遣準備使喚李寶入周倫寨招安。得其報以歸。詔以寶爲進義副尉。

人相兼使喚。辛亥。從之。壬子。宰相朱勝非言。湖寇誅。兵久未解。今已更命荆帥。濟師益舟。期於一舉。必靜湖湘。帥守郡縣轉運等官。如敢玩寇。尙蹈前失。但爲身謀。無狗國心。罪大當誅。次亦流竄。軍須調度。或煩民力。祇俟賊平。合行寬恤。有能奇計立戰功。以助破賊者。宜加高爵厚祿。以酬其勞。詔直學士院孫近草詔戒諭如所請。詔賜川陝荆襄都督府度牒二萬道。紫衣師號各二千五百道。趙鼎之出使也。乞度牒等如張浚例。朱勝非難之。鼎請不已。然後許焉。鼎又乞隨軍金帶二十條。絹三萬匹。米一萬石。詔米以江西上供之數。絹以權貨務金銀折之。

鼎乞金帶及米。在八月戊申。鼎將行。上疏曰。陛下建炎中道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更生缺望。是時蜀士至於餓金募人。詣闕訟之。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爲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睿鑒。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鼎又言。臣隨行兵。除王進外。取於密院及諸處。獲二千人。而強壯者曾無數百。又錢帛合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止得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

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始足元數。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如此。况在萬里之外。惟望睿斷。不爲羣議所移。臣實萬幸。朱勝非秀水人。居紹興四年。趙鼎除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使。時鼎非起復居住。已累章乞持節。鼎難出使。如張浚故事。浚自述。康趙鼎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鼎所須三倍以上。今議郊恩。所費不貲。上曰。奈何。勝非曰。欲支三百萬緡。牛山朝廷。已如浚數。牛山所部諸路。清司副。上可之。既退。鼎語。云。令我作乞兒。入蜀耶。案。鼎所得度牒二萬道。每道直二百千。止共得四百萬緡。通紫衣師號。爲秀水錢。不合。若以初乞所得錢。照計之。止爲一百一十萬緡。亦與三百萬緡。牛山朝廷之說不同。此勝非相所行。其自記不謬。有誤。更須詳考。賜史館校勘鄧世名賜進士出身。寧遠軍承宣使同知行在宗正司事安定郡王令時薨。輟視朝一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仲湜言其貧無以殮。乃命戶部賜銀帛百匹。

癸丑。廢平州爲高峯寨。觀州爲王曰寨。初用明褒奏也。是日。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閣門宣贊舍人王繪。以使事入對。先是。良臣等至都堂。面請使指。朱勝非謂曰。二君見上。當自知之。退見趙鼎。鼎曰。事之成否。不在二君。上所以遴選者。恐言語應對閒疏。脫耳。繪然而去。及對。上一訓敕詳盡。繪奏。竊知已關。齊遣臣奉使。恐不測。約日過界。欲乞早辦禮物。上曰。大禮後可行。退到朝堂。具道上旨。勝非等唯唯。繪曰。前王倫歸言。金人要遣使商量。金人先遣王倫歸。具道息。兵議和之意。須使人往議。故遣潘致堯等行。洎還。云。金人欲大臣往使。故韓。胡二樞密往。尋金使李永壽。王翊來聘。所需三事。故以章尙書。孫侍郎往。及還。所議互有可否。獨疆界一事未定。今繪輩之行。所授使指。皆章孫已陳之迹。金人每以逗遛爲言。此行逗遛之迹。明矣。今三尺童子。皆謂敵情不可知。未知廟堂以爲何如。勝非作色曰。朝廷非不知。但不遣絕使路。公意如何。繪曰。欲更增幣。幣耳。趙鼎曰。只此數將來。已不易出。須減百官俸。多方收糶。方可辦。繪曰。今已增幣。只是虛數。諸公愕然。曰。何耶。繪曰。今敵之所欲。吾淮南。川陝之土地耳。且以淮南鹽論之。歲一千萬緡。與歲幣孰多。今雖增數。敵未必受。故曰虛數。勝非曰。待來日奏知。更有何事。繪曰。今所攜禮物六分。黏罕以下皆有之。獨不及金主。萬一親至彼中。相見。何以藉手。豈有與其臣下。不及其君者。更有蕭慶高慶裔。先令王倫作手書。送信物去。及章孫二公往。二人亦來館中議事。會私覲已盡。無以贈之。斯二人者。乃用事人。金人好賄。萬一來館中。須薄賂之。欲乞更增私覲。兩分不來。即已。勝非曰。亦待奏知。時金人定議出兵。而朝廷未知也。甲寅。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厲兵恢復。上謂大臣曰。世忠爲國之忠。甚切。可降詔獎諭。仍先開諭。二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起復直徽猷閣張宗元。充湖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用席益奏也。

乙卯。殿中侍御史張致遠曰。淮南營田。四五年間。不開獲斗粟之用。是必有不可行者。況士卒驕惰。官吏苟簡。日復一日。歲復一歲。安得不解。而更張乎。今江北流寓之人。失所者甚衆。而淮甸耕夫。往往多在南方。樵薪不給。豈無懷土之心。若委逐處守令。誘之歸業。應有照驗物產。盡數給還。仍檢括荒地。許人請佃。隨其力之大小。量給頃畝。定經界。立標表。與爲永業。十年勿問。兼營田而行之。將見鄉聚相望。阡陌相屬。雞犬之聲相聞。異時博糶其盈餘。亦足以紓急關。而省轉餉。願更詔羣臣。商權利便。斷而行之。詔戶工部相度申尙書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八十

一三〇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八十

一三〇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八十

一三〇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八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八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八十

丁巳。上謂輔臣曰。諸大將固當奉法循理。然細務未節。可略而不問。若事大體重。係國家利害者。不可不治也。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規復知安德府。仍令規便道兼程之任。如敢稽遲。重責典憲。直祕閣閣旦爲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左朝散大夫知蜀州師曠提點成都府路獄公事。郭大中爲利州路轉運副使。左朝請大夫升南公提點利州路獄公事。紹興後。朝廷除川陝待次。曠使自此始。曠。彭山人。建炎初。爲衛尉少卿。大中。成都人也。南公。初除江西。寓居夔州。故就州用之。時宣撫司已用便宜。除南公宮祠。而行在未知也。南公宮祠。十一月七日奏到。

戊午。上宿齋於內殿。百官齋於本司。

己未。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李大有卒。詔賜其家銀帛百匹兩。

庚申。命皇叔象州防禦使士衍朝享太廟。神主於溫州。辛酉。合祀天地於明堂。起復尙書右僕射朱勝非爲大禮使。惟不入殿門。他職如故。禮畢。赦天下。勘會川陝應副軍須。科使類仍。民力重困。令都督府講究利害。革去舊弊。應襄陽府等六郡稅租科役等事。並與放免三年。諸路人戶。經金人殘破。盜賊燒劫之後。日前應於官私欠負。並與除放。歸業後。稅役和買科率等。更免兩科。未嘗離業者。免今年稅役十分之四。州縣遠戾。令提刑司案當議科除名之罪。應州縣日前以軍興預借租稅及錢物。並與當見今合納稅租。如依前違戾。當職官衙替。應命因出戰或捕盜中傷。不堪益務之人。當議加優恤。奉使金國。或緣差使及指名取過未回之家。與西北土人流寓東南者。令州縣多方存恤。按月支行。合得請給。應被虜遺棄小兒。十五歲以下。聽人收養。即從其姓。殘破州縣。暴露遺骸。募寺觀重行埋瘞。每及二百人。給度牒一道。諸處盜賊。除專降指揮。不許招安原貨外。限一月出首。自新。前罪一切不問。內元係頭首。及能勸率徒黨。出首者。優與轉補官資。諸路合納和買細絹與五分中。特減一分。以償本錢。其減下一分。令轉運司置場收買。不待虧損。上供額數。應捕獲盜盜。及軍中有犯罪當誅戮者。並依法勘鞠。依職成方得行遣。如事干機中不可待者。須對衆研窮。審取伏狀。然後加刑。仍即時報憲。司驗實保明。以聞。如違背科徒三年。不以失論。及以去官赦降原減。其挾私者。依本法坐罪。初。紹興宗祀。止設天地祖宗四位。至是始設從祀神位。四百四十三。用祭器七千五百七十一。祭樂樂四十。祭服六十三。玉十二。幘四。羊豕各二十。有二分獻官五十八。奉禮郎四。樂舞工共二百八十七。而五帝神州地祇。上不親獻。用崇寧禮也。始議設從祀諸神七百一十一位。會議者請裁省。而禮官言。十二階三百六十位。無神名。請每階各設三十五位。每羊豕各二。正備一副。登歌之樂。通作官架之曲。皆許之。四月。乙未。又以祭玉不備。請除蒼璧黃琮。依外天聖故事。用珉。既而得玉甚美。然尺寸不及。禮經乃命隨宜製造。五月。言者請如祖宗故事。權禦臺門肆赦。七月。議裁省者。以爲宮門地隘。儀衛不能容。乃止。宜赦於常御殿前。三衛班直宿衛忠佐忠銳將兵神武右軍中軍。七萬二千八百餘人。共支錢二百三十一萬餘緡。劉光世。韓世忠。岳飛。王玚。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餘人。共支錢

二十八萬餘緡。合內外諸軍。共二百五十九萬餘緡。視元年明堂。增支九十四萬餘緡。而宰執百官諸司。給賜。以軍興故。權住。於是省部禮寺官告院事務。所行文書吏三百餘人。贈給或歲月所費。僅萬緡。言者以爲冗費。乃命例支一月。餘悉追剋焉。九月庚午行遣。南丹州防禦使莫公晟。知丹州。兼管內溪洞都巡檢使。提舉盜賊公事。公晟既掠省地。廣西經略司遣人開諭。令供給狀具。要其子武翼郎延爲質。公晟乞別除一職事。主管彈壓一方。遂從之。

甲子。尙書左司員外郎晏敦復兼權給事中。詔董巽特補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巽。商號鎮撫使董先部曲。用先請也。

乙丑。詔三省樞密院錄黃畫黃。並依祖宗條例施行。先是侍御史魏玘言。國家法度森嚴。講若畫一。凡成命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已而傳邸報。雖畫黃而不家至戶曉。此萬世良法也。臣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閒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黃而不下六部者。紀綱弛廢。莫此爲甚。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舊典。以示至公。遇兩院御史諸省院檢察日。除實係機密邊事外。悉令取案點檢。如有違戾。即具彈奏。自古人臣。弄權罔上。固自有術。防微杜漸。得不慎哉。惟陛下留神省察。故有是旨。詔建昌軍賊首修達等五人。凌遲處斬。同謀拒敵官軍江清等八人。梟首。受招安人劉淨淨。特補進義校尉。餘四人等。第授官。發付本路帥司使喚。用江西安撫制置使胡世將請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艱難以來。外郡軍變。投辱守長者屢矣。既以兵討。各正典刑。未聞命以官者。今建昌之變。自知通以下數家。幾至絕滅。城中縱火殺人。極其慘毒。官吏士民。悉遭點刺。前次未有。而淨等皆素爲頭首。六七年間。累因小驚。輒唱軍衆。突入官府。邀索犒設。包藏禍心。久矣。知軍劉滂等不幸。而值其變。未聞朝廷窮治逆黨。喪錄死事之家。遺報官此賊首五人。深駭觀聽。恐江西帥司解發此五人者。謬爲好語。或出不獲。已意必有在。宜即械繫廷尉。責正其罪。或以爲可貸。則明然論之。使知有更生之幸。仍分明送神武諸軍。令得自效。雖非所以示訓。猶未深失事體。今一旦釋其孥。授以名秩。揚揚而歸故鄉。以歡羨其徒。此豈州郡之利耶。樞密院勘會。淨等元據江西。帥司稱彼衆兵逼脇爲首。又會勸諭賊衆。首先受招。委是忠義。乃命世將究實申樞密院。致遠章在十月戊寅。是日。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閣門宣贊舍人王繪。辭往金國軍前通問。上曰。卿等此行。不須與金人計較言語。卑詞厚禮。朕且不憚。如歲幣歲貢之類。不須較。見黏罕。可爲言宇文虛中久在金國。其父母老。日望其歸。令早放還。又言。襄陽諸郡皆故地。因李成侵犯不已。遂命岳飛收復。良臣曰。臣等近聞有探報。朝廷祕不言。乞聖慈寬諭。上曰。正是淮陽有舟船來運麥。此不足慮。良臣等退。至都堂。朱勝非已不入。趙鼎。孟庚。胡松年。聚堂同坐。良臣等起。向上指鼎曰。事涉機密。少時閣子中言之。松年離席曰。乞就此共議如何。鼎不答。繪退。謂良臣曰。趙樞密當以不預始議。不肯預此事矣。及見鼎道直省吏致意曰。督府事不暇。請與參政胡樞密議之。良臣等出。遇神

武右軍都統張俊來白事。俊為二人言。有探報。金人大舉。今過南京。良臣等乞再對。不報。已上進王給

初。偽齊劉豫既納其臣羅誘南征議。見七乃遣知樞密院事盧偉卿見金主晟。具言國家自大梁五遷。皆

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南逐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貨財子女。不求自得。然後擇金國賢士

或有德者。立為准王。王盱眙。使山東唇齒之勢成。晏然無南顧之患。則兩河自定矣。青冀之地。古稱上土

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則宋之微賂。又何足較其得失。金主晟命諸將議之。左副元帥宗維。左監軍希尹。以

為難。右副元帥宗輔。以為可。於是宗輔權左副元帥。右監軍希尹。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

應豫。宗維。希尹。是失兵權。又以右都監宗弼。督過江。知地險易。使將前軍。宗輔下令。燕雲諸路漢軍。並

令親行。毋得募人充役。豫遂命其子為諸路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合兵

來寇。始議自順昌趨合泥。犯歷陽。由采石以濟。策軍都制置使李成。為發民兵。盡除山東。餉道遼遠。又慮

岳飛之軍。自襄陽出。攻其背。不如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眾扼盱眙。據其津要。分兵下濠。和揚州。入治

舟楫。西自采石。以攻金陵。南自瓜州。以攻京口。仍分兵東下。掠海。楚之糧。庶獲大利。先是偽尚書右丞相

張孝純。既告老。豫復起之。孝純知豫必不能久。欲自託於朝廷。麟嘗養俠士。蒯挺等二十餘人。待以殊禮

孝純與挺厚。得其陰謀。又金人於沿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為戎器者。以厚直償。所

積甚衆。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且暮乘風北濟。而所在岸口。視之恬然。苟利於吾。彼寧不為之

禁。豫大懼。遂能通貨場。至是豫將舉兵。乃下偽詔。略曰。朕受命數年。治頗有敘。永惟吳蜀。江湖皆定。議一

統之地。重念生民久困。不忍用兵。故為請於大金。欲割地封之。使保趙氏之祀。大金以元議絕滅。但欲終

其伐功。力請遠望。方見聽許。豈期蕞蕞大德。乃敢偽遣使聘。密期吞噬。是用遣皇子麟。會大金元帥大兵

直搗僭壘。務使六合混一。以上據偽齊錄及張孝純所上書并熊克小麻於是騎兵自泗攻濠。步兵自楚攻承。謀報至。舉朝震恐。或勸

上他幸。議散百司。趙鼎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用鼎計。侍御史魏矰言。陛下宵衣旰食。將大有為

而所任一相。未聞有所施設。惟知今日勘當。明日看詳。今日進呈一二細事。明日啓擬一二故人。政務山

積於上。賢能陸沈於下。方且月一求去。徒為紛擾。宜亟從所請。以慰公議。先是右僕射朱勝非因久雨乞

行策免故事。以消天變。又以餘服為請。章十二上。上許以俟。總章禮畢如所請。且有保全舊臣之論。至是

祀明堂已畢。勝非復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一事。矰亦疏勝非五罪。由是得請。鼎之為參預也。常與諸將論

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平江。俟賊退。徐為之計。鼎曰。公言避非

策。是也。以天下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蓋陰有所據。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

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為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鼎奏用十月七日西行。許之。然上方向鼎

已有命相之意。
丁卯。知南康軍孫光庭。能端明殿學士。知饒州董耘。貶秩一等。先是耘等言。鄱陽湖有水寇。詔本路帥司

遣兵千人收捕。而江東宣撫使劉光世。以為聽言不實。故黜之。言者論李敦仁。范汝為等。皆以官司不速

掩捕。遂成其衆。今罪此二郡。則鄉縣有賊。非州郡帥憲司審實體究。必不敢開奏。緩急之際。致失機會。為

害不細。命遂寢。十月辛巳。詔光庭候分析到取旨。明年二月乙未。耘降官。指揮不行。閏二月己酉。光庭知南安軍。尚書兵部員外郎王純。充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

官。
戊辰。龍圖閣直學士知靜江府折彥質。充川陝荆襄都督府參謀官。不許辭避。用趙鼎奏也。左宣議郎通

判邵州劉式能。仍毀改官告敕式。衡陽人。與朱勝非外姻。自言宜和末權平陽縣。嘗設方略。遣巡檢官捕

獲強盜十有四人。勝非不以付部。遂用特旨改官。至是侍御史魏矰論。式素無清白之稱。且朝廷爵命。乃

為大臣私家之用。乞行追奪。故有是旨。

己巳。右司諫趙鼎言。臣嘗聞漢高祖初入關中。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唐高祖入京師。約法

十二條。惟殺人劫盜背叛者死。夫以漢唐二主。當草昧之初。雖約法尚簡。猶不廢先王之刑辟。故殺人者

斷在必刑。以是知奸生雖聖人之大德。而殺有罪。亦刑辟之所不赦。苟殺人而不死。傷人而不刑。雖堯舜

不能以致治也。臣竊見比來在外刑獄。例常淹延。考其奏案。原其情犯。有法當論死。初無可疑者。奈何吏

緣為姦。以獄為市。意在縱釋。以故久而不決。使已死之魄。冤抑而不得達。被苦之家。怨憤而不申。將何以

召和氣乎。臣未暇悉數。如以建康府。蔡州論之。建康百姓王級等六人。始因失牛。仍報私怨。共殺死一十

三人。獄具。得旨處以凌遲處斬二等。後因審問。乃輒翻異。今論一年。蔡州豪民厲景忻。昨緣賊發。差充隘

投搜山。因捉到孔真。疑其為賊。其人兩次聲冤。景忻不問來歷。親斬首級。昨體究諸實。後來勘鞫。兩經翻

異。今論兩年。級等殺人命為至衆。景忻殺平人以希賞。二獄久而不決。皆欲遷延免死。則死者何其不幸

哉。乞下兩路提刑司。催督並限十日具案聞奏。如稽遲出限。重行黜責。庶幾冤枉得申。和氣可招。仰副陛

下矜慎刑獄之意。從之。永豐縣故射士蔣青與其徒三人殺人。縱掠縣令左從政郎黃延年捕斬之事。聞

詔放罪。明年三月乙未降旨。

庚午。起復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解官持餘

服從所請也。尚書兵部侍郎趙子畫。乞補外。罷為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左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

觀朱震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

土宜麻麥。古謂之神泉。若選良將。所信服者。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重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

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豎而動。席卷河南北

以逸待勞之意也。詔送都督府。震奏以此月壬申行下。時震始入見。上首詢以易。春秋之旨。震以所學對。上大善之

是日。通問使魏良臣等發行。在前二日。直學士院孫近入對。白稟國書指意。次日。良臣等省中見近笑而

言曰。非細最添。良臣曰。幾何。近舉五指於眉前。蓋聞有大舉意。遂增作銀帛共五千萬。至是得國書辭行。

會趙鼎等出餞朱勝非謝不見良臣等至秀州則聞金已渡淮遂兼程而去

幸未右宣議郎熊彥詩守秘書丞彥詩坐王時雍累久廢至是趙鼎引用之

左從事郎喻樛王居修並為左宣教郎樛廬人居修中書舍人居正弟也二人並以趙鼎辟為江西制置大使司準備差遣隨府

罷至是上召對而命之樛之制曰至熙寧用事之臣託儒為姦而斯文幾喪五十餘年其間不以一時之

是非毀譽動其心而能審其所學以不失其正者豈非豪傑之士歟爾少稟異才輔之篤學謀道力久

卒用有成既竊伊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諒然令問達於朕聞燕見便朝有嘉獻納改錫京秩將試

爾能夫大學之道由誠意正心以至於治天下國家此爾昔之所聞於師而成已成物之要在是也勉行

汝知毋負所學居正之詞也徵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語人曰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

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於樛乎居正又言草居修詞有嫌乃命都司官權中書舍人命詞行下

命以二史皆闕而檢正又備給事中故也此是十月五日得旨案周綱除右司在此後二日改今不出其名

壬申輔臣進呈上曰宰相有姦惡諫當言朕當施行若樛以小過使人無善去者誰肯作相耶赴鼎等

對曰陛下容照如此臣等幸甚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常同充集賢殿修撰知衢州秘書少監劉大中為

起居舍人左迪功郎仲并特改左承奉郎仍舊平江府府學教授并皆從胡安國游至是以薦者得召

對故以命之制曰孔子稱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知堯舜文王

為正道而不惑於異端者可與共學也自是而後適道適道而後立立而後權然後而為成德之士矣然

自昔者大學之道不明而求士之可與共學者殆不易得況成德哉爾資稟清明器質深厚頃自妙齡潛

心問學則知所謂是非邪正拳拳服膺雖於異端競起邪說誣民之時能獨立不懼自信甚確庶幾孔子

所謂可與共學者朕聞而嘉之茲用錫對使朝改賜京秩爾其勉哉期進於道用其所學以見之於行事

焉温州舟人林貴特補進武校尉貴在膠西偽齊遣土軍崔寧等八人取其舟以為戰艦貴道殺四人

捕寧等四人赴行在并其徒九人皆官之是日金人及偽齊之兵分道渡淮

社申去年九月二十六日已後番馬賊馬分兵知楚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樊序棄城去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

兩路使犯淮甸壬申二十六日也故繫於此日

承州退保鎮江府

趙鼎之遺策先是岳飛軍中有校尉王大節者蜀人飛待以為客牛成退走歸劉豫也上謂飛曰如李成歸國朕

府屬官請開征江南之策大節言四川百姓以宣撫使征擾不已供億重困思得大齊以重兵臨蜀則人皆歸順既得四川然後發江之

舟鼓而下江南屯戍之兵魂散魄飛矣鼎曰不然大金有命會本國之兵趨淮甸渡長江直搗吳會汝以為何如大節曰其謀非不善

但恐兩兵未可渡則我陣挫矣不若攻四川必取之地以圖萬全雖若遲而遂然大功可以必成鼎既得敵人之情

乃脫身走歸飛飛大喜遂大節於行在上引見具以奏聞且請淮南為防江之備大節承節即開門候候至是偽齊與金果合兵

癸酉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趙鼎為左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初鼎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制下朝士動色相慶

時獨給事中孫近直學士時傳鎮院其知為誰請待從從於近日早晚必命相公當軍制幸密報彷彿以解我憂近入院諸人聚於沈

與來之家近密報取樞府細位諸人喜歡明日拜鼎右相案此時近與沈與求並直也又朱勝非請罷人望次輔皆罷在鼎

此云其知為誰恐亦非其鼎入謝命坐賜茶即赴都堂治事秘書省正字張綱樞密院編修官田如璣並為

實今并附此更須詳之

監察御史 監察御史周綱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姜師仲為司封員外郎

直祕閣通判臨安府邵相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用帥臣梁汝嘉薦也

甲戌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沈與求為參知政事宗正少卿直史官范冲言臣於趙鼎實有

親嫌伏念賜對之初首蒙訓諭謂臣之進匪有先容親奉玉音不敢辭退今鼎進位冢司事無不統在臣

分義滋不遑安竊慮招致煩言指為附麗親黨則臣上負聖知何以自解伏望除臣一在外宮觀則臣今

日之退其榮於進多矣詔不允初川陝軍撫副使吳玠與隨軍轉運使趙開不合玠謀為牽制之舉必

欲從陸運糧開執不可玠迄自為之是秋兩川調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而致一斛時玠

令縣官部役先至者賞役夫饑病相仍死於道路蜀人痛之

字左奉議郎張洙案後期者洙撫其民流涕曰諸葛孔明再舉師以糧盡而返孔明豈不智者懼吾民之

至此也輒削所受令聽民以粟輸內郡官募舟載粟輒以上民皆歡呼而去玠大怒以深文誅洙賴宣撫

司置勿問雖開亦以為難洙鄂縣人也

張洙事以邵溥所撰墓誌增入此恐是邵

溥權宜撰副使時且附此更求其本日

溥權宜撰副使時且附此更求其本日

溥權宜撰副使時且附此更求其本日

溥權宜撰副使時且附此更求其本日

溥權宜撰副使時且附此更求其本日

溥權宜撰副使時且附此更求其本日

溥權宜撰副使時且附此更求其本日

溥權宜撰副使時且附此更求其本日

溥權宜撰副使時且附此更求其本日

溥權宜撰副使時且附此更求其本日

版各差本司官一員於深僻處收寄大理寺官告糧審院左藏東西交引度牒庫南北倉都茶草料場官吏並置太常司農太府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院雜買務並量行存留宗正寺國子監收令所大宗正司雜賣場並令從使庚又請置臺官一員以警遠慢皆許之庚乞撥西精兵三千人分隸使喚乃命西神武中軍五百人及統制官王進一軍又令殿前馬步軍司及忠銳第五將臨安府將兵皆聽庚節制勒停人巨師古復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充神武右軍統制軍馬用張俊請也

戊寅洪州觀察使權知漢安懿王園令士從乞徙神主神貌往穩使州軍安奉從之於是親賢宅宗子紹興府大宗正司皆從使避兵矣

乙卯趙鼎等進呈乞將韓世忠等奉報蕃偽人馬犯承楚等事割付奉使大金魏良臣往軍前商議早行約束上曰和議蓋非得已得淮南兩路百姓安業即內帑物帛自可了其歲幣不須更動戶部財賦朕宮中並無用度凡內帑所有專以養兵而已沈與求曰陛下為愛惜生靈之故至用內帑以充歲幣此盛德事也太尉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以事係機速更不降制止令尚書省出敕直徽猷閣新江西路轉運副使李謨添差兩浙路轉運副使時左朝奉郎王俟直祕閣吳革並為副使戶部侍郎梁汝嘉面奏乞用謨故有是命初武岡軍猛賊楊再興連年作亂湖南安撫使道統制官拱衛大夫秦州刺史吳錫以所部討之及是大破賊徒獲再興之二孫得良民被掠者甚衆明年三月癸巳推恩檢湖南秦州出

是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所部自鎮江復如揚州初上聞敵騎渡淮再以札賜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為敵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進屯揚州初敵騎渡淮探者未得其實以為賊勢甚少趙鼎曰金前犯我境乃入敵國即賊也故縱兵四掠其鋒可畏今行豫境即官軍也故按隊徐行不作虛聲然亦不足深畏

【紹興四年】冬十月丙子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蕃偽兵馬犯承楚州上謂輔臣曰朕為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已請和而金復肆侵陵朕當親統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趙鼎曰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可奮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上因曰伐蔡之功亦憲宗能斷也故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沈與求曰今日親征亦由聖斷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

熊克小麻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在馬家渡淮西宣撫使張俊軍在承右遂詔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且令後移軍於建康與日麻所書不同案後此月已卯始除浙西江東宣撫使此時未為宣撫克蓋小誤 詔四孟朝獻候過防秋取旨 權戶部侍郎梁汝嘉等奏在庫藏權貨物都

茶場見管金二萬一千餘兩銀九十六萬七千餘兩乞並隨駕應副支用紬二十萬匹絹一百六萬四千餘匹羅一萬二千匹乞起發一半從之起居舍人劉大中兼權中書舍人大府少卿馬承嘉知衢州承嘉聞警奏即請外補時盡室登舟以行言者論其陰懷苟免乃詔承嘉依舊供職十月癸未依舊

丁丑參知政事孟庾為行宮留守從權措置百司事務仍鑄印以賜庾請即尚書省從司行移如本省體式合行事從權便宜施行置降賜激賞公使庫如都督府例又請祕書省史館書籍三省樞密院諸部案

庚辰侍御史魏玘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諫趙鼎以急速事乞同班入對許之時朝士中尚有懷疑者或見趙鼎曰茲事甚大公宜審處無貽後悔鼎不答會侍從及臺諫官同日請對鼎身奏曰今日侍從臺諫對必及親征事願勿為羣議所移上意益堅既而玘等與吏部侍郎鄭滋等以上親總六師皆乞扈從致遠又言今此金敢大入謂我猶如向來不習戰爾若戎輅親征必伐敵謀上曰正朕志也此以趙鼎行麻案諫以初五日乞對侍從以十一日上殿疑不同日今日從行實所云更須參考

左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范振添差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右朝散大夫逢汝霖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應辦移屯大軍事務微猷開待制知鎮江府沈晦乞促張俊統兵為韓世忠之援趙鼎等稱晦議論激昂上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為人語甚壯膽志頗怯更觀其臨事能副

其所言與否。鼎因稱馬橫極有才可。上曰。宜令留守司使喚孟庚曰。臣亦欲以此為請。胡松年曰。橫嘗見臣。欲自將三千人捍賊。鼎曰。橫嘗因苗傅事得罪。然諸葛亮能用皮外人。區區庸蜀。遂致強弱。與求曰。今日正當拔卒為將之時。臣聞橫將軍嚴整。願陛下留聖意。滿拭而用之。上曰。齊小白能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朕豈不能用橫。然能用之。止與三千人非是。可令引見上殿。示以恩信。然後用之。彼必能效死。力以報朕。與求曰。陛下駕馭諸將如此。何事不濟。鼎對曰。陛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幸甚。據此月丁亥。除橫密承旨。

擴奉祠居福州。鼎開督府。引為詳議官。故薦用之。辛巳。右儒林郎新樞密院計議官方滋持改合入官。以薦對也。是日。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次鎮江府。而泗州言。得宿州牒。已差司官孫少卿至境上。乃命良臣等分析。仍權將禮物私觀寄置鎮江。止持國書物錄。取天長路星夜前去。仍令韓世忠差近上使臣催促出界。時良臣亦遣書狀官梁植持稟目遣輔臣。大略言。和議本為淮甸。今既進兵。百端懇請。終恐無益。況臨難解紛。世無此理。自古兩國議和。皆以勢力相埒。不能相下。於是和議之請。息兵安民之議。未聞以弱和強。彼初無畏懼。曲意定和者也。澶淵之役。規模宏遠。昭然可見。比年諸將蓄銳練兵。志氣思奮。百倍於前日。第以朝廷方篤信詐和之請。斷然不疑。敵兵不動。以示誠意。遂遣使命淹延歲月。墮欲奮之士氣。乖遠附之民心。今和議未定。敵兵已集。竊聞宜撫韓開府。奮袂怒髮。遂統全軍。絕江伺便。以進。其行踴躍。如赴私讎。議者謂必能成功。獨念建昌控掘之地。聞朝廷已遣張太尉提兵迎敵。敵已壓境。此行似不可緩。仍命劉開府相與應援。以破逆賊三不救之說。將和兵奮。敵氣自懾。則銜命以往。宜國威靈。庶乎其有濟矣。苟不知出此。止為退懼之計。效尤前轍。示之以怯。使吾軍士氣不揚。乘輿再動。社稷危萬一。敵革前日之弊。所至按兵不擾。遲以歲月。人心苟安。則大事將去矣。而乃以一介之使。馳入不測之廷。是猶以羊委虎。至則靡爾。何功之有。詔良臣等分折。在此月壬午。梁植離鎮江。在甲申。今聯書之。

壬午。右司諫趙鼎請令講讀官權罷供進講義。侍從官權罷供進故事。俟過防秋無警。報日如舊。從之。初經筵乞開講。會上將親征。詔別令擇日。故需因有是請焉。宗正少卿直史館范冲錄其父祖禹紹聖間報國史院問目以進。又具朱墨本去取體式。請更憑衆議修正。詔送史館。(中興雜記。臣正等)曰。史所以傳信。而朱墨本各據所見。自以為疑。將何以取信哉。是以後知人臣不可以有黨。有黨則不惟貽禍於一時。其流弊未已也。然而人有邪正。事有信否。辨其人之邪正。審其事之信否。思過半矣。人之邪正。固可以類已事之信否。求之以當時之賢。參之以故老與大夫士大夫之所傳。其庶幾歟。范冲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更憑衆議看定。其用心亦公矣。是宜太上皇帝之所聽從也。

癸未。左通奉大夫福州居住張浚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不許辭免。日下起發。趙鼎言。浚可

當大事。願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故有是命。朱勝非聞居錫。紹興四年冬。劉錫金人合兵犯淮。泗。朝廷遣錫等相視。錫嘗失身於錫。初無敢言者。而浚獨為言。官。錫之至。是乘急召浚。復乘機。其言失實。今不取。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奏淮南賊馬動息。趙鼎等稱。江上探報。唯社最為詳密。慷慨敢言。兼有措置。如此等人材。實不易得。上曰。呂祉具有方面之才。上又曰。朕聞意人。物固欲得。士大夫協力。以濟國家之難。且如鄂州劉洪道。初緣呂頤浩薦對。所言多誕。不實。雖粗有才。亦何所用之。胡松年曰。君父之前。猶敢誕謾。願何所不至。沈與求曰。洪道頃知明州。脫身先遁。一城生靈。盡覆於賊。至今一方之人。怨入骨髓。上曰。今鄂州乃上流之地。緩急安可倚仗。更須別擇守臣。詔沿海制置使郭仲荀兼總領海船。朝廷開總領官和州防禦使同管關門公事張公裕卒。故就命之。

甲申。降授光州觀察使神武前軍統制江州駐劄兼節制舒蕪黃州王慶復建武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大理少卿張昞乞宮觀。上曰。昞為理官。頗有平允之稱。邇來有司。率多觀望。或至刑獄失當。甚非朕所以欽恤之意。人命至重。豈可忽擇其尤者。當痛加懲艾。大抵刑獄以明恕為先。深戒慘酷。趙鼎曰。昞亦久任理官。不畏強禦。極有執守。上曰。當議陞擢。以為理官之勸。參知政事沈與求奏。頃臣曲謝。已蒙衣帶之賜。乞罷正謝日所賜衣帶鞍馬。許之。初。淮東州縣聞敵入犯。承楚之民。相率控守水寨。而帥司選官除去運河壩。以阻敵兵。至是言者以為若使承楚水寨。船不能動。則民社失其地利。敵騎衝突。直至江岸。呂據渡口。復驅江北之人。以布土袋填塞壩。頃刻可辦。依舊引取陂塘之水。舟船復可通運。是乃所以助其勢。大害有四。無一利也。一者貽敵之笑。謂我畏彼。反生欺忽之心。二者以顯官兵無北渡之意。愈失江北人心。三者水寨既失地利。忠義之人。無以措手足。反墮賊計。四者鹽商不行。有誤朝廷進軍財計。誠為痛害。

乙酉。詔通泰。真揚州守臣更切體度地利。從長措置。務要限阻敵船。及不得有防泊水寨。民社保聚。自金人入境。揚州官吏退保陰沙。承州官吏皆散。淮東轉運判官郭楫亦挈家先遁。徽猷閣待制新知揚州宗伯友至鎮江。奏言。孤獨一身。委質前去未得。乞那兵萬人。與韓世忠同赴敵迎戰。乃命伯友從便先次交割。伯友從便交割指揮。伯友引疾乞奉祠。許之。伯友十二月丙子。在丙戌日。今併書之。提舉江州太平觀。

丙戌。詔遣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先往鎮江。建康府。與諸將會議進兵。因以覘敵情。上曰。先遣大臣。諭以朕意。庶幾諸將勇爭先。沈與求曰。真宗澶淵之役。亦先遣陳堯叟。此故事也。詔常程事並權住。俟過防秋取旨。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車駕總師臨江。乞速降黃榜。預行約束。每事務在簡省。稍有配率。許人陳告。仍委侍從。察諫官覺察彈劾。從之。詔刑部尚書章誼。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近。戶部侍郎劉卷。中書舍人王居正。右司諫趙鼎。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員外郎王楙。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昂。吏部郎官汪思溫。度支郎官李元倫。金部郎官吳并。兵部侍郎鄭滋。禮部侍郎唐輝。刑部侍郎胡交。修起居舍人劉大中。監察御史張絢。並置臨安府。於是臺臣檢正都司郎官。或往前軍。或押案牘往旁郡。

丙申。以車駕將發。不視朝。內殿進呈劉光世報劉豫散出榜文。有欲歸江表之言。榜文已見。上曰。豫父子逆。九月乙丑。

亂如此。皆朕不德所致。然以朝廷事力。遣一偏師。豫可擒也。徒以二聖在遠。故屈已通和。觀邊警。今乃挾強敵之兵。復入為寇。此安可容忍。沈與求曰。和議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左承議郎新知袁州

劉一止為兩折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除名勒停人范仲熊。授右承事郎。仲熊始坐明受為郎。遠謫。至是刑部引赦。乞敘右通直郎。與差遣趙鼎以仲熊連姻。特降五官。是日。金人陷濠州。守臣閉門。言贊舍人寇

宏棄城走。右宣教郎通判州事。國奉卿為所殺。先是宏率軍民守城。城中兵少。大率以三人當一女頭。軍民與僧道相參。每十人為一甲。不得內顧。每一慢道。以二長力監守。無故上下者殺之。宏晝夜巡行城上。

北軍以衝車雲梯攻城。宏作鐵籠。上施狼牙釘。有沿雲梯而上者。以鎗擊之。頭盡與腦俱碎。屍積於城下。而北軍來者不止。幾人晝夜不休。宏知不可為。乃開北門。棄妻子。攜老母與寡嫂棄城而去。士卒從之者七十餘人。宏之將出也。聲言登舟。欲以計破敵。奉卿信之。既而乃知欲為逆計。已登舟不可入城矣。奉卿

尤宏曰。何不明言於我。備一妾兩字。而棄之死地耶。宏以奉卿為怨。已遂殺之。後以死事聞。贈右朝奉郎直祕閣。官其家二人。奉卿五年二月。月戊戌。贈官。

宏既去。權兵馬鈐轄丁成自南門投拜。兵馬都監魏進自東門投拜。金人問宏之家屬何在。成曰。偕去矣。已而開為成所匿。遂斬成於市。取宏奉卿家屬。實於軍中。以其將趙榮知州事。初。敵圍城急。將官楊照躍上角樓。以槍刺敵之執黑旗者。洞腹抽腸而死。照俄中流矢死。統領官丁

元與敵遇於十八里洲。敵圍之。元大呼告其徒。以毋得負國。於是一舟二百人皆被害。無得免者。事聞。並贈承信郎。錄其子云。明年七月。丁酉。贈官。

丁酉。執政進呈車駕進發頓宿次序。上曰。朕奉己至薄。況此行本以安民。豈可過為煩擾。又恐州縣以調夫修治道路為名。並緣為弊。趙鼎曰。朝廷累行約束。丁事備至。沈與求曰。諸將之兵。分屯江岸。而敵騎遂

巡淮甸之間。恐久或生變。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開道乘虛擊之。騎敵必有反顧之患。上曰。當如此措置。兵貴拙速。不宜巧遲。機事一失。恐誠後悔。宜速諭之。右宣義郎裴祖德除名。祖德以濫賞改官。居憂中。冒

軍轉及章服。又妄稱職名。為言者所論。下大理。祖德具伏。又嘗從統制官王進岳飛。王民得空名告身。給賣富民入已。刑寺當徒三年。特賣之。

戊戌。上登舟發臨安府。趙鼎之遺史云。金人在淮甸。張俊軍鎮江府。趙鼎渡江出戰。有遲疑未決之意。朝野驚恐。趙鼎見上。屢請車

駕早幸江上。上首肯之。既退。即為中官阻之。至是。鼎請上親征。且曰。軍民百姓皆望陛下親征。內中官未肯。若陛下幸江上。則諸軍皆盡力擊敵矣。中官未見陛下親征之利也。臣欲乞陛下發近近上中官赴都堂。臣具酒醴待之。諭以禍福。然後親征。可決上從之。遂發左右親近十餘人詣都堂。舉酒醴。以宗廟社稷安危之計諭之。且曰。諸公見上發成其事。俟出敵回。則此說皆不見於作書。今日附此。恐須參考。

奉天章閣。祖師神御以行。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皆以其軍從。上不以玩好自隨。御舟三十餘艘。所載書籍而已。上既發。乃命六宮自温州泛海往泉州。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晚。泊臨平鎮。進呈劉光世乞與韓世忠軍一般支餼糧。上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餼糧豈有異。此皆呂頤浩不公之弊。趙鼎曰。朝廷舉措既當。諸將自服。今不公如此。必致紛紛。乞下光世會合得

錢米之數。然後行。沈與求曰。豈唯錢糧。至於賞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故賞則知勸。罰則知畏。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衆。鼎曰。苟為不公。則賞雖厚。人以為恩。罰雖嚴。人以為威。上曰。朕親統六師。正當

公示賞罰。詔沿江州縣。如排辦太過。令監司具名以聞。當重行黜責。時右司諫趙鼎言。浙右諸郡。頃罹兵火。瘡痍未息。民力未蘇。今戎輅進發。又慮州縣官吏。不能上體德意。恭慕之飾。務極於鮮華。膳羞之進。偏搜於珍異。或調發人夫。或差料舟船。誠不可不為之禁。故有是旨。湖北制置使岳飛遣屬官孔戊來

奏事。詔特改京官。己亥。上次崇德縣。韓世忠遣副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本司提舉一行事務董政。右朝奉郎直祕閣本司參

議官陳楠。以所俘女貞一百八人獻行在。因言承州陣歿人。乞厚加贈恤。上登然曰。使人死於鋒鏑之下。誠為可憫。可令收拾遺骸。於鎮江府擇地埋殮。仍歲度童行一名。照管。今胡松年尚在鎮江。可令就設水陸齋。致祭。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其功不細。鼎曰。陛

下既親總六師。則第功行賞。與他時不同。上曰。第優賞之。庶幾人知激勵。必有成功。乃詔改除宣州觀察使。擢右朝奉大夫。充祕閣修撰。中奉大夫。相州觀察使。解元。落階官。為同州觀察使。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史呼延通。為吉州刺史。政修實功。在此月辛丑。鼎書之。趙鼎之遺史。韓世忠與通之功。乞優異。推恩。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世忠

延通。浙東路兵馬副都監。依舊從軍。因賞功。始除通刺也。恐其之所記有誤。續其告命。再與乞通賞。以勸將士。遂改階官。案。日曆。今年五月十四日。癸亥。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呼庚子。上次秀州北門外。

辛丑。上次吳江縣。時知縣事楊同真。供張以待乘輿之至。民有一家當費三百緡者。其人伏。又械繫之。御史張致遠。三上章論其擾民。同真能去。

壬寅。御舟次姑蘇館。上乘馬入居平江府。行官守臣孫佑。進御膳。其卓子極弊。且有僧寺題識。上不以為嫌。他日謂趙鼎曰。朕念往日艱難。雖居處陰陋。飲食菲薄。亦所甘心。若邊境以清。都邑既定。迎還二聖。再安九廟。帝王之尊。固在。趙鼎曰。陛下規模宏遠如此。天下幸甚。上謂在十一月。王子。今并書之。

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資。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忠奏劄。世忠劄子不知。所奏何事。當考。

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實二人於極典。上曰。朕初即位。昧於治體。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更贈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中書舍人王居正。草制曰。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始將有意於忠臣乎。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幸。不失為忠臣。願天下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通美以來年表錄 卷八十一

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君。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辛彥宗。充浙西江東宣撫使。幹辦公事。用張俊奏也。

癸卯。武功郎王權爲武略大夫。貴州刺史。武德郎許世安爲武義大夫。開門宣贊舍人。錄承楚之功也。二人皆淮東宣撫使正將。初命進秩二等。世忠再乞推恩。乃有是命。詔犒隨諸軍一次。時堂吏以下。亦援泛海舊例。各支犒設錢。有至數千者。及待御史魏玘。自江上還。奏言。自臨安至平江四日耳。乘舟順流。有何勞苦。雖曰激賞庫支。其實戶部係省錢也。乃命除三省機速房三省戶房外。皆剋還焉。江安請在十一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準金部員外郎張成憲公文。支給本軍大禮賞。本司未敢附請。乞依張俊下月王。官兵禮例支給。許之。舊例。俊與楊沂中內二軍賞給三十千。世忠與劉光世。王瓌。岳飛外軍人給二千有奇而已。至是俊出爲宣撫使。故世忠援以爲言。初。朝廷命成憲。應副世忠軍錢糧。成憲言。職事別無相干。乞用公牒往來。奏可。自是總領錢糧官率用比例。日限。此月二十九日甲辰復置宗正丞等指揮。非本年事。蓋重疊差誤。

甲辰。金右副元帥完顏昌召通問使魏良臣。王繪相見。旁有四人。皆衣紗袍頭巾。與良臣等同席地而坐。昌問勞久之。復云。俟三二日。左元帥來議事畢。畫定事節。遣汝等歸。良臣退。接伴官李聿與問沈元用。在否。聿與。同進士故也。聿與又言。今年本朝試進士。張炳文侍郎出天下不可以馬上治。賦丞相問何意。張云。事見前漢陸賈傳。丞相命以番書譯賈傳而讀之。大喜。遂進張兩官。繪以久未得歸。乃爲書獻昌。大略言。頃蒙丞相都元帥惠書。許以立國。爾後江南遣使。未獲成命。聿與不肯受。聿與又言。其國制度並依唐室。因及蔡靖。宇文虛中事久之。王繪紹興甲寅奉使。錄云。聿與自古罕聞之。無如唐室。本朝目今制度。並依唐制。衣服宮制之類。皆自宇文虛中。共蔡太學。并本朝數十人相與計議。給同蔡太學見任。答云。見在乾文閣待制。他兒子蔡松年。見在三太子處作令。更進來。本朝又於燕山府用一萬貫錢。買一所宅子。蔡太學云。猶勝如他許京宅子。又曰。丞相得宇文虛中。其是數言。說道得許京時。數言猶不如得相公時。數言如今。其是通家往來時。復支賜宅庫裏。於是右副元帥昌在潤州。右都監宗弼在天長。左副元帥宗輔尙未至也。

乙巳。淮西安撫使仇愈遣兵擊金人於壽春府。敗之。初。親征詔未至。廬州。衆譁言。乘淮保江。愈得旨。急錄以示人。人皆思奮。且遣其子津。聞道告急。上命爲右迪功郎。會敵進據壽春。安豐。愈遣兵出奇。直抵城下。與守將孫暉合兵擊之。敵戰敗。卻去渡淮。官軍入城。翌日。遂復安豐縣。仇津補官。在十一月七日壬子。計其離廬州。則在未復壽春已前。故附於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二

紹興四年十一月丙午朔。中書門下省言。近令江浙常平司預借買撲坊場淨利錢一界。亦恐奉行違戾。乞令鈴東州縣。不得接便騷擾。從之。先是戶部侍郎劉岑言。效用不貸。而豪右兼井之家。累年坐收厚利。止令預借一界。亦不傷於人情。至是又條約焉。存此已見借坊場錢事。未見降旨本日。當考。劉岑所云。此以十一月庚申。申明劉子附入。武德郎開門宣贊

舍人淮南東路鈴轄權通判泗州劉綱。就差知泗州。時泗州已爲金所據。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絹等。並免。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無所從出。乞蠲免。戶部奏展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上之所取於百姓之物。其名色雖不同。然要之皆因其土地之所出。民力之有餘。以助縣官之費一也。故朝廷當察民力之有無。不當問所立之名色。就其名色論之。生辰及大禮進奉。乃是臣子用致區區傾祝。饗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朝廷察見民力無所從出。固合豫降指揮。曲加慰諭。以將來生辰或大禮。不須依例進奉。如此則君臣恩禮。上下兩盡。朝廷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蠲免。蓋已非是。矧又以係是進奉之物。不許蠲免。臣竊以爲過矣。兼知和州申述本州殘破。無所從出。事理顯然。伏望聖慈。特與蠲免。仍乞指揮戶部。今後淮南州軍。應有似此起發之物。更切審度。如見得合行除放。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意出自朝廷。人知感悅。疏奏從之。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進子游。俞俟並貶秩一等。初。命二人應副劉光世軍。

饒糧。光世抵建康。而二人皆不至。帥臣呂祉奏。國家艱難。乃臣子盡瘁之時。若人自為計。專務全身保家。朝廷何賴。遂貶其秩。命提刑司劾罪。仍趣令之建康。應副。

戊申。胡松年自江上還。入見。上問控禦之計。松年曰。臣到鎮江。建康。備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士奮勵。爭欲吞噬敵人。必能屏護王室。建立奇勳。上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靖禍亂。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敵騎侵軼。何以禦之。趙鼎曰。臣等躬聞聖訓。敢不自竭駑鈍。少副陛下責實之意。(中興聖政。臣正等曰。太上皇帝。可謂知備禦之本矣。備禦在臨。來。朝廷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誠非治朝廷之道也。然太上皇帝。知虛文細務之不足恃。而以實效大體自圖。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誠得備禦之道。宜乎敵騎侵軼。而有以待之也。是猶有言曰。五帝神靈。其臣其能。及故自親事於法宮之中。太上皇帝之聖德。固非羣臣所敢望其清光。親事法宮。不免上勤宵旰。然使當時輔相。盡諫之有。人。少。有。以。上。神。靈。備。禦。之。功。又。豈。止。於。是。也。宜。王。內。修。外。攘。所。以。必。得。賢。能。為。之。任。使。為。是。故。也。

李健為江東淮西宣撫司參謀官。劉光世奏也。
己酉。侍御史魏玘自劉光世軍前還。監察御史田如鼈自張俊軍前還。並入見。詔故責授江州團練副使黃潛善。更不追復。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職依舊宮觀。上既追贈陳東。歐陽澈。官職。而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宰相非才。誤國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勝誅。然至於操部夫。患失之心。遽昧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惡。朝廷有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為政。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恥過遂非。唯思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橫議。致東與澈。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為初政之累。然自潛善。伯彥。得罪去位。於今六年。陛下喜聞謬謬之聲。包容狂直之士。崇獎臺諫。詢擇獨善。導人使言。不吝於爵賞。於是天下曉然。雖愚夫蠢子。咸知嫉者東等之死。非出陛下之心。而忠臣義士。扼腕共怒。甘心於潛善等之日久矣。今陛下尚軫淵衷。痛自追咎。使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尚在。不識何施。而日仰視君親。伏望特賜容斷。將潛善。伯彥。無問死生。重加貶削。慰四海愛君慕義之心。彰二子殺身成仁之志。故有是命。(案)宋史繫

庚戌。詔承。楚。秦。州。水。寨。民。兵。並。與。十。年。租。稅。科。役。久。仍。撥。米。贖。之。時。承。州。水。寨。首。領。徐。康。潘。通。等。遣。兵。邀。擊。金。兵。俘。女。真。數。十。既。命。以。官。尋。又。賜。米。萬。石。
是月甲寅。撥江陰軍米三千石赴水寨。乙卯。又撥三千石。十二月丁亥。又撥四千石。今併書之。中興聖政。趙鼎曰。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以固。無

許益以是矣。(臣)正等曰。州。淮。水。寨。之。民。正。猶。陝。西。之。弓。箭。手。河。朔。之。保。甲。編。緝。之。槍。杖。手。也。無。事。則。力。田。以。自。贖。有。事。則。同。以。相。保。縣。官。拊。之。得。其。術。使。之。因。利。來。傾。亦。可以。助。官。軍。餉。餉。之。勢。蓋。者。金。人。入。犯。水。寨。之。民。頗。能。遊。騎。而。自。衛。其。寨。落。及。敵。既。退。太。上。皇。帝。於。其。忠。而。振。恤。之。德。至。溥。也。或。謂。當。時。淮。上。有。司。不。能。奉。行。太。上。之。旨。至。招。其。小。過。而。賞。其。大。功。以。是。苦。之。故。甲。申。之。變。曾。棄。其。寨。糧。其。器。具。漂。流。於。江。之。南。者。久。之。此。有。司。之。罪。也。轉。慮。有。言。賊。界。連。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竹。節。皆。能。自。防。賊。深。深。淺。淺。情。態。里。自。備。衣。糧。共。相。保。聚。賊。平。之。後。易。使。為。農。今。日。水。寨。正。與。此。無。異。帥。守。使。者。安。可。不。遵。太。上。皇。帝。之。旨。而。勞。來。安。集。之。哉。

御史田如鼈言。機事不密則害成。比來未行一事。中外已傳。皆由省吏不密所致。上曰。由呂頤浩不知大

體。雖。鷺。食。物。人。亦。縱。之。入。故。事。每。漏。泄。趙。鼎。曰。舊。置。中。書。樞。密。於。皇。城。內。如。在。天。上。人。自。渡。江。屋。淺。而。人。雜。自。然。不。密。乃。詔。應。漏。泄。機。事。務。並。行。軍。法。賞。錢。千。緡。許。人。告。令。尚。書。省。榜。諭。詔。神。武。中。軍。水。軍。並。令。往。許。浦。鎮。屯。駐。

壬子。手詔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親迎鑾輅之還。期遂庭闈之奉養。故暴虎馮河之怒。敵雖逞於凶殘。而投鼠忌器之嫌。朕事甘於屈辱。是以卑辭遣使。屈已通和。仰懷故國之廟祧。至於賢弟。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權禍及身。造為事端。開謀和好。發我赤子。脇使征行。涉地稱兵。操戈犯順。大逆不道。一至於斯。警奏既聞。神人共憤。皆願挺身而效死。不忍與賊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募承之後。每乖舉錯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靈。其刷國家累歲之恥。殲彼逆黨。成此舊功。載惟夙宵。跋履之勤。仍蹈鋒鏑。戰爭之苦。與言及此。無所措躬。然而能建非常之功。必有不次之賞。初詔具在。朕不食言。咨爾六師。咸體朕意。離克小原。此語在十月。已外。今從日曆繫於此日。

齊名之。至是始下詔。聲其逆罪焉。此據離克小原。殿中侍御史張致遠。乞車駕當議進發。省罷營葺。以繫軍民之心。上曰。朕置臺諫。本所以正闕失。事有規戒。未嘗不樂聞。昨日致遠奏。自吳江至。中途見稱御。船不計其數。此恐是諸司插一旗幟。便為御前船。可速行下。嚴察禁止。乃詔除軍兵營葺外。其餘修葺去處。並令孫佑不得應副。如違。官吏取旨重行劾責。吉州廂軍會方等謀為變。牢城卒項勝告獲之。後以勝為保護郎。是日。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楊從儀。敗敵於臘家城。岳飛之取襄陽也。朝廷命宣撫副使吳玠乘機牽制。玠遣從儀以兵入偽地。遇敵勝之。明年二月。癸卯。奏到。

癸丑。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劉子羽。放令途便。初。子羽既貶。會吳玠除川陝宣撫副使。乃奏辭新命。且言。臣自紹興元年。收集散亡。踏逐和尙原。屯駐軍馬。控扼敵路。蒙宣撫使張浚。差參議劉子羽。冒鋒鏑出散關。與臣商議邊事。子羽知臣愚魯。為可以驅策。知和尙原地利。為可以必守。言之於浚。遂差臣充秦鳳路經略使。專委臣措置戰守。捍禦金人。如錢糧器用之類。子羽悉力應辦。殊無闕少。因此原下之戰。屢破金人。至紹興二年冬。臣又與子羽議。和尙原距川蜀地遠。終恐糧道不繼。難以持久。又於川口仙人關側。近殺金平。選踏戰地。修置山寨。以備奔衝。兼臣和尙原軍馬數目不多。又得劉子羽所管成州及梁洋軍馬。臣因而簡練之。於川口併力控扼。至今年春。金四太子等再領步騎十餘萬眾。攻殺金平。血戰累日。敵兵敗走。僅保無虞。此豈臣之功。乃子羽知臣而薦拔之功也。今蒙驟加異數。望追還成命。於浚與子羽少寬典刑。上曰。進退大臣。蔽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况朕於浚。既罰其過。詎忘其功。可聽子羽自便。上因言臺諫論事。雖許風聞。須要審實。如排擊人材。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有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便。上因言臺諫論事。雖許風聞。須要審實。如排擊人材。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有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於有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中興聖政】臣正等曰：... 之心豈不事人主委寄哉！... 甲寅左宜教郎太平州學教授王言恭上書：臣有愚計，可以大助國用，不惟不敏於民，亦不拂人情，不傷國體，不失民信。數月之間，定有實效。但臣管見，事屬至密，疏遠小臣，不敢求對清光。願許臣暫至行在，見幸執委曲陳之。詔本州守臣取案所陳實封繳進。

丁巳，手詔曰：朕以逆臣劉豫，稱兵南向，警奏既聞，神人共憤，朕不敢復蹈前轍，為退避自安之計。而重貽江、浙赤子流離屠戮之禍。乃下罪己之詔，親總六師，臨幸江濱，奮勵將士，然而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動衆勞人，權所不免。每一念此，惻然疚懷。尚願諸路監司帥守，與夫郡邑大小之臣，夙夜究心，以體朕意。凡借貨催科有須於衆者，毋得縱吏並緣為姦。凡盜賊奸宄，輒生窺伺者，務絕其萌，毋令竊發。其或乘時擾攘，恣無名之斂，容奸玩寇，失機察之方，致使吾民橫罹困苦，有一於此，必罰無赦。候軍事稍定，當遣廷臣循行郡國，執政奏遣神武中軍統領官范溫、蕭保率海舟至淮口，以來遊擊敵馬。上曰：須令楊沂中遣統領官朱師閔統率以行，令溫等權受師閔節制。蓋欲犬牙相制，決無他慮也。保、燕人溫、本山東義士，故上訓及之。趙鼎曰：此非臣等愚慮所及。武德威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言：遇大禮恩，乞長女封號。吏部言：世忠非見任宰執，難以施行。詔特依所乞。

戊午，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兼權參知政事，以沈與求按行江上故也。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故。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決戰。趙鼎曰：退既不可，渡江非策也。金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既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與逆難決勝負哉？於是遣與求按行江上，與諸將議可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甚衆，與求回言：松江居民旋造屋為肆，敵雖對岸，略不畏之。鼎克小麻，載與求按行江上。事於十一月庚戌已前注云：據事在沈與求之前也。案日曆十一月戊午，有旨：胡松年兼權參知政事，俟沈與求回日依舊是時孟庚。是日，金人陷滁州。於是淮、西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移兵建康府，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移軍鎮江府，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移軍常州。已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浚知樞密院事。浚之未至也，左宜教郎喻樛說趙鼎除浚閩浙江、淮宣撫使，以為後圖。鼎大以為然，及入奏，上曰：且在經筵亦可。

喻樛，字子樛，號先受，建寧府閩縣人。樛嘗言：浚之未至也，左宜教郎喻樛說趙鼎除浚閩浙江、淮宣撫使，以為後圖。鼎大以為然，及入奏，上曰：且在經筵亦可。樛遂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此舉，未知果有萬全之計，或賭采一擲也。鼎曰：亦安保萬全？樛曰：張浚在閩，今只召之，恐遲遲未至，若直除閩浙江、淮宣撫使，不許辭免，則命到之日，便有府庫車馬錢糧，樛當來，即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為然，明日入奏，久之，上曰：且在經筵亦可矣。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在淮東者。上從之。及入見，上問樛：浚方略何如？鼎曰：浚既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上復用之。詔平江府城內舟船輒置燈火者，如開封府本法斷罪。以右司諫趙鼎援臨安，已得旨有請也。臨安指樛未見本年。

樛嘗言：浚之未至也，左宜教郎喻樛說趙鼎除浚閩浙江、淮宣撫使，以為後圖。鼎大以為然，及入奏，上曰：且在經筵亦可。樛遂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此舉，未知果有萬全之計，或賭采一擲也。鼎曰：亦安保萬全？樛曰：張浚在閩，今只召之，恐遲遲未至，若直除閩浙江、淮宣撫使，不許辭免，則命到之日，便有府庫車馬錢糧，樛當來，即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為然，明日入奏，久之，上曰：且在經筵亦可矣。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在淮東者。上從之。及入見，上問樛：浚方略何如？鼎曰：浚既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上復用之。詔平江府城內舟船輒置燈火者，如開封府本法斷罪。以右司諫趙鼎援臨安，已得旨有請也。臨安指樛未見本年。

樛嘗言：浚之未至也，左宜教郎喻樛說趙鼎除浚閩浙江、淮宣撫使，以為後圖。鼎大以為然，及入奏，上曰：且在經筵亦可。樛遂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此舉，未知果有萬全之計，或賭采一擲也。鼎曰：亦安保萬全？樛曰：張浚在閩，今只召之，恐遲遲未至，若直除閩浙江、淮宣撫使，不許辭免，則命到之日，便有府庫車馬錢糧，樛當來，即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為然，明日入奏，久之，上曰：且在經筵亦可矣。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在淮東者。上從之。及入見，上問樛：浚方略何如？鼎曰：浚既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上復用之。詔平江府城內舟船輒置燈火者，如開封府本法斷罪。以右司諫趙鼎援臨安，已得旨有請也。臨安指樛未見本年。

樛嘗言：浚之未至也，左宜教郎喻樛說趙鼎除浚閩浙江、淮宣撫使，以為後圖。鼎大以為然，及入奏，上曰：且在經筵亦可。樛遂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此舉，未知果有萬全之計，或賭采一擲也。鼎曰：亦安保萬全？樛曰：張浚在閩，今只召之，恐遲遲未至，若直除閩浙江、淮宣撫使，不許辭免，則命到之日，便有府庫車馬錢糧，樛當來，即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為然，明日入奏，久之，上曰：且在經筵亦可矣。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在淮東者。上從之。及入見，上問樛：浚方略何如？鼎曰：浚既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上復用之。詔平江府城內舟船輒置燈火者，如開封府本法斷罪。以右司諫趙鼎援臨安，已得旨有請也。臨安指樛未見本年。

樛嘗言：浚之未至也，左宜教郎喻樛說趙鼎除浚閩浙江、淮宣撫使，以為後圖。鼎大以為然，及入奏，上曰：且在經筵亦可。樛遂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此舉，未知果有萬全之計，或賭采一擲也。鼎曰：亦安保萬全？樛曰：張浚在閩，今只召之，恐遲遲未至，若直除閩浙江、淮宣撫使，不許辭免，則命到之日，便有府庫車馬錢糧，樛當來，即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為然，明日入奏，久之，上曰：且在經筵亦可矣。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在淮東者。上從之。及入見，上問樛：浚方略何如？鼎曰：浚既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上復用之。詔平江府城內舟船輒置燈火者，如開封府本法斷罪。以右司諫趙鼎援臨安，已得旨有請也。臨安指樛未見本年。

樛嘗言：浚之未至也，左宜教郎喻樛說趙鼎除浚閩浙江、淮宣撫使，以為後圖。鼎大以為然，及入奏，上曰：且在經筵亦可。樛遂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此舉，未知果有萬全之計，或賭采一擲也。鼎曰：亦安保萬全？樛曰：張浚在閩，今只召之，恐遲遲未至，若直除閩浙江、淮宣撫使，不許辭免，則命到之日，便有府庫車馬錢糧，樛當來，即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為然，明日入奏，久之，上曰：且在經筵亦可矣。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在淮東者。上從之。及入見，上問樛：浚方略何如？鼎曰：浚既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上復用之。詔平江府城內舟船輒置燈火者，如開封府本法斷罪。以右司諫趙鼎援臨安，已得旨有請也。臨安指樛未見本年。

樛嘗言：浚之未至也，左宜教郎喻樛說趙鼎除浚閩浙江、淮宣撫使，以為後圖。鼎大以為然，及入奏，上曰：且在經筵亦可。樛遂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此舉，未知果有萬全之計，或賭采一擲也。鼎曰：亦安保萬全？樛曰：張浚在閩，今只召之，恐遲遲未至，若直除閩浙江、淮宣撫使，不許辭免，則命到之日，便有府庫車馬錢糧，樛當來，即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為然，明日入奏，久之，上曰：且在經筵亦可矣。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在淮東者。上從之。及入見，上問樛：浚方略何如？鼎曰：浚既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上復用之。詔平江府城內舟船輒置燈火者，如開封府本法斷罪。以右司諫趙鼎援臨安，已得旨有請也。臨安指樛未見本年。

庚申，詔防諸軍賜燕，準備將已上並預坐。遣刑部尚書章誼押伴。鼎克小麻，今年十月，當是月，樛當行章誼為戶部尚書。此蓋樛戶部題名之誤。詔今年七月日，部承旨除利書，十二月兼樞密。明年正月正除，今各附本日。

辛酉，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搗穎昌以臨敵，旬電發，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進逼，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則鑿與駐驛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大將軍率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軍捍敵於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敵得乘閒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令偽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善後之計哉？今日為退避之計，則不可。朝廷指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敵非送死於我？願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何如耳。望降出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焉。浚服其忠義，除前隙，更相親善。及浚召入，綱因以奏疏附之。執政進呈，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既而綱聞上幸平江，又條陳宜防備者有四：曰生兵，曰海道，曰上流，曰四川。至於保據淮南，調和諸將，增置禁衛，廣備糧食，措置戰艦水軍，及經畫揚州，凡十事，以告輔臣。直祕閣知平江府孫佑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言：仇怨交攻，身既危殆，乞一待次差遣，故以命之。翌日，復令如舊。佑言仇怨交攻，事當考。

壬戌，詔諸司見占客船，並令日下放還。違者抵罪。張俊之出師也，多奪取士民舟船，如被寇盜。此據趙鼎而諸司所占，又以準備遷移為名，拘留不已。言者慮其失業，故條約之。癸亥，龍圖閣直學士新除都督府參謀官折彥質為樞密都承旨。星夜兼程前來供職。降充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復徵飲，開待制，充都督府參議官。權禮部侍郎唐輝自崑山入見，請令沿江守關。惟淮南士民之渡江者，仍許借官屋以居。從之。武經郎前知濟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楊珪為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兼閬門官贊舍人珪，初以子弟所授官，後仕劉豫。至是來歸，自言失武經郎已上語。朝廷因其所稱而命之。遂以珪知邵州。珪除邵在是日。淮西宣撫司統制官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知蘭州王德與敵遇於滁州之桑根坡，生擒十餘人，赴行在。後錄其功，進德官五等。將士受賞有差。明年二月，甲子，手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敵首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為，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常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比復

甲子，手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敵首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為，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常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比復

甲子，手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敵首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為，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常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比復

甲子，手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敵首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為，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常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比復

甲子，手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敵首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為，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常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比復

甲子，手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敵首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為，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常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比復

甲子，手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敵首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為，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常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比復

甲子，手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敵首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為，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常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比復

召浚。浚之宥密。而觀浚恐懼。如不自安。意者向慮中外。或有未察。夫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先是浚上疏。辭免除命。且言。臣以淺薄之姿。偶緣遭遇。獲使令。仰惟陛下。任之太專。待之過厚。而有怨於臣者。竊毀之備至。有求於臣者。資望之或深。上賴聖智之獨明。乾綱之自斷。保全微跡。不為廢人。夫以失地喪師。累年無成。臣之罪惡。臣豈不知。至於加臣以大惡之名。陷臣於不義之地。墮臣子百世之節。貽禍親萬里之憂。言之嗚咽。痛阻無已。訓詞所戒。傳之天下。付在史官。臣復何顏。敢玷班列。趙鼎因言。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違諫未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故有是詔。詔左承直郎兩省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吳與令引對。與建康人。以薦者得召見。而閣門言。著令。初上殿。臣僚具名銜。隨事申三省樞密院審察。乃命先審而後對。與言。萬騎所過。雖膳羞亦無所取。而培克食墨之吏。輒以應副軍期為名。哀飲餽物。動以萬計。官收六七。吏取三四。願下明詔。非朝廷指揮。自以軍期科索者。借無侵盜。並坐贓罪。雖有朝旨。因而騷擾者。重賞曲憲。詔諸路漕臣覺察。遂以稟為左通直郎將作監丞。建炎疏降旨及改在是月戊辰除監丞在十二月丙辰 建州蔡卒江勝與其徒謀劫庫兵叛。為軍士葉榮所告。守臣江少虞捕斬之。後以榮為保義郎。

乙丑。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言。襄陽等六州歸業人戶。全闕牛種。乞量借官錢。俟起稅日分四科隨稅送納。又乞支降錢米。養贖官兵。修葺城壁樓櫓。應官私欠負。並行蠲放。州縣官到罷各轉一官。選人改合入官。仍以招集流亡多寡為殿最。詔賜飛度牒二百道。為贖軍修城之費。其餘皆從之。

丙寅。遣內侍李省往劉光世岳飛軍。注浩往韓世忠張浚王撓軍。撫問將士家屬。仍賜錢有差。三宣撫軍各二千緡 初。河東忠義軍將趙雲嘗出軍與敵戰。至是敵執其父福及母張氏以招之。且許雲平陽府路副總管。雲不願。遂殺福。囚張氏於絳州。久之。雲開道奔岳飛軍中。既飛遣雲渡河。雲因擊曲垣縣。復取其母。飛以為小將。此據紹興十二年六月丁丑雲自敘狀增入。蓋今年十一月十一日事。故附於此。

丁卯。上謂執政曰。朕與大臣論事。稍有不合。便輕為去就。何也。張浚曰。事有可行。有不可行。陛下一言之漏。言者意其好惡。因有論列。不得不為去就。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協德。以底於治。朕於三四大臣。皆當分委。張浚專治軍旅。胡松年可專治戰艦。浚曰。仁宗時。亦嘗委范仲淹韓琦分事而治。言者數以為辭。不旋踵報罷。上曰。今日之事。若不專責。無由辦集。將來如財用亦須委一大臣。（中興聖政臣正等）曰。相得於內。則可相忘於外。故至誠不必形迹。此自古聖君賢相與之美事。伊尹惟尹躬。豈湯成有一德。先其身而不以為嫌。周公曰。子其謂予其謂。以則指其君。申言之而不以為過。是數者。若以形迹。雖乃有大不然者乎。惟其相得之深。故一切相忘而不論。太上皇帝於君臣之間。欲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臣竊謂自古帝王之心。非後世所及也。昔魏鄭公以事形迹成太宗。今太上皇帝乃以事形迹成其臣。太宗賢君也。太上皇帝聖德也。其相得如此。臣謂非後世之所及信矣。 戊辰。趙鼎言。臣等商議。望陛下降一詔書。開示從偽之臣。勢不獲已。他日來歸。亦不加罪。如張孝純李邦

子弟。服在近僚。可見陛下恩意。上曰。中原陷沒。致士大夫不幸。汚於僭逆。皆朕之過。又論卿等為社稷大計。反復熟議。鼎曰。臣等夜以繼日。惟恐智慮有不及。又豈敢不勉浚曰。前此廟堂事。多是多商量不合。至有一事。各持其說。數日不決者。上曰。趙鼎剛正。可與同心腹。如向來議論便事。席益來朕前。終無一言。胡松年曰。益非不曉達。但恐懷奸自私爾。上曰。君臣相與。當以至誠。一有容私其間。事功何由濟耶。十二月丙戌降詔如

己巳。右從事郎程晟為江東淮西宣撫使。準備差遣。用劉光世奏也。晟。順孫。已見。 盜區稠攻樂昌縣。廣東兵馬鈐轄韓京道統領官趙煥捕斬之。既而為餘黨所逐。馬陷淖。煥死於陣。後贈二官。錄其家一人。煥。贈官在明年閏三月辛未。 是夜。淮西宣撫使選鋒副統制王師晟。親兵副統制張琦。兵復南壽春府。執偽知府王靖。詔賜師晟金帶。後錄其功。二人各進官四等。將士受賞者二千九百九十六人。師晟等明年二月已丑轉官。

庚午。上按神武將軍射士於內殿。召宰執趙鼎張浚胡松年。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命坐賜茶。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孫近言。伏見朝廷以邊警未寧。專意戎事。凡常程庶務。一切罷止。臣竊謂多事之際。搜求人材。可與圖事。揆策折衝。禦侮者。正今日所急。與夫內外刑獄。待報而決者。不唯疑寒之月。淹繫可憫。亦恐非所以感人心。召和氣也。欲望申詔大臣。凡人材之可用者。以時采擢。使赴事功。而具獄之當決者。且令一面斷行。苟刑名文牘之煩。不欲以費堂廟日力。則刑部長貳。許按格法。權宜裁決。其有可疑者。乃以上聞。庶幾不廢內修政事之意。從之。詔岳飛母太夫人姚氏。特封榮國太夫人。廬山東林寺僧慧海。賜號佛心禪師。初。飛遣本軍提舉事務武功大夫劉康年來陳乞褒漢功賞。而康年用飛備紙。乞奏於雷文資等三事。朝論以奏文資為不可。餘皆許之。其後飛言。臣近蒙恩。以收褒漢功。寵加旌節。臣具懇辭。不敢為。康年於國家多事之際。輒以私門猥瑣。希求恩寵。望廢前命。仍將康年正朝典。詔飛母封號後特恩。餘令改正。康年依術替人例。其所得褒漢功。仍奪之。飛。至在明年正月壬子。

辛未。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復徵猷。開待制。知靜江府。起復。祕閣修撰。知岳州。程千秋移知鼎州。左朝奉郎張翥知岳州。上覽除目。問翥才術如何。趙鼎曰。聞其能辦事。上曰。不須更問某人。薦惟才是用。胡松年曰。朝廷用人。不可不慎。用一君子。則君子進。用一小人。則小人進。上曰。君子剛正而易疏。小人柔佞而易親。朕於任用聽察之間。不敢少忽也。右司諫趙鼎請命。有司條具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裁節浮費。上曰。此疏極關治體。過防秋便可施行。趙松年曰。使論事之臣。每如此。何患不能協濟中興。正恐敢騎既退。國家暫安。虛文細務。又復出矣。上曰。趙鼎記此。可為戒。中興聖政臣正等曰。唐李吉甫始部錄元和圖計。著為成冊。本朝因之。丁謂著景德會

計錄田稅者。皇祐會錄。蔡襄著。治平會計錄。蘇轍著。皆所以總括國計。杜失。制豐耗。益入爲出也。太上皇帝因諸臣之請。以謂此疏極關治體。情當時未有能推行之者。神宗與襄以爲。先天下比。會計臣區區。以總四方之賦計。其入則進矣。量入以爲出。則會計之書。不可以不作也。願諸儒成之。

直徽閣兩浙轉運副使李謨言。平江今歲苗米三十四萬石。而逃田開闢四萬餘。災傷減於八萬餘。平江最係上色肥田。豈有逃絕若干之理。又慮檢放不實。乞下憲司。委官覈實。如所委官隱蔽。許監司互察。先是謨言。浙路上供糶緩。乞秀。湖州平江府委謨督糶。緊切催納。故有是請。戶部乞許之。中書舍人王居正言。陛下仁卹百姓之心。形於詔旨。行於教令。四方守令。固未必能上體聖意。使實惠及人。今州縣一有開闢逃田。及檢放災傷去處。則監司便指以爲官吏作弊。欲實之於法。臣竊以爲非陛下本意。兼恐提刑司及所委官。觀望保明不實。抑勒敷納。爲害不細。望追疑令降指揮。從之。右朝議大夫知和州皇甫彥丁憂。特起復。時和州爲金所破。彥率民軍據守麻湖水寨。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權鋒軍統制趙秉淵。統領官楊貴將其軍民乘舟南歸。秉淵等因縱火大掠。士民倉猝引避。水關舟小。沈溺者衆。彥之金帛妓女。皆爲所奪。明年正月。王子行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鎮江視師。時金人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

意。趙鼎密爲上言。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事至即應之。庶不倉猝萬一。金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過不住。則由他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敵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利諸將。或腰截。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敵亦不敢自肆。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爲謀。天下事再不集矣。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渡江。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等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爲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乃退。是日。金左副元帥完顏昌遣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歸行在。平旦。良臣等行。接待官李聿與謂曰。侍郎歸矣。如聿與等何時得離塗炭。歎息久之。行二里許。昌擁三百餘騎相遇於塗。問難再三。良臣等答曰。如初見聿與之語。昌言。既欲講和。當務至誠。不可奸詐。況小小掩襲。何益於事。如欲戰。先約定一日。兩軍對敵。則可。我國中祇以仁義行師。若一面講和。又一面令人來掩不備。如此忍江南終爲將臣所誤。如向來大軍至汴京。姚平仲劫寨事可見。本朝事體。秦檜皆知。若未信。且當問之。良臣等以此來有上大金皇帝表。二聖二后表。丞相元帥物錄六封。乞留軍前。譯者云。大金皇帝表可留。他書持去。戰而敗。錄中物非我有。即勝。詎止須此物。遂授良臣等以左輔元帥宗輔書。已上並據王繪。紹興甲寅通和。又爲良臣言。當以連州以南。王爾

家爲小國。又索金帛犒軍。其數千萬。良臣等受書。遂自鎮江赴行在。金人言連州以南等語。雖張浚行狀云。爾家金人前後書辭上欲欲江爲界。與此不同。王繪語錄亦無此說。更宜詳考。

壬申。上謂大臣曰。朕於羣臣。或因其行事。或因其獻言。每料度曲折。十亦得五。但恐太察。不敢見於所行。

耳。左從事郎新澤州州學教授錢東之特改合入官。東之避地廣西。用趙鼎薦對而有是命。後三日。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陛下親乘戎輅。總師拒敵。此正漢高延鄴食其。光武納寇恂之時。願雖草布卒伍。苟有才術。足以排難解紛。亦當聽用。使羣心聳動。其赴功名之會。而乃陳阻無聞。改秩罷去。臣意朝廷。祇以既降上殿指揮。不可中輟。既已引見登對。例合推恩。此豈今日所宜爲耶。當拯溺救焚之時。襲承平優暇之軌。在朝廷一時施設。因成文具。使臣下沿例獲賞。何以勸功。願陛下於延訪之際。稍從慎簡。其人足以任事。議論足以戢時者。亟加委用。令得據發所蘊。以風厲其餘。否則放令自便。無徒啓僥倖之門。長奔競之風。賞罰二事。在軍旅之際。所繫甚大。惟陛下無輕用之。天下幸甚。疏奏。從之。

癸酉。直祕閣韓之美通判全州。之美守德安。召還。而有是命。是夜。魏良臣等至常州。見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甲戌夜。良臣等至許市。遇知樞密院事張浚於舟中。良臣等具告以金人所言。且謂金有長平之衆。浚謂曰。欲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乃密奏使人爲敵所誅。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又勿令再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爲所得。浚遂疾驅臨江。召韓世忠。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三

【紹興四年】十有二月乙亥朔。輔臣奏事。上因論祖宗創業艱難。未嘗不以躬儉爲天下先。蓋儉則不安。費不安。則征求寡而民心悅。此所以得天下也。趙鼎曰。仁宗皇帝時。大臣嘗入寢殿問疾。見帝蓋舊黃袍。被宮人取新被覆其上。然亦黃袍也。躬儉如此。故仁恩溥。四十二年。號稱至治。至今雖田夫野老。言及必流涕。沈與求曰。臣聞元德皇后嘗用銷金線卓襦。太宗皇帝怒曰。近日宮中用度不足。皆緣皇后奢侈所致。以此見祖宗以恭儉得天下。自是家法。上曰。宜和以來。世習承平之久。奢侈極矣。馴至禍亂。可不戒哉。右奉議郎浙西防托司提點官鮑貽遜罷。上之出視師也。置防托司於臨安府。而以貽遜與左朝奉郎孫邦同領之。至是監察御史張絢言曰。貽遜追集鄉民。聚於寨柵。人苦其擾。邦不以爲是。爲貽遜所辱。郡守梁汝嘉置酒和解之。士民駭怪。故貽遜遂罷。防托司事始不見因此表出之。尙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開門宣贊

舍人王繪自金國軍前還。入見。良臣等至平江。見輔臣已。金部員外郎吳升問金兵衆寡。繪曰。據所見不及二萬人。而謀報及金人自言。以謂四路各十萬人。然未嘗見也。日午。對於內殿。上問勞甚溼。且詢敵勢。繪舉目頓首。壯士健馬故事爲對。且言願勿輕此敵。翌日。繪即乞致仕。許之。既而趙鼎召良臣。問敵之數。良臣曰。此副使爲吳郎中言之。若所聞審的。則必奏陳。時良臣等既爲張浚所斥。而侍御史魏玠亦言。朝

廷前此三遣和使而大金繼有報聘禮意周旋信言可考頃復專使尋好未有聲聞茲乃偽劉父子造兵端本謀窺江初無和意使人未見國相報書來自近甸此而可信覆轍未遠今大兵坐扼天險援師橫舟上流精銳無慮十萬彼偽劉挾金爲重簽軍本吾赤子人心向背久當自攜持重以待之輕兵以擾之吾計得矣昔曹操降劉琮得其水軍人船合八十萬徑下江陵吳之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不如迎之獨周瑜引兵與劉備并力以逆操敗之赤壁今劉豫挾金以叛視操執順敵衆深入澤國視操執強而岳飛在江西吳玠在秦隴形勢又孰得更欲聽其詭計情喪士氣拱手以受其弊非臣所喻也昔新垣衍說趙帝秦魯仲連折之有曰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秦軍聞之爲卻五十里臣久誦斯語不勝憤懣惟陛下爲宗社生靈之重仰順天意俯從人欲飭勵諸將力圖攻守上甚納其言

江疏不得其日且附良臣入見之後王始乞致仕續給甲寅錄云耳日麻無之六年四月三日自武關大夫關門宣贊會人蔣致仕光緒南朝國大使司馬官是夜

淮東宜撫使正將許世安王權劫敵柵於真州之東北獲數十人丙子賜趙懷恩隴右郡王印

丁丑左朝請大夫知江州陳子卿爲湖北制置使司參議官用岳飛奏也後二日執政進呈韓世忠詳官屬上曰諸將所辟官屬稍正當則能裨益其軍政儻非其人往往生事雖朝廷用人亦然書稱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況其他乎沈與求曰致治之道在積賢耳左右前後皆辭居州則邪枉之徒自然遠矣天下安得不治是日吏部侍郎孫某禮部侍郎唐輝中書舍人王居正權戶部侍郎劉岑同班入見以敵騎臨江也戊寅侍御史魏玘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諫趙鼎同班入見時侍從臺諫屈芻平江止此右迪功郎楚州錄事參軍權鹽城縣令劉舜士爲右承務郎知縣事先是舜士率吏民守境捍禦又拒敵檄不從故有是命舜士言道種無糧乃賜錢二千緡米五百斛詔鹽城權隸秦州

賜錢米在庚辰

己卯劉光世奏統制官王德獲僞承節郎定遠縣主簿朱從上命釋之既而曰諸將方與敵人對壘今獻俘釋之恐其意怠勿殺可也趙鼎曰此皆吾民誠不必殺遂付神武中軍仍給五人衙官券

十二月丙申給券

布衣王頌特補右迪功郎頌侯官人通春秋舍法既行遂不就舉至是寓居吳江守臣孫佑言其素行高潔有憂時愛君之心召對補官後四日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上謂輔臣曰頌起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官於朝大抵儒者能達世務乃爲有用

知湖南制置大使席益乞依李綱例於所在州軍寄造酒又言本路闕官去處省部已差下未到任開乞依折產實例許臣選委權攝及奏辟一次許之庚辰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州郡公使造酒命官限年之任祖宗之法悉有定制昨李綱知潭州乞於所在州軍造酒既不指定路分又無所造石數是潭州得於天下州軍不限石數造酒今益乞依綱公議以爲不可初綱知潭州應朝廷所差官並不令赴任自行辟置

自後彥質繼之乞省都已差下人未赴任開許時暫差人權攝如一季內未到即許彥質奏時比之李綱已極忠恕所以朝廷姑從其請彥質到任之初係經馬友鍾相殘破未久本路全然闕官是時權宜奏辟理或當然今湖南州縣稍已就緒而益乞依彥質例辟官公議亦以爲不可欲望詳酌將益所乞造酒且依彥質就潭州寄造月不得過三十石其辟官候驗年依條不該赴任之人許行奏辟庶幾稍近人情從之

辛巳刑部尚書章誼往江上押燕犒軍還入見命行宮留守司中軍統制王進以所部屯秦州防托通泰應援淮東水寨權聽帥司節制上召進入對而遣之祕閣修撰淮東宜撫司參議官陳桷丁母憂紹起復偽齊保義郎劉遠特補忠翊郎遠同州人從劉麟入寇與其徒六人自盱眙脫身來歸皆錄之其偽告令所屬焚毀

壬午詔知宿遷縣劉澤等並各轉一官澤之來歸也徐俯在樞筥欲斬其首送劉澤趙鼎以爲不可至是始褒錄焉

事初已見四月丙午

乙酉直龍圖閣新知永州胡寅試起居郎尚書左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晏敦復爲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朝請郎通判漳州江躋守司農少卿躋先坐秦檜黨斥去至是趙鼎用之

丙戌賜偽齊右丞相張孝純僞知兗州李儕手詔曰朕惟強敵侵軼迫朕一隅叛臣乘時盜據京邑惟爾士大夫蒙被德澤服在周行其肯失身僞庭事非其主顧迫脅使然有不得已者朕甚痛之故若孝純儕等內外親屬不廢祿仕每飭有司各加存卹朕之於爾厚矣爾尙忠之耶其能洗心易慮束身來歸當復其爵秩待遇如初朕方布大信以示天下言不爾欺有如曠日他日孝純與儕尙書右丞李邦論及本朝鄰日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終不可免爾孝純乃止

此據李純所上書附見陸漸事見二年六月戊戌是夜月犯昂太史

以爲敵滅之象上以諭輔臣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耳趙鼎曰當修人事以應之

上語在是月庚寅(中興聖政臣正等)曰天理人事初無有二人事盡而爲之光有所宜則成以災異有所宜則凶以禍祥成以災異欲使之懼而知改過以禍祥欲使之勉而知進德惟觀災異而莫知改過禍祥而莫之遂是直不知天意之所在而人事自棄者也如是則離天人而爲二其失遠矣太上皇帝因論太陰犯昂有諫敵之象事范蠡之語以曉下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因天象而修人事可謂善承天意也哉

丁亥參知政事沈與求以兄歸安縣主簿夢求有公事定奪乞去位避嫌上不許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言臣聞韓世忠所獻敵俘已就戮於嘉禾遠近欣快不謀同辭然臣竊謂凡所獻俘若使皆是金人或他國借助則宜盡勦除俾無遺育至於兩河山東諸路之民則皆陛下赤子也劉豫驅迫以來必非得已若臨陣殺戮勢固不免至於俘執而至容有可矜妄意以謂凡所得俘內有簽軍則宜諭以恩信以示不忍殺之意若可特貸而歸之或願留者亦聽其便不惟得先王存從罔治之義而劉豫之兵可使自

潰後雖日殺而驅之使前將不復為用矣。疏奏詔獎之。端明殿學士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知潭州席益落職降充安撫使。初命樞密都承旨馬擴為江西沿江制置副使屯武昌。而令益遣統制官吳錫一軍受擴節制。至是樞密院言凡三十一次割備未肯發遣。故諷之。仍命錫星夜兼程之武昌。如違並與典憲。馬擴除江西制置副使不得其日。案以十月丁亥方除。去此恰六旬。而益言乃云。今下七十日之。則乃在廣未召對之前不知何也。趙姓之遺史云。紹興吳錫一軍。馬擴不奉詔。亦不從。今日。初張浚至江上。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募軍民王愈。王德持書抵右都監宗弼所。為言張樞密已在鎮江。金人問愈。吾聞張樞密已貶嶺南。安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見浚書押。色動。即以右副元帥呂書約日索戰。戊子。愈等持呂書至行府。浚言於上。並補承信郎。

此以日履及浚行狀參日履云。愈等於今月十四日回。到右副元帥呂書十四日。戊子也。行狀以爲乙未。今日日履愈德補官在七。
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乞從使許之。已丑。權淮東安撫司公事趙康直動泰州兵官任顯不伏使令。已械送有司。乞行寬贖。上曰。康直既權帥事。自合施行。嘗記朕為元帥時。有一部將醉入酒家。壞其盆盃。朕捐白金贖之。而斬部將。梟其首。自此更無一人犯令者。大抵用兵當以威信為先。命都督府右軍統制李貴以所部屯福山鎮。鄂州防禦使利州路馬都軍副總管權知興元府兼管內安撫使田晟為護國軍承宣使。鄂州觀察使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權知利州兼本路安撫使郭浩為彰武軍承宣使。武功郎姚仲為拱衛大夫開州團練使。降授武翼大夫郭仲復右武大夫文州刺史。武翼大夫吳勝為右武大夫開門宣贊舍人。皆用殺金平之功也。先是川陝宣撫使王似副使盧法原第其功。自是已下諸將。凡九十三人皆進秩。至是遂申命之。似法原諸子亦以勞進秩二等。而吳璘楊政優異推恩者不與焉。

庚寅。處州雄節卒。陳特補保義郎。時守臣耿延禧簡兵以備調發。而軍士謝紹葉新言即敵至斬延禧以順番。為轉所告論死。故錄之。辛卯。上謂輔臣曰。韓世忠近以鱗魚鮮來進。朕戒之曰。朕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至於進貢口味。非愛君之實也。已卻之矣。集英殿修撰知處州仇愈陸徽猷開待制。錄守城之功也。壬辰。湖北制置使統制官牛皋。徐慶敗敵於廬州。時敵增兵復寇淮右。仇愈盡發戍軍千人拒之。既而敗北。無一返者。遂求救於湖北制置使岳飛。遣軍慶率二千人往援。慶飛愛將也。是日。舉慶以後騎數十先至。坐未定。斥候報金人五千騎將逼城。時湖北軍未集。愈色動不安。舉曰。無畏也。當為公退之。即與慶以徒騎出城。謂敵衆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乃展幟示之。敵兵失色。舉舞稍往前。敵疑有伏。即奔潰。舉率騎追之。敵自相踐死。餘皆遁去。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亦遣統制官張琦至廬州城下。又遣統制官難賽至慎縣。而還。愈歎舉之功。以書謝飛。盛稱其勇。飛不悅。移其功以畀慶。後慶以奇功自武功郎徑遷武功大夫開州刺史。而舉止進二官。

此以徐步等北盟會編錄。小舉等所云。舉以十三騎襲敵軍五十里。又云。看敵大軍十萬去。州日餘里而屯。一夕皆退。則未足據也。看敵軍退。自是舉之不支。非因慶。

州之敗。趙鼎與功狀。實據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雖未免。浸淫在其中。然亦不止於十。三騎明矣。狀又稱追逐敵兵三十餘里。今但云率騎追之。虛得其實。舉慶明年二月乙酉。趙鼎知洪州分寧縣陳敏識。知建昌軍方昭前有死守之功。後坐文致之罪。見被廢職。臣請為陛下言。和州自李傳納款之後。水寨民社。以霖為請。霖時在江東。聞關赴難。悉力措畫。數與敵鬪。屢拒他盜。不廢耕植。官私就緒。冠於他郡。民到於今稱之。繼緣幕官私書。時相移怒。遂以案發。屬郡用為互論。獄司深文。止坐公笞。霖之非辜。亦已明矣。敏識當金人初渡大治。道出武寧。所遇軍降。禍不再計。分事距武寧百里。而近。父老列狀。願歸誠於敵帥。以保全鄉井。敏識披胸示之。示以先死。率衆據險。迄免侵軼。縣之好俠。有欲乘閒嘯亂者。誘誘而殺之。一邑賴以安堵。僑寓士夫。述其狀。鄰路監司。上其功。既嘗進秩擢用。偶挾私怒者得路。託為疏論。遂送嶺外監當。借使不足為功。又何罪之有。昭守建昌。苗傅之餘黨。韓世清者。首殘邵武。以衆數千。徑犯軍城。官吏軍民。盡欲逃去。昭以六十口為質。揭榜通衢。敢言去者。以軍法從事。率衆嬰城。親督守備。賊圍而攻之。矢石雨集。凡六晝夜。昭鼓衆益厲。攻者死傷十三四。一夕遁去。遂陷臨川。蓋自通判而下。咸被賞典。獨昭未與。是冬。昭以敵在臨川。遣人約降。書相去一驛之閒。慮為軍民協持。既不可從。又不能死。乃以軍事委件。謂告事親。繼而論罪。編置。屢經恩宥。無路自明。今霖能處祠館。敏識與昭尚在罪籍。臣若不為伸理。非惟上負聖明耳目之寄。且使朝廷有忽功記過之失。無以勸效死守節者。伏望睿斷。察霖等已往之過。錄霖等未報之功。量材敘用。以為衆勸。亦今日之急先務也。敏識時為降授右朝散郎。先恐枉於朝。得旨改正。霖為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奉祠家居。乃詔霖與郡。昭改正。命下而霖已卒矣。十二月壬寅。趙鼎守本官致仕。

癸巳。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朝廷不當除授差遣以妨軍務。上曰。言者欲大臣專意軍務。試知所先。倘因閒隙。莫不妨除授否。比聞士大夫遠赴行在。而吏部既不注擬。往往貧困無以自存。朕用惻然。趙鼎曰。向者軍駕親巡海上。猶有差除。恐近日未宜遽廢。胡松年曰。言者但當論除授當與不當耳。上曰。艱難之際。豈可使士大夫失職。浙西江東宣撫使統制官張宗顏與敵戰於六合縣。時金人瀕江犯宜化鎮。出沒者踰月。俊遣宗顏潛渡江。出金人之背。與戰不勝。詐為捷書以聞。此據趙鼎之遺史。日履張宗顏於六合縣。掩殺敵兵不計數目。生擒番人七十餘人。奪到馬

是日。承州馳潭水寨首領仲諒遇敵於山陽。獲七人。甲午。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神武中軍左部統領范溫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撫州駐劄。罷從軍。乙未。上曰。敵馬近在淮甸。而將士致勇爭先。至於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顧趙鼎曰。此乃朕用卿等之力。鼎曰。盡出聖畫。臣等何力有焉。然大敵在前。方懼無以塞責。近日連南夫。張守皆有奏。願軍需錢物。會不愆期。上曰。自古國家用賢則治。若警奏初聞。而朕或為退避之計。江浙已邱墟矣。詔陳獻兵書進士葉汝舟賜帛二十四匹。

此據趙鼎之遺史。日履張宗顏於六合縣。掩殺敵兵不計數目。生擒番人七十餘人。奪到馬

此據趙鼎之遺史。日履張宗顏於六合縣。掩殺敵兵不計數目。生擒番人七十餘人。奪到馬

此據趙鼎之遺史。日履張宗顏於六合縣。掩殺敵兵不計數目。生擒番人七十餘人。奪到馬

此據趙鼎之遺史。日履張宗顏於六合縣。掩殺敵兵不計數目。生擒番人七十餘人。奪到馬

此據趙鼎之遺史。日履張宗顏於六合縣。掩殺敵兵不計數目。生擒番人七十餘人。奪到馬

用稍給。此據部行實乃紹興四年事。故附此年末。
是歲，四川總領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支三千三百九十四萬餘緡。而吳玠一軍費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緡。宗子不屈等賜名者二十有二人，補南班者四人，班行十九人。福建、廣西、兩浙、夔州路上戶部戶口陞降數，廣南東路見管稅客戶一百三萬餘，丁口二百一十三萬餘。成都府路見管稅客戶一百一十三萬餘，口二百三十四萬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四

【紹興五年】歲次乙卯。金熙宗重天會。十三年。偽齊劉豫卒。昌六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上在平江。是日，金人去濠州。初，金右都

監宗弼與偽齊之兵既退，乃遣人報偽知濠州趙榮，榮率北軍及投拜官兵馬都監魏進階去，出北門。市人向未知，少頃，提轄官丁懷等四人盜庫兵欲作亂，榮聞之而悔，曰：吾棄城而來，無守臣以主州事，安得不亂？乃以衛兵復入城，懷遁去，執其餘三人誅之。以錄事參軍楊壽亨權知州事。既而州人不便壽亨之政，奪其印，請兵馬都監孫奕代之。榮既歸，自是金人在北江者盡去矣。

丙午，詔戶部出錢四十萬緡，付江西漕臣增市軍儲。
丁未，知樞密院事張浚奏，金人潛師遁去，今已絕淮而北，見行措置招集淮南官吏還任，撫存歸業人戶等事。上曰：劉豫父子，強誘金人，擁衆南侵，窺伺江浙，其志不淺。今乃一夕遁去，其所亡失多矣。然敵馬方卻，而浚已能為朕措置如此，可謂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也。大臣和於內，將相和於外，故舉措得宜，而敵人知畏，此其所以遁去也。沈與求曰：臣聞謀者言，劉豫誘金人以我諸大將有不和者，故擁衆南來，直欲渡江。今陛下下詔親征，而中外協心，共濟國事，則敵之初謀盡伐矣。宜其遁去也。師克在和，誠見如此。侍御史張致遠言：敵騎已退，緣淮南之人，多為敵所拘，鑿於山開水面，結集保守。又有中原被簽軍民，意欲

投歸，尚留敵寨，及時暫逃避在村野者，不速行措置，深慮官軍以襲番偽，民社以收復州縣為名，肆行剽掠。妄有殺戮，或執俘級，僥倖賞典，使吾民被害，重於寇盜。乞預降德音，并戒飭黃榜，以付張浚，詔以章示。浚如所請。詔諸州縣係官田舍，委守令取見元數，比做鄰近田畝所收租課，及屋宇價直，量度適中錢數，出榜召人實封投狀承買，拘催價錢起發。日限無此，今以四月二日總制司狀收入。

戊申，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居正兼權直學士院。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充資政殿大學士，顯謨閣直學士知泉州連南夫進職一等，守奉詔變易度牒，得錢百餘萬緡，會有旨調海舟百艘，守因請以其舟載錢三四十萬應副朝廷使用，南夫亦盡起本郡經制常平錢物赴平江，中書門下省奏二人供億調度，曾不愆期，詔以憂國愛君，宜加褒寵，故有是命。右朝請大夫知秦州趙康直直祕閣，樞密院言：敵犯淮甸，廬州禦敵有功，秦州措置得宜，淮西帥仇愈已除待制，乃命廬州守禦官屬各進一官。

己酉，宰相趙鼎奏敵騎遁歸，皆自陛下聖畫策定，然善後之計，當出羣策，願詔前宰執各條其所見，上斷自聖意，擇而用之。上曰：朝廷能採衆論，則慮無不盡，雖芻蕘之言，備有可采，猶當用之。況前宰執皆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沈與求曰：國有大議，就問老臣，乃祖宗故事。於是賜呂頤浩、朱勝非、李綱、范宗尹、汪伯彥、秦檜、張守、王綬、葉夢得、李邴、盧益、王孝迪、宇文粹中、韓肖胄、張激、徐俯、路允迪、富直柔、翟汝文等詔書，訪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緩遠之略，令悉條上焉。詔淮南州縣官吏擅離職任之人，特與放罪，令依舊還任，其拋棄官物，並與除破。左朝散郎何洋通判池州，時滁州初經殘破，民未復業，乃以洋知滁州，洋撫循居民，興建學校，民賴以安。張浚赴行在奏事，命江東安撫使呂祉留行府收接江北文字。是日，承州馳潭水寨首領仲諒引兵入楚州。

庚戌，侍御史張致遠乞省并淮南官吏，沈與求曰：官省則吏省，吏省則事省，事既省，百姓自然安矣。今州縣胥吏，未嘗賦祿，皆蠶食百姓而已。淮南凋殘之後，遺民無幾，豈堪其擾也？趙鼎曰：祖宗差役，本是良法，所差既足，等第人戶，必自愛惜，豈肯擾民？王安石但見差衙一事，州縣奉行失當，變祖宗舊法，民始不勝其擾。上曰：安石行法，大抵事商榷耳，自安石變法，天下紛紛，但差役之法，行之既久，不可驟變耳。詔百司從便，官吏限三日赴臨安府供職。是日，淮西宣撫司統領官王進薄金人於淮，降其將程師回，張延壽而還。初，金人自六合北歸，命師回延壽殿後，二人皆驍將也。淮西宣撫使張浚謂進曰：敵既無心，必徑渡淮而去，可速進兵，及其未濟擊之，進與統領官楊忠閣偕往，敵且渡，遂薄諸河，敵衆悉潰，墮淮而死。師回延壽勢窘而降，初師回以俊為浚，既降，乃悟曰：吾以為張樞密，乃關西也。猶克小廉，載此以爲張宗顯道及之，趙鼎之遺止稱王進一人，今從

光世據奏增入日麻，正月十二日丙辰，劉光世等申。
敵馬於正月一日渡淮，趙鼎與此違奏不同，當考。
辛亥，上謂輔臣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講究，要須先求人才，則天下之事，無患不舉。然用人才，在於進君子去小人。趙鼎曰：臣待罪宰相，為陛下分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乃其職也。敢不奉詔。沈與求曰：雖堯舜

之世不能天下無小人。要在處之得宜而已。書曰：君子在位，小人在野，此所謂得宜也。遣內侍趙張淡...

壬子，詔募僧人收瘞淮南死者，每百人以度牒一道給之。集英殿修撰新知太平州劉岑改充右文...

趙秉淵貶秩五等，統領官武功郎楊貴除名勒停，以宜撫使劉光世勅其縱掠和州水寨也。言者復奏二...

財，速正典刑。乃詔資慶州編管，乘潮更降二官。此月庚申。再行遣。

癸丑，左迪功郎樞密行府書寫機密文字張松兌為左承奉郎，松兌從子，上召對而命之，拱衛大夫利...

甲寅，詔諸路提刑司屬所屬州縣去年收支茶鹽錢數，如有違法支使，責官吏陪還，拘收赴權貨務，仍...

乙卯，張浚自江上還入見，詔沿江諸路監司帥臣李讓等十人各進官一等，以樞密院言應辦大軍宜...

丙辰，上謂趙鼎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職任不同，而事體均一，或有官非其人，所當能黜者，卿...

等宜亟以告朕，不必專待臺諫。 (中興聖政，臣正等)曰：昔王魏善諫，而房、杜成其直，宰相與臺諫固同一體，無二致也。...

既復歸，其日前罪犯一切不問。 (後紹在是月壬申，遣史云：朝廷以孫奕不當代楊，遂置獄州酒務。...

丁巳，詔北江敵馬已退，應行在及從便職事官各條俱利害聞奏。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寇宏依舊...

知濠州，宏棄城至平江府，匿民巷不敢出，遣者以聞，上召見，問以淮南事，宏戰灼不能對，乃命帶舊職，隸...

劉光世軍事定別聽旨，至是光世請遣之，尋又詔濠州官吏軍民自宏出城之後，權時從偽，非其本心，今...

入納錢，以其半支給見錢關子，用權戶部尚書章誼請也。 (事初見去年十二月丙申，時州縣以關子抑配民間，充糶本，權...

貨務又止，以日納錢三分之一償之，阻滯者多人皆嗟怨，故誼以為請。 (此以張誼所奏增入)

戊申，輔臣進呈曲救淮南事目，上曰：敵雖退還，然南北之民皆吾赤子，當示兼愛并容之意。中原未復...

二聖未還，救文不可夸大，第使實惠加於兩淮百姓，乃朕指也。又上曰：敵已退還，須漸圖恢復，若止循...

故轍，為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朕亦安能...

警人居此乎。趙鼎曰：時不可失，誠如聖諭，事所可為者，謹當以次條畫奏稟。 (何備龜鑑)：聖明天子，立志英明，每...

之國史，聖心可見。初年與輔臣論恢復之由，首論周宣復古之時，大論漢光武奪邑昆陽之勝，又其次論唐肅宗復靈武之盛，可謂志...

軍分頭進取，若依前進還，何以立國。不曰修車馬，備器械，內修外攘之事，更須講求，則曰訓練甲兵，極力措置，今冬敵來，似有可勝之...

詔戶部支金一千兩付樞密院救贖庫，充救贖使用。 (朱勝非秀水開居錄)：紹興四年，趙鼎以元龜為川陝兩路都督，須...

會舉拜相，使事即罷，不復進官，鼎為私利，致尤京歸，因淮上用兵，遂以三百萬緡入三省，救贖庫自是得事進獻，因以錢法內結諸官，外...

交請將奏，持節首尾五年，御史謝繼信論鼎進獻事，內一事云：監官緡入十七萬緡，並此錢也。案日曆，今年二月二十一日乙未，左...

僕射趙鼎等奏，鼎恩除都督諸路軍馬，有合奏請事，一川陝兩路都督府事務在府官吏兵將官物等，合併歸本...

府有旨，依奏，據此與鼎非所云，差不同，當是漢鼎都督府再相，而始併府錢物入救贖庫耳，今附此更須參考。 命江東帥漕司...

緒治建康行宮，修築城壁，須管日近了畢，其省部百官倉庫等，具圖來上，務從簡省，毋得取給於民，時上...

將還臨安，故有是旨。 詔行宮留守司放行常程事務，既而都省請就留守司印，應合行事，並依本省...

自來體例，諸路申奏，并合受理詞狀，應得條法，即一面行遣，如法所不載，合取得旨事，即申奏行在，應給...

降黃旗敕榜，內宰執，執衡孟庚書押從之。 (鄧者美在是月乙丑) 是日，右從事郎知嘉州龍游縣李致將家往興化...

寺觀燈，觀者填塞，寺門石梯高峻，致命從者跌之，士女墜墮，陷胸裂腸而死者百餘人，修職郎劉庠將仕...

郎邵降年皆死，致坐送獄抵罪。 (五月二十三日丙申，宣撫司奏其事) 得旨令悉具奏，不知後來如何行遣。...

於強敵方張，必不可守之地，爾之沒也，可謂不幸，亦豈獨彼姦之罪也哉。念之雖然，悔不可追。陳陵大

夫之秩，時所貴重，姑假此名，旌爾忠直，庶幾少慰乎泉下，尚其不昧，體茲至意。

壬戌，張浚奏，臣頃者出使川陝，橫遭謗議，蒙陛下特降宸翰，辨明之，使臣一旦昭雪，死無所畏。上曰：朕方

屬卿中原之事，不可輒以曩日謗語，過自畏縮。況毀譽之來，當考其實，齊桓公所以封卽墨大夫，齊阿大

夫毀譽不公，自古所患。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況於毀乎。浚曰：陛下於毀譽之際，曲聖聖意如

此，羣臣之幸。上曰：使其人誠非才，則言者不可謂之毀也。在於考其實而已。武成威德，軍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少保，充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府節度使，韓世忠與

劉光世、張浚相繼入覲，世忠奏敵騎遁去，陛下必喜。上曰：此不足喜，若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

事，以卿等將士，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上以諭輔臣，趙鼎等贊上誠得取

將之道。上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然尼瑪哈等猶在，朕敢忘此憂乎。上謂在是月

與曹政、臣正等曰：漢高祖收天下，秦漢繼嗣，如驅羊，惟信王，不因是足以止其惡，蓋敗乃事，大抵以數術

取者，其技有時而窮也。太上皇帝駕取諸將出於誠信，惟辭色間，無不披腹露心，不致疑者，事以君臣折衷其心，故也。劉光世不

愛杜光節制，上怒曰：豈容朕如此，遣使諭旨，即奉詔過江，復以銀合茶藥賜之，後復入對，論及劉光世解職，軍政有登仙之狀，上曰：卿

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上曰：是時家貧何如曰：貧甚，嘗從陛下求袍以禦寒，上曰：今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卿既如

說約降，不從，即進兵急攻，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後六日，奏至，既而光世以約赴行在，上謂大臣

曰：約為劉豫結連楊么，及劫張昂山寨，凶逆宜誅，今來歸，朕不欲失信，當貸之。乃遣約一官，監南劍州鹽

稅。小原載此事以甲子為癸丑之日，誤也。日曆正月二十六日庚午，劉光世奏，正月二十日，盜寇以收復

之日為癸丑之日，當克又云：張統兵通淮，由開道徑趨光州，亦誤。據光世所云，乃為癸丑通淮，若已渡淮而北，乃復還攻光州，則大

江遂矣。約二

月辛酉，韓官

乙丑，能淮南茶鹽提刑司，置提點兩路公事官一員，兼領刑獄、茶鹽、漕運、市易等事，應合行事。如發運使

例，以直祕閣、江西南西路轉運副使張澄提點淮南東西兩路公事，填剋置闕，仍命赴都堂稟議訖之任。尋

以澄應副岳飛軍儲之勞，進職一等。澄除職在 詔戶部進銀萬五千兩赴內東門司，為教閱三宣撫司官

兵之費。直顯謨閣會紆陸職一等，尚書戶部員外郎沈昭遠再進一官，岳飛之復襄陽也。二人以餽餉

愆期貶秩，上手詔二人，若應辦足備飛成功，當不次除擢。如依前違慢，有誤軍期，邦有常刑，朕不汝赦。二

人惶恐受命，暨飛奏功，乃復其秩。又例進一官，中書門下省言賞未酬勞，故有是命。太府少卿馬承家

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罷，時言者論警奏初聞，承家陰懷苟免，而良臣自知應對失詞，乃張大敵勢，恐

動朝聽，謂敵有長平四十萬之衆，勸朝廷有擇禍莫若輕之說，奮臂宣言，無復忌憚，非陛下明斷，不懼不

諸軍疾病者令所在州賜錢人一千。屬衛及殿前司神武中軍令戶部支給。右朝散郎知滁州何洋言。本州累經殘破。乞將上供及應合進貢之物。並蠲免二年。從之。詔權立諸路水陸綱運綱官酬賞格。凡金綱八萬緡。或銀五萬緡。他物置二萬緡以上。計程三千里無違欠者。運一官。以下九分至一分。其酬賞每分皆爲九等。此據慶元 後詔自行在部軍需至外路者。其酬賞皆比附而差損焉。 月戊子。

己巳。罷試教官法。其諸州學官並從朝廷選差。自元豐開。始立是法。及是言者以謂欲爲人師。而先納所業求有司。以幸中程度。又校計格法以爭得之。甚非建學校立學官之本意。故罷。

庚午。都督府前軍統制王進爲福建路兵馬都監。時賊周十隆爲神武右軍將官趙祥所破。遂犯汀。循。梅。湖等州。朝廷恐其滋蔓。廣。故命進帥所部會江西。廣東諸將合擊之。仍權聽福建帥臣節制。海賊朱。聽以舟師自潮州入廣東。焚掠諸縣。

壬申。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入辭。尚書右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張浚。參知政事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侍。上命光世等升殿論曰。敵人南侵。諸名將皆在其中。蓋有使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敵。卒伐。姦謀使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聖未還。朕心惻然。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國厚恩。敢不效死。鼎曰。臣聞降人程師回言。逆臣劉豫給金人云。光世世忠比失權。及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沮矣。上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少嫌。意不釋然者。烈士當以義氣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小嫌何足校。昔寇恂復郡。復以爲私。深銜之。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讎。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光世。世忠縱有睚眦。今日朕爲分之。宜釋前憾。結權如初。光世。世忠感泣再拜曰。臣等頃。過聽。嘗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分彼此。今已相好無他矣。乃願君父訓飭丁寧。臣等皇懼無所容。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上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上命近侍出內金盤。尊賜光世。世忠。俊。酒一行。光世等飲之。屬。并所飲器。賜之。陸。辭而退。與求曰。將帥國之爪牙。推殺授師。則聞之矣。天子御正衙。賜之。卮酒而親勸。之。未之前聞。其禮甚重。臣聞英宗皇帝待遇司馬光。嘗有是賜。其後淵聖皇帝用李綱。實履行之。光世等。適蒙恩寵如此。必有以圖報。詔光世妻漢國夫人向氏。俊妻華原郡夫人魏氏。並特給內中俸。如世忠妻。例。自建帥府以來。俊常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於外。在上左右者獨楊沂中而已。(中興書錄)太祖皇帝命。曹彬平江南。潘美輔之。美。事。中。以。劍。賜。彬。曰。將。以。下。有。犯。罪。斬。之。美。懷。恨。而。退。美。之。初。命。令。嚴。肅。不。少。假。借。而。上。皇。帝。乃。以。光。武。故。事。解。兩。虎。私。讎。使。耳。餘。潘。之。徒。欲。使。自。息。不。失。爲。廉。潔。李。之。賢。與。大。祖。咸。令。事。美。而。意。圖。取。將。之。法。當。知。此。何。備。虛。語。曰。以。結。友。之。事。論。世。忠。而。世。忠。即。復。以。謝。光。世。以。滅。德。之。說。也。光。世。聞。光。武。元。帝。意。以。約。張。韓。此。得。協。和。之。道。也。

事王率率拒敵。淮西宜撫使劉光世遺統制官鄭瓊。斬賽以所部援之。時劉麟既北歸。西北大恐。麟乃率其僞官屬上書中原。謂江表其爲形勢與強弱逆順之理。何當得百二之利也。故自古王者興起。必以河朔山東之地。然後爲帝王之真。若乃崛起及道居吳越之會。計其張者。能自保一隅。遇有不振。則中原之兵。已進而墟其國者。一舉也。故史冊所載。如吳爲晉所滅。陳爲隋所滅。潘銑爲唐所滅。周世宗剪伐淮南諸州。至宋之初。以次就平。是也。乞下合屬去處曉示。豫以其言榜於僞境。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給事中晏敦復言。比者陛下親總六師。遠訖卻敵之功。則天意固助順矣。乃今歲正月朔。日有食之。漢策宜帝有言曰。今日餓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器物。何況於日虧乎。是則正旦之食。災異尤甚。然以今日之事言之。臣知天之仁愛人君。欲扶持而安全之也。天意若曰。敵兵遠逝。行朝相安。正宜撤戒之時。陛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固無所不知矣。臣願益加聖心。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凡可以仰答天戒。俯慰民情者。必力行之。遠於天。嗚呼。民者。必力去之。期於保固洪圖。紹隆丕緒。以爲萬世無疆之福。時淮西宜撫使劉光世乞以所置淮東田於淮西對換。上許之。救復言。淮西累經兵火。正要安集。存撫稍有騷擾。則百姓不得莫居。依前不得成藩籬矣。光世爲一路大帥。未聞爲朝廷措置毫髮利便事。先乞換易私土。似爲未便。且淮西州縣。皆光世所部。擄掠田土。光世必遣人揀擇。州縣必惟命是從。豈復更問是空閒不是空閒也。光世先在淮東置田之時。其所遣幹當使臣等。惟擇利便者取之。致民間多失舊業。此衆所共知。不審光世知與不知也。今又欲易淮西田。則其所遣幹當之人。及州縣之吏。資緣爲姦。豈止取民三百頃而已耶。使兩路瘡痍之民。皆重罹殘害。豈不失人心乎。今光世以爲私田。即不復招誘人民歸業也。且敵兵方退。遽有此請。豈非謂朝廷不敢不從耶。恐非光世自爲之。必其屬官有誤光世者。比岳飛以其屬官輒以私事干請於朝。旋請加罪。中外翕然稱美。謂有古賢將之風。光世平日自處。必不在岳飛下。望以臣所言示光世。且令爲朝廷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爲定都建康之計。中興有期。何患富貴之不足。私計之未便耶。今所降指揮。於朝廷之紀綱。大將之舉措。皆爲未得。恐非所以愛光世也。劉光世乞換田事。日無不見岳飛。勸劉廣年在此月八日故附月末。

是月。金主晟卒於明德宮。年六十一。左副元帥宗維以成命立阿木班都元帥。爲嗣。諡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命諸郡邑皆立晟之靈。拋盡燒飯。吏民成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葬豫陵。張遜節要。紹興四年冬。烏。江。上。不。敢。發。喪。至。軍。回。於。次。年。方。告。諸。將。苗。繼。勳。謂。曰。烏。奇。遇。先。忠。中。風。病。手。足。無。力。半。身。不。遂。約。及。一。年。至。天。會。十。三。年。乙。卯。正。且。近。侍。扶。掖。而。行。見。佛。自。東。方。隨。日。而。出。現。從。者。皆。觀。而。瞻。禮。烏。奇。遇。問。汝。等。見。甚。皆。云。見。佛。像。在。日。傍。盤。問。言。未。訖。昏。因。再。病。中。風。復。介。祖。於。明。德。宮。一。書。不。同。而。禮。所。言。頗。悉。初。太祖。長。有。約。兄。終。弟。及。復。歸。其。子。及。晟。病。其。長。子。宗。磐。自。以。人。主。之。元。子。欲。爲。儲。嗣。長。之。子。宗。幹。言。己。乃。武。元。長。子。當。立。宗。維。言。己。於。兄。弟。年。長。功。高。當。繼。其。位。晟。不。能。決。者。累。日。宗。室。完。顏。勳。者。受。師。於。本。廟。主。客。員。外。郎。范。正。圖。粗。通。文。藝。奏。曰。臣。請。籌。之。初。太。祖。約。稱。元。謀。弟。兄。輪。足。卻。令。太。祖。子。孫。爲。君。盟。言。猶。在。耳。所。有。太。祖。正。室。慈。惠。皇。后。親。生。男。勝。果。早。卒。有。孫。稱。阿。木。班。貝。勒。

以爲儲嗣。今年十有五矣。宗維乃止。監軍希尹利其幼弱易制。宗幹、寬伯父。且妻其母。如己子也。遂共贊成其事。此據神宗紀。但謂以阿木班爲案。蓋誤。今正之。寬已見建炎元年九月洪皓疏。謂宗幹與希尹爭立。立尼瑪哈以今主爲儲。建立之。今主謂果之子。果早卒。其妻爲庫堪所敗。及是。以木哈三字。即宗幹小名。與所云皆合。

既立。追諡其父宗浚曰景皇帝。宗浚即勝果。勳昌弟也。初。金太宗及嘗下詔改正官名而未畢。至是。置三省六部。略仿中國之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尚書省置令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下。仍爲兼職。元帥府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樞密院置使副。簽書院事。大宗正府置判同判同簽書事。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書事。六部初止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惟掌訟牒及斷獄會法。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充員而已。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殿前司制都點檢左右副點檢左右衛軍勳農司置使副。記注院置修注。太常寺置少卿。祕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國子監官不設。外道置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預其選。人以爲榮。官兵磨勘之法。每一任則轉一官。此其大略也。小麻初奉命。其國至是受官。爲之定官制。洪适撰其。夏又升所居故契丹西樓爲上京。號會寧府。自東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自父時行遠。三處中爲詳定。禮儀使云云。燕至汴千三百十五里。自汴至西。千三百。

封左副元帥宗維爲晉國王。皇伯宗幹爲秦國王。宗幹爲宋國王。皆領二省事。封右監軍希尹爲陳王。除尚書右丞相。知燕京樞密院事。韓企先爲尚書右丞相。山西西路兵馬都部署高慶裔爲尚書左丞。河南東路兵馬都部署蕭慶爲尚書右丞。宗維希尹既罷兵。宜以慶裔與慶本二人腹心。故解其外任。神宗紀。宗維除尚書令。宗幹除尚書事。宗維除丞相。宗幹除右丞。與諸書不同。又封右副元帥宗維爲冀王。邊左副元帥右監軍宗昌爲魯王。邊右副元帥右監軍宗弼爲瀋王。邊左監軍陝西經略使薩里干爲右監軍。小麻稱開新自右副元帥除左丞相。道讓希尹自丙午至甲寅止爲監軍。未嘗除元帥也。韓書王爭權。恐誤。詳見紹興七年七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五

【紹興五年】二月乙亥朔。祕書少監魏紅直龍圖閣。知泉州。以紅引親年有請也。殿中侍御史張絢言。臣仰觀陛下自臨戎以來。累降詔旨。約束州縣。常恐一毫擾民。今又申詔監司。覺察州縣。至誠惻怛。視民如傷。雖三代明王之用心。不過是矣。然臣嘗聞自昔國家所患者。在人君之澤墜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此最可慮也。唐德宗改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光奇對以不樂。但聖主深居九重。未之知也。臣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息焉。故耳目倘有聞見。悉願爲陛下明言之。臣契勘軍興之際。諸路除預借坊場折帛錢米外。未知有無科擾。若浙西一路。則既借坊場折帛錢矣。又有貼納關子。蓋造席屋兩色錢。此朝廷所不知也。貼納關子錢者。當時戶部之意。止謂搬運見錢脚重。民間卻有願來臨安府就請者。乃以關子爲公私兩便之用。今乃不然。民間多有不願兌便者。州縣不免以等第科擾。及執關子赴臨安府權貨務請領。則官司卻無見錢。惟有等守。爾滯之患。而所得十幾六七。蓋造席屋錢者。凡席屋一間。所費數十千。官司既無錢物。不免取於百姓。上戶有認三十間者。中戶不下一二十間。以一路計之。民間所出之錢甚廣。然官中現用之屋不多。未免有欺隱之弊。此二者。監司不敢輒發。則陽爲不知。州縣不敢申明。則陰自計置。所以浙西之民。多有怨咨。而陛下恤民之意。未得均被也。欲望明降指揮。令州縣從實供具。如委會令民間分認關子。蓋造席屋。限半月陳

之比也。祖宗以來，獨不權此二路者，良以柳、虔之人，資鹽於廣、劍、汀、邵之人，資鹽於泉、嶺，頃年廣東以鈔法禁絕之嚴，而柳、虔盜起，至今未熄。福建前此輩盜，皆異時私販之人也。昨者陳麟條畫賈鈔，麟兩任海鄉，詳練財計，臣初見其說，亦謂可行無疑。比令下未幾，人競般請，鄉村鹽價翔貴，銖兩計較，斤直千錢，而簡工廩役，僅輸數十千，有贏取數百千者，狡悍惡少，往往厲兵嚙黨，將營販鬻，賴朝廷察其非便，亟疑罷之。臣竊以爲言利之難，苟不深計，所入未幾，所傷已山岳矣。唐用劉晏兼領鹽鐵諸使，凡二十年，今欲理財，宜三司精擇副使，罷坑冶提點，併歸諸路曹司，以常平茶鹽合爲一官，稍重其選，或憚於改爲，則姑以戶部官吏依做三司，任以職事，全計經常，量入爲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儘能盡去愚臣所陳之弊，則財用勃然，將不可勝用矣。詔戶部限十日講究條具，申尙書省。

此書係國家大計，故具說之，但致遠所云，去冬鹽鐵法事，乃與趙鼎行實不同，當考。

戎輅所涉，臨安、平江府、秀州三郡迎駕父老，乞各擇其年最高者一人推恩，又請罷崇德縣烽火望樓，戒諸守令，毋得輒興工役。其平江府應辦事務官吏，及長安開官兵，皆乞量與推恩，從之。先是崇德縣每鄉三里置一望樓，調民五人守視，論者以爲兒戲，故致遠及之。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言，已選銳兵五千，令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統押，俟審知駐蹕之地，倍道前去，詔將兵不須起發，令錡疾速赴行在。左修職郎朱倬爲檢察福建二廣財用所幹辦公事，用章傑奏也。倬爲廣東茶鹽司屬官，以宣諭明察薦召，未至，爲傑所辟，傑言，倬考第舉主，皆已及格，乞就任改官，許之。

丙戌，宰相率文武百官赴後殿候問聖體，承務保護郎已上皆與焉。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始浚浚以右揆出使湖外，平楊、左揆，方鎮院之夕，鼎密啓曰：宰相事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爲得體，暨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爲言，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才，專付於鼎矣。喻語錄曰：時張趙二公相得，人固知其並相，相編以爲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事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更，必有牽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果如此。 觀文殿學士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知温州范宗尹復觀文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復資政殿大學士，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張徽，龍圖閣學士致仕路允迪並復資政殿學士，始用明堂恩也。神武後軍統制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爲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充神武後軍都統制，將所部平湖賊楊、賜錢十萬緡，帛五千匹，爲犒軍之費，以湖北轉運判官劉延年充隨軍轉運，及令湖南、江西漕臣薛弼、范振應副隨軍錢糧。左宣教郎直祕閣添差通判湖州趙子偁令再任。江東宣撫司統制官張宗顏真除沂州防禦使，統制官楊宗閔、王進各遷五官，將官王再興、戚方、盧師迪各遷二官，以追襲敵馬之功也。

丁亥，趙鼎、張浚告謝，命坐賜茶，浚因曲謝，又以儲貳爲言，上首肯曰：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復奏，王者以百姓爲心，修德立政，惟務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

舍我將安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爲，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強敵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樸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詞氣柔佞，切切焉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可以概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己排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己者，而稱其爲君子乎？臣以爲必無之也。彼其專爲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昭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左

朝散郎提舉建昌軍仙都觀胡安國復徵猷開待制，知永州，不許辭免，制曰：朕惟士君子讀聖人之書，學先王之道，豈獨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己，成己成物，易地則皆然。世俗之儒，名師孔孟，實蹈楊墨，可與論中庸者鮮矣。安國學優而仕，行願於言，通經爲儒者之宗，識事職治道之體，頃從時望，召賓瑣闈，方喜使於咨詢，顧何嫌於封駁，奉身而去，亦既累年，予方思共理之良，爾安得獨善於己，容陵雖小有社有民，竹馬歡迎，相望數舍，往讀中興之頌，無忘平日之言，亟懷印章，祇我明命，安國開問，傷幸執攻戰等四事，以書遺其子起居郎寅曰：此詔問舊宰執，即是國論未定，正要博謀，若贊得國是，其績不小，汝勉思之。吾有時政論二十篇，雖未詳，大綱舉矣，諸葛復生，不能易此也。右朝散郎王擇仁知廣德軍，擇仁自蜀還行在，上召對而命之。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梁汝嘉請做祖宗故事，置朝集院，以待四方之士，詔疾速措置，其後侍御史張致遠言：陛下鑾馭比還，祇以健康營葺未就緒，而平江素無官府，暫回之語，詔墨未乾，然輿議尙有紛紛，頃因迎奉神主，只令雅飾同文館，權充太廟，示以不作久計，聞者方復竊喜，意謂陛下將載而北征，復我故都，以慰祖宗在天之靈，其企見中興之功蓋如此，今乃過計於羈旅，若將安焉。實臣所未諭，乃罷之。是月庚寅前，降指揮不行。 是日，定國軍承宣使統制關外軍馬吳玠、武泰軍承宣使統制關外

軍馬楊政復秦州，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開敵犯淮南，遣璘、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諭僞守胡宣以逆順，宣不肯降，遂攻之，拔其城，秦民大悅，金右都監薩里干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薩里干小麻坡秦州軍，止書楊政，而不及吳玠，玠今以薩里干及日麻宣撫司奏功狀修入。

戊子，詔都督府以諸路軍馬爲名，命倉部員外郎章傑因便措置，招撫湖廣、江西羣盜。詔黃誠、楊太等

擊敗之。

如率乘出首。當議與湖南、北路知州差遣。先是張浚以湖寇為腹心害。欲招來之。會誠之黨周倫。自稱統管鄉社水陸兵馬。以狀抵岳州乞保奏。且以鍾相作亂事。歸罪於孔彥舟。詔以黃榜放罪。令誠等一行入船。趁此春水順流。赴張浚行府。或劉光世軍前。當議優與轉官。仍舊專充水軍。若有願乞外任之人。許乞本鄉或鄰近州軍。鈐轄都監差遣。願歸農人。於鼎、豐州支撥開田養贖。仍免五年稅役。倫又言。劉豫遣來招誘。使臣前後十人。已行斬首。乞下邊界幾察。詔誠等忠節顯著。深可嘉尚。制置使岳飛又乞以荆湖一郡授二人。故有是命。是日。詔諸路宣撫司。偏裨將佐。自今士卒有犯。依條斷遣問當。有官人具情犯中樞密院量度事。因重行編置。毋得故為慘酷。因至殺害。如遇教閱行軍。即依自來條例施行。案此指揮羅云。為偏裨將佐。今

徑中密院則是大帥亦不得專殺也。朝廷指揮不得。今具存之。

己丑。上躬率百官。遙拜二聖。自親征。此禮權廢。至是復行之。左中大夫致仕翟汝文。復端明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讀。胡交修。兼直學士院。尚書左司員外郎徐杞。兼權給事中。右司員外郎周綱。改權中書舍人。並俟正官到日罷。詔責授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黃潛厚。落分司。提舉台州崇道觀。已而殿中侍御史張綱。奏其宿負。且謂向者潛善誤國。多此人。忠義之士。扼腕憤怒。望永不收。故以為臣子之戒。乃詔更俟一赦取旨。詔臨安府修蓋瓦屋十間。權充太廟。用守臣梁汝嘉。奏也。既而侍御史張致遠。言。陛下頃自平江自進發開。先降指揮。暫回臨安。委江東帥漕繕治建康路。逐省都百司倉庫等。具圖來上。駕方至臨安。又首議差官奉迎太廟神主。令梁汝嘉雅飾同文館。權充太廟。中外聞之。靡不怵息。咸謂陛下進都之意。決矣。竊聞建言者。以同文館陰陋不勝。當別有營造。夫奉迎神主。至孝也。宗廟事至重也。雖罄幣竭力。宜無所吝。臣下亦駭奔肅助之不暇。宜無所言。然臣聞漢高祖有言。吾萬世之後。老思豐沛。今中原雖隔絕。而陵寢故在。京都雖未復。而廟社僅存。願擇國偏方。正使九筵復棟。極其嚴潔。萬一四方傳播。以為朝廷。建太廟。茲焉定都。人人解體。難以家至戶曉。至失與復大計。臣恐祖宗在天之靈。未必樂此。採於外議。謂同文館若就加葺飾。亦足崇奉。必不獲已。惟有明慶寺耳。伏望睿斷。以臣二說擇一而用之。所有別建太廟指揮。乞改付建康。先次計置營造。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繫將士軍民之望。以絕敵人窺伺之謀。天下幸甚。殿中侍御史張詢亦奏。人言籍籍。難以戶曉。祇謂陛下去歲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矣。萬一此疑不釋。至於蕃偽見窺。將士解體。有誤社稷之計。則祖宗在天之靈。反以為憂矣。謂宜只令雅飾同文館。權安神主。庶使羣情曉然。知陛下止為孝思祖宗。急於祠奉。初無冀居此邦之意。後二日。有詔汝嘉隨宜修蓋。不得過興工役。俟移蹕日復充本府使用。值詔在二。月辛卯。是日。奉安濮安懿王神主於紹興府充孝寺之法堂。

庚寅。賜侍御史張致遠五品服。以其數言事也。嶺南編管人何大圭。放逐便。特復左承事郎。大圭建炎末為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坐罪廢斥。及是宰相張浚為之保救。故遂復舊官。詔樞密院幹辦官。除扈從

賞外。更轉一官。減二年磨勘。尚書省戶房更轉一官。以本院書。機速房晝夜專一行遣邊防軍機文字。利害至重。戶房應辦大臣。錢糧激稿等。並無曠闕。故優賞之。辛卯。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復正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以明堂恩也。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官。程昌寓。知江州。昌寓守鼎州六年。賊不能犯。至是就州之。後數月。新守程千秋。始至鼎州。時湖北兵馬都監杜湛。亦改為都督府左軍統制。千秋因湛所將。蔡兵捍賊。小麻。武昌。除參議官。千秋知

鼎州。在今年六月。案日。二人改除。並在去年十月。而昌寓以今年六月去官。克遂誤記也。

左朝奉大夫。新知建州。鄭彊。特遷左朝請大夫。彊前守汀州。會寧化縣案囚。當死者十人。知縣事楊者。年以獄上。彊案得冤狀。悉破械縱去。刑部侍郎胡交修言。縣令為民父母。而殺無罪十人。微幸進秩。不重典憲。無以塞天下之怒。詔重黜者。年進強二秩。左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張成憲。進官一等。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本司駐劄江上。近二年。成憲應辦錢糧。並無闕誤。故也。福州言。顯謨閣直學士。辛炳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修。今其云亡。貧無以葬。特賜銀帛二百匹兩。壬辰。詔張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且賜諸路宣撫制置司手詔曰。朕以敵人遠遁。邊陲稍安。臨遣相臣。往行師。西連隴蜀。北泊江淮。既加督護之權。悉在指揮之域。既難從於中覆。宜專制於事機。咨爾多方。若時統率。欽承朕命。咸使聞之。詔下在是。月庚子。右司諫趙鼎言。安危治亂之機。相為倚伏。今變與言還。遠邇寧又。臣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則治安可保。恢復可期矣。伏望益軫聖念。載廣遠圖。知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知樂不可極。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卒之驚。則凡所謂備禦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餽餉之艱。則凡所謂理財之道。其可忘乎。臣於此當念扈從之勞。殫報國之誠。指陳得失。獻替可否。庶幾君臣上下。共享治安之美。如漢光武。唐太宗時。無愧馮異。魏徵之所陳。不勝至願。詔需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轉一官。賜紫章服。仍令尚書省將所奏。修寫成圖。進入。小麻。載此事於五月辛卯。蓋誤。

侍御史張致遠言。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庶民處心腹之中。外國在皮膚之外。故外國侵侮。是謂皮膚不仁。僞善用藥石。其去甚易。庶民稔亂。是謂心腹諸毒。若養而不治。其愈實難。今之洞庭。郴。虔。廣東。嗚。脅者仍在。此心腹之疾也。洞庭阻固。累年於茲。招安之人屢遣。而大半不還。水陸之師每進。而無敢深入。臣嘗究訪曲折。蓋其巢穴綿互甚廣。軍民嘯聚甚衆。鈔掠儲積甚富。伏聞廟算已定。臣不多言。至如郴。虔。廣東。乍起乍息。略無寧歲。往者岳飛至所。遺徐慶日破一寨。羣賊假息村落。殄滅可期。慶遠追還。徐黨遂復熾矣。吳錫至郴。襲賊入韶州。朱廣。鄧晏等。頗見窮促。未幾而錫亦徑歸長沙。責任不專。無益於事。詔連

南雄近為柳寇所擾。雖韓京慶小捷。而軍威不振。循、梅、潮、惠又苦度寇出沒。重以士交殘暴。人不聊生。廣州府十四。惟江西四郡。粗得安堵。其他蓋無日不聞賊報。千百為羣。所至焚劫。而惠州河源縣凌疎。會衰二項。人數最多。衣嘗就招安。補官為歸善巡檢。頃復歸河源。其徒居於水上。自惠至廣相屬也。帥守監司幸其不入州縣。各僥倖罷去。無肯任其責者。故憚於上聞。一方困閔。無所告訴。臣嘗為陛下言之矣。繼以江淮有警。度朝廷未有餘力。今適可為之時。更緩而不圖。是發心腹之疾。然帥守監司所以憚於任責者。亦有一說。諸郡素不儲糧。大兵難以持久。以臣愚慮。宜以此事付之諸帥。仍令委江、湖、廣諸漕使。各應付糧草。韓京一軍。并元通、黃進之黨。各四千餘人。見駐韶州。令湖南帥司遣任士安等入郴州宜章。與京相應。以經營柳與北江數州。令江西帥司遣趙詳等。由虔州安遠入循、梅。令福建帥司遣申世景。由漳州入潮。惠。相為犄角。以經營虔、興、東江數州。視賊所向。不以路分遠近。或分或合。且招且捕。招者刺其壯健。捕者釋其老弱。若委任得人。信賞必罰。不過歲月之間。可以平定。詔逐路提刑司體究有無上件賊。火申尚書省。又詔柳、虔、廣東諸盜。限兩月出首。內有材武之人。願赴都督府使喚。令帥司津遣前來。當議不次任使。

癸巳。左迪功郎成都府學教授雷觀特改左承奉郎。觀。成都人。靖康初。以上書賜第為太學博士。俄罷去。上聞其名。故召對而有是命。觀又獻蜀本資治通鑑。乃以觀通判潭州。觀通鑑在三月甲戌。除在丁丑今觀書之。賜荆襄制置司統制官李道。崔邦弼金束帶各一。錄襄漢之功也。飛承制以其將武功郎姚政。于鵬並為武顯大夫。至是申命。

乙未。宰相趙鼎。張浚請鑄都督府印。應川陝襄都督府事務。見管官吏兵將官物等。併歸本府。行移依三省體式。其與三省樞密院往來文字。依從來體例。互關合行。事件待報不及者。聽一面施行。浚又乞神武中軍將官王存及本軍一百人騎。并昨江上措置日。有支使不盡。激稿金帛等。並行取撥前去。又於左藏庫支撥空名文武官告三百道。皆從之。封太常博士陳確。孫楊氏為孺人。確自書。少養於楊氏。乞以明堂封妻恩回授。庶酬其平身撫養之恩。特許之。非常制也。和安大夫忠州刺史致仕樊彥端。落致仕。判太醫局。詔臨安府會得解舉人特免文解一次。以諸生拔紹興明堂教恩有請也。責授永州別駕潮州安置王以寧許自便。詔左朝奉大夫太常博士耿洵特與致仕恩澤一名。洵在揚州。為敵所執。至是用其家請而命之。仍詔更有似此之人依此。

丙申。參知政事孟庚夫人徐氏薨於桐廬縣。賜庚告半月往視。詔遣監察御史一員往江西、湖、廣諸路體訪捕盜。時已用張致遠言。命神武中軍將官趙詳。廣東兵馬鈐轄韓京。福建兵馬都監申世景。王進各率所部。不拘路分。會合招捕。樞密院言。向慮詳等遷延。乃遣尋臣體訪。如監師帥臣不切措置。漕臣不為應副。錢糧統兵官遷延玩寇。並令案劾以聞。當議重賞典憲。仍令樞密院各降黃榜。付詳等軍前招諭。又令福建安撫使張守道官密訪進兵動情等事。逐旋聞奏。偽齊成忠郎左恭特補乘義郎。恭為劉豫部

糧至淮陰縣。遂以所部舟十五艘。米千五百斛來獻。故錄之。賜荆襄制置使岳飛金字牌旗榜十副。充招安使用。從飛請也。右朝請郎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公事韓寅。寅能。寅。琦曾孫也。金之入犯也。寅自都陽挈家遁去。寓建州之崇安。至是為殿中侍御史張絢所劾。故黜之。是日。雷聲初發。丁酉。詔參知政事孟庚。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各進官一等。以措置防秋之功也。於是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與其子起居郎胡寅。書。昔裴度平淮西。功亦大矣。制辭不過曰。燕弧載發。楚廣旋軫。錫階旌德。昨士執勤而已。李繼隆澶淵奇績。止進一階。比觀二揆制詞。四將賞典。頗未晚也。又曰。元鎮非大手。亦得一半。恨佐之者弱。元鎮趙鼎字也。詔自今旬休日。令宰執摘案神武中軍事。藝精熟人。量行激賞。令樞密院榜諭。吏部奏武臣陸朝官已上賞立戰功人。遇大禮並加勳。乞著為令。用大理寺丞韓仲通奏也。事見去年七月辛未。後亦不果行。都督府奏改詳議官為諮議軍事。又奏右朝議大夫知常州詹至主管機宜文字。司農寺丞蓋諒幹辦公事。皆從之。

戊戌。手詔監司守令勸農。左文林郎建昌軍軍學教授李彌正。左迪功郎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高閱。並改合入官。除秘書省正字。閱嘗從楊時學。至是為趙鼎所薦。皆召對而命之。彌正初見三年六月。詔監司州縣官吏公人。毋得收買官田。右武大夫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宋鑄孫以扈從恩。特轉遙郡一官。鑄孫自陳係隨龍人。特有是命。殿中侍御史張絢言。鑄孫特於遙郡上轉行。超躡衆人數等。彼身曾錄。萬死一生者。儻或聞之。豈免別生僥倖。況隨龍請給。同於軍功。若特轉如此。其疎廢合增兩倍。臣又謂朝廷綱紀。由乎三省。詔令所出。當從中書。審覆駁正。當由門下。受而行之。當在尚書。三省相成。不可闕一。今鑄孫所得聖旨。只云中書門下省閣門狀。則是不經由尚書省也。兼臣檢照比年以來。閣門自取特旨。作中書門下省閣門狀。降出指揮者。前後非一。賞失於僥。則啓僥倖之門。法失所守。則成紊亂之弊。二者之患。漸不可長。望速賜改正。只令依常格施行。仍令今後不許閣門以私事徑自取旨。並須經由三省。及應干隨龍人。今後亦不得妄有僥求。庶幾大公至正之道。可以克濟中興。不為小補。輔臣進呈。上曰。絢所論極當。可即令改正。然隨龍人偶有一日攀附之舊。輒僥求恩澤不已。朕每抑之。今後有如此者。可令臺諫論列。上謂在閣月乙酉。詔神武中軍見入隊官兵。每五百人為一指揮。選將校置兵籍。俟就緒日取旨賜軍名。渡江以來。諸小將之兵。及招安羣盜。往往撥隸中軍。然無排置之法。至是始舉行焉。

己亥。手詔以中原未靖。介處一隅。令公卿百執事交修不逮。仍榜朝堂。賜信安郡王孟中厚兩浙官田三十頃。尚書左司員外郎徐杞直徽猷閣。提點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右司員外郎王紹直徽猷閣。知漳州。右朝散郎馮國泰知萬州。右朝請郎喻汝礪知普州。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張綱。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賈安宅。右大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湯東野。並復徽猷閣待制。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復。集英殿修撰。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柳約。左通議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觀王衣復。集英殿修撰。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柳約。左通議大夫提舉

南京鴻慶宮馮溫舒並復秘閣修撰皆用刑部檢舉也既而言者論安宅明受閒不從葉夢得勤王之議御史張絢論溫舒借勢於梁師成以得館職並乞罷罷以俟後赦從之 詔吳國長公主二子並補武節郎賜名中書舍人訓選近歲公主子例補副使一遷即領選郡孫曾皆京秩云 故武翼大夫趙士逾特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士逾守官江州為馬進所殺故錄之

庚子命翰林學士孫近直學士院胡交修編類職事官條具利害疏疏進入初上既命羣臣條具而宗正少卿直史館范冲面對謂天下之事言之非難而聽之為難聽之非難而擇之為難臣伏見神宗皇帝治平中詔內外官上封事者委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學士司馬光詳定利害以聞於是方平等言百官所上封事其間但陳箴諫之言及泛論治體者欲節略編寫成冊奏御若指陳時務利害有可行之事即具聞奏乞降付二府施行若大意可採而文辭鄙俗事理不盡者臣等逐節別立看詳冀文理稍備其上封事人開陳國體時務文理詳明才識出眾者官員乞依詔書甄擢其次賜教書獎諭布衣乞下有司召問令逐一條對委有可取量才錄用從之臣竊為中國無事之時採納羣議如此其至況今內修外攘建太平之基業復文武之域土時不可失實資羣策之助伏望陛下明詔有司依故治平故事編類進呈斷自聖意擇而行之故有是旨 左朝奉郎兩浙轉運副使王侯守尚書左司員外郎直徽猷閣湖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張宗元守右司員外郎後六日詔侯暫權給事中俟廖剛至日罷 左宣教郎何掄為秘書郎掄青城人張浚所引也 左朝請郎吳表臣提點兩浙西路刑獄公事秘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寧止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錢貨 進士劉傑特補進勇副尉以儆自雄州歸朝言利害也 淮西宣撫司統制官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知丹州鄧瓊翊衛郎劉光輔來獻光州之捷詔賜其軍錢二萬緡以瓊節宜州觀察使光輔遷拱衛大夫文州刺史而統領官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孫琦亦宜右武大夫

辛丑尚書左僕射趙鼎監修國史鼎奏范冲直史館於臣為外姻願以授授上曰安可以冲故廢祖宗故事況史館非朝廷政令之地可無辭前二日冲以史事入對奏疏曰臣竊惟神宗皇帝實錄既經刪改議論不一復慮他日無所質證輒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設若不當稍涉私徇則罪有所歸何所逃刑據史館所用朱墨本出於臣僚之家私相傳錄書寫之際悉從簡便臣記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係新修黃字係刪去墨字係舊文今所傳本其刪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題字蓋當時簽貼今考異依重修本書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方神宗皇帝在藩邸及即位之初治平之際未有大議論也舊史成於元祐六年而王安石日錄出於紹聖之後新史專用安石之說去取之際各有可議參照稽考必求其當此則見於熙寧之後也臣衰病不才誤膺付委固不可避瀆煩之誅然先朝大典設官置局上有監修次有修撰而臣安愚進越乃敢專達止緣從便之日輒為此例上稟聖訓恐可如此修定臣智識淺近學業荒蕪道辭非工敷敘不明此臣不能勉強者也其如議論之未精考覈之未詳前後有所抵牾本

未或相乖違伏望陛下貸臣之罪容臣是正當稽於衆論資於官長固非臣所得專也其考異五卷乞付史館更憑衆議刊定修立從之 案宋史係 左中奉大夫漳州府路轉運副使陸彥欽為川陝宣撫司參議官用盧法原奏也 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委許氏寧氏吳氏並封孺人用光世請也時吏部勘當自來特恩所得封號許陳乞親屬如遇赦封妻亦召保官委係禮婚正室封贈本部未曾行遣過似此體例合取朝旨詔特從所乞中興後諸大將封妻自此始

壬寅侍御史張致遠言自古為官擇人故人勝其任後世為人擇官故官失其職比年以來不復因任號公選者猶不量其能否徇私意者豈復計其賢愚故天下之務日以委靡無所責成而百官有司亦喪失其職監司守俸皆按察官也乃不責以糾劾而別遣臺屬諸路漕臣正轉餉官也乃不責以應副而別遣郎曹舉此二端倒置已甚欲革其弊惟在於推公議以因任耳臣願陛下飭諭執政大臣自今中外有闕皆以公議能否而進擬除授仍令給舍盡省察其選用未當亦以公議是非而繳駁論列如此則官惟其人勝其任賢才彙進朋比不作中興之業陛下垂拱仰成矣詔三省樞密院遵守 左中奉大夫黎確復徵欲開待制右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程唐左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方孟卿並復集英殿修撰既而言者論確督勸張邦昌罷東南貢獻以收人心論唐諂事童貫不當敘命遂疑 確職在是月戊都督府奏改參謀參議官為參謀參議軍事從之

癸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用才雖不當以鄉閭親舊為嫌更宜廣訪寒賤上曰朕亦而論絢苟如此則朋黨之風自破矣張浚曰大臣以國家為心則所用人才必取公論安有朋黨趙鼎曰用人才所以立國臣任宰相豈敢久居至於立國規模則不敢不為久遠計 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梁汝嘉充徵賦開待制知臨安府以汝嘉言心力有限不能當兩處繁劇故也後三日陸徽猷開直學士甲辰申嚴吏部禁謁應在部人整會文字聽於食前具事因見長貳郎官呈稟任不接坐著為令 詔湖南上供錢物及進奉並免三年 日麻無此今於七月二十 是月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薨於閩州初宣撫副使吳玠言法原以饋不濟師不飽糧不給錢幣不應副器械功成又不銓量獲功將士上以手詔詰法原法原辨數甚悉上不以為是法原又上疏開具自到任後來應副玠軍馬等事且言人微望輕無以塞責乞一宮觀差遣詔不允時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行至達州之通明而參議官范正己等白以法原久病乞致仕即日本司事無人與決乞速降指揮晨具以聞有詔法原委任非輕義當體國協濟事功不可託疾引避仍仰晨宣諭至意令法原日下視事而不知法原已卒矣 盧法原卒未見本日李綱

案日麻國二月二十二日丙寅法原久病乞致仕以地理計之自閩州申至通明又自通明申至行在非月餘不能則法原之卒當在二月矣日麻宣撫司奏二月十五日秦州捍賊事亦止是吳玠軍衛無法原名今且附此當乞法原墓誌增入 偽齊將商元率衆千餘襲信陽軍成忠郎閣門祇候知軍事舒繼明率麾下十三人轉戰登師陽門矢盡被擒

賊誘以美官。繼明罵曰。吾事爲大宋鬼。豈汚逆耶。汝速殺我。驅行至軍北史院。竟不降。遂遇害。後贈修武郎。官其家一人。荆襄制置使岳飛聞敵退。乃以忠訓郎開門祗候權隨州李迪知軍事。就戍之。舒繼明事。以信陽州經修入日麻。繼明四月己巳。官李迪三月乙未。正。淮西宣撫司將官陳琳叛。琳者。親兵統制官張琦之裨將也。勇力過人。屯於蕪湖。劫琦以奔偽齊。統制官王德追至襄安鎮。屬無爲軍。獲琳而歸。失琦所在。四月甲子。奏至。明年五月。琦復歸。劉豫能什一稅法。改行五等稅法。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六

【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朔。秘書省校書郎許博守監察御史。宗正少卿直史館范冲。秘書少監朱震。並兼侍講。左朝請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程瑀復徵猷閣待制。除名勒停人孫觀。敕左奉議郎。是日雨雹。

丙午。手詔卿大夫奉法守公。克勤庶務。令尙書省給黃榜於六部門曉諭。大理少卿張昞試大理卿。秘書省著作佐郎熊彥詩兼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丁未。張浚往江上視師。詔百官出城餞送。時浚既行。邊而趙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鼎於是以前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諸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顏敢諫。權倖請謁。內降差除。一切格止。鼎素重伊川程頤之學。元祐黨籍子孫。多所擢用。去賊吏。進正人。時號爲賢相。翁然有中興之望。鼎嘗入見。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與工於隙地。鼎問孰主其事。曰。入內高品黃彥節也。鼎即呼彥節責之曰。頃歲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耶。勒軍令狀。日下罷役。翌日。鼎入對。上改容謝之。自趙鼎謙冲待士已下。並嶽林泉野記。入黃彥節事。王明清撰。錄有之。明清自云。見彥節親言。則此事必不妄。朱勝非秀水聞居錄云。趙鼎起於白屋。有謙樸之狀。一旦得志。驕爲侈侈。以臨安相府爲不可居。別殿大堂。環植花竹。金側設四大爐。日焚香數十。使香煙四合。謂之香雲。案。鼎所嘗則人主移一竹栽。鼎尙以爲不可。豈有身建大堂。環置花竹之理耶。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以舊

職知宣州。免謝辭。以松年引疾有請也。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樞密院事。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折彥質。試尙書工部侍郎。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左朝奉大夫通判明州李文淵。遷一官。金之入犯也。命文淵居許浦鎮。措置防扼海道。故賞之。紹興府牢城人劉相如。特補承信郎。相如初見。建炎十年二月。以相如自訴。鄧上之功。乞委以邊政。故也。既而言者論相如前後詐稱官資。雖造偽印。無所不至。乃罷之。

戊申。以雨雪放公私儲錢五日。寶文閣待制新知湖州李光言。明越之境。地濱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故自漢唐以來。皆有陂湖灌漑之利。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每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入海。故無水旱之災。凶荒之歲也。本朝慶曆嘉祐間。民始有盜湖爲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其禁甚嚴。闢經石刻。備載其事。宜和以來。創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臣自壬子歲入朝。首論茲害。蒙朝旨先取會餘姚。上虞兩邑廢置利害。縣司供具。自廢湖以來。所得租課。每縣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遂蒙獨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其類尙多。州縣官往往利爲圭田。頑猾之民。因而獻計。侵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臣謂二浙每歲秋穀。大數不下百五十萬斛。蘇湖明越。其數大半。朝廷經費之源。實本於此。伏望聖慈。專委漕臣。乘此暇豫之時。徧行羣邑。延問父老。考究漢唐之遺制。檢舉祖宗之法。應明越湖田。盡行廢罷。內有積生葦葑淺澗。去處。許於農隙。量差食利戶。旋行開撥。稍假歲月。盡復爲湖。非徒實利有以及民。亦以仰副陛下勤儉勸戒之意。其諸路如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各有未盡利害。望因此東作之時。徧下諸路。監司守令。條具以聞。毋爲文具。詔諸路漕臣躬親前去相度利害。限半月申尙書省。

乙酉。詔戶部措置撰集紹興會計錄。用殿中侍御史張綱奏也。綱言。國朝有景德會計錄。又有皇祐會計錄。至治平熙寧間。皆有此書。其後蘇轍又做其法。作元祐會計錄。雖書未及上。其大略亦有可觀。皆所以總括巨細。網羅出納。凡天下賦入之數。官吏之數。養兵之數。條章各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遵守。此作會計錄之本意也。臣伏見朝廷數年以來。財賦寢虛。用度滋廣。廟堂責之戶部。戶部責之漕臣。漕臣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而止。民力既困。膏血將竭。則如之何。正宜盡括歲入之厚薄。因計歲出之多寡。分其品目。列其名色。總貫旁通。載之圖冊。按考之閒。如運諸掌。斯可以裁減浮費。增益邦財。官之冗者。可罷則罷之。吏之冗者。可省則省之。兵之冗者。可汰則汰之。然則會計之書。在今日艱難之時。尤爲先務也。伏望明詔大臣。選委詳練財賦之官。俾做景德皇祐等書。撰集成錄。且自紹興元年至四年爲率。以每歲所出入之數。列之於前。卻以今歲計之。除預借已支費外。總計見今歲入實有之數。合計若干。復自日下至歲終。凡官吏之費。養兵之費。及應干合用錢物。通計若干。名曰紹興會計錄。量入爲出。即可以見有無之實。絕長補短。斯可以制裁損之宜。上以備乙夜之覽。觀下以咨有司之出納。庶幾國用有制。斂不及民。故有是命。其後戶部第具去歲收支數以聞而已。川陝宣撫使奏四川上供銀帛。乞依舊額充贖軍。俟邊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儲積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今方隅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此虛法。原未

前月宋已書法原 武功大夫康州刺史江東宜撫使右軍正將趙祥領貴州團練使始錄建昌之功也。將士皆第賞有差。而江西制置使參謀官侯懋以搜掘民間寶藏及乾沒良家子女之陷於軍開者。為侍御史張致遠所案。閏二月 詔憲臣究實。遂不預賞。 詔賜揚州錢萬緡。為興許官府之用。從浙西安撫使葉煥請也。煥又請免本州商稅一年。且奏左迪功郎陳琦主管機宜文字。皆許之。既而言者論前後辟官。皆先審量有無罪。犯而琦嘗以狂妄上書。責不赴。琦初見。煥帥一路。寄任不為不重。中外親知。豈無賢者。而首辟其表弟。名隸丹書。國事安在。乞飭諭吏部。自今外司辟舉官屬。本司審量到事。皆須子細勘當。稍有違礙。即行報罷。許別選。其吏部行遣函。併乞付有司根治。庶幾因此一事。稍振紀綱。詔能琦。令大理寺取索吏部公案。看詳申尚書省。 琦難在閏二月。

庚戌。手詔戒飭諸州縣官。以開者前臨大敵。奉命不度。儉盜自若。今式說爾心。務盡忠赤。仍令監司守貳各榜治所。左通直郎李彝知涪州。右司諫趙鼎言。彝靖康之末。緣差括金銀。日與洪芻等同婦人飲。燕王府。投諸四裔。誠不為過。豈宜付之民社。命乃疑。

辛亥。詔權於濠州等處置市易務。以通商貨。合行事。令提點司條具申尚書省。時淮南殘破。常賦無所入。州縣經費不充。故有是旨。其後岳州。潭州亦如之。 岳州。四月戊辰。守臣張鼎言。 徽猷閣待制新知江州程昌高改兼管內安撫使。自紹興初。置江西沿江安撫使。命江州守臣兼領。至是樞密副都承旨馬擴已為江西沿江制置使。故改命焉。 命三衙兩浙江湖廣諸路帥臣。依條揀放廂禁軍。提刑覺察。違者重行竄責。以樞密院言其中多有疾病怯弱不堪征役之人。坐費錢糧。理宜措置故也。 詔兩浙東路州縣。昨因淮南軍興。應副軍須事務。見被取勘官吏。並與免勘。 日麻不及四路。當求別本。孝。要見與。

壬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溫州奉迎太廟神主事。上曰。朕以宗廟在遠。心常歉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當行朝謁之禮。沈與求曰。古者征伐載木主以行。今雖戎輅在行。九廟未復。然因時草創。一行朝謁之禮。亦足以仰慰孝思。上曰。祖宗故事。唯景靈宮則有薦獻。太廟則燕香而已。大禮必簡。長以尚殿也。 直徽猷閣提點淮南兩路公事張澄。乞以特恩當遷一官。回授出嫁母李氏加封。從之。 詔湖廣福建路見選人。權不許展考。以吏部言員多闕少。待次者衆故也。 除名勒停人李德昭。敕舊官。德昭以朝奉郎知建州。坐以上供錢餽遺本路宜撫副使韓世忠。有司以盜所監臨不入。已當私罪。徒。故抵罪。及是再遇赦而復之。

甲寅。詔繳到諸處借補公據人。已經朝廷看詳不合收使者。並令賞功坊毀抹。

乙卯。御筆參知政事孟庚。沈與求並兼樞密院事。時庚自桐廬還行在。與求乞交割密院職事。與庚兼權。上批所奏。付輔臣進呈。上顧趙鼎曰。已與卿議定。今參知政事並兼樞密院事。鼎曰。樞密非古也。自五代時。以郭崇韜為使。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為二途。仁宗朝。富弼建議。乞令宰相兼樞密院事。宰相呂夷簡辭之再三。後從弼議。宰相兼樞密院。自夷簡始也。臣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上曰。往時三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手詔曰。朕惟監司外臺耳目。郡守承流宣化。惠養吾民。其委任重矣。聞者朝廷輒輕以假人。將何以使吏民。豈然聽服。朕甚惡焉。繼自今其慎選擇。勿狃於故常。勿牽於私昵。重以累國。其已除授人。亦量而去。或資序已深。履更此選。雖無顯過。而非所宜。當處之外祠。稍有其祿。庶幾釋朕求治責成之意。而士亦無失職之歎。仰三省常切遵守。 侍御史張致遠言。今監司郡守。即唐按察使刺史之職。名存實亡。稔習寢久。縣令有過。守倖不容。而監司發之。守倖無預焉。郡守有過。監司不容。而臺諫論之。監司無預焉。各私其私。初無忌憚。民事之不理。德澤之不流。無足怪也。臣愚欲以案發欺庇。為有司殿最。若一縣被案於監司。則罪一州。一州被案於臺諫。則罪一路。事無開於久近。而並坐去官。罰不求於甚重。而斷以必行。其有激濁揚清。無所顧避者。亟褒寵之。利害相關。彼此相形。自非庸暗之甚。其肯忽於身謀。而甘為欺庇之事。願陛下留意。詔刑部立法申尚書省。 詔武節大夫榮州刺史兼閬門宣贊舍人

辦知樞密院督府提舉親兵柴斌。已給料錢。文歷指揮勿行。時有詔沿江諸帥及神武中軍將佐。因捍禦金人。嘗立功者。並給與俸。既而中軍以扈蹕之久。士卒戰功。請將佐至軍滿歲。武藝精強人。亦給歷。許之。斌始自川陝。從張浚出蜀。暫隸中軍。故因以為請。議者言。神武中軍未嘗出戰。而輒依江上奇功之人。公論不以為然。今都督府使臣。又援中軍體例。既開此端。展轉援比。法令可廢。有功者解體。不以為恩。無功者僥倖。以為得計。臣竊為陛下惜之。疏奏。故有是命。 左奉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張延壽。直顯謨閣。亦以救敕也。既而言者論延壽。頃為御史。甘心媚寵。每遇休沐。即與辛永宗兄弟出妓燕飲。乃罷之。 詔諸路提刑司申行諸州。禁囚病死人。歲終計分斷罪之法。以尚書省言。治獄之吏。專事慘酷。待其垂死。皆託以病患殺之。亦未嘗依條視驗醫治。理合申嚴故也。 今年六月乙巳。 除授左朝奉大夫許中。特降三官。勒停。中前帥廣西。坐市買方物。不如價被劾。至是獄具。刑寺當中公罪杖。該赦原并去官勿論。趙鼎進呈。特是有命。

丙辰。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鹽司去處。仍令提刑兼領。以戶部舉行張致遠奏也。 左朝散郎張廉。左承議郎新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劉一止。並直顯謨閣。兼等坐檣累斥去。至是用赦而除之。 詔吏部通判關二十五處。取作堂除。時諸路郡守。自四川淮南及分鎮地分外。堂關九十八。部關二十七。諸州通判。自四川及分鎮地分外。凡武臣知州與北使經由之地。並由堂選在都者。四十八關而已。至是尚書省

又以堂除無通判窺闕為言。故有是旨。樞密院言已令江西趙祥、廣東韓京、福建申世景、王進會合招捕寇寇。緣逐項軍馬。未有統轄。切慮緩急。各分彼此。無所統一。詔詳等並權聽所到路分帥司節制。詔襄漢州軍先因盜賊并偽齊占據日劫掠殘殺等罪。一切不問。元劫人見在者。許其家經官議認。驗實給還。即撫定後。來再有違犯者。令所屬治罪。用樞密院奏也。樞密院言。近來進奏官輒擅報行朝廷邊極差除事務。詔除定本外。擅報及錄與諸處刺探人者。並重作施行。賞錢二百千許人告。又詔主行崇政殿親從推舉子人漏泄見聞事。亦如之。右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江州程昌寓轉一官。以昌寓言。建炎中知蘇州。在任實及半年。乞依元降指揮推任賞也。尚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拘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價之值。從之。右武大夫廉州刺史張杞領建州觀察使。杞為淮東宣撫司據察官。江北之役。韓世忠假杞遙郡三官。俾持書幣往金國軍前議事。得其報而歸。至是中命。而杞子敦武郎數亦授奉使官親屬例。特進四官。數進官在是月癸亥。上又召杞對於禁中。遣還成。

丁巳。皇叔眉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椿為鄧州觀察使。士椿領外宗正滿三歲。無遺闕以例遷也。詔諸路轉運司將歸業人戶合納租稅。並令依限輸納。仍開具自賊退之後。已增收租稅數目。申部以憑比較賞罰。尚書省言。比來盜賊屏息。民皆安業。逐年各有增添稅數。多為有力之家冒佃。鄉司通同隱庇。致不盡歸公上。故命約之。右承務郎錢日新言。招安楊玄利害。詔赴都督府使喚。福建路轉運判官鄭士彥言。坑冶盡廢。物料貴賤。計用錢二千四百而錢千錢。其本路舊額。合發新錢二十八萬四千省。本司與提點司歲認其數。見今不住起發。縱有拖月日。不猶愈於鼓鑄之折本。欲望詳酌。伺邊事息日施行。從之。是日。武功大夫川陝宣撫使後軍中都將牛皓與金人遇於瓦吾谷。死之。時右都監薩里干與偽熙河經略使慕容洵欲犯秦州。宣撫副使吳玠遣諸校分道伺敵。皓行至瓦吾谷。與金將呼善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馬與戰。謂其乘曰。吾所以捨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敵見皓異於他人。欲招之。皓罵而死。承信郎高萬旋旋戰。遂與武功大夫熙河路都將任安。宣撫使隊官忠翊郎秦元。承節郎薛琪。張享皆死於陣。敵顧萬戶曰。真健兒也。後贈皓。安皆翊衛大夫。官其家五人。贈萬等皆三官。錄其子。皓。福津人也。

己未。故迪功郎李東附宣教郎官一子。東監楚州軍資庫。金人入犯被害。故錄之。庚申。詔進納授官人。願貼納金銀錢米轉行至承直從義郎者。許徑赴戶部陳乞。下所屬倉庫納。申朝廷給降付身。以尚書章誼言。庶幾快便。人人願納也。詔應州縣辟羌官成考解罷。不曾被受朝廷付身者。許理為任。

辛酉。都督行府奏招捕水賊楊太等約束。時張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遂過漕運。格塞形勢。為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

于泊中。而盡驅其衆四出為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合之。固已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絕食之憂。黨與攜離。必可招來。乃以便宜命荆。潭。鼎。澧。岳。州。將逐寨先出首人。多方存恤。首領申行府授官。餘人給以閒田貨之。又命湖南安撫使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屯湘陰。保護湘江糧道。統制官郝殿屯橋口。王俊屯益陽。舊縣。吳錫屯公安。崔邦弼屯南陽。馬津。步諒。雷潭。州。其州官兵。令程千秋分撥緊要屯駐。應諸校招收致人數。比附出戰獲級例推賞。其招收人。報所屬給種授田。務令安業。侯黃誠。楊太。周論公參了日。當議蠲免租稅。補授官資。仍給黃榜。下任士安等軍。及岳。潭。鼎。州。撫諭。保護郎唐開特換右迪功郎。開獻國朝會要三百卷。詔進一官。自言本諸生。故有是命。郴州緝管人劉絳許自便。絳。正彥叔父。坐累久竄。至是自言正彥乃同堂弟之子。故釋之。

壬戌。降授左朝請大夫耿自求為尚書左司員外郎。右承務郎任申光守禮部員外郎。左中奉大夫樊資行屯田郎中。自求初以趙鼎薦為都督府隨軍漕。至是召用之。朱勝非言自求詰孟昌齡等事。見今年十月壬辰免書並進官注。官抗疏論營田利害。以為荆湖。江南與兩浙上腴之田。彌互數千里。無人以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其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今若使流寓失業之士。民許佃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可以資中興之業。實初見紹興元年五月。詔都督府簽廳行移文字。如都司體式。用本府請也。進士王諒特補下州文學。

諒以客從仇愈。為淮西安撫使書寫申發機密文字。用守禦功補官。是役也。官吏軍將轉補官資者六百十三人。而銜校進奏官皆預焉。癸亥。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儂自會稽來朝。留彌月。再召對。加檢校少卿。遣還。士儂在三月壬午朝辭在戊戌。今併書之。紹興十二年三月。詔行宮留守司官吏各與減一年磨勘。降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瓌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初。上在平江。侍御史張致遠手疏論瓌乖謬。乞同諸將召歸。上納其言。命瓌全軍駐鎮江府。而以親兵赴行在。既至數日。乃有是命。明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奏。瓌之友婿。慮於軍政有嫌。詔不許迴避。瓌請除在外宮觀。上命以不允答之。然臺諫方交章論其罪。已有廢之之意矣。秘書省正字李公懋乞依校書郎例。遇恩封除。許之。宣和間。汪藻為校書郎。以內殿宴食在通直郎之上。乞封敕。後來者皆援以為比。公懋言。校書正字。共係一班。故特許焉。錄故鄧州觀察使錢若水元孫希一為將仕郎。始用元年明堂赦恩也。廢漣水軍為縣。隸楚州。以知縣兼軍使。

甲子。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馬步軍公事蘭整充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乙丑。詔見任令丞簿尉。未經交割離任。不許從軍中辟置。及兼帶軍中幹辦事務。專委監司覺察。殿中侍

御史張絢言近縣官賦污權罪者往往干諸將爲官屬一踐軍門則監司無從按發宿奸巨蠹多以此爲得計故條約之命湖南帥司遣使持金字牌旂榜兼程至出州招安海賊陳威威有舟數十與官軍戰統領官余錡陷焉廣西提點刑獄公事董弁親往督捕且言威乞降金字牌招安雖未足信乞速賜指揮故令河南就近遣之太平州編管人范濂許自使歲坐詆誣昭慈聖皇后遠斥至是始釋之罷都司官簽貼詞狀

事在四五月

以尙書省言都司事繁虛費日力故也

丙寅殿中侍御史張絢乞於經筵讀三朝寶訓上曰可從其請上又曰祖宗故事朕嘗省閱然宮禁開事亦有外朝所不知者朕昨見毛剛中所進鑒古圖乃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春秋尚幼故采古人行事之迹繪而成圖便於省閱因以爲鑒也朕頃駐蹕會稽一日過昭慈聖皇后殿中聞昭慈言哲宗皇帝初即位宣仁聖烈皇后謂帝年幼寢處起居不離宣仁臥內至納后始歸本殿宣仁保佑之功如此而奸臣誣罔輒生謗議可爲痛憤趙鼎曰是時范祖禹劉安世以宮中買乳媼事上疏極諫以爲似聞後宮有當就館者宣仁令宰相呂大防宣諭聖旨曰無此事前日買乳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向吃乳也祖禹等方知其詳上曰近見范祖禹爲父祖禹作家傳嘗進來亦載此事蓋宮禁開事外人多不能知也中書門下省請册宮觀添給以處見待闕及未有差遣願就宮觀之人內管任都司以上及帥臣職司依第二等知州任監察御史以上及至節鎮州雜監司依第三等知州即曾任都司郎官以上人仍充提點宮觀省諸路帥司官屬員並令帥臣舉辟更不堂除從之詔江東浙西路各造九車戰船十二艘浙東造十三車戰船八艘時王瓌自荆湖得二巨艦以歸故命三路漕司做其制爲之又令江浙荆湖福建諸路漕司督諸州歲額弓甲及物料人匠赴軍器所皆用樞密院請也都督行府關差起復祕閣修撰淮東宣撫使參議官陳桷兼行府隨軍轉運判官許辟屬員二官如發運司條例關送尙書省指揮從之先是右僕射張浚至鎮江召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承命浚遂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浚以諸路軍馬所用錢糧當從督府總制故悉以上佐兼之行府關三省指揮自此始

前有以關送尙書省今此則徑用便宜降屬吏而但尙書省出刺又差不之人復記其始

丁卯詔足食足兵今日先務戶部尙書章誼可再切措置財用參知政事孟庚提領資政殿學士秦檜言金人便於矢弓乞多造強弩神臂弓以備攻討上曰檜雖在宮闈不忘朝廷右司諫趙滂言今天下之弊正患縣令之非其人願罷去注授格法盡歸堂選應內外侍從官各舉有才德堪充縣令人歲有限員赴都堂審察訖始除此職舉其人者有賞不得其人者有罰見任及侍次有貪汙苛勅者悉汰逐之巨老罷儒者或改外祠或處以監當理作親民杏序如是一二年間所在臨民之政必有可觀民豈不有被其澤者輔臣進呈上曰比已降詔慎擇監司郡守然縣令於民尤親亦宜遴選令內外侍從官歲舉五人如何沈與求曰昨者陛下駐蹕會稽亦嘗降詔令內外侍從官各舉三人堪充縣令者中書籍記以備

採擇聖意非不美也然所舉多不得人往往並緣詔令以私親僭至於有罪又不加舉之罰似未足以稱陛下責實之意上曰檢舉以行賞罰乃中書職事苟若此則詔令爲虛文而已趙鼎曰莫若監司郡守舉治狀顯著者稍加擢用其尤無良重責之法或足以示勸懲詔右奉議郎江東宣撫使司幹辦公事黃覽追奪已轉一官覽以張浚奏功增秩而殿中侍御史張絢言覽被辟之時敵騎已去數日且身在江西未嘗至本司供職望即追奪仍降指揮如諸軍官屬更有辟差在敵人已退之後推賞在未到軍中之前者並限一月自首特與免罪止奪今來所轉一官如敢隱匿卻致覺察得實即於元官上再行貶秩庶人知自奮實中興之要務從之命廣東提點刑獄公事郭孝友同帥司會合中世景趙祥韓京王進人馬招捕度寇時孝友自禮部員外郎補外未行仍趣令之任右朝奉郎新添差通判處州趙壽別與差遣壽彥若孫也朝廷以其祖故錄用之御史張絢言元祐之臣名隸黨籍者陛下臨御以來辨別邪正明訂是非復其職名則恩加於泉壤世其祿仕則澤及於子孫天下至公之論也若乃創立添差之例則臣以爲不然蓋石列名臣故家尚多展轉援例何時可已故有是命詔川陝宣撫使近上謀議官一員權管宣司職事應干軍馬權行節制別聽朝旨以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言虛法原疾病故也時宣撫副使吳玠在軍前聞之檄取其印參議官直徽猷閣范正己等行本司事不肯與正己命內外諸軍除沿邊及調發赴軍前並聽玠節制外餘委逐軍統制官循撫彈壓玠忿之金房鎮撫使兼本司同統制王彥有衆七千在渠州正己令彥往夔州路照管關隘玠以其不先自己大怒三月丁丑行遣除授龍神衛西廂都指揮使健武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王瓌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初瓌既除騎帥而侍御史張致遠奏瓌之罪惡不在辛企宗下而善交結則過之豈聖意以爲瓌提兵久軍衆未有所隸姑示眷畱行遣自有次第耶臣竊謂瓌提兵雖久侵剝少恩其下多厭苦之故每戰有潰散者此可驗也然別選制將士干衆情明正典刑貴於早斷臣願陛下速與大臣計之免致議議重干聖聽契勘三衙之職寄任尤重陛下倘以瓌兵未有所隸不可遽議罷黜即乞且改授職事速選制將往領其衆仍自容斷正瓌典刑雖外國聞之亦當畏服臣緣慮此曲折故未敢顯然論奏併乞容察殿中侍御史張絢奏瓌之收師誤國擢髮莫數其罪即欲上章論列深恐聖意已有所處兼瓌之兵馬未有分隸定所臣以此二者未敢顯陳但瓌之過惡非他人比況陛下方經理邊事正賴賞罰嚴明乃克有濟若捨瓌而不問更加除命非臣所敢聞也兩日來外間公議不容籍籍可畏尙慮九重深遠未知輿情臣故略舉大體上徹宸聰伏望斷自乾剛將瓌部曲早行分撥速罷瓌新除職任明正典刑庶幾內振朝綱外儆將士恢復之功在此一舉惟容明勿疑特加省察右司諫趙滂奏瓌素無武藝不閑戎律偶緣遭遇濫竊兵權建炎開爲河東經制敵騎將至乃擁兵自衛避地入蜀使川陝之民聞風震恐陛下貸之而弗誅責其後效而瓌不務循省以贖前愆方杜充之守建康也瓌聞敵至不復應援而引兵先遁直趨閩中其罪一也方憲駕離永嘉也瓌持軍無律不能統御而致潰散爲盜毒流東南其罪二也及出師討楊么曠日持久攻取無策而崔增吳全之軍遂致陷失其罪三也比詔回軍鎮江中外欣悅皆謂陛下必欲正其罪狀重賞典憲今瓌以輕騎

揮使健武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王瓌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初瓌既除騎帥而侍御史張致遠奏瓌之罪惡不在辛企宗下而善交結則過之豈聖意以爲瓌提兵久軍衆未有所隸姑示眷畱行遣自有次第耶臣竊謂瓌提兵雖久侵剝少恩其下多厭苦之故每戰有潰散者此可驗也然別選制將士干衆情明正典刑貴於早斷臣願陛下速與大臣計之免致議議重干聖聽契勘三衙之職寄任尤重陛下倘以瓌兵未有所隸不可遽議罷黜即乞且改授職事速選制將往領其衆仍自容斷正瓌典刑雖外國聞之亦當畏服臣緣慮此曲折故未敢顯然論奏併乞容察殿中侍御史張絢奏瓌之收師誤國擢髮莫數其罪即欲上章論列深恐聖意已有所處兼瓌之兵馬未有分隸定所臣以此二者未敢顯陳但瓌之過惡非他人比況陛下方經理邊事正賴賞罰嚴明乃克有濟若捨瓌而不問更加除命非臣所敢聞也兩日來外間公議不容籍籍可畏尙慮九重深遠未知輿情臣故略舉大體上徹宸聰伏望斷自乾剛將瓌部曲早行分撥速罷瓌新除職任明正典刑庶幾內振朝綱外儆將士恢復之功在此一舉惟容明勿疑特加省察右司諫趙滂奏瓌素無武藝不閑戎律偶緣遭遇濫竊兵權建炎開爲河東經制敵騎將至乃擁兵自衛避地入蜀使川陝之民聞風震恐陛下貸之而弗誅責其後效而瓌不務循省以贖前愆方杜充之守建康也瓌聞敵至不復應援而引兵先遁直趨閩中其罪一也方憲駕離永嘉也瓌持軍無律不能統御而致潰散爲盜毒流東南其罪二也及出師討楊么曠日持久攻取無策而崔增吳全之軍遂致陷失其罪三也比詔回軍鎮江中外欣悅皆謂陛下必欲正其罪狀重賞典憲今瓌以輕騎

造行朝。曾未數日。忽有侍衛馬軍之命。士論喧闐。滋不能平。邇者陛下以諸軍捍江有功。既以優加賞典。今復有三罪。獨置而不問。是有賞而無刑。恐非所以示勸懲也。伏乞斷自聖意。重加寬斥。費開亦奏辭新命。乞在外宮觀。乃詔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邊順兼權馬軍司公事。而以費兵萬五千人。隸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後三日。又從慶奏罷軍職。

戊辰。左宣教郎敕令所刪定官金安節入對。安節上三事。其一。請專任理財之臣。大略謂天下所急。惟兵與食。國家本兵之地。任歸有密軍旅之政。皆自此出。既得其要矣。惟財用所總。則委之戶部。堂廟之上。無有專其任者。於足食之計。未可謂得也。夫奉行法令。稽考簿書。以謹有司之職者。戶部之所能也。若乃調國用之盈虛。察計臣之能否。謀畫陛下之前。而施之天下。則戶部有不得而與者矣。自軍興以來。公私率皆匱乏。臣謂今日之計。宜求幹實之士。明於財計者。使居錢穀之官。久於任使。勿亟遷徙。核兵數。省吏員。節賜予。罷浮費。又專置一職。以大臣領之。如樞密之處本兵。使修其政。以足財用。凡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得察其勤惰。考其殿最。而黜陟之。常令財賦所出。轉輸所由。悉在目中。如指諸掌。國家有征伐戍守之事。則參畫於一堂之上。而兵食兩足。以成陛下恢復之功焉。昔司馬光以財用窮乏。欲救其弊。請以宰相領總計之職。而思所以救補之術。自謂當時之務。莫急於此。況在今日。其二。論行在職事官除猥冗。大略謂朝廷除授與銓選異。吏部所掌者。有司之法。爾法所當得則與之。人之才行。不暇悉也。方吏員衆之日。許用將來遠關。其勢當然。無可言者。至於朝廷除授。則略資格。先簡拔。當以人才爲意。豈可苟遂其私。而長奔競之習哉。當今內外差遣。出於堂除者。尤爲猥冗。而行在爲甚。寺監丞而下。有一官而除代。至於四五人者。計其蒞官之期。或在十年之後。是豈堂除之本意哉。或謂居是官者。率多遷徙。未嘗終更。雖久且近。則是示人以躁進。而使其不安其職業也。其又可乎。遂使趨競之士。不安義命。僥倖一時。得以爲後圖。既得之後。復歎滯淹。假以求進。奔走干託。無時而已。夫朝廷之上。當激厲士風。使人知自重。庶幾他日不負國家任使。今乃若此。安可循習而不革哉。前日之失。不可追改。臣願陛下調教大臣。自今以始。應在內差遣。有不待見闕而進擬者。亦須已授人。然後除代。仍各量其才行。使稱厥職。以重朝廷選任。庶幾授受之閒。不至太濫。人絕覬覦。稍息奔競。是亦厚風俗之一端也。其三。論士風不競。不恤國事。自爲身謀。願招股肱耳目之司。察其趨向。考其勤惰。而陞黜之。以風天下。翌日。趙鼎等進呈言。安節奏疏。語言有未習知國體者。上曰。人才當要長養成就之。使見聞習熟。則知國體矣。乃取其第二奏行下。又旬日。以爲司農寺丞。安節。歛縣人也。

安節奏疏。載此第二。謂云。臣願陛下調教大臣。自今以始。應在內差遣。有不待見闕而進擬者。亦須已授人。然後除代。日麻所載。乃止云。明謂大臣。且其面存圖之。二書所載不同。今從奏議。安節除寺丞。在三月辛。

月辛。詔江浙湖廣福建等路。各置路分總管一員。於帥府駐劄。應訓練教閱調發等事。並繫街巾奏。如陝西河東北三路。例以樞密院言。武臣內近有立功並官序資格已高之人。別無窠闕。故有是命。登州文學吳敦禮。特許參選。致禮以布衣爲沿海制置使郭仲荀。遣往高麗。伺敵中事。得其報以歸。故錄之。宜慶使康州防禦使入內侍省。都知梁邦彥。武功大夫文州刺史入內侍省押班陳永錫。各進遙郡。

一官以樞密院言。自敵犯淮甸。至軍駕回臨安府。本省計發過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封。即無稽滯。理宜推恩故也。

己巳。參知政事孟庚言。準敕差提領措置財用。今乞以總制司爲名。專察內外官司隱漏遺欠。行移如三省體式。應本司措置事件。依例進呈。得旨。關申尙書省。仍鑄印賜諸路。係省錢出入。務經制司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其十上供。其十三州縣及漕計支用。庚請增十錢。四月。已未。又請收者戶長雇錢抵當四分息錢。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息等錢。四月。已未。又收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又收官戶不減半民增三分役錢。四月。辛未。又收常平司五文頭子錢。八月。乙酉。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司拘催。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預焉。大凡東南諸路。經總二司錢。歲收一千四百四十餘萬緡。四川歲收五百四十餘萬緡。左承議郎顏爲。追毀出身以來告敕。除名勒停。展三期。坐前守嚴州。犯自盜賊。當徒六年也。大理評事李洪。李志行。並改合入官。初。洪等自言。建炎二年春。試刑法入第三等上。乞依條改。吏部言無案牘可考。令召本司官一員。結除名編置之罪。委保詣實。許之中書舍人劉大中言。有司當守法。何至爲一僥倖之人。委曲求改官之路。恐人人援此。作僞生姦。何所不至。翌日。輔臣進呈。趙鼎曰。古者以刑弼教。宜崇獎之上。曰。刑名之學。其廢久矣。不有以崇獎之。使人就習。則其學將絕。沈與求曰。法家者流。雖別一科。然人命所係。不可不重此選。乃令吏部重別取索。有無的實。于照事。遂寢。三月。己卯。吏部申。明給據事。恐因此。是日。經筵開講。自上視師。暫輟講讀。至是復之。

庚午。尙書左司員外郎王侯。直祕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李謨。各進秩一等。上之視師也。侯以漕司職事。往紹興府。明台溫。處州。刷錢帛。而謨先往平江。椿辦錢糧。至是本司以爲言。故贊及焉。辛未。右宣教郎知婺州金華縣孫緯。爲宗正丞。填復置闕。用少卿范冲奏也。自建炎初。宗正移司。而屬籍諸書。中道散佚。無有知其法者。冲言。緯諳編修次第。遂以命之。緯。沂州人也。侍御史張致遠言。中外諸軍。屠酷城市。日奪官課。重載絡繹。不稅一錢。回易悉據要津。逃亡不開落。凡所侵擅。皆云製造軍器。臣取紹興四年。逐軍認造器甲考之。全然不多。而度支細計。歲內降給。凡一百二十萬緡。朝廷又歲歲拋買。如羽毛箭箚。打造甲葉箭頭之類。動以千萬計。算工董役。無日少休。不知所造幾何。遂時分給諸軍。及椿箇之數。又不知幾何也。器械非如他物。今日之事。孰急於此。惟有司全不會會計。遂使諸軍坐收厚利。伏望睿斷。速命兵工部。將軍器所與諸路諸軍。累歲已造之數。諸路已買到物料。並見買未到之數。視其多寡。度其緩急。別爲之區處。若諸軍願自造。則量其所用。應酬價錢。而諸路工役。拋買可能。軍器所亦可省。若併就軍器所。則張官置吏。專司措置。仍於諸軍下。抽取人匠。不必更令認造。事既歸一。自無橫費。願陛下姑聽臣言。務寬民力。詔工部詳度。申尙書省。詔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歲貢上供。更與免二。

年用鎮撫使解潛請也。分鎮撫使上供三年。今已二年故潛有請。

壬申。上謂輔臣曰。昨范溫帶來京東民兵。比效用請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日中軍引見。頗有蓋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匹賜之。趙鼎等曰。陛下內帑縑帛之數。非承平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犒將士而已。詔六院官左藏庫監官並依舊堂除。戶部尚書章誼請諸州縣抵當物貨。並限一年不贖檢估。從之。去歲以調兵。始令諸路依舊質當金銀四帛等。每貫月收息錢三分。滿十月不贖者。並沒官。已而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朱緇乞依紹聖舊法。以二年為準。許之。誼謂。即今州縣與昔日事體不同。恐難以積壓本錢。守待二年。故有是命。州縣復置抵當庫。日麻不載。今因誼。

申請。遂書之。詔所奏在今年二月已亥。然史亦不書。今附此求去年降旨月日別書之。 詔右承奉郎徐度令中書舍人試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程。左朝散郎

主管江州太平觀錢茶。新授太常博士張宜並召試館職。左朝奉郎新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汪愷。左承議郎新通判潭州王棠並與陸擢差遣。度。處仁子。官守兄也。自詔復十科薦士。而龍圖閣直學士汪藻薦度及棠。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薦愷及度。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葛勝仲薦程。官棠。沈與求為龍圖閣直學士。薦棠。胡交修為給事中。薦愷。故有是命。已而度除太府寺丞。程除秘書省正字。官除秘書郎。兼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程除正字。兼除官教。並在四月乙卯。官除秘書郎。並在八月度改除正字。在七月。 愷除江西南西路轉運判官。棠知江陰軍。三月。中

與後士以十科薦用者自此始。命經制福建財用章傑市耕牛千頭。賜韓世忠為淮東屯田之用。選軍校部。送十不失一者。遷資給賞。所失過分者。抵罪。仍責償之。是日。神武中軍春大閱。詔戶部賜錢萬緡充激犒。

癸酉。右朝議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徐康國。散大夫。用刑部檢舉也。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康國皆投進銷金屏風。及刷剗州縣羨餘二事。以為康國當艱難之時。剗下以媚上。虐民以希功。望賜寢罷。以為監司之戒。命遂格。是月。真陽縣觀音山盜起。攻剗鄉落。舉人吳琪竄去。琪妻諷氏與鄰婦數人俱被執。譚在衆中。願潔白。盜欲妻之。譚詎之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將至。將為齏粉。我良家女。何肯為汝婦。盜強之不已。至于捶擊。愈極口肆罵。為所殺。此據洪邁所作傳修入。傳以為今年閏二月事。故附此月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七

【紹興五年】三月甲戌朔。建武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王瓌降授濠州團練使。瓌既罷軍職。而侍御史張致遠。殿中侍御史張絢再論其罪。致遠言。昔秦穆公赦孟明。遂霸西戎。周世宗殺樊愛能等。乃走契丹。臣嘗考其故。蓋孟明以力戰而敗。愛能等臨敵無鬪志。此可赦可殺之分也。往者敵騎窺江。瓌聞風引避。所過縱兵大掠。江東騷動。駐軍上饒。觀望進退。審知敵去。方議赴行在。乃取道福建。盡破隘柵。一路訛傳。寇至。襁負奔避。城邑幾空。行次處州。後部楊勛。瓌縱而不追。建劍焚蕩無餘。流毒兩路。楊么負固洞庭。累年於茲。陛下命瓌為制置。倚以成功。而瓌畏懦。謀不親戎事。悉置曉健自衛。崔增。吳全。皆非素偏裨也。則迫使深入。遂墮賊計。與知鼎州程昌寓計。校苛細。至形紙墨。又於岳州勞役軍民。營葺居第。修廊複屋。極其宏壯。凡所辟置寮屬。多緣齷齪奇玩。豈復責以職事。蠶耗財用。蔑收紀律。求於諸將。無瓌比者。如瓌頻年剗衆。稍入又復優厚。度其裝囊。可富數世。方將臣立功。各思蹈萬死一生之時。而瓌緣敗事。獨優游圖書聲色之奉。為瓌謀則善矣。非所以訓衆也。絢言。瓌怯懦無謀。驅迫崔增。吳全。致有鼎江之敗。瓌恬不為懼。方且虛張軍數。干索錢糧。又縱其部曲。捉刺農夫。剗掠殺傷。莫知其數。湖南之民。願食其肉而不可得。故有是命。詔諸路監司帥守條具。被受專法來上。用太府寺丞王良存請也。自兵火後。省部無一州一路專法。及州縣引用。則往返詰問。有三四年不決者。良存以為朝廷立法之原。四方申述。不從

罪。又從戶部之請。特轉官資。是賞也。是誘諸路憲臣。皆為欺妄。以伴賞也。欲望聖明。察叔獻之姦妄。將前降各轉一官資。道寢不行。上為寢其命。是時劉大中胡寅並為舍人。秘書省著作佐郎兼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右朝散大夫。宇文師愛。知漳州。右朝散郎。陳敏。知太平州。敏識。誦官凡五歲。至是始錄之。詔諸路勘合錢。每貫收十文。足勘合錢。即所謂鈔券。定帖錢者。尚書省令史董絃。能令大理寺治罪。絃隸左右司。而私受廣東統制官韓京。劄子。充本軍收接文字。為之經營功賞。都司官言。恐因而刺探朝廷事務。漏洩機密。故黜之。故迪功郎。范端益。特贈承事郎。官一子。端益為零都尉。捕劇賊死於陣。

戊寅。故進士趙憲。特贈右承務郎。憲弟右司諫。蕭乞。以扈駕增秩。恩回贈一官。故有是命。尚書吏部員外郎兼都督府諮議軍事。王純。吏部員外郎。李元淪。金部員外郎。吳并。皆卒。近臣章誼等言。其貧。乃各賜銀百兩。己卯。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兼太平州宣撫使。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兼鎮江府宣撫使。詔自今春秋銓試出官。及試刑法教官。或文武官應舉。試中之人。並令所屬官司。出給公據。以革詐冒。用吏部侍郎鄭澂。請也。近方降旨。罷試教。官此復令給公據。

辛巳。詔川陝監司。知通去替一年。令轉運司具狀。申尚書省。餘依八路舊法。差注。以中書門下言。今道路稍通。合循舊制也。自是宣撫司之權殺矣。新除國子監丞。程克俊。守尚書駕部員外郎。詔秦興縣。依舊隸揚州。川陝宣撫司。續奏。仙人關。勝捷。內附州。楊家崖。捍禦官兵。武節大夫。姜成等。二千八百三十七人。各轉一官資。詔販淮。浙。鹽。至。荆。湖。州。軍。如。願。般。販。往。襄。陽。府。路。者。聽。從。便。京。西。舊。東。北。鹽。地。分。至。是。始。通。焉。

壬午。起復。徵。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軍。事。邵。溥。兼。權。川。陝。宣。撫。副。使。置。司。縣。州。應。軍。期。錢。糧。等。事。與。吳。玠。通行。主。管。餘。依。舊。法。原。所。得。指。揮。時。溥。寓。居。隴。為。縣。故。就。用。之。然。自。是。戰。守。事。玠。始。專。行。溥。益。不。得。預。秘書省正字。李公懋。入對。言。荆南。自孔彥舟。鍾相之亂。移治枝江。今六年矣。荆襄俱重地。若荆南不守。襄陽難以獨立。蓋枝江非要害之衝。上連宜都。祇可為走計。異時襄陽失守。猶可為辭。今收復襄陽。而荆南尚寓枝江。朝廷何賴。始聞解濟。遣人到朝廷。云。百姓。僞。哭。不。肯。歸。府。可。謂。欺。誕。上。曰。帥。臣。若。歸。後。民。自。安。之。但。帥。臣。不。肯。歸。耳。先。是。潛。遣。鎮。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右。從。事。郎。劉。時。赴。都。堂。白。事。前。一。日。召。對。改。京。官。故。公。懋。及。之。詔。製。造。御。前。軍。器。所。隸。工。部。能。提。舉。所。令。工。部。郎。官。軍。器。監。官。輪。日。往。軍。器。所。檢。視。遂。以。戶。部。尚。書。章。誼。兼。權。工。部。尚。書。英。州。編。管。人。傅。粵。量。移。南。雄。州。權。中。書。舍。人。胡。寅。奏。其。罪。請。永。不。量。移。以。為。後。來。亂。賊。之。戒。命。乃。寢。右。承。務。郎。張。省。括。特。補。右。修。職。郎。省。括。洛。州。人。舉。進。士。不。第。馬。擴。為。節。制。應。援。軍。馬。使。用。便。宜。補。初。品。官。至。是。自。言。說。論。斬。賽。之。勞。乞。正。補。京。秩。故。有。是。命。癸。未。詔。殿。前。馬。步。軍。司。各。據。見。管。兵。數。權。行。排。置。指。揮。初。禁。衛。諸。軍。遇。救。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假。擾。軍。

營。紛。亂。排。轉。不。行。時。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陞。遷。之。望。左。僕。射。趙。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仿。佛。舊。例。立。為。轉。員。之。法。乃。詔。諸。班。直。將。校。親。從。事。官。各。依。條。排。轉。一。資。三。司。將。校。亦。與。轉。行。時。殿。前。有。兵。九。百。餘。人。馬。步。司。各。六。百。餘。人。而。已。左。宜。教。郎。王。居。修。充。教。令。所。詳。定。官。右。從。事。郎。權。通。判。汀。州。郭。濤。特。改。合。入。官。先。是。清。流。縣。官。李。叢。率。衆。二。百。為。盜。濤。合。軍。民。之。兵。掩。捕。盡。殲。之。言。者。奏。其。事。下。帥。司。核。實。如。章。乃。有。是。命。

甲申。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大。軍。發。鎮。江。世。忠。將。行。上。賜。手。劄。曰。昨。因。敵。退。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獨。請。以。身。任。其。責。朕。甚。嘉。之。翌。日。趙。鼎。進。呈。世。忠。已。過。淮。南。乞。遣。中。使。撫。問。上。曰。當。別。有。所。賜。近。劉。光。世。進。馬。來。問。朕。乞。花。瓶。已。較。玉。瓶。賜。之。矣。乃。復。賜。世。忠。銀。合。茶。藥。且。以。手。劄。勞。之。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也。時。山。陽。殘。弊。之餘。世。忠。披。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燕。會。俾。為。婦。人。妝。而。恥。之。軍。壘。既。成。世。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為。重。鎮。

乙酉。侍。御。史。張。致。遠。權。尚。書。戶。部。侍郎。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進。省。記。到。建。炎。時。政。記。二。冊。上。謂。大。臣。曰。朕。已。看。過。皆。是。實。時。綱。近。日。論。事。非。往。時。之。比。趙。鼎。曰。綱。才。氣。過。人。但。向。辟。屬。官。多。少。年。浮。躁。之。士。致。有。所。累。耳。武。顯。大。夫。湖。秀。州。管。界。巡。檢。崔。慎。由。特。差。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始。用。魏。疇。也。疇。見。四。年。八。月。戊。戌。武。義。大。夫。開。門。宣。贊。舍。人。曹。助。為。浙。東。路。兵。馬。副。都。監。助。除。江。西。副。都。監。未。上。以。闕。遠。為。請。故。改。命。之。言。者。論。助。不。習。武。藝。專。事。請。求。宜。和。開。補。官。首。尾。一。年。即。帶。開。職。遂。至。大。夫。僥。倖。之。速。無。如。助。者。艱。難。之。時。文。武。並。用。欲。其。協。濟。事。功。豈。有。武。臣。差。除。不。合。公。論。者。乃。置。而。不。問。乞。奪。助。命。依。舊。令。闕。從。之。助。自。燕。山。得。歸。凡。九。年。未。嘗。遷。秩。也。遷。助。新。除。在。三。月。丁。酉。

丁亥。參。知。政。事。孟。庚。言。檢。察。內。外。官。司。錢。物。並。從。總。制。司。一。而。擬。定。取。旨。行。下。仍。申。尚。書。省。其。利。害。明。白。事。體。稍。重。合。從。宜。更。改。並。內。外。主。管。財。計。官。吏。遇。有。缺。及。不。堪。倚。仗。之。人。並。依。今。來。所。得。聖。訓。與。宰。執。商。議。施。行。從。之。庚。初。受。命。乞。本。司。事。依。例。進。呈。得。旨。關。中。尚。書。省。至。是。上。諭。庚。以。事。重。者。與。宰。執。同。議。故。有。是。請。焉。故。端。明。殿。學。士。左。正。議。大。夫。盧。法。原。特。贈。五。官。令。所。屬。量。給。葬。事。

戊子。詔。兩。浙。諸。郡。市。客。舟。為。起。綱。之。用。仍。立。綱。官。賞。罰。以。給。事。中。陳。與。義。言。雇。船。轉。輸。官。民。交。弊。故。也。福建。路。兵。馬。都。監。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充。都。督。府。選。錄。統。制。王。瓌。之。罷。也。其。兵。皆。隸。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麾下。世。景。時。方。捕。虔。寇。未。獲。故。世。忠。請。之。行。府。言。已。遣。他。將。代。赴。淮。東。故。世。景。改。命。太。常。諡。故。陸。海。軍。節。度。使。鄭。玘。之。曰。榮。恭。翼。之。紳。子。也。己丑。提。點。淮。南。兩。路。公。事。都。督。府。提。領。市。易。務。張。澄。乞。泗。楚。濠。州。壽。春。府。市。易。務。監。官。到。任。半。年。轉。一。官。二。年。更。轉。一。官。選。人。通。三。考。改。合。入。官。本。錢。十。萬。緡。已。上。收。息。一。倍。即。與。轉。一。官。仍。減。二。年。磨。勘。虧。折。

元本者展二年磨勘每萬緡收息錢三分以上給五十千官吏均給折一分以上仍與專副備償其餘以是為差歲終委建康府都市易場監官點算置籍申本司比較並從之

庚寅左朝請郎王紹守尚書金部員外郎右通直郎周三畏守刑部員外郎

辛卯中書門下後省奏上殿臣寮有親聞聖語者乞依慶歷七年詔旨備錄關修注官如循習故例隱匿不報以違制論以監察御史許博有請也起復祕閣修撰准東宜撫使司參謀官陳楠言瀕淮之地久經兵火官私廢田一目千里連年既失耕種草莽覆地皆肥饒臣願畝分屯諸帥占射無主荒田度輕重之力斟酌多寡給所部官兵趁時布種或體做陝西弓箭手法從長區處因地所宜種麻粟稻麥一切聽之無問租稅力耕之人添破糧米朝廷逐旋應副耕牛委之諸帥計置種子將來盡還其價不特人糧可以足辦如飼馬芻秣之用亦皆沛然矣仍乞委自都督府選官兼總其事令親到逐司與主帥熟議俟上下情通然後行之每軍就令統制統制領官管認監督近上謀議官領之收成受納之日同認所得之數並隨時價值具中都督府籍記支還價值以金銀見錢品搭給降將逐司所得除一歲合支數外餘就令封樁為儲積之計詔關都督行府

壬辰左奉議郎李椿年入對上問以民間利害椿年曰今日法令非不善財用非不足而州縣每每不治者在不得人耳若於二稅稍加措置不致失陷用度自足若轉運司更將常賦隨時轉易通一路之有無財不可勝用也上曰今日監司郡守不相協濟朕在河朔親所備見監司所至不恤州郡有無盡行剝削州郡往往藏錢不令監司知椿年奏曰誠如聖訓椿年浮梁人嘗知寧國縣劉大中所薦也尋以椿年通判洪州四月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建康見今修築城浚濠調五縣夫計役三千人建康累經殘破屯大軍比之它州民力最為凋弊況方農桑之月妨費本業誠為可慮乞令帥司權于鄰近太平廣德宣池諸郡均差廂軍及在城人兵赴本府執役將見科諸縣人夫並行放散從之詔廣東福建路招捕海賊朱聰時商舶且來而海道未可涉提舉廣南市舶姚焯言有海南綱首結領餘伴前來號為東船賊亦素憚乞優立賞典同力掩捕乃命福建廣西帥臣疾速措置

癸巳初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競產而執出白契者毋得行用從兩浙轉運副使吳革請也

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請孟庚沈與求曰以天氣久寒蠶損甚衆上曰朕見令禁中養蠶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于延春閣兩壁畫農家養蠶織絹甚詳元符間因改山水左迪功郎夔州路觀察榷辦官張戒特改左承奉郎戒正平人以趙鼎薦得召對上謂鼎曰戒禮貌生疏必未會大段歷任鼎曰自登第十餘年只會作縣令上曰論事頗有理然為文未成就鼎曰如其人剛拙上曰人才和柔者多剛直者最難得乃以戒為國子監丞

乙未初權船錫應產鉛錫冶坑盡行封樁具數併價申都令權貨務依鹽法措置印造文引許客人算請

給賣贖赴指定州軍坑場又請通行與販所有鑄錢司合用鼓錢數仰貨錢赴坑場依價收買本錢依舊令轉運司支撥如不足於上供錢內貼支如數目比額增減其守令監官巡尉並比類買納隨增立賞罰用總制司請也右樞密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傳入對乞召見武臣上曰如諸將佐朕皆識其面目其能否亦皆知之論久任因言近歲如明州鎮江建康守帥更易頻數上曰太守止是治民傳對曰如到任一兩月間官吏面目猶未能識豈暇詢究民間利病上曰然尋以傳為右宣教郎尚書右僕射張俊言臣被旨暫往江上措置邊防臣近到鎮江建康府以相去行在所地理未遠即不敢一面施行即次關報動經旬月竊慮誤事臣將來上江日如有似此事件欲並依先降指揮施行詎具奏從之初凌既定招來湖寇之計乃命荆湖制置使岳飛先以兵往凌又慮諸將未諭此意或逞兵殺戮則失勝算傷國體遂具奏請行上許焉

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張浚以都督收捕么先遣岳飛屯于鼎州英陽軍于橋口浚即遣兵或說浚曰不

已差官儲矣唯岳制置之軍當特請軍中是以儲而遣也或謂浚有說浚從之未幾以轉運軍橋口渡駐潭州詔福州因緣軍期借用常平錢特與除破時本路提刑司以朝旨責償甚峻帥臣張請于朝乃命限二年後省奏竊詳福州所奏事理若朝廷察知其不涉欺罔如委實逐急應副軍須用過雖盡免放可也今徒分限責還要之終取於民而已當時移用官吏必無備償之理彼民何辜而重困之若來年又於科率之外別敷常平積欠臣恐愈見難辦徒掛簿書資吏姦耳區區愚慮陛下儻以為然乞降指揮近日所遣閩廣之使與逐路提刑只令檢察欺弊與非理移用其緣軍須支費過常平錢物往者不問來者如律如此則四方皆知朝廷初非利其數多而欲取之也不亦善乎上乃寢前命既而漕臣薛昌宗又請其餘七州軍借過常平司錢物並特與除破從之

翰林院醫官王繼善入內看醫本院以未經試補用舊法執奏御寶批特依今來指揮後省言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驟令繼善入內看醫失立法之意開侍進之門利害所關不敢忽而不論望賜追寢從之

丙申龍圖閣直學士知撫州汪藻提舉江州太平觀時朝廷議益監司郡守其資序已深雖無顯過而才非所宜者以祠祿處之張致遠為御史嘗言藻素多玷闕白簡俱存湖州之政至今傳笑法行自貴始先罷藻彼歎於中者將望風投劾而去矣此亦銓量之至要也故藻遂罷降授左朝奉郎胡蒙復所降一官以赦彼也權中書舍人胡寅言考之公論蒙在五使最無善狀夫人臣受命於君者殞無二蒙乃慢陛下之命憚貴之威罪不容於死今赦宥稍敘舊官則當為他日任用之漸俾附下罔上人無復忌畏而刑賞亂矣命乃寢

丁酉復移浙西安撫司於臨安府以駐蹕之地理宜增重事權故也徵猷開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徵猷開待制知鎮江府沈晦兼沿江安撫使

兼侍讀鄭澂與樞戶部侍郎張致遠兩易。左迪功郎敕令所刪定官兼史館校勘鄧名世守秘書省正字。仍與正字王翬、王栻並兼校勘。詔端明殿學士知饒州董耘稟請宮祠。可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程瑀知撫州。直龍圖閣新知泉州魏知饒州。自是郡守之非才者。稍稍被汰矣。在臺時。常論江東提點刑獄公事虞溁與執政連親。不可任。注乃引嫌移建州。命推貨務降鹽鈔六十萬緡。赴都督行府。收糴江南早禾米。

戊戌。詔樞密院計議官呂用中。徐康。編修官霍蓋並以檢察逐路經費財用為名。用中浙西。康江東。蓋浙東。路乃借奉使印。上皆召見。賜裝錢而遣之。右承奉郎宋應道三官。應父喬年為殿中監。以修明堂增秩。恩回授京官。用吏部審量而有是命。詔道州丁米。依舊于田畝上均敷。用本州請也。先是湖南諸郡。歲調上戶充土丁戍邊。其下戶不行之丁。則隨稅輸米。後以官軍戍邊。而戍米如故。道州歲輸米二千餘斛。近歲為羣盜所殘。人丁益少。遂以田稅取之。守臣右朝奉大夫趙坦乞以二分敷于田畝。一分敷于民丁。事下轉運司。而坦已去。代者言。如此則每丁當輸二斗有奇。貧戶丁多之人。猶為偏重。故有是旨。既而言者以為湖南民力重困。乞將一路有丁米去處。並與蠲減一分。乃命轉運司相度中尚書省。後不果行。後在四月甲辰。明年八月己亥。王迪又請。均之田稅。十四年十月戊戌。所書可參考。

己亥。詔諸部尚書。遇闕許除侍郎兩員。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姚舜明陞徽猷閣待制。以中書門下省。舜明自除權侍郎至今。通及一年也。詔沈晦累請宮祠。可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祕閣修撰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鑛錢劉寧止知鎮江府。促之任。言者請進納武臣。候轉至大夫日。遇郊方得封贈。從之。

庚子。罷饒州學生監。鄱陽地高寒。非馬所宜。自置監至今。所蓄牝牡馬五百六十二。而斃者三百十有五。駒之成者二十有七而已。其芻粟又皆賦于民。人不以為便。故罷之。左朝請大夫提舉學生監牧事郝漸坐失職免官。仍削二秩。兵部侍郎王居正獻辯學四十二篇。居正嘗入見。請以舊所論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于道者為獻。上許之。居正乃為七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凡所褒貶。悉害名教。其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誣誣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聞。其四曰。託儒為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其五曰。隨意互說。反覆皆違。其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為新奇。不恤義理。其七曰。三經字說。自相抵牾。乘而成之。謂之辨學。詔送秘書省。崇觀間。王安石學益盛。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居正獨非之。至是因事請對。進言曰。臣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居正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為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民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居正退。即序上語繫於辯學。書省上之。

辛丑。都督行府言。左朝散郎知秦州邵彪。具到營田利害。應請射荒田。每畝課子五升。田土瘠薄者。量與裁減。耕種五年。仍不欠官司課子。許認為己業。限外元主識認。或照驗明白。即許自踏逐荒田。依數指射。以為己業。如是五年內歸業。即許個人盡時交還。量出工力錢還個人。勘會所陳。委可施行。今關送尚書省指揮。從之。初。傅崧卿之經始營田也。十年內許地主識認。後用陳規義。滿三年不欠官稅者。許充己業。最後有旨。三年外田主自言者。給還三分之一。餘聽指射荒田。以足元數。彪謂。前旨有害力耕之人。後旨有妨歸業之戶。故有是請。浚用便宜行之。參知政事孟庚。沈與求見其所關。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皆不樂。宰相趙鼎一切不較。人為難。行府關三省事。以趙鼎事實。修入前此未。有稱關送尚書省指揮者。故因此遂書之。賜光州度僧牒二百。

為營田費用。都督行府請也。先是。賜壽春府度牒四百道。故光州援以為請。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新臨安府兵馬都監楊華添差潭州兵馬鈐轄。

壬寅。丁憂人韓璠。起復右朝奉大夫。充淮西宣撫使。司參議官。璠。開封人。其父為省吏。劉光世所辟也。癸卯。刑部請因事到官。實負冤抑。而呼萬歲者。杖一百。舊法。概徒二年。言者以為情有重輕。乃申明行下。其餘論如律。移鎮江府推貨務都茶場於真州。初。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略。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言。謹析為十事。一論用兵之策。大略以為。敵性貪婪。吞噬不已。若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還。中原必不可復。偽齊資糧。必不可焚。和議之計。必不可諧。大江之南。必不可保。宜開遣使臣。再貽書以駭之。復示弱以給之。而我急為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二論彼此形勢。大略謂。尼瑪哈之性。好殺喜戰。用兵不已。昧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謠吟思鄉。勢必潰散。又劉彥宗。韓喇布。伊都。札木國王。洛索貝勒。皆已死。所存者。材氣皆在數人下。子女玉帛。充滿於室。志驕意滿。有將亡之兆。而我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器械已略備矣。臣竊料。劉光世。韓世忠。張浚。楊沂中。岳飛。王瓌。下兵數。得廿萬人。除輜重火頭外。戰士不下十五萬。夫太祖。太宗。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今有兵十五萬。若不用兵。則必有後時之悔。三論舉兵之時。大略謂。金人風俗。每於四月。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放牧。號曰入澗。禁人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澗。準備戰鬪。又金人所長。在弧矢之利。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遠。今若以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餘矣。四論分道進兵之策。大略謂。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宜分兵二萬人。由泗上擄汴京。二萬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駐濠州。為援。不可深入。俟八月。班師。明年復出。五論軍糧供軍事。大略謂。海道之兵。至山東。則有糧可因。濠上軍糧。由江。淮。可運。惟趨汴之軍。當持十萬糧。過南京。則糧亦可因矣。乞于明州。支米一萬二千斛。為海道諸軍一月之糧。及委江浙漕臣。揀選精米五萬斛。前期運至泗州。準備趨汴諸軍。附帶入界。六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七論經理淮甸。大略論。淮南天下沃壤。今焚蕩一空。除濠。泗州。壽春。府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要之政。仍勸率鄉村。於三月。開多種早禾。六七月。開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場圃事畢矣。臣嘗考秦州鹽息。歲產

勸率鄉村。於三月。開多種早禾。六七月。開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場圃事畢矣。臣嘗考秦州鹽息。歲產

千四五百緡。倍於二浙。尤宜選任能吏。八輪機會不可失。今戶部月支百一十萬緡。若不用兵。無息肩之期。則東南民力重困。九輪舟楫之利。大略謂北方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故舟楫入海。不得耐久。而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今當聚集福建等路海船於明州岸。以擾偽齊京東河北及平營諸郡。如范溫、崔邦弼、王進等。可令北去。王進本登州界首鎮兵士。金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十論並謀獨斷。大略謂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義。謀不可不廣。而斷不可不必。今陛下以善後之計。不詢於前宰執。臣料六人者。或以為當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料理淮甸。或欲堅守和議。或以為上策。莫如自治。或以為來則拒之。去則勿追。乃禦戎之道。所見不同。在聖主獨斷而已。自建炎以來。所遣使命。前後祈請。非不切至。竊料金人必無果決之言。亦有難從之請。姑以款我爾。如和議果成。則臣舉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愚言。或可以備收錄。持服朱勝非言。自陛下講明軍政。賞罰必當。今內外勁兵三十餘萬。勇氣可作。機會可乘。宜於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遂列上四事。一曰。進討僭偽。二曰。守備江淮。三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敵勢。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淮安府洞霄宮李綱言。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進禦為誤國。而退避為愛君。今天啟宸衷。親御大敵。則其效概可觀矣。願自今勿為退避之計。勿遣和議之使。議者或欲大舉。或欲且保一隅。臣皆以為不然。願陛下駐蹕建康。料理荆襄。以為藩籬。貴理淮南。以為家計。俟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命諸將分道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夫淮甸。荆襄。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守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今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以揚廬。襄陽為帥府。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卜築城壘。如開新邊。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敵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次整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將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此而已。守備既成。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雖因敵決勝。不可預圖。臣願竊以為獻者。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臨安。平江。皆澤國。偏迫。所據非用武之地。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推引二浙。襟帶江湖。漕運財穀。無不便利。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大臣熟計之。夫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陷於僭逆。豈其本心。儻藩籬既成。境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或願為內應者。宜命諸帥。優加撫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與爵賞。更願力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告。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又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大略謂今選於衆。以圖任股肱之臣。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閒之。二曰。公選人材。大略謂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蓋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嘗小人所忌嫉。或中之於黜閑。或指之以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雖負重謗。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八十七

一四五三

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夫人主豈能常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能用人。以與邦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必由於公道。故也。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三曰。變革士風。大略謂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上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核事實。惟欲傷人。大罵則大進。小誣則小遷。翕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須當核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不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服誣莫懲。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刑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西事。浚以忠許國。雖失機會。不為無過。而言者繩以大惡。賴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知。又有大臣為之辨。得自洗濯。不然。何以雪哉。夫朝廷設耳目之官。固許風聞。若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願陛下降詔戒士大夫。使體德義。務從忠厚。四曰。愛惜日力。大略謂事粗定之時。朝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金。齊之所陵侮。願詔大臣熟議。所以為規模者。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五曰。務盡人事。大略謂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可乎。願與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六曰。寅畏天戒。大略謂比年以來。天屢譴告。願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綱書凡萬言。其大指如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言。靖康以來。和戰之說紛然。言戰者專欲交兵。而彼己之勢未必便。言和者專事懇請。而軍旅之氣因以沮。皆非至當之畫。為國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虛張為強。亦不必以力弱為怯。國家自金人入犯之初。但當許契丹地。廟堂太怯。遂以三鎮許之。不知民不肯從。雖欲割棄而不可。是太怯之過也。其後金人退師。亦願欲捨三鎮。而要厚賂。廟堂謀之不審。乃結契丹之叛。臣為金人腹心者。欲與合謀。又潛檄邊臣。掩殺割地官。以變前議。聲雖甚美。實無成功。是虛張之過也。臣頃歸朝廷。安進狂言。劉世光通書敵帥。說其利害。以為得地則歸。失好則在金。即蒙陛下聽納施行。不旋踵敵果退師。豫邀之東平百端。敵言。俟兒孫長大。與你圖此。臣恭聞陛下宜諭。以為得之北來人。臣益知不必虛張也。繼因海舟擒獲漢兒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嘗妄議。俾擣大長書歸。論以立國之體。當明逆順。助豫則叛者得利。金國何以統衆。從本朝則河南之地。自非金國所欲者。淵聖所割河朔。既亦有盟約。豈敢睥睨。又明言不當割河朔。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書。縱益恭北還。旋有所謂一二使人來歸。後所遣使。悉不拘留。臣益知事有正理。不必太怯也。今者逆賊劉豫。陰誘金人。提兵南向。此在朝廷。當以正理處之。蓋不討賊。豫則無以為國。不安慰強敵。則逆賊未易討。前此不欲輕發兵端。故隱忍以待。今賊豫知我欲乘機以舉。則處以正理。不可失也。自古兩國相敵。力強者驕。不足深較。樊噲憤何奴侮慢。欲以十萬橫行其國。季布折之。此其盛強之時。況今勢有未便。臣前奏乞安慰強敵。當用所獲金人。令諸將通其大長書。明言止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蓋知虛張之無益也。自古立國。必明君臣之義。陳常作亂。孔子請討。此齊國之亂臣。而魯不容。況賊豫我故臣。子不討則三綱大淪。何以為國。臣前具奏乞征討賊豫。當徵數其罪。而陽推金人。以紓其繙交之計。作我士氣。而沮彼賊衆。益知討叛之不必太怯也。金人立豫。諸帥皆不以為是。其以為是者。意保河朔。猶當以二聖為請。臣前奏亦已略具。果蒙陛下採納。則逆順之勢。一分。人百其勇。是為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八十七

一四五五

戰之利界在夾河諸軍分處南北。譬若藩籬宏遠。堂奧以安。是為守備之宜。因所獲金人。厚存拊之。彼各識所屬大長之意。分遣書詞。不至差殊。則是為措置之方。使敵知朝廷志在討叛。而意不得已也。使豫衆知朝廷但誅首惡。而脅從罔治。則是為綏懷之略。若乃器械之良窳。軍食之困匱。裨校之才否。山川之險夷。則有司之事。將帥之職。父老之知。臣不敢臆說也。迂疏無所知識。惟聖明財察。左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嵩福宮汪伯彥為決戰將軍。萬全元老答問以獻。大略謂敵之奔北。尾擊過淮。可也。未宜遠去。若犯此而前。略地就糧。則失遺民之望。飛芻輓粟。則難漕運之繼。又言。關師古。孔彥舟。輩叛去。初非本心。能遣開使往諭上意。俾知自效。又言。當屯師淮甸。荆南。離江表。今敵人潛師而北。必將擊礮徘徊於宿毫。淮徐之間。營糧濟師。待時而南來。出沒荆襄。乘桴而下。合洞庭之賊。相與為水攻之謀。益以步人。水陸俱下。使吾守株於前。而長江之險。已奪吾後。則將奈何。與其急於目前之追襲。不若修政以爲善後之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綬言。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守備之宜。莫若固淮甸。措置之方。莫若經久遠。綏懷之略。莫若惠吾民。今新捷頻勝之後。長慮卻顧。所宜素講。願詔諸帥各分士卒之半。分據淮南要害之地。明開陳。遠斥埃。厲兵秣馬。常若敵至。借使復來。力足以禦。或謂兵雖衆。而士氣驕惰。何足爲固。淮甸者。國家所必爭。不可失之地。蓋保淮甸。然後可以駐蹕建康。經理中原。或謂敵人乏糧。勿遽而歸。又謂金人能襲承楚。而不能犯通泰。足以明其兵之少。臣皆不敢以爲然。金人犯順十年。初未嘗費糧也。累年以來。僞境固以盡宿州爲界矣。今陰導敵人。無故出疆。彼必以謂得承楚而有之。則通泰在吾腹中。可不攻而下。然則淮甸豈可不固守。所謂經久遠者。其說有二。一則規駐蹕之利。一則操統御之權。駐蹕之地。未有過於建康者。使今冬敵不侵軼。則來春變輿。可駐建康。國家待選諸將。爵位極矣。寵錫至矣。事權重矣。前古所謂善將者。惟陛下留神而加意焉。濠。泗。襄。鄧。以。北。陷。僞。境。者。皆。吾。民。也。臣。謂。宜。因。事。區。別。或。降。附。之。際。或。俘。獲。之。餘。願。從。則。隨。宜。存。撫。欲。歸。則。畀。以。資。糧。使。人。知。聖。度。寬。洪。海。涵。天。覆。彼。驅。來。戰。則。人。無。鬪。志。衆。有。道。心。我。往。伐。彼。即。前。徒。倒。戈。無。所。爲。敵。矣。吾。民。之。在。東。南。者。累。年。以。來。如。預。納。苗。稅。及。和。買。絹。錢。之。類。盡。竭。所。有。樂。輸。而。不。病。獨。可。不。思。加。惠。哉。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爲。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成。三。路。一。軍。駐。於。淮。東。一。軍。駐。於。淮。西。一。軍。駐。於。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西。抵。川。陝。血。脈。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提。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邪。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其。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耳。則。所。患。者。轉。輸。也。考。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悉。出。於。東。南。轉。輸。未。嘗。以。爲。病。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

不足也。錢糧既無之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將殿最。歲遣官覆實而陞黜之。則民得以遺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與復之漸矣。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猶以爲未。然。究其本源。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所謂修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於家。勤於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去也。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與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何患外國之不服。在陛下果斷而力行。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顏岐言。攻戰之利。在擇賢將。守備之宜。在明賞罰。措置得其方。在號令不妄動。綏懷明其略。在軍民各安業。又曰。忍之又忍。天下歸仁。願陛下不廢臣愚懇之言。以助聖德。萬分之一。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置綏懷各五事。所謂戰陣之利。有五。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爲進取之地。淮南爲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以一力而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皆所持以爲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將中如牛皋。王進。楊珪。史康民。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山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雖二宜撫。其體尙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爲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取。兼。統。帥。各。兩。三。名。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爲。戰。而。已。謹。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也。今。卻。欲。退。兵。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講。道。遺。策。列。長。成。大。略。謂。江。浙。爲。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述。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爲。進。取。而。不。至。虛。內。以。事。外。苟。未。有。斯。人。則。前。日。輕。兵。之。說。爲。不。可。廢。臣。聞。朝廷。下。福。建。造。下。紅。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綠。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金。人。他。年。入。犯。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淮。甸。爲。築。室。反。耕。之。計。以。緩。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枝。右。梧。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誘。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爲。措。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千。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宜。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士。風。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置。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敵。勝。大。略。謂。宜。因。秋。冬。之。交。關。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爵。賞。之。建。炎。以。來。禁。衛。軍。寡。乃。籍。五。軍。以。爲。重。臣。常。寒。心。願。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爲。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

一軍則其取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軍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有禁軍給使外。餘以備從衣糧界之。使自備人以役。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降敕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略有五。曰通德義。先賑卹。通關津。選材能。務寬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為山寨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密往詔諭。應准北遺民來歸者。令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沿江州郡以官屋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為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廢以爵秩而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拒抗者。固在勦戮。其有良善老弱之人。皆寬貸俸酒。然有更生之望。又上四事。曰事天。威民。任臣。擇才。端明殿學士致仕翟汝文言。朝廷無遠略。無定論。無腹心謀議之臣。三者不立。何後之善。自金人躡藉中國。乘輿越在裔土。雖西晉戎兵之禍。唐室安史之亂。不至於此。自建炎假援。今九年矣。天下日苦於兵。而戰守之計。初未定也。經國規模。猶未立也。將相大臣。每至防秋。則豫謀避地之計。至春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敵至與衆同懼。敵退與衆同喜。如斯而已。所謂禦敵者。臣不識也。昔晉武帝欲平吳。得張華。羊祜。杜預。以贊其計。唐憲宗討淮蔡。武宗平澤潞。賴裴度。李德裕。以成其功。今羣臣泛泛然如河中之水。則陛下誰與權事揆策。以圖今日之事乎。臣願擇大臣有深謀者任之。責其恢復。用技能將。必以剋敵。合天下之英傑。相與謀議。立國之綱紀。規模先定。然後可為也。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韓肖胄言。臣觀女真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銳善戰。今三大帥所統。頗多西人。復聞吳玠繼有捷奏。軍勢益振。敵意必搖。況祖宗之澤。垂二百年。民心愛戴。而賊豫父子。虐用其民。殆不堪命。則攻戰之利。臣固知矣。自荆襄以至江淮。綿亙數千里。今若無事而概為守具。不惟兵勢之分。所在寡弱。兼亦勞人費財。坐以守困。不若分擇文武。察案行計度。量遠近之中。求險阻之要。屯兵積糧。以至器械戰船之屬。一皆素具。夫淮南賊豫父子。覬覦之地。不惟利源所在。可以徑趨大江。前日潘致堯回。其書已有江北不請屯戍人馬之語。及遣王翊來。果持分畫之說。我既難從。以理拒之。所議未定。便可掘險而固守。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或謂車駕方在浙西。翼衛全恃江上。故三將皆屯江濱。或朝廷本欲示敵以強。尚存修好之議。若移兩將江北。或致蕃僞爭。臣謂張浚既置司建康。自可分屯江浙。屏衛行闕。力已有餘。況世忠。光世。若在淮南。藩籬可謂申固。若謂不欲致疑敵人。彼既舉兵深入。我則移屯有名。若慮引生事。但當約束。俾無得以一人一騎。離淮而北可矣。方今所謂措置。莫若攻守二策。今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戶。有一纖芥利害。未免更相讎疾。若欲並遣進攻。必先選命總帥。分以精銳之兵。附以招集之衆。合數萬人。自成一軍。號令既一。權力既重。諸將雖素貴。嚙敢不聽從。維持轉睦。使必有成。其利害與用。非素所撫循之兵。而僥倖取勝者。蓋亦異矣。欽

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人之殘暴。苦偽齊之煩苛。為今之計。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為先。今淮南。江東。西荒閭之田至多。謂宜揭榜境上。或遣簽軍之可信仗者。深入偽境。轉相告諭。俟其來歸。從所欲往。授田給糧。捐其賦租。遂其生理。必將接踵而至。臣昨在軍前。聞金帥頗有厭兵之意。其衆軍亦甚思休息。特尼瑪哈。固新。高慶裔。輩持之不肯。然上下猜防。人心攜貳。將見內患自生。變亂可待矣。肯肯又上奏請屯田。其說以為江之南岸。並江之民甚少。曠土甚多。皆可指為屯田。沿江大將。各見分地而屯。軍士舊嘗為農者。十計五六。擇其非甚精銳。可為田者。使各受地。凡為田者。聚屯於所田之旁。有形勢之地。農隙則各試其所習之技。歲成則多分以所種之禾麥。軍士所田。必不能盡徧長江之南岸。則募江北流徙之人。給之。又有餘。則募江南無業願遷之人。給之。其分給部勒訓習。如軍士之法。然屯田之始。必有耕牛農具。穀種。營屯之費。不憚以圖長久之利者。國家所當急務也。凡置營田。皆占形勢之也。則應江上之勢。可備禦處。遂皆因田以成。營屯之中。擇其甚要名處。又加以重兵為大寨。一年之後。大寨之糧食。可稍取於田之穀。則漕運之費。省大寨之軍。止則可保江而固守。出則可以渡江而攻討。屯田之士。常為根本。俾得數號。數千里不絕。則敵人之情畏矣。津岸有可絕江處。當預設險固。使不得渡。浦潏有可泊舟處。當素備舟師。使不得入。險固非一日可設也。舟師非一日可習也。可因屯兵使為之。積日有功。事至可戰。則戰守之道。盡附卷末。以便稽考。此外范宗尹。許翰。馮澥。路允迪。盧益。葉少得。張激。字文粹。中王寧。謝克家。富直柔。席益。徐榘。等所奏。未見。當求本月附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八

【紹興五年】夏四月甲辰朔。監察御史田如鼈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如鼈嘗上書排詆朝臣。其言及殿中侍御史張綱。綱。人對。上因曰。臺臣耳目之官。朕未嘗不慎此選。然必試之六察。度其可用。方敢除言事官。沈與求曰。臺與朝廷。分持紀綱。要須得沈厚練達之人。則論事不苟。可以仰副聖意。上曰。用沈厚練達之人。極是。然朝廷與臺諫。當為一家。不分而為二。若朝廷所行。臺諫輒詆之。臺諫所論。朝廷輒沮之。則事何由濟。趙鼎曰。朝廷與臺諫。實相為表裏。翌日。如鼈遂罷。郎官之命。後三日。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鼈。史。未知所以。四月壬子。殿中侍御史張綱乞補外。奏。一介微職。豈謂見疑同列。立致謫。音。報。聖學高明。物情洞照。不待臣之辨析。已出。斷施行。當時指此事也。八年三月辛卯。御史中丞常同奏。如鼈。上書力排善類。乃趙鼎陰與之謀。結為死黨。賴陛下察見。奸心。遂逐。如鼈。遂得安。靜。今併附之。更須。遣內侍往潭州勞張浚。仍以銀合茶藥賜之。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乞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引疾辭。郡。重。憫。勞。之。可。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仍。俟。成。書。進。入。以。稱。朕。崇。儲。重。道。之。意。光。山。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公。事。錢。惟。帶。御。器。械。詔。進。士。王。九。齡。召。赴。行。在。令。開。門。引。見。上。殿。九。齡。無。錫。人。其。上。世。姓。同。太。祖。廟。諱。之。上。字。因。改。焉。九。齡。博。極。羣。書。卓。越。有。大。志。會。日。食。求。言。九。齡。上。書。論。設。法。五。害。如。司。馬。光。所。言。已。見。於。今。日。中。書。門。下。省。奏。江。浙。沿。襲。舊。例。差

保正長催科等事致有破產失業流離之人前後臣僚論列雖多惟九齡建陳曲盡利害已令有司措置立法故有是命九齡入見又上五事一役法二屯田三復武舉四均賦稅五課農桑上再三稱善趙鼎讀九齡奏疏謂同列曰王君論事盡天下之害非老生之常談也乃以為右迪功郎太平州當塗縣主簿

九齡志云有不悅其言者止授初等一官不知開禧嘗考九齡以是月乙丑補官今難考之

乙巳詔諸路係官田自宜和以後者令先次出賣其房廊白地園圃等令見貸之家限一月自陳依本處體例添納租課仍與減免二分限滿不陳許人告即以其地給與告人用者言請也先是有詔盡鬻官田

事初在正月丁未而議者以謂竭澤而漁明年無魚今軍事未支錢在民間猶外府也一旦欲盡取之何以善後所以係官田地乞且截自宜和以後應可以賣者先委官根括候見著實頃畝四至即大字榜示人戶願買人各以時價著錢依已措置事理出賣庶幾歲月未久凡事易於考驗不至分爭衆多在形勢戶下取之無傷縱使巧為占據亦須高價承買其宜和以前田地且令官司寬緩括實步畝增減租課改造砧基簿賣與不賣他日臨時相度事下總制司故有是命

廣東轉運判官田積中江西轉運判官王景溫趙公欽新廣西轉運副使宋兩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侯憲湖北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董補之新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曾悟並與宮觀理作自陳憲懋弟也殿中侍御史張絢論外臺耳目之寄臣采諸公議凡此七人皆冒濫之尤者故汰之

丙午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郭仲荀來朝右承奉郎黃大本貸死杖脊刺配南雄州牢城收管大本為貴池丞坐贓抵死故有是命既而監文思院于淙南恩州司戶參軍莫憲章皆以賄敗遂斷配焉

日尚書省劄子云前未見本月日

先是右奉議郎呂應問之華亭縣亦坐贓抵死編管化州未數日引赦量移言者以為應問國之巨蠹肆諸市朝猶未足以快吳人之忿止緣應問平時厚以所得賂賄遺權要故案發之日大臣及侍從中有陰為之主者是以有司觀望不敢盡法勘鞫然所上奏版蔽罪至絞者猶有二焉是豈可以常法論哉臣竊聞前此朝廷之議以宜州勘黃大本及秀州勘應問二人所犯候其獄具中取一人尤甚者用祖宗舊制真決次配以弊賊吏今大本既以法論決而應問贓罪盈止從編置雖道途之人皆謂失刑朝廷縱不追治亦宜投界遐荒永不放還少謝百姓而自去年九月十二日在秀州準赦編管化州十七日至平江府即作在道會赦便與量移用刑如此何以威貪暴而成政治哉況應問贓罪百倍大本吳中士大夫至民庶皆能言之何應問之幸而大本之不幸也伏望特降指揮不許赦量移日下差人押赴化州編管庶幾貪賊之吏咸少懲艾從之

此疏在今年七月壬辰不出姓名疑謝道信所上至明清編錄云禮部

恨大本所編中為蘇族致書吳敏使蘇京得死屬下蓋正典刑當求他書參考從應問乃公著族子將以故家之故風法貸之要非用刑之公而當時給舍如胡綱劉大中胡寅及諸諫諍皆無一言論列良可怪也今具載章庶不失實

詔諸縣違

法知通失案舉而被案於監司諸州違法監司失案舉而被案於臺諫各察治得實者並減犯人罪五等犯人係公罪又減二等並不以去官原免著為令始用議者請也

事初在四月五月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川陝宣撫使參議王彥知荆南府充歸峽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先是彥聞上親征乞提兵入援不許會張浚以都督視師湖南乃召彥赴行府議事至是令彥留所部三千人戍金房餘悉與俱仍歸荆南舊治其合用錢糧令行府於湖南江西那那移應副

召荆南鎮撫使解潛赴行在靖康中潛為河東制置副使辟趙鼎幹當公事故鼎薦用之於是諸鎮撫使盡罷矣

左朝請大夫淮西宣撫使司參謀官李健直祕閣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判官時劉光世遣健赴都堂稟議故以命之上召健入對乃遣行

戊申尚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鉉奉太廟神主自温州至行在宰相趙鼎率文武百僚宗室迎拜於候朝門外

戶部奏撥類到紹興四年實收支窠名數目乞先次申納朝廷從之初用議者言造紹興會計錄而戶部以為皇祐治平會計天下財賦當時取會動經歲月方可成錄故但具去年出入之數焉

承節郎李威特遷秉義郎充閣門祗候威南陽人率鄉民據守山寨至是縣為偽知汝州郭進所破威亦被執已而得進降書以歸故錄之

己酉宗正少卿兼侍講范冲轉對言仁宗皇帝建邇英開嘗命儒臣蔡襄等寫尚書無逸篇並孝經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為二圖列於左右元祐初臣父祖禹為侍講奏乞檢尋二圖如仁宗故事者宗皇帝從之願陛下御書無逸篇為二圖置於講殿之壁且納其言遂書為二圖不崇朝而畢翌日以諭輔臣沈與求曰願陛下以是圖為元龜夙夜自儆則恢復之期可卜矣

左銀青光祿大夫王序追入官為右中大夫仍改正出身序始以乞奉祠為言者所論下吏部審量至是吏部言序出身厚恩不合審量外有減年並係濫賞趙建炎四年六月指揮係已收使無許改正之文所有累除職名係該載未盡濫賞名色命取朝廷指揮趙鼎進呈特是有是命

案此時吏部無尚書而為左選侍郎諱吏部所申止乞奪序職而序降職久矣不知何人為序道也此事當考

詔樞密院編修計議敕令所刪定官寺監丞并行在堂除倉庫等官並候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差替人已差人並別與差遣始用司農寺丞金安節奏也於是書局寺監丞之闕二十四而當汰者六十三庫務官之闕十三而當汰者二十七論者以為孤寒之士待次日久一旦罷之益無寸進之望權要之家雖係減罷之數將不旋踵而得之但不過改易差割耳欲乞不以見任人到官久近每闕聽元差替人一員待次其餘重疊差下人別無差遣疏入執政亦重拂人情遂寢前命

命在五月

右迪功郎沈敦特改右承奉郎敦掌建康市征三年比舊增錢四十六萬貫依累賞法應減磨勘三十三年戶部尚書章誼言無以激勸乃改次等合入官仍頒行諸路

詔湖南轉運司限一月依舊於潭州置司自孔彥舟之亂漕司移寓衡山縣至是轉運判官許弼已入潭州視事而餘官未遷故督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八十八

一四六七

庚戌。詔諸路檢察經費財用官呂用中、霍盡、徐康、范伯倫、章傑體訪諸路軍須借貸等事。保明申尚書省。以中書檢會去年十一月丁巳手詔有請也。試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鄭滋充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滋自銓曹下移民部。故引疾求去焉。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大中引疾乞補外。且言稟實懇懇。涉世拙疏。但知委質以事君。不善締交而附下。正緣多忤。積有怨仇。昨自郎官出將。使指其所按發。偶多權勢之人。其所薦揚。類皆孤寒之士。一遵聖訓。不知其他。復命於朝。誤蒙容獎。兩歲之內。叨冒四遷。但聞皆出親除。初非廟堂進擬。略加考驗。蹤跡甚明。自揣無堪。累陳懇悃。今若不以情實。仰告君父。則意外之災。無所不至矣。伏望哀憐。除臣一外任差遣。臣之圖報。不必須在行朝。粉骨碎身。何地不可。疏奏。詔不許。顯謨閣待制知湖州李光言。本州上供歲額不過五萬餘石。比諸郡最為窮窘。前政汪藻。將本州軍糧每月四千四百餘石。盡拋在民間糶買。人戶無得脫者。官給價錢。每斗不過三百文。而糶戶又於民間每斗取錢三百文。方能輸納。近來兩浙米價倒長。街市每斗已七百文。民情皇皇。委是無虞。糶買乞於上供米內借留萬斛。以紓目前之急。詔借支五千石。候秋成撥還。仍令守臣措置。約度歲用。收發錢物。趁新免糶。自今毋得科擾。

辛亥。永州防禦使張思正復隨州觀察使。左朝議大夫王子獻復直徽猷閣。左朝散大夫閔邱陞。右朝奉大夫晁公為並復直徽猷閣。皆以教敘。既而權中書舍人胡寅論公為因妻受賄請託。出入死罪。當權貴庇姦之時。尚不能自勉於勒停。其人可見。今復舊職。藉之公論。大為不允。公為命遂格。直徽猷閣秦梓知袁州。

壬子。承節郎柴叔夏為右迪功郎。襲封崇義公。叔夏。周世宗五世姪孫也。其從兄恪。嘗襲封。為金人所殺。至是以命叔夏。既而叔夏乞比類換文。乃以為右承奉郎。叔夏舊官。在五月辛亥。直徽猷閣知潼川府宇文時中為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右承奉郎直徽猷閣張混召赴行在。並令川陝宣撫司差人船疾速津遣前來。

時中之女為張浚夫人。故有是命。給事中陳與義言。司馬光嘗奏乞天下州軍勒到強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典憲。應奏大辟。刑部於奏鈔後。別用貼黃。聲說情理如何。可憫。刑名如何疑慮。今擬如何施行。門下省審。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即奏行取勘。尤以道德名臣。議論如此。豈其樂殺人也哉。乃所以禁姦暴。申冤枉。期於庶獄之平允。而措一世於無刑也。陛下哀矜庶獄。患中外之吏。容心毀法。而州郡妄奏。以出人之罪者。尚多有之。伏望睿慈。採用司馬光之言。申嚴立法。以幸元元。詔刑部立法申尚書省。詔職館正字已上。專舉縣令。初用張致遠議。令執事官各舉所知。至是致遠去御史。而右司諫趙鼎以謂正字已上。亦舉監司守令。則失於太泛。乃改命焉。致遠舊請。已見三月丁丑。責授沂州團練副使王仲廉復中大夫。與宮觀。言者論其不廉不忠。乃詔更俟。一赦取旨。

乙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嚴州壽昌縣令咸梓治狀可稱。饒州安仁縣令趙濤貪污不法。乞行勒沮。御批梓改合入官再任。濤送提刑司取勘。趙鼎等曰。縣令於民為親。然秩卑而員衆。其才不才。無由盡知。

儻因此二人。以行勒沮。甚善。但兩縣士民。近經都省陳狀。已下監司覈實。上曰。絢所奏。亦因兩縣之民。經御史臺投狀。故有此請。朕思之。毀譽固未可知。且令監司覈實。然後行賞罰。未為晚也。上又曰。比來銓部胥吏。並緣為姦。士大夫頗苦之。朕每戒飭侍郎。終未峻革。鄭滋既得祠而去。今晏敦復。張致遠。必須為朕留意此事。若宿弊不除。朕當先黜侍郎。鼎曰。敦復。致遠。皆孜孜奉職。士大夫亦頗稱之。必須仰副聖意。五月辛卯。改官。初復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員。詳見今年七月癸未。詔皇城司官吏並與轉一官資。幹辦官渴益特選宜政使。

改鑄東南十將。京畿第二將紹興銅虎符。詔諸軍揀退不堪披帶使臣。並許添差諸州捕盜官司使臣一次。老病不堪任職者。送忠銳將支進勇副尉俸終其身。以樞密院言。員多闕少。慮致流落也。

丙辰。詔建州歲起片茶五萬斤。赴行在。仍市末茶十五萬斤。赴都督行府市易務交納。舊額歲貢茶二十萬六千斤。葉濃之亂。圍戶逃散。遂罷之。而取其錢。至是本州奏乞蠲免。而行府以為指淮南支用。乃命市末茶。俾商人持往淮北焉。將仕郎上官世謙與免將來文解。其付身令尚書省毀抹。世謙調官吏部。自言因駕幸寶籙宮。於御前問莊。老大旨皆通。奉教補初品官。吏部以為非格法。故追奪焉。時武進縣主簿應繙亦以父守郡日遷秩。恩授官。乃以繙為下州文學。仍注權官。三仕訖注正官。自是濫賞追奪者復衆矣。故中書侍郎傅堯俞。追復所贈光祿大夫。贈獻簡。以其家言紹興間嘗追奪故也。堯俞。鄞州人。嘉祐執政官第十人。

丁巳。詔省試舉人。許於臨安府內外寺觀安泊。中書言。民間米踊貴。詔戶部借支神武中軍糧食一月。令盡出糶。時上已命發常平米。後二日。又詔日糶千石。

戊午。奉安太廟神主。參知政事孟庚為禮儀使。每室用特羊八。蓮豆。蓋權禮也。詔福建廣東帥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為社。擒捕海賊。時寶文閣直學士連南夫論海寇之患。以謂國家每歲市舶之人數百萬。今風信已順。而船紅不來。聞有乘黃屋而積侯王者。臣恐未易招也。願明下信令。委州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五百人。結為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材勇物力人為社首。其次為副社首。備坐聖旨。給帖差捕。蓋濱海之民。熟知海賊所向。平時無力往擒。爾今既聽其會合。如擒獲近上首領。許保奏優與補官。其誰不樂為用。乃下張守。會開相度如所請。

己未。詔鄉村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紹聖法也。先是言者以為役法行之歲久。積至大弊。鄉村保正長。最為重役。不專取物力。厚薄而兼用之。人丁多寡。不通輸一鄉點差。而但取逐甲人戶。官吏貪濁。差募之際。富者以賄賂幸免。貧者以誅求受害。被役一次。輒至破產。愚民無知。巧為規避。遂有父亡母改嫁。兄弟析生。求免役次。非惟重困民力。以虛邦本。亦將有傷名教。以壞風俗。欲乞下有司。稍革舊法。專用物力。及通輸一鄉差募保正長。凡官吏因役事受財者。重為典刑。以示懲誡。又進士上

者。以爲州縣之間。夏秋二稅。自祖宗時。自有定額。緣人戶析居異財。綿綿有零。至一寸一錢者。亦收一尺一兩。米有零至一勺一抄者。亦收一升之類。自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民之析戶者至多。而合零就整之數。若此類者。不可勝計。官中催科。每及正額而止。所謂合零就整者。盡入猾胥之家。欲望行下諸州。將人戶所需奇零之物。各以一鄉細計數目。總爲一簿。逐年專委通判。任責追催。應副軍興。而所入當不可勝計。又逐年役錢。依法每年合椿留二分。充寬剩令。乞悉以應副軍興。別立一庫。非有朝廷文字取索。不得輒自支遣。庶幾年歲之間。蓄積有餘。可以應用。故有是旨。二廣等路先取役錢。稍擇未見月日當考。

壬申。尚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以居正引疾有請也。居正乞改以小郡。乃移知台州。五月己丑改命。熊克小麻云。趙鼎深喜程頤之學。居正爲兵部侍郎。於是伊川三說之目。鼎爲其說。居正爲其說。其多也。工部侍郎鄭師爲深。謂其自死而遺。行也。既而正字張。遂以元祐五鬼配之。案此皆一時詆訾之詞。今不取。秘書少監兼侍講朱震守起居郎。左司員外郎王侯言兩浙額斛。責在漕司者。凡一百五十萬石。兩浙額本。責在州郡者。凡一百五十餘萬緡。每歲極力椿發。率皆不過三之二。其虛數常自若也。羅本之數。皆知其不可足。爲漕司者。終不肯力請於朝。爲之少損。額斛之數。皆知其不可足。爲戶部者。終不肯力請於朝。爲之少損。終歲之間。文移相屬。常負不足之責。而終無毫髮之益。使其緩急必欲如數而止。則剝膚椎髓。必有深害於民。望令戶部取漕司額斛。及州郡額本。五年中最多之數。增令就整。立爲定額。漕司以年終。州郡以四季。責使椿發。如愆期不足。當職官吏重責典憲。亦中興善政核實之一端也。詔令總制司措置。

淮康軍承宣使州陝宣撫司參議官孫溫丁母憂。癸酉。詔起復用吳玠請也。是月。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起居郎兼侍講朱震言。時學有本原。行無玷闕。進必以正。晚始見知。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誤。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憲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其所撰述。皆有益於學者。詔有司取時所著三經義辨。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後諡曰文靖。時尙書左僕射趙鼎素尊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於朝。然鼎不及見頤。故有僞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震言請在六月乙巳。今併書之。朱勝非亦開居。程頤。四京人。昭寧。司馬溫公退居。格下。修纂資治通鑑。頤乃鄉。備嘗與之論文。元祐改元。公入相。頤願於朝。授嘉議官。公獲授侍講。終於通直。即直。德。爲。官。官。歷。有。彈。美。至。謂。之。蛇。虺。豈。宜。著。於。階。庭。當。時。公。論。與。否。可。知。也。紹興。四年。趙。鼎。作。相。網。羅。范。冲。亦。洛。人。以。其。父。祖。元。祐。從。官。召。冲。爲。宗。正。少。卿。冲。云。家。有。願。書。錄。板。傳。布。謂。之。伊。川。學。鼎。主。之。凡。習。說。者。往。往。進。用。未。幾。冲。除。待。制。學。士。林。學。士。侍。讀。學。士。尹。燾。年。七。十。冲。之。云。蓋。謂。伊。川。并。進。歟。論。語。云。得。頭。論。論。即。授。京。秩。崇。政。殿。說。書。議。內。除。待。制。張。九。成。錢。塘。人。急。於。進。自。首。爲。好。願。學。願。能。誦。說。山。館。職。三。通。爲。禮。部。侍郎。人。周。行。已。頃。嘗。與。周。游。正。和。同。交。結。道。士。林。靈。素。得。正。字。林。放。行。已。既。死。至。是。州。人。自。皆。稱。願。學。於。行。已。者。如。林。學。仲。輩。數。人。皆。與。作。官。殿。試。策。不。問。程。文。善。否。但。用。願。書。多。者。爲。上。科。是。年。狀。元。汪。洋。然。所。謂。願。書。者。小。編。雜。語。淺。陋。乖。僻。之。說。初。則。惟。冲。爲。之。已。而。其。徒。皆。爲。之。嗚。呼。元。祐。誠。多。賢。在。當。時。非。卓。然。傑。出。者。小。人。乘。間。爲。利。不可。不。察。也。案。唐。非。此。段。所。云。除。周。行。已。外。皆。不。取。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八十八 一四七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九

【紹興五年】五月甲戌朔。賜尙書禮部員外郎任申先進士出身。

王明清揮塵錄。端康初。李伯紀。任申先。賜對。欽。宗。問。以。燕。事。即。批。出。賜。進。士。出。身。自。是。進。用。案。中。

先靖康初以布衣召入。遂補京官。未嘗出。身也。

乙亥。上初謁太廟。時章懷皇后忌。前一日。禮官請上服袍履款謁畢。還內易忌前之服。從之。大廟主。管。內。侍。五十八人。時享以少牢。給祭以太牢。

承節郎余祐之乞納單恩所進一官。爲故祖母顧氏換一孺人封號。詔特從其所請。祐之奉新人。生三年併失父。母顧氏自誓不嫁。鞠育祐之。鄉父老上其節行於朝。未及封而死。

丙子。直祕閣知澤州范直方行尙書刑部員外郎。左迪功郎張嶠特改左承事郎。嶠。光化人。熊克小麻云。今從曾祖。早從陳與義學詩。以薦召對。遂除祕書省正字。嶠入館在七月壬申。德慶軍節度使趙仲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南遊近屬。去屬籍而釋。任前此未有當致。故遼彰武軍節度使馬堯俊特贈右武大夫貴州團練使。以其子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欽援宗祀。赦書有請也。欽初乞比附換贈中原官品。吏部侍郎晏敦復等言。未見于照。恐難憑用。乞詳酌與贈一近下遙郡名目。以慰遠人。故有是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八十九 一四七九

丁丑右迪功郎萬侯高言攝廉州助教成藻並補下州文學言在東都以白衣充大晟府撰撰滿歲得官藻朱勳館客皆為越州司儀曹事以罪廢至是依討論列改授而言者論朱勳父子為東南之害至今人怨未弭藻為其門客得官入仕則其為人不得論列而可知乃詔藻不許再敘

庚辰吏部員外郎周祕對上曰自今臣僚轉對甚有所補由此擢用者亦多縱有不當亦不欲責罰恐人不諱事祕麻城人也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言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情話而無嫌臣之事君亦直言而無隱蓋天敘有典君臣父子皆天也內之事父外之事君其道一而已矣以唐虞三代之盛當時臣子若無可言者而廣歌之章告戒之辭備備然惟恐政治之不克終如曰無若丹朱傲又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荒於酒德哉舜聖人也成王賢君也何至於是以其平居相戒如家人之禮雖或過甚不以為嫌耳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於日中夙訪問羣臣憂不備凡國疵時病吏蠹民艱二三執政暨臺諫之臣當自悉言之矣又令百官以次面對從容而咨問之尙慮四方之遠不及匪知乃延見監司郡守兼聽而廣納焉下至州縣一命之微草萊一介之賤賜對於庭殆無虛日是宜明目張膽輸忠竭誠盡言於不諱之朝也議者謂崇飾虛言指摘細故姑為文具者尙多有之至或專事導諛曲相悅悅冀得所欲則私計畢矣遠視朝廷無一分顧恤心嗚呼陛下負羣臣乎羣臣負陛下乎臣愚欲望陛下因羣臣奏對之際察其似此者而罷黜之但使直聲日聞乃治世之事也

季仲所上疏不得其日月因上讀且附書之更須詳攷

命漳州路轉運

司歲織綾十萬匹赴行在為官告度之用
辛巳輔臣奏事趙鼎曰昨日得旨擇日降制除防禦使環為節度使封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讀臣退而與孟庚沈與求商量皆仰贊陛下為宗廟社稷大慮謹令有司卜今日二十六日吉惟陛下裁擇上曰可與求曰此盛德之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此自古聖賢之所難也臣知天祐陛下子孫千億受麻無疆矣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皇帝故事今未封王上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為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為難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及也然陛下春秋鼎盛而為宗廟社稷大慮如此臣等是以知神靈扶持子孫千億也此事甚大陛下既已見透臣等更無復措辭不勝幸甚上曰藝祖創業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取子行下子鞠於宮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庚曰陛下念藝祖創業之難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能之事也初張浚之未出使也上嘗以語鼎浚與求曰此子天資特異在宮中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強記鼎先得旨於行宮門內造書院屋一區欲令就學有司以圖來上凡建屋十有六間從約也至是書院成上曰只以書院便為資善堂俟除授訖命備臣為直講翊善悉如資善故事左朝奉郎林叔約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叔約請奉祠許之給事中廖剛言臣嘗謂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被於江淮不知幾萬數初無儲蓄之備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為之救此患者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之於淮南及今閱數秋曾未聞其有補豈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何其效之遲也

臣願有說於此昔郭子儀以河中軍嘗乏食乃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為羞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傳所載不可誣也以此知在主將加意而已夫子儀之事固不可以強大將然自偏裨而降獨不可勉之以身率乎陛下誠詔之曰將校有如郭子儀之躬耕者朝廷當加旌賞彼亦必以為榮而肯勸矣此一說也昔漢之盛時力田者及孝悌同科臣觀比年行兵之賞以功遷資者動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彼以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誠行萬頃且不難得將無不耕之田矣此二說也臣又聞諸葛亮據武功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今江淮之民流離失業者甚衆願未有以安集之耳誠詔之曰假爾種糧復爾賦租雖有士卒不汝侵擾凡諸將之可恃如此則彼有轉相勸率負耒耜而來者矣此三說也若夫貪尺寸之功為僥倖之舉與夫規彼之所為而輒務勝之抑末也臣恐或為所欺反自取困敝耳非計之得也願陛下虛心而加擇焉詔都督行府相度措置忠訓郎閩門縣候何彝特遷修武郎赴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二聖賜金帶一裝錢千緡官其家二人蘇灌子也

灌已見建興元年正月辛卯

時右僕射張浚奏遣蘇至雲中見金帥故有是命

都督行府言今日之急莫先財賦若案籍可考則無容失陷自兵火後來成法廢弛州縣凡有移用漕司不能盡察漕司凡有支使戶部不能盡知因致州縣肆為侵隱失陷前物為害不細欲諸路收支見在錢物今後分上下半年縣具數申州州類具同本州之數申漕司如係常平茶鹽司並提刑司錢物即依此申所隸置籍本司總一路之數作旁通開具奏聞付之戶部考察登虧仍詔守臣通判今後歲終及替能并開具管下諸縣并一州收支見在數目申尙書省其初到任即具截日見在依此供申送部亦行置籍以備移用庶幾稍革陷失之弊詔戶部依此行下左中大夫李芘卒

壬午尙書禮部員外郎任中先試秘書少監監察御史許搏試禮部員外郎

左承議郎陳康伯提舉江

南東路茶鹽公事

康伯初見紹興元年十一月

癸未詔江浙四路共造五車十漿小船五十仍以貼納鹽袋錢五萬緡為造船之費時已造十三車九車戰艦而言者以為緩急遇敵追襲掩擊須用輕捷舟船相參乃復為之
甲申上輸輔臣曰昨路允迪奏到所記聖語見揚州駐蹕時人才凡冗宜遭變故今行在人才皆可觀趙鼎曰陛下以人才為意中興可復天下幸甚尙書禮部侍郎唐輝兼權兵部侍郎殿中侍御史張綱入對面奏諸郡守臣紀交孫恭邵彪王仰馮晉胡紡鄭綱劉無極八人非才詔並罷時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遣士卒五十餘人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綉遇諸途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方且卑宮菲食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痛革京都侈靡之弊奈何軍中不能上體聖意乃敢公然運石以為酒肆游觀之美豈獨訓練士卒之時不當勞以無益之役而衆目所觀傳播四方亦非美事此風漸不可長兼臣近見村民多取花株竹栽市街貨賣若不嚴加止絕亦有棄本逐末之患欲望特降指揮令體問今

日運石因依重加行遣以絕後來仍乞下臨安府令禁止村民貨賣花竹庶幾陛下勤儉之德不待家喻戶曉而修泰之俗一變而為樸素實艱難之先務詔禁止沂中坐罰金

沂中罰金在是月庚寅

內侍武翼大夫果州

團練使黃克柔落致仕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詔壽國夫人王氏慶國夫人吳氏各增封為六字仍依祿式支破請給二人皆上乳母也初池州民崔德全不能事母及死罵母不葬其弟德聰潛葬之德全怒持刀逐德聰德聰奪其槍連刺之乃死有司當德聰處斬德全以為情實可矜乃上其事尚書省請梟德全首論德聰絞刑從之是日張浚至潭州初浚自建康西上而樞密副都承旨沿江制置副使馬擴自武昌召歸乃以為都督行府都統制浚行至醴泉獄犴數百人盡揚太道為開探者安撫使席益傳致遠縣囚之浚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今既不得保田秋冬必乏食且餓死矣不若早降即赦爾死數百人歡呼而往浚至長沙賊首黃誠周倫先請受約束然誠等屢背殺招安吏士猶自疑不安浚遣制置使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賊大驚遂定出降之計

乙酉秘書省正字李彌正轉對面奏見存西北之兵歲久消滅乞令州郡募東南民兵教習以壯國威禦盜賊萬一朝廷有警亦可募以調發上曰朕自知南兵可用向有五百人皆平江人在張浚軍中往往率先犯陣其不可用者但未教習耳彌正又因口陳大臣進退之易實害治體國朝自祖宗體貌大臣陛下即位以來恩意尤篤上曰祖宗體貌大臣禮意甚厚與庶僚不同此朕家法每奉以周旋如鄭文公雖一國之君進臣不以禮退臣不以道為詩人所讚彌正又陳古者創業中興之君必有謀臣任專責重憂勤逸樂與之終始今人之才雖不敢遠望古人願陛下舍短取長擇忠實可仗者推腹心以任之則事功可見就緒上曰善若無一二腹心之臣孰與謀議詔禁銷金翠羽為飾用吏部員外郎姜師仲請也右朝請大夫主簿江州太平觀李仲儒知秦州

丙戌左朝奉郎新通判洪州李椿年幹辦諸司審計司椿年既除官再得召見論今日之弊甚大者有三一曰銓選之弊員多闕少二曰食貨之弊錢輕物重三曰所司之弊吏強官弱吏部有銓試蓋所以汰其不才者也才者往往多作緣故以幸免之臣愚以謂稍清入仕之流莫如除免試之令應初到部之人試而後得調試而不中亦不得調殿一年而再試於格合免試者只許隱名次或占射差遣雖貴如宗室戚里公卿子弟亦不得免焉不由試選者雖殘零及破格闕亦不得注應未試者不許堂除及舉辟差遣其免試已授差遣者俟到部合試而所謂試者必嚴為法而遴選之如此則有甄別而不至於太冗矣員多闕少非所患也物重謂何耕植者寡而無以生之故也錢輕謂何廢用者廣而無以藏之故也井田之法壞而游手者衆其已久矣加以軍興天下之民死於賊者十之八九幸而存者不入於兵則入於浮屠舍其常產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是以物艱而重也錢之行世也方其平時取有常制用有常度不藏於公帑必藏於私家矣及乎軍興轉餉之資賞錫之給軍器之費取之百端用之百出隨斂而散之私家公帑皆不得其藏矣是以錢易而輕也臣愚以謂今日討賊戡亂兵不可去汰其無能者可也兵不貴多貴乎

精況無能之兵本吾農也方今淮甸荒地千里莫適為主少貸而予之耕植則彼得所處而吾去穴食之難矣度牒勿鬻可也或曰朝廷鬻度牒歲得錢數百萬軍儲是賴奈何罷之乎臣應之曰度牒所得之錢非由天降非由地出不過斂於民間而已夫欲斂於民間豈亦以我所有易彼所無變而通之低昂在我胡為不得何至以度牒為斂而因以失吾農哉汰去冗兵罷鬻度牒而又盡變通之理制低昂之權然則物重錢輕非所患也所謂吏強官弱者非吏撓權之罪官不知法之罪也明乎法則曲直輕重在我而已吏豈得而欺乎今之士大夫以謂家法者流而莫之學也在今初入官人有銓試銓試有斷案蓋慮其不知法也然銓試者或亦以緣故而免試斷案者亦非素習不過臨時轉相傳寫而已求其明法十百中無一焉法既不明臨民遇事不能自決吏始得以弄法而欺之曲直輕重惟吏所為強柔之形於此可見臣愚以謂欲官皆知法而吏不得以欺莫如嚴銓試之法禁傳寫之弊應入官人必由銓試試者必以斷案不以斷案者不考考而不入等者不得調如是則在官者皆知以法繩吏吏強官弱者非所患也臣究觀今日之弊無大於此三者望陛下斷而行之以幸天下椿年又口奏度牒事以為今一歲所鬻不下萬數是歲失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非生財之道也昔越之報吳男女不以時嫁娶父母有罰生男女者有賞今則反是上首肯之乃下其章命吏戶部同措置然軍事方仰給卒不能止也

日曆今年五月丙申吏部侍郎姜師仲等申明京師

官西北流寓無差遣不緣罪犯未能到部見年二十五歲已上之人並許差遣一次亦恐與此不許免試請相妨礙

左奉議郎劉長源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長源成都

人以薦對而有命故追復顯謨閣待制李景直更與致仕恩澤一名景直嘗為工部侍郎崇寧末應詔上書論時事坐奪官流新州而死靖康初錄其子至是其家有請特許之詔中書舍人胡寅論使事辭旨剴切詳明深得論思之體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既用尚書右僕射張浚議遣問安使何蔚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謀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擬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虧喪多矣所幸陛下知勇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感之後奉將天討罪狀劉豫再安國步漸圖興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枝梧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蹈庸臣之轍踐已失之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或謂不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豪長貼服國勢奠安形於章奏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重在劫質知中國所重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耳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為之事也苟曰以

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敵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女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為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可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苟惟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尊，而稱臣於外國，則幸輔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數萬乘，駐兵泗水之上，願陛下而相結約，敵血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陛下試加採擇，或合聖意，即以此禮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疏奏上，嘉納，命宰相趙鼎召至都堂論旨，仍賜詔獎諭。寅又上表言：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適正論拂公心，以行其邪說，雖當時不悟，及事已敗，世已陵遲，然後悔之，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託大有為之說，大有為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元勳舊德，皆以祖宗舊法，不可變改，安石斥之為流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為者，乃所以召亂，其所謂流俗者，皆賢才也。使神祖照之於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尚有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說，繼志述事者，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忠臣義士，皆以新法害民，蔡京名之為誘亂，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者，乃以遂其私意，其所謂誘亂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於陳瓊論列之時，而退蔡京，復元祐，則尚有宣靖之禍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則入非，出於非則入是，理不並立，人無兩存，此人材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亂之所由判，自古如此。豈惟今哉！女真入犯以來，和戰兩議，肇於孝慈在位之日，兩議不決，馴致北狩，自今觀之，其不可與和，亦易見也。而和議之說不息，非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劉豫，和之一字，實懷二心，以圖與人，亦所不恤，豈不過甚矣哉！原其所本，起於耿南仲倡言之，正猶王安石大有為之論，蔡京繼述事之說，而尊主庇民，疾讎殄惡，不欲和者，亦猶司馬光不以王安石為然，陳瓊不以蔡京為是。八年於此，正論不勝鑿觀前事，識者憂之，尚賴陛下險阻備嘗，照知情偽，於和議輩，皆已試用了無功效，此策不足中興，斷自宸衷，舍非從是，遂嚴降詔旨，罪狀反叛，整罪致討，一振國威，豈於女真，尚肯通使，臣委稟素愚，誤以文字，上簡聖知，擢置論閣，乃使獻納，適視何蘇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憲天聰明，灼見忠志，曲賜褒諭，以來衆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恥復讎之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駁駁北向，以為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獨微臣忝竊恩詔，以為今日美談而已。戶部奏諸路殘破州縣，守令勸民墾田，及拋荒殿最格，其法墾田增及一分，郡守陞三季名次，累及九分，遷一官，虧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九分，虧一官，縣令差減之，縣具墾田實數，月申州，州季申監司，增虧十分者，取旨賞罰。

丁亥，尚書右司員外郎周綱直寶文閣，知婺州，從所請也。
戊子，左朝請大夫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司參議官陳子卿主管台州崇道觀，右承奉郎李若虛充湖北襄陽府路制置司參謀官。若虛時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因轉對論幕官之賢否，繫將帥之成敗，選用賓佐不可不慎，今三四大帥，統重兵於外，能懷忠赤共濟艱難，固無慮從史之事矣，獨未知賓佐皆如孔戡否。

也。近時文士鄙薄武人過甚，指其僚屬，無賢不肖，謂之從軍，雖有賢如戡者，往往未必屑就。文武一道也，何至如是之區別哉！欲望陛下，遴選老成練達之士，往佐諸將，稍優禮秩，以寵其行，遲以歲月，不見闕遺，擢居清要，以示激勸，使之身在幕府，心係朝廷，出有裨贊之益，入有榮進之望，上可以鞏固王室，下可以保全功臣，非小補也。惟陛下圖神，幸甚。季仲此奏，不得其年，月，今且附此，俟改。

己丑，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提領措置財用孟庚進知樞密院事，時右僕射張浚往江上視師，庚之除浚初不與，乃上疏言：如此則臣不當在相位矣。上手劄諭之。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志知衡州，景福殿使宜州觀察使黃冕落致仕，除入內侍省都知，冕在蜀中，屢召而未至也。文林郎許聰贈宣教郎，官一子，聰知楚州，錄事參軍，為金人所殺，故錄之。

庚寅，趙鼎奏事，因言李沆作相時，每奏祥瑞，須雜以水旱螟蝗文字，進呈憂國愛民之心如此。上曰：王旦賢相也，東封時都無一言，如天書降，殆難考驗，但朝廷內外得人，四民安業，則為上瑞。辛卯，左從政郎嚴州壽昌縣令咸梓特改合入官，令再任，以兩浙轉運司奏其治狀有實也。上曰：若得賢令尹如此，一方皆受惠。趙鼎曰：一縣生靈數十萬，縣令得人，則人人安業。上曰：然，除區擇監司守令，政欲安百姓也。事初在四月乙丑。

壬辰，詔張浚視師江上，今延日久，可召還行在，令學士院降詔。左從事郎新福州州學教授黃衡特改左宣教郎，以薦對也。尋以衡為祕書省正字。左朝請郎魏良臣主管台州崇道觀，詔諸路沿海州縣，應有海船人戶，以五家為一保，不許透漏海舟出界，犯者籍其貨，同保人減一等。時金、齊於沿海諸州置通物場，以市南物之可為戎器者，商人往者甚衆，多自平江之黃魚垵頭，易水手以去，故嚴察之。

乙未，監察御史謝祖信守殿中侍御史，時方治紹聖大臣誣謗之罪，而祖信與章惇家連姻，上面諭以朕排浮議而用卿，祖信頓首謝。上語以今年九月丁亥，祖信乞罷御史劄子修入。故寶文閣待制馬默加贈二官，為少傅，以其子直祕閣純言默係元祐從官，首先入籍之人故也。默，單州人，元祐戶部侍郎，籍制已上第七人，單州居住。

丙申，太常丞莊必強言，自巡幸以來，祠祭所須，惟資辦於駐蹕州郡，故酒取於沽，脯求於市肆，非所以交神明，乞自今幣帛下左藏取撥，其他禮神之物，並令戶部計一歲之直，下臨安府委通判專掌，無得除舉於民從之。祕閣修撰新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司公事劉寧止，陞右文殿修撰，趣之鎮，寧止言：本府控扼大江，為浙西門戶，乞撥常州、江陰軍及平江之昆山、常熟二縣，隸屬本司，庶防秋之際，長江一帶，號令歸一，可以固守從之。

丁酉，尚書右僕射張浚提舉詳定一司敕令，參知政事沈與求同提舉，初置提舉官也。左中大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益為端明殿學士，荆湖南路制置大使，兼知潭州，益既以罪細，至是岳飛為荆湖制置使，中書乃言湖南見屯大軍，全賴帥臣協濟，理宜增重事權，故有是命。中書舍人胡寅言：設官分

職。凡以為民此治世之道。士大夫之守也。兵興以來。衣冠轉徙。失所者衆。於是開奏辟之路。從添差之闕。廣宮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在資籍。則乞敘雪。已得敘雪。則乞祠祿。已得祠祿。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關。已得近關。則乞見闕。已在見任。則乞超擢。攀緣進取。肩摩踵下。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人以私計。不便為言。豈有憐國在公之念。曲徇其意。則闕少員多。勢難均及。漠然弗顧。則造為譏議。有害政道。伏見舊法。已有差遣及方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貪躁。清仕路。存綱紀也。伏望明詔宰制。舉行成憲。有馳騖不俊者。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從之。寅又言。近來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言。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伏望申命外制之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警。為戒。褒嘉貶黜。務合至公。詞費簡嚴。體貴典重。詔以付中書後省。

戊戌。殿中侍御史張絢言。伏見今年正月。指揮應沿江諸帥。捍禦敵金人大軍。立到奇功。及統制官等。內有未曾給到料錢文麻之人。並令戶部特行出給。今後因戰敵金人立到奇功。人亦依此。然比來諸軍。保明到奇功之人。止是開姓列名。不曾詳具立功之狀。雖朝廷依此。申出給文麻。往往餘議不平。多謂冒濫。甚非陛下激勸戰士之本意。謂宜依倣古制。凡將士立功有卓然奇偉者。並令逐軍著實申奏朝廷。指其出戰之處。敘其闡捷之功。所獲俘馘之數。實有多寡。所獲器甲。鎧仗。實有幾何。大小輕重。纖悉圖狀。先經聖覽。即下有司。或差密院檢詳。或委檢正都司。各令親加參考。而吏輩勿預其事。差別高下。等第優劣。拔其尤異者。具名申於三省。取旨付之戶部。然後出給文麻。以寵其勞。則賞當其功。人人知所激勸矣。臣取會太府寺給過奇功文麻。除劉光世下斬賽等七人。岳飛下徐慶等二十一人。係已給麻外。見有光世下。再保明到劉琪等六十三人。張浚下保明到張宏等四十人。見到本寺出麻。未曾給付。欲望俯采臣言。立為定制。仍將光世。俊見出麻人。未得放行。乞自日下。便令逐軍仔細著實開坐所立之功。申上朝廷。以俟參驗明白。一並出給。庶幾有功者。益知所勸。惰怯者。自知激昂。人皆務立奇功。則敵人雖強。不足畏矣。疏奏。詔三省。委都司。檢正。樞密院。委檢詳。如絢請。左朝散郎。主管華州雲臺觀。王璠。充川陝宣撫使。司計議軍事。用吳玠請也。是日。岳飛至鼎州之城外。置寨列艦。飛素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先遣潭州兵馬鈐轄楊華入城招安。華未降時。為賊魁。以寬厚得衆。遂與故部曲潛結楊太黨。殺太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深冬。賊益懼。

己亥。貴州防禦使。環為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制略曰。眷求屬籍。早毓宸闈。迨茲就傅之初。式舉出封之典。學士孫近所草也。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兼侍講。范冲微。猷開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起居郎。兼侍講。朱震。兼資善堂讀。仍賜震五品服。初。上面論鼎以二人除命。鼎以冲親嫌。為懇。上不從。鼎退。不復批旨。孟庚。沈與求。奏其事。雖親筆付。出制曰。朕為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於一身。選於屬籍。得茲祖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傳。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冲。德行文學。為時正人。乃祖發議嘉祐之初。乃父納忠。忠元祐之末。敷求是似。倘有典型。願質善之方。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朕方求多聞之益。爾質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力。祇自朕志。宜即安之時。

張浚在潭州。聞建國公當就傅。亦薦冲。浚可備訓導。朝論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或謂浚。浚此與鼎始有隙。趙鼎嘗言。云。一日。上謂鼎曰。欲令貴州防禦使出。聞選官教。且就中。中選。學館。備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亦依子。建節。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選范冲。朱震。為翊善。朝論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選議。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如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為今日資善之用。可謂得人矣。然是時。建資善及命官。與出閣之日。通張浚在外。故令人得以聞之。始見浚。案浚行狀。載上謂。已云。不久。當令就學。又時。政紀亦云。上嘗謂臣。鼎曰。此子。天資特異。云。則浚無容全不知。但封拜之日。浚適在軍中。亦猶轉。官。備相。失。云。爾。朱。非。開。居。錄。云。鼎。以。姻。家。范。冲。及。朱。震。兼。資。善。為。鼎。交。結。近。聞。恐。非。其。實。方。時。稽。山。語。錄。曰。嘗。問。趙。鼎。曰。秦。相。皆。謂。論。公。者。專。以。資。善。堂。藉。口。不。知。何。也。鼎。曰。秦。會。之。陷。善。類。之。計。也。某。為。張。德。遠。所。知。同。升。殿。別。所。謂。相。照。以。心。者。況。當。時。資。善。與。德。遠。夫。議。初。無。異。論。德。遠。安。得。此。言。或。會。之。卻。說。鼎。云。丙。辰。去。國。之。後。德。遠。以。此。語。論。鼎。事。以。建。國。其。實。是。會。之。欲。以。此。附。善。類。卻。借。德。遠。為。辭。耳。德。遠。必。不。如。此。也。噫。又。問。曰。不。知。公。當。初。嘗。與。張。相。論。資。善。堂。事。本。末。如。何。鼎。曰。某。與。德。遠。同。乘。政。時。上。一。日。宣。諭。宗。子。某。入。資。善。堂。聽。講。鼎。等。可。擇。一。老。成。士。人。為。翊。善。某。被。旨。之。後。退。至。中。書。沈。思。未。得。其。人。開。德。遠。以。筆。書。中。覆。之。案。上。云。某。已。得。其人矣。公。試。圖。看。鼎。曰。得。非。范。元。長。乎。德。遠。以。掌。中。元。長。姓。名。相。示。其。議。遂。定。明。日。同。進。呈。乞。以。范。冲。充。翊。善。會。之。不。知。所。從。來。如。此。意。冲。是。屬。入。資。善。堂。不。出。德。遠。之。意。實。造。此。說。蓋。欲。併。中。書。二。人。其。用。意。不。淺。也。案。此。時。浚。在。行。府。無。緣。同。進。呈。時。所。必。議。

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楊。公。恕。給。真。俸。以。隨。龍。恩。也。詔。以。盛。暑。命。諸。路。監。司。分。往。所。部。慮。囚。前。二。日。進。呈。行。在。疏。決。上。問。外。路。如。何。趙。鼎。曰。臣。記。每。年。夏。熟。時。司。令。提。刑。權。決。獄。事。自。渡。江。後。不。曾。舉。行。上。曰。大。理。等。處。禁。繫。無。幾。當。行。之。諸。路。令。無。淹。延。刑。禁。庶。暑。中。不。致。罪。人。疾。病。也。自。是。遂。為。永。制。

庚子。尚書。左。僕。射。趙。鼎。言。臣。與。范。冲。正。係。姻。家。然。臣。能。簽。書。樞。密。院。退。歸。山。間。冲。始。有。召。命。去。年。春。再。有。旨。促。冲。赴。闕。亦。在。臣。未。還。朝。之。前。自。此。冲。每。有。除。命。臣。必。再。三。陳。免。冲。超。除。次。對。適。在。臣。待。罪。宰。相。之。日。冲。之。文。學。行。誼。陛。下。所。知。前。後。除。擢。雖。出。聖。意。然。四。方。萬。里。安。能。戶。曉。必。謂。臣。以。天。下。公。器。輒。私。親。黨。崇。觀。僥。倖。之。風。不。可。不。戒。其。漸。伏。望。追。寢。成。命。優。詔。不。許。知。虔。州。韓。照。奏。周。十。隆。已。就。招。詔。多。方。撫。存。仍。官。其。首。領。照。球。從。子。也。

辛丑。右。司。諫。趙。鼎。乞。自。今。賊。吏。委。有。曲。抑。方。許。理。雪。如。詞。理。稍。涉。虛。妄。重。行。宣。斥。詔。刑。部。勘。當。立。法。申。省。壬寅。左。從。事。郎。李。誼。復。為。樞。密。院。編。修。官。誼。初。坐。漏。洩。朝。事。被。斥。至。是。訴。其。枉。故。復。之。事。初。在。紹。興。是。月。詔。殿。前。司。軍。人。與。百。姓。相。犯。並。送。大。理。寺。根。治。此。以。紹。興。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刑。部。狀。修。入。

三日不能平賊。皆斬。先揚言岳太尉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三日。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賊衆。始盡乘其舟。以入水寨。欽等迎降。欽在賊中。最悍。所至常先諸賊。楊太特以爲強。飛厚待之。賊愈喪氣。於是浚承制授欽武略大夫。...

乙巳名新麻曰統元。詔宜州當職官各轉一官。以江東提刑司言。本州去歲獄囚三百五十五人。無痕死者。用二月乙卯詔書推恩也。時宿松縣囚七人。縣令坐降一資。然行之僅三年而止。蓋自趙鼎去位。遂不復舉行焉。...

上書入籍。請於朝。故有是命。順軍坐。上書論投法。餘官一百一人。後改名師道。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開門公事韓知開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新制也。...

丙午。上諭輔臣曰。近令諸郡以箭鏃改造甲葉。恐再於民間科敷。密院只令行下。令止於作院打造。毋得科擾百姓。趙鼎曰。陛下恤民如此。臣等敢不奉承聖意。尙書祠部員外郎張銖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

其弛慢之因。俟至取旨。子游實孫也。武功郎開門宜贊舍人神武中軍前部統領軍馬王滋言。祖母孟氏年九十二。願納一官爲孟氏鉉封。從之。滋。陝西人也。...

丁未。龍圖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德安府陳規。秩二等。右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鄭釋之。降授右承議郎。依衝替人例施行。係事理重。黃大本既抵罪。規等坐前爲池州守武。各不按劾。並責之。而規以守邊故未減。先是。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因面對。乞重縣令之選。因欲句縣令以自效。其言曰。事有切於治道。不可一日非其人。而前後沿襲。視以爲常者。監司守令而已。至於縣令。位輕責重。尤爲卑猥。可憐者。...

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憑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廢而暗儲。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而爲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

六月戊辰。龍圖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德安府陳規。秩二等。右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鄭釋之。降授右承議郎。依衝替人例施行。係事理重。黃大本既抵罪。規等坐前爲池州守武。各不按劾。並責之。而規以守邊故未減。先是。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因面對。乞重縣令之選。因欲句縣令以自效。其言曰。事有切於治道。不可一日非其人。而前後沿襲。視以爲常者。監司守令而已。至於縣令。位輕責重。尤爲卑猥。可憐者。...

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憑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廢而暗儲。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而爲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

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憑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廢而暗儲。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而爲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

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憑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廢而暗儲。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而爲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

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憑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廢而暗儲。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而爲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

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憑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廢而暗儲。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而爲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

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憑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廢而暗儲。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而爲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

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憑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廢而暗儲。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而爲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

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憑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廢而暗儲。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而爲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

【紹興五年】六月癸卯朔。趙鼎言。資善堂極福隆。恐方暑不便。上曰。粗令整葺可也。朕常以營造爲戒。居處不敢求安。前日孫近乞罷修學士院。今雖艱難之際。然學士院上漏下溼如此。若不略與修葺。非朕待遇儒臣之意。右文殿修撰主管江州太平觀王倫令依舊在外居住。日下出門。時上召倫赴行在。倫因言。不去殿中侍御史張綱奏倫鴟張大語。誕慢無稽。朝廷防秋在近。爲今之計。除戰守二策之外。並不當問。若不棄之於外。將恐搖國家一定之議。感將士效死之心。利害所繫。誠爲不輕。望令倫依舊在外居住。以安羣情。故有是命。左朝請大夫尤深知韶州還。入見。上問深以廣東盜賊多少。及今何在。深言。諸盜頃爲韓京所擊。或歸湖南。或在連州。屢乞就招。京不許。然京以孤軍未能分捕。上曰。北兵至南地。道路險阻。施放弓弩皆不便。京不招安。未爲得策也。

甲辰。皇伯武經大夫邵武軍兵馬都監令訂爲華州觀察使安定郡王。直祕閣知平江府孫佑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是日。洞庭賊楊欽將所部三千人詣岳飛降。初。張浚至長沙。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會有急詔。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飛至潭州。出圖示攻討出入之要。且曰。擒之易耳。浚曰。恐誤防秋之期。俟明年再來討之如何。飛請除往來之程。限八日破賊。請浚曲留以俟之。浚然之。先是。湖南統制官任士安。王俊。郝成等領兵二萬餘。不稟王瓌號令。遂至於敗。及飛始至。韓士安以折其氣。使爲賊帥。令曰。

輕是選耶。陛下憂憫黎元，思得良吏以共理天下。比降明詔，益量監司郡守，以示黜陟。雖資考應得，才非所長者，厚以祠祿，終不輕畀之。其於縣令，尤所遴選。且令管職以上，各舉所知，所以惠顧斯民者，可謂至矣。然薦章之上，今既數月，孰當執否，缺然未聞。豈所薦者皆不得其實，抑將有以處之，而臣未之知也。人固不易知，言固不可盡信。查亦參酌衆言，斷以聖意曰：某人某人可爲監司，用某人之薦也。某人某人可爲守令，用某人之薦也。少須歲月，以觀能否。治狀尤著者，受進賢之賞，廉聲不聞者，被謬舉之罰。周官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之罰。其得而辭乎。近世薦舉，牽親故之私，迫權貴之請，鮮有出於公者。至其曠職，事在在司，乃始以狀首免。曰：今聞某人改節，云爾。蓋由犯職同罪，其罰太重，遂使令典久爲虛文。且如近日池州黃池縣丞黃大本，枉法受賄，流配海外。若使舉者同罪，事亦難行。議者欲止於降官，或薄罰以愧恥之，期在必行，不許首免。人亦執肯輕於舉人，自貽他日之羞乎。況今歲亢旱，所及者廣，穀米登場，民已告飢。撫字凋瘵，尤在得人。臣才力綿薄，不敢爲其上者。願從陛下句一縣令，往以自效。倘能布宣德意，少裨聖治，他日備陛下使令，復未晚爾。臣承乏郎曹，求爲縣令，若不惜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爲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爲重，則重在縣令。夫亦何常之有。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人受其殃。蓋非以郎官爲重，重其出宰百里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郎官出宰百里，請自臣始。

李仲此奏未得其月日，當是黃大本已自隗始。郎官出宰百里，請自臣始。斷之後，陳規未拜官之前，且附此。 右朝請郎知潮州徐渥降一官放罷。先是渥言新守王昇遠年不赴，匪近吏私役。又言前守蔡調死，其子受屬邑夫緡，皆乞取勘。尙書省勘會渥身爲士人，薄於風義，若不懲戒，何以勵俗。故有是命。

己酉，上謂輔臣曰：朕以南班宗室，請給至薄，甚有貧窶者。昨日出內帑錢，每人賜二百千。令宗正丞沈萬卿散給，尙有親賢宅近屬，已取會人數別行給賜。趙鼎等曰：今宗室凋零無幾，陛下教睦如此，盛德事也。國子監丞王普爲太常丞，右朝散郎新知萬州馮康國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是日，建國公初出資善堂。上命見翊善范冲，贊讀朱震，皆設拜。趙鼎等得旨，依故事謁見。冲等每因箋奏，導國公以仁義之言，輒標軸藏之時，一展玩，國公常得李公麟所畫孝經圖，冲嘗其後，略曰：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以大，萬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靈。三綱五常之所以立，學然後知之，心不苟慮，必依乎道，足不苟動，必依於禮。行之以不息，守之以至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及乎習與性成，是爲純孝。不然，無以立身矣。豈不見乎諸侯車服之美，餼物之盛，尊榮如此，國公以幼學之年，享龍祿之厚，蓋思所以保富貴之道乎。故冲以諸侯之事爲獻。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周之諸侯，其入而居於王所，則皆謂之卿士。故冲又欲以卿大夫之事爲獻。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國公其勉之。

庚戌，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王似薨。辛亥，趙鼎進呈，以早乞分委侍從官等，備走羣祀祈雨澤。上曰：充賜如此，朝廷政事闕失，更宜講求。鼎等曰：敢不奉詔。近日獨除翎毛箭鏃及官舟運糧等事，皆是仰承聖意，以寬民力。沈與求曰：雲漢之時，雖上

下莫應。靡神不宗，不廢禱祈之事。要之以側身修行爲本。陛下勤恤民隱如此，宜蒙嘉應。忠翊郎開門祗候張昂特選從義郎，與州鈐轄差遣。錄其守石額山寨之勞也。尋又以其弟鄉貢進士昂爲下州文學。昂補官在。廣新州羅田、廣濟二縣並爲鎮。

壬子，起居郎朱震言：竊見陛下經營荆楚，控制上流，已命王彥領兵直入江陵，遂與襄陽表裏相應。在兵法所謂先發者制人，誠得禦侮之上策。然一方之民，久罹荼毒，若不優加綏撫，則民未有息肩之期。且如峽州四縣，兵火之後，多用軍功，如胥吏攝知縣，欄頭捕鹽稅，椎磨剝髓，民無告訴。伏望取峽州、江陵府、荆門、公安、軍州縣官，令吏部破格差注，或委安撫司別行踏逐，可任之人，奏辟一次。庶使德澤下流，民瘼上聞。荆湖之人，得免塗炭，乃詔四郡官屬，並令彥具名奏辟。內知通朝廷審量除授，其會充胥吏人，毋得舉辟及權攝。如違各科違制之罪。右承直郎添差衢州西安縣丞貫道特改次等合入官道。燕人爲劉晏部曲，以與斬王鈞甫之勞，常循二資。吏部言：道無依格舉主。若候舉官了日收使，係成虛文。故有是命。十二月壬寅，賜朝官。錄故贈承議郎張瑤弟琛爲英州文學，以瑤權郵城縣丞守禦戰歿也。

癸丑，手詔開諸路久愆雨澤，縣朕不德，致使亢旱，雖恐懼修省，無所以答譴戒。彌天災，尙慮州縣遠戾，詔令重擾吾民，致傷和氣。除稅租和預買及應副大軍之外，應干科敷催驅等事，日下並罷。仍仰州縣具析所能名件，申尙書省。是日，荆湖制置使岳飛破湖賊夏誠，飛既降楊欽，率統制官牛皋、傅選、王剛乘勝

擊攻水寨，賊將陳瑄內變，劫偽太子鍾子儀、龍交牀與龍鳳等詣飛降。楊太窮蹙赴水死。餘黨劉衡等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盡。惟夏誠寨固守，寨三面臨大江，背依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親往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木放之上流，賊聞罵聲，爭擲瓦石擊之，草木爲瓦石所壓，一旦填滿。飛長驅入寨，遂執誠。湖寇悉平。黃誠斬太首，挾子儀奔都督行府。此以林泉野記：飛克小麻井岳侯傳參修，傳又云：楊欽領兵到金橋山，遇伏敗降。欽獻計曰：楊太可擒，容欽令人報楊太，令任士安敗走。又聞後有救兵至，吾兄念將士卒遠來，助欽擒捉士安等，以除禍根。楊太聞之，必自領兵前來，多用伏兵，楊太不爲難也。候道牛皋、傅選、王剛等各領兵伏於道側，楊太果自領兵應援，皋等伏發，太得脫，乘舟走入水寨。俟將兵入寨，楊太夏誠、鍾子儀等進斬之。此所云與諸書不同。案日麻，太乃其徒所殺。欽子儀亦不死，傳所云差誤。今且附此，更俟詳考。中興聖政何備，龜鑑曰：竹箴之風，卒誤鍾相。相既擒矣，玄龜相也。然而昌言致討而不能平，王慶招安而不能伏，及破凌至醴陵，召開謀之囚，釋其縛而縱之，使歸。於是玄之將楊欽降，卒有襄陽之嘆。岳飛至鼎城，取偏裨之慢令者，鞭之以折其氣。使爲賊師，於是玄死而賊潰。果應飛來，此平楊玄之功也。呂中大軍記：嘗謂官王中與，平外侮耳。光武中興，平內寇耳。而高宗欲擴外則內寇，轉道欲除盜則外敵復張。而隆興張遇等殺杜用，丁順等則有王淵擊李平，趙方則有劉光世，卻下道則有守臣康允之，破威方則有守臣周杞，誅葉德討李成，則有張浚平范汝爲，平曹成則有韓世忠而楊玄據上流，僭號紀年，尤爲腹心之害。岳飛一至，八日而賊飛來之賊，湖寇盡平。而內寇始息矣。使當時諸盜不作，諸臣得以併力中原，豈不足以建立事功哉。

甲寅，詔建國公祿賜比皇子。尙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張浚乞在外宮觀。先是浚與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議，令舉軍屯泗上。既而世忠退屯楚州，且令提舉官董敦入奏事。浚遂請祠。趙鼎進呈，上曰：浚必未知此間曲折，故有此請。昨日朕已降詔諭之矣。世忠移屯，既略如初議。浚復何疑。鼎曰：臣等各已作書詳報。

浚矣。蓋敗亦謂他日有警。老小必移歸鎮江。則積糧淮南非便。浚必具曉此意。沈與求曰。聞浚與世忠初
 離屯泗上。既而世忠退屯承楚之閒。則已與浚初識小異矣。若緩急之際。老小必須動。則儲糧南岸。逐旋
 般運。似極穩當。上曰。朕見敗所請似合宜。乃以親筆諭世忠如所奏。尙書左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孟
 庚。知政事沈與求。自五月丙子不雨。今越四旬。叨冒近司。輔政無狀。致此譴戒。伏乞時降威命。正臣等
 之罪。早賜黜責。詔答曰。早曠逾時。甘澤未應。乃朕菲德。非卿等咎。各安厥位。無得再請。三省言。訪聞淮南
 每至防秋。所屬多以運糧爲名。或稱備賊。擅拘收官私舟船。詔禁止。犯者抵罪。著此用見趙鼎此月
辛寅所奏寬民力事 左奉

議郎新太常博士張九成。乞以磨勘一官爲父右承事郎仲改五品服。從之。

乙卯。故追復集英殿修撰朱師服。再復寶文閣待制。師服已見三
年八月丙午 師服孫右迪功郎秉文言。師服任禮部侍

郎。坐與蘇軾往來入黨籍。乞復未責降以前從官職名。故有是命。已而有以白劄子遺趙鼎者。併以師服
 賀紹聖改元及謫官謝表上之。其閒有曰。首元祐之謫籍。二紀於茲。尾神考之從班。一人而已。寅緣軾。轍
 之度嶺。初一承顏。先後安李之當塗。未嘗通問。乃詔復職。指揮更不施行。已給告身。令吏部拘收。申省毀
 抹。後官在十
月丙午 降授左朝奉大夫鄒漸充江東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用張浚奏也。右朝奉大夫李楅

道二官。楅以建炎冬祀乞任子恩。而吏部審量楅以進築隆兗州功賞改官。故有是命。

丙辰。趙鼎等再引咎乞去位。上曰。早勉爲慮。皆由非德所致。豈可移過大臣。然有闕政。當謀求之。是乃朝
 災之道。毋庸再請。鼎等頓首謝。

丁巳。給事中陳與義充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與義與趙鼎論事不合。故引疾求去。徵猷閣
 待制提舉建隆觀象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范冲。伏見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
 方之行。動應規矩。內外清備。毫髮無玷。實爲鄉閭之所尊禮。士夫之所矜式。臣無能髣髴。舉以代臣。允
 公議。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赴行在。焞已見趙炎
元年八月 焞程頤高弟也。頤死。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

大夫尊仰之。靖康初。神師道薦於淵聖。召至闕。將命之官。力辭而去。建炎兵亂。鎮撫使翟興。與之不能致。
 紹興中。避難長安。僞帥趙彬以劉豫命玉帛招之。焞卻幣奔蜀。居於涪州。上聞其賢。故召。故光祿少卿
 陳適。贈右文殿修撰。例外官其家一人。適。亨伯弟也。靖康末。奉詔割中山地。亨伯以大義遣之。金挾適去。
 後卒於燕山。初。神武中軍有與百姓就者。其徒奪之以去。且擊傷適卒。事聞。詔統制官楊沂中。執付大
 理治罪。言者論陛下禮遇將士。無所畏忌。重貽聖慮。乞依公根勘。重寘以法。其統兵官亦乞嚴示懲戒。從
 之。是日。湖賊黃誠以鍾子儀至潭州。都督行府湖寇既平。得丁壯五六萬人。老弱不下十餘萬。張浚一
 以誠信撫之。乃更易郡縣。賊吏宣布寬恩。命岳飛進軍屯荆襄。以圖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張浚
行狀

張浚。蓋平。老弱不下二十萬。而日麻云。降賊二萬。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
七千戶。不肯入。數日。云不下十餘萬。殊不失實。 校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己下之。數通書。俱不答。及飛破楊太。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
 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浚之初。被詔還也。上奏言。水寨關食。徒衆頻難。據飛稱旬日之間。可見次第。
 臣欲更依聖訓。起發。慮賊勢轉熾。將士懷疑。欲俟六月上旬。見得水賊未下。公詔飛來潭州。訖。兼程赴行
 在。許之。而賊已破矣。浚狀以六月十五日下已
行。下即黃誠等潭州之日。

戊午。左奉議郎新太常博士張九成。爲秘書省著作佐郎。是日。早朝。上問輔臣曰。近有民自汴京來云。張
 九成投偽齊。有此事否。趙鼎曰。九成見居鹽官縣。焉有此事。必有說者。感聖聽。比探偽齊得九成廷策。言
 賊民田事。以此出榜。然未知是否。昔夏竦嘗誣富弼。遣石介投契丹。今欲中傷人者。便以投偽誣之。沈與
 求曰。陛下召用九成。則說者息矣。上曰。無說言。北來人所傳不審耳。然用之若遲。人必謂九成不用於偽
 齊。復還矣。遂有是命。九成家傳。稱言者之說云
投偽齊上不信。今從日麻 詔福建歲貢龍鳳團及京銜茶並權減半。以錫賚既少。空費

民力故也。此未知止是五萬斤內減半
爲復於全額內減當考 罷潮州歲貢花蕉布。
 庚申。徵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居正。降充徵猷閣待制。居正既出守。復請奉祠。而殿中侍御史
 謝祖信言。居正以強暴之姿。行凶果之志。頃爲大臣所薦。迫其去位。則顯誣之曰。某人小子。不用吾言。故
 至於此。繼在相位者。悅其言而不悟其欺。復薦拔之。浸與腹心之寄。未幾搆事必敗。因詭爲異論。以規後
 利。去國之初。不勝快快。去歲果先收召。自以爲言得計。行。喜。怒。威。福。盜於一己。結紳畏懼。不敢自保。大臣
 旋悟其引用之非。出之於外。莫不稱快。然凶果犯上。無所顧避。刻章求去。歷詆廷紳。自饒易台。惟意所欲。
 日者陛下知公論不容。特出睿斷。改界祠官。然曲加庇覆。猶竊龍名。使負罪之臣。與以禮進退者無異。臣
 竊惑之。望下臣章。宣布中外。仍將居正職。以爲欺世盜名。貪得無禮者之戒。故有是命。祖信素與趙鼎
 異論。其所謂大臣。蓋指范宗尹。秦檜及鼎也。皇伯華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同知大宗正事。詔諸
 路檢察財用。度支員外郎章傑。樞密院編修官霍盡。計議官徐康。呂用中。並日下回行在。都督府幹辦
 公事范伯倫。令歸行府供職。以久旱故也。

壬戌。左朝散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楊植。卒。植。宜興人。元符末。上書入黨籍。植。選入邪下
第五十四人
 癸亥。趙鼎奏甘澤應祈。乞御常膳。上曰。朕累日寢食不安者。豈特爲國無儲蓄。而望歲之心甚切。兼恐歲
 饑民貧。起而爲盜。朝廷不免遣兵討定。殘殺人命。亦天道之所宜憫也。左朝請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劉備復。秘閣修撰。劉初見趙炎
元年七月 備。既用。救復官。又以討論追二秩。至是。乞復職名。後省奏。備服事蔡攸。以叨
 官爵。天下共知。若使參華中祕。與論議之職。則名儒碩學。寓處其閒者。心將謂何。恐非勸懲之道。命遂寢
 甲子。召省試舉人程文。許用古今諸儒之說。并自出己意。文理優長。並爲合格。令試院榜諭。左從事郎

劉昉特改左宣教郎。昉朝陽人。以薦對改秩。遂除宗正丞。權吏部侍郎張致遠以母老乞歸。南劍州迎侍。詔予告半月。

乙丑。張浚奏。洞庭湖盜賊見已盡。靜。上手書賜浚曰。覽奏知湖寇已平。非卿孜孜為國。不憚勤勞。誰能寬朕憂。願。奏到之日。中外歡賀。萬口一詞。以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連接。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乎。浚奏知舒州武。知復州。轉通招輯流亡。經理郡事。備見有方。已各轉一官。令再任。又奏左從事郎知信州。弋陽縣。魏安行治狀顯著。遂授左宣教郎。安行。鄱陽人也。

丙寅。詔故觀文殿學士鄧洵仁已降。贈官推恩。指揮更不施行。洵仁。雙流人。籍子也。事上皇為尚書右丞。至是其子徽猷。開待制。襲有請。詔贈金紫。光祿大夫。推致仕遺表。恩如故事。五月辛。中書舍人劉大中言。

熙寧之初。王安石假周官理財之說。變亂祖宗法度。恣為聚斂。民殆不堪。是時居風憲之地。盡擊去言新法不便之人。助成安石之勢者。鄧綰也。紹聖之初。章惇。蔡卞用事。輔之以蔡京。遂以傾搖廢立之意。上誣宣仁。肆意形迹。至於元祐臣僚。竄逐無遺。是時游章。蔡之門。受知最深。至於元符末。密啓姦謀。助成紹述之說者。鄧洵仁也。洵仁。洵武乃綰之子。今日之禍。起於安石。發於惇。下而成於京。綰之父子。實有力焉。且洵仁。洵武。在政和。宣和之間。相繼執政。專以佞諛。保固寵祿。盜取官爵。莫知愧恥。而洵仁暮年。又與內侍鄧文誥。通家往來。謂同譜系。洵仁之子。洵武之子。雅。口尚乳臭。已登侍從。一門僥倖。精神所差。得死。下。已為幸免。今乃敢援平時。襲典。求贈官。及致仕遺表。恩澤。不知太上皇帝。今在何地。而欺陷太上之人。乃陛下之世。雖未削奪官爵。析棺戮尸。以正其罪。而欲追寵其身。施恩其子孫。天下謂陛下。何。臣味死契勘。自崇寧以來。蔡京當國。王黼繼之。四維不張。小雅盡廢。三十年間。曾為侍從。官已上。未有不因阿附大臣。交結權貴。而得之者。容身誤國。罪則有之。有何勞能。更加褒錄。除前降洵仁。贈官恩澤。指揮。乞賜追寢外。仍乞處分有司。自崇寧以後。宣和以前。侍從官。以上如洵仁。並乞贈典。及恩澤者。一切報罷。更不須以其姓名。洩瀆聖德。庶幾有以勸天下之忠。為亂臣賊子之戒。自靖康初。追復元祐諸臣官職。後亦稍擢任其子孫。然議論不一。是非混淆。趙鼎。夙有此志。以身任之。因大中徵洵仁。詞頭。普歷行熙豐。紹聖。崇觀政事。人才善惡。利害本末。甚備。上嘉納。命榜之朝堂。詔州縣毋得催理民間積欠租稅。如有違犯。及監司失於案舉。並取旨重行竄責。修武郎。開門祇候樞密院。準備將領王林卒。都督府言其有捕斬劉忠之勞。一子孝忠。尚幼。詔以孝忠為承信郎。給其祿。俟年及。參選日止。

丁卯。右朝議大夫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陸真落職。真初以年勞進秩。而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真貪賊狼籍。毒被東南。宣和間。詔事中貴王通及朱勳。為其僕。以竊名位。制曰。朕以禮義俟君子。刑罰威小人。如爾僕隸。自居。又何責焉。然玷官職之高榮。煩言章而論列。醜惡昭著。典憲未伸。則姦貪肆然。自謂幸免矣。機直中祕。尚無寬恩。往慎厥終。庶逃大譴。可落直祕閣。詔沿湖人戶。紹興三年以後。未納租稅。雜錢之類。並開三年。

戊辰。命翰林學士孫近。知貢舉。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劉大中。同知貢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社。殿中侍御史張絢等六人。為參詳官。祕書省正字李彌正等二十二人。為點檢試卷官。太常少卿陳栢。為別試所考試官。司動員外郎林季仲等四人。為點檢試卷官。自後率如此例。是日。禮部侍郎所輝入見。奏舉人已至。行在習詩賦者一千五百餘人。經義者一千餘人。上曰。他時習詩賦者當益多。然經義亦不可廢。元祐皆兼習。詔諸路監司州縣。非奉朝旨。假作軍須名色之類。科須者並罷。州縣令監司案劾。監司令御史臺覺察。如或隱蔽。並重責典憲。用中書門下奏也。左朝散大夫趙伯瑜。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伯瑜提舉江西茶鹽。以劉大中薦得召見。時新命韓球為提點官。未上。遂罷球而用伯瑜。韓之罷雖云有故。恐別

後周。甚非春秋尊王之意。上曰。俟更令朱震校勘。與求以五月。至是輔臣進呈。上曰。中荒陋。一至於此。士大夫著述訛舛。容有之。此不足罪。中為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豈尚置之三館。己已罷福建諸州。係藉槍杖手。福建槍杖手者。自熙寧間始有之。迄是五十餘年。論者言其呼集擾民。乞獨放。帥臣張守以為便。遂施行焉。

庚午。大理丞路彬。兼權少卿。以詳議闕官故也。右從政郎權鄂州江夏縣呂大周。特改合入官。時湖北提刑司奏。大周未到任。前縣戶二千七百五十三。任內招復。增戶二千八百七。吏部言。增及九分已上。優賞之。仍照餘路視此。忠訓郎李溫。請納一官。為其母馮氏。依故父官品封敘。詔封令人。溫。摩子。辛未。皇叔蘄州防禦使士培。為泉州觀察使。上之即位也。士培治兵洛州。未及。轉至是始遷。左承議郎直寶文閣。知整州。周綱。特遷一官。綱。紹興初。為廣東轉運判官。奉詔以本司錢。市米十五萬斛。自海道至閩中。復募客舟。赴行在。故遷之。左丞議郎知潭州。湘陰縣。吳樵。特遷二官。通判鼎州。都督行府。以樵接納水寨首領。有勞。關賞功房。而有是命。七年二月戊申。樵又自左朝奉郎。用折。實。奏。一官。疑此兩官之命。又中格也。當求他書參考。尚書省言。訪聞四川州縣。

官。以朝廷在遠。並緣軍興。貪墨狼籍。按察官坐視不省。致賊吏得以自肆。久為民患。契勘黃大本。于涼。莫憲章。已行斷配。宜檢坐已斷。并遣他州。知通。令宜撫司。鑲榜諸州縣。自今官員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如監司州郡。阿庇不即察治。令宜撫司。劾奏。重責典憲。

是月。汴京地震。

是夏。金左副元帥。冀王宗輔。自上京還。燕山。右副元帥。魯元昌。還。祈州。金以其國有喪。懼朝廷乘而伐之。乃命左監軍。播王宗弼。以所部戍黎陽。宗輔尋入見。金主。卒於路。宗弼自戍所赴其喪。取宗輔之妻張氏以歸。

補充堂後官及一年。即轉合入京朝官。事具實錄。至是國書散佚。使葛詞以對。執政不知典故。遂從之。
○謂官具未盡史 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麟卒。

癸酉。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將常平事務。恪意奉行。無得苟簡。致有失陷錢物。如敢少有減裂。仰戶部案劾。申尚書省。取旨重行典憲。以都省言。自令刑獄茶鹽司兼領常平職事。訪聞逐司並不逐一講究。致他司妄用。失陷財物。有誤朝廷緩急支用故也。江東宜撫使張俊。乞致仕。或宮觀。疏再上。不許。言者論比年以來。忠臣義士。以身殉國者。往往湮沒無聞。如去年蕃僞圍閉濠州。國奉卿確守忠義。朝廷雖官其後。以報死節。然四方之人。未盡知也。又如趙立。薛慶。李彥先之徒。皆鎮撫使之得其死者。開錫錫之廟貌。聞亦未廣。爾宜明詔天下。凡自靖康以來。四方死事之人。悉令載之祀典。此誠激使英雄忠勇之術。詔准西帥臣相度。

甲戌。詔諸路在禁待報案狀。並專差人齎報赴行在。中書舍人胡寅權直學士院。時江西制置使胡世將請奉祠。而直院胡交修引親嫌。乞時暫差官撰述。答詔。故有是命。實文閣待制知湖州李光充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韓瑛。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直祕閣。新荆湖北提點刑獄公事張銖。令趙之任。時趙鼎開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陳鶴。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鄭資之。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徐國成。並無治狀。悉以自陳宮觀處之。而瑛等有是命。都督行府免蘄州上供錢租稅米三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一

【紹興五年】秋七月壬申朔。趙鼎奏。淮東宜撫司提舉官董敦復親筆至軍前。諭移屯事。韓世忠拜詔感泣。上曰。卿可作書報張浚此事。張浚亦必喜。今日廟堂。不比靖康。開有妨功害能之人。凡軍旅事。彼此議定。然後行之。左宣奉大夫朱勝非充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勝非初免喪。乃有是命。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知明州郭仲荀。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徽猷閣待制仇愈。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左朝散郎知岳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張燾。直祕閣。與起復祕閣。修撰知鼎州程千秋。兩易。並赴都督行府取稟說之。任以行府言。事係急速。已作奉聖旨施行故也。右朝奉大夫通判臨安府楊楹。以薦對除直祕閣。詔在京官。觀請給人。從前幸執依見任減十之二。學士以上。如列曹侍郎。雜學士。如中書舍人。大中大夫以上。如左右司郎中。任樞密都承旨者。加一等。大理評事李洪。乞以恩躡一官。換祖母林氏太孺人封號。許之。饒州進士朱嘉積。言子召虎。十歲能誦經史。兵書。步射命中。乞拔試。詔賜帛二十四罷歸。詔堂後官補職。及一考改宣教郎。著為令。堂後官。今三省諸房。都錄事也。初以省記立是法。而詳定敕令官章誼等言。京官凡五等。未審所改。京官不從初等。次第陞轉。便改宣教郎。義理。今來止有崇觀後。改宣教郎。告難。以憑據。要見祖宗以來。堂後官補職。及一年的實合。改是何京官。制敕庫房言。取到崇寧二年。堂後官張忻。石刻墓誌。係崇寧之初。亦可憑據。故有是命。案熙寧詔旨。主事已下。自選人

乙亥。詔諸州并諸軍將。應歸朝官。常加存恤。得替流寓無差遣之人。仰守臣相度。先次與權合入差遣。支破請給。具職名申樞密院。差注。如內有能通兵機。及武藝出衆人。具名開奏。其寄居歸明。歸朝。養濟人。常加存恤。依時支給。合破錢米。無令失所。
丙子。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兼閩門宣贊舍人。都督府提舉親兵柴斌。知金州。兼金房。均三州安撫使。用行府奏也。仍命斌。隸屬襄陽帥府。其探報事宜。及邊防措置。則申川。陝宜撫司。如金人大軍侵犯本州。即令宜撫司遣兵應援。七月。其後川。陝宜撫副使吳玠。審於朝。乃詔緩急。敵馬侵犯梁洋。令斌以所部權聽玠節制。明年三月己巳。都督行府奏。移鼎州。龍陽縣。於黃誠寨地。建立。仍陞為軍。以持服人黃興。權起復左奉議郎。充龍陽軍使。兼知縣事。又言潭。鼎諸縣。因水賊侵擾。多有移治去處。並令移歸舊治。如係選人知縣。俟任滿。與改合入官。京官與轉一官。應水寨出首之人。令制置司量事體輕重。擬定合補官資。申行府。願歸及充水軍者。聽。又請免澧州。上供錢三年。皆從之。既而制置使岳飛言。水寨願歸業者。二萬七千餘家。詔州郡存恤之。無得騷擾。七月戊辰。然黃誠寨地低。而迫湖。土人不以為便。仍令如舊焉。岳飛奏。歸業人數。在戊子。龍陽軍。遷舊治。在八月。丙辰。今奉遷書之。樞密院效士祝世榮。特補下州文學。以嘗自唐州。齎書赴行在也。

丁丑孟秋薦享太廟。自是歲五娶如常禮。詔諸路監司帥守案試武士所能。具職位姓名來上。用李光請也。光言伏準手詔。令內外侍從官以上監司帥臣各舉所知。限半月具奏。有以見陛下虛心求助之意。可謂切矣。昔叔孫通之歸漢。從弟子百餘人。乃專言諸壯士進之。或以爲言。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圖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若通可謂知時務矣。今金僞憑陵。中原板蕩。此陛下取雄材虎將以制天下之時。所薦不復言文士。臣累任守臣。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所。其人材少壯。弓馬捷。武藝絕倫者甚衆。朝廷既未嘗錄用。往往散在諸軍。無以自拔。或委身盜賊。不能自新。甚可惜也。臣愚不敢指名論薦。欲望特奉睿旨。令諸路州軍廣行招收。其閒雖無武藝。而通曉兵機。能料敵致勝。或造作攻守之具。各爲一科。令監司帥守案試保明。發赴樞密院量材擢用。庶幾韓彭之流。或爲時而出。故有是旨。武功大夫秀州防禦使康隨爲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案)隨即曲端之人。自建炎四年。至今姓名始見於日錄故具載之。

戊寅。詔趙張浚赴行在。遣內侍迎勞。賜以銀合茶藥。又遣內侍往軍中勞刺湖制置使岳飛。亦以茶藥賜之。直寶文閣知泉州魏玘。吏部員外郎姜師仲。殿中侍御史張綱各減三年磨勘。以在臺中平反刑獄最多故也。詔行在百司首身軍兵。自今並令所屬取索宣帖。審驗保明。申取朝旨。方許收管。毋得擅行收買。

己卯。知樞密院事提領措置材用孟庚充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庚以行府關三省樞密院事。積不平。因稱疾求去。前一日。御筆有是命。趙鼎進呈。上曰。庚以疾力求去。重違其請。既知樞密院。宜依祖宗故事。鼎曰。自元樞執政。往往或建節鉞。如寇準等。猶除使相。庚在陛下左右六年。務全終始。仰見陛下待遇臣隣之意。庚執政凡四年。參知政事沈與求權樞密院事。兼權措置材用。日錄載與求權樞密院在丙子當時因庚附出日。 詔新授郡守。除見闕人外免上殿。用中書請也。監察御史周葵充禮部貢院參詳官。代殿中侍御史張綱也。綱祖母王氏疾亟。不俟報出院。詔放罪。既而綱以憂去。特賜錢三百千。

庚辰。內侍盧公裔言。見係致仕在蜀中。乞依昨降指揮赴行在。上曰。此人極不平穩。靖康劫棄之事。公裔之謀爲多。今若使歸內侍省。必侵預外事。不若與外任官觀。況朕宮中使令者。小黃門數千輩。備掃除趨走而已。近上者亦有數。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之禍。及近時之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趙鼎等曰。陛下聖慮及此。社稷之幸。然漢唐官官傳。有可以鑒誡者。更望曲聖意。上曰。仇士良勸後輩。戒人主不近儒生。不觀書。可爲鑒也。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翰林學士孫近奉詔編類臣僚條畫利害文字。已編類進呈了當。仰惟陛下下去冬嚴駕吳會。親御敵師。不敢以幸勝爲功。而深以善後爲慮。既下溫詔。周詢舊弼。又令職事官條具利害。而半年之閒。不聞以某人之言。施之行事。取某言之效。進用其人。遂謂陛下之求言。止是朝廷之文具。臣竊惑之。今編類已成。既上御府。伏望陛下萬幾之餘。留神省覽。或宣付大臣。俾之分閱。擇其可用。願奏行之。勿以忌諱爲拘。則忠言出。勿以文采爲尙。則至計行。勿以與廟堂異議而棄之。則

謀猷皆合於公願矣。其有言多可績者。則願發進之。有欲以身試者。則因任之。人而廢其言。固君子之所戒。用言而棄其身。亦古人之所非。況乃防秋及期。定謀爲急。不資羣策。孰保萬全。惟陛下下雷意從之。故宣德郎范柔中贈直祕閣。柔中元符末上書言事。且進所著春秋見微。坐停官。雷州編管。至是用吏部侍郎晏敦復請而贈之。柔中遺人耶上尤甚第一人。新編官第六十六人。 詔尙書省復置御史刑房。專主本臺所上彈劾文字。仍令六部申殿部人結保之法。每三人或五人結爲一保。遞相覺察。凡保中有人犯罪逃走。許大理寺監綱同保人追捉須管收獲。如有不獲。並與同罪。本部不得申請占匿。其逃走改名復來部中之人。並重行決配。保人輒敢容隱者。亦與同罪。仍許諸色人告。用本臺請也。自建炎省併吏部。御史刑房不專置。左右司亦不聞有所檢察。每御史案吏輒亡去。大理即乞先次結絕。吏復更名歸部。姦弊百出。故本臺以爲請。

壬午。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許允宗直寶文閣。知台州。允宗靖康中爲右史。坐斥去。及是召對而命之。昭宣使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主管禁衛軍益特於階官遙郡上各轉行一官。以益自言會繁藩邸官吏之人。乞依例恩故也。賜觀文殿大學士李綱親筆詔書獎諭。綱應詔陳三策。又上六條。故有是賜。是日。僞齊遣兵犯湖陽縣。執武經郎知唐州高青及其孥以歸。劉麟見青。諭之曰。朝廷與諸將議定。見陣掠獲人。即時放回。青復將其孥而返。事聞。詔降青二官。青赴襄陽師府自效。青九月丙。申降官。

癸未。左奉議郎知南劍州沙縣丞陳沃。左承務郎新婺州州學教授富元衡並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興府宗正司供職。至道初。始置諸宗室教授。景祐中。更名宮學。治平建元。又分大小學。置講書教授十有七員。崇寧初。每官置大小二學。增教授員。越四年。更爲宗子博士。渡江後廢。趙鼎爲政。始創復之。二員居行在。二員居會稽。自是爲例。行在官教初除。在今年四月乙卯。

甲申。上親酌獻祖宗神御於行宮齋殿。文武官少卿已上陪位如儀。將仕郎趙宗輝特差充靜江府古縣令。宗輝。彥若孫也。縣久無令。用廣西諸司請而命之。

乙酉。降光州襄信縣爲鎮。令淮西宣撫司就選土豪可仗者補右職。充監鎮官。

丙戌。直寶文閣知宣州趙不羣陞直龍圖閣再任。上曰。不羣爲郡有稱。守公奉法。使百姓安其田里。當寵旌之。以爲四方之勸。上又曰。民窮無聊。起而爲盜。多緣守令不良。擾之使然。若百姓安其田里。其肯爲盜乎。朕夙夜以此爲懷。卿等復留意謹守。令庶幾百姓有安居樂業之意。中興聖政。史臣曰。紹興初。竊盜充斥。既平。國中而樞臣議收兵兵以節制之。詔曰。事有本末。今所措置者末也。致盜之因。良由科徭疾苦。吏不省憂。令監司條具利便以聞。至此又有是言。夫出政而原其本。豈而於其情。見使使。厚常。以修其安民之事。監司察其安民之具。當開安民。未聞治盜也。此之謂知要。

職事官權左右史者。自起居侍立外。並立本官班。以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不當改百年之典也。立權官班在紹

興二年。左朝散大夫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許弼。左朝散郎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劉延年並直祕閣。起復

右朝散郎秘閣修撰新知岳州程千秋、左朝請郎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徐與可、左奉議郎通判鼎州張運並進一官。以都督行府官與平湖寇有勞也。既而荆襄制置使岳飛言窮，延年賞薄，乃又進一官。制曰：爾等分使兩湖，軍與不乏，列職中祿，亦既疏恩，載閱將臣之章，以是為未足也。維慶賞予奪，皆自朕出，進官一等，益務靖共。（每等再進官）進士蕭清臣以撫諭劉衡、夏誠有勞，補忠州文學。後旬日，都督行府又言：鄧州鄉貢進士聞人者，進士趙頌、陶青皆常入賊寨，於是悉以文學命之。（青補官在七月甲午，趙補官在七月丁酉）時張浚遣行府

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先遣奏事，浚奏潭、岳、鼎、澧、荆南歸業之民，其田已為他人請佃者，以隣近開田與之，仍免三年租稅，即原無產業，願受開田者，亦予之。俟及半年，比較諸縣歸業人數，取旨推賞。丁亥，賜宇文虛中家福建田十頃，以其妻安定郡夫人黎氏有請也。虛中建議未以籌畫遺其家，至是始達。朝廷念其勞，特許之。徵飲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韓駒進一官致仕。駒，仁壽人，後徙汝州。政和初，獻所為文，召試除秘書省正字，累遷中書舍人，罷去。及是卒於撫州，故有是命。制曰：逢時取位，亦既蒙榮，抱疾引年，所宜從欲。駒早以詞藝躋於禁殿，附麗匪人，飯蔬奚怨，中更教宥，不汝瑕疵。復班綴於西清，俾優游於直館，庶幾善後，獲以全忠。茲陳告老之章，更軫遺愛之念，進官一等，式寵其歸。往服恩綸，尚綏壽

緜。（海陽家年譜載此告詞，乃云：坐累刑書，飯蔬奚怨，中更教宥，一洗新尤，乃與元命，命之意全不同，以此知私家文字多所改竄者如此）戊子，左宣徽郎直秘閣添差通判湖州歸魚袋趙子傳特選左朝奉郎，充秘閣修撰，知處州。建國公既就傅，上召子傳入對，而有是命。子傳請宗室之寓於諸郡者，聚居官舍，選尊長鈴束之，察其偽冒，禁其出入。年未十五入州小學，十五入大學，官為給食，許依進士就舉。未出官者許入學聽讀，及一年聽參選，奏可。後不果行。向書兵部員外郎都督府諮議軍事郭執中充秘閣修撰，右承議郎新知簡州許有功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有功，安仁人，張浚從舅也。詔今次省試舉人，常額外特增取十名，既而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今日之患，官冗最為大弊，臣嘗謂自今以往，澄其本源，非三十年有不能清，而況日月增加之乎？今類以十四人而取一人，正為中制，倘又增之，不足以為德，而適啓僥倖之人爾。特奏進士老於場屋，祖宗以來，於其既衰，賜之一命，以榮其身而已。又擇其尤者為京府助教文學，許其出官，德莫厚焉。然元祐之初，蘇軾知貢舉，日極論其害，今官冗之弊，視元祐為百倍，而版圖陷沒，視元祐才十之四，州郡困匱，黎民凋瘵，視元祐無十之一。前此陛下策多士於維揚，有司不為國家長慮，卻顧徒以苟悅一時舉人，將入助教人，並依下州文學特理選限，固已不勝其濫矣。紹興二年，迺復再授此例，益起僥倖，其後星變肆赦，又以不曾赴試者亦許自陳，緣此冒恩者衆，臣不當先時建言，但恐朝廷忽有行道，則論奏不及。至如前榜有官人登科，循轉官資，同進士出身，並免銓試，皆非舊典。實啓倖門，又臣體問得吏部選人在部未有差遺者，近六百人，伺候日久，窮困流離，大段失所。乞下侍郎左選，除指兩黃甲窠闕外，其餘一面注擬在部選人，庶免留滯之歎。又勸會紹興二年陳之茂等一十九人，為文理繆繆，及犯名諱，各補

下州文學。後來並附第五甲末，夫犯名諱在不考，有司之法也。祖宗以來，嘉惠多士，特賜文學助教之科，示不棄黜，蓋有常典，未聞再許附進士之科也。至如文理繆繆之類，尤宜詳精考校，務厭衆心，前此與議以為繆繆之文，乃緣觸犯忌諱之故，其後大臣聞之，於是奏附正甲，此蓋一時失於慎重，遂紊祖宗之制。既失而得，進士舉不足貴矣。今廷試在邇，伏乞戒諭有司，慎重其事，毋蹈前失。詔正奏名緣科舉曾經展限，已降旨特更取十名，餘並依奏。（是月庚寅）尚書省言：南班宗室官卑之人，用度不足，乃詔不帶遙郡大將軍至副率，皆依御廚第九等食例折支錢。右承直郎黃秘令吏部差度州錄事參軍，宰相張浚言：臣頃建炎之初，撥預郎曹，實出宰相黃潛善、樞密汪伯彥之薦，潛善以繆良得罪，死於貶所，骨骸未覆，貨產凋零，其子秘仕宦不競，殆無糊口之計。臣愚欲用初除樞密事合得有服親一名差遺恩例，陳乞秘差遣一次，上推陛下廣覆包涵之仁，下全微臣朋友故舊之分，故有是旨。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守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申命淮東西宣撫司優卹淮北士民之來歸者，先是有旨百姓有願耕開田者，州縣即時給付軍人所至州計口，以提刑司錢人給一千，所給田免稅五年，未就緒者，更與寬展年限，命官舉人之貧乏者，州縣給其資糧，以禮津遣，令宜撫司榜諭。右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張承進一官，俟任滿日赴行在，以都督行府言其廉謹不擾，在湖南一路為最故也。時湖南旱，行府奏減本路秋稅苗米之半，從之。辛卯，右承奉郎高堯咨監西京中嶽廟，堯咨，仲子也，以濫賞不得調，請繳納父仲冬祀日奏除直秘閣告及賜紫敕，故以命之。壬辰，秘書少監任申先試起居舍人，兼直史館。詔文臣非格法改官內，開有立定賞格，及州縣被差管押燕山府免夫錢，部押人夫建築運糧開河修城之類，被賞之人，今後並更不審量，以都省言。上頂雖非格法，實有勞效，難以一例討論追奪故也。（朱勝非秀水開房錄：紹興初，范宗尹作相，建議討論賞格名色，物議大喧，即罷。次年再降旨，惟文臣賞格，雖武臣特免，趙子道等古物圖事，樂師成，官至雜學士。歐自來謂附孟昌齡父子，冒河宣官至中大夫，劉大中任秀州教授，因黨貫入前討方寇，與其同屬交結，特改京官，周綱嘗知樂縣，燒造假幣，色器以事，被改京秩，除察官，正應審量之法，趙鼎作相，皆其親厚，子道除江西都曹，仍復職，自來除中書檢正，大中驛遣兵部尚書，遂參知政事，綱除都司，並不審量，於是此法止行於孤寒無援之士，而人始不服矣）癸巳，右朝散郎知滁州河洋條上屯田利害，上曰：淮北之民，樵負而至，朕為民父母，豈可使民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卹，恐乍歸之人，或無居止，當行下提點司量給官錢賑助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為朝夕計，今使就耕之民，盡蠲租賦，更賑助之，則五年以後，兩淮荒土，往往耕闢已多，縱便恢復，亦朝廷之利。上曰：然。信州進士劉商霖上書告迪功郎沈宇語言惡逆，因妄指宇為參知政事沈與求族人，與求家居待罪，上命押入翌日，上諭與求曰：宇既非族人，若待罪，恐四方傳聞致疑，可即令進呈，朕必不使四方得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九十一 一五二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九十一 一五二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九十一 一五二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九十一 一五二二

以讓職卿與求頓首謝。

甲午。詔諸路會經殘破州縣。最親民官到任日。據見存戶口實數批上印紙。任滿亦如之。以考殿最。用左承奉郎通判岳州王嘉言請也。起復秘閣修撰新知岳州程千秋知度州。時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鈞自巴西召歸。張浚以鈞攝其事。且言朝廷若未有差委。欲正差知岳州。詔鈞赴行在。於是千秋需次未行。乃令持餘服。鈞到行在。在八月壬寅。千秋持餘服。在十月己未。言者論私商販運州縣根究來歷之弊。以為素與交易者。多不通吐。以為後日販運之計。所牽引者。類皆畏難粗有生計之人。臣謹案祖宗法。應犯推貨。並不根究來歷。止以見在為坐。今若不問是與不是。產茶鹽地分。一切不根究來歷。止以見在結斷。不惟困圍可致空虛。而私販者即伏。刑憲亦將止息。事下戶部。其後權貨務言。勸會出產州軍捕獲私鹽。如係徒以上罪。及事場禁界內杖罪。既獲私茶。並合根究來歷。雖有紹興令。稱犯權貨者不得根問實經歷處。即係海行條法。緣紹興敕內該載一司有別制者從別制。又緣諸處私茶鹽。並係停窺圍戶賣與販人。今若概不行根究來歷。深恐無以杜絕私販之弊。卻致侵奪官課。乞遵見行茶鹽專法施行。乃詔自茶鹽外。其餘權貨如所請。後旨。在九月庚寅。詔中大夫以下陳乞致仕身亡月日。計理程限。在合給救之後者。即聽於所在州軍陳乞蔭補。以吏部侍郎郎兼權尚書。委教復有請也。其武臣合得致仕恩澤人。依此舊法。以親授救為斷。至是改之。

乙未。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兼權主管殿前司公事。代劉錫也。詔製造御前軍器所依舊例。不隸臺察。丙申。徵猷開直學士趙子璽。尚書兵部侍郎。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明州觀察使劉錫。解軍職。特遷靜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承節郎趙珪。遷承忠郎。開門祇候。初。上以趙普佐命元勳。視漢蕭何。而子孫淪落。命所在訪求。量才錄用。珪。普五世孫也。避地鬱林州。以普繪像及諫伐幽燕疏來獻。故有是命。免湖南上供米三年。用本路漕臣請也。言者論今歲亢旱滋久。荒歉日廣。民窮盜起。深可為慮。訪聞饒信山谷間。有劫掠道塗者。兼浙東江左。自來傳習妖教。夜聚曉散之徒。連郡舉邑。又虔贛頑民。轉寇嶺外。累年於茲。今年朝廷發數路之師。欲痛掃除。使遂懲艾。雖劇賊如周十隆等。既以招降。目下稍安。然臣聞度民之性。例皆凶悍。而聽命於豪強之家。為之服役。平居則恃以衣食。為寇則假其資裝。每賊所至。州縣之閒。既無城池。又無兵食。不過募率金帛。以為犒設。書填官告。以議招安。繼得片檄之申。便謂巨盜已息。孰敢定其要約。散其徒衆哉。於是下者獲利。上者得官。全師而還。捆載而返。既為盜之利。益無忌憚之心。此蓋遠方官吏蒙蔽朝廷之罪也。今朝廷遣發將兵。幾及半年。公私之力。竭於饋餉。而諸將不務協一。各懷顧望。姑以招安。便為無事。前此盜賊。知州縣無備。故肆其憑陵。而猶畏官軍也。今相持半年。技亦止此。遂有輕官軍之心。則復何所畏哉。今者將士已還。掃除之策。固不可用。惟當速賜指揮。應招到賊徒。並令首領參訖。量補官資。悉赴軍前效用。餘放歸業。則如蠶之去蠶。蠶之去蠶。不能為害矣。詔都督行府相度。嚴鄧州順陽。浙川。襄陽府鄧城。中廬縣並為鎮。

丁酉。詔高峯王口二寨各置都巡檢使。兼提舉諸堡寨盜賊公事。益戍兵。通舊皆五百人。寨舊觀平二州也。既用明察省廢。而邊吏以為提刑轉運司不究邊防利害。改州為寨。緣隣路盜賊未息。深慮諸蠻觀望。結集作禍。欲依舊存置。乃下經略使李彌大相度所宜。而有是命。戊戌。秘書省正字李彌正。胡璉。並兼史館校勘。己亥。御筆開門祇候劉公彥罷。先是直祕閣楊榘。司農寺丞金安節等。被旨引對。而開門吏邀求錢物。上聞之。前二日。命大理收吏治罪。及是進呈。上曰。朕召四方士大夫。延見訪問。欲知當時之務。開門人吏輒以退換家狀為名。乞取錢物。何以稱朕意。不可不治也。其後獄成。武翼郎兼宜贊舍人李觀降。修武郎為開門祇候。其徒九人皆降兩官。開門吏贖金而已。九月辛未。行遣。知開門事韓恕。以失職待罪。詔釋之。觀文殿學士知温州范宗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宗尹乞奉祠。上諭大臣曰。宗尹治郡無狀。可依所乞。上因言靖康閒。耿南仲誤國事。趙鼎曰。宗尹為南仲所知。遂以私意盡復其官職。天下憤之。上曰。淵聖皇帝聖賢過人。而南仲父子。輒離開兩宮。其罪甚大。左朝請郎王縉直祕閣。知温州。左儒林郎新婺州州學教授沈長卿。為祕書省正字。尋不行。端明殿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董耘。秩一等。坐前守饒州。起內帑錢不如期故也。制曰。耘以列尚書之重。膺殿學士之榮。出館郡章。不聞報政。案章來上。弛慢有端。何苦者。悉意竭力於權倖之人。而乃今曠事。廢官於君父之役。削官一等。尚免嚴科。往思省節。毋重後悔。僧寶月。獻家藏兵書三十九種。特補下州文學。寶月。國初功臣史珪之後。能為小詞。樞密院言其通曉兵書。故有是命。辛丑。廢隨州唐城縣。是月。右中奉大夫直祕閣朱彥美致仕。從所請也。彥美。華亭人。五為部使者。有吏才。後入歲卒於家。年八十。偽齊劉豫廢明堂。得金龍之金四萬兩。大銅錢三百萬。暴風連日。屋瓦皆震。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九十一 一五二七

潛已去倉廩皆竭。彥權不可留。即引兵追潛至鄂州。會張浚平湖賊還。與之遇。復勸浚還。彥自枝江徙居舊治。時軍儲不繼。乃做川錢引法。造交子行於荆南管内。漸措置屯田。爲出戰入耕之計。仍擇荒田分將士爲莊。莊耕千畝。治石唐瓦窖二廢堰。計工六萬有奇。不浹旬告成。公私利之。

癸卯。左朝奉郎充祕閣修撰趙子偁主管台州崇道觀。俸給如小郡知州例。仍折支見緡。並於上供錢內支給。人從減半。子偁辭郡寄。故有是命。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劉光遠帶御器械。光遠自江西兵馬鈐轄召歸。會其兄帶御器械光烈出爲江東馬步軍副總管。乃命光遠代之。徽猷閣待制知江州兼管内安撫使程昌寓罷。時江西轉運判官逢汝霖。提點刑獄公事張叔獻。提舉常平茶鹽趙不已。共劾昌寓貪暴不法。招刺水軍。多不由人情願。民生男者。令納錢一千。生女者五百。到任之初。閉城門抄割居民。有自外入城之人。雖婦女亦印其面。由此遁去者數百家。城市蕭條。行路嘆息。乃罷昌寓。令帥府劾罪以聞。

甲辰。詔增館職爲十八員。時言者論唐太宗當兵戈搶攘之際。置文學館。學士凡十有八人。其後皆爲名臣。祖宗開三館以儲養人才。蓋本於此。今國步艱難。時方右武。故館職猶多闕員。然臨事每有乏才之嘆。則儲養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一館職之俸入。僅比一小使臣。小使臣動以萬數。何獨於館職較此微祿哉。乞如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爲額。故有是命。既而本省再請。乃命祕書郎及著作各除二員。校書郎正字通除十二員。而少丞不與焉。後官在是。是日。禮部貢院放榜考校。到合格進士樊光遠等二百人。博學宏詞科新教令所刪定官王璧。新明州州學教授石延慶二人。光遠。錢唐人。嘗從張九成學。璧。臨秀子。延慶。新昌人也。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向子諲落致仕。知江州。兼管内安撫使公事。制曰。溢城爲郡。據大江中流。在昔宿勁兵。爲重鎮。地有常險。則守有常勢。苟非其人。險不足恃也。爰擇才望。乃昇符竹。以爾秉節立義。術略疏通。總六路之權。當大邦之寄。屢更變故。不懷二心。蠻貊知名。姦回忌疾。自以危行告老而歸。聞精力之尚強。正艱難之所賴。爲朕復起。往守九江。必有忠謀。以寬憂顧。能益光於世業。斯無忝於訓言。詔都督行府官吏軍兵並進一官資。錄平湖寇之勞也。

丙午。右中散大夫提轄樞密都茶場郭川。減四年磨勘。監務場及交引庫官吏各進一官資。以戶部言。去年收茶鹽香錢共二千四十三萬餘緡故也。直徽猷閣程新。除湖南轉運判官。未上。乃遷廣西轉運司。權知賀州。是日視事於富川縣。此爲明年三月。董舜勳帶張本。

丁未。宰相趙鼎乞罷政。先是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新簽書廣德軍判官趙繼之任衢州江山令。賊汚狼藉。與判官趙不愚共爲姦利。表裏相濟。詔浙東憲司劾治。其日癸卯也。鼎嘗以京秩薦此二人。故乞解機務。是日。祖信方候對。上顧鼎曰。事有輕重。卿薦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知人自古難之。豈可以薦二士之失。而罷宰相。況頃時臺臣論季處劾罪。是呂頤浩爲相。曾入文字。自陳背薦處劾。乞依條不收使舉狀。案牘今在中書。可見也。卿既自劾於朕矣。更何嫌而輕爲去就。宜體朕意。勿復再陳。日麻。五月二十六日。己亥。吏部磨勘數內。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二

【紹興五年】八月壬寅朔。權吏部侍郎張致遠言。臣竊惟靖康之變。議者追咎與時首禍之由。故於仕進則有討論之式。於黜典則有泛濫之目。中間緣施行過差。武臣特免討論。往往以宣和之前所得濫賞。陳乞收使。雖泛濫之目仍在。而有司按文摘句。放行已多。如後苑作排辦探山。撫定燕雲。定鼎押樂之類。雖不著之專目。然三尺童子。亦知其爲濫賞明矣。兼臣向見當時執政大臣。猶有陳乞所得恩例者。或即從其所請。或旋被繳駁。此尤無謂。臣願特降旨。應宣和以前所得上項酬賞。并當時執政大臣所得恩例。未經收使者。一切勿行。其敢輒有陳請。重賞典憲。蓋國事如許。而臣下尚忍言賞。非所以示訓也。乃詔應收使宣和以前酬賞。如後苑作排辦探山。撫定燕雲。定鼎押樂之類。令吏部申聽朝旨。餘從之。右司諫趙鼎試右諫議大夫。直祕閣。新知温州。王縉爲監察御史。左迪功郎處州州學教授趙渙。以薦對。特改左承事郎。尋除將作監丞。九月。壬申。太府寺丞兼都督府幹辦公事王良存。請州縣之獄。所禁罪人。並須當職官常加審問。躬定牢戶。其不應拘繫及入禁不書麻之人。許被禁之家越訴。增重法禁。期於必行。從之。令刑部看詳立法。錄故相范質七世孫。換爲將仕郎。罷荆南營田司令安撫使。措置官兵耕種。毋得循舊擾民。又以歸州還隸安撫使王彥。皆用郡行府奏也。初。彥自渠州以所部之鎮。至荆南。而鎮撫使解

左文林郎不
恩改合入官

戊申左迪功郎湯選改合入官以嘗任樂昌丞與掩殺李原缺之勞也

己酉趙鼎進呈探報劉豫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簽發為兵每畝田科錢五百上曰朕未嘗一日忘中原之民使其陷於塗炭皆朕之過百姓為豫虐用如此朕心惻然詔趙普佐太祖開基非其他勳臣之比官其五世孫六房各二資故追復朝請大夫梁燾再復資政殿學士中大夫以其家有請也蘇東平人元祐尚書左丞蘇籍執政第九人化州安置尚書左僕射趙鼎言故右奉直大夫邵伯溫大賢之人行義顯著元符末以

上書得罪書名黨籍坐廢者四十年伏望優加褒贈鼎伯溫門人也詔贈祕閣修撰官其家人制曰士君子依仁守義雖不見用乃有追錄褒贈之典施於既死之後使聞其風者興起尚論而想見其人亦何存沒之閒哉維先民康節學貫三易懷賢遜世而爾以孝謹為之子維先正躬光公著純仁道德勳賢表儀百世而爾以學行受其知浮沉下僚迄不大試柄臣有請朕用慨然寵以論撰之華賚庸示儒林之深勸尚惟冥漠克享恩榮伯溫遷人郭中籍第三十五人翰林學士孫近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劉大中以知貢舉舉同班

入見自是為例遺內侍麥仲趨張浚赴行在以將防秋也庚戌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劉洪道進職二等張浚言洪道沈毅持重勇於事功艱難以來所至宣力故有是命

壬子右文殿修撰知揚州葉煥復徽猷閣待制詔淮南山水寨都巡檢各聽守令節制本寨應干事件並申取州縣指揮不得一面施行先是都督行府令諸州置山水寨擇土豪充都巡檢至是又條約之左通率大夫祕閣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馮厚請以明堂恩任其子吏部言係實降人取裁詔特許蔭補中書舍人胡寅言躬厚乃蔡氏之甥在宣和中叨竊侍從之人也況有條制實降未敘復人不許奏薦躬厚未嘗復職其為責降明矣今以何名而許之蔭補哉比年有從臣係自陳官觀法該奏薦者吏部觀望權臣反謂法不當得今躬厚法不當得而反許之非惟無以昭示好惡且如躬厚輩實繁有徒必相視效益長僥倖人心不服公論謂何命遂寢廢漢陽軍為縣隸岳州以戶口減少故也守臣高舜舉乞存留不許

癸丑戶部尚書兼詳定一司敕令提舉製造御前軍器所兼權措置財用章誼充徽猷閣學士知温州從所請也

權尚書吏部侍郎張致遠復為戶部侍郎中書舍人劉大中試吏部侍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社權兵部侍郎起居郎兼侍講兼資善堂贊讀朱震試中書舍人陸翊善時戶部惟致遠獨員乃命社兼權戶部社言國家所務財用為先嘗竊計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此臣所深憂也然有三說焉一曰節二曰為三曰得人蓋今日支費百出固有不可節者亦有不可不節者今日利源廢壞固有不可為

者亦有不可不為者內自朝廷外至州縣官吏甚衆惟得其人而政以舉則奸無所容利歸公上矣於是可節者能節之可為者能為之何患財賦不饒裕哉社又言東南數路監司郡守僅有國家前日十之二三而吏員猥冗每一關待次者三四人若知縣關則並屬吏部不許堂除願所薦雖材將何以處之監司郡守所差下人如實有材當不次用之苟或不才豈可待次宜令並罷然後於籍記所舉人內參考除授庶幾可以得人自公正之路塞薦舉之法壞而入仕者一任用舉主闕陞可得小邑兩任用舉主改官可得大邑彼為監司為郡守者固許薦舉也豈盡公正乎又吏部注擬乃止循資格不問曰某人名次雖低而材業優某人名次雖高而材業劣如前世銓衡真有所去取也選法已弊不可復革應繁難知縣關宜盡歸於朝廷然後於籍記所舉之人內宜參考除授庶幾諸邑亦可以得人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用為公卿者皆吏治民以考功是故漢之良吏於斯為盛號中興焉今且選侍從卿監郎官出為監司郡守若侍從卿監郎官有闕宜擢監司郡守補之朝廷用人之路不一或以文學或以操行或以高科或以故家獨無以治縣有政績而擢用者今若館職寺監丞編修討論之類有關於知縣中擢用其治行尤異之人或即除監司郡守亦不為過也如是則人知勸矣令人則一邑治守得人則一郡治監司得人則一路治合諸路為天下則治豈難致哉恢復之圖無以易此直龍圖閣主管理亳州明道宮潘良貴試秘書少監趣赴行在尚書工部員外郎程克俊守兵部員外郎左朝請大夫樞密院計議官呂丕問行工部員外郎左朝請郎主管理州崇道觀陶愷為金部員外郎悅弟也與丕問皆召對而有是命丕問乞補外乃除知處州甲寅尚書度支員外郎何慤為右司員外郎太府寺丞都督府幹辦公事王良存為度支員外郎慈資陽人巳見紹興二年

丙辰故武顯大夫應天府兵馬鈐轄孫安道特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家二人以樞密院計議官徐康言其死節也安道死節事見紹興二年十月左承議郎新知台州郭東龍東守徽州盜未至而遁及是拔試用之中書舍人胡寅奏東苟賤無恥台雖小郡然陳案以循吏受賞以柯崇繼之已是不稱重以郭東所謂一暴而十寒也詔書銓量澄汰如東者其當之命遂寢

丁巳祕書郎何掄守祕書省著作郎詔福建收買未茶指揮勿行

戊午監察御史王縉為殿中侍御史左從政郎樞密院計議官李棠為左宣教郎以薦對也故集英殿修撰周鼎特贈徽猷閣待制以其家援黨人例有請也制曰朋黨之論不聞於帝王盛時而起於漢唐之季世夫舉賢才之士以黨名之其效至於戎馬生郊中原板蕩既往之禍豈不痛哉朕用懲之是以盡滿沈寃激勸百寮為永世之戒鼎秉心端亮盡言無諱受材肅給所至有聲昔蒙邪惡之名今見忠良之實西清次對追賈九泉倘其有知服我休命鼎蒙盜刑部侍郎以嘗上書入邪中黨籍待制以上第三十八人詔樞密院將見行條法及前後

續降申請指揮編集成冊次第經由太府寺戶部看定用印給付如有低悟疑感申明朝廷可否行下用言者請也此與今年十一月王侯與請相聞

己未御筆比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章惇蔡卞誣誣宣仁聖烈太后欲追廢為庶人誰無慈母何忍至此賴哲宗皇帝聖明灼見不從所請向使其言施行豈不茂太母九年保祐之功翼奉陵終身仁孝之德自朕纂服是用痛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設恩未彰將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可令三省取案議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先是伯雨之子起居舍人申先乞贈其父官因上伯雨諫疏趙鼎留身奏惇卞罪惡遂尊伯雨右諫議大夫而有是旨吏部員外郎董敦仲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建萬世不拔之基垂子孫無窮之祚即其功德所起則有同乎周之后稷乃若因時特起之蹟則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倫是宜郊祀以配上帝給享以居東鄉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上及四世故於給享用魏晉故事虛東鄉之位逮至仁宗皇帝嘉祐四年親行給享之禮嘗詔有司詳議太祖皇帝東鄉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鄉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略止列昭穆而虛東鄉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祀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白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為始祖隆居東鄉神宗皇帝未以為然委曲訪問安石乃謂推太祖之孝心因欲尊宜祖自宜祖而上孝心宜無以異則尊僖祖必當祖宗神靈之意神宗皇帝意猶未決博詢大臣故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鄉為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然之乃曰本朝配天之禮不合禮經以此事未審逆順大倫姑未暇盡正一時有識之士莫敢與辨元祐之初翼祖既祫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宜祖當祫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議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祫翼祖及當祫宜祖並即循舊沿至今太祖皇帝尚居第四室遇大禘處昭穆之列識者恨焉臣竊謂王者奉先與臣庶異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世之宏規匪容私意於其間祖功宗德之外親盡迭毀禮之必然自古蓋未有功隆創業為一代之太祖而列序於昭穆之次者亦未有非受命而追崇之祖居東鄉之尊歷百代而不遷者也此正闕遠以契天人之望理固有待陛下孝通神明治法祖宗光紹丕圖中興聖緒嗣服之初郊見天地寅奉太祖以殿配祀載舉合宮之祭仍修並配之儀置諸公願茲者當省方駐蹕之地肇建太廟以時享獻用昭奉先之孝帝王盛德曷以加諸然則辨廟祫之次尊受命之祖固當遠稽前代上憲祖宗以時蓋正況今告朔時享薦新之禮既略舉矣大禘之祀獨闕而未講誠欲修嚴曠典則東鄉之尊謂宜先定夫宗廟事體至大至重有輒擅議罪當萬死然私竊懷此久矣幸遇陛下隆寬遠下不閉疏賤茲敢昧冒一言倘或可採乞從睿斷舉而行之天下幸甚臣謹案太廟九室之制始於唐之明皇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為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

功宗德三廟不遷為九廟蔡京之議祖製唐制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尊居東鄉後世無有異論魏以武帝為太祖晉以宣帝為太祖蓋皆以始封為據唐以景帝始封故尊為太祖其後追崇獻祖而列景帝於昭穆禮官陳京抗論辨證前後二十年卒復其舊識者是之蓋以景帝始封於唐事蹟有類乎后稷娶之非始封之君受命之祖不得居東鄉由三代歷漢魏以迄於唐無異道也我太祖皇帝開基雖與后稷異而擬業實同乎高帝未開漢以太公合食於祫而居高帝之上也今若正太祖東鄉之尊稽古沿革委合禮經臣再考商周之與太祖世遠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而下太祖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上於是祫祫不得如古制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祖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封故其後廟制既定始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於與聖德明之廟遇祫即廟而享焉是以別廟之祭以全太祖之尊嘗時剛勁如顏真卿儒宗如韓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能易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歷代沿革具在謂宜博采而擇取其當詔俟過防秋令侍從臺諫赴尚書省集議開奏貴州文學士特起特差鼎州龍陽縣尉特起初見建炎元年直寶文閣新知信州許元宗卒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遺統領官韓彥臣等襲偽鎮淮軍獲知軍成忠郎王拱等遣親校溫濟獻於朝詔貸拱罪以本官錄忠銳第五將上因言宿遷偽官本吾亦子他時邊臣如此等小吏不須賞庶免生事今世忠既有請可量與推恩庚申集英殿修撰知衢州常同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同引疾有請也壬戌都督行府言右中散大夫知郴州許和卿治狀有方欲從朝廷推恩令再任從之仍遷和卿一官

不職和卿陪官今以明年八月二十八日和卿降官告歸修入癸亥上策正奏名進士於射殿制曰朕德非陋紹承大統遭家多難求濟未獲是以博延豪俊成造在廷親聞治道之要子大夫其必盡精極慮為朕言之蓋聞在昔聖王之治天下正心誠意躬行乎上者固自有道乃措諸事業之閒則或寬或猛或質或文或變通隨時不膠於迹故其成效布在方策昭昭乎其可觀也朕盛慕之越自即位九年於此矣思欲雪父兄之恥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祗懼罔敢荒寧而施為終戾治效闕然深維其故不憚改作聞者乃下銓量之令以擇吏而真才猶未顯也嚴科斂之禁以恤民而實惠猶未孚也謹簡練之法以治兵而冗食猶未革也夫吏道未肅民力未蘇兵勢未強朕之治所以未效也顧何以輯事功弭禍亂哉而建謀之臣並欲考課以議殿最省官以節奉稍力役不足以給調度也為之平準均輸以佐之爵賞未艾也為之定武功之等紀律未明也為之參府衛之制凡若此者其合於古便於今乎其或有不然者耶雖然此治之迹也上之欲三辰明四序順災沴不生而動植遂性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中外協心茲可以占天人之助矣夫何敵不克何難不濟興復大業其庶幾乎子大夫以為何修何營而可以臻此其條列而茂明之務適於用朕將有稽焉日麻所載御試策問乃朕取紹興二年者今從會要

是翰林學士孫近言。祖宗廷試進士。置初覆考詳定官。蓋欲參用衆見。以求實才。自嘉祐開。王安石充詳定官。始乞不用初覆考兩處等第。別自立等。至今循襲爲法。如此則高下升黜。盡出於詳定官。而初覆考殆爲虛設。欲望復用祖宗舊制。如初覆考皆未嘗。卽具失當因依奏稟。方許別置等第。詔如所請。於是右諫議大夫趙鼎爲詳定官。以試卷初覆考不同者具奏。御寶批送編排官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定奪。祖信別有升黜。悉依所定。已而鼎言。如此是使編排官得以兼詳定之職。非特廢法。恐自此遂爲定例。望依崇寧令。有隔二等累及五人。各具合升降等第以聞。從之。近所奏在八月庚戌。鼎所奏在九月戊子。今聯書之。 都督行府言。以見管湖南

水軍及周倫等所部。置十指揮。並於手背上刺橫江水軍四字。從之。

甲子。上御輿殿閱試武舉人弓馬。韶州人陳裕特補進武校尉。充廣東經略司指使。賜紫羅衫銀束帶。以本司發到武藝程式合格也。起居舍人任申先受權中書舍人。尙書倉部員外郎章傑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乙丑。詔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呂省山免審量。許磨勘。省山。大臨子也。初以補治三陵堤堰。改京秩。例當削官。趙鼎以故家特有是命。

丙寅。以平湖賊及虔州諸盜。德音降湖廣江西二十一州。死罪已下囚徒杖並放。時潭、郴、澧、岳、復、循、梅、惠、英、廣、處、吉、撫、汀、南、雄、州、荆、南、府、南安、臨、江、軍。皆寇所蹂躪。及軍行所經。歷州被賊之家。驗實與免科差。及拖欠積欠各二年虔州強盜。並依格追納賞錢。免拘籍田產。其已籍田產。除已出賣外。如子孫見存。驗實給還。應民田官中見拘作營田者。許請認歸業。應緣捕捉防託圍結海船人戶。實曾立功之人。並度景推恩。

丁卯。故特進申國公章悼追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故資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懋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各人子孫不許除在內職任。用己未詔書也。初議取俸。卞親戚在朝者併黜之。趙鼎請黜子孫而不及親戚。上曰。仲尼不爲己甚。如此行遺酌中。翌日。以悼孫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傑知婺州。太府寺丞僅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給事中廖剛封還救黃言傑。僅賢否固未論。蓋未聞方暴其人之罪。惡以正典刑。而擇官以處其子孫者也。蔡爲名郡。傑以宮祠得之。不謂之遷可乎。監丞平出。纔嘗得通判耳。僅提舉一路。號稱使者。非遷而何。臣恐天下有以議政刑之得失。號令之不常。如此何足以示勸懲。臣願姑依已降指揮。與僅等在外合入差遣。毋令太優。庶解中外之感。事干國體。臣不得而默。乃詔二人並與在外宮觀。中興聖政。史臣曰。遺德正於人之心。而治不足。以遠於天下者。未之有也。天下之亂。非自爲之也。必在當官。正者。取三綱九法。治亂而倒行之。以致於亂矣。而人心不泯者。猶在也。事而明之。亂可使治。亦豈其自治哉。理在其心者。固先之矣。紹聖二奸。爲國產亂。以絕天之道。其亂。高宗諒於既死。其得亂。反正之理乎。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妻秦國夫人梁氏卒。詔賜銀帛五百匹兩。尙書都部員外郎辛次膺移倉部。

己巳。左宣奉大夫尙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張浚以平寇功。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浚

五辭不拜。庚午。置潭州市易務。用提領張澄請也。仍令以湖湘所得舟運販淮鹽。其息錢。非奉朝廷及都府指揮。毋得擅用。是月。僞齊陷光州。時劉麟出獵於陳留縣。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南歸。爲其徒所告。悉斬於汴京。豫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寧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三

【紹興五年】九月辛未朔。詔總制司近取漕司雜稅。及常平增收頭子錢。鈔旁勘合錢。者戶長願錢。當平一分寬剩錢。正稅零畸剩數等。並罷。以久旱用都省請也。封吳才人母孺人張氏爲咸寧郡夫人。弟世景。蓋並補承信郎。

壬申。徵猷開待制權川。陝宣撫副使鄒溥案屬郡守趙承之不法。趙鼎曰。溥在蜀中極振職。上曰。人情多銳於其初。久之往往懈怠。若常如此。甚佳。雖古帝王亦然。唐明皇開元。天寶治亂可見矣。鼎曰。陛下知此。中興之功。宜不難致。天下幸甚。武功大夫薛絳落致仕。充川陝宣撫使。辦公事。用吳玠請也。詔知昌州文正倫。知懷安軍呂協中。知中江縣鮮於玘。知郫縣程果。知小溪縣高岑。各進一官。以潼川諸司案令審擇所部守令功狀以聞。故有是命。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孟庚。乞許便宜從事。詔遇邊機調發軍馬。不可俟報者。權許便宜行詔。以聞。俟過防秋如舊。癸酉。右奉議郎淮西宣撫使幹辦公事韓元傑知濠州。用劉光世奏也。濠州自建炎以來。就命降寇爲郡。及是始用文臣。

甲戌。大理評事諸葛行仁獻家藏書籍萬有一千五百卷。詔補其家將士郎一資。行仁辭。乞爲父愷陞通直郎。仍舊致仕。從之。尙書省言。封州引試舉人。差右迪功郎陳煥充考試官。不應格。詔本路漕臣特降

臣梁汝嘉請也。都人不以為便。翌日。遽罷之。

丁亥。都督行府言。契勘屯駐軍馬。比去歲其數過倍。費用浩瀚。皆自行在措置。應副。比嘗置司講究。近嘗旨並罷。即塞外軍國之費。除茶鹽課入外。止仰上供錢物資助。不容少有違欠。而當職官往往循習積弊。罕肯留心。居常則緩催理。以沽名譽。急關則太擇擾。以資吏姦。理合嚴行戒飭。詔戶部開坐州軍應干上供錢物。糧解綱絲綿等。合起發赴行在名色數目。鑿板編下。監司州郡。通知當職官。各仰身體今來訓誠之意。當思國步艱虞。屯兵乘廣。用度增多。恪守條令。悉心措置。專意收斂。如期起發。資助軍國大計。監司常切檢點催督。戶部每限類聚。每州有無拖欠。開具以聞。如尙敢違慢。或循情縱弛。即依條劾罪。當議重加懲責。以為官吏不恤國事之誡。監司戶部失覺察。御史臺得以彈奏。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臣比聞朝廷任用伯雨章疏。追治章惇。蔡卞以誣謗宣仁之罪。謫授散秩。子孫補外。臣係是章惇家姻戚。即欲具奏乞解職任。緣臣初除言事官日。首蒙陛下。面賜宣諭。此事仍奉聖訓。有排浮議。而用臣之語。臣亦自以去倖之亡。已數十年。耳目之所不接。似無所礙。故不敢引此以請。伏思數日。臣既待罪言責。以陛下聽納之深。每有論奏。不敢觀望。願避。上負知遇。竊慮臣今後論事之際。不無開嫌。反覆熟計。義當引去。伏望聖慈。許臣解罷前件職任。除在外合入差遣。或宮觀一次。不許。然祖信不自安。未幾卒去。常州言民潘念八。割肝愈父病。詔依格倍給米帛。仍常存恤之。

戊子。史館奏乞將宗澤行實與汪伯彥等所編元帥府事。參照具錄進呈。斷自聖意。付之史官。上曰。朕昨以使事至河北。逮今十年。當時事歷歷可記也。趙鼎等曰。臣聞澤嘗勸陛下勿為河朔之行。信否。上曰。誠有之。然王雲之死。乃邦人疑其為姦細而殺之。澤不為無力。鼎曰。使澤一言以阻陛下。此天意也。至於澤不能救雲之死。豈得無過。然事有重輕。左從事郎蔡安強。特改左宣教郎。安強。比陽人。以薦對改官。遂命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己丑。左朝散大夫新知信州余應求。為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應求坐李綱累久廢。至是稍祿之。敕賜進士及第。汪洋乞避祖嫌。名。洋年十八。上以其與王拱辰同歲。賜名應辰。時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閱校正。上將親書以賜。因言儒行詞說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出於漢儒雜記。望止賜中庸。庶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雜。上從之。左迪功郎雅州嚴道縣尉謝惇德。特改左宣教郎。簽書昌州軍事判官。以所陳六策。議論可采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四

【紹興五年】冬十月庚子朔。賜宰相趙鼎銀帛五百匹兩。對衣金帶。一子六品服。鼎力辭進書轉官。故用元豐舊制而有是賜。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試宗正少卿。詔戶部鑿板下江。浙。荆。湖。早。傷。州。縣。奉。行。寬。恤。指。揮。御。史。劾。其。違。者。竄。責。先。是。禁。屠。以。禱。雨。而。併。及。雞。鴨。右。諫。議。大。夫。趙。鼎。奏。疏。稱。誦。上。德。以。為。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比。患。在。州。縣。不。能。推。廣。德。意。而。加。實。惠。於。民。故。有。是。旨。中。書。舍。人。胡。寅。諷。疏。笑。曰。諫。職。乃。及。此。乎。聞。金。中。統。兵。有。號。龍。虎。大。王。者。脫。或。入。犯。當。以。雞。鴨。諫。議。拒。之。蓋。克。小。廉。載。此。事。於。今。年。六。月。又。云。時。謂。禁。請。併。禁。之。皆。小。議。此。事。非。蕭。建。請。兼。指。六。月。開。亦。未。為。諫。議。也。左朝奉大夫陳堯臣。罷宮觀。追奪所敘一官。堯臣以表謝。上有云。孟軻豈畏於臧倉。武叔何傷於夫子。殿中侍御史王縉。劾其不恭。故絀。辛丑。詔四川沿邊州縣城寨官。及一時應副軍期。並委宜撫司選差。其堂除併本路闕窳。皆從舊制。用都督行府請也。

壬寅。祕書省著作佐郎張九成轉對。上諭曰。朕妙選天下士。而省殿榜首皆卿門人。九成頓首謝。九成言。我宋得天下以來。其相傳家法。臣輒斷之。以一言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獄。陛下臨御以來。每以省刑為急。州縣小吏。亦知仰體聖意。每於其情可憫。其法可疑。未嘗不敷奏。以廣陛下好生之德。而案牘

既多棘寺理官。倦於披閱。必求小故。中以深文。天意難欺。命至重。陛下有恤刑之意。而理官無致主之忠。原其用心。出於不逮。臣愚欲計理官若干人。立為定數。凡天下獄案。上序其先後。輪次看詳。凡活幾人。並減磨勘。庶幾力有所分。心當專一。足以仰副陛下愛民之意。事下刑部。後不行。九成所奏以是。月甲辰送部。左修

職郎監懷安軍清酒務何伯熊為左承事郎。充敕命所刪定官。左官教郎潼川府路兵馬都鈐轄司幹辦公事李弼直為太常博士。二人皆蜀人。弼直。宣和間官太學。坐主張元祐學術送吏部。至是並召對而命之。尚書右僕射張浚引疾乞奉祠。其言有曰。臣淺叨委使。獨荷簡知。不憚妄作之愆。數致煩言之及。詔不許。仍趣赴闕。浚引疾。有故當致。是日。上遣中使以所書車攻詩賜輔臣。翌日。趙鼎等奏謝。上曰。朕觀鴻雁。車攻。乃宣王中興之時。今境土未復。二聖未還。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內修外攘。鼎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武節大夫楊子儀為懷慶路兵馬鈐轄。用川陝宣撫司奏也。子儀父可昇守慶陽。為金所殺。故錄之。昭川陝宣撫副使邵溥同提舉買馬官趙開措置。即永康軍。威茂州置場。以茶博馬。俟就緒日起綱赴行。其後開言。三郡蕃部。自來不係產馬地。兼威茂山路險惡。仍隔繩橋。既無馬路。且去成都最近。所以道路更不開。令人馬通行。兼威州後蕃。有路接連熙河蕃部。切恐茶貨轉至後蕃。踏開生路。引惹邊事。溥因言。探報蕃客。常有窺伺。慶州州侵犯川蜀之意。雖未委虛實。不可不過為隄備。議遂寢。溥以明年二月丙寅奏。

甲辰。右朝奉郎新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范正國罷。正國初自廣西漕召歸。既對。賜三品服。以為江東轉運判官。庚戌。正國憚其難。乞守郡。後旬日。改嚴州。未行。復有是命。九月。中書舍人胡寅言。陛下加惠元祐勳賢之族。既昭雪其黨錮之冤。又錄用其子孫。以至公之義。照臨百官。風勵天下。非為利也。凡預錄用者。所宜激昂節行。思不辱其父祖。以稱陛下之意。而乃乘時僥倖。犯義營私。無所不至。外聳耳目之奇。率勸列城。非鮮廉寡恥者之所宜處也。昔者純仁生存之時。所得恩澤。先及異姓。次及疏族。比其薨謝。子孫尚多未命。世以是高其德。今正國陳乞先世恩澤。凡四資。盡欲官其諸子。之在襁褓者。而親兄之子。年已長大。貧窶不能自存。反不及焉。其行已處事如此。亦可謂不肖子矣。夫陛下以義行。而正國以利報。何其輕上施。蔑大德乎。此而不正。餘風相效。亦非所以恤故家之門戶。彰勳賢之遺烈也。疏奏。詔正國與宮觀。是日。經筵開講。故事。秋講以中秋前開。及冬至罷。至是以親試舉人。故卻日焉。

乙巳。監察御史周葵守殿中侍御史。詔廣東鹽以二分即本路通商。餘一分官賣充漕計。廣東鹽舊從官賣。其後許通商於荆湖南北及吉州。至是復有此命。尋又增鈔錢為二十萬緡。八年六月庚申。所皆可參攷。丙午。復高郵縣為軍。以知縣兼軍事。戊申。殿中侍御史王縉請嚴義倉之法。應州縣納到米數。並別版樁管。不得擅有支動。其有支移折變。及就便輸納去處。並通計一縣合收之數。截而下戶苗米於本縣送納。上戶折變數多。願就納本色者聽從。

便庶幾有以備水旱之變。趙鼎進呈。因言湖南江西歲旱。田畝災傷。今秋成之際。民間已闕食。恐至來春大饑。欲令常平司多方廣糴。以備賑濟。上曰。朕聞江湖歲歉。夙夜為憂。常平法自漢以來行之。乃是救荒之政。祖宗專用義倉賑濟。最為良法。比年多有失陷。可降指揮中。飭有司稽考之。乃以緡所奏付戶部。後不行。

已酉。罷宮觀月破供給錢。自蔡京用事。始勸祠官供給。庶官依本資序降二等。學士已上不降。王黼繼相。已除其法。紹興令復舊至是除之。都督行府言。五馬山車股樂忠義首領沙真道其徒趙元來白事。乃補進義副尉。令復往撫諭。此以五馬山寨在沙真其姓名又與趙姓之所記中山寨陳亨伯之人同當攷。庚戌。尚書右僕射張浚入見。浚既平湖賊。遂自鄂岳轉淮東西。會諸大將。議防秋之宜。直至山陽。偽境震動。上勞浚曰。卿善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頓首謝曰。蒙陛下誤知。使當重任。故臣得效愚計。趙鼎沈與求曰。湘湖既平。則川陝血脈通矣。他日遂可漸為恢復之圖。詔浚母慶國太夫人計氏進封蜀國。兄直徽猷閣。賜紫章服。賜浚銀帛千匹。兩親屬二人六品服。一人承務郎。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迹。究故或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若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為陰。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焉。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為。且命以所聞見。置策案上。浚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言者謂州縣之閒。任職最劇。而與民最親者。莫如縣。理宜慎擇。而委任之。然銓部注擬之法。悉限以資格。雖貧儒鄙樸之人。一或應格。則大官大邑。得以自擇。今之大邑。戶口之衆。財賦之廣。其實一郡也。任非其人。而望賦役清平。閭里安帖。豈不難哉。欲望朝廷。行下逐路監司守帥。條其逐路邑之最劇繁。而戶口至多者三五處。朝廷遴選清平明察之人。如前日預十科之目者往為之。稍優其祿廩。而略其細故。任滿日。別考其治狀。而寢擢之。以為能吏之勸。實恤民和國之要術也。詔吏部措置。

辛亥。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太宗正事士翼入對。士翼至平江省墓。過國門故也。癸丑。保義郎朱翥充都督府水軍統領。初。翥率其徒數百人。掠海州縣。詔以承信郎招之。翥不滿意。知

丁卯右宜教郎魏州路提點刑獄公事蘇符賜同進士出身守尚書司勳員外郎殿中侍御史王籍言初出官人監獄願資理任若便許用舉主關陞及年限磨勘不唯僥倖太甚兼恐偷苟且習以成性乃所以壞人才非所以成之也欲乞應初出官監獄願人年未及格並不資理任選人候監務考績許薦舉蓋務實給三考無出身通理四考後許用舉主關陞承務郎以上蓋務磨勘一依舊法自後未經參選入并父祖見任通判以上及官親通判請給者更不差監獄願所貴人知自勉異日可備選用詔除用恩例除乞外更不許差餘依見行條法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劉光遠知斬州兼淮南西路兵馬鈐轄仍免通避劉光世

戊辰直寶文閣新知衢州會紆卒

己巳詔前宰相所舉京官狀不理為職司時言者論宜論所薦即得遷官替罷召對間被陸攢而執政所薦止可充一人之數亦倒置之甚矣至於任職願之人朝廷初以員多闕少姑使之就職今也有求前執政舉狀五章而改官者亦可謂濫矣今相度欲以前執政所舉改官人易以司馬光十科之目歲薦五員無則闕之被薦者中書籍記姓名以備選擇庶幾上以重大臣之薦下以革濫進之弊都省勘會所乞難行但罷前宰相執職職司而已詔兩浙轉運司計本路歲當給職租實數權行收糶一次每石給省錢五千以上俱償其直時兵食增廣故戶部奏行之

是月給享太廟祖宗並為一列不序昭穆謂之隨宜設位以前之前禮迫故也右朝奉大夫新知普州喻汝礪上書言蜀罷國也左無秦隴以為隱蔽右無襄鄧以為垣墉昨者金人驅兵約廣深入和尙原險要之地已屬之於秦矣金引兵下清泥嶺薄仙人關前眺鐵山我無東北蜀之飛鳥不踰河池則備備之蜀豈不甚病也哉鐵山屬興州河池屬鳳州正當川陝兩界尙願陛下英武之威吳玠等極力拒守敵遂引去夫所謂和尙原者鳳之東境距寶雞縣兩驛抵鳳翔不能百里我若屯兵其間則可以下窺秦雍而於函洛之路未絕也所謂仙人關者與之東境距利州七驛自利抵劍門關百里而贏今我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敵既到仙人關習知山峽險難難以進兵必相與籌量別生計策他日分兵數道並進一軍自階

成趙文政鄂文由一軍自梁洋經米倉山入巴閬往年敵自興元攻米倉山欲入巴州一軍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此開元時

復以一二千人攻仙人關以綴吳玠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破壞則在處震蕩此其可憂

一也臣嘗日夜深計而苦思之謂可以搆敵之慮解蜀之紛者特有襄漢一條路耳日夜跋望朝廷威令一振兵力復全亟命偏師出襄鄧間可以直搗商虢徑薄秦雍此解蜀一奇也今乃傳聞李橫跳去李成已據襄陽則襄漢路斷何由插手復聞李成經理襄陽稍有科條歸附漸衆耕闢亦多使年歲開闢且張大則必引兵侵蝕荆湖道路便復隔絕江吳巴蜀離而為二庸蜀之人雖係心於朝廷其何能以自達此其可憂二也夫一里之險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然敵至仙人關暫攻而久留者何也艱於糧故

也若使秦中治廢邑聚散民字孤恤老以益其乘耕田疾作以益其粟則得吾地而可守矣入吾境而可圍矣偽齊之力未暇大舉然必歲踐吾境者何也政以困我故也輕師以索戰而使吾有大兵久駐之勞約齋以深入而使吾有奔命轉輸之苦吾所以待之者不過斂兵依險而已非有以逆擊之也不過尾賊出境而已非有以厚勝之也如此數年蜀之財力俱盡此高頴平陳之策也是其可憂三也緣自總領司行鹽酒之策失羌夷之和於是彼州諸羌攻陷諸寨官吏殲夷百姓奔遁若使金人搏其胸諸羌背其背四川老孺何所遺死耶況黎雅石泉所在諸羌山谷聯綿徑道秦隴僞使金人乘諸羌懷怨之際唱以金帛約以攻我不知何以禦之此其可憂四也臣雖至愚於此有二策焉其一則經理興元其二則措置荆襄漢中之地險塞沃野土壤膏腴物力浩廣高祖因之以基漢業德宗資之以復唐祚昔人以爲蜀之股臂也今則城池邱墟屯戍荒圯宜司雖復差官然亦但爲文具守臣之寄處也既無保境附衆之心士伍之暫集也又無專軍必守之計緩急之際果可恃乎願陛下擇文武能臣以爲之相險要塞隘環壘設屯守平居則重關錯守以捍其衝有事則諸屯併力以壓其入蜀之所以備敵者特仙人關一軍耳文武之衝朝天之險米倉之隘非有別地以制敵之不意也借使金人盡銳力攻前軍敗事勢差跌別無後繼不知何以退之乎宜司諸人慮思不遠敵來則憂敵退則以爲四川依然無復事矣論功差賞以糜其財差官除吏以售其私於此大節未嘗痛講而候吏已報敵騎之復來矣日者和尙原至仙人關退舍失地凡五百里臣愚不知宜撫司亦復狀其實以聞朝廷乎側聞陛下昨者御宜司之請擬移司之議臣竊壯之願陛下命文武重臣鎮撫江陵跨吳蜀要害之衝望李成并吞之謀專揚舟楫之利函於此時治兵荆楚使川蜀一軍當秦雍江陵一軍拒襄鄧邵耕勸戰招徠流庸俟以歲月稍復就緒然後六驛濟江以爲雍容駐驛之地於此可以揀拔川蜀覆蔽吳會出軍宛洛通車三秦是則荆楚之地天所以假歸途而濟中興者也若不趣行經理一爲敵有則巴蜀其能久存乎吳越其能久無事乎議者必曰今解潛怯而不足用孤軍遠客則懷去就而不盡死願明詔大臣差其人素能御衆有威信方略者然後付以此寄使之重兵精甲坐扼襟要繕治城壘訓練時糧楊玄不攻而自困矣李成不戰而自蹙矣汝備此書據文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五

【紹興五年】十有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其法自節制正任至橫行通郡。第其官資。書之於牌。御書押字。刻金填之。仍合用製造。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相臣主其事。緩急臨敵。果有建立奇勳之人。量其功勞。先次給賜。以爲執守。自軍興以來。皆宜撫使便宜。給劄補轉。至是都省有此請焉。詔諸路州縣出賣戶帖。令民間自行開具所管地宅田畝閒架之數。而輸其直。仍立式行下。時諸路大軍多移屯江北。朝廷以調度不繼。故有是請焉。

賣戶帖事。以日麻考之。全不見其始。但於本年十二月六日甲辰。載立定價指攤。按十二月二十三。日都省劄子有云。其十一月一日。已降自行開具指攤。更不應行。則是元旨在此日也。以意度之。當是都省不許舉行。故日麻所載不見其事耳。

已而中書言。恐騷擾稽緩。乃立定價錢。計綱赴行在。十二月。即早傷及四分已上。權住聽旨。十二月甲辰。此項日麻不載。其錢令都督府接管。非被旨毋得擅用。十二月。時州縣追呼頗擾。乃命通判職官。徧詣諸邑。當面給付民戶。十二月。其兩浙下戶展限一年。十二月。內諸路簿籍不存者。許先次送納價錢。俟將來造簿畢日給帖焉。十二月乙丑。指攤除。中書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九十五

一五六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九十五

一五六七

下省奏中書舍人胡寅所言六事。一曰。清中書之務。大略謂宰相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者也。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受詞訟。閱案牘。走卒賤吏。一有所求。皆得自達。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自頃刀筆之吏。偷安之人。竊據此地。勞心畢知於簿書期會之間。以爲稱當在是。無足深怪。餘風尚在。久弊未革。此天下所以疑中興之無效也。望陛下詔宰執大臣。選補六部長史。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法之所不載者。事之所不可行也。六部無得爲人申請。破壞成法。如是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簡省。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乎可冀矣。二曰。議學校之制。大略謂自軍興以來。布衣韋帶之士。失其常產。因無常心。棄毛錐而脫劍。上封事而覓官。浪浪莽莽。儲風掃地。謂宜稍增教授員闕。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加以歲月。必有可觀。則凡鄉舉遊學之科。居處飲食之制。生徒多寡之額。師儒殿最之法。皆在所議。如合聖心。即乞睿斷。詔大臣施行。三曰。重縣令之任。大略謂宜籍中外已爲臺省寺監官。依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治績。不次升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服色。厚給餼廩。凡軍馬屯駐本縣者。許之節制。其經由者。悉用階級。則又據諸路縣分戶口賦所入。分爲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則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司監司同共詳奏。立爲定額。不得差互。則又用宋元嘉致治之法。以六期爲斷。革去三年成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則又立四條。爲三等縣考課之法。曰。糾稅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敦勉孝悌。俟及三年。考其績效。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則黜汰之。則又命從臣各舉二人之能任者。亦刺舉二人之姦賊者。皆籍於中書。俟考按功賞。以次施行。如是縣令之選。重仁人君子。有愛民利物之心者。皆舉其職矣。四曰。京官必歷親民。大略謂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及初爲京朝官。而實不曾歷親民差遣者。例皆不肯參部。便欲直爲通判。作威勢。黷貨賄。爲民之害。無所不至。望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其已除未赴者。亦乞別作施行。庶幾息僥倖之風。勵人材之操。五曰。監司郡守。並以三年爲任。大略謂近歲監司郡守。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望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爲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係堂除者。除代以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爲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士。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廉恥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六曰。除監司迴避戶貫之禁。大略謂周制與賢。出長入治。後漢熹平。開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能對相監臨。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遠周公之訓。蹈熹平之失。出於當時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法。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爲害滋甚矣。不擇人而繆於立法。此與三互同。爲後世笑也。望明詔大臣。獨除近禁。盡心選授。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詔三省措置立法。其在內窳闕。并樞密院差除依此。後頗有所施行。然不盡用也。

辛未。趙鼎奏。昨蒙除出。李大有上書。言及機權事。上曰。此涉兵機。不欲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書。獻收河東之策。太祖皇帝怒甚。至裂其奏。擲之於地。及左右侍立之臣。既退。徐收其奏。密授太宗曰。他日取河東。

出兵運糧。常用齊賢策。未幾。河東平。擢齊賢至宰相。沈幾如此。當為萬世法。（考）李大有相與四年九月為檢正官卒於位。此又別是一人。經布衣上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長源。面對論。今臺諫官闕而不除者過半。乞命兩禁各舉一員。籍其名於

禁中。參考行實。有闕即除。上曰。已令學士舉堪充人矣。（日錄未見此指。不知是何月日）長源又請擇文臣。剛方有守。才堪

御史者。為軍正。每軍置一員。令專糾諸軍之不法者。月申樞密院。類聚一季進呈。上因舉田積直。斬莊賈

等事。長源又言。劉豫之害。大於金人。上曰。掃除金人。則劉豫無援。自不足慮矣。宗正寺上。偃源慶繫尉

籍總要。詔丞孫緯進秩一等。諸吏賜帛有差。

壬申。右朝奉大夫新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王弗提舉都督府糧料官。弗。初見籍。二年二月。

癸酉。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遣其子來奏邊事。先一日。玠乞俟防秋畢入對。詔答不許。上諭輔臣曰。玠比

嘗請入覲。今又遣其子來奏。事可謂得君之體。玠握兵在外。累年。乃能周慎。委曲如此。良可嘉也。尙

書省官。歸朝官。選人多注不釐務差遣。監司守倅。薦舉所不及。欲令歷任無過負者。三考循一資。至承直

郎。歷五考。改宣教郎。著為令。從之。十一年九月十八日。詔。詔應守臣守禦。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令

帥司保奏。特與賜諡。用中書請也。右迪功郎監明州鶴鳴買納鹽場周平先。賜同進士出身。添差臨安

府府學教授。平先。晉陵人。常從程頤學。既用。積舉得官。著作佐郎。張九成等言。平先。開學淵源。操履方正。

久游庠序。士論推服。欲望朝廷。處以師儒之職。使為後學。於式。庶幾盡其所長。少補教化。故有是命。閣

門宜贊舍人。潘永思。兼錄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故徵猷。開直學士。郭思。特賜四官。為銀青光祿大

夫。思。已見籍。以其家有請也。此又與今年六月丙寅。劉大中。通請。及數榜。初堂。四年十月。推擇相。始大。中。此時。為吏部侍郎。乃無一官當考。

甲戌。知房州晉。轉一官。再任。以中書言。薦招軍治城。招集餘民。至四千餘戶。墾田及六分以上。理宜優

賞。故也。左從事郎。充西外教宗院教授。毛逢特。改左承務郎。與淮南沿邊。近見。關通判。逢初。以薦者。詔

赴都堂。審察。而大臣奏。其言。邊防。利害。可採。遂以。逢。通判。揚州。此又與今年。庚午。初。寅。第四。副子。陳。請。相。助。實。為。舍。人。不。論。列。當。考。

乙亥。秘書少監。潘良貴。守起居郎。和靖。處士。尹焯。為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令川陝宣撫司。加禮。致道

赴行在所。制曰。先王之道。具存方冊。非得深純篤厚之士。傳其師學。敷釋於前。則道固隱而不彰矣。朕博

求碩儒。發明治要。開爾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廣以好爵。列之經閣。勉從弓招。副

朕虛位。進士顏邵。特補右修職郎。卓右迪功郎。彥輝。下州文學。初。上聞。真卿之後。有居溫州者。命守臣

推擇。以聞。得邵等三人。而彥輝。則真卿十一世孫也。上謂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

祖時。會命。頗似。賢以官。自有故事。既命以官。遂命部。卓監。潭州。南嶽廟。罷吉州。權貨。務都茶場。武

經郎。閣門。宣贊。舍人。暨南。劍酒。務許。約充。淮西。宣撫。司將官。用劉光世。請也。

偽齊。遣。諜者。吳順。至。壽春。為。府司。所獲。械送。闕。丙子。詔。免罪。於。越前。大刺。吳順。發。回。四字。而。遣。之。後。有。犯

者。視。此。

丁丑。池州。州學。教授。葛。賦。能。初。上。召。賦。入。對。而。殿中。侍御史。王。縉。言。賦。貪。贓。姦。濫。之。迹。不可。汗。赤。墀。之。地。

乃。併。罷。之。詔。興。化。軍。守。倅。兵。官。並。罷。令。提。刑。司。治。罪。先是。軍。士。七。人。作。亂。殺。人。縱。火。所。焚。六。百。餘。家。兵

官。懼。遁。去。兩。軍。校。閻。營。門。論。士。卒。毋。得。從。亂。市。人。執。而。戮。之。右。諫。議。大。夫。趙。鼎。以。為。言。故。罷。其。軍。校。令。憲

臣。嚴。實。申。省。

戊寅。降。授。右。承。奉。郎。劉。默。通。判。揚。州。默。知。天。臺。縣。坐。發。守。臣。晁。公。為。受。賂。特。旨。編。管。至。是。言。者。論。默。以。一

縣。令。為。大。臣。所。怒。羅。織。鍛。鍊。宜。無。餘。力。而。其。坐。止。緣。防。秋。犒。設。官。吏。士。豪。酒。食。之。費。以。為。入。己。倍。贓。總。計

幾。十。五。千。而。已。以。公。為。之。罪。觀。之。默。之。冤。可知。詔。與。改。正。故。有。是。命。默。七。月。丙。戌。得。旨。改。正。今。併。附。此。

辛巳。右。朝。散。大。夫。新。知。袁。州。蔣。潔。提。舉。淮。南。鹽。事。填。創。置。關。其。常。平。茶。事。依。舊。隸。茶。點。司。以。淮。南。鹽。貨。倍

增。故。也。孫。觀。撰。蔣。潔。傳。稱。知。通。州。就。除。提。舉。淮。南。兩。東。四。路。茶。鹽。事。蓋。誤。

壬午。詔。川。陝。宣。撫。副。使。邵。溥。遣。參。議。官。一。員。往。諸。寨。傳。宣。賜。燕。自。統。制。官。以。下。至。將。校。並。坐。使。臣。軍。校。皆

犒。之。

癸未。上。謂。大。臣。曰。邦。計。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之。朕。宮。人。僅。給。使。令。然。昨。日。亦。搜。東。三。十。人。出

之。趙。鼎。曰。節。省。之。道。始。於。宮。庭。此。陛。下。盛。德。也。

甲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孫。近。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尚。書。刑。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胡。交。修。充。翰。林。學

士。尚。書。左。司。員。外。郎。王。侯。權。戶。部。侍。郎。右。司。員。外。郎。張。宗。元。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起。居。郎。潘

良。貴。兼。權。中。書。舍。人。自。渡。江。宰。輔。已。減。俸。三。之。一。至。是。趙。鼎。等。復。請。於。內。權。減。二。分。從。之。於。是。行。在。官

吏。俸。祿。皆。權。減。六。年。四。月。復。舊。

乙酉。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李。光。試。禮。部。尚。書。權。尚。書。工。部。侍。郎。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彥。質。試。兵。部。尚

書。徵。猷。閣。待。制。知。靜。江。府。李。彌。大。試。工。部。尚。書。給。事。中。廖。剛。試。刑。部。侍。郎。權。兵。部。侍。郎。呂。祉。試。給。事。中。起

居。舍。人。任。申。先。試。中。書。舍。人。仍。兼。直。史。館。國。朝。詞。臣。進。不。繇。科。第。者。林。據。顏。岐。及。申。先。而。已。祕。閣。修。撰

丙戌詔荆襄川陝見宿大兵措置事宜委任至重雖已除席益制置大使而調發節制隸在督府可令張浚往視師仍詔諭諸路議者謂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東阻金房西拒興鳳可以戰可以守今兩川之民往往逃趨蜀中未敢復業懇關既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衆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拒敵宜以文臣爲統帥分宜撫司兵駐焉而以良將統之遇防秋則就食綿關如此則兵可以備援而民得安業詔宜撫副使邵溥吳玠擇二郡守臣相度初玠苦軍儲不繼於興元洋鳳成岷五郡治官莊屯田又調成兵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願歸業詔書嘉獎別路漕臣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日爲耕則所得數什百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果多而玠復欲陸運召諸路轉運使持戶籍至軍中溥曰今春關梁洋道民負糧至秦州餓死十八九豈可再也且宜司已取蜀民運脚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陸運乎玠上疏立以便宜止之卒行水運大亦亦白玠曰利路幸小熟請以本司積儲就糶徐資兩路餉船之直以償玠從之大中又患水運亡失以策誘賈販省費十之五

是歲也四川收儲物總三千六十餘萬緡支四千六十餘萬緡以宣撫司

權尙書戶部侍郎張致遠試給事中祕閣修撰劉寧止權戶部侍郎致遠在版曹嘗奏疏言比年士大夫專意營私不恤國事幾習爲常殊不知國之安危乃一家之興替民之利病乃一家之休戚故寧負詔旨而不負權勢之請託寧緩賦賦而不緩親故之券給寧闕軍餉而不闕公使之饋遺完員當省方且粉飾窳闕以私辟舉據局當能方且差出僚屬以徇干求賣官田則巨室租賃而謂不可行權酒務則以官吏廢併而多爲之說姦賊不接發以善應副爲有才簿書不鈎考以便宜兌爲得計脫有急緩上不過告訴朝廷以求支降下不過厚斂百姓以紓己責或謂凋殘之餘未易料理願在人何如耳夫人各有心陛下縱欲富國強兵大有爲於天下臣固知其未可也此固士大夫之過其實亦循沿之失人才不甚相遠九官猶各終一職孔子亦三年有成今既不因任又不持久信之不篤責之不專有功未必賞有罪未必罰或旬日或數月或期歲輒罷去幸而他亡故僅書二考亦罷去其政事著於時惠實孚於衆者亦罷去若罪未至於害治而功或足以贖過者亦罷去居常岌岌然朝不謀夕則亦苟目前營私囊爲去計而已矣伏願陛下急命大臣採一時公議類前日薦章銓量去留凡有使任各當其才才得試以久待以信責之專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員類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毋顧小害毋徇人情毋溺浮議毋玩歲月爰詔卿士百辟各安職守各體國事各重民力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內外相視如一家上下相視如一人如此而後境土可復二聖可還中興之業可致也後七日乃命下詔戒諭監司守令餘令三省措置

是命宗正少卿謝祖信能爲直祕閣知吉州戊子中書舍人胡寅充徽猷閣待制知邵州初寅既論不當遣使上賜詔書褒諭而尙書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其說乃遣承節郎都督行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與問安使何蘇偕行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八有害者二大略謂庚戌而後不遣使金兵亦不來及癸丑而後日遣使則鈞引金人入國會不旋踵前所遣使皆侍從之臣聞其入金境晝夜驅馳略無禮節及見尼瑪哈坐受款給勿而歸而況何蘇一使臣何能任視國之事萬一金人臨以兵威肆其逼脅必不能啗舌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金人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所哀乞援秋高草熟來犯何疑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爲賊今豫豈肯容吾使人之達於金所謂無益皆此類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爲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款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金必重圍惟懼我知之今以金爲父兄之讐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使不絕則金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宜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悠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無難處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徼倖以爲之今日大計只當明復讐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所爲至於何蘇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論乃以父病不及侍迎乞守湖南小郡故有是命詔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馬居中衡陽縣令仇穎並勒停知衡州裴慶除名高州編管初慶用穎策調夫築城凍死者二千餘人而城卒不成上聞之謂大臣曰虐用其民如此宜重賞典憲以爲安作之戒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所以示勸沮也趙鼎曰雖真慶於極典何以酬此二千人無辜性命欲且除名勒停編置嶺外上曰可既而三省勘會諸司元奏乃穎建議而慶贊成其計詔慶免編管穎更降二官

二月右迪功郎只敦禮齋詔賜高麗返特遷右從事郎登仕郎柴安逸許理選限安逸周世宗族孫用明堂赦而錄之

辛卯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平江府守引疾白奉外祠故有是命秘書省正字石公授守監察御史壬辰殿中侍御史王縉言竊見去年冬開總理財計之臣以贍養大兵急闕建議預借坊場一界淨利錢朝廷不得已而從之宣州諸邑又催當限錢類皆句集禁繫豈有既已預借又當限之錢不惟重併苛擾實害坊場之法望令提舉司究實按治從之詔私販川茶至僞界十里內捉獲犯人並從軍法透漏州縣當職官吏已下減一等癸巳親從官趙勝歸自金國備言二聖萬福上悲咽不自勝曰勝向在太上皇帝處今其遠歸具言二聖

久在漢北苦寒之地。居處衣服飲食。百種皆闕。爲人子弟。不能拯父兄之難。深自悲傷。今朕所居宮室。及一飲一食之閒。念及父兄。痛入骨髓。上歡歡泣下。趙鼎等曰。陛下孝友之思如此。臣等無以自效。死有餘責。然金人恃其強悍。不久當衰。願少寬聖慮。強於自治。天必悔禍。二聖終有還期。中書舍人朱震言。珍州在涪州之南。山路險絕。舟車不通。居民所輸。不過斗粟。地利物產。悉歸敵人。而吏祿軍須。州縣之費。取足於襄路。願詔有司。廢罷州額。以蘇襄路之民。詔川陝宜撫司。一而措置。後不果罷。故右文殿修撰知汾州張克戩。定諡忠確。克戩著孫靖康末。以死事贈延康殿學士。沿海制置使仇愈奏。應沿海州縣有舟之家。五家爲保。遞相覺察。隱寄盜賊。如有違犯。並依保伍法。如能自陳。或徒中反告。及他人緝捕。並優立告賞從之。

甲午。權中書舍人潘良貴。繳方州殺人奏案不實。上曰。殺人者死。此古今不易之法。然情有可憫。許具奏。此祖宗好生之德。第恐州縣之吏。受賂出入。略加約束可也。

乙未。徵猷閣待制新知邵州胡寅。改充集英殿修撰。寅上奏辭新命。且言。自來蘇詞掖補外。必須在職一年。仍非罪謫。乃膺次對之選。蓋所以昭示恩禮。不輕除授。祖宗故事。不可違也。臣頃蒙贊書。才隸半年。不能請止。以道刑誅。論臣鄙陋。則恩禮非所施。考臣怨仇。則刑不可免。疏三上。乃有是命。願閣待制兩浙都轉運使李道言。陛下深明治體。加意所重。既避外臺之選。復行銓量之令。宜乎綱紀肅然也。奈何諸路監司。尙有不副委任之意者。此無他。銓量之令難行。而督責之方未至也。夫監司所以振舉綱紀者。法令也。近年以來。循習積弊。不守法令者久矣。差權官有專法也。或違法而徇情求。補人吏有定額也。或溢額而養浮冗。破兵級有著令也。或廢令而供私役。以至公使錢糧。歲賜之數。頭子錢。非合支窳名。虛費妄用。茲雖百出。有不可勝言。人皆知法令所不當爲也。而監司公然爲之。其循習積弊。不守法令如此。豈能爲陛下振舉綱紀乎。昔者薛宜爲御史中丞。嘗論都刺史不循守條職。蓋漢御史府。有大夫爲其長。有中丞爲其屬。執法殿中。外總都刺史。臣愚欲望陛下。略倣漢制。委臺臣分察諸路。監司差官補吏。占破兵級。支用公使頭子錢等事。今日以前。先令改正。今日以後。許令糾劾以聞。其有違法被黜。甚者仍令吏部籍記姓名。永不除授。監司差遣。庶執按察之權者。皆務先自治而後治人。綱紀無不振舉矣。其於治體。非小補也。詔御史臺常切覺察。迨又旨。祖宗以來。宅都大梁。歲漕東南六百餘萬斛。而陸路之民。莫知運動之方。且無飛輓之擾。蓋所運者舟。所役者卒。卒故也。今者駐蹕浙右。大兵乘江。諸路漕運。地且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蓋以所用舟船。大半取辦於民間。往往鑿船沈江。以避其役。至於抱認折欠。監綱填納。爲患非一。此衆所共知也。伏見江浙路如溫。明。度。吉。州等處。凡祖宗以來。所置造船場。今官吏具在。皆坐糜廩祿。略不舉職。蓋緣遂州近將合支錢物。材料工匠等。轉易他用。欲乞特降處分。委遂州守臣。措置物料。拘收兵匠。隨宜打造。仍官自裝籠。須管。依年限數足。如錢物闕少。許取撥本處轉運司移用錢。相兼支用。逐旋團結。募兵卒。主使臣管押。依自來押綱條例。支破請給。每綱以十分爲率。量留力勝二分。裝載私物。除不得運禁物。權貨外。免收力勝。所謂本綱官物。不容少欠。如違。勒令備償。庶幾害不及民。可以

漸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置。賜故賜直祿閣楊邦乂家吉州田二頃。以其妻曾氏言。子孫幼少。未有食祿之人。乞賜優卹也。詔出內帑絹三千六百匹。綿萬兩。賜親賢宅諸宗室。上諭大臣曰。時寒如此。令戶部支。則恐傷經費。故第從內帑。賜給之。

丙申。徵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言。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諱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周公以諱易名。於是有諱禮。然臨文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其義明白。孔子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文。至於名諱。並依本字。春秋爲尊君父而作。仲尼豈不恭者。書法如此。義亦可知。自漢以來。此義不行。臣子習爲諛諛。而不知恭順之實。忌諱既繁。名實愈亂。本朝沿襲漢唐故事。未暇盡革。恭惟陛下。天縱聰明。既尊春秋之書。以新聖德。宜用春秋之法。以斷政事。即有檢亂反正之功。臣所纂修。繕寫進本。援引他經。子史之類。欲乞應犯聖廟廟諱。不可避避者。依太常博士王哲所進春秋解例。並依監本。空闕點畫。於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黃紙。庶幾名實不亂。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諛諛之端。向孟軻氏欽王之義。明恭順之實。詔如所請。仍令疾速投進。

丁酉。詔預借民戶和買細絹二分。止令輸見絹。毋得抑納金銀。除頭子錢外。每千收廢費錢。毋得過十文。用殿中侍御史王縉請也。縉又言。去冬已預借和買。今開復有二分指揮。向來收廢費錢。每千有至百錢者。今既納見絹。自無虧剩。不合更改市利。從之。詔江西帥憲司覺察漕司及州縣。毋得重疊催理。早傷民戶。苗米。初。朝廷以江西早傷。甚命四等以下戶。苗米聽輸其直。而戶部言。下戶之內。多有豪民。隱寄詔漕司分折。仍與遂州協心體國。拘催本色斛斗。殿中侍御史周葵言。恐漕司及州縣官。規免罪戾。一例將人戶。委係早傷而未納價錢者。催理本色。或雖有些小早傷去處。而已納價錢者。重疊催理。致陛下命令。不信於民。而百姓重有騷擾。爲害不細。故有是旨。荆南府歸峽州荆門軍安撫使王彥言。已標撥營田八百五十餘頃。自蜀中市牛千七百。以授官兵。詔彥更切多方措置。右朝散大夫謝亮。知通州。言者奏其罪。命遂廢。詔罷催稅戶長。復以村疇三十戶爲一甲。輪差甲頭一名催稅。先是長沙丞呂希常建議。大保長於一保之內。豈能家至戶到。催促不前。則監繫破產。詔諸路轉運常平司。相度利害。至是廣東諸司。以爲便。遂推行之。事初見元年十月 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趙伯瑜。乞減鑄錢。每千錢重四斤五兩。比舊減半斤。許之。時坑冶盡廢。伯瑜訪得諸監有古碓淪沒入地。漸生礦末。乃淘掘成銅。品合鼓鑄焉。右通奉大夫祕閣修撰程唐。提舉江州太平觀。與理作自。陳。唐復職年月未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六



【紹興五年】十有二月己亥朔。檢校少保鎮寧鎮信等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北襄陽府路
 新黃州制置使岳飛遷招討使。帶御器械神武中軍都統制權殿前司公事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權
 主管殿前司公事併中軍兼殿前司。沂中自劉錫之罷已嘗權殿前司至此真除也。自五軍外又置選鋒護聖二軍每軍皆有統制仍
 令沂中具名申樞密院給降付身。給付身指揮在是月已酉。直祕閣宋萬年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日麻萬年去年五月己亥自左朝散大夫直祕

閣一官利祿利名萬年七年十月乃以右中大夫直祕閣開到任。詔果州團練推官王利用知陰平縣丁則江原縣丞馮時行知蒼溪縣常
 明左迪功郎曹彥時並召赴都堂審察如未能遠來令宣撫司與陞擢差遣則晉原人時行巴縣人明安
 民孫也先是祠部員外郎楊晨撫諭川陝還薦利用等才行於朝故有是命。中書門下省奏累據臣寮
 陳請乞淮南川陝荆襄等路行屯田之制以裕軍食乃命學士草詔諭諸帥如所請。詔閣門祇候孫崇
 節特差幹辦儀鸞司指揮勿行先是閣門得旨行下而言者以謂自來未有閣門承受聖旨除臣僚因奏
 對之際千求差遣上累聖德此事雖小所繫甚大望賜追疑仍詔大臣今後傳宣內降或官司申乞奏審
 而不依法律者並依祖宗法許中書密院及所屬官司執奏故有是旨。崇節差遣以十一月辛巳傳宣今但附錄命之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九十六

一五八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九十六

一五八二

庚子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唐燠充徵飲閣直學士知徽州以燠引疾有請也。詔神武係北齊軍號
 久欲釐正。（案）神武乃高歡號。此云北齊軍號未詳。宜以行營護軍為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稱前護軍後軍稱後護軍

劉光世所部人馬稱左護軍吳玠所部人馬稱右護軍並聽本路宣撫招討司節制。玠克小原稱重聽本路宣撫招討司節制此時湖北未定

宣撫也克川陝右軍後亦謂之右護軍此亦因事今不取。王彥所部人馬稱前護軍聽荆南安撫司節制應統制官已下請給資任軍

分如後中護軍者本張俊所將信德府部曲後以忠銳諸將及張俊親兵與張用李橫四舉之衆隸之前

護軍者本韓世忠所將慶源府部曲後以張遇曹成馬友李宏巨師古王璣崔增之衆隸之後護軍者本

岳飛所將河北部曲後以韓京吳錫李山趙乘淵任士安之衆隸之左護軍者本劉光世鄭延部曲其後

王德鄺瓊斬賽自以其衆隸之右護軍者本吳玠涇原部曲後德泰鳳散卒及劉子羽關師古之衆隸之

前護軍者本王彥河北所招部曲其後稍以金州蔡卒隸之至是俊與世忠光世軍最多玠次之飛又

次之查兵視諸將最少自渡江以後三衙名存實亡逮趙鼎張浚並相乃以楊沂中所將隸殿前司解潛

部曲隸馬軍司統制官顏漸部曲隸步軍司沂中之軍本辛永宗部曲後又益以他兵故其衆特盛潛之

軍後二千餘漸所統烏合之兵而已。（願）漸今月乙巳遷充湖南安撫司使喚其兵以王寅日隸步軍司今併附此。言者論行在職事官凡有除授

降指揮承襲舊例日下供職此無補於事適足以長奔競之風又有不可者方除命之出合於人望者固

無可言備未愜於公論則御史諫官得以言舍人得以繳給事中得以駁與其追寢於供職之後曷若改

正於未行之前不為反汗也執政大臣人主之所禮貌天下視之以為矜式進退之際其舉措尤當慎也

至於軍旅急切之事有司之不可一日闕者自可臨時別降指揮勿以為定此當從權權非反經之謂相

時之宜權事之輕重而已伏望特降指揮除去舊例亦所以訓迪列位勵其風節從之

詔四川置制大使司奏稟急速事許赴入內侍投進用席益請也

辛未趙鼎等奏應都督府軍馬並撥隸三衙上曰祖宗故事應軍馬未有不入三衙者今蓋正之甚善他

日差出即降旨歸某將節制其名既正則軍政漸可復舊。權戶部侍郎王侯言致治之要無他上有道

接下有法守而已然則守法者有司之事也自兵燹以來雖案牘散亡而嘉祐舊典紹興新書與夫通用

專法纖悉具存奈何比年以來官失其守廢法用刑其弊滋甚如立功之賞不可以一揆也彼重而此輕

則必引重以為例死事之澤不可以一律也甲多而乙少則必引甲以為例以至遷轉補授之差請給獨

減之異如此之類不可概舉有司動輒援引以請甚者巧為附益規紊朝聽初則曰與例稍同又其次則

曰與例相類一字之別去法愈遠不啻倍蓰什伯千萬然也所以恩歸於下怨集於上人不退聽事益增

多為治之害孰大於此伏望明詔大臣除刑寺斷例合依舊存照用外其餘委官悉取已行之例精加

詳定有不戾於法而可行於時者參訂修潤附入本例嚴戒有司自今伊始悉遵成憲毋得受理敢有弗

率必罰無赦詔左右司樞密院檢詳官取案措置條具申尚書省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

奪必罰無赦詔左右司樞密院檢詳官取案措置條具申尚書省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九十六

一五八三

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院尤為濫。至是趙鼎因請委都司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為中制。立為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吏無所肆其姦矣。熊克小麻略載此事於今年八月末。又不出其詳。實甚誤也。

壬寅。中書舍人兼直史館任申先陞充史館修撰。先是范冲以待制兼修撰。而舍人嘗在待制之上。故改命焉。吏部尚書孫近等乞依率執例裁減俸給。不許。已而臺諫近感諸大臣將相繼有請。上悉以不允答之。詔龍圖閣待制耿延禧。端明殿學士董耘。保靜軍承宜使高則帥府舊僚。令所在州縣各賜田五頃。言者論其不可。遂止。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吳表臣試秘書少監。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罷帶御器械。以沂中自言職事相妨故也。觀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江西路兵馬都監閻泉為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都監。先是四川置制大使席益將湖南兵自隨。以泉兼親兵統制。故有是命。乙巳。詔以翠羽為服飾者。依銷金罪賞並徒三年。賞錢三百千。許人告。工匠同之。鄰里不覺察者抵罪。賞錢二百千。已造者三日不毀棄。同此。以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錢觀復有請也。既而文思院言學士院書詔禁中應率班直行門等賜帶。觀察使已上牌印冊寶法物。皆合用塗金。詔令如舊。文思院申明在六年正月乙亥。江西轉運司奉朝旨措置賑濟事件。乞支降本路實催苗米五十萬石。委提舉司。以州縣災傷分數取撥。比市價減錢十分之三。零細出糶。仍令州縣勸諭有力之家。入納糶米。每一千石。補迪功或承信郎。便作官戶免丁身差役。本路帥司舉辟合入差遣。入納糶穀每二千石。依入納米斛補官例。第四等已下戶。本戶秋料全放十分者。並賑貸為種。更不取息。仍令州縣勸誘商賈。出給公據。往秋收處收糶斛。免納斛對力勝稅錢。仍每米一百石。許附帶別色行貨。約計一百貫。沿路與免收稅錢三分。令州縣密切詢問。停場與販見有斛對之人。勸諭令依元收糶時價。量取利息。責認石斛。數日出糶。接濟闕食之民。雖放稅不及七分州縣。亦許賑給。若常平穀不足。聽取撥入納糶米支給。候將來有納到義倉斛對。卻行撥還。州縣當職官賑濟有方。使饑民安業者。委提舉司保明。提刑司覈實。申奏朝廷。優與旌賞。都省勸會取撥苗米及許入納米穀補官不行外。餘從之。

丙午。詔韓世忠錢糧。專令兩浙都轉運使李迥應副。先是金部員外郎張成憲在楚州。應副世宗錢糧。至是成憲赴朝稟議。因乞外任官廂。故改是命。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復集英殿修撰。知鄂州。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張浚既還朝。始議大合兵為北討計。乃自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且察邊備虛實。故有是命。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為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帶御器械。以其親兵遠隸步軍司。徵猷開待制新知靜江府胡舜咨。伏觀熙寧間。王安石嘗圖變祖宗畫一之制。創立新法。而保甲居其一。當時宗公元老。如曾公亮。富弼。文彥博。力爭以為不可行。司馬光亦累章數其失。安石好勝遂非。必欲行之。京畿三路。不勝其擾。元豐年。諸路盜賊蜂起。皆保甲為之。本欲禦寇。乃自為寇。善良受患。惡少得志。至元祐開司馬光秉政。一切罷去。民獲蘇息。盜亦銷弭。及章惇蔡京祖述安石變法。而修大之。復行之於東南。雖不授弓弩。教之戰陣。然於一鄉之中。以二百五十家為保。差五小保長。十大保長。一保

副。一保正。號為一都。凡州縣之徭役。公家之科數。縣官之使令。監司之迎送。一州一縣之庶事。皆責辦於都保之中。故民當正副。必破其家。大小保長。日被迫呼。不離公門。廢其耕農之業。今民遭差役者。如驅之就死地。必多方曲計。以圖苟免。吏緣為姦。賊跡狼藉。富者以賂逃役。貧者舉家遠遁。臣出守五郡。每視認牒之中。理訴差役。十常七八。民之惡役如此。未嘗不為之痛心。竊原立法之意。不過欲便於捕盜耳。然盜之小者。雖無此法。鄰里利害所同。必能協力掩捕。盜之大者。使有此法。豈足以當之。近時淮西劇寇充斥。保甲皆為俘虜。未聞有一縣一鄉而能捍禦者。於盜則不能擒制。於民則徒有擾擾。豈若祖宗時者長壯丁之為利乎。蓋祖宗時。於第一第二等戶差者長。第四第五等戶差壯丁。一鄉差役。不過三人而已。今保甲於一鄉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數百人大小保長。役者數多。免者極少。此不若者長壯丁之為寬也。祖宗時所差者長。無刑勢官莊寄任之限。但品官之家。則以不該蔭贖人及管莊田人代充。其餘家長。祇應老疾者以次家人充。今之差役。品官之家及老幼疾病者免焉。不若者長壯丁之法為均也。惟寬則民不勞。惟均則民不怨。此祖宗良法。萬世而無弊者也。昔嘗以此安邦保民。致太平矣。今尚何疑而不行哉。朝廷欲養民力。固邦本。以建中興之業。守臣欲以民之利病。告於朝廷。皆無先於此者。伏望特降睿旨。討論者長壯丁之法而行之。罷去保甲。以救疲瘵之民。天下幸甚。詔戶部勸當申省。其後戶部言。已有四月己未指揮。乞令常平司鈐東州縣。毋得差委非本署保事。及赴衙集祗廳。違者案舉。從之。十二月戊辰行下。給事

中張致遠言。艱難以來。縣令每不得其人。黎元受弊。無以赴訴。臣嘗求其故。正由資格大廢。為令輕賤之所致也。望令三省檢會薦舉縣令預籍記之人。悉與堂除大縣。內京朝官見待次京局。或未開陞。而待次通判者。仍與借服色。他日以應郎曹侍從之選。若賢才有所旌別。資格亦不盡廢。明分守。息奔競。則百里之寄。固士大夫之所願也。詔三省一就措置。

己酉。趙鼎奏謝因足疾蒙賜珍劑。上曰。藥所以攻疾。疾良已則當卻藥。或者烹煉金石餌之。徒耗真氣。非養生之道。豈唯治身。雖國亦然。張浚曰。素以嚴刑峻法治天下。而自速其禍。此可以為戒。給事中呂祉言。近制行在職事官係朝廷擢用。類多疏遠。不獲一望清光。故特延見訪問。所以求賢審官。詢事考言。惠至博也。然侍從官以言語備顧問。朝夕論思。出入獻納。乃其職也。豈可令與庶官輪日面對。願詔侍從官免輪面對。如有已見。即許依舊例請對。勿拘以時。勿限以數。從之。熊克小麻略載此事於十一月十一日。庚辰。按是月十三日始除給事。中其實。此上此奏在十二月十一日己酉。克

庚戌。拱衛大夫秦州刺史都督府中軍統制軍馬吳錫為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兼都督府軍統制。(案)都統制乃馬。而左軍統制杜。前軍統制王。選鋒軍統制申。世。策選鋒軍統制。皆出於外。右軍後軍統制。未見姓名。當考。辛亥。上與趙鼎論人才。因曰。朝廷用人。不分彼此。四方人才。宜參用之。沈與求曰。成湯立賢無方。豈限兩

北。大理卿張杓充祕閣修撰。知饒州。右沙功郎朱致儒賜進士出身。守祕書省正字。致儒既受官。上命德慶府以禮致遣赴行在。既至入對。遂有是命。尚書金部員外郎張成憲直祕閣。提點淮南西路刑獄公事。權戶部侍郎王侯言。兵革未息。屯戍方興。大計所入。充軍須者十居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嘗講究長策。細大不遺。斯為盡善。庶幾日增月積。漸至富實。臣愚見略陳五事。一曰。去冗食之兵。二曰。損有餘之祿。三曰。收隱漏之賦。四曰。補銷毀之費。五曰。修平準之法。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兵多而不精。則冗食者衆。冗食者衆。則勇怯不分。勇怯不分。則戰無必勝。是冗食之兵。不唯徒費糧餉。乃取敗之道。故治軍之法。戰兵之外。車御火長。牧人工匠之屬。皆有定數。舍是則為冗食。今日財用所出。盡於養兵。然其閒未嘗入隊。不堪披甲者。甚多有之。竭民力以養無用之人。非計也。不如委任將帥。盡加澄汰。付之漕臣。籍荒閒之田。計口分受。官為借貸。給與牛種。使之墾闢。仍且與減半支給錢糧。俟秋熟之時。便罷請給。一歲之後。量立租課。且以萬人為率。每歲所減米十餘萬石。錢四十餘萬緡。絹布五萬餘匹。況又有租課所入。裁儲此以養戰士。非小補也。艱難以來。流品猥衆。進用殊常。而制祿之數。一循舊法。理宜不給。欲乞應內外文武官俸給等以緡計者。自百千以上。每千減半。有象職者通計。並候事平日依舊。如此則裁損雖衆。不及小官。恕而易行。夫復何患。自軍興以來。十年於茲。財用所出。大則資之民力。其次則資之商賈。無不自竭以奉其上。唯是釋家者流。一毫不取。邑以千計。郡以萬計。不稼不穡。坐食吾民。其隱漏稅賦。暗損國計。不知其幾何也。臣謂宜酌古今之意。權急緩之宜。使之輸米贖軍。人歲五斛。依稅限送納。凡居禪坊及西北流寓者。特與蠲免。於以少舒民力。不為過也。自艱難以來。饒度兩司鼓鑄遂廢。而江浙之民。巧偽有素。銷毀錢寶。習以成風。其最甚者。如建康之句容。浙西之蘇湖。浙東之蓋越。鼓鑄器用。供給四方。無有紀極。計一兩所費不過十數錢。器成之日。即市百金。姦民競利。靡所不鑄。一歲之間。計所銷毀。無慮數十萬緡。兩司所鑄。未必稱是。加以流入僞境。不知幾何。已明詔有司。申嚴銅禁。屏絕私匠。自今以始。悉論如律。除公私不可關之物。立定名色。許人存留。及以後官鑄出賣外。其餘一兩以上。嚴立罪賞。並令納官。量給銅價。令分撥赴錢監額外鼓鑄。國家平昔無事之時。在京則有平準務。在外則有平貨務。邊計之餘。內裨國用。無慮二十萬緡。其效固已可見。況今日師旅方興。用度日廣。欲乞先於行在置平準務。次及諸路要會去處。各置平貨務。以廣利源。誠非小補。俟其就緒。置使領之。此五事者。儘有可採。乞令有司講究條畫。排斥浮議。斷以必行。詔戶工部勘當。其後頗施行之。殿中侍御史周葵言。州縣人戶。自兵馬盜賊殘破之餘。困於軍期。例多貧乏。望將蔡京父子。王黼。李邦彥等給使減半。及其他恩澤補官。并童貫。梁師成。朱勳等妄作名目。補充大小使臣之家。並不理當官戶。一例選募充役。庶幾少寬貧民下戶之力。事下吏部。其後吏部言。給使授官。於本選無理為官戶之文。蔡京等他恩補官。及童貫等妄作名目之人。乞如所奏。從之。

明年正月
丁丑行下
壬子。尚書吏部員外郎周秘守監察御史。詔王寀復朝奉大夫。寀。江州人。嘗為親衛中郎。政和末。坐

詐為天神示現誅死。至是用其家請而復之。後省疏其罪。命遂格。
癸丑。詔准東西川陝宣撫使。荆襄招討司。荆南安撫司。並以參謀官一員。兼提點本司屯田公事。右文殿修撰致仕趙德裕。致仕提舉台州崇道觀。用給事中呂祉等奏也。命下而德已卒矣。
汪德裕。字德裕。三朝正觀命及門。而公本。乙卯十二月丙申也。
(案)德之卒。在此前十七日。蓋所云小誤。
甲寅。尚書刑部員外郎楊邁直祕閣。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使。自渡江後。由朝士出為川陝帥臣者。始此。尚書工部員外郎許賜。祕書省正字孫雄飛並罷。遣中使賜諸大將銀合臘藥。其川陝。荆襄。止令密院遣使臣。以地遠故也。徽猷閣待制湯東野卒。吏部言。照得本官脚色。係曾經勤王人數。詔追復徽猷閣直學士。東野既貴。嘗請於朝。與兄弟世為善。居。禁子孫毋析戶。又輟俸買田為義莊。以給疏族之貧者。乙卯。左文林郎紹興府觀察推官。景夏為祕書省正字。用帥守恭密禮薦也。右通直郎樓璣與陞擢差遣。遂以璣通判邵州。璣。吳子也。為於潛令。宣諭官舉其政績。紹俟終更引對。而璣擢之。至是代還。用薦者改官。乃有是命。
宣諭官所薦。前此未有不得對者。當書。
丙辰。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觀知彭州。觀既罷歸。屢召不赴。乃就州之。右迪功郎江表充勅令所制定官。
己未。改樞密院北面房為河北房。諸路制置大使呂頤浩。李綱。席益。次第之鎮。詔內侍往勞。且以銀合茶藥賜之。國子監丞張戒守祕書郎。右承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李維行。國子監丞。維。綱弟也。史館修撰范冲薦其學問操履。置之台省。無所不宜。遂召對而有是命。直祕閣李革知興元府。中書以興元殘破之後。久闕正官。撫治。故選用之時。宜擇司已用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王俊守興元。革不得上。乃改知雅州。
興元。帥名。王俊。今年五月到任。
原。李革。明年九月已卯。差知雅州。
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恣。落職罷官。觀。依術替人例。係事理重。子恣守衡州。視事再閱月。諸司共劾其徒流編配。無慮數十人。率皆報復仇怨。任情廢法。自謂滅門刺史。乞送所司治罪。先半月。子恣已得請奉祠。輔臣進呈。上曰。監司乃外台耳目之官。既按劾。自當推治。然有罪者家居待命。而證左無辜之人。往往淹延囚禁。動經歲月。深可憫也。子恣罪狀既明。別不須干證。第黜責其身足矣。趙鼎曰。臣等共議。欲將子恣鑄能。不必取勘。上可之。
子恣。此月乙巳。自陳乞觀。
庚申。太府少卿沈昭遠請久任計臣。上曰。祖宗時。三司使如陳恕最為久任。號稱職。今內外計臣。儘能稱職。就加爵秩。以褒寵之。可也。不須數易。張浚曰。久任豈獨計臣。他官儘有稱職者。亦當如此。殿中侍御史周葵。試司農少卿。葵嘗入對。言今天步尚艱。非臣子諷諫之時。臣願直言其失。大抵務虛文而無實效。因進數所行之事。不當者凡二十許。上曰。趙鼎。張浚。為朕任事。不可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自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納忠。豈大臣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九十六
一五九一

有過而責者指陳便為形迹。臣願人言因使大臣易意。不惟可救朝廷之闕。亦可保全之上。曰。此論甚奇。至是朝廷議大舉。而英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不必更論。安危治亂。未有不先自治其國而成大功者。或言英沮國大計。遂有是命。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長源。大理寺丞黃珪並為監察御史。詔上虞縣當職官貶秩一等。令提刑司治罪。以月中無注。實鹽數故也。其會稽等七縣鹽數少者。皆詰之。

辛酉。起居郎潘良貴言。中台省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喉舌之司也。六曹遵奉成憲。各揚乃職。兵火以來。苟簡玩習。視為傳舍。其最甚者。遇朝廷送下勘當事。並不依據格法。指定是非。常操兩可之說。曰。更合取朝廷指揮。是致朝廷臨時有衝改。長貳郎官循默奉行。不復更有執守。每廢一法。即後來陳乞者。循以為例。干求請託。紛然無窮。若不加察。恐省部成法盡壞。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嚴飭六曹長貳郎官。各務協心。凡朝廷送下勘當事。並須據格法。定是非。供報。仍乞詔大臣。事關六曹者。不問鉅細。一切唯有司格法。是從。庶幾杜僥倖之門。開公正之路。仰稱陛下敷政之意。輔臣進呈。上曰。祖宗以來。自有格法。有司但能遵守。即事稱職。格法既定。誰復有僥倖之心。唯其因事陳請。人思幸得。此法之所以廢也。可依良貴所請。更切申嚴。沈與求曰。六部乃守法之地。有司循情。遂至廢法。而用例。然情豈勝例耶。僥倖之門塞。則人自安分。天下何患不治。
中興書院。史臣曰。世外豈得有例哉。徇情之私。而為法之益。莫例若也。其弊蓋由於特旨為例。矣。而又沿請之。僥倖相乘。無不可者。是獨從其不齊於物。而悉廢其器。雖有極量度數。無所用之。天下雖為知止足之分者。然則法安出也。傳之風宗。豈有所創之於上。付之有司。豈有所受之於下。雖極量度數之器。受之於官。而用之也。夫是謂之違守。

今並令轉對。以周英嘗建言檢院隸諫省。而刪定官為審局故也。
癸酉。詔川陝路州縣官不並差川陝人。但有內地官一員。餘不限員數。詔與令差川陝人。州不過三員。縣鎮寨一員。吏部員外郎徐林言。比元豐勅差誤。故申明行下。
明年正月。別立法。

甲子。詔屯田郎中樊賓侯都督府出日。隨逐去江。淮措置屯田。時張浚再出江上。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心頗憂之。不欲出口。趙鼎察知其意。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事。莫若兼領屯田而歸。不為無補。於是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是建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為之。

乙丑。監察御史周祕守殿中侍御史。
丙寅。都督府奏以集英殿修撰新知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蘇彥詩並往川陝。撫諭。詔各賜銀二百兩。遣行。時張浚將謀出師。故令子羽等見宣撫副使吳玠諭指。而玠亦屢言軍前糧乏。因命子羽與都轉運使趙鼎計事。並察邊備虛實焉。命湖北帥臣同知鼎州張燾以閔田排鼎。澄辰。沅。靖州刀勢手。用樞密院請也。

丁卯。右朝議大夫韓柁主管台州崇道觀。柁坐蔡條親黨久斥。至是始得祠。
戊辰。詔御史台朝參官用在京通直郎以上。望參用。望務通直郎以上。除宣制及非時慶賀。以望參官。餘並令朝參官趨赴。

是夜。雨雹。

是月。偽齊前尚書左丞張東死。

是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提兵破之。蒙古者在女真之東北。在唐為蒙兀部。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偽齊劉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金主亶。金主亶入其說。調燕。雲。兩河。夫。四。十。萬。入。蔚。州。交。牙。山。採。木。為。棧。開。河。道。運。至。虎。州。將。造。戰。船。且。浮。海。入。犯。既。而。盜。賊。蜂。起。事。遂。中。輟。聚。船。材。於。虎。州。
以。漢。國。節。度。使。洪。州。節。度。使。王。大。顯。行。程。錄。參。修。虎。州。者。在。雄。州。之。北。蒙。國。編。年。前。之。朝。也。子。肥。國。謂。之。首。骨。子。今。從。行。程。錄。特。錄。古。字。原。本。備。說。今。改。正。其。所。列。異。同。姑。從。其。舊。

是歲。都督行府令靜江府。昭州。折。布。錢。每。疋。增。一。千。二。郡。之。民。流。輸。布。九。萬。疋。有。奇。舊。法。每。疋。為。錢。五。百。至。是。始。增。之。
此。據。路。彬。所。奏。修。入。

章請老。乃有是命。子修。西充人。嘗為長安令。重賞使陝西。士大夫入謁者。皆拜庭下。子修長揖而入。貫怒。奏子修蒞建神霄宮。不時興作。坐奪官。晚乃得州。既致仕。後六年而卒。
此。據。趙。鼎。子。修。墓。誌。修。入。其。月。日。未。見。且。附。年。末。俟。考。

室賜名者二十有一人。諸宗室命官三十有七人。兩浙路見管戶二百二十二萬餘。口三百五十三萬餘。廣南東路稅客戶六十一萬餘。西路稅戶三十一萬餘。客戶十一萬餘。陝西西路戶四萬餘。荆湖南路戶九十五萬餘。成都府路稅戶七十八萬餘。口二百十六萬餘。客戶三十七萬餘。口九十萬餘。夔州路稅客戶三十四萬餘。口八十六萬餘。福建路戶一百三十三萬餘。口二百五十九萬餘。有二龍死於冷山。金左丞相陳王希尹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為不祥。乃止。
此。據。夏。國。主。乾。順。改。元。大。德。四。川。總。領。所。利。州。大。軍。庫。有。李。顯。忠。西。夏。節。度。云。云。

德五年正月。下案。願。以。八。年。冬。癸。亥。九。年。六。月。禮。朝。合。在。紹。興。九。年。遂。數。之。知。此。年。改。元。也。

府市易務張澄行向書戶部員外郎兼提領市易務行府專一措置財用。癸酉申命給舍甄別元祐黨籍時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言朝廷旌別淑慝大開黨禁以風動天下凡隸名石刻之人皆蒙追錄此千載盛德之舉也然而其間賢否是非未免混散方紹聖初章惇蔡卞用事欲擠陷善良以快私忿上意未決而李清臣首唱異議助成京下之惡美類由是塗炭而清臣獨留廟堂繼而姦人欺天子誣太母有欲廢意尚畏天下公議不敢自恣而邢恕乃唾手操符力證其事至於反覆變詐如楊畏者固又不足道自崇寧以後黨籍日衆其間固多忠謹勤正之士出處議論具在方冊至如妬賢嫉能助成黨論之人偶乖迎合以至唾罵京下欲終廢之故借黨籍以報怨汗積善類以至今日子孫又從而藉口僥觀恩典俾門一啓流風靡靡雖故家遺族未免銜冤希進傷教敗俗莫此爲甚伏望密詔近臣博訪耆舊重加審訂稍示甄別以行典禮庶幾賢不肖各當其分足以取信天下後世故有是旨日麻書有旨依已降指揮令給舍一就書詳而未見元降旨之日當求他書參考

詔故贈少保王淵許以死事恩澤

案黨籍清臣執政第二十八人長待制已上第三十三人恕不在籍中直方誤也

二資換給常州田二頃以潤妻齊安郡夫人吳氏有請也直祕閣提點淮南刑獄公事張成憲同提領都督府市易務荆襄招討使岳飛言太行山忠義社衆與百餘人欲徑渡河自襄陽來歸時金人併力攻青故青以精騎突而至飛軍前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者諜言固未可信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情沈與求曰若敵誠衰來者衆則敵情審矣

紹興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親衛大夫嘉州刺史梁興狀四年十月與馬嘯太甲戌起居郎潘良貴試中書舍人向書右司員外郎董弁爲起居舍人良貴未就職以父喪免給事中呂社等言良貴以父年高十五年之閒出任不過數月貧甚無以舉喪詔賜錢五百緡令所在以上供錢給之

賜錢指揮在是月壬辰朱勝非秀水園居錄云有潘良貴者父年九十餘臥病累年趨避聞其貧

潘欲引爲黨許以從官召之即至自少運柱史又潘中書舍人幾旬月閒命未下而厥父死矣

右承奉郎孫道夫爲祕書省正字道夫召對上問以方今形勢之地道夫請經營漢中以爲復陝西之基措置荆南以爲守江左之策上稱善

武經郎權知閣門事潘永忠爲右武郎同知閣門事

乙亥右諫議大夫趙鼎言比年以奔競日滋廉恥道喪指臺閣爲要津笑州縣爲俗吏僥倖捷徑以圖進身已參選者力求堂除得外任者謀改京局故臣倣一遇賜對則明與陸擢差遣一有過累則明與外任差遣人既知朝廷之輕外任孰不以內任爲重乎願明詔大臣凡任省臺寺監及二年才可任煩劇者悉補監司郡守之職任監司郡守及二年才可被陞擢者悉充省臺寺監之選劇邑有闕擇寺監丞有才術者爲之宰寺監有闕擇縣令有治績者爲之丞更出迭入居中補外以息奔競以興廉恥使士無入而不

出之譏郡守無雅意本朝之望疏奏從之

丙子承信郎徐如海杖脊歸隸化州如海陷北不得歸變姓名至臨安爲僞齊詞事因投匭上書爲有司所覺故諒之夜雷

丁丑詔納粟別作名目授官人毋得親民刑法官已授者並罷自今到部隱漏不實者抵其罪時論者謂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七

【紹興六年】歲次丙辰金熙宗夏天命十年春正月己巳朔上在臨安

辛未上以雪寒細民艱食命有司賑之翌日謂尚書右僕射張浚曰朕居煖室尙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既困窮則老弱者轉於溝壑強悍者流爲盜賊朕爲民父母豈得不憂浚曰陛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浚曰陛下以多難之際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係慮之誠是也然難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以自昔人君正心修己仰不愧俯不怍持剛健之志宏果毅之姿爲所當爲會不他卹以陛下聰明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天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紛至而不能疑則中興之業可建矣

壬申都省請令吏部立勳官法應破金人拓地主兵官萬人已上第一等功五千人已上奇功並許加帶大使臣已上自武騎尉月給帶勳錢十千正任觀察使已上自輕車都尉月給二十千應賞功合轉三官者賜勳一轉五官者賜勳二轉雜壓序封許用勳品後不果行初置行在和劑局給賣熟藥用權戶部侍郎王俛請也

左朝奉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時爲尙書工部員外郎直徽猷閣提領都督

縣令民之師帥。刑法之官。人命所繫。不可輕以授人。比年軍興。以納粟得官者。不謂之納粟。或以上書文。理可採。或作獻納助國。與理選限。原朝廷之意。欲激勸其樂輸。使得為官。而銓曹別無關防之法。近年以來。固有得縣令。亦有得司法者。此曹素未嘗知政務。直以多貨。一旦得官。若途使之臨縣。議刑。其不稱職必矣。既不能稱職。必為民物之害。欲下吏部立法關防。仍先次改正。故有是旨。

己卯。手詔朕以菲德。致滋旱災。痛念斯人。流離窮苦。屢詔諸路。常加撫存。尙慮未能深體。此懷。奉承弗謹。今仰三省檢會。累次降旨。寬卹事件。布告中外。悉力推行。務在實惠及民。毋使詔書徒為具文。又勘會荆湖南北。江東西路。早傷。湖南委呂頤浩。江西委李綱。各選差近上屬官。分詣管下。往來點檢賑濟。其湖北江東。並委帥守依此。昭威里之家。見任添差官。令別作措置。初。右諫議大夫趙鼎入見。論今添差官員。數猥多。無補於事。若不減罷。國用益窘。然有不可一概罷者。如宗室歸明。歸朝官。軍班換授。及軍功優異之人。乞存留外。餘悉罷去。以紓今日用度之闕。章再上。進奏院言。除川。陝外。諸路添差官一千五百四十員。威里之家。七宗室六百六十七。歸朝官一百六十四。歸明官二百八十四。三省樞密院。遠赴行在。官十軍班換授一百八十八。軍功一百六十一。隨龍二十六。歸附官二十三。奉使之家十。乃詔隨龍官係祖宗舊法。奉使官理當優恤。其餘忠義。可嘉。皆勿罷。所省者七員而已。起復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軍事。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試尙書禮部侍郎。仍兼參議軍事。

辛巳。罷綿州。川。陝宣撫司。邵溥。埃結局赴行在。宣撫副使吳玠。依江東。淮南。宣撫使體例。專治兵事。軍馬聽玠分撥。餉糧令都轉運使趙開。拘收限半月。結局。初。張浚。既召去。王似。盧法。原以宣副代之。溥又代之。數人者。務私相勝。軍政民政。弛紊不可具言。故有是旨。舊宣撫司有兵三萬。馬數千。至是皆屬玠矣。小原云。辛巳。吳玠。宣撫使。案。玠。正。使。名。在。九。年。正。月。竟。但。見。日。曆。書。有。吳。玠。之。初。入。蜀。也。在。軍。中。者。皆。依。衙。官。例。給。券。依。舊。川。陝。宣。撫。使。承。其。職。不。復。考。耳。恐。是。元。降。旨。失。誤。關。或。日。曆。脫。字。當。考。有。職。事。人。支。供。給。月。餉。除。下。敢。效。支。錢。米。其。餘。兵。校。則。依。軍。額。支。衣。糧。及。料。錢。及。玠。專。為。宣。撫。副。使。始。別。立。格。例。除。官。已。上。依。衙。官。支。驛。料。供。給。除。下。有。官。人。以。武。藝。高。下。給。月。糧。又。添。支。絹。錢。敢。效。諸。軍。依。軍。額。外。以。武。藝。高。下。添。支。銀。錢。蓋。以。為。激。勸。也。然。諸。軍。折。色。米。麥。各。以。軍。屯。所。在。之。直。為。準。故。米。每。石。少。者。八。九。千。多。者。至。十。二。千。議。者。患。其。不。均。然。沿。襲。既。久。終。莫。能。革。也。清。嘉。十。三。年。二。月。辛。亥。吳。玠。奏。請。太。常。丞。王。普。言。并。十。五。年。七。月。戊。午。指。揮。可。參。考。

宗廟之祭。於禮不合。臣請論之。信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為太祖。太祖實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嘗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其失自崇寧始。蓋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始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不行。今日之議。其可疑者有四。奉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數。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為廟號。非諡號也。惟我太宗廟位之初。太祖皇帝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鄉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至熙寧又尊信祖為廟之始祖。百世不遷。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儻以熙寧之禮為是。則信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此三尺之童。知其不可。大傳曰。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熙寧尊信祖為廟之始祖。而信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禘禮廢。自元豐以來。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祫。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瀆亂等威。莫此為甚。欲乞考古驗今。斷以聖學。自信祖至於宣祖。親盡之數。當遷。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為廟之始祖。每歲五享。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鄉為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若四祖神主。臣謂宜做唐禮。附於景靈宮。天與殿。遇大祫之歲。就行享禮。案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止於六世。而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為限。信祖廟既當遷。又非郊禘之主。尙仍配帝。於禮無據。宣祖皇帝實生太祖。當為禘主。萬世不易。則配食感生。無可疑者。先是起居舍人董敦實有是請。詔侍從臺諫。過防秋集議。未及行。遂普疏入。乃越侍從臺諫。禮官參議於尙書省。後二日。上謂左僕射趙鼎曰。太祖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祫享居東鄉之位。合於禮經。必無異議。鼎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載於經禮。無可疑者。士大夫往往有異同之論。乃命議者各具討論文狀。尙書省。既而卒不行。紹興元年十二月丙戌所書可考。罷御史臺平反刑獄推賞。時殿中侍御史王緝言。察官皆出陛下親擢。糾察六曹之稽遺。乃其職事。平反刑獄。糾察之一也。居是職者。宜不待賞而勸。歲終刑部保明。與舉吏同賞。亦非所以待糾察之臣。故有是旨。刑部侍郎廖剛乞以磨勘一官。回贈其祖父。不右承務郎。從之。壬午。宗室伯玖。賜名。璵。除和州防禦使。時年七歲。初。命川。陝。西路。轉運使。每季於孟月上旬。定日。集注在。司。待。次。官。窠。關。注。訖。申。部。以。革。注。擬。不。公。之。弊。用。言。者。請。也。既。而。都。省。言。訪。聞。多。是。藏。匿。闕。次。理。宜。約。束。詔。制。置。大。使。席。益。登。察。按。奏。後。旨。在。是。月。甲。申。

癸未。尙書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通成二百卷。中書舍人兼侍講資善堂翊善朱震。試給事中。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象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范冲。陞徽猷閣直學士。他職並如舊。故中散大夫開封府左司錄孟彥弼。追封成寧郡王。以昭慈聖憲皇后親弟特封之也。彥弼。忠。厚。父。已。見。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恭惟主上當焦勞之日。減放宮女。節省中禁之費。務為勤儉。以率天下。在於臣子。宜上體天心。伏自國家多事以來。養贍軍旅。調賦日新。所費不貲。世忠積俸之餘。尙可支吾。願將世忠合得俸祿。一切倚閣。俟至恢復中原。職方貢賦。咸入天府。然後請於有司。優詔不許。乙酉。武功大夫開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劉綱。丁祖母憂。乞解官承重州人共留之。後五日。詔綱免持服。丙戌。尙書右僕射張浚。辭往荆。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為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許焉。浚即張榜。聲言叛逆之罪。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駐軍承。楚。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太。平。州。江。東。宣。撫。使。張。浚。屯。建。康。府。而。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為。邊。防。未。備。空。關。之。處。尙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殺。漢。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他。技。捷。徑。敵。人。畏。我。

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尼瑪哈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論者多以前後空闕為疑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浚既白于上又以告之同列惟上深以為然於是參知政事沈與求言都督府關取空名告勅宜割以萬數臣疑其有所為以問趙鼎張浚而不以告臣今又見浚言有川陝荆襄之行此固用兵之謀臣初不以為非第欲審而後行況遣宰臣之出乃大議論臣實參機務而不與聞是智不足謀國也乞罷政不允是日詔百官出城送浚行宗正丞孫緯向浚自言沂人丞相此行恢復中原望以緯守本郡浚大喜對乘稱善而許之趙鼎小麻

出城送浚行也日麻正月十五日癸未三會與會張是日總領四川財賦趙鼎開印儲引三百萬緡市軍儲趙鼎小麻

丁亥淮東宣撫司參謀官陳揆淮西宣撫司參謀官李健江東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郝漸對於內殿上諭以國家贍養大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專意措置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況軍中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後二日以諭輔臣趙鼎曰措置如此社稷幸甚中興宣撫臣留正等曰古之行屯田者何其易而其效何其難也趙鼎曰

之於中是以將帥而行之也張公議之於代州是以都守而行之也韓約之於振武是以都守而行之也率不過一二處而軍儲充矣今以天子之命命國家之軍力而每病其難經歲月未報厥成則將帥情不加意抑率任使之意也使其開墾引水用以澆灌能若郭文蔚百畝誰督將校能若郭子儀如是而有不成功臣不信也亦在賞罰之耳此韓呂頤

日所中 紹廣西提點刑獄公事韓瑛市米三萬石赴湖南帥司賑濟此韓呂頤

己丑以皇伯華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疇覲視朝尋贈令疇開府儀同三司賜銀帛百匹兩

庚寅殿中侍御史王縉言有司申請乞將預借坊場錢先還一半不便上曰既預借當悉還之朝廷號令貴於守信而已儻或失言何以使民服從宜如縉所奏

辛卯內侍衛茂恂降一官送吏部茂恂往岳飛軍前撫問受餽過數內批降職輔臣進呈上曰受餽送過數宜坐以贓罪今降官已是寬典須當逐之使為外任沈與求曰陛下罰此一人可以為後來之戒上曰有罪則罰何但此一人趙鼎曰陛下懲戒如此後人必不敢犯 詔諸路監司帥臣曰朕以督護之重付在相臣臨遣視師俾分關制凡所措置動干事機惟爾監司帥守郡縣之官宜皆戮力同心協濟國事苟或懷私害公慢令失職已命張浚就加黜陟以聞國有常典朕不敢貸咨爾衆士毋敢弗虔 吏部尚書兼侍講孫近兼侍讀吏部侍郎劉大中兼侍講制曰朕惟王教典籍皆先聖所以致治之法也屬時多艱不忘稽古設官勸講豈直隨故事而已哉慨念熙寧以來王氏之舉行六十餘年邪說橫興正途壅塞學士大夫心術大壞陵夷至於今日之禍有不忍言者故孟氏以楊墨之害甚於猛獸亂臣賊子與夫洪水為患之烈信斯言也朕方開邪存誠正心以正百官推而至於天下之心自非直諫多聞所謂益友者

執與考質疑義以輔朕之不逮大中博洽古今持論不阿擢自論思俾充此選夫作於心而害於政念既往之不足懲奪所聞而行所知庶將來之有可復朕罔敢不勉爾宜悉其所道

癸巳殿中侍御史王縉言諸處推鞠公事惟姦賊之吏多挾智數重賄獄司追理干繫停緩歲月使陳訴及照證之人各有退心然後贓狀可以昭雪其堅執不退者往往非理致死欲乞委諸路押刑司檢法官看詳有情款異同而申報病死者研究情實如有冤枉具申朝廷庶幾官吏不致輕害人命從之

甲午以江湖福建浙東早命監司帥臣修荒政輔臣進呈戒約早災路分監司帥守賑濟饑民等文字上曰歲饑民多流殍朕心惻然官為發廩以賑給之則民受實惠苟為不然雖詔令數下恐徒具文耳宜申飭有司多方措置米斛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浙東路令逐路監司行下早傷州縣恪意遵行如奉行有方別無流亡當行旌賞如流亡稍衆或聚而為盜即重行贖責並令帥臣監司比較優劣保明來上取旨賞

別無流亡當行旌賞如流亡稍衆或聚而為盜即重行贖責並令帥臣監司比較優劣保明來上取旨賞

乙未萊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步司公事邊順乞外任趙鼎曰祖宗舊制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勸也上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上戚里既擢用後或有罪戾罰之則傷恩貸之則廢法故不得不慎也唐用宗室至為宰相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待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

丙中進士魏梯特補將仕郎梯行可子也行可之應募出使也朝廷已官其子弟至是其家復援例乞官子孫四人詔如所請而言者論行可名節無聞雖拘留未返朝廷所當存恤然恩例過厚公論未允故但錄其子孫焉

丁酉尚書都官員外郎錢葉改禮部葉自御史府再轉為郎既而乞補外乃除知泉州 二月辛卯

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馮康國為都官員外郎左宣義郎薛徽言守比部員外郎

戊戌都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目上陞轉文臣迪功郎陸補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改宣教郎七萬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陸補修武郎二萬二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閣門祇候三萬緡武翼郎已上帶閣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人特賜金帶五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闕差遣日下起支請給其家並作官戶見當差役科敷並免如將來參部注擬資考磨勘改轉蔭補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身條法施行仍免銓試金帶永遠許繫從之

壬寅持服前左中大夫富直柔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時直柔方持所生母喪故有是命既而嘗者
諭直柔獨以書達權貴圖起復章格不下會直柔辭免新命趙鼎進呈言實無此事上曰鎮江謀守出自
朕意小大之臣未嘗有薦直柔者前已面諭臺諫今且當降詔不允彼再有請則從之可也既而直柔引
祖弼故事乞終喪制上許之上謂在二月己未直柔再葬在四月辛丑 詔利州路經略安撫使郭浩襄陽府路安撫使張且金均

房州安撫使柴斌知建康府主管江南東路安撫司公事葉宗諤知鎮江府主管沿江安撫司公事李諤
並兼管田使先是淮東西湖南湖北荆南帥臣皆已兼帶至是悉命之 都督行府奏改江淮管田為屯田
先是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會張浚出行邊因出戶帖錢二十萬緡為本浚請應事務並申行
府措置俟就緒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逃田並行拘籍依民間例召莊客承佃每五頃為一莊客戶五
家相保共佃一人為佃頭每莊客給牛五具種子農器付之每家別給菜田千畝又貸本錢七十千分二
年償勿取息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遂命屯田郎官樊質提舉糧料院王弗同推行焉七月壬申又

癸卯司農寺丞蓋諒言四川提轉收守之官特去朝廷阻遠輒法外用刑如軍民少有違犯其處斷輕重
係於臨時喜怒之私上負陛下好生之德乞速加禁止詔制置大使司密切體究按劾聞奏 都督府致
士張輔案輔字書不載 特補下州文學士陝西免解進士也解潛在荆南便宜版授至是命之夜雪

甲辰置行在交子務先是都督行府主管財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三十萬用於
江淮至是中書言交子錢引並沿邊雜買文鈔皆係祖宗舊法便於民間行使自軍興以來未嘗檢舉
今商賈雖通少有回貨已做舊法先榜一色見緡印造交子分給諸路令公私並同見緡行使期於必信
決無更改詔諸路漕司榜諭遂造百五十萬緡充緡本將悉行東南焉五月乙酉 尚書刑部侍郎廖剛充

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剛引疾求去疏三上乃命出守 左迪功郎林修循兩資與堂除差遣備乞上所
著易書詔給事中朱復詳問震言備積學有年用功至勤乃令明州給劄錄其所著易書及天道大備書
變卦彙集等合二十六卷上之故有是命

乙巳右諫議大夫趙鼎言去秋旱傷連接東南今春饑饉特異常歲湖南為最江南次之浙東福建又次
之然今日賑救之術不過二說惟兼行之斯可以活饑貧而消盜賊一則發廩粟減價以濟之二則誘民
戶賑繼以給之諸路固嘗有旨許借常平義倉矣又嘗令州縣措置賑繼矣然艱難之際兵食方闕義倉
之粟諒亦無幾州縣往往逐急移用無可賑給惟勸誘民戶賑繼尤為實惠然察右閉糴蓋其常態況當
饑歲彼孰知恤全在州責之守縣責之令多方勸諭上戶估定中價俾以所食之餘各行出糴稍濟貧乏
務在均平然自來官中賑濟多在城郭遂致鄉村細民不能備及臣願以上戶所認米數統計城郭鄉村
之戶多寡分擘米數縣差丞簿於在城及逐鄉要關處監視出糴計口給照照支或支五日或併十日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八

紹興六年二月己亥朔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知筠州前三日愷因面對言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道
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其言頗主紹述之說故命出守三月己卯 詔江西轉運司於去年上供米
內共撥二萬石付帥司為賑濟之用即不得有妨應付岳飛一軍米數

庚子江西制置大使李綱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並兼本路營田大使翌日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浚湖北襄陽府招討使岳飛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亦如之飛玠惟不帶大
字 賜兩浙都轉運使李迨詔書獎諭以右僕射張浚言迨近措置酒稅課利錢僅五十萬緡備見體國
故也 詔諸路給賣貼錢依限逐旋催納起發毋得希覲安亂申請先是已減下戶所輸之半又詔全無
物力人戶皆免都省言廬州縣猶吏妄說事端致令人戶意望再有更易不行依限送納故條約焉既而
右僕射張浚言元降指揮非奉聖旨不得支使方今軍事之際兼措置屯田所費益廣已逐急取撥應副
使用乞俟支使了畢具實數奏請除破從之三月癸巳 授奏請在
辛丑左承事郎鄒柄充樞密院編修官 司農寺丞都督府主管橫宜文字蓋諒撫諭川陝還入見詔進
秩二等

自富平敗始練軍事。時綱所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

丙寅。詔諸軍器甲。漸已足用。備自今置到軍器等。並於內軍器庫。樁管。雖奉特旨。亦許執奏。

是月。加封梁瀘州刺史陸弼為靈濟昭烈王。弼。咸陽人。天監中。卒於郡。還葬射洪之白崖山下。因廟祀焉。

後又加助順祐德四字。十一年五月。加助順。二十三年二月。又加祐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九

紹興六年。三月戊辰朔。初收官告綾紙錢。以尙書省言。新法綾紙係專一織造。費用倍多故也。禮部尙書李光象權刑部尙書。時臨安府多火災。或頃刻蕪千百家。右諫議大夫趙鼎建言。請峻其刑罰。庶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光不奉詔。乃抗論天災。譴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當濫及無知之民。朝廷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為非。而諫官之論。當略為施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董敦白執政曰。二者之論。俱不過。使兩易之。則各為舉職矣。二疏不得其日。今因光權刑部附書之。四月戊午。光權權是月矣。徽猷閣待制知揚州。葉煥引疾乞奉祠。以煥提舉江州太平觀。煥守揚纒一年。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本軍錢糧闕乏。張浚乞令都轉運使趙開躬親前去應副。仍詰開遠慢從之。右通直郎知撫州劉子翼特遷一官。以江西諸司言。子翼自到任後。發過岳飛軍糧五萬餘斛。錢二十四萬餘緡。又勸誘人戶。椿備賑糶米三萬餘斛。故有是命。子翼子羽弟也。金均房州管內安撫使柴斌乞名民軍曰保勝。先是王彥移鎮荆南。盡將其部曲以行。惟存禁兵數十人而已。斌始集三州保甲。結成陣隊。每人免家業錢。自五千至三十千止。號保勝軍。又請招必勝禁軍三千人。以實邊面。皆許之。斌乞招禁軍。在三月。壬申。今並繫此月。

己巳。少保武成威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使韓世忠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

江府。徙鎮武寧安化。楚州置司。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為湖北北京西宣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朝廷銳意大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沈鷲。可以倚辦大事。故並用之。是日。李綱入辭。退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而不精。反以為累。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適為敵擒。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戰貴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考)原本四條。止載。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糶。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聚貨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去年春呂頤。皆嘗有此矣。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所以制之。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宣撫使。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衆。盡出。敵或乘閒搆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必不給。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流移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諭。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界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糶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此其大概也。不然。徒有營田之名。初無營田之實。何補於事。詔都督行府措置。其後。頗施行之。綱營田議。以是月戊辰行。下。今後附此。其奏恢復未善等事。必在到洪州之後。今且因除。二宜撫遂之。

敕令所刪定官左時面對。言國家經費之大。籍於鹽者居多。入納之法。雖詳。而未免乎壅滯者。法度改而無以取信於商賈故也。今之商賈。本多而利寡。納久而請遲。法更於上。人疑於下。所以開有不通之弊。願詔有司。自今毋或輕議改法。詔戶部申嚴行下。詔浙東州縣守令。勸誘上戶。廣行出糶。如糶及三千石已上之家。依已降旨等第補官。若有頑猾上戶。依前閉糶之人。亦抑斷道。仍令提舉官躬親檢察。尙書省奏。婺州積米之家。乘時射利。閉倉遏糶。緣此細民。轉致艱食。偷生為盜。故有是旨。未幾。殿中侍御史周秘入對。論發糶勸分。古之道也。臣但聞其勸分矣。未聞其迫之也。今止令州縣勸誘。猶懼其抑勒。若更許之以斷道。則彼將何所不至。臣恐州縣官吏。不復問民之有無。而專用刑威。逼使承認。姦貪之吏。因得濟其私。而善良之民。或有被其害者矣。乘時射利。閉糶待價。富民好利之心。固多如是。然而為守令者。苟能布宣陛下之德意。感之以至誠。動之以利害。再三諭勉。使各以不費之惠。自周其隣里。鄉黨。彼宜無不從者。其或不從。則亦守令之政教約束。不素行於其民也。欲望再降指揮。專委諸路提舉官。徧詣所部。戒

約守令多方勸誘務令民戶樂從或因今來酌情斷遣指揮輒有分毫擾動並令提舉官奏劾從之三月

庚午詔南劍州學春秋釋奠就祭陳璣祠堂用給事中張致遠請也降授右迪功郎新樞密院編修官

陳淵依所乞改監潭州南嶽廟幸未言者請命館職編纂前古中興君臣事迹有資於治體者分以篇目總為一書寫之御屏置之便殿

萬幾之暇得以參驗古今鑒戒美惡從之後不克成詔去歲早傷及四分以上州縣所負紹興四年以前錢帛租稅皆除之執政初議倚閣及進呈上曰不若盡蠲以寬民力乃有是命五月癸酉米

分地分關食民戶盜劫米穀食物之屬不令歐傷人罪至死者聽知通酌情減等刺配俟麥成日如舊各降敕付本州遵守仍不下司集英殿修撰知湖州方孟卿充徵餉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拱衛大夫惠州防禦使知全州劉遠知邕州趙鼎因論廣西買馬司空有所費而實無補欲相度止令邕州知州專領留屬官一員主管錢物上曰朕於諸事每思慮必盡昨計算餘杭監牧一歲支費無慮二

萬緡自可收買戰馬百五十匹卿等更可商量時已命左承議郎范直清提舉廣西買馬後三日遂以遠同提舉買馬令直清與遠協力措置焉故朝奉大夫周中特贈中奉大夫直祕閣官其家一人中從弟

戶部員外郎聿訟中濰州死事狀於朝事見建炎二年正月下成都府路兵馬都監閻皋保明如所請故褒錄焉日原

狀軍擊比部員外郎奉寧江西兵馬都監衛蓋是一人未改除時所上也故左迪功郎章之邵贈左宣義郎之邵政和以上舍得官老於選調至

是有旨召察未及用而死給事中呂祉等請特與贈官以為抱義修潔者之勸乃有是命詔總制司官候三省除執事日取旨以沈與求去位故也自是不復除

壬申罷潼川府路歲織官告度牒緣以轉運司告乏故也癸酉祕閣修撰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陞徽猷閣待制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數言軍前糧乏水運留滯

緣軍食少關所繫至重緩急生事愈害百姓詔開躬往軍前極力措置水運如委遲緩不能接濟見今急關即隨宜從長措置仍令制置大使席益常切催督翌日開有是命蓋朝廷之意欲以解開陞趙應辦也

錄克小麻註開除待制在今年正月又云先是詔開親至軍前又令席益繼開行皆誤也案日原此月戊辰有旨令開親至軍前至是止令益繼開親至軍前又令席益繼開行皆誤也案日原此月戊辰有旨令開親至軍前

部員外郎徐林守右司員外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張九成守著作郎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王蘋守著作佐郎直祕閣知州張魯陸直徽猷閣魯引疾乞祠而都督行府言其勞效乃命進秩焉左朝

奉郎范同為福建路轉運判官詔川陝宣撫司以禮致遣和靖處士尹焞赴行在焞始被命召自言昨於靖康中累被召旨以疾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兼以所習迂闊之學施之事功無一可者

願賜免以安愚分故有是命起居舍人董敦晉謹案直徽猷閣程希素不為士大夫所齒嘗除湖南

漕乃於廣西監司權知賀州又於新任都內詭請官田千餘畝使久佃之人一旦失業望正典刑以威貪吏詔罷罷宮祠註今年二月丙寅與詞以修殿中侍御史周秘入對論四川漕司注授不遵法令孤寒之人

無緣得祿雖已令制置大使覺察謂宜先絕其弊源欲令每遇季月終刷具應使之闕於孟月首出榜令在都人集注一次更從朝廷取見四路合辟窺闕行下曉諭其監司違法差置權官占據合榜窺闕乞重

加責罰仍許徑赴大使司陳訴具漕臣姓名申奏如此則窺闕闕次安稱奏辟之弊可以盡革上嘉納謂秘曰蜀中利害久無人論及今日方見此章乃詔諸路運司遵守如有違戾令制置大使司接奏日原於一

此章而章疏及所降指揮太常丞華權面對言行在輪對官已經召對及既嘗輪者乞令吏部會問如偶無已見願輪以次官者聽之蓋天之降才不同使其智識過人遇事輒發時可以上裨聰明者願對雖數而

不嫌僅効一官而僅足且留於百執事之間以各展其所長庶幾輪對不為文具從之乙亥詔江東宣撫司統制官趙密巨師古軍並權聽殿前司節制時都督張浚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

韓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趙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嘗

聽行府命不應向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為得體至是浚終以俊不肯分軍為患鼎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觀覲當令沂

中助世忠卻發密入衛俊尚敢為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此以熊克小麻修入但克於今年八月沒入吳

戊午有旨楊沂中赴都督行府使喚三月八日己亥有旨趙密權聽殿前司節制此事正與克所云相合但其後世忠兵未出而金重兵犯淮西反以沂中謀後益臨機處非以議也故表而出之以補史闕

丙子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章淵落階官提舉萬壽觀上之即位也淵以厚恩遷選郡至是積十年纔蒞階官焉拱衛大夫同州觀察使致仕胡誠追三官勒停誠坐私酷抵罪當罰金案奏特有是命是日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至成都府益未至成都道奏兩蜀去秋荒歉乞米三萬石專充濟糶詔趙開除應副吳玠一軍歲計糶米外將其餘寬剩米斛付益又言四川土禁軍自來懦弱屯駐京軍亦非精銳屯駐既

久所存無幾臣嘗乞郝最焦元李建陳元等軍馬未蒙俞允乞別撥一項精銳軍前來并許臣招收軍中兵將逃避之人漸增軍數樞密院言招收逃亡有害軍政但許召募效用三百人而已益乞賑濟米以是日吳

今併書之己卯右朝請郎新知筠州陶愷送吏部與監當差遣愷既補外上謂近臣曰愷論事言皆劫持雖灼見懷

姦以其議及祖宗未欲行出言者復奏愷所言劫持懷姦誠如容旨觀其文理紕繆固不足道而述其情

狀有不可貸者。今輒具前後聞見以證其說。元祐之初，哲宗皇帝即位，是時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萬計。於是進用司馬光、呂公著等，遂蔡確、章惇之徒，除去新法，盡復祖宗之舊。終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泊紹聖九年，殿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題其略曰：「昔惟神宗皇帝，憑几聽斷，十有九年，禮樂法度，所以惠遺天下者甚備。朕思朕先志，夙夜不忘，舉漸對策曰：陛下亦知有神宗皇帝乎？既唱名，舉漸第一。於是紹述之論始興。呂大防、蘇轍、范純仁相繼引去，章惇、蔡卞始用事，厚誣宣仁，欺罔哲宗，以神宗為名，劫持上下，盡逐忠良。羣小畢進矣。逮太上皇嗣位之初，首召范純仁等，忠義之士流竄而尚存，及一時正人公議所屬者，悉皆召用。章惇以策立之際，獨建異議，竄責領表，蔡卞等亦皆去位。會未踰時，紹述之論復興，會布蔡京用事，亦以神宗皇帝為名，劫持上下，羣人情偽，如出一律。方其召范純仁等，會未踰時，紹述之論復興，會以此改元。蓋小人知其當退，遂欲雜用紹聖之臣，兼行紹聖之政。此說既行，則復出為惡，得以肆其姦持大中至正之論，以濟朋比傾邪之術。卒如其計也。蓋自紹聖之後，每為小人所勝，必假神宗皇帝為名，始於建中，終於大亂。此已事之驗，可為痛心疾首者也。恭惟陛下聰明稽古，憲章祖宗，洞見是非，真偽之實，深究治亂興衰之源，更修信史，垂示萬世，而愷乃以為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愷何為而敢為此言。是欲以一身為羣姦先驅，鼓惑天下之聽，嘗試朝廷，庶幾僥倖萬一焉。自愷有此言，善類為之不安，士大夫莫不疑愷以偽既付之民社，未必以其言為非也。伏望陛下明正典刑，揭示好惡，為小人漸進之戒。前二日，輔臣進呈上曰：所論甚詳，自當便與行遣。又曰：久不聞如此議論，忽然聞此，甚可怪。折彥質曰：此乃國論，不可不察。小人嘗試朝廷之意，若好惡小不明，則便出為惡。趙鼎乞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上曰：是亦輕典，至是輔臣再進呈，鼎奏曰：愷係州縣資序，恐用以牧民非宜，欲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上曰：甚好。鼎因言愷乃節夫之子，節夫為蔡京死黨，力主紹述之說，彥質曰：小人姦邪，自有源流。詔岳飛疾速兼程之鄂州措置軍馬。左朝散郎句龍如淵行秘書省校書郎，如淵導江人也。右通直郎通判臨安府袁復一進秩一等，右迪功郎添差臨安府學教授周孚先特改左承事郎，復一無錫人，與孚先皆引對而有是命。

庚辰，宣政使貴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陳宥為內侍省押班，主管温州景靈宮奉迎所。
辛巳，詔天章閣萬壽觀祖宗后神御見在温州，令幹辦官黃彥節迎奉赴行在，惟聖祖象留温州如故。既而中書言恐內侍沿途擾擾，止命本州遣近上兵官迎奉焉。後旨是月乙未。 檢校少師奉寧保靖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易鎮保平靜難，與州置司。樞密副都承旨馬擴兼沿海制置副使，擴自鎮江將殿前司策選鋒軍赴行在，遂有是除。詔自今初磨勘改官人，不許堂除通判差遣，用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請也。時見任通判百五十員，待闕者乃有二百八十九員，公揆以為僥倖充濫，且非舊制，故有是請。端明殿學士提舉華州雲台觀張深卒。
壬午，太常諡故贈安化軍承宣使劉靖曰剛愨，靖鎮守真定，與金人巷戰而死。

癸未，左中奉大夫直祕閣閣旦降二官取勘，且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怒府吏喬昇、會王似菴，且攝府事，以旋風棒擊之至死。川陝宣撫副使邵溥以便宜罷。旦，成都運司題名，且言於朝。上曰：若以軍中法而取吏，則安用三尺。此事雖朕亦不敢。趙鼎退立曰：陛下好生之德，天下共聞，乃有是命。既而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劾且違拒詔旨，不肯落銜，且坐奪職。且奪職在四月庚子。 詔臨安府官屬減年磨勘指揮勿行。先是，以行宮之勞第賞，而文武當受賞者百有餘人，御史石公揆言其太濫，周秘又乞令守臣覈實，折彥質奏外議頗不，以行賞為然，命遂寢。降授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趙鼎乘淵令赴江東宣撫司軍前自效，乘淵以掠和州水寨之罪當遠謫，至是乞以功贖罪，張浚許之。

甲申，給事中張致遠充顯謨閣待制，知台州，致遠以母老乞奉祠，章四上，乃命出守。既而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致遠移郡在是月庚子。 時言者論福建帥憲會懋、呂聰問捕寇無方，又言聰問無檢身之操，趙鼎進呈，乃詔懋、呂乞宮祠，可提舉江州太平觀，聰問令致遠密切究實，事遂已。詔命官諸色人捕獲兇惡強盜，未經結錄已前，在獄身死，更不理為推賞人數。先是，惠州獲盜四十二人，而獄死者三十四，憲司以為吏受賕鍛鍊，致脅從之人，拘囚至死，遂變換情詞，以為正賊，乞今後未經結錄在禁身死者，二名當一名，吏部尚書孫近等言：如此恐貪冒賞典之人，計囑獄司，愈將平人，非理致死，其弊益深，故有是請。仍乞將惠州獄官貶秩，自今強盜獄死及五分以上，官吏比附歲中禁死及一分科罪，不以併計失減。詔惠州元勳獄官貶秩，餘從之。

乙酉，進呈李彥所探事宜，趙鼎奏：兩日併得陵寢神御器物，此必在天之靈，深有望於陛下者。上愀然久之。右朝奉郎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王咨為陝西路轉運判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咨為總領司尉官，專務措克，以苟進身，豈可居外台耳目之寄。乃降二秩罷之。咨尋卒。咨五月己丑降，洪邁與堅甲志云：永康軍江縣人，王咨者，以刻核又約來歲所輸不滿額者，籍其資，王心知其不能如約，規欲沒入之，使官自監煎，既復命計使以鹽額倍增，詔請宣撫使，報為利州路轉運判官，未幾死。案王咨今年方除陝西運判官，與運所記差不同，蓋是時宣撫司除監煎，亦未嘗奏也。

丙戌，上不視朝。後二日，趙鼎等問聖體，上曰：前夜已覺自痛，偶探報叢集，又新令范冲校陸贊奏議，有兩卷未會看過，三更方看徹，比曉，目遂腫痛，不能出。鼎曰：陛下勤於政事如此，天下幸甚。右朝議大夫直寶文閣任詩落職降二官，罷宮觀。右朝議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罷。先是，朝廷聞詩帥夔無治狀，詔俾奉祠。五年十月癸巳。 詩亦奏轉運判官王肇銓選不公，乃降肇二官，放罷令帥司拘留取勘。今年正月庚子。 至是制置大使席益言：夔路帥漕皆非其才，三人和，動相叱罵，詩素病狂易，專事食苛，望行罷黜。輔臣進呈，上曰：蜀去朝廷遠，號令久不及，官吏無復知畏，遂有是命。

庚寅。故承議郎贈直龍圖閣與夫加贈右諫議大夫。與恩澤以其家有請也。直祕閣知大軍監龐修瑞。落職放罷。修瑞方待次。言代者穆寶未上而亡。乞之任。寶聞。自言詔修瑞二秩。右司諫王紹勳其謀。安故細之。是日。江西制置大使李綱始領使事於金谿縣。請饒州三縣。已下戶四年積欠。又乞錢十萬緡為營田本。上皆許之。洪州月費軍儲米五千斛。錢六千餘緡。而倉庫之見在者。米四斛有奇。錢五百千而已。綱具聞於朝。乃命都漕司應副一月。此進。綱行狀。

辛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奏捷。上因語及世忠將所得青。徐州士兵弓箭手皆放歸。甚善。朕思之。不若更與數百錢令去。此事雖似非急務。然使中原之人知朝廷恩意。縱被劉豫父子驅率。亦豈肯為之盡力。願趙鼎曰。卿可作書速諭張浚。右諫議大夫趙鼎請戒諭張浚之臣糾按姦弊。先是吏部令史有隱匿過名遷補者。為御史私呼大理吏諭意。繫者不伏。詔移臨安。台史二人皆坐特旨編管。需奏恐百司緣比慢易。台綱浸輕。乞加戒諭。上從之。入內東頭供奉官陳成之。追二官。成之為熙河蘭廓路提轄。揀中保軍指揮。避難入蜀。寓居嘉州。及張浚罷歸。成之復出行。陝西之祿。至是為權宜撫副使。邵溥所劾。故有是命。成之已亡。求之不獲。久之復自歸。職如舊。紹興九年往陝西。紹興九年往陝西。紹興九年往陝西。紹興九年往陝西。

壬辰。詔四川災傷州縣。實檢放人所納戶帖錢。權與倚開一半。災傷至重。去歲全開。俟秋成日。催理時。制置大使席益言。去年十二月六日。聖旨節文。諸路旱傷去處。令轉運司審實。如委及四分以上。權住給賣。臣自入界以來。百姓遮道。陳訴困窮。皆稱去秋旱傷。田畝所收。多者不過四五分。少者纔一二分。又緣官中糴買。糶過。米穀價例。賤貴無從得食。盡有菜色。又去秋西川水潦。東川旱暵。即今粒食昂貴。斗米錢兩貫。利路近邊。又增一倍。民人飢流死者。相枕藉於道。見行賑濟。臣契勘四川災傷如此。自合權住給賣。今轉運司並不遵用上文審實。卻一概行下。殊失聖心。臣訪聞得。蓋緣蜀民自來不曉陳訴災傷。是致州郡漕司。不會依條檢放。聞雖有檢放去處。並不以實。臣又契勘四川賑軍十年。民力困敝。計其生理。蕩散。何啻早傷四分。以上。縱不災傷。亦合比附早傷四分去處。奏請權住給賣。何況民方飢死。見行賑濟。而不得比於早傷四分。蒙被寬恤之令。臣若不言。朝廷何由得知四川水旱之實。有司便文。徒務推行。使遠民重困。嗟咨怨恨。上累國體。所繫非輕。故有是旨。

癸巳。趙鼎言。近史院編類元帥府事蹟。有可疑者。如言王雲行李中有短項頭巾。百姓知其果叛。上曰。雲死後。宗澤方遣客司。齎兩頂番頭巾來。云得之雲行李中。是時耿延禧。高世則皆在坐。雲亦孜孜為國。豈可誣以此。又言黃潛善遣張宗入京。密結王時雍。上曰。此事亦不然。黃潛善一日驟來見朕。嗚咽不能言。再三叩之。乃云。二聖已去。張邦昌僭立。朕是時更無分毫主意。同與見狀。南仲商議。往招潛善。潛善既到。即檄諸路共力勤王。當時處置。皆是潛善。張宗見存。自可問也。折彥質曰。大抵人情。喜宗澤而惡潛善。故耳。上曰。潛善誤國。固有罪。然事之是非。亦不可不公。乙未。左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庶知鄂州。初。庶召還。未見。先獻論十六篇。論時事。其論行法令。略

曰。人主威權之所出。至於殺戮。事關軍政。備罪狀明白。當守之不移。不可奪於好惡。使遠近窺測。動搖國事。論先計後策。略曰。臣伏見頻年數易將相。用兵制敵。初無成算。輕動則喪師。退守則失地。臨機倉卒。倖倖一勝。此非朝廷萬全之計。願任一二同心之臣。責其功效。假以歲月。使廟筭先定。然後兵出。而亂可平矣。論賞罰曰。人主之馭臣。惟在賞罰。賞當則功勳。罰當則罪服。至於擾攘之時。此柄尤不可不謹。比年以來。爵賞失於濃厚。恐者苟得為心。貪婪不已。無復激勵。桀猾者較功。拙己。豈無不自信之人。伏望審信賞必罰之旨。以圖興復。論行法令曰。法令者。立國之大本。人主之至權。近者朝廷以四方未平。務從含貸。而臣下浸成驕慢。法令不行於軍旅。沮落於方岳。幾何而不陵遲。望明敕中外執憲之臣。振起綱條。以折姦雄之漸。論虛實度曰。今天下自經兵火。以十有三四之土地。十有三三之耕牧。供十有六七之軍旅。數倍平日之官吏。雖使天雨鬼輸。無由得足。一有凶歉。何以支持。願解紆更張。以圖興復。論敵人強弱曰。金人僥倖立國。十有餘年。二太子洛索等數人。零落殆盡。獨尼瑪哈竊有其權。土地闊遠。金玉子女盈積。自以為非天崩地陷。無復可憂。喪兆漸萌。陛下欲雪大恥。正在今日。論擇相曰。陛下臨取以來。拔以為相者十人矣。在位多不久。何相之衆而去之速。願慎謀厥始。益加禮貌。且推赤心置其腹中。無令小人伺其隙。論戰守曰。用兵之道。不過戰守兩端而已。交鋒接刃。以決死生者。戰也。增陴浚隄。效死勿去者。守也。國家內外養兵。無慮百萬。未嘗擊金鼓於行陣。聞敵之至。即曳兵而走。豈知所謂戰。未嘗修城郭。立宗廟。聞敵之至。則委而去之。豈知所謂守。或謂金人得古人用兵之道。奇正無常。變化不測。所向無前。安可以戰所攻必克。安可以守。臣謂金人用兵。亦豈善哉。特以我不善。故彼為善。以陛下之神武。託社稷之威靈。以今日天下之兵。戰亦可。守亦可。何所往而不可。論政事本末曰。政有大小。事有本末。今天下之言政事者。莫不以兵為先。臣竊謂雖不可去。然非所先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四民安其業。萬物遂其性。是乃政事也。今能修其政事。則本氣實而邪氣不能入。彼外敵不待攘之而自攘矣。論兵曰。大抵用兵之說有三。兵貴合不貴離。兵貴精不貴衆。兵貴速不貴久。反此。非惟不能成功。未有不敗亡。其數出易動。乍勝乍負。最兵家之大忌。論形勢曰。立國必處形勢之地。今天下十失七八。所謂咽喉腹心上流者。皆為敵人所有。區區吳蜀。乃一肢爾。自古吳以壽春。荆襄為上流。蜀以漢中。金洋為咽喉。今襄陽千里蕭條。有兵不能自養。梁洋田隴邱墟。置之不復為慮。兼梁洋可戰可守。乃天下脊。願早定大計。勿使狂夫據之。乃有噬臍之悔。

丁酉。詔於皇城內修葺天章閣。以奉祖宗神御。後以親征未及行。武功大夫知商州充金均房三州都統制格禎知均州。王彥之棄金州也。宣撫司遣禎以所部成之。及柴斌為安撫使。以禎權均州。至是申命是春。偽齊劉豫再開貢舉。得邵世矩。一云。邵。以下六十九人。改明堂基為講武殿。於其地造戰船。偽開封尹鄭億年為吏部兼禮部侍郎。殿前都指揮使許清臣兼開封尹。金太宗崩之后。以病卒。諡曰明德。皇

後。尹鄭億年為吏部兼禮部侍郎。殿前都指揮使許清臣兼開封尹。金太宗崩之后。以病卒。諡曰明德。皇

謀英斷固已度越前古矣。至於前席臣工。開納羣策。亦未嘗不推誠務盡。第未聞何人抗論於朝。某人力陳於上。唯唯諾諾。幾至成風。得則暴揚私言。失則歸過君相。負陛下兼聽之意。隨公朝共濟之體。此臣朝夕之所寒心也。區區管見。欲望睿明。采臣言。特降親劄。切責公卿大夫。各據所蘊。無尚詭隨。利便闕失。指言其故。陛下與二三大臣。熟復折衷。斷而行之。天下幸甚。時張浚意將大舉北伐。議論已定。致遠入辭。乃上此奏。上命學士降詔出榜朝堂。左朝奉郎提舉洪州玉隆觀傳。授為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參謀官。降授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次翁為參議官。左宣教郎知嚴州壽昌縣。咸梓。武宣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王繪。並充幹辦公事。繪仍落致仕。皆用制置大使呂頤浩奏也。後五日。詔復極卿集英殿。修撰。免解進士宋藻。特補右迪功郎。藻。興化軍人。上所著十君論。上召對而命之。右承議郎程序杖。脊刺配新州牢城。序監新都縣商稅。盜用庫金。法當絞。故有是命。

壬寅。道帶御器械韓世良。往楚州軍前撫問。以淮陽之捷故也。仍以兩鎮節度使印賜世忠。且賜張浚手書曰。世忠既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更審虛實。徐為後圖。或道岳飛一窺陳蔡。使敵枝梧之不暇也。寶文閣直學士劉洪道。知揚州。洪道自武昌召歸。既對。遂有是命。詔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公輔。右朝奉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左從政郎。監福州嶺口鹽倉。梁習。左宣教郎。黃鏞。並召赴行在所。用史館修撰范冲。薦也。冲。公輔學術高明。可居議論之地。本中文章典雅。長於史學。習學有淵源。敏於為政。恬退之節。人所難能。以其不求聞達。故世罕有知者。鏞學問純明。吏能精敏。抱才未試。風節甚高。閑廢之久。衆論惜之。伏望特賜召對。察其人才。可否而進退之。故有是命。故贈保大軍節度使高士遜。追封南平郡王。高士林。追封普安郡王。右朝散大夫。新通判温州。高世定。進一官。直徽猷閣。士遜。士林。宣仁聖烈皇后弟。世定。士林孫也。先是保靖軍承宣使高世則。言宣仁遺恩為悼。下所格。有旨令世則開具。遂自士遜以下十三人。次第襲贈之。士林官止內殿崇班。世則稱嘗任節度使。繇是得王。(案)士遜追封制。生事節制之權。士林制。親事收伯八命。之貨。是時中書舍人任申先兼史館修撰。不知何以與葬如此。

甲辰。偽齊將王威攻唐州。陷之。圍練判官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死。詔各贈一官。錄舉臣子初品文階。從之子進義校尉。九月丙戌。贈官。

乙巳。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岳飛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先是飛母慶國太夫人姚氏卒於軍。飛不俟報。乃解官而去。上聞之。詔飛起復。遣東頭供奉官鄧琮。持告撫諭。賜銀帛千匹。兩令官屬將佐本路監司。本州守臣。日下敦請治事。翌日降制。已而琮見飛於廬山寺。飛欲以衰服謝恩。琮不聽。飛再辭。上不許。詔飛速往措置調發。毋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屯。日麻。飛以四月六日扶護來廬山下。十二日至江州。瑞昌縣被受密劄起復。二十七日甲子降詔不久。五日壬申再降詔。今併附書之。諸書得飛與張浚不合。乞持服。乃紹興七年事。詳見本年四月丁未并注。

丙午。集英殿修撰新知邵州胡寅。充徽猷閣待制。知嚴州。三省勘會。寅自除中書舍人。已及一年。故有是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

夏四月戊戌朔。史館上大元帥府事蹟十卷。左朝散大夫直祕閣詹大和落致仕。以給事中呂祉。朱震中書舍人任申先言其才也。

庚子。殿中侍御史周秘言。國家歲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四善四最考校縣令。而五六年間。惟成都潼川路一嘗奏到。其餘諸路課績。並不申奏。法令廢弛。能否無辨。有善最者不賞。有過惡者無罰。吏法之不良。亦無足怪者。欲望責諸路監司州縣。自今各依限保明。其累年輒不申奏者。亦乞取問因依。從朝廷審度。歲取殿最各一二人。量行賞罰。庶幾監司守令。咸知自勵。以副陛下責任之意。詔吏部中嚴行下。違者令御史臺糾劾。是日。上御經筵。給事中兼侍講朱震留身論四方奏議。自王安石開按問之法。及曾布增強盜賊錢。遂皆不死。翌日。上以語宰執曰。此極敝事。若出得一人死罪。雖云陰德。然殺人者不死。亦豈聖人立法之意。折彥質曰。此非陰德。乃長姦爾。上顧趙鼎曰。遇有奏案。切須詳之。

辛丑。顯謨閣待制新知福州張致遠言。臣聞自昔為天下國家者。其建功立事。未嘗不謀於衆。亦未嘗必從於衆。然有成有敗。有得有失。願從與違。能斷與不斷耳。大抵一二人立議。如楊國忠。張延賞輩。出於忿嫉。則不可。如吳張昭。如晉桓沖。特識慮有不及耳。至若秦隋之季。禁切斬殺。使人雷同。此敗亡之軌。可以永監。故曰。謀貴衆。斷貴獨。謀不衆則利害不盡。斷不獨則臧否不決。臣竊惟陛下專任將相。慨然有為。宸

命寅時留婺州未去乃就州之秀水開禧縣不省父病求右武大夫降授文州刺史王健知開門事

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玉束帶象簡各一盤二軸詔還以賜綱先是綱以二帝所賜御筆刻石送右僕射張浚上聞之欲見上皇真蹟綱因以賜物上朱勝非秀水開禧縣李綱帥後許入見綱見上蓋以前朝所得寶器玉帶及象簡寶玩次第進獻上皆不納賜馬金帶飲膳而已綱既去殊快快案綱進前朝寶器乃因上宣諭事具日歷今年三月癸酉秘書省著作佐郎李公懋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從所請也詔諸州試經給降度牒權住三分之二舊法降賜度牒凡二有撥賜有試經自軍興以來名山福地及他當賜者並罷如寺觀有金寶牌及御書去處等而每州試經猶不下三十人至是配賣度牒益多官直百二十千

民閒三十千而已議者乞權住五年故有是命丁未左朝奉郎徐文中落致仕文中通判吉州與虔寇戰傷重請老至是疾愈乃復令出仕戊申偽齊進武校尉陳舜臣張瓊並補承信郎舜臣充嚴州兵馬監押瓊充臨安府南蕩巡檢仍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司使喚以韓世忠言大兵至鎮淮軍二人首率全城官吏軍民以迎王師乞推恩故也既而世忠再請乃並轉三官二人轉官在丙辰

己酉中書門下省言文武臣僚賜功臣號係祖宗舊制方令勸獎有功理宜檢舉重別措置詔應能決勝強敵恢復境土並降制特賜以示異恩

秘書省校書郎句龍如淵行著作佐郎詔川陝宣撫司類省試武舉合格陳紹業等四人並補官並文士所賜勅降付制置大使司換給時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專治兵應選舉差注民事皆隸制置司故也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請選人任京局改官後並令罷任庶幾待闕之人得以次進從之時刪定計議編修官共十一員而待次者至三十餘員故公揆以為請武功大夫文州團練韓昭特選右武大夫武功郎韓誠俟轉正使日除遙郡刺史修武郎韓諮除閣門宣贊舍人三人皆駙馬都尉嘉彥子其家請用遺奏所得恩澤三資而命之起復左武大夫文州團練使廣南東路兵馬鈐轄都督府推鋒都統制韓京乞以捕盜賞二官回贈祖楚一名日詔如其請贈楚承節郎

庚戌初命宗正寺訓導宗室名自元豐後非相免親皆罷賜名之典而宗正丞孫緯論同名者衆故復訓名焉起左朝奉大夫川陝宣撫司幹辦公事邵博為都督府幹辦公事

辛亥故朝請大夫趙君錫特贈徽猷閣直學士君錫河南人元祐御史中丞徽猷閣直學士以上第六人皆州居住用其孫請也上因言一時甚有濫居黨人之數者范冲任申先皆能辨之上又曰聞章惇家極恨申先揚言於人俟他日申先不在朝廷當集衆訴於闕下折彥質曰此天下公論豈係一申先但除惡務盡前日行遣太輕不當其罪故致此紛紛上曰然遣內侍黃克柔往楚州勞韓世忠及一行將士

壬子韓世忠遣參謀官右朝散大夫秘閣修撰陳桷參議官右通直郎新知建昌軍張偁幹辦公事右承直郎寶淵等三人來奏捷上引對詔樞進一官俾直祕閣寶淵特改右宣教郎三人遷官在甲寅時正陰雨上數問

輔臣不害麥否趙鼎曰此正接梅雨大抵江浙須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種麥然更望陛下誠意感格天必垂佑上曰善殿中侍御史王縉入見諫上取青碌玳瑁後二日上諭趙鼎曰中間嘗取玳瑁數十兩止造一帶輕視餘令入藥兼朕雅不愛此物昨日縉疏中論及此又願鼎問朝廷何取青碌否鼎對雖不記子細大概是令民間採取貨賣官中收息耳上云疏中亦有此一事當便為事會朕宮中未嘗輒修一椽屋須此何用之明日進呈縉諫疏鼎因言青碌乃是提舉坑冶趙伯瑜起請令民間從便採取所得價錢以供銅本上曰不若別更處置言路既有聞必是外間已有所議也鼎曰聽民間自取此亦何害然縉深得諫臣之體大抵當防微杜漸救之於未然上曰前日見嘗再三嘉獎乃出伯瑜所請許召人與採抽買毋得抑勒搔擾上諭趙鼎在是月甲寅進呈縉疏及出伯瑜所請在乙卯今併書之

癸丑故奉直大夫韓璆贈右朝議大夫官其家一人璆建炎初通判洛州死於難至是其弟廣西提點刑獄公事璆訟於朝故有是命甲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統制官果州團練使呼延通特選永州防禦使諸將王權劉寶岳超許世安劉銳崔德明單德忠杜琳等十八人並進官有差賞淮陽之捷也是役也將士受賞者萬七千人論者或以為過云

乙卯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契勘都督府并行府恭被聖訓勸誘懷忠體國富家之人納金入粟以助軍費詢訪得平江府湖州秀州江陰軍紹興府衢州建康府廣德軍最係豪右大姓數多去處行府量度支降官告委守貳隨宜勸誘上戶請買即不得例行均敷如或委實勸誘不能敷足數日即具狀申取行府指揮若元係出等上戶即令物力減退亦不得抑勒科配詔依已行事理時殿中侍御史周秘亦言去歲諸路早歉民多殍亡惟浙西一路租為豐登所宜寬養其力以備朝廷不時之用而近者召人買爵州縣因而為姦名為勸誘恐其實不免抑配名召富民其實均於下戶臣恐民力自此殫竭有失國家日後之計欲望睿慈特詔大臣將需爵事更加詳議審度民力禁戢州縣無得抑配無及下戶未賣者特與之蠲減已賣者稍緩征催務使民力不至困竭則國家用度亦無乏絕矣乃命諸路轉運司行下州縣依都督府已行毋得抑配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任申先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先是申先繳沈與求詞有臺諫陰附相為表裏之語右諫議大夫趙鼎等見其章皆闔門待罪且言申先緣此益肆凶暴無所忌憚每見臺諫有所論列公然對衆指議不問事之當否屢言今日臺諫亦何足恤如臣等果有朋比之迹望速行竄斥如申先欺罔聖聽亦乞奪斷施行疏入遂有是命仍令鼎等日下供職時軍需甚急故有需爵及配賣度牒錢引數事朝士皆以為不可於是言者論之申先趙鼎等也至是獨助張浚乃攜臺諫章示祕書郎張戒曰此詔何如戒言不知申先日子以臺諫之言不敢議耶給

直郎寶淵等三人來奏捷上引對詔樞進一官俾直祕閣寶淵特改右宣教郎三人遷官在甲寅時正陰雨上數問

輔臣不害麥否趙鼎曰此正接梅雨大抵江浙須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種麥然更望陛下誠意感格天必垂佑上曰善殿中侍御史王縉入見諫上取青碌玳瑁後二日上諭趙鼎曰中間嘗取玳瑁數十兩止造一帶輕視餘令入藥兼朕雅不愛此物昨日縉疏中論及此又願鼎問朝廷何取青碌否鼎對雖不記子細大概是令民間採取貨賣官中收息耳上云疏中亦有此一事當便為事會朕宮中未嘗輒修一椽屋須此何用之明日進呈縉諫疏鼎因言青碌乃是提舉坑冶趙伯瑜起請令民間從便採取所得價錢以供銅本上曰不若別更處置言路既有聞必是外間已有所議也鼎曰聽民間自取此亦何害然縉深得諫臣之體大抵當防微杜漸救之於未然上曰前日見嘗再三嘉獎乃出伯瑜所請許召人與採抽買毋得抑勒搔擾上諭趙鼎在是月甲寅進呈縉疏及出伯瑜所請在乙卯今併書之

癸丑故奉直大夫韓璆贈右朝議大夫官其家一人璆建炎初通判洛州死於難至是其弟廣西提點刑獄公事璆訟於朝故有是命甲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統制官果州團練使呼延通特選永州防禦使諸將王權劉寶岳超許世安劉銳崔德明單德忠杜琳等十八人並進官有差賞淮陽之捷也是役也將士受賞者萬七千人論者或以為過云

乙卯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契勘都督府并行府恭被聖訓勸誘懷忠體國富家之人納金入粟以助軍費詢訪得平江府湖州秀州江陰軍紹興府衢州建康府廣德軍最係豪右大姓數多去處行府量度支降官告委守貳隨宜勸誘上戶請買即不得例行均敷如或委實勸誘不能敷足數日即具狀申取行府指揮若元係出等上戶即令物力減退亦不得抑勒科配詔依已行事理時殿中侍御史周秘亦言去歲諸路早歉民多殍亡惟浙西一路租為豐登所宜寬養其力以備朝廷不時之用而近者召人買爵州縣因而為姦名為勸誘恐其實不免抑配名召富民其實均於下戶臣恐民力自此殫竭有失國家日後之計欲望睿慈特詔大臣將需爵事更加詳議審度民力禁戢州縣無得抑配無及下戶未賣者特與之蠲減已賣者稍緩征催務使民力不至困竭則國家用度亦無乏絕矣乃命諸路轉運司行下州縣依都督府已行毋得抑配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任申先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先是申先繳沈與求詞有臺諫陰附相為表裏之語右諫議大夫趙鼎等見其章皆闔門待罪且言申先緣此益肆凶暴無所忌憚每見臺諫有所論列公然對衆指議不問事之當否屢言今日臺諫亦何足恤如臣等果有朋比之迹望速行竄斥如申先欺罔聖聽亦乞奪斷施行疏入遂有是命仍令鼎等日下供職時軍需甚急故有需爵及配賣度牒錢引數事朝士皆以為不可於是言者論之申先趙鼎等也至是獨助張浚乃攜臺諫章示祕書郎張戒曰此詔何如戒言不知申先日子以臺諫之言不敢議耶給

申先緣此益肆凶暴無所忌憚每見臺諫有所論列公然對衆指議不問事之當否屢言今日臺諫亦何足恤如臣等果有朋比之迹望速行竄斥如申先欺罔聖聽亦乞奪斷施行疏入遂有是命仍令鼎等日下供職時軍需甚急故有需爵及配賣度牒錢引數事朝士皆以為不可於是言者論之申先趙鼎等也至是獨助張浚乃攜臺諫章示祕書郎張戒曰此詔何如戒言不知申先日子以臺諫之言不敢議耶給

下供職時軍需甚急故有需爵及配賣度牒錢引數事朝士皆以為不可於是言者論之申先趙鼎等也至是獨助張浚乃攜臺諫章示祕書郎張戒曰此詔何如戒言不知申先日子以臺諫之言不敢議耶給

至是獨助張浚乃攜臺諫章示祕書郎張戒曰此詔何如戒言不知申先日子以臺諫之言不敢議耶給

給

給

給

事申呂社謂人曰申先姦邪第知附右相不悟人之嗤己然或者以為社之附凌又甚於申先者也

熊克小原所書附入但克繫此事於正月己丑恐誤蓋今年二月甲辰方置交子後三月末聞首者方論交子不似至此方論

大夫趙瞻贈資政殿大學士以其孫右承議郎職有請也

丙辰司農寺丞金安節面對論和糴之弊大略言以行在觀之去歲糴價僅用今歲三分之一而粒米有餘願糴者衆近歲州縣和糴往往有弊或不增價勸誘使之願糴而輒令有物力之家等第均認雖名和糴而實抑配其弊一也又所均之數亦未集而輒先告辦以觀恩賞及當起發乃始追呼倉猝供輸民力重困其弊二也又或與射利之民相為表裏貸以公帑使營私利取貴價於官而以賤價糴之於民專收其贏利不及衆其弊三也願陛下申勅有司各體德意毋蹈茲弊安節又言近歲吏部注官率數人而共一闕又三歲而增數百人豈不益甚乎任官觀而仰給州縣者衆有未嘗歷任而坐理考第用舉主陞改又非特月費俸錢而已望陛下明詔大臣深思其弊凡官至任子者無論貴近皆為之限宮觀掛廟格法更加裁約俾無濫授至於考任舉官亦宜區別無令與服勤州縣者一概收使以絕僥倖庶幾二弊可去少掾今日官冗財匱之患天下幸甚

戊午翰林學士兼侍讀胡交修試刑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建隆觀象侍講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冲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他職如故

己未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統制官張琦歸自金中上曰無故而歸必須有說正當深察耳折彥質曰若其人稱金勢極衰便當可疑先是琦以所部成蕪湖為神將陳琳所劫叛去至是復歸光世以琦為翼武軍同統制尋進琦橫行逾郡二官充洪州兵馬鈐轄其徒四人皆序進一官

寶文閣直學士新知揚州劉洪道為寶文閣學士知襄陽府賜銀帛三百匹兩先是新除保康軍承宣使知襄陽王彥以岳飛嫌辭不赴都督行府奏令彥以前護副軍都統制兼本府參議軍事遂命洪道代行張浚因奏洪道兼行府參議軍事仍以江東戶帖錢十萬緡通參鹽三千袋為回易本

部員外郎辛次膺徙吏部右奉直大夫川陝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薛仁輔為尚書倉部郎中時宣撫副使吳玠遣仁輔與其子忠訓即供皆來奏事且進所市西馬千匹故有是命尋又進一官左宣撫使

郎監漳州南嶽廟振為秘書郎振平陽人趙鼎所屬也初振入見稱旨上欲除台官而無關鼎請用為樞密院承旨上命以館職處之詔成都潼川府路漕臣及四川都轉運使趙鼎開並先次降兩官令制置大使司取勘以中書門下言四川合應副王彥一軍錢糧除襄路已有起發數目外兩路並未見起發數

目都轉運司亦不得催發故也其合起錢糧仍令大使司立起限須管催促起發盡絕

持沒吳玠以饋餉不給於朝詔公躬至軍前勸諭更除公待賜加武安兩鎮節制復降官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共繫銜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皆坐屬副軍錢糧物類各別秩二等凡此皆所以交解開陳趙鼎饋餉也

庚申都督行府奏無錫知縣劉寬治狀乞加賞上因諭州縣得失願趙鼎曰卿須常留意若有庸糶者雖無顯過亦當便與罷斥

辛酉詔四川制置大使司禁止採伐禁山林木蜀三面被邊綿亙四百里山溪險阻林木障蔽祖宗時封禁甚備前一日太常博士李弼直面對論頃歲以來一切廢弛加以軍興而製器械運糧而造船筏自近及遠所採殆盡異時障蔽之地乃四通八達輔臣進呈上曰如河東黑松林祖宗時所以嚴禁採伐者正為藉此為阻以屏捍外夷耳異日營繕為一時遊觀之美遂使邊境蕩然更無阻隔折彥質曰此皆臣下不言之罪

壬戌名滁州劉位剛剛烈

癸亥左諫議大夫趙鼎試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左從政郎樞密院計議官兼權檢詳諸房文字呂用中面對請自今死事之人若得恩澤必須先補子孫如無子孫則令立後承受或子孫皆已有官然後及其近屬庶幾絕其偽冒規圖鬻賣之弊使忠義之家得蒙實惠從之

甲子少保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賞淮陽之捷也世忠乞犒軍銀帛三萬匹兩詔以五千予之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臣號皆自此始詔新製度牒權住給降應副其他官司專充糴本支用故殿中侍御史陳洙特與一孫恩澤洙建陽人嘉祐中嘗上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立為皇子司馬光當國奏官其子師雄師雄未受命而死及是守臣魏玘為之請故有是命詔客載見緡往來者除其稅言者論近聞諸處米穀皆貴錢亦難得是以小民重困究其所以兩年之間折帛預借戶帖之類多起見緡一州之間亦不下數十萬用給大軍發往江淮而商旅販易少有載見緡者不唯腳乘之費而所過場務例皆收稅自江上至行在場務十餘及往諸州愈遠愈多一一抽收所餘無幾是致滯於一方不能流通江淮日益多諸處日益竭他日或須折帛之類民間何以應副故有是旨

丙寅新除翰林學士范冲改翰林侍讀學士兼職如故冲再辭新命上不許冲復奏避親故事典策具存天下之人不可戶曉上乃令改命自咸平初始置講讀學士經元豐紹聖省至是特以命冲詔岳飛仍舊兼節制斬黃州左朝奉郎新知常州李易直祕閣知揚州先赴都堂稟議訖之任易以本貫辭不許詔比減行在官吏俸祿所損無幾可罷之

李綱趙鼎開議吳武安與公所錄

事初見去年十二月甲申忠訓郎川陝宣撫使司書寫機密文字吳拱特

軍錢糧此時移屯荆南已得旨令行府副或合併以

軍錢糧應副吳玠亦未可知當求總領領所案牘參考

庚申都督行府奏無錫知縣劉寬治狀乞加賞上因諭州縣得失願趙鼎曰卿須常留意若有庸糶者雖無顯過亦當便與罷斥

辛酉詔四川制置大使司禁止採伐禁山林木蜀三面被邊綿亙四百里山溪險阻林木障蔽祖宗時封禁甚備前一日太常博士李弼直面對論頃歲以來一切廢弛加以軍興而製器械運糧而造船筏自近及遠所採殆盡異時障蔽之地乃四通八達輔臣進呈上曰如河東黑松林祖宗時所以嚴禁採伐者正為藉此為阻以屏捍外夷耳異日營繕為一時遊觀之美遂使邊境蕩然更無阻隔折彥質曰此皆臣下不言之罪

壬戌名滁州劉位剛剛烈

癸亥左諫議大夫趙鼎試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左從政郎樞密院計議官兼權檢詳諸房文字呂用中面對請自今死事之人若得恩澤必須先補子孫如無子孫則令立後承受或子孫皆已有官然後及其近屬庶幾絕其偽冒規圖鬻賣之弊使忠義之家得蒙實惠從之

甲子少保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賞淮陽之捷也世忠乞犒軍銀帛三萬匹兩詔以五千予之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臣號皆自此始詔新製度牒權住給降應副其他官司專充糴本支用故殿中侍御史陳洙特與一孫恩澤洙建陽人嘉祐中嘗上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立為皇子司馬光當國奏官其子師雄師雄未受命而死及是守臣魏玘為之請故有是命詔客載見緡往來者除其稅言者論近聞諸處米穀皆貴錢亦難得是以小民重困究其所以兩年之間折帛預借戶帖之類多起見緡一州之間亦不下數十萬用給大軍發往江淮而商旅販易少有載見緡者不唯腳乘之費而所過場務例皆收稅自江上至行在場務十餘及往諸州愈遠愈多一一抽收所餘無幾是致滯於一方不能流通江淮日益多諸處日益竭他日或須折帛之類民間何以應副故有是旨

丙寅新除翰林學士范冲改翰林侍讀學士兼職如故冲再辭新命上不許冲復奏避親故事典策具存天下之人不可戶曉上乃令改命自咸平初始置講讀學士經元豐紹聖省至是特以命冲詔岳飛仍舊兼節制斬黃州左朝奉郎新知常州李易直祕閣知揚州先赴都堂稟議訖之任易以本貫辭不許詔比減行在官吏俸祿所損無幾可罷之

事初見去年十二月甲申忠訓郎川陝宣撫使司書寫機密文字吳拱特

軍錢糧此時移屯荆南已得旨令行府副或合併以

軍錢糧應副吳玠亦未可知當求總領領所案牘參考

庚申都督行府奏無錫知縣劉寬治狀乞加賞上因諭州縣得失願趙鼎曰卿須常留意若有庸糶者雖無顯過亦當便與罷斥

辛酉詔四川制置大使司禁止採伐禁山林木蜀三面被邊綿亙四百里山溪險阻林木障蔽祖宗時封禁甚備前一日太常博士李弼直面對論頃歲以來一切廢弛加以軍興而製器械運糧而造船筏自近及遠所採殆盡異時障蔽之地乃四通八達輔臣進呈上曰如河東黑松林祖宗時所以嚴禁採伐者正為藉此為阻以屏捍外夷耳異日營繕為一時遊觀之美遂使邊境蕩然更無阻隔折彥質曰此皆臣下不言之罪

壬戌名滁州劉位剛剛烈

癸亥左諫議大夫趙鼎試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左從政郎樞密院計議官兼權檢詳諸房文字呂用中面對請自今死事之人若得恩澤必須先補子孫如無子孫則令立後承受或子孫皆已有官然後及其近屬庶幾絕其偽冒規圖鬻賣之弊使忠義之家得蒙實惠從之

路積年拖欠上供米斛難於催理無從出辦而俟請無除放米斛明文故申明焉大傳今年四月已未運更部

甲戌戶部言右武郎同知開門事潘永思增給俸錢不應格法上曰若於法不可亦無如何趙鼎曰知開門官惟永思與韓恕二人恕已係橫行遙防故所得差厚永思官小每月止得俸錢四十餘千所以用度不足上曰永思輩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日成里官皆不過小使臣方此國家艱難之時且留爵祿以賞戰士鼎等皆稱道聖德再三武議大夫帶御器械韓世良自楚州以淮陽之俘入獻詔遷一官

乙亥詔除見任知州以上及曾任侍從官依舊除官外餘並令吏部按格擬差時言者論艱難以來士或不調陛下憫其失職授以祠觀有六等官觀之格五項擬廟之法但其間有昔已叨竊名祿之人論其家則豐羨而乃更以失職寒士均享家食徒使州郡之閒用度不支欲乞今後陳乞官觀之人除貧乏廉潔朝廷所知者其餘一切按格與之或察其人富而貪敢於格法之外輒有干求者懲戒一二故有是旨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與邕州守臣同提舉買馬劉遠措置市戰馬時都督行府言去歲所市馬弱不堪用於是提舉官李預再貶秩而更以其事付帥臣先是右朝請郎李預為提舉官遣効用醫馬入大理國招馬至是八年去秋大理國王段和譽遣清平官以馬五百及馴象隨昂入獻至儂內州預欲卻之官於朝乃命舜陟更切相度如無它意即措置收買仍密為防備毋致引惹生事會預代去舜陟亦以聞且請還馬直卻馴象賜救書即邕州勞遣其使皆從之李預以是月庚寅申拜帥以六月庚子申到今奉職書之 命沿海制置副使馬

擴閱習水軍戰艦時右司諫王縉言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既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闕海岸士卒逾萬未聞訓習欲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鬥人不必衆取可資以勝敵分部教習周而復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技可施威聲遠震折衝千里之外矣疏奏從之 詔侍讀學士班翰林學士之下恩數依學士例

丙子工部尚書李綱大復為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綱大自廣西召歸奏辭新命且言五家除召旋致煩言乞改授在外官觀故有是命 詔劉摯特贈太師以擊會孫登仕郎蒞首係籍元祐宰相六人蒙追賚之禮各已位登公師惟摯獨未盡被恩典故也 右朝請大夫胡紉知楚州仍令奏事訖之任戊寅詔四川監司應有違戾事件並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按劾奏聞其監司見象宜司職事者並罷右承議郎趙觀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觀時孫已見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州縣勸誘鬻爵不問貧富一

例科配勸誘不行亦不申稟與元詔一切相反乞申戒詔都督行府嚴切約束

乙卯實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兼京西南路經略安撫使 實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南夫陸實文閣學士知廣州時廣東寇未平帥臣會開引疾乞奉祠故有是命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兼都督行府諸議軍事 徽猷閣待制兩浙轉運使李迨陸徽猷閣直學士尚書戶部員外郎主管都督行府財用提領市易務張澄直顯謨閣為兩浙轉運副使兼管淮南漕運兼權行府主管機

宜文字他職如故皆用張浚奏也時淮南不置漕臣西路宜撫司錢糧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而東路宜撫司軍儲多自浙西樁辦故就用澄焉熊克小原云時駐蹕之所計司已劇而淮南漕亦令澄兼領蓋不老江浙轉運本末也 又詔兩浙江東監司州縣

悉心體國應行府措置調發事務毋得少有住滯仍令戶部侍郎劉寧止常切催督劾其違者以聞又詔 實今併 起復秘閣修撰京東淮東宜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楫充右文殿修撰又旬日陸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榜陸運副在是月庚寅 武翼郎添差温州兵馬鈐轄趙子彥特選武翼大夫以鞏授官故也 太常

陸故將作監丞耿傳曰忠憲傳康定開通判慶州死西事贈諡議大夫至是其曾孫左司郎中自求有請乃命定諡焉 庚辰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孫佑陞直徽猷閣知虔州見任人韓昭與宮觀理作自陳時虔寇久未平故起佑為守 量移人滕騰許自便膺坐李允文累除名編置至是始釋之 辛巳初令吏部初官選人用四年闕以在部積壓者多故也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知平江府張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守引疾乞奉祠故有是命 賜川陝宜撫副使吳玠四川戶部錢十萬緡為隨軍激賞之費 中書門下省言刑寺凡有疑案第行問難遂致淹延乞依元豐舊制應所議不同限次日稟白刑部若所斷未定則刑部長貳限兩日率法寺官赴堂稟決施行從

之 右朝散大夫知興國軍應繪添差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繪未上而卒 右丞事郎知夔州巫山縣王之才通判黔州之才庶仲子也在巫山時戶部籍貧乏者上其名得不賦即日盡疏其名上之貧乏者因不亡去王彥軍多羣盜及鎮荊州束於法不快有潰去掠峽歸二州而南者府中皇惑未知計所出之才已集保伍得五百人會天大雨徑以舟趨夷平先奪其險待之掠者至不得出險且見晝揚兵夜篝火於旁而鼓之若大軍至衆恟恟怖而降既則兵少悔欲為變則盡執以歸府戮百餘人投尸於江荊州軍見之懼不敢復叛彥嘆服

癸未殿中侍御史周秘言昨見淮南州軍相繼乞展放稅限朝廷皆從其請聞淮南州縣皆有收撮課子之例夏則撮麥謂之義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助軍米者又有所謂借牛租者名色不一於百姓所收之物往往取至四五分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為言公然欺罔朝廷使百姓虛被放免之惠如此則淮南之民何時而盡歸蓋稅賦則所取者少收撮則所取者多稅賦則所取者有限收撮則所取者無時今誠欲信朝廷寬恤之令發州縣官吏之姦寬百姓輸納之力則收撮課子所當嚴禁昨雖已有旨收撮牛租不得過兩石然既已許之收撮則安能限以石數欲乞將淮南田除請佃依已立定課子輸納屯田和官私中外分其餘並不得依前輸納課子如舊例牛租之類亦令一切禁止或敢違戾並許百姓越訴官吏重賞於法如州郡財計不足令監司守臣別行措置詔提點司體究改正訖申尚書省

甲申權戶部侍郎王俟言車駕駐蹕浙右東南商賈繁盛兼物價倍貴比之昔日不同乞今後諸路酒稅

務監官任滿未立到新類去處。並且以紹興三年數爲則。比較推賞。如當年數少於舊租額。即自舊租額比較。不惟稍革俸冒。又使用心催趨課利。從之。

乙酉。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充觀文殿學士。知温州。龍圖閣學士知温州。章誼知平江府。詔羅本交子並依逐年所降關子已得指揮。其官吏並罷。初用張澄議。置交子務於行在。今年二月甲辰而

未有所積見錢。於是言者極論其害。以爲四川交子行之幾二百年。公私兩利。不聞有異議者。豈非官有積聚之錢。執交子而來者。欲錢得錢。無可疑者歟。今行在建務之初。印造三十萬。令權貨務務發見錢矣。續降指揮。印造和羅本錢交子。兩浙。江東。西。一百五十萬。而未開權撥此錢。何以示信於人乎。竊見前年。和羅。用見錢關子。已而赴權貨務請發者。以分數支。民間行使。亦以分數論。去年和羅關子一百三十萬。先令和貨務積足見錢。日具數申省部。民間行使。亦依見錢用。然則可信者固在此不在彼也。欲乞應印造交子。先令庫務積足見錢。行使之日。漸至請錢者。不以多少。即時給付。則民無疑心。而行之可久矣。其或積錢而不足。已積而別用。或行於民間。而不許之納官庫。或行於諸路。而不許之充上供。或官司出納。並令行使。至於月給官兵。將以百十一二用。有不便焉。是爲一節。有礙。則商旅買邊。非邑交易之際。必有不行者矣。重立法禁。恐不能勝。關增物價。其弊不一。有如官告度牒。且猶有偽。數寸之紙。其無益偽乎。貨財不通。獄訟繁興。當自茲始矣。立法擗制。貴於謀始。伏望詳酌利害。更詔大臣熟議之。詔戶部勘當。三月癸巳

又言。昨見朝廷合權貨務積見錢二十萬貫。措置見錢關子。許淮南。江東路行使。其後有司措置。喪失本意。因改爲交子。欲廣行用。除初造見錢關子一十五萬貫。已係都督行府借撥戶帖錢積充本錢外。後來所造廣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萬。兩浙路交子一十萬。臨安府界小交子一十萬。并見造江南。兩浙預充羅本交子一百五十萬。其合用錢本。並未見積管。由是遠近士民。議論紛紛。皆以爲不便。臣聞天下事有利必有害。苟所利者大。則雖有小害不恤也。若祇利害相半。而事或出於不得已。則亦不暇恤也。至於所害者大。而所利者小。則其事有不得不恤者。今之論交子者。其利有二。其害有四。一則積實邊。減撥盤之費。二則循環出入。錢少而用多。此交子之利也。一則市有二價。百物增貴。二則詐偽多有。獄訟益繁。三則人得交子。不可零細而用。或變轉則又慮無人爲售。四則錢與物漸重。民間必多收藏交子。盡歸官中。則又慮難於支遣。此交子之害也。所謂害者。固已在於目前。而所謂利者。亦恐未必可得。何以知之。交子出數既多。則人必知官中之無本。商賈縱或收買。豈肯停留私家。必須即時請換見錢。雖有積聚數目。必不能給。既不能給。則交子之法大壞。今有司措置。皆用四川法。臣亦嘗詢究四川始末。頃因陝西借爲羅本。或官不收引。其法幾至大壞。後雖朝廷遣官措置。猶用新引一道。收換民間舊引四道。自是之後。不出沒料。幾三十年。而錢引之法。乃始復行。比年以來。又緣應副軍須。出數復多。目下雖粗通行。而議者亦頗憂其法壞也。況今東南利害。與四川全異。欲不積本錢。而多出交子。則其不可行也必矣。自古軍興之際。未有不以財用之細爲患者。苟出數寸之紙。可足一時之用。則古人亦何惜不特出數百萬以

濟其闕。而乃區區講求理財之術。今若行交子。而使百物倍貴。萬一如軍兵所請。或言養贖不足。則又將何以給之。欲望聖慈。博采衆言。付大臣熟議。或以其置造已成。必欲行之。即乞止用數十萬道。聽客人於沿邊入中斛斗。或納錢兌。便令持關子赴行在。請換見錢。或茶鹽引及香藥雜物之類。庶幾便商賈。省漕運。不失朝廷置關子之本意。又言。錢引之法。若必行之。兩浙等路。有不便者五。今錢引之出。於行商尙可。而無益於軍民之用。於道路之賈尙可。而無資於旦暮之需。今行商與軍民。朝夕之需。與道路之賈。孰急。此不便一也。雖曰交子與錢並用。今一交子不過千錢。軍民之須。日用飯食。持一交子以適市。止有數百之用。用之不盡。將棄之乎。將爲數百之用乎。此不便二也。物重財輕。其日久矣。今又益之。以此乘時射利者。必高其物價。此不便三也。富室豐家典賣之際。故輕其引。必欲見錢。既得見錢。深藏不出。交子空行於市井。而物不得售。此不便四也。異時盜鑄銷鑄。皆出東南之民。今數寸之紙。能保其不爲乎。此不便五也。四月辛丑工部侍郎趙鼎時爲諫官。亦言其弊有五。法行之初。人必疑慮。蓋不行使。則起爭端。若有減落。則違法禁。鋪戶緣此。必致停閉。一也。市井交易。必立私約。用見錢則價直必平。用交子則價直必倍。二也。今以片紙。用爲千錢。細民得之。反以爲累。片紙不可以分裂。千錢不可以散用。三也。積日累月。物重財輕。緝錢藏於私家。官庫愈見匱乏。四也。官私既許通用。民間豈無詐偽。雖嚴偽造之禁。孰能懲冒法之人。五也。四月丙子刑部尙書胡交修時爲翰林學士。亦上疏力陳其害。以爲崇寧大錢。覆轍可鑒。方大臣建

議。舉朝無敢非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竊民盜鑄。死徒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較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日造數十百紙。鬼神莫能窺焉。真贋莫辨。轉手相付。旋以偽券抵罪。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歸藏鐵之家。商賈不行。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遣執政書。言其不可行。緣是遂復爲關子焉。六月乙卯左朝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去疾通判辰州。右宣教郎閻大鈞通判靖州。二人皆李橫京西參佐。故錄之。
丙辰。張浚奏。建康府置到行宮。殿制度簡省。可以副陛下崇儉之意。乞降下本府。依此修蓋。從之。時浚乞上幸建康。故有是請。六月甲寅詔以平江府陳滿塘地賜韓世忠。以世忠歸所賜南園。而請佃塘地。故撥賜焉。右司諫王縉請令浙西漕司拘收應干裏外官司舟船。以備漕運。從之。先是以官舟少。而漕運多。乃令沿流州縣。均之民戶。期限迫促。僱舟之費既倍。而裝發交卸。倉斗邀乞折欠。盤纏尙多有之。朝廷聞之。因出度牒。即上戶市舟。又刷百司舟船。應副。而蘇。常。諸郡。科差如故。故縉有是請焉。浙西路漕臣亦請於華亭置場。歲造百二十舟。以浙西諸州分認錢數。及憲司二分頭子錢。與抽解本植供其費。至是就緒。浙漕總請。日歷不載。此從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浙西漕利朱縉所奏。增入所請前任漕臣。乃王縉。李綱。吳革。而縉亦其一也。
丁亥。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自行府入見。上召對於內殿。右承事郎王之道知開州。之道初見。建炎元年

十一
庚寅少保軍事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保靜軍事節度使賞劉龍城之捷也時光世遣參謀官直秘閣新知袁州汪召嗣來獻捷乃詔本司副統制王師及進橫行進郡二秩召嗣進秩一等偽統制官華知剛等皆釋罪付光世軍中使喚其餘第賞有差師統制官在是月壬辰召嗣進秩知剛放罪在癸巳後旬

日擢召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言者論其過乃止後光世言知剛等三人未有使喚乃命送福建諸州廩給之毋令失所八月甲辰直徽猷閣知鼎州張夔以捕斬山賊出進之勞進職一等而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伯牛亦進一官

辛卯輔臣進呈時事上方以征兩為念謂趙鼎曰昨夜甚有靈氣朕焚香密禱過二更靈氣散方敢退鼎曰陛下憂勤如此天必垂祐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樞直學士院朱震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仍兼翊善蘇州進士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用朱震請也震言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會子會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於本朝西洛程灝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樞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閒致位通顯諸子世祿詐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於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己入官後克己遂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度嶺入閩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嘗得罪身後無人食祿者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為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及上嘗得罪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道之實故有是命成忠郎李沈上皇宋大典三卷詔進沈一官其書付秘書省沈高祖文易書為國子博士故有是書既而沈乞換文資言者以為不可乃止是夜金星犯畢翌日上諭大臣曰占法邊有敗兵當諭張浚令諸將戒飭守邊者天既有象要須修人事以應之已而趙鼎嘗徧問日官皆言自有所障分野上曰畢主趙地然既言邊有敗兵則我亦不得不戒也鼎奏在癸巳

壬辰秘書郎蕭振為監察御史時趙鼎薦人為察官上批除振定江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司張俊加崇信奉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射張浚命依山築城左僕射趙鼎歎曰德遠誤矣是雖不為資敵之具然當念勞人也是役也興於盛夏自下運土而上者皆有日課望青采斫數十里開竹木皆盡斷掘新舊家莫知其數人甚苦之城成無水可守亦無樵采築城之際偽齊遣三百騎於泗州境上臨淮竹觀久之而去

癸巳司農少卿周英直秘閣知信州奏既去御史以親年高不得迎養為言乞補外上命趙鼎召至都堂

論旨留之英力求去乃有是命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高儀行秘書郎徽召對勸上聽言納諫直寶文閣知婺州周綱進職二等右奉議郎知撫州劉子翼除直秘閣並俟終更日令再任以中書官綱等治郡有方賑濟宜力故也紹興八年四月五日臣等上言劉子翼守撫州事意懇切以奉所知城倉庫所儲之資府欲綱等治郡有方賑濟宜力故也綱召用不為後人之計既而通職再任事權不繼至生端又復詭計求脫遂得持節一路也

故集英殿修撰知拱州錢歸善賜諡恭愍歸善靖康末守拱州死於難刑部奏大理寺丞評斷刑名每歲於次年正月取會差失刑名比較死罪二人或流徒六人具名上都省取旨責罰失出者二名當一名丞比評事增三分之一謂死罪三人已上執議不同建白者罪著為令敕令所奏諸州以公使酒饋送出本州界者以遠制論以公使見錢金帛珍寶遺人準盜論知而受之坐贓論以言者請立法也

甲午殿中侍御史周秘言今度賊未能殘滅而閩賊遁於廣南出沒海上窺伺閒隙此尤可憂望嚴飭閩廣二帥早為銷弭討治之策勿使滋蔓時海寇鄭慶寇黃州扶胥鎮為東南第十一將官兵所掩遂絕洋趨南恩州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廣東經略使連南夫福建安撫使張致遠疾速措置綱謂度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南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為三窟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兵既退則又復團聚中間遣發軍馬不能窮討止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既行則窮寇別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結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為賊首徒黨桀黠之人盡付軍前使喚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度賊至於盜賊衰息之後又須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黠之人既去良民得以復業安於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為樂土然度之諸縣多是煙瘴之地盜賊出沒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肯就又難強之使行欲望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京朝官與轉行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轉一官其賊平定之後量與免租稅已前欠負並免催科庶幾官吏盡心民庶安業復有承平之象疏奏皆從之

詔自今鑄錢寶及私以鑄銅製造器物及買賣新販之人一兩以上並徒二年本罪重者狀日麻未見

自從重償錢三百千許人告鄰保失察鑄造者償錢二百千州縣官奉行滅裂仰監司體訪按劾以聞令尚書省榜諭始用王侯奏也俱奏在去江東轉運使向子諶言本路上供歲入不敷綱運留滯乞於歲終比較一路州軍勤惰優劣各一兩處保舉按劾以聞庶幾其月之間事可見功民不告病從之

乙未殿中侍御史周秘試侍御史仍賜五品服先是秘言臣聞太祖皇帝嘗欲以絹二百萬匹盡市敵人之首偉哉聖謨是所以威制外國而創立萬世之基也仰惟陛下神武睿略同乎祖宗比將肆伐於北方而糧餉之資有所未備故於常賦之外薄取於民會其所得蓋不啻二百萬緡矣然臣以為恢復之圖不能一日而必成糧餉之資不可一日而不備今經常之費既已不足則官司借兌之類恐不能免目前之用粗已之餘則非泛賞賜之類恐不能無官司借兌數雖未失也然他日撥還恐難指擬非泛支用數雖

不多也。然積日累月，恐致侵耗，若不於此少加新情，臣恐師未及舉，而二百萬緡之直無幾矣。夫聚人者必以財，理財者必以義，所謂義者，知取予之宜而已。知取之難，則其予之也必慎；謂取之易，則其予之也必輕。今當百姓凋瘵之餘，諸路旱歉之後，半歲之閒，屢有科斂，朝廷之取於民者必曰：將使百姓暫勞而永寧也。百姓之輸於官者亦必曰：繼此無復橫徵也。今若以難得之財而費之於無事之時，則他日遣發大兵，激賞戰士，一或有闕，復從何出？欲望聖慈，密詔大臣，將近所取戶帖官告等錢，盡令都督府樞管，無令有司輒有侵耗，庶幾俸餉預備，不誤恢復之大計。詔密付都督行府。此與以前申行下。 監察御史梁弁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將作監丞趙渙守監察御史。尚書祠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簿楊長移禮部，尚書工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簿機宜文字熊彥時移祠部。左從政郎黃鏞特改左宣教郎，以范冲薦對也。尋除諸王官大小學教授。除日在七月辛巳。 降授左朝奉大夫淮西宣撫使都督行府軍機轉運判官丙申，詔諸州縣禁囚，監司每季親慮不能漏及者，聽差官即檢察不盡，致誤歲終賞罰者，徒一年，著為令。以言者請立法也。是月，太常博士李弼直卒。少卿何慈言其嘗主張元祐學術，坐廢十餘年，詔賜其家銀百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一

【紹興六年】六月丁酉朔，上謂趙鼎曰：朕於宮中親種一方稻，數日雨既霑足，昨日令人驗之，長四寸半，真可喜也。詔提舉淮南鹽事蔣藻提督措置控扼海道事務，先是分海舟八十艘屯通州之料角，故命藻領之。己亥，權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試給事中。兵部侍郎胡世將兼權吏部侍郎，帶御器。錢愐兼權樞密副都承旨。直龍圖閣知建州魏元充祕閣修撰，以中書言其政績也。庚子，大理少卿張匯等言獄空，詔嘉獎，仍免表賀。十三年六月戊申，二十三年五月乙未，二十六年四月戊午，二十九年正月丙辰，三十年四月丙寅，三十一年五月庚辰並同此。 河南人也。辛丑，詔湖北安撫司統制官覃敵見管水軍官兵等，並撥隸侍衛步軍司。癸卯，尚書右司員外郎樓炤守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為左司員外郎，仍兼都督府推行賞功文字。詔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續次編類元符庚辰以來詔旨，初，藻守吳興，被旨編緝，未就而去，會史館初置，乃用修撰官蔡禧禮言罷之，至是修撰范冲言，失今不就，事浸零落，可惜，乃先進藻一官。是月，令接續編類，加賜史館修撰，官給筆劄，賜錢在七年三月今併附此。 左中奉大夫集英殿

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李友聞卒。友聞子儀，儀既臣劉豫，皆仕為要官，朝廷不奪其祿，冀招來之。此以紹興四年十二月友聞家居七年，年八十餘乃卒。 甲辰，給事中呂祉試尚書刑部侍郎，充都督行府參議軍事，以張浚言，調發大軍，移屯淮南，乞選從官前來參議軍政故也。詔新除給事中晏敦復不候受告，令日下供職。此又與近日言者請相妨。 左宣義郎左時充樞密院編修官，時自救局改官當罷去，故以樞密處之。此又與今年四月己酉石公揆請相妨。 既而省待次員，乃以為御史臺主簿。八月王寅。 顯謨閣待制新知鄂州王庶知荆南府，兼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荆南屢為盜殘，庶與士卒披荆棘，致材用，治城隍，繕府庫，廩舍畢修，陶瓦為民室，廬闢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而喜曰：公可恃，我其安於此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命，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為雄藩。乙巳，集英殿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程俱，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黎確並復徵猷待制。左從事郎新饒州州學教授孫雄飛為樞密院編修官，俟左時到任成資日，上，雄飛自館職罷去，繼又用之。此亦與石公揆請相妨。

直徽猷閣知荆南府薛弼為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謀官，武顯大夫湖北京西宣撫司幹辦公事于鵬知鄧州，皆用岳飛奏也。右朝奉大夫曾僎為京西路轉運判官，兼宣撫司隨軍轉運，僎以親年高，辭不赴。夜地震。丁未，趙鼎奏前夕地震，上曰：知之，上天譴告，朕極憂恐，鼎曰：坤德宜安靜，今震動不寧，皆臣等輔佐無狀，向緣地震，呂頌浩嘗罷政，上曰：頌浩之罪非為此，卿等但當與朕協力修政事，用答天譴耳。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喻樗面對言自三代云：遠學校貢舉之制，一切苟簡，故蘇軾有言：自政事論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誠篤論也。臣伏見進士之外，有博學宏詞，以表制、詔、書、布、檄、箴、銘、贊、頌、序為十二目，實為有用之文，然法須命官方許召試，彼一命之士，既有職業，則文藝之習，比之舉人，不能精專，欲望明詔天下，應舉人有願兼應宏詞科者，於科詔到後，以所業上之縣，縣上之州，州察其性行溫淳，鄉評無玷者，以姓名文字保明上之禮部，禮部上之朝廷，朝廷降學士院或後省看詳，文字典重，議論淵源者，報禮部赴試，西北人在行朝無州縣可以保明者，令清望一二人薦舉，其程試之法，略如見行條法，所取人數，臨時取旨裁定。甲選者免省試，行之數年，將見人材輩出，文章爾雅，可備朝廷選用，事下禮部，後不行。是日沿海制置司水軍統領修武郎嚴安雅、廣州水軍統領右儒林郎范德冲以舟師與海賊鄭廣戰於新會縣之三龜山，賊乘風衝突，兩軍俱失利，官軍多死，安雅等皆坐貶官。八月己未行遣。

戊申。趙鼎請下詔求言。上曰。甚善。朕歷考前世故事。當避正殿。常膳。今則所御止一殿。而常膳至薄。若更減損。亦無害。鼎曰。此皆文具也。應天消變之道。恐當專修人事。庶幾可召和氣。但即今費用浩大。科斂益煩。此傷和氣之大者也。臣等日夜不勝惶恐。而才力綿薄。終恐上負委使。又進呈軍器所事。上宜論軍器所初緣李志道措置有法。至今整齊。因言志道夜間著帽而寢。中夜起治事。左手運籌。右手書計。不差毫釐。是亦人祿。鼎曰。惟其如此。便非國家之福。禮部尚書李光引疾求去。罷為端明殿學士。知台州。權戶部侍郎王俟兼禮部侍郎。

己酉。手詔曰。朕以菲德。奉承大統。遭時難厄。敵偽相挺。軍旅方興。賦役重困。寤寐惻矜。未知攸濟。迨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政之失中。吏之無良。怨讐滋彰。乘氣致沴。坤厚之載。搖動靡寧。變不慮生。緣類而應。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有可以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意以言。毋諱朕躬。毋悼後害。州郡守長近民之官。宜為朕惠養凋瘵。安輯流亡。察冤繫。禁苛擾。毋倚法以削。毋縱吏為姦。惟茲卿士。小大協恭。各祗乃事。以副朕寅畏天地。側身銷變之意。遣內侍往淮南。撫問右僕射張浚。仍賜銀合茶藥。以浚將度江。巡按故也。浚以為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夏。浚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不遠。浚以方略喻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擊之。遂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自當塗進屯廬州。與韓世忠張俊鼎立。又遣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進屯潤州。軍聲大振。

此以浚行狀增修。但簡克小。原繫之五月。恐太平日。麻浚。已擇定六月中旬。渡江。前赴淮。旬。遂按不得其日。故因遣中使。遂書之。

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閣門宣贊舍人王淵。令先次額外供職。淵者。降授宣慶使。德慶軍承宣使。仍之。子。自言。仍嘗提藩邸府事。昨從上皇北狩未回。乞用隨龍官子孫恩例。先次供職。故也。權中書舍人董弅言。閣門官係三十員。為額。不聞其有廢事。今淵欲勸員外。闕以遂其私。臣未見其可。望陛下前旨不行。仍乞自今。應官司。毋得陳乞。額外。勸員外。官者。重實典憲。輔臣進呈。上曰。弁所論甚善。大抵僥倖之門。不可開。開則不能復閉矣。遂已。

進呈在是月甲寅。

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謝亮卒。

庚戌。紹興府。縣令錢塘對移餘姚縣丞。城馭吏嚴。邑吏二百餘人。訟其過於府中。一夕逃去。言者論吏強日久。茲實亂階。不可不治。而撫不能潔己。徒務淫刑。遂其盛怒。論決之際。渠水亦赤。恐難在任。望下本路憲司。究實。擇清強官對移。如有贓狀。自當按法施行。至是。憲臣劉一止。奏城到官半歲。所決遣吏民三千七百餘人。而士民之言。以為城愛民不擾。皆詣本司。借留。乃命承勅官司照會。辛亥。張浚遣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行府諮議軍事張宗元來奏事。壬子。上御正殿。疏放臨安府等見禁輕刑。以大暑故也。

甲寅。給事中晏敦復。繳江東帥臣葉宗壽。修德行宮。畫一錄黃。上曰。敦復所論何如。趙鼎曰。近日民間多事。若緩為之。亦無傷。上曰。極是。要當以愛惜民力為先。他時巡幸。粗庇風雨足矣。於是鼎未欲上。建康故對語及之。

事在五月丙戌。按宗壽。強沒行狀云。公力。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孟庚。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命太常少卿何慈。往都督行府。撫問。上召對而遣之。左迪功郎秘書省正字朱敦儒。改左承奉郎。教備入館。未幾。上特引對。而有是命。直徽猷閣。知鎮江府李謨。陞職一等。時都督行府在鎮江。而謨應辦無闕。故陞之。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言。本司提點諸房文字。王偉。隨軍。陶發。軍馬。計備錢糧。措置戰守。首尾九年。又措置茶鹽酒息錢三千餘萬。製造軍器二百餘萬。類試舉人二千餘人。一切了畢。已便宜轉行貴州。刺史。詔許換給。當制舍人言。據上項所陳。果皆成績。則帥臣將佐。暨司郡守之事也。提點文字使臣何預焉。且此數事。若有不及。當行責罰。則提點文字使臣。必不預。顯見欺罔朝廷。冒昧官爵。乃命依條回授。自身陳佃。特補右奉議郎。張浚之撫師川陝也。但以前邊防利害。授初品文階。又以往關外。軍前撫諭之勞。改京秩。至是。行府關送尚書省。指揮。既易真命。遂以佃知廣安軍。

乙卯。觀文殿學士秦檜。知紹興府。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潘差。江州兵馬鈐轄寇宏。知黃州。詔交子務官吏。依已降指揮。並罷。初。用臺諫及近臣議。改交子為羅本。關子。而權貨務提轄官魏彥弼。言。本務受納錢物。浩瀚。若押印關子。委與職事相妨。乞且令交子務印造。朝廷從之。言者論自巡幸以來。凡用見錢關子。並係本務印造。而彥弼避事。妄有陳請。乞勒令分析。於是遂罷。

丁巳。上諭大臣曰。雨不妨事。否。趙鼎曰。若得晴。亦不妨事。上曰。田中雨過多。猶可。車水決堰。盡人力料理。若早則更無可擊。豐年自古難得。所以春秋書有年。大有年。蓋喜之也。況今日公私匱乏。望歲之心。尤為切至。是日。營田官王弗。候封。上望見之。曰。少間當子細諭。弗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幾可以少寬民力。朕知此已久。昨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但上下不能奉承。由是且已。若早造得數年。即今已獲其利。鼎曰。為國根本之計。莫大於此。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務農之要。有二。一曰。審天時。二曰。盡地利。大上皇於斯二者。兼舉而無遺。修水旱之備。所以審天時也。立營田之官。所以盡地利也。紹興之初。兵燹未解。調度百出。取給於民。其力困矣。故思有以寬之。始者。蓋嘗以屯田。請將。惜其不能奉承也。雖主上休兵以來。博采軍謀。遣使講求。兵屯者。實之。將帥民之。營田者。實之。守臣。兩淮。荆。襄。青。陝。之地。墾闢。農。行之。數年。始見公私兼濟。倉廩盈溢。羊。右司諫王縉言。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近者乙巳地震。陛下深自儆懼。特降手詔。告誡中外。務在恤民。隱銷變異。誠意至矣。臣竊見浙江船渡。使臣阻節往來。回易收息。罷及柴薪。物價為之頓增。嗟怨之聲。或干和氣。欲望特降睿旨。浙江船渡。宜責邊江巡檢。回易宜取商賈情願。民瘼既除。變異自銷矣。詔追使臣送大理治罪。回易強市者。使臣停官。自觀文殿大學士朱勝非。奉祠居湖州。欲以三事應詔。而未敢遽上。見籍疏。遂止。前二日。縉入對。嘗奏疏論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女子小人則遠之。外國盜賊則備之。是皆陰類也。又言。陛下即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未節。宜詔大

年。始見公私兼濟。倉廩盈溢。羊。右司諫王縉言。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近者乙巳地震。陛下深自儆懼。特降手詔。告誡中外。務在恤民。隱銷變異。誠意至矣。臣竊見浙江船渡。使臣阻節往來。回易收息。罷及柴薪。物價為之頓增。嗟怨之聲。或干和氣。欲望特降睿旨。浙江船渡。宜責邊江巡檢。回易宜取商賈情願。民瘼既除。變異自銷矣。詔追使臣送大理治罪。回易強市者。使臣停官。自觀文殿大學士朱勝非。奉祠居湖州。欲以三事應詔。而未敢遽上。見籍疏。遂止。前二日。縉入對。嘗奏疏論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女子小人則遠之。外國盜賊則備之。是皆陰類也。又言。陛下即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未節。宜詔大

於朝廷而四川總制財用趙開亦稱所運糧斛盡已起發臣不知其孰是也今漕司之所較者惟船運之費而已且以成都一路言之自水運至軍前用錢四萬三百可致米一石若使稅戶自陸路搬運則每石所用三倍於水運之直若值農時民間雇人搬運則其所用又三倍於稅戶自運之費水運稍遠其行雖遲而所費至少陸運稍近其行雖速而所費至多宜撫司欲其速至則必以陸運為便總制官欲其省費則必以水運為便此大將之所以有言而漕臣之所以自辯也臣以為大將為陛下統率大兵則軍食闕絕固其所當慮漕臣為陛下臨治一路則民力凋瘵亦其所當惜然就利害而熟計之不有百姓則何以養兵不節所費則何以活百姓今既設漕臣使專饋運則但當資錢糧之辦足不當問搬運之遲速但當預告以期限不當取之於倉猝協濟國事在此而已欲望聖慈特命川陝宣撫司預計一年之費分為四限令總制財用官常於一季前應辦其水陸搬運悉從民便庶不誤於軍期亦稍寬於民力詔制置大使席益相度開奏

壬戌顧謨開直學士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與義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傅樞卿左朝請郎守起居舍人董弁並試中書舍人與義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講不俟受告供職故事職事官同日除者以寄祿官為序弁奏與義樞卿皆故官乞依宣和故事以除日為序上許之弁奏在七月己巳與義皆為給事中服金帶至是更服舍人服上諭曰朕當以卿為內相左朝請大夫陳公輔行尚書吏部員外郎用范冲薦對

也左奉議郎江東宜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張體純體純初為張浚所辟今年四月吏部審量當減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體純以助軍補官上書赴殿試便宜改官皆不由格法畏避討論遂隸名軍中望罷之令浚改辟上曰當如所請豈有不容於朝廷之人而可為大將幕屬邪於是體純依例追四官改正出身而體純在浚軍中如故體純追官改正日無無此明年正月十八日

癸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南陽郡開國公張浚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浚出按淮甸故降旨加恩焉時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道君不豫淵聖遣書金帥求絹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為成敗利害在所不恤況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趙鼎奏得浚書云建康入納鹽錢甚盛上曰沿路既安商賈放心往來鼎曰亦緣久不變法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立對帶法二年不變故比之常歲增也左行史郎范如圭為秘書省正字如圭建陽人也故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賜諡忠肅故右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賜諡莊

愍皇祐中儂智高入寇二人皆身捍賊而死曾開在廣東援五年十一月詔書為之請至是賜之日曆六月十三日

東經略司奏乞為二人賜諡無帥臣姓名按連南夫今月十二日方辭免不允則曾開所請也甲子詔自今委保舉人避親牒試不實者許人告保官先降一官然後取勘合負罪犯用四川制置大使

席益奏也舊法見任官子弟去本貫二千里及監司守貳有服親門客與婚姻之家皆牒赴轉運司別試七人而解試一人後多冒濫亦有以賄得者前舉成都路漕司就試者三千餘人解四百四十人潼川路漕司就試者一千餘人解三百人益請於朝故有是命詔自今諸州流寓舉人每十五人解一名不及十五人令本路漕司類聚附試仍不拘路分召文臣二員結除名罪委所保不得過三人用國子監請也事見建炎四年五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

【紹興六年】秋七月案是月丁卯朔己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湖南去歲大旱民多流亡今夏又復旱而一路連興大獄無辜就逮死於狴犴者甚眾望特降旨除有罪當繫者治之其餘干繫一切疏放詔本路憲臣躬親巡行如震請後五日左司諫王縉又請諸路並依湖南已得指揮從之

辛未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孫近言見行宮制學士二員今已有學士朱震直院陳與義乞罷兼職不許起復右文殿修撰京東淮東宜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桷落職令吏部差監澧州在城酒務先是韓世忠遣楊陳乞淮陽功賞而桷以空名印紙增填其從行吏士冒賞者衆為世忠所劾故黜之是月丁丑既而桷言當待次之官乃許持餘服九月己卯得旨

壬申大常寺少卿何懋權尚書禮部侍郎尚書屯田員外郎樊賓行司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右朝奉大夫都督行府措置營田王弗行屯田員外郎同提領營田公事並於建康府置司仍令行府兼行俟還關日罷制曰嗚呼為君難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中原未復不可去兵而再三發輸民力已困旰食宵衣凡以為此日者願營田之政於四方而未有大致孰能為朕趨時赴功以紓兵民之急乎爾才力治行有聞

於時爲郎田部。知其曲折。其以少農。遂蓋斯政。吾將循名以資爾實。其惟勉勵。克就爾庸。時議者以張浚出師。故專置一司。措置於是。實等乞再給錢三二十萬。給應副支用。每十莊募士。豪充監莊。假守關副尉。與免身丁。依軍中例行券。俟秋成日。比較所收最多者。正補。每縣增置十莊。就緒。令尉各減磨勘二年。州縣官避事便文之人。許本司勅罷。皆從之。今年八月 甲辰降旨 詔川。陝諸州。應奏及刑名疑獄等文案。許制置大使。司酌情斷遣。用席益奏也。故檢校少保保靜軍節度使高公綸。故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公紀。並追封郡王。二人皆士林子也。宜仁聖烈皇后之上賓也。二人以遺恩自防。禦使升拜留後。公紀先卒。及免喪。公綸乃除節鉞。至是其子世則數以悖。下沮格遺恩爲言。遂有是命。公綸留後二年 年十月詔罷

癸酉。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試兵部尙書。直顯謨閣。提點台州崇道觀。張彥守起居郎。右朝奉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守起居舍人。本中以范冲薦召還。未入見。詔曰。本中學術淵源。本乎前哲。文采聲譽。絕於搢紳。更歷險夷。遂爲耆舊。可特賜進士出身。遂有是命。尙書吏部員外郎林季仲。試太常少卿。吏部員外郎王迪。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詔新法。綾紙度牒。除換給使用外。今後更不給降。應童行。試經並權住三年。仍自今年爲始。先是。令諸路僧道人。輸綾紙工墨錢十千。換給度牒。既而不復換。但令輸錢。批舊度牒焉。此度牒事。日歷不見。月日。劉長源。此日所上封事。已言之。則指揮在此後也。當求他書參考之。

甲戌。試尙書刑部侍郎呂祉。給事中。受教復。並試吏部侍郎。社仍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左司中。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耿自求。兼權給事中。尙書司勳員外郎程克俊。左朝散郎黃次山。並爲吏部員外郎。左奉議郎范瑋。守尙書兵部員外郎。瑋知臨寧縣。市隴歲。士民言其治狀於州。乞再任。守臣魏玘。以聞。上召對而有是命。

丁丑。安定郡王令。慶同知。大宗正事。軍器監丞黃祖舜。守尙書屯田員外郎。時王弗在建康。故中書引六曹郎官。差出近例而命之。賜京東。淮東。宜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宜撫使劉光世。詔書獎諭。時右司諫王縉。論唐郭子儀。渾瑊。皆於唐室有大功。而恭慎抑畏。故能以功名終始。近者。淮西。以麾下將領有欺隱軍人之券。淮京。以幕中參佐有妄冒將士之賞。皆能按劾聞奏。以俟誅戮。小心恭慎。有足嘉尙。望特降詔獎諭。因使今日之後。凡奏功者。必以實。而爵賞所加。足以勸有功。凡勸給者。必以實。而錢糧之餘。足以養戰士。戰士宿飽。而說於立功。則強敵不足滅。而恢復可期矣。故有是賜。淮南事。見六月己未。淮東事。見月辛未。

戊寅。樞密院奏。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院副都承旨兼都督行府都統制沿海制置副使馬橫。丁母嘉國太夫人田氏憂。詔特起復。日下依舊治事。殿中侍御史石公綬。入對。言比都督行府恭稟聖訓。措備科斂之弊。以寬民力。內州縣賣官告。除大姓全戶承買外。如糾定衆戶。湊數請買之人。雖已均敷。若未會送納。並截日住罷。非陛下勤恤民隱。何以及此。然全戶承買。雖曰勸誘。實出科敷。欲乞以承買納錢者。

令諸縣別置簿籍。他日如有科斂。卽令參照。不得更敷。令以次得及之家均出。海數事不見日歷。因公綬奏出之。 開營田人。假官勢力。因緣爲弊。如奪民農具。伐民桑柘。占據蓄水之利。強耕百姓之田。民若爭理。則羣起攻之。以爲盜。斯民口口。有失朝廷本意也。今來秋成收刈。竊恐營田之人。耕耘兩并。欲償其費。奪民之稼。以爲己功。侵漁擷劫。無所不至。望下營田司。預行戒約。皆從之。己卯。翰林學士朱震。乞廢靖州爲縣。上曰。前朝開拓邊境。似此等處。尤爲無益。趙鼎曰。非徒無益。且復傾數州事力。供輸不暇。至今爲害。上曰。朝廷拓地。譬如私家買田。倘無所獲。徒費錢本。得之何用。當時首議之臣。深可罪也。乃命本路帥司相度。後不行。日歷。劉子以月己丑。行下。是年十月。 尙書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行左司諫。公輔甫至。行在上。召見而命之。監察御史黃珪。罷爲尙書刑部員外郎。御史臺主簿閔邱。守監察御史。故奉議郎贈直龍圖閣張廷堅。加贈右諫議大夫。依所贈官與恩澤。以其家援例有請也。

庚辰。宣慶使明州觀察使幹辦皇城司。張益。與在外宮觀。日下出門。初。宰相趙鼎。見益。稍出鋒銜。意其未戢。力言於上前。是日。上謂輔臣曰。聞益交關外事。寔不可長。宜亟出之。鼎等再三賀上。感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意思。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揭榜山京。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爲齊魯。據云。江南依前。做做宜和。開所爲。置任內官。馮御樂等。令悉受賄賂。官員受差遣者。往往奉買。委并。轉輸。揭榜之。與馮御樂等。蓋卽綱所得也。臣謹按日歷。上一聞益交關外事。卽斥去之。則綱之

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遺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快。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閣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請而遣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邪。若力排之。此輩側目正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此以日歷及趙鼎

趙鼎參修。但據所記。謂鼎與張浚。同進呈。則據此時。浚在淮上。疑劉綱白。行府。雖美而。事耳。蕭克。小歷。稱。趙鼎。意。未。嘗。曾。於。上。前。今。參。考。書。之。辛巳。都省言。人戶典買田宅文契。昨限半年投稅。仍免倍稅。又斷罪人戶。往往樂於輸納。今聞尙有未曾趁限去處。蓋緣原降指揮。出限別無約束。詔更立限半年。元降投契指揮。日歷。未。見。月。日。 是日。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發。荆南。以所部八字軍萬人。赴行在。統制官焦文通。準備將趙樽等。倍從焉。彥未至鄂州。湖北。京西。宜撫副使岳飛。使人邀請。彥舟相見。彥許之。而俟風順。卽解纜。張帆下鄂。其疾如飛。飛岸觀其過。舟。款服久之而去。蕭克。小。麻。六。月。壬。子。詔。荆。南。府。使。例。帶。湖。北。安。撫。使。時。已。召。飛。歸。帥。府。保。康。軍。承。宣。使。王。彥。爲。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以。湖。南。交。政。仍。起。彥。所。部。八。字。軍。一。萬。赴。行。在。人。頗。不。樂。歸。營。將。彥。統。之。以。行。按。荆。西。先。除。薛。岳。六。月。乙。巳。改。用。王。庶。所。帶。經。略。使。者。乃。庶。也。但。此。時。庶。未。到。而。彥。先。至。荆。南。交。政。耳。所。云。彥。未。有。去。意。及。八。字。軍。不。樂。赴。行。在。他。皆。於。無。此。說。更。當。詳。考。

壬午左承議郎陳康伯行太常博士。

癸未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淮西宣撫司參議官韓澹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以張浚言見修浚州城須官措置移運也。

乙酉責授忻州團練使王仲廉復左中大夫與宮觀仲廉上疏稱述宣仁聖烈皇后定策之功且訟父珪不忠之謗故有是命。

戊子侍御史周秘乞諸路疏放干繫人如命官犯贓合用供證者本身雖無收坐之罪亦聽暫時勒留對證其淹延妄禁者令憲臣按劾從之初上既從朱震王縉之請命諸路釋拘繫之人而秘謂命官犯罪先推干證今一概釋之恐獄吏舞文縱釋賊吏故有是請後數日中書舍人董彝復言諸路見勒命官公事二百二十四其間姦賊不法等罪為數百二十有一有及三四年未決者干連繫繫死於狴犴不知其幾何人望令諸路憲臣詳加檢察按其滯繫以副陛下欽恤之意乃命刑部申嚴下行。

癸巳詔川陝監司守倅內係宜撫司便宜所差未受朝廷告敕之人日下並罷用都督行府奏也行府又奏宜撫司自罷黜陟後以難功運轉將士並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取案改正若委有勞績令所屬保明申尚書省取旨推賞內有出川歸部之人令吏部依濫賞條具申省皆從之彰武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利州郭浩為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武功大夫閻門宜贊舍人邵隆知商州並以所部軍馬之任其金州權隸川陝宣撫司仍令隆聽浩節制經略商虢金均房安撫使柴斌侯浩至日赴都督行府涇原經略使楊政兼權利路經略使專管本路戰守軍馬事務。朔衛大夫貴州團練使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兼知綿州節制軍馬范綜合再任用席益奏也。直隸關兩浙轉運副使兼淮南漕運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兼行府主管機宜文字提領市易務張澄陸直實文閣充轉運使他職如故。直隸關兩浙轉運使二等忠翊郎閻門祗候吳扶忠訓郎吳搗並為右承事郎扶搗皆玠子也。

甲午左朝奉郎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諶言其政績也已而復詔進鵬舉一官再任。士論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慎選監司郡守以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能否但當留意宰相耳。

乙未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蔡安疆言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名為宗世補環衛官以奉祭祀著於甲令然自艱難以來宗籍散闕所存無幾立嫡以繼豈不可推今諸王之祀十年不供願詔有司考諸王之世酌情之宜選屬近而行尊者各一人補環衛官襲封公爵奉祀不忘詔禮部討論權戶部侍郎兼權禮部王

僕言太常寺令封爵以嫡而安疆所乞屬近行尊一節不應襲封條令難以施行事遂止是月監察御史劉長源應詔上書言當今之弊凡十有二事一曰節儉之風不行於臣庶二曰威福之柄漸移於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從官輕去五曰政令有不審六曰賞罰有失當七曰將帥失職八曰兵籍虛冗九曰師旅有法不立十曰賦斂有取無度十一曰田荒不勸農十二曰民困不擇令大略謂今內侍猶以奢侈相勝賓友燕集尚有宜政之餘習遠而將帥各以富貴自矜財用節於陛下之一身所省幾何而盡於天下安得不匱高祖親奪韓信兵柄於成皋光武躬拒尋邑大敵於昆陽繫海內之望消未萌之釁不得不爾也。獻帝則失之矣曹操威震隱然震赫而天下拒曹漢鼎潛移矣豈非獻帝不能收攬威福之柄所致歟今日之事若諸將過江分道並進臣願陛下移蹕建康親臨六軍料敵督戰非常之功盡歸陛下四海之望復安往哉。西漢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唐太宗分置府兵而關內居二百六十有一藝祖平定天下養兵止二十二萬而京師十萬餘皆明乎內重外輕強幹弱枝之勢也今禁旅單寡將領怯懦卒有蕭牆之變何以待之欲乞以五大將軍各取五千人更番直衛在諸軍未為妨事而禁衛益二萬五千人則心腹無患矣仍別選智謀威望可以服衆忠義誠實果於衛上者為殿帥庶幾首尾無顛置之失侍從之官其任宜久今也凡應是選權侍郎者多不俟及二年而改除除正任者多思久次而求去其請外也不在於方權之時而常在正任之後皆為身謀也非為國計也欲乞重侍從之選必可與共圖興復之人然後用既用矣非有大故弗聽便私而去苟故為異議以冀退罷亦察其意而明正典刑以為背公營私之戒以近事觀之如造交子賣戶帖批度牒或方行而遽罷或既行而旋易大抵皆因一人建言以為可行而遂行又因一人建言以為不便而遂罷雖見否而革尚愈於遂非而不改然政令之不一所損於治體亦多矣欲乞今後每創有建明事送尚書省集侍從臺諫本職官會議委侍從官一員同右左司董其事謂之審議司具可不可之因以稟宰相宰相判其是非取旨而行若猶有疑焉不憚再議必歸於是而後已今諸將行軍喪師失地則未嘗有罰收復殘破之空城則等第推賞以目今在蜀一軍言之一年保守和尙原朝廷賞其功矣大將增封加爵而全軍轉五萬官資又一年復失和尙原大將不聞有敗績之責而餘兵不復視一官一資是以敗為常以無勝負為功不復為恢復之計矣今乞大明誅賞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使人人知所勸畏則功無患乎不成今諸大將爵居師保之尊權視輔弼之重擁強悍之兵以自衛養生靈之財以自豐所欲賞者雖無功人得冒處而不疑所當罰者雖有罪彼且保全而不問大臣畏避而不敢斥諫官指陳而未嘗行方茲多事未可卒治臣願陛下以漢高祖武帝先主為法以唐明皇為鑒徐以計銷其勢使之由而不知庶無肘腋之虞矣自古取勝之兵在精而不在衆今天下之民力困於養兵而兵籍之數類皆無實且以蜀中論之都運趙開應副關外軍糧紹興五年之數比紹興二年四倍比三年三倍比四年一倍每歲倍索稍有稽緩直申朝廷遂云誤國夫糧所以贍兵必兵倍增然後糧亦倍增未聞其逐年益兵也度其私心蓋謂倍索糧數必有虧額恐因寇至兵潰欲移罪於漕運之臣其自謀則善矣如社稷生靈何臣愚欲乞選擇文武官各一員按閱諸軍之兵其有年五十以上者汰之雖

年未至而有疾者亦汰之。則勇者存而怯者去。怯者並押送營田所收管。願歸農亦聽。歲用之費。必十省六七矣。今大將統兵各十數萬。號令不行。士卒不練。賞罰不明。欲乞詔文武有學識通曉軍政之人。考古兵法。可施於今者。勒為成書。頒之軍中。上下遵守。庶幾兵皆可恃。動而成功。陛下施行臣所陳。汰屏兵之冗食。去軍帳之虛名。廣克儉之風。行勸農之實。而又減宮祠之俸。察軍功之濫。省不急之官。則用度節財。有餘。斂取有經矣。凡官私之須。莫不出於農。奈何閱日。久上之人。無一語及農。非特不勸督也。又從而推沮之。接送官吏之上下。農也在任者。給親朋之負。重農也。遞兵不足而般運官綱。亦農也。一方有警。而負兵器。斷行糧。亦農也。至若公家賦斂。私門租課。一有不足。或械之困。或監之邸肆。暴然如以長繩聯狗。獄吏執蓋而隨之。路人洒涕。為之不忍。而州縣恬然不恤。為民者何苦而為農乎。今殘破州縣。不耕之田。豈可勝計。流民散徙。而為盜賊。盜賊招安。而為官兵。官兵復仰給於縣官。田野半空。賦入甚微。耕者既寡。而食者愈衆。上下困竭。職由此也。比者朝廷建營田之官。行營田之政。施之淮南。固亦宜矣。若兼行於遠近州縣。則民之復業者。為營田之兵所擾。是以欲歸者不敢。被擾者復去。非特無益。而又害之。欲乞營田。只行在江北。所有江南民未歸業處。詔守令誘勸百姓歸業。有力者令其自營。無力者官為假貸。以招復。通逃勸課。栽植之多寡。為守令之殿最。如是則田野闢而倉廩實。百姓足而國計豐矣。民為邦本。而與民最親者。莫如縣令。欲令得人。其術有五。曰遴選。曰重權。曰量才。曰久任。曰勸沮。不拘資格。必惟其賢。在內委省郎以上。在外委監司知州。歲舉一名。注籍吏部。有闕。照鄉貫路分差注。仍赴堂審驗。然後給敕。委縣令。稽攷佐官之勤惰。上下半年。申州及監司。稍假以權。俾佐官協力。逐路審訂。煩簡。分為四等。應舉官充縣令者。亦等別之。蓋以三年為任。未滿不得遷。已滿而民願借留者。聽再任。凡成任。則具攷課條。中事件。而別為三等。政績優異者。擢以省臺寺監之官。次則與增秩。次則與減年。政績無聞者。退歸選部。不得復任縣令。貪冒無恥。則放歸田里。永不敘用。行此五等。而縣令不得人者。未之聞也。長源書。凡六千餘言。其大要如此。淮南宣撫使劉光世克壽春府。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

【紹興六年】八月丙申朔。詔寺監正丞博士司直評事六院倉場庫務編修刪計議官。並去替半年。方許差人。已除未到人。並別與差遣。願就祠廟者聽。議者言。今日用人之塗。自郎吏而上。莫匪遴選。其下則有寺監丞一等。蓋以待資望未深。初召用者。率三四人守待一闕。使其才可用。將試之於數年之後。是姑以虛名予之。願詔大臣。略行措置。使天下之士。才能有聞者。得效所長。毋使棲遲羈旅。終以待闕而去。庶幾人才輩出。宏濟多難。故有是旨。

戊戌。右迪功郎權滌州軍事村官林珣。特改右承務郎。以薦對也。權戶部侍郎王俟言。近年以來。諸路監司。被受朝省指揮。既習太甚。恬不為意。且以事干財用者言之。有坐待措置。而踰年不報者。移用錢數是也。有逐季比較。而全年不開具者。住賣錢數是也。有責令椿管。而二年不具數者。上供錢物是也。有許令蠲減。而二年不覈實者。逃開之數是也。至於稅場增分。酒務立額。擅使獻納錢。拋失綱運米。如此之類。不可殫數。雖省部舉催。他司究治。鄰路取勘。終無結絕。大抵或欲欺隱錢物。或欲庇護官司。或欲遷延歲月。或出於懈慢。或出於無術。故頑者付之以不報。黠者雖報而不盡。其視符命。蓋蔑如也。欲望明詔大臣。應諸路監司。廢弛兩弊。乖謬出限。違欠等事。令六曹類聚。申尚書省。委官看詳。擇其尤甚者。顯責一二。其餘嚴立之期。尙或稽違。必罰無赦。庶幾少儆外服。以稱陛下孜孜圖治之意。詔如所奏。每季類聚。申尚書

省委左右司看詳。將稽滯最多去處。取旨重行黜責。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言。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脚乘之費不與。臣聞閩廣之閒。往往有不舉子之風。以成丁之後。還爲家害。故法雖設而莫能禁。願詔有司講求諸路丁錢丁米之數。隨田稅帶納。非小補也。乃命諸路漕司具本路有無丁錢丁米。及如何催理。申尙書省。

己亥。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楨入見。命坐賜茶。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召添差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入對。言司馬光家屬。向者伏蒙聖慈。月給錢米。故得存在至今。竊惟光爲國宗臣。遠近中外言及之。則以手加額。功在社稷。澤在斯民。今奉祀之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卹。昭示四方。爲忠義之勸。光族系單寡。目今止有族曾孫宗召一人。難以使之出繼。欲乞令宗召權主光祀。特與添差。就近一合入差遣。光名德顯著。其後衰絕如此。朝廷特恩。不容有援例者。故有是命。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積爲嗣。而積不肖。其書籍生業。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上命趙鼎諭冲令編類進入冲言。光平生紀錄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士大夫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載。有身見者。有得於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即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臣既奉詔旨。即欲略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其能必人以爲無意哉。不若不刪之爲愈也。輒據所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雖瑣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要之此書雖不可盡信。其有補治道亦多矣。於是冲哀爲十册上之。其書今行於世。上因覽冲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爲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觀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薨於台州。年三十七。計開贈特進。輟朝二日。令所屬量給葬事。

庚子。集英殿修撰權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劉子羽。祠部員外郎都督行府主簿機宜文字熊彥詩。撫諭川陝。還至行在。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懋亦自行府歸。上皆召見之。左司諫陳公輔入對。上奏曰。臣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民。莫先於誠。今二聖北征。遠在沙漠。願陛下下步在念。斯須不忘。焦心勞思。以圖恢復。期於報父兄之讐。雪積年之恥。若乃前日懷姙罔上。陷吾親至此。不忠不義。負國之徒。吾痛恨之。殺而勿貸可也。今日有竭忠盡力。削平僭亂。俾廟社復安。庭闈無恙。必思所以厚報之。庶幾復還兩宮。得以盡問安侍膳之禮。如此用心。孝斯至矣。用兵以來。勞民費財。願陛下誠意惻怛。平於四方。雖曰取之。不敢不以道。雖曰用之。不敢不知節。凡一金之細。一縷之微。未嘗妄有所費也。其間貪吏猾胥。並緣爲姦。重害於民者。吾痛懲之。罰而勿赦。庶幾體國愛民。撫循不擾。俾均而無貧。勞而無怨。必思所以重賞之事。平之後。庶幾與民休息。盡能無名橫斂。如此用心。誠斯至矣。中興根本。不出於此。願陛下守之而勿失。行之而不倦。實宗社之福。生靈之幸。疏奏。上大感動。是日。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賜三品服。尙書省以其奏疏修寫成圖。進入。白身程松年。特補承信郎。添差監秀州都酒務。先是兵部侍郎司馬朴在燕。遣松年間行以敵情來告。故官之。饒州童子梁瑛。賜束帛。免文解一次。瑛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上親試。

射六發四中。直祕閣王庭秀卒。辛丑。選人文且循二資。進士崔岩補上州文學。岩。子方子也。先是上遣中使持子方春秋解命學士朱庭校正。而中書以且所上春秋要義付震看詳。震言。且博採衆說。以明聖經。非篤志此學。積之歲月。不能成書。子方一時名儒。獨抱聖經。閉門講學。專意著述。自成一派。非特立獨行之士。不能如此。子方雖沒。其後尙存。望賜旌褒。以勸來者。故有是命。子方已見錄。英二年六月。

癸卯。徵徵閣直學士兩浙都轉運使李迨進職四等。爲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賜銀帛三百匹。兩令臨安府差從卒百人。自襄。郵便道星夜之任。徵徵閣待制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侯迨至。將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赴行在所。先是開復與制置大使席益不和。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但干錢物。並不許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陳大使司截都運司錢。就果。閬。利州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獨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一赴行在。庶得盡所欲言。又言。軍務惟錢糧最爲要切。欲乞自都督府節制其調發。則無輕舉妄動。枉費錢糧。虧損威勢。自都督府節制其用度。則將兵請給。皆可覈實裁處。量入爲出。公私無由困弊。即今公私俱困。無所措手矣。朝論悉言開與玠。益不可共事。故有是命。集英殿修撰劉子羽復徵徵閣待制。知泉州。子羽自川陝歸。言敵未可圖。宜益治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宣撫使劉子翼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欲以其軍屬子羽。子羽辭。乃命出守。兼兒小原。載此於。明年四月末。置。

甲辰。手詔曰。酒者強敵亂常。阻兵猶夏。兩宮北狩。六駁南巡。霜雪十年。關河萬里。朕爲人之子。而雞鳴之問不至。爲人之弟。而鶴原之難不聞。眷言臣子之心。誰無父兄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場多虞。遣戍經時。不離甲冑。飛駕越險。久棄室家。爾則效忠。朕寧不愧。是用當饋投七。未明求衣。弗辭馬上之勞。以便軍中之務。諒彼同舟之衆。知茲發軔之情。咨爾有官。各揚其職。布告中外。悉使聞知。時張浚自江上來歸。未見本日。日。八月九日甲辰。張浚放。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不同。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宜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僞地。僞知鎮汝軍薛亨素驍勇。飛命統制官牛皋擊之。擒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眉州布衣帥維藩治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赴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帥。上下其議於朝。浚以爲可用。會謀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趙鼎言。是秋探報實有南窺之意。乃議進幸平江。就近應接。浚先在江上。已令張浚移軍居之。鼎謂非便。浚欲爲之。以其行所措置。不欲力爭。每爲上陳其利害云。詔百司隨從人比四年三分減一。應軍旅非泛支降錢殺差出。並隨行在所處分。其餘百司常程事務。留臨安府。聽行宮留守司予決。內有不可予決者。即申奏行在。

所。修武郎王格為開門祗候。知隨州。海賊鄭慶、鄭廣並補保護郎。慶受福建安撫使張致遠招安。故有是命。其徒十九人授官有差。

乙巳。詔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權殿前司解潛以所部精銳千人扈從。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留臨安府彈壓。兼治殿前馬軍司事務。

丙午。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慈充集英殿修撰。知瀘州。慈引嫌力辭。故有是命。左朝請郎知巴州句濤為尙書兵部員外郎。濤新繁人。少從張商英游。至是以范冲萬得召。濤入對。具言今日首行嘉祐之法。次舉元祐之政。既用其法。當究其意。既究其意。當行其實。上稱善。顯謨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為巡幸隨駕都轉運使。直顯謨閣新除兩浙運副使李謨陞直寶文閣。知臨安府。

丁未。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洞霄宮孟庚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同留守。權許赴尙書省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趙姓之遺史云。秦檜為行宮留守。張為觀文殿學士。庚以先除。欲居檜上。檜曰。檜當為宰相。檜宜居上。庚久不定。庚取官。乃以庚為副。案二人同日進除。而檜先入謝。庚後數日方至。又除日已帶兩字。八月丁巳。檜降官。秦檜孟庚並日下供職。與姓之所云全不相當。考神御令温州四孟行禮。俟還臨安日如舊。

戊申。手詔賜沿江諸帥曰。天地之大義。莫重於君臣。堯舜之至仁。無先於孝悌。一白衣冠南渡。敵馬北侵。五品弗明。兩宮未返。念有國有家之道。必在正名。盡事父事君之誠。詎宜安處。將時巡於郡國。以周視於軍師。爾其慎守封圻。嚴戒侵擾。虔共乃職。謹俟朕行。是日。湖北京西宜撫司第四副將武經郎楊再興引兵復西京之長水縣。右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黃潛厚卒。詔侍從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時戶部侍郎王俟先往平江措置。於是兵部尙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侍讀學士范冲。中書舍人陳興義。董彥。工部侍郎趙鼎。起居郎張應。御史周秘。左司諫陳公輔。右司諫王縉。監察御史趙煥。劉長源。左司郎中耿自求。右司員外郎徐林。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編修官孫汝翼。吏部員外郎黃次山。鄭士彥。戶部員外郎周聿。比部員外郎薛徵言。太常少卿林季仲。博士黃積厚皆從。仍以大中兼權吏部尙書。兼權戶部侍郎。又命祕與殿前司統制官趙密彈壓舟船。帶御器械劉錡與管軍解潛同總禁衛。時吏部侍郎呂祉。戶部侍郎劉寧止。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右司員外郎范直方皆為行府屬。而新除起居舍人呂本中未至行在。近臣之留行宮者。惟吏部尙書孫近。侍郎晏敦復。刑部尙書胡交修。中書舍人傅崧卿。左司員外郎樓焯。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察御史蕭振。李誼而已。按耿自求此時以左司兼權給事中。

部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世將引疾乞祠。章再上。乃命出守。庚戌。廣東經略安撫使連南夫言。去朝廷遠。如遇經制盜賊事不可待報者。乞許便宜施行。詔以聞。從之。吏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孫近充龍圖閣學士。復知紹興府。從所請也。徽猷閣待制程昌寓落職。昌寓守江州。為漕臣逢汝霖等所劾。詔南康軍治罪。而昌寓亦上奏自辨。且詆汝霖等不法。至是獄

成。法寺當昌寓公罪徒罰金。上命貶秩。後省言。昌寓初自乘義即以鄧洵仁遊進詩頌。特換京官。嘗為吏部審量。其守鼎州。拒寇無功。及移九江。恣橫廢法。望別議罪。故有是旨。事初在去年八月癸卯。

辛亥。太廟神主發臨安。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今者車駕巡幸。措置約束。務從簡省。如陳設之具。已有儀鑾舟船牽挽。已有兵稍。膳羞之俸。不過隨宜。竊恐所過州縣。帑幕供帳。極於侈靡。舟船人夫。煩於調發。飲食膳羞。過求珍異。以至應副百司。極其所須。以為己功。不恤民力。皆非陛下恭儉愛民之意。伏望戒飭州縣。勿為侈費。若排辦太過。有苦於百姓者。令監司按劾。從之。

壬子。直寶文閣川陝宜撫司參議官陳遠猷充祕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朝廷以吳玠與計臣不和。故用其幕客為副焉。

癸丑。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上覽遺表。歎息。特贈徽猷閣直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張浚曰。執中崇寧初。以上書邪等禁錮二十年。晚乃遭際陛下。而年齒已老。不得為陛下收尺寸之效。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者。以何事。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蔡卞以紹述為說。其所斥己者。盡誣以誹謗先帝。上愕然曰。太上皇帝內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淵聖皇帝。朕聞司馬光為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諸事。但當以光為法。然則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一切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乃是上皇之意也。執中黨籍餘官。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耿延禧卒於温州。以元帥府屬官。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甲寅。秦檜入見。命坐賜茶。江西都轉運使趙子道言。龍泉縣民抗拒不納稅賦官物。詔有官人特勒停餘人杖一百。有陰人仍不用。又一月不足。並送遠惡州軍編管。其後聞如此行之。日麻無此。今以十月十九日。江西運司檢準狀增入。

丙辰。中書門下省請尙書省應給降敕劄。並依舊式。給降內敕。添用中守階銜。六曹諸官。司中省及承受詞狀。內有格法合取旨事。並請畢送。不須取旨事。並隨事批劄行下。又詔應章奏房舍。進入用寶降奏出狀。不候畫寶。先次作奉御寶。留守司用印付所屬施行。皆用中書請也。按此條文義未明。疑有脫誤。

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時中陞直寶文閣。知湖州。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以右司諫陳公輔言。屬從官員數不多。又當道路之間。講讀故事。皆所未暇。故也。左朝散郎馮楫試宗正少卿。

戊午。孟庚入見。命坐賜茶。大食蕃客蒲囉辛特補承信郎。仍賜公服履笏。以福建市舶司言。囉辛所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理宜優異推恩。故也。

己未。寧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章淵為德慶軍節度使。充觀使。戶部乞依四年例。預借江浙民戶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今折納米斛。約可得二百餘萬。庶幾儲蓄稍豐。詔本部勘當。於是兩浙紬絹各折七千。

成。法寺當昌寓公罪徒罰金。上命貶秩。後省言。昌寓初自乘義即以鄧洵仁遊進詩頌。特換京官。嘗為吏部審量。其守鼎州。拒寇無功。及移九江。恣橫廢法。望別議罪。故有是旨。事初在去年八月癸卯。

辛亥。太廟神主發臨安。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今者車駕巡幸。措置約束。務從簡省。如陳設之具。已有儀鑾舟船牽挽。已有兵稍。膳羞之俸。不過隨宜。竊恐所過州縣。帑幕供帳。極於侈靡。舟船人夫。煩於調發。飲食膳羞。過求珍異。以至應副百司。極其所須。以為己功。不恤民力。皆非陛下恭儉愛民之意。伏望戒飭州縣。勿為侈費。若排辦太過。有苦於百姓者。令監司按劾。從之。

壬子。直寶文閣川陝宜撫司參議官陳遠猷充祕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朝廷以吳玠與計臣不和。故用其幕客為副焉。

癸丑。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上覽遺表。歎息。特贈徽猷閣直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張浚曰。執中崇寧初。以上書邪等禁錮二十年。晚乃遭際陛下。而年齒已老。不得為陛下收尺寸之效。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者。以何事。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蔡卞以紹述為說。其所斥己者。盡誣以誹謗先帝。上愕然曰。太上皇帝內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淵聖皇帝。朕聞司馬光為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諸事。但當以光為法。然則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一切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乃是上皇之意也。執中黨籍餘官。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耿延禧卒於温州。以元帥府屬官。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甲寅。秦檜入見。命坐賜茶。江西都轉運使趙子道言。龍泉縣民抗拒不納稅賦官物。詔有官人特勒停餘人杖一百。有陰人仍不用。又一月不足。並送遠惡州軍編管。其後聞如此行之。日麻無此。今以十月十九日。江西運司檢準狀增入。

丙辰。中書門下省請尙書省應給降敕劄。並依舊式。給降內敕。添用中守階銜。六曹諸官。司中省及承受詞狀。內有格法合取旨事。並請畢送。不須取旨事。並隨事批劄行下。又詔應章奏房舍。進入用寶降奏出狀。不候畫寶。先次作奉御寶。留守司用印付所屬施行。皆用中書請也。按此條文義未明。疑有脫誤。

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時中陞直寶文閣。知湖州。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以右司諫陳公輔言。屬從官員數不多。又當道路之間。講讀故事。皆所未暇。故也。左朝散郎馮楫試宗正少卿。

戊午。孟庚入見。命坐賜茶。大食蕃客蒲囉辛特補承信郎。仍賜公服履笏。以福建市舶司言。囉辛所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理宜優異推恩。故也。

己未。寧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章淵為德慶軍節度使。充觀使。戶部乞依四年例。預借江浙民戶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今折納米斛。約可得二百餘萬。庶幾儲蓄稍豐。詔本部勘當。於是兩浙紬絹各折七千。

江南六千有半。以米斛價例紐折。每匹折米貳石。戶部當到事。日麻不書。今以九月十七日王補乞不取頭子。錢子并九月二十七日中書門下書。助會別立米價。指揮增入。

白身吳瑛補保義郎。玠從弟。自陝西來歸。故錄之。是日。監察御史劉長源面對。奏疏曰。臣竊謂致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察實。不可懷愛憎以爲去取。不可徇朋黨以忘賢愚。不可信毀譽以爲進退。或謂應係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於官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賢。夫以房元齡爲賢相。而其子遺愛預叛逆之誅。盧奕爲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列。況不逮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賢乎。苟曰盡賢。則不賢者冒濫於其間。而人莫敢言矣。或謂應係崇寧以後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於罰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邵芮有謀弑晉文公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武昭儀之姦。而子湛迺復中宗之良佐。況不爲芮與義府。而可誣其子孫盡愚乎。苟曰盡愚。則賢者隱晦於其中。而人莫敢舉矣。臣嘗究前代明君之選任。賢臣之進戒。唯孜孜切切。以辨君子小人爲要。凡親賢臣。遠小人。則國無不興。隆辨小人。遠賢臣。則國無不衰。替其所謂家世。實不繫於人才之賢愚。與天下之治亂。亦明矣。至若封倫。裴矩。其姦日以亡隋。而其智反足以佐唐。李勣。許敬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爲治。可使爲亂。其故何哉。茲乃人君善用用人之柄。取得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爲吾之用。則其爲治亂。又在人君之操術焉。臣敢併持是說。以爲獻。伏冀陛下。以判君子小人爲先。而濟以駕馭之術。勿拘於家世。則開天下之公道。洗積年之私怨。籠絡海內。智能才德之士。使四面交歸。不復它往。則賢者皆無遺。而治道興矣。

庚申。趙鼎進呈劉長源奏劄。上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則歸於楚。論議殊可怪。鼎曰。陶愷雖邪論。尚不敢至此。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至如疏中引證事實。皆非所敢聞者。況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爲可用而不用者。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輩。是乃國家之深仇也。罪通於天。幸逃族誅。今日正使子孫真有可用者。猶不當用上。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遠小輩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識趣卑陋。不可真之臺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不知何以去。制曰。御史耳目之寄。自非剛明不惑之士。鮮克勝任。爾識趣卑陋。學術膚淺。嘗謂其恬退不競。擢真臺察。今茲論奏。殊駭聽聞。朕於人才。唯賢是用。一付之公議。汝爲是說。意必有在。匪出於憎惡。則有所阿黨。不然。則汝之昏惰無知也。乃若引用事實。尤害風教。何至是哉。紀綱之地。非汝宜處。斥歸銓選。往莅權征。循省之餘。勉思學問。熊克小麻。

止稱上殿官劉長源。蓋不考其爲御史也。 詔職事官月給米三斛。自郎官外。舊正有議錢添給。至是始增之。
辛酉。武節大夫榮州刺史兼開門宣贊舍人薛安靖。爲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充沿海制置司參議官。仍與右朝奉大夫通判明州李文淵同共措置海道事務。進義校尉陳晟爲承節郎。以都督行府言。晟自河北從楊廷選朝。乞推恩也。武節郎王遠除名。虔州編管。連崑山人。以朱勳給使授官。因事至縣庭。話

晉邑宰。法寺當私罪杖。該恩原。守臣言其情重。特有是賞。右奉直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安邦道五官。添差監郴州在城酒務。左中奉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賈若谷降三官放罷。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軍前糧食屢闕。伏望句臣赴行朝。應副使喚。免致有誤邊防。虛負罪責。而撫諭官劉子羽等亦言。得制置大使席益咨目。稱加端坐麻宇。一向弛慢。故貶。

壬戌。詔侍讀侍講官自今並許正謝。著爲令。時行宮留守秦檜。同留守孟庚並兼侍讀。檜以前宰相入謝。詔賜衣帶鞍馬。而庚亦以是日受告。審於朝。三省言。講讀官在法雖無許正謝之文。緣多係前執政及從官兼充。理宜正謝。故有是旨。詔左司郎官樓煥兼權中書舍人。書行戶房文字。中書舍人傅崧卿兼權戶部侍郎。吏部侍郎晏敦復兼權工部侍郎。宗正少卿馮楙兼權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並行宮職。馮楙兼權。續今年十一月十二日許免轉。官狀若舊。如此而日麻不書。當求別本參考。是日。偽齊遣兵掠鄧州之高安鎮。於是守城武德郎開門宣贊舍人韓通坐降一官。運十一月。王辰降官。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三十五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吏部狀在明。年四月癸卯。 觀文殿學士行宮留守秦檜言。伏祝陛下親御六軍。往護諸將。而臣罪戾之餘。猥蒙召用。切願履從。身冒矢石。伏念臣陷敵累年。敵國詭計。稍知一二。賊謀狂謀。備見本末。若有探報遠近。或可以備顧問。至於留司職事。孟庚有已試之效。其人詳練慎密。欲望聖明。特加財察。優詔不許。秘書省著作郎張九成直徽猷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以成言父老乞侍養故也。右中奉大夫和州許和卿降二官放罷。先是和卿之子太虛。以捕獲宜章土寇之勞免文解。而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言。祖宗以來。監使知通親戚。不許於所部從軍。以革冒濫。乞申明行下。和卿遂罷。

甲子。廢白州爲博白縣。隸瓊州。隴州爲平南縣。隸潯州。以廣西提點刑獄公事郭孝友言。二郡土曠人稀。不能償官吏之費故也。
乙丑。詔信安郡王孟忠厚。德慶軍節度使章淵特許赴行在。是月。詔權貨三務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大率鹽錢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礬雜收又居其一焉。二十四年。收二千六百萬有奇。三十二年。收二千一百五十六萬有奇。乾道六年三月癸丑立額。

左宣教郎遂寧府府學教授程敦厚。應詔上書。且獻所注經世十論。曰。畏天恤民。量敵嚴實。正俗練兵。生財專任。廣聽審慮。大略言。敵勢方堅。吾軍未復於兩河。而不忍輕用於民力。願汰冗兵。節浮費。又言。宰相有好功之志。非社稷之福。願陛下加意審慮。寧拙而遲。無速而悔。又上趙鼎書。言今日之事。戰未必爲是。而和未必爲非。要不可令敵執其權。而反以制我。鼎亟稱之。張浚曰。姑試而用未晚也。乃除通判彭州。敦

厚之元孫也。之元，府山人，故少卿，教厚上書，以文集行狀修入，而不得其時。按今年六月下關求買八月張浚始自行府還朝，且附此月宋當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

【紹興六年】九月丙寅朔，上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執黃旗報捷者，乃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政、董先引兵攻魏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上已登舟，詔守臣李謨即舟中奏事，遂宿北郭之稅亭。

丁卯，御舟宿臨平鎮，上於舟中與宰執論岳飛之捷，固可喜，淮上諸將，各據要害，雖為必守計，然兵家不慮勝，慮敗爾，萬一不測，不知如何，更宜熟慮，趙鼎等奉命而退。邵武軍進士危無咎特補下州文學，以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無咎從軍日久，委有勞效也。

戊辰，上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上問以民間疾苦，渙之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對，言者論渙之儲備擾民，詔轉運副使張匯究實，匯言，渙之和借塗金滿器至十，收辦衛士五千人食用肉直千緡，而止償民三分之一，乃削渙之二秩，仍令匯治罪，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上曰：朕猶恨累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

己巳，次阜林，上謂宰執曰：岳飛之捷，兵家不無緣飾，宜通書細問，非吝賞典，欲得措置之方爾，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青之來，彼意甚堅，趙鼎曰：河東山寨，如韋鈺輩，雖力屈就金人招，而據險自保如舊，亦無如之何，羈縻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輩必為我用，上曰：斯民

不忘祖宗之德，吾料之必非金人所能有，鼎等曰：願陛下修德，孜孜經營，常如今日也。

庚午，上次秀州，直祕閣王□□並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權殿前司公事解潛，帶御器械提舉宿衛親兵劉錡各領銅八斤，坐以不經御史臺印驗旗號舟船，於禁衛內乘使，為侍御史周秘所劾也。起復右武大夫文州團練使廣南東路兵馬鈐轄都督府推鋒軍統制韓京領和州防禦使，以掩殺嶺南諸盜之勞，故有是命。

辛未，御舟次平望。

壬申，次吳江縣，平海宣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兩浙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行宮供職，是日，偽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節開道走行在，上書言利害，先是劉麟嘗養俠士劉挺等二十餘人，待以殊禮，孝純自留得其陰謀。

如賊臣輩欲令挺輩劫七首，行二浙，以應之，書取於陛下，得以肆其猖獗矣。又言，金人於沿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為戎器者，以厚直償之，所積甚衆，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且暮乘風北濟，而所在岸口，視之恬然，儻利於吾，彼寧不為之禁，豫大懼，遂罷通貨場，又言，豫遣使封廣王。

李成獻策，事並見四五月辛酉，防俠士禁商販之可為軍器者，並見又請分兵守京西諸州，斷貝勒之糧道，擄劉豫之巢穴，則淮南關陝之兵，不攻自解，又言，山東長吏皆本朝舊人，日望王師之來，爭為內應，以贖前愆，惟李邦有異志，不復心懷本朝，孝純嘗與邦論及朝廷，邦曰：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終不可免，漸事見二年六月戊戌，故孝純及之。

在三年，敵出助兵，李成獻計，皆在四年，則其書當在金錄未入犯之前，今且依徐夢莘北風會編附此，疑非今年也。書首稱偽尚書左僕射，按偽齊有左右丞相，而無僕射，又夢莘久已罷去，此時偽相乃劉麟，張瑄為之，姑附此俟考。

癸酉，上次平江府，以水門隘不通御舟，乃就登於城外，百官朝服乘馬，扈從至行宮，賜百司沐浴三日。甲戌，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乞赴行在，從優詔不許。

乙亥，韓世忠自楚州來朝，上特宴世忠，令入內侍省都知黃冕押伴，上督世忠進兵，世忠不從，此韓世忠與世忠不睦，世忠入見，但于今月十五日，韓世忠辭免御筵，今併附此。

韓瑤並為閣門祇候，以彥卿自北來歸，而張浚言瑤向其川陝宣撫司，啓獻陳法，頗有可采也。武翼大夫關門宣贊舍人添差洪州兵馬鈐轄王才，再任。

戊寅，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撫問江東，淮西宣撫司諸軍家屬之在金陵，當塗者，詔元在職事官日輪一員面對。

己卯，上謂執政曰：前此大臣誤國，科斂百姓，以供不急之費，今日正復用兵，未能蠲除力役，真有愧也。

詔四川都轉運使李迥與制置大使司及川陝宣撫司行移並用中狀書檢不繁銜始趙開於兩司並用申狀至是改之

庚辰趙鼎奏昨日趙密巨師古軍中苦重醫之疾者得陛下所賜藥皆一服輒愈上曰朕於醫藥嘗所留意每退朝後即令醫者診脈纔有虧處便當治之正如治天下國家不敢以小害而不速去也詔臨安府百司移行並增行宮二字行宮留守司奏以秘書少監吳表臣兼參議官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兼詳議官秘書省正字胡理兼主管機宜文字又請右承議郎通判臨安府袁復一趙令結並兼幹辦公事大理寺丞吳彥章準備差遣皆從之

復一以十月己亥令結以十月己未詔四川應上供內藏封樁等錢並許都轉運司拘收應用從都轉運使李迥請也一曰封樁禁軍關額錢二曰減罷吏人請受錢三曰省戶長雇錢四曰經制頭子錢五曰贖學租課錢於是樁撥提刑司錢八十九萬後四日迥始辭行

辛巳詔龍圖閣直學士汪藻所辟編類詔旨官二員並理在任月日俟成書投進日比附自來修書體例取旨推恩右朝請大夫新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聽問直秘閣以樞密院言聽問在閩中招捕海賊鄭廣宜力故也又賜福建安撫使張致遠詔書獎諭

致遠職詔在是月甲申壬午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范冲言近重修神宗皇帝實錄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奉聖旨別為考異一書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口口皆宗皇帝實錄考其議論多有誣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據甚明亦乞別為一書志其事實欲以辨誣為名每月校勘到卷數差人吏親事官送至行在付冲看詳修定就呈監修相公訖有合添改去處卻發回史館庶幾不致妨廢從之

鑄行在所度支金倉部太府司農寺印岳飛以孤軍無援復還鄂州是日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發涪州初焞因辭新命右朝議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奉詔即所居教道焞始就道固時已有罷命俄除知開州固除都在十月辛丑

癸未詔太廟神主權奉安於平江府能仁寺遇朔享日令太常寺焚香詔嗣漢王仲湜安定郡王令廬交互赴行在武舉童子江自昭年十二能誦兵書及步射詔行宮戶部賜帛寵之自昭江山人也直秘書准西宣撫司參議官李健知宣州降授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陸彥欽知婺州降授右朝奉大夫直秘閣范正己知衢州彥欽等始為吳玠所勅送潼川府治罪而中書言別無合勘理事故以郡守處之

事祖在去是日左司諫王縉入對乞江浙人戶預以米斛折納細絹者抵斗交量勿收耗凡頭子糜費之類皆捐之翌日如所請行下時縉以大臣不和為憂乃言今陛下所以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爾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閒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聞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三言之

縉疏在此月而不得其本日因縉上殿附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五 一七〇九

乙酉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權都府參議軍事王彥免持服查行至鎮江遭母憂上疏乞解官不許仍趨還引對時左武大夫康州刺史種潛為彥中軍統制官從至行在詔潛領文州團練使亦以金帶錫之潛師中子也

潛入對潛言在十月丁酉丙戌故左宣義郎石芳特贈一官芳元符末為太學正坐上書入邪上尤甚籍停官與元府編管至是用其家請而贈之詔宜州守臣兼帶提點買馬

丁亥吏部侍郎晏敦復權戶部侍郎王傑等上紹興重修祿秩新書五十八卷看詳一百四十七卷乞鑄板施行詔俟落權字敦復與離所提舉詳定官各進一秩凡所刪定官遷秩者一人選人改京秩者五人其後俟再詳乃止遷一秩三省戶刑房已下減磨勘年有差

戊子詔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劉光世軍錢糧副使俞俊應副張俊軍錢糧子諲與俊不協俊數有論奏而光世向氏婿也故改命之尋詔子諲與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俞俊兩易子諲乞還政不許

子諲與俊俱兩易在十月庚子乞致仕命戶部員外郎霍盡就鄂州置司專一總領岳飛一軍錢糧左承議郎新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計有功都督行府書寫機宜文字

己丑徽猷閣直學士江西南西路都轉運使趙子澹陞寶文閣直學士以中書言子澹應副岳飛大軍及行府官兵錢糧無闕故也轉運判官逢汝零令再任建州布衣胡憲特賜進士出身添差建州學教授憲安國從兄子也

有舉行累召不至右朝請大夫知處州呂丕開直秘閣徽猷閣待制知明州仇愈直徽猷閣知衢州吳革各進一官以三省言丕開等究心郡政吏城民安故也温州進士張頌召赴都堂審察頌端安人以歲旱民饑率鄉人就陶山湖之側築陂儲水溉田萬餘畝小民就食者且千人龍圖閣學士章誼時守温州上其事於朝且言頌素有文行衆所推許乃有是命

庚寅直秘閣秦梓知漳州尚書左司郎中耿自求言竊見祖宗以來內自京師畿邑外及五路養兵數百萬衆所以重本兵也願詔天下諸州府招刺一二萬衆先足禁衛兵額次招上中禁軍仍寬以數年之限歲選強壯及等之士以充其額詔樞密院措置是日張浚復往鎮江視師初偽齊劉豫因金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尚書左丞參知政事高慶裔在兵開而得立故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帥左副元帥魯王昌初在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每認山東為己有及宗維以封豫昌不能平屢言於金太宗晟以為割齊腴之地以予人非計晟不從及是豫聞上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覓求兵為援且乞先寇江上賈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事宋國王宗警言曰先帝所以封豫者欲豫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收則我受其害况前年因豫乞兵皆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右副元帥潘王宗弼提兵黎陽以觀變於是豫以其子偽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改淮西王又以主管殿前司公事兼開封尹許清臣權諸路兵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五 一七一一

205

馬大總管。尚書右丞李邦彥。講議軍事。戶部侍郎張瑄。兼行軍參議。又以故叛將李成。李成大將征軍。成此時為中。侍大夫安化軍。軍官使知州。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統之。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縣。以趨宣徽。姪猷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偽詔勝示。指斥鑾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謀報豫挾金兵來寇。主管殿前司公事楊存中。在淮壩先以二百騎馳至盱眙。觀形勢。還奏事。留宿內殿三日。條上禦寇之策。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眙。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在楚。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在鄂州。聲勢了不相及。獨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道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上視師。至是發行在。

辛卯。中書舍人董敦元。陛下雖當巡狩。必載廟主。然近歲時享。徒以有請勿殺牛者。至三牲不備。而謂之隨宜。今陵寢尚淪僞境。歲時衣冠之游。未獲嚴奉。獨有太廟神主。祀事必過於厚。情文始稱。願明詔禮官舉行。以稱陛下祗事神靈之意。從之。都督行府擬定盜賊徒中。自相招誘出首賞格。五十人以上。守關進勇副尉。三千人。忠翊郎。凡十等。仍並賜銀絹有差。

壬辰。上諭大臣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開去取。有益治道。即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若唐鑑正可為諫書耳。何備。高宗之崇儒講學。即太宗身賜。風雨霖霖。而殷情。開文學館之時也。況聖訓有曰。朕之務學。欲知治亂成敗。君子小人之迹。而後日之遺。雖去取皆資治通鑑。正可為一諫書耳。是則帝王務學也。豈徒誦說云乎哉。左

司諫王紱言。竊見軍興以來。費用百出。州縣科敷。有不能免。已降指揮。官戶並同編戶。所以寬下民也。諸處寺院。有莊產多者。類請求於貴臣之門。改為墳院。乞免科敷。朝廷優禮大臣。特從所請。然官戶既不免墳院之名。蓋緣官戶。豈得獨免哉。況又前宰執員數不少。所在借徒。僥倖干請。使莊產多者獨免。則合科之物。均之下戶。非官戶同編戶之意也。詔戶部申嚴行下。左朝奉郎林叔豹知饒州。叔豹為御史。坐秦檜累久斥。至是稍復之。進士何崎獻孫子解語。賜束帛。

癸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按大理國本唐南詔。大中。咸通間。入成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騷動。藝祖皇帝鑒唐之禍。乃棄越嶲諸郡。以大渡河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禦戎之上策。今國家南市戰馬。通道遠夷。其王和譽遣清平官入獻方物。陛下詔遣其直。卻馴象。賜敕書。即桂林遣之。是亦藝祖之意也。然臣有私憂。不可不為陛下言之。今日干戈未息。戰馬為急。桂林招買。勢不可輟。然而所慮者。蠻人熟知險易。商賈盡為竊。審我之利害。伺我之虛實。安知無大中。咸通之事。願密諭廣西帥臣。凡市馬之所。皆用謹信可任之士。勿任輕信生事之人。務使羈縻而已。異時西北路通。漸滅廣馬。庶幾消息未然。詔割與廣西帥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

【紹興六年】冬十月乙未朔。上率百官遙拜二帝。右朝散大夫提舉淮南東西路茶鹽公事蔣璨直秘閣。上召璨入對。乃有是命。蔣璨。初除。不帶茶字。當時張澄。改除。乃并以茶事歸蔣司耳。

丙申。詔諸路州軍。將西北流移無歸人民。情願充軍。堪披帶少壯人。招填禁軍闕額。尚書右僕射張浚言。昨令兩浙。江東州軍。勸誘大姓。就買官誥。今來將欲就緒。望將每州勸誘及三十萬緡以上。知通縣令當職官各減二年磨勘。及二十萬緡。減半推賞。從之。後旬日。中書言。恐當職官趁數希賞。卻致科敷。乃命行府覈實。如無抑配擾人。即如前詔。中書所奏。在是月丙午。秉義郎李綱特除名。送漳州編管。綱入內黃門也。主承

受劉光世軍奏報文字。坐罪轉歸吏部。光世以其貧。乃贈之金。趙鼎。張浚聞之。奏綱不法。下大理獄。具坐管與光世交通。光世為之市常州田數百畝。又遺以五十金。法寺營網賊罪徒。追二官罰金。鼎進呈。特有是命。綱後死於貶所。趙鼎之中興遺史。嘗思嚴祗侯李綱者。能誦詞。善小說。主養飛禽。呂頤浩在都堂。聞飛禽數百。其聲如音樂。問之曰。鶴也。詰其所主曰。內侍李綱所養。每有金銀。其足又有鷹鷂之屬。甚眾。皆御前所願。浩不樂。明日。英之詔。綱送吏部。綱主營飛禽。有官人皆與綱。遂居於金壇之別業。綱嘗為劉光世承受。光世以其貧。乃贈之金。願浩聞之。下大理寺。除名。俾州編管。死於所。姓之係此事。於紹興三年。二綱動後。忘奈何。批旨。罷張浚。部侍郎。按此時。平江未有徽書。

當是傳等得二十一日所遣書有大逆之語而為此說也世修所謂呂權機事者蓋呂頤仲與中深斥官官之類故有此言若據

臣訪聞朝廷近日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詔堂殆無虛日昔王淵康履之交結黃潛善汪伯彥之自謀皆以謂舉天下不能動搖殊不知人怨神怒禍變之起易於反掌今廟堂之上請託干與行而不疑者必以謂兵之強足恃是未之思也

報鼓遂遣所親金使駭為前驅金以精騎繼之萬一出此支不暇矣鼎復以書與汝云使極強軍掃蕩之後敵將未嘗不望

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且道諸將守江防海汝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

制於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汝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

退趙姓之遺史云劉光世軍廬州聞劉麟入寇其勢甚熾密申宰相趙鼎乞降樞密院指揮退保太平州蓋樞密院事折彥質助為之

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帥有慢令不赴期會者請

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厲其餘上親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

晝夜併行至廬州而光世兵已出東門子誼直入城見光世具其綱船至岸次光世乃止

價貴踊右司諫王縉以為言乃罷之右中奉大夫李平仲起復充四川制置大使司檢法官平仲開封

知秦檜故檜薦用之節已資政殿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薦嘗任知縣人十三員政績乞已任通判

者與大郡見任縣道者與小郡並俟終更日赴任仍從本司隨才選差內選人俟改官丁憂人俟服闋日

命行營前副都統制王彥為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汝嘉等乞以右通直郎新知濠州蔡

延世等二人充參議官量賜激賞錢仍令浙西漕臣淮南提點官應副軍食皆從之

左迪功郎方曉。左從事郎朱翌並為敕令所削定官。翌載上子。曉上。曉家人。曉。趙鼎客也。曉已見元。監察御史趙煥請令御史臺今後日受諸路詞訴。其事重者。日久不決者。申取朝廷指揮。共監司州縣。留滯經時。裁處失當。亦許依法彈奏。詔御史臺所受諸路詞訟。如有事理重者。日久不決者。具申尚書省取旨。詳餘如所請。詔總制司錢令諸路州軍通判。依已降指揮。悉心拘收。別用庫銀。依限起發。非專降朝旨。不以為何官。司並不得應副。如違。通判先降二官。放罷。仍令提刑司檢察。時諸郡多截用總制錢。申乞除破。都省言。總制錢乃朝廷於常賦之外。講畫到錢數。故申飭之。尋命監司守臣。擅行兌借。截用者。視此。後當在十。詔廣西路宜和官鑄當二小平錢。並令行使。有鼓唱為毛錢之人。重行決配。右通直郎督都府幹辦公事張射引對。翌日。詔賜同進士出身。與陞擢差遣。是日。劉猷以乘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與猷前鋒。過於越家坊。敗之。猷孤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欲會驍於合肥。

癸卯。趙鼎進呈劉光世所奏事宜。上曰。光世之意。似欲退保采石。鼎曰。據諸處探報。殊無金人。如此則自當聲擊。若官軍與賊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則他時何以立國。但光世分兵隨處禦捍。已見失策。今賊兵既以渡淮。唯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茲為得計。萬一使賊得志於光世。則大事去矣。折彥質曰。賊如趙鼎所論。上顧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朕度金人行兵不如此。止是劉猷之乘。若合張俊。光世之軍擊之。理無不勝者。此段據日原所記。入。按鼎所奏。與諸家記載。及當時諸官論列全不同。當時鼎與折彥質初欲抽兵。後知無金人。乃有此奏也。不則至質誤時。政記。容有修潤。亦未可知。更當詳之。

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猷遇。賊據山險。列陣外。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不可不急。乃遣權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背。短兵接。即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司前軍統制張宗顏等自泗州南來。率兵俱進。賊衆大敗。猷以首抵謀主李壽曰。適見一將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官軍獲李壽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猷敗。拔寨遁去。光世遣王德道擊之。先是上賜德親劄。諭令竭力協濟事功。以副平日眷待之意。德奉詔。與沂中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是役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偽交鈔告救軍須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孔彥舟圍光州。守臣教武郎王幸拒之。彥舟聞猷敗。亦引去。北方大恐。趙鼎事實。初。鼎會集出江上。未知為計。鼎自上殿。曾請將。皆鼎自擬。據上親筆。付諸將。於是皆恐。鼎亦會。鼎與劉猷。遇多破之。使賊失。投大。而。皆鼎之始謀也。呂中大事記。自紹興四年。趙鼎為相。偽與金分道入犯。鼎決親征之。於是世忠。連屯揚州。流星。庚。之計一行。遂。遂於大。而。金。偽。俱。通。矣。鼎。又。為。沒。可。當。大。事。以。編。府。視。師。江。上。將。士。見。沒。來。勇。氣。百倍。而。軍。聲。大作。自。五。年。始。公。既。平。東。南。無。盜。區。於是。鼎。左。渡。右。進。平。事。事。兼。領。樞。密。俱。帶。都。督。出。視。師。以。行。府。為。名。而。鼎。居。中。總。政。表。裏。相。應。

孟庚。沈與求有三省樞密奉行府文書之譏。而鼎至公協心。未嘗計較。設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諸賢聚會。一時號小元祐矣。自六年渡。行邊。盛。不。憚。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光。世。屯。龍。州。以。招。北。軍。岳。飛。屯。漢。陽。以。窺。中。原。張。浚。為。進。屯。計。而。鼎。與。世。忠。心。實。張。浚。以。當。總。行。府。命。皆。浚。以。進。事。不。必。真。朝。廷。恐。失。機。會。故。偽。寄。入。寇。波。指。有。進。擊。無。退。保。之。說。諸。將。以。一。人。渡。江。即。斬。以。殉。之。首。於是。揚。州。中。捷。於。藕。塘。北方大恐。而金廢劉豫矣。此紹興四年以後。七年以前。所以大異於紹興之初也。大司農少卿樊寶請沿江開田。不成片段者。比民間例。止立租課。上等立租二斗。次減二升。又次一斗有半。召人承佃。免一年租。從之。故朝奉大夫俞嗣追一官。嗣官以致仕乞任子。而吏部言。嗣用明堂約局改秩。雖已身亡。亦合審量。故有是命。

乙巳。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言。被旨令催促趙開。應副吳玠軍前糧餉。臣即考其稽滯之由。方見得見今水運。尚係以前歲計合起之數。蓋緣遞年登帶。以至今日。臣準指揮催促。雖據回申。止是泛稱已牒逐路運司管轄。措置裝發。並無的確。已未起發之數。由臣人微望輕。無以號令諸司。竊恐緣此。上累國事。伏望特降睿旨。下趙開。應本司文移。略行報應。庶於職事。免致曠弛。趙鼎乞令開分析。上可之。時益已命逐路漕臣。分認地方。遞相交割。後半月。又言。開別不應副舟船及水脚錢。乃詔開與逐路漕臣同措置津運。如軍食少有不繼。並一等取旨。後。謂。在。是。月。庚。申。歸正人黃捷特補成忠郎。捷。承。縣。人。劉。豫。之。叛。也。捷。率。鄉。民。保。守。山。寨。數。報。賊。中。事。宜。至。是。與。其。弟。淵。挺。身。來。歸。故。錄。之。也。詔。瀘。川。府。守。臣。景。興。宗。進。職。一。等。廣。安。軍。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隆。宗。王。少。卿。馮。檄。並。進。一。官。去。年。蜀。中。旱。與。宗。等。率。民。賑。貸。檄。居。遂。寧。府。自。出。米。數。百。斛。以。率。鄉。人。鄉。人。謹。趨。之。饑。者。賴。以。濟。制。置。大。使。席。益。聞。於。朝。故。賞。之。隆。宗。縣。人。也。日。原。無。此。句。以。紹。興。七。年。十。月。八。日。尚。書。省。檢。修。入。

丙午。右從事郎鄂州蒲圻縣令劉旁循一資再任。旁為邑再歲。戶口益增。用部使者請而命之。丁未。左宣教郎江西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羅薦可進秩一等。先是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聞上巡幸。遣薦可奉表問起居。且言。自古用兵。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斬黃間。約岳飛。兵相為犄角。以夾擊之。大功可成。繼而王師屢捷。綱又奏。陳利害大略。以謂。竊見間探所報。偽齊乞兵於金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泥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只見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賊情狡獪。匿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墮。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厲。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同實。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上以綱所陳利害。切中事機。賜詔獎諭。綱再奏。願降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厚給贖贖。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故武經郎神廣特贈武翼大夫雄州防禦使。廣守陝州。死於難。張浚在陝西。嘗贈一官。至是樞密院以為薄。乃申命焉。事。在。建。炎。元。年。四。月。

建炎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六 一七二一

左司諫陳公輔言在法臺諫官不許出謁許見客都司大理寺官並禁出謁休日許見客比緣多事廢弛往往不依法禁非惟不能杜絕請求亦恐有防職事乞申明行下從之

戊申上謂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寢奏報到又輒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左從事郎張登特改左承事郎登以薦對而有是命

辛亥楊沂中捷奏至俘戮甚衆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於凶虐勉強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願趙鼎曰可更戒敵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陣歿之人亟爲埋瘞仍置道場三晝夜以示矜憫上嘉張浚之功賜詔略曰賊雖犯順犯壽及濠州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乞將至龜山太平州人並轉一官資別有功人量與增賞上從之

改左宜教郎執在政和中嘗上書言當以變舜之道治天下不當用黃老之說又言蔡京誤國童貫梁師成等不當用事坐奪官舒州編管至是用趙鼎薦對乃有是命翌日上謂鼎曰朕昨覽執所上疏極爲忠憤而執纔編管耳此有以見道君皇帝之聖德也若據諸人之意必殺之矣制曰朕側席圖治渴聞謠言爾頃在難言之日銳然獻忠以取竄逐豈知有今日之遇乎爰因造朝召對便殿遂俾改秩錫以贊書庶幾四方知朕好惡直徽猷閣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改除直祕閣九成以貼職太峻因辭不受上不許九成言今日辭免非矯激要名第不欲因九成上素朝廷綱紀朝廷察其意爲之改命仍賜詔獎之

壬子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七年五月 制司增印錢引始此

癸丑右司諫陳公輔言近行在職事官輪對已周自今臺諫止有三員逐日上殿班次亦少見在行在審計官告糧料權貨鹽倉及茶場等元不係面對上件文臣皆係朝廷選差之人今來若有已見願面對者乞許輪對一次庶使臣下各得盡其所言而艱難之時亦少裨聖政之萬一也乃命輪對如一年之詔

二年五月丙子詔行在臺務官得輪對八月丙申罷之是日張俊楊沂中引兵攻壽春府不克而還

乙卯侍御史周秘奏貸遺所得之俘上曰秘此意甚善朕方痛念西北之民皆吾赤子進爲王師所戮退爲劉麟所殘不幸如此今當給與錢米然後遣之使歸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各進官一等以建國公讀孟子終篇也於是本閣官武經大夫帶御器械邵諤已下及資善堂官吏各進一官資

詔省部應平江府管內士民陳訴事件不拘常制許令受理用權戶部侍郎王侯請也

丙辰直龍圖閣知建康府葉宗諤祕閣修撰中書言宗諤治效有聞民安其政故陟之也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章誼入對論平江之民所甚苦者在於催科之無法稅役之不均疆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遂使下戶爲之破產今欲革此二弊若責之監司則不過移文於郡守責之郡守則不過移文

於縣令是三人者吏課遊委酬應多方雖有敏強之吏功不能專力所未暇況吏不盡才則又非徒無益也伏望明降詔旨專委通判一員均平稅役先開首原之路次舉告成之令詢考鈎稽責以期限賞信而罰殿則二弊可革貧富俱安公私共濟矣乃命左朝奉郎添差通判府事孫邦措置後不果行詔江西制置大使司辟右迪功郎李琦上猶縣丞指揮勿行琦以李綱奏辟仍乞免避本路茶鹽官親嫌詔特許而言者謂丞當用京官琦攝官未及二考無舉主不在奉辟之數徇李琦而廢朝廷之法四臣竊惜之命遂寢

丁巳修武郎張勳特換右通直郎勳在劉光世軍中權主管機宜文字張浚言其有學行乃策試而命之戊午改廣州奉真觀爲來遠驛以備招來諸國貢使

己未趙鼎奏比見探報劉麟所起山東京畿人夫有自書鄉貫姓名於身而就絃者上曰何故如此鼎曰苦其力役耳臣昔在陝西親見調夫而民間大不聊生號哭之聲所不忍聞是以聖人常以用兵爲戒仁宗皇帝勤儉積累四十二年府庫盈溢下無貧民上曰他時事定願不復更見兵革

庚申右司諫王縉言州縣和糶關子勒令繳運多所阻滯乞令只於關子背批繫年月日州州用印給付任其使行從之右宜義郎賜緋魚袋李弼追二官改正章服弼自關子內舍生以進明堂頌授官校正御前文籍改秩賜服至是自言恐合審量故有是命是日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易青爲廣東賊魯袁所執青不屈死之袁本軍士去爲盜後受經略使季陵招安以爲承信郎已而復叛至是經略使連南夫與摧鋒軍統制韓京會於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袁營青在行中爲所執賊驅至後軍將趙績寨外謂績曰汝大軍爲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耳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略持黃榜來招安易青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家賊怒焚之青誓不絕口而死青無妻子事聞特贈保義郎開門祗候官爲薦祭焉

辛酉左從政郎王湛循二資湛獻負薪論於朝起居郎權給事中張璠言其人可用故也按此王湛有二一人進士出身

紹興十一年除軍器監主簿其一人從軍補官紹興十一年爲樞密院計議官此乃有出身者也

壬戌直祕閣知雅州李革爲陝西路轉運判官廢梅州爲程鄉縣隸潮州又廢長樂縣爲鎮時梅州之北四百餘里地不耕種人無室廬而長樂戶口不滿數百故用諸司請而廢之十四年復梅州

詔太平州編管人范濂移惠州編管濂初以上書誣詆昭慈聖獻皇后奪官編置至是復獻書張浚詆毀大將故竄之此恐是范濂是日日中有黑子

癸亥張浚遣左承議郎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後二日除直祕閣遺還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賓客往來其間遂不協及楊沂中奏捷鼎即求去位上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

命遂寢

丁巳修武郎張勳特換右通直郎勳在劉光世軍中權主管機宜文字張浚言其有學行乃策試而命之

戊午改廣州奉真觀爲來遠驛以備招來諸國貢使

己未趙鼎奏比見探報劉麟所起山東京畿人夫有自書鄉貫姓名於身而就絃者上曰何故如此鼎曰苦其力役耳臣昔在陝西親見調夫而民間大不聊生號哭之聲所不忍聞是以聖人常以用兵爲戒仁宗皇帝勤儉積累四十二年府庫盈溢下無貧民上曰他時事定願不復更見兵革

庚申右司諫王縉言州縣和糶關子勒令繳運多所阻滯乞令只於關子背批繫年月日州州用印給付任其使行從之右宜義郎賜緋魚袋李弼追二官改正章服弼自關子內舍生以進明堂頌授官校正御前文籍改秩賜服至是自言恐合審量故有是命是日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易青爲廣東賊魯袁所執青不屈死之袁本軍士去爲盜後受經略使季陵招安以爲承信郎已而復叛至是經略使連南夫與摧鋒軍統制韓京會於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袁營青在行中爲所執賊驅至後軍將趙績寨外謂績曰汝大軍爲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耳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略持黃榜來招安易青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家賊怒焚之青誓不絕口而死青無妻子事聞特贈保義郎開門祗候官爲薦祭焉

辛酉左從政郎王湛循二資湛獻負薪論於朝起居郎權給事中張璠言其人可用故也

紹興十一年除軍器監主簿其一人從軍補官紹興十一年爲樞密院計議官此乃有出身者也

壬戌直祕閣知雅州李革爲陝西路轉運判官廢梅州爲程鄉縣隸潮州又廢長樂縣爲鎮時梅州之北四百餘里地不耕種人無室廬而長樂戶口不滿數百故用諸司請而廢之

詔太平州編管人范濂移惠州編管濂初以上書誣詆昭慈聖獻皇后奪官編置至是復獻書張浚詆毀大將故竄之

癸亥張浚遣左承議郎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後二日除直祕閣遺還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賓客往來其間遂不協及楊沂中奏捷鼎即求去位上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

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社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為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浚朝夕還。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為慮。鼎曰。萬一議論紛紛。曲直淆亂。是時陛下必不秘今日之言。臣狼狽無疑矣。陛下即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陛下考慎之明乎。上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初宜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衷。並議回蹕臨安。以為守計。上許之。

朱熹謂浚沒行狀云。公未至平江。時鼎等已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云云。上聽然從。公計今擬取附此。

呂中大事記。建興二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此汪黃為之也。然自明州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黃為之乎。自紹興八年。定都臨安。不復還都。此秦檜為之也。六年。浚獨相。乃有建康之幸。七年。鼎獨相。已有駐蹕臨安之議。亦檜為之乎。胡寅有言。陛下父兄在。金中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孫。為中國皇帝。吾之歸。有日矣。痛為若風。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於今年。日迫日切。而獻謀奉議之人。方謂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歸之心。則求建都之地。臣所未喻。不得已。則如浚所請。建都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慨。可也。今乃思心於一隅。何義哉。故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郝仲連。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更與七資恩澤。始錄河中死事之勞也。

事見建興元年五月。江南東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吳序賓。乞去歲本路三州旱歉。流移歸業之人。與免差役一次。從之。

十有一月乙丑朔。進士詹叔。特免文解一次。仍賜帛三十四。叔。玉山人也。嘗投匭上書。且獻平定策。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言其可採。故錄焉。太常設故贈少保神師中曰莊愍。

純禮元符尚書右丞。嘉祐執政。

丙寅。故中大夫范純禮。再贈資政殿學士。其合得恩澤。依數貼還。以其家有請也。後諡恭獻。

第二十二人。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言近勦殺劉猷賊馬盡淨。生擒簽軍萬餘人。已將強壯之人。練團入隊。天寒無衣。詔有司製綿裘四千授之。

丁卯。左司郎中耿自求。言殺人者死。古今不易之典也。吏緣為姦。迎合時好。希說賞典。不以情實。例奏可憫。苟盡原貸。生者即幸矣。奈死者冤抑何。願詔監司州郡。今後詳究可憫之理。謂所以傷人。不應致死。偶而致死者。方為可憫。若因鬪爭毀罵。復有用棒刀手足等殺人致死。則相犯各有輕重。尚何情之可憫乎。仍乞詔憲司州郡。如案情疑慮。誤用法意。能雪活人命。自合依舊日賞典施行。庶幾絕官吏希說之望。使生者死者。均被聖朝平允之澤。詔刑部看詳申省。太常諡王巖叟曰恭簡。以其孫右迪功郎。循友有請也。

戊辰。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提舉詳定一司敕令張浚。特遷左光祿大夫。以祿秩成書也。浚固辭不許。請回授其兄右承事郎直徽猷閣。於是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沈與求。乞以經修一官回授其兄右迪功郎。夢求。上皆許之。中興後。輔臣以進書恩回授親屬。自此始。沈乞回授。在是月甲申。與求乞回授。在十二月甲辰。 詔應轉對官。如有疾故。許實封投進文字。更不引對。

起居舍人呂本中。引疾再請奉祠。不許。本中言。自古中興。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必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都邑未定。禁衛單弱。望論大臣。先求二者之要。而力行之。武經閣門祗候知壽春府孫暉。特遷武功閣門宣贊舍人。錄堅守水寨之勞也。暉言。本府進士金覺。贊畫有方。乃以覺為下州文學。

己巳。右奉議郎以知濠州韓元傑。以軍儲無闕。遷一官。停官人鄭謬。上書言。用兵急切。邊機利害。二策。詔謬故官為左從政郎。左宣教郎蘇籍。知大宗正丞。籍。徽孫也。起居郎權給事中張彥言。比罷待闕。寺監等官二百餘人。蓋欲慎選才能。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新除。而籍乃以專事馳騫。干請權貴。無恥而得之士。論紛紛。以為不可。遂罷其命。

庚午。詔張浚。召還行在所。令學士院降詔。上又別賜手書。遣內侍勞問。仍以端石硯筆墨刀劍犀甲賜之。辛未。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陳與義。為翰林學士。趙鼎嘗言曰。浚沒既因軍小難。遂有見迫之意。會中書舍人陳與義不樂於鼎。遂傾心附之。乃以與義引范仲淹之說告

之。浚以為奇貨。劉子羽與聞其事。皆為人言之。

左司諫陳公輔。請措置宮廟之官。毋使太濫。曾任侍從以上。俸給優者。捐之。曾經除名。編置罪惡重者。罷之。百官祿料米麥數多。亦當酌中。例與折減。詔堂除宮觀。依已得旨。除見任郡守侍從外。非吏部格者。令御史臺彈奏。

癸酉。湖北西宣撫副使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上曰。淮西既無事。飛自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知尊朝廷。凡所命令。不敢不從。上曰。劉麟敗北。朕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也。趙鼎小

飛起發。未至江州也。上謂云。飛自不須更來。則必止其行矣。當考。

丙子。左朝請大夫直祕閣新知宣州李健。右中大夫直祕閣新知袁州汪召嗣。並降一官。放罷。健等為劉光世軍中謀議官。金之入犯也。自盧運歸。且勸光世退保采石。至是張浚言。健等久在軍中。坐食厚祿。倉皇南渡。上下解體。故罷之。中書舍人董舜奏。二人議罪施行。當坐軍法。今日正大明賞罰。以警中外之時。不容輕貸。乃又降一官。

丁丑。觀文殿學士行宮同留守孟庚。自臨安來朝。翌日。辭還。都督行府關立定。回易庫官賞格。凡本錢萬緡。歲中收息及六分。賞錢二百千。遞增及十分。賞錢千緡。本錢五萬緡已上。各更轉一官。不及六分。令檢察司取戒飭。不及五分。申行府當議酌情行遣。仍勒令賠還。從之。左文林郎新敕令所刪定官鄭剛中。引對。剛中言。陛下臨御十年。寬刑罰。省科徭。戒貪賦。恤饑窮。嚴警備。每一詔下。丁寧懇惻。而德澤未徧者。蓋天下有虛文之弊。臣願為士大夫下勵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德。視斯民利害。如其家。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廷。使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于官府文書之上。翌日。輔臣進呈。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才。朕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為寶。但冀一歲之閒。得十數輩人物。乃足為寶也。又翌日。以其言令

學士降詔出榜朝堂。遂以剛中為左宣教郎。充樞密院編修官。上謂在是月戊寅降詔在己卯。剛中改官在辛巳。今聯書之。

戊寅。右司諫王縉言。竊見朝廷拋降軍須之類。諸路州縣承受。鮮有不均之民間者。緣朝廷有不許科敷之文。監司不敢任科敷之責。而責之屬部。知通復不敢任責。而委之屬縣。令佐欲避其名。則付之胥吏。姦弊百出。無不至矣。若自今以後。應和糴糧斛之類。有不免均之人戶者。逐縣各具承受之數。以編戶計之。少則均及上戶。逐等分上中下三等。各若干。多用物力。或苗稅通計。每若干貫石。當若干零數。與免逐鄉開人戶姓名。逐戶具合買數目。并官給價錢。真書大字。榜之通衢。使民間知其無廣拋之數。則胥吏無所容其姦。豪右不得計囑而幸免。善弱下戶無倍出之患矣。從之。詔諸路宣撫司。屬官許本司奏辟。或朝廷差除。內京官並以二年為任。願留再任者。取旨。時議者以為自兵興以來。士大夫一入軍中。便竊議而鄙笑之。指為濁流。皆緣朝廷未知審擇。一聽其辟差。故所用之人。或坐罪廢。或報私恩。或因應副。或出干求。貪利覓官。略無去就之節。有更十年而不退者。故條約焉。右宣教郎知慶州信豐縣彭合。轉一官。俟任滿日。與陞擢差遣。合。廬陵人。守臣孫佑奉詔薦其材。略有餘。盜不入城。故有是命。故右朝議大夫孫諱特贈左中奉大夫。以其曾孫右朝奉郎致仕偉。乞以厚恩。一官回授也。偉先見錄。論為吏廉。紹聖初。引年告老。有司以諱子孫皆亡。不許蔭補。遂絕祿仕。湖北諸司上其事。請官其曾孫偉。以為天下廉吏之勸。委可著為令。封嘉陵江神為善濟侯。江自鳳州之梁泉。歷興利。閩果。合。恭。以入大江。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正係餉軍漕運水路。望加封爵故也。

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可髣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置之座隅。每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家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而無纖毫遺恨者也。詔韓世忠駐軍淮上。簡練有方。金。豫。畏服。不敢輕犯。令學士院降詔。遣內侍廐祖道往軍前撫問。仍以銀合茶藥賜之。右修職郎趙衛特賜同進士出身。為諸州教授。以薦對也。

壬午。左從事郎黃豐為教令所刪定官。豐初見錄。元年二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漕運六策。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初。宣撫副使吳玠以水運稽留。欲從陸運。而都轉運使趙開以其費大難之。上命益措置。至是。益言。蜀中民已告病。而軍向乏食。詳觀弊源。圖所以救之。不一而足。所以奏請轉般。欲於上流水運之時。併運在閩。利近處。春水生後。一發運至軍前。庶免如今年夏秋。頓至闕絕一也。又奏請於利。閩州就糴入中。庶免如今年多支脚錢。而運遠路之費米二也。又於瀘。敘。嘉。黔等州。打造運船。及自用收拾水流木。斫伐官地木造船。庶免向來撈船之弊。致客旅逃避。棄毀其船。官失指準。三也。秋初於閩州急糴萬斛。以應軍前急關。又遣官於軍前計議。梁。洋。就糴十萬石。庶免如向來陸運之弊。人民役死。田萊多荒。又得軍前早有糧餉。四也。行下三路漕司。任責起發。合運之米。自五月後來至今。在倉米數。起發將盡。庶免如向來積米在倉。軍前告乏。五也。又差本司屬官。齎錢物往瀘。敘。恭。涪。依私下糴買新米。就近發赴軍前。卻於西路水運

最遠去處。兌糴米數。省水運舟船之費。而民無科糴之苦。六也。時開已召而未去。亦言。制司就果。閩市軍儲。非是。已見今年八月發。李綱直奏請。而玠與益相疑。事亦竟止。是冬。復行陸運。名曰支移。民間率費七十千。而致一斛糧。夫死者甚衆。支移事以明年七月。馮康國所奏。入。

乙酉。詔隨右郡王趙懷恩。令四川制置大司使月支供給錢百千。先是。懷恩自熙河入蜀。依閩州宣撫司。及司廢。席益奏。徙居成都。久之。乃有是命。

丙戌。起居舍人呂本中。兼權中書舍人。時有監階州倉草場苗互者。以賊獲罪。跡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賊。多抵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皆以嚴刑上法。祖宗夫。祖宗之時。臨機制變。事有不得已也。然自仁宗而降。寬大之政。久已成風。累聖相承。不敢輒易。今一旦盡改。成法。欲用祖宗權宜之制。將重失人心。臣未見其可也。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熟。彼得藉口。不以為異也。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儉人盜柄。縉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苗互事。日麻不載之。會要。符貨門。亦無之。今以本中奏。請附入。按本中明年四月罷去。此事必在數月之間。故因其無權。而命書之。當求他書於本日。

丁亥。日中黑子沒。

戊子。諸王宮大學生不微。特選一官。不微。漢安懿王後南班官士套子也。母病。割股肉為羹。以進。故褒之。己丑。故翰林侍讀學士王洙之孫楚老。獻仁宗皇帝所賜飛白字及御書。賜銀帛百匹。洙在翰林。仁宗問今歲科舉內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諸賢表章。趙鼎奏。此事不見於他書。上曰。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直秘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王喚。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庚寅。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李若虛。以所擒偽知鎮汝軍薛亨等。赴行在上。引對。進若虛官。賜章服。仍釋亨罪。命以官。付飛軍中使喚。後四日。擢若虛。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若虛除漕。在十二月甲午。今聯書之。其運官。賜云。上教。許亨等。賜銀絹。并各人官。資。上更賜一官。付候軍中使喚。故附此。若虛運官。賜服。以周。勳。疏。修。入。

辛卯。祕書省正字朱敦儒。兼權兵部郎中。行在供職。進士朱防。應詔上書。謂地震咎由失信。中書後省奏其言明切。有補治道。詔永免文解。仍賜帛三十四。防。無錫人也。壬辰。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學官。用左迪功郎新府學教授范仲文。請也。仲文。成都人。奏疏言。本府學殿。建於東漢之初。漢人以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於東楹。至今九百四十二年。蓋天下棟宇之古。無過於此者。上從其請。命仲文。就持以歸。右承議郎知邵武軍趙子木。至官言利害。詔特減二年磨勘。日麻。子木官階。今以武。志。增。入。高麗將入貢。先遣持牒官金稚圭。劉待舉。來。朝廷懼其與金人為間。是月。詔賜稚圭等銀

最遠去處。兌糴米數。省水運舟船之費。而民無科糴之苦。六也。時開已召而未去。亦言。制司就果。閩市軍儲。非是。已見今年八月發。李綱直奏請。而玠與益相疑。事亦竟止。是冬。復行陸運。名曰支移。民間率費七十千。而致一斛糧。夫死者甚衆。支移事以明年七月。馮康國所奏。入。

乙酉。詔隨右郡王趙懷恩。令四川制置大司使月支供給錢百千。先是。懷恩自熙河入蜀。依閩州宣撫司。及司廢。席益奏。徙居成都。久之。乃有是命。

丙戌。起居舍人呂本中。兼權中書舍人。時有監階州倉草場苗互者。以賊獲罪。跡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賊。多抵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皆以嚴刑上法。祖宗夫。祖宗之時。臨機制變。事有不得已也。然自仁宗而降。寬大之政。久已成風。累聖相承。不敢輒易。今一旦盡改。成法。欲用祖宗權宜之制。將重失人心。臣未見其可也。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熟。彼得藉口。不以為異也。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儉人盜柄。縉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苗互事。日麻不載之。會要。符貨門。亦無之。今以本中奏。請附入。按本中明年四月罷去。此事必在數月之間。故因其無權。而命書之。當求他書於本日。

丁亥。日中黑子沒。

戊子。諸王宮大學生不微。特選一官。不微。漢安懿王後南班官士套子也。母病。割股肉為羹。以進。故褒之。己丑。故翰林侍讀學士王洙之孫楚老。獻仁宗皇帝所賜飛白字及御書。賜銀帛百匹。洙在翰林。仁宗問今歲科舉內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諸賢表章。趙鼎奏。此事不見於他書。上曰。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直秘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王喚。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庚寅。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李若虛。以所擒偽知鎮汝軍薛亨等。赴行在上。引對。進若虛官。賜章服。仍釋亨罪。命以官。付飛軍中使喚。後四日。擢若虛。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若虛除漕。在十二月甲午。今聯書之。其運官。賜云。上教。許亨等。賜銀絹。并各人官。資。上更賜一官。付候軍中使喚。故附此。若虛運官。賜服。以周。勳。疏。修。入。

辛卯。祕書省正字朱敦儒。兼權兵部郎中。行在供職。進士朱防。應詔上書。謂地震咎由失信。中書後省奏其言明切。有補治道。詔永免文解。仍賜帛三十四。防。無錫人也。壬辰。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學官。用左迪功郎新府學教授范仲文。請也。仲文。成都人。奏疏言。本府學殿。建於東漢之初。漢人以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於東楹。至今九百四十二年。蓋天下棟宇之古。無過於此者。上從其請。命仲文。就持以歸。右承議郎知邵武軍趙子木。至官言利害。詔特減二年磨勘。日麻。子木官階。今以武。志。增。入。高麗將入貢。先遣持牒官金稚圭。劉待舉。來。朝廷懼其與金人為間。是月。詔賜稚圭等銀

高麗將入貢。先遣持牒官金稚圭。劉待舉。來。朝廷懼其與金人為間。是月。詔賜稚圭等銀

高麗將入貢。先遣持牒官金稚圭。劉待舉。來。朝廷懼其與金人為間。是月。詔賜稚圭等銀

待制知明州仇愈改兼管內安撫使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陳亮充淮西宣撫司參議官用劉光世奏也。

辛丑以時雪賜沿江諸軍柴炭錢四宜撫司各萬五千緡殿前行司八千緡 詔築南壽春城 貴州助教唐斌陞循州文學斌連州人元符末爲太學生上書詆評送本貫自訟齋醮讀至是特奏名入五等從例乞推恩特錄之。

壬寅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監修國史趙鼎充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制曰粵惟入輔之初密贊親征之議力與同列共濟多虞協股肱心膂之爲張魏虎熊傑之氣捷方奏而所去章屢卻而復來其詞學士朱震所草也詔鼎辭曰令上殿出入如二府儀。
朱勝非秀水開原縣人趙鼎張浚爭權浚自謂有節制之功與復之策當獨任國事鼎侍從合謀及其黨與攻鼎出之案紹興九年四月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論鼎初罷相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賞之聞遂指此爲然於是時鼎公輔事既不出則恐不願爲其副姑附此更須參考。

召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赴行在將代折彥質也 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冲充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冲再疏求去乃有是命 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試吏部尙書 熊克小原載近此 命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川陝諸州及撫問吳玠一行將士三省言頃遣宣諭五使川陝獨不及故命直方往勞軍且察官吏能否上召見賜御寶手麻而遣之如有違戾詔條者許先次改正 江東宣撫使張俊遣參議官直徽徵關史願降授左朝奉大夫鄒漸來奏事且獻所俘僞統領官杜斌等上貨斌罪進愿一職漸一官遣還

癸卯詔岳飛行軍襄漢正當雪寒令學士院降詔撫諭一行將士 甲辰尙書司封員外郎蘇符兼資善堂贊善赴行在代范冲也 資政殿學士成都等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府益隆資政殿大學士 命吏部侍郎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呂祉往建康措置移理事務 乙巳上與宰執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爲相嘗選除郎吏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帝所以專委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持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大亂吁可戒焉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陛下灼見本末天下幸甚 尙書左司郎中耿自求引疾求去罷爲直顯謨閣知殿州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與本府二通判火作地分兵官皆貶秩坐不即救火也 是日趙鼎入辭 熊克小原載鼎罷相在此日蓋誤 鼎既行上趣令之鎮鼎力辭新命且言臣才疏智短昧於周防無補

毫分徒招怨咎是宜引分屏迹山林詔不許鼎在越惟以東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擊于高塘之上謂射擊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丙午秦檜入見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折彥質以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既去位彥質引疾求退章累上乃有是命 崇信奉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加少保靜洪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仍舊宣撫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爲保城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主管殿前司公事先是右司諫陳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命捷音屢上邊土稍寧蓋廟社之靈而陛下威德所至然行賞當不踰時廟堂必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俊道揚沂中來援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守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沂中之勝以吳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爲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爲諸軍之勸若韓世忠屯淮東賊不敢犯岳飛進破商賊援賊腹脅二人雖無淮西之功宜特優寵使有功見知則終能爲陛下建中興之業朝廷以俊沂中功尤著遂優賞之沂中時年三十五也

丁未手詔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爲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朕甚不取可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擢治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其郎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及二年復加銜擇使之承流於外仍令中書御史臺籍記姓名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考善否取旨陞黜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時張浚專任國政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流落於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於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故有是詔 明年三月癸未 尙書省言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江西制置大使李綱撫存饑饉招集流亡甚稱朝廷委寄之意並賜詔書獎諭仍令江東西湖南帥臣監司於旱傷州縣將奉行優劣各比較三兩處申省取旨賞罰 福建市船司言蕃舶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自建炎元年至紹興四年共收息錢九十八萬緡詔補景芳承信郎

戊申手詔曰朕惟養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委緣軍須措斂無藝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漫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乃職察吏之侵漁納賄者劾按以聞已戒敕三省官開遣信使周行諸路苟庇覆弗治流毒百姓朕不汝貸自今軍事所須並令州縣揭榜曉諭餘依紹興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詔旨施行無或違戾 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行在所講筵供職觀文殿學士行宮同直守孟庚充行宮兩守 詔川陝進士將來省試令四川制置大使司依舊例施行其合預殿試人並赴行在仍給五人衙門廩券自是爲例 都官員外郎馮康國言四川州縣稅色輕重不同祖宗以來正稅重者折科稍輕正稅輕者折科稍重折科權衡與稅平準所以無偏重偏輕之患四川地狹民貧行之百有餘年常產之民甚以爲安近年川陝宣撫司隨軍漕臣與總司官屬貪應辦之賞於措置之能悉將祖宗兩稅舊法折科輒肆改易反復紐折取數務多折科一改遂爲永例棄業逃移由茲而致天聽高遠聲何由聞此蜀民之大患朝廷之所未知也伏望並行住罷一遵舊例詔如康國請

行下仍令憲臣察其不如法者。

己酉，詔自今前宰相到闕，並許張蓋，為秦檜故也。左從事郎江西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許忻特改合入官，堂除見闕，知縣令中書籍記姓名，俟滿日考其治狀，與內外陞擢差遣，忻翰弟，上召對而命。庚戌，詔官職如在職二年已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資序人，與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開門引見，上殿，當參考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

辛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自常州入見，即日除參知政事。詔監司守貳，委寄非輕，除授非人，百姓受弊，比年員多闕少，致有除代敷政，尙慮選擇失當，其間不無實望未副之人，可令中書省開具已除監司守貳姓名，送中書後省御史臺，今後遇闕到前半年，並加銓量，如有不可任用之人，具詣實聞奏，與改作自陳官觀。三省言，知通等闕，近來往往取作堂除，致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詔知通除依舊格堂除，并量闕外，餘闕并寺監正丞博士登聞鼓進奏官告文思諸司諸軍樞密院倉場庫務局所法寺官外路學官，並令吏部按法差注。呂頤浩、秦檜之共政也。嘗以寺監丞以下闕歸吏部。紹興三年。

四月，旋又復之。趙鼎為政，稍取諸郡倖闕堂除。五月，至是復以內外百闕隸銓曹，然不能久也。詔樞密院都督府效士，並令附來年春選入類試，所就試時務策一道，分優平兩等，優等人再令學士院召試，訪以時務，文理優異者，取旨推恩。

壬子，詔張守兼樞密院事。江州進士孫復禮，投匭訟德安令黃觀不法，御筆令監司究實，上諭大臣曰：復禮亦須知管，如體究所訟不實，即痛與懲戒，檢鼓院止許士庶陳獻利害，倘挾私怨，有所中傷，不惟長告訐之風，亦非求言本意。司農少卿提領江淮營田樊賓等言：淮南自兵火之後，肥饒之地，今多荒蕪，蓋因民戶稀少，艱於廣行召募，深恐所闕田土，不至大段增廣。今諸大帥屯屯成淮上，而灑淮之地，曠土千里，賊馬遠遁，邊境肅清，欲望特降睿旨，令諸大帥標撥係官空閑無主荒田，做古屯田之制，斟酌多寡於所部軍兵內，以十分為率，摘取下一分或二分，置立屯堡，使就田作，仍差諸曉農事將領主管，使臣監轄，依已降指揮官給牛具借貸之類，其所收斛斛除椿出次年種子，官與力耕之人，中停均分，請給衣糧，並不裁減，其官中所得分數內，支四釐充主管官，六釐充監轄使臣職田，如遇軍事緊急，則權住作田，併充軍用，候至歲終，比較以所收斛斛，從本司保明申奏優異推賞，如蒙俞允，乞以田五十頃為一屯，作十莊，差主管將領一員，監轄使臣五員，軍兵二百五十人，如次年地熟，人力有餘，願添田，聽從其便，詔二大帥相度可否行之。偽通直郎劉駉自耀州脫身來歸，以為右修職郎。

乙卯，右司諫王縉言：風俗頹弊，起於士大夫貪冒無恥，不可不革。今有不用舉主，不問考第，因近臣薦對，即改官陞擢者，用此以待才能之高，而廉退自守，固善也。如亦與人不相遠，或事請謁而得之，聞者欲羨，安得不馳騫乎？初改官略資序差通判者，用此以待治狀著聞，獎擢示勸，固善也。如亦碌碌彘緣干託而得之人，皆有求進之心，而憚於作縣，安得不馳騫乎？故欲息奔競，必在朝廷有以息之，不澄其源，雖降約

東，無益也。欲乞明詔大臣，自今除賢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外，其餘並依吏部格法，則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頹風復振，賢才輩出矣。詔三省遵守。

丙辰，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呂頤浩為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仍赴行在奏事訖之任。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新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張旦仍舊知襄陽府，尙書禮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為夔州路轉運判官，用丙午詔也。初命詞給告，仍詔自今視此。侍御史周秘請內責之戶部，外責之漕司，搜括失陷，裁損冗費，以每歲所入者，專充經常之費，以向所泛取者，酌為不時之用，詔赴戶部。詔淮北之民，皆朝廷赤子，迫於暴虐，使犯兵威，憐其無辜，死於鋒鏑，可更遣官於藕塘鎮設黃籬三晝夜追薦之。故武節郎劉廣特贈武翼大夫，開門宜贊舍人，與三資恩澤，廣張浚部曲，淮西之役死焉。

丁巳，少保武寧保靜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光世以王德追賊之勞，乃有是命。翰林學士朱震乞以自古循吏傳編成一書，遇守令有治行者，賜之上。曰：不若有治行者，或進官或擢用，無治行者，隨輕重責罰，賞罰既行，自有懲勸，賜循吏傳，恐無補於事。詔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開具所部知縣有無善政顯著，總備不職之人，申尙書省，時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言：國家方重縣令之任，然近在輦轂之側，耳目所接，無慮數十邑，倘有不能職愛民，以副軫念元元之意，望督責監司，俾之按察，故有是旨。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家彥投匭獻川陝邊防利害，且言：宜撫司自王似、盧法原後，便宜轉行朝議大夫至四十五員，皆非殊功異績，特以請求賄賂而得之，詔制置大使席益取案雜功改轉之人，速行改正，彥眉山人也。

戊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曾犯職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門下省審察，旬具注擬人脚色關御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奏，用中書請也。既而行宮吏部請曰：民事犯徒已上罪人如今詔，吏部奏在七。自祖宗以來，以公私職三等定天下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己未，兵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劉大中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免朝辭。趙鼎既罷政，大中引疾求去，位疏再上，乃命出守。大中入言，臣以懸懸積多仇怨，優職便郡，豈可堪，至於直降指揮，免辭天陛，進退之際，臣竊有疑，重念臣父左宣教郎湜，見任處州州學教授，有此妨嫌，不敢隱默，乞一在外宮觀，詔不許。中書勘會混合該避親，乃命湜易婺州州學教授。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尙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尙，風俗因之，此不可不慎也。國家嘉祐以前，朝廷尙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為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黨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派，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黨同，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黨同之俗，甚

東，無益也。欲乞明詔大臣，自今除賢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外，其餘並依吏部格法，則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頹風復振，賢才輩出矣。詔三省遵守。

丙辰，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呂頤浩為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仍赴行在奏事訖之任。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新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張旦仍舊知襄陽府，尙書禮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為夔州路轉運判官，用丙午詔也。初命詞給告，仍詔自今視此。侍御史周秘請內責之戶部，外責之漕司，搜括失陷，裁損冗費，以每歲所入者，專充經常之費，以向所泛取者，酌為不時之用，詔赴戶部。詔淮北之民，皆朝廷赤子，迫於暴虐，使犯兵威，憐其無辜，死於鋒鏑，可更遣官於藕塘鎮設黃籬三晝夜追薦之。故武節郎劉廣特贈武翼大夫，開門宜贊舍人，與三資恩澤，廣張浚部曲，淮西之役死焉。

丁巳，少保武寧保靜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光世以王德追賊之勞，乃有是命。翰林學士朱震乞以自古循吏傳編成一書，遇守令有治行者，賜之上。曰：不若有治行者，或進官或擢用，無治行者，隨輕重責罰，賞罰既行，自有懲勸，賜循吏傳，恐無補於事。詔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開具所部知縣有無善政顯著，總備不職之人，申尙書省，時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言：國家方重縣令之任，然近在輦轂之側，耳目所接，無慮數十邑，倘有不能職愛民，以副軫念元元之意，望督責監司，俾之按察，故有是旨。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家彥投匭獻川陝邊防利害，且言：宜撫司自王似、盧法原後，便宜轉行朝議大夫至四十五員，皆非殊功異績，特以請求賄賂而得之，詔制置大使席益取案雜功改轉之人，速行改正，彥眉山人也。

戊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曾犯職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門下省審察，旬具注擬人脚色關御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奏，用中書請也。既而行宮吏部請曰：民事犯徒已上罪人如今詔，吏部奏在七。自祖宗以來，以公私職三等定天下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己未，兵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劉大中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免朝辭。趙鼎既罷政，大中引疾求去，位疏再上，乃命出守。大中入言，臣以懸懸積多仇怨，優職便郡，豈可堪，至於直降指揮，免辭天陛，進退之際，臣竊有疑，重念臣父左宣教郎湜，見任處州州學教授，有此妨嫌，不敢隱默，乞一在外宮觀，詔不許。中書勘會混合該避親，乃命湜易婺州州學教授。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尙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尙，風俗因之，此不可不慎也。國家嘉祐以前，朝廷尙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為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黨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派，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黨同，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黨同之俗，甚

盛舉也。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效。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程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舍此皆非也。臣謂使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營私植黨。復有黨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聖慈。特加審斷。察羣臣中有為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唯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如此。士大夫所尚亦如此。風俗自此皆知復祖宗之時。此今之務。若緩而急者。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慨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先是范冲既去位。公輔以冲所薦。不自安。會耿繼等伏闕上書。或者因指公輔靖康鼓唱之謗。公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詔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諍論者非之。熊克小麻略載此事於明年正月。但云。上因語學者當以孔孟為師。按日。此日無聖語。但於公輔奏後。書有旨云。則是大臣批旨也。今從日麻。

湖北經略安撫使王庶乞令澄辰沅靖四州以閑田共招刀弩手

三千五百人。沅州千五百。辰州千五百。餘田召人承佃。從之。四郡刀弩手舊額萬人。靖康末。闕赴河東。少還者。至是朝廷命相度招填。故有是請也。詔宗室添差不釐務者。皆作宮觀。廟。尚書駕部員外郎張宇知撫州。宇守兄避親嫌也。權戶部侍郎王侯請申嚴截留免借上供及右曹錢物執奏不行之法。詔今非因軍期急速。不得輒有陳乞支借。餘從之。

辛酉。詔張浚監修國史。御筆徵徵閣直學士知鎮江府胡世將為給事中。上謂參知政事張守曰。本不須親批。恐卿以鄉人為嫌。守曰。臣蒙恩備位政地。纔旬日。未有一毫以慰中外。首召世將。必謂臣私於鄉黨。實以常州多士。時有進用者。臣頃在廟堂。屢遭此謗。凡惡臣者。皆以此藉口。上曰。擢用人才。豈可以嫌疑。世將之賢。朕固知之。守曰。如世將人才。誠不易得。臣頃因嘗論薦。亦不敢以臣之私防嫌賢者。但世將雖陛下親擢。恐遠近不能戶曉。上曰。無慮也。詔以山陰至長沙四十縣並作堂除。浙西之邑十四。浙東九江東八。江西福建各四。湖南一。先是上既詔銓擇郎官補用。而左司諫陳公輔言。縣令之職。尤為近民。望將寺監承簿編冊六院官已改秩未歷民事之人。各與銓擇。取繁難大邑。近見闕作堂除一次。還日陸黼如詔旨。詔見是月丙午。事下左右司。至是都司請以編冊已下。嘗歷州縣未滿三考之人。堂除大邑。俟去替半年未有堂除之人。即於本路注擬。從之。直徵徵閣知廬州趙康直進職二等。敵之寇淮西也。康直乘城不動。民賴以安。故有是命。賜故安化郡王稟家建康田十頃。銀帛五百兩。匹。稟守太原死節。事見靖康元年。

九月。其子忠訓郎莊等流寓貴州。前是樞密院言其忠。召莊至行在。以為樞密院準備差遣。至是又優卹焉。偽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己之謀。是冬遣皇子府參謀馮長寧請於金。欲立淮西王麟為太子。以符其意。金主置謂之曰。先帝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也。爾子還有德耶。我未之聞也。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夏國主乾順遣兵渡河。自天德軍至塔坦。取所亡馬而歸。不假道於金。時左監軍薩里千在雲中。不敢詰。偽齊雖有劉豫謝封王表云。俄知廢罷之謀。愈堅。括其之心。是金人廢之之意。豫蓋先知也。今略探取附見。

是歲。樞密院始空名給據。許諸軍代名之人赴軍書填。一切不問。紹興九年九月辛卯所書可參考。兩浙轉運司始取婺州平江歲計寬剩錢二十二萬緡。自是以為例。右奉議郎河北軍前通問使魏行可為金所拘。至是九年。或謂行可嘗上金帥書。誓以不戢自焚之禍。以謂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願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是歲行可卒。未幾其副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郭元邁亦卒於金中。行可十月丁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

【紹興七年】歲次丁巳。金熙宗夏天會。春正月癸卯朔。上在平江。手詔曰。朕獲奉不圖。行將一紀。每念多故。惕然於心。屬叛逆以來。幸以時而克定。重念兩宮征駕。未還於殊俗。列聖陵寢。尚隔於妖氛。黎元多艱。兵革靡息。永惟厥咎。在于一人。其敢即安。彌忘大業。將乘春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邇。俾迪朕懷。時左司諫陳公輔亦勸上幸建康甚力。公輔嘗言。臣熟思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字。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則乘機而動。量敵而進。可速可遲。其勢皆在我也。防彼攻我。則突然長驅。忽然入犯。有莫測之變。有難當之鋒。其勢皆在彼也。以彼我之勢論之。攻雖為難。而守之為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急。今朝廷分委大將。各提重兵。天威震盪。士氣鼓舞。所謂攻之之策。廟堂有成算。主帥有遠略。臣不得而議也。唯守之之策。臣請詳言之。陛下已詔移蹕建康。前臨大江。俯近偽境。非若臨安之比也。防守之備。可不嚴乎。又况豫賊雖屢敗。而未嘗殄滅。事窮勢逼。必須求救。金人我之所患。不在豫賊。唯防金人。雖嘗逆料金人不爭土地。惟利金帛。知吾國家所有。不如往時。彼無所貪。必不妄動。然原其所以立豫之意。非唯使我國中自相屠戮。亦欲為其藩籬。今開車駕進蹕建康。有北向之意。若漸逼中原。豫賊難立。金人必須援之。矧河北便是敵區。驅兵而入。計亦不遠。吾豈可不過為計哉。勿信深

漸逼中原。豫賊難立。金人必須援之。矧河北便是敵區。驅兵而入。計亦不遠。吾豈可不過為計哉。勿信深

報之言謂敵勢已衰不足深慮。軍事守之而不來。不可俟其來而不守也。臣竊見淮東州縣相連。道里不遠。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烽燧相望。此其勢不易犯也。唯淮西路分關遠。止有一軍。今將移躡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要害之處。不可空虛。使西連岳鄂。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勢。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敵騎之來。不足畏矣。公輔又言。議者皆以兵少為憂。臣獨以兵多為憂。望諸大將。據見在兵數。擇羸弱者別項差使。老病者去之。仍罷諸般私占。盡以壯強日赴閱習。則雖少而精。可以取勝。又言。諸將或邀求無厭。以致各為異議。輕視朝廷。此無他。御之未得其道。願加之威。處之以法。苟有惡不問。有罪不治。且將肆其桀驁。又安能望其立功耶。置御前軍器局於建康府。歲造全裝甲五千。矢百萬。以中侍大夫岷州觀察使行營中護軍忠勇軍統制楊忠愍充提點。仍隸樞密院及工部。

甲子。命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先往建康。趨繕行宮。及按視程頓。皇伯閩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憲為鎮東軍承宣使。以積閱邊也。

丙寅。上諭大臣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為區別良否優劣。及所產之地。皆不差。張浚曰。臣聞陛下聞其聲而能知其良否。上曰。然。聞步驟之聲。雖隔垣可辨也。凡物苟得其要。亦不難辨。浚曰。物具形色。猶或易辨。惟知人為難。上曰。人誠難知。浚因奏人材難知。但議論剛正。面目嚴冷。則其人必不肯為非。阿諛便佞。固寵患失。則其人必不可用。上亦以為然。直賈文開知臨安府。李讓移鎮江府。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言。知劍州王彥智勇謀略。自其所長。而為政治民。有古循吏風。一郡信服。其條教。伏望特加褒異。詔賜金帶。仍降敕書獎諭。趙姓之遺史云王彥為人。好書。善後。矯矯不情。當考。

丁卯。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張浚以破賊功遷特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沈與求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戶部員外郎范叟自鄂州軍門來奏事。言今軍事所須。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椿錢。所謂月椿錢者。不問州縣有無。皆有定額。所椿錢名。會不能給其額之什二三。其餘則一切出於州縣之吏。臨時措畫。銖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矣。願詔諸路守臣。各條具逐州所椿之錢。實有寔名者幾何。臨時措畫者若何。而辦。召諸路漕臣。稟決可否。而能行之。詔諸路通判開具申尚書省。翌日。賜蓋五品服道還。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再遷一官。以編類元符庚辰以來詔旨成書也。其屬官右朝奉郎新知無為軍鮑延祖。左從政郎新徽州歙縣丞孟處義。皆進秩。初。詔處義比類循資。而處義言。自來修書。推恩。即無比類例。體乃命改次等京官。二月乙巳降旨。

己巳。履正大夫崇信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江南東路宣撫使司前軍統制軍馬張宗顏為武信軍承宣使。賞功也。初。命宗顏帶軍職。階官為麟州觀察使。而宗顏辭軍職。於是改命。餘統制官鄧瓊。田師中。以下第賞有差。左宣教師新慶州路轉運判官楊長直。祕閣用行府官。屬賞也。詔京東。陝西來歸之民。

已命湖北。京西。宣撫使授田給種。其令岳飛以軍儲米萬斛。付諸州賑給之。辛未。中書舍人兼樞密院副都承旨充集賢殿修撰。知衢州。免辭。先是。有旨。蔡伊川學。錄黃下禮部。吏部員外郎兼權郎官黃次山欲鑿板。莽曰。少俟之。乃以己見進對。莽即申奏。御史臺謂莽沮格詔令。御史周勳見上言。昨者在庭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為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特降聖訓。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徧牒所屬。莽獨難之。戒諭曹史。無得即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為非。而今日命令為是也。蓋莽素無士行。躡躡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賜寬容。而莽猶敢肆其凶悞。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故莽遂罷。日曆正月六日戊辰。中書舍人黃次山以己見進對。見通典卷七。已得御史周勳本職進對。直祕閣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

先是。左司諫陳公輔入對。論九成平日所為。無非矯偽。苟無仕宦之心。自當不事科舉。既僥倖一第。而堅欲辭策。亦可謂不相副矣。不知朝廷何意。每因其辭。輒復遷擢。彼亦何憚而不辭。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浙東提舉。與宮觀差遣。遂其自高之志。且為矯偽者之戒。詔九成與小郡。九成又辭。乃以九成主管江州太平觀。詔江東宣撫使張俊特賜御筵。令入內侍省。都知一員押伴。時俊自軍中來奏事。復還泗州。後入朝。未見本日。按此月丙寅。上諭大臣。已稱昨日。張俊是馬。或疑是誤。入朝。亦未可知。當求他書參考。

壬申。龍圖閣直學士新知處州劉大中降充龍圖閣待制。侍御史周秘論大中平日委親從官。蓋非安分知足之人。今陛下待遇之禮未衰。而大中汲汲求去。乃以不獲陛辭。疑陛下進退羣臣之禮未盡。可謂無禮矣。欲望竊奪職名。少警在位。故有是命。

癸酉。張浚懇辭特進之命。上曰。朕以賞罰治天下。如卿大臣。固不俟勸。然賞不行。則四方萬里。無由知卿之功。浚曰。為陛下宣力。臣之職分。而恩禮之優。固不敢當。且向緣富平敗事。受天下之責。借或自效微勞。僅足補過。兼諸大將及偏裨。邇來策勳。無由厭足。所欲。惟臣不受賞。庶幾有以服眾。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宮祠去位。朕所以示罰也。今日有功。則賞可後乎。卿每有制除。必再三辭避。恐於君臣之義有所未安。浚恐悚奉詔。詔兩浙。江。東。西。湖北。漕。臣。向子誼等七人。以餉軍之勞。各減三年磨勘。翰林學士兼侍讀朱震引疾求在外宮觀。不許。先是。董莽免官。震乃白張浚求去。微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以書遺其子微猷。閣待制寅曰。子發求去。晚矣。當公輔之說。纒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既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遇緩急。則是偷生免死計。豈能為國遠慮。平生讀易何為也。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之文。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頤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頤未及著書。望下禮。

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館閣。其遺書以羽籥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甲戌。淮西宣撫使司隨軍使張遠。特補右迪功郎。遠。歸正人也。

乙亥。秘書省著作佐郎。龍如淵。為尚書祠部員外郎。秘書省正字張嶼。為秘書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高闕。為校書郎。直祕閣。新知信州周葵。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直祕閣。新知吉州謝祖信。提點

兩浙東路刑獄公事。祖信。為御史。坐與章惇。連姻補郡。趙鼎既罷。姑以部使者處之。葵。以論事。語侵鼎。去朝。及是。並命。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官冗之弊。發廣。當有所汰。軍興之費。日繁。當有所補。今官廩之官。文武不下千有餘員。如未會去官。及世家厚祿之人。皆可減罷。其諸司屬官。州郡攝官。悉宜減省。詔左右

司取索看詳。可減者行之。

丙子。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董耘。卒於明州。特贈資政殿學士。

丁丑。太常少卿林季仲。以母老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秘書省著作佐郎王頴。通判常州。從所請也。

戊寅。吏部尚書孫近。兼史館修撰。尋又兼侍讀。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權提舉宿衛親兵。劉

倚。權主管馬軍司。并殿前步軍司公事。初。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鎮金州。其使臣王善。亡去。至是在

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軍中。彥遣將執之。兩軍之士。交鬪於通衢。中外洶洶。會平江。民居火。潛所部兵

入人室。聲言救火。而攘其貨。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時在平江。亦頗為所掠。侍御史周秘。論潛罪。詔

軍士免推治。管幹使臣李堯。臣等降二官。潛。闔門待罪。張浚。因薦。錢文武。兩器。真大將才。故有是命。右

承事郎王大智。落致仕。張浚。薦之也。右武大夫。與州防禦使李琮。落致仕。與官。琮。故宦者。娶童貫女。以

嘗給事。潛。故復起之。右司諫王縉。論。琮。在宣和間。倚。實。聲。勢。罪。惡。不可。具。言。望。賜。追。寢。以。快。輿。人。之。論。

命。遂。止。縉。論。列。在。五。月。丁。亥。縉。論。云。內。侍。李。察。實。始。也。已。致。仕。紹。興。之。奉。祠。公。言。梓。宮。未。還。天。下。痛。憤。忍。令。重。賞。縉。再。仕。乎。命。遂。止。按。日。曆。中。所。載。縉。乃。無。此。語。當。是。朝。廷。節。貼。或。止。上。前。口。奏。亦。未。可。知。日。曆。五。月。甲。戌。右。司。諫。王。縉。本。職。對。在。此。前。十

三日。自。後。別。無。降。出。縉。章。疏。故。知。縉。入。對。即。是。論。此。事。也。

己卯。吏部尚書孫近。言。竊。見。陛下。戎。輅。撫。師。凡。六。曹。事。有。格。法。者。悉。付。之。有。司。而。廟。堂。始。得。專。意。於。恢。復

之功。今。已。過。防。冬。將。遂。解。嚴。苟。常。程。細。務。又。復。全。集。則。恐。廟。堂。之。上。日。力。有。不。暇。給。而。一。二。大。臣。將。不。得

專。意。於。恢。復。之。圖。矣。伏。望。明。詔。三。省。樞。密。院。惟。甲。兵。征。伐。土。地。開。闢。金。穀。饋。運。戰。士。功。賞。叛。亡。招。納。凡。所

以。靖。中。原。禦。外。侮。者。日。夜。講。究。而。常。程。之。事。仍。復。付。之。有。司。有。不。能。決。者。然。後。申。覆。庶。幾。早。克。有。濟。輔。臣

進。呈。曰。近。所。論。甚。當。常。程。事。盡。可。付。之。六。曹。令。與。決。行。下。張。守。奏。六。曹。有。常。法。故。四。方。所。奏。或。不。能。專

決。而。朝。廷。則。取。旨。施。行。上。曰。固。然。但。六。曹。長。貳。不。任。責。則。巨。細。皆。取。決。於。朝。廷。任。責。則。朝。廷。事。自。清。簡。要

當。慎。擇。長。貳。而。已。乃。如。所。奏。令。三。省。樞。密。院。遵。守。是。日。直。寶。文。閣。新。知。鎮。江。府。李。謨。過。行。在。入。見。時。都

督。府。統。制。官。種。潛。屯。江。上。軍。民。不。得。相。安。人。情。惱。恐。謨。次。丹。陽。或。勸。謨。繕。騎。殿。兵。而。後。入。巡。尉。部。千。百。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 一七五七

執戈以衛。諷笑曰。設有急。若軍足恃乎。趣使散去。延見吏民如平日。一府帖然。潛見謨感泣。

庚辰。起復洪州觀察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解

潛。各。貶。秩。一。等。仍。與。遙。郡。上。降。坐。總。兵。屬。軍。政。不。肅。故。也。給。事。中。胡。世。將。奏。潛。統。軍。無。律。不。顯。無。以。明

賞。罰。乃。罷。潛。管。軍。提。舉。江。州。太。平。觀。潛。趙。鼎。所。薦。也。趙。鼎。小。人。得。為。樞。密。院。都。統。制。又。稱。是。月。併。權。左。朝。奉

大夫。淮。西。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王。擇。仁。右。承。務。郎。張。體。統。等。六。人。以。從。軍。之。勞。各。進。一。官。初。命。吏

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呂。社。相。度。築。采。石。宣。化。渡。二。城。社。言。宣。化。渡。之。靜。安。鎮。度。城。圍。千。三。百。步。其

半。依。山。修。築。采。石。波。有。舊。城。基。因。而。為。之。度。三。百。五。十。步。有。奇。工。料。可。省。從。之。

辛巳。韓。世。忠。奏。已。還。軍。楚。州。上。因。論。淮。陽。取。之。不。難。但。未。易。守。張。守。曰。必。淮。陽。未。可。進。故。世。忠。退。師。張。浚

曰。昔。西。伯。伯。黎。祖。伊。忍。奔。告。於。受。以。要。害。之。地。不。可。失。也。淮。陽。今。劉。豫。要。害。之。地。故。守。之。必。堅。上。曰。取。天

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奔。莒。布。世。大。勢。既。當。自。有。必。勝。之。理。秘。書。少。監

吳。表。臣。試。太。常。少。卿。

癸。未。翰。林。學。士。兼。侍。講。陳。與。義。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禮。泉。觀。兼。侍。讀。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左。修。職。郎。朱。倬。特。改。左。宜。義。郎。倬。為。廣。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用。明。臺。薦。得。召。對。論。得。天。下。有。道。在

得。民。心。因。舉。咸。平。中。以。戶。口。增。減。為。計。臣。之。殿。最。祥。符。中。以。雪。活。冤。獄。為。憲。臣。之。上。第。願。申。戒。有。司。勤。恤

民。隱。今。西。北。之。民。已。思。見。官。儀。矣。陛。下。幸。大。固。其。心。勿。小。以。傷。之。天。下。幸。甚。詔。下。其。章。而。俾。有。此。命。

詔。內。外。諸。軍。今。年。大。禮。賞。給。除。禁。衛。諸。軍。外。令。戶。部。酌。度。增。減。一。等。支。給。自。渡。江。以。來。神。武。右。軍。中。軍。之

屬。從。者。賞。給。與。禁。衛。比。而。前。左。後。軍。及。劉。光。世。部。曲。則。視。承。平。時。向。陽。關。戍。卒。例。給。之。輕。重。殊。絕。韓。世。忠

嘗。以。為。言。事。見。四。至。是。尚。書。省。言。在。外。諸。軍。屏。捍。外。寇。事。體。為。重。其。所。得。賞。給。反。輕。在。內。軍。兵。役。使。為。輕

賞。給。反。重。若。不。別。行。措。置。終。恐。未。均。故。有。是。旨。

甲。申。給。事。中。胡。世。將。兼。權。直。學。士。院。

乙。酉。詔。有。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率。相。仍。兼。樞。密。使。其。知。院。以。下。如。舊。自。元

豐。改。官。制。而。密。院。不。置。使。名。宜。政。開。鄧。洵。武。以。少。保。知。樞。密。院。其。後。童。貫。以。太。師。蔡。京。攸。以。太。保。鄧。居。中

以。少。師。皆。領。院。事。中。與。因。之。至。是。張。浚。將。引。秦。檜。共。政。以。其。得。弼。不。可。復。除。執。政。官。於。是。浚。自。兼。知。樞。密

院。事。改。兼。樞。密。使。吏。部。侍。郎。呂。祉。在。建。康。聞。禁。伊。川。學。上。奏。曰。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

明。禮。樂。與。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與。中。庸。七。篇。之。書。具。存。自。漢。室。至。本。朝。上

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閎。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特。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

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

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歛。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於。朝。則。曰。此。伊。川。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 一七五九

217

學也。其惡直醜正。欲擠排之。則又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為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貴。取程頤文并雜說。刊板作帙。徧遺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獄。已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非其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寮所論。可謂切理。望將前日聖旨指揮。連臣寮所論。出榜諸州縣學舍。使學者皆知奮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以補治化。從之。先是處廉以右宣教郎知瑞安縣。為監司所按。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又疏其罪。詔趣具獄。故社言及之。公揆論處廉罪。在是月辛巳。實文閣直學士江西都轉運使趙子澮復知西外宗正。子澮。趙鼎所用也。福建路轉運判官蘇良治。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李若虛。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鄭績。提舉兩浙路市舶王時並罷。先是朝論欲重監司之選。而侍御史周秘奏良治。時貪鄙無行。又言若虛止嘗歷秀州司戶一考。積自提轄文思院徑除監司。二人尤為超躐。故並罷。仍以若虛為湖北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命四川制置大使司存值劉惟輔。張殿家屬。其兄弟子孫。皆與陞等差遣。無官人具名申樞密院。丙戌。詔以知州軍諸郡通判任六十一。關歸吏部。用左右司奏也。於是堂除郡守之闕一百九。通判之闕八十。

丁亥。閣門祗候充問安使何彝。承節郎都督行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至自金國。得右副元帥宗弼書。報道君皇帝。寧德皇后相繼上仙。張浚等入見於內殿之後。麻上號慟。終日不食。浚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響深私。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為晚也。上猶不聽。浚等伏地固請。乃少進粥。是日百官詣行宮西廊發喪。故事。沿邊不舉哀。特詔宜撫使至副將以上。即軍中成服。將校哭於本營。三日。時事出非常。禮部長貳俱闕。而新除太常少卿吳表臣未至。一時禮儀。皆秘書省正字權禮部郎官孫道夫草定。方議論之際。翰林學士朱震多依違。人或罪其緘默。朱震事。據呂大綱見聞志。附入大綱又言。獨王以爲若子。建明是已。取名而歸。過于上也。子震之意。或取於此。按續此時。已出爲常侍。兼秘書省正字。在

附此俟考。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爲樞密使。應干恩數。並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故事。宰執新除。雖到堂。即時還第。辭免。至是以何彝等還。留檜議事。不許歸第。尚書右司員外郎徐林直顯。諷閣充江南西路轉運副使。以林引更迭詔書有請也。命內侍梁邦彥提舉欽奉几筵。戊子。爲太上皇帝。寧德皇后立重。詔諸路州縣寺觀各建道場七晝夜。禁屠宰三日。新除樞密使秦檜。乞立知樞密院事。不許。檜又乞於常臣之後。執政之前。別作一班。亦不許。檜又奏言。竊恐未盡祖宗典故。欲望依臣所請。仍乞應干恩數。比宰臣並行裁減。上優詔諭之。檜第二奏。在是月辛巳。第三奏。在二月甲辰。今聯書之。林泉野記云。檜爲樞密使。無所建明。惟奉事而已。

己丑。上成服於几筵殿。做景靈宮。分前後設帳。宗室各以其服服之。無服者三日。除建國公瓊。和州防禦使璩。各以其官服。手詔降諸路流罪以下囚一等。內閣教情輕者降配。釋杖以下。詔平江諸佛寺。鑿鐘十萬杵。遣僧道三十五人。醮祭作佛事。降授武功大夫高州刺史福建路兵馬鈐轄藍公佐復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庚寅。張浚等請入奏事。上遣幹辦御樂院趙輔宣旨曰。知欲奏事。以荒迷中未能裁決。庶政。兼不知祖宗故事。嘗以此否。恐今日行之。便爲典禮。浚等曰。祖宗故事。未聽政之時。大臣亦得進見。今日臣等非敢奏事。實以爲上哭踊過哀。不勝憂懼。欲一望天表。輒入奏。復宣旨曰。深欲一見羣臣。以哀迷未能支持。借或相見。不過慟哭而已。浚等流涕奉詔。右司員外郎權太常少卿樓炤等言。陰陽家每遇辰日忌哭。張浚曰。合取自聖。詔辰日不得忌哭。辛卯。詔百官禁樂二十七日。庶人三日。行在七日。宗室三日。外勿禁嫁娶。用太常請也。是日。四川都轉運使李迨始視事。時茶馬司闕官。命迨兼領。自熙豐以來。始即熙。秦。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川茶通於永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權茶司。買馬監牧司。各置官吏。至是。關。陝。既失。迨請合爲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費。從之。後月餘。迨至成都。徵飲開待制趙開乃辭。趙開。都運司。名。趙開。今年三月八日。辭。是月。名周處。廟曰英烈。後封忠勇仁惠侯。封侯在二十六年二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

【紹興七年】二月癸巳朔。百官七上表請遵易月之制。詔外朝勉從所請。其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者。朕悉於宮中之。丙申夜。太平州火。丁酉。鎮江府火。日麻。太平州。二月初五日。在城火起。而李致遠家。陳狀。稱二月四日。城內。遭火。所云不同。按本州所申。又云。上丁。禮。其。知。道。致。遠。則。是。初。四。夜。火。也。先是。僞齊劉豫遣姦細縱火於淮甸及沿江諸州。於是山陽。儀真。廣陵。京口。當塗。皆被其害。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軍於當塗郡治。其府被焚。軍須帑藏。一夕而盡。太平州錄事參軍呂應中。當塗丞李致遠。悉以焚死。致遠時攝縣事。後求得其屍。尙握縣印。事聞。詔鎮江府。太平州。各給米二千石。賑民之貧乏者。應中。致遠。皆官其家一人焉。二部。賜米。在是月甲辰。應中與應。在己酉。致遠與應。在三月丙寅。己亥。小祥。百官五拜表請聽政。許之。庚子。上始御几筵殿。西廡之素帳。召輔臣奏事。張浚見上。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與。因乞詔諭中外。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艱。而上帝降罰。禍延於我有家。天地崩裂。諱問遠至。嗚呼。朕負終身之感。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尙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詔巡幸建康。可令有司擇日進發。右文殿修撰主管台州使崇道觀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

一七六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

一七六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

一七六一

日麻。紹興五年六月辛未。都督行府。左承議郎。知州。陸。吳。樞。已。權。行。兩。省。事。畢。官。依。行。之。七年二月戊申。又。會。折。實。與。左。承。議。郎。知。州。陸。吳。樞。有。旨。一。官。前。後。不。同。當。考。

戊申。詔。韶。州。故。工。部。尚。書。余。靖。祠。堂。載。在。祀。典。春。秋。祭。享。以。州。人。言。靖。有。平。蠻。之。功。也。

己酉。上。與。輔。臣。論。兵。器。因。曰。前。日。岳。飛。入。對。朕。問。有。良。馬。否。飛。奏。舊。有。良。馬。已。而。亡。之。今。所。乘。不。過。馳。百。餘。里。力。便。乏。此。乃。未。識。馬。故。也。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駑。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張。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苟。不。然。則。其。材。終。無。以。自。見。上。又。曰。飛。今。見。之。所。進。論。議。皆。可。取。朕。嘗。論。之。國。家。禍。變。非。常。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面。之。責。期。於。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昨。張。浚。來。覲。亦。以。此。戒。之。詔。自。今。大。理。評。事。關。本。寺。以。試。中。刑。法。第。二。等。以。上。年。未。六。十。無。賊。私。罪。人。關。吏。部。仍。令。刑。寺。長。貳。共。赴。吏。部。長。貳。應。審。驗。差。注。如。無。應。格。人。並。申。朝。廷。選。差。

庚戌。吏。部。尚。書。孫。近。等。請。謚。大。行。太。上。皇。帝。曰。聖。文。仁。德。顯。孝。廟。號。徽。宗。於。是。監。察。御。史。已。上。先。集。議。而。後。讀。謚。於。南。郊。用。翰。林。學。士。朱。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世。將。請。也。自。是。遂。為。故。事。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開。諫。官。陳。公。輔。以。伏。闕。事。求。去。上。疏。乞。奉。祠。優。詔。不。許。

辛亥。大。祥。詔。俟。至。建。康。日。奉。安。太。廟。神。主。於。天。慶。觀。天。章。閣。神。御。於。法。寶。寺。故。中。散。大。夫。魏。彥。明。特。贈。中。大。夫。官。其。子。先。是。其。家。以。彥。明。死。事。延。安。事。見。通。鑑。二。年。十一月。乞。優。恤。事。下。四。川。制。置。大。使。司。究。實。而。莫。有。知。者。左。朝。奉。郎。通。判。鳳。州。郭。奕。嘗。為。鄭。延。經。略。司。幹。辦。公。事。具。狀。力。言。其。忠。乃。有。是。命。

癸丑。禪。祭。先。是。几。筵。朝。夕。上。食。各。五。十。品。自。是。減。為。三。十。權。戶。部。侍。郎。王。侯。申。明。常。平。廢。弛。事。件。乞。令。諸。路。主。管。官。檢。舉。約。束。一。拘。籍。戶。絕。投。納。抵。當。財。產。及。所。收。租。課。二。封。樁。義。倉。解。斛。三。出。賣。坊。場。河。渡。四。樁。收。免。役。寬。剩。錢。五。立。限。召。人。陳。首。侵。欺。冒。佃。常。平。田。產。六。根。括。贖。學。田。租。課。已。上。寫。名。錢。物。自。去。年。正。月。已。後。州。縣。侵。支。之。數。並。立。限。撥。還。自。今。毋。得。擅。用。從。之。左。朝。散。大。夫。提。舉。廣。南。市。舶。林。保。進。中。興。龜。鑑。詔。賜。三。品。服。其。書。令。進。入。日。麻。無。保。衛。衛。今。年。九。月。二。十。七。日。保。以。上。件。官。職。朝。見。是。日。雨。雹。

甲寅。改。諡。寧。德。皇。后。曰。顯。肅。建。康。軍。節。度。推。官。杜。臨。等。並。循。一。資。以。本。府。官。勸。誘。大。姓。買。官。告。錢。三。十。萬。緡。了。足。故。也。自。是。率。如。此。例。三月庚寅。秀。州。四。縣。勸。誘。大。姓。買。官。告。四。十。三。萬。緡。四。縣。知。令。各。減。二。年。贖。罰。

乙卯。百。官。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許。之。直。徽。猷。閣。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司。參。謀。官。薛。弼。請。獎。靖。康。以。來。盡。節。死。難。之。臣。詔。州。郡。於。通。衢。建。立。廟。廷。揭。以。褒。忠。之。名。且。望。致。酒。脯。之。奠。春。秋。修。典。禮。之。祝。使。忠。義。之。節。血。食。無。窮。詔。樞。密。院。三。省。賞。功。房。開。具。自。靖。康。元。年。後。來。不。以。大。小。文。武。吏。士。應。緣。忠。義。死。節。之。人。姓。名。取。旨。

丙辰。上。始。御。便。殿。素。仗。在。庭。上。服。淺。黃。袍。黑。銀。帶。望。之。若。純。素。羣。臣。莫。不。感。動。先。是。左。司。諫。陳。公。輔。嘗。論。視。朝。當。服。淺。黃。上。納。用。焉。此。據。今。年。九。月。癸。酉。公。輔。所。奏。修。入。直。祕。閣。知。果。州。字。文。彬。降。一。官。放。罷。去。歲。果。州。早。守。臣。王。賈。率。民。出。粟。貸。會。滿。滿。彬。代。之。乃。與。通。判。州。事。龐。信。樞。給。禾。登。九。種。圖。獻。於。朝。吏。部。侍。郎。兼。權。行。宮。禮。部。侍。郎。晏。敦。復。言。去。年。四。川。饑。饉。米。斛。價。錢。三。千。細。民。艱。食。流。為。餓。殍。者。十。室。而。五。等。以。勸。富。戶。釀。米。賑。濟。朝。廷。嘗。與。推。賞。則。蜀。民。疾。苦。朝。廷。固。已。盡。知。今。知。通。與。彬。相。繼。到。官。目。擊。其。事。乃。給。禾。登。九。種。圖。號。為。瑞。應。萬。里。遣。人。投。進。苟。置。而。不。問。則。遠。方。觀。望。意。謂。朝。廷。甘。受。僉。人。諛。佞。百。姓。疾。苦。無。由。上。達。其。於。治。體。為。害。不。細。臣。等。職。在。禮。部。苟。有。所。見。不。敢。緘。默。三。省。擬。各。降。一。官。上。曰。此。不。出。誕。謾。即。詔。諫。爾。去。年。四。川。荒。旱。黎。民。艱。食。安。有。瑞。禾。正。使。偶。然。有。之。何。足。為。瑞。往。年。知。撫。州。高。衡。進。甘。露。圖。朕。疾。其。佞。罷。其。守。符。彬。等。可。降。官。仍。放。罷。奏。檜。曰。如。此。行。道。足。使。四。方。知。陛。下。好。惡。矣。彬。成。都。人。也。

丁巳。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為。太。尉。賞。商。號。之。功。也。翌。日。陸。宣。撫。使。飛。威。名。日。著。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謀。官。薛。弼。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飛。時。留。行。在。未。去。遂。衝。上。如。建。康。起。居。郎。張。彥。試。中。書。舍。人。趙。尹。焯。赴。行。在。用。張。浚。請。也。詔。祕。閣。修。撰。知。建。州。魏。玘。治。狀。有。聞。令。再。任。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黃。州。杜。湛。降。一。官。放。罷。初。滿。興。通。判。州。事。葉。介。不。協。介。率。其。僚。七。人。走。鄂。州。訴。滿。語。言。不。順。朝。廷。聞。之。命。岳。飛。究。實。飛。奏。滿。忠。勇。今。來。止。是。語。言。疑。似。別。無。跡。狀。乃。兩。罷。之。介。乃。鐫。二。秩。衢。州。進。士。毛。夢。符。毛。歸。各。上。書。論。事。詔。賜。帛。二。十。匹。是。日。徽。猷。閣。待。制。王。倫。闕。門。祗。候。何。薛。皆。引。對。以。使。事。也。

己未。上。發。平。江。府。以。舟。載。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几。筵。而。行。將。發。召。守。臣。章。誼。升。舟。奏。事。上。每。旦。乘。輦。詣。几。筵。前。焚。香。宿。願。亦。如。之。

庚申。上。次。常。州。泊。荆。溪。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乞。在。外。宮。觀。先。是。議。者。謂。光。世。昨。退。保。當。塗。幾。誤。大。事。俊。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仍。握。兵。柄。又。言。其。軍。律。不。整。士。卒。恣。橫。張。浚。自。淮。上。歸。亦。言。光。世。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斥。以。儆。將。帥。上。然。之。光。世。聞。上。進。發。乃。引。疾。乞。祠。是。日。奏。上。曰。光。世。軍。比。之。韓。世。忠。張。俊。之。軍。訓。練。殊。不。至。一。軍。皆。驍。銳。但。主。將。不。勤。耳。月。費。錢。米。不。貲。皆。出。民。之。膏。血。而。不。能。訓。練。使。之。赴。功。甚。可。惜。也。大。抵。將。帥。不。可。驕。惰。若。沈。迷。於。酒。色。之。中。何。以。率。三。軍。之。士。趙。鼎。事。實。云。云。至。建。康。當。軸。者。以。光。世。不。足。伏。道。其。腹。心。呂。祉。諷。脅。之。傳。請。宮。詞。罷。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飛。為。北。向。之。舉。按。此。又。與。秀。水。錄。所。云。張。浚。播。揚。岳。飛。之。說。不。同。後。三。日。乃。以。親。筆。答。光。世。曰。卿。忠。貫。神。明。功。存。社。稷。朕。方。倚。賴。以。濟。多。艱。俟。至。建。康。召。卿。奏。事。其。餘。曲。折。併。俟。面。言。時。上。賜。諸。將。詔。書。往。往。命。浚。擬。進。未。嘗。易。一。字。此。據。朱。熹。所。撰。張。浚。行。狀。平。江。府。進。士。張。亨。衡。進。歷。代。中。興。論。給。事。中。胡。世。將。看。詳。言。亨。衡。所。論。若。少。康。之。得。民。高。宗。之。任。相。周。宣。之。自。治。漢。宣。之。待。外。國。光。武。之。任。智。勇。晉。元。之。遷。都。肅。宗。之。仁。孝。憲。宗。之。果。斷。其。說。有。

可取。然於晉元帝乃取其遷都。則非也。上讀至是。曰。肅宗以張后李輔國之故。不能盡子道於明皇。可以謂之仁孝乎。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湖北西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岳雲為武德大夫。飛再辭不受。

辛酉。上常州。賜無錫知縣李德鄰五品服。初。上引德鄰入對。問以民間疾苦。德鄰論民戶避役。田土悉歸兼井之家。近旨雖令單丁女戶。募人充役。然每都不得過一名。欲望增為五人。俾得均濟。詔付戶部。上以德鄰留心民事。故有是賜焉。

壬戌。上呂城關。

三月癸亥朔。上丹陽縣。京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上如建康。

甲子。上鎮江府。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以所都赴行在。詔沂中總領彈壓軍駕巡幸一行事務。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湖北西宣撫使司都統制王貴落階官。為棧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賞功也。統制官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牛皋亦落階官。為建州觀察使。

乙丑。詔駐蹕及經由州縣。見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與除放。

丁卯。尚書吏部侍郎呂祉試兵部尚書。陞兼都督府參謀軍事。顯謨閣直學士梁汝嘉試戶部侍郎。仍兼巡幸都轉運使。權戶部侍郎劉寧止權吏部侍郎。

己巳。上發鎮江府。乘馬而行。晚次下蜀鎮。上謂張浚等曰。道中晴明。因閱韓世忠背嵬軍馬。極驍健。事藝比往日益更精強。浚等因論奏。諸將才能不同。大要在得士心。則人肯用命。上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將帥能得士心。則上下和輯。樂為之用矣。

庚午。上進發。道中望几筵輿轎在前。恐趨行頓。駐馬久之。晚宿東陽鎮。

辛未。上建康府。賜百司休沐三日。時行宮皆因張浚所修之舊。寢殿之後。庖厨皆無。上既駐蹕。加葺小屋數間。為燕居及宮人寢處之地。地無磚面。室無丹雘。

壬申。詔軍旅方興。庶務日繁。若悉從相臣省決。即於軍事相妨。可除中書門下省依舊外。其尚書省常陳事。權從參知政事分治。合行軍令。張浚條具取旨。浚奏。欲張守治吏。禮兵房。陳與義治戶。刑工房。如已得旨。合出告命。敕割。與合關內外官司。及緊切批狀。堂劄。臣依舊書押外。餘令參知政事通書。從之。浚條具在是月

癸酉。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諤。率在府文武官入見。輔臣奏事畢。率百官詣几筵殿焚香。手詔降建康府流罪已下囚。及嗣殺情輕者釋杖已下。建康府太平。宣州。紹興五年以前稅賦及五等戶。今年身丁錢。並放。又免建康府五等戶科敷一年。太平。宣州。半年。

甲戌。遣內侍往軍前。勞問江東宣撫使張俊。仍賜銀合茶藥。時俊軍士兼家成。肝貽。尚未至也。

乙亥。中書言。湖北西宣撫使岳飛已朝辭。所降立功將佐告命。乞免進入。詔趣行給付。時中原遺民有

自汴京來者。言劉豫自猘。驕敗後。意沮氣喪。其黨與皆攜貳。金國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飛謂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衆橫截金境。使敵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可復。張浚不以為然。會劉光世乞率祠。飛乃見上。請由商。就取關陝。欲併統淮右之兵。上問何時可畢。飛言。期以三年。上曰。朕駐蹕於此。以淮甸為屏蔽。若緩淮甸之兵。便能平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臥也。飛無以對。飛朝辭不見本日。今因中書所奏。附此。當即是其辭日也。與乞取陝右等語。見日曆今年四月丁未。

丙子。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知臨安府呂頤浩入見。初。頤浩至平江。欲勸上輟行而不得見。乃隨上而來。至是引對。言者論其罪。上不聽。撫諭久之。龍克小麻。載呂頤浩見上。在駐蹕建康之前。又稱行宮守守。守小。頤浩守守。在是月辛巳。召徽猷閣待

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赴行在。時安國上所纂春秋傳。翰林學士朱震乞降詔嘉獎。上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遠。向來偶緣留程瑄而出。可令召來。張浚曰。若安國乃君子之過。過於厚耳。小人必須觀望求合。豈肯唾旨。上曰。安國豈得為小人。俟其來。當置之講筵。故有是命。仍用金字遞行。安國自言。所著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據。凡三十年乃成。上甚重之。其書今行於世。直徽猷閣湖北西宣撫使司參謀官薛弼。陞直寶文閣。知襄陽府。前旬日。詔弼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至是改授。弼兼隨軍副使。在是月乙丑。直寶文閣知鼎州張翥。陞直龍圖閣。知處州。

外。昇山寇周十隆等未平。直徽猷閣孫佑以選為守。佑至官未幾。官隨宜討蕩了當。詔書嘉獎。正月乙酉。俄又言。賊大猖獗。乞統制官李貴以所部措置。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言。佑為謀不密。漏泄事機。致令諸盜反側。且薦廢材術。正可任此。朝廷以為然。遂命燾代佑。佑七月安。賜都督府權鋒軍統制韓京金束帶戰袍銀符槍。先是度寇劉宜犯梅州。京引所部解圍。遂至惠州之河源。討軍賊會衰。衰挺身出降。故有是賜。在是月

丁未。帥臣進。偽成忠郎閣門祗候李清詣岳飛降。詔補正。仍進二官。兩夫轉官。

丁丑。宰臣率文武百寮遙拜淵聖皇帝。詣常御殿門進名奉慰。自是未耐廟皆如之。戊寅。手詔撫勞將士。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詔教武郎閣門祗候劉光世特與換文資。

忠翊郎閣門祗候丁祺為江南東路兵馬都監。祺初為劉光世部曲。至是離軍。詔江浙福建五分禁軍弓弩手。並揀少壯武藝高強人一半。赴都督府教習。既而浙東制置大使趙鼎言。本路將兵約六千五百餘人。半習弓弩。於內揀其半起發。計一千六百餘人而已。朝廷得此千餘。備怯南兵。不足為用。而一路之間。千百人內。揀去強壯百數。則其餘益不堪矣。况本路兼備海道。與其他路分不同。望賜存留。詔鼎依數遣赴殿前司教閱。俟防秋月分。遣兵往明州屯駐。鼎奏下在。四月丁未。

己卯。尊宣和皇后為皇太后。先是上諭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下追安處。翰林學士朱震乃奏引唐建中故事。乞遙上冊。且言陛下雖從權宜。而退朝有高世之行。謂宜供張別殿。遣三公奉冊。以伸臣子之志。冊藏有司。恭俟來歸。詔禮官條具。太常少卿吳表臣請依嘉祐治平故事。俟三年禮畢。檢舉施行。乃先降御札。播告中外焉。上諭輔臣在慶曆。重慶下在成實。太常寺下在慶曆。今並重慶之。 都省言。尹焞已過鄂州。詔所至州軍守臣以禮致遣。武功郎閣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孫暉進一官。令再任。暉守南壽春凡六年。庚辰。上諭輔臣曰。欽慈皇后。寧德皇后。近屬多流寓南方者。可令所在訪尋。推恩。皇太后本家合得恩數。亦令有司以次施行。起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授雄州防禦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復。洪州觀察使知鄂州解潛。既罷。彥亦不自安。因乞持餘服。故有是命。彥入辭。上撫勞甚厚。曰。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將行。又錫以金幣。詔彥軍併隸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於是錡始能成軍。彥入辭在四月乙未。 右朝請郎陶愷知吉州。左朝散郎劉長源知眉州。二人初以言紹述責監當。至是並復之。武功大夫

辰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于鵬。令後省策試。降等換文資。用岳飛薦也。明年二月庚辰。換右朝散大夫。 辛巳。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呂頤浩為少保。兼行宮留守。頤浩不稱判府事。失之也。先是潭州學廢。頤浩出羨錢五千緡。付學官葺治。州東之二十里。因諸山之泉。築堤儲水。曰龜塘。溉田萬餘頃。歲久湮廢。頤浩募饑民補築之。至是請帥臣劉洪道續其事。上皆許焉。頤浩浹旬。聞三入對。比至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時已命百司漸赴行在。所謂留守司名存而實廢。非秀水開居。呂相頤浩。色侍委千餘。夜必繼飲。前戶部侍郎相家。三妾俱有珠色。名聞一時。相死。大將厚賂取之。呂力爭。用數千緡得一人焉。三婦人。大寵。慶之初。則專其家政。既而為國守。安撫。勢甚盛。三婦人者。遂預外事。公然交通。中外。因以謀逆。召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留守孟庚赴行在。庚在臨安。軍士皆有為飛書怖之者。庚因盛陳兵自衛。浙江並海。漁火夜明。庚以為寇至。大驚。一城幾恐事聞。故罷去。尋命庚知婺州。孟庚罷守。日麻全不。越性之達史云。以呂頤浩為國守。而召孟庚回。今從之。日麻。九月二日辛酉。直龍圖閣周知州在任。差孟庚。暫回。見不知庚以何日除也。尚書吏部員外郎辛次膺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左通直郎都督府幹辦公事張斛知桂陽監。前此轉運判官未有與郭者。故著之。 壬午。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閣門宣贊舍人范溫。添差兩浙東路兵馬鈐轄。依舊鎮江府統轄人兵。癸未。中書奏。銓量監司守貳資格。應監司知州見帶職名。及管任館職。若監察御史以上。通判曾任職事官。及得旨陞擢人。並更不銓量。其餘通判資序人。任監司節鎮知州。次任知縣資序人。任知州軍通判。並依舊。其不應逐項資格。及嘗犯贓罪。與賊罪。論列停替人。並罷。願就官觀者。聽。先是有詔。中書後省御史銓量監司守貳。而中書官未有立定資格。故申明焉。事初見去年十二月丙午。

甲申。少保護國鎮安侯靜軍節度使淮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仍三鎮舊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時光世入見。再乞罷軍。且以所管金數百萬獻於朝。乃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浚因分光世所部為六軍。令聽本府參謀軍事呂祉節制。詔行在職事官命轉對一次。乙酉。賜劉光世府第一區。給親兵三百人。右朝請大夫韓璉直龍圖閣。遷為劉光世參謀官。隨府罷。用光世請而命之。丙戌。左文林郎林獻材。令吏部與先次占射差遣一次。獻材為海豐令。以宜諫官薦對。故有是命。自是選人引對之恩殺矣。丁亥。通侍大夫武康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落階官。為相州觀察使。劉光世既罷軍。都督府以德提舉訓練諸將軍馬。故優擢焉。故勒停人王毅。追復承議郎。毅父也。宣和間。坐論蔡京罷。請死。徽表。至是倫訴於朝。上謂大臣曰。倫萬里遠使。宜與施行。上因言。靖康中。耿南仲用事。每遣使出疆。必降旨。有免行者。當以軍法從事。既行。雖身分請給。往往不支。其家至有狼狽失所者。比使還。則合得恩澤。亦例從減。如此何以使人。張浚曰。南仲誤國。何止此事。戊子。故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郝中正。特贈翊衛大夫。中正。宣和末守涇州。城陷死。張浚在陝西。承制贈官五等。至是賜告焉。己丑。禮部太常寺言。今歲當行大禮。而郊天法物未備。國朝故事。仁宗皇祐五年。南郊。嘉祐元年。恭謝。四年。給祭七年。明堂。蓋嘗。九年。而不再郊。將來大禮。請令祭天地於明堂。祖宗並置。兼祀百神於禮。未嘗便。詔行明堂大禮。令有司條具以聞。此時太常寺少卿乃吳表臣。而禮部侍郎則未知何人。據禮部志云。未詳。 左承議郎通判彭州施庭臣。為秘書省校書郎。庭臣。成都人也。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謬。直祕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韓膺。曾並引對。初。命宗謬營治行宮。至是官府營柵皆備。上嘉其勞。賜以鞍馬焉。此據武陽志附入。 寶文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趙子樸卒。庚寅。詔京西帥臣薛弼。措置荆襄屯田。時已賜錢五萬緡。為營田本。又市蜀牛三千賦之。言者謂凡兵火所過。地廣人稀。皆可徙新附之民。授以遺地。故以命弼。偽武義郎監盧氏縣酒稅楊茂時。補正。岳飛之出師也。茂挺身歸附。故錄之。翰林醫診俞詒。押歸本貫。詒三詣闕。上書。尚書省言。詒所陳皆告訐事。故有是命。仍令尚書省榜諭。岳州人也。是春。廣西大饑。斛米千錢。人多餓死。桃李互實。李實變成桃。皆可食。凡物多類此。此據蔡條議。 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居祈州。右副元帥潘王宗弼。自黎陽歸燕山。左監軍薩里千居雲中。以前知相州杜充為燕京三司使。尚書左丞高慶裔。以賊下大理寺。

甲申。少保護國鎮安侯靜軍節度使淮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仍三鎮舊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時光世入見。再乞罷軍。且以所管金數百萬獻於朝。乃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浚因分光世所部為六軍。令聽本府參謀軍事呂祉節制。詔行在職事官命轉對一次。乙酉。賜劉光世府第一區。給親兵三百人。右朝請大夫韓璉直龍圖閣。遷為劉光世參謀官。隨府罷。用光世請而命之。丙戌。左文林郎林獻材。令吏部與先次占射差遣一次。獻材為海豐令。以宜諫官薦對。故有是命。自是選人引對之恩殺矣。丁亥。通侍大夫武康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落階官。為相州觀察使。劉光世既罷軍。都督府以德提舉訓練諸將軍馬。故優擢焉。故勒停人王毅。追復承議郎。毅父也。宣和間。坐論蔡京罷。請死。徽表。至是倫訴於朝。上謂大臣曰。倫萬里遠使。宜與施行。上因言。靖康中。耿南仲用事。每遣使出疆。必降旨。有免行者。當以軍法從事。既行。雖身分請給。往往不支。其家至有狼狽失所者。比使還。則合得恩澤。亦例從減。如此何以使人。張浚曰。南仲誤國。何止此事。戊子。故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郝中正。特贈翊衛大夫。中正。宣和末守涇州。城陷死。張浚在陝西。承制贈官五等。至是賜告焉。己丑。禮部太常寺言。今歲當行大禮。而郊天法物未備。國朝故事。仁宗皇祐五年。南郊。嘉祐元年。恭謝。四年。給祭七年。明堂。蓋嘗。九年。而不再郊。將來大禮。請令祭天地於明堂。祖宗並置。兼祀百神於禮。未嘗便。詔行明堂大禮。令有司條具以聞。此時太常寺少卿乃吳表臣。而禮部侍郎則未知何人。據禮部志云。未詳。 左承議郎通判彭州施庭臣。為秘書省校書郎。庭臣。成都人也。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謬。直祕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韓膺。曾並引對。初。命宗謬營治行宮。至是官府營柵皆備。上嘉其勞。賜以鞍馬焉。此據武陽志附入。 寶文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趙子樸卒。庚寅。詔京西帥臣薛弼。措置荆襄屯田。時已賜錢五萬緡。為營田本。又市蜀牛三千賦之。言者謂凡兵火所過。地廣人稀。皆可徙新附之民。授以遺地。故以命弼。偽武義郎監盧氏縣酒稅楊茂時。補正。岳飛之出師也。茂挺身歸附。故錄之。翰林醫診俞詒。押歸本貫。詒三詣闕。上書。尚書省言。詒所陳皆告訐事。故有是命。仍令尚書省榜諭。岳州人也。是春。廣西大饑。斛米千錢。人多餓死。桃李互實。李實變成桃。皆可食。凡物多類此。此據蔡條議。 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居祈州。右副元帥潘王宗弼。自黎陽歸燕山。左監軍薩里千居雲中。以前知相州杜充為燕京三司使。尚書左丞高慶裔。以賊下大理寺。

耶。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浸意甚沮。此以趙鼎

丙申。昭昭憲皇后本族親屬。令所在訪求。參酌推恩。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劉鈞奏以前護副軍及馬司。見在通爲前後左右中軍。及遊奕凡六軍。每軍千人。共爲十二將。從之前護副軍即八字軍也。(按)馬司元

又查以解濟二千人。及劉鈞帶到軍馬。又有八字軍萬人。六軍十二將。止共管少壯正甲軍六千人。則老弱數多故也。

丁酉。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翰入辭。倫自平江至建康。凡四召對。上使倫謂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曰。河南之地。上國既無。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而去。上因倫行。附進皇太后。淵聖皇帝黃金各二百兩。按)小。皇太后。禮例。例支金一百兩。附倫等行。也。日。二月十三日。乙巳。勅會王倫等奉使大金。所有禮物。適合附帶前去。有旨。淵聖皇帝金二百兩。宣和皇后金一百兩。並令戶部依數支給。三月二十八日庚寅。有旨。皇太后。禮例。令戶部更支金一百兩。

中書言。宇文虛中。朱弁奉使日久。宜有支賜。以慰忠勤。詔賜虛中黃金五十兩。朱弁等遣納。不詳改。

綾絹各五十四。龍鳳茶十斤。并黃金綾帛各三十兩。茶六斤。樞密使秦檜。孫傅。張叔夜家屬在金中貧甚。願因倫行。有所賑給。詔賜金如虛中之數。虛中。每賜金。以三月乙酉。得旨。傳叔夜。以丙戌。得旨。今併書之。庶免小。原但稱。謂傅叔夜。依虛中例。與之。而不書。虛中所賜何物。不詳改也。

初。顯謨閣待制荆南府王庶。聞何彝來歸。乃草疏。略曰。先帝志慕道真。宜用鼎湖故事。奉衣冠弓劍。起陵廟。葬之名山。盡舉送終之典。使海內咸知梓宮還與否。不足爲國重。輕彼雖有。森萌何自而生。然後遣使。儻或請之未獲。則大兵臨之。問罪致討。不爲無名。因神民痛憤之情。刷宗廟存亡之恥。臣知梓宮可不請而得。爲策之上也。疏將發。知朝廷遣使已定。乃止。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

【紹興七年】夏四月壬辰朔。癸巳。張浚奏兩既罷足。又即晴霽。庶於蠶麥不妨。上曰。朕宮中亦養蠶兩箔。許欲知民間蠶熟與否。浚等曰。陛下敦本憂民如此。天下幸甚。上又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後園有水。朕亦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爾。詔築太廟於建康。以臨安府太廟充本府聖祖殿。起居舍人呂本中直龍圖閣。知台州。本中引疾求去。疏再上。乃命出守。本中辭。乃以本中主管江州太平觀。修武郎閣門祿候龍陽軍水軍統制單敏知靖州。用張昇薦也。

詔左朝奉郎王弼中已降。追一官。指揮勿行。初。吏部以弼中爲重。實保奏改官。當追奪。而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設審量之法。蓋爲崇觀。宜和以來。奸臣用事。一時士人朋附。結託。資緣改轉。冒濫太甚。乃若弼中。實係方賊。徒黨呂師囊等。起兵攻圍台州。而本州司戶。騰膺率衆。與軍民併力死守。保全一州。偶貫宜撫一路。合行具奏。遂並轉一官。不爲濫賞。若今追官。恐失朝廷審量之意。故有是命。

甲午。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特許任便居住。從所請也。光世遂居温州。鎮江府進上將將士書論十事。詔永免文解。

乙未。直隸開新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周葵移兩浙西路。尙書吏部員外郎黃次山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次山引疾乞補外。會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張浚因擬次山修注。上曰。非告訐董敦者。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十

此以趙鼎

(按)馬司元

按)小。皇太后。禮例。例支金一百兩。附倫等行。也。日。二月十三日。乙巳。勅會王倫等奉使大金。所有禮物。適合附帶前去。有旨。淵聖皇帝金二百兩。宣和皇后金一百兩。並令戶部依數支給。三月二十八日庚寅。有旨。皇太后。禮例。令戶部更支金一百兩。

虛中。每賜金。以三月乙酉。得旨。傳叔夜。以丙戌。得旨。今併書之。庶免小。原但稱。謂傅叔夜。依虛中例。與之。而不書。虛中所賜何物。不詳改也。

有姦人陰為間諜以誘我師其軍中失於撫循有以離其心也使將臣不以為諱而開於朝則可以因事設備果諱而不言則賊勢猖獗軍情疑貳朝廷不知夫豈不敗乃事欲望密詔諸將明斥埃廣耳目嚴為警備毋輒懈弛凡軍中之事悉以實聞雖無稽之言勿聽然聞之亦足以戒願陛下過聽而深戒之後二日詔關都督府必謹此奉行下在甲寅今附面對之日

癸丑故奉議郎直秘閣陸忠襄楊邦乂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於是樞密院奏邦乂忠節顯著宜極褒崇上曰邦乂忠烈如此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為朕死節不可不厚褒以為忠義之勸故有是命詔隨安府寄留諸軍家屬已命赴行在沿路毋得一毫擾民犯者許越訴管押官重賞於法

甲寅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言先奉詔編次元符以來詔旨今史館注修日麻恐此書非私家可為乞住罷詔藻接續編類

丙辰都官員外郎馮康國面對論蠶者金豫相挺連年寇蜀吳玠據險得利全蜀賴之玠之功績不可輕也然蜀地狹民貧山險道隘紹興四年秋陸運始行役夫飢餓疾病相仍斃於道者三之一蜀民至今痛之自後歲頃不登斗米二千死者枕藉去年冬是役復興更名支移計其所運一石民間費七十千悉亡死損又未論也有為救蜀之說者曰省冗官節浮費裁損軍中請給亦庶幾矣夫冗官浮費固當節省而軍中請給易搖軍心未易輕議臣觀蜀中之弊患在糧運不繼而折支太優嘉陵江險灘積相夏苦漲流之失冬阻淺澁之患終歲水運終不能給是以時起陸運之役軍前將佐俸給優厚類皆正色米斛價高銀絹價平既闕正米不免折支每以低價銀絹估折高價之米所以歲費浩大錢糧兩不給也若遣官委曲諭玠三月以後九月以前除關外防扼合用軍馬數目外其餘將兵移屯內郡歇泊就糧且以二萬人為率兼選仁厚牧守分治梁洋兩郡招集流散二年之後耕鑿就緒可贖戍卒萬人歲又省蜀中二十萬斛之運誠如此行於吳玠軍中無損於全蜀生靈稍寬保蜀善道之策無易於此伏惟陛下財察丁巳詔送都督府既而祕書省正字兼權左司郎官孫道夫轉對上諭曰召自遠方者朕必詢民間疾病至如職事官轉對既以朝廷闕失訪之誠欲追法祖宗不特舉行故事為文具而已也卿蜀人宜熟知蜀中利害水運與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向宜撫司初由水運每石取民錢十千後以其緩起兩川夫十數萬人陸運每石費五十餘千利害可見上曰水運既便自當行之戊午遣內侍往淮西撫問張浚仍賜銀合茶藥是月偽齊有梟鳴於後苑又有鳥數千鳴於內庭皆作休也之聲劉豫不樂命立賞捕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一

【紹興七年】五月（按）是月壬辰朔甲子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張澄言臨安建康均為駐蹕之地而財賦所入多寡殊絕本府所得僅支半年不惟軍儲窘乏兼慮關於供億以速罪戾欲望許依駐蹕近例參酌應副詔與權免分撥二年

乙丑上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為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相曰陛下用兵可謂得其要矣初劉光世之罷也以其兵隸都督府而檜與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以握兵為督府之嫌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亦有請乃以相州觀察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德光世愛將故就用之王德為淮西大將日麻全

不齊據漢浚行狀以為浚在廬州時棄檣等所除而日麻於此日麻上論淮西事在王將得人則必是此日麻諺然不見除日六月九日王德與淮樞密院判子奉聖旨除左護軍都統制乞追還成命不允六月九日已亥去此月乙丑凡二十五日德此時在淮西不應被受如此之過日麻五月二十三日甲申後殿進呈臣浚等奏事上方議請軍置副二十八日已丑照殿前司等並許差都副統制以前後指揮參攷之則德除命必在乙丑已後矣未已前但未知在何日耳今因上語附見當求他書驗其本日鄭克撥呂社行狀乃稱七月除王德都統制登時矣

丙寅。詔四川制置大使席益遣所募西兵。初命益於圍集人內選三路少壯人二千。兼家赴行在。專充
 屬衛。益言。已遣統押官顏漸部兵千一百人出峽。故命趣之。元降指揮未見。日麻。紹興五年十二月七日乙巳。檢會。今
 年十二月四日。已降指揮。願斬下軍兵使臣民兵。兵數
 用等。並復步軍司。願漸差光湖。南安。使喚。此時。席益方去湖
 南。當時。漸不之。潭州。而從。益入蜀也。此事。已附。其年。十二月庚子。

丁卯。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趨捕虔吉諸盜。時以山賊周十隆等未息。命江西統制官李貴往討之。左司
 諫陳公輔言。虔民素號凶惡。方承平時。亦自藏往廣南。劫取財物。率以為常。自國家多事。乘此擾攘。徒黨
 愈熾。然此弊亦起於朝廷。容忍太過。凡有盜賊。盡是招降。所謂渠魁者。例皆不誅。且寵之以官。此豈足以
 奪姦雄之氣。又况虔賊實非他處之比。若不痛加誅殺。未必肯止。但令向前破蕩。早見撲滅。不可更議招
 降。必謂弄兵潢池。皆吾赤子。不欲多殺。亦當誅其首領。而脅從者。量與釋放。庶使頑民知懼。不敢復肆凶
 惡。而盜賊可息。故有是旨。

戊辰。金部員外郎宋紫請。詔中外臣寮。探訪勇力權略之士。不時薦舉。以備采擇。從之。紫。莆田人也。兩
 浙轉運使。向子誼。奏。修練湖。初。鎮江府。呂城。夾岡。地勢高。久不雨。則運河。涸而漕舟艱。子誼。命屬官李潤
 攷唐。韋。損。劉。晏。故事。建。置。斗。門。二。石。礎。一。以。復。舊。跡。度。費。萬。緡。今。冬。可。畢。從。之。潤。江。寧。人。也。

庚午。侍御史周秘入對。言。臣聞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自古用兵之勝者。皆以其志同。敗者。皆以其意
 異。唯將帥。和。士。卒。輯。睦。戰。勝。攻。取。無。往。而。不。利。矣。方。今。外。侮。未。已。僭。叛。未。平。朝。廷。必。欲。小。戰。以。練。師。頻
 勝。以。積。威。則。以。輕。兵。出。近。地。時。有。不。得。已。者。矣。然。上。下。之。欲。不。可。不。同。雖。帷。幄。之。中。已。有。定。謀。而。心。膺。之
 臣。豈。無。所。見。苟。其。所。見。或。有。不。同。畏。朝。廷。之。威。而。言。不。敢。盡。有。性。懦。之。嫌。而。事。不。敢。辭。口。順。心。違。但。以。疾
 故。為。遷。延。之。計。如此。者。雖。強。之。使。行。必。不。能。成。功。矣。願。陛。下。於。命。將。之。際。先。授。以。所。任。之。事。使。自。揣。其。可
 否。或。於。廟。謨。有。所。未。論。則。姑。與。之。往。復。問。難。俾。其。胸。中。瞭。然。見。勝。於。未。戰。之。前。然後。遣。之。庶。幾。上。下。同。欲
 不。至。於。敗。仰。副。陛。下。致。治。兵。之。意。

壬申。詔禮官條具舉行文宣王。武成王。熒惑。壽星。岳。瀆。海。鎮。農。蠶。風。雷。雨。師。之。祀。用。太。常。博士。黃。積。厚。請
 也。文宣王以春秋二仲。併從祀。凡九十八。武成王及從祀。凡六十三。皆用兩少牢。熒惑以立夏。其禮與文
 宣王皆如感生帝。壽星用秋分。岳瀆海鎮用四立日。及夏季之土旺。先農以孟春。先蠶以季春之巳日。風
 師以立春後丑日。雷師以立夏後申日。自壽星以下。皆用酒脯。積厚又言。太常定議。率以行狀銘誌為憑。
 多不得實。又僂倖寵靈之人。類戒子孫毋請諡。故惡諡不行。望自今。臣僚陳乞遺恩。即命太常移史官。采
 其始終定諡。從之。上以積厚論事可採。遂以為尚書比部員外郎。積厚。除。比。部。在。乙。亥。
 今。併。詳。旨。除。郎。之。日。直祕閣都督府。寄

寫機密文字計有功。陞直祕閣。提點潼川府路刑獄公事。時張浚在廬州。遣有功赴行在。前二日引對。
 有功書獻所著晉鑒。上曰。朕乙夜觀之。且為難難之戒。又面問著春秋防微之旨。對曰。婦笑於齊。六卿分
 晉。此書之所為作也。上首肯之。有功以母老求去。乃有是命。浚引親嫌力辭。疏累上。詔仍舊職。有功。仍。舊。
 職。在。六。月。

已。發

癸酉。起居郎樓炤請。命有司講究屯田。鼓鑄。市舶。常平四事。一曰。募民以耕。而兵無與焉。是以墾闢未廣。
 今縱未能使甲士從田。於其中擇所謂不入隊者。十取三四。使之因田致穀。以省大費。何不可之有。二曰。
 鑄錢一司。坐費糧食。今銅料不繼。鼓鑄日稀。謂宜廢罷。俟數年之後。銅料稍多。即令逐路運司。措置鼓鑄。
 似亦為便。三曰。蕃舶不至。蓋官吏侵漁之故。宜擇心計之臣。示遠夷之信。明賞以激勸。立法以關防。則所
 入必豐羨。四曰。常平之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今諸道間。有豐凶之不齊。宜擇人使之兼總數路。以通其
 州縣。豐凶盈虛。而斡旋之。庶有贏實。以給軍用。詔戶部侍郎梁汝嘉。王侯條具。約確利害。申省。後不果行。
 甲戌。徵猷開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奏
 今以詞賦經義取士。而攷校者。患不能兼通。陸黼安能得實。今歲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詞賦經義兩
 等各差攷官。從之。

丁丑。左朝請郎何鈞。主管台州崇道觀。鈞。初。以。選。為。諸。王。宮。教。授。需。次。兩。省。至。是。乞。祠。也。

戊寅。賜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知興元府王俊。知洋州楊從儀。詔書獎諭。以張浚言。玠。命。俊。等。部。兵。修。築。梁
 洋。廢。堰。就。緒。也。上。因。謂。秦。檜。等。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為。治。朕。自
 即位以來。未嘗以私怒降一人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當。日。撫。綏。之。過。於。子。弟。
 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檜曰。陛下英武。中與不難致
 矣。既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請因此風厲諸將帥。各務究心水利。措置營田。仍命利路監司。候成
 熟日。具。梁。洋。渠。堰。所。溉。頃。畝。所。增。租。稅。覆。實。以。聞。將。俊。與。從。儀。並。加。旌。賞。以。為。忠。勞。之。勸。從。之。世。將。所。奏。在
 是。月。甲。申。

己卯。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
 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
 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詔禮部討論大火之祀。先是行在多火災。言者論國家實感炎德。
 用宋建號。康定間。因古商丘。作為壇兆。以關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地陷賊境。望詔有司。即行在所。每
 建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從之。用酒脯。六月壬辰。討論將上。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左朝散大夫新知廣德軍王

擇仁。左朝奉大夫新知永州熊彥詩。右朝請大夫新知江州趙伯珍等八人。皆罷。公揆言。擇仁。頃。在。河。東
 之幕。欲奪官長之權。自擁潰卒。殘金破商。劫盜居民。無所不至。彥詩。乃。王。時。雍。愛。婿。今。自。京。官。二。年。而。為
 正郎。以至典司祠曹。機宜都督府。極其要選。不知朝廷何以愛其材。獨不念圍城之事乎。伯珍。素。無。才。行
 昨奉苗。勳。為。郎。官。衆。所。鄙。棄。故。罷。罷。存。此。以。見。王。擇。仁。金。商。間。事。及。伯。珍。
 明。受。除。郎。因。依。當。各。付。本。年。削。此。段。

尙書呂社居廬州。以護諸將。始浚往視師。參知政事張守遺書戒以毋輕改軍政。浚不從。賜龍圖閣直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詔書獎諭。以其能裁抑冗濫。以寬民力故也。先是迨追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去年八月。既而迨言。本司案牘簿籍。並皆不全。紹興四年。所收錢物。計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丙午降旨。比所支計闕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一千萬餘緡。皆以宣撫司撥剩錢。及次年所收登帶通那應副。六年未見收數。支計三千二百七十六萬餘緡。今年所收。計三千六百六十七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一百六十一萬餘緡。紹興五年。鹽酒息錢最增。然以支數增多。終是應副不足。是致六年大段窘迫。頓增起之數。後來已難繼。侵用過之數。後來又難補。逐月拖欠大軍折估。及梓夔路糧本水脚計司。坐此取怒大將。實非其罪也。然今來七年帳內收數。係是額管約收之數。遞年有虧無增。其支數係是按例實支之數。遞年有添無減。若將來取數稍虧。支數稍添。則不待來年。便有闕少。自來遇歲計有闕。即添支錢引。補助支遣。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成都運司及見今泛料太多。引價減落。本司緣此不增添印。去秋費旨。上供及該稅不盡諸窳名錢。並許拘收通融應副。除封樁禁軍關額等錢五項。折計錢引七十萬道。已指數科撥外。細數見去年九月庚辰見準戶部符催

督總制司錢。大使司拘收提刑司常平司錢物。充稱提錢。並與本司通融取撥指揮相妨。既不敢添印錢引。又別無窳名錢物。可以補足所闕錢計。宜府司但責應辦。大使司乃責以獨減勢相矛盾。尤難措置。即今歲計見憂不足。設若將來緩急調發。歲計之外。別有支費。委是無從辦集。切慮必致誤事。兼歲收錢物。因有上供進奉士貢三路網坑治課利等窳名錢物。共計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舊額所管歲入之數。其勘諭激賞增敷役錢。助軍頭子錢。免支移米脚錢。秋稅上出納地理脚錢。鹽酒增息錢等課名錢物。共計錢二千六十八萬。係軍興後來所增歲入之數。今比舊額。已增過倍。取於民者。可謂重矣。若計司不卸。更增賦斂。民力困竭。事有難測。此亦朝廷所當深慮矣。臣嘗竊讀劉晏傳。見史臣稱晏理財。謂亞管。蕭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筭權居其半。今四川區區一隅之地。權鹽權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劉晏所權之數多矣。并諸窳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於大軍歲計。闕一百六十一萬。彼以一千二百萬貫贖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贖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然則拖欠折估錢本水脚之類。豈計司之罪乎。議者皆謂軍中支費冗濫。臣初亦疑之。近因檢察。乃得其實。且如折估錢一項。每年計錢引一千三百一十七萬。以上件折估錢十貫折米一百石為率。約計米一百六十八萬。今每年應副正色米九十七萬。七十九萬係水運。八萬石係通估錢所折米共二百六十五萬。本司不見得宜。撫司即今官兵實數。止有紹興六年。朝廷遣使取會到諸頭項官兵共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其折估錢。不止是官兵坐倉折估。灼然無疑。據諸處糧審院供到折估錢名色。除

官兵各有身分料錢。已係隨折估錢過勘外。官員有驛料折估錢。廚料糶粟米。贍家錢供給錢。月犒錢。旬設錢。支糧錢。添支絹錢。軍兵有坐倉折估錢。攬搶又貼射錢。添支食錢。鹽米紙筆錢。草估錢。共十四項。但緣官員有驛料折估。軍兵有坐倉折估。故特以折估錢總之。又有諸帥諸將公使錢。人吏作匠請給錢。並係於按月折估錢內應副。是致此一項已用劉晏歲入之數。應副不足。此議者所以謂其支費泛濫也。又諸頭項官兵數內。官員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九人。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宣撫司上項官員數內。有入隊。有不入隊。兩等。近九百三十一人。其官員內。有不入隊。使臣三百三十人。軍兵內。有不入隊。敢勇。敢用。兵弓。箭手。共五千八百七十八人。訪聞不入隊人數。除轉運大頭。合被數目不多外。餘盡是窳名。充占之人。所有諸州屯駐官兵去處。本司近備。備具旁通驛。累行會問。並不報。未見的。不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去年宣撫司屢以拖欠軍兵折估錢。聞之朝廷。趙開亦緣此而罷。然臣契勘本司去年應副折估錢。逐月差官刻刷。但緣萬數浩濶。不能如期起發了足。若宣撫司將撥到錢。先支軍兵。次支使臣。後支將官。雖有拖欠。必不闕事。蓋自將官以上。每月請俸。大段優厚故也。然欲將持計司。則須以拖欠軍兵坐倉折估為辭。此乃宣撫司屬官為主將所畫之策。朝廷不可不知也。臣近到軍前。經由綿。劍。利。州。大安。軍。興。州。皆屬屯駐軍馬去處。間有軍兵陳訴拖欠折估錢。至於衣賜。則所在皆有支散不盡數目。糧食亦有探支過一兩月。或一兩旬者。足見軍前衣糧寬利也。然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寬利。亦未敢除減。但且夕憂懼歲計不足。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於折估錢。猶未為甚。其所甚者。羅買般運也。蓋緣羅買不科數。則不能集事。苟科數。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般戶獨受其弊。或稍急。則稅戶皆被其害。紹興四年六年。兩次支移陸運至軍前。次損人夫甚多。勞費猶不足道也。欲省漕運。莫如屯田。近因興元府。洋州。守臣修築堤堰。特旨獎諭。蜀人皆知德意在此。然臣會問屯田等事。皆不報。止有紹興六年朝廷遣使取會到陝西路屯田頃畝共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七十九畝。當時已種七分。以上今年耕種既備。又有增墾頃畝不少。漢中之地。自古沃野。訪聞屯田。盡係膏腴。且據前項頃畝會計。每畝除出種糧。止以三石為率。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椿充自來不係水運。應副去處歲計米。一半對減川路羅買般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近體問得利路興元府。洋州。陝西路。岷州。夏麥大熟。皆可就羅除興元府。洋州。已委利路轉運副使句光祖措置。就羅五十萬石外。岷州。緣宣撫司屬官異議。措置未得。若屬官肯於岷州就羅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運應副。利州以東歲計米五十八萬石。願得此三項。歲計足矣。可以盡數。免川路羅買般運。此乃郵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朝廷所當留意者也。不知務此。但責應辦。今之所入三倍劉晏。而猶不足。雖晏復生。亦不能辦。況如臣者。豈敢望晏之萬一。能保其不敗事。誅責計臣。雖不足道。然四州生靈。休戚所繫。朝廷所宜動念也。裁節冗濫。措置羅買。臣累有奏陳。未準回降指揮。今輒復陳本末。是皆臣之職事也。不敢隱

通英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馱車荷避禮阿伏望聖慈特賜察。此誠關命大計。故止則去。雖物寄。數目外。並全。不待其本月日。且因。其。未。見。其。中。官。果。事。朝。官。不。許。注。印。注。料。又。言。近。因。守。守。臣。修。德。特。降。獎。又。首。入。日。已。以。事。改。之。道。此。矣。必。在。今。年。六。月。以。後。未。被。受。今。此。獎。驗。額。書。之。前。當。求。他。書。改。其。本。日。

癸未。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王公亮知開門事。

甲申。張浚奏江南宜撫使張俊遣參議官史愿來議修城事。上曰。昨內殿引。入。對。問。軍。中。教。閱。曲。折。因。使。告。俊。每。隊。五。十。當。增。旗。頭。一。人。常。養。之。以。待。用。每。遇。出。戰。旗。以。驚。揚。而。壞。泊。收。軍。而。退。或。無。以。寓。三。軍。之。目。於。是。植。所。增。之。旗。則。衆。無。惑。矣。時。上。方。議。諸。軍。置。副。浚。曰。此。亦。旗。頭。之。副。上。以。爲。然。先。是。浚。自。淮。西。歸。以。除。王。德。爲。不。便。奏。論。之。左。護。一。軍。皆。故。羣。盜。驕。悍。自。恣。而。統。制。官。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鄧。瓊。素。與。德。不。叶。光。世。以。瓊。屢。立。奇。功。待。之。與。德。等。瓊。聞。德。爲。帥。不。自。安。乃。以。瓊。爲。副。都。統。制。瓊。除。左。護。軍。副。都。統。制。不。見。本。日。發。遣。

行狀云。泰。泰。等。以。王。德。爲。都。統。制。即。軍。中。取。圖。瓊。副。之。公。俱。以。爲。不。然。奏。論。之。按。日。歷。所。書。瓊。副。都。統。制。在。後。五。日。已。五。或。可。移。附。後。日。

詔。以。時。暑。命。行。在。所。及。行。宮。御。史。各。一。員。庶。諸。獄。囚。諸。路。州。軍。令。監。司。分。詣。右。朝。散。大。夫。呂。錫。山。依。舊。知。果。州。錫。山。大。忠。子。也。大。忠。大。防。兄。紹。選。

寓居於蜀。上召之。錫山辭不至。集英殿修撰知衢州董昇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初命學士院策試行在所及行宮樞密院都督府效士五十三人。得陳壽昌等十人合格。詔優等授官。平等免文解一次。餘皆賜帛罷之。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鄭謙卒。

乙酉。手詔自今內外臣寮薦士。或不如所舉。及罪當并案者。必罰毋赦。上以薦舉法壞。甚者以子弟姻親互相薦論。至犯吏議。則僥倖首免。故條約焉。尚書省言。自來立法太重。不能必行。乃詔自今犯職私罪者。舉主遞降二等。其以子弟親戚互薦者。令臺臣察之。監察御史趙渙乞令侍從至職事官。不限資序。各舉才堪大縣者一人。俟三二年之間。按其治狀。同其賞罰。詔行在所侍從官限一月通舉二十人。

丙戌。右宣教郎知劍州梓潼縣侯臨今再任。以士民舉其政績也。

丁亥。中書言。諸路監司除授。依祖宗法。即不避本貫。詔如故事。仍止避置司州。

戊子。詔皇太后三代特封贈一次。姪誠忠郎謙。訊各進七官爲閣門官贊舍人。以后初正尊號故也。左從政郎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王湛特改合入官。以薦對也。滿已見去年十月辛酉。

己丑。張浚奏論史事。因言紹聖以舊史不公。故再修。而蔡卞不公。又甚。每持一己褒貶之語。以聘其愛憎。今若不極天下之公。則後人將又不信。上曰。謂之實錄。但當錄其實。而褒貶自見。若附以愛憎之語。豈謂之實錄。上又曰。今日重修兩朝大典。不可不慎。浚曰。敢不承聖訓。自趙鼎去位。有言神宗實錄改舊史非是者。故浚奏及之。日歷。己丑。後。浚。進。呈。臣。浚。奏。史。館。事。云。云。其。上。又。必。須。別。有。官。照。錄。見。六。月。末。并。注。

名徵宗皇帝神御殿曰承元。時未有殿。而禮官

言。明堂前一日太廟朝饗。嘗用原廟殿名爲樂曲之名。乃命學士院撰定焉。此乃黃積厚爲。昭殿前司行營右護軍後護軍並許置都副統制。日歷不載中。中書言。四川錢引。近來印數多。慮害成法。詔禁止。令置制大使司觀察。如違重賞典憲。四川錢引。舊書放兩界。爲二百五十一萬餘緡。至是通行三界。爲三千七百八十餘萬緡。故條約焉。

庚寅。尚書右僕射張浚言。臣先備員川陝宣撫處置使。竊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僞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常延請至司。與之晉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被命還朝。蓋嘗以焞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採羣議。召置經筵。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焞行至九江。會諫官陳公輔請禁伊川學。焞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焞乃顯官其學。行請趨召之。焞猶不至。陳公輔。小。麻。略。說。此。事。於。今。年。正。月。就。職。登。議。矣。江。州。去。建。康。不。遠。而。焞。以。九。月。上。旬。方。及。闕。門。至。此。已。百。餘。日。况。其。間。一。再。辭。新。命。至。閏。月。上。旬。方。赴。命。供。職。是。時。焞。得。罪。已。久。非。因。此。奏。而。遂。就。職。也。今。不。取。是。月。汴。京。無。雲。而。雷。有。龍。起。城。宣。德。門。滅。宣。德。二。字。僞。齊。陷。隨。州。劉。豫。以。進。士。張。浚。爲。僞。皇。子。府。準。備。差。使。漢。梁。州。人。初。見。建。康。四。年。春。末。

六月辛卯朔。改諡惠恭皇后曰顯恭。

壬辰。右承議郎新知楚州韓元傑罷。坐前守濠州日。其兄元英私往宿州。而不以聞也。時元英已奔劉豫。豫用爲戶部員外郎。

癸巳。秘書少監蘇符言。史館見重修哲宗皇帝實錄。元祐政事。屢致紛更。尤當盡付天下公論。非符所宜參預。望改除一閑慢奏遣三省勘會。元豐紹興指揮。係令秘書省長貳通修日麻。詔削與符照會。左司監陳公輔入對。面奏興復之策。因言衆論謂南兵不可用。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句踐卒敗吳王。兵強諸國。亦豈北方士馬耶。日歷。六。月。己。酉。後。殿。進。呈。陳。公。輔。劄。子。比。紹。聖。對。興。復。之。策。云。云。按。公。輔。此。月。戊。申。進。對。劄。子。即。其。日。所。上。則。得。上。語。乃。癸。巳。面。對。之。日。也。故。附。於。此。

詔建康府守臣遇有奏稟事。許非時上殿。直祕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王象龍。以樞密使秦檜引親嫌有請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權主管行宮馬軍司公事蘭繼能軍職。提舉台州崇道觀。以墜馬有傷故也。命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兼權。

甲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遣左朝奉郎本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子琇奉表起居。因統所選衛兵赴行在上。引對。及還。賜益詔書獎諭。又賫以銀合茶藥。綵文帶象簡。子琇。燕懿王後。東平侯。侯令鑑子也。賜益詔書等。以是月戊申降旨。

乙未。罷江。淮。營。山。司。以。直。祕。閣。開。淮。東。轉。運。判。官。蔣。琛。直。祕。閣。淮。西。轉。運。判。官。韓。璣。直。祕。閣。江。東。轉。運。副。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〇一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〇二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〇三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〇四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〇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〇六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言。明堂前一日太廟朝饗。嘗用原廟殿名爲樂曲之名。乃命學士院撰定焉。此乃黃積厚爲。昭殿前司行營右護軍後護軍並許置都副統制。日歷不載中。中書言。四川錢引。近來印數多。慮害成法。詔禁止。令置制大使司觀察。如違重賞典憲。四川錢引。舊書放兩界。爲二百五十一萬餘緡。至是通行三界。爲三千七百八十餘萬緡。故條約焉。

庚寅。尚書右僕射張浚言。臣先備員川陝宣撫處置使。竊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僞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常延請至司。與之晉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被命還朝。蓋嘗以焞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採羣議。召置經筵。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焞行至九江。會諫官陳公輔請禁伊川學。焞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焞乃顯官其學。行請趨召之。焞猶不至。陳公輔。小。麻。略。說。此。事。於。今。年。正。月。就。職。登。議。矣。江。州。去。建。康。不。遠。而。焞。以。九。月。上。旬。方。及。闕。門。至。此。已。百。餘。日。况。其。間。一。再。辭。新。命。至。閏。月。上。旬。方。赴。命。供。職。是。時。焞。得。罪。已。久。非。因。此。奏。而。遂。就。職。也。今。不。取。是。月。汴。京。無。雲。而。雷。有。龍。起。城。宣。德。門。滅。宣。德。二。字。僞。齊。陷。隨。州。劉。豫。以。進。士。張。浚。爲。僞。皇。子。府。準。備。差。使。漢。梁。州。人。初。見。建。康。四。年。春。末。

六月辛卯朔。改諡惠恭皇后曰顯恭。

壬辰。右承議郎新知楚州韓元傑罷。坐前守濠州日。其兄元英私往宿州。而不以聞也。時元英已奔劉豫。豫用爲戶部員外郎。

癸巳。秘書少監蘇符言。史館見重修哲宗皇帝實錄。元祐政事。屢致紛更。尤當盡付天下公論。非符所宜參預。望改除一閑慢奏遣三省勘會。元豐紹興指揮。係令秘書省長貳通修日麻。詔削與符照會。左司監陳公輔入對。面奏興復之策。因言衆論謂南兵不可用。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句踐卒敗吳王。兵強諸國。亦豈北方士馬耶。日歷。六。月。己。酉。後。殿。進。呈。陳。公。輔。劄。子。比。紹。聖。對。興。復。之。策。云。云。按。公。輔。此。月。戊。申。進。對。劄。子。即。其。日。所。上。則。得。上。語。乃。癸。巳。面。對。之。日。也。故。附。於。此。

詔建康府守臣遇有奏稟事。許非時上殿。直祕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王象龍。以樞密使秦檜引親嫌有請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權主管行宮馬軍司公事蘭繼能軍職。提舉台州崇道觀。以墜馬有傷故也。命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兼權。

甲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遣左朝奉郎本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子琇奉表起居。因統所選衛兵赴行在上。引對。及還。賜益詔書獎諭。又賫以銀合茶藥。綵文帶象簡。子琇。燕懿王後。東平侯。侯令鑑子也。賜益詔書等。以是月戊申降旨。

乙未。罷江。淮。營。山。司。以。直。祕。閣。開。淮。東。轉。運。判。官。蔣。琛。直。祕。閣。淮。西。轉。運。判。官。韓。璣。直。祕。閣。江。東。轉。運。副。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〇二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〇三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〇四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〇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〇六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〇七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〇八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〇九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一〇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一〇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八一〇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一十一

使會侯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汪思溫並兼提領本路營田仍督責州縣當職官接續措置提領官樊賓王弗俟結局還行在先是議者數陳營田之害上命樞密院計議官李榮按視頗如議者所云中書乃言自置營田司數年已有成效但路分闊遠難以周備若不專委帥漕就近措置深慮卒無增廣卻致廢弛成法故有是旨三省又言恐州縣觀望乞命帥漕察其稽違與增廣者而賞罰之從之後旨是

丙申御筆史館重修神宗皇帝實錄尙有詳略失中去取未當恐不可垂信傳後宜令本館更加研攷逐項貼說進入以俟親覽先是秘書著作郎何掄面對乞刊正新錄訛謬前三日命掄兼史館校勘是月至是批出掄所言張浚意也輔臣進呈上曰史官公心去取方可以垂信萬世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曰神宗一朝史至今紛紛未定此蓋史官各以私意去取指爲報復之資故久而未就但能公心實錄庶可傳信

趙鼎行實云初因臣僚上言裕泰三史是非失實始命官重修鼎去國之後有旨其非者乃降御筆改修又鼎事實稱御筆乃宰相擬定見今年七月戊寅并注

戊戌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兼都督府諮議軍事錡時以所部戍廬州故也詔四川制置大使司津遣隱士張大猷赴行在大猷龍水人隱居翠微巖知天象嘗做唐制爲蓋天圖謂可置之几案及備軍帳中候驗因爲木式以獻帝益爲上之乃詔大猷併齋所藏天文秘書赴行在

己亥德慶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章淵爲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壬寅詔徽猷閣待制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以右司諫陳公輔等有言也乃以安國知永州倉部郎中兼權大理少卿薛仁輔言比年以來法官寢闕斷刑官十四員而應格者無三數人試刑法官恩例增重而每年中選者無一二人加以數歲恐遂曠官望詔有司討論祖宗設法科之制於京西荆湖淮南江西每路量立明法科解額以收遺才詔刑部條具申省

甲辰武功大夫鳳州團練使殿前司選鋒軍統領吉俊降三官俊所部修武郎輔於私役軍士俊杖之死主帥楊沂中劾於朝故有是命

乙巳知樞密院事沈與求薨於位特輟視朝二日贈七官爲左銀青光祿大夫卽湖州賜田十頃上將臨奠之其家辭而止與求再執政僅數月未及有所建明後諡忠敏詔官撫司屬官自今毋得選羌人丙午攝太尉張浚率羣臣爲大行太上皇帝請諡於南郊先是江端友爲禮官建議攝太尉名實不正乞改用三公奉册至是浚復攝是官失之也既而浚亦以爲疑乃命禮官討論其事後遂改爲攝太傅七月

戊申兵部尙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戎之志張浚大喜之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爲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聞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爲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時祉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

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祉先往淮西直祕閣詹至聞之遣浚書曰呂尙書之賢固一時選然如此軍恩威曲折卯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今已附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鄧瓊輩故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偏裨素爲軍中所親附者使爲德副以通下情會社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認德於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爲直寢不行瓊等又訟於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詔德還建康以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復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將行賜以鞍馬犀帶象笏撫諭甚寵皆非從宮故事中書舍人張憲見浚言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不從祉又辟都督府準備差遣陳克自隨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取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亦弗聽祉克皆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右司諫王籍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祉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以通將士之情不報

此以趙鼎之遺事熊克小麻履至王籍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祉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以通將士之情不報

己酉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儂開府儀同三司士儂嘗因對勸上畱意卹民上曰朕以兵戈未息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樁之類欲罷未可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當悉除之時建康有積欠左藏庫錢帛乞免輸上曰建康兵火後遺民無幾朕何忍更取積逋耶可並除之因謂輔臣曰朕嘗諭趙鼎宣和以前宰輔非其人費用無節誅求無藝四海之民困於科斂不得安業朕嗣位以來思與之休息又以邊事未靖軍費之資取辦於諸路者尙多斯民之災如此儂他日兵寢朕當蠲罷雖租賦之常亦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張浚等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民之休息固有期矣他日更在陛下選用大臣推行德意上曰然事亦在朕秦檜曰陛下聖志固定人誰敢違因論及唐太宗不能去封德彝宇文士及朕以爲恨既知其奸佞猶信之不疑陳與義曰古人謂去佞如拔山浚曰太宗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命參知政事陳與義撰顯恭皇后諡册文吏部尙書孫近兵部尙書呂祉篆三

諡寶詔顯恭皇后外家有服親各遷官有差左宣教郎田如鼂主管亳州明道宮理作目陳如鼂爲御史坐上疏詆張鈞等斥去及是復之

辛亥祕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張榘守著作郎左朝奉郎李良臣爲校書郎良臣已見前良臣自蜀召歸上召見而有是命賜龍圖閣直學士汪藻銀合茶藥以其纂緝詔旨之勞也

壬子左通直郎林安宅主管西外教忠院安宅舊爲宣諭官朱異所薦至是始命之安宅初見三年七月甲寅左朝奉

郎四川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子琇再入對言四川財賦自茶鹽權與夫常賦之外可以供公上之求者經營措置固已曲盡在今無復理財之術但有惜財之術爾望明詔主兵者念民力之已殫應泛濫不急之費當自有以獨減典計者知戍兵之久勞煩大軍經費之須務求所以贖給如此則兩司相通皆能贖軍餉民同濟國事詔川陝宜撫使吳玠都轉運使李道指置後五日擢子琇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時川陝贖軍餉道指官屬分行三路召三等井戶量增貼納錢上等每百斤增千錢中等七百錢下等三百錢自是為例而子琇未知也

子琇奏下在是月丙辰除命在丁巳今因引對遂書之李道指貼納錢在此月而不得其日今附子琇奏疏之後庶免小厭云上殿官趙子琇頗知蜀中事云云

丙辰尚書省請命舉人程文許通用古今諸儒之說及自出己意但文理優長即為合格從之

乙卯執政進呈左朝奉大夫蒲贊乞駐蹕江陵上曰荆南形勝自古吳蜀必爭之地宜諭王庶益浚治城壘招徠流移練兵積粟為悠久之計張浚曰庶在荆南頗有治行元係雜學士猶未復舊職上曰可還舊職使悉心府事上又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近日上殿如李良臣蒲贊極不易得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之士多學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庭堅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接師友淵源必有所自贊聞中人浚在閩州引為宜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至是自知彭州召入後六日遂以贊行尚書兵部員外郎左司諫陳公輔權尚書禮部侍郎降授左朝散郎致仕王次翁令再仕秦檜之再召也道由婺州時次翁居於婺與檜遇至是起居郎檜為檜言次翁甚貧兵部尚書呂祉等奏次翁天資孝友履行清修年未六十浩然求退召置朝列必有可觀故有是命

次翁去年四月力除湖南大副司參議官不知何時致仕庶免小厭云檜為檜言呂祉亦願治次翁也願治再相而次翁固一至此

丁巳吏部尚書兼侍讀兼史館修撰孫近引疾乞奉祠張浚等皆言近之賢宜留朝廷張守曰聞近信命甚篤以為自此當有災故亟求去位上曰此安足深信陰陽技術惟卜筮最為近古古人精於術數故無毫髮差今人能如是乎君相造命固不當言命况近時日者尤不足信朕未嘗問也

己未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權尚書禮部侍郎吳表臣並兼侍講詔回易庫撥隸都督府權戶部侍郎王侯仍舊總領其事務苛細者皆除之

是夏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等以內起大獄各不之華地避暑太師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尚書左丞高慶裔之罪金主不從斬慶裔於會寧市慶裔臨刑宗維與之哭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今日豈至此蓋慶裔常教宗維反也山西路轉運使劉思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累當誅東京圍守宗維與溫訊善匿其斷命以俟赦乃得免其餘連坐甚眾皆宗維之黨

金中雜書云烏奇遜即位十年儲位久虛呢瑪哈利於功主易制陰謀立阿古達之孫而烏奇遜將以子為嗣三書首烏奇遜之子為尚書令阿古達次子阿倫貝勒為尚書令呢瑪哈利二人而烏奇遜於下左按立二太子之子為皇太子丙辰年烏奇遜死皇太子即位呢瑪哈利陰謀成後以烏奇遜之子為尚書令者封宋王阿古達

次子維魯等事者封王置兩入於開散尼瑪哈連太師領三省事拜都元帥內外之政皆出於己金主十二年少守虛位而已宋二王方信尼瑪哈之術丁巳春因事棄會所佩宋王者以所受封王之命歸於尼瑪哈前歷吐胸中積憤尼瑪哈深被阻殺包蓋忍辱至歸私第感疾不起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死國政復歸於宋宋三王遂去尼瑪哈腹心之人殺左

高麗使西清使劉思淵左換因新右轄慶慶為庶人尼瑪哈用事日凡所施設一切廢罷

宗維所居官必復租稅甚得善漢聞心然時有酒過及除東京西守金主重敕令止飲道有渤海僧以酒杯獻者即命殺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一十一

井研 李心傳撰

【紹興七年】秋七月辛酉朔直祕閣提舉廣南市舶宗穎與宮觀理作口陳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章傑為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傑初以家世坐斥至是復起左文林郎成都府成都縣尉羅萬改京官堂除大邑萬以薦對而有是命

十二月丁卯 改置進奏院

癸亥光山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錢愷為樞密副使都承旨右朝奉大夫直徽猷閣孫佑奪職降二官坐守虔州不捕盜且奏事失實也佑聞張覺來代己乃引病乞宮觀故責之直祕閣京東淮東宣撫使盧置使司參議官韓球陞參議官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

甲子祕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高開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雖號本兵之地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都督專主用兵亦宜屬於樞密不宜以宰相主之是朝廷以上兵柄是分為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者不敢自決必請於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消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列若給舍以為然臺諫以為不然則不容於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疏不以為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

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於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亦許言事。靖康中。嘗舉行之。今則名爲臺官。而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者也。宗正丞譚知柔。奏宗室訓名。陸親宅。希字下選。必字廣親宅。夫字下選。時字親賢宅。居字下選。多字棟華宅。卿字下選。茂字並從之。直隸開修撰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兼川陝宣撫司參議官。提點本司營田。詔紹興府聽讀進士耿繼放。還本貫。都督府請諸軍有面刺大字及燒炙之人。不許入皇城門。從之。時西北忠義人多有刺面爲殺敵報國等字。故申明焉。乙丑。直隸開州知州張譽。條上措置盜賊事件。張浚等言。譽有才。必有措置。秦檜曰。嚮向知南劍州。能平賊。甚有功。而言者以爲多殺平人。毀譽是非。不公如此。上曰。大凡人爲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以毀譽是非。不公在上察之耳。浚曰。士大夫少學。故如此。孔子許顏回爲王佐。蓋唯不遷怒不貳過者。可以爲天下國家也。上曰。孔子所許。顏回一人而已。可知其難。士大夫少時爲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少累。朕爲親王時。或因事輕用喜怒。至今不能忘。常自悔責。（中興聖政史區）曰。人君過失。與常人不同。天下臣民。惟以順君爲義。其或拂之。而亦其或回之。惟上聖卓然特立。與於常情。乃能自反。而後以過失爲悔者。當于萬文。過以自安者。當于百悔。過而能自反者。幾千一也。

丙寅。秘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上因論館中人材。以爲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後二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須更歷外任。不必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陛下惜張戒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復召用。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知建州。以其母安定郡夫人黎氏有請也。修武郎閻門祗候何蘇添。差兩浙東路兵馬副都監。

丁卯。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遣屬官王敏。來奏事。初。飛請解官。未報。乃以本軍事務官張憲。攝軍事。憲在告。而權宣撫判官張宗元。命下軍中籍籍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直寶文閣新知襄陽府薛弼。在武昌未上。請憲強出。臨軍。憲諭羣校曰。我公心事。參議必知。盡往問之。羣校至。曰。張侍郎來。由宜撫請也。宜撫解軍政未久。汝輩乃如此。宜撫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刺使起復宜撫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此段。熊克小歷。繫之於今年四月丁未。已前。盜賊。是時。張宗元未據宜。判今移附此。又詳。謂今年三月已除。與。今。稱。其。文。令。不。概。備。上命參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詣江州。教請飛依舊管軍。如違。並行軍法。若虛等至東林寺。見飛。具道朝廷之意。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廷相抗乎。公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公。凡六日。飛乃受詔。此段。並。據。徐。夢。莘。北。盟。會。編。修。入。但。日。歷。所。載。降。旨。參。將。校。教。語。乃。去。年。四。月。事。今。年。全。不。見。指。揮。且。此。更。當。求。他。書。參。攷。赴行在。張浚見飛。具道。上所以眷遇之意。且責其不俟報乘軍而遽募。飛詞窮曰。奈何。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此。亦。據。徐。夢。莘。所。記。修。入。據。林。泉。野。記。中。與。遺。史。岳。侯。傳。皆。稱。上。詔。飛。赴。行。在。諭。遣。還。軍。而。日。歷。全。無。之。按。此。月。戊。辰。上。宣。諭。輔。臣。有。云。飛。臨。行。時。朕。明。諭。之。云。則。飛。皆。入。朝。奉。矣。據。陳。公。輔。四。月。間。所。奏。亦。云。陛下。且。當。與。飛。復。舊。難。又。云。俟。張。浚。自。淮。西。歸。當。明。審。劉。光。世。之。罪。以。斷。諸。將。以。事。致。之。則。飛。赴。行。在。當。在。張。浚。未。往。淮。西。之前。飛。還。武。昌。當。在。張。浚。既。回。建。康。之後。但。未。見。本。日。耳。今。因。王。敏。來。奏。事。遂。併。於。之。當。求。他。書。參。攷。上慰遣之。將行。上謂飛曰。卿前日奏

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劊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上語。意乃安。（中興聖政史區）曰。人生平時。取。下。不。過。思。與。成。而已。至於。取。將。又。於。物。表。然。後。可。以。折。其。力。服。其。心。而。得。其。死。力。也。太。祖。遣。王。全。斌。使。蜀。一。日。念。其。忠。脫。所。服。裝。帽。賜。之。其。代。江。南。也。曹。彬。等。入。辭。以。臣。等。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此。無。他。獨。取。英。雄。之。術。當。然。也。高。宗。亦。嘗。自。官。陞。彬。於。中。過。於。子。弟。及。淮。西。有。難。則。親。率。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折。中。承。命。皇。恐。至。於。岳。飛。奏。陳。輕。率。事。自。知。必。抵。罪。而。乃。開。示。胸。腹。略。無。留。難。深。極。感。激。二。人。者。卒。皆。成。功。此。其。術。豈。在。太。祖。下。若。乃。濫。賞。以。獎。其。忠。姑。息。以。玩。其。威。其。欲。將。之。爲。用。難。哉。至是遣敏來奏事。委曲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今日。翌日。上以其語諭輔臣。秦檜見飛舉趾。已有忿忿之意矣。左司員外郎李彌遜言。臣聞善爲國者。如持衡。本末輕重。常使適平。無偏而不舉之患。唐自中葉以還。方鎮驕橫。成禍亂。至於五代。益甚。藝祖躬親其弊。故削州郡之權。以尊王室。以攬威柄。誠得銷患救時之宜。然當是時。強兵勁卒。悉屯京師。及西北近畿。往來更戍。不絕於道。百姓逸樂。財用豐衍。州郡奉行詔條。得以無患。其後承平既久。兵制寢廢。民益無聊。而州郡之權益輕。本末俱弱。以致禍患。此已然之明效也。至於今日。會未少革。帥守但具空名。兵寡民貧。城池隳敗。財賦悉以上供。餽餉不足。枝梧目前。常不暇給。平時稍爲備守之計。則羣議而力沮之。萬一有警。拱手問措。賢者則甘心守節。不肖者則率身逃生。雖誅竄失職之吏。其害已不可勝道矣。臣恐願慎擇賢材。以任帥守。假之事權。使得竭才展效。鎮安方面。上寬顧憂。下銷寇仇。以效臂指之用。詔樞密院措置。自祖宗世。陝西。河東。北三路。皆以文臣爲經略使。領大兵。武臣爲總兵。號將官。受節制。熙豐後。始置武帥。論者非之。自渡江以來。沿邊之兵。盡歸諸大將。帥臣反出其下。故彌遜有是言。然至今不能改也。

戊辰。起居郎樓炤言。竊見國家募兵。募師之日久。有財匱之憂。近者安陳財用四事。雖蒙開納。有司終不能小有損益者。必主計之司。未嘗親見其本末也。竊攷唐故事。宰相領鹽鐵轉運使。而同時在位者。或判戶部。或兼度支。臣愚以謂使宰相兼有司之事。則不可。若參攷唐制。使戶部長武。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若戶部兼領諸路漕權。內則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制諸道之盈虛。以時巡行。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而事之本末。皆身親而目視之。何者可行。何者不可。斷然無復疑。伏望聖慈。下臣之說。詔大臣講究之。詔三省相度措置。是月戊子。施行。炤又請令行在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以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皆具已試之狀。保任以聞。朝廷籍記姓名。遇闕除授。後有不如所舉。則正繆舉之罪。詔如所奏。仍令中書門下省置籍。

壬申。張浚以旱乞率從官。禱雨。又乞弛役。慮囚等數事。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宜州廣得軍。地形下。未覺旱。如鎮江。建康。地形高。最覺闕雨。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兩區稻。其一地下。其一地高。昨日親閱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求。庶幾數日間得雨也。時方盛夏。浚一日坐東閣。參知政事張守突出執浚手曰。守向言。秦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攷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免有患。失心。是將爲天下

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向言。秦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攷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免有患。失心。是將爲天下

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沒以為然。監察御史李誼守右正言。徵榷關待制邵溥。上其父伯溫所著辨
三卷。上曰。事之紛紛。止緣一邪。怨耳。數十年來。士大夫相攻。既分爲國。幾分爲民。皆由私意。託公以
遂其事。宜仁之勝。今已明白。紛紛之議。可止矣。照見小歷。稱都督府幹辦官邵溥。其父所著辨
三卷。其書溥。稱川陝宜。則時被旨。給付出耳。 提舉修內司

王鑑特降一官。時以金陵宮室未備。置修內司。主其役。而命鑑領之。鑑請聖祖殿基爲私第。部曲多占民
居。又遣使臣儲穀。市王安石家田之在宣城。蘇湖者。號曰御莊。因置占田。大爲姦利。會有訴者。按驗得
實。上命籍其田。降穀官中書舍人張燾曰。此與宣和間李彥西城所何異。穀不足道。鑑實使之。即奏鑑以
內侍出入宮禁。乃敢公然遣人假託御前。經營莊產。並在宣城。蘇湖去行朝特一水耳。無所忌憚。一至如
此。不加寬逐。何以示懲。疏入。穀坐停官。而鑑有是命。併御莊罷之。

癸酉。左承議郎施鉅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甲戌。直龍圖閣知宣州趙不羣充秘閣修撰。知廣州。

丙子。右金吾衛大將軍提舉台州崇道觀陳仲堅復爲夔州觀察使。仲堅。開封人。欽慈后兄子也。靖康中。
例換環衛。至是特復之。檢校少傅靖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仲湜。薨。以上在諒。開用故事。
不舉哀成服。輟視朝三日。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道封儀王。諡恭孝。仲湜。好珊瑚。飲食起居。不忘把玩。
大者一株至數百千。上嘗問仲湜。墜地則何如。曰。墜地則碎矣。上曰。以民膏血。易此無用之物。朕不忍也。
仲湜無以對。

戊寅。秘書省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曠面對。先是。有詔刊修神宗新錄。詔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李
彌正。胡程見右僕射張浚。辭史職。浚曰。正欲平其事。故令史官自簽貼。若辭。非本意。既而曠對罷。申後省
以所得聖語云。范冲。任申先止。憑校勘官便以爲是。故實錄多舛誤。彌正。理再辭史職。從之。趙鼎事實云。鼎
及此事。曰。似是修龍錄者。非有所改也。鼎曰。但所修御筆如此。外間不得不疑。上曰。此乃宰相擬定者。俟一併降出。自可見。鼎曰。近
見起居注載著作郎張曠所得聖語。亦復如此。上愕然曰。安得有此。曠小人也。乃敢爾耶。上疑曠。謂曠曰。曠所記不得存留。則曰。前此已
修入時政記。付之史館矣。上曰。爲之奈何。曰。俟他日修日歷。當論史館除去之。上曰。甚善。蓋此事本非上意。特重進用事者之言耳。按今
日歷已無此語。故知曠遺事可信也。李彌正辭校勘。日歷不存。但於十月壬寅。書二人可依舊校勘。今因曠面對。此照見小歷云。李
彌正。高開辭史職。恐誤。按。紹興八年十一月丙寅。曠開館。曠官職。趙鼎再相。彌正乃以
前日之罷。爲不易之機。閱以前日之罷。爲不得已之事。則知曠未嘗辭史職也。善矣。 左朝散郎王勳提舉廣南

市舶。勳知長興縣。有薦其治狀者。上召對。而有是命。
己卯。上諭張浚曰。昨夕有雲物。意遂作雨。而夜深乃散。卿等更求可以感召和氣事。悉意爲之。浚曰。敢不
恭承聖訓。右承事郎新提舉福建茶事陳正同能。用銓量詔書也。初。命郎官已上免銓量。正同嘗除尙
書郎。以資淺而能。乃自言在於久例。亦同經歷。言者以爲不可以一人之私。遂廢天下公法。故卒罷焉。

左迪功郎嘉州司戶參軍趙雍。特改左承奉郎。兼臨邛人。以薦對而有是命。萊州防禦使權主管行宮
步軍司兼殿前馬軍司公事邊順疾篤。留守呂頤浩以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章淵代之。及是奏

至。上不欲以威里管軍。乃詔淵見任使相。難以差權。令頤浩別選將。順尋卒。

辛巳。張浚等奏。請兩備至。未獲休應。上曰。應天須以實。如恤利弛役之類。當更有實惠可及民者。朕曉夜
思之。如積欠一事。爲民之害甚大。比因移蹕。所過州郡。下蠲除之令。民間極喜。可將諸路紹興五年以前
稅賦積欠。及其他逋負。議蠲之。庶幾少蘇民力。浚等退而條具。悉施行焉。右承議郎通判閬州王利用
行國子監丞。左朝奉大夫行尙書屯田員外郎王弗。貶秩二等。坐措置營田違戾也。言者又奏。弗體究
誕謾。遂罷去。日歷無此。今以十月二
十八日刑部檢舉狀修入。 是日。金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卒。高慶裔既誅。宗維患悶。絕食。縱飲
至是死。年五十八。范仲熊北記云。
呢嗎哈庚申生。 權太原少尹烏陵噶思謀。自戕所來奔喪。金主璽以思謀爲福州觀察

使。去權字。徐夢莘北盟會編有呢嗎哈。中書上書。及金
人。呢嗎哈。其文。雖無其事。今不取。

壬午。右宣教郎直徽猷閣張浚。賜進士出身。與郡。浚奉其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中書舍人張燾言。
自宣政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首革前弊。浚首蒙賜第。何以塞公議。
上以浚有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還。秘書省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
子。宰相之兄。賜以科第。不爲過也。乃書黃行下。後旬日。浚引嫌復辭。尋除知鎮江府。魏乞免。賜出身。
在此月己丑。

癸未。手詔中外臣民。各許實封言事。在外令附驛以聞。故也。宰相張浚。樞密院使秦檜。已下引咎乞罷
職。詔曰。元陽未雨。憂心如煎。咎在一。非卿等罪。各安乃位。勿復陳詞。夙夜勉旃。以輔台德。時臺臣有謂
右司諫王縉曰。上任我輩言路。而求直言。何也。縉曰。此故事也。豈以臺諫而廢哉。左宣教郎簡州州學
教授黃源。應詔上書。言中興之主。當與創業同。創業當視藝祖。其大計大議。取謀於宰相。則趙普等是也。
大勳大烈。責成於大將。則曹彬等是也。內則講修政事。爲萬世計。外則削平僭僞。爲一統計。十有六年。而
天下泰定。非但藝祖聰明神武。亦維冠劍大臣。憑藉威福之至此也。今陛下中興。將相豫附。保國備寇。忠
勳篤至。然而十有一年。政事則講修不逮。僭僞則削平不果。何也。無乃隆主勢。以論上相。殿威斷。以馭大
將。作威作福。直與藝祖不同故耶。因條上六事。一曰。躬一德。以享天心。二曰。正東宮。以嗣國統。三曰。勵宗
親。以策勤勞。四曰。厚禁旅。以重宸極。五曰。連秦。夏以臨三晉。六曰。田淮甸。以傾全齊。其論國統。略曰。往者
宗社不幸。明受之變。皇太子居襁褓中。爲賊所污。不克正位。今既九年。而皇嗣未育。陛下蓋嘗選宗親之
賢。納之宮中矣。此誠社稷至計。然而其名未正。無以係天下望。乖謹重之議。開觀觀之端。藝祖櫛風沐雨。
以開洪業。聖天下之重。不以私其子。願授之太宗。仁宗在位四十有二年。而國統不絕者如綫。亦取宗親
於漢邸而立之。是爲英宗。今陛下即位之日。不爲不多。建儲之計。不爲不急。以爲皇嗣未育。不可選議乎。
則祖宗故事。可放而知也。以爲兵戈未戢。不可遽立乎。則漢高帝嘗立太子於關中。而身在兵間也。以爲
儲貳體大。非疏屬可定乎。則後周太祖嘗以異姓之親。尹京邑。而付大統也。今宗親之賢。既足以仰承聖
意。而日復一日。未嘗審斷。臣愚以爲恐左右前後。或懷姦心者。剽沒暮潤。以行其譖。非社稷之福也。厥今

天下亦多變矣。是在他日必得長君。然後可辦。非赤子可得而治也。大江以北亦多寇矣。是在他日必得賢明。非母后可得而制政也。夫求成不諱敗。圖存不諱亡。況宗親之賢。越自支庶。陛下取而歷試之。典冊所加。以上公矣。陛下必不得已。姑少須之。何不使攝居儲貳之位。皇嗣之生。退居藩服。社稷豈不益固。天祐聖祚。陛下則百斯男。抑未可知。然而宗親之賢。臣竊念之。非慈祖之昭。則太宗之穆也。陛下勿謂昭之為遠。穆之為近。慈祖應天順人。除五代之暴。用永清於四海。陛下嗣景命於祖宗。擇其後。何遠近之有。陛下使之出居東宮。就師傅。則敵國必不敢輕繼體之幼弱。姦佞必不敢幸廢立之非福。國以之安。而家以之全。此萬世之業也。源隨即人。舊游太學。有聲。雖為小官。聚族百口而養之。然亦尚氣好罵。故仕不達而卒。源所上書。不得其月。日因求書附見。

甲申。獨諸路民戶。紹興五年以前欠租。上旨也。坊場淨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負亦除之。建康府居民貧病者。界之藥。死者助其葬。
乙酉。權戶部侍郎王俛。請就建康權正社稷之位。詔本府踏逐如所請。進士蕭建功。特補將仕郎。建功。新淦人。通經史。陳璣。李棟。皆器重之。隱居江濱。士大夫乘舟上下者。必禮於其廬。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薦於朝。召試中書。而有是命。

丙戌。宣州觀察使童曼。為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填創置關。仍兼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提舉一行事務。

丁亥。左奉議郎新江南西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李公懋。為監察御史。詔今後士民陳獻利害。令給會子細看詳。其可採者。取旨施行。

戊子。刑部尚書胡交修。言諸州縣奏勘公事。稽滯甚多。乞責罰。上曰。大抵刑獄須當從寬。乃命本部開具稽滯尤甚三五處。申省取旨。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知宣州。尚書省言。州縣財賦。率多妄用。亦或失取。緣此上供虧欠。漕計不足。詔戶部逐時輪那長貳一員。出外巡按。其奉行詔令違戾等事。按劾以聞。州縣財賦利病。並致究以實措置。使各條具聞奏。除聽一面行。詔具申朝廷。合行事依本等奉使格法。初用樓炤請也。詔諸州縣逃亡民戶。未開墾田畝。通限八年輸全稅。初用江西轉運副使逢汝霖請。免五年升科。至是又推於諸路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二

井研 李心傳撰

【紹興七年】八月壬辰。（按）是月辛卯朔。張浚奏。探報偽齊簽軍。自六十以上則減之。五十以下則增之。科條之煩。民不堪命。出軍之際。自經於溝瀆者。不可勝計。上蹙額歎息曰。朕之赤子。至於如此。當思有以拯救之。可諭江淮諸郡。凡歸附者。加意撫納。厚與調餉。勿令失所。以稱朕意。

癸巳。上與執政論漕臣能否。因及向子諶。上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汪伯彥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伯彥宜與牽絃。張浚奏曰。陛下念舊如此。實甚盛之德。但伯彥無所因而牽絃。則必致紛紛。恐非徒無益。臣等已商。俟因大禮取旨。更得親筆數字。為明帥府舊勞。庶幾內外孚信。上曰。俟到九月。當復職與郡。伯彥之未第也。嘗受館於王氏。奏檜從之。學而浚亦伯彥所薦。故共贊焉。中書舍人張燾。起居郎樓炤。以嘗論駁張浚賜第事不自安。皆求去。不許。言者繼論之。乃以燾為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燾名燾。以八月除職奉祠。而日歷不載。今因燾乞去。燾書之。或可移附乙未日。並除兩舍人之后。

乙未。少保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為淮南西路宣撫使。盱眙軍置司。保成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樓

置郵。盡得社所言軍官之罪。璵等大怨怒。此據徐夢華會編前一日。被旨易置分屯。此據社行狀。按璵等以乙未日除宜。惟制置至此三日。正當被受所請分屯。乃璵等被召之旨也。璵被召不見於諸書。以今月十一日手詔修入。

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社見之大驚。欲退走不及。為璵所執。有璵之黃衣卒者。以刀斫璵中臂。璵大呼曰。何敢爾。願見有執鐵棍者。璵取以擊卒。斃於塔下。璵親校已殺於廳事。又殺都督府同提舉一行事務喬仲福及其子武略大夫嗣古。統制官劉永衡。友遂執開門候劉光時。率全軍長驅以行。已上並據徐夢華所編。其詳錄以下官職。則以日歷增入。但夢華以璵有為邪友蓋字誤。至州東樓下。社謂璵曰。若社有過失。當任其咎。奈何乃如此負朝廷。此據張宗元所錄軍士縱掠城中而去。時直徽猷閣前知廬州趙康。直祕閣修撰知廬州趙不羣。皆為所執。此據徐夢華會編。但稱璵至德安縣。申社以十三日被殺。而日歷八月十二日壬寅。知廬州趙不羣。申社已回本州。則是不羣未至德安。得歸也。今併附此日。璵遂以所部四萬人渡淮降劉璵。此亦據徐夢華會編。但稱璵至德安縣。申社已回本州。則是不羣未至德安。得歸也。今併附此日。

已亥。吳國長公主言。妾選向潘正夫三十年矣。伏見祖宗以來。駙馬都尉如石保吉、魏成信、柴宗慶。皆除使相。見今戚里亦多得之。正夫歷事累朝。於靖康圍城中。首乞迎立陛下。早正大位。又於杭州召對。嘗言陛下倉卒渡江。禁衛未集。預宜防變。今望特除開府。仍將檢校少保落檢校字。詔近除士。獨開府儀同三司。係任宗正十年。合依故事。割與本位都監。自後毋得妄有陳請。此亦據徐夢華會編。但稱璵至德安縣。申社已回本州。則是不羣未至德安。得歸也。今併附此日。

庚子。中衛大夫秀州刺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前軍第三將魯彥降。橫行遙郡七官。令本軍自效。彥嘗幽軍吏韓全。絕其食而死。為韓世忠所按。故絀之。此亦據徐夢華會編。但稱璵至德安縣。申社已回本州。則是不羣未至德安。得歸也。今併附此日。

辛丑。上始准開西失師。手詔諭鄭璵等曰。朕躬撫將士。今逾十年。汝等力殲寇讎。殆將百戰。被令入衛於王室。蓋念久戍於邊陲。當思召汝還歸。方加親信。豈可輒懷反側。遂欲散亡。倘朕之處分。或未盡於事宜。汝之誠心。或未達於上聽。或以營壘方就。而不樂於遷徙。或以形便既得。而願奮於征戰。其悉以聞。當從所便。應廬州屯駐行營。在護軍出城副都統制以下將佐軍兵。詔書到日。以前犯罪。不以大小。一切不問。並與赦除。此亦據徐夢華會編。但稱璵至德安縣。申社已回本州。則是不羣未至德安。得歸也。今併附此日。

壬寅。張浚見上引咎。上曰。失三萬人。不繫國安危。營猶臨陣折傷。亦是常事。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益鎮安人心。激厲士氣。以為後圖。浚曰。去年劉麟賊兵一敗塗地。無慮殺數萬人。亦復能軍。況軍將時有叛亡。亦所難免。要是臣非才。誤國。上貽聖慮。今聖志先定。臣復何憂。敢不勉。以圖報效。此亦據徐夢華會編。但稱璵至德安縣。申社已回本州。則是不羣未至德安。得歸也。今併附此日。

社者以都督府參議官。其不願軍。璵不厭其心。既又除劉錡制置使。錡所中制置使。使使宣撫使。劉光世將。璵併其眾。以全軍五萬之衆。歸於璵。報到中外。其知所措置。璵來為劉文之計。當聽者。則多知政事。與璵共守。日。一使使上往。何地。璵之與始議。遣中使以銀合茶藥勞賜新淮西宣撫使張俊。且檄修城將士。時俊在盱眙。未受命也。

是日。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為鄭璵所殺。先一日。璵與其衆擁社次三塔。距淮僅三十里。社下馬立眾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上馬。社曰。死則死此。爾等過去。亦豈可保我也。軍士聞之。有傷感者。嗟者。璵恐搖衆心。乃急策馬先渡淮。至霍邱縣。令統領官尚世元殺社。世元以刃刺社。且願統領官王師。晨帥不肯。社罵璵不已。遂碎首折齒而死。年四十六。於是直徽猷閣趙康。直祕閣修撰趙不羣。世元斬社首示璵。璵標之木末。從者江渙取而埋之。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殿前司權鋒軍統制吳錫。尋至廬州。以兵迫之不及。上遣樞密都承旨張宗元往招叛卒。制置使楊沂中聞璵已渡淮。乃遣人持羊酒相勞苦。於是銜復還濠州。

甲辰。御筆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趙鼎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是日。張浚留身求去位。上問可代者。浚不對。上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浚擬批召鼎。檜謂必薦己。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既同朝。乃覺其包藏願望。故因上問及之。詔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疾速赴行在。以焞再辭除命。故也。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樓克充祕閣修撰。知溫州。焞為言者所劾。力上疏請奉祠。上謂輔臣曰。朕固深知焞。但言者不已。恐非所以愛惜人才。暫令去。除職與郡。三數月間。召用。未晚也。朕於人才。惟恐傷之。彈擊不已。非焞之福。

乙巳。故右宣教郎知筠州高安縣步汝霖特贈右承議郎。官一子。故迪功郎高安縣李鼎年特贈右從事郎。與一子。下州文學。先是。劇寇熊清作亂。汝霖等統民兵射士與戰。為所執。死焉。帥臣李綱上其狀於朝。故有是命。是日。偽齊劉豫得鄭璵降報。大喜。先是。豫聞王師移屯。遣僞戶部員外郎韓元英乞師於金主。宣以我師進。臨淮為詞。欲併力南寇。金主不許。至是。穎昌馳報喜。至。言江南劉相公下全軍人馬及淮西百姓十餘萬來歸附。已交收器甲。接納矣。豫乃命粉飾門牆。增飾仗衛。以待其至。又命僞戶部侍郎馮長寧為接納使。僞皇子府選錄統制李師雄副之。此以偽齊錄及徐夢華北盟會編參修。熊克小歷云。元英乞師。未回。而劉豫降。豫齊錄云。七月間。人回報。王師北征。金人不許。今從之。

丙午。左朝奉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右觀趙令於行尚書都官員外郎。令於。令歲弟。靖康初。為軍器少監。坐言事斥。至是復用之。丁未。張浚論淮西地勢險阻。可以固守。陳與義曰。見王德信淮西圖。道路幾不可方軌。上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軍謂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韓信卒由井陘口。以破趙軍。要是險阻不足恃也。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言。舊制。常平錢。義倉米。皆有專法。不許支撥。近年以來。州郡急

於軍期。侵借殆盡。朝廷雖有立限撥還指揮。緣在窘乏。終無可還之理。今既張官置吏。自合舉行舊制。務與實利。截止將見在錢穀。及以後所收之數。專一椿管。仍委主管官逐季巡察。如有借兌之數。即刻刷本處係省錢物撥還。申提舉官將撫支官吏按劾。除義倉合備水旱外。其常平錢專充糴本。朝廷亦宜權住支取。並令趁此豐歲。盡數糴米。別倉收貯。不得與漕司米相雜。遇春夏之交。民間貴糴之時。比市價景減錢出糴。如此積三五年。官本既豐。糴增廣。則可以低昂百貨。劉晏所謂常操天下贏資以佐軍興者。可復見矣。然後寬留糴本。而取其贏。餘以濟緩急之用。如此雖無目前之近利。而有無窮之實效。所謂富國而民受其利者。實在於此。詔戶部看詳申省。實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特進一官。仍賜詔獎諭。以招捕惠賊會克之勞也。後數日。南夫言。今水陸別無大寇。乞收還便宜指揮。從之。是月癸丑降旨。

戊申。權禮部侍郎吳表臣言。科舉校藝。詩賦取其文。策論取其用。二者誠不可偏也。然比年科舉。或詩賦稍優。不復計策論之精粗。以致老成實學之士。不能無遺落之歎。欲望特降諭旨。今年秋試。及將來省闈。其程文並須三場參攷。若詩賦雖平。而策論精博。亦不可遺。庶幾四方學者。知向慕。不徒事於空文。皆有可用之實。輔臣進呈。上曰。文學政事。自是兩科。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之古今。所貴於學者。修身齊家治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復何用。張守曰。此孔門四科所以文學為下科也。乃如所奏行下。

己酉。尚書左司員外郎李彌遜為起居郎。右司員外郎句澹守起居舍人。賜吳玠漢中田二十頃。辛亥。贈故中侍大夫榮州防禦使河關廊路兵馬都鈐轄喬仲福為保信軍承宣使。故降授武功大夫恩州刺史兼開門宣贊舍人張景為光州觀察使。故武功大夫果州刺史劉永。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衛友並為右武大夫。亳州觀察使。皆錄淮西之死也。璵之叛也。將官成忠郎張遇不從。率其麾下四十餘人歸壽春。詔遷遇一官。璵克小賊。以衛友作史。恐字誤。又稱幸友。張遇至建康。康詔轉一官。按日歷。是壽春府。通未嘗至建康也。

壬子。詔秘閣修撰知廬州趙不羣。俟西轉運判官韓璣至本州日。暫赴行在。癸丑。贈呂社資政殿大學士。例外官其家二人。加賜銀帛五百匹兩。先是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至廬州。而社之從校江渙。馬師謹言其死狀。宗元具以聞。故有是命。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淑人吳氏持之自盡以殉葬。聞者傷之。吳氏事以張師。州百韻詩修人。

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淮西軍叛。或謂朝廷緣此諸事稍沮。見押赴行在。又以御劄趣行。此以罪奏議修人。日歷並無之。 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淮西軍叛。或謂朝廷緣此諸事稍沮。見謀改圖。不知今日當如何耶。謂師不應罷。將復任之耶。謂兵不可取。將姑息之耶。謂大臣無謀。將別用之耶。謂進臨建康為失。將回蹕耶。此皆徒為紛紛。未見有益。臣謂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於是張浚求去位。故公輔請對論之。左宣教郎金安節召對論。士大夫苟且之弊。且言編刪計議廷評等官。多用選人。蓋取其才。不論資序。比乃令改官即罷往。到任一年皆去。則是朝廷設此。特為選人改官之地而已。不幾示

人以苟且乎。又言軍興以來。言利者日益衆。然皆瑣碎控剋。而無益於國之大計。為今之計。獨有推行營田之策。以省邊地轉輸。抑奢長儉。簡事情費。命郡邑守長。禁游惰。招流亡。興滌澤。蓄泄之利。以備水旱。使民收本力。農以廣播植。庶幾田野闢而穀粟多。緩急有以供公上之求。而無吝怨。是為長久之策。如目前匱乏。不免下取於民。莫若昭然布告。使知所以取之之意。不必避科斂之名。而別為之法也。如避其名而別立法以取之。則事益多。文書益繁。不唯胥吏得以為姦。而重困吾民。且示天下以不誠。非所以感人心而孚萬邦也。

甲寅。中書言命官犯賊抵死。祖宗之時。間有杖脊刺面。係一時酌情斷遣。近來刑部引為常例。甚非朝廷欽恤之意。詔自今似此案狀。令刑部更不坐例。止申朝廷酌情斷遣。自是賊吏不復黥配矣。進士閻夏特補右迪功郎。令引對。夏獻六論。故策試而論之。

乙卯。詔來年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先是祠部員外郎兼權禮部句龍如淵引天聖治平諒開故事為請。召侍從討論。吏部尚書孫近等言。皇帝臨御天下。發號出令。已踰十年。即與前世嗣君新立。諒開不言事體不同。所有將來御試貢士。乞用臨軒之制。奏可。是月辛未。權禮部侍郎陳公輔入見。請罷經筵策士等事。以為三年之內。凡涉吉禮者未宜講。上以為然。公輔乞罷經筵。日歷不中丞周秘入對。論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恐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又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陰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揚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鄧璵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若不遂浚。則紀綱何由張。輔相何所憚。敵人誘掖之謀。將日至。將士搖動之情。將日生。百姓無以慰其愁歎之心。衆情無以安其憂懼之意。陛下如有區區之心。尚欲觀其後效。則臣謂浚之才術。止於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以為後來之戒。

丙辰。左護軍使臣林堅。黃貴並杖脊刺配南海。堅等為鄧璵持書往偽境。順昌府取糧。而璵邱縣令執之以獻故也。是日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右僕射張浚罪。大略言。浚強很自尊。往年富平之敗。論者謂有不軌跋扈之漸。今挾挾錄用。復爾寡謀失策。使數萬之衆。一旦叛去。舍而不戮。何以示威而勸來者。丁巳。左宣教郎金安節守監察御史。是日右司諫王縉入對。言劉光世屯淮西。士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悍。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躡光世之後。鄧璵等憚其威嚴。訴於朝。既為之改命。而召璵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為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詔韓世忠。張俊入見。議移屯。故縉言及之。

己未。刑部尚書胡交修等奏。以故尚書左僕射贈太師魏國公諡文定。韓忠彥配享徽宗皇帝朝廷。三省勸會。內有在告及新到行在官。未經詳議。詔令詳議以聞。八年三月壬寅下詔。此事必有故宮致。

詔自今當講日。只令講讀

官供進口義。更不親臨講筵。以禮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恐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故也。直實文閣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參謀官薛弼乞追還所進職名。不許。弼初除襄陽。未赴而罷。故請之。弼雖與日歷不審。但弼申狀中有云。今來襄陽。允合公。武經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武糾知襄陽府。判明年九月庚子轉官。未見初除之日且附此。降授左朝奉大夫直祕閣李健知太平州。

是月。諸路大旱。江浙。浙。被害甚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言。乞修政事。大略以謂。前年江浙。湖。浙。皆苦大旱。殍踣相望。陛下軫慮之深。親視宸翰。勸誘振濟。其所存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嘆。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早災復作。然則陛下欲銷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繼旱曠復。為豐年矣。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食裕。則民財乏矣。二者如鐵炭之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敏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惟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四

井研 李心傳撰

【紹興七年】九月庚申朔。贈故武略大夫喬嗣古為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故乘義明。蛾。浹。為修武郎。浹。嗣古內弟。同死於淮。西。故也。

辛酉。申命吏部審量。觀以來濫賞。初。范宗尹既免相。遂罷討論。及是復開坐二十四項。凡調官遷秩任子。皆令吏部審量以聞。自是追奪者復衆矣。此以王次翁章疏。修入日歷無之。尚書戶部侍郎梁汝嘉充寶文閣直學士。知

平江府。汝嘉力求去。故有是命。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之為效用也。張所為河北招撫使。見而奇之。用為中軍將。所以斥死。飛欲厚報之。至是請以明堂任子恩官其子宗本。仍依近例補文資。從之。是日。左正言李誼入對。論右僕射張浚。頃以樞臣宣撫。妄作威福。致全陝傾覆。健將叛亡。其罪當誅。姑從薄責。未幾。召還為相。而尚循故轍。撫取無術。措置乖方。致鄙瑣以數萬衆叛去。計浚前日之功。曾掩過之不足。望收還政柄。置之閒散。

壬戌。武德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韓世良領榮州團練使。以世良行在供職日久。備見忠勤。故也。左朝散郎王次翁主管台州崇道觀。次翁以呂社薦。落致仕。復請奉祠。故有是命。武功大夫榮州

刺史江南西路兵馬都監都督府選鋒軍統制申世景以捕盜之勞。陞充洪州兵馬鈐轄。武德郎申友忠。翊郎路真。進武校尉。袁章以不從鄧。瓚。叛。北。各進一官。袁章轉官在丁卯。今聯書之。

甲子。攝太傅張浚率百官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監册於几筵殿。乙丑。御史中丞周秘入對。言近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乞正其罪。未蒙付外施行。臣謹據所聞。為陛下言之。兵之有帥。不可一日闕。浚於劉光世之軍。不命帥者幾四月。始則別為六軍。使專總節制。於呂社。比至命帥。而將士已懷疑慮。浚罪一也。置戍守之城。當據要害。今盱眙之域。圍二十七里。虛費公私之力。無補捍禦之事。罪二也。今夫兵備。宜取勇夫重閉之說。為往來更戍之計。而浚不知此。悉兵邊面。使江。淮。乏表裏之勢。敵人無腹背之虞。罪三也。浚力遠棄議。遣諸軍家屬盡之戍所。軍士不便於薪米。百姓倍費於將輸。使緩急之際。將士有骨肉之累。而不得專意於王事。罪四也。淮。西。今為戰地。而浚復置權貨務於真州。再給牛種於濠。壽。江。南。之錢。貨。盡轉於淮。甸。使敵人他日有可因之糧。罪五也。淮。西。之兵。當資地利。乃於合肥之北。創築長堤。調夫四千人。役之幾數月。勞民費財。不適其用。罪六也。創造牙牌。欲賞復地之功。去歲劉猷入寇。遂以是付之大將。又如奇功給歷。本為戰勝金人。浚於是時。亦出黃榜。許以付給。既而悔之人。皆怨望。罪七也。去歲淮。西。戰捷。得降卒萬人。陛下命給裝。遣歸東北。而浚不審其願。盡刺為義兵。使人心失望。而陛下德意未能孚於中原。罪八也。兵以間探為先。而浚一意僥倖。惟望美報。有言敵勢衰弱。中原跋望。則賞賜優厚。不然。止令責狀。給以軍令。故忠信敢死之士。無復肯出敵之情。今皆不知罪九也。功同賞異。為政之大害。而浚於將士。妄有厚薄。使有異論。罪十也。浚自前歲以來。大為掎克之政。始則給散戶帖。擾及四方。次則出賣官誥。重困江。浙。次則及僧道。以至科買雜物。其視疲瘵之民。略無卹心。罪十一也。浚以掎斂所得。盡入都府。支用之數。皆不關於戶部。遺戍多而津發之兵不貲。移屯數而營蓋之用。倍費。多築無用之城。濫養俘降之衆。以至犒設。鄧。瓚。等軍。下至小校。人賜金一兩。連歲橫斂數千萬緡。幾盡費於浚之妄用。罪十二也。浚於掎克之人。獨加旌賞。出賣官誥。則知其為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賞以減年。如無錫縣令劉寬。剝民最甚。遂降俸。永州。為國斂怨。不卹後患。罪十三也。浚於財利之事。專任阻僧。如鎮江。則有范深。朱照之徒。建康。則有錢意。王似之流。且阻僧之傑。點者。浚皆任以回易之事。使挾朝廷之勢。以爭利於市井。罪十四也。建康。兵火之後。全乏第舍。而浚建議移。謀不素定。使倉卒遷徙之家。暴露失所。罪十五也。營繕之初。宗廟宮室。皆所未備。而浚起府第。獨盡壯麗。罪十六也。監司郡守。責任至重。而浚以妻父宇文時中為湖州太守。以舅計有功。為成都提刑。又除親兄。混。知鎮江府。任用親戚。無以督責吏治。罪十七也。四川。士久失職。差除尤宜盡公。浚所任用。惟其親故。舊任方滿。新命已下。或至兄弟數人。常占佳闕。而孤寒不為所知者。皆絕望於祿仕。罪十八也。浚為性忌嫉。果於自用。臣僚有所論列。陛下以為可行。浚必再三執議。力抗君父。專權自恣。罪十九也。贊佐謀畫。常用忠智之士。而浚以高明自許。非狂狷性與己合。或恐佞能順己意者。一切無所收用。罪二十也。凡此二十事。雖未足以盡浚之

所為而不違軍情。不帥民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議。其所以至於敗事者。實皆由此。今猶強顏廟堂之上。以淮西之變為細事。以呂祉之死為奇節。尚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可謂無恥矣。望將浚前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為人臣誤國者戒。浚聞復求去。自是不復入對矣。

張浚行狀云。浚以五月九日得請。按浚初五日尙在官。行狀恐誤。

丁卯。京東淮東宣撫使張浚。遣使張俊。皆入見。議移屯。秦檜曰。臣嘗語世忠。俊。主上倚兩。大將。譬如兩虎。因當各守藩籬。使寇盜不敢近。上曰。此喻猶未切。政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乃命俊將所部自盱眙移屯廬州。時俊軍士皆以家屬行。而官舟少。參知政事陳與義請賜餼舟錢萬緡。上曰。萬緡可惜。其令楊沂中以殿前司官船假之。詔泗州并盱眙縣仍舊隸京東。以張俊移屯故也。直徽猷閣新知鎮江府張浚。為周秘所論。乞奉祠。以浚主管台州崇道觀。進士鄧懃特補右迪功郎。酢上書言利害。故策試而命之。

己巳。詔將來明堂大禮。行在諸軍賞給。並依紹興四年例。先是張浚奏令戶部參酌裁損。至是寢焉。庚午。張浚言。已具奏解罷機政。所有都督府職事。別無次官交割。詔交與樞密院。

辛未。百官受誓戒於尙書省。上易吉服。先是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請先期一日。盡哀致奠。奏於太上皇帝。以將有事於明堂。暫假吉服。既奏。然後即齋宮。入太廟。行明堂事畢。服喪如初。詔禮官集議。七月。已而太常博士孫邦乞受誓戒日。皇帝權易吉服。八月。權禮部侍郎吳表臣又請以未受誓戒前行祭告几筵之禮。八月。至是參用焉。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章誼。試戶部尙書。兼提領樞密務都茶場。觀文殿大學士。

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疏論淮西兵叛。因勸上以兼聽。上深以為然。令學士賜詔獎諭。時綱疏所陳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可惜者五。及鑒前事以圖將來者五。凡十有五事。且言天地之變。不足為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俸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嘗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為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見。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又以書遺張浚言。今春閣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才。調護將帥。措置邊防。均理財用。皆未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聲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舊說。中興氣象。遂未有期。不知何為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事觀之。官吏軍民二十餘萬。一朝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衆。閣下平日信任以為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挫辱辱國。中外震驚。於誰責而可乎。閣下才識高遠。自任以天下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出於意外者。愚謂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為任之道故也。今有人於此。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勝之理者。與人共之也。今閣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總中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譴諫者疏。逆耳苦口之言不

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怪也。方今國勢日蹙。人心弗寧。強敵憑陵。僭竊窺伺。加以旱暵為災。財用殫竭。而閣下獨幹化鈞。佩天下之安危。豈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車之轍哉。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惟其是之為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為福也。閣下不自知其為非。而無改之意。豈惟宗社傾危。而生靈告病。閣下之禍。可立以待。而綱雖欲退休。亦莫知稅駕之所矣。安危休戚。與

國家及閣下同之。綱書凡一千五百言。其大要如此。朱勝非秀水錄。論李綱實奇。直事見今年閏十月辛巳。李綱提舉尙書官注。和靖處士尹焞言。誤

蒙召命。以及國門。癯老廢疾。委實可矜。伏望敷奏。許之自便。輔臣進呈。上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至數十上而未止。可降旨不允。俟其痊安。即召對之。初。以早故求直言。而太學生有應詔上書論兵事者。且言以淮西一事論之。去歲劉豫以羅誘三不救之說。力攻淮西。劉光世遂欲南渡。為退保之計。苟非張浚親至江上。使楊沂中絕賊之後。一舉而大破之。則江南之民。亦危甚矣。如光世之罪。天下欲共誅之。尚賴陛下不加刑戮。而以善能。惜乎朝廷以光世部曲。付之呂祉。臣在淮東。聞有識無識。皆稱社必敗事。臣嘗謂劉豫等所統軍馬。其來久矣。而光世遇之甚厚。非其他大帥之比。及光世既罷。當且令諸軍人馬。各自為一頭項。仍數加存卹。使之不疑。俟諸軍稍寧。朝廷或別作措置。然亦未晚。夫何呂祉天資驕傲。以尙書自居。至於檢察冒請之類。欲為之一新。如劉豫等驟見窘迫。日生猜忌。疑似之間。朝廷又除張浚為淮西宣撫。楊沂中為制置。以劉等屬焉。其叛必矣。如劉等軍馬。平日驕惰。終不為用。陛下勿以劉等上勞。盡慮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臣請為陛下言之。自古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臣觀張浚區區之心。實有是念。惜乎浚才力有限。舉非其人。且如泗州之兵。事無大小。則知有張俊。楚州一軍。則知有韓世忠。襄陽一軍。則知有岳飛。殿前一司。則知有楊沂中。一旦緩急之際。人皆各為其主。誰復知有陛下者乎。陛下即位以來。所任宰執。至於十八九。惟張浚庶幾。呂頤浩次之。趙鼎雖有大臣之才。而無大臣之器。至於尙辭學而臨事失措。視頤浩又其次也。浚器識深遠。所患者才不足也。向使浚才術兼濟。如因曲端。能劉光世不為人詆罵。而更相短之也。浚之孤立。無一介為助者。為陛下自任以天下之責。此亦今日之所難矣。臣願陛下應諸軍馬。各置都督一員。如呂頤浩仍張俊所長。服淮西一路。願除頤浩為都督。以俊副之。楊沂中屬焉。孟庚與韓世忠有湖南。福建之舊。淮東一路。願除庚為都督。世忠副之。秦檜見任樞密。寬而有器。襄陽一路。除檜為都督。以岳飛副之。趙鼎。劉光世皆西人。願陛下除鼎為川陝都督。以光世副之。詔折彥質為參贊軍事。以王瓌。馬擴為參謀議官。仍以王德為都統將。光世見存軍馬。沂流而上。願假鼎重權。令措置四川財賦。任便駐劄。間遣吳玠軍馬。出沒偽境。亦措置關中之一端也。臣竊見明堂大禮在即。陛下親乘此機會。召諸大臣。盡赴行在。拜張浚為大都督。陛下親御戰馬。往來問勞。庶使蕃偽之情。不能探伺。陛下之神策也。臣聞張俊一軍。號曰自在軍。平居無事。未嘗閱習。甚至於白晝殺人。而圖其財者。惟韓世忠。岳飛兩軍。人馬整肅。其失有傷於太嚴。願陛下速置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軍復有淮西之禍也。此疏據徐夢莘北盟會編修入。而不得其日。夢莘繫之今年十月。張浚之後。恐誤。按此書乞以張浚為大都督。又乞趙鼎。川陝都督。當在浚未去職之前。今且附此。俟攷。

壬申特進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張浚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曰春秋之義責備於股肱賞罰之功必先於貴近朕行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用能全君臣進退之恩成風俗忠厚之美粵有定命告於外庭張浚頃嘗奮身事朕初載入勤王室位冠樞機出捍疆陲謀專帷幄乃疇宿望俾踐臺司期左右於一人庶贊襄於萬務屬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壖番休禦侮之師更成乘邊之將而乃撫御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離卒伍亡叛郵傳寄至駭聞怨怒之情封奏踵來請正失謀之罪然念始終之分察其平昔之懷許上印章退休其館錫名秘殿庸示眷私於戲桐邑遣兵鄧禹致威權之損街亭違律武侯何貶抑之深尚繼前修免圖來效學士朱震之詞也浚為相凡三年詔張浚特免辭給事中兼侍讀直學士院胡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先是趙鼎言臣蒙恩召還經惟方再辭而復遣使宣押臣感深且泣至西與又奉宸翰促行且諭以圖治之意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則不敢昧蓋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妒賢黨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下擇之疏入上為世將於是公輔等相繼補外武議大夫左護軍中軍第二正將蘇懷挺身來歸淮西制置使楊沂中受而置之至是遷一官是日鄭璠至汴京劉豫御文德殿見之偽授璠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開門祇候劉光時為大名府副總管統制官趙四臣為歸德府副總管王世忠為皇子府前軍統制斬賽為左軍統制以次諸將為諸州副總管餘則授准備使縣之類正軍屢給皆不及朝廷之數人人悔獨璠以為得策具言王師必欲北征且告以諸軍虛實豫入其言復遣偽戶部侍郎馮長寧乞師於金國

存中神道碑云璠王為淮西制置使迫之璠棄國王至相率去璠來歸曰可舍吾父而從璠亡耶璠已渡淮王遣人與璠相勞苦璠聞之遂以璠之拱州分其軍此事他書皆不見更須詳考

癸酉樞密使秦檜為明堂大禮使代張浚也詔三省事權從參知政事輪日當筆俟除相日如舊更不分治常程事湖北西宜撫使岳飛言伏觀陛下移輝建康將遂恢復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鄭璠等迫脅軍民事出倉卒實非士衆本心亦聞本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然度今日事勢恐未能使有舉動襄陽上流即日未有敵馬侵犯臣願提全軍進屯淮甸萬一番僞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詔獎之罷諸路軍事都督府合行事並撥隸三省其錢物令三省樞密院同共樞管遂併入激賞庫宋勝非秀水開禧錄論激賞庫事已見前是日右司諫王縉請對乞留張浚大略謂以叛將之故進退大臣非知大體望陛下厚其禮貌退之以俟後相不從厚其禮貌石公

甲戌張浚落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宮觀浚既罷相而御史中丞周秘復論浚自再用之後日欲僥倖功名每以侈言誕計欺惑聖聽陳設利害幾於御持論其專則豈特王恢之比今既敗事至此而猶以秘殿隆名退安真館如此則浚之誤陛下信任者其何所憚伏望削奪官職重賜竄責以為人臣專權誤國之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十四

一八四五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亦論浚罪請投之遠方故有是命召徽猷閣直學士知荆南府王庶赴行在上意也

乙亥大理少卿薛仁輔乞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委提點刑獄親問一年未決者其因依申省張守等奏累降旨催諸路結獄不得淹繫若依仁輔所奏則許及半年或一年矣上以為然且曰獄重事也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送一人入獄淮西宜撫使張俊言軍中營寨未辦張守等乞贈支錢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若如此之費實不可已苟可已者須極愛惜張俊嘗奏軍中費御陛下無限金錢朕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不可窮竭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右承事郎都督府准備差遣陳克送吏部與遣小監當御史石公揆論克每為誇大無稽之語呂祉信之置之帳中凡社失軍情者皆克所為故有是命先是淮西安撫司屬官任古任之邵嚴毅皆為鄭璠所執帥臣趙不羣以為言乃命賜趙康直家銀帛百匹兩郵古等家有差古定陶人也

丙子觀文殿大學士正左奉大夫萬壽觀使兼侍讀趙鼎為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鼎再相進四官異禮也前一日鼎至行在上召對於內殿首論淮西事鼎曰方得報時臣在遠不得效所見少補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因謂能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為人所觀上以為然唯語錄曰時樞密閣見趙鼎首問相何以處鼎相住為上第恐上意不許朝論不然而耳其意若以宜撫使處之淮西鼎相方以近事不忘補過設必有以報況失職之家方知防賊駐軍建康全是鼎相之謀相公今日豈能獨任其責也自來宰相之出門人鮮有不遺送相公決無此事但恐官事觀望在相公包容之耳鼎以吏部尚書兼侍讀兼史管修撰孫近復為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兼沿海制置使左承議郎丁

則入對則為陰平丞永興經略使郭浩檄則主管機宜文字會則以撫諭官楊震薦召浩因遣則部所進西馬弓劍借來尋賜則五品服九月進一官十月十一月特進張浚言臣荷陛下知遇出入總兵將近十年其所施為不無仇怨臣今奉親偕行去家萬里汎然舟寄未有定居望許臣於都督府借差使臣四員存留親兵五十人以備緩急如蒙俞允令所在州於上供錢米內應副許之自趙鼎召歸浚每以回鑾為念泊能政登舟諸人往餞猶以此言之秦檜起曰槍當身任果有此議即以死爭之其後槍卒為異論

丁丑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闕當以壯根本為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過去不可復耳今國威少挫惟勉強自振上以為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息權失措反求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推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為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為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答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詔顯恭皇后近屬各進一官徽猷閣學士詹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十四

一八四七

卒。

戊寅。上致齋於射殿。書羊祐傳。賜樞密使秦檜。左朝散郎魏良臣。知漳州。詔廬州。壽春府居民。遭饑。擄掠者。皆捐其稅一年。

己卯。上酌獻聖祖於常朝殿。特詔尙書左僕射趙鼎侍祠。庚辰。朝饗太廟。上顯恭皇后改謚册實。

辛巳。合祀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受胙。用樂。赦天下。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而近歲景靈宮神御在温州。率遣官分詣。至是禮官吳表臣奏行之。今年四月甲子翰林學士朱震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

越縉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禘始不三年也。穀梁傳曰。喪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之喪。即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圓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孫近時為吏部尙書。與議者十五人。皆言按唐故事。以皇帝將行大禮。奏告太廟太清宮。本朝因之。蓋告也。非祭也。上從之。於是監察御史趙渙不從衆議。而獨上疏言。兩致之於古。凡國家大喪。升附以後。宗廟常祭。皆不當廢。而居喪祭廟。亦有顯據。春秋傳曰。蒸嘗禘於廟。曾子問曰。已葬而祭。此不當廢也。周頌。成王即位。諸侯助祭。春秋。文公四年十二月。僖公薨。六年十月。猶朝於廟。此顯據也。若夫書吉禘於莊公者。譏其不待三年。而

亟舉終喪之吉祭爾。非謂喪服之中。宗廟四時之祭。皆不當舉。亦非謂諸侯居喪。則不得入宗廟行吉祭也。然而將來宗祀。有於典禮未安者。受胙用樂。貳事而已。蓋拜跪受胙。既為嘉慶之事。而虞祔既畢。則廟加先帝之坐。金石絲竹。雖然並奏。豈不傷陛下之孝心哉。事下禮官。六月禮部侍郎吳表臣。陳公輔。太

常博士孫邦言。檢詳景德。熙寧故事。皆在諒闇之中。奏樂受胙。俱不敢廢。蓋樂為上帝宗廟而設。受胙為民祈福。致之故事。合之典禮。可行無疑。詔從禮部官議。七月中書舍人傅崱卿言。明堂之禮。主於嚴父配

天。周公之所行。孔子之所言。蓋當萬世奉以周旋而勿失者也。歷數漢唐行禮。異此則指以為非。循此行之。以為得禮之正。本朝皇祐中。創議明堂大饗。合祭天地。而以祖宗並配。特出於權時之宜。熙寧據經。首

加蓋正。適推英宗專配上帝。元祐之初。登用故老。熙豐政事。往往改從祖宗之舊。獨明堂之禮。踵而行之。無所更易。昨者陛下駐蹕浙東。以太上皇帝遠狩朔漠。合宮之事。於古有嫌。是以姑循皇祐舊典。仍以天地合祭。祖宗並配。蓋亦出於權宜。非以為永制也。今諱問奄至。而季秋大饗。不及太上。理實有未安者。意

者以親郊尙未有其時。天地之祀。疑於簡闕。謂宜即禮之權。明詔有司。於正配四位之外。增設太上皇帝一位。於太祖皇帝之次。以配昊天上帝。復詔待從臺諫禮官同議。七月禮部侍郎陳公輔言。今暫釋凶

制。權行吉禮。豈有陛下居太上皇帝之喪。而太上皇帝神靈方在几筵。遽可以預配帝之吉禮。况又梓

宮未遺。附廟未有定議。輕舉此事。求之禮經。實之人情。恐皆未便。臣竊意天地祖宗上帝神靈。所以望於陛下者。必欲與衰撥亂。恢復中原。迎還梓宮。歸藏陵寢。以成中興之功。以隆我宋無疆之業也。若如議者之言。以陛下貴為天子。上皇北狩。十有一年。未獲致天下之養。今不幸升遐。且欲因明堂之禮。追配上帝。謂是足以盡人子之孝。則於陛下之志。恐亦小矣。天地祖宗所以望陛下者。恐不止此。上皇神靈所以切切然於陛下者。恐亦不止此也。上出其奏。命近臣禮官併議。議者孫近等言。致之於詩。郊祀後稷者。祖有功也。宗祀文王者。宗有德也。前漢孝武祀明堂。以高祖配上帝。後漢明帝祀明堂。以光武配五帝。本朝治

平中。英宗皇帝因王珪。孫樸等奏。欲以仁宗配上帝。司馬光論之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配天。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熙寧中。神宗皇帝問輔臣曰。今明堂乃配先帝。如何。王安石對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配考明矣。自紹興以來。權時之宜。斟酌典禮。宗祀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議者為太祖皇帝實兼后稷。文王之事。而混一區宇。亦在太宗之時。太祖雖以配郊。則今明堂之禮。宜與太宗並配。今論者乃欲祖宗並配之外。增設太上皇帝一位。於太廟之次。不唯不合乎詩。禮。格。言。兩漢故事。與夫治平。熙寧之議論。而授之人情。蓋亦近於豐於呢矣。又

況梓宮未遺。几筵未除。山陵未卜。而遽議配侑之事乎。崱卿議遂格。八月時景靈宮未卜。故以御殿為宮。及明堂。吏部員外郎鄭士彥請。備設從祀。神。禮官以殿小不能容。且祭器祭服之類。數益加多。勢難

猝請。須後行之。乃用四年故事。設四百四十有三位。上朝獻畢。復還射殿齋宿。以太廟無齋殿故也。五月本朝宮廟常用玉爵。瑤爵十有五。以福州壽山白石代之。六月己酉。而飲福用金爵。蓋權禮也。此據紹興九年

時少保淮西宣撫使張俊至行在。特詔俊赴大禮侍祠。召少師萬壽觀使蔡國公劉光世。威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赴行在。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臣鄉者奏淮西軍叛。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偶合聖心。今則陛下赫然改圖。所罷帥果已復召。所移兵更令姑息。大臣又以無謀賜罷。惟未回蹕臨安。爾是臣所言。上惑聖聰。無一可取。便當俟寬。然尙有餘說。若遽不言。死不瞑目。臣竊謂光世之召。非出

聖心。乃因大將之言。如是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耶。張俊一軍。久在盱眙。今令過淮西。而老小不欲。遂養之於行在。議者謂俊兵祇欲住此。緩急恐難遣。可否任其自擇。何姑息之甚耶。張俊之罷。亦緣稍振紀綱。衆皆不喜。遂激怒陛下。乘此擊而去之。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耶。至於回蹕。則臣愚深以為不可。臣鄉奏事。親聞玉音。謂建康若不可居。臨安又豈能保。堅斷如此。但恐羣臣主進者少。主退者多。則陛下不能無惑。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則中興之功。可望。臣蒙超真諫

入。時少保淮西宣撫使張俊至行在。特詔俊赴大禮侍祠。召少師萬壽觀使蔡國公劉光世。威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赴行在。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臣鄉者奏淮西軍叛。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偶合聖心。今則陛下赫然改圖。所罷帥果已復召。所移兵更令姑息。大臣又以無謀賜罷。惟未回蹕臨安。爾是臣所言。上惑聖聰。無一可取。便當俟寬。然尙有餘說。若遽不言。死不瞑目。臣竊謂光世之召。非出

聖心。乃因大將之言。如是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耶。張俊一軍。久在盱眙。今令過淮西。而老小不欲。遂養之於行在。議者謂俊兵祇欲住此。緩急恐難遣。可否任其自擇。何姑息之甚耶。張俊之罷。亦緣稍振紀綱。衆皆不喜。遂激怒陛下。乘此擊而去之。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耶。至於回蹕。則臣愚深以為不可。臣鄉奏事。親聞玉音。謂建康若不可居。臨安又豈能保。堅斷如此。但恐羣臣主進者少。主退者多。則陛下不能無惑。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則中興之功。可望。臣蒙超真諫

入。時少保淮西宣撫使張俊至行在。特詔俊赴大禮侍祠。召少師萬壽觀使蔡國公劉光世。威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赴行在。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臣鄉者奏淮西軍叛。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偶合聖心。今則陛下赫然改圖。所罷帥果已復召。所移兵更令姑息。大臣又以無謀賜罷。惟未回蹕臨安。爾是臣所言。上惑聖聰。無一可取。便當俟寬。然尙有餘說。若遽不言。死不瞑目。臣竊謂光世之召。非出

垣今又列在侍從將乞骸以去故卒獻此說惟陛下貸其狂

壬午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言近論列淮西事宜其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切必有

甲申故武德郎行營左護軍中軍准備差使薛抃特贈二官祿其家二人以都督制王德言其不從叛而死也

乙酉趙鼎監修國史武節郎張子儀特換右通直郎尋以子儀監登聞檢院未上改軍器監丞大將子

趾郡王李陽煥薨子天祚立陽煥在位九年

丙戌右宣教郎李處廉除名新州編管處廉知永嘉縣坐以官錢離伊川集板及印造與人并他贓當絞特貸死籍其貨自是以爲例

丁亥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宗元本唐之一富人初無材能張浚喜其便佞獎借提掣頭躋從班今當深引不能贊佐之咎自爲去計可也而乃隨衆詬罵力詆其非故絀之

諫之論張浚也令以急速請對乞留浚石公揆論其無所忌憚令於遂罷中書言川陝宜撫副使吳玠於梁深勸誘軍民營田今夏二麥并約秋成所收近二十萬石可有饋餉詔獎之

戊子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初淮西宣撫使張俊既還行在朝議復遣之俊欲毋往蓋諫交章以爲淮西無備可憂趙鼎獨顯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騎至臨江岸吾無所懼惟是安靜不動使人罔測渠未必輒敢窺伺何至自擾擾如此倘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良苦還未閱月居處種種未定乃遣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於是議者即欲還臨安起居舍人句澆直前奏事言今江淮列戍猶十餘萬若委任得人尚可用方此危疑詎宜輕退示弱以生敵心因薦錡以所部守合肥上從之時主管殿前司公事淮西制置使楊沂中亦已還行在在淮西者錡一軍而已

以馬部二帥並闕乃命沂中兼之沂中辭曰祖宗置三衙使之鼎列相維今獨以命臣非所敢安不許

光世之召日歷不載獨趙鼎之遺事係於九月庚辰今以連書大體事故移附於此公輔奏疏必不在此日因光世事繫書之世則十月己卯進對

日歷九月二十七日丙戌起居舍人句澆直前奏事

上

中

是月加封南海神爲洪聖廣利昭順威顯王僞齊戶部侍郎馮長寧以劉豫之命乞兵於金主覲且言

鄧錡過江自効請用爲鄉導併力南下金主覽慮其兵多難制陽許之遣使馳傳許汴京以防豫詐降爲名立散其衆先是徽猷閣待制王倫奉使至歸德府豫授館洪慶宮遲之不遣徽取國書及問所使何命倫答曰國書非大金皇帝不授而所銜命蓋祈請梓宮留彌旬金廷使乃至於是倫使渡河見左右副元帥魯王昌潘王宗弼於涿州具言劉齊營私民怨之狀且其忍負本朝厚恩若得志寧不負上國時金人已定議廢豫頗納其言

尼瑪哈腹心之人殺左轉高慶裔山西清使劉思顯左按察使新右轉蕭慶爲庶人尼瑪哈用事日凡所施設一切廢弛時右副元帥德壽自鄆州徑赴真定助宋王德更尼瑪哈事聞德壽爲奇幼年曾出繼德壽之父故與德壽情好親厚德壽深欲宋王之立而尼瑪哈廢之故德壽與宋王共謀尼瑪哈嘗有身誠數國之語二人力攻之以爲忘自矜伐耳且知比有契丹邊錫林牙尙備伯一兩軍擊日者則可見德壽未滅金立齊八年徒勞軍馬遠涉民力耗盡四太子昨在淮南敗歸僅以身免尙欲肆志以圖後舉似此等事豈足言功爲今之策當廢劉豫遣使報知江南則國家太平民得安息此所云與諸書差不同今併附此

是秋金國大內都點檢超固什之子與金主璽之妃亂者皆伏誅尙書省令諸路以桑木多寡定絲課鄉民自伐者甚衆

井研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五

【紹興七年】冬十月庚寅朔上謂大臣曰向緣元早詔求直言自是上書者甚多雖經親覽猶恐未能詳究利病可令後省官子細看詳有可採者中書條上取旨行之庶詔令不爲虛文詔依舊間一日開講筵用右正言李誼奏也初權禮部侍郎陳公輔建議以爲上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乞令講讀官供進口義

今年八月事既行而講讀官孫近胡交修朱震論天子之孝有百姓四海其勢不得與諸侯卿大夫同也且以古今論之喪禮唯而不對今陛下親庶政決萬幾可否天下事其可唯而不對乎喪禮未非衰麻不去身今越紼行事被補服冕其可不去衰麻乎今便殿按弓馬撫將士金革之事有不避也何獨至於講筵而疑之真宗咸平元年在諒闇之中也是年正月詔訪明達經義者召崔頤正講尙書於廣福殿又於苑中說大禹謨二年置翰林侍講學士命刑曷講左氏春秋亦在三年之中伏望以時開講筵見儒生臣等不勝大願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胡世將時爲給事中言神宗皇帝治平四年四月同知諫院傅卞請開經筵詔俟祈廟畢取旨按祖宗舊制即無前件供進口義典故況陛下親御經筵講明治道與其餘事體不同臣恐於居喪之制實無所妨伏望更令侍從官討論事故奏可

今年九月公輔復言

月乙丑

上

中

一八五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十五

一八五五

今陛下親決萬幾。此蓋外廷以日易月之制。明堂祀上帝。不敢以卑廢尊也。至於咸平治平故事。臣非不知。蓋以祖宗時並運漢文故事。以日易月。未嘗明言行宮中三年之喪。則以日易月外。自不妨聽講。今陛下以太上皇帝奄終沙漢。痛不可言。所遭變故。實與前世。臣所以每切切於此。欲以將順陛下之美。至論視朝當服淺淡。羣臣未純吉服。遇禪日。天下禁屠宰作樂。朝廷並已略賜施行。前日又乞不行臨軒策士之制。蓋欲陛下於三年之內。凡涉吉禮者。皆未宜講。亦蒙依臣所奏。今日所議開講。非固立意遠來。自速一時嫌勝也。實望陛下深念為人之子。十年不獲致天下之養。而萬里告哀。病傷無及。今居宮中之喪。雖日月遄邁。不可暫忘。故凡遇退朝。且以追思悲慕為先。然陛下孝性純篤。何待臣言。伏望斷自聖心。特賜詳酌。乃命從官一併詳議。

九月。於是隨奏。臣備位言責。不嫌出位。為陛下別白而明言之。臣竊考之於詩。成王訪落之初。羣臣進戒之始。其言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是成王居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英宗皇帝嗣服之始。司馬光首以開講為言者三。是司馬光所以輔導人主。於三年之制。亦未嘗廢乎學也。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故曰。喪復常。讀樂章。是未復常以前。除樂章之外。皆可以讀也。又曰。居喪。不言樂。自樂之外。皆可以言也。臣質之禮典。論之人情。以謂三年之制。聽備樂。悅備色。摠備味。則有所不可。至於開先王之正道。監祖宗之成訓。亦何不可之有。伏望陛下斷自聖志。依舊間一日開講。直祕閣。知溫州。從所請也。浙東諸司言。婺州金華縣士民舉知縣蔡材治狀。詔遷一官。令再任。

壬辰。御史中丞周秘入對。論張浚罪。乞更賜貶責。丙申。權尚書禮部侍郎陳公輔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既得罪。公輔再上疏乞奉祠。自言進退之際。有不得不去者。故有是命。

丁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永州胡安國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趙鼎進呈。因言安國昨進春秋解。必嘗經聖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間用傳注。頗能明經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讀尚書。率以二鼓。鼎曰。今寒素之士。豈能窮日力以觀書。陛下聖學如此。非異代帝王所及。上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亂時政。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奏成都府漢州賑濟有方。全活甚衆。賜益詔書獎諭。漢州守臣仍進一官。是日。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張浚罪。且言浚之敗事。天下之人。皆痛憤切齒。恨不食其肉。而直祕閣新知溫州王紱方且為決難之論。陛下厚其禮貌。以俟後相。懷奸願望。欲為後圖。望極其職名。還之銓曹。以為言者之戒。詔籍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免謝辭。戊戌。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先是趙鼎奏欲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上曰。當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浚。降詔。鼎曰。浚已落職。上曰。浚誤朕極多。

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勳王大功。上曰。勳王固已嘗之為相也。功過自不相掩。於是臺諫周秘等論浚罪未已。秘奏。浚去國之數日。乃與賓客置酒高會。從容遊觀。殊無恐懼循省之意。今聞盛兵自衛。居若嘗閒。若不稍申遺罰。則浚必不自知其罪。而四方之人。亦未必知浚之所以去也。石公揆奏。浚之罪惡。上通於天。竭天下之財。東南為之困。覆富平之師。西北為之擾。止於職職。人心謂何。李誼奏。浚罪戾之餘。更求衛卒之衆。頃年實居福州。於未行間。亦上章以官田為請。其意以此卜陛下眷禮之盛衰。惟秘奏罪大責輕。未知所懼。日上。並。秘對後四日。夜降秘等各兩章。惟秘第二章論。後批浚散官安置嶺表。中書舊例。御批即時行出。至是鼎封起未即行。秘亦論。翌日。至漏舍。約諸人救解。鼎奏曰。前日趙令於之言。外頗傳播。以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如此行。外間益疑矣。上曰。若宰相出入。由於諸將。即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鼎曰。今竊浚雖非諸將之言。亦少快諸將之意矣。上曰。比不恤也。樞密院奏。檜奏曰。臣等前日不敢言。今日卻當言。參知政事張守曰。浚為陛下得兩淮。宜力勸勞。前此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為用。今具驗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指浚為鑒。執肯身任陛下事乎。且其母老矣。惟陛下哀憐之。上顧而不答。鼎開陳累數百言。上意殊未回。鼎又曰。浚有母老。今過嶺。不必能將老母。浚有勳王功。陛下忍使其子母為死別乎。上猶未解。鼎又曰。浚所犯不過公罪。恐不應如此。上乃曰。來日再將上商量。鼎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謀欲施之際。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僅因其一失。便置之死地。後雖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解。鼎朝退。召祠部員外郎勾龍如淵。都官員外郎馮康國。工部員外郎馮機至都堂。三人見鼎皆踴躍。鼎曰。上憐德遠母老。有復辟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患。諸君速以書報上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此據趙鼎遺事。又張浚行狀云。上令浚讀諸君書。既出。祕書使張洵謂浚必歸。已就閣子與始進入。檢之。又翌日。乃有是命。制略曰。浚奮自孤生。驟膺重寄。既執廟堂之柄。遂專帷幄之籌。獨幸成功。力排衆議。委用非人。而境土侵削。綏懷無策。而將士叛離。廣費以資邦財。重斂而屈民力。乃至勾賜田以探主意。請衛卒而為身謀。論其前後之愆。難以一二而數。念嘗奮身以赴國家之急。提兵而拯社稷之危。屈法申恩。姑投善地。記功閱舊。忍責嚴科。尚體寬容。毋忘循省。鼎之初相也。上謂曰。卿既還相位。現任執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檜不可令去。張守。陳與義。乞罷。上皆許之。檜亦留身求解機務。上曰。趙鼎與卿相知。可以必安。檜至殿廡。起身向鼎。謂曰。檜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上疏言。臣竊見張浚能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

臣竊見張浚能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

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伏望陛下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為趨時獻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此據續編 戶部員外郎霍蓋自鄂州赴行在。詔引對。今年八月所書蓋奏 岳飛續編事。是日偽齊遣兵犯泗州。守臣起復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劉綱率官軍拒退之。尋詔綱領文州刺史。

庚子。手詔曰。朕不敏。不明。誤用柄臣。寄以兵政。乃謀猷乖戾。委付非才。致淮西一軍。懷疑反側。而莫以告朕。遂使積年忠義之衆。一旦陷於叛亡之罪。凡取於民力以事此軍者。委於空虛而無效。此朕所以慨情愆者。而深愧吾民也。中外文武。將何以副朕焦勞願治之意。應監司守令。各務存恤百姓。非供軍費。定數之外。無得妄取於民。將帥之臣。撫綏其衆。毋使失所。訓練整齊。毋使廢惰。毋怠毋忽。助朕遠圖。有違朕言。則有常罰。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乞補外。趙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遷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陳公輔知處州。右朝請大夫知楚州胡紡直秘閣。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京東宜撫處置使司右軍第一將高傑除名勒停。本軍自效。傑醉擊隊官。統制巨振笞之。傑怒。自斷其指。韓世忠以聞。故有是命。初。度賊毛順掠武平縣。武德郎汀州弓手准備將領吳辛率諸巡尉捕之。官軍失利。辛與右迪功郎上杭縣尉王表皆死。至是贈辛武節大夫。表右承事郎。官其家有差。

辛丑。詔御史中丞周秘累乞外任。可除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中書舍人趙思誠入對。論任子之弊。以為每遇親祠之歲。補官者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千員。科舉取士不與焉。臣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調者矣。比歲朝廷置討論之法。羣起怨謗。不果盡行。夫該討論之人。盡是緣橫恩私謁而得之。雖盡追奪。猶不為過。今以士大夫本分得恩澤。而議裁抑之。則其羣起怨謗。愈甚於前。大臣不敢專任其怨。日復一日。以至於今。祖宗朝。秘書監。今之中大夫也。諸寺卿。今之中奉。中散大夫也。仕至此者。皆實以年勞功積得之。年必六十。身不過得恩澤五六人。政和之後。私謁行。橫恩廣。有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員數比於祖宗之時。不知其幾倍。而恩例未嘗少損。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餘者。此而不革。實政事之大。竝也。望特詔侍從官共議。所以革弊之術。示之以必行。翌日。詔侍從官討論。申尚書省。會思誠補外。議遂格。

有朱字處。統本卻無之。自合重修。其李彌正。胡瑄。不應嫌避。史職令依舊錄之上。曰。朱勾去者。太冗。鼎曰。此乃美事。蔡卞輩不學。故不知去取。如吳奎傳。有曰。臣願陛下為堯舜主。不願為唐德宗。卞乃刪去。臣謂主聖則臣直。載之乃見神宗之聖也。使魏徵。王珪傳。不載其直言。則後世不知太宗能納諫也。上曰。然。鼎又曰。臣去國半載。今觀聖意。稍異前日。上曰。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鼎曰。秦檜莫有正論。上曰。無之。自卿去。唯朱震不改其舊。鼎曰。臣觀持中論者。皆惑聖聰。乃是沮善之術。故以為不可太分。當兼收而用。則得人之路廣。臣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為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君子之為愈也。蓋分善惡。唯恐不嚴。稍寬則落其奸便。君子於小人常。恕小人於君子不恕也。上復以為然。乃詔昨令史館再加研考。新修神宗實錄。止緣會統所進。本脫落不全。又九卷不載舊史。理宜修整。別無同異之嫌。元校勘官胡瑄。李彌正。可依舊校勘。是日。有星隕於偽齊平康鎮。據寨官賈百祥見之。謂人曰。齊帝星隕。禍在百日之內。劉豫聞可禱否。曰。惟在修德。豫怒以為誑。斬於市。

癸卯。上曰。昨布衣賴好古。上書論度賊事。頗有理。趙鼎奏。大意以招安為非。張守曰。招安固非策。其始州軍非不欲勦殺。而賊據險負固。師老財費。則不免於招安。固非得已。陳與義曰。招安討殺。不可偏廢。以重兵臨之。而後招。則賊可得也。上曰。用兵則不免害及良民。止當誅其首惡。餘悉縱之。乃善。初。京東淮東宜撫處置使韓世忠。遣親校溫濟來奏事。且圖上淮陽形勢。言賊並淮陽增築保障。欲遣偏師平之。使濟趁於朝。上戒濟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稟命。復要他日將士之賞。上曰。有功則當賞。但須覈實。然後有功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則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餘人。不以為當也。濟恐悚奉詔。至是趙鼎奏。濟已行。上曰。昨呼來訓飭之矣。韓克小歷世忠使其屬官溫濟於朝。按濟乃世忠軍中事務官。非屬官也。日歷與九年九月戊戌。濟自拱成大。夫或州防禦使勸停。

甲辰。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行宮留守呂頤浩。以明堂恩。封成國公。右承事郎陳正同。知大宗正丞。正同以銓量罷。故改命之。

乙巳。左承事郎趙雍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丙午。荆湖北轉運判官辛次膺行左正言。先是右正言李誥言。古者爭臣七人。唐六典。諫大夫以次六員。祖宗時。諫員置當其盛際。以言相高。今臣獨員供職。縣力寡助。深恐不逮。望增置一二。庶有補於聖聰之萬一。至是以命次膺。誥所奏不得其日。韓克小歷附之。今年六月末。實甚。此時王綱為右司諫。不得云獨員也。直寶文閣。湖北京西宜撫使參謀官薛弼行戶部員外郎。

丁未。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守侍御史。中書舍人趙思誠充寶文閣待制。知南劍州。從所請也。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王進以收捕度寇毛迪之勞。領忠州刺史。

己酉。承節郎張久中。特進二官。賜銀帛。以樞密院言。先令久中往諭叛黨。得其千照而歸故也。所諭事當考。按千照字。

未詳

辛亥權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乞以諸路所起禁軍弓弩手棟刺上四軍。

事起今年三月戊寅日。罷止云。諸路所起弓弩手。而省禁軍二字。蘇克小。又去等字。止云。諸路弓弩手。遺失其實。

趙鼎等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上曰。人猶馬也。人之有力。馬之能行。皆不在軀幹之大小。故兵無南北。願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璋之敗。曹操。謝玄之破苻堅。皆南兵也。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復資政殿大學士。用中書檢舉也。制曰。朕下季秋之月。躬總章之祀。願雖煇煌之微。悉蒙慶賀。困圍之賤。咸與滌除。況書居於輔臣。敢獨忘於甄敘。伯彥頃膺鼎鉉之寄。旋致覆餗之凶。投置散地。歷年於茲矣。爰因合宮之享。稍復神慶之聯。昔漢家故事。宰相之不任職事者。賜之牛酒。歸老於家。唐室舊制。凡郊祀之慶。百官庶士。屬於刑書者。皆以赦除。朕雜用漢唐之典。以御臣工。非獨爾私也。服我至恩。無忘補報。按。此時合人是會開調。真不知此制。雖當也。

壬子秦魯國大長公主入見。上謂大臣曰。大長公主今日入內。朕以仁宗皇帝之女。朕之曾祖姑。待遇加禮。每入內。朕必迎見。朕惟仁宗深仁厚澤。涵濡海內。大長公主眉壽康強。亦仁宗盛德遺澤之所致。甲寅中書舍人曾開充實文閣待制。知鎮江府。開與趙思誠皆張浚所引。故力請外而命之。徵猷開待制。知嚴州。胡寅移知永州。先是寅父徵猷開待制。安國自衡山以書調寅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官作郡。一年未還。即有怠意。汝今宜作三年計。日勤一日。思遠大之業。若有遷擢。自是朝廷。非我所親也。至是寅言。父病初愈。迎侍不來。近者妻室喪亡。乞湖南一小郡。乃改命焉。直祕閣詹太和知江州。仍趣之任。太和既落致仕。上引對而用之。趙鼎進呈除目。因言。士人有不可為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宮祠。上曰。爾則不肯。其一方亦子何。鼎退而歎曰。大哉帝王之言也。武翼郎行營左護軍部將張世安以為鄆璵所殺。特贈武節郎。官其家二人。

乙卯上謂大臣曰。昨降出劉瑜論書十事。皆民間疾苦。可擇其當行者行之。趙鼎等曰。所論皆善。然法令已詳密。當申嚴行下。上曰。若申嚴未必濟事。須去其不便於民者。謂如向來浙右水脚錢。其後造成網船。遂免此患。瑜以布衣應詔言事。上納用之。威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來朝。召之也。丁巳中書舍人傅崧卿。權尚書禮部侍郎。吳表臣並試給事中。徵猷開待制。提舉太平觀常同試禮部侍郎。秘書省校書郎高閑。正字李彌正並為著作佐郎。正字胡瑄為校書郎。仍並兼史館校勘。左宣義郎通判永州羅孝芬為秘書省校書郎。孝芬。岳州平江人。宣和初中進士甲科。屏居邑之石牛山。躬耕養親。十年不闕。至是湖南憲臣趙伯牛等薦於朝。上召對。乃有是命。詔遇六參日。輪行在百官一員。轉對。右正言李誼奏。昨屬從臣僚不多。止令輪對一次。今已輪滿數月矣。望准建隆天聖故事。日輪一員。俟百官俱集。則依舊制。故有是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六

〔紹興七年〕閏十月己未朔。故左中大夫李回追復端明殿學士。官其子孫三人。以其家有辭也。庚申。權尚書吏部侍郎劉寧止。權戶部侍郎王俛並落權字。監察御史金安節守殿中侍御史。安節為察官。嘗論大功未立。羣情凜凜。而味者乃欲竭民之力。而僥倖於一舉。豈不殆哉。臣謂今日之計。莫若早自治而已。欲自治。則選將以訓兵。擇吏以安民。卸費以豐財。誠當世之急務。又論自用不若用人。用寡不若用衆。國家所以用輔弼之臣。而置諸左右者。非苟且充位而已。蓋欲可否相濟。彌縫朝政之闕也。今天下多事。正馳驚而不足之時。欲望陛下斷自宸衷。兼建大臣。而使均任其責。庶幾廟堂之上。分職率屬。而不至於專權。同寅協恭。而不容於備位。可否相濟。謀無不獲。至是遂進之。安節所言。不得其日。必誤。後未去。位以前所上。今因遺職附書之。直

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試太常少卿。直龍圖閣。新知泉州。林季仲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季仲既至。建言禍亂未平。不足憂。風俗未革。深可畏。比年以來。大臣去位。凡其所行之事。所引之人。皆廢而逐之。輩出輩入。相傾相擠。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至於今未決也。遂使陛下願治之心。憤憤然無所底定。而在位之臣。亦或畏首畏尾。不敢展四體以從事。蓋懼後患之必至也。嗚呼。士大夫如此。

亦已甚矣。今日何日而忍為是哉。臣願陛下體貌大臣。進退以禮。唯當嗚呼於未用之前。不當致疑於既用之後。賊得其人。則委以庶政。實以成功。使夫譏訕之口。不得以入焉。必不得已而罷出之。姑示涵容。而露彈章於天下。如漢故事。策免三公。但以陰陽失度。盜賊未弭。為言。雖不斥言其罪。人亦自知之矣。孰與淫言醜語。狼籍白簡。內見侮於中國。外取笑於強敵。使之輕其臣。以及其君乎。至於所行之事。不必概廢。問其當否可也。所引之人。不必概逐。問其賢否可也。如此則皇極建。私黨銷。而風俗可革矣。尚書戶部員外范瑋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綯。於平江府。特贈七官為左光祿大夫。

辛酉。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條。上市舶之弊。大略言。市舶司惟藉番商往來貿易。大商蒲亞里者。昨至廣州。有武臣曹納利其財。以女適之。亞里遂留不歸。上因令南夫勸其歸國。運番貨往來。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進士江凌明獻陳圖。詔賜束帛。

壬戌。給事中傅崧卿兼史館修撰。時崧卿在行宮未至也。詔江東。西州縣民戶輸納米。每石收水腳錢二百文。此以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戊申。崧卿所奏。修入日歷無之。

癸亥。左正言辛次膺論士大夫營私不任事之弊。詔榜朝堂。時趙鼎再相已逾月。未有所施設。朝士或以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趙鼎之也。張德遠非欲有為。而其効如此。亦足以戒矣。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董弁充徽猷閣待制。知嚴州。故直徽猷閣趙康直特贈徽猷閣待制。依所贈官祿其後。時偽境揭榜言。康直與呂祉已被害。京東淮東宜撫處置使韓世忠得而上之。故優卹焉。是日趙鼎奏張俊措置河道事。上曰。俊每事必親臨。所以濟上。因言。朕每論將帥須實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艱難。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時俊已全軍還行在。上欲令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鼎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為然。

乙丑。上諭大臣曰。川陝茶當專以博馬。聞吳璘軍前。向或以博馬價易珠玉之屬。艱難之際。戰馬為急。可割下約束。端明殿學士致仕翟汝文。端明殿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宇文粹中。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嶽福宮王孝迪並復資政殿學士。

丙寅。左宣教郎尹焞為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焞及國門。稱病未已。上趣之。既而焞入見。遂就職。焞每當講前夕。必齋戒沐浴。或問之曰。欲以所言感悟人君。安得不敬。焞時年六十七矣。焞既至。講筵數日。即乞致仕。翌日。趙鼎言。焞有山林志。不樂居此。願陛下以禮留之。因加賜賚。焞乃止。後有言於上者。乃謂其徒相與造謀。欲朝廷見留以為高云。監察御史趙煥以親年高求去。除江南提點刑獄公事。主管殿前

司公事楊沂中乞三綱馬。上曰。川廣馬到。朕未嘗留。盡以均給諸將。若小不均。則謂朕有所偏。沂中馬少。而張俊近以老馬數百匹納樞密院。可以兩綱付沂中。而以一綱付俊。己已。上謂大臣曰。朕思今日安民之要。無過擇監司郡守而已。士大夫求差遣。苟其履歷可為。便以與之。雖滿求者之意。而其間或有不材之人。奈一方赤子。何可降旨。令侍從官不限員數。舉以為監司郡守。中書置籍。遇有闕。卿等議以差填。朕亦嘗書屏風。置諸左右。以時揭貼。見在已差人。不任職。而無他過。與自陳宮觀。公議亦必為是。上又曰。繆吏之害民。甚於賊吏。賊吏一吏取錢。繆吏為州。則一州之胥吏皆取錢。為縣。則一縣之胥吏皆取錢。其害民豈不甚於賊吏也。秦檜曰。向令內外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貪賊。上曰。侍從官。朕之所取信也。而其任私欺。設如此。朕當時不知。若知之。當置之。卿等可論從官。須妙選。實可為監司郡守者。使實惠及民。若苟求著中人材。以應詔令。則所得不過平常之人爾。他日若所舉稱職。朕當賞其知人。趙鼎曰。敢不祇承聖訓。

庚午。殿前司中軍統制官王存。進武校尉賀允升。並降兩官。存上書乞許張浚自便。趙鼎進呈。乞黜責。上曰。朕非不容一王存。但進退轉弱。豈小臣所常議。他日將帥或干預其間。非國之福。先是允升獻詩百篇。其間多醜詆浚。乃詔存。允升不循分守。並降官。仍黜存為本軍正將。右朝散郎莫將行太府寺丞。將洪州人通判利州。代還上疏論時事。後省看詳。以為援古證今。皆有條理。遂詔對。而有是命。將疏言。天下之事。成敗得失。在理不在形。形者衆人共爭之地。理者衆人不見之處。願陛下游心於所不爭之地。以求治安之理。勿貪功於須臾。勿喪志於少屈。彼劉豫者。助敵為虐。石敬瑭。趙德鈞之禍。豫必不免。陛下姑俟之。詔侍從官各選可為監司郡守之人。不限員數。具名以聞。務令實惠及民。不為文具。故左從事郎徐鼎特贈左承事郎。官一子。鼎權桃源縣。為水賊張亨所殺。故錄之。

辛未。詔堂除吏部。並依去年十二月丙午指揮以前舊制施行。自張浚獨相。欲革內重外輕之弊。乃詔郎官館職二年並補外。又取寺監丞以下。至外州學官。送部者百闕。而取知縣。堂除者四十處。未幾。郎曹館職請外者。終不克行。至是又復其故焉。詔史館見修徽宗皇帝日歷。以實錄為名。時秘書省著作郎何掄言。日歷視實錄。格目尤詳。今記注不存。編次無日。故有是命。甲戌。戶部尚書章誼等請用禮官議。為徽宗皇帝作主祈廟。詔恭依。初趙煥之為御史也。建言。今雖迎奉梓宮。未可指日。請不俟梓宮之還。作主祈廟。於是禮官亦有以宗廟久闕。祭享為言者。今年。朝廷業已遣使。欲少俟之。至。祠部員外郎兼禮部勾龍如淵言。宗廟祀典。不可久曠。請依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奠祭祈廟之禮。詔侍從臺諫議於尚書省。已巳。尋又詔禮官同議。議者言。如淵所請。權時制宜。於禮為得。乃做虞禘練祥次第於小祥前。擇日行之。左朝議大夫周審言降授左宣議郎。不得與親民差遣。審言。浦城人。登政和貢士第。為朱勗子壻。以選人進。頭改京官。累遷直徽猷閣。知秀州。至是以討論不得調。訴諸朝。詔以為左朝散郎。聽參選。左正言辛次膺論審言登科第。而甘心婚朱勗之息。其間僥冒可鑒者。詔

諸朝。詔以為左朝散郎。聽參選。左正言辛次膺論審言登科第。而甘心婚朱勗之息。其間僥冒可鑒者。詔

止五官望存出身一資外追奪乃又降五官。

乙亥檢校少保瀘州軍節度使充中太一宮使錢忱開府儀同三司忱從其母壽魯國大長公主入朝主
奏忱自奉節帥十有七年欲望聖慈以仁祖之甥戚里之舊特於節帥之上優賜推恩詔三省樞密院進
擬而有是命主入謝上從容語之曰大長公主壽考如此乃仁宗皇帝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天下愛戴鍾
慶於長公主在家待遇諸子宜法仁宗皇帝之用心須是均一長主曰未嘗敢不均一也上知愜悅非主
所出常偏厚於忱故訓諭及之

丙子詔左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降二官左奉議郎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韓瑛降一官彌大之守靜江也瑛提點廣西刑獄有強盜屈巢弟等作亂陽朔尉王錡為所殺法當絞彌
大以經略司酌情處斷盡斬之瑛勳於朝去年四月遣大理寺丞吳彥璋即靜江鞠治十二月獄成瑛亦坐所
奏不盡實故有是命彥璋又言錡因捕賊被害情有可矜乃錄其子為下州文學王錡得恩澤在今年八月交卯
今聯書之按用舉弟強盜殺

死無財而彌大乃坐罪引統入新抵罪不知何故當考錡克小
歷於是月書彌大自工部尚書出為廣西安撫使實甚誤矣

丁丑詔以春寒賑恤行在建康府貧民如平江例
己卯龍圖閣待制知處州劉大中試禮部尚書 徵猷閣直學士知荆南府王應試兵部侍郎趙鼎以庶
知兵故薦用之

庚辰韓世忠乞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上曰世安雖勇果不及呼延通等而平穩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
補於世忠上於諸將偏裨其材性短長亦照臨無遺如此 起居舍人勾濤為故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
請諡詔令太常寺定諡紹興十四年五
月丙寅諡文忠

辛巳觀文殿大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趙鼎秦檜已叶議
回歸臨安綱聞知上疏諫大略謂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
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
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
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避自退屈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駁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
氣銷縮莫有關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
子黠吏奸民從而附之虎踞鸛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轍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
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幸疆場未有警息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
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既又具
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大旱而綱謀民修城民不以為便侍御史石公揆因劾綱妄自

尊大恣為苛擾在江西尤無廉聲張浚初請居福州綱意復用欲以為援所以交驩浚者無所不至近聞
其置將不善致淮西之變勢必譴責遂貶書痛貶傳布行朝欲以欺乘取譽為進用之計繼聞已用趙鼎
其意大沮乃自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必有抵牾乞行黜責聞者竊笑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左正言李斌
右正言辛次膺亦論綱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賜黜責三省乃檢會綱累乞宮觀奏章行下時未有代者
綱德靖康之勝乃具以本司積蓄財穀之數聞於朝自是不復出矣宋鼎非秀水兩居錄云合肥兵亂鼎以入
之矣又貶書浚痛其過以副本傳示遠近欲浚而釣奇且示於浚不厚也浚既貶永州綱亦坐浮薄及暴橫
食鹽而罷鼎復相綱治浚事至今未已嗚呼勢利之交古人難之其三相之謂與綱始浚浚已見今年八月辛未

壬午趙鼎等奏權貨務出賣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欲量付諸路上曰如此則州縣將科敷於百姓矣鼎
等奏不實以限數則無科敷之弊上曰宜嚴為約束毋使民受其患 戶部尚書兼提領權貨務都茶場
章誼言務場見係誼總領別無同官商議竊恐誤事望仍撥隸戶部從之 詔臨安太廟且令留存初以
行在建康故以太廟為本府聖祖殿及是將回蹕議者乃言本朝推尊聖祖比之有唐尊奉老子事若相
類而禮實不同爰自仁祖承承以來五聖百年踵行不易協於禮經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之義
今乃賜太廟為聖祖殿在理實有未安故有是旨 工部侍郎王傑乞今從官所舉監司郡守必取曾經
治縣聲績顯著之人從之

癸未復漢陽縣為軍用湖北西宜撫使岳飛奏也尋以右奉議郎通判鄂州孔戊知軍事戊之除在
是月丁亥 尚
書右司員外郎王迪為左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薛徽言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並為右司員外郎

乙酉趙鼎奏比得旨復置茶馬官舊有主管至提舉官凡三等上曰俟擇得人當考其資歷命之尋遂以
左中奉大夫直祕閣張深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收公事自趙開後茶馬無專官者近十年先是知熙州
吳玠常取茶馬至軍前博馬因以易珠玉諸無用之物上聞之數加戒飭故復置官領其事深雙流人也
日歷止書至考其資歷而命之自後更不見除人按茶馬司題名要錄

以紹興八年正月二十日到任則其除命必在此月末或十二月初也

丁亥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郭名世為校書郎

戊子詔應淮西脫歸使臣不候整會失去並先次支破本等請給如有冒濫卽坐以法初淮西軍中諸使
臣為鄭瓊劫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於上曰此曹
去偽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棲棲有不足之歎上即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欣然來者相
繼鼎因奏事又言來春去留之計望更留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上曰張浚措置三年
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卽也趙鼎事實曰上謂回蹕諸公初無異議鼎獨曰
今日復回臨安四方必謂朝廷但務退縮無與
事之意今知陛下不如此今固不可戶曉惟是他日淮上有警卻須前進故作請軍臣幾進退合宜上嘉納於是降旨先發百
司使民間預知乃以建康守臣徐行宮留守示往復兩都居無常所蓋自十二月降旨至明年二月始離江左期既不迫上下帖然

事之宜今知陛下不如此今固不可戶曉惟是他日淮上有警卻須前進故作請軍臣幾進退合宜上嘉納於是降旨先發百
司使民間預知乃以建康守臣徐行宮留守示往復兩都居無常所蓋自十二月降旨至明年二月始離江左期既不迫上下帖然

皇城司韓公裔帶御器械。承務郎楊適監行在都進奏院。適時子也。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為上言。劉光世罷軍政閒居。自有登仙之歎。上不樂。謂俊曰。卿初見朕何官。曰。副使。是時家費如何。曰。貧甚。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然則卿宜思所以自效。而有羨於光世耶。俊皇恐謝。先是都督府既罷。軍左護軍都統制王德未有所屬。俊每以厚幣結之。德遂以其軍八千歸於俊。俊軍以故益強。然俊在建康。其下多不戢。頗為民患。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見上嘗言。治兵者一於嚴而不撫之以恩。則怨一於恩而不御之以嚴。則驕。怨固不為使。驕亦不足恃也。比者朝廷以禁旅單弱。還盱眙之戍。以實行朝精銳之衆。無慮數萬。是宜武備增重。百姓恃以無恐。而近日以來。華情慚慚。成不自安。以為朝廷之患不在外寇。甚駭聞聽。臣切憂之。所以然者。以撫御非才。士心不附。慮其緩急非所恃。且為百姓之患。故也。臣竊聞其下神佐材力不堪。陛下睿明。悉已知之。願因閱武之際。精加選擇。喻以聖意。使歸申明紀律。訓齊士伍。令不特有勇而且知義。則將為用而兵足恃。軍國之勢順。兵民之情安矣。彼為將而日與土木之工以廣邸第者。既失附循。以致其怨。復為姑息。以長其驕。其於申儆。固有所不致矣。亦無怪乎華情之過慮也。惟陛下圖之。

俊軍頗為民患。林泉野記云。安節奏。某月。日。下注第三。半。後。日。此。月。十。一日。已。金。安。節。本。職。進。對。十。二。月。庚。子。降。出。安。節。第。一。第。二。論。據。謂。任。子。兩。朝。子。則。此。疏。必。已。奏。所。上。也。今。因。使。事。附。書。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七

【紹興七年】十有一月 按是月 已丑朔 庚寅。尚書兵部員外郎蒲贊。比部員外郎黃祖舜。並徙吏部員外郎。左

承事郎新提舉福建茶事張城守兵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鄒柄守比部員外郎。國子監丞李維為屯田員外郎。祕閣修撰福建轉運使葉宗壽為江南西路轉運使。以中書言。擬本貫也。其餘見任人皆徙官。

癸巳。監察御史蕭振提點兩浙西路刑獄公事。振引親年高求去。不許。振復因給事中吳表臣。右司員外郎薛徽言。請於趙鼎甚切。鼎乃從之。 此據趙鼎事實 侍御史石公揆等論李綱罪未已。初謂朝廷檢舉綱前後屢

請宮祠。使之善去。則長惡不悛。何所忌憚。乃詔言章報行。 閏十月 乙酉 至是又請鑄綱職名。上曰。前宰執政所體貌。綱已罷帥。不必更有行遣。朕待遇羣臣。未嘗容心賞罰。適當於功罪足矣。

甲午。用戶部尚書章誼請。初置贍軍酒庫於行在。命司農寺丞蓋諒主之。賜浙東總制錢五萬緡為贍本。其後歲收息錢五十萬緡。 二十九年七月。南外。東外。二庫。共收三十萬緡。三十年二月。癸亥。增置新中庫。又收二十萬緡。三十一年三月。庚寅。所置可考。 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幹辦

丙申。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使臣呂政求犒軍。上詔政諭之曰。歸語吳玠。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非由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大臣而後進。所須犒軍物。已支五百萬緡。非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宜以此諭之。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奉詔舉鄉貢進士劉度。應直言極諫科。且上其詞業。詔兩省官共考以聞。不果召。度歸安人也。宰相趙鼎之帥東也。以近旨與監司分下半年舉知縣之有政績者。遂舉松陽令唐閔。至是檢舉循二資。俟終更令赴都堂審察。

丁酉。執政擬臨安火禁條約。凡縱火者行軍法。遣火延燒數多者。罪亦如之。上曰。遣火豈可與縱火同罪。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遣火數多者。取旨可也。上曰。止於從足矣。庶可必行。兼刑罰太重。亦非朝廷美事。端明殿學士知温州李光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名彭澤。縣唐相梁國公。狄仁傑廟曰顯正。

戊戌。右承直郎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王濬。上六朝進取事類。詔與陸振差遣。

己亥。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余應求。直祕閣。淮南西路轉運判官韓璉。並罷職。璉仍奪職。用侍御史石公揆章疏也。公揆言。呂祉之自用。失軍士心。人皆言陳克與璉之謀。望賜罷黜。以快士論。應求坐與李綱連姻。故併劾之。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入對。論比年以來。吏員衆多。而闕不足以處之。近者每改遷事故。必別差人承替。仕者始不安其分。乞應在外堂除去。如見任及待次人。別有差遣者。令已投人次第之任。庶幾授受之際。悉歸至公。從之。始趙思誠之請減任子也。上命侍從官討論。來上。 事見十月辛丑。安節言。迄今累

汴京召偽齊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者壽拜金詔於宣德門下。宜詔已。昌與宗弼張紫蓋從者數十人立西朵樓下。偽尚書左丞相張昂左丞范恭右丞李邦等趨前欲拜。昌斂身令通事傳言慰勞。昂等次第進揖。次見宗弼。宗弼不為禮。昂等退。二帥入居東府。遣鐵騎數千巡繞大內。又遣小卒巡坊巷。揚言曰。自今不用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不取汝五釐錢。為汝敲殺稅事人。請汝舊主人少帝來此住坐。於是人心稍定。尚書省行下。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應食糧軍願歸農者許自便。齊國宮人除劉豫所留外聽出嫁。內侍除看守宮禁人外。隨處住坐。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官職。並與絀用。見任官及軍員各不得侵奪民利。自來逃亡在江南人卻來歸投者。並免本罪。優加存恤。應州縣見勸諸公事。不得脫漏。始豫備位。作楮幣自一千至百千。皆題其末曰。過八年不再行用。其兆已見矣。逮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萬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餘萬兩。糧九十萬斛。而方州不在此數。豫拘於瓊林苑。盛額無聊。謂魯王昌曰。父子盡心竭力無負上國。惟元帥哀憐之。昌曰。蜀王汝不見趙氏少帝出京日。萬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十餘里。今汝廢在京。無一人憐汝者。汝何不自知罪也。豫語塞。昌逼之北行。問以所欲。豫乞居相州韓琦宅。昌許之。先是進士邢希載。毛澄上書請豫密通朝廷。為所殺。至是留錢五萬。命道士追薦諸直言者而去。豫弟京兆留守益輕財好施。禮賢下士。與士卒同甘苦。頗有遠略。金人忌之。將廢豫。遣左監軍薩里干右都監布爾噶蘇以寇蜀為名。伐京兆。冀益以歸。金人以偽齊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張孝純權行書左丞相契丹蕭博碩諾為右丞相。金人溫騰師中為左丞。燕人張通古為右丞。博碩諾師中通古未見其偽齊戶部侍郎馮長富為戶部尚書。燕人張鈞為禮部侍郎。又以杜崇為兵部郎中。張仲熊為光祿寺丞。皆在行臺供職。崇充子仲熊。叔夜子也。鈞始事遼為鴻臚少卿。遼興軍節度掌書記。奉張覺歸順表來朝。除徵獻閣待制。至是復用。罷偽齊尚書右丞相張昂知孟州。左丞范恭知淄州。右丞李邦知代州。殿前都指揮使許青臣同知懷州。偽皇子府左軍統制靳賽同知相州。戶部員外郎韓元英為忠武軍節度副使。南路留守霍綸為橫海軍節度副使。又以金人完顏呼沙呼為汴京留守。偽齊河南監酒李傳同知副留守。知代州劉陶。劉陶為都城警巡使。宗室趙子濬為

事。封堯國王以制之初。金國自其祖宗以來。雖名為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別。樂則同享。財則共用。自寬幼時。詞臣韓昉已教之學。稍賦詩染翰。及嗣位。左右儒士日進。詔讀。導之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入則端居九重。出則警蹕清道。視舊功大臣浸疎。且非時莫得見。盡失女真之故態。由是宗戚思亂。己酉。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諸路和糶米加耗太多。如饒州一石至收四斗。三省擬下提刑司體究。上曰。郡守為誰。侯體究得實。當痛與懲戒。趙鼎等奏。江東郡守有捨放不卹民者。上曰。郡守以字民為職。捨放不卹。朕何賴焉。當悉罷與宮觀。選除循吏。如周綱。陳棗之流。使罷者不失官觀之祿。而民被實惠。實為兩得。上諭諸軍使臣。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兼亦盡國用。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可及。庚戌。承信郎劉偉等各進二官。偉左護軍使臣也。自偽地來歸。故錄之。初。修武郎朱弁既為金人所拘。至是遣使臣李發歸報。尼瑪哈等相繼死亡。秦檜曰。金國多事。勢須有變。上曰。金人驕恣。理無足恃。我藝祖皇帝兵不血刃而得天下。故福祚悠遠。自古帝王未聞窮兵黷武而能久長者。金人連破大國。而兵弗戢。其可久乎。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自有時。上曰。亦須有所施為。而後可以得志。但今年政猶病人誤服藥。氣力尙羸。來春當極力經理中原。

辛亥。右迪功郎李時雨特循二資。時雨初見建炎元年七月。時雨獻玉墨忠書三十篇。論形勢選兵任相攻取等事。故有是命。其間有鹽鐵論。欲罷四川官賣鹽引。而征民間鹽貨三分之一。又欲盡權天下銅鐵而輸之官云。壬子。樞密院計議官呂稽中。司農寺丞董諒並罷。二人皆為都督府官屬。故侍御史石公揆論之。趙鼎等開陳稽中諒之為人。上曰。用人不須太速。須使名實加於上下。然後無異論。賢士大夫衆所未知。驟加拔擢。一遭點污。則為終身之累。非所以愛惜人才也。可且與外任。乙卯。為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立虞主。不視朝。故事。山陵埋重於皇堂之外。及將祔徽宗主。翰林學士朱震言不當虞祭。又請埋重於廟門之外。上命禮官議。禮官太常以為不可。乃埋重於報恩觀。立虞主。昭慈之

喪也。工部侍郎韓肖胄題虞主。至是震引漢唐及永昭陵故事為言。乃不題。丙辰。上與大臣言。嗣濮王仲湜酷好珊瑚。趙鼎因言。頃到蔡行家。見其奢麗可駭。如臥榻亦灑粉銷金等為飾。上曰。朕頃在滌邸。猶用黑漆床。渡江以來。止用白木。上施蒲薦。素黃羅褥。素黃羅三條而已。睡後豈復知有華好也。直祕閣新知台州秦梓。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先是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論梓人品凡下。自為諸生日。固已不安。義命。出入權門。厥後以僭從往高麗。始授校尉。又闕直赴殿試唱名後。自欲而討論之法。又獨不行於梓。郡守民之師帥。風化所係。而梓之所履如此。難以望其化民成俗矣。疏入。不報。安節又言。近降聖旨。欲實惠及民。不為文具。故博詢侍從。不限名數。各以名聞。是務得其人。以副除

授臣之區區必欲罷梓所授者蓋欲使郡守之選自此加重以稱陛下及民之意非止爲一郡言也梓聞乞宮觀乃有是命樞密使秦檜深恨之右朝奉大夫主簿華州雲臺觀錢端禮直祕閣端禮忱子也上召對而有是命既而言者論今日艱難之時所以激勵多士者職名爲重端禮未有勞效非所當得傳之四方必有讖議乃以端禮通判嚴州

軍器監丞右承議郎韓彥直直祕閣二月庚午自右宣徽郎轉三官不知何人何以全不及之當致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國家賞延之典有子人以爵祿無假人以職名崇觀以來因父兄乘政而得職者近制皆在討論之數蓋惡其濫也今彥直復因父功而授得無類於昔乎況俸端一啓則攀援僥觀他日必有難從者又言軍器不除貳長唯以丞專治其事任責非輕子儀行能既未有聞於時而方換文資殊無履歷伏望併賜追寢不報

許華人而安節七年十月方除御史則其職列正在此時也韓彥直除職亦不見月日因韓端禮除職事遂書之安節所奏有云近以韓世忠屢有捷奏特授其子彥直初等職而安節明年二月丁憂則彥直之除亦在此時矣日歷明年二月壬子韓端禮除職事遂書之已

是月左丞直郎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爲左通直郎充樞密院編修官銓廬陵人也僞知臨安軍崔虎詣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降

先是劉豫建新蔡縣爲軍後使虎守之

十有二月庚申禮部尚書劉大中言浙東之民有不舉子者蓋自艱難以來姦臣持不恤之說慮用其民爲國斂怨民被其毒無所赴愬一身不恤他他臣嘗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緝最爲疾苦蓋爲其子成丁則出袖絹終其身不可免恐民甯殺子不欲輸袖絹又資財遺嫁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舉誠由賦役煩重人不聊生所致也望令州縣五家爲保保內有姪及五月者次第申縣除其籍守令滿替以生齒增減爲殿最之首增減甚者取旨別行賞罰其殺子罪賞並依見行條法趙鼎進呈上曰可嚴行禁之朝廷法令備具往往不能奉行如銷金鋪翠立法甚嚴禁中有犯罰俸三月無一人敢犯者而聞士民之家尚有服用如鋪翠一事非特長奢靡之風而殘害物命不知其數朕甚於之俟軍務少休當更申嚴且行下廣南福建禁採捕者鼎退而批旨以大中所言送戶部措置

日歷載大中奏疏節略生男女賜帛一段遂失所奏本指今具書之八年

五月庚子降

辛酉左承直郎趙成之特改左奉議郎成之知萬安縣劉大中爲宣諭薦於朝至是引對而有此命

癸亥禮部侍郎常同奏奉詔舉可爲監司郡守之人輔臣進呈上曰朕已令書於屏其間有除授者則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十七

一八八九

116

之先是旬日前建昌軍守臣趙叔濟以御史金安節論罷三省奏用駐持舉者填闕安節又論建昌有次侍者而朝廷別用人爲疑上曰言者不知待舉乃近日從官所薦之人故也今後監寺郡守有闕有已差人不足任皆當用所薦人填闕雖不滿一人所欲而千里之民休戚所繫當權輕重而處之退遂批旨監寺郡守自今罪罷處許於舉到入內先次選除填闕

乙丑上親行卒哭之祭用酒幣先是虞主還几筵殿上服袍履奉迎遂行安神禮自理重至於癸亥皆太常代行九獻及是又親祭焉

丁卯耐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主於太廟第十一室初議耐廟舉純吉服及太常以爲請上詔曰情有不安可並如舊其百官俟過小祥取旨

戊辰中書門下省奏勸會已降指揮來春復幸浙西

大夫華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解潛權主管衛步軍司公事後二日又命潛權權馬軍司

日已令內帑辦賜禁中所有未嘗一毫妄用皆以賜將士耳乃詔宗運官三等餘吏士各進二官

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臣竊聞劉豫爲金所執驅之以北雖得於謀報未審其由敵情多變難以適度然有以知去順效逆禍終自速金人無信不可恃以爲援也臣晝夜思之神州既非外國所可居而變詐若此誰復爲用是殆上天悔禍復爲國家驅除以啓中興之運爾要在修人事以應之而已蓋中原重擾外敵中強或猛勝之兵估其詐力尙敢濫陵或喜亂之民起於盜賊輒肆越軼則防遏之備不可以不嚴轉禍而爲福者或舉城而內附去危而卽安者或率衆以來歸則撫綏之方不可以不至此誠天下舉安之機南北復合之會不可失也臣謂正當申嚴守禦以固吾疆雖多遣間諜以招彼嚮式通好之使未可遽遣順動之計更宜緩圖使民心不搖軍聽無惑威威持重徐觀其變然後起而赴之則定計審而臨機果庶幾無遺策矣臣願陛下上承天眷下副人望命心腹大臣深謀審處無失機會以定中興之業天下幸甚

順以來謀所以恢復平定之策不過和擊二議而已和則遣使擊則用兵然使屢遣矣而好未通兵屢用矣而功未見者何也時勢未革而機會未至故也中原荒蕪無可須索敵人追求悉厭所欲事已極矣邇來傳報金執僞齊叛還而歸似時勢欲革而機會之將至也願朝廷措畫以趨其機會者如之何耳聞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十七

一八九一

154

250

議遣使此正得策然為今日之使全藉有識見謀畫膽氣又有辭辯副之適能有濟倘有請行者乞令宰執召而密詢之今金執偽齊叛還而歸謀出何策前去見金合致何辭金與論事說以何道事畢而還當有何功若於此四者皆有建明使可遣矣倘或於此初無先見深慮更在陛下與大臣熟議而慎擇之

庚子秘書省校書郎施庭臣諸王宮大小教授黃鏞並守監察御史

所薦鏞范冲所薦也樞密院進呈先得旨令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留兵以守楚州

辛未資政殿學士翟汝文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年之喪乃命如舊

癸酉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折彥質知福州趙鼎去位彥質亦奉祠至是復起

甲戌禮部侍郎常同面對言兵革未息正當馬上為治之時而上自三省下至州縣尚循承平之舊窮日之力以從事於煩文曲禮豈救弊之道望詔大臣屏細務專帷幄之謀責任六曹隨事裁決凡禮文法令悉命裁定以趨簡便翌日上謂宰執曰聞三省文書極繁卿等省閱日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

申明故也豈有為尚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擢為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昨常同亦奏此事陳與義曰今日事比承平時極多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臣恐其訴冤乃求差遣耳政由臣不才致朝廷之勢陵夷上曰此須與行道天下事實罰而已若有罪不行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為不便乃命六部措置條具申省

年六十五

乙亥戶部尚書章誼入對上諭曰天下苗米須與措置其不熟處除檢放外止令輸錢仍運錢於熟熟之地糴米如此則公私兩利矣誼退以上旨告執政行之

丙子徽猷閣待制知池州劉岑移知鎮江府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常同試御史中丞試尚書戶部侍郎王侯充徵餞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侍御史石公揆論侯在戶部所行皆誅剝之政初為趙鼎所用及鼎與張浚爭論不合而去則百計諂知以求合於浚又諂事呂祉張宗元因緣求哀且謂得革心洗慮以求自效社常笑其語對士大夫語之然後說其諂力為游說浚遂喜而用之力言回易之利呼吸屈市井為之用破費官錢數百萬緡而莫收其利伏望亟加貶斥投置閑散故有是命侯辭後三日改充集英殿修撰

壬午吏部員外郎蒲贊面對論當建都險要之地時已議定回踰故贊言及之

石應詔上書論內事之可治者七外事之可治者四詔與免文解仍賜束帛

癸未有司奉九廟神主還浙西百官辭於城外是日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綸還自金國初劉豫既廢左副元帥魯國王昌乃送倫等歸曰好報江南既道無恙和議自此平達前七日知泗州劉綱奏倫歸耗上類登曰朕以梓宮及皇太后淵聖皇帝未還曉夜憂懼未嘗去心若敵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趙鼎曰仰見陛下孝心無勞上曰國家但能自治以承天心豈無復疆之日

倫言金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上大喜賜予特異時通問副使朱弁

初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

丁亥以王倫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充大金國奉迎梓宮使高公綸為右朝奉大夫充副使樞密使秦檜乞以元日假內往山中上家焚黃許之

是日起居郎李彌遜起居舍人勾濤並試中書舍人尚書祠部員外郎勾龍如淵守起居舍人時已定議回踰浙西羣臣對者多言建都事而如淵獨言在德不在險故擢用焉

是冬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裨將馬希仲攻熙州希仲素安庸得檄即氣索不得已進營熙州城外數十

去時別將鄭宗李進攻鞏州垂破希仲引兵會之金守將龍虎衛上將軍富察烏遣人約降希仲許諾獨進疑其詐衷甲待之烏出城援騎四至蘭州歸明將王宏曰事急矣何不遂取此人即刺之不殊騎士張

家實封投進。詔四川制置司屬官右修職郎韓昭、右迪功郎夏並先次轉一官。仍與支賜以道里遙遠故也。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十一年六月一日吏部狀入。自後都漕司及成都帥司屬官亦用此例。李道

庚申。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判臨安府兼行宮留守呂頤浩為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仍命使符輔之宣押之鎮。頃時之日歷不載。但於初七日當勅會。權刑部

尙書胡交修權臨安府行宮留守。此除日歷亦不載入。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張澄為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先往措置。澄受命星馳而至。不數日。前所闕者率皆辦焉。此除日歷不載。但於四月己卯正除時始登之。建康知

府屬名。章詒二月四日。時呂頤浩以疾辭召。故趙鼎奏用之。秀水開府錄。趙鼎以一執政。死二從臣。事見六月丁丑并注。太常少卿李本中試中書舍人。資政殿學士直柔知衢州。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增兵。上曰。上流地分誠闊遠。事與滅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今之事勢。雖未至此。然與其添與大將。不若別置數項軍馬。庶幾緩急之際。易為分合也。飛又奏為荆湖北轉運判官夏珪。鄂州守臣趙士瑗。鄧州守將韓適。均州守將格騰進官。上曰。可作直官行下。監司守臣。朝廷所用。不當令盡歸大將。乃詔士瑗。韓適。格騰。舉珪。陞副使再任。士瑗直趨鄂州。韓適直趨均州。皆進一官。徐夢莘北盟會編。八年三月。韓適岳飛來朝。日歷全不見。恐此即韓適來朝所當求他事也。詔建康府會

得解舉人並與免文解一次。是日。六宮先發。上詔淮西宣撫使張俊至宮中。從容與論邊事。俊曰。臣嘗與岳飛。楊沂中大合軍勢。期於破敵。以報國家。上諭之曰。卿能如此。甚副朕意。然此乃卿之所職。朕更有二事戒卿。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勿與土木之功。使後人見地無碑。而再三歎息。上曰。此事非難。但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為人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如人主也。

癸亥。上發建康府。殿前都虞候楊沂中。主管侍衛步軍兼權馬軍司公事解潛。以其軍從。是日。次東陽鎮。詔行宮留守司合行事。並依西京體例。自孟庚。秦檜兩為留守。皆得行尙書省常程事。故申明焉。

甲子。上次下蜀鎮。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車駕所過州縣。量免租稅。上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彌復。當議使實惠及之。又絢乞疏決。上曰。此事則不須。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之。若罪人有罪。無可恤也。

乙丑。上次鎮江府。丙寅。徵獻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充實文閣直學士。賜銀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疾乞致仕。上將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賜。翌日。詔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而與人談論。氣怡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沖

澹年。浸高。加以疾病。而謹禮無異乎平時。家居食不過羹。病中值歲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請稍近城郭。便藥餌。安國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移不貨之軀哉。雖轉徙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少從游。謝良佐。鄒浩。游與向子韶。會開。唐恕。朱震。情義最篤。又嘗曰。四海神交。惟君曼一人。君曼者。清和劉弈也。屢被命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饑渴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故其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自登第及休致。凡四十年。在官實歷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其愛君之心。遠而逾篤。由中興以來。諸儒之進退。最合於義者。安國與尹焞而已。

戊辰。上次呂城鎮。己巳。上次常州。庚午。上次無錫縣。辛未。上次平江府。右正言李誼論非次。闕不當改為集注。上曰。士大夫羈旅之中。必使待集注。愈以為不便。又聞受闕者所費甚多。何以責其清廉。先是御史中丞常同為言。故上有此論。趙鼎曰。比聞一縣令居官無過。將代去。乃集諸吏以情告之曰。我在此無俸餘。今當赴調。而無以為資。吏哀三百緡。路之上。曰。祖宗時。賦吏多樂市。朕欲法之以禁姦。誠若情理如此。則又可憐也。鼎曰。俟至臨安。議定取旨。其後令都省榜部門約束而已。常同奏疏及榜部門。並在三月甲申行下。

甲戌。上次吳江縣。乙亥。龍圖閣直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迥。罷。用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也。迥與玠以職事間積不相能。會給軍餉。利州營婦遮其馬首。迥不自安。乃求去。及是。玠章亦聞。趙鼎奏曰。二人不成如此。萬一吳玠更失體。則朝廷難處。迥累奏乞祠。且從之。上曰。迥在帥府。朕熟知其為人。性實不通。然能任怨。乃奉公吏也。可且與宮祠。時議應副玠軍須。或言宜付之四路漕臣。或言宜總之制帥。右正言李誼言。蜀都五十四郡。歲贍玠軍。近四千萬緡。四路漕臣各自為家。豈能通其有無。況又權輕。安能與之抗衡。而抑其充溢。帥臣雖重。而體貌不可削。乃令兼領錢穀。則必坐受羈繫。彼方且約其期會。斥其遺欠。帥臣之威。亦稍損矣。又帥臣與主兵之官。尤不可不和。兩者皆非所責。則都漕之職。豈可闕乎。李迥雖究心所職。不避仇怨。然其人少恩。喜與物忤。今必得忠直之士。知開闢之權。職取與之方。然後為得。望早求其人而用之。無可疑者。時宜撫司參議官右文殿修撰陳遠。欲已兼四川轉運副使。乃命直祕閣主管四川茶馬張深兼權副使。與遠共事。祕書省正字兼權左司郎官孫道夫。嘗言四川自來。元無都漕。自宜司以隨軍漕兼權領財賦。俾措置茶鹽酒息。通融贍軍。令都漕司但四分歲數。以付西路而已。非有所措置。願罷之以寬民力。不從。要深奏大書。日歷不書。四川都漕。趙鼎以今年三月十八日替。要深以今年三月十八日到。必同日降旨也。李誼孫道夫所言。未見本日權附。此後改。

丙子。上次崇德縣。

丁丑。上次臨平鎮。

戊寅。上至臨安府。留守刑部尚書胡交修升遷奉事。上還宮。

己卯。百官純吉服用太常儀也。上服淡黃袍如故。戶部尚書權知建康府章誼充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朱勝非秀水同知。先是戶部尚書章誼。禮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皆可選執政。趙鼎知呂頤浩必不赴。乃請以章誼守建康。清議改命。趙鼎即真。他日得疾。兩月卒。

庚辰。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成國公呂頤浩充醴泉觀使。免奉朝請。頤浩見上於平江。力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壬午。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趙鼎充徽猷閣直學士。知袁州。以御史中丞常同論。鼎頃任遺補。遂長諫。垣汲引羣邪。中傷善類。故也。先是徽宗几筵遺行在。而鼎迎拜不及。自劾待罪。上欲黜之。趙鼎救而止。後二日。同即疏其罪。帝乞奉祠。詔如其請。同又論頃年田如鼂。上書力排善類。乃密陰與之謀。使其自請而去。不知何以待之。帝聞。所辭職名。乃除顯謨閣待制。

鼎改待制在是月辛卯。 秘書少監蘇符試太常少卿。仍兼資善堂贊讀。秘書郎尹焯試秘書少監。仍兼崇政殿說書。秘書省校書郎李良臣為工部員外郎。

甲申。中書舍人李彌遜試尚書戶部侍郎。

是月。殿中侍御史金安節以家難免。

三月。庚辰。廣西經略司奏得安南都護府牒。當道郡王茂謝。今有遣進表章及綱運。詔使人免到闕。

就命直龍圖閣本路轉運副使朱希充弔祭使。賜絹布各五百匹。羊五十口。麪五十石。酒五十瓶。仍以敕書諭其嗣子天祚。安南與廣西諸司通問。其王不列銜。而列其將佐數人。有稱中書侍郎同判都護府者。印文曰南越國印。

安南行移。禮式。以冠成大。桂海虞衡志。增入他書未嘗見也。

己丑。皇叔祖濟州防禦使知南外宗正事仲偁為檢校少保。德軍節度使。封嗣濮王。仲偁。景王宗漢子。生長富貴。而性不慈。既封入見。至榻前則慟哭。上驚問故。曰。見十五哥。言我皇似上皇。上問為誰。曰。姓馮。上曰。馮益耶。仲偁曰。是也。上由是不樂。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張致遠試給事中。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林季仲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言其貪。林邪佞也。季仲偁因對上奏曰。臣聞古語有曰。乳豕搏虎。伏雞搏狸。夫豕非虎之敵。雞非狸之敵。其能搏之者。發於感憤之誠也。金人肆為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於衆曰。金人殺爾父兄。繫爾妻子。燔爾廬舍。奪爾財寶。實為不共戴天之讎。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疊之。縉紳士大夫。率以為然。往往束手受囚。引頸待刃。為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

猶有餘冤。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然。可為善自寬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裔交伐。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攘強敵。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車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與。斯可也。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矣。吳王闔廬之敗也。謂其子曰。夫差。爾忘越王之傷爾父乎。卒能破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之敗也。喟然歎曰。吾終乎此。卒能滅吳於姑蘇。區區吳越。激於感憤。猶能以危為安。以亡為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怒心而為之。何遽不為福乎。建炎二年冬。蒙恩召赴揚州。聞諸道路。未知信否。且云。陛下中秋對月。酒初行。愴然泣下。乃命徹酒。臣以是知陛下之心。無一日不在北也。舉斯心以感衆人之心。赫斯怒以激衆人之怒。養以沈潛。待時而動。則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臣未填溝壑。庶幾或見之。

李仲偁疏。不得其日。因去附見。 既而同又請黜季仲偁職名。以戒作偽之士。季仲偁坐奪職。是月丁丑。

庚寅。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充樞密副使。庶為尚書時。嘗論制外國之道。在於愛民。周文王問太公以為國。太公曰。愛民而已。兵書無不本諸愛民者。今縉紳無一言及民者。何也。敵之強弱。吾無與也。願在我者何如耳。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行。紀綱立。既盛而衰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立。求古之言。不若論今之事。羣臣有言。慮合聖心者。願略煩文。為簡易。與之反覆圖成敗。上嘆曰。大臣之才也。遂拜樞密副使。庶私念軍不可專。專則難制。兵不可驕。驕則不用。命賞罰不可不公。則人不服。今此可為乎。我於爵賞不濫。人多以我為吝。於罪無所貸。人多以我為刻。今此可行乎。辭其位者三。不聽。遂論江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凍飢。宜獨平賦役。治部使者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陛下恩德。壞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陛下為宗廟社稷主。何所之乎。其言激切類此。

辛卯。詔刑部增郎官一員。大理寺增丞二員。直樞密院新劍州。調攝落職。御史中丞常同再論。機以為四川自靖康以來。七年。上供皆為軍興諸處。裁用。機獻策張浚。再行科斂。會朝廷訪聞。降旨而罷。蜀人恨之切骨。故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交趾郡王李陽煥。贈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南平王。

壬辰。樞密使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趙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府。得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況自有關。是夕。鎖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曰。姦人相矣。給事中張致遠。祕閣修撰魏玠。聞之。皆以敦復言為過。其後乃服。三省奏。台州有匿名書。稱常平官李椿年刻薄等事。欲率衆作過。言頗不遜。上曰。兵火以來。官物多失陷。懼官檢察。若稍留心。便生誣毀。此必州縣吏所為。萬一作過。當遣兵勦殺。後卒無事。左宣教郎監西京中嶽廟李榮守監察御史。采自祠官召對。上疏言營田之法。可為備善。然奉行峻速。或抑配豪戶。或驅迫平民。或強科保正。或誘奪佃客。給以牛者。未必可用。付以田者。或瘠鹵難耕。由官府有追呼之勞。監莊有侵漁之擾。鬻已牛而養官牛。耕已田而償官租。種種違戾。不可概舉。其間號為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十八

一九〇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十八

一九一〇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十八

一九一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十八

一九一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十八

一九一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十八

一九一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十八

一九一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十八

一九一六

法不擾者。不過三數縣而已。盡江淮西路以紹興六年秋收計之。雜色稻子共三十一萬餘石。公家所得。...

甲午。左中大夫參知政事陳與義罷為資政殿學士。特遷左太中大夫。知湖州。仍加恩。與義本張浚所引。...

丁酉。中書舍人勾濤兼史館修撰。尚書左司員外郎范直方進秩二等。以直方自川陝撫諭還故也。...

己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天祚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其階勳及檢校官憲銜食。...

辛丑。太常少卿蘇符言。景靈宮神御見在温州。將來四孟朝獻。乞比附國朝諒陰故事。行在設位。分命大臣行禮。...

觀汪藻賜錢如史館修撰。右從政郎李景山特改右宣義郎。景山。濟州人。為江州司理參軍。先是黃州獲漁人二十餘人。以為強盜。...

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饗徽宗皇帝廟庭。用從官議也。張浚之未去也。請命從官詳議。至是卒行。...

甲辰。徵猷開待制兩路都轉運使向子諶試尚書戶部侍郎。用御史中丞常同薦也。子諶言。安民固圉。必資儲蓄。...

之待次嚴峻也。同與戒。問之曰。諸將權太重。張丞相既失。今當何以處之。戒曰。茲甚不難。但當擢偏裨。...

丙午。趙鼎奏。近積雨恐傷蠶麥。欲詣天竺寺祈晴。上曰。朕於宮中亦養蠶一箔。要知農桑之候。久雨葉溼。豈不有損也。...

於淮南荆襄僑建西北州郡分處歸正之民給以閒田貸以牛具使各遂其耕種之業而又親戚故舊同為一所相愛相卹不異於閭里將見中原之人同心效順敵人之謀當不攻而自屈矣詔諸路宣撫司依累得旨措置尚書右司員外郎薛徽言試左司員外郎降授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次翁為兵部員外次翁秦桧所引也

己酉右正言李誼言川陝換給付身自紹興三年至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八員所轉官資共計一萬六千三百一十四員有自選人而為員外郎者有自借官而為選刺者有自副甲頭而至於橫行者有自白身而至於大使臣者夫張浚得專黜陟僅隲三年而遷補如是其衆議者以為是非分揉虛實混井不可不審也望自今後換給真本除軍士外其餘文武官員並令吏長貳郎官更加考覈如是冒濫尤甚即乞重與折減詔吏部措置熊克小議此事於去年九月壬申蓋不詳致也

庚戌尚書戶部員外郎薛弼直龍圖閣知荆南府尚書兵部員外郎程克俊守右司員外郎福建路轉運判官范同為吏部員外郎

辛亥端明殿學士知福州折彥質奏知州起發禁軍弓弩手乞發回趙鼎曰昨得旨呼楊沂中到堂商量欲朝廷應副錢物招收填關可以久長使用諸路弓弩手欲節遺還上曰甚善鼎曰此亦是感召和氣之端上曰然觀文殿大學士知宣州朱勝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壬子故朝散大夫滕康劉珪並追復龍圖閣學士

癸丑殿中侍御史張絢稱病乞間慢差遣上不許劉大中曰絢實病陛下當從所請況絢臣所薦今在言路臣備執政不無妨嫌上曰絢佳士必不附麗可降旨不允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張九成試中正少卿制曰朕於敦厚廉退之士知之惟恐不盡用之惟恐不至庶幾丕變貪儲之俗而一洗澆薄之風向之論者曾不恤此顛倒白黑務逞其私以迎合一時之好惡朕既聖說而遠壬人則名節之士宜其復用矣御以深厚之詞蚤魁多士止足之操嘗致為臣風節凜然士林推重宗卿之貳其選甚高庶使天下之士靡然向風以自振拔於苟賤不廉之地豈無助歟錄故天章閣侍講胡瑗之孫滌為下州文學用湖州諸生請也

是月宣州觀察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董政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九

【紹興八年】夏四月丙辰朔輔臣奏以尚書比部員外郎周聿刑部員外郎周三畏並為大理少卿上曰須仁恕老成者為之宜政間作此官者皆觀望以成獄事深可戒也龍圖閣待制鄧襄追奪職名先是有詔襄弟直龍圖閣齊直徽猷閣高並奪職而御史中丞常同論襄以父洵仁秉政而叨侍從如鄭修年等之比詔落職同又言如此則是襄本當得職名因臣倣論列降黜將來卻有可復之理乃改為追奪焉己未太常少卿蘇符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至今未開諱日乞權於開哀日依祖宗忌辰禮例建置道場行香從之右從政郎張祁特改右宣教師上以其兄邵久使未歸故引對而有是命尋以祁主管官告院

庚申輔臣進呈言者請選文武臣子弟有材武者充衛郎上曰榆材正當如此朕親加教督彼必樂為之也可速條具先是蔡京為政嘗置三衛郎皆用世族之子弟後劉豫亦倣為之故言者以為請後不果行焉直祕閣新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劉子翼能御史中丞常同論子翼兄弟姦險昨守撫州竭倉庫所儲獻之督府而軍糧不繼幾至生變故能章再上詔奪職是日初置戶部和糴場於臨安其後又增於平江歲糴米六十萬石十八年閏八月甲子詔平江一場臨安二場共糴此數

辛酉。右宣教郎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參議官李若虛為軍器監丞。

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沿江及淮南等處措置邊防。詔曰。朕遣樞臣協濟軍務。按行營壘。周視山川。乘斯閒暇之時。經營久常之利。凡爾監司羣帥。郡縣之官。各盡乃心。以康庶事。備或弛慢。已令王庶密具以聞。先是御史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多不自安。宜遣重臣出按。兩淮田荒。縱民耕之。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百姓足而國用足矣。至是上命庶行視東關。且調諸路兵預為防秋計。因以同奏付庶行之。時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楊沂中怒其統制官吳錫。收繫之獄。戶部侍郎向子諲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

丙寅。庶辭。上戒以張俊待諸將多用術數。且狎昵自取輕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為戒。上因論王伯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為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可定。庶奏以大理少卿周聿。尚書金部員外郎晁謙之。並主管機宜文字。軍器監丞李若虛。樞密院計議官方汝。左承奉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並為樞密行府諮議參軍。謙之。任城人也。自鄧瓊叛。張俊擅乘。既而歸諸將稍肆。庶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揚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自多事以來所未有。
庶辭官屬奏下。在是月戊辰。改幹辦公事為諮議。在丙子。今併書之。庶克小歷稱三衛大將。而身任使相。悉以戎服。庶無甚相者。克小歷也。

丁卯。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兼馬軍司公事解潛落階官。為宣州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權主管馬軍司公事。戶部侍郎李彌遜。權刑部侍郎曾開。給事中吳表臣。張致遠。中書舍人句澹。呂本中。奏建州進士劉勉之。學有淵源。行可師法。閩中士人無不推仰。伏望特賜錄用。詔召赴行在。勉之。建陽人。少得易象之學於誰定。又嘗從劉安世遊。故本中率同寮論薦焉。

己巳。尚書邢部侍郎曾開。試禮部侍郎。左迪功郎楊光疑。上書論三國形勝攻守。詔循一資。
庚午。徽州布衣王傑。獻孝經解義。詔賜帛三十匹。
辛未。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國公呂頤浩。同辭兩鎮及遷官之命。且言。本朝自有國以來。文臣未嘗除授兩鎮。在昔兩朝。定策如韓琦。四朝大老。如文彥博。皆不敢受。況臣何者。乃越章章。望改授一階官。詔許免定江軍節度使。既而頤浩又辭少傅。許之。
頤浩許免少傅。在七月癸巳。

壬申。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留身求去。時已詔焞免兼史事。
甲子。上曰。待與卿在京宮觀。焞力辭。且云。士人若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翌日。上以諭輔臣。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所學淵源。足為後進。於式班列中。若得老成人為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癸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承州胡寅。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尋又兼直學士院。徽猷閣待制知明州仇愈。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

丁丑。戶部侍郎李彌遜言。祖宗之法。有便於國。利於民。可行於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其治始於太宗淳化。開而備於仁宗皇祐之後。大概不過權六路。豐凶。以行平糶之法。然今日之宜。比昔少異。不必盡循舊制。當師其意。損益而行之。臣愚謂當於經營之外。給糶本數百萬緡。復置一司。廣行儲積。分毫不得取供。近用三年之間。當有一年之蓄。臣謹條具發運司建置廢罷。及今日可以依倣置使之因。伏望特加聖覽。參酌利病。斷以不疑而力行之。不勝幸甚。詔吏戶部條具申省。

己卯。詔上殿人曹隨與改合入官。
見。未。
庚辰。翰林學士兼侍讀朱震。乞在外宮觀。趙鼎之免相也。自劉大中。范冲。林季仲。呂大中。已下。皆相繼補外。震獨居近侍。如故。至是。震乞祠之章。以謂夙夜自竭。圖報上恩。不敢雷同。上專任使。知臣者以臣為守。義不知臣者以臣為守。株自非陛下。斷而行之。則如恐臣。已久而矣。今則大明垂照。公論漸伸。既俊又相。率而在官。則支離豈煩於攘臂。不許。
朱震非秀水。聞居餘杭。從開劉大中參政。即病。累章求去。詔罷。與大中當是。詳見今年六月戊寅注。

辛巳。太常少卿蘇符言。今歲當行給享。而在諒閣內。乞用熙寧故事。移就來年孟冬。從之。
壬午。命翰林學士朱震。知貢舉。是歲增參詳官二員。翌日。禮部言。參詳官左司員外郎程克俊。點檢試卷。官左宣教郎黃豐。嘗考太學秋試。乃命官之。秘書省著作佐郎朱松。守尚書度支員外郎。校書郎徐度。為都官員外郎。前數日。上召二人入對。而有是命。
癸未。詔三衛管軍依舊通輪內宿。惟殿前都虞候楊沂中。許選統制官一員代之。諸班直宿衛親兵。並聽節制。

是月。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見金左副元帥魯王昌於祁州。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開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勝。出以語倫。曰。議和之使。繼來。而暗遣姦謀如此。君相給。且不測進兵耳。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之意。邊臣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為己勞。則不可保。主上決不知之。若上國乎。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諸帥相視無語。
熊克小歷。附此事於今年春末。又云。建炎。烏珠皆在祁州。按。徽猷閣。要。紹興八年夏。連。黃自東京北歸。祁州。留烏珠。大托。下。守。守。東京。克。所。云。恐。不同。今。移。附。四月。仍。去。烏。珠。字。更。當。求。他。當。參。考。

五月。乙酉朔。丙戌。秘書郎錢乘之。錢觀復。並為尚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鄭剛中。為考功員外郎。將作監丞呂淵中。為駕部員外郎。弼中。好問子。觀復。平江人。趙鼎所薦也。後旬日。以弼中提舉福建茶事。
弼中。補外。在是月戊戌。乘之。弼州。防禦。使。弼中。弼。紹。興。四年。十一月。特旨。改官。左朝請郎何鑄。行秘書郎。秦檜薦之也。翌日。上問鑄。何如人。檜曰。曾除諸王宮教授。上因曰。朕為親王時。見鑄善。等到宮。只講書。一授茶湯而退。不款留。一日。令具酒食。以待張勸。賈安宅。與之從容論文。次日。主管內侍見白。鄆王諸公。無此例。恐不便。自後。更不復講此禮。宮中。

雖欲與儒士講習不可得深以為恨。詔曹玘趙師旦秋傳忠節昭著可尋訪其家錄用存恤。玘久已不見此似為取自求也。

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為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贊矣戒又曰國家機事小臣不敢知然備員御史義當憂國王倫使事如何上曰去歲上皇訃至朕若不遣使天下謂朕何因令倫與金四太子言河南之地大國既無有與其付劉豫為若見歸既而金人廢豫遣人斯四太子書來言當歸河南及梓宮淵聖太后四太子者乃朕使令時素所職也戒曰中原萬里之地今竭兵力十年取之一日無故復還此非變舜不能載籍亦無此事陛下為金棄中原何意上曰不能守戒曰金據中原久矣山東陝西皆傳檄聽命以臣觀之金豈能守上曰和議成否姑置勿論當嚴設備爾戒曰去歲淮西之變失精甲四萬張浚用呂祉誤國至此但社稷得存耳然亦緣將相不和頃者國威稍振外御金人內平湖寇乃趙鼎張浚協和之時上曰時鼎與浚協和如兄弟戒曰去歲若非浚逐則鼎未去必不令浚逐劉光世而用社也光世雖號為怯然累世將家豈社書生可比上曰浚但惡光世湛於酒色戒曰此亦將家之常也

己丑禮部侍郎會開權直學士院時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胡寅以父憂免故命開代之左官教郎王居修為太常丞

庚寅詔衢州布衣柴宗愈與解文免一次宗愈獻中興聖統大略謂夏少康漢光武可為標準周宣王漢宣帝晉元帝唐元宗憲宗可為鑑戒後省奏其言有補故錄之

辛卯降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黃叔放卒詔追復徽猷閣學士直顯謨閣新知夔州馮康國丁母憂癸巳起復仍趨往吳玠軍前撫諭

乙未祕閣修撰知建州魏玘權尚書吏部侍郎祕書省正字范如圭兼史館校勘御史中丞常同奏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劉洪道疏狂誕妄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凶暴傾險並罷之洪道仍奪職

丙申詔韓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經不抵悟於聖人之道者許依白虎通說文例出題以取士用翰林學士知貢舉朱震等請也震尋以病出院遂臥家不起

丁酉端明殿學士江西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李光陸本路安撫制置大使御史中丞常同言徽猷閣待制劉子羽猥浮剽薄傾險殘賊自其父時奴事童貫及張浚用事以狂誕不根之說感動之遂居上幕專權妄作排斥異己生殺廢置在其一言但知有浚不知有陛下浚在川陝下視朝廷而子羽號為心腹專主富平之戰使浚一舉而喪師三十萬失地六十州罪一也斬趙哲之後既赦諸將自慕容洸以下方列告於庭而子羽曰爾等頭亦未牢洸遂首以環慶兵叛金人乘之因以大潰其後諸將揭榜偽境自

以不負朝廷專救浚與子羽之罪罪二也浚以聖旨便宜一切稱制改敕肆赦無復人臣之禮子羽身在幕府實為謀主罪三也浚憤陛下差王似為副而自差子羽與程唐為判官子羽被受不疑遂行宣判事罪四也教浚於梁洋敗亡之際兵將普轉十官資使之邀留於朝罪五也與元川陝之咽吭王庶為守積穀至百餘萬石教義勇六萬人正兵萬餘人城壁一新子羽嫉其功譖庶於浚而已代之至郡未幾聞敵騎有侵蜀之意即盡散積穀縱火城中遂為邱墟罪六也朝廷知子羽之罪召赴行在次年乃始出蜀聞浚過江南又至信州逐之已而徑歸不復造朝罪七也力勸浚以報怨復讐大興軍事加賦橫斂欲以川陝已行之事施於江淮罪八也既以次對守泉所至謗罵朝廷誣毀言路罪九也泉州之政貪殘凶橫無所忌憚聞浚既敗憤躁不已遂肆毒於平人公私騷然罪十也伏望盡奪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詔子羽落職直顯謨閣一總領明州海戰人紅張自牧罷初以許翰薦補官亟用為京東制置副使自牧至揚州逗遛不進會敵騎渡江而罷至是奉祠家居復陳守海道之策故以命之右正言李誼言自牧論兵蓋靖康郭京之徒今付以舟師恐倉卒有警為國生事乞依建炎三年已得旨追還自牧見帶官資職名詔自牧依舊主管台州崇道觀

戊戌知廬州劉錡奏使臣張括等三人自言在西京關師古手下師古遣來申奏朝廷乞赦其罪自效來歸上曰昨背叛從偽之人若能束手自歸無功者朕以不死待之若能立功自效即隨高下推賞趙鼎秦檜退而歎曰大哉王言此漢光武之略也詔內侍羅宜寶海島永不放還宜為景靈宮幹辦官有營卒章青告其語言指斥温州以聞乞送御史臺治罪上命本州鞠實刑寺擬私罪徒勒停上曰宜素凶悍不逞無可恕者當寬海島仍令發卒護送之温州以去年十月己酉申到

庚子直徽猷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蔣璨陞直寶文閣知揚州詔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寬利錢四千守令滿替並以生齒增減為殿最之首劉大中為禮部尚書也嘗有是請事下戶部措置去年十二月庚申而久之報至是大中執政乃檢會取旨行之十五年

辛丑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上遺表詔賜銀帛二百匹兩時已除安國雜學士致仕然未受命也已而翰林學士朱震奏安國正義直指風節凜然時晚歸衡山講道自樂遭遇聖明學遂顯行蓋其功不在先儒之下去年有旨召其子寅於永州寅過衡山安國已病徘徊不進欲留侍疾安國勉令如期而發手作書遺臣曰寅已促令上道矣其書具在安國義不忘君有如此者夫昔人有一節可稱猶後之以證列諸史傳況安國孝於親忠於君好學不倦安貧守道身死而言立不可飾其終乎伏望下太常禮官特賜以證用為儒林守道之勸乃證文定後數月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百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淪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匹兩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

朱從七賜諡子。今年七月丁酉行下。今併於此。賜田指。在八月十二日乙丑。而日曆不載。故錄之以補史闕。朱勝非秀水開。居餘
 云。胡寅者。內閣進士。趙鼎薦之。授朝士。皆授之以行事。事。論不容。乃得安。國。老。病。遠。在。湖。南。乞。歸。省。於。是。若。知。永。州。黃
 欲。召。寅。者。以。不。省。父。止。之。復。除。永。守。星。夜。奔。未。及。到。家。召。命。已。下。比。見。其。父。疾。困。不。能。言。寅。留。數。日。將。行。告。之。安。國。撫。衣。垂。淚。而。已
 寅。至。行。朝。除。部。待。郎。又。兼。經。筵。又。直。學。士。院。向。未。論。月。安。國。同。果。十。寅。之。伴。為。父。母。與。交。黨。論。林。學。士。朱。少。甘。久。疾。垂。死。寅。欲。免
 君。命。以。時。事。向。艱。遣。之。使。行。欲。蓋。而。彰。其。死。時。寅。向。猶。在。路。耳。按。安。國。以。去。年。秋。除。京。祠。兼。侍。讀。欲。行。會。選。論。而。止。則。實。除。京。祠。時
 安。國。未。病。也。寅。赴。殿。州。一。年。後。安。國。尚。有。書。誨。之。令。作。三。年。計。此。豈。病。中。所。言。耶。蓋。非。將。再
 相。時。安。國。嘗。賦。其。同。郡。曾。之。命。指。其。不。能。死。節。等。事。故。勝。非。以。此。憾。之。恐。其。甘。食。不。取。

壬寅集英殿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張。試尚書兵部侍郎。諡。召。還。詔。開。門。不。隔。班。引。對。上。慰。勞。久。之。曰。
 卿。去。止。緣。張。浚。曰。臣。頃。者。備。後。省。苟。有。所。見。事。無。大。小。不。敢。不。盡。忠。如。內。侍。王。鑑。乃。陛。下。親。信。委
 任。之。人。其。擅。置。御。莊。事。臣。向。論。列。不。敢。有。隱。豈。有。宰。相。親。兄。自。賜。出。身。者。公。論。不。與。之。臣。若。不。言。豈。惟。負
 陛。下。亦。負。張。浚。上。曰。卿。交。游。且。盡。忠。若。此。事。主。可。知。因。問。朕。圖。治。一。紀。於。茲。而。收。效。蔑。然。其。弊。安。在。浚。曰。
 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規。模。而。能。收。效。者。臣。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治。道。當。先。定。其。規。模。為。言。於
 今。七。年。矣。所。謂。規。模。者。臣。未。見。其。有。一。定。之。說。臣。竊。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夕。改。其。事。大。體。重。不。可
 輕。舉。者。莫。如。六。飛。之。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吳。會。曾。未。非。年。而。或。進。或。卻。豈。不。為。敵。人。所。窺。乎。此
 無。他。規。模。不。素。定。故。也。陛。下。之。所。朝。夕。相。與。斷。論。國。是。者。三。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有
 四。下。執。政。選。遷。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模。不。定。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此。紛。紛。乎。日。月。逝。矣。大。計。不。容
 復。誤。願。陛。下。以。先。定。規。模。為。急。規。模。既。定。未。有。治。效。不。著。上。歎。息。曰。此。誠。方。今。急。務。朕。非。不。欲。立。定。規。模
 緣。宰。輔。數。易。未。有。定。論。耳。遂。擢。兼。兵。部。侍。郎。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
 使。漳。州。安。置。御。史。中。丞。常。同。之。以。十。事。論。子。羽。也。上。批。出。子。羽。可。白。州。安。置。趙。鼎。奏。子。羽。之。罪。誅。死。有。餘
 第。章。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禦。賊。恐。玠。不。自。安。乞。且。奪。職。上。曰。聞。張。浚。之。黨。日。夜。冀。復。用。子。羽
 尤。甚。不。重。責。何。以。懲。茲。鼎。力。請。上。乃。許。落。職。後。一。日。同。復。言。子。羽。之。罪。竄。於。遐。荒。未。為。過。舉。今。向。從。寬。典
 得。非。以。吳。玠。之。故。優。假。之。乎。玠。忠。義。勇。烈。知。事。上。之。義。聞。朝。廷。以。公。議。寬。子。羽。豈。無。郭。子。儀。與。渾。瑊。之。喜
 疏。入。遂。謫。漳。州。猶。以。其。母。老。不。欲。遠。竄。也。右。宣。教。郎。呂。用。中。為。尚。書。駕。部。員。外。郎。時。其。兄。弼。中。外。補。故
 以。用。中。代。之。

丁未。命。吏。部。員。外。郎。范。同。假。太。常。少。卿。接。伴。金。國。人。使。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帶。御。器。械。劉。光。遠。假。吉。州。團
 練。使。副。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見。魯。國。王。昌。昌。遣。使。借。倫。至。北。地。倫。見。金。主。暨。首。謝。廢。豫。然。後。致
 上。旨。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凌。鳴。思。謀。太。常。少。卿。侍。慶。克。來。議。事。思
 謀。乃。金。人。始。與。徽。宗。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樞。密。副。使。王。庶。條。上。淮。南。耕。種。等。事。
 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細。絹。九。十。餘。萬。其。他。可。知。劉。大。中。曰。淮。南。桑。麻。之。富。不。減。京。東。
 而。魚。鹽。之。利。他。處。莫。比。今。荒。殘。可。惜。上。曰。以。此。知。淮。甸。不。可。不。措。置。葺。理。
 中。興。聖。政。史。臣。曰。唐。史。臣。謂。離。陽。進。敵。江。淮。以。全。財。用。為。中。興。之。本。今。之。議。議。

兵者。必。本。於。財。財。者。必。本。於。賦。賦。之。輸。入。於。主。府。者。無。幾。而。江。浙。廣。民。力。皆。病。未。有。極。者。淮。甸。利。源。宜
 在。所。經。理。以。養。還。全。盛。之。舊。況。欲。置。州。於。度。外。乎。邊。隅。未。靖。之。時。高。宗。猶。不。忘。經。理。如。此。況。今。邊。鄙。不。寧。之。時。乎。
 宣。撫。使。岳。飛。開。庶。行。邊。遣。庶。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開。庶。稱。其。壯。節。庶。克。小。解。於。此。即。書。分。移。張。宗。顏。到
 亥。直。顯。謨。開。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徐。林。為。司。農。少。卿。趙。鼎。之。免。相。也。林。自。都。司。補。外。至。是。復。召。之。
 戊。申。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章。誼。提。舉。江。州。太。平。觀。以。誼。引。疾。有。請。也。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葉。夢。得。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章。誼。得。補。日。曆。不。載。命。刑。部。員
 外。郎。李。彌。遜。馳。勞。北。使。於。平。江。翌。日。上。謂。輔。臣。曰。館。待。之。禮。宜。稍。優。厚。若。是。有。商。量。早。遂。休。兵。得。免。赤。子
 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若。用。兵。不。知。所。費。多。少。比。之。館。待。之。費。殊。不。侔。矣。上。又。曰。昨。日。士。僕。對
 勸。朕。留。意。恤。民。朕。諭。之。云。只。有。休。兵。未。得。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椿。錢。之。類。欲。罷。未。可。若。一。旦。得。遂。休。兵。凡
 取。於。民。者。悉。除。之。上。慨。然。歎。曰。當。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閒。豈。不。見。效。鼎。與。秦。相。同。對
 曰。陛。下。為。此。言。神。明。感。格。本。有。平。定。之。期。矣。
 中。興。聖。政。史。臣。曰。語。有。云。道。大。必。於。是。顯。沛。必。於。是。言。仁。者。之。心。必。於。其。平。居。閒。暇。之。時。語。默。動。靜。之。間。不。忘。乎。是。可。也。臣。觀。太。上。皇。帝。凡。所。論

一語一言。未嘗不以休兵息民為之指歸。蓋惻然當
 若疾痛之在其身。非偽為之者。嗚呼。仁哉。嗚呼。聖哉。
 已酉。錄。故。御。史。中。丞。孫。登。之。孫。衍。為。下。州。文。學。中。書。舍。人。呂。本。中。言。衍。學。有。本。源。逢。時。多。故。未。嘗。少。屈。舊
 族。子。弟。能。守。家。學。終。久。不。變。如。衍。者。少。故。特。錄。之。
 庚。戌。開。門。祇。候。趙。環。開。門。宣。贊。舍。人。環。普。之。孫。也。宗。子。趙。不。懼。江。夏。郡。王。孫。也。自。偽。地。來。歸。詔。補。丞。信
 郎。
 辛亥。改。命。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充。館。伴。使。初。命。權。吏。部。侍。郎。魏。玠。館。伴。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開。門。事
 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副。之。玠。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招。玠。至。都。堂。問。其。所。以
 不。主。和。議。之。意。玠。具。陳。敵。情。難。保。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情。以。誠。待。敵。玠。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
 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焉。既。而。又。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而。倫。往。來。館。中。計。事。
 自。解。止。書。有。旨。改。差。王。倫。充。館
 伴。使。一。句。更。無。首。尾。今。以。相。與。正。論。增
 入。庶。克。小。解。稱。表。臣。為。太。常。少。卿。蓋。誤。時。左。宣。義。郎。王。之。道。亦。遣。玠。書。有。國。家。自。靖。康。以。來。失。於。議。和。致。兩。宮。北
 狩。萬。乘。東。巡。百。姓。墮。於。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尚。不。覺。悟。復。縱。王。倫。賣。國。引。賊。入。家。頃。年。章。誼。孫。近。使。金。餘
 人。盡。留。南。京。惟。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請。今。金。使。之。來。自。合。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
 不。惟。有。以。視。金。人。之。魄。而。奪。之。氣。亦。足。以。示。朝。廷。之。尊。乃。若。和。議。則。有。九。不。可。而。一。可。父。母。之。讐。不。共。戴
 天。自。徽。宗。皇。帝。寧。德。皇。后。上。仙。雖。云。厭。世。其。實。殺。之。又。況。淵。聖。之。與。六。宮。尚。困。沙。漠。此。不。可。和。一。也。強。敵
 之。性。非。明。誓。可。結。二。也。和。所。以。息。兵。而。與。議。乃。爾。蓋。傷。弓。之。心。猶。思。靖。康。之。覆。轍。而。懼。其。復。蹈。三。也。金。立
 劉。豫。於。濟。南。歲。貢。幣。三。百。六。十。萬。緡。豫。奉。之。未。嘗。少。有。失。墜。一。旦。乘。其。不。虞。以。計。廢。豫。今。又。欲。和。是。以。劉

豫畜我四也。今從金之約而遂罷兵。則非特不能保其不叛盟。又恐朱克融之徒。變生不測。從之而兵不可罷。則不能不於養兵之外。橫賦重斂。歲供貢幣。其勢必至。陳勝吳廣之起於秦。青犢黃巾之起於漢。為禍殆有甚於此。五也。頃年以來。諸將非不進兵。終不能取淮北尺寸之地。或暫得之。復旋失之。正使舉大河以南。盡還朝廷。度其力能保有之乎。六也。今得河南之地。不足以立國。而金藉此求和。則必天地以要我。自此以後。雖復軍聲日振。有敢議恢復之事。七也。今天下之權。不在廟堂。而在諸將。諸將擁重兵。據要地。偃蹇自肆。倘從金盟。而不與諸將議。使金誠和。猶恐自疑。而至於潰敗。萬一挾詐。是使諸將得以有詞。而不出兵矣。八也。主上以休兵為重。固不憚臣事金人。且以金為君。則其使蓋同列也。若金使如李義瑛之言。倨慢無禮。不知朝廷何以待之。九也。然則所謂一可者。孰可。今金誠欲還二帝六宮。與祖宗之故地。為德於我。而無所事。夫誰曰不可。為今日計。當以此意明告使者。而俾復命焉。苟其不從。是金無意於盟。我何罪也。吏部員外郎范同論賊吏翻異。不移前勸。乞并初勸。共不得過三次。上曰。官吏犯賊。既已斷罪。多進狀訴雪。何也。比來尤多。趙鼎曰。意在僥倖改正。然須更令體究。劉大中曰。在法。雖許訴雪。卻合再勘得委實無罪。須罪元勘官吏。若所訴不實。合別科妄訴之罪。秦檜言當送刑部。上可之。

壬子。徽猷閣待制。舉江州太平觀王居正知溫州。

癸丑。召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知鼎州馬擴赴行在。金使烏凌噶思謀初入。數問擴所在。王倫奏。思謀乃海上結約之人。與擴相熟。乞召赴行在。恐須使令。故有是命。御史中丞常同言。近故知開門事潘永思家。以財與思。本臺樓送大理寺後。得旨疏出。緣事干內侍梁珂。仍付寺結案。上即批同奏。如所請。劉大中曰。陛下初不欲繁無辜。今因臺臣所論。而從其請。仰見陛下未嘗容心。上曰。臨安府勸到永思。幹人郭壽之用過錢三千緡。餘七人各認一二千緡。既無文約。必是壽之妄擬。可除壽之外。餘並免。於是趙鼎以下。退譚上之明。曰。此一事。勝疎決多矣。蓋時盛暑。方涓日疏決故也。

是月。開封府太康縣雨冰龜數十里。首足卦文皆具。此據松漠記聞。記開又云。戊午夏。縣州野外。冰有龜見。三日。初於所說。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龍。凡三時方沒。那人隨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縣州皆以圖示。劉豫不悅。趙鼎曾見之。按豫去冬已廢。當此時正在上京。縣州何為圖示之。記聞必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

【紹興八年】六月乙卯朔。徽猷閣待制知信州程邁為江淮荆浙閩廣等路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用李彌遜議也。

刑部尚書兼侍讀胡交修以老求去。罷為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右承直郎鄂州武昌縣令唐時特改右通直郎。以部使者列薦治狀也。既對。復令還任。禮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左迪功郎新鄂州武昌縣尉屠叔義。右迪功郎前建康府司法參軍陳巖。下等。左迪功郎新饒州鄱陽縣東尉王大方。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仍減年磨勘。巖。肖賜同進士出身。叔義。玉山人。大方。麗水人。巖。肖。金華人。也。丁巳。諸班直換校。上特御射殿。

戊午。淮西轉運判官李仲儒言。崑山場積糶千餘萬斤。不售。乞損引錢六分之一。許之。其后歲糶六十萬。官買糶。每斤十三錢。至二十錢。舊引錢每斤一百。至是損之。糶斤分一百斤。五十斤。三十斤。為大中小等。又有福州峇水糶。歲額十萬斤。信州沿山場糶。糶糶無定額。十四年十一月。崑山糶增作三十錢一斤。

己未。祕閣修撰知溫州樓炤復為起居郎。左朝請郎新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李授之直祕閣。授之開封人。宣政間。為縣令。有匪人誣其有謗語。坐失官。趙鼎為諸生。嘗從授之學。鼎相。辟為都督府幹辦公

事權知簡州。至是獻所著易解於朝。故有是命。中書舍人呂本中當制。頗加稱美焉。

庚申。詔廣西鹽歲以二分令雷廉高化州官賣。戶食鹽餘八分行鈔法。尋又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皆不出賦。
日曆無此指。今以紹興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部狀修入。會要廣東行鈔法在十二月二十五日。 廣南去中州絕遠。土賦民貧。常賦

入不支出。故往時之法。諸州以漕司錢運鹽。而以息什四為州用。是以州租給而民無加賦。昭州歲入買鹽錢三萬六千餘緡。以其七千緡代海。貴州上供。赴經略司買馬。餘為州用。及罷官賣鹽。遂科七千緡於民戶。謂之廢費錢焉。敕令所請福建路人戶以子孫或同居總麻以上親與人。雖異姓及不因饋貧。並聽收養。即從其姓。不在取認之限。著為本路令。其江浙湖廣州縣有不舉子風俗。令憲臣體究申明。依此立法。從之。

壬戌。宗正少卿張九成權尚書禮部侍郎。衍聖公孔玠避亂寓衢州。詔即賜田五頃。

癸亥。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勾濤。秘書少監尹焞。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嶼。佐郎胡瑄。史館校勘鄧名世。朱松。李彌正。高開。范如圭。等上重修哲宗皇帝實錄。九月書成。凡百五十卷。

乙丑。御史中丞常同言。近聞報右奉議郎曾惇進會祖會布著三朝正論真蹟。轉右承議郎。臣聞昔者神宗皇帝切於求治。銳然更化。付王安石以政事。安石孤負委任。創為新法。布於是時。實為腹心。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成於布之手。故自海州懷仁縣令。一年半間。十三遷而至知制誥。安石嘗語人曰。終始言新法不便者。司馬光也。終始言便者。曾布也。其餘出入而已。故熙寧之初。建新法者。王安石始之。曾布成之也。逮紹聖初。布與章惇。蔡卞同乘大政。元祐之法度。委若弁髦。元祐之人材。棄如斷梗。布內愧於私心。外迫於清議。乃開出一善言。引一善士。以求自異於衆。故正論之作也。雖論元祐人章疏不當編排。然至於一時忠良。斥無餘。而布未少假。雖論瑤華不當加妃號。至於掖庭秘獄。疑似難明。而布未略辯。雖公論為不可廢。而以司馬光為誣毀。以蘇轍為誣上。雖論新法為不可不變。而布未略辯。凡所啓迪。率皆順從之言。紹述之旨。而必飾小說以文之。借一論以申之。既欲取高位於當年。又欲掠美名於後世。首鼠兩端。馴致建中之事。遂致蔡京得以乘閒而入。貽禍邦家。而朝廷尙尊其說。矧其善於史官。號曰正論。臣竊惑焉。雖增秩賜金。固未足道。而奪朱亂雅。誠為可惜。臣願陛下明辨是非。昭示好惡。使天下之事。曉然不貳於趨避。復宜宣諭史官。筆削之際。毋惑其說。以至亂真。庶幾一代之典。足以垂信後世。詔付史館。

丙寅。上謂大臣曰。吳國長公主數日前到。留宮中三日。為駙馬都尉潘正夫求恩數。朕語之云。官爵豈可私許人。須與大臣商量。況今日多事。未暇及此。上又曰。當此極暑。朕每日著衣服。相伴飲食。蓋謂長主是哲宗之女。朕之姊也。趙鼎曰。陛下家人禮於宮中。所得待長主之禮。雖盛暑不廢。至於官爵。則不以私予。此帝王之公也。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趙鼎。邊特進。用實錄成書也。禮部侍郎權直學士院曾開當制。上批諭開。令具述宣仁保祐之功。由是制詞中載

修書本意甚悉。鼎辭不拜。時秘書省著作郎何掄論哲宗舊錄一書。不應分前後。請併紹聖。元符接續修纂。從之。左承議郎新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蕭振斌宗正少卿。奏檜引之也。初。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之在京師也。其妻劉氏與飛母留居相州。及飛母渡河。而劉改適。至是在淮東宜撫處置使韓世忠軍中。世忠諭飛復取之。飛遣劉錢三百千。

丁卯。以其事聞。具奏。臣不自言。恐有棄妻之謗。詔答之。

戊辰。接伴官范同言金使已至常州。上愀然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見。故不憚屈己。以冀和議之成者此也。秦檜曰。陛下不憚屈己。講好外國。此人主之孝也。羣臣見人主卑屈。懷憤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用心。兩得之矣。上曰。雖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趙鼎曰。假使金人與我河南之地。亦難嚴備。江南。前日張建壽之說是也。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而忘戰守。則豈敵計中耳。樞密副使王庶時在合淝。上疏曰。臣聞無故請和者謀也。究觀金國。侵軼已逾一紀。前此乘戰勝之勢。以至江淮。而我未嘗有一日之捷。逮至紹興甲寅冬。蕞爾深入。駐兵淮南。陛下親征。至使奔潰而去。又丙辰冬。敵人傾國南犯。陛下再統六師。進於江淮之間。皇威大振。蕞爾皆有所畏。於是遣使告我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音。彼若果敦鄰好。則所報訃音。不應在累年之後。必畏長驅而往。故以此謀沮師。陛下天資聖孝。哀毀之中。即遣使往。以求梓宮。往返之間。一年半矣。未嘗聞梓宮之至。固已落彼之彀。又聞去年金國以欺詐廢豫。偽庭用事之人。奔散四走。莫能自保。百姓上下。日望我兵之至。諸師之在中都者。如居積薪之上。而火未燃。勢之傾危。未有易於此者。若我一搖足。則中原非彼所有。以姦謀秘計。不得不遣使也。從違之間。可不深思而熟計之。臣中夜以思。使人之來。其甘言陷我。不過出於二策。一則以淮為界。一則以河為界。乃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安用以和為請。若以河為界。則東西四千里。兵火之餘。白骨未斂。幾無人迹。彼若誠實與我。既得其地。非若偽豫之不信。尙當十年無征。以蘇其凋瘵。財賦既無。從出所。所資歲賂。無慮數百萬。若欲重斂。諸路因弊已極。安可取以充鉅額之欲。利害曉然。而不先為之慮。則三十萬兵宿於無用之地。假以歲月。是彼不必征伐。而我數年之間。終於自斃。彼之為計。可謂盡善。而我之為國。未

有若是之疏也。臣願陛下先與在庭之臣。立為一定之論。若以淮為界。所謂之略必少。以河為界。其所謂之略必多。或多或寡。未繫國之利害。以凋弊之極。為言。彼若以生靈為念。當告之以河南之地。偽豫暴斂之甚。必使之蘇息。然後可漸責稅賦。其歲賂須五年之後。方能津遣。若或見從。則彼之議和。方見誠實。如或不然。則彼以計困我。既使我不敢用兵。而又於困窮之際。重取歲賂。是彼無所施為。而坐收成功。其謀深矣。疏入。不報。庶又言。臣聞敵中自廢豫之後。遊人與漢人上下不安。日夕思變。前此歸正者甚衆。其驗可見。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簽軍。以實疆場。其所起之人。又非昔日簽軍之比。老弱盡行。人心乖離。抑又甚焉。緣此岳飛近與臣。咨目。稱今歲若不舉兵。要納節節請祠。韓世忠亦以為然。臣方欲到揚州。樓細開陳。今聞使人入境。彼到關庭。必大有須索。若以梓宮為言。則設如得歸。事在來年。又詐偽未易可保。今歲

寢嘗在敵境。豈特徵宗。區肅兩梓宮而已。若以割淮。實河。讓和。兩淮我見有之。以大河之南。千里邱墟。得之須兵屯守。事力支持不行。是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若果以此三說款我。亦不可遽絕之。但將款幣多說。艱難。非五年之後不可。或渠委曲見從。其說必尤未易可料。切望斷自底衷。出臣此章。與大臣熟計之。無落彼套。天下幸甚。既而庶聞烏凌噶思謀已至近境。又奏曰。臣聞前此敵中遣使人。率皆傲慢無禮。必多受金幣。方少恭順。如此人到。恐有商榷事。且令趙鼎等處商量。如此則少破其毒謀。又得徐觀瞻。殆不能堪。以此為辭。不須遽令朝見。恐有商榷事。且令趙鼎等處商量。如此則少破其毒謀。又得徐觀瞻。在我乃為得體。在彼須少挫抑。事與大臣議之。無所不可。惟是王倫深為不然。彼欲朝廷曲從。從金人以成一己之私。此不遠大體。前日已稱有廢豫之功。如此一事。至易可見。倘敢聽其說。其餘何所不至。望深賜聖察。直秘閣奉迎梓宮副使高公給先歸至臨安。從義郎劉錫自偽地結官兵百餘人來歸。詔遷一官。

庚午。詔故左朝請郎直龍圖閣知度州張巽特與遣表恩澤一名。巽至郡。未幾歲而卒。州人言巽乘孫佑之後。諸盜周世隆等。相繼束身自歸。前後守臣實所不及。故優卹之。

辛未。監察御史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畫大河為界。復中原。還梓宮。歸遺骸。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兩國之議和。猶兩家之議婚也。家聲不敵。雖有良媒。決不能諧。婚之好。國勢不敵。雖有金使。決不能解。使使之兵。金強我弱。國勢殊絕。事之可否。豈在一使人之口。易者可得。而難者必不可得。理則然耳。又曰。我今未有以勝金。初非憚我金一執。對豫而自有中原。乃道王倫回揚言。講和。且有復中原。還遺骸。歸梓宮之說。此政所謂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臣揣敵情。若非欲襲我。則恐我乘其未定耳。是皆款我之意。而奈何信之。中原之復。不復梓宮。之還。不還遺骸。之歸。不歸一音。可決。遷延往復。事已可知。敵國愚弄。使人疑我。臣恐不足以講和。適足以招寇。復中原。還梓宮。歸遺骸。臣子之心。執不顧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設或得之。不過如置買燕。雲之地。金人暫去。復來。財與地卒兩失之。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御敵。復國者。必兵強而後戰。戰勝而後中原可復。梓宮可還。遺骸可歸。苟力或未能。則勤修國政。嚴設邊備。可也。不知務此。而聽其枝詞。遊說。僥倖萬一。欲中原無故自復。梓宮無故自還。遺骸無故自歸。不努力而坐享成功。臣竊以為過矣。事之必不可者。臣既力言之。其或可者。臣亦安為陛下謀之。物之可者。與之。其無厭之求。不可與也。禮之可者。從之。其非禮之辱。不可從也。夫強國之欲無厭。而弱國之物有限。不稍執綱紀。而一切畏懼順從。亡之道也。臣竊謂金使之來。朝廷當以大義正色裁之。而嚴兵以待之。書詞之禮。姑委曲謝之。使人之倨。可勿見也。又曰。自古伐人之國。得其家而歸之者。易。得其君而歸之者。難。若之去來。係於勝負。而家則無與於事。理勢固然。金人貪婪。惟利是視。太后在彼。於金初無損益。陛下若刻意圖之。或有可歸之理。然亦須國勢稍振。兵力稍強。乃可望耳。齊弱周強。而宇文護之母遂歸。況陛下尙有大半天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不勉哉。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右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本司主

管機宜文字高士瓌來奏事。上召見。後十日。進士瓌官職各一等。遣還。

壬申。上特御射殿。引見禮部合格舉人黃公度。已下。遂以南省及四川類試合格舉人黃貫等三百五十九人。參定為五等。賜及第出身。同出身。奏名。林格。已下。出身。至助教。公度。莆田人。貫。仁壽人。也。

癸酉。宰相趙鼎。上諸班直親從。親事官轉員。敕令格。是日。樞密副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未至。復上疏。言。安賊毒。古人戒之。國家不靖。疆場患生。敵人變詐百出。自滄海上之盟。至於今日。其欺我者。何所不至。陛下所自知也。豈待臣言。今也不知。安賊毒之戒。將信其愚弄。臣不知其可也。今其誠偽。以陛下之聖。固難悉於臨照。夫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諒闇。言猶不出。其可以見外國之使乎。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為之憤怒。詔書之類。孰不痛心。陛下抱負無窮之悲。將見不共戴天之誓。其將何以為心。又將何以為容。亦將何以為說。願陛下以宗社之重。宜自統長。思高宗不言之意。無見異域之臣。只令趙鼎而下。熟與計事。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於國體為宜。臣恭依詔旨。見今兼程前去奏事。誠恐臣萬一未到之日。金使先已授館。陛下不疑而見之。敢布腹心。伏惟聖慈。採聽。天下幸甚。又曰。言金使入境。經過州郡。傲慢自尊。略無平日禮數。接待使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至打造金鼓。輕侮肆志。略無忌憚。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之取吳。在騁其志而已。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而已。其間雖或出入。而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金人所以謀人之國者。曰和而已。觀其既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國。方突騎驍關。初以和議為辭。暨大兵圍城。又以和議為辭。二聖播遷。中原板蕩。十餘年間。衣冠之俗。既廢。血人於牙。吞噬靡厭。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梓宮。而受金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為可信。不可信乎。劉豫。雖云。僧。正名號者。七八年。一旦逐去。金人慮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陝西叛將。或生顧望。吾一日出師。必有應者。以此說為講和之說。仍遣使焉。所以款我者。昭昭然無疑矣。臣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隱默。故重為陛下陳其三策。上策。莫如拘其使者。彼怒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金人強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於意表。氣先奪矣。其敗可立而待。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誓。鑿謝使人。勿相與見。一切使指。令對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事酬應。最其次。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臨之。所謂掩其不備。破之必矣。凡此三策。臣晝夜經度。慮不出此。倘陛下。採其荒唐。用濟機會。則臣於茲事。或可陪在廷之末議。或以臣言為闕。不切於事。則臣之智思。窮於是矣。不敢復有論說也。臣頃與邊臣。大將。議。皆云。若失今日之機會。他日。勢師費財。決無補於事功。至有云。今年不用兵。乞納節。致仕者。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為陛下。一戰。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

乙亥。起復武信軍承宣使行營中。隨軍統制車馬張宗顏。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知廬州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以所部屯鎮江府。初。王庶。自淮上歸。命宗顏。以所部七千人。屯廬州。命。中。隨軍統制官。巨師古。以三千人。屯太平州。又分京東。淮東。宣撫處。使韓世忠。二軍。屯天長。及泗州。使。緩。急。互為聲援。徒。銜。屯。鎮。江。為。江。左。根。本。時。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漸。削。偏。裨。以。分。其。勢。俊。魁。之。

是日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因論京都舊事。其言頗及珍玩。中書舍人潘良貴故善子諲。至是攝起居。立殿上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國遣使當審度情實報聘。不可遽敵計中。宜飭邊臣嚴備。又奏朱震之亡。陛下令建國公往奠師。道久廢。今陛下崇備尚德如此。實可以風化天下。上因諭以震與楊時。胡安國皆學有淵源。深於春秋。且論先儒異同之說。及援武尹焯為安國請駁等事。子諲反覆良久。良貴不聞其餘語。怒甚。徑至榻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勞聖聽。上語未竟。子諲不為止。良貴叱之退者。再焉。上驚而怒。欲抵良貴罪。甲申。子諲請致仕。右正言李誼亦奏良貴罪。此據句讀如前。御史中丞常同

奏良貴疾子諲曼詞。衆以為直。不可罪之。願許子諲補外。上詰問曰。子諲之貳版曹。乃卿所薦。今良貴犯分沾激。復上章稱述。何也。於是上欲併逐同。權禮部侍郎張九成為上言。臣比聞良貴廷叱子諲。甚懼。因就問之。良貴曰。日昨暑甚。子諲久對而朝膳未進。良貴懼勞聖躬。遂前叱之。不覺聲之厲也。上曰。良貴用心乃爾。又曰。二人得無不相能否。九成曰。良貴嘗為臣言子諲佳士。子諲亦云。且得子諲在朝。子諲良貴字也。以此知二人初無不相得。上曰。常同嘗薦子諲。今反論之。九成曰。常同亦嘗薦臣。同之事臣不當言。然前日之薦。以子諲之才可薦也。今日之事。乃國體也。上意稍解。九成因曰。近朱震死。陛下命國公往奠。又命子諲治其喪。尊師重道。天下歎仰。且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也。今以子諲之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卒俱罷。秀水開禧錄云。向子諲進不以道。文

涉玩之。善云。不已。潘良貴不能平。此子諲。於是良貴與外司中丞常同。良貴忠。臣不能去。前此同。上。前。子。諲。北。同。也。是。上。實。其。反。覆。按。子。諲。多。為。難。題。所。與。此。云。交。結。北。司。未。詳。姓。之。遺。史。曰。先。是。秦。檜。向。子。諲。范。同。與。命。人。議。和。魏。征。常。同。盧。其。昨。和。議。善。備。之。潘。良。貴。請。職。上。命。侍。從。官。共。議。子。諲。執。和。之。說。良。貴。大。叱。之。及。同。奏。事。子。諲。與。良。貴。交。涉。於。殿。上。上。知。同。為。子。諲。辟。容。必。助。子。諲。也。因。願。問。同。乃。以。和。為。非。而。以。良。貴。為。是。大。忤。上。旨。故。九。成。行。逐。云。向。子。諲。對。云。聖。日。公。侍。從。官。因。奏。其。事。按。九。成。今。年。八。月。丙。寅。方。錄。建。炎。今。制。去。此。四。字。或。移。附。八。月。亦。可。

是月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辛炳卒。
是夏金左監軍薩里干自長安歸雲中。元帥府下令諸公私債負無可償者。沒身及妻女為奴婢以償之。先是諸帥回易貨絹。徧於諸路。歲久不能償。會故元昭下。凡債負皆釋去。諸帥怒。故遣赦復下此令。百姓怨。往往殺債主。嘯聚山谷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一

井研李心傳撰

〔紹興八年〕秋七月乙酉朔。詔徵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為奉迎梓宮使。大理寺丞陳括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違寶之捷。仁宗非屢屢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樞密院計議官陳康伯充本院編修官。詔以司馬光族曾孫。仍為右丞務郎。嗣光後。丙戌。直顯謨閣知臺州耿自求行太府少卿。尚書左司員外郎許徽言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司員外郎闕邱昕。程克俊並守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范同。司勳員外郎陳彥並守右司員外郎。丁亥。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開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充奉使大金國奉迎梓宮副使。代陳括也。先是王倫請括自副。括見輔臣。言國家多事。臣子不敢辭。若朝廷遣藍省諸公。括願為之副。如令括副王倫之行。則不敢奉命也。於是公佐代行。仍攝括監浙東州酒稅。此以紹興正論修入。括於紹興與藍當。在八月丙辰。見。是。錄。則。藍。上。稱。見。之。好。且。願。指。事。請。歸。小。子。詢。其。安。否。思。其。善。事。其。善。之。說。以。答。之。因。藍。歸。不。安。時。復。欲。以。馬。奉。使。藍。既。其。小。已。也。乃。歸。曰。當。其。往。奉。使。國。中。甚。敬。之。今。若。再。遣。恐。必。見。留。遣。不。遂。結。附。此。當。考。

曰卿與樓炤皆朕親擢中書事有常論即奏來如張致遠呂本中皆作附屬計者人雖不由宰相進致遠亦太甚上久之曰李授之進易解朝廷議與一職名本中毅然欲辭既而知授之乃趙鼎為諸生時教授也遂已殊可怪上又曰近日常同潘良貴事如何如淵曰良貴不為無失然素忠直望陛下優容上色不平如淵曰天下事未有不起於微者比因此三人之出朝臣中有不能安者臣恐朋黨之議由此起上曰朋黨之說果已有之數日前趙鼎言開朕要用周秘為中丞陳公輔為諫議朕何嘗有此意如淵曰聞李誼亦有章勸良貴今陛下擢誼為諫議臣乃知陛下罪同者在其論事前後相戾而不在良貴也上唯唯此據如淵

丁未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充樞密院都統制依舊鎮江府駐劄

辛亥詔殿前司策選錄軍統制吳錫遵行在令本司別遣一軍往廣州權聽帥臣張宗顏節制先是宗顏乞令錫更戍上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遣軍代之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矣鼎等退而語咸服上知人善將將之明焉

癸丑左從是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范如圭特改左宜義郎制曰紹聖元符之間姦人得志前陳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次為廢立之議以誣謗宣仁傷秦陵孝治之風失神祖勵精之意凡是羣邪之舉皆非當日之本心貽患至今餘風未殄載觀舊史實駭予聞爰命儒臣復加筆削以爾如圭承外家之學懷疾邪之心維此一代之書遂為不刊之讀改秩之責厥有故常倘悉所聞以究而事如圭胡安國弟子也近制三衛管軍更日內宿事見建炎元年十月至是殿前都虞候楊沂中已免直今年四月惟權馬軍司公事解潛

與殿步二司統制官互輪潛又言今來無事乞東京舊例乃詔潛權免只分輪統制官右諫議大夫李誼聞之引晉唐故事且言今萬騎時巡宮闕非羣之壯大禁衛非羣之衆多內外之患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於外是潛等之寢則安為宗社之慮則未安也望令沂中與潛依舊輪宿上嚴宸極從之尋命帶御器械韓世良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世良權步司日歷不見句龍如淵退朝後今年十二月取國書事三衛內有世良名未知以何日除今因內府事附見是月四川制置

使胡世將至遂寧府遂會川陝宣撫副司吳玠於利州時軍闕見玠玠頗以家財給之玠行至大安軍婦人小兒飢餓者千百擁馬首而諫玠大怒謂曰吾嘗先斬勾光祖然後自劾以諭汝從光祖時以直秘閣為利州路轉運副使故也異時宜撫副使皆文臣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為大帥故不肯相下誠意不通及是世將開懷與語玠歡甚語人曰宿見胡公開懷曉事使我憂澁豁然世將行明日玠乃械諸路漕司吏斬於市餘怒尚如此先是水運沂江千餘里半年始達陸運則率以七十五里而致一斛世將與玠反覆共論玠亦曉然知利害所在世將又以恩義開諭且貸蘭州守將孫凝回易米數萬石給之諸路漕臣相繼集利州各有餉饋軍賴以給乃復前大帥庶益轉般撥運之法糧儲稍充公私使之玠欲斬勾光祖事以發士氣口用兵錄增人

或曰玠初欲斬四路漕臣甚將止之曰轉運使皆上所命而宜撫控斬之是跋扈也玠乃止斷其邪心八月乙卯（按）是月甲寅朔宗正少卿蕭振試侍御史詔右承事郎陳淵爭臣謹從孫學術通達國體特賜同進士出身淵時以選人監獄廟召對改京秩遂以為秘書丞淵改官在七月丁亥入館在八月

丙辰考功員外郎鄭剛中言陛下臨御以來寬仁愛物於古有光而臣下持法之心頗與古異大事有司皆不肯以身任怨縣有罪郡守不敢劾留以俟監司郡有罪監司不敢按留以俟臺諫某事於法不可行也郡猶問於監司監司問於六部六部問朝廷作聖旨罷之某事於法不可得也郡猶請於監司監司請於六部六部請聖旨作聖旨奪之積日累月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而百官有司無一拂戾人情者苛察之心日歸於上姑息之恩各歸諸己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乎臣願陛下戒敕臣吏各使持職奉法凡子奪之際自有成書無大疑惑者不得互相推避其失職廢法全身避怨者咸按之上納其言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

戊午詔曰日者復遣使人報聘鄰國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尙真輿場之臣未諭朝廷之意遂弛邊備以疑衆心忽於遠圖安於無事所以過奔衝為守備者或至闕略練甲兵訓士卒者因廢講求保固之善後之謀臨敵無決勝之策方秋多警實軫予衷爾其嚴飭屬城明告部曲臨事必戒無忘捍禦之方持志愈堅更念久長之計以永無窮之聞以成不拔之基凡爾有官咸體朕意太常監故追復龍圖閣學士錢勰日文惠用其子徽猷閣待制伯言請也勰美王安會孫元祐翰林學士徽猷從官第一人

己未進士徐士龍上書論事詔倍賜束帛庚申上與趙鼎語及瑤華誣謗因言有一內侍頗能道當時事所謂雷公式者止是一漆木盤子如今日發課看命盤子之類壓魅之端實起於昭慈之妹六夫人者一日福慶公主病六夫人取道家符水以入昭慈問所從來取符焚之自是禁中相傳有厭勝之事及公主疾甚忽離間得錢昭慈見而惡之或謂自婕妤所持來自是頗有疑心上曰以此數事觀之既有疑似故姦人得以進誣罔之說此皆宗聖聽所以惑也鼎曰借使實有之止是婦人求媚之事與前世巫蠱咒咀不同何足深罪上曰然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韓肖胄知常州殿中侍御史張絢試宗正少卿絢疾不能朝力丐奉祠故有是命左從事郎新建康府府學教授高布特改左宜義郎以薦對也俄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布特正字在九月

辛酉輔臣進呈左朝散大夫吳說會與妙傳輩款密廣為言事之臣彈劾十年不得調上因語宰執曰說累赦不得自新非朕用人之意可諭言官負責被廢之人或以嘗行違勿復再有論列壬戌端明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章誼卒詔以留守建康之勞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誼忠恪甲子趙鼎等奏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馬贊將到奉使錄記海上之盟約金人夾攻事上以為人君不當

擒性委佻浮。本無操守。奴事張浚川陝十年。官為正郎。浚作相。檢遂入館。其後攝左史。浚兄混賜出身。公議不以為然。中書舍人張焜。權煥皆相繼遺詞頭。檢嘗行詞。既重違浚。又恐得罪於公議。遂操兩可之說。縉紳鄙之。方浚之專政也。欲竄易舊史。檢首附其意。凡所籤貼。自云改字。舛訛。然頗主異議。浚罷。檢不自安。遂徹去前日籤貼。檢之趨操。不端如此。何足以服多士。乃出檢知邳州。日歷。檢自左直學士。入館。檢未換給也。

詔右宣義郎李良輔已差主管益州崇道觀。指揮勿行。良輔。河南人。大觀間。為零陵簿。以告詰胡安國。薦范純仁之客。由是改官。至是來臨安。得言觀。而中書舍人呂本中論其宿負。以為邪正之閒。有傷事體。伏望特行貶竄。故復奪之。王明。清。李良輔。檢人也。元符末。任水川主簿。有教授李師。師。江。通。間。與。川。舟。之。句。良。輔。與。之。有。隙。遂。上。其。本。道。道。此。制。流。九。江。良。輔。用。賞。改。秩。遂。至。邛。守。建。炎。初。呂。元。直。當。輔。良。輔。趨。朝。求。差。遣。元。直。當。知。其。事。所以。然。良。輔。以。為。欲。放。逐。其。陳。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詳。正。欲。公。自。言。之。爾。即。命。直。名。吏。拘。於。客。次。上。除。其。名。人。皆。快。之。明。清。所。云。良。輔。除。名。事。日。歷。不。當。當。求。他。書。附。不。年。月。以。胡。安。國。行。狀。考。之。水。川。守。貶。官。乃。以。安。國。事。遺。王。輪。鄭。瑛。之。故。遂。坐。且。是。時。范。純。仁。之。客。已。久。明。清。亦。小。誤。也。

癸未。詔故贈觀文殿學士李若水特與致仕遺表恩澤。若水之死節也。上命其家五人。至是其母張氏。援陳亨伯例。有請。兵部兼權吏部尚書張巖言。若水忠義顯著。又非亨伯之比。望特從所乞。以為天下君子之觀。故有是旨焉。

是月。御筆和州防禦使。除節級。封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為戒。此豈可行。左僕射趙鼎謂右僕射秦檜曰。鼎前負曖昧之謗。今不敢奏。須公開陳。秦檜無語。翌日進呈。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恩數宜小。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語。豈不聞之。臣身為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奏事。亦以為言。命遂寢。此。據。趙。鼎。事。實。又。云。執政。聚。議。之。日。秦。檜。曰。陳。去。非。在。政。府。時。已。有。此。意。但。未。及。行。不。知。公。之。意。如。何。鼎。再。叩。其。可。否。而。竟。無。一。言。御。問。鼎。意。如。何。鼎。謂。已。有。其。一。名。雖。未。正。意。亦。可。知。不。當。更。使。一。人。參。之。翌。日。進。呈。檜。不。復。措。辭。鼎。奏。云。云。後。數。日。劉。大。中。參。武。備。亦。以。此。開。陳。秦。檜。亦。皆。留。身。不。知。所。說。何。事。後。十。餘。日。鼎。謂。開。陳。再。言。之。退。謂。檜。曰。朝。廷。惟。恐。所。見。不。同。所。以。不。能。成。事。議。論。既。一。雖。天。意。可。回。阿。諛。協。恭。其。效。如。此。吾。輩。不。可。不。勉。初。不。疑。中。有。異。論。者。及。鼎。上。章。解。機。檜。上。曰。前。日。所。講。建。國。事。如。何。鼎。又。如。前。所。陳。是。時。若。能。當。阿。相。御。留。身。不。去。矣。鼎。既。去。明年。正。月。遂。建。建。國。公。乃。知。所。策。者。不。然。也。方。檜。稱。山。錄。曰。時。左。相。趙。鼎。與。右。相。秦。檜。曰。公。嘗。說。丙。辰。鼎。相。之。後。論。鼎。者。專。以。善。善。堂。口。鼎。今。日。當。避。讓。公。事。而。納。此。御。筆。如。何。檜。曰。公。為。首。相。檢。遂。敢。專。公。欲。納。之。檢。當。同。鼎。奏。也。鼎。約。檢。大。中。各。將。子。至。唯。檢。無。之。鼎。遂。參。鼎。只。作。一。子。明。日。鼎。又。語。檢。同。道。是。尤。好。檢。復。曰。公。為。首。相。檢。不。敢。專。明。日。進。呈。鼎。奏。曰。願。宗。受。天。命。當。傳。萬。世。陛下。仁。孝。子。孫。千。億。未。可。謂。無。也。但。宗。子。某。已。封。建。國。只是。小。國。今。某。封。建。國。公。卻。是。全。吳。臣。欲。且。與。建。國。或。封。一。等。小。國。上。曰。都是。小。孩。兒。且。與。放。行。鼎。再。三。且。見。弟。之。序。不。可。亂。上。意。難。之。遂。留。御。筆。曰。待。三。五。箇。月。別。商。其。下。殿。樞。密。王。庶。西。人。氣。直。謂。鼎。曰。公。錯。了。檢。曰。檢。明。日。留。身。數。日。檢。留。身。又。明。日。鼎。留。身。數。日。昨。所。納。御。筆。不。知。檢。與。大。中。有。何。奏。上。曰。大。中。與。卿。一。爾。鼎。所。云。與。鼎。事。實。小。異。今。並。存。之。建。炎。年。三。月。建。國。封。公。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

成。兼。權。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吏。斷。天。下。死。囚。不。以。情。自。九。成。蒞。職。有。情。輕。免。死。甚。衆。一。日。法。寺。以。成。案。上

大辟。九成閣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輕服者也。奏黜之時。法官抵罰。而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成辭職。在詳刑。而賣乘以邀賞。可乎。此。以。九。成。行。違。入。刑。部。題。名。九。成。權。侍。郎。在。此。年。而。無。其。月。日。職。在。詳。刑。而。賣。乘。以。邀。賞。可。乎。然。已。繫。案。侍。講。衛。九。成。案。題。在。八。月。丙。寅。故。且。附。月。未。俟。考。 川。陳。宣。撫。副。使。吳。玠。以。護。國。軍。承。宣。使。知。利。州。權。節。制。利。州。屯。駐。諸。將。軍。馬。田。晟。知。興。元。府。注。利。州。知。州。題。名。八。月。九。日。改。除。興。元。知。府。題。名。九。月。到。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一

【紹興八年】九月（按）是月 甲申朔 丁亥。侍御史蕭振言。近除發運使。令糴米以待闕用。其價雖隨時低昂。當使官價高於民間。仍不加耗。及即時支錢。則有以助國寬民。詔從之。振又言。古之賢將。皆協力以成功。今陛下舉付之諸將。使分屯近甸。此係社稷之安危。攻之與守。全在諸將協力。昔何充所謂將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蓋事同者忌功。功同者忌賞。自古有之。望明詔諸將。俾首尾相應。唇齒相依。庶幾人人協謀。大功克舉也。是日。振又劾參知政事劉大中。身為大臣。而不以孝聞於中外。乞賜罷斥。疏置中不下。振本趙鼎所薦。後以秦檜引入臺。其劾大中。蓋以搖鼎也。趙。鼎。事。實。云。初。監。察。使。蕭。振。力。求。外。補。且。託。其。鄉。人。吳。表。臣。諷。激。言。為。請。甚。切。鼎。從。之。遂。除。鼎。而。去。及。秦。檜。拜。相。一。詔。即。來。始。振。以。親。年。七。十。求。去。至。是。不。復。以。親。為。辭。尋。除。南。康。是。必。有。薦。為。大。者。也。未。論。月。論。劉。大。中。至。三。章。不。已。鼎。謂。不。在。大。中。行。且。臣。矣。振。去。年。十。二。月。除。浙。西。憲。此。云。除。鼎。小。誤。

戊子。尚書禮部員外郎方庭實。考功員外郎鄭剛中。並為監察御史。己丑。起復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沿海制置副使馬擴。罷為荊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時和議將成。大臣忌言兵事。擴遂巡求退。許之。徐。夢。辛。北。盟。會。議。載。擴。此。除。在。明。年。三。月。恐。誤。 庚寅。給事中兼史館修撰勾濤。充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殿中侍御史張戒。論濤陰附張浚。四川監司守倅。

聞陛下言。本中與張致遠蓋專為附離計者。今觀本中與小人也。致遠似不然。如近日喻樛除著作佐郎。臣親見其與宰相辨久之。樽鼎腹心士也。臣恐陛下過聽。以致遠與本中同科。則實不然。願陛下察之。

正字。復遣之。遂致仕。趙鼎曰。蓋除著作佐郎。後會耳。然致遠猶以附離去。直微欲開主管高壽觀兼執政殿說書。尹焞試太常少卿。兼職如故。焞再辭不許。自渡江以來。惟天地宗廟之祭用牲牢。他悉酒脯而已。至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社稷尚稽血食。乞命禮官參酌舊制。從之。

丁丑。京東宣撫處使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微欲開直學士王倫。既與烏凌噶思謀至金庭。金主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等為江南紹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恐賊情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許。

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聞者金使之來。大臣會議。或和或戰。所主不同。臣忠憤所激。輒爾妄發。不量彼此之勢。不察時事之宜。屢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復。謂敵情不可以仁恩馴服。王倫之往。必致稽滯。今聞奏報已還近境。和議可決。臣謀不遠。知味通方。伏望速賜降勅。或以適此執政關員。未便斥去。即乞特降處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之節。已卯。詔不許庶復上言。人各有能有不能。臣生於陝西。其風氣漸染。耳目所聞見者。莫非兵事。禍亂以來。嘗欲以氣吞強敵。則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強使之。則恐誤國家之大計。故臣願陛下。惟責臣以修戎兵。不以講和之事命臣。則緩急之際。可以支梧。縱使金人知陛下專命臣以此。則姦謀不得肆。而和好易成。雖曰治戎兵。其實促使和也。又况臣賦性愚魯。嘗言金人不可和。今若預此。是臣身為大臣。自為二三。何可使也。唐渾瑊。馬燧。李晟。將之忠賢。古所未有。德宗能用之。吐蕃君臣大懼。尚結贊謀曰。唐之名將。特此三人。不去之。必為吾患。於是甘辭厚幣。以申懇懇。朝廷然之。會盟於平涼。李晟以言不可信罷。渾瑊以被劫罷。馬燧以為所賣罷。果如其計。而無一人留者。願陛下察臣孤忠。特留聖念。又言臣前次所上章疏。及與王倫議論。實有嫌妨。陛下亦嘗洞照底裏。今若不自陳稟。又如趙鼎。劉大中。轄首鼠兩端。於陛下國事何益。兼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乞除臣一近邊州郡。願效尺寸。不許。

後。王倫未至。行在之前。庶劄子云。今月二十六日。奉御筆不許辭免。已卯。十月二十六日也。故附於此。

辛巳。秦檜奏。北使約仲冬。上旬至泗州。上曰。所議殊未可解。但可和即和。不可和則否。兵備不容少弛。可復論諸將以為之備。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兼直學士院呂本中。侍御史蕭振言。本中外示樸野。中藏險巖。父好問。受張邦昌偽命。本中有詩云。受禪碑中無姓名。其意蓋欲證父自明。爾趙鼎以解易。薦李

授之除祕閣。本中初不知授之鼎所薦。遂怒形於色。欲繳還詞頭。已而知出於鼎。乃更為授之命。美詞。其朋比大臣。無所守如此。望罷本中。以清朝列。詔本中提舉江州太平觀。壬午。故武翼郎吳近。贈宣州觀察使。以才人之父。特優之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三

【紹興八年。】十有一月癸未朔。資政殿學士新知處州劉大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大中既罷。侍御史蕭振復言。陛下既已斥逐大中。而章疏置之三省。臣恐去位之臣。飾詞惑衆。天下之人。疑為中傷。非所以公示好惡於天下。乞報行論列。大中章疏。自今臣僚被論。便應以所言之事。議罰。不得旋請宮祠。假善去之名。以蓋愆惡。故有是命。右諫議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於今一紀。所用相凡十人。執政三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規模數易。士知其不久。則肆為同異。而亡忌憚。吏知其不久。則專為苟簡。以幸蔽欺。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加進。殆必由此。今左相虛位。參政闕員。乃擇賢之時。望效以聖心。參以公論。備選而得天下之才。則責之專任之久。可無數易之弊。臣備位言責。不敢復避形迹。惟陛下察焉。

除命之。前倅。甲申。左宣奉大夫尚書左僕射秦檜。遷左光祿大夫。以祿秩成書也。翰林學士承旨孫近。參知政事。殿中侍御史張戒。而對言。臣昨奏疏十二事。陛下雖甚嘉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遣回。金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去國而且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金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金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

名而來。何詔諭之有。臣觀今日金使之來。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難從。臣為朝廷計。上策莫若遜詞。卻之。其次且勿令渡江。先問其官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事自議定。得其實而後進退之。則尚可少折。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戰必敗。去秋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論和必無成。豈惟無成。終必招寇。亦願陛下姑記之。戒又言。臣逆料其事。只有四川及江北。按舍此復何詔諭之有。又曰。臣謂為國只當自勉。不可倚倖。儉安果得儉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儉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息兵。非則亦可以招寇。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

乙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勾龍如淵言。昔福建、四川、廣東凡八路。以其去朝廷之遠。士艱於往來。而以銓法付在漕司。自車駕南幸。而二廣、福建則舉而歸之吏部矣。惟四川漕司差注之法。獨在。是以蜀之人。凡安貧守分。無知己在朝廷者。仕官止於通判。而奔走勢要之人。今日改官。明日得俸。又明日得守。望參酌祖宗之制。凡四川守俸如何等。關合還堂選。立為定格。毋相侵紊。詔吏部措置。詔犯私鹽。除流配依本法外。徒以下並令棄五日。其後湖北提舉司言。本路係省茶地。分緣茶鹽事屬一體。乞犯茶人依此指揮。從之。日麻無此。今以紹興十三年十月十八日湖北提舉司所申修入。 徽猷閣待制江常以母憂免。至是卒於泉州。

丙戌。秦檜監修國史。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罷。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金失信數矣。盟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欺中國。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他日與呂本中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檜為之變色。九成從容言於帝曰。敵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會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鼎黨。無足怪也。既而九成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奏除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詔建州鄉貢進士劉勉之令中書後省。召試策一道。勉之初以張致遠。呂本中薦其學行。召赴都堂。乃有是命。勉之引疾而歸。勉之初見今年四月。

丁亥。詔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開門事藍公佐接伴大金人使過界。俟接伴官右司員外郎范同等到日交割。是日京東淮東宜撫處置使韓世忠復言。恐金人詔諭之後。遣使往來不絕。其如禮物以致供饋。賜予。盡耗國用。財計闕乏。贍軍不給。則經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望宣諭大臣。委曲講議。貴在得中。以全國體。詔諸路帥司各選委強明官一員。將本路見禁一年已上公事。專一催結。仍逐旋具已勘結名件申省。以大理寺言諸路多滯獄故也。

戊子。司農少卿徐林直顯謨。闕為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從所請也。殿中侍御史張戒為司農少卿。兵部員外郎呂用中上疏辯父好問受僞命之謗。且言金人僞立邦昌。好問陰募遣使臣李進。冒重圍齎帛

書往河北。求今上所在。若使事少敗露。則必闔家盡遭屠戮。與夫自經溝瀆。身享美名。子孫獲厚祿。校量利害。孰重孰輕。乞錄送史館。從之。

己丑。詔張戒為耳目之官。附下問上。可與外任。坐前奏疏乞留趙鼎也。戒疏曰。臣本真河東絳州。趙鼎本貫陝西解州。鄉里相近。士大夫通號曰西人。臣被召除館職。除郎官。實自聖恩。然人亦或云鼎進擬。是非臣不得而知也。今趙鼎求去。議者皆以為未可。臣欲言。則形迹如此。欲不言。則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之。臣初不知鼎負陛下者何事。鼎與同列。忍爭者何語。鼎不敢自安者何意。臣竊料陛下與鼎君臣之間。嫌疑已久。同列之際。猜間已深。鼎不自安。已非一日。假使勉強少留。終非可相濟。聖意已決。臣不復言。但鼎去之後。秦檜先悔。而陛下後悔。理在不疑。此為可慮。爾鼎去之後。陛下必不獨任。能忍事如鼎者絕少。爭權者多。後來者不三數月。即與檜爭必矣。所謂秦檜先悔也。陛下即位十二年。而命相凡九人。前後拜罷。以三十數。已試未試。人材可知。使後來者皆過人。雖去鼎可也。若但斥逐異己。而逐除附己者。徒為紛紛。則與鼎何異。萬一緩急之際。又將復用之。使鼎何顏復見士大夫哉。此所謂陛下後悔也。臣今為陛下計。有三。其上可留之。鼎若有負於陛下者。而誠教之。鼎若與同列不協。則面責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其次必不可。則姑留之。行在。祖宗故事。宰相能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禮。亦以備顧問。近時前宰相。遂無復敢留行在。乃薄俗可欺。非祖宗意也。未能相。則如五日一朝。朝堂之類。罷相。則置之講筵。少俟期月之間。朝政修明。邊事寧謐。然後聽其遠去。亦未為晚。進退之間。猶為有禮。不然。去歲召之。如彼其急。今日去之。如此其遲。時有緩急。事有大小。臣恐天下不無竊議。鼎尚不敢自保。餘人何足道哉。臣之區區。所慮者國家之安危。所惜者陛下之舉措。陛下若以為公論。則願聖心更加審處。若以為迹涉朋附。則罪何所逃。亦惟陛下察之而已。臣今為言事官。進退皆出宸衷。非鼎所敢與。鼎若去位。則臣事陛下無復嫌疑。迹愈安矣。在臣計。則幸鼎之去為便。在陛下計。則衆論以為未便也。常同初除中丞。以臣姓名薦於陛下。鼎聞之。縮頸吐舌。搖手。傳以為笑。蓋鼎畏臣如此。後旬日。乃以戒知泉州。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趙鼎薄之士。無不收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趙鼎嘗問為中司。即以鼎所善。為其去。即與章惇。以遺後。其言狂。鼎雖不聽。然知鼎與維持之力也。紹興正論云。戒以入文字論秦檜十事。故胡於秦檜。論秦檜十事。他書不見。胡於事則不在。

初。少師劉光世罷軍政。上命賜第一區。至是中書舍人勾龍如淵駁之。上曰。今營繕實難。但光世罷兵柄。奉朝請。若恩禮稍加於舊。則諸將知後福之有終。皆效力矣。卒賜第。庚寅。尚書戶部員外郎翟益守司農少卿。樞密院編修官陳康伯為屯田員外郎。諸王宮大學士教授趙雍充樞密院編修官。是日上謂大臣曰。王倫使回。金人頗有善意。朕即位十年。以敵禍未平。兵革饋餉。重困民力。曾無惠澤。及於天下。若上天悔禍。敵肯革心。休兵之後。一切從節省。雖常賦亦蠲減。以寬百姓。樞密副使王庶言曰。王倫再和議。出使。臣嘗以為倫必不返。議決不成。今倫既歸報。是臣恐暗不達事理。幾敗陛下之事。陛下雖以臣為可赦。臣亦何顏以見陛下。伏望聖慈。以晉武帝并賞張華。賈充。

唐憲宗相裴度罷李逢吉得失為監許臣自免退服田賦不許庶又言自昔禦戎雖時有不同大略惟和與戰一言而已今天下遭金人荼毒處割者十過八九天子駐蹕南北屯兵阻險自固不敢渡淮以窺長安其衰弱可謂極矣陛下過自貶損屈辱稱臣遣使進幣項背相望或拘或囚慢書惡聲無所不至其困辱可謂至矣兵家至論不過曰知彼知己今彼如是之強我如是之弱雖三尺之童皆知之王倫之來返謂和好已成盡還侵地驗於古則不合審於今則無謂察其情則包藏不細觀其勢則蹤迹可見獨陛下斷以不疑而行之此殆天意未欲悔禍致使陛下篤於孝思弗虞此姦謀也臣試更爲陛下陳之議和之說正緣彼外訖內叛上下攜貳假我使命以安反側以幸事息遠不一二載近或某月必別生事此固不論且以目前所損言之使人疲於奔命財賦竭於資送將士軍卒挫其勇銳民庶困於將迎歲月廢於無益事勢至此非特敵人一旦敗盟無以支持又恐諸將師老財匱有弗戢之災禍可既乎此臣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臣前所謂朝廷自作不靖者正謂此爾且敵人雖無知豈不戒與越之事乎寧肯付我土地與我兵馬以復不戴天之讎耶臣不敢飾非以質前說若復關陝則臣歸骨有地宗族有相見之期松楸有展省之日豈臣所不欲哉第萬無此上誤聖明下誤生靈安敢毒必至噬臍矣昔楚懷王惑於張儀之口卒爲秦所拘使其子孫街涕忍恥以仇讐之國終至覆亡今王倫語言反覆踪跡詭秘終恐養成厲階滋蔓難圖悔何可及願陛下深念前事勉思今圖不遠而復尙可救藥苟或不然其患豈可深言耶

辛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得泗州申詔諭使先遣到銀牌郎君言須要接伴跪膝階州縣官拜詔若不如此定復回接伴不肯本州取接官兵歸州臣竊詳金人自要講和本非實情今使人方欲過界便要接伴跪膝階州縣拜詔如此即是使人經過一道郡縣聽伏命令與臣前奏事理頗相符合兼既立此題目意在難從收拾費端故要生事敢爾恣橫決有重兵在後專意脅持若到行朝必要陛下卑屈禮數更重萬一俯從外則四方解體內則恐失人心定須別有難從須索如何應副事體至大伏望以國體爲重深加計慮熟賜講究貴在詳審免貽後患詔端明殿學士知常州韓肖胄赴行在將遣報聘也

壬辰召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郭仲荀赴行在將使守河南也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今續體探得銀牌郎君言到臨安府日要陛下易衣拜偽詔及詔諭使要賓客相見如劉豫相待禮數及稱今來詔諭所行禮數並是大金閣下定到臣竊詳上件事理使人非久到行朝未審陛下何以應之想已宣付大臣預行講究非臣所知臣自聞此事曉夜實不遑安以臣愚見萬一陛下輕賜俯從即是金人以詔諭爲名暗致陛下拜順之義此若果有實心欲修和好必須禮意相順閣路細故各存大體今使人所來行徑皆是難從之事灼見姦謀欲生變端臣雖聞欲還陛下關陝諸路誠見詭詐且如實欲交割若劫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歸業豈可遺發此聲一出人心搖動復難安固今雖國勢稍弱然兵民事力尙可枝梧況諸軍將士訓習之久睹此屈辱少加激勵豈無關心若隨從稍有失當

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深慮人心離散士氣凋沮日後隨敵如何買勇若四方傳聞陛下以有拜順之禮其軍民定須思鄉自然散去散易聚難悔將何及今若待其重兵逼脅束手聽命坐受屈辱不若乘此事力申嚴將士爲必戰之計以伐其謀免貽後患臣遠慮庸材荷國厚恩無以補報今正當主辱臣死之時臣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臣若不克事勢難立至是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竊詳金人欲要陛下如劉豫相待禮數且劉豫係金人僞立而陛下聖子神孫應天順人繼登大寶豈可相同顯見故爲無禮全失去就玷辱陛下伏望特回聖念時上親割付世忠令差人防護北使往回不肯少有疏虞仍嚴戒將佐及所差人不得分毫生事

癸巳世忠復言傳聞金人還欲陛下陝西五路未必實情設若果肯交割萬一卻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歸業陛下如何道發從未如此且先要歸朝及北來投附之人其數已衆散布中外陛下亦難依從大概金人姦謀凡所施設巧爲甘言以相賂誘盡欲陛下先失天下人心繼爲大舉臣曉夜痛心疾首惟恐陛下輕易許從自速後患疏入上優詔答之 徵徵閣待制知臨安府張澄言臨安古都會引江爲河支流於城之內外交錯而相通舟楫往來爲利甚溥歲久堙塞民頗病之頃由陸對營冒天聽乞因農隙略加濬治議者恐其勞民也至於今未克行之今駐蹕之地公私所載資於舟船者百倍前日所計特最關利害者兩河爾非盡開城中之河也臣再行講究更不調夫與工乞刷兩浙諸州壯民及廂兵共千人赴本府量度緊慢開濬以工程計之半年之外河流無壅塞矣從之 初新知筠州葉擬請福建鹽半給小鈔與官賣兼行庶幾謀息增羨事下提刑提舉司委通判福州趙壽相度壽言初行鈔法時官鹽本每斤六錢客人鈔錢三十二錢有半今薪米益貴鹽本錢斤爲十有七比舊至三倍而建汀南劍州邵武軍道衙前運鹽貨每斤百錢自水脚糜費之餘所贏無幾若以其半行小鈔則每斤又增上供九錢通衙爲六十如此則民間食貴鹽而州縣失省計不可行至是兩司以聞詔從壽議

甲午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竊詳金人本朝結怨至深又金人事力熾盛賊情窺伺已踰十年朝夕謀畫意在吞并今遣使講和及傳聞許還關陝諸路謂是懼我兵威謂復是會遣毒殺事不得已故來講和臣深思熟慮但恐以交割諸路爲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或先要應北來歸朝投附女真契丹渤海漢兒簽軍等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或假此講和割地或以兵勢逼脅有無厭難從須索盡耗國用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因弊方爲大舉今國家避地東南目前軍勢賊尙隄防雖謀吞并未敢輕易深入故用此謀詐許交還陝西意望移兵就據分我兵勢其賊必別有謀畫志在一舉決要傾危絕彼後患况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根本之地豈肯真實交割資助我用顯是巧爲甘言以相誑誘切恐使人暗竊陛下禮數輕賜許諾傳播四方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事繫安危在此一決委非細事望許臣輕騎星夜暫赴行朝面稟聖訓以盡曲折

丙申徵徵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至行在倫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仍令日下赴內殿奏事 起居郎兼資善堂贊讀蘇符爲中書舍人免召試陸翊善將傳副王倫也

戊戌。監御史鄭剛中遷殿中侍御史。詔直隸開新知州高公綸赴行在。將使介聘也。是日。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稱疾在告。遂臥家不出。

己亥。王倫充國信計議使。蘇符充副使。並日下出門。符稱疾不受。給事中兼侍講張致遠充副使。開待制。知廣州。從所請也。實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

庚子。參知政事孫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也。庶之妻曰。臣竊詳王倫之歸。以為和好可成。故地可復。皇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闇。不達事機。早夜以思。揣本齊末。未見其可。臣復有強弱之請。別無他腸。止知愛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且以目今金人利害言之。講和為上。遣使次之。用兵為下。何以言之。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幾三十年矣。所得土地。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以經理。財豐而恃勢以相圖。又老師宿將。死亡殆盡。主幼權分。有患失之慮。此所以講和為上也。金人滅大遼。漢中原。信使往來。曾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矧自廢豫之後。醜迹敗露。枵腹不安。故重報使人。以安反側。豈可以察我之虛實。耗我之資糧。離我之心腹。忘我之兵勢。彼何憚而不為。此所以遣使為次也。金人之兵。內有牽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銳。所蓄之軍。非若昔日之強悍。前出後空。有覆巢之虞。率乘深入。不無倒戈之慮。又淮上虛荒。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易可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所以用兵為下也。今彼所行皆上策。至為得計。吾方信之不疑。隨其所中。惟恐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以立後世之名。於國何補。惟陛下深思之。遂斷之。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天下幸甚。臣蒙陛下過聽。擢置樞密。言雖忠而適於時。慮雖深而不明乎變。愚魯自信。滯固不移。臣亦自厭其遲鈍。况他人乎。蒙自今冬以來。疾疹交作。精神昏耗。脚膝重腫。若猶貪冒寵榮。不知退避。罪戾之來。所不可道。陛下雖欲保全。有所不能。伏望矜臣衰憊。保臣始終。俾解聽事。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便醫藥。上乃許之。

左朝奉郎張廣為秘書省著作佐郎。廣德興人。知廣德軍。以薦者得召見。論當今之法。其未便者有二。皆前日言利之臣。不究本末。急近效而味遠圖。所得營田。贖軍酒庫是也。今營田悉藉於官。還定之。民執空契。坐視故土而不得復。戶部轉運司關失賦稅。號為逃開者。不知每歲幾何。其視營田。誰得誰失。此營田之未便者也。諸州承認。大軍月椿之費。常苦不繼。朝廷置贖軍酒庫。本以佐之。今但許取撥一分而已。積日既久。利源侵奪。此贖軍酒庫之未便者也。若謂未可遽罷。則莫若許歸業之民。漸認故土。而取權監所入之贏。盡以佐諸州月椿之數。則得矣。事下戶工部。後不行。

廣德以是月。甲申行下。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逢汝霖直隸開。以宣諭官李榮言其勞績也。

辛丑。詔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積沉痾。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在庭侍從。盡謀之。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先是禮部侍郎兼侍讀曾開上疏。言女真和議。稽諸前古。為可憂。致之今事。為難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大辱。甘臣服。貶稱號。捐金帛。以難得之時。為無益之事。可不為痛哭流涕哉。夫敵人區測。不可保也。自用兵

以來。信使方至。兵輒隨之。皆已然甚明之驗。不待放諸古而可知。况今敵人之在京師者。方建鎮南之號。增屯戍之守。閱戰艦。備糧糧。簡雙丁。無非為入犯之計。而我乃日夕冀望和議之成。豈不惑哉。恭惟陛下。仁孝誠至。哀慕深切。前迎奉梓宮之使。不得不遣。今既再往矣。梓宮之來。杳然無期。而託以議和。虛費時月。使彼策有休兵息民之意。則梓宮自當即還。和議一言可決。何必紛紛為他說乎。竊聞敵使方責我以招降之事。是求瑕玃耳。非講和也。本以迎梓宮而遣使。今乃反致毀隙。豈非自取哉。伏望陛下。以越為心。以楚為戒。無忘大恥。無惑和議。堅心定志。一於自治。使政事修於內。兵將強於外。則將不求而自和矣。臣竊謂敵使之來。所係皆大。內外臣寮。事就劄子論及此事者。願陛下。悉以降付三省樞密院。使輔弼大臣。集侍從官。預加熟議。使應酬之間。不至失誤。庶無後悔。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亦請詢可否於衆。檜乃白上。下此詔焉。

胡益封事。稱。實文閣直學士知台州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中書舍人樓炤。試給事中。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權禮部侍郎。兼侍講。焞固辭不拜。宗正少卿張詢。為太常少卿。日。歷無此。本官。名在十一月。故。因尹焞改除。遂書之。當求本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蓋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蹟有實。別無符合外國。誑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為過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為後證。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為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上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爾有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尚爾爾。爾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兵民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爲心。所宜屈己和戎。以圖所欲。賴卿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疏虞。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

壬寅。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竊惟敵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來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族。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信然。而羣臣未敢以為信然。竊致其說。蓋以謂彼非畏我兵甲之盛也。非憚我土地形勢之強也。而慮有此議。狼子野心。未易測也。論者謂中原之地。彼自知決不能得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因廢豫。人心遂疑。懼我乘間恢復土地也。故有此議。又謂契丹林牙。漸有與復之勢。彼既與我為深讎。非施大恩於我。無以結無窮之援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國上下厭兵。為日久矣。姑務休息。故有此議。又謂敵帥屢死。新帥之立。懼不敢當。推避再四。與國人約。必盡歸我父母宗族。國人許之。然後敢立。故有此議。凡是數者。言皆有理。使敵計果出於此。可謂善自謀矣。陛下所以必信無疑。遂欲屈而聽之也。然茲事體大。振古所無。豈敢能為。實關天意。臣請一為陛下推原之。傳曰。天將與之。誰能廢之。臣請攻入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卒以無虞。天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敵師。天所贊也。歲在丙辰。再戰而卻劉豫。天所贊也。歲在丁巳。鄆瓌。叛乃為偽齊。廢滅之。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望陛下。姑少忍之。益務自治。益務

以來。信使方至。兵輒隨之。皆已然甚明之驗。不待放諸古而可知。况今敵人之在京師者。方建鎮南之號。增屯戍之守。閱戰艦。備糧糧。簡雙丁。無非為入犯之計。而我乃日夕冀望和議之成。豈不惑哉。恭惟陛下。仁孝誠至。哀慕深切。前迎奉梓宮之使。不得不遣。今既再往矣。梓宮之來。杳然無期。而託以議和。虛費時月。使彼策有休兵息民之意。則梓宮自當即還。和議一言可決。何必紛紛為他說乎。竊聞敵使方責我以招降之事。是求瑕玃耳。非講和也。本以迎梓宮而遣使。今乃反致毀隙。豈非自取哉。伏望陛下。以越為心。以楚為戒。無忘大恥。無惑和議。堅心定志。一於自治。使政事修於內。兵將強於外。則將不求而自和矣。臣竊謂敵使之來。所係皆大。內外臣寮。事就劄子論及此事者。願陛下。悉以降付三省樞密院。使輔弼大臣。集侍從官。預加熟議。使應酬之間。不至失誤。庶無後悔。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亦請詢可否於衆。檜乃白上。下此詔焉。

胡益封事。稱。實文閣直學士知台州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中書舍人樓炤。試給事中。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權禮部侍郎。兼侍講。焞固辭不拜。宗正少卿張詢。為太常少卿。日。歷無此。本官。名在十一月。故。因尹焞改除。遂書之。當求本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蓋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蹟有實。別無符合外國。誑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為過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為後證。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為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上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爾有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尚爾爾。爾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兵民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爲心。所宜屈己和戎。以圖所欲。賴卿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疏虞。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

壬寅。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竊惟敵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來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族。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信然。而羣臣未敢以為信然。竊致其說。蓋以謂彼非畏我兵甲之盛也。非憚我土地形勢之強也。而慮有此議。狼子野心。未易測也。論者謂中原之地。彼自知決不能得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因廢豫。人心遂疑。懼我乘間恢復土地也。故有此議。又謂契丹林牙。漸有與復之勢。彼既與我為深讎。非施大恩於我。無以結無窮之援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國上下厭兵。為日久矣。姑務休息。故有此議。又謂敵帥屢死。新帥之立。懼不敢當。推避再四。與國人約。必盡歸我父母宗族。國人許之。然後敢立。故有此議。凡是數者。言皆有理。使敵計果出於此。可謂善自謀矣。陛下所以必信無疑。遂欲屈而聽之也。然茲事體大。振古所無。豈敢能為。實關天意。臣請一為陛下推原之。傳曰。天將與之。誰能廢之。臣請攻入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卒以無虞。天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敵師。天所贊也。歲在丙辰。再戰而卻劉豫。天所贊也。歲在丁巳。鄆瓌。叛乃為偽齊。廢滅之。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望陛下。姑少忍之。益務自治。益務

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望陛下。姑少忍之。益務自治。益務

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望陛下。姑少忍之。益務自治。益務

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望陛下。姑少忍之。益務自治。益務

憂疑。道路未詳其本末。至彼小吏。轉誣柄臣。久將自明。何罪之有。至是。乃議責銓。檄批旨曰。北使及境。朝廷夙夜講究。務欲上下安帖。貴得和好久遠。胡銓身為樞屬。既有所見。自合就使長建白。乃狂妄上書。語言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衆。劫持朝廷。可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昭州編管。永不收敘。令臨安府差使臣兵級押發前去。候到具月日開奏。仍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深知朕安民和衆之意。時銓妻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秘書省正字范如圭與敕令所刪定官方。時見吏部侍郎晏敦復。爲銓求緩。敦復曰。頃嘗言秦檜之姦。諸公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狀。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不爲。敦復即往見守臣徽猷。開待制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譴。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還矣。

壬子。左通直郎胡銓送吏部與廣南監當。銓既竄斥。秦檜孫近又奏銓所上封章。言及臣等。若重加竄責。於臣等分義有所不安。欲望聖慈。更加寬宥。遂諫勾龍如淵。李誼。鄭剛中亦共救解之。乃以銓監昭州鹽倉。銓之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秦檜大恨之。此據銓自跋或詔書及紹興正論參修。銓稱秦檜孫近。鄭剛中。李誼。勾龍如淵。夜中同上殿引致。上稱難處。特免昭州之徒。而日歷及他書皆不見。蓋諱文字。銓自記必密。但謂如淵爲給事中。則誤耳。正論云。陳剛中任寺丞。而銓所記以爲鼓院。二書不同。致之日歷。六年四月丙午。左宣教郎陳剛中除太府寺丞。替王師心成資。剛中。今太府寺題名。皆無二人姓名。蓋中間有官待。次者皆資。故也。鼓院題名。起於紹興十六年。亦無剛中姓名。今且從銓所記。俟改剛中紹興十年八月壬申行遣。是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與義薨於湖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四

【紹興八年】十有二月。(按)是月。癸丑朔。甲寅。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趙鼎充醴泉觀使。免奉朝請。從所請也。中衛大夫貴州防禦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右軍統制杜琳降橫行遙郡二官。琳擅遣士卒過淮採薪。爲敵人掩執以去。韓世忠勅之。故有是命。

乙卯。左朝奉大夫主管洪州玉隆觀馮楫守宗正少卿。假徽猷閣待制。爲國信計議副使。楫既罷歸。行至鎮江。復召楫入對。奏疏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經有權。願所遇何如耳。遇經事而可以守常。則何以權爲。遭變事而斬於有濟。烏可舍權而不用焉。國家自靖康以來。敵人南侵。二聖北狩。族屬臣民。隨寓沙漠。宗廟陵寢。遙居僞境。繼而太上皇帝訃至。梓宮未還。豈獨陛下羹牆之念。造次不忘。凡百臣子。孰不痛憤。昨緣朝廷遣使請上皇梓宮。使還。道敵人講和之言。從而應之。往返通好。竊聞比有許遠地歸梓宮之報。然索禮太高。朝廷未有所處。使人躋境上而稽於過界。道途之議。皆云。士大夫有不可屈之言。諸大將有君辱則臣辱之說。咸欲奉兵以示威。臣恐此聲若出。萬一有妨和議。則幾會何時可復得耶。使金人無還地歸梓宮之意。固不敢自屈以奉彼。如或有之。是陛下之屈。迺爲父母兄弟宗廟陵寢。祖宗境土。族屬臣民而屈耳。爲父母兄弟宗廟陵寢。是屈而行孝弟也。爲祖宗境土。族屬臣民。是屈而施仁慈也。陛下少降其

禮而能返父母兄弟族屬臣民於舊都。還祖宗境土於版籍。復宗廟陵寢於邦內。一舉而兼備孝弟仁慈之四德。自古帝王之用心。何以加於此乎。然所謂屈者。豈真我辱哉。循斯須之權耳。適伸之階也。會稽之役。勾踐屈於吳王。卒能破吳。鴻門之會。高祖屈於項羽。卒能興漢。然則茲屈也。非所以為伸歟。假如諸大將不許陛下降禮以就之。自非同心協謀。一戎衣可以空敵庭。然後上皇梓宮可還。太母淵聖變與可復。族屬臣民可返。宗廟陵寢可安。臣恐敵庭未易遠空也。藉能空之。兩國又須交兵。殘害億萬生靈之性命。而後底定。豈若不血一刃。而遂如所欲乎。臣願陛下毋惑士大夫之言。毋拘諸將之議。斷自淵衷。度利多。少則行之。備陛下俄頃少降萬乘之尊。果得金人革心。歸上皇之梓宮。還太母。淵聖之靈駕。返我族屬。臣民。復我故疆境土。則是陛下於十有餘年。渺茫懷想之中。一日之間。母子兄弟復得相見。宗廟陵寢復得奉祀。族屬臣民復得綏睦。臣謂累世南面之樂。未有如陛下今日之樂也。臣所以不避忌諱。而妄為陛下陳之。雖然。自古和不能獨成。有威然後能成。和而有威。其和乃固。如專任和而廢威。使彼以信來。夫復何疑。其或繼之以詐。將何以待之哉。臣願陛下。諭使人篤於講和。敕將帥嚴於修備。實效於使人歸功於將帥。降禮以成和議。嚴備以固和好。如是則有萬全之功。無不測之患矣。上覽疏。即日除檄故官與王倫偕見使人議事。

丙辰。詔曰。朕以眇躬。撫茲艱運。越自初載。痛二帝之蒙塵。故茲累年。每卑辭而遣使。不難屈己。徒以為親雖悉意於經營。終未得其要領。昨者驚傳諱問。恭請梓宮。彼方以講好而來。此固當度宜而應。朕念陵寢在遠。梓宮未還。傷宗族之流離。哀軍民之重困。深惟所處。務適厥中。既朝慮而夕思。又廣詢而博訪。言或同異。正在兼收。事有從來。固非創議。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職在樞機之屬。分乖廉陛之儀。遂上封章。肆為凶悖。初投匭而未出。已騰棄而四傳。導倡陵犯之風。陰懷劫持之計。儻誠心於體國。但合輸忠。惟專意於取名。故茲眩衆。憫其淺慮。告爾多方。忽感胥動之浮言。庶圖可久之大計。時秦檜忍言者不已。故白上下。此詔以戒諭之。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鄭仲荀。提舉醴泉觀。仲荀既入見。遂有是命。尚書戶部員外郎錢觀復罷。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觀復性資陰狠。臺章數論其短。執政庇而留之。劉大中喪子。觀復隨其柩宿於城外。廉恥不立。故細之。丁巳。太府少卿耿自求直顯謨閣。知常州。軍器監丞李若虛守尚書戶部員外郎。直徽猷閣。提舉華州雲臺觀。汪召嗣知撫州。

戊午。秦檜奏。大金使名未正。乞令人與計議。改江南為宋。詔諭為國信。如不受封冊。不遣泛使。皆當先事言之。上曰。朕受祖宗二百年基業。為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肯受其封冊。象暨疆之後。兩國各自守境。每事不相關涉。惟正且生。辰遣使之外。非時不許往來。朕計已定。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乃以江南詔諭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禮。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

望於道。卑辭厚帛。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而往還遲遲。初不得其要約。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為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問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語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敵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顯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幣。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廢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勿慮弗圖。遽自屈服。所哀乞憐。黃延且暮之命。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者而從之。試尚書禮部侍郎曾開充實文閣待制。知婺州。先是秦檜嘗因語和議事曰。此事大係安危。關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爾。檜默然驚其言而罷。遂命出守開縣。改提舉江州太平觀。左奉議郎林待聘。試太府少卿。進士顏師與。特補右迪功郎。師與卓兒也。上以其卿故。官卓等三人。卓遺死。故改命焉。故左中大夫李回。再復資政殿學士。以其妻郭氏。訟劉大中挾情報怨也。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回嘗受張邦昌偽命。執政今來恩命。竊恐公議紛然。不允。詔劉大中所劾無實。盡還職名。依條與恩澤。其從偽一節。俟與范宗尹。謝克家別取旨。秦檜恨二人不已。故因事及之。

己未。吏部尚書李光參知政事。秦檜與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議初成。將揭榜。欲藉光名以鎮厭耳。上意亦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上乃許之。御史中丞勾龍如淵。上疏以振紀綱。辨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事為獻。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先是有詔。觀文殿學士孟庚。提舉萬壽觀。赴行在。如淵入對。論庚已試罔功。難以更加器使。上曰。朕蓋欲遣庚奉使。上又厲聲曰。在朝莫更有小人。如淵曰。如趙鼎為相。墮盡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使盡姦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亦竊朝廷美職。善罷去。上曰。卿如何不論。如淵曰。今士論見孟庚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庚一人。以正今日公論。其他一一。容臣為陛下別白之。上色稍解。翌日。以庚知嚴州。

孟庚初召及除。日歷全不見。據如淵退朝語云。爾今因如淵上附書之。以事致之。必在劉大中未落職之前。大中落職在癸亥。去此四日。事亦相近也。癸亥。秦檜奏。呂本中行。趙鼎修。皆宗史成。遷特進。詞云。謂合奉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踐霸。鼎為首相。於議和通使。未嘗不侖同議。論今命詞如此。皆鼎風旨。欲窺同和議之不成。為脫身之計。上因論己酉年。金人南渡之時。鼎為臺臣。尚欲與金人畫江為界。當時傳言。金國遣使來。遂留鼎於四明。接伴。既而盧仲自

軍中窺來非金使也。鼎追見朕於章安鎮。當時豈以議和為非。此事張守備見。今守赴江西大帥。去尚未還。卿可遣書問之。拾曰。便可錄此聖語付史館。

(按)日歷又云。臣等謹將遺書上明。照臨洞見。臣下以覆之。聖恩我哉。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劉大中落職。以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再論其不孝也。制曰。含齒之類。共知篤於愛親。垂髫之童。莫不羞稱不孝。豈有居儀刑之重任。為名教之罪人。民罔具瞻。朕有逸罰。大中頃由過聽。擢在要津。猥以小才。遂當大用。忘所生之天屬。視厥父如路人。爨煙不同。寢疾非問。事皆有狀。聞者寒心。人誰無親。咸所切齒。其詞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劉一止所作也。尚書都員外郎王居修罷。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論居修緣大臣姻故。違叨郎選。故黜之。布衣姚舉上書。詔賜東帛。

甲子。詔太府寺丞莫將所上封事。通曉世務。議論可采。令閣門引見上殿。將之書曰。臣竊見近者金使來聘。且許交河兩地界。還梓宮。歸東朝。淵聖皇族。議者雜然。益以為詐。已而見行人過索禮儀。又肆臆度之說。何衆人之難曉。一至於此。且夙夜以思。天之所以純佑陛下。無過此舉。深慮臆度之說。少眩聖意。陛下惜一日之屈。而隨其初心。臣聞夷狄亂華。無甚於晉。方十六國之長。雄於中原。相共吞滅者。皆夷狄耳。苟堅一舉而敗於合肥。李靖謂非謝玄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蓋時為慕容垂所陷也。由是言之。紛紛者之論。謂養吾兵威。一舉而足以滅敵者。亦不通乎古今之說也。孟子曰。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畏天者也。陛下以太王之心。行勾踐之策。達孝於父母。致恭於兄弟。敦睦於九族。一舉而悉如吾志。此天相陛下之明驗也。臣聞與師十萬。則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此危道也。今日之議成。雖未可以去兵。而亦可以少休兵矣。夫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此今日四川之事。大可慮也。今日之議成。則兵之戍於外者。可以移於近。兵之穴於食者。可以汰而減。與農桑而省饋餉。俾四方萬里。舉無科抑。忱惕之勞。顧不可乎。今關市重斂。商賈不通。財貨彫虛。錢貨空乏。公私掃地。赤立之際也。今日之議成。費可漸積。商可漸通。錢可漸增。變驚擾之習。為阜民歸遷徙之勞。為永業。俾城郭郊野。舉有還定之安。顧不可乎。是四事者。至易曉也。而紛紛之說。猶不喻焉。蓋亦未之思耳。或者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卑辭而益幣者。進也。臣應之曰。陛下遣使以和。請敵以和。非無約而請也。使人之來。徇律境上。舉止甚高。言辭頗倨。非卑辭也。敵以和。應出於實矣。在我所以自治而待之者。何如耳。非誦奇無以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臣於此多有說焉。使獲奉清閑之燕。以畢其說。非特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乙丑。詔紹興府兩班不帶遙郡宗室十八員。歲據上供米五百斛。令同判大宗正事士儂均給之。以士儂言宗室俸薄者不足於糴故也。徵猷開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錢伯言卒於嚴州。

丙寅。資政殿學士新知潭州王庶落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論庶之罪。以為薦用非人。屢遭繳駁。而歸罪後省。驕蹇自恣。不下堂廡。而倨見從官。傾耳側足。惟幸王倫不還。和議不成。使人及境。而色大沮。於是始有求去之請也。庶本趙鼎所薦。方劉大中之去。庶已不安。鼎之將去。庶愈不安。變詐百出。營救萬方。謂鼎不逐朝臣。為不成宰相手段。交結張戒。一日曰。此子不得了。得一事。及其去也。乃敢

冒言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伏望重行竄削。以明庶欺君罔上。愚弄天下之罪。制曰。庶大言以惑衆。小智以飾姦。既陳立異之辭。旋有壞成之意。倘謂和戎之非策。則雖執義以何慚。乃因知己之莫由。遂欲脫身而逃。第務死黨。寧知有君。其詞亦劉一止所作也。尚書考功員外郎李彌正。禮部員外郎高闕並罷。御史論彌正。閱與修神宗實錄。元豐之法。元祐之政。固二事也。范沖以元祐史臣之後。而膺論撰之職。則雖曰盡公。終亦致疑。此趙鼎之失也。厥書既成。閱日已久。縱有得失。後之作史者。尚得而去取之。必建重修之議。此張浚之過也。彌正舊校勘官。閱為史官。本非所長者也。至趙鼎再相。彌正乃以前日之罷。為不易逢之機。閱以前日之舉。為不得已之事。誕謾反覆。以備濟姦。伏望特行罷黜。以戒在位。故二人並罷。

直作臣察上言。而有謹按字。恐是郎剛中疏。

樞密院編修官趙雍上書曰。臣伏見金使到闕。朝見之禮。彌旬未決。宰執臺諫定長久之策。未得其中。意者陛下以梓宮未還。母兄在遠。急於迎見。或欲少抑禮節。以全大倫。此宜羣臣庶民仰體聖意。克贊孝心。何苦立為異論。然中外定分。誠不可亂其禮。且金人之禍。十五年矣。始者我不習兵。望風奔潰。其後民心銜痛。願雪國恥。淮上屢勝。金有懼我死戰之師。是以去春。我以上皇之喪。今歲示我以豫賊之廢。使我遭國凶計。見宅憂而弛征伐。喜廢豫賊。則釋怨而和好。皆彼淺近陋隘之術。而大臣不能洞照其姦。猥相與從事於遣使。彼得以忘我之事。我無以乘彼之隙。王倫一行。使旨屢變。反令邀求將見。名位錯亂。冠履易置。天傾地覆。莫甚於此。名號一屈。尚可望號令海縣。責備臣節。休息盜賊。固結人心。況金人肆禍。互古無比。我乃憑一介之使。忘千百年無窮之恥。更欲自屈。不知其可也。周赧王時。秦強楚弱。楚願和秦。約之武關。比其至也。閉關奪之。使效藩臣之禮。居三年。懷王發病卒。秦歸其喪。太子畏秦復娶秦女。以和。先臣司馬光曰。秦之不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婦。彼之給我以渺茫之梓宮。劫我以難從之稱號。世兄未見。乃先事謹均之二策。孰為得失乎。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報難報之讎。雪難雪之恥。精變天地。誠動金石。震國威。立法制。為匹夫匹婦復讎。而朝四夷於明堂。此陛下之職。而羣公所當盡心也。若膝一屈。則禮經掃地。拜或不暇。一歲遣使。再歲遣使。三歲遣使。國力大弊。所議無期。費歲月。殫財計。失人心。我之九廟。盡在臣妾。當此之時。陛下雖欲長侍母兄。度可如意乎。為今日之計。當以講和為中國一事。不必張皇。委宰相平見使者。遣使臣再議。直俟梓宮已還。母兄相見。然後徐議稱號。折中典禮。南北兄弟。自有故事。願陛下少抑一身孝愛之情。俯徇天下至正之論。臣不勝甚幸。

雍所上疏。未得本月日。且附此疏。移附金使入闕之前。

丁卯。左宣教郎王楊英為太常博士。楊英。丹陽人。獻所著補履箴十二篇。上召對。而有是命。戊辰。國信計議使王倫言。金使作詔。論江南四字。名目不正。奏檜曰。須是見得國書。恐封册事非便。上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人封册。日歷大臣奏檜曰。陛下堅守此兩句。臣謹按不受封册。上兩語。宜錄登待倫。倫又言。胡銓上書。首欲誅臣。乞正鼎鑊之罪。以明頌言。詔倫無罪可待。

己已王倫馮樞同班入對。湖北東西直撫使岳飛乞差胡邦用知靖州。上曰郡守牧民之官亦藩屏所寄當自朝廷選差若皆由將帥辟置非臂指之勢也。

庚午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入對。先是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韓世良至都堂見秦檜曰以上受金書欲行屈己之禮萬一軍民洶洶將若之何退至御史臺以其副上如淵且言今三大將在外他日見責以爾等為宿衛之臣乃令上行此禮不知何詞以對如淵告以諸公不須爾他日第令計議使取國書納入禁中必不行其他禮數沂中等以手加額曰若得如此天下萬幸如淵具以其言入奏且言今日和議實陛下以徽宗顯皇后梓宮與母兄之重在人國中宸心朝夕不遑寧處遂遣王倫奉使請和今日金人既遣報使齎書而來儻若不受必至歸曲於我一日與師彼則有辭此和議固不可壞而禮文之間動輒過當若不皮利害勉而從之則堂堂中國一旦遂為敵人屈已如臣管見必遣王倫與使人反復商議取得敵書納入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矣上曰果如此即無以加俟以此而付之

此意猶如淵退朝後修入如淵所記又曰如淵請對常取敵書之說曰昨日三衙楊沂中韓世良解潛來見臣將謂本來呈中丞此亦非其等生事遂有大庭三衙在外他日聞某等云爾等為宿衛之臣如何卻使官家行此禮數不知使某等如何辭對其所說大庭三衙蓋謂韓世良張浚岳飛也此言雖似挾持然亦此事涉大利害誠不可輕聽臣嘗以諸公不須如此他日只有令王倫取敵書納入禁中必不行其他禮數三人者以手加額曰若得如此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泰潞潞江鄂以至荆襄關陝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餘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敢賜金之事可行矣從之

庚午蓋付出之日也

辛未參知政事李光言諸路月椿最為民間重害而江東西為甚元降指揮許取撥應於上供封椿諸司并州縣等不以有無拘礙上供經制酒稅課利及漕司移用等錢椿辦如此州縣向自應辦不足今江西路漕司往往將移用等錢於逐州主管司專委通判拘收不許取撥致民不堪命欲下諸路應月椿錢許將諸色錢椿辦如有餘方許漕司拘收庶幾隨賦之民不致失業光又奏今日急務莫切於理財之政有避其名而因失其實者有無其實而徒存其名者未易概舉姑論其大者二事常平之法本出於漢耿壽昌今州縣錢穀有屬常平司者名色非一悉總於戶部右曹今乃以王安石之故而廢之既使香鹽司兼領又別差主管官一員而有司莫知適從錢穀因致失陷發運使本以總六路財計以漕輓中都饋餉為職兵興以來既無神輸今乃以糴買事委之其本錢無慮五六百萬緡皆從朝廷給降此國用所以益窘也望罷常平主管官依舊令香鹽司兼領能發運司其糴買經制等事令戶部侍郎專領庶幾名正而事成官省而職舉秦檜進呈上曰月椿事朕數為趙鼎言之鼎不以為意常平司當復置三省可條具取旨癸酉秘書省著作郎胡理尚書司勳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朱松秘書省著作佐郎張廣凌景夏秘書省正

字兼史館校勘常明范如圭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者上皇訃聞陛下宅大夏天下受其辱矣今者聞諸道路口語籍籍審如此是將辱在陛下之身臣等得其死為有名之時也人誰無死為君父死之為有宋宗社死之為古今臣子忠孝大訓死之豈為無名乎或難臣者曰彼將歸我淵聖皇帝歸我天枝之族屬歸我中原之故地重質以要我大義以動我是國人願願望之十年而未致者曾無亡矢遺鏃之費一朝而獲雖使主上為是一種類屈膝焉宜無所愛也豈與夫新垣衍帝秦倉猝之謀張儀掉闔之論同日道哉臣曰固也昔者劉項相持榮陽成皋之間管仲太公祖上約高祖降矣為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遠屈則分羹之語不敢出諸口而天下亦非劉氏有矣唯高祖不信不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而上下戮力焉故至於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而割鴻溝東西之約自至太公呂后自歸故敵不至於窮蹙敗亡之迫而與我連和者古無有也臣聞四太子者方據汴都晏然撫有中原之民關輔淮楚之備未始一日微而戊卒各不下數萬未有可圖之憂彼亦何憂何恐而一旦無故與我連和幡然若是何為也哉顧易曉爾彼狃夫薦食之威動則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喜為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業蓄銳俟時而事有不可測知者故不得不為和之說以誘我中國民力日就困竭而虜使之至無已時蓋坐繫敵國疲於奔命無出此計者不憚一費而獲永寧猶之可也今年秋如是矣冬又是矣明年又如如是子產之言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幾千人而國不亡臣所不忍聞也殫竭膏血以養驕惰之兵屯戍不用鬱其憤憤緩急則曰講和講和使此輩一旦藉口而召亂將何以弭其變哉故臣嘗謂秦之衛人金之和使兵家用一勝百之術也六國不悟衛人割地之無益故至於社稷不血食國家不悟敵使講和之得策其禍亦可勝道哉而況夷狄無義所從來久狼子野心鳴鏑於父子之親而乃嗜其甘言信之不惑其料事亦疏矣彼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解體我將帥以解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望我中國嗚呼思漢之赤子奈何至今而猶未悟也陛下躬會閱之行受夷狄之侮不過曰使獲仲東朝一日之養於天下是亦足矣追恤其他信如道路之言則敵人之要我不遜也至無稽也是坐而約降我也艱難以來彼苟可以毒我者無遺力矣獨欠約降一事爾今不慮而從之且梓宮何在在境已乎母后何在在淵聖皇帝何在在行已乎中原故地版圖何在在使者所已乎陛下奈何不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將不慮而從之以萬乘之尊冒險而僥倖彼敵者苟或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蹂躪以逞將焉避之哉劉豫之監甚未遠也當是時累百王倫何補救敗之際而倫之在金為功臣矣可得而追戮哉子思曰人主自威則衆謀不進事是而威之猶卻衆謀況未必威乎故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不可不察也臣等疏遠小臣然於行在與備一官司之列坐糜廩粟無以報大賜情迫理極義不受身冒干雷霆甘俟斧鉞臣等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如圭又言臣竊謂徽宗顯肅之靈母后淵聖之意所以眷眷焉庶幾得歸者以陛下身為皇帝有國有家故也陛下不顧安危輕身以從讎則我國家將為讎敵所有陛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梓宮盤輅其將安歸女真自以於陛下為不共戴天之讎雖陛下未能即日報復寧不慮陛下他日終為之害乎其所以揚言欲以梓

宮、母后、淵聖悉歸於我者。豈誠然哉。是欲以計取陛下而除己之害爾。陛下縱不受身。奈宗廟何。奈梓宮、皇太后何。奈淵聖何。今女真之使。以詔諭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以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忿怒。豈有聽陛下北面而為仇賊之臣哉。萬一陛下下曉天下之情。屈身於敵。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勿謂屈一己便可以得女真之權心。彼其無厭之求。事有窮已。設若擁梓宮而南。邀六飛奉迎於境。或強吾母后。淵聖為手書。以召陛下會於大河之北。或欲易吾之將相。去其所惡而用其所愛。又欲使其腹心之臣。來預吾之政事。如監於方伯之國者。又欲使吾散遣戍卒之兵。平治險隘。以利其戎車。能從之乎。凡此數者。一有不從。忿怒之兵。必不旋踵而至。豈如今日痛憤肝膽之際。明諭敵使而謝遣之。然後詔在廷之臣。與守邊之將。講明戰守之策。日夜飭厲。常若臨敵。表裏江淮。必足以防侵軼之患矣。願陛下枕戈嘗膽。深思此策而力圖之。則梓宮終有山陵之期。母后終有東朝之養。淵聖終免鴟原之難。陛下終得遂孝悌之心。而天下臣子。亦得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俯仰無所愧怍。與夫忍恥事讎。榮辱禍福。相去萬萬矣。時士大夫皆以和為不可。而如圭與王庶。會開戶部侍郎李綱。監察御史方庭實言之尤力。願陛下實其說。未得本當訪求增入之。

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韓肖胄以舊職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以肖胄為大金奉表報謝使。光山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僕備副之。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江西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統制本路屯駐軍馬買和仲龍以參知政事李光勳其輕佻妄作也。

丙子。金國詔諭使尙書右司侍郎張通古。明威將軍簽書樞密院事蕭哲至行在。首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以左僕射府館之。監察御史施庭臣為侍御史。庭臣抗章力贊和議。故有是除。胡元質成都丁祀。施庭臣除侍御史入謝。自陳在朝無擾。不意張觀權至此。太上曰。卿勿謂所為。弗以相語耶。此與張觀勳所云。全不同。今不取。命下。中外駭愕。詔左朝奉大夫沈該。選人陳懋。上書可採。懋改合

入官。該令閣門引見上殿。以該獻書言和議也。兵部侍郎權吏部尙書張彥言。陛下信王倫之虛詞。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禮。羣臣震懼。踴躍問措。仰惟聖孝。通於神明。固可使異類革心。惟我之聽。然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乃始可議。彼此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為說。意謂割地講和而已。凡陛下之所願欲。而加於聖心者。當是時也。在庭之臣。莫能正教。會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乎。為臣如此。何以生為。臣是以不避銜鉞之誅。再干天聽。伏望陛下俯詢輿情。稍寬聖慮。毋務欲速。緩以圖之。天下甚幸。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右諫議大夫李誼。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請至都堂與宰執議事。初。如淵既見上。陳取敵書之策。後數日。但聞朝論決欲行屈己之禮。軍民時出不平之語。聞之有可駭者。上自大臣。下至百執事。朝夕備備。恐此禮一行。或生意外之變。闔城百姓。有終夜不能寐者。而近旬常。到會稽之閒。民悉不安。於是入奏。同詔請對。又呼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在法許臺諫見宰執商議否。曰。有。

如淵取法視之。果然。乃入奏。即日有旨並許之。此據如淵退朝錄。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張通古來時。上與蔡攸已議。定而朝臣猶未食。許通古與朝臣抗禮。又欲上面拜金國之詔。議未定。故通古在館多。日未得引見。

丁丑。詔大金遣使前來。止為盡割陝西、河南故地。與我講和。許還梓宮。母后親族。餘無須索。慮士民不知。妄煽惑。令尙書省榜諭。起居郎劉一止。試中書舍人。司農寺丞。莫將。賜同進士出身。除起居郎。將入對。遂有是命。都省。黃下吏部。試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尙書。張彥。試吏部侍郎。晏敦復。言。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念兩宮之未復。不憚屈己。與虜議和。夙夜焦勞。誠心懇切。孜孜汲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退。從容獻納。庶幾天聽可回。卒不致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庭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為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恥。貶實定罪。殆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綱紀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嗤鄙之矣。今庭臣又以此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腹心。惟相阿附。變亂是非。豈不素國家之綱紀。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右史。如淵。庭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攷其平昔。奚所不為。陛下奈何。遂與此輩斷國論乎。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曰。小人成羣。斯可懼也。今如淵。庭臣。將輩。漸已成羣。豈國家之福哉。伏望睿斷。幡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幾杜羣狂之門。天下幸甚。至於議和。則王倫實為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所倚以為腹心。而信之如著龜者也。今其為言。自己二三事之端。倪蓋亦可見。更為陛下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愛此身。毋輕自屈。但務雪恥。以思復讐。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論以必得事實之意。告其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於我。然後徐議。所以報之之禮。似未晚也。如其變詐。將復誘我以虛詞。則是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勵將士。保疆場。自治自強。以聽天命。以俟天時。天時既至。何為不成。何求不得。伏願陛下少忍而已。所謂自強之策。豈有甚高難行之論。特患陛下不為而已。君臣上下。協力一心。定為規模。一新庶政。安往而不得哉。矧我將士。浸皆可用。比之往年。氣已數倍。萬一未能進取。以之自守。豈有餘矣。釋此不為。甘心卑辱之事。臣切惑之。仰惟陛下脫身艱難。苦危之中。保有國祚。一紀於茲。其所恃者不在人心乎。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皆已解體。備遂成屈己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陛下戒之。重之。臣世受國恩。身參法從。不敢自同衆人。是用輒敢盡言。夫言而犯雷霆之怒。罪固當死。不敢救正。而使陛下受屈辱之恥。罪亦當死。所有施庭臣。莫將。除命。更合取自聖旨。指揮。一止亦言。將丞九列。驟綴從班。人以爲將上書附和。議而得之。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以臣自爲地而不忠。乞併臣罷之。於是將。庭臣。皆不敢拜。時。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檜亦自知言切。恐得罪。遂託疾在告。檜使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樓炤。論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為直院。然亦使途耳。公疾平。宜早出。廣大駭曰。果有是言。愈不敢出矣。炤乃不主和議者。若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指哉。檜嘗思之。不過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

我一受邊官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人矣。檜不能奪遂止。按：謂行述所載執事與命事與檜數行狀全同而檜挾之謂以此為所為是時檜以兵侍檜檜吏部尚書而檜之則二人同上也。是日臺諫官勾龍如淵等再詣都堂議國書事。檜曰：若王倫商量不聽則如之何。如淵曰：正恐倫未能辦此亦嘗率易入文字請相公參政親見使人與議庶國事早濟。李光曰：此固不可憚第一至館中遂有如許禮數。如淵曰：事固如此然視人主之屈則有間矣。光默然遂召國信計議王倫副使馮檉至都堂。如淵語倫曰：公為使人通兩國之好凡事當於敵中反覆論定安有同敵使至此而後議者。倫泣且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敵中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激公使了取書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

戊寅如淵與李誼入對。上曰：士大夫但為身謀向使在明州時朕雖百拜亦不復問矣。上辭色俱厲。如淵曰：今日事勢與在明州時不同。誼曰：此事莫須召三大將來與之商議取具穩當乃可。上不答久之曰：王倫本秦使至此亦持兩端。秦檜素主此議今亦來求去去則無害他日金人只來求朕豈來求秦檜。二十七日己卯上召倫入對責以取書事是晚倫見使人商議以一二策勸之使人惶恐遂許明日上詔宰執就館見使人受國書納入人情始安。或曰：時欲行此禮宰臣秦檜未有以處因問給事中焯焯舉書諒陰三年不可言之句以對檜悟於是上不出而檜稱家宰即館中受書以歸敵使始知朝廷有人此聞之於王師意。此通如淵通朝檜修入。如淵又言講和之事緊關利害禮文之閒所當商榷其餘大議蓋已素定初不待道塗之言而決也。沈該輕狃俗子素無循行近因上書亦蒙召對深慮希進之人迎合聖意自此妄有陳獻乘時獵取官職有紊紀綱為害不細望賜寢罷先是張燾奏教復因論施廷臣莫將除命亦言該賊吏不當由完散召對至是遂寢。尚書右司員外郎范同直實文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從所請也。

己卯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權吏部尚書張巖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炤中書舍人兼資善堂翊善蘇符權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對。（按）此時兵部侍郎吳玠臣等聞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自古人君施設注措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為可士大夫以為可民庶以為可軍士以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竊惑之仰惟陛下獨以為可者謂梓宮可歸也淵聖可還也母后可復也宗族土地可得也國人以為可者謂敵人素多變詐今持虛文以來而梓宮未歸淵聖未還母后未復宗族土地未得何可遽為卑辱之事此公論也以陛下聖孝固無所不盡然天下公論又不可不從使天誘其衷敵果悔禍惟我之從而梓宮已歸淵聖已還母后已復宗室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倘有可議豈有但信其虛辭一未有所得而遂欲屈膝以從之乎一屈之後將舉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

必可得而我之為國日蹙月削遂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敵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敵帥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為之不平況肯使陛下不顧羣議斷而行之萬一乘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晏之事要見於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輿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衆情毋遂致屈而後國之不勝幸甚。上覽奏怒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納忠朕甚喜士大夫盡忠如此然朕不必至為敵所紿方且熟議若決非詐偽然後可從。如不然當拘留其人再遣使審問虛實。檜等頓首謝奏。所草也。新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讀尹焞言：臣伏見本朝戎狄之禍互古未聞中國無人致以猜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願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愛戴國勢可保設若人心輕搖豈至今日前年徽宗皇帝事德皇后崩問遠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亦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遂使敵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必為此議則人心自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臣觀陛下所以不願衆說力求和好者不過謂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人掌中不

知敵人之情專向姦詐敵人之求無有紀極坐竭幣帛斂及百姓感動人心沮喪士氣異時悔之固無及已。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將信仇敵之譎詐而觀其肯和以舒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欲與陛下抗禮於庭復使陛下北面其君則是降也非和也。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且猶不可況實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或以為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儻或果然尤當訓飭號令申嚴賞罰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向何和之為務。時近臣皆入焯以疾固辭新命乃上此疏及移書秦檜言：今敵使在庭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危則中國號令皆從敵出國事廢置皆從敵命辱侵陵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議聞疑貳將帥有誨奪奪權之害姦宄生心大勢奈何將見敵人坐收成功相公被天下之責無所歸咎願相公從容榻前力陳大計以謂敵人與我有不戴天之讎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為口實賈怨誨兵自困自斃豈真忍為此議。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然亦自是未聞敵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敵人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觀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悌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檜得其書已不樂讀至小智子義之語乃大怒之。

庚辰尚書右僕射秦檜見金國使人於其館受國書以歸前一日從官既對上召王倫責其取書事倫見北使張通古以一二策勸之通古亦恐遂請明日。此據勿道如或曰：時欲行此禮檜未有以處因問給事

中直學士院樓焯焯舉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句以對槍悟於是上不出而槍攝家幸受書

前三日丁丑勾龍如淵圖畫時已約略載通古猶從百官備禮迎其書槍乃命三省樞密院使朝服乘馬導素

入此處又為記通古尤授國書總管故授及之

約而槍必欲屈已天下咎之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紹興諸和錄載金人國書略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期四方寧謐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

望於途矣欲望特詔有司檢照近年體例參酌中制將所得恩例凡使者在鋪及至界首者比舊減三分

之二汴京或燕中者減半直至金國者全破庶幾久而可行詔三省樞密院照會

是月尚書吏部員外郎王次翁試秘書少監

歸虛恨乃烏蠻之別種所居高山之後夷人以高為虛以後為恨故名焉其地東接馬湖南抵邛部川北

接中鎮地方三百里疆落數十天祥以前朝廷歲以酒食犒勞嘉麟間始入寇遂徙寨於陽山江北以避

之紹聖間乞於嘉州博易不許至是遣其徒來忠鎮寨為漢人所殺蠻益驕悍有判官田二三本新津縣

吏也亡命蠻中常甚歷階為邊患遂舉族入寇轉掠忠鎮十二村民殆盡

金右副元帥宗弼所喜累遷知同州及敵虜偽齊世輔乃與其徒王世忠領遇等潛謀遣使臣白彥忠等

持書抵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使出兵為外應是冬左監軍薩里干自大同之陝西見左都監布爾噶蘇議

割地事薩里干每過郡邑必須使將吏妻女侍飲世輔忿之比過同州世輔乃偽稱足疾伏兵州廨因犒

其從者醉而悉殺之遂縛薩里干上馬欲以南歸敵騎追及之世輔與親校崔皋拓跋忠等數十人決圍

而出且戰且前至五交原追騎益衆世輔謂曰迫我急即殺之矣故敵騎尾而不迫世輔度乘寡不敵乃

解薩里干縛折箭為誓縱之使去時洛水溢世輔無舟不得渡敵人又會兵斷其歸路世輔遂奔夏州其

父同州觀察使永奇及其家百餘人皆為敵所族世輔清州人也

帥薩里干來同州謀殺世輔世輔伏兵州廨執薩里干率兵走中塗薩里干欲執我何往也世輔曰往江南歸大宋耳薩里干

曰若往江南江南與大金議和以河南之地許歸江南江南喜於得地講和必送我歸本國汝則被害矣世輔曰何以為信薩里干乃於

近體諸衣中取出一文字即金國主密發來退地之文世輔信之遂暫放薩里干令去世輔出奔為金人所迫且行且戰其下皆盡金人

遂殺世輔一家親屬此所云與諸書差不同但夢華錄今年五月恐太早薩里干小歷祭之今秋今從張師節要附今年冬更須參考世輔

行迹薩里干召公計事公疑不利於己稱疾不往薩里干怒領兵數百人欲以掩公以張師節要附今年冬更須參考世輔

蘇計事非為掩世輔而出蓋行迹容有潤色也行迹又稱世輔與薩里干折三箭為誓令與一聖還疆土及毋殺同州之民今不盡載

是歲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潼川府資普州廣安軍創清酒務歲收息錢四十五萬緡舊成都酒務

豫備變背國。原其本心。實非得已。其子孫親屬。並令依舊參注。無官者仍許應舉。軍興以來。州縣失守。投降之人。不以存亡。並與敘復。子孫依無過人例。靖康圍城。僞命。及因苗傅。劉正彥。名在罪籍。見今拘管編置者。並放逐便。未經敘用者。與收敘。紹興八年。特奏名進士。試入第五等人。並特依下州文學恩例。江浙諸路。今年和預買。納餉。每匹特免一貫文。江西。湖廣等路。見有盜賊。嘯聚去處。並許自新。前罪一切不問。日。原全不以此故。書條件。端明殿學士。提舉陝安府洞霄宮。徐俯。上表賀曰。禍福倚伏。情偽多端。恐未盡於今。以昭典刑。和議條件。

事機。當復勢於聖慮。湖北京西。宜撫使岳飛。表曰。救暫急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飛。幕客左承務郎張節。夫之文也。秦檜讀之大怒。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玠。時兼知開州。其幕客擬為表以賀。玠。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玠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客謝不及。責授秘書少監張浚。在永州。見議和詔書。移書參知政事孫近。大略曰。魯仲連不肯尊秦為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發過而大。況我至仇深隙。乃欲修好。而伴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已。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觀之謀。皆或有之矣。浚。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啓沃。又以書抵參知政事李光。論之。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榮州防禦使。知開門事。藍公佐。為宜州觀察使。副之。許歲貢銀絹共五十萬匹。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五

【紹興九年】歲次己未。金熙宗宣天贊二年。時已定都臨安。故自此歲首不書上所在。春正月壬午朔。詔大金已遣使通和。割還故地。應官司行移文字。務存兩國大體。不得輒加詆斥。布告中外。各令知悉。

癸未。新除起居郎莫將。試司農卿。充伴送使。侍御史施庭臣。守起居郎。庭臣之制。有云。爾抗忠不回。見其體貌。此時蘇符。對一止。並為舍人。未知何人所作也。

乙酉。左通直郎新監州鹽倉。胡銓。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宰相秦檜。參知政事孫近。言。銓。昨上書。思慮有所不及。言語過當。不足深責。兼書中專誣臣等。若不陳乞。稍加甄敘。則是臣等身為輔弼。區區與小官校曲直。失大臣體。故有是命。

丙戌。以金人來和。大赦天下。教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則戡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炤。所草也。應河南新復路分。見任文武官。各安職守。並不

最置。山。秦。士。秦。等。優。與。推。恩。應。陝。西。掌。兵。官。昨。緣。撫。取。失。宜。致。有。離。散。非。其。平。心。今。來。既。已。歸。還。各。仰。安。職。應。進。士。諸。科。會。因。劉。豫。僞。命。得。解。者。並。與。理。為。舉。數。應。新。復。州。縣。放。免。苗。稅。三。年。差。徭。五。年。應。兩。淮。荆。襄。川。陝。新。舊。宣。撫。使。及。三。衝。管。軍。並。特。取。旨。優。異。第。賞。統。兵。官。等。第。推。恩。內。外。諸。軍。並。與。輜。設。張。邦。昌。劉。

剛則四支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為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十有餘年。寵將養兵。殫財曲意之計。一旦積於空虛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昔太祖皇帝之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安知大金之計不出於此乎。豈吾太祖行之而陛下不悟者乎。伏讀正月五日敕文曰。戡宇內之干戈。又奉聖旨。不得誣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為用。范增之語項王曰。天下大定矣。君王自圖之。可不鑒哉。臣聞張良為漢王借前箸以籌楚趙之謀。為漢王不能制項王死命。遠欲效武王休馬息牛。具陳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雖與取天下。審如詔旨。臣恐將士解體。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然則計將安出。或謂彼國新主厭兵。乃有此議。臣謂使其果有厭兵之心。正當乘其懈而擊之。如其不然。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陛下必知所決擇矣。臣聞陛下遣侍從宗臣。祗謁宮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此正詩人榜徨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攜幼。感激而聽語者。少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陛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歟。遠地之恩。孰少孰多。而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日樂生。今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嚮為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河北之人。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南夫封事當在今年二月士燮張漸行之後今因降旨附見 南夫又為表賀曰。

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歎。秦檜大惡之。宗正少卿馮權權尚書禮部侍郎。以國信計議之勢也。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試宗正少卿。詔故追復宣州觀察使曲端。貼還合得恩澤。已丑。詔以黃金一千兩。附北使張通古進納兩宮。時通古與報謝使韓肖胄先行。而京東淮東宜撫處置使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為紅巾。俟通古過。則劫之。以壞和議。肖胄至揚州。世忠將郝栻密以告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胡紡。紡白之肖胄。故通古自真和由淮西以去。世忠怒。追栻欲殺之。栻棄家依岳飛軍中。世忠奏知鄂州范滂縱之。滂坐奪官。編管汀州。仍命鄂州拘滂。俟獲。栻訖赴貶所。日麻無此。今以紹興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世忠乞狀修入

放范滂。通古性聰敏。秦檜以胡銓封事示之。通古一覽即能誦。庚寅。以金人歸河南地。命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少師萬壽觀使榮國公劉光世。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揚武翊運功臣少保京東淮東宜撫處置使韓世忠。遷少師。少保淮西宜撫使張俊。賜號安民靖難功臣。遷少傅。自劉光世以下。其所領三鎮節鉞。皆如舊。用講和恩也。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復觀文殿學士。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永州居住。張浚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浚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鑿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今日事之虛實。姑置未論。借令敵中有故。上下分襟。天淵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願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爭。一旦北面事敵。聽其號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大

小將帥。孰不解體。陛下將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外國。可以削平禍難。遂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於秦。一往而不返。遂令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以為今之戒矣。臣日夜思念。此國之大事也。陛下宜深慮之。熟謀之。今從約之早。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說。以答敵人之詭秘。措置失序。臣不勝寒心。輒不自量。為陛下再計。圖今以往。使之遷延生事。姑緩一時。謝絕使人可也。明告以利害。詳諭以曲直可也。萬一有如下。太公呂后之歸。便當博詢諸帥。獎勵將士。以圖恢復之實。逼之以大勢。使其人心終至於乖離。示之以威。將使其內釁不能以遽息。國家猶可立也。左中大夫劉大中。左通議大夫王庶。並復端明殿學士。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新除左通直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為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以和議不合。力辭新命。章十上。乃有是旨。焞五辭不拜。太府少卿林待聘。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左朝請大夫施炯。為太府少卿。靜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知鼎州。故事。置四川都轉運使。以掌軍儲。而四路漕司各領經費。都漕司蓋不得與。其後起復直祕閣高士瑰。為四川轉運判官。乃以糴軍糧為詞。請下四路漕司。不拘司分名色。盡行剗刷。應副。許之。至是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如此是於歲約軍需之外。暗侵諸路漕司歲計。勢必及民。凋瘵之餘。何以堪此。詔制置司措置。成都記。士瑰以二月初三日到任。此時已置官而未行也。

壬辰。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宜撫使岳飛。保平靜難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並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虞候保成軍節度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為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飛以議和非計。累表辭所進官。不許。太常少卿張栻。直龍圖閣。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絢不肯議敵使朝見禮儀。以病告而有是命。此以紹興正論修入 祕閣修撰知饒州會統守太常少卿。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會開知徽州。

癸巳。詔建皇太后宮室於大內。以舊承慶院為之。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江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解潛。以論事不合。求罷。為建寧軍承宣使。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紹興壬戌。龍解潛曰。雖云講和。敵性難測。不若姑圖大軍之中。於江之北。觀其聲。公其為我軍。以陳此事。解用其指。為制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檜之語。韓云。何以不素告我。而遂為是耶。韓覺秦詞色有異。倉卒惶急。即云。世忠不識字。此乃解潛為之。使某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竟死。檜外。張子紹云。接潛以此年罷馬。世忠時在淮東。十一年四月。乃罷三帥兵。十四年三月。潛坐。鼎客。其外。皆與此不合。按。七年十二月。權奏令世忠自楚州移屯鎮江。世忠言。敵情難測。乞圖此軍。遂撤江淮上從之時。趙鼎當國。明清記也。然。小。解潛。起居舍人。辭徵言卒。徵言雅為趙鼎所知。會秦檜於上前。論和議事。徵言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遂中寒疾而卒。上念之。賜其家百緡。甲午。金人所命知宿州趙榮。以城來歸。榮不俟割地。首先納款。由是金人怒之。

乙未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楊煒獻書於參知政事李光論和議事大略以謂虜者敵人求和乃遣詔諭使至以無禮臣我舉國誼譁議論不一閣下召來造朝遠復合爲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閣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實詔取執政權自靖康國破主上南狩無厭之敵既數廣陵又襲吳中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所幸神靈庇護社稷有主比年以來敵人知我不可以兵取也又恐我國勢或至於遂強也汲汲然萬里遣使見報以太上之喪以探朝廷意謂我若遣使而有請則唱爲議和空我之關困我之師復割中原爲一大餌以釣江南且向竭中原舉天下實一燕薊猶不三年而遂弊況今欲竭江南偏在一方求實中原不知空空之地屏老孤寡既不可賦所謂按月所支一切調度何從出乎東南數十州所有幾何頻年以來換度糜爛官爵出賣戶帖預借和買頭會箕歛衰世措克之法略已盡行剝膚椎髓無所不至膏血無餘不知何出乎加之供奉禮物動計百萬異時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欲是以江海實漏卮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敵人並無須求煒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鐘也哉倘或梓宮可還真偽未辨如爲所欺彼且恃爲大恩百索累至江南無立卓矣倘何有於中原哉自古連和結好講鄰國之歡以求偃兵息民者固多有之若乃我小而彼大我弱而彼強我衰而彼盛乃欲請和以幸且暮之存擒縱在彼是速滅亡而已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據諸國亦嘗告和於本朝矣未嘗不納之和也及其機可乘則命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其寄耳曾何害於和哉南唐李煜嘗自貶尊稱降損省府取媚本朝以乞須臾之命然卒亦無效此蓋強弱盛衰之理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國家兵籍非不甚衆諸將非不有人但當謹謀於帷幄收敵幣以賞將士期之歲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宮之不還太后淵聖之不歸乃求臣事於敵人豈不哀哉設若主上睿謀獨斷未悟敵機閣下固當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鼎鑊在前當無顧避此誠越國之男子也丞相秦公方且含垢忍恥專爲誤國之謀傾心敵人猶虛杞以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盛美稱祿山非煒疏遠之言能入也參政孫公煒之男子平生鯁鯁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之今日之可任春秋之責者惟閣下耳願閣下盡發敵人之詐歷告吾君罷絕使命收還金幣正天下之尊號薄敵人之聘禮設諸將兵備揚問罪之先聲傳檄中原各保境土人自爲戰以待王師一切改轍而圖之如閣下姑欲愛惜名位隨羣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敵必可信和必可講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實以典憲煒所不辭書幾數千言其大略如此煒山陰人也

丙申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鏐特選一官鏐以國朝建隆至元符信史屢更書多重複乃以七朝國史自帝紀志傳外益以宰執宗室世表公卿百官年表常同爲中執法言於朝詔鏐奉祠中視史官之秩尙方給劄奏御至是鏐以元祐八年補錄及七朝史上之故有是命然鏐所修未及半也其後爲秦檜所沮不克成是日金石副元帥潘王宗弼始以割地詔下宿州金主宣詔河南吏民略曰頃立齊豫以守南夏累年於茲天其意者不忍遺宋氏社稷猶爾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假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爲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心無忘我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

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無貽悔吝此書紹興議和錄有之略載其語以見金人亦知天意人心之所在也又命官吏軍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行臺尙書省特會嚴近準尙書省降對契丹字詔書今謂其抄白在兼會朝廷已遣人使於實盧至時雖以陳告須合議先開示一應見在河南諸州官中已據人數外其餘官百姓使役軍民等至有不同原係河南人如願歸山東河北者並聽仍仰所在官司各具所就事宜先次告陳須至指揮右下宿州可驗照即日詔書內事理意就便作指揮所轄處分明曉諭大小職官軍民備道書老列令一一仔細會各不離本鄉及父母墳塚俟安業住坐水致信義實爲大事不得致違誤前失付宿州準此天眷二年正月十五日金中樞書云送契元帥同四太子撥遣兵來賊劉豫未敢明言割地事尙稱欲自有之任張孝純爲行臺丞相放致寬恤以鼓忠義先次計置般運解送河次遊張通古蕭曾來皆元帥定事初約俟蕭張奉使回見得可否方於河南出示割地文字紹於今年正月間陝西帥司申報夏國大軍壓境并密封夏國榜來時四太子方在東京慮背腹受敵於失措大急先發對外文字前往陝西方解其事此

丁酉詔淵聖皇帝宮殿令臨安府計度修建時胡寅丁父喪居衡州以書抵張俊曰聞敵人果欲以河南地授我則應接當謹始十餘年間凡有詔令必以恢復中原爲言所以係百姓心也今乃於臨安增修地后淵聖宮殿是不爲北遷之計也然則居杭者乃實情而恢復者乃空言耳一未是也既下赦令免三年租稅五年徭役軍兵依元來營分招收不知何處運物支給及官吏所請應有從出若取於民則赦令所言是罔新附之民也不取於民何以給之二未是也中原之地一是敵人強暴所向憑陵二是世間人不知有三綱動則投拜甚則僭叛號令之初要當申明大義以示勸戒而張楚劉齊並以本非獲已處之自今而後誰不利此三未是也不知公以爲何如實此書必在二月已後今因詳見淵聖宮殿附書之太常少卿曾統爲殿中侍御史

詔發運經制司去發運二字以戶部長貳一員兼領初參知政事李光請罷發運司事下三省事見去年十二月

至是三省請別置副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巡按諸路以檢察內外官司失陷錢物舉催未到綱運措置權買及總領常平爲職左宜教郎江東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鏞能鏞范冲所引也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劾諸路監司守貳之不職者九人論鏞反覆奸佞苛刻擾民故並罷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陳泉觀使趙鼎引宮弼王安石例再乞納節不許

戊戌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故事王倫爲東京留守兼權開封府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醴泉觀郭仲荀爲太尉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召汴京行臺尙書左丞相張孝純赴行在所孝純自漸乃白右副元帥潘王宗弼以儀同三司致仕歸徐州滕縣熊克小原云孝純致仕而卒按十一年宗弼所上書云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則孝純未死也尙書戶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湖荆浙閩廣路經制使司農少卿張盡直徽猷閣權發遣經制判官徽猷閣待制江准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知鎮江府右諫議大夫李誼言丙戌赦書一切甄敘恐忠邪不分功罪不別臣謂左右賣國虧損名教之人宜不在甄別之列其餘名存白簡重者未及二年輕者未及半

年並未許收。詔令三省鈐量取之。

己巳。少師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為陝西宣撫使。

熱克小原書胡世將陝西宣撫使按諸書世將陝西宣撫使

保平靜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為四川宣撫使。內陝西路階、成等州。

聽玠節制如舊。命內侍齎告以賜。上因光世除命。諭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臣。專在拊循遺民。勸課農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慮內以事外也。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丙戌。赦書劉大中。王庶並復職。大中之罪在不孝。庶之罪在欺君。落職未及一月。例蒙甄敘。蓋朝廷不肯任怨耳。臣任言責。亦復避之。則凡賞刑失當。誰為陛下言哉。奏檜進呈。二人之命遂寢。趙姓之遺也。秦檜會言者。論大中之罪遂再奪職。 東京留守充交割地界等使王倫。副使藍公佐辭行。秘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言和議既諧。則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既息。則上下相蒙之可畏。臣聞前日王倫之行。未嘗一詣敵廷。此必有深謀至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視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於我哉。臣又聞敵之遷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雞豚狗彘。靡有遺者。是豈能有愛於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順之本意哉。敵使既去。所宜深詔執事。交修庶政。申戒邊吏。以敵人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厚賞士卒。褒寵諸將。以為息兵休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途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時。大則竄逐。小則罷黜。雖舉世非之而不顧。至有以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於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戒之。猶卻衆謀。況其非乎。是以小人窺其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膏膽。以圖中興。勿謂和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也。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為仇人役哉。

辛丑。詔故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內侍省副都知藍安石已贈保寧軍節度使。可特與賜諡。於是禮官定諡曰良恪。渡江後。官者之有諡。蓋自此始。

癸卯。四川宣撫司統制官王俊。張從儀。田晟。以修興元府。洋州。堤堰。既田增稅。各遷一官。仍賜宣撫使吳玠詔書獎諭。

丙午。徽宗皇帝大祥。上衰服詣几筵殿。易白羅袍。行祭奠之禮。前後不視事十日。宰臣率百官進名奉慰。

監察御史江西宣諭李棠言。盜賊未息。其弊有五。一曰。盜賊招安之後。不離鄉土。良民畏懼。未嘗易業。二曰。賊徒受招。初無後改。隨復作過。比所捕賊徒。腰間已有受招安公據。至五六道者。三曰。縣官縱縱。不以實聞。四曰。稅戶交通。苟免禍害。五曰。公吏受賂。多從脫免。五弊不去。盜賊無時而息。乞下帥臣監司守令。協心施行。從之。

庚戌。尚書戶部侍郎李彌遜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彌遜再章求去。乃有是命。右諫議大夫李誼言。

河南初復。江上未可撤屯。望密諭三京帥臣。凡東南逃歸軍校。毋得接納。庶幾長江守備。不至寡少。詔密付諸帥。

是月。名建康府晉司空下盡廟曰忠烈。偽熙河經略使慕容洎叛。洎在熙河十餘年。驍勇得衆。屢為邊患。及金人歸陝西地。洎慨然曰。吾何面目見朝廷。棄熙河去。居西夏。背唐兩界之間。有衆數千。洎又寇環州。經略使趙彬追及。與戰。洎原經略使張中彥率兵援之。洎敗走。其衆多降。初。偽齊知同州李世輔既奔夏州。其家悉為金人所害。夏國主乾順僞降制書。以世輔為靜難軍承宣使。郵延岐雍等路經略安撫使。時夏國承宣使除書如朝廷之內制。而御史中丞知制誥。亦皆繫階三省。自令僕以下。多闕而不除。世名者十幾一二而已。制今在利州大軍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六

【紹興九年二月】（按）是月 癸丑。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兵與糧。上曰。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爾司豈用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彈壓內寇足矣。至如餞糧。亦只據所入課利。養贖官兵。他日置權場。不患無錢。豈可虛內而事外耶。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曾不得尺帛斗粟。而府藏已耗竭矣。此可為戒。遂命淮西宣撫司。遣統領官右武大夫文州防禦使鄭誥。武略大夫唐林。以本部兵千人。從仲荀之任。

二月壬戌。勸會已降。指探差鄭誥。唐林將帶本軍。平馬。隨仲荀去。東京不知元降。指探在何日也。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煇為翰林學士。張通古之在館也。嘗詔煇委多出於煇筆。至是。真拜。中書舍人蘇符試給事中。仍兼資善堂翊善。大理少卿周聿充徽猷閣待制。陝西宣諭使。召少保醴泉觀使呂頤浩。龍圖閣直學士陳規。徽猷閣直學士仇愈赴行在。時陝西河南方謀帥。故並召之。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見上曰。如數故相。論其相業。固有短長。若以一路付之。豈不賢於愈。規輩方言及頤浩。上曰。頤浩若不去。趙鼎河東人。亦可去。上獨不及張浚。如淵曰。張浚勳在社稷。陛下豈能終忘之。上曰。亦須付之一路。特不可去陝西耳。既而新除陝西宣撫使劉光世之弟帶御器械光遠疏光世之短於言路。如淵再論光世不可遣。乃罷其行。遂趨召頤浩焉。勾龍如淵所言。並如淵退朝後。入但以云朝廷以帥材難得。遂遣至。

陳規仇魯輩如淵矣云云後旬日有旨除劉光世陝西宣撫使朝廷似欲以此過呂頤浩之行按光世除宣撫在正月十一日壬辰而規魯輩召在二月二日癸丑與如淵所記小差然去年十一月王庶除潭州時魯輩已有詔命今此當是召也林景野記云魯輩以宿憾除

直祕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謝祖信試太常少卿 新除左通直郎尹焞固辭待制講之命且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於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此當不量分職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自擢

春官未嘗供職以病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祗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按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臣今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伏望檢會累奏歸田里詔焞日下供職秦檜讀焞奏見時用二字深銜之

乙卯遣監察御史方廷實往三京淮北宣諭日下赴都堂商議職事 兼克小麻載廷實出使在正月丙戌蓋誤今從日麻 祕書郎王利用守監察御史 權禮部侍郎馮檣言和議既成所當措置以善其後一曰謹守盟誓望救諸將不得見小利而動以啓釁端二曰返關之計當徐圖雖建康亦未可輕徙三曰諸將並令居舊地屯田以贍軍四曰蜀兵可分往諸州就糧以省漕運五曰川茶自來運過陝西秦鳳博馬前此吳玠軍截留以自貿易既復五路當令茶馬司並遵舊法六曰前來汴京等處養兵之費全仰屯田用額給足因而行之自見其功創新措置恐難得效七曰陝西諸將以畏罪逃去今雖得歸恐不能無疑心當求心腹之人安慰之使無難調之患八曰河東北不屬割還地分萬一兩路人民逃歸受之則為失信要須先為措置免致生事詔三省樞密院相度行之

丙辰直祕閣知鄆州高公繪復為武經大夫遂州刺史兼開門宣贊舍人坐奉使無狀也初詔公繪副王倫出使公繪不行故有是命

丁巳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充東京副留守兼節度軍馬郭仲荀遷太尉充東京同留守 徽猷閣待制劉岑試尚書刑部侍郎 大理寺少卿周車權尚書刑部侍郎仍充陝西宣諭使

戊午殿中侍御史竹統試左諫議大夫除太常少卿謝祖信復為殿中侍御史前一日上諭秦檜曰朕欲用祖信為臺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機卿等可詔赴都堂與之議論秦檜奏臺諫乃天子耳目朝政闕失所當論列恐呼召至朝堂然後除授不能無嫌上曰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本是一體若使臺諫譏察大臣豈朕責任之意耶然檜卒不召翌日遂有是除 彰武軍承宣使知金州郭浩為陝西路宣撫判官時已命內侍陳成之往陝西撫諭仍先至吳玠軍次之逐路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成之素不與諸將相識情未易通訪聞浩父成舊為邊將張中孚中彥皆出其門慕容洎之父亦成部曲而趙彬貧時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二十六

二〇四九

又嘗依浩實於諸將有契望成之與浩同去所冀素心早得以定上納其言乃命浩與宣諭使周事偕往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吳革陸直龍圖閣充京畿都轉運使兼開封少尹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辛永宗陸安德承宣使尚書員外郎張炳直祕閣並為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永宗兼提舉招置弓箭手炳兼提舉大內革炳不行 降授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已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上徽宗皇帝陵名曰永固詔恭依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鈺言後周叱奴皇后陵實以為名當避檜大怒 此以王明清押鑿鑿修入但明清誤以後周為北齊耳熊克小麻正月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知潭州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知湖州 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知宜州 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浚知福州時浚未聞命又上疏言竊惟今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陛下勉強圖事而已陛下進而為則其權在我且順天下之心間雖艱難終有莫大之福陛下退而不為則其權在敵且拂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後將有莫大之憂夫在彼者情不可保在我者心不可失外徇敵國內罹實害智者所不為也居旬日又具劄子曰陛下

下回駐臨安甫閱時歲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榷專意和議庶幾休息莫不幸其將成矣臣嘗不寐以思屈指而計敵人與我讎讐之深設心措意果欲存吾之國乎抑願其委靡而遂亡也臣意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息我之心勢盛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見則紛紛異議可端拱而決矣料敵上策還梓宮復母后與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歡篤好以息我師遲遲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后妃將何以塞請敵出中策則必重邀求責微禮失約爽信近在期年中原之地將有所付如梁武之立北魏王顯者尚庶幾於前敵出下策怒而與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定矣 左承事郎陳最言河南之民自金人蹂躪以來習於戰鬪且懲前日之殺戮欲保鄉井全骨肉至如依險山寨之民其備禦之計可謂詳矣適於此時因其部分申以府兵之法使自為守民必樂從詔東京同留守郭仲荀措置仲荀請以近城閑田募弓箭手從之 新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尹焞固辭新命且言臣前所陳述乃事君之大義人臣之常分盡出誠實非為矯偽上察其誠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既而焞請免謝辭許之又請追還職名不許 焞乞免謝辭在是月壬戌乞追職名在

始焞焞疾甚不能朝遂奉朝而去蓋誤矣又云 焞前為禮部侍郎已病按史焞未嘗供職也 建承軍承宣使新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解潛知邵州

庚申祕書少監王次翁守起居舍人 直祕閣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周葵試太常少卿 監察御史三京淮北宣諭方廷實試祕書少監前一日秦檜因擬廷實除命為上言臣進擬差除未嘗敢分朋黨頃席益為中書舍人緣諫官論列行文不工當時令出守臨安又移衢州及平江皆佳郡也益因此快快其後呂頤浩為都督過平江並離間同列卒成黨與之禍上曰士大夫豈有不由宰相進擬者卿等能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二十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二十六

二〇五一

心用人甚善。熊克小麻。監察御史方廷實奉使回。突遇事不合。已未改。詔許少監。按廷實此時未行。今廷實請修謁。疑廟下罪已之昭。訪民疾苦。收拔遺才。招安盜賊。慰撫官吏。又乞空名告身。補授土豪之保守山寨者。皆許之。仍聽以所施行事報陝西宣諭使周聿。右諫議大夫李誼亦言。中原淪陷。久隔照臨。必有潔身之士。高蹈於山林者。望乞命聿等博訪以聞。從之。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楊應誠落致仕。提舉京城四壁節制軍馬司參議官用郭仲荀奏也。

壬戌。右諫議大夫李誼試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左宣奉大夫新知福州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安撫大使。兼知福州。新除秘書少監方廷實與宗正少卿鄭剛中兩易。避家諱也。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落階官。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錡統所部自鎮江還朝。遂代解潛權主督侍衛軍馬司公事。

癸丑。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起居郎施廷臣並罷。如淵與廷臣因私忿交爭。奏廷臣嘗有指斥語。上惡其告訐。前一日。謂秦檜曰。以朕觀之。廷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朕不欲付有司。以傷風教。卿等可召廷臣詰問。徐議黜責。至是。秦檜請斥廷臣而徙如淵。俟其待罪求去。然後補外。上曰。不然。好惡須明。乃詔廷臣語言狂率。責監廣州都鹽倉。如淵失風憲體。可罷中丞。提舉江州太平觀。日下出門。其後檜擬如淵知瑞寧府。上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詔賜士優。郭仲荀銀帛各三百疋。兩張。周聿各二百匹。兩方廷實百五十匹。兩。以士優等將出使也。

甲子。秦檜等進呈江湖兩浙每月椿發大軍錢各有窳名。但多為漕司占留。遂不免敷及百姓。乞將逐州軍均定。不得偏重。上曰。若所發窳名不足。自合從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朕欲養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足。則流為盜賊矣。檜退而批旨。第命諸路漕司。以州縣大小。重別斟量。均定。務令適中。仍俟月椿錢足。方許應副他用而已。賈文閣直學士知西外宗正事趙子植為京畿都轉運使。代吳革也。三省官河南新復州軍教書。當付王倫行。不應一面遞發。詔監都進奏院羅萬。楊適。並降一官。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郭及之。特換右通直郎。添差簽書昭化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及之。仲荀子也。

丙寅。右中散大夫宋輝復。秘閣修撰。充京西路轉運副使。權京畿都轉運使職事。與郭仲荀偕行。己巳。詔韓世忠。張俊。岳飛所部統制統領將官八百十三員。各進秩一等。淮東統制十一。統領十三。正副准備將。副准備將二百九十七。京湖統制二十。二統領五。正副准備將二百五十二。用講和赦書推恩也。其四川宣撫司將佐。令本司具名。給降付身。翰林學士樓炤兼侍讀。權尚書工部侍郎蕭振。中書舍人劉一止兼侍講。命入內侍省押班藍珪提點皇太后殿一行事務。彰武軍承宣使新除陝西路宣撫判官郭浩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陝西宣諭使許量帶親兵以行事。赴行在。皇太后殿口用兵錢。九年六月。吳公玠奏。初。吳公病劇。除金州安撫使郭浩。四川宣撫判官。未行。改除陝西宣撫使。按日曆。以今年二月七日除陝西宣撫判官。後十三日。改命為宣諭使。皆令。

與周聿偕行。未嘗除四川宣諭。又浩初除。去玠幾歲。遺朝廷不應已知玠病劇。不知士幾何以云然。當考。右朝奉郎王安道知泗州。時安道總戰艦在通州之料角。詔安道便道之官。仍令統領官張宗率舟師還鎮江府。是日。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優。兵部侍郎張浚辭往西京。朝謁陵寢。上命士優修奉諸陵。令京西湖北宣撫使岳飛濟其工費。士優遂自武昌。信陽由蔡。穎以往。辛未。詔選人林長儒。上書可採。特循一資。

壬申。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趙鼎知泉州。鼎寓居會稽。秦檜猶忌其逼。乃以遠郡處之。癸酉。監察御史李棗能為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初。命棗招撫江南羣盜。而棗專意督戰。巡尉多死。中書劾其罪。且謂棗於元奏畫一之外。欲移易兩路。及行在官吏。顯見擅權妄作。故罷棗。以其事付制置大使張守。

乙亥。常州宜興縣進士吳師古送袁州編管。永不得應舉。師古嘗得胡銓封事。餒木而傳之。秦檜命守臣直祕閣王縉究實。至是抵罪。

丙子。左宣教郎楊愿為祕書郎。既而中書言愿未終滿外任。後旬日。以愿通判明州。愿改命在三月丁亥。己卯。臨安府火。

庚辰。詔戶部長貳歲舉本屬各四人充京官。如係獨員。權令通舉。通舉之旨。在七月乙酉。今併書。

是月。日中見黑子。月餘乃沒。吉州免解進士周南仲上書言。臣於去年奏陳十事。陛下既赦其狂。又賜詔命。而免終身文解。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臣不避斧鉞。采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以為今日獻。所謂五不可者。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欲復中原。不可居東南。欲取諸軍。不可不將。欲得賢才。不可廢公論。所謂三急務者。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備。三曰。擇守令。陛下即位十有三年。卑詞重幣。甘心屈辱者。為父兄故也。徽宗北征而不復。用是痛心疾首。舉六軍而並進。可也。何事盡耗財用。區區為梓宮之求哉。臣聞我有三可勝。金人有五可敗。何者。漢戰而有天下。歷世猶四百年。唐戰而有天下。歷世猶三百年。藝祖不戰而有天下。歷世宜過於漢唐。此為一可勝。桀紂虐則失天下。秦隋虐則失天下。陛下仁聖孝弟之至。必不失天下。此為二可勝。昔也兵民或叛。今中原之民。懷祖宗之德。日望王師之來。此為三可勝。若金人反恩則敗。背盟則敗。樂殺則敗。擅廢立則敗。據中原則敗。大抵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親征之初。可進不進。一失也。凶計來聞。可進不進。二失也。萬一遲之又久。使兩河奸雄競起。東南可安枕而臥乎。臣恐社稷實不血食。悔之已無及矣。陛下復幸浙西。臣知陛下甘心於東南。東南之地。其土脆。其民怯。風俗薄而不厚。非帝王必爭之地。陛下若選形勝。進居上流。且攻且守。一舉而前。兩河傳檄而定矣。今之諸軍。相視若冰炭。相疾如仇讎。假使一軍深入。其誰為繼。一軍陷失。其誰為援。劉光世竊琳

館之清名。張浚負跋扈之大惡。岳飛、吳玠、韓世忠之流。羈縻坐甲。首鼠兩端。所以然者。無主帥故也。太祖取將之方。章聖親征之行。成憲具在。陛下何憚而不為乎。陛下親賢急於堯舜。艱難以來。無一人卓然有見於世者。以三弊之未除也。人弊於黨與。士弊於時學。官弊於資格。何者。昔趙鼎、張浚之交攻。浚在則鼎去。鼎之門人亦去。鼎入則浚去。浚之門人亦去。豈鼎之黨。今皆可用。而浚之黨。今皆不賢。此其弊一也。宣和之舉。弊於王氏。紹興弊於伊川。大臣唱之。學者響應。陛下用尹焞。詔劉勉之。厚風俗可也。若曰得人如寇準。如富弼。臣未知其可。此二弊也。今之仕進。無非科舉之流。招來無非高蹈之士。英豪奇特。可用以取天下者。困於選調。困於草萊。困於庸伍。困於祠廟。此三弊也。大臣擅權。陛下不斷。御史章疏。每上。陛下收視。種清。依奏而已。又諸將握重兵。子弟典禁衛。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此重國柄。臣所以為陛下謀也。祖宗時。天下常費有三。曰郊禮。曰黃河。曰北敵。而養兵不與焉。何者。西北分屯。且耕且守。賞賚有節。衣糧有準。而歲之入亦嘗有餘。今日天下既失其半。又四川財賦。不歸朝廷。計朝廷歲用數千萬。皆取於東南。刮骨抽髓。民不聊生。養兵之外。又有奉使無益之費。不識國家何所辦此。此蓄邊備。臣所以為陛下謀也。今日州縣之弊極矣。且以臣桑梓親所聞見者條其一二。安福令陳庭康而愛民之吏也。前年因民艱食。以坑治事。緩於奉行。當路勅之。遂至奪官。以無援故也。盧陵令王昌。賊而虐民之吏也。交結度寇。專事貪殘。百姓訴之。有司解之。蓋秦檜之親黨故也。臣恭讀去年明堂赦書。有禁止度。吉教認。以脅持州縣為慮。臣意廟堂之上。有黨護度。吉賊吏者。故以此請為張本也。州縣賢明頑民畏之。良民愛之。何訟之有。若其賊汚。則吏長其惡。民受其毒。不訴於有司。何以伸不平之氣哉。此擇守令。臣所以為陛下謀也。書凡數千言。其大旨如此。江西統制官李貴以其軍歸於殿前副指揮使楊沂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七

【紹興九年】三月壬午。按是月辛巳朔。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李珍為徽猷閣待制。右朝請大夫提舉江

州太平觀張宗元。柳約並復祕閣修撰。趙鼎之當國也。珍兩經檢舉不報。至是與秦檜連姻。特除之。丙申。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試御史中丞。剛在漳州。嘗應詔上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大略謂惟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今意雖有屬。而名未之正。恐未足以慰幽顯之望。至是以年將七十。謂宜謝事。會已有召旨。詔書趣行。至則有中司之拜。剛首奏。臣職在搏擊姦邪。當思大體。若乃摺摭細故。泚一得於狐兔之微。則非本心。他日入對。又言。今經費不支。賊盜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在於一人之身。若意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姦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中書言。昨修執政拜罷錄。詳略失中。本末差舛。詔史官重行編修。秦檜之初免相也。上以御劄斥其罪。而一時制詔拜罷錄具焉。檜欲滅其迹。故有是請。於是史官言罷免後事迹。乞更不編載。奏可。其後書不克成。此以王明清揮後錄及日曆會要等修。但後錄以為丁卯拜罷錄。按會要。九年三月六日有旨。當修二十一年。又用神書少監林繼。再行編修。其後不克成。史官乞不載拜罷後事迹。在十月辛未。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常同。徽猷閣待制王居正並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丁亥。和州防禦使張為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

戊子。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梁汝嘉。皆進權本部尚書。汝嘉仍兼江淮等路經制使。侍從過宰執。閣相見。既退。宰相須送出數步。時敦復見秦檜。未嘗送出。每曰。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舊六部胥吏。罪無大小。悉送大理。有罪而必送。則頗煩擾。不送則無以懲戒。常以為患。敦復之為尚書也。奏請置門頭杖。外可以省煩送之勞。內可以示必懲之威。是以胥吏知畏而不敢為過。至今便之。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移禮部侍郎。權工部侍郎兼侍講蕭振孫。移兵部侍郎。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張澄。試工部侍郎。直寶文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蔣棗。陞秘閣修撰權知臨安府。既而澄辭。乃遷澄徽猷閣直學士。而蔣為浙西轉運副使。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需。復徽猷閣直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復徽猷閣待制。皆以赦敘也。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呂本中。更俟一赦取旨。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和預買為今日民間之病。有司從而變為折帛錢。又其所甚病者。今日固未能去。若處之使得其所。猶可以少紓民力。其說無他。惟均而已矣。近者知徽州吳偉明。乞用稅錢均敷。此徽及江東所宜耳。諸路未必可用。欲乞下諸路轉運司。各令條具所敷之宜。或以稅錢。或以畝頃。使戶無高下。人無貧富。凡有田產。以丈尺為率。等而上之。合零就整。依夏稅法。如此奸民猾吏。詭名折產。無所容其伴。而所出均矣。詔戶部措置。自承平時。官預買本。一縷千錢。時隸帛價廉。得錢於春。而輸隸於夏。所以優民也。軍興以來。官中無本可俵。名為預買。其實白著。其後戶部又令折錢。每匹為十千或八千。比歲稍直稍平。而折錢不減。江浙之民。深以為患。故祖信論之。

己丑。尚書左司員外郎邱昕。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司員外郎陳夔。試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璠。試右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王銖。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發行尚書度支員外郎。秘書省著作郎胡理。守禮部員外郎。兵部員外郎呂用中。守祠部員外郎。既而嘗者以理。用中為趙鼎之黨。乃以理知嚴州。用中知建州。二人補部在是月甲午。

甲午。命參知政事孫近。撰皇太后册文。參知政事李光。書册兼篆寶。用金册以珉石。詔崇國公瓌。赴善堂聽講。祿賜如建國公例。右朝散大夫吳說。為福建路轉運判官。此以終去年八月辛酉上諭大臣事。

乙未。少保鎮南軍節度使。使禮泉觀使。成國公呂頤浩。乞歸台州養疾。許之初。上欲得元臣調護。陝西諸將。乃命中使陳永。肩將醫宣押頤浩。赴行在。頤浩以病老力辭。上賜手札曰。朕以陝西重寄。非卿夙德。素望不能任此。出自朕意。欲煩卿行。可即日就道。俟到而議當處畫事。卿宜深體至意。毋更執謙。頤浩乃條具陝西利害。大略言。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臣計五路元係張中孚。張中彥。慕容洵之徒。為帥。今必仍舊。然皆久據一方。敵亦難令。當諭以德意。許之久任。庶不致疑。又言。陝西利害。今日所繫甚重。若一觸事機。必貽後悔。如張中孚等。未見向背。趙彬又係曲端門客。本一書生。其人尤桀黠。伏望曲留聖慮。詔趣頤浩赴關。既而頤浩至行在。上命國醫王繼先。視其疾。頤浩留七日。不能入見。上乃聽其辭。及將歸。復言。秦為天下脊。今宜於長安。與元襄陽。各置宣撫使。而重兵屯襄陽。且建行臺。仍即五路選精騎三萬。赴行在。請

上親提萬騎。不時勞軍。使敵人不知六飛所在。以伐其謀。庶敵不敢窺江淮。而中興之業。由茲起矣。上既許頤浩台州養疾。乃以其子直。秘閣直學士。直徽猷閣。添差提舉浙東茶鹽公事。以便其歸。江淮等路經制判官。霍盡言。臣聞自三司之法壞。而戶部雖掌經費。不復稽財用之出入久矣。軍興以來。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案籍焚毀。綱目散亡。老胥猾吏。出沒其間。而掌邦記者。但以調度不足為憂。苛剝隱欺之患。不暇復省。故一有調度。舉以其數。責之漕司。漕司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民不勝其求。不得不為巧避之術。於是詭名寄產。分戶匿稅之弊。百端紛起。今將檢察其實。固非督其逋負。收其羨餘。為剝削之務。亦將計其所取於民者。幾何。有當取者。從而是正之。取其上供於朝廷。供億于大軍。及諸司之所支撥。州縣之所當用者。各幾何。有不當用者。亦從而正之。使其所取有常。所用有數。復於朝廷。達於萬民。皆可通知。以為經久之制。尚慮不知者。謂今設官之意。檢察之名。徒為聚斂之政。願詔諸路監司。州縣。使明知陛下設官理財。將為足國安民之計。悉力而奉行之。詔下諸路監司照會。

丙申。東京留守王倫。始交地界。先是趙榮。既納款。知壽州王威。者亦以城來歸。趙雄據壽州。王威既降。三烏珠。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壽州降。按榮之降。在未割地之前。不願附於明年五月。而世輔自陝西入夏。國後乃來歸。亦不從壽州降。蓋誤也。及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帥潘王宗弼。首問榮。威。且責救文。載割河南事。不歸德於金。倫一面改定。謂元降救文非真。乃已。接伴使烏陵思謀。至館亦以榮。威。為間。必欲得之。至是倫始交地界。畢。京城父老。官吏。送宗弼至北郊。宗弼坐壇上。酌酒為別。應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餘八分。赴河北送納。宗弼由沙店渡河之祁州。金遂移行。蓋於大名。初。金以葛王。褒。為三路都統。知歸德府。褒。秋毫無擾。甚得人心。及割地而歸。褒。悉遣其吏士先行。最後乃出。即下釣橋。極為肅靜。

丁酉。徽宗皇帝禪祭。上詣別殿行禮。己亥。以久雨。放臨安府內外公私。假舍錢三日。自是雨雪則如之。詔分河南為三路。京畿路治東京。河南路治西京。應天府路治南京。以帥臣兼留守。三路各置漕臣一員。兼提刑。初。河南鎮撫使。霍興。既死。其將李興。降於劉豫。豫用為鄭延路兵馬鈐轄。移河南。至是以興。為武翼大夫。開門宣贊舍人。職如故。豫之僭也。有郁臻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議。豫大喜。行其策。且謂人曰。前朝以虛譽用人。惟尚科舉。至宣靖間。誤國者皆進士及第之人也。我則不然。惟才是用。不問門閥。乃以臻。為乘義郎。開門祇候。充白波營運。及繳還河南。召臻。赴行在。秦檜見而不之禮。既而曰。劉豫國祚不永者。蓋由任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恨之。秘書省正字樊光遠言。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憂金人之詭詐。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也。通和之使。項背相望。吾既空府庫以奉之矣。河南之地。賦租悉蠲。吾又將竭江左民力。以給之矣。府庫已空。民力已竭。士氣已墮。一言不酬。金人改慮。此臣之所以私憂過計。而為陛下深懼也。夫有無故之禍。則必有無故之禍。往者燕山六州。二十四縣。金人以兵取之。來歸於我。當時竭天下之力。以償之。所得止數空城而已。朝廷動色相賀。而天下感額相吊。一旦改慮。席卷而南。如寄諸鄰。而取之。此陛下

所親見也。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而常以爲恥。勿以甘言爲悅，而常以爲憂。勿罪忠諫，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民盡力，以固根本。勿沮士氣，以備緩急。亦庶乎其可也。此疏不得月日，今附見交地界之後。 詔增

補殿前司鈞容直樂士，以二百人爲額。舊鈞容直四百人，至是存者七十餘人。既而上聞其召募擾民，第命據見管人數存留而已。後旨，在四月庚午。 左朝奉大夫知吉州陶位行尚書金部員外郎庚子，金人所命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趙彬，上奏待罪，詔以彬爲左正議大夫，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

辛丑，翰林學士兼侍讀樓炤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詔殿前司諸軍統制統領將官二百二十人，用講和赦書各進秩一等。統制二十三，統領二十一，正副准備將一百七十八。 其後推鋒軍統制左武大夫華州觀察使韓京等十五人亦如之。推鋒軍統制統領各一，正副。

壬寅，尚書右僕射監修國史秦檜兼提舉史館實錄院，以史館見修徽宗實錄故也。左諫議大夫曾統言，自今命令事，於軍期不可緩者，乞依舊報行，其餘除授，須俟報命方許視職。至若書黃未下，敕命未成，即依舊制，更不報行從之。秘閣修撰新京西路轉運副使宋輝改充應天府路轉運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

癸卯，試尚書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兼侍讀。權禮部侍郎馮檣兼侍讀。陸衡州茶陵縣爲軍，以知縣兼軍使，縣當江西湖南境上，其地方二千餘里，皆深山大澤，在唐皆爲蠻州，至是湖南諸司言，比年寇盜多，民不安業，請建爲軍，故有是命，仍以將兵三百隸之。

甲辰，主管殿前都指揮使公事楊沂中，乞以本司酒庫五處歸戶部，詔嘉獎，仍令本部歲給錢十萬緡爲軍費。是日，偽資政殿學士知開封府鄭億年，上表待罪，億年嘗爲偽尚書右丞，任事甚久。朱勝非秀水人，居錢，稱億年爲

偽齊東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向許右丞，而偽齊錄當廢時，億年實爲吏部錄戶部侍郎，二書不同。按：偽齊錄所命右丞，初是張東，辛亥年，東罷，范承燾，遂廢，承燾向爲此官，亦與時非所云不合。陳淵劾，又稱資政殿名乃據所竊，以與億年，或者據廢後億年嘗爲行臺右丞，亦未可知。第資政乃據所除，則爲右丞，又在其前耳。今且云嘗爲右丞，更須參考。

乙巳，後宮韓氏爲紅霞帳。十三年六月封才人。

丙午，祠部員外郎劉昉，祕書省校書郎邵溥，並兼實錄院檢討官。上因論大臣曰：宰相進退百官，凡士大夫孰有不由宰相進者，然宰相實則所引皆賢，豈當一概以朋黨疑之也。秦檜曰：陛下推誠任下如此，爲臣者豈忍懷姦以欺聖聽。

丁未，詔歸德府復爲應天府，平涼府復舊州名，陳、許、壽、曹、延慶州復舊府名，順州、臨汝、鎮汝、潁順軍復舊縣名，皆爲齊所改也。先是，偽齊建雙廟於應天，以祠陳、東、歐陽，故王倫命毀之。此據道姓之遺史附入。 尚書刑部侍

郎劉岑移吏部侍郎，左朝奉郎新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李利用爲河南府路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公事。上諭秦檜曰：河南新復州郡，當擇愷悌慈祥之人，庶能爲朕撫養凋瘵，使不失職。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東南之財，盡於養兵，民既困窮，國亦虛弱，然此所費止於養兵一事而已。今梓宮既還，有陵寢遷奉之費，皇太后之歸，有宮室迎衛之費，皆前此所無，而前此養兵之費，又不可闕。伏望睿明，取遠慮見幾之義，皆留聖心，其陵寢遷奉，願預戒節約，以遵先帝恭儉之仁，宮室迎衛，願一從省素，以成聖孝養志之美。罷不怠之務，減冗長之費，然後經中原，以固根本，則中興之業，可以成矣。從之。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王才爲建康府兵馬鈐轄，以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言其知淮南利害也。是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挈家依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於大同府，後金人命彥文知代州。熊克小麻，附此事於八年春末蓋差一年。

夏四月庚戌朔，上率百官遙拜淵聖皇帝於行宮北門外，循舊禮也。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忠穆公呂頤浩薨，年六十九。

辛亥，詔簽書樞密院事樓炤暫往陝西宣諭德意，先是呂頤浩既辭行，遂罷置宣撫使，而命炤往制置移屯等事，仍帶衛卒千人自汴京往。四川宣撫使吳玠言：舊川陝宣撫使歲用激犒錢一百八十萬緡，今改爲四川宣撫使，各守疆界，別無招納，望減其半。從之。偽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知亳州王彥先，武功郎閣門宣贊舍人兼丹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傅師禹皆上表稱賀，詔彥先依舊知亳州，師禹知丹州，仍令彥先以出身以來文字繳申尚書省換給。

壬子，金人所命鄭延經略使知延州關師古上表待罪，詔以師古爲雄武軍承宣使，知延安府。癸丑，詔河南新復州軍民間利病，許監司守臣條陳，餘官及士民上書所在州繳奏。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趙鼎，節制依舊，特進知泉州，時右諫議大夫曾統、殿中侍御史趙祖信共論鼎罪，統奏鼎叨位宰司，怙權植黨，近既巧閔安於近輔，望亟加譴誦，祖信奏鼎罪惡滔天，不可彈記，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爲京畿提刑，其後得志，力引王時雍愛培，彥詩於朝，以報其德，平居每及圍城之事，則心競力爭，形於詞氣，鼎與張浚同秉國政，浚貪功喜兵，一意進取，鼎位上宰，實主其謀，不恤民力，不顧國用，欲將士之悅，則出給歷之令，而啓浚整無厭之求，快一己之私，則託專任之詞，而杜臺諫敢言之氣，發兵遣戍，中外騷然，財用不足，始售戶帖，戶帖不足，復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換度牒，誅求刻剝，民不聊生，既事大政，威福在己，內則潛與姻家，陰結密援，以謀固其根本，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焰，竊陛下之名器，以爲己用，擅國家之財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其初罷相也，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責之制，其再罷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黨出死力如此，寧負陛下，不敢負鼎，使復得志，將何所不至哉。鼎初爲相，即與張浚合謀用兵，後因私隙，意遂以異，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師出戰，鼎懼其成功，從中撓敗，果代浚，遂盡以用兵之罪加之，前日王倫再行，鼎實與遺，講和之議，不聞其輒異也，及金使再至，鼎適去國，又

鼎叨位宰司，怙權植黨，近既巧閔安於近輔，望亟加譴誦，祖信奏鼎罪惡滔天，不可彈記，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爲京畿提刑，其後得志，力引王時雍愛培，彥詩於朝，以報其德，平居每及圍城之事，則心競力爭，形於詞氣，鼎與張浚同秉國政，浚貪功喜兵，一意進取，鼎位上宰，實主其謀，不恤民力，不顧國用，欲將士之悅，則出給歷之令，而啓浚整無厭之求，快一己之私，則託專任之詞，而杜臺諫敢言之氣，發兵遣戍，中外騷然，財用不足，始售戶帖，戶帖不足，復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換度牒，誅求刻剝，民不聊生，既事大政，威福在己，內則潛與姻家，陰結密援，以謀固其根本，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焰，竊陛下之名器，以爲己用，擅國家之財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其初罷相也，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責之制，其再罷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黨出死力如此，寧負陛下，不敢負鼎，使復得志，將何所不至哉。鼎初爲相，即與張浚合謀用兵，後因私隙，意遂以異，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師出戰，鼎懼其成功，從中撓敗，果代浚，遂盡以用兵之罪加之，前日王倫再行，鼎實與遺，講和之議，不聞其輒異也，及金使再至，鼎適去國，又

鼎叨位宰司，怙權植黨，近既巧閔安於近輔，望亟加譴誦，祖信奏鼎罪惡滔天，不可彈記，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爲京畿提刑，其後得志，力引王時雍愛培，彥詩於朝，以報其德，平居每及圍城之事，則心競力爭，形於詞氣，鼎與張浚同秉國政，浚貪功喜兵，一意進取，鼎位上宰，實主其謀，不恤民力，不顧國用，欲將士之悅，則出給歷之令，而啓浚整無厭之求，快一己之私，則託專任之詞，而杜臺諫敢言之氣，發兵遣戍，中外騷然，財用不足，始售戶帖，戶帖不足，復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換度牒，誅求刻剝，民不聊生，既事大政，威福在己，內則潛與姻家，陰結密援，以謀固其根本，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焰，竊陛下之名器，以爲己用，擅國家之財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其初罷相也，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責之制，其再罷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黨出死力如此，寧負陛下，不敢負鼎，使復得志，將何所不至哉。鼎初爲相，即與張浚合謀用兵，後因私隙，意遂以異，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師出戰，鼎懼其成功，從中撓敗，果代浚，遂盡以用兵之罪加之，前日王倫再行，鼎實與遺，講和之議，不聞其輒異也，及金使再至，鼎適去國，又

鼎叨位宰司，怙權植黨，近既巧閔安於近輔，望亟加譴誦，祖信奏鼎罪惡滔天，不可彈記，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爲京畿提刑，其後得志，力引王時雍愛培，彥詩於朝，以報其德，平居每及圍城之事，則心競力爭，形於詞氣，鼎與張浚同秉國政，浚貪功喜兵，一意進取，鼎位上宰，實主其謀，不恤民力，不顧國用，欲將士之悅，則出給歷之令，而啓浚整無厭之求，快一己之私，則託專任之詞，而杜臺諫敢言之氣，發兵遣戍，中外騷然，財用不足，始售戶帖，戶帖不足，復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換度牒，誅求刻剝，民不聊生，既事大政，威福在己，內則潛與姻家，陰結密援，以謀固其根本，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焰，竊陛下之名器，以爲己用，擅國家之財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其初罷相也，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責之制，其再罷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黨出死力如此，寧負陛下，不敢負鼎，使復得志，將何所不至哉。鼎初爲相，即與張浚合謀用兵，後因私隙，意遂以異，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師出戰，鼎懼其成功，從中撓敗，果代浚，遂盡以用兵之罪加之，前日王倫再行，鼎實與遺，講和之議，不聞其輒異也，及金使再至，鼎適去國，又

鼎叨位宰司，怙權植黨，近既巧閔安於近輔，望亟加譴誦，祖信奏鼎罪惡滔天，不可彈記，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爲京畿提刑，其後得志，力引王時雍愛培，彥詩於朝，以報其德，平居每及圍城之事，則心競力爭，形於詞氣，鼎與張浚同秉國政，浚貪功喜兵，一意進取，鼎位上宰，實主其謀，不恤民力，不顧國用，欲將士之悅，則出給歷之令，而啓浚整無厭之求，快一己之私，則託專任之詞，而杜臺諫敢言之氣，發兵遣戍，中外騷然，財用不足，始售戶帖，戶帖不足，復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換度牒，誅求刻剝，民不聊生，既事大政，威福在己，內則潛與姻家，陰結密援，以謀固其根本，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焰，竊陛下之名器，以爲己用，擅國家之財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其初罷相也，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責之制，其再罷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黨出死力如此，寧負陛下，不敢負鼎，使復得志，將何所不至哉。鼎初爲相，即與張浚合謀用兵，後因私隙，意遂以異，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師出戰，鼎懼其成功，從中撓敗，果代浚，遂盡以用兵之罪加之，前日王倫再行，鼎實與遺，講和之議，不聞其輒異也，及金使再至，鼎適去國，又

鼎叨位宰司，怙權植黨，近既巧閔安於近輔，望亟加譴誦，祖信奏鼎罪惡滔天，不可彈記，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爲京畿提刑，其後得志，力引王時雍愛培，彥詩於朝，以報其德，平居每及圍城之事，則心競力爭，形於詞氣，鼎與張浚同秉國政，浚貪功喜兵，一意進取，鼎位上宰，實主其謀，不恤民力，不顧國用，欲將士之悅，則出給歷之令，而啓浚整無厭之求，快一己之私，則託專任之詞，而杜臺諫敢言之氣，發兵遣戍，中外騷然，財用不足，始售戶帖，戶帖不足，復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換度牒，誅求刻剝，民不聊生，既事大政，威福在己，內則潛與姻家，陰結密援，以謀固其根本，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焰，竊陛下之名器，以爲己用，擅國家之財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其初罷相也，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責之制，其再罷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黨出死力如此，寧負陛下，不敢負鼎，使復得志，將何所不至哉。鼎初爲相，即與張浚合謀用兵，後因私隙，意遂以異，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師出戰，鼎懼其成功，從中撓敗，果代浚，遂盡以用兵之罪加之，前日王倫再行，鼎實與遺，講和之議，不聞其輒異也，及金使再至，鼎適去國，又

鼎叨位宰司，怙權植黨，近既巧閔安於近輔，望亟加譴誦，祖信奏鼎罪惡滔天，不可彈記，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爲京畿提刑，其後得志，力引王時雍愛培，彥詩於朝，以報其德，平居每及圍城之事，則心競力爭，形於詞氣，鼎與張浚同秉國政，浚貪功喜兵，一意進取，鼎位上宰，實主其謀，不恤民力，不顧國用，欲將士之悅，則出給歷之令，而啓浚整無厭之求，快一己之私，則託專任之詞，而杜臺諫敢言之氣，發兵遣戍，中外騷然，財用不足，始售戶帖，戶帖不足，復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換度牒，誅求刻剝，民不聊生，既事大政，威福在己，內則潛與姻家，陰結密援，以謀固其根本，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焰，竊陛下之名器，以爲己用，擅國家之財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其初罷相也，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責之制，其再罷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黨出死力如此，寧負陛下，不敢負鼎，使復得志，將何所不至哉。鼎初爲相，即與張浚合謀用兵，後因私隙，意遂以異，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師出戰，鼎懼其成功，從中撓敗，果代浚，遂盡以用兵之罪加之，前日王倫再行，鼎實與遺，講和之議，不聞其輒異也，及金使再至，鼎適去國，又

鼎叨位宰司，怙權植黨，近既巧閔安於近輔，望亟加譴誦，祖信奏鼎罪惡滔天，不可彈記，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爲京畿提刑，其後得志，力引王時雍愛培，彥詩於朝，以報其德，平居每及圍城之事，則心競力爭，形於詞氣，鼎與張浚同秉國政，浚貪功喜兵，一意進取，鼎位上宰，實主其謀，不恤民力，不顧國用，欲將士之悅，則出給歷之令，而啓浚整無厭之求，快一己之私，則託專任之詞，而杜臺諫敢言之氣，發兵遣戍，中外騷然，財用不足，始售戶帖，戶帖不足，復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換度牒，誅求刻剝，民不聊生，既事大政，威福在己，內則潛與姻家，陰結密援，以謀固其根本，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焰，竊陛下之名器，以爲己用，擅國家之財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其初罷相也，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責之制，其再罷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黨出死力如此，寧負陛下，不敢負鼎，使復得志，將何所不至哉。鼎初爲相，即與張浚合謀用兵，後因私隙，意遂以異，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師出戰，鼎懼其成功，從中撓敗，果代浚，遂盡以用兵之罪加之，前日王倫再行，鼎實與遺，講和之議，不聞其輒異也，及金使再至，鼎適去國，又

鼎叨位宰司，怙權植黨，近既巧閔安於近輔，望亟加譴誦，祖信奏鼎罪惡滔天，不可彈記，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爲京畿提刑，其後得志，力引王時雍愛培，彥詩於朝，以報其德，平居每及圍城之事，則心競力爭，形於詞氣，鼎與張浚同秉國政，浚貪功喜兵，一意進取，鼎位上宰，實主其謀，不恤民力，不顧國用，欲將士之悅，則出給歷之令，而啓浚整無厭之求，快一己之私，則託專任之詞，而杜臺諫敢言之氣，發兵遣戍，中外騷然，財用不足，始售戶帖，戶帖不足，復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換度牒，誅求刻剝，民不聊生，既事大政，威福在己，內則潛與姻家，陰結密援，以謀固其根本，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焰，竊陛下之名器，以爲己用，擅國家之財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其初罷相也，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責之制，其再罷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黨出死力如此，寧負陛下，不敢負鼎，使復得志，將何所不至哉。鼎初爲相，即與張浚合謀用兵，後因私隙，意遂以異，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師出戰，鼎懼其成功，從中撓敗，果代浚，遂盡以用兵之罪加之，前日王倫再行，鼎實與遺，講和之議，不聞其輒異也，及金使再至，鼎適去國，又

鼎叨位宰司，怙權植黨，近既巧閔安於近輔，望亟加譴誦，祖信奏鼎罪惡滔天，不可彈記，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爲京畿提刑，其後得志，力引王時雍愛培，彥詩於朝，以報其德，平居每及圍城之事，則心競力爭，形於詞氣，鼎與張浚同秉國政，浚貪功喜兵，一意進取，鼎位上宰，實主其謀，不恤民力，不顧國用，欲將士之悅，則出給歷之令，而啓浚整無厭之求，快一己之私，則託專任之詞，而杜臺諫敢言之氣，發兵遣戍，中外騷然，財用不足，始售戶帖，戶帖不足，復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換度牒，誅求刻剝，民不聊生，既事大政，威福在己，內則潛與姻家，陰結密援，以謀固其根本，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焰，竊陛下之名器，以爲己用，擅國家之財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其初罷相也，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責之制，其再罷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黨出死力如此，寧負陛下，不敢負鼎，使復得志，將何所不至哉。鼎初爲相，即與張浚合謀用兵，後因私隙，意遂以異，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師出戰，鼎懼其成功，從中撓敗，果代浚，遂盡以用兵之罪加之，前日王倫再行，鼎實與遺，講和之議，不聞其輒異也，及金使再至，鼎適去國，又

以不主和議。鼓惑衆論。夫和戰二者。國之大議。鼎為元輔。責任其責。當戰則戰。豈容中止。可和則和。貴在合宜。而陰拱默視。每持兩端。殊無殉國之忠。動作謀身之計。此其罪之大者也。伏望特加流竄。正國典刑。章五上。乃有是命。權吏部尚書晏敦復充實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從所請也。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規。知順昌府。時順昌闕守。而偽朝奉大夫陳道夫。以通判權府事。管內安撫司公事。上表稱賀。乃詔道夫通判如舊。而命規守之。環慶經略使趙彬言。已殺叛將慕容清。其部曲多降。秦檜言。陝西遂已無事。實為慶幸。然消實不死。按紹興十八年四月。消實寇邊。宜撫劉使胡世將遣之。書檄所非實也。

甲寅。詔溫、福州祖宗諸殿神御。令湖州相度。可以奉安處。申尚書省。十月甲寅。中侍御史謝祖信權尚書吏部侍郎。制曰。粵自簡知。再為御史。極純誠而不貳。嫉姦惡以如仇。朕用嘉之。擢登法從。蓋賞其言也。金人所命陝西諸路節制使兼兵馬都督權京兆府張中孚。為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先是。赦書與金人割地。詔皆至長安。而中孚匿赦書。不宜獨拜金詔。其間有斥廟諱及御名者。軍民皆怒。至是中孚上表待罪。上優容之。乃有是命。張中孚事以胡世將所奏修入。詔諸州縣有隱寄財產。及假借戶名。或立詭名。挾戶之人。限一年內自陳。併歸一戶。今日以前。人戶冒占官產。令諸路漕司。每三縣選有風力官一員。逐一體究括實。比做鄰近田舍。立定租課。令依舊佃佃。仍限一月。自首。限滿不首。並許諸色人告陳。將所寄隱財產。依見行條法給賞。其冒占官產之人。斷罪追償。外仍追理以前租課。皆用中書請也。偽武功大夫知宿州景祥。上表賀。即以祥知宿州。

乙卯。資政殿學士知衢州富直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承奉郎偽東京路轉運副使李依乞。歸田里。詔放罪。依乞偽庭為殿中侍御史。
丙辰。景靈宮孟夏朝獻。上詣行禮殿行禮。翌日。亦行之。自是四孟皆用此例。
戊午。秘書少監鄭剛中。充樞密行府參謀官。是日。東京留守郭仲荀入京城。
己未。觀文殿大學士新荆湖南路安撫大使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初。綱奏辭新命。上不許。命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李誼。草詔行下。至是。綱再章求免。有曰。當日白簡。公肆詆誣。而誼為諫官。嘗論綱罪。乃引嫌自列。改命詞。遂詔中書舍人劉一止撰述。會綱又上疏言。臣迂疏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繫於國體。故有是命。

壬戌。詔卜永固陵於西京。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致仕王繼先。特遷華州觀察使。餘人毋得援例。詔陞昨城縣為軍。以東京留守王倫言。縣與北界滑州相連。乞陞名額。以便文移故也。朝請郎直祕閣劉彥適。知徐州。朝奉大夫偽東京副留守申賜。承奉郎偽東京路轉運副使劉繼之。乞歸田里。詔放罪。令赴行在所奏事。賜建炎中書為少府監。右迪功郎王棠。特改合入官。仍舊充東京留守司幹辦公事。棠從王倫使北。故召對而命之。

癸亥。御史中丞廖剛言。今先帝已終。而朔望遙拜。淵聖皇帝之禮如故。此盛德也。然禮有降殺。方兄為君。則君事之。及己為君。則兄之而已。欲望勉抑聖心。自此寢罷。歲時自行家人禮於內庭可也。若遠在萬里之外。每尊之為君。比其返也。則不然。政恐天下有以議我也。況此舉舉之意。於淵聖何補。萬一歸來有期。尤非所以示遠人。事下禮部太常寺。侍郎吳表臣。馮檉。少卿周葵等。請遇朔望日。皇帝用家人禮。遙拜於禁中。羣臣遙拜於北宮門外。從之。

甲子。秘書丞陳淵。宗正丞陳確。並守監察御史。觀文殿學士孟庚。為河南府路安撫使。兼知河南府。充西京留守。資正殿學士致仕路允迪。為應天府路安撫使。兼知應天府。充南京留守。偽直祕閣知潭州蔡如葵。偽武功大夫知臨汝軍馬。佗上表賀。詔即因所稱官而命之。
丙寅。威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開府儀同三司。初。上念世則帥府舊僚。欲以為使相。趙鼎曰。今一年之間。三除使相。草瀾。饒。沈。士。優也。天下事殊未濟。而威里相繼作使相。公議謂何。請少待之。上善其說。遲回者踰歲。始有是命。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折彥質。落職。以諫官會統言。故相趙鼎用彥質為耳目。以去不附己者。淮西之警。邊議斂兵。幾敗國事。故也。金人所命彰武軍承宣使秦鳳路經略安撫使權知平涼府張中彥。上表待罪。以中彥為清遠軍承宣使。知渭州。
丁卯。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辭行。命坐賜茶。詔祠部員外郎劉昉。條上廣南利害。以御史中丞廖剛言。嶺南凋弊之甚。防本買潮州。備知民間疾苦故也。

戊辰。上謂大臣曰。韓世忠欲獻一駿馬。朕令留以備用。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陳事。朕曰。不然。敵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稍弛。朕方復置茶馬使。若更得西馬數萬匹。分撥諸將。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足以待強敵矣。和議豈足深恃乎。左宣教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為祕書郎。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俞俊。知揚州。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潘良貴。知明州。
庚午。上諭秦檜曰。陝西諸將。既叛復來。緩急金人敗盟。難以責任。朕謂中原尚可從容圖治。至如陝西五路。勁兵良將所出。他時當用腹心之臣可也。實錄院奏修徽宗實錄。畫一。今來所書歲月甚近。猶防漏泄。雖有斷罪指揮。今欲優立賞格。許人陳告。一今所修書。欲從簡約。略去細務。一所書先朝政事。因革有當時權臣專恣所為者。欲做册府元龜例。辨析於後。庶見之即明邪正。羣臣私記。皆偏見自私自言多失實。今並不取。一今所修實錄。卷帙不少。欲用景德中修兩朝正史例。每編一二年。先具草卷進呈。卷末仍書史臣姓名。時秦檜領史院。諱避者多。故實錄成書疏略。

壬申。禮部奏。皇太后從物名色。其間有純金為之者。先是。上諭大臣。以太后歸。略備一行從物。務從簡樸。其間器皿等塗金可也。朕自即位。服食器未嘗妄費。卿等所知。上詳在。一至是。秦檜言所用甚微。上再三不從。曰。太后儉素。第須塗金。檜曰。敢不仰承聖意。尚書吏部侍郎劉岑。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詔壽春府移歸淮。北舊治。時守臣武翼大夫關門宣贊。舍人孫暉。入見。後三日。以暉領忠州刺史遺還。偽

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樞密院議奏嘗汗僞命乞放歸田里秦檜擬依舊職任上曰新復州郡他時悉選用文臣武臣不曉三尺不可與郡僞奉直大夫開封府少君李景模等乞削籍放歸田里詔令赴行在與合入差遣

癸酉秦檜進呈宗正少卿三京宣諭方廷實私書言金人方欲固兩河人心其所邀求五事非甚難行不可不從以示大信上曰廷實在臺時不以和議為是今至京城目視利害乃能深合今日事機以此見士大夫皆是信不及耳此與熊克所書廷實奏違事不合不問當考日曆又云方檜使在館和議者事疏證何獨廷實說上虛心聽納狂言之言不獨寬貸又能察其用心豈復有難處隔絕之慮哉徵獻開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鼎知平江府趙鼎所斥也

甲戌僞奉議郎知鄭州劉全咨上表賀復命全咨知鄭州前資政殿大學士席益未免喪葬於溫州乙亥詔京東淮東宣撫使張浚及隨行將佐並賜宴臨安府治上以世忠持身廉特賜建康永豐圩田千頃世忠辭不受司農卿莫將論財用五說由冗官濫費權法虛文名色輕隱錢幣輕荒儲積不固願專委主計之臣一二人與臣窮究本源灼見利病然後斷而行之必有明效詔權戶部尚書梁汝嘉與將同措置丙子左朝奉郎賀允中為尚書倉部員外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八

【紹興九年】五月庚辰朔亳州民陳達等請輸稅以助國用上不許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聞邱所權尚書吏部侍郎左司員外郎陳棗權刑部侍郎起居舍人王次翁試中書舍人右司員外郎林待聘試起居郎左司員外郎程克俊試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劉一止轉對言神宗復隋唐之舊始置義倉然而推行之意有未盡合於古者今置倉入粟止在州郡歲飢散給僻遠之民罕落其利臣謂當於本縣鄉村多置倉竊自始入粟以及散斂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適厥中如未有倉者則寄寺觀或大姓之家縣令總其凡以時檢校遇飢僅則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口支散庶幾僻遠之民不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大利也疏奏不行嘉泰四年五月請置義倉右諫議大夫曾統言今縣官歲入僅足以支出國計可謂急矣有司既不知養財之術又不知節制之度豈不殆哉且以去冬及春以來遣使之費言之命韓肖胄報聘金國又命王倫交割地界遣方廷實宣諭三京河南命郭仲荀守東都遣周聿郭浩宣諭陝西遣士儂張燾謁陵寢又命樓炤至永興等路宣布德意凡此七使所攜官吏兵民不知其浩費當幾何竊聞熙寧命宰相韓絳宣諭陝西才費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為大咎今一使之出已數倍

於昔合而計之不知其幾何矣雖事有出於不得已者而援引體例皆非舊比臣願檢照國朝舊遣使命則例裁定其要使前有所稽後為可繼庶幾可以及遠從之資政殿大學士新知福州張浚辭免新命上不許中書舍人象直學士院李誼復言頃為諫官賊論凌過失不肯草詔乃命舍人劉一止撰述用金書遞越行

癸未直龍圖閣知明州周綱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尚書右司員外郎范瑛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鈺並為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魏良臣大理少卿潘特棟並為右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見謙之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秘書省校書郎兼寶錄院檢討官都溥知果州時上屬意史官所以顯溥甚寵賞賜御府法書黃金器錦綺珍劑而言者論其過乃命出守甲申太常少卿周葵守殿中侍御史趙鼎之始相也葵在臺中嘗連章極論趙子直不可用語侵鼎坐是不得其言而去逮秦檜獨相意葵必憾鼎再引入臺葵行狀云公語人曰元鎮已既某固不肯雖門下客亦不及也趙鼎論道非所稱權臣即是排鼎今不取一日內降

差除四人葵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始不樂秘書郎何絳為監察御史乙酉宗正少卿三京宣諭方廷實言永安永昌陵制度極為簡古將來徽宗山陵乞明詔有司務從簡儉上納之丙戌名顯肅皇太后神御殿曰承順時原廟未立承元承順殿皆寓行宮天章之西武經大夫維州團練使知亳州王彥先應詔言利害賜書獎諭

丁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為京畿都轉運使初命吳革為畿漕又用趙子直子直入見不果行乃命迨往少師京東淮東等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請倚閣俸給之半以助軍用不許戊子大理少卿周三畏為大理卿左朝奉大夫趙令沂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是日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朝謁永安諸陵前二日士儂等至河南民夾道擁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宋民有感泣者士儂等入柏城披荆履棘隨宜善治成禮而還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至水即日大至父老驚嘆以為中興之祥士儂等既朝陵留二日遂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行在中興聖政

臣留正等曰山川草木之所好惡與人情不相遠也以山川草木為無知歎執甚焉周公廟在岐山西北所謂朝陽者也則此皆物理之常然者庚寅奉迎欽先孝思殿祖宗御容赴行在先是劉豫入東京毀天章閣遷御容於啓聖院至是王倫遣官辨認以聞故有是旨詔環慶經略使趙彬免兼權陝西諸路都轉運使從所請也壬辰東京留守王倫言自至京師民李興等獻銀帛為粟以贍軍詔獎之還其獻秘書修撰四川宣撫司參議官陳遠欲復為四川轉運副使俟吳玠到參議官日令赴任本司題名陳遠欲紹興七年三月初六日到任十年閏六月十六日致仕與此不同未知遠欲去而復回題名脫漏或以宜可便宜之命未嘗解去也當致

癸巳河南諸州進天申節銀帛上曰新復州郡財用無餘此寧免於擾民其勿受如取於民者今散還之

時宿州諸縣以迎兩宮為名沿路蓋屋上曰新民豈可重困乃罷縣令仍詔守臣縱而不舉之罪先是左
 宣議郎王之道嘗遣左諫議大夫曾統書大略言金人自宜和靖康以來悉拜朝廷有同兒戲而朝廷之
 上乃獨斷然以為非姦非詐惟恐奉承之不暇前日劉豫之擒未遠又况包藏禍心未易窺測且事固有
 未見其利而先見其害淮西兵火之餘遺民百無一二重以奉迎兩宮之故竊嘗以一邑計其費不下五
 七萬緡使金人賊還兩宮斯民正復竭膏血鬻妻子以應所須猶將欣然不爾雖食王倫之肉何能謝哉
 愚謂今日之事殆古人所謂可弔不可賀者請以五事備吾君之採擇其一謂聖南來俟其渡河即請下
 手疏以自訟其二梓宮及淵聖到日自天子以下素服郊次而哭仍密諭河南所過州縣一切準此而其
 供張之類純用布素其三竊聞梓宮以下神櫛無慮十百請委西京守臣豫修醮祀繼遣一二大臣莅葬
 取神櫛之最下者斷而視之然後奉安且令諸道飭武備以戒不虞其四兩宮宿食供頓所經或無屋宇
 乞依南郊青城故事預辦數千匹之青布臨時張設以庇風雨而明昭諸路勿造宮殿勿飾器用以重費
 民力其五梓宮之還天子宜哭泣衰絰以從未葬之禮統不能用也時東京留守王倫亦請梓宮所過州
 縣舉哀致祭上從之

王之道上會統書在此月今因行遣
 宿州事附見王倫奏附在此月丙戌 徽猷閣直學士仇愈陞實文閣直學士充陝西路都
 轉運使 左朝奉大夫知徽州吳傳明直秘閣應天府路提點刑獄公事

甲午尚書都官員外郎丁則知道州秘書省正字汪應辰通判建州樞密院編修官趙雍通判瀘州並免
 辭謝三人皆以論事忤秦檜故出之

檜嘗有書亦論
 不當議和事 降授左朝奉大夫直秘閣宇文彬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彬守果州坐獻嘉禾圖降罷至是上書訟土居士大夫十餘人之罪中書言理合懲戒故有是命
 乙未尚書祠部員外郎劉昉為禮部員外郎著作佐郎張廣為祠部員外郎秘書郎朱敦儒為都官
 員外郎 左朝奉大夫新知簡州蒲贊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樞密院計議官曾緯提舉淮南東路茶
 鹽公事填復置闕律肇子也自兩淮復置監司而鹽事以漕臣兼領議者以為今鹽課歲入一千三百餘
 萬緡而淮東為七百七十餘萬緡且新復州軍多仰淮東鹽貨般販利入最多故復置官提舉 武議大
 夫忠州刺史主管萬壽觀公事邢孝揚落階官為成州團練使

丙申上謂輔臣曰鋪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宮中雖無敢犯而有司奉行不虔市肆公然為之權貴之家
 至有銷金為舞衫者可重立告賞在必行秦檜退而批旨第令廣南監司督責緝捕探販翡翠而已 權
 刑部侍郎陳藻請申飭諸路大辟具獄非有可憫之實不得附會遷就論奏如稍違反即真之典憲詔本
 部檢察藻又請立限下新復州軍文武官未經真命員數申朝廷換給事下吏部後不行

戊戌尚書省勘會國家經費惟仰二稅閒有陳乞蠲免之人理宜禁絕詔戶部遵守執奏加有已經施行
 者並改正 此似為誤
 後段當改 徽猷閣待制新知瀘州劉觀能以御史中 廖剛論觀在偽楚時嘗有指斥淵聖皇
 帝之語故也 資政殿學士左光祿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宇文粹中堯贈少保

青田縣童子梅元眉七歲喪其祖父抱棺而寢守墓不去夜有羣鷓鴣噪祥光照其家上守臣以聞庚子
 詔賜粟帛
 壬寅詔自今百官並久任如有僥冒陳乞之人取旨黜責時殿中侍御史周葵論自頃大臣市恩而不任
 怨僭賞輕而人有奔競之心刑罰弛而下無畏服之意風俗不靖職此之由甚者布衣獻書敢薦宰執州
 縣官有請誅大臣者此風豈可長哉願詔大臣悉心奉法漸矯前日之弊故有是旨 布衣獻書執恐是州南
 仲巳見七年八月末末知
 即此否或又別
 有上書者當改

癸卯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故地復歸版圖父老苦劉豫煩苛久矣賦斂及於絮縷割剝至於蔬果宿
 債未償欠積具在欲望明詔新疆州縣取劉豫重斂之法於通衢詔如所請豫之僭也凡民間蔬園之
 田皆令三季輸稅又令民間供贖射士宜諭官方廷實嘗言其不便事下諸路漕臣措置故克俊及之上
 因言太祖皇帝混一天下當時疆藩悍鎮與方命之臣既歸在朝廷皆加容貸今中原官吏復還本朝朕
 方以天下為度凡舊染之污一切務在兼容上又曰今恢復新疆正是求治之初士大夫在外者輒辭難
 避事在內者多循私立異卿等當分別明示賞罰 方廷實奏請在是
 月癸巳今併書之 詔兩浙轉運司措置明州廣德湖利

害申尚書省湖在州西十里外周回五十里灌民田近二千頃畝收穀六七千斛自政和末始廢為田得
 租米萬九千餘斛近歲仇愈為守又倍增之然紹興七年民失水利所損穀入不可勝計至是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周綱自明州召歸請復廢田為湖故有是命焉 左迪功郎張行成獻芻蕘書二十篇
 其首曰定謀大略謂關中汴洛之地我無故得之然敵情未可測意我得關中必以蜀兵實之得汴洛必
 以吳兵鎮之留梓宮以多索賄賂我必竭吳蜀之財以奉之兵移則守懈賂重則財困然後求我之毀正
 彼之名舉兵以來乃得志矣自古講和多矣未有終久不變則審處慎行乃今日有常之謀不可勝之術
 也次曰審勢大略謂天下形勢不過乎三曰疆曰疆曰疆弱之中故或戰而圖之或和而圖之或守而圖
 之及其成功一也國家南渡遠在江左誠弱矣然昔日之敗本由人不知兵故望風奔潰遂成孺子之名
 頃年以來人材日經事兵將日練習天下之心稍怒忠義之氣漸振咸思效死於敵故金人三敗於蜀再
 敗於吳一敗於楚況項羽以會稽高祖以漢中皆取天下則其弱亦不必憂今日和議恐未堅也戰守二
 事必居其一矣倘審勢慎守不與敵遊絕陽交而陰圖之俟我之力既全敵之志已殆一舉而滅之則亦
 何遠之有次曰議都三篇大略謂當今地之可都者莫如金陵自過江以來十餘年矣廟堂之上未有發
 斯議者其弊有二一曰苟且不任事二曰誇誕不務實且今河南既返返汴洛遷關中臣知必不敢也莫
 若勵志竭力以建金陵之都猶不失晉元帝也或曰曷若稍徙楚荆以為進取之資臣應之曰方城之山
 推車可止漢江之水襄裳可涉此之謂險阻淺一不便也江南之師遇漲則隔吳越之中奔流則遲此之
 謂應援難二不便也前耕襄許寇難實逼後視湖湘資朕復鮮此之謂地利薄三不便也荆楚雖未可都

亦不可輕。可順流而東。形勢便利。此之謂撫吳之背。斷三峽之口。則蜀雖勁兵。亦莫能前。此之謂扼蜀之吭。若夫用荆州之衆。涉漢水。踰方城。不十日。而洛陽動。此之謂擣敵之胸。故勢不得不重。若建爲留都。示人以漸。命宰相爲留守。出御史於留臺。如今八路銓選。遠方類試。以此二者。萃於留都。亦足以振接天下之勢。維絡遠人之心矣。次曰。議地三篇。大略謂今河南之地。欲奄而有之。即力所未能。若貪而信之。恐害必逼至。若因而利之。據其可據。割其當割。最爲得策。如秦隴之上。附之於蜀。淮漢之內。附之吳外。或楚有其土地。有其人民。此據其可據也。秦隴之下。淮漢之外。或擇豪傑。或因舊將。裂而藩鎮之。此割其當割也。次曰。議蜀三篇。大略謂農以田。商以貨。二者蜀民所以生。自新法行。增和買免役二年。復有對糶之米。激賞之絹。募兵贖家之錢。比昔時之稅。不知幾倍。茶鹽酒法一變。官收九分之息。下無毫末之利。今關中虛竭。方賴蜀以供給。征斂未可遽輕。若改紀其政。大爲措畫。使充兵可消。冗官可減。冗費可節。如是則民力蘇矣。臣竊謂爲蜀之計者。當固邊而息民。固邊莫若專任。息民莫若省事。今取熙秦二路。附之於蜀。而於山南置秦蜀宣撫。外則分之一付於人。此專任也。內則併之一付於法。此省事也。次曰。立志。大略謂志不可以卑弱。亦不可以荒唐。江左自併蜀地。抗衡中原。垂三百年。今河南新復之地。雖未盡獲其用。亦可假以爲藩籬。苟有立志焉。事何患其不濟。次曰。遣使。大略謂梓宮親屬。悠悠未返。若迫而求之。則要我益堅。若遂賂之。彼雖先歸梓宮。而母后兄弟。未必歸也。苟若緩而圖之。卑辭可以屈己。厚幣不可傷國。數年之後。積財調兵。我疆敵畏。而使者得如候公。養卒有辭藉口。以張其說。則梓宮親屬。何患不歸耶。次曰。任相。大略謂古之人。君定大難。濟大功者。必擇宰相。與之終身。未有中道輒易者。故雖有嫌疑。非信雖有過失。弗問。要其終之成功而已。方今多難。擇相而任之。願以太祖爲法。次曰。蓄力。大略謂自古竊據中原。未有三十年不變亂者。若能痛自刻勵。積粟訓兵。求材練將。俟時而至。之會稽之恥。可雪矣。次曰。建親。大略謂本朝宗室。親近者雖有爵號。而無土。字權柄。故靖康之難。拱手偕行。賴陛下適總兵在外。不然。何所賴藉。以繼此配天之業。今宜搜訪天下宗室。稍分之以權。任之以事。數年之後。安知無挺挺著見者。次曰。搜奇。大略謂國朝以詩賦取士。又有免舉推恩之法。如賢良之試。六論。皆注疏之學。豪傑之士。豈肯俯首作此。方今外有巨敵。正急人材之秋。如謀任帷幄。武堪將帥。辯可奏使。若此等類。宜使在位各舉所知。開略細故。務得奇才。如是而英雄豪傑。庶無在下之歎。次曰。省官。大略謂欲節財用。以專軍須。莫若併州縣。省官吏。若謂親老家貧。或仰祿以爲養。假令任子之未及年。進士之未登科。固必有術以生。亦豈仰祿而食。今若恐英豪失志。則宜開自薦之路。如州縣之殘破者。願自效而安輯。壤地之荒蕪者。願自效而營墾。或備驅使於絕域。材有堪此。成許自陳。則英豪之士。當自願脫。餘子雖羣。聚勝安能南北奔走哉。次曰。惜穀。大略謂天下之穀。半糜於酒。今若爲令。非歲時不許造釀。豈惟可惜穀。而人樂於供上。所得將愈於積貯矣。次曰。實內。二篇。大略謂孫皓之守吳。惟恃江險。不終內備。故杜預以破竹策之。劉禪之守蜀也。亦恃山險。自姜維漢中之外。惟有羅憲屯白帝。以備吳。霍弋屯夜郎。以備蠻。其餘郡縣。罕有精兵強卒。及鍾會以重兵扼姜維。鄧艾由江油道入。諸葛瞻一敗。後主遂降。今吳蜀之地。兵素弱。若用以備敵。則吳沿江

一。帶蜀隨山數處。宜有宿將總兵鎮扼之。至於內郡。莫若鄉兵。漢之材官騎士。可用爲法。若因保甲之舊。精擇而教之。置材武上中下三等之科。事藝進者遞遷。退者黜責。階至五百人。長得副尉。千人得比校尉。人知此途可以進身。將樂然爲之矣。行成又獻七引一篇。其意謂今日之勢。未可一戰復中原也。故託晉元帝以寄意焉。行成。臨邛人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九

〔紹興九年〕六日己酉朔。資善堂樞密院事樓煥與東京留守王倫同檢視修內司。趨入大慶殿。過齊明殿。轉而東。入左銀臺門。屏去從者。入內東門。過會通門。由垂拱殿後稍南至玉虛殿。乃徽宗奉老子之所殿。後有景命殿。復出至福寧殿。即至尊寢所。簡質不華。上有白華石。廣一席地。祖宗時。每旦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上。稍北至坤寧殿。屏畫竹籬。蘆鴻雁之屬。然無全本矣。他殿畫皆類此。自福寧至欽先。孝思二殿。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猶在。出肅雍門。至玉春堂。規模宏壯。非他位比。劉豫嘗對僞臣於此。左竹徑之上。有迎曦軒。對軒有月屏。始至修內司。謂元是寶繪室。復由延春閣下稍東。即今太母之舊閣。過小門曰錦莊。無文飾。入睿思殿門。登殿。左曰玉鑾。右曰清微。後曰宣和。殿庭下皆修竹。自此列石爲山。分左右斜廊。爲復道平臺。臺上過玉華殿。殿後有軒曰稽古。西廡下曰尚書內省。西出後苑。至太清樓下。壁間有御書千文。登瑞津亭。亭在水間。四面樓閣相對。遂趨出拱辰門。時京城外不復有民舍。自保康門至大學道。才數家。大學廊廡皆敗。屋中惟教化堂榜尚在。軍人雜處其上。而牧豕於堂下。惟園子監以養士。略如學舍。都亭驛棟牌。猶是僞齊年號。瓊林苑。敵嘗以爲營。至今作小城圍之。金明池斷棟。頽壁。望之蕭然也。

庚戌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年三十四

辛亥西京留守孟庚辭行命坐賜茶 陝西宜諭使周聿乞以救書所免苗稅分爲十年均減朝論以已行難追改乃命樓炤相度陝西合用錢關子茶鹽利息及見收酒稅錢措置贍軍仍還可爲漕臣者以聞新運皆復三年租州縣無所入故聿請之 湖北京西宜撫使岳飛言已復河南故地其兩路並是腹心州縣所有知通已下官屬今後欲望朝廷差注奏可仍賜詔獎諭 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知亳州王彥先爲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乙卯上謂秦檜曰山陵事務從儉約金玉之物斷不以一毫置其中前世厚葬之害可以鑒矣檜曰此非陛下博覽古今灼見利害之實執政輕瀆聖諭所及足爲後世法 尙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爲司農少卿丙辰帶御器械鄭藻爲隴州防禦使用耐廟推恩也先是上因邢孝揚除命諭大臣曰朕忽思顯肅皇后家未曾推恩今先及孝揚恐失先後之序三省檢會顯肅計開日已推恩上曰今與藻落階官足矣 故保義郎盛修已特贈武翼郎開門宜贊舍人令宿州封表其墓以樓炤言修已建炎開死節故也 事見建炎三年十月

宗正少卿三京宜諭方廷實言將仕郎趙沂性剛直曉吏事登封縣令健虛爲縣豈弟穎昌府進士范輝風度夷粹論事慷慨流離顛沛志不忘君欲量才任使詔西京留守司津遣赴行在 堦鎮元孫也沂新調鄭縣簿度以白身攝令故廷實薦之 是日簽書檢校樞密院事樓炤至永安先謁昭厚二陵及會聖宮昭陵因平岡種柏成道旁不垣而周以枳橘四面闕角所存者半神門內石羊馬駱象之類皆在神臺二層高二丈俱植柏最下約廣十五丈爲水道五丈大門外石人對立其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今無屋而遺基歷歷可見餘陵規摹皆如此諸陵前控洛水左少室右嵩高山川佳氣不改而室屋皆爲僞守資玠所毀宮墻內草深不見遺址舊分水南水北今水北有二十戶水南墟矣

丁巳新除寶文閣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仇愈先次落職令聽旨愈上疏辭行有曰孤危之迹恐無還期儘使得罪於臨時莫若自明於先事既奪職愈又固辭上曰愈爲侍從乃避事辭難遂責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 愈實官在見月癸酉

戊午詔新復州軍同知州並改爲通判用金人所命承奉郎同知順州陳楚請也 楚申明狀云天眷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準敕改承奉郎就楚同知順州天眷元年即紹興八年時劉豫已廢蓋金人所命也

己未執政進呈殿中侍御史周葵論國用軍政士風三事上曰國用當藏之於民但百姓給足國用非所患 辛酉樞密部侍郎謝祖信充徽猷閣待制知潭州祖信既論趙鼎落節職於是章氏諸孫成集闕下再謀理訴併及史事上偶知之謂執政曰聞章惇家有人欲陳訴以趙鼎去便謂事有變更此事乃出朕意趙

鼎何預聞有從官爲之主議者執政奏謝祖信章氏子婿也上曰亦知之遂命出守 此據趙鼎事 時武岡洞首陽三天叛勢搖荆湖祖信謀於副總管馬廣廣武臣張球可用祖信奏球知武岡軍遂擒三天破其巢穴 中興遺政宰臣秦檜乞以上所賜御書軍器學經訓之金石以傳示後世上曰十八章世人以爲虛傳之書不知聖人精微之學不出乎此也朕宮中無事因學軍器遂以賜球登足俾後槍再三乃從之 臣留正等曰人君萬幾之暇當宜讀聖訓若宋武帝唐太宗者皆已詳矣至於神聖親親實實身於先王之遺教未嘗有間也太上皇帝御書之妙豈絕前古五經之旨既已備而刊諸石三年人比又取六經修身治心之要學以誦多士至左氏春秋傳可也通史與趙充國羊祜等傳分組區下若孝經之屬者不可概舉一札一畫豈徒在翰墨之間哉蓋將以遺德忠孝化成天下而追帝王之極治者也聖子神孫仰法乎此則近習佞倖難欲殖貨財盛馬乘則暇以改過辭色雖惡惡志如仇士良者安所施其智巧哉

壬戌詔大金割還河南故地信義甚著尙慮新復官吏安分彼我懷不自安令學士院降詔開諭 觀文殿學士左右正議大夫新知宣州汪伯彥爲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初伯彥將至國門上謂秦檜曰伯彥相見便令之官庶免紛紛且曰伯彥潛蓄舊僚去國十年漢高光未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既至入見命坐甚寵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歷五卷後三日遂有是命又詔伯彥元帥府舊臣特依見任執政給俸於是給事中劉一止曰節度使俸借減尙不薄況那有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乃詔罷之伯彥留旬日燕見者三錫贊無虛日加賜寶鞍名馬笏帶茶藥甚厚 左奉議郎王儲知拱州儲通判南平軍剛正不苟合勾濤爲給事中薦於上得召對秦檜惡之故有是除

甲子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試兵部尙書兼翰林學士中興後學士三入者自此始丙寅秦檜奏選人鮮于參乃王庶所薦人材似可取乞令上殿臣被位宰司人材苟有可用不敢輒分黨上曰朕豈能盡知天下人材但付之宰相宰相賢則賢人皆聚之於朝矣參既對遂命改京官 參改官在七月甲子

詔直徽猷閣史愿賜同進士出身 殿中侍御史周葵福建轉運判官黃積厚江東提舉鹽茶公事方知直祕閣新知處州詹至右朝散大夫新知台州吳說直顯謨閣新知常州耿自求之罪並罷之丁卯詔崇國公瓊讀孟子終篇翊善已下並進一官 故承節郎詹懷特贈修武郎開門祇候用御史中丞廖剛奏也時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徐乘哲已死剛言近年賞罰間有未當於人心者如懷親獲苗傅厥功可謂大矣反得罪以死遂破其家乘哲大索宗室係累以獻於金人厥罪可謂大矣乃得死於牖下謂當祿懷子孫籍乘哲家奪其子孫官以快天下之憤詔乘哲別作行遣餘從之秦檜之官州縣也吳升爲翰林學士薦諸朝詔爲太學正由是擢用檜甚德之故李誥廖剛連繫徐乘哲莫備而拜無一言累及己已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巖自西京朝陵還入見巖奏疏言靖康之禍上及山陵瞻望柏城至於慟哭雖誅討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而復此讐也恭維陛下聖孝天立豈勝痛憤之情願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然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俟以異時躬行天討得無望於陛下乎矧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伏望益修武備夙興夜寐念茲在茲以俟

或謂曰：大丈夫不建功名，則一見權臣，則欲流涕，亦不可得已。會始以書與世輔，世輔見其語，始知其為天子也。世輔雖謂朝廷，世輔與王福偕行，留馬在陝西，後起程至行在，而金人敗盟，皆為金人所有，按姓之所云，失於太防，皆以諸書互攻之。顯忠既歸國，當以姓之所云為正，若行狀以爲僞，則顯忠小國，空引致之，必無此理。固不可信也。費士強用兵，稱王福止是及人，遣來關中，訪尋金人所掠生口，而姓之以爲顯忠，以事攻之，必是顯忠與世輔來，蓋西人皆疑顯忠，因宜以其國賊之也。但非宰相耳，行狀稱出兵十萬，遣史稱發兵五萬，按顯忠固小國，顯忠之行，會卒不能發兵如此之多，今但云益以兵來，庶不致疑。

癸酉，澧州軍事推官韓劄除名勒停，送循州編管。坐傾險，恣動搖國計也。時劄上書論議和，非計，故劄之。此以相與。新除京畿都轉運使李迥入見，固辭新命，上批限三日起發，且諭迥以速行，不然，必重作行。遣與朕有潛藩之舊，不得而私也。迥息恐就道。

乙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自京城赴金國議事。初，右副元帥潘王宗弼既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之地，本遼賚，宗弼主謀，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吏，隸宗弼帳下，密來謁倫，告以宗弼謀，倫具言於朝，乞早爲之備。而秦檜但奏趨倫過界，會西京留守孟庚至京師，倫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時宗弼等謀爲變，遂命中山府拘倫，且會本路簽軍，以復取河南爲名，將作亂。初，南平王李乾德既卒，其庶子智之奔大理，更姓趙，號平王，聞其兄陽煥死，與天祚爭國，大理以兵三千助之，謀報智之欲入貢，廣西帥臣奏其事，詔婉順約回，毋得招納生事。

范成大梅海虞志：李顯德死，乾德有遺腹子，屬之占城。

占城奉而立之，或云有翠華者，乾德妻也。當于李氏，與顯德子爭殺之，與日爾所書不同，或成大誤，以大理爲占城也。餘見和興七年九月乙酉并注。

丙子，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兼吏部尚書。

丁丑，御史中丞廖剛奏殿前司強刺百姓充軍，且言：幸此講和，上下且得休息，惟此一事，甚爲民害。詔諸軍嚴行約束。初，撫州兵馬鈐轄王俊既殺山賊雷進以降，遷延不之官，而貪暴爲閭里患，且據舊地將復叛。辰，沅靖有通其謀者，詔湖北諸司圖之，提點刑獄公事方俊南嘗檄俊詣司，俊疑不往，馮語安撫使薛弼曰：俊不除，將生肘腋之變，可辟置麾下，徐圖之可也。於是弼許俊不遣，委三州令其自擇，俊語其徒曰：我得州據以叛，勝桃源遠矣，遂趨府謝，猶以卒二百自隨，弼執諸座，結反狀誅之，因收其積粟，以贖軍，始與意弼自有其功，而弼奏謂與共謀，以此故德之。臨安府秀州早。初，文林郎李吉既陷僞齊，自見紹興，終不肯仕，劉麟聞其賢，命張忠孚以禮招，吉力拒之。是月，卒於原州。後贈吉奉議郎，官其家。元年三月。

一人，九月癸亥，夏國主乾順薨。是夏，金人以知代州李鄴爲翰林學士承旨，行臺戶部尚書，僞長寧爲東京戶部使，自大名至東京，凡五千里，命下日，各削髮左衽而赴任。

鄴克小歷歲此事於去年冬，今始入在此。

是時，金人置司河間，真定、平陽、太原、顯州、秦州曰錢帛，燕京曰三司，大同曰轉運，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戶部，皆掌

漕計之職。金主復命司馬朴試舉人於燕京，得中山石瑒爲首。出君子能進人之情。金人科舉之制，先於諸州分縣赴試，縣令爲考官，號鄉試，惟難犯者黜。榜首日鄉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河及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皆取旨選官知舉，號府試。凡二人取一，榜首日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於燕，號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日狀元，分三甲。上甲皆賜緋，雖下甲率十三年而轉奉直大夫。所試分詞賦、經義二科，仍兼律義，親戚不迴避，有私者決沙汰其官。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等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後復置御試於上京，士人苦之，多不往，則就燕徑官之，御試之制遂絕。

此據洪皓松漠紀聞附見，又與史傳所載不同。

略謂：建炎三年秋末，相與二十三年春末所書可參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

【紹興九年】秋七月己亥朔，金主復執其太師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太保領三省事宋國王宗儀、滕國王宗英、虞王宗偉。先是，郎君仲和什者謀反，下大理獄，事連宗磐等。會宗磐等以朔日入見，寬伏兵執之。辛巳，皆坐誅。夏，下詔略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刑茲無赦，古不爲非，不圖骨肉之閒，有懷蜂蟻之毒。又曰：宗磐族連諸父，位冠三師，胡爲失圖，以底不賴，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信任宵人，煽爲姦黨，坐圖問鼎，行將弄兵。

洪邁容齋三筆云：宗儀等送獄，欲以無狀助逆謀之妄作，欲申三有公議，豈得不煩一兵，以爲各伏法，並除其籍。

其文知制誥劉昉所草也。洪邁容齋三筆曰：紹興癸丑，金主誅其叔王宗儀，王宗儀以嫡孫，欲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王允圖，屬諸父，任當重藩，引因徒其爲反計，自以元妃之長子，異於他母之諸王，冀幸國災，竊伺神器，其妹潭國公主長樂，率同產之愛，附屬都古宮拉，拉祖連姻之私，預聞其謀，相濟以惡，欲寬燕邸之禍，始致鄂鄰之囚，詢諸羣首，用是大戒，允圖及其妻下玉男，安泰愛新並公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葬，仍緘朝二日，事其相類，蓋其親宗族至親與之，人無異也。是年冬，倪正文奉使歸於山中，正其跡，觀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人，枯竹並井爲之，終夕不安寐云。

初，宗磐自以太宗長子，嘗與宜爭位，而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實穆宗揚嘆長子，金主復大父行也。尼瑪哈以憤抱死，宗威大臣皆懼禍，故二人有逆謀。宗英、宗偉與宗磐同產，知其情，既被誅，悉除屬籍。右副元帥潘王宗弼已平內難，遂馳至燕京，囚燕京留守彬王宗孟及其子稟，宗孟、宗磐弟也。宗

西轉運副使古為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鳳翔府置司。直祕閣鮮于輪為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公事。永興軍置司。輪未見自祕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充右文殿修撰。直祕閣四川轉運副使張深陞直猷閣。並為陝西轉運副使。專管熙秦兩路。時權州會諸路監司於鳳翔。深等皆官。宜撫司仙人關。河池等處屯駐大軍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今幸復得六路。所在粒米狼戾。軍士多關中之人。得還鄉食賤食。人情無不感悅。他日使戰。誰不樂從。川蜀糧運可次第罷矣。樞府下其議。以行營右護軍精兵八萬餘人。三人分守關隘。五萬人分守陝西。委宜撫司立限。并老少起發。諸州就糧。令下之日。諸軍久駐川口。其間有屋舍田產。經營烟親者。則價於遠成。有出怨言者。詔新復州軍請佃官田。納租外免輸稅。劉豫之備也。租稅並取之。至是有舉人上書。請去其一戶部言。自己之田謂之稅。請佃田土謂之租。自來不曾有併納租稅指揮。乃依舊制。

甲午。上謂秦檜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矣。尚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權吏部尚書。詔三省催促刑部。將今赦未檢舉人。速具事因申省取旨。以久早用言者請也。祖宗舊制。每赦降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崇觀後。不復舉行。開有檢舉。皆出於一時用事者之意。建炎以來。未能盡革。言者以為弱早災而召和氣。莫先於此。故有是旨焉。是日起復右中奉大夫直祕閣四川轉運判官高士瑰令持餘服。此據本司姓名。附見日歷無之。

乙未。申嚴支借移用常平錢物之禁。時諸路常平錢有降旨令輸行在者。會楚州請以常平錢為奉迎兩宮之費。論者以為常平儲蓄。所以備水旱。消盜賊。為國家根本之計。望依舊法。令於所在椿管。遂寢前命。是月。右議大夫。夫會說上殿。詔臨汝軍移還縣復舊縣名。縣劉豫所改也。

丙申。詔置司看詳劉豫偽命官換給。上曰。朕方以天下為度。凡偽命者。既日寬貸。勿問。使其才可用。亦當收拔用之。遂命都省察院委官如賞功例。是日。南京留守路允迪入對。命坐賜茶。允迪奏乞申嚴行下。應於事件並遵見行條法。又請本路合置學官處。乞從朝廷選差有學行之人。皆從之。允迪出行新縣。而所建明如此。故具說之。

丁酉。上為吳玠薨。輟視朝。時已命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兼權主管四川宣撫使司職事。世將權宜使。日歷不載。已嘗勸會日降指揮。令胡世將兼權四川宣撫使。按玠已六月已已。去此二十有九日。朝廷得報。必在權制之。前胡世將八月二十三日庚午至河池。在勸會指揮之後。二十五日必不如此之遲。未知六月十三日玠以疾篤。乞致仕時。已商降此指揮。或權制在行府先當求他官參政。世將自成都馳赴河池。

己亥。秦檜言。陛下齋居疏食。以祈雨澤。考之典禮。惟當損大官常膳。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天意好生。朕心不忍。既而雨應。詔金州依舊。隸四川宣撫使司。魏州隸京西。商州隸金州節制。自五路初復。而商。魏復隸陝西。至是陝西宜諱周。郭浩言。五路並在秦川之北。萬一盜賊出沒。五路便見隔絕。豈能南來為朝廷用。商州舊屬川。自講和之後。還隸陝西。而武關。秦關之險。並在其北。何以制禦。況魏州跨河

帶山。北臨陝郊。最為要害之地。今亦屬西。非所謂以近致遠也。故有是旨。庚子。上諭秦檜曰。州郡月椿大軍錢。尚有數斂於民。以充數者。可速行裁減。各量所入椿辦。如有不足。悉從朝廷應副。毋使橫取以爲民患。日歷載此。無秦檜答之語。後來亦不見施行當改。 監察御史王利用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是日。王倫在中山。始開金國內變。倫以下皆憂。俄傳都元帥趙國王宗弼昨夜抵城外。已還祈州矣。少頃引接者。令倫等赴元帥府。趨行甚速。是晚。達祈州。

辛丑。言者論恤民備災。儲蓄之政。其如常平。義倉。此二法者。雖始於漢。建於隋。唐。其意則唐。虞。三代不易之美國朝循其制。於其盛時。應府界諸路所積。幾十五百萬斛。天災代有。民無流離。由有備也。艱難以來。用度不足。或取以給軍須。至於州縣他費。因以僣用。比年往往銷費殆盡。甚乖祖宗憫人之意。今日經制。議者止謂盡行經畫。以應支遣而已。至於察其豐凶。以謹散斂。勸其貯納。以待賑給。未之聞也。大抵有司務舒目前之責。不思久遠之計。遂致言者無事。預言指為迂緩。不幸一有二三千里水旱蟲蝗之憂。言又何及。謂宜準舊制。更加修明。使移種用格奏之。令使祖宗恤民備災之政。不變於聖代。詔戶部申嚴行下。是日。御史中丞。特進知泉州趙鼎言。昨準告命。落節度使。自惟罪狀昭著。揆之禮法。赤族猶爲經典。止從貶秩。益不自安。伏望罷知泉州。投之散地。庶幾深雪淨。以副陛下庇護再生之賜。詔答不許。臨安府火。癸卯。詔新復州軍。遇有合降詔書。令學士院請實訖。赴三省樞密院給發。乙巳。路允迪辭行。

丙午。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知信州。徽猷閣待制知嚴州董棻與宮觀。殿中侍御史周葵論棻嘗以珍玩賂權臣。許以從班。棻避其命。以事挾持之。遂得詞掖。其權禮也。言者論主伊川之學。因以罷去。棻何自知伊川哉。今以次對居輔郡。略無憂民閔雨之意。故棻遂罷。直祕閣秦梓知太平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一

【紹興九年】八月 戊申朔 己酉復淮南諸州學官員。是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自鳳翔東歸。炤性之遺也。炤嘗為大將。尤能武。炤州郡多。武臣為守。炤悉令廢。而退。以精選列幕。幕官皆。軍民皆。炤之初。炤之時。民有訴事者。炤狀告官。無所阻。炤所到州。訴事者每一狀。非五千不飽。故不能。得民心。炤貪財。所至。賦苦之。由是失軍民之心矣。炤無所。炤之意而已。

庚戌樓炤言陝西諸軍多衣已下成都府等路取撥十六萬匹。上曰蜀士類言調發調弊已甚。今吳玠一軍既分屯關陝。饋運十省八九。若更能蠲減冗官。四川民力庶幾其少紓乎。詔川陝宣撫司便宜補官。限一年陳乞換給。時言者論名器浸輕之弊。以為三歲大禮蔭補。三年科舉所得之士。共止數百人。而便宜補官一歲之間。乃倍此數。今罷便宜聖旨已五年。其所換給約萬計。乞限一年。庶息奸弊。故有是旨。

三月李璣為右正言。嘗與此事。璣時為中書舍人。或即其所上言。壬子起居舍人程克俊為起居郎。尚書左司員外郎王銖為起居舍人。直寶文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范同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甲寅左朝奉郎張官為尚書司勳員外郎。右朝奉大夫新慶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喻汝璣行駕部員外郎。汝璣始以勾龍如淵薦。故得召。及對。首論願革近時文章。賦之習。以還西京爾雅鴻臚之風。起中興博大混一之氣。又論議者欲駐蹕清宮。臣愚以為未可。願俟之。加以數年。地益增治。糧益得歲。然後振旅以臨三楚。清蹕而朝諸侯。可也。更復俟之。歷歲滋久。河潼鼎沸。許洛昌大。然後復與於舊京。旋故鼎於天邑。可也。又論蜀中之方。何以風非兵。屈之官之冗者。屈之也。非官冗屈之。士大夫之濫貴者。屈之也。今天濫未夷。國步方梗。加之師旅。因之以飢饉。即其所深異者。觀之。冗賞之濫。濫與冗借焉。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養活之具。從而潰敗。礎之。吾國幾何而不屈乎。吾國屈矣。於何而可以伐人之國乎。上甚嘉納。且面諭曰。不見卿久矣。英論如昔。遂下所奏三疏。付中書。奏檜使人諭以上將用君宜與時高下。毋妄言。汝璣不答。翌日。遂有是命。

乙卯樓炤奏以武臣楊順保安軍。寇成知環州。上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為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諳練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塞。民得安業。可割付炤。令諭諸帥。翌日。奏檜奏已行下諸帥。如上旨。上曰。堡塞最沿邊急事。因神宗戒陝西諸帥。悉出手批。然於器械。則稍變古法。新法弓稍短。不能及遠。又放箭拘以法。不能中的。朕自幼年。即習騎射。如拽硬射。各是一法。斗力至石以上。箭落不過三五步。如此何以禦敵耶。炤克小。炤上之。武出於天。其論射法。雖廣太宗其論也。

丙辰右朝請大夫淮南西路轉運判官李仲儒知廬州。時武信軍承宣使知廬州張宗顏卒。故以仲儒代之。淮南宣撫使張俊遂命統制官田師中。將宗顏之衆八千人。歸建康。後贈宗顏保靜軍節度使。諡壯敏。戊午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判鎮江府。從所請也。故事。戚里官至使相者。未嘗典州。忠厚與秦檜為友。檜上亦以昭慈故厚眷之。故有是旨。徵欲開待制知鎮江府程邁。徵欲開直學士知饒州。是日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殺魯國王昌於祁州。函其首以獻。昌臨刑。謂宗弼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早圖之。宗弼無言。遂囚昌之子大伊瑪。久之。遇赦得釋。

己未上諭大臣曰。吳玠軍馬既移屯熙寧等路。便當以五百人為一指揮。令諸帥招填。稍足舊額。與弓箭手參用。緩急之際。有足倚仗。庶幾漸復祖宗之舊。金人和議雖堅。安能保其終久無憂。況夏人乍臣乍叛。尤難保持。今日邊防。尤不可忽。

庚申中書舍人王次翁試尚書工部侍郎。起居郎程克俊試中書舍人。殿中侍御史周葵試起居郎。先是權戶部尚書梁汝嘉為秦檜所厚，葵將按之。汝嘉聞之，謂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論君矣，葵入對，待聘乘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即奏從葵為起居郎，葵方待引，檜下殿，諭門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葵入後省，出其疏以示待聘。』梁仲讓何其幸也。」

辛酉，給事中蘇符言：「已分屯吳玠軍馬，乞罷免四川對羅米脚錢等。」上曰：「四川自兵興以來，橫斂既多，民不堪命，可令胡世將、張深相度蠲減，以蘇民力。」吏部員外郎徐度言：「所復州縣遺民，久罹暴虐，如州之僚屬縣之令佐，其所職業，最為近民，尤當慎擇，其應格法入，更令長貳銓擇。」上曰：「度所論極當，新羅百姓久被虐政，若州縣官非其人，朕之德意，何以自達？」秦檜等曰：「守令皆親民官，欲今後縣令並依守臣到堂上曰：『卿等若親加銓量，而察其人物，觀其議論，亦可見人才大略也。』」

壬戌，詔東京留守司搜訪郊廟禮器來上。時嘗行大禮，上以渡江後，所作禮器多不合古，故命訪之。舊都為禮官初議郊與明堂當開行，秦檜欲集議。上曰：「且依近例行明堂禮可也。」突亥，司動員外郎李公懋言：「昔東晉之在江左也，控扼上流，皆用名臣重望，一時偉人，如陶侃、庾亮輩，中間數更危難，卒賴其力。近者朝廷選用羣臣，既享厚祿，即擇善地，如江浙福建安閒之處，從官典領，比比相望，危遠險難，即以無聞之人當之。在陛下寵遇，實為優厚，而羣臣報稱，不無慚色。今者陛下聖德所及，拓大封疆，恢復故宇，大江南北，俱為內地，上自江陵，下至九江，欲乞朝廷選擇一二從臣，參處其間，輔臣進退，上曰：『朕用人，初無內外之別。』士大夫既為近列，多擇善地，至兩淮新疆，輒復固辭。今後差除，擇其避事辭難之人，重行黜責。」權戶部尚書兼江淮荆浙閩廣等路經制使梁汝嘉充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從所請也。

甲子，言者請申嚴冠帶之制。俾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詔禮部討論申省。自軍興，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故論者及之，然迄不能改。二十五年十二月辛卯，二十六年二月復申嚴之。

丙寅，京東淮東宣撫制置使韓世忠言：「金人誅戮大臣，其國內擾，淮揚戍卒，及屯田兵，盡勾回，世忠意欲乘虛掩襲。上曰：『世忠武人，不識大體。』金人方通盟好，若乘亂幸災，異時何以使敵國守信義。遂不從。」

衛大夫貴州團練使范綜知金州。日歷不載，按綜與六年七月癸巳，以此官再任知州。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王俊知洋州。日曆亦無。

建興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三十一

二一〇九

戊辰，故武功大夫知環州安塞寨田敢特贈正任刺史。官一子，以經略使趙彬上其忠節也。事見紹興元年三月末。

庚午，給事中蘇符充賀大金正旦使。知開門事王公亮充副使。尋命各官其家一人。九月甲午，監察御史何鑄為殿中侍御史。是日四川制置使權主管宣撫司職事胡世將至河池，時簽書樞密院事樓昺既離鳳翔，陝西三偽帥，懷不自安，掠取官私財物，為入觀之計。右護軍都統制吳玠等言於世將曰：「金人大兵屯駐河中府，只隔黃河，大處橋，敵馬日日放牧河南，騎兵疾馳，三五日可到川口，吾軍就糧，散在陝西，緩急不能追集，關隘經年不葺，川路糧運斷絕，此存亡危急之秋也。今朝廷不得輒遣開探，敵中動息不知，璘等家族所不敢顧，國事竟當何如？」世將具奏曰：「臣伏見國家自景德以來，與契丹通好，而河北之備益謹，治平中，敵人微有爭端，稍嚴外備，而重於改作，臣之曾祖先臣宿為樞密副使，建議以謂今日之計，莫若外固和親之形，內修守禦之備，當時不失備禦，卒以無事。今朝廷方與金國講和，梓宮將卜於陵寢，兩宮復還於行闕，南北之民，各獲休息，實天下大慶。至於備禦之事，臣願以祖宗為法，固不害為百數十年盟好也。大軍屯蜀，十有餘年，四路供餉，民力困竭，今恢復陝右，所產穀麥至廣，出兵就食，鎮守重地，誠得其宜，兵雖分而備不可弛，於計實為兩得。秦地形勝，精卒良馬之所自出，實軍國之根本，然即今諸軍衣食仰給四川，則蜀又為陝右之根本，況蜀地居吳楚上流，號為富貴，敵人欲取久矣，特以重兵保險，終不得志。今日分兵，宜使其勢與蜀相接，不惟保蜀，所以重上游之勢。川蜀非昔日之比，昔時河東為邊境，與蜀風馬牛不相及，今河中府浮橋之北，便是敵境，陝西收復之初，朝廷固宜示大信，至於我之為備，豈可不講，和好須自治得策，然後可固。若守禦不嚴，敵得輕我，動為爭端，非所以固和好也。今既不遣開探，恐妨和議，敵之動靜，一切不知，若又分兵太遠，守禦不密，萬一有虞，敵以精騎馳突，自河中不數日至川口，比至，追軍馬決不及事，倘諸將之說，則欲坐食四川之糧，免避戍之勞，人人一辭，固無足信，而士大夫與凡有識者之論，則謂兵不可出，出不可太遠，此折衷之說。臣近據秦鳳路兵馬都監賀仔稱，在敵中有薩里千郎君，與近上心腹人黃職方，三年前為仔言，金國王子議論，要得入川不難，將陝西棄下不顧，三五

年，南兵決來作主，道路已知仔細，一發上去，決取川蜀，并據宣撫司幹辦官成希靖繼到紹興五年上都督張浚劄子，稱希靖料敵之謀，以國家阻江據險，彼之騎兵，非所長之地，近年屢戰屢北，兵終不得志，彼必示弱，以致吾之驕，伴北以誘吾之進，遣我以殘破之地，使吾取之，以分其兵勢，約我以和好之言，俾吾信之，以出其不意，以此詭道，圖我川蜀，一落計中，為害不細，臣以謂賀仔之言，雖未足深信，希靖之策，或出於偶，然要之守禦之備，自不可忽，萬一或如其言，則我之為備，正可代謀，朝廷今以楊政帥河，吳璘帥秦鳳，政璘皆吳玠大將，立功既多，威名素著，考之秦論，皆謂得人，臣謂楊政於鞏州及白石，吳璘於鳳翔及寶雞，多屯軍馬，遇有緩急，可以應接，川陝仍乞令政依舊帶川陝宣撫司都統制，璘依舊帶行營右

必示弱，以致吾之驕，伴北以誘吾之進，遣我以殘破之地，使吾取之，以分其兵勢，約我以和好之言，俾吾信之，以出其不意，以此詭道，圖我川蜀，一落計中，為害不細，臣以謂賀仔之言，雖未足深信，希靖之策，或出於偶，然要之守禦之備，自不可忽，萬一或如其言，則我之為備，正可代謀，朝廷今以楊政帥河，吳璘帥秦鳳，政璘皆吳玠大將，立功既多，威名素著，考之秦論，皆謂得人，臣謂楊政於鞏州及白石，吳璘於鳳翔及寶雞，多屯軍馬，遇有緩急，可以應接，川陝仍乞令政依舊帶川陝宣撫司都統制，璘依舊帶行營右

必示弱，以致吾之驕，伴北以誘吾之進，遣我以殘破之地，使吾取之，以分其兵勢，約我以和好之言，俾吾信之，以出其不意，以此詭道，圖我川蜀，一落計中，為害不細，臣以謂賀仔之言，雖未足深信，希靖之策，或出於偶，然要之守禦之備，自不可忽，萬一或如其言，則我之為備，正可代謀，朝廷今以楊政帥河，吳璘帥秦鳳，政璘皆吳玠大將，立功既多，威名素著，考之秦論，皆謂得人，臣謂楊政於鞏州及白石，吳璘於鳳翔及寶雞，多屯軍馬，遇有緩急，可以應接，川陝仍乞令政依舊帶川陝宣撫司都統制，璘依舊帶行營右

必示弱，以致吾之驕，伴北以誘吾之進，遣我以殘破之地，使吾取之，以分其兵勢，約我以和好之言，俾吾信之，以出其不意，以此詭道，圖我川蜀，一落計中，為害不細，臣以謂賀仔之言，雖未足深信，希靖之策，或出於偶，然要之守禦之備，自不可忽，萬一或如其言，則我之為備，正可代謀，朝廷今以楊政帥河，吳璘帥秦鳳，政璘皆吳玠大將，立功既多，威名素著，考之秦論，皆謂得人，臣謂楊政於鞏州及白石，吳璘於鳳翔及寶雞，多屯軍馬，遇有緩急，可以應接，川陝仍乞令政依舊帶川陝宣撫司都統制，璘依舊帶行營右

建興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三十一

二一一

護軍都統制吳玠所保仙人關。昨金人以本國勁兵及五路全力攻犯。大敗而去。地利如此。規模具在。臣以謂未宜遽廢。欲乞量屯軍馬。將一帶關隘。常加整治。魚關倉見在米斛不多。水運艱難。卒不能致。欲乞常備留一二十萬石。以備緩急。

辛未。兵部尚書兼權翰林院學士胡交修兼侍讀。工部侍郎王次翁兼侍讀。武功大夫開州團練使杜平知原州。關陝之陷也。平自知原州沒於偽地。金人以平知鳳翔府。累遷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至是權昭以便宣命平守故郡。許之。平言。世受國恩。既喪忠義。無顏復隨吏民。乃以平提舉台州崇道觀。

癸酉。戶部員外郎孫邦言私酷條已免拆屋。茶鹽尙有籍沒法。亦乞蠲除。上曰。法若果弊。固不可不亟改。若行之已久。無甚大害。且循祖宗之舊可也。

乙亥。雄武軍承宣使關師古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行營中護軍前軍統制師古自延安入朝。既對。遂有是命。詔知晉寧軍折可求兼主管本軍沿邊安撫司公事。指置與後驛州。用樓炤請也。初。金人欲得王威趙榮。其在正。已遣還之。韓世忠遺書檄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尙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檄且慮世忠沮遏。乃令榮威自六合趨淮西而去。至是檄奏。外間頗有異論。於是詔以榮威抗官軍及驅掠兩州之罪。榜諭中外。金國越王宗弼得之。復以榮為將。

丙子。直徽猷閣江浙等路經制判官從蒞能。初。右諫議大夫會統言。經制使本戶部之制。更置一司。無益乞罷之。上曰。經制一司。須經久方見利害。今方半歲。難責以近效。統三上疏論。上未許。至是統又言。經制司所創官吏。種種多費。校其所入。未必能補。如創供給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失經制所總之事。戶部本職。臣嘗已具陳。不復重言。若以謂監司州縣。違法廢令。別建此司。欲以按察。即又不然。夫朝廷置監司。所以轄州郡。立省部。所以轄監司。祖宗之制也。稅賦失實。當問轉運。常平錢穀失陷。當問提舉司。若使經制司能事事檢察。則雖戶部版曹之職。亦可廢矣。又自置此司以來。所謂清司之移用。憲司之賦。監司之妄支。固未嘗少革其弊。蓋又擅將官錢三十萬貫借軍中。不顧朝廷大計。欲望其按察諸路。監司州縣。革積年之弊。臣竊料其必不能也。若巧作名目。以取於民。徒為國家歛怨基禍。以此為術。其誰不能。望先次罷職。選遣能臣。以司邦計。詔戶部措置。蓋與外任。既而蓋乞奉祠。乃以蓋主管台州崇道觀。

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柳約知單州。詔成州同谷縣稅戶趙清臣。旌表門閭。本州言。清臣孝友。睦姻。著於鄉里。政和末。其母張氏病。清臣割股肉以進。母疾遂安。諸姪請別居。清臣訓諭不從。因閉戶不出。號哭者累日。產業皆取其棄餘者。妻邵氏病。其子鄉貢進士廷彥復割胸肉為羹。以進。紹興初。清臣少子惟禮疾。廷彥夜禱於天。乞損己壽。以增惟禮。既而廷彥危病。惟禮披髮以禱。亦如之。數人皆尋愈。清臣中

子忠訓郎中亦孝謹。邵氏疾再作。割股和肉啖之。父子兄弟。孝友相尙。萃於一門。宜蒙褒獎。故有是旨。命常州津遣通微處士陳得一赴史館。補修奉元歷。以史館修撰張璠等。重修神宗正史。歷志備檢閱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三十一

【紹興九年】九月戊寅朔。尙書右司員外郎魏良臣為左司員外郎。司農少卿陶位為右司員外郎。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承宣使李世輔言。初歸朝日。有父母兄弟之讎。臣曾報復。乞待罪。詔世輔有功。特放罪。後四日。引對便殿。上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乃起復故官。賜名忠輔。除樞密院都統制。俄又賜名顯忠。及朝見。雖不帶持服字。今乃云特與起復。是以上殿乞改官。當考。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以顯忠為本軍統制官。上不許。顯忠行狀云。公與韓世忠同鄉里。而未嘗少風於韓。及公歸朝。韓力於上前。奏乞公於麾下。而顯忠尙未官。且年小於世忠二十餘。固非其儔匹也。顯忠既歸朝。繼為劉光世。楊存中軍中統制。而世忠視存中為先。且成名年位。又皆過之。存中雖服顯忠。世忠則謂不能服之。蓋自趨顯忠。朝廷漸欲易置韓。秦檜又忌世忠。故不欲以韓對界之耳。行狀錄韓而云蓋。非其實。

己卯。光山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錢惟為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樞密院事。韓肖胄使金國歸。故有是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范同論私鹽窮究來歷之害。以為州郡徒刑殆無虛日。深可憫惻。臣嘗詢究利害。而得其詳。蓋比年以來。亭竈煎鹽。起止火伏之法盡廢。略無稽察。致亭戶私煎。莫知紀極。雖許額外煎到鹽賣納入官。而官價低小。校之私賣。不及三分之一。又場鹽乞免減稅。遲緩艱

阻坐務資糧如是則私賣與官需孰利欲望命有司講究先革私煎之弊其次斟酌煎鹽實費立定適中價值仍關防場鹽之際勿令循蹈前轍庶幾亭戶所煎有限縱有贖數不歸於私而以輸官爲便非特法行禁止囚繫漸少亦使利歸於公上國計不爲小補詔戶部措置 開門祗候吳益爲武翼郎開門宜按舍人承信郎吳益爲開門祗候

辛巳左朝請郎劉化源左奉議郎米瑛劉長福並轉兩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新鳳翔府府學教授陰臨特改舍人官時簽書樞密院事權昭瑛不汗僞命化源陷金十年不屈長福當劉豫僭逆嘗致書勸豫轉禍爲福爲豫所囚臣嘗召至本府並欲津遣赴行在而瑛苦風痺右足幾廢化源長福亦皆老病不任道路乞並轉官與宮觀差遣瑛化源初見劉豫元年三月長福初見劉豫四年九月又言瑛亦是陷隔以來守節不仕之人乞更賜優擢故有是命先是宣諭使周率亦上瑛化源忠義於朝詔赴行在八月會昭出使遂就進官焉其後金人復叛盟長福知華陰縣不屈而死化源等除日以林待時外則瑛修入日履不知是之詳也

壬午左朝奉郎鄭億年言有收到祖宗諸后御容五十餘軸今被召入覲見在舟次乞令臨安府差人奉迎入內從之億年之過常州也守直祕閣王縉不爲禮且面詰魏之既至行在秦檜復以億年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奉朝請繼欲復億年僞授職名參知政事李光楊前而折之乃止此以未嘗非秀水人縉縉入明年

癸未樓炤言川陝既分屯人馬已將自軍興以來粗生科敷悉行蠲免凡八十餘萬貫石上曰四川久屯大兵不無科須今故地歸復兵各分遣得以減能遂可愛養民力矣上欣然喜見於色起居郎周葵乞將犯私茶鹽人免根問來歷上曰犯權貨者不根問經由此嘉祐著令仁宗盛德也舉而行之則吏不至並緣獄不至滋蔓可令省部相度速復不果行解克小麻賊此事在九月丁未蓋誤給事中蘇符試尙書禮部侍郎仍兼資善堂翊善樞密直學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胡世將爲實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使司河池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績至是就用以世將既除實副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能騎射不知敵情不諳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朝之故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自今以往軍中事務皆不改吳宣武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示或諸公有所未達者亦當奉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共濟國事可也諸公皆拜謝初資政殿大學士張守節江西以郡縣供億科擾煩重上疏請蠲積欠損和買罷和糴及裁減軍器物料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擢度支爲月進且日虞四方財用之不至也覽疏怒謂人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歎曰彼爲損國乃益國也至是成都副帥檜遂擬以守代胡世將上曰張守素弱豈堪遠道江西盜賊事息人方安之無庸易也檜乃止

建興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三十一 二二一七

趙姓之 履政大夫萊州防禦使知河州白常爲涇原路馬步軍總管起復武功大夫博州刺史熙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鞏州兼管內沿邊安撫使魏玠知河州兼主管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 朔衛大夫和州防禦使熙河路兵馬都鈐轄行營右護軍右都統制軍馬李師顏兼知鞏州兼管內沿邊安撫司公事 武經郎吳潛充環慶路兵馬都監潘革子也在陝西用樓炤請而命之 樞戶部侍郎吳玠之言議者謂自古理財之臣皆無善終所以近世習而成風不復以理財爲言臣以爲不然聚斂而興利固非所宜如經理常賦以足國裕民又安可緩今日官物多陷失而州縣疑不加省宜有以救其弊而革之至於勸農欲舉無遺利督賦欲輸無遺期廣儲蓄之計以備水旱遘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凡若此者宜悉令條畫以聞從之解克小麻賊此疏於紹興十四年(案)歲之明年閏十月改工部十一年九月題十四年乃在撫州不知何以差誤如此

甲申左朝散大夫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馮繼左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劉一止並試給事中左通直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李誼試工部侍郎兼職並如故舊制職事官同日除者以寄祿官爲序至是一止審於朝乃詔一止係自中書舍人除授序位在繼之上焉是日王長降官右通直郎張汲添差通判衢州汲孝純子上召對而命之

乙酉故同州觀察使李永奇特贈鎮西軍節度使永奇妻令人蒙氏特贈安化郡夫人以其子顯忠歸正故也於是顯忠弟左武大夫沂州團練使世壽武顯大夫博州刺史世延修武郎世武姪忠訓師道及顯忠之子乘義郎師政各贈五官永奇乾道初賜諡忠壯

丙戌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太宗正事士儂封齊安郡王以朝陵還特封之也日麻無此今以會要及中興玉堂制草參入

戊子樓炤言永興軍保福院有姓張人自稱趙王上皇第五太子係杜克堯皇后之子小名仲山年十九本軍已差官祇應日爲給食契勘所供年紀稱呼詐僞不實已下本軍根勘詔趣具案以聞直徹欲開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爲永興秦鳳等路提點兼提點弓箭手措置營田又以行營右護軍統領樊彥知洮州賀景仁知邠州向洌知鄜州皆用樓炤請也上曰炤經理關陝每有奏陳頗合事宜兼爲朝廷得此人材以濟國事尤可嘉也利路提點名宋萬年八月五日赴樞密行府取直充永興秦鳳等路提點在此前已月餘蓋炤先除而後請也景仁則前未見 祕閣修撰新知單州柳約知蔡州左朝奉郎葉夏卿復直祕閣知單州 詔左承奉郎高穎令引對河南人宣和末中進士弟金豫之際隱於民間樓炤言其忠義上召見遂以爲國子監丞

己丑詔諸軍舊帶大河以北差遣之人並改帶河南州軍差遣 行營右護軍後部統制軍馬李永琪知鳳翔府秦鳳路兵馬鈐轄孫注知成州 庚寅罷經制司其諸路常平事令提刑兼領始用會統奏也常平法起於西漢豈則欵則散後世講之尤詳秋成則欵春饑則散可以平物價抑兼井人有接食官無折閱法至良也熙寧初王安石修水土

之政。與筭種之利。置提舉官。以常平司為名。當時所行新法。如免役坊場。河渡。青苗。市易。方田。水利。皆俾
 提舉。遂為民患。議者不察。但云常平法可廢。遂盡能提舉官。時諸路苗役。沒錢。各不下百數十萬。
 朝廷草創。多取諸此。次年。呂頤浩等言。常平法不可廢。其附益之者。如坊場。免役等。可行。青苗。市易等
 可罷。有詔。頤浩等詳議。已成書矣。會南渡。未及行。已而言者。槩斥提舉官不可復。前議遂寢。其後或隸
 提舉司。或隸發運司。或隸經制司。終無定論。而兵火焚蕩。戶部及州縣案牘皆廢。財賦多失矣。

辛卯。樓炤奏。以修武郎閻門祗候知同州。富平之役。拊以慶陽。至是用之。上覽奏。問秦檜
 曰。陝州合差。是何臣。檜曰。保舊差文臣。上曰。武臣作郡。往往不曉民事。又多恣橫。今日所遣州郡。久陷
 金。尤須守臣得人。使之愛養百姓。非武臣之所任也。可自今。只差文臣。庶能宣布德澤。亦以收遐感。柄
 承議郎蔣汝翼。知同州。汝翼以進士得官。建炎末。為文林郎。知成安縣。陷於金。積運至是。官河南初復。
 汝翼赴行在待罪。詔與合人差遣。遂有是命。汝翼故在合人。五月丁亥。事見紹興六年末。以青者論自
 都督府。隨宜措置。以來。留名。竊祿者。不知其幾。乞加釐革。故也。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張中孚。邊隅無
 警。頗許。臣入覲。關廷。詔俟春。煖起發。既而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遣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書
 旨。昨。願降。新復。河南。詔書。張中孚。等。初。不曾。拜。卻。將。金。國。詔。書。宣。讀。百。姓。見。詔。書。上。有。本。朝。廟。諱。御。名。皆
 不忍。聞。萬。年。昨。密。問。吳。玠。萬。一。兵。復。渡。河。如。何。措。置。玠。謂。中。孚。等。重。兵。在。手。為。秦。鳳。腹。脇。之。患。內。外。相。應。
 必。來。搆。虛。我。軍。既。守。家。計。安。能。遠。出。接。戰。以。此。見。中。孚。等。陰。藏。奸。謀。所。繫。非。輕。世。將。即。具。以。聞。且。言。臣。昨
 論。奏。逐。人。罪。惡。以。為。朝。廷。方。守。信。誓。不。欲。遽。易。帥。守。然。中。孚。等。並。已。降。指。揮。許。令。入。覲。欲。望。因。其。自。請。別
 與。差。遣。於。是。中。孚。等。皆。改。命。

癸巳。左迪功郎王從一。改合入官。依舊太平州州學教授。從一以薦對。故有是命。
 甲午。名皇太后宮曰慈寧。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浚。明。知。毫。州。
 乙未。工部侍郎王次翁。權資善堂翊善。以蘇符。出使。故也。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韓公裔。特轉行。右武
 大夫。明州觀察使。上以公裔。給事。藩邸。今三十餘年。積有勤勞。故有是命。故成忠郎。盧大受。特贈。修武
 郎。官一子。以紹興。初。結。集。忠。義。欲。解。慶。陽。之。圍。為。劉。豫。所。殺。故也。事見紹興元年四月。川陝宣撫司。以便。宜。增。印。錢
 引二百萬道。應副。陝西。使用。時。右。護。軍。之。移。屯。者。當。用。羅。本。錢。四。百。三。十。萬。引。而。計。司。之。羅。本。錢。乃。有。是
 請焉。

丙申。詔。汝。州。郟。城。縣。故。資。政。殿。學。士。蘇。軾。墳。寺。以。旌。賢。廣。惠。為。名。以。孫。禮。部。侍。郎。符。援。范。鎮。家。賜。利。例。有
 請。故。也。
 戊戌。以。張。洵。知。同。州。未見前街。拱衛大夫。威州防禦使。溫濟。勸。停。南。劍。州。編。管。濟。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
 司。提。舉。一。行。事。務。以。其。徒。左。武。大。夫。耿。著。陰。事。告。於。朝。語。連。韓。世。忠。故。有。是。命。世。忠。意。未。快。連。上。疏。奏。濟

狂。惑。犯。分。罪。惡。顯。著。乞。遣。至。軍。中。詔。濟。移。高。安。軍。編。管。
 州。被。賊。賊。也。移。高。安。日。屠。不。斃。今。以。世。忠。難。狀。修。入。林。待。轉。外。制。左
 武。大。夫。耿。著。擯。入。至。死。降。五。官。軍。前。自。教。恐。即。是。此。事。當。求。他。書。考。
 己亥。太。尉。東。京。同。留。守。郭。仲。荀。言。所。帶。在。京。人。馬。已。至。鎮。江。先。是。上。召。仲。荀。赴。行。在。仲。荀。因。與。劉。豫。之。衆
 五。千。七。百。餘。人。南。歸。蘇。克。小。原。解。仲。荀。領。劉。豫。下。兵。八。千。以。還。而。福。院。勸。會。指。揮。乃。云。仲。荀。將。帶。東。京。官。兵。五。千。七。百。二。十。人。克。恐。誤。上。謂。秦。檜。曰。仲。荀。善。人。也。但。取。衆。非。所
 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之。檜。曰。孰。可。當。者。上。曰。極。難。其。人。欲。於。二。三。大。將。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
 舉。才。具。上。曰。二。人。誠。驍。勇。然。先。好。貨。舉。嗜。酒。未。可。取。衆。時。京。畿。提。點。刑。獄。公。事。辛。永。宗。與。仲。荀。偕。來。上。亦
 以。其。驍。勇。不。可。用。檜。曰。外。人。不。知。陛。下。察。其。奸。狀。乃。謂。最。蒙。眷。寵。上。曰。朕。何。嘗。喜。之。如。道。宗。更。不。循。理。亦
 不。可。用。既。而。檜。等。請。以。樞。密。統。制。官。常。仲。代。將。其。兵。從。之。吳。玠。曾。管。鎮。江。軍。馬。上。稱。幸。先。未。可。取。永。宗。乃。十。月。戊。午。事。併。書。之。

庚子。故。中。大。夫。直。龍。圖。閣。趙。叔。近。贈。集。英。殿。修。撰。以。御。史。言。叔。近。有。功。於。杭。秀。之。民。不。幸。死。於。亂。兵。望。量
 加。褒。恤。故。也。事。初。在。建炎二年。
 辛丑。詔。東。京。遠。來。宗。室。子。年。及。二。十。者。授。承。信。郎。餘。廩。給。之。俟。年。及。取。官。用。魏。悼。王。五。世。孫。慧。之。等。請。也。
 甲辰。權。刑。部。侍。郎。陝。西。宣。撫。使。周。率。使。還。入。見。率。言。陝。西。既。歸。得。地。數。千。里。得。兵。十。三。萬。得。馬。二。萬。有。四
 塞。之。固。居。天。下。上。游。可。謂。疆。疆。然。陝。西。陷。偽。十。有。餘。年。城。池。不。修。器。甲。不。備。異。時。四。十。萬。僅。支。一。隅。今。纔
 十。三。萬。而。夏。人。不。敢。犯。者。以。金。人。精。兵。在。內。故。也。今。日。金。人。盡。去。土。地。闊。遠。雖。有。要。塞。其。實。甚。虛。欲。望
 陝。西。凡。空。閑。不。耕。之。地。除。元。業。主。識。認。給。付。外。依。本。朝。沿。邊。制。度。並。招。弓。箭。手。土。田。肥。美。遊。人。樂。耕。不。出
 數。年。兵。政。自。成。盡。在。關。中。與。唐。無。異。因。謀。都。邑。以。建。本。根。又。言。陝。西。諸。路。既。命。楊。政。帥。熙。河。吳。玠。帥。秦。鳳。
 然。所。屯。之。衆。皆。四。路。忠。勇。之。士。吳。玠。教。習。已。踰。十。年。百。戰。之。餘。所。向。無。敵。和。好。既。成。即。可。往。來。舊。國。舊。都
 不。能。無。念。統。兵。之。官。皆。欲。誘。致。望。訓。戒。四。路。帥。臣。非。元。所。統。不。得。招。納。如。敢。違。命。必。罰。無。赦。秦。兩。路。如
 有。散。亡。亦。當。加。以。不。能。存。撫。之。罪。率。又。面。陳。所。過。州。縣。遺。民。見。之。皆。歡。忻。鼓舞。屬。戶。所。感。泣。者。乙巳。幸。執
 奏。事。上。以。語。之。秦。檜。曰。此。祖。宗。仁。恩。涵。養。而。陛。下。純。用。德。化。故。為。夷。夏。所。歸。上。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朕
 嘗。笑。趙。鼎。舉。劉。麟。之。語。曰。我。能。嚴。刑。故。州。縣。無。不。畏。聞。江。南。只。是。尙。寬。鼎。因。勸。朕。立。威。以。取。下。是。不。知。為
 天。下。者。豈。可。不。尙。德。而。用。刑。也。乃。以。率。所。言。令。陝。西。宣。撫。司。指。使。小。原。云。檜。等。退。而。竊。嘆。曰。唐。太。宗。不。聽。封。德。彝。之
 同。符。太。宗。矣。權。刑。部。侍。郎。陳。彥。等。言。右。迪。功。郎。李。卿。諳。練。刑。法。請。以。為。大。理。評。事。許。之。言。者。論。卿。以。特。進。名。授
 官。年。踰。六。十。又。非。試。中。刑。法。之。人。命。遂。寢。
 乙巳。左。文。林。郎。黃。魯。子。特。改。合。入。官。依。舊。平。江。府。府。學。教。授。以。薦。對。也。
 丙午。左。朝。散。大。夫。董。濟。知。興。仁。府。左。朝。散。大。夫。余。應。求。為。福建。路。轉。運。副。使。陝。西。之。陷。也。武。翼。郎。涇
 原。路。第。十。將。王。忠。弼。沒。於。偽。齊。積。官。權。秦。鳳。經。略。使。朝。廷。因。命。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秦。寧。軍。承。宣。使

知德順軍節制涇原路山外諸將軍馬。至是忠弼繳納偽命。乞放歸田里。詔速令換給。仍賜詔諭之。右
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阜卒於湖州。日履不見。詔官會要。
本門亦無之。考。

是秋。太行義士蜂起。威勝。遼州以來。道不通行。時金人法苛賦重。加以饑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以
人口折還。及賊亡命而被告者皆死。至是將相大臣。如魯王昌。宋王宗磐之徒。皆被誅。二帥久握重兵。植
黨滋衆。今則悉爲亡命。保聚山谷。官司不能制。金人罷諸路酒務。賣於民間。監官月督酒戶輸錢於官。
初。金人右選入仕之法。自初補開門。候至率府。率凡十四階。止許調征權之任。每月折支十千。全耕移
易庫金自贖而已。至禮賓副使。始理親民資序。乃有廩祿。及是罷之。失職者甚衆。冬十月。(案)是月庚戌。
尙書司勳員外郎張官爲監察御史。初。吏部功賞難於覈實。吏得舞文爲奸。官因陞對。力陳其弊。以謂圖
籍散逸。止憑省記。月異而歲不同。無所總括。舍法則用例。引例則破法。奸弊日滋。甚非畫一之政。請自今
以例爲據者。悉令上之朝廷。稽其合於三尺者。著爲定制。人以爲當。宣八月甲寅除。外。未如何。陸對日。

辛亥。詔侍從各薦士二人。時言者請遵祖宗故事。詔中外各舉所知。特加親擢。如此則庶幾無附下之嫌。
大臣免招權之謗。上亦以中原隔絕。遺才必多。故有是命。秘書省正字朱翌。范如圭。並爲校書郎。翌仍
兼寶錄檢討官。如圭仍兼史館校勘。是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始見金主。置於御林子。倫致上命。翌
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勸官。問倫還知元帥達賚。非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
卻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昨者簽書樞密院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德宮太母天下。皆知
上國尊海上舊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

癸丑。權尙書刑部侍郎周準改戶部侍郎。太常少卿蘇構權刑部侍郎。權吏部尙書兼史館修撰張
兼充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司限一月結局。初。成都謀帥。上諭秦檜曰。張
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道遠。恐其擅行。檜退。召兼諭旨。兼曰。君命也。兼其敢辭。上大嘉。遂有是命。上諭檜
曰。兼雖安撫一路。如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完費。可令蠲減。以寬民力。以成都帥臣而得行四川民事。
自兼始。駕部員外郎喻汝礪面對漢文帝。光武裔於用兵。而厚於情。天下之力。所以爲後世計者。至深
遠也。自漢以來。屯戍轉輸。歲與敵角者。其費不可勝支。唐之謀臣。日關天下之士。以弊方鎮。而唐日以微。
今陛下講好結信。以交兩國之驩。養兵休士。以重萬民之命。固知生事徵功之臣。流毒遠以羸中國。而思
有以戒之也。臣之區區。上願陛下申飭邊吏。毋隱奸。毋微亂。以仰副陛下睦鄰好。好吾民嘉惠。汝
礪又言。臣嘗謂忠義之士。如玉鎮大寶。故爲天下者。雖有高城巨浸。以爲之防。粟糶漕庾。以爲之備。良士
選卒。以爲之戰。而徵忠義之士。以爲之守。是委社稷而輸之敵也。臣竊念之。自靖康。建炎而來。將帥守幸。
義夫烈婦。豈無捐軀殉國。犯患觸禍。負傑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獎擢。歲月荒老。無所訂正。伏
願申詔史臣。採自靖康而來。蒙患死難。舉人耳目。較然不欺者。書之爲死節之士。復憶近日樓州之所蒐
訪。周寧之所論薦者。書之爲守節之士。庶幾彰國家臨危有仗節之士。勵世有消萌之術。詔送史館。

甲寅。詔溫州奉迎景靈宮神御。別聽指揮。先是有詔奉迎好御。至吳興。而浙東諸州。鑿山拆屋。剽造次
舍。言者以爲擾。故暫罷之。是日。樞密行府准備差遣王晞韓。以夏國招撫使王樞至行在。樞言。陝西
新復。正與夏國爲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乃詔樞引見。令隨安府燕禧。差行在官館伴秦杓
又召樞至都堂。諭以講和義。并環慶所獲夏人之俘百九十八人歸之。仍命晞韓伴送樞至境上。明年三月所
考。

己未。上諭大臣曰。陝西新復。州縣已放租稅三年。四川大軍移屯。亦獨軍賦不少。惟階。成。岷。鳳。未加寬恤。
可與免租稅之半。以裕民力。尙書樞密院事樓炤自陝西還行在。炤乞罷政。以奉親。上不許。教武郎鄭涓。涓州南嶽廟。仍賜
銀帛一百匹。兩以周率。言涓頃知定西寨。守節不屈也。事見紹興
元年二月。尋又召。所居州津行在。

丙寅。洪州觀察使新知州王彥卒於邵州。年五十。荆南舊部曲聞彥之喪。皆卽佛宮爲位而哭。彥事親
孝。居官廉。其爲將也。與士卒同甘苦。屢收大盜子弟。從軍者未嘗嘗賞。及將死。召其弟姪。悉以家財分給
之。時號名將。然性剛寡合。雖待士盡禮。而黑白太分。此其大略也。

戊辰。慈寧宮成。宮依山爲之。供帳皆備。上召秦檜等入觀。觀文殿大學士知湖州朱勝非提舉臨安府
同書官。時用臨安守臣張澄。澄浚運河。而兩浙漕司調夫甚衆。勝非上疏論其害。即日罷之。因引疾求去。
章六上乃有是命。

己巳。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知徽州。藻開廢累年。以詔旨成書。復命出守。

庚午。詔新成都府路安撫使張頌令引對。頌奏。蜀自軍興以來。困於征徭。民力凋弊。官吏既不加恤。又從
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臣俟至部。首宜陛下德意。俾一路之民。咸沾惠澤。上曰。豈惟一路。應四川
寬恤事件。悉委卿措置。頌因奏。臣入界。即行詢訪。應民間一利一害。先次能行。官吏有貪冒。慘酷爲民之
蠹者。臣先次放罷。續行按發。庶幾遠民速霽實惠。上皆可之。頌又言。國家自軍興以來。十餘年矣。日不暇
給。今茲和議甫定。征戰暫息。亦可謂閒暇之時矣。紀來年歲在庚申。乃葛祖開基之載。得非陛下中興之
時乎。時不可失。願陛下鑒詩人閒暇之語。稽孔孟發明之意。汲汲以治政刑爲務。上曰。朕嘗書此語。恐
之座右。前是之蜀者。例皆舟行。至荆南。則舍舟進陸。巖行至鎮江。上奏曰。主和者達贊也。今爲其姪烏珠
所戕。勢必淪平。乞道京洛。關陝以往。因得觀形勢。利便。且至河池。與胡世將共議邊計。上許焉。陝西轉
運副使姚焯。直祕閣。焯隨樞密行府出使。故就之。
焯以七月壬辰除。陝西。未見前街林待聘。集有制詞云。此焯
屬留使關中。而樞密院官屬。名無焯姓名。蓋行府官屬也。

詔右修職郎陝西都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湛令赴行在。湛商州人。略通書史。多機數。難入蜀。守將邵隆
亦在蜀中。湛屈己事之。隆知商州。湛亦隨歸。漸補以官。至是用樓炤薦召。
此焯除夢華曾編。參入。夢華又云。陸料
金人有歸河南之意。然不久必復取之。
乃作料河南之策。使隨行在。湛改爲己文。以見樓炤。炤未之信。既而金人許割三京地。焯大驚。以白秦檜。檜遂改官爲樞密
院副書官。焯往陝西。案夢華所云。與史不合。今姑附此。或是歷科金人復取三京。因焯召還。授以此策。而夢華所記小差。更須參

辛酉。詔萬壽觀使高世則令赴行在供職。秦檜引之也。權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蕭振充徽猷閣待制。知湖州。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程俱提舉萬壽觀。充實錄院修撰。秦檜欲俱領史事。故有是除。俱以疾不至。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梁汝嘉為四川都轉運使。兼陝西都轉運使。專管熙秦兩路。汝嘉辭不行。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劉岑降。光徽猷閣待制。初。右建功郎吳仲之上書請減劉預也。事見紹興二年。岑為秘書少監。以資學之。至是有劉吐金集本者。實仲所上疏。而岑書在焉。秦檜奏仲書有斥聖躬之語。不可傳播。恐流入外境。乃令臨安府拘收。今年九月發未。岑坐降職。翊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辛永宗落階官。為鄆州防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永宗在京畿。惟轉訪古器。及宣政間宮禁舊物。搜求美女而已。每巡歷州縣。專務苛擾。民有冤抑。不能赴愬。既去。則人唾罵之。此處據趙姓之遺史。

甲戌。監察御史陳淵守右正言。

乙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乞賜告侍於明州。上謂宰執曰。事臣之有親者。朕未嘗奪其情。昨蕭振以親為言。亦令奉親而來。庶使不失為臣為子之道。今炤可給假迎侍。秦檜曰。陛下愛親之心。施及臣下。臣等不勝感歎。

是月。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來朝。初。乘氏人李寶少無賴。尚節氣。鄉人號為潑李三。山東路。寶乘數百人。謀殺濮州守。不克。脫身南歸。朝廷以方議和。不之用。會飛入朝。寶以鄉曲之故。願歸軍中。飛以為馬軍未之奇也。寶快快。乃與其徒四十餘人。約日渡江北歸。事露。飛盡斬之。寶抗言。欲歸者寶也。衆皆不預。飛奇之。繫於獄。凡三十九日。會得邊報。飛釋寶。問以北事。寶願歸山東。會合忠義人立功。飛許之。寶還偽地。募得八百人。赴飛軍。飛乃假寶開門宣贊舍人。統領忠義軍馬。屯臨城。金主重復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至驛。諭奉使王倫言。卿留雲中無還期。及貸之還。會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乃遣副使藍公佐先歸。諭慶賀。正朔。誓表。冊命等事。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還之河間。遂不復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三

【紹興九年】十一月戊寅朔。秘書少監鄭剛中權尚書吏部侍郎。先是剛中為樞密行府參謀官。及還。上召對。剛中言。臣為陛下詳觀今日之勢。陝西新復且遠。然就緒也必易。三京為近。然就緒也難。何者。陝西得禁兵四萬。得弓箭手六萬。則有兵可守。見管之粟。與和雜相當。足支一歲。則有糧可因。今又益以出蜀之兵。一旦有警。宣撫使號令六路。各據險阻。未易窺也。惟是三京久為劉豫凶焰所焚。焦爛未蘇。凋殘尤甚。今古三京戶口纔四十萬。比平時不能十之一。近屯田司又收其已種之田。民力殊困。且地勢平廣而無藩籬。無一兵可以受田。無一家可以供賦。孤城乍聚。易以生變。臣願陛下選任郡守。監司。精究屯田。俾民安業。朝廷和氣。自東南達於西北。則功可成矣。既對。遂有是命。日曆剛中以十月庚午得旨引對。去此凡八月。未知何日上殿。且於此附書之。

尚書戶部員外郎李若虛試司農少卿。定國軍承宣使知秦州兼節制屯駐行營右護軍馬吳玠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上諭大臣曰。吳玠久在蜀。備著忠績。雖已優加恤典。然聞其家頗貧。可賜錢三萬緡。仍進其弟軍職。令撫其家屬。故有是命。上諭在十月壬申。命大理評事何彥猷等編集刑名斷例。刑部郎官張柄等看詳。先是胡交修為刑部侍郎。嘗有是請。詔限一季。紹興四年四月。久之未成。議者以為刑部用例之

易慮奉梓宮兩宮而歸之國家。陛下亦宜含憤匿怨。不得已與之和。此一說也。去年使人之來。道路之言。以為其國主議之臣。厭前日黷武之禍。翻然改圖。有休兵息民之意。且其約曰。歸我梓宮。歸我兩宮。一無所邀請。陛下篤於聖孝。不置不信。含憤匿怨。屈而與之和。謂奉迎之使朝發。而梓宮可以夕返也。今閱時。未聞屬車之音。而使者見留。反更有所計議。按前日之約。其言無不實者。臣實感之。豈其國權臣自相誅夷。而前日之議遂變歟。抑敵情詭詐。復欲挾我所重。依違反覆。以能敵中國歟。如其前議既變。則和好之事。自無可望。苟為不然。宜和靖康之間。敵人已試之謀。其迹較然。不可不察也。自艱難以來。費用益廣。根本所積。不能無餘。備謂敵人要約。未有顯絕中國之意。猶欲遣使賂遺。俾其革心。臣恐使報而行。而輕騎自屈。萬一歲時之閒。國用既虛。邊備不戒。敵人出吾之不意。以犯江淮之邊。未知倉卒何以待之。伏望陛下追監既遠。思患豫防。慨然發憤。明出震斷。修兵備以杜其窺測之漸。謹財用以待吾軍旅之費。無或贖送。以伐其貪婪之謀。天下幸甚。建興四年八月壬申對移。

丁巳。詔保州宗室令吏部先次注官。時翼祖子孫渡江者十數人。有官者四人而已。宗正丞鄭萬乞權依兩京宗室例注官。故有是命。高初見三年十一月甲戌。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翟襄移知壽春府。日無無襄前此知壽春府。

朝奉郎河南府路轉運判官李利用兼權知河南府。及本路安撫西京留守司公事。先是觀文殿學士西京留守孟廣權東京留守及朝廷聞王倫為金人所執。召翟襄還。乃命利用。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壽春府孫暉領文州團練使。為河南府路馬步軍副總管。仍命暉招軍千三百人。是時有鄆州叛軍為劉豫放歸農者。又豫之廢。使效免歸者甚衆。皆願投軍。暉未至西京。人數已足矣。

庚申。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王健為樞密副都承旨。辛酉。參知政事李光弼屬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錡因劾光狂悖失禮。光引疾求去。上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言者又擊之。後三日。以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附辭。時右正言陳淵獨不諱光之過。檜疑之。陳淵謂不論光。蘇克所書云爾。淵為中丞。不知有無文字。當考。

壬戌。言者請宗室之散在州縣者。並令津遣歸所屬宗司。增其廩給。庶幾知自貴愛。詔禮部措置。後不行。宗正丞鄭萬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從之。上謂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飢。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

戊辰。秘書丞劉才邵言。累朝會要。已至熙寧。而元豐以後者未次。若置局則有官吏廩給之費。望令館職接續編類。從之。蘇克小麻載此事。在甲子今從日原。

己巳。給事中兼侍講劉一止。起居郎周葵並罷。初。一止。葵皆以言事忤秦檜。二人應詔舉左宣教郎呂廣問。廣問嘗為李光弼官。光欲除館職。檜不許。殿中侍御史何錡即奏二人非知廣問。特迫於光之囑。而舉之。是欺陛下也。詔一止。葵落職與宮祠。直徽猷閣新陝西轉運副使李唐備為四川轉運副使。直徽

徽猷閣主筆台州崇道觀密齋為陝西轉運副使。直徽猷閣新除陝西轉運副使張深知瀘州。用川陝宜撫副使胡世將奏也。事見十月癸未。既而言者又奏深徇私廢法之罪。遂罷去。日麻。張深明年正月庚寅。知瀘州。而不見除命。蓋書之。須求他書考。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趙彬陞顯謨閣直學士。以破寇容洧之勞也。敘郢州防禦使辛企宗為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是冬。金主亶論其政省。自今四時遊獵。春水秋山。冬夏刺。鈔。並循遊人故事。刺鈔者。契丹語所在之意也。元帥府下令沿河置寨。防托渡河南歸之人。及與人渡者皆死。海寇張青乘海至遼東。僞稱王師。遂破蘇州。遼士大擾。中原之被掠在遼者。多起兵應之。青初無進取之意。既而復去。金主亶詔那縣不得從。元帥府擅便簽軍。俟見御書乃聽。時太行義士王忠植已取石州等十一郡。聞於朝。上嘉之。拜忠植為武功大夫。華州觀察使。統制河州忠義軍馬忠植。步佛山人也。初。金人之割地也。以新河為界。朔方盛傳御駕北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市軍器。以備緩急。沿河猶甚。每遇陰晦。輒引領南望。曰。御營烈火光矣。太行義士又攻懷州萬善鎮。破之。守臣烏陵噶思謀率軍民城守。思謀自金中內亂。每夜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謂尼瑪哈也。知瀘州韓常嘗與防禦判官宮茵夜飲。論及江淮。川陝用兵等事。茵盛言金兵之強。官兵之弱。常曰。君知其昔。未知其今。今之南軍。其勇銳乃昔之我軍。今之我軍。其怯懦乃昔之南軍。所幸者南方未知耳。茵益鄙人也。女真

萬戶呼沙呼北攻蒙古部。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金主亶以其叔呼喇美為招討使。提點夏國。塔坦兩國市場。塔坦者。金國之西北。其近漠地。謂之熟塔坦。食其粳稻。其遠者謂之生塔坦。止以射獵為生。性勇悍。然地不生鐵。故矢簇但以骨為之。遼人初置市場。與之回易。而鐵禁甚嚴。至金人始弛其禁。又劉豫不用鐵錢。由是河東。陝西鐵錢。率自雲中貨於塔坦。塔坦得之。遂大作軍器焉。

是歲。直徽閣王剛引年告老。許之。後二歲卒於家。此據剛墓誌。入日原未見。

乙酉尚書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李誼為工部尚書假資政殿學士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集英殿修撰京畿都轉運使莫將為徽猷閣待制副之。誼不受命力辭其親舊曰不可。誼曰我不過奪職罷去爾安可行乎。丙戌誼免官以將試工部侍郎充迎護使。濟州防禦使知開門事韓恕為宣州觀察使副之。初兗人張遜從父行正守官保州陷敵不能歸。至是開元帥府主簿漢兒文字蔡松年言敵有滄盟意。遂與燕人王暉開封劉炎謀。夜自新鄉渡河赴行在。上疏言敵情利害。大略以為敵主備將驍。兵寡而怯。又且離心。民怨而困。咸有異意。鄰國延頸以窺。臣下側目以觀。變寇盜外起。親戚內亂。加之昔之名王良將。如尼瑪哈達。賈之徒。非被誅則病死。故子胥戮則吳滅。孔明沒則蜀亡。爭戰之際。古今不易之理。今賊內有羽毛。零落之憂。外失劉豫藩籬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復割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難乎。此乃皇天悔禍。眷我聖宋。復假賊手。以去羣凶。特以良時。付之陛下。周宣漢光中興之業也。曩者蓋敵未當殄滅之時。臣雖早歸朝廷。亦無補於聖德。故臣隱身敵中。甘處貧賤十五年者。伺今日之隙也。又況當時河北人心未安。然河南廢齊之後。人心亦且搖動。王師先渡河。則弊歸河北。而不在中原。設若烏珠先犯河南。則弊歸中原。而不在河北。但能先渡河者。則得天下之勢。誠當日勝負之機。在於渡河之先後。爾而烏珠已有南犯之意。臣恐朝廷或失此時。反被敵乘而先之。松年。靖子。已見前。與四年十一月。疏奏。匯等皆授初品文資。匯等補官。日屏不載。林待聘外。則集有制。既而淮西宣撫使張俊因奏。匯充本司准備差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四

【紹興十年】歲次庚申。金。宗。春正月。丁丑朔。辛巳。右僕射秦檜言。前日外間有匿名書。非毀朝廷。當繳進。上曰。已見之。無足恤。先是金人遣奉使官賓州觀察使知開門事藍公佐南歸。議歲貢。誓表。正朔。冊命等事。此以紹興和議及洪皓行述。陳淵與議等參佐。且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是日右正言陳淵入對。言自公佐之歸。聞金人盡誅往

日主議之人。且悔前約。以此重有要索。臣謂和戰二策。不可偏執。上語淵曰。今日之和。不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為主。既而吏部員外郎許忻出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將行。亦上疏曰。臣竊見金人為本朝忠。十六年於茲矣。昨者張通古輩來議和好。陛下以梓宮。母后。淵聖之故。俯從其欲。復命王倫等報聘。今王倫既已拘留。且重有邀索。外議藉藉。謂敵情反覆如此。咸以為憂。望陛下採中外之公言。定國家之大計。深察敵人變詐之狀。而安天下憂慮之心。繼自今時。嚴為守備。激將士捐軀效死之氣。雪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解黎元倒垂之命。庶幾中興之效。足以垂光於萬世。忻出湖南。日屏不載。吏部不可致。林待聘外。則集有制。既而淮西宣撫使張俊因奏。匯充本司准備差遣。左武大夫河州防禦使權知開門事韓恕特差充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見管開門職事如舊。尋詔恕落階官為濟州防禦使。

庚寅。奉直大夫李景模知唐州。景模。已見去年四月。

辛卯。使臣秦宗道杖脊刺瓊州牢城。坐於皇城內。撰造妖言惑眾也。仍令皇城司榜諭。此未知與秦檜所云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綱之弟校書郎經。卒。綱悼恨不已。會上元節。綱臨其喪。哭之慟。暴得疾。即日薨。年五十八。上方遣中使徐珣撫問。計聞。贈少師。徙其弟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維於閩部。以治其喪。令所居州量給葬事。李維。從閩部。綱行狀云。綱。日屏不載。二月丙午。李綱除特選致仕。丁未。綱遺孀。今於改除浙東提點刑獄。王申。方慶。除福建提點刑獄。李維。遺孀。今於改除浙東提點刑獄。王申。方慶。除福建提點刑獄。李維。遺孀。今於改除浙東提點刑獄。王申。方慶。除福建提點刑獄。

壬辰。左迪功郎新瀘川府府學教授唐文若特改左奉議郎。差遣如舊。文若。庚之子也。庚。眉山人。大觀間。京畿提舉。以薦對。故有是命。秦檜奏。近制初改官人。須任新民。不許堂除。此可以養成人材。上曰。豈惟養成人材。足以抑奔競之風矣。癸巳。上諭秦檜曰。新疆各宜屯兵以守。得之雖易。不可以易失之。秦檜曰。聖慮深遠。蓋將保民以圖恢復。上又曰。陝西弓箭手最為良法。神宗開邊。當時甚盛。今聞其法弛。官司擅行役使。宜嚴行禁止。又鞍馬器甲亦當葺之。

甲午。太尉龐參軍節度使東京同留守兼節制軍馬軍總管田大使郭仲荀充醴泉觀使。從所請也。尚書吏部員外郎賀允中為福建路轉運副使。詔作忠烈廟於仙人關。以祠吳玠。先是左宣教郎新川陝茶馬司幹辦公事權監都進奏院楊樓上書論玠保全四川之功不可忘。願特詔有司與玠立廟。榮以封爵。使蜀人歲時祠之。故有是命。樓。資陽人也。

丁酉。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焯遷一官致仕。以焯引年告老故也。焯遂居紹興。詔奉使官莫將。韓恕各官其家二人。

己亥。右正言陳淵言。伏見近者所命之使。有所隱黜。且趨其行。今急於遣使。而不及其他。則知敵不能無求。然我有不可許者。如取河北之民。則失人心。用彼之正朔。則亂國政。此誠不可。至於歲幣之數。多未必喜。寡則必怒。與其多不若寡之為愈。蓋和戰兩途。彼之意常欲戰。不得已而後和。我之意常欲和。不得已而後戰。或者必欲多與之幣。以幸其久而不變。則無是理。願訓所遣之使。俾無輕許。以誤大計。以和為息戰之權。以戰為守之備。此至計也。惟陛下下擇之。

癸卯。上謂大臣曰。莫將奉使金國。凡所議事。可一一錄付。恐將妄有許可。他日必不能守。時金人所請。朝廷多不從。故有是諭。種敦厚。漢書云。朝廷方遣其將使。有奸人章之。自謂國信所屬。乘傳至蜀州。有所徵伺。從廷之金。使人探其謀。得詐所為印。章文書等。遂押而歸。遂正其罪。疑眉山人。時以左朝請大夫知蜀州。

溫州僧清了者。與其徒自書上書。賜之以詩。上謂宰執曰。朕不讀清了。豈有賜詩之理。可令溫州體究。恐四方傳播。謂朕好佛。朕於釋老之書。未嘗留意。蓋無益於治道。秦檜曰。陛下垂恩六氣。而不感於異端。真帝王之學也。

甲辰。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大年復資政殿學士。仍舊宮觀。奉朝請。時有詔趣大年赴闕。上召見於內殿。後二日。遂以命之。制詞略曰。遐秘殿之隆名。賦殊庭之厚祿。非為爾寵。蓋所以昭大信於四方。其詞。中書舍人林待聘所行也。御史中丞廖剛言。儂年身為從官。委質叛臣。今而歸國。赦其罪。幸矣。乃寵以秘殿雄職。授以在京觀使。臣恐此命一行。節夫義士。莫不解體。非所以訓陳淵亦言。儂年故相居中。子雖嘗為從官。而有從敵之醜。況資政隆名。乃賊豫所竊。以與儂年。固不可以言復矣。必以復為言。已著其從賊之罪。彼粗有知。必不敢授。強而授之。則如凌唐佐。李耳之徒。以義而獲。李顯忠。趙彬之輩。以材而得用。必皆曰。彼從賊而猶見棄用。吾屬何榮。是自壞賞罰之紀綱。而更為今日中興之累也。不報。耳守南京。嘗謀歸國。為劉豫所戮。至是。贈徽猷閣待制。故淵言及之。李巨。唐待制。林待聘。外朝。集增入日。原會要無之。

乙巳。布衣歐陽安永獻祖宗龜鑑。詔戶部賜束帛。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近探聞河中府積糧草六十萬。添支軍人每名絹二匹。糧七斗。草三束。耀州捉到奸細王萬稱。卻要廢殺之說。又報河東北中條山一帶。不放人入山。恐藏紅巾。并發河東軍。招收李成及深。沿河提舉官。以巨見。彼方內自誅殺。又有盜賊之患。未必便動。然亦合先事措置。今風

朔見屯軍馬。據南山之險。萬一有警。吳璘可以當之。若與璘相據。分兵涇原。直犯秦隴。則我軍斷絕。涇原雖有舊軍馬。陷偽以來。多失訓練。甲器不足。偽將皆無相敵之意。萬一有警。只是投拜。今永興。涇原環慶三帥。皆以入覲。必須自請。宜以此時更選帥。臣機不可失。至於逐路兵將。官多是從偽之人。固不可盡易。其近上統兵官。從朝廷更選。臣近論。向云。萬一不測。或有警急。其調發軍馬。措置錢糧。應干軍事。申請待報不及。乞從本司一面隨宜措置。仍乞密降指揮。付臣遵守。

二月丙午。朝。左朝請大夫知南外都水丞郭敏。修改知北外都水丞公事。左奉議郎知興仁府李尙遂。知南外都水丞公事。

戊申。命樞密院統制官雷仲節制鎮江府屯駐忠銳第三將軍馬。案此事。去年十月戊午。已得旨。不知何以許時方出命也。

庚戌。尚書刑部員外郎羅汝機為監察御史。汝機。歙縣人。輪當轉對。既退。遂有是命。當求汝機。對到子增入。

辛亥。濟州防禦使主管侍衛軍馬司公事劉銜為東京副留守。仍兼節制軍馬。節制在。此月壬戌。

癸丑。詔曰。永惟三歲興賢之制。肇自治平。爰暨累朝。遵用彝典。頃緣多事。游展試期。致取士之年。屬當宗祀。宜從革正。用復故常。可除科場於紹興十年。仰諸州依條發解外。將省殿試更展一年。於紹興十二年正月。領院省試。三月。擇日殿試。其向後科場。仍自紹興十二年省試為准。於紹興十四年。令諸州依條發解。內將來紹興十二年特奏名。合出官人。有年六十一歲者。許出官一次。用御史中丞廖剛之言也。剛。見去年十二月。

右正言陳淵試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中書舍人程克俊。林待聘並兼侍講。故集賢殿修撰周常。追復寶文閣待制。常。浦城人。元符末。嘗為禮部侍郎。坐元祐黨落職。婺州居住。至是用其家請而命之。

乙卯。殿中侍御史何鑄試右諫議大夫。丁巳。尚書刑部郎中喻汝礪直秘閣。知遼寧府。汝礪本勾龍如淵所薦。又與李光相知。光罷。汝礪不自安。因求去。比對。復論人君所以和外國。詘海內。未有不誠而能格之者。今陛下致曲用晦。結二國之好。此正可為之時。願陛下裕民力。以豐天下之財。訓武勇。以飭天下之備。顯忠直以來天下之言。厲名節以鼓天下之氣。如是則外睦而鄰好。比內強而吾民保。足以大振宗祚矣。於是改除瀘州府路轉運副使。汝礪至。以表謝上。略曰。願臣何如。立節有素。方延和廷議。既不能割地以略我。暨偽楚滔天。又不忍聯名而賣國。時人稱之。汝礪除瀘在三月庚子。今併書之。謂汝礪年。知遼寧府。陸。土音。親出。見開。治。詞。案。奇。之。語。尋。改。除。瀘。州。府。路。轉。運。副。使。汝。礪。直。秘。閣。知。遼。寧。府。陸。字。乃。汝。礪。知。遼。寧。府。詞。案。之。語。汝。礪。直。秘。閣。知。遼。寧。府。陸。字。乃。汝。礪。知。遼。寧。府。詞。案。之。語。

左宣義郎楊愿守秘書丞。右儒林郎張鼎特改合入官。鼎為太湖令。以薦者得召見。上諭大臣。令改秩。除劇縣。且曰。此因能以任之也。若一縣得良令。則百姓皆受

其賜矣。秦檜曰：陛下勤於恤民，故親民之官，尤難擇之也。韓克小廉，此事於正月丙日（案）今年正月無丙辰，蓋二月十一日也。

戊午，詔右迪功郎新永安軍使兼陵臺令龔虎特循一資，令之任，亦以薦對也。

庚申，御史中丞廖剛試工部尚書，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覆切至，又論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剛本秦檜所薦，至是滋不悅，他日因對，又請起舊相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置我何地耶？既積忤檜，遂出臺，而剛之名聞天下。尚書工部侍郎王次翁試御史中丞，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王孝迪薨於紹興府。壬戌，尚書戶部侍郎周事充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丁卯，罷史館，以日麻事歸秘書省國史案，令著作官修纂，仍命宰相提舉，以暨修國史，檜銜，遇修國史實錄，即各置院，始用元豐制也。既而著作佐郎王揚英首國史案文移，諸司多不報，乃命以國史日麻所為名，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西京留守孟庚為左宣奉大夫東京留守，兼權知開封府，責授左朝奉郎少府少監金州居住仇愈依前官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責授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守，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路允迪，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葉夢得並進一官。

己巳，權尚書吏部侍郎閔邱昕充集英殿修撰，知建州。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沈晦陞徽猷閣直學士。左從事郎陳之潤為秘書省正字，用從官所薦也。直祕閣應天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轉運副使吳偉明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左奉議郎知南外都水丞公事李伯達為京畿轉運副使。左朝奉郎淮南東路提舉茶鹽公事曾紳為應天府路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紳未行而歿。左朝奉郎庚午，上與秦檜論川，陝財賦，上曰：將帥漕臣，皆當體國為一家，士卒固欲拊循，民力亦須愛惜，豈可妄廢也。（中興實錄）曰：兵民不可相無，久矣，豐其衣食，以資其死力，多其饋賞，以酬其勞苦，此在三軍，固不容也。情然反而思之，一絲一粒，孰非百姓之膏血，愛百姓之力，是乃所以厚三軍之資，非深於體國者，不可以語此。

壬申，宗正少卿方庭實為直徽猷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淵之除祕書少監也。以家諱引避，遂改宗正少卿。是月，而庭實別與差遣，至是乃補外焉。左朝奉郎知道州丁則為夔州路轉運判官。

癸酉，言者請復徵勳官，以龍文臣之有武功者，事下吏部，後不行。御史中丞王次翁言：吏部審量濫賞，皆顯然暴揚前日之過舉，最害陛下之孝治，士大夫到部，留滯愁歎，何以召和氣，望悉能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從之。先是直祕閣新知太平州秦梓，直祕閣知秦州王曉皆以恩幸得官，秦梓初能政，二人皆斥累年，及是次翁希檜旨以為之地，緣是二人驟進。此以王明清樞密錄增補，但明清又云：次翁言，方事之成，從軍之人，多有受前日之差，以資者，願審量之，以安反側，而次翁奏疏中無之，或是上殿口爽之語，否則三者，歸貼行出，亦未可知，今附見此。尚書右司員外郎陶愷直龍圖閣主管川陝茶馬公事秦州置司。左朝請郎湯鵬舉直祕閣知鄭州。

甲戌，監察御史羅汝楫為殿中侍御史。右承事郎王循友為太府寺丞，循友以選人從韓肖胃出使，改京秩，至是用從官薦而命之。

是月，封少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之妻茅氏為國夫人，周氏、陳氏並封淑人。林待聘外制集有制詞，周氏初見建炎二年六月。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臣昨累具論敵情難測，乞外固和備之形，內修守禦之備，前後所論不一，臣所見淺狹，到蜀二年，到軍中半年，博詢衆論，粗得事情，竊見今之議者，為迎合之論，則謂和議已成，便可無事，為欲速之計，則謂六路勁兵，皆為我有，而不知未可得其實用，此說一行，實與國計，近報元帥薩里千見在解州，洛索之子鶴眼見在龍門，珠赫貝勒見在平陸縣，並係久在陝西窺圖川蜀之人，去而復來，其意安在，河中府積糧六十萬，軍人添支錢絹，聞之邊人，皆謂敵人每有動作，先是如此，臣恐朝廷，照河等處，分兵太遠，阻其計中，大慶橋不數日可到鳳翔，鄭延巳是隔絕，照河到此十五程，豈不誤事，臣已一面隨宜措設，謹那軍馬，就近捍禦，四川久困之民，日欲望休息，臣昨具奏，乞措置就緒，將枉費水腳錢，卻充糶本，於興洋等處糶買，可減白著對糶之半，計司暗認，務在欲速，頓減糶五十四萬七千六百餘石，其初妄謂川中一縷，可就陝西糶米十石，今照案一縷不得兩石，皆坐昨來會稽乖謬，臣已一面措置，於近便沿流處糶買，分兵就糧，所有陝西諸路，收復雖已幾歲，人心苟簡，軍政廢壞，則是雖得陝西，與未得同，涇原據隴西之險，過敵人之衝，可以為本根屏蔽之助，本根既固，自近及遠，經理餘路，數年之後，合斷舊簡練之軍，無慮可得二十萬，兵力既壯，並河為塞，以守以戰，無所不可，今不圖此，但謂已得陝西勁兵良馬，便當悉為我用，實為誤國，向云或有警急軍事，待報不及，乞從臣一面隨宜措置，密降指揮，付臣遵守，未蒙指揮，北軍狡狴，若不測奔衝，臨時申請不及，定誤國家大計。權禮部侍郎鄭剛中言：臣今聞陝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旦夕且至，陛下有顯仗以寵其身，慶澤以蕩其意，彼方戴德而感激，震悼之不暇，陛下引見之日，所以推誠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亦當折其氣，以責其後效，不然，恐不知有朝廷之尊，昔英布歸漢，高祖臨牀見之，布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又大喜過望，赤眉之降，世祖陳兵臨洛，問盆子曰：汝知當死否？其衆請命，則又曰：得無悔降乎？吾不強汝，既屈服之後，陳其三善而釋之，人賜田宅，使居洛陽，今日朝廷所以待之，聖心自有感恩之度，臣蓋不能自己者也。惟陛下擇之。初，礪山民朱從往南京負販，從劉氏姬得小兒，曰：遇僧，歸而育之，有金人之戍礪山者，見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少長京師，販家人張四者見之曰：是人全似少帝，遇僧竊喜，會三京路通，有詔訪宗室，赴行在，遇僧乃自言少帝第二子，縣令請監酒石某問之，某者，駙馬都尉端禮之弟也，遇僧略言宮禁間事，且曰：少帝使老衛士張全負之以出，因流落民間，且引統領官劉某為證，遇僧私語劉曰：公言與我異，當以公累年作過事，聞於朝，劉懼，遂合其說，知單州直祕閣葉夏卿遣赴行在，至泗州，司法參軍孫守信見而疑之，白守臣王伯路，請於朝，闕門言，謂聖皇帝無第二子，詔淮東漕臣胡訪委守信勸治，市人喧言獄中夜有光氣，爭饋以酒食，守信逮劉氏。

趙質之遇僧乃服詔杖脊跡隸瓊州案此州有僧廟名趙氏似是以仁皇太后日從行內侍所具云小大王廟見唐五國城而此云無第二子疑則乃北地所生也此可見趙質之妄故附著此

三月丁丑詔臣僚論事自今只陳事之當否無或蹈襲前日崇觀宣政爲口實可告戒中外務盡致恭之禮秦檜奏曰外議恐因此致當時人復來上曰豈有是理只爲言者多明指前事朕爲人子有不可聞怡曰此陛下之聖孝也

己卯檢校少傅軍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張中孚入見命坐甚渥其弟清遠軍承宣使知渭州中丞俱來始中孚自陝入朝或爲之詩曰張中丞江南塞北都行道教我如何做列傳市人行坐皆道之權尙書吏部侍郎陳襄請河南一郡以自效除徽猷閣待制知穎昌府此日別編今以襄辭職名奏狀參考附入中書門下省減

正諸房公事范同權尙書吏部侍郎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宗元復徽猷閣待制都大提舉川陝茶馬公事主管秦司直龍圖閣知荆南府薛弼充秘閣修撰陝西轉運使直龍圖閣新除主管川陝茶馬公事陶愷知荆南府

癸未武功大夫文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剛爲應天府路馬步軍副總管仍以忠銳第四將錄之

甲申封關伯爲商邱宣明王丙戌成都府路安撫使張巖始至成都初巖自京洛入潼關已聞金人有敗盟意遂至長安所聞益急巖遂行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爲言和尙原最爲要衝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失此原無蜀也世將曰蜀口舊成皆精銳最號嚴整自朝旨撤戍之後關隘撤備世將雖累申請未見行下公其爲我籌之巖遂爲世將草奏具言事勢危急乞速徙右護軍之戍陝右者還屯蜀口又請賜料外錢五百萬緡以備緩急

丁亥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鄭延路兵馬鈐轄趙澄知原州戊子紹成都府錢引務增印錢引五百萬道付宣撫司以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獻言贍軍錢闕四百二十萬緡故也

己丑罷諸路增置稅場辛卯尙書吏部員外郎朱松知饒州徐度知台州以右諫議大夫何鑄奏其有心懷異傲物自賢故有是命是日賜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燕於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初諸大將入觀陳兵閱於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披堅執銳於殿庭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

次翁所上疏宮在此時而罷克乃附之六月來案今年六月二將出師未嘗入觀也壬辰尙書禮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劉昉試太常少卿前一日昉面對論河南之地自賊豫僭竊親民之官取其辦事或以使臣及吏人爲之新民被害甚於塗炭恢復之初自應首革茲弊而當時教令有

不具官吏之語以故重於失信願委自帥守及憲漕之臣公共商量其見任知縣縣令有以使臣吏人充者即於幕職官及丞簿中選擇對移務在得人庶幾民安其生漸有息肩之望從之

丙申禮部侍郎充大金賀正且使蘇符自東京還行在初徽猷閣待制洪皓既拘冷山頗爲陳王希尹所厚希尹問以所議十事皓折之曰封冊虛名年號南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北宜絲置上國有其北矣精恐難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搖民害計恐必不可希尹曰吾欲取降附人誅之以懲後何爲不可皓引梁武帝易侯景事言之希尹意稍解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會工部侍郎莫將繼來議不合囚之涿州事復變皓過塔坦帳其帥問洪尙書名爭邀入穹廬出妻女飲食符至東京敵人拒不納符乃還

洪皓事詳行述增入敵人所要十事他書皆無之今因此略見其概以補史闕修武郎閣門祗候知拱州賈坡別與差遣接祥符人久陷偽地劉豫之廢也經金國行臺自陳得河南郡故遣官代之

丁酉詔川陝宣撫使自今或有警急其調發軍馬措置錢糧應于軍事待報不及並許胡世將隨宜措置用世將請也時賊報河東北軍備糧來成河中收復河南州郡都元帥宗弼又傳令宋國係和議之國存留橋路往來已調絳蒲解州三萬夫過河修壘堤岸仍差馬軍編棚令同州照驗世將慮其出沒不測即具以奏且遣兵備之左朝議大夫江東制置大使司參謀官張昞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用從官薦也

戊戌監察御史陳確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己亥彰武軍承宣使樞密院都統制知延安府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移知永興軍兼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武康軍承宣使川陝宣撫使司都統制知熙州楊政移知興元府

朔衛大夫貴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金州兼節制屯駐行營右護軍軍馬范宗移知慶陽府護國軍承宣使知興元府兼利路安撫使田晟移知渭州淮康軍承宣使知閬州孫源移知熙州右護軍統制軍馬王彥權主管鄜延經略安撫司公事權主管延安府自郭浩以下並趣令之任

庚子御史臺檢法官朱彪太府寺丞祝師龍並爲監察御史秘書省著作郎凌景夏守尙書刑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王揚英秘書省著作郎

壬寅奉安徽宗皇帝顯恭皇后顯肅皇后神御於天章閣西之神御殿癸卯故朝散郎鄧忠臣特贈直祕閣

忠臣元符等功員外郎以定范純仁罷入直祕閣餘官一百人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奉詔委知保安軍楊順與夏人議入貢事初夏國招撫使王樞自行在歸送仲官王暉韓之至境上夏國三司郎君者爲暉韓言本國尙朝廷送還糧等乞敘舊日恩信兩國通和約三月望日修公牒來保安軍入貢暉韓不疑其給已聞於朝且待之境上及期樞託病不至三司者爲順言吳玠七請和於我不之許今誠結好汝家國勢非前日約我兄弟可也順怒報曰王樞在都堂搖

尾乞憐請歸求盟為臣妾。朝廷厚賜以遣我。豈須汝盟耶。三司曰。樞密生語耳。是事在國主。在宰相。豈預樞事。時言不已。三司出一紙書曰。王樞至。備陳秦使射召至都堂。有欲與夏國講和之旨。息兵陸鄰。雖屬美事。然須遣使臨邊計議。赴朝獻納。藏之祕府。此為定式。與時韓所申不同。願以書還。三司不復出。錄其語以示帥臣郭浩。世將備奏其事。後竟無耗。時韓還朝。乃以為大理寺丞。時韓今年七月癸卯以新大理寺丞論議。未知何日所除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五

【紹興十年】夏四月（按）是月乙巳朔。丁未。司動員外郎張嶠兼實錄院檢討官。右宣義郎知建康府溧水縣李朝正召赴行在。先是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言。朝正到官二年。招集歸業人戶萬餘。磨出隱漏稅賦四萬。買碩匹兩。委有顯效。乞稍加試用。以風能吏。上召對。既而謂秦柏曰。近時縣令以政績被薦。往往別除。差遣不若與之進秩還任。庶久則民安其政。乃遷一官。賜五品服。遣還。朝正開封人也。

戊申。詔三公三少帶節鉞者。並序班在宗室開府儀同三司之下。時以諸大將官高。故裁抑之。癸丑。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事趙開提舉江州太平觀。以言者劾其病不任事也。直顯謨閣知夔州馮康國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事。主管川司。右承議郎范振上書論。雇募者戶長等十事。乙卯。上謂輔臣曰。朕昨夕閱振書。所論皆民間利病。其言多可采。遂以振知南安軍。振。建陽人也。

辛酉。檢校少保寧國軍節度使張中孚加檢校少傅。充醴泉觀使。清遠軍承宣使張中彥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顯謨閣直學士趙彬為尚書兵部侍郎。彬自延安入朝。既見之八日。乃有是命。

壬戌。特遣知泉州趙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鼎既請溫陵。累章丐罷。上不許。時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汪伯彥守宜州。端明殿學士徐俯守信州。前數日。御史中丞王次翁入對。論鼎不法。因奏伯彥不恤饑民。而與土木之工。俯妄自尊大。不親郡政。乞與外祠。奏檜請以章示鼎等。上曰。人臣有小過。朕不欲揚之。使自為進退。會鼎再乞宮觀。遂有是命。是日。東京副留守劉錡入辭。上命錡以所部騎司之軍往戍。又益以殿前司兵三千人。諸軍家屬皆留順昌。就糧。惟精兵分戍陳汴。後五日。錡乃行。

癸亥。詔部使者歲中同舉廉吏一人。權吏部侍郎范同兼實錄院修撰。始除修撰官也。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廣為禮部員外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朱璽守祠部員外郎。璽因轉對。乞搜訪微宗御集。建閣如故事。詔學士院擬定。遂有是命。集英殿修撰知明州潘良貴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越州明道宮。良貴引疾乞宮觀。乃有是命。

乙丑。宰相率百官啓建天申節道場。以梓宮未還。不用樂。少傅淮西宣撫使張俊乞免其家藏輸和買絹。三省擬每歲特賜俊絹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論之曰。諸將皆無此。獨汝欲開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須當自飭。如作小官時。乃能長保富貴。為子孫之福。俊惶恐。力辭賜絹。應克小。層云。可實。上以語。幸。上待。將。厚。而。則。之。嚴。如。此。意。思。應。應。也。俊喜殖產。其罷兵而歸也。歲收租米六十萬斛。後收租米。以乾道宣諭。謂。修。入。中。興。聖。政。史。臣。曰。賦。謂。天。下。之。公。法。也。賜。絹。一。人。之。私。恩。也。上。平。時。待。將。臣。厚。矣。至。其。規。免。戶。賦。則。用。錫。賜。以。養。之。以。為。軍。於。私。恩。不。可。少。者。於。公。法。也。有。公。法。所。以。不。起。其。例。豈。私。恩。所。以。不。失。其。心。聖。人。之。御。將。誠。有。道。矣。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

討官劉防。秘書少監兼資政殿說書陳淵並罷。右諫議大夫何鑄論防鼓唱是非。前此敵使之來。未有定議。巧持兩說。徧游公卿。淵特奏補官。備位諫員。但知朋附。數對士大夫。非毀臣僚。其語尤為不遜。去歲小生上書狂妄至甚。書中薦淵頗力。安知其不預謀。故二人並罷。

丙寅。武功大夫文州刺史閻門宣贊舍人新應天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劉綱知宿州。丁卯。上諭大臣曰。聞三京殺賊。令有司羅之。運至江淮。以備凶寇。則可減東南和糴之數。又曰。廣南市舶利入甚厚。提舉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來。動得百十萬緡。皆寬民力也。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知鎮江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知明州。兼管內安撫使。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富直柔知泉州。太尉慶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郭仲荀知鎮江府。張俊言仲荀有才。故有是命。

戊辰。直祕閣通判秦州郭子卿知隴州。庚午。左朝散大夫直祕閣江公亮乞大臣選易守令。上謂宰執曰。縣令至衆。朝廷豈能人人推擇。惟當選監司郡守使之易置。則得人矣。秦柏曰。陛下選大臣。大臣擇監司。郡守擇縣令。固當如此。請以公亮守宗正少卿。公亮除命在五月庚申。詔復置四川諸州學官員。左朝請大夫新知全州史焯為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直徽猷閣永興軍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為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壬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充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從所請也。肖胄兩入樞府。凡三年。

丁酉始詔世將日下抽回。

戊戌上謂秦穆曰夷狄之人不知信義無足怪者但士大夫不能守節至於投拜風俗如此極爲可憂秦穆曰自靖康以來賣國之人皆蒙寬宥故習熟見聞若懲革之當在今日遂下詔曰昨者金國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宮母兄朕念爲人子弟當申孝悌之意爲民父母當與拯救之思是以不憚屈已連遣信使率表稱臣禮意備厚雖未盡復故疆已許每歲銀絹至五十萬所遣信使有被拘留有遭拒卻皆忍恥不問相繼再遣不謂設爲詭計方接使人便復與兵今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朕豈然痛傷何以爲懷仰諸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國家大計以慰遐邇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又詔罪狀烏珠莫有能生擒烏珠者除節度使賜銀帛五萬匹兩田千頃第一區

不忠已逾一紀天下忠臣義士雖在論議之中乃心不忘國事今烏珠無名再起兵端南北云云蓋未知休息之日凡附國忠臣義士應府庫所有金帛並留充給兵士其餘忠力自當隨力大小高爵厚祿朕無所吝又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兩關備兵南北生靈方得休息烏珠不遂朕殺其叔軍兵無名首爲亂階將帥軍民有能擒烏珠者見任節使以上授以樞密院至節使者除節度使官高者除使相見統兵者除宣撫使餘人仍賜銀

是日御史中丞王次翁請對言陛下既以和議爲主而諸將備禦益嚴士卒勇銳敵雖敗盟曲不在我無能爲也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而小變則更用他相蓋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黜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也願陛下以爲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上深然之

己亥少師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高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爲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授劉錡以統制官李貴步諒之軍隸之賜錢二十萬緡銀絹三萬匹兩爲軍費於是光世駐軍太平州請樞密院都統制李顯忠以所部二千人爲前軍都統制上又命左護軍都統制王德爲錡之援光世請德自隸德不從顯忠行至宿泗間其軍多潰詔三京陝西路見在行在官員並與添差軍校願從軍者聽百姓令隨安府優加存恤無令失所右朝請大夫權川陝宣撫司參議官井度兼權四川轉運副使度亮采子亮采淮寧人元祐中侍

久仕於蜀故胡世將奏用之是時關中諸軍已還而復入蜀中已罷對魏水運倉廩罄竭度建議請將紹興八年能催對魏所欠併九年應納十年起催之數併以軍令督之世將惘然久之曰對魏所輸倍於常數民已不堪奈何計三年而併取之第起今年合輸之數其餘吾自辦於是以便宜撥成都府省司軍糧五萬赴新津運起又以制司稱提錢收羅興元米麥五萬洋州三萬趣印成都錢引五百萬委利路漕趙子厚取撥五十萬指置閬州羅買場都運司就羅成都路米十六萬潼川府路十一萬夔路三萬於利州交納未羅足則刻刷諸司見在糧米盡行借兌又起制司稱提庫金一千五百兩銀十七萬四千餘兩命利州管內安撫王陟發本州轉般倉米存留五萬外盡赴魚關命陝西都漕司印造陝西紹興錢五十萬貫應陝西州縣官錢除省計外不以有無拘礙盡數起赴鳳翔關併以右奉議郎節制司官尉陳護

權隨軍轉運判官右承議郎通判興元府宋若舒權陝西路轉運判官軍事息日罷下川陝諸路帥臣盛司同心協力共濟王事如敢違誤自有軍興條法下都統制不得妄行殺戮諸軍激憤錢物兩都統各銀絹五千匹兩郭浩田晟各三千匹兩下都統司措置於丹州界造木棧積薪縱火焚大慶橋傅忠信等奪長安門不順金者先與轉行五官約束仙人關如有陝西警移人入關不得邀阻收陝西僞官前照河路總管白常等於施黔州居住下興州大安軍興元府起夫四千人負一月糧修殺金平根刷官私回脚便舟載還諸軍家屬下都統制司措置烽燧及銀牌馬下知恩州田祐恭修合藥箭拘收汧陽監官馬茶兵舖兵並搬運軍前物色於是守禦之計始備蜀人相安

庚子詔右護軍都統制吳玠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以金人犯陝西故也又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軍前合行勦陟許以昨張浚所得指揮時三省樞密院言浚宣撫川陝日會降詔旨勦陟之典俾得以便宜施行近旨令胡世將如遇軍事及賞罰等待報不及許一面便宜施行惟官吏勦陟未得指揮故申明之日厚不載此指揮按世將今年十月二十日中書狀云六月十三日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云云六月十三日丙辰去此十六日以時計之必是己亥庚子兩日降旨今併附此俟考

辛丑中書舍人林待聘兼權直學士院起居舍人王鈺中書舍人尙書司勳員外郎兼寶錄院檢討官張曠守起居舍人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億年與在外宮觀改提舉亳州明道宮初邊報至行在從官會於都堂工部尙書廖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尙在朝廷億年氣塞秦檜以爲護己也乃曰尙書曉人不當如是億年懼求去乃有是命

之故不幸淪沒我無以取之而敵以與之是敵得以制其子奪之權而所以予我者乃所以餌我也幸而烏珠逃於敗盟我之福也使其不無則彼有大恩我有大憂如向者燕窩二京之事其禍愈久而愈深也嗚呼敵欲盟則盟欲戰則戰使施方北敵騎已南此槍生和之驗也槍於此時曾無遺略乃且持疎固位猶使其黨

是日金人犯鳳翔府之石壁寨吳璘道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殊赫貝勒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掛敵已而諸軍家屬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先是金人之別將又圍耀州節制陝西軍馬郭浩遣兵救之敵解去

矣。時時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為宗弼所用，嘗知順昌府。至是復來城下，宗弼欲再令守順昌，錫慮有苟全性命者，買已於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已所部兵守之，時郵延路副總管劉光遠以道梗不能赴，武功大夫温州刺史新知石泉軍柳倪為錫所辟，皆在軍中，倪迺至東門，敵射中其左足，倪拔矢反射之，敵應聲而倒。

癸卯，賜處州孝童周智童子出身，智六歲喪父，哀毀過制，紫芝生於墓廬，守臣以聞，故有是命。是月，名宿州陳勝廟曰英顯。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六

【紹興十年】六月甲辰朔，宰臣秦檜言：臣聞德無常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成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邊費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烏珠狀其叔達贊監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今烏珠變和議果矣，臣願先至江上，諭諸路帥同力招討，陛下相次勞軍，如漢高祖以馬上治天下，不寧厥居，為社稷宗廟決策于今日。如臣言不可行，即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從之。少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為太保，封英國公。少傅淮西宣撫使張俊為少師，封濟國公。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宣撫使岳飛為少保，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日服不載岳飛除命蓋秦檜增入之也，今以會要及玉堂制軍增入。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張澄試尚書戶部侍郎。直寶文閣兩浙轉運副使蔣聚陞直龍圖閣知臨安府。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商州邵隆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右修職郎新樞密院計議王湛為右宣義郎，上得邊報，急召湛見於內殿，遂命改京官。湛以五月壬寅內引，今併書之，去年三月

注：密院令滿三。樞密院降檄書下諸路，實撫司罪狀烏珠、薩里干，令頌之河南、陝西諸路。檄書曰：蓋聞好生惡殺，天道之常。厭亂喜安，人心惟一。順天從衆者昌，逆天違衆者亡。互古迄今，理有不易。金人自靖康以來，稱兵內侮，蕩覆我京都，邀留我二聖，長驅深入，所至焚滅殆無遺類。殘忍不道，載籍難聞。前歲忽遣

人割還河南故地，皇帝深念一紀之閒，兵革怨結，禍極凶殛，南北生靈，肝腦塗地，許其修睦，因以罷兵。庶幾休養生息，各正性命，仰合于天心，既遣行人往議事，因使方入境，兵已濟舟，託為捕賊之名，給我守疆之吏，掩其不備，襲取舊都，信義俱亡，計同寇賊，惟彼烏珠、號四太子，好兵忍殺，樂禍貪殘，陰蓄無君之心，復為倡亂之首，戕殺叔父，擅奪兵權，既不恤壯士健馬之喪亡，又豈念羣黎百姓之困苦，雖外以逞毒於中國，實內欲窺圖其厥家，天理靡容，是將假手人心，搆武必識所歸，如彼骨肉至親，一旦自相魚肉，雖爾腹心動搖，豈能自保始終，如生熟女真、契丹、溪蠻、渤海、漢兒等，離去父母妻男，捐棄鄉土，養種衣不解甲，二十餘年，死於行陣者，首領不保，斃於暴露者，魂魄不歸，爰自謀和，始圖休息，炎方盛夏，驅迫復來，兵端開，何時而已。河東、河北、京東三路，皆吾本朝赤子，偶陷敵中，皇帝宵旰不忘，日思拯救，今者既因暴斂，復遭發室，家田里不得保聚，身犯鋒鏑，就死何辜。三京五路之人，方脫囚奴，初沾恩澤，既未終大事，且復憂永淪罪，在一夫謀己之私，毒被寰宇，兆民之衆，皇帝若曰：朕為人父母，代天君師，兼愛生靈，不分彼此，坐視焚溺，痛切在躬，況彼兵出無名，神人共怒，而我師直為壯，將士一心，所向無前，何往不克。本欲為民而弔伐，豈忍多殺而示威，誓與中外，掃除首惡，期使南北共享太平，幕府遵奉指揮，應南北官員軍民，如能識運乘機，奮謀倡義，生擒烏珠，或斬首來歸者，大則命以丞相，次則授以節鉞，各賜銀絹五萬匹，兩良田百頃，宅第一區，至如薩里干，資性貪惡，同惡相濟，昨在同州，已為李世輔擒縛，擄頰求哀，僅脫微命，尚敢驅率其衆，復犯關陝，有能併殺擒獻者，推賞一如前約，其有鄉黨豪傑，忠義舊臣，雖遭狄人迫脅之凶，咸豈忘國家涵養之大德，糾合戮力，建立奇功，高爵厚祿，上所不吝，前往往咎，一切掃除，堅意不渝，有如皎日，天地鬼神，實鑒臨之，檄書到日，上下察察，遠近兵民，遞相告諭，共赴師期，富貴之報，澤及子孫，忠義之名，光於史冊，悉乃心力，其克有勳。此檄日麻會要皆無之，今以四川宣撫司案牘修入。

丙午，詔諸軍今次功賞，自節度使至橫行以下，並空名臨軍給授，不待報明申請，不礙止法，並與轉行，仰將佐士卒，各思奮勵，用命殺敵，以赴功名之會。給事中兼侍講馮檣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初，金人背盟，秦檜以其言不謹，甚懼，一日謂檣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明日檣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須與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上。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檣聞之喜，檣云：適觀天意，檣必被逐，即引疾求去，乃有是命。趙銜之遺史云：金人欲舉兵南犯，公疏於用兵，宜早召張浚，以督諸將，檣曰：公當來早上殿，公曰：金人南來，朝廷未有應之之策，惟疾召張浚都督諸軍，爾上久知張浚敗事，乃曰：朕聞亡國，不復見張浚，爾大沮，乃乞宮祠，遂罷去。先是，前國淨者，寓居士，繼先後，則中，禪學甚高，檣嘗往謁之，談禪妙時，檣先欣然欲見之，檣不交一談，檣先力勸檣，勢將辭去，途大慚，遂其僧而語之，按檣去附和議，以其去春所上書觀之，恐不能然，今從王明，清探塵後，以請又云：檣為檣言，已必被逐，願乞瀘州，以為養歸，至晚批出，與外任，遂除待制，知瀘州，帥瀘南者十三年，此卻不然，按檣奉

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知明州信安郡王孟忠厚復為醴泉觀使。尚書左司員外郎范琦罷知南劍州。此必有故，當考。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梁汝嘉知平江府。

既而殿中侍御史門汝機論浙西海道可虞。乃以汝嘉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汝嘉兼制置使在是月乙卯。右朝奉郎新知河南府仇愈復徵開待制。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愈言。敵情從來詭詐。乘隙陟險。必出我不意。今舟船廢壞。畝申飭州縣。協力赴功。其或怠忽不虞。從臣按劾。許之。丁憂人蓋諒起復左朝請大夫。行司農寺丞。武略大夫威州團練使李貴陞登州防禦使。貴統兵平度。吉筠諸盜。招降首領百餘人。脇從者六千餘人。故有是命。

丁未。罷建康府行宮營繕。

戊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濟州防禦使東京副留守劉錡為鼎州觀察使。樞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敵衆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拐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閔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毡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帥避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髮髮者。職之甚衆。既而報都元帥趙鼎。鼎親擁兵至。先是宗弼在龍德宮。得告急之報。即乘靴上馬。應其衆出京。頃刻而集。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聞宗弼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敵營近三十里。而四太子來援。吾軍一動。被敵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敵遂侵兩淮。震蕩江浙。平生報國之志。反為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衆以為然。欲求救命。錡呼帳下曹成二人諭曰。吾遣爾乘間。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我今遣騎繞路。置汝隊中。汝遇敵必墜馬。使為所得。敵帥問我何人。對曰。太平邊帥子。喜聲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樂耳。已而遣探騎。果遇敵。二人被執。兀兀喜曰。可就此城耳。遂下令。不用負輜車。砲具行。翌日。錡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即縋上。敵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取焚之。錡在揚州。乃初二日。已登城會諸將。乃初五日。戊申。今併計之。熊克小原載錡丁未會諸將。蓋差一日。直祕閣知臨州李仲黠為淮

南西路轉運副使。尚一應副劉錡。李顯忠。王德。雷仲軍馬錢糧。詔右迪功郎權虹縣李諷。主簿右迪功郎曹伯達並改京秩。仍更轉二官。縣尉乘義。郎崔彥文。監酒務承信郎陳卞並除開門祇候。其餘見任寄居官各轉一官資。以其焚天眷三年文榜。抗拒金人故也。時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新知宿州劉綱行至符離。而舊守景祥以城叛。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應天府路兵馬都監王存挺身南歸。綱不能進。乃改知泗州。仍以虹縣隸之。日。綱改知泗州。在閏六月三日。乙亥。恐誤。當是前六月三日丙午。

己酉。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命都統制吳璘。楊政以書移右副元帥薩里干。約日合戰。其略曰。璘等聞之。師出無名。古之所戒。大金皇帝與本朝和好。復歸河南之地。朝廷戒飭諸路。安靜邊界。不得生事。丁卯。惻怛無所不至。諸路遵稟朝廷約束。不敢毫髮有違。今監軍忽舉偏師。侵暴疆場。人神共憤。莫知其故。璘等身任將帥。義當謁誠報國。保捍生靈。已集大東。約日與監軍一戰。兵法敵加於己。不得已應之。謂之應兵。

應者勝。璘等不為無辭。薩里干於是遣鴉眼郎君以三千騎直冲我軍。都統制李師顏等以驍騎擊走之。鴉眼入扶風縣城。守薩里干別遣軍策應。不能勝而退。師顏等攻扶風。拔之。生擒金兵一百七十七人。首領三人。別遣裨將擊鳳翔。西城外敵寨。薩里干怒。自戰於百通坊。列陣二十餘里。統帥姚仲等力戰破之。殺獲尤多。先是上聞敵兵渡河。以御札賜世將。令率勵將士。保捍關隘。有能建立奇效。卓然出衆者。雖王府節鉞。亦所不吝。又賜吳璘。楊政。郭浩。田晟詔書諭旨。仍命世將給付焉。按百通坊之捷。蓋宜詳司中。以六月二十二日得報。未見本日。是日。金都元帥趙鼎入秦和縣。

庚戌。工部尚書廖剛與外任。仍放謝辭。初。劉防。陳淵之罷也。剛言。嘗薦二人自代。又嘗於榻前引薦二人。乞罷黜。詔放罪。剛因已致仕。又自言有宜去者六人。不許。會剛以事積忤秦檜。右諫議大夫何鑄等即共劾剛。謂防。淵已所薦。獨以為賢。幸朝廷之有警。復肆譏議。以惑縉紳。故有是命。尋以剛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剛致仕。在四月戊辰。乞致仕。在五月辛卯。除職奉祠。在六月己未。今稱書之。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復顯謨閣

直學士致仕。時彌大已卒矣。壬子。祕閣修撰新陝西轉運使薛弼為尚書左司員外郎。是日。金都元帥宗弼攻順昌府。先是宗弼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擣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軍此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為誓。以激其衆。平明。敵兵攻城。凡十餘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敵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敵衆敗退。烏珠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韋索。號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敵諸帥各居一部。衆欲擊韓軍。錡曰。擊韓雖退。烏珠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烏珠。烏珠一動。則餘軍無能為矣。時叛將孔顏舟。鄧瓊。趙榮。輩騎列於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佐護軍。本無鬪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劇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開。彼力疲而氣索。錡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敵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楫。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錡遣屬扶歸。士殊死鬪。入敵陣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掉之。與俱墜於濠者。敵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盈野。烏珠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為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

乙卯。順昌圍解。元帥宗弼之未敗也。秦檜奏俾錡擇利班師。此據郭橋年順昌破敵錄。入橋年。云。選到御筆云。其軍宰相所擬也。錡得詔不動。至是宗弼不能支。乃作筏擊橋而去。宗弼至秦和縣。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真守歸德府。常守許州。復將軍守陳州。宗弼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師矣。何備錄。順昌也。賊突趨城之。此豈可聞也哉。劉錡嘗言。觀其擊舟而沈。示無去意。背城借一。死中求生。豈以神勇擊逆擊。或以刀斧入陣而奔。卒至八字軍渡。先擊烏珠之謀。定而敵浮屠之兵。置矣。是役也。敵欲捐燕以南。其使之長。說以刀斧入陣而奔。卒至八字軍渡。先擊烏珠之謀。定而敵浮屠之兵。置矣。是役也。敵欲捐燕以南。其使之長。說

丙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正同。主管官告院陳正表並罷。坐與廖剛朋比。變亂是非故也。是日。湖

身任將帥。義當謁誠報國。保捍生靈。已集大東。約日與監軍一戰。兵法敵加於己。不得已應之。謂之應兵。

北京西官撫司統制官牛泉及金人戰於京西敗之。戊午詔將士戰死者贈官推恩如故事。軍士重傷不任征役者。屬給終其身。右承事郎監潭州南獄廳陳鼎降一官放罷。日下出門鼎權監都進奏院。上書言敵於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未敗則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願乘此早為自治之策。奏檜怒。言者因論鼎新以剛為地。求易差遣。故有是命。俄又送吏部以鼎知德興縣。

己未徽猷閣待制新都大提舉川陝茶馬公事張宗元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勅令。宗元之官至鄴陽。遇敵而歸。故改命。成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高世則為景靈宮使。判溫州主。奉本州神御。是日樞密院都統制郭浩遣統制官鄭建充等集鄭延環慶之兵。攻金人於醴州。敗之。復醴州。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進軍和州。

辛酉順昌捷奏至。徽猷閣待制新穎昌府陳藻知處州。奏請追還職名。不許。詔賜三京招撫司都統制李顯忠所部將官拓拔忠等六人金帶。以嘗有戰功故也。時招撫處置使劉光世奏顯忠非其父。乞官與之。詔賜以萬緡。中書舍人林待聘言。陛下多顯忠之自歸。而憫其家。不待殊功著顯。而置高位。曩邊警亟聞。誠顯忠竭盡之秋也。而計奪於聲。權形於色。屈指受命以來。川陝之陷。安在其謀且勇。兵才二千。行過宿泗。什七亡之。安在其得士心。縹緲十萬。以為軍資。盡且復旬。又三倍。此求既厭。必驕且望。願其賜從之。是日川陝宣撫司奏捷。上以親筆。賜胡世將曰。石壁去河池不及十程。料此敵有窺川之意。卿須明遠斥候。勉勵將士。要是虛常在敵先。仙人關險。切不可因循。縱敵稍近也。

壬戌詔敵人侵犯河南。已決策用兵。所宜經理財用。以贍軍旅。帥守諸司。自當體國。協濟大計。可將應見管錢物。量留經費外。盡數起發。有能率先應辦。當加褒擢。如隱占不實。必置於法。並謂在官錢物。不得因緣擾民。宋勝非秀水開禧後。紹興十年。奏論管轄。下令云。在兵擊敵。須備儲蓄。計敵軍錢。備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徵賦。而兵未嘗。百錢無以爲。與此指揮全不同。詳見今年九月辛酉并注。 端明殿學士會書

樞密院事樓炤以父右通奉大夫居明卒去位。徽猷閣待制致仕賈安宅卒。安宅以八年正月致仕。甲子命齊安郡王士儔權主奉漢安懿王祠事。先是瓊悲惠王薨。太宗正司議襲封者。得武德。即士儔。朝議其官卑。不可驟拜。乃命士儔焉。是日權主管鄭延環略司公事王彥拒金人於青溪嶺。卻之初。右副元帥薩里干既破鳳翔。與都統制吳玠。楊政夾渭河而陣。薩里干自登西原。視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兵自經原路。欲趨邠。於是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統右護軍。鄭環之師在邠州三水縣。涇原經略使田晟遣統制官曲汲。秦弼拒敵於青溪嶺。宣撫副使胡世將謂浩素非臨陣陣之人。難以責成。即遣統制官楊從儀。程俊。向起。鄭師正。曹成等分道而出。與敵戰。葛谷。吳頭。麻務屯之。聞金人屢敗。留千戶五人守鳳翔。薩里干自將銳兵攻青溪。汲。弼不能當。戰敗。棄青溪走。世將命晟召汲。斬於軍前。以狗彘率兵迎金人。戰盤坡。免耳。敗之。金人去。復還屯鳳翔。

乙丑詔國學進士項充旌表門閭。充龍泉人。少養於兄洵美。及長。請家貧。與其兄州上於朝。故旌之。

直祕閣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子志能。先是江西漕司負用椿錢。詔總領官會儲劄罪。子志行部。取漕史釋之。儲言於朝。故罷。既而子志上疏。請儲與新除左司郎官薛弼表裏中傷。子志坐奪職。子志奪職。在七月己未。子志再使湖北。先擊入境。奸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十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於馬前。子志為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兼行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為當然。子志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配。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嘗與胡安國談。當世士。安國頗稱秦檜靖康時事。子志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好能若是乎。安國子寅。初猶以為過。後乃信服。子志再以毀去。自是閒居十九年。初。命司農少卿李若虛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軍前計事。至是若虛見飛於德安府。論以面得上旨。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飛不聽。若虛曰。事既爾。勢不可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

丙寅武翼大夫文州團練使開門宣贊舍人河南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孫暉上將佐死事於朝。詔贈官推恩有差。左從政郎張闡為祕書省正字。闡因轉對論三事。其一。請廣求人才。任將相。練士卒。則徽宗梓宮可還。母后淵聖可歸。毋專屈己和戎。使權不在我。二。臣比自溫歷處。蔡汝。再值雨雹。麥秀者。僅桑萌者。盡恐懼修省。以召和氣。其三。論官冗。曰。兵火後。縣不滿千戶。設官乃十餘人。州不滿萬戶。官至百餘人。場務及兵官率十員。無學校。而置教官。無軍士。而置將領。駐泊鈴轄之屬。及員外署者。不在焉。昔漢光武併省四百餘縣吏員。十置其一。唐憲宗用李吉甫言。省冗員八百。吏千四百。漢唐中興。宜以為法。上獎諭曰。非卿不聞此。闡對不得其日。以疏中言。漢唐中興。考之。恐今年夏秋。開所上也。且因初除附見之。 湖北京西宣撫司統領官孫顯及金人戰於陳

蔡開。敗之。是日行營左護軍都統制王德至順昌府。初。上命淮西宣撫使張俊遣德以所部授劉錡。俊既不樂錡。而德復懼劉錡。劉光世軍。遷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論德曰。朝廷頒賞格。能立奇功者。使節度使皆即軍中書告。舊未聞也。且劉錡名素出君下。今且奮報國。君能救錡。則可謂奇功矣。德遂行。未至而敵已去。德以數千騎入城。與錡相見。俄復還廬州。報符年順昌被敵。錡方被圍。時道介來投於錡。錡已遣行營來問敵動息。二十三日卯時。以數騎到城下。錡遣入共飲食。已聽於城樓上。申時出門。道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數日。傳聞中樞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敵在城下。得運到御筆。劉某押利班師。敵以方無敵。未敢輕動。敵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老小還鎮。江。遂津。發老小。輜重。并被傷之士。船載而行。以統制官杜杞。孫文通兩軍。節度使。下。又聞中樞院云。某以全軍。裏送劉太尉。老小出順昌矣。

丁卯上謂大臣曰。朕躬履艱難。久於兵事。至於器械。亦精思熟講。昨造大鐵箭。諸軍皆謂頭太重。不可及。遠。又造銳首小鎗。初亦未以為然。其後用以破敵。始服其精利。今劉錡軍於順昌。城下破敵。正用此鎗也。戊辰。右朝請大夫主管臺州崇道觀李弼儒復直祕閣。充三京招撫處置使。司參謀官。左朝散郎知通州。趙執之罷。坐申明移治。事涉張皇故也。左朝奉郎新應天府路轉運判官曾緯知通州。是日川陝

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所遣左部統領官曹成。自沂陽襲金人於天興縣。敗之。

庚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劉錡為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

馬軍都虞候。前一日。上諭大臣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錡以孤軍挫敵鋒。烏珠遁去。其功卓然。當便除節

鉞。即日降制。既又遣中使撫問。上賜札有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時韓世忠與張俊皆不相能。御史中丞

王次翁言曰。臣聞世忠之於光世。因言議而隙。俊之於錡。因措置而隙。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

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以成勳之時。諸將驕。而次翁

彈擊不避。方乞斬呼延通時。上勞之曰。卿有李勉之風矣。京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率背負

將成。因北伐。遇金人於淮陽軍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金人入沂河。死者甚衆。奪其舟二百。據克小原說。此

按世忠在六月二十七日庚午。今附本日。是日。國子監丞高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此據本資政殿學士致仕馮淵亮。資政殿

大學士福建路安撫大使張浚言。臣竊念自羣下決回鑿之計。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敵出

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敵必深。和議不披。人心懈怠。國勢衰微。異

時。豈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敵懷反覆。士氣尚可。人心尚可。願

因權制變。轉禍為福。用天下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勳可集。繼開淮上

有警。速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上嘉浚之忠。遣中使獎諭。浚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

東之計。以俟朝命。

閏六月癸酉朔。尚書戶部侍郎晁謙之移工部侍郎。時廣東提舉茶鹽公事晁公邁。權市舶。以貪利為大

食。進奉使滿亞里所訟。詔監察御史祝師龍。大理寺丞王師心。往廣州劾治。謙之引嫌乞閑。慢差遣。故有

是命。於是公邁坐免官。而願謀閣待制知廣州張致遠。因亦罷去。師心。金華人也。公邁之罷。在甲戌。致遠之罷。在戊寅。右丞

務郎王翥。監登聞鼓院。先是樓炤言。翥不事偽齊之節。陽命改京秩。遂有是命。翥。丹州人。見紹興三年。按日麻。此據月十一日改官。乃命除樓

院之後。且附此。必有是日。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始受命。度言。成都。潼川兩路對雜。並脚錢折納米。今運至魚

關。計關二百萬緡。無所從出。乞每石復理十千。宜撫使胡世將從之。世將又以便宜命陝西轉運副使霍

盡兼權主管川陝茶馬公事。知鳳州。闕大任。權陝西轉運判官。又增本司激賞錢為一百八十餘緡。此事

見本月日。因井度先是。謀報鳳州。首結南瀆聚衆三千。欲犯隴州。世將乃以統制官邵俊。知鳳州。措置

到任。權附此。後考。秋防原守禦。仍徹都統制楊政備之。

甲戌。都省言。觀文殿學士東京留守孟庚。資政殿學士南京留守路允迪。並已投降敵人。殊失為臣之義。

詔庚。允迪。追見任官職。庚家屬送漳州。允迪家屬送全州。並居住。右通直郎添差通判衢州張汲。罷。仍

居綿州。令衢州發卒護送。直祕閣知太平州秦梓。移常州。

丙子。韶三衙管軍及觀察使已上。各舉智勇猛略。才堪將帥者二人。不拘資格。尚書吏部員外郎錢棻

復為監察御史。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知婺州。資政殿學士知

紹興府韓肖胄。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資政殿大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

守。移知紹興府。權吏部侍郎周綱。自韓世忠軍前計議。還入見。

丁丑。左朝散大夫新知興仁府韓臨亨。知沅州。

戊寅。上曰。敵人犯境。諸軍不免調發。盛夏劇暑。蔭大廈。御絺綌。猶不能勝其熱。將士乘邊。暴烈日。被甲冑。

每念熏灼之苦。如切朕躬。可降詔撫問慰勞之。左奉議郎胡寅。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直祕閣新

京畿路轉運副使李伯達。為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左朝散大夫。萬俟卨。為京湖南路轉運判官。

辛巳。涇原經略使田晟。與金人戰於涇州。敗之。初。右副元帥薩里干。既為王彥所卻。事見六遂自鳳翔悉

兵攻涇州。晟據山為陣。乘敵壁壘未定。奮兵掩殺。自巳至申。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械甚衆。金人敗走。

甲申。上曰。諸將進兵。所在克捷。正恐狃於屢勝。士浸以驕。可下詔飭其嚴飭行伍。明遠斥堠。蓄力養威。以

俟大舉。勿爭尺寸之利。期以殲滅強敵而已。上曰。金雖外國。苟知效順。何以多殺為。馬欽等初歸。朕貸而

不殺。劉光世屢以為言。既而女真。契丹。燕人來歸者甚衆。光世方悟朕意。至今諸軍往往收以為用。今交

兵之際。正宜多方撫納。使知內向。左朝散郎新添海制置使司參議官王安道。直祕閣提舉淮南東路

茶鹽公事。兼措置料角斥堠。安道除職在癸卯。今附書之。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洪州兵馬鈐轄殿前司左翼軍統制

申世景。提舉台州崇道觀。能從軍。用主帥楊沂中請也。是日。田晟及金人再戰於涇州。敗績。初。金人既

為晟所破。會偽將引敵人取開道繞出晟所駐山後。道呼擊晟。已而晟所領兵將有舊嘗從偽者。望風驚

潰。惟右護軍萬人與敵鏖戰。中傷死者什一。然無一人遁者。宣撫副使胡世將。具以實聞。且待罪。先是

世將以敵鋒銳甚。意晟不能獨當。檄兩都統令吳璘守河南。楊政知涇州。策應。政遣統制樊彥率兵以往

統制王喜繼之。未至而晟敗。政自劾失律。世將不之罪。諸軍請斬彥。喜以狗。世將下令。彥貸命。追奪其身

官爵。喜降十官。皆押赴本軍自效。金人雖幸勝。晟亦殺傷過當。而還。自是歸鳳翔不復戰。兵攻陝西諸鄉。

城中未下。河南糧食垂盡。世將亦離河池。登仙人原山塞。為防禦之計。保險以自固矣。趙姓之遺。山。晟及金人戰於涇州。敗績。將戰

故命軍中卷旗而出。乘怪之陣。未合而退。遂乙酉。德音降陝西路。雜犯死罪囚釋流已下。此據紹興議和

錄。日麻無之。右武大夫高州刺史新鄆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遠。陞忠州團練使。知興州。保義郎閻門祇侯劉劍。為

修武郎。右迪功郎王羲。資為右承奉郎。劍。錡弟也。與光遠。羲。資自順昌來奏事。既對。遂有是命。

是日。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姚仲鳳翔之捷。事見六且言吳璘身先士卒。楊政奮不顧家。功效顯著。若

月乙酉。

敵之始至也。游奕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特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後死。鋒厚加優恤。遂以驍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鋒方欲進兵乘敵虛。而檢召鋒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記曰。王山言。金國見只有烏珠主兵。先於華國內兵。盡赴鄆州大陽。事所聞之兵。盡隨烏珠南下。烏珠之在順昌也。三郎軍破於陝西。亦來告急。是時南來者更有一項兵。乘此而來。敵可虞也。何值烏珠。敵王領兵。岳飛得以殺其將。於順昌或勝。於寶鵲或捷。於扶風又捷。皆與魏。楊政保守之功。而敵之回軍直趨漢州。我將將得以制其制之。當是時也。無一人不勇。無一戰不勝。豈不止有一月三捷之告。非敵至此不善戰也。直以我師正銳。所向無前。敵將告烏珠曰。今者南兵非昔日比。而敵兵見王師且曰。此順昌勝也。亦退避之。除凶。此蓋可乘之機也。雖不。何為也。耶。中大事記。烏珠敗盟入犯。不惟劉錡以八字軍直入敵陣。大捷於順昌。而李寶捷於興仁。姚仲等捷於鳳翔。牛勳捷於方河。孫觀捷於陳。曹成捷於大興。王勝成捷於淮。楊從義捷於寶鵲。王貴捷於順昌。王德捷於東。王喜捷於淮。韓世忠捷於加。楊沂中捷於柘。而岳飛捷於郾。乘勝追北。兵至仙。順昌之役。敵以糧。欲捐燕以南棄之。又前敵已。若乘勝追擊。再進。反擊耳。蓋賊然也。而棄檢主。和議已定矣。

庚子。首授左中大夫秘書少監。與化軍居住。趙鼎再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湖州安置。先是右諫議大夫何鑄言。近者臺臣論鼎奸兒四事。皆古今大臣所無。而其間甚害者有三焉。其前二事。則大逆不道之罪也。若鼎實無之。則臺臣當抵妄言誣人之誅。若鼎實有之。則今納秩以中大夫之崇。處之與化之善地。臣恐刑不足以當罪。疏奏。詔鼎降左朝奉大夫。移漳州。御史中丞王次翁又言。鼎兩為宰相。義當同國休戚。乃敢竊聞邊警。喜見顏開。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資以春秋。當坐誅意之罰。今朝廷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之視中大夫。品秩不至相遠。漳州之比與化軍。尤為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竊章再上。遂有是命。林泉野記云。敵背盟。鼎上書言時政。大忌其能。心欲殺之。中丞王次翁。其罪。其制略曰。朋

命。林泉野記云。敵背盟。鼎上書言時政。大忌其能。心欲殺之。中丞王次翁。其罪。其制略曰。朋。南京都武軍居住。又令次翁。以問。鼎。有。亦。行。鼎。使。州。安。盜罔。上。惡。殆。並。於。其。兇。專。制。擅。權。罪。實。侷。於。楊。李。據。此。時。林。待。聘。克。後。王。餘。並。為。舍。人。而。林。淮。西。宣。撫。使。張。俊。既。破。毫。州。遇。大。雨。士。皆。坐。於。水。中。俊。遂。引。軍。還。壽。春。留。雄。勝。軍。統。制。官。宋。超。守。毫。州。以。兵。千。人。與。之。民。皆。失。望。初。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楊。珪。守。濠。州。滿。渡。淮。居。宿。州。聞。金。人。入。犯。即。走。京。師。上。書。獻。取。江。南。之。策。越。闕。王。宗。弼。不。用。復。還。宿。州。張。俊。軍。至。宿。毫。州。珪。又。為。戎。書。以。獻。俊。知。其。于。宗。弼。不。中。乃。與。歸。殺。之。塗。中。以。逃。亡。聞。揭。榜。石。人。捕。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七

【紹興十年】秋七月 按是月 癸卯。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馬泰為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張俊之得宿

州也。從政郎權新縣于。殺敵之在邑中者。率其民來歸。詔。改。右。宣。教。郎。知。縣。事。于。禮。事。以。林。待。聘。外。制。所。書。附。入。是。日。

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將。官。張。應。韓。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馬。鈴。轄。李。興。既。集。兵。先。復。伊。陽。等。八。縣。又。復。汝。州。僞。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河。陽。宣。撫。使。岳。飛。遣。應。清。與。之。會。遂。復。永。興。軍。

甲辰。故。降。授。文。州。團。練。使。王。夔。追。復。房。州。觀。察。使。日。展。及。林。待。聘。外。制。集。並。無。要。所。降。州。名。今。道。考。書。之。

丙午。御。史。中。丞。王。次。翁。為。參。知。政。事。武。節。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河。南。府。兵。馬。鈴。轄。李。興。為。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右。承。奉。郎。知。汝。州。劉。全。齊。為。右。承。事。郎。與。既。得。西。京。言。于。朝。乞。命。帥。守。遂。就。除。之。仍。給。真。俸。許。便。宣。行。事。全。亦。以。驛。報。屢。通。故。特。遷。之。二。人。皆。林。待。聘。行。詞。今。日。展。編。無。李。興。除。命。蓋。張。俊。所。不。取。也。

丁未。司。農。少。卿。李。若。虛。自。岳。飛。軍。前。計。議。還。入。見。戊。申。上。曰。朕。常。與。諸。軍。論。兵。諸。將。皆。謂。敵。人。鐵。騎。馳。突。若。在。平。原。勢。不。可。當。須。據。險。以。扼。之。朕。謂。不。然。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之。勝。負。順。人。心。如。何。耳。苟。人。心。協。和。則。彼。雖。在。平。原。亦。可。取。勝。諸。

將皆不以爲然。今諸將奏捷。皆在平原。以步兵勝鐵騎。乃信朕前日之語。秦檜曰。陛下天資神武。以人心
論勝負。非諸將之所能及也。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與世爲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既而言者論與世儒
雅自將。而更任未久。乃改知太平州。

己酉。敕令所刪定官。施鉅爲尚書都官員外郎。用從官應詔所舉也。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與
越國王宗弼戰于郾城縣。敗之。殺其裨將。是役也。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陣。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十
創。猶殺數百人而退。

庚戌。曲赦海州。是日。永興軍路經副使王俊遣統制官辛鎮與金人戰于長安城下。敗之初。命川陝
宣撫使胡世將遣兵千人。具舟百艘。載柴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繫浮橋。及選
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敵歸路。世將奏已差統制官閻興。以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禹。知陝州吳
琦。知華州潘道及忠義統制官傅起。同指畫斷毀河橋。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俊。領選鋒四千人。已復興
平。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與大敵相拒。且當盛夏。中傷者多。未容更遣兵。兼俊在彼。可以乘間斷
其歸路。其後閻興至永興之外邑。與俊會。雖同師。再結到河東忠義秦海等千餘人。皆補以官。然亦不能
成功。王俊復二邑。據日麻。與辛鎮之捷。
開以八月一日申朔。未得本日。

辛亥。左朝散郎河南府路轉運判官李利用主管台州崇道觀。利用自西京遁至鄆州。詔釋其罪。利用乞
率祠許之。

壬子。進士張本特補右迪功郎。以其獻佑政編可採也。本妻萬立方女。不知誰所屬。當考。

癸丑。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使。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使。兼權知
順昌府劉錡爲淮北宣撫判官。沂中自行在引兵出泗上。御史臺言。朝議奉直大夫見關五十五員。乞從
上與放行。廢勸。詔吏部先放行三十員。

乙卯。左宣義郎王之道降一官。送吏部與小監當差遣。先是。道見河南用兵。投匭上書。言敵有五敗。陛
下有五勝。雖敵強且衆。固無能爲也。而我有未必勝者三。又不可不知也。且敵專事撲撲。而陛下。一本仁
義。此道勝也。敵專務奸詐。而陛下。一本忠信。此德勝也。敵起兵三十年。用人如牛羊。殺人如草菅。而陛下
視民如傷。不憚屈己。增幣俯約。講和之請。冀與天下休息。此仁勝也。敵自烏珠用事。上則欺幼主。以擅權
下則殺親族。以播虐。而陛下。夙夜匪懈。不忘父兄播遷之難。此義勝也。敵前後專以和親欺罔國家。陛下
頃緣王倫爲地。復與之和。當是時。下而樵夫牧子。皆以敵爲得計。而陛下。失計。然和必至於變。無可疑者。
但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今敵會不二年。無故敗盟。引兵入犯。臣然後知敵人今爲失計。而陛下。今爲
得計。此計勝也。陛下有此五勝。固可以勝矣。然以臣觀之。未見其必勝之理。何則。今諸軍大會境上。而不
置統帥。一也。國家用兵。十有六年矣。士卒之隸諸將。不爲不親附。而終終不行。二也。今日之兵。隸張俊者。

則曰。張家軍隸岳飛者。則曰。岳家軍隸韓世忠者。則曰。韓家軍相視如仇。相防如盜賊。自不能立功。備
備然。惟恐它人之立功。而官爵札于己也。平日猶或矛盾若此。使其臨大利。害安能保其不自爲敵耶。
此其三也。臣願陛下自謀諸心。選擇耆德。素負天下之望者。謀及龜筮。謀及士庶。授以斧鉞。俾統六師。自
關以外。咸得專之。臣見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專者。有周美矣。願陛下斷自宸衷。而必行之。疏入。詔之道
降官依沖替人例。言者論之道。恣睢妄行。全無忌憚。既薦舉大臣。復擬制詞。併上。小人狂率。一至于此。乞
盡奪見所有官。編置遠方。以懲不恪。故有是命。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兼閬門宣贊舍人應天府路兵馬
鈐轄淮西宣撫司雄勝軍統制宋超爲親衛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益州。用張俊奏也。湖北京西宣撫司
都統制王貴。統制官姚政及金人戰于順昌府。敗之初。岳飛以重兵駐順昌。欲爲久駐之計。會張俊自毫
州南歸。金人謀知飛孤軍無援。于是併兵以禦飛。飛不能支。告急于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遣統制官
雷仲出兵牽制。抵太康縣。是役也。飛將官楊再興。王蘭。高林皆戰死。獲再興之尸。焚之。得箭鏃二升。會天
大雨。溪澗皆溢。敵騎不得前。官軍乃還。此以趙錡之遺也。岳飛傳。再興在郾城。聞

丙辰。詔內侍陳鵬送大理寺治罪。鵬勢劉錡于順昌。錡以例書送銀五百兩。例外又以六百五十兩遺之。
鵬不以聞。故抵罪。傳。惟西軍軍記全錄。

庚申。尚書左司員外郎薛弼充祕閣修撰。知虔州。向子杰既罷。弼不自安。引嫌求去。向子杰事已見六月乙丑。乃命出守
壬戌。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兼閬門宣贊舍人馬泰爲泉州觀察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仍賜錢萬
緡。田十頃。第一區。泰至行在。上召對。遂有是命。直祕閣淮南西路轉運副使李仲樞。陸直敷。文閣。充淮
北宣撫判官。隨軍轉副使。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郾城班師。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
入。其下請還。飛亦以爲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後。乃宣言進兵深入。遂敵已遠。始傳令回軍。軍士應時皆
南鄉。旂靡輒亂。飛望之。口吐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金人聞飛乘順昌。道騎追之時。飛之將梁興渡
河趨絳州。統制官趙秉淵知淮寧府。飛還至蔡州。命統制官李山。史貴以兵援之。遂遣諸將還武昌。飛以
親兵二千。自順昌渡淮赴行在。于是順昌。淮寧。蔡州。皆復爲金人所取。議者惜之。岳飛傳云。侯在郾城。聞

退走汴京。侯欲乘勢追擊。表曰。臣聞漢有韓信。項羽投首。蜀有諸葛。二主復興。臣雖不才。所望比此。乞與陛下深入敵境。復取舊疆。報前
日之恥。伏望陛下察臣肝膽。表臣精忠。表到。泰檜大怒。忌侯功高。常用間謀于上。又與張俊。楊沂中。謀乃遣宣撫使張俊。少民困
國乏。岳飛若深入。豈不危也。陛下降旨。且令班師。將來兵強將衆。糧食得濟。與師北征。一舉可定。誓願未晚。此萬全之計。時侯屯軍于順
昌府。陳蔡。汝州。四京。永安。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忽一日。詔書十三道。令班師。赴關。泰。按羅汝。此時爲殿中侍御史。傳所聞。遂官乃汝
也。

甲子。復釋奠文宣王爲大祀。用太常博士王普請也。于是祀前受誓戒。加籩豆十有二。其禮如社稷。
乙丑。戶部請州縣出納官物。每千增收頭子錢十文。赴左藏爲激賞之用。許之。通鑑爲四十三文。乾道元年十月
戊子。又添十三文。至今爲例。今年

九月辛酉。臨安府火。朱勝非居廢錄。
所云。泰檜科給錢。恐與此相關。
右承務郎京東淮東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曹浩爲右宣義郎。賜六

品服。武功大夫武眷領威州刺史。時韓世忠遺書等獻王山之俘于行在。故以命之。仍詔押山回世忠軍。隨宜區處。山。隨金人至順昌城下者也。秦檜請今後獲敵不必解來。上曰。不然。須令押數人來問之。庶得其實。是日金人遣將軍趙秉淵于淮寧府。李山。史貴及劉錡軍統制官韓直共擊退之。秉淵聞岳飛已去。遂棄城南歸。日麻八月六日丁丑申刻。趙錡之遺書亦以爲丁丑日事。恐誤。

丙寅。太常寺奏大禮祭服事。上曰。朕嘗考三代禮器。皆有義。後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義。朕雖艱難。亦欲改作。漸令復古。上又曰。艱難以來。祕書省舊書散亡。今所藏甚少。不稱設官之意。朕近日多訪得古書。當令館職校正。別錄本付省中藏之。時大樂亦久廢。詔太常丞周執羔輯舊聞。閱工器而樂始備。執羔。弋陽人也。詔契丹千戶耶律溫特補武翼大夫。忠州刺史。賜金帶。溫降于淮西。宣撫使張俊。故以命之。俄賜姓趙。用爲殿前司將官。溫特補。在是月己巳。 尙書省奏禪服人胡寅狀。寅於先父禮文定爲世適長子。服母李氏。

繼母王氏喪各齊衰。服祖父母喪各其。今來服先父喪。見在禪服。昨紹興六年正月先父得微疾。初委寅以承家主祭之事。于四月內。收建州鄉人劉勉之書。寅不歸見世母。升堂而拜。以盡融洩洩洩之意。世母者。先父同堂三兄之嫂也。先父震怒。所患遂增。作辨勝一篇。以授寅二弟。及三兄之子。見任建州教授。又授大指。令寅答書以曉勉之。寅請曰。升堂而拜。融洩洩洩。母子事也。勉之安得此言。先父曰。此欲離間吾父子也。汝祖母於汝始生。收而存之。即以付吾。吾時年二十有五。婚娶之初。執云無子。而泊爾母氏幼勞。願復以逮長立。遂承宗祀。亦惟不違汝祖母愛憐付託之重。于汝之大義本末如此。汝他日于世母。當厚有以將意而已。寅自是請問情義曲折。至于再三。先父所告。曾不越此。且曰。汝于吾言。未能一聞而信。則以勉之離間之言爲是乎。今來寅禪服將畢。遂還建州。省親世母。以遵先訓。又聞諸道途。得鄉曲議論。謂寅于此時當爲三伯父追服。此寅所不稟于先父者。若據而行之。則士大夫謂寅伸其私意。干貳正統。非爲人後之實。若斷而不用。則士大夫謂寅忘其世父。故置服紀。將加以不孝之名。雖仰奉義方。不敢違背。而參稽衆說。必有折衷。伏望敷奏取旨。下禮部。太常寺定奪。明降指揮。詔禮部定奪。尙書省或曰。寅之始生也。其母拯而字之。故寅有收存之語云。勉之已見八年四月。

丁卯。右諫議大夫何錡爲御史中丞。
戊辰。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魏憲卒。
庚午。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汪若海特選一官。以陳規言。圍城之初。若海毅然請援于朝也。若海移書輔臣。且言劉錡之勝。且謂錡所統不過二萬人。其中又止用五千人出戰。今諸大將所統甚衆。使乘錡戰勝之後。士氣百倍之際。諸路並進。烏珠可一舉而破。甚無難者。今諸大帥惟淮西最勝。持重不肯輕舉。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歸之路。俾京西之兵。道河陽。渡孟津。淮東之兵。卷淮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下長安。渡蒲坂。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冠帶而共降。烏珠可不戰擒也。聞淮西之師。得毫便還。義士莫不歎息。甚爲朝

廷情之。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兼開門官贊舍人新知辰州柴斌移知唐州。東京留守司效士夏穎達等六人脫衣來歸。詔免文解一次。差充諸州效士。

辛未。金將鶻眼引兵。攻盩厔縣。永興軍路經略使王俊逆戰于東洛谷。卻之時。上以親札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今日事勢。以力保關隘爲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兼容。有仗義自衛者。優獎之。以勵其餘。于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石至秦州以來。遇熙秦之衝。楊政在寶雞。遇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副將王俊亦在盤屋作寨。牽制敵勢。兼自金人再犯陝西。諸將皆受僞命。並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超轉。緣從僞既久。率望風拜降。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慰諭。已招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信。安撫朱勇。將官梁柄。及統制統領官。各給袍帶。其老幼居于近裏。又有總管魏价。管十四員。帶城寨兵一千五百。亦加勸獎。官。各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爲用矣。時政在寶雞。薩里千陰遣客刺政。詐爲降卒。政覺而誅之。初。知商州邵隆奏本州密近陝西。乞增戍。朝廷下其議。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命環慶經略使知金州兼節度制商州范綜濟師。綜言。金州關隘四十餘處。皆係要衝。比商州去金人尤近。止合置度事宜。緊慢。如敵果來。當併力捍禦。于是止遣左部第九將官兵八百四十餘人。分錢糧與之而已。八月壬申朔。左通直郎何若爲祕書正字。若。江寧人也。詔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九成與知州軍差遣。左奉議郎喻樞。左奉議郎陳剛中。令吏部與合入差遣。尙書刑部員外郎凌景夏。祕書省正字樊光遠與外任差遣。先是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及是秦檜將能兵而九成家臨安之外邑。故斥遠之。尋以九成知邵州。剛中知安遠縣。景夏知辰州。光遠爲閩州州學教授。叔度爲嘉州司戶參軍。剛中尋卒于貶所。剛中。字子正。嘉州人。紹興八年十一月。毛叔度奏。剛中。已見九年十二月。更不無有也。同日降旨。又有元益對移一般。差遣未知爲何官。所置事如何。當考。 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淮西宣撫司參議官史愿進一官。陞直龍圖閣。

昌州刺史江西南路馬步軍副總管張子蓋爲登州防禦使。以其來獻捷也。
癸酉。右朝議大夫直徽猷閣范直方試司農卿。兼淮北宣撫司議軍事。右朝奉郎監尙書六部門呂希常爲刑部員外郎。

甲戌。監察御史方俊高行右正言。故左武大夫吉州刺史涇原路軍馬張遼加贈開府儀同三司。遼。中父也。靖康間。救太原死于陣。至是中孚請而命之。
乙亥。詔兩浙轉運副使權添歲舉改官各五員。俟將來軍駕還都日如舊。用副使黃敦書請也。是日。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內。閔身被三十餘創。世安亦腰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蘇者屢矣。世忠大賞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于沂州譚城縣。按此句與北盟會編同。宋史韓世忠傳作譚城。無沂州字。地理志皆不載。 敵溺死者甚衆。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遙郡刺史。閔。衢州人。世爲農。建炎初。避亂抵京口。日

者趙常見而奇之黃天漢之役因投世忠軍中至是有功既而世忠乞重賞以勸將士遂除涿州團練使

丙子左朝散郎劉昉為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昉為秦桧所喜故薦用之

戊寅詔左迪功郎李彭年旌表門閭彭年廣德人父母皆死于盜彭年蔬食飲水終身不御酒肉郡上其事于朝故有是命南平軍首隆化縣射士吳沂應募詔賜束帛是日知陝州吳錡遣統制官侯信渡

河劫金人中條山寨敗之獲馬二十四翌日戰于解州境上敗之殺其將茂海

己卯宰執奏徵宗隨扈人乞恩例上曰若舊人尤當優恤凡事干微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致亦欲

風勵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

庚辰金人自勝陽來救淮陽軍韓世忠逆擊于湖口賊敗之是日世忠所遣統制官劉寶郭宗儀許世

安以舟師至千秋湖陵遇金人所遣鄧德振卒數千人寶等與戰大捷獲戰船二百

壬午李成自河陽以五千騎犯西京知河南府李興命開城門以待之成疑不進與遣銳士自它門出擊

之成敗走

癸未上與宰執論戰守之計上曰戰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退則守非謂戰則為強守則為弱但當臨

機應變而已中書舍人王鈇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張曠並兼侍講

甲申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臣被旨因軍事合行黜陟許依張浚所得指揮施行臣自承指揮其餘諸

般差注歷轉等事即不敢干預所有節次緣軍事便宜差遣官乞下有司給降付身從之

乙酉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張浚知撫州右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鮑德壽知楚州前者奏其

貪殘不可用罷之

丙戌左奉議郎充秘閣修撰新知邵州張九成落職御史中丞何鑄言九成矯僞之行頗能欺俗前此趙

鼎嘗傾心附之驟從開散躡登華近比其罷退九成惘然不樂率先求去嘗與之同出處伏望嚴行覈

實故有是命九成以家艱不赴奉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節度陝西諸路軍馬郭浩

知夔州此除似因胡世將奏指罷以

丁亥淮北副使楊沂中潰軍于宿州初沂中至宿州而以步軍退屯于泗金人詭令來告以有胡騎數百

屯柳子鎮沂中以爲信欲擊之或諫以爲不可輕出沂中不聽留統領官王滋蕭保以騎兵千人守宿州

夜沂中自將騎兵五千襲柳子鎮至明不見敵退金人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知之遂模奔而潰沂中至

壽春府渡淮而歸與保滋相隔參議官曹助不知沂中所表聞于朝廷朝廷大恐令淮南州縣權宜退保金

人劫沂中不得志遂犯宿州滋保與戰不利金人入城怒州人之降也乃縱屠戮自是潰兵由淮河上下

實王繼清沂中神道碑云為尋再入犯關王繼以淮西宣撫使兼之即渡江取紅旗復還下存繼繼定而還其言謂

如此實錄之也又按上書今年閏六月丙戌王繼下存繼七月癸丑沂中除淮西宣撫在其後二十七日續所云恐

戊子監登聞鼓院虞澤面對言國家世檢鼓院所以廣官路通下情願遣方士入往往肆意鼓言上浼

宸聽至如登用大臣謀任元帥益實人主之職豈一介當輕議以令檢鼓兩司將甲令所載名件分別揭

示使之曉然皆知朝廷延納之意在此而不在此自今凡有獻陳必與保人偕來遂院監官躬親審之如

依得祖宗事目亟爲進呈庶前日狂妄之習自息從之

己丑樞密院吏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范同試給事中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張曠試中書

舍人秘書少監張官守起居郎直祕閣李易守起居舍人祠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生選試

秘書少監名福州處士周樸剛曰剛用帥臣張浚請也黃巢入福州時樸將用之樸曰我爲處士

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樸邦人至今祠之

辛卯右承事郎蘇籍爲太常寺主簿填復闕籍賦孫也

壬辰直徽猷閣知臨安府蔣深與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張曠兩易直徽猷閣太鳳等路提點刑獄公

事宋萬年陞直徽猷閣知處陽府金人之犯處陽也帥臣范綜未赴而萬年據守事半屬軍民爲固守計

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于朝故有是命時直祕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喻汝礪以書遺世將言金人貪民猜

禍之圖屬者竊聞敵積粟于壘又積粟于岐其所以爲此者蓋欲以謀蜀也今敵已窺慶善之疆兼雍州

之地則蜀之于敵城近而患急矣望急遣一介之使請于朝廷詔岳少保與蜀相首尾萬一敵騎陵忽則

使荆鄂走精銳出襄漢薄金洋以壓敵後彼敵雖悍又安能視蜀世將以爲然是日永興軍路經略副

使王俊擊金人于盤屋縣敗之

甲午詔曾任職事官合得封贈而去官在大禮前者不問久近如非降賈並與封父母一次用言者請也

川陝宣撫使同統制軍馬邵俊統領王喜遇金人于隴州汧陽縣牧羊嶺敗之喜以功復爲協忠大夫

榮州防禦使右遊奕軍統制

丙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兼開門宣贊舍人殿前司勇勝軍統制新知宿州王進爲京東路兵馬鈐轄

丁酉右奉議郎孫汝翼爲國子監主簿左奉議郎李潤爲宗正寺主簿並填復闕

戊戌詔皇太后母益國太夫人宋氏特追封兩國夫人右朝請大夫新京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陳吉老

直祕閣知揚州既而吉老不赴乃命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真州劉光遠代之光遠之除日不見當

己酉。上曰。自古為天下者。必先得人心。未有專事殺伐殘忍而可為者。鳥珠雖強。專以殺伐殘忍為事。不顧人心之失。朕知其無能為也。右宜義郎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正由特降一官。正由奏其代者尤深不法。而言者論正由但當具事因申聽朝廷施行。今乃云謹按。又云姑撫其大者言之。又云以為天下臣子貪墨不體國家之戒。其言犯分輕率。故有是命。

辛亥。順宗御製文武臣僚七條於郡縣。福建安撫大使張浚等奏乞措畫賑濟事。上曰。賑濟本為貧民。近世止及城郭。而鄉村之民。未嘗及之。須令州縣雖僻處。亦分委官吏。必躬必親。則下戶皆沾實惠矣。起居郎張官權尚書吏部侍郎。起居舍人李易守起居郎。尚書司封郎中郭孝友為起居舍人。廣南東路兵馬鈐轄殿前司權鋒軍統制韓京陸充本路兵馬副總管。兼汀漳虔吉州提殺盜賊。時劇盜謝花三為亂。故命京討之。仍聽福建大帥張浚節制。

壬子。皇伯鎮東軍承宣使安定郡王令廣為保平軍節度使。以令廣舊任文資積閣特選也。癸丑。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胡交修充端明殿學士。知台州權尚書吏部侍郎周綱充敷文閣待制。知饒州。二人皆以引疾得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敕令張宗元試尚書兵部侍郎。

乙卯。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已遣兵解慶陽之圍。乞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出兵牽制。上曰。此未易輕議。凡事有緩急先後。必思而後動。乃可以成功也。先是慶陽圍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世將以徽書招建寧軍承宣使河東經略使王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在。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若本朝詔書則受。若金國詔書則不拜也。惟清械之以詣右副元帥薩里干。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臣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薩里干怒詰之。忠植披衿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范等請南班大將軍以下。用故事二年一試藝業。取中選者推恩。不果行。零吳縣人也。

丙辰。賜成州團練使帶御器械邢孝揚兩浙田二十頃。丁巳。監察御史楊愿守尚書司封員外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梅充實行監察御史。直祕閣知臨安府。俞俊陞祕閣修撰。以俟每對便殿。論切事機故也。戊午。上曰。用兵惟視謀之臧否。不可問力之強弱。苟謀之不臧。惟知恃力。雖或勝亦不足以成功。上又曰。收復州縣。非良策也。守之則兵分而勢弱。不守則旋為敵人所得。惟寧熒吾民。且須深思熟慮。策出萬全。一舉而遂敵則州縣皆為我有矣。何必每州每縣而取之乎。

己未。尚書左司員外郎魏良臣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司員外郎施垆。林正並為左司員外郎。監察御史錢葉為右司員外郎。左承奉郎何達原為祕書省正字。免召試。辛酉。御史中丞何濤論薦舉改官之弊。以為多以親故勢力賄賂得之。而有治行之人。終老選調。徒長奔競。無補得人。望詔有司罷去保官之令。專用考課之法。關陞改官。各以四考為限。有過犯則量事展考。以

別流品。歲限員數。以防猥并。庶寒賤之士。無淹滯之歎。事下吏部。不果行。嘉善四年四月庚申所書可參考。

甲子。右正言方俛高論營田官莊附種之弊。以為官莊設。即百里之民。應籍者。皆赴莊以待耕耨。已業荒廢。多不能舉。附種行。則賦升之種戶。種給于民。散斂之擾。率以為常。欲以逐路選委。強明監司一人。遍行郡縣。應有營田去處。核實均放。其帥臣隱蔽。不肯公共商榷者。並許按核以聞。上曰。高所論極當。大凡營田。須軍中自為之。則不斂于民。而軍食足。若使民舍己之田。營軍之田。恐甚于斂民之為虐也。乃詔領營田監司措置。詔准北宣撫判官劉錡募兵勸萬人。時騎軍及韓世忠。岳飛皆遣軍器所乞牛皮至十餘萬張。郡邑往往殺牛以應命。言者請獨其數目。詔工部措置。

十有二月。癸酉。左朝散郎李若谷為司農寺丞。若谷。若水兄也。徽猷閣待制知潭州謝祖信卒。祖信。曾。事。實。曰。謝。祖。信。坐。事。子。增。出。知。潭。州。祖。信。至。家。大。對。其。妻。凡。數。日。謝。祖。信。以。致。抑。鬱。而。死。祖。信。守。潭。州。具。去。年。六。月。壬午。命尚書右僕射秦檜上皇太后册寶于慈寧殿。實用金册以珉石。册文參知政事孫近所撰。而上自書之。禮畢。上遙覆于宮中。羣臣遙賀宮門外。

丙戌。詔臣僚章疏非已施行者。及洩防攻守策事。並毋得雕印。尚書禮部侍郎蘇符權禮部尚書。仍兼資善堂翊善。中書舍人林待聘試給事中。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起居郎李易試中書舍人。起居舍人郭孝友權尚書工部侍郎。實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湖州安置趙鼎移漳州居住。左通議大夫王庶復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折彥質復龍圖閣學士。皆用明堂恩也。言者奏庶之飾奸惑眾。彥質之敗事誤國。罪皆顯著。今遞牽復。恐天下之心。不能無疑。又言鼎之罪惡。類入于毋將十惡之誅。恐難以常法從事而行原赦。命乃寢。庶。大。中。廢。命。在。己。五。鼎。廢。命。在。壬。辰。

丁亥。祕書少監朱翌試起居舍人。仍兼實錄院檢討官。司農少卿李若虛試司農卿。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寧軍承宣使王忠植特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時胡世將上忠植死事于朝。詔贈官。特賜諡。太常議諡勇節。都省批。忠植死節事跡顯異。自古節義。罕有倫比。其別擬定。太常奏。據法。忠植當諡曰忠。然易名之義。不欲復犯其名。諡法。能濟于志曰義。義能固守曰節。請改諡義節。從之。忠。植。再。定。諡。在。明。甲。二。月。丙。申。中。朝。書。之。

戊子。左朝請郎勾龍如淵復敷文閣待制。左朝奉郎劉一止。呂本中復祕閣修撰。並仍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左朝奉郎主管洪州玉隆觀周葵復直祕閣。辛卯。祕閣修撰柳約復敷文閣待制。仍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左朝奉郎監廣州都鹽倉施庭臣復直祕閣。與宮祠。皆用刑部檢舉也。言者奏。本中阿附趙鼎。無異陪臣。又奏庭臣失尊君之禮。於是二人復職之命。

皆罷。水中... 癸巳武略大夫... 將李興... 甲午龍神衛... 乙未... 熟知之... 一書以進... 者論... 丙申... 丁酉... 己亥... 羊... 是月... 州... 美而... 忠... 忠... 通... 世... 世... 妻... 苟... 以... 騰... 徑... 是... 俄... 恩...

是月... 州... 美而... 忠... 忠... 通... 世... 世... 妻... 苟... 以... 騰... 徑... 是... 俄... 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三十八 二二二五

始... 量... 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三十九 二二二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九

【紹興十有一年... 金人... 敢... 遂... 癸卯... 丁未... 庚戌... 而... 知... 不... 鄭... 待...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三十九 二二二七

不學之過也。先是韓世忠易兩鎮節制。上手高子儀傳。韓世忠將。至是十年矣。故復以問世忠。

辛亥。上諭大臣曰。李左車言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敵若犯淮。其勢糧必在後。但戒諸將持重以待之。至糧盡欲歸。因其怠而擊。則無不勝矣。又曰。聽言必考其實。近有言劉錡之過。朕徐致之。皆無實迹。說者遂息。孫近曰。錡當何以報聖恩也。

甲寅。直祕閣知常州王縉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自是不復用。

乙卯。金人犯壽春府。守將孫暉。樞密院統制雷仲台兵拒之。

戊午。萊州防禦使淮東宣撫司游奕軍統制劉寶為江州觀察使。已未。淮北宣撫判官劉錡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錡有兵二萬。馬數百。錡克小原。烏珠入犯。已未。命劉錡統所部渡江擊之。按淮西軍紀云。正月。金人犯壽春。是月十九日。錡被命北渡江。已未。十九日也。據此則錡先發命。但此日出師耳。克小原。錡壽春。殺守兵千餘人。繫橋淮岸。以濟其衆。禮部尙書蘇符入對。因論錡與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之理。且言父子天合。誠意所在。雖遠必通。今金人敗盟。朝廷用兵。雖議和之使。不復再遣。然誠心出于天合。不問遠近。則太后終必遠饗慈寧之養。甲子。上語宰執。且曰。符願明經旨。自世俗觀之。此論似迂闊。而理有必然者。中興聖政。上曰。木瓜。美齊威公。而戰之衛國。何也。秦穆等方厚所以爲對。上曰。自衛國之威公繼絕。可遷。而理有必然者。美自齊威之威公。亦不可。仲尼成人之美。而掩其罪。故不載之齊國。而載之衛國。掩等對曰。仰見聖學高明。深得仲尼制時之意。非諸儒之所及。臣正對曰。孔子過魯。善之意。見於六經者多矣。人主政治本原。出於經術。是以見臣下過失。不幸而出于不得已者。則以孔子之心。恕之。此之謂也。

乙丑。劉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樞密直學士知廬州陳規病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官吏軍民散出逃遁。惟有宣撫司統制官閔師古兵二千餘人。錡巡其城一而曰。城不足守也。乃冒雨與師古率衆而南。丙寅。金人大軍入廬州。遣騎追錡。相及于西山口。錡自以精兵爲殿。復以戈西向。列陣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旗。遂巡不敢逼。日暮各散去。丁卯。錡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皆避過。江南之人爲遷徙之計。惟視錡兵以爲安危。錡既得關東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遣兵入無爲軍。和州境內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者。蓋懼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此以淮西從軍紀及趙姓之遺史參修。記不言錡與師古同奔。蓋諱之也。然陳規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則順昌之徒。縱不爲無助。故書因其語書之。

戊辰。金人陷商州。先是右副元帥薩里千遣珠赫貝勒以數千騎入犯。守臣邵隆知不可守。乃焚倉庫。毀廬舍而遁。敵入城據之。己巳。淮北宣撫使楊沂中以殿前司兵三萬人發行在。趙姓之遺史稱。是月。楊沂中以兵三萬出征。而日厲無之。薩里千。沂中自臨安。夜疾馳。六日而至臨陽。尋復和州。

張俊至和州。在二月五日甲戌。以日計之。自己巳至甲戌。凡六日。故附于此。己巳。正月晦日也。

是月。川陝宣撫使胡世將言。鳳翔府渭河南和尙原。昨來講和以前。爲敵人占據。遂致軍馬動輒深入。自金人再犯陝西。至今和尙原尙係官軍屯駐。不惟占得河南地土。又包占鳳州在裏。隔限軍馬來路不一。所以薩里千等三帥日近會合軍馬。觀其來意。必欲取和尙原而後已。上件形勢。是今日必爭之地。須當竭力占守。紹興三年冬。吳玠失和尙原。遂致金人長驅直犯。殺金平。深入川口。當時非兵力不足。止緣糧盡。遂致不能堅守。去年和尙原所積斛斛不少。緣自五月至今。與敵相拒。已經九月。官軍食用垂盡。除本司措置接續收糶外。僅有現在二萬餘石。止了得成兵逐月口食。若調發大軍的確合用之數。預行措置。若一向陸運。又恐困竭民力。臣自到以來。除漕司年計之外。於仙人關一帶。自行措置。收糶軍兵食不盡米。約計七萬餘石。今來更不於民間科買。止於上件米內支撥。以雇直口食。募軍民般運。然上件米斛。止是救目前之急。所有將來經久。合每歲預行措置。契勘與洋稅賦。祖宗舊法。並係支移。今欲將興元府。洋。成州等處。自今年夏料據和尙原合用軍食之數。依舊法以地里遠近。撥那送納本司。因歸投蕃軍稱說。昨來鶴眼與王俊於東路洛口相拒。薩里千使銀牌天使論鶴眼不得出兵。且守定。王俊糧盡自入川去。後果如其言。今敵又欲用此計。困和尙原官軍。使糧盡自退。要須預備。以伐其謀。臣非不知自川中運糧至渭上。雖諸葛猶以爲難。然國家必爭之地。不可不多方措置。昨蒙朝廷支除官補糶。計價二百餘緡。充補邊糶。本于去年八月。上件告牒到司。已是金人侵地。其陝西斛斛。不曾取糶。兼告牒亦無人肯承買。今欲乞朝廷御行拘收。只乞換度糶。計價二百萬緡。充將來糶買般運之費。鳳翔百姓忠義。不負朝廷。自金人侵犯以來。尙猶奮糧赴揚。從儀送納。後金人禁止。然亦不住有與販米麪之人。臣先行措置。將銀緡引二十萬緡。遣官勸前往。同楊從儀令以高價招誘與販者。剩獲利息。必須趨利而來。比之般運。尤爲省費。竝與吳玠等熟議。以爲堅守和尙原。以誘敵軍犯險。破得敵衆。則陝西可以收復。玠等志甚堅銳。臣當竭力措置。應副。契勘和尙原所以利害至重。今來川蜀士大夫議論。或謂敵既必欲得故疆。不若棄之。只保仙人關。殊不知一失和尙原。不便自棄地三百餘里。又頓失險要。其開入川路徑。散漫不一。爲害甚大。議者但欲省餽運而不顧其害。又謂和尙原形勢。吳玠尙不能守。而臣以一書生。乃欲力保此原。多以爲非。殊不知臣欲力保此原。蓋是與吳玠。楊政等諸將佐議論至熟。玠亦謂其兄昨失和尙原。本非得已。今幸尙可保守。須據此地。以伏待勞。期破敵衆。然後乘勢圖復陝西。若失此原。則玠等枝梧亦自費力。其言頗爲精確。兼本司探事使臣林常。與薩里千下蕭少尹相熟。見本人說。帶來正軍。保甲共五萬餘人。本朝已殺了萬餘人。自去年五月渡河。累據諸處探報。元帶甲軍。從軍共約五萬。本司前後遣發兵將。與之力戰。計所殺傷敵兵。約及萬計。今若據和尙原之險。前扼渭河。官軍盡得地利。彼若冒昧深入。決可大破其衆。今來爲大敵對壘。見二面措指。其間不無勞費。要當權利害輕重。按世將此奏。必已知秦州有敵。求和之意。其致詞丁寧。

而還。庚寅上謂宰執曰自敵犯邊報至人非一朕惟靜坐一室中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

擾惟當鎮之以靜若隨物所轉胸中不定則何以應變也。是日張俊楊沂中劉錡皆至廬州之城外壬辰柘皋捷奏至。

癸巳起復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降三官令其理本州自效。

乙未賜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楊沂中劉錡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振蓋自軍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尚思困獸之鬪務保全功其詞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所草也。上又遣入內侍省都知

陳永錫乘傳往淮西勞軍歷視戰地宜勞甚渥。中興聖政何備錄曰敵之戰于柘皋也十萬鐵騎火道而進其勢豈可津或守馬家渡以示吾之有備或據和州以遏敵之要衝本使諸將通書是日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言已復商州

丙申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詔嘉獎初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務所入不足以贖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餉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

己亥上曰敵退便當措置淮南如移蘇州縣併省官吏修築城壁要當事事有備常為敵至之防也。中興聖政何備錄曰文事必有武備我高宗未嘗專事於文而浸乎武也吾觀講和之後吾國君臣勉勵中興嘗若寇至之無日八月六日上曰有備無患縱使和議以成亦不可弛兵備而後或敢論邊事謂當以和為表以戰為不得已上亦論曰此極當之論也九年上謂大臣曰敵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必弛朕方復置茶馬司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十年陳淵謂相賊二議不可獨執上謂淵曰今日之和非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為主十一年上曰處退便當措置淮南修築城壁要當事事有備常為寇至之防則知高宗之所治之事豈已先定也

三月庚子朔觀文殿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大使知福州張浚言朝廷調發大軍用度至廣臣本州措置出賣官田及勸誘寺院變易度牒共得六十三萬緡節次起發少助國用詔俊一意體國誠大巨體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癸卯張俊復特進言者請兩淮控扼去處其守臣並易以武臣餘州見任人不可倚仗者並別與差遣從之。是日金人圍濠州初金人自柘皋退軍于紫金山也濠州守臣王進發書告急日已再四而通判

州事張綱以邊機事請赴行朝遂泛舟而去一日趙榮以數百騎至城下進登城望之榮語進曰大金以精兵三十萬且暮臨城勢不可敵公宜開門縱民出城為避地計且淮岸舟船頗多若水陸從便傾城而去不三兩日可以獲安方今滿城生靈性命在足下宜念之進怒曰趙榮汝不能全節於朝廷乃為北京游說邪使勁弩射之榮大怒少退罵進良久而去州人聞之以避地之謀力請于進進不從至是北軍自延陵浮梁渡淮翌日以兵數萬列于東門之外旌旗蔽野是時進有兵千餘又有官撫司兵數百在城中

北軍謂樓櫓皆腐爛攻之必破乃使人至城下招降守陣者怒罵之。

甲辰淮西官撫使張俊淮北宜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會議班師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皋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預時朝廷雖命三帥各軍不相節制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之方金人之初退虛實未明三軍相視猶豫無決但聞俊沂中議欲棄壽春而移廬州於巢縣復以廬州為合肥而濠州自金人侵犯圍閉城守日夜遣人至軍前求援至是有被虜人民自淮上竄歸者皆言金人渡淮去已遠而濠路又通翌日俊因會飲謂錡曰公步人久戰可自此先回徑取采石歸太平吾欲與楊太尉至濠州耀兵淮上安撫濠路之民而吾軍取宜化以歸金陵楊太尉渡瓜州以歸臨安庶道路次舍樵爨不相妨軍之始行也有詔淮東西漕臣胡紉李仲孺江東漕臣陳敏識隨軍饋運又遣兩浙漕臣張匯繼至會集于軍前俊命諸漕備十日糧諸漕以水路止於廬州陸路無夫搬運遂給軍士錢人一千使之附帶又令敏識撥水路糧運入濠州以接濟二軍夜二軍調發遲明軍馬盡去獨俊留兵數百未行。

乙巳權禮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蘇符兼侍讀中書舍人李易兼侍講直徽猷閣知邵武軍王洋言宣和二年布衣呂堂乞生子之家量給義倉米朝廷不會施行近蒙恩詔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贖者人於免役寬剩錢內支四千可謂仁德甚厚矣然免役寬剩州縣所收甚微勢不可久乞鄉村之人無問貧富凡孕婦五月即經保申縣專委縣丞注籍其夫免雜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無問男女第三等已下給義倉米一斛縣丞月給食錢十千專掌附籍所掌萬戶已上歲及千人便與改官蓋義倉米本不出糶今州郡尚有紅腐去處二郡歲發萬斛可活萬人通數路計之不知所活其幾何也又縣尉終任獲強盜七人便許改官今使縣丞終任活一二人俾之改官亦豈為過又義倉之米若有不繼逐年隨苗量添升斗積以活民自樂從再三審度實可經久上覽奏曰愚民無知迫於貧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殺之官給錢物使之有以育則不忍殺矣朕為民父母但欲民蕃衍豈惜小費也乃詔戶部措置十五年五月戊

是日平旦楊沂中赴張俊帳會食已二帥俱去行數里諜報虜攻濠州甚急俊茫然失色復馳騎邀劉錡錡遣命軍中持十日糧繼二軍而行。

丙午德音釋壽春府廬和舒州無為軍管內雜犯死罪已下囚。是日京東淮東宜撫處置使韓世忠舟師至詔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于開賢驛敗之。

丁未遣樞密都承旨周聿往沿江點檢措置事務且存撫淮民之失業者。是日金人陷濠州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州事王進為所執兵馬鈐轄武功郎閻門官贊舍人邵青巷戰死之前一日敵薄城下以雲車衝梯之屬攻城城土與屋瓦皆震矢石如雨進所部皆聞人未嘗經戰守或告以州之民兵皆百戰之餘可以捍敵進不從翌旦兵馬鈐轄邵宏綏城投拜告以虛實敵益兵東南隅乘風縱火焚其樓櫓倏忽皆盡敵乘勢登城進奔馬入郡舍朝服坐于廳事遂執執金人縱兵焚掠夷其城而去。能克小麻云濠州陷王

進被殺此據淮西隨軍

昔三宣撫之兵分爲三軍故有此軍作過而往投彼軍者今合爲一則前日之變革矣 監察御史祝師龍試太府少卿大理寺丞王師心爲將作少監軍器監丞鮑瑀爲軍器少監填復置關師心與祝師龍皆自廣州鞠獄還故有是命

乙未樞密使張俊言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伏望撥屬御前使喚時俊與秦檜意合故力贊議和且從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上從其請復召范同入對命林待聘草詔書獎諭詔詞略曰李郭在唐俱稱名將有大功於王室然光弼負不釋位之說陷於嫌隙而子儀聞命就道以勳名福祿自終是則功臣去就趨舍之際是非利害之端豈不較然著明意蓋有所指也上謂韓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尙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共爲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願如鳥珠何足掃除乎是日詔宣撫司並罷退出師臨時取旨遂司統制官已下各帶御前字入街令有司鑄印給付且依舊駐劄將來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統制官等各以職次高下輪替入見

王伯祥王次子徽徽云紹興辛酉敵人有欲爲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皆欲先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上以親制備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僅知故最後又降詔曰社稷存亡在爾此舉飛率師移軍二十里而止上始有除飛意又世忠軍中親校溫燾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置燾於湖南世忠連上章乞遣燾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三大將皆提重兵經制朝廷其年相率之謀有旨令大將入朝論功守節世忠已而飛獨未來秦檜爲相先臣參知政事大臣止二人檢覈之甚先臣爲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燾言曰姑待岳少保來金堂府費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既到以明日欲說岳飛使燾令入院供職燾其兵柄時有旨嚴院明日宜麻是在中復以制分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街日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皆置置得專達之請授官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授元樞之制既出則其所部皆已散去燾從燾以書院之人上之此謀惟先臣與秦檜預之天下歎服三帥既罷兵柄先臣語伯祥曰昔與秦檜相謀之久矣雖外示開明而終少未嘗交誠脫致紛紜誠族非所愛所愛宗社而已幸幸而成上之美斷與天合也昔何力之有按所云夜中以制分命列校更其街爲統制御前軍馬一節與日歷所書不同日歷錄院在辛卯降制在壬辰張俊歸部曲及諸將帶御前字在乙未前後凡五日不知伯祥何以云然於此更須詳考

於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於檜曰前所共憂者一旦變爲平安之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將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失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舌以議政者已皆言塞意順謂此非常之舉因爲檜陳善後之策凡七事大概以沿邊倚兵爲重今大帥去則人心懼昔日三帥兵律不同今合而用之固有以更易爲便亦有念舊而不能忘者又三帥分地而守各任其責今統制官在外有如處活使誰糾合又諸軍係宜司按月勘請今既罷令漸立法庶無冒請之弊傳曰平亂責武臣望以數事悉付右府俾經畫之而酌其可否他日攻守進退彼不得得爲言矣 右正言萬俟卨試右諫議大夫

丙申詔三宣撫司官屬並優與陞等差遣 是月慕容洵破新泉寨又攻會州將官朱勇拒戰破之洵憤將益兵入寇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遣洵書勉以忠義且言金人欲斃五路之人太尉抗論以爲不可人心積怒金人而歸恩太尉誠乘此時料簡精銳保據險阻儲積糧食繕治甲兵拒此殘敵爲持久計敵必舉兵以攻太尉據險以待世將當出兵岐隴共乘其弊如此則太尉今日之舉乃吳公和尙原之舉也吳公之勳業寵祿不再見於太尉焉往哉比聞金人有疑太尉心而置同帥於山後事危矣計不早定禍必中發先發者制人不易之論也惟太尉圖之

清自是不復侵邊勇本洛城人在會州嘗與夏人戰擒其驍將由是知名 五月戊戌朔故武節郎殿前司統制官鄭汝等六人贈官錄子孫有差以淮西戰歿故也 己亥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實錄院修撰范同爲翰林學士 是日柔福帝姬薨於五國城 此據十二月九日庚子賜三宣撫司統制官以下詔書朕延登乘鉞之元勳並任本兵之大計凡爾有衆朕親統臨肆其偏裨咸得專達尙慮令行之始或墮素習之規其各勵於乃心以務肅於所部詔林待聘所草也 辛丑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胡紡爲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置司建康府太府少卿總領湖廣江西舉大軍錢糧等事吳彥璋爲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置司建康府太府少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會儲爲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京湖軍馬錢糧置司鄂州各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諸軍並聽節制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餽餉云總領官正名自此始

壬寅右文殿修撰陳桷充敷文閣待制知池州新州防禦使辛永宗爲明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右武大夫欽州刺史王敏求爲左武大夫添差兩江西路兵馬鈐轄仍兼務檜韓世忠慕客永宗敏求張俊岳飛親校也以罷從軍故遷之 詔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馬擴累乞宮觀特依所乞

癸卯御前統制昭信軍承宣使王勝江州觀察使劉寶並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磁州團練使成閔爲棣州防禦使中亮大夫果州觀察使岳超領武勝軍承宣使四人皆韓世忠部曲也 成州言同谷縣民王澤六世同居行義異常宅前後有二柳皆同根幹中分二股上復長合實爲奇異詔旌表門閭 甲辰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試尙書刑部侍郎 試尙書禮部侍郎鄭剛中爲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 御前統制武功大夫通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李捧落階官爲岷州團練使致武郎顯暉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二人皆張俊部曲也

乙巳樞密使韓世忠獻西馬五百匹在楚州諸軍者詔收入帳 丙午詔文臣封敍並許帶左右字 丁未詔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按閱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守時秦檜將議和故遣俊飛往楚州總淮東一路全軍還駐鎮江府 二樞密出使未見降旨之日今年六月二十日秋著狀云五月上旬有樞密使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出外按閱軍馬丁未初十日也故附

於此日又按日麻此月十一日戊申韓世忠獻驄之 在楚州者宜與此相附此須求他書參考本日 戊申樞密使韓世忠言自提兵以來有回易利息及收簇遺積軍須見在錢一百萬貫排築楚州軍前軍中耕種并椿管米九十萬石見在楚州封椿及鎮江府揚楚吳州高郵縣江口瓜州鎮正賜公使回易激賞等酒庫一十五合行進納望下所屬交收詔嘉獎 尙書右司員外郎沈昭遠樞戶部侍郎時命昭遠措置津發搬運楚州錢米故有是命後三日昭遠辭行 太常少卿陳桷尙書禮部侍郎 尙書左司

此據十二月九日 爲公主家歌入

此據十二月九日 爲公主家歌入

此據十二月九日 爲公主家歌入

此據十二月九日 爲公主家歌入

此據十二月九日 爲公主家歌入

此據十二月九日 爲公主家歌入

此據十二月九日 爲公主家歌入

此據十二月九日 爲公主家歌入

此據十二月九日 爲公主家歌入

此據十二月九日 爲公主家歌入

郎中施洞守太常少卿左武大夫忠州刺史王剛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知襄陽府御前遊奕軍統制武
糾並進橫行一官二人皆岳飛部曲也。
己酉尚書右司員外郎錢葉太府少卿李公懋並為左司員外郎司封員外郎楊愿司勳員外郎莊必強
並為右司員外郎。
庚戌龍神衛四廂指揮使福州觀察使韓世良為奉國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世忠之使樞密也世良自
權主管步軍司公事引嫌罷軍職故遷之。

辛亥御前統制相州觀察使王德為興寧軍承宣使廬州觀察使田師中為保軍軍承宣使協中大夫武
勝軍承宣使劉寶翊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李橫並為正任觀察使新州刺史馬立為正任防禦使翊衛
大夫楚州團練使張淵落階官德仍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師中立並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六人
皆張俊部曲以宿寇功依所擬定也。
壬子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戰
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變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序也。
甲寅詔樞密行府於鎮江府置司仍令徧行巡歷措置直祕閣知秦州王喚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
丙辰罷三樞密府承受文字官員以御史中丞何鉉言韓世忠等既已除樞密使副稽之典故大臣投進
文字自有通進司欲望減罷承受文字官故有是命。中書舍人程克俊淮南東路轉運副使入見。檢校少傅
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年七十三上悼之後九日降制除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計
聞贈少師賜其家田十頃銀帛千匹兩官給葬事又官其親屬二人於饒州後諡忠定。蕭克小麻稱是日開府
儀同三司汪伯彥卒於

饒州按伯彥除儀同在此月乙丑
方彥時第以檢校官為節度使也。
庚申太尉保成軍節度使充殿前副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楊沂中為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賞
柘皋之捷也。林泉野記云楊沂中濠州牧殿前副指揮使
秦檜利其權加沂中開府儀同三司以旌軍功資政殿學士知泉州富直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先
是州之錄事參軍誤以流罪囚陳翁進為死罪囚陳翁進既論決矣直柔乃自劾上以大臣不問但勅其
官吏直柔慚懼力請奉祠言者論之詔提刑司取勘右朝議大夫直敷文開江西轉運副使李仲孺以
淮西餽運之勞特轉行一官左武大夫耿著遙郡刺史添差荆湖南路兵馬都監著韓世忠親校也於
是世忠官屬十五人並進秩一等選人改合入官。徵猷閑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句濤卒於秀州濤奉
祠退居上歲賜以金帛茶藥恩禮優異嘗除知潭州不赴比計聞上顧近臣曰句濤死矣悼惜久之
辛酉布衣虞宰獻樂曲詩上謂大臣曰士大夫所進文字朕詳覽熟思蓋欲知民之利病政之臧否朕躬
之得失耳若溢美之言實不欲聞可令還之乃詔檢鼓院自今獻無益之言不干政體者勿受。
癸亥左朝請大夫直祕閣劉阜民充祕閣修撰知秀州以淮東宜撫司結局推恩也饒州童子江安國

九歲其弟定國七歲皆能誦經子書詔免解一次。
甲子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興寧軍承宣使熙河蘭鞏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統制王德為清遠軍節
度使賞柘皋之捷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軍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統制田師
中為平江軍節度使亦賞柘皋之捷也初張俊之長子早卒其婦更嫁師中因呼俊為阿父事之如子姓
故每戰必有奇功而天下之人不信其果戰也至是與王德並建節鉞人無愚智皆以德為當而不稱師
中。此並據徐夢
華所編附入詔丁憂人前左奉議郎張九成令在家持服候服闋日取旨初徑山僧宗杲聚徒十餘士

大夫從之游者甚衆而九成亦往來其間秦檜疑其議己言者即奏近者朝廷延登功臣實之樞筭而異
意之人不顧安危鼓倡浮言誑惑衆聽如九成者實為之首宗杲從而和之恣行誹訕務欲搖動軍政以
快其私伏望賜賜處分詔宗杲特還俗送衡州編管而九成有是命左朝散大夫王蕤落致仕蕤守象
州年五十九歲而告老至是顯謨閣學士梁楊祖等三人薦其才故復令出仕言者論蕤頃以受賂事
為部使者按治遂稱疾休致不可再齒縉紳乃罷之。
丙寅左中大夫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王喚陞直龍圖閣以喚往在單州嘗應副元帥府錢糧礙止法未
得遷故也。詔汀州編管人范滌免監管令赴貶所漢守鄂州坐故縱郝抃為韓世忠所劾抵罪至是用
世忠請而釋之。事初見紹興
九年正月

六月戊辰朔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樞密使張俊嘗為
子羽之父輪部曲輪器之俊薦其才故復用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上眷之厚凡所言朝廷無不從
薦人為監司郡守帶職名者甚衆。自後晚年主和議已下
並據林泉野記附入
辛未上謂大臣曰外國不可責以中國之禮朕觀三代以後惟漢文帝待匈奴最為得體彼書辭倨傲則
受而勿較彼軍旅侵犯則禦而勿逐謹守吾中國之禮而不以責外國此最為得體也。權尚書工部侍
郎晁謙之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謙之引疾乞祠故有是命直祕閣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
司參謀官陳克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

壬申戶部奏贖刑文字上曰朕謂凡為政之本必抑強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自贖則
貧無金者豈能獨立乎贖刑即非祖宗法似未可用也。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會儲充祕閣修撰
提舉洪州玉隆觀以疾自請也。左朝請郎林大聲為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東西
軍馬錢糧大聲候官人初為永嘉丞用章誼薦擢守建昌秦檜寓居永嘉與之厚遂驟用之。
癸酉分行在省倉倉三界百五十萬斛凡民戶白苗米南倉受之以慶宗室百官為上界次苗米北倉受
之以給衛士及五軍為中界糧米東倉受之以備諸軍月糧為下界。
甲戌上謂宰執曰中興自有天命光武以數千破尋邑百萬豈人力所能乎朕在宮中聲色之奉未嘗經

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合天意者。秦檜曰。陛下聖德長天如此。中興可必也。

乙亥。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奉國公秦檜。為特進尚書左僕射。封慶國公。宣制畢。上臨軒再坐。引檜入見。命坐賜茶。詔有司造克敵弩。韓世忠所獻也。上謂宰執曰。世忠宜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弩勝金。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乃命殿前司閱習將士。有能貫甲三石力弩。施三十矢者。進秩一等。三石五斗力者倍之。賞格在七月丁巳。

辛巳。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慶孫等六人。並停官。永不與堂除。以言者論其不孝也。或曰。慶孫常為趙鼎所薦。故秦檜斥之。

壬午。布衣吳會特補右迪功郎。會。臨川人。獻所著左氏發揮而有是命。

癸未。資政殿大學士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葉夢得。陸觀文。殿學士。徽猷閣待制。知明州兼浙東沿海制置使仇愈。與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梁汝嘉。兩易。念為人刻急。軍士頗不安之。僧王法恩。因與軍民施布。鄒子明等陰謀為變。法恩者。以持穢迹呪著驗。郡人頗神之。不返之徒。因以是幸富貴。約以是月庚寅。奉法恩為主。舉兵盡戕官吏及巨室。然後掃衆趨臨安。不得志則逃入海。愈改命後六日。其徒書法恩甲子。詣卜者包大常問休咎。俄而咨至。所問命皆同。大常疑焉。給最後至者曰。此非君五行。在五術中。有不可言之貴。其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也。法恩至其肆。大常遽拜之。導以入。俾妻子拜舞奉觴為壽。良久。大常詐為市役。密詣直徽猷閣通判權州事高世定告之。世定亟遣兵官掩捕。得法恩與其徒數十人。皆論如法。以大常為保義郎。徽猷閣通判權州事高世定告之。世定亟遣兵官掩捕。得法恩與其徒數十人。皆論如法。以大常為保義郎。

是日。張俊。岳飛。至楚州。飛居城中。俊居於城外。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或告俊曰。王勝有書。令併。俊亦懼。問何故。王勝曰。樞使來點軍。不敢不貫甲耳。俊乃命卸甲。然終憾之。

樞使意。俊父名密。四月甲午。得旨以樞使稱呼。俊亦懼。問何故。王勝曰。樞使來點軍。不敢不貫甲耳。俊乃命卸甲。然終憾之。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時統制河北軍馬李寶成海外。飛呼至山陽。慰勞甚悉。使下海往山東牽制。寶焚登州及文登縣而還。俊以海州在淮北。恐為金人所得。因命毀其城。遷其民於鎮江府。人不樂遷。莫不垂涕。俊遂總世忠之軍還鎮江。惟背嵬一軍赴行在。

甲申。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李興。以所部至鄂州。興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拒。凡數月。朝廷以興糧餉道梗。孤軍難守。乃命班師。興率軍民僅萬人南歸。至大章谷。遇金人數千要路。興擊退之。至鄂州。都統制王貴言於朝。遂以興為左軍同統制。

辛卯。武經郎吉陽軍使楊雍言。徽宗御製敘述宜和內禱事。因及罪己。奏天密表。真本見在萬安軍裝攸。

子孫家。詔藏敷文閣。

壬辰。太保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奉國公劉光世。罷為萬壽觀使。金人始叛盟。光世嘗請以舒。斬等置州為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為藩籬之衝。諫官方俟高言。光世欲以五州為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李藩鎮之迹。不可許也。及是。三大將既罷。光世入朝。因引疾乞祠。上謂大臣曰。光世勤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乘燭夜觀。幾至四更。朕於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須賜勳舊賢勞耳。光世既罷。遂寓居永嘉焉。光世乞五州為一司。據孫觀撰備邊三耳。而不得其年月。照克小原附錄御史。八月。方除右正言克。蓋在觀今權附此。當求本日。

丙申。金州言。免解進士蔣舉宜和初丁母憂。廬墓墳生芝草。詔旌表門閭。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敵人自開烏珠大敗之後。其跳梁之勢。比之前日稍衰。此廟堂制勝。將士協和。大挫凶威。福及遐邇。天下幸甚。薩里千在長安。猶敢搗榜諸處。自謂東南獲捷。以安人心。衆不可欺。往往唾罵。三月二十二日。長安白日昏暗。至舉燈燭。又鋒刃之端。悉皆有火。議者謂白日昏暗。陰太盛也。錄刀有火。將自焚也。敵方肆其貪暴。結怨士民。其滅亡固可待矣。近差往長安。幹事官吳名世中。金人累經敗衄。可以乘勢出兵。緣金人重兵多在岐。隨一帶。不往探得練兵聚糧。欲來侵犯。人各增城浚濬。為自保之計。度其勢固未能動。止恐別有包藏。臣見今精審開探。密結土豪。多方以圖之。非十分得便。豈敢輕舉。向蒙朝廷指揮。令招諭慕容洵。此最今日所宜先者。本司節次遣人入偽地。先次結約到環慶路都監屈元等。又令幹事官章欽。并開探人王貴。張仲元等。密切前去。及聞秦弼見作偽。原帥近與金人有隙。亦令齎書。諭以朝廷德意。冀其改圖。自餘忠義軍民。在陝西結集者甚多。一一推誠撫納。仍令各先占地。利可以保聚。俟有機便。則內外相應。并據前後探報。計算元帶過河甲軍。從軍約五萬人。自去年五月至今。諸將獲捷。大小五十次。殺傷及招收敵軍約三萬人。若陳右忠義保聚得數處。稍能自立。則敵勢必分。其弊可乘。當與諸帥共圖進擊。或見機不敢遣力。徽猷閣待制洪皓在敵中。求得皇太后書。是夏遣邵武布衣李徽齋來。上大書。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徽以官。此據洪皓行述。

錢至是詔增爲六十四每界亡慮一百七十萬緡其更易不盡者亦二十餘萬緡號水火不到錢悉令計司取之以備邊用

癸卯言者論早魃爲慮蓋州縣之閒有傷和氣者七事昨降指揮許江浙折帛錢以十分爲率軸折六分絹折三分綿折五分軸絹匹八千緡每兩五百皆所以寬民力也而州縣乃盡令折錢一也民間積欠稅務比令分四科隨稅帶納而州縣應民間七年八年九年積稅盡令一併送納二也諸州軍匠盡赴軍器所充役逃病死亡殆無虛日三也

餘萬緡皆民之脂膏四也頃以國公出關勸臣還朝修建府宅又與立營寨爲諸軍老幼歸宿之地雖不得已豈免怨咨五也頃者復免行錢既免收於貧弱下戶復連及於鄉村下店民有局舖而廢業者六也

獄者人命所繫長吏或誤殺人巡尉執平民以爲寇七也望特降睿旨督諸路憲漕求所以更張獨免裁減而禁職之勿爲文具以召和氣詔分送合屬去處備具申尙書省直祕閣陝西節制司參議官王滙入辭上以御割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曰已降詔旨委卿宣諭諸將保捍關隘極力戰守如有建立奇功當加不次之賞今遣湛申諭朕意併令面飭諸將又賜知金州兼節制陝西軍馬郭浩詔書俾徧諭諸路舊臣使爲內應

甲辰直隸漢陽提舉川陝茶馬馬康國奏近聞敵在長安三月二十三日晝晦由西變色皆曰兵刃出光焰涇州雨沙旱災相仍赤地千里上曰景象異甚天變示人殆不虛也自古無文德而有武功往往非國家之福而敵好兵嗜殺肆爲無道不畏天不恤人其能久乎朕當修人事以待之耳御史中丞何鑄入對復論資政殿學士孫近之罪以爲近自罷政以來每對客談即云緣與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合遂致

何爲而云不合揆近之意不過掠虛美於一己嫁實怨於君上欲望將臣日所論近章函行願降使天下之人知近果爲懷私異議而去初不爲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合而去也則天下之所以爲觀聽者勿惑矣從之尙書兵部侍郎張宗元充實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浙西沿海制置使代仇愈也朝廷始聞

王法恩事故亟罷之愈亦乞奉祠故提舉江州太平觀愈得祠在樞密院張俊上從軍死事將校姚端等九百三人其七百四十七人共官其子孫九百六十四人餘一百五十六人各賜其家帛二十四匹自端至李青等三百三十人各贈八官至一官並從之

乙巳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岑青授單州團練副使全州安置先是度支員外郎李椿年審究岑三郡妄支之數爲錢六十七萬餘緡其閒有市馬及銀器供張帶物之歸己者故有是命

丁未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提舉實錄院慶國公秦檜以進書恩遷少保封冀國公戊申萬安軍編管人溫濟量移潭州用韓世忠奏也濟始以告欺著得罪著既敗世忠乃請遷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一

【紹興十有一年】秋七月丁酉朔鎮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爲少保戊戌實錄院進呈徽宗皇帝實錄六十卷自元符三年至大觀四年

庚子以上臨安早蔬食請麟決滯獄出繫囚後二十四日大雨翰林學士兼實錄院修撰范同爲參知政事

辛丑司農少卿高穎能以言者論其卑凡也自此諸大將之客稍稍被罪矣

壬寅新福建路轉運判官董將江西路轉運判官孫邦並罷以言者論將邦皆孫近之死黨自近罷政而二人者陰懷怨望至於鼓飾浮言撼搖軍政故斥之給事中兼侍講愛權直學士院林待聘兼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兼侍講程克俊試給事中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官朱翌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乞宮觀詔錡疾速赴行在奏事左武大夫耿著杖脊刺配吉陽軍牢城先是韓世忠既罷兵遣著先之山陽著與總領財賦官胡紡有舊爲紡言朝廷令二樞密來分撥軍馬紡言皆與諸軍議欲開落走死逃亡之在籍者著又言軍中繁伴雖郭子儀李光弼不能無若一日頓革未必不生事呂祉之戒不可不慮紡奏著鼓惑衆聽事下大理故有是命紡始媚事著等故亟爲世忠所薦及世忠罷紡首訐其過焉

初天聖閒立川交子法三歲一易令民戶輸紙墨費三十

月戊

己酉命參知政事范同兼修實錄

庚戌詔實錄院修撰官已下各轉行一官於是延福宮使慶遠軍承宣使入內侍省都知都大提舉諸司梁邦彥落階官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後官者除正任自此始

壬子右諫議大夫方俟高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積憤今春敵寇大入疆場驍然陛下趨飛出師以為倚角重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遠詔旨不以時發久之

其罪始有殺飛意矣 岳飛傳云紹興十一年大金納和上令岳飛與不他使與日人無故納和必獲我國之虛實如

張官與外任官乞奉祠乃以為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寶文閣直學士新知明州梁汝嘉落直

甲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深忌錡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也

一官以極邊故也

己未少師樞密使濟國公張俊為太傅進封廣國公賜玉帶以俊首抗封章請歸部曲也俊請離軍將佐

並與添差差遣從之其後大為州郡之患 庚申詔文武官陳乞致仕身亡雖在給放之前並聽蔭補用考功員外郎游損請也

辛酉尚書禮部郎中張廣守起居舍人

癸亥秘閣修撰知臨安府侯陞敷文閣待制 是日大雨翌日輔臣稱賀上曰朕日來臥不安席夜半猶未交睫

八月丙寅朔劉錡入辭命坐賜茶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兼開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劉綱知揚州主管

戊辰前檢校少傅軍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張中孚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張中彥並

辛未尚書吏部郎中李執試將作監吏部員外郎劉才邵守軍器監始除也上覽除目曰凡事必謹始館

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謂不可不謹 尚書都官員外郎施鉅為吏部

隋進武校尉。令遠大猷等。且遣以包帶茶糶。命王士安者往促之。歷階道其子阿怕。將軍葉選等送大猷歸州。令右宣教郎知峨眉縣梁端。即境上波恩神祠折箭歃血。與盟而去。歷階歸。其出沒鈔掠如故。熊克小麻。稱知峨眉縣。熊也。置日麻。熊州所申。麻。知峨眉縣。梁端修武。即知中領。實。熊。示以恩威。而克。以。梁端。為。熊。止。

丁亥。江西兵馬都監程師回引兵至桂陽。監之。臨武。討賊徒歐幼四等。破之。先是。宜章。峒民。駱科。反。事見去年。朝廷命統制官郝政以所部討科。降之。其徒歐幼四復率餘黨數千人。據藍山縣。掠連。道。二州。樞密行府遣參議官史愿將師回往捕。至是始平。

戊子。監察御史胡汝明為殿中侍御史。魏良臣等辭行。庚寅。上謂宰執曰。凡事必熟思而後行。朕今三十五歲。而髮太半白。蓋勞心之所致也。秦檜等曰。陛下聖明天縱。而又審思若此。必無過舉矣。右從事郎徐百祿。乘哲子也。嘗為海鹽縣令。上以乘哲故黜之。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張守。資政殿學士李光等六人。舉百祿。改京官。吏部奏。百祿嘗犯私罪。答。取旨。詔。皇族未歸。乘哲之子百祿勿令出官。

辛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瀘州軍承宜使御前統制劉寶卒。按此乃淮東。上聞其死。為之一日不食。特贈檢校少保。軍武軍節度使。寶加贈在二年五月丁巳。

癸巳。揚武翊運功臣太保樞密使英國公韓世忠。罷為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世忠既不以和議為然。由是為秦檜所抑。至是。魏良臣等復行。世忠乃諫。以為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於域外。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乎。又乞俟北使之來。與之面議。優詔不許。世忠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世忠。世忠亦懼檜陰謀。乃力求閒退。遂有是命。入。碑。在。除。樞。密。使。之。前。諫。也。自。敵。劉。盟。之。後。未。嘗。有。使。到。今。移。於。此。庶。不。抵。牾。也。

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世忠小麻。於此又書韓世忠罷軍奉朝請。右朝奉郎。餘。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周。公。彦。為。監。察。御。史。

是月。金人陷濠州。商州安撫使邵隆及金人所命知陝州鄭賦。克之。復陝州。起復川陝宣撫使。胡世將。圖。上。右。護。軍。都。統。制。吳。玠。鄧。澤。克。捷。之。狀。且。言。臣。詢。究。衆。論。皆。謂。玠。之。此。戰。比。和。尙。原。殺。金。平。論。以。主。客。之。勢。險。易。之。形。功。力。數。倍。據。捉。到。蕃。人。供。金。國。中。稱。玠。有。勇。似。其。兄。之。語。臣。擬。以。書。生。誤。膺。重。寄。不。習。弓。馬。不。諳。形。陣。上。賴。朝。廷。指。授。玠。等。為。國。宣。力。川。陝。用。兵。以。來。未。有。如。此。之。勝。臣。不。敢。誠。默。伏。望。聖。慈。察。玠。智。勇。冠。軍。優。與。遷。擢。以。為。盡。忠。許。國。之。勳。又。奏。本。司。都。統。制。楊。政。焚。蕩。敵。寨。十。餘。處。親。率。勁。兵。與。薩。墨。千。迎。敵。敵。衆。敗。去。致。不。敢。併。力。照。秦。委。是。宣。力。樞。密。院。都。統。制。郭。浩。於。陝。饒。等。處。攻。卻。敵。寨。並。皆。獲。捷。

奉制敵軍。不致併力秦鳳。並乞優異推恩。乃賜玠等詔書獎諭。密賜世將黃金二百兩。茶藥有差。初三將之並出也。玠復奏。捷。鄧。澤。攻。下。隴。州。破。岐。下。諸。屯。浩。取。華。隄。二。州。入。陝。府。有。破。竹。之。勢。世。將。亦。遣。要。約。陝。西。河。東。忠。義。首。領。數。十。願。為。內。應。而。金。人。約。和。於。朝。廷。秦。晉。之。人。殊。惜。之。三。將。歸。解。嚴。第。功。於。是。統。制。官。姚。仲。王。彥。向。起。各。落。階。官。仲。彥。為。華。隄。兩。州。觀。察。使。起。為。鄧。州。防。禦。使。

十有一月丙申。權吏部尙書兼侍讀資善堂翊善吳表臣落權字。中書舍人兼資善堂修撰朱翌罷。以言者論翌頃以諂事呂本中。薦之趙鼎。若以翌為可恕。則小人之黨日熾。故也。右諫議大夫方俟高言。宗正丞邵大受。稟性陰險。每聞朝廷一有除擢。則怒形於色。浮言無稽。短毀百出。詔罷之。右中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上覽除目。曰。迨罷。肯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朕深知之。但北州寄居多。必有造謗者。不可不察也。迨道無他。但不以毀譽為賢否。嘗核實以行賞罰。則治道成矣。昔齊威王封即墨而烹阿。齊大治。蓋知核實偽。而不徇毀譽空言也。

丁酉。上曰。唐太宗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可謂賢君矣。然誇大而好名。雖聽言納諫。然不若漢文帝之至誠也。人君惟至誠臨下。何患治道之不成哉。秦檜曰。文帝雖至誠而少學。太宗雖問學而未成。猶可以揚名於後。今陛下至誠問學。度越二君。則堯舜三代何遠之有。

戊戌。言者請補試州縣小吏。仍許告吏罪。使補其闕。以懲吏強官弱之弊。上謂宰執曰。此說若用。則相告訐而州縣擾矣。治天下當以清靜鎮之。若妄作生事。乃亂天下。非治天下也。昔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朕當躬行此語。願謂秦檜曰。邊事既息。可以弭兵。卿為相。亦當效曹參之清靜也。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曹勛。知閣門事。左奉議郎新通判利州程敦厚。召試館職。以其上書言事故也。敦厚之書曰。臣聞建大功者。不謀於俗。排大難者。不計以時。夫大功非建權則不能濟。大難非欲速而不可以平。昔之執事者。苟不建權。則勸陛下正名弗屈。而不恤其既。苟為欲速。則勸陛下長驅疾戰。而不量其力。否則首鼠畏避。徇羣枉而昧至當。則又莫為陛下毅然出身。以任其責。今陛下除羣抗之害。而疆場肅。致安靖之福。而朝廷尊。制兵之命在我。而悉收其用。欲和之利在敵。而決保其成。有四可為之勢。願陛下應之以定。而不回奪於俗。持之以久。而不促迫於時。則大功立矣。敦厚又遺秦檜書。言檜見幾似顏子。任重似伊尹。檜大喜之。令赴都堂審察。遂召試以為秘書省校書郎。敦厚先見紹興七年二月。其除校書。

己亥。左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兼修實錄范同罷。同始贊和議。為秦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秦檜忌之。右諫議大夫方俟高。因論同貳政之初。首為遷葬之議。自信州至建康。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權。歸之宥密。而同輒於稠人之中。貪天之功。以為己有。望罷其機務。詔同以本官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資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言者論迨者二使之還。敵示欲和之意。於國體無損。而光乃陰懷怨望。鼓倡萬端。致會稽之民。扶老攜幼。轉徙道路。連日不止。乘

國所占萬一有警，委難支吾，利害至重。乞賜詳酌。辛巳，世將奉詔令與剛中照吳玠、劉豫所管地界分畫。世將乃言：秦州元不係吳玠地分，合自秦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商州元不係吳玠所管分，合自商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和尙原方山原兩處，昨自建炎四年係吳玠創立山寨，原不係劉豫所管地界分。至今來合行保守。臣已據鄭剛中照應分畫去訖。和尙原係川蜀緊要門戶，比之秦、商二州，所係利害尤重。臣已累具論奏，乞賜速降處分。詔：世將具兩奏不同，因依時金人必欲得和尙原，故有是命。烏凌噶散等以安土戡蜀口用兵緣後入，張師節等言烏凌噶散謀為沁南軍節度使，不知思謀即發，詔州即與金人通名改之。今依國書錄入。

壬午，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吏，上曰：朝廷分道置使，正欲譏察州縣，可申嚴行下。若州縣贓污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豈諫論列者當併細之。中興聖政史曰：君天下者，寄耳目於監司，而又以其視聽所繫於監司者，彼何憚而不拱視哉。

乃朝出御史，暮還觀風，以督守令，若非所督於監司者，彼何憚而不拱視哉。

丙戌，上曰：學校風化之原，不可緩也。上又曰：福建所買牛第二綱，可發來臨安，借與人戶，朕聞民間乏牛，皆以人耕田，其勞可憫。朕今畫以人耕田之象，置於左右，庶不忘稼穡之艱難。漢文帝每下詔，必曰：農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謂知民事之本矣。龍神衛四廂指揮使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陞充侍衛親軍軍都虞候，元韓世忠部曲也。至是代將世忠之軍，故擢之。丁亥，言者請自今鞠獄必差經任人，上曰：文學政事，在孔門中自是兩科，今士方離科舉，未親民事，遽使之鞠獄，安能盡善也。其從之。

戊子，金主亶大赦，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見行理索候到，並行釋罪。其職官百姓軍人，並許復故。先是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知開門事，助至金國，見亶於春水閣，先殿具陳上意，力加祈請，伏地者再，鑄不能言。鑄令起之曰：先朝已如此行，豈可輟改，助反覆懇請，語甚切至。亶首肯數四，大帥傳命使之歸館，尋有館伴張鈞來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是晚館伴耶律紹文、楊仲修至館，又傳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許還梓宮，太后且遣鈞等還。金主教文，據紹文語和錄，烏凌噶散所上第七書，錄入，庶免小厭，誠何錄見金主於春水閣先

殿力加祈請，伏地者再。大帥烏凌噶散使之歸館，有館伴張鈞來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是晚館伴耶律紹文、楊仲修至館，又傳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許還梓宮，太后且遣鈞等還。錄入，庶免小厭，誠何錄見金主於春水閣先

制洪皓既至燕，金主聞其名，欲用為翰林直學士。皓力辭，至是救文復令南官換授，皓請於參知政事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養濟，為逃歸計。昉怒，遂換中原副留守，再降為承德郎，留司判官，趣行者屢矣。皓乞不就職。洪皓行述云：宇文虛中既換金官，欲先分職，乃力請於金廷，許復免虛中為詳定禮文使，始遣其文後及換授，先君既於金相韓昉云：昉恐虛中其決逃，換副留守，又降承德郎，其後金議遣使，使人各還其職，因及之。先君實以韓州聞

皓在道中，按邊奉使，在十三年六月庚戌，則換官校即今年也。故附於此日。行述稱韓昉為金相，他書皆無之。臣嘗從故給事中范仲

此時為執政也。今略修潤書之。

己丑，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樞密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蘇符、權禮部侍郎陳梅、郎官方雲、太常丞丁仲京、博士王普、主簿蘇藉並罷。坐討論典禮，並不詳其祖宗故事，專任己意，懷姦附麗故也。惟太常少卿施垌居職如故。此奏何以不速書，當考。三月甲寅，兼權禮部侍郎。雲、永嘉人，先是表臣等奉詔討論普安郡王進封典禮，與大臣所議不同，故黜。臣嘗以此事問於符之孫宜教，亦不備知其詳。林泉野記云：初禮部議立普安，恩平二郡王為皇

禮與大臣所議不同，故黜。臣嘗以此事問於符之孫宜教，亦不備知其詳。林泉野記云：初禮部議立普安，恩平二郡王為皇

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科右丞務郎洪進、救賜進士出身沈介，右從政郎洪進並合格。適弟沈介、德清人也。奏：楨以所試制詞進讀，上曰：是洪皓子耶。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可與陞擢差遣。上又言：適之文於三人中為勝，遂以適為秘書省正字。介，適並為敕令所刪定官。自中興以來，詞科中選郎入館，自進始。適，正字，在五月。庚辰朔，賜書之。

六萬東，公私室廬被焚者甚衆。守臣劉子羽坐貶秩。時太平州、池州、蕪湖縣亦皆大火，市井一空。壬辰，知開門事鄭藻等奏普安郡王朝班，乞與禮部太常寺御史並同討論，尚書省詔合立本官班。又詔普安郡王上下馬侍班，及合與不合諸處，朝講燒香等事，並令所屬指定。御史中丞方俟嵩等奏：當於宗室正任閣子內侍班，太尉之後行馬。太常少卿施垌等奏：不應詣諸處朝講燒香，提點皇城司錢

三月，按是月，詔普安郡王朝朔望，國子監丞何許罷。先是御史闕官，許嘗特被引對而不果用。至是言者疏其罪，且謂因詔事劉大中薦於趙鼎，故黜之。己亥，給事中兼侍讀權直學士院程克俊兼資善堂翊善，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秦梓兼贊讀，以崇國公璠未出閣故也。

庚子，樞密院編修官趙衡、大理司直錢周材並改合入官。為普安郡王府教授。壬寅，王出閣就外第，命宗室正任已上送之。周材，江寧人。御史中丞方俟嵩兼侍講，左諫議大夫羅汝楫兼侍讀。按任諫官論秦梓云：實繁政殿說書，又不待傳勸諫之日矣。中書舍人兼侍講兼資善堂贊讀王鈺卒，賜其家銀帛百五十匹。兩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定江軍節度使御前統制田師中陞充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張俊力薦師中代掌岳飛軍，先數日上諭輔臣曰：朕欲面委師中營田之事，倘區處得宜，地無遺利，便可使就，繼以充軍賦，軍賦既足，取不及民，則免催科之擾，輸送之費，可以稍寬民力。若乃規其人以供

己巳封婉儀吳氏為貴妃。庚午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先是內出制策曰朕以涼薄之資撫艱難之運宵衣旰食未知攸濟今朕祗承上帝而寵綏之效未著述追先烈而紹復之勳未集至德要道聖治之所本也而欲未得故利薄征王政之所先也而勢未行設科以取士而或以為虛文休兵以息民而或以為不武至若宗社遷寄屬衝單寡士狂見聞而專用私智民習偷惰而不知反本予大夫所宜共憂也其何以助朕拯幾墜之緒振中興之業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右通直郎主管蕪州崇道觀秦熈對策言天子建國右社稷左宗廟是故宗社不可無所依今神州未歸職方氏則考卜相攸莫如建康謂宜申飭有司早立宗社權為定都之制舉人陳誠之策言聖人以一身之微臨天下之大惟度量廓然舉天下之大納之胸中而成敗得喪不能為之芥蒂斯綽綽有餘裕矣成湯不愛犧牲棄盛以事葛伯文王不愛皮幣犬馬以事昆夷漢高祖解平城而歸飾女子以配單于終其身而無報復之心故韓安國稱之曰聖人以天下為家光武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故馬援稱之曰恢廓大度同符高祖蓋帝王之度量愛愛中外之民不忍爭奪常以覽吾之赤子也陛下誠得金使如侯生則梓宮可還母兄可復至德要道之欲可得也臣聞東晉之所恃者國險也可以自守語其攻人則未也宋文帝自恃富強橫挑強隣末年遂有百宰之恥陳宣帝狃於屢勝進輒不已自蹙其境惟齊武帝懲元嘉之敗保守境土聘問不絕當是時外表無虞內表多裕梁武帝初有意用兵及蕭宏洛口之敗蕭綜彭城之敗乃遣使議和遂得國家閒暇豈非自守之效乎今日之事審彼己之情校勝負之勢利害相半雖戰無益也故臣之深思切以休兵息民為上策自古大有為之君所以圖惟大業經營庶務莫急於任賢莫先於納諫莫善於崇儉今陛下任賢無二兼聽無私而行之又能躬節儉以先天下臣之區區復以此進於陛下此豈陛下之不足歟唐太宗不世出之君也然究其始終容有可議者在貞觀初求士如渴得賢則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惟恐不及及其久也以乘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或累歲信而任或一朝疑而斥則是任賢之方始勤而終怠也納諫崇儉之不克終豈非其勤有所未至惟陛下下行之以誠一則振中興之業又何難乎楊邦弼策言陛下信順以待天下又得賢相與圖治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又論吳越之事以為使越王與大夫種范蠡不量力度時輕死而直犯之是特匹夫之勇而非賢君相所宜為也願以為今日休兵息民之計誠為得策有司定禮第一誠之次之邦弼又次之槍引故事辭乃降為第二人特選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賜五品服自誠之以下賜第者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法得黃子淳一人而已誠之候官人邦弼浦城人也權尙書戶部侍郎沈昭遠落權字司農少卿總領淮東錢糧胡昉陸司農卿太府少卿吳彥章進秩一等直龍圖閣江東轉運副使王喚充祕閣修撰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陳亮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張璪直祕閣直敷文閣右中奉大夫兩浙轉運副使黃敦實直祕閣皆以樞密行府結局及般運楚州大軍錢糧有勞也辛未上御射殿放合樁特奏名進士胡鼎才等二百四十有八人武舉正奏名陳鵬等五人特奏名潘璋等二人是歲始依在京舊制分兩日唱名自是以為例

丙子詔去歲金人犯淮得禦有方將帥成不戰卻敵之功乃輔弼奇謀指縱之力秦檜王次翁各與一子職名。戊寅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韋淵封平樂郡王吏部侍郎魏良臣為接伴使知開門事藍公佐副之權工部尙書莫將等以太母將回鑾同班入對辛巳江南東路轉運使王喚等獻本司銀錢十萬緡兩以助奉迎兩宮之費詔令戶部椿收專充奉迎支用上曰若常賦之外不取於民庶幾副朕愛民之意朕在宮中服食器用惟務節儉不敢分毫妄費常戒左右曰此中視錢物不知艱難民雖一錢亦不易出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惟在知小民之艱難朕不敢忘也自是四方率皆獻助矣福州福清縣二萬緡洪州李汝誠獻五萬緡江東大帥葉夢得獻三萬緡又浙西黃敦實獻三萬緡左宣教郎充刪令所敕定官李文會守監察御史文會晉江人也詔正奏名進士張弼令臨安府押歸本貫日後不得奏名弼於唱第日唐突進狀訴主司上以其無士行故斥之是日盱眙縣宋肇言得泗州報邢皇后已上仙詔禮官討論合行典禮禮部小原皇后那氏上仙丁亥計禮部乃在此後六日不知何謂也壬午左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王伯庠特放左宣教郎為直祕閣用丙子詔書也左奉議郎蔡安驥為京西路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茶鹽等公事填復置闕甲申起居舍人楊愿請以臨安府學增修為大學從之乙酉上謂大臣曰蔡京王黼彼此相傾遂累及國家以至艱危如此人臣苟不念國事而惟身之謀累必及國而身亦不保若忘身為國則國安榮而臣享無窮之福矣丙戌戶部請自今賜帛除禁中至收茶鹽錢及數外得旨支正色者每匹折錢四千時行在歲用絹百六十萬餘匹所入不敷故戶部以為請紹興二年九月先有旨可也右奉議郎通判湖州秦欽直祕閣欽弟以其姪煇遜所得職名為之請也丁亥上詣景靈宮行禮殿行孟饗之禮以中宮未成喪故也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江南西路兵馬都監程師回為荆湖南路兵馬鈐轄師回以平郴賊之勞故有是命戊子上詣承元承順殿行禮尙書考功員外郎陳時舉罷時舉嘗為御史言者論李光被謫之初時舉亦嘗陰有異議大概以朝廷罪光為非故斥之己丑為大行皇后發喪即顯肅皇后故几筵殿成服立重不視朝權禮部侍郎施垌言喪三年不祭孝明章穆皇后之喪禮官奏罷宗廟祠非是今大行皇后未祔廟宗廟及中小祀皆宜勿停從之左奉議郎知錢塘縣方懋德左從政郎知仁和縣王聖與其佐五人並貶秩一等以御史臺言枷杖輕重不如式也既而懋德等引咎言非佐官之過乞獨免詔令改正六月己巳承議郎張堯咨為左朝散郎堯咨妻慶人已改正中進士第仕偽齊積遷朝散大夫復受金人命同知海州城破歸朝乃有是命

壬辰，御史中丞萬俟卨請率臺官詣佛寺，為大行皇后建道場，許之。
五月癸巳朔，詔戶部長貳增舉京官各一員，以諸路瞻軍酒庫隸本部故也。
甲午，實文閣學士降授左通直郎樞密都承旨川陝宣諭使鄭剛中，為左朝奉郎，充端明殿學士，川陝宣
撫副使。右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知池州陳桷特遷一官，時四方皆以奉迎東朝之故有所獻，並賜詔
書獎諭，尚書省言池最小郡而桷能體國，故遷之。

乙未，命戶部侍郎沈昭遠假禮部尚書，為大金賀生辰使，福州觀察使知開門事王公亮假保信軍承宣
使副之，金主亶以七夕日生，以其國忌，故錫燕諸路用次日，朝廷每遣使，率以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
錦綺千匹，遣之，金人循契丹舊制，不欲兩接使人，因就以正月受禮，自是歲以為例，自休兵以來，朝廷每
遣常使副及三節人從往，回各遷一官，上中節各十人，下節三十人，並須有官者，使賜裝錢千緡，副
賜八百緡，銀帛各二百匹，兩上節銀緡共三十，中節二十五，下節十五，三節人俸外日給五百錢，探請俸
二月，十八年五月乙酉，比至金庭，使者獨於帥前致詞，而初去國時，國信所錄大旨於策，謂之，意度凡御名處
皆闕不書，使者致詞，以趨恩行狀修入，其他諸書皆無之，蓋恩書以不
肯稱御名為金人所斥故也，詳見滿歷五年四月恩書右史時。

丁酉，右承議郎通判平江府楊杭，武功大夫淮南西路兵馬都監喬翊各進秩一等，以從往京西割地之
勞也。
戊戌，新授尚書兵部侍郎梁揚祖充實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揚祖感風痺疾不能朝，故有是命，
徽猷閣待制曾統卒。

辛丑，上為大行皇后行釋服之祭，不視朝。吏部乞依故事，選差玉牒官，遂命起居舍人楊恩兼修玉牒。
以三省人供檢，先是玉牒官廢，莫有知其體者，既而得東京舊吏承節郎溫臺州海內巡檢王亨，乃以為
本所檢點文字。
楊恩兼修玉牒，不見降旨之日，本所題名在此月，今案書之，朱勝非開居錄云：本朝國書雖奉寶藏，未有如玉牒者，
也。祖宗以來，用金花紅羅標黃金軸，至神宗朝，以軸大難於披閱，謂為黃金焚火，又以黃金為匣，鎖匙皆黃金也。進
呈畢，安奉於宗正寺玉牒殿，士大夫罕有知其制度者，予頃在朝廷，因宗正丞謝儀白本寺事，論及玉牒，問奉寶藏，禮部曰：不
過刻玉如冊，予曰：國家宗室之繁，自古無之，每朝為一牒，宗室官稱名行女與其夫皆錄，以玉刊之，不亦難乎？案王聖俞見錄稱元祐
大臣謂玉牒用玉刊如冊，正與此同，則玉牒體式，士大夫不能知也。久矣。然勝非所云，每朝為一牒，宗室官稱名行女與其夫皆錄之，此
亦非是，每朝為一牒，乃載人主系序及歷年行事如帝紀而詳，其後附以皇后事迹，若親王宗室子女，則有宗譜，慶衍錄，仙源類譜，仙
源積慶圖三書詳焉，非同為一牒也。玉牒則奉安於本殿，類譜等書則安於鳳翔宮，朱勝非亦小誤。

左奉議郎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朱倬罷，時知大宗正事士奩
辟倬偕行，而言者論倬諂附李光，今為迎護主管所屬官，專事賄賂，變亂是非故也。詔陞棗陽，盱眙縣
為軍，廢天長軍為縣，隸盱眙，皆以便宜於沿邊關報也。
甲辰，詔諸軍無教官處，令尚書省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教法，上謂宰執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
能考前世興衰治亂，以為龜鑑，則事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左中大夫朱希
實授左朝奉郎軍器少監，邵武軍居住，左奉議郎李若虛勸停徽州糧管，以御史中丞萬俟卨言二人假

居近地，竊議時政故也。直徽猷閣王良存，直祿閣夏瑛，右奉議郎廣西安撫司參議官黨尙友，左宜教郎
通判南劍州張節夫等十人，並勒停送見居州軍鄰州糧管，內白身補授及因從軍換文資人，皆追奪之。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揚州劉綱提舉登州崇道觀，以綱引疾有請也。直敷文閣淮南東路轉運
使陳克知揚州，總領節制本路諸州水寨民兵。太府少卿陳齊卒。

乙巳，軍器監主簿沈該直祿閣，知盱眙軍，措置權場之法，商人貨百十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
場，以其半赴泗州權場博易，俟得北物，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價之來，兩邊商人，各處一廊，
以貨呈主管官牙人，往來評議，毋得相見，每交易，千錢各收五釐息錢入官，其後又置場於光州棗陽，安
豐軍花廳鎮，而金人亦於蔡、泗、唐、鄧、秦、沔、州、鳳、翔、府置場，凡棗陽諸場，皆以盱眙為準。
收五釐息錢事，據
紹興三十年五月
十日戶部狀，乃今年九月
七日敕，故附於此日，庶無之。

丙午，增築慈寧殿。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執奏，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上不與，特給
錢五千緡，上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
漸消而吾道勝矣。

戊申，右承議郎張昌知興州。王明清撰歷代通鑑輯覽云：增廣初，奉會之自御史乞祠歸，張昌以居，適當災，上元宰張師言往
之，視之，則張昌已就，詢之匠者云：興字中方，第一樓，昨日聞侍御之言，即以此成，此會之大喜，次年，會之人為中，則北去，又數年，運
已而拜相，時師言年逾七十，會之於是就官，師言中減去十歲，知興州，把總持節者，又逾十年，然後張昌老於濟院，近九十而終，按增
廣初自太學正郎擢為郎，不一年遂遷中司，其
間未嘗乞祠歸，建康，明所記不審，姑附之。

庚戌，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議大行皇后禮節，是日，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至河池。
辛亥，權禮部侍郎施珙等請立別廟於太廟之內，從之。殿室三間，其南為櫺星門，不立齋舍神廚，以地隆
故也。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漢州布衣陳靖特補右迪功郎。
靖獻中與統論於朝，給事中程克俊等五人共薦之，乃有是命。

壬子，忠訓郎樞密院冠帶官兼御前祗應李輔忱勒停，送處州編管，坐撰造語言鼓惑衆聽故也。
乙卯，詔禮部依舊制試教官，仍先納所業經義詩各三首，會刑寺無過，下國子監看詳，禮部覆考，然後許
試，附省試院分兩場，非取士之歲，附吏部錄試院，不限人數，以文理優長為合格。詔資政殿學士提舉
亳州明道觀鄭億年令赴行在奏事，時簽書樞密院事何鉉等使還。
鄭克小麻，今年正月末，至是曾助等歸，
羣臣猶疑獨上兩條和戰之策，蓋其誤也。

宗弼因以書索億年及張中孚、中彥、與杜充、宇文虛中、張孝純、王進家屬，且送前觀文殿學士東京留守
孟庚。熊克小麻，稱觀文殿學士，東京留守孟庚，案庚
紹興十年閏六月內已追奪官職，不詳考耳。徽猷閣待制前知陳州李正文，右迪功郎前開封府推官畢

良史還行在正文印正民也。宗弼避金主曼諱改焉。紹興和錄。金元帥上第六書。少意重有奉聞。今來國朝既推異恩。人尚須論列。據張中節使及其弟中節。並保年資。各係休養。及陝右人。早歲朝廷特旨。委以近上職任。與餘人不同。今逐家親屬及房第物產。俱在本鄉。此三人者。幸蒙指揮。并隨行家。起發前來。爾來復蒙。蒙恩。特旨。同杜充。係同早年各居外。雖相輔之任。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然二家子弟。親屬。皆在江南。及宇文虛中。與張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遺還。自後。已任。到今。多蒙。并去。張之破守。臣王遂。既已實其生命。終居某州。見有親族。在此。則其妻子。亦當使之。聚首。凡此數家。並望早與。一就津。發。外。韓。昨。復。韓。許。京。守。孟。庚。陳。州。太。守。李。正。文。及。有。學。良。史。者。比。實。該。使。前。等。同。具。首。江。南。曾。請。訪。此。人。今。並。委。沿。邊。官。司。發。遣。前。去。所。冀。南。北。之。人。無。不。均。被。德。澤。仰。副。上。聖。弗。使。一。夫。不。獲。其。所。之。意。誠。惟。洞。鑒。此。德。恩。當。行。幸。甚。

丙辰。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蘇暹。選一官。致仕。遲以引年得請。

丁巳。上謂大臣曰。諸州以太后之來。各有獻助。可令戶部別繕迎奉之用。有餘則留以備他日緩急。蓋朕念斯民。常以橫斂為戒也。武節大夫新東南第四將張宗宜。知濠州。

戊午。武德郎監潭州南嶽廟。柴存。換文資監周陵廟。以存援例有請也。

己未。省者論。鑿路有殺人祭鬼之事。乞嚴禁之。上謂宰執曰。此必有大巫倡之。治巫則此自止。西門豹投巫於河。以救河伯娶婦。蓋知此道也。太常少卿王贊言。本寺主簿劉燦。強記博聞。深知禮學。乞令同共檢討典禮。許之。

辛酉。武當軍節度使。知興元府。川陝宣撫使。都統楊政。給與俸。以政援吳璘。田晟。例有請也。璘。晟。指。詳。未。見。

六月甲子。案是月。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言。奉詔令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集議。梓宮既還。當修奉陵寢。或稱。撥官。稱開朝廷通使。見議陵寢地。兼據太史局稱。今歲不宜大葬。欲遵依景德故事。權行修奉。撥官。以俟定議。從之。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劉光遠。特勒停。光遠前知直揚州。為監司所按。有司奏光遠犯自盜賊一匹以上。當除名。而光遠言。昨因差奉使引對。面奉聖旨。一切不問。又引律乞議。勸。故有是命。追官勒停人前中衛大夫。榮州團練使。郭吉。復舊官。吉為建康府水軍統制。坐殿女僕至死。追官送本軍自效。至是樞密院言。其自被罪之後。累立戰功。故復之。左朝散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賈思成。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左朝議大夫。虞祺。為夔州路轉運判官。

乙丑。上謂大臣曰。近日雨澤沾足。歲事有望。誠可喜者。奏。帝曰。此乃聖德感召和氣所致。上曰。天人相因。朕於人事。雖不敢怠。至歲事。則當歸功於天也。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吳玠。來朝。召之也。既對命。坐賜茶。上問玠。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玠曰。先令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他日上以語輔臣。且曰。玠善用兵。此正孫臖三顧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

丙寅。秘書省校書郎。兼權禮部郎官。程敦厚。特引對。上曰。和議之初。紛紛可畏。卿時未到行朝。不能盡知。敦厚請正山陵之名。大略言。仍撥宮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忘存本之後。

圖臣以為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苟移譽於衆多之口。而曲為避就。臣恐非社稷之福。又嘗臣比因討論。懿節。舊。竊見陛下。虛宮閣。而待者。十有六年矣。此豈漢光武。晉元帝。所能為。謂宜早建長秋。以正母儀。鞏固邦本。

戊辰。御史中丞。萬俟卨。為撥宮。按行使。入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為副使。高請。按行事。與唐卿同班。上殿。及就私第商議。仍許赴都堂稟議。並從之。馬。陳。乞。在。是。月。庚。午。右迪功郎。新監行在北倉門。張本。充皇太后宅教授。本以上書得官。至是策試。而有是命。本。五。月。庚。午。是。月。庚。午。朔衛大夫。殿州觀察使。御前背軍。同統制。傅選。司副統制。趙。終。之。遺。史。在。是。月。庚。午。

己巳。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鄭億年。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時朝廷答金人書。許以所索陝西。河南。人次第而遣。惟億年得留焉。紹興和錄。皇朝答書。某。上。太。傅。左。丞。相。都。元。帥。領。書。約。坐。即。此。極。早。伏。惟。約。候。萬。福。區。區。不。勝。等。往。回。種。種。照。照。但。深。感。佩。書。中。首。蒙。及。城。不。在。處。此。日。夕。有。望。於。上。國。者。自。非。仁。厚。特。留。於。金。何。以。及。此。論。早。發。遣。北。人。過。界。敢。不。承。事。但。中。間。嘗。以。北。人。長。罪。之。意。上。聞。欲。得。上。國。降。一。放。即。即。文。字。之。釋。然。無。疑。即。可。發。遣。免。致。誤。及。監。度。罪。二。州。交。割。官。所。以。原。約。多。有。不。同。亦。不。經。再。三。討論。又。不。肯。而。去。已。道。元。差。官。根。問。從。初。差。官。前。去。只。要。仔。細。討論。今。奉。來。諭。顯。是。元。差。官。未。盡。今。當。如。約。意。唯。烏。波。嚕。向。書。與。鄭。中。分。蓋。陝。西。地。界。和。向。原。方。山。原。州。處。依。舊。保。守。今。論。兩。州。本。用。紅。朱。擬。畫。以。一。本。納。呈。乞。降。下。烏。波。嚕。向。書。照。行。雖。少。佔。劉。豫。曾。占。地。界。去。處。止。是。欲。與。川。路。少。濶。難。以。安。彼。中。人。心。亦。乞。於。允。實。荷。大。賜。其。一。本。已。降。與。鄭。中。道。用。伏。乞。約。照。又。論。發。遣。張。中。學。及。其。弟。中。學。并。張。孝。純。字。文。虛。中。王。道。等。家。屬。當。一。依。原。為。各。人。居。處。送。○。已。令。所。在。津。道。候。到。即。發。去。次。惟。杜。充。家。口。自。充。離。江。南。○。其。家。分。散。久。經。歲。月。親。故。絕。少。故。難。根。問。鄭。億。年。雖。係。○。人。僅。年。初。自。上。國。來。時。稱。魯。公。恩。造。放。歸。今。親。加。體。問。更。○。前。去。其。母。亦。以。此。中。親。眷。不。少。只。欲。得。此。妻。老。誠。出。懇。切。○。親。眷。狀。納。想。蒙。情。察。也。其。餘。曲。折。已。一。面。照。應。行。遣。事。時。次。惟。鄭。億。年。何。錢。之。還。也。金。國。都。元。帥。宗。弼。復。求。和。向。原。方。山。原。地。會。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形。勢。上。乃。詔。川。陝。宣。撫。使。鄭。剛。中。見。發。國。書。計。議。不。得。擅。○。此。據。蜀。口。用。兵。錄。附。入。未。見。降。旨。之。日。據。附。此。

庚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子畫。卒於衢州。

辛未。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責授。權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庶罷政。行至九江。聞再奪職之命。乃買田於敷淺原之上。徙家居焉。至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庶寄居德安。詭占逃田。強市民宅。其譏訕朝政之語。形於詩篇。殆未可悉數。伏望重行寬宥。以慰一方士民之心。而為萬世臣子之戒。故有是命。趙。姓。之。遺。史。云。初。庶。離。行。朝。曾。不。見。實。客。至。蕪。湖。請。知。縣。方。某。相。衣。相。見。委。以。買。田。宅。諸。者。謂。庶。平。日。善。道。一。且。論。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間。會。也。右朝散郎。權工部尚書。莫將。右承議郎。試尚書刑部侍郎。周聿。並貶秩二等。坐分畫唐。郭界。並不親至界首也。將。等。不。至。界。首。事。已。見。五。月。乙。卯。鄭。億。年。赴。行。在。注。

試尚書刑部侍郎。周聿。並貶秩二等。坐分畫唐。郭界。並不親至界首也。

將等不至界首事。已見五月乙卯。鄭億年赴行在注。

乙亥言者乞禁止父母在別籍與財之事。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法有弊。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為。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乃善。

己卯。尚書省言：大金人使明威將軍少府少監高居安。從皇太后一行前來。詔容州觀察使知開門事曹助充接待使。初。金主璽既許皇太后南歸。乃遣居安及內侍二人。隨從。

者皆援引既而貴紀先遣。遂薦太后。太后亦得幸。故二人相與甚歡。及金人欲還太后也。乃遣高居安。太后與天眷相別。貴紀以五十金為中尉。曰：此不足為禮也。願中尉贈管。抵江南。貴紀復奉杯白太后曰：姊此歸。見兒耶。皇太后笑。宜善自保。妹無還期。當死於此。姊到快活。其志此。不活也。太后與紀皆大恸。太后自清河而下。既入城。即登舟。又以前所遺金。字牌。促有同行者。相。又云：金人送梓宮及太后使。凡十一人。各有名色。

宗賢。秘書監劉陶為使。宗賢。金太宗晟子。時封沂王。臣聞之。是若。北人奉使南來者。多以重臣下。使。而。出。道。有之。也。日。原。紹。興。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乙。巳。主。管。往。來。國。信。所。狀。紹。興。

十二年八月。泛使完顏宗賢等。到。開。有。屬。官。三。員。承。指。揮。行。幸。使。物。及。上。下。馬。馬。使。使。後。次。燕。徵。徵。開。待。制。洪。皓。得。進。見。上。副。例。不。知。屬。官。三。員。為。誰。姓。之。遺。也。稱。金。人。所。遣。使。者。七。人。皆。有。名。色。當。考。之。

聞居安且至。故命助逆之。紹興。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乙。巳。主。管。往。來。國。信。所。狀。紹。興。上。國。曲。輪。仁。恭。奉。使。所。請。深。念。風。化。實。是。國。公。特。留。約。意。力。賜。贊。成。區。區。感。何。有。窮。已。比。觀。泗。州。關。報。備。指。揮。送。護。一。行。人。等。約。七。月。末。過。界。開。命。鼓。舞。舉。國。之。幸。已。取。八。月。間。遣。使。報。關。下。取。望。先。次。與。知。有。新。茶。五。百。斤。願。以。將。送。使。中。未。能。多。致。切。幸。矣。願。錄。上。狀。次。不。宜。

行既為清臣李綱所勸。送開州治。捕繫且二百人。錄事參軍奉節。諱侯當治其事。刑趣具獄。侯謂人曰：五巴人常憐無賢守為治。今萬幸得賢守。反擠之。何以見長老子弟。卒不肯傳致。至是御史中丞。方侯高言。時行既非主兵之官。恐無跋扈之狀。雖窮歲月。何由招伏。干繫者衆。其傷實多。欲留詳酌。免勸。庶刑伸於不法之吏。惠加於無辜之民。故有是旨。綱猶不肯已。提點刑獄公事何獻勳能之。獄遂散。○○撫。萬。侯。高。蓋。志。公。首。萬。州。一。錄。

現然在荒茅篋竹中。僅大。○○時。行。以。職。事。轉。運。使。以。賊。寇。迭。興。大。獄。迭。連。無。辜。○○日。原。所。載。高。全。無。此。語。也。○○年。十。一。月。放。寬。今。併。書。之。

辛巳。○○諸州禁軍弓弩手。揀刺殿前司諸班直。用領都指揮使職事。○○請也。

壬午。○○私鹽之律。以謂州縣之間。慘酷冤濫。不知幾何。欲望小加裁損。罪至杖者。方給隨行之物。罪至徒者。方追賞錢。賞錢至五百者。方根問來歷。輔臣進呈。上曰：古今異事。今國用仰給煎海者。十之八九。其可損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之。使濞不專煮海之利。雖欲為亂得乎。

癸未。有舉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為言者所論。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觀文殿學士孟庚。徵猷。開待制李正民。右迪功郎畢良史。言不能死節。乞正典刑。詔並令任便居住。

甲申。鎮西軍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秦鳳路經略使知秦州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陝西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四十五

三三三

諸路軍馬吳璘檢校少師。改充階秦岷鳳四州經略使。仍以漢中田五十頃賜之。

乙酉。邵武軍編管人張節夫。移送建昌軍。時責授軍器少監朱希先。至武陽。都省言：二人皆岳飛官屬。難以同在一處居住。故徙焉。

丁亥。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秦熿行秘書郎。

戊子。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致仕王繼先。為鳳軍軍承宣使。以吳貴妃進封推恩也。制曰：繼先善於擇術。仁以存心。雖隱於醫。蓋進乎技。又封其妻郭氏為郡夫人。

己丑。少保尚書左僕射秦檜。上懿節皇后懿寶冊於几筵殿。利州觀察使添差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翟琮。卒。

初。興元府有六堰。引褒水溉民田至數千頃。故漢中地極膏腴。兵興以來。歲久弗治。至是帥臣武當軍節度使兼川陝宣撫使都統楊政。率衆修復。偶夏水堤決。政親往督役。其後堰成。歲省漕運二十餘萬石。又漢江水數至城下。政仍作長堤捍之。水遂趨南岸。成賴以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六

【紹興十有二年】秋七月。案是月。癸巳。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左奉議郎簽書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文過飾非。益倡狂妄之說。橫議紛紛。流布遐邇。若不懲艾。殆有甚焉者矣。伏望陛下重行寬逐。以伸邦憲。詔銓除名。新州編管。

徵猷。開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璆。知瀘州。璆廢斥近二十年。至是復起也。甲午。皇太后回鑾。自東平登舟。由清河至楚州境上。

丙申。榮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駙馬都尉高世榮。為常德軍承宣使。直祕閣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兼川陝宣撫司參議官。令再任。協忠大夫鄂州防禦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行營右護軍左都統制知鳳翔府兼管內安撫司公事統制忠義軍馬楊從儀。改知鳳州。時將割和尚原。故有是命。

丁酉。耐懿節皇后神主於別廟。前四日。上詣几筵。殿行燒香之禮。遂埋重於城外東北之長明寺。立虞主。翌日。文武百寮詣寺迎虞主。至榮州防禦使邢孝揚第。其虞祭皆有司設之。權用檐子代壓。覆車。以儀仗未修故也。至是命左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士移行卒哭之祭於几筵殿。禮畢。神主於別廟。用衛兵九百八十二人。尚書左僕射秦檜為禮儀使。給事中直學士院陳克俊題神主。虞主不瘞。即冊寶殿藏之。

己亥。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吳近為右武郎。承節郎閣門祇候張說。承信郎閣門祇候吳蓋。並為武翼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四十六

三三五

開門宜贊舍人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韓誠為武德大夫忠州防備使以貴妃進封故也其餘親屬推恩者又十七人說公裕子與誠皆娶妃女弟故遷之

壬寅詔撥宮地段令臨安府召人陳獻將來優與酬賞

癸卯上謂宰執曰吳璘說川陝可招衛兵今璘尚留此可諭鄭剛中令處置仍更呼璘與議璘又言胡世將嘗招得數千人近緣歲飢皆餓死今必有流民願就招者起居舍人兼修玉牒官楊恩等言準御寶

令漏泄玉牒宗枝依軍法乞降黃榜約束施行從之遂命宰臣秦檜兼提舉編修玉牒所

八月且權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南夫特落職南夫之守廣州也右宣教郎杜嵩以朝命送本州居住及復職赦下嵩乞自便南夫請於朝不俟報還釋之及是金人索充子孫之在南者樞密院以金字牌命帥臣陳素密切拘管素以其事奏故有是命

甲辰按行使萬俟卨請卜攢宮於昭慈聖獻皇后攢宮之西北

丁未命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億年充復按使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內侍省押班李廷副之

戊申詔忠訓郎吳援令川陝宣撫司召試策一道保明取旨與換文資援璘子也璘以初除團練承宣使恩例為之請上許之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上覽奏謂大臣曰武臣換文資恐將帥之才後難得矣樞密使張俊曰試而後換可也上大以為然

己酉命有司製常行儀仗自南巡儀物草創時以皇太后且至上將躬迎於郊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石延慶以儀衛未講為請乃命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與內侍邵壽董治壽等乞先造玉輅及黃麾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從之

是日上諭大臣曰吳璘功賞事早與了使之歸秦檜曰已與張俊議呼璘到堂面定庶幾允當上可之且曰賞須令適中今日邊面正賴將士協力守之賞須當乃慰其意且免姦人動搖軍情也

癸丑上謂宰執曰郡守條上五事其間頗有可採又有欲衛見行法者宜詳之可行即行秦檜曰如莊紱所上有可行者何銘曰守臣中有志於民者所論定不苟上曰然

乙卯詔廣南湖北沿邊偏遠州合納免行錢令提刑司相度量與蠲減時議者謂州縣官職田可行拘收民間免行錢可與罷罷事下戶工部而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等言諸路職田一年凡八萬四千餘石未足以助經費而於國家制祿養廉之意實有所傷免行錢即無毫髮加賦於鄉村百姓亦非規行事件除江浙福建湖南四川路並已認定合發數外切慮二廣湖北僻遠沿邊州軍內有難以出辦去處欲量行蠲減時徵欲開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亦言嶺南并邑蕭條實無厚利比他路勻減十五故有是命

戊午左朝請大夫新瀘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剛言湖外米賤乞行收糴上諭大臣曰水旱災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亡之患其即行之

己未詔吳王益王府各差館職二員兼教授左中大夫右文殿修撰陳遠猷落致仕久之以遠猷提舉亳州明道宮

八月辛酉朔金國都元帥宗弼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地

日皇親太傅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兼修國史都元帥領行營尚書事致書云近者皇沐嘉音備極歡意日就欣悅惟願安和承繼遺業人使已開朝廷并廣鄂二州外至亦再遣官交割去訖外昨來計議分畫陝西地界緣特開宋體盡知彼處地界遠近曾官候大事議定各差官仔細檢視臨時從宜施行同尋示報凡事已定來命差官前去仍約定至彼期限逾期差行差刑部尚書烏噶恩等聞往交割仍丁家或設法阻撓土宜合交收據照得風城臨州四州於彼切近若行差取或有不便其四州之地更不交割如兩界地形大牙相侵各有合要去處仰從宜相度施行續據本官等申至彼相度得大數圖合屬本朝於關外立為界線將上界四州與江南外應陝西之地進行交割能欲立定界至即得關中公文稱來時只指相商兩界離一面分付已具申稟別行移報又據烏噶恩稟稱三月內關中公文並奉指揮照吳分對關所管地界分置內商州商州不是吳界元管地界自商州以南吳界元管界至分置其餘和商州方山原兩處不係劉豫所管地分合遵依元降指揮保守為此如何等語回時已令達軍令於大數圖西正南立為界首緣奉今書已滿據烏噶恩稟稱關中五月公文稱和商州方山原方山原等處已奉指揮許交割乞差官前來分置外商州已具申書其間卻說以龍門關為界至今承來書與關中狀內所報亦又不同所云縱有少侵劉豫界占舊界止是欲與川路留少舊界以安彼中人心契動彼中地界已曾布聞何願再三別有改議若謂欲為舊界以安人心乃是無故輒有疑慮豈元約也切莫早為指揮所司交割施行所有商州一處來書並不官及不關遲延至今未了當亦請依元約能施行又近據劉豫官申有舊界北人民在南方者思歸前來歸恐其人在南地則有罪犯逃過邊界難以不行動會便行一例收受曾經指揮問官來歷因依移文對境州軍仔細檢視無奉到指揮不首收文字深詳此事已經計議并聲明舊界北之人有願歸者更不禁約並兩國和好務在安濟生靈告以此意通行開諭使上下曉然則有司奉行自無疑難豈有不接文字之理即日到此之人雖是淮北鄉貫合得歸業緣彼處不曾明有指揮這使遠近於理不願請為指揮有司明出榜曉示願淮北人願歸者許其自便仍令後沿邊取會文字仰合屬官司依應收接契動回報以得通和之議及來書內有北人畏罪之說欲得朝廷放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據前此雖曾發到北人止是數十人小民其餘并非有劉豫姓名之人那未見發遣據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教書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等見行運來節次發遣來到進行釋罪其職官百姓軍人等並許復舊邑有上件寬貸明文合將教書內一項全備抄錄前去請以此曉諭願在彼北人遵令省會早與發遣自可安心來歸倘何疑議所附願當年申狀等具奏開準奉聖旨為已經放還只合在彼居住外有杜充家口雖曾離散其原住州縣官司并從來一行親屬人等登應全不知得次第去處今國家大議既定欲人人咸獲安便理合使其骨肉團聚張中孚兄弟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諸處津遣今又數月計合皆到亦幸備趁一就早令到來惟留意賜示新茶良深愧荷餘願順時倍加保衛專奉寄復文不宣於是川

陝西撫副使鄭剛中亦言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便係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分合割還大金從之

對口用兵錄曾入蓋士幾獲宣撫司案牘也蓋克小麻云剛中上奏曰商秦二州並和尚原皆陝西要害不可許與此全不同疑剛中行狀飾說今不取

癸亥詔普安郡王納婦令主管所訪求選擇取旨

乙丑靖州言盜破豐山寨軍民死者甚多上曰蠻夷但當綏撫不可擾之乃詔湖北帥臣劉錡毋得生辱

丙寅皇太后渡淮王明清神靈後錄云紹興壬戌皇太后自金中南歸詔遣參知政事王慶曾次與后弟汝淵於境上時金主亦遣其近臣與內侍凡五輩隨後行既次壽山金人憐其意遂其有他變稱疾請於金少頃

至也。相曰：太宗之用智，誠不及文帝之性仁也。上曰：然。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唐太宗即位不數年，天下氣象一變，兵
人主盛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不知所以為功。文帝於此亦庶幾焉。以其心術
力強而外國畏服，人材盛而政事修舉，此漢文帝所不及者。然
至誠故也。太宗自謂三王以來，亂之主莫若故，而於不及文帝遠矣。

乙亥，榮州防禦使帶御器械邢孝揚充大金報謝副使。翌日，遷孝揚保信軍承宣使。官孝揚及萬俟卨家
各二人，上念洪皓之忠，命孝揚持金帛以賜。高至汴京，其從吏有為人持書訪其子者，遂使以爲言。高曰：
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問安否耳。發而視之，如高言。次涿州，又以南官
殿撥夫告者曰：一行裝齋，悉以軍載，不復調夫矣。高遂謝之乃止。

丙子，上諭大臣曰：開大金內侍有用事者，今內侍中寄資有犯，雖降官，然俸物不減，何以勸懲。今小者有
犯，可恕即恕，不可恕即撻之。庶使知懼。且云：唐末內侍如田令孜輩，羣唱爲亂者，良由天子縱之所致。朕
今在宮中，都知押班御藥素號最親密者，非時未嘗見，見時未嘗不正色。

己卯，上謂大臣曰：比聞大金宮中頗恣，權不歸其主。今所須者，無非金珠鞞鞞之類，此朕所不願，而彼皆
欲之，則修辭之意可見矣。宜令有司悉與，以廣其欲。彼修心一開，則吾事濟矣。時金人又須白而獠孫及
鸚鵡、孔雀、獅子、貓兒，上亦令搜訪與之。上曰：敵使萬里遠來，所須如此，朕何愛哉。上又曰：聞大金皇后撫
政，三省惟承后旨，其主所言，顧未必聽。且后性侈靡，至以真珠裝被，追集繡婦至數千人，后日更繡衣一
襲，直數百緡。其風如此，豈能久邪。自古權歸宮室，未有不亡者也。

辛巳，上奉迎皇太后於臨平鎮。初，后既渡淮，上命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逆於道。至是自至臨平
奉迎，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普安郡王從，上初見太后，喜極而泣，軍衛歡呼，聲震天地。時宰相
秦檜、樞密使張俊、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及侍從兩省三衛管軍從，上行皆班轎外。太后自北方聞世忠
名，特召至，前曰：此爲韓相公邪。慰問良久，其後餉賜無虛月。武經郎馮宜民除名，械送英州編管。宜
民爲王次翁屈從禮儀使司準備差使，次翁奏：宜民在路，安造言語，動搖人心。今皇太后已渡江，緣關報
北使再來，宜民復肆妄說，若不懲戒，浮言不止，故竄之。此與王明清說皇太后渡淮避朝事相類。

壬午，皇太后還慈寧宮。太后聰明有遠慮，上因夜侍慈寧，語久，冀以順太后意。太后令上早臥，且曰：聽朝
宜早起，不然恐防萬幾。上不欲遽離左右，太后遂示以倦意，上不得已，恭揖而退。太后復坐，凝然不語。雖
解衣登榻，交足而坐。三四鼓而後就枕，嘗謂上：給使者不必分，宜通用之。蓋分別自爲彼我，其間佞人希
旨，必肆開言。自古兩宮失權，未有不由此者。後數日，上以論大臣，且曰：太后既歸，宮中事一切不復顧矣。
詔扈從太后官屬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白壽等十二人皆邊官。中興聖政：皇太后之未歸也，則論以至於誠，太
后之將歸也，則示以喜色。臨平奉迎，略慈寧而感

泣，慈寧屏養，侍乙夜而寢，高慶啓燕，稱壽畢，雍雍乎共和也。意有所向，竭力供職。
願乎其敬也。當時父老童稚，且曰：不圖今日聖神母子重權如此，是其孝於事親也。
癸未，百官詣常御殿門拜表稱賀。張字表曰：臣字言，恭奉皇太后回鑾已至行闕者，五兵不用，靜北微

之驚塵，六驥過歸，嚴東朝之大養，慶流宮室，備淡海隅，歷觀簡冊之所傳，或遇國家之大變，冀一真於百
閱，訖正元之世，無聞歌二聖之重歡，初蜀郡之行匪遠，矧隔要荒幾萬里，絕音驛路十年，爲母子以如初
越古今而未有，恭以皇太后道隆陰化，德協坤成，奉警戒於先朝，盡劬勞於聖子，從翠華而遠狩，軫丹辰
之深哀，寢門莫展於晨昏，使驛相望於道路，無加於孝，貴不足以解憂，苟順乎親，大可以刑四海。原本脫
一句。

條文德以來，遠人迎，輶輅以言，遊戢，調戈而不戰，祥生和氣，福簡簡而穰穰，喜動慈顏，樂融融而洩洩，俗
陪帷幄，遠伏山林，以未盡之餘年，觀絕聞之盛事，心存魏闕，式同四表之歡，日斷堯天，徒上萬年之祝。
毗陵張守節子曰：臣恭聞皇太后回鑾有期，中外大慶，仰惟聖孝，感通神明，敵國歸仁，上天悔禍，有此慶
事，覆絕古今，行正東朝，永展大養，臣以抱疴賦，莫獲瞻望天顏，少伸贊喜之私，無任歡呼并躍之至。謹
錄奏聞，謹奏。秀水朱勝非進賀上劄子曰：比者恭承皇太后歸御東朝，慶自一人，歡騰寰海，此實聖上孝
德，通於神明，天心昭答，亦惟碩輔，管總繁機，謀國既深，告猷有素，致收成效，迴絕前聞，某叨被明恩，慰
重任，方時多故，不敢自謀，仰賴沈幾，悉排浮議，成茲偉績，盡出睿謀，克圖宗社之安，肇自宮闈之慶，非聖
人孰與此，願臣子何力有焉。豈圖鈞慈，特枉珍翰，述邦家之盛事，誠賢哲之用心，爽借過優，省循莫稱，仰
荷謙德，不勝感悚之至。詔皇太后姪章彥章與補忠翊郎閣門祇候。

丙戌，詔以皇太后還宮，遣執政官奏告天地。左宣義郎劉安當追毀所授文書，特編管安常、羅源人，冒
其兄守禦免解恩中第，後以捕盜改官，至是爲右池功郎楊傑所告，物實而有是命。
戊子，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梓宮，登舟，易總服，百官皆如之。
己丑，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及懿節皇后梓宮皆至行在，寓於龍德別宮，以故待漏院爲之。在行宮南門外
之東，帝后異殿，始議奉安梓宮之禮，或請姑常僧坊，太常少卿王質曰：孝子之事親，思其居處，宜和內禪
退居龍德，今宜綿絕傲行殿，以治喪儀。又議百官制服，質曰：計告始至，已成服矣，復服之，非是。特上與執
事者常服改葬總而已。朝廷用之，時梓宮既入境，即承之以柳，命有司預製冕裳衣以往，及是納柳中，
不改斂，用安陵故事也。百官服總指在四月丁亥，遷梓宮大樞指在六月丁丑，用安陵故事指在七月丙申，今聯帶之。

上孝悌絕人，前古帝王所不能及，以二聖母后之在遠也，憂思感傷，戚戚無一日舒容，舉足出言，宸念未
嘗少忘，衣不重帛，食不二味，居處惟茅茨之陋，自奉悉簡素，有旨有能，還二聖母后者，王侯節鉞，盡以充
賞，問安之使，奔走道路，殆無虛月，終莫得金人要約，建炎四年冬十月，御史中丞秦檜歸自金，蓋扈從北
狩者累年，朝夕侍二聖旁，方靖康之變，金人立張邦昌，咸北面以事異姓，檜獨冒白刃不從，抗辭乞存趙
氏，臨大節而不奪，金人敬奉之，故知彼之事宜爲詳，因曲折爲上言之，且念兵威未振，知和好之未可通
也，既擢檜與政，未幾爲右相，方圖維事機，以濟大業，時左相呂頤浩嫉之，力加沮抑，檜既去位，愈愆積歲，
用事者趨辦目前，無有任其責者，紹興三年冬十月，金遣李永壽來，徒多端須求，矯詐無誠意，春正月，遣

史臣秦燾等曰：案此係秦燾史論，持論偏激，疑爲後人插入，今姑存之。

知鳳州楊從儀、鄜延經略使兼知成州王彥、開門祗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寧之、僧劉陝西餘地。金人遣朝奉郎直龍圖知彰化軍節度使事賀景仁來分畫。乃割商、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秦和尙原、方山原。以大散關為界。於關內得與趙原為控扼之所。先是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邵隆在商州。幾十年。披荆棘。立官府。招徠離散。各得其心。自金人收盟之後。屢與敵戰。雖嘗暫棄其城。俄即收復。終不肯去。至是割界。金人以隆為陝西節制司統制。隆快快不已。常密遣兵為盜劫之。秦桧怒。久之。以隆知辰州。自休兵後。川陝宣撫司及右護軍分屯三邊。與沿流十七郡。

此注應補入金。興州吳璘所部僅五萬人。興元楊政所部僅二萬人。金州郭浩所部僅萬人。惟興州屯兵最多。至二萬有奇。興元府、利州、魚關各萬。金州六千。洋、閬各五千。皆有奇。西和、劍、綿、階三千。而鳳、成州、大安軍二千。而鳳、潼川有奇。文、龍二郡與房州之竹山皆數百。馬之籍萬三千。計興州境內為七千。而關外四州為三千。而鳳、此其大槩也。自諸將所屯外。凡關外沿邊待敵去處。則三都統司每奉秋二仲遣兵更戍。成州界四千六百三十人。照應秦州道路。岷州界九百二十五人。控扼熙、鞏、秦州道路。鳳州界三千八百五十人。控扼鳳、虜一帶道路。興元府界二千二百六十二人。洋州界一千一百二十四人。並照應岐、雍一帶道路。金州界一千六百六十人。控扼商州。永興軍一帶道路。合興州界戍卒共萬四千人。又置烽燧四路。凡一百六十二烽。早晚舉火傳報平安。此其大略也。

九月庚寅朔。上行奠酌梓宮之禮。入內侍省押班提點慈寧殿監珪言。奉皇太后聖旨。徽宗皇帝。願肅皇后懿節。皇后下項忌日。詔報禮部。辛卯。尚書左僕射秦檜乞罷政。詔通進司勿受章奏。臨安府毋得令家屬出門。已有司具送金國禮物。常幣外有金器極精巧。上謂宰執曰。此上皇時所用。朕不欲變之。交鄰國以息兵。養民朕之志也。上又言。徽宗、顯肅之疾。皇太后躬親扶持。及啟手足。又與淵聖同辦後事。懿節之葬也。亦然。今三梓宮之來。皇太后與淵聖呼常時躬葬事之役者。待其畢集。然後啟。其思慮深遠如此。甲午。祕閣修撰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王喚陞集英殿修撰。以奉迎東朝之勞也。餘人皆進一官。右奉議郎知劍州劉時為陝西轉運判官。

乙未。少保鎮潼軍節度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為樞密使。時秦檜當為山陵使而不欲行。故用忠厚。徐夢莘北盟會編云。秦檜欲去強使樞密使之任。乃除孟忠厚樞密使。非也。 端明殿學士樓照陞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將遣使北也。丙申。樞密使孟忠厚為撥宮總護使。戶部侍郎張澄為橋道頓遞使。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前

殿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都護。內侍衛茂實為鈐轄。山陵非宰相護送。自秦檜始。忠厚乞撥宮有待報不及事。一面奏知。先次作聖旨行下。從之。忠厚所奏。以紹興二十九年十月。己巳。吳玠申狀。入日。原無之。 集英殿修撰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王喚為兩浙路轉運使。應副撥宮。金國人使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賢等朝辭。詔參知政事方俊高就驛伴宴。實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茶筴衛禮卒於台州。詔贈官推恩如故事。衛禮為秦檜所憾。所得遺澤。其家長懼不敢自陳。士大夫亦無敢為之保任者焉。

戊戌。梓宮殿。詔奉慈寧宮錢二十萬緡。帛二萬一千匹。綿五千兩。羊千有八十口。酒三十六石。月奉。萬緡。戊戌。梓宮殿。詔奉慈寧宮錢二十萬緡。帛二萬一千匹。綿五千兩。羊千有八十口。酒三十六石。月奉。萬緡。

辛丑。尚書左僕射秦檜上所撰徽宗哀冊文。上諭檜曰。哀冊極佳。蓋語皆紀實。故也。鄉昭慈執詞。衆人作。文雖可觀。皆不及實。朕嘗時所撰。有俯隨遺語。猶似御筆。要紀實耳。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黃敦書以迎護之勞。陞職一等。左朝散大夫准東轉運判官紀交直祕閣。樞密院言。昨降旨不得詆斥大金。尙慮行移之間。或有違誤。理宜中飭。詔中外官司切遵守。時金國都元帥宗弼又遣使來言。邊吏以兵出塞。朝廷亦遣書報之。宗弼和議。皇朝又書。其書。伏惟某官約。使兩辱。感。上國。講。和好。事。不。能。切。切。願。元。帥。自。來。師。之。後。每。常。叮。嚀。守。把。兵。官。吏。人。等。咸。使。仰。體。德。意。謹。守。封。疆。不。得。生。事。如。此。處。置。則。天。下。安。六。合。之。外。四。海。之。內。孰。不。飲。風。又。聞。日。前。虜。中。北。界。人。無。故。侵。掠。及。謀。畫。出。入。至。於。收。納。叛。人。強。奪。駑。馬。又。縱。軍。進。攻。掠。殺。傷。官。吏。驅。擄。人。畜。毀。毀。舍。宇。及。假。裝。飾。以。草。蓆。為。名。公然。犯。界。驚。擾。百。姓。遠。煩。開。諭。不。勝。駭。愕。雖。是。聽。聞。未。及。已。蒙。矜。恕。特。遣。使。來。言。不。遵。約。束。甚。不。稱。某。長。天。事。大。之。誠。意。已。備。錄。所。示。付。四。川。宣。撫。使。關。中。提。舉。南。來。人。馬。依。數。交。割。與。對。境。川。軍。取。收。管。公。文。仍。令。沿。邊。諸。將。不。得。令。人。過。界。劫。掠。放。縱。來。人。馬。今。出。榜。界。上。曉。諭。庶。得。安。靜。人。民。樂。業。信。義。敦。篤。垂。裕。無。窮。少。副。來。言。謝。恩。有。自。已。就。報。謝。使。副。書。信。布。敘。前。書。所。論。陝。西。地。界。亦。已。別。修。報。書。向。來。切。實。保。約。不。宜。就。報。謝。使。副。書。信。布。敘。前。書。所。論。陝。西。地。界。亦。已。別。修。報。書。向。來。切。實。保。約。不。宜。

壬寅。大赦天下。制詞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其詞給事中直學士院程克俊所草也。癸卯。右承務郎邢孝肅。孝寬並直祕閣。二人皆懿節皇后弟也。禮部侍郎施綱乞川陝進士赴殿試。得同出身之人與免銓試。從之。

甲辰。詔大金人使下三節人。並許於宮門外上下馬。乙巳。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冀國公秦檜為太師。封魏國公。是日。檜入朝。至殿門外。上遣幹辦御藥院江諮議以玉帶。使服之而入。檜辭。上曰。梓宮歸葬。慈寧就養。皆卿之功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會要。在十月十日。入日。進封。也。 詔福建官買茶送樞場。上諭輔臣。戒有司即償其直。金主遣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劉答。奉國上將軍禮部尚書完顏宗表來。丙午。朝見。朱彥。張。張。沒。沒。行。狀。云。公。去。國。後。每。使。至。金。主。必。問。公。安。否。方。和。議。初。定。國。書。中。

有不得輒更易大臣之語。蓋惟公復用也。案紹興和議。有金國主書三烏珠書七。並無此語。或又別有書帖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戊申。新玉輅成。上觀於射殿。詔金國書藏內侍省。紹興和議錄有書 參知政事王次翁充大金報謝使。德

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錢佃副之。王明清撰錄稱上欲誅次翁。秦檜令出使。每事已見八月丙寅。皇太后渡淮注。 給事中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資

善堂翊善程克俊充翰林學士。敷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資善堂翊善梓陸敷文閣直學士

權直學士院。檜官。臣兄老於翰墨。自聖明所知。今茲除授。非臣敢預。但以臣新被優恩。躋正公槐之位。一

門並授寵命。恐盈滿延災。伏望許臣回授與兄進今職名。不許。權尚書禮部侍郎施炯充敷文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觀。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王賞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尋又兼侍講。祕

書郎秦熈試祕省少監。庚戌。引見大金人使中書侍郎劉筥。禮部尚書完顏宗表。既見。命樞密使孟忠厚就驛燕之。等丙午日已朝見。此日乃再引見也。潘克小麻於此始書之。蓋與紹興和議有國書。

辛亥。上謂大臣曰。朕戒慈寧殿諸人。凡有闕。毋得白太后。第來白朕。蓋太后年已六十。惟胸中無一事。動

作如意。即壽考康寧無窮矣。起復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陸泉觀使張中孚開府儀同三司。起復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軍宜使提舉佑神觀張中彥為靖海軍節度使。二人將北去。故特遷之。中

書舍人兼侍講李易試給事中。起居郎張廣。起居舍人楊愿並試中書舍人。愿仍兼修玉牒。潘克小麻於此書張廣為舍人。其職乃在明年六月。

壬子。金國大使劉筥等往上天竺寺焚香。自是以為例。進士孔履常特補右迪功郎。以上書可采也。

甲寅。詔偽福國長公主李善靜決重杖處死。初。皇太后既還宮。內人楊氏告其詐妄。詔殿中侍御史江憲

大理卿周三畏治之。內侍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李愕亦自北還。言柔福帝姬在五國城適徐還而死。

紹興十一年五月。還父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中立訴於朝。於是善靜具伏。開封人少居乾明寺。以試經為尼。初為

金人所掠。有內人張喜兒者。言善靜貌似柔福帝姬。即偽稱之。後恐事覺。脫身走河陽。三驚身於人。同知

大宗正事仲的聞而迎之。至鄴陽。復為劉忠所掠。然後入韓世清軍中。自受封以來。所得俸賜。凡為賊四

十八萬緡。法當絞。詔處死。宣政使明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馮益。宗婦吳心兒坐驗視失實。益除名。

送昭州。心兒千里外州。並編管駙馬都尉常德軍承宜使高世榮所授官。仍追奪。初。善靜賜第沙坑坡

下。驕蹇自恣。積殺婢妾甚衆。皆埋第中。尋以益與皇太后連姻。心兒宗室婦。免編管。時世榮父公繪累遷

武經大夫。達州刺史。開門宣贊舍人。世榮後以父任為承信郎云。潘克小麻載此事於辛丑。蓋與今使日歷附此。 奉國軍承宜使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四十六 二三五七

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皓改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中書舍人楊愿假

戶部尚書。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知開門事何彥良假奉國軍承宜使。賀金主正旦。器幣視生辰之數。自

是以為例。潘克小麻載道生辰正旦四使在九月丁巳。誤也。生辰使已先見五月乙未。題等九月丁巳乃降旨。官克未細考耳。 先是金人求真珠鞍轡等物。秦檜以誓書不

遣。使乃諭肝胎軍。令錄事參軍孫守信往泗州諭守將周金。令具奏達。俟道彥良出使附行。此據徐夢莘入但夢莘以為秦檜作書與知肝胎軍向子固案。而皇太后歲遺金主之后禮物亦以鉅萬計。潘克小麻載此事於二子固今年十二月方除肝胎軍因此移附本月。

乙卯。懿節皇后靈駕發引。顯肅皇后次之。徽宗皇帝又次之。是日。上總服啟奠。祖奠於龍德宮。吉服還內

丁巳。尚書右司員外郎鄭樸為起居郎。禮部員外郎程敦厚為起居舍人。直祕閣夔州路提點刑獄

公事何麒試太常少卿。戊午。尚書度支員外郎李椿年為左司員外郎。屯田員外郎李若谷守右司員外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七

【紹興十二年】冬十月辛酉。起復右奉議郎添差提舉兩浙路市舶胡彥國候今任滿日令再任。從所請也。

壬戌。詔修臨安城。詔張憲妻子分送封州。程江興化軍居住。

癸亥。右朝請大夫福建路轉運副使陳敏識主管台州崇道觀。坐昨任江東漕臣。職事廢弛。專務迎合。應

副。廢費官錢故也。徵猷開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陳公輔卒。

甲子。吳國長公主乞為其子潘長卿。粹卿落階官。上謂宰執曰。合落階官。此趙鼎之失。凡事須得中。乃可

行。鼎以魯國大長公主子為使相。似太過。吳國長公主之子。不落階官。似不及。朕嘗問之。鼎乃以錢。潘二

家子弟賢否為對。此其失也。既而秦魯國大長公主復援粹卿例。乞除其子錢愷正任。上亦許之。言者以

為互相扳援。非先朝舊制。命遂寢。錢愷事在十一月乙未。 乙丑。上謂大臣曰。天下幸已無事。惟慮士大夫妄作議論。擾朝廷耳。治天下當以清淨為本。若各安分不

擾。朕之志也。詔中外臣民。自今月丙寅後。並許用樂。初以梓宮未還。故較樂以待迎奉。至是太母還宮。

將講上壽之禮。故舉行焉。祕書省校書郎何若守監察御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四十七 二三五九

丙寅。權權徽宗皇帝。顯顯皇后於會稽之永固陵。懿節皇后祔陵在昭慈聖獻皇后攝宮西北五十步。周地二百二十畝。并林木爲錢三千八百緡有奇。其後昭慈永祐二攝宮歲用祠祭錢八千四百餘緡。修購錢五千緡。悉以紹興府當輸內帑錢供其費。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比者王庶有道州之貶。而通判州事孫行儉鼎新行術。爲庶安泊之所。郡守慮其累已。止之不從。其無忌憚甚矣。望將行儉罷斥。仍令庶不得占行術居止。庶以平一方嗟怨之氣。詔行儉送吏部與廣南監當差遣。餘如奏。而庶死久矣。汝楫所言守臣田如鼐發之。胡於被或論和議書。稱孫行儉守田如鼐勸攝王公庶當指此也。

辛未。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賜緡魚袋劉堯佐。堯仁。正平並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三人光世子若孫也。光世以皇太后遺宮。自永嘉力疾入見。故有是命。乙亥。翰林學士兼侍講。資善堂翊善程克俊。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奏槍之除太師也。克俊草其制詞。有曰。願算無遺。故衆人之所不識。征軍遠狩。惟君子以爲必歸。槍大喜之。詔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令本司津遣赴行在奏事。

丙子。尚書刑部侍郎周鼎。以言者論事。頃被命出使。託疾遲留。故也。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兼實錄院修撰。王賞兼權直學士院。御史臺主簿李潤。爲監察御史。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鄭億年充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仍賜田二十頃。恩數視執政。時中書舍人楊覿出使。秦檜因以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同三司張中孚。靖海軍節度使張中彥。還金國。此據徐步等北留者。家屬悉遣。此據字文。惟億年得留焉。

丁丑。太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進封秦魏國公。用蔡京故事也。檜辭不拜。太傅樞密使廣國公張俊。進封益國公。戊寅。追封皇太后會祖贈太師惠王章舜。臣爲廣王。祖贈太師德王子華。爲福王。父贈太師魯王安。禮爲堯王。母秦越國夫人宋氏。爲陳魯國夫人。詔成都府路轉運司狀元川錦。二十萬緡。潼川府路轉運司收買青絲。棉繭三十萬緡。準備禮物使用。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李愕等四十四人。推恩有差。以扶護梓宮萬里勤瘁故也。

庚辰。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何鑄。授左朝奉郎。祕書少監。徽州居住。時殿中侍御史兼權侍御。史江。逸論鑄之罪。謂鑄日延過客。密議朝政。以欲殺岳飛之死。上誣聖政。以破和議爲能。以孫近。李光。范同之論爲是。而又以己在言路。未嘗論列。數人之罪。爲賢。嗚呼。岳飛反狀。中外共知。而可緩其死乎。和議爲今日明效。大驗如此。嚮使陛下持論不堅。無一德之臣。可以依仗。而爲鑄等數人之所搖。則和議決不復講。而陛下豈復有色養之權乎。伏望將鑄遠竄遐荒。使與同惡之人。均其流放。故有是命。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草黃詞。極其醜詆。至有家本書佐。行同穿窬之語云。詔諸路常平司。見賣官田。並令

見個人增租三分。如不願增者。許人刻佃。後詔轉運提刑司官田亦如之。後紹在十三年二月辛酉。十二年九月戊戌所書可考。

辛巳。起居舍人程敦厚。兼侍講。直祕閣。淮南東路轉運判官紀交。陞直敷文閣。知楚州。省鎮江府沿江安撫司。兼克小。在庚辰事。詔廣西欽。廉。雷。高。化州所產鹽。並令官買內。欽州所收錢。赴鄂州軍前送納。先是有旨罷二廣官賣鹽。後又詔廣西鹽八分客販。二分官賣。充漕計。至是欽州鹹土生發。歲產鹽三十餘萬斤。論者以爲商人不通。請復官賣。許之。而廣轉運判官范正國代還。亦言本路上供及經費。皆仰賣鹽息錢。客鈔既行。遂或闕乏。望令本路軍屯駐軍馬去處。許依客人賣鈔鹽。各就本州出賣。所得息錢。專充軍費。庶免上煩朝廷。應副。實爲利便。不從。正國奏請在十三年四月辛酉。

壬午。太傅醴泉觀使。福國公韓世忠。進封潭國公。太保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改封楊國公。工部員外郎蓋諒。罷。以潼川路漕司。言其奉使川陝。所至輒受饋餽。故也。直徽猷閣。知撫州。張浚。移知永州。詔非泛假日。令百司諸路。休務如舊。以權禮部侍郎王賞等言。今來邊事。平息。故也。

癸未。祕書少監秦熈。兼崇政殿說書。詔車輪院。復置官吏。甲申。皇太后生辰。燕於慈寧宮。始用樂上壽。

丙戌。右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榮。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紹興十一年九月癸卯。注。王明清所云。秦熈。深恨秦熈。欲加害。恐可憐。謂此。

故內殿從班李從約。特贈武翼大夫。故妻永嘉縣君劉氏。追封安人。以皇太后初因從約入宮。故也。

丁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直學士院。資善堂翊善。秦梓。陸。兼侍讀。右武郎。幹。辦。御。院。吳益。帶御器械。詔福建。專置提舉茶事官一員。置司建州。先是建州歲貢片茶。上十餘萬斤。省額凡二十萬。一萬一千斤。

葉濃之亂。園丁亡散。遂罷之。紹興二年。以市舶官兼茶事。上祀明堂於臨安。始命市五萬斤。爲大禮費。紹興四年。

而都督府。請如舊額。發赴建康。召商人。持往淮。北。檢察。福建。財用。車。以片茶。難市。請市米茶。許之。轉運司。言其不經久。乃止。既而官給長引。許商販。渡。淮。及與。樞。場。遂取。臘。茶。爲。權。茶。本。今年。尋禁私販。官盡權之。上京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今年九月。及是。將。罷。建。茶。於。臨。安。始。別。置。提。舉。官。專。一。買。發。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自。河。池。移。司。利。州。舊。宣。撫。司。率。居。縣。閩。之。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然

饋餉不繼。人以爲病。至是已罷兵。剛中乃還居益昌。以省費。既而剛中欲移屯一軍。都統制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宣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肯。剛中雖書生。不畏死也。聲色俱厲。政即日聽命。

十有一月己丑朔。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浚。以教恩封和國公。是時浚寓居長沙。益屋六十楹。以奉其母。乃侯高爲中執法。論浚卜宅。陰侈。至擬五鳳。建樓。秦檜。白。遣。屯。田。員。外。郎。吳。秉。信。以。事。至。京。湖。有。所。按。驗。庚。寅。詔。特。引。對。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過。中。人。常。產。所。辦。反。以。檜。意。密。告。之。歸。而。奏。其。實。

事途疑。日麻十一月庚寅有旨吳秉信令開門引見上殿甲午屯田員外郎吳秉信請去京西等路幹辦公事引見遂對不知何事也。
朱熹撰張浚行狀云：檄既外交仇讐，尚自自疑，遂疑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為時已太平，日為浮文侈靡，遊弄天下，獨居公甚中。丞方侯高希楨言：論下宅借擬，至微五風，樓上不以為然。檄道朝士吳秉信以從事湖南，有所按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遣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歎息。反以檄意告公，而且其檄謂秉信，案日麻，秉信今年十二月已未運密院檢詳，此時使尚未回，所謂以言誘之者是也。然秉信十四年二月除右司員外郎，其制曰：「庄官樞密之職，按視疆界，勤勞匪懈，詳練有聞，後一十餘日又遷起居舍人，則非使還即被黜矣。其年五月，樓奴斃，首者指秉信為怨，疑有以知江州不知如何以云爾，且附此更須詳考。」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蘭整卒。
 辛卯，詔自今宰制初除及轉廳，銀帛並全賜。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俞侯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壬辰，左中大夫參知政事方俛高資政殿大學士左朝奉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億年並進秩二等，詔宣使吉州防禦使入內侍省都知宋唐卿為宣政使福州觀察使，以按行覆按撥宮之勞也。二司官屬四十有二人，各進官一等，選人無資可循人，改合入官。集英殿修撰兩浙路計度轉運使王喚陸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太師秦檜故母秦國夫人王氏追封秦魏國夫人，以檜辭兩國之封乞回授也。左

朝散郎黃達如言：太后回鑾，梓宮還闕，茲為盛事，望宣付史館，仍令詞臣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然後褒功罰罪，大明黜陟，將前日異論沮謀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議者，重加旌賞，庶上慰徽宗，二后在天之靈，少紓太母留滯抑鬱不平之氣，詔禮部侍郎兼實錄修撰王贊編修付史館。遂如建陽人，嘗知南雄州，以賊

罪為提點坑冶官韓球所按，代還奏事，乃上此奏焉。
熊克小麻，以途如為左朝奉大夫，蓋誤。 直敷文閣兩浙路轉運副使張

匯，直祕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叔獻各進職一等，右宣教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呂用中，左朝請郎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王鈇並直祕閣，以孟忠厚言應辦無闕故也。於是總護頓遞二使官屬皆避官有差。

癸巳，太傅樞密使益國公張俊為鎮洮武軍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清河郡王。初，太師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俊居位歲餘，無請去之意。檜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論其罪，邈言：俊據清河坊以應讖兆，占承天寺以為宅基，大男楊存中握兵於行在，小男田師中擁兵於上流，他日變生，禍不可測。上曰：俊有復辟功，無謀反之事，皆不可言。會樞密使孟忠厚竣事還朝，而邈又言俊之過，俊乃求去位，遂有是命。
熊克小麻，侍御史江邈數言俊之過，蓋承林氏野聞之說，觀此時以殿中侍御史魏勳使請遣姓之遺史增入，當求全章書之。

尚書戶部侍郎張澄權本部尚書。
熊克小麻，依本部題名，繫之去年十一月，而於此月己亥又書之，蓋重差誤。 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坊場戶費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信，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稅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故稅不行。且言：臣聞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奇，今案其籍雖三十九萬餘，然實入二十萬耳。詢之士

人，其餘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行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大利也。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
熊克小麻，於此書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云：蓋誤，椿年實自都司上此奏，乃除浙漕罷。

甲午，三省行首司言：秦檜依舊魏國公，緣係三公，合行鎮院降制，詔止令尚書省給降敕命，其告更不別給。左朝散郎黃達如為監察御史。尚書左司員外郎李椿年直顯謨閣，為兩浙路轉運副使。乙未，檢校少保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保，錄復土之勞也。國朝故事，未有以保傅為管軍者，論者惜之。侍衛親軍軍馬都虞候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為保信軍節度使，錄迎風之勞也。元不及拜而卒。詔孟庚家屬移信州居住。丁酉，左朝散大夫直祕閣知盱眙軍沈詔貶秩一等，坐擅報北牒故也。詔尋以憂去。戊戌，進士出身趙公傅特補左修職郎，以公傅授紹興八年彥端例有請也。自是遂為故事。己亥，詔大學養士權於臨安府學措置增展，先是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謂宰執曰：太學教化之源，宜復祖宗舊法。程克俊曰：東晉設學於鼎沸之中，今兵息矣，興學正其時也。秦檜曰：久有此議，今當舉行，乃命禮部討論取旨。言者請申嚴貶謫人不得輒入園門之禁，令御史臺常切覺察按劾從之。詔皇太后回鑾，士人曾經奉迎起居，及獻賦頌等，文理可采者，令後省看詳申省，取旨時獻賦頌者千餘人，而文理可采者近四百人。大理正吳與頌曰：輔臣稽首，對揚聖志，惟斷乃成，願破羣異，有司奏為第一。左承議郎知真州張昌次之，詔有官人進一官，進士免文解一次。於是吳縣范成大亦在數中。吳事人成大等子也。

庚子，命內侍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而行宮止一殿，故改作焉。崇政以故射殿為之，朔望則權置帳門，以為文德紫宸殿，按射則以為選德，策士則以為集英，垂拱以故內諸司地為之，在皇城司北。
 辛丑，言者論陛下斥遠姦邪，與腹心之臣一德，以定大計，大功巍巍，超冠古昔，臣愚慮前日不得志之徒，未即不變，作為不靖，有害治功，伏望屏置遠方，終身不齒，詔榜朝堂。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劉子羽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右諫議大夫羅汝楨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也。先是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己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汝楨論其罪，遂罷歸。和衆輔國功臣太保護國鎮安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楊國公劉光世薨於行在，年五十四。詔贈太師，輟視朝二日，贈銀帛二千匹，兩子孫甥姪進官者十四人，又命幹辦內東門使李存約主葬事，上臨奠，設武備，光世疾革，援例乞免其家差徭科數，上亦許之。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乃止。光世早貴，其為

人，其餘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行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大利也。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
熊克小麻，於此書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云：蓋誤，椿年實自都司上此奏，乃除浙漕罷。

甲午，三省行首司言：秦檜依舊魏國公，緣係三公，合行鎮院降制，詔止令尚書省給降敕命，其告更不別給。左朝散郎黃達如為監察御史。尚書左司員外郎李椿年直顯謨閣，為兩浙路轉運副使。乙未，檢校少保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保，錄復土之勞也。國朝故事，未有以保傅為管軍者，論者惜之。侍衛親軍軍馬都虞候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為保信軍節度使，錄迎風之勞也。元不及拜而卒。詔孟庚家屬移信州居住。丁酉，左朝散大夫直祕閣知盱眙軍沈詔貶秩一等，坐擅報北牒故也。詔尋以憂去。戊戌，進士出身趙公傅特補左修職郎，以公傅授紹興八年彥端例有請也。自是遂為故事。己亥，詔大學養士權於臨安府學措置增展，先是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謂宰執曰：太學教化之源，宜復祖宗舊法。程克俊曰：東晉設學於鼎沸之中，今兵息矣，興學正其時也。秦檜曰：久有此議，今當舉行，乃命禮部討論取旨。言者請申嚴貶謫人不得輒入園門之禁，令御史臺常切覺察按劾從之。詔皇太后回鑾，士人曾經奉迎起居，及獻賦頌等，文理可采者，令後省看詳申省，取旨時獻賦頌者千餘人，而文理可采者近四百人。大理正吳與頌曰：輔臣稽首，對揚聖志，惟斷乃成，願破羣異，有司奏為第一。左承議郎知真州張昌次之，詔有官人進一官，進士免文解一次。於是吳縣范成大亦在數中。吳事人成大等子也。

庚子，命內侍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而行宮止一殿，故改作焉。崇政以故射殿為之，朔望則權置帳門，以為文德紫宸殿，按射則以為選德，策士則以為集英，垂拱以故內諸司地為之，在皇城司北。
 辛丑，言者論陛下斥遠姦邪，與腹心之臣一德，以定大計，大功巍巍，超冠古昔，臣愚慮前日不得志之徒，未即不變，作為不靖，有害治功，伏望屏置遠方，終身不齒，詔榜朝堂。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劉子羽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右諫議大夫羅汝楨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也。先是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己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汝楨論其罪，遂罷歸。和衆輔國功臣太保護國鎮安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楊國公劉光世薨於行在，年五十四。詔贈太師，輟視朝二日，贈銀帛二千匹，兩子孫甥姪進官者十四人，又命幹辦內東門使李存約主葬事，上臨奠，設武備，光世疾革，援例乞免其家差徭科數，上亦許之。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乃止。光世早貴，其為

人，其餘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行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大利也。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
熊克小麻，於此書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云：蓋誤，椿年實自都司上此奏，乃除浙漕罷。

甲午，三省行首司言：秦檜依舊魏國公，緣係三公，合行鎮院降制，詔止令尚書省給降敕命，其告更不別給。左朝散郎黃達如為監察御史。尚書左司員外郎李椿年直顯謨閣，為兩浙路轉運副使。乙未，檢校少保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保，錄復土之勞也。國朝故事，未有以保傅為管軍者，論者惜之。侍衛親軍軍馬都虞候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為保信軍節度使，錄迎風之勞也。元不及拜而卒。詔孟庚家屬移信州居住。丁酉，左朝散大夫直祕閣知盱眙軍沈詔貶秩一等，坐擅報北牒故也。詔尋以憂去。戊戌，進士出身趙公傅特補左修職郎，以公傅授紹興八年彥端例有請也。自是遂為故事。己亥，詔大學養士權於臨安府學措置增展，先是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謂宰執曰：太學教化之源，宜復祖宗舊法。程克俊曰：東晉設學於鼎沸之中，今兵息矣，興學正其時也。秦檜曰：久有此議，今當舉行，乃命禮部討論取旨。言者請申嚴貶謫人不得輒入園門之禁，令御史臺常切覺察按劾從之。詔皇太后回鑾，士人曾經奉迎起居，及獻賦頌等，文理可采者，令後省看詳申省，取旨時獻賦頌者千餘人，而文理可采者近四百人。大理正吳與頌曰：輔臣稽首，對揚聖志，惟斷乃成，願破羣異，有司奏為第一。左承議郎知真州張昌次之，詔有官人進一官，進士免文解一次。於是吳縣范成大亦在數中。吳事人成大等子也。

庚子，命內侍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而行宮止一殿，故改作焉。崇政以故射殿為之，朔望則權置帳門，以為文德紫宸殿，按射則以為選德，策士則以為集英，垂拱以故內諸司地為之，在皇城司北。
 辛丑，言者論陛下斥遠姦邪，與腹心之臣一德，以定大計，大功巍巍，超冠古昔，臣愚慮前日不得志之徒，未即不變，作為不靖，有害治功，伏望屏置遠方，終身不齒，詔榜朝堂。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劉子羽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右諫議大夫羅汝楨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也。先是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己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汝楨論其罪，遂罷歸。和衆輔國功臣太保護國鎮安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楊國公劉光世薨於行在，年五十四。詔贈太師，輟視朝二日，贈銀帛二千匹，兩子孫甥姪進官者十四人，又命幹辦內東門使李存約主葬事，上臨奠，設武備，光世疾革，援例乞免其家差徭科數，上亦許之。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乃止。光世早貴，其為

人，其餘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行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大利也。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
熊克小麻，於此書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云：蓋誤，椿年實自都司上此奏，乃除浙漕罷。

甲午，三省行首司言：秦檜依舊魏國公，緣係三公，合行鎮院降制，詔止令尚書省給降敕命，其告更不別給。左朝散郎黃達如為監察御史。尚書左司員外郎李椿年直顯謨閣，為兩浙路轉運副使。乙未，檢校少保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保，錄復土之勞也。國朝故事，未有以保傅為管軍者，論者惜之。侍衛親軍軍馬都虞候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為保信軍節度使，錄迎風之勞也。元不及拜而卒。詔孟庚家屬移信州居住。丁酉，左朝散大夫直祕閣知盱眙軍沈詔貶秩一等，坐擅報北牒故也。詔尋以憂去。戊戌，進士出身趙公傅特補左修職郎，以公傅授紹興八年彥端例有請也。自是遂為故事。己亥，詔大學養士權於臨安府學措置增展，先是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謂宰執曰：太學教化之源，宜復祖宗舊法。程克俊曰：東晉設學於鼎沸之中，今兵息矣，興學正其時也。秦檜曰：久有此議，今當舉行，乃命禮部討論取旨。言者請申嚴貶謫人不得輒入園門之禁，令御史臺常切覺察按劾從之。詔皇太后回鑾，士人曾經奉迎起居，及獻賦頌等，文理可采者，令後省看詳申省，取旨時獻賦頌者千餘人，而文理可采者近四百人。大理正吳與頌曰：輔臣稽首，對揚聖志，惟斷乃成，願破羣異，有司奏為第一。左承議郎知真州張昌次之，詔有官人進一官，進士免文解一次。於是吳縣范成大亦在數中。吳事人成大等子也。

庚子，命內侍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而行宮止一殿，故改作焉。崇政以故射殿為之，朔望則權置帳門，以為文德紫宸殿，按射則以為選德，策士則以為集英，垂拱以故內諸司地為之，在皇城司北。
 辛丑，言者論陛下斥遠姦邪，與腹心之臣一德，以定大計，大功巍巍，超冠古昔，臣愚慮前日不得志之徒，未即不變，作為不靖，有害治功，伏望屏置遠方，終身不齒，詔榜朝堂。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劉子羽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右諫議大夫羅汝楨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也。先是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己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汝楨論其罪，遂罷歸。和衆輔國功臣太保護國鎮安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楊國公劉光世薨於行在，年五十四。詔贈太師，輟視朝二日，贈銀帛二千匹，兩子孫甥姪進官者十四人，又命幹辦內東門使李存約主葬事，上臨奠，設武備，光世疾革，援例乞免其家差徭科數，上亦許之。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乃止。光世早貴，其為

人，其餘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行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大利也。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
熊克小麻，於此書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云：蓋誤，椿年實自都司上此奏，乃除浙漕罷。

甲午，三省行首司言：秦檜依舊魏國公，緣係三公，合行鎮院降制，詔止令尚書省給降敕命，其告更不別給。左朝散郎黃達如為監察御史。尚書左司員外郎李椿年直顯謨閣，為兩浙路轉運副使。乙未，檢校少保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保，錄復土之勞也。國朝故事，未有以保傅為管軍者，論者惜之。侍衛親軍軍馬都虞候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為保信軍節度使，錄迎風之勞也。元不及拜而卒。詔孟庚家屬移信州居住。丁酉，左朝散大夫直祕閣知盱眙軍沈詔貶秩一等，坐擅報北牒故也。詔尋以憂去。戊戌，進士出身趙公傅特補左修職郎，以公傅授紹興八年彥端例有請也。自是遂為故事。己亥，詔大學養士權於臨安府學措置增展，先是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謂宰執曰：太學教化之源，宜復祖宗舊法。程克俊曰：東晉設學於鼎沸之中，今兵息矣，興學正其時也。秦檜曰：久有此議，今當舉行，乃命禮部討論取旨。言者請申嚴貶謫人不得輒入園門之禁，令御史臺常切覺察按劾從之。詔皇太后回鑾，士人曾經奉迎起居，及獻賦頌等，文理可采者，令後省看詳申省，取旨時獻賦頌者千餘人，而文理可采者近四百人。大理正吳與頌曰：輔臣稽首，對揚聖志，惟斷乃成，願破羣異，有司奏為第一。左承議郎知真州張昌次之，詔有官人進一官，進士免文解一次。於是吳縣范成大亦在數中。吳事人成大等子也。

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以此咎之。

光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又封趙王。熊克小。歷載光世在。今年正月。黃林吳野。而克又因之。

壬寅。秦魯國大長公主薨於行在。年八十六。公主上會祖姑也。故事。舉哀成服。時以具慶之朝。故不講。但輟五日朝。諡曰賢穆。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己卯加明懿二字。

丙午。詔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責授樞密軍節度副使王庶。令赦更不檢舉。賈文開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會開。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遜。並落職。先一日。右諫議大夫羅汝楫入對。言陛下近可臣僚之奏。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今日先務。然方和議之初。讒謗紛然。往往出於庸愚。無知不足深誅。其間懷姦以害成。挾衆以求勝者。在宰執則趙鼎。王庶。在侍從則會開。李彌遜。是四人者。同心併力。鼓率其黨。必欲沮是事而後已。是宜明正其罪。可也。然開與彌遜。尚以美職食祠宮之祿。失刑爲甚。伏望特加貶斥。以快公論。鼎。庶。見在謫籍。依近降赦文。恐合量移。乞免別行竄徙。姑令有司勿復檢舉。故有是命。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草制曰。方同惡而相濟。肯信君子以爲必歸。速導親而解憂。是宜國人皆曰可殺。時庶已死。而秦桧未知也。協忠大夫宜州觀察使御前統制趙密。密官階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密。張俊愛將也。俊薦用之。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於紹興府。年七十二。上知其貧。特賜錢三百緡。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昭信軍承宣使王勝。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張俊在行府。以事憾勝。責送建康軍中自效。時王德權管軍事。俊謂德權與勝素不叶。必殺之。德見之喜曰。我爲王夜叉。汝爲王黑龍。非我二人誰可相親者。乃厚待之。俊罷。勝潛至行在。見韓世忠。會解元卒。遂有是命。王勝除月日。麻不載。徐夢莘所編。在此月。故於解元致仕日書之。夢莘又云。勝潛至行在。見韓世忠。於家一日。世忠具其姓名。會召韓王。趨先飲燕酒。行世忠出。勝拜謝。先爲父繼。先見上。言勝可大用。遂有都統制之命。

丁未。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充大金報謝副使錢愾。愾起復。祕書省正字范粦。粦爲校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初除檢討官也。左承事郎陳誠。誠之爲祕書省正字。舊制。廷試第一人。歷任回始得館職。至是秦熿已爲祕書少監。故誠之亦有是除。蘇克小麻。載此事於十三年二月。蓋據本省原名也。然原名乃以供職日爲始。非初除之日。克小麻。

戊申。右宣教郎王會幹。幹行在諸軍糧料院。會。喚弟也。
庚戌。少保樞密使信安郡王孟忠厚。忠厚能爲少保。鎮潼軍節度使。判福州。忠厚使山陵還。言者引故事。論列而有是命。王明清。據後錄云。元符末。章子厚爲水陸山陵使。子厚專權。久。人情。有言。謂。云。章。草。山。陵。事。賦。取。相。情。謂。故。事。也。紹。興。間。會。稽。因。秦。會。之。爲。副。位。之。計。過。除。孟。仁。仲。爲。樞。密。使。以。代。其。行。仁。仲。不。惜。其。事。遂。入。圖。門。會。之。惡。謂。謂。引。以。論。列。出。典。金。陵。

左承事郎張戒。戒特勒停。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論異議之人。尙有偶逃憲網者。張戒是也。案戒最爲趙鼎所厚。鼎既深詆和議。戒巧相迎合。苟可以沮是事者。無不爲也。未幾。鼎罷相。陛下灼見其姦。亟行罷黜。遂往依岳飛於江夏。則其趨避可知。故黜之。

十有二月己未朔。上謂宰執曰。秦熿論唐文皇之文華。漢文帝之文實。程克俊曰。聖人之文與衆人異。陛下聖學高妙。施行治具。得斯文之傳矣。秦桧曰。堯稱文思。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周文王。世世相傳止於

此。上曰。然。給事中兼侍講李易。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以疾自請也。司農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胡紉。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論紡績守江陰日。奴事董政等三人。因得韓世忠。幕下幹辦。見世忠。被召爲樞密。乃發數人之私。殿中侍御史江遷。亦按紡績事。大帥官屬。賴以爲地。他日事異。又極力擠之。不啻仇讐。故罷。汝楫所云。蓋吹與溫濟。耿著也。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師心。爲尙書右司郎中。尙書屯田員外郎。吳秉信。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秉信使京湖未還也。將作少監米友仁。爲尙書屯田員外郎。友仁。芾子也。常。惟。人。舉。事。上。愛。芾。書。蹟。嘗。刻。石。爲。十。卷。友。仁。陸。沈。州。縣。數。十。年。紹。興。以。後。幾。被。除。擢。焉。

此。上曰。然。給事中兼侍講李易。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以疾自請也。司農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胡紉。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論紡績守江陰日。奴事董政等三人。因得韓世忠。幕下幹辦。見世忠。被召爲樞密。乃發數人之私。殿中侍御史江遷。亦按紡績事。大帥官屬。賴以爲地。他日事異。又極力擠之。不啻仇讐。故罷。汝楫所云。蓋吹與溫濟。耿著也。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師心。爲尙書右司郎中。尙書屯田員外郎。吳秉信。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秉信使京湖未還也。將作少監米友仁。爲尙書屯田員外郎。友仁。芾子也。常。惟。人。舉。事。上。愛。芾。書。蹟。嘗。刻。石。爲。十。卷。友。仁。陸。沈。州。縣。數。十。年。紹。興。以。後。幾。被。除。擢。焉。

辛酉。書者乞復武舉。詔送兵部。太府寺丞向子固。直祕閣。知盱眙軍。措置權場。後二日。賜子固三品服。童子張巖。巖九歲。其弟巖卿。七歲。能誦書。詔並免解一次。仍以束帛賜之。

甲子。上曰。朕以天下財賦。養天下士大夫。以天下公器。處天下士大夫。要使人盡心職業。何愛爵祿哉。丙寅。上常服秦魯國大長公主第。臨奠。詔子孫皆進官一等。孫四人。曾孫三人。元孫一人。並補京官。仍令台州應副葬事。

己巳。監察御史黃達。如尙書吏部員外郎。時江浙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韓球。奏達如賊狀。明白。錢物數多。詔處州取勘。是月。達如辦數不已。乃有是命。

庚午。禮部乞太學養士。權以三百人爲額。上曰。太學師儒之宮。雖選經術。當先德行。要使士子化之。以厚風俗。太常博士劉燦。乞隨宜修葺。燦。事下禮部。後築於臨安府城之東南。少傅新判福州信安郡王孟忠厚。與觀文殿學士江西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知建康府葉夢得。兩易。時海寇朱明。連歲作亂。環閩八郡。皆被其毒。乃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詔福州故相余深家所藏監書。令憲臣說諭投進。取旨推恩。明州言。州民楊慶。紹聖中。六次取肝割乳。以療父母。詔旌表門閭。

辛未。武顯大夫江西南西路兵馬鈐轄劉光時。知利州。鄧瓊之叛也。光時爲所劫去。劉豫用爲大名府副總管。以復疆得歸。

壬申。太師秦檜等。上重修六曹寺監通用敕令格四十七卷。申明六卷。看詳四十卷。詔頒行之。

癸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承宣使御前統制兼樞密院都統制李顯忠。爲保信軍節度使。兩浙

院都統制李顯忠。爲保信軍節度使。兩浙

院都統制李顯忠。爲保信軍節度使。兩浙

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顯忠成池州。引疾求去。故有是命。顯忠時年三十有二也。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安遠軍承宣使建康府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王進爲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代李顯忠也。進爲都統制。不恤士卒。惟厚結王繼先及諸內侍。士卒皆不喜之。此據徐夢莘所編附入也。

乙亥。將仕郎毛公亮獻徽宗皇帝御書四軸。詔小童寫輪皆人僞爲之。可令大理寺根治。景福殿使奉國軍承宣使入內侍省押班邵諤爲延福宮使宣政使。德慶軍承宣使入內侍省押班衛茂實爲宣慶使。皆以都亭驛成推恩也。

丙子。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熊彥詩知永州。彥詩坐趙鼎客閩廢累年。及是秦檜除太師。彥詩以敵愾之有。曰。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檜喜。由是稍復錄用。

己卯。太傅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奏。先蒙賜到田土。并私家所置良田。歲收數萬石。願以三年所收之數。獻納朝廷。以助軍儲。不許。上謂秦檜曰。唐藩鎮跋扈。蓋由制之不早。遂至養成。今兵權歸朝廷。朕要易將帥。承命奉行。與差文臣無異也。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陝西買馬。見今止是宕昌一處。茶馬司見差官在彼買發。秦茶司自復置以來。未嘗一到。誠爲虛設。欲併入川司管幹。所有官吏並隨司減罷。從之。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易卒於秀州。計開。詔本州賜錢三百緡。

庚辰。大理卿周三畏權尙書刑部侍郎。左奉議郎高開守國子司業。左從事郎關注爲太學正。始除學官也。開坐趙鼎客久廢。至是再用之。上覽除目曰。朕一無所好。惟閱書作字自然無劾。尙書史記孟子俱寫畢。尙書寫兩過。左傳亦節一本。注錢塘人也。直祕閣新通判湖州秦棟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

壬午。詔宿衛親兵非祖宗法。可罷。內有三路人。並改刺充皇城司親從親軍官。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提舉。癸未。以太師秦檜生辰。錫宴於其第。檜辭。上不許。自是歲以爲例。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降授武顯大夫吉州防禦使知邕州俞倫以賊爲廣西轉運副使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故舜陟乞祠焉。

甲申。尙書兵部侍郎兼侍讀程瑀兼資善堂翊善。丁亥。詔登官以千人爲額。

是歲。宗室賜名授官者二十四人。諸路斷大辟二十四人。河決濟州。惟金鄉縣獨存。金人移州治之。此據洪邁乙志附見乙志文載。初。陝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灃皆竭。五穀焦槁。秦民無以食。爭西入蜀。風捲金鄉縣。事甚怪。今不載之。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以督誓所禁。不敢納。皆散去餓死。其壯者。北人多買爲奴婢。郡邑蕩然矣。此據洪邁乙志。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八

【紹興十有三年】歲次癸亥。金。宗。重。皇。統。三。年。春正月己丑朔。上不受朝。詣慈寧殿賀皇太后。太師秦檜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遙拜淵聖皇帝於行宮北門。

癸巳。太傅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稅。併歸之官。從之。仍賜詔獎諭。

戊戌。上蔬食齋於常御殿。遣太師秦檜冊加徽宗諡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己亥。上親饗太廟。秦檜爲太禮使。簽書樞密院事程克俊爲禮儀使。普安郡王亞獻。皇叔光州觀察使士衡爲終獻。士衡儀恭孝王子也。是日平旦。上自宮乘玉輅。祕書少監秦熿執綬。大臣兩省監察御史武臣正刺。史以上朝服分左右騎導。禮畢。鉤容直作樂導駕還宮。

辛丑。立春節。學士院始進帖子詞。百官賜春幡勝。自建炎以來久廢。至是始復之。壬寅。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廖剛卒。年四十七。

癸卯。太師秦檜等上表請立中宮。詔答不允。熊克小原在。王寅。置議。詔度牒並權住給降。諸路已降未賣者。拘收繳尙書省。戶部尙書張澄。入內侍省都知邵鄂並進秩一等。以車輅仗衛畢工故也。臨安府言獄空。

詔獎之。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爲國子監太學。舊太學七十七齋。今爲齋十有二。曰：挺身、服膺、守約、習是、允蹈、存心、持志、養正、誠意、率履、循理、時中。蓋因錢名。在二月乙酉。今併書之。

乙巳。詔保信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今任俸給特免減借。從所請也。

丙午。權禮部侍郎兼寶錄院修撰王賞言。皇帝親製太廟。聖孝格天。前數日。陰雲欲雪。至日澄霽。伏望宣付史館。以昭聖孝。從之。左奉議郎提舉台州崇道觀李頤復。祕閣修撰。知廬州。左朝散大夫許中復。直祕閣。知揚州。直徽猷閣。知揚州。陳克移。知潭州。集英殿修撰。新知湖州。秦棣。乞前後御書。經史。並以墨本頒賜。諸州學宮。從之。

丁未。安吉縣布衣談庚言。本邑去秋有圓瓜並蒂。合而爲一。此實皇帝孝治天下。故見祥瑞。以昭天意。詔勿受。自今有似此投獻者。皆卻之。武功大夫吉州刺史。閔門宜贊。舍人鄂州駐劄御前捷勝軍副將楊浩。除名。昭州編管。浩。岳飛部曲。坐誘勸朝政。及私令人上書。詐不實也。

己酉。上謂宰執曰。朕不畏多事。事若多。必入思慮。大抵無事。則思忽易生。不可不戒。於是秦檜等贊聖讓宏遠。天下幸甚。又曰。此所謂救天之命。上大嘉。殿中侍御史江繼權。尙書吏部侍郎。詔大理寺丞袁杓。燕仰之。住靜江府。推劾徵猷。開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舜陟。不法事。以聞。先是。舜陟帥廣西。因奉詔討郴賊。略科餘黨。以饋餉不繼。輿轉運副使呂源有隙。舜陟劾源沮軍事。時有府吏徐等者。因獲罪。舜陟杖而逐之。等乃因求舜陟過。失得其邑。州買馬折閱事。以告源。源即奏舜陟。因生日。受知邕州。命備百金。又盜官馬八百餘匹。賊汗僭擬。傲慢不恭。萬一別生不測。爲患不輕。又以書抵秦檜。言舜陟非笑朝政。枿素惡舜陟。入其說。遂奏遣杓等雜治。仰之。瑛子也。瑛。青州人。宜和戶部尙書。直祕閣。新知邛州。宇文柎。勒停。以言者論其夙負。故有是命。

監文思院。何幾先罷。言者論。益之守平江府。幾先出入其門。是時。同朝大臣。協心體國。力佐恢復之勳。而益嘗受知。呂頤浩。幾先傳會其意。尉頤浩。被命。按閱江上屯營。經由平江。幾先乘此。設爲祕計。勸益力說頤浩。此行非策。當有擠公於後者。頤浩大以益說爲然。於是託疾於常。不復前進。是時。朝論由是不復和一。實自益先發之。今近居殿下。安知不包藏厥心。密籌詭計。以俟投隙而發。故有是命。

辛亥。監察御史李文會。守殿中侍御史。丁巳。興寧軍承宣使張子蓋。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初。張俊之薦。王德。代掌其軍也。德以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願。陳爲軍中統制。及俊罷。樞柄。德乃不禮子蓋等。而罷之。故有是命。俊與德始有隙。戊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畢良史。獻春秋正辭二十卷。是書。良史在汴都所著也。奏入。詔。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羅汝楫。國子司業。高閱。看詳。來上。遂特改京官。趙姓之遺。良史。良史。初補文學。既得三京地。東京留守。司傳。權知夏州。良史。乃據京。京城。亂後。遺棄。古器。畫。置。而藏。

之。會。金人敗。良史。無所用心。乃教學。講春秋。及復得遺。蓋。盡。所有。骨董。而。至。行。在。上。大。喜。於是。以。解。春秋。改。京。秩。自。此人。良史。爲。學。骨董。

二月己未朔。詔。自。今。宰。執。轉。官。加。恩。正。謝。日。衣。帶。鞍。馬。並。依。格。全。賜。更。不。減。半。

庚申。國子司業。高閱。特。引。對。閱。言。陛下。復。興。太。學。凡。養。士。取。士。之。法。當。取。聖。裁。上。曰。自有。祖。宗。成。法。閱。曰。有。慶。厓。元。祐。紹。聖。崇。寧。法。有。司。未。知。適。從。若。出。於。聖。裁。則。行。之。乃。久。閱。又。奏。舊。太。學。辟。雍。皆。有。御。書。今。亦。乞。建。閣。以。藏。御。書。仍。願。特。置。宸。翰。加。惠。多。士。上。許。之。閱。又。奏。有一。事。最。先。經。術。是。也。上。曰。經。不。易。通。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閱。曰。先。王。設。太。學。之。意。惟。講。經。術。而已。上。曰。近。時。讀。官。程。瑀。亦。論。經。術。閱。曰。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材。乃。設。詞。學。一。科。以。試。雜。文。上。曰。詩。賦。亦。雜。文。也。閱。曰。取。士。以。經。義。爲。主。不。過。三。場。後。加。詩。賦。爲。四。場。不。能。無。礙。今。欲。經。義。第。一。詩。賦。第。二。論。策。各。一。第。三。上。可。之。

辛酉。太師。秦。檜。等。三。上。表。乞。遷。正。中。宮。詔。俟。懿。節。皇后。撤。几。筵。日。取。旨。太。師。尙。書。右。僕。射。秦。檜。以。進。書。恩。再。封。秦。魏。國。公。檜。不。受。

壬戌。上。初。御。前。殿。特。引。四。參。官。起居。自建。炎。以。來。始。有。此。禮。

癸亥。上。曰。近。代。獻。書。者。時。有。怪。誕。祥。瑞。之。說。此。與。講。之。漸。不。可。長。也。前。代。往。往。喜。聞。闕。說。朕。所。不。取。乙丑。更名。永。祐。號。曰。永。固。先。是。有。旨。從。官。同。議。定。至。是。權。戶。部。尙。書。張。澄。等。言。永。固。二。字。不。犯。歷。代。陵。名。從。之。此。似。因。王。廷。建。言。已。見。紹。興。九。年。二。月。殿。中。侍。御史。李。文。會。入。對。文。會。以。朝。廷。方。守。和。議。不。言。兵。乃。奏。仁。義。之。說。曰。陛。下。至。孝。格。天。文。德。來。遠。慈。寧。以。寧。親。永。固。以。寧。神。偃。兵。息。民。天。下。大。安。則。其。仁。固。大。矣。雖。者。金。人。犯。闕。陛。下。毅。然。請。行。志。存。宗。社。及。登。大。寶。力。圖。恢。復。任。賢。去。邪。斷。自。宸。衷。而。宗。社。自。安。則。其。義。固。大。矣。臣。以。是。知。陛。下。足。以。大。有。爲。願。慎。守。此。道。而。力。行。之。太。平。之。基。實。在。於。此。後。五。日。上。謂。秦。檜。曰。文。會。力。陳。仁。義。甚。善。朕。令。錄。一。本。置。之。几。案。欲。嘗。觀。覽。上。謂。在。庚。午。今。併。附。文。會。入。對。之。日。熊。克。小。麻。修。詞。其。詞。非。文。會。本。語。也。今。從。元。案。

丙寅。上。曰。爲。君。不。知。春。秋。味。爲。君。之。道。爲。臣。不。知。春。秋。味。爲。臣。之。道。此。書。褒。貶。甚。嚴。眞。萬。世。之。法。上。又。曰。爲。政。之。要。在。辨。忠。邪。此。治。亂。所。由。分。也。秦。檜。曰。書。生。喜。論。王。霸。臣。謂。推。誠。任。賢。是。爲。儒。學。施。於。有。政。是。爲。王道。挾。術。任。數。是。爲。雜。學。施。於。有。政。是。爲。霸。道。上。以。爲。然。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爲。國。而。或。王。或。霸。治。道。之。所。出。者。同。原。異。派。其。辨。政。雖。曰。嚴。難。而。有。綱。紀。有。政。事。思。慮。足。以。使。民。勢。力。足。以。強。國。如。管。仲。晏。子。所。用。於。齊。國。者。謂。之。不。純。於。道。德。則。可。舉。而。謂。之。挾。術。任。數。則。不。可。人。而。挾。術。任。數。邪。詐。詐。詐。未。有。不。亂。天。下。者。是。以。太。上。皇。帝。曰。辨。邪。正。治。亂。之。所。由。分。也。揚。武。翊。運。功。臣。太。傅。橫。海。武。

寧。安。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進。封。咸。安。郡。王。時。劉。光。世。始。薨。舊。功。大。臣。惟。世。忠。與。張。俊。在。俊。勳。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故。爲。秦。檜。所。厚。願。先。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於。官。乃。有。此。命。時。上。又。數。召。世。忠。等。家。屬。燕。於。苑。中。賜。名。馬。寶。劍。等。甚。渥。世。忠。所。以。得。王。蓋。碑。及。諸。書。皆。不。載。其。制。詞。曰。願。會。賦。租。進。歸。官。府。唯。道。議。實。能。前。賢。度。越。於。常。人。宜。顯。順。夫。異。數。即。指。

此也。世思其精。已見今年正月癸巳。王明清揮筆第三錄。紹興癸亥。和議初成。有兩維太守黃達如者。考滿還朝。獻書請誅諸此與議之士。庶幾以杜後患。乘會之喜。其為監察御史。方數日。廣部使者韓球按其誠。汗氣未乾。上雖亦不能諫。止罷職。人亦快之。

皇叔保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漢安懿王祠事士安為安德軍節度使。以迎護之勞也。己巳。上謂大臣曰。古人琴制不同。各有所屬。朕近出意作盾樣。以示不忘武備之意。詔清河郡王張俊。咸安郡王韓世忠。平樂郡王章淵並五日一朝。

庚午。詔自來年為始。令太史局遞賜諸路監司守臣麻日。以廣西轉運判官李紹祖省記有請也。乙亥。減雷化。高融。宜。欽。賀。貴。十州免行錢。用去年七月詔旨也。提刑司初請其半。上特命除之。十七年四月

又減。左承事郎沈介。潘良能。左宣教郎洪适。左宣義郎游操並為秘書省正字。良能。良貴弟。操。建陽人。也。四人皆以教局進書恩。自刪定官改秩而有是命。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觀蘇符知遠。事府符有田在蘇。因置居之。秦檜不樂符。遣還蜀。

丁丑。詔自今宰臣已下。遇節序。令客省依格簽賜節料。己卯。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畫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培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令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或捕或誘之相狀。三策並用。然頗與監司相異。至交奏其事。監司謂盜魁林元仲必不可致。既而夢得遂招致之。又謂俞徹明必再叛。萬少俊必大熾。而夢得處之皆定。異議遂息。國子司業高閔言。太學者。教化之本。而最所當先者。經術是也。自漢以來。多置博士。而後世所謂詩賦論策。皆經術之餘耳。太學舊法。每旬有課。月一。周之。每月有試。季一。周之。亦皆以經義為主。而兼習論策為三場。苟加一場。則旬課季考之法。遂不可行。自元祐以來。雖臣僚累奏請加詩賦。通為四場。而終不施行者。蓋為此也。自罷詩賦之後。朝廷恐專門之學。未足以收實用。乃別設詞學一科。試以制誥表章之類。通謂之雜文。臣本參合條具太學課試。及科舉三場事件。第一場。大經義三道。論語。孟子。義各一道。第二場。欲以詩賦。第三場。以子史論一首。併時務策一道。永為定式。閱又言。今比歲郡國雖有學。而與選舉不相關。今參取祖宗舊制。通以當今之宜。補太學生。以諸路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省犯第三等以上罰。游學或雖不住學。而曾經發解。委有士行之人。教授保委中州。給公據赴國子監補試。諸路舉人。以住本貫學半年。或雖不住學。而兩預釋奠及齒於鄉飲酒禮者。縣學同。仍籍記姓名。本學次第委保教授。

審實申州聽取應。仍自紹興十四年為始。皆從之。何備龜鑑。或者乃曰。敵勢如焚。國勢如蠶。編文揚興。何暇寬舉。得無蹈者。不入於敵。則入於盜矣。張九成之說。時雨之書。何由而來哉。

辛巳。秘書省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並為尚書吏部員外郎。先是日麻所修書。自建炎元年至去年。成五百九十卷。秘書少監秦熈因與揚英等書皇太后回鑾本末上之。壬午。詔熈。揚英。執羔各進官一等。自秦

檜再相。取其罷相以來一時詔旨。與夫斥逐其門人章疏。或奏對之語。稍及於己者。悉皆更易焚棄。由是日麻。時政記亡失極多。不復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來。凡所記錄。莫非其黨姦佞之詞。不足傳信天下後世矣。王明清後錄 秘書省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授嚴抑守秘書丞。秘書省校書郎兼吳王府教授張闡。

為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專修祖宗實訓。尚書右司員外郎李若谷。右司郎中王師心並遷左司。吏部員外郎梁弁。考功員外郎游損並遷右司。左文林郎興州州學教授楊邦弼。左迪功郎陳鵬飛並為太學博士。初除博士員也。鵬飛。永嘉人。秦熈唱榜名第四。故事。廷試三人兩任回始召。至是熈已為秘書少監。故並擢之。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奉旨相度茶馬兩司每年應副都轉運司錢物。今相度乞將成都府路提刑轉運司合椿坊場鼓鑄食茶稅錢三色。共二十三萬緡。令都運司徑行取撥外。更無融積添錢八萬緡。通作四十萬緡。并取博馬緡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四。自紹興十二年為頭應副從之。自趙開行鈔法。每茶百斤為一大引。令商人輸引錢市利。共六引八百文。至是遞增為十一引。紹興七年李遠增一引。五百文。九年趙鼎增三引。十年。時物價騰湧。茶商取息頗厚。自得旨取撥之明年。主管官左朝請大夫賈思誠又增為十二引三百文。於是諸場類皆溢額。而買馬之數復不多加。人但知茶馬司之富甲天下。其實所收引錢。視建炎增倍。後雖破敗。不可復減矣。淳熙十四年李大正職議事可考。

乙酉。詔令臨安府建景靈宮。先是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而原廟神游。猶寄永嘉。四孟薦享。旋即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做身靈宮舊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粹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事下禮官。至是權禮部侍郎王賞等乞體做温州見今安奉殿宇。令本府同修內司隨宜修蓋。熊克小原載此事在三月丁酉與日麻不同。其後於新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為之。光世家遺廟。在三月庚子。今併附之。築三殿。聖祖居前。宜祖至德宗居中。昭憲而下二十一人。居後。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簾帳歲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

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十七人作法事。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秦熈始則唱和議。以讓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封。終則飾虛文。以為中興。使一世祖於利欲之中。奉敵稱臣。而不以為恥。忘時事。而不為怪。其幾可勝言哉。紹興十一年。置玉隆所。十二年。作崇政。至拱二殿。十三年。築園丘。建太社。太極園。子監大學。十四年。置宗子學。建秘書省御書院。十六年。建武學。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殿。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之制亦已具備矣。紹興十年。明堂備大樂。十三年。初講景靈宮。合祭天地。建金雞殿。班穆飲酒儀。十四年。作渾天儀。復教坊樂工。十五年。行大朝會禮。十六年。製常行儀衛耕藉田郊備祭器。設入寶作景靈宮。新築十七年。祠高祖。十九年。定臘儀。十八年。圖景靈宮。祀享功臣。兵三十年。而禮樂文物亦略備矣。國家靖康之禍。乃二晉之所未有。中國衣冠禮樂之地。宗廟廢。郊社之所。盡棄之。敵器樂器。儲尊彝鼎。馬駟。鼎彝。禮儀。伏之物。盡入於敵。渡江以來。庶事草創。皆至簡陋。後定。然耕藉朝覲。祀明堂。養老。更武王克商後事也。時雖明堂藉田。光武平亂。後事也。今其儀武修文。時那。果。思。馬。輪。道。時。那。宮。室。雖。備。而。忘。前。日。運。幸。之。儀。矣。郊。廟。雖。具。而。忘。前。日。嘗。所。之。矣。朝。儀。雖。備。而。忘。前。日。履。從。之。勞。矣。文。物。雖。新。而。忘。前。日。根。括。之。儀。矣。趙。鼎。謂。高。宗。曰。願。陛下。毋。忘。親。征。時。王。庶。謂。秦。熈。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遺。

怪。其幾可勝言哉。紹興十一年。置玉隆所。十二年。作崇政。至拱二殿。十三年。築園丘。建太社。太極園。子監大學。十四年。置宗子學。建秘書省御書院。十六年。建武學。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殿。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之制亦已具備矣。紹興十年。明堂備大樂。十三年。初講景靈宮。合祭天地。建金雞殿。班穆飲酒儀。十四年。作渾天儀。復教坊樂工。十五年。行大朝會禮。十六年。製常行儀衛耕藉田郊備祭器。設入寶作景靈宮。新築十七年。祠高祖。十九年。定臘儀。十八年。圖景靈宮。祀享功臣。兵三十年。而禮樂文物亦略備矣。國家靖康之禍。乃二晉之所未有。中國衣冠禮樂之地。宗廟廢。郊社之所。盡棄之。敵器樂器。儲尊彝鼎。馬駟。鼎彝。禮儀。伏之物。盡入於敵。渡江以來。庶事草創。皆至簡陋。後定。然耕藉朝覲。祀明堂。養老。更武王克商後事也。時雖明堂藉田。光武平亂。後事也。今其儀武修文。時那。果。思。馬。輪。道。時。那。宮。室。雖。備。而。忘。前。日。運。幸。之。儀。矣。郊。廟。雖。具。而。忘。前。日。嘗。所。之。矣。朝。儀。雖。備。而。忘。前。日。履。從。之。勞。矣。文。物。雖。新。而。忘。前。日。根。括。之。儀。矣。趙。鼎。謂。高。宗。曰。願。陛下。毋。忘。親。征。時。王。庶。謂。秦。熈。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遺。

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十七人作法事。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秦熈始則唱和議。以讓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封。終則飾虛文。以為中興。使一世祖於利欲之中。奉敵稱臣。而不以為恥。忘時事。而不為怪。其幾可勝言哉。紹興十一年。置玉隆所。十二年。作崇政。至拱二殿。十三年。築園丘。建太社。太極園。子監大學。十四年。置宗子學。建秘書省御書院。十六年。建武學。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殿。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之制亦已具備矣。紹興十年。明堂備大樂。十三年。初講景靈宮。合祭天地。建金雞殿。班穆飲酒儀。十四年。作渾天儀。復教坊樂工。十五年。行大朝會禮。十六年。製常行儀衛耕藉田郊備祭器。設入寶作景靈宮。新築十七年。祠高祖。十九年。定臘儀。十八年。圖景靈宮。祀享功臣。兵三十年。而禮樂文物亦略備矣。國家靖康之禍。乃二晉之所未有。中國衣冠禮樂之地。宗廟廢。郊社之所。盡棄之。敵器樂器。儲尊彝鼎。馬駟。鼎彝。禮儀。伏之物。盡入於敵。渡江以來。庶事草創。皆至簡陋。後定。然耕藉朝覲。祀明堂。養老。更武王克商後事也。時雖明堂藉田。光武平亂。後事也。今其儀武修文。時那。果。思。馬。輪。道。時。那。宮。室。雖。備。而。忘。前。日。運。幸。之。儀。矣。郊。廟。雖。具。而。忘。前。日。嘗。所。之。矣。朝。儀。雖。備。而。忘。前。日。履。從。之。勞。矣。文。物。雖。新。而。忘。前。日。根。括。之。儀。矣。趙。鼎。謂。高。宗。曰。願。陛下。毋。忘。親。征。時。王。庶。謂。秦。熈。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遺。

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為之。光世家遺廟。在三月庚子。今併附之。築三殿。聖祖居前。宜祖至德宗居中。昭憲而下二十一人。居後。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簾帳歲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

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十七人作法事。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秦熈始則唱和議。以讓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封。終則飾虛文。以為中興。使一世祖於利欲之中。奉敵稱臣。而不以為恥。忘時事。而不為怪。其幾可勝言哉。紹興十一年。置玉隆所。十二年。作崇政。至拱二殿。十三年。築園丘。建太社。太極園。子監大學。十四年。置宗子學。建秘書省御書院。十六年。建武學。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殿。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之制亦已具備矣。紹興十年。明堂備大樂。十三年。初講景靈宮。合祭天地。建金雞殿。班穆飲酒儀。十四年。作渾天儀。復教坊樂工。十五年。行大朝會禮。十六年。製常行儀衛耕藉田郊備祭器。設入寶作景靈宮。新築十七年。祠高祖。十九年。定臘儀。十八年。圖景靈宮。祀享功臣。兵三十年。而禮樂文物亦略備矣。國家靖康之禍。乃二晉之所未有。中國衣冠禮樂之地。宗廟廢。郊社之所。盡棄之。敵器樂器。儲尊彝鼎。馬駟。鼎彝。禮儀。伏之物。盡入於敵。渡江以來。庶事草創。皆至簡陋。後定。然耕藉朝覲。祀明堂。養老。更武王克商後事也。時雖明堂藉田。光武平亂。後事也。今其儀武修文。時那。果。思。馬。輪。道。時。那。宮。室。雖。備。而。忘。前。日。運。幸。之。儀。矣。郊。廟。雖。具。而。忘。前。日。嘗。所。之。矣。朝。儀。雖。備。而。忘。前。日。履。從。之。勞。矣。文。物。雖。新。而。忘。前。日。根。括。之。儀。矣。趙。鼎。謂。高。宗。曰。願。陛下。毋。忘。親。征。時。王。庶。謂。秦。熈。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遺。

怪。其幾可勝言哉。紹興十一年。置玉隆所。十二年。作崇政。至拱二殿。十三年。築園丘。建太社。太極園。子監大學。十四年。置宗子學。建秘書省御書院。十六年。建武學。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殿。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之制亦已具備矣。紹興十年。明堂備大樂。十三年。初講景靈宮。合祭天地。建金雞殿。班穆飲酒儀。十四年。作渾天儀。復教坊樂工。十五年。行大朝會禮。十六年。製常行儀衛耕藉田郊備祭器。設入寶作景靈宮。新築十七年。祠高祖。十九年。定臘儀。十八年。圖景靈宮。祀享功臣。兵三十年。而禮樂文物亦略備矣。國家靖康之禍。乃二晉之所未有。中國衣冠禮樂之地。宗廟廢。郊社之所。盡棄之。敵器樂器。儲尊彝鼎。馬駟。鼎彝。禮儀。伏之物。盡入於敵。渡江以來。庶事草創。皆至簡陋。後定。然耕藉朝覲。祀明堂。養老。更武王克商後事也。時雖明堂藉田。光武平亂。後事也。今其儀武修文。時那。果。思。馬。輪。道。時。那。宮。室。雖。備。而。忘。前。日。運。幸。之。儀。矣。郊。廟。雖。具。而。忘。前。日。嘗。所。之。矣。朝。儀。雖。備。而。忘。前。日。履。從。之。勞。矣。文。物。雖。新。而。忘。前。日。根。括。之。儀。矣。趙。鼎。謂。高。宗。曰。願。陛下。毋。忘。親。征。時。王。庶。謂。秦。熈。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遺。

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十七人作法事。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秦熈始則唱和議。以讓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封。終則飾虛文。以為中興。使一世祖於利欲之中。奉敵稱臣。而不以為恥。忘時事。而不為怪。其幾可勝言哉。紹興十一年。置玉隆所。十二年。作崇政。至拱二殿。十三年。築園丘。建太社。太極園。子監大學。十四年。置宗子學。建秘書省御書院。十六年。建武學。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殿。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之制亦已具備矣。紹興十年。明堂備大樂。十三年。初講景靈宮。合祭天地。建金雞殿。班穆飲酒儀。十四年。作渾天儀。復教坊樂工。十五年。行大朝會禮。十六年。製常行儀衛耕藉田郊備祭器。設入寶作景靈宮。新築十七年。祠高祖。十九年。定臘儀。十八年。圖景靈宮。祀享功臣。兵三十年。而禮樂文物亦略備矣。國家靖康之禍。乃二晉之所未有。中國衣冠禮樂之地。宗廟廢。郊社之所。盡棄之。敵器樂器。儲尊彝鼎。馬駟。鼎彝。禮儀。伏之物。盡入於敵。渡江以來。庶事草創。皆至簡陋。後定。然耕藉朝覲。祀明堂。養老。更武王克商後事也。時雖明堂藉田。光武平亂。後事也。今其儀武修文。時那。果。思。馬。輪。道。時。那。宮。室。雖。備。而。忘。前。日。運。幸。之。儀。矣。郊。廟。雖。具。而。忘。前。日。嘗。所。之。矣。朝。儀。雖。備。而。忘。前。日。履。從。之。勞。矣。文。物。雖。新。而。忘。前。日。根。括。之。儀。矣。趙。鼎。謂。高。宗。曰。願。陛下。毋。忘。親。征。時。王。庶。謂。秦。熈。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遺。

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為之。光世家遺廟。在三月庚子。今併附之。築三殿。聖祖居前。宜祖至德宗居中。昭憲而下二十一人。居後。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簾帳歲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

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十七人作法事。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秦熈始則唱和議。以讓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封。終則飾虛文。以為中興。使一世祖於利欲之中。奉敵稱臣。而不以為恥。忘時事。而不為怪。其幾可勝言哉。紹興十一年。置玉隆所。十二年。作崇政。至拱二殿。十三年。築園丘。建太社。太極園。子監大學。十四年。置宗子學。建秘書省御書院。十六年。建武學。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殿。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之制亦已具備矣。紹興十年。明堂備大樂。十三年。初講景靈宮。合祭天地。建金雞殿。班穆飲酒儀。十四年。作渾天儀。復教坊樂工。十五年。行大朝會禮。十六年。製常行儀衛耕藉田郊備祭器。設入寶作景靈宮。新築十七年。祠高祖。十九年。定臘儀。十八年。圖景靈宮。祀享功臣。兵三十年。而禮樂文物亦略備矣。國家靖康之禍。乃二晉之所未有。中國衣冠禮樂之地。宗廟廢。郊社之所。盡棄之。敵器樂器。儲尊彝鼎。馬駟。鼎彝。禮儀。伏之物。盡入於敵。渡江以來。庶事草創。皆至簡陋。後定。然耕藉朝覲。祀明堂。養老。更武王克商後事也。時雖明堂藉田。光武平亂。後事也。今其儀武修文。時那。果。思。馬。輪。道。時。那。宮。室。雖。備。而。忘。前。日。運。幸。之。儀。矣。郊。廟。雖。具。而。忘。前。日。嘗。所。之。矣。朝。儀。雖。備。而。忘。前。日。履。從。之。勞。矣。文。物。雖。新。而。忘。前。日。根。括。之。儀。矣。趙。鼎。謂。高。宗。曰。願。陛下。毋。忘。親。征。時。王。庶。謂。秦。熈。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遺。

時而忘地戰乎。洪皓曰。建炎初。而太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四十八

三月辛卯。詔宴殿陳設。正用緋黃二色。勿以文縐。上以祖宗朝殿。惟但用純綵。後來寔多文縐。故屏去之也。龍克小麻。附此事於。國子司業高閔請在學人。依徽宗御筆。復立三年歸省之限。以彰孝治。上曰。舊有正月發已。今從日麻。

九年之法。至徽廟方改作三年。豈有士人九年而不省其親者乎。其從之。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乞增印錢引四百萬緡。許之。先是直祕閣四川轉運副使井度言。右護軍歲計闕七百七十八萬緡。乞撥四川免行錢五十萬緡。仍添印錢引。戶部奏。免行錢乃朝廷寔名。不可予。止命增印焉。

癸巳。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貶秩二等。時右宣教郎添差通判常州陳袤。以貪賊尉吏。而言者謂守貶庇之。故繫久不服。遂有是命。武郎郎閣門宣贊舍人趙瓌等。並轉一官。以初御正殿。應奉無差。失故也。直龍圖閣葉三省。知信州代還。言鉛山縣民王小十。取肝以愈母病。蓋陛下躬行孝德。風化之所。致乞詔有司。旌其門閭。易其鄉號。仍宜付史官。從之。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新。知辰州邵隆。與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知敘州劉光弼。兩易。

乙未。詔文宣王廟門立戟二十四。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楊愿。兼侍讀。國子司業高閔。兼崇政殿說書。閱仍進講左氏傳。

丙申。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殿前司忠勇軍統制輔遠。為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罷從軍。左從事郎。廣南鹽運使司幹辦公事鄭厚。能以言者論厚。頃緣劉大中力薦。及為泉州察推。唯知陷事。趙鼎。比因誤殺。罪囚。例與衝替。乃謗議朝政。資鼓衆聽故也。

乙巳。詔臨安府建太社太稷。言者以為社稷之祠。王者所重。故漢光武東遷。則置於維揚。國家南渡以來。上戊之祭。寓於佛祠。未副事神保民之意。望下禮官。講明擇地為壇。以備春秋之禮。故有是命。詔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平樂郡王章淵。依舊行在居住。初。令淵致仕居處州。未行。復留之。淵致仕。諸不知何故當考。

丙午。詔臨安府同殿前司修築園丘於龍華寺之西。壇四成。上成縱廣七丈。下成二十有二丈。分十三陛。陸七十有二級。壇及內墻凡九十步。中壇外墻共二十五步。以龍華寺為望祭殿。不築齋宮。詔僧及道士於淮南。京西沿邊行遊者禁之。

辛亥。明州言。自廢廣德湖田。歲失官租三千餘斛。請復以為田。從之。事初見九甲寅。五月。

甲寅。中衛大夫慶遠軍承宣使劉光烈。落階官。為崇信軍承宣使。以光世。特遷之也。甲寅。五月。

乙卯。初。命官告院監官。書綾紙之背。以防奸弊。龍克小麻在甲寅。五月。

命。左宣教郎汪勃。為太常寺主簿。勃。黟縣人也。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庚寅。葉衡同與勃為建寧縣丞。起居舍人。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言。臣昨侍經筵。恭聞聖訓。以通和之初。異議者甚衆。今皆退聽。蓋異議小人。初不為陛下社稷計。務於不靖。以售其姦。今事既大定矣。固不容不退。然而其所以退聽者。則不可不察。臣觀異議小人。其罪惡顯白者。陛下雖已為社稷棄之。而其黨猶衆。匿情詭跡。布於中外。既不得於其前。則將害於其後。故今朝廷一有所成。尚相與詆曰。是墮鄰謀也。是非國福也。一有所作。又相與詆曰。是不節財也。是重困民力也。曾莫知悛。至於甚者。輒更肆險說。以中傷善類。欲惑移上意。以取顯美。期於必勝而已。幸陛下明良胥契。鑠以一德。然風俗如此。臣實寒心。臣益願陛下。謹察其微。而大明賞罰焉。庶使異議絕息。風俗歸厚。永固丕圖。臣不勝拳拳之忠。

夏四月己未。右朝奉大夫通判臨安府方俛。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高兄也。敦厚文集云。紹興十三年所上。而無其月。案敦厚以六月一日。罷而此疏首云。昨侍經筵。則必春講之時也。故且附三月末。

庚申。上諭宰執曰。郡政以循良稱者。便與擢用。庶為郡守之觀。今兵事少息。當以民事為先。卿等宜博詢之。

壬戌。御史臺檢法官詹大方。秘書正字游操。並為監察御史。大方。建德人也。右承事郎知嚴州淳化縣。孔括。為右宣義郎。先是浙西提點刑獄公事王鈇。言括治狀。輔臣進呈。上曰。可與轉一官。令再任。任滿更與。擢縣令。最親民。而員最多。難於一一選擇。但有治狀者。進用之。有過惡者。黜責之。使知所勸懲。則人自勵而不害吾民矣。

癸亥。詔禮部。以鄉飲酒儀。制鑲板。偏行郡國。比部郎中林保。請之也。令翰林司言。依例自五月下旬進時。果一合。至八月初止。詔御前權不供進。皇太后如例。

丁卯。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平鄉郡王章淵。落致仕。充高壽觀使。仍奉朝請。

癸酉。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羅汝楨。試御史中丞。監察御史詹大方。守右司諫。

丙子。左朝奉大夫知漳州韓岳。代還入見。請復孝悌力田科。上謂大臣曰。漢有此科。固可以厚風俗。然祖宗未嘗行。可令講究。不可輕易。粉立祖宗未行之法也。岳初見紹興七年四月。

丁丑。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喻汝礪卒。

庚辰。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等。乞依元祐古迹。於華亭置閘。以捍鹹潮。上曰。今邊事初息。當以民事為急。民事當以農為先。朕觀漢文帝詔書。多為農而下。以農者天下之本。置閘其利久遠。不可憚一時之勞也。乃令叔獻措置。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寄居士大夫。干擾州縣。又監司郡守。類皆親故。莫敢誰何。望嚴加戒約。儆或不悛。令監司郡守。審具姓名。聞奏。重賞典憲。不以赦原。從之。時士大夫與秦檜異論者。多奉祠里居。或倚寄他郡。自是以次被罪矣。祕閣修撰張所。直祕閣李健。並落職。所監漢陽軍。健監德安府。在城酒稅。以李文會奏。所治獄不當。為不仁。健嘗仕偽庭。為不義也。健之制曰。往者元惡。益我魁柄。濁亂

壬子。戶部供上諸路月椿錢。上諭輔臣。今析其數爲二。存其有寃名者。餘悉蠲之。十七年八月丁巳又減。

癸丑。太常寺言。皇后受冊畢。依儀詣景靈宮行恭謝之禮。從之。

甲寅。上諭大臣曰。昨日上殿楊大任。其人昏老。難當郡寄。可處以宮祠。似此等人作郡。盡謀欲論。又無顧過。但千里之民。陰被其害。今後郡守。卿等宜審擇之。秦檜等曰。謹遵聖訓。吏部員外郎王揚英。兼國史院檢討官。此恐是某修。忠義錄當考。

乙卯。參知政事王次翁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次翁執政凡三年。至是引年求去。而有是命。王明清撰履歷所云。上移次翁。次翁檢校使辭。位已見紹興十一年八月丙寅。皇太后流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九

【紹興十有三年】五月庚申。上諭大臣曰。人言南北不宜牧馬。昨朕自創行。雖所發不多。方二三年。已得駒數百。此後不患不蕃。與自川廣市來。病不堪乘。而沿路所費不少。計之一匹。自省數百。秦檜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魯頌專言牧馬。上又曰。國家自有故事。京城門外。便有孳生監。每言所得甚多。祖宗用意可見也。奏事退。遂即射殿引馬。召輔臣同觀之。蕭克小麻在。武德大夫游士宜等各進一官。士宜。楊政親校。用吳璘例遷也。

壬戌。太常寺言。郊祀仗內鼓吹八百八十四人。今樂工全闕。乞下三司差撥。從之。鼓吹用鉦鼓鑼角。管管笛等。蓋在仗內。晝夜在警場。

甲子。秦檜奏。牧馬事。上曰。此事在乎得人。朕初令楊忠愍管馬五十四。忠愍不理會得。牧養一年之間。死損俱盡。後得張建壽付之。更無死損。以此知全在得人。不惟養馬。凡事皆如此。得人則無事不濟矣。時建壽以武德大夫領貴州刺史。於是遷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忠州。通管。檢校。教授。外。制。集。附。入。日。麻。無。之。秘書少監秦熿。權尙書禮部侍郎。詔奉議郎張九成。作與宮觀。仍令南安軍居住。九成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

是交結趙鼎之甚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檜曰。陛下知人之明如此。誠帝王之大德也。既而右司諫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從而和之。今宗杲已遠竄。爲之首者。豈可置而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故有是命。九成得祠。在閏四月乙卯。今其書之。罷。果。編。管。皆。誤。也。九成。落。職。宗。杲。編。管。在。十。一。年。五。月。甲。子。已。見。本。月。日。兵部員外郎錢時敏言。今將享廟及郊。當用仗內馬步導從之人。而龍神

衛上四軍。未及舊額三分之一。詔殿前馬軍司招填。

乙丑。武當軍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都虞侯。知興元府兼川陝宣撫使。司都統制楊政。檢校少保。時端明殿學士鄭剛中。爲川陝宣撫副使。節制諸將。極其尊嚴。三都統每人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及右護軍都統制吳玠。檢校少師。來謝。語主關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璘皇恐聽命。

丁卯。左迪功郎何備。獻中興龜鑑十卷。詔遷一官。

己巳。起復武經大夫兼開門宣贊舍人。知漳州寇宏。除名。福州編管。宏常爲秀州兵馬鈐轄。教所部爲盜。而分其財。事覺。故抵罪焉。

辛未。詔左從事郎鄭厚。自今不得差充試官及堂除。厚嘗著書號藝圃折衷。其言有詆孟軻者。駕部員外郎王言。恭言於朝。詔建州毀板。其已傳播者皆焚之。

壬申。進封懿節皇后曾祖右監門衛大將軍贈太傅邢允恭。爲恭王。中奉大夫贈太師宗賢。爲永王。父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師范國公煥。爲安王。詔國子監置博士正錄各一員。學生權以八十人爲額。尙書

左司郎中兼權太常少卿王師心。及丞博士簿禮部郎官。竝進秩一等。以中宮册禮成故也。

乙亥。中書舍人兼侍讀楊愿。請做唐乾元及國朝故事。詔天下置放生池。祝聖壽。工部郎中林又。又請以臨安府西湖爲放生池。從之。既而上恐其妨民。諭輔臣。舊有者令復之。不然則否。又尤溪人也。

丁丑。天申節。宰臣率百官上壽。京官任寺監。皆已上。及行在。陞朝官。竝赴始用樂。近臣進金酒器。銀香合。馬。郡縣錫宴。皆如承平時。三月庚子申。明得曾許進。

己卯。大宴集英殿。

辛巳。敷文閣待制知臨安王喚。以燕殿成。陞直學士。

壬午。上諭大臣曰。承平時。大燕及策中宮事。太后一一能記。考之故事。所說皆同。秦檜曰。太后聰明如此。上曰。太后在敵中十六年。未與皇后相識。今此一見便相喜。如太后飲食衣服。皆皇后親自供奉。太后未嘗有所需求。每云。飲食衣服。只取飽煖。不欲以細故擾思慮。自太后歸。朕於宮中事。更不費力。遂得專意外治。檜曰。大抵興運至。陛下凡事皆如意。正家而天下定矣。詔兵部郎官將作軍器監官各進秩一等。以册寶燕殿皆成推恩也。右承事郎臧保衡。獻皇太后冠。慈寧宮頌。特進一官。

癸未詔皇后曾祖故贈太子太保吳文誠追封恭王。祖贈太子太傅從享封和王。父武翼郎贈太子太師追封榮王。右武郎帶御器械吳益為成州團練使。武翼郎開門宜贊舍人吳蓋為文州刺史。親屬恩澤與二十五人。以后受冊推恩也。

甲申言本府及錢塘等九縣獄皆空。詔獎之。

六月丙戌朔。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講程敦厚。請知安遠縣。敦厚攝西掖幾年。數求即真。太師秦檜進擬。上曰。俟何賊至。當立命之。王積撰行狀云。丞相嘗進擬欲以為。上曰。何賊至。命之。賊上所厚也。何公入廟。賊未未幾。以盜評斥去。公亦數忤丞相。向之不同者。交口譏公。遂用者。顯知安遠縣。

抵國門。以臺評黜去。敦厚數登諸將之門。會韓世忠之安周氏。陳氏。張俊之妾章氏。楊氏。竝封郡夫人。敦厚行詞。極其稱美。他日。從世忠飲。因懷其飲器。歸。檜聞。益惡之。殿中侍御史李文會。即劾敦厚。鼓唱是非。中傷善類。醜德穢行。難以悉陳。前一日。賊自直。祕開新嘉州。改邵州。而敦厚遂黜。

戊子。倉部員外郎王循友。言。國家平昔漕發。江淮浙六路之粟。二百六十餘萬。和糴之數。又在其外。而近歲上供之數。纔三百八十餘萬。除淮南。湖北。影。殘。最甚。獨放之外。兩浙。號為膏腴沃衍。粒米充羨。初無不耕之土。而較之舊額。亦虧五十萬石。此蓋稅籍欺隱。豪強巨室。詭名挾戶。多端以害之也。比者兩浙漕臣建議。欲正經界。朝廷從而行之。若使盡究隱田。庶幾供輸可足。舊額。欲望訓。教諸路漕臣。各令根檢。稅籍之失。上謂輔臣曰。所論可行。蓋農桑衣食之本。然須有所勸懲。勿為具文。拱衛郎行營右護軍後部提振軍馬吳拱。充階成岷路兵馬都鈐轄。國學進士郭義重。賜旌表。門閭。義重。莆田人。本軍官。其事母至孝。甘露降於墓廬。故有是命。

壬辰。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右宣教郎。簽書江陰軍判官。公事蔡。不。法。勒。停。上曰。不。案。發。監。司。須。當。行。遣。天下。事。必。待。臺。諫。論。列。臺。諫。豈。能。盡。知。之。監。司。乃。朝。廷。耳。目。豈。可。坐。視。不。舉。於是。提。轉。王。鈇。李。椿。年。張。叔。獻。皆。坐。降。官。詔。三。衛。及。御。前。諸。軍。統。制。領。將。官。月。支。供。給。錢。自。百。五。十。千。至。三。十。千。凡。五。等。自。今。諸。軍。擅。差。軍。兵。回。易。委。主。帥。及。興。販。州。縣。收。捉。押。赴。朝。廷。依。私。役。禁。軍。法。所。販。貨。物。計。贓。坐。罪。必。罰。無。赦。州。縣。知。而。不。舉。與。同。罪。時。既。罷。兵。而。諸。將。猶。回。易。以。營。其。私。議。者。以。為。侵。壞。軍。政。故。有。是。命。既。而。尚。書。省。乞。都。統。制。月。支。供。給。錢。二。百。千。從。之。尚。書。省。奏。在。七。月。甲。子。

為殿前遊奕軍統制。中侍大夫武勝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選錄軍統制李道為前軍統制。先是軍官老病者皆授添差離軍。都統制田師中言。本管軍馬不可闕官。故有是命。於是中軍副統制郝殿。陞權選錄軍統制。後軍副統制李山。遷中軍副統制。餘以次陞焉。案。前。軍。統。制。張。以。十。一。年。十。二。月。諫。死。今。且。二。年。不。知。何。以。始。差。正。官。當。考。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激。堯。

癸巳。善星院乞撥放度牒。上曰。朕觀昔人有惡釋氏者。即非毀其教。有好釋氏者。即崇尙其徒。二者皆不得中。朕於釋氏。但不能使其太盛耳。言者皆欲多鬻度牒。以資國用。朕謂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

千而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撥十數年。其徒當自少矣。檢校少保武營軍節度使知興元府兼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辭還鎮。命坐賜茶。甲午。宮正韓氏為才人。

丁酉。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王喚言。太學將畢工。養士之費。當預備。已括到民間。冒佔白地錢。歲入三萬緡。有奇。養士三百。想可足用。從之。

戊戌。輔臣進呈鈞容直。乞推賞。上曰。樂人無出官法。可與支賜及轉資。昔有教坊官求為郡者。太祖以唐莊宗為監。不與之。止令於樂部轉遷。此祖宗之良法也。更部員外郎周執羔。轉對。乞戒諸監司。巡案檢視簿書。凡財用之出入。無簿書押者。必案以不職之罪。又乞命帥臣。區別條目。下諸路州軍。廣行搜訪。徵宗御製。皆從之。臣。謹。案。養。士。當。國。初。十。有。八。年。自。定。和。策。動。之。後。士。大。夫。無。有。敢。少。違。其。意。者。故。一。時。對。臣。值。但。毛。舉。稱。務。以。以前。職。事。而。對。奏。則。見。於。施行。者。共。二。百。二。十。四。事。皆。錄。其。大。略。書。之。其。間。則。亦。有。及。民。開。利。害。者。豈。自。可。以。考。其。人。也。

辛丑。温州進士蔡大中。上書獻太平十慎。論人主誠心等事。當有始有終。上以其言有理。熊克小麻。在七月日降旨。但七月辛酉上詣及之不詳考耳。

壬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程克俊。仍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克俊為言者所攻。乃引疾而有是命。

甲辰。中書舍人張廣。提舉江州太平觀。坐朋附程克俊。動搖國是。為殿中侍御史李文會所劾也。或曰。中書舍人楊愿。疑廣薄已。烈於奏檄。故因事斥之。汪。藻。撰。廣。碑。云。公。在。後。者。見。事。有。不。當。人。心。者。必。諍。諍。為。上。言。之。其。託。居。無。何。吏。部。關。引。致。行。調。公。欲。廣。上。恩。至。為。之。乘。獨。軍。制。者。皆。公。太。進。龍。中。書。舍。人。案。今。日。所。載。文。會。全。章。乃。殊。不。及。此。事。不。知。何。也。王。明。清。撰。廣。碑。云。張。彥。嘗。掌。外。制。楊。仲。甫。居。西。掖。代。有。多。彥。與。之。相。色。初。亦。無。他。彥。嘗。偶。成。一。善。彥。絕。句。云。包。羞。曾。借。成。皮。蒙。軍。陣。仍。推。作。詐。未。用。吹。毛。辨。別。即。今。同。受。管。城。封。恩。仲。以。為。謂。已。大。怒。顯。於。奏。檄。檢。論。言。路。彈。之。彥。嘗。以。本。官。罷。為。宮。詞。

右宣教郎元。行太學錄。與已見。紹興元年四月。全州文學師維藩。權國子錄。維。藩。已。見。紹。興。元。年。八。月。 維藩既上書不得用。聚徒於福州之長溪。閩。浙之士從之者數百人。福清林栗其高弟也。至是以累舉得官。會太學初建。國子司業高閔等言。維藩博古通今。士人推服。建學之始。宜得老成。誘掖後進。輔臣進呈。上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心術正者為之。將以經旨喻後進。一有邪說。學者從而化之。為害不少。既而右司諫詹大方言。剴刻薄。豈足當師儒之任。監遂罷去。何。備。龜。選。太。學。之。補。則。曰。士。可以。見。其。日。之。所。為。學。官。之。除。則。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得。心。術。正。者。與。之。講。解。則。學。校。不。為。無。益。也。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開門宜贊舍人新知欽州劉紹先。貸死除名。械送廉州編管。籍其資。坐前任統兵官。虛招効用。盜請錢米故也。庚戌。金人遣通問使徽猷。開待制洪皓。直龍圖閣張邵。修武郎朱弁。還行在。先是金主亶以生子大赦。令

授之弊。前日頓革。皆不敢犯。上曰。朕亦聞之。此美事。聞曰。臣待罪卑官。見此美事。諸生以謂陛下。方優武
修文。與太祖初定天下之時同符。越舉建隆故事。願陛下。降臨雍之禮。言未畢。上曰。已令討論矣。此以日

克小麻參。但克附。因。口。鼻。之。閉。於。九。月。未。又。得。最。時。上。已。有。幸。學。之。意。而。因。未。知。之。則。恐。不。然。蓋。討。論。故。事。乃。因。開。所。興。又。云。所
乞。上。表。可。依。所。請。則。安。得。不。知。意。者。因。已。乞。幸。學。事。為。切。實。故。使。來。作。行。進。者。精。利。飾。之。竟。不。細。考。其。今。從。日。原。本。文。庶。不
失。實。

丁酉。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資善堂翊善程瑀。兵部尚書。

戊戌。徽猷閣待制洪皓。至自金國。上即日引見內殿。論皓曰。卿忠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賜內庫金幣。鞍
馬黃金三百兩。帛五百匹。象齒香綿酒茗甚衆。翌日。見於慈寧殿。帝人設。後曰。吾故識尚書矣。命撤之。
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敵所憚。乃不得用。饒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是
無中原意。檜不悅。謂其子秘書省正字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要
須如黃鐘大呂乃可。起居郎鄭樵。樵尚書兵部侍郎。尚書左司郎中王師心。樵工部侍郎。

己亥。以樵為賀大金正旦使。左武大夫保順軍承宣使知開門事何彥良。副之。師心為賀大金生辰使。武
功大夫解州防禦使韓辦。皇城司康益。副之。時出疆必遣近臣。故立遷二人。自是以為例。樵。西安人也。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獻黃金萬兩。上諭秦檜曰。頃年張浚嘗獻千五百緡。是時有餘財。卿可諭剛中。不
必循舊。有餘則進。若率於民不可也。

庚子。直龍圖閣張邵。自金國還。入見。邵言。靖康以來。乞於建炎使於金人而不返者。至數人。若陳過庭。若
孟昌。若司馬樵。若滕茂實。若崔縱。若魏行可。皆執於北。歿於王事。而司馬樵之節。尤為可觀。劉豫既廢。
金人取河南地。金帥達實使樵為尚書左丞。欲以收南人之心。樵辭以疾。堅臥不起。達實不能奪。其後以
病死。陳過庭且死。其卒自割其肋。取肝為羹。以獻。愈過庭之疾。既死。以北俗焚之。其卒又自割股肉。投之
於火。曰。此肉與相公同焚。其成人如此。孟昌。劉河東。絳州人。殺之。滕茂實將死。自為祭文。人憐其忠。崔縱
中風。坐廢三年。其將死也。以後事屬臣。魏行可之死。臣亦見之。去冬。臣請於金人。尚書省。乞擊縱。行可之
櫬以歸。其宰執憐之。朝命下所屬發遣。而行可之櫬。擊之往中京者。乃不果發。縱之櫬。金人差丁夫與致。
令臣護之。以來。臣謹置之臨安府城外妙行寺。而臣之隨行使臣有呂達者。本婺州人。亦以病死於北界。
欲望聖慈。以死事之臣。如過庭輩七八人。其間恐有未經喪贈者。而有司檢舉。特推恤與。訪縱之家。許親
戚迎護其櫬。而官助之葬。下以慰忠義之魂於九泉。上以副陛下不忘臣下之心。庶可激厲天下仗節死
難之義。邵行狀云。疏奏。秦檜。降旨。令開具。近人。致死。因。依。中。書。案。史。過。庭。具。實。情。已。附。官。推。恩。橫。今。年。九。月。庚。申。贈。官。
經。十。二。月。卅。子。與。恩。澤。行。可。明。年。正。月。乙。丑。贈。官。皆。不。行。也。但。樵。作。直。官。行。下。縱。用。尚。書。省。奏。行。可。用。其。家。自。陳。耳。

壬寅。秘書少監姜師仲。罷。以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其乘間伺隙。倡為異議也。左朝散大夫宋宙。知興
州。還。入見。乞諸路州學。已舊治者。立置教授員。又請罷諸縣民武令。上曰。學官雖逐州置。昨已降旨。恐川

遠未及。宜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武臣安能治民。然亦難頓罷。第令宜撫司。以漸易置可矣。
癸卯。除名人范滂。送融州編管。永不放還。滂數以上書。狂妄被斥。及是。至行在。言者。慮其妄鼓唱。為國生
事。乞重賜遠竄。故有是命。

乙巳。修武郎朱弁。自金國還。行在。弁。奏。朱。邵。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朱。勛。李。舟。僧。寶。真。婦
人。丁。氏。晏。氏。卒。闕。進。節。義。於。朝。乞。優。卹。邵。府。谷。人。靖。康。初。以。乘。義。郎。知。鎮。威。城。其。死。節。甚。偉。具。日。歷。抗。濟
源。人。為。代。州。沿。邊。安。撫。副。使。忠。輔。為。將。領。守。輝。縣。景。平。輝。縣。人。為。隆。德。府。部。將。益。為。福。州。觀察。使。知。朔。寧
府。谷。朔。寧。人。為。益。府。屬。皆。以。宣。靖。開。死。事。寶。真。五。台。山。僧。靖。康。中。嘗。召。對。俾。聚。兵。討。賊。金。人。生。執。欲。降。之。
寶。真。曰。我。既。許。太。宗。皇。帝。以。死。矣。豈。安。言。邪。臨。刑。色。不。變。北。人。嗟。異。丁。氏。度。五。世。孫。嘗。適。人。後。為。敵。所。掠。
欲。妻。之。丁。氏。罵。敵。不。從。絕。於。挺。下。至。是。弁。褒。其。事。上。之。疏。入。不。報。弁。所。奏。及。申。者。在。九。月。今。詳。附。此。傳。文。已。見。通。典
三。年。九。月。晏。氏。已。見
三。年。二。月。此。不。列。出。

丙午。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兼侍講楊愿。試給事中。軍器監劉才邵。守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殿中
侍御史李文會。試侍御史。

丁未。以洪皓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張邵。陞。秘。閣。修。撰。朱。弁。為。右。宣。教。郎。直。秘。閣。
主管。佑。神。觀。鎮。西。軍。承。宣。使。知。階。州。兼。節。制。階。州。屯。駐。軍。馬。田。晟。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
侍。衛。馬。軍。司。公。事。先。是。詔。晟。將。所。部。三。千。赴。行。在。遂。以。其。衆。隸。馬。軍。司。右。宣。教。郎。湖。南。安。撫。司。參。議。官
王。鉉。獻。太。元。經。解。義。賜。白。金。三。百。兩。度。支。員。外。郎。林。大。聲。言。江。西。州。縣。百。姓。好。訟。教。兒。童。之。言。有。如。四
言。雜。字。之。類。皆。詞。訴。語。乞。禁。止。刑。部。請。不。以。教。前。後。編。管。鄰。州。從。之。

己酉。上與宰執論。米貴。心。難。如此。則。有。濟。公。私。皆。利。可。於。從。官。中。選。通。曉。錢。穀。者。付。之。秦。檜。言。劉。晏。能。權。萬
貨。低。昂。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上。曰。漢。唐。以。來。所。可。稱。者。晏。一。人。而。已。自。來。多。恥。言。財。利。不。知。國。家
之。所。急。孟。子。言。無。政。事。財。用。不。足。此。豈。小。事。也。起。復。德。慶。軍。節。度。使。提。點。鳳。州。司。餉。個。邊。太。尉。以。使。北
還。也。樞。密。院。編。修。官。吳。垓。提。舉。浙。西。茶。鹽。公。事。自。通。典。至。今。以。樵。修。撰。除。提。舉
官。者。惟。秦。梓。錢。堪。及。劉。三。人。武。事。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
公。事。駙。馬。都。尉。石。端。禮。卒。

庚戌。詔。諸。路。監。司。守。臣。講。究。寬。卹。民。力。事。件。以。大。理。寺。丞。吳。鏞。轉。對。有。請。也。
辛亥。直。秘。閣。知。虔。州。劉。昉。移。知。潭。州。秘。閣。修。撰。主。管。洪。州。王。隆。觀。辭。弼。知。虔。州。

壬子。禮。部。言。今。歲。南。郊。應。罷。孟。冬。朝。獻。景。靈。公。之。禮。從。之。自。是。以。為。例。初。錢。塘。江。有。石。堤。以。捍。水。故。無
水。患。歲。久。堤。且。圯。乃。置。捍。江。兵。二。千。人。專。令。採。石。修。堤。人。以。為。便。其。後。壯。者。以。給。他。役。弱。者。且。不。可。用。蓋
僅。存。十。一。或。謂。近。歲。潮。東。激。而。沙。積。西。湧。故。西。岸。雖。不。治。而。自。固。至。是。侍。御。史。李。文。會。言。水。勢。不。常。方

潮頭東激。正西岸宜任之時。乞招補捍江兵。仍稍增其數。使專探石修堤如舊制。則潮不能為患。從之。

銓曹職事。不須胡思亂量。侍御史李文會即奏良臣卑凡。昭遠朋附。乃以良臣知池州。昭遠知袁州。大理寺丞李穎士面對。論州縣斷獄蔽訟。贖金之弊。變成罰金。多至數百緡。人為破產。願詔監司廉察案劾。從之。

乙丑。左朝奉大夫祕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趙子儀守本官職致仕。

丙寅。給事中兼玉修撰官楊鳳書。本所見修玉牒。合載靖康末推戴趙氏事。竊慮太師秦檜有當時建議文字。可見本末。望令鈔錄封送本所照用。從之。

丁卯。吏部請以川廣轉運司京官使臣選人逐色差遣。各置定差簿二面。一留本部。一納御史臺。先是言者欲以四選逐色闕置。而本部言難以檢察。乃分京官闕七。選人闕十。使臣親民監當闕凡二焉。

御史中丞兼侍講羅汝楨試吏部尚書。左司諫詹大方論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張邵奉使無成。嘗與其副不協。持刃戕之。其辱命為甚。若置而不問。恐遠人聞之。必謂中國無賞罰。望改授外祠。乃以邵主管台州崇道觀。已而邵又遣秦檜書言金有歸淵聖及宗室諸王意。勸其遣使迎請。於是檜浸怒之。

戊辰。上謂大臣曰。諸處有癯老廢疾之人。依臨安例。令官司養濟。窮民無告。王政之所先也。兵部尚書兼侍讀資善堂翊善程瑀充龍圖閣學士。知信州。瑀稱疾乞奉祠。乃命出守。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高闕兼諸善堂贊讀。

己巳。吏部尚書兼侍講羅汝楨進兼侍讀。太府寺丞張子儀面對。言淮甸。湘。漢。屢經殘破。戶口未復。望精選守令。優其祿秩。假以歲月。寬其文法。優游自盡其才。三歲考察。以戶口登耗為陞黜之典。詔准。東京西監司歲終取州縣所增戶口數申尚書省。

庚午。詔故兵部侍郎司馬朴忠蹟顯著。特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以洪皓言其死節也。朴後

辛未。輔臣進呈衢州布衣柴翼益所進春秋尊王聚斂。上曰。朕已嘗觀。但編成門類。從後立說。無甚意旨。大率說經緯穿鑿。即不足觀矣。左朝請大夫知嘉州楊軾直祕閣。軾上書言和戎之利。權中書舍人劉才邵奏軾排斥姦言。辨明國事。有補治道。故褒擢焉。

壬申。尚書右司郎中梁弁稱疾乞奉祠。上曰。士大夫有操守安分。而以疾乞去者。甚可惜。不比奔競之人。朕嘗觀實訓。太宗朝。士人有奔競躁進者。必痛抑之。抑奔競則廉恥之道興。乃除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

癸酉。左朝奉郎知建昌軍李長民言。宣和以前。應知通令佐陞銜。玆帶主管學士。自軍興以來。學校之教中廢。今和議既成。備風復振。謂宜依舊結銜。以示聖朝優武修文之意。從之。

丙子。敕令所別定官王晞亮。祕書省正字潘良能。宗正寺主簿孟處義。玆與外任。侍御史李文會言。晞亮之於趙鼎。良能之於李光。處義之於汪藻。皆潛植黨與。窺伺朝廷動息。密通私書。相繼不絕。偽造事端。倡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

【紹興十有三年】九月乙卯。監察御史李潤為尚書司封員外郎。

戊午。復寧遠。萬寧。宜倫三縣為吉陽。萬安。昌化軍。玆免隸瓊州。仍以軍使兼知倚郭縣事。

庚申。直祕閣湯鵬舉為淮南東路轉運判官。

甲子。徵飲開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出知饒州。時金人來取趙彬輩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暄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與人。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恃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若恐以不與之故致淪盟。宜謂之曰。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秦檜大怒。皓又言。王倫輩以身殉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初。秦檜在完顏昌軍中。昌圍楚州。久不下。欲檜草檄諭降。有錫納者。在軍知狀。皓與檜語及金事。因曰。憶錫納否。別時託寄。檜色變而罷。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即奏皓頃事朱勳之婿。資緣改官。以該討論。乃求奉使。比其歸也。非能自脫。特以和議既定。例得放歸。而貪戀顯列。不求省母。若久在朝。必生事端。望與外任。檜進呈。因及字

文虛中事。上曰。人臣之事君。不可以有二心。為人臣而二心。在春秋之法。皆所不赦。乃命黜皓。尚書吏部侍郎魏良臣。戶部侍郎沈昭遠。玆罷。良臣與秦檜里舊。一日言於檜曰。昨日不寐。偶思得一事。非晚郊祀。如遷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內徙。以召和氣。檜曰。足下今為何官。良臣曰。備員吏部侍郎。檜曰。且管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五十

二四〇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五十

二四〇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五十

二四〇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五十

二四〇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五十

二四〇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五十

二四〇九

為異說。喧傳四方。實傷國體。望賜罷黜。以一內外之心。天下幸甚。乃以良能通判江西。晡田人也。

丁丑。詔實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張夔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徵猷閣待制李珍知成都府。王明情。提舉。論。詔。宗。以來。

帥蜀。悉維學士以上方為之。李珍復次對。謂國成。自是蜀帥始發矣。實。王。則。中。是。也。案。蜀。守。成。都。不。得。職。政。和。間。周。鼎。上。帝。待。制。非。自。珍。始。詔。與。後。漢。行。中。亦。以。次。對。為。之。不。但。實。王。一。人。參。初。以。次。對。守。成。都。後。四。年。乃。陞。維。學。士。為。制。置。使。明。所。記。皆。差。差。
夔在蜀時。有詔宣撫司納契丹降人。夔謂胡世將曰。蜀地狹。安能容。且不監前朝常勝軍乎。世將不合。

奏擬其事。蜀自用兵。和預買布疋折估錢二引。民已病之。至是轉運司迫餉軍。增至三道。成都一路總七十四萬七千有奇。夔言。昨降度牒二千。稱提錢引。數適相當。願以此代輸。從之。初。夔開府。適當歲旱。大發積粟。以賑飢民。撫存黎。雅。潘。部。禁。賊。貪。吏。開。修。渠。堰。蜀。落。江。田。稅。道。獄。訟。修。文。翁。舊。學。時。與。諸。生。講。論。經。旨。政。無。不。舉。蜀。人。大。悅。徵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葉煥卒。

戊寅。秘書省正字洪适添差通判臺州。洪適添差通判常州。適。以。奉。親。自。列。乃。有。是。命。
辛巳。戶部員外郎張漢彥罷。漢彥與龍圖閣秦梓善。侍御史李文會奏漢彥詐作梓善遺臣。以別紙踏毀他人。上玷朝廷。有傷士體。故罷。

壬午。徵猷閣待制知邛州馮楫為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冬十月甲申朔。直祕閣新知邵州何麒落職。主管臺州崇道觀。道州居住。麒連為李文會所擊。上疏劾之。秦梓奏麒所言不實。上曰。此事果實。亦不可行。宜重加寬責。以為士大夫誡忘之戒。

丙戌。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為郊祀大禮使。參知政事。方俊高為禮儀使。吏部尚書羅汝楫為儀仗使。戶部尚書張澄為橋道頓遞使。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王賞為南府使。故事。合祭天地於南郊。謂之郊祀。大禮。元。豐。分。南。北。郊。改。曰。冬。祀。建。炎。初。郊。不。改。及。是。賞。等。既。審。於。上。始。草。郊。祀。儀。注。上。之。

戊子。右宣徽郎新監行在藏西庫曹沐添差通判秀州。沐彬五世孫。秦煇婦兄也。始以武易文。故有是命。
己丑。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等。上國子監太學武學律學小學敕令格式二十五卷。
權尚書吏部侍郎江邁充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尚書司勳郎中陳康伯為軍器監。康伯與秦檜有舊。及在朝路。澹然無求。檜嘗稱其靖重焉。

庚寅。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殿中侍御史。仁宗時自建隆修至慶曆。神宗時自慶曆修至熙寧。而後來尚未編集。事無所考。望命備員。續而為書。抑又官。渾儀之制。祖宗所留意。渡江以來。缺然無有。乞下太史局。重創。詔禮部及天文太史局。並備具申省。初。上自海道還臨安之次。嘗命有司制渾儀。以木樣進。既而中寢。故抑言及之。

壬辰。詔親衛大夫貴州防禦使知夔州范綜令再任。
乙未。奉安祖宗帝后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御於景靈宮。太師秦檜為禮儀使。先是遣官自海道奉迎。至行在上。曰。此事至重。朕甚慮之。及聞出陸。朕心始安。前一日。上乃詣承元。承順殿告遷。至是步道出行。

宮北門。執政使相南班宗室迎拜。訖。前導至景靈宮。參知政事。方俊高。吏部尚書。羅汝楫。戶部尚書。張澄。分詣三殿行禮。時庶事草創。乃建萬壽觀於樞星門內。十七年四月始改作。

戊戌。詔川陝諸州秋試舉人。並用六月前錄院。先是成都府路安撫使張夔乞就春月發解。庶使得解舉人。可赴行在省試。禮部言。自來發解。年係三月。降詔。故改用夏季焉。
己亥。上諭大臣曰。自今宗子。許於所在入學。令與寒士同處。第別作齋。仍選士人為長。庶盡變積習。文行皆可取也。

庚子。上詣景靈宮行款謁之禮。辛丑。亦如之。
甲辰。給事中兼玉牒官兼侍講楊愿權直學士院。願。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落。職。永。州。居。任。右司諫。詹大方。論。藻。始。遊。蔡。京。之。門。終。為。王。黼。之。客。前。日。在。朝。異。議。者。皆。藻。之。所。為。今。復。居。近。地。陰。遣。耳目。刺。探。微。密。務。為。屬。搖。望。令。遠。方。居。住。以。示。懲。戒。之。萬。一。故。有。是。命。直。實。文。閣。充。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抗。治。銜。錢。韓。球。過。關。入。見。陞。直。龍。圖。閣。

丙午。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為賓德軍節度使。
丁未。左承議郎權西京路轉運判官蔡安強直祕閣。知襄陽府。始用文臣也。是日。湖州官。長與縣民華小九取肝以療父病。詔旌表門閭。

十有一月癸丑朔。左正議大夫提舉臺州崇道觀王仲薏復顯謨閣待制致仕。仲薏始坐江西降。謫失官。後復故秩。至是。獻。紹。興。聖。德。頌。於。朝。且。遺。秦。檜。書。有。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氈。舊。物。尚。有。意。於。陶。鎔。書。未。報。而。仲。薏。卒。權。中。書。舍。人。劉。才。邵。因。言。其。所。願。既。進。歸。美。之。實。而。權。制。典。雅。真。得。家。法。之。傳。乃。有。是。命。
王明情。提舉。錄。王。仲。薏。復。官。事。始。知。實。州。金。人。犯。江。西。仲。薏。守。節。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也。豐。南。以。啓。豐。之。會。之。為。開。陳。詔。復。元。官。奉。祠。放。行。將。歸。時。豐。南。嘗。言。已。為。通。議。大夫。不。問。職。名。所。以。請。孫。皆。與。京。秋。年。八。十。餘。卒。案。日。歷。紹。興。六。年。七。月。仲。薏。以上。其。父。廷。紳。道。再。復。左。中。大。夫。奉。祠。是。時。道。州。當。關。秦。檜。未。再。相。不。知。何。時。再。復。元。官。當。考。

戊午。上服袍履。乘登詣景靈宮行朝獻之禮。遂赴太廟宿齋。
己未。朝饗太廟禮畢。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齋於青城。
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於圜丘。太祖。太宗。並配。自天地至從祀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設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兩薄萬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應用銅玉者。權以陶木。兩薄應有用文繡者。皆以纈代之。初。備五格。惟玉輅。建。旗。常。餘。各。建。所。載。之。旗。青。城。用。蘆。簾。絞。屋。為。之。飾。以。青。布。不。設。齋。宮。以。黑。繒。為。大。裘。蓋。元。祐。禮。也。禮。官。以。行。在。御。街。狹。故。自。宮。徂。廟。不。乘。輅。權。以。輦。代。之。禮。畢。上。不。御。樓。內。降。制。書。赦。天。下。
何。備。龜。廟。則。必。有。致。心。見。墟。蓋。則。必。有。致。心。祠。宮。為。自。怨。自。艾。之。地。郊。祀。見。基。命。帝。宗。之。意。今。景。靈。之。始。與。一。新。國。丘。之。規。制。一。定。風。景。雖。殊。山。河。輒。異。故。不。能。不。起。秋。風。黍。離。春。月。蒲。柳。之。歎。然。天。子。建。國。宗。廟。為。先。祭。祀。之。典。天。地。為。萬。物。之。師。正。可。告。於。皇。天。孟。津。之。舉。亦。類。於。有。請。也。

詔今年幼恩封贈封叔並令命詞給告。以祕書郎張闡轉對

上帝則郊祀之
事亦未嘗也

丁卯，秦檜奏前日蒙付御書，書來日欲宣示侍從，官不惟觀陛下書法之妙，又令知陛下聖學不傳如此。上曰：朕之性與人異，無事則靜坐觀書，所得甚多。又曰：朕觀古之人，有嗜殺人者，蓋不能養性，故多恣暴。大率知足無事，貴為天子，誰能制之？若不知足，更為侈靡，未有不亂。如唐明皇是也。檜曰：陛下聖德如此，三代顯王何以加諸時？上所寫六經與論語、孟子之書，皆墨檜因請刻石於國子監，仍願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檜記於篇末，略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自古在上則君師之任，歸於一。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此其效也。陛下天錫勇智，撥亂世反之正，又於投戈之際，親御翰墨，書六經以及論語、孟子、朝夕從事，為諸儒倡，堯舜君師之任，乃幸獲親見之。夫以乾坤之清夷，世道之興起，一人專任其責，所為雖給於心，表儀以身者，勳亦至矣。所望於不慮者，豈淺哉！詩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積。臣願與學者勉之。呂中大事記所載心無欲，有德無功，皆使人上進，德則而上，萬善之原，事意雖微，而書石不經，命儒臣補其說，即秦檜所書也。又作檜書墨本，古書於其中，以為誦習之所，且為之記，其詳不備也。

己巳，福建轉運司進錦樣上諭輔臣曰：備可備禮物之用，亦無庸遽取，第須令官給其直，毋使及民，恐閩中又生此一擾也。詔諸州將舊贖學錢撥還養士，監司常切覺察，毋得他用，仍各具養士及錢糧數申省，以右朝奉郎劉子翼知信州，還有請也。除命人蔣滿、魏州編管，永不放還，滿以事編置南雄州，而守臣劉掄奏其與訛造謗，乞不以赦宥，特寬遐陬，故請之。案補本末當考。

庚午，給事中楊愿假禮部尚書，充大金賀元旦使，容州觀察使知開門事兼樞密副都承旨曹助副之。及還，就充送伴，自是以為例。愿等就充送伴，在明年正月朔拜賀，今宜書之，助權密。自日歷不見本院官屬姓名，在十四年，而補其月恐誤。

癸酉，太常博士劉燦轉對言國之大事，在祀。昨自南渡草創，未能備物，凡遇大小祠祭，竝權用奏告禮。一筵一豆，酒脯行事，此當日固未遑議，今時方中興，容典寢備，如日月五帝，且不得血食，神州成生，亦削去性宰，風雷靈農，盡寢其禮，簡神瀆禮，於是為甚。望明詔有司，講求祀典，凡不可闕者，竝先次復舊，其他以次施行，從之。

甲戌，入內東頭供奉官容思殿祗候鄭升除名，衡州編管。左武大夫武勝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統領張守忠降二官，以守忠與升交通，而升受守忠賂遺也。

丙子，詔北使往來，竝於盱眙軍鎮江、平江府賜燕，遣內侍蒞之。

戊寅，侍御史李文會論戶部員外郎句龍庭實仕於公朝，而不知尊主之義，望罷黜以清朝列。上曰：可與外任，此人是川人，大率川人多學蘇軾，如江西人盡學黃庭堅，上因說及梁師成，蘇軾文字首尾都記得，此人雖是內侍，卻讀書，只是不合干預朝廷事，如薦引士大夫，皆非所當為，內侍引用人才，最害政之大者，此等人便當重賞於刑，歷觀諸古，內侍薦引人才，未有不至於亂者，乃以庭實知眉州。

十有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避殿減膳。是日陰雨不見，太師秦檜率百官上表稱賀，自是知之，建檜為乃止。

甲申，徽猷閣待制李正民提舉江州太平觀，金人之叛盟也。正民為淮寧守，以城降，時孟庚、路允迪皆以奪官，而正民未及貶，比歸，以舊官見，至是得祠。

丁亥，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侍講權直學士院王賞知利州，侍御史李文會論賞外示樸野，心實傾邪，程敦厚子婿也，而賈之，句龍庭實，何賦腹心也，而人莫知之，情厚貌深如此，而他豈易測，伏望速斥，逐以厲百官，故有是命。

庚寅，太師秦檜以瑞雪應時，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自是歲如之，迄今不改。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才邵兼權直學士院。

辛卯，詔民間所用私錢，當二毛錢悉毀之，違者抵罪，自不及百錢以上，皆許告賞。時江右私錢甚衆，上諭輔臣令嚴行禁止，公私毋得用。

壬辰，樞密院編修官魏元若權太學博士，臨安府府學教授林大雅權國子正，左迪功郎新浙安撫司準備差遣陳運權太學錄用司業高開請也。魏、大雅皆永嘉人也。

癸巳，詔試中監學生，依嘉祐故事給綾紙，用左朝請大夫新知永州熊彥詩請也。彥詩言：主上登用真儒，載與大學，監帖之制，似可復行，秦檜進呈，上曰：學校者，人才須素養，太宗皇帝置三館養天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為朝廷用，檜曰：國朝崇儒重道，變故以來，士人雖陷敵者，往往能守節義，乃教育之效也。上曰：然三代之季，學校不修，故當時士人多無名節，今日若不興崇學校，將來安得人才可用耶？

秘書丞殿抑首，本省藏祖宗國史，歷代圖籍，舊有右文殿、祕閣、石渠及三館四庫，自渡江後，權寓法慧寺，與居民相接，深慮風火不虞，欲望重建，仰副右文之意，於是建省於天井巷之東，以故殿前司案為之，上自書右文殿、祕閣二榜，命將作監米友仁書道山堂榜，且令有司即直祕閣陸宰家錄所藏書來上。何補本末當考。

使不於此而汲汲焉，則將置人馬上安事之，而守禮補秩，重為來世之歡，味東都鼎治之，集書而擲於河海，亦豈盛世之事，則歸書三館，書籍經史，凡所與書文物者，盡入於金也哉。

是日，賜喜雪御筵於尚書省，初復故事也。

甲午，以郊禮畢，恭謝景靈宮。乙未，亦如之。又命內臣恭謝萬壽觀神御。

丁酉，督宗修容魏氏薨，附婉儀。右宣教郎權敕令所刪定官巫巫面對，請增太學弟子員，詔增二百，仍勾容人也。

己亥，奉國軍節度使金房開蓬州安撫使知金州郭浩來朝，命坐賜茶。皇兄寧遠軍承宣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安時為寧國軍節度使。起居舍人劉才邵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宗正少卿段拂權尚書禮部侍郎。

庚子，權尚書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秦煊，權尚書刑部侍郎周三畏竝落權字，詔故左朝請大夫右文

殿修撰崔縱例外官其家一人以尚書省官縱奉使異域身亡理宜優卹故也

癸卯有司進呈賜北使弓矢上以其不精工命出內庫所造者賜之翌日諭大臣曰此朕自指教雖軍中人亦未必能之賜予使人不惟觀美兼器械之良亦可使遠人知所畏服

甲辰武德郎楊庭特換右通直郎庭政子以川陝宣撫使策試如式也

乙巳太師秦檜生日賜宴詔曰以不世之英值難逢之會其始生之日可不為天下慶乎宜服異恩無守沖節檜每生日四方獻壽者金玉為不足至於搜盡世間之希奇以為餽錫費雖至賜教坊樂酒一日伶人作雜劇之戲嘻笑聲徹高檜目之不語少頃檜起更衣久而不出其夫人王氏使人候之乃在一室中默坐論者謂檜歎其不足以相副也嗚呼深哉自檜每生日以下並見權尚書禮部侍郎段拂兼實錄院修撰

修撰

丙午侍御史李文會言金國遣使禮意至厚宜嚴戒有司討論舊典精加補緝以稱陛下和好之誠從之已酉大金賀正且使副左金吾衛上將軍右宣徽使完顏暉秘書少監馬壽見於紫宸殿金主遣上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數三百段馬六匹自是正旦率如此例暉金主大父行也故事北使跪進書殿下自通好後金使每入見捧書升殿跪進上起立受書以授內侍金使道其主語問上起居上復問其主畢乃坐暉等既見上謂暉曰今次使人來大體皆正其他小節不足較觀金人之意和議必須堅久檜曰所以然者由陛下御得其道上曰非卿學識過人豈能和議安得如此臣暉案紹興三十二年張忠獻公乾道七年為烏陵日麻賊徐誠待罪狀但云請近上臣復受書而已然小麻乃云忠獻欲以舊禮受書極萬里探候充文得又云天錫進書跪不肯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皆不得其詳疑願正禮范成大行狀又云隆興再和名禮雖正失定受書之禮上常悔之乾道六年五月通公起居耶充祈請使公嘗早奏具首答書有曰抑聞附請之詞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必從然亦不云舊禮如何今日日麻會要大懼忠入見備注及是公敗盟貶參考之遺書之儀大略如此故檜取附見以補史闕若遂略而不齊則後世將謂有不可省者故當記其實也或可移附紹興

初詔戶部尚書張澄館伴北使是禮久不講澄知舊制入國門前一日班荆館賜宴既至三十一年二月

賜被褥紗羅翌日臨安府書送酒食又翌日乃朝客省賜茶酒垂拱殿宴賜茶器翌日賜生餼從例折博游上天竺寺賜香及齋筵冷泉亭酒菓除夕賜內中酒食風藥花錫正旦殿賜茶酒大臣就驛御筵遇立春賜春盤幡勝三日客省簽賜酒食內中酒菓江下觀潮四日宴射賜酒菓弓矢例物五日大宴集英殿六日朝辭賜衣帶銀器臨安府書送禮儀大臣就驛賜宴密賜金銀翌日行賜龍鳳茶金銀合又翌日班荆館賜宴遂為定式其後上以使人市買方物恐或擾民每北使至館即出內庫錢萬緡付都亭驛遇使人市物隨即取償自是以為例出內庫錢付驛事不見於他書今以三十二年七月癸亥宣諭書證入案日麻禮受命館客乃在十四年五月不知孰是小麻何以繫之此年姑附此更須詳考

惟敢使朝謁稱謂及與伴使往來視京都舊儀則有不同焉日麻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六日接伴使洪邁等奏接伴禮例十四年三月七日開門客省與北使朝見禮儀三

月二十五日館伴使徐壽等奏館伴更改舊例十四年事詳見本年月此不別出

又詔歲幣銀絹令淮南漕臣盱眙軍守臣遣官過淮交割事舉取旨推恩於是所遣官六員各減二年磨勘日麻無此今以紹興二十三年六月甲子申開指撥錄入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五人諸

路斷大辟八十八人關外初行營田凡一千三百餘頃初中殿准海銅錢出界之禁而閩廣諸郡多不舉行於是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載銅錢十餘萬緡入洋舟重風急遂沈於海官司知而不問此據通鑑事

六年五月甲子金主亶初頒皇統新律其法千餘條大抵依仿中朝刑有剋立者如殿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刑決髡仍拘役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則與古制異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一

【紹興十有四年】歲次甲子金熙宗正月癸丑朔丁巳燕北使於紫宸殿權侍郎正刺史已上預焉歲次甲子金熙宗正月癸丑朔

戊午吏部尚書羅汝機為大金報謝使瀛海軍承宣使知開門事鄭藻副之以金來賀正故也

己未金國賀正且使完顏騰等辭行自通好後金使至闕見辭燕射密賜共白金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裝衣金帶三條三節人皆裝衣塗金帶上節銀四十兩中下節銀三十兩自是以為例趙姓之遺史私

月又書禮例使副酒各四大金瓶瓶并器合與之會要不載當考

乙丑故奉議郎河北軍前通問使魏行可特贈右朝奉郎祕閣修撰以行可父右通直郎致仕伯能有請也先以官其一弟二子至是復官其一孫

初太傅禮泉親使威安郡王韓世忠之罷樞筦也上命存部曲五百人俸賜如宰執丙寅世忠言兩國講和北使朝正恭順此乃陛下沈機獨斷廟堂謀謨之力臣無毫髮少裨中興大計望將請給截日住支并將背鬼使臣三十員官兵七十人撥赴朝廷使用詔使臣令殿前司交割餘不許

丁卯詔上津豐陽二縣隸金州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次翁以舊職致仕次翁自言疾勢

困重乞納祿故也。太師秦檜憐之。餽問不絕。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黃龜年落職。令本貫福州居住。龜年為御史。嘗論秦檜之罪。至是寓居四明。右司諫詹大方奏龜年昨緣諂附匪人。精神不齒。今當朝廷清明之時。自宜退聽深藏。而乃復出為惡。陵壓百姓。干撓郡政。害及一方。上覽奏曰。此豈士人所為。乃有是命。

己巳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張叔獻陞敷文閣待制。辛未封普安郡王婦郭氏為成寧郡夫人。給內中俸。郭氏祥符人。故奉直大夫直卿孫也。癸酉侍御史李文會試御史中丞。右司諫詹大方試右諫議大夫。丁丑詔四川路內藏錢帛。並易輕齋赴行在。惟絹以本色。戊寅內出鎮圭付國子監。以奉文宣王。先是有司請以藥玉或岷石為之。上曰。崇奉先聖。豈可用假玉。

左朝奉大夫秘閣修撰趙子偁既卒。詔侍從台諫集議。普安郡王嘗持何服。議者張澄、李文會、秦熈、周三畏、王煥、劉才邵、詹大方、張叔獻、段拂、何若、游揆奏。檢照國朝會要。嘉祐四年九月。詔使臣內殿崇班太子率府率以上。遭父母喪。並聽解官行服。宗室解官給俸。所有普安郡王持服。乞依故事。庚辰秦檜進呈。上曰。初議養宗室子。今子偁死。若不使之持服。則非本朝典故。宜從其議。

身故乞持服。日麻隨狀。余文不云王自麻當考。癸亥。海軍承宣使知開門事充大金報謝副使。鄭藻改鎮東軍承宣使。日麻不肯所以程致厚外。則兼有華州。以凶國故推其利而正名。可溫州觀察使。

二月壬午朔。尚書工部侍郎王煥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從所請也。癸未。宰執奏。權貨務茶鹽推賞事。上因論祖宗茶鹽之法。納粟於邊。請鈔於京。公私皆便。不惟邊面可實。而又免轉輸之勞。朕嘗思祖宗立法。無不善者。豈可輕議變易。上又曰。朕因前日金使須要射。以謂武備不可一日弛。深慮邊事。諸軍稍怠。朕見造金銀碗。將因暇日親閱。用此旌賞以勸激之。

案二月無戊寅。戊寅乃正月二十六日。不知何人以遺誤。少傅鎮遠軍節度使江西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信安郡王孟忠厚與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樓昺兩易。左承議郎瀘川府路轉運判官楊椿改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時諸路漕臣多獻羨餘。獨椿無所獻。帝曰。今瘡痍未瘳。愧不能裕民力。其肯措克以資進身耶。

乙酉。左朝奉郎江西南路制置大使司參議官朱敦儒為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丁亥。召川陝宣撫司使宜合換給文字。限一年陳乞。盡今冬毋得受。先是宣撫副使鄭剛中乞將磨勘酬賞等事。收還省部。卻將軍旅事務。便宜施行。故吏部以為請焉。靖州乞依舊置新民事。教養溪洞歸明子弟。以三十人為額。從之。戊子。國子業司高閔等率諸生上表請親學。手詔宜允。故左朝奉郎劉長孺特贈二官。錄其家一人。以

權華陰縣日死事故也。是日見。建炎九年。

己丑。福建安撫使葉夢得乞將見拘留海船。與不保籍船戶。輸沈差使。上曰。不惟海船一事。民間積欠亦可放。秦檜曰。自來諸州各乞放積欠。為惠不均。欲令戶部取諸路之數。條可蠲者以聞。上曰。善。因言朕頃在山東。河北。備見民間利病。如官司銅吏下鄉催科。此適足資其為姦耳。乃詔江浙等路紹興八年以前拖欠。並與蠲之。放欠指撥。在此日發。已今附此。蕭克小麻。載編補所奏在甲申。今從之。日麻。中興與政內史臣曰。聖人中心之仁。歸編蠲之有種也。上因海紅之請。而適及於遺。蓋其受人利物之誠。根於聖性。故有以感發之。而仁不可斷矣。用。

辛卯。復置教坊。凡樂工四百六十六人。以內侍充鈴轄。三十二年六月罷。甲午。上諭大臣曰。昨降旨。諸軍揀汰人數。令便招填。可嚴切行下。不然。開損軍額。不可不慮。恐緩急誤事。時皇太后築外第。有遷徙居民處。命隨安倍支船擊之費。仍對撥官屋居之。毋令失所。二事蕭克小麻。今從之。日麻。三月甲子。

乙未。鈞容直乞推賞。上曰。可與支賜。仍降旨為第一次。祇應有勞。今後依此體例。庶絕其後來希望耳。丙申。上謂大臣曰。近見鄭剛中奏。減民間科須數目不少。朕聞之頗喜。自是四川之民當少蘇矣。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楊應等送伴北使還。入對。自是率如之。

戊戌。初令四川都轉運司歲撥總制錢一百七十三萬餘緡。市輕賸。竝細絹四萬七千餘匹。綿四千五百餘匹。赴鄂州總領司。自去秋以右。護軍統制田晟所部。隸馬司。故取其贖軍錢帛。至今蜀中號田四廂錢。是歲。四川始取稱提錢四十餘萬緡。以備軍費。詳見十八年四月乙酉。

丙午。左通奉大夫參知政事。方俟高依前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高使金還。太師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十言。囑高奏於上。高不可。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廡中。批上旨。撤除所厚官。吏鈐紙尾進。高拱手曰。偶不聞聖語。卻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聞之。即奏高贖貨營私。窺搖國是。高再上章求去。上命以資政學士出守。及入謝。上問勞甚悉。檜愈怒。給事中楊愿因封還錄黃。乃有是命。同知大宗正事。士穰請宗學生以百員為額。大學生五十。小學生四十。職事人各五人。從之。

己酉。資政殿學士。新知紹興府樓昺過關入見。即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劉才邵。祠部員外郎王觀國。並罷。御史中丞李文會。論二人皆以附高為腹心。中懷異意。自作弗靖。若久在朝。必害至治。乃以才邵知漳州。觀國知邵州。軍器監陳康伯。權尚書吏部侍郎。尚書左司郎中李若谷。權工部侍郎。以將出使也。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吳秉信守右司員外郎。倉部員外郎王循友。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奉國軍節度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檢校少保。以將還鎮也。

三月壬子朔。上謂大臣曰。聞臨安府官地。民間見佃者。近日頗為豪強所奪。至毀其屋宇。此事在民利害甚大。宜令禁止。仍舊給與小民。

癸丑。秦檜等奏。選除武崗軍守臣。上曰。猶人當安。不可擾。烟瘴之地。遣兵討伐。視他處尤難。不可不慎。

乙卯。輔臣進呈諸路未發上供錢糧數。上曰。江浙。湖。積年拖欠。皆虛數。紹興十年以前。除形勢及第二等以上戶外。悉蠲除之。仍出榜曉示。官吏故違。許之越訴於朝。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建康府。

丁巳。以右護軍選錄左右游奕軍。為馬軍司第五至第十將管軍。田晟部曲始至行在故也。

庚申。戶部尚書張澄。乞諸路坑冶。委的有名無實去處。今憲漕司別立酌中課額。仍覺察無令有力之家。計屬幸免。致下戶受弊。上曰。事於國計有損。不可有弊於民。若富藏於民。猶國外府。不然。貧民為盜。常賦且將失之。此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尚書禮部侍郎秦燂。兼資善堂翊善。從所請也。權禮部侍郎段拂。兼資善堂翊善。權免兼資善堂有說。

丁卯。改岷州為西河州。金人避阿骨打諱。更為岷州。至是改之。與階。成。鳳州皆隸利路。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

故四川宣撫副使。去陝字。日麻無此。今以會要補入。

己巳。上幸太學。謁謁先聖。止於大成殿門外。步趨升降。中興禮記。史臣曰。治道莫盛於堯舜。而夫子則明堯舜之道者也。故欲學堯舜之治。必先推本明堯舜之道。退御

教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燂。執經。國子司業高闕。講易。秦卦。權侍郎正。刺史已上。竝與坐講。畢。賜諸生席於

廊下。啜茶而退。遂幸養正。持志二齋。觀諸生肄業之所。賜閱三品服。燂與學官皆選官。諸生受官免解。賜帛如故事。中興禮記。史臣曰。學校以教之。王政之本也。樂官人。手。齊。我。之。義。也。士。不。求。養。而。求。一。旦。之。用。猶。兵。不。求。練。而。求。一。日。之。戰。也。太上皇帝與大學以養天下之士。虛其未。又。下。增。員。之。令。特。之。滋。益。種。之。力。者。惟。必。必。之。至。者。才。難。何。處。矣。

詔今後臣僚有面刺大字或燒炙之人。許入見。時諸將多起於羣盜。上既命更迭入朝。統制官李用者。面刺雙旗。閣門以為疑。故審於上而有是命。此以會要增修。

壬申。太師秦檜言。陛下文德誕敷。干戈載戢。乃者謁謁先聖。遂幸太學。躬行之化。乃在斯舉。臣不勝慶幸。乞宣付史館。仍許拜表稱賀。上曰。非卿力主和議。兵革休息。則學校何由興。所請宜依故事。熊克小麻云。上幸太學。言者以

為從事乞宣付史館。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實錄院修撰兼資善堂翊善段拂。試中書舍人。兼職如故。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高闕。權尚書禮部侍郎。徽猷閣直學士胡寅。聞之。移書資闕曰。太學者。明人倫之所在也。閣下召自閑廢。有成均之命。竊自計曰。今天下方無三綱。斯人之所以來乎。及見諸視太學之表。實心惕然。不意閣下有所謂而有斯言也。昔秦楚敵國。懷王不還。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

以強力姦詐加於其君。使不得死。其情勝於加之刃也。太上皇帝。我中原受命之主。劫制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坐薪嘗膽。宜所以必報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譴為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外國之人得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繼釋乃在外國之君。此中華大辱。臣子所不忍言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大宋基業封疆。皆太祖太宗收用英俊。勤恤民隱。躬擐甲冑。與天下士夫勞苦以得之。又累聖嚴恭。非貴畏不敢荒寧而守之者也。今關河重地。悉為敵封。闕陵暴露。不得瞻守。族宗拘隔。不得相見。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得鳩集。冤恨之氣。外薄四海。不得伸雪。而柄臣者。方且施施然厚誣天下。自為有大功乎。閣下受其知遇。何不勤勤懇懇而為之言乎。言而或聽。天下國家實幸之也。晉朝廢太后。養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遠引而去。今閣下目睹忘讎逆理。北面事敵。以苟宴安之事。猶慨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倫。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文具之典。又為之詞曰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是黨其惡也。人皆謂閣下平生志業掃地矣。數十年積之。而一朝毀之乎。春秋之業。誅國賊者。必先誅其黨。厥觀往古人君。以無道行者。猶不能終。況人臣而敢肆然以無道行之乎。一旦明天子監亂亡之禍。赫然震怒。以咎任事者。嗚呼危哉。豈不與養養異哉。閣下不及今翻然改圖。則必與之俱矣。尚書右司員外郎吳乘信。守起居舍人。御史中丞李文會言。建寧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解潛。本趙鼎之客。不從和議。及和議之效既著。居常不樂。明州觀察使浙西馬步軍總管辛永宗。好撰造言語。變亂是非。二人者。守官寄居。皆在平江衝要之地。唱為異說。恐使命往來。傳聞失實。旋致疑惑。誠為未便。詔永宗移湖南副總管。潛資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何倫。繼曰。置王庶。憤怒其不附和議也。厥後。則。則。心。無。愧。之。張。九。成。既。與。之。編。置。不。肯。附。和。議。之。解。潛。亦。從。而。居。居。焉。王。次。翁。之。力。排。趙。鼎。則。喜。之。孫。近。之。請。召。張。澹。則。惡。之。生。殺。廢。置。惟。已。所。欲。與。時。賢。士。五。十。三。人。皆。欲。置。之。死。地。獄。成。未。上。而。補。則。自。斃。矣。天。之。所。欲。又。豈。人。之。所。能。為。哉。

癸酉。秦檜進呈講筵官。因言。陛下聖學日躋。實難其人。上曰。朕學問豈敢望士大夫。但性好讀書。檜曰。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若不用。或託以為為。則不若不讀之為愈。上又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長。不執於一偏。乃為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陋儒。溺於所聞。真泰山之於邱垤也。乃以御史中丞李文會兼侍讀。右諫議大夫詹大方。權禮部侍郎高闕。並兼侍講。闕仍兼資善堂翊善。太學博士陳鵬。兼崇政殿說書。尚書禮部侍郎秦燂。兼直學士院。

乙亥。上出文宣王贊刻石。賜學官高闕言。陛下贊文。形容先聖盛德。無愧於古。上曰。唐明皇作贊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符儲重道之意。闕曰。此尤見聖學高出前代帝王之上。其後上又悉贊七十二子。

丁丑。左奉議郎敕令所刪定官李朝正。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司農寺正朱昉。為金部員外郎。脫。歐。縣。人。初見。朝。正。十一

戊寅。尚書省勘會趙鼎。李光。折彥質。該去年郊恩。合行檢舉。詔更候一教取旨。右宣教郎新湖南安撫

司參議官王銍獻祖宗八朝聖學通紀給詔遷一官。

己卯左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直柔復端明殿學士。右宣教郎新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李志行乞戒飭諸路帥臣監司將前後所承寬恤民力及恤刑詔書恪意奉行違者重與典憲上曰二事皆切中時病方今兵革既息惟寬恤民力欽慎庶獄是為急務可令有司中嚴立法行下。

庚辰召諸軍應有刻板書籍並用黃紙印一帙送秘書省夏四月癸未葬柔福公主主既死從梓宮者以其骨歸至是葬之。

甲申詔刑部將半年以上未結絕公事行在委本部外路委監司責限結絕內日月稍遠者取問因依中奏以都省言四方多滯獄也。

丙戌命太師秦檜提舉製造軍儀詔有司求蘇頌遺法來上上謂檜曰宮中已製成小範可以窺測日以晷度夜以樞星為則蓋樞星中星也非久降出用以為式但廣其尺寸爾遂命內侍邵鄂專主其事將作監丞蘇籀面對乞取近世儒臣所著經說集而成編以補唐之正義闕遺上諭秦檜曰此論甚當若取其說之善者頒諸學官使學者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之說者不至紛紜矣續初見紹興三年九月左承議郎

林待聘充敷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待聘初免喪乃有是命。資授左朝散郎秘書少監漳州居住孫近資授左朝奉郎秘書少監筠州居住范同竝復三官提舉江州太平觀近興化軍同池州居住用尙書省檢舉也。顯謨閣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曾懋卒。

丁亥秦檜乞奏禁野史上曰此尤為害事如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上皇有帝堯之心禪位淵聖實出神斷而一時私傳以為事由蔡攸吳敏上皇曾諭宰執謂當時若非朕意誰敢建言必有族滅之禍檜曰上皇聖諭亦嘗報行天下所共知也檜曰近時學者不知禮人謂司馬遷作謗書然武紀但盡記時事豈敢自立議論。秘閣修撰知慶州薛弼言江東鎮民居木柱內有天下太平年五字適符上元甲子之歲此殆天發其祥非人力所能為詔侍從同觀仍送史館。

庚寅皇后謁家廟推恩外家。甲午執政奏呈得泗州牒金人復索淮北人之在南者上曰第令邊臣報以朝廷見依舊書發遣蓋舊書所載淮北人遣歸者取其情願也秦檜曰如此甚便樓炤曰早來秦檜所論仰符聖訓趙銜之遺史今年四月命州縣嚴追前從後明

人發還金剛乃與秦檜對之語全不同。命侍衛馬軍司將官張守忠往福建捕盜時海賊朱明熾甚將官武功大夫張深與戰而死故遣守忠捕之上謂大臣曰民愚為盜不足為平第憂被驅脅雖釋其罪使之歸業生理已蕩析矣。

乙未吏部奏以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趙令衿通判德安府時令衿以事至臨安御史中丞李文會論令衿頃在建康為郎官適淮西之變乃以急速請對實為大臣游說陛下察見姦佞即賜黜罷今乃

恬然不顧依舊奔走省謁於此詔送吏部仍日下出門。

丙申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寧止卒。戊戌權吏部侍郎陳康伯為報大金賀生辰接伴使容州觀察使知閣門事曹助副之自是歲為例助仍以符將到先朝御筆及編修接送館伴例册有勞遷保信軍承宣使。庚子軍器監丞蘇策轉對乞遠方之民委有孝行者令州縣以聞乞行旌表詔申嚴行下策執孫也。辛丑少傅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乞朝永祐陵等禮宮許之忠厚既朝陵將入見謂寓居新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王銍曰忠厚與秦會之雖為倏塔而每懷疑心今當入朝欲求一不傷時忌對銍言元祐中姚麟以節度使守蔡建言乞免帶提舉學事朝廷許之忠厚喜即入奏如銍言詔可尋又降旨武臣帥守以免繁銜自是以為例此韓王明諱蓋銍附入日麻未見

甲申少保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請詣太學謁先聖上曰學校既興武人亦知崇向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況其他乎。

丁未西南小張善貢方物詔廣西經略司受而答之。己酉詔諸州秋賦官所差不足或無經術精通之人許於見任祠官中通選以邵武軍軍學教授宋藻代還有請也。

五月壬子按是月辛亥朔詔左承議郎知筠州范寅實措置乖方引惹生事可特除名勒停寅實初見紹興二年九月措置事當考。

甲寅將作監米友仁權尙書兵部侍郎。丙辰饒州言右迪功郎姜樓等獻錢十萬緡以助國用上曰國用有常自不至闕不然雖多亦有不足之患其還之。右金吾衛上將軍王舜臣復檢校少師岳陽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舜臣徽宗王貴妃之父也靖康初例納節至是特復之。詔四川宣撫司就陪成西和鳳州募兵赴行在先是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言西邊可募衛兵上諭輔臣曰諸軍招填關類是南人恐西北邊損數年之後始見其弊兼諸路軍器物料近多不到方閒暇時尤宜整治秦檜曰外議妄謂朝廷講好休兵不以武備為急不知除戎器或不虞聖慮未嘗忘也。

丁巳詔秘書省火禁依星城法。己未御史臺檢法官汪勃主簿黃應南竝為監察御史應南邵武人也。

甲子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樓炤罷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論炤素無繩檢交結蔡京亟改京秩其帥紹興不恤國事溺愛二倡詔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初作都亭驛乙丑御史中丞兼侍讀李文會言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高闕初為蔡簡之客媚蔡京以求進復錄程頤之學徇趙鼎以邀名權工部侍郎王師心奉使大金專務嗜利起居舍人吳秉信機巧便利專結權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五十一

二四三六

此三人者。若久在朝。必害至治。詔以開知賓州。師心知賓州。乘信知江州。先是在經筵。嘗謂開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氏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此何也。朕答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即容易知。乃常人言耳。開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造化化矣。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開曰。陛下所答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否。翌日。謂秦檜曰。張九成今在何處。秦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開薦之。呼給事。中兼侍郎楊愿詢其事。文會亦劾開。是日。拜文會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是執政。即以言者代之。呂中大事記曰。自開知中丞。而巫風。鄭仲熊。李文會之徒。除受委由檜。皆欲置檜於死地。則使之歸。而論其罪。欲斥去執政。則使之彈擊。而補其闕。而檜之權在檜矣。

丙寅。太常監故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曰。文忠。案。商英爲商英。請在紹興七年。不知此時何以方舉行。

丁卯。左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葛立方言。陛下決策定計。成此中興。親迎長樂之變。與坐息邊陲之烽火。格天之業。實無前比。臣雖淺微。備極慙懼。惟恐說成。動搖國是。早夜思之。弗置也。伏望特降詔旨。申敕臣工。使之精白一意。上承德意。如有懷姦非靖。煽惑士流者。令御史察流之四裔。永爲臣子不忠之戒。從之。立方勝仲子也。紹興二十九年。朱傳論立方。嘗請以秦檜不合者。立爲黨碑。檜雖不從。人皆惡。恐即是時也。大理評事孫敏修請罪人。不以赦降原者。遇非此赦。或再遇大理禮赦。雖有專條。亦聽原免。從之。近制犯私茶鹽。乃擅支常平錢之類。皆不許引海行法原赦。至是用敏修言。始除其律焉。

戊辰。權尚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假吏部尚書。充大金報謝使。以金來賀生辰故也。上欲用左武大夫嘉州防禦使錢愷爲副。愷方持母喪。乃起復故官。假保信軍承宣使知開門事。左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黃達如降一官放罷。坐前知南雄州日。私役禁軍販易貨物故也。事初在紹興十一年。達如爲提點坑冶司所案。二年十一月。

己巳。金主始遣驃騎大將軍安國軍節度使烏雅和。通議大夫行大理少卿孟浩來賀天申節。遣上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襲。色綾羅紗縠五百段。馬十四匹。自是歲如之。右正言詹大方言。左朝散郎新知遼寧府蘇符居給恩之地。誠慮暗淺。朝廷界之便郡。而踰年不行。徘徊近地。窺伺時事。人爲切齒。詔降符二官。趣之任。

辛未。天申節。文武百官金國人使上壽於紫宸殿。故事。北使上壽畢。同百官殿上賜酒三行。次赴筵於尙書省。至是特就驛。燕之。仍以執政官押伴。

癸酉。大燕垂拱殿。甲戌。秦檜奏。昨日殿宴。大金人使禮甚恭。可見其向慕心。上曰。樂語之類。朕亦嘗觀。待之厚矣。彼安得不然也。初。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置經界局於平江府。守臣直祕閣周葵見椿年。問之曰。公今欲均稅。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五十一

二四三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五十一

二四三八

耶。或遂增稅也。椿年曰。何敢增稅。莫曰。苟不欲增。胡爲言本州七十萬斛。椿年曰。若然。當用國經三十萬數爲準。時秦檜怒。莫不已。椿年因奏。莫在郡錫宴。北使飲食臭腐。致行人有詞。莫坐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投閑十一年。案。行狀。其罷平江在此年。而日。歷會要皆不見。未知在何月日。

丙子。祕閣修撰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司參政官馬觀國充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秦檜將遣觀還北地。故特遷之。

丁丑。北使辭行。自是留館中。率不過十日。右宣教郎王之望行太學錄。之望。谷城人。初舉進士。考官孫道夫異其文。欲置魁等。衆議不同。他日。知貢舉朱宸特以示人曰。此小東坡也。

戊寅。命祕書省補寫黃本書籍。

己卯。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爲御史中丞。仍兼侍講。監察御史何若爲正言。監察御史汪勃守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游操試祕書少監。

六月辛巳朔。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知金州郭浩辭行。右朝奉郎曾惇知台州。惇嘗獻秦檜詩。稱爲聖相。故以郡守處之。此據紹興二十八年七月。自惇擅權。凡投書啓者。以臬。覆。爲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此據趙鼎之遺也。

甲申。詔江浙等路州縣。酒稅欠折。坊場廢壞。綱運沈失。倉庫漏底。委非侵盜者。皆蠲之。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興化軍居住孫近降三官。移尙南安軍住。坐詐名士人。飽得賜爲子培。奏補恩澤。爲台章論列也。

戊子。右迪功郎權國子錄師古特改右承務郎。通判鉅州。古卽維藩也。初以幸學恩。應改秩。而吏部謂古文學攝官。當俟注正官日。收國子司業宋之才言。特恩與常格不同。乃有是命。廣西經略司言。安南請入貢。詔使人免到闕。貢物就境上交割。仍優答之。

辛卯。普安郡王府學教授趙衛等言。王已誦文選。稍通經書意義。可學爲文。詔令讀左氏傳。對句及評議故事。

壬辰。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已減四川和糴米一年。廣西經略司言。西南大張蕃武。奏軍請入貢。詔本司受而答之。

癸巳。尙書兵部員外郎錢時敏爲右司員外郎。兼權起居舍人。上覽除目曰。神宗聖訓云。左右司便是學爲宰相。豈可不慎擇。時敏。溧陽人也。時敏攝右史。部司題名在此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陳鵬飛守尙書禮部員外郎。大府寺丞張子儀行屯田員外郎。宣州言。涇縣賊命一等竊發。上曰。兩國修和。竝無科須。民何以爲盜。監司每奏無事。魔者。今乃有此。可令取問。時提點刑獄公事洪興祖已代去。乃降興祖二官。爲左奉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五十一

二四三九

郎自今不得與監司差遣。與祖行遣在六月甲辰。於是守臣秦梓遣兵捕滅之。後遷一官。梓轉官在十月。

乙未。上謂大臣曰。浙東福建被水災處。可令監司躬往。悉力賑濟。務使實惠及民。毋為文具。時江浙福建同日大水。建州水冒城而入。俄頃深數丈。公私廬舍盡壞。溺死數千人。嚴州水暴至。城不沒者數板。右奉議郎通判州事洪光祖。光祖初見龜集舟以援民。且區處山阜。給之薪粥。卒無溺者。衢信處婺等州民之死

者甚衆。林泉野記云。龜集舟。嚴州大水。士民溺死數百萬。秦梓隱而不奏。有開首者必罪之。案日辰五月戊辰。上宣諭婺州水漲事。今又及此。則梓非不奏。但不盡奏耳。秘書省正字吳芾轉對。言江

浙之地。軍興以來。人苦貴糴。望中命有司。凡米之稅。悉從蠲免。庶幾民被實惠。詔戶部看詳。芾。仙居人也。丙申。詔趙子儋許用普安郡王除節度使。特贈太子少保。令秀州。益行應副葬事。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白錫特刺面配萬安軍。時閩浙大水。錫乃自北方從太后歸者。宣言發理乖繆。洪皓名聞中外。顧不用。太師秦檜聞之。奏繫錫大理寺。錫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伯麟亦下獄。獄具。錫坐因伯麟。嘗問何故不用。庶訪使。錫答以任內臣作耳目。正是祖宗故事。恐主上不知。因出言排斥。案奏。乃有是命。伯麟亦杖脊刺配吉陽軍。御史中丞詹大方即奏。皓與錫為刎頸交。更相稱譽。誑惑衆聽。時皓以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丁酉。召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己亥。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陳鵬飛兼善堂贊讀。是日上諭秦檜曰。蔣璨守鎮江。更不任事。只是避事。卿等可擇人代之。至如揚州。在淮東尤為衝要。守臣亦不可不擇。檜因言。二十年來。人人但知為己。靖康間。陛下奮不顧身。親至軍前。當時若避事不出。亦可上曰。朕以宗廟社稷為重。一身不惜也。蔣璨八月壬午放罷揚州守臣許中。七月壬申葬祠。

庚子。左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方俛高降左中大夫。歸州居住。李文會在中。論高兄右朝散大夫。止以嬖妾為兒女。嫁士人林謙。奏受將仕郎。止除名。謫送二千里外州編管。而高有此命。

辛丑。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陛下作新庶政。光啓中興。而士大夫輕於為國。重於謀身。前此事之未定。且進且卻。利於己身。則就之。謀及國家。則避之。今事之既成。時向安平。則專務進取。陰交伺隙。此風不革。最害治之大者。伏望明詔大臣。崇獎廉隅。退抑姦險。將見大小之臣。咸懷忠良。中興之盛。可立而待。詔榜朝堂。甲辰。淮東轉運判官湯鵬舉言。五月乙亥。楚州鹽城縣海水一概澄清。秦檜請率百官入賀。上曰。自太祖平定天下。太宗時干戈偃息。真宗時祥瑞甚多。祖宗聖語。止於豐年為瑞。第可付史館。不必受賀。尤見大體。

乙巳。詔國子監置小學。先是監尚書六部門程允元轉對。援故事有請。前十日。擢允元太府寺丞。至是行下。允元進請在四月戊申。

丙午。右正言何若言。陛下倚任忠賢。排屏姦惡。蓋深知致治之要。臣望陛下獨觀昭曠之上。以照臨臣下。

審知其君子也。則信任之。知其小人也。則斥逐之。如是則一心徇國者。得以輔治。異趣而徇私者。不能以害治。中興之業。愈久而愈隆矣。上覽疏。謂秦檜曰。朕任台諫。正要分別君子小人。若小人者。但時察而去之。斯不害治矣。熊克小麻。但何若言。進君子退小人六字。非其本旨。今依日辰所載。補之。克又稱上諭若云云。此乃秦檜進呈所得聖語。克誤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二

【紹興十有四年】秋七月庚戌朔。上以皇太后微不豫。諭宰執曰。朕侍太后。每一食減少。不勝畏懼。朕平日先意承志。太后意之所嚮。便竭力供應。然太后聖明。大事未嘗言及。凡所須皆是小事。易從者。秦檜曰。陛下性孝如此。天下之福。御史中丞詹大方言。太常博士凌哲。劉燦之罪。謂哲居討論之職。每每緘默。無所可否。此其首鼠兩端。志有所待。燦挾迂僻之學。好為異論。不恤國事。志在謀身。詔二人竝罷。乃以燦通判建昌軍。哲。吳縣人也。案哲為禮官。二年中。燦為通判。三年其所討論當考。

壬子。詔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李光。俟奉復日。特降三官。坐前為江東大帥。擅用上供錢帛也。案此等事。紹興三年正月已行。不知今日何以再施行也。輔臣進呈。上曰。當治其初擅用之人。若止於見任者責備。則必取於民。未為允當。於是特免補遺。而光與饒。信州守臣四人皆坐貶秩。秘書省正字吳芾。何逢原竝罷。殿中侍御史汪勃言。芾與潘良能結為死黨。變亂是非。遂原因藍公佐之回。揣見和議少變。乃公肆異論。求合流俗。二人者不罷黜。緩急之際。必為國家之害。乃以芾通判處州。逢原通判池州。良能去年九月丙子論罷。

癸丑。上諭大臣曰。京西襄陽一帶。宜擇守臣。庶不生事。秦檜曰。當依聖訓。

丁酉吏部尚書羅汝楫為龍圖直學士知嚴州以汝楫引親年有請也

庚子上謂秦檜曰朕於晉書取王羲之傳凡誦五十餘過其與股浩書及會稽王牋所謂自長江以外

癸卯殿中侍御史汪勃言陛下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始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臣愚以為今

壬寅秦檜進呈直學士院楊愿秦燿之撰賀金主正旦及生辰國書上覽燿所撰再三稱善於是命用之

乙巳言者論寇朱明未平請悉以賊舟所有物賞將士之立功者上謂大臣曰此良法也凡攻城以子女

九月案是月庚戌禮部員外郎陳鵬飛面對言凡有獻利害者乞加討論必合於祖宗之舊如已試無成

必加黜責上謂大臣曰祖宗之法思慮已精審講究已詳備不必改作天下自治秦檜曰天下本無事宜

丁巳置皇后宅教授員

己未上謂大臣曰近多有人進春秋難解可令通經者詳之蓋春秋難解人各有說當取所長願示學者

庚申秦檜奏事因言數十年來止是臣下互爭勝負致治道紛紛今當平其勝負之端以復慶歷嘉祐之

辛酉詔分利州為東西兩路用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時川口屯兵十萬人分隸三大

將檢校少師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階成西和鳳州經略使吳玠屯興州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

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興元府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屯興元府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金房開達

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縣都統制郭浩屯金州皆建帥府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姚仲知

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使剛中請以興元府利州洋州巴州劍州安撫使諸將將領

安撫使命者皆罷從之時和議方堅而璋獨嚴備日為敵至之虞故西路兵為天下最上覽剛中奏謂檜

道建帥而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壬戌宰執奏大理寺詞訟事上曰皆官吏弛慢所致可委長吏親察之如非其人即與沙汰又獄吏但以

癸亥詔殿前司諸軍公事非與百姓相犯者令本司根勘依法施行時都指揮使楊存中請以臨安府軍

甲子詔守臣終更入見各舉所部縣令一員所舉稱職特與推賞不當舉之則用軍器監趙子厚請也

左武大夫欽州刺史浙東兵馬鈐轄王敏求勒停南劍州編管敏求岳飛親校也秦檜追論王彥節事

二年以敏求為彥節計囑飛私求財物法寺拘實乃有是命

丁卯秘閣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會備知虔州初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吳玠既以赦還內慚不敢歸寓

家嶺上秦檜憐之故命備為守玠子瑛已見建炎元年三月

辛未御史中丞詹大方奏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趙鼎輔政累年不顧國事邪謀密計深不可

測與范仲輩咸懷異意以微無妄之福用心如此不忠孰甚焉王文獻一狂士也鼎方在貶所尚嘆之以

利使之游說偶然敗露者獨文獻耳其詭計所施人所不知者又不知幾十百人今文獻與守臣龔寬已

有行道而鼎為誅首置之不問則鼎與其黨轉相感亂決無安靜之理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壬申秦檜進

呈上曰可遷之遠地使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庶無窺伺之謀於是移吉陽軍安置王文獻行遣已見七月甲戌

癸酉詔臨安府根刷蔡攸家屬押赴元貶所取管狀奏時攸之妻子漸至行都殿中侍御史汪勃論靖康

之變由於京輔望令密切搜索特加處分故有是旨仍命京子孫二十三人永不最移如初詔

乙亥敘鄂州防禦使辛企宗為夔州路兵馬鈐轄

丙子秘書郎兼益王府教授兼國史院檢討官張闡罷時秦檜用事久每除臺諫必以其耳目知闡久次

喜論事一日微諷闡謂當入臺闡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秘書足矣檜默然先是闡嘗為席益辟客檜初罷

相益嘗有力故深憾之殿中侍御史汪勃因劾闡往時託迹益門朝廷置而不問而乃罔有後心愈為不

靖每以為用之不盡憤然見於言色由是罷去後二日檜進呈因曰近世學者多言春秋乃不知孔子作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五十二

二四四九

經本意漢書云。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周。召糾合戮力。以夾輔周室。即成文之勤王是也。使威。文不備。亦與周。召何異。孔子作經本意。為尊周而已。上曰。春秋蓋為諸侯。借天子。學者得其綱領。方達聖經之旨。若茫然無所主。徒誦其文。何益哉。

冬十月己卯。案是月戊寅朔。太常寺主簿張辰。屢。山陰人。始以久次遷博士。而言者論辰。昨附呂頤浩。今當朝廷清明之時。儻居博士。議論之官。竊恐挾邪懷異。有害治道。乃以辰通判信州。

庚辰。詔昌化。萬安。吉陽。依舊為軍。置守臣。還屬縣。少保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罷為醴泉觀使。忠厚既放罷。尋亦引開。自是不復除郡矣。

乙酉。皇太后謁家廟。
己丑。直徽猷閣。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黃敦書罷。坐令體究信州發洪事。久不報應也。

庚寅。皇叔光州觀察使士術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永國公。

辛卯。詔贈皇太后故兄章宗。崇慶軍節度使。餘親屬。遷官者十有九人。弟之女封夫人者七人。以款賜家廟推恩也。龍圖閣待制知洪州李迥復直學士。

壬辰。直敷文閣知廣州鮑瑤落職放罷。以言者論瑤。頃奉使湖北而還。盛言軍實可以檢括。及委以事任。迄無能為。幾至生事故也。後三日。以直秘閣。主管登州崇道觀。王安道知廣州。

癸丑。左朝散郎新知筠州高開致仕。從所請也。此似因王文獻疏辭。及之故也。

甲午。右正言何若言。自趙鼎倡為伊川之學。高開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為好奇立異。而流入於乖僻之域。頃緣開為國子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遂行。雖然。凡試於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也。伏望中戒內外師儒之官。有為乖僻之論者。悉顯黜之。如此則專門曲學。不攻自破矣。尚書進呈。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嘗言。廟之初。任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是時宣仁聖烈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不自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勅停人。乃俟止。送桂陽監編管。以殿中侍御史汪勃言。止輒至行朝。恐生事故也。

乙未。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平樂郡王章淵為少師。

戊戌。有司奏。大朝會。舊有地衣。上曰。祖宗時。往往河東所獻。因而用之。今從儉約。勿用可也。

己亥。御筆除永。道。郴州。桂陽。監。茶陵。縣。民。丁。身。錢。絹。米。麥。自。馬。氏。據。湖南。四川。始。增。丁。賦。至。是。左。奉。議。郎。羅。長。源。知。永州。還。以。為。請。上。謂。大。臣。曰。天。德。好。生。今。民。為。身。丁。錢。至。子。不。舉。誠。可。閔。也。若。更。循。馬。氏。舊。法。非。所。以。上。當。天。意。

湖南安撫使劉昉奏。武岡軍。猛人。父子。相。讎。殺。今。欲。出。兵。助。其。父。令。還。省。地。上。以。問。宰。執。秦。檜。曰。欲。令。與。鄂。州。都。統。制。田。師。中。同。處。之。不。得。輕。舉。生。事。上。曰。善。恩。威。不。可。偏。廢。可。懷。則。示。恩。不。可。懷。則。示。威。若。使。者。

地。俾。知。所。畏。可。也。

庚子。詔。州。縣。文。臣。初。至。官。詣。學。祇。謁。先。聖。乃。許。視。事。亦。用。左。奉。議。郎。羅。長。源。請。也。長。源。言。士。大。夫。皆。學。夫。子。之。道。以。從。政。而。不。知。所。自。望。令。先。詣。學。宮。以。彰。風。化。之。本。後。遂。著。為。令。長。源。又。言。朝。廷。通。好。息。民。與。崇。學。校。士。多。潛。心。經。史。而。終。歲。未。有。升。進。之。望。乞。以。諸。州。進。士。解。額。留。七。分。以。備。科。舉。餘。三。分。歸。於。學。校。稍。取。大。觀。三。舍。之。法。參。酌。而。增。損。之。務。從。簡。便。事。下。禮。部。其。源。所。奏。以。丙。午。行。出。今。附。此。遂。以。長。源。知。鄂。州。

甲辰。左。奉。議。郎。羅。惟。正。知。復。州。代。還。言。陛。下。頃。嘗。召。內。外。臣。僚。萬。士。或。不。如。所。舉。罪。當。并。案。者。必。開。無。赦。然。竊。觀。行。下。賞。功。罰。罪。於。犯。賊。之。官。皆。云。所。有。舉。官。見。行。取。會。未。開。奉。行。詔。旨。欲。乞。日。後。鞠。正。犯。賊。明。甚。者。於。上。項。詔。書。做。皇。朝。舊。制。於。所。舉。官。量。坐。舉。之。罪。如。事。發。日。量。遠。近。立。限。許。令。舉。官。申。陳。免。罪。止。坐。罰。俸。詔。吏。部。刑。部。措。置。令。必。行。

乙巳。秦。檜。奏。太。后。生。辰。事。無。巨。細。竝。經。聖。意。士。大。夫。鮮。能。聖。孝。如。此。上。曰。事。母。之。道。不。敢。少。有。不。至。四。川。宜。撫。副。使。鄭。剛。中。言。今。邊。事。事。息。除。軍。政。不。可。待。報。者。且。從。便。宜。指。揮。外。其。有。格。法。事。竝。收。還。省。部。吏。刑。部。請。除。文。武。臣。僚。磨。勘。封。贈。酬。賞。錢。復。章。服。奏。萬。及。諸。州。應。奏。獄。案。外。令。本。司。照。前。後。指。揮。施。行。從。之。蘇。克。小。麻。於。此。月。來。會。工。部。會。書。其。知。州。案。將。舊。會。已。久。此。月。甲。辰。自。知。明。州。依。所。乞。提。舉。太。平。觀。十。二。月。戊。子。除。知。州。克。實。法。議。也。

十。有。一。月。戊。申。朔。御。史。中。丞。兼。侍。讀。詹。大。方。試。工。部。尚。書。詔。諸。路。監。司。帥。守。奏。辟。及。定。差。縣。令。竝。精。加。銓。量。非。會。緣。民。事。被。罪。及。老。病。之。人。用。吏。部。請。也。
己酉。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循。友。轉。對。乞。戒。飭。北。使。所。過。州。縣。供。帳。其。僉。務。令。豐。潔。小。有。不。備。令。監。司。案。劾。以。期。仰。體。國。家。睦。鄰。敦。好。之。意。從。之。

庚戌。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張。澄。與。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張。叔。獻。兩。易。癸。丑。給。事。中。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愚。試。御。史。中。丞。權。尚。書。工。部。侍。郎。李。若。谷。試。給。事。中。御。史。臺。檢。法。官。巫。佖。守。監。察。御。史。佖。李。文。會。所。辟。也。吏。部。員。外。郎。嚴。抑。面。對。乞。春。秋。三。傳。釋。經。處。許。出。題。以。取。士。上。謂。大。臣。曰。為。人。君。為。人。臣。皆。不。可。不。知。春。秋。往。者。建。言。之。臣。欲。罷。讀。春。秋。蓋。不。思。之。甚。矣。如。不。可。讀。則。聖。人。不。修。此。經。也。抑。又。言。渡。江。之。初。禮。出。綿。蕪。嘗。時。所。撰。祝。文。多。述。艱。虞。未。備。之。語。今。時。事。既。寧。望。令。秘。書。省。改。撰。皆。從。之。三。傳。許。出。題。在。十。二。月。辛。巳。降。旨。

丙辰。哲。宗。婉。儀。慈。容。氏。為。賢。妃。妃。昭。慈。后。閣。中。人。也。頗。有。賢。德。舊。與。皇。太。后。善。至。是。嬖。侍。慈。寧。宮。制。曰。蕩。髮。精。明。獨。前。知。於。聖。母。關。心。芳。潔。今。嬖。侍。於。東。朝。後。八。年。薨。薨。在。二。十。二。年。九。月。壬。辰。右。承。議。郎。知。桂。陽。監。吳。錫。乞。以。諸。郡。所。賜。御。書。孝。經。周。官。等。別。賜。閣。名。上。曰。若。別。立。名。則。諸。郡。緣。此。興。造。必。致。擾。人。姑。從。舊。可。也。

戊午。中。書。舍。人。兼。權。實。錄。院。修。撰。兼。侍。講。段。拂。權。直。學。士。院。司。封。郎。中。李。潤。面。對。言。今。朝。廷。清。明。邊。鄙。靖。謐。望。明。詔。有。司。講。求。祖。宗。故。事。躬。行。籍。田。之。禮。從。之。

甲子。上即宮中閱試殿前馬步諸軍將士。藝精者錫賚有差。自是歲以冬月行之。號內教場。
乙丑。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勝非與秦檜有隙。奉祠八年。寓居湖州僧舍。及薨。贈
三官爲特進。後諡忠靖。案故事。曾任宰相。贈七官。而特進。贈官有五。則府者。勝非贈三官。非例也。疑秦檜抑之。

辛未。少保威德軍節度使高壽觀使高世則薨。贈太傅。世則持身廉退。居永嘉。積俸二萬緡。不復取。以帥
府舊恩賜田三十頃。除不受。後諡忠節。案公諱以上止贈一官。世則以少傅致仕。贈三官。非例也。

壬申。秦檜請以軍器監趙子厚兼權吏部侍郎。檜言。今日宗室不可不崇獎。令聚於朝。上曰。宗室中之賢
者。如管中。科第及不生是非之人。可收置行在。如寺監祕書省。皆可以處之。祖宗以來。不用宗室作宰相。
其慮甚遠。可用至侍從而止。檜又奏。乞依舊置宗學。教育宗子。上可之。御史中丞兼侍講楊愿言。治道
之要在德。核名實。名實未辨。則人材學術。難得其真。此國家治亂之所繫分也。數十年來。士風澆浮。議論
蜂起。多飾虛名。不卹國計。沮講和之議者。意在避出疆之行。慶用兵之說者。止欲收流俗之譽。甚者私伊
川元祐之說。以爲就利避害之計。慢公死黨。實繁有徒。今四方少事。民思息肩。惟食詐趨利之徒。尙狃於
乖謬。悖僞之習。窺搖國論。詿誤後生。此風不革。臣所深憂也。願下臣章。揭示廟堂。俾中外洗心自新。以復
祖宗之盛。從之。

癸酉。御史中丞楊愿言。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李光。負傾險之資。挾縱橫之辨。諂附蔡京。竊位省郎。
入倫。墮壞。廉恥不聞。方時用兵。迎合于進。及修降好。陽爲應和。以得執政。聞蓋公佐之歸。則又狂悖爲必
去之計。去國之日。出險語以激將臣之怒。聞軍之興。鼓愚俗以幸非常之變。人臣如此。國何賴焉。比年以
來。猶令子弟親戚往來吳越。教人上書。必欲動搖國論。而後已。若非明正其罪。恐海內之患。有不勝言。先
是知藤州周謀者。誘光倡和。其間言及秦檜和議。有諷刺者。檜得數篇。密獻於檜。檜怒。令言者論之。
此以

之遺史。乃移光瓊州安置。
甲戌。戶部員外郎李朝正言。今歲浙右開有水災。而江西湖南粒米狼戾。望嚴遏糴之禁。上曰。所論甚當。
如有過糴州縣。可許鄰郡越訴。仍責監司案劾。

是月。黃龍府之北大雪。色如血。赤。至春暮方消。
十有二月丁丑朔。右朝請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宋蒼舒獻嘉禾一莖。九穗者二。上曰。凡赤烏白雉之類。
止可一觀而已。不足爲瑞。惟五穀豐稔。乃上瑞耳。既而秦檜言蒼舒職事修舉。乃遷一官。蒼舒。昌元人也。
蒼舒職事。在

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陳鵬飛罷。鵬飛嘗妄議慈寧尚典禮。事見十五
是月辛丑。
御史中丞楊愿勸鵬飛山野小夫。妄自標置。乃黜之。
戊寅。秦檜進呈司封郎中李潤轉對乞復擢縣令等事。大略謂。今知縣再任六考。乃陞運判。而丞與諸司

屬官。初無吏責。反以四考闕陞。故人皆有所擇而不願就。又因民事得罪之人。雖微罪。亦終身廢棄。故皆
有所懼而不願就。望詔有司。凡京官應理親民者。竝通及六考。方得闕陞。而應緣民事之人。自徒以上。乃
取旨。庶幾循良之吏。爭任百里之寄。上曰。法令不可輕改。檜曰。但崇獎賢令。則人自激勸。上曰。縣令有清
廉愛民者。令監司每路各舉數人。其老耄不任事者。竝令案劾。縣令得人。則民實受惠矣。

己卯。詔臨安府及諸郡復置濶澤園。以戶部員外郎吳縣邊知白轉對有請也。
庚辰。集英殿修撰新知明州秦椿入見。詔邊敷文閣待制遣行。棣乞戒守土之臣。毋好奇以生事。上諭大
臣曰。郡守之職。惟以奉法宣化爲急。正不當生事也。右通直郎上官世美知郴州。還言。郴道桂陽。前此
軍興。居民率乘保險。創立山寨。私置甲兵。略科平殄。未盡屏除。今年豐登。望明詔守令。訓諭土豪。如能
罷山寨者。量加旌勸。納甲兵者。優置價值。其有日前罪犯。一切原貸。示以不疑。詔帥臣劉昉措置。
辛巳。給事中李若谷兼資善堂翊善。

壬午。金部員外郎宋貺轉對。言國家歲用至廣。兩稅之外。仰給於鹽茗者爲多。今商賈入納於官。及其請
鹽於黃海之場。則待次之期。常遠。買茶於摘山之戶。則流轉之限。常迫。萬一法令或有少變。則本已折闕。
尙何子利之可冀乎。此所以商賈猶懷疑貳。而入納之利未廣也。欲望申嚴指揮。遵守見行條令。毋得妄
有申陳。庶幾行旅流通。邦儲豐衍。從之。

丁亥。觀文殿學士左大中大夫知福州葉夢得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戊子。雪。百官入賀。上諭宰執曰。天下窮民。宜加養濟。孟子所謂文王發政施仁。先斯四者。於是詔諸路常
平官。以時散米。務令實惠及民。大理少卿朱斐與外任。既而殿中侍御史汪勃論斐近輪對奏疏。指大
理寺爲詔獄。不知其職。乃罷之。
斐與論前司公事。送大理寺。非是。已見九月癸亥。尋坐其家僕受賂。又貶二秩。

武岡軍猛人成忠郎楊進京等獻黃金朱砂白絹。
己丑。左朝奉郎知資州楊朴獻禮部韻括遺。詔遷一官。朴資陽人也。
乙未。皇叔和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傑爲福州觀察使。以訓導宗子。率循規矩。試於有司。合格者衆。
故遷之。

丁酉。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文會罷。御史中丞楊愿。殿中侍御史汪勃。右正言何若共劾文會。檢
邪害政。自登言路。每論一人。必遣家僕密送於門外。曰。此出上意。及爲御史。又與王文獻締交。俾游說於
外。私養臺吏。伺臺中章疏。鳥心鳩志。無所不爲。陛下講修鄰好之時。儻使姦險小人。尙在政地。猥窮則搏
必致爲國生事。此固有當繫於聖慮者。疏六上。詔文會落職。依前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愿等又攻
之。詔文會錫州居住。自秦檜再居相位。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
已。百官不敢謁執政。州縣亦不敢通書問。如孫近。劉焯。方俟。高范。同。程克俊。及文會等。不一年或半年。必
以罪罷。尙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候之。
此言據林景野記。本語修入。呂中大事記。自孫近參政。而執政
特備員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執政。州縣不敢通書問。轉官

曾以至臨節節仲熊二十一人皆不一

庚子御史中丞兼侍講楊愿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壬寅詔自今北使在庭借官奉使者竝權立借官班自是遂為故事

癸卯金國賀正且使金吾衛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布薩溫安遠大將軍充東上閣門使高慶先見於

示朝堂使洗心滌慮以承休德詔以若試右諫議大夫殿中侍御史汪勃試侍御史

丙午祕閣修撰兩浙轉運司使王鈇權尙書戶部侍郎鈇與秦檜有連故驟用之

是歲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朱弁卒於行在秦檜惡洪皓故弁亦不得遷

觀察使行營右護軍選鋒統制知洋州節制巴蓬洋州屯駐軍馬王俊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三

【紹興十有五年】歲次乙丑金龜 春正月丁未朔初行大朝會禮於大慶殿用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視

東都舊儀損三之一登出房不鳴鞭以殿狹也自建炎以來正至不受朝但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而已

及太后還宮言者以為國家大慶四方來賀宜維其時乞舉行大禮禮官以日迫不可行次年復以大禮

後權罷至是乃講焉

戊申瀘南安撫使馮楸獻嘉禾九穗上曰近日州郡所奏嘉禾甚多大有年之慶庶幾可望也

壬子宰執奏事秦檜因論士大夫之弊曰軍興以來無肯為國出力者所以不能勝敵臣嘗謂敵之所以

勝我者以其用心樸實故爾上曰朕觀太祖太宗以來多用樸實之人所以風俗厚而根本固

大夫之弊以風俗之移人也風俗之移其惟祖宗之時乎漢唐之世其言不能出口一時在廷之臣

雖獨無有異者及帝善游夫之對而張釋之稱譽二人者至於反覆問難雖明其為高帝之臣也漢嘗以是繼繼而爭天下矣

癸丑故武功大夫文州刺史趙成特贈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官其家三人先是漳州長泰縣民華齊作

將射士捕齊死於陣詔贈左承務郎錄其子為文學

乙卯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善安郡王府教授趙銜錢周材竝為著作郎授書郎陳誠之為祕書郎左宣教

郎黃公度為祕書省正字

戊午保信軍承宣使知開門兼樞密副都承旨曹助提舉洪州玉隆觀從所請也

己未分經義詩賦為二科以取士

辛酉初藉千畝用司封郎中李潤請也

丁卯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乞減成都府路對糶米三分之一本司激賞錢二十萬緡時剛中於階成二

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而軍撫司激賞錢已減為一百萬緡至此復有此請上謂

秦檜曰累年民力少寬此休兵之效也其從之

戊辰上始開端明殿學士左朝奉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死狀謂秦檜曰倫雖不矜細行乃能守節

死敵人誰無死擇死為難耳於是贈左通議大夫報一日朝詔報其家且賜銀帛三百匹兩未幾其子述

仗北人得其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贈感節

命權戶部侍郎王誠措置兩浙經界李椿年既以憂去秦檜請用鐵上因言經界之法細民多以為便

曰不如此則差役不行賦稅不均積弊之久今已盡革去年陛下放免積欠天下便覺少蘇鐵言本部員

外郎李朝正嘗知深水縣均稅不擾請與共事又言今當革詭名挾戶侵耕冒佃使差有常籍田有定稅

則差役無爭訴之煩催科免代納之弊然雖不擾而速辦則實利及民欲更不盡圖又造碇基簿止令逐

保排定十戶為一甲令遞相糾合從實供帳二本積年所隱一切不問如有不實致人陳告即將隱田給

以充賞從之

己巳御筆尙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提舉祕書省秦熈除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何若知貢舉權吏

所以任之之誠得一能者必思先王所以使之之方彼賢者能者孰敢不盡忠竭節於下哉王剛中策言帝王之應世非治天下之難必得真賢碩能之用為難許必勝策言今日廟堂之上其所以蓋正百官者竭誠盡忠以謀國事精神知之將見觀感視效自然而化又曰國家廟堂之上乘擬鈞衡總攬庶職者其於節義之事在人耳目輝映今古天下精神方且相與取正而激勵今陛下乃以士大夫儂墮為患其亦陛下之過計有司擬章第三及進呈上親擢為首剛中次之必勝又次之機侯官人章龍遊人剛中浮梁人也

壬申徵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洪擬卒諡文憲

夏四月丙子朔賜太師秦檜甲第一區戊寅檜遷居賜第命內侍東頭供奉官王晉錫押教坊樂導之賜檜銀絹緞各一萬緡千匹金銀器皿錦綺帳幃六百八事花千四百枝是夜檜出東方

庚辰左宣教郎新廣東提點刑獄公事黃應南乞詔湖廣諸州勿縱省民私交溪洞及令監司帥臣覺察所部勿造事端以起兵變秦檜言近邊猶人與吾民互市恐難抑絕上曰朕見往年西夏亦有互市中間禁止遂致用兵可令帥司相度後不行

癸未賜正奏名進士劉章等三百人及第出身同出身正奏名張繼新科名法及第甲申特奏名林洵美等二百四十七人武舉正奏名應復然等二人特奏名三人授官有差

乙酉詔臨安府捕武經郎方直治罪直前宰相趙鼎給使以事至行在侍御史汪勃言今國是既定內外事體豈容奸人輒肆窺伺而趙鼎使臣尚不知革心從化復敢如此民聽謂何其後本府言直罪如章乃從漳州編管

丁亥赦天下前四日上謂秦檜等星見朕甚懼焉卿等可圖所以消弭之道檜奏太宗真宗朝嘗緣彗星疏決囚獄等事上曰取降詔以四事為主避殿減膳寬民力出滯獄於是手詔監司郡守條具便民事曰憲臣遵行親決獄事是月至是肆赦勸會數十年來邊臣邀功生事今當愛內外期於並生勸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勸會累年以來兵革不息近者講和罷戰正以保全生靈愛惜民力以降手詔委諸路監司郡守措置裕民事務務要必行以施實德尙慮徒為文具令三省考覈取旨賞罰

戊子右朝請郎知大寧監糧昌孫及兵職官三人竝罷坐民居遭火不即撲滅致延燒官物文書甚衆為宜撫司所劾故也

庚寅四川宣撫司募禁衛三百人至行在上曰此輩遠來宜厚犒勞沿途探請悉與蠲之居止亦須令便利庶皆得所成州副使知州孫隆卒隆在金州教以兵出敵境秦檜恨之至是因飲酒暴卒年五十一或謂檜使人訛殺之使人皆悲哭為之罷市

壬辰樞密編修官王景壽魏元若為秘書省著作佐郎愛恩平郡王府教授秦檜嘗從景壽學故薦

甲午上諭大臣曰比遣將捕盜閩中第令職其渠魁後從者皆釋若措置得宜優與推恩不然罰亦隨之用之時福州劇盜號管天下者攻剽郡邑為奸詔殿前司後軍統制張淵往捕之故有是諭

丁酉太學博士楊邦彥侍御史汪勃論邦彥操心不正每探朝廷事傳播於外與罷黜者交通曾不以教導為職乃以邦彥通判信州

庚子省四川都轉運司以其事歸宜撫司時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四川軍屯以移內郡自有逐路漕司應副都漕司慮有冗費故省之十五年十月庚 皇叔廣州觀察使知西外宗正事士傑卒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後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和國公

辛丑秘書郎陳誠之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左從政郎新和政縣令湯思退左朝奉郎行大府寺主簿王曠竝為秘書省正字左承務郎洪邁為敕令所刪定官思退麗水人曠喚從弟邁皓子也三人皆以博學宏詞合格賜第故有是除既而言官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同惡相濟乃以為福州州學教授洪邁在

閏十一月戊午賀州刺史御前推鋒軍統制吳錫為江南西路兵馬鈐轄兼安撫司統制虔州駐劄

五月丙午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宜州觀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為定江軍承宣使先是海寇朱明作亂朝廷遣步軍統領左武大夫武泰軍承宣使張守忠捕降之詔進守忠一階而密有是命已酉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武勝軍承宣使王貴為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上覽除目曰此輩處之優穆如此則見在軍者有所激勸矣秦檜曰聖慮及此可謂深遠陳克小原云初步軍副都總管王貴因告張密岳飛是時步帥乃韓世良後改用趙鼎趙鼎止是帶軍職以爲步帥也

癸丑秘閣修撰知虔州薛弼移知廣州

丙辰詔減東南和預買絹匹一千以寬民力秦檜曰陛下天資仁厚每欲實德及民大類仁祖上曰朕安敢望仁祖百分之一十七年九月

戊午詔貧民產子者予養倉米一斛以大理寺丞周懋轉對有請也始命給錢四千至是懋言免役寬剩所收至微豈能周給今所在養倉未嘗移用若歲令一路發千斛以活千人以諸路計之不知所活幾何

皇天親獎本支有衍於百世矣乃命戶部措置行之懋東陽人也事已見紹興八年五月 正侍大夫忠州防禦使添差荆湖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白常移潭州駐劄時金人來索在南將士常亦在遣中同行者悉為敵効力常獨不肯往曰丈夫死則死耳不能為反覆士每自讀頭銜曰前熙河經略使白某右副元帥薩里千見之不悅也後欲強官之章託疾以免常有產在德順熙河守將惡之大言曰白常既臣我家而

先定。豈臣下所能決。
己亥。翰林學士承旨秦熿入見。引李淑故事乞避親。且言。前此以和議文字。多所關預。國事至重。不敢有請。今則大計已定。望許臣罷職。庶幾不紊典。不許。
辛丑。江東轉運判官趙不棄。乞令監司察部內縣令老病不職者與獄祠。上曰。朕嘗謂縣令最為親民。又非郡守之比。賊固不可。而庸繆之人。尤害百姓。蓋因其庸繆。則吏計得行。若十吏用事。是有十縣令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四

【紹興十有五年】秋七月乙巳朔。罷夔路軍興以來所置酒店。以寬民力。用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奏也。夔路舊無酒禁。為場店者。百四十餘所而已。建炎末。增至六百餘。然土荒民少。人不以為便。剛中既以本司錢四百餘緡代撥贍軍。遂弛其禁。

丙午。右承務郎新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司馬。假言。建安近刊行一書。曰司馬溫公記聞。其開願關前朝故事。緣會祖平日論著。即無上件文字。顯是妄借名字。傳其私說。伏望降旨禁絕。庶幾不惑羣聽。詔委建州守臣。將不合開板文字。盡行毀棄。仍特遷一官。初。范冲在史館。上出光記聞。命冲編類。進入冲言。此書雖未可盡信。其有補治道亦多。乃繕寫成十册上之。至是。秦檜數請禁野史。仍懼罪。遂諱其書。然其書卒行於世。後漢書在是月辛亥。今併書之。范冲編類記聞不得其時。已附見紹興六年八月己亥。

丁未。右朝請大夫知泉州吳序。奏詔條具便民事件。言泉南七縣。盜賊者四。本州雖軍儲不足。而養食見存七萬石。欲開倉賑貸。而常平司執以災傷七分之法。至今人未被賜。欲比附每縣給三千石。賑貸四等以下人戶。給事中李若谷等請每縣給二千石。如所奏。從之。

戊申。復置利州紹興監。歲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用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剛中言。祖宗朝立

法。約四川所有見錢。對數印造錢引。使輕重相權。昨因軍興。調度滋廣。印造浸多。又有司申請為闕鼓鑄本錢。遂廢罷錢監。其金州一帶銅錢。地遠透入口路。相兼轉用。銅錢不多。有而民間鑄造農器鍋釜。及供應官中軍器。積日累月。銷鑄川錢殆盡。以致劍外州縣。全闕見錢行使。竊恐稱提不行。牽連以裏州縣。引法弊壞。有誤國事。疏奏。不待報。遂行。剛中以利州山林多鐵炭。乃命本路轉運判官王陟。董其事。置監官檢勘。監門物料庫官等陸員。軍匠五百人。後增錢至十五萬緡。大錢千重十二斤。小錢千重七斤。有半。歲用鹽官錢七萬緡。三路稱提錢二十四萬。為本率。費錢二千而去千錢云。

辛亥。執政進呈。處州守臣徐渡。準詔條上便民事件。上曰。因此亦可以觀人才。如議論平正。留心國事。其說自然可見。不然。矯託迂闊者。亦可見也。左承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鵬飛。除名。惠州編管。侍御史汪勃。奏鵬飛前在禮曹。陛下崇東朝之養。推尊徽稱。禮有自來。鵬飛深切讖議。殊不知先帝之三妃九嬪。秩等公卿。固與庶人之一妻一妾異。鵬飛敢為妖言。妄自標目。無所忌憚。大逆不道。望投畀荒裔。以為造言亂眾者之戒。故寬之。

壬子。直祕閣新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錢端禮。為兩浙路轉運判官。端禮自明州通判改除。過闕入見。論塘湖利害。望特詔所部。專責丞佐。廣求水利之源。乃有是命。時秦檜議乾鑑湖為田。云歲可得米十萬斛。上謂若遇旱歲。無湖水引灌。則所損未必不過之。柎乃止。乾鑑湖事。以日麻紹興二十九年十月辛未所載上。臨王給詔。修入不得其年。且附錄端禮水利之後。

癸丑。成州團練使幹辦御營院吳蓋。為建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

甲寅。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呂本中卒。

乙卯。樞戶部侍郎王繼言。應軍事補官之人。欲令本縣驗實。如屬冒濫。即令改正。隱庇者抵罪。以富民避役者眾故也。

丙辰。詔學士院案籍。令監修國史官取案點檢。此處有所為言。求他書參考。左承奉郎新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劉章。為祕書省正字。章解褐即入館。異數也。唐克小麻。載章除正字在十月。亦因題名所書而不詳考也。克又云。章不待一任。便除館職。蓋用陳誠之例。亦與章此時未到任也。

丁巳。興化軍守臣汪待舉。條具便民事。乞蠲本軍諸邑漁人所輸鹽稅。及浦生之草。採者毋令出錢。從之。戊午。詔。光州上供錢米。展一年。用轉運司請也。上曰。人皆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其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淮南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約九十萬匹。有奇。至紹興末年。纔八千匹。爾故迪功郎楊世永。贈右承務郎。官一子。以前任端溪尉死於盜也。

己未。故武德大夫趙德。贈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以捕虔寇。闕中死於陣也。其徒九人。皆贈官。錄子孫有差。

甲子。故右迪功郎汪位。贈右承務郎。官一子。位為亳州司理參軍。死於難。故錄之。

乙丑。權尚書禮部侍郎宋之才。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丙寅。楚州爲捕盜官乞依元旨推恩。秦檜曰。實有定格。固難易也。上曰。信爲治道之本。若不堅守。出令其誰信之。

丁卯。大理寺丞周贊面對。乞戒監司郡守毋得增吏擾民。詔申嚴行下。

戊辰。兩浙轉運判官吳燭條具便民事。乞令常平司支借錢穀。勸民浚決。華亭等處沿海三十六浦。以泄水勢。庶無潰損民田之患。詔可。後十餘年乃克行之。

己巳。秦檜進呈免放四川轉運司因贖軍借用常平錢十三萬緡。檜言。近來戶部歲計稍足。蓋緣休兵。朝廷又無妄用故也。上曰。休兵以來。上下漸覺富貴。大抵治道貴清淨。人君不生事。則天下自然受福。檜曰。舜無爲而治。陛下得之矣。

是月。金國早。飛蝗蔽日。詔蠲民租。

八月甲戌朔。左朝議大夫知池州魏良臣條上便民事。言今民間有合零就整錢。如綿一錢令納一兩。相一寸令納一尺之類。是正稅一分。陰取其九也。乞折帛錢並檢實數。更不合零從之。秘書省著作郎兼善安郡王府教授趙衡守起居郎。錢周材試起居舍人。詔樞密院準備差使使臣以百五十人爲額。三年爲任。比舊減五十人。其已滿願就外任者聽。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唐輝卒。

丙子。上與大臣議事。因曰。朕謂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實。則所薦皆賢矣。楊愿曰。陛下任相如此。蓋得治道之要。上因論史事。秦檜曰。是非不明。久矣。靖康之末。園城中失節者。相與作私史。反害正道。壬子之後。公肆擠排。不遺餘力。然豈知人臣遭變。夫豈得已。上曰。卿是時獨不推戴異姓。園城中人自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宜和開。耿延禧爲太學官。以其父在東宮。勢傾一時。士皆靡然從之。徽後。獨檜守正。雖延禧傾害。略不爲之易節。檜曰。臣嘗聞范仲淹與其友書云。致意某官。爲渠作東宮官。不敢通書。惟聖主於忠義之臣。與夫失節之徒。灼然如此。誠立國之本也。臣謹按范仲淹祥符未登第。終此宗官。官之臨受無種。皆此類也。

尚書右司郎中林父權吏部侍郎。右司郎中錢時敏權工部侍郎。

丁丑。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恩平郡王府教授王墨卿。魏元若並兼善安。恩平二王府教授。司空員外郎胡涓面對。乞去諸邑害民二事。一曰。輸納官物不銷簿。二曰。催科輒付巡檢司。詔申嚴行下。

戊寅。江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游奕軍統制劉寶降授果州團練使。別與差遣。都統制王勝勳賈植伐民木。及強刺平人充軍。故責之。

己卯。詔自今太學及州縣釋奠先聖。並令宗子侍祠。用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陳孝恭請也。

庚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循友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倉部員外郎章壽成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丙戌。龍圖閣學士知宜州秦梓爲端明殿學士。再任。土居右朝議大夫章元崇率六邑士民詣闕借留。故有是命。左朝議大夫知南康軍張元禮乞免牛稅一年。上曰。天下之物。不當稅者甚衆。如牛米柴麪之類是也。秦檜曰。去歲浙中艱食。陛下令不收米稅。故江西客販俱來。所全活者不可勝計。元禮。侯官人也。

龍見小麻。附此。於九月丙辰恐誤。

丁亥。左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黃龜年卒。國子監丞文浩面對。論諸州教授與諸生疑難答問。於羣經宜無所不通。乞自今試教授。並於六經中臨時取二經各出兩題。不拘義式。以貫穿該贖爲合格。戊子。詔禮部看詳行之。九月己巳。

辛卯。詔諸州縣出縣歸業人戶。其元業田產可照者。盡行給付。見有人承佃。及官賣了當。即以官田之可耕者比做給還。先是詔限十年。至是知與國軍宋時條上便民事。乞寬展年限。以招歸業之人。故有是命。

壬辰。沂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制李捧特降一官。坐擅遣官兵回易故也。

甲午。大理評事黃子酒面對。言自渡江以來。宗室散處外州。多居民間。或在僧寺。陶染澆薄。不足上副陛下親睦之意。望依兩京例。於江浙湖南帥司。各置敦宗院。以地里遠近遣之。蓋以宗長。訓以師儒。庶幾不致失所。且獲被教。養悉爲良善。事下禮部。不果行。

己亥。權戶部侍郎王鐵言。常平之法。本以抑兼井。備水旱。科條實繁。其利不一。有義倉和糴之儲。坊場河渡之入。以產制役。欲使平均。以陳易新。俾無紅腐。一有饑饉。則開發倉廩。濟以艱食。豈一主管官能勝其任哉。建言者將欲省官。而主管已復。將欲省吏。而胥徒如故。獨能一提舉官。而姦弊百出。州縣苟且無所畏憚。封樁錢物。貨移易。多致陷失。凶年饑歲。賑濟之法。漫不加省。今雖隸於憲司。而獄訟繁夥。不能究心。望復置提舉官。庶良法美意。不爲虛文。乃命諸路茶鹽官。改充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惟四川。廣西以憲臣。

准西京以漕臣兼領。仍令檢察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錢物者。按劾以聞。四川等處提舉指。在九月辛亥。點檢錢物。指在八月壬寅。今併書之。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判官湯鵬舉知常州。右宣義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畢良史知盱眙軍。良史入辭。詔加直祕閣。良史除職。在九月丁巳。

庚子。給事中兼侍讀李若谷爲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仍兼侍講。辛丑。增太學弟子員二百人。以國子司業嚴抑有請也。通舊爲九百人。

九月。戊申。中大夫呂由成特贈左通奉大夫。官其家二人。由成嘗知興慶府。死於難。

己酉。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德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德既黜張子蓋。又併取張俊所屬愛將馬立。顧暉而罷之。俊怒。訴諸朝。秦檜亦忌其勇。乃有是命。先是德言。本司游奕軍隸馬軍已久。乞將牙兵親隨搭材等爲一軍。以補游奕之闕。從之。德遂以中軍正將張振爲游奕軍統制。振。河內人。敵陷兩河。振聚衆得百餘人。由喜兒灣渡河。直趨襄陽。詣鎮撫使桑仲。仲以爲諸軍都提舉。李橫代爲鎮撫使。與振有隙。振乃走板江。歸於解潛。爲潛中軍統制。潛召歸。至行在。遂隸張俊軍中。俊以

為準備將後遷正將至是德拔用之

庚戌寧州觀察使殿前司神勇馬步軍統制王權為武康軍承宣使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辛亥臨安府守臣張澄條上修建皇太后宅官吏名銜詔以次第賞

壬子金主宣祀天於郊先是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既為金人所用虛中知東北之士憤為左社密以

甲寅起居舍人錢周材權尚書刑部侍郎國子司業嚴抑權工部侍郎時將遣二人出疆乃引對而有是

乙卯左朝議大夫陳炳知襄陽府

丙辰詔諸路安撫使見帶待制以上者所舉京官狀理為職司從吏部請也

辛酉以錢周材為賀金國正且使閣門祇候俞似副之嚴抑為賀生辰使閣門祇候曹漫副之敷文閣直

甲子夜太廟旁居民遺火乙丑上諭大臣令於廟左右各撤屋二十步以備不虞

丁卯侍御史汪勃請以給舍看詳到裕民事目令監司鑒板散下州縣使民通知仍勸其務遠從之

壬申武經大夫吉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趙瑛知閣門事是月集英殿修撰福建安撫使薛弼始至福州

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今本路素無此等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嶺上有武翼郎周虎臣成忠郎陳

乙亥上書秦檜賜第書閣曰一德格天之閣遣中使就第賜宴仍賜檜青羅蓋塗金從物如蔡京王黼例

丙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修玉牒兼權參知政事楊愿提舉江州太平觀職名仍舊時侍御史

汪勃言愿之過愿聞引疾旬免章五上乃有是命

戊寅右奉直大夫新通判昌州魏彥昌除名昭州編管彥昌故省吏也侍御史汪勃論其在紹興初交關

乙酉左朝議大夫知整州吳表臣復敷文閣待制直祕閣知潭州劉防言武崗軍猛人楊再興父子自

及民田共六十餘畝已召民歸業欲乞免賦役從之

於夔州丙戌遺表上上曰納庸人也朕嘗識之全不知兵今既云亡可復一官乃復昭化軍承宣使

戊子寶文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晏敦復卒於明州方議和之初敦復力証屈己之非秦檜患其不

方時軍興諸道以聚斂為先務惟祺所至晏然不擾

庚寅主管馬軍司公事田晟請給軍器上曰戎器久不用則易廢令善用之又進呈鎮江軍中秋教武藝

言其心懷異議。陰合趙鼎也。

戊申。上謂大臣曰。今雖無事。諸軍教閱。亦不可少廢。宜丁寧戒飭之。呂中大事記。趙鼎與兵以有安。而上御殿因焉。又每歲教閱。步軍實將士。盡精者增。殿前軍。又分軍於州縣。以

辛亥。新除太常寺主簿俞允弼為御史臺檢法官。用中丞何若奏也。

乙卯。太尉慶遠軍節度使陳景元使郭仲洵薨於台州。此以紹興二十六年十月發。其遺夫與。既入。既葬十五年。陛下。陰云云。而

丁巳。上謂大臣曰。將來禮器造成。宜頒其制於州縣。俾遵用之。以革舛誤。太學正孫仲繁面對。言陛下崇雅黜浮。大明正論。而民間書坊。收拾詭僻之說。不經裁定。輒自利行。汨蕩正真。所當深慮。乞行禁止。又言。郡縣庠序。春秋釋奠。守令或不躬親。望賜申戒。皆從之。左宣教郎孫道夫知蜀州。道夫入對。上諭曰。軍興以來。蜀民應副不易。朕將詔郡縣中條具。盡與蠲減。止存經賦而已。

日麻不載。道夫上殿之日。此以紹興二十六年十月發。其遺夫與。既入。既葬十五年。陛下。陰云云。而

戊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希辛。

辛酉。直秘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徐琛為軍器監。尚書右司郎中李樞。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章壽成。並為左司郎中。戶部員外郎李朝正。金部員外郎宋既。並為右司員外郎。大府寺丞徐宗說。為度支員外郎。宗說。開化人也。

壬戌。左承議郎知廣安軍張俊與宮觀。尚書省言。庭後陰懷異意。凡朝廷措置。並不遵稟。故有是命。

甲子。詔右司員外郎李朝正仍舊同措置經界。右朝散大夫高榘。知全州代還。言溪峒猛人至弱。未嘗敢侵省地。緣秦官縱人深入。猛界掠取。遂致乘閒劫省民。謂之酬賽。仰惟祖宗之法。止令撫遏。不容捕殺。乞下湖南禁止。庶使邊民安業。以廣陛下好生之德。上謂大臣曰。蠻獠微弱。州縣或非理侵擾。當諭守臣撫綏之。

丁卯。金主使驛騎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富察說。正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吳玘。來賀來年正旦。

戊辰。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復為監司。歲舉屬吏五人。改京官。用吏部請也。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一人。諸路斷大辟九十一人。徽猷閣待制知瀘州馮楫申修築本州城。許之。瀘州無城。以木柵為固。歲久不葺。盜取而薪之。政和中使命墨石為堤。上築城。其周六里有奇。計用錢二十一萬緡。然瀘江一帶石堤雖固。而上封以土。江水暴至。猶有留城之害。楫悉以石墊土。凡石城千一百七十步。高二丈二尺。土城千三百二十八步。高三丈。舊樓櫓千五百餘間。今為敵棚四十而已。

初。眉州通濟堰。自建安開創。始既蜀州之新津。眉州之眉。彭三縣。田三十四萬餘畝。其後壞於開元。又壞於建炎。隴畝彌望。盡為荒野。是歲。守臣句龍庭實。庭實。夾江人。初見。與十三年十一月。貨諸司錢六萬緡。躬相其役。更從江

庭實。夾江人。初見。與十三年十一月。貨諸司錢六萬緡。躬相其役。更從江

庭實。夾江人。初見。與十三年十一月。貨諸司錢六萬緡。躬相其役。更從江

中創造。橫截大江二百八十餘丈。與下流小筒堰一百十有九。於是前日荒野。盡為沃壤。庭實又為書名。曰堰規。至今不廢。邦人為立祠。歲時祀之。嘉泰元年。趙鼎對曰。嘉泰元年。封趙鼎。高麗元年。封趙鼎。後。邵武軍威果營卒謀作亂。欲以夜半縱火焚贖門。殺郡守。左朝請大夫趙子昇卒。陳昇告之。捕同謀者。皆斬。授昇承信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五

【紹興十有六年。歲次丙寅。金縣。春正月戊寅。按是月。辛未朔。上謂大臣曰。將來籍田降詔。須語簡意足。使人曉然。知敦本之意。漢文帝勸農之詔。頻年有之。不過數十語。當時民知務農。遂至富庶。是日。大禮寺少卿張柄面對。朱熹撰擬。行狀云。有張柄者。嘗與熹論金縣。其死黨也。按此。時為籍田。使去年十一月癸卯。禮寺曾乞。籍田使。金縣。國月甲午。又與熹止。乘馬。柄非禮官。不知何以與聞之。或者禮官已改。不乘車。而柄復請之也。柄面對。子全不見。行下。當考。】

戊子。觀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告老。特拜崇慶軍節度使。致仕。夢得除節鉞。不降麻。非舊典也。蓋中書失之。舊例。節鉞不降。葉夢得。自文階。改除。當降制也。詔太學外舍生以千人為額。

己丑。德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皇城司錢佃。薨。贈少師。賜其家銀帛各五百匹。兩上將臨奠之。其家辭而止。

辛卯。致齋於內殿。壬辰。上親饗先農於東郊。牲用少牢。配以后稷。退詣思文殿。進膳畢。易通天冠。絳紗袍。詣親耕位。宮架樂作。上親耕。九推乃止。遂登觀耕壇。命宰執使相侍從。兩省臺諫行五推。九推之禮。庶人終千畝焉。癸巳。太師秦檜以親耕禮成。乞宣付使館。甲午。檜又奏。陛下耕籍。過三推之數。少勞聖躬。上曰。

朕本欲終歲以卿慶奏乃止。蓋書樞密院事李若谷曰。父老親陛下躬耕。極感悅。上曰。耕籍為農民之勸。朕豈憚勞。乙未。檢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

丙申。中書舍人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權直學士院段拂守給事中。秘書少監游操權尚書禮部侍郎。秘書省正字王曦為吏部員外郎。右護軍統制知西和州程俊應詔條上便民事。言本州並邊多沃壤。而耕墾或無其人。疲瘵之民。無力復業。望令有司量行給借牛犢糧種。許於六科償還。從之。

戊戌。端明殿學士右宣奉大夫知臨安府張澄為慶遠軍節度使。以修皇城及籍田辦治故也。尋詔澄佩魚施被坐。立班。上殿並如舊。是日癸

二月辛丑。按是月庚子朔。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韓公裔提舉洪州玉隆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初。玉隆所修書。而元帥府事多放佚者。端明殿學士楊惠時兼修玉隆。奏檜奏令恩質之公裔。公裔上康邸內知客也。檜欲賞公裔。檜使來請。會有詔除公裔承宣使。檜疑其舍己而有求於上。右諫議大夫汪勃乃勸公裔。頃嘗與恩交通。今恩既去。公裔當懷快快。出入公卿之門。陰有窺伺。若不能去。恐無安靜之理。故有是命。

此以日麻及麻克小麻參修。但克麻史館修日麻。恩時為史官云。則恐非也。按恩是起居舍人以恩執政。並兼修玉隆。惟紹興十年嘗為秘書丞。恩月而不至。不與史事。其所謂交通。必在侍從執政之時也。今略修潤書之。壬寅。詔諸路淫祠。非在祠典者。並令日下毀去。以左司郎中李樞面對有請也。

癸卯。內降詔曰。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冊。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詔段拂所草也。

甲辰。降授從義郎范寧之除名。建州編管。坐前為四川宣撫司屬官。犯賊抵法。故誅之。

辛亥。上謂大臣曰。聞王權在建康。教閱依時。仍不擾民。諸將頗畏服。良可嘉也。既而權言。已據退軍中老弱。上曰。所汰之人。須令招填。恐暗消兵數也。權申據退軍兵。在是月癸亥。尚書左司郎中李樞罷。右諫議大夫汪勃言。樞嘗出入王安中之門。燕山之役。頻冒優賞。今和議既諧。乃使異意者。攘臂其間。緩急恐不可信。乃以樞知信州。

癸丑。詔太師秦檜合蓋家廟。令臨安府應副。務要如法。先是檜上疏。乞令禮官討論家廟及三代墳域制度。禮部。太常寺以晉。唐及本朝故事。紹興式令奏。下臨安。建康府照會。是月乙卯。故有是旨。廟在私第中門。即行下。

之東。一堂五室。歲以五月柔日享之。端明殿學士知宣州秦梓移知湖州。未上。卒於建康。辛酉。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恩數視參知政事。特增七官。為左光祿大夫。官給葬事。

害及一方。殊失設官為民之意。宜令有司措畫以聞。

癸亥。詔臨安府甸具城內外有無已得差遣人。申尚書省。從右諫議大夫汪勃請也。

甲子。殿前司乞起復李邦光正將。上曰。從軍起復。一時權宜。然不能無弊。若元在本軍則可。或在外請。囑。宜禁止之。尋詔自今規求起復之人。重行黜責。令御史臺覺察彈奏。三月庚子降旨。

丙寅。尚書戶部侍郎王敏充敷文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鐵引疾有請也。右司員外郎李朝正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

三月庚午朔。詔有司建武學。先是士人上書者多以為言。上數諭大臣。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廢。祖宗自有故事。至是乃考卜焉。上諭大臣在正月己丑。二月乙卯。今併書之。

壬申。詔未置提舉官以前。縣州借兌常平儲物。令本司度量年月遠近。申取朝旨。隨其多寡。立限撥還。自今毋得借兌。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減。

癸酉。以和王女樂平縣主出適。命大宗正司主之。王。上季弟也。靖康王族數云。故和王女嫁杜道。道男安。石。今已到行在。主加封在辛卯。今併書之。丁丑。眉州進士侯鳳上書論綱馬利害。上諭大臣曰。鳳所陳雖未足。然朕固知其蔽。未有以處。每以綱至所損甚多。皆緣都綱人作過。卿等宜措置革之。

戊寅。左宣教郎鄭邦哲進左氏韻類。詔特遷一官。左武大夫建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安道兼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卒王澤盜用軍錢。亡命入北境。安言本朝機事。金械之遺。是日斬於市。

壬午。復桂陽監臨武洞為縣。從本路諸司請也。

庚寅。江西安撫使李迥乞留統兵官李通所部駐建昌軍。上曰。諸處有盜賊。旋來請兵。未為良策。須帥臣。兼有方略。乃善。可下諸路措置行之。

辛卯。經筵講孟子徹章。翌日。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於皇城司。初復故事也。詔禮器局造太師秦檜家廟祭器。先是禮官援五禮新儀。奏用常器常饌。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段拂乞依政和六年已行舊制。給賜臣僚祭器。乃采用焉。拂奏請在是月丁丑。其後章澗。吳益。楊存中皆賜祭器。蓋自始。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楊可輔卒。

如給復年限已滿。止收半稅。更假之五七年。以勸耕。其流移在內郡欲歸業者。所在自陳。不許占留。不過數年。丁賦如舊。上甚以為然。論大臣曰。若荒田耕墾得備。大為國家之利。今邊境寧靖。人思歸業。然所在尚有占留之弊。可令戶部措置。乃以榮叔知均州。上置大臣在均州榮叔直祕閣知常州湯鵬舉為兩浙路轉運判官。

丁未。秦檜奏准東鹽課增羨。乞推賞。上曰。增羨之費。尤所當慎。大率今歲有羨。次年必虧。蓋民之食鹽。每歲止如此也。

癸丑。左朝奉郎知彭州彭賓通判邛州。廉選親舉人不實。會赦。猶降一官。監察御史巫伋面對。請申嚴有司。所在刑獄。不得輒為非法之具。如錢塘。仁和。二邑所用浮匣命繩之類。不得復用。違者抵罪。詔刑部禁止。

甲寅。白州民家木偶土地神。自館驛前相持入商稅務。州人聚觀之。兵馬都監葉某怒。投之江中。乃止。其後未幾。守臣趙不易與僚屬死者六人。此據蔡官

己未。分遣醫官循行臨安療病者。至秋乃止。自是行之至今。監察御史陳積中面對。論監司州縣淹留詞訴之弊。乞令諸部每季檢舉。劾其尤者。從之。

癸亥。少師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章淵復致仕。任便居住。從所請也。監察御史王繼面對。乞一新謀壇。行親祠之禮。乙丑。詔禮部措置。

是月。安南獻馴象十。按是月上謂大臣曰。今早雨甚。活足。方欲祈禱。遂得之。歲事有望。聞米麥甚賤。小民易活。亦可慶也。時嶺南州縣多不雨。而慶之清遠。詔之翁源。英之真陽。三邑。尤苦旱害。雖魚鳥蛇皆化為鼠。數十成羣。禾稼為之一空焉。嶺南不雨。事以洪熈庚辰甲辰。入志。與丙寅夏秋之間。故因行在得雨。兩見。

壬申。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和國公張浚落節鉞職名。依舊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州居住。先是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以其母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計氏見其形瘠。浚具言所以。計氏誦其父成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事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於是秦檜以謂時已太平。諱言兵事。見之大怒。御史中丞何若即奏浚建造大第。強占民田。殊失大臣省愆念咎之體。居常怨恨。以和議非便。惟欲四方多事。俾使再進。包藏禍心。為害實大。望賜降黜。以為臣子喜亂狗私之戒。故有是命。熊克小麻。載此事於今年十二月。再出之後。誤也。蓋十五年四月。

癸酉。中亮大夫密州觀察使行營右護軍右部統制軍馬李師顏更領宜州觀察使。師顏新知西和州。故改命。制置有云。惟務在於正名。不據於改命。

甲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仇念卒。

乙亥。右武大夫福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溫卿落階官。為舒州觀察使。

丙子。利州路轉運判官王陟罷。用太府少卿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趙不棄請也。陟為宣撫副使。鄭剛中所以喜。俾兼本司參議。不棄既入蜀。欲盡取宣撫司所儲。剛中不與。不棄怒。首劾陟罷之。剛中懇於朝。不報。明年九月。余堯勳劾剛中。解總領司發遣。剛中亦自端溪歸。為鄂州節制使也。

右承議郎范仲熊以事至行在。右諫議大夫汪勃論其不忠。詔令臨安府差人押出界。日後不得至行在。

戊寅。國子監官。今年秋試額外補中之人。乞令待闕。至科場年。許赴監。依不滿年人例取應。仍自來春往補。俟科場了。舉有闕日。檢舉施行。先是四方就補者益多。乃分場引試。士有更名冒試。至於再三。御史中丞何若嘗以為言。上曰。士人進取之弊。一至於此。不可不革。今日之所養。則它日之所為可見矣。上語

於是學官以為言。乃改用三歲之法焉。

乙酉。封恩平郡王新婦靳氏為齊安郡夫人。右朝奉大夫新知奉化縣陳泰初進神宗。哲宗御集百有十八冊。上因諭大臣曰。書籍未備。宜有以勸之。可令泰燂立定賞格。重則進官。輕則賜帛。於是進泰初一官。

丙戌。上曰。諸軍寨屋。為霖雨所損。可令修整。於是人賜錢一千。太常丞兼權司勳員外郎王湛面對。乞戒州縣官迎送監司毋出城。倚郭縣令。毋得日詣郡守常衙以廢事。詔敕令所立法如所請。

戊子。言者乞禁福建民間私藏軍器。上曰。此自有法。宜令民通知。若絕其源。則盜自不作矣。

己丑。詔普安郡王二子賜名。禮。並補右內率府副率。用宗室總麻親授官格也。

壬辰。江東提刑司請諸路經總制錢。並委縣丞拘收。無縣丞處。委主簿。從之。提舉祕書省秦熿奉詔立定獻書賞格。詔鏤板行下。應有官人獻祕閣書善本及二千卷。與轉官。士人免解。餘比類增減推賞。願給直者聽。諸路監司守臣訪求。唐真蹟及善本書籍。準此。

丙申。左朝奉大夫何鉉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將遣使北也。江東轉運司。建康府言。本府民戶所欠官錢六萬餘緡。委是貧乏。無可催理。乞特賜蠲免。權戶部侍郎李朝正乞令總領所審實。蠲放從之。先是清河郡王張俊為淮西宣撫使。駐軍建康。責部民子錢。息之不已。積不能償。則獻於朝。奏下守

臣敷文閣直學士晁謙之詰得其狀立上言皆窮民願勿責上許之謙之事以爲公卿所作傳又稱謙之曾於法不字令不抵牾未知江東清此時爲誰當考其名增入

八月戊戌朔尚書吏部員外郎周執羔守右司員外郎上覽除目曰人材須廣訪而選用之所薦者君子其人自君子所薦者小人其人自小人觀所薦其人可知矣 實文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趙子道卒

己亥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頌特勒停 頌奉祠家居其僕嚴安告鄉人王立己者有不順語頌坐知而不告特責之

庚子熙州觀察使侍衛步軍司統制董先改熙州觀察使於是管軍田晟以下次第移鎮焉

辛丑築高禩壇初監察御史王繼以上繼嗣未立請行親祠高禩之禮六月禮官言自祖宗以來惟兩制侍祠雖大唐月令政和新禮有天子親享之儀而未嘗舉乞命執政侍祠乃改築於園丘之東高廡而廣五倍 詔訪遺書於西蜀仍委逐路帥臣

壬寅密州觀察使殿前司後軍統制張淵乞遣招安人周宙等回塞上謂宰相曰福建諸盜皆無知之民若招安未爲要術須是監司守令恤之不擾自然事息如海賊皆本處大姓資給使然可嚴立賞罰收捕者優賞資給者痛治此消弭之要術也 龍神衛四廂指揮使降授果州團練使殿前司選錄統制劉實復宜州觀察使

乙巳左朝散郎費樞知歸州樞廣都人宜和初徒步入京師將至長安舍旅館主人婦美少新寡夜就之樞不可問知乃京師販緝人女因訪其父俾取而更嫁之人稱其清

庚戌秦檜奏臣昨進玉牒所取臣向者園城中推戴趙氏事迹乞經聖覽降付本所上曰卿忠義之節書之信史萬世不朽檜避殿退避 檜又言禮器將畢上曰鐘磬音律皆和惟黃鐘大呂未甚應律更宜詳加講究

辛亥右朝奉大夫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王昉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昉弟也 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趙衛卒

壬子將作監邊知白權尚書戶部侍郎右司員外郎周執羔權禮部侍郎

甲寅以邊知白爲賀金國正旦使武節郎兼閣門宣贊舍人孟思恭副之周執羔爲賀生辰使左武大夫知閣門使宋錢孫副之先是奉使者得自辟十人以行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遂以爲例執羔始拒絕之 監察御史陳積中太常丞兼權司員外郎王湛並罷先是宜州言忠顯王桓彝廟願積中時以主簿權博士與湛共奏加封其長子溫爲宣威公餘子五人皆爲侯至是御史中丞何若言溫晉之亂臣請追告毀像上謂秦檜曰溫謀移晉祚賴當時有大臣扶持不然晉不血食矣於是積中湛以常與

討論故有是命 己未敷文閣學士知廣州真將卒以奉使勞特贈端明殿學士恩敷視簽書樞密院事 庚申右諫議大夫汪勃兼侍講

辛酉監察御史王繼獻感里元龜三卷詔遷一官繼初爲皇后宅教授上命採歷代感里故事可爲法則及鑒戒者論次成帖至是上之

癸亥右諫議大夫汪勃言刑部員外郎李穎士傾險回邪真自天性昨以趙鼎用爲大理卿陰懷附麗及鼎之去則不報報以時政鼎赴貶所則令其子通問厚有贖遺快謝祖信之死公然以書抵親舊曰謝成甫疾亟休致可憐但擊天水之章認用其心爲可惜聞復景夏樊光達之補外則曰必皆有說王居正范冲之罷則曰時勢使然今雖爲郎尚快快不滿每見差除則忿見於言色謂天水在朝必不三爾其虧忠正之節甚矣欲望特賜裁斷以厭士大夫之論 詔穎士送吏部差監澧州慈利縣稅務

甲子直祿閣淮南路轉運判官沈該移兩浙路 金都元帥宗弼之未卒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萬人討蒙古因連年不能克是月傾汴京行臺尙書省事蕭博碩諾與蒙古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國塞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命册其酋鄂倫貝勒爲蒙古國王蒙人不肯 此據王天驥行程錄十年三月末所書可考

九月己巳 按是月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士百特換武德大夫從所請也 撫州布衣吳淵進字內耕歷代疆域志吳沆進易璇璣三墳訓義秘書省國子監言其書可採而太學博士王之望論三墳書無所傳授疑近世好事者所爲詔解永免文解沈以書犯廟諱故賞不及焉

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何鑄爲大金國信使資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副之以迎請天鵬故也 鑄等出使日歷不云所以按明年九月余與鑄論鑄中疏云近朝廷遣使 初秦檜自金來歸與富直柔爭進指辛道宗兄弟爲直柔之黨深嫉之及是道宗停官未敘以前拱衛大夫居饒州言者劾其強市民田庚辰檜進呈上因言向者范宗尹與諸辛往來甚密宗尹爲宰相不與朕情通乃附下如此於是道宗特更追一官

癸未秦檜進呈四川茶馬等司條具馬監利害上曰太祖初有天下置沙苑監收馬就渭州水草後京師門外方置監南方與北方地不同蓋難得其處宜詳究利害 右承議郎知鼎州周準卒甲申復顯謨閣待制

乙酉慶遠軍節度使知臨安府張澄知温州從所請也

丙戌直祿閣兩浙路轉運判官沈該知臨安府

己丑步軍司言統制官軍武軍承宜使威方已到行在供職上曰自合兵以來諸將出入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茲爲可喜 蕭克小麻解以湖南節制威方爲步軍司統制按威方此時恐在逃康軍中充統制未嘗離軍所 謂湖南兵鈐止是監管克談也 中興書政史臣曰紹興以來所以爲國者有二金欲戰則分江淮

之鎮以授將帥金欲和則收將帥之權以歸朝廷規模既立守備益固機縱自我此之謂定論為求利且其之強也故兵可以合兵合而朝廷之勢重將帥之權輕神機靜慮蓋用之於天下無事之時而不以為常也久而不變則智者趨勇者怯江淮之役所患者此爾為國醫之養生視表其虛實而補遺之不使剋期攻賊正氣夫何病之有

壬辰何錡辭行錡言親喪未葬乞俟使回日了此私計上許之初三佛齊國王以書遺廣南市舶官言近年商販乳香頗有虧損上曰市舶之法頗足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時市舶官右朝散大夫袁復一已移提舉福建常平公事詔特降一官

甲午復起鼎州觀察使殿前司後軍統制張淵以平福建羣盜功遷威武軍承宣使軍器監徐琛右承議郎福建轉運判官范寅秩以給餉之勞皆進秩餘第賞有差賊之未破也朔衛大夫華州觀察使殿前司權鋒軍統制兼知循州韓京將部會之乙未詔進京一階

丙申詔武成王廟從祀諸將升趙充國於堂降韓信於廡下用祠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陳誠之請也是月左朝奉郎陳剛充荆湖北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剛并研人建炎初為晉原尉時方用兵條五利八事以獻久之遷羅江丞以母憂去至是投匭上書論恢復事大略謂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疏入上諭秦檜令除郎官檜不樂乃言剛資歷未深遂有是命且論臨安府臣遣人縱迹使去而剛已開行

出北關矣秩滿代歸遂不復仕後數歲卒於家剛為人強直登第三十年蒞官纔九考所至皆有可稱上諭秦檜除剛郎官事以剛孫成德為仲容孫德修入京德修剛孫也既外除初參以公費歷未深堂除湖北某鹽司幹辦公事蓋是時檜權勢方盛不敢明言之也檜所作銘詩末章云公之家集必百卷藏之必百年當有公道始定新銘即指此事耳惜其恨沒不見於後世故表出之但成所記以為紹興庚辰上書又合五利入策與此書為一事

冬十月 按是月 戊戌新禮器成上觀於射殿宰執侍從臺諫南班宗室禮官正刺史以上皆與觀撞景鐘丁酉朔 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於是直祕閣秦垕陸直敷文閣給事中段拂已下皆遷官

在丁未 何備德曰帝仁 孝一念勃於胸中故以大孝小正孟子所謂樂天者保天下者也數十年來金安於金槍之往來而我國得以漸趨玉帛會同之禮於是建辟雍於是立科舉於是修郊廟社稷之儀於是重經筵講讀之選他如求道書則有詔刊石經則有詔閱禮器銘篆鐘而文治自是彬彬

矣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卒年五十五子羽在泉州嘗獻時宜八事論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據險置寨守以偏將敵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為之聲援論荆襄宜合為一路置帥公安益兵聚糧為戰守計論三衙寡弱未振宜益增禁衛論守江宜輕戍江北重戍江南論舟航當講求訓練使大艦利於控扼小舟利於走集論南兵剽悍可用望別立統帥論江淮陝蜀之兵當互為聲援論募兵乞於荆粵收集諸盜後皆不行

癸卯武德大夫榮州刺史兩浙路兵馬鈐轄樞密院統領丁禎編排南郊除衛禎嘗知漣水軍後罷去秦

檜德其前事用為給使頗用事士大夫無操者或與之從游焉 顧初為檜給使及節次轉官史全不見因此差使檜出之以備檜事之本末

甲辰少師平樂郡王韋淵復落致仕充萬壽觀使還居賜第 己酉上曰今天下無事民事最急監司郡守須是擇人監司得人為縣者自不作過蓋縣官皆銓注難別賢否全在考察督繆不任者別與差遣清強有才則宜擢用之 朝奉郎知遼寧府蘇符復敷文閣待制庚戌直祕閣知臨安府沈該乞展兩淮起稅之限上謂宰執曰財賦須知取予之道如知取之為取不知予之為取非久利也淮南民若盡歸業則其利甚廣矣

癸丑秦檜奏以右朝請大夫韓沃知廬州上曰淮南今已寧靜只不生事為善檜曰今天下無事第恐庸人擾之不然天下未有不治 甲寅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胡松年薨

戊午上曰近得玉二碗方成玉斝朕親臨視之已協音律更欲按試之 己未祕書省正字劉章為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周祕卒十有一月庚午言者奏近來詩賦經術各以舊試人數分其開不無輕重大抵習詩賦者多故取人常廣治經術者鮮故取人常少今若專以就試之人立定所取分數則詩賦人常占十之七八而治經術者止得十之一二但恐廢廢經術之學矣欲望命有司再加討論如通經之人有餘聽參以策論圓融通取明立分數庶幾主司各有遵守上曰當日行詩賦為士人不讀史今若常用詩賦工人不讀經大抵讀書當以經義為先所論宜令禮部看詳以聞

辛未執政進呈郊祀肆赦上曰居養安濟漏澤先帝之仁政居養安濟已行之矣惟漏澤未行宜令條具增入 壬申雪

癸酉上齋於文德殿 丙子合祀天地於南郊始命普安郡王亞獻恩平郡王璵終獻是歲備祭器設八寶如政和之儀太史局令胡平言三台星見禮畢上御行宮南門赦天下

庚辰詔諸州縣市鎮新創稅場務並罷以言者有請也 復置荆門軍當陽縣 自建炎渡江始廢御書院癸未昭復之三十年正月

甲申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曾陛下好生之德既定字內乃不居其聖歸功於天前郊祀之期年稽古制作禮樂大備討論訂正悉出聖學有司效使惟謹曾不能措一辭及將祀則至誠感通天意響答雪呈瑞於齋宮之先日穿雲於朝獻之且既升紫壇則星宿明潤旋御端闕則霄漢廓清尤聞先天弗違諸神受祀至於率履不越又可為萬世法有司請設小次則拒而不答官廟載葺既畢則宸翰標題皆極於恭恪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五十五

此皆經典所誇期。有司宜審載者也。臣職在後從。親見不誣。望宣付史館。上謂檜曰。此國家大典禮。及期而晴。誠可慶也。朕自即位以來。無如今次。非卿等協贊。何以致此。

乙酉。吏部奏。郊祀大禮。太師左僕射秦檜台封贈三代並妻。詔依擬定。成州團練使帶御器械章誥。貴州刺史提舉佑神觀章誥帶御器械。

丙戌。詔達州刺史章誥。有過犯。可降武功郎。送吏部。與外監當差遣。以皇太后有旨也。

己丑。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駙馬都尉潘正夫。為少保。庚寅。權尚書禮部侍郎游操罷。御史中丞何若輪。操嘗阿附呂頤浩。又嘗阿附趙鼎。鼎既貶逐。操猶書問不絕。緩急之際。何足倚信。故出之。

辛卯。朝散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朱敦儒罷。右諫議大夫汪勃論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望特賜處分。上曰。爵祿所以勵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於侍從。武臣便至於建節。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於是敦儒遂罷。

癸巳。權尚書工部侍郎錢時敏。移兵部侍郎。軍器監徐深。權工部侍郎。直祕閣知揚州向子固。陞直徽猷閣再任。

甲午。皇兄眉州防禦使不抽。為益州觀察使。以與皇后家運姻特遷之也。

乙未。吏部奏。郊祀大禮。皇太后合封贈三代。於是曾祖徐王章。舜臣徙封韓。祖楊王子華。徙封楚。父魏王安。禮徙封陳。

十有二月。按原本。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奏減兩川米脚錢三十二萬緡。元程百五。徵費緡二萬匹。事初見建炎四年。免耕增酒錢三萬四千緡。許之。

戊戌。詔以四川總制錢五十萬緡備邊費。夜。禁出西南方。己亥。詔避殿減膳。

辛丑。徵飲開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鄭望之。言。老而多病。乞守本官致仕。許之。仍遷一官。辨克小麻。稱望之老。望之。以集英殿修撰告。

丙午。手詔曰。朕惟軍興以來。四川斂重。恐不堪久。今疆場罷警。營屯內遷。仰宜撫總領兩司。取索承平時常賦名色。軍興後權所增益。參酌措置。既不能竭民力。又不可乏軍須。兩皆給足。永相保持。以副朕願倚之意。向書金部員外郎李若川罷。若川。簽書樞密院事若谷弟也。右諫議大夫汪勃論若川特為執政之弟。為所親經營差遣。妄作威福。故罷。

己酉。大理評事環周。對論征商過重。詔申嚴行下。

辛亥。進士章公奎。上書言。國家向緣軍興之故。財賦屈乏。乃於民間預借其稅。以濟軍用。此不得已而行之耳。國家偃兵息民。固已有年。而預借之稅。今尚未免。且預借之弊。折納太重。近於重斂。可即除之。以慰

元元之望。上曰。此事有否。朕與鄰國通和。正為百姓。若預借以擾民。失朕本意。乃詔戶部取索措置。辛酉。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會事尹盧彥倫。定遠大將軍四方館使張仙壽。來賀來年正旦。

壬戌。左奉議郎仲并。特降二官。坐前通判湖州。與倡女通淫。為首者所劾。有司拘實故也。并初見紹興四年九月。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八人。諸路斷大辟四十八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六

【紹興十有七年。歲次丁卯。金。春正月丙寅。按是月。乙丑朔。丹陽隱士蘇庠卒。年八十有三。宗室是統七年。】

丙子。御筆諸軍統制將官已添差諸州都監已上人。並令監務。

戊寅。秦檜奏已行出。上曰。諸將乍離軍中。若請給減半。恐失所也。

己卯。手詔曰。朕惟軍興二十餘年。黎元騷動。故力圖罷兵。以冀休息。今疆場無虞。流徙有歸。四境之內。舉獲安堵。朕心庶幾焉。尚慮監司郡守。不能深體朕意。致或刻削苛細。進獻羨餘。失朕愛民本旨。自今敢有違戾。仰御史臺彈劾。監司各許互察部內。犯而失按。必與併坐。布告中外。咸體朕意。左朝議大夫李椿年。權尚書戶部侍郎。專以措置經界。椿年既建經界之議。會以夏去。有司因稍罷其所施行者。及是椿年免喪還朝。復言兩浙經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人戶結甲。虛形勢之家。倘有欺隱。乞且依舊圖造簿。本所差官。若先了而民無爭訟。則申朝廷推賞。如守令慢而不職。奏劾取旨。從之。

癸未。敷文閣待制知婺州吳表臣。知池州魏良臣。皆乞奉祠。上曰。州郡之職。儲弱者多不治事。有才力者多妄作。惟適中為難得。於是二人並陞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丙戌。詔禮部立定天中節宴設則例。下諸路遵守。上以州縣因緣擾民。且多殺物命。故有是旨。

丁亥右諫議大夫汪勃論內侍省押班趙福強占民居詔與勃在外宮觀。

戊子秦檜奏已行上曰逐一內侍則人自知畏矣。

己丑詔近免稅米而所過向收力勝錢其餘稅則並與減減上因言新穀亦宜免稅商旅既通更平物價則小民不致失所矣。熊克小麻云月部米已免稅而所經稅務向收力勝錢非朝廷寬民之意欲行下禁止從之按日麻是月丁亥上宜監等米稅已免許處御云力勝收稅可令有司措置已丑月部狀學聖旨措置云云蓋此事乃出自上意非戶部請免實誤也。

辛卯上諭大臣曰孟享詣景靈宮及東朝中宮不時出入已給禁衛人錢米毋令臨安應副恐擾及市民左迪功郎沈介言國家頒降鄉飲酒儀式而諸郡所行疏數不同望令三歲科舉之年行之於庠序即古者三年大比飲酒於庠序之意也國子監言唐人亦止行於貢士之歲欲依介所請如願每歲舉行者聽從其便從之。

壬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若谷參知政事御史中丞何若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癸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提舉秘書省秦煇加大學士。

二月乙未朔右諫議大夫兼侍讀汪勃試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巫保守右正言左朝散郎符行中為尙書戶部員外郎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初四川都轉運司之廢用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既而復以太府少卿趙不奔總領宜撫司錢糧剛中與之不協不奔願求其陰事秦檜聞之乃奏以行中代不奔俟行中至利州令不奔赴行在行中南城人也。李汝鐸云公武某語云隆成岷州並屬利州路為經略使署更名有旨令安撫司兼州安撫司備措置申樞密院一府傳聞知其原公時在都轉運司乃從旁為首此於德三年故事與今事不類宜備司即公用書秦檜利州路為東西山先為經略使署更名有旨令安撫司兼州安撫司備措置申樞密院一府傳聞知其原公時在都轉運司乃從

戊戌上謂大臣曰比開州縣折納稅絹每匹有至十千者恐傷民力可令戶部措置。

庚子大理評事張棟而對論銓試之制惟以經義詩賦為榜首而有出身試律者遂居其下非所以右寒賤而左膏粱望令通融考校詔禮部立法。

辛丑幸執進呈臨安府減令官私房繕上曰公私須令均一天下事皆當如此。

甲辰上齋於內殿時將祀高禩乃以太師尙書左僕射秦檜為親祠使。

乙巳上親祀帝於東郊以伏羲高辛配普安郡王終獻又祀簡狄姜姬於壇下牲用太牢玉用青幣放其玉之色樂舞如南郊之制禮畢御端成殿受賀。

己酉封才人劉氏為婕妤。

庚戌封威義郡夫人郭氏為和國夫人。

辛亥改造殿前司築為瓦屋用領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奏也南渡初諸營皆覆茅結舍炊火糜蕪故存中以為請成州團練使章謙為德慶軍承宣使貴州刺史帶御器械章謙為慶遠軍承宣使並提舉萬壽觀。

壬子上謂秦檜曰陣亡恩澤自今不須裁定可依祖宗法。事初未見後宮劉氏為紅霞載。

甲寅皇叔揚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安為安德軍承宣使以職事修舉特遷之也。

丁巳御前軍器所言歲中造軍器三百四十四萬餘件詔賞之。

辛酉參知政事李若谷能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中丞汪勃論其不忠不孝也。

三月丁卯按是月甲子朔給事中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讀直學士院段拂為翰林學士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寧國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牛皋卒前一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而歸知其必斃乃呼親吏及家人囑以後事至是卒或謂秦檜密令師中毒之聞之者莫不嘆恨。

己巳上謂秦檜曰人才難得惟在賞罰勸沮卿可選用所知若協濟國事得三五人即庶幾皆化其不靖害治者願勿勿貨庶知懲畏檜曰仁宗皇帝時高若訥等在朝久相撓擾至嘉祐間韓琦歐陽修協恭贊助方成太平之治上曰仁宗皇帝即位之久灼見治道檜又曰陛下領元帥府日備見官僚情偽至如敵情亦是親到其營盡得要領故應酬如神不差毫髮當出身犯難之時乃宗廟社稷之託實天啓聖衷非偶然也。

辛未權尙書刑部侍郎錢周才為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

乙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若引疾罷提舉江州太平觀若執政才四十四日。

丁丑直祕閣知光州鄭綱代還乞令國子監哀集上即位以來惠民愛物手詔編類刊印成書守令陸辭門謝日人賜一帙從之。

己卯翰林學士段拂參知政事。

辛巳秦檜奏州縣和買率以二月起催非便上曰二月閒蠶猶未生使民何以應辦檜奏須依舊限上可之詔自今使回並計程赴行在時權戶部侍郎邊知白賀金國正旦還已渡淮久之未至上慮其擾人乃有是命。

壬午御史臺檢法官余堯弼司農寺主簿宋敦樸宗正寺主簿張杞為監察御史杞浮梁人也。

甲申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錢周才兼實錄院修撰祕書省校書郎沈介面對言陛下勤恤民德於郡邑近民之吏尤所注意守貳縣令以民事抵罪者不復任以親民聖恩宏覆天下幸甚臣愚竊謂郡邑之吏朝夕奉行莫非民事一有註誤無復自新而又元降指揮罪無定名有司承用者不為之區別凡涉民訟一切坐之其於輕重之差公私之辨類或未盡欲望詔加刊定凡侵漁百姓以抵賊私者蔽以前令其或雖緣民事罪止公坐則自如常律庶幾仰稱陛下愛民慎罰之意事下刑部看詳後不行。

乙酉太師尙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以郊恩徙封益國公自是建旆封國之在北者皆改命時有乞置益國公官屬者檜雖不行亦不加罪焉。此以禮性之遺也附入當求他書詳考

丙戌。上謂大臣曰。開物價翔貴。居民不易。宜諭版曹同府措置取旨。

丁亥。權尚書吏部侍郎王循友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以右正言丞劾其迎勞使客。所過受賄。每與倡伎
襄狎故也。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實錄院修撰錢周才兼侍講。監察御史王滋守尚書右司員外
郎。

戊子。安民靖難功臣太傅醴泉觀使清和郡王張俊移節靜江寧武靖海軍。揚武翊運功臣太傅醴泉觀
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移節鎮南武安寧國軍。權尚書戶部侍郎邊知白移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提
舉江州太平觀李若谷落職。江州居住。以御史中丞汪勃論若谷諱事張邦昌之黨。又任宗澤處。以偽楚
年月改秩故也。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高世定陞祕閣修撰。世定自通判明州。累為部使者。至是
復遷之。詔諸軍招置效用。未有升進格法。自今到軍三年無過者。與轉一次帶甲。用一石弓力十二矢
中半上操者。年雖未及。準此。八矢上操者倍之。至承信郎。理磨勘年如常法。

庚寅。權尚書吏部侍郎錢時敏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辛卯。秦檜奏以敷文閣直學士林待聘知婺州。上覽除目曰。士大夫有專於為己。而不肯任事。但當與之
食祿。使之不失所而已。檜曰。陛下處士大夫如此。仕而不知許國。得不少愧乎。中興遺政。史臣曰。不事其事。雖養
也。以為養之則遂絕之也。予之則所
以幸其自新也。愛惜士類當如此。 權尚書工部侍郎徐琛乞補外。能為敷文閣待制。知明州。直寶文閣主
管台州崇道觀錢端禮為淮南路轉運副使。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是月。金人與蒙古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綿絹之屬甚厚。於是蒙古鄂倫貝勒乃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金人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此據王大觀行錄。按該錄遺牛羊各五十萬口。米豆共五十萬
斛。絹三十萬疋。綿三十萬兩。恐未如此之多。今則去其數。第云甚厚
更俟
詳考。

夏四月丙申。按是月
甲午朔。減諸路免行錢三分之一。用戶部請也。
丁酉。權尚書吏部侍郎林又充敷文閣待制。知建州。從所請也。又與秦檜有舊。引至侍從。不協物望。然頗
勤於所職。人亦稱之。
己亥。御史中丞兼侍講汪勃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辛丑。改築萬壽觀前後殿。掌觀內侍二人。道士十一人。吏卒一百五十五
人。道士歲費錢七百九十二千。米百二十石。 監察御史余堯弼進殿中侍御史。右正
言巫伯兼崇政殿說書。自秦檜兼侍讀。每除官路。必與經筵。朝廷動息。益諫常與之相表裏焉。呂中大事記
人君起居動
息之地。曰內朝。曰外朝。曰經筵。三者而已。執政侍從。皆用私人。則有以關議於外朝矣。又陰結內侍及醫藥王。則數言於內朝
矣。兩經筵之地。乃人主親近儒生之時。論議其有所涉。則於是以煇榮侍講。又以巫伯為說書。除官路者。必預經筵。以察人主之動息。深

官之遺說。而臣無
復天子之臣矣。
右朝奉郎蘇策為福建轉運判官。

庚戌。上謂秦檜曰。近覽左迪功郎吳道所進大衍圖。辨證易中差誤。可令秘書省看詳。如或可采。卿更審
詢其人。當處以庠序之職。權刑部尚書周三畏落權字。尚書比部員外郎王會試軍器監。
甲寅。皇太后朝景靈宮。少師平樂郡王章淵見后。出言詆毀。詔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即其家鞠治。淵具伏
認問。後六日。責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二十一年十一月
月朔復官。

丙辰。致武節郎製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馬元益特勒停。送桂陽監編管。元益上疏乞出。秦檜奏其語言狂
妄。擬編置。上曰。真宗皇帝澶淵之盟。敵人不犯邊塞。今者和議。人多異論。朕不曉所謂。止是不恤國事耳。
若無賞罰。望其為國實難。自今用人。宜求靖共之操。如其不然。在朝廷者與之外任。外任者假之閑散。閑
散而又不靖者。加以責罰。庶幾人知勸懲。不至專為身計。卿所進呈行遣馬元益。正得此意。賞罰既行。數
年後可望風俗不變矣。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何鑄使北還。以葬母乞去。遷資政殿學士。知
徽州。鑄出使乃議天馬。馬元益上書。鑄因
鑄之遺而有請。但未見其書。當更詳考。 直龍圖閣新知衢州韓球都大提舉四川茶馬監牧公事。左朝
奉郎知衢州張嶼為敷文閣待制。

丁巳。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領邵宏淵為荆湖北路兵馬鈐轄。以從軍久願罷軍務也。先
是宏淵嘗從後軍統制張淵捕盜於蜀中。宏淵質直而喜功。淵惡不用。且憾其嘗對衆折己。杖之百。為
士伍。宏淵之客鍾鼎。走行在上。書為辨曲直。秦檜怒。送鼎福州州學聽讀。鼎克小原云。秦檜新辦聽讀之名。鼎
於福州之郡學。按張淵嘗嘗時。鼎已坐
伏闕上書。送鼎與府學
聽讀。非檜所授。鼎也。領都指揮使職事。揚存中言於朝。乃有是命。鼎蜀人也。

己未。詔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趙鼎。遇赦永不檢舉。右修職郎石怪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
名勒停。特免其決。送漳州編管。初。鼎貶潮州。守臣徐璋為之治第。且餉饋之。怪時為錄事參軍。數與鼎相
見。及是怪代歸而璋已卒。守臣左朝散大夫翁子禮發其事。下大理鞠實。鼎坐不自省。請託州郡。借人
抄書。因令幹官願混。囑怪供給書寫人。於是怪違法大收人戶鹽錢。節次應副使用。又嘗為子預怪公事。
改易情款。又受璋饋送八百餘緡。璋又盜官錢為鼎蓋造第宅。通計一萬餘緡。緡絹三千六百餘匹。故有
是命。此以日原本文。入初。於殿前監和議。詔書云。是時王鑑。呂中經略。二廣皆望風披靡。怪以為奇貨。於是州守
徐璋。許安。丞相趙鼎。鼎則防除中丞。相張浚云云。按此時。子禮實知潮州。蓋子禮許其事。怪以爲徐璋也。初。右奉議
郎通判處州朱汝為既渡海來歸。久之。有告敵人。汝為嘗以蠟書來言敵中機事。敵久捕不獲。會有知汝
為已南遁者。至是以姓名來求。汝為時在紹興。知行不免。一夕遁去。雖家人無知者。一子南強。數歲
與其妻錢氏。皆為有司所拘。汝為即潛行入青城山中。以醫卜自給。更姓名曰趙復。前寶錄院檢討官邵
博識而憐之。青城令楊喬為營菴於布金院之旁。且授以官田數十畝。汝為躬耕山下。數赴人之急。由是

人多重之。

五月癸亥朔。上謂大臣曰。川廣綱馬至鎮江軍中。宜令本府及淮南漕司撥官地美水草處收養。只數年開。便見蕃息。此軍政所當留意。

甲子。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帶御器械李珂為內侍省押班。

乙丑。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殿前左軍正將李懷等十四人並差諸路兵馬都監至正將。罷從軍。用主帥楊存中請也。是日雨雹。

丙寅。上謂大臣曰。近有布衣陳福建鹽法利便。朕惟祖宗成法。利於民者。自當永久遵行。倘或未便。須議損益也。

己巳。徵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授漳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皓丁內艱。既終喪。遂復祠請。於是直徵猷閣王洋知饒州。而左奉議郎陳之淵添差通判。二人與右承議郎通判州事李勤積不相能。勤倖以許進。告皓有欺世飛語。洋之淵皆與聞之。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即奏皓造為不根之言。簧鼓衆聽。幾以勤搖國是。望竄遐裔。洋之淵亦乞實之典憲。詔罷洋之淵。而皓有是命。

辛未。敷文閣待制新知宣州秦棣過闕入見。癸酉。陸敷文閣直學士。中書請令軍中揀退人耕江淮。京西官逃田以自贖。從之。三十一年正月戊寅所書可參考

乙亥。秘書省校書郎提舉秘書省編定書籍官沈介守尚書司勳員外郎。秘書省正字兼提舉秘書省編定書籍官湯思退守司封員外郎。

辛巳。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卞。事遠大將軍東上閣門使大珪來賀天中節。卞金主兄弟行也。

辛卯。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思誠卒。

六月乙未。詔金國使人見辭並設壇於庭下。宰臣使臣亦如之。

丙申。上謂秦檜曰。雨澤稍煩。細民不易。檜曰。前日蒙宣問常澗。江南關雨。臣弟棣赴宣州新任。近得本州申報。雨已霑足。上曰。此時多雨。陂塘有所滿蓄。秋或早乾。可備灌溉。農夫有豐稔之望。可喜也。

丁酉。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錢周才罷。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周才嘗對衆館職有微宗實錄難修之語。詆毀不恭。故有是命。太常博士萬立方。太學正孫仲熬並為秘書省正字。既而提舉秘書省秦熈奏以二人並兼編定書籍官。從之。熈詳在是月辛亥

己亥。尚書右司員外郎王繼為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此時汪勃秘書省正字張本進不由乙巳。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權尚書工部侍郎殿前日遊執政之門。殿前執政秘書省正字張本進不由道。所校書籍。悉皆舛誤。於是二人並罷。

戊申。太學博士王之望面書。論舉人程文。或純用本朝人文籍數百言。或作歌頌。及用佛書全句。舊式皆不可考。建炎悉從刪去。故多犯者。望申嚴行下。從之。

甲寅。左承議郎朱玘知德安府。還入見。乞將刑統律文內。有犯本朝廟諱御名及眷同者。並易以他字。詔禮部擬定。

乙卯。辛執進呈眉州防禦使殿前遊奕軍統制成閔招降到福建賊徒等第補官。上曰。銷弭盜賊。當為遠慮。若但招安補授。恐此輩以嘯聚為得計。是啓其為寇之心。今已招到。且依所乞。可割下諸路。日後不許招安。

丙辰。靜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卒。

丁巳。宗正少卿兼權兵部侍郎趙子厚罷。以御史余堯弼言子厚往任小官。荒於酒色。今乃不自揆度。每閱除目。不平之色。形於顏面故也。

戊午。檢校少保保慶軍節度使普安郡王瑗徙常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保大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瑗徙武康軍節度使。於是少傅孟忠厚。少保楊存忠皆徙節鎮之在兩者。

秋七月甲子。大理少卿張柄罷。以御史余堯弼論其鄙闇怠忽也。饒州刺史知金州節制屯劄右護軍馬李耕陸忠州團練使再任。

乙丑。詔臨安府更置庫□□□法酒舊取水於西湖上。以軍民環居。渠流混濁。乃命別鑿焉。

戊辰。左承議郎添差通判嚴州秦昌時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右通直郎添差通判袁州劉伯英提點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昌時。棣兄子也。伯英為棣所喜。在湖南粉造宅室。至飾以塗金。銜前盜用官課者。皆納其女而釋之。人不致問。

己巳。太尉少卿趙不棄自蜀中還。入對。上謂秦檜曰。不棄必深知四川財賦。計今調度給足。則軍興以來。凡所科賦。並可蠲罷。朕所以休兵講和。蓋為蘇民力耳。如與不然。殊失本意。

壬申。武泰軍節度使知荆南府劉錡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錡鎮江陵凡六年。癸酉。敕令所奏諸遺喪應解官。而臨時竄名軍中。規免執喪者。徒三年。所屬知情而為申請起復者。減二等。先是上數論大臣以為有佞風教者。至是立法。徵猷閣直學士左奉議郎胡寅引疾告老。詔遷一官。仍舊職致仕。

甲戌。左朝奉郎新通判潼川府晁公武知恭州。趙不棄薦之也。

庚辰。詔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令赴行在奏事。太府少卿趙不棄權尚書工部侍郎。徵猷閣待制知成都府李玘權四川宣撫司職事。初。秦檜以不棄與剛中有隙。遂召之。而以符行中代總軍儲。其實不樂剛中也。剛中頗覺之。私謂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剛中在蜀六年。事或專行。其服用往往逾制。不棄還朝。頗文致其事。故剛中遂罷。右正言巫伋奏右朝散大夫知利州元不伐撰造行在言語。自云出入與密事。皆誣誕。煽惑遠方。詔除名。夔州編管。尚書禮部員外郎王曠主管台州崇

道觀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其躁進也。

癸未。詔李璆符行中同共參酌措置。減放四川科敷錢物。先是鄭剛中為宣撫副使。上命剛中與總領司

參酌措置。剛中言。四川財賦利源。大者無過鹽酒。會不知鹽酒之法。已是窮盡。惟有扶持講究。隨時救助。

向可枝梧。倘更增添。其法立壞。鹽與酒既不可更改。其餘官利便者。皆蔽守一端。不盡見四川久遠利害。

惟有取用度名色。更行檢節。及軍中可以裁減事件。隨宜措置。庶幾便見實效。今先次減省本司官吏。及

將人馬。可以遷移頭項。更令向裏就糧。以減水運脚費。並應有舊例合支錢物。隨事裁損。仍參照本司向

來所入窺名錢物。今已並屬總領司所拘收。舊係本司積備邊。在贍軍歲計之外。其逐項窺名。歲計

錢引五百八十一萬五千道。如蒙取撥。應副歲計。即可對減增添窺名。寬省民力。疏奏。乃有是命。

甲申。江東安撫司乞遣官拍試效用。上曰。今三衙諸軍。教閱不嚴。故武藝皆精。秦檜曰。承平時亦自閱習。

今御前呈引。激賞分明。故諸軍爭勦也。

乙酉。左承議郎李觀民知深州。代還入見。言陛下信任一德之臣。修講鄰好。力優戎兵。而民免於塗炭者。

七年於茲。頻歲有秋。人皆樂業。伏願戒飭邊臣。毋致稍有生事。庶幾仰承德意之萬一。從之。

丙戌。秦檜奏以左朝散大夫謝壽知湖州。上曰。凡除郡守。莫須到堂否。檜曰。例須參詳。上曰。今既休兵。正

以民事為急。卿宜更加詢審。如昏老無取者。不若只與宮祠。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廣卒。

計開。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致仕小原云。廣卒請老。丙戌。上曰。此中與國命之臣。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此據汪藻廣卒

除大對補南員。與日

原所嘗不。當者

丁亥。右朝奉大夫鮑貽遜卒。

戊子。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玠改充御前諸軍統制。兼知興州。玠改都統制。請書不載。王倫傳玠

八月丙申。檢校少師岳陽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王舜臣薨。

壬辰。大理正周贊。幹辦諸軍審計司章服並罷。金華人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二人官於行朝。陰與外交。

凶險之謀。略無顧忌。故有是命。

癸卯。責授清遠軍節度使趙鼎卒。鼎在吉陽三年。故吏門人。皆不敢通問。廣西經略使張宗元時遣使渡

海。以醪酒饋之。太師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尚書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汾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

死。汝曹無患。不爾。誅及一家矣。乃不食而卒。年六十三。四方人聞之。有泣下者。

乙巳。直祕閣知臨安府沈該為尚書禮部侍郎。權工部侍郎趙不奔充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丙午。召龍

圖閣學士知紹興府詹大方為工部尚書。戊申。以該為賀大金正旦使。閣門宜贊舍人蘇燁副之。大方為

贊生辰使。閣門宜贊舍人容肅副之。上覽不棄除目。因曰。朝廷於臨安不免時有所須。如御膳米初日供。

今則月一取之。庶吏不敢緣此擾民也。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施庭臣卒。

丙辰。詔自今百官應轉對而以病告者。並埃疾愈日上殿。時秦檜惡聞人言。百官當面對者。多稱疾不入。

上怪之。故有是命。

丁巳。秦檜因論及月椿錢。上曰。卿未還朝時。朱勝非等創造月椿。朕每以為非理。屢與宰執言。終未能大

有所調減。卿可從長措置。庶寬民力。後二日。檜奏近令監司郡守不得獻羨餘。今聞乃資妄用。乃詔諸路

監司郡守將寬利錢物椿管。每季具數申省。聽候發充月椿。其不係月椿錢分。依此通融科撥。檜曰。陛下

志欲減免田租。實盛德之事。今自月椿錢始。

戊午。實文閣直學士賈諶卒。

己未。寶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為太尉。易鎮安慶軍。錄出疆之勞也。實文閣學士王曉揚舉

萬壽觀。曉知平江府。以疾請奉祠。而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奏其應辨國信。每事豐腴。並無遺闕。乃有是

命。曉至行在。數日卒。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賜銀絹五百匹。例外官子孫一人。官給葬事。

九月乙丑。按是月秦檜奏殿前步軍司乞招安到海寇分隸諸軍。上曰。海賊若竄。須當捕之。仍令常加斥

捕。毋使為民患。

戊辰。隨州觀察使張思正卒於台州。

己巳。減四川科敷虛額錢二百八十五萬緡。用宣撫副使鄭剛中。總領官符行中奏也。於是減四川市

估錢五分之一。布七百三萬匹。每估二千有半。大率錢四分。每一百三萬七千餘斤。本路六十井。鹽四

六千。坊場河渡淨利抽貨稅錢十分之四。元額十一萬八千。今減四萬六千餘緡。

又減兩川米脚錢四十二萬緡。十六年十二月

時行中宣撫司。詔賜庫見椿米一百萬石。乃命行中酌量對糶分數均減。均減對糶米指揮。在

壬申。武經大夫和州團練使內侍省押班李珂為入內內侍省押班。景福殿使安德軍承宣使帶御器械

張去為為內侍省押班。

甲戌。右朝散郎直祕閣呂撫除名。梧州緝管。秦檜追恨頤浩不已。使台州守臣曹惇求其家陰事。會撫嫂

姜氏告撫悉其庶弟之母。送獄窮治。撫懼罪陽瘡。乃以衆證定罪。於是一家破矣。葉義問劾曹惇。惇守

第十四年六月。差知台州。十八年七月丁酉。以

右朝散郎權發台州回。此時盜未靖也。

乙亥。戶部具到江東西諸州月椿錢二十二萬七千餘緡。信州五萬四千。宣州四萬九千。徽州五萬八千。揚州二萬五

千。江州萬緡。揚州南安軍各六千。臨江軍四千。建昌軍二千

皆存。上曰。科敷之類。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羨餘。以減月椿。誠寬民力。秦檜曰。指揮之

下百姓想皆歡忻鼓舞。上曰朕備嘗艱難。知細民缺乏。雖百錢亦不易得。故不欲妄費。或有餘財。即命積留以待緩急。庶幾隨時不致失措。

丙子。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罷。先是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剛中天資凶險。敢為不義。與異意之徒。合為死黨。妄用官錢。縱使游士。播唇鼓舌。變亂黑白。四川有都轉運司。蓋總四路財以贍軍須也。俾乘閒上書並請宣司。則是制軍給食。通而為一。雖密院戶部不得如此。祖宗維持諸路之計。於此地也。不知剛中封靡自植。欲以何為。總領司建置之議。蓋與諸路一體。剛中怒形於色。不容總司舉職。朝廷不得已。為之易置。則又揚言以為己能。自古跋扈藩鎮。敢如此否。章未報。堯弼又奏剛中奢侈貪婪。妄作威福。罔上不忠。敗壞軍政五罪。乃有是命。仍令剛中於鄂州聽旨。其隨行軍實。令湖廣總領司交割具數申省。軍兵令都統制田師古拘收押還本司。十二月甲寅行。

丁丑。崇義郎再珪除名。萬安軍編管珪盜用庫金。僥罪走北界。為泗州押還。法當死。特貸之。已卯。安南請入貢。詔經界司受而答之。

癸未。執政進呈大理正章壽面對。乞命監司郡守察縣令之賢否。上曰。令最親民。不能一一銓擇不職而後治之。百里已受其弊。有治狀者。當議擢之。庶其知勸。實惠及民矣。

甲申。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王繼兼侍講。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兼崇政殿說書。

乙酉。右承務郎監尚書六部門康與之為軍器監丞。

丙戌。詔江浙見輸折帛錢太高。慮民難出。令緡帛各減價。每匹江南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每兩江南三百。兩浙四百。自明年始。先一日。秦檜進呈諸路監司守臣自今所部縣令治狀顯著。保明奏聞。上曰。當今正以養惠百姓為先務。檜曰。如民間折帛錢太重。理宜蠲減。上曰。朕久有此志。祖宗時。每歲價值八百。官司乃以一千和買。民間既免舉債。出及絲蠶收成之後。並皆樂輸。趙鼎張浚為相時。乃折折帛之請。令人戶折納見錢。殊為非理。不知今折納若干。檜曰。當令戶部取見實進呈。上曰。若隨逐路色額減納錢數。非惟可蘇民力。且知朕所以休兵之意。至是行下。呂中大事記。檜雖監江。浙監司增稅。民稅倍而上。則減。路月轉錢。四川難征。地稅除水運等州。丁錢。出內。

幣帛代輸丁錢。減江浙折帛錢。其愛民之寬自若也。

是月。金主賈出獵。至陰山之北打圍。遂至大同府。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熊克小麻在十一月朔。遂誤。

癸巳。代州防禦使荆南路馬步兵總管王瑋為永州防禦使。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秦檜之留守臨安也。瑋為留守司統制。故薦對而命之。直祕閣知盱眙軍。舉良史陸直敷文開。再任。左朝奉大夫通判瀘州程敦臨為利州路轉運判官。敦臨。眉山人。與秦檜有太學之舊。故擢用之。

丙申。戶部侍郎李椿年言。州縣多侵用封樁錢物。至有倉庫寓於民舍。僧寺者。欲望特下明詔。遣御史巡察州縣。按其所不如法者。重加黜責。仍令監司先期整頓所部。修飭倉庫。舉行詔令。取見封樁錢實保奏。將來遣使按察。稍有違例。亦當一例作罪。不以官教原減。詔如所奏。令戶部差官。

癸卯。詔建太乙宮於行在。自駐蹕以來。歲祀十神。太一於惠昭僧舍。言者此為未稱欽崇之意。乃作宮焉。熊克小麻在十一月癸卯。似誤。右正言巫伋論州縣奉行詔條違例。不稱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望令以前後詔書。編次成冊。置之廳事。常切遵守。翌日。上謂大臣曰。朕降寬卹指揮。而守令不能奉承。安得惠及百姓。可知伋奏。仍令監司按劾。以警慢吏。

甲辰。秦檜進呈前馬步三司管軍扈衛十年。取旨推恩。上曰。往日將帥出戰立功。時有遷轉。今休兵日久。如已建節者。固不較計。其他豈無陞進之望。當有以繫其心。且使後來者知勸。

丙午。舒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溫卿為寧國軍承宣使。吳國長公主請以溫卿該恩。回授二秩。轉行一官。乃有是命。

丁未。詔太常少卿歲以春秋二仲薦獻紹興府山園陵。官季秋令監察御史按視。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授舊制有請也。

戊申。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澄知襄陽府。時左朝議大夫知襄陽府陳橋引疾求罷。後旬日。復稱病。閣修撰奉祠。

己酉。少保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傅。用扈衛十年推恩也。祕閣修撰知溫州趙不羣陞右文殿修撰。再任。以浙東提點刑獄公事林師說奏其治狀也。右朝散大夫閻大均追一官。勒停。州州編管。先是大均守渠州。代還。鄭剛中掌宣撫司機宜文字。及是至行在。為剛中乞祠。且言宣司財賦。大均與尚書省令史李師中善。師中以朝廷行遣次第告之。秦檜廉知。下大理究治。故有是命。師中追二官。南雄州編管。

壬子。秦檜奏。四川命官。因罪停降。遇恩該敘復者。見係宣司施行。欲收還省部。上因論蜀人仕宦多不出蜀中。自今宜量與東南差遣。庶遠近人情。無彼此之閒。

丁巳。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許綱。通判州事左朝奉郎衛蒙亨。右朝奉郎林充各降一官。先是進士鍾鼎以。上書訟邵宏淵。押送福州聽讀。鼎請綱求依所親於永福。弼聽之。至是鼎復求行在。尚書秦檜怒弼。以為不切拘管。故有是命。協中大夫果州防禦使太平州駐劄御前軍統制雷仲卒。

戊午。降授鳳州團練使添差荆南南路馬步兵總管辛永宗。再貶秩一等。坐嘗為人請求補官不當也。

己未。錢塘縣言龍山降甘露。詔付史館。

庚申。左宣義郎敕令所刪定官曹筠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筠。當塗人。政和末。秦檜自金陵游學京師。至當塗。會大雨水。橋斷不能進。筠適居盧中。為人劓子弟。即入白主人。延入飯之。止宿宿焉。其後筠以累舉。

當塗。會大雨水。橋斷不能進。筠適居盧中。為人劓子弟。即入白主人。延入飯之。止宿宿焉。其後筠以累舉。

甲寅。資政殿學士鄭剛中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先是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再論剛中抗命僣蹇。遲留不行。四川自建炎之後。惟知宣撫之尊。蓋以去朝遠。能自立威福故也。方今中興總攬權綱之時。而剛中乃爾。估權傲慢。伏望亟賜寬宥。以為臣子不忠之戒。右正言巫復復論剛中。以為剛中道礙於乘輿。賄賂盜於私帑。暴無名之斂。以重困吾民。造不根之勝。以恐動遠俗。既被召命。不即引導。而密遣爪牙。窺伺朝廷。故有是命。堯弼等疏。十一月己酉降出。復事疏。十一月甲戌降出。右朝請大夫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林師說罷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師說於職事之外。招致背國異議之屬。列在僚佐。自云。廣中逐客。有送我百韻詩。又云。趙相未可量。實於國事非便。上曰。人心不同。豈能盡知。但當試用。若有肯協濟國事。自須進擢。如意懷二三。狙詐謀身者。不免斥去。以示好惡。則士風儉薄。庶幾少革。故師說遂罷。

丙辰。金主使金吾衛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藩。安遠大將軍充東上閣門使。吳前範來賀來年正旦。宗藩。金主使從父行也。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王繼卒。自是不復除舍人也。丁巳。權尚書吏部侍郎邊知白兼權直學士院。尚書刑部員外郎吳與為右司員外郎。是歲。宗子賜名授官者三十二人。諸路斷大辟三十五人。言者論會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誘時政。於是李光家藏書萬餘卷。其家皆焚之。金主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得四千餘人。皆令人宮。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七

紹興十有八年。歲次戊辰。金熙宗正月戊辰。按是月。宗室皇統八年。庚申朔。左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林大雅為太常寺主簿。仍兼秘書省校勘書籍。大雅初為舉子。嘗答策言秦檜靖康忠義之節。檜時閉居永嘉。見其文默識之。至是稍獲薦用。大雅初見紹興十三年十二月。己巳。上幸天竺寺。遂幸玉津園。

庚午。入內東頭供奉官康誥還所寄資為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請改宣政使。請改使額。在二月癸巳。丁丑。太常博士駱庭芝罷。先是參知政事段拂聞趙鼎死於海南。為之歎息。秦檜怒。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將按拂罪。先奏庭芝密與執政私交。漏洩機事。遂罷之。自是拂不安於位矣。左承議郎張闡添差通判泉州。自秦檜專國。朝士為所忌者。終身以添倅或帥幕處之。未嘗有為郡者。辛巳。命權戶部侍郎李椿年同看詳諸路監司郡守條具裕民文字。

壬午。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入對。論參知政事段拂滅人倫。頃為小官。身對賓客。常使其父執爨具食。官於行朝。陰交非類。濫居政府。漏洩機政。伏望薄行流放。以清表著。

乙酉。右正言巫復復入對。論建炎開建康。通判楊邦乂仗節死難。而拂遂攝倖事。恬不知愧。繼居政府。乃與小臣私交。漏洩政機。又嘗與典謁者曰。我豈是執政。伏望亟賜寬宥。戊子。輔臣進呈。上語及人才。因謂秦檜曰。士專謀身。國家何賴。勵世磨鈍。惟在進賢。退不肯。檜曰。此乃致治之要。上曰。但審其賢否而進退之。則人自知勸沮矣。

二月癸巳。上諭大臣曰。兩浙漕司舉人。聞有勢之家。行賂假手。濫占解名。甚喧士論。今貢舉鎖院在近。可令禮部立賞許人告捕。甲午。詔假手者許就試舉人告獲。取旨補官。仍賜出身。乙未。參知政事段拂能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用臺諫奏劾也。章再上。尋落職與國軍居住。簽書樞密院事汪勃兼權參知政事。丙申。布衣鄭樵為右迪功郎。以經筵官秦熈等言其學術也。福建安撫使薛弼言。近旨統制將官離軍。添差州郡監已上。並依見任人。切詳諸軍將官。係因功成年勞。不拘大小使臣。一時陞補。即與祖宗差注將副格法不同。切慮員數太多。煩紊軍政。欲將元在軍中。係大使臣充將官。有朝廷宜割人。並支破釐務請給人從。免令干預職事。從之。

己亥。入內東頭供奉官楊公恕還所寄資為武顯大夫帶御器械。壬寅。左朝請大夫監尚書六部門張頤面對。乞令諸路災傷檢踏官。不得於稅戶止宿。及接見賓客。詔戶部看詳。甲辰。左中大夫知太平州范同引疾請奉祠。詔復左中大夫。令終任。

庚戌。入內東頭供奉官王晉錫幹辦內東門司。左朝請郎呂延年知新州代還。言自五季之亂。江南李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乃於江西一路稅苗數外倍三分。上應軍須。至開寶八年。李煜圖籍歸本朝。而當時官司但名為沿納。蓋謂事非本朝。立特循李氏舊法也。積歲既久。而官司又以沿納一項錢米。支移折變。故里巷之民。銜怨李氏之聲猶在也。仰惟陛下憂民疾苦。如痛在躬。欲乞行下江南漕司。如委見本路田產步畝所載稅苗倍於他路。即取旨量與裁定。仍乞將沿納一項錢米。特免支移折變。詔戶部取案諸路色目。一體看詳申省。

辛亥。吉陽軍奏賁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詔令歸葬。壬子。右承事郎監登聞鼓院徐璉面對。言自昔帝王必有佐命之臣。功銘鼎彝。脩食清廟。以勸萬世。國家遠稽三代。紹造原廟。凡在佐命輔弼。皆繪像朝廷。以示報功之意。陛下紹開中興。復崇原廟。如祖宗之制。而累朝配享輔弼。不過十餘人。今其家之子孫。必有繪像存焉。望詔有司訪求。摹於景靈宮廷之兩壁。詔禮部討論。

三月壬戌。詔政和八年已前實得兩解貢人。不限年並特與奏名。詔就殿試。到省一舉。見年立十五以上。

着令本貫報明申部內開封府國子監舉人召現任京朝官二員保奏並給除名罪當議特與推恩

壬申名行宮之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

庚辰上初詣太一宮以宮成故凡一百七十楹既而禮部侍郎沈該等言鑾輿詣宮故日晴霽車駕還內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熿知樞密院事一日太師秦檜問敕令所刪定官胡寧曰兒

甲申右武大夫保寧軍承宣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安道落階官為宣州觀察使以解帶恩也

乙酉詔私擅渡淮及招納叛亡之人並行軍法後詔津載及巡防人故縱與同罪失察者減一官

丙戌權尚書禮部侍郎沈該兼直學士院

是月賈院言博學宏詞科武進尉周麟之婺州州學教授李南壽合格詔並與堂除自是恩始殺矣麟之

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詔付史館

己丑右迪功郎敕令所刪定官胡寧特引對遂命改京官

庚寅上策試正奏名進士於射殿先是權吏部侍郎知貢舉邊知白上合格舉人徐履等上問以欲起晉

唐之陵夷接東漢之軌迹及柔道所理當有品章條貫右迪功郎董德元策首晉之失不在於虛無失於

內治則大臣法小臣廉百姓遂其衣食萬物蒙其豐年以言乎外治則請信修睦夷夏交憤邊鄙無虞五

兵不試東漢之事未足慕也願申飭邊郡守臣俾兩相撫輯庶幾邊陲不生遠人益服此品章條貫之一

助舉人王佐策言王羲之言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蓋護當時不務息民保國不欲以兵取勝

也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蓋護當時不計地勢不審攻守而徒務為浪戰也況陛下今日任用真儒修

明治具足以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則光武之治不足深羨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

初考權戶部侍郎李朝正覆考工部尚書詹大方詳定乃奏德元第一孺次之既而以故事遞降遂擢佐

為首賜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履永嘉人德元吉水人佐山陰人也

庚子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秦熿罷為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提舉秘書省熿言

乙巳特奏名進士俞舜凱等四百五十七人武舉進士柯熙等七人特奏名一人賜第授官有差於是始

以將仕郎易京府助教舜凱婺源人也

癸丑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晁謙之罷先是左承議郎方雲翼自禮官罷歸後起為江東安撫司參議

官檜念之薦於謙之雲翼干擾不已謙之怒其無厭以書白之會雲翼代還檜以問雲翼雲翼愕然曰王

庶之子比過金陵見館之於宅堂者四日雲翼嘗勸見不當留在宅堂恐有詭謀見即日津發前去雲翼

固知其言太深然不料其陰懷變至於此也檜默然即論中侍御史余堯弼堯弼乃雲翼之陰薄

競時無與倫趙鼎負滔天之惡投界還裔乃陰與交通書問絡繹王庶詭詐乖僻世所共棄謙之實其辟

客每慕其為人庶之子至今往來請求不絕朋奸稔惡日懷怨望志在動搖國事故有是命

州趙士彰為江西南東路轉運判官

丙辰皇叔安德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漢安懿王祭祀士會開府儀同三司以司宗十年也

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鄭滋知建康府滋再守平江政事多弛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言欲按之始

秦檜舉進士滋為南省參詳官至是檜因鵬舉應辦北使寓書於滋稱門生鵬舉見之幡然更奏其治狀

奉火德配以闕伯而祀以夏至從之後建殿於太乙宮名明離
癸亥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馮鵬舉入內侍省押班李珂幹辦內東門司王晉錫各進秩一等以太一宮成故也

甲子命有司繪配享功臣像於景靈宮廷之壁皇武殿韓忠獻王趙普周惠武王曹彬大定殿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文惠薛居正樞密院使趙鼎石熙載鄭武惠王潘美照文殿尚書右僕射平章事文靖李沆魏文貞公王旦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忠武李繼隆美成殿沂文正公王曾許文靖公呂夷簡簽書樞密院事忠武穆曹瑋治隆殿魏忠獻王韓琦魯宜靖公曾公亮大明殿韓文忠公富弼重光殿溫文正公司馬光承元殿魏文定公韓忠彥凡有十六人皆取諸其家惟熙載家累案不至

乙丑詔歲以成都瀘川府利州路稱提錢十萬緡對減四路激稿錢三分之一初鄭剛中改四川宣副之歲始命三路茶鹽酒課及租佃官田應輸錢引者每千別輸三十錢為錢本又得其贏十八萬緡有奇至是以備軍貨三足稱緡凡四十三萬七千緡本二十四萬七千緡外餘十八萬四千六百九十道二百九十一文人帳此據總領所裁賦冊 權尚書吏部侍郎邊知白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右正言巫伋倫知白闕黃蹊進頃率平江外邑千郡將鄭滋舉狀不獲近緣接伴經由乃竊以人使事百端騷動挾私宿怨故有是命

戊辰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吳益為昭慶軍承宣使宜慶使清遠軍承宣使入內侍省押班張見道為景福殿使以從幸太一宮特推恩也 右宣教郎監南雄州保昌縣溪塘鎮周希特追三官昭州編管希嘗上書論事坐狂妄黜及至官自言以上封切直屏棄守臣奏之下大理鞠治有是命 壬申工部尚書詹大方言近充賀大金生辰使自入境待遇使人甚厚及至大金關庭供張飲饌一一精腆臣已戒一行官吏不得過有須索切慮後來三節人或有不識大體貴辦供應妄生語言望嚴行戒飭庶幾鄰好修睦永久不替詔今後使副及三節人並具知委狀中尚書省 右武大夫閣門宣贊舍人賀仔除名橫州編管仔嘗為利州路兵馬都監至是詣都堂懇鄭剛中功績尚書省奏其欺罔乃有是命 癸酉以太一宮齋殿後隙地為景靈宮道院

乙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言今歡盟既固聘問之使安行無慮而恩澤所加不減於舊鄰國聞之其謂我何望裁抑適中以堅鄰好詔禮部參酌如所請奉使賞賜例見紹興十二年五月乙未並注 於是賜物及賞各減半七月庚辰降旨

丙子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會寧尹蕭東溫昭武大將軍充東上閣門使中奉顏來賀天中節始燕射於玉津園自是遂為故事 癸未保信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落軍職降授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本州居住先是金使嘗言顯忠私遣過界詔令分析會顯忠上恢復之策於朝秦檜怒乃奏顯忠不遵稟聞止用申狀故有是命此以日麻及顯忠行狀附錄之遺史參攷遺史云李顯忠聞其妻因氏在黃龍府作榜工遣三人往取之共許金千兩各人妻補承信郎

三人果至黃龍府用籠林去其妻隔屋氏載之以車遂逃江南三人皆言曰大尉更有妹在蕪山府願復取之是時楊存中亦遣人取其妻止於平江用別宅居之以再娶趙氏不容其來也金人使來因與今議和乃有臣僚多以金銀遺之來取其家屬恐大金皇帝聞之不悅上乃實顯忠海節誠實詞存中以顯忠誠實而已無與是路遺顯忠不已且稱其才宜復用而顯忠亦聞居七年徐夢莘會編載此事於紹興十四年正月不知北人以十四年事來言此事至此始行遺顯忠之所紀年月差誤也孫觀撰楊存中妻楊國夫人遺氏墓表云夫人歸楊氏時少師猶未著內籍未幾四方盜起夫人攜諸幼子兵戈中聞顯忠離涉顯忠載卒保其家而少師亦還朝與軍為大將則趙氏非存中妻後所娶與姓之所云不同當考

甲申能四川宣撫司徵猷閣待制知成都府權宜撫司職事李玘為徵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司錢權符行中直祕閣知夔州直寶文閣汪召嗣守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武營軍節度使宜撫司使都統制兼知興元府楊政改充御前諸軍都統制直龍圖閣知潭州陶愷卒直龍圖閣主營台州崇道觀劉防復知潭州右朝請郎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方滋直祕閣知靜江府上嘗須龍腦為藥而內庫偶缺求之秦檜檜取一匣進之至上前啓絨而匣內有書題名銜乃滋送檜者誤不揭去上以為御前所未有此以趙姓之遺史本附入

乙酉龍圖閣直學士知靜州張宗元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六月丁亥朔尚書左司員外郎章壽成權工部侍郎壽成不及拜而卒 癸巳上謂大臣曰每歲決獄聞憲臣第遺屬官代行徒為具文可令親往所部具所決名件申尚書省權尚書戶部侍郎李朝正罷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其嘗遺小吏從左帑市絹也 詔自今嘗於僞楚明受僞命之人不得輒至國門時左從事郎康布入都調官右正言巫伋奏布乃張邦昌之婿覆載所不容而無忌憚若此望賜處分故有是命布初見遺史三年二月 右朝奉郎鄭為夔州路轉運判官左朝奉郎楊椿為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譙驥子也秦檜與之親厚故超用之 新除軍器監丞康與之與外任官觀與之嘗稱秦檜之命往鎮江市玉帶又從都統制王勝借金上聞遽罷之 甲午上諭大臣曰郡守條上便民事可委官看詳有可采者即行之庶不為虛文也 戊戌直祕閣秦檜奏坦並陞直敷文閣以檜辭太一宮使加恩乃有是命 顯謨閣直學士康直權抗章請老詔遷一官致仕

己亥上曰近布衣上書多言縣令非理科率朝廷自和議以後未嘗有取於民可申嚴約束 庚子秦檜奏令監司郡守常切覺察上曰自今有作事過當及年老昏繆者並與宮祠庶幾不為民害 直寶文閣准揚轉運副使錢端禮陞直龍圖閣知婺州 甲辰用太常寺主簿兼權祕書省校勘書籍林大鼎議始築九宮貴神壇於東郊壇二成高三尺方十有原尺按宋史九宮神壇再成第一成東西南北各百三十尺再成東西南北各一百尺俱高三尺 上為小壇九縱廣皆八尺高尺有半歲春秋二仲祀以少牢禮如感生帝

乙巳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不弄守尚書工部侍郎尚書右司郎中宋昞權戶部侍郎直祕閣兩浙轉

運判官湯鵬舉陞直敷文閣。知臨安府直祕閣陸宰卒。

丙午。賢妃潘氏薨。妃元懿太子母也。在妃列二十二年。至是薨。

丁未。上諭輔臣曰。近有布衣上書請行三舍法。恐未暇及此。其有言民事者。宜付戶部。可行則行之。

戊申。士民曹溥等千三百人進表請上尊號。上不許。

癸丑。大理少卿許大英面對。乞戒飭監司。不依條限巡歷。及朝廷專委輒遣代行者。比司互察。詔申嚴行。下。

乙卯。上曰。祕府見求遺書古迹。四川不經兵亂。可委諸司尋訪。仍令提舉官每月趣之。左奉議郎新知

江州吳秉信能。秦檜怒。鄭剛中不已。遣太府寺丞宋仲塔即江州置司。究其陰事。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秉信乃剛中心腹之人。昨者乘閒親至川。陝。士論多有指議。恐江州官吏觀望。必不能協心盡公。為害非細。故秉信遂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八

紹興十有八年。秋七月壬戌。太尉安慶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特許任便居住。以孝揚引疾有請也。

甲子。御史台主簿陳夔。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皆並守監察御史。夔。水滸人。初見十三年。時二人俱引對。夔乞中殿內

外謁禁。乞戒飭守令。務在安靖。於是二人同命。夔。以是月已行。下。均與。則以是月安。行。下。今。均與之。

乙丑。右朝奉大夫新江西轉運判官賈直清。乞於縣官中。選有出身人兼縣學教導。上謂大臣曰。州縣選

官教導。乃教化本原。將來三年科場。亦有人才。可備采擇。乃令禮部參酌如所請。八年。五。辰。行。下。

壬申。右承事郎韓彥古直祕閣。彥古世忠少子也。

癸酉。皇叔光山軍承宣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椿。為岳陽軍節度使。

甲戌。尚書禮部侍郎周執羔。兼右司員外郎權中書舍人吳奩。並罷。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執羔送伴

北使。至平江。輒生事。輿急躁好罵故也。入內侍省押班張見道。陞延福宮使。見道與其養子內侍省押班去為並。為景福殿使。去為請以解帶一官回授見道。上許之。

丁丑。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守御史。右正言巫俊守右司諫。仍並兼崇政殿說書。尚書祠部員外郎陳誠之。試國子監司業。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善安恩平郡王府教授王墨卿守起居舍人。

戊寅。言者乞令州郡建閣以藏宸翰。上以其勞民不許。

癸未。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嶼。獻紹興中興復古詩。詔嘉獎。嶼尋卒。

甲申。直敷文閣知臨安府湯鵬舉。陞下獨任一德臣。以優干戈。皇華交贊。給棹於道。而沿流諸邑。或尙存。爰舍以待使人。望詔有司。下所經由程頓。並令修葺。庶幾賓主如歸。從之。限令冬畢。

八月丙戌朔。右朝散大夫知鎮江府榮。知揚州。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李迨卒。

丁亥。刑部員外郎章。廉面對。乞關大學。增弟子員。詔禮部看詳。降授武功郎章。訊復達州刺史。添差兩浙東路馬部軍副總管崇慶軍節度使致仕葉夢得。薨於湖州。贈檢校少保。

戊子。樞密院編修官林機。祕書省校書郎劉章。並為著作佐郎。兼善安恩平郡王府教授。

己丑。左宣議郎何逢原。充樞密院編修官。

辛卯。刑部郎中李如剛。轉對。乞諸路憲臣。不親行疎決者。令帥漕糾舉。以聞。詔申嚴行。下。如剛。濟南人也。閩州觀察使知閩門事何彥良卒。

癸巳。權禮部侍郎沈該。乞四川類省。試合格不赴殿試人。第一等並賜進士出身。餘人同出身。從之。自行在吳中。蜀士不就庭試。榜首率依第三人推恩。講和後。稍稍來奉答對。是舉類試策問古今。蜀人才盛衰之故。而德陽何耕對策。極論蜀士徇道守節。無心於世。引楚相子文三仕三已之說為證。又言。李固無大雅之明哲。卒蹈於跋扈將軍之手。議者固已少之。若相如作封禪書。蓋孟子所謂逢君之惡。楊子雲作美新以媚賊。又蜀人所差道。有司定為榜首。秦柏見其州里。大惡之曰。是取與張德遠為地耶。會耕以後至。乞推恩。柏批送禮部。措置該。喻其意。即日。今舉有試中高等之人。為見先有已降等第。推恩名色。及慮御試。御中底甲。往往在路遷延。日月。才候試畢。並自陳為病。趁赴不及。顯屬太優。柏入熟狀。畫可。自是遂為故事。

丙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汪勃。勃為言者所攻。以親老乞歸養。詔依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丁酉。工部尚書詹大方。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權參知政事。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充敷文閣待制。知潼川府。詔劉婕妤祖母太孺人唐氏。特封永嘉郡太夫人。右武大夫果州觀察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馬養卒於婺州。特贈三官。卹其家甚厚。

庚子。監察御史張杞。面對。乞州縣之吏。有政績者。令監司郡守。考核聞奏。不得令士民飾詞。妄有舉留。從之。

戊申。左中奉大夫知穎州趙叔澤。代還。乞令諸路總領官及都統制。增闢營田。庚戌。詔戶工部立法賞罰。

叔澤又言。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其閒或持兩可。或專征戰。政出多門。競持異議。故投艱引亂。略無寧

歲賴上獨斷登用者德再任一相坐致不平望以今日得人專任之效宜付史館

癸丑簽書樞密院事詹大方進呈上顧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金歸嘗對朕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遠首建講和之議朕心固已判然而梗於衆論久而方決今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頓首謝曰和議之諧斷自宸衷臣奉行而已何功之有刑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周三畏罷以侍御史余堯弼論其兼領二曹一切要譽歸怨朝廷也

甲寅國子司業陳臧之權尚書吏部侍郎大理卿韓仲通權刑部侍郎先是幕士張問自言郡盜夜入其室縱掠而去詔臨安府追捕甚急積五六月連逮百餘人獄具而復有告異盜者乃改付大理獄仲通曰登穀之下有行刺者詔獄推治而不得生名吾固惑之其母太令人劉氏曰吾見閭閻不肯子竊父之財母蔽晚不告始以為盜者多矣試物色求之仲通悟翌日以耳目追迹其人與常所往來通行飲食之家凡所告失亡一日盡獲無秋毫之漏於是問妻與子以輕坐論如律而百餘人者破械縱去困圍遂空也此據孫觀撰劉氏墓誌增入觀稱以此權仲通刑部侍郎而今年九月癸巳余與劉勳范詢等就稱謂大約之獄觀守正不得曲法則仲通之運未嘗有也或謂仲通與秦檜之給使丁願深交禳引之也

閏八月庚申秦檜奏兩國通和農民安業墾田漸廣戶部財賦粗足支用乞免江浙湖南今年和糴和糴事見元年上大喜曰朕向在河朔見民以為苦朝廷所借本錢州縣往往移用不以時給縱有給處又為吏多端乞取十不得一二今幸時和歲豐軍儲粗足朕豈已而不已也中興聖政史臣曰漢孝宣光武生長民間其知民疾苦也高宗以諸王親戎河朔則知民間

親衛大夫忠州刺史鄂州駐劄御前選鋒軍同副統制梁興卒與自太行山率其徒奔岳飛於江夏從軍凡十年

壬戌左中奉大夫趙叔濟知湖州右朝散郎會稽知鎮江府左大中大夫知太平州范同薨癸亥詔復資政殿學士致仕

甲子遂命臨安平江府淮東西湖北三總領所歲糴米百二十萬石有奇用戶部請也浙西凡糴七十六萬石行在省倉三界三十五萬五千臨安平江府場各二十萬淮西總領所十六萬五千湖北淮東皆十五萬石時行在歲支凡三百三十六萬石有奇而浙江荆湖上供米綱才三百萬石故糴之三總領所舊不立額及是比仿行下

丙寅左奉議郎黃祖舜主管南外教養院戊申權禮部侍郎陳臧之請太學生入學五年不與薦及公試不入等者除其籍從之改行在熱藥所為太平惠民局

己巳直隸閩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林大聲罷右司諫巫伋論其總賦淮東措置乖方及為江東漕安費官錢故也孫觀撰大聲墓誌云公治財知取與在戶部權考諸酒庫積錢數十萬在總領按尺籍移軍實杜吏議復得錢數十萬於是權貴人用事納四方之賂聚實官府門如市矣一時向奉奔走爭先黃金白璧明珠大貝象犀錦綺奇怪之物車連駝舟銜尾相屬於水陸之道晝夜不絕或謂公所積錢有幾蓋致其餘無為備也公曰昔起諸生擢名第歲月推遷遂躋省寺又欲以貨取官竟無所厭會有告公部內雜珪作詩涉讒謗者坐是貶一秩罷歸按紹興二十七年王珪劾大聲降官乃稱將漕江東繼子弟受賂不法有許之相府者移江西憲與觀所云全不同以日麻考之大聲降官在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其罷歸已久觀實謬誤

庚午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乞兵級犯罪及強盜同火七人以上並作情重法輕奏裁詔刑部看詳壬申命起居舍人王景卿武經大夫惠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蘇燁賀金主正旦權尚書禮部侍郎陳臧之武經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閣門事孟思恭賀生辰

甲戌秦檜進呈禮物數上曰朕觀金國和意甚堅自講好以來於今七年未嘗非理有所邀求朕每遣使必戒約三節人毋得生事蓋所以固兩國之權期於與民休息而已

丙子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薛弼言本州亢旱既而大雨忽傳侯官縣有竹實如米老稚採取所得幾萬斛飢者賴以濟此蓋明天子聖德所感上相變理之效實為中興上瑞伏乞詳酌施行詔付史館

戊寅詔川廣荆湖應奏獄案以副本申提刑司別奏令刑部以奏狀先到者約法先是大理正元龜年面對論遠方獄案不無遺滯乞立法至是施行湖州言保護郎林昌朝四世同居詔旌表門閭太學博士王之望知荆門軍以葬親有請也

辛巳大理寺丞周墮面對請縣令滿三年無公私過從本郡保明推賞詔刑部看詳後不行壬午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張昌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癸未執政進呈監察御史陳夔論州郡歲以常平米廩給貧民今多移用乞令監司覺察上曰此誠仁政所先比年州縣奉法不虔或侵支盜用而監司失於檢察或賑濟無術而僻遠窮困之民不得均被其惠非所以稱朕矜卹元元之意宜令戶部措置詔入內侍省聽喚使臣自今以六十為額

甲中勒停人降授武功大夫辛道宗房州編管時道宗寓居嚴州侍御史余堯弼奏道宗移居近地窺伺朝廷陰為不靖望斥之遠方故有是命左朝請郎賀允中添差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允中嘗為福建提刑見請稱職秦檜以其不附己復令入帥幕以抑之

乙酉詔自今奉使下三節人過界與北人博易者徒三年使副不覺察與同罪初福建路自竊奇兵而度梅草寇不敢復入境至是悉平詔以巡檢陳敏所部奇兵四百及汀漳戍兵之在閩者並為殿前司左翼軍即以敏為統制官留戍其地神武中軍舊制三部自楊存中職殿嚴始增為五軍又置護聖踏白選鍊策選鋒游奕神勇馬步凡十二軍時江海之間盜賊間作乃分置諸軍以控制之如泉之左翼循之提

錄明之水軍皆隸本司總七萬餘人由是殿前司兵籍為天下冠存中又制諸軍戎仗以克敵弓雖勁而

士病厥張之難。乃增損舊制。造馬黃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三發矣。紹興二十九年。又置破敵軍。九月壬辰。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乞諸路提刑司詳覆獄案內有應奏者。徑行繳奏。毋得再下本州。庶幾獄無留滯。詔中殿行下。

丙申。司農寺丞周莊仲面對。言行在歲支軍糧百五十萬石。惟中下兩界廩房不多。遇春冬涸。綱運不行。則有不繼之患。望添造十廩。共容三百萬石。非凍涸不許移用。歲月滋久。則以新易陳。戊戌。詔戶部措置莊仲。武仲弟也。

己亥。右武郎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曹浚帶御器械。

甲辰。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余堯弼試御史中丞。

丙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詹大方薨。特贈一官。為左中奉大夫。異數也。

丁未。右司諫兼崇政殿說書巫伋試右諫議大夫。

己酉。余堯弼兼侍讀。

辛亥。巫伋兼侍講。

壬子。監察御史張杞試秘書少監。

是月。金主亶遣兵部尚書蕭裕為廉訪使。徧至諸路詢問疾苦。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時國

未立。置以其從弟北京留守岐王亮為尚書左丞相。亮故宋王宗幹子。而太祖長孫也。頗矯飾盜名。密有包藏窺伺之意。以昨王元者。亦太祖長孫。以次當立。因河南叛兵有妄稱皇弟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實與結連。遂殺之。以金人誅蕭裕。謂其誣殺。能克小廉云。修元地居嫡長。按宜乃是嫡長孫。元或是梁宋國王宗秀之子。然雖是而非嫡也。

冬十月乙卯朔。敕令所刪定官盛師文面對。乞遜天聖。嘉祐詔令。將諸路見有丁錢。不許折變。並令均納見錢。其第五等以下人戶。依紹興德音減免其半。詔戶部看詳取旨。

丙辰。御史中丞兼侍講余堯弼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監察御史曹筠守殿中侍御史。

戊午。監察御史陳夔兼崇政說書。

乙丑。上曰。前日內教。武藝至精。挽強中的者。比去歲多百人。更一二年。愈加精熟。必多於今日。

丁卯。上曰。紹興府守臣林待聘經費。宜亟罷免。其財賦令戶部經理。於是待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戊辰。尚書工部侍郎趙不棄請補外。除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時紹興諸邑荒旱。民多流散。而戶部奏本府留米。及常平義倉。有欺隱者十二萬餘石。經總制錢五萬餘緡。顯見林待聘經費妄用。不守廉隅。乃命不棄經理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五十八 二五六九

庚午。直龍圖閣知婺州錢端禮劾右承事郎知義烏縣徐時晦不法。上曰。知縣乃銓注。員多難辨真否。但治行者優擢。惡罪者重責。則咸知勸懲。因此可以得才矣。

辛未。右朝請郎通判安豐軍魏特進秩二等。以捕紅巾賊首李洪有勞也。久之。守臣右朝請大夫劉將亦進一秩。將亦在明年三月丁未。

壬申。上謂輔臣曰。昨已減諸州月椿錢。要當盡罷。庶蘇民力。檜即諭戶部侍郎李椿年。宋說。以經制錢贖軍。然月椿錢卒不能。

丁丑。右朝請郎知巴州馮忠恕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忠恕。汝州人。在巴州時。提舉茶馬韓球議加茶賦。球號令風發。下莫如持議。忠恕度不可與爭。即自為奏。巴州自趙開已一再增。今不可復增。茶亦如五穀。有凶年遇水旱。當權以實。奏下。球不敢恨。制置使李璣愛治成都。嘗費常平倉米五萬石。異時使者以其近臣。置不問。忠恕按督得其狀。立督趣入之。

庚辰。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知荆南府王瑋卒。

辛巳。皇叔泉州觀察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培為平海軍承宣使。以勝任而遷也。

十有一月乙酉朔。秘書少監張杞言。感生帝之祀。尚寓招提。祭以酒脯。望復用牲玉。升為上祀。從之。

丁酉。保信軍承宣使提舉洪州玉龍觀曹助提舉萬壽觀。令台州津發赴行在。

戊戌。上謂大臣曰。來年正旦。皇太后慶七十。可令禮部檢會國朝典故以聞。祕閣修撰知虔州曾惺移知荆南。自渡江以來。荆南多命武帥。至是闕人。上命秦檜以諸路副總管姓名來上。檜曰。江陵重地。所係非輕。更恐有可選之人。檜檜欲儲也。上曰。可備論三衙主帥。庶得其人。不誤委寄。後旬日。上諭檜曰。荆南重地。不可不慎擇。今疆場安靜。宜用文臣。乃以命惺焉。惺。兵官姓名。在十月癸未。上諭檜在十月壬辰。

己亥。新州編管人胡銓移吉陽軍編管。先是太師秦檜嘗於一德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時鼎、光皆在海南。廣東經略使王燾問右承議郎知新州張楙曰。胡銓何故未過海。楙嘗賦詞曰。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楙即奏銓不自省循。與見任寄居官往來唱和。毀謗當途。語言不遜。公然怨望朝廷。鼓唱前說。猶要惑眾。殊無忌憚。於是送海南編管。命下。楙選使臣游崇都送封小項簡過海。銓徒步赴貶。人皆憐之。至雷州。守臣王趨廉得崇以私若自隨。械送獄。且厚餉銓。是時諸道望風招流人以為奇貨。惟趨能與人調護。海上無薪菜百物。趨輒津置之。其後卒以此得罪。

庚子。左朝散郎王曠依舊尚書禮部員外郎。以其進頌忠誠可嘉也。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綱卒。

壬寅。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鄭剛中再謫漳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用右諫議大夫巫伋再疏也。

癸卯降授左奉議郎知真州洪興祖復左承議郎以救敍也先是州殘於兵民之疢瘼未復興祖至即上疏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疏又從之自是流民漸歸遂誘溫戶墾荒田至七萬餘畝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葛州觀察使董先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平江府駐劄初岳飛既死先自武昌召還為步軍司統制先與管軍趙密不協於是離軍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沂中憐其才驢遺甚厚具奏乞隸本司朝廷以三衛不許互換陳乞不許

壬子左承議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吳傳龍以戶部侍郎宋昞接伴北使還劾其病不任事也十有二月乙卯朔上謂大臣曰聞紹興與飢民有渡江者可令臨安優給路費遣還時明越秀潤徽婺饒信州皆旱民多流散上命有司發粟減賦至是復命常平官親往賑給之毋致失所命復連州連山鎮為縣

丙辰詔四川命官付身如未經換給並不許奏辟及權攝差遣先是禁止禁定差至是都大提舉茶馬韓球以為言故有是命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逸卒己未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庚申敷文閣直學士知宣州秦楙卒官給葬事楙在宣州城之何村有富民釀酒楙遣巡檢將吏士捕之夜半圍其家民疑其強盜也即擊鼓聚鄉里共執之走訴諸楙楙怒取民及其子孫三人用麻繩通繫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縛三人皆死其慘毒如此

丙寅詔提舉常平官分遣屬吏賑濟流民且貸其春耕之費先是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籩尚存海鹽丞丁安義語其令曰歲飢常賦且不充不應復有和籩使上官怒安義當以身任之檄屢至安義抗論反覆卒賴以免

丁卯布衣孫堯佐上書乞嗣安定郡王與漢王之封詔大宗正司具名聞奏尚書省批狀四川營田就委都統制檢禁措置耕種將每年所收斛斛除分給官并椿留次年種子外盡數報總領所拘收充減免成都府路對糶米二十二萬之數舊營田事隸宣撫司及司廢乃有是命

戊辰饒州進士張闡上書乞將四等五等下戶紹興十七年已前拖欠冬苗及諸色官物已倚闡者即與蠲放未倚闡者即權倚闡上謂大臣曰如實無可納徒有追擾亦足於也乃付戶部既而戶部乞諸路災傷及五分處下戶次十六年租稅除形勢外並與蠲放十七年分倚闡如遠當職官重行黜責仍令憲臣覺察從之

己巳大理評事莫濂面對論四方之民雲集二浙百倍常時而河渠為甚急宜命守臣因農隙浚其壅塞庚午上諭大臣曰可使漕臣募夫濬治因以接濟飢民則公私兩利矣濂歸安人也壬申故迪功郎謝潛特贈右承務郎官一子潛為隴水尉捕賊死故錄之是日宰執進呈經界事訖上

曰諸州月椿錢昨已例減要當盡行除罷秦檜即諭戶部侍郎李椿年宋昞以經總錢措置贖軍

曰大臣苟有以厚民力固人心雖人主不自首固當奮然以肩任之月椿之為害上至於再四皆之而州縣備椿之名因之以巧取至於今尚存亦足為一時用事者愧矣不惟是也月椿之名本出於經總制月椿而以經總制錢贖軍此若有意於奉行者而月椿未罷按終歲經制之入擇其最者必於州縣取焉又非聖上勤恤斯人之意矣夫減月椿免和籩推仁愛之心使天下

丁丑太常博士林宰左承議郎主管官告院章度並為監察御史時上召二人入對而度請戒監司守令奉行賑濟乃有是命

庚辰金主遣金吾衛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召守忠昭武大將軍同知宣徽院事劉君詔來賀來年正月君詔唐盧龍節度使守恭八世孫也父宏遼寧昌軍節度使金人俾知咸州同平章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九

紹興十有九年 歲次己巳金熙宗寶皇統九年 春正月甲申朔上以皇太后年登七十即宮中行慶壽之禮

丁亥詔信陽軍撤隸淮西 詔紹興府第四第五等戶去年未納租稅並權與倚闡以早傷最甚用提舉常平官秦昌時請也

己丑北使召守忠等辭行置酒垂拱殿時在上幸祈殿祠官致齋之內禮官援治平故事請用樂從之自是以為例

甲午上諭大臣曰國信所回易北貨恐生事可降旨令罷 將作監丞黃敏行面對乞戒州縣謹務限之制毋得貪緣追呼以妨東作詔申嚴行下

萬人習熟何可當也。宣政使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康諤為內侍省押班。癸丑右迪功郎吳仲為大理司直。仲初以上書得官。既而久不用。至是稍錄之。二月己未。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愿知宣州。庚申。顯謨閣學士知建康府鄭滋卒。

甲子。復置雷州遂溪縣。高

丁卯。詔諸路總領官樂禁如監司例。以左朝請大夫監尙書六部門張頤而對有請也。左奉議郎楊傑知大宗正丞。左奉議郎范如珪添差權通判邵州。如珪為校書郎。以論講和事去國。開禧凡十年。

乙亥。詔自今監司守臣代還入見。並令以民事奏陳。先是上諭大臣曰。監司郡守得替上殿。本欲知民間利病。近來所奏。姑應文書。多不及民事。宜行告諭。故有是旨。上諭大臣。在丁卯。徽猷閣待制知瀘州馮樞陞敷

文閣直學士。令被授指揮日別理為任。丙子。上曰。今四境寧息。沿邊守臣。務在安靜。若任滿不生事。可量緊慢取旨推賞。復置大社令。以左奉議郎直敷文閣韓彥直為之。以世忠有請故也。

丁丑。左朝請大夫童邦直知峽州。還言湖北峽州造毒。以害往來之人。又夷人以人蠶鬼。安復。荆門。船豐獨行之人。或罹此禍。望令巡尉覺察。上諭大臣曰。邦直二說皆可取當行之。

戊寅。左中奉大夫知利州王賞充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庚辰。上諭輔臣曰。每歲市馬。悉付鎮江王勝軍令養。而未見孳生之數。宜分送諸軍。仍立賞罰。於是歲發川馬二百匹進御。而以四千匹付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荆鄂軍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又以秦馬三千五百付三衙。殿前司千五百。馬步司各千。自是歲為定例。二十四年十一月。庚辰所書可參考。封尚儀袁氏為宜春郡夫人。

辛巳。詔臨安府日下給米賑濟流民。時浙東大飢。其小民行乞都市。有餓死者。上聞閱焉。故有是命。右宣教郎王桓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桓雲子也。先是上諭大臣。以雲頃年奉使。忘身為國。至於不免。忠義可嘉。宜錄其後。乃賜桓銀帛五百匹。而命之。上諭大臣在庚申。賜桓金帛。在甲子。今聯傳之。能克小麻。桓桓為奉議。與日辰不同。恐誤。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上不視事。百官守職。過時乃罷。甲申。詔皇太后慶壽。親屬各進官一等。慈寧殿官推恩有差。

己丑。右武大夫平海軍承宣使蔡德除名。廣州編管。德為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第三正將。冒請錢糧。法當死。特貸之。

庚寅。幸執進呈普安恩平二王得旨。令溫習舊書。上曰。春秋乃舊所習讀。朕嘗問以經中數事。欲其通解。蓋其義淵奧。須能識聖人之用心。有自得處。若泥諸儒之說。拘而不通。失經旨矣。時普安郡王在藩邸。絕意聲色。常以經史自娛。凡六籍之文。悉加講論。夜則觀古人文集。暇則握筆賦詩。鼓琴習射而已。

丙申。上語秦檜。聞諸郡奏獄空。例皆以禁囚於縣獄。或廂界寄獄。此風不可滋長。自今有奏獄空者。當令監司驗實。如有妄誕。即行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若不懲戒。則奏甘露芝草之類。崇虛飾誕。無所不至矣。戊戌。左朝奉大夫知復州劉崎代還。言湖北縣令。有七八年無正官。而以寄居待闕官攝之者。事多曠弛。民受其弊。望去諸司及本州。不以拘礙選辟能吏。庶幾縣有正官。官事修舉。上謂大臣曰。可令吏部趣已差人之任。未差者速出闕。無人就則下所屬辟差。

己亥。德慶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章謙為建寧軍節度使。慶遠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章謙為重慶軍節度使。用慶典也。

庚子。上諭大臣曰。淮甸久平。宜加經理。民復業者。令守令多方恤之。使盡力田畝。數年後方可起稅。甲辰。起居舍人王墨卿罷。以殿中侍御史曹錡論墨卿貪墨嗜利。與林待聘既黜。乃懷快快。動欲傾危朝廷。故有是命。詔資授深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鄭剛中。許用議減特免禁錮。移封州安置。初。秦檜怒剛中不已。捕其子右承務郎良嗣與將吏賓客。即江州同繫。遣大理寺丞湯允恭。允恭初見剛中。於三月二月。太府寺丞宋仲

堪往鞫其事。掠治無全膚。獄成。剛中坐任四川宣撫副使日。被旨收捕過界偷馬盜賊。全不遵奉。凡事干邊界。常是懷姦異議。陰與見在罪籍人符合交通。沮害國事。又輒違朝命。出賣度牒。收錢五十五萬餘緡。又專輒起置錢監鑄錢。擅便支使。及違法請過供給廚食等錢一萬三千餘緡。入己。剛中欲併鄴轉運司入宣司。遂將錢物贈遺士人。令赴行在上書開陳。既併運司。違法私使過錢十二萬餘緡。及有詔置總領錢糧官。剛中不喜。豫作緣故。收椿隱匿錢計四千餘萬緡。又欲歸怨朝廷。乃說諭統兵官。今為總領。盡數交併。錢物無可送遺。及被旨令赴行在。乃忿怒遷延。收匿劄子。不即起發。多帶官物。在路妄用法當死。特

有是命。良嗣貸死送柳州。右朝請郎張漢之嘗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坐依隨剛中。亦除名。送賓州。並編管。右奉議郎趙士禔嘗通判南府。坐不即拘收剛中隨軍錢物。特除名。右武大夫開州刺史御前中部統領官張仲亦坐依隨剛中。追橫行一官。勒停。送本軍自效。即日擢允恭尚書刑部員外郎。仲堪倉部員外郎。剛中至貶所。守臣左朝請郎趙成之希檜意。每嘗辱之。剛中竟卒於貶所。中與檜謀議曰。秦檜之收三天

憂者。一旦便為安平之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天將惟恐奉上天籍之不先。彼曲士不運世務。挾口以議政者。亦皆言秦意。謂此非常之舉。因為檜善後之策。凡七事。非不忠於檜也。一旦積怒。既死。而將吏賓客無得免者。則人之附檜。匪人以謀進取者。亦可以為戒矣。

將作監丞黃敏行權尚書兵部員外郎。往四川諸路措置邊角。敏行增鋪益兵。所費甚廣。紹興末。卒罷之。

乙巳。上謂大臣曰。收馬孳生。為利甚溥。朕令收於近地。今已見效。歲進馬駒皆佳者。若得萬匹。分與諸軍。數年閒便可濟用。既免綱馬道斃。且無賞給之費也。

丙午。右武郎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劉懋為右武大夫吉州刺史。懋以解。恩。乃有是命。

丁未。右諫議大夫巫伋言。近者監司帥臣與列郡守倖。有因失職。遂相告論者。望申嚴戒諭。自今並先次罷黜。然後付有司理辦。曲直庶幾崇推遜之風。銷刻薄之俗。從之。

戊申。左初散大夫知普州王輔代還。言仁政必自經界始。尚恐蜀遠。未開措置。或有謬誤。乞請教有司刻意奉行。上曰。四川道遠。倘如輔所陳。則稅愈不均矣。可令措置經界。官覺察奏劾。

己酉。進呈。上曰。州縣官奉行如法。其推恩勿限員數。庶人人知勸。正經界。均賦稅。極爲便民。推行之初。臣僚有肆異議。圖沮壞者。暨平江均稅舉。紛紛之議始息。秦檜曰。當時獻議。欲使逐戶自陳。豈無失實。上曰。李椿年通曉次第。中開以憂去。他官領之。便有失當處。尋以輔知合州。輔初見檜與時教令所刪定官鄭克

經界四川。頗峻資州縣。其所謂省莊田者。雖蔬菜桑柘。莫不有征。而叩蜀開民。自有什稅五者。由是迄今多逃田。克開封人也。

庚戌。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葉琳面對。言自祖宗以來。定公私賊三等之罪。其意未嘗不重於保護斯民而已。向緣官吏率多不定罪。而民被其害。是以又標立民事一罪。以戒懼之。然因公則多涉於民。因私則雖重。有與民事不相干者。故公罪雖輕。而麗民事。遂爲終身之累。反甚於得私罪之重者。吏因得舞文而出入之。不可不察也。欲望明教有司。更加詳議。庶協於中。詔敕令所看詳申省。事初在紹興七年十二月。今年八月辛亥。敕令所看詳不行。

夏四月癸丑。詔四川制置司官屬將吏請給令總領所歲撥錢萬緡。如軍中非泛濫。並取旨。本司舊有抵當熟藥息錢。仍充經撫費之用。從戶部裁定也。

乙卯。權禮部陳誠之權。知閣門事孟思恭賀金主生辰。秦檜白上曰。大金書詞。丁寧盟好甚切。上曰。此番待奉使愈周至。館舍極宏壯。恩恭等所得馬亦皆上廐。可知其永好之意也。

丁巳。樞密院承旨司上學生牧馬監賞罰格。

戊午。殿中侍御史曹筠言。樞密院編修官何逢原。頃在館中。公於奏對之間。謂沮抑用兵之議太過。司勳員外郎沈介爲禮部長貳腹心。乃相與陰謀傾朝廷。此二人者。若不斥逐。無以濟今日聖治。詔並罷。介爲禮部

長貳腹心。不知謂誰。嘗考去年七月。禮部侍郎周執羔罷。八月。沈該知潼川府。或即此事。承信郎閣門祇候劉允升。幹辦御醫院。允升。懋子也。

己未。上曰。治道民事爲急。數十年來。司習苟簡。民受其弊。必令監司守臣。遵奉詔條。留意拊循。使民樂其生。秦檜曰。保正者戶長元立法。止令管煙火橋道。今承文書市物。願夫。以至縣官之所私用。種種責辦。民之所病。莫大於此。革而去之。其利不減於經界。上曰。朕頃在河朔。親見其弊。若縣令不得人。民一充役。即破產。能去此弊。極爲便民。庚申。詔諭御史監司守臣如前旨。熊克載此詔於六月己未。蓋差兩月。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民以役而破家。其爲吏者。倚法之弊也。歟。爲人上者。若

難於知之。雖極權權權之。情不足以動。善懷怡怡之色。非皆忍人也。其事未嘗知之。故難於聽之也。太上皇帝在河朔時。親見其事。端居九重。而每以百姓爲念。知難難而問疾苦。中興之業。誠有自也。

壬戌。皇廷和州防禦使居廣爲瓊州觀察使。居廣安時子也。娶皇后姪女。特遷之。

癸亥。宣州觀察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王安道爲武泰軍承宣使。以其父繼先該處。恩回授特轉行也。

丙寅。祕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張邵言。恭惟陛下。當宣和靖康之間。爲國捍難。適丁大變。仗義而起。獨患難時相臣。未能仰副陛下委任之意。或駁駁欲用兵。則已無才能。不度事勢之可否。或但持兩端。則自爲身謀。不恤宗社之隕危。唯師臣檜。蘊精深高世之識。灼見南北兩朝事體。別白利害。力贊陛下。兼愛赤子。敦講和好。用息兵靖難。再造太平。此非特臣能知之。九州四海。遐陬異類。亦能知之。非特史能書之。燕

摩家塾。雜記小說。亦能書之。願有陰功隱德。世所未及。知者臣請得言之焉。臣於建炎三年。被旨出使敵軍。適逢檜於路。策遺衣褐。有憔悴色。蓋被執而訓讀童蒙。以給朝夕。亦猶蘇武食窖中之鹿野。賴以偶活。其命留爲今日中興之用。其後臣益北徙。至金所謂中京者。已而二聖稍東。有隨駕醫官七八輩。因留而居。一日。同過臣言。聞秦中丞已開行南歸矣。有榮州團練使李子厚言。秦公會爲徽宗皇帝撰長書。抵金

帥尼瑪哈。引大義以譴責之。尼瑪哈有慚色。及臣南歸。渡江。有爲臣言。曾有自金傳寫得其書稿觀之者。今士大夫閒往往有之。臣親見子厚。其事如此。則知檜書在金。固有陰功隱德。及於天下社稷者多矣。特恥自銜。不欲言於人。是以世不得知之。臣常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則我朝賢相道義忠節。終莫聞於世。誠日夜以爲歎。伏望宣付史館。以彰陛下任用之當。所以能致中興之盛。簽書樞密院事余堯弼曰。書論

秦檜忠節。天下所未及知。上曰。得此書。庶幾不致贖味。可付史館。堯弼曰。邵書篇末。言檜嘗爲徽宗皇帝撰書。抵金國元帥。其所開陳。與今日事無一不合者。聞助家有錄本。乞宜取回付史館。上曰。善。戊辰。秦檜

奏。昨日蒙御前降到曹助所藏臣向在北庭代徽宗作書。書中開陳。與今日事無一不合。因請講和本。出徽宗聖意。上曰。自頃用兵。朕知其必至於講和而後止。在元帥府時。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檜曰。此所以誕受天命。上又曰。用兵蓋不得已。豈可樂攻戰。本朝真宗與契丹和。和百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練兵。實未嘗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爲念。蓋兼愛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檜所草得本具建炎二年

六月未出。右朝請郎孫世顯知沅州代還。言本州麻陽縣至今尙行差役。事體未便。乞改作募役。詔本路常平司看詳申省。

是日。日左右生青赤黃理。太史局言。係是祥應。乞付史館。從之。

庚午。尙書司封員外郎湯思退試祕書少監。度支部中徐宗說爲太府少卿。宗說在度支部。會右曹金部。皆令兼領三曹金穀之地。而宗說素有會計。於天下經費出入盈縮之數。莫不通知。老吏爲之斂手。

癸酉。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米友仁陞直學士。太常丞胡寧守尙書祠部員外郎。

戊寅。祕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張邵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詞略曰。惟時乘節之臣。親見特書之事。誦說賢宰。彰明大功。邵自北方還。即被逐開居。凡七年。乃上此奏焉。

是月太白蝕月。此據苗嶺神誌記。日曆四月九日庚申。是夜太陰行在大微垣內。不犯星。十一日壬申。是夜太陰行在羽林軍內。不犯星。乃不見月蝕事。不知何也。

將作亂。又風雷大作。有龍自巖殿而出。火焚壁帳及地衣。金主寶震懼。遂大赦。翰林學士承旨張鈞為赦文曰。乃者龍潛我宮。豈大怒曰。龍若我何。遂杖鈞數百。截其手足而斬之。

五月壬午朔。詔汀漳泉三州。且據見令耕種田土。紐計頃畝。收納二稅。其未耕種田段。二稅權行倚開。時初行經界法於諸路。而劇盜何白旗擾汀漳諸郡。故有是旨。二十年七月已酉再降旨往繼。

癸未。詔諸州招填額額禁軍。守臣兵官同賞罰。仍自中樞密院。前一日。上以此事論大臣。令留意。及是進呈。上因言。頃程師因捕賊處。多用本處兵。若招填數足。練習武藝。緩急可用也。

甲申。始創太廟齋殿。
乙酉。戶部員外郎周莊仲面對。請復臘祭之禮。其禮。東西方百神視成生帝。南北方視維濟。皆以臘前一日祭之。

庚寅。祕閣修撰都大提舉四川茶馬公事韓球與直祕閣知夔州符行中兩易。
癸巳。慶遠軍節度使知襄陽府張澄知洪州。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良臣知瀘州。

甲午。建康諸軍都統制王權言。揀汰兵數。上曰。諸軍額額。須令招填。不然。恐傷兵數。自今令具已招之數。中樞密院。直龍圖閣知婺州錢端禮。端禮與右奉議郎通判州事呂忱中互訴。故皆贖之。

丙申。大理少卿許大英面對。論監司守令以私己之怒。囚無辜於獄中。名曰寄禁。乞令憲臣稽察。詔申嚴行下。

丁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宜州觀察使殿前司選錄軍統制劉寶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泰軍承宣使。錄平閩盜之功也。其將校軍兵。義兵三千一百七十人。各選官及減磨。期年有差。

己亥。秦檜奏以敷文閣直學士吳表臣知婺州。檜言。比年外患已寧。惟郡守得人。則奉行德意。民被實惠。上曰。然。在謹擇之。

庚子。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唐古特溫。昭武大將軍四方館使高居安來賀天中節。丁未。左承議郎王大寶知連州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才數百。非商販之地。月輸免行錢。望更審量裁減。上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以民事奏陳。遂得知民間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行。為利不細。乃命本路漕司具合減數申省。大寶。潮陽人也。

庚戌。左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樊奕卒。
六月辛亥朔。戶部員外郎周莊仲面對。言浙西積水之患。平江為甚。平江秋苗三十四萬石。以積水獨放者歲三之一。積水之處。皆昔日膏腴之地。望委常平官督資令佐。多方勸誘。修築成田。如民戶不來。即官為拘收。召人請佃。如此人當自勉。不惟官得十萬。而民間所得當數倍矣。詔戶部看詳申省。故事。宗廟

時祠以宗室觀察使以上充初獻。刺史以上充亞終獻。其後以宗室數少。乃請初獻以防禦使以上。亞終獻以遙刺以上。十二年。至是宗室正任止三人。壬子。大宗正司請權以遙園以上充初獻。將軍以上充亞獻。許之。二月戊寅。

甲寅。敷文閣直學士知廣州王鈇卒。詔鈇帥司宜力。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令江西轉運司應副葬事。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薛弼移知廣州。初以廣東羣盜尚多。詔殿前司推錄軍統制官韓京成梅。循以彈壓。因命為廣東馬步軍副總管。提舉漳處。吉州提殺盜賊。兼知循州。久而未代。秦檜慮其難制。諭弼使圖之。弼至南雄州。京迎見。弼即席論之。京乞罷。遂遣人衛京出嶺。並命武功大夫張寧馳入戍所。以統其軍。此

熊克小原修入克止云。西命別將。而無其名。以日曆考之。代韓京為推錄軍統制者張寧。蓋寧自中樞密院入嶺也。

丁巳。左迪功郎王庭珪特勒停送辰州編管。庭珪。安福人。胡銓之貶也。庭珪為衡州茶陵縣丞。以詩送之。有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餘鄉人歐陽安永告之。以為訪訕朝政。事下度。吉兩郡。而守臣會儲。王珣。江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芝不切究之。會芝奉祠。直祕閣林大聲代之。提點刑獄。亦疑其事。數文閣待制沈昭遠知洪州。白發之時。大聲已去。而昭遠與降授右朝議大夫江西轉運副使勾光祖以他事交章俱罷。庭珪遂坐貶。久之。庭珪。大聲與兩郡倅左中大夫吳溫彥。右承議郎杜師儼皆坐降一官。

溫彥。德州人也。大聲以十八年閏八月離江西轉運副使。光祖以今年五月已亥滿。師儼以二十一年八月發。降官今聯書之。胡銓自貶或離和議。詳此。水乃云。太守吳溫彥。運使林大聲。驍守曾儲。皆小人也。

戊午。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上。吏部續降七司通用法四百三十五卷。
辛酉。右朝奉郎朱同知南雄州代還。言嶺南無醫。凡有疾病。但求巫祝。束手待斃。望取古今名方治瘴氣者。集為一書。頒下本路。從之。熊克小原載此事。於辛亥朔。

壬戌。徵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沈晦。徵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林保卒。
癸亥。左朝請郎趙善瑛知封州代還。論廣東諸州田稅。不足歲用。自祖宗以來。不問有無田產。常計丁歲納身米。以補常賦。每有收免丁者。於見納米人均增均減。其法甚備。今來州縣奉行不虔。隱落白丁。不可勝計。使見納丁米之人。無從均減。望令專一。置籍。記其丁口。每歲稽攷。庶幾課役均一。詔戶部措置。右宣教郎直祕閣高百之提舉兩浙路市舶。

乙丑。和安大夫高州防禦使診御脈樊和彥令臨安府差人管押出門。於處州居住。坐用藥糲謬也。此項與紹興三十年八月辛亥杜起事。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定江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為崇信。未如

辛未。刑部員外郎章蒞面對。論州縣推拘追逮干證之弊。詔申嚴行下。

壬申殿中侍御史曹筠入對論海陽知縣馮迪德長州知縣尹機前任不法事機趙鼎客也機已見紹興六年二月癸酉進呈上曰二人罪頗大可令取勘俟案上當重責之

甲戌兩浙轉運判官提舉營田曹泳言根括得鎮江府荒田二千二百餘頃望悉以為營田從之刑部員外郎湯允恭面對乞戒有司凡制獄具並依成式長吏親閱冊印方得行使詔申嚴行下

丙子上謂大臣曰閩中盜已漸弭惟海道間有作過可諭帥憲察巡尉之不可仗者代之左朝請大夫王善添差通判邵州代范如珪也二人嘗官館學為秦檜所怒終其身以郡倅處之

丁丑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田晟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請給與免借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泰軍承宣使殿前司選錄軍統領劉寶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右宣教郎直敷文閣秦頊進職一等項妹孀人秦氏特封令人以檜遺書恩回授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

紹興十有九年秋七月辛巳左中奉大夫楊惇知舒州代還乞戒監司守臣修水利詔付戶部上曰平江隄堰不修歲輸米比舊虧十萬斛臨安西湖民閒漕所資其利不細歲久亦填汚宜悉令修治

壬午上諭大臣曰官不給賣度牒已十餘年間多有輒自被刺者今可令禁止稍重其罪仍許人告庶知戒畏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邊知白卒癸未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中衛大夫忠州團練使添差荆湖南路兵馬鈐轄馮賽卒於衡州

辛卯秦檜以甘雨應祈乞拜表稱賀上曰更五日不雨則傷稼如浙東田高得此雨拯濟秋成可必檜曰陛下至誠格天尤為可喜左承誠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許忻知邵州忻以論事忤秦檜意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舉人陸九齡年尚少忻一見亟折腰行與深語至是遂與之俱九齡金谿人初入郡學時場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因結茅舍旁講習晝夜不怠如此者十餘年

戊戌大理少卿李如岡面對乞守令悉心奉行民事願有成績者令監司保明來上優加褒擢其弛禁遠戾者亦從按劾重與典憲從之

己亥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選錄軍正將劉超卒

庚子監察御史陳夔面對論囚多瘐死望令諸路憲臣嚴責治獄之吏凡無家者官給之食詔刑部措置

敷文閣直學士新知婺州吳表臣罷先是表臣自祠官中請郡故以婺處之既又抗章乞祠以全晚節殿中侍御史曹筠劾其敢為欺罔無所忌懼故有是命

壬寅右諫議大夫巫伋論鎮江府見於民間科借苗米追呼捶撻不勝其擾乞禁止其官吏重賜贖資癸卯秦檜奏事畢上曰巫伋言鎮江預借事不知何故闕乏乃爾可令諫司經理其守臣先能時右朝請郎曾惇為秦檜所厚驟用知鎮江至是幾數月也左朝奉大夫趙遠之知漢陽軍代還言湖北諸郡人希士廣閒有請佃歸業之人官司指為夫丁差科連併緣此無人耕佃平時沃壤鞠為荆刺望寬免稅役庶有勸耕之漸詔本路帥臣監司措置

甲辰監察御史章廈面對論州縣財賦出入弊乞立法禁止從之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鄭僑年令再任從帥臣命俟請也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鄂州駐劄御前破敵軍統領李山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罷從軍

八月庚戌朔昭信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統領王勝卒設毅武

辛亥敕令所言臣僚劄子乞詳議民事一罪庶協於中今年三月庚戌陳琳奏請看詳民事被罪條法謂擅行科率及

應因害民之事以被罪者作自犯民事不注知州軍通判知縣縣令差遣緣民事被罪情實為重難以與其它公罪事體一同欲乞並依見行條法施行從之自張浚當國始議州縣官緣民事致罪者終身不許治民行之數年論者數以不便為言然終不能改二十二年十二月辛酉張浚又請

壬子武泰軍承宣使主管侍衛馬軍公事劉寶為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宜州觀察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成國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二人皆楊存中所薦也祠部員外郎胡寧面對論州縣受夏秋二稅遇輸絹之時則不受絹而使輸錢遇輸米之時則不輸米而使折色望自今並輸正色毋得折變見錢詔戶部看詳

癸丑復泰州興化鎮為縣

乙卯右承議郎兩浙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守道直祕閣守道亦繼先子也

辛酉詔行在內外諸官司添差官今後不得過二員令所屬遵守御史台覺察彈奏其已溢格處聽滿任按此指謂止為行在官司無預外路庶免小弊

宗正寺丞王葆面對言國家役法應女戶單丁與夫得解舉人太學生並免丁役蓋本先王仁先孤寡貴紳多士之意頃議者歷陳丁役之弊遂有募人充役指揮臣謂進納雜流之人物力高強雖係單丁自應雇募至若前項三色亦令雇募似為矯枉之過且女戶而無子孫與雖有子孫而在幼弱皆窮民之無告者也若遣使督力役之事則公私所費必倍於家強故昨來指揮募婦有男為僧道成丁者並許募人充役正恐奸民旋行規避爾今州縣之閒欲舞文者以虛無告則或指遠適之緇黃為某氏之子孫初不以存亡為別也因使募婦守志者不免於執役困悴之患其勢迫

而改行者家貨產業或破壞於後夫之手是豈朝廷勤恤民隱之本心乎得解舉人名已登於天府今乃同籍於役人太學生身已隸於上庠今乃心異於執役是二者其家或有兼丁則力役自不妨於充募若乃單子一身而能留意於科舉奮身於庠序遂不得自別於齊民甚非陛下仁先孤寡貴紳多士之意欲望特詔有司俾是三者重加看定庶幾孤寡得所而士知愛重是日進呈上白單丁女戶舊法免差役以許免者多有司遂有雇募之請宜令戶部詳其的確利害來上稟崑山人也既而本部乞女無子及得解舉人太學生單丁並免身役即特旨及因恩免解人聽募人充役官司毋得追正身從之戶部奏上在十二月己未

丙寅太常少卿張杞充大金賀正且使武節大夫和州團練使知開門事趙述副之直祕閣知臨安府湯鵬舉守司農卿充賀生辰使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帶御器械石清副之通好後以庶官出職自此始述即環也述改名不知所以與十六年五月乙丑

庚午成州團練使潘長卿貴州團練使潘粹卿和州團練使潘端卿為泉關利三州縣觀察使時吳國長公主入朝故有是命

辛未詔浙東諸州強盜該配者並刺充沿江諸軍都統制下使喚俟盜賊事息如舊以權本路提刑秦昌時有請也

壬申右朝散大夫兩浙轉運判官曹泳直祕閣權尙書戶部侍郎兼權樞密都承旨宋既兼權知臨安府

癸酉大理正元龜年面對乞自今諸州奏案內有不該留禁待報人並先次責出詔刑部看詳

甲戌詔以景靈宮繪像功臣之副藏於天章及祕閣復故事也

乙亥大理正周墮面對論諸郡擅支借轉運司錢物充公事及收支官物別置私廩之弊乞戒監司稽察舉劾丙子詔申嚴行下

戊寅詔荆南府劉應鈞舊管軍馬並發還侍衛馬軍司

九月庚辰朔大理寺丞石邦哲面對論天下之法宜總於大理而一踏一司一州一縣與夫在京省臺寺監有司局務各有專法大理不能通設有論罪斷刑皆出臨時取會移文待報關決淹延或法有重輕供報不盡莫得稽攷則罪有出入之弊欲望特詔三省委之刑部關會應干官司前後被受立到專法各錄兩本付之法寺斷刑治獄兩司以憑選用事下刑部看詳如所請明年正月己丑刑部奏下

丙戌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楊傑面對乞大學私試鎖院考官不得輒歸私家出入傳送之禁並依補試法事下禮部其後但令反入昏出而已明年二月辛亥施行

辛卯惠州刺史知開門事宋鍾孫充大金賀正且副使以趙述病告也

昌時悉心賑濟全活甚衆拾進呈乃有是命昌時拾見子已見

癸巳詔新通判汀州李琦特放罷坐符與新州編置人胡銓交結凌蔑州縣為守臣張棟所劾也

乙未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論諸路被差拘獄官多求避免乞量增賞格詔送刑部

庚子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論四方案牘來上本寺取會未圓情節往往不以時報乞申嚴行下從之大理寺丞石邦哲令再任初有詔法寺斷刑官願再任者聽至是從其請也

壬寅左朝散郎陳琦知饒州代還論諸縣保正副長科役頗多尤為民害若令當役良民皆許雇人自代則受雇之人習熟州縣通曉法令縣官非理相加未必畏懼官吏雖欲恣其弊壑之欲有所不能望特詔有司許凡當役保正副長除情願應役之人聽其從便外並許雇人代役官司不得追呼正身詔戶部看詳申省琦建陽人也

甲辰戶部侍郎李椿年言諸路錢帛各有權發條限比年往往公然移易妄用有誤歲計欲將移改使借去處不以去官並從本部申取朝廷指揮重賜職責從之

戊申上命繪秦檜像自為贊曰惟師益公識量淵冲盡關異議決策和戎長樂溫清寰宇阜豐其永相予凌煙元功尋出示羣臣藏於祕閣蘇克小原載此事在紹興二十一年十月並載

冬十月按是月已酉朔庚戌言者論監司州縣樂於知事以厚利啗進奉官遂致聽探事官漏洩機密詔進奉官收受計贓坐罪官吏依擅支朝廷封樁錢物法仍令監司互察從戶部請也

壬子上諭大臣曰有司立法不可太重恐難必行宜令敕令所檢會日前建明有不可行者並須改正

癸丑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秦熈為郊社禮儀使渡江後五使以祠官為之蓋自此始太府寺丞李蕤面對論比年州郡監司多差未出官選人押綱以觀賞典緣未諳世務公然盜用望申嚴行下詔送戶部其後本部言初官亦有可以倚仗因賞典太優欲今後止依本等推賞從之蘇克小原作太常寺丞眉山李蕤按蕤此時方自嘉州推官丁

丙辰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敦儒守本官致仕從所請也

己未右朝請郎韓辦行在諸軍糧料院王珪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先是秀州歲以錢給亭民煮鹽至十五年積十九萬七千餘緡不給亭民無以煮鹽訴於朝上曰亭戶宜恤不則道去其害非細可令戶部究實於是用珪珪至官贖年盡償所負又開華亭海鹽河二百餘里鹽滋得通流其隘以溉田經界之法行甚害者三百六十九事其七千二百二十七戶尤為病珪奏除之珪安石曾孫也上謂在八月戊辰併附此日麻所載

右承議郎知新州張楫提舉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以其再劾胡銓也至官一日卒

時資授濠州團練副使洪皓在英州中人右承務郎倪晉為守晉老矣內無與主聞楫以巧中遷客取使節欲效之即使兵馬都監伺其隙捕皓家奴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晉死事乃解

守張楫劾張楫勢乞貶於海外楫即日持節湖北按檢劫餘過海在去年之冬去此已久當是因再劾李綱遂趨避之給蓋小誤今略修潤庶不抵牾

編管永宗為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居邵州永宗以嘗立軍功給真俸守臣右朝散郎呂稽中知永宗為秦

自明詔侵支過請給令稽中依條追理稽中選郡僚之苛刻者籍其家以償欠一簣不得留既而稽中語其僚曰前赴其家燕集以某器酌壽今乃不見豈隱之耶其殘刻如此

庚申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梁棄卒

辛酉上諭大臣曰西溪標撥馬軍寨地可令守臣宋觀親往檢視毋得侵掘塚墓多占民田昭宣使高州刺史趙輔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宣政使明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馮益令再任

壬戌德安府忠節卒蕭隆挾刀殺守臣右朝奉大夫王伯淮於廳事傷而不死乘執隆隆舉刀自殺伯淮以聞詔仍舊治事

丙寅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趙不奔卒

己巳初復諸陵撥宮廡新之禮用太常博士晉陵丁琪明請也

庚午右奉直大夫知平江府王响直秘閣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建康自置留守後以庶官為之蓋自响始

辛未左朝散大夫趙令幹知泉州左承議郎添差通判臨安府郭誠知秀州

乙亥閣門祇候王允昌為閣門宣贊舍人允昌勝子特錄之

丁丑詔右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張昌依舊兼權提刑仍許薦舉以昌言一路選人改官久無職司文字乞除正官故也

十有一月癸未秘書省著作佐郎劉章面對言禮莫重於祭而郊廟為尤重神宗元豐間嘗詔陸佃等以太常寺置局編類成書凡三十卷郊廟奉祀禮文今陛下以明聖之資當述作之任而緝儀未紀乞命官為紹興郊廟奉祀禮文以續元豐之書上嘉納之初太傅咸安郡王韓世忠之為淮東宣撫使也張浚在都督行府以世忠有功用上所賜空名告授其子彥模彥質皆右承務郎久之除直秘閣賜三品服已而吏部審驗言無立功實迹當奪所授官

甲申世忠請以郊恩改奏依舊帶行章服職名詔先賜作白身人改奏俟補正日取旨

乙酉尚書工部員外郎楊通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

二五九七

丁亥尚書省勘會昨降指揮令諸路監司郡守將寬剩錢物每季開具申省撥充月椿今來逐路月椿錢撥填已見次第詔今後更不開具

辛卯上親饗太廟至樞星門降登步趨齋殿虛小次不入

壬辰合祀天地於南郊太史局令胡平奏帝座及三台星體明耀禮畢還御麗正殿建金雞赦天下

辛丑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椿年罷椿年首陳經界之議及是始舉會民多訴經界不均者殿中侍御史曹筠因劾椿年求薦劉大中陰交趙鼎皆竊其權柄漏其呢談今遊舊將之門傾危朝廷尤為可慮兼經界已定若不別委他官覆實則椿年私結將帥曲庇家鄉之罪無以厭塞公議詔與外任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丞儀兼權直學士院以諫官攝詞臣非故事也左修職郎周麟之行太學錄

甲辰詔諸郡行鄉飲酒之禮以取士先是司農卿湯鵬舉請對論舉人多冒貫求試乞於未下科詔前令州縣長吏籍定來歲當應舉人名州縣學職事預實中教授預先引保委無偽冒然後許赴鄉飲酒若臨時投狀射保者並不收試事下禮部至是頒行焉

乙巳右諫議大夫巫伋試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曹筠守侍御史監察御史章友守右正言監察御史陳夔為中書門省檢正諸房公事伋仍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夔仍兼崇政殿說書

丙午上謂秦檜曰經界人戶多訴不均當與受理若不受重稅將無以輸納檜曰臣嘗與戶部侍郎宋觀宜體聖上均稅本意有未均處亟與改正

丁未戶部上州縣墾田增虧賞罰格初議者謂淮南湖北民稍復業而曠土尚多請立賞格至是本部以其格上之每州增墾田千頃縣五百其守宰各進一官即州虧五百頃縣虧五之一皆展磨勘年詔頒之

諸路二十二年四月癸未所書可參考

十有二月庚戌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王贊卒贈敷文閣待制

壬子軍器監王會權尚書兵部侍郎秘書省著作佐郎林機面對言訪聞有異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謀偽說臣若知而不言則與日害正汨真之患臣實任其咎欲望密加搜索嚴為禁絕甲寅上謂秦檜曰此事不應有宜行禁止許人陳告仍令州縣覺察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並取旨優加賞罰於是李光之獄遂起

明年三月丙申行遣右朝請大夫知婺州周三畏復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

丁巳金人殺其主亶亶立十五年平日嗜殺晚年尤甚左右近侍少不如意即手刃之兵部尚書張晉奇辰護衛將軍巴克沁廣威宿直將軍塔斯定遠皆以罪族既又殺其后費摩中氏於是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至是駙馬都尉唐古辨與尚書右丞相岐王亮太常卿烏達宿直將軍額爾楚克尚殿局使高景山寢殿小底與國勢等謀因置醉臥收其兵械夜入霄儀殿殺之有護衛將軍瑚圖克初不與謀亮等入殿門寢驚起求弓刀不獲瑚圖克遽以所持鎗刺亶於殿壁衆爭前斫殺之遂閉殿門與國勢傳旨斂取護衛弓刀然後屏出救德殿門詐詔大臣左丞相沂王宗賢夜半入宮為所害都元帥曹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

二五九九

國王宗敏繼至亦殺之遂立亮。宣時年三十一。宗賢、金太宗晟子。宗敏、太祖長子也。此以苗種神聖而修入續稱亮為平章宗

賢左相。宗敏右相。接亮十八年九月已拜相。而大定故書稱宗敏為元帥。苗種王。今從之。又稱亮古號為唐右下與金人誅宗本等語。所云蓋不同。今從金語。

戊午。直龍圖閣知潭州劉昉言。姓名偶與前代不令之臣相犯。請更名。且從之。是日。金主亮即位。亮時年二十八。

己未。大赦。文武官皆進一秩。賜民租稅一年。追廢宣為東昏王。以謂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追尊父宋王宗幹為德宗。改元天德。宣追見三十一年十一月。苗種小孫。宣死在己未。誤也。蓋丁巳。苗種立亮。己未。苗種殺金國故

宗幹。以繼洪業。十有五年。而皆廢。人不堪命。宗族大臣。協心正政。久而弗效。仰奉九廟之靈。已從廢。亦既廢。宗族大臣。咸以太祖經營締造。所願垂統。推戴。神廟。天下。朕以宗祖之靈。不獲已。受受命之初。兢兢若涉淵冰。未知故濟。尙賴股肱。三事文武百僚。同心附翼。以底於治。宜布維新之令。以宏在宥之恩。可從。皇統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改元天德元年。

壬戌。上恭謝景靈宮。退御西齋殿進膳。召近臣對御茶酒。
癸亥。亦如之。甲子。復詣太一宮。至是遂如故事。

丁卯。封紅氈帳劉氏為宜春郡夫人。吳氏為新興郡夫人。吳氏名玉奴。中宮近屬也。吳氏紹興二十二年五月。進封才人。制詞云。乃椒房

之結。
己巳。宰執進呈四川管押扈衛人乞推賞。上曰。發來扈衛人已滿千人。可下置制司。自今歲募三百人赴闕。

丁丑。金國賀正。且使龍虎衛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亮。副使昭武大將軍西上閣門使劉箴入見。亮弟也。以病故改用。是日。尙書祠部員外郎胡寧。祕書省著作佐郎劉章。並罷。章有士望。太師秦檜疑其不附己。而寧本因其父兄與檜厚。故召用之。至是。檜知寧兄徽。微開直學士致仕。宣之貧。因其往劍州省親。世母遺以白金。貢報書曰。願公修政任賢。勿替初志。尊王攘狄。以開後功。檜以為護己。始怒之。宣嘗游嶽麓寺。大書壁間云。是何南海之鰲魚。來作長沙之鵬鳥。於是帥臣劉旦。方欲摺撫張浚諸人之罪。而且潮陽人也。亦大怒。復訟於檜。侍御史曹筠。即奏寧兄阿附趙鼎。章居衛州。與鼎賓客交通。故二人私相朋比。衆所指目。不知每懷異意。欲以何為。若不能斥。無以安衆心。乃以章通判均州。而寧充夔州安撫司參議。苗種小孫二人之罷。在今年九月。蓋誤。

戊寅。太常丞林大華。尙書刑部員外郎湯允恭。並為監察御史。

是月。爲政殿學士致仕王次翁。薨於明州。次翁既引年。秦檜憐之。簡問不絕。及薨。贈恤甚厚。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解潛。居南安軍。至是疾劇。有朝散郎張九成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

二六〇一

曰。平生惟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爲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潛曰。附此言。心中豁然矣。即逝。九成壯之時。秦檜猶怒潛。故喪不得歸。遂棺葬而聽。二十六年正月發。其歸葬。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七人。諸路斷大辟三十一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一

紹興二十年。歲次庚午。金海陵。苗種天德二年。春正月甲申。金國賀正。且國信副使西上閣門使劉箴辭行。國信使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亮以病不能入見。命醫官趙琦送至境上。金主亮亦遣天使趣之。亮歸至北廷而卒。此據苗種

丁亥。太師尙書左僕射秦檜趨朝。有挾刃於道者。遮檜肩與欲害之。傷行程官數人。一軍校奮而前。與之敵。衆奪其刃。遂擒送大理寺驗治。則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也。自罷兵後。凡武臣陳乞差除恩賞。檜皆格之。積百千員。無一得者。客行朝。餓且死者。歲不下數十。至是全以所給微而累衆。每牧馬及招軍。勞而有費。以此怨忿。遂潛攜刀伺檜出。乞用兵。因而鼓衆作過。若不從則害檜。壬辰。磔全於市。至是每出則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此以苗種小孫及林泉野記。秦檜野記又云。檜以此激軍中使無圖志。人人思亂。

甲午。以普安郡王第三子惇爲右內率府副率。正侍大夫華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段思卒。思初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一

二六〇三

光永不檢舉，有承務郎李孟堅特除名。峽州編管，先是孟堅以小史事繫獄，至是獄成，光坐主和議反，後在貶所，常出怨言，妄著私史，譏謗朝廷，意在播揚，僥倖復用，及與趙士傑於罷政後往來交結，孟堅亦為父兄被罪，責降，怨望朝廷，記念所撰小史，對人揚說，故有是命。於是前從官及朝士連坐者八人。徵猷開直學士致仕，胡寅坐與光通書，朋附交結，譏訕朝政，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程瑀坐初除兵部侍郎，日以緝帛遺光，且貽書云：比來無知愚者，皆以視前為戒，可為歎息。徵猷開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潘良貴坐嘗以圍茶寄光，光遣良貴書，其別紙云：仲暉不敢作書，思難至，能出一隻手乎？仲暉樓炤字也。良貴答書曰：參政思難至此極矣，更以道自處，仲暉別紙已付之，但恐時未可耳。直祕閣宗穎坐嘗寄光書云：孤寒寡援，方賴鈞庇，忽聞遠適，豈勝惶駭。本欲追路一見，失於探伺，不果如願。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巖，左承議郎親知邵州許忻，左朝奉大夫新福建病安撫使參議官賀允中，左奉議郎福建路安撫使管機宜文字吳元美，坐各以光相知密熟，書劄往來，委曲存問，意光再用，更相薦引，詔寅特落職，瑀、良貴、穎並降三官，巖、忻、允中、元美並降二官。

戊戌，上謂大臣曰：近有人上書陳農田利害，農者天下之大本，可即施行。是日，內降詔曰：昨李椿年乞行經界，初欲去民十害，遂從其請。今聞寢失本意，可令戶部逐路選委監司一員，逐一審詳，應便於民者，依已經界施行，其乖謬返為民害事，目並日下改正。具中省部日後以嘗否取旨黜陟。聞遣御史前去訪察。庚子，余堯弼辭行，詔巫伋兼權參知政事，徽猷開直學士知平江府周三畏落職，與宮觀差遣，初常同既卒。三畏遺通判府事蘇師德越境往祭，且贖錢二千緡，祭文有云：姦人在位，公棄而死，師德同女塔，祭文其子新遂安尉玘所草也。侍御史曹筠因奏三畏頃為大理卿，鞠勸岳飛公事，猶豫半年不決，朝廷特加拔拭，終不懷安，乃與師德陰相交結，若不亟去，有害治道。於是師德送汀州編管，而玘勒停。玘勒停，在四月癸亥。

壬寅，右正言章廈奏右承議郎致仕胡寅天資凶悖，敢為不義，寅非胡安國之子，不肯為親母持服，士論沸騰，此其不孝之大罪也。寅初傳會李綱，後又從趙鼎建明不通鄰國之問，其視兩宮播遷，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後來梓宮既還，皇太后獲就孝養，寅自知前言狂率，乃陰結異意之人，相與睥睨，作為記文，以為今日仕進之人，將亦族而不悟，此其不忠之大罪也。伏望陛下為宗廟社稷長慮，特賜威斷，詔寅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寅建明使事已見紹興六年五月，寅申明追服事已見紹興十年七月。右承議郎劉堯勛直祕閣，堯勛，光世少子也。

甲辰，戶部侍郎宋貺言：訪聞州縣近因經界，將額管苗稅，均於未開墾荒閑田土上，一例起催，致人戶無從輸送，往往逃移失業。望委諸路轉運使，將見虛增苗稅日下往催，從之。

乙巳，上書秦檜父故玉山縣令敏學墓碑，首曰：清德啓慶之碑，命詞臣王曠撰文以賜，上謂檜曰：近日邊境絕無事，行移簡少，民得休息，殊為可喜。戶部言：常平職在與農田水利，今州縣圩岸多損，田畝多荒，欲委諸路常平官措置興修，不得因而擾民，將來取旨陞除，從之。

是月，金主亮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廷闕失，與軍民利害，如有可採，自應得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

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初，東昏王夏之被弒也，亮身預其謀，及事定，當時同謀者，亮皆以弒逆之罪加之。曹國王宗敏者，屬最尊，亮忌之，既為所殺，納其妃於宮中。梁國王宗弼開國有勳，惟一子韓王亨，亦以無罪死。左副元帥薩里千有戰功，亮詐為書俾人誣告，并其子御史大夫沙津殺之，夷其家。

夏四月丁未朔，司農卿湯鵬舉直顯謨閣，知婺州。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曹泳陞直徽猷閣，知明州。時鵬舉送北客未還也。

庚戌，右朝散大夫知揚州榮巖為兩浙路轉運判官，既而侍御史曹筠言：巖本與趙鼎從游甚密，緣巖在偽楚時，有所污染，被謫甚重，鼎猶未敢援引，今朝廷俾守維揚，已為闕略，又引至行朝，豈不惑四方之觀聽，望賜罷黜，以慰公議。詔巖還舊任。王明諱揮，巖稱高宗與巖有雅府之舊，秦檜欲加害而不從，或可憐憫，入此詳見紹興十一年九月至後首張憲謀叛注。

壬子，詔自今沒官田土，更不許人承佃，並撥歸常平司，與見興修水利田一就措置。用戶部請也。既而本部又請在城內空閑官田，及戶絕房廊白地，亦令常平司拘收，從之。後言在是月戊午。

乙卯，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知大宗正事士衎充萬壽觀使，任便居住，以老病自請也。擢其子右奉議郎不徹直祕閣。

己未，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校官王曠言：本所見修玉牒，切見靖康二年太師秦檜入狀軍前，乞存趙氏社稷，兼在軍前與莫備爭辯，以全家保天族，并在中京代上皇作書與國相，建明和議等大節，並已修入玉牒外，所有元降下推戴事，迹乞備錄全文，關送國史日曆所照應施行，從之。

辛酉，封普安郡王女為碩人，用宗室總麻親任節度使封女例也。

己巳，上謂大臣曰：久雨不致妨農否？民田須常澆水，宜令州縣修陂湖之利，以備缺雨灌溉。既又命每季具施行次第行中省。

庚午，宣政使明州觀察使提舉洪州玉隆觀馮益卒。

癸酉，左朝奉大夫新知廬州吳遵言：兩淮之間，平原沃壤，土皆膏腴，宜穀易墾，稍施夫力，歲則有收，而莫加工，茅葦翳塞，望置力田之科，募民就耕，准旬賞以官資，闢山以廣官莊，自今歲始，今欲江浙福建委監司守臣，勸誘土豪大姓，赴淮南從便開墾田地，歸官莊者，歲收穀五百石，免本戶差役一次，七百石，補進義副尉，至四千石，補進武校尉，並作力田出身，其被賞後再開墾及元數，許參選如法理，名次在武舉特奏名出身之上。遇科場並得赴轉運司應舉，從之。熊克小麻稱在武舉人之上，去轉奏名出身五字，蓋誤也。

乙亥，衡州編管人宗杲移臨江軍，以其長惡不悛，聚徒貶所，撰造飛語，肆為譏謗也。

是月，金主亮誅太傅領三省事晉國王宗本，及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越國王唐古辨，領燕京行臺尚書省事楚國王秉德，判大宗正事衛王宗義，東京留守代王宗懿等。先是秉德嘗燕宗本家，海州刺史烏爾衰言國王有禍似趙太祖，秉德喜，其後秉德出領行臺省事，欲在外說誘軍民，使宗本為內應，辨嘗為宗

本言內侍張彥善相人亦言太傅當為天子宗義言太傅正是把太祖大家計人宗本遂與尚書省諱史蕭玉謀即園場秋亮玉以告秘書監蕭裕裕以聞故皆坐死宗本太宗之子宗懿宗本兄乘德宗維孫也據金人諱蕭裕宗本太宗之子又諱宗本等語云其有兄東京留守遂擢裕尚書左丞參知政事而汴京行臺廢

兩國編年有天德三年遷都詔云用併尚書之亞者會歸機政於朝

自金太祖受初起兵即以尼瑪哈固新洛索達賚薩里千之徒繼為將相惟洛索在兵間以病死其後尼瑪哈首罷兵柄憤悲而亡達賚固新薩里千之徒繼坐誅而曼晟子孫剿戮幾盡以金人諱宗本等語書張棟金國諱以宗本為尼瑪哈已辨之詳見建炎元年注

五月丁丑右朝散大夫彭合知臨江軍遺言清江縣民輸苗米每石加耗七斗乞蠲免從之上謂大臣曰合任縣官嘗為監司列薦今可與監司知州差遣乃以合知永州

庚辰詔申嚴諸軍差承接文字使臣之禁賞錢千緡有官人轉一官許人告初講和罷兵之次歲言者論艱難以來諸郡及監司例遣使臣於行在剽掠比來邊境寧謐自應罷此乃但改作承受妄說虛傳為害甚大詔臨安府覺察收捕上幸學之年五月又詔諸軍都統制下承接文字使臣並令歸軍至是樞密院以為言故申其禁

癸未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秦熈為奉安中興聖統禮儀使先是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校官王曠等紀上中興之迹以進號中興聖統己丑奉安於景靈宮天與殿之西以玉牒殿未成故也禮畢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編修玉牒秦檜率百官拜表稱賀自檜再相每進書必下左藏庫樞貨務取金緡以進謂之禮物此禮不知起於何時臣嘗讀乾道宣諭錄語云此乃秦檜所為故因事附見當求他書考其年月

辛卯熈言先期陰雨是日雲霞絢綵晴日麗天茲誠上穹垂祐望宣付史館從之曠時兼權直學士院草檜加恩制曰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檜大喜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王曠為少蓬樞直學士即除禮部侍郎秦學士年表曠是時實為起居明年二月乃除禮部明清誤記也

癸巳減汀州上杭武平二縣今年上供錢銀之半連城清流二縣減三分之一以守臣右朝奉大夫張昌代還有請也

甲午金國賀生辰使副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直學士霍永固見於紫宸殿思恭等來報亮代立既出境就遣來賀

甲辰秘書少監湯思退言近玉牒所關到太師秦檜推戴趙氏事迹竊意帥臣謙不伐功特以事于玉牒始具大概其餘間關執節之久本末未能備盡望令檜詳錄奏聞宣付史館庶得備言廣記以詔無窮且以知聖朝得一忠義大臣成效如此上謂檜曰思退乞以卿靖康事蹟詳記為別錄以示天下後世可依

所奏檜謙退久之上曰不然無以使後代知卿忠義發書樞密院事巫偁曰秦檜忠義大節天下所共知然要當屢辨不一書使後世奸臣賊子聞風悚懼上然之

乙巳左承議郎汪應辰通判靜江府應辰初入館以論事去至是凡十年

六月丙午朔詔修國子監先是太學錄周麟之面對論上庠敝漏弟子員滋多几席不足容之非所以崇嚴奉而廣教育故有是旨

丁未上曰近有進士上書言兼併之家多請射侵漁民田宜嚴立法秦檜曰比刷逃戶田宅並令歸官正以暗消此弊上曰善

戊申右正言章廈乞令州縣收納二稅有出剩之數並附亦歷不許擅撥歸公使庫仍令監司覺察從之

己酉威德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梁邦彥守本官致仕從所請也

癸丑太師秦檜以進書加恩辭不受詔封其次孫女令人秦氏為永嘉郡夫人

甲寅徽猷閣待制知台州蕭振始至官初海寇聚眾連年其勢益熾至是犯台之臨門寨章安鎮故命振為守振抵官奏乞殿前司水軍統制王交同捕許之交至振謂之曰濱海之民數年苦賊若能剿除願悉兵力戰以寧一方倘或收事振當奏劾交即具艦入海與賊逆敵果敗其眾餘黨散去振以數千緡交士卒為之奏功郡境遂寧

王交明年三月辛亥自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知州

路兵馬都監監帶州兵馬鈐轄不知此時為何官也

丙辰壽國百聖夫人王氏卒王氏上乳母也輟視朝五日追封壽國夫人賜帛二千匹錢萬緡為葬費

戊午出內府錢十五萬緡付兩浙轉運司創皇城司寨三千間限一季畢

庚申梓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新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李橫移東路橫寓居信州適貴溪魔賊竊發守臣左朝散大夫李檉檜統弓兵以備策應遂獲安堵檜又遣雜軍人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添差東南第五副將孫青統兵出戰旋至撲滅乃詔青釐務而帥臣王响勳檜及知縣事左奉議郎葉顯右朝散大夫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權提刑張昌不能舉察致賊嘯聚並免官仍削二秩顯仙游人也

韓降龍在是月己丑

癸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兼侍讀秦熈以進書恩遷少保其子直敷文閣填塢並陞直顯謨閣左朝請郎何大圭直顯謨閣大圭進聖德頌故有是命初大圭之削籍也張浚為之保救至是以知卷譜浚於秦檜士論薄之日麻祖興二十八年正月丙戌米

傳劾大圭章統稱因計浚得職名

丙寅大理寺少卿許大英而對論川廣奏按往復淹滯乞委憲臣考察丁卯左朝散郎康瓊知瓊州還乞諸郡重辟疑獄奏按並專人贖投詔並令刑部詳

己巳直顯謨王洪知閩州還乞申嚴法禁守令勸農不得輒用妓樂宴集賓客上謂大臣曰蜀去朝廷遠

凡事多奉行減裂。可令有司立法。

是月。金主亮昭河南民衣冠許從其便。

是夏。故相趙鼎之子右承事郎汾鼎。喪歸葬於衢州常山縣。時李光之獄始竟。而守臣左中奉大夫章傑與鼎有宿憾。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攜酒會葬焉。可為奇貨。乃遣兵官同邑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遣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兵官至。一無所得。傑怒。方深治蒙之。而追汾與故侍讀范冲之子仲彪拘於兵官之所。蒙之母訴於朝。太師秦檜答傑已甚。詔移蒙之蘭溪尉。下其事於浙東安撫司。事遂息。傑客魏挾之慨然以書唯傑。長揖而歸。傑亦不害。挾之建陽人。少有大志。師事籍溪胡憲。蒙之安原人也。

秋七月丙子。上諭大臣曰。近進士鄧楷上疏。論諸軍強刺平民為兵。非便。自今宜令毋得招刺。歲終具闕額申樞密院。於諸路招填之。

戊寅。右正言章夏言。陛下敷德善隣。協和海隅。是宜內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共享昇平之盛。士大夫尙有懷姦自徇。時肆謗訕。如近日吳元美之徒者。未盡屏斥。是致營營。鼓惑華小。欲望容斷。凡異意抵誣之人。迹或彰露。必嚴行竄逐。庶為小人之戒。從之。

己卯。大理少卿李如岡。面對乞令監司守臣舉縣令之有治績者。量行旌賞。辛巳。上謂大臣曰。昨已有旨。但未見具名來上。可戒令奉行。庶為令者知勸。民間受惠。

癸未。皇叔安德軍承宣使司知大宗正事士恣為昭信軍節度使。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監公佐卒。公佐奉祠居平江。其妻碩人王氏忽生鬚數莖。長寸許。未幾。公佐與王氏繼亡。相去纔七十日。此據洪運英記

乙酉。左中奉大夫知衢州章傑罷。以待御史曹筠論其貪墨不法也。筠又言。國子監主簿吳龜年。教其鄉人郭詠上書。陰懷異議。意不可測。罷之。

丁亥。太府少卿徐宗說面對。乞令州縣按月權且放行宗子孤遺請給。以俟換給文歷。詔戶禮部同宗正司看詳。自南渡後。宗子散居四方。言者慮其詐冒。故令具譜牒。於所在召保自陳。更給新歷。紹興五年四月。詳旨。八年六月。

至是。舊歷未至者甚衆。乃命川廣福建荆湖再展一年。餘州半年。八月辛未施行。

己丑。右朝散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孫汝翼言。泉漳汀三州。近經草寇。民多逃移。乞將三州諸縣。不以已未打量均稅。一切權行住罷。俟盜賊事息日。申取朝旨施行。從之。以何白旗初平故也。汀在深山窮谷中。兵火之餘。舊籍無存者。豪民漏稅。常賦十失五六。郡邑無以支吾。於是計口科鹽。大為民間之患。三州

界元降。指揮不詳。此據淳熙中王固奏。紹興三十年二月癸丑。右武大夫耿洪以獲何白旗之功。一官。未如事在何時。去年五月丁酉。劉實等功。蓋或相關。但洪乃受成國節制。非實所部軍。淳熙十四年四月丙申。汀州經界。

乙未。左朝散大夫知資州楊師錫代還。入見。上問四川有橫斂否。師錫曰。自和議息兵以來。皆無之。師錫又言。有司奉行經界失當。將肥瘠田畝。更不分段。及將市居丈尺間隙之處。便作屋後空地。非元初均稅本意。望戒逐路監司。將貧下戶最低土色合減稅數。均在侵耕佃豪強等人名下。有未均去處。自可將逐鄉總畝就整之數。用與補填。上詢問久之。後二日。遂令諸路看詳改正。如先詔。詔在三月戊戌。師錫。彭山人也。

丁酉。右朝奉大夫知廬州吳遠言。土豪大姓就耕淮南荒田者。欲除種子外。九分歸佃戶。一分歸官。三年後。歲加一分。至五分止。歲收二熟者。勿輸麥。每頃別給二十畝為菜田。不在分收之限。仍免科借差役。戶部看詳如所請。從之。

己亥。戶部員外郎陳相面對。乞戒飭有司。不得苛取商稅。詔申嚴行。下相合肥人也。

八月甲辰朔。詔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連州居住張浚移永州。浚自去國至是幾十五年。退然若無能為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俾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國。其國必問浚今安在。降授左朝散郎南安軍居住孫近移處州。降授左中大夫歸州居住方俊。萬移沅州。左中大夫江州居住李若谷移饒州。左中大夫興國軍居住段拂移南康軍。降授左奉議郎。州居住李文會移江州。而自若谷已上。皆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如故。用尙書省檢舉也。右朝奉大夫王翹降三官勒停。坐知前雷州日。趙鼎。李光貶責經過。趨排辦迎送。收置物色。專差人賈送過海。通往遺及遣僮兵往光處私役故也。趙鼎與二十三年十二月丁亥編管

丙午。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曹助許便居。以助引疾有請也。

丁未。直敷文閣知肝胎軍畢良史卒。

戊申。詔改建大理寺。先是監察御史湯允恭面對。言今朝廷盛明。百司一新。獨大理獄湫隘非便。乃命改建。以其地入景雲宮。尋用寺丞石邦哲言。增創吏院。併其家居之。仍嚴其出入之禁。在今年九月。刑部員外郎章濂面對。乞申嚴法禁。病囚非凶惡者。召保責出。或聽家人入侍。從之。

庚戌。右朝請郎幹辦諸軍審計司龔鑒知肝胎軍。

乙卯。宰執進呈大理少卿李如岡疏。論州縣以力役征科。逋欠訴訟等事。擾民。乞戒飭。上曰。前後轉對上封事。如此陳述者甚多。第恐州縣減裂。不能恪意奉行。可如所奏行下。

丙辰。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何若菴。先是衢州言。若疾亟。乞致仕。上驚嘆久之。曰。莫已云亡。真可惜也。此人似不能言者。其實胸中開廓可容。及是奏。論進呈若恩數。欲依謝克家例。楸曰。克家從僞楚為吏部侍郎。建炎間。任參知政事。以言章罷。及朱勝非再相。首薦歸經筵。意望再入政府。以人言不得。留。遂進封事。言陛下用一人言召臣。以一人言去之。臣恐四海有以窺陛下。其不知聖度包容盛德。又不

知己之罪如此。上曰：朕即位之初，黃潘善、汪伯彥言從張邦昌者多矣。當時務闊略，且欲安反側，彼乃自不知其罪。楸曰：陛下灼知忠逆之實，如天之覆，神奇臭腐，俱蒙帝力而不自知也。遂贈若五官，例外賜帛五百匹，量給葬事。皇叔故融州觀察使士符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潤國公，卒已諡歲，始用大宗正司請而命之。

戊午，左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會開復祕閣修撰致仕，從所請也。先是開已卒於衡州，上覽奏，謂秦楸曰：嘗此時張通古等在館，議歸軀休兵之時，開與李彌遜等不止異議，察其用心，罪不容誅。楸曰：陛下兼愛南北，斷以不疑，徽宗卜永固之安，太后遂慈寧之養，茲為天下之達孝。初開彌遜與王庶等為不臣之逆說，詠胡銓上書狂悖，陛下獨語臣曰：朕初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當養母耳。臣獨踏不知所措，孟子言舜盡親之道，貴為天子，不足以解憂，今人臣出仕，或親在遠，不聞願棄官歸養者，故知陛下聖孝，惟舜為然。于百世相望，一人而已。於是除開職名致仕，其贈官推恩並停。

己未，秦楸進呈前侍從見在謫籍人，上曰：開莫偽，孫觀尚在近地，此輩宜令遠去，言官自合論列。蓋朝廷清明，忠邪判白，姦臣逆子固當屏迹也。

辛酉，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誠之，均州觀察使知閣門事錢愷為大金賀正旦使副，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王曠、武節大夫和州團練使權知閣門事趙述為生辰使副，述嘗在道中，以病免，至是復命之。初，東昏王璽之世，皇太后歲遺裴磨申后禮物巨萬，及亮代立，遂削此禮，誠之入北境，預為遜詞諭之，金人竟不敢言及還，上嘉之。

壬戌，徽猷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潘良貴卒。

甲子，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韓肖胄薨於紹興府，肖胄明典故，多識前言往行，與其弟直祕閣膺胄尤相友愛，後諡元穆。

丙寅，上謂大臣曰：近宜州布衣史敦仁上書言州縣多收水脚錢等事，宜付戶部看詳，此亦民間之害，不可禁止也。既而戶部乞每石依元旨收百錢，數外輒增者抵罪，從之。

庚午，詔戶部申嚴備制，監司郡守毋得令子弟親戚都綱以宗正丞王葆轉對有請也。

辛未，祕閣修撰新知荆南府韓球卒。

癸酉，左武大夫平海軍承宣使兼閩門宣贊舍人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領趙萬添差洪州兵馬鈐轄萬本劉超部曲去為盜，後復來歸，從軍凡十九年。

是月，洋州言直符縣民宋仲昌妻一產三子，本人姓符國號，生子之日，週值天中節，實皇帝紹隆景命子孫衆多之祥，詔付史館。

九月甲戌朔，上因言宣州米脚錢事，謂大臣曰：此蓋州縣並緣為奸，不恤百姓，朕今日所以休兵講好者，正以為民耳。若州縣不知恤民，殊失朕本意。上又曰：國家設常平倉，正為儲蓄以待水旱賑濟，宜令有司以陳易新，不得妄有侵移。若臨時措畫，假貨積穀之家，徒為虛文，無實效也。

辛巳，詔川蜀諸縣鄉村民戶家業，並用本名所管稅色物料，依見今州縣奏折則例，併紐稅錢，舊例鄉村以典買田產墜降，至是左朝散大夫楊師錫知資州代還，論今田價比昔倍貴，或買田及半，則所推價實已盡，戶下遂無等第差役科配，比之創買人戶，極為不均，故有是命。

甲申，降授左承事郎福建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吳元美除名，容州編管。元美嘗作夏二子傳，其略云：天以商代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申其割剝之罪，當是時，清商颯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終於鳴條，二子之族，無小大少長，皆望風隕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寢，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蠅蚊也，其鄉人進士鄭煒得之，持以告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權福州孫汝翼，汝翼惡之，抵煒罪，煒怒，走行在，訴元美讒毀大臣，秦楸從尚書省下其章，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煒上檄啓，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實無意於事秦，他皆類此。楸進呈，上曰：元美撰造謗訕，至引伊尹相商伐桀事，其悖逆亦甚矣，可令有司究實取旨，至是法寺言元美因與李光交結，言事補外，心懷怨望，遂造二子傳，指斥國家，及讒毀大臣，以快私忿，法當死，上特宥之，汝翼已移知荆南府，亦降二官，元美卒於貶所。

編管，元美二十六年七月癸亥追復元官。

乙酉，侍御史曹筠言：學校科舉，必欲得真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取數十人，士子忿怨，不無遺才之嘆，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察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從之。

丙戌，詔金國人使自今於淮陰縣取接，令本路轉運判官沈調如法修葺館舍，以金人言人使合於近便處，山東邳州路取接往來故也。

丙申，詔曹筠附下問上，可罷侍御史，日下出門。筠罷未見自建炎初，劇盜范汝為竊發於建之甌寧縣，朝廷命大軍討平之，然其民悍而習為暴，小遇歲飢，即羣起剽掠，去歲因旱凶，民杜八子者，乘時嘯聚，遂破建陽，是夏，民張大一、李大二復於回源洞中作亂，安撫使仍歲調兵擊之，布衣魏拔之謂民之易動，蓋因艱食及秋，乃請於本路提舉常平公事袁復一得米千六百斛以貸民，至冬而取，遂置倉於長灘鋪，自是歲斂散如常，民賴以濟，草寇遂息，議者謂拔之所請，乃古社倉遺意，使諸鄉各有之，則緩急可以無憂，而民之從亂者鮮矣。

冬十月丁巳，監察御史楊允恭為殿中侍御史。甲子，拱衛大夫同知觀察使胡誠提舉佑神觀，誠初得外祠，王居正以奸黨駁之，命遂格，至是秦楸以京祠處之。

戊辰，右迪功郎安誠除名，惠州編管，誠嘗為故相朱勝非所辟，勝非之薨也，誠自作齋文，訕及朝政，為郡守所發，刑寺鞠實，乃有是命。

庚午，參知政事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巫伋請自今朝參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楸府第聚議，從之時楸

以疾在告故也。

十有一月甲戌。詔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提舉台州崇道觀趙子彥特許久任。俸賜如舊。盱眙縣尉夏俊能。以使人過淮。俊輒引惹生事。故有是命。

乙亥。汝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朱孝章。為永慶軍承宣使。孝章。淵聖皇后兄也。自訴二十五年未嘗進秩。乃特遷一官。

癸未。國子監李琳面對。言本監經史未備。乞下諸州有本處起發。從之。初。徽州布衣王大圭嘗伏闕上書。押歸本貫。至是更名復來上書。欲舉前事。為有司所獲。壬辰。詔免其決。送二千里外州軍編管。

癸巳。大理評事黃子淳面對。乞將州縣耕牛科於民者。悉行出賣。所租斛斗一切蠲免。詔戶部看詳。十有二月丁未。大理寺丞莫濂面對。乞進納流外出身人。不許注諸州曹官。詔吏部看詳取旨。集英殿修撰張公濟卒。

丁巳。左朝奉郎監尚書六部門鍾世明轉對。論富室乘農民之急。貸以米穀。使之償錢。而又重取其利。乞令止償本色。從之。

庚申。詔使人到闕賜宴等。自今並須豐潔。如稍減裂。其主辦官吏。並重置法。

辛酉。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言。自設民事律以來。士大夫多為舞文健訟。所持而縣令闕員。往往無可入者。望將民事被罪之人。分定公私。賊罪定斷。詔吏部看詳。迄不行。二十六年正月 戊辰除民事律

甲子。秦檜始朝。詔肩輿至宮門。命二孫直實文開。直顯。讓開。搢掖以升。且命毋拜。上甚喜。曰。且得與卿相見。檜頓首謝。上曰。瑞雲應時可喜。又使人在途。並無須索。足見省事。

己巳。金國賀正。且使正奉大夫秘書監兼左諫議大夫蕭頤。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翰林待制兼行太常丞王兢。見於紫宸殿。兢。陽安人。曾祖尚恭。熙寧間仕至光祿卿。

是月。敷文閣待制知廣州薛弼卒。金主亮稍習經史。慕中國朝署之尊。密有遷都意。是歲。因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官艱於轉漕。民難於赴愬。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亮意合。乃遣尚書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千步。其東為太廟。

西為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妃嬪居之。又西曰同樂園。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其制度一以汴京為準。凡三年乃成。浩。遼陽人也。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六人。諸路斷大辟二十有五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二

【紹興二十有一年】歲次辛未。金海陵。春正月 癸酉朔 辛巳。皇叔和州防禦使士劉為建州觀察使。以積闕遷也。

癸未。輔臣奏事畢。上曰。廬州守臣吳達。上便民五事。論淮南復業之民。宜寬涵養。未可遽理租賦。起上其令戶部展年收之。

庚寅。夜雪。癸巳。將作監主簿范彥輝面對。言州縣凡遇科催。急於星火。或寄外廓而專事侵蝕。或任攬納而專給虛鈔。鈔簿不銷。致多掛欠。間遇州郡催督嚴緊。遂於民間多端措率。上戶則效請赴縣。待以酒肴。而科借之中下之戶。不與朱鈔。故已納稅賦。勒令再納。又最其下細民。則搜刷丁錢。詭立名項。曰補虧。曰失收。曰復

據。曰排門。或入老不除。或已除再籍。臣聞祖宗朝行丁錢之法。率三丁共敷七百七十文。今一丁不下二丁。而浮費稱是。乃更重疊不已。斯民破家竭產。不得自存。遂以進丁為諱。於是子生不舉。循習成風。豈不

專陛下好生之德。欲望申戒。監司郡守。應縣分催科至中限未及分數去處。令本州差官下縣監催。須管及分。方得離縣。如出遠。終限經兩月。本州不差官下縣監催者。自是本州失時檢察。即不得更行追理。如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一 二六二五

是則不惟州縣事辦且免書吏侵欺而細民無備制之苦矣從之

甲午鎮東軍承宣使知開門事幹辦皇城司鄭藻為保信軍節度使領開門事藻於顯祖后為最親以使北還而有此命左宣議郎曹筠知衢州筠自御史斥去會衢州關守上諭秦柏曰臺諫無大過惡當優假之以來言者於是用筠

乙未秦檜奏除潭廣帥臣上曰廣東帥臣及諸路提舉市舶官皆當慎擇苟非其人則措置失宜海商往往不至又曰布衣步孝友上書言丹陽練湖壅塞艱於漕運可諭漕臣修治

丁酉詔翰林局醫生并奏試人並令試經義十二道以六通為合格與補翰林醫學舊制以宰執初除轉應恩例試墨義三十道至是以奏試人不通文義故改法焉

戊戌少保昭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駙馬都尉潘正夫以郊恩封和國公

庚子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米友仁卒
二月壬寅朔敕令所刪定官魏師遜面對論比年遠爾豐稔而郡縣因米值之賤乃於輸納之時令民以苗米折錢捨其所取其所無民必又下其值以糶所費何止一倍是豐年適為之病也望申敷州縣仍令監司覺察民戶越訴從之師遜江寧人也

癸卯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論舉人假手之弊詔許同舉人陳首取旨免省

丁未詔知郢州喬大觀州學教授徐維竝銜替自不得與堂除大觀坐對維及右中奉大夫通判州事魏彥純進士晁公裔妄造語言謗訕朝政維坐冒法與大觀用妓樂飲宴親聞謗訕事在宥司猶敢傲慢相與濟惡下本路帥司覆實乃有是命是日輔臣進呈上謂秦檜曰趙鼎所引用多非其人檜曰范冲中間修哲宗皇帝實錄委有妨嫌上曰祖宗時不委當時謫官修史恐有謗言以欺後世也直秘閣知靜江府方滋陞直敷文閣知廣州左朝散郎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陳璘知靜江府初朝廷命廣西帥臣即橫山寨市馬於羅殿自祀大理諸蠻歲捐金五十鎰白金三百斤銀二百鎰四州廉州鹽二百萬斤而得馬千有五百匹良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鎰他以為差每五匹為綱選使臣部送至行在及建康鎮江府太平池州諸軍不願斃於道則有賞先是廉州之鹽分令欽橫賓潯藤象柳容等州轉至橫山倉然諸州科民則苦富民差吏則難私販往往陷沒留滯至璘始令官支腳錢選使臣運鹽者及十萬斤即與部良馬一綱至行在

廣西事以熊克小廉修入但克以爲

壬子詔行在官私儲舍錢減半違者坐以違制之罪拘其業入官癸丑又詔白地錢亦減半

甲寅夜雨雹

乙卯詔諸州各置惠民局初軍器監丞齊且面對乞令州縣合藥散民上恐不能遍及故令戶部舉舊法行之仍命毋多取利權尙書戶部侍郎宋脫落權字仍兼權知臨安府大理少卿李如岡權尙書吏部侍郎秦檜生辰如岡為百韻詩以獻檜喜乃有是命

此以紹興二十七年三月

右中奉大夫直秘閣提舉

方榮如同軍器監人

建興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二

二六二九

台州崇道觀王安道卒

壬戌直顯謨閣知婺州湯鵬舉陞直龍圖閣知潭州詔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巫伋充大金祈請使保信軍節度使領開門事鄭藻副之請歸皇族等事

癸亥伋等辭行日麻只書巫伋鄭藻使大金祈請使而無使命李汝拜罷歸稱巫伋充大金祈請使亦不示祈請何事惟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日館伴使何備等劄子載北使王金上殿口與云帝嘗遣祈請使巫伋等來言及宗屬及增加幣等事而趙姓之遺史所載又違詳

語在今年九年未所書巫伋使還并注

秘書省著作佐郎林機守尙書禮部員外郎

甲子徵猷閣待制李正民卒

乙丑太府少卿徐宗說言方今經費所賴之大者經總制錢物為先舊守臣椿發歲終案其殿最賞爵後慮守臣侵用遂專委通判拘收令提刑司催督又立定對行賞罰條格近來人物繁庶酒稅日增宜其所收之數倍多而反不及前日蓋緣對行賞罰之後州縣無緣肯供最少之數是致合推賞之人例皆不得其賞自是人人坐視而不恤比較之法徒為文具望令知通同共椿辦通判專行拘收椿發以立定賞格知通均受庶幾人利其賞錢物不致失陷詔戶部措置

己巳處州編管人王騰移送婺州編管以騰擅離貶所上書狂妄欲起兵端故也

庚午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疇卒於衢州自秦檜用事士大夫平日少失其意禍輒不測當始議和時疇與檜論檜嘗欲除近郡疇遜辭不就奉祠十餘年寓居常山僧舍一室蕭然卒免於禍焉初趙鼎既謫居嘗謂其客左奉議郎方疇曰自鼎再相除正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疇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其後諸人各久流落雖死不變疇乃信服

三月壬申朔右朝請郎侯恪知歸州代還言巴東興山二邑舊無酒禁止令民戶送納麴錢昨緣招致養兵遂官創兩務今養兵久已放散乞復舊法上曰四川酒課昨緣軍興張浚用趙開創置隔槽今罷兵了令戶部取索措置

乙亥戶部侍郎宋玘言諸州多員外置官費耗濫廣重困民力望日下竝罷上曰此不惟耗公家且為民害宜令戶部禁止

戊寅上謂大臣曰聞大金有詔去尊號前此士庶屢嘗有請朕卻而不受秦檜曰盛德之事他國亦知師丁亥上曰州縣多催理積欠民間重困朕頃在京東親視其害可令戶部照年分蠲放既而戶部請自紹興十一年至十七年諸色拖欠錢物除形勢及公吏卿司與第等以上上有力之家未納數外並與放免從之

戊子忠訓郎閣門祇候王德霖為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德霖進子特錄之

建興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二

二六三一

庚寅直寶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秦頊直顯謨閣秦堪並進職二等提點佑神觀以扶掖權入朝特推恩也堪除直天章閣而以稱呼不便為辭乃陞直龍圖閣

堪除直天章閣而以稱呼不便為辭乃陞直龍圖閣是日丁丑

壬辰太常博士丁琪明面對言邇來諸路司閫有以縣令之貪殘者按劾以聞尋罷職矣未見有以政績優異敷奏於朝者望申飭監司詳加考察歲具殿最以聞詔申嚴行下中亮大夫建寧軍承宣使殿前司右軍統制岳超落階官為利州觀察使以職事修舉特遷之也

癸巳右朝請大夫榮巖知襄陽府右朝散郎撫州州學教授宋棣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棣嘗塗人好左道每與方士遊樞密院統領丁麟薦之秦熿力加引拔於是檜驟用之

此以熿為同舉棣修入

丁酉監察御史林大雅面對言祖宗於字人之選其格尤密比者改官者多作丞副陞者多作幕職今尙左知縣闕一百三十五待左縣令闕一百一十二合入者既擇祿而不願未應入者願宜力而無由至於鹽場待左見有三十餘闕久榜不銷祇為監司郡守差權官之奇貨願與破格差注一次詔吏部措置既而吏部乞以淮寧知縣等三色闕共一百三十七與破格差從之

吏部奏下在六月甲戌吏部所奏稱臣備稱子乞將知縣等令闕共二百七十八闕破格差注一次即指此三色也庶免小麻節去歲一項今詳之

戊戌宗正丞王葆轉對言陛下修德睦隣感召和氣年穀屢豐今常平司既不能因時糴買以廣蓄而州縣秋苗乃高立米價抑民納錢望嚴折錢之令請平糶之方庶幾農末不病詔付戶部

夏四月甲辰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王曠權尙書禮部侍郎以使還遷也權尙書兵部侍郎王會落權字

乙巳秘書少監湯思退試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誠之權刑部侍郎韓仲通竝落權字端明殿學士知宣州楊恩陞資政殿學士以恩首修中興聖統故也

己酉閩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端卿降授鄂州防禦使端卿不赴後殿起居為閣門所彈故有是命庚戌禮部侍郎知貢舉陳誠之等言考到博學宏詞科合格人下等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莫冲左迪功郎臨安府錢塘縣主簿葉謙亨詔並與堂除冲歸安人謙亨麗水人也

壬子武德大夫和州團練使知閣門事趙述落階官以述自言元勳普之孫供職殿陛餘三十年且使北來還以例遷也

閏四月辛未朔左朝散郎孟處義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癸酉上諭大臣曰三衙闕額今諸州揀選補填江上諸軍令具闕數申樞密院先是禁止諸軍毋得擅自招刺故上訓及之

甲戌秦檜奏以直顯謨閣知撫州李莊提舉福建市舶上曰市舶委寄非輕可令莊赴闕稟議然後之任左朝散郎王揚英知秦州揚英自尙書郎斥去意望還朝會秦檜久病乃上書薦煇為相於是檜以郡

處之此以王珪為始

英華疏錄入

丙子上策南省試舉人鄭聞以下於射殿制策曰朕惟祖宗創守之宏規舉可掩迹三五然而中遭厄運變起弗圖蓋許國之臣無幾而自為謀者繼繼也今朕承中興之運任撥亂之責所賴乎有官君子為至切矣願猛於聞見小懲相先謂了官事為廢謂履忠信為拙以括囊為深計以首鼠為圓機子大夫讀先聖之書通當世之務其為究復何酒灑可以格舊俗何陶染可以成美化明著於篇副朕延佇且以觀子大夫入官之志舉人趙遠對策略曰君臣父子之間天下真情之所在陛下以神器之大方與元老大臣叶謀比德以緝熙中興之功而百執事之人因循舊習不與聖人同憂蓋自慈祖即位尊禮趙普以為社稷臣重其權信其人雖一時舉職如雷德驥不能間也顯然示天下以好惡之所在磨以歲月而天下之士洗濯自新風俗一變承平日久士為曲學阿私之計而風俗壞尙賴祖宗之澤未遠廊廟大臣有質正不撓者出身捍難作多士之氣以摧折倉卒之變維持至今此道不墜今陛下已尊任其人矣是宜明諭天下以好惡所在而又有以振厲之若既知其為小人確然不惑無使得干廟堂之正義願陛下尊其所聞每進一人惟其疑惟其拙每退一人惟其深計惟其圓機則天下之士庶幾稍知向方備猶不饒陛下赫然振怒治其尤者一人夫誰敢不服然臣尙有私憂過計慮者陛下尊所聞之不墜異時或有言今之廢者為真廢今之拙者為真拙今之深計者為有德今之圓機者為有謀而陛下疑雖聖主在上賢臣輔佐臣不敢謂安靜之福如今日詳定官擬遠第五上覽策謂有古文氣乃擢為第一遂賜遠等四百四人及第出身先是瀘州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椿被劾考四川類省試策問方今君臣同德之懿因論漢文帝不任賈誼為公卿等事舉人張震等策言文帝屈己和親而誼欲以表餌繫單于此不適時之論又言主上淵默思治上天眷佑為生賢佐一德之誠克享天心椿定為榜首椿大善之及唱名震居第四開封人世右職遠登石人震什邡人也

己卯宰執進呈進士洪毅上書乞根究轉運司所收諸州補發綱稍糧米及禁止三衙減尅軍錢又言轉運司市馬草支錢不及下戶而有強取之擾曰可問漕司每年補發米數禁止三衙毋得減尅其馬草合戶部同漕司措置行下諸路一體行之洪嘗入太學為內舍生乃詔免文解一次

壬午尙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宋貺罷右正言章廈論貺市井小人初無才術左藏庫自去年闕乏支遣不行乃以臨安府公使激賞贍軍三庫那錢物支遣又不勘虛實令軍人自往漕司支散及令捉事使臣於諸娼家強買婦人既章惇甥婿惇以輕罔宣仁之故得旨子孫不得與行在差遣而貺嘗假章俸錢數萬緡乃辟其子為酒官又每於省府事輒曰此非貺意嫌怨於上斂恩於己此最害治之大者望賜寬責以為姦邪之戒故貺遂罷

甲申左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使判官廳公事王佐左承事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董德元竝為秘書省正字自秦煇後進士第一人甫除官即入館至是始復舊制焉

乙酉右通直郎李若樸知德安府。若樸與何彥猷並為大理寺丞。坐議岳飛獄不合斥去。至是十年始守邊郡。彥猷尋通判洪州而卒。彥猷五月丙辰除洪州知府。在何年。歷興元年正月。以右奉節特尉二官。

丙戌右朝奉大夫傅寧知沅州。言湖南北之俗。遇閭閻則盜殺小兒。以祭淫祠。謂之採生。望令逐路監司帥臣嚴責巡尉。如一任之內。糾察採生七人。依獲強盜法推賞。因事發覺。則巡尉坐失捕之罪。庶幾其弊可革。從之。

戊子特奏名進士呂永等五百三十一人。武舉進士湯養等六人。授官有差。永宣城人也。
辛卯上謂大臣曰。錢塘江石岸毀裂。每潮水漲。民不安居。其令漕司同本府修治。如關役人。於三衙輻重內借差。熊克小麻。誤在五月。

癸巳尙書兵部侍郎王會充敷文閣直學士。知湖州。
甲午太府少卿徐宗說遷太府卿。尙書駕部員外郎陳相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戊戌尙書屯田員外郎張子儀直徽猷閣。主管佑神觀。

五月庚子朔。右宣徽郎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實錄院檢討官周紫芝知興國軍。紫芝不知何國。樞密院非進士出身。人為史官。前此未有故出之。
右宣徽郎幹辦諸軍糧料院楊迥充樞密院編修官。

乙巳封巫山神女為妙用真人。

戊申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李璣卒。
己酉直祕閣馬純洛職。依條致仕。令汀州居住。純自福建歸。寓居諸暨縣。而右正言章廈論純常出怨言。輒議時政。每會賓客。往往多言朝廷政事得失。竊恐遠近傳播。有誤耳目。望加屏竄。庶為奸雄異意之戒。故有是命。

辛亥右朝奉大夫知大安軍張輔世代遺。言四川惟利州一路。創置義士。悉於保丁內選充。而文其手。就令士豪官領之。士豪官率多邀求。而又州縣力役。歲無虛月。今朝廷清明。邊疆不驚。望放歸田畝。庶幾服田力穡。各安其居。詔制置司相度申樞密院。時知洋州宋莘亦論義士免家業錢。民間物力偏重。遂罷之。
太學錄兼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周麟之改充敕令所刪定官。

壬子右朝請郎湯沂知劍州代遺。論劍州稅草。自祖宗時。止輸本州。至紹興五年。添屯將兵。漕司將稅草應副支遣。而於民間重科草估腳錢。望賜除免。如川路有米脚錢處。亦乞依此施行。事下戶部。而戶部言未見當時如何收納。前後亦無許行收納條法。指揮欲下總領所看詳。從之。

甲寅右朝奉大夫楊樸知榮州。論縣官替罷。率於所部以借夫為名。而取其直。縣之大者至四千緡。其次亦不下三千緡。州官替罷。往往亦託縣官為之。民間不勝其苦。而無敢訴者。蓋起獄追究。則所費又數倍於所出夫馬之直。而州縣或指以他事。遂致破蕩資產。望申嚴約束。仍許越訴。詔申嚴行下。

戊午金主使翰林學士崇政大夫知制誥兼太子少詹事劉長言。昭毅大將軍殿前右衛充龍翔軍都指揮使耶律夔來賀。天中節。檢校少師奉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檢校少保武營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元府楊政。定江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提領營田田師中竝為太尉。璘等建節皆十年。御劄以其守邊安靜。故有是命。

乙丑秦檜奏欲令國子監復刻五經三史。上曰。其他圖書。亦令次第雕板。雖重有所費。亦不惜也。
六月癸酉。上曰。近有進易說者。以為易非卜筮之書。自古以易筮。春秋多載其事。易有聖人之道。卜筮乃其一。豈可以易占為非。秦檜曰。陛下精於易道。非臣等所及。武翼郎閻門宜贊舍人幹辦御登院劉允升為右武郎幹辦皇城司。

甲戌詔淮南諸州將請佃田土年限已滿之人。根括包占頃畝。依已降指揮起理二稅。用戶部請也。先是言者論淮南田土。昨來官司急於人之歸業。請佃。不究頃畝多寡。止憑所乞。遂給與之。其間皆是擇膏腴廣包占。故租稅所取無幾。近年田野加闢。年穀屢登。而為坐享農者厚利。乞依舒州已得根括指揮。令民戶五家為甲。限一季自陳。結無隱匿罪狀。官司致籍。如出限或所陳不實。致有人告。即差官打量出給告人。仍追積年租稅入官。本部看詳。欲依所乞。故有是命。
舒州根括指揮。臣僚劄子。稱在紹興十九年。未見月日。當考。

丙子祕閣省校書郎葛立方為尙書考功員外郎。孫仲龍為司勳員外郎。
庚辰左宣議郎知衢州曹筠充集英殿修撰。

辛巳詔大理寺三衛及州縣歲支官錢。合藥以療病囚。先是大理寺丞謝邦彥面對有請。事下戶部。本部乞大理寺京府節節支錢一百緡。餘州六十緡。三衛各五十緡。大縣三十緡。小縣二十緡。至是行下。
甲申武節大夫榮州刺史閻門宜贊舍人幹辦皇城司潘邵提點佑神觀。

乙酉敕令所刪定官魏師遜面對。乞申救郡縣。毋得擅催倚閣積欠。詔申嚴行下。
丁亥左朝奉大夫楊樸言。竊觀紹興十七年聖詔。以軍興以來。四川重斂。令宜撫總領兩司。取索承平時常賦名色。軍興後權所增益。參酌措置。自後宜撫兩司嘗減徵餉錢。及對糴米各五分。四川之民。蒙被陛下德澤矣。然尚餘糴本水脚錢。徵實絹等。皆軍興後權所增益者。尚未會減。欲乞詔制置總領兩司。更行參酌措置。若有可減。即行分數裁減。以寬民力。戶部言。不見得當時如何增添。前後亦無許行增添條法。欲下四川總領所及逐路漕司看詳。措置申省。從之。

戊子中書門下省檢校諸房公事陳夔言。宣州布衣史敦仁。上書陳獻利害。尋引問本人。書內引援經史。多不知出處。顯是假手虛妄。詔臨安府差人伴歸本州。委知通究實申尙書省。
庚寅右內率府副率檢校賜名。禮。

甲午上謂大臣曰。南班宗室非正任者。請給殊薄。用度多不足。生日合賜禮物。近權住支。今當取索放行。昨已嘗賜厚帶及服羅矣。大理評事莫濂面對。論諸郡重征商稅。又以民間日用之物。置場權賣。止資

公庫無名安用。其為民害莫甚於此。乞令監司檢察案劾。從之。
秋七月庚子。上謂大臣曰。漕司米綱多差。本司使臣往往作弊。致瀰惡腐。可俟祖宗法。差在都短使人。庶有顧藉。

壬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曹錡為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汪召嗣直龍圖閣。都大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符行中守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行中嘗欲增簡州鹽筴。以其事屬雅州軍事。推官李燦力拒之。張浚謂有諛諛風。燦丹陵人。初第進士。調華陽簿。未上。讀書龍鶴山之巽岩。會詔舉賢良。張浚見其所著五十策。善之。然不果薦。丁未。秦檜奏勿稅商販柴米。上曰。甚善。臨安自減定物價之後。盜賊消矣。詔皇太后視物微昏。召行在醫官并草澤醫治。有效者。有官人進秩五等。賜錢二萬緡。白身人賜錢外。比類補官。

丁巳。宰執進呈諸州招填禁軍額數。上曰。凡關額須令補足。此祖宗所極留意者也。又奏茶鹽法成。已未。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率漢安懿王祠事士棟。追封通化郡王。諡孝敏。以其子右奉議郎不羈為直祕閣。

庚申。以修天章閣神御殿成。詔兩浙轉運司官吏減勤年有差。
壬戌。京西路轉運判官李宏能。先是知郢州。喬大觀坐勝。而宏不按發之。殿中侍御史湯允恭因言宏行能無取。呂本中得罪名教。而宏附以為重。其識趣可知。大觀妄造言語。肆意謗訕。宏職當按廉。不以上聞。失職已甚。乃復交通私書。傳意掩覆。故有是命。左中奉大夫淮南西路轉運判官沈調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癸亥。吏刑部言。官員會擅行科率。及因害民之事。被罪情理深重者。更不注知通知令差遣內。有所犯情輕之人。具因依申取朝廷指揮。始用湯允恭之言也。
是月。遂寧府言。自十七年至二十年。嘉禾瑞麥。歲產不絕。凡一百有六。

八月庚午。大理少卿張廉面對。言年穀豐登。望委官就江湖臨流之地。置場收糴。以備委積。詔戶部措置。
辛未。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奏檜等。上重修江湖淮浙京西路茶鹽敕令格式二百六十卷。上曰。是書纖悉備載。若能遵守。久遠之利也。

壬申。楊武翊運功臣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威安郡王韓世忠為太師。致仕。是日。世忠薨於賜第。年六十三。始世忠得疾。上飭太醫馳視。問訪之使。相屬於道。將吏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賴天之靈。得全首領。臥家而沒。諸君尚哀其死耶。世忠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懷悍絕人。不用鞭撻。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呼為潑韓五。有日者席某。嘗言世忠當作三

公世忠怒其侮已。痛毆之。年十八。始隸軍籍。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其制兵器。凡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後狃之。蓋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陣。弓之有克敵。皆世忠遺法。嘗中毒矢洞背。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刺。晝晚以王公奉朝請。絕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城。高臥十年。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獨好浮屠法。自號清涼居士。於時舉朝憚秦檜權力。皆附麗為自全計。世忠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逮薨。有詔遣日臨奠。棺遣中書吏韓誠以危語脅其家。於是其家辭而止。賜朝服貂冠水銀龍腦以斂。賻銀帛三千匹。兩追封通義郡王。其子直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徐引年告老。詔遣一官致仕。

徐仲護葬事。世忠追封。在是月。癸酉。降旨。在丁丑。其家財。在庚辰。諸子孫。在乙巳。二十三年三月丙申。今書之。二十七年九月乙巳。子孫各進一官。

乙亥。皇叔岳陽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任便居住。右正奉大夫宋有是命。實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梁揚。贈特進龍圖閣學士。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辛巳。左朝請大夫兩浙路轉運判官趙世彰直祕閣。

壬午。太府寺主簿錢端英面對。論州縣多移易常平錢。乞戒飭。詔申嚴行下。端英。悖子也。
甲申。直龍圖閣提點佑神觀秦頊。陞祕閣修撰。同安郡夫人秦氏封小國夫人。以秦檜進書加恩也。頊言。見習舉業。所有進職太高。實於薦舉相妨。乞追寢不許。中書門下省榜正諸房公事陳夔武功大夫。惠州刺史。權知開門事。蘇瞻充賀金國正旦使副。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相。武節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開門事。蘇思恭充賀生辰使副。

戊子。將作監主簿孫祖壽面對。乞開導臨安城中溝渠。以泄積水。從之。祖壽。廣陵人也。
辛卯。詔皇叔昭信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權主率漢安懿王祠事。
乙未。成忠郎柴大有為右宣議郎監周陵廟。以大有自言當世襲也。
丙申。權尚書禮部侍郎王曠罷。以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言其怨望也。乃以曠知衢州。

九月戊戌朔。大理寺主簿丁仲京面對。論贖學公田。多為權勢之家。侵占請佃。望提舉官覺察。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其令戶部併撥以贖學。既而本部乞令提舉司置籍拘管。其無敕額菴院。亦依此施行。從之。

庚子。命日歷所重修宰輔拜罷錄。用禮部員外郎林機請也。然亦不克成。事初見九年三月丙戌。
辛丑。大理卿許大英乞申嚴舊制。令監司郡守。遇有案發官吏。竝其職位姓名申吏刑部大理寺。置籍。承勸官司準此。庶幾刑部之人。不致窒礙。從之。是夜。雷。

癸卯。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徐引年告老。詔遣一官致仕。

乙巳左朝散大夫汪待舉知處州。論本州鹽丁鹽之賦。輕重不同。蓋鹽以田畝計。自以舊稅之後。厥賦爲輕。丁鹽以民身計。自以舊額折捐之後。厥賦爲重。乞將所進之丁。於第五等以下人戶。用其舊額均敷。戶部乞如所請。自今添丁。止均納見認之數。不得溢額。從之。

戊申尚書考功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萬立方罷。以右正言章慶論其輕恣也。

己酉右朝請郎呂裕中知邵州。言近取天下係官之田。盡付常平官措置。此養民之本。然湖南沿邊連接廣西一帶。閑田甚多。或爲兼併之家。占據阡陌。而自租稅終不入官。田野小民。未必蒙被恩惠。若令輕立租米。廣召百姓耕佃。每夫止給五十畝。或有輕藉罪人。無家可歸。亦許依數承佃。寬闢之田。遂可開闢。收其所輸。繼其贏餘。可以寬州縣之用。詔戶部措置。

丙辰直隸開兩浙轉運判官趙士彰知臨安府。直隸圖開知潭州湯鵬舉知紹興府。

丁巳增築景靈宮。用韓世忠賜第爲之。前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焉。期年而畢。戊午詔文武官緣川陝便宜。及雜功邊轉。當追減官貨之人。其父母封贈更免贋正。以司封員外郎王葆面對有請也。

己未左承事郎周麟之爲秘書省正字。

庚申右正言章慶試右諫議大夫。左承事郎魏師遜充樞密院編修官。

是月簽書樞密院事。坐假自金國使還。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巫偃。鄧漢以所請使。則使於金國。則下。引見畢。內殿奏公事。惟項人。依第二言。乞迎請。請其。又令譯者。言不知。歸後。甚。放。後。第。三。言。本。朝。稱。皇。帝。二。字。又。令。譯。者。言。此。是。你。國。中。事。當。自。理。會。做。唯。唯。而。退。待。辭。而。歸。趙。姓。之。遺。史。曰。巫。偃。作。所。請。使。而。無。所。請。之。辭。授。書。而已。譯。者。謂。不。識。字。之。承。旨。可。優。爲。也。

冬十月丁卯朔。司動員外郎權國子司業孫仲菴面對。論近制士人願入上庠。州縣次第勸諭。於貢舉無違礙。及非殿舉屏斥之人。給據赴補。真良法也。今就試之士。未必皆由本貫。往往隨其所寓。託稱遊學。甚者詭名冒貫。設巧求據。茲弊不革。士將輕桑梓而弗顧。棄行檢而弗修。欲望且停將來上庠補試。略做舍法。詔天下殿郡庠之補。月書季放。精察其行藝。或一歲。或開歲。遴選一二尤異者。陞之上庠。充弟子員。其道遠貧不能行者。官給路費。如貢士續食。事下禮部看詳。後不行。

戊辰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試司農卿。司農少卿宋仲堪爲尙書左司郎中。詔中州團練使知金州節制。

屯駐御前軍馬李畊令赴行在奏事。金州關令吳璘選差權官具奏。畊守金州凡四年。

己巳監察御史林大鼎爲殿中侍御史。

庚午吏部郎中沈虛中面對。論州縣官到選批書。間有不圖之患。乞以前後條式鑲板領降。俾吏無邀索。官無留滯。從之。虛中。廣德人也。

辛未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樞密院統領丁禎充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禎久幹辦秦檜府。故陞差焉。

甲戌上幸太傅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第。

壬午制拜俊太師。以其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青海軍承宣使差添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子蓋爲安德軍節度使。餘子弟遷官進職者十有三人。幹辦府武功大夫高準制轉行右武大夫。管轄親兵。州團練使顧暉除防禦使。皆異數也。子蓋。在十一月庚申。今併書之。是日秦檜進奏。上曰。朕鑒守盱眙頗靖。檜曰。朝廷報對境文字。鑒有不放心處。必來申明。百官有司。於所職若皆如此留意。則無不濟矣。

癸未秦檜奏。臨安給丐者錢米。自歲十一月爲始。上曰。此事所濟甚大。苦寒之時。貧者遂得以活也。昔安郡王時在藩邸。每遇天寒雨雪淹久。都下居民。有甚貧而無所得食者。必命輟俸米以賑之。歲以爲常。此

張園所進。承節郎閣門祇候劉伉爲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伉。才人兄也。

甲申詔光州已置權場。合行事。竝依盱眙軍例。

己丑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章淵復少師昭慶軍節度使高壽觀使平樂郡王。

甲午宰執進呈大理正張曠面對。乞禁止州縣差公阜下鄉。州用木匣遞送文書。縣令承帖人付之鄉村。上曰。朕頃在河朔。親見此弊。宜申嚴法禁止。右朝請大夫王伯淮知臨江軍代還。言清江縣有苗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人煙田產。竝在筠州高安縣。上項苗稅。在經界法謂之窩佃。在鄉村謂之包套。未經界之前。尙可追理。經界既定。兩縣各隨產經量承認本鄉元額稅苗。則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又兩縣一時結局。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均於元額之田。高安即以無稅之田。減均於元額之稅。是高安得偏輕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望下本路究實改正。詔委本路轉運判官盧奎。先是清化

中建筠州之瀟灘鎮爲郡。割高安之兩鄉以隸之。縣是有交鄉窩佃之弊。伯淮資深子奎。邵武人也。

乙未降授鄧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潘端卿復閩州觀察使。

是月左中奉大夫王居正卒。秦檜之初相也。居正時爲修注。嘗自上。以檜作相前所言皆不讎。檜憾之。及檜專國。居正畏禍。屏居常州。時事一不掛口。檜猶奪其職。奉祠十餘年。至是卒。加封吳將甘寧爲昭毅

武惠遺愛靈顯王。廟在宜池。

十有一月戊戌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程敦厚直徽猷閣。敦厚獻紹興聖德詩。極言和議之效。又獻

秦檜詩。有誕生聖相扶王室之語。尙書省勘會敦厚用意可嘉。乃有是命。此以日麻及敦厚文集參修。

戊申樞密院編修官魏師遜。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宋棣。竝守監察御史。

庚戌參知政事余堯弼罷。右諫議大夫章慶。殿中侍御史林大鼎。其劾堯弼傾邪貪鄙。交通三衙。結諸州

將。朝廷有大議論。則因默無言。請貶之以清政府。詔堯弼充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落職。

斬有蔭人惠俊。以指斥乘輿。法寺鞠實。故有是命。

憲法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一

壬子。詔諸路公私房廊白地錢並減半。

乙卯。右朝請大夫黃子游知池州。言農田水利所係甚重。比緣兵火之後。陂塘例皆廢壞。官司未遑修治。故旱歲則高田無以灌溉。霖潦則下田無以泄水。殊為可惜。望敕諸路提舉官措置修治。上謂大臣曰。聞陂田多為人侵占。可令有司措置。毋妨兼用。翌日進呈。上曰。須常平官得人。若監司得人。事無不濟。近時監司多端。坐不出提點刑獄。職在平反。尤當徧臨所部。宜戒飭之。子游實孫也。

丁巳。進義副尉劉允中。乘市以上書希求恩賞。指斥乘輿。及謗訕朝廷。法寺鞠實。故抵於法。

辛酉。詔申嚴鞠條令。應重罪大情已明。其餘輕罪。並免追究。以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有請也。

壬戌。司勳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孫仲鼐論諸州教官選補不公。請說課試多廢。乞嚴加督責。詔刑部立法。

十有二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王葆言。民多銷銅錢為器。利率五倍。乞禁約。詔申嚴行下。

壬申。夜雷。

己卯。皇叔潭州觀察使士燾特降一官。士燾。士燾弟。以再娶故。宗子安上妻劉氏。為大宗正司所劾也。

庚辰。雪。時上以雪末應期。遣人禱太乙祠。雪遂作。辛巳。秦檜奏事。上曰。昨晚便得雪。甚可喜。檜曰。陛下至誠昭格如此。當率百官拜表稱賀。熊克小麻稱辛巳雪壬午。秦檜奏事各盡一日。

癸未。戶部員外郎李濤面對。論近置諸州惠民局。慮四遠藥方差誤。望以監本方書印給。從之。論官面對。正欲開朝。

廷之利害。天下之休戚。今以權在位。不嘗嘗。則官惠民局。藥方差誤。所置及此。而稍涉時政。則嗾不敢發口。是則果何取於論對哉。官路不通。國事從可知矣。

丁亥。秦檜言。瑞雪應期。中外共慶。去年臘中三日雪。果大有秋。上曰。自此二麥可望。不惟時豐。疫病亦自消矣。

戊子。詔徑山寺僧清言杖脊刺配廣南遠惠州牢城。以撰造偽頌。鼓惑士衆。至有指斥語。法當絞。特貸之。

己丑。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馬廣卒。

庚寅。大理寺丞范彥輝面對。論州縣獄吏例置私名貼書。一切付之鞠獄。謂之款司。凡老姦停廢。與閭閻惡少能弄筆者。悉聽為之。人之死生。悉命於此輩。欲望專委監司守臣。嚴行覺察。須用試補。限以歲年。無過犯。則如在京補官法。詔刑部看詳。後不行。

辛卯。大理寺直柳大節面對。言江浙之間。物直貴甚。穀賤傷農。述其所以。良由征稅之重。望詔有司裁定。則物價自然低平。詔申嚴行下。

壬辰。清河郡王張俊言。葬妻。乞下常州差人修整道路。上曰。此止可差廂軍。不得擾鄉民。朕自謙和以後。人民安居。無復前日饋運之勞。故不欲差夫。秦檜曰。陛下今日所以當天意。正在此也。

癸巳。金主使驃騎大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烏珠魯定方。大中大夫右諫議大夫秘書少監蕭永謀來賀。

來年正旦。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八人。諸路斷大辟二十二。詔臨安府民戶見推排等第。依在京例與免。日麻無此。今以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日麻夏。夏則子修入。未知在何月日也。關外四州。收營田五分。租凡二十一萬七千餘石。

金主亮下詔議都燕京。詔曰。昨因綏撫南服。分置行臺。時則邊防未寧。法令未具。本非永計。只是從權。既而人拘道路之遙。事有歲時之滯。凡申款而待報。乃欲速而愈遲。今既庶政為和。四方無侮。用并尚書之亞省。會歸機政於朝廷。又以京師粵在一隅。而方疆廣於萬里。以則民清而事簡。以南則地遠而事繁。深慮州府申陳。或至半年而往復。閭閻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饋困於轉輸。使命苦於驛頓。未可時巡於四表。莫如經營於兩都。眷惟至燕。實為要會。將因宮廟而創官府之署。廣阡陌以展西南之城。勿憚暫時之艱。以就得中之制。所貴兩京一體。保宗社於萬年。四海一家。安黎元於九府。咨爾中外。體予至懷。將軍等每名各支黃銀帛九匹。兩。詔後宰執列銜者九人。其稱皇弟太尉領三省事樞密使秦國王。則亮之弟元。起復特進參知政事滕國公。則蕭裕也。此以兩國編年修入金中有板行翰林直學士趙可文。載其所撰都人送儀制。蓋皆出於公。天德三年則今年也。何公嘉瑞云。天德三年。展那城。或蕭公於用事者。於是東阡西陌。隳引基布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三

【紹興二十有一年】歲次壬申。金海陵。春正月。案是月。己亥。雷。

丁未。少師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章淵為太保。右通直郎直祕閣高百之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右中大夫范直方卒。

己酉。忠翊郎閣門祗候趙廓為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廓。密子也。

丁巳。大理評事莫藻面對。言州縣常賦秋苗。官耗義倉。各有定數。而別立名色。而民戶至有納一二倍。及正額者。止資官吏侵欺盜隱。無補用度。乞令有司檢坐條法。揭示。許民越訴。從之。

庚申。右文殿修撰知婺州趙不羣為兩浙路轉運副使。

二月丙寅朔。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楊愿知建康府。宜州觀察使御前左部統制軍馬知階州姚仲改知金州。兼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從吳璘奏辟也。

庚午。詔南班宗室應權住支。請給郊禮支賜等。並依舊格放行。時近屬有身沒而無以斂者。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衍言於朝。故有是命。

辛未。大理評事命長吉面對。論州縣於民輸常賦。有追鈔銷簿之弊。甚者匿其戶鈔。抑令重納。望申嚴法。

禁仍令通判專一檢察。詔戶部申嚴行下。

壬申大理評事王洪面對言。申令所載三子一造簿書。於農隙之時。令人戶自相推排。蓋欲別貧富。從均平也。比年縣令貪墨者。輒促限以開賄賂之門。庸懦者。則遷延以候後政。奸弊不可勝言。望戒飭有司。不應妄有展促。從之。

癸酉左朝散郎都察知南安軍代還。言差役之法。別縣有物力稅錢。各從等第差選。今乃有兩處同時執役者。所費甚大。恐非立法本意。望明降指揮。兩處應役者。一處役畢。他處乃差。惟不許罷役而歇。以別於一處當役之民。庶幾輕重適中。權歸三尺。詔戶部詳申省。

丙子右中奉大夫直祕閣王昉知宜州。

丁丑上謂大臣曰。近有士人投獻詩賦之類。其間文理可採者。可取旨與免文解。

庚辰軍器監承黃然而對。論沿江一帶稅務。比來非理邀取。商旅患之。於是號斬之斬陽。江之湖口。池之雁汝。為大小法場。成謂利歸公家無幾。而為吏竊取大半矣。望令所隸州縣選官檢察收放。漕臣考察。從之。然庭堅孫也。

壬午昭建祚德廟於臨安府。用殿中侍御史林大節請也。先是殿其廟以為大理寺。而大節言。三人者有大功德於聖朝。今神靈不安。士庶悲嗟。宜進爵加獎。特進封程嬰為疆濟公。公孫杵臼為英略公。韓厥為啓佑公。陸為中祀。

三神進封在七月甲午

壬辰宰執奏殿前司揀退軍兵。上曰。數內放自便人。可諭楊存中。須令有所歸。毋致失所。

癸巳左朝請郎魏安行知滁州代還。言國家取民有制。陛下軫念兩淮。歲歲展免。每田一畝。止收稔子五升。然州縣不能盡承德意。取於民者。正數之外。每斛止加六七斗。多者往往倍之。頃歲廣德軍受納。常用平斛。令人戶自槩。滁州亦用平斛。民間樂耕。見今州倉已有三年之儲。民間每歲增收。不止三十萬斛。公私皆利。倘聖慈以前件平斛。或可行用。乞先自兩淮始。詔戶部措置。先是滁州三縣合水陸之田。以頃計之。三萬九千有奇。自紹興十九年以前開耕。幾千九百頃而已。安行既至官。招召流亡。日墾月闢。所增遂倍。乃擢安行為西京路轉運判官。

安行除漕在三月壬寅

三月丁酉。案是月。右承務郎王之奇。竝特除名。之奇送梅州。之奇追所有官。送容州。竝編管。二人皆庶之子。以其父責降身死。撰造語言。謗毀朝廷。法寺鞫實。故有是命。

臣嘗聞長老言。有告案檢以之。奇欲結案判檢者。由是得罪。 上因言。庶為人凶悖。深沮休兵之議。幾誤國事。

送大理寺。至是法寺言三省等撰造語言。謗動朝廷。秦檜進呈。上曰。此不可不懲。庶後來者知畏。乃有是命。

癸卯龍圖學士降授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程瑀卒。

己酉殿中侍御史林大節言。比羅馬穀。以香引錢為雜本。既為有司互用。民亦不敢缺望。第輸納盜所拋之數太多。如江陰小壘。視苗拋降。不及七萬石。漕司拋下馬料。才三萬三千石。計今所輸之數。不啻十萬石。如湖州產茶諸縣。各有園戶。祖宗朝立無茶稅。州縣舊來立歲額。每畝輸三斤。已自非法。比年官司又於額外抑配園戶茶引。僧人茶鈔。武康一縣。園戶買茶引。每畝出鈔三百文。僧人買茶鈔。每名出錢三貫六百文。而元額自若也。江陰武康皆王畿之內。所聞如此。則嶺海之外。弊將若何。一有訴於縣。利其經費而不顧。訴於州。州受縣之贏餘而不問。至訴之監司省部。又為州縣沈攔不行。萬一窮治其事。不過以為事循前例。當時規例作備者。官已離任。吏以徒死罪責不我及焉。故州縣得以安而行之。欲望降詔申救。自約束後。將規例循例者。究治同坐。庶幾美意實惠。同決於民。上曰。此須是守令得人。秦檜曰。陛下今日中興。內外無事。所乏者循吏爾。上曰。然守令非人。不可不治。若置而不問。則全無忌憚矣。上又曰。錢穀大計。亦要戶部得人。朕觀徽宗朝。戶部之職。多自發運轉運使擢用。蓋以經歷民事。諳練財賦。故也。大節所奏。其令戶部行下。據實數收糴馬料。不得贖類。賣茶不得抑配。餘從之。

徵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董彛落職。彛寓居宜興。而右諫議大夫章廈論寄居干撓縣道。彛為尤甚。良民被害。不可勝言。故有是命。

庚戌徵猷閣直學士致仕向子謹卒於臨江軍。子謹既告老。歸玉節之舊隱。號曰薌林。凡十五年而卒。

辛亥上謂大臣曰。近諸軍多有揀退人數。可取索招填。今日雖息兵無事。然武備不可去也。數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林待聘卒。

壬子右承奉大夫宋昉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依舊徽州居住。從所請也。

癸丑司農卿湯允恭面對。言豐年屢應。米價至賤。下等入戶。無他商販。以錢輸官。遂成逋欠。欲望降旨。應人閒下戶。略零夏稅及丁錢之類。除依條赦免外。願輸米者。官定時價而折納之。如係上供之數。乞令常平可以錢兌糴。後來隨時出糶。公私兩利。詔戶部詳。

丙辰直龍圖閣知紹興府湯鵬舉罷。以右諫議大夫章廈論鵬舉以宅庫欠賣酒錢。而妄劾副將劉之儀致其死也。

丁巳詔新除司農寺丞鍾世明往福建路措置寺觀常住絕產。時住持度僧道牒已久。其徒寔少。而福建官自運鹽。其直頗貴。於是民多私販。議者以為客販可行。遂命世明往本路措置。凡僧道之見存者。計口給食。餘則為寬剩之數。籍歸於官。其後世明言。自租賦及常住歲用外。歲得羨錢三十四萬緡。詔赴左藏庫。

蘇克小麻云。明年慶運軍節度使張澄帥福州。復請於朝。運六七案。要世明元指置剩錢三十六萬五千八百餘緡。已而澄乞添給置行人力米外。實餘三十三萬九千餘緡。克誤也。

戊午。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與國宮何鑄。後諡恭敏。己未。祕書省校書郎董德元面對。論高謀名爲大祀。而謀神乃位於壇下。酌用一獻。恐非所宜。望與帝分爲二壇。庶其求昭答。詔禮部看詳。

庚申。徵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與國宮鄭樸卒。

辛酉。詔四川監司州軍。今後募差管押網運。先選有行止可以倚仗官。及召有行止付身圓備之人充保。如押人侵使移易。其保官與降兩官。元募差不當官吏降一官放罷。所少錢物。押人依法斷罪。仍估賣家資填納。如有未足數目。於干繫人名下追理。從戶部請也。

癸亥。宰執進呈大理寺主簿丁仲京面對劄子。論遠方州縣預借人戶稅租。有借及一二年者。其開復以本色紐折見錢。價又倍之。輸納稍緩。加以嚴刑。上曰。此多是州郡妄用。若撙節不至如此。可申嚴行下。如違。令監司案劾。御史臺彈奏。

夏四月丁卯。殿中侍御史林大鼎論上饒知縣吳芭阿狗余堯弼。強市民田。時堯弼以左中大夫家居。戊辰。秦檜進呈。上曰。聞其人訴之臺部。可罷。令本路監司根治。上因言。縣令不法。無由盡知。已論言官以所聞彈劾矣。

己巳。司農寺主簿盛師文面對。論頃嘗指揮州縣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贍養者。每人支錢四千。後改支義倉米一石。然近於臨安市井窮民。未聞有得斗米千錢者。況於鄉村與夫窮僻鎮聚。望申嚴舊令。成以舉行。從之。

癸酉。右諫議大夫章廈試御史中丞。殿中侍御史林大鼎試右諫議大夫。丙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巫伋罷。伋與秦檜居同鄉。一日。檜在都堂。偶問伋云。里中有何新事。伋不致對。徐曰。近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秦變色謂伋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惶恐而罷。章廈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以搖國是。林大鼎亦奏。伋賈貨營私。於是並遷二人。而伋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與國宮。章再上。遂落職。辛巳。拜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中興聖政。呂中諫曰。巫伋術士之對。蓋恐及時事。以國宮。章再上。遂落職。辛巳。拜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關檜之惡。故泛舉不切之事。期以善責云爾。而檜勃然怒。色。連使官路逐之。惟恐他人稱己之位。雖檜之猶恨。忌。刻。不近人情。然亦可以爲依阿取容。諂事權貴者之戒矣。

壬午。詔權知閣門事孟思恭可與外任。

乙酉。昭宗子趙不辱。令大宗正司庭訓鎖閉。不辱寓居秀州。與母妻夜游於市。有右迪功郎呂觀者。被酒衝行。不辱怒。毆之致死。法當絞。特貸之。

丙戌。孟豐崇靈宮。令宰執分詣。時新宮未成。祖宗神御皆寓於西齋殿故也。戊子。監察御史宋樸守殿中侍御史。

辛卯。國子監主簿史才面對。乞申嚴百官造謁之禁。從之。

壬辰。秦檜奏。廬州觀察使王俊往在岳飛軍中。彈壓有勞。以爲浙東馬步軍副都總管。上曰。飛嘗時欲具舟船入川。有統制官說諭諸軍乃止。又諫議大夫林大鼎言。比者朝廷以福建寺觀絕產上供鈔鹽。委司農寺丞鍾世明措置。而遠方盛傳。以爲計口籍丁而沙汰之。又謂更變鹽法。以杜絕私販。別致生事。欲望降旨諭以至意。詔言者論列福建住持請記之弊。官鹽科賣之擾。令世明以使得指行下州縣照會。

五月丙申。上謂宰執曰。昨治王繼先賈布事。極係利害。恐諸將因而交結。就尅軍人食錢償之。可諭與成。今後有似此事。竝申樞密院。

庚子。詔故延福公使保康軍承宣使王冕將合得遺表恩澤。特贈保寧軍節度使。賜諡傳靖。

辛丑。右諫議大夫林大鼎言。比來遐方多有健訟之人。欺給良民。舞玩文法。州縣漕憲未結絕。則申冤於部。於臺。於省。官司眩於偏詞。必與之移送重定。外方往往觀望。爲之變易曲直。欲今後所送。如婚田差役之類。曾經結絕官司。須具情與法敘述定奪。因依。謂之斷由。人給一本。厥有翻異。仰繳所結斷由。於狀首。不然。不受理。使官司得以參照。批判。不失輕重。而小人之情狀。不可掩矣。將來事符前斷。即痛與懲治。可使戶婚訟簡。臺省事稀。亦無訟之一策也。上曰。自來應人戶陳訴。自縣結絕不當。然後經州。經監司。以至經臺。然後到省。今三吳人多。是徑至省。如此則朝廷事多。可從所奏。

癸卯。左朝請大夫陳湯求知池州。論郡縣以耕牛水車。舟船農具。估爲家力。視此等降。差役科敷。其交易買賣。又重收稅錢。非勸農之本意。乞委常平司糾。詔申嚴行下。

丁未。司農卿湯允恭罷。以殿中侍御史宋樸論其褻任私也。庚戌。封妣好劉氏爲婉容。新興郡夫人吳氏。宜春郡夫人劉氏。並爲才人。宮中號婉容爲大劉娘子。才人爲小劉娘子。

癸丑。金主使宜奉大夫刑部尙書行大理卿田秀穎。安遠大將軍充客省使兼四方館副使大允來賀天中節。

是月。襄陽大水。平地丈五尺。漢水冒城而入。右朝奉大夫知府事榮蔭乘桴得免。於是與轉運判官魏安行議。請復環城石堤。以捍水。許之。明年冬。按四縣之籍。計田出力。百畝一夫。得三千餘人。減其田租十之二。凡五旬有七日而畢。計用工十五萬有奇。其長四十餘里。

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會恬卒。潼川府言。涪城縣進士馬天祐。廬墓。孝行顯著。詔賜粟帛。六月戊辰。右通直郎劉炎請換右職。詔以爲閣門宣贊舍人。

罷。以殿中侍御史宋樸言其劾鄭剛中獄事淹延。且交結巫伋也。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劉伉爲右武郎幹辦皇城司。以才人進封。故遷之。

壬申。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相試尙書左司員外郎。

丁丑宰執進呈右朝請大夫知嘉州王知遠到任五事論四川鐵錢至少自罷鑄後見今嘉州及成都府各州都作院以嘉州所產鐵炭打造軍器赴利州樁管數目不少今邊事寧息望將兩州依舊鼓鑄小鐵錢上日知遠所論於錢引實有利害可委總領所同本路漕臣措置後未及行知遠白石人也

紹興三十一

辛巳上諭大臣曰聞淮東被水民多轉往淮西可令漕司賑濟

壬午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陳夔試太常少卿時夔送伴北使甫還未及國門以夔去

乙酉奉安祖宗后神位於景靈宮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為禮儀使

丁亥右文殿修撰兩浙轉運副使趙不羣卒

戊子上謂大臣曰檢鼓兩院近日絕少論利害文字恐有阻節可下所屬檢察大理少卿章彥面對乞申嚴暑月浣濯獄具之令從之

壬辰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湯思退權尚書禮部侍郎尚書禮部員外郎林機試起居舍人

是月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誠之以母憂去先是秦檜嘗論誠之曰事有所聞可以片紙見喻蓋檜方用告訐以擢人才誠之不領其意以此頗忤檜左朝散郎張九成時謫居南安軍或問九成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耶九成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推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自辱哉秦公方斥異己大起告訐此其勢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其言子姑俟之數文閣直學士知瀘州馮檉卒檉素佞佛晚歲尤甚以傳會和議故為秦檜所厚帥本路者凡八年

秋七月乙未案是月癸巳朔右承議郎知秀州郭城直祕閣

丁酉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一止復祕閣修撰致仕一止以疾篤告老故有是命

壬寅右諫議大夫林大庸言臣伏讀天聖詔書令流內銓裁內外歲舉員數文臣待制至侍御史武臣觀察使至諸司使舉吏各有等數毋得輒過而被舉者須有本部長吏乃得薦此即知天聖以前朝廷常參官皆得舉人不限內外亦無員數其時磨勘京官用考第少而舉員亦不多言者憂其名器冗濫至是頗有裁減皇祐中旋增四考為六考增二員為五員非本部長吏或得輒舉立為永式適今日見行條法也然古今異時法無一概仁祖朝科目人少磨勘者稀行之數十年人無滯滯法亦流通也自熙豐宣政間已有論列其不便者矣中興之初恩或非泛人得僥倖有以從軍而改秩者有以捕盜而改秩者有以登對而改秩者今則朝廷清明無事慎惜名器改秩無他只有薦舉一路而貪躁者速化廉靜者陞沈法誠祖宗之法不知入流濫廣數倍如祖康之時也臣欲取考第員數增減以便之增一任者減一員

九考者用四十二考者用三十五考者用二若二員則保舉之古法不可減也如減舉法行中須質歷縣令不得仍請獄祠其或負犯殿選自如常坐士有應此格者行無玷缺年亦踉跄無非孤寒老練安義分之人收獎老成不為濫恩如臣管見足采欲望付有司看詳而條上之以取聖斷庶幾中外引聲競之風士夫絕滯淹之嘆詔吏部看詳申省

甲辰將作監主簿孫祖壽面對言祖宗薦舉格法尤重親民之官近歲格應薦舉者既未必能一一知人而生弊日滋遂有踰越舉員之數重發奏牘以掠虛惠其被舉者往往爭先到部密賂胥吏故散舉主以絕後至甚至於昧其所知公納厚賂使守節寒士甘心退避其遠聖化敗士風也明矣欲望申飭有司增重法令有犯必行詔刑部申嚴行下其受賄一節立法申尚書省其後本部請以受所監臨財物論著為令從之十一月丁巳立法

乙巳上曰聞四川所起禁衛軍所費多出於軍衆可割下總領司應副都官員外郎劉澈面對乞戒監司郡守以時檢舉奉行寬恤詔書從之武翼大夫貴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章誼落階官提舉佑神觀修武郎章誼為武翼大夫高州刺史提點佑神觀訴淵子也

丙午祠部員外郎李巖老面對論士大夫奔競望令有司復舉調禁之條而必行之詔申嚴行下

丁未詔在部注授知州銓量過期六十日不到許以次人撥注聽其別射家便差遣以吏部郎中沈盧中面對有請也先是有詔銓量因民事被罪及癯老疾病之人而受闕者或遷延不赴故虛中以爲言

辛亥左朝散大夫知眉州邵博罷先是直徽猷閣程敦厚廢還里居專以持郡縣短長通賂謝爲業及博爲守禮禮之而凡以事來輒不答敦厚銜之會直徽猷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吳垌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郡取俸博獨不予敦厚知垌怒乃爲匿名書許博過惡及其帷薄等數十事遣人持實城都容舍垌得之大喜劾於朝詔罷博令成都府究其事前是垌已捕博送成都府司理獄司理參軍韓泮儒不

及事垌擇刻深吏簽審判官廳公事楊筠主鞠之眉州兵馬都監鄧安民以勤力爲博所知主督庖之出入首捕實獄中數日掠死博懼有問即承提點刑獄公事周緝知其冤亟詣獄疏決博乃得出閱實其事但得以酒餽游客及用官紙割過數等事獄上博坐降三官

甲寅殿中侍御史宋樸言今日郡縣有便文之弊自省部以至監司郡縣更相道責初無體國之實縣則乘責所歸文移尤峻且數號爲紙鶴爲縣之人自非特立獨行者則便文以罔民此弊不革實害治之大者望陛下與大臣講求所以革之術申嚴行下從之

乙卯詔仲冬薦獻永佑陵等攢宮及檢察禁地就差大宗正丞馮至游故事太常少卿以春秋二仲行園陵至是太常官全闕但以祕書省著作佐郎丁履明兼權履明請於朝至游供職紹興就遣之也

中表市井暴富者咸附會以進。秦帥柵長利其高貴。犬牙相錯。蒙蔽有司。欲乞係軍中奏薦。須經統轄長官結罪保明。庶少斂戢。詔吏部措置。是日。慶州軍亂。初。江西多盜。而慶州尤甚。故命殿前司統制吳進以所部戍之。慶之禁卒。皆捕寇有勞。江西安撫司統制馬晟將之。與進軍素不相下。會步軍帥遣將擄州之禁軍。而衆不欲行。有齊述者。以賂結所司。選其徒之強壯者。以捕盜爲名。分往諸縣。夜。兩軍交鬪。州兵因攻城作亂。殺進。晟遂焚居民逐官吏。守臣左朝議大夫余應求之父安行。年八十餘矣。避亂匿。應求遂以丁憂爲辭而去。於是叛軍據城自守。安行少篤學。年二十餘。舉進士甲科。遂掛冠去。學者號爲石月先生。

庚申。宣州觀察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特轉行一官。以景靈宮成。閔與督役故也。修內司兩浙轉運司官吏第賞有差。敷文閣待制知潭州沈昭遠卒。

辛酉。司勳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孫仲龍言。今日習禮之士。比之他經。十無一二。以前舉言之。天下薦名於禮部者。凡二千七百五十餘人。而習禮記止四十人。習周禮止五十人。可謂鮮矣。切恐禮學寔以無傳。此亦扶持斯文者所當深慮也。望令州郡有能明習二禮者。優加延請。使主講說。以爲學校勸率。及令將來科舉考校。竝省試官。究心誘進。毋以所習者少。或途廢之。則經學幸甚。詔禮部措置。

壬戌。祕閣修撰提點佑神觀秦塤爲右文殿修撰。直龍圖閣。提點佑神觀秦塤爲祕閣修撰。以檜辭免奉安神御加恩也。

八月乙丑。案是月。右朝請郎添差通判平江府張子華提舉福建路市舶。子華。叔獻子也。右迪功郎吳曾充敕令所刪定官。

丙寅。宰執進呈比部員外郎李泳面對劄子。論淮西田疇高原去處。舊有陂塘。以資灌溉。今墾闢雖廣。而未究水利。若使民戶自行開濬。切恐方集之人。有傷其力。望詔有司。俾於農隙。官給錢米。以治治之。上曰。聞諸郡陂湖蓄水去處。如紹興及淮南。往往爲民侵占。雖目前州郡獲利。恐二三年後。無水溉田。卽爲害不細矣。泳所奏。可下本路常平司措置。

丁酉。大理寺正孫敏修面對。論州縣推鞠強盜。聞有捕盜官希賞。求囑獄吏。非禮鍛鍊平人。致誣服其罪。望申嚴禁法。令監司常切覺察。從之。

辛未。詔文武官應得酬賞及選人依法改官。令吏部先次開具格法。申取朝廷指揮。紹興二十六年正月己巳。不行。日麻不載此事。今追

壬申。泉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潘長卿。利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潘粹卿。閬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端卿。竝爲承宣使。長卿。寧江軍。粹卿。建寧軍。端卿。少信軍。武翼大夫高州刺史潘清卿。落階官。爲榮州刺史。武翼大夫賀州刺史潘墨卿。武翼大夫吉州刺史潘才卿。竝轉一官。陞圍練使。墨卿。成州。才卿。忠

州。自長卿以下。皆吳國長公主之子。特推恩也。甲戌。右諫議大夫林大鼎兼侍講。殿中侍御史宋樸兼崇政殿說書。乙亥。監察御史魏師遜面對。論州縣二稅攪納。邀阻之弊。詔中嚴行下。己卯。江西安撫使張澄言。慶州兵亂。詔鄂州諸軍統制田師中速遣兵。仍令澄集本路兵擒捕。後二日。又遣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將所部千六百人往討之。

大理正張曦面對。論寄居士大夫與大姓豪家騷擾村民。小不如意。卽送都保鎖縛捶楚。乞委守令禁止。詔申嚴行下。辛巳。利州觀察使御前前部統制王彥知階州。依舊節制綿。劍州屯駐軍馬。以都統制吳璘薦舉。從四川安撫制置司保明也。

丙戌。尚書司封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孫仲龍爲大金賀正旦使。閉門宣贊舍人陳靖副之。吏部員外郎李琳爲賀生辰使。忠州防禦使帶御器械石靖副之。靖。開封人也。丁亥。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提舉台州崇道觀趙子彥卒。於是恩平郡王璵以憂去官。

戊子。上謂大臣曰。比累禁私商泛海。聞泉州界尙多有之。宜令沿海守臣常切禁止。毋致生事。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論遠方州縣。獄具多不如式。望申嚴法禁。從之。

庚寅。敷文閣待制知瀘州府沈該移知夔州。該初爲秦檜薦引。及登侍從。上頗知之。檜忌。故出於外。九月壬辰朔。哲宗賢妃慕容氏薨。

癸巳。大理寺丞黃子淳面對。乞申嚴民間生子不舉之禁。從之。乙未。詔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以所部討慶州叛兵。先是。叛兵突出徑走南康軍。而寓居左朝奉郎田如鼐爲其所得。遂復還據慶城。時李耕機至江東。而敏駐溫陵。被本路安撫司檄。以所部千五百人護閩境。於是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敏本慶人。且嘗於江西捕寇有功。望令進攻。與耕併力討賊。乃以如鼐權江西提點刑獄公事。令卽城中撫定之。

丁卯。左朝奉郎周琳言。前任知新州。從士民之請。修復河堤。以捍水勢。工費已具。望委州縣就農隙與役。上可其請。因謂大臣曰。不獨新州。凡沿淮有當備水患去處。悉令漕司同守臣措置。戊戌。都官員外郎劉澈言。法有案問欲舉自首之條。所以示民自新之路。而斷獄者易以得其情也。然所至奸吏。於麗罪者。或告以案問之法。而取其賂。或略其減等之因。而置之重辟。犯罪雖同。斷獄乃異。望特降旨。應吏罪者。先以長吏親問。責其情實。而後送獄。庶幾恐民不爲奸吏所陷。詔刑部措置申省。

癸卯。右諫議大夫林大鼎言。兵弛久佚。主將輒移其力。而他役之。今有伐山爲薪炭。聚木爲簿筏。行商坐賈。開酒坊。解質庫。名爲贖軍回易。而實役人以自利。甚者至有差借白直。爲厮隸之賤。供土木之工。不知其數。望詔中外將帥。遵守祖宗條法。仍取約束未盡者。增廣而峻行之。詔刑部檢校見行條法。行下諸軍

之。書

遵守內借人一節。借者與借之者並同罪。

甲辰。大府丞徐璉面對。乞嚴責諸縣於公差常賦之外。毋得侵擾保正。詔申嚴行下。

丙午。升廣州香山鎮爲縣。從本路諸司請也。

戊申。升桂陽監爲縣。

己酉。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宋樸爲侍御史。樸甫受命。即劾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章夔。多納賄賂。引致市井小人。以爲肘腋。平居備位充數。未見有害。一旦臨大利害。內懷奸邪。外肆險詐。必致敗事。而後已。右諫議大夫林大鼐亦論夔斗筭小器。一旦致身宥密之地。議論喧然。皆曰。章新婦也。作兩府。言夔爲人。踧踖無義矩也。況又背公營私。附下罔上。朝廷機密。無不泄漏。望亟加黜責。以爲貪僞素餐之戒。癸丑。詔夔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奪職。夔入樞府才九十三日。

甲辰。秦檜進呈左右司狀。伏覩章疏。其開大理少卿章夔。敕令所屬定官吳佛竝爲章夔心腹之交。以刺報事端。竊慮逐人難以依舊存留在任。欲乞竝與外任官廩差遣。從之。以左右司案牘士前未有是時。與相爲左司員外郎。右司員外郎。不知權官爲誰。當考相此二月已未除。

乙卯。祕閣修撰致仕劉一止上中興聖德詩。擢一止敷文閣待制。

戊午。國子監主簿史才充御史臺檢法官。用侍御史宋樸請也。

己未。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試吏部尚書。仍兼侍講。尚書左司員外郎陳相權吏部侍郎。

庚申。尚書比部員外郎李泳守左司員外郎。

冬十月壬戌朔。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宋樸試御史中丞。御史臺檢法官史才爲右正言。監察御史魏師遜守殿中侍御史。初。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左翼軍統制陳敏。副將周成。鄂州副統制張訓通。池州統制崔定。殿前司推鋒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皆以兵至虔州城下。而敏所部統領官元玘戰死。既而權江西提點刑獄公事田如鼐在城中。與賊黨齊謀。誅首亂者蕭頤等四十餘人。即以撫定開於朝。耕往受其降。述等列拜城上。而終不肯出。有詔。如鼐果是撫定。令索隊赴軍前。與免究。詔耕諭述等速出降。即不進兵。述欲聽命。爲其子所制。但列衆於城上。聲喏而拜。終不肯出。是月壬戌。如鼐自出城與耕相見。耕遂留之。有父老數十人詣耕。乞令如鼐復入耕叱之去。因密言。賊已穴地道。欲出犯官軍。宜防之。耕即以其兵二百人送如鼐還南康軍。甲子。如鼐及左朝請郎施鉉竝赴行在。

丙寅。御史中丞宋樸兼侍講。熊克小麻於癸酉始。樸除中丞。蓋誤。

壬申。左宣教郎杜師旦添差通判處州。

日麻。紹興二十五年丙子。浚哲。杜師旦知天台縣。賊行僭侈。守臣蕭振對移臨海。縣丞師旦。怨振。遺書。振於故相曹泳。勸之。振以是得罪。師旦且題州處州。又除。新四提舉。以是考之。哲所言當不妄。振居處州。在此後八日。

癸酉。左朝請郎京西路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常平茶鹽等公事魏安行特轉一官。以前知滁州。開墾荒田二千餘頃。推恩也。

甲戌。御史中丞兼侍講宋樸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樸自撫州學官召還。甫踰年而執政。直祕閣新知處州。逢汝霖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本州軍賊竊發。避事不即之任。故有是命。忠州團練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處州。

己卯。直祕閣知臨安府趙士燦言。本府地分闊遠。欲更增置三十五舖。共作一百五十舖。巡警盜賊。所有合兵添級。乞於行在殿前馬步三司軍兵內。與本府相兼差撥。從之。

庚辰。詔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依已降指揮永不檢舉。徵徵閣待制知台州蕭振落職。池州居住。從政郎楊煒特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永不收敘。送萬安軍編管。初。光既參大政。煒以朝廷和議爲非。作書欲獻光。先見振言其意。光不答。及是振知台州。煒爲黃巖令。政頗有聲。振每聞煒大言無顧畏。則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又移書浙東提點刑獄公事秦昌時。俾同薦之。昌時。檜猶子也。因囑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光及太師。昌時其姪。義不當舉。如待制亦不可舉也。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煒在官。沮治凶惡無所貸。俄縣吏得煒書。有詆檜語。昌時聞於朝。詔送大理寺。仍下所司發卒大索煒家。得所草萬言書。語益切。煒上光書。已見紹興九年正月。煒具伏紹興八年在臨安府。開朝廷講和隣國。煒以爲非是。

欲撰造語言。作書上光。言更改講和之意。以規進用。時振任侍御史。煒因見振。先說書意。振答云。亦恐敵人難信。公書意甚好。遂作書上光。光覽書。遣人傳語煒。論以不及答之意。刑寺奏煒當死。上特宥之。其兄左從政郎炬亦連坐除名。煒徒步赴貶所。至撫州。病。士人鄒陶見之。昇至其家。出白金以贈。乃得去。煒植子。陶。餘子也。餘宜黃人。故殿中侍御史。孫觀撰煒墓誌。載此事於十九年。蓋誤。煒二十四年二月編管。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內東門司王晉錫還所寄資。爲正侍大夫崇慶軍承宣使。帶御器械。

辛巳。左承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陸升之知大宗正丞。秦檜以其訐李光。故用之。詔廣州見任官。將錢物寄附綱首客旅。過蕃收買物色。依救徒二年斷罪。此以紹興二十年十月五日戶部狀修入。

壬午。左朝散郎大夫知盱眙軍鑿鑿直祕閣。再任。

丁亥。右通直郎添差通判嚴州鄭珙直祕閣。開門宣贊舍人潘堯夫爲右武郎。堯夫。正夫弟。珙。穀子也。娶吳國長公主之女。主爲請而命之。右承直郎新監太平惠民北局張昉令吏部日下添差遠小監當差遣。以右正言史才論其專事口吻。撰造不根。恣爲毀譽。動搖人情。故也。

是月。李耕始受知處州之命。耕既往攻城。猶冀就招安。賊曰。健兒輩初只緣與吳統制下人爭。今作過已至此。縱招安。朝廷亦不放也。時城中細民皆絕食。每日爲賊役者。才得一二升。閒有出投官軍。又爲賊所

殺。上謂宰執曰。前日差耕知虔州甚當。使百姓知已有知州。心有所歸也。上謂在甲申。今聯書之。

十有一月辛卯朔。左朝請郎施鉅為監察御史。左朝奉郎田如鼐為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同提舉本路監事。

辛丑。左朝奉郎知常州錢周才獻紹興聖德詩。詔周才充集英殿修撰。癸卯。左朝奉郎凌景夏知筠州。景夏在館中。與秦檜論。閑居凡十餘年。戊申。合祀天地於郊。赦天下。

乙卯。吏部尚書兼侍講林大鼎言。武陵。江山之會。大江潮信。一日再至。頃者江流失道。灘磯山積。潮與洲。怒號激烈。一城為之不安枕。雖詔守臣。漕司專意堤壩。日計營繕。歲成即決。不支年歲。臣以為南至龍山。北至紅亭。二十里間。乃潮勢奔衝之下流。正迎敵受患之處。雖繕治無益也。望選麻練諸曉之士。專置一司。博詢故老。講究上流利病。古今脈絡。而後興工。或者謂錢塘之潮。應有神物主之。其廟貌建浮屠。付之有司。亦易事。時六合塔壞。又伍員祠以火廢。故大鼎及之。輔臣進呈。上曰。恐浸淫為害。可令乘冬月。水不泛溢時治之為易。又舊有塔廟。陰以相之。雖出小說。亦不可廢。宜付禮部看詳。熊克小麻。先是林大鼎在官路。嘗與錢塘江泛淫為害。十一月壬寅。上謂宰執云。日麻。十一月二十五日乙卯。當朝奉政進呈吏部尚書兼侍講林大鼎。子武林江山之會云云。上曰。大鼎所奏。可令安府同轉運司措置。禮部看詳。不知何以互如此。

丁巳。秦檜進呈起居舍人林機輪進故事。不務論思獻納。專懷怨望。詔與外任。乃以機知信州。上因語及龐翼教人學道。如機者信其邪說。遂忘上下之義。機既出外。如翼者本軍中人。亦不可留在此。為士大夫向以邪說動之。何況軍伍中也。龐翼事未見。當考。 太常卿兼樞戶部侍郎徐宗說權尚書戶部侍郎。宗說頗有心計。吏不能欺。然附秦檜以至從官。常為檜營田產。時人因目宗說為莊客。熊克小麻。宗說乞令州縣補常。職在此。今移入二十三年四十二。

月丙午。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曰。徐宗說為戶部侍郎。為檜營田產。時人目之為莊客。而侍從皆其私人矣。是日。忠州團練使知虔州李耕引兵入城。虔州平。時諸軍既集。而江西馬步軍副總管劉綱。右宣教郎統押池州土豪鄉兵鄭祥皆在兵間。耕招降不聽。率諸軍登城。收叛卒盡誅之。翌日。輔臣進呈。上曰。朕思虔賊閉城已四十日。城中乏食。可諭楊存中速令濟師。庶幾良民得免困苦。於是遣前軍統制苗定等率兵五千馬四百往。聽耕節制。定等未至。開賊平乃還。熊克小麻。職。李平虔州在。

此月乙卯。案日麻。稱賊自七月乙卯竄至。賊之始作也。其徒侵軼旁郡。或勸左朝散郎南安軍居住張九成徙避之。九成曰。吾讀此邦。死分也。何避焉。守貳拒賊未得計。請於九成曰。此為廣南要衝。失守則郡以南皆賊區。策將安在。九成曰。僻小寡弱。難與爭鋒。今聞賊寨水南。夜募善泅者火攻之。俾其乘驚擾。則宵遁必矣。用其策。賊果散走。賊之未平也。右宣教郎知醴陵縣鮮于廣曰。是五日可至吾邑。告於府。請以所部兵列

境上。留民租於縣以為食。提點刑獄司復命五里建一樓。民持更其上。廣曰。是當為六十八樓。重費民。不可且盜必從官道來耶。獨取鄉保伍之壯者。選其數六十領之。他盜亦不敢犯。廣晉原人也。

戊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楊公恕落階官與在外宮觀。以公恕自言。遭遇二十六年。除隨龍推恩外。即不曾非泛稍沾恩沛。故也。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楊恩。先是恩守宣城。其表弟王炎調斬水令。往見之。醉中偶謂恩曰。昔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恩聞之色如死灰。自是留炎不得去。始患之。會恩移守金陵。燕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即清溪得客舟而去。感既失炎。憂機成疾。至是薨。安陽人。競弟也。曾已見前卷二。十年十二月。

十有二月辛酉朔。詔歲減糶路及蒲江。清井兩監鹽錢八萬二千緡有奇。鹽路鹽。每斤減二十錢。六為二萬七千。千餘緡。清井元額八萬七千餘緡。今減八分之一。 昭信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會言。久在疾告。願上大宗正印。及主奉職事。從之。癸亥。封劉才人祖母太安人耿氏為成寧郡夫人。吳才人母裴氏為齊安郡夫人。以二人進封。特推恩也。

己丑。直祕閣韓膺胃知太平州代還。言州縣小吏。喜怒自私。驅無罪之人。不自長官而繫於獄。謂之寄禁。望申嚴按察。詔刑部立法申省。己巳。右通直郎林一飛為樞密院編修官。詔容恩殿祇候使臣。自今增二人。舊以二十人為額。至是以慈寧殿使臣二人兼充故也。中亮大夫建州觀察使韓京提舉台州崇道觀。大尉安慶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謚忠靖。癸酉。殿中侍御史魏師遜言。近士子有因守令親識。旋置田產。臨時便作本貫應舉。或守臣直以他處士子姓名。冒令教官以次保明。望申飭州縣。仍令監司案劾。其士子冒貫得舉。亦乞嚴賜行遣。詔禮部措置申省。

戊寅。進士王積特補右迪功郎。積父粵。以右奉議郎通判興國軍而死。積上書乞推恩。上曰。此王雲之姪。雲奉使極效忠。率先衆人勤事。而死於難。兼係潛藩之舊。理宜優卹。乃有是命。壬午。左奉議郎楊傑直祕閣。主管佑神觀。癸未。秦檜進呈四川總領所申。諸路欠紹興十七年以前折估糶本等。都計錢引一百二十九萬餘緡。米九萬八千餘石。綾絹一萬餘匹。雖已權住推理。終是掛欠。恐州縣別立名色。暗行拘推。欲乞盡行蠲放。從之。案十七年以前官物久已蠲放。不知本所何以方有陳乞當考。

丙戌。太師秦檜辭免進大宗正司。詔封其次孫女為和國夫人。孫女夫將仕郎吳益為右承務郎。

丁亥。免解進士袁敏求杖脊送海外州軍編管。坐撰謗言故也。上曰。小人妄生是非。既得其罪。當行遣以爲感來者之戒。

戊子。金主使太子詹事張利用。廣威將軍尙書兵部郎中兼四方館副使楊登溫。都子敬來賀明年正旦。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八人。諸路斷大辟十六人。福州舊法。民歲輸錢而受鹽於官。其後不得鹽而輸錢如故。民多私鬻以給食。而官亦不問。至是。龍圖閣直學士張宗元知州事。始再權鹽。犯法者滋多。人不以爲是。二十七年三月甲申所嘗可參考安撫司屬官胡憲上書於宗元。告以爲政大體。宗元不悅。久之。憲請獄祠而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四

【紹興二十有三年】歲次癸酉。金海陵。楊王亮貞元年。春正月己亥。案是月辛卯朔。左朝散郎致仕高閑卒。閑退居明州。太師秦檜欲卜其向背。因其鄉人姚孚者。達意於閑。欲以弟之女子其子。閑辭之。遂致其仕。絕口不言時政。杜門觀書。卒免於禍云。

癸卯。太保昭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章淵爲太傅。顯忠行狀云。降已酉。降授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台州居住李顯忠復軍節度使。以救殺也。居丹三十餘年。

會時幸物故。太上皇帝知公被黜非辜。顯忠再除節鉞。不降麻。亦非故事。隆興元年十一月。劉道五年十一月。顯忠再召還復軍節度使。誤也。今不取。復節鉞。學士院降麻。此除或是秦檜抑之當考。

乙卯。詔四川綱馬。令承旨司看驗。自今有瘡疥瘦瘠者。押馬使臣更不推恩。其芻粟令所過州如法應付。尋不行。五月己丑再降。旨。依舊格推賞。

丁巳。右文殿修撰提點佑神觀秦頊。陞敷文閣待制。久任在京宮觀。以頊奉祠滿歲故也。檜辭不受。

戊午。右朝散郎知鎮江府王循友知建康府。趙銜之遺史云。王循友乞加奉檢九錫。雖不行。自以知鎮江。循友知建康府。循友不致言。惟以目相視。案循友以十七年三月罷。吏部待郎。其乞加檢九錫。當在未罷之前。今附此。更須詳考。

是月。昭信軍節度使士奎薨。追封安化郡王。錄其子右宣教郎不諱等三人爲直祕閣。他子弟遷官改秩除官者七人。卹典如執政。

二月己未。案正月辛卯己未二十九日。原本作二月。誤。以下月考之。當以庚申爲二月朔。詔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士楨權主奉漢安懿王祠事。

癸亥。上幸玉津園。遂詣延祥觀。

己巳。吏部尙書林大鼎罷。右正言史才論大鼎狂躁欺誕。父在而不迎侍。陛下擢宋樸爲樞密。大鼎以其出己上。憤然不平。若不亟去。必搖國是。故大鼎遂罷。

庚午。衡慶州軍賊黃明等八人於市。明等據州城凡百有十二日。

辛未。改虔州爲贛州。漢贛縣地。貢水自新樂山至城東北。與章水合。故名焉。先是祕書省校書郎董德元面對。論虔州謂之虎頭城。非佳名。今天下舉安。獨此郡開有小警。意其名有以兆之。望賜以美稱。事下中書後省。至是擬定。又請改虔化縣爲寧都。從之。

壬申。直龍圖閣都大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汪召嗣與宮觀差遣。以尙書省言綱馬不如故也。右朝散郎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湯允恭都大提舉成都府利州路茶事。兼提舉四川等路買馬監牧公事。

乙亥。左宣教郎王綸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綸江寧人也。

丙子。復置光祿寺丞一員。專掌祠祭禮料。卽惠照院齋坊儲之。以吏部郎中兼權太常少卿沈虛中言。今醴醢之屬。皆制在市司。慮其不虔故也。至是以故僞福國長公主第爲光祿寺。

庚辰。樞密院編修官楊愿守尙書工部員外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鄭震提舉兩浙路市舶。震子也。

辛巳。左朝奉郎林大鼎知泉州。大鼎此月六日乙丑得旨放罷。今據十七日乃即除。不知何故當考。

癸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措置盜賊節制軍馬知贛州李耕以功爲金州觀察使。於是諸將劉綱等九人。各選二官。將士受賞者萬三千二百二十有四人。方轄之亂也。本州居住人降授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近走吉州避之。至是復還其州。未幾卒。孫克小麻。稱近以祕書少監分司南京。

是歲。近者分司已久。紹興十四年六月發。未自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與圖軍居住。坐奏麗事降三官。移南安軍。二十年八月。又移虔州。後嘗宮祠。克恐差誤。

三月庚寅朔殿中侍御史魏師遜右正言史才竝兼崇政殿說書

丙申慶遠軍節度使知洪州張澄知福州龍圖閣直學士知福州張宗元知洪州

丁酉詔太尉吳玠楊政田師中並給與俸時玠以依楊存中指揮援存中所得張俊例有請朝廷因併政師中給之數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徐琛以疾求去陞數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癸卯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瑄言宗子善軫在學實及二年文藝卓然衆所推舉乞免文解一次上曰近日宗子多讀書殊可喜也

丙午御史臺主簿胡襄面對論諸邑主簿多不銷民戶輸納之鈔往往勒令重輸乞戒飭詔申嚴行下襄永嘉人也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齊安郡王士優薨於建州卽聞贈太傅追封循王六子皆進官二等女封郡主諸妾受封者五人

丁未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劉寶乞令民戶認軍莊營田者每畝賞開耕工本錢五千五百從之尋詔諸路做此詔諸路在九月戊戌今並書三十二年三月庚子所書可參考司農寺主簿盛師文面對論諸州都監諸縣巡尉擅置刑獄乞申嚴法禁詔刑部申嚴行下

戊申左朝請郎范彥輝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勒停永不收敘送荆門軍編管初彥輝爲太府寺丞嘗作夏日久陰詩云何當日月明痛洗蒼生病殿中侍御史魏師遜奏彥輝陰懷異意誘帥朝廷法寺鞠實故有是命彥輝罷守丞在二月丙寅今併書之

辛亥直龍圖閣提舉台州崇道觀汪召嗣知潭州召嗣以失職罷職後四十四日復除大藩前未有此當考召嗣未至官而卒

壬子詔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楊宗閔賜諡忠介故敕武郎知麟州建寧寨楊震賜諡恭毅二人楊存中祖父皆以死事故用存中請也

癸丑軍器監丞黃然而對論福建江浙販牛屠賣十百爲羣乞重立賞格許人告捕詔申嚴行下左宣義郎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歷候今任成資日優與陞擢差遣以知贛州李耕言其應副軍須有勞故有是命歷嘗第歷寓居撫州特秦檜之勢凌奪百姓田宅甚於寇盜江西人苦之右武郎幹辦皇城司劉升允劉伉並特遷右武大夫以訓練軍旅有勞特恩也

是春金主亮徙都燕京下詔改元貞元不肆赦內外文武皆進官一等改燕京析津府爲大興府號中都爲中京會寧府爲北京汴京開封府爲南京而舊遼陽府爲東京大同府爲西京如故分蕃漢地爲十四路置總管府名都城門十二命近臣王競書之名太府廟曰行慶宮以奉太祖受太宗景德宗宗幹神主又作原廟於其東以奉楊曠已上

張棟金人誌云楊曠大聖皇帝廟號仁祖而洪皓松溪記則云楊曠漢平皇帝廟號聖宗二書不同案皓以紹興十三年而掠之上歸在淳熙二年後後來復有所改然大聖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四 二六八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四 二六八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四 二六八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四 二六八一

舊取士無殿試亮始復之凡鄉試三人而取一府試四人而取一府試分六路河北及燕

人於大興遼之東北於會寧山後及河東人於大同山東人於東平河南人於開封關中人於河中通以五百人爲合格殿試又黜之榜首即授奉直大夫翰林應舉文字後又罷經義神童等科惟以詞賦法律而已金之用刑舊有沙袋置立始去之亮立又去杖脊凡徒刑止以荆決髻爲其近人心故也徒刑五等自五年至一年皆使之雜作滿則釋之亮又定車蓋之式后妃車飾以金三品以上飾以銀自后妃至五

品皆朱輪六品以下黑輪而已舊親王幸執用紫蓋亮始削之惟太子用紅諸妃用紫三品以上用青皆以羅四品五品用青皆以絹餘不得用此事必非一年所爲今且因建都附見亮至燕以平章事部王蕭裕有參畫之功拜裕

尙書右丞相兼中書令以兩圖編年金人誅蕭裕張棟金人誌考修入燕克小麻亮在二十二年冬今從編年張棟又云大救後漢案亮詔除參酌不肆赦外可改元貞元據此也詔書具於后門下朕以天下爲家固無遺

運之異生民爲子豈有親疎之殊惟晉書亮在東土四方之政不惟周知百姓之冤艱於赴愬况觀風俗之美惡察官吏之情勤必宅所居處慎於治亂此析津之分實爲輿地之中參稽師言雖建都邑迥殿宗廟之奉迥相宜室之宜遂正鐵封以作民極維業務之舉舉

實暫勞而久安遠近落成消日泚止然念謀與於役力豈無遺擲於聖元凡有科徭皆其膏血遂有司之供具亦因享上以盡心宜加撫存各就休息載詳前代教育之典多循一時姑息之恩長惡漸奸朕所不取若非罪而勤善何以勵衆以示公今來是都蓋宇同慶

因此時特有處分除不肆赦外可改天德五年爲貞元五年燕本列國之名今爲京師不當以爲稱號燕京可爲中都仍改永安析津府爲大興府上京東京西京依舊外汴京爲南京中京爲北京又許燕所以慰世而崇統也前此官吏每有單轉改級賢否不辨何補治

功緣今定都之始所冀上下協恭恪恭遵事若俾一夫不獲其所則何以副朕運籌爲民之慮故特推恩以示激勵以應內外大小官職宜與軍運一官於京師首善之地既昭示於後世詔令其勿忘於遵守否爾有來體予至懷

夏四月庚申朔詔江南西路轉運判官盧奎特轉一官慶遠軍節度使新知福州張澄轉一官回授以樞密院言收捕贛州叛兵帥司遣發官兵會合漕司應付錢糧別無闕誤故也

壬戌大理評事莫濛面對論官司遣人追逮罪囚多所邀乞詔刑部申嚴行下

乙丑秦檜奏以權吏部侍郎陳相接待北使閣門官費舍人張彥攸副之上因曰今後奉使須選醇謹之人至如武臣作副亦當慎擇彥攸開封人也

甲戌上謂大臣曰近令臨安府收捕破落戶編置外州本爲民間除害而所謂小火下者乃爲人訴其恐嚇取錢妄有供具本非爲民除害之本意可令有司子細根治務得其實先是行在有號破落戶者巧於

正盡通衢竊取人所帶之物秦檜得其姓名悉奏分遣外州拘之上恐因而擾人故有是諭燕克小麻載此事於五月癸酉

丙子右朝奉大夫張柄復爲大理少卿

辛巳詔諸州編管緝管人在法止許月赴長吏廳呈驗聞比來因禁鎖閉甚於配隸可令遵守成憲如走失捉獲人卽具名申尙書省別作行遣臣謹案是時朝士如胡銓吳元美士人如曾汝等以秦檜所撰緝管者甚衆所在望風以流人爲奇貨多據解之今此措置日嚴但云有旨則是出自上意非由臣下及

官司陳請也。
故表山之。

乙酉。詔利州歲鑄錢以九萬緡為額。視舊額減五分之二。二十五年七月丁巳所鑄可參考。仍立鑄折二錢。

丙戌。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臣昨者京城獨入議狀。不隨衆人推戴張邦昌。實人臣分義不得不然。其後邦昌同門婿朱勝非。及妻家使臣換文資程昌寓。相與協謀。極力排擠。蹤迹詭險。欲蓋彌彰。昌寓任鼎州鎮撫使日。於不係所管郡州。擅取常平錢米。本州守法。未敢起發。乃移文欲遣軍馬就食。其跋扈不軌。何異李允文等。朝廷以軍興隱忍未發。昌寓懷不自安。乃於勝非再相之日。以自已所得詔書。刻置鼎州廳事。又於碑文公肆謔言。掩其私交之迹。歸非於上。今勝非。昌寓雖死。其徒實繁。陰謀未已。伏望聖明降鑒。若昌寓不當以已事例置公廳。即乞明降指揮。以上件碑石。別刻本州所受詔書。庶允衆聽。從之。

五月庚寅。刑部侍郎韓仲通言。近郊赦禁。州縣不得挾私意籍罪人家產。德至渥也。而守令猶有易以追賞錢為名。且違法多立其數。至數百千。致竭其產。雖窮妻子。不足以償。望詔有司。申嚴禁止。詔刑部申嚴行下。

甲午。右朝散郎通判福州葉仁特展二年磨勘。左從事郎福州閩縣丞兼權察推林亮功特降一資。以拘鄉貢進士鄭煒簽書不當也。案此當是吳元美語。事不知何以詳時方行也。

丙申。武德郎李昌齡特追一官。勒停。昌齡為清河郡王張俊家房婦。坐不依聖旨減放。故有是命。

己亥。右承奉郎楊俊為籍田令。俊。復弟也。
庚子。右朝奉郎就權利州東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楊庭賢。與元府褒斜谷有古六堰。權民田甚廣。兵火後。修不以時。水至輒壞。若全以食水戶修葺。恐致民力重困。欲每遇夏月水泛。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隊兵卒。併手修葺。與元自兵亂以來。城內生荆棘。官民皆茅屋。而帑藏寓僧舍。自太尉楊政再為帥。以次繕治。至是一新戶口浸盛。如承平時矣。政嘗學舍。府學教授青神唐迪請增學田以廣養士。政從之。時有欲以學田償軍。迪言。大軍歲費四千萬。而欲取學田以當賦。何曾九牛之一毛。又豈愛禮存羊之意耶。論者乃止。

癸卯。尚書省言。金使來程。淮南轉運司應副酒食。多不足備。合行約束。詔回程須管足備。不得誤事。令先具知委文狀中省。

甲辰。直顯謨閣知揚州向子固罷。時北使紇石烈大雅過其州。子固遇諸衢。不即引避。大雅以為言。故有是命。

乙巳。詔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曹筠年老略乞便郡。可移知宣州。左承議郎池州居住蕭振復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辛亥。金國賀生辰使副中奉大夫秘書監兼右諫議大夫赫舍哩大雅。廣威將軍尚書兵部郎中兼四方

館副使蕭簡見於紫宸殿。

癸丑。右承議郎知大宗正丞張宗元面對。乞令諸州按月支給宗室孤遺錢米。從之。
六月己未。上謂大臣曰。近遣內侍往盱眙賜北使宴。乃擅買北貨。非便。已令拘收入官。庶少懲戒。左承議郎王之道通判安豐軍。道以上疏言兵故坐黜者十四年。

辛酉。上謂大臣曰。近日霖雨。軍營多壞。已賜錢七萬緡。令整葺。聞所在民田有被水患者。可下州縣。遣官檢放苗稅。

壬戌。國子監丞兼權祠部員外郎吳武陵面對。乞申嚴刑。湖福建士民不舉子之禁。令保伍更相覺察。月上賑產之數於官。策申給錢之令。則全活嬰。將不可勝計。詔監司丁寧州縣。悉意奉行。其有顯積去處。保明申奏推賞。

甲子。詔每歲交割歲幣官員雖多。止以十三年分六員所得減年細計分受。以前盱眙軍錄事參軍蔡輩言其泛濫故也。左朝奉郎張闡添差通判衢州。

乙丑。大理寺丞丁仲京面對。乞以前後已行軫恤庶獄事理。撮其要語。揭示通衢。使天下之民。瞻視鼓舞。遷善遠罪而不忍犯。詔申嚴行下。

丁卯。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舒濟國卒。
己巳。右朝奉郎利州東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楊庭賢。特遷右朝奉郎。直顯謨閣。賜紫章服。尋以庭通判階州。詔直顯謨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秦昌時。令自成資後。別理今任月日。候再任成資滿日。取旨。

庚午。詔民戶典賣田。毋得以佃戶姓名。私為關約。隨契分付得業者。亦毋得勒令耕佃。如違。許越訴。比附因有利債負。虛立人力。願契救科罪。以言者有請。從戶部立法也。

壬申。尚書駕部員外郎齊且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忠翊郎閤門祇候王謙為閤門宣贊舍人。謙。晉錫養子。用晉錫大理奏薦。及減五年磨勘恩例回授也。

丙子。右正言史才言。諸路州軍起綱。赴行在所交納。至有折欠之數。竝將合干人押下排岸司追理。排岸非刑法官司。無所研問。得其人。晝則使監守。夜則寄禁錢塘。仁和兩獄中。身為囚繫。欲償無路。欲望竝令即時具名數。申解所屬。見得有侵資貿易之弊者。送大理寺推治。其過誤損失。竝押下元起綱處。依法備償。附綱起發。從之。

己卯。大理評事莫漢面對。乞令州縣編配罪囚。竝依程限遣行。詔申嚴行下。是日。潼川大水。涪江漲。

庚辰。沅江武陵漲水。四面奄至壞城。人方惶駭。爭保城西牛頭山趾。大溪橋壞。水大至。平地丈五尺。人之死者甚衆。

辛巳。左朝奉郎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田如菴直顯謨閣。以其嘗在贛州有勞也。左朝議大夫李建卒。

壬午。左朝散大夫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珪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鄂州征民竹木。并役之作。

堤捍江。歲歲水蓄堤壞。廷募人厚與之直。伐石於漢陽以爲堤。凡五百十九丈。堤成。水大至不能蓄。岳州賦於民者。畝增二畝。謂之毛種。廷聞。立罷之。

癸未。上謂大臣曰。靜江府士人上書。乞增解額及減稅二事。可令有司看詳。稅額乃胡舜陟妄增。尤爲民害。不可不減也。祕書省校書郎董德元面對。言明年省試。太學士人承教已久。入試必衆。須用補試。以收後來之俊。欲乞諸州補試人。各限其數。上郡不得過二十人。中郡十五人。下郡十人。臨安府倍上郡之數。流寓各在寄居郡數之內。每以省試。夏季爲率。許士人詣本州投狀。令左保明。委教授。試賦一首。或經義二道。取文理優者。申州給據。赴太學補試。若當年省試不願就補者。聽不在此數。不許非時投狀乞試。如此。則人知天子之學。不可造次而入。凡預補者。無不自愛。臣又聞。補入學。而聽讀日少。在告日多。長假與特給假。固有法矣。今則特給展至三年而不禁。在學與在假。固有法矣。今則三年在假。而取解與在學者等。如此。恐不足以爲懲勸。欲望委國子監。自今秋科舉以後。檢舉學令施行。則人皆勉勵。無復輕去上庠矣。詔禮部看詳申省。

丙戌。左從事郎張震爲太常博士。入內東頭供奉官裴詠除名。瓊州編管。永不放還。詠往盱眙撫諭北使。私市北貨。尋被拘收。心懷怨望。有指斥語。法當絞。特貸之。此即已去日上所及之者也。

丁亥。故武功大夫殿前司統制吳進特贈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故武節大夫江西安撫司同統領馬晟特贈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二人皆爲贛賊所殺。故錄之。
是月。南康軍言宗子不經割肝愈母病。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五

【紹興二十有三年】秋七月己丑。案是月戊子朔。詔民間所欠私債。還利過本者。竝與依條除放。先是。温州布衣萬春上書。乞將民間有利債負。還息未還息。及本未及本者。竝與除放。庶幾少抑豪右兼竝之權。而伸貧民不平之氣。詔送戶部。上謂大臣曰。若止償本。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爲細民之害。可令子細措置。至是行。上謂在三月壬寅。

庚寅。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史才試右諫議大夫。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魏師遜試侍御史。辛卯。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王綸面對。乞委有司將先聖從祀之士。詳加蒐括。自國子監爲始。重行採繪。以其式鑲板。遍下諸郡縣。詔送禮部。

壬辰。詔平江府湖秀州實被水貧乏下戶。未納夏稅。竝權住催理。俟秋成日輸納。用戶部請也。
丙申。右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張常先提舉江州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常先。叔夜子。故超用之。案

與二十六年十月。凌習勳劾伯英。事疏。伯英在江西。從人至。願文補。知撫州。士。願疏其事。奏。皆不得已。道張常先代之。使離任。日。歷二十一年。閏四月甲辰。右承議郎伯英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今附此。更須詳考。
戊戌。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臣伏惟陛下。昨自軍興之初。爲宗社生靈計。躬至軍前。權輿和好。因上格

天心中興國祚。臣至愚極陋。繼亦將命出於自請。當是時。豈意有今日。依乘風雲之幸。蓋捐軀殉國。萬一
 近似。乃得與今日休兵保邦之大議也。非偶然也。靖康之末。邦昌僭號。臣獨不戴異姓。乞於皇宗不預背
 盟之議者。選擇繼統。其後軍前取出。欲行德斷。幸而不死。驅敵遠去。臣終不變初議。至為徽宗草書。以為
 南朝有子。不當相待。遠如石晉。北朝雖傲岸自用。猶即遣人厚送錢絹。至置萬數。後有傳錄至中朝者。其
 本尚在。可考不誣。愚臣君臣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昨自初還朝時。首奏令劉光世通書請好。其後呂頤
 浩都督在外。臣又奏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遊報王倫來歸。願浩遂欲擁以歸己。力援張
 邦昌友婿朱勝非來朝。既而圍城中人。茶酒禮與頤浩。勝非援邦昌時受僞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筵當臣
 之求去也。陛下撫諭再三。恩意款密。臣獨以書生不識事體。以必退為真。是時頤浩乃與權邦彥同日留
 身。乘間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身發諫。擬請御筆。至禮部草制之日。請以為據。密禮被逐。
 常以所得御筆。公示廣衆。不知事君之體。至於如此。士大夫雖每竊笑。然臣以出處自有本末。後世當有
 公議。不必與此輩較曲直。故不論。今宿禮已死。無子。獨有女嫁謝克家之孫。孫之子。若不收拾所降御筆。
 復歸天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考信。實害國體。伏望特降睿旨。令台州取索密禮
 所受御筆。繳進。仍以臣今奏疏。送附史館。永以傳信。不勝幸甚。從之。
王明清撰後錄紹興二年。奏檢之罷右僕射也。奏大體之。先是高宗有御制云。秦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人心大搖。恐誤國事。乙亥。秦檜在任。伯之子。景。檜。作。檜。子。自。陳。大。概。三。陛。下。是。時。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旨。下。台。州。從。取。索。得。之。案。謝。克。家。建。炎。四。年。秋。自。禮。部。尚。書。除。知。政。事。紹。興。元。年。春。以。資。政。殿。學。士。奉。祀。明年。春。秦。檜。免。相。克。家。無。緣。草。制。謝。克。家。子。以。女。歸。檜。之。子。故。御。札。在。謝。氏。耳。檜。此。女。在。二。十。三。年。癸。酉。今。云。乙。亥。亦。誤。錄。中。具。其。初。乞。罷。時。上。眷。甚。厚。而。呂。頤。浩。留。身。旋。請。御。筆。亦。無。陛。下。尚。未。深。知。臣。之。說。蓋。明。清。閣。之。不。盡。因。筆。之。於。齊。耳。

癸卯。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劉領特貸命。除名勒停。送瓊州編管。仍籍沒家財。右朝議大夫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彬州居住折彥質特降一官。領管知彬州。忠訓郎孟道為永興縣尉。鞠劫盜。妄通土豪承
 節郎蕭汝霖。領以為信。遣導率射士焚其居而捕之。斬汝霖。彥質坐與汝霖交通。請佃復縣基為居第。並
 為本州通判案發。法寺鞠實。故有是命。於是領之子將仕郎敏亦追毀所授文書。送惠州。導除名。送韶州。
 竝編管。兵官武節郎辛堅之。從義郎李世顯皆除名編管湖南。
本州通判姓名當考。
 戊申。將作監主簿孫壽祖面對論湖廣。夔。峽。多殺人而祭鬼。近又踐行於他路。浙路有殺人而祭海神。川
 路有殺人而祭鹽井者。望飭監司州縣。嚴行禁止。犯者鄉保連坐。仍毀巫鬼淫祠。以絕永害。從之。
 庚戌。右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之憂者。太湖之利也。數年以來。瀕湖之地。多為
 軍下兵卒侵據為田。擅利妨農。其害甚大。大隊伍既眾。易於施工。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墾田。旱則據之
 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汎溢。不得入於湖。而民田盡沒矣。欲望委本路監司。躬行究治。盡復太

湖術迹。使軍民各安其職。田疇盡蒙其利。從之。
 辛亥。敷文閣待制林又引年告老。詔遷一官致仕。
 癸丑。大理寺主簿吳仲面對乞諸縣鎮寨土兵。不得假借及私役差出。以妨教閱。從之。
 是月。少保鄂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駙馬都尉和國公潘正夫薨於婺州。贈太傅。官給葬事。
 八月戊午朔。侍御史魏師選言。近歲州縣小官既滿。而監司郡守不與批書。多致狼狽。若謂催科未足。獄
 案未具。合前期督察。望敕監司郡守。既滿即與批書。如更挾私意。令御史察劾。從之。
熊克小麻作侍御史師仲。熊克。字。師。仲。熊。氏。時。錄。為。國。子。監。主。簿。克。蓋。誤。也。
 癸亥。大理正石邦哲面對論監司郡守車服。乞禁。詔在內委御史臺彈奏。在外令監司舉劾。仍互
 察。右武節郎潘堯夫添差兩浙東路兵馬鈐轄。婺州駐劄。直祕閣潘差通判嚴州。鄭瑛移婺州。竝轉一官。
 幹故贈太傅潘正夫葬事。用吳國長公主請也。
 乙丑。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樽薨。贈太傅。追封詔王。其弟降授郢州防
 禦使士燦特復潭州觀察使。諸子選官除職者九人。後設悲靖。
 丙寅。草料場言。行在歲用馬草。乞下兩浙漕司收買。已經總制錢債其直。從之。詔祕閣修撰提點佑神
 觀秦堪今任已滿。令秦續理任。從其請也。左宣教郎王孝廉謀據成都以叛。伏誅。初。孝廉之父輔以左
 朝請大夫守合州。
輔。秦。州。人。初。見。十二年正月。所為不法。左朝奉大夫史聿時為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置獄遂寧府窮治
 之。孝廉與其兄孝忠俱就逮。輔憂懼死。聿移夔州路轉運判官。獄遂不竟。孝廉兄弟知不免。陰懷異志。即
 歸所寓成都府。破產招習亡命。多市弓劍。離軍使臣之無賴者。靡然從之。會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
 使兼知成都府曹筠當以是夕詣府學宿齋。孝忠與其徒謀。夜襲府學殺筠。然後舉事。忠訓郎王立何知
 其謀。與孝忠家婢潛以告本路兵馬鈐轄左武大夫英州刺史柳僧。僧率官兵以素隊往捕。孝忠與其徒
 相拒敵。官軍死者三人。僧走趨府治。筠臥開不出。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張行成排闥入告。始授甲討之。孝
 忠等徐步至府門。縱火。人皆驚散。孝忠等馳出衙西門。官軍蹙其後。孝忠。孝廉登樓自刎死。孝忠子大正
 與其黨樊常等五人為官軍所殺。餘黨二十八人走郫縣。後四日皆伏誅。轉運副使直徽猷閣吳垌哀取
 孝忠文書。具言於朝。詔勅孝忠反狀。餘皆悉原之。官軍以次受賞。凡為錢萬七千餘緡。聿。丹。陵。人。行。成。已。見。
紹興九年。

五。於是垌已移知荆南府。筠移知宜州。然皆未受命也。
日麻。紹興二十年七月辛亥。左朝奉大夫史聿改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八月辛未。左朝請大夫知合州王輔守本官致仕。成都。蜀。係。十。二。月。二。十。四。日。移。知。宜。州。
 丁卯。保義郎閻門祗候劉勳特添差臨安府兵馬鈐轄。仍益務。請給人從等。竝依正官例。勳。弟。也。

戊辰。籍田令楊俊直祕閣。主管佑神觀。免奉朝請。
 辛未。御史臺主簿胡襄守監察御史。宣正大夫安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陳鵬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內侍也。先是有徐思忠者。以事繫大理獄。上諭秦檜曰。聞思忠事連及朕。如見賊證。可與盡理行遣。凡數月乃有是命。
上語在六月己未徐思忠本末不以林泉野記考之。曠恐是秦檜所妄當考。

壬申。上謂大臣曰。頃令諸路帥臣招軍。至今多月。尙未有到者。可令樞密院舉催。

丙子。大理寺丞孫敏修而對。言州縣獄官不得其人。一切付之胥吏。輕重高下。悉出其手。望下有司參詳。將罪人初入門。情犯。先令知通令佐親視。供實文狀入案。然後付獄推鞠。修立成法行下。庶幾罪人情偽易察。使胥吏無以措手。詔刑部看詳申省。

己卯。詔以建康府永豐圩賜秦檜。仍令江東漕司同本府善治。限十二月末須管了畢。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武安軍承宣使充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貴卒。

壬午。保義郎閤門祗候成彥忠爲閤門宣贊舍人。彥忠。閔之子也。

甲申。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新江西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丁祺移江西南東路副總管。建康府駐劄。

乙酉。左朝奉郎鄭康佐知惠州代還。言陛下臨御以來。詔令爲民而下者。十常八九。所以天祐一德。民懷有仁。然親民莫如守令。按察莫如監司。若監司巡歷或不周遍。則遐方僻壤郡邑官吏。循習弛怠。奉行必有不謹者。望申飭有司。自中興以來。省刑罰。薄稅斂。凡恤民寬厚之詔令。編類成書。以賜守令。仍令監司歲內分巡所部。務要周備。以察奉行詔令之當否。官吏之勤惰。庶幾咸思報舉。庶幾黎元。以稱勵精求治之意。詔敕令所編類。
二十五 年成書

丙戌。右宣教郎薛仲篋爲大理司直。仲篋。曹泳之甥。故秦檜用之。

是月。諸路發解舉人。而右文殿修撰秦檜當就兩浙轉運司取應。檜親黨或謂平江府觀察推官潘燧曰。秋試必主文淵堂。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孫就舉。將以屬君。燧謝曰。燧初仕。敢欺心也。潘檜下。乃秀州也。至則溢員。就院易一張教授者去。增果前列。燧。清江人。進士甲科。既爲秦檜所怒。自是浮沈州縣者十年。
此

謝諤所作進狀修入。但行狀稱丞相有子。又稱燧果前列。皆小誤也。燧紹興十二年登科。歷十八年。登科。在其後。今年就舉者乃其耳。日麻。紹興二十六年五月辛丑。湯鵬舉論陳之度爲秋試考官。違法奪私。取棄於高等。不知之。度此時爲何官當考。

九月丁亥朔。左承議郎王之望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之望自荆門代歸。獻啟於太師秦檜。歷敘勞績。每旬疏解其下。凡數千言。又上少保秦燧書。頌其德合於坤之六二。燧喜。遂有是命。

戊子。詔自今行在官私斷配罪人。應隸本州本城者。並配近行在州。其已配隸者。令所屬配出門。以大理少卿張柄援在京舊制有請也。

壬辰。祕書省正字兼權中書舍人周麟之罷。以右諫議大夫史才論麟之意在卽真。常懷不滿。乃與在外

被倭失志不得還者。陰相交結。專爲是非。誣惑羣聽故也。

癸巳。熙州觀察使都總領河南蕃兵將隴右郡王趙懷恩爲鼎州觀察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鈐轄。

甲午。上謂大臣曰。聞瀘州路水災。可令轉運常平司。將被災州縣檢放賑濟。

丁酉。右從政郎監行在太平惠民北局林一鳴爲敕令所刪定官。一鳴。一飛弟也。

己亥。右諫議大夫史才言。臨安府府學教授楊良輔素無術業。頃充平江府考試官。墜黜失當。不平之恨。聞於隣境。詔罷之。
平江府試黜黜不知 鄰境何以聞之當考

庚子。敕令所刪定官吳曾面對。乞禁探捕鹿胎爲飾。因舉其宗皇帝不殺羊羔事。以爲自澶淵講好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庶者。其源蓋出於此。望詔有司告誠士庶之家。竝不得戴鹿胎冠子。及所產之地不得採捕。庶幾上副陛下好生之本意。詔刑部申嚴施行。

辛丑。大理寺丞郭唐卿而對。論州縣推勘罪人。於他處追取會問。往往回報稽留。致淹刑禁。乞申嚴令甲程限施行。從之。

乙巳。左中大夫吳與行監察御史。處自楚州召還入對。論兩淮定稅之初。乞委監司守臣督責諸邑縣令。務要均平。庶幾民被實惠。既對。遂有是命。

丁未。右文殿修撰新知廣州曾慥乞與建康府都統制王權同議營田。上曰。當令熟議其可否。如與之中分其利。使軍人樂然從之。乃可行也。

己酉。直祕閣知臨安府趙士黻與直徽猷閣知紹興府曹泳兩易。仍各進職一等。

辛亥。宰執進呈左朝奉大夫知靜康府陳瑋奏。廣西邊而關遠。兵額頗多。稅米所入。不足贍給。祖宗以來。既苗和糴。每石價錢四百或五百文足。而漕司從來以苗米支移。所納價錢。每石卻至三貫文足。比之所支和糴本錢。多至數倍。望委本路帥臣與轉運司官。公共相度。少增和糴之直。略蠲折米之價。務令適中。俾民力稍裕。漕計不致實公私經久之利。詔戶部取索措置申省。上又曰。瑋善治郡。與除直祕閣。知潭州。其他有昏耄不任事之人。令自陳宮觀。時秦檜當國。凡謫官在嶺外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聞。蓋傾險急進者。或窺伺中傷。以爲奇貨。瑋頗能調護遷客。左朝奉郎通判靜江府汪應辰。檜之所不樂者。瑋獨與之相善。至是檜薦瑋有材。召赴行在。至則復以長沙命之。上亦莫測其故也。
日麻。二十六年七月戊申。載上語云。瑋本去其晚其意。乃與日麻所載陳瑋善治郡。語全不同。疑宋機所修時政記有遺也。

冬十月丙辰朔。皇姪瓊州觀察使居廣。遷常德軍承宣使。親賢宅宗子六子竝進一官。以居廣等自陳祖父各任節度使。竝於靖康年中。恩從二聖過軍前。其後該過大禮。竝聖節。合得恩澤。共一百二十餘次。乞比附收使。故有是命。祕書省著作佐郎丁燾明而對。言州郡稅額。自祖宗以來。取之有制。而吏弗遵守。

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諱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常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更欲廢人繼業。庖人繼肉。曾不知孟子處賢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安國奉詔修春秋傳。於諸經正文不諱。故檢及之。然程頤元祐中實未嘗言諱。檢蓋誤也。

甲午。右正言鄭仲熊。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御史胡襄。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為之切齒。蓋自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士一切不恤。一時羣小所聚。而寅為之魁。及今事已敗。而人猶惟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迥與襄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者來。迥必首詣之。訪其蹤迹。略無顧避。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業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賞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於茲。今襄又為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為國家慮之。欲望兩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於是迥。襄並罷。丙申。武德大夫榮州刺史兼閬門宣贊舍人提舉佑神觀潘鄆落閣職。陞領和州防禦使。已亥。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瑋卒。年四十六。贈少師。追封和義郡王。後諡忠靖。

庚子。吏部郎中沈虛中。對言在外官司取會保明待報文字。供申稽遲。動涉歲月。開有故作不圓。脫漏大節。致妨行遣結絕。在法有三次無回報送。不干礙官司究治之文。今欲州委通判。監司委主管文字。凡承受符置籍記錄。每月終。具若干已報未報。申所屬曹部。照會監司。案行取籍。互相糾察。庶得文移不致壅滯。詔六部長貳同共看詳申省。

壬寅。詔為張叔夜立廟於信州永豐縣。賜名旌忠。叔夜之死也。其家葬衣冠於縣境。至是乃請建祠焉。

甲辰。秦檜進呈大宗正司條令成書。上曰。昨日循閱所條。甚有條理。可頒行之。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王福特轉行拱衛大夫。福。張俊親校也。始以軍駕臨幸。賜恩進二秩。吏部言擬正法。令回授。俊再請。乃特命之。其曹四人。皆自正使陞領。遙都防禦。關練使有差。

乙巳。以經筵徹章。賜宰執講讀說書修注官御筵於秘書省。自是以為故事。戊申。將作監丞錢端英。而對言州縣折帛錢。昨已降指揮。盡於下戶折納。既免闕成端匹之弊。又得折價廉。中下之家。實受其賜。而州縣尚或因仍舊例。高下一概科折。唯務撙取。致使良法美意。不得宣布。望明詔有司。申嚴行下。詔戶部檢坐見指揮。仍措置務令必行。以優下戶。己酉。秘書省校書郎兼權國子博士王佐能。以右正言鄭仲熊言。佐攝職成均試官。例當輸出題目。佐必擅易之。以私所嚮。趙鼎之餘黨也。

十有二月丁巳。左朝請陳孝則知英州。還奏本州宜安縣稅務。月額止於十千。而監官請俸兩倍其數。不惟州郡過有陪費。而於商旅實有阻抑。詔戶部取索似此去處。並罷。戊午。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充大金賀正。且使施鉅等入辭。上戒之曰。歲道信使。已有定例。使指之外。不可生事。

癸亥。太傅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章淵薨。贈太師。命容思殿祇候王晉行護葬事。丁卯。右文殿修撰提舉佑神觀秦瑒。為敷文閣待制。右承務郎吳益直。祕閣。以檢辭免進。大宗正司。敕令加恩也。檢以瑒當就省試。辭。

庚午。詔俟畢試。取旨。封填妻高氏為和國夫人。乙亥。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公李權卒於合州。戊寅。司農寺主簿王桓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桓乞外任。上覽除目。曰。桓父雲死於使事。可與職名。乃有是命。

庚辰。集英殿修撰知常州錢周材。以親老乞歸養。詔周材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洋卒。癸未。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齊旦。面對。乞禁止民庶之家。車服。詔申嚴行下。閏十二月乙酉朔。雪。秦檜稱賀。上曰。是當臘中。來歲農事可喜也。

戊子。皇叔明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鑄特遷。定江軍承宣使。壬辰。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錢時敏卒。癸巳。福州長溪縣進士黃友龍。杖脊刺配廣南遠。惠州牢城收管。初。友龍在臨安府餘杭縣聽讀。因與進士朱思廉不和。醉酒作亂。詔旨指斥。法寺鞠實。故有是命。

丙申。宰執進呈。次。上曰。諸郡守條具民事。如遠方因軍興有所科率。至今未罷者。非因條具。何由得聞。宜委官看詳。取可行者行之。乃命檢正都司官看詳申省取旨。已亥。右承事郎楊俱直。祕閣。主管佑神觀。俱。俊弟也。辛丑。詔三衙管軍御前諸軍都統制保明。逐軍都統制官。供職滿十年。無公私過犯之人。申樞密取旨。與轉行一官。至承宣使。依條回授。

癸卯。左朝散郎楊椿。為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丙午。秦檜進呈權戶部侍郎徐宗說狀。契勘上供諸色。寫名錢物。在法不得支免移用。若輒擅侵支。各有專一。斷罪條法。指揮。比年以來。州軍往往冒法。輕費妄用。卻將上供錢物。侵借。監司略不檢察。案治。緣即目內外百色。支費。滯。全藉州軍。格意經理。若不申嚴法禁。竊恐日後。轉致侵損。省計。欲乞檢坐行。下諸路監司。常切覺察。若有違戾。侵借。除係法斷罪外。乞今後。更不差注。知州軍差遣。若後官任內。合撥寫名錢物。別無拖欠。能措置補還。前官擅支錢物。每及一萬貫以上。與減一年磨勘。至五年止。庶幾非賞必行。不致侵盜財賦。從之。

熊克小麻。紹興二十二年十二月丁巳。時監司守臣。不論常賦。專以進奇。與相會。太府卿徐宗說。既抵。亦曹。乃言。今後當令先補常賦。所遺。仍乞以賦入。以贖。行。當。謂。從之。下。論。宗。說。曰。曹。久。賦。所。論。甚。當。是。日。以。宗。說。權。戶。部。侍郎。此。蓋。因。葛。立。方。瑞。宗。說。所。許。也。立。方。又。稱。宗。說。請。於。朝。俾。編。造。先。補。常。賦。於。是。隨。及。發。充。而。不。及。民。及。陞。對。上。論。之。曰。版。曹。久。賦。此。種。所。論。甚。當。其。計。臣。也。遂。除。權。戶。部。侍郎。以。日。麻。考。之。宗。說。建。此。事。在。版。曹。已。論。年。蓋。立。方。蓋。就。試。之。而。

寬不詳考。且日麻解戶部狀云。遺事宗說上申向。其考。與廣也。臨所云。獻事。未知宗說果能此否。當求他考。

己酉大理評事莫遠面對。乞令諸縣人戶割移租稅。並須依限開收。詔申嚴行下。明年正月。壬戌施行。

庚戌金主使宣奉大夫尙書左丞蔡松年假戶部尙書。與廣威將軍祕書少監兼行右拾遺林舍哩師顏來賀來年正月。松年已見。十年正月。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八人。諸路斷大辟二十五人。初朝請大夫黃子游知池州代還。論青陽縣苗稅多於諸縣。有至十倍或七八倍者。如青陽縣每畝上等田三斗。貴池縣四斗。建德縣四斗七合。東流縣六斗之類是也。一州之內。而輕重不同如此。地土肥瘠高下。不能相遠。臣詢訪其故。因南唐李氏嘗以青陽縣爲朱齊邱食邑。人戶每畝納三升。爲食邑之數。後來因爲稅額。望下轉運使究實。比附鄰縣所納酌中裁定。詔戶部看詳取旨。至是有詔減苗稅二分半。課米二分。歲爲錢千八百緡。米萬七千石。然議者猶謂所減乃經路虛增之數。而齊邱重額未嘗損云。子游與下日麻解之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戊午。自後不見。如何施行。則免秋浦志載此事云。紹興二十二年申。據指揮。故附此年。未應免小麻解。江東轉運常平司爲之請。蓋秋浦志中所載。乾道六年。陳升補建明取會事。爲子游所請。而不詳考之也。又稱青陽縣上田每畝一斗九升。亦與子游元奏不合。案乾道六年二司所奏。有云。上田青陽縣每畝納一斗九升八合。此乃苗稅二分半。課米二分之後數目。非子游元奏之時。實甚誤。錄具乾道六年五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六

【紹興二十有四年】歲次甲戌。金海陵。春正月癸酉。案是月。甲寅朔。初詔郡國同以中秋日試舉人。舊諸州皆自選。

日舉士。故士子或有就數州取解者。至是始禁之。

甲戌大理司直李璣面對。乞令諸縣將二稅畸零之數。並折見錢。各令具鈔。庶免重疊催擾之弊。詔戶部申嚴行下。

丙子封婉容劉氏爲貴妃。大理少卿張柄面對。乞州縣獄案。並令明注年月日數。毋得復稱今年前月或昨日之類。以示欽慎慎重之意。從之。

丁丑右通直郎王歷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戊寅地震。

己卯右通奉大夫陳康告老。詔選一官致仕。戶部言諸州上供經總制等錢。在法雖許置輕。斷起發緣。價直比之。行在。往往高貴。欲將諸州軍不通水路去處。每貫帖支客人。兌便優潤錢三十文。卻於州縣。從來起綱合破廢。費脚贖錢內支給。庶幾公私兩便。從之。

辛巳軍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統制戚方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利州觀察使殿前司右軍統制岳

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侍衛步軍司統制梁斌。並爲承宣使。超昭慶軍斌寧遠軍和州防禦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王升。宣州觀察使中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制閻德等七人各進一官。皆用去年四月辛丑詔書也。先是方當依格回授。而斌帶軍職。位乃在方上。幸執進呈。上命方以所得一官特帶軍職。庶與斌同。不致升降。於是行下。

二月乙酉。案是月。甲申朔。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乞禁諸州毋得輒令屬縣逐月分認醋息錢。從之。左迪功郎鄭時中充國子監書庫官。時中仲熊兒子也。尙書省言。御書法帖。合委官措置頒降。乃命時中爲庫官。專一措置。

丁亥詔除名勒停永不收敘人前左從政郎楊矩特送邕州編管。以其弟煒紹興初兩上書譏謗朝政坐累故也。矩行至賓州。感瘴死。煒與已見紹興二十二年。熊克小麻。即於其時書煒進呈邕州書狀。

庚寅左朝請大夫新知邛州許尹入辭。論州縣招撫富民。重行責罰。有犯杖罪而罰錢至數百千者。望赦宥。自今有違法科罪人戶出錢者。雖曾附赤歷。亦重責典憲。詔申嚴行下。尹鄱下人也。

乙未貢院言。應博學宏詞科左從事郎新平江府錄事參軍莫濟。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王端朝合格。詔並循資與堂除。歸安人。端朝開德人也。

戊戌右文殿修撰提舉佑神觀秦頊充敷文閣待制。

辛丑詔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楊傑。楊傑特令赴正奏名廷試。

甲辰上謂大臣曰。連雨恐傷益麥。已令降旨祈晴矣。

乙巳詔保護閣門祗候劉勳進職二等。忠翊郎劉愿特降閣門祗候。僧悟正與補左街僧錄。右武大夫劉允升特轉遙郡二官。以貴妃進封推恩也。他親屬補官者四人。本閣官吏並進二官資。擬正法人特與轉行。

丁未右承奉郎田公弼爲右宣義郎直祕閣賜三品服。公弼師中子也。

戊申大理評事沈正度面對。乞戒飭郡縣。不得非理科擾小保長。庶貧民均被實惠。詔申嚴行下。

己酉大理評事擊衍面對。言州縣受納米斛。必有土居及寄居官員士人。並上司公吏。封鈔請求。每百坐享錢數百。或至一貫以上。受納官爲之減退升合。不擇淫惡。却於其餘人戶名下多增斗而。以償其數。虧公害私。莫此爲甚。望申嚴禁止。從之。

壬子榮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劉懋遷靖海軍承宣使。

三月甲寅朔。祕書省校書郎兼權太學博士董德元。左朝奉郎新知江陰軍張士襄。並爲監察御史。士襄江寧人也。

丁巳尙書司勳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鼐罷。以右正言鄭仲熊論仲鼐攝政成均。力主專門。以私黨與包藏其姦。詭計叵測。若不斥去。爲害尤深。故也。仲鼐嘗爲李光客。故仲熊劾之。

己未。詔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吳璘。楊政郊恩補。特依楊存中例。於文資內排。以政璘有請也。

辛酉。上御射殿。策該正奏名進士。先是秦檜奏以御史中丞魏師選。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湯思退。右

正言鄭仲熊同知貢舉。吏部郎中權太常少卿沈肅中。監察御史董德元。張士璠等為參詳官。師選等議

以敷文閣待制秦頊為榜首。德元從殿錄所取號而得之。喜曰。吾曹可以富貴矣。遂定為第一。榜未揭。肅

中遣吏驗榜而白秦燧。及廷試。檜奏以士璠為初考官。仲熊覆考。思退編排。而師選詳定。肅中又密奏乞

許有官人為第一。至是策問諸生以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偽。心何治而克誠。頊對策曰。

自三代而下。俗儒皆以人為勝。天理而專門為甚。言正心而心未嘗正。言誠意而意未嘗誠。言治國平天

下。而於天下國家皆不經意。頊頓首。實繁有徒。虛亡不懷。諂而嗜利。自營者。此而不黜。願欲士行之無

偽。譬猶立曲木而求直影也。舉人張孝祥策曰。往者數厄。陽九。國步艱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

祐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氣合。不動聲色。致茲昇平。四方協和。百度具舉。雖堯舜三代無以過之矣。又曰。

今朝廷之上。蓋有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忠義凜凜。易危為安者。固已論道

經邦。變和天下矣。臣輩委質事君。願以是為標準。志念所欣慕者。此也。曹冠策曰。自伊川唱為專門之學。

弊於一曲。不該不徧。述正道而稱邪侈。好夸大而無實用。蓋其初有得於釋氏。潛竊其說。入室操戈。而伐

之。習其學者。尤為迂誕。為師者不傳旨要。而使之默會。為友者不務實善。而更相比周。實足以狀賊善端

而已。故凡為伊川之學者。皆德之賊也。又曰。自西學盛行。士多浮偽。陛下排斥異端。道術亦有所統。一矣

至此。而或有弗悛。則鬼瑣之徒。堯舜所不能化者也。豈容道於兩觀之誅乎。臣願陛下至誠樂與。勿貳勿

疑。惟和惟一。則勿有開之。則於萬斯年受天之佑。異端何自而芽孽哉。於是師選等定頊為首。孝祥次之。

冠又次之。上讀頊策。覺其所用皆檜語。遂進孝祥為第一。而頊為三。賜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

至同出身。時檜之親黨周資唱名第四。仲熊兄子右迪功郎時中第五。秦棣子右承務郎煇。楊存中子右

承事郎俊。並在甲乙科。而仲熊之兄孫縝。縝密之子成忠郎。秦梓之子右承事郎煇。德元之子克正。曹

泳之兄子緯。檜之姻黨登仕郎沈興傑皆中第。天下為之切齒。孝祥。鄒子冠。東陽人。檜館客。資。開封人。與

傑。永嘉人也。何倫繼。論魁所以待天下士也。既私其子。又私其孫。父子親。環列要津。雖光之根。亦不足過云。呂中大

子無復天。非記曰。檜子煇既嘗為舉首。又以其孫縝為舉首。上從之。遂居第三。進士榜中。悉以親黨居之。天下為之切齒。而士

子之臣矣。

丁卯。左承事郎簽書劍南東川節度使判官廳公事趙遠為秘書省校書郎。先是總領四川財賦符行中

有子預薦。意遠必為類試考官。密以文屬之。遠不啟。既試。符氏子不預奏名。行中怒。因事摺。遠甚峻

然不能害也。

庚午。皇叔眉州防禦使士諱為宣州觀察使。右監門州衛大將軍和州防禦使士奇落階官。以其兄士安

薨。故有是命。

辛未。敷文閣待制新知宣州曹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王孝忠之謀亂也。議者以為當貴帥

秦檜右之。仍俾奉祠焉。

壬申。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奏。武岡軍人楊再興已就擒。劉旦之師也。再興既還。建炎

初所侵省地。至是八年。猶抄掠不已。師中遣前軍統制李道討之。上覽奏曰。方國家開暇之時。寇盜竊發

擒之。足以靖民。可如所請。令權赴行在。時再興已老。諸子惟正修。聚人最多。領姦猾。而正排者最凶悍。於

是再興與正排兄弟皆得。正修繼就擒。先是吉州盜胡邦寧攻劫衡。桂陽三州之閒。破安仁縣。提刑司

遣士兵射士捕之。為所敗。未敢進。詔左承事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琪合赴行在供職。琪子羽子也。

丙子。特奏名進士呂克成以下四百三十四人。武舉進士鄭疇等十六人。特奏名二人。授官有差。而平等

岳建壽特授保義郎。以弓馬絕倫。故克成。常州人。建壽。超子也。

戊寅。宰執進呈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劄子。論諸州不依條限印給屬縣租稅簿。熊克小麻。劉敏求。眉州人。不

敏求此奏。乃論每年諸縣遺簿。印給屬縣。未嘗言及劉敏求也。乞申嚴法禁。上曰。法令固在。如官吏奉行不度。終亦無益。知州須歷民事。通曉

利病者為之。乃命監司以時檢察。有不如令。案劾。以聞。

庚辰。右正奉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宋殿知建康府。先是右朝散郎王循友守建康。因事件秦檜。故罷去。

而用殿代之。日麻不載循友姓名。建康知府名。循友。在

在四月二日。去此凡四日。循友六月辛丑除名。

辛巳。將作監丞錢端英而對。論州縣鞠獄。事之大小。各有定限。至四十日而止。有司往往虛文枝蔓。逮及

無辜。至有踰年而獄不具者。何以上副恤刑之意。詔申嚴行下。

夏四月甲申。案是月左朝散郎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孟處義言。去年煎鹽。比舊額增十五萬五

千餘石。五十斤支發袋鹽增四萬六千七百餘袋。鈔而通貨錢增八十五萬四千餘緡。並受鈔住賣茶鹽。

竝皆增羨。一司官吏。委是宣力。詔處義進一官。屬官及職級有名目人。遞減磨勘。餘自有差。

乙酉。右承議郎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秦頊特遷左朝請郎。兼實錄院修撰。仍許陳乞親屬章服一名。

舊制。鎮廳及第人不轉官。至是吏部乞比附秦燧體例。取旨推恩。故有是命。時頊年纔十八也。

丙戌。上謂大臣曰。三衙諸軍招填闕額。久未足數。於是樞密院請均下諸路帥司。分限招填。期以三年。課

其殿最從之。

戊子。右朝請大夫蔡向知滁州。還言兩淮州縣之吏。尚有貪名譽。好興作者。如開田。本以勸耕也。虛增頃

畝。因成騷擾。超稅。本以薄賦也。暗加勾合。遂致剝削。凡此豈所以仰副陛下愛育元元之意。欲望申飭官

吏。違者令監司郡守案劾。從之。

己丑。上詣景靈宮朝獻。有利州民王孝先。遞劾訴閩州守臣右中奉大夫王陟慘酷不法。陟前任知利州。為

趙不棄動。既聞

後二日。輔臣進呈次。上曰。此事宜押送本路監司究實。蓋上慮蜀道險遠。追逮為勞也。

辛卯。右承事郎直秘閣張子仁。主管佑神觀。仍賜紫章服。免奉朝請。

庚子。幸執進呈大理寺主簿郭淑。面對劄子。論州縣受納物帛。吹毛求疵。稍不及格。即以枯油墨烟。連用退印。望嚴戒飭。上曰。此重為民害。可令監司覺察案劾。如失覺察。令御史臺彈奏。仍許民越訴。

辛丑。西南小張蕃貢方物。

乙巳。進士孔摺為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先是摺之父右宜教郎衍聖公玠卒於衢州。守臣以聞。故有是命。

戊申。太府寺主簿李文中。面對言比歲州縣。多侵用常平義倉米。既失經常之數。亦乖惠養之方。望詔有司。申嚴其禁。從之。

己酉。羅殿國貢名馬方物。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巳。鄂州駐劄御前軍統制李道。左軍統制郝殿。建康府駐劄御前水軍中軍統制李進。鎮江府駐劄御前右軍副統制單德忠等十一人。各遷一官。亦用去年閏月辛丑詔旨也。

庚申。權尚書吏部侍郎李如綱。為敷文閣待制。知泉州。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齊且直秘閣。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辛酉。右正言鄭仲熊言。陛下偃革休兵。已見成效。至於歲時慶賀。驛騎交馳。盛典綽綽。所以燕遇接納之勤。情文備至。惟是州縣之吏。或不能上體聖意。開有滅裂。欲望申救有司。凡迎勞館餼之禮。務加嚴整。稍

有慢戾。臣得奏劾以聞。從之。

癸亥。監察御史王綸罷。以御史中丞魏師遜奏。論因其兄綽弟結舉進士不第。而怒形於色。謗罵考官也。綸本師遜所舉。至是給以論事。忤意。師遜懼。即自言智識淺昧。於綸不得其詳。望將綸罷黜。庶使臣有改過之實云。

乙丑。左宜教郎張扶。為國子博士。右承奉郎吳會。為太常寺主簿。

丁卯。直徽猷閣知荆南府吳垌。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垌引疾有請也。時鼎。豐茶寇猖獗。殺傷瀦。鼎巡檢官焚淑浦縣。垌未受命。以憂死。左朝請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程致。被旨攝事。以策授兵馬鈐轄。鄧宏淵。且往招安。寇乃息。

戊辰。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施鉅。權尚書吏部侍郎。右宜教郎林一鳴。為司農寺主簿。

庚午。皇叔和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行。為宣州觀察使。令再任。

辛未。金主遣金吾衛上將軍工部尚書耶律安禮。正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許霖。來賀天申節。

六月癸未朔。上謂大臣曰。官司賑濟。止及近郭游手之人。其遠處宜令提舉官及州縣常平官親往措置。

務使實惠及於貧民。大理正陳良翰。面對言。令甲。職田租課。抑令人戶折納價錢。而增直者。以等差計。賦坐罪。州縣之吏。未免冒犯。乞申嚴法禁。從之。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卒。藻黜居八年。累赦不宥。請還政。不許。至是卒。藻工於儷語。其所為制詞。人多傳誦。

乙酉。右文殿修撰知盛州會儲。高郵軍使吳祖棣。竝罷。祖棣。子也。時儲上疏。自訟不受張邦昌偽命。乞付史館。御史中丞魏師遜言。并不能以身殉國。盡遣天屬。歸之北朝。雖族誅之。不足以快天下。又烏可錄用。其後儲既失節。比輒肆狂妄之言。反欲盜忠名。以干進。此最姦邪之大者。罪不可貸。幸執進呈。上曰。并與王時雍。莫儻。在漢法當誅。且族。朝廷寬大。一切置之。若復錄用其子。何以示天下。自今毋得與堂除。上

顧秦楸曰。當時忠義無若卿者。楸曰。臣一時守職。遭逢陛下。遂依日月之光。上曰。此卿之謙辭也。

尚書右司郎中兼權中書舍人吳與能。右正言鄭仲熊。論本蔡卞之近親。黨習以成。精神。目為常州一。憲。銜命出疆。公肆哀掠。竝與北貨厚載而歸。若不斥去。則此輩自作不靖。動搖國是。不可不慮。故有是命。

癸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史才罷。御史中丞魏師遜劾才。天資陰賊。頃受李光薦改秩。迨今陰相交通。謀為國害。屢貽書問。不憚數千里之遠。凡光所厚者。悉與結託。包藏禍心。自為不靖。右正言鄭仲熊亦言。李光。曩知溫州。孫仲鼐。掌其表章。才用其薦書。以改秩。及今得路。遂與仲鼐。及光門厚者。互相交結。密通光書於萬里之外。蓋欲陰連死黨。以搖國是。伏望亟行竄逐。才聞乃再章求去。初命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師遜等再論。遂落職。

甲午。御史中丞兼侍講魏師遜。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

乙未。權尚書吏部侍郎陳相卒。

丁酉。大理司直李景。面對。乞申嚴法禁。獄事連婦女童稚。別有證佐。可以結絕者。勿追。從之。

庚子。上諭大臣曰。當茲劇暑。待差遣人。速與發遣。其缺官處。或遷或召。卿等宜商量進擬。

辛丑。右朝散郎知建康府王循友。特貸死。免籍沒家財。送蘇州安置。男右承奉郎前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滋迫兩官勒停。特除名。弟右文林郎新奉國軍節度推官循訓。追四官勒停。特除名。送雷州編管。右朝散郎新添差通判饒州韓道參。兩官勒停。特除名。送德安府編管。初循友在任。嘗斷配宰

臣秦楸族人。楸銜之。遂與此獄。既而棘寺言。循友盜取官錢。受所部乞取金銀。冒請宣借口券入己。減價詭名。收買沒官產業。違法差參。主管機宜文字。因與參劾。朝政循訓。與滋。偷盜官錢。而循友不覺察。故

有是命。日麻於秦楸。當時被罪之人。多不言其故。獨於循友一事。言之。會要亦同。不知何人當筆。惜乎其不與也。今據其可考者。依此例具書之。未詳者。則缺之。更須參考。

癸卯。手詔曰。息兵專以爲民。四川州縣。雖屢降指揮。減免錢物。以寬民力。尚慮措置未盡。委制置司。總與所同。共方便措置。務在不妨軍食。可以裕民事。逐一條具。中尚書省取旨。監察御史董德元。守殿中侍

御史。

甲辰。秦楸進呈禮部乞賣紫衣師號。上曰。自紹興五年。江上用兵。亦嘗用此以相資助。今可檢舉。保寧

軍承宜使主管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為慶遠軍節度使。以積闕選也。左朝散大夫知衢州王臞罷。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王師心知衢州。時飢民八等嘯聚為盜。而臞措置乖方。諸盜結集至千餘人。掠嚴之壽昌。焚倉庫。殺平民。事聞。秦檜因奏。有賊汗不法事在。有司乞先次放罷。上曰。臞卿親戚。今罷之。勝如罷其他十數人也。既而殿前司遣將官辛立將兵千人往捕賊。遂平。八月乙未。命八等行。九月丁巳。辛立等報官。賊克小麻。云。雖捕獲而猶未定。詔以王師心知衢州。民始安。諸案師心除命。與臞同日。此時盜猶未平。今不取。 監察御史張士襄守尚書左司郎中。

乙巳。大理評事沈正度面對。言乃者陛下俯從臣僚之請。令川、廣、京、湖等州。應禁奏案。具錄副本。報提刑司。繳奏。以先到者約法。欲使獄無滯訟。德至溥也。尙慮所過遞舖。不即傳送。以致逗遛。望令當職官常切點檢。上曰。可令州縣以時支給月糧。此輩方肯久住。不致缺額。 諸見小麻。報官者論二廣舖兵之弊。上曰。云云。蓋失於商非也。

丙午。秘閣修撰新知廣州陳桷卒。 戊申。大理評事莫濂面對。論民間不願違募保正者。蓋官司以他事役之。望申嚴法禁。詔戶部檢坐行下。己酉。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言薦舉之法。昭若日星。比年以來。監司郡守有以一章而舉二人。甚至於三四人。前所舉者未用。後來求者復舉之。名曰改舉。實風教。莫此為最。望明詔有司。申嚴法禁。凡所舉人。實有改節。及有事故不用。方許改舉。無故而改者。重賞以法。庶幾杜絕奔競。仰副綜核之意。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七

【秋七月】 案是月 壬子朔。癸丑。右正言鄭仲熊言。前知雷州王趨頃在任日。每有被罪南竄者。則厚賂津置。為之囊橐。結成死黨。今聞在全州。遂與海外罪人為地。或有擅離受責之地。逃匿趨家。方命亂法。莫此為甚。切慮有司或致弛慢。縱逸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欲望特降睿旨。下全州。差得力人。管押王趨前來大理寺究治。仍令日下押還元責地。庶絕後患。詔依所請。仍令逐路提刑躬親。遵奉施行。先具知稟狀聞奏。先是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李光謫居昌化軍。因趨寓書秦檜。以求內徙。有小校李某者。坐岳飛累。編置全州。與趨居相近。趨俾校募人轉致之。檜見書自全來。疑光擅離貶所。大怒。故有是命。 此事詳見今年十二月。司農寺丞鍾世明為尙書戶部員外郎。世明治圩田。故有是命。 制。謂云。將命於外。成。教。可。觀。不知何人作。 是日。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魏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薨於行在。年六十九。翌日。輔臣進呈。上曰。張俊。避亡。獲者。張通古來。俊極宜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遂賜貂冠朝服。以敘命。內侍省押班張去為護葬事。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上厚眷之。其麾下將佐若楊存中。田師中。王德。趙密。劉寶。皆建節。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為侍從。帥守者甚衆。 自後晚年以下。並以林某野記修入。

甲寅。大理評事命長吉面對。言州縣贖學錢。往往侵移。兌用。乞立法禁止。從之。 乙卯。詔國學生住學三年內。實歷打食不及一年之人。遇取應日。別立字號。依宜和指揮。以八人有奇解一人。以國子司業沈虛中看詳有請也。 此恐即德元。 是日。樹鑑人承信郎楊正修及其弟正拱於市。二人皆再與子。鄂州都統司檄送行在。付棘寺鞠治。至是抵法。 丙辰。將作監丞錢端英面對。論昨蠲米麥之征。而州縣尙收力勝袋皮等錢。乞令監司覺察。從之。 降授左奉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州居住李文會。知遂寧府。 敷文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蘇符知饒州。 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執羔。知閩州。 丁亥。宰執進呈。次上曰。贛州守臣李耕。未有代者。可選文臣一員。具名取旨。於是以前朝散郎。知處州趙善繼代之。後三日。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乞差本司統領官杜伯通。以所部戍贛州。上曰。昨軍賊竊發之初。外連百姓。率多響應。今留兵屯駐。庶得安弭。 己未。復置黎州在城。雅州。洞門。靈門。三博易場。委四川茶馬司專一提舉。以本路諸司有請也。 壬戌。詔四川制置總領司。許於茶馬司寬剩錢內撥取。以寬民力。用都省請也。自熙寧七年。權法初行。官買民茶。增價發賣。其初歲收息不過五十萬緡。至元豐六年。增額一倍。猶不過百萬。建炎以來。權法弊壞。提舉官趙開。遂體做京師鈔法。規行茶引。令國戶客入。就場交易。而官止收引息市利錢。每茶百斤。為一大引。客入不過納錢引六道五百。市利錢三百。以當時茶額計之。歲收亦不過錢引一百五十萬九千餘緡。比熙寧所立之額。未甚遠。紹興初。宜撫司取撥茶馬司餘剩贖軍。亦不過歲收四十萬而止。其後物價騰踊。茶商取息頗厚。累政提舉官。於是增長引息等錢。至紹興十四年。每茶一引。倍收引錢十二道三百文。比趙開初立法時。增及一倍。茶既貴。諸場大段溢額。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當此時。茶司之富。甲天下。率以歲利上供。一歲多者至二三百萬。及是。詔捐以予民。蜀人稍蘇矣。 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程敦厚。落職。依舊宮觀。令靖州居住。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敦厚。頃權中書舍人。敦厚忠家。有初。封為夫。人者。敦厚多為美詞。以取媚世也。自此交歡。每至其門。或以金銀器物。勸敦厚。必搥而有之。其居眉州。劫持州縣。侵漁編氓。稍不如意。則妄生是非。與起訟獄。望其官職。竄諸蜀道之外。以為在外者。貪殘之戒。故有是命。先是敦厚既斥歸。久不用。乃上疏曰。臣竊惟陛下。當捨棄登道之中。爰立同德。付以魁柄。任天下所不任之責。而成天下所不成之功。其為力甚難。今國是大定。鄰好皆稔。猶泰山而四維之。何何憂何慮。而臣切有不能自己者。蓋昔之怙亂害成之輩。鼠伏狐伺。何所不至。尤為可畏。願陛下力遏朋邪之萌。以幸海內。然秦檜薄其為人。卒謫之。 敦厚所上書。論文德在紹興二十三年。不得其月日。今因事附見。

甲子。右正言鄭仲熊言。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蕭振天。資狠戾。趨向乖僻。鑿緣趙鼎用事。倡為專門之說。振阿附之。自謂其曲學出於程頤。殊不知頤在先朝。固嘗見詆於識者。如蘇軾。尤嫉其姦。振亦何知。乃藉

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為侍從。帥守者甚衆。 自後晚年以下。並以林某野記修入。

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為侍從。帥守者甚衆。 自後晚年以下。並以林某野記修入。

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為侍從。帥守者甚衆。 自後晚年以下。並以林某野記修入。

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為侍從。帥守者甚衆。 自後晚年以下。並以林某野記修入。

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為侍從。帥守者甚衆。 自後晚年以下。並以林某野記修入。

或至公師。幕府諸僚。為侍從。帥守者甚衆。 自後晚年以下。並以林某野記修入。

為仕進之梯。方天台之罷。會不數月。起於曠籍。付以四川之權。朝廷屢下寬詔。有可裕民者。俾同諸司措畫。振為制。置使。略不關意。乃敢誦言於朝。欲以對。雖重糧八萬石。截留不發。初非真有意於民。特出矯情惑眾。以沽一時之譽。望賜寬斥。以為竊名市私者之戒。詔振落職。放能。依舊官觀。池州居住。

乙丑。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符行中充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右朝奉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鄭興行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與符行中在蜀中。餽遺秦檜不可勝計。雖歲時寒暄之間。亦必用金獅子二枚坐褥焉。此以禮姓之遺史修入。

庚午。軍器監丞孫祖壽面對。乞禁江浙私渡。詔臨安府措置。既而守臣曹泳乞令本府差官一員。主管濟渡。紹興府蕭山渡亦依此施行。從之。九月乙丑行下。

壬申。尚書省勘會近靜江府措置莫公晟。及衢州措置作過飢民。竝無奏狀。詔今後州郡合措置事。須管逐一開具聞奏。委監司察御史臺彈劾。時秦檜用事久。監司郡守以事達朝廷者。止申尚書省取指揮。故條約之。此二事必因上問而後詳。但魏師時政記中不載。明年十一月庚午。上諭輔臣語。及親世。明除右司時所得上詞。或可擬取書之以曉良臣所奏考之。則當時雖有指揮其中名尚如故也。

癸酉。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勾龍如淵卒。
乙亥。上謂大臣曰。莫公晟以丹州歸順。及進馬。可檢擬取旨施行。先是公晟自宣和以來。屢為邊患。歲調官軍防守。至是直祕閣知靜江府兼主管廣西經略司公事呂愿中言。公晟獻馬三十四。且遣其部落七百餘人至靜江府。與經略司屬官歃血而盟。諸蠻願以二十七州一百三十五縣為本路編屬。實為熙朝盛事。

丙子。上謂大臣曰。得丹州非以廣地。但猛人不作過。百姓安業。可喜。乃詔公晟以南丹州防禦使致仕。其子延沈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其餘首領竝推恩。愿中又畫圖進呈。上曰。且喜一方寧靜。秦檜曰。陛下兼懷南北。定計休兵。小寇豈敢不服。上曰。若非休兵。安能致此。於是鑄編州縣印一百六十二給之。愿中夷簡元孫也。願中同書在八月乙亥。今今賜印在丁亥。今今賜印在丁亥。

戊寅。上幸張俊第。臨奠。詔俊姪右宣教郎子安等五人各進一官。諸將直徽猷閣韓彥樸。直祕閣劉堯勛。楊傑。竝進一官。陞一職。子安等。在八月癸未。彥樸等。進官。在十月丙申。今。非之。彥樸。世忠。第二子。堯勛。世忠。第三子。傑。存。中。第三子。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金州觀

察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知贛州李耕。為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己卯。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安遠軍承宜使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進。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日下起發之任。

辛巳。詔李耕統制軍馬。通理已及十年。特轉行武營軍承宜使。

八月乙酉。案是月壬午朔。敕令所刪定官楊造面對。論宗室登科換京秩者。初未經任。即授大縣。庶於民事。未能請似此之人。竝注縣丞或監當差遣。理作親民資序。竣一任回任。內有舉主一員。方許注授知縣。從之。吏部

奏下在十一月乙卯。

丙戌。左朝請大夫鄭作肅知吉州。還入見。奏本州自兵燹後。每歲椿辦黃河竹索錢六千六百餘緡。見拖欠四萬餘緡。重困民力。望將未起及日後合起之數。竝賜蠲放。上可其奏。秦檜怒。後旬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即奏。肅明附席益。中傷善類。及知常州。張浚主兵。行橫斂之法。作肅竭力率先督辦。其數冠於諸州。比守吉州。多斂軍需。賤市官米。又賈販油布之屬。以規厚利。欲望重作施行。詔令本路提刑司取會具案聞奏。德元。奏下。在此月。壬寅。今今賜印之。

丁亥。遣戶部員外郎鍾世明同四川總領制置措置裕民。自講和後。歲減川錢四百六十二萬緡。有奇。朝廷猶以為重於江淮。故有是命。明年七月丙辰減放。

戊子。皇叔象州防禦使士洪為均州觀察使。以積閹選也。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王琮卒。
庚寅。宗正寺主簿王珉。國子博士張扶。竝監察御史。珉。玉山人。扶。金壇人也。

壬辰。上諭秦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已降指揮。約束施行。於是申嚴行下。

甲午。溫州布衣黃元壽論官市柑子擾民。詔禁之。其福建荔枝亦毋得進。
乙未。樹衢州賊首俞八等七人於都市。其次十有一人皆誅之。
戊戌。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兼崇政殿說書。
庚子。崇信軍承宜使提舉佑神觀劉光烈卒。

丙午。禮部擬定故太師清和郡王張俊贈典。乞依韓世忠例。先是上諭秦檜曰。武臣中無如張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贈典宜令有司檢討祖宗故事。務從優厚。七月丁巳。及是進呈。上曰。俊在明受閒。有兵八千屯

吳江。朱勝非降。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賊。實為有功。可與贈小國一字王。令禮部擬定。於是特封循王。國朝淳化以後。異姓不封真王。其追封蓋自俊始。俊葬無錫縣。比葬。自行朝至無錫。將相州郡祭之者。接迹。江左以為榮。後諡忠烈。史臣曰。上之於世忠。待遇賜予。視諸將最厚。與張俊。多播折告成之辭。後之立功。豈有所激及後死。稱謂之美。如此。抑揚予奪。有深旨哉。

九月辛亥朔。鄂州前軍統制李道自長沙移軍往衡州。措置盜賊。先是胡邦寧既就江西安撫司招安。其

黨未時等議聚於桂陽。保險以自固。道遺將官高仲等擊平之。得六百人。以充軍。賊之未得也。湖南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之望。數以書白大臣。時州計畝率錢。以備儲軍之望。徵諸司止其事。不聽。既又請留兵五百人戍衡。郴。以備出沒。朝廷從之。

甲寅。監登開鼓院曹緘而對。論常平之法。賤穀貴散。農末皆利。今者時和政協。歲已告豐。其價益平。能因天之所興。以利于下。實甚盛之舉。望俾州縣及時廣糴。使倉廩充實。異時用以賑貸。詔戶部措置。其後戶部乞下諸路常平司。依見行法。如違。令監司案劾。從之。緘。補子也。

丁巳。左武大夫英州刺史殿前正將辛立。陞領忠州團練使。錄平衡州羣盜之勞也。餘將副軍校九百九十七人。各轉一官。仍給設一次。

壬戌。左司郎中張士襄。乞客人與販米斛。不拘州軍。許從近便。官司投牒給據。以為沿路權征場務。照驗沿路有乞覓阻抑。依枉法論。從之。

甲子。大理寺丞郭卿而對。言枉法囚人。遇寒量支柴炭。貧者假以衣物。而州縣多不預辦。望申嚴法禁。詔刑部檢坐行下。

乙丑。大理寺丞環周而對。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低下之田。多為積水浸灌。究其所以。蓋緣溪山諸水。接連併歸太湖。自太湖水分為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於海。東北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諸浦中。惟白茅一浦最大。今為泥沙淤塞。每歲若遇暑雨稍多。則東北一派。水必壅溢。遂至積浸。有傷農田。望令有司相視。於農隙開決。白茅浦放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轉運司措置。癸卯。二月十八日施行。

丁卯。秦檜進呈權戶部侍郎徐宗說。試刑部侍郎韓仲通等狀。日麻只書戶部狀。今出其姓名。俾後有考。舉劾西京路轉運判官魏安行。前知滁州。安奏開荒田二千二百餘頃。今本州具到實開耕數。止及四百餘頃。既不應賞格。其已轉官合行改正。上曰。如此誕妄。不可不懲。於是罷安行見任。餘令吏刑部依條施行。此項須與今年十一月王珣劾相開。

己巳。太師尙書左僕射提舉實錄院秦檜等進呈徽宗皇帝御集。熊克小麻在十月壬午。說。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秦燧為禮儀使。上特御垂拱殿再拜受書。實錄院修撰秦垕。殿進讀詩五章。禮畢乃退。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於天章閣。凡詩百五十有五。詞二百。賦一序。十有二。記。十。碑。四。贊。問。九。文。七。樂。章。三。禮。詞。二十。有。七。雜。文。十。有。五。詩。解。九。論。語。解。二。道。德。經。解。八。南。華。真。經。解。八。沖。虛。至。德。真。經。解。十。有。二。廣。濟。經。十。經。科。儀。二。政。事。手。札。千。五。百。五。十。邊。機。手。札。二。百。四。十。有。四。直祕閣知府貽軍。鑾陞直徽猷閣。令再任。

壬申。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安奉徽宗皇帝御集禮儀使秦燧言。伏觀進呈御集前夕。密雲閣雨。翌旦。迎奉出祕書省。天宇廓清。皎月如畫。仰見聖孝感格。及垂拱殿進呈。皇帝拱立觀覽。天顏端肅。極於嚴奉。伏望宣付史館。從之。

乙亥。詔建天章等六閣。

冬十月庚辰朔。大理寺丞孫敏修而對。論在法禁囚。徒罪以上。方許枷禁。仍須立檢判押。其制不為不嚴。而州縣官逐廳所行事。其干繁人。往往在廳一面枷荷。遇夜即行寄禁。甚失國家立法本意。乞申嚴行下。詔可。仍令監司案察。御史覈彈劾。

辛巳。保義郎趙不暇言。母李氏。年六十九。未有封號。望以臣磨勘一官回封。從之。

壬午。秦檜奏。諸州今歲豐熟。則有高田旱傷去處。上曰。可令依條檢放。公私欠負。仍住催理。其繁官年歲深遠者。委戶部開具取旨除放。仍令常平司措置通融糶糴。務令兼濟。毋致失所。十二月癸丑。戶部擬行下。權吏部侍郎施鉅言。屬者誤受聖選。銜命出疆。禮畢將還。而鄰國之君。嘗問陛下師臣所兼何職。又問今年有幾。臣皆以實對。茲有以見陛下聖明。登崇賢哲。朝廷尊榮。故鄰誠信而仰重之也。伏望特降容旨。宣付史館。昭示萬世。不勝大愿。從之。

丁亥。尙書省言。永祜陵及昭慈聖獻皇后。撥宮見用。轉幕供設之類。皆以故敝。種植果木。亦多損闕。請紹興府守臣。稍士彰親往檢察修葺。換易補種。候畢開具中省。

戊子。國子司業沈康中。為賀金國正旦使。教武郎張掄副之。尙書左司郎中張士襄。為賀生辰使。閣門宣贊舍人張說副之。掄。開封府人也。

辛卯。辛執進呈年例。令臨安府自十一月支錢米養濟丐者。上曰。此一事活人甚多。可即行下。熊麻在丙戌。與日麻不同。

壬辰。故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吳進。特贈二官。例外錄其家一人。以進先受贖州檄。旗榜招安劇賊黃先。遇害故也。黃先。未見。

癸巳。宰執進太府主承曾怡而對。論監司州郡虛申網解。致交納不酬。枉被囚禁。乞立法微斷。上曰。事皆有法。惟在奉行。可申嚴行下。

乙未。詔諸路提刑司。將災傷去處職田。一例檢放。以尙書省有請也。

戊戌。三省擬左朝散郎蘇欽知巴州。上曰。川中須擇不生事之人。遠地舉措。朝廷無由盡知。欽。首江人也。十有一月庚戌朔。詔開等六閣成。壬子。上謂大臣曰。不擾民而易成。甚得崇奉之意。

癸丑。詔諸路州軍。未起諸色錢物。并拖欠上供米斛。積欠租稅等。除形勢輕監司州縣公吏。鄉司及第二等以上有力之家。未納數外。並與放免。至二十年終。令州軍銷落簿籍。監司檢察。用戶部請也。

甲寅。權尙書刑部侍郎韓仲通。權刑部尙書。權戶部侍郎徐宗說。試兵部侍郎。左正言兼崇政殿說書鄭仲熊。權戶部侍郎。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曹泳。權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時徐宗說久病。故以泳代之。泳。倚勢妄作。又甚於宗說。舊荆南戶口數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迹。詔獨口賦以安集之。然十未還一。二。先是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其後所歲復增。吏不能供。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泳責償甚急。時秦檜晚年。怒不可測。而泳其親黨。凶焰熾然。守臣直祕閣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予之。左承

應英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七

二七三二

議郎通判府事范如圭力勸之乃止。此事不得其年月因法除改曹附見汝真今年六月自成都通判大理少卿張柄

試大理卿。秘書省著作佐郎丁其明試秘書少監。其明以女適秦檜之姪右朝奉郎煇。故擢用之。右

通直郎張燾守尚書刑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林一飛為屯田員外郎。新除大理司直薛仲邕為樞

密院編修官。轉權樞密都承旨。直龍圖閣提舉洪州玉隆觀湯鵬舉知廣州。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李椿年知宣州。

乙卯。右朝請大夫新除江南新路提點刑獄公事劉環能。先是有詔令四川制置司總領所措置裕民。而

環為瀘川府路提刑。兼提舉常平權轉運司事。其到本路紹興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未起。贖軍折估。糶本

水脚等錢。乞蠲免。都省批送戶部。戶部劾環妄有申陳。顯是侵官。不循分守。徇私沾譽。難以倚仗。乞罷環

新任。庶少懲戒。故有是命。環。民瞻子也。日原止。其月部狀。未知是除改曹附見。改除前所中或曹休職後當考。

丁巳。賜直祕閣吳益三品服。封祕閣修撰秦堪妻趙氏為令人。以秦檜辭免進徽宗御集加恩。故有是

命。臣頃在行部。聞趙氏乃近。臣今不能記其詳。當考。

甲子。監察御史王珉行右正言。

乙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魏師選仍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殿中侍御史董

德元勸師選嗜利傾奸。不恤國事。師選乃抗章求去。遂罷之。詔楊存中恩數。願權花使。

丙寅。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從吉還舊官。

丁卯。權尚書吏部侍郎施鉉參知政事。權尚書吏部侍郎鄭仲熊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秦檜

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覬覦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寮。一二年即登政府。仍

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被其職名。開其恩收。猶庶官云。故自乃俟高。能至

此十年。參預政事之臣。才四人而已。此以王明情。權鉉修入。雖免小罪。自奉特恩。執政無敢少違其意者。於是仲熊數

所用。自國子監主簿。不二年而登政府。中間更歷數職。事附檢校。無所不至。又安有此言。今不取。

戊辰。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秘書省秦燾加恩。遷少傅。封嘉國公。左朝奉郎

夔試太常少卿。夔先為是官。以憂去。至是復舊。

庚午。敷文閣直學士晁謙之卒於信州。

辛未。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修撰秦垺試尚書工部侍郎。亦以進御集推恩也。左承事郎

鄭時中守秘書丞。時中甫登第。即以京秩授之。至是入館。

壬申。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師選落職。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再論師選賤賈貴。自同商

販。在朝堂。有詣與白者。則必背而視。略不關省。黎明而入。既飯而出。漫不可否一事。乞重加寬。故有

應英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七

二七三三

應英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七

二七三四

是命。左朝奉郎知平江府李朝正罷。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朝正與其女婿魏師選共為商販也。

甲戌。大理寺丞郭唐卿而對。乞戒州縣推勘公事。不得妄有枝蔓。詔申嚴行下。

乙亥。右正言王珉言。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韓璣乃堂吏韓詳之子。詳為蔡京爪牙。姦邪陰險。璣蹈

襲家傳。比建天章閣。璣既不得預安奉之日。與韓韓袖手往來其間。耳語譏笑。意有譏諷。璣乃其弟。見為

堂吏。窺伺朝政。事無大小。璣皆預知。比曹泳除戶部侍郎。臨安府副官。璣詰泳曰。某旦夕當為之。已令修

漕廩以借公。璣常在劉光世軍中。受光世恩甚厚。一旦背馳。奴事呂祉。光世既罷。璣以光世事告呂祉。光

世知之。移書責罵。比之犬處。遠近傳之。無不鄙笑。為淮西轉運判官日。與陳克令謀助祉為虐。遂致生變。

當時叛卒求璣尤急。以逃伏得免。今又惡心不悅。懷私背公如此。伏望重賜行遣。詔璣放罷。案淮西軍叛時。璣實在建康。未去職所云小誤。

丁丑。大理司直李環而對。乞令諸郡受納秋苗。將出陸僻遠去處。許乞就近縣鎮送納。畢日。團綱起發。以

寬貧民。詔戶部看詳。

是月。左奉議郎通判武岡軍方時除名。永州編管。時坐與流人胡銓通書。為守臣李若樸所告。江西提舉

常平茶鹽公事張常先因令通判袁州蔡權。案時不覺察人吏盜用出利銀。送獄。法寺嘗時賊罪徒。私罪

流。公罪絞。秦檜進呈。乃有是命。時之。日原。會曾不。今以。免。小。及。二十六年十一月。法。司。判。事。後。入。免。麻。稱。提。刑。張。常。先。因。令。通。判。袁。州。蔡。權。案。時。不。覺。察。人。吏。盜。用。出。利。銀。送。獄。法。寺。嘗。時。賊。罪。徒。私。罪。流。公。罪。絞。秦。檜。進。呈。乃。有。是。命。

十二月己卯朔。試尚書工部侍郎秦垺充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修撰。以填再辭免也。

直龍圖閣新知廣州湯鵬舉改知平江府。

庚辰。詔宕昌寨峯。鐵峽兩場綱馬。自來歲為始。循環撥付殿前馬步三司。各一年。周而復始。先是市馬者。

歲於宕昌寨峯。鐵峽市馬三千八百匹。赴樞密院。而部送者利其芻粟。多道斃者。至是始命統領官一員。

往取之。再歲一往返。用四千四百人。皆精甲。既而楊存中言。馬多不及格者。乞令統領官就場監視。買馬

不行。川。馬。二十七年七月。清遠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荆湖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德蕘於荆

南府。贈檢校少保。後證威定。

辛巳。左朝散郎都大總管四川茶馬監牧公事湯允恭復司農卿。與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

馬錢糧鄭滿兩易。尚仍除直祕閣。尚書吏部員外郎黃然為兩浙路轉運判官。左朝奉郎知蜀州孫

道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道夫在郡九年。遇事明。州人目為水晶燈籠。

癸未。辛執進呈大理評事劉敏求而對。劄子。乞令場屋不得將食米作糶米收稅。詔如所請。又進呈大理

應英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七

二七三五

評事聖衍劄子乞戒約者長保正副非盜賊闖殿有實毋待輒受狀詔刑部措置

後刑部乞比附條合將不應受理事追遠關留者徒一年毆縛取財者以盜論加二等從之

丙戌左朝散郎魏安行送欽州編管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洪興祖送昭州編管

以釋弋不射宿全失解經之體於周公謂魯公之語而流涕不無怨望之意此等乖謬不可概舉

又私結父之黨與其黨世之譽如洪興祖者則為文以冠其首魏安行者則鑿板以廣其傳

極於此不可不慮也兼聞安行刊瑀之書盡用京西轉運司官錢費用不貸又以傳示四方

其家無慮數千百本身為漕臣當為國家愛惜財用豈可率意妄作以濟其私使官錢可以私用

何所不至臣竊惟陛下以聖學高明表章六經瑀乃敢唱為異論而安行輩又從而和之

臣恐其說流行害教惑衆其禍不止於少正卯楊朱墨翟也伏望特降睿旨將見今鑄板

所司檢計所費之直盡數於安行名下追納或其他州軍有刊行異說書籍元未曾申取朝廷

乞毀棄仍將與祖安行及瑀之弟重賜施行以為朋附鼓唱異說之戒此亦陛下保治之一端

詔戶部刑部逐一依條施行瑀又言與祖天姿險惡趨向不正如程瑀安人之雄者與祖傾心附之

死黨瑀既死又與其子弟復為結託將瑀書為之序引證加稱賞以欺後世如所謂成發於孔子

流涕於周公之四言此何語也哉安行昨知滁州開墾荒田乃其職事輒敢妄增煩數欺罔君上

罷亦為輕典與祖今知饒州人皆怨望日望其去乃敢共懷異議肆為不靖如不痛懲恐為亂階

斷將與祖安行編置遠方以禦魍魎仍并程瑀子弟見已任堂除差遣之人致歸吏部庶使君子

所別白而天下後世知奸人之不可容也詔刑部開具中尚書省於是刑部尚書韓仲通乞將安行

州與祖送昭州並編管瑀之子右承事郎宏濟罷新差監通州金沙鹽場右承務郎宏靖孫右承務郎

功有學今後並不與堂除差遣或其他州軍有刊行異說書籍元不曾申取朝廷指揮者亦乞毀棄

日麻於此日先將刑部狀而十三日辛卯方職王職二疏疏疏乃十一月十三日壬戌所上也今并附此日

二日丁未書左朝散大夫知饒州洪興祖依所乞差遣主管台州崇道觀洪興祖又云興祖今知饒州人皆

怨望日望其去與祖去年已得官職則何以出此言疑興祖命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辛未而日麻

帥臣呂頤中嘗以微罪欲殺走卒王超應辰諫而止有錄事參軍周某者與蔡楡有舊恃此自恣嘗以國

忌日命妓佐酒應辰欲糾之既而中止周憾之使人持對告楡以應辰嘗遣信度海餉趙鼎又與李光交

通超以計得其書而易之應辰乃得免

丁亥降授右朝奉郎勒停人王超追三官依舊勒停特除名送辰州編管以曉前知雷州與李光通書及

差兵級應副使喚致臣僚論列故也鄭仲熊之為諫官也論海外罪人擅離受謫之地逃匿趙家時趨坐

與光通書停官未敘

乃詔湖南廣西憲臣親往捕官押還責地分仍速趨赴大理獄既而究

建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七 二七三七

治事皆虛案奏特有是命

領者坐位侯事則置於罪與國通情通令其子司法者從事將就顯一錄此往會稽投書於蔡家既而蔡家子弟不敢以入都

乃就令此介自往相府投之既達於蔡忽令問李參政何在所遣人介詳述對云李參政見在全州與王知府相見遂成以李將為

發也且云有王法司與李參政親以書付我令來道銷博之際又稱司法法司也蔡怒於是遣大瑞寺僧勸行下全州體究李光通

既所因何輒敢存留在本州且遣王趨井王法司送獄而全州適有法司人吏姓王者亦與蔡家舊識俱遣後體究得蔡發初未嘗離

羈化但陳產蔡以前任過蔡家名物停編管長州王法司

者嘗然不知亦勒歸職罪其當時聞者無不笑而憐之

己丑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高伯之知溫州

辛卯尚書兵部侍郎徐宗說充敷文閣直學士知明州以病自請也

甲午右朝請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王弗知果州

乙未司封員外郎王傑面對言縣令於民尤親而近年以來監司郡守各員好惡之私以更易縣令在法

望特嚴約束務在必行詔申嚴行下應對移具事實申尚書省

丁酉度支員外郎曾怡能以權戶部侍郎曹泳勸其貸取庫務物色也入內東頭供奉官蔡思殿祗候

陳成之還所寄資為拱衛大夫保軍軍承宜使致仕右通直郎知明州鄞縣程緯追殺出身以來告數

文字除名勒停永不收敘送貴州編管仍籍沒家財先是縣丞王肇與緯不協誣告緯侵上無人臣之禮

遂與大獄肇因揭榜召士民訴緯罪犯案具縛坐贓法常校特貸之

庚子尚書司封員外郎王傑左朝散郎知江陰軍徐玘為監察御史為西安人也

州監酒贓污不法監司部守欲案其罪

壬寅刑部奏編管人願充廂軍者聽刺時台州編管人謝立之妻乞將夫刺充牢城刑部因編下諸路上

可其奏且諭大臣曰朕昨在元帥府見河北諸州將編管人牽聯丐食於市蓋緣不給口食乃至於此誠

可憫側宜申嚴約束行下直祕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蔡昌時卒

乙巳金主使驃騎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白彥恭中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胡勵

來賀來年正月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三人諸路斷大陣十有九人行在鎮江建康府權宜三務場共收茶

鹽息錢二千六十六萬餘緡鹽息一千五百六十六萬餘茶息二百六十九萬餘香礬錢一百九萬餘雜

物錢一百二十萬餘金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蕭裕為金主亮所疑與西北招討和謀立故遼豫王

建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七 二七三九

購之孫。和執其使以聞。裕坐死。亮詔諭諸路。略曰。自漢高祖以來。謀反者頗多。蓋高祖與朕皆中唐之主。堯舜禹湯之時。豈皆多有此事。其不遜如此。以金人除舊習。修入詞。謂云朕撫臨萬方。今第六載。即此年也。金人僞無陵墓。自太宗屢以上。但葬於護國林。極草創。遠亮南徙。始令司天改卜於燕。歲餘。乃得地於良鄉縣之西。大洪山佛寺。徙太宗長。太宗屢德宗幹於其中。餘宗室以昭穆。惟東昏王寶葬於山之陰。謂其刑餘之人。不入陵故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八

【紹興二十有五年】歲次乙亥。金海陵。春正月。己酉朔。丁巳。詔中嚴州縣官批書不圓之禁。以大理評事俞

長吉面對。官吏生疵。遊賄士夫受弊故也。

戊午。大理寺丞孫敏修面對。論州縣人戶輸納官物。不為依限。消整簿書。遂至再行剗刷。乞申嚴條法。從之。三月辛巳行下。

辛未。中侍大夫保寧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軍統制李道潛階官。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將士遷官者五千七百七十有二人。以收捕猛人楊再興之勞也。

甲戌。敷文閣待制新州蘇符乞奉祠。上曰。頃朝廷初議休兵。符願以為然。及王倫被留。遂復二三。今不復肯出蜀矣。乃以符提舉台州崇道觀。

乙亥。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論遠方州縣推勘公事。聞有禁囚不書歷者。及監司巡歷。即移他所。望申嚴法禁從之。

二月戊寅朔。詔諸路見闕知縣去處。令吏部疾速差注。如無人願就。令本路帥臣監司同共保明。辟差一

次。

壬午。秘書丞權兼寶錄院檢討官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鄭時中為秘書郎。

癸未。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秦燦言。自蒙擢用以來。未曾展省祖塋。蒙累次封贈。未經焚黃。乞給假前去。詔如所請。令兩浙江東轉運司往來應副。

甲申。右文殿修撰任懌卒。

乙酉。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為安慶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為清遠軍節度使。皆以總戎十年故也。既而秦燦過鎮江府寶遺所部以緇旗二萬迎之。燦喜。寶章疏。以為因此建節。卻觀寶以二月乙酉建節。而燦是月乙未方朔。當是日自鎮江歸建康。是以先與二將建節。燦章少誤也。

己丑。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寶錄院修撰秦燦言。父往建康焚黃。理合隨侍。竊給假前去。許之。

壬辰。敕令所刪定官楊清面對。論監司為外。並耳目之官。於法必備巡所部。近來僻遠都邑。例皆不往。其能周知吏之能否。民之疾苦乎。伏望戒飭申嚴。俾令備歷。從之。

甲午。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董德元。右正言王珉。竊侍講。

乙未。知漳州鄭思永言。沿流監司科屬縣造舟。應副過往之人。侵耗民力。又朝廷住買度牒之後。州縣拘收亡僧度牒。竝不許納。致軍行冒名披刺。謂之反魂。竝禁止。思永又言。縣令分委佐官下鄉催稅。擾民。乞依法斷罪。詔戶部約束。

戊戌。夔路安撫司申通侍大夫奉寧軍承宣使知恩州田祐恭卒。乞優與推恩。詔特贈保康軍承宣使。其子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恩州都巡檢通管州事汝端乞解官。詔起復。

己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言。前知建康軍陸時雍乃趙鼎之客。淮南轉運判官孟處義乃汪藻所引用。與朱勝非厚善。專懷異意。不恤國事。詔處義放罷。時雍自今毋得與堂除。

壬寅。左奉議郎沈長卿追兩官。勒停除名。送化州。左從政郎蔣曄勒停除名。送武岡軍。竝編管。右通直郎新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陳祖安特放罷。長卿舊嘗與李光啓言和議之非。秦檜已惡之。至是與曄同賦牡丹詩。曄時有今作廢埃奔走人之句。為鄰舍人所告。以為讒議。送大理寺。祖安嘗見二人詩。亦常追證。而簽書樞密院事鄭仲熊營救祖安。故得脫免。獄具。長卿坐上光時啓。有嘲訕語。曄坐嘗與長卿同作詩。更不告官。又曄任仁和縣尉。傍望朝廷除授清職。心懷怨望。故作與長卿有此等語。祖安見之。亦不陳首。乃有是命。是日宰執進呈。仲熊默無一語。罷朝。曄頗咎之。曄烏程人。祖安建陽人也。

三月己酉。詔尚書左司郎中張士襄奉使不肅。可罷見任。其虞侯張海打指控馬人。送大理寺斷遣。士襄使北還。入對。奏事欺罔。上怒。秦檜與士襄里黨。止以其不肅罷之。

癸丑。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陳夔言。兩淮尚有曠土。而耕牛農器資之。江浙比年州縣例收其稅。是有可

耕之田而無其具。望賜約束。詔戶部申嚴行下。

辛酉。直徽猷閣知府。監軍。監為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紹興二十八年正月庚寅。何溥除職。通鑑名等事。可刪以附此。右奉直大夫。新。知安豐軍。吳說。改知。監軍。詔直徽猷閣知府。呂愿中。令赴行在。奏事。先是。靜江府有驛名。秦城。愿中約。賓寮。共賦。秦城。王氣。詩。以侈其事。衆人皆賦。其不賦者。惟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劉芮。常平司。幹官。李燮。本府。觀察。支使。羅博文。三人而已。丙。黔。曾。孫。已。見。紹興六年五月。

者。惟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劉芮。常平司。幹官。李燮。本府。觀察。支使。羅博文。三人而已。丙。黔。曾。孫。已。見。紹興六年五月。

檜喜。乃奏。愿中。招降。南丹。有勞。進其職。至是。召之。何。道。遠。德。聖。元。聖。之。稱。九。錫。副。車。之。請。秦。城。王。氣。之。賦。彼。因。欲。以。擯。相。或。一。年。或。二。年。或。不。數。月。而。檢。乃。藉。稱。耳。實。至。十八。年。檜。之。罪。所。謂。上。通。於。天。萬。死。不。足。贖。也。

甲子。大理。司直。李環。而對。乞。戒。飭。郡。縣。不得。將。無。罪。干。證。人。一。例。收。禁。詔。申。嚴。行。下。

乙丑。徽猷閣。待制。致仕。蘇運卒。

丁卯。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試。侍御史。

戊辰。右。朝奉。郎。新。知。漢州。蔡。雷。言。乃。者。監。司。郡。守。妄。取。詭。世。不。經。之。說。輕。費。官。幣。近。因。臣。僚。論。列。已。正。其。罪。重。加。賈。責。矣。臣。愚。竊。謂。全。蜀。數。道。素。遠。朝。廷。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欲。申。嚴。法。禁。非。國。子。監。舊。行。書。籍。不。得。輒。擅。鑽。板。如。州。郡。有。欲。創。新。刊。行。文。字。即。先。繳。納。副。本。看。詳。方。行。開。印。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上。曰。如。福。建。四。川。多。印。私。書。俱。合。禁。止。可。令。禮。部。措。置。行。下。

庚午。左。朝請。大夫。知。肇慶。府。章。元。振。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事。兼。東。西。路。鹽。事。奏。除。吏。多。親。故。閒。亦。用。同。鄉。同。榜。之。士。然。必。其。人。自。敏。且。力。勝。然。後。得。之。元。振。與。檜。同。登。第。甘。於。遠。官。未。嘗。以。私。書。干。檜。前。知。湖。州。監。司。薦。其。治。績。但。籍。記。中。書。而已。至。是。稍。錄。之。元。振。崇。安。人。也。

壬申。藤州。安置。人。王。循。友。量。移。邵。州。以。其。母。韓。氏。有。請。也。

癸酉。右。宣。教。郎。吳。仲。通。判。臨。安。府。

甲戌。敕。令。所。刪。定。官。朱。隆。而。對。乞。州。郡。獄。官。不。許。兼。倉。庫。之。任。詔。申。嚴。行。下。

丙子。百。官。以。國。忌。詣。景。靈。宮。參。知。政。事。施。鉅。擁。蓋。入。櫺。星。門。衆。論。大。喧。鉅。始。送。其。卒。於。有。司。亦。不。待。罪。時。臺。諫。方。共。摘。其。過。鉅。自。此。始。不。安。於。位。矣。

夏四月丁丑朔。大理。評。事。輩。衍。而。對。乞。令。監。司。督。責。守。令。修。葺。手。詔。亭。宇。每。遇。寬。恤。指。揮。專。一。揭。示。使。民。通。知。從。之。

己卯。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秦。燾。自。建。康。還。入。見。時。秦。氏。權。震。天。下。燾。過。平。江。守。臣。湯。鵬。舉。先。往。吳。江。道。周。伺。候。數。日。迎。送。甚。謹。至。建。康。遊。茅。山。因。留。詩。華。陽。觀。有。家。山。福。地。古。云。魁。一。日。三。峯。秀。氣。回。之。句。留。守。宋。祝。即。鐫。版。揭。於。梁。閣。燾。再。來。見。牌。側。有。白。字。隱。然。提。梯。視。之。乃。曰。富。貴。而。驕。是。罪。魁。朱。顏。綠。鬢。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八

二七四五

幾時回。詰其所自。了不可得。既與道流皆懼。而燾不憚。

庚辰。右。朝請。大夫。高。世。史。知。斬。州。還。論。監。司。用。白。狀。借。支。役。卒。衣。糧。或。家。債。冒。籍。或。詭。名。虛。請。爲。遺。不。細。乞。申。嚴。禁。止。又。論。倉。場。受。納。惟。只。用。斗。可。以。輕。重。其。手。至。有。二。石。以。上。而。稱。足。輸。一。石。者。乞。改。用。斛。又。論。朝。廷。近。者。以。兩。淮。之。山。募。民。開。墾。而。立。租。之。額。稍。重。每。畝。不。下。數。斗。故。民。或。難。之。欲。乞。明。降。指。揮。只。以。二。稅。經。令。承。佃。自。然。開。墾。日。廣。詔。令。戶。部。措。置。既。而。戶。部。乞。令。文。思。院。造。一。石。斛。斗。用。火。印。降。下。諸。路。轉。運。司。依。式。制。造。付。所。轄。州。縣。及。應。受。納。官。司。行。使。違。者。案。劾。從。之。戶。部。申。請。在。六。月。癸。巳。

甲申。安。南。請。入。貢。詔。廣。西。帥。司。差。熟。事。近。上。使。臣。伴。送。赴。行。在。

乙酉。參。知。政。事。施。鉅。能。先。是。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岷。共。劾。鉅。罪。德。元。言。臣。聞。國。朝。趙。普。有。佐。命。之。功。而。慮。多。遜。陰。陷。之。寇。準。有。瀆。淵。之。功。而。丁。謂。陰。陷。之。後。來。事。體。雖。終。歸。於。正。當。時。不。能。無。傷。於。國。體。故。常。辨。之。於。早。斯。無。難。圖。之。患。臣。謹。案。鉅。頃。爲。小。官。嘗。與。李。光。遊。後。爲。何。錡。引。用。錡。既。被。斥。鉅。常。快。快。鉅。常。與。一。指。僧。往。還。及。居。府。第。類。以。書。簡。傳。入。不。知。所。謀。果。何。事。深。恐。傾。陷。君。子。有。如。盧。多。遜。丁。謂。之。所。爲。珉。亦。動。鉅。慢。易。宗。廟。與。僧。宗。喜。往。來。共。爲。姦。謀。有。不。可。測。鉅。再。章。求。去。初。能。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奪。職。

丁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等。官。武。岡。軍。猛。人。已。平。定。乞。於。其。所。侵。省。地。置。一。縣。以。新。寧。爲。名。從。之。

戊子。詔。四。川。制。置。司。每。三。年。科。舉。就。類。省。院。別。差。應。格。考。試。刑。法。官。二。員。專。一。校。試。以。本。司。撥。宣。撫。司。例。有。請。也。

己丑。右。朝。散。郎。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張。瑜。知。秀。州。秦。燾。之。過。秀。也。瑜。攝。守。事。作。袞。樹。堂。繪。檜。燾。父。子。象。於。中。故。有。是。命。右。朝。請。大。夫。新。通。判。常。州。盧。適。知。楚。州。適。益。子。也。曹。泳。嘗。爲。益。給。使。故。薦。用。之。右。奉。議。郎。王。悅。道。直。祕。閣。悅。道。亦。繼。先。子。也。右。通。直。郎。通。判。廣。州。劉。景。知。台。州。景。且。弟。也。時。台。州。關。守。州。人。詣。御。史。臺。舉。右。朝。請。大。夫。通。判。州。事。管。籍。籍。師。仁。兄。孫。也。師。仁。龍。泉。人。大。觀。開。執。政。侍。御。史。董。德。元。奏。罪。人。李。光。之。子。名。孟。津。者。其。繼。母。乃。鐘。之。妹。故。鼓。率。士。民。舉。鐘。爲。知。州。鐘。縱。而。不。禁。望。將。鐘。先。次。放。罷。以。破。其。姦。計。并。議。孟。津。鼓。唱。之。罪。辛。卯。詔。鐘。放。罷。孟。津。令。紹。興。府。管。李。光。之。得。罪。也。其。弟。寬。亦。被。羅。織。除。名。勒。停。長。子。孟。傳。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貶。所。仲。子。孟。堅。以。私。史。事。對。獄。掠。治。百。餘。日。除。名。編。管。孟。津。其。季。子。也。至。是。亦。抵。罪。田。國。居。籍。悉。皆。籍。沒。一。家。殘。破。矣。

甲午。左。朝。奉。郎。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王。之。望。爲。瀘。川。府。路。轉。運。判。官。

庚子。右。朝。散。郎。蘇。籍。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籍。轍。孫。也。

右。通。直。郎。添。差。通。判。信。州。呂。忱。中。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忱。中。稽。中。族。兄。弟。也。許。守。臣。林。機。陰。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八

二七四七

以告秦檜故就用之。

辛丑。數文閣直學士王會復為尙書兵部侍郎。親衛大夫宣州觀察使閻皋卒。壬寅。詔今後典賣舟船若減落價買投稅印契。依典賣田宅法。以知安豐軍李棣有請。從權右司郎官林一飛看詳也。

癸卯。右朝奉郎提舉江西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張常先為江西南西路轉運判官。右朝請大夫黃兌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兌妻秦檜兒女。曹泳薦用之。

乙巳。右朝請大夫直秘閣淮南轉運副使鄭僑年特轉行一官。知廬州。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時太廟。仁宗室柱生芝草九莖。左迪功郎沈中立為頌以獻。戊申。上諭大臣曰。朕每以茂豐為上瑞。雖靈芝朱草。固未嘗以為意。至於宗廟產芝。則非他比。有沈中立進頌。俟降出可觀之。翌日。詔中立用意可嘉。特循一資。既而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勾龍廉獻太廟殿室聖孝金芝。紹進秩一等。添差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六月丁丑。戶部侍郎曹泳言。諸路免行錢。一歲計一百八萬餘緡。訪聞州軍數納至於提籃挈蓋微小買賣之人。閉有數及鄉村去處。所收苛細。委實騷擾。欲截日竝行住罷。仍乞傳令官司不得下行買物。庶幾少寬民力。從之。乾道元年七月辛亥所書可參考。

庚戌。禮部言。欲依典故。許宰臣率文武百僚詣太廟觀芝。次日。詣文德殿拜表稱賀。許之。

辛亥。御史臺閣門太常寺修定觀芝草儀。百官入廟門。再拜。贊者引宰執使相。陞殿觀芝草。次引宰臣。權歸幕次。餘官降復位。次分引侍從。宗室管軍已下。觀芝草畢。引宰臣詣殿下。率百官再拜訖。退。

壬子。大理評事俞長吉而對。論比來僻遠郡邑。佐官不省成憲。罔問吏民。一例自行斷遣。望申嚴法禁事。

下刑部。其後本部言若不繫所轄人。即令申所屬。違者案治之。刑部狀下在七月癸丑。

癸丑。侍御史董德元言。臣謹案左朝散大夫趙令衿。詐偽不情。專事狂悖。交結罪人。伺探國事。靖康中。嘗為將作少監。乃吳敏引用也。敏能相。令衿上書挽留。以報私恩。淵聖皇帝察其姦偽。坐廢者累年。復為郎官。張浚誤國。得罪天下。言者方論其過。令衿乃於此時。以急進請對。為浚游說。陛下聖明。亦惡其詐偽。黜為宮觀。近以宮祠居州。衡為南方道塗之衝。凡往來士大夫。無不問識。不識使人邀請至其家。曲意彌縫。探問朝廷事體。凡所措置。令衿必先知。不合其意。則恣為狂悖之言。無忌憚。伏望睿斷。先將令衿編置遠方。仍令有司根勘泉州賊貨及衢州斂良民錢物。悉行追納。以正紀綱。不勝幸甚。詔令衿汀州居住。餘令戶部刑部差官究正。先是令衿自泉州代還。寓居衢州。嘗召客觀月。令衿因觀秦檜家廟記文。口誦君子澤五世而斬之句。右通直郎通判州事江召錫。州學教授莫汲。皆於坐間聞之。召錫遂檢兄女。遂令汲告令衿。誣論日月無光。勝訕朝政。守臣左中大夫王師心勸之不能止。德元聞而勸之。遂有是命。召錫召弟汲。汲亦弟也。詔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利用與官觀差遣。理作自陳。以刑部奏利用目疾妨廢職事。

故也。六部案監司前所未有。故出之。此時刑部尙書乃韓仲通。

甲寅。左朝奉郎知大宗正丞陸升之。提舉兩浙路市舶。

乙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遠寧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統制梁斌卒。

丁巳。刑部員外郎陳良翰而對。乞申嚴州縣公阜。因追逮民訟取財之禁。從之。

戊午。樞密院編修官鄭栢為宗正丞。栢。滋子也。故武翼大夫殿前司右翼軍統領王元玘。特贈三官。例外錄其家二人。以贛州言犯討賊死。故有是命。

壬戌。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中書舍人劉琪能。時秦檜微示風旨。欲為父作諡。以琪不即奉行也。怒風言者論之。侍御史董德元即奏琪。每見詞頭稍多。輒有憚煩之意。又為鄉里富人營求太學生紙綾。乃能之。右正言王珉。劾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陳夔。以專門之學。自負。頃與考校。偏能揣摩其黨。公然言於衆曰。此必吾黨之士。常與優等。衆為寒心。而夔恬然略無忌憚。望屏之遠方。以為安作之戒。詔與外任。乃以為江西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右承議郎知信州林機。移知邵州。機嘗奏秦檜父祠堂生芝草。又為檜搜求水精。民極以為擾。至是為呂忱中所許。檜始咎之。

乙丑。金主使正議大夫守秘書監兼右諫議大夫李通。廣威將軍充都牧副使耶律隆來賀天申節。戊辰。太學博士張巖為秘書省正字。巖初為學官。免喪再召。至是漸進之。右奉議郎王復行國子正。

己巳。秘書郎兼寶錄院校官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鄭時中。添差通判廣德軍。初。沈長卿之獄上也。鄭仲熊獨無言。侍御史董德元欲攻仲熊。先奏時中。招權納賄。凡中外書信往來樞府。一皆攬之。於家而轉致之。故其門如市。又與陰邪背馳之輩。密相交結往來。時政因此而漏泄。若不逐去。臣為朝廷慮之。疏入。乃有是命。

壬申。詔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累立戰功。家無產業。特給真俸。仍賜湖南路官田百頃。官給牛具。然官皆屬常平司。錡但得荒田數頃而已。

是月。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權兵部郎官王珪。兼權工部員外郎。此以工部郎官職名修入。他皆無之。案紹興三十年七月。沈介論珪。頃為諸王宮教授。置司紹興。通書法出守紹興。為詩酒之游。廣之秦檜。召權等。士以宮教職名考之。不見珪姓名。蓋珪實為宗丞。介誤以為宮教故也。又案此月八日。甲寅。宗丞陸升之。除所補。或此時召珪。亦不可知。未知以何日。先補兵部郎官。其兵部郎官名不見。當求他書參考。

六月庚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能侍御史董德元言。仲熊素行貪穢。衆所共聞。舊在李光門下。賊汗狼狽。密令姪時中與背馳之黨。日夕相通。招權納賄。幾無虛日。近者沈長卿以誘勸被鄉人訟。送棘寺。而陳祖安最為長卿密交。仲熊令時中營救祖安。故語言文字。州縣竝為隱匿。及至棘寺。得以脫免。右正言王珉言。李光誤國之大姦也。仲熊未第時。常棲託其門。光與之定交。沈長卿與光庶婢之子。陳祖安為狎邪之友。如誘勸之事。仲熊特為救免。且欲啓後來狂言妄語者之嘔。若不亟去。恐其輻輳不測。禍有不可勝言者。德元等又言。近日大金遣使慶賀生辰。南北敦好已久。陛下屢降詔。

旨。館遇使客。務加周旋。仲熊既被旨押宴。對客寒傲。略無和顏。酒行勿遽。頃刻而罷。誤國之深。莫甚於此。惟陛下斷而行之。速將仲熊罷黜。屏之遠方。以禦魍魎。疏六上。仲熊亦求去。乃詔仲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職名依舊。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湯思退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國子司業沈虛中兼權直學士院。日麻無此。本院題名在六月。蓋代湯思退也。左承議郎洪遵復為秘書省正字。湯思退薦之也。既而遵之

父青授濠州副使。英州安置。皓亦復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皓復官。日麻未見。案行述。今年十月二十一日乙未。卒於南雄州。以程計之。其降旨恐在此時。且附此俟考。

甲申。南敷文閣知紹興府趙士彜以修奉撰宮畢。工陞直龍圖閣。

乙酉。作懷遠驛以待安南貢使。

丙戌。尚書屯田員外郎林一飛守右司員外郎。

丁亥。侍御史兼侍講董德元試尚書吏部侍郎。右正言兼侍講王珉試禮部侍郎。監察御史張扶守

右正言。提舉江州徐嘉為殿中侍御史。

戊子。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康伯知漢州。

己丑。右朝請郎監尚書六部門蘇振而對。論縣令不留意差役。吏通賂賂。產厚者終以規免。產薄者却以被差。望令監司郡守常切案察。上諭大臣曰。此事監司郡守得人。自不紊煩朝廷。可令戶部措置。

辛卯。宰執奏殿前司右翼軍統制官陳敏捕獲寇已盡。乞推賞。上曰。自擒楊再興之後。湖廣溪崗皆安靜。此恩感竝行之效。奏楨曰。今四境之外。皆願入貢。遠人既來。當以德安之上。曰。然。

壬辰。詔申嚴沿海地分銅錢入蕃之禁。以司農寺主簿林一鳴而對有請也。

甲午。左奉議郎添差通判處州杜師且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曹泳引之也。

乙未。左中大夫知衢州王師心移知瀘州。師心入蜀。必以治。默不合奏。故也。右朝請郎添差通判臨安府王彥傳知衢州。彥

傳至郡。召人告許。稍令裕事。遂與大獄。彥傳。江州人也。

戊戌。宜州觀察使殿前司選錄軍統制王升能從軍為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令日下之任。男忠訓。郎世雄追毀出身。以米告救文字。除名勒停。決脊杖二十。不刺面。配邕州牢城收管。世雄嘗撰平治書。為楊名者所告。下大理。世雄具伏。因赴武舉不第。心懷怨望。譏訕朝政。及作詩有指斥語。故有是命。

辛丑。大理卿張柄而對。論州縣有歲賜藥錢。以待軍民所須。而奉行減裂。但為文具。乞申嚴覺察。從之。

壬寅。詔今後守令非疾病在假。不許不出廳治事。以刑部員外郎張燾而對有請也。左朝散郎知沅州李景山罷。景山與通判丁濤交惡。判官索濤聞之。遂與獄。連逮數百人。時方蠶桑。有繫死者。荆湖北路提

點刑獄公事楊椿言。止保守貳不和。互相論告。乞罷此三人而釋其衆。詔如所請。秦檜喜曰。部使者不當如是耶。熊克小原。載此事於去年六月末。蓋誤。

癸卯。詔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容軍。先是左朝散郎姚岳獻言。秦檜謂亂臣賊子。狡叛王略。州郡不幸汚染其間。則常與之推新。今夫岳飛躬為叛亂。以干天誅。雖訖伏其辜。然湖湘漢沔。皆其生時提封之內。而巴陵郡猶為岳州。以叛臣故地。又與其姓同。願莫之或改。事下本路諸司。於是直祕閣知荆南府孫汝翼等言。案水經。沮水西逕羅縣。與純水合羅淵。即今巴陵郡是也。純之為字。有純臣之義焉。其言純粹。純白。純常。皆靜一不雜之義。足以洗叛臣之污。故有是命。岳嘗為飛幕屬。至是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州名。士論鄙之。岳州改州名。日麻不詳。岳嘗為飛幕屬。紹興三十一年。注載乞復州名。亦止云白割。今以趙姓之遺。史考之。則姚岳。岳之姓。又云岳飛以母姓姚。身姓岳。一見大書。詳為屬官。岳京兆人。初見紹興二年十二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九

【紹興二十有五年】秋七月戊申。宰執進呈陳決文字。上曰。行在刑獄皆已蕃充。外路須令盡臣躬詣州縣。庶無冤濫。己酉。秦檜奏曰。陛下欽恤庶獄。異境所推。今欲令大理正一員往決浙西滯獄。以稱德意。上可之。

丙辰。宰執進呈戶部狀。準都省批。送下四川安撫司制置使符行中。四川總領湯允恭。戶部員外郎鍾世明。申行中等。同共取索得四路州縣。委是供輸太重。除節次承指揮減免外。見理之數尚多。理合減免。及

將累年積欠。難以催埋錢物。酌度減放。委得不妨軍食。寬裕民力。欲並依所乞。先是茶馬司歲剩錢二百萬緡。宣撫司已取撥四十萬緡。赴總領所贖軍。而成都潼川府夔州路廂軍關額錢七萬九千緡。皆已入帳。成都路。六萬一千八百四十四緡。潼川路。一萬七百六十一緡。總領州路。六千三百二十四緡。事俱已見十一年九月己巳。至是世明乞歲增撥茶司剩錢七十三萬緡。利路廂軍

關額錢十萬緡。又以三路稱提錢八萬緡。益之。稱提錢已見十八年五月乙丑。今復以。七萬九千四百八十三緡。有奇。悉與之。遂減兩川絹估錢一

凡二十八萬緡。時四路每匹估十千。有半。東路估十千。又減潼川府秋稅脚錢四萬緡。利路稅脚錢十二萬緡。舊十三萬餘緡。每斤錢引千四百緡。

已減一萬。兩川米脚錢四十萬緡。元運百五十萬。累減。至今。尚存三十五萬。鹽酒重額錢七十四萬緡。激賞絹九千餘匹。十六年十二月戊戌。宣司

當令國與民皆足。乃為稱職。如建炎間。時方艱難。財用匱乏。復汝文知越州。乃盡放散和預買及鑄湖官租。不恤國計。而專欲盜名。如此等人。國家何賴也。中興遺政。臣何正等曰。古之為國者。有城郭宮室宗廟。祭之。有諸侯。不待已也。由是其所用。以賦之。為之什一之法。不致有加焉。過乎此。則百姓有不足。是樂之也。不及乎此。則百姓有不足。是樂之也。二。者。古人皆以為有節也。今之事者。若曰。我欲為若輩。元元愛惜生民。彼國計之有無。吾不知。是版圖盜名之人也。若夫天下。以益上。獻後以豐。曰。我欲為若輩。元元愛惜生民。彼國計之有無。吾不知。是版圖盜名之人也。若夫天下。以益上。由是觀之。太上皇帝。論臣所言利害。必與國與民皆足。乃為稱職。者。古者取民之法。當如此。殿中侍御史徐鼎言。近者臣僚

論列趙令於罪惡。已蒙付之有司。施行。臣訪聞事目內一項。稱令於與趙鼎之子汾。終日開懷痛飲。隨別厚贖之。且寄以書信。未知所寄何人。臣切謂汾故宰相之子。乃甘心與人遞送書信。決有姦謀密計。窺伺朝廷事機。儻不究治。則罪惡不彰。為國產禍。不可不慮。詔送大理寺究治。

壬午。左中大夫知鎮江府張修。國子正王復。並為監察御史。修。厥次人。曹沐之為小吏也。嘗以賊汚被勅。修力庇之。復自樞密院效士登第。驟除臺官。人皆駭愕。右承議郎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曉。通判溫州。會弟也。

癸未。左從事郎秘書省正字張震。特引對。詔改舍人官。甲申。秦檜進呈敷文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蘇符。右宣奉大夫知建康府宋貺。欲並復敷文閣直學士。上曰。符。賦之孫。與復職名。甚善。上因言和議之初。李光凶悖。蔑視朝廷。專欲沮壞大計。符初贊和議。甚力。後乃變其說。蓋有捧腹之風也。國子司業兼直學士院沈虛。中樞尚書兵部侍郎。大理卿張栻。刑部侍郎。秘書省正字洪邁。兼直學士院。虛之除。日麻不報。但於此月壬辰。事執道。是洪邁乞罷。輪林事。王辰在。此月後八日。按是時。輪亮乃虛中。而虛中既改。則不容一日無官也。且附此。更求。他書參攷。

丙戌。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董德元。參知政事。德元登第七年而執政。自呂蒙正以後所未有。雖克小。原。德元自吏部。參知政事。詔人戶身丁。免丁錢。可特放一年。以御前錢。依數還戶部。凡為絹二十四萬匹。

丁亥。尚書員外郎張璠。陳良翰。並為大理少卿。己丑。廣東經略司言於占城。國計置馴象。來貢。稱其臘。國自要進獻。上曰。祖宗時。每遇大禮。須用此。今見有馴象。若其未至。姑候之可也。詔都督府所至官莊及牛租。可日下放免。今後不得起理。元降指揮。更不施行。

庚寅。殿中侍御史徐鼎。右正言張扶。監察御史王傑。並兼崇政殿說書。左朝請郎新知秦州王揚。英直祕閣知眉州。左文林郎行國子錄曹冠。為左宜義郎。冠特被引對。乃有是命。後三日。除太常博士。尋兼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冠引對在。是月己丑。

辛卯。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權樞密都丞旨。仲德。面對。諭令明良一德。坐致太平。使監司官。貳不妄。

用。不橫斂。則郡縣無緣騷擾。乞申嚴行。下從之。壬辰。幸城。奏事。次。上曰。頃韓世忠。納宅子。當令移左藏庫及倉。欲以倉基。造二府。以處執政。此祖宗故事。今各散居。非待遇之禮。降指揮。已三年矣。轉運未見施行。可呼至都堂。傳旨催促。並要近日了畢。合用物料工錢。於御前請降。不得科敷。權尚書刑部侍郎張栻。充敷文閣待制。知澶州。栻。秦檜死黨也。時張浚。謫居永州。栻。猶忌浚。故俾栻與汪召錫。共察之。權尚書兵部侍郎沈虛。中樞直學士院。祕書省正字。洪邁。改兼權中書舍人。進乞罷權樞密。故有是命。

癸巳。左朝散大夫昭州編管洪興祖。卒。初。趙鼎。能相居會稽。其門人方疇。為言。栻。答張九成。有立朝須優游委曲之語。事見紹興八年十月。因曰。秦相亦今之賢者。安得有此怪論。鼎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方之賢者。必不爾也。疇曰。公既知之。安得為之於上乎。鼎曰。張德遠。能相之後。鼎再相。上曰。卿既還朝。見在政府。去留。惟卿意。鼎曰。秦檜不可令去。一日。栻留身。下殿。有喜色。謂鼎曰。栻適求去。上云。公自知。令栻與公商。栻握槍手曰。吾輩常以國事為心也。栻由是安迹。蓋行止非人之所能為也。至是。時默數栻再專國柄。有八年。士大夫死於其手者甚多。則鼎言非人之所能為。信哉。右迪功郎張用和。承務郎。官其一子。以權潭州安化縣捕賊死事。本路提刑司為之請也。

甲午。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乞四川諸路。應係大鐵錢。並依利州路。作二文使用。官司不得括賣。拘收。從之。蜀自漢以來。用銅錢。至公孫述。據蜀。始更造鐵錢。歷代仍用銅錢。孟氏廣政初。復鑄鐵錢。與銅錢互用。國朝乾德三年。平蜀後。呂餘慶。鎮蜀。日。首與沈義倫。奏。乞。揀出銅錢。計綱。發充。上。供。其川界。止行用鐵錢。後以為非便。漚化開。仍令兩川。銅鐵錢兼用。先是。益。邛。眉。等州。皆鑄鐵錢。每歲五十餘萬緡。後因李順之亂。罷鑄。久之。民間關錢。始用私行。交子。因而弊端百出。景祐三年。張詠。上言。受詔與轉運使黃觀。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錢。每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自後人多盜鑄。大中祥符七年。凌策。又請鑄大錢。以一當十。嘉州錢。監名豐遠。邛州錢。監名惠民。止於兩川。置爐鼓鑄。嘉祐四年。趙抃。為轉運使。奏以蜀中鐵錢甚多。乞罷鑄十年。以寬民力。是歲。給享。赦文中行之。熙寧開。轉運司復言。罷鑄。累年。民間見錢闕少。乞行下三司。詳度。減半鑄錢。與交子相權。詔從之。後廢嘉州。豐遠。監。至建炎二年。邛州復罷鑄。紹興十五年。鄭剛中。為宣撫副使。始復利州。紹興監。鑄大小錢。歲各五萬。施州。廣積。監。起於紹聖三年。其所用爐料。悉於清江。縣。鑄。定人戶家業。數買。南平軍。廣惠。監。者。所用鐵炭。皆取於爐戶。而於所佃田。上。捐其租稅。廣積。監。歲。額。萬緡。廣惠。監。歲。額。萬五千緡。皆供本州省計而已。

丙申。宰執進呈。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市。舶。鄭。震。劄。子。占。城。國。遣。使。齎。進。奉。表。章。方。物。并。書。信。上。宰。相。見。聽。候。指。揮。繳。納。禮。部。欲。令。近。上。二。三。人。到。闕。仍。令。本。司。差。執。事。使。臣。引。伴。前。來。宰。臣。奏。栻。欲。依。所。請。內。獻。宰。臣。等。物。乞。說。論。不。當。協。例。上。曰。可。依。典。故。其。書。信。婉。順。說。論。不。須。妨。開。新。例。

丁酉。左承議郎秀州州學教授陳巖。肯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巖肯在秀州。為秦檜立祠堂於學舍。燬歸。

稍薦用之俄兼權考功郎官。

己亥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張宗元罷時秦檜忌特進永州居住張浚尤甚每臺諫官劾疏必使及之殿中侍郎史徐彞即言今陰邪逆黨尙爾交結贊鼓乘馳城搖國是宗元天資陰狡頃在川陝與浚大誤國事今書問往來健步絡繹無一日無之浚之諸傳皆寄名帥司親兵月置銀與之時江西轉運判官張常亦箋注宗元與浚密時右宜教郎添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徐樛又疏宗元之短宗元遂罷樛南昌人也。

庚子宰執進呈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劄子論遠方公阜買賣文引乞取擾民乞申嚴法禁大理評事沈正度劄子論朝廷罷免行錢尙慮四方官吏仍舊於行市虧價物望委監司常切覺察皆從之辛丑詔臣寮合得紫衣師號昨因住賣權停給賜可依條給還宰執除落職等外人外令有司檢舉今後免釐革。

壬寅右朝請郎知衢州王彥傳爲江淮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右中大夫新知衢州王師心改知洪州左朝請郎新知開州周執羔改知夔州夔路諸州地接犛獠易以生事至是或告播播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誠之曰朝廷用爾爲帥今一方騷擾貴將焉往能盡力則爾而已一兵不可得也彥傳斬叛者以獻此事不得其時蓋小原繫之紹興二十四年六月末誤也是時執羔方知開州今因執羔除帥附見右中大夫直龍圖閣錢端禮知衢州。

九月丙午左朝奉大夫新知資州左守道言國家推行茶法爲利甚大比年以來給賣茶引多有虧欠欲乞應州縣產茶地分官募有力之家權給木記置場收買候收成畢日差官秤盤見數依字號給賣與有引商旅庶幾私販之弊自革而官課日益增羨詔戶部詳申省後數日宰執奏事上因問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都茶場等三處一歲共得賣茶鈔錢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比承平時少陝西諸路故其數止此上問在辛亥今聯書之

丁未大理評事鞏衍而對論遠方受納人戶匹帛不應繩式者往往以退印爲名用油墨損汚或乾沒入官甚者掩爲己有望申嚴禁止仍許越訴詔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辛亥降授左奉議郎知遂寧府李文會知徽州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市舶鄭震知嚴州左朝散大夫直祕閣楊揆特降一官仍落職揆嘗以事爲秦檜所憾屏居台州不敢出者將二十年檜怒不已守臣劉景即奏揆有田在黃巖縣不依上戶輸納科數雖會赦猶有是命王明清輝極稱揆知嚴州欲斬秦檜事蓋誤已詳之見建炎四年十月

癸丑權戶部侍郎曹冰言江淮荆湖廣九路上供餽物糧斛依條發運司注籍稽考催促自罷司之後別無總轄拘考緣錢司職事簡少欲望就委兼管拘催願考九路上供餽物糧斛每歲以諸路漕司催發及一路州軍起發數目比較申取朝廷指揮從之時新除錢官王彥傳本冰辟客故其所陳如此

乙卯持服前安德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張子蓋依前官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以服闋從吉也。

丙辰大理評事俞長吉而對論村落酒坊多因農民婚嫁之禮縱其私醮不即掩捕望許保伍告官重賞典憲詔申嚴買引條法行下。

丁巳太師尙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等進呈紹興寬恤詔令二百卷自鄭康佐建議已見紹興二十三年八月至是再降年乃成凡五十門詔鑄版頒降。

己未大理評事劉敏求而對言在法夏秋二稅分立三限近年縣邑往往初限未周即行監拷望申嚴法禁從之辛酉右承議郎新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鞏添差通判秀州。

丙寅祕閣修撰提舉佑神觀秦檜充敷文閣待制堪妻令人趙氏進封郡夫人直徽猷閣主管佑神觀吳益陸直寶文閣以秦檜提舉編寬恤詔令推恩也。

丁卯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秦檜試尙書禮部侍郎冬十月乙亥朔祕書省正字張震而對言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巨願申敷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從之丙子右朝請郎新知無爲軍張永年直祕閣永年聞之子與秦檜連婚至是獻其父文集於朝故有是命仍詔開身後依條合得恩數令永年經有司陳乞。

戊寅詔紹興二十六年分民戶二稅不得合零就整令戶部行下諸路監司州軍遵守如違許徑上書越訴己卯軍器監丞孫祖壽而對論川廣守令有關違法濫官俾之久緝妨公虐民至有新授人不放之任或有至而不許赴者望行下諸路遇守令有關以見任正官暫時兼權即申朝省及吏部選擇差官不得隱藏闕次從之庚辰右朝散郎朱敦儒特引對秦檜喜敦儒之才欲爲其子孫模楷敦儒已告老強起之既至落致仕仍詔陳乞過恩澤免追奪日後致仕更不推恩比對即除鴻臚少卿人始少其節建炎中廢鴻臚寺及是復置敦儒致仕在是月丙子壬午禮部侍郎王珉爲賀大金正旦使閣門宣贊舍人王漢臣副之宗正丞鄭榘爲賀生辰使閣門宣贊舍人李大授副之。

談光之為人，歎情嗟恨，謂不遇其時，功業弗遂。一時無知羣小，為所安設，往往靡然從之。毗陵去行朝不遠，而祖安負罪之人，乃敢遨遊其間。朝夕窺伺，雖朝廷未欲明正典刑，詔將祖安勒歸建州本貫，令官司常切覺察。月具存在中尚書省，庶不復為盛世患。實天下幸甚。從之。右宣教郎添差通判衢州周麟之，言今天子受命，功光冊業，近者太廟生靈，芝九莖連葉，此尤瑞應之大。卓絕而勝見者，宜令有司考故事，特製華旗，繪靈芝之形於其上，以彰一代之偉績。實宗社大慶，詔令所屬製造。既而禮部侍郎王珉、秦垣、權員外郎趙達等，乞以諸處申到瑞木嘉禾瑞瓜雙蓮等，並繪為旗，從之。王珉等申請，在是月乙酉。何備龜檢則以陰書不見，其星之異，高宗以寬民力，出滯獄，詔與之，以非為不足，其檢則昇之改秩。草木之瑞，高宗嘗謂不知，鐵騎十萬，而檢則輸芝草於族矣。高宗不致有欺天之心，檢乃敢有欺君之心，檢之心直欲掩蔽災異，誣飾祥瑞，以文中興，而為固寵之實耳。

甲申，國子正莫汲、大理評事莫濂並罷。殿中侍御史徐嘉言：趙令於與及評論日月無光，若非平日交結之深，豈能披露心腹，遺發是言。今趙汾已送獄，而汲在朝列，濂為寺官，若不區處，則獄吏觀望，不盡實情，必遺禍胎。貽國後患，望將汲罷斥，濂別與差遣。庶幾趙汾等獄事研究盡實，灼見其姦，重賞典憲，使陰邪交結之徒，稍知懲戒，故有是命。

乙酉，右正言張扶言：謹按右承議郎張祁，本農家子，緣其兄邵奉使，遂叨一命，乃私犯其嫂，以至有娠。於辱中陰殺以滅口，胡寅從而庇之，邵歸，因此失心，不復視為兄弟。前此孝祥新第而歸，終不敢往見，且寅之為人，凶悖險詐，專事脅持。范宗尹、趙鼎之徒，畏之如鬼，雖在朝籍，其勢力猶可以造張祁父子之大禍。又能使舉世不敢言祁，此其力不小。若不治之，則輕儂之徒，觀望胡寅，雖不附屬一朝，為國生事，悔之無及。臣身任言責，豈敢遺忘，不為國家遠慮，伏望付於有司，正其罪名，以快天下公論。詔大理寺根治。

辛卯，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衰老交侵，日就危微，伏望許臣同男孺致仕。二孫填、堪，改差在外官觀。上賜詔曰：卿比失調護，日莫勿藥之喜，遠覽封奏，深駭聽聞。其專意保攝，以遂平復，副朕所望。檜乘政十八年，富貴且極，老病日侵，將除異己者，故使徐嘉、張扶論趙汾、張祁交結事，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無全膚，令汾自認與特進永州居住張浚，責授建寧軍節度使副使昌化軍安贊、李光，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

新州安置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而檜已病不能書矣。此以朱熹所撰張浚行狀修入，臣嘗見前校書郎魏了翁言：在館中時，聞今教文閣直學士吳玠言：秦檜病時，大理守官以趙汾等獄案上檜，檜夫人王氏御之，語家吏曰：太師病勢如此，且休將遺教文字來激他。如此者，再三檢死，事遂已。故以檜之惡如此，而其子孫未盡絕滅。蓋王氏此舉，能全數十家性命。故也。臣又嘗見蜀之老士人有為許仲溫者，言仲溫時持案入檜臥內，是時已疑定刑名，只取檜一押字，會其疾篤，乃已。所請五十三人，趙令於、胡銜、汪應辰、張學祥之徒皆是也。臣按此時仲溫以樞密院編修官權檢校，仲溫乃曹沐甥，與檜有隙，故得出入臥內也。但五十三人不能盡得其名，惟說中與檜政大事記曰：甚矣檜之惡也。不惟王庶、胡銜、趙鼎、張浚、李光、張九成、洪皓、李綱、李金宗之徒，相繼貶竄，而呂頤浩之子，趙鼎之子，皆不免為檜之心火，獲恨尤甚於草菅。蓋趙鼎而必置之死，殺張浚而

及及其家，甚至誣以附從氏之學而得禍，洪興祖以序瀛瀛論語注而得禍，末年欲殺張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檜已病不能書，可畏哉。
壬辰，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秦熈言：父以久病未安，乞謝事納祿。伏望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

迹漢疏，上賜詔曰：朕方賴卿父子同心合謀，共安天下，豈可遽欲舍朕而去。效漢二疏哉。癸巳，檜再請，詔答曰：卿獨運廟堂，再安社稷，朝廷特以為輕重。天下賴以為安危，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祿有陳，豈朕所望。甲午，檜再奏，臣已與臣父議定，蓋是素志，乞同降處分。詔曰：宗社再安，卿與有力，方將同德之求，遽有納祿之請，非朕所望。勿復有陳，是時檜病已篤，而檜秘不以聞，但以滿盈求退為請而已。乙未，上幸秦檜第問病。檜朝服控紉，無一語。惟流涕淋漓，上亦為之揮涕。就解紅帕，賜檜拭淚。熈奏請代居宰相者為誰。上曰：此事卿不當與，乃賜幹辦府丁讓金帶，已刻還內。是夕，召權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夜燭遣其子禮部侍郎與其黨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栢等，見殿中侍御史徐嘉言，右正言張扶，謀奏請除熈為宰相。此以湯壽潛劾檜入疏稱十月二十一日事，故附於此。林景野記：乃檜黨元曹汝等謀，即相位於此不同。是日，左朝奉郎主管台州

崇道觀洪皓卒於南雄州。年六十八。後註
丙申，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益國公秦檜進封建康郡王。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秘書省秦熈為少師，並致仕。詔檜燧已降制，其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以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均仍充敷文閣直學士。初，檜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簽書充樞密院事湯思退至臥內，以後事囑之，且贈黃金各千兩。德元以為若不受，則他時病愈，疑我二心矣。乃受之。思退以為檜多疑心，他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死耶。乃不敢受。上聞之以思退為非檜之黨，是日以思退兼權參知政事。臣嘗見故武學博士子，言檜病時，曾召德元、思退，曾以上意，德元自云：上曰：此細事，朕偶忘記，非有他也。思退將下殿，對曰：臣自此恐不復望清光。上曰：何故。思退曰：臣今日留身，雖出檢校，其人多疑，前臣更及他事，且論言路排，臣去無日矣。上曰：無慮，朕當保全。思退因略言檜權勢之狀，上顧之，退至殿廡，皆以上意，未至言已批出，俟與檜再言其後，蓋檜動思退，蓋附檜之罪，乞罷相。上曰：他人言檜權勢，皆言其死後，思退於檜在日為朕言之，非也。子該所言，夜檜薨，年六十六。遺表略曰：願陛下益固鄰國之權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必有故具載之。

杜邪黨之窺覷。林景野記云：檜尤恣橫，不學，聞檜死，飲酒大喜。初，靖康末，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為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驟用為相，檜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瑄、張燾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兩稱之，未幾，為呂頤浩、朱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檜張浚與稍鼎有隙，因薦樞密使浚能，鼎復相，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既而與鼎並居宰席，卒傾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於檜，檜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舟留之。韓世忠、張浚、岳飛方擅兵，檜與浚密約議和，而以兵權歸浚。飛既歸，世忠亦能，浚居位不去，檜乃使江選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懼，蓋歸於檜，非檜親黨及昏庸諛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紹興十二年科舉，論考試官，以其子燾為狀元。二十四年科舉，又令考試官以其孫煥為狀元。上覺彗星見，檜不乞退，頃使臣僚及州縣奏群瑞，以為檜乘政所致。上見江左小安，以為檜力任之不疑。檜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關微旨，動靜必

謹矣。以乘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九

謹矣。以乘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九

謹矣。以乘繫年要錄 卷一百六十九

其知之。日進珍寶珠玉。奇玩羨餘。帝寵眷無比。命中使陳鵬。續璫賜珍玩酒食無虛日。兩居相位。凡十九年。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其任將帥。必選奴才。初見財用不足。密諭江浙監司。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又名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者。即捕送大理寺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聖政之美。故言路絕矣。士人稍有政聲名譽者。必斥逐之。固寵市權。諫官匪人。略無敢言其非者。自劉光世薨。其家建康園第。併以賜。及張俊薨。其房地宅。日二千。其家獻於國。楮盡得之。性陰險。如崖穿深阻。世不可測。喜賊吏。惡廉士。略不用祖宗法。每入省。已漏卽出。文案滯留。皆不省。貪墨無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寶。必數萬貫。乃得差遣。及其賊汚不法。爲民所訟。楮復力保之。故賊吏恣橫。百姓愈困。臘月生日。州縣獻香送物爲壽。歲數十萬。其家富於左藏數倍。士大夫投書啓者。吳、楚、契爲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至有請加楮九錫。及畫益國官屬者。

自非檢黨以下。至宮於左藏數倍。以林泉野記本文。自士大夫投書啓以下。並編進之遺史。則附。聖相事。詳具。紹興十四年六月。益國官屬事。詳具。十七年三月。九錫事。詳具。二十三年正月。王衍友知建康府注。

然自渡江後。諸大將皆握重兵。難制。張浚。趙鼎。爲相。屢欲有所更張。而終不得其柄。楮用范同策。悉留之樞府。而收其部曲。以爲御前諸軍。息兵以來。諸郡守臣。有至十年不易者。又以僧道太冗。乃不擇度牒。暗消其弊。使民知務本。由是中外少安。至於忘難逆理。陷害忠良。陰沮宗資之議。又其罪之大者。上久知楮賊。慮秘之未發。至是首勸煇致仕。餘黨以竄逐。天下咸仰英斷焉。

丁酉。執政事上曰。秦楮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悼久之。權尙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秦楮特勸停。新州安。右朝散郎守鴻臚少卿朱敦儒。令依舊致仕。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文字薛仲。右朝請郎江准等。路提點坑冶鑄錢王彥。傳。左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杜師旦。並放罷。日下押出門。秦楮既死。右正言張扶。乃奏。楮肆爲凶悖。傲誕不遜。招權估勢。以收人情。監司郡守。必欲出其門下。廣爲死黨。一或不然。則必以事陰中之。搥斥廢罷者。踵常相繼。紳長之。視如鬼域。近見太師秦楮不安。未赴朝。參日。與羣小妄議朝政。搖動國是。專欲離間君臣。竊恐別有覬覦。將致誤國。殿中侍御史徐嘉言。泳性資凶險。貌狀姦雄。威聲虐焰。震懾朝野。而又招權市恩。擅作威福。引援市井不逞之人。結爲腹心。如朱敦儒者。乃趙鼎之心友。杜師旦者。李光之上客。王彥。傳者。賊汚淫濫。專事刻剝。仲。爲乃泳之甥。蹤迹詭秘。唯務躁進。而泳悉致之門下。國家財賦。自有常經。泳巧計百出。必爲額外多方聚斂。較利之錙銖。割民之脂膏。怨嗟之聲。滿於道路。甚者幸大臣之有疾。遂日與羣小聚會。妄議朝政。便欲竊弄權柄。恣其悖逆不臣之心。以搖國是。罪惡貫盈。未易殫舉。欲望屏竄遠方。以快天下。仍將敦儒。師旦。彥。傳。仲。等。並行罷黜。使凶惡不有君父之臣。及陰邪姦賊。交結之徒。皆知所懲艾。故有是命。

庚子。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徐爲權。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詔敷文閣直學士陳誠之。魏良臣。敷文閣待制沈該。直龍圖閣湯鵬舉。並召赴行在。令疾速起發。

辛丑。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張扶。試國子祭酒。兼侍講。上既親政。首易言事官。前一日。批出除扶太常卿。執政言。正言自來不除太常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有是命。

壬寅。詔保信軍承宣使提舉高壽觀。勸。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韓公裔。並令行在居住。二人皆上使令之舊。久爲秦楮所逐故也。

甲辰。秦楮妻韓魏國夫人王氏。乞改賜一遺號。詔特封冲真先生。直寶文閣主管佑神觀吳益。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秦熺言。益先臣長孫女夫。望特賜推恩。改差在外宮觀。故有是命。詔敷文閣學士知平江府王會。

秦元本脫。此句今增。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宋昞。兩易其任。以秦熺言。會臣親舅。望令與昞兩易。庶得相聚。照顧家屬故也。熺又言。先臣葬事。乞令江東轉運使應副。從之。仍令入內侍省副都知陳永錫管葬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

【紹興二十有五年】十有一月戊申。右承事郎趙汾。特降二官。制曰。汝大臣子。不自愛重。言者謂汝交誼宗室。窺伺機事。朕議汝於法。究其始末。亦既有狀。從有司議。姑削二官。尙體寬恩。毋重後戾。制詞權中書舍人趙遠所行也。

日。云。汾故宰相之子。徐益任御史。且言其甘心與人通。遂非信。窺伺朝廷事機。法寺鞠治。汝有是命。按此乃州。杜門不通人。惟穴牆以通薪水。一日。有自穴中擲身下者。已困頓不省。其子拭往問之。乃趙遠所定者。爲試言。秦楮方起大獄。相公與某皆在其中。勢不免死。故來相別。爾試不敢以白。汝延之別室。汝微聞之。召試。謂曰。吾曾與秦楮。知必不見殺。然亦當往。海內。汝有銀若干。留其中。汝奉香。歸於長沙。其餘。中。以與趙。半備海內之行。可也。又。日。有黃衣卒。復自穴中擲身而下。其以爲。命。至。大懼。而往視之。卒因。不能言。指。腰間小紙。文。書。取視之。乃湖南漕臣所寄也。其書云。十月二十二日。秦太師。已致仕。伏乞。鈞。照。汝始命。微。聞。啓。門。觀。潭州人。舊游。試之。門。且。言。必有。趙。故。附。著。於。此。趙。趙。遠。定。未。得。其。名。當。改。

己酉。詔秦楮神道碑。以決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爲額。以煇言。臣父際遇聖主。獲依末光。眷禮始終。曠古未有。今合立神道碑。望特賜御題八字故也。

辛亥。詔大理少卿張嶧與外任。右宣教郎王錡。直秘閣。錡。繼先孫。以繼先郊祀。合得薦奏恩澤。而命之制曰。朕酬乃祖之勞。將益錄其子孫。既而曰。與其益之。豈增異焉。用是以汝進直秘閣。夫父祖之於子孫。

無所不用其愛其亦榮汝之承吾賜而歸侍於側也汝克孝秀祗聽吾訓顯身揚名茲其所以報君親與制詞權中書舍人趙逵所行也

壬子敷文閣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左中大夫直龍圖閣湯鵬舉行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張修行右正言

乙卯詔秦檜合該賜諡令太常寺擬定於是博士曹冠撰諡曰故太師贈申王秦檜光嗣聖主紹開中興安宗社於陸危之中恢太平於板蕩之後道德光天地勳業冠古今雖備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報之典嚴於定諡尤當先其報國之大節傳道之顯效謹按諡法慮國忘家曰忠文賢有成曰獻宜賜諡曰忠獻右朝奉郎通判常州秦烜為光祿寺丞烜梓子也烜言臣本家御書閣及賜第家廟並未有人看守望改行在差遣就令專一照管故有是命

丙辰執政進呈赦書副本九十三條上曰依前郊禮例還有增改否參知政事黃德元奏今所進本除依前赦外增改十八條新添二十三條上曰民間利害宜講究詳備務在寬恤無所冤濫右司員外郎林一飛罷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兼權郊祀大禮提點一行事務官以都司全闕故也

丁巳直秘閣新知眉州王揚英落職催赴新任殿中侍御史湯鵬舉奏楊英寡廉鮮恥近除職知眉州可謂幸矣嫌其地遠而不行方且對衆揚言我嘗薦秦熈為宰相必為我致力命下三月俄然自安方命不恭無甚於此者故有是命大常博士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曹冠右通直郎司農寺主簿林一鳴監文思院上界門林一鵬並罷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奏一鳴一鵬乃一飛之兄弟恃權挾勢輒得進用冠秦檜之節客也試官觀望叨冒登科平江教授到任三月遽得改官遂遷太常博士如此則國家清要任宰相用之以酬門客可乎中外士大夫莫不欽恨而竊笑之望將一鳴一鵬及冠特賜罷黜以俯慰中外臣下憤憤之心是日執政進呈畢新除右正言張修入對亦論宗正寺丞鄭耕天資險詖賄賂

狼籍冠章句鯁生人物凡下二人者朝夕出入大臣之間復交結曹泳耕之奉使泳力與為地今冠為檢正實政事之本附為奉使蓋國體所繫若不亟罷黜深恐別致生事傳笑四方上面諭修以開廣言路之意時冠以用鵬舉章先斥於是相繼亦罷左奉議郎知池州青陽縣褚籍充御史臺檢法官左承務郎監鎮江府權貨務都茶場門張堅充御史臺主簿時臺屬闕官上面諭湯鵬舉令舉薦遂用二人籍丹陽人堅綱之子也榮州刺史階成西河鳳州兵馬都鈐轄御前後部同統制軍馬吳拱兼知成州

戊午執政進呈激賞庫所賣錦三千餘疋係曹泳行下江浙諸州辦買已依聖旨拘收上曰自古帝王多事土木臺觀遊獵田獵朕皆不好正恐有害吾民如數出許多錦帛決致科擾豈可不禁朕深居九重百姓愁嘆之苦朕安得知乎是日占城進奉使薩達麻等入見貢沈箋等香萬餘斤烏里香五萬五千餘斤犀角象牙翠羽玳瑁等賜酒食殿門外後三日即懷遠驛燕之其後交趾三佛齊使人率如此例占城者在中國之西南東至大海西至真臘北至交趾之驩州東北至吉陽軍所統大小州三十八通不盈三萬家其戎器以標槍勁牌竹弦弓無鶴箭民有罪輕者答背重者籠而擲之水中殺人者復使其親屬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二七七七

殿殺債之大略如此時占城國王陽卜麻癩死其子鄒時蘭巴嗣立故遣使入貢焉

己未宗正丞充大金賀生辰使鄭衍能弟用右正言張修奏也弟修又言曹泳先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日與鄭時曹冠締交合謀朋附大臣將平昔交結不逞之徒徇情辟差其為奸惡乞行下戶部及臨安府並行減罷又奏左迪功郎監文思院曹緯實泳之姪先持祖母服泳力挽其來俾就試省闈試官觀望濫給科第使其留行朝深慮造作語言動搖國是詔緯放罷權尚書吏部侍郎徐壽充大金賀生辰使利州觀察使御前軍統制王彥特遷保軍承宣使左都統制楊從儀王宗尹右游奕統制王喜中部統制傅忠信右都統制李思顏等九人並轉行一官以都統制吳璘楊政言彥等供職滿十年從四川制置司保明也右武大夫劉弁升帶御器械

癸亥冬至日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應命官緣事流放累該赦宥未付施行令刑部開具元犯因依申尚書省取旨應刺而不刺而配軍編管管人等內命官具元犯因依開奏其永不移放人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或篤疾者保明以聞其情巨蠶人錄元犯因依并自到後來有無過犯開析奏裁當議詳特與量移勘會進士因事送州軍聽讀並無放年限實可矜憐可令刑部詳詳如元無的實罪犯行下所在州軍並發歸本貫聽讀自今赦後及一年別無公私過犯給據放令自便取應是歲郊祀增鹵簿為萬五千二百二十有二人建靈芝瑞木等為旗用乾德故事也

甲子幸秦檜第臨奠而論檜夫人王氏以保全其家之意

乙丑敷文閣直學士新知平江府宋旼罷右朝請大夫知廣州周三畏復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先是旼以祖諱平乞避魏良臣等奏令與三畏兩易上曰魏小人妄作向知臨安府因官妓公事甚喧可直與宮觀理作自陳三畏廉謹守法中間被黜無辜與復職知平江其常三畏復職必三言所難也旼兒小麻

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洪皓復敷文閣直學士皓諱英九年至是已卒十月二魏良臣等言皓在貶所病甚欲復舊職宮觀任便居住上曰皓頃在敵中屢有文字到朝廷甚忠於國中間以語言得罪事理曖昧可依所奏上因語及大理寺官多是觀望廷尉天下之平如此除何所賴趙令杓趙汾被罪事起莫汲汪召錫如近日張祁坐獄皆是曹泳以私憾誣致其罪卿等速治之

丙寅徽猷閣待制張綱落致仕召赴行在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曹助幹辦皇城司

丁卯手詔曰廷尉為天下平而年來法寺惟事向白探大臣旨意輕重其罪致民無所措手足玩文弄法莫此為甚比恐尙爾任情誦罷舊吏所冀端方之士詳覈審覆一切以法而不以心俾無冤濫副朕丁寧之諭詔建寧軍承宣使王繼先供進湯藥有勞特與轉兩官依條回授右奉議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張常先直秘閣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汪召錫並罷令逐路提刑司取勘開奏右正言張修論常先心懷傾險專事把持尤工告訐召錫倚恃榮勢姦濫貪污侵擾公私故有是命

庚午手詔近歲以來士風澆薄持許為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族談深害風教可戒飭在位及內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臺彈奏當重賞於法 參知政事董德元魏良臣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言天下之事皆人主總攬人臣不過奉行而已近來諸路監司郡守以事達朝廷止云申向書省取指揮殊失經意欲自今以後事無巨細皆須奏聞如或準前違戾許臣等具名銜進呈當以黜責示權柄悉歸於君上非臣下所敢專也上曰此乃大臣任意所為不欲朕知天下事耳此奏可即行下德元等又言今州縣之官貪墨殘忍尚容有之監司郡守職在按察務相隱蔽以市私恩斯民何賴欲自今後有不廉不恤之失於舉覺別因事彰露其按察之官重加黜責上曰此誠今日之急當如此奏行上又曰三省行首司賈等罪惡甚多執政大臣乃朕之股肱皆被許謂不容安迹須與編置卿等宜速治之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和州防禦使士儂為崇慶軍節度使嗣漢王皇叔左朝議大夫直秘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令諤為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士儂和信穆王宗樸孫榮國公仲憫子也自秦檜當國二王不襲封者十有餘年至是始命之時令於常封而方坐累拘管乃封令諤安懿王曾孫五百五十有三人得紹封者自士儂始

令諤已見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上覽除目曰世明廉謹解事前往閩蜀頗有勞但事止申省無一字至朕前今可詔諭朕此意 右正言張修言人才自有公議乞語誠臣僚今後薦舉必三人以上同銜列薦庶無私於親黨免取譏於公議從之

辛未執政進呈淮南轉運判官龔鑑特勢妄作乞放罷仍差知揚州樓瑋權兼管運司事上曰揚州正當人使往來之地須欲得人聞瑋亦不能稱職卿等可與易一差遣 三省司密院言士大夫當修行義以效風俗頃者輕儇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與朝廷遂與大獄因得美官緣是以後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收出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況其間固有曖昧而薄致其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為甚臣等願陛下特降睿旨令刑部開具前後許姓名議加黜罰庶幾士風丕變人知循省詔刑部開具申省取旨 敷文閣學士新知建康府王會能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恭惟陛下慎簡羣材鼎新百度內外莫不歡欣而和氣所以充盈中興之治可以持守然近者士論皆言朝廷未除宰相於十月二十一日秦檜未死之前曾遣林一飛鄭榘秦垓計會臺諫奏請秦檜為相以此傳播中外臣僚猶且指望煇必復用以苟進取以堅黨錮恐天下士庶不能無疑感臣切見煇父莫之後陳乞數事止有營私之心初無憂憐之意如乞王會能知建康其辦父之葬事可也乃云庶得相聚照顧家屬建康屯駐大兵為守臣者一路軍民所寄事體非輕若止為私家相聚朝廷何賴焉伏乞差會自陳宮觀與煇共集棺之葬事臣更乞睿慈將臣之論列報行中外使臣下咸知尊君親上精自以承修德則浮言自息公道自行故有是命直秘閣知太平州王响右朝請郎知宜州王鑄直秘閣知澧州鄭僑年直秘閣知嚴州鄭震直敷文閣知明州方滋並罷亦用湯鵬舉劾疏也鵬舉言响附勢作威寡廉鮮恥鑄尚事諂出官未久遽得監司郡守僑年不通世務沈瀆貪婪震不歷州縣驟躡監司頃為福建市舶每有貨物半入私帑滋陰狠恣

橫姦賊狼籍自梓州移梓府自廣師移福州其所出珠翠犀象盡入於權貴之家復得明州優厚之處此誠公議不行私恩特甚高官美祿一家有飽食煖衣之幸而孤寒遠宦數年不得遣送終身有號寒啼饑之困其怨將何歸耶伏望將响等特賜罷黜以慰臣下孤寒之心故皆黜之

鑄今年七月乙未自江東轉運判官改知宜州 初和州州學教授盧傳霖嘗作詩有云寒鄉只願春來早煖日喧風蕪蕪靡右朝散郎通判州事范洵按其怨望遂罷傳霖至是右正言張修劾洵罷之尋復令傳霖還任 傳霖十二月戊寅還任

壬申國子祭酒兼侍講張扶罷以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扶頃為明州教授奴事曹泳貪緣改官用泳之薦遂為正言凡有奏陳盡出泳口豈能為學者模範故也 秘書省校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兼禮部員外郎趙達兼安恩平郡王府教授及引對上曰卿乃朕擢秦檜日鷹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遂因奏言路久壅願陛下廣覽兼聽勿以賤微為問庶幾成政旨之氣上嘉納之

此趙周麟之所撰趙達罷職入他書地無之按達今年二月入館至檢中未為久次如前德元湯思退林機葛立方王曠皆檢所親以者曠入館年方且思退皆二年曠亦未為檢也且趙周麟之所撰此更須詳考

皇叔宜州觀察使知內外宗正事士衍轉一官再任 保信軍承宣使曹勣知開門事兼幹辦皇城司 右正言張修奏右通直郎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王淪左承事郎添差通判廣德軍節度使中以大臣之親曠加進用左奉議郎知邵州林機以宰相姻婭進躡清顯附下罔上妄立異議宰相不以為罪猶付之名郡物議籍籍詔罷罷修又言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黃兌以大臣之姪婿累冒差除唯知詔事曹泳浙東提舉關官泳何與焉輒敢以兌姓名達之天聽望賜罷黜以協中外之望從之

十有二月甲戌朔禮部奏郊祀行禮聖孝等事乞宣付史館上曰霜露之感人子之常禮所不必書上又謂輔臣曰頃委官看詳監司郡守所條裕民之事已數年而未嘗進呈必是取宰相意旨不欲令朕見也又所條止於民事自今有已見利害並詳敷奏於是降旨行下 手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振舉紀綱糾謬姦邪密贊治道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黨而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惟結主知無更合黨緝交敗亂成法常謹茲訓毋自貽咎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程克俊知建康府 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度知太平州 光祿寺丞秦烜與外任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煇乞留煇守家廟不過使之探伺朝廷之設施稽察百官之向背况煇身在草土不當數有陳乞望與煇在外差遣將帶棺家廟歸建康上從之 右正言張修言資政殿大學士鄭億年以宰相子身為近臣不能捐軀報國乃甘事逆臣劉豫既還朝大臣力為之地高爵重祿坐享累年端明殿學士鄭仲熊與大臣連姻不一二年致身右府賄賂狼籍詔並落職億年南安軍安置仲熊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修高郵人也 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永州居住張浚降授左朝請大夫提舉臨安

府洞寄宮郴州居住折彥質降授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沅州居住方俛萬仍復左通奉大夫 賈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州太平興國宮南康軍居住段拂並令任便居住 嚴州觀察使殿前司選錄軍統制許世安為建武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和州防禦使殿前司選錄軍統制李椿為徐州觀察使皆以積閱選也

乙亥左通奉大夫方俛萬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詔行在百司闕官甚多可令侍從共舉一二十人務要真材實能不得輒徇私意倘不如所舉必罰無赦 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張士襄責監南康軍在城酒稅務是日執政進呈次上曰張士襄去歲奉使回當朕前奏事欺罔不實宰相止以奉使不肅罷續以宮祠處之卿等可與遠小監當以為後來奉使之戒 左朝奉郎直秘閣楊俊為尚書省郎部員外郎 左宣教郎直秘閣楊俊為將作監丞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不學無術資緣幸會據職版曹而為時相管莊自為苟賤敷文閣待制曹筠因奏稱薦為臺臣凡有奏陳盡出於檢右正言張修言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貪污叨竊詔並奪職罷祠 直龍圖閣提舉台州崇道觀蔣璨為淮南路轉運副使璨不為秦檜所喜自鎮江罷去為祠官者十二年

丙子淮南轉運判官王桓為父雲請諡執政乞下太常寺上曰若下太常則又申請遲滯可特賜諡卿等便與議定進呈於是賜諡忠介 左朝散郎王大寶守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是日執政進呈次上曰王大寶向來曾進詩書易三經解甚有可採朕錄一本留中以進本付中書省此人留意經術卿等可與行在差遣董德元曰臣等方議欲除國子司業上喜曰朕意與卿等適合甚善經筵亦闕官可與兼崇政殿說書 左承事郎張孝祥為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先是秦檜以孝祥父祁為胡寅所厚命有司按以反謀繫詔獄上祀郊之二日魏良臣密啓釋出之因有是命

丁丑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台州崇道觀宋賧落職以右正言張修論賧天資刻薄恃大臣之知己恣為不法故也 明年十月再貶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陳巖肖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尋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詔舉除名勒停前右朝散大夫武岡軍編管人方俛萬除名勒停前右朝請郎直秘閣南劍州編管人夏洪勒停前右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大寧監編管人王良存除名勒停前左承議郎象州編管人高穎並放令逐便

戊寅御筆應先統兵官差破使臣軍兵隨年被賞以轉官資者不得以冒賞罪之內代名人依紹興十三年四月八日指揮改正今後準此翌日執政奏臣等未諭此意上曰只為十三年以前立功將士有會決配者甚非朕意時上喜見前開又曰今後文字有疑慮次日可復將上執政又奏崇寧崇寧封占城國王典故上曰昨問客省亦不知此例可依此行之恐失遠人歸附之意 左朝請郎南安軍居住鄭億年再賈建武軍節度副使南安軍安置 右朝奉大夫知南劍州沙縣張松就差知瓊州用本路安撫司請也

按明年二月辛卯湯鵬舉論良臣章疏稱所薦張松自知歸還朝職除郡守與此不同又按良臣今年十一月癸丑方除參知政事事延今二十七日廣西經略司所請必在良臣執政之前密致

乙卯左朝奉郎通判婺州周方崇為監察御史方崇海陵人湯鵬舉所薦也 直龍圖閣知紹興府趙士彰直秘閣知溫州高百之並罷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士彰為時相家作媒舉婚嫁故連作帥臣進升祕職百之與秦頊為姻家故驟為提舉繼守鄉郡公論謂何乃罷之

庚辰安豐軍進賊鮮白魚御筆朕不欲以口腹勞人可下本軍自今免進翌日執政進呈上曰溫州柑橘福建荔枝去年皆令罷進獨賊鮮白魚皆祖宗歲進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住罷

辛巳左奉議郎知廣德軍王綸守起居舍人綸為察官以不合檢校故罷用之 右正言張修言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黃然傷婦庸懦昨為兩浙轉運判官其於漕計漫無措置將一路常賦妄行折科民苦其擾州郡申陳則曰此曹侍郎指揮也夫何疑焉為江東提刑案牘積壓一聽人吏乞與宮觀差遣以協人望從之 左朝散郎金安節知殿前司再疏論秦梓罷之由是久廢至是復起

壬午三省樞密院言近歲監司守臣辦事刻剝重為民蠶者其事未易縷數據其尤者則羨餘不可不禁權攝不可不罷苞苴所常戕奪飲所常節欲望申嚴禁約或有違戾仰御史臺監司彈奏重與典憲庶幾副陛下愛養元元之意上曰此等無非害民者可依此申嚴行下 執政進呈刑部狀開具到前後告許人右朝奉郎張常先先任江西運判告許知洪州張宗元與張浚贊并壽詩右通直郎直秘閣汪召錫左從政郎莫汲並告許衢州寄居官趙令於有謗訕語言右朝散郎范洵告許和州教授盧傳傑作等詩稱是怨望左朝奉郎提舉兩浙路市舶陸升之告許親戚李孟堅將父光所作文籍告人及有謗語語言左從政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清任兩浙轉運使催綱曰告許知常州黃敏行不法等事追官勒停人前右通直郎明州鄞縣丞王肇誣告程緯慢上無人臣之禮等語致與大獄並是虛妄降授承信郎一雍端行先任監潭州州潭縣酒稅告許本縣丞鄭紀主簿賈子展因筵會酒後有嘲訕語言致與大獄編建進士鄭煒告吳元美譏訕等事上曰此等須痛與懲艾近日如此行遣想見人情歡悅威召和氣於是並除名勒停光先送循州召錫容州汲化州洵梅州升之煒雷州清南恩州肇高州端行賓州並編管洵鐵子端行蜀人祖孝開崇寧初舉進士南省第一坐上書詆斥廢死父子純建炎間為右職隸趙哲軍哲誅子純亦編置張俊憐之復授端行一官至是抵罪後不知所終

黃敏求自常州對移和州不知清所許何事端行事迹以王明清揮塵前錄修人但錄稱端行恐小誤鄭紀子展未知何時行送此月十一日甲申復官 詔除名勒停前左朝請郎荆門軍編管人范彥揮 坐作夏日 前右朝奉大夫展州編管人王超 坐寄與李光 通寄及借人 前右朝散大夫夔州編管人元不伐 坐撥遣行 特勒停前右承議郎徽州編管人蘇師德 坐其子標常同殺 除名勒停前右承務郎峽州編管人李孟堅 坐父光所撰小 文稱奸人在位 坐皆非事實 右承務郎紹興府編管

除名勒停前右承務郎峽州編管人李孟堅 坐父光所撰小 文稱奸人在位 坐皆非事實 右承務郎紹興府編管

人李孟津。坐鼓唱治州人除名勒停前右承務郎峽州編管人王之奇。前右承務郎容州編管人王之荀。坐乞養歸爲知州

特勒停前右朝散大夫鼎州編管人閻大鈞。坐依附並放令逐便。詔諸機買坊場。並遵依常平法施行。如有違戾去處。仰提舉司檢察改正。此當是爲罷官軍

宜教郎通判徽州周麟之。並爲著作佐郎。連仍兼權中書舍人。先是制授占城藩首節時。關巴懷遠軍節度觀察留後占城國王散官檢校官憲御勳邑如故事。加賜寬衣一對。金帶一條。細衣著百疋。金花銀器二百兩。衣著百疋。銀帛千疋兩。又以其進奉使薩遠麻爲歸德郎將。使副見日。皆賜金帶。判官金花銀帶。裝衣著。辭日皆賜衣服器幣有差。

甲申。御筆體泉觀使孟忠厚。令行在居住。奉朝請。翌日。參知政事魏良臣奏曰。忠厚在戚里最號賢者。上曰。向來徽宗梓宮須率相護送。秦椿辭不肯行。遂差忠厚以樞密事護送。朕深不欲以國戚任軍旅及朝廷之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如太后家子弟。但加以爵祿奉祠而已。良臣曰。陛下聖明。深

得所以待國戚之體。詔命官犯罪。勒勳已成。具奏奏裁。比年以來。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後三省將上取旨。敷文閣待制劉一止。落致仕。召赴行在。右朝散大夫直祕閣宗穎行尚書兵部郎中。左朝散郎周葵復直祕閣知紹興府。詔除名勒停前左朝請郎處州編管人郎大受。坐朋附

前左從政郎武岡軍編管人芮睦。坐賦牡丹花時怨望前右從政郎萬安軍編管人楊煒。坐上李光前左迪功郎橫州編管人鄭玘。前右迪功郎肇府編管人賈子展。坐酒後有嘲詠語並放令逐便。仍與復原官。煒渡海而卒。徽猷閣待制致仕陳慶卒。

乙酉。參知政事董德元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德元器能淺陋。徒以巧言令色。取媚權貴。叨竊進取。既參大政。又以承乏。得權宰執。利與害除。豈能任其責乎。進賢退不肖。豈能任其怨乎。是真伴食備員者也。望將德元罷黜。以爲貪進無恥者戒。右正言張修言。仰惟陛下聰明。灼見大臣前此專權自恣。一時小人有害於政者。奮由英斷。旋加黜逐。中外之人。得觀朝廷清明。百度鼎新之日。無不歡呼鼓舞。稽顙相賀。其有朋比大臣。欺罔君父。罪狀顯著。物議沸騰。乃尙參與大政。不知引退。可不論列貶竄。以昭天下四海乎。臣謹按參知政事董德元。以猥瑣之才。偶中機科。大臣當輔

欲其附會。遂嘆以要官。至如臺諫。人主耳目之寄。尤非他官比。而德元爲侍御史。與之交通。令儉人往來。傳道密意。所喜者即驟進之。所怒者即擠排之。羣小得計。相爲黨與。善類惴惴。若無所容。此實臺諫附會。以至於此極也。近日聖詔初頒。在位之臣。敢不精白一心。仰承休德。如德元自宜告退。猶洋洋然不以爲恥。處廟堂。與機政。士論切齒。若不亟行罷黜。深慮有誤國事。鵬舉又奏。去歲省闈。德元爲參詳官。偶於殿錄處取號。而得奏項試卷。對衆曰。吾曹可以富貴矣。今房中以得項之試卷。更相自慶。而德元復對衆又

曰。此卷子高妙。魁等有餘。近日遂接引鄉人之浮浪者。公然鼓噪於市肆中。乞朝廷除德元爲相。是真不盡力。取笑於一時。莫此爲甚。伏乞早賜罷黜。以爲諸率權貴妄意進用之戒。修又言。人臣之罪。莫大於附會。德元之罪。中外固已知之。懲一勸百。以戒飭在位之臣。誠不可緩也。鵬舉又言。德元權宰。執事以來。兩拜餘矣。才力不逮。知能無取。日甚一日。貪不知恥。況復歷官未久。驟躋政機。徒知歸德於時相。不知恩出於陛下。近日擅支激賞庫錢物。輒設衙吏。賦何心哉。是使胥吏歸恩於德元。不知激賞庫錢物。實出於朝廷也。疏入。德元乃求去。上猶以不允答之。奏上。始有是命。鵬舉又言。德元貪鄙之心。知無不爲。且如近道王珉出疆。德元遂令其子克正充上節禮物官。令端坐於家。公然循資。殊不知恥。珉之行日。有云。衆人皆有所得。獨參政令嗣。略不念盛寒中萬里之行邪。人皆傳之以爲笑。德元貪鄙如此。尙得資政學士。而竊宮祠厚祿。公議謂何。望將德元職名罷黜。仍將臣前後論列。報行中外。以戒臣下貪得無恥之心。詔德元落職。制略曰。不思臨軒之恩。遂決繩籠之策。聞不一歲。來參萬機。權舍人趙遠所行也。左朝散郎

通判明州凌哲。右承議郎添差通判嚴州何溥。並爲監察御史。湯鵬舉薦之也。哲。吳縣人。初見紹興十四年七月。溥。永嘉人。初見紹興十二年三月。

溥入見。首論天子之耳目。所恃以周知天下之故者。內則寄之臺諫。外則寄之監司。故監司權與臺諫等。陛下勵精求治。尊用臺諫。言無不從。今茲朝廷之治。可謂肅矣。而臣竊怪州縣之間。貪吏爲虐。搏噬良民。甚於豺虎。監司不問。郡守不阿。往往甘受佞巧。先食其餌。是爲足以當陛下耳目之寄哉。臣愚以爲州縣之貪吏。郡守不治。而監司得以按之。則郡守當坐縱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罰。而又每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爲殿最之課。如是則非惟監司不容於嗾奸。而貪吏亦將放而不

敢犯矣。此非臣意度而爲之說也。比居田里所親見。故敢爲陛下言之。伏望睿慈。斷以必行。實惠及民。天下幸甚。從之。溥。下在十三日丙戌。蓋此日引對所上也。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言。契勘天下財賦。窳名不一。有歸之朝廷者。有歸之戶部者。要之均濟國家之用而已。故朝廷之與戶部。事實一體。戶部闕乏。朝廷未嘗不應副也。比年以來。朝廷每月支降養食錢三十萬緡。又於數內尅還給關子錢。而戶部窳名錢物。又有爲朝廷拘收支用者。戶部所得無幾。欲望特降容旨。令戶部條具自來支使錢物窳名。撥歸戶部。每月以實關錢申朝廷取旨。貼降。又言。江浙等路。有絕戶沒官等田宅。紹興二十年內。節次著指揮撥赴常平司措置。其開州縣官吏。往往應副形勢。有力之家。量力租課佃貨。不惟暗失官課。而州縣又緣此失去二稅歲計之用。乞將上件田宅。盡行出賣。令戶部參照條具申朝廷取旨。並從之。王明清撰。應後錄云。

紹興二年。秦檜之謫。有僕射制置黃叔后之文。謂檜告詞。謂任伯之文。謂檜家也。秦大憾之。先是高宗有親批云。秦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人心大搖。恐亂。載於丁卯錄。上謂檜等執拜罷。謂檜制置也。至乙亥歲。秦復知御札。在任伯之子儀。儀思。儀作。子自陳。大概云。陛下是時尙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旨。下台州。從後所追索得之。是秋。又令其嗣孫。以爲檜。檜守天台。專欲鞠勳。景思。思寓居外邑。前山。景思事之。次日。捕吏追遠。景思。思以姓名傳檜。檜令差人防護。甚嚴。思思自必。將抵郡。城外渡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紹興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

爲秘書省正字。右奉議郎莫遠復爲大理評事。左承議郎通判肝胎軍視宗正寺主簿。左承議郎朱夏卿行司農主簿。閔德與人夏卿勝非子。皆用近臣薦。故有是命。閔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除肝胎其後官者論閔知海鹽縣作將從堂由此除宗

左從政郎范成象行太學錄。成象成大兄也。實授左承事郎將作少監分司南京朱翌復左承議郎。充祕閣修撰。降授右承務郎趙汾復右承事郎。特與改正過名。汾還家而卒。除名勒停人高穎復左承議郎。吉陽軍編管人胡銓量移衡州。從刑部檢舉也。直祕閣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齊旦

直祕閣添差通判平江府王伯岸並落職放罷。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且奴事權臣。減尅鹽本錢。以資妄用。伯岸以王會親戚。寡廉鮮恥。違法貪婪。故皆黜之。鵬舉又奏右承事郎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康與之賊盜尤甚。右宣教郎江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徐樞初受秦檜奏補。即在行在守官。撰造言語。檜信之。管中害張宗元。范彥輝。與之頃在平江。干求州縣。稍不如意。遂撰造言語。致周三畏放罷。蘇師德編管。伏乞重加竄逐。以爲臣下賊污告訐之戒。詔並除名勒停。與之送欽州。樞高州編管。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言。近年民間銷毀錢寶。法禁雖嚴。尚未止絕。蓋緣出賣器皿。其利不啻數倍。今措置欲責令州縣。應街市見賣銅器者。限半月並拘催入官。嚴行禁止。其犯人不諭輕重。並押赴錢監充役。官吏知而不覺者。從遠制論。仍行放罷。論逐路坑冶與廢不常。難以立爲永額。近來鑄錢司督責嚴緊。往往銷錢爲銅。上下期於脫責。今欲令逐路提刑司選官檢視坑冶所出多少。令分數認納。不得勒

抑其全無所出去處。即保明申朝廷放免。又近來錢寶多有流入外界。蓋緣場務官司利於收息博易。今欲嚴行禁止。如有透漏。其巡尉并場務官司知而不覺者。以遠制論。仍行放罷。犯人許諸色人及徒伴告首。即以隨行財物多寡全行給賞。民間有銅寶與廢去處。官司宜支貨。聽人戶隨多寡輸納。不得抑勒。庶幾諸處銅坑不致隱蔽不告。其金銀等坑及膽水與廢處。乞亦依此施行。從之。

丁酉。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右通直郎知真州陳正同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覽除目。曰。今此差除。皆合公議。自兩月以來。卿等除用人材。元盡公。想見外議皆以爲當。如朕未嘗容纖毫之私於其間。若行公道不變。天下何憂不治。上又曰。近日兩浙。閩廣市舶司及四川茶馬諸處。進貢真珠文犀等。此物何所用。當批出禁。御史臺主簿張贊爲國子監主簿。右通直郎陳洪爲太府寺主簿。洪義子也。詔直祕閣知荆南府孫汝翌專恣妄作。直祕閣都大主管四川茶馬鄭鶴職事不修。唯務持克。可並罷。直祕閣新知無爲軍張永年罷。以淮南轉運判官王桓奏其以權貴姻連得貼職。而不請避父名也。詔監司約束所部州縣。受納秋苗。不得過加收耗。先是監察御史王珪以大宗正丞入對。言今之急務。莫先於富國裕民。今四境無虞。干戈不用。而小有水旱。一方之人。多致流離死徙。不能自存。且以目前利害言之。蠶民之財。莫甚於輸納二稅之弊。大率加耗之人。或過於正數。官收一歲之賦。而民輸兩倍之租。中下之家。逃租棄產。漂寓他鄉者。往往而是。朝廷雖申嚴約束。而州縣公肆收取。無所畏懼。唯其所說。可以藉口。循習之久。不以爲怪也。臣愚以謂莫若度州縣所用多寡之數。立爲定例。

使上下通之。此外不得分毫有所須索。必重與典憲。不唯少寬民力。亦使官租易辦。公私之利。無以險此。故有是命。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翟復直徽猷閣。爲京西路轉運副使。左朝請大夫熊彥詩知鄂州。左中奉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葉三省復直龍圖閣。除名勒停人王趨復右朝請大夫。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岑復左朝散大夫。

己亥。金國賀正。旦使奉國上將軍太子詹事耶律歸一。副使左中大夫行大理少卿馬楓見於紫宸殿。詔傳禮泉觀使信安郡王孟忠厚押百官班。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判洪州。寶文閣學士張翥知建康府。浚以母憂不赴。端明殿學士新知建康府程克俊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左中大夫知洪州王師心復敷文閣待制。知荆南府。左朝奉郎通判筠州劉章爲尙書司封員外郎。左朝奉郎通判廬州張晟爲司勳員外郎。上覽除目。曰。晨會稽人。前日論本府科買箭箠擾民。想行曹沐。趙士彰所爲。魏良臣曰。不獨越之箭箠。如平江之洞庭柑。每對直二十。宜之蜂兒。每斤二四。多是科買。民極苦之。皆郡守無狀。以此取悅權倖。上乃詔悉罷之。因曰。朕平時未嘗毫末有取於民。如日用紙亦不委臨安府。只令人買於市肆。便得佳者。良臣等曰。陛下聖德恭儉如此。雖古帝王何以復加。詔信軍承宣使潘端卿依舊帶御器械。

庚子。詔御前諸軍都統制可依見在管軍法。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內兼州事者係本法。辛丑。詔殿前馬軍司元差軍兵一百人充秦檜不充白直。可令逐司拘收歸軍。加封漢將龐統爲通惠威烈侯。廟在榮州。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有一人。諸路斷大辟二十一人。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居南京。即都。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爲留守。經畫修內。未幾大火。宮室悉爲所焚。亮大怒。降長寧爲庶人。尋杖之死。於是遷都之計稍緩。此據試亮錄。

皮。敷文閣待制劉一止充敷文閣直學士。依舊致仕。一止被召至國門。病不能拜。復求去。乃有是命。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朱三思罷。以右正言凌哲論其詔事王會。遂得教授宮學。會之去朝。復附曹沐。以短卷密疏人事於沐。多非其實故也。

己亥。金國賀正。旦使奉國上將軍太子詹事耶律歸一。副使左中大夫行大理少卿馬楓見於紫宸殿。詔傳禮泉觀使信安郡王孟忠厚押百官班。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判洪州。寶文閣學士張翥知建康府。浚以母憂不赴。端明殿學士新知建康府程克俊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左中大夫知洪州王師心復敷文閣待制。知荆南府。左朝奉郎通判筠州劉章爲尙書司封員外郎。左朝奉郎通判廬州張晟爲司勳員外郎。上覽除目。曰。晨會稽人。前日論本府科買箭箠擾民。想行曹沐。趙士彰所爲。魏良臣曰。不獨越之箭箠。如平江之洞庭柑。每對直二十。宜之蜂兒。每斤二四。多是科買。民極苦之。皆郡守無狀。以此取悅權倖。上乃詔悉罷之。因曰。朕平時未嘗毫末有取於民。如日用紙亦不委臨安府。只令人買於市肆。便得佳者。良臣等曰。陛下聖德恭儉如此。雖古帝王何以復加。詔信軍承宣使潘端卿依舊帶御器械。

庚子。詔御前諸軍都統制可依見在管軍法。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內兼州事者係本法。辛丑。詔殿前馬軍司元差軍兵一百人充秦檜不充白直。可令逐司拘收歸軍。加封漢將龐統爲通惠威烈侯。廟在榮州。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有一人。諸路斷大辟二十一人。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居南京。即都。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爲留守。經畫修內。未幾大火。宮室悉爲所焚。亮大怒。降長寧爲庶人。尋杖之死。於是遷都之計稍緩。此據試亮錄。

死。於是遷都之計稍緩。此據試亮錄。

用為官故召。左朝散大夫傅粵知韶州。

辛亥，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王珣、權吏部侍郎徐嘉能、時珉等使北未還，而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二人皆以諂事奏，故驟為臺諫，無一言彈擊奸邪，無一事裨補時政，不修人臣之禮，不識事君之義，可謂甚矣。委之為使，公然受所差官每員金四十五兩，以為定例，更抑勒使臣陪買私覘，其無恥如此。一時傳播以為笑談，乞賜罷黜，以振起禮義廉恥之風，故有是命。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今科舉之法，名存實亡，或先期以出題目，或臨時以取封號，或假名以入試場，或多金以結代筆，故孤寒遠方士子，不得預高甲而富貴之家子弟，常竊巍科。又況時相預差試官，以通私計，前榜省闈殿試，奏槍門客孫兒親舊得占甲科，而知舉考試官皆登貴顯，天下士子，歸怨國家，伏乞中嚴有司，革去近弊，如知舉參詳考試官，乞臨御筆點差，以復祖宗科舉之法，從之。左通直郎新擬差知平江府崑山縣李庚充御史臺主簿，庚，臨海人，湯鵬舉所薦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一



【紹興二十有六年】歲次丙子，金海陵。春正月，按是月。丁未，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樓煇知宣州。

右朝請大夫知信州黃仁榮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仁榮，浦城人也。上曰：信州亦須擇人，昨宰臣搜水晶極擾人，如林機尤無狀，魏良臣等曰：紹興初，徐康國為浙漕，進台州螺鈿椅棹，陛下即命焚之，至今四方歎誦聖德，上指御座曰：如一椅子，只黑漆便可，何必螺鈿，又曰：往日宮殿幕帟皆文繡，朕今並不

用，土木被文繡，非帝王美事，魏良臣曰：漢文帝所以稱賢君，正由節儉也。戊申，左朝散郎張九成復祕閣修撰，知溫州，直祕閣新知廣州陳琦知湖州，九成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學者尊之，上覽除目曰：九成昨在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奏槍不樂，以此遂去，琦本槍所薦，謂其材可作帥，後自桂州召來，不旬日遣去，不曉其意，魏良臣曰：人多推其材可用，上乃從之。陳琦，桂州召還事，見紹興二十二年九月。溫民久困重斂，斛米匹絹，輸者率倍其入，九成曰：重斂以疲民，二千石責也，斗尺皆立定例，民大悅。端明殿學士折彥質知廣州，直祕閣知湖州郭斌充祕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左朝散郎徐林守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己酉，左奉議郎樊光遠為祕書丞，左朝散郎邵大受知太宗正丞，光遠以論事忤奏槍，去國十六年，上欲

二月癸酉朔。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才邵入對。才邵言。近年以來。居監司郡守之任者。多迎合大臣私意鎮靜之說。專務因循。無所舉劾。遂使郡縣之間。奸貪官吏。倚法營私。以困斯民。民間受弊。莫甚於受納。追催差役三事。米則多加合數。絹則抑取輕錢。計其浮費。已過正數。追催官物。本屬戶長。今則遂至於差土豪土軍。鄉民驚擾。民間田業。自經界之後。稅產高低。灼然易見。差役自上及下。夫復何疑。猾吏意在求賄。每闕一名。必追十數戶。請求脫免。所費不貲。觸類而隨。長之端緒。實多。為害不一。望委諸路監司。廣加詢訪。凡民間利病。官吏侵漁。無有巨細。咸得以聞。仍乞類聚。委官看詳。條具本末。取決聖裁。詳為法禁。實天下之幸。上可其奏。曰。此三者。皆民間大事。宜速行之。是日。金主亮大赦。改元正隆。制詞略曰。願赦宥之為弊。在史籍以具陳。又常念無知之民。多誤入有司之法。慮或罹於冤枉。宜並賜於哀矜。庶導至和。肆因更始。自正隆元年二月朔以前。除正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外。咸赦除之。此據狀。編讀本。

甲戌。執政進呈太府少卿兼權吏部侍郎許與古。看詳右奉議郎魯冲。上書論郡邑繁事云。臣前任宜興縣。漕計。合收窳名。有丁鹽錢。坊場課利錢。租錢。地錢。租絲租。一歲所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其發納之數。有大軍錢。上供錢。糴本錢。打紅錢。軍器物料錢。天中節銀絹錢之類。歲支不啻三萬四千餘緡。又有見任寄居官請受。過往官兵批券。與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無虛日。與古看詳。州縣若造紅雙。須經三二十年可用。又國家休兵既久。諸州不暇打造軍器。及發納物料不少。又諸軍亦以土蕪錢不住兼造。似亦不關欲量與減免。冲又論。今之為令者。苟以寬恤為意。而拙於催科。旋踵以不職獲罪而去。頗能迎合上司。一以慘刻聚斂為務。則以稱職聞。是使為令者終日備備唯財賦是念。祈脫上司之譴。朝不謀夕。亦何暇為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與古看詳。冲所論。誠中今日之弊。今銓曹有知縣縣令共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民事被罪。所以畏避如此。今若能去歲羨餘。除放民間積欠。與夫以民事被罪之科。及慎擇守臣。戒飭監司。奉法循理。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仰稱明天子寬恤愛民之意。上可其請。曰。累年所造軍器。內庫已如山積。諸軍亦自製造。諸州每歲發納物料。可與減免。所役工匠太多。亦宜減放發還。於是批旨行下。三月。權尙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沈肅中罷。以待御史湯鵬舉論其省試參詳官。私取秦項。且素無廉聲。巧貪富貴。不當留在侍從故也。左朝請大夫劉才邵權尙書工部侍郎。

乙亥。上曰。近榮州守臣費庭論蜀中隔槽酒甚擾民。常是時張浚。趙開以軍興發於財用。濟一時之急耳。今休兵既久。內外無事。自合更也。魏良臣曰。已令鍾世明詳之矣。上曰。須下本路漕臣。方能盡其利害。上又曰。四川交子亦有弊。如沈該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矣。先是建炎中。趙開為四川大漕。始變酒法。置隔槽。設官主之。其法聽民就務分槽。置買官計所入之米。而收其課。行之既久。酷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定月額。不復覈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以為病。庭安仁人。時以左朝

奉大夫除知榮州。前四日入辭。因奏其事。上問之。庭曰。酒戶入易出難。必至傷殘。而後已。從其便。則無難矣。上曰。常付之漕臣。於是命總領所與諸路轉運司措置。明年正月辛亥中。何備能提所征權之增。茶葉揚子之。道。係其錢。裁節浮費。預備官之大。而錢。各令減半。沈該書之。至論折閱。提之說。乃謂得宜。中有錢百萬緡。過減。則用錢自方。得無弊。以此理財。而財無不豐矣。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論四川諸縣預借賦稅之弊。乞下四路轉運司。嚴實。如借及一年者。分作四料。及二年者。分作八料。理折。庶寬民力。州縣亦不闕乏。歲計支用。自後輒敢預借。及不與民戶理折者。並令按劾。仍許越訴。他路或有預借去處。亦乞依此施行。從之。戶部言。江浙湖廣四川。福建諸路。常平司。拘收到戶絕沒官田宅。除見佃人已添三分租課。並令依舊承佃外。餘依今來措置出賣。從之。宣撫使均州觀察使內侍省押班康諤卒。特贈保信軍節度使。賜諡忠定。

丙子。詔曰。自今奉使所辟三節人。先具名申三省樞密院。次第審量。仍令國信所覺察。先是淮陽軍流寓進士單鐵言。古之遣使。揆度人才。能稱其任。比年以來。為奉使者。不問賢否。惟金多者備員。而往。多是市廛豪富巨商之子。果能不辱君命乎。奏下後省。沈肅中時權給事中。看詳以聞。至是行下。丁丑。右朝請大夫新知深州周叔言。監司郡守聽舉部內官吏。欲其別白賢否。激勸士類。近年以來。或獨援於親黨。或先通於賄賂。或專奉於權勢。遂致貪污庸懦之人。常得與薦剡之列。而清白強明之吏。既不能阿媚以取知。往往有終身困於選調。而不復進者。欲望嚴戒監司郡守。各存公道。庶幾賢者知勸。不賢者知退。魏良臣奏。比年間有前執政合歲舉官。亦或冒濫者。上曰。前執政尚如此。不若因此併與戒約行下。詔諸軍贖軍回易。令和雇百姓管幹。毋得役使官兵。其橫買酒坊酒庫。各許立一界。俟界滿日。別取旨。時參知政事魏良臣建議。盡能諸將回易。未得旨。而江東轉運趙公智遠行之。建康軍中。尋又行之。池州公智與良臣姻家。諸將皆以為不便。上聞。遂寢其事。戊寅。又詔元占官兵。願離軍者。可能名糧。不願者。拘收歸軍。如依前隱占。重與典憲。己卯。詔諸路州軍以前舉解試流寓終場人數。紐計及土著。令取放一人之數。即與添解額一人。或零分及流寓人少。以土著所解人十分為率。及三分亦解一人。並通立為額。已後人多。不得過今舉所取之數。用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程敦臨請也。起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當軍承宣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耕卒。昭慶軍承宣使殿前司右軍統制岳超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庚辰。執政進呈權刑部尙書韓仲通看詳知雷州趙伯權所奏。廣西州軍經制等窳名銀。皆是括率百姓。隨稅均敷。欲令今後只依市價收買。不得敷民。上曰。此豈可不察。上又曰。朕聞蜀中銀價。高比江浙。聞過一倍。如劉宴拿邦計。恐邊有無。低昂適中。方是理財之術。可令有司措。毋致枉費。右正言凌哲言。國家自祖宗時。流進奏院。若朝廷之號令政事。注擬賞罰之類。皆付之郵傳。播告天下。比年以來。用事之臣。

乃令本院監官先次具本納於時相謂之定本動輒旬日俟許報行方敢傳錄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刪去緊要事目止傳常程文書偏州下邑往往有經歷時月不聞朝廷詔令切恐民聽妄生迷惑有害治體望將經奏院定本酌行能去以復祖宗之舊以通上下之情從之習又云守令以修造為名頻破官物虛沒入己監司屬官廣占兵級坐耗履券命官之任及解官妄指遠僻之所多請願直寄居官俸給往他州重疊冒請等四事乞嚴立法禁違者計贓坐罪皆從之

癸未保康軍承宜使提舉佑神觀公裔為華容軍節度使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趙公智龍以侍御史湯鵬舉論其貪婪也自是魏良臣不安於位矣左中大夫段拂堯特輟視朝一日

甲申執政進呈權刑部尚書韓仲通看詳知鬱林州趙不易便民五事內雷化等州民間納苗多令折錢擾民為甚欲令並納正色上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之財乃國家之外府安可盡取但藏之於民緩急亦可以資國用

乙酉詔右朝奉郎林一飛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一飛既罷去乃使其族人進士東投團上書論進退大臣當以禮待御史湯鵬舉面奏禮為忠賢設使其奸詐如李林甫盧杞之徒自當明示典刑為天下後世之戒又況槍斃之後陛下禮意隆盡不可復加而一飛道東鼓唱浮言動搖國是乞特賜懲戒上謂大臣曰朕每覽封章若其言可行即行之若其言非雖涉狂妄亦不欲罪其人蓋所以來天下之言也今東書用意如此言路既有險阻亦豈免行遣乃責一飛監高州鹽稅東英州編管

丙戌封信安郡王孟忠厚故妻秦國夫人王氏為秦國夫人

丁亥以監司多闕命侍從臺諫各舉曾任知通治狀顯著者二人仍保任終身犯贓及不職者與同罪太常博士葉義問直秘閣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己丑新除秘書丞光遠特引對光遠言頃年大臣挾權修怨不平其心陛下聖明固已灼見其弊矣至於臺諫之所排擊法令之所鍛鍊告訐之所中傷其間又因責降而死未嘗恤典者夫已嘗與聞朝廷之政親聞甘泉之班矣及子而無一命之祿以奉其親而撫其孤誠宜聖心之所深憫也欲望陛下明詔有司會任執政侍從因責降而死者其家子孫尚未有官許令自陳依貶死例與復官職錄其子孫則陛下之德澤所及廣矣上曰甚善當令有司看詳檢舉上又曰朕與卿不相見今幾年光遠曰臣得外任追今十有六年上曰朕所以令卿上殿欲除卿察官光遠曰臺察委任非輕如臣愚陋何足以當此選於是光遠為監察御史六月甲午施行

庚寅執政奏廣東中三佛齊國入貢依例到闕二十三人上曰遠人嚮化國家美事到闕人數可增作四十人蓋嘉其誠款而非利乎方物也左朝散大夫直祿開新知金州楊棧行大理正揆入對首言在法人戶家產物業每三歲一行推排升降等第立為定籍凡有差科令佐躬親按籍均定比年盡付吏手豪右計囑良民受弊望明飭有司凡遇差科並須令佐躬親均定不得令公吏干預從之

建州觀察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勳為保康軍承宜使再任

辛卯參知政事魏良臣罷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先是侍御史湯鵬舉言良臣人品凡下天姿凶險率意任情浮躁淺露通判已下差遣已得旨令吏部差注必留堂除以市私恩臺諫之論列人才良臣引用私親趙公智必欲庇之是恨臺諫不與之為支黨也廷尉之禁勸公事良臣改正富人胡邁奏補必欲從之是使獄官與之容私也每議事於同寅之間則恐而好自用以至奏對於君父之前則賤而好自尊迹其所為稍若假以歲月授之權柄殆有甚於秦檜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良臣復復自用不恤公議分朋植黨背公營私如奏補親屬文武自有定制胡邁已授武職良臣乃昵於親黨叱責吏部改授文資趙公智所至貪鄙良臣特以為姻婭遂擢以為漕臣日者陛下盡收竄逐沈抑之臣而召用之良臣乃誦言於時以為皆由己出右正言凌哲言良臣昵比匪人甘心媚竊剛愎不悛輕躁自用驟易中外冠帶之制不知其倉猝之難辨拘收軍中回易之類不究其本柄之所自臣僚之貶死復官身後恩數多不檢舉而洪興祖獨得依條指揮其不公不忠迹狀顯著鵬舉又言軍中之回易等事行之日久所以寬恤統兵官欲具修器械務整肅以壯軍容也而良臣奏請住罷未得聖旨先次行下建康總領司便行拘收是命令專輒而動搖人情也軍人有陸帶所以優將士也而良臣專持縶見沮格不行至今黃黃猶在省部是使慶賞全廢而陛下之恩德不能及於將士也自遠方召來特起之士臨軒賜對欲為中都官者輒以私費出之止令補外如新差太平府教授陳天麟是也此良臣之方命而擅作威也富家巨室通財營私以美嘗不與公議如新除國子正倪稱是也此良臣之罔上而擅作福也其餘不可悉數使其歲月滋久其為害豈止一秦檜而已伏望早賜罷黜以慰中外之望於是良臣亦抗章求去章五上乃有是命鵬舉又言良臣政事能行不審紊亂政機其如法令因革不候敕旨或先開報以施行已薦張自知縣造朝輒差郡守所為如此復與大郡叨竊職名其可乎乞將良臣落職罷郡將臣之論列播告中外鵬舉又言良臣乞罷諸軍回易等事未得聖旨於正月二十五日江東轉運判官趙公智已施行於建康軍中一軍驚擾近又聞施行於池州軍中亦復驚擾至三月五日方奉聖旨別無改罷諸軍將士莫不感荷聖恩良臣與公智婚姻之家身參大政未得聖旨預報公智動搖軍情此何理也詔公智今後不得與知州軍差遣臣僚論列良臣章疏令報行稱德濟人少從張九成學自臨江軍學教授召為學官未赴以言罷天麟宣城人以董德元薦對德元罷去良臣以外郡學官處之故鵬舉以為言良臣執政纒九十八日

國學不見倪稱名蓋旋即罷也

去年十二月戊寅差知瓊州今年三月戊辰不行

癸巳秘書省著作佐郎周麟之乞申命史館續修神宗哲宗兩朝實訓從之

甲午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王大寶言竊見江南諸州有月椿錢而縣吏因仍為奸有折帛錢而下戶賠補為患月椿錢者科發不均名目無定胥吏緣此以科斂引催積欠抑賣官紙私行賞罰四事為民刻剝良民追呼幸午其弊為甚折帛錢者艱難之初物價踴貴令下戶折納務以之優也今市價每匹不過

四貫。乃令下戶納六貫。望委諸路監司。嚴實月椿名色。立為定額。如有不足者。審度均定。不得假名目。以恣率斂。及折帛錢。量與裁減。以恤下戶。庶幾和氣。勞渥。至治格於神明矣。上覽奏。謂執政曰。大寶所論。可令戶部看詳。上因言。大寶近又請放度牒。殊未曉朕意。人多以度牒為利。亦以延人主壽為言。朕謂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然享國長久。如高齊。廢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竭民財以建塔廟。益民傷教。莫此為甚。豈宜廣也。輔臣皆稱善。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辛次膺知婺州。北使張通古之議和也。次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上疏言。父之仇不與共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豈有降萬乘之尊。屈已稱藩者乎。拜奏不報。即奉祠。及金人敗盟。次膺有故人將漕湖北者。擬寄居鄂渚。而依焉。岳飛時為宣撫使。待過甚厚。既而延入小閣。盡出所被宸翰。具言上眷之渥。且執次膺手曰。前日夢為棘寺逮對獄吏。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飛方懼不敢告人。而公適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為獨坐。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之。次膺悚然不知所對。既歸。語兄弟曰。飛握重兵。味保身之策。禍將作矣。飛厚贖其行。次膺不受。遂入鄱陽。寓居宮祠。歲滿不復再請。閱十一年。忍窮如鐵石。上始親政。即除知紹興府。未上。會魏良臣出鎮。於是改命。次膺奉祠。及過鄂州。當在紹興十年九年之間。不得其本月日。且附此當求他書考之。左承

議郎通判泰州朱冠卿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冠卿。華亭人也。

乙未。左朝請大夫新知漢州陳康伯試尚書吏部侍郎。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吳秉信守起居郎。

丙申。侍御史湯鵬舉言。右朝奉郎新添差通判秀州王鞏寄居撫州。特勢作威。郡守監司聽其使令。如役僕隸。毒流一州。至崇仁縣人糾率鄉黨。來投時相。所訟三十餘事。止送江西帥司體究。公吏迎合。捕獲狀首三人。勒招虛妄。悉坐編配。乞將鞏罷黜。委本路有風力監司。追還撫州居民產業。然後坐實典刑。詔專委本路提刑劉長源拘留王鞏追證。給還居民產業。具已還數目及情犯申尚書省取旨。不得減裂。其後長源究實如章。上曰。此不可不痛治。在祖宗朝。革去五代苛法。專以仁恕為本。未嘗真決一士大夫。惟犯

賊者不貸。可令刑部約法。重作行遣。上謂在五月乙丑。今併書之日。麻解。賊受賊已滿。不知如何行遣者也。

丁酉。左朝散郎新知信州嚴抑復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上始召抑。既至。而抑以足疾不能朝。乃有是命。大理寺丞楊邦弼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權禮部侍郎國子監祭酒周葵言。科舉所以取士。近年主司迎合大臣之意。多取經傳之言。可為諛佞者。以為問目。學者因之。專務苟合。時好如論伊尹周公。則競為歸美。宰相之言。春秋譏貶失禮。則指為疑桡之事。其悖戾聖人之意。大率類此。至於前古治亂興亡之變。以時忌絕口不道。後生晚輩。往往不讀史。歷代先後有不知者。望詔國學及將來秋試考試官。精選通今博古之士。置之上游。其穿鑿迎合。議論乖僻。不合體式者。皆行黜落。若矯枉過正。不顧所問。務為訛詐者。亦復勿取。從之。

戊戌。左通直郎周操行劄子監錄。操。安人也。

己亥。太尉保安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吳益開府儀同三司。庚子。左朝散大夫王曠送建昌軍居住。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愿中。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封安州置殿侍御史周方崇論議。以宰輔親黨安作。而愿中知復州日。強買部民玩好古器。納於大臣。遂得進擢。其帥靜江。肆行貪虐。軍兵幾至生變。言者論其跋扈之狀。愿中乃以寶貨納於大臣及曹泳。致刑罰不加。故併誦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二

【紹興二十有六年】三月壬寅朔。司農寺丞王炎罷。初。炎自乞往浙東發泄鹽事。既又乞以奉使為名。買人疑其改法。侍御史湯鵬舉因奏其多贖干進之罪。故炎遂罷。降授左朝散大夫知常州無錫縣。王傳通判臨安府。初。兩浙轉運副使張匯。判官閻彥昭。舉傳政績。及勅湖州府長興縣鹽稅陳嗣不法事。上曰。監司刺舉久不開振職。今所舉按必得實。於是召見。傳言。自古屯田於邊塞。未嘗於畿甸。兼浙西營田。既納租穀。又令納稅。每至召佃催納。詞訴紛然。失多得少。誠未為便。乞將浙西見行營田盡罷。并撥其田復歸省司。立定租米。以給佃人。令依省限送納。并充上供。田內二稅。權行倚閣。上曰。監司薦卿五任縣令。是以召卿。所奏可令戶部詳看。後二日。遂有是命。張匯罷傳在二月庚辰。傳入對在庚子。今聯書之。

癸卯。侍御史湯鵬舉言。兩浙漕司於諸州縣寄造酒。不支本錢。專用耗米。始於李椿年。甚於曹泳。諸路做。至今未能。淮浙提舉茶鹽司減尅停戶煎鹽本錢。公然不支。韓沃倡之於其先。王响繼之於其後。至今未盡禁。乞將逐路漕司寄造酒住罷。將逐路茶鹽司亭戶鹽本錢盡數支給。稍復遠戾。許御史臺按劾施行。從之。詔敷文閣直學士俞侯落致仕。赴行在。言者奏其本奏檜黨。乃罷之。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周陔罷。以右正言淺哲論。望以家藏寶器奇玩。傾倒歸於宰相秦檜之室。遂玷將漕之除。略無善狀故也。

丁未。尚書工部侍郎劉才邵權直學士院。
壬子。三省言太學生係二千人為額。開在學不及三百人。欲令禮部措置。上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元祐中名臣最多。實由仁宗養育之有素也。近來學校雖設。教育有所不至。每患人才難得。可如所奏。
甲寅。詔比緣軍興。令宰相兼樞密使典掌機務。今邊事已定。可依祖宗故事。宰相不兼領。右武大夫帶御器械劉允升領成州團練使。

乙卯。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萬俟卨入對。高奏五事。大約以為權臣執國柄。威福之柄下移。人不知有上。故相舊弼。擯斥殆盡。讒佞欺詐之徒。造為險語。中傷善類。人不自保。道路側目。貪夫慕利。掎取無藝。公私壻地亦立。而大臣姻族之家。粟窖金穴。至不可較。軍政一壞。士不知勞。將帥養於富貴之樂。一旦有緩急。皆不足恃。士風不競。避讓畏讓。莫常蹈故。隨波浮沈。無致身許國之忠。上嘉納之。侍御史湯鵬舉論右通直郎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王歷。槍之妻弟也。寄居臨川。役使守令。聚斂貨賂。公私被害。江西安撫司參議官王墨卿。槍之先生也。搖唇鼓舌。誑惑衆聽。招恩市權。詔並罷之。

丙辰。詔諸路轉運司所差發解試官。務在盡公。精加選擇。如所差徇私。及庸謬不當。令提刑司按劾。御史臺禮部覺察開奏。寧國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為殿前司右軍統制。楊存中薦之也。右宣教郎新通判湖州余佐。右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龔益並罷。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二人因交結王會。與秦檜管莊。苟賤無恥。故皆黜之。侍衛親軍步軍虞候安遠軍承宣使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進卒。後諡哀愍。

丁巳。詔淮南邊州有未可起稅處。令漕臣保明與放十年。時諸州民戶全未歸業。每歲旋乞展免起稅。朝廷慮其農種不時。故特蠲之。

戊午。尚書省言。責降未敘之人。檢舉未盡。詔元因臣僚論列之人。委御史臺。元係按發鞠勘之人。委刑部。各看詳開奏。務在至公。以洽恩宥。權刑部尚書韓仲通守戶部尚書。仍兼權知臨安府。敷文閣待制新知信州周三畏。試刑部尚書。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論兩浙轉運判官閻彥昭。諸事曹泳。秦昌時。高百之。公然聚斂。廣東轉運判官鄭高。以奇玩珍香取媚權貴。妄稱本路闕乏。輒有陳乞。而時相過為之應副。詔並罷。

己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萬俟卨參知政事。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周葵。知信州尚書禮部員外郎呂廣問。能侍御史湯鵬舉言。葵初無直聲。以魏良臣薦。躡處侍從。廣問乃葵死黨。詔奉良臣。遂得召用。葵賊凶悍。遂併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生詣都堂投牒舉兩葵。翌日。博士何備等言於朝。乞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詔諸郡守臣許以休務。日用妓樂。於公筵。餘並不許。擅自借用。仍委監司守臣具奏。臺諫覺察。御史湯鵬舉言。自開樂以來。州縣官途有違且之會。廢事擾人。故禁之。

庚申。執政奏銓試院獲到懷挾者三人。上曰。銓試乃出仕之始。將來官顯。皆自此擢。豈容冒濫。沈該曰。此

自有法。上曰。當依法行。以戒後來。上又曰。自來士人許帶韻略。多緣此雜以他書。乃詔今後韻略及刑統律文等。並從官給。時試院吏卒於交卷起關。公然作弊。後三日。執政復以奏。上曰。此豈可不治。近開試院。整肅士人極喜。自此實學者進。而寒賤之士。升。偽濫者革。而僥倖之風息矣。上又曰。祖宗貢舉之法。周備。願有司奉行之何如耳。
薛克小歷載更年作
弊事在辛酉蓋誤 樞密院編修官吳棟。江賓王並罷。右正言凌哲論棟由恩科入仕。朋附魏良臣。復得進用。乃敢招權納賂。為人求官。賓王諂事良臣。躡實要地。故皆黜之。賓王。溧水人也。

壬戌。詔訪聞和州有人偽造詔書。提刑司見行根究。令疾速根勘。具案開奏。
此當是曹召
用張浚者 癸亥。太尉奏。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玠。開府儀同三司。璘與興州軍凡十五年。先是有詔。昨吳璘。楊政。田師中。並除太尉。緣璘元係檢校少師。官在政師之中。今來已及六年。理宜優別。可與轉一官。至是降制。
先旨是在
月壬寅 侍御史湯鵬舉言。尚書右司郎中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便僻側媚。見椿年為經界。遂投名為幹官。見徐宗說。秦檜管莊。遂詔奉宗說。得尚書郎。見丁禕。往太平州修圩。遂結了禕與之同往。既歸。乃奉使四川。及還。除職名。為浙漕。又事泳。泳敗。附魏良臣。復除都司兼權侍郎。良臣既罷。世明謾罵妻非。略無操守。祠部員外郎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陳岩。嘗在秀州學舍。為秦檜父立祠堂。作記獻頌。叨求進取。於是二人皆罷。

甲子。三省奏內外闕官。上曰。既闕官。卿等各舉所知。自來多以親故為嫌。正不當如是。若非親故。何由悉知其所為。但無私心可也。因顧萬俟卨曰。卿未嘗有所薦引。高曰。臣來自湖外。亦詢訪得數人。方欲具奏。沈該曰。陛下急於得人如此。臣等敢不遵承。遂詔續除侍從兩省各舉所知。

乙丑。詔近年士風淺薄。冒戶挾書。代筆傳義。無所不為。負國家選舉之意。豈所望哉。自今委監司覺察。重實於法。務在必行。右通直郎江西南東路轉運主管文字龔益罷。以轉運判官葉義問劾其凶險貪汚也。東平府進士梁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助伏闕上書。論北事甚詳。且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尚書省勘會朝廷置登聞鼓院。以來天下之言。應有陳獻。自合詣院投進。前後略降指揮。禁止不許伏闕。今助不遵約束。敢有違犯。其所獻書。既無可採。輒妄議邊事。理當懲戒。故有是命。
趙銜之遺史。紹興三十一年五月
辛卯。初。河北進士梁助。夜伏

闕。廷上書。言河北事極詳。且言金人必舉兵。秦檜怒。直決之。押赴惠州編管。檜死。朝延取助已死。按銜之所言。與日歷不同。蓋小誤。又朝廷取助。未知在何年月當考。
丙寅。詔曰。朕惟假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講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斷自朕志。決講和之策。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遂以為盡出於檜。不知悉由朕衷。乃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造詔命。召用舊臣。獻章公車。妄議邊事。朕實駭之。仰惟章聖皇帝。子育黎元。兼愛南北。肇修降好。二百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革。朕奉祖宗之明。諒守信睦之長策。自講好以來。聘使往來。邊陲

綏靜嘉興宇內。其底和寧。內外小大之臣。其成體朕意。恪遵成績。以永治安。如敢妄議。當重典刑。自秦檜死。金國頗疑前盟不堅。會判別開有妄傳召張浚者。敵情益疑。於是參知政事沈該言。向者講和息民。悉出宸衷。遠方未必究知。謂本大臣之議。權復用兵。宜特降詔。具宣此意。遠人聞之。當自安矣。時參知政事方俛。密書樞密院事。湯思退皆與該同。乃下是詔。

呂中大事記。秦檜以十八年之久。呼召引類。盤據中外。一檜之黨。皆以所任曾布。李清臣之徒。即停之黨也。上雖親政。而所任沈該。方俛。湯思退。魏良臣。即檜之黨也。沈該。方俛。高本。檜之黨也。思退。本檜之客。以文衡私取檜之子孫者也。良臣。即檜往來於金定和議者也。檜之身雖死。而檜之心未嘗不存。遺所引之君子。日少。而檜所教之小人日多。故自檜死後。金頗疑前盟之不堅。為之禁。禁好以信金。為之重。重以悅金。無以美於檜之為也。

直徽欲開兩浙轉運副使張匯言。州郡歲額諸色上供錢物。皆所以供朝廷經常之用。而近年以來。各徇私意。將合發窳名。侵移名色。以充羨餘。因致積累。拖欠。暗損賦入。臣伏睹近制。灼見前者。獻助之弊。已行禁止。切慮積習之久。未能頓革。望委守貳。將諸色上供錢物。並進窳名。不得仍前侵移。或有違戾。令逐路漕臣按劾。從之。

丁卯。工部言。浙江福建路歲起物料。欲以三分為率。減免一分。軍器所工匠。除見役八百六十四人。依舊外。諸州發到一千五百四人。亦以三分為率。減放一分。執政進呈。上曰。工匠可減二分。仍給路費。右朝請大夫董革為尙書金部郎中。革知汀州代還入對。論生財節財。移用除弊。四者理財之先務。諸州貢獻有殊。項目不一。利病之實。難以盡知。欲望訓諭監司郡守。及在職之臣。各以本職財計之利病來獻。委官看詳。擇其可行者。委本路不干礙官。措置以聞。積之歲月。天下之財計。盡歸掌握。無失陷之弊。侵窳妄用之私矣。詔如所奏。遂有是命。革又言。汀。贛。二州相去五百里。民輕生喜盜。多於農隙聚眾私販。乞於兩州之間。以會昌縣為軍。別割二縣以隸。上曰。朕知贛之利害詳矣。緣置郡兩江之間。城勢頗下。城外皆高山。每愚民作過。即登山而視。州中兵出。多即走避。少則來敵。今莫若於高處屯軍。以占地利。緣軍在城外。不見市井。亦自省費。其添置軍。令兩路監司相度。後亦不果行。

戊辰。詔淮南漕臣樓瑯。擬立罪賞。令人告首侵耕。田多收租課。致農民重困。可下轉運司相度。條具利害。申尙書省取旨。既而轉運副司蔣璨言。瑯初被除命。受權臣指。根括人戶。侵耕田土。重立罪賞。許人陳告。急若星火。兼出納租課。皆不的實。今每歲侵耕之田。所輸米。豈二萬餘數。在於有司。實同空末。而數州之民。擾費不少。欲放免三年。俟三五年內。人戶開墾。數多。從本司審實。申奏。聽候寬恤。處分。如此。則歸業衆多。稼穡增廣。誠為淮甸久遠大利。從之。

孫觀。權將。孫志。公在淮南。有朝廷舉人。治淮上。廢田。設有侵耕。變斥。田。為桑田。不可。而無報。官吏。追呼。無寧。居者。令承。任。勤。耕。實。獲。之。也。以故。良田。上。賦。幾。沒。為。汗。菜。為。可。惜。矣。今。欲。占。田。者。免。租。稅。三。年。使。墾。耕。其中。人。人。歡。觀。相。率。而。後。按。所。占。田。開。墾。薄。賦。種。實。遂。為。公。私。百。世。之。利。不。亦。善。乎。按。日。所。書。乃。是。得。旨。令。墾。相。度。利。害。非。其。建。請。也。今。併。附。此。更。須。詳。考。矣。下。在。今。年。四。月。甲。午。

左從政郎新太平州州學教授陳天麟行國子正。此為魏良臣不公。事已見今年二月。詔右朝奉大夫張松已差知瓊州指揮更不施行。松始用魏良臣薦補。及是尙書乃言松係知縣資序。有礙法格故也。右承務郎胡

遷依舊忠訓郎。邁初用嘉德帝姬女夫恩例。補右職。魏良臣以其嘗請舉。為之易文資。及是吏部言。邁請舉在過禮之後。合行改正。故有是命。侍御史湯鵬舉言。右承議郎通判温州王著。挾特權貴。賄賂公行。今且任滿。而其弟曉。又為本州通判。曉貪財好色。衆所指名。今著去而曉來。温州之害。未有休息之時也。瑞安知縣慎知柔。曹泳。王會。鷹犬也。陛下親降御筆。不得科賣黃柑貢獻。而知柔到任之初。遂買萬餘顆。獻與王會作生日。其不遵詔令。乃至於此。古人云。苛政猛於虎。一州之間。聚此三虎。豈不負陛下愛養元元之意哉。伏望亟賜黜罷。以除民害。詔並罷。

己巳。戶部侍郎韓仲通等言。蜀地狹人稠。而京西。淮南。係官膏腴之田。尙衆。乞許人承佃。官貸種牛。八年乃償。並邊悉免。十年租課。次邊半之。滿三年。與充己業。許行典賣。令四川置制司榜諭。願往之人。給據津發。上曰。如此甚善。但貧民乍請荒田。安能使得牛種。若不從官貸。未免為虛文。可令相度。於合支錢內支破。起居郎兼權給事中吳秉信言。仰惟陛下總攬權綱。日親機政。中外之事。皆出宸斷。合於古而便於今。臣職在記注。竊見本省修注舊本。方至紹興八年六月。新本至十三年四月。其後久闕正官。遂至積年時事。闕然不書。欲乞自紹興二十五年五月為始。先次修纂。庶得聖神謨訓。不致少有散逸。可詔天下萬世。從之。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楊存中言。望許臣立家廟。仍賜祭器。詔依所乞。

辛未。開門宣贊舍人成彥忠特除右武郎。彥忠。閩子。已見。

夏四月壬申朔。侍御史湯鵬舉言。和買絹一事。官戶民戶。逐歲入納。遵守既久。不以為害。近年遂有不均之弊。且富貴之家。連阡跨陌。兼并貧民之產。其可容貴者。獨納。伏望申嚴有司。依舊法均買。從之。戊寅。詔北使到來。緣路告覓物色。隨行引接。指使具稟。接待使副。於所至州軍。供應。並呈使副訖。方許送與。餘人私自干預。及與人使語話。各杖一百。送五百里編管。情重及命官奏裁。著為令。從赦令所請也。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煥。為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自有成法。可令禮兵部速條具以聞。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程克俊。知湖州。侍御史湯鵬舉言。近年獄官偷惰。故獄以賄成。又多觀望。恤刑之詔。徒為虛文。為守令者。略聽斷。而避怨責。為廷尉者。用觀望。而為重輕。獄訟稽留。而刑罰不清。誠可恤也。伏望申嚴有司。遵守見行詔令。如違元限者。臣乞聽展。大事元限四十日。聽展不得過三十日。中事元限二十日。聽展不得過十日。小事元限十日。聽展不得過五日。罪人至有翻異。送別獄者。元勘官待罪。未得離任。元行人吏監禁。未得別行他案。則後勘便得一案結絕。不復更有淹延之獄。至或有愆期者。在外委監司按發。在內委臺諫具奏。庶幾不負陛下欽恤。

之意從之。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謝邦彥、大理寺丞石邦哲、右通直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司馬倬並罷。先是平江居士右朝散郎曹雲召邦彥、倬於其家，與之蔬食，侍御史湯鵬舉論雲平江大僧，以賈卜為業，交結士大夫，遂得一官，邦彥、倬傾與妖人交遊，論列放罷。因鍾世明薦於鍾良臣，復得起發，猶尚不知自新，倬與王會、曹雲為死黨，今又赴雲、倬之會，聞坐間設出山佛相，邦彥為師，雲為弟子，事實怪誕，臣安得不論，乃並罷之。仍移雲、倬居住。

甲申，刑部言：依已降指揮，開具到自去歲郊祀後監司郡守皆被劾之人，直龍圖閣趙士彰、前知紹興府直徽猷閣張鑑、前淮南運判其直祕閣鄭僑年、前知鄭震、前知鄭嵩、前四川提舉高百之、前知張永年、前知無

王响、前知太平州已上、孫汝翼、前知刑直敷文閣方滋、前知明州已上、二人並交結、共十人，詔並奪職。先是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延閣直所以待英俊而寵勞能，望將去歲郊祀後臣僚論列放罷監司郡守等人，並備落職名，非徒姦惡有所警懼，而委任責成見帶貼職之人得為榮耀，故有是命。

丙戌，詔祕書少監楊椿著作佐郎趙遠、周麟之同共編修神宗皇帝一朝實訓。按二月癸巳，周麟之元中請編修條法畫一，刊榜於司理院當直司并諸縣廳事之上，使晨夕觀覽，惕息奉承，從之。

大理評事馮異之言：州縣獄官不躬親鞫獄，縲紲之囚，有不識獄官而者，望委監司郡守將見行鞫獄條法畫一，刊榜於司理院當直司并諸縣廳事之上，使晨夕觀覽，惕息奉承，從之。

戊子，詔增溫州解五人，台、婺州各三人，靜江府、明、處、湖、徽、浙、汀、資、融州各二人，以三郡終場二百人已上始解一人，而靜江及諸州百人始解一人也。其四川諸州，令漕司取會視此數而增之。先是尚書省言及郡解額多寡不均，詔禮部參酌均定。中省取旨，及是進呈，上曰：解額窄處，自當量於增添，寬處卻不可減，皆欲優之也。乃命行下。祕書少監楊椿入對，言湖北一路經寇盜最多之處，陛下特降詔令，獨科徭省力役，而累年以來，田疇不加闢，戶口不加多，視他路最為凋敝，所以然者，本路諸縣才見有請佃之人，未得食新，例抑令輸稅，既而差夫配馬，無名之征，取之紛然，民不聊生，流移轉徙，臣竊痛之。欲乞湖北一路凡字民之官，以招誘戶口，開墾田疇，立為課最，上曰：已令勸誘四川農民至湖外耕墾，官給牛具，賞罰自不可廢。椿又言：近年兩降赦文，籍沒田產之人，並令所屬具情犯條法，中提刑司審覆得報，方許拘籍，而所至猶有不遵赦令者，蓋緣未會立法斷罪故也。望詔有司中嚴行下，如是違法籍沒罪人財產，及不先申提刑司審覆得報，便行拘籍者，科以某罪，監司不覺察者，降一等，上曰：此須立法斷罪，但刑名不必太重，貴在必行耳。

五月丁巳，立法。左中大夫董弅知婺州。左中大夫董諒知池州。

庚寅，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假資政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充賀大金上尊號使。吉州刺史知閣門事蘇維假崇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副之，以盱眙軍言得泗州牒，金主號聖神文武皇帝故也。誠之三至北庭，頗見信，後有往聘者，必問其安否云。詔京西、淮南販買耕牛，與免稅二年，用三省請也。上曰：關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二 二八三

市之征，本以抑商賈，如米麪民間日用之物，豈可收稅。今耕牛亦猶是也，然恐專欄壟巧為名取之，可令監司守臣察其違戾者，當實於法。大理寺言獄空，詔免上表賀，仍賜少卿章巖等詔書獎諭。朝散大夫方俟止主管台州崇道觀，依舊帶行右字，止弟參知政事高言，臣賦性愚直，不能諂奉，奏槍既罷政，槍乃將臣兄誣以賊罪，除名編管，原槍之意，非為臣兄，止欲中傷臣爾，欲望容慈憐察，除落過名，與一在外宮觀，庶使保全晚節，故有是命。

癸巳，詔武學生以八十人為額，上舍十五人，內舍二十五人，外舍四十人，置博士學諭各一員，未幾，詔學生以百員為額。七月

甲午，詔諸路州軍，自今不得奏祥瑞。前一日，執政奏事，上曰：前大理寺獄空，不許上表稱賀，甚為得體，比年四方奏祥瑞，皆備空文，取悅一時，如信州林機奏秦柏父祠堂生芝草，其佞尤甚。連之雙頭，處處有之，亦何足為瑞。麟鳳瑞之大者，然非上有明君，下有賢臣，麟鳳之生，亦何所取。朕以惟年穀豐登，可以為瑞，得真寶實能可以為寶，若漢武作芝房，寶鼎之歌，奏之郊廟，非為不美，然何益於事，可降指揮，今後不得奏祥瑞。

乙未，右通直郎王炎、右朝請郎鍾世明各特降二官。初，炎在司農，嘗請令諸路以見管常平錢，盡數糴米，赴行在，世明時以右司郎中權戶部侍郎，因請諸路發常平次陳米十五萬斛，赴省倉贖軍，侍御史湯鵬舉言：二人陰壞前世積財源之根，時炎、世明已用鵬舉奏免官，於是貶秩。

丁酉，上謂執政曰：卿等接賓客，有利害可行，及人才可用者，一一奏聞，庶盡知民間利病，因可得人才。沈該曰：陛下勵精如此，敢不恭稟聖訓。

戊戌，置六科以舉士。一曰：文章典雅，可備制誥。二曰：節操公正，可備臺諫。三曰：法理該通，可備刑獄。四曰：節用愛民，可備理財。五曰：剛方豈弟，勞績著聞，可備監司郡守。六曰：知機識變，知勇絕倫，可備將帥。命侍從歲舉之。如元祐中司馬光所請，先是侍御史湯鵬舉言：今明詔侍從各舉所知，儻或薦之不慎，而臺諫當議論者，必曰：禁從方薦賢，而言者遽及之，是有心於責備，不容朝廷用一士也。如是則臺諫虛設矣。今輒條具六科，以備採擇，乞俾薦者隨其才而舉之，後有改節，願坐謬舉之罪。詔吏部討論，至是行下。慶遠軍承宣使提舉佑聖觀吳玠為寧武軍節度使。右正言凌哲言：臣聞昔漢高祖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實舉其首焉。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致治。斯言可為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劫到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為可憫，奏裁，遂獲貸配。前此臣僚累會論列，而比年尤甚。無他，居官者無失入坐累之虞，為吏者有放意鬻獄之幸，上下相蒙，莫之校革，貸死愈衆，殺人愈多，殆非辟以止辟之道也。臣嘗取會到自去歲郊祀後，距今大辟奏裁，無慮五十有餘人，姑撫其略而言之。汀州雷七、處州徐環兒、常州郭公產、蕪州冉泉，此四人者，情理凶惡，實犯故殺開殺之條，蓋常赦所不原者，於法既無疑慮，於情又無可憫，今各州勘結刑寺看詳，並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可為幸矣，願被殺者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二 二八三

市之征，本以抑商賈，如米麪民間日用之物，豈可收稅。今耕牛亦猶是也，然恐專欄壟巧為名取之，可令監司守臣察其違戾者，當實於法。大理寺言獄空，詔免上表賀，仍賜少卿章巖等詔書獎諭。朝散大夫方俟止主管台州崇道觀，依舊帶行右字，止弟參知政事高言，臣賦性愚直，不能諂奉，奏槍既罷政，槍乃將臣兄誣以賊罪，除名編管，原槍之意，非為臣兄，止欲中傷臣爾，欲望容慈憐察，除落過名，與一在外宮觀，庶使保全晚節，故有是命。

癸巳，詔武學生以八十人為額，上舍十五人，內舍二十五人，外舍四十人，置博士學諭各一員，未幾，詔學生以百員為額。七月

甲午，詔諸路州軍，自今不得奏祥瑞。前一日，執政奏事，上曰：前大理寺獄空，不許上表稱賀，甚為得體，比年四方奏祥瑞，皆備空文，取悅一時，如信州林機奏秦柏父祠堂生芝草，其佞尤甚。連之雙頭，處處有之，亦何足為瑞。麟鳳瑞之大者，然非上有明君，下有賢臣，麟鳳之生，亦何所取。朕以惟年穀豐登，可以為瑞，得真寶實能可以為寶，若漢武作芝房，寶鼎之歌，奏之郊廟，非為不美，然何益於事，可降指揮，今後不得奏祥瑞。

乙未，右通直郎王炎、右朝請郎鍾世明各特降二官。初，炎在司農，嘗請令諸路以見管常平錢，盡數糴米，赴行在，世明時以右司郎中權戶部侍郎，因請諸路發常平次陳米十五萬斛，赴省倉贖軍，侍御史湯鵬舉言：二人陰壞前世積財源之根，時炎、世明已用鵬舉奏免官，於是貶秩。

丁酉，上謂執政曰：卿等接賓客，有利害可行，及人才可用者，一一奏聞，庶盡知民間利病，因可得人才。沈該曰：陛下勵精如此，敢不恭稟聖訓。

戊戌，置六科以舉士。一曰：文章典雅，可備制誥。二曰：節操公正，可備臺諫。三曰：法理該通，可備刑獄。四曰：節用愛民，可備理財。五曰：剛方豈弟，勞績著聞，可備監司郡守。六曰：知機識變，知勇絕倫，可備將帥。命侍從歲舉之。如元祐中司馬光所請，先是侍御史湯鵬舉言：今明詔侍從各舉所知，儻或薦之不慎，而臺諫當議論者，必曰：禁從方薦賢，而言者遽及之，是有心於責備，不容朝廷用一士也。如是則臺諫虛設矣。今輒條具六科，以備採擇，乞俾薦者隨其才而舉之，後有改節，願坐謬舉之罪。詔吏部討論，至是行下。慶遠軍承宣使提舉佑聖觀吳玠為寧武軍節度使。右正言凌哲言：臣聞昔漢高祖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實舉其首焉。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致治。斯言可為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劫到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為可憫，奏裁，遂獲貸配。前此臣僚累會論列，而比年尤甚。無他，居官者無失入坐累之虞，為吏者有放意鬻獄之幸，上下相蒙，莫之校革，貸死愈衆，殺人愈多，殆非辟以止辟之道也。臣嘗取會到自去歲郊祀後，距今大辟奏裁，無慮五十有餘人，姑撫其略而言之。汀州雷七、處州徐環兒、常州郭公產、蕪州冉泉，此四人者，情理凶惡，實犯故殺開殺之條，蓋常赦所不原者，於法既無疑慮，於情又無可憫，今各州勘結刑寺看詳，並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可為幸矣，願被殺者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二 二八三

市之征，本以抑商賈，如米麪民間日用之物，豈可收稅。今耕牛亦猶是也，然恐專欄壟巧為名取之，可令監司守臣察其違戾者，當實於法。大理寺言獄空，詔免上表賀，仍賜少卿章巖等詔書獎諭。朝散大夫方俟止主管台州崇道觀，依舊帶行右字，止弟參知政事高言，臣賦性愚直，不能諂奉，奏槍既罷政，槍乃將臣兄誣以賊罪，除名編管，原槍之意，非為臣兄，止欲中傷臣爾，欲望容慈憐察，除落過名，與一在外宮觀，庶使保全晚節，故有是命。

癸巳，詔武學生以八十人為額，上舍十五人，內舍二十五人，外舍四十人，置博士學諭各一員，未幾，詔學生以百員為額。七月

甲午，詔諸路州軍，自今不得奏祥瑞。前一日，執政奏事，上曰：前大理寺獄空，不許上表稱賀，甚為得體，比年四方奏祥瑞，皆備空文，取悅一時，如信州林機奏秦柏父祠堂生芝草，其佞尤甚。連之雙頭，處處有之，亦何足為瑞。麟鳳瑞之大者，然非上有明君，下有賢臣，麟鳳之生，亦何所取。朕以惟年穀豐登，可以為瑞，得真寶實能可以為寶，若漢武作芝房，寶鼎之歌，奏之郊廟，非為不美，然何益於事，可降指揮，今後不得奏祥瑞。

乙未，右通直郎王炎、右朝請郎鍾世明各特降二官。初，炎在司農，嘗請令諸路以見管常平錢，盡數糴米，赴行在，世明時以右司郎中權戶部侍郎，因請諸路發常平次陳米十五萬斛，赴省倉贖軍，侍御史湯鵬舉言：二人陰壞前世積財源之根，時炎、世明已用鵬舉奏免官，於是貶秩。

丁酉，上謂執政曰：卿等接賓客，有利害可行，及人才可用者，一一奏聞，庶盡知民間利病，因可得人才。沈該曰：陛下勵精如此，敢不恭稟聖訓。

戊戌，置六科以舉士。一曰：文章典雅，可備制誥。二曰：節操公正，可備臺諫。三曰：法理該通，可備刑獄。四曰：節用愛民，可備理財。五曰：剛方豈弟，勞績著聞，可備監司郡守。六曰：知機識變，知勇絕倫，可備將帥。命侍從歲舉之。如元祐中司馬光所請，先是侍御史湯鵬舉言：今明詔侍從各舉所知，儻或薦之不慎，而臺諫當議論者，必曰：禁從方薦賢，而言者遽及之，是有心於責備，不容朝廷用一士也。如是則臺諫虛設矣。今輒條具六科，以備採擇，乞俾薦者隨其才而舉之，後有改節，願坐謬舉之罪。詔吏部討論，至是行下。慶遠軍承宣使提舉佑聖觀吳玠為寧武軍節度使。右正言凌哲言：臣聞昔漢高祖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實舉其首焉。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致治。斯言可為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劫到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為可憫，奏裁，遂獲貸配。前此臣僚累會論列，而比年尤甚。無他，居官者無失入坐累之虞，為吏者有放意鬻獄之幸，上下相蒙，莫之校革，貸死愈衆，殺人愈多，殆非辟以止辟之道也。臣嘗取會到自去歲郊祀後，距今大辟奏裁，無慮五十有餘人，姑撫其略而言之。汀州雷七、處州徐環兒、常州郭公產、蕪州冉泉，此四人者，情理凶惡，實犯故殺開殺之條，蓋常赦所不原者，於法既無疑慮，於情又無可憫，今各州勘結刑寺看詳，並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可為幸矣，願被殺者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二 二八三

恨九原不知何如而已也。臣恐強暴之風日以滋長。善良之人莫能自保。其於政刑為害非細。欲特望降
 審旨。應今後諸州軍大辟。若情犯委實疑慮。方得具奏。其情法相當。實無可憫者。自合依法申本路憲司
 詳覆施行。不得一例奏裁。當職官吏及刑寺。日後將別無疑慮。情非可矜。奏案輒引例貸減。以破正條。並
 許臺諫彈劾。嚴實典憲。庶使用刑咸得平允。惡人重於犯法。臣又契勘大辟所犯。未有不因財氣鬪鬪而
 致死者。今有司但以先會督人一句。打人一拳。便以為可憫奏裁。如此則故殺鬪殺條令。皆可廢矣。惠姦
 長惡。莫大於此。伏望聖慈詳酌施行。從之。 數文閣待制陳桷落職。右正言凌哲論桷始以從軍冒賞。隨
 居華近。頃緣大臣之妻及子。好方士之說。桷因以奉道為名。至嘗符主醮。邀取厚賂。交結豪富。多受寄產
 苟賤不廉。故有是命。 戶部尚書韓仲通言。今斗米為錢不滿二百。正宜積穀之時。如穀穀之下。諸軍雲
 屯。仰哺太倉。終歲之用。亦有餘數。若歲取所餘之數。別置倉廩貯積。以一百萬石為額。常以新易陳。闕即
 補之。遇有水旱。助給軍食。減價出糶。以資民用。實為經久之利。從之。 仍以豐濟為名。 左承議郎通判撫
 州張洙行國子監丞。洙召對。乞士人雖不預鄉飲酒者。皆許赴試。事下禮部。其後禮部言。今後科舉。欲並
 依舊法。其鄉飲酒禮願行於禮社者。聽從其便。仍不許官司干預。從之。 左奉議郎新通判安豐軍王時
 升行司農寺丞。時升召對。論淮南州縣地皆膏腴。今邊鄙軍息。然日久地未盡闢。而民不加多者。蓋緣有
 有其地而無其力者。有有其力而無其地者。且如豪強土著之人。虛占良田。有及百頃者。其實力不足以
 運耕也。貧窮流寓之民。權負而至。而近郊之田。盡為豪強虛占。唯有僻遠去處。人迹希少。雖欲開墾。勢不
 可得。欲望不問官私田畝。但係荒閒者。並許人指請開墾。雖曾經開墾。而見今復致荒閒者。亦許割佃。詔
 戶部詳申省。其後本部請未種官田。限二年盡行開墾耕種。如限滿有未種田畝。即依臣僚所請。許諸
 色割佃。其京西路亦乞依此施行。從之。時升剛子也。

五月辛丑。侍御史湯鵬舉言。太府寺丞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蘇振奴事。曹泳遂除總領。職業不修。左奉議
 郎通判紹興府陳之茂為秋試考官。違法容私。取奏填於高等。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太府寺丞歐陽逢
 世頃棄其妻趙氏及其二子。而再娶髮登之女。登係秦家管莊人。久不敢訴。詔並罷。逢世懋子也。 數文
 閣直學士提舉台州崇道觀蘇符知邗州。
 壬寅。參知政事沈該為尚書左僕射。方俟高為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直祕閣知婺州。辛次膺
 陞祕閣修撰。先是執政薦次膺。有詔赴行在。上意深欲用之。而病足不能拜。復請外。上躊躇久之。曰。可與
 進職。仍還舊任。上因曰。用人當盡公道。若以私喜怒取人。則真材實能。何由得進耶。
 甲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湯思退知樞院事。
 丙午。太常少卿賀允中權尚書禮部侍郎。起居郎吳秉信。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王綸。並試中書舍
 人。自王繼後。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中書不除舍人者近十年。至是二人始有此授。 軍器監凌景夏守起居舍人。兼
 權給事中。 詔今後御前諸軍統領官。候及三年。取旨召還行在本任供職。

丁未。侍御史湯鵬舉試御史中丞。 詔今後諸州軍教授。不許差兼他職。令提舉學士常切遵守。以右朝
 請大夫知鄧州路探代還有請也。 工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劉才邵言。江西諸州。自紹興初間。緣盜賊
 未息。有置土軍去處。就縣屯駐。以縣令主之。往往強掠薪米。又令追呼公事。監守罪人。其弊至此。望將上
 件土軍。分填諸處巡檢司。及諸軍關額。更不復置。如此則兵皆有用。而民不被害。一舉而兩得之矣。事下
 兵部。其後本部乞如所請。如分填不盡。即充填見關禁軍。從之。 右朝散大夫直祕閣吳授行尚書工部
 員外郎。
 戊申。宰執進呈御史臺看詳到賈降及事故前宰執并侍從官十五人情犯。或與彼復職名。或給還致仕
 恩澤。輕重分為五等。欲更取聖裁。上曰。甚當。可依此行。遂詔故追復觀文殿大學士趙鼎特與致仕恩
 澤四名。故資政殿學士孫近致仕恩澤三名。故追復顯謨閣學士汪藻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中大夫劉
 大中。李若谷。段拂並追復資政殿學士。與恩澤二名。故左中朝散大夫程昌寓追復徵閣待制。與致仕
 恩澤二名。故左中大夫范仲追復龍圖閣直學士。故左中奉大夫王居正。右文殿修撰趙開並追復徵閣
 閣待制。與恩澤一名。故左朝散大夫王龜年與致仕恩澤一名。故左朝請郎李朝正。左朝散郎致仕高開
 左朝奉郎游藻。左朝奉郎呂本中並特與恩澤一名。 凡恩澤上有致仕二字。則是有據得還恩澤之理。故不可削去。以
 今年二月己丑。梁光遠又乞之。三月戊午。尚書省乃乞行下御史臺
 看詳。至是。上竟不考耳。又曾所奏。止是乞追復官職。未及恩澤也。 詔李顯忠昨緣歸朝。全家被害。理宜優恤。除已給
 恩澤外。更特與五資。

己酉。詔殿前馬步三司官軍關額數多。可令召募百姓之願充軍者。毋得強行招刺。 將作監丞楊俊言。
 伏視法令舊章。因羣臣一時申明。前後銜改。歲月積久。致相抵牾。老肯宿吏。遂資緣為姦。欲望申救六曹
 寺監諸司。將逐處見行條法。累降衝改為指揮。并一般放行體例。參以日月先後。分明編類。稍有遺逸。重
 實典憲。限旬月成書。委官審實。復下原來官司。先使之奉行。仍錄送教令所修定頒降。以為永制。每有詔
 理。令所司畫一備坐。看詳裁決。則曲直曉然。胥吏無所容姦。實天下之幸。詔六曹長貳看詳申省取旨。
 辛亥。言者論近年以來。朝廷節次放免米麥菽荳柴薪耕牛力勝等稅錢。而不曾與減退稅務課額。故更
 立賞督責州縣。稅額既重。則他物必致重征。取給敷額。故商賈不通。欲將稅務年額。量與減免。卻重行裁
 減收稅。則例上曰。此說極有理。如米麥之屬。民所日用者。既與放免。若不量減年額。必巧作名目。重斂以
 求敷數。反為民害。可依所乞。令戶部措置立法。
 壬子。上謂大臣曰。近諫官凌哲言大辟不應奏職事。此說固當。但恐諸路見此指揮。觀望減裂。將實有疑
 慮。情理可矜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致傷和氣。可令刑部坐條及前後指揮行下照應。 曾建請在
 癸丑。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宗正少卿張修本曹泳所薦。及泳已竄斥。欲擺脫踪跡。乃欲論列泳之任緯。
 章疏明言。蒙聖恩擢真諫垣。意欲人知其非泳黨。日者陛下拔擢卿監。而修不得與。快快見於顏色。詔放

甲寅。右朝請大夫李邦獻為湖南路轉運判官。邦獻知撫州。還入對。言近年用事之臣。險愎狠忌。凡登對。臣僚奏陳稍久。或聖語有所詢訪。陰即中傷。是致臣下所陳。類皆不切之務。畏禍甚者。至託疾在告。望申飭臣僚。凡有所聞。盡言無隱。從之。邦獻奏下在是月丁未。遂有是命。上覽除目。因謂大臣曰。近緣選選監試諸路。稍稍有按發官吏不職者。則不患乎不行。但賞典亦不可無。今後郡守有治狀顯著者。令諸司共奏。當議褒獎。如增秩賜金之類。或與陞擢。有賞有罰。則善惡知所勸沮矣。

乙卯。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黃達如知徽州。

丙辰。尚書左僕射沈該監修國史。右僕射方俟高兼提舉實錄院。先是秦檜以監修兼提舉。自該。高並相。始分監修及提舉為二。至今因之。該謂檜專致以來。所書聖語。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上即位至今通三十年。纂為中興聖語六十卷。上之。詔靖康間。賈降見存。未敘復人。令刑部依大禮檢舉。開具元犯。申尚書省取旨。初。錢塘縣民楊康進狀。乞每歲獻納。賣羊抽分。牙利錢二萬三千緡。應辦太廟。景靈宮大小酌獻支用。并買獻內膳。御膳羊七百二十口。計錢一萬緡。自今。猪羊圈交易。並不許餘人干預。事下臨安府。至是。御史中丞湯鵬舉。起居舍人權給事中凌景夏。中書舍人吳秉信。言康輕量朝廷。欲擅一府屠宰之利。送大理寺丞治罪。從之。

丁巳。尚書左僕射沈該提領編類玉牒所。該初兼提舉。避會祖名改焉。延福宮使導國軍承宣使入內侍省副都知陳永錫。為入內侍省副都知。延福宮使德慶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衛茂實。為入內侍省副都知。延福宮使崇慶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王晉錫。為入內侍省押班。湖南轉運司官。潭州南嶽廟災。詔本司計合用錢數。申省取撥。毋得飲民。詔財產不應籍沒而籍沒者。徒二年。即應籍沒而不申。提刑司審覆。及雖申而不待報者。杖一百。監司不覺察者。減一等。著為令。用秘書少監楊椿議也。敷文閣待制符行中。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或曰。行中為政貪刻。及代去。蜀民邀於路。將辱之。為幕官所蔽得免。

戊午。進士鄧椿年言。故父左奉議郎名世。以忤時相廢弛。不該日麻賞典。乞褒贈。詔御史臺看詳。名世嘗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秦檜以其本劉大中所薦。惡之。會名世擅錄副本以歸。檜因令言者論列。下吏傳官。遇赦率復而死。其後御史中丞湯鵬舉等言。名世亦合預賞。乃特贈左承議郎。

己未。金主使宣奉大夫左宣徽使敬嗣暉。定遠大將軍尚書兵部郎中蕭中立。來賀天申節。暉。易人也。

此據元成
大觀時錄

庚申。戶部尚書韓通言。諸路州軍上供米。漕司催發遠限。且以去年之數稽考。未起發者。迫今三分之二。而江東西尤多。計以支降三總領歲終所用軍食。及今秋苗米數外。實管上供苗米二百四十萬石。皆有

所納糜費水脚錢。若失時撥撥。則新陳相因。致有隱沒之弊。望令戶部。於歲計之餘。支撥付建康。鎮江兩總領。各一百萬石。催付漕司。般發以半年足辦。居常以新易陳。或值水旱。則補助軍食。取撥賑濟。遇有關數。則復行補撥。從之。

甲子。都御史中丞湯鵬舉。乞申嚴福建。廣東沿海銅錢出界之禁。犯者盡數給賞。檢稅官除名。守倅巡尉抵罪。從之。

己巳。中書舍人兼崇政殿說書王綸。陸侍講。前特進張浚度金人必敗盟。是月上疏曰。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為久長歟。臣誠過慮。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烈士。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為策。今天下譬如中人家。盜踞其室。安眠飽食。其間而陰伺其隙。一日之間。其捨我乎。書奏。執政不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三

【紹興二十有六年】六月辛未朔。戶部言。江浙湖南福建諸路沒官田產。昨許人佃租。近因鍾世明請出賣。而未有買者。見佃人因此失業。今乞仍舊給佃。二月乙亥鍾世明請出賣上曰。建議者不過利於得錢耳。若許民租佃。量立租課。民必利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沈該曰。陛下恤民務本如此。天下幸甚。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昨議役法者。欲以批朱白脚輪差。遂致下等人戶被害。謂如一保內。上等家業錢一萬緡。中等五千緡。各已充役。謂之批朱。下等家業錢百緡。末等五十緡。已下。未曾充役。謂之白脚。然下戶無力可充。遂有差役不行之患。乞將批朱歇役。滿六年者。便與白脚。比並物力再差。從之。二十八年六月己巳丑不行右承務郎何惟清

上疏。訟其父鑄項背被命與曹助出疆。與金人辯其逆順。勤懇之時。哀切至慟。是以未幾得濟其事。而為秦檜所忌。事實不傳。詔付史館。

壬申。咸寧郡夫人郭氏薨。郭氏歸普安郡王。生四子。愷。愷。惇。幼未及名。嘉年三十一。權擢於北山之修吉寺。

癸酉。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陛下總攬權綱。慎擇郡守。臣愚擬令郡守久任。責以治效。正當今之先務。議者必曰。方今員多闕少。不可行也。又曰。郡守之賢否未可知。若或委之。臺諫監司。薦其賢能。又恐臺諫監司

未可信也。臣乞聖斷。遂路擇郡守三兩員。課其勞績。俾之再任。委有異政者。不次陞擢。以激勵之。輔臣進呈。上曰。此在慎擇。監司得人。舉刺公。則郡守之職自振矣。由漢以來。郡守有善政者。多增秩賜金。正不欲數易。然久任亦不可為定例。沈該等曰。欲令監司帥臣。同共考察。課績。列銜保舉。再任。仍令尚書省置籍。上曰。如此甚善。中書舍人吳秉信。兼實錄院修撰。御前諸軍統制。知興州吳璘言。紹興十一年。得旨令昌黎歲所市西馬十分之二。給本軍。而茶馬司積五年不與。今軍中有馬七千。皆已老大。恐無以備緩急。望茶馬司今歲如額支撥。其餘逐旋補還。從之。

甲戌。宰執進呈。秘書省校書郎黃中。面對劄子。言自頃大臣用事。屏棄忠良。私昵儂人。布在那縣。不復以民為意。自陛下新一百度。而半年之間。監司郡守。出於親擢。及近臣舉薦者。不過數十人。他皆如故。謂宜取法祖宗。精選公忠明敏之臣。每道分遣一人。假以歲月。令遍歷郡縣。凡百姓之疾苦。獄犴之冤濫。財用之虛耗。官吏之貪污。苟且與夫利之未與。害之未除者。皆得條具以聞。其監司守臣善惡之尤著者。每路各黜陟一二人。以新天下之耳目。上納之。乃詔諸路監司。躬歷所部。詢訪廉察。條具以聞。當議黜陟。御史臺言。去年十月以後。因言章及告訐。編置居住人曹泳。吉陽州。莫汲。化州。王涪。南恩州。王肇。高州。汪召錫。陸陸之。曾張常先。州。康與之。欽州。徐博。高州。雍端行。州。林東。英州。鄭煒。雷州。已上。呂愿中。封州。王曠。建昌州。張常先。州。徐博。高州。雍端行。州。林東。英州。鄭煒。雷州。已上。呂愿中。封州。王曠。建昌州。未見申到貶所。乞令所在州押發。稽留者抵罪。從之。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俞俟卒。右承議郎蘇師德。通判建康府。

乙亥。秘書省正字張震言。四川茶場。每貨茶百斤以上。必有所增予。謂之加饒。所以優商。官自捐之。民則無與。自韓球行剝剝之政。希增羨之課。始取價於民。盡舉所捐。增為正額。或一場增至三二十萬。茶既不足。則併採新芽。來年轉荒。舊產愈負。自此額未嘗足。民日破貧。且民者茶之所自出。商者茶之所自行。優商而困民。是浚其流而竭其源也。民知輸官不補所得。於是強悍之民。起為私販。以為苟保於朝暮。孰與坐待於死亡。其弊若斯。將損國計。願將韓球以前茶額。比今所取。裁酌施行。庶幾民力稍可復舊。以為四川根本之計。從之。

丁丑。端明殿學士新知河州程克俊。參知政事。上既命二相。乃詔克俊過闕。對之翌日。遂有是命。右正言凌哲。乞下諸路州縣。將去年十月以後所降寬恤指揮。並臣僚論列得旨章疏。如約束受納催科推排差役之類。榜之通衢。揭之粉壁。使民通知。從之。新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王曠。罷會從弟也。右正言凌哲。勸曠免狡剝薄。皆諸事。李椿年。辟充江東經界官。所至肆為殘酷。吏民有犯賊百錢者。不問法之輕重。一切籍產徙配。且言畫旨如此。每州破壞無慮數百家。故有是命。戊寅。沈該等奏。今次科舉。臣等子弟親戚。並令歸本貫就試。國子監轉運司並無應試之人。因進呈檢會。

到祖宗典故。乾德六年。陶炳中第。炳乃翰林學士承旨。殺之子。遺命中書覆試。上曰。往時秦熈登科。尚是公選。後在翰苑。文亦可觀。其後秦煥中甲科。所對策敘事。皆檮爛。灼然可見。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與寒士爭先。祖宗故事。今可舉行。遂詔貢院。遵依咸平三年三月詔旨。所試合格舉人。內有權要親族者。具名以聞。中興聖政。史臣曰。熈初。策士以委有司。不以一人好惡。為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科目。以私其子弟。親戚。則黜。斷。然。拔。突。晚。抑。權。貴。亦。天。下。之。至。公。也。

己卯。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物知湖州。辛巳。左朝散郎敷文閣待制錢周材落職。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論其不孝不法。而權臣以鄉里之私。置在侍從故也。壬午。詔故追復資政殿學士鄭剛中。特與致仕恩澤二名。故左宣教郎石公揆。追復直龍圖閣。皆以刑部看詳元犯來上。故有是命。左奉議郎孫觀復。左朝奉郎。觀既被官。當秦檜秉政。畏禍深居者二十餘年。及是始上書自訴。乃復舊秩。起復武翼大夫兼閩門宣贊舍人充恩州都巡檢通管州事田汝端知恩州。從本路安撫司請也。御史中丞湯鵬舉言。左朝散大夫添差浙東安撫司參議官方雲翼。前任通州通判。姦賊狼籍。強市民田三十餘頃。驅歸業之民。與之耕種。權臣亦畏其利。祿廩不絕。伏望重賜寬宥。庶幾有以懲戒。詔雲翼先次放罷。其通州在任日所置。及奪取民戶田產。令本路轉運司盡數籍開具申省取旨。閏十月壬寅。實行遣。

甲申。刑部尚書周三畏引疾罷。為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秘書省校書郎黃正字。葉謙亨。並兼實錄院檢討官。樞密院言。御前諸軍見行招填。闕額人數。竊慮亦有強刺不情。願人。理宜措置。詔諸軍都統制嚴行約束。不得強招。其招到願充軍人。主帥躬親審問。委的情願。方許刺填。仍出榜曉諭。後有陳訴。其所委招軍統制官。已下。取旨重作施行。各具知稟聞奏。乙酉。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葉謙亨。面對言。陛下置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取。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夫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為學矣。又何拘乎。願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弊。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上曰。趙鼎主程頤。秦檜尚安石。誠為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右奉直大夫張昞。試大理卿。成忠郎柯熙。為武學諭。始除也。詔左從政郎新楚州州學教授劉度。左迪功郎林之奇。並召試館職。初復故事也。之奇。福州人。度。字。安。人。已見。既而御史中丞湯鵬舉言。度素無行義。親喪未除。兄弟析居。頃為漕司試官。受韓世忠使臣之囑。欲取世忠之子得解。使之召試。公論謂何。乃罷之。度在罪召。試在丙申。

丙戌。左宣教郎新洪州州學教授王剛中。入對。論修徵宗實錄。事大體重。望特詔史局。採訪舊聞。參考詳。

記。據兩中秘書省校書郎以其奏付實錄院。剛中、吳秉信所薦也。剛中初見紹興十五年三月。武功大夫新知全州劉光時乞鑄夾錫錢。執政以為難行。上因論錢法。附末唐初。其弊極矣。至開元工始精緻。國家如太平。祥符。崇寧錢亦甚精。沈該等曰。是時銅料豐饒。故能如此。上曰。當令盡如舊制。工費所不較也。上又曰。近日雨澤甚霑。足暑中此雨絕難得。殊可喜。

丁亥。作皇帝本命殿于萬壽觀。依在京以純福為名。是日流星盡限。

戊子。左朝奉郎新通判泉州黃祖舜言。取士先行實而後文藝。今有抱道懷德之士。不就科目。乃老於布衣。無以自達。而羣試有司。其閒輕假之流。驟取應仕。往往而有。以此較彼。輕重大不相同。臣愚以為鄉舉里選。不可遽行。文藝行實。難以驟改。參酌而用之。或有補於治道。欲望布告中外。自科舉取士之外。有學行修明。孝悌純篤。為鄉曲所推重者。縣薦之。州之。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廣以好辭。以此激勵天下。庶幾士風歸於淳厚。亦鄉舉里選之意。上曰。文學德行。自是兩科。若果有德行純篤。不求聞達之士。所當搜取。乃以其奏下禮部。遂以祖舜守尚書倉部郎中。右朝請大夫新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李邦獻入辭。言州縣有經總制合取錢。自來據所收多寡合得之數中解。近因曹泳之請。止以紹興十九年立為定額。是年係經界年分。戶將白契及隱匿田段一併投印稅契。是致所收最多。若以當年為額。則是與郡縣開指斂之門。遂致恣州知通立實督責。必要及格。以希賞典。欲望特降處分。除夏秋

二稅經總制錢有定額外。其餘合收實收錢物。只得據實收起。發。即不得隱漏侵欺。所有前項立額指揮。欲乞更不施行。詔戶部看詳取旨。邦獻又言。既以互察為名。取索他司職事。因而騷擾。乞戒飭。上可其奏。因曰。遠方正要卿發摘姦賊。選舉循吏。凡有便民事。可直奏來。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符行中落職罷官。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其在蜀中恣為不法。掠斂四川珠貝錦綺。以媚時相。又督朝廷所放五年舊欠。蜀人怨入骨髓。故也。

辛卯。秘書省正字張孝祥面對。乞將去年郊祀以前官吏犯贓私罪。除州縣監臨之官。因民間論訴。監司按發。即依條看詳審實外。如係取怒放相。並緣文致。有司觀望。煇煉成罪之人。乞免審實。便與改正。上曰。近來如此。雪正者甚多。已令刑部施行。孝祥又言。昔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信任之專。非特如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掠美自歸。望取去歲以前修過日錄。詳加是正。審訂事實。務在貶黜私說。庶幾垂之無窮。從之。入內武翼郎永祐。陵攬宮都監鄧友杖脊刺。配瓊州牢城收管。坐盜伐陵木以葺私舍。故也。禮部言。欲自今年七月朔為始。太學生請長假滿百日之人。並依條檢舉填闕。從之。秘書省正字胡沂。兼實錄院檢討官。

甲午。詔前侍從論罷未復職人。寄祿官至朝奉郎以上。身亡在去年大禮十年內者。許以致仕。恩任子。用吏部侍郎權尚書張綱請也。監察御史樊光遠建議。而吏部舉行之。乙未。右朝請郎蔡栲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以御史中丞馮鵬舉論栲投栲年為經界官。所至暴虐。故也。

丙申。詔黎雅州博易場官市珠犀水銀麝香等。並罷。令民間仍舊交易。左迪功郎充皇后宅教授林同。曾。太學養士千餘人。而月數人數或不及五之一。良由知以科舉為優。不知以舍選為重。如此則與方州取士何異。恐非國家立學校之本意也。今科舉密邇。欲望特降指揮。諸州教官。惟許上舍登科人注擬。庶幾士子有所鼓舞。以舍選為榮。則將重去學校。而人才成就。詔吏部看詳申省。

丁酉。數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邵卒。邵起守池州。踰時復請祠去。道由廣德軍。值其生日。前一夕。沐浴就寢。詰旦。家人起為壽。視之。死矣。邵以丙子歲六月二十七日生。復以其年月日死。人皆異之。秋七月辛丑。樞密院言。武臣知州軍見闕數多。及有過滿處。詔三衙主帥保舉內外武臣知書諸練民事。堪任知州軍人。殿前司三人。馬步軍司各二人。如後犯入己贓及不職。與同罪。各具狀奏聞。保舉軍承宣撫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衍言。西兩兩外宗正司。相去不遠。凡所申請。及鈐束訓導宗子。事體一同。欲望許兩宗司官每年一次往來。商議職事。從之。

壬寅。御筆蠲放民間一年丁絹之數。計二十四萬疋。內十二萬疋。令與戶部措置商量。收買合用錢。於內庫支還。餘十二萬疋。令內庫支給本色。以惠細民。沈該等言。昨降指揮。止為免丁錢。今陛下欲併與丁絹。及綿全行蠲放。聖恩寬大。百姓被蒙實德。今歲絲蠶登熟。置場收買。便可足數。上曰。不唯寬民力。且不失信於民。上又曰。近得一雨。甚可喜。該曰。即如今日蠲放民間丁絹。便可召和氣。致甘澤。右正言凌哲言。陛下深念比年。臣僚有緣誣告不測之罪。投竄遐裔。無路自明。迺因郊賜赦。曠然與之昭洗。於是中外之士。交章公車。陳詞畫省。以自訴辨雪者。殆無虛日。聖恩寬大。悉命有司。量其情實。或除罪籍。或復元官。冤憤既伸。萬物吐氣。甚盛德也。臣竊見比來。檢校院上封者。滋多。頗涉冒濫。如其所犯。元因語言疑似之類。或可矜憫。至於姦賊狼籍。已經按治。蹟狀顯著。人所共知者。亦復巧飾詞理。公肆誣毀。或稱向會違誤。權臣所致。例圖解免。今陛下方開公正之路。而小人乃欲啓僥倖之門。此尤清議之所不容也。又況此曹嗜利之人。與生俱生。未易拔革。復復齒夷途。再臨民社。必且益務培植。以殘虐吾民。無所忌憚。其害將有甚於前日矣。伏望特詔有司。應自今陳雪過名之人。並須檢會元犯事因。如係贓罪。已經勘劾者。乞止依元斷條法施行。庶使貪汙知畏。官曹浸清。實天下幸甚。詔刑部看詳取旨。其後本部言。命官犯罪。若元因論訴按發。鞫勘贓證結錄。別無翻異。已行斷遣者。並欲具元斷因。依分明告示。其餘特被罪。或因緣連累。斷遣之人。後來有司看詳。委有冤抑。即行開具。因依。申取朝廷指揮。從之。左朝奉郎沈介為尚書吏部員外郎。左朝散大夫江南西路路提點刑獄公事劉長源罷。右正言凌哲言。長源嘗冒臺察之者。別首創異議。乞任崇寧以後。大臣子孫。陛下亟加貶斥。後因與王會運親起廢。專務營私。每歲舉官陞改。不問賢否。凡一薦章。必得錢五百緡。乃始刻奏。適者被旨追證。王鞫不法事。凡鞫強取民田。多不給還。見訴臺部。其用心如此。望賜罷黜。以為朋姦慢令之戒。故有是命。詔四川宣撫制置使鄭剛中。李玘書押。過便宜付身。與除程展限一年。換給。若出違令限。更不施行。

癸卯。尚書工部員外郎吳援乞補外除。秘閣修撰。知蘇州。

甲辰。詔三佛齊國遣使入貢。可差審思殿祇候黃太求充押伴官。御史臺檢法官褚籍言。近來州縣守令。類多貪墨。每有豪戶及僧道富贍者。罪犯必令獻助錢物。或作贖軍支用。或作修葺亭館。多者數千緡。少亦數百緡。更不原其所犯輕重。例作緣故釋放。此風寔長。不可不革。望俾有司嚴立法禁。並以賊論從之。

乙巳。右正言凌哲乞下諸州縣。應積年掛欠苗稅官物等。並權住催候。至秋冬之交。收成了畢。再行追理。詔戶部看詳。其後積欠殘零如所請。

丙午。右奉議郎薛仲暹特勒停。送連州編管。時仲暹狀進乞宮觀。而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謂省吏曹滄實教之。馮沐之族弟兄。二十餘年。凡執政左右。司多妻非於故相。因以廢罷。中朝為之切齒。洎魏良臣秉政。漏洩省中事。皆為之望屏之遠方。以為治世盜賊之戒。詔滄特勒停。惠州編管。

丁未。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知撫州張子華。目不識字。初以玩好結託時相。遂遷福建。廣南兩路市舶。貪污之聲。傳于化外。知武岡軍李若樸。交通王會。其丞大理也。岳飛之獄既具。若樸獨以為非。務於從輕。今復令守湖外。其異議如是。得不為之慮乎。若樸貪污刻剝。通判方曉欲裁正之。若樸求曉之過。言於監司。曉遂坐深文貶責。詔並罷。左武大夫伏深言。四川州郡駐泊東軍。皆係宜和開發來戍守。緣兵火各無所歸。今邊事寧息。諸州軍盡將老年或殘疾之人。並行揀放。無所仰食。往往至於乞食。甚可憐憫。欲望免行揀汰。支破半分衣糧。至身故日止。仍將已揀放人。拘收存恤。詔制置司行下諸州。如所請。四川東軍之籍。凡萬二千四百九十九人。萬二千一百一十人。禁軍。四百八十八人。廂軍。 夔州四千四百四十七。成都府三千三百六十。瀘州二千九百八十九。劍門關三百六十。文州三百二十。利州二百二十五。內二百。茂州二百三十六。恭州二百。閬州百五十。 麻州百三十。麻州。龍州四十三。休兵以來。竄死相繼。瀘南帥臣聞於朝。有旨招河東北。陝西等處流寓人及本軍子弟補額。然流寓不復有矣。至今循之。 此以四川制置司事類附人傳旨招補。乃江陽去所云。不知何年月補。 皇叔福州觀察使

士驥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贈惠國公。夜。禁出井宿間。戊申。宰執進呈。上曰。夜來太史奏。禁出井宿間。朕嘗避殿損膳。以答天戒。深慮朝政尚多闕失。或民情疾苦。無由上達。可降詔述此意。許士庶實封陳言。務盡應天之實。遂下詔曰。太史言。禁出東方。朕甚懼之。已避殿減膳。側身省愆。尙慮朝政有闕失。民間有疾苦。刑獄有冤濫。官吏有貪殘。致傷和氣。上干垂象。可許令士庶實封陳言。詣登聞鼓院投進。仍令諸路監司郡守。備具便民寬恤。合行事件。聞奏。提點刑獄官躬詣所屬州縣。詳慮決遣。將枝蔓干連之人。日下疎放。務施實惠。以盡應天之寔。詔今後選人初改官。令吏部依法注知縣縣丞。差遣奏補。承務郎已上人。並須實歷親民。知縣縣丞一任。方許闕陞。通判。言者論貴遊子弟。干求堂除。便用屬官。差遣。理當親民。故也。庚戌。尙書左僕射沈該等。以星變引咎。且言兩夜微雲星不見。所以未敢遽動。聖聽。上曰。天象亦有常數。

卿等不須如此。待罪亦無益。但思所以應天實德。以消天變可也。該曰。臣等當協心講求闕失。民間利害。聖慮所及。亦乞宜諭臣等奉行。上曰。據所隨分野。當在秦晉間。然朕以天下為憂。豈問遠近耶。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近因臣僚奏請。乞根括銅匠。招入鑄錢監充役。戶部看詳。下提刑司委諸通判括實。籍定鑄造銅器人姓名。聽候指揮。臣契勘諸州縣銅匠。無慮千百家。家有十數口。若盡行拘籍。即是一旦驅數千人。轉徙異鄉。復當重役。似非國家忠厚之意。況來臣下奏請。止欲禁人銷錢為器。只合申嚴條制。戒飭州縣。常切禁戢。俟其違犯。決配鑄錢監可也。今來見有祖宗成法。又未有犯法者。遽然押付鑄錢司。有如工役之重。固所不論。而養贖不足。失所者多矣。竊恐於法未有允當。伏乞中嚴禁戢。銷錢條令。嚴切施行。若已成壞而未歸者。已鑄而出賣者。臣擬欲並許諸色人告首。盡以家業充賞。然後斷配錢監。庶幾行法用刑。有以慰安民心。從之。御史臺主簿李庚言。國家立薦舉之法。將以搜羅人才。激勸士類。嘗聞謝泌居官。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今日老臣又為陛下得一士矣。其不負君上如此。比年以來。士大夫非唯不知出此。抑亦有甚者焉。彼其經年不刻一奏。以待權臣不時之須。闕郡不舉一人。以為子孫換易之地。是雖出私意。猶之可也。甚至闕陞改秩。各有定價。交相貿易。如市賈然。是以廉陽之吏。絕意榮塗。而姦賊不逞之輩。侵漁公上。搭斂百姓。日營苞苴之計。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欲望明立法禁。應買舉狀之人。取者與者。各坐贓論。庶乎祖宗之法。不為虛文。而賢不肖之徒。有以進別。實天下幸甚。詔令有司立法。其後刑部乞依薦舉受財法施行。從之。九月丙午立法。

辛亥。詔諸州知通取索逐縣丁簿。依年格收附銷落。如將未成丁之人。先次拘催丁錢。及老丁不即銷落。並許赴省陳訴。又詔豐濟倉。俟農隙興工。及內外別有修造去處。並行權住。又詔昨來經界打量定驗。輕重失實去處。許經看詳官陳訴。可更展限半年。委守令申漕司審覆。依公改正。訖申省。皆以星變故。尙書省請也。戶部尙書兼權知陝安府韓仲通言。安撫司回易庫。昨將官錢借油鋪。并置米鋪。以收利息。又居民日用蔬菜果實之類。近因牙僧陳獻。置團拘賣。剷除牙錢太多。致細民難于買賣。又本府買撲稅錢。并新添河渡。所納錢物不多。因此邀阻往來之人。欲乞並行住罷。從之。三事皆曹沐所擬。及是因星變而罷。

壬子。詔諸軍因罪勒令自劾之人。不得一例揀汰離軍。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諸州私置稅場。廣收醋息。而州縣官切切然必加意於其間。蓋欲倍有所入。盡歸于公庫。有餘則分受。以及己。伏乞申嚴行下。令守俸遵依紹興敕令。按月支見任官供給。或過數以請。并過數以支者。並以自盜論。令發諫監司依條按劾。使州縣官稍知禮義廉恥之風。則刻意擾民者。潛消於州縣矣。從之。

癸丑。詔臣民封事及監司守臣條具便民事件。刑獄財計者。各委本郡看詳。餘並委中書舍人吳秉信。王綸。權給事中凌景夏。仍添置權禮部侍郎賀允中。分輪看詳。務要詳盡。又詔諸州路縣前後添置河渡。

去處並罷聽從民便。又詔州縣和買紬絹及和糶草料等。將官戶及權勢之室。並與平民一等科納。如輒敢減免。官司及減免之家。並計贓科罪。令監司覺察。皆以尙書省有請也。

乙卯。沈該等言。夜來星象全然減退。陛下尙未御正殿。臣子之心。實自不遑。今日欲率百官拜表奏請。上曰。雖漸次消弭。朕方憂懼。恐未須如此。該又奏。前日臣等以輔政無狀。欲待罪。乞行罷免。蒙宣諭再三。所以不敢上勤聖聽。上曰。待罪何益。朕當與卿等交修不逮。上答天戒耳。上又曰。往時士子或因上書忤奏。檜意押往木貴。或他處聽讀。不曾檢舉施行。該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也。上又曰。訪聞淮上米價甚平。民間實難得錢。可令會問米價。官中若與收糶。民間得錢。亦兩便也。該曰。便當奏行。詔故贈右諫議大夫陳瓘特賜諡忠肅。先是上謂輔臣曰。近覽瓘所著尊堯集。無非明君臣之大分。深有足嘉。易首乾坤。孔子作繫辭。亦首言天尊地卑。春秋之法。無非尊王。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旨乃謂道隆德峻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瓘宜賜諡以表之。事下太常。至是用博士劉燦擬定行下。上謂在六月癸巳。今併書之。

丙辰。詔進士因事送諸州軍聽讀。可特放逐便。仍許取應。又詔臨安府諸羊園。并安撫司回易麻布連竹紙增息出賣。及責借官錢。付炭牙人放炭收息。可並住罷。又詔諸州民間地土。占充官司營寨房廊。其隨地產稅和買。並與除放。明發嚴州所買發納牛羊司羊口。令椿支合用官錢。依市價和買。不得依前抑配民戶。應州縣受稅賦。即時銷注。並只以縣鈔照用。不得索取戶鈔。皆以尙書省有請也。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臣竊以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蓋號令者。大君所以鼓舞萬民者也。故一號令之出。謀之不可不臧。發之不可不慎。行之不可不久。臣竊觀陛下之奏請。有所謂應詔者。有所謂輪對者。有得見闕而朝辭者。有當替能而朝見者。是皆合對而奏請也。或曰。且以耕手。且以塞口。且以隨例。責其端緒。以陳利害。十無一二也。因而爲之變易法度。可乎。因而施之號令。可乎。臣謂革其所可革。不必以一言而爲之改易。因其所可因。不必以一言而爲之仍舊。實以上關社稷軍民之安危。下繫君子小人之消長。不可不察也。臣伏望睿慈。率由祖宗之典章。深監帝皇之因革。有如號令之施設。必使有司公心平氣。熟思詳擇。推原指畫之從違。討論奏陳之意向。利則行之。害則除之。不輕信而盲法。無曲從而反汗。使獻言者不能窺伺隙而容其姦。則號令素定。吏民信服。天下幸甚。從之。權禮部侍郎賀允中言。臣聞爲君者在恤民。應天者必以實。臣敢以刑罰財用致傷和氣二事。試爲陛下陳之。夫刑獄之官。人之司命。方今州縣獄官。凡拷訊罪人。未嘗監臨。盡付公吏之手。每一鞭笞。極其慘酷。號痛冤呼。聲聞道路。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其致傷和氣者一也。國家財用。窳名立額。率用一歲中制。其由來久矣。比年以來。經總制錢立額。以紹興二十六年中最高者。一年十九年之數爲之。其當職官。既有厚賞。以誘其前。又有嚴責。以驅其後。額一不登。每至橫斂。民間受弊。不可勝言。其致傷和氣者二也。望詔天下刑獄勸官。每遇拷訊。須自監臨。總制錢改立歲額。以爲中制。庶使刑罰清而民自不冤。財用節而孰與不足。於陛下恤民之心。應天之寔。或有涓埃之助。詔戶刑部看詳申省。夜。彗星沒。

丁巳。宰相沈該率百官拜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詔不允。表三上。許之。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吏部尙書張綱言。伏睹詔書。以星文示變。上移聖慮。許士庶實封陳言。又令諸路監司郡守。條具便民寬恤事件。聞奏。仰見陛下嚴恭寅畏。克謹天戒。亟欲消變。復臻和平。天下幸甚。然臣竊謂求言爲易。聽察爲難。臣區區所見。尙慮疎遠之人。銳於納忠。設意過當。有強出新意。而致衝改祖宗舊制者。有取便一時。而行之既久。不能無害者。有貪獨復之名。而不以用度較之。致州縣不免暗取於民者。若此之類。自非深思熟慮。實難遽見。欲望明詔有司。凡看詳羣臣所上章奏。必須審慎。究極事情。不得一切苟簡。更乞萬機之暇。躬垂省覽。唯不悖祖宗舊法。可以經久。而實惠及物。乃聽施行。庶幾事體稍重。動合人心。而和氣可召。災異非所憂也。詔割送看詳官。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凌景夏言。切見臨安府自累經兵火之後。戶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駐蹕之地。輻湊駢集。數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賈。往往而是。紹興二十一年。有詔臨安府見推排等第。依在京例與免。命下之日。萬口歡呼。有司乃以和買役錢。難以減放。止與西北人蠲除。其土著人戶。反成偏重。臣竊謂土著流寓。皆陛下赤子。德澤之施。實先京師。今陛下施德澤以幸斯民。而有司不能奉承。失信於下。契勘兩縣在城營運浮財物力。所敷和買絹疋數。止二千六百有餘耳。此在國計。如秋毫之輕。而民戶蒙被恩賜。有丘山之重。伏望依已降指揮。並與蠲免。庶幾德澤無偏。詔令有信。足以稱陛下發政施仁之意。詔戶部看詳如所請。武德郎殿前司游奕軍訓練官顏深知珍州。右武大夫石世達知敘州。教武郎殿前司準備將光盛知宜州。武節郎添差涪州同都巡檢使王格知龍州。修武郎侍衛馬軍司點檢醫藥飲食李宗周知賓州。省用管軍楊存中。成國應詔所舉也。宗周。新秦人。父翼。宜和末守邊死事。既而宗周入辭。上錫以金幣。且索翼忠義事迹。以進。遂改知永康軍。宗周入辭在九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前司水軍統制王交特轉遙郡一官。時浙東海賊林軍入等作亂。交率兵捕獲之。故有是命。

戊午。詔近今諸路監司守臣條具便民合行寬恤事件。提點刑獄官親行決獄。緣四川去朝廷遠。尙慮奉行減裂。致實德不能及民。可令置制使蕭振。總領財賦湯允恭。催督如奉行不虔。按劾以聞。當重賞典憲。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吳景偃。行宗正丞。景偃入對。上曰。卿遠來。所經歷處。民間有何利病。景偃言。雨暘順適。百姓安居樂業。上曰。百姓樂業。莫亦增長和氣否。景偃曰。自去冬以來。陛下進賢退不肖。政事一新。和氣充塞。歲必豐登。上諾之。詔民間私欠負。依欠官物指揮。限紹興二十二年以前並行除放。戶部尙書兼權知臨安府韓仲通。應詔有請也。辛酉夜。天雨水銀。

癸亥。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方今於祁寒隆暑。暫罷講筵。許近臣進故事。是欲令禁從少。竭愚忠。裨補國論。近來講筵所胥吏。輒違舊制。取索副本。稱講筵要用。自紹興十三年爲始。臣竊疑之。是必懷姦之人。自爲朋黨。惟恐陛下獻忠背違其意。故令吏胥取索。伏乞特降詔旨。今後不許取索副本。只乞令就通進司進。

入庶幾臣下得以輸密勿之忠從之。降授左奉議郎知瀘州李文會復左奉議郎。武功大夫侍衛步軍司正將魯安仁知文州。教武郎侍衛步軍司準備將張希道知融州。安仁、廷子與希道皆管軍趙密應昭所舉也。故右朝散郎韓參、故右承議郎方俟允中、故左奉議郎吳元美皆追復舊官。

甲子，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臣近聞福建路州縣以鹽綱擾民，每歲增添，不知紀極。福建民戶素貧，因科敷鹽貨，家家堆積，而錢穀空虛。日甚一日，臣究其所由來，不特縣令容其姦，實由太守漕臣藉此以應付權貴，恣為妄用。上下督責，更相黨庇，故有以致然也。乞令本路憲臣巡歷一路州縣，並不許過紹興元年般運鹽綱之數，立為定制。仍仰監司按劾，臺諫彈奏。人戶越訴，在州當職官，在縣令佐，並以自盜論。庶幾杜絕一路之害。先是福建鹽貨，漕司悉貯於海倉，令劍、汀、邵、上四州取而鬻之，以供歲用。其後漕司提舉司及州縣皆自賣鹽，名數既不一，而州縣又高其直，以收其利。吏緣為姦，鹽惡不可售，即按籍而數，號曰食鹽。下里貧民，無一免者，人甚苦之。鵬舉以為言，詔付戶部。其後本部乞委提點刑獄吳遠躬親巡按覈實，限一季畢從之。

丙寅，上諭宰執曰：昨卿等奏近年有司申明續降指揮，多有與祖宗成法違戾，已令看詳改正。至今不曾具到。沈該曰：六部以謂若一頓更改，恐致紛紛，欲每因一事便與改正一項。上曰：此固善，然恐吏輩臨時得以舞文，不若督責與一番改正。該等奉命而退。罷臨安府歲貢御殿職。詔展限陳訴，經界不審指揮，更不施行。以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言：恐權勢豪強之家，將已定賦稅，反均及於下戶故也。

丁卯，直隸國關知衢州錢端禮罷。以端禮在任違法害民，本路漕臣張體究得實，故有是命。詔令舉行在職事，並務官所隨親，如依得服屬，不以已未有官，並令赴國子監請解。其有官人不得依前循例陳乞赴兩浙運司試，從禮部請也。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陛下邇者以禁出東方，許士庶實封陳言，可謂應天以實。然臣下之奏請，類皆更改法令，或為一己之私，或為一鄉之利。今欲鑿板通行天下，皆歸過朝政有關而已。如此則止容姦人紊亂治體，使小人之欠道不償者，頑猶人戶之不納苗稅者，姦雄胥吏之有詞訟者，至愚不肖之唱為浮言者，時時候星文之變，則得以售其姦矣。然此彗星之出，非宿孽度，晉地之分野，臣不敢臆度自取欺罔之罪。臣聞惟守常然後可以應變，能應變然後可以禦亂。古今之通論也。臣伏乞睿慈，奮乾綱之斷，廓離明之照，使浮言不作，以慰四海之心。所有鑿板播告，改易德政之請，姑少遲之。然後下酌民言，上承天意，為之討論，因事修入紹興敕令，以為一代之仁政，萬世之良法。臣不勝至願。從之。人主求言，誠切如此，而中丞乃為此論，不知何說也。

是月，編管人前右通直郎張常先卒于循州。常先素凶愎，部送使臣嘗為所杖，乃苦辱之。常先在江西，又嘗不禮於右翼軍統制官賈和仲，和仲以書抵權鋒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曰：彼視我曹如糞土，不可不報。寧幽之士審中，少日而死云。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四

【紹興二十有六年】八月庚午朔，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正同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尚書吏部郎中葛立方守左司郎中，尚書吏部郎中汪應辰守右司郎中。右朝奉郎齊且特追兩官勒停。且嘗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公事，既罷去，代者朱冠卿奏其在任一年半，失陷錢課共為錢二百八十六萬餘緡，又不法十五事，朝廷委官究實，乃黜之。

辛未，尚書司封員外郎劉章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左朝奉郎知太平州章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右朝奉大夫新知秀州向伯奮言：臣嘗觀一州一路之閒，無不以財用為先，催科之急，民大受弊。望特委近臣取諸路州軍每年用度出入之數，稽其失陷，革其妄用，有餘者取之，不足者稍蠲以予之，以入制出，皆使粗給，倘有敢非理擾民者，重置於法，則斯民受無窮之賜。詔戶部看詳申省。其後本部言：欲委諸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軍，遵依見行條法，常切鈐束，不得非法科擾，及取見行州軍財賦，每年支收出入實數，稽考有無侵欺失陷，輕妄妄用，開具供申省，部審實參酌施行。從之。

壬申，宰執進呈大理寺主簿郭淑轉對論差役事。上曰：自有成法，不須更改。今祖宗法令，無不具備，但當遵守。比來論對及之官，得替上殿官，多是無可奏陳，致有率意欲輕變成法，有司看詳，尤宜詳審。朕觀漢史，曹參遵蕭何畫一之法，而漢大治。蓋何所定律令，既已大備，若徒為紛更，豈所謂治道貴清靜耶。吏

部狀紹興令諸奉制書權攝職任者許舉官他郡官在所部權攝而非制書所差者不得薦舉紹興二十五年續降指揮諸路應兼權監司並許依正官例薦舉內權職司之人許作職司收使今來諸路監司往往差足其前件指揮難以適用欲依舊法施行從之

癸酉右承議郎程昌時知桂陽軍代還論州縣科配被於細民而不及豪右上謂大臣曰科敷不均最為民害出榜之說朝廷累有指揮唯是官吏為姦恐民間盡知數目不得而欺隱所以不肯出榜耳上又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一匹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以不輕攬戶不肯交朕令人用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已令韓仲通根治近在登穀尙爾外方想不勝其弊也祕書省著作佐郎趙遠周麟之並為著作郎

戊寅右正言凌沆論改官之法行之既久不能無弊檢巧之徒不顧廉恥多行賄賂凡可以得利者無所不為薦章一紙陰求先容有費及五六百千者欲革而正之以增考第減舉員為救弊之術上謂大臣曰祖宗舊法未易輕改在祖宗朝凡事悉本仁恕未嘗真決一士大夫惟於職罪則不貸蓋以職罪害及衆不可不治故在法所舉之人犯職舉主當與同罪然自來不曾舉行故人不知所畏但嚴舉官之令有犯者必與施行則人自知畏前弊自可革恐未須便改法沈該等曰陛下察見弊原如此臣等謹當遵稟

詔敷文閣直學士秦頊左承事郎鄭時中秦煥左承務郎秦焯左迪功郎沈興傑所帶階官並易右字左宜義郎曹冠左從事郎周寅左迪功郎鄭頊並駁放先是左承議郎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冠卿應詔上書論故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道廢絕施於子孫皆實優異之選又施於族裔親戚又施於門下檢人穢夫前舉一榜如曹冠秦頊周寅鄭時中秦煥鄭焯沈興傑秦焯凡有八人其間乳臭小兒至於素不知書全未識字者濫竊儒科復占省額欲乞於曹冠等階官以右易左俾正流品卻將向來侵取人數復還今舉省額詔侍從臺諫同共看詳申省取旨於是戶部尙書韓仲通等言冠卿所奏物議甚當委可施行右正言凌沆言稱之師言誠為允當御史中丞湯鵬舉言冠卿所請於祖宗條制別無更改委得允當但以有官人赴試者合帶右字如無官人赴試者合行駁放

榜侵取之數於後榜收使庶協公論故有是旨 曹冠乾道五年第二甲第七人再及第

庚辰詔諸路常平官參照吏額立定申尙書省御史中丞湯鵬舉論州縣增置吏額紛張生事吏日益富民日益貧乞委常平官躬親出巡視州縣繁簡分為上中下三等立定合置吏額內有曾經編配放停之人並不許收敘故有是命時浙東一路吏額四千餘人左朝奉郎提舉本路常平茶鹽公事趙公稱首奏損其半上嘉之

十二月己酉公稱言本路吏額四千二百六十一人減二千一百九十三人今併書之

國子錄周操為太學博士兼武學博士右朝議大夫知楚州陳機為淮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孟處義知楚州左宣教郎劉球主管台州崇道觀球始以忤秦檜被斥至是得祠龍神衛四廟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選錄軍統制董先以

嘉慶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四 二八六五

病乞離軍罷為江西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永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朱孝莊卒辛巳詔滁州合起上供錢糧以六分為額先是淮南轉運副使蔣聚奉詔保明楚州肝胎軍並免起稅十年報可

至是聚又言滁州見今已起上供八分委實無所從出乞與蠲免十年而戶部言本州每年合發錢並已起足顯見財賦可以應辦今來所乞難行及進呈乃有是命

州尤為窮陋獨有上供錢尙者成籍中戶部移文督責無虛月種二十年終不得一錢徒費紙墨且有詔謂之案此所云與日麻全不同案戶部狀則滁州自紹興二十三年方起上供至紹興四十二年不得一錢又其誤矣

兩浙轉運副司張誼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陳璘並進職二等與在外官觀以引病有請也右朝議大夫新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李邦獻直祕閣新知秀州張偁並為兩浙路轉運判官

壬午上諭大臣曰新除二漕臣卿等可召至堂中面諭與近屢降寬恤事件令遍詣所部賦稅之足否財用之多寡民情之休戚官吏之勤惰悉加訪問如有奉行不虔職事不舉者並按劾以聞庶幾可以整頓諸路使皆知所視效

癸未辛執進呈淮南漕司具到米價最賤處每斗一百三十三文上曰昨聞淮南米賤朕恐傷農故欲乘時收糴以惠民今米價如是則米須急候候減每石亦不下一千至時若戶部無錢朕當自支一百萬緡令收糴也 祕書省正字張震通判荆南府

甲申言者乞令侍從官考察縣令政績上曰此不須行侍從何緣遍知縣令能否兼已委逐路監司考察聞奏矣上又曰大率賞罰須當並行政治顯著者即與陞擢無狀者即與降黜則善惡知所勸沮尙書省勘會右朝議郎提舉廣南兩市船部及之係曹泳所薦今來輒敢沮抑蕃國入貢與帥臣不和詔放罷時三佛齊國請入貢廣東帥臣折查質為請而及之多沮抑之故罷是日鎮江府發解舉人而閩人有冒買者舉人周晉等持挺欲擊之守臣直祕閣林大聲率府寮往視為飛石中其轎吏士有被傷者大聲即捕舉人十八人屬吏事聞詔停舉令金部郎中總領淮東財賦董奉審問晉遁去其徒願作飲等皆坐編管殿舉有差其後右正言凌沆奏舉人喧競蓋大聲遣卒護送閩人冒買激使之然於是大聲亦罷

在九月丁卯大聲罷在十月庚戌今併書之

乙酉沈該等奏今歲科舉極整肅有傳議挾書者皆扶出上曰朕于此事極留意異日宰執侍從皆于此途出豈容冒濫所謂拔本塞源也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軍馬錢糧逢汝謀入辭論常賦欠少留滯遂致總領所借用封樁失緩急枝梧之策望特降處分今後諸路監司州縣合應付大軍錢物

如樁辦有欠少起發有稽違委總領所於逐歲比較將最稽違最欠少一兩處按劾奏聞乞賜施行庶為慢吏之戒從之汝謀又言州縣受納稅米取耗唯恐不多乃將在倉米斛出糴收其價直以資妄用望特降處分應係省米斛不得擅糴如委因關乏事須出糴即具因依申轉運司待報施行仍令覆實申戶部

嘉慶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四 二八六七

照會詔本部申嚴行下。敷文閣待制知洪州閔已所卒。

丙寅。左朝請郎知鄧州李長民為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左朝請郎通判臨安府王傳為廣南路提舉市舶。

丁亥。詔刑部將見賈隆未敘復武臣。檢舉申尚書省取旨。延福宮使事遠軍承宜使入內侍省押班李珂令再任。

戊子。戶部言苗稅和買絹經總制錢等。皆是常賦。州縣為見朝廷累降寬恤指揮。免放積年欠負。因此拘催起發弛慢。意復指擬免放。切慮有誤。支遣。欲令諸路監司催督。依條限拘催起發。仍從本部將去年驅磨違慢多處。按劾取旨。重賜施行。從之。詔左迪功郎曹緯依曹冠等例。放御史中丞湯鵬舉。緯係沐之姪。于持祖母服中。就試。并與故相秦檜至親。試官觀望。濫中科第故也。韓乾道八年再試。第五甲。第一百四人。同進士出身。

己丑。詔獨建康府紹興二年以後至二十年終積欠內庫折帛錢二百三十三萬餘緡。絹二十萬七千餘匹。以守臣賈文閣學士張巖建言。累放以來。積年拖欠。歲久無所從出。上特恩也。按累降指揮。放欠至紹興二

庚寅。南平王李天祚遣太平州刺史李國以右武大夫李義武翼郎郭應五來賀昇平。獻黃金器千一百三十六兩。明珠百沈香千觔。翠羽五百隻。雜色綾絹五十四匹。馬十象九。詔尚書左司郎中汪應辰燕國以于玉津園。邊國以太平州團練使。義左武大夫。應五武經郎。加賜襲衣金帶器幣有差。國以之來也。資政殿學士施鉅守靜江。自詣驛與之為禮。論者不以為是。

辛卯。參知政事陳克俊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疾自請也。克俊再執政。才七十五日。左朝散大夫景范言。四川絹直一匹不及五千。而官估取十千。他物之估率皆稱是。去歲裕民所獨減絹直。不過作九千而已。臣嘗計會四川總領司物估錢之數。無慮六百萬緡。今若獨其虛估之數。亦不過為緡錢三百許萬耳。況昨降聖旨。已禁止餘財奇貨。其數可以補之。若有司以歲計為解。如前所獨減碎條目。復其一二。亦無甚害。或但上等仍舊。盡蠲二等以下。亦實惠也。詔戶部看詳來上。後一日。幸執進呈次。上曰。景范所論。須量與減損。若第令看詳。雖行下數十次。何益。莫若便令總領所契勘合。蠲減數目。具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朕自即位以來。如土木玩好。邊事錫予。未嘗一有妄用。凡以為民而已。既而戶部言難以遙度。乞令總領所量行裁減。于昨來所取羨剩錢內。通融應付。從之。明年三月。已丑減放。

壬辰。端明殿學士知廣州折產質移知洪州。癸巳。詔入內侍省使臣李唐卿。王裕為禁中作過。特降充祗候內品。雖大赦不許收敘。仍不得收充入內省。此以紹興三十二年金安節徽美。唐卿等徵官狀。未見事因。

甲午。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權權吏部尚書張綱兼知政事。右朝奉大夫王趨知純州。

乙未。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南平王李天祚為檢校太師。功號加歸仁二字。賜襲衣金帶鞍馬器幣。以其來貢也。中書舍人吳秉信試尚書吏部侍郎。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凌景夏試中書舍人。秘書少監楊椿權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秘書省著作郎趙遠試起居郎。秘書省著作郎周麟之試起居舍人。明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於以病不能朝。乞與在外宮觀。迎奉燕王影親。任便居住。從之。

丙申。秘書省校書郎黃中為著作佐郎。左從事郎沅州州學教授汪澈為秘書省正字。澈浮梁人。皆為衡州州學教授。不為秦檜所知。及代還。復置之沅州。時方俟高謫。沅澈從之遊。至是薦用。

丁酉。宰執進呈右正言凌哲論上饒知縣李維柱不法。上令放罷取勘。上又曰。近監司殊不舉職。州縣官有犯。臺諫論列得實。監司亦不加罪。自今有犯。監司若不按發。並當行遣。或降官。或放罷。使之知畏。諸路行遣三兩人。則事無不舉矣。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新除尚書吏部侍郎吳秉信欲援赦文而放還親黨。私自好佛而唱賣祠部。詔秉信充右文殿修撰。知常州。鵬舉又言。新除中書舍人凌景夏自為右史。每有面從。退必後言。詔景夏直龍圖閣。知撫州。秘書省校書郎王剛中為著作佐郎。九月庚子朔。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玠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自建炎以來。未嘗有使相為都統制者。故放命之。玠嘗自著書號兵要。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善漢所長而用之。故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甲重。則勒弓強弩。制其弓矢。則日以遠射。近以強制。其說甚備。至于陣法。有圖而無書焉。詔自今州縣官贓私不法。監司失按察者。令刑部具名取旨。

辛丑。沈該等奏。安南人欲買然金線緞。此服華修。非所以示四方。上曰。華修之服。如銷金之類。不可不禁。近時金絕少。由小人貪利。銷而為泥。甚可惜。天下產金處極難得。計其所出。不足以供銷毀之費。雖屢降指揮。而奢侈之風。終未能絕。須申嚴行之。詔增置大學正錄各一員。左宣教郎劉天民為太府寺丞。天民。哲夫子也。哲。天正夫弟。故都水使者。為湯鵬舉所愛。自平江職官入朝得掌教。而又有是命。此為蔡攸間奏。鵬舉交結事始。

癸卯。權尚書禮部侍郎賀允中兼實錄院修撰。乙巳。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講同知樞密院事。左朝散郎新知惠州朱倬行國子監丞。倬入辭。乃有是命。國子監主簿張監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其父參知政事綱引嫌有請。詔內外文武大小臣僚告身。自今並依大觀格分十六等製造。既而將作監請自內命婦遷轉封贈。及外命婦郡夫人以上。並不用綱袋及銷金。從之。

丁未。右朝請大夫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榮蔭直祕閣。知臨安府。左從政郎温州州學教授史浩為太學正。左迪功郎新興國軍司戶參軍陳良祐為太學錄。浩。才從子。良祐。金華人。皆以近臣薦其才而有是命。

戊申左迪功郎新平江府司理參軍陳慶左從事郎新泉州州學教授陳豐並改差充教令所屬定官亦用近臣薦也

己酉秘書省正字汪澈兼實錄院檢討官初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以制置司徵充類試所考試官至成都府境被朝命措置銅山縣銅事之望以朝廷專委辭考試遂徑至銅山行視得新舊銅窟二百餘其可採者十七所而已自政和中歲以三百八十六萬為額至是之望欲增為萬萬鄉民哀訴久之乃籍匠戶置場烹煉官為主之所得僅五百萬之望乃請歲以六千萬為額計綱赴行在遇閏增五百萬從之

庚戌戶部尚書韓仲通充敷文閣直學士知廣州太學博士何備言今監司郡守遞相送遺公行博易月至千緡而閒慢小官合得供給俸錢有累月倚閣者望殿行禁止如尙違戾重與典憲從之然迄今不能革也

壬子內降詔曰四川軍儲供億民力不易深軫朕懷昨遣鍾世明措置裕民事雖已蠲放積欠減免折估等錢不住據州郡監司繼有申請及士民陳獻利害而去朝廷遠難以計度已專委許尹王之望同制置總領茶馬司公同相度措置其各體至意悉心條具以聞庶實惠得以及民調度可以經久尹之望時為潼川成都府路漕臣先二日有旨令同三司條具限一季申省至是降詔詔諸路監司守臣條具到裕民事令給舍看詳以聞

癸丑御史中丞湯鵬舉兼侍讀權尙書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楊椿兼侍講右朝奉郎鄒相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勒停送吉州編管初知處州犯入己贓為右正言凌哲所按法寺當流三千里宰執以獄上上曰是入己贓否沈該曰據按是入己初乃浩子上曰浩元祐間有聲稱其子乃爾遂感額久之曰既犯贓法不當赦可特免真決仍永不收敘上又曰朕觀祖宗時賊吏多真決邇來殊不知畏卿等可令有司檢坐祖宗朝行遺賊吏條法下諸路先行戒諭使之曉然皆知祖宗立法之嚴自後有犯當依此施行必無少貸

甲寅尙書省檢會天聖紹興真決賊吏指揮詔刑部鑄板行下自今有犯斷在必行決無容貸太學博士兼武學博士周操言比武舉登科者除第一人朝廷與巡檢差遣外其餘例處以管庫窳闕使一旦舍其平日所習似非選練本意自今乞下樞密院措置高者籍記姓名任滿有績即加擢用其次亦乞免充財穀之任使各以才武自効從之左奉議郎何獻充四川安撫制司參議官左朝奉郎程敦厚充夔州路安撫制司參議官

丙辰左宣教郎新無為軍軍學教授任質言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興府供職質言伯兩孫也先有詔召試館職而質言以疾辭乃有是命戊午詔自今用舉主改官關陞人令吏部置籍被舉人犯賊其舉官具名取旨施行如已被人論訟及他

嘉慶以來年表錄 卷一百七十四

二八七三

司按發臺諫論列即不許旋行首舉上以吏徇私受賂妄舉者衆故條約之己未右正言凌哲言諸路州縣將人戶畸零稅租依舊過數科催如納絹一寸便令納一尺穀米一勺便令納一升民輸十九之賦而官無一毫之增利專私室怨歸公上此何理也望申嚴州縣止據實數折納價錢及聽合鈔送納本色不得準前過有科取以就整數仍委監司覺察按劾御史臺體訪論列人戶越訴施行從之然沿襲已久終不能革也

庚申直祕閣知臨安府榮蔭請對上謂大臣曰朕嘗諭以東吏姦即還商買物貨及木植價錢勿留民訟如見得曲直即當面裁決其他如御膳之屬近來未嘗取辦雖用片紙亦不責其供應沈該曰今日天府之弊莫大於此三者陛下洞照曲折又不以供應責之愛民如此天下幸甚左迪功郎林之奇為祕書省正字

辛酉國子監丞王晞亮請初出官人不得用綱賞免銓試從之晞亮莆田人也御史中丞湯鵬舉論大理少卿章兼猥陋無恥交結魏良臣近治臨安府再置猪羊圈恣為出入詔放罷壬戌尙書刑部郎中楊葵為太理少卿武翼郎張掄特選武翼大夫貴州刺史以昨差奉使未曾推恩故也

甲子知樞密院事湯思退言祖宗舊制樞密院有聖語則副使錄之比歲不舉行欲依舊制聞語恭即書記同時政記上進降付史館從之御史中丞湯鵬舉言西清次對超躡禁從所以褒有德而顯有功也謹按敷文閣直學士泰填敷文閣待制秦堪敷文閣待制吳益皆以庸瑣之才特親昵之勢可謂無功無德者也其可直西清而充次對乎伏乞鑄鐵職名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詔鵬舉所論甚協公議然朕以秦檜輔佐之久又臨奠之日面諭檜妻許以保全其家今若遽奪諸孫與塔職名不惟使朕食言而於功臣傷恩甚矣可令中外知朕此意今後不得更有論列後二日鵬舉復言臣暗於大體不能仰體陛下始終禮遇大臣之意豈堪尙居言責之地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上復優諭之

乙丑右文殿修撰新知常州吳秉信卒於蕭山縣特贈六官為左中奉大夫丙寅上謂沈該曰大理寺人命所繫近聞吏多受賂深為不便不知請給比京師如何若祿薄須量增然後可以責其守法該奏今吏祿比京師已添上曰不然此開物費雖已增未必足用已而戶部言欲據見請十分為率量增二分上可之

丁卯國子正陳天麟言比年以來歲多豐稔然開有水旱細民就食他郡其逃去之常賦乃責之催科保長臣親見宣城廣德建平三邑之患如此宣城自經界時椿開逃戶凡物帛九百餘匹米三千餘石廣德以近年水旱逃戶所遺物帛一千八百餘匹米亦三千餘石建平逃戶物帛一千四百餘匹米二千二百餘石皆額在而民去取辦保長以塞上司之責至於監繫笞箠破產敗家臣所見三縣如此其他亦可概見矣欲望令戶部行下監司州郡檢視逃戶委實保明聞奏乞與倚闈三年或五年則人自歸業卻行起理庶幾愛惜根本詔戶部看詳申省

嘉慶以來年表錄 卷一百七十四

二八七五

戊辰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法者天下之所通用。例之所傳。乃老姦宿賊。祕而藏之。以舞文弄法。貪婪賄賂而已。不用法而用例。古未之聞也。若刑部之所以斷罪。吏部之所以取吏。最為劇曹。此正滑吏可以上下其手。而輕重其心者。伏望明詔吏刑部。條具合用之例。修入見行之法。以為中興之成憲。從之。後四年乃成。鵬舉又乞遷差獄官。必依祖宗格法。試中二等以上者。次第注擬。時沈該嘗國多引里黨諸少年為大理評事。故鵬舉及之。

是月。故責授江州團練副使黃潛特贈左中大夫。明年七月。月道後。

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應詔言。臣前在東南日。聞蜀中經界大為民害。豪富為姦。例獲輕減。貧弱受弊。多致逃移。上戶利之。而下戶皆不願。自入本路境。百姓多遮道投牒。乞行經界。與峽外所聞不同。詰其所以願行之意。則曰。人戶詭名寄隱產業。有田者無戶。有戶者無田。差某等充戶長。催驅稅賦。率皆代納。以此破家者甚眾。若用經界。則戶名有歸。此弊可絕。及入遂寧府境。係見行經界地分。百姓陳訴者益多。或以為便而欲行。或以為害而欲罷。因數十為朋。自辯於庭下。各執偏說。互有得失。乃知蜀中經界。不論貧富。大抵稅增者願罷。稅減者願行。皆出一己之私。而形勢戶之不願者為多。蓋詭名挾戶。非下戶所為。蜀人之至東南者皆士大夫。不然。則公吏與富民爾。其貧乏之徒。固不能遠適。雖至峽外。亦無緣與士大夫接。故不願者之說。獨聞其願行者。東南不得而知也。六年之閒。士夫上書。百姓投狀。言其不便者。不知其幾人。上至朝廷省部。下至諸司郡邑。皆投狀煩索。陛下憂憫黎元。至誠無已。始也以稅賦之不均而行之。終也以論訴之不息而疑之。累詔監司看詳改正。然姦民觀望。詞訟滋繁。諸路監司累年講究。終無為別白而言之者。誠以事體至重。眾口不同。利害可疑。不敢以偏辭斷也。臣初到官。適有詔旨。坐知復州蜀人王駿乞罷經界劄子。委制置司與所屬監司相度。臣於部內詢訪甚詳。而守令所陳。所主相半。臣以謂此田里閒事。見民情然後可決。郡有牒訴。皆一偏之論。不可憑用。遂令州縣取諸鄉稅名。為鼠尾帳。家至戶到。問其願否。各使書其名。下鄉雖編類。願用舊稅戶若干。願用經界戶若干。於是究其兩黨之多少。本路管十五州。遂寧州長寧軍以邊郡不行經界。渠果州廣安軍既行而復罷。行經界者九州。為稅戶三十三萬三千七百有奇。願行經界者十七萬七千五百餘戶。此其大略也。別州計之。則昌黎。資州。懷安軍四州之民願者為多。潼川。遂寧府。普州。富順監之民願者為少。而合州適得其中。縣別計之。則願行之多者十有六。願行之少者二十有一。蓋由當時奉行之人有能否之不同故也。臣聞治道去泰甚。雖堯舜之法。不能人人皆利。要當以多者為正。今之經界。在視民願否之多寡而損益之。若州縣願行者多。自不須復議。願行者少。為之量行措置。人戶之增減者輕。自不須復議。增減者重。為之少加裁正。如此則公私事省。不至甚擾。即使小有不均。亦可置而不問。何則。經界之釐正。舊稅固當有所增減。減者既以為是。增者必以為非。若欲每人而悅之。是朝行夕改而無定也。且蜀人之言其不便者。曰。法行之始。驗土色之高下。量頃畝之多少。姦弊百出。賄賂公行。故稅之輕重。不啻造帳畫圖。為費甚廣。追呼須索。不勝其擾。是則然矣。

事在既往。雖改無及。至於稅之輕重。則新舊各有其弊。就二者而較之。經界之弊。在於業多者稅或輕。業少者稅或重。而舊稅之弊。則在於有田者或無稅。有稅者或無田。要之以輕為重。以重為輕。尤庶幾於以有為無。以無為有也。而蜀人言其不便者。或過其實。若初行之擾。則有之。而今日之弊。不如是之甚也。臣置司遂寧。且以倚郭小溪一縣論之。官戶凡五百八十有四。而願用經界者一百六十有七。公吏為戶二百二十有二。而願用者十有八。以此而觀。則或者謂豪富之家皆獲輕減而利之。豈不過哉。至於下戶逃移。亦絕無僅有。或以時經旱潦。或以家自貧窮。未必皆經界所致。傳曰。利不百不變法。使經界元初不行。或行之未久而罷。因善今立為成法。已經十二三料。舊稅關籍。悉皆散落。中間買賣分折。戶眼改新。矧覓見隱寄之後。虛戶盡去。創戶盡多。承認供輸。已有定分。一旦舉而變之。則墮降紛然。僥倖復敗。實戶之羶出者。悉皆走失。虛戶之詭立者。不可推尋。吏肆其姦。又將有前日之擾。且終亦不得其平。而催科愈艱。爭訴益甚。軍須督責。何以應期。為官吏者。不亦難乎。臣恐彫瘵之民。無復寧歲矣。惟陛下少安聖慮。靜以鎮之。姑去其泰甚者。則紛紛自息。天下幸甚。據本路見行經界昌黎。資州。懷安軍民願者多。乞且令仍舊。普合州。富順監。遂寧。潼山府民願者少。乞量行減正。臣願委監司一員。與所屬守令。委曲計議。各以逐處事宜。從長措置。應經界縣分。有新稅溢於舊額者。乞令逐縣收舊稅額外之數。將大段增重人戶。通融均減人戶。經界新稅。比舊增減五七分以下者。更不在裁正之限。令所委監司。選差見任官五員。分詣諸縣。逐鄉受狀。令佐內選可委官一員。通簽所差官。若事畢日。別無違戾。民訟稀少。乞許保明。申奏朝廷。量賞仍候農隙。月分措置。左僕射沈該進呈。於是畫旨行下。之望所上議。不得其月日。而狀首稱奉今年七月九日。求旨。謂。故知以即日降指揮。以其首經界利害甚悉。故詳載之。按日麻。今年七月二十七日。有令。謂。臣措置經界。指彈而之。二十八年中。省劄子。亦及此事。則知為九月間之所上無疑也。餘具二十八年三月。

幸未沈該等奏。近以內教有司。依年例供進賞賚物帛。有旨退還者半。仰見陛下儉德。上曰。賞賚何必許數。如此揮節。歲中自有可省。數百萬緡。該曰。陛下每事省約。以寬財賦。天下幸甚。壬申。上謂大臣曰。宗室中有才學者。可選兩三人充行在官。京師盛時。為從官及建節者甚多。今不可以比舊。但如南班亦少。朕甚念之。

癸酉。左朝奉大夫知隨州田孝孫直祕閣。以京西諸司言其公廉儉素。流移安業也。是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陳正同入對。言縣令之職。最為近民。今懲戒既嚴。而不旌異循良。恐亦有所未至。望令諸路監司採訪。拔擢一二。不次用之。庶幾威惠兼行。人知勸沮。上曰。卿言正合朕意。早方有一郡守為監司所薦。已令除職。因任。仍俟終更陞擢之矣。左奉議郎陳俊卿為祕書省校書。左迪功郎鄭聞充教令所。刪定官。俊卿。莆田人也。

乙亥。詔以蜀去朝廷遠。郡守尤須得人。令監司帥臣各舉知縣資序以上堪充郡守者二人。制置總領財賦。提舉茶馬各舉三人。犯賊及不職與同罪。令尚書省置籍。是日。輔臣奏事。因言皇太后儉德。上曰。太后盛德。自古所無。雖一錢未嘗妄用。閒或飲酒。用伶官三兩人。支予不過三數千。每歲衣服龍衣。平時所進金銀錢帛。並積在庫。往往盈滿。數文閣直學士新知邛州蘇符卒。

丙子。詔命官田產所在州。或寄居及七年。並不許注擬差遣。用右正言凌哲請也。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邵宏淵為殿前司前軍統制。

壬午。吏部郎中兼祕書少監沈介乞以提舉祕書省印權納禮部。所搜訪書籍併歸本省。官吏兼權者。竝罷從之。

甲申。右朝請大夫吳異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丙戌。尚書右僕射方俟高上皇太后。回鑾事實。左僕射沈該為禮使。進讀畢。以授內侍。用樂導入內庭。安於小殿。上行捧觴上壽之禮。宰相率百官拜表稱賀。

至是。是宜紀實。用顯無疆之慶。克成傳信之書。爰擇令辰。式伸慶告。周必大稱賀表曰。冬溫夏清。久承長樂之頤。文勝事詳。今紀闡盛之筆。母儀既著。聖治愈光。中賀臣聞周太任詩人。登歌漢迎薄后。史氏特書。僅汗青不載。於一時則。則聖訓傳於萬世。於皇盛舉。克捷前芳。惟皇帝陛下。仁旨華夷。孝通天地。維繫北道。永清萬馬之屯。至養東風。以返六龍之馭。言念皇家之殊慶。豈容厚史之闕文。既謂諸儒。纂事而書之。流傳於上。聖訓而獻於王。昭哉典籍之精詳。導以禮儀之繁。飾以風俗之六。服喜動羣工。臣身也。滯南心。焉拱北。班香未。黜。英。三節之藏。拜日。日。年。願。祝。兩宮之壽。崇。教。表。曰。慈。闈。旋。美。請。上。聖。之。誠。心。俾。史。奏。篇。紀。皇。家。之。慶。事。消。辰。舉。閣。率。士。忭。歡。中。賀。臣。聞。至。孝。近。乎。王。大。事。則。紀。於。冊。管。謝。君。之。實。因。左。史。而。詳。明。漢。迎。呂。后。之。歸。於。班。書。而。謹。籍。矧。乃。節。非。凡。見。事。有。至。難。將。修。厥。洪。休。故。請。四。海。而。皆。準。必。勅。為。大。訓。垂。之。萬。世。而。無。窮。陛下。高。行。數。天。深。仁。冠。古。始。造。句。奴。之。使。君子。以。為。必。歸。迄。修。長。樂。之。儀。聖。德。無。以。加。孝。填。頌。之。賦。融。融。清。溫。無。敵。漢。氏。之。書。澤。澤。願。未。不。道。臣。守。備。州。欣。聆。鉅。典。恭。陪。嘉。會。阻。禮。稱。祥。之。班。宣。布。傳。風。恪。謹。承。流。之。職。時。安。奉。禮。物。皇。太。后。悉。退。出。不。受。他。日。該。見。上。贊。太。后。儉。德。上。曰。官。中。無。用。許。多。禮。物。皇。太。后。今。七。十七。歲。而。康。健。如。五。六。十。歲。人。自。古。帝。后。無。有。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五

【紹興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大理少卿楊揆言。臣檢準大理寺一司刺諸刑疑慮。及情法不稱。並奏裁事。若重密。仍許上殿。望自今後。遇本寺有重密公事。許依前件條制。乞上殿奏陳。從之。右朝議大夫知明州王侯試尚書戶部侍郎。

庚午。詔去年十月甲子以前。斷罪之人。除大不恭不孝。及違國害民。枉法自盜。賊抵死。因人告發。迹狀明白者。各論如法。其餘不以年限。並許自陳。事屬無辜。則與行改正。稍涉疑似。則除落過名。用大理少卿楊揆請也。二十七年正月戊。罷浙東提舉常平司平準務。提舉官趙公稱請也。仍以其錢充糶本。左朝散郎喻樞。右朝散郎陳拔。右朝請郎邢繹。並落致仕。樞始坐趙鼎門人久廢。至是召還。繹。恕孫。嘗通判襄陽府。以私事決殺掌庫者。懼罪而去。寓居武陵。万俟卨謫沅州。與之親厚。乃竝薦之。尋以樞知大宗正丞。拔守軍器監。繹知興國軍。武經郎向並。禧知賓州。世將為東南第十二副將。代還。湯思退擬除郡。上閱履歷。狀見其稱府學內舍生。問得非武舉出身否。思退言。世將本士人。後以獲賊補官。上曰。士人必知民事。如此差除。甚當。世將。襄陽人也。詔故教武郎王正臣。特與恩澤一資。正臣為奉使大金禮物官。墜車死。故錄之。

遺金帛附積已充切而一錢不妄用此自古母后所未有之盛德也而我大上皇帝且能曲意以順承之雖以朝廷大慶奉慈聖萬年膺而有司禮物皆御而弗受也兩宮之間慈孝相承而加以恭儉宜乎天下叶和而享天下之盛福也

甲午敷文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奏填改授右朝散郎吏部奏乞追還項元及第日所轉三官故有是命 皇叔均州觀察使士洪宣州觀察使士謙宣州觀察使士謙並特遷承宣使士洪華容軍士謙靜江軍士謙清遠軍皇叔和州防禦使知懷安懿王固令士驍為建州觀察使上以南班宗室近屬所存無幾故有是命餘陸親宅十六人各遷一官士洪等四人皆懷安懿王曾孫也時太祖後宗子於屬益疎故無在南班者 太尉建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章謙堯命睿思殿祗候王晉行謹葬事

乙未右宜奉大夫朱觀實授果州團練使梅州安置右太中大夫徐琛實授成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循州編管人王會移瓊州編管御史中丞湯鵬舉奏會盜賊猖獗罪大責輕既琛附權臣民之盜賊今又長惡不悛每多怨勝故請之 潼川府路轉運官王之望言四川軍興以來供億至重民不堪命公私困竭陛下知之詳矣臣不敢復陳前歲朝廷遣使裁減而畏首畏尾未足以副聖主寬恤之意茲者禁出東井寅畏有加詔臣與許尹同制置總領茶馬再修便民之政輒有愚見冒昧上聞蓋治病之標不若療其本導水之末不若疏其源四川贖軍之費前後累蒙蠲放而利澤未深上貽聖慮者蓋其本原實在軍中也軍中之費仍舊則歲計所減必妨臣願陛下親洒宸翰以賜軍前二大將若曰朕永念蜀人久困邊釁如軍中有冗食可省浮費可除冀以上聞得從末減若乃士卒衣糧之實甲兵繕治之須務協經常勿輕裁損二人者皆功臣宿將久荷國恩聞陛下至誠惻憫之言必將有以應詔隨其多寡以補助蒼民庶幾積蓄可豐調度可節竊慮聖慈謹重事體不欲自親其文則願以臣劄示之但云臣僚所論如此卿等可契勤有可減省最為措置二人忠義體國必是樂從

之望所上劄子不得其月日按之望又有乞減上供劄子云臣去月日辛卯進呈則是十一月末所上也又按今年有閏十月所謂去月者蓋華前十月言之故附此日

丙申詔自今三衙官兵差出外州者並取旨方得起發 宰執進呈秀州守臣鄧根按崇德知縣林善問不法科借折帛錢事詔罷善問仍取勸上曰科借錢若一一在官猶可恐因而入己大抵賊吏最為民害今後須盡追贖物不然自謂難得罪猶不失為富人無所憚也 右朝請大夫知肝胎軍楊抗直祕閣以抗帥府舊僚且和議之初上書可採故有是命 崇慶軍節度使嗣漢王士儂追封王諡溫靖 端明殿學士富直柔薨於建州 右中大夫直祕閣王珪卒

丁酉詔前特進張浚依舊令永州居住俟服闋取旨先是浚奉母喪歸葬於蜀行至江陵會以星變詔求直言浚慮數年開勢決求釐用兵而吾方瀕於晏安謂金可借蕩然莫之為備沈該乃俟高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雖在苦塊不得不為上終言之乃復奏曰天下之大德曰生而天下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殿疑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生物之基也若夫一時之和亦聖賢

生利天下之權爾商湯事萬矣而終滅焉周太王避狄矣而未幾謀以卻狄文王事昆夷而卒伐之勾踐事吳矣坐薪嘗膽竟以破吳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呂后割洪溝以西為漢東為楚良不以楚兵罷食盡釋而弗擊是養虎而遺患漢王從之卒成大業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犁其庭繫其首海內始安茲非以和為權而得之哉若夫石晉則不然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考其君臣所為名實不孚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謬戾權移於下政施於上無名之獻莫之紀極維翰所陳殆為空言姑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儉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頻來凌侮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勢已去財已匱延廣不事不知行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強其國急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之發矢北向者至今天下嗤笑向者講和之事陛下以太君為重爾幸而徽宗梓宮並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肆意利欲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敵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蓋惡之如此方姦雄之人象於富貴分列黨與布在要郡聚斂珍貨獨厚私室皆為身謀而不為陛下謀也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敵適足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也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漢唐四君之事以保圖社稷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方俟高湯思退見之大恐以為金未有費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為狂御史中丞湯鵬舉即奏浚身在草土名繫罪籍要譽而論邊事不恭而違詔書取腐儒無用之常談沮今日已行之信誓豈復能為國家長慮卻顧徒以閑居日久惟幾復用耳議者以為前此權臣皆被其薦故雖薦致人言姑寬近地況浚近得旨歸葬於蜀倘堅異議以唱率遠方之人慮或生患望屏之遠方以為臣下不忠之戒殿中侍御史周方崇亦言浚唱為異議以動搖國是欺惑衆衆冀於再用不顧國家之利害罪不容誅望破其姦謀重加貶竄以正妄言之罪右正言凌哲言浚愚惑短專務立異求售前日之臆說恐遠方遐徼民聽易惑別生事端望賜黜以為懷詐狗私欺世盜名之戒故有是命

趙姓之遺史云初張浚實永州居住兼檢院死已故今任使居住矣至是浚進書乞勿信沈該乃俟高二相並進書

閏十月己亥朔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奏昨日張浚行道極當上曰浚用兵不獨朕知天下知之如富平之戰淮西之師其效可見今復論兵極為生事且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亦與契丹議合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論浚頗有不當如石晉因契丹之力以自立其勢不得不與之和此桑維翰之功也及景延廣用事遽以翁孫之禮待之契丹遣使問曲直延廣對使者云晉有橫磨劍十萬口翁欲戰則來石晉之禍自此始矣浚不罪延廣而謂維翰不當與契丹和好甚無謂上曰耶律德光入汴首以此言數延廣罪誠之曰浚永州之命甚塞衆議上曰不如此

事變更祖宗法令。昭昭大臣恪守成法。凡前日便文一切之制。俾有司條上。悉加夷考。稍反祖宗之法者。勿復施行。從之。

壬戌。樞密院乞自今。實賜夏臘藥。依故事。遣內侍官一員。徧往諸路。從之。先是樞密院遣使臣賈賜四川大帥等夏臘藥。所至播擻。上聞之。詔以教武郎劉世康等屬吏。故密院請之。尋停世康官。邵武軍編管十二月癸亥行遣。

甲子。詔自今。已注知縣縣令人。不許諸處奏辟。用尙書省請也。尙書吏部郎中孫道夫。試太常少卿。道夫入對。論蜀中州縣。稅絹之外。有和買。有預俵。又有激賞。而蜀民尤以激賞。絹爲苦。稅米之外。有遠倉。有和糴。又有對糴。而蜀民尤以對糴米爲患。今邊鄙無虞。甲兵不用。總司但給諸屯衣糧耳。而諸州軍猶有激糶錢。各不下一二萬引。此非橫斂乎。以至鹽錢退縮。鹽額頓虧。使井戶虛納土產引錢。則破產者十室而九。酒徒零落。課息欠少。使槽戶室納石頭錢。則失業者比比皆是。有司不恤閭戶。務增茶額。以求羨餘。合同場計無所出。禁繁山氓。使輸虛息。蜀民被牢盆酒茗之害。有年矣。今欲通其變。以革其弊。雖救焚拯溺。不足以喻其急也。上感其言。詔置制諸司相度奏聞。而道夫有是命。

乙丑。中書舍人王綸言。近看詳守臣所具五事。其間有惟一二事的實。餘皆細務。姑以充數。亦有爲五條所拘。不得盡言。望自今不拘其數。從之。

十有一月 己巳朔 癸酉。詔自今。臣寮不得輒以子弟親戚陳乞特赴殿試。甲戌。權禮部侍郎辛次膺言。竊考邦國之大計。今諸路歲入。行在朝之數。加以茶鹽所入。數目實多。使有以理財。而其入無欠。有以節財。而其出有節。則豈特財用充足。蓋將儲蓄沛然有餘矣。而近年以來。拖欠數多。內外支遣。歲歲增添。是其入未能無欠。而其出未能有節也。願詔左右司同戶部。取朝廷一歲中出入之數。其入數拖欠失陷者。嚴立隨罰。其出數則更加裁酌。立爲定數。不得增添。然後於所入中撥錢若干。以待其出。又取若干專一收椿。以爲積蓄之數。無故不得支用。仍令諸路轉運司。歲終具移用過錢物。及見在數。申尙書省。庶內外各知節約。上曰。此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說。生財。理財。節財是也。比年生財之道。講求略盡。唯理財多因官司失職。致有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若節財。則用莫大於給軍。既有定額。無從裁省。今但當樽節。不可妄費。遂命吏部侍郎陳康伯。戶部侍郎王侯。大理少卿陳章同措置。乙亥。詔在京百司。被受條置。依故事。贈樞密院。如違慢漏落。令本院取旨。丙子。左從事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杜莘老。充教令所。刑定官。先是詔以星變求言。莘老上書。論禁無所生。歷考史牒。多爲兵兆。國家爲息民。而將驛卒墮。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莘老。青神人。甫十三世孫。魏良臣所薦也。

老行狀所書也。其實莘老此月除刑定。十二月庚申。方有旨。推擇明年正月甲子。推恩。今併附本日。

己卯。詔臣僚因事論罷之人。自今。已經郊赦。方許除授差遣。犯職者。從本法。用御史中丞湯鵬舉請也。庚辰。宰執進呈。尙書部郎中黃祖舜。面對。論經總制。以紹興十九年。數立爲定額。非是。蓋是年經界初行。人投舊契。故所入倍多。乃詔戶部。以十九年以後。二十五年以前。取酌中一年。立爲定額。申省。辛巳。左朝散郎孫規。復右文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觀上疏。自訴不已。故復之。左朝散大夫知江州范崇。以右正言。凌哲。論其嘗詔事岳飛也。

壬午。上謂大臣曰。近太學試補弟子員。中程者。詩賦多而經義少。後生輩往往皆詩賦。數年後。恐經義科廢矣。宜令兼習經義。沈該等請。俟省試畢。上可之。

癸未。吏部侍郎陳康伯等言。被旨措置財用。今當節妄費。以寬民力。所有州縣違法支使窳名。如支積俸。差權局。餽遺。借請。批券之類。並令日下住罷。仍委監司互察。從之。如違令。臺諫彈劾。乙酉。刑部郎中孫敏修言。天下所奏獄案。下法寺擬節。除所勒刑名。疑虛合行。駁勘外。其間有情節不圓。行下取會。動經歲月。望自今。取會三次。俱報未盡。徒罪以上。許令法寺。貼說指定。或作兩斷。行下。仍專委提刑前去審問。情實定斷。歸一。如尙有不盡。及事涉疑似。即選官別勘。庶無冤滯。詔刑寺長貳。看詳申尙書省。

丙戌。執政進呈。知肝胎軍吳說。奏乞禁止採贖。上曰。暴殄天物。誠可禁。第貧民以此爲生。一旦禁止。恐致失望。古之聖人。先仁民而後愛物。今但令官司不得買贖。民間從其便也。吳說十月甲申。得旨。與宮觀。去此。已兩月餘。不知如何。以方至也。尙書省言。被旨裁減吏額。法行當自近始。乞裁定三省樞密院。近來所添名額。於是六曹寺監百司。各以舊額。及新置人數。來上。朝廷悉加裁損焉。

辛卯。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王大寶。直敷文閣。知温州。所請也。左朝散大夫知嘉州朱昌裔。右朝奉大夫知萬州李莘民。左朝散大夫知大寧監。費行之各特轉一官。大事地沃饒。前此多並緣取。爲公廩錢。行之獨無所取。部使者舉其最。與昌裔。莘民。皆籍記姓名。及行之任滿。宰執擬知卹州。上令更與轉官。於是三人並命。行之。庶都人也。

壬辰。光祿寺丞唐文若。行秘書郎。左朝散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逢汝舟。行光祿寺丞。汝舟入對。論湖北增起二分。上供錢物。科取於民。及州縣預借之弊。上皆行之。遂有是命。汝舟。汝霖兄也。詔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累立戰功。所待借補官資。未經收使。可特轉宣州觀察使。殿前侍御史周方崇言。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柄。頃任棘卿。凡權臣滋長。告許以脅制羣臣者。柄必極力鍛鍊。且加貶竄。詔落職。癸巳。吏部員外郎王晞亮言。國家取士。詞賦之科。與經義並行。比舉者。去難就易。就習詞賦。罕有治經。至

甲子。金國賀正。且使中奉大夫秘書監兼右諫議大夫梁球。副使定遠大將軍充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耶律謨入見。球。廣軍人也。此據范成大攷。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有六人。諸路斷大辟三十人。金主亮以李成知中山府。孔彥舟知河南府。且經營汴京。將謀徙居。乃以內侍梁漢臣為修大內使。彥舟副之。於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而中原之民。重罹其毒矣。漢臣。師成養子也。熊克小麻。稱金主以左相張浩領行臺。修汴京。且用本朝內侍向昭。金梁其性者為提舉官。據大使注云。此據殺亮錄。參修。以楊王江上錄考之內。使則漢臣也。張棟正隆事。述張浩營汴京。在正隆四年三月。時當紹興二十九年。今移附本年月。

張浩營汴京。在正隆四年三月。時當紹興二十九年。今移附本年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六

【紹興二十七年】歲次丁丑。金海陵。春正月。案是月。丙子。向書駕部員外郎楊傑試秘書少監。右中奉大夫王响卒。响自太平州罷歸。會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呂忱中發其在宣城盜常平米買銀事。置獄廣德軍。所按無狀。移徵州。响行至梅家店而卒。

丁丑。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幹辦皇城司劉伉知閣門事。初。大理少卿楊揆建請。秦檜當國日。無辜被罪者。不以年限自陳。竝與改正。事既行。去年十月庚午。御史中丞湯鵬舉奏。揆邀譽侵官。抵牾祖宗之成法。乞擬前奏。戊寅。從之。

戊子。詔侍從各舉宗室京朝官材識行治者二人。特與召對。用權刑部侍郎張昞請也。右通直郎監登聞鼓院王述以食貨乞補外。上曰。王倫頃年奉使金國。金欲置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嚮。再拜訖就死。此事亦人所難。宜恤其後。可特添差通判平江府。

己丑。詔徽猷閣待制致仕鄭望之赴行在。望之以衰老疾力辭。上謂大臣曰。望之不獨君臣。乃是故人。於是陸徽猷開直學士復致仕。望之再致仕。在三月辛巳。時望之年八十矣。

是陸徽猷開直學士復致仕。望之再致仕。在三月辛巳。時望之年八十矣。

庚寅。忠訓郎岳建壽為閣門祗候。建壽。趙子武。舉及第。已見。三佛齊國進奉使蒲晉等辭行。

辛卯。瀘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言。臣於去月兩具劄子奉聞。乞特詔蜀中二大將。量減軍中冗食浮費。切計已激。震聽。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陛下若俯從臣請。願先撥四川上供歲額之半。以為之倡。此錢宜撫處置。可以嘗截。臣願副職。邊事既息。始發赴行在。今復捐以裕民。真盛德事。蓋不足不足以示陛下。應天動人。至誠但惻之意。若令指揮與詔書相繼而下。則彼知了寧之訓。非空言具文。必將心悅誠服。其敢不祇若休命。臣不量疏遠。敢以替言。上冒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赦其愚忠。先是以蜀民久困供億。詔制置使蕭振。總領財賦。湯允恭。都大主管茶馬公事李潤。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許尹與之望同措置。務令實惠及民。可以經久。故之望有是言。輔臣進呈。上曰。此須見得四川出入之數。常賦幾何。橫斂幾何。軍儲所需。與無名之費多少。朕不惜減以裕民。第諸司未有定議。今遂如此。萬一闕乏。何以善後。之望有愛民之心。但臨事不審。率爾有請。知樞密院事湯思退請趣振等條。上可之。時起居郎趙遠亦奏。四川在萬里外。其取民之塗有二。如激賞錢絹之類。官以民所當納者。揭之通衢。上下共知。此明白告示而取之也。如激賞錢之類。總領以若干數。下之州縣。必陽戒之曰。無損歲計。無傷民力。若然。則須官吏自備而後可。官吏不能自備。其勢不得不增有額之賦。私應無名之索。此陰取而不告者也。臣願詔振等。凡總司錢物。必分為二。曰。此上下通知者。其不通知。當根其所自出而放之。然後吏不能沮。而惠徧遠方矣。

壬辰。直敷文閣張宗元為尚書駕部員外郎。初。朝廷歲於浙江。湖南。福建。諸州市軍器物料。而州縣以無本錢。率於人戶物力錢上敷納。民甚苦之。上聞之。甲午。詔皆以縣官錢償其直。江東路用一分軍期。江西路用移用錢。福建路用增稅錢。浙東路用增管錢。浙西。湖北路用係舊額。湖南路用。連司錢。泛地物料。乾道三年九月辛巳。所嘗可參考。

乙未。詔兩省臺諫侍從。有服親省試合格者。令禮部具名以聞。自是遂為故事。二月丁酉朔。詔自今國學及科舉取士。竝令兼習經義詩賦。內第一場大小經各一道。永為定制。上以經學衰微。故有是旨。

庚子。右承直郎知分宜縣。補特選右通直郎。以吉州守貳。應詔言其政績也。太尉武當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充利州東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楊政。年六十。政守漢中。凡十八年。計開。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贈銀帛千匹。兩。封其妻永寧郡夫人。南氏。為崇國夫人。後設喪。殺。

辛丑。將作監丞楊傑。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壬寅。廢江陰軍為縣。隸常州。先是直祕閣知臨安府。主管浙西安撫司公事。榮彥言。自建縣為軍。於朝廷初無所補。而以一縣之財。供一州之費。遂使徭役科率。倍於他州。兼常州失此一縣之賦。兩皆受弊。故有是命。仍詔存屯兵三百八十餘人。以知縣兼軍使。直徽猷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劉天民。勸信州。

是命。仍詔存屯兵三百八十餘人。以知縣兼軍使。直徽猷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劉天民。勸信州。

守臣周葵不恤郡政時葵已爲御史論罷。去年十二月上謂宰執曰大抵先歷知縣諳政事然後付之一郡必優爲之朕頃在河北見汪伯彥治郡全不費力以其經脈多事皆通曉向來俟知紹興亦然今周葵止因昨在言路好論事遂得虛名魏良臣力薦之及治郡乃不職與官觀宜矣沈該等曰汪伯彥河朔事至此蓋三十餘年上記人之善久而不忘如此

癸卯直徽猷閣提舉台州崇道觀張深卒
甲辰詔試武學生依監學例給綾紙

丁未上謂大臣曰王會守平江日有錢三十萬緡以羨餘爲名未會起發聞近已侵耗大半今既能羨餘未知復何所用若巧取於民當便將寔名盡行除去恐取之不已百姓難堪宜速理會權尙書禮部侍郎辛次膺試給事中自巫伋遷後給事中不除者七年至是始命次膺右朝散大夫張子華除名勒停送萬安軍編管仍新沒家財子華嘗提舉廣南市舶言者奏其賄汚不法遣大理寺丞譔濂即廣州鞠之法當死故有是命濂又言秦檜秦熿鄭時中丁禛受子華賄計直直皆數千緡詔並免追究禮部貢院奏應博學宏詞科左迪功郎周必大合格詔堂除建康府府學教授必大管城人寓居廬陵普安郡王見其所試以爲有章誥才大善之

己酉直龍圖閣淮南轉運副使蔣聚權尙書禮部侍郎未及拜爲言者所論後八日改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左朝請郎知嚴州金安節提點兩浙西路刑獄公事

庚戌宗正少卿李琳權尙書吏部侍郎秘書少監楊俊爲宗正少卿

辛亥樞密院檢詳房文字劉章試秘書少監

壬午宰臣沈該等言太廟仁宗英宗兩室前柱生芝草欲率百官拜稱賀許之少師保寧軍節度使新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充萬壽觀使提舉秘書省忠厚過闕入見遂以命之後七日詔忠厚月過局如宰執例惟免小拜誠恐忠厚初除在己未今不取

癸丑給事中辛次膺能爲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論次膺驕驕謀無彈擊之譽故也

戊午御史中丞兼侍讀湯鵬舉參知政事鵬舉爲臺官凡一年有半所論皆奏槍餘黨他未嘗及之宗正寺主簿祝閱能右宣教郎通判臨安府吳仲責監彬州酒稅先是湯鵬舉論閱難令海鹽以權臣嘗游學是邑乃粉一堂名曰將覺因而乾沒官錢入己仲初實無官因權臣與其父有鄉黨之親委曲爲地遂玷仕籍故有是命

己未敷文閣待制知荆南府王師心試尙書戶部侍郎師心嘗言鄂渚戍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以塞邊釁上然之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守侍御史監察御史王珪守殿中侍御史右正言凌哲爲右司諫秘書

省正字葉謙亨胡沂張孝祥並爲校書郎

庚申尙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兼侍讀權禮部侍郎賀允中兼侍講初福建提點刑獄公事吳遠奉詔覈實鹽事謂紹興元年漕司第辦歲計未認鈔錢不可爲準蓋慮有不足必別致擾民宜約州縣歲費總數除二稅所入外有關即分鹽綱補之凡上四郡及屬縣歲較千有六百萬劬視舊直十損其三毋得數於民戶舊漕司取於州縣鹽增鹽錢及提舉司取利祿錢皆損三分之一增鹽綱劬二十八文今損其九吏條綱劬一文今損三分又帥漕二司毋得鹽鹽以侵州縣時遠已移鼎州詔從之自是閩之上四郡民力稍寬矣

癸亥武泰軍節度使知潭州劉錡爲太尉知荆南府初江陵縣之東有黃潭者建炎開邑官決水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漲溢荆陵開皆被水患至是錡究知其弊始命塞之廣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家議者以爲便此據明年八月壬辰都民望災修入當在此年因附錄除之

甲子上謂輔臣曰蜀中舉人前此有赴廷試不及者皆賜同進士出身恐其間有俊秀能取高第之人例皆置之下列甚可惜也今次若來者尙少當展日以待之左朝奉郎知澶州李文會復龍圖閣學士知潭州

是月金國主亮坐武德殿召吏部尙書李通刑部尙書胡勵翰林學士蕭康語以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特宣授朕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受命出而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暗而應既覺聲猶在耳即遣人至殿中視所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亮戒無泄於外暨特賜及第此以張棟正隆事及宋聖金亮本末參修但聖鑒之附今年二月蕭康事述以范成大據修錄修入明年五月而據所記事與金修多參同故從修錄事述

三月案是月丙寅朔侍御史周方崇言敷文閣待制知福州李如岡本曹泳黨與媚事權臣所至不治詔如岡提舉台州崇道觀仍奪職

己巳侍御史周方崇請京局改官並先注知縣上以問宰執沈該曰選人改官後實歷親民實爲良法上曰徽宗嘗言仁宗朝每除執政大臣必先問曾歷親民否蓋親民則能通世務置之廊廟天下利病知過半矣此朕昔年恭侍親聞玉音誠可爲萬世法也遂從之左朝奉郎陳之淵提舉福建路市舶右奉議郎直顯謨閣韓彥樸降官職各一等仍勒停坐殿部曲至死也

壬申上謂宰執曰去冬皇太后微有腰腿之疾不曾出殿門昨入侍慈寧因言近日清明牡丹已開皇太后忻然步至花所朕喜甚因置黃牡丹皇后以下皆醉至晚回殿上猶喜見天顏張綱曰陛下孝德所感誠可慶也權刑部侍郎張約言今四川州縣以錢計賦者並以引抵賈泉貨之用銅鐵相準如此是四川之法偏重乞自今有犯引依市價紐計錢數從之

丙子宰執進呈從官所舉人材。試尚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奏左朝奉大夫趙不盜可備郡守。四月壬寅除右

宣教師趙師嚴學術文章。可期遠大。三十二年三月庚戌。自六院除湖州通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賀允中奏左朝奉大夫知

吉州會幾多識典故。宜在本朝。四月甲辰辭召。命除直祿閣。左朝散郎通判荆南府范如珪操修未玷。久處外官。未厭興

論。九月乙丑除江西。左承議郎新主管南外敦宗院葉顯端方靖退。可備選掄。七月丁卯除。將作主簿。右宣教師知天

台縣韓元龍長於治縣。二十九年二月庚。子除司農寺主簿。權刑部侍郎張昞奏右通直郎知巴陵縣劉廓剛正詳明。未見除。目益是

約得舉。右宣教師主管官告院鮑曼博學有文。優於吏事。四月癸卯召。對不稱旨。左宣教師蒲璣端方有守。學問該通。

四月壬子用御史。戶部侍郎王侯奏左朝請大夫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宋崇忠厚詳明。四月丁酉除直。詔開知州。右承

議郎鄧縣丞向子倬孝友公方。長於治劇。三十八年二月壬。子除軍器監主簿。右朝散郎監潭州南嶽廟任古遂於經術。明練

端方。十一月甲申。詔並赴行在。顯。永福人。元龍宗道孫。宗道。孫子。仕。贊。胸山人。璣。眉山人。古。定陶人也。三月庚。除監御史。

詔兩省官依侍從薦所知。三月丁酉。左史。顯。辛巳。右史。顯。左朝奉郎馮時行知遂

州。時行以不附和議。為秦檜所惡。坐廢者十八年。至是復起。既而殿中侍御史王珪論其萬州招軍事。又

罷之。時行至官才五日也。戊寅。左宣教師趙應主管官告院。

己卯。監察御史樊光遠為尚書工部員外郎。從議郎趙不惠乞以登第所遷二官回受其母曹氏。詔特

封成事郡夫人。不惠。沂王仲損孫也。父士圖。時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庚辰。直祿閣新知州吳達卒。

壬午。詔江西提刑司依舊還贛州。節制。吉官兵。措置汀漳盜賊。癸未。左朝奉郎新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趙公稱知贛州。

甲申。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三畏卒。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房州觀察江南西路兵

馬鈐轄馬立卒。丙戌。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先是湯鵬舉以御史中丞知貢舉。上合格進士博羅張宋卿等。上親

策試。既而御筆宣示考試官曰。對策中有皎亮切直者。竝實上列。以稱朕取士之意。時樂清王十朋首以

法天攬權為對。其略曰。豈今日朝廷猶有借賞濫罰如春秋時乎。豈國家用度之際。有所未節。奢侈之風

有所未革乎。又曰。臣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衡石量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發聽

政。如隋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強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

其精於吏事。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懲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

握。使福威之柄。一出於上。不至於下移而已。又曰。朝廷往嘗屢有禁鋪翠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為首飾

者。今猶自若也。是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宮中服游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夫法之至公者

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問客。省闈殿試。類皆竊窺科。而有司以國家名器。為

盡攬權之美。權在陛下之手。則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色

而為之矣。晉原闔安中策言。太子天下根本。昔人君嗣政之後。必建立元子。授之七粵。所以繫隆社稷。基

固邦本。示奕世無窮之休。臣觀漢唐史。東海王彊之於顯宗。宋王憲之於明皇帝。既皆為太子矣。暨天命

定於後。莫不優加職秩。大封殊禮。退就宮邸。當時無閒言。後世無異議。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立弟之子

定陶王為子。今陛下之心。祖宗之心也。聖慮經遠。神幾先物。皆修祖宗故事。累年於茲矣。日就月將。緝熙

光明之學。其麻試周知。不為不久也。而儲位未正。嫡長未辨。臣恐深恐左右近習之臣。寔生窺伺。漸起黨

與。開隙一開。有誤宗社大計。此進退安危之機也。臣願陛下斷自宸衷。蚤正儲位。以係中外之望。詳定官

定十朋為第九編排官孫道夫奏其辭語。上覽之。前三日。謂大臣曰。今次舉人程文。議論純正。仍多

切直。似此人才。極有可用。翌日。又謂大臣曰。昨覽進士試卷。其間極有切直者。如論理財。則欲省修造。朕

雖無崇臺榭之事。然喜其言直。至論銷金鋪翠。朕累年禁止。尚未盡革。自此當立法必禁之。去年交趾。朕

翠毛五百尾。朕未嘗用。當焚於通衢。湯思退進曰。陛下旌直言以冠多士。焚翠羽以革侈靡。皆盛德事。昔

公孫洪射策。太常奏洪第居下。武帝親擢為第一。今此九名試卷。若不經御覽。安得獨先多士。上曰。其中

亦有不實處。但取其直耳。思退曰。太宗朝。有雍北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相曰。程疏遠。未

悉朕意。縱欲敗度。朕所不為。內庭執掌。有不可去者。李昉欲黜程以戒妄言。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

念程不知耳。士人論事。不究虛實。陛下能容。實千載之遇。上曰。正不消與辨。陳誠之曰。天下自有公論。陛

下此舉。大足以感動天下。願陛下自此益崇儉約。以節浮費。上曰。卿等在朕左右。見朕曷嘗一日不以此

丁亥特奏名進士李三英等三百九十二人。武舉進士趙應熊等十五人。特奏名一人。授官有差。應熊武藝絕倫。且試南省為第一人。上謂大臣曰。徵宗時。如馬廣馬謙遠俱以武舉擢用。或銜命出疆。今次魁選文武皆得人。應熊弓馬甚精。文字亦可采。朕樂於得士。雖終日臨軒。不覺倦也。遂以應熊為開門祗候。江東安撫司準備將三英。福州人也。詔自今宮人以銷金鋪翠為首飾者。令會通門曉察犯人。追賞錢千緡。經手轉入皇院子等。竝從徒二年科罪。用王十朋之言也。

己丑。詔減三川對糴米十六萬九千餘石。夔路激賞絹五萬匹。兩川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有奇。用撥振。湯允恭。李潤。許尹。王之望請也。內對糴正色米四萬六千餘石。舊應副御前軍之在綿。渠州。瀘川府者。至是令漕司糴買。而總領所以其直償之。舊瀘川路崎嶇折帛每匹為錢九千。成都路為九千有半。今皆減一千。振。潤又減韓球所增茶額四百六十二萬餘。能權渠。合。廣安軍茶。減成都府。利州路茶引錢每引三千。凡茶司引息虛額。歲減錢九十五萬餘緡。上覽奏。謂宰執曰。前日下有司詳其事。正欲知向後兵食無闕。使民被實惠。若無以善後。又恐別有改更。非所以裕民。初講利害。想四川之民。日望蠲免。今此足以慰其心矣。

庚寅。權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楊椿奉。詔舉左承議郎馬賦才學醇明。見識高遠。二十九年正月丁巳。除軍器監主簿。左朝散郎簽書雅州判官廳公事文之奇。學業老成。恬於進取。二十九年二月戊子。除通判隆州。右宜義郎前知涪城縣趙不倚。

性資孝友。吏事可觀。詔並赴行在。內職之奇。仍換秩滿。職。廣都人之奇。眉山人也。
辛卯。詔從官所薦新改官人。竝與堂除知縣。俟任滿日。取旨陞擢。右奉直大夫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子游直。初。命從官各舉宗室二人。戶部侍郎王侯薦子游忠厚儒雅。右朝奉郎知蕪湖縣趙不吝。客公廉靖退。既召還。而本路關官。除職還任。子游。令應子也。二人被召在甲申。今並書之。

是月。左宜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萬俟卨。壬辰。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贈少師。命入內侍省。都知衛茂實。護喪。拜其子右承奉郎夷中。右迪功郎致中。竝直祕閣。他子姪九人。各進一官。後設忠靖。左朝散大夫符行中。再責成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右朝散大夫鄭鶴令。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以殿中侍御史王珪論。二人在蜀中。專恣暴橫。多以庫金互送也。右承議郎黃敏行。免決。刺配貴州牢城。敏行嘗守江陰。常和三郡。盜庫金入己。法當死。特貸之。

夏四月丙申朔。手詔除民閒買耕牛之稅。清遠軍承宣使知金州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姚仲。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東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保寧軍承宣使御前前部統制知階州王彥。為金房開遠州安撫使。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兼知金州。

丁酉。侍御史周方崇。乞裁定選人充敕局。刪定官賞典。序位。吏部請位太學博士下。在任滿一年。進士出身。通及四考。餘人五考。許磨勘。該進書者。比類循資。從之。左朝請大夫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宋棗。

直祕閣。知揚州。用王侯薦也。左文林郎達州州學教授劉望之。行國子正。望之。成都人。宰臣沈該薦其才。乃有是命。起居郎趙遠。奉詔舉左迪功郎李石。學識高明。志節高果。二十八年正月乙酉。除太學錄。左迪功郎劉儀。

鳳。富有詞華。恬於進取。二十八年四月甲寅。除諸王宮教授。左從政郎鄭次雲。稟資端良。五月己卯。除國子錄。左文林郎馮方。才識兼茂。二十八日正月乙酉。除國子正。石。磐石人。饒鳳。樂至人。方。安岳人也。

辛丑。尚書工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劉才邵。以老疾求去。罷為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居舍人周麟之。奉詔舉左朝散郎新通判邵武軍鄭知剛。老成端練。七月丁卯。除宗正寺主簿。左從政郎李薦。學術純明。蒞官不苟。六月戊申。除太學正。左迪功郎惠迪。才識過人。所養深厚。五月庚辰。召見。二十二年三月丙辰。除大理司直。知剛。侯官人也。

壬寅。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趙不盜。為軍器少監。用陳康伯薦也。
甲辰。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知湖州汪勃。特遷左朝奉大夫。勃。乞奉祠。乃有是命。御史臺檢法官褚籍。主簿李庚。竝為監察御史。籍。庚。皆湯鵬舉所薦也。左朝奉大夫知台州曾幾。直祕閣。幾始用賀允中薦。召赴行在。至則以老疾乞辭。遂有是命。

庚戌。宰執進呈趙遠所薦士。上曰。三吳才行之士。往往知其姓名。惟蜀人遺遠。其間文學行義有可用者。不由論薦。無由得知。前此數年。蜀中任官者。例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秦檜專權。深抑蜀士。故上語及之。沈該曰。近日蜀中士大夫多被舉薦。已得旨隨材召用。上曰。甚善。

辛亥。少師保寧軍節度使萬壽觀使提舉秘書省信安郡王孟忠厚。薨。贈太保。擢其子右朝請郎充。右宜義郎。右承事郎雍皆直祕閣。他子孫六人。皆進一官。封其妻趙氏為恭人。符氏為安人。命睿思殿掌簿。書梁紹祖主葬事。詔以提舉秘書省印納禮部。自是不復除。

壬子。權尚書刑部侍郎張昞。降一官。放罷。先是。昞奉詔薦主管官告院鮑豐。召對。而人材凡下。上諭大臣曰。朕不能盡識天下多士。故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若不精審。非朕求才之意。乃罷之。殿中侍御史王珪。即奏。豐出於効用。諛佞權臣。請求得官。又奏。昞所舉。蒲瓌。素無行檢。故有是命。後二日。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奏。昞薦人不當。昨罷之。甚合公論。上曰。朕居深宮。何由盡識天下人才。侍從既不足信。朕何所取信。初見。豐上殿。已覺不如所舉。況又臺諫論列。較其罪自合遠竄。只降一官罷。已是寬典。左宜教郎新蔡州州學教授任盡言。為太常寺主簿。盡言。伯雨孫。上召對。而有是命。

甲寅。祕書省校書郎王剛中。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權尚書吏部侍郎李琳。薦右朝請大夫施瑛。端慤公廉。左文林郎沈以文。行兼美。五月丁丑。召對。六月丁未。除廣東提舉。度。歸安人也。時上命從官後除者。皆得續薦士。故琳以二人應詔。虛恨樞王歷階告老。乞傳其子蒲底。詔以蒲底為承信郎。

丁巳左中大夫知福州沈調充祕閣修撰調自揚州改除過闕入見遂有是命調改除在三月丙子

己未玉牒所進呈太祖太宗魏悼王三祖下僊源類譜用黃慶細仗教坊樂僧道威儀前導上御垂拱殿觀書宰執皆陞殿侍立於是本所官吏及中使秩進者二百一十人本所官推恩在六月甲午

辛酉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陳康伯遷吏部尚書

壬戌尚書戶部侍郎王侯權工部尚書太府少卿林覺權戶部侍郎侍御史周方崇奏侯在戶部所為乖方及徙他曹快快不樂後八日罷侯為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覺麗水人也

是月加封徐偃王曰靈惠仁慈王廟在衢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七

【紹興二十有七年】五月乙丑朔太守寺丞劉天民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左朝請大夫知韶州傅勇能以殿中侍御史王珪奏其恃慢貪黷也

丙寅敷文閣直學士左承議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蕭振特轉左朝奉大夫落直字上以振治蜀有聲執政請進一職遷四官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振蜀減重賦蜀人安之近薦武師又皆得人可除直學士吏部尚書陳康伯請罷兼措置戶部財賦許之

戊辰上謂輔臣曰今四川無事當以民事為意監司郡守不可不得其人輔臣進呈湖南轉運司奏左通直郎知長沙縣常禮名臣之後修潔自持吏愛民衆所稱譽詔進禮一官俟任滿與陞禮同子也

己巳建武軍承宣使殿前司選錄軍統制許世安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罷從軍仍給真俸事國軍節度使殿前司右軍統制李顯忠為選錄軍統制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輔遠充殿前司右軍統制詔兩省官並禁出謁遇休沐及賜告許見客用兩省請也

庚午祕閣修撰新知福州沈調言福建諸縣舊有忠義社各隨鄉村多寡團結推擇豪右衆所畏服者以為正副置置槍杖器甲之屬以故盜賊屏息民以為便今為官司科率騷擾甚失本意乞令守臣覺察師憲司舉按調又言福建路產鐵至多客販徧於諸郡而官監坑冶絕然稀少今若盡令中賣入官則無所

用縱之則利不歸上深為可惜乞令轉運司措置申省從之

壬申上謂沈該曰頃蜀中歲貢錦綺奢靡雖民之幼女亦追以供役作其擾如此朕令止之蜀人極喜近又減四川民輸至一百二十餘萬民力必稍寬矣

癸酉左朝散郎趙不茹知化州還論廣西馬使臣每歲五六十員例選閑居之人率以前任俸給為準各人支七月歲費錢四萬餘緡自今乞以見任使臣都送又言化州係產鹽地分自紹興九年漕司立額令本州官賣二分計七十二萬餘斤民以為苦望從其便奏皆可遂以不茹行將作鹽丞職事以六月乙巳行下

右奉議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劉觀德為太府寺主簿與化軍免解進士彭與進所著周易解義及神授圖太極歌詔特補下州文學

乙亥左宣奉大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領編修玉牒所沈該為左銀青光祿大夫以進書推恩也初朝廷以蜀道遠命舉人即宜撫制置司類省試行之既久議者或以為不能無弊欲罷之悉令赴南省事下國子監權尚書兵部侍郎兼祭酒楊椿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冒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請選差清強有才行郎曹以上一人往莅其事仍令監司俸資客子弟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是日宰執進呈詔付禮部其後本部乞士人願赴南省者給驛券選官不行餘從之二十九年七月乙酉孫道夫再建請太府寺丞鄧深面對論近歲士風卑弱習於浮偽寔以成風稱呼太過書問太重請賜太數乞嚴為法禁從之

丙子左奉議郎杜師旦特勒停送道州蘊管右正首凌哲論師旦事曹泳為入帳之資貪污狂怪故有是命

丁丑詔孟康復復端明殿學士左宣奉大夫路允迪追復補開學士左通議大夫庚既得歸廢為民而死或言允迪在汴京不食卒故皆復之

己卯左從政郎新明州州學教授鄭次雲入見奏請守令闕則擇清望官臺閣闕則擇郡邑循吏為之上謂大臣曰朕用人正欲內外適平如監司守令治狀顯著不必一一召來當增秩賜金且令久任遂以次雲行國子錄

辛巳左朝奉大夫胡衷行太府寺丞來自四川茶馬司幹辦公事召還論四川選人已放散舉主伺候告命之人多冒干請司奏詳妨才肆姦詔禁止遂有是命

癸未金國賀生辰使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耶律守素中靖大夫太常少卿許峻見於紫宸殿

乙酉詔民戶已充保正副後來析戶而再當充役者其戶頭許歇役餘戶物力高者即為白腳依舊輪差日麻無此今以王師心等詳狀

修入二十八年六月己丑不行

己丑尚書工部員外郎樊光遠知興平軍從所請也

庚寅。詔錢禧、仁和縣依兩赤例。竝除京朝官。任滿無遺闕。與陞擢差遣。
辛卯。禮部太常寺言。每歲大祀三十六。除天地宗廟社稷。感生帝。九宮貴神。高謀。文宣王等已行外。其餘竝乞寓祠齋宮。立春日祀青帝。朝日出火。東蜡權於東門外長生院。赤帝。黃帝權於南門外淨明寺。白帝。夕月。納火。西蜡權於西門外惠照院。黑帝權於北門外精進寺。皆用少牢。備樂舞。而神州地祇以精進地狹。祀焚惑。以與赤帝同日。皆權於惠照院行之。神州當用饋。而亦用少牢。蓋權禮也。自紹興以來。大祀所行二十有三而已。至是侍御史周方崇以爲言。乃悉復之。左從政郎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王淮充樞密院編修官。

六月丁酉。戶部侍郎林覺言。民間納稅錢丁鹽細絹。乞以第五等所輸白一文以上。令折見錢。仍其鈔。庶以便民。上謂宰執曰。朕嘗思之。合零就整。此固甚善。十戶共鈔。官可先給由子與鈔頭。若即時鈔入。則十戶無擾。不然。恐鈔頭收藏由子。不肯賣出。比至官催緊急。衆戶不免再納。此貧民所以重困。卿等可措置令經久便民。然後行之。左朝奉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改提點本路刑獄公事。

戊戌。罷臨安左右廂主管公事官。以侍御史周方崇言其徇情曲法。人多嗟怨故也。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蕭振卒。振再守蜀凡二年。時利州舊宜撫司有積緡二百萬。守者密獻之。朝下制置司取撥。振曰。此所以備水旱軍旅也。一旦有急。是又將取於民。請於朝。留其半。此據成都府志。振在二十六年。今國朝本附見。比本。

蜀人

甲辰。宰執進呈秘書省著作佐郎黃中轉對。言仰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勵精求治。皆慮萬事之幾。不能徧燭。首舉舊章。每遇起居日。俾百僚轉對。陛下勵精庶政。無異於神宗之用心。故百僚轉對。至今行之未嘗廢也。然而二十年間。大臣專恣。好佞惡直。一時習尚。往往以言爲諱。凡所建明。不過毛舉細故。以塞責而已。如神宗皇帝所以詔告丁寧者。蓋未之有也。伏觀陛下。邇者詳延多士。咸迪在廷。親瀆宸翰。以求忠謨。修廢之飾。朝聞而夕棄之。蓋已著躬行之效矣。陛下之所以責望於布衣者。猶若此。則其所以責備於縉紳士大夫者。固不論而可知也。臣竊陛下宜追術神祖之意。特降詔書。申飭在位。自今以往。應轉對之官。有所開陳。要在竭誠盡忠。切於治道。毋得蹈常襲舊。播撫細微。以應故事。然後陛下觀其人。擇其言。而爲之虛心訪問。俾得以盡其情實。積日累月。庶幾有補於萬一。則舊章不爲虛設矣。上覽疏曰。中所論極當。朕方欲與卿等相度。特降指揮。大抵轉對之法。恐朝廷闕失。民間利病。有不得上聞者。皆當論奏。自秦檜當國。轉對之名雖不廢。而所論者。不過大理寺官數人。播撫細微。姑應故事而已。初無鯁切。有及於時事者。如此則縉紳之談。何補於國。今中所言。頗合朕意。可令士大夫知之。

乙巳。有錢及之者。上書乞差遣。上疑其心疾。以問輔臣。沈該言。其意涉侮慢。乞送汀州居住。上不許。曰。外閒不知。謂以切直之言得罪。非所以廣言路也。姑與一閑慢差遣如何。該持不可。乃止。

丁未。右朝請大夫通判鎮江府施坡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事。用李琳薦也。

戊申。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左從政郎南康軍都昌縣丞李薦入對。論諸郡遣官循行屬縣。常賦之外。誅求寬剩。動以萬計。乞行禁止。從之。以薦行大學正。薦周麟之所舉也。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葉義問乞以僧道絕產得旨贖學之田。召人請佃。從之。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六日降旨贖學。

己酉。詔西北流寓及東南人寄居滿七年。或產業及第三等已上者。竝不得注授舉辟本處差遣。以國子監丞朱悼言。士大夫多用開封戶。守官鄉里。逞私者衆故也。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黃唐傳卒。

庚戌。詔故資授中大夫余深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追復中大夫黃潛善再復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官子孫各三人。故資授中奉大夫薛昂復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官子孫二人。既而左司諫凌哲言。深昂朋附蔡京。潛善爲相。誤國。今盡復三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詔以潛善嘗任副元帥。特復元官。官一子。權中書舍人趙遠草制。略曰。雖秉政無可書之績。而事君有不移之忠。原情以觀。於法當敘。潛善既復官。深昂之命遂寢。後詔在七月戊辰。今併書之。

辛亥。戶部侍郎王師心奉詔舉左朝奉郎新知嚴州羅孝芬氣節剛正。學術深醇。十月甲申。左承議郎新

秀州州學教授唐堯封。堯封以文行著於鄉評。四任教官。恬靜有守。六月戊子。堯封。金華人也。保寧軍承

宣使節制御前軍馬知金州王彥丁母憂。詔起復。

壬子。戶部侍郎王師心言。荆南爲上流重地。而兵力寡弱。舊例鄂州歲遣御前軍千人戍其地。欲增戍二千以示形勢。上以荆南乏財。不許。熊克小原云。王師心爲荆南帥。嘗奏乞分鄂州重兵。固也。以示形勢。從之。其所云與日麻不同。今不取。

甲寅。尚書戶部侍郎王師心試給事中。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王綸試尚書工部侍郎。起屋郎趙遠。起舍人周麟之。竝試中書舍人。遠入謝。上諭曰。朕所以用卿。卿既知之。朝有闕政。無鉅細。宜助朕也。又謂近臣曰。趙遠純正。可用。遠登第踰六年。而典外制。自中興後所未有。太府少卿徐林權尚書刑部侍郎。秘書郎唐文若爲起居郎。著作佐郎王剛中試起居舍人。

乙卯。尚書左司員外郎葛立方權吏部侍郎。尚書兵部殿中侍衛馬步軍司言。離軍將士。類得添差。州郡無以給。欲自今大郡毋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爲額。從之。

丙辰。秘書省著作佐郎黃中爲尚書司封員外郎。故右朝散大夫楊淵追復右中奉大夫。其家援例乞恩不已。故復之。事初在去年閏十月癸卯。

戊午。初命太廟冬饗祭功臣。臘饗七祀。給饗兼之。用太常博士張廷實請也。詔太學月試竝依貢舉條

制。鎮院考校。仍毋過十日。議者以國子博士何備多私親舊。故有是旨。備除年卒罷。備明年六月辛卯。

己未。少保瀘州軍節度使太一宮使榮國公錢忱。遷少傅。告老。乃有是命。詔命官捕獲私茶鹽。依賞給各邊增一等。於是全火七千斤。累及萬斤。皆改京秩。議者以為濫。二十八年正月壬申不行。

辛酉。故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周望。追復龍圖閣學士。左中大夫。官其家二人。自秦檜死。左司諫凌哲請追復大臣死於貶所者。朝論初指趙鼎。王庶等數人。沈該。湯思退為相。遂併取先得罪於國者而追復之。哲復爭以為不可。乃止。

壬戌。秘書丞楊邦弼。校書郎陳俊卿。並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俊卿為學官。多所俾益。一日。普安郡王習瑟鞠。俊卿微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即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從諫。社稷之福也。鼎州觀察使隴右郡王趙懷恩。添差成都府兵馬鈐轄。

秋七月乙丑。秘書省校書郎陳俊卿。言之才性。各有所長。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在唐虞之際。各守一官。至終身不易。此數君子者。苟使之便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況其餘乎。今也監司帥臣。鮮有終其任者。遠者一年。近者數月。輒已遷徙。州縣百姓。送往迎來。不暇。其為勞費。不可殫舉。以至內而朝廷百職事之官。亦無肯安其職業為三數年計者。往往數日待遷。視所居之官。有如傳舍。雖有勤恪之人。宣力公家。於人情稍通。綱條稍舉。已捨而他去。後來者或未能盡職。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則又遷矣。因循歲月。積弊既久。是以胥吏得以囊橐為姦。賄賂公行。而莫之誰何。如此而望職業之舉。難矣哉。夫爵祿名器。人所奔趨。必待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分。不敢躁求。若開驟進之門。使有僥倖之望。則人人懷苟且之心。無首公之節。其自為謀則得矣。朝廷何賴焉。臣嘗讀國史。見太祖朝。任魏丕掌作坊十年。劉溫叟為臺丞。十有二年。太宗朝。劉蒙正掌內藏。二十餘年。陳恕在三司。亦十餘年。此祖宗用人之法也。望與執政大臣參酌。立為定論。其監司帥守。有政術優異者。或增秩賜金。必待終秩而後遷擢。至於朝廷百執事之官。亦當少須歲月。俾久於其職。然後察其勤惰而陞黜之。庶幾人安其分。盡瘁於國。無有過望。而萬事舉矣。詔三省行下。遂以俊卿為著作佐郎。

丙寅。左朝請郎新通判邵武軍鄭知剛。入對。乞天下繁劇。知縣。並令從官保舉。監司守臣別薦。都堂籍記。以次差除。上以諸縣至衆。恐不可行。丁卯。以知綱行宗正寺主簿。知綱周麟之所薦也。左承議郎新主管南外教宗院葉頤。行將作監主簿。頤賀允中所薦也。

戊辰。詔減諸路監司屬官員。左司諫凌哲請諸郡無通判處。守臣有關。而次官保選人者。令監司選鄰郡倅。或見任京朝官。暫權從之。

己巳。詔諸添差官。非法格及元降旨許差者。並罷。庚午。給事中王師心言。鼎澧。峽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良法不顧。因去為盜。由引錢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望別辦。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而盜自消矣。上覽疏。謂宰執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七 二九二五

茶鹽禁權。本為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股當與百姓共之。姑違舊制可也。備克小廉。職師六月未云。上然之。乃與日所書全不同。至於此日所書上兩則。又去其首尾。蓋見本故相王樞門下。而書成之。雖備為左相。故於師心多所詰飾也。今並正之。戶部侍郎林覺言。國朝慶曆以來。歲鑄錢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十四萬緡。去年猶得二十二萬緡。而提點司官吏。徒糜祿廩。朝廷罷之。殊快人意。但付之漕司。日久亦未有涯。議者以為諸路物料。有無不等。漕司不相統轄。無以通融。欲出戶部錢八萬緡。為鑄錢。韶三川鑄本。委各州通判主管。漕臣往來持置。今歲權以二十三萬緡為額。即不得復以舊錢代發。從之。備克小廉。職師所鑄錢以五十萬緡為約。備也。備王樞所鑄。乃是木錢。入萬緡而約鑄新錢二十三萬緡。除正外。止得十五萬緡。不細考耳。

右朝請大夫江南西路轉運判官黃仁榮。知衢州。右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楊沂。移江西路上。覽除目。監司守臣。席未及暖。已輒更易。不惟迎送勞費。而官吏軍民。於政教獄訟。亦莫知所適從。自今悉令久任。

辛未。下詔戒放汙吏。左宣教郎王佐為秘書郎。癸酉。下詔戒防監司郡守舉劾守令。毋得觀望當路。挾情徇私。有賞有罰。朕當信而必行之。甲戌。直祕閣知臨安府榮。權向書戶部侍郎。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張。偁知臨安府。詔兩學自今歲春季試補弟子員。遇省試年。即以孟夏立為永制。

乙亥。龍圖閣學士新知潭州李文會。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朝廷聞蕭振卒故也。時文會在瀘南未去。乃就州之。仍詔例外賜振家銀帛五百匹兩。丙子。中書舍人周麟之言。國朝以東西二省。為維持政本之地。政令之罷行失當。人才之進退非宜。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繳。在門下則給事中得以論駁。皆於命令未行之前。而救正之。爰自近歲。事與舊遠。當軍興時。則以事干機速。不可稍緩。及休兵之後。用事者又任私意。廢棄成法。故有所謂報者。有所謂中入報者。有所謂尚先行者。有所謂入己者。皆成定例。詔旨一頒。敕劑隨降。所謂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而已。甚非祖宗分省設官之意。望申明舊制。凡命令之出。並經兩省。或無封繳。即皆畫時行下。以復祖宗之成憲。從之。

丁丑。右中奉大夫權向。書戶部侍郎。榮。特降二官。時新城縣令馮世亨。以賊罪為漕臣所案。世亨自刎。仁和縣令楊績。亦以賊聞。侍御史周方崇言。謹前為守臣。挾情徇私。皆不案發。故貶秩。壬午。詔成都府每歲合起川馬。更不發來行在。分給江上諸軍。歲凡六千匹。內鄂州。建康。鎮江府各三分。池州一分。令逐逐差官兵取押。

丙戌。御藥院言。永祐。昭慈等。擅宮。帝后生辰酌獻。所用鋪翠樓金花。乞以藥玉葉漆金紙代充。從之。時上禁銷金翠甚嚴。自禁中始。侍御史周方崇言。自陛下更化以來。招選異能。不問遠邇。既令侍從各舉所知。朝奏暮召。賢才益至。獨於旌聘之禮。闕然未講。尚慮其間有仕不遂志。懷才高臥者。有累上不第。焚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七 二九二七

筆視自逸者。有道足以尊君。智足以庇民。而甘心於山。順水。濱。漁。樵。耕。築。之下者。望。做。先。朝。故。事。命。諸。郡。守。臣。考。士。民。之。舉。訂。鄉。黨。之。評。以。名。上。聞。命。監。司。帥。臣。審。校。真。偽。備。禮。延。聘。從。容。詢。訪。隨。才。錄。用。詔。禮。部。檢。照。典。故。申。尚。書。省。右。承。議。郎。張。祁。知。楚。州。

丁亥。左。承。議。郎。新。秀。州。學。教。授。唐。堯。封。入。對。論。帝。王。之。德。莫。大。於。生。萬。民。陛。下。假。兵。陸。鄰。與。民。休。息。好。生。之。德。莫。大。於。此。竊。慮。將。帥。之。臣。封。疆。之。吏。安。生。事。端。寢。虧。大。信。望。賜。中。飭。上。曰。卿。王。師。心。所。薦。也。候。與。卿。別。改。差。遣。可。具。奏。翌。日。以。堯。封。行。軍。器。監。主。簿。金。部。員。外。郎。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方。師。尹。言。諸。郡。應。副。大。軍。錢。糧。多。違。期。限。有。誤。支。遣。自。今。有。違。其。監。司。守。臣。乞。擇。其。尤。者。案。劾。以。聞。重。賜。黜。責。從。之。辛。卯。進。呈。成。都。府。奏。雙。流。知。縣。馮。邦。光。罪。案。上。曰。近。年。監。司。郡。守。案。劾。官。吏。迹。狀。明。白。方。坐。以。罪。恐。一。二。年。後。人。人。又。乞。改。正。自。謂。一。時。觀。望。以。求。免。此。不。可。不。慎。也。

八月甲午朔。上謂宰執曰。昨日卿等繳致宋暎所上徽宗賜暎手詔。朕已恭覽。蓋徽宗內禪之美。遠過堯舜。而一時小人。外庭如唐格。孫昌。耿南仲。內侍如邵成章。張藻。王孝錫。輒為妄言。以惑淵聖之聽。父子之閒。幾於疑貳。至宋暎。李綱。奉迎徽宗。還京。綱先歸。具傳徽宗之意。而後淵聖感悟。兩宮釋然。今觀手詔。并得綱題識。皆朕昔所親見者。朕朝徽宗於龍德宮。嘗聞親諭云。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於萬幾。以神器授嗣聖。方築南道於兩宮。閒。以便朝夕相見。且欲高居養道。抱子弄孫。優游自樂。不復以事物擾懷。而小人希進。妄生猜閒。不知朕心如此。嗣聖在春宮二十年。朕未嘗有繼介之嫌。今豈復有所疑耶。此皆當時玉音。外庭往往不知。沈該等曰。昨日臣等既得竊觀徽宗墨。今又親聞陛下宣諭。此實堯舜盛德之事。因以知李綱題識蓋實錄也。翌日。該等又乞宣付實錄院。上曰。朕為人子。何可不暴白其事。使天下後世知之。既而又親筆書於詔後。宣示宰執。三省擬直徽宗開京西轉運副使。從。蓋。陸。直。寶。文。閣。知。潭。州。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言。蓋。有。風。力。必。能。為。陛。下。辦。事。但。京。西。難。得。其。人。聞。左。朝。議。大。夫。知。鄂。州。熊。彥。詩。久。請。軍。中。事。可。以。除。代。上。曰。蓋。歷。官。多。年。在。京。西。尤。鎮。靜。彥。詩。累。任。郡。守。此。二。人。皆。可。用。朕。思。今。天。下。無。事。惟。在。留。意。監。司。郡。守。卿。等。皆。持。公。心。商。榷。人。才。朕。謂。雖。未。盡。得。人。將。見。十。得。七。八。矣。誠。之。曰。臣。獲。與。廟。堂。未。議。雖。迂。愚。無。取。至。於。進。擬。人。才。實。不。敢。萌。私。意。上。曰。朕。用。卿。為。執。政。已。及。一。年。卿。見。朕。聽。斷。之。際。曾。有。一。毫。私。意。否。誠。之。曰。陛。下。無。私。如。天。地。臣。夙。夜。奉。承。實。千。載。之。遇。也。

乙未。參知政事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丙申。權禮部侍郎楊椿。面對言。成。都。府。舊。有。太。祖。皇。帝。御。容。在。新。繁。縣。重。光。寺。蓋。太。祖。平。蜀。蜀。人。感。不。殺。之。仁。背。天。日。之。表。而。謹。事。之。紹。興。改。元。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御。來。自。終。南。山。途。權。宜。奉。安。同。為。一。殿。然。郡。縣。卑。陋。情。文。簡。略。望。特。下。禮。官。講。求。典。故。檢。會。福。州。及。本。府。見。行。儀。制。而。折。衷。之。詔。可。後。遂。詔。本。府。別。加。營。繕。歲。時。遣。府。通。判。侍。祠。右。朝。議。大。夫。宗。喚。復。徵。猷。開。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曰。朕。懷。先。皇。帝。坐。見。於。牆。食。見。於。羹。矧。今。親。奉。其。雲。漢。之。章。哉。喚。實。以。手。語。來。上。載。覽。泣。然。嘆。歎。無。窮。嗚。呼。思。先。帝。而。不。復。見。得。見。汝。輩。嘗。所。歎。異。者。蓋。庶。幾。焉。手。詔。謂。爾。為。孝。子。為。忠。臣。此。士。大。夫。之。至。行。也。復。汝。故。職。汝。其。

知所以自勉哉。喚。蔡。攸。妻。弟。也。自。靖。康。中。斥。去。至。是。三。十。年。丁酉。詔。重。修。宗。學。用。宗。正。丞。吳。景。偃。請。也。

壬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為。保。寧。軍。節。度。使。右。正。言。凌。哲。乞。諸。路。總。領。所。舉。改。官。人。依。憲。清。等。司。例。磨。勘。更。不。逐。旋。中。明。取。旨。從。之。
熊克小原載此事於今年十一月末。又謂哲為吏部侍郎時所請。實甚。願也。今從日原。

甲辰。皇。姪。和。州。防。御。使。居。闕。為。利。州。觀。察。使。以。積。闕。遷。也。右。朝。議。郎。知。郢。州。錢。受。之。罷。先。是。從。蓋。在。京。西。勅。受。之。詔。事。王。庶。嘗。為。樞。屬。力。贊。其。謀。沮。壞。和。議。今。領。邊。郡。不。知。悔。過。久。處。邊。境。必。致。生。事。故。受。之。遂。罷。從。蓋。郎。閣。門。祗。候。王。彥。昇。貶。秩。二。等。坐。不。毀。銷。金。服。飾。為。女。奴。所。告。故。也。

丁未。左。朝。散。郎。張。闈。提。舉。兩。浙。路。市。舶。是。日。以。御。駭。徽。宗。皇。帝。手。詔。宣。示。百。官。於。尚。書。省。等。執。宿。衛。戊。申。朝。退。使。相。侍。從。兩。省。臺。諫。知。開。禮。官。南。班。宗。室。騎。導。宰。執。騎。從。至。敷。文。閣。奉。安。

庚戌。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程。克。俊。薨。修。禮。章。靖。辛亥。詔。諸。路。換。給。不。盡。僧。道。度。牒。並。納。禮。部。用。三。省。請。也。上。曰。昨。權。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朕。問。即。今。僧。道。之。數。允。中。言。有。僧。二。十。萬。道。士。幾。萬。人。朕。見。士。大。夫。奉。佛。其。閒。議。論。多。有。及。道。牒。者。朕。謂。目。今。田。業。多。荒。不。耕。而。食。者。猶。有。二。十。萬。人。若。更。給。道。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佛。法。自。東。漢。明。帝。時。流。入。中。國。終。不。可。廢。朕。亦。非。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

壬子。左。朝。散。郎。知。巴。州。蘇。欽。令。再。任。以。利。路。諸。司。言。其。治。行。也。
丙辰。詔。荆。南。襄。陽。府。光。州。安。豐。軍。合。起。內。庫。錢。帛。自。紹。興。十。四。年。至。今。年。皆。蠲。之。
丁巳。尚。書。司。封。員。外。郎。黃。中。兼。權。國。子。司。業。
戊午。右。朝。奉。郎。知。光。化。軍。任。寶。臣。特。勒。停。以。在。任。不。職。故。也。右。承。議。郎。通。判。蘄。州。方。扔。知。光。化。軍。
任寶臣不職事考
己未。詔。左。承。事。郎。王。十。朋。係。親。擢。進。士。第。一。人。尚。待。遠。次。可。特。添。差。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右。奉。議。郎。宋。汝。為。卒。汝。為。妻。子。亡。去。至。是。十。年。卒。於。青。城。縣。開。先。觀。年。六。十。汝。為。未。病。以。後。事。託。其。友。人。監。永。康。茶。稅。王。槐。孫。後。月。餘。乃。死。槐。孫。為。葬。之。青。城。山。中。槐。孫。序。子。也。
乾道元年四月丁未推恩
庚申。詔。置。提。領。諸。路。鑄。錢。官。於。行。在。其。戶。部。申。請。指。揮。更。不。施。行。先。是。殿。中。侍。御。史。王。珪。再。上。疏。論。鑄。錢。司。不。可。廢。因。陳。六。事。大。略。以。為。提。點。司。本。錢。見。存。者。歲。為。三。十。餘。萬。緡。何。必。給。戶。部。錢。為。本。韶。州。錢。監。久。廢。興。復。甚。艱。兼。物。料。不。足。又。漕。司。每。歲。上。供。錢。物。尚。不。能。如。期。今。以。鼓。鑄。委。之。力。必。不。給。議。者。以。為。鑄。錢。司。費。多。得。寡。每。用。十。七。錢。而。得。一。錢。殊。不。思。先。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乃。國。家。利。權。所。在。豈。可。計。其。費。而。為。之。又。今。錢。多。闕。出。於。外。夷。不。知。嚴。禁。況。自。罷。泉。司。以。來。於。國。計。未。有。加。損。兼。本。錢。各。有。科。目。與。

戶部財計殊不相關。望專置一司。責以舊額。詔工部侍郎王倫。權戶部侍郎榮。蔭看詳。七月。時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以珪言為不然。且言。恐坑冶司省罷官在此。倡為異論。願陛下專委之轉運司。必能就緒。上令與三省議。尚書左僕射沈該等請命侍從或卿監一員領其事。許置官屬二員。從之。遂命蔭提領。二十八年八月。

壬戌。大理少卿陳平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

是月。金主亮試進士於廣樂園。命書畫局直長鄭子瞻。雜試舉人中。子瞻。利州阜俗人。從徙大定。中天德三年進士第。實第三甲第一人。亮嘗令賦詩。大見稱賞。故有是命。及啓封。子瞻中第一。於是躡階三等。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

沈成大禮等錄云。鄭子瞻。字景純。大定人。補中榜第三人。是年試天賜。習勇正高。邦賦。授其職。除書畫局直長。正元三年。亮命再試。狀元及第。是年試不實。與物民乃定。賦。亮特命為翰林修撰。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子瞻墓誌考之。名字。鄉里。事。迹。皆位。同。但。以。第。三。甲。為。第。三。人。及。以。正。監。二。年。為。真。元。四。年。解。成。大。出。不。久。而。金。之。公。卿。侍。從。館。閣。一。一。得。其。履。歷。之。詳。知。此。故。載。之。

九月戊辰。左朝散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金安節守大理少卿。左朝散郎知大宗丞喻。樽為尚書工部員外郎。國子監丞朱倬。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己巳。詔自今內除監司。辭日。引對。故房州觀察使王瓊。追復建武軍承宣使。制曰。朕追復故臣之官。非必有功也。無有大小。咸洗濯之。瓊昔者不善。總師。屢致奔潰。有司言狀。法當削官。既歷多年。丹書猶在。其復元秩。慰汝九原。太學博士陳天麟。能侍御史。周方崇言。天麟。陸堂說書。至再。貢。篤。輒。及。今日。焚翠羽。能銷金。語言淺俚。諸生不覺烘堂失笑。至於私試。所考中詩賦。多落韻者。故細之。

庚午。詔自今太學私試。學官考校失當者。令禮部案劾以聞。詔選人陳乞致仕。雖亡殁。在出赦前。竝聽改官。用吏部請也。左宣教郎張戒。主管理臺州崇道觀。戒坐趙鼎罪。斥去。凡十九年。至是得祠。辛未。故右迪功郎張懋。特贈右承務郎。與一子下州文學。懋為欽州靈山尉。捕兇賊死。癸酉。參知政事張綱。能為資政殿學士。知婺州。以綱引疾有請也。監登聞鼓院范岡言。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今火葬之慘。日熾。事關風化。理宜禁止。望中嚴法禁。仍飭守臣。指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

乙亥。尚書省言。諸軍重役人數漸多。詔諸路州軍強盜。應配廣南及遠惡州者。竝依舊法。更不配填。諸軍其逐軍已配到人。令戶部量行增添。請受。開具中省。

丙子。敷文閣待制致仕林又落職。以右司諫凌哲言。又附會故相。遂得進用。今告老而歸。凌駕州縣。無所不至。故也。殿中侍御史王珪言。常平賑糶。所以抑兼并。濟貧弱。每歲禾稼未登。或小有水旱。民力艱食。富人閉糶。以規厚利。若官糶少損其直。則閉糶之家。不能乘人之急。而價自平。其利為不小也。臣竊見諸州郡。每歲輸納秋租。自裝發糶運之後。倉廩一空。所存止有常平糶倉斛斗。軍糧吏俸。及捧發上供不足。

之數。皆取給於此。所在成例。是名為常平。而專以備州郡急闕。至飢民艱食。則坐視而無以賑之。殊非立法之意。前日州軍委官盤量。所欠動以數萬計。其間如借兌耗折。雖責之分限補填。終不可得。亦恐見存之數。未必皆得其實也。近聞福建有責糶之處。老父訴之州郡。冀欲賑濟。而郡官占吝不發。米價頓增。人多困斃。此其意以欲圖為州郡急闕之情而已。願委諸路提舉官。徧巡諸州。躬親閱跡。以知其實。有遇合賑濟而州郡占吝不發者。許人戶越訴。監司互察。臺諫案劾以聞。如中下之州。所積不多。賑贖不足。則令提舉司以一路有餘之處。通融取撥。以應其乏。免致流離轉徙。此亦古者以粟就民之意。從之。

戊寅。吏部尚書兼侍讀陳康伯參知政事。詔淮南。京西。湖北。路州軍。自紹興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合起內藏庫。納餉錢帛。可竝與蠲免。日後合起發數。令逐路提刑轉運司官親巡所部。度量事力。開具的實。合發納分數以聞。自來年始。先是諸路久通內藏庫。紹興甲子以後。合發上供錢帛。上欲悉與蠲之。以諭宰執。沈該等言。昨蒙聖諭。仰見陛下悲憫愛人。苟有可以寬民。雖內帑數百萬不惜。天下幸甚。上曰。昔唐元宗有云。朕雖瘠。天下肥矣。大哉王言。此所以致開元之治也。朕有取焉。朕約於奉已。內帑未嘗妄費一金。邊郡所欠固多。然戶口未復。責輸實難。可悉與蠲免。

己卯。給事中王師心兼侍讀。戶部言。諸路州縣人戶買撲場務。停閉去處甚多。今相度欲除見欠官錢物。及見充吏人貼司巡檢。司土兵軍員之家外。其餘不以有無拘礙。竝許實封投狀承買。候界滿無欠少。聽依條接續。上曰。坊場名課。朝廷所仰補助歲計。若不以有無拘礙。庶幾接續不至敗闕。宜從之。中書門下省言。兩浙諸州。紹興三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擴額錢拖欠數多。其錢保轉運司將日。生酒稅錢補發。緣逐年所入不常。是致拖欠。詔與減放一年。擴額錢事初當考

庚辰。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趙善繼直祕閣。善繼前守贛州。始修城。至是城成。故有是命。辛巳。給事中兼侍讀王師心權吏部尚書。權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賀允中守給事中。癸未。顯謨閣直學士康執權落致仕。知泉州。尋詔執權年老。因勞以事。可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執權直祕閣在十月辛亥 敷文閣待制王俟卒。夜雷。

甲申。起居郎唐文若知邵州。侍御史周方崇論文若為人狂誕。故罷。左朝散郎新知嚴州羅考芬為祕書丞。用王師心薦也。己酉。祕書少監劉章為起居郎。右朝散大夫新知漢州于憲入辭。上曰。蜀中地遠。卿至官。有民間疾苦利病。一一奏來。仍須速行。不宜緩也。

丙戌。侍御史周方崇試尚書禮部侍郎。丁亥。尚書倉部郎中黃祖舜守右司郎中。吏部員外郎王晞亮守左司員外郎。考功郎中潘萃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祕書省校書郎葉謙亨言。祀典散佚。天子大蜡八。而今為四。風雨農蠶。皆不用牲。祭夏后氏。乃曰大禹。而斥其名。若此類未。易殫述。望酌景德故事。命禮官及祕書省。取祭祀之式。考訂潤色。

勒成一書。目曰紹興正祠錄。以為彝祭從之。詔宜州不係團結土丁。每年見納身丁米竝與免納。以廣西諸司官與團結土丁一例輪流差在沿邊戍守。合依體例免納故也。

己丑。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樞密都承旨陳正同權刑部侍郎兼職如故。左朝散郎沈如圭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用賀允中薦也。如圭入對。乞推原徵考禁不舉子孫之意。行漢胎養法。上曰。徵宗皇帝天性至仁。昆蟲草木皆被德澤。當如卿所奏。遂有是命。

庚寅。戶部言。贍軍酒庫併歸本部。所有長貳推賞指揮。乞不施行。從之。左朝奉大夫直祕閣致仕鄭南陔。祕閣修撰南。兩兄政和初。嘗為國子司業。至是年九十有三。三請加獎。故有是命。

辛卯。宰執進呈均州守臣呂游問言。本州城下邊接漢水放生去處。公庫歲收魚利錢。補助天中節進銀。自金州以來。密布魚枋。上下數百里。竭澤而漁。無一脫者。乞禁止。上曰。均州貢銀不多。而經營至此。必是別無窺名可辦。且放生地雖有法禁。亦細民衣食所資。姑大為之防。豈能盡絕。今自官中竭澤採捕。以供誕節。其亦不仁甚矣。可如所奏。左朝請郎新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倬朝辭。入對。即日除右正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八

【紹興二十有七年】冬十月乙未。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林大聲落職罷官。以殿中侍御史王珪論大聲。向自永嘉縣丞。深結秦氏父子。以致超遷。家居侯官。干擾州縣故也。

丙申。權刑部侍郎徐林。陳正同言。近來不仕有官員。雪訴被罪冤抑。其間多係大理寺勘斷。其本寺官。因巨僚論列。觀望挾情。已行罷黜。唯是舊吏尙存。顯有妨礙。欲將右治獄當出職人。日下與注授差遣。往外州縣待闕。已出職而在行。在其他官司充役者。準此。上曰。朕在京師時。為開封府。頗類外方官司。如大理寺御史臺法令嚴密。官吏謹畏。無敢干以私者。自渡江以來。大理寺治獄官吏。極有姦弊。至於客情請託。賄賂公行。玩習既久。理宜懲革。沈該等曰。前此寺官。觀望失職。已嘗汰去。惟是胥吏尙用舊人。不可不略行措置。欲依林正同所奏施行。上曰。甚善。六部出職人。亦遣離部。勿復存留。庶幾官曹稍清。姦弊頓革。

己亥。右奉議郎郭淑令吏部與監當差遣。淑嘗為治獄丞。罷去。刑部侍郎徐林等言。其數到行在。恐與舊吏交通。故黜之。

淑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除大理寺主簿。二十三年十月再除二十六。年五月六日又除九月遷治獄丞。今年八月考罷。請復在寺。近十年故也。詔自今臺部吏應出職者。左承議郎知温州平陽縣方廣。左宣教郎知處州麗水縣薛良朋。竝進秩一等。以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李邦獻奏其治狀也。

淑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除大理寺主簿。二十三年十月再除二十六。年五月六日又除九月遷治獄丞。今年八月考罷。請復在寺。近十年故也。詔自今臺部吏應出職者。左承議郎知温州平陽縣方廣。左宣教郎知處州麗水縣薛良朋。竝進秩一等。以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李邦獻奏其治狀也。

淑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除大理寺主簿。二十三年十月再除二十六。年五月六日又除九月遷治獄丞。今年八月考罷。請復在寺。近十年故也。詔自今臺部吏應出職者。左承議郎知温州平陽縣方廣。左宣教郎知處州麗水縣薛良朋。竝進秩一等。以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李邦獻奏其治狀也。

辛丑。罷兩浙漕司科繙馬料。令本司降錢於沿流順便州置場收糴。右朝議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周紹為國子祭酒。右通直郎知黃州范伯奮降一官放罷。今後不得與堂除差遣。左司諫凌哲論伯奮所至貪饕。有舊契劉楫。死于光山酒官。其家投之以圖歸計。伯奮初議以長孫娶其女。及見女美。遂納為妾。故有是命。其女令提刑司日下理還。

癸卯。詔自今差往川中賜夏臘藥內侍。經由去處。輒收受例外饋送。及非理取索。買賣播擾。仰守臣具申。當作受賂。今政差內侍。尙虛不切畏懼。故有是旨。

甲辰。詔學士院人吏應奉修寫機密國書及十次者。與減一年磨勘。六十次已上。轉一官。從直學士院王綸請也。

乙巳。以講筵讀三朝寶訓。徹章燕備。始用化成殿樂。侍讀王師心因講畢。奏曰。祖宗勳業垂統。所以長慮卻顧。為萬世子孫之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於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切於治體者讀之。詔月以錢米廩給昭憲皇后外家子孫之孤遺者。仍依宗室祖免外兩。以世紹與格計口給之。右通直郎新福建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權知衢州江山縣陳鼎特轉一官。堂除繁劇知縣。依任滿與陞擢差遣。江山關令。九鼎攝事不數月。士民列狀詣部。使者舉頭之。故有是命。

丙午。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葉義問為殿中侍御史。義問入對。首論監司號為外臺。與御史相表裏。望立為約束。凡監司遇巡案歸任。皆具平反冤認與搜訪利害各幾事。薦舉循吏與案發姦賊各幾人。陛下與大臣考之。因可以知監司之能否。而行賞罰。上納其言。十一月丁亥。遂有是命。後九日。義問入見。又論

吉凶悔吝主乎動。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願陛下與羣臣協心鑒戒。庶無輕動之失。

戊申。直祕閣知台州會稽守祕書少監。幾入對。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于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鞍。牽車還笏。若賣直沽名者。宜皆優容獎激之。上大悅。遂有是命。幾承平時。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再用。鬚髮皓白。衣冠甚偉。每與同舍會。多言前輩言行。嘉開典故。薦紳皆推重焉。

癸丑。權戶部侍郎林覺等言。冬月糴濟。務在均給貧乏。今措置臨安府兩縣在城兵官下公人及甲頭。如抄割貧民姓名不實。及詭名冒請錢米。許入告。每名賞錢十千至三百千止。諸路令坊正耆保抄割。依此施行。犯人竝計贓斷罪。先是右正言朱倬以浙西提舉官入對。論其弊。以為狡狴者舉家皆預支請。而貧

窶者反見棄遺。上諭大臣曰。聞官司不留意。多為胥吏冒請。可措置革弊。務令實惠及民。至是行下。

在九月辛卯。上謂在。此月庚戌。今併書之。

己未。上謂宰執曰。近巨僚獻利害。往往各述己見。未必知有無見在之法。自今宜令有司講究詳審。無輕改祖宗成憲。湯思退等曰。巨僚奏請。不惟未詳條令。固有便於一方。而不可行於天下。豈容輕議改法。當

改祖宗成憲。湯思退等曰。巨僚奏請。不惟未詳條令。固有便於一方。而不可行於天下。豈容輕議改法。當

依聖訓行之。先是右正官朱倬論祖宗立政務制。煥乎大備。然邇日陳利害者。或不深知朝廷之典常。或不洞究民間之利病。得之口耳。即以上聞陛下無開納舞文之吏。若從甲。則曰舊法如是。欲從乙。則曰續降如是。出入玩弄。官莫知從。為害甚大。乞自今獻言者。必送有司精詳。參照既定。然後大臣審究。至當。剖析利害。上取宸斷。付下有司。然後施行。上從其言。至是復有此論。俾章疏以此 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權吏部侍郎萬立方違法為其子營求薦章。詔罷之。右武大夫幹辦皇城司劉伉領榮州刺史。請給等全支本色。今後準予。詔保信軍承宣使知開門事曹助與依鄭藻例給俸俸。

庚申。左司諫凌哲權尚書吏部侍郎。先是臺諫官皆鵬舉薦。至是哲與方崇皆內徙。而以朱倬、葉義問代之。自是鵬舉始不安矣。

辛酉。詔四川制置司總領所轉運常平司。各具所部州縣有無旱傷開奏。如有旱傷。即行減放。仍以舊宜撫司積積錢米賑濟之。既而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王之望言。被受御寶封省劄指揮。已在陳訴限外。但令州縣賑給。早傷去處。孤老殘疾。開食饑民而已。錄之望所申以十一月十三日受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工部員外郎喻樛託借為姦。姦者詐為伊川之學。以迎合時相。薦用非人。鵬舉為邑宰。因糴米為姦。百姓訴之。乃託疾休致。逮其晚節。黷貨尤甚。吏部員外郎劉天民素無操履。自平江職官滿秩。倚託聲勢。要索當路。未及數月。三遷為郎。太學博士范成象附權勢。甘為僕隸。徧走臺諫之門。士類所鄙。詔罷罷。義問首勸成象天民。蓋以搖湯鵬舉也。中書舍人趙遠卒。遠始病。上因御經筵。諭兵部侍郎楊椿傳旨存問。及卒。上念之。命沿江漕臣致其柩。

十有一月癸亥朔。詔減福建路轉運司鈔鹽錢。每年八萬緡。初吳遠既毀福建鹽數。雖民力稍寬。而郡邑無以供百費。且尤非轉運司之便。故衆論搖之。遠既移鼎州。憤而死。殿中侍御史王珪乃請令諸司相度更定。至是諸司請運鹽如遠數。而增其直。官鹽每斤直一分。酒司鹽本錢每斤為二十五錢 上命輔臣計之。會提舉常平鹽事張汝楫別奏乞行鈔法。上問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如何。誠之曰。閩中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絕。若百姓賣鹽。豈無私販之弊。第恐不盡請鈔。則有虧額。上曰。中間福建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不待今日。正如萬戶酒。前日欲權者甚多。然竟不可行。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珪以六月

乙巳。奏乞相度。誠之。時福建歲認鈔錢三十萬緡。乃詔減八萬。自此漕司及州縣稍舒。不復抑售于民矣。乾道四年以十月庚申奏此事

二月壬辰。再補。乙丑。太常少卿充賀金國正旦使孫道夫。閣門宣贊舍人充副使鄭朋辭行。道夫既至北廷。金主亮詰以關輔買馬非約。始欲收盟。時左從政郎左澤為書狀官。死于涿州驛舍。不暇為棺具。供坎地瘞之。道夫還乃焚其骨以歸。詔特官一子。澤。海寧人也。禮部侍郎周方崇言。國朝之制。一歲四祭天。一祭地。皆以執

政官充初獻。頃權臣怙威。憚于齋戒。凡此五祀。但遣從官。循習既久。遂為故事。今冬至日與高媒之祠。既已分命宰臣。獨上辛夏秋四祀。未遣舊制。望中詔有司。自來歲始。詔依祖宗典故施行。丙寅。大理少卿金安節入對。安節首言治民之道。先德教。後刑法。今守宰之虛。類不及遠。簿書期會之程。賦斂輸入之限。窮日力辦之。即謂職無餘事矣。而刺部觀風者。幸其不乏乎此。亦始一切以苟目前。無有卓然以教化為務。而期于無刑者。迨民陷於罪。乃按以三尺以行誅。擊而曰。非我也。民自為也。欲望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中飭監司守令率職之際。不特專用律令從事。苟有可以贊助教化者。無小大必行。庶幾先民未犯而格之。或有恥而不為。足以仰副陛下先德後刑之意。凡再章言之。

丁卯。工部侍郎兼侍講王綸等言。興化軍進士鄭樵吹噓墳籍。杜門著書。頃年嘗以所著書獻之朝廷。降付東觀。比聞撰述益多。恐必有補治道。終老草布。可謂遺才。望賜詔對。驗其所學。果有可取。即乞依王蘋。郭名世例施行。庶學者有所激勸。乃命樵赴行在。

戊辰。監察御史何溥為左正官。監察御史李庚守尚書兵部員外郎。自此湯鵬舉之客稍稍被逐矣。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張綱言。本州詔興元年以後。合納內庫錢。及折帛錢。積欠數目。皆人戶殘欠之數。經涉歲月。實難追催。望許依已得指揮。將二十二年以前見欠數目。與除放。庶使七邑之民。少寬追擾。從之。殿中侍御史葉義問入對。論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以為人臣不忠之罪。莫大于掠美以欺君。植黨以擅權。有一於此。法當竄殛。況兼而有之。鵬舉初罷平江。適逢陛下欲去權臣黨與之弊。起廢墮。取付以風憲。凡所彈擊。起法指示。皆以陛下之英斷。初非鵬舉可得而擅也。況鵬舉本非正直敢言之士。嘗除廣帥。憚於遠行。因秦檜之嬖人丁。謀獻佞於檜。遂移平江。及秦檜還建康。鵬舉棄去郡事。連日奔走吳江。望塵雅拜。比他郡守最為諛佞。自非陛下杖拭而用。則鵬舉實秦檜黨中之姦猾耳。至處言路。乃妄自尊大。竊弄威權。使陛下去邪之英斷。反為鵬舉賣直之虛名。此臣所謂掠美以欺君者也。鵬舉自居要塗。引用非類。凡平日之所忌者。雖賢德忠良。必極力而擠之。平日之所喜者。雖輕猥邪佞。必極力而援之。坐是劉天民。范成象。雷觀德之徒。爭為鷹犬。同惡相濟。牢不可解。逮居樞府。猜忌尤甚。凡己所惡。必遣天民輩先論。盡諫。有議論不同者。即怫然作色。曰。此人我所薦拔。何負我如是。夫臺諫者。陛下之臺諫。非鵬舉之私人也。而鵬舉自違詔旨。收壞成法。略無忌憚之心。復蹈前車之轍。此臣所謂植黨以擅權者也。況鵬舉舉位居有密。執權甚重。若不急去。其害有甚於秦檜。伏望聖明。將鵬舉明正典刑。竄之遠方。以為不忠罔上之戒。

己巳。右朝奉郎知處州謝傑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將作監張晟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晟引年乞老。乃有是命。

戊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潘莘知徽州。莘。宰相沈該甥也。言者疏其罪。故以郡守處之。太府寺主簿雷觀德通判靜江府。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仰惟陛下聰明神聖。灼見前此大臣植黨擅私。結臺諫以害治道。於是擢湯鵬舉而用之。手詔丁寧。非不深切。而鵬舉則過自矜伐。以蓋人主之英斷。分明植黨專

徇私情。首犯緝交之罪。陰為朋附。竊弄威權。去之不決。嗣至大患。此臣之所以深憂。而陛下所宜深察也。臣不敢以搖舌瀆聖聽。且以秦檜言之。檜之先結臺諫。相為表裏。因而假竊名器。而為私用。故一時羣小。希寵競進。知有秦檜。而不知有朝廷也。自非陛下乾剛夫決。一洗而新之。則漢唐朋黨之禍。如臣前章所陳者。豈不復見於今日乎。今鵬舉不遵陛下訓戒。而復效檜之所為。內則倚用劉天民。范成象。雷觀德之徒。以交通臺諫。外則倚用李良民。趙士鵬。以賊害良善。何異一秦檜死。一秦檜生。所幸鵬舉未至宰輔耳。借使居檜之位。縱其凶暴。濟以朋比。其為患有甚於檜者。欲望陛下回天地之監。震雷霆之威。將鵬舉革職。以叶輿議。故觀德先罷。天民。成象。今年十月已先罷。殿中侍御史王珪言。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士鵬。夔州路轉運通判王珪皆秦檜親黨。居官貪虐。常以官錢市珍異玩好之物。以奉秦檜。詔竝罷。先是夔之州縣行經界。大為姦利不均。珪至。為均之。戒其部曰。吾士瘠而貧。不與他等。歲歲輸者損之又損可也。每案部持什器與借。盡以隨行。胥吏閉之一室。隨堂啓途。須乘吏上馬。已然後去。薪水芻粟。皆計直給錢償之。州縣無一毫之費。初。左朝奉大夫張紘通判夔州。珪薄其為人。紘宰相沈該同年進士。及是入為吏部員外郎。言珪苛斂。由是罷去。紘。伊陽人也。紘。今年四月丙申除耶。

己卯。刑部奏百姓張璋等用藥殺人。劫取官綱公事。上曰。此罪當死。古者用刑。貴情法相當。祖宗以來。好生之德。閒有用例貸死刑者。然不可為常。苟當死而不死。無以禁暴戾。恐殺人愈多。非愛民之道也。湯思退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若殺人不死。非所謂以殺止殺。上曰。然。右朝奉郎知黎州唐程能。初。印部蠻客崖。遇與其徒持馬赴州互市。北還過大渡河。邊民數千人共殺之。奪其錦帛。計直六千餘緡。程聞。令邊民償其骨價。都大主管茶馬公事李潤以其不當用夷法。奏勸之。于是程與右奉議郎通判州事陳伯強俱罷。仍令提刑司將為首者一人杖脊送千里外州軍編管。今後並依見行條法施行。伯強。巴西人也。庚辰。監察御史褚籍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籍與李庚皆湯鵬舉所薦。故次第徙官。辛巳。左正言何溥請特詔大臣。毋庸數易郡守。上謂宰執曰。此論切中時病。近亦有因事移易者。今非甚不得已。且令成資。湯思退曰。豈惟郡守。監司亦然。昨因近臣薦除監司。至春閒往往當替。欲於卿監郎官中擇資淺者。令中外更代。皆至成資而罷。上曰。如此不惟免迎送之擾。亦可革內重外輕之弊矣。起居郎賀金國生。辰使劉章。閣門宣贊舍人充副使李邦傑辭行。江南西路提點刑獄李長民罷。以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其阿媚權臣。所至播擾也。癸未。太學正史浩為太學博士。

甲申。右朝散郎監潭州南嶽廟任古為監察御史。古初用王侯薦召。至是特除之。權刑部侍郎充接待使徐林。武翼大夫貴州刺史充接待使張倫等。乞將人使往回宿食頓具。有不擾而辦。或過為擾民。皆許保明按劾。以行賞罰。上謂宰執曰。朕再三思之。止是增重接待事權。恐州縣觀望。卻成播擾。接待遊客耳。何用如此。前後指揮已備。只令兩路漕臣檢察足矣。

丙戌。宰執進呈給事中賀允中論吳國長公主奏請女夫右奉議郎直祕閣鄭珙乞特與轉行兩官。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切詳所奏。即非用本家合得恩例。陳乞。卻耕自擬官職。仍乞作特與行。下。顯是過有侍求。不合公議。望追還已降指揮。上曰。珙被命逾兩旬。乃始封駁詞頭。恐非故事。可諭令書讀。宰執退。召允中至都堂諭旨。允中執所見不易。翌日。奏其事。上曰。雖稍後時。所論極有理。蓋慮後來援例者衆。當曲從之。可寢轉官指揮。沈該曰。諫行言聽。使言者得以自安。此盛德也。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臣伏見知樞密院事湯鵬舉。狼戾姦詐。出於天資。平昔蔽官。略無善狀。所至貪殘。人皆以鬼車乳虎目之。頃知當塗縣。以苛酷而附權勢。以為私計。其能淮南漕。以貪婪而占官船。以為己物。倚託官勢。強買地基。則見於居金壇之時。營造私第。驅索州縣。則見於為浙漕之日。其知紹興也。則恐將官劉之儀。而致之死地。其知平江府也。則竊取公帑。而唯己所欲。是皆前日彈章之所備載。暴惡之所著聞者也。陛下略其往愆。責其來効。自臺憲要途。薦躋右府。則陛下所以擢用委任之恩。可謂厚矣。為鵬舉者。不思勉勵激昂。以圖報稱。而乃掠美以欺名。植黨以擅權。長惡不悛。故違詔旨。揣其後患。實有甚於秦檜。有識之士。為之寒心。其可冒近列乎。伏望聖慈。察臣愚直。將鵬舉早正典刑。以警有位。鵬舉聞之。乃匿身求去。詔不許。義問又言。臣累具劄子。論列湯鵬舉罪惡。乞賜寬死。外庭之臣。側耳聽命。以謂必行兩觀之誅。以慰天下之望。茲者伏聞宣押赴朝。及都堂治事。此乃祖宗體貌人臣常禮。在鵬舉罪惡貫盈。自當籍蕞負刑。請罪於朝。而猶占留樞密院印簿。僥塞不遜。傲視自如。至如前日敢具劄子。圖身奏事。蓋其要君冒寵。失大臣難進易退之禮。一至於此。又況鵬舉所為。雖閭閻鄙夫。臺省老吏。見其包藏禍心。舉措凶狠。猶為國家憂慮。孰謂身任言責者。而可默默乎。伏望睿斷。將鵬舉早正顯戮。以慰公言。

丁亥。知樞密院事湯鵬舉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免辭謝。戊子。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臣連日論列湯鵬舉罪惡。已蒙陛下灼見其姦邪。而去之不疑。臣伏見鵬舉懷殘忍之心。縱猛暴之志。頃知婺州。欲買花羅嫁女。而東陽知縣雷觀德迎合應副。鵬舉近薦為太府寺簿。未幾兼丞。又擇優厚去處。使知兼局。又有汪懷敏者。婺州富僧也。因坐姦還俗。鵬舉在婺州時。以賄賂交通。既遷執政。遂補為將仕郎。又有某真者。本名詳漕司。罷役之猾吏也。鵬舉為漕日。倚為腹心。今補為副尉。令幹辦本府。凡有關節。輒入臥內評議。鵬舉無不聽從。鵬舉為中丞時。周方崇為殿院。李庚為臺簿。皆其薦用也。一日。詣方崇而罵辱之。因顧李庚。且請作證。二人唯唯而退。臺吏無不稱駭。鵬舉持其威勢。至於恥辱風憲如此。而乃使之領祕殿之隆名。享真祠之厚祿。其如天下公論何。望將鵬舉職名宮祀。並行褫奪。明正賊囚之罪。以慰天下公論。詔鵬舉落職。己丑。宰執進呈次尊大作。沈該等稱賀。上曰。前次久雨。深以為慮。幸而穀價不至騰踊。今得此雪。來年二麥必大豐稔也。中書舍人周麟之兼實錄院同修撰。始除同修撰也。庚寅。祕書省正字林之奇兼權國史日歷所檢討官。自韓球權臺茶。至是且十年。民頗以為害。右朝請

大夫知達州董時敏言於朝。事下茶馬司。其後主管茶馬公事許尹不肯獨。乃止。三十年二月。所書可參考。

十有二月癸巳朔。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禮部侍郎周方崇。俗惡無能。衆所共鄙。頃因湯鵬舉之薦而爲殿中侍御史。鵬舉已遷政府。方崇猶伺其風旨。爲之彈擊。或以爲未然。則厲色曰。我只報湯樞密。何恤其他。兵部郎官李庚。輕儇無狀。衆所共惡。頃因湯鵬舉之薦而爲監察御史。日與劉天民。范成象。雷觀德之徒。相爲表裏。故鵬舉在政府。每欲排擊異己。則必遣天民等。違意於庚。善類爲之重足。工部郎官褚籍。昏謬無恥。衆所共笑。頃因鵬舉之薦而爲監察御史。諂事鵬舉。甚於奴隸。假借風憲。規圖貨財。望將方崇。庚籍等三人。明正典刑。以爲臺諫來者之戒。所有天民。成象。觀德。乞重行覈實。以爲交通臺諫之戒。如此則紀綱一振。而姦回之心。潛消於未萌矣。乙未。宰執進呈。上曰。朕深不欲朝廷分朋植黨。今方崇等交結。所幸覺之於早。當戒其漸。姑從輕典可也。時天民。成象。爲左宣教郎。天民前吏部員外郎。今年十月。觀德爲右奉議郎。新通判靜江府。於是方崇。庚。籍。觀德。四人皆罷。仍詔天民。成象。觀德。自今毋得與堂除。權吏部侍郎凌哲。以鵬舉所薦。不自安。乞守小郡。上曰。哲亦善人。非方崇比。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爲朋黨。非公正之道也。凌哲。在是月戊戌。日。元祐相司馬光。蓋取豐之政。與其人而更新之。天下至爲相賀。而程頤獨有憂色。蓋頤。新州之鳳。一時大臣有名。如文彥博。呂天助。蓋諫知大體。如劉安世。范祖禹。皆以爲當然。而范純仁。獨爲之慨然曰。始矣。夫成敗與天也。君子能爲其可爲者。而不可爲。則安之以俟命而已。固奚暇他顧。然頤不謂清水。順而導之。則激而怒之。則擲。今以其泛濫無時際也。從而降之曰。若以止水也。激而不已。奔怒四出。見決堤破岸。傷物甚耳。豈平止水哉。太上皇帝之言也。其殆知消息盈虛者乎。夫漸而激之。則不遠。彈其已甚而去之。則不苛。湯其法。以待其改。則不怨。使元祐大臣。家存斯言。則士君子之紛紛。豈至如頤之說哉。縱使有之。必不至使天下君子。黨而籍之。再歷再世。以致於危亂而不悟也。雖然。天下之更相是非。豈有既哉。太上皇帝之言。臣願聖子神孫。萬世寶之。左從事郎沈樞。特改左宣教郎。以薦對也。

乙未。詔諸路帥臣。監司於本路武臣。大使已上。及見任寄居。歷任有勞効之人。每歲各舉二員。明具所長。堪作如何任使。保明開奏。樞密院籍記姓名。以備量才任使。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清言。被旨措置鎮江府沙田。欲選官打量。隨田地肥瘠。輕立租課。就令見佃人耕種。委知縣拘管。如形勢之家。尙敢占吝。不即交割。許本司具奏。所有以前收過租利不少。依條合盡行追納入官。詔人戶冒佃。積年收過租課。特免追納。其田疾速拘收措置。二十八年正月。癸未。遣官。

丙申。重建尙書六部成。直祕閣知臨安府張僞。陞直敷文閣。奉議郎尙書都官員外郎楊俊。轉一官。以董役有勞也。朝野雜記。紹興四年。高宗在平江。將還臨安。始命有司。建太廟。十二年。和議成。乃作太社。太稷。皇后廟。都亭驛。太學。十二年。築固丘。及建宮。高宗。嘉慶十五年。作內中神御殿。十六年。廣太廟。嘉慶十七年。作玉津園。太一宮。嘉慶十八年。築九宮。嘉慶十九年。建太廟。嘉慶二十年。作玉照殿。二十二年。作左藏庫。南倉。二十五年。處州遂昌縣丞黃楷。乞

嘉慶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八 二九四九

籍定民戶物力高強。比他戶大段遠絕者。竝應役兩比。其他役戶一次。從之。二十八年六月。月已丑。不行。

辛丑。左朝奉大夫知眉州王楊英。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右中散大夫知果州王弗知嘉州。右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夔。知眉州。癸卯。詔右承直郎沈作。又作霖。竝令三省擬進差遣。仍改合入官。二人皆左僕射該之子。該爲乞行在無職事。妨嫌筮庫。及外路屬官差遣。故有是命。給事中賀允中言。寒士改官。視爲再第。內則筮庫。外則屬外俸。宰相子任之。則主司孰敢號令。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掖改服色。光猶力辭。今陛下既新萬務。大臣當忘其私。臣甚爲該惜也。檜燿覆轍。可不防其漸哉。上覽而稱歎。該聞。亦上疏辭免改官。從之。右朝請郎呂廣周。提舉江西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甲辰。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固當久任。然其閒老病之人。難以使之在職。蓋移易不過有迎送之擾。而廢弛則貽患於一路一州。利害孰爲輕重。今後有如此等。可與宮觀。理作自陳。詔故致武郎知麟州建寧寨楊震。諡恭毅。震。靖康初死事。至是用其子存中。請而設之。同日楊宗。閩。諡忠介。已附見。乙巳。刑部言。汀州奏。獻文不當。乞免收坐。上曰。祖宗聖意。務從寬厚。若有一失當。便行收坐。則天下獄情。雖甚可閔。無復來上矣。遂從之。權尙書戶部侍郎林覺。引疾能爲數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丙午。祕書丞羅孝芬。爲直祕閣。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徐康。爲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詔太常丞任文薦。博士張廷實。鮑彪。各罰銅十觔。先是。隨安府轉運判官。禮部。沿襲既久。率多繆誤。如履醢用蛤蜊肉。鷹隨用石決明。則大小差訛。鹿髓。鹿髓。皆以肉與骨雜爲之。則髓。髓。不辨。鮑當用乾。而今以生鮑。髓當用熟。而今以生麥。以至蜚。髓。用魚。豚。拍。詭。爲。豚。白。如此。非一文薦等。皆按經傳。蓋正。而御史臺劾其擅行移易。詔令分析。文薦等。援據甚白。乃有是命。仍令禮部審辦改正。然卒不能易。

戊申。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潼州府路轉運判官。晁公武。傾險出其天性。初爲井度。屬官。專事撻聚斂。以濟其私。及度之罷。求爲鄭剛中。幕客。不從。遂以剛中之事。告於趙不棄。至與大獄。緝逮紛然。連及平人。死非其罪。不棄倚爲心腹。薦之。故相秦檜。自屬官。更歷數郡。所至貪暴。人不聊生。左朝散郎。新知蓬州。馮時行。頃在萬州之日。積羨餘之錢。以萬數計。竝無赤歷。不可稽考。又以州之良百姓。皆刺爲虎軍。人情惶駭。幾欲生變。此兩人者。蜀人常被其害。今豈可令遺患於一方。乃竝罷之。己酉。權尙書刑部侍郎徐林。爲刑部侍郎。癸丑。敕令所刪定官。杜莘老。面對。乞。徧下內外有司。重行取索。自建中靖國。至於宣和。應于徽宗皇帝寬恤。赦詔。條令。專委長吏。逐時推行。詔付實錄院。甲寅。右朝請大夫。續。爲。瀘川府路轉運判官。丙辰。詔刑部。長。武。曰。輪。一員。赴大理寺。錄囚徒。諸路州縣。應入禁公事。竝具情犯。及入禁月日。中提刑司。

嘉慶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七十八 二九五二

提司申本部檢察。蓋徐林在刑曹建議。至是始行之。

丁巳。給事中賀允中言。小黃門任嘉輔免試補官。不當。政和舊制。內侍進子年十二。試以墨義。其中程者。候三年引見供職。自建炎後。以宮庭小黃門少。遂聽不候年及命之。至是允中以爲非法。上曰。允中此論極當。但外庭未悉宮禁曲折。先朝立法。非特此曹不得濫進。且使識字。近來小黃門人數稍足。豈可一向循例免試。前旨可勿行。自今竝如舊制。端明殿學士知洪州折彥質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戊午。金主遣驃騎上將軍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思廉。昭毅大將軍行尙書兵部郎中珠勒根彥。來賀明年正旦。資政殿學士知靜江府施鉅移知洪州。是歲。宗子賜名授官者二十三人。諸路斷大辟十九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九

【紹興二十有八年】

歲次戊寅。金海陵正隆三年。

春正月

案是月己巳。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殿前馬步軍三衛強刺平民爲軍。詔禁止。先是殿前司闕額數千人。詔三衛分月招補。而所遣軍士。利其例物。往往驅掠市人以充數。民以樵採魚蝦爲業者。皆不敢入行在。至有招刺聲言者。自行在至衢。婺州。道路之閒。商旅不行。遠近大擾。珪爲上言。外郡寄招之兵。人才亦略可使。皆民間之無家可歸者。出於所願。但州縣吝費。所招不多。今若以三衛招兵之資付之。見爲期限。何患不集。上謂大臣曰。招軍一事。士大夫往往以爲不切事宜。殊不知聖人思患預防。若暗失軍額。何以爲先事之備。但當措置約束。毋令擾人足矣。於是詔三司毋得遣人於外路招刺。違者統制以下官皆抵罪。

是月。詔殿前司究治。乃吐渾押官潘勝所招也。權刑部侍郎陳正同等請決杖降資。是月。義問言。蓋官最爲親近。比於足蹙路馬之芻。萬萬不伴。今刑部官吏以輕刑處之。附下不恭。孰大於此。詔正同罰銅十斤。二月癸巳。行。詔皇后從母張氏特封平樂郡夫人。錄其夫周師古爲忠翊郎。

庚午。龍圖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李文會復端明殿學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蔣璨

陸敷文閣待制。時諸將掠人爲兵。補軍籍。率用大舟往來漕河無人處。道遇強壯少年。束縛鉗格之。惡少利其資。通爲囊橐。因閉柵中。無脫者。琛盡得其姓名。窮治株究。捕置諸法。遂絕。至是琛又言收簇到錢七萬餘緡。乃有是命。

壬申。詔以御前激賞庫錢七萬緡賜殿前司。造平江府牧馬瓦屋。諸軍舊有底屋數千區。茨以茅竹。歲一更葺。而財與力皆出於民。至是命本府以保省錢改造。纔及二千五百間而已。守臣蔣璨請出內帑錢佐其費。上諭大臣。今據開架支錢。付逐軍自蓋。庶可即集。如戶部闕錢。從內庫支。既又以五萬二千緡益之。屋成。可支數世。州人歡呼。相率詣北禪寺作佛事。以報上恩。右司諫朱倬言。近制命官捕賊。累及萬斤。改京官。蓋全火者。類非貧弱。捕盜者。既畏其威衆。或得其賂。故多縱而不言。鬪升斗者。類皆沿海單弱之民。其勢易制。其貧無貲。捕盜者。利其累及之數。而必取之。故百發而百敗。獄訟滋彰。犯法者衆。誠可憐憫。又既獲改秩。二十年後。皆得任子。尤爲僥倖。望復舊法。戶部乞累及萬斤者。減磨勘年。從之。事初見二十七年六月已未。

直龍圖閣知樞州凌景夏知襄陽府。

乙亥。左丞議郎知興化軍樊光遠爲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

己卯。上詣景靈宮朝獻畢。遂幸延祥觀玉津園。

壬午。詔州縣折納二稅。竝依時價。不得輒有增加。時將作監主簿葉順面對。論園中豆麥皆土產所有。而州縣遞年折納之數。比之時價。不啻一倍。故有是旨。屬廣南十州。歲科黃河紅藤錢二千九百餘萬緡。是日雷。

癸未。右內率府副率楷爲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詔池州都統司道御前軍千人赴江西帥臣分

布駐劄。歲一替。用本路安撫使折彥質請也。彥質去年十二月得。祠此奏乃其所上。太學博士周操守尙書吏部員外郎。

秘書省校書郎張光孝守禮部員外郎。詔戶部員外郎莫濂同浙江。江東。淮南漕臣趙子淵。鄧根。孫蘊。檢視逐路沙田蘆場。先是言者謂江。淮。閩。沙。田。蘆。場。爲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命濂等案視。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近有獻沙田蘆場。陛下遣使及委三路漕臣同視。用爲經久之利。且免歲糴馬料。誠爲利國便民。但奉行之人。不恤百姓。名爲打量。多逼縣官逐急。案圖約紐。唯務增數。以希進用。且如三路遊邊。不能一一著實。於有力之家。初無加損。而貧民下戶。已受其苦。若因小利如此擾之。必致逃移。坐失稅額。因極論之。不報。子淵。泰。康。惠。王。後。洋。孝。靖。公。令。與。子。也。左。朝。請。郎。知。滁。州。徐。度。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成。都。府。路。轉。運。判。官。王。揚。英。貪。冒。苟。得。嘗。薦。秦。燭。爲。宰。相。謀。國。不。忠。左。朝。散。郎。新。知。眉。州。陳。夔。性。資。權。譎。乍。賢。乍。佞。方。其。求。知。趙。鼎。則。飾。詐。以。自。高。及。其。諂。附。秦。檜。則。詭。道。以。求。合。至。乃。執。其。私。幹。同。於。所。役。後。爲。檜。厭。鄙。遂。決。意。逐。之。望。賜。罷。斥。以。厭。士。論。詔。罷。罷。甲。申。上。諭。大。臣。曰。比。既。詔。監。司。刺。舉。守。令。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爲。立。法。乃。詔。監。司。貪。墮。不。法。

臺諫自當彈奏其治狀顯著之人令臺諫侍從三人以上公共推薦三省考察取旨

乙酉權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楊椿試給事中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汪澈行校書郎國子正劉望之行秘書省正字左儒林郎馮方行國子正左迪功郎李石為太學錄方言蜀中累次裕民有減額有放欠昨蕭振等所奏惟及減額而已未及放欠也蓋蜀中州縣以前多有虛額積年那免借實補虛以至今日遂成漏底乞自今年為首據實理贖軍錢物充當年分窠名起發事下戶部不果行

御史葉義問言淮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朱冠卿貪賄凶戾詔放罷自今永不得與監司差遣右中散大夫新嘉州王弗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左朝請郎知夔州周執羔復祕閣修撰

丙戌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何大圭落職右正言朱倬言大圭凶暴狠傲專事挾持寄食李綱綱死而毆其弟其在削籍也張浚為之保救浚失勢則以短卷贈之於秦檜由是躡直蓬山時自為秦府緝事故有是命司農寺丞朱夏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夏卿勝非子也太府寺丞鄭知剛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既而知剛入辭上以其老病增劇諭大臣曰監司非養病之地可改授一差遣遂以為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

忠訓郎興州駐劄御前中軍第一正將吳挺為右武郎兩浙東路兵馬都監兼御前祕應挺璘愛子故召之初殿前司奏乞令平江府標撥收買民田為牧馬塞地既許之矣給事中賀允中言此田皆極上腴民間豈肯輒賣乞以係官荒閑白地與之詔所占如非稻田令府司優償其直

丁亥將作監主簿葉顯行司農寺丞戊子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州縣每歲出郊勸農置酒高會其實擾人乞罷置酒之禮戶部請自今止許守令出郊仍以仲春望日不得因而飲酒從之

己丑詔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給真俸左朝散大夫知楚州孟處義為淮南路轉運判官直祕閣湖北轉運判官羅孝芬言湖北州縣比歲殘破亡失版籍乃有以丁增稅者每一丁受種七畝或丁多田少或有丁無田槩責其人甚為民患況姦猾之民以隱匿而獲免貧儒之家以無資而受實害乃有增賦至二十餘倍者人有亡歿稅無獨除安有措置若是而民不流徙望許人自陳令監司覈實改正從之

庚寅上謂輔臣曰聞閩中民戶輸納苗米每斛為錢八千有諸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近歲有之上曰閩中米斛幾何誠之曰三千上曰使此錢悉以助國猶恐有傷於民況資州縣安資乎其令以實直取之詔給舍分審制敕竝依自來條例左正言何溥言右朝請大夫龔鏗修食禁其罪略與曹泳相似望正典刑詔停官桂陽監居住秦檜之當國也鑿弟右通直郎益鑿專為檜營產業殘虐擾人湯鵬舉與之連姻置不問至是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之皆停官益檜南安軍居住

辛卯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祝公遠知大宗正丞湯思退薦之也

二月 癸巳給事中兼實錄院修撰賀允中等請重修徽宗大觀以前實錄以秦檜領史院等所修疏略故也從之 實文閣學士知建康府張兼隆端明殿學士

丙申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為知樞密院事先是誠之因奏事上曰卿文人讀書乃知兵務如此之熟遂進用之 詔端明殿學士折彥質特賜荆湖田十頃彥質世家陝西屢經竄竊上知其生事素薄故有是賜 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樓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乙巳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王綸同知樞密院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魏良臣知宣州 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婺州張綱告老遷左太中大夫復致仕 興化軍布衣鄭樵特補右迪功郎先是王綸在經筵與侍讀官同薦其人行上召對遂以命之其所著史書令有司給札繕寫投進

丙午給事中楊椿中書舍人周麟之竝兼直學士院 太常少卿孫道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因道夫使北還奏金主詰問輔買馬等語上顧問甚悉翌日遂有是命從殿曲謝上諭曰卿自小官已為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先後凡蜀士仕於朝者皆為鼎沮抑不然卿二十年前登後班矣去冬周方崇罷去禮侍闕而卿使未還朕特以待卿有己見可敷求對

己酉權尚書吏部侍郎凌哲兼侍講壬子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復知婺州 中書省言右承議郎王著王曉皆王會兄弟憑恃權勢恣為不法昨從能黜公議未平今乃輒敢造朝干求差遣詔並令吏部與遠小監當日下押出門

癸丑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楊存中遷少師以積闕十年也 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湯鵬舉罷官觀右太中大夫徐宗說降授右中散大夫南康軍居住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宗說乃秦檜管莊之上客鵬舉以其子廷直嘗用宗說薦狀特不再論時遣廷直往湖州見宗說探問事端又以赴部改官為名窺察時政故有是命廷直仍押出國門 直祕閣計有功知眉州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才邵卒

三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宰相欲率百僚稱賀御筆日月薄蝕乃上穹垂戒而有司以陰雲不見欲集班拜表稱賀殊非朕寅畏天威之意令毋得稱賀翌日宰執共贊所降詔語上曰朕德薄不足以格天陰雲蔽日蓋偶然耳至於時雨滂沛此乃可喜也

壬戌起居郎劉章權尚書工部侍郎起居舍人王剛中試起居郎左朝奉郎洪遵試起居舍人遵免父喪與弟邁皆召於是遂進用之 甲子殿中侍御史王珪試太常少卿 福州童子莊大成七歲能誦經史書上諭輔臣曰朕即位以來童子以誦書推恩者多矣未聞有登科名顯者何也詔免解罷之

丙寅左朝奉郎史才言家貧仰祿乞在外宮觀差遣詔才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才貪婪嗜利富冠一州今乃以欺君之請探伺從違以希復用命遂寢是日雷

丁卯玉牒所上三祖下仙源積慶圖祕書少監曾幾等上神宗寶訓一百卷

辛未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堂吏因事被賞循轉官資要必立為限制使之積勞而後序陞則爵賞不濫曩者權臣當軸專徇私恩超遷躡進有失祖宗立法之意臣竊見宰相提領修書而堂吏號供檢者以十數修書局凡四日曰麻曰玉牒曰寶錄曰敕令所謂供檢者或一身而兼數局今所進二書是一身而轉二官將來進書又復遷官歲歲如此何有限極夫修書定令國家榮典是特儒臣編摩之力為供檢者足未嘗一到局手未嘗筆一字而每月過局錢與非次稿勞已極優厚且又徇轉重併何其濫耶蓋被賞既濫則官資必崇官資既崇則奏補必廣又況茶鹽場務每歲增羨皆被賞恩公論籍籍以謂名器輕與莫甚於此知而不言臣則有罪欲望特降容旨下三省參酌祖宗成法抑其太濫立為定制端自近始則僥倖之門息矣詔三省樞密院人因進書竝減半推賞仍不得兼兩局加轉至朝請大夫即依限員法不得轉行寄資

丙子辛執進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幸執侍從薦引人才須先赴都堂審察乃令上殿上曰天下人才若非幸執侍從薦引朕亦何緣盡識俟召到竝令引對不須審察但臨時除授足矣近來士大夫以內任為榮以朕觀之正當以民事為重或監司郡守有關可擇行在官更迭補外其外官有奉法循理實惠及民者亦須召擢庶幾內重外輕之弊可以漸革乃詔今後侍從以上薦引人才竝須文行相副治績昭著務得實才以副祥延之意

丁丑太尉定江軍節度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提領營田田師中開府儀同三司以三省言師中除太尉已及八年及有捕獠成功賞遷也上疑其未當因曰統兵官遷轉非其他比設有未當則人不服朕每於此等恩數苟非所當得雖減一年磨勘亦必不與卿等更熟議之

戊寅詔曰設官分職民事為先古者二千石位次九卿公卿則選所表而用之祖宗以來郡守關多選諸臺省至分遣朝行以治劇邑非會歷親民不得為清望官重民事也朕式稽古訓為官擇人均治內外可今後侍從有關通選帥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會任郎官以上者卿監郎官關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竝須治狀昭著及有譽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郡守者令更迭補外內官除詞臣臺諫係朕親擢餘竝須在職二年方許遷除庶內外適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舉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三省同共遵守

己卯左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監修國史提領編修玉牒所沈該以進書恩遷特進該辭不拜左宣教郎洪邁為祕書省校書郎欽州編管人康與之坐與土人交爭移雷州編管

壬午尚書右僕射湯思退辭免充進書禮儀使遷官許之自是以為例左朝請郎范彥輝知安豐軍

癸未浙江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邵大受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謝復諸州支鹽倉從之近歲皆就場支鹽至是始復舊制浙西得旨在下亥今鹽倉之

甲申內藏庫言湖婺州所起綾羅率紕薄不堪三省擬欲退換上曰此皆民所輸納若卻回其物未必及民必致重擾朕不欲如此第令薄懲兩州受納官可矣熊克小麻載此事在正月庚午今從日麻左文林郎陳瑞為祕書省正字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攝本曹沐所薦乃罷之攝攝正字在四月丙午

乙酉詔自今諸州知通拘收無額上供錢竝按任滿日方許陳乞推賞先是常州起無額錢萬餘緡而有未起折帛錢九萬五千餘緡江婺州亦如其數權戶部侍郎徐林論其移易官錢以希賞故條約之

丙戌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剛知鼎州

丁亥司農卿湯允恭總領四川財賦還入對言全蜀之地初置宣撫則許便宜行事就立總領則有措置指揮二者出於軍興多與條法不相照應望令逐司條具下敕局看詳頒降從之然不果行左朝散郎

林安宅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左朝請大夫張泰定知藤州還言廣西諸路每遇農隙點集士丁教習武藝誠得三代寓兵於農之意但民散居山谷去州城遠者數百里又且教習一月道途勞費望只就本縣委令承案閱詔帥司看詳申樞密院

戊子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宋樸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沈虛中竝罷宮觀樸令於徽州虛中獨州居住時二人皆奉祠里居殿中侍御史葉義問併奏二人阿附秦檜之罪且言樸肆為怪誕布衣芒屨與樵夫同羣俚唱街談有職職異虛中不量過惡僥求宮祠復希進用望竄之遠方乃有是命虛中今年二月壬午得祠故追復敷文閣直學士洪皓再復徽猷閣直學士以其子起居舍人遵言復職夫也

尋賜諡曰忠宣五月庚申賜諡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王之望言前備員轉運判官奉詔看詳措置經界利害乞將本路不均甚處選見任官五員農隙月分分詣諸縣逐鄉受接人戶詞狀其所訴元初打量步畝

定驗土色不當增減稅數至五七分以上者會集衆戶如推排法互相指決以衆證為定不伏者再為界量若是未經界買賣田業不曾推收及隱寄詭名之家自當歸併而非經界不均致輕重者更不受理逐縣經界所立稅有溢於舊額者以額外之數與增重人戶通融均減伏蒙取旨依中如有人戶論訴去處照應前後指揮施行自紹興二十七年後選差清強官分詣經界不均縣分裁正其詞訟不多去處只就本縣委官緣本司所立狀式關防周密杜絕弊伴無所容姦以致詞訟不煩據所委官中皆只就縣受

不曾下鄉亦不曾追集百姓多是以逐處盜額稅數與偏重人戶對減民間亦少相指決雖聞有被盜稅之家亦情願承受別無爭執以此田畝竝不曾復行界量未結絕開之望蒙恩就除提點刑獄公事遂申尚書省乞就憲司結絕於今年三月以前竝已了畢盜額稅色紐計錢四千八百五十餘貫莊租麥四

石有奇對減稅重人戶五千六百八十五戶。用人戶科決狀推排減偏重稅八十九戶。增偏經稅一百六十六戶。已出榜曉示百姓。認定供輸。其普州安岳縣不均最甚。初行經界日。縣令張令大為姦弊。走移稅額。比及三年。虧官二十五萬七千餘貫。依聖旨除放。自紹興二十四年至今。又虧一十二萬四千餘貫。紹興二十三年。縣官以闕乏之故。分詣諸鄉。巡門驅斂。村民不堪其擾。結集山谷。抗敵官吏。幾致生事。遂令將新舊稅簿。互相參校。於所增減。取其酌中分數。通融裁正。凡新稅之增於舊稅者。以所增十分為率。減其七分。新稅之減於舊稅者。以所減十分為率。復其六分。其增減不及二分者。仍以舊稅為正。卻收漏戶二千七百餘戶。補足舊稅外。於租額尚有贏餘。又張寧經界之初。既失稅額。恐歲入不敷。則擅增折變以補之。今一切蠲除。悉依古例。伏望特賜詳酌。仍廣行采訪。如別無違戾。乞行下州縣遵守施行。若今後官吏士民。尚敢扇搖。欲復行舊稅。以疑誤百姓者。乞從所屬具事。因申奏。重賞於法。庶幾遠民得以安業。從之。

夏四月乙未。權尚書刑部侍郎陳正同。為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大理少卿楊授權刑部侍郎。右朝奉郎直顯謨閣韓彥質。行光祿寺丞。

丙申。詔文臣中大夫至朝奉郎。武臣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正待至武翼大夫。自陳補入者。陳乞致仕。亡致在出教前。

而不曾犯入已贓及私罪徒者。許蔭補。即亡致在致仕後。或已致仕而未亡致之人。但不犯入已贓。即許蔭補。用權吏部尚書王師心請也。舊法惟贓罪不許任子。紹興新法。併及私罪徒。師心以為拘礙者多。故有此請。自是犯私罪徒之人。皆得以遺恩任子矣。司農卿湯允恭。權尚書兵部侍郎。敕令所刑定官。杜莘老為太常寺主簿。

甲辰。福建轉運判官趙不盜。奏南劍州禁軍作鬧。上曰。治軍與治民不同。又事有雖大而可闕略。雖小而不可貸者。願其情如何耳。此豈可姑息。自今有犯。但當行法。更須精擇守臣。使任其責。

乙巳。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端明殿學士知湖州汪勃。貪縱不治。所愛吏盜庫中錢帛以萬計。物悉使他。人代償之。詔勃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既而提刑司究治吏盜庫金有實。又得勃在州買婢不償直。及到官。以來市銀至三百七十餘錠。義問力論其貪鄙。遂奪職。六月庚辰。權工部侍郎劉章言。賀金國正旦生辰。使下三節人從。每先推賞。多懷慢易。望依使副例。俟回日推恩。從之。左朝奉郎瀘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王之望。直祕閣。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降授左朝散郎。邵博卒於犍為縣。

戊申。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四川茶馬司買馬官。所買馬多羸下。乞令本司所差取馬統領。官往宕昌寨監視買馬。詔止。就與元府取押。日麻無此。今以七月二十。八日戶工部勘當狀修入。左朝請郎新通判吉州鄧祚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作召對。乃有是命。

左奉議郎洪适。知荆門軍。適至官。首奏便民四事。大底以均敷茶額。錢所出。甚於常賦。茶商執害民之柄。而託吏為姦。民力重困。官田以附種為名。而不稼納租。勉引失立法。

之意。而重疊出錢。大體代他州之貢。而多方取辦。乞罷行之。又荆門自兵火後。學校廢弛。遇大比則附試。江陵解額。五才得一。適力請於朝。由是軍自解發。額亦稍增其舊。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魏安。行知閩州。未上。改吉州。七月庚申。改命。

辛亥。左朝請郎通判荆南府都民望。為監察御史。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珠。知大宗正丞。民望以。德化人與珙皆召對。乃有是命。

甲寅。左宣教郎劉儀鳳。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用趙遵薦也。詔吉陽軍編管人曹沐。令本軍常切拘管。諷察。不得令出城。及賓客書問往來。仍月具存在申尚書省。

乙卯。左正言何溥。奏直祕閣知秀州韓廣。胥事不理。乞罷之。詔廣胥名臣之後。宜稍優異。可與在外官。觀理作自陳。

丙辰。詔諸路盛暑慮囚。竝依政和指揮。四月下旬檢舉。以三省官。川。廣道遠。每俟行下。已過六月故也。雷州編管人康與之。移送新州牢城。

五月庚申朔。三省請以堂除諸司屬官。關三十五處。送部對換。通判教官。闕歸堂。從之。時侍從監司所薦。京官例。陞通判。有出身人除教授。故三省重其選。而有是請也。

癸亥。權兵部侍郎湯允恭。言。蜀帥任重。每遇移發。輒攝事。而官屬或係選人。州縣觀望。亦多減裂。乞自。今制直闕。令提舉茶馬官權。又關。以總領財賦官權。從之。初。成都府錢引務三歲一分界。而新舊之際。有損失不至者。號為水火不到錢。率數十萬緡。總領所轉運司。履爭之。權禮部侍郎孫道夫。因請以為稱。提本錢。詔茶馬司點檢。既而總領所言。此錢係科撥入帳。應副贖軍之數。若積充本錢。處於大軍歲計。有虧。詔仍舊。後旨。在明年正月。已巳。今併書之。

後范子景。仙越。入禁中為盜。事覺。領殿前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以宿衛不嚴。乞貶斥。詔放罷。殿州遂安民江大明等作亂。犯衢州。官軍獲之。是日以聞。上曰。既已獲賊。賞宜速行。若稍緩。即失信於人。無以示勸。既又奏賞事。上曰。土豪賞太輕。宜加一等。朕於賞典。必務從厚。不然。無以勸功。又不可濫。若厚賞而復濫。尤非勸功之道也。

甲子。詔將作軍器監胥長。自入役通及三十年。出職補將仕郎。

乙丑。尚書駕部郎中張宗元。試將作監。監察御史馮舜。詔為尚書駕部員外郎。

丙寅。言者請罷州縣酒官。止賣萬戶酒。上曰。此事難行。若可改作。豈至今日。

丁卯。左從事郎南安軍軍學教授林粟。行太學正。為近臣所薦。上召對而命之。粟。福建人。初見稱。與十三年六月。正月癸未。所書葉義問論沙。田事。或可移附此。更須詳之。

戊辰。戶部員外郎莫濂。檢踏措置浙西。江東。淮南。沙田。置場還。入對。

庚午。權戶部侍郎徐林。奏版曹調度闕乏。上謂大臣曰。祖宗以來。所用亦廣。未聞不足。今朝廷無他浮費。

於經費中又務從約而有司每告乏何也。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藏之於民，猶外府也。爲今之計，但更當裁節，不可取之於民。沈該曰：近來調度雖非有餘，然未至太乏。蓋有司私憂過計耳。遂詔內外臣僚請給，不得陳乞免行借減。雖已奉旨，聽戶部執奏不得。時武臣援例給俸者衆，故條約之。詔軍器所江、浙、福建諸州所發民匠皆遣還，仍令諸州以歲額上供軍器輪內軍器庫。自來年始。日麻無地指報，今以七月五日工部申明。

辛未，改光州爲蔣州。光化軍爲通化軍。光山縣爲期思縣。金太子光瑛年十二，善騎射，嘗射獲鹿之。金主亮以薦太廟。日麻改軍州名，不載其故。以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汪公孫劉孝之乃是遺敵人之名耳。

甲戌，宗正少卿楊傑乞將取應宗子。比府監進士理年免舉。上曰：此自有成法，遵守可也。祖宗以來若可行，不至今日矣。禮部請陞朝官以上經恩合陳乞服色，雖犯私罪徒，而用官或降減及會赦降，理爲私罪杖笞之人，情理稍重者，竝與放行服色從之。

丁丑，起居舍人洪遵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燕會錫子，講讀問答等事，悉行編錄，以通英記注爲名。從之。自是年秋講始。乾道二年十一月壬子。罷淮東沙田蘆場覆實指揮，令依舊。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武糾卒。

戊辰，金國賀生辰使驛騎上將軍殿前司副都點校蕭恭，副使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魏子平見於紫宸殿。時泉州觀察使知閣門事石清爲館伴副使，飲醉慢易，乃詔特與外任。日下出門。子平弘州奉聖人中進士第，累遷太府監。魏子平事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墓誌修入。正隆元年，授太府監。三年三月，充國信副使。使于宋四年，權右司郎中。今日麻所書乃云工部侍郎，則是北人亦借官也。趙姓之遺史云：石清在館，因酒與使客人從有語，特與外任，日下出門。

壬午，大燕集英殿，雨作，改燕垂拱殿。甲申，帶御器械張彥攸充送伴副使。時右武大夫榮州刺史張說送使客還，被旨送伴，辭不行，乃改命彥攸。

丙戌，北使蕭恭、魏子平入辭，置酒紫宸殿，以雨故，復就垂拱殿。時金主亮決意南攻，子平還入謁，首問以南方事。且曰：汝爲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曰：不可比。亮曰：何謂也？子平曰：宮室車馬，衣服飲食，人之所美也。江湖地卑溼，舟船以爲居，魚蝦以爲饌，夏服蕉葛，猶不堪其熱，以此言之，殆不侔矣。亮不納。此亦據趙可所撰墓誌修入。

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陳璘卒。是月，金主亮坐薰風殿，召吏部尚書李通、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左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

四人謀欲再修汴京，而徙居之，爲南侵之費。通、嗣暉皆言：此正合天時，亮喜。永固、汝嘉曰：燕京甫成，祭藏已乏，民力未蘇，豈可再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幣無闕，避與征伐，亦恐師出無名。亮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於是皇懼以爲不免，既而召翰林應奉文字蔡攸講漢書，亮怒稍解。翌日，擢進尚書右丞，嗣暉參知政事。永固因請老，亮許之。戰膠東人，少被掠，亮特賜及第。此以宋聖金亮未，強據正隆事，遂登修，但翌聖之八月耳。蔡攸事遂以范成大擬修錄修入。

六月己丑朔，權吏部尚書王師心言：被旨同六部長貳將差役舊法，并臣僚前後申請指揮看詳來上。今看詳到合用見行條法并續降指揮三十八件，乞鑿板頒降外，餘湯鵬舉。二十六年，樓炤。二十六年十一月，黃楷。

二十七年十一月，建請及舊降析戶後惟許戶頭歇役指揮。二十七年二月乙酉，四件與法意相妨，竝勿行。如鄉村地狹，上戶稀少，不及十大保處，即以此近地理併爲一都選差，或有不均，令常平司案劾從之。先是大理少卿金安節言：差役之法，行之已久，前後別修申明，亦既審備，惟近歲臣僚有請將歇役六年者，便與未曾充役之家，比校物力再差，雖意在恤下，使之適平，而講求未盡，尙有可議。蓋民間物力，其相遠者或不啻千萬，而相邇者或止于一二議者，乃獨取其相去百倍者而言之，是舉其相遠而遺其相邇者也。焉得爲通論乎？臣今取其相近者言之，且如十家物力，甲戶萬緡，自乙而降，以百緡爲率，差而下之，至第十家，猶爲九千餘緡也。若歇役六年，便與未差之家，比校物力再差，則是役常周環于八戶以上，而九千餘緡者永不及也。其不均孰甚焉？今之當授者，以都保正副爲重，詳其本法，係通選保內物力最高者充，若依法選差，自不及下戶。如都保內可選者尙多，理當差盡而止，豈可置而不差，便將歇役六年比校物力，使之再充乎？夫物情不齊，事理非一，臣愚不敢任一己之見，持一概之說，而議之，欲望聖慈中殿有司，博詢詳議，以求至當，使行而宜之，衆志咸懷，仰副陛下天覆海宇一視同仁之意，遂命師心等看詳。至是行下。左從事郎楚州州學教授劉度爲太學博士。

辛卯，權尚書戶部侍郎榮庭與權兵部侍郎湯允恭兩易，庭仍兼提領諸路錢。詔殿前馬步軍司江上諸軍，自今年起，三年一次，選軍兵年四十以下，少壯有武藝人，申樞密院取旨陞揀，初命歲一揀，至是革之。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劉允升落階官，知閣門事。榮州團練使階成西和鳳州兵馬都鈐轄御前中軍統制知成州吳拱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右武郎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御前祇候吳挺帶御器械。

壬辰，入內修武郎蔣堯輔除名，不刺面配新州牢城，堯輔爲永祜陵都監，以不法屬吏，當死。上因謂輔臣曰：朕待內侍加嚴，故比前犯法者少，以此知人主之於臣下，以嚴御之者，乃所以愛而全之也。直龍圖閣錢端禮知撫州。

癸巳，禮部言：自今諸州保明到童子乞試者，欲依祖宗典故，竝送國子監試驗，乞如合格者，送中書宰執聚廳舍人挑試，又合格者，取旨推恩從之。近歲童子請試者，但試於郡司而已，上既以爲言，於是立法。

名眉州青神縣中巖山龍潭慈姥神祠曰慈濟。是日流星晝隕。

丙申。詔以盛暑。遣翰林醫官四員。遍詣臨安府城內外。診視居民。合用藥於和劑局。應副。俟秋涼日罷。言者奏。荆湖沿邊知縣。聞有差武臣去處。每民間詞訴。率令人吏代判。一縣之政。假手刻木。欲乞竝差文臣。吏部言。逐處接近蠻徭。若行改置文臣。慮恐無人彈壓。兼邊遠民事絕少。欲自今更注保議郎。已上經任職字人。川廣定辟差依此從之。是日嘉陵江水溢入興州城。壞棧道。利州大安軍皆被水。

己亥。尚書吏部員外郎李紱。改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時紱兼權檢正。不樂補外。殿中侍御史葉義問。劾其交結臺吏。後七日。遂罷之。

辛丑。詔戶部科降兩浙轉運司收糴馬料錢。令以的實窠名支破。時行在及鎮江府。歲用大軍馬料八十餘萬。行在六十五萬。其四十三萬石。以營田夏稅兌糴。及轉運司管認。餘三十八萬石。本司置場收買。而戶部降本錢四十四萬緡予之。轉運副使李邦獻等言。所降本錢。內有未可指擬錢十二萬緡。故有是旨。

昭慶軍承宣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岳超。丁母憂。詔起復。

甲辰。樞密院都承旨陳正同言。諸路奏職死囚。例多降配。非是。上曰。刑罰非務刻深。欲當其罪。若專事姑息。廢法用刑。則人不知畏。非所以禁暴戢姦。卿等可諭刑部。官常令遵守成憲。宋史全文。史臣曰。刑以不殺為仁。言法以無辜為安。為得世情。

俗士信說。南劍首兵變。上曰。此但可行法。福州請寬海盜。死上曰。此姑息耳。不惟是也。以招安為非。罪之法。以姑息為非。御軍之法。謂平賊。聖人之慮也。

丁未。淮南路轉運判官孫蓋罷。坐奉行措置沙田。滅裂也。

壬子。皇叔保寧軍承宣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街。為崇慶軍節度使。

癸丑。武功大夫福建都巡檢張佐。特遷右武大夫。先是海寇劉臣興作亂。帥臣沈調遣佐率諸路捕獲之。戮其魁三人。故有是命。餘進秩有差。龍圖閣學士羅汝楨以憂去。未幾而卒。特贈右通議大夫。初。有詔用刑殘酷。責降之人。竝毋得堂除。止令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元豐十二年正月壬子行。行之十餘歲。議者以為無一定之格。事下刑部。刑部請今後命官挾私。將無罪人收禁。非理致死者。自以杖捶人。及違法決罰罪人。或獄具非理施行。各致殘疾已上。竝謂自犯。曾經有司勘斷之人。皆為殘酷。從之。於是得免者衆矣。

甲寅。詔浙西江東沙田。蘆場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竝增納租課。其餘依舊。仍許提領官田所掌之。不隸戶部。

乙卯。祕閣修撰知福州沈調。陞敷文閣待制。直祕閣。知廣州蘇簡。陞直徽猷閣。以措置海寇靖盡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

【紹興二十有八年】秋七月按是月戊午朔己未。詔築皇城東南之外城。命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忠。莅其事。增展出故城十有三丈。計用三十餘萬工。凡民所占。以隙地償之。每楹賜錢十千。為改築之費。

庚申。初定江西諸州。都載上供米綱實格。用直敷文閣新江西轉運副使李邦獻請也。先是江西上供米。自二十一年至今。未起者七十餘萬石。已起未至者一百六萬餘石。會邦獻辭行奏事。上命併綱促行。期以半歲。邦獻言。江西米運。其弊有五。若不別行措置。實恐有誤朝廷指擬之數。一則部綱不得其人。及支錢米。作弊百端。二則官綱舟船滅裂。不堪乘載。三則水脚糜費等錢不足。四則不曾措置摺運。遠邇輕重不均。五則卸綱處。乞取太重。斗面太高。不除擲毀折耗。所以失陷數多。甚則需梢侵盜。因而逃竄。舟船久繫岸下。至於沈溺損壞。乞募土豪及子本客人裝載。許將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所過捐其稅。如不願請船。腳錢者。二萬石無欠少。補進義校尉。三萬石加一資。依軍功補官法。如土豪客船不足。許選差見任京官。選人。大小使臣。一萬石一千里以上無欠失。減四年磨勘。二萬石減六年。三萬石轉兩官。止。庶幾米運通快。盡革久弊。戶部奏。如邦獻請。仍募有家業及得所押物數。不曾充役及犯徒刑之人。其自備人船。每石三千里水脚錢三百文。命官仍許募寄居待闕官。二千里以上推賞。如邦獻所乞之數。土豪客人少欠三

蓋以下與依格推賞如三釐以上補足仍聽命官欠三釐展三季磨勘欠五分衝替副尉以下勒停從之

詔太尉劉錡今年遇大禮許奏補文資

壬戌閣門祇候劉汜爲江南東路兵馬副都監從其叔父錡之請也

甲子右正言朱倬言四川郡守之官其舟輿器用之直多至五六千緡少亦三四千緡罷亦不損望詔有司立法自今並以贓論從之

丙寅詔諸州申到上供綱解並令太府寺籍定每半歲擇其稽違之甚者申戶部所屬曹分根治以戶部員外郎莫濛言起綱官司虛申綱解致有稽違程限十數倍者故條約之

戊辰詔自今監司按發公事應推鞠者依法不得送至司州軍如所犯稍重即申朝廷委鄰路監司選官就本處推究州軍按發官吏即申監司委鄰州官時左正言何溥言監司郡守以私忿按吏理亦有之省部間或移送他司往往妄意規測盡行關略而實有罪者因以幸免乞爲之條禁故有是旨

己巳殿中侍御史葉問義言權戶部侍郎林徐營私黨吏不顧財用大計詔放罷

庚午詔美人馮氏才人吳氏可令歸本家逐便

辛未左正言何溥言近朝廷擇取教授通判之闕於部以爲堂除臣獨惜夫士大夫之才有長於爲邑者而置之無用之地使百里之民不見由求卓魯之政甚可歎也望用建隆天聖故事擇大縣闕爲堂除仍借五品服優其廩給俟終更甄擢之上謂沈該曰此事須熟商量朕謂天下事治其末者不若治其本縣令末也監司郡守本也若監司郡守盡得人則縣何患不得人卿等爲朕擇監司郡守足矣既而吏部請

依故事遇堂除知縣下本部取關供給視諸州簽判餘如溥所請從之

戊寅祕書郎王佐祕書省校書郎兼錄院檢討官葉謙亨胡沂並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善安恩平郡王府教授楊邦傑陳俊卿並爲著作郎起居舍人洪遵面對論錢利害大略謂

今錢寶少多爲銷燬作器用而南過海北渡淮所失至多自能提點官復置屬官二員無異監司而錢寶殊未及額亦宜多方措置上諭大臣曰遊論頗有可採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文銅器雖民間所用然亦可以他物代之今若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戢者

己卯上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件送錢司遂大斂民間銅器其道佛像及寺觀鐘磬之屬並置籍每斤收其算二十文民間所用照子帶鑰之類則官鑄之凡民間銅器限一月輸官限滿不納十斤已上徒二年賞錢三百千許人告自後犯者私匠配錢監重役其後得銅二百萬斤右通直郎知臨安府鹽官縣劉

士開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士開阜民子也上疏自訴父祖被遇先帝特錄之

庚辰上出御製郊祀天地宗廟樂章十三首示輔臣

辛巳權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凌哲引疾求補外除敷文閣待制知台州

壬午國子祭酒周翰權尙書吏部侍郎祕書少監曾幾權禮部侍郎直祕閣揚庭陸直顯謨閣以其母崇國夫人南氏有請也於是庭弟成忠郎廉等十人並進官

癸未詔進奏官每郊四人出職諸道進奏官凡八十有一人每郊從上出職三人帶補有過已雪者一人祖宗舊典也紹興十四年減半及是復之

甲申權吏部尙書兼侍讀王師心充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從所請也給事中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賀允中權吏部尙書允中在黃門多所駁正先是三衙刺兵改易軍分及牧馬營地占奪民田大將有

回授其子而轉開職及中貴人遷秩不應法或免試補官特差之類允中繼論不一嘗因對論君子小人之異允中言君子志在尊君則不能無忤小人志在悅君故第爲說隨此不可不辨也上稱美久之允中

又言聞陛下欲闢御苑以近某人園果乎上曰誰爲此言允中曰臣既有聞不得不奏也上曰卿言甚忠繼有所聞宜悉以奏左朝散郎沈介試祕書少監尙書司封員外郎黃中守國子司業

乙酉詔諸路沒官田並令出賣時所在州縣開田頗多舊許民請佃歲利厚而租輕間有增租以擾之者謂之刻佃故詞訟繁興右奉直大夫知温州黃仁榮請蠲之則訟自息戶部言昨寺觀常住絕產已椿充

養士亦望如仁榮所乞從之右奉議郎知復州何渠言湖北路所買茶引歲有常額其開戶口繁庶去歲年額不多是致小商私販以規利兼有人煙戶口未及前時而引數頗多科及保正甚者不問貧富以

丁口一例科敷詔提舉參酌人戶多寡通融措置毋得科敷渠稟弟也

八月戊子朔詔置國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李文會薨

己丑詔諸路風水災傷州縣並令提舉官檢放苗稅而賑貸其不給者用監察御史任古請也

辛卯權吏部尙書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賀允中進兼侍讀權禮部侍郎孫道夫權工部侍郎劉章並兼侍講時上將祀南郊道夫言神祖時執政以國用不足乞能郊賜司馬光贊之而王安石執不行臣謂

將來郊禮宜伸光之議許兩制侍從皆辭錫賚宗室刺史上減半節用自貴近始以風示天下上曰朕在宮中衣服飲食皆從儉約道夫曰陛下可謂於禹無間然矣

壬辰殿中侍御史葉義問守侍御史

癸巳起居郎王剛中試中書舍人起居舍人洪遵守起居郎尙書禮部員外郎張孝祥試起居舍人

乙未增瀘州解額三人眉漢嘉邛簡忠浮資敘昌西和州遂寧府石泉永康長寧軍仙井監解額各二人以逐路轉運司言皆以終場百人以上取放一人故也

丙申祕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令諤權尙書戶部侍郎初議者以淮東積鹽命提舉官吳巖措置至是巖言本路催煎場一十九共管窺四百五十二今諸倉積鹽三百七十四萬石欲省窺八十四減歲額鹽五十二萬石有奇度歲收尙三百三十萬石如每年支及六十萬袋則可將積鹽三十萬石支期以十年支發盡絕從之

戊戌尙書右僕射提舉實錄院湯思退等上徽宗實錄一百五十卷以左僕射沈該爲禮儀使進官賜銀

帛如提舉官例該不受實錄自八年秋開院。至是歲二十年乃成。官吏進秩者四十有八人。減磨勘年者一百四人。遷資者六十三人。稿賜銀帛共八十餘匹。舊案相所進。自元符三年至大觀四年。至是再加增潤。然猶多疏略。云。上諭垂拱殿進呈。詔奉安于天章閣。又以小本進入禁中。先是輔臣以實錄成書。請擇日稱賀。上覽歷久之。曰。莫可以不賀否。輔臣再奏。禮當拜表。第問極之恩。深愧聖懷。若免稱賀。亦所以稱孝道。上乃從之。

庚子。命尚書右僕射湯思退監修國史。權吏部尚書賀允中。中書舍人周麟之。兼同修國史。吏部員外郎葉謙亨。楊沂。祕書省校書郎汪澈。並兼國史院編修官。時左僕射沈該與思退並以監修國史為名。而該監修日麻。思退監修正史。熊克小原。于七月丙子。置國史院及思退監。修。又七月甲申。賀允中兼同修國史。並親。

辛丑。延福宮使清遠軍承宜使入內侍省押班張見道落階官。提舉萬壽觀。免奉朝請。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廖夔。為樞密副都承旨。權尚書戶部侍郎湯允恭卒。權尚書兵部侍郎兼提領鑄錢。築蕪。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蕪嘗入見。上問以錢事。蕪曰。已令兩屬官分行諸路。資以如額。翌日上謂大臣曰。如此措置。殆成虛文。當先會每歲所出銅料。所用木炭。所役工匠。皆幾何。然後可以責辦。蕪不自安。乃求去。故有是命。

壬寅。三省請選官二員。往嚴。饒州措置鑄錢。仍命戶部侍郎趙令畧提領。上可之。乾道二年二月庚子。嚴。饒兩司。尚書

省勸會張浚已服闋。詔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依舊永州居住。直敷文閣劉堯仁為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以堯仁乞臨殿推恩也。

癸卯。左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湯思退。以進書恩。遷左正奉大夫。乙巳。武信軍承宜使荆湖北路馬步軍副都統管李橫。令再任。用安撫使劉錡請也。

丙午。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周麟之。入見。論徽宗實錄所載之事。多涉國體。與今日政令相關。凡副本之。在有司者。宜謹其藏。不許諸官私閱。及臣僚之家。私自傳寫。庶可以嚴宗廟。尊朝廷。即日拜麟之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太常少卿王珪既出臺。引疾求去。直敷文閣。知舒州。

丁未。加封唐柳州刺史柳宗元為文惠昭靈侯。

庚戌。起居郎洪遵兼權中書舍人。樞密院編修官王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任質言。並為祕書省校書郎。太常寺主簿杜莘老。為太常博士。仍兼籍田司。千畝皆上腴。而歲取甚薄。耕者行賂以爭利。吏每歲首步頃畝。視畝之薄厚。為予奪。畝畝所接皆苦之。至是。舉故事。請度田。莘老曰。是無益縮。安用度。乃立表大書於四境。且籍耕者賦。耕田有定數。吏縮手不得肆。旁近民咸悅。至今賴之。

辛亥。中書舍人王剛中兼史館修撰。掌修哲宗。徽宗實訓。祕書少監沈介兼編修官。詔立愍節廟於順昌縣。以祠范旺。

癸丑。知大宗正丞陳棠。乞依故事。擇祖宗諸王之後。各以年長者一人。權奉祀事。不行。時行在南班宗室。

才十一人。皆漢王與吳益王諸孫。而祖宗諸王之有後者。惟商恭靖王。周恭肅王二人而已。甲寅夜地震。

九月。戊午。左奉議郎前通判靜江府朱良弼言。廣西自嘉祐開。憲臣李師中。帥臣余靖。奏團結練士丁。以備邊。其後熙寧。紹聖。大觀以來。修為成法。每歲農隙。分之州縣。更番教閱。一月而罷。百餘年間。歷盜鎮壓。既免成役之勞。又少供饋之費。庶幾三代寓兵於農之意。比年州縣視為虛文。祖宗良法。廢望。飭有司。約東州縣。恪意奉行。上謂宰執曰。良弼善論事。可與廣中合入差遣。庶使士民知勸。王綸曰。如此雖墮。等亦何害。上曰。然。延福宮德慶軍承宜使入內侍省副都知衛茂實。專切提舉皇城所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宜使張去為。充入內侍省押班。

辛酉。太學博士唐堯封罷。先是國學私試第七人。詩賦失韻。諸生以為言。侍御史葉義問奏其事。乃罷堯封。甲子。國子正馮方改差。主管戶部架閣文字。仍下詔。誨諭諸生。砥節厲行。其有不率者。長貳具名以聞。尚書右僕射監修國史湯思退言。故道復顯。謨閣學士汪藻。嘗纂元符以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查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藻端明殿學士。諸子與堂除。熊克小原。於此段書未盡。實錄成。思退上之。按實錄。已于八月戊戌。進呈。在此前二十六日。克蓋差誤。重修

朝。射。垂拱三殿成。乙丑。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張俛。特選一官。詔右宣教郎趙慶孫。與改正過名。慶孫少孤。自兩京將母南渡。秦檜當國。言者以慶孫嘗為趙鼎所薦。奏慶孫不能事母。停官。至是自訴於朝。刑部符慶孫母姪浙東安撫司參議官黃子游。問狀。子游言。慶孫孝養周至。嘗為近臣。列薦于朝。故有是命。

丁卯。右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朱商卿。右朝奉郎提轄行在文思院呂靖。並兼提領鑄錢所措置官。商卿。籍州。靖。勝非子。靖。惠卿曾孫也。己巳。資政殿學士知宣州魏良臣。移知潭州。初。右奉議郎環周。以大理寺丞。面對。論太湖地低。杭。秀。蘇。湖。四州。民田。多為水浸。請復導諸浦。分注諸江。詔兩浙漕臣。按視。至是。轉運副使趙子淵。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蔣璨。等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楊子江。又于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湖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輪。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統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綠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之。乃詔監察御史

任古。本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康。覆視。既而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子淵所請。以五千人為率。歲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三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填百人。從之。既寤。出御前激賞庫錢。平江府供米如其數。用正月庚申興工。環周請。在紹興三十四年九月乙丑。詔責授建

武軍節度副使南安軍安置鄭德年奪所賜田二十頃。以右正言朱倬論其嘗事僞庭。獻其謀議也。

庚午。江寧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潘長卿卒。

辛未。戶部奏銅錢出界罪賞。諸以銅錢與蕃商博易者。徒二年。千里緝管。二貫流二千里。二十貫配廣南。

出中國界者。遞加一等。三千貫配遠惡州。許人捕。凡經由透漏巡捕州縣。知通縣令丞鎮寨官市舶司官。

吏帥臣監司之在置司州者。並減犯人一等。故縱者與同罪。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命官獲三十緡者。進秩

一等。餘人賞錢五百緡。其他以是為差。左正言何渾言。直祕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許大英起自法

家。深文刺骨。久任理卿。專以大臣指意為獄。擠陷無辜。不可勝數。奉使一道。專務營私。詔大英主管臺州

崇道觀。右朝請大夫新知道州汪若海直祕閣。知江州。初若海自圍城中首至帥府。後坐累沈廢累年。

至是入對。以靖康末所與曹輔書獻于朝。詔若海係元帥府補官。特是有命。

甲戌。給事中楊椿等言。在法公使器用陳設有闕。以不係省頭子錢修置。係謂監司郡守。比來州縣官屬

例皆置造從物供帳。所費不貲。乞行禁止。詔監司守臣不得華侈。餘妄費官錢及科索吏民者。坐贓論。令

監司覺察。初。吏部續降書成。事初見十年。行之既久。至是權尚書賀允中復言。于成憲不無沿革。吏得以

舞文。望以舊制及續降。參訂異同。立為定制。庶免用例破條。從之。後二年乃成。三十年八月。

乙亥。直祕閣提舉江西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范如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如圭辭。改主管臺州崇道觀。

十二月壬。右朝請郎知新州宋曉言。在法按吏。郡守不得而專。乞自今所部官吏有實犯。牒通判同銜具

奏。如所見不同。或守臣增加罪狀。及如法親嫌應避。限二日具事。因回報。仍先申尚書省。庶姦賊之吏有

所畏懼。給事中楊椿等以為可行。乞令有司立法。從之。

丁丑。御史臺主簿沈樞為監察御史。賜直祕閣知軍機楊抗三品服。

戊寅。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本司見造戰船。乞置虎翼水軍一千人。放從之。應寬小麻。右迪

功郎李蒼言。自經界之後。稅重田輕。終歲所入。且不足以供兩稅。今又配州縣買銅。民力愈困矣。況江西

州縣。多用私錢。舊錢百重十一兩。新錢百重五兩。有奇。若毀舊錢。以鉛錫雜之。則可鑄二千五百。是以

贖。吉等州。比屋私鑄。一路且以萬戶言之。戶日銷千錢。是日毀萬緡也。民既銷錢而盜錢。官又抑民毀錢

而更鑄。得不償失。徒弊百姓。費邦財。願詔諸監錢。姑仍舊。歲計坑冶所入。銅錫與錢。諸路委提刑兼主其

事。戶部歲終課其殿最。則事省而民安矣。自戶部提領鑄錢。而分州縣科買銅錫。民多毀錢為銅。以應命

故。書言如此。書奏。詔提領鑄錢司。措置約束。著袁州人也。左朝散大夫劉峴復祕閣修撰。提舉台州崇

道觀。左通直郎主管戶部架閣文字。馮方為御史臺主簿。葉義問薦之也。左朝請郎孫仲鼐卒。

己卯。封宮正張直奴為永嘉郡夫人。戶部奏。言者論監司守令害民事。乞監司知州月給例罷。非舊

例冊所有而輒受者。以贓論。諸縣宴集責辦吏人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邑官借貸於民者。以非法擅賦

敘論。從之。然終不能革也。直龍圖閣知樞州錢端禮乞奉祠。詔端禮主管台州崇道觀。

庚辰。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剛中充龍圖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權禮部侍郎孫

道夫言。中外籍籍。皆謂金人有窺江。淮意。不知遠聖聽否。上曰。朕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與

兵豈問有名。願陛下為之圖。又言。成都帥陛下不可不擇。宜求才可制置四川者。二三人。常設之聖度。上

云。當儲人以待緩急之用。剛中亦言。禦敵最今日先務之急。蓋先自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

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宰執謂宜得文武威風。識

大體者。上曰。無逾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又令道夫以蜀中利害語之。仍詔諸大主管茶馬公事許尹兼權

制置司公事。俟剛中至日罷。時太常博士杜莘老因轉對。亦論金將敗盟。宜飭邊備。且曰。勿恃其不來。特

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又論曰。卿意親朕。知卿忠赤。

辛巳。皇叔建州觀察使知濮安懿王國令士輯為昭化軍節度使。嗣濮王。士輯。起居舍人張孝祥兼

權中書舍人。權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楊撰言。被旨修吏部條例。本所取會到續降指揮計五千

件。而刪定官止五員。恐難辦集。望於大理寺權暫差官五員。不妨本職。同共刪修。從之。

癸未。三省言。平江。紹興。府。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戶積欠。恐侵歲計。乞令戶部開具。上曰。止令具數。使於內

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內庫所積。正欲備水旱耳。本是民間錢。卻為民間用。復何所惜邪。

甲申。起居郎洪遵言。臣幸得以記注陪侍經幄。每先朝書麻經筵官講讀畢。許留身奏事。而修注官未嘗

有奏事者。皆云。近例如此。且聯名一歷。不應別為二體。許依講讀官奏事。遵又言。自紹興九年至今。起居

注未修者。殆十五年。乞令兩省。除見修按月進入外。餘未備者。每月帶修兩月。皆從之。右文林郎鄧昂

上書論關外營田利害。大略謂營田創始之初。十分收五。歲約十八萬石有奇。所餘五分。今當盡取其寬

鄉之田。宜更添人力。又漢中多溼。田不宜禾麥。因其卑溼。修為稻田。則所收無虛歲。又諸莊牛少。凡遇疫

損。卒難補填。宜益牝牛。以資蕃庶。詔王剛中。李洞措置。然關外營田。多為諸大將所擅。後不果行。慶元六

年十月。王事措置。可參考。

乙酉。權戶部侍郎趙令諤言。州縣義倉米。積久陳腐。欲出糶。及水旱災傷。檢放不及七分去處。亦許賑濟。

左僕射沈該等言。義倉米在法不應出糶。糶之恐失預備。上曰。義倉歲以三之一出。陳易新。何至侵損。上

田自有高下。必俟通及七分。則當賑濟。處絕少矣。飢民何由得食。糶等可別行措置。武翼大夫趙廓幹

辦皇城司。麻。已見。

冬十月丁亥朔。祕書少監沈介為賀大金正旦使。閣門祇候宋直溫副之。國子司業黃中為賀生辰使。閣

門祇候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李景夏副之。名新南門曰嘉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

二九八八

戊子左承議郎虞允文為秘書丞。允文知渠州。地險民貧。而常賦之外。又行加斂。流江一邑尤甚。允文奏罷之。凡六萬五千餘緡。此據楊萬里所撰允文墓誌。按日麻所載渠州科數。乃今年五月五日瀘州提刑王之望申明。得旨下制置司措置。此月庚子。再下王剛中相度與科所云不同。或者允文既出。而王又申提刑司也。且須詳考。

沈該薦其才。召對。允文獻言。謂君道有三。曰畏天。曰安民。曰法祖宗。時論魁之。又論州縣科需。尋

詔監司約束。監司約束科需。以是月乙卯行。今併書。之允文仁壽人已見紹興二十六年三月。

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葵直龍圖閣。知太平州。右朝請大夫向子志知道州。初。上作損齋。昇去玩好。置經史古書其中。以為燕坐之所。且為之記。權吏部尚書賀允中請以賜。庚寅。上謂宰執曰。允中嘗於經筵問朕好之意。朕謂之曰。朕之所好。非世俗之所謂道也。若果能飛昇。則秦皇漢武當得之。若果能長生。則二君至今不死。朕惟治道貴清淨。故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期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卿等。朕又惟比年侈靡成風。如婚祭之類。至有用金玉器者。此亦不可不戒。於是降詔諭中外如上旨。宋史全文。史臣五君位也。其辭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遠。元吉。履以損。則益之者。所以元吉也。然則自損之道。誠其所以為益歟。

辛卯。左朝散大夫傅野卒。

壬辰。戶部言。諸路出賣沒官田。乞以價錢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糴本。先是兩浙轉運副使湯沂乞令諸路常平司乘時糴米。至。原糶賣。左正言何溥言。諸路常平。不侵耗無幾。請糶官田。以充本錢。故戶部有請焉。明年六月壬寅。大理正章帖音。荆湖大稔。米升不過六七錢。望遣使就糶。戶部請出見錢關子乳香套。所書可參考。

共二十萬緡。付轉運使收糶。應副鄂州戍軍歲用。其鄂州歲計米。於建康府椿管從之。起復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殿前司推鋒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為廣南東路兵馬鈐轄。右武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為福建路兵馬鈐轄。他職皆如故。尚在戍所日久。故優之也。初。永州土豪張巨泗者。多聚溪峒人及亡命。推理為姦。交結監司郡縣吏人。相為表裏。數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陳正同之守邵州也。有告巨泗遺其徒掠人於境上。正同窮治之。巨泗亡去。正同言於朝。詔遣帥兩可根捕。至是數歲。獄乃成。大理言。當以赦免。刑部以情重。奏。朝議特旨編配。正同奏。祖宗著令。持杖強盜。及資給亡命者。皆不以赦原。請論如律。詔可。始正同怒巨泗。經以殺人。衡州軍事判官李椿奉檄拘其獄。有告巨泗行盜者。未嘗與告者辨對。未嘗違同徒。亟追證。則告者無其人。同徒者旋斃於路矣。細閱其牘。竄易殆盡。偶得一證。所誣以為同徒者。是夕在他州有佐。竟直之。椿。永州人也。此以推行狀附見。但不知是何年月事。更詳考之。

乙未。權尚書吏部侍郎張剛兼史館修撰。

丁酉。詔右奉議郎高百之已降與在外宮觀指揮更不施行。百之既奪職去位。其母楚國太夫人周氏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

二九八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

二九九〇

舊恩訴於朝。上許之。奉祀給事中楊椿封還錄黃。言陛下總攬權綱。前日權臣子孫。自知不容。屏息。臣伏乃今取奏。填壘而授以差遣。恐除目一傳。中外解體。上為寢其命。

戊戌。樞密院副都承旨廖夔入見。詔夔弼不安守分。僥求無厭。可提舉台州崇道觀。日下出門。已亥。權尚書禮部侍郎曾幾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近歲權侍郎補外。例得待制。御史葉義問嘗侍從補外。所除職名之大小。皆因履歷之久近。比年遷擢不常。浸乖履歷。非遷選之意。望明詔大臣。參酌舊典。此月丁未降出。會幾以老乞奉祠。乃降修撰。自是以為例。初。烏江縣尉王公妾之母葬山陰。其家為盜

積。泗德所發。在法。發家開棺者死。而紹興府法官當泗德按問。欲舉減等。又以其妄引平人。加役流。公妾手殺盜。事聞。其兄吏部員外郎佐請納官以贖公妾之罪。事下給舍。至是給事中楊椿等言。公妾殺掘家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弟。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制曰。給舍議是。於是公妾降一資。佐仍舊職。紹興府官吏皆坐失刑之罪。既而守臣顯謨開直學士王師心上疏待罪。詔釋之。尚書省檢會節次行下四川制直等司措置條具。減鹽酒課息錢。前制置使張瑄等陳乞。二十。渠州科敷。瀘州提刑王之初五。復西川錢監。前制置使張瑄等陳乞。成都運判許尹。酒官酬賞。八月入。取會四川宣司便宜及總所措畫指揮。三月。日下。去年四月十二日。七月九日。下。

七日。關外營田。鄂州上書已見。蜀減四川正稅役外科斂。鑿路提刑楊椿奏。二十。乞令錢引務差官。新引就鑿與本路民戶分界。如途寧府程政臨奏。二。捐蜀中鹽井虛額。去年四月十日。七月二十。令四川諸州入戶買隔槽及清酒務。分認官錢。承節那程世成。論錢引分界收買頭錢數多。及西川布估錢太重。左直學士王國光奏。十月十日。皆未報。凡十四事。詔王剛中與諸司公共相度以聞。務令軍民兼濟。

庚子。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辭行。

辛丑。詔監司帥守以下私役軍匠者。坐贓論。以右朝奉大夫宴從古論其擾民費財也。

癸卯。左朝奉大夫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康。右朝奉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謝似。右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蔣璨。並特降一官。時德清令范直大。長州令張靖。皆有贓。為侍御史葉義問所按。詔詰監司守臣之失察者。康。及璨。皆釋為案牘。以聞。由是貶秩。既而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淵。湯沂。敷文閣待制知湖州李琳。皆上章引罪。上特命釋之。義問又奏。康等三人罪大。罰輕。不足以戒欺罔。詔璨提舉洪州玉隆觀。康。及似。並罷。直大等行遣以庚寅。餘人放罪以乙巳。三人罷。以戊申。今併書之。庶首尾易見。初。有旨。盡蠲諸司官田。而議者以為恐見佃人失業。未賣者失租。至是侍御史葉義問力言。今盡蠲其田。而立為正稅。田即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絕欺隱之弊。又可均吏役之法。一舉而四得之矣。時浙東提點刑獄公事邵大受亦申明三事。乞承買官產者免物力一年。至三年已給賣後。不許執鄰取贖。舊六十日輸錢不足者。錢沒官。別召人投買。今倍其日。皆

免物力一年。至三年已給賣後。不許執鄰取贖。舊六十日輸錢不足者。錢沒官。別召人投買。今倍其日。皆

免物力一年。至三年已給賣後。不許執鄰取贖。舊六十日輸錢不足者。錢沒官。別召人投買。今倍其日。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

二九九一

從之。

甲辰。詔川陝四路轉運司每季差使臣一員。持定差文字赴吏部。限十日給降付身。有不當者。申尚書省。即非理阻難者。當抵罪。漕吏及使臣。輒斂定差人。廢費者。以贓論。先是每路皆以候卒持關狀入都。自軍監已下。俱有定直。小官有費錢數百千者。工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劉章言。如此何以責其廉節。上以為然。故有是旨。後不果行。皇姪利州觀察使居閔降授郢州防禦使。時修太廟殿室。告遷祖宗神主。而居閔不赴。故有是命。

丁未。詔監司郡守補發舉官狀者。不得過前執政官一年合舉官之數。以司動員外郎任文瀛言。補發重疊也。舊兩浙漕司歲舉京官四十員。至是亦減十員。

戊申。願讓開直學士知紹興府王師心言。本府崇奉昭慈。永祐兩橫宮。歲用錢萬三千緡。係省之入。不足以給。詔于上供經總制錢內支。

癸丑。故進士楊居中。執中並特贈右承事郎。二人。存中弟也。建寧之陷。死焉。至是存中乞以大禮所得親屬門客二官為卹典。上特命錄之。

十有一月丁巳朔。出內庫錢三萬九千餘緡付戶部。代平江府。常。湖州。水災下戶積欠租稅。

戊午。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張傑。直顯謨閣。都官員外郎楊俊。進秩一等。皆以修外城畢工故也。召御前中軍統制知成州吳拱。赴行在。左正言何溥言。比歲奉使所辟官屬。多募人代行。市井狡獪之徒。冒法私販。有傷事體。望重立賞告。從之。自來年始。

辛酉。詔大禮金銀錢帛並減半供進。翌日。沈該等言。近蒙聖恩。捐內庫錢代三郡積欠。以寬民力。今所進又減半。深恐賜賚之際。或不足用上。曰。大禮支費。朕半年前預立定格。無分毫溢。比之前郊。才及十之五。該曰。陛下恭儉出於天性。豈前代帝王所可及。

壬戌。左正言何溥言。臣恭聞祖廟每遇大赦。則置看詳編置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以重其事。蓋置司看詳。則責任專。推類施行。則事體一。日者用事之臣。輒以私意禁錮士類。屢經恩宥。而不敢檢舉。天下扼腕。陛下躬履之初。痛革其弊。蓋瑕滌穢。與之更新。其表表在人耳目者。固已生復故官。而死加榮號矣。臣尚慮有身落幽遠。而弗克上通。家坐窮空。而無以自列。抱冤沈滯。籲天莫聞。願舉故事。選清切公明。臣僚二人。取索諸色官員士人罪犯案卷。置司看詳。其應該赦移放者。一面施行。內有可疑。中三省取旨。仍責限了絕。詔俟赦降取旨。左朝奉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錢堪。知江州。右中散大夫成都府路轉運

判官王弗。提點本路刑獄公事。右朝散大夫知蜀州路允修。為成都路轉運判官。允修嘗漕東蜀。以賊汙為李迨所按。一斥幾二十年。及守蜀州。無善狀。堪弗皆其姻家。置不問。又交薦之。乃有是命。

癸酉。定江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錢請宗室京官如選人例免銓試。武臣見監當者。並蓋務。吏部請補官三年。年及二十五者。免試注官。從之。

己卯。冬至。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故事。每遇大禮。則命近臣看詳編置罪人所犯。或放或徒。秦檜用

事。士大夫貶責者。雖屢赦不移。至是用何溥言。壬午。命權吏部尚書賀允中。刑部侍郎楊揆。檢舉。自是遂為永制。既而侍御史葉義問言。頃歲傳會及告許之人。歲月未深。理情難恕。不應一例移放。從之。義問所奏在十

二月庚寅。權禮部侍郎孫道夫。因入對面奏。今合祭天地。奉祀宗廟。悉復承平舊典。加以關道山。求遺書。修太學。育人材。文治既舉。自此願訓。教將相。增修武備。以為不虞之戒。又奏。仁宗景祐初。采古兵法。及舊史。成敗。為神武祕略。以賜邊臣。訓迪有方。故一時爪牙。有古良將風。願下文館。重加讎正。獨賜將帥。以繼仁宗故事。豈無曹瑋。王德用。狄青之徒。為時出乎。時金人叛盟有端。而中外疑信未決。道夫獨憂之。故因議論之際。數以武事為言焉。

十有二月丁亥朔。名江州太平興國宮新建本命殿曰申福。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陳正同。知平江府。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洪遵。兼權樞密都承旨。初。命諸路招三衙闕額軍兵。而左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福州沈調。所招額盜。樞密院擬轉左太中大夫。該辭。上不許。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楊椿。當草答詔。奏曰。招軍之勞。薄。上宰之兄。有嫌。此賞一行。當有強刺良民。以希進者。上以先降推賞。指揮。不聽。該再辭。許之。熊克小麻。載此事于今年正月。蓋誤。

己丑。權尚書刑部侍郎楊揆。充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仍詔以鎮江重地。選用從官。故特除待制。庚寅。尚書兵部侍郎同修國史兼直學士院周麟之。試給事中。右司郎中黃祖舜。權刑部侍郎。尋命祖舜代楊揆。看詳移放罪案。十二月乙未。武德大夫吉州刺史內侍省押班李存約。與宮觀差遣。從所請也。慶

遠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安定郡王令衿。薨。贈開府儀同三司。壬辰。右迪功郎劉丙。守大理司直。丙。舉孫初見紹興六年五月。丙以近臣薦對。乃有是命。左從事郎查籍。主管戶部架閣文字。籍。江陵人也。

甲午。祕閣修撰劉堯仁。試軍器少監。延福宮使慶遠軍承宣使。入內侍省押班李珂。提舉萬壽觀。免奉朝請。宣正大夫安慶軍承宣使陳瑛。卒。特贈建寧軍節度使。

乙未。詔閣門宣贊舍人。特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御前祇應劉炎。令再任。炎。禁市中易。因通北賈。大為姦利焉。

己亥。恭謝太一宮。時敷文閣待制陳正同。楊揆。補郡未辭。特命隨班對御茶酒。辛丑。上謂大臣曰。近州縣官吏。曾經臣僚論列。而監司郡守。失于按發。雖已行道一二。其餘待罪者。皆放。恐公然容庇。姦賊之吏。無所忌憚。壬寅。詔自今。量其輕重。必行責罰。詔出。御前。絳絳睦親宅。及重建學宮殿宇。凡一百七十一區。延福宮使崇慶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王晉錫。為入內侍省押班。

丁未。太學錄劉甄夫。武學諭葉懷忠等。以皇太后新年八十。率兩學生上表稱賀。詔才人劉氏進封嬪。賁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柳州安置李光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以教敎也。秘閣修撰知綿州吳俊。陞右文殿修撰。充四川安撫制置使司參議官。

戊申。前國學生台州編管人黃作。池州編管人詹淵。許自便。以賀允忠等。看詳取旨也。庚戌。左宣教郎鄭丙。行太學錄。丙。長樂人也。

辛亥。詔大金使副依宰。相上下馬。及于麗正門外西廊北。從第一至第三間。為待漏幕次。左武大夫昭慶軍承宣使。帶御器械董仲允。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帶御器械吳元。並為內侍省押班。初。盡括公私銅器。而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張謙。請聽民。凡以錢三斤。易器一斤。至是。權吏部侍郎。兼提領鑄錢司趙令。讓請以為鑄錢本。許之。

壬子。金國賀正。且使正奉大夫。工部尚書蘇保衡。副使定遠大將軍。太子左衛率府率阿克。占謙。入見。保衡。雲中人也。此據范成大攷增錄。

癸丑。右承事郎。守軍器監丞吳。搢。特遷右承議郎。仍賜三品服。搢。拱。已見。甲寅。左奉議郎張堅。乞以大禮所得妻封號。回授所生母李氏。故事。羣臣父在者。不得以恩封妻母。上特許之。堅。子。已見。

是歲。宗室訓名者二十有一人。刑部斷大辟四十七人。賜道人黃元道。號達真先生。元道。成都民家子。生得中風疾。遇異人而愈。自是言人休咎。或中能。啖生肉。上召見。御製贊賜之。此據洪邁。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言。興元府。洋州諸縣。各有以前保丁。內選到人材少壯。堪出戰。入差充義士。臣已于數內。摘揀到三千人。團結隊伍。教習武藝。及欲於附近大安軍。巴。蓬州。差撥保丁。以備般運軍糧。從之。自朝廷與金約和罷兵。議者乃奏。罷罷利諸州義士。至是。仲言聞金有意敗盟。欲為戰守備。乃奏復之。議者亦謂與。洋舊有義士萬餘。皆曉勇可用。祇是免身。丁差役之類。初不費有司錢糧。望下本路帥司。檢照舊來簿籍條例。依舊收充。以時教閱。無令州縣別致搔擾。以備緩急使喚。此正古人寓兵于農之意。奏可。始王庶立法。義士每丁。獨家業錢二百千。都轄使臣。獨六分科斂。及是。諸縣民間。所餘家業不多。科買軍糧草料。苦于偏重。仲乃命視舊法。止獨其半。都轄使臣。三分之二。衣甲兜鍪。神臂弓箭。官給。其它應軍中所用。皆自為之。軍行。日支糧三升。有半。每六十五人為隊。管隊二人。旗首三人。縣立三部。都副都轄。管轄各一人。于是合五郡所籍。為二萬一千七百餘人。惟興。洋。大安。至今不廢。已上並據開封府與元記。錄入。未得其月日。故且附。

初。皇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療。詔募草澤療治。臨安守

張儼以蜀人。皇甫坦名聞。坦。夾江人。善風鑿。上召對。問何以治疾。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上引至慈寧殿。用其術。后疾良已。上大喜。厚賜一無所受。因俾持香。禱于青城山。既還。復召見。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清諸欲。莫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上歎曰。真人也。為書清虛二字。以名其菴。繪其像于禁中焉。此據洪邁。甲。乙。志。錄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一

【紹興二十有九年】。歲次己卯。金海陵。春正月丙辰朔。上以皇太后年八十。詣慈寧殿行慶壽之禮。宰執使相皆進上壽禮物。詔庶人年九十。宗子女若賈士以上。父母年八十者。皆授官封。文臣致仕官大夫以上。並賜三品服。僧尼道士八十以上者。賜紫衣及師號。有差。宰執沈該。率百官詣文德殿稱賀。用建隆故事也。班退。上御垂拱殿。受北使禮。大理寺言獄空。

丙寅。右武大夫容州觀察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傅選。責靖州團練副使。惠州安置。以帥臣魏良臣勦其貪暴也。選初以證岳飛得進。及是始斥。

丁丑。左朝奉郎馬駢。行軍器監主簿。用楊椿薦也。直敷文閣知盱眙軍楊抗。陞直徽猷閣再任。己卯。詔故洪州觀察使王彥。累立戰功。贈典未稱。特贈安遠軍節度使。

庚辰。右正言朱倬言。陛下對越上穹。凡廂禁鋪兵之逃遁者。咸以赦免。然有非軍伍而流落山海間者。尚有四焉。一者海賈。頃因市道交爭。互相殺戮。二者私商。闌出為人所告。官司見行收捕。三者游手廢業之人。比因強奪財物。或致傷犯。勢不可還。四者篙工水手。曾從海寇。景迹昭著。物色根尋。此曹自閩。浙。二廣。十數為羣。無所得食。竄伏山海。亡路自新。日新月長。別恐生事。望詔諸路帥守。多方招誘。給據免罪。或願

充軍或欲歸農隨其所乞從之。左正言何溥請禁諸州科賣倉鹽。上曰。鹽雖民間常用之物。不可一日闕。至於科賣。則為大害。朕頃在京東。自擊此舉。州縣抑民均買。謂之計口食鹽。其後盜由此起。今當嚴禁止之。宋史全文。史臣曰。權法也。而又計口以取之。民將何堪。此後世一切之政。後則其食用所須。官有必備之令。其後盜者。敢謂不聞。以欺吾君也。民知其不善。亦不為盜。此固聖君之所以動心也。其後則其食用所須。官有必備之令。其後盜者。敢謂不聞。以欺吾君也。民知其不善。亦不為盜。此固聖君之所以動心也。

仁至矣。 尚書駕部員外郎馮舜詔知黃州。

辛巳。宰執進呈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張孝祥劄子。慶壽詔書。凡通籍於朝者。皆地恩其父母。孝祥父那兒見任右承議郎。母時氏以親父官方封孺人。欲望特許依孝祥官序。引用恩詔加封。從之。此為孝祥被事始。

壬午。端明殿學士李文會遣表開。初命進三官致仕。至是贈左中奉大夫。既而中書舍人洪遵言。文會奴事秦檜。排斥忠良。改秩三年而登政府。及守成都。貪毒弛繆。動為民害。望罷其卹典。以慰蜀人。詔贈官勿行。其致仕遺表恩澤。共與二人而已。

癸未。詔諸路新增沙田蘆場為風水所侵者。其租皆減半。殿前司乞諸軍買棧酒坊。更立一界。以助軍用。從之。魏良臣之執政也。建議盡收諸軍酒坊。事已行。復令立一界收結。紹興二十六 良臣以是罷政。既而江上諸軍援殿前司例有請。皆從之。

甲申。大理評事潘景珪言。諸州獄訟。有罪狀顯著而不能決者。皆姦情玩法。而胥吏因之為利。望自今三經翻異。而不移前勘者。取旨送大理寺。去行在千里外者。委監司選官就劾。監司有妨。即移鄰路差官從之。景珪。處州人也。權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赦令黃祖辭言。見修吏部七司條法。欲將舊來除法。與今事體不同者。立為參附。參照施行。上謂宰相曰。祖宗成憲。不可廢也。存之以備照用。甚當。但今所修法。須與祖宗法意不相違背。仍諭與詳定官。左朝奉郎致仕宋敦儒卒於秀州。

是月。名永寧導江縣金馬碧雞神祠曰昭應。金主亮詔。自來沿邊州軍。設置榷場。本務通商。便於民用。其閒止因隨處榷場數多。致有夾帶違禁物貨。圖利交易。及不良之人。私相來往。未為便利。可將密壽額。唐蔡鄧秦。秦州鳳翔府等處榷場。並行廢罷。只留泗洲榷場一處。每五日一次開場。仍指揮泗州照會。移文對境州軍。照驗施行。

二月丙戌朔。宰執進呈。肝胎軍申繳北界泗洲牌。奉尚書戶部符。付下聖旨。廢罷密壽等州榷場。只存留泗洲一處。詔肝胎軍榷場存留。餘並罷。安豐軍。光州花縣鎮。 時事出不意。南北商旅去物貨而逃者甚眾。既而無所得食。漸致抄掠。議者請嚴責州縣捕之。上不聽。命給之麥糧。各使歸業。久之遂定。熊克小麻云。詔沿邊榷場。數多。致夾帶禁物。私相往來。可留泗洲。肝胎軍兩處。餘悉罷之。按此乃泗洲牌中所坐金額之語。克誤也。

金人又於泗洲增榷場屋二百間。於是肝胎亦如之。仍創給渡淮木牌。增守卒焉。三月丙寅。指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吳璘為少保。初。

昭慶軍承宜使致仕王繼先欲得節鉞。使其徒張孝直等三人校本草獻之。詔秘書省修潤刊印。孝直等皆進三官。給事中楊椿言。此但取古注圖經合而錄之。其勞甚微。而賞太重。況此為錯。不可傳世。詔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丁亥。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周紹引年告老。除集英殿修撰。知温州。右武大夫知絳州石世遠再任。以瀘南沿邊安撫使李莫言其政績也。初。諸州鑄錢。自紹興以來。或省或并。其存者所鑄亦希。故兵匠有闕不補。視舊數損十之三。積其衣糧。錢三分關額錢。饒池江建嚴韶信衡南雄南安諸郡皆有之。方提點坑冶司之未廢也。朝廷三次降銅本錢。凡三十六萬緡。至是權戶部侍郎提領鑄錢趙令諤言。諸州三分關額錢已積下六載。今欲撥付諸監充銅本。從之。是後不復降本。第收諸州所鑄。以資鼓鑄之用。

戊子。左朝奉大夫趙不愚知利州。左朝散郎文之奇通判階州之奇。椿所薦。召未至都而有是命。之奇即告之而歸。二十年十月。癸丑。海致仕。

己丑。詔海商假託風潮。輒往北界者。依軍法。侍御史葉義問試尚書吏部侍郎。起居郎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試中書舍人。吏部員外郎王佐守起居郎。詔皇太后外家子孫親屬及本殿官。皆進官封一等。姪達州刺史。惠州刺史。新為忠。貴。成三州團練使。左中大夫直祕閣添差。江西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楊持。淮秩一等。姪婦會稽郡夫人韓氏。政和郡夫人張氏。並給內中俸。皆以慶壽推恩。封吳璘妻劉氏為淑人。袁氏。李氏。為碩人。子三人。賜五品服。

庚寅。右正言朱倬守侍御史。監察御史任古為殿中侍御史。古奏事。因請葉義問出臺之由。上曰。義問在臺稱職。今委其料理錢幣。左正言何溥為左司諫。監察御史都民望為右正言。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江西南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賈和仲為殿前司破敵軍統制楊存中請之也。

辛卯。右朝請大夫知邵州王趨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詔信州上清正一宮道士張守真特封正應先生。守真。道陵三十二世孫也。

壬辰。皇叔定江軍承宜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鑄為安慶軍節度使。直龍圖閣提舉台州崇道觀錢端禮。行太府少卿。時上為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情納婦。選得端禮之女。故召還而有是命。詔臨安府歲供修內司錢三萬六千緡。自今皆除之。紹興六年。忠翊郎恩州邊面同巡檢田汝弼通管州事。汝弼。知恩州汝端之弟。以其兄自稱疾病有請也。

丙申。復劉光遠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先是光遠降授武翼大夫。既卒。上念其使金之勞。故復之。

丁酉。詔蜀四川折估羅本積欠錢三百四十萬緡。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知鼎州劉綱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臨安府駐劄。

戊戌。禁以龜筒鹿胎玳瑁為飾。用知樞密院事陳誠之請也。詔淮北商旅渡淮未回之人。令臨安府及

沿淮守臣根刷限五日發遣如違限不行當贖送北界敢傳者依故縱私渡法仍立賞五百千許人告有官司職任之人取旨重行賞責是日雪又雨雹

己亥權尚書工部侍郎劉章兼權吏部侍郎給事中兼侍講權直學士院楊椿試兵部侍郎

庚子詔會得解進士祖父母年八十以上特與官封京朝官年八十已上者與改革服選人使臣年八十已上願致仕者加轉一官以慶壽詔書所未及也右通直郎韓元龍為司農寺主簿元龍知天台縣用賀允中薦而召之

壬寅上諭大臣曰近戶部會買田錢數頗多此須令樁管近時士大夫持論多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見公家稍寬遠欲免常賦不知緩急關用取之甚難非時而科是謂橫斂苟徒知施惠之虛名而不恤橫斂之實害豈愛民之道也先是權戶部侍郎趙令諷建議每縣買官田十萬緡州二十萬緡守令各進秩一等縣二萬緡州五萬緡以上減磨勘二年有差至是會其數以聞故上有是諭宗正少卿楊傑權尚書工部侍郎

癸卯詔武泰軍承宜使深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安道右朝奉郎直祕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王守道並令再任兩浙轉運司言浚常熟縣諸浦畢工

甲辰國信所言自來大金人使到驛告覓物色打造銀器止直排辦御龍直一面於本府呼索及付鋪所造作欲乞並令當管通事置歷鈔轉出給庶絕姦弊從之

丁未封嗣漢王士輻第七女為永嘉縣主第九女為永春縣主從所請也

戊申權尚書吏部侍郎葉義問兼史館修撰義問嘗言有備無患陛下當密行之夫海道四方通會所宜預防則明言曰近日商舶不行盜多出沒所以籍定船隻以示禁戒准甸潢池不全所宜預守明言曰近有越界盜馬作過所以團結保伍以防姦盜若道沿邊戍卒則近日諸軍勞逸不等所以議更戍者將以均之若機察斥堠之滯則近日諸處案牘墜失所以革滯者防墜失耳至若揀軍者歲時所常行收馬者就水草之地皆明言之彼亦無辭而發也凡此六者今日急務卒行則不及預備則有餘矣

己酉上謂大臣曰聞江西境內有羣聚而掠人於道者王綸曰艱食之民不得已而為之未必皆嘯聚也上曰凡災傷處悉令賑濟獨欠已及二十七年不知州縣奉行如何輕徭薄賦自無盜賊故唐太宗用魏徵之言行仁義既效且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然德彝與虞世基輩皆隋朝佞臣觀場帝者太宗受命自當斬之以為姦佞之戒祕書省校書郎兼密史院編修官汪澈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召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且其抱才負氣豈不願效尺寸以幸一旦之遇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勇鷲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自孫道夫使還言金主亮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將求贊於我士之有識者默為此慮而未敢顯言為備澈因轉對首有是請上從之

諸路郵傳每二十五里置一遞役卒十有二人軍興以來凡通蜀道者皆增斥堆遞九里一置其後黃敏行措置江浙荆襄之間舊無斥堠者一切初增大率一縣遞卒多至三百人既有月給又增俸麥衣糧食錢以禁軍三人之費不能增一卒又令諸州通判縣令歸於衙內帶驅催遞鋪增支月緡歲費縣官錢十餘萬緡至是祕書省校書郎兼權駕部郎官洪邁言其多費無所益乞將有斥堠去處應千省遞並行罷罷內舖兵並撥入所關州充廂軍從之

壬子新除直祕閣知廣州黃仁榮入見言前任温州點檢違法田產已根括到一萬九千餘畝見行出賣又拘收沒官田土歲收穀租五千五百餘石折納價錢八千餘緡欲同賣田錢併網起發可以少助經費上曰卿向論罷田已令戶部會其數矣何必往淮西也

蘇克小麻載上語云彌爾田戶都已得緡錢五百萬矣按今年七月已酉詔令論賣官田之書而戶部奏論江浙諸路日緡萬緡一百一十萬餘緡則二月間無緣及有五百萬緡或者仁榮行述蘇語存之而克不詳考也又按仁榮自黃州官田事亦云見行出賣則元未得緡可知今略修詞令不失實

癸丑以仁榮行尚書度支員外郎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新兩浙西浙兵馬鈐轄劉綱為淮南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權知廬州

甲寅詔頃在謫籍文武臣僚未輕量移移復死於貶所者令有司檢舉元犯具名以聞當議輕重別加恩典右從政郎黃文昌言近蒙浙西提刑邵大受辟充崇德縣令契勘已差下范形三年于茲行且赴上若以監司辟官之故遂令本人無故改替決為狼狽兼未會到官安知其非廉吏伏望改正前命令范形赴仕庶幾文昌獲安廉恥之分詔文昌別與差遣

文昌六月丙寅為任古論罷召命當考

三月丙辰朔詔今後四川類試用九月十五日鎮院朝廷於帥臣監司內選差考試官監試官各一員於鎮院二十日前用金字牌遣降指揮在院官吏如有挾私遠戾令監試徑行劾奏餘官制置司精加選差務盡公明不得苟簡先是集英殿修撰周紹為吏部侍郎建言四川進士類省試所奏差試官乃取一路帥臣職司封部既異在院官吏勢難總一欲望今後選差行在清強官一員或假以御史之名充監試詔禮部看詳申省於是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孫道夫言臣僚所乞委得允當但四川去行在遙遠難以差官前去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故有是命是日道夫侍經筵猶請罷類試令赴禮部上曰早方與執政議今歲已無及後舉當遣御史監之道夫曰御史監試事體固重然所關防不過試闈中傳藝代名等弊其有前期投舉業問題日以祕語為契念則無迹可尋必令赴禮部乃為允也

此以王之望所撰道夫奏書及四川制置司月未又以陳良祐撰楊椿奏中所載監司子弟赴省事聯書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王澈為監察御史之亦誤矣楊椿所言乃在去年七月乙亥此時椿不兼祭酒也

新除度支郎官黃仁榮依舊直祕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尋改知秀州仁榮至郡數月又得賣官田錢六萬餘緡詔減二年磨勘

七月己亥

己未權尚書工部侍郎楊傑充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從所請也

辛酉龍神衛四廟都指揮使榮州團練使陪成西和鳳州路兵馬都鈐轄御前中軍兼左軍統制節制綿
劍州屯駐軍馬知成州吳拱爲樞密副都承旨後五日遷潭州觀察使給真俸

癸亥上謂宰執曰祈雨略應未至霽備且令斷屠三日所免只是豬羊民間競食雞鵝魚蝦之屬害物命
多過百倍可令斷三日生命微物悉禁之 左朝散郎徐林知信州 司農寺丞葉顯知處州 夜雷聲
初作

戊辰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以皇太后上壽金器來獻詔還之

辛未詔以浙西去歲水災臨安府養濟人令展至三月終止

壬申右武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福建路兵馬鈐轄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爲荆湖北路馬步軍副總管
兼知鼎州 直寶文閣霍蓋卒

癸酉權尚書工部侍郎兼樞密部侍郎兼侍講劉章罷初章在工部時郊恩賞賚給絹主簿欲以絹自入
而下其直以與衆衆不服請於章章語齊曰如所直以百緡可乎查設爲詞以折服之耳胥途譴章以實
令市絹有摘其語於言事者侍御史朱倬乃劾章嘗令小吏市絹多所倍費疏始上上愕然曰劉章必無
此事倬執不已章遂罷去 熊克小麻載此事於紹興三十年蓋差一年

甲戌右朝奉郎新知蔣州張祁爲淮南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新湖北副總管知鼎州
陳敏入見上軍戰之法上謂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車戰雖出古然用各有宜誠之曰非澤國所宜用同
知院事王綸曰房瑄猶敗於中原況澤國乎上曰姑令三帥議之免令武臣有得一之歎然卒不行

丙子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戶係官所欠皆除之
宰執奏擬詔意上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儻不寬恤而惟務催科有司又從而加以
刑罰豈使民不爲盜之意故治天下當以愛民爲本 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葉義問兼侍講
丁丑詔帥臣監司侍從臺諫舉可任將帥者二員具材略所長及會立功效用汪澈所請也 熊克小麻載於二月己酉

附本日 秘書少監沈介權吏部侍郎 尚書左司員外郎王晞亮權工部侍郎 大理寺評事趙善養

言自古王者制民之產皆有定法蓋所以抑兼井而惜民力也比年以來形勢之戶收置田畝連互阡陌
其爲害甚者如無差役今官戶田多差役並免其所差役無非物力低小貧下之民州縣稍不加察求其
安裕樂業不可望也望命有司立限田之制以抑豪勢無厭之欲戶部奏品官之家所置田產依條格合
得頃畝已過限者乞免追改將格外之數哀同編戶募民差役詔給舍同戶部措置其後給事中周麟之
等請品官子孫名田減祖父之半其詭名寄產皆併之如滿三月不陳許人告以其田之半歸官餘給告
者其募人充役並募本縣土著有行止人充從之善養故簡獻王曾孫也
甲申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四川省類試已降指揮選差監試考試官各一員今看詳別試所收試避親

進士其利害關防比之類省試事體無異欲望亦自朝廷選差監試並考試官各一員所貴選舉盡公仰
副聖世取士之意從之

是月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許尹始視事尹以備邊故乞空名告身於朝得八百六十道其後累年間
抑售于民者凡五百五十七道計直二百五十萬緡蜀中大擾 降告身不知在何月 按王之望奏稱紹興二十九年朝廷降告身若干自是前官所乞故因尹交

附附見更 金主亮再修汴京命尚書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董其役集諸路夫匠大興宮室極其
侈靡將徙居焉太府監魏子平權尚書右司郎中從浩行子平尋丁憂未幾月起復浩遼陽人也 此以張

夏四月 庚寅詔大理評事賈選潘景珪等四人並與外任自今試中刑罰而未歷任者勿除用侍御史朱倬請選
安宅子也 起居郎王佐罷先是侍御史朱倬論劉章市絹事斥去之 事見三 朝士皆知其冤而無敢
言者佐獨於上前極論其事倬怒劾佐植黨懷姦詔與外任乃以佐知永州 秘書省校書郎洪邁兼國
史院編修官召武信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軍統制李橫赴行在 詔殿前司破敵軍統制賈和仲與
新湖北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鼎州陳敏兩易仍命敏以泉州左翼軍二千人兼家屬器械自海道赴行
在左司諫何溥右司諫都民望言和仲嘗知利州非法殺人不可勝數又嘗知歸州招聚不逞恣行殘酷
議者謂使充軍下差遣尙慮兇橫豈可使典邊藩乃詔鼎州依舊差文臣而復以和仲爲殿前司統制
和仲罷命在 右朝奉郎新通判和州董長年降一官放罷仍不得於湖州諸邑居住長年居武康縣私養
亡命擾民爲姦事聞故有是命 是月己亥

壬辰國子司業黃中賀金主亮再修汴京以圖南牧沈介爲賀正且使先還不敢言中歸
爲上言彼國治汴京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逼不可不早自爲計時約和久中外解弛無戰守備上
聞翌然曰但恐爲離宮也中曰臣見其所營悉備此不止爲離宮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
淮上惟陛下深圖之宰相沈該湯思退聞之詰中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此爲此也居數日
復往曰請以妄言即罪思退怒至以語侵中時中書舍人洪遵亦請密爲邊備該等不聽

己亥尚書右僕射湯思退言三省實總萬幾各有本省法自大觀開修中書門下敕令格式歷年已久而
尙書省第有省記策册望選從官兩三人以典故法令參修三省成法來上從之其後敕局罷書不克成
罷局在三十一年 權吏部尙書賀允中言近有僞傳臣所上書言時政者乞立賞格捕從之 鎮江府
運六年七月丁酉

火。詔商販竹木捐其稅。被火之家。以常平米濟之。

庚子。詔近令中外薦舉武臣。召到者無闕可處。可增置御器械四員。

辛丑。詔修臨安府至鎮江運河堰閘。時久旱河涸。綱運遲留。又使人且至。樞戶部侍郎趙令諤以為言。故

浚之。詔以唐西平王李晟配食武成王。降李勣于堂下。用右正言都民望奏也。

壬寅。國子司業黃中守秘書少監。近例使北還者。率得從官。宰相以中書金有南牧意。惡之。故沈介選吏

部侍郎。而以中補其處。先是武成王廟生芝草。武學博士朱熙載密為圖以獻。熙載金壇人。湯思退所薦

也。於是宰相召長貳赴都堂責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邪。祭酒周詒未及言。中指其圖謂曰。何用此

為。詔退而歎曰。惜不使中為諫諍官也。芝草事。唐中書所書。修入以李石詩考之。芝草生在紹興已卯。蓋今年事。又云。石時官。博士。職。按石除博士在今年六月。而周詒二十八年七月。已自祭酒遷吏部侍郎。黃中今年四月。已自司業遷秘書少監。皆不同時。不知詔。雖遲。仍兼祭酒。或芝草生時。石尚為太學錄也。石除學錄。亦至在今年二月。若以為詔未遲。則事是去年。今年連有芝草。生恐詔或時必有小誤。李石事。詳具今年十一月。石罷博士。注。

朝散大夫張柄卒。

癸卯。大理少卿金安節守宗正少卿。光祿寺丞韓彥直行尙書屯田員外郎。監察御史沈樞行尙書比

部員外郎。初有詔。盡蠲諸司官田。而浙轉運司營田九十二萬六千餘畝。歲收稻麥雜豆等十六萬

七千餘斛。官莊田四萬二千餘畝。收稻麥等四萬八千餘斛。內稻麥充行在馬料雜豆等糶錢。納繳價庫

轉運副使提領營田趙子瀟審於朝。詔令出賣。

丙子。上謂宰執曰。內外諸軍。朝廷未嘗輒有役使。而為主兵將佐。運材營造。非理致怨。又回易物貨。本收

其贏以助軍用。今乃虛飾增直。折與軍人。措斂百端。所謂月給十不得二三。又有納直買工。坐防教閱。姦

弊如此。何以使其不竄而為盜。卿等可面論三衙禁止。仍嚴行約束。乃詔內外諸帥戒約將佐。日下住罷。

如有違戾。重致典憲。三省樞密院覺察。尋又於軍門榜諭。榜諭指揮在五月庚申。中書言。私渡淮人。已立罪賞。尚恐透

漏。詔武經大夫忠州刺史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宋肇措置檢察。時肇方自言效職。淮東已二十五年。

遷副使。亦二十年。嘗從劉光遠至泗州。及收捕淮賊。前後未曾磨勘。後日。詔肇特轉武功大夫。

丁未。右率直大夫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伯奮直祕閣。知襄陽府。直龍圖閣。知襄陽府。凌景夏知

鼎州。詔自今人使到闕。伴射官權令綴馬步軍營軍班起居。

戊申。左司諫何溥言。今吏員猥多。吏部闕用五年。而堂除隔兩政。內之寺監丞簿學官。外之提舉市舶。皆

預置代者。朝廷執事官。或出於宰相之推擇。或出於侍從之論薦。除目一下。士以為榮。豈可充授其人。盜

用其闕。而下比於州縣之職哉。若居者未遷。而來者不已。臣恐兩政五年之闕。因循遂用。而所謂卿監郎

官。與大提轉常平之屬。安保不爾。望深詔大臣。愛惜名器。毋輕假人。使朝廷用闕。常有餘地。允員苟去。勿

復遞補。庶以示士大夫敦勸之義。從之。

己酉。承議郎呂忱中知秦州。既而殿中侍御史任古言。忱中天資陰險。所至貪墨。前此特以其父賢。薦秦

州。忱中知秦州。既而殿中侍御史任古言。忱中天資陰險。所至貪墨。前此特以其父賢。薦秦

檜。檜私恩。連倅。信後以告許林機。得江東提監。逃檜之死。迹不自安。欲欺罔朝廷。以掩前過。遂按王

煦常平米事。興起大獄。連逮甚衆。朝廷差官考實。並無事迹。緣此降罷。秦為淮東望都。任匪其人。且將害

及一方。疏入。命遂寢。

辛亥。宰執呈進秘書省正字王端朝請選縣令。上以縣令員多。皆由銓注。難悉舉。先是刁累詔監司帥守

舉按縣令功罪。雖開有發摘。而未聞特薦一二。人者。蓋專務行法。而無旌賞。使人散。恐非勸功之道。乃

詔縣令有政績者。委諸司同薦。不次陞擢。以風厲之。左朝請郎新知蔣州孫鎮移通州。右承議郎通判

蔣州魏濤知蔣州。右朝請大夫知濠州鮑仔移知南劍州。武功大夫劉光時知濠州。侍御史朱倬言。帝

王立國。強本之術。在於節儉。臣去冬嘗乞內自省臺寺監。外泊監司郡守。凡可以撙節者。悉令條具。蒙賜

俞允。今已半載。未聞內外官司條具。上。豈官司以為不急之務歟。抑惡其害己而不欲言之也。臣謹綴

其二。上瀆天聽。契勸職事官。既賦以厚祿矣。而又身兼數職。所得適反多於本俸。或以進書。或以過局

又在外焉。此省臺寺監之可節者。州縣之官。其有俸給既優。而復圭租豐衍。高者歲至千斛。少者亦不下

二三百斛。至有強數價錢。多量斛面。不恤旱潦。不忍逃移。此監司郡守之可節者。欲望審斷。從裁減。在內

或去其三之二。或中分而節之。在外以監司守倅為一等。屬官知縣為一等。丞參簿尉為一等。降殺裁損。

務得其平。仍乞將此撙節金錢。內則別作庫賑。外則憲司主之。一如祖宗封樁之法。再以待激賞將士之

勳庸。拯救黎元之難苦。非奉特旨。不得巧作名目移用。詔給令臺諫。逐一取索。同議裁減。中書舍人兼

樞密都承旨洪遵言。瑞昌與國之間。茶商失業。聚為盜賊。竊慮日復一日。馴致滋蔓。望令州郡揭榜開

諭。許其自新。其強壯可用。願充軍籍者。即時填刺。發往諸軍。其不利為兵。而願歸農者。給憑放還。復支路

費。仍於上供總制錢內除剋。庶幾失業之人。有以安業。從之。

是月。歸朝官李宗閣上書言。臣竊聞近者金人岐。雍。開。伐。木。以造浮梁。東京。長安。修治宮室。遷諸路兵戍

聚於關陝。游騎千數。出近邊。視虛實。竊謀說計。未可窺測。臣以疏賤。充散。思效犬馬。圖報萬分之一。區

區管見。可以裨廟堂末議者。析為三事。其一曰。嚴守禦。方今天下根本在吳蜀。輔車相依。其勢若手足之

相應。荆州據其中。心腹之地也。今襄陽扼荆州之衝。又足以為荆州重輕。而重兵皆駐武昌。荆襄之間。所

以自衛者未固。且襄陽在今為極邊。去荆州四百五十里。無重山峻嶺。長江大河之險。敵人馳輕騎。不兩

日可至。城下。萬一荆州為其所據。吳蜀首尾不能救。朝廷雖以劉錡鎮荆州。其威名固自聳聞鄰國。然無

兵以自固。雖太公。穰苴。向何能為。至於襄陽之兵。不過千餘人。又皆疲懦。安能以備緩急。望俾劉錡將二

萬人。分屯荆州要害。更令不住召募。日夜訓習。張聲勢。嚴斥候。仍擇久歷將陳者一人以副之。如田晟。蓋

其人者。最雖老。而戰功之最。敵人素畏之。今居南昌。未足以究其施設。若使與劉錡協辦。敵人不致復事

南牧。襄陽則遣一智勇兼全之將。分武昌之兵萬人。比歲更其戍守。荆襄既已有備。吳蜀可高枕而臥矣。

其二曰。募新軍。臣往往在行間。常見三衙及諸處招軍。皆市井游手。數年之後。雖習知騎射擊刺之事。而

資性疲懦。不改也。臣聞福建汀贛建昌四郡之民。輕悍勇悍。經涉險阻。習以為常。平居則投石超距。椎牛

伐塚聚爲小盜而爲姦雄之資有人焉駕馭役使必能得其死力臣竊見殿前司左翼軍統制陳敏生長贛上天資忠勇其民亦畏而愛之所統之兵近出田舍且宜占籍遂爲精勁人人可用若朝廷專委陳敏俾招集四郡之民使金人果叛盟則攻守皆可爲用若尙守和好則可以填三衝之數臣觀今日敵人之舉其志不小如聞遷陝右兩河之民悉以爲兵與夫契丹奚家漢兒雜類不下數十萬衆聚之關陝其在他路又不知幾萬人若欲攻蜀則吳玠姚仲王彥之兵足以相抗臣觀其兵皆遠來烏合之衆利在速戰朝廷遣楊存中成閔提兵總率沿江諸帥各守江淮之險堅壁持重故老其師將不戰而自潰況金人比年以來父子骨肉自相屠滅用事之臣死亡殆盡尙且遠離巢穴大興土木虐用中原之民皆自取滅亡之道且空國而與人戰兵家所深忌吾方與之相持於江淮之間別以陳敏所招數萬人與戰船取海道不旬日可至山東徑入燕山濟其巢穴此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前湖北副總管李橫雖出河朔賊盜朝廷優以美官橫亦感激奮勵思有以報臣頃過荊州觀其爲人聽其議論皆有可取劉錡亦爲之加禮山東河朔橫習知形勢若朝廷使與陳敏分兵北向均其事權必然協濟機事仍委三衝令諸軍統制各舉河朔山東勇而有謀者一人計得三千餘人使從其行分往郡縣曉以逆順禍福之理河朔山東既爲內應敵人進退失據而陝右兩河之兵必思潰叛吾能及其鋒而用之適足以爲吾之資矣若朝廷以趨海道爲迂只乞以陳敏所招人屯之襄陽亦可以捍禦一面其三曰通鄰國宣和之末臣陷燕雲者累年敵人以先臣不屈就死散於韓企先家充奴婢役使企先與烏珠密議臣皆得密聽之蓋聞金人之馬皆塔坦所入冀北雖號產馬之地自與兵以來所養至少金人置樞場於白水與塔坦貿易丁未歲塔坦之馬不入金國而又通好於達錫林牙金人即遣使問罪塔坦使其子來雲中問過金人羈留不得還戊申歲伊都金吾出師攻達錫林牙使塔坦助兵以爲鄉導許歸太子已而伊都敗師欲結連謀叛事泄亡入塔坦太子卒不遺還自是太子鬱結成疾並其母死於雲中塔坦之恨深入骨髓今若遣一介之使開其禍福曉以利害使塔坦之馬無與金人互市金人利於騎戰捨馬則無所施其能矣至於西夏亦與金人爲讎而金人亦素畏之金人嘗割天德雲中金肅河清四軍及八館之地以賂夏人矣丁未之歲固新即君領數萬騎陽爲出獵而直犯天德逼逐夏人悉奪其地夏人請和而金人執其使者臣是時久留雲中人情慘熱因得出入雲中副使李屈移謂臣曰昔年大金賂我四軍八館俾我出軍牽制關中合從以攻南宋及其得志首叛盟約某昔年兩使南朝其禮義文法非他國之比自是觀之則知西夏惡金人喜中國可知壬子歲尼瑪哈開蜀地富饒欲提兵親取今雲中副留守劉思恭條陳書傳所載下蜀故事及圖畫江山形勢銳然欲往夏人聞雲中聚兵以爲攻已舉國屯境上以備其來而尼瑪哈亦不敢出兵止遣薩里千珠赫貝勒以犯饒風今莫若遣辨士諭以盟約俾以重兵出境上爲吾聲援臣尙有私憂過計者金人強則稱兵弱則請和頃歲經合肥順昌及川口數戰敵人倉皇議和朝廷姑務息兵屈體從之然則今日之舉首叛盟約自取滅亡其勢不利必將復要前日之計慎勿許和小勝則於荆楚之閒練兵秣馬積粟務農徐爲後圖大勝則長驅席卷以圖恢復臨機制勝猶有不可預言者臣又聞自古用兵有聲有實今者

兵不出境而張皇聲勢惟恐吾之不知乃於近塞積石爲郭閉樞場絕商賈造戰船自春徂夏且非秋高馬肥之時臣願分遣諜者伺其虛實若賊如臣言則上兵伐謀之舉亦不可後惟陛下採擇

宗閔不知此時爲何官職以書中所云考之恐是李迪之子其所上書亦無年月以言北事甚悉故詳載之書中言開樞場蓋今年二月事又云自春徂夏蓋是四月間以日麻考之今年四月庚寅陳敏改職統制五月丙寅王宣成慶陽六月丁亥李橫浙東總管閏六月甲寅荆南增兵乙卯劉忠駿效用統制與宗閔所言往往相符故且附聞月未俟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二

【紹興二十有九年】五月甲寅朔詔福建路因生沙田權行住賣時有詔盡鬻諸路官田而閩中傍江海之地有閃生者提點刑獄公事樊光遠審於朝戶部悉令出賣殿中侍御史任古言此皆民間自備本錢興修數年之閒償費未足出賣太早其擾不細上乃寢其命 延福宮使寧國軍承宣使人內侍省都知陳永錫提舉在京宮觀以病自請也永錫尋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諡溫恭 永錫贈諡在辛酉

丙辰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乞增置幹辦公事一員以忠翊郎周師古充從之 師古皇后族夫今年正月補官

丁巳詔殿前司選差統制官一員官兵千人往江州駐劄彈壓盜賊歲一易之以江州之瑞昌及興國軍茶寇出沒故也尋遣統制官孟珪

己未上與宰執論儲蓄事上曰比緣河流淺澁網運稍緩已支內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朕自息兵講好二十年所積豈以自奉蓋欲備不時之需免臨時科取重擾民耳可令戶部計每歲經常之費量入爲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饑饉師旅勿得妄動 數文閣待制知鎮江府楊揆移知湖州數文閣直學士韓仲通知鎮江府時仲通未免喪詔俟從吉之任 中書門下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錢地里遙遠欲就近椿管以備軍用臨安府嚴州廣德軍二百五萬八千餘緡並起赴行在平江府湖秀州四十八萬三千餘

緝並起赴平江府鎮江府常徽處州八十二萬七千餘緡並起赴鎮務場建康府宣信洪筠袁撫州一百十九萬四千餘緡並起赴建康務場池饒太平州南康軍六十四萬八千餘緡並起赴池州大軍庫江吉州臨江建昌興國軍四十七萬九千餘緡並起赴鄂州總領所詔除徽處州廣德軍舊折輕賈外餘州當折銀者並發見緡願起銀者聽自行在外令浙西提刑司三總領所認數拘備置庫椿管俟旨支撥毋得移用先是兩路折帛錢歲為五百七十三萬餘緡並輸行都至是始外儲之以備軍用

辛酉詔官員豪富之家計囑諸軍都轄人放債與軍人厚取利息於請受內剋還有害軍政令內諸帥議察禁止且有債負日下除放即理索及還之者皆抵罪自今有犯命官取旨仍出榜曉諭進士廉舉之舉之並送南康軍聽讀日下出門令本軍常切拘管二人皆與之弟臨安府奏其輒至行在妄說事端故爾

壬戌昭化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錢惟降授舒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日下出門以私財託軍中回易事聞故有是命其運用錢仍拘沒如係軍人欠負即除之皇叔保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嗣為建寧軍節度使

乙丑右迪功郎大理司直劉芮為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芮以病乞奉祠三省言芮名臣之孫恬靜有守欲望少加甄獎乃有是命

丙寅左武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統制王宣為京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先是詔都統制田師中選近上兵官可往京西者師中言宣可用遂命之

丁卯詔諸路錢物綱運不許差承議郎已上官管押如或差募至交納處更不推賞時言者論近之貪官爵者例求部綱之賞以遷官蔭子望自今應轉朝奉大夫及朝奉郎毋得以恩賞遷下吏部看詳而有是命戶部侍郎趙令頤等言諸路屯駐大軍例當貼降錢應副欲下權貨務場印給公據關子赴三路總領所招誘客人等請准西湖廣各關子八十萬緡准東公據四十萬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作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依自來口潤分數從之

己巳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監察御史汪澈等言伏見直秘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文行純全政事明敏前將漕東蜀繼領憲臺去經界之偏重救監酒之久弊及權潼川府因行賑濟募人修城功同勛築飲不及民今移節西蜀除去橫賦以寬民力右奉直大夫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饒好謀善斷向贊王彥軍幕裨益居多逮至果州首尾六年愛惜官物甚於私財今持節東川獄訟希簡右朝請大夫知閬州王濬臨事精審下不敢欺昨知沅州嘗為部使者列薦今知閬州未究其才已上三人治行顯著委是實迹詔之望直顯謨閣濬直敷文閣俟更取旨陞擢先是去年正月甲申有詔臺諫侍從三人以上公共推薦監司治狀三省考察至是俾等以三人應詔宰相沈該湯思退言近旨令監司守臣按察所部官屬其治蹟顯著者保舉陞擢緣未有定立條目致舉刺皆未能當竊見元祐開司馬光陳請舉按官吏八條委是詳密於今可行臣等今重行修立舉薦四條曰仁惠

物索所長愛非疲曠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明敏謂深察情理機變辦事非廉謹謂安守分動遵法度非不立曲取人情者內私外公實任事者節察採美利口矜功者詐稱約名偷安避事者

曰苛酷謂用刑繁苛狡佞謂傾險巧詐昏懦謂不曉物情貪縱謂營營無厭凡應薦舉者州舉之部使者舉之朝廷皆籍記姓名隨材任使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長吏愚察不盡望令監司專按守俸路都監以上守俸按察在州兵曹職官以上及諸縣令丞所舉失實者取旨竄貨失按察者進降差遣一資餘所部守監司守俸皆得舉按但不坐失察之罪從之

庚午詔武舉人依府監年數與免解用兵部請也詔自今軍州按發官吏應申諸司差拘者先申提刑司如提刑有妨礙聽申轉運司次申安撫使時湖北提刑司言自去年降旨之後

並申本路諸司諸司據所申各選官前去切慮分難併至亦有州郡揀擇一司申乞者皆失元降指揮之意乞指定行下故有是旨

壬申金國賀生辰使資德大夫秘書少監王可道副使定遠大將軍行太子左監門兼尙履局副使王蔚入見

戊寅戶部侍郎趙令頤等言客人賈錢銀赴左藏庫送納卻兌支江浙荆湖福建等路合起赴行在綱錢既免起綱勞費又無拋失之患公私兩利若更加優潤庶可免納增廣除福建路依元旨外餘路州軍每千支優潤錢自九文至五十文凡十五等並于應起脚乘廢費錢內支給大約水脚費百錢者給其半他

以是為差剩數令遂州樁收附綱送納從之

庚辰右奉議郎梅執仁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執仁執禮兄也

壬午上諭大臣曰聞士大夫赴調者衆當此炎暑三省樞密院可速行措置差注毋得留滯時在部選人七百餘員而所榜之闕未及其半故留滯如此既而樞密院部侍郎葉義問請諸司法及監場官並破格差注其監司州郡重疊舉改官有誤選人到部者許本部檢舉依法以違制論從之

六月甲申朔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為大金奉表稱謝使保信軍承宣使知開門事曹助副之

當時所附何事也時士大夫數言敵情難信請飭邊備沈該等不以為然奏遣大臣往探敵意且尋盟焉

乙酉詔減荆南府經總制錢四千七百緡以左奉議郎通判府事張震言民力未復無可收趁也太一宮道院乞買嘉興縣常平官草田三十頃罷轉運司歲撥薪樵五百石從之

丙戌秘書丞虞允文兼國史院編修官秘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岑知秦州詔瓊州牢城內侍李廣累經赦宥可特與量移

丁亥保信軍承宣使知開門事曹助為昭信軍節度使領開門事依前充大金奉表稱謝副使制曰念展

儀而修聘。將堅好以息民。欲申有永之權盟。無易老成之舊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所草也。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孫道夫罷爲右文殿修撰。知綿州。道夫數言武事。沈該慮其引用張浚。故出之。軍器監丞吳拱直敷文閣。添差利州西路安撫司參議官。梓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李橫爲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橫自鄂州前軍統制召召不如何故乃有此除當詳考。 紹自今六參日上殿班次已定。遇

臺諫官請對。令轉對官次日上殿。

己丑。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成卒。年六十八。九成既以病風廢。且喪明。前五日。兩疾頓除。其親舊皆喜。至是偶與諸生讀江少虞所集皇朝類苑。至章聖東封丁謂取玉帶事。忽怒曰。丁謂姦邪。雖人主物亦以術取。因不憚廢卷而入。疾復作。不能言。一夕卒。訃聞。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 九歲復職。在閏月乙卯。

庚寅。權吏部尙書兼侍讀賀允中乞再致仕。不許。右武郎幹辦皇城司成彥忠爲右武大夫。以供職滿三年推恩也。

辛卯。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方俟正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

壬辰。尙書司勳員外郎任文薦守監察御史。敷文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韓仲通移知建康府。

癸巳。詔曰。朕日與三三大臣宵旰圖治。而士習驕怠。不卹事機。以愷塞自如。爲高以緘默不言。爲智。朝廷有期會而不應。省部文符屢下。監司郡守視之。邈然。豈肯協濟國事。可丁寧告戒。并辛執臺諫率先所職。有仍前驕怠者。重寘于法。乃榜朝堂。 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選錄軍統制李顯忠陸本司選錄軍都統制楊存中爲上言。顯忠才氣。豈宜處之偏裨。故有是命。

甲午。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璠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璠以疾病力辭。詔不允。仍給寬假將理。右正言都民望言。資政殿學士知洪州施鉅前帥靜江。當兵火之後。不能撫綏。遂致強暴殺人。及移洪州。敗闕尤甚。賊盜橫行。詔與宮觀。 崇正寺主簿簿趙應。司農寺主簿韓元龍並遷本寺丞。 中書言。淮東帥漕。係朝廷重寄。鄧根。孟處義到任已久。有合措置便民事。並無所建明。詔令具析申尙書省。詔揚州增招使臣効用。通舊以五百人爲額。以淮東帥司言本州無兵故也。

丙申。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充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誠之抗章求去。故有是命。 言者論比年權富之家。以積錢相尙。多者至累百鉅萬。而少者亦不下數十萬緡。奪公上之權。而足私家之欲。富者日益富。而貧者日益貧。乞爲之限。戶部請令民戶積錢。毋得過萬緡。官戶倍之。滿二年不易他物者。拘入官。許告賞。從之。 七月乙巳所書可參考。

丁酉。詔累禁不得與苞苴交結。而邇來尙或有之。其在州縣。則苛取於民。在軍旅。則培克卒伍。登車接轡。珍甘技巧。以爲賂遺。可不痛革。夫居上位者。必有所欲。而後人得因其所欲。以濟請託之私。宜申戒飭。有犯重寘於法。斷在必行。仍令臺諫糾彈。在外命監司按劾。 池州駐劄御前軍都統制岳超乞於見管軍

額外增招兵校三千人許之。

戊戌。中書言。昨令諸路州軍選禁軍之半。教習弓弩。以備朝廷抽取拍試。竊慮歲久。諸州吝於賞給。教習稍墮。緩急本處無以應。詔諸郡守臣。各具見管的實弓弩手強壯人數。及教閱次第。申尙書省。 國子博士史浩爲祕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 太學博士劉度爲祕書省正字。太學錄李石爲太學博士。名烏江縣縣西楚霸王項籍廟曰英惠。

己亥。王綸曾助辭行。參知政事陳康伯兼樞密院事。以西府全闕故也。 資政殿學士知泉州陳誠之未辭。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劾誠之附會秦黨。旋躋顯途。冒處樞庭。無補國論。方欲論列。已見罷遣。復叨峻職。典大郡。天下何觀。詔誠之與宮觀。免謝辭。 鄂州駐劄御前都統制田師中遣其子右承奉郎公輔入見。特遷右奉議郎。直祕閣。賜三品服。遣還。時師中增軍校三千八百人。戶部請以江西經制錢總領所管銀付支用。從之。

庚子。資政殿學士陳誠之落職。依前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言。誠之自擢右府。首尾三年。其所建明。惟禁止玳瑁鹿胎一事。而又招集富商。出入門下。以置田之多寡。爲官資之高卑。使其謀國如家。見義如利。施之職事。豈無裨益。今富貴已盈。志欲已滿。設爲詭辭。容身而出。此豈朝廷所望於大臣者哉。望將誠之職罷。以爲具臣。尸素不職之戒。故有是命。

辛丑。左朝奉大夫李光守本官致仕。光既許便居。行至江州而卒。年八十二。其家乞以本官致仕。許之。 一年三月。 辛卯。追復。 祕書省著作郎楊邦弼爲尙書禮部員外郎。陳俊卿爲司勳員外郎。

壬寅。崇信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爲太尉。以積閱邊也。時殿前司統制官輔遠。王剛陞領防禦團練使。中書舍人洪遵言。近制。管軍十年一遷。二人尙未滿歲。上喜曰。趙密去歲求遷。詞臣謂密爲節度方九年。遠今乃除太尉。卿論二人。軍中自以爲當。命遂格。 按去歲趙密乃楊椿。周言當考。以日麻考之。輔遠此時爲右武大夫。 祕書省正字魏志爲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時楊邦弼。陳俊卿以久次爲郎。故志與史浩並命。志。吳縣人也。 初。左朝請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呂廣問入對。言常平義倉之法。廣儲蓄以待不時之需。祖宗長慮遠計也。事久廢弛。名存實亡。縱有見存。類多陳腐。主藏之吏。不過指糜固局。執虛券以相授受而已。蓋緣法禁至重。干連猥多。上下含糊。莫敢輕發。望每路遣官一員。同提舉官徧行檢察。若干係積久欠折。驗實除豁。若干係近新借兌。責限補還。自餘實在若干。嚴切管管。今後依條對兌。先交新米入倉。方得支撥陳米。雖目前不免有除豁之數。然虛掛文歷。有名無實。決不可得之物。存之無益。庶幾日後見在皆是的實。不與虛數相參。同失陷。臣契勘常平錢物。兵火以來。前後因循。全失稽考。今若付所司。盡須起獄。其閒歲月浸久。逃亡貧戶。無可理償。若止令申殿。即恐依前但爲文具。詔戶部看詳。至是遣司農寺丞韓元龍往浙西。通判平江府任盡言往江東。餘路委漕

三〇二七

臣殿實仍將沒支借分失陷數目報提舉常平官措置。七月乙亥元。

甲辰詔直祕閣知揚州鄧根無所建明可與宮觀。祕閣修撰新知秦州劉岑知揚州。左朝議大夫鄭作肅復直祕閣知鎮江府時居民遭火都統制劉寶遺其下救之因而大掠作肅以爲言他日又火寶恨之閉塞不出下令曰輒出救者死城中半爲煨燼倉米被燬者數萬斛。右武郎帶御器械吳挺爲利州路兵馬鈐轄尋以解帶恩遷挺右武大夫封其妻李氏爲淑人遺還時上已召吳拱還朝故因挺求歸而

有加命。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巖章告老詔許歸饒州養病仍免朝辭俟秋涼時赴闕供職。乙巳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同班入對共奏尙書左僕射沈該天資疏庸人品凡下自居政地首尾數年曾無建明以裨國論惟知冒寵贖貨無厭請託公行賄賂益至縱令子弟凌轢州縣起造第宅搔擾公私貪鄙之迹不可毛舉上孤陛下之恩下失四海之望乞賜罷黜別覓典憲。直祕閣知明州趙善繼罷善繼爲政殘酷民有犯私酷者毀其居罰緡錢以千計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湯沂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徐度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都察院章奏其事詔善繼奉祠給事中周麟之言善繼自知明州瘵死者六七十人明州之人謂其慘酷在秦桧王會曹泳之上諸司坐視已久近方按發觀其奏牘亦未能盡疏其惡請官職職以爲中外之戒詔善繼放罷。

丙午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同班入對共奏左僕射沈該性資庸回志趣猥陋自爲小官已無廉聲徒以在州縣諛諛秦桧遂蒙提挈濫廁禁嚴連帥梓夔略無善狀以子弟爲商賈以親信爲爪牙汗穢之蹤白簡可覆陛下比因更化之初錄其一得之慮起之謫籍擢在政途俾得自新以圖報塞首冠台席亦幾三年舉措乖方積失人望凡是差除莫先親舊引所厚善置在要津請託公行幾成市道夫宰相之職無所不統而該乃謂軍旅錢穀之事各有司存凡百文書護不加省陛下近念士人留滯逆旅特降睿旨令速差注旬日以來未聞有不因介紹而得之者道路怨咨惟恐其不疾顛也伏望宸斷亟賜罷黜上謂溥等曰朝廷進退大臣誠非細事祖宗自有恩數於是溥等皆退而俟命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乞罷政詔不允。

丁未詔自今武臣不得以綱賞邊正使中書舍人門下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言祖宗以來武臣轉至諸司使者甚少舉審官之籍不滿數百人得之既艱人以爲重自兵興以來用武功賞官者衆今自武翼大夫以上至不可勝紀既無員闕處之至欲附就指使押隊之屬而不可得朝廷雖知其然未有以澄汰之則邊陲之路有不可不爲之防者臣竊承密命每見諸路所遣押馬綱使臣多是見任大夫者一歲之間當轉官者亡慮數十人此而不革何以善後望做文臣承議郎以上不得押綱條例庶幾班列稍簡可待立功之士故有是命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再乞罷政詔不允初行在軍馬料議用大麥七十萬斛其半令浙西諸郡民以苗米折納至是平江湖秀三郡積水冒田有司請令民間每米

一斛輸稻穀倍之中書舍人兼樞密都承旨洪遵言三郡連年水災民食不繼今麥價不下于米奈何指夏以爲秋行一以爲二使之剝膚竭髓終濟溝壑乞令三郡盡免科折餘郡則以苗一斛折麥一斛五畝庶民間可以折納不至重困事下戶部復不行遵在中書兼承密旨每邊防民隱必爲上言之北人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等三百家遵執不可軍器利弊命遵料簡遵區別良窳衆謂熟於軍旅者所不及由是上意益備用之二事以遵行狀附見其月日當考。

戊申言者奏行在軍衣疏糶上謂湯思退曰諸郡絹綱固有高下聞本庫官吏分作數等最高者應副親舊權貴其次官吏以其最下者給諸軍是致人戶嗟怨自今可交同支散仍諭版曹謹察之祕書省正字林之奇守校書郎左迪功郎胡憲守大理司直制曰爾父子兄弟皆以道名而爾志行安恬學術醇峻尤見稱於士大夫間實之中都姑以示用毋云棘寺之屬而不屑就也詔右武大夫永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李彥質自藩邸事朕至今三十六年勤勞備著可特落階官忠訓郎閣門祇候劉汜爲閣門宣贊舍人汜從前在荆南上召見於內殿而有此命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臣謹按宰相沈該頃在蜀部買賤賣貴舟車絡繹不啻晝夜蜀人不敢言名之但曰沈本蓋方言以商賈爲本也其在相位又暗大體如以二子改合入官爲請皆被繳駁其兄調身爲帥臣捕獲小寇而該張大其事遽除次對又進階官此類繁多不敢悉數大抵輕得祿以市私恩布親故以責酬賂毫將及之不知戒得衰病日加不省國事欲望宜降累章將該罷黜以爲大臣董錮不飭背公營私者之戒諫官何溥都民望亦言近嘗列奏宰臣沈該過惡乞行罷黜陛下禮親大臣未賜命允然臣等官以諫爲名見惡不擊與聲不去皆爲失職該頃帥東蜀繼以夔府常令親隨人與其子弟用官舟載川貨公然販賣至荆南爲守臣孫汝翼拘留追納稅錢二千餘貫未幾召用賜對之初復復私仇汝翼報罷聞者莫不冤之況又在相位贖貨無厭或唱其子而得刑定方或賂其婿而得良官因緣增加以至侍從近觀大理寺評事八員而寄居爵川者五類皆富室右族豈無因而致哉夫宰相如此陛下不亟賜寬逐而猶望其代天工熙帝載非臣等之所知也。

己酉侍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該充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朱倬等言臣聞天人相與之際不啻影響之速所以彌綸輔相之者職在宰相人君揆變調之當否而拜罷陞黜之政行焉則天道何遠之有謹按沈該夔斷之夫不學無術占籍吳興其門如市百姓目之爲湖州市惡結不解其咎動天去歲水滂爲沴咸曰繫該之由漢法陰陽不和則冊免董錮不飭則請罪今該之罷兼是二者反以大觀文瀾其行是賞茲也茲而賞之雖堯舜不能爲治又況邇者暑雨頻仍幾于害稼天恩俯從臣等所請不能終日雲陰解駁陽光騰耀天人之際如此百姓之心如彼欲望將該落職奉祠以順天人之意諫官何溥等亦言該過惡暴著而使得被罷名以歸若名遂身退之所爲者豈聖朝所以示

之知也。

好惡明黜陟。伏望亟行追奪。仍降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以慰公論。右承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江續之。監登聞鼓院。此亦為世學直祕閣致仕王縉卒。年八十七。

庚戌。詔沈該依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該以言者彈擊未已。上疏力辭職名。乃有是命。閏六月癸丑朔。右朝議大夫王珪知直州。太尉知荆南府劉錡請益戍。

甲寅。馬軍選兵千人騎二百戍之。

乙卯。閣門宣贊舍人新江。南東路兵馬都監兼荆南府駐劄效用統領官。按此句上特免避避。用劉錡請也。錡又奏。已招効用三千人。乞分三等。上等三分。月支錢九千。米九石。中等三分。月支錢七千。下等四分。月支錢六千。米皆八石。仍于初招日先支下等錢米。俟及半年。委重臣閱試。事藝精熟者。遷陞。如將來上等事藝精熟之人。依諸軍効用例。遷補官資。從之。敕令所刪定官王萬修罷。放謝辭。淮南轉運判官兼

淮西提刑張祁言。本路沿邊廩。濠州。安豐軍民力凋弊。所入不能自給。即無認定本司錢物。至于蔣州。自罷榷場。卻從本司支撥應副。本司全仰沿江諸郡。合起窠名。以給支費。而諸郡亦自匱乏。他欠既多。無從追理。竊見無為軍贍軍酒庫。歲收息錢八千緡。起赴御前激賞庫。乞權隸本司。應副支遣。從之。左朝

奉郎史才卒。

丙辰。祕閣修撰新知明州藥萃卒。權尚書戶部侍郎。

丁巳。戶部言。秋成不遠。欲豫行儲蓄收糴。以為賑貸之備。今科降本錢。及取撥常平司作賑糴錢。令江浙西漕司選官置場。或就客販增價收糴米共二百三十萬石。內浙一百萬石。並起赴鎮江。平江府。常州。江東五十萬石。赴建康府。太平池州。江西三十萬石。赴江州。湖南二十萬石。赴荆南。湖北三十萬石。赴荆南府。鄂。純州。每石降本錢二十。西以關子茶引及銀充其數。從之。直祕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邵

大受行尚。左司員外郎。

戊午。左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福州沈調。左朝散大夫知袁州葛立方並罷。調降授左中大夫。仍落職。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調姦賊巨蠹。前知臨安縣。賊汗狼籍。帥臣毛友。枷項禁勒。獄情已具。而

遇大需。弟該執政。擢自冗散。躡帥七閩。張大海寇。以為調功。誣罔君父。濫進官職。福州寺院。自張守惡。關節之弊。革以實封。調則賄賂公行。福建貨鹽之弊。已為重困百姓。詔旨於恤。深照民瘼。調悉不顧。自賣安撫私鹽。督責嚴酷。杖背相望。乞行貶竄。為賊吏之戒。立方汗賤。躁進。先因賂該之婿。自曹郎而旋至侍從。今又賂該之子。自起廢而違守。率鄉。在秦檜時。曾乞以檜不合者立為黨碑。檜雖不從。人皆憤怒。望賜罷黜。故有是命。詔歸朝歸附人。並以歸本朝日所給付身照使。雖不曾帶到。偽地被受文字。亦與放行。令吏部榜諭。淮南轉運判官張祁言。左朝奉郎知和州俞舉。自謂學有師承。適中庸。大學之道。而過不自反。實欺世盜名之人。去歲秋涼。境內不熟。抑勒百姓。減放至少。又于常賦之外。以和糴為名。科米三千餘石。預借州縣來年稅錢。急于星火。一郡受害。詔放罷。初有詔四川隔槽酒務有敗壞處。改作宮監。而總

領財賦許尹言。隔槽酒務。自改置以來。係人戶自備本所。趁辦大軍折估。若改作官監。合用年計。本錢至多。無可應副。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言。隔槽酒務。既是槽務。認定月額。其監官別無職任。又多徇私作過。甚為公私之害。今欲隨軍革弊。莫若減罷官監。今見界槽戶承買。如不堪倚仗。或不願接續。即別召人。委自知縣。任責驅催。量支食錢。本路隔槽一百三十四。共減監官七十一員。從之。己未。尚書戶部郎中莫濂。責饒州浮梁縣景德鎮稅。並行打量。江浙。淮東沙田。蘆場。奉行失實。拘催及于貧民故也。乃照所增租課皆罷。以示優卹。

辛酉。直顯謨閣知臨安府張僑充祕閣修撰。知明州。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右朝奉郎通判無為軍孔瓚知和州。工部言。軍器所役人。比舊數少。昨發回兩浙路兵匠。欲揀其壯者。復令赴所。從之。詔諸路常平司。以見管錢三分之一。措置糴米。以備積積。

壬戌。詔無為軍崑山縣鑿場所收錢。權以四萬緡為額。

癸亥。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軍副統領李寶添差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臨安府駐劄。不釐務。寶與統制劉寶不協。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于上。乃令赴行在。罷從軍。

甲子。詔觀文殿大學士沈該落職。依前特進致仕。侍御史朱倬等言。臣等屢拜章疏。論列沈該。雖蒙聖斷罷相。然苟不削奪職名。降出章疏。則四方萬里。何以知其罷黜之由。詔臺諫章疏。令報行。倬又與左司諫何溥等論列不已。乃有是命。倬又請罷福建安撫司官賈鹽。以寬民力。復寺院實封投買之法。以其錢助軍衣。及百姓非派雜科。從之。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右司郎官周操望舉福建路常平茶鹽。從所請也。

詔荆南見有屯駐官軍。帥臣劉錡可帶節制屯駐御前軍馬。

乙丑。右朝議大夫知道州向子恣直祕閣。知廣州。左大中大夫李椿年卒。

丙寅。右承奉郎吳會守宗正寺主簿。左迪功郎李浩充敕令所刪定官。浩。臨川人也。詔左從政郎黃文昌已降召赴行在。指揮更不施行。文昌為起居舍人。張孝祥所厚。既辭崇德之辟。二月甲寅。有詔召之。

殿中侍御史任古劾文昌陰險狂率。公私誕謾。以掠虛譽。命遂寢。

丁卯。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第一將統制官戚方為本司前軍都統制。以主帥趙密薦其累立奇功。可以倚仗也。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孟邦傑為江南西路兵馬鈐轄。邦傑。邦榮弟。

戊辰。大省淮西冗官。自通判教授諸司屬官兵職曹官巡檢主簿下至指揮醫官。凡百六十員。以事簡民稀。州郡無以供億故也。直徽猷閣知福州程莘。左朝散大夫通判福州趙勳之並降一官。本州左右司理參軍何緯。徐敦石並放罷。先是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樊光遠奉詔慮囚。而福州司理院無罪繫獄者百四十人。光遠悉釋之。乃以聞。故有是命。既而本路運判官趙不溢奏。用心詳審。但年老多忘。遂致淹延。乞與宮觀。三省言建州乃不溢置司所在。便文自營。弛慢不職。詔莘如奏。不溢降一官。不溢降官在是月丙子。

左

司諫何溥言。知徽州潘莘乃該之甥。自該召用。引在郎曹。凡士大夫之干求差遣者。舉集其門。珍玩苞直。何所不有。尋為臺諫所言。劾章不下。濫從外補。士論不平久矣。望賜罷黜。仍永不得與堂除。從之。詔建康鎮江府起發冰段。勞費人力。可並罷。

己巳。故責授德軍節度副使王庶。追復資政殿學士。故責授秘書少監黃潛厚。追復左通議大夫。官子孫有差。淨熙中設。應日敬節。右承議郎新通判斬州向澹。改通判平江府。澹子諱子。用守臣敷文閣待制陳正同請也。既而左司諫何溥言。守臣辟差通判。于法有礙。乃罷之。澹罷在是月壬辰。

辛未。左司諫何溥言。制官必正其名。然後責有所歸。治事必即其所。然後課無不辦。鄱陽永年。永豐兩監。當諸路鼓鑄之半。鉛錫銅鐵。四面輻輳。祖宗以來。置司其地。宜矣。比年有司措置無法。所得不償所費。遂請廢罷。朝廷初欲分隸漕司。而諸路隔越。不相統轄。其勢無以通融。遂議總制于版曹。訪問拘收銅器。所在山積。類乏鉛錫。致妨鼓鑄。正使一司官吏。措置檢察。朝夕不懈。猶懼乏事。況提領端坐部。而可以責辦于數千里之遠者乎。人謂此議發于沈該。而該主之。故二三年間。雖版曹亦知其非。而未敢請。自該之罷。論者翕然以為當復。蓋利害彰灼。不待辨而自明也。詔令給舍議。中書舍人洪遵等議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或釐為二司。自中興以來。置都大提點官。事權太重。官屬太多。動為州縣之害。但當隨時之宜。為救弊之計。開者亟行廢罷。事出倉卒。既罷之後。又無一定之論。初委轉運使。又委提點刑獄。又委郡守。貳號紛紛不一。鼓鑄益少。乃命版曹提領。雖以侍從臨之。然官守不專。勢難險度。而屬官有幹辦公事。又有措置官。開一差出。州縣承迎。甚于使命。則命權視目前。又重矣。罷提點一人。官屬十餘人。而總以侍從。置在京官屬四員。下至胥吏之類。類雖減而月給數倍。則官屬視前日。又不少矣。異時提點坑冶。以一職名官。猶懼不濟。而況版曹錢穀之司。遠在數千里外。符檄往來。安能辦治。官屬之出。不過毛舉細事。以塞責耳。遵等竊以為復置便。今欲參照祖宗舊制。及今日利害。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公事繁衝。與轉運判官序官依舊。於饒贛二州置司。輪年守任。專以措置坑冶。督責鼓鑄為職。如州縣于坑冶不職。許從本司按劾。饒贛州置屬官各一員。邵建州置檢踏二員。別置秤銅催綱官各一員。專差武臣。詔依給舍議。罷提領官。權戶部侍郎董莘言。民有常賦。國有經費。會天下之賦。以資國用。使州縣以時催供。部使者以時程督。綱目俱存。何有不足。然今賞罰有一定之格。而論賞紛紛。被罰者甚鮮。有勸無沮。孰不弛望。許戶部擇遠慢最甚者。具名以聞。特賜降責。庶使人知警懼。而財用無散逸。歲計可以指擬。從之。詔州縣書坊。非經國子監看詳文字。毋得擅行刊印。以言者論私文異教。或傷國體。漏泄事機。鼓動愚俗。乞行禁止也。初賜秘書省曝書會錢千緡。令本省自辦。罷臨安府應副。言者論近者蠲除關市穀米之稅。而諸郡禁民私相糶糴。皆令從官中請解。遣官監視。每斛有收斛子。以一二百者。他費又倍。望行禁止。詔監司覺察。

癸酉。給事中修國史兼直學士院周麟之為翰林學士。修國史。權尙書工部侍郎王晞亮兼權給事中。

起居舍人張孝祥試中書舍人。秘書少監黃中為起居郎。殿中侍御史任古試秘書少監。監察御史汪澈為殿中侍御史。尙書都官員外郎楊俊直秘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以其父存中援更迭詔書有請也。右正言都民望言。近降旨依戶部措置儲蓄。收糶米斛。此大務也。然其間措置有未當。約束有未盡。倉場情弊。中外一同。交納邀求。在所不免。若和糶之價。不高于市。直人誰肯就場申糶。又物價高下。隨時低昂。官私收糶之初。略集行人。供俱三等價值。後有增減。更不復問。所以民間雖與中交易。謂直約束。依公實增。勿為文具。隨時增減。勿為定價。又所糶米專委知通認數椿管。緣交量損折。或積久米乾。重以鼠雀之耗。若令認定。必致增損。斗面誅求于民。又以銀折錢。須依市價折支。方使人無詞說。茶關充本。須刷實錢應副。方得事務濟集。望申命有司。講畫曲盡。詔戶部措置。戶部乞令諸州守倅。逐旬審度估定。每石量增市價一二百錢。每椿收及一年。聽除一釐充折耗之數。仍令牙人把斛交量。勿用罇子。官吏量給湯茶食錢。每糶及五萬石。減磨勘半。多者并賞。其闕子茶引。並令漕司先兌見緡。從之。

甲戌。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范如圭。為泉州。左朝散郎。馮時行知黎州。用王剛中薦也。詔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權知廬州劉綱給真俸。

丙子。左從事郎新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查篇為秘書省正字。武略大夫新荆湖北路兵馬鈐轄魏震兼權知荆門軍。

丁丑。潭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吳拱。為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充階成西和鳳州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成州。拱乞依例陞充副都總管。從之。拱陞總管在是日。

戊寅。詔故左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任質言特與一子恩澤。以秘書少監任古等援常明故事有請也。常在紹興九年十月也。時校書郎洪遵當草奏。會謂質言故諫官伯雨之孫。篤學安貧。論議勁正。乞特官其嗣。以勸忠義。正字劉望之摘遵草曰。只如此。意似不廣。宜增數語云。亦使四方英俊。知館閣養士。雖其不幸。亦蒙哀卹。如此。遂既如其言。私怪之。未逾月。望之暴得疾。一夕卒。其官亦左奉議郎。同舍又請。宰相湯思退曰。若更行此。遂成永例。恐議者不以為然。聞其生前多著書。若悉上送官。亦可特以為說。秘書丞虞允文乃論其家。畫象望之遺文。合數百卷上之。下兩省看詳。俄而思退去位。事竟寢。

己卯。加諡秦魯國賢穆大長公主為賢穆明懿。以其子少傅榮國公忱。援故事有請也。軍器監主簿馬騏言。陛下加惠蜀民。日者命有司除放州縣虛額錢。此舉所繫利害甚重。凡所謂虛額者。皆出於鹽酒之課。蓋鹽泉有盈縮。則煎煮之數。不能無多寡。人煙有稀稠。則酷賣之數。不能無通塞。向者有司但持目下一定之額。而課其息。將新改舊。用實填虛。卒以無償。徒費督責。望下四路監司。取見鹽酒課利三年內所收實數。以酌中一年為額。使之趁辦。其目前虛額之數。盡與蠲除。詔總領所相度申省。詔故左朝奉大夫復直徽猷閣官一子。以其家自訴為李綱私意奏劾。坐遣而死故也。

夫復直徽猷閣官一子。以其家自訴為李綱私意奏劾。坐遣而死故也。

提舉佑神觀。祕閣修撰張子仁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仍並令久任。初。楊傑以登第故累遷至侍從。傑存。而吳拱以守邊除潭州觀察使。於是韓世忠、張俊諸子猶在庶僚。上以俊賢和議有功。手詔令一二中子。大將之子。皆以遷至文武侍從。而俊之子猶在庶僚。乃有是命。仍詔自今功臣子孫敘遷。當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庶幾恩義兩得。永為定法。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封還之曰。爵秩天下公器。陛下縱私之。奈清議何。上面諭椿。朕欲以虛名獎用勳臣子孫。椿曰。名器不可假人。恐侍門一開。援例者衆。然卒除之。

丙戌。安化三州首領蒙自隨等來獻方物。詔以自隨為三班差使。

丁亥。權吏部尚書同修國史兼侍讀賀允中參知政事。

戊子。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請以本司馬軍親隨二將為中軍。餘四將為左右前後軍。從之。親衛大夫武泰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守恩為侍衛步軍司左軍統制。用趙密請也。

己丑。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侍讀葉義問兼權吏部尚書。

辛卯。故中奉大夫尚書主客郎中林沖之特與致仕遺表恩澤。以其家自訴靖康中使金割地。死於金國故也。初。朝散郎尉服死。其子幼。孫大廉以致仕恩入仕。約官至正郎。即任。及大廉累遷至右朝奉大夫。遇郊恩任其子敘詩。敘訴于朝。吏部請官敘而罷敘詩。從之。

壬辰。詔潭州觀察使知成州吳拱妻令人許氏特封信安郡夫人。

癸巳。左太中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趙令願復為崇慶軍承宣使安定郡王。已而令願言。自來未有由從官襲封者。請得任子孫京秩如舊。上許之。太府少卿錢端禮充祕閣修撰兩浙路轉運副使。中書舍人洪遵言。近奉指揮。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永為定法。臣伏思之。有大不可。臣竊計內外將家之子孫。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之班。皆可坐致。恭惟太祖皇帝之世。所與開國勳業。及兩征西伐諸大臣。功如曹彬、潘美、王審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釗之徒。其子若孫。不過諸司使。惟彬之子琮。瑋。以功名自奮。王承衍、石保吉以聯姻帝室。皆為節度使。初不聞有遞遷侍從之例。今指揮一出。使十年之間。清穆散閒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之美觀。望收還前詔。從之。

丁酉。左朝奉大夫知吉州魏安行為尚書戶部員外郎。安行自訴為秦檜挾妻家私忿。奪去墾田之賞。置臣罪籍。天下守令以臣為戒。法遂不行。望檢舉原降指揮。使州縣樂于勸課。田野日闢。

戊戌。翰林學士修國史周麟之言。左宣徽郎知雙流縣李燕。燕。升。人。已見。嘗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詔給劄錄付史館。燕博學剛正。張浚、張璠咸器重之。秦檜盛時。嘗遣人諭意。欲得燕一通問。即召用之。燕惡其誤國擅權。迄不與。坐此假襄州縣。垂二十年。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聞其名。奏以為幹辦公事。初。燕父中任至右朝奉大夫。通習本朝典故。燕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獨求正史實錄。旁採家集野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三

紹興二十有九年。秋七月壬午朔。淮東安撫司言。北邊蝗蟲為風所吹。有至盱眙軍。楚州境上者。然不食稼。比復飛過淮。北皆已淨盡。癸未。上謂大臣曰。此事甚異。可以為喜。仰見上天垂佑之意。陳康伯曰。載籍所傳。蓋未之有。皆由聖德所感。鄰境聞之。當自懾伏。上曰。然使其聞之。必不敢妄作矣。宋史全文。史臣曰。古者於畏也。誠於畏則君德彰矣。朝宗所以彰高宗也。發覆所以彰景公也。誠矣。今夫蝗之來。不可視而去。蝗之擊。惟苗是食。其去而不食。果何以致之也。德聞於天。且眷之矣。金安得而不服。臣以謂非誠于畏者不能也。御史臺主簿馮方為祕書省正字。祕閣修撰知揚州劉岑言。右朝奉大夫張松敏給精幹。材力有餘。往年梁揚祖在虔。洪頗得松力。若使治兵訓民。必有可觀。乞增置本州通判一員。以松填闕。從之。未幾。諫官何溥以為非祖宗舊制。詔松改通判荆南府。

甲申。尚書禮部員外郎楊邦弼守起居舍人。右朝請郎知靜江府李如岡復祕閣修撰。

乙酉。詔直祕閣成都使轉運使王之望充四川制置司類省試院監視。左朝奉郎知嘉州何逢原充考試官。左朝請大夫知邛州費行之充別試院監視。左朝奉郎知榮州李暉充考試官。監試官依監學條法。取摘試卷詳定。類省試院差官自此始。仍以金字牌遞給降敕。劄付制置使收掌。俟試近發出。先是蜀中弛挾書律。而就試者率以違且為常。之望始禁之。然卒不果。右文殿修撰張子實。子正並充敷文閣待制。

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 右朝請郎韓愈知無爲軍... 右正言都民望言朝廷自紹興二十六年... 罷九處免納過稅五處... 然議者謂經總領錢係州縣以百色官錢分隸... 今既減省輸錢之源... 上件錢自合裁減... 乞命有司除餘年額... 庶幾州縣不致巧作名目... 並緣爲姦從之... 是晚福州大雨... 溝洫皆盈... 水因之冒城而入... 侯官縣民田頗爲所壞... 己亥... 司農寺丞韓元龍... 贖實浙西常平米還... 言一路糶米錢... 毋虛六十萬緡... 乞別行收糶... 從之... 庚子... 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禎爲直祕閣... 江淮等路提點錢公事... 填復置閣... 上諭宰執曰... 泉本利害... 大概有四坑戶... 銅本人工... 木炭是也... 卿等宜論議... 請究利害... 令鼓鑄復額... 以稱朕意... 壬寅... 利州東路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知紹興府姚仲言... 被旨增招官兵三千人... 乞下總領所支給器甲... 從之... 乙巳... 右僕射湯思退等... 乞以上親書近降戒厲情... 禁路遺二詔... 立石于尚書省... 以墨本頒于中外... 從之... 思退因贊畫章... 奎畫... 超冠古今... 上曰朕自少時... 留心翰墨... 至今不倦... 然迄不能臻妙... 在唐惟太宗好二王書... 一時翕然相尚... 歐虞褚薛... 皆有可觀... 朕有舊藏文皇數帖... 其間有好謙自牧... 上畏天下畏... 羣臣等語... 不惟字畫可喜... 其用心實後世所矜式也... 初... 敕令所別定官聞人... 滋面對言... 按察之吏... 例選舉人... 改官任使... 委責非輕... 誠爲良法... 然習行既久... 不能無弊... 凡爲薦舉... 本欲選取材能... 而或以相成... 或以彼此貿易... 或奪于勢力... 而不能自便... 其出于誠心薦舉者... 蓋亦無幾... 且小官孰不求進... 則皆務得而爭先... 奔競成風... 無復操守... 及被舉之人... 他日負犯... 則一狀自陳而已... 夫舉非其人... 責豈容免... 欲乞詔諭有司... 申言同坐之條... 重其陳首之法... 庶幾舉者知所戒... 其弊可革矣... 臣復有管見... 凡在官者... 歷任及十考以上... 則入仕亦積有歲月矣... 委無公私過犯... 則其人亦知愛重矣... 若此之類... 雖舉狀偶不及格... 伏望取自聖斷... 以次量材... 其降格遷改... 既不廢舊制... 開此公道一門... 使孤寒廢退者... 亦有寸進之望... 或有疑其失於濫者... 即乞賜裁酌... 取吏部每年以來改官中人數... 約爲限額... 舉狀年勞... 參酌並用... 少抑貪冒之弊... 養成廉素之風... 似爲有補... 詔吏部長貳同加參酌... 務要精審... 久遠可行... 至是中書舍人洪遵... 張孝祥... 權工部侍郎... 兼權給事中... 王曠... 亮議曰... 臣等竊詳選人改官之法... 自祖宗以來... 行之二百年... 法令章程... 燦然並具... 至於今日... 不能無弊者... 非法之不善也... 思在士大夫以私情汨之耳... 夫自一命以上... 仕於州縣之間... 雖有真賢實錄... 勢不能以自達於上... 故爲立監司... 郡守薦舉之法... 必使之歷任六考... 所以選其歲月... 而責其赴功... 必使之舉官五員... 所以多其保任... 而必於可用... 姦賊巨蠹者... 既有安治之科... 而離缺冗備之輩... 既無材可以補薦... 又無過可以斥逐... 事予之幕職... 曹掾之祿... 使足以代耕... 至于沒齒... 而不敢望致身於京官... 所以分別材否... 可謂至矣... 舉之而非其人... 有才而不見舉... 是則監司郡守之罪... 所謂失舉之罰... 必行之可也... 今臣僚所建... 欲歷任十考... 舉主不及格者... 輿降等改官... 揆之人情... 雖爲至公... 然恐此路一開... 則有力者... 惟圖見聞... 無材者... 苟冀終更... 率不過出官十餘年... 可坐以待京秩... 此其不可一也... 今欲約每歲改官之員... 減其分數... 以待無舉削者... 則當被

舉之人... 必有失職淹滯之歎... 此其不可二也... 京官易得... 朝至郎位... 任子之恩... 愈不可減... 非所以救入流之弊... 此其不可三也... 祖宗法度... 非有大害... 未易輕議... 今一旦欲以二百年之成法... 舉而易之... 此其不可四也... 有四不可... 事理著明... 難以如臣僚所請... 竊謂如故便從之... 滋嘉興人也... 按原詳指揮... 令吏部... 及式參酌... 今乃是給舍... 元學三月已... 曾誠舉主具... 己酉... 詔殿前司破敵軍以五千爲額... 時左翼軍之改隸者... 與統制官陳敏所募士... 纔二千人... 乃于本司諸軍那摘... 以充其數... 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 彭合入對... 言湖南州縣... 於民間二稅之外... 別令輸土戶錢... 又以稅科本色布... 而高價折取其直... 謂之折絕... 以致受納官物... 收領詞狀之際... 則取賄息錢... 又一例... 均科趨引錢... 隨科送納... 名色不一... 臣在官之日... 已行禁止... 乞下本路監司... 覺察... 合又言... 州縣出賣官田之害... 望痛減定價... 毋令抑勒... 戶部言... 自降指揮... 僅及半年... 據江浙諸路... 日終賣到田... 一百十餘萬緡... 即非賣不行... 難以減價... 乞不得抑令田鄰承買... 從之... 庚戌... 詔撥四川經總制并田晟錢糧... 錢八十四萬緡... 應付四川增招軍兵... 歲計... 成都路二十萬... 潼川十萬... 利州十萬... 夔州十萬... 五萬... 總計五萬... 此據四川財賦册... 明年八月甲寅... 時統領官司農少卿許尹言... 增招兵校... 萬人... 歲幣錢糧... 二百四十萬引... 乞將每年應付田晟... 寔名錢... 盡行截撥... 戶部奏... 田晟寔名錢帛... 係指擬應付江上軍衣... 難以盡行截留... 外有二分錢引... 三十四萬緡... 係買發川布... 赴行在... 別無支使... 欲令總領所取撥... 并令就截... 合赴行在... 經總制錢... 五十萬緡... 通已得旨... 於田晟錢糧內撥... 五十萬緡... 共一百三十四萬緡... 應付支遣... 從之... 右朝奉郎通判安豐軍向灼知安豐軍... 八月壬子朔... 殿中侍御史汪澈言... 中書舍人張孝祥... 輕躁縱橫... 挾數任術... 年少氣銳... 淺無忌憚... 孝祥繼母... 繼以父官封孺人... 孝祥輒乞用己官職... 職封恭人... 父亡即隨子官... 著令也... 孝祥蓋有無父之心焉... 事見今年正月... 辛... 交遊郭世模... 受財奪官久矣... 孝祥曲爲經營... 與之改正... 復齒仕列... 世模改正... 此以私意而壞陛下之法... 令也... 黃文昌... 浮薄沽名之士... 孝祥則宛轉吹噓... 致被召命... 事見今年六月丙寅... 張松... 阻僧胥吏之子... 孝祥則強令劉岑... 辟伴揚州... 事見今年七月癸未... 江續之... 狡滑貪婪... 孝祥則愛其奉己... 爲之提攜... 遂得登聞鼓院... 事見今年六月辛亥... 韓元龍... 資淺望輕... 孝祥以姻親爲之維持... 欲得總領... 今年七月己亥... 以司... 此以詭計而誤陛下之除命也... 又獲俠士左都... 鞏... 刺探時事... 交通權貴... 踪跡詭秘... 方登從班... 而所爲已如此... 若假以歲時... 植黨連羣... 其爲邦家之虞... 當不... 在盧杞之下... 望早折其萌... 速從寬... 詔孝祥與外任... 世模改正... 指揮勿行... 都押歸本質... 續之... 元龍... 並放罷... 既而孝祥乞宮觀... 乃以孝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自是湯思退之客... 稍稍被逐矣... 秘書丞虞允文... 祕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三

書省校書郎洪遵並為尚書吏部員外郎仍兼國史院編修官。太府寺丞陳洪為尚書倉部員外郎。左朝請大夫彭令為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西軍馬錢糧。左朝請郎兩浙路提舉市舶張闡為御史臺檢法官。

癸丑。詔田師中妻衛國夫人蕭氏納內中俸。從其請也。

甲寅。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許尹言。諸州縣年額贖軍錢物。拖欠數多。乞候歲終。從本所取其尤甚者。具申朝廷。重行黜責。庶幾事任歸一。舊州縣贖軍錢皆從所隸漕司拘催。其有稽違。漕臣按劾。總領所不與。故尹以為請。三十一年四月己未王之望申明。兩浙轉運副使錢端禮言。諸路所糶糶米斛。移易借兌者。乞以違制論。從之。詔責授靖州團練副使惠州安武傳選常立戰功。理宜矜宥。可復右武大夫容州觀察使。充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

丁巳。執政以皇后生日。用例從激賞庫進銀三萬兩充禮物。詔今自除皇太后生辰內教。情賞將士外。朕生日。皇后生日。冬至。寒食節。並減半。餘並免。宰執奏。仰見陛下約己便民。恭儉之德。度越前代。遠甚。上曰。前後所進尚有餘。若留之。不過積管以備不時之須耳。宰執復奏曰。此陛下盛德事。各再拜以賀。戊午。兩浙市舶司言。高麗賈人販到洞器。乞收稅出賣。詔付鑄錢司。起居郎黃中兼權中書舍人。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前司統制賈和仲以母老乞補外。改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常州駐劄。庚申。詔四川等處見在行在進士。歸鄉赴試不及。可特令就兩浙轉運使附試一次。後試者七百五十人。詔令解發十五人。

壬戌。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劉珙為秘書省正字。用賀允中薦也。大理司直胡憲守秘書省正字。癸亥。秘書省校書郎林之奇以疾求去。改知大宗正丞。紹興府供職。初。侍御史朱倬等言。江西漕司米糶積弊。詔提轄文思院呂靖往江西措置。殿中侍御史汪澈言。靖乃憲卿會孫。傾邪凶狠。蓋其家法。去年被命。饒州措置鑄錢事。妄作威勢。干請受財。衆所鄙笑。詔靖放罷。更遣軍器監丞朱商卿措置。詔皇后宅教授。依太學博士格例通理成資。翊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選錄軍統制吳琦知洋州。

甲子。言者乞做祖宗舊制。許商人般載米斛。輸行在諸倉。願以茶鹽乳香藥鈔。或犀象布帛香藥。償其直者。聽從之。右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沈濬為監察御史。潘疇之子也。詔左朝請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度。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左迪功郎朱熹並召赴行在。右通直郎知建州建安縣韓元吉令任滿日赴行在。皆用輔臣薦也。既而左司諫何溥言。仰度聖意。必以百里之民。方安元吉之政。不欲遽奪其去。然度廣問近除提刑方及數月。使果得人。則為陛下平反庶獄。刺舉百吏。兩路受賜。所繫非輕。今遽令造朝。高不過為郎。而使兩路失實監司。視一邑之令。反不重耶。近者朝廷屢擇郎吏。以為監司。每患才難。今既知其可用。而復不使少安厥職。兼恐來者未知如舊。重為勞擾。望須其終。

更。特加召擢。詔度廣問並俟任滿日與在內陞等差遣。溥所奏在是月。元吉。元龍弟。熹。松子也。少孤。從延平李侗學。弱冠。中進士第。調泉州同安簿。官滿。嘗路尊敬。不敢以屬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而後罷。於是慨然有不仕之志。築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實。故召之。熹卒不至。

丙寅。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周麟之兼侍讀。權向書刑部侍郎黃祖舜兼侍講。武功大夫侍衛馬軍司後軍統制劉澤帶御器械。以周麟之。洪遵。張孝祥。應詔論薦也。中書奏。臨安府老人全富等四人上表賀皇太后壽八十。詔皆授官有差。

丁卯。左朝散郎知英州陳克勤請除南雄。英。連。三州經界後州縣所抱丁米舊額。從之。時克勤已滿秩。新守吳名世怒其迎接不如禮。摭其用舊例多請驛券。遣小校至南雄州追之。克勤憤懣死。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丁母憂。戊辰。詔起復。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殿前司右軍統制補遺改充本司右翼軍統制。贛州駐劄。用主帥楊存中請也。按右翼軍統制官部。始自右武。是日。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彭合入辭。自休兵後。戶部歲科江西。湖廣。京西諸路上供錢五百一十萬緡。付本所贖軍。其間有不敷額數。朝廷貼降一百六十萬緡。合言。積積多。歲計久乏。已已。輔臣請以御前激賞庫積錢五十萬緡與之上。此乃一時之事。合所陳歲計也。乃詔歲以四川經總制錢三十萬緡與之。

庚午。詔御前軍器所官吏工匠並特轉一官資。以創造精緻故也。辛未。詔成閔母鄭氏特贈衛國夫人。壬申。中書舍人洪遵等言。太學。武學。臨安府學諸生。以皇太后聖壽八十。上表稱賀。文理可採。詔兩學大職事十六人。並永免文解。兩學小職事四十五人。府學正錄三人。並免解一次。太學五百三十三人。武學三十六人。府學職事四十人。並倍賜束帛。小學生四十人。及府學諸生。皆賜束帛焉。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直龍圖閣新知洪州蘇簡貪鄙病倖。直祕閣知廣州向子恣暴虐苛察。詔並落職放罷。甲戌。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汪澈。左司諫何溥。右正言都民望。監察御史任文薦等言。奉旨同議裁減諸司官兼局。竊見修書局四處。歲費官吏稿設等錢十五萬餘緡。今參照祖宗古制。自元豐至宗正寺以玉牒錄之。今欲不置玉牒所檢討官。只以本寺卿丞領編修事。又國史院見修神。哲。徽三朝正史。乞依舊宰臣提舉。其修史並修史共置二員及編修官二員。日麻所文字。自有秘書省奉行。不須創局。敕令所見修吏部法。乞催促投進外。官吏盡罷。今後或遇特旨編法。臨時委刑部或大理寺官編修。應內侍充提舉承受等官。及三省吏人供檢並罷。從之。戶部言。兩浙。江湖諸路歲認發米四百六十九萬石有奇。今實發四百五十三萬石。兩浙一百五十萬。除三十五萬折錢一百一十萬緡。今發八十五萬。江東九十三萬。今發八十五萬。江西一百二十六萬。今發九十七萬。湖南六十五萬。今發五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今發一十萬。且欲依減下之數。以憑科降。照依限數足。蘇克小麻。載此法於去年九月壬申。蓋一年。

丙子。詔右迪功郎廣州南安縣尉傅若贈右承務郎。與一子下州文學。以若與兇賊徐大刀戰死。特錄之也。

戊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樓煥知廣州。關門祇候江南東路安撫司準備將領趙應熊爲武學博士。翰林學士周麟之奉詔薦應熊。拔自武科。通於文藝。素高矜力。洞達兵機。故有是命。

己卯。起居舍人楊邦弼言。紹興起居注。未修者凡十六年。緣久無正員。因循積壓。望令兩省逐月循進外。其前未修者。每月帶循一月。從之。詔知縣獨擅收支錢物。不簽押佐官者。杖八十。用直祕閣知江州汪若海奏也。左朝請大夫知邛州費行之爲夔州路轉運判官。邛州歲以鹽市民絹四萬二千有奇。一相之直。爲鹽十五萬。吏相承爲姦。行之增其二。盡以予民。且除其負四萬五千緡。朝廷知其材。復進用之。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宗元卒。

九月辛巳朔。祕書少監任古直龍圖閣。知洪州。從所請也。太尉知荆南府劉錡引疾乞致仕。不許。詔諸州營田糶糴。並起赴本路總領所椿充馬料。仍令左藏庫計直撥還御前激賞庫。用戶部請也。殿前司中軍都統制邵宏淵添差荆湖北路馬步軍總管。罷從軍。既而殿中侍御史汪澈奉詔薦宏淵奮不顧身。真萬人敵。乃移江東總管。十二月癸酉。移江東。

壬午。詔委官詳定閩浙廣三路市舶司條法。用御史臺主簿張闡請也。舊番商之以香藥至者。十取其四。十四年。詔旨卽貴細者十取其一。十七年十一月。詔丁冠。沉香龍腦皆十分抽一。闡前提舉兩浙市舶。還朝。爲上言。三舶司歲抽及和買。約可得二百萬緡。上謂輔臣曰。此皆在常賦之外。未知戶部如何收支。可取見實數以聞。殿中侍御史汪澈言。右宣教郎知英州吳名世所爲貪酷。自到任數月。民之逃徙者二千餘家。籍貫者以數千。淫刑以逞。不可名狀。詔放罷。令提刑司取勘。其後法寺言名世賊罪絞。詔貸死除名。藤州編管。仍籍沒家財。是夜雷。

甲申。詔建炎以來奉使未還後嗣無人食祿者。並予一子官。

乙酉。奉使大金稱謝使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副使昭信軍節度使領門事曹勛等還朝。入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丙戌。宰相湯思退等皆再拜賀。上曰。朕自輪等歸。中夜以思。不寐而慄。蓋前此中外紛紛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及儲積軍糧之類。便爲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故朕所慮者。不在於此。而在於彼也。今而後。宜安邊息民。以圖久長。思退曰。遣使尋盟和好益堅。皆陛下德威所致。然金主亮已定寇江之計。繪所見蓋妄也。

戊子。右奉議郎王炎通判湖州。

辛卯。左朝散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都察特轉一官。以本路出賣官田及五萬緡。戶部奏爲諸路倡也。初。以運河春冬水涸。詔江湖諸路糧舟。皆自鎮江府轉江陰而來。至是。司農少卿張宗元入

對。論近糧舟自下江來。有全舟俱失。人物俱亡者。是守閘則有闕津之阻。轉江則有艱險之慮。二者皆非良便。今宜於沿流權就下卸。命戶部計行在儲蓄之數。豫定量度。因河流濟通之時。令兩浙轉運使隨宜轉般。公使兩便。先是浙西提點刑獄公事邵大受嘗請置轉般倉於鎮江之海鮮堰。今年閏六月戊辰。未及行。於是戶部乞如二人言。令淮東總領所措置。

壬辰。言者奉。吏部依格注受縣令。多不得人望。做祖宗故事。於京朝官及判司簿尉有考第人內。令兩省臺諫卿監郎官各舉所知一二人。充江浙荆湖福建繁難縣令。仍令監司郡守察其治狀。連衡以聞。如果有美政。京朝官則增秩再任。選人則減舉主就任磨勘。其他擢用。固在臨時。若此數路得宜。則兩淮四川二廣。皆可次第而行矣。吏部請卿監以上聽保舉。如有惠民實迹。監司郡守連衡奏聞。並陞一任。仍以山陰等知縣四十闕依格歸堂。其見任老疾並不任職人。令監司郡守體量予祠廩。詔給舍詳議以聞。三十

月癸未。忠訓郎楊庶爲閩門祇候利州路第五將。庶政子。特錄之。

甲午。尚書右僕射湯思退避左僕射。參知政事陳康伯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舉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康伯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材。自當用心。若婢媵取容。植黨以自固。臣不敢也。故事。宰臣初除。例賜銀絹。至是思退等辭。上曰。此舊格。何足辭。思退等言。今國川隘乏。自人主及百司。皆當節省。庶幾有濟。臣等若盡受。何以風百僚。力請減半。上從之。省樞密院機速房。

乙未。以皇太后服藥救天下。命輔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自是不視朝。召輔臣奏事於內殿。

丙申。放臨安府公私儲錢半。月詔諸路四等以下戶。去年未納稅賦。兩浙江東西去年水災賑貸物料。及浙東江西民田爲螟螣損稻者。其租稅皆蠲之。

丁酉。減僧道今年丁錢之半。

己亥。詔見監贓罰及賞錢。並與除放。皆爲東朝祈福也。

庚子。皇太后章氏崩於慈寧宮。年八十。國朝典故。自南渡後。多有司省記。至恤章又諱不錄。至是一時斟酌。皆出於太常寺少卿宋棗。而博士杜莘老又以古韻裁定。

辛丑。百官班慈寧殿。宣遺詔。時百官入臨。皆吉服。吏部員外郎虞允文獨易服。有非之者。允文不改。俄詔百官易服。入內侍省副都知衛茂實都大監。領大行皇太后葬事。容思殿祇候馮孝宗造梓宮。凡葬事之費。皆以慈寧殿錢物給之。詔三衛皇城司官。並依故事宿直。

壬寅。詔權吏部侍郎沈介時暫兼權禮部侍郎。

癸卯。大殮。殿前馬步軍司統制官以下。並許就本寨成服。自是日再臨。前一日。宰相召太常博士杜莘老赴堂。曰。有旨。問合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玄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

曰。是真禮官也。翰林學士周麟之為大金奉表哀謝使。吉州團練使知開門事蘇麟假崇信軍節度使副之。時朝廷已議定遣金銀等物。麟之固請增幣而後行。此以麟之請增幣。麟之至金。金主亮喜其辨利。錫

寶加厚。燕之二日。中貴人至館。密賜金酒三罇。銀魚牛各一盤。罇盤皆金寶器。併令留之。麟之以例辭。金主不許。曰。一時錫寶出自朕意。何例之有。麟之歸。以其物繳進。上復賜之。此麟之請增幣。麟之至金。金主亮喜其辨利。錫寶加厚。燕之二日。中貴人至館。密賜金酒三罇。銀魚牛各一盤。罇盤皆金寶器。併令留之。麟之以例辭。金主不許。曰。一時錫寶出自朕意。何例之有。麟之歸。以其物繳進。上復賜之。

金蘭。燕京山名。而麟之海誌書所書乃用此字。當改。

甲辰。有司以辰日罷朝夕臨。起居郎權中書舍人黃中爭之曰。此非經。且唐太宗猶以是日哭其臣。況臣子於君母乎。

丁未。百官以上未聽政。詣文德殿門進名。自是不復臨。

戊申。尚書吏部侍郎葉義問充按行撥宮使。內侍衛茂良副之。四川茶馬司言。昨來差殿前馬步兩軍自就宕。峯鐵兩場取馬。係本司遣使臣管押。立定賞罰。故倒斃數少。今兩軍遞送。無人任責。則倒斃數多。乞依舊從本司差人押赴興元府。交付兩軍從之。

冬十月辛亥朔。不視朝。文武百僚詣文德殿門進名奉慰。自是朔望皆如之。壬子。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

癸丑。皇太后殿。有司以權制已訖。請百官以吉服行事。黃中復曰。唐制解撥雖在易月之外。猶曰。各服其初服。今以易月故而遂吉服。以殯。非禮也。朝廷用之。於是百官常服黑帶。入朝。衰服行事。

甲寅。上始聽政。御慈寧殿之素帳。召輔臣奏事。命參知政事賀允中撰大行皇太后哀冊文。兼書。并家諡。同知樞密院事王綸撰冊文。并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楊椿撰諡議。起居舍人楊邦弼為賀大金正旦使。右武大夫榮州刺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張說副之。太府卿李潤為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張安世副之。詔以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吳益為撥管總護使。尚書戶部侍郎董奉為橋道頓遞使。

乙卯。太尉主管步軍司公事趙密為修奉總管。入內內侍省押班王晉錫為都監。容恩殿祇候馮孝宗為承受。應營奉事。委知臨安府趙子瀟。知紹興府王師心。兩浙漕臣錢端禮。應副。具數報都大監領所支還。時兩使及按行。監領。修奉五司。共辟官屬八十五員。而兩浙帥臣監司之屬不與焉。

丙辰。侍從臺諫兩省郎官以上。議皇太后諡於尚書省。己未。左朝奉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樊光遠特降一官。先是福州水災。而守臣辛次膺。提舉常平公事周操皆未知。光遠並攝其事。不即賑濟。上聞之。乃有是命。

辛酉。詔監司守臣在外諸軍帥並免進賻。應已科市於民者。皆歸之。壬戌。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椿上皇太后諡議曰。顯仁。

癸亥。直祿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傑兼權兩浙轉運判官。應付頓遞司隨行支費。甲子。大祥。上衰服行禮。百官常服陪位。

丙寅。禫祭。

戊辰。上始御前殿。直敷文閣知臨安府趙子瀟言。將來梓宮渡江。江岸止有渡船二十隻。乞下三衙各借馬軍船十隻。并水手。應副津渡。從之。是日。頓遞使董奉辭行。

辛未。兩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因奏事。梓宮進發。河邊無淺涸之患。上因論溝洫利害云。往年宰臣曾欲盡乾鑑湖。言歲可得米十萬餘石。朕答云。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即所損未必不過之。凡慮事須及久遠也。綸曰。貪目前之小利。忘經久之遠圖。最謀國之深戒也。

癸酉。同知樞密院事王綸言。密院大事。每以三省同議。上曰。樞庭雖五代之制。疑太祖。太宗曾入思慮。五代弊法。祖宗掃除略盡。惟存此一二大者。必有深意。都民望嘗有疏言軍政豈可令宰臣不與。意謂樞庭非法。朕已收之矣。上又曰。大臣固不當疑。雖人告其不軌。朕亦不信。若有茲邪。即罷之。不當任而疑也。綸曰。自古帝王用人之道。無越於此矣。

乙亥。詔禁止沿淮私渡盜買鞍馬。博買物色。已是嚴切。尚慮冒利之人。或假託貴要。或作軍中名目。往來買賣。令帥憲知通知意禁約。有違反去處。即時奏劾。當繼遣御史遍行讞察。犯人如有假託。追赴大理寺根究。從軍法處斷。其失察故縱官吏。並當編竄遠方。旬具有無中三省樞密院。詔諸路和糴米斛。並募土豪及子本客人。自備船裝載。每石千里支水脚錢二百文。二萬石補進義校尉。其他皆以遠近多少為差。除耗及搭帶一分稅物如舊。用戶部請也。江西元官見二十八年七月庚申。

丁丑。奉皇太后諡冊告於太廟。行事官常服吉帶。

戊寅。上册寶於慈寧殿。是日。撥宮破土。作新城門於侯湖。嘉會二門之間。直跨浦橋江次。以梓宮所由出也。凡經由道隘民居。權撤之。每權賜錢二十千。為遷徙之費。

己卯。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王傅主管台州崇道觀。理作自陳。先是戶部員外郎魏安行自吉州召還。言本州官田。當賣者計直一百三十八萬餘緡。而傅燮實。以為可賣者二十二萬緡而已。朝廷疑其高下遂絕。故有是命。仍令提刑司看詳以聞。日麻于傅祠命下注云。因依未見。今以紹興三十年五月辛卯臺諫章疏內撮取修入。提刑司看詳。明年四月丁丑

是月。金主亮再役諸路夫匠。造軍器於燕京。令尚書右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之死者甚衆。此據宗室金亮本末修入。張惕正錄。事述二事並在來年正月。與此不同。

十有一月。按是月。辛巳朔。甲申。日南至。命尚書工部侍郎王晞亮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輔臣皆奉冊寶。不克齋

己未。幹辦內東門司謝琛罷。日下押出門。以盜寶翠鏡入己也。

庚申。尚書左僕射湯思退以永祐陵奉迎錄上之。藏於敷文閣。是日。金國賀正。且使施宜生等入境。先

是宜生坐范汝為事遠竄。遂奔偽齊。事見紹興二年二月甲子。齊廢復為金用。累遷禮部尚書。至是以翰林侍講學士

來賀來年正旦。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耶律翼副之。接伴使宗正少卿金安節。帶御器械韓侯選

之於淮岸。安節發舟至中流。互問聖躬。已宜生遣人謂安節。此時賀禮而來。遂使安節得服黑帶。安節答曰。

太后上仙未遠。若純吉服。恐或失禮。北人曰。既以日易月。豈得至今未祭。安節曰。以日易月。乃太后遺詔

耳。主上至孝。以未卒哭。尚衣素服。朝廷百官。皆是黑帶。北人曰。頃者哀謝使之來。朝廷以宋國有喪。尚令

止樂。今宜生等持賀禮而行。遂使當以吉禮相待。安節曰。往者哀謝使雖在制中。不敢易服。尊上國也。今

在境內。自當如禮。久之。宜生遣人來云。請使副自便。安節疑其語不誠。即召其引接宋國。趙選諭之云。此

事上有朝廷。非使副所專。日已向暮。幸速赴宴。有頃。宜生答曰。且從所論。相距兩時。乃至岸。先是禮官

疑北人不聽。奏令接伴使副量度施行。十一月。安節固爭乃已。

辛酉。右承議郎知將州龔澆直秘閣。先是將州羣盜謀作亂。澆先事擒戮之。事聞。故有是命。左朝奉大

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楊英卒。

壬戌。上親行卒哭之祭。

甲子。附顯仁皇后神主於太廟徽宗室。尚書左僕射湯思退為禮儀使。上服袍履。步導虞主至麗正門外。

奉辭。遂命端明殿學士張澆題神主。命嗣濮王士輻。安定郡王令諲。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衍

享於太廟。祖宗皆用特羊。備樂舞。故事。題神主畢。附享於祖姑之下。及是以太廟殿室隘。乃設幄於英宗

室外之東西。用權禮也。十月己巳。初。議升附後百官純吉服。而金之弔使未至。朝廷疑之。禮官楊椿等

仍請。俟正旦使還條具取旨。明年二月。甲子純吉。

丙寅。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澆。吏部尚書。初。上知普安郡王之賢。欲建為嗣。而恐顯仁皇

后意所未欲。故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澆以計所在。澆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礙於此。今兩

郡名分宜早定。上喜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開春當宣典禮。澆頓首謝。時風俗侈靡。財用匱乏。澆

勸上止北貨之貿易。省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吏。躬行節儉。民自富足。上嘉獎再三。此並以澆行進。入顯

見日麻明年。仁皇后所未欲等事詳

二月甲子。侍御史朱倬試御史中丞。左司諫何溥試右諫議大夫。左正言都民望為右司諫。初。

上命淮南。京西帥漕司講究兩淮。荆襄。使無曠土以聞。直敷文閣新淮東轉運副使魏安行乞募民力田。

其法曰。身勸民墾田及七十五頃者。補副尉。五百家者。補承信郎。大率每招一戶墾田三十畝。已仕者遞遷有

賞錢四千自是等而上之。

差。諸軍所汰官兵願耕者。于三月俸。牛種廬舍。皆從官貨。滿五年仍償其田。並為永業。仍免十年租。從之。

三十年三月。癸未所書。

丁卯。以顯仁皇后升祔。梓潼安。紹興府詔以下罪囚。尚書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楊椿進尚書。仍兼翰林

學士。延福宮使德慶軍承宣使入內侍省押班張去為為入內侍省副都知。右武大夫昭慶軍承

宣使權入內侍省押班董仲永為入內侍省押班。

戊辰。直祕閣汪應辰試祕書少監。左丞侍郎王十朋守祕書省校書郎。成州團練使知開門事劉允

升為和州防禦使。以解帶恩也。右朝奉大夫陸廉知楚州。蓋師稷移知純州。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王綸進知院事。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路允修罷。仍不得與知州監司差遣。以殿中

侍御史汪澈言其貪墨也。初三省樞密院激賞庫及諸書局。歲用錢三十八萬五千餘緡。銀六千餘兩。

而絹不與焉。御史中丞朱倬指為永費。又言。諸路圭租。歲收二十三萬斛。有奇。錢帛絲麻漆雜物不與

州縣有過給者。俸上此議。在四月。辛亥時為侍御史。上命倬與臺諫給舍議之。中書舍人洪遵等奏減給賞等錢二十萬緡。

府萬五千緡。東府萬二千緡。西府所減用二萬四千緡。日麻校令所。國史院各二萬餘緡。尚

書省各減萬三千緡。中書省七千緡。樞密院九千緡。今皆損其數。二十二年七月壬戌。又減。

之。左迪功郎鄭開守太學博士。直龍圖閣知鼎州。凌景夏乞減程昌寓所增蔡州官兵衣糧錢六萬

四千餘緡。詔減四分之一。

甲戌。詔減西和州官賣鹽直之半。先是州之鹽官井歲產鹽七十餘萬觔。半為官吏柴薪之費。半為於西

和成鳳州。歲得錢七萬緡。為利州錢之本。十五鹽多地隘。每觔為直四百。民甚苦之。上聞。故有是命。

是日。夔州大火。燔官寺民居甚衆。焚死者凡六人。年始

乙亥。戶部言。昨令兩浙。江湖六路轉運司市儲軍。今已糴到一百萬石。乞就整更糴二十五萬石。上從之。

中書舍人洪遵。刑部侍郎黃祖舜。奉詔薦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浙江兵馬副都監李寶勇足冠軍。

知能料敵。以寶為帶御器械。時寶自鎮江軍中統制官。糴軍也。

丙子。金國賀正。且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見於垂拱殿。以諒問故。命坐賜茶。正侍郎觀察使以上皆與。上

服素黃袍黑帶。供張皆用素黃。衛士常服。去銀鵝對鳳。侍坐者錦縵。易以紫素。既見。命大臣就驛賜燕。不

用樂。辭亦如之。時吏部尚書張澆奉詔館客。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願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

宜生聞人。兼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頗漏敵情。澆密奏之。且言宜早為之備。上深已然。其說亮又隱

畫工於中。即使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既則繪為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

馬湖山第一峯之句。蓋亮所賦也。此畫金亮本末增修宋史云。此詩翰林修撰張栻作。按世傳亮詞頗多。未必

己卯。資正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奉詔薦淮西馬步軍副都總管兼知廬州劉綱。臨戎果敢。馭衆嚴明。浙

圭作也。王敦詩作王之望文集序曰。亮贈其相溫詩曰。一醉吳山頂上峯。與此小異。

東馬步軍副總管李橫知勇無前。廉靜不擾。詔樞密籍記姓名。時綱在廬州。籍淮西之民。得百餘萬。奏言皆可用為精兵。其意謂淮南與淮北相接。其民習戰故也。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二十有五人。兩浙等十六路上戶部。主戶七百六十四萬。口一千二百八十萬。客戶三百四十四萬。口三百九十五萬。皆有奇。都計戶一千一百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五口一千六百八十四萬二千四百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四

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金海陵。揚王亮正隆五年。春正月庚辰朔。不受朝。金國賀正且使施宜生等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

命兵部尚書楊椿假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就驛燕之。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彭合言。荆南府新招効用六千兵。又馬軍司遣成兵千二百人。歲當用錢六十五萬緡。米七萬三千餘石。乞科撥。戶部言。所招効用。見止有三千人。難以全行科降。乞將江西茶引錢二十萬緡。廣東合起赴行在鈔鹽錢十萬緡。湖南北京經制錢十萬緡。湖南上供米五萬石。應副本所支遣。從之。

壬午。中書門下省言。贍軍諸酒庫。舊委左右司官專一點檢。近年趨辦不敷。拖欠額錢。緣戶部事務繁冗。獨員點檢不前。詔今後從三省擬差官一員或兩員。專一點檢措置。其戶部每年息錢。依舊應副。尋以命左司員外郎邵大受。

甲申。賜北使宴于都亭驛。命宰相陳康伯押伴。

乙酉。北使入辭。中書舍人洪遵兼權尚書禮部侍郎。丙戌。北使施宜生等出國門。故事。北使以八日出門。九日宴赤岸。至是宜生等不肯用例。是晚抵赤岸。宴罷即行。

戊子。太尉知荆南府節制屯駐御前軍馬劉錡言。所招効用六千人。乞以荆南駐劄御前効用中軍左軍為名。分四將。仍以右武大夫周贊充左軍統制。閣門宣贊舍人荆湖北路兵馬都監劉汜充中軍統制。皆從之。先是賜錡回易錢四十萬緡。及是錡請益三十萬緡。詔出御前激賞庫錢權貨務通鈔與之。如其數。增支回易錢。在是月庚寅。吏部員外郎虞允文面對。論金決收盟。時為南牧之計。必為五道出蜀口。出荆襄。正以兵相持。淮東沮洳。非用騎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為之備。上頗納其言。是日。北使至秀州。遣人告伴使金安節。以欲踐程前去。副使耶律莫即遣人持挺擊逐挽舟之人。俾用力牽挽。夜漏下二十刻。抵平江府。

己丑。賜宴。北使繼至府治。左都管不赴。即俾其徒逐所乘舟出城。宜生等宴罷。馳出閩門七里乃及之。庚寅。權尚書戶部侍郎董奉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右承議郎周淙知滁州。淙。歸安人也。右奉奉郎知通化軍方仍知蕪州。

辛卯。北使施宜生等至鎮江府。賜宴不受。遂即時渡江。

壬辰。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俊乞常平米斛許糴糶。別廣安頓。庶幾可以停久。從之。

癸巳。詔諸州守臣聞有闕官。可令六曹尚書侍郎翰林學士諫官正言已上。各舉曾任通判資序。公清廉明。治狀顯著。可充郡守者二人。仍保任終身。犯職及不職與同罪。其管任郡守。雖有公累。而實材可用者。亦聽舉。尚書左司員外郎邵大受權戶部侍郎。仍兼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此又與今年正月壬午中書奏並指稱不同。詳此恐止是不合。非平

干預。故舉以此求去。耳。當求他書參考。左宣教郎尚書司封員外郎鮑彪引年告老。吏部郎官楊樸。虞允文。葉謙亨。胡沂。洪邁。司

勳郎官陳俊卿。考功郎官陳策等言。彪篤學守道。安于靜退。甲科及第。處選調二十年。了無遺佚。既而之歎。其博物洽聞。可以備議論。清介端慤。可以表精神。春秋雖多。不見老人衰憊之態。而勇退戒得。陳善甚高。望表而出之。以勵士大夫之節制。壯而仕。老而歸。君子出處之大致也。故朕於知止之士。愛之重之。思所以致其厚者。爾以明經行修。早擢上第。擢不試。幾二十年。龐眉近今。纔七十耳。幡然上歸老之章。爾之志決矣。朕何忍憫勞以官職之事乎。褒晉文階。華以命服。且詔有司。上其子若孫。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昌高年。優游里閭。以須三老五更之召。可特授左奉議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賜緡魚袋。致仕。省御廚兵二百人。翰林司兵百人。付步軍司填闕額。是日。北使至楚州。其下都巡檢王松所乘馬。松不與。乃輕松從者云。以杖擊我。副使耶律翼怒。命捕松覆面。以馬捶之。二百餘。幾死。

甲辰。至洪州。編開官郝定以潮來應。不即啓開。翼怒。執而鞭之。晚至盱眙軍。宴罷。風雨作。不可渡淮。乃止。甲午。詔修內司并潘火兵共千五百人。可減五百人。付步軍司填闕額。是日。雷作。非時。

乙未。金國賀正且使施宜生等渡淮。故事。北使既登舟。即舟中與伴使置酒三行而別去。是日。天欲明。送伴使金安節等至淮岸。國信副使耶律翼已先渡淮北去。宜生已下皆不及知。安節遂于中流贈送而已。

丙申。尚書吏部侍郎同修國史兼侍讀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廣御書院。詔御書院下都登官減一百人。付步軍司。願放停者聽。

丁酉。宰執奏三衙強刺平民充軍。乞約束。上曰。已先戒三司不得強刺。大抵既非情願。不惟長短強弱。不應程式。其心亦不肯爲用。緩急如何。使令王綸等曰。誠如聖訓。上又曰。開場務復於米斛巧作名以收稅。致商販不行。給曰。此由監官不得人。致專擅作弊。上曰。昨日見河朔有步糴米。專糶糶于十里外收稅。況舟船之多。其擾可知。當嚴禁止之。罷軍容班。本殿前司樂工也。九年以二百人爲額。及是罷之。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須圖畫物件。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故百工技藝精巧者。皆聚於其間。日費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醕賣。頗饒戶部贖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前一日。吏部尚書張賡因對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酷良醕以奪官課。數坊樂工員數百。增俸給賜。費耗不貲。皆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兼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

戊戌。爲榮州刺史情納婦錢氏。錢氏。秦魯國大長公主孫也。禮官言。情于顯仁皇后無服紀。故成婚。太常寺書。諸路州軍縣鎮有與顯仁皇后設號同稱。欲改爲顯正。宮觀爲顯真。寺院爲顯慈。願額封號爲顯烈。從之。

庚子。命輔臣朝獻景靈宮。以上未純吉服故也。先是禮官引熙寧故事。乞分命宰執行禮。既從之矣。權吏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沈介復言。今祈禱禮畢。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並皆如儀。將來大享明堂。亦合朝享景靈宮。朝獻太廟。若於四孟獨否。恐無以副主上之誠。乞依典禮躬詣。上終以爲疑。會介出遊使人。後五日。有詔。郊祀行事。稽之禮經。蓋無可疑。若四孟朝獻景靈宮。元豐以來。自有典故。可令給舍臺諫禮官詳悉討論。參以古誼。議定聞奏。於是上不出。而命輔臣分詣。自是遂爲永制。

壬寅。淮南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提領營田張初言。本路係官荒田共四十八萬餘頃。緣並江圩埭。近山陵塘。兵火後。民閒無力修築。乞從本司支官錢。修築開浚。募人開耕。仍許百姓承佃。其現今爲業之人。亦聽借請牛糧。盡數開墾。從之。是日。金主亮殺其翰林副使祁宣。先是宣上封事。略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勞。南有修大內之重役。百姓久苦轉戍。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進。不利與師。望陛下以天下爲念。社稷爲心。曲從臣請。亮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如。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刃刺其頰。遂誅之。

丙申。正隆事。遂修入。據以爲庚辰年正月二十三日事。故附於此。壬寅。二十五日也。煬王江上錄云。正隆二年八月。在京師中。秋設宴百官。玩月。忽黑雲遮月。亮案筆作詩。補小。翰林學士鄭宣與曰。陛下敗盟。無故舉事。興工動土。勞役生靈。恐陛下不詳。收兵罷役。通和南宋。復還故部。天下幸甚。亮大怒。斬之。滅其族。按正隆二年。乃紹興二十六年。比時英華兵之謀。未顯于外。不應云。背盟與師。恐誤也。又以鄭宣爲翰林學士。使而江上錄以爲翰林學士。亦復不同。按大定金詔有云。領道信。勸獎兵。歸入。鄭宣。則所記正隆。今從之。

癸卯。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鄂州大軍歲用米四十五萬餘石。係於永、全、郴、邵、衡、潭、鄂、鼎州科撥。荆南府大軍歲用約米九萬六千石。係於德安、荆南府、澧、復、潭州、荆門、漢陽軍科撥。池州大軍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係於吉、信州、南安軍科撥。建康府大軍歲用米五十五萬餘石。係於吉、撫、饒、建昌軍科撥。鎮江府大軍歲用米六十萬石。係於洪、江、池、宜、太平州、臨江、興國、南康、廣德軍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二十二萬石。就用兩浙米外。係於建康府、太平、宣州科撥。其宣州見屯殿前司牧馬。一歲約用米并折納馬料共三萬石。係於本州科撥。並令逐路轉運使收椿起發。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與焉。先是魏安行爲戶部員外郎。請度地里遠近而均撥之。故有是命。內有州府地里遠近不同處。仰轉運司開具申省。左朝奉大夫守宗正少卿金安節。武翼郎帶御器械韓侯各特降二官。坐送伴失職也。尋詔敦武郎楚州馬運巡檢王松特轉一官。與陞擢差遣。仍賜錢五百緡。敷文閣待制楊揆卒。

甲辰。詔御書院三營共以九百人爲額。今後不許增置招填。權戶部侍郎邵大受乞增置贍軍激賞新中酒庫。從之。

乙巳。詔今後侍從臺諫右正言以上。在外帥臣前兩府及侍從以上。所舉統制統領官。各選一官防禦使。已上取旨。將官以下。令赴三省樞密院審察。不願赴闕者。令本軍遇闕先次陞差。三省樞密院籍紀。以備擢用。餘人所薦。並籍紀。三省樞密院審訪。才能以聞。先是有旨。令中外薦武臣。而被薦者衆。朝廷無以處之。故有是命。右武大夫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特轉行一官。以右諫議大夫何溥。左司諫都民望。奉詔共薦。博策慮深沈。可備邊帥故也。詔潼川府銅山縣出產銅。依舊中賣入官。月以五百觔爲額。先是秘書省正字馮方乞更不立額。令窟匠自採打。盡赴官中賣。依條抽三分入官。而戶工部言。恐窟匠不肯盡數採打。損失官課。方議遂格。

丙午。直敷文閣知臨安府趙子瀟。祕閣修撰兩浙轉運副使錢端禮。直祕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俊。並進職一等。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王師心。落直字。兩浙轉運副使楊沂。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度。並直祕閣。以應副。擢官副使有勞也。左朝散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都絮爲尙書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丁未。右內率府副率世爲右監門衛大將軍。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試尙書吏部侍郎。權工部侍郎王晞亮。試給事中。太常寺少卿宋棗。權禮部侍郎。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楊俊。奉詔舉

孫。據正隆事。遂修入。據以爲庚辰年正月二十三日事。故附於此。壬寅。二十五日也。煬王江上錄云。正隆二年八月。在京師中。秋設宴百官。玩月。忽黑雲遮月。亮案筆作詩。補小。翰林學士鄭宣與曰。陛下敗盟。無故舉事。興工動土。勞役生靈。恐陛下不詳。收兵罷役。通和南宋。復還故部。天下幸甚。亮大怒。斬之。滅其族。按正隆二年。乃紹興二十六年。比時英華兵之謀。未顯于外。不應云。背盟與師。恐誤也。又以鄭宣爲翰林學士。使而江上錄以爲翰林學士。亦復不同。按大定金詔有云。領道信。勸獎兵。歸入。鄭宣。則所記正隆。今從之。

癸卯。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鄂州大軍歲用米四十五萬餘石。係於永、全、郴、邵、衡、潭、鄂、鼎州科撥。荆南府大軍歲用約米九萬六千石。係於德安、荆南府、澧、復、潭州、荆門、漢陽軍科撥。池州大軍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係於吉、信州、南安軍科撥。建康府大軍歲用米五十五萬餘石。係於吉、撫、饒、建昌軍科撥。鎮江府大軍歲用米六十萬石。係於洪、江、池、宜、太平州、臨江、興國、南康、廣德軍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二十二萬石。就用兩浙米外。係於建康府、太平、宣州科撥。其宣州見屯殿前司牧馬。一歲約用米并折納馬料共三萬石。係於本州科撥。並令逐路轉運使收椿起發。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與焉。先是魏安行爲戶部員外郎。請度地里遠近而均撥之。故有是命。內有州府地里遠近不同處。仰轉運司開具申省。左朝奉大夫守宗正少卿金安節。武翼郎帶御器械韓侯各特降二官。坐送伴失職也。尋詔敦武郎楚州馬運巡檢王松特轉一官。與陞擢差遣。仍賜錢五百緡。敷文閣待制楊揆卒。

甲辰。詔御書院三營共以九百人爲額。今後不許增置招填。權戶部侍郎邵大受乞增置贍軍激賞新中酒庫。從之。

乙巳。詔今後侍從臺諫右正言以上。在外帥臣前兩府及侍從以上。所舉統制統領官。各選一官防禦使。已上取旨。將官以下。令赴三省樞密院審察。不願赴闕者。令本軍遇闕先次陞差。三省樞密院籍紀。以備擢用。餘人所薦。並籍紀。三省樞密院審訪。才能以聞。先是有旨。令中外薦武臣。而被薦者衆。朝廷無以處之。故有是命。右武大夫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特轉行一官。以右諫議大夫何溥。左司諫都民望。奉詔共薦。博策慮深沈。可備邊帥故也。詔潼川府銅山縣出產銅。依舊中賣入官。月以五百觔爲額。先是秘書省正字馮方乞更不立額。令窟匠自採打。盡赴官中賣。依條抽三分入官。而戶工部言。恐窟匠不肯盡數採打。損失官課。方議遂格。

丙午。直敷文閣知臨安府趙子瀟。祕閣修撰兩浙轉運副使錢端禮。直祕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俊。並進職一等。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王師心。落直字。兩浙轉運副使楊沂。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度。並直祕閣。以應副。擢官副使有勞也。左朝散大夫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都絮爲尙書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丁未。右內率府副率世爲右監門衛大將軍。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試尙書吏部侍郎。權工部侍郎王晞亮。試給事中。太常寺少卿宋棗。權禮部侍郎。敷文閣待制提舉祐神觀楊俊。奉詔舉

閣門祗候殿前司準備將岳建壽令都堂審察。既而以爲閣門宜贊舍人。陞正將。建炎除命在三月甲戌。履正大夫安德軍承宣使與元府駐劄御前軍統制傅忠信知洋州。用都統制姚仲奏也。先是命金州前軍統制吳琦守洋州。而仲言琦所統軍馬。隸屬金州節制。與仲所部事不相干。乞移琦他郡。故有是旨。左朝議郎王墨卿卒。尙書吏部員外郎葉謙亨兼權中書舍人。奉國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韓世良卒。二月庚戌朔。屯田員外郎韓彥直言。度牒爲國之蠹久矣。陛下懲守禁止。十數年來。戶口增闢。民庶蕃衍。蓋由此耳。伏見諸州縣寺觀僧道事故。多隱而不申。輒復求人代名。州縣無由知覺。望令禮部歲具諸州軍見在僧道人數。併繳納到度牒數目。具申臺省。比類考據。拔其弊之尤者。取旨施行。庶幾有官守者知所懲畏。從之。

辛亥。左武大夫洪州觀察使淮南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攝知廬州劉綱領武康軍承宣使。知廬州。以攝帥除年職事修舉也。

甲寅。罷夔州路茶引。先是右朝議大夫董時敏知忠州。嘗請罷權夔茶。都大主管四川茶馬公事許尹不可。既而尹復言。商旅不通。委於民夷不便。而都茶場以其前後異說。持之不行。及是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權提舉茶馬王之望復以爲言。遂弛其禁。董時敏申請在紹興二十七年。今併書之。

乙卯。大金弔祭使金吾衛上將軍左宣徽大使懷忠。副使大中大夫尙書禮部侍郎勞延溫。都護行禮于慈寧殿。朝散大夫充翰林修撰同知制誥石琚讀祭文。琚。中山人。已見。先是朝廷聞懷忠等之來。命吏部侍郎沈

介。帶御器械劉炎接伴。既而邊吏奏有讀祭文官。乃詔直祕閣淮南轉運副使魏安行假太常卿準備引接。懷忠等行禮畢。見上於殿之東楹。故事。弔使當服素羅衫黑鞵帶。有司既製以待之。禮官又疑當罷天竺觀潮之游。恐北人不聽。乃請館伴使副洪遵。曹勛審度說諭。從宜施行。於是遵言。元祐八年例。北使詣寺燒香。又至凝香池觀看。今來弔祭使副。自入界後。常服金帶。欲依故事。排定觀潮燒香。衣服聽從其便。正月壬寅。傳聞說。二月初。禮部御史臺閣門太常寺議上。縞服焚香畢。與大臣皆立于几筵前。梅位。北使祭奠。月庚戌申明有旨依。

已。御東禮之素幄。北使陞殿。上舉哭受誓。詔侍從臺諫參考典禮同議。議者吏部尙書張巖等皆以爲當。正月壬。既而閣門續擬定上宮中先行燒香之禮畢。赴御幄。簾降。人使入門。幄中舉哭。人使陞殿。吏部員外郎葉謙亨。胡沂。攝中書舍人。捧祭文。人使行禮畢。退赴殿門外。簾捲。人使捧書陞幄。北面立。稍前跪進。上起立。舉哭。接誓以授內侍。人使還立位。復前跪傳金主語。問聖體。退立。客省官承旨宣問金主聖體。人使跪聽訖。上復座。人使下殿。入內侍省。都知啓書以授宰執。同進呈。人使起居六拜。出殿門。已上據定節。次係二月癸丑。正月丙午。既退。命輔。

臣就驛燕之不用樂。是日慈寧殿幄帟皆用素。御幄以黃。館設以青。正月己亥。據舊爲接伴副使。禮官初欲以使介禮待之。正月辛丑申明。既而北引接言止係屬官。於是見辭賜物。皆以副使例裁定。正月甲辰。國信所狀。說祭文見辭謝射物。禮爲銀七百九十三兩。錦羅縠絹共二百九十七匹。衣三羅。共五事。金二十兩。荔枝縵帶一條。十二兩。束帶一條。錦被褥。縵縠。弓筒。俵使副例。是日雪。

丙辰。北使觀湖。上道中使就驛特賜使副及讀祭文官襲衣金帶器幣。如初見之數。初。國信所撥故事。請正月丙。而館伴使以爲重疊。乃罷之。二月庚戌申明。尋有旨。祭奠中慰兩事作一事。可並支賜。二月癸丑。奏書。於是都管已下皆特賜銀帛有差。二月甲寅。有旨。都管各特賜銀絹五十四兩。上節三十四兩。中下節遞減十匹。兩自便。副已下共賜金六十四兩。衣二十事。銀一千四百九十兩。雜色絹一千四百九十九匹。

丁巳。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言。本司引試四路特奏名進士。乞降敕差官。詔左朝議郎利州路轉運判官蘇欽監試。左朝議大夫知簡州房興之充考試官。自是以爲例。興之。成都人也。剛中奏下。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今併附差官之日。

監察御史任文薦罷。先是文薦爲別試所監試。有告舉人劉候度。吳漸傳義者。文薦不依條扶出。而移之篋前。且以狀申都省。詔給事中王曠亮密究其事。二人皆避知舉官御史中丞朱倬親。而文薦里人也。於是詔與文薦外任。是日。北使游天竺寺。

戊午。命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和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劉允升。假崇信軍節度使。充大金報謝使副。謝其來祭弔也。上亦恐金有南侵意。因使義問覘之。貢院言。應博學宏詞科。西安尉唐仲友合格。詔與堂除。仲友。堯封子也。

庚申。左文林郎蔣希爲太學博士。希。塔孫也。希之子奇。仕至左修職郎。周必大爲太學錄。翰林學士則麟之使金國還。入見。

辛酉。北使辭于几筵殿。次辭于垂拱殿。希之子奇。仕至左修職郎。周必大爲太學錄。翰林學士則麟之使金國還。入見。癸亥。上諭王綸等曰。近聞馬步軍司從雜賣場市川布甚多。恐其搭息刻剝軍人。不可不察。卿等可同三省詳議禁止。自今毋得售與軍中。以革抑配之弊。於是令追還戶部。既而主管步軍司公事趙密言。本司前軍先買川布共四萬匹。其實低於市直。並係諸隊情願前來取買。乞只依所言價錢。赴官送納。特免拘收。詔今後不得收買。後言在二月癸酉。直徽猷閣知臨安府趙子澹權尙書戶部侍郎。祕閣修撰知揚州劉

岑。移知溫州。辭不赴。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修武郎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第三正將曲之績。陞充中軍統制。之績。端子。吳璘所薦也。甲子。百官純吉服。是日。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事畢。樞密院官將退。上留王綸。葉義問同論之曰。朕有

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卿等可諒除少保使相，仍封真王，兼皆前賀，給養間退。上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並后匹嫡，兩政稱國，亂之本也。朕豈不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監臨，必生聖子，為此以係人心，不可無也。上復曰：此事出于朕意，非因臣下建明。且願康伯曰：去年卿留身，朕亦嘗及此事，甚無難者。卿等宜檢點故事進呈，幸執退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非古帝王所及。上曰：朕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於是普安郡王自首宮中，至是已三十年。而王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有喜愠之色。趨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安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與府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于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騎射翰墨皆絕人。上嘗謂近臣曰：卿亦見普安乎？近來骨相一變，非常人比也。右文殿修撰兩浙路轉運副使錢端禮知臨安府。直祕閣知秀州黃仁榮為兩浙轉運副使。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副使魏安行知揚州。左朝請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董將為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大理國遣使遺印部川蠻衣甲金器鞍馬，且言大雲南皇帝欲遣左右使臣持貨物入宋買賣，慮鬼主蒙備言於黎州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不答，遂已。此據知州馮時行繳申蒙備狀錄入，狀稱二月十五日。日華大理國大雲南皇帝賜恩澤云云故附本日。

乙丑，大理評事元微之言，高祖母安人鞏氏卒，乞解官承重，許之。時微之亦年幾五十矣。

丁卯，吏部尚書兼侍讀張濬充資政殿學士致仕。時上欲用濬，而濬以衰疾力辭，且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何以爲國。臣年齒已暮，氣力已衰，是用抗章，乞賜骸骨。今言愈切而寵彌厚，懇愈力而位益榮，倘恃鴻私，不知退避，高爵厚祿，處之自如，則是前後告老之辭，悉皆僥倖進取之計。要君罔上，欺世盜名，公議沸騰，臣節墮地，雖強顏于此，陛下欲安用之。疏入，上察其誠，乃有是命。未幾，復命遷一官爲左中大夫，仍給其俸。

戊辰，三省樞密院進呈普安郡王加官移鎮，進封國名，及官制吉日。湯思退曰：少保開府，自元豐以來，不並入，更取聖裁。上曰：封真王，須帶開府儀同三司，可且除使相。思退曰：臣等按典禮，非至親不封真王，今進封則當冠以屬籍，如環衛官稱皇姪之類，不知聖意如何。上曰：可便以爲皇子。此事朕志素定，已九年矣。願外庭未知爾。若如此，即愛諸子，亦合加恩。卿等可擬定進呈。陳康伯曰：聖慮高遠，豈前代帝王所可及。臣敢爲天下賀。上曰：更有一事，如恩平郡王璩亦與少恩禮，令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府。如此則皆定矣。思退言：立皇子當降詔，及遣官告郊廟，上可之。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兼侍讀，御史中丞朱倬給事中王暉亮並兼侍讀。權尚書吏部侍郎沈介試中書舍人。起居郎黃中權工部侍郎。起居舍人楊邦弼守起居郎。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葉謙亨守起居舍人。辛未，詔近羣臣三上表請依典故以吉服御殿，朕雖勉從，深惟人子之孝，未能割情，且服淡黃袍紅鞵帶，俟期年易之。

癸酉，上始服淡黃袍黑犀帶，御垂拱殿。幸臣湯思退等奏立皇子，恐合依故事改賜名，並具名乞留中。奏事退，御筆付三省，環可立爲皇子，改名瑋，令學士院降詔，遂詔翰林學士周麟之赴中書諭旨。草詔進入，軍器少監劉堯仁守兵部員外郎。權戶部侍郎邵大受言：淮浙鹽場諸弊，乞於通貨錢內每袋留三百文，就場送納，帶還積欠亭戶本錢。又言：紹興府一歲賣鹽止及十六萬觔，而衢州乃及三百萬觔。婺州五百萬觔，灼見人戶盡食私鹽，乞嚴爲禁止，皆從之。先是提舉官取鹽本錢爲羨緡以獻，而本錢遂乏。因令亭戶先輸鹽而後給本，又以所輸出額之鹽，理爲正額。於是犯法者衆，土軍反與私販爲市，諸場積鹽不售者至五百萬石有奇，故大受以爲請。詔右迪功郎沈直清送大理寺究治。先是直清求爲葉義問奉使禮物官，而義問已辟寶應縣主簿趙礪老僧行，因拒其請。直清怒，揚言詆義問，義問劾之，故有是命。既而法寺奏直清比附私罪，特袁州編管。直清，西安人也。

甲戌，內出手詔曰：朕荷天祐序，承烈聖之丕基，思所以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永維本支之重，疆固王室，親親尚賢，厥有古義。普安郡王璩，魯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鞠於宮闈，巖然不羣，聰智端重，亢於宗藩。歷年滋多，厥德用茂，聞望之懿，中外所稱。朕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夫立愛之道，始於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者也。稽若前憲，非朕敢私，其以環爲皇子，仍改賜名瑋。詔翰林學士周麟之所草也。是日以驛之兼權吏部尚書。

丙子，制以皇子爲軍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制既出，朝士動色。中外大悅。熊克小麻，手前在丙子會要亦同。今從奉

宗玉歷歷甲戌降詔，乙亥降詔，丙子宣諭耳。熊克小麻，乙亥，召學士楊椿諭以旨意，熊說甚嚴。丙子，詔略曰：云云，此蓋據陳良祐轉錄其所言而不細考之，格所草乃進封真王，玉堂草制亦具著二人姓名，克直說累年不知胡爲差謬如此。詔許民間作樂。

丁丑，宰執入賀。上曰：昨日宣詔，想見人心喜悅。湯思退曰：豈惟士大夫，雖閭巷細民，無不鼓舞，仰見睿謀英斷，合天人之心如此。上又與王綸等論淮上盜賊，因曰：自古銷盜賊之術，無如輕徭薄賦。綸曰：陛下下語盡之矣。夫盜凶竄亂，世固有之，然千萬人中無一二也，其餘悉是善良，徭役誠輕，賦斂誠薄，則民安居樂業，雖驅之爲盜賊不從也。昨罷榷場，南北之商棄物而逃，困于道路，無所得食，漸至抄掠，是時皆勸陛下嚴責州縣捕之，陛下非惟不殺，且給之裹糧，使各歸業，不久遂定。上曰：知此道者惟唐太宗。綸曰：貞觀之治，庶幾三代者，豈虛乎哉。是日，葉義問等發行在，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沈長卿與義問善，至是辟爲書狀官，長卿至燕而病，比還卒于保州。

戊寅，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祖宗故事，凡政刑紀綱，禮文法度，可以備討論者，莫具於會要一書。合是則漫散無統矣。章得象、王珪所編次，止於熙寧十年。自元豐以迄於今，八十年間，未有編次，恐歲月浸遠，不無漏逸。臣竊見秘書省官常不下十餘人，苦無職事，望令起自元豐以後，討論纂述，以成一代之編典。傳與無窮，詔禮部秘書省條具取旨。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義朝罷，以殿中侍御史汪澈，其抑勸民戶，請買官田也。

己卯左承議郎薛良朋為國子監主簿。詔滁州上供錢依深州。肝胎軍例更展免一年。上優假淮民。自休兵至今未嘗起稅也。

三月庚辰朔。戶部郎中總領淮西財賦都絮入辭。言江東屯軍。歲費緡錢七百萬。米以石計者近七十萬。科撥雖有名。限期雖有日。尚慮監司守貳。恬不加意。望將弛慢尤甚者。許臣按劾黜責。從之。太府少卿方師尹守尚書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胡沂守右司員外郎。兼職如舊。

辛巳。秘書省校書郎史浩。魏志權兼建王府教授。兼恩平郡府教授。詔自今除授館職。並先召試學官。依格選除。議者言。儒林冊府之官。祖宗以來。必試可而後授。比年召用人材。故事浸廢。使州縣小吏。皆有僥倖超躐之心。望特命大臣。舉行召試之典。事下吏禮部。而權吏部尚書周麟之等言。景德二年。命學士邢昺等與堪充國子監直講者十人。得太子洗馬張頌等。試經義于學士院而命之。自後考試學官。即不該載。止有差注學官格法。故有是旨。

直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陳正同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秘閣修撰知宣州朱翌知平江府。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言。本府紹興二十八年以後。未償鋪戶國信等買物錢二萬九千餘緡。屢經進狀。或省部投牒照應。本府緣去年揀汰將兵。今按月將糧料等錢四千五百餘緡。赴左藏庫送納。望自三月以後。截撥上供窠名。盡數當官支還。所捐不多。而所惠甚衆。從之。兵部尚書楊椿奉詔舉利州西路駐劄御前左部統制楊從儀。右部統制李師顏。可備將帥。而左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富元衡薦師顏忠節尤力。詔進從儀一階。令樞密院籍記。召師顏赴行在。自岳得罪。而湖北轉運司拘收前宜撫司庫務金幣物斛。計直六百九十餘萬緡。有未輸者八十九萬緡。至是。雖二十年。拘催不已。轉運判官王超言。此皆出軍支使。及回易逃亡之數。即非欺盜。無所追償。望悉除放。從之。

癸未。吏部言。職制令諸王開府儀同三司。立班敘位。在左右僕射同平章事之下。宰相湯思退奏。太宗朝宋琪乞班楚王元佐等下。臣等欲依故事。上表。上曰。祖宗典故。親王在宰相下。舊矣。卿等不必請。建王立班敘位。並依吏部所定。初。淮東轉運副使魏安行。既上募民力田法。而淮西轉運判官張祁亦徙民於近江和州。無為軍。補葺楊柳。嘉成二圩堤岸。官給牛種。使之就耕。至是。詔賜安行錢十萬緡。後四日。又賜祁本路鹽司錢三萬緡。為牛種等費。然卒無成。資政殿學士新知廣州樓炤。後監襄靖。

乙酉。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吳益。遷少保。太尉崇信軍節度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開府儀同三司。二人皆以攬宮之勞。故有是命。尚書吏部員外郎陳俊卿。為樞密檢詳諸房文字。丙戌。尚書吏部員外郎洪邁。移禮部。

丁亥。左承議郎通判平江府任盡言。為京西南路轉運判官。直祕閣知撫州。王桓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先是。陳正同在平江。弛縱不治。盡言能助之。朝議錄其勞。故有是命。既而盡言乞至都堂白事。自陳母老。不願居邊。尋命桓與盡言兩易。二人易任在。軍器監丞朱商卿。通判平江府。南浦。去年八月十二日有。官差措置江西米綱。不知。四月丙寅。

後來如何結。詔臨安府在城自紹興二十一年以後。官司積置到房廊貨錢。並減三分之一。局日歷未見。戊子。上策試禮部舉人劉朝等。於集英殿。既而得右迪功郎許克昌為首。用故事降為第二。遂賜晉江梁克家等四百七十二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胡莆田人。克昌。襄邑人。直徽猷閣知肝胎軍楊抗。落職放罷。御史中丞朱倬。論抗私遣監渡官郭貫之等。夜渡淮為商。所得金錢。動以萬計。故絀之。辛卯。參知政事賀允中等。使金國還。入見。允中言。敵勢必收盟。宜為之備。

壬辰。池州奏。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昭慶軍承宣使本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岳超卒。寧國軍節度使殿前選鋒軍都統制李顯忠。充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顯忠言。本軍有諸州配到罪人不少。乞揀選堪披帶之人充軍。將怯弱人發遣附近州軍牢城收管。從之。二月戊戌。右朝奉郎知常州莫伯虛。右朝散大夫通判常州梁興祖。並降一官放罷。以戶部言。去歲諸路遠欠上供諸色窠名。本州最多故也。癸巳。上謂大臣曰。監司郡守。所寄非輕。須平日選擇有人望者。以待有闕。便可除用。右正言沈濬言。權戶部侍郎邵大受。病不任事。詔與外任。大受乞宮觀。後三日。以大受充祕閣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

乙未。樞密院進呈有劉穎者。上書陳廣中。利便五事。上曰。所言有益於公私者。即皆行之。維結好南蠻。其意不過欲誘說蕃商。利其貨貨。朕於此等物。舉無不好。何苦自擾。假令設十玉觥。飲酒。酒味則一一觥足矣。餘安用哉。王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陛下下然。與六經合。故能託物指論。以曉臣下。上亦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至再三而止。太府卿李潤。權尚書吏部侍郎。左朝議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普。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左宣教郎通判荆南府張鎮。提舉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右武大夫忠州刺史荆湖北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輔。移京西路。兼權知郢州。丙申。左武大夫榮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輔。移淮南東路副總管。楚州駐劄。先是。山東之民。怨金暴虐。會歲饑。東海縣民因起為盜。有次首領李秀者。密詣淮東副總管宋肇。納款。願得歸附。朝廷卻之。且疑其或致衝突。謀者因謂其與金結約。將大興師南來。乃命光輔駐楚州。以為之備。光輔未至。秀又遣其徒至楚州。見右朝奉郎通判權知州事徐宗傑。宗傑求濟師。宗傑論遣之。因貽書大臣。大略謂。東海饑民。因其科斂苛擾。嘯聚海島。一唱百和。犯死求生。初無能為。金主蒙蔽。下情不通。猶未之聞。若知則偏師一至。即便撲滅。縱使猖獗得志。必自沂。密橫行山東。失利則乘舟入海。誠不足為吾患。今添置兵官。招集叛亡。適足以生邊釁。宗傑。江山人也。此據徐宗傑兩易。楚州易守。恐亦與東海縣事相關。

丁酉。以立皇太子。命兵部尚書楊椿。告昊天上帝。權禮部侍郎宋秉。告皇地祇。國漢王士。轉告太廟。安定郡王。令詣告諸陵。宗正寺主簿吳會。試太常丞。保寧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屯駐御前軍馬王彥。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金房開達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知金州房州。都統

兩易。楚州易守。恐亦與東海縣事相關。

制正名自此始。

庚子。敦武郎趙益爲紹興府兵馬鈐轄。益普遠孫也。

辛丑。祕閣修撰知池州周執羔移知饒州。詔今後臣僚重疊奏舉。令吏部具名勅奏。

壬寅。直祕閣知夔州程敦臨。左朝散郎通判夔州郭慶與本州兵將官四人貶秩各一等。坐不救州城火。

爲提刑司所劾也。火事見去年十二月丙子。

癸卯。詔興州都統制吳璘每歲進羊。道遠勞費。可自今罷。

甲辰。賜特奏名進士黃鵬舉等五百十三人同進士出身至助教。是日。取應宗子彥男等三十一人。武

舉進士樊仁遠等十九人。特奏名一人。並授官有差。鵬舉。信州人。仁遠。福州人也。

丙午。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府。始稱皇姪。

丁未。上謂知樞密院事王綸曰。璩昨日之除何如。綸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爲宗社無窮之計。今日談笑裁

決。略無難色。上曰。朕決此計已九年。建王所佩玉魚。乃置權場之初。令買此玉。以備今日之用。舉此即可

知矣。二王。朕育之宮中三十年。璩始育之張婕妤。璩育之皇后。自張之沒。后收而併視之。雖一食必均。略

無等參。今二王之除。后意與朕合。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以郎官兼。小學教授一員。以館職兼。

詔每歲遣中使賜諸將帥暑臘藥。所至皆迎。不無勞費。自今令進院遞賜。四川總領所乞增印錢引

一百七十萬緡。以備軍費。是月。許之。通前後兩界爲四十萬緡。有奇。視天聖所書數凡三十倍。明年十二月庚子所書可

加封梁昭明太子統爲英濟忠顯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五

紹興三十年夏四月 按是月 戊申朔 己酉。皇孫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爲新州防禦使。右監門衛大將軍

愷爲貴州團練使。右內率府率。惇爲榮州刺史。皇孫女頌人進封永嘉郡主。

庚戌。戶部言。左藏西庫見在錢銀。止可支至明日。約至月終。闕錢一百二十六萬餘緡。乞下權貨務場。於

入納到茶鹽并椿管錢銀內。預借百司諸軍七月八月分券食錢。同日後來綱運應付支遣。從之。日麻 四月

二日庚戌。戶部左藏西庫錢銀。止可支四月三日。今則調附此。百司諸軍券食錢。每月朝廷於務場應副三十七萬緡。狀稱近已預借到六月。未知預借起於何年當考。

辛亥。尙書左司員外郎方師尹。專一點檢措置贍軍酒庫。

壬子。祕書丞劉琪。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祝公達。並尙書吏部員外郎。詔天申節州縣並免排宴。以

上在諒闇故也。

甲寅。紹興府奏以浙東提舉茶鹽司爲恩平郡王府第。從之。

乙卯。祕書省校書郎兼權建王府教授史浩。尙書司封員外郎。兼建王府直講。祕書省校書郎兼權建

王府教授魏志爲祠部員外郎。兼贊讀。一日。浩講周禮至酒正。因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

后世子之膳羞不食至酒正所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食而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之膳羞可以不食而世子之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服斯訓丙辰參知政事賀允中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葉義問使北也尙書吏部員外郎劉琪秘書省校書郎王准並守監察御史

丁巳詔以顯仁皇后升祔禮畢親對於后爲子行者遷三官孫行二官餘人一官於是進秩者十有四人授官者三人諸女諸婦封夫人者九人令人三人安人五人龍圖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陞敷文閣直學士剛中重修成都府是月始畢凡周四千六百丈有奇魏克小原載剛中遺職在去冬登殿 詔恩平郡王璵恩數請給並依前宗室士優例璵奏一行官吏請給乞令紹興府以上供經制錢支從之璵奏乞在乙卯日

辛酉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言根括到本州民開闢耕荒田七十八萬餘畝自今年爲始起理二稅計增茶錢錢絹米草共六萬六千六百餘石外有荒田四十六萬餘畝據人戶自陳實無力開耕願納入官已依條出賣仍免三年稅賦從之右朝請大夫沈邦直知黃州

乙丑詔自今臣僚陳乞殿令徑投狀通進司不許於都堂納劄子永爲成法秘書省正字馮方劉度並爲校書郎秘書省校書郎王十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則與皇孫敘賓主而教授居實位十朋不可王特爲之加禮而位教授於中崇慶軍承宣使安定郡王令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殿前司準備使喚李師顏師雄並爲閣門祗候二人皆顯忠子特錄之初命戶部於鎮江建康各別儲米百萬斛以備水旱助軍食其後鎮江所儲至九十五萬餘建康所儲至六十二萬餘至是左司員外郎方師尹戶部及漕司頗有借兌乞令戶部措置補還從之

丙寅右武大夫貴州防禦使殿前司推鋒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病自請也寧守循州凡十年

丁卯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殿前司正將郭振爲推鋒軍統制兼知循州用楊存中薦也徽猷閣待制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劉觀充敷文閣直學士觀奉祠里居屢召不至詔觀建炎初爲侍從任待制三十年廉靖自守時爲老成特有是命右文殿修撰孫觀告老復敷文閣待制致仕後三日不行

戊辰進士梅館特補將仕郎館草淵館客投匭自言嘗蒙顯仁皇后許以恩願故有是命庚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鎮南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軍統制李道爲荆南府駐劄御前軍右軍統制先是朝廷以彈壓茶寇爲詞命田師中遣道以所部五千人戍荆南府至是帥臣劉錡奏改爲前軍右軍以道統之於是荆南之戍合錡所募効用爲萬有一千人然猶未成軍也右武大夫添差利州路兵馬鈐轄吳挺爲利州東路駐劄御前軍統制用都統制姚仲請也

辛未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直祿閣爲兩浙路轉運副使初顯仁皇后既掩棺宮而大理少卿張運因請建立四隅其中皆屬禁地乃撤離寨而堽城之四隅之內有士民邱墓八百餘

太史局李繼宗謂並有國首風水形勢之閒悉合挑去顯謨閣學士知紹興府王師心言其閒形勢迫近者不可不去或地里稍遠山龍隔絕望視不見恐在陰陽了不相干乞委太史局再行覆視如無妨礙即自聖裁詔可張運見請不知在何時改鑿案作增鑿亦不見降指揮月日此據今年正月八日二月二十日據察院所具狀中所云鑿入王師心中明正月五日甲申行下 既而檢察宮殿所言紹興府

續根括到墳家通約一千餘處正月八日丁亥 太常少卿都民望時爲左司諫請委太常禮官與本府官同太史局公共按視定奪開奏庶幾攢宮大事舉合先王典禮不至專徇陰陽相問之說正月九日戊子 乃命權太常丞吳會偕太史局官楊彥民往視之會言已挑之家九十二未挑者八百六十四內七百四十五家相去稍遠崗隴遮映欲依宮殿故實攢宮近例更不挑易照禁地內有小墳四所水結禁地內有六所並不曾遷改 其西北一百一穴彥民以謂

依經合挑臣等非陰陽伎術之流禮經不載難以定奪欲望更加詳定詔本府更切相度如係崗隴遮映稍遠處亦免挑移正月二十八日丁未降旨 後二日檢察宮殿所又言竊本府不知經意乞令彥民等四人與王師心同共相度指示正月三十日己酉 既又遣殿中侍御史汪澈將李繼宗往看定之三月七日丙戌 至是還朝澈上奏言攢宮之地舊占百步亦有士庶之墳在其間經今三十年無有議其非者去年新立四隅回還不啻二十里居民寸土尺木率入於官而今皆爲禁地乃謂其間邱墳盡合挑去何前後之不相侔耶臣嘗生素不曉方技

請以史傳及祖宗故事明之秦穆里子葬于渭南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當時不聞遷其墓也今七百餘穴在其禁地一旦悉令挑去恐頓泄地氣兼於人情未安乞從本朝宮殿儀備所載民戶舊墓願遷出者聽令自陳不願遷者仍舊上從之事初已見去年十一月丙午今年十一月朔王師心奏準遷移宮殿近同更當士庶墳墓倍給價值已於城下兩縣根括無用官山許令就葬與此差不詳考 言者論廣西轉運司昨申明將攝官四十一闕差選人小使臣其請給比攝官數倍州郡難以支

吾且失攝官榮進之望乞依舊注攝官從之

壬申太常博士杜莘老守秘書丞莘老因對又及江淮守備上曰卿每言必及此憂國深矣議者以爲川廣荆湖每歲漕綱至行在者既入浙江即須守關且有沮淺之患而建康府溧陽之鄧步溧水之銀林皆有陸路止二十里乃舟楫經從之地謂宜於此地置轉般倉兩處中間陸路舊會開通見有溝港可考問其所廢之由則曰宣州地高每遇水漲無以過水爲患於湖州等處臣謂只當留最高處二三里不必開通以爲倉基則般運尤易又言建康上供米自溧陽一夕而可達宜與廣德軍上供米自四安一二日而可至皆於兩浙漕司撥船般運不數日而可至誠爲便利詔江東轉運司相度

癸酉詔建王歲賜公使錢三千緡逐月均給其初除推恩合得承信郎四人令依例陳乞左奉議郎沈樞言新除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緣常字係父名詔特不迴避右朝散大夫曾緯知台州令赴都堂稟議訖之任

丁丑左朝散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應南言奉詔視視吉州應買官田三千六百五十餘頃計直一百三十八萬餘緡內已有人承佃一千三百七十頃計直三十一萬緡乞減價直三分無人承佃荒田山林陂澤二千三百四十一頃計直六十萬餘緡乞別行估定從之議者謂魏安行虛張其數實非可舊之田應南德王傳之罷而不敢斥言之也

五月 接是月 己卯御史臺檢法官張剛右正言沈澐並為尚書吏部員外郎先是澐言新除兩浙漕臣楊允恭不孝其母詔刑部侍郎黃祖舜嚴實祖舜言允恭無不孝事迹不應罪之遂罷澐言職澐求去乃除知舒州

左從政郎蔣暉行國子正右迪功郎陳駿為國子錄初淮東馬步軍副總管劉光輔既至楚州因招集叛亡是日歸明人吳皋率其黨持兵圍北神鎮居民為之驚避已而其黨殺之金人尋復東海縣事聞移光輔江南東路副總管饒州駐劄

辛巳上書玉堂二字賜翰林學士周麟之麟之奏依淳化故事就都堂宣示宰執仍以石本分賜侍從館閣官從之左從政郎新紹興府府學教授徐履右從事郎陸游並為教令所刪定官游山陰人也太尉知荆南府劉錡兼本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先是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宿兵嚴守獨荆南歷代用武之地今為重鎮而九江上流要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以廣屯備朝廷從之荆南府江州荆軍自此始忠訓郎趙鼎趙庚並為閣門祗候二人皆密子特錄之詔建王府官吏各轉行一官資白身人補進武校尉故左大中大夫李椿年會開各與子孫恩澤一資以吏部言寄祿皆侍從坐責死其遺澤當取裁也初給事中王晞亮等奉詔詳議薦舉縣令事

二年磨勘選人到任及一年與循資任滿無遺闕與減改官舉主一員如政績優異許監司郡守同銜奏聞別與陞擢癸未從之甲申編管人前直祕閣汪召錫死於容州乙酉初置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一員以殿前及步軍司兵各三千人馬軍司及新招兵各二千人隸之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武軍承宣使侍衛步軍使前軍都統制戚方為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統制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戚方為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已降指揮差官兵三千人前赴江州步軍司差官統制戚方已差江州統制其圖未差人乞差張圻充本軍統制而遺姓之遺史方除江州都統在此日今從之王顯撰存中神道碑云王顯言荆南九江各軍都統制朝廷從之戚卒皆三衛分遣他司率汰麻葛以在王顯以全隊精銳行按荆南軍乃是劉錡先募効用六千人又募軍司遊戍千人鄂州移屯前軍五千人既又以鄂州左翼衛州軍

丙戌出內庫銀十萬兩下兩浙轉運司糴馬料大麥初直祕閣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李植以巡歷過行在言歲額錢內藏庫二十三萬緡左藏庫七十餘萬緡皆是至道之後額數自紹興以來歲收銅止及二十四萬緡鉛二十萬緡錫五萬緡此最多之數紐計錢銀一十萬緡外有拘到諸路銅器二百萬緡搭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乃暫時所拘乞據逐年所產權立為額事下工部至是本部言若依所乞委是數年且以酌中之數五十萬緡為額從之

戊子賜江東轉運司銀七萬兩糴大麥二十萬斛殿中侍御史汪澈言撥宮四隅之內良田千畝耕植盡廢非惟可惜亦恐將來山林蒼密人迹不通為虎狼窟穴盜賊潛伏之地乞募民承佃歲收米斛可給衛卒數百人猶有餘饒又乞做典故命官兼陵臺令凡撥宮公事盡以委之詔禮部太常寺議其後紹興府按視得良田八百餘畝請以付秦寧寺捐其稅量納官租以贖衛卒其餘皆與之

辛卯參知政事賀允中免兼同知樞密院事以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將及境也初義問入北境見敵已聚兵有入寇意及還密奏敵人以剋剋不恤為能似殺戮不恕為威窮奢極侈似秦隋之所為如燕京已劇壯麗而修汴京伐木琢石車載塞路民勞而多死於道天人共怒觀此豈能久也又海州賊黨未盡而任契丹出沒太行臣去時聞破濟之衛縣回時聞破磁之邯鄲北使三人皆被賊傷奪去銀牌不驚而師在處不寧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船敵人皆有深意以臣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已失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蒙官軍不可離處土蒙請練海道之險憑藉海食之利能役船戶平日自如若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今欲去江海要處分寨以土蒙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蒙擁於舟楫之間官兵振於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之上者也

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言於右僕射陳康伯曰北朝收盟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為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策所以防慮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驍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康伯見上言敵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收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

重兵高爵厚祿坐而寵榮養成驕志朝廷宜有以攝其心服其氣戰士以伎藝回易專於雜役而又有老弱疾病之不汰逃亡之不捕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闕心而樂爲用文武職事平居常患其多差除不行臨事要人則悟其無有當務選賢才不宜泥資格視伐閱緩急非有益議者謂三者皆當今急務

去而珪確之行新法自若也子厚既去而曾布李禧臣之紹述自若也主和議國禍之罪今槍死矣改國可也而當國者執政如初是一槍死而一槍復生也紹興末年逆亮新立曾布久矣滿思退沈該之徒豈不知金將有領盟之志特恐和議敗則強殺之徒進而己復退此其用心是即秦檜之用心也張浚論也而二相笑以爲狂且加寬斥至紹興二十九年孫道夫使金回曾布將來曾於我未幾曾中再使回又曾金治兵矣不數日可至淮上而時曾且語之曰沈少監歸不聞此言安得爲此而不之信王綸阿附安曾耶曾固善願和好無他而滿思退沈該解其此正趙子砥所謂金人謀和以用兵我國敵兵以待和也及至葉義問使還見金已聚兵有入寇意于左右使射陳康伯曾敵謂我和滿久兵備地其南牧無難因條上兩淮守禦之策而道將命始息皇時二十二年講和之久張浚所飛往矣解潛吳玠死不復生劉錡顯忠不復用意其類放廢棄之餘無復英銳果敢之氣而一日分屯列戍四川則有王剛中葉義問有吳玠江准則有劉錡海運則有李寶則有吳玠姚仲王彥江則有戚方王權李玘忠靈合靈靈氣勢勇猛則知人心忠義雖更棄槍鎗之餘而亦不絕是日大雨於浙臨安二邑山水暴至夜安吉縣洪水作居民屋廬多壞人死者甚衆後四日詔轉運司賑卹之其田決爲溪者獨其稅

壬辰太常丞吳會特降一官先是會奉詔與太史局丞楊彥民等按行攬宮地彥民等妄乞挑去民間冢墓會依隨奏聞故繼之

癸巳左奉議郎任文薦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修武郎姚公興爲右武郎公興仲子也

甲午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監登聞鼓院王直中奴事丁禛嘗知金壇縣強取土人家書畫古器以奉王暉詔放罷北使之過淮浙州縣也居人皆闔戶不出使者以爲言國信所奏其事詔尙書省行下並毋得閉門

乙未直祕閣新江西轉運判官王桓知江州上以江州新成大軍兵民雜處故選桓守之左朝散郎知

丙申金國賀生辰使輔國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蕭榮副使中大夫太子右諭德張忠輔入見自休兵以後北使見繁宸殿設黃麾仗千五百有六人至是以未純吉不設仗既見置酒垂拱殿時建王侍燕榮等望見登然曰此爲建王邪竟夕不敢仰視

戊戌天中節百官及北使上壽以顯仁皇后喪制未終不用樂初上以在諒闇欲不受禮而羣臣援景祐故事請之榮行復命黃中送伴還言敵日繕兵不已且其重兵皆已南下宜有以待之

庚子右迪功郎敕令所刪定官王桓特改右承務郎令後省召試桓以薦對故有是命既而桓言朝廷久無此例力辭乃以爲樞密院編修官

通典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五

三二〇一

辛丑祕閣修撰知明州張僊提舉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壬寅特進沈該落致仕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明州仍令該疾速便道之任

癸卯左中大夫湯鵬舉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甲辰左宜教郎張戒主管台州崇道觀

乙巳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威方入辭上諭以淮西民兵事

丙午寧武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吳蓋爲太尉

六月按是月戊申宰執奏殿前司申明州水軍內福建秋蘆延詳兩寨効用軍二年一替今到軍年餘方知紀律欲候滿日更留一年上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二年一替軍人望之久矣今將及期而改是上失信而下失望也遂令更成如期

庚戌用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議復令權貨務給降諸軍見錢公具關子三百萬緡爲楮幣張本淮東總領所四十萬緡淮西湖廣總領所各百二十萬緡平江府宣州各十萬緡聽商人以錢銀中平請買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李邦獻特降一官邦獻在江西舉吉州軍事推官郭珣瑜改官溢格爲吏部侍郎洪遵所劾故有是命右通議大夫林又卒詔特與恩澤一資用吏部請也

壬子監察御史王准守右正言忠訓郎戚世傑成忠郎戚世顯並爲閣門祇候二人皆方之子也

甲寅左奉議郎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任盡言與宮觀以御史中丞朱倬論其託詞擢闕也

乙卯殿中侍御史汪澈言通判平江府劉敏求嘗自言年一百八歲設或妄誕亦不下八九十宜優與祠祿俾之就閒詔敏求與宮觀理作自陳

丙辰右武郎吳掖爲右武大夫掖挺兄用其父璘所遷官回授也

己未直敷文閣知揚州魏安行爲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左武大夫武康軍承宣使權知廣州劉綱移知揚州直祕閣知廣州魏安行爲江南東路轉運副使

辛酉昭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曹勛提舉萬壽觀免奉朝請

壬戌三司申明逃亡軍人首身之限上謂宰執曰朕始見此法未深曉其意使出人主一時恩宥人猶不測著爲定法是教之逃也因顧王綸曰卿解之否蓋不如此即此曹聚而爲盜始知祖宗用意深遠

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俊卿爲監察御史左朝散郎知處州葉顯移知常州敦武郎監盱眙軍淮河

通典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五

三二〇三

渡郭實之爲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忠翊郎夏俊監旣胎軍淮河渡。此本不必書爲欲見夏俊取泗州事始後被差日月不見于日麻因郭實之改除遂書之

賜江州都統制威方軍中餼二十萬緡布各五萬匹兩爲回易本。

夏文少傳瀘州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榮國公錢忱遷少師仍舊節致仕給真俸忱仁祖之甥再世位將相子登從列孫女爲皇孫禧婦故恩數視戚里特優焉。

乙丑閣門祗候劉士元爲武林郎士元寶之子也。

丙寅上謂宰執曰歲方六月禾稼未登聞已催民閉積欠可令諸路轉運司徧下州縣候秋成日催理庶幾民不告乏湯思退曰陛下恤民一至於此天下幸甚處州麗水縣童子楊富老七歲喪父哀慕不已夜則寤臥家前不避雨露州上其事于朝詔賜束帛。

丁卯國子監主簿薛良朋爲御史臺檢法官兼主簿。武翼大夫貴州刺史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張掄知開門事。

戊辰左朝奉郎知嘉州何逢原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直祕閣知眉州計有功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己巳左武大夫昭慶軍承宣使入內侍省押班董仲永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

庚午知樞密院事王綸充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給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辛未戶部奏下湖廣總領所取撥江西折帛經總制錢各二十萬緡廣東湖南經總制錢各五萬緡江州轉般倉取撥樁管江西上供米六萬石並充江州戍軍支用從之仍令湖廣總領所遣屬官一員往江州應副。折帛錢及米三萬石乃五應副。月辛卯科撥今併書之。

壬申侍中大夫武彞軍承宣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統制李師顏知夔州師顏初用楊椿薦召還未至而有是命。降授左中大夫沈調復左大中大夫以期敘也。故太尉武泰軍節度使郭仲荀贈開府儀同三司仲荀薨十五年矣至是其孫成忠郎永茂投匭自訴故錄之。

癸酉翊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吳琦知巴州。

丙子尙書祠部員外郎兼建王府贊讀魏志卒。

秋七月按是月戊寅詔遣明州水軍三百人戍崑山縣黃魚梁巡捕漕船作過歲一易初命鎮江軍中遣戊而都統制劉寶不奉詔故更發焉。此據寶勅左武大夫武康軍承宣使新知揚州劉綱卒。

己卯上謂輔臣曰劉綱在淮西團結民社措置有方未到揚州聞已物故深可憫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對曰臣探之衆論有許世安可以代之臣近招與語其人病體已安議論通曉必可倚仗上曰世安老將與成閔王權等輩向甚立功頗得淮南人情且除淮東總管因令權知揚州觀其措置民社事然後用之尋賜綱家銀帛二百匹兩。

辛巳建武軍承宣使許世安添差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揚州駐劄。

壬午尙書禮部員外郎洪邁兼國史院編修官宗正少卿金安節帶御器械韓俛並復所貶秩。

乙酉詔諸路禁兵以其半教習弓弩令帥臣春秋遣將官巡行按試右承議郎知通化軍康彬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武顯大夫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兼權知荆門軍魏震移知鼎州右朝奉郎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稅務蔡蒙知通化軍。降授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姚岳知荆門軍。

丁亥初立大理少卿拘催賦稅減年格從賦稅錢句輸左藏庫至是少卿張運視事數月所輸至二十萬緡嘗者乞比附諸州守貳起發無額錢例推恩故有是旨。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錢端禮權尙書戶部侍郎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黃仁榮陞直敷文閣知臨安府給事中王晞亮與外任以殿中侍御史汪澈勸其素無廉恥在瑣闥踰年無所封駁故也晞亮乞宮觀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庚寅直祕閣知鎮江府鄭作肅主管台州崇道觀作肅與劉寶不叶自請之也直祕閣知衢州趙公偁知鎮江府右承議郎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買葉林能林著子也中書舍人沈介言林乃蔡京外孫雖陛下天覆地載推罪不相及之恩亦豈可使之官於天朝遂罷其命。

壬辰尙書左司郎中方師尹罷師尹兼點檢贖軍酒庫奉許右宣教郎新知海鹽縣何侑等三人爲監庫官侑等皆新改京秩右正官王淮以其不當辟奏劾之且論師尹舊由武弁素無廉聲於是師尹與三人皆罷。

癸巳直祕閣徐度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直敷文閣提舉兩浙西路平常茶鹽公事楊俊陞直顯謨閣詔太常博士朱熙載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儀鳳左奉議郎新知巢縣許必勝並召試館職殿中侍御史汪澈言必勝乃張常先之客遂罷之其後熙載儀鳳皆以久去場屋辭乃以儀鳳爲國子監丞。儀鳳除監丞在八月丁巳

甲午右中散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王弗直祕閣都大提舉四川茶馬監牧公事直敷文閣知舒州王珪主管台州崇道觀珪初除福建路提刑而中書舍人沈介論珪頃在紹興與曹泳爲詩酒之游薦之奏檜召攝宰事檜死泳逐珪失所恃巧入湯鵬舉濫陞御史逮鵬舉之遂陰令其子與珪交通將有所誣陷賴聖明洞照亟有奉常之除其謀遂寢珪不自安方且引去出守龍舒政績無聞乃有是命。日麻王珪

罷國監於三十年七月十八日甲午三十一
年七月十八日己丑兩書之蓋理宜併錄也。

乙未翰林學士兼樞密使尙書周麟之言臣聞傳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竊見吏部續降申明條册乃有頃年都省批狀指揮參於其間向之修法官有所畏忌至與成法並立條目不與成法同今遂與成法並行以理推之誠爲未允望令諸選具紹興二十五年以前批狀指揮令敕令所看詳可削則削毋令與三尺混淆從之。威武軍承宣使新江西南西路馬步軍總管張淵移淮南西路副都總管兼權知

舒州。左朝散郎新知舒州沈濬移知徽州。

丁酉。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專一點檢措置贍軍酒庫。

戊戌。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進知樞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以為兩淮形勢。在今危急。荆南劉錡。則均襄。隋。鄧。通化。棗陽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九江。成方。則蕪。黃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則龍舒。無為軍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烏帥成。則京。揚。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宜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臣欲飭兵擇地險要。廣施預備。又金人用兵之久。貪騎淫怠。今所用皆非舊臣。而多用簽軍。簽軍本吾民也。其肯為敵效死乎。此應變之說也。臣又見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敵今歲未動。乞以江淮一帶。選武臣為守。公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使募人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持重。勿生毀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壁勿追。使之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御史中丞兼侍講朱倬參知政事。

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

庚子。初令純州平江縣民戶結保打量實耕田畝。赴官自陳。每畝輸稅米二升四合。乃置砧基簿。有不實。許告賞。始用羅孝芬奏也。孝芬所奏在二 權工部侍郎黃中言。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詔工部每季輪差官一員檢察。羅克小 羅敏此

事於今年四月末。又云。左朝議大夫知黃州范崇移知池州。不報。蓋不考之日麻也。

辛丑。浙西諸司言。右通直郎知鹽官縣胡堅常治狀為一路之最。詔特轉一官。俟任滿日取旨陞擢。堅常晉陵人也。左迪功郎太學博士鄭開為左承奉郎。聞以大臣薦對。故有是命。成忠郎殿前司準備使曉都遇為開門祗候。添差東南第二副將。廬州駐劄。以少師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敷文閣待制陳正同。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王趙言。其智謀才力。可率士眾也。

壬寅。詔太常悉以行在職事官侍祠。勿用兩全在選者。用禮部員外郎洪邁奏也。國自近歲大祀五十有五。中祀四。小祀十有四云。

癸卯。詔以郡守多闕。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曾任通判。治狀顯著者二人。又趣郎官以上。依新制舉縣令。左朝議大夫淮南轉運副使董將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疾自請也。初。漳州羣寇數十人犯興國軍城下。白晝殺掠。官軍不能拒。士人免解進。士吳葵獻率家丁捕斬之。殿中侍御史汪澈言于朝。下帥臣嚴實。至是以葵獻為右迪功郎。

甲辰。詔戶部科降銀錢一百二十五萬緡。令兩浙。江湖六路轉運司置場市軍儲。通去年已糶數為三百萬石。是月。加封伍員為忠壯英烈威顯王。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丁未。仁壽郡主卒。賜其家銀帛百匹。兩主。吳榮穆王女也。

戊申。權禮部侍郎宋崇等言。季秋大饗。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緣祖宗以來。屢行大饗明堂。而所設從祀不同。今若依皇祐廣設從祀。竊慮其禮稍煩。在孝饗疑若未專。若依元豐。悉罷從祀。復慮其禮稍略。在昭報疑若未稱。今欲依熙寧。設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從祀之位。庶幾繁簡適當。得禮之中。從之。資政殿學士新知福州王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庚戌。言者論諸軍揀汰多不實。上以問宰執。朱倬曰。近來諸軍招填難。揀汰甚易。上曰。老病不堪帶甲。在軍實食。則揀汰之。今皆緣請託。以求脫去。員數最多。坐食諸郡。無以贍之。其閒又有武藝精而尚堪用者。亦可惜。乃詔委總領所保明。樞密院審實之。直顯謨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王之望。守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先是之望與續贊皆為臺諫所薦。而葉義問又於上前力稱之。望之才。遂召赴行在。或忌之。乃有是除。

辛亥。詔內侍吳因於左藏庫取錢九十千。充九月十七日潤聖皇后生辰齋千佛等使用。此事本不須書。以自建炎以來未見

潤聖皇后與。左朝議郎強友諒知蔣州。友諒。潤明子也。潤明。錢唐人。故 武功大夫知漳州劉光時領英州刺史。

壬子。詔自今州縣官犯入已賊及用刑慘酷。令刑部具失按察官姓名。申尚書取旨。即有隱蔽。令御史劾之。右朝議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王趙為淮南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罷。肝胎軍權場給商人關子牌號。仍舊印臂及給甲帖。二事皆前守臣楊抗所規。言者以為阻節客貨故也。

癸丑。左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賀允中特轉一官。充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允中使北還。言敵勢必背盟。宜為之備。上疑未決。允中因告老。乃有是命。祕閣修撰知平江府朱翌。知饒州周執羔。並復敷文閣待制。直龍圖閣知太平州周葵。直龍圖閣知宣州凌景夏。並充集英殿修撰。左朝散郎知信州徐林。充祕閣修撰。左宣教郎李浩為太常主簿。端明殿學士致仕折彥質。薨於潭州。

甲寅。復以四川當起經總制錢五十萬緡。賜總領所。為增招軍兵之用。成都府路十二萬。瀘州六萬。利州九萬。夔州三萬。此據總領所財賦冊。

起居舍人葉謙亨知撫州。謙亨本湯思退所薦。至是以他執政。稱之。思退疑焉。故出之。少師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上故左武大夫相州觀察使知朔寧府孫翊及其子武德大夫嵐石。路統制軍馬昂。死節狀于朝。詔贈翊昭信軍承宣使。昂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以其事付史館。

丙辰。上諭宰執曰。近有獻用車戰者。朕以用不在車。南北異宜。木性亦異。如大舟以荔枝木為棹。北方絕無。而造車多用榆木。南方亦少。況江湖沮洳之地。雖有車騎。何所用。卿更宜精思。湯思退曰。謹遵聖訓。直顯謨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俊。乞以私販敗獲之人。配隸諸軍。無使放縱。上曰。私販

之禁。非不嚴備。第官司奉行失信耳。朕聞私販多以大風雨夜。用小舟破巨浪。潛行般置。巡尉素不諳熟。豈肯冒不測之淵。以冀賞給哉。使所捕者皆此等輩。當賞不賚時。以示之信。若其圖升合之利。以為活。亦可恕也。戶部乞申嚴徒配舊法行下。上從之。尚書右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陳康伯上參附吏部敕令格式七十卷。刑名疑難斷例二十二卷。翌日。上謂輔臣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太繁。吏部無所遵承。今書一切以三尺從事。不可復令引例。若更精擇長貳。銓曹其清矣。殿中侍御史汪澈守侍御史。監察御史陳俊卿為殿中侍御史。秘書省著作佐郎陳之茂為監察御史。權尚書禮部侍郎宋棗充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戶部奏。歲撥利州路經總制錢十萬緡。江西茶引二十萬緡。通六月辛未所科為八十萬緡。以備江州屯軍之用。從之。

丁巳。尚書吏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洪遵為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中書舍人沈介試吏部侍郎。宗正少卿金安節權禮部侍郎。吏部員外郎兼權右司員外郎虞允文守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權尚書刑部侍郎黃祖舜兼權給事中。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兼權樞密都承旨。降授右朝散大夫王廷復所降一官。授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時洪遵汪澈奉詔薦廷可任郡守。又言。廷兩為漕臣。民歌其政。直州之罷。人以為冤。而遵所薦尤力。故復用之。

己未。言者奏。國家因陳亨伯建議。始立經總制錢。多出於酒稅頭子牙契錢分隸。該之所入。半於常賦。自紹興六年。因李朝正上言。專委通判拘收。通判既許自專。因得盡力。於是歲之所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無何議者。妄有申請。始命通知同掌。通判壓于長官之勢。恣其侵用。迄今九載。歲虧二百餘萬緡。望復委通判拘督。從之。詔故左奉議郎吳元美特與一子下州文學。以列曹尚書侍郎楊椿等八人言其操履端方。學問深博。得罪故相。已死。乞錄之也。

辛酉。湖廣總領所言。昨降一合銅錢關子三十萬緡。買錢鑄管。今已錄歲。所買僅二萬緡。乞支末茶長短引稅。易從之。

壬戌。左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湯思退為左金紫光祿大夫。左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詳定一司敕令陳康伯為左正議大夫。皆以進書恩也。

甲子。右朝奉大夫陳良翰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既而侍御史汪澈言。良翰頃居棘寺。阿附秦怡。戕害良善。持節江東。公行賄賂。其妻內通關節。人謂之女提刑。使居遠方。民何以慰。遂寢其命。良翰放縱在十一月丁丑。

初。資政殿學士張巖為吏部尚書。奉詔舉修武郎兩浙西路兵馬都監武鉅可充將帥。至是進呈。上問鉅知書否。湯思退曰。鉅談過人。深達文義。上曰。武鉅若知書。方曉民事。可令籍記。俟邊郡有闕。則命之。

乙丑。皇叔復州防禦使士周為宜州觀察使。士周仲編子。以積閣遷也。左宣教郎莫濟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丙寅。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賀允中入辭。宗正丞趙應為尚書駕部員外郎。

戊辰。詔諸路犯罪合編管人。不得配隸行在五百里州軍。用祕閣修撰知信州徐林請也。庚午。大理寺丞蔡洸面對。論諸路監司。裁定吏額。來上。遂者令戶部勅之。辛未。皇叔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士衍為安慶軍節度使。

壬申。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權安撫司公事許世安得謀報。金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乃遣右宣義郎通判州事劉祖禮告急于朝廷。此據徐宗傑兩淮紀實。先是金主亮命戶部尚書梁

球。兵部尚書蕭德溫計女兵契丹奚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有四萬。以其半壯者為正軍。弱者為伊勒布。一正軍以一伊勒布副之。又簽中原漢兒。勃海十七路。除中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簽外。令吏部侍郎高懷正等十五人。分路帶銀牌而出。號曰宜差簽軍使。每路各萬人。合簽漢兵通二十七萬。做唐制分為二十七軍。簽數已定。遂以百戶為糧。千戶為明安。萬戶為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蕃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懷正會陵人也。此以宋金宋末。張榘正隆事。但榘至十月宜差定即會。始定。今從所記。謂書之。范成大攷。榘高懷正。大定人。事也。左朝請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孟處義移知衢州。

癸酉。祕書省校書郎馮方兼國史院編修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六

【紹興三十年】九月丙子朔。直敷文閣知開州王潛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用臺諫前薦也。丁丑。左從事郎鄭升之行太學錄。升之為台州軍軍推官。未上。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薦其才。召對。改京秩。兩升之。以未歷考任固辭。乃有是命。右迪功郎新廣西南路提舉驛事司幹辦公事李鼎臣言。廣西買

馬歲額。增損無定。沈晦為帥。一年所買至三千匹。今率不及二千匹。若欲買千騎。且以中價計之。亦不下十萬餘緡。況皆本路諸州。上供錢買銀。每兩三四千。其折與發夷。每兩二千而已。折閱太甚。伏見廉州白石場歲額賣鹽六百萬斤。已自有餘。而雷化諸州運赴白石場。積而不售者尤衆。願令帥司同驛司相度。般運於橫山塞。以備博馬。是以無用為有用也。詔兩司疾速措置。十一月辛巳。上云。昨李鼎臣上書言。驛馬利便。衛孫克小麻載此事。止云言者。蓋不詳考也。武德郎福建安撫司水軍統領鄭慶為武義大夫。以本路帥司言慶任統領十八年。防託海道無虞故也。

戊寅。直敷文閣知臨安府黃仁榮以母憂去官。己卯。權尚書戶部侍郎錢端禮兼權知臨安府。長寧軍官夷官武經大夫西南蕃都大巡檢使落郎身亡。乞以其子孺承襲。詔以落郎為武略郎。充都大巡檢使。仍以鹽課賜之。戶部言。大軍歲用馬料。今

江、浙諸路米多，乞令逐路轉運司以上供米增折馬料，舊米一斛折納料二斛，至是令兩浙路增二十萬斛，江東西各增十六萬斛，內平江、鎮江、建康府、鄂州各十萬，荆南府六萬，宣、池州各二萬，從之。庚辰，太常少卿都民望卒，以嘗任諫官，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聞揚州告急，事見八，自高郵以驛書遣大臣言宗偃自到官以來，飽諳規避者之情偽，密院三衙沿江諸將所遺固不一矣，要皆取辦於都梁、山陽土著之人，由都梁者不過入於泗，自山陽者不過至於漣水，采聽鬻鬻，信實蔑然，且若東海之人，止緣饑民困於暴斂，一唱百和，犯死求生，而候者罔然，有與師十萬，駕海航二千艘，因而南面之說，遂至重煩朝廷憂顧，宗偃獨以為不然，已而卒如所料，矧今自六月以來，日間僉軍聚糧，修京除道，敷斂金帛，營造舟船，添立營柵，虐用其民，無所不至，且約七月必遷都矣，既而不效，展取八月，又不效，則曰京師改築外城，更造秘殿，且有登封泰山，款謁明道宮之議，此何所考信哉？宗偃近以職事至維揚帥府，而都梁持羽檄來，謂金主已遷於汴，重兵散布宿泗、清河之間，帥司告急於朝廷，人情恟懼，宗偃亦以為不然，才少須臾，又無一驗，合是此輩傳聞之誕，亦甚明矣，靖康之初，再犯京闕，游至維揚，無一人知其來者，先聲播傳，計之詭也，伏惟廟謨成算，固非一介可測涯涘，然長江不足恃，兩淮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其利害灼然，若密詔沿流諸將，或以屯田，或為牧放，添增防託，遣散萬人，散處要害，以候俟之，若都梁太逼，則屯天長，若山陽太逼，則屯寶應，又若合肥、襄、鄧，擇敵人耳目不甚相接之地，悉儲兵備，其命大臣謹之，以為緩急調發援應之用，則胡騎猝來，吾蓋有以待之矣，若信說避者之言，駭然有自失之意，非所望於中興之世也，竊聞朝廷防慮料角，至嚴至備，是注意於海道，可謂親切，然楚州鹽城縣去海不過一里，又居料角之上，可為藩籬，若屯以千百人，假以二十舟，障蔽其前，則料角決可力守，且與敵人耳目全不相接，亦一控扼之地，伏惟特賜采擇。

辛巳，右諫議大夫何溥權工部侍郎黃中並兼侍講。壬午，右正言王淮言兩淮開多私相貿易之弊，如茶、牛及錢、寶三者國家利源所在，而皆巧立收稅，肆行莫禁，茶於蔣州私渡，貨與北客者既多，而權場通商之茶少矣，牛於鄭莊私渡，每歲春秋三綱，至七八萬頭，所收稅錢固無幾矣，若錢寶則有甚焉，蓋對境例用短錢，南客以一緡過淮，則為數緡之用，況公然收貫頭錢而過淮者，日數十人，其透漏可槩見矣，帥憲通知相與掩蔽，望詔多方措置，革去宿弊，從之。

師心翁 左承議郎知道州季南壽言本州在湖南，最為小郡，地不過六百里，民不滿四萬戶，舟車不至，商賈不通，其民樸野，惟農桑作業，米一升八錢，絲一兩百二十，衣食之餘，質錢輸稅，僅足者無幾，民之窮乏莫甚此邦，而大禮錢科取重舊額，每椿管二萬九千餘緡，自紹興十年以後，增至五萬三千餘緡，諸縣白撰名色，漁奪民財，莫不嗟怒，今以鄰州較之，衡州稅米十五萬斛，所科大禮錢三萬五千餘緡，郴州稅米三萬三千餘斛，所科九千六百餘緡，本州稅米三萬三千餘斛，視衡州不及六分之一，而大禮錢幾倍之。

其為不均，莫甚於此，詔本路轉運常平司以本州稅米數目比較鄰州減定，自今毋得增科。右朝散郎知楚州周琮移知盱眙軍。右朝請大夫新知黃州沈邦直移知楚州。癸未，右朝請大夫新知復州吳順之移知靖州。武德郎知石泉軍董誠移知復州，誠、劉子培也，先是李文會、王剛中、王之望、王弗及夔州路提舉官王適皆舉誠可備邊帥，上曰：五人皆薦，可見其公，乃與邊郡仍令籍記，以備他時選用。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戚方乞戰馬，詔以蜀馬八百與之。甲申，百官入朝，罷舞，以近顯仁皇后小祥故也。

丁亥，詔申嚴銷金銅器之禁，時行在之人，復有鬻二物於市者，論者以為貴近導之，乃令官司嚴切覺察。左朝請大夫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梁仲敏行監察御史，侍御史汪澈言：吏部員外郎祝公達狡狠躁競，凡銓曹之事，憤然不曉，刑部郎中黃子濟闕茸鄙俗，務為刻薄，貪賄徇私，詔並罷。帶御器械李寶為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權知黃州。初，右諫議大夫何溥言：著令諸休務假一歲之閒，百司七十有七日，天下之務，萃於朝廷，非百司比，而比年朝廷假故多於百司三分之一，又有前後相因為例不入省者，乞檢照祖宗典故，裁定，仍令吏戶兩曹後他司出局，庶幾事無壅積，事不給舍。

戊子，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黃祖舜等言：乞今後宰執過局觀書，及為北使除館，皆以食後，即宰執初除授，告正恭謝，惟本廳不入堂，諸廳皆入，上元止賜告一日，應歇泊賜假遇休務者，不別理，其吏戶兩部官候他司出局，畢然後出局，從之。

己丑，左朝奉郎知婺州章復與在外宮觀，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復以佞邪，持媚寵之術，致身政地，獲竊過當，其在言路，轉與大臣為支黨，濟其喜怒，以害善良，今典名藩，儼然以前執政自大，漫不省事，民無所訴，故有是命。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黃州李寶改添差兩浙西路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兼副提督海船，時浙西及通州皆有海舟兵，稍合萬人，詔平江守臣朱翌提督，言者請擇武臣有勇略知海道者副之，寶先除知黃州，未行，乃有是命，尋以解帶恩陞宣州觀察使，寶乞於沿江州縣，招水軍效用千人，詔許三百，又請器甲弓矢，及乞鎮江軍中官兵曹洋等五十人自隸，皆從之。

道記云：紹興庚辰，金主亮謀入寇，大治舟師，高密欲陰從，德源、德江、德海者得其質，以聞，上召宰臣問以備禦策，方輔祥未及對，上遽曰：卿等無先定謀耶？朕自議和之始，連年二十年，朕食不忘此敵，故練兵擇將，修軍馬，輯船艦，江淮荆蜀備已全具，此卿等所知，惟是海道朕亦有以慮之，願眾慮何如耳？宰臣再拜無語，上曰：卿等無慮，朕自有備，自披身備海道來歸，召對恩撫，詢以此中事，歷歷如數一二，且其籌局方重，出謂此以介一介，誠服朕，朕遂朝廷，陸殿陸對萬乘，無分毫損，此必能辦事者，今以為宣州觀察使，總管淮四兼知黃州，乘未發，卿等為朕留計之，翌日，對便殿，果如上言，改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平江府駐劄，且令與共守。臣等謹海船為捍敵計，按：此言所云恐不無謂，今併附此，實轉觀，在此月丁酉乞招軍等在己亥今併傳之。

台州崇道觀范如圭卒。壬辰，右朝請大夫新知楚州沈邦直復知黃州。右朝奉大夫新知郴州王彥融知楚州，彥融，棠子也。癸巳，以顯仁皇后小祥，前一日，輔臣及侍制觀察使宗室遙郡防禦使已上入奠於慈寧殿。甲午，小祥，上行祭奠之禮，百官常服黑帶，行香畢，詣文德殿門進名奉慰，退行香於德林普濟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一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一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一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〇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五

其為不均，莫甚於此，詔本路轉運常平司以本州稅米數目比較鄰州減定，自今毋得增科。右朝散郎知楚州周琮移知盱眙軍。右朝請大夫新知黃州沈邦直移知楚州。癸未，右朝請大夫新知復州吳順之移知靖州。武德郎知石泉軍董誠移知復州，誠、劉子培也，先是李文會、王剛中、王之望、王弗及夔州路提舉官王適皆舉誠可備邊帥，上曰：五人皆薦，可見其公，乃與邊郡仍令籍記，以備他時選用。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戚方乞戰馬，詔以蜀馬八百與之。甲申，百官入朝，罷舞，以近顯仁皇后小祥故也。

丁亥，詔申嚴銷金銅器之禁，時行在之人，復有鬻二物於市者，論者以為貴近導之，乃令官司嚴切覺察。左朝請大夫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梁仲敏行監察御史，侍御史汪澈言：吏部員外郎祝公達狡狠躁競，凡銓曹之事，憤然不曉，刑部郎中黃子濟闕茸鄙俗，務為刻薄，貪賄徇私，詔並罷。帶御器械李寶為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權知黃州。初，右諫議大夫何溥言：著令諸休務假一歲之閒，百司七十有七日，天下之務，萃於朝廷，非百司比，而比年朝廷假故多於百司三分之一，又有前後相因為例不入省者，乞檢照祖宗典故，裁定，仍令吏戶兩曹後他司出局，庶幾事無壅積，事不給舍。

戊子，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黃祖舜等言：乞今後宰執過局觀書，及為北使除館，皆以食後，即宰執初除授，告正恭謝，惟本廳不入堂，諸廳皆入，上元止賜告一日，應歇泊賜假遇休務者，不別理，其吏戶兩部官候他司出局，畢然後出局，從之。

己丑，左朝奉郎知婺州章復與在外宮觀，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復以佞邪，持媚寵之術，致身政地，獲竊過當，其在言路，轉與大臣為支黨，濟其喜怒，以害善良，今典名藩，儼然以前執政自大，漫不省事，民無所訴，故有是命。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黃州李寶改添差兩浙西路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兼副提督海船，時浙西及通州皆有海舟兵，稍合萬人，詔平江守臣朱翌提督，言者請擇武臣有勇略知海道者副之，寶先除知黃州，未行，乃有是命，尋以解帶恩陞宣州觀察使，寶乞於沿江州縣，招水軍效用千人，詔許三百，又請器甲弓矢，及乞鎮江軍中官兵曹洋等五十人自隸，皆從之。

道記云：紹興庚辰，金主亮謀入寇，大治舟師，高密欲陰從，德源、德江、德海者得其質，以聞，上召宰臣問以備禦策，方輔祥未及對，上遽曰：卿等無先定謀耶？朕自議和之始，連年二十年，朕食不忘此敵，故練兵擇將，修軍馬，輯船艦，江淮荆蜀備已全具，此卿等所知，惟是海道朕亦有以慮之，願眾慮何如耳？宰臣再拜無語，上曰：卿等無慮，朕自有備，自披身備海道來歸，召對恩撫，詢以此中事，歷歷如數一二，且其籌局方重，出謂此以介一介，誠服朕，朕遂朝廷，陸殿陸對萬乘，無分毫損，此必能辦事者，今以為宣州觀察使，總管淮四兼知黃州，乘未發，卿等為朕留計之，翌日，對便殿，果如上言，改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平江府駐劄，且令與共守。臣等謹海船為捍敵計，按：此言所云恐不無謂，今併附此，實轉觀，在此月丁酉乞招軍等在己亥今併傳之。

台州崇道觀范如圭卒。壬辰，右朝請大夫新知楚州沈邦直復知黃州。右朝奉大夫新知郴州王彥融知楚州，彥融，棠子也。癸巳，以顯仁皇后小祥，前一日，輔臣及侍制觀察使宗室遙郡防禦使已上入奠於慈寧殿。甲午，小祥，上行祭奠之禮，百官常服黑帶，行香畢，詣文德殿門進名奉慰，退行香於德林普濟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一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〇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二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六 三二三〇

丙申。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言。自罷宜撫司。背嵬一軍發赴行在。欲補置二千人。仍以制勝軍爲名。詔許旋招武勇。效用勝捷。吐渾共一千人爲之。

丁酉。能內侍省。以其事歸入內侍省。日麻但於十月戊午。內省條具前者。并廢事件。今依會要。仍舊併廢之日。臨安府言。今年收養乞丐。提舉

常平司。已撥到米二萬七千餘石。別無可用之錢。戶部乞於常平司取撥浙西諸州未起坊場七分寬剩錢十二萬緡。應副從之。存此以見滋給。登人錢米數。

戊戌。宰執請上御吉服。上曰。朕本欲終三年之喪。卿等既以故事有請。須改朔而後可。感憤久之。

己亥。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徐度守尙書左司郎中。直祕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守尙書

庚子。敦武郎權開門看班祇候會觀爲建王府內知客。

壬寅。太學錄周必大。太學正程大昌並爲祕書省正字。以學士院召試合格也。館職復故事。召試自此始。

上覽必大。以下原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七

【紹興三十年】十有一月乙亥朔。忠訓郎王瑀爲閣門祇候。

丁丑。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徐度守尙書左司郎中。直祕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守尙書

右司員外郎。

戊寅。皇姪常德軍承宣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居廣爲華容軍節度使。以主祭踰十年也。

己卯。太常丞吳會。祕書丞杜莘老。兼權吏部郎官。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關。吏聞取而驚之。在選二百人。遠

客寒窳無所訴。莘老始命榜關。使曉然以次就注。

庚辰。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比年江西湖廣米斛方數十錢。而職田米乃令折價至三四千。監司守俸。利

其豐於己而莫敢問。如永之祁陽。乃監司職田之所聚。爲縣令者。惟於諸司職租不。則薦削可盈。不知

斯民何辜。而取其膏血以自媒也。按令職田折錢而增直者計賦。望今後只令納本色。監司守俸毋得遠

戾從之。御史臺檢法官薛良朋轉對。乞見任官毋得與部民結婚。秩滿仍不得於本處寄居。上謂輔臣

曰。此等事。祖宗皆有成法。可申嚴行。務在必行。詔故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曹輔特贈左金紫

光祿大夫。以其子金部員外郎絳言輔靖康末蠟書之勞。故有是命。

辛巳。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傅知建州。用左正言王淮薦也。降授右通直郎新通判福州林

琦知黃州。

壬午。鄧州防禦使向超落致仕。知文州。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許尹薦超年未六十。筋力不衰。堪任將

帥。故復令出守。

癸未。封永康縣主爲永嘉郡主。主瓊王仲儒女。適權知閣門事張掄。

甲申。右承務郎趙益爲右承奉郎。益。鼎孫也。用其祖在相位時所選官乞回授。權吏部尙書洪遵奉比附

戰功。人身亡許收使。特遷之。

乙酉。太常寺主簿李浩面對。時楊存中權寵日盛。浩爲上言。存中恩寵太盛。嬰兒過飽。恐非其福。上頗成

其言。此據宋慈續行狀錄入。存中明年二月甲寅就第。大理司直陸輝爲太府寺丞。輝爲湯思退所厚。以祠官理考改京秩。論者非

之。初。殿前司遣將官往建昌軍招兵五百人。詔守貳同領其事。及是招足。守臣楊師中等減磨勘年有

差。

戊子。權尙書刑部侍郎黃祖舜試給事中。大理少卿張運權刑部侍郎。

壬辰。詔諸軍出戍戰守軍校天寒暴露。各賜帛一匹。

乙未。左朝請郎知黎州馬時行言。本州稅米並無正色。每石理錢引十三千。重困民力。已令百姓充土丁

者。每石輸八千。不充者輸十千。乞爲定直。又乞禁官吏誅求土丁紅桑影木酥果之屬。其應于互市物貨

仍不許見任官收買。皆從之。時行爲人廉正。而用法頗嚴。前是夷人入州互市者。率肆橫難制。至是羈服

丙申。詔內外諸軍毋得招收放停之人。如違。將佐重行責降。直敷文閣福建路轉運副使王時升言。到

官畿一考。擢節到浮費二十萬緡。乞以其半代民輸舊欠鈔鹽錢。執政言。恐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約安

用。而代民輸。理宜褒錄。第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爲羨餘。侵漁百姓。可俟其政績有聞。與陞職名。後旬日。乃

徙時升兩浙轉運副使。時升。益都人。子已見。

丁酉。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上謂大臣曰。此事可行。然須先立規模。如括田

市牛。立廬舍。給糴種。置農具之類。悉有條理。乃可施行。兩三年間。且盡與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

耕矣。

戊戌。侍御史汪澈言。伏自陛下更化勵精以來。進賢退姦。興利除害。汲汲孜孜。求治如不及。而輔相未得

其人。如湯思退。猶得假然在羣臣之上。而秉國鈞。欲逃折足覆餗之譏。難矣。臣謹按思退。本無器識。更無

忠亮。徒以工駢儷之文。嘗援科目。飾諛言以奉秦檜。用選舉而私秦垵。彘緣超躡。徑躡樞近。自矜之死。一

時支黨。悉從貶竄。而思退獨得漏網。陛下以外若純篤。而不知其中實佞邪。偶因乏人。遂至大用。制下

之日。人人駭愕。爲相以來。亦三閱歲矣。曾無一善之可稱。一事之可紀。其任情率意。凡所施爲。多拂公論

且匿名迹。遠權勢。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蔑視同列。擅威福以吝權。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此大臣之事也。

思退則專市私恩務姑息以媚下清儉化俗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貪鄙無嫌至於受三衙之餽裁抑權倖此大臣之專也思退則脂韋固寵至於結近習之權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思失之無所不至矣若夫望輕不足服士夫則衆怨並興德薄不足理陰陽則天戒垂示開邊鄙之報則相顧而無謀視將帥之驕則制馭之無術祖宗法令或廢格而不用臣僚章疏多沈抑而不行會何忠國而爲民率皆背公而植黨如此等事未可縷數久玷鈞輔物論沸騰豈惟有妨賢路實亦深負陛下所以委任責成之意欲望早賜罷黜以快中外之望

己亥武泰軍承宣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安道令再任右朝散郎直祕閣充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悅道主管台州崇道觀

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入對上奏曰臣伏見十月癸亥日方過中天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臣竊謂變不虛生當有任其咎者及觀本朝慶曆八年京師一日無雲而震仁宗皇帝謂張方平曰夏竦姦邪天變如此亟命革詔罷之今日之應其陛下之大臣乎宰相代天理物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若得罪於天必示警戒雷比之號令若道也雲從龍之物臣道也今以陽氣潛伏之時無雲而雷是臣懷姦而乘其志於君君震怒而發隱慮於臣天變昭然與慶曆之事若合符契臣謹按宰臣湯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志本由章句薦麻要途專於徇私素無人望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之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始以掌文衡曲意取其子孫緣此汲引以致政府槍死燭逐值更化之初四方賢才號召未至陛下姑且留之不旋踵而湯鵬舉爲御史二人素通譜系鵬舉首鼠顧忌網漏吞舟而思退且結約貴近詭秘其迹自是安若泰山寢登輔相而敢肆意矣思退起於微官即登秦氏之門一時者皆略無識者自居相位唯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昵近小人以爲心腹盜名器而行以私恩假威權而傾搖同列有大議論則皇皇而無謀每臨事機則迎合而自固其負宿望者陽交而陰沮之其不附己者中傷而決去之曲庇豪強馴致紀綱不振多爲迴護暗使風憲不立土木雲接於鄉郡賄賂輻湊於私庭每月俸金則更會于他邦而強買良田戚屬門人則密諷於太學而屢玷優選姦偽萬狀外人以不疑巧設機穽陰伺隙隙臣恐太阿之柄倒持竊弄無所不至也然其罪惡未若檜之甚者以臺諫不由其門未與狂獄連縶紳之禍耳自張孝祥王希亮邵大受方師尹祝公達沈介之去自知寡助每憤惋不平劉寶之罷兵柄以迫於衆議而思退先與之通書若不得已劉錡之召爲管軍公議惟允而思退密使人迎謁於前路欲收其恩身爲首相四海具瞻而舉動大率如此正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有夏竦之姦邪而無其才術臣備位耳目之官况觀天變苟循默隱忍是爲曠職伏望陛下赫然震怒實之典憲上以合仁宗皇帝之威斷下以快天下之公言

編管人前右朝請郎王彥博死於靖州

辛丑右正言王淮入對上奏曰臣謹按宰臣湯思退初無素望可服時流偶以文詞僥倖科目其於人事之終始道德之旨歸未嘗深講而熟聞也因緣秦檜引之要塗年除歲遷致位公宰忘事君之大義昧經國之遠猷竊弄威權動循覆轍有識之士固已寒心而乃進用匪人習成朋比排斥異己公肆譏謔英俊

沈於下寮者老遺於散地故其所得非一時柔佞即桀黠亡恥之徒相與推擠毀亂名器雖布滿中外適足以養成禍胎不聞其長慮卻顧爲國家建久安之策成長治之業命令出而輒更官吏除而數易假封駁以行其意嫉風憲以沮其言妄作聰明陵轡同列小遇事機則相顧變色莫知所爲尙能持危扶顛如古之所謂大臣者歟凡此皆其小智自私學未知道物我之心既勝愛憎之情遂遷黑白紛然而方寸亂矣豈不上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哉臣身受異恩職司言責視棟樑之將撓知鼎足之必傾緘默以居谷將安在輒采至公之論上千不測之誅伏望特垂英斷將思退亟賜罷免博選耆德以亮天工臣不勝大願

右諫議大夫何溥言臣伏見宰臣湯思退本無學術粗習辭章容悅詭隨儉合取寵十餘年間不出國門而至兩地當陛下更化之初凡向時阿附之徒斥逐殆盡而思退以雅善結託免於司敗之誅因緣推排遂至宰輔不務改心易慮以懲往失而陰用其術以箝制天下之士凡不附己者必託他事以中傷之而其所恃腹心之人往往分布要地繳駁推行惟意所欲開有同列稍或異議則多方擠排迄去而後已尋常差除雖筮庫之卑例先招致款曲密諭使知歸恩之地於是朝士靡然從風莫不奔走其門而不顧其他專權自恣擅作威福本原浸大未流濫以致溢自非任言責者與之抗衡立敵時有以折其萌芽則人主之勢幾何不孤立而無助邪夫宰相以用人爲職要當以天下人才爲心賢能所在何聞疏成今思退動懷私意必自己出耳目所及其能幾何故便佞輕視之徒委曲傳會陰有薦導其言必行由是小人成羣布於中外而州縣之閒被其毒者多矣若夫忌嫉言者甚於仇讎凡所建明故作沮格至戒飭版曹不得關報時事近有姦臣獻開疏發諫之策大合其意雖奴才鬼質亦以侍從處之察其自任之專加以用人之失使久在相位其害將日甚於一日其賢實能亦何路以自進哉伏望聖明洞照其情峻發英斷亟賜罷黜以開賢才之路以除禍亂之本以快天下憤激不平之氣則君子道長有德業進而朝廷之勢尊太平之基立矣

太府寺丞陸應龍右正言王淮論應龍初乏寸長惟以醫術遊士大夫之門湯思退以其治母疾有瘳擢置丞列瀆亂流品聞者駭愕望賜罷免故有是命

從義郎閻門祇候種法知永康軍法自陳師道之子別無人食祿故除之

癸卯權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錢端禮入見上言近制初除從官許論薦人材以備擢用竊見左朝散大夫邵知柔敦樸重厚清介誠實博通古今遠於學問左奉議郎魏杞力學能文議論方正事親孝居官廉左朝請郎吳芾奮自儒科曉暢吏事守正不撓才力有餘知柔見知袁州杞知涇縣芾見持服乞俟任滿服闋日召赴行在量才錄用從之杞壽春人也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古先聖哲立言垂訓必以小人爲戒以其蔽明害治怙勢招權故去之惟恐不亟臣等近日論奏湯思退乞寬之典憲聖度寬宏未賜威斷臣等因讀唐史陸贄奏議見贊反復論奏延齡姦毒其言君子小人之際甚詳而明至謂延齡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不恥臣等謂此數語正爲思退設真小人之雄也思退初居政府時秦氏既敗朋附掃

迹。獨思退在焉。時其語曰：知不知，問進之，會不問，思退進之，乃思退字。蓋其言其秦黨而得免竄逐也。自登宰輔，政由己出，同列莫敢與之校。如王綸、賀允中，稍不詭隨，則多方抑之，終以睚眦不協，或稱疾或掛冠而去。大抵小人勝也。明揚人才，宰相之職，思退則不然。己所喜者，立致青雲；己所惡者，如視秦越，以樸厚為山野，以巧佞為才能。專恣自用，動有猜妒之心。如孫道夫、蜀士也，慮其鄉之人，則黜之遠郡，葉謙亨，其所愛也，以別為知已所稱，則怒而補外。故正人端士，恥登其門，而一時踴躍側媚之徒，搖尾而希進，錯列中外，氣燄薰赫，方以類聚，無足怪者。至若每有差除之人，則必預延至私第，密以告之，權貴之家，或有干請，則阿意曲從，惟恐少忤，激賞等庫，皆用其平日所私之隸，使命出疆，必薦其親舊苞苴之輩。王嘯、竄逐之罪人也，以其同類，遇所遺親密人來致書，思退必呼入宅堂，委曲問動靜，而致意焉。不知果欲何所為哉？凡有舉措，率背公營私，擅權植黨，欺罔君上，凌玩縉紳，是以唾罵形於里閭之談，嘲笑見於俳優之語。昔唐周墀入相，草澳曰：願公無權，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天下治矣。烏用權？今思退反是，原所以陷溺其心者，由秦氏也。故臣等復以小人論之，伏望早賜處分。臣等不勝拳拳憤激之至。右諫議大夫何溥、右正言王淮言：臣近上章論列宰臣湯思退植黨營私，懷撥迷國，乞賜罷黜，俯伏俟命。未蒙施行，仰惟陛下體貌大臣，務全恩意，使之自圖進退，曲盡始終，然以思退之在相位，顯權自恣，擅作威福，符制天下，大率效秦檜所為，臺諫劾章，猶未足以當其罪惡。謂朝奏暮斥，庶幾少快天下之望，豈可以大臣罷政常禮遇之，使得從容於去就之間哉？漢法丞相不勝任使者，奉策即時布衣出府，免為庶人。有他過，則乘棧車，放歸田里。今思退之罪惡暴著如此，蓋不止於不勝任及他而已，而陛下待之之禮太過，此中外所以未喻，而臣等所以惶惑而未能自定也。況思退平時詭譎動輒任數，竊恐遷延顧望，別生事端，欲望特發宸衷，早賜斥逐，使觀聽釋然而無疑，天下幸甚。

十有二月乙巳朔，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湯思退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翰林學士洪遵草制，略曰：思退蚤緣在簡，亟上青華，迨予更化之初，實首本兵之寄，寢隆物望，越乘機衡，方道揆之仰成，駭煩言之噴有。著此為洪遵草制，林本。思退在相位踰三年，初命臨安府印造會子，許於城內外與銅錢並行，至是權戶部侍郎兼知府事錢端禮乞令左藏庫應支見錢，並以會子分數品搭應副從之。東南用會子自此始。

丙午，同安郡主卒，賜其家銀帛百匹兩，主益端獻王女也。侍御史汪澈言：伏觀湯思退罷相，播告之初，訓獎過當，公論洶洶，須至冒陳，臣等聞秘殿隆名，所以褒碩德，殊庭厚祿，所以養真賢，惟進退之得宜，斯授受而為稱。若時思退為國具臣，當故相醜正之時，遂鄙夫患失之志，逃經更化，分合投罔，巧為媚竈之辭，遂致吞舟之漏，遷延歲月，切鈎鈞衡，背公營私，專權植黨，所進用者皆姻戚，所昵比者為姦邪，以林覺之庸鄙，而草版曹，以沈介之僉壬，而居省闕，葉謙亨坐外交而罷右史，方師尹由內授而擢左司，張孝祥猶有童心，聽其誑說，邵大受真若鬼質，納其陰謀，初不恤於人言，但力行其私意，至於臺省之遷擢筮庫

之差除，悉諭意於數日之前，欲受恩於一門之內，輕視同列，旁若無人，謀不食詢，事皆專決，朝廷除目既下，擅自更張，臺諫封章上聞，率為沮格，錄其專恣之罪，合在譴呵之科，縱未正於典刑，豈宜加以寵數，顧垂眷斷，俯徇至公，追褫職名，寢罷祠祿，仍降章疏，付外施行，使天下共悉其愆，尤知朝廷不阿於貴近，用以警衆，不亦宜乎？初，澈等再論思退，欲鑄其職，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然比之沈該則有閒，今該猶以大學士典州，而思退願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譴賞罰者偏矣。不從。右諫議大夫何溥等言：臣等嘗論湯思退姦邪，已蒙威斷，賜之罷黜，告庭既退，公論尚喧，臣等竊以為有大不可者，思退貪鄙之狀，見於前後，居官市井之人，皆能樓言，其在侍從也，蘇簡為處守，嘗以五百緡贈思退母之父，而得還其母，又有妹夫梅琦者，殿僧致死，簡諷麗水令張輝枉其獄，而出琦之罪，以此二事德簡，簡雖病，且優力欲薦揚以報之，以至在翰苑，則因行權貴之詞，而受金二百兩，以公用錢置私物，亡慮數百緡，其在相位也，石邦哲居越，與思退之婿高翥遊，邦哲藉翥以求差遣於思退，始捐千畝之田，低價以售，既立券矣，思退乃悟其非，命翥取元金而還其田，邦哲欣然歸之，思退不折券而懷之，如故，乃除邦哲福建參議官，田與金皆不可得，邦哲對人每宣言之，至若青田之潘集，平江之張棗，會稽之詹承宗，括蒼之潘景珪，率家計鉅萬，厚以財賄肆行交結，思退或與之連姻，或與之補吏，又如貨縑帛於鄉郡，糶俸米於近州，責其倍價，公私咸擾，政事堂不造食而折見錢，權要以時新而絡繹供饋，享萬鍾之祿，績效蔑如，更務貪鄙，都人號之曰養家宰相，亦可恥矣。秘殿隆名，真祠厚祿，非動賢不居，思退何有於是？臣等職司言責，不敢但已，伏望聖慈，亟賜褫奪追寢，以絕紛紛之議，仍降出臺諫累上章疏，庶使天下曉然知罪惡之不可掩如此。

丁未，詔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湯思退落職，依舊宮觀。

戊申，左朝奉郎知嚴州樊光遠奏：三衙誘略近郡平民為軍，乞自今軍下不許收刺，遇有闕額，均下諸州招填，庶幾軍無闕額，民獲安堵。樞密院亦奏其弊，且言：三衙見管官兵，增過紹興二十六年元奏人數，欲令以今歲終兵帳，立為定額，率執進呈，上曰：兵不貴多，當有限制，今天下財賦十分之八，耗於養兵，朕躬行節儉，未嘗一縑妄費，而諸軍冗費，豈可增添不已？自今三衙令以見管兵帳為額，在外諸軍亦與立為定額，日下住罷，光遠又言：本州歲輸御爐炭七萬四千五百觔，而不償民間之直，上亟罷之。是日上謂大臣曰：朕頃見奏論除授，必曰：臣未知其心術如何，恐招物議，似未為確論，且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若之何盡知其心術？朕謂果知其賢，固當用之，不然，採之公論，國人皆曰賢，如何不用？借使繆濫，旋行罷黜，亦惟公論，但不容私意，無不可也。

宋史全文：史臣曰：爵位公器也，是非豈不有公論也？採之公論，而任以公器，設有不如所任，棄之而去，在我無容心焉。此宰相代天之義也。奈何徇一己之私見，以未知其心術而濫授？嘗觀趙鼎用臣僚，後乃奏罷，而上謂鼎非護短，益以重之。又曰：張浚用趙鼎，鼎見其有過，即加遣，其措置未為有失，何得輕用言者以罪浚，嗚呼！檢之上，而上察之，鼎之濫，浚之無罪，而上知之，所謂明矣。

初，知瓊州定南寨劉萬貨黎人，王文滿銀馬香錢而不償，文滿怒，率其徒破定南寨，萬遁去，其子為所執，文滿遂掠臨高。

澄邁二縣廣西轉運判官鄧祚時為瓊管安撫調土兵擊文滿逐之奪其田以賜有功者至是以聞黎南海四郡島上蠻也島直雷州由徐聞渡半日至島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傍號黎人其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者名熟黎皆椎髻跣足男子常帶弓矢喜殺殺女工紡織得中國綺縠折取色絲和木綿挑織為軍幕又純織木綿吉貝為布與省民博易其居處架木為兩重上重以自居下以畜牧地產洗水蓬萊諸香為香譜第一漫山皆檳榔椰子亦產小鳥翠羽黃蠟之屬閩商值風水剪去其費多人黎地耕種不歸官吏及省民經由村洞必舍其家恃以安熟黎之外始是州縣大抵四郡各占島之一陲其中黎地不可得亦無路通朱崖在島南陲既不可取徑則復浮海循島西南所謂再涉鯨波也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云 敷文開直學士致仕劉一止卒年八十二一止樂易長者聞人有少善率稱道不容口 夜白氣如帶東西互天

己酉詔三衙官軍並以今年歲終月分見管人數為額日下住招自今有闕並申樞密院取旨下諸郡招填用本院奏也 太學博士鄭開言太學補試弟子員至五六千人望自今以舉人居本州縣學滿一年三試中選及不犯罰者州縣報明給據聽赴補試從之 言者論近太府寺選官檢視左藏庫有剩物計值十四萬七千餘緡乞依天聖故事拘管入帳不得將剩數比折欠少仍於京朝官諸司使副內選委有風力屢更事任可以倚仗之人為庫官從之 右文殿修撰知綿州孫道夫卒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壬子秘書省校書郎王十朋守著作佐郎 太學博士鄭開為太常博士

癸丑樞密院言三衙官兵已立定額江上諸軍理宜一體詔鎮江建康府江池鄂州駐劄御前諸軍並以奏到九月分見管兵帳為額內江州荆南府有未招人數聽招足日住招應諸軍日後有闕其數申樞密院招填 國子博士劉藻兼建王府小學教授 侍御史汪澈言諸路經總制錢以十九年為額其數太多財賦所出當究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賦蓋是適然今當取十年開酌中之數為額先是曹泳在版曹始立定額其後李邦獻賀允中黃祖舜數以為不可而其言不行 並見紹興二十六年 及是陳康伯進呈上曰可令戶部具十年中數立為定額仍比十九年數減多少十年內通欠若干若不與除放及減歲額恐虛掛簿書又慮州縣科敷取足以困百姓於是批旨行下 〔按〕紹興中東南諸路經總制錢收一千四百四十餘萬緡乃又多於紹興十九年之額不知何故當考

既而江西提點刑獄公事黃應南入見又請盡除遞年積欠經總制錢從之 乙卯宰執奏累有臣僚論知縣庸懦不職上曰知縣若非賊私慘酷依祖宗朝與兩易其任不理遠闕此良法也 侍御史汪澈言太常博士朱熙載嘗以贓罪被斥湯思退引在奉常情同膠漆秘書省正字查籍為洪州司戶諂事張常先任滿造都知張孝祥為思退所喜即走其門孝祥以氣類之同大相稱引連孝祥之去侍衛以為心腹使之刺探時事每與思退書皆籍密為傳送詔並罷 〔按〕籍在前中以論事得今年十月乙丑而對不家所言何事也 丙辰武德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第三正將王玘降一官放罷以都統制王權勅其強刺民為軍故也

初右奉直大夫直顯謨閣續麟以常職故乞磨勘中奉大夫既許之矣起居郎兼樞中書舍人楊邦弼言其非舊制封還錄黃 丁巳進呈陳康伯奏此由秦檜放行王昉等三人致援例者衆實違令甲上曰檜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換易亦改動祖宗格法朕因思霍光專政廢昌邑殺許后威震天下魏相乞除奏事副封奉行祖宗故事孝宜是以致中興之功祖宗成憲豈可不守朕無一事敢違舊章康伯曰當以邦弼所奏報行庶絕後來援例之弊上曰善

戊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太常丞兼權吏部郎官吳會素乏鄉譽昨以上書得官因挾命術遊時相之門敢為大言士流嗤鄙今處銓曹備不曉事詔會與在外宮觀 己未左朝散郎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莫特降一官莫前知瀘州續麟為本路漕為屬吏宇文紹直求補發薦廣莫許之矣既而郡以為發所結莫怒以發私書申三省及御史臺右諫議大夫何溥論莫非士大夫之宜故有是命紹直時中孫也 初廣右土丁自熙寧開有詔五丁取一免其科役每一年在縣一年在州自仲冬至次年正月終分番三日一閱取事藝最高者二分先放之至是州縣多以土丁供雜役每遇放免則或取其錢議者以為言詔禁止 庚申詔春秋三傳非係釋經處毋得出題以取士用右正言王淮奏也自秦檜擅權舉人對義者多附會時政曲經旨故淮奏及之

辛酉言者論六卿分職條章亦異朝廷特權其要而已今則不然均是事也而有前批後批之殊同是事也而有元降細降之別欲予則巧為傳會欲奪則工於舞文情法不相當則云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自知無法可行則云如朝廷特降指揮於本部條法別無違礙有勘當以上而退送者有未及勘當而套狀者或因堂白而面授旨意或無處分而惟務陸沈變亂舊章眩惑觀聽人無所措手足始干託請求惟朝廷之命是聽百官有司交失其守而名實亂矣望詔三省大臣凡四方奏請送有司者令各以成法來上其不以實而依違遷就者主典科違制之罪長吏不以職免所居官庶幾道揆正於上法守明於下矣從之 詔自今三衙取到綱馬看驗訖令樞密都承旨用火印撥付逐司其見管馬亦依此用印江上諸軍委總領所江池州荆南府委守臣仍自遠及近以甲字至壬字為文戰馬印左輻重右用樞密院請也 壬戌賜劉伉和州防禦使印

乙丑樞密院言樞密院比年以來國家財賦經費浩濶陛下躬行節儉宜乎府庫充溢而日見匱乏靜惟其弊必有所緣且國無三年之蓄古人所憂況以月會日計者也臣私憂過計以有限之數不可應無窮之用謹按紹興二十九年一歲之費編類成冊進呈望詔三省樞密院臺諫兩省侍從同戶部公共商權究其弊原直書無隱然後條陳取旨斟酌均節使可施行實當今之急務詔戶部條具以聞 丙寅上謂宰執曰比屢論卿等屯田事須先立規模如一夫受田多少以括到荒閑田充佃耕牛取於何地至農具糧種廬舍之類當悉有條理方可行下茲大事也經始勿亟庶後來無更改之弊不可以一

夫獻言遂即行之。當博採物議而詳審之也。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洪遵罷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澈之再論湯思退也。首言播告之初。訓獎過當。遊聞乃杜門巧罷。上不許。疏再上。乃有是命。詔祕閣修撰郭瑛妻安人趙氏特封永嘉郡夫人。樞戶部侍郎錢端禮妻令人高氏特封平樂郡夫人。趙氏宗室女。高氏宣仁后家也。二人與建邸連姻。故得封。是日。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始視事。時總領所帑庾見在之數。為錢物計一千四百四十四萬引。糧二百三十萬石。皆有畸。而糧之椿積於沿邊者。為九十四萬。此皆其大概也。先是。司農少卿許尹總蜀計。以邊事有萌。乞下四川諸州造甲二萬副。許之。韓王之望中三十年許尹陳乞造甲乙。萬副者當年七月為期。未見降旨日。仍令逐旋撥赴總領所儲名利州。以備軍用。

丁卯。閣門宣贊舍人荆南府駐劄御前中軍統領劉玘為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領。用劉錡奏也。時鎮江軍中馬多老病。選餘一軍。斃者六百五十餘匹。劉玘為都統制。利其芻秣。不肯言。至是。錡乞揀選退馬。付淮東諸州出賣。上從之。因詔內外諸軍所管。並令諸承旨總領官江。池州。荆南府守臣即軍中揀選。具數取旨。

庚午。金國賀正。且使奉國上將軍兵部尚書僕散權。副使翰林學士忠靖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韓汝嘉見於紫宸殿。上服淡黃袍。不設仗。安南進馴象。邊吏以聞。上謂大臣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命帥臣詳諭。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是日。直顯謨閣知荆南府續燾始至官。首遺宰相陳康伯書。言荆南居吳蜀之中。於今最為重地。邇者北敵列屯近塞。嗚呼。建都淮汴之意。疆場洶洶。靡然搖動。幸其事暫輟。邊人稍安。而議者但知聚兵於東南。而不知留意於西北。使敵人異時萬一徙居雍汴。則其勢不得不西資巴蜀之饒。以為用。而南窺江浙之漕。以為食也。今駐蹕臨安。則荆南者。實江浙之右臂。而巴蜀之喉咽。自中興以來。三十餘年矣。視荆南之重。如繩廐州郡。故北敵有移都之謀。若不汲汲然長慮而早圖之。良可寒心也。今荆南兵備單寡。形勢削弱。蓋知鄂渚戍兵之半。為荆南久駐之基。以伐敵謀。昔藝祖創業。夷門。其征伐開拓。必先取荆南。次取巴蜀。而後始及江左。孰謂今日荆南實繫王室。而可易為哉。或謂鄂渚之兵。控制淮南。橫袤千里。勢不可知。殆不然也。設使荆南有警。自鄂渚援之。則沂流而上。殊難為功。使淮南有警。自荆南援之。則順流而下。殊易為力。今分兵於荆南。吳蜀萬里。首尾俱應。國勢自振矣。康伯以奏。上納其言。時已命李道為荆南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乃調循。贛州。權鑄右翼軍。合萬人隸之。然二州兵不以家行。日夜念歸。其將皆不伏道節制。或問道戰守之方。道曰。即敵至。吾壅水護城。無事矣。議者謂水口在城外。與敵共之。敵得水口。塞之可以灌。決之可以攻。未可恃也。及李道議戰守壅馮時行。

辛未。右承務郎襲封衍聖公孔楷為右承奉郎。指年十九。法未嘗磨勘。吏部奏。指先聖之後。特遷之。是冬。孝慈淵聖皇帝崩於朔庭。年六十一。是歲。宗室賜名授官者二十有三人。諸路斷大辟三十一人。諸路上戶部主客戶一千一百五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百九十八。初。夔路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七

三三三七

施州。南平軍歲鑄鐵錢。皆有定額。至是。施州以民戶難得鐵炭為詞。令七分輸正色鐵錢七千餘緡。三分折納價錢。計三千餘緡。並充省計之用。而南平軍亦以礦苗漸少。歲鑄僅千緡。視舊額不及十分之一。鑄錢益耗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八

【紹興三十一年】歲次辛巳。金海陵。楊王亮正隆六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上不受朝。命權吏部侍郎李淵用牲於太社。百司守職。既而太史局言當交不虧。詔勿賀。

丁丑。雷發非時。戊寅。命輔臣燕北使於館。不用樂。初。議者以揀汰使臣為州縣。請以官田授之。許子孫為世業。戶部侍郎錢端禮等乞計一年衣糧之數。紐價授田。俟其一年。罷其廩給。仍令常平司貸牛種。三歲取價。詔兩省臺諫官集議聞奏。三月丁酉。上。

癸未。左迪功郎守祕書省正字胡憲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憲以老乞奉祠。吏部言。在法官職到任一年。通四考。改官。按憲以賀允中薦。累召方起。今到任半年。卻有實麻過十餘考。故有是命。憲時年七十有五矣。初。兩浙民戶歲輸身丁錢。而湖州為紬絹八萬匹。有奇。每三丁輸一匹。其始丁少。遂均科之。建炎三年十一月。休兵日久。丁口滋多。而科猶如故。由是諸邑增收丁錢。以資他用。民甚苦之。左司郎中呂廣問之。為兩浙轉運副使也。上命廣問改正。至是。廣問乞自今增丁不得增捐。丁亥。從之。是夜。風雷雨雪。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八十八

三三三九

交作人疑其異。既而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願陛下飭大臣常謹於備邊也。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周之三月。今正月也。魯隱公八日之間。再有大異。今一日而兩異見。比春秋抑有甚焉。可不懼乎。今邊防之策。聖謨深遠。講之熟矣。然而將未得人。兵未核實。器械未精。儲蓄未備。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因災而懼。謹其藩籬。常若寇至。不可一日而弛也。至於臣下。則有官居保傅。手握兵符。而廣殖貨財。專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人不敢言。道途側目。養之不已。其患將有不可勝言。此臣憂國惓惓納忠之至意也。

庚寅。權尚書吏部侍郎李洙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洙引年求去。故有是命。左朝奉郎黃抗知秦州。初。劍建汀。邵四郡。例般鹽自鬻。以辦歲費。鬻而不售。則科於民。時汀之長汀縣。鬻鹽最急。民走轉運司訴之。漕臣王時升庇其事。舉人劉亮詣戶部訴之。事下汀州。會州遣巡檢官張士先於鄉下督鹽錢。其黨賴福高等懼亮不能自直。因苛留士先。乞州釋亮兩易之。且繫其從兵。有死者。知縣事陳夢遠乃誣以嗾聚。守臣孫祖善亟遣正將謝宜措置。宜遂戮福高等千餘人。焚毀數百家。舉論葉椿率邑人訴於祖善。夢遠言。椿與賊交結。州繫之獄。欲致之重辟。錄事參軍劉尹爭不能得。致仕而去。州上其事於朝。且令宜承勢掃蕩。亮持牛酒犒軍。宜執誅之。至是。言者奏祖善等賊殺不辜。又言。通判向士俊必欲傳致葉椿諸人之罪。時夢遠已屬吏。詔并罷祖善等三人。仍令帥司究實。申尚書省。其後安撫司王師心言如章。乃詔夢遠降三官。士俊。宜各降二官。而師尹還任。民被戮者。其租稅皆捐之。夢遠。璩族孫。師尹。閩縣人。謝宜出兵。在去年八月。陳夢遠等降官。在今年五月已卯。今因孫祖善等放罷併書之。

上問宰執。三朝國史。何日可進。陳康伯曰。帝紀已成。列傳未就。上曰。史官才難。劉知幾謂必具才學識。卿宜謹擇之。上又曰。頃有乞撰會要者。湯思退不付行。會要乃祖宗故事之總。不可闕也。但自元豐後。續爲之。蓋舊書分門極有法。似不須改。康伯曰。謹遵聖訓。既而乞令館編元豐以後。詔從之。詔館編在是月。王寅。今連書之。

辛卯。左奉議郎沈復充諸王公大小學教授。初用李琳薦也。琳薦復事。已見紹興二十七年四月甲寅。

壬辰。權尚書戶部侍郎趙子淵充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臣等常再論劉寶罪惡。乞奪其節鉞。投之荒裔。未蒙施行。今復有訪聞事。擇其灼然者。更麻爲陛下言之。寶之軍籍不爲少。總司幫勘。月有常數。而入隊者不及其半。自餘雖曰輻重。曰防託。曰放牧。不應如是之多。率皆虛偽支破請給。又如死馬至六七百匹。而不開落。芻粟之費。果何歸。機織至八九百人。而不教閱。錦綺之成果何用。拮據萃下。類多逃竄。有效用陳孝恭者爲之首。今在庶務之間。其徒頗衆。軍士爲暴。略不禁戒。如劫招隱寺及大港民家。開有捕獲。恐人議己。即自坑而埋之。率以爲常。凡此皆寶之肆欺罔壞紀律。蓋其罪之大者也。遠近者。一選錄使臣。專任爲回身庫監官。開激賞等庫於市心。置場坊柴場於江口。分布錢物。差人於荆湖。福建收買南貨。絡繹不絕。每將諸軍請受銀并折色公據。盡行拘收。明取賄賂。歲月

深遠。不知紀極。簿籍疏秘。無從稽考。今據違供。所管內外回易錢。僅有五十三萬餘貫。其欺隱不可勝計。此寶之斜下賈怨。又其罪之大者也。土木之工。興作無時。強占鎮江府倉基。以爲大第。令劉聚。郭剛等管創蓋房廊。以至起亭榭。造塔瓦。運花木。廣種植。幹辦淮甸及平江諸處財產。與淮南伐山燒炭。諸役紛然。略無休息。此寶之虐衆營私。又其罪之大者也。酒庫元許。置一所。俾助軍用。寶乃擅置兩大庫。又添置脚店百餘處。列布閩關。究其用心。專以漁奪總司及鎮江酒庫之利。寶之赴行在。隨行所帶金五千餘兩。銀三千萬兩。今拘收止得銀四萬一千餘兩。金錙銖無有矣。其在軍中。搜買珠玉珍奇之物。以爲苞苴。動輒用銀至三百餘錠。前後所用。不知其數。此寶之貨財自殖。又其罪之大者也。至如庇一庸僧惠山者。在金山寺。令蓄二妾於軍中。李琦家。朝夕出入。縱其淫污。岳超母死。則役軍士置墳墓。而寶親爲之行服。是豈管軍之所爲哉。且寶無尺寸功。致身節鉞之貴。陛下姑務優容。責其求效。而乖戾乃如此。雖已罷兵柄。置散地。而責罰不加焉。與以禮求去者無異。臣等備員耳目之司。不敢循默。竊謂寶之罪彰彰如此。大則誅戮。小則竄殛。今乃擁節如故。非所以示勸懲。伏望睿發英斷。重賜施行。以慰天下之公議。詔劉寶落安慶軍節度使。罷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降授武泰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福建路任便居住。

癸巳。名通化軍漢國相蕭何。懷德。故太師秦檜妻冲真先生王氏薨。甲午。上與宰執論給舍繳駁事。因曰。祖宗所以置給舍。正欲其拾遺補闕。若緘默不言。豈設官之意。然或探人主意。及阿附大臣。甚者至於不論臧否。沽激取名。此正仁廟。裕陵之所戒也。陳康伯曰。如此之人。亦公議所不容也。集英殿修撰知鼎州。凌景夏權尚書吏部侍郎。

乙未。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移知洪州。丙申。祕書少監汪應辰權尚書吏部侍郎。是日大雨雪。詔出內府錢賜三衛衛士。凡九萬五千緡。且予貧民之不能自存者。三萬九千餘人。又以內藏錢帛市薪炭賜之。輔郡細民。命常平官賑給。諸路委監司決獄事。宋史全文。史臣曰。天之應。不遠也。天大雨雪。而上以仁民愛物爲心。不旋踵而。其應如響。是年冬。敵嘗窺江。欲禁出關。適者上惻然不許。曰。朕思維揚之捷。至今道恨大哉。帝王愛民之言。天實臨之矣。未幾。亮以自斃。聞。誠於民而不遠於天。惟能之。

壬辰。權尚書著作佐郎王十朋遣右僕射陳康伯書曰。乃者大雨雪而雷聲繼作。識者憂之。是陽不勝陰之明驗也。主上仰畏天變。俯恤民隱。放房錢以寬細民。遣郎官以決滯獄。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然而積雪不消。止而復作。今日十日矣。豈應天當以實。而小惠不足以弭災邪。夫天心仁愛吾君。出災異以警戒之。相公居變調之任。當任賢退不肖之責。願以春秋災異之說。爲上方言之。進君子。退小人。內修闕政。外備強敵。開闢言路。以通下情。閉陰縱陽。以弭天變。勿以天道爲遠。聖人之言爲悠悠。而不之畏也。比因輪對。狂妄日虞罪戾。固宜銷口結舌。不言時事。而猶敢及此者。區區憂國之心。不能自己。以無路而告吾君。不可以不告吾相。由此獲罪。固所不辭。丁酉。以大雪放朝參三日。修武郎御前忠銳正將李師民爲閩門宣贊舍人。忠訓郎劉舜謨爲閩門祇候。師民。顯忠子。舜謨。光遠子。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言。其廉謹可用。故擢之。

戊戌直隸開淮南路轉運判官張那落職放罷。言者論那宿負罪惡。又言那媚事湯思退。起廢持節。其在淮南。盜用庫錢。又圍結山水寨。動以二三十萬人為名。百端科擾。人不聊生。逃亡浮浪作過之人。自行招集。名曰放用。以為緩急自衛之計。故有是命。又詔効用令帥司收管。其係官錢物。令總領官都督驅磨之。已亥大晴。詔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令湖南路任便居住。時浚尚實居永州。殿中侍御史陳俊卿開言。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闕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陝服。散淮南。而許國之心。自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願陛下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以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詔衡州編管人胡銓與放逐便。又詔昨緣事一時編管。編管居住。命官。令刑部開具職位姓名。并元犯因依。申尚書省。直隸開知江州王矩為淮南轉運判官。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左朝散郎林仲純知江州。

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數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韓仲通起於法家。專務刻薄。頃歲周旋刑寺十餘年。阿附故相。以三尺濟其喜怒。起大獄。殺無辜。不可勝數。故相之亡。偶以髮去。因得漏網。湯思退秉政。以其同出其氏之門。特引援之。其在建康。以公庫餽遺。旁午秦門。殆無虛日。丁禎秦氏奴也。曩與仲通列頸交。今延為上客。日與晏飲。詔仲通落職放罷。初。命郎官以上舉縣令。既而朝議以選人不可授大縣。第令籍記姓名。右諫議大夫何溥言。朝廷用人。不可拘以資格。且如今日為選人。明日改京秩。其人則猶昔也。而差注之格。乃有等差。蓋銓曹之限仕進者。不得不爾。若朝廷用人。乃拘其法。又何以薦舉為哉。故臣寮所舉者才也。非官也。望詔三省。於已舉之數。毋拘劇易。早與差除。行之十年。則天下縣令。舉無濫授之患矣。詔權令通融差注。詔浚運河。以淮東大軍庫剩錢六萬九千緡。鎮江府常平米萬三千斛。為丁役費。命總領淮東錢糧朱夏卿。兩浙漕臣林安宅。董視之。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濠州劉光時言。兩淮所出馬低小。名為淮馬。自成一種。比之江南。尚可蕃息。而州縣拘籍戶馬。以應使令。不特賣其馬。而又欲人與芻稻隨之。賠費滋多。大為民患。是致民間不敢蓄馬。望嚴為禁約。從之。

辛丑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綸知建康府。權戶部侍郎錢端禮奏。贍軍新中酒庫以二十萬緡為歲額。從之。

壬寅詔館職續元豐以來會要。詔諸路總管鈐轄人從並減半。添差官與三分之一。其添給料料並減半。用右諫議大夫何溥請也。建王府內知客龍齋。會覲乞月給御廚折食錢。如在京王府例。許之。

武德郎新知復州董誠為兩浙東路兵馬鈐轄。以其妻父劉琦言。誠在復州。薄有產業也。右宣教郎新知鬱林州周冲翼移知復州。既而侍御史汪澈言。琦蔽於子壻之愛。欲其相近。乃指定差道。為之陳請。非有事故。詔以誠為江南東路兵馬鈐轄。

左正言王淮言。朝廷舊立資格。給賣官產。以勸赴功之人。而吉州所申。與提舉官所言。高下迥絕。朝廷為之罷提舉官。速今驗

年。而所減三十萬緡。猶未可盡準。近者永豐之民。詣御史臺訴科賣官田之弊。至有已輸錢未嘗請射田土者。蓋其始作。倡為欺罔者。魏安行其人。安行初守滁州。嘗以墾田數千頃。邀賞于朝。就加監官。輒復不然。其為戶部郎。嘗獻營田之策。試之維揚。茂開成效。徒以口舌。僥倖得官。今又持節江東。傲誕自如。恬不為怪。望錄其前後欺罔之罪。特賜罷黜。仍戒諸路守臣。給賣官田。並聽民戶實封。投狀請買。毋得抑勒。累榜不售。申明裁減。其吉州先科數人。戶輸錢在官。不願請射田土者。特行給還。詔安行罷。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餘從之。安行在江東。急於受賞。督迫州縣。墾田甚峻。屬邑一切望風。左朝散郎知徽州洪适。甫至官。民競赴愬。适曰。賞可忘。民獨不可愛邪。乃戒屬邑。有虐吾弱者。必劾。已而安行罷去。民卒得寬全。

是月。金主完令諸處統軍。擇其精於射者。得五千人。分作五軍。皆用葛絲聯甲。紫茸為上。黃茸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亮每自詔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二月。丙午。宰執進呈。昨得旨。問饑饉司。換舊陳設有無收支。上曰。陳設不過享廟及人使至時用之。何至一歲五易。朕已令以新易舊。仍據數收支矣。上又曰。朕宮中未嘗用此。惟以儉為尚。乃詔自今非破損勿易。仍先申尚書省。乃下有司以新易舊。右朝散大夫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李若川移東路。軍器監主簿楊民望言。監司三弊。一曰。按吏徇其好惡。以示威福。二曰。巡按以察州縣。而一縣所費。或至千緡。三曰。公使互送。過於供給。獨去朝廷。吏尤自肆。乞命監司。帥臣互察。從之。民望成都人也。

丁未。左朝散郎新知江州林仲純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即降授右通直郎。新知黃州林珣移知江州。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兵馬錢糧彭合。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病自請也。合尋卒。戊申。詔邛州復置惠民監。歲鑄鐵錢三萬緡。利州六萬緡。為額。內大小錢各半。初。議者請復嘉。邛二州鼓鑄。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言。嘉州無鐵可用。乞令邛州以所造日額衣甲鐵炭。改鑄夾錫錢。而令利州以鑄錢所餘鐵炭。對數打造衣甲。委遂州守臣提舉措置。仍隸屬總領所。從之。

直隸開知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伯奮行太府少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

己酉。右朝散大夫知贛州陳輝直隸開再任。以右正言王淮言其治行也。宣正大夫崇信軍承宣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軍統制王喜卒。喜驍勇善戰。西人畏之。

庚戌。直敷文閣兩浙轉運副使王時升入對。論福建上四州鹽直太重。時議者亦言福建路科賣官鹽。其弊已甚。昨者汀州又以科鹽。遂媒賴福高之禍。臣聞閩地瘠薄。舟車少通。明道以前。鹽法固未立也。景祐之後。始置海倉。納收林鈔錢十萬緡。以三分之一許客人於樵貨務入納與販。一分與轉運司。販賣。充上四郡買發。百餘年。公私便之。宣和末。偶因兵火。客販阻絕。故海倉之鹽。盡歸州縣。般運。建炎開。雖量增

價值猶是官司置場出賣民未以為病也。續因邵武軍簽判趙不已獻言。本路每歲途抱納鈔鹽錢一十萬緡。節次增至三十萬緡為額。鈔錢每增。鹽價遂長。頃年每斤不過三五文。今甚者至百有餘錢矣。官價既高。私販難戢。州縣貨買不行。始議抑配。議者以為今欲上給經常之費。下寬齊民之力。無如取歲計之實用。去無補之虛耗。且如本路歲賣鹽一千一百三十萬斤。以錢百二十為率。計收錢百三十五萬六千緡。歲計所用不過六十萬緡。據實而取。民亦何辭。自餘七十五萬六千緡。悉非公上之人。多與運綱人充優補糜費。兼供官吏百種侵欺。此所謂無補虛耗。重困於民力。為可去也。今漳泉興化福州下四郡。見行科納鹽息。計產而出。謂之產鹽錢。印契而出。謂之浮鹽錢。每歲不下四十餘萬緡。行之既久。民亦安之。上四郡所用歲計六十萬緡。以數內三十萬緡視下四郡。令人戶計產印契。作產鹽錢入納。然後罷海倉之買納。免官司之運賣。弛一路之禁權。所至場務。別行委官拘收。稅鹽錢歲約三十萬緡。湊成六十萬緡。則歲計無不足之患矣。或者又欲做茶引之法。從漕司造長短鈔引。合同號簿。據逐州縣合運歲計並鈔鹽綱數分拋。令自招客人。入納見錢算請。仍以合同號簿。付懷安等處鹽倉支鹽。謂如本州賣鹽一斤為錢一百文。內二十八文係漕司鹽本。增運等錢二文。助學錢一文。吏錢三錢。入納見錢六十五緡。即給一千斤鹽鈔之類。仍便指射往賣去處。與百姓和合買賣。而六十五文之外。利歸商賈。則人亦必樂於入納。況所在鹽價不等。少者獲什伍。多者獲倍稱之息。乎所有拖腳耗鹽之數。並依舊例。客旅州縣。將所賣鹽鈔錢。並據諸色科名分隸發納。不用鹽本。坐辦歲計。而宿弊可以盡革。二者之策。俱可施行。若由前所言。科產浮鹽錢及收稅鹽錢滿六十萬緡。以充歲計。而使民自便。亦云善矣。竊恐曠日持久。言利之臣。又欲官自煮海。重困居民。誠為措置刻石。以示永久。則不足慮矣。由後所言。行長短鈔引。竊恐漕司州縣之吏。利於科擾。則監司州郡。欲以綱運周旋人情。巧為不可之說。欲望下臣此章。令福建諸路司。公共詢究風俗。博求利害。擇宜於永久。可以便民者。嚴立程限。以實來上。陛下斷而行之。則八郡之民。均受其賜。且免州縣分差使臣下鄉科擾之弊。詔福建諸司同具措置。限兩月中尚書省。太僕寺主簿兼權光祿寺丞李浩主

管台州崇道觀。自請之也。先自胡憲乞歸。查篇被論。浩亦不安於朝。與王十朋相繼求去云。此以浩為志參修。

癸丑。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趙密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甲寅。少師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恭國公楊存中為太傅。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奉朝請。存中領殿殿幾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陳俊卿。李浩相繼請言存中之過。上感其言。存中聞北事有萌。乃上疏言。金人年來規畫有異。雖信好未渝。而地豕薦食之心已露。宜及未然。於沿邊衝要之地。置堡列戍。峙糧聚財。濱海沿江。預具關艦。至於選將帥。繕甲兵。謹關梁。固疆塞。明斥堠。訓郡縣之卒。募鄉閭之勇。申戒吏士。指授方略。條為十事。以獻。會趙密謀奪其權。因指為喜功生事。存中聞其議。乃累章丐免。此以王密所撰存中神道碑參入碑詞。不無飾詞。然以事考之。北敵乘盟。存中再起而趙密。趙密則似以此故也。今但去其潤色之詞。而以王十朋等所言載於其前。則事實自見矣。

諭大臣曰。可令密於未宜麻以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鶴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鶴鶴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嘉祐甫善處事。可以為法。隋州觀察使殿前司神勇馬步軍同統制李捧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仍以神勇軍隸步軍司。親衛大夫武泰軍承宣使張守忠落階官為利州觀察使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詔殿前司日前諸將下有除封培斂。私放債負之類。並日下改正住罷。兵校差出回易及私幹借事。限一月拘收回軍。務在優恤士卒。以釋朕意。仍於軍門榜諭。

乙卯。閣門祇候御前忠銳第五副將軍劉舜謨為東南第二副將。廬州駐劄。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林覺卒。

丙辰。置行在會子務。後隸都茶場。悉視川錢法行之東南諸路。凡上供軍需。並同見錢。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蓋權戶部侍郎錢端禮主行之。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為本。初命徽州造會子紙。其後造於成都。丁巳。右朝請大夫楊杭為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右朝議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方茲為京西路轉運副使。尋不行。左朝散郎京西路轉運判官蔣汝功為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庚申。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以本軍酒坊六十六歸之戶部。後二日。同安郡王楊存中復以私家撲買酒坊九及酒本釀具為錢七十二萬緡上之。於是歲通收息錢八十萬緡有奇。以其半為行在諸軍馬草之費。時諸軍日費芻萬束。率為錢千緡。上嘗謂近臣。自楊存中之罷。朕不安寢者三夕。蓋上思慮深遠如此。

辛酉。詔侍從臺諫諸士各二人。帥臣監司各一人。直顯謨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楊俊主管台州崇道觀。後以父存中解兵柄故有請也。

癸亥。封建府夏氏為齊安郡夫人。翟氏為咸安郡夫人。給內閣中俸。夏氏。江西人。會祖令吉為吉水簿而卒。因家焉。翟氏。本姓謝。其父寧早死。養於翟氏。因入內武節節蔣世忠入宮。皇后以賜王。至是得封。二人為中宮所賜。會要。不書。按周必大章聖紀。翟氏為皇后改姓謝氏。則云。早養翟氏之游。蓋與世忠之命。即指此。

時王在藩邸。左右嬪御不過數十人。僅足以備使令。一日。出十餘人。厚其資而遣之。有一年少而俊麗者。王雖奇之。而亦竟不留。嘗語宮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於寶貝珠玉。侈靡奇異之物。平生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

甲子。皇叔崇慶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街。建寧軍節度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劇。並罷。士街等置司泉福二州。會士街強市海舟。為人所訴。右諫議大夫何溥奏其事。因請中殿兩宗司與販蕃舶之禁。不惟官課增而民業廣。庶幾銅錢出界之令。可以必行。仍乞擇宗英往代其任。詔大宗正司更選宗室二人。既而言者以為南班至少。請擇內外宗室文武之廉正者更主之。乃命左朝散大夫士初。知西外宗正事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子游。知南外宗正事。自是凡宗官率多用文臣矣。言者乞擇文武。在三月乙卯。士初等並命在庚寅。今聯書之。

偽造會子及扇搖之人。並依見錢關子法。已見元年十月壬午六年十月戊申。甲子。上與宰執論薦舉人材。因曰。人材當用實可濟事者。若高談闊論。雖可觀。然徒欲近名。辟猶畫餅。終不可食。何益於事。卿等宜審度之。

乙丑。詔經義詞賦依舊分爲兩科以取士。先是右諫議大夫何溥上疏論經義詞賦合爲一科之弊。以爲兩場俱優者。百無一二。而草布之士。皓首窮經。厄於聲病之文。卒無以自見於世。望將經義得免解舉人。及應舉進士年五十以上。許兼一大經。於詩賦場引試。其不願兼經者亦聽。庶幾宿學有以自展。溥疏在

壬。議者多以爲經義詞賦不能並精。又減策二道。而併於論場。故策問太寡。無以盡人。且一論一策。窮日之力。不足以致其精。雖有實學。無以自見。願復經義詩賦分科之舊。詔禮部國子監太學官看詳經久可行中尚書省。至是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奏。依舊爲兩科。詩賦不得使取經義分數。若經義文理優長。合格人有餘。許將詩賦人才不足之數。聽通融優取。仍以十分爲率。毋得過三分。自今年太學補試爲始。於是行之至今。中書言。昨以僭徒冗濫。令禮部權行住給度牒。已經二十餘年。望量行製造度牒。立定價數。分降諸路州軍。詔戶部禮部措置。戶部乞每科給降二千道。每道價五百千。綾紙錢十千。皆省陌。兩浙州軍輸左藏庫。江淮荆湖。京西。湖南。閩廣。委逐路提刑司。仍輸左藏。願以金銀計直者聽從之。左朝議郎知徽州洪适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武翼郎新知徽州武進縣知州。

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其才可用也。丙寅。詔通進司承受內降文字。並封送三省樞密院。先是內降詔旨。未經朝廷奉行。多漏泄者。議者以爲言。詔給事中黃祖舜措置。祖舜乞選內侍省官二員。監通進司。每日降出御封文字。並用黃絹夾囊盛貯。監官親書姓名封發。仍令門下後省印麻鈔轉。旬終赴省結押。日具承受奏牘及御封名數申省。至是行下。丁卯。武功大夫英州刺史劉光時陞忠州團練使再任。以州民吳洪等言其治行也。庚午。侍御史汪澈言。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朱翌本秦檜腹心之交。自選人拔擢二年。而至侍從。復叛檜而附范同。故檜怨之刻骨。自公道之行。朝廷愍其久竄嶺表。在杖拭之列。寔叨郡寄。所至不治。近差李寶往平江。措置防扼海寇。翌漠然不顧。泛以武臣待之。使寶徒手無所施功。及其哀懇。亦略不介意。至煩朝廷。又遣林安宅。國事安賴焉。望賜罷斥。以爲不治者之戒。從之。林安宅時爲浙漕。其進行月日未見當考。是日。左司郎中徐慶

賀金主生辰。過楚州。見右朝奉郎通判州事徐宗限。爲言金主初無恙。因論以去冬省劄詢問對境疾病事。恐或至失墜。則有悔吝。於是宗限因慶歸以省劄上之。辛未。左中奉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張修卒。

是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嘉國公秦燾薨於建康府。詔贈太傅。三月丁亥行下。燾家居凡六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九

【紹興三十有一年】三月甲戌朔。詔起復左武大夫興州刺史殿前司破敵軍統制陳敏以所部千六百人往太平州駐劄。尋改隸馬軍司。此據四月二十四日都省所奏。附見未見降旨數日當考。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故相以愛憎進退天下之士。或挾私立致通顯。名器濶亂。豈非害治之大者。仁宗朝。范仲淹常爲百官圖以獻。指其濫進遲速次序曰。如是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不察。近紹興初。常命宋棣編修差除格目。自宰執達於寺監丞簿。其書斷自元豐以後。願做此意。申救攸司。重加編緝。命二三大臣。遵守格目。凡遷進淹速。必稽其次序。使累朝典故。舉行於今日。事下吏部。後不行。

己卯。右諫議大夫何溥爲翰林爲士。兼權吏部尚書。仍兼侍講。先是溥常言。君子小人和同比周之弊。有曰。同近於和。而和實非同。比近於周。而周終不比。世人之假同以爲和。託比以爲周。求濟其一己之私。而卒貽天下之患。臣願辨之於其早。制之於其微。使同與比之迹不形。而和與周之實常著。則朝廷正而百官正矣。又言軍政之弊。曰。爲將帥者。不治兵而治財。刻剝之政行。而拊摩之恩絕。市井之習成。而訓練之法壞。二十年間。披堅執銳之士。化爲行商坐賈者。不知其幾。歲課月計。利歸私門。釐斷自如。百姓失業。甚者死亡不補。虛數日增。沿流尋源。所宜痛革。又言。爲備於無事之時。擇才於自代之舉。置總帥以護諸將。

則勢同臂指。募民兵以捍兩淮。則可固藩籬。皆當今急務。上察其忠。乃有是命。監察御史陳之茂為尚書吏部員外郎。秘書丞兼權吏部郎官杜莘老守監察御史。詔太傅同安郡王楊存中朝朔望。大理寺丞姚邵為京西路轉運判官。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洪遵知平江府。先是命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屯平江以防海道。而守臣朱翌議多矛盾。朝廷以寶嘗為遵所薦。故改用之。詔錄勳臣魏仁甫馬知節余靖寇賊張述諸孫各一人用郊赦也。仁甫故相知節執政時城從官。方以外郎以寶請立皇嗣故。

庚辰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左中奉大夫王普行尚書禮部郎中。潭州觀察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兼知成州吳拱移知襄陽府。依舊中軍都統制。拱通領西統制。召武功大夫榮州刺史知襄陽府劉澤赴行在。左朝請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移江南東路避親嫌也。

辛巳左朝奉郎知嚴州樊光遠為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右朝散大夫知冀州徐康提舉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壬午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參知政事。詔秦檜妻冲真先生王氏改贈希妙先生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虞允文言。王氏以先生附於檜之廟而為之配。不合禮經。乞歸先生之號於有司。仍舊秦魏國夫人舊號。於禮為稱。從之。王氏復封在此月。丁亥今併附此。左宣教郎趙公廣知平江府長洲縣。用洪邁為尚書郎時應詔所舉也。詔故直祕閣林季仲故祠部員外郎李巖老並特與恩澤一資。季仲復職未盡巖老居母喪而卒。權吏部尚書何溥為之請。特錄之。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李琳卒。

癸未宜州觀察使提舉建昌軍節度使王升卒。丁亥給事中黃祖舜言。身後恤典。朝廷所以優贈功臣。使之歿有餘榮也。契勘故相秦檜當政。擅作威福。不知有上。殘陷忠良。為國斂怨。其子燿實與謀議。及其亡也。陛下保全其家。俾燿休致而歸。不實之罪。恩亦至矣。今乃贈以帝傅之秩。又與之遺表恩。寵命橫加。殊駭物聽。詔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正同知太平州。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郢州馬羽罷。以京西諸司言其不法也。

戊子右迪功郎莫沈為紹興府嵊縣令。沈歸安人。大理少卿孫敏修應詔所舉也。庚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避左僕射。參知政事朱倬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御史汪澈言。近有旨政事並用祖宗舊制。然循襲既久。有司失於講求。往往有未厭人心者。姑以遷授恩數六事明之。六等檢校官舊制也。今則皆無有。而自節度徑除太尉。麻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少保矣。節度以移鎮為恩寵舊制也。今則一定而不易矣。承宣分大中小鎮。觀察分大小州舊制也。今則皆徑

作一官矣。橫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侍為十三等。以待年勞及泛恩者。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舊制也。今則自右武大夫選官者。卒於遙郡改轉。纔五遷即至遙郡承宣使。一落階官。遂為正任承宣使矣。武功大夫實歷七年。用七舉主。始轉橫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為閣門宣贊舍人。纔遷一官。徑至右武郎矣。總管鈐轄都監分六等差遣。非正任觀察使及管軍。不以為總管舊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紛紛皆是。至有法當入第六等如武翼郎或宣贊舍人而除者矣。臣謂賞爵所以厲世磨鈍。使人欲之不可必。企之不可及。是以祖宗規模宏遠。蓋正有序。名器之重。不可假人。昨自權臣用事。動出己意。侍門一開。錯雜並進。浸淫於今。可為太息。望詔三省樞密院。將此六事參酌典章。務存大體。立定綱目。貴於遵守。不必曲徇人情。以趨捷徑。庶可以鑒成憲。行故事。仰副陛下規恢之意。詔中書門下後省看詳中尚書省。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兼侍講何溥進兼侍讀。權尚書禮部侍郎金安節兼侍講。

辛卯武義大夫金鼎為閣門宣贊舍人。徽州人。初見。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虞允文言。閣門貼職。祖宗所以獎勵邊功。未嘗妄予。按節以財雄東南。因納粟授官。交結故相秦檜。以看閣子為名。使專任南畝。出納之責。累官正使。人所不齒。今一旦授以上開之秩。人言藉藉。臣以為決非陛下本意。上覽奏。謂輔臣曰。朕初不知曲折。當如此請。以戒後來僥倖之門。或曰。猶嘗造海舟以獻。王繼先其直萬緡。舟中百物皆具。是除繼先所薦也。此為王繼先得罪事實。故左朝奉大夫致仕李光追復左中大夫。官其子二人。先是其妻縉雲郡夫人管氏言。光遷謫嶺海。首尾十八年。二子喪亡。二子流竄。田園屋宇。盡皆籍沒。骨肉流散。身後二子三孫俱白丁。祖宗以來。執政官得罪。未有如光被禍之酷者。宰相陳康伯進呈。故有是命。詔輔兵擅開竊看傳錄文字。並依建炎指揮從軍法。建炎二年十一月。其闕額以廂軍填補。月給錢米皆增之。

壬辰左朝請郎主管蘇州崇道觀陳夔知徽州。左從事郎監行在省倉上界史正志充樞密院編修官。正志江都人也。甲午戶部奏。左藏西庫見錢不多。所有月支券食等錢。欲以銀會品搭諸司百官。以十分為率。六分折銀。四分會子。五分折銀。三分見緡。二分會子。從之。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宋肇主管建昌軍節度使。初戶部奏以官田授揀汰使臣。事下兩省。臺諫。事初見正月戊寅。既而給事中黃祖舜中書舍人虞允文。臺諫杜莘老。梁中敏等言。臨安一府。揀汰使臣軍員。凡一千六百八十有八人。歲用料錢等九萬一千餘緡。紬絹布緡二萬五千八百餘匹。米二萬八千餘石。而本府屬邑。除昌化鹽官。富陽無係官田外。其餘六邑。止有田一千一百七十四畝有奇。是一兵之田。未及一畝。若如議者所陳。紐其衣糧。請給計其價而給其田。則所贍養者。不過數百人。其坐而仰衣糧者。尚千餘人也。不特事體不一。又勞逸不均。謂宜下有司。將賣不盡係官田。及戶絕寺觀無主田。并借道無主田。盡行拘收。又將日後沒官田。歲行

抄籍以待兵田之數相當而後施行庶無不足不均之患丁酉詔吏兵部長貳參酌措置後不行日麻就賊
 羅狀於此日而羅謀止有賊中杜華老司謀梁仲敏二人按此時汪徽為侍御陳俊為殿中仲敏為監察王淮為正官今年四月准
 丁亥六月一日俊卿出巡六月六日華老還殿院七月一日徽自中司出使當在七月以後是時西掖乃楊邦彥充文二人九月邦
 彥致仕充文獨具今邦彥不繫
 衛或又是九月已後所上也

己亥言者乞令大臣省親細務詔左右司措置中尚書省

庚子故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張宇發特贈左朝請大夫字發靖康初從陳過庭使北死雲中之佛寺至
 是其家有請故也初左朝請郎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入對論役法事曰臣竊見元祐指
 揮合役坐閑人戶不及三番處令僱募蘇軾謂聖恩欲使百姓空閑六年是以紹興二十六年之旨歇役
 六年者與白腳同行之數年下戶得以寬佚開者宜州守臣有請欲不候六年再差上戶有司誤以歇役
 六年之文衡改下戶畏避多致流徙蓋上戶稅錢有與下戶相去十百倍者必俟差遍下戶則富家經隔
 數十年方再執役臣守徽州以婺源一縣言之有差及一貫稅錢者民間哀訴誠為可念乞仍行二十六
 年指揮庶使細民鼓舞澤德又如一部之內上等五戶稅錢各五十千中等五戶稅錢各三十千各付應
 役若以歇役六年再差恐中等五戶僥倖終免乞自第一戶差至第十戶然後再差所費役法均平上下
 稱便詔戶部看詳至是戶部言在法差募保正長通運物力最高人充應二年替無可選者於得替人內
 輪差乞申明行下從之

夏四月按是月甲辰詔潭州觀察使利州西路駐劄御前中軍都統制新襄陽府吳拱以西兵三千
癸卯朔

人戍襄陽朝廷聞金人決欲敗盟乃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守措置民社增壁積糧是時御前諸
 軍都統制吳璘成武與姚仲成與元王彥成漢陰李道成荆南田師中成鄂渚戚方成九江李顯忠成池
 陽王權成建康劉錡成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故命拱以所部戍之其關額令吳璘招填限一
 季吳拱移屯日麻全不載王之望中書劄
子云四月二日指揮甲辰初二日也先是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聞有邊隙乃自益昌運糧十萬石至武興
 及拱移軍遂以師舟二百七十餘艘載其軍兼家而下軍過合州守臣右朝散大夫宇文師中以私錢餉
 之軍士皆喜師中子也按此則拱之軍蓋自襄陽順流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貴提舉邕州左右江
入大江峽州或荆南之襄陽也

兵馬賊盜公事兼提舉訓練峒丁右朝奉郎何休知化州還言廣西轉運司自權鹽之後利入頓虧遂
 令諸郡變稅折錢如化州額管稅米八千石歲用萬五千石漕司歲於本州科六千五百石赴容州送納
 每石折錢二千六百而令本州和糴萬石支價錢四百仍就稅戶均糴民聞甚以為患乞於廣州權糴數
 內撥一半赴漕司充歲計令逐州之稅各隨本州送納戶部奏乞坐法約束行下從之既而左朝奉郎知
 廉州程遂召還亦言廉州丁米偏重每丁有輸八斛六升者而漕司又以丁口歲數二分食鹽十餘萬斤

民力益困願減丁米三千石而以賣鹽錢糴米償之事下戶部尋以逃為大理寺丞休上奏在甲辰逃留
 乙巳言者論州郡之學其閒無進取之路故士之去就甚輕所養無素乞權罷太學補試而於諸州養士
 每百人中選其行藝之精者歲貢兩三人入太學庶幾所得皆素養之士且非一日之長而士之在郡學
 者皆以實能為尚學校不期而自重矣事下國子監已而國子監言自罷舍法復以科舉取士奉行日久
 難議施行事遂止中侍大夫武當軍承宣使知夔州李師顏言歸州去夔州最近去荆南最遠乞以歸
 州仍隸本路所有本州歲起湖北路錢物依舊赴湖北漕司從之建炎四年宣撫使置司夔州
本路紹興五年遷歸州

丙午右朝奉郎郭淑通判蔣州右奉議郎知袁州萍鄉縣茂輔通判濠州並填復置闕
 丁未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僎獻書於宰執曰竊聞使命往來規避窺度之言莫不以敵國邊都決定
 於春二月今四日矣其言未驗適曰先至洛中看花或又謂星臺陳獻拘忌乞以今秋為期蓋詭詐叵測
 初無一定之論在彼者雖無一定之論而在我者當有一定策以應之則事至而不擾今日之勢惟荆襄
 兩淮最為要害守之則長江可守棄之則江不能保利害灼然雖三尺童子皆能知之經理固不宜少緩
 誠使在我之策既定則彼之已遷未遷皆不足深慮矣

庚戌集英殿修撰曾幾周館並陸敷文開待制幾提舉洪州玉隆觀館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初殿前
 司左翼軍駐漳州郡驛官鹽以供其費其後此軍移泉而驛之如故凡於村郭分十八場悉以民戶編排
 為甲赴場市鹽定其等第限以斤兩深山窮谷之民無一免者人甚苦之至是侍御史汪澈乞委提刑司
 相度利害如所收錢非起發贍軍即與住罷從之左奉議郎知遂寧府何驥為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
 事

辛亥敷文開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浦奏府城摧倒者千八百餘丈乞支降二十七萬緡米七千石調三衙
 卒九百人分頭修築從之
 壬子忠訓郎章珪為閣門祇候珪涪州人
 癸丑詔太傅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許存爵殿前司部曲五百人諸子壻各進官二等以其奉祠故
 也右正言王淮丁父憂免

丁巳御批比來久雨有傷蠶麥及盜賊開發雖已措置未至詳盡可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防
 守盜賊之策各以己見實封聞奏時久雨故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請之上謂宰執曰應天以實不以
 文可令侍從臺諫各具時政之闕有不便者即與改正宰臣陳康伯朱偵皆待罪上曰罪在朕躬豈可移
 過大臣翰林學士何溥言安邊之圖雖在擇將帥而立國之本要在得人心惟原天人相與之際莫如自
 治之急俊卿又言詔下之日陰雲開霽至誠動天應如影響然當主憂之時敢不畢其愚慮今敵居汴京
 已逼吾境而武昌襄陽荆南各相去數百里宜擇威望重臣以兼制之使首尾相應又宜密遣人假以他

職往來軍中以問諸將或令逐軍各使腹心將官赴朝廷令大臣與知兵者講說地形及先後緩急之宜又鄉兵亦宜給以衣糧器甲俾之樂從雖朝廷方守和議淮上未可屯兵而歷陽儀徵維揚城壁稍堅當陰爲之備他日諸軍可以投足昔唐憲宗中興裴度曰此豈朝廷之力可制其命特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今苟處置得宜彼知我有人焉或可以寢其謀矣 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言淫雨之咎竊意鄉士之列郡邑之閒有未能上體德意而感傷和氣致召災沴者如刑罰之失中賦役之不平貪夫侵盜以傷民財暴吏肆虐以賊民命有一於此皆致災之由也在內令風憲之臣彈劾在外令廉察之官按察俾官曹肅清民有愜志則和氣可召而災害不生矣若乃安內攘外則古無上策時異事殊其可施於今者蓋鮮焉何者敵國相持非和則戰其形已定則吾之籌畫亦專出一塗而無所牽制今也名爲修和而實相窺伺則爲今之謀要使規模不失和好之形而實有備預之策而後國勢可立也故臣之愚慮其策有三一曰厲將帥二曰擇地形三曰明規候自一二年來沿江上下列屯作鎮其意以備江北也人情狃於無事必不能夙戒素辦如與敵對壘者萬一出吾不意疾驅渡淮而我軍方整部伍理器仗備屏履非一月不能首塗則敵人已奄至江上矣臣謂今日諸將必使之選兵夙戒常若寇至然後緩急可用也軍之所處得地者勝乘險以守則衝犯者不得利據要以守則侵越者不敢過今頓兵江北雖有地利不得預據也而可以預加相視且如盱眙之距京口其路當衝要者凡幾所地稱扼塞者凡幾處除當險要之外旁岐支徑可以分攻越鈔以達江之南岸者凡幾道此雖聖智如黃帝湯武者不能意度而數揣也必須躬履身到詢人訪古而後可知今不預備也必將有警而後推鋒越江倉皇之間何嚮而險要可據何屯而攻鈔可禦浪進泛行與客軍遠涉者無異則吾何名夙戒預備也臣愚欲乞令沿江列屯各以對江地步令主帥自擇將校量選壕寨作沿幹過江逐一詢訪士人相視地勢其有所得隨行具圖著錄歸視其軍則不惟躬親按行可知他時軍行其視圖籍者亦得以知之矣今江北之無兵無城者以爲和也而方儲兵江南以爲有事之備若敵有變動覺知能早則猶可以半淮漢以相角若敵者不精速其侵軼入境而方出師與爭則淮漢之地危不可保矣古者募客刺讎受募往刺者必有刺之道焉而世未嘗以前人嘗死而不救往者賞重於死故也今使之覘敵雖有冒死之理而未必至於死也而卒難其人者賞之厚不足離其死故雖金人之存亡汴都之來否尚不得其真則吾何以逆探未然而預爲備禦之計也臣謂覘者不得其人則雖儲兵聚糧朝謀夕算而他時必有遲不及事之悔故臣願沿邊諸州沿邊諸軍皆稍厚假之財寬其出入或稍優設官賞誘使欲募候得事實爲期而不屑屑以規矩繩之不曰覘無不的要之十得六七則將視病施藥亦必不繆矣此三者皆防守之大計也而以將帥爲先者蓋將帥得人則擇地覘敵當自能之有不煩帷幄之慮者矣竊聞朝廷已命諸將擁衆分屯事不遙制馭將之術固已得之然推轂授任人得自尊權均勢倖莫相統一聲援不接或失事機臣願精選重臣有威望者俾往視師盡護諸將庶幾深謀遠算亟得參決戰勝守固克成厥勳實外攘之策不可不務者也若夫備禦不虞內固根本則願密詔諸路帥憲及諸郡守武各嚴保甲之制聯比其民使察非常庶幾姦民不得伺隙窺發州郡禁卒

自守武而下將舊格合給人從痛行減損追還營屯敢有違法差使者重賞之法仍汰去老弱專委兵官中有才武習軍旅者訓練之課其尤者而加賞勸焉根本既安而朝廷無內顧之虞得以專意外攘疆場之事何患不濟 詔天申節宰執使相所進金酒器並特免 戶部奏乞糴本詔以天申節進奉銀十萬兩湊與之 監察御史梁仲敏行司諫 保義郎梁舜弼漢弼並爲閣門祇候二人邦彥孫也用遣表恩澤特與之給事中黃祖舜權中書舍人虞允文言閣門之職祖宗以來不以恩澤遷補今授之無名遂疑其命 戊午太常寺言明堂大禮當則牛羊豕乞下浙路漕司收買前九十日入滌從之明堂正配及太廟十一室皆用一太牢明堂從祀十五位共八少牢別廟一少牢配享功臣七祀共一少牢皆有副 己未命尙書右僕射朱倬提舉三朝國史俾以祖諱辭詔去修字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乞歲終以諸路州軍額起折估糴本錢虧盈爲知通殿最仍以一年實起到庫錢數爲準各具其尤者十州來上俟更終乞差遣日斟酌施行詔諸路依此行之是歲四川所入增錢三百八十五萬緡現租額增二百六十六萬緡 望乃言歲額無虧上其最增者十州於朝乞籍記而已 宋史全文上曰朕思州縣遺欠若民果貧困自合蠲放若輸納面經理則是姑息雖貧不能治是日遂遣是四川總領王之望監臨最事自上曰依所乞并令諸路亦如此施行 官吏任用則亦不可不與實實明示理實治道實實必則澤不 辛酉復升揚州高郵縣爲軍以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言其戶口最盛且接連湖濶獯鬻豪右非增重事權無以彈壓故也因命右通直郎知縣事呂令門就知高郵軍仍賜經制錢二萬緡常平米三千石爲復軍之費 入內東頭供奉官徐甲爲武義大夫帶御器械 甲子權戶部侍郎錢端禮言淮浙諸場積鹽不售乞立限一月許客鋪入納每五袋加饒一袋不納鈔引及通貨等錢從之 丁卯殿前司言破敵軍改隸馬軍司本軍有闕額竊見南劍吉筠建州邵武建昌軍多有游手之人乞差將官各一員前去同守臣均定招收共一千六百人赴本司招填從之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爲大金奉表起居稱賀使賀金主遷都也初朝廷聞金主欲移居於汴且屯兵宿亳開議遣大臣奉使宰執共議遣參知政事楊椿行其所議者如大金皇帝祇欲到洛陽觀花則不須屯兵於邊若果欲遷都於汴屯兵於宿亳則本國亦不免屯兵於淮上非敢故渝盟約蓋爲國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即還燕京則本國亦無一人一騎渡淮麟之聞其議乃見上慷慨請行上大喜 此輩 麟之請自擇副且薦洪州觀察使知閣門事蘇擘可用許之擘尋卒乃命武翼大夫貴州刺史知閣門事張掄假保信軍節度使代行 命掄在五月丙戌 左承議郎魏杞行大府寺主簿用錢端禮薦也

壬申直顯謨閣知荆南府府尉乞量行招填禁軍。詔本府今歲上供銀錢絹絲米並權減半。以爲招軍之費。是月金主亮率文武羣臣如汝洛。至北邨山。因改其山曰太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

【紹興二十有一年】五月癸酉朔。新淮南轉運判官王程上屯田利害。以爲軍士狃於安閑之久。一旦服勞田畝。其功未必可成。望許令民兵於近便處。人給荒田一頃。有馬者別給五十畝。自行耕作。俟成倫緒。五年之後。十取其一。十年之後。十取其二。雖縣官所得不多。然積之既久。則有不可勝計者。其有日前侵耕冒種之人。一切不問。內有貧下者。量給種概。如是則將見兩淮克闢之田。皆變而爲沃壤矣。從之。

甲戌。國子司業陳藻言。自興學至今二十年。六經博士未嘗備員。今弟子員至千人。而學官每日輪經講說。甚不稱勸學崇化之意。望加惠學者。俾六經各置博士。每經擇經明行修二人充選。庶幾經各有師。得以輪遞講說。詔博士闕員。許令正錄兼講。

丙子。祕書省著作佐郎王十朋知大宗正丞。紹興府供職。十朋旬祠甚力。上特以此處之。十朋與李浩胡憲相繼奉祠。或以論事不合故也。直祕閣新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程入辭。陞副使。賜三品服。是日。

金國賀生辰使殿前都點檢高景山。副使刑部侍郎王全始入境。用故事遣中使黃述賜扇帕於洪澤鎮。北都館。辭以乘船輒病。欲乘馬。接伴使右司員外郎呂廣問力爭不從。久之。乃至頓下。景山等舉趾倨傲。述與之對揖。略不加禮。又遣人量閘面闊狹。沿淮顧盼。意若相視水面者。識者知其有敗盟之意。此據徐宗

庚辰。故資政殿學士楊愿家乞遣表恩授子增。許之。給事中黃祖舜等言。愿於秦檜當國之日。蹤迹詭秘。陰濟其惡。中傷善類。至今士大夫無不切齒。政使於法應得。猶當排抑以厲其餘。況欲引例而害成法。安可不論。癸未。詔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甲申。詔諸路監司失按屬吏一歲及四人以上者。令御史臺檢舉。申朝廷議罰。用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請也。大理寺嘗獄空。上謂宰執曰。大理寺臨安府在闕下。雖未敢謂刑措。然獄訟清簡。冤抑得伸。亦庶幾焉。惟是諸路憲臣或不得人。則吏強官弱。民無所措。卿等宜思革此弊。禮部郎中王普轉對。論取士分科之弊。以謂後生舉子。競習詞章。而通經老儒。存者無幾。恐自今以往。經義又當日銷。而二禮春秋。必先廢絕。竊惟國初至治。雖以詩賦取士。又有明經。舉究等諸科。當時唯明經略通大義。其他徒誦其書。而不知其說。非今日經義比也。然猶且別立解額。多於詩賦。而不相侵紊。逮熙寧後。應舉者莫不治經。故解額可以混而爲一。今經義詩賦。既分爲兩科。而解額猶未分。夫取易舍難。人之常情。故此盛彼衰。勢所不免。望詔有司。追改舊制。將國學及諸州解額。各以三分爲率。其二以取經義。其一以取詩賦。若省試。即乞以異舉過省酌中人數。立爲定額而分之。仍於經義之中。優取二禮。春秋。庶幾兩科可以永久並行。而無偏廢之患矣。詔禮部國子監看詳。申尚書省。親衛大夫果州防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水軍副統制李輔等六人。能從軍。與添差差遣。用都統制劉錡奏也。初。議者請外路之獄。三經翻異。而在千里內者。移送棘寺。事既行。權刑部侍郎張運以爲追逮干證。經涉脩塗。多致困弊。且繫囚充塞於天獄。刀鋸頻施於都市。豈所以示四方。望復祖宗舊制。詔給舍詳議。給事中黃祖舜等奏如運章。乙酉。從之。

丙戌。直敷文閣唐文若守宗正少卿。丁亥。祠部郎中兼建王府贊讀張闡轉對。言近詔侍從臺諫條具弭災防盜之策。臣備數郎曹。言之則出位。不言則惓惓之誠不能自已。臣竊謂和議以來。歲有聘幣之役。民不堪命。願陛下毋以外裔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遺還之命。怨聲聞于道路。願毋使敵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之吏。職卑而地遠。漁奪之禍。被於編籍。願嚴賊吏之誅。可乎。獨租之令。已赦而復征。至以寬大之澤。例爲虛文。願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誠次第罷行之。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矣。闡又言。郡守監司。州縣官吏。所以體國愛民者。有所未知。望嚴小官贓污之法。重行司取受之禁。敕州縣毋存畱斷罷人類。詔修造官司毋得展闊。使細民咸得奠居。至於二稅之先期追呼。茶鹽之計口科買。征商愈重。而行旅咨嗟。錢貨窮而市井蕭索。凡此等類。不可偏舉。又言。完顏亮積聚兵。意在南寇。乞守要害。防海道。巴蜀。淮襄。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上曰。卿言深中時病。惟遣歸正人。誓書所載。卿特未知耳。國子正林栗爲太常博士。戊子。大理寺丞呂擢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左朝議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劉章知信州。己丑。廣西經略司言。南丹州防禦使莫延沈卒。延沈以慘酷爲部族所逐。擢擊奔宜州。奉詔移居靜江府。賜州都監俸。至是卒。其族人共推莫延慶領州軍。乃以延慶爲南丹州刺史。

庚寅吏部言廣西轉運司昨奏以攝官四十一關注授小使臣及選人論者以為俸給倍增郡邑無以供其費望以其半復還攝官從之

辛卯大金國賀生辰使龍虎衛上將軍高景山副使通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王全見於紫宸殿景山奉國書跪進三省樞密院同進呈訖各依位立景山當奏事自稱語訥不能敷奏乞令副使王全代奏上許之景山招全全欲升殿侍衛及閣門官止之上傳旨令升全乃升殿之東壁而北厲聲奏曰皇帝特育聖旨昨自東昏王時兩國講和朕當時雖年小未任宰執亦備知得自朕即位後一二年間帝曾差祈請使巫覡等來紹興二十一年言及宗廟及增加帝號等事朕以即位之初未暇及此當時不曾允許其所言親屬中

今則惟天水郡公昨以風疾身故外所祈請事後因熟慮似亦可從又念歲貢錢緡數多江南出產不甚豐厚須是取自民間想必難備朕亦別有思慮兼為淮水為界私渡甚多其間往來越境者雖嚴為禁禁亦難杜絕及江以北漢水以東雖有界至而南北叛亡之人互相扇誘適足引惹邊事不知故梁王當日何由如此分畫來梁王宗瑞即烏珠也朕到南京開封方欲遣人於帝處備論此意近有司奏言帝以朕行幸南京欲遣使來賀灼知帝意至甚勤厚若只常使前來緣事理稍重恐不能盡達兼南京宮闕初秋畢工朕以河南府龍門以南地氣稍涼兼放牧水草亦甚寬廣於此坐夏擬於八月初旬內到南京帝當於左僕射湯思退右僕射陳康伯及或開王輪知樞密院此三人內可差一人兼殿前太尉楊存中最是舊人諳練

事務江以北山川地理備曾經歷可以言事亦當遣來又如鄭藻輩及內臣中選擇帝所委信者一人共四人同使前來不過八月二十五日以前到南京朕當宣諭此事若可從朕言緣淮南地理朕昔在軍頗曾行歷土田往往荒瘠民人不多應有戶口盡與江南朕所言者惟土田而已務欲兩國界至分明不生邊事如帝意稍有所難朕亦必從來使回日已後朕以向來止曾經由泗濤州外陳蔡唐鄧邊面不曾行歷及如彼處園場頗多約於九月末旬前去巡獵十一月或十二月卻到南京帝於差來正且使處當備細道來朕要知端的於次年二三月間又為京兆亦未曾至欲因幸溫湯經由河東路分卻還中都去奏訖降殿朝見次三節人從朝見訖駕輿全在殿下揚言曰我來理會者兩國事曉曉不已帶御器械李橫約全曰不得無禮有事朝廷理會時百官班未退帶御器械劉炎白陳康伯曰使人在廷有茶酒之禮宜奏免之康伯曰君自奏聞炎遂轉屏風而入見上哭泣炎奏其事上然之炎出傳旨曰今為開淵聖皇帝

社嘗忽覺聖躬不安開門賜茶酒宜免使人且退班遂退既而召全曰適所未奏事因可具奏狀以聞於是館伴使翰林學士何溥等錄其語進故得知者一二焉宰執聚殿議舉哀典故或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於是禮房告報使人垂拱殿茶酒為廢膳不調可移就館中排辦令參知政事楊椿押賜權工部侍郎黃中問之馳白康伯曰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問焉將何以對於是使奏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亮求豐酒置此大事也而北使醉語日麻乃無一字及之是時邊事未動國宜密也近熊克所作小麻亦復事略數

謂何汝諫等所遣北使會編已備載其詞今併其本末詳之備後有考自大金賀生辰使具官以下據日麻本文自欽山奉國書以下據吳公志金人敗盟記自欽山奉國書以下據趙姓之遺史但趙姓之誤以王全為正使今改正之自東壁而北厲聲其公志敗盟記及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向書者劉子下指邊將帥監司劉子自與此降敵已下據吳公志敗盟記自全在殿中以下據趙姓之遺史自既而謂全曰以下據吳公志敗盟記及五月二十二日向書者劉子自與此降敵已下據日麻本文自承執梁殿以下據日麻本文自承執梁殿以下據日麻本文

壬辰宰執內殿奏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言敵意可卜宜練甲申儆靜以觀變使不當遣上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今何以應之麟之曰講信之始分畫封圻故應有載書存願出以示使者厥請將自塞矣麟之墓志修入麟又曰如公計其人果無語初麟之既請出使至是北使出媿言且聞金主親提兵將大舉聲勢極可畏麟之大恐不敢直辭其行第委曲言事已如此不必遣使雖遣使無益上大怒此據趙姓之遺史詔兩浙

江東福建諸州守臣將見管禁軍弓弩手以十分為率揀選人材強壯堪披帶人五分遣官部送樞密院教習拍試聽候使喚太尉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劉錡給真俸癸巳天申節詔以麟不調免上壽命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燕北使於都亭驛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侍從臺諫凌景夏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祖舜楊邦弼虞允文汪澈劉度陳俊卿集議陳康伯傳上旨云今日更不向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執政欲遣閣全將禁衛兵禦襄漢上流允文言不必發兵如此之多慮必不從上流而下恐發禁衛則兵益少朝廷內慮異時無兵可為兩淮之用執政以金主在溫湯汝州恐其涉漢而南不聽日午下詔發襄幸相常服金帶率百官入和寧門詣天章閣南殿地舉哀仍進名奉慰是時禁中亦設舉哀之禮哀動於外為大行淵聖仁孝皇帝立重即學士院為几筵殿用神帛上特詔持斬衰三年以中哀慕禮禮部侍郎金安節請庶人禁樂百日從之翰林學士兼樞密部尚書充館伴使何溥等奏錄錄到大金副使王全於殿上口奏事因詔諸路都統制并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今來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此據趙姓之遺史五月二十六日向書者劉子四川總領所事類史有之時朝論洶洶入內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

沮用兵之議且陳退避之策或因妄傳有幸閩蜀之計人情惶惑上意雅欲視師陳康伯奏曰敵國收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衛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權工部侍郎黃中自使還每進見未嘗不以邊事為言至是又率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莫有同者中及奏曰朝廷與金通好二十餘年我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忘戰取我歲幣啗彼士卒我日益削彼日以強今幸天機其魄使先堅言以警陛下惟願聖心焉詔使人玉津園燕特免錫賜依例乙未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吳玠為四川宣撫司仍命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置制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同措置應干事務時有詔變路道兵五百人往峽州屯駐俟荆南有警則令變路安撫使李師顏親往援之左承議郎知梁山軍晁公澂始至官以書遣大臣曰公澂在蜀久

於其山川險阻亦粗識之。嘗料吳興州足以蔽遮梁益。以當一面。而其力不能以及。或者敵人誘之。慮而入之。是猶知守其閑閑而忍其藩垣之可穴也。李武當在襄陽。則藩垣固矣。然或使之出夷陵。援荆州。夫襄陽與之守。按襄陽之地。自襄陽至夷陵。其間通谷數行。敵由興山而出。則李武當之歸路絕。而三軍之心搖。不可以戰。由大事而出。則昔我伐蜀之故道也。距襄陽百里而近。則為斷其後而入其心腹。彼已舉蜀矣。吳襄陽之未出蜀也。興州之兵。皆得而將之。置於襄陽。去興州甚遠。惟與麾下三千人俱。乃孤軍也。處於四通五達之郊。而無大險。介於一二主將之間。而不相親。江夏田公蓋與襄陽交至淺也。朝廷本使田公在江夏。以荆襄委之。而倚為距防。今而分其地。以予至淺之交。荆州有警。又近舍田公。而用李武當。田公能不缺望。萬一襄陽不支。必謂非我部曲。不得專其功。則不肯赴其難。是襄陽獨三千人禦大敵。守則不足以固。戰則難以勝。徒奪吳興州手足之杆。而荆州不得襄陽以為蔽。公適未暇憂此。而先為蜀危之也。時師顏又調屬部禁軍以補襄陽之闕。公適言。襄陽之與寧鄉。萬之漁陽。其人皆勇壯。仇健。有過於正兵。如有願自效於戎行者。役錢之外。一無所征。大不過捐千戶之賦耳。有萬兵之資。而無餽餉之費。師顏不能用。公適任城人也。侍御史汪澈言。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議。厚遣金帛。而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若將睡掌而取三尺之童。無不痛憤。願陛下赫然奮怒。而師顏江干。而專付關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襄之勢。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然後以不戴天之讎。在原之威。下詔以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幾會之來。皆不容髮。在陛下斷之而已。是日。賜北使御燕於都亭驛。命尚書右僕射朱倬押伴。從例賜北使酒四大金餅。菓棧四大金稜。犀皮合餅。合金器悉賜與之。

丙申。宰執赴素幄奏事。侍御史汪澈為御史中丞。起居郎楊邦弼。起居舍人虞允文。並試中書舍人。允文自賀金主正旦還。首言敵已授甲造舟。必為南渡之計。至是遂擢用之。詔因孝慈淵聖皇帝升遐。合支用錢物。並送後省官看詳酌中裁定。毋致妄費。左朝散郎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趙不敏。坐李道移屯荆南。營寨不立故也。直祕閣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李祖陸。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起復慶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對於內殿。朝議以上流重地。邊而闊遠。而兵力分。宜遣大將。上乃面諭閔。俾以所部三萬人往武昌控扼。先命湖北漕臣同守鄂州。守臣建寨屋三萬間。以待之後。二日。遂發江西折帛。湖廣常平米錢。及末茶長短引。共一百四十餘萬緡。湖北常平義倉。及和糴米六十三萬石。料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交收。以備軍用。江西折帛錢四十六萬緡。末茶長短引五十萬緡。鄂州常平義倉米錢四十六萬緡。鄂州常平義倉米錢四十六萬緡。鄂州常平義倉米錢四十六萬緡。

之詞曰。前日所請。皆汝等口語。非國書所載。吾將遣使以質汝言。非獨使其未知所請之可否。吾且得以措置為前進之策。亦可以挫彼之銳。而示吾之未弱也。國家自和議以後。為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三十餘年矣。一旦使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然詔不可徒下也。要當首正秦檜之罪。追奪其官爵。而籍其家財。追賜宇文虛中之爵。而為之立祠。雪趙鼎岳飛之冤。而又下親征之詔。移蹕建康。則其氣固足以吞強敵矣。今敵重兵已臨汝穎。使吾不先發。則敵直窺襄陽。突至淮西。襄陽失利。則可以控蜀。且有順流東下之勢。兩淮失守。則唇亡齒寒。江淮所恃。而環海而東。又有不可以不早計者。夫所謂人望。雖不可偏舉。如張浚。張瑄。胡銓。辛次膺。皆其人也。浚。尤天下所屬望者。夫豈可以一失而遽棄之哉。銓。以直言得罪於秦檜。不死於槍手。亦天意有所待也。陛下若能付一諫臺之任。則說陛下為苟安之計者。皆屏息而不敢為也。今日之事。勢已急矣。然臣恐朝廷之上。猶以強弱不敵之為憂。財用不足之為慮。臣謂兵之強弱。不以多寡。曲直所在。勝負係焉。國家自休兵以來。凡百冗費。豈無可減罷者。願俾有司枚舉條具。凡非係軍民之急者。不以大小一切罷去。則民可不加斂。調發有餘。庶中興之功。指日可冀矣。宏圖。瑀弟子也。太學生宋苞。上葉義問書。言今使者在廷。口傳敵意。欲需我漢東。江北之地。及邀我二三用事之臣。而其意豈在於其地與其人哉。挾難塞之請。以登我也。地不可割。人不可遣。則彼長驅而來耳。為今之計。不若誅其正使一人。尸諸通衢。以申其叛盟之罪。此不惟可以挫彼之強。亦足以激吾之弱。乃釋其副使一人。使歸告其主曰。吾與汝約。和以來。吾攻苦食淡。傾內帑之儲。以賂汝者。三十年矣。吾於汝無負矣。汝欲戰。吾率三軍之士。與汝周旋。若無厭之求。吾不能應。亦使之知東南有人。而示吾之不弱也。然後下責躬之詔。以播告中外。誓與天下。上報父兄之讎。下雪生民之恥。凡前日中外之臣。誤我國以和議者。無問存沒。悉正典刑。於是斲秦檜之棺。而戮其尸。貶竄其子孫。而籍其資產。以助軍。以正其首唱和議。欺君誤國之罪。復岳飛之爵邑。而錄用其子孫。以謝三軍之士。以激忠義之氣。詔下之日。使東南之民聞之。莫不怒髮衝冠。而西北之民聞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則師出之日。吾之民將見人自為戰。彼之民必有倒戈者。願朝廷決意行之。無疑。自今日以往。由宰執以及臺諫侍從之臣。則當日造於便朝。由郎曹而下。以及百職事之臣。則當日會於都堂。凡防守江淮之策。圖取中原之計。朝夕相與討論。次第而施行之。規模籌畫。必定於旬浹之間。以解東南倒懸之急。以慰西北來蘇之望。則天下幸甚。

己亥。金國賀生辰使高景山等辭行。上御後殿東廊之素幄。宰執起居畢。升詣御榻之東西相向立。上與宰執已下。並首經履服。掩面號慟。使人朝辭畢。哀止。次引景山赴幄授書訖。退。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率百官赴几筵殿門外。南面拜表請聽政。詔不允。賜北使御燕於都亭驛。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白巾常服。黑角帶入驛押伴。詔幹辦內東門司趙志忠。弛慢不職。送吏部與合人差遣。初。北境有被逐將渡淮者。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濠州劉光時。疑寇至。是日。遂驅民入橫湖山。謂之移治。居民皆棄其資產。而

去。生理蕩然。淮南轉運副使王桓聞之。遣卒五百人押歸舊治。事聞。光時坐貶秩。七月己丑行。

庚子。百官再上表請聽政。詔不允。詔浙東五郡禁軍弓弩手並起發赴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沈誠。浙西諸郡及衢。婺。二州並赴平江府。駐劄浙西副總管李寶。江東諸郡赴池州。駐劄都統制李顯忠。福建諸郡赴太平。駐劄破敵軍統制陳敏。江西諸郡赴江州。駐劄都統制戚方。湖南北並沿邊諸郡赴荆南府。駐劄都統制李道軍。並聽候使喚。

辛丑。百官朝臨畢。三上表請聽政。詔答宜允。自是日一臨。至小祥止。詔右迪功郎史岑年改合入官。岑年為修仁尉。叛兵齊述之亂。草寇蜂起。岑年盡散其衆。至是始錄之。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曾契勒蜀中三大將下軍兵。一歲衣賜錢糧。絕長補短。錢引二百道。可養一端。前年三將增招一萬人。及吳璘下招填二千七百九十一人。共約歲用錢引三百餘萬道。朝廷節次降到截留錢物。共二百五萬道。所關尚多。近四月。差吳拱將帶三千人往襄陽。令吳璘限一季招填。又合歲用六十餘萬引。財賦有限。支費日增。恐不可以持久。今兵雖未必用。而邊戍不可省。四川諸州禁軍。除關額外。見管三萬餘人。其閒儘有強壯及格。少嫩向長者。但訓練弛廢。事勢苟簡。不成部伍。多只充守伴兵。官占破雜用。枉費廩給。今若揀選一半。分作三番。如祖宗時出軍法。每年發遣一番往隸三將。以充戍守。入隊教閱。周而復始。如此則分在三將者。常有五千人。可以暗補所闕之數。三年之後。教閱既備。一萬五千人。皆為勝兵。無事則散在州郡。緩急則盡可為用。如禁軍不足。即於廂軍內選刺。若有逃亡事故。本州逐旋揀填。其逐兵自有本州衣糧。不過歲番五千人者。給口食米耳。每月計七斗五升。歲用米四萬五千石。若以招軍止贖得二千五百人。更欠衣賜料錢之類。前三將招萬人之後。軍中子弟長成者不多。以後若有招收。必更短少。恐不如諸州見所揀。開軍中每次招軍外來一人。費至百千。少亦半之。若期限促迫。則所費愈多。將士頗以為苦。或謂川兵懦弱。不堪戰守。是不然。在所以用之何如耳。今三將軍中。亦不純是西人。西人多而川軍少。又經揀選。參雜而用。何所不可。契勒四川腹內州軍。並各無事。其西南接近蠻如瀘。敘。嘉。黎等處邊界。亦皆安帖。無用多置禁卒。兼每歲係見在人六分之一。住置在川者尙有五分。亦不致用。惟夔州新置武帥。控扼沿流。而李師顏見圖結教閱。想漸成部伍。若夔路禁軍。免行抽撥。亦不過減千人以下。更在朝廷詳酌。

六月壬寅朔。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權尙書兵部侍郎。先是俊卿復言張浚可用。上曰。卿欲用浚。為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疎。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為可。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首肯。俊卿又言。張去為竊威權。撓成算。乞斬之以作士氣。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至是幸執奏事。上曰。陳俊卿敢言。朕將賞之。陳康伯言。俊卿在臺振職。乃有是命。御史中丞汪澈入對。言講和之久。將帥養驕。軍政墮弊。軍士之廩給薄者。幾無以自活。宜優恤之。以養其力。又言。淮南山水寨。舊來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恤。使自為守。無令監司州縣擾之。庶收其萬一之用。又言。軍旅將起。費用方繁。今

局務之可省者尙多。支費之浩濶者尙廣。百官之冗員尙衆。官府之橫用尙煩。宜條其不急。大加節約。以徇今日之務。從之。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張榮。添差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泰州駐劄。榮本泰州土豪。建炎間。聚衆為盜。屢與敵角。故復用之。癸卯。以淵聖皇帝升遐。降諸路流罪以下。囚釋杖以下。詔中書門下。後省詳議約節事件。用汪澈疏也。已而給事中黃祖舜等。奏併敕令所歸刑部。權罷籍田使。減太常樂工。省大理評事三員。主簿一員。太學博士錄正書庫官。指使武學論各一員。軍器所監造官二員。幹辦提轄監門官各一員。從之。丙午。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詔諸路監司節浮費以待用。仍自兩浙轉運司。臨安府始。權尙書吏部侍郎汪應辰。兼權國子祭酒。右朝奉大夫通判建康府蘇師德。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師德以常同友婿。故久廢。至是稍用之。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陳正同。與左朝請大夫知建州王傳兩易。丁未。出宮人三百十九人。遺姓之遺史。六月乙丑。故仙韶院樂女二百餘人。上聞淵聖嘗言。且知金人有用兵之意。或傳金人欲書有云。遇者放縱。聽教坊。惟是約已。而浮言。動。幾感飛。則姓之所記。乃當時傳聞之詞。非實事也。來索仙韶院女樂。上不忍其家子陷于絕。遂遣出宮。姓之所云。或即此事。按。今年七月丙子。詔戊申。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入辭。詔賜金器劍甲。己酉。御史中丞汪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置司鄂州。仍節制兩路軍馬。澈辭節制。許之。監察御史杜莘老守殿中侍御史。莘老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時陳俊卿既出臺。求去甚力。莘老因奏事。從容曰。人材實難。況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為然。俊卿乃復留。是日。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遺鎮江都統制劉錡書云。近聞肅膺宸命。進師廣陵。先聲所至。士氣賈勇。竊惟今日之事。非他事比。安危成敗。在此一舉。古人有云。唇亡則齒寒。蓋言表裏之相依也。今欲保長江。必先守淮。頃歲韓宣撫駐軍山陽。山東之兵。不敢一日窺伺。幾至成功。而姦臣誤國。莫遂其志。今清河口去本州五十里。地名八里莊。相望咫尺。若不遣精銳控扼。萬一有緩急。頃刻可至城下。彼得地利。兩淮之民。悉為其用。則高郵。廣陵。豈足以捍其衝。若遣偏師屯本州。彼既不敢長驅。山東諸郡。怨其暴斂。不忘戴宋。一呼響應。勢若破竹。錡亦以為然。

庚戌。詔布衣陳光國。大同王德並為右迪功郎。薛志忠。朱興。鞠炳並為承信郎。以忠義自奮。上書可采也。光國自陳隱迹山林。無求於世。不欲受爵賞。上許之。辛亥。北使高景山還。至盱眙。軍未就宴。泗州遣人關報守臣周淙。稱有金牌天使。欲來傳宣。邦人驚懼。謂金牌不時來。昨紹興十一年有來傳宣者。大軍繼之。即傾城奔走。宴罷。天使大懷正入館。白袍紅綬。腰懸金牌。乘馬直造廳事。索香案。呼送伴使右司員外郎呂廣問等。令跪以聽。遂道金主旨意。以謂本欲八月遷都。今大臣奏宮殿修畢。欲以六月中旬前去南京。令送伴回奏。知本國。南京謂汴都也。軍民聞之。雖稍釋疑。然有晝夜提攜奔竄。官司弗能禁。會朝廷亦坐白劄子。下轉運副使楊抗。相度清野。民尤恐懼。自是

釋疑。然有晝夜提攜奔竄。官司弗能禁。會朝廷亦坐白劄子。下轉運副使楊抗。相度清野。民尤恐懼。自是

淮南官吏老幼悉在江南矣。此以徐宗僅兩淮紀實錄入宗僅時以楚州通判。應州北使至界首日。擊其事故也。相度清野指揮未知在何日。今依徐宗僅所記聯書之。

壬子。成閔率衆發臨安。閔行未旬日。得報金主自溫遷汴京。中書舍人虞允文復白執政云。金主已去。請留閔後軍屯江池之閒。若金出上流。自江鄂往援。即淮西兵盛。使出大信口。近采石。亦可以援淮西。不聽。癸丑。詔罷教坊。其樂工許自便。

甲寅。命知樞密院事葉義問撰孝慈淵聖皇帝謚冊文。參知政事楊椿。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參政賈文翰。翰林學士何溥撰謚議。右武大夫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元居實爲樞密副都承旨。提舉江淮措置盜賊。中書舍人虞允文等言。承旨清資。與侍從品秩相亞。自神宗作新官制。更用士人。而副承旨之選。與之俱重。近歲廖處弼以非才而用。未幾罷斥。其後多虛其選。今居實無尺寸功效。亟登清班。物論藉藉。臣願收還此命。令居實以舊職措置。俟其立功之後。旌用未晚。上從之。居實素結宦官。帶御器械劉炎嘗爲臺諫言。居實是除。炎薦之也。居實結宦官而得副承旨。萬里無虞。允文譏之。爾劉炎薦居實乃杜若老幼疏中語。今參附書之。同知樞密院事充大金起居稱

賀使周麟之上疏曰。臣聞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固不待上智而後知。昔日之和議。今日之渝平。是已方敵之許和也。初豈有至誠惻怛之心哉。徒以久戰而不休。故其心厭。盡力而不克。故其志沮。是以不得不歸之於和。馴至於今。垂二十年。彼以無道竊位。懼我與問罪之師。不能當也。彼沛然自大。尙猶藉我爲援。內安反仄。亦未遽萌搏噬之意。既巫伋之行。則以修辭拒我矣。秦檜死。孽莽浸生。屢詰行人以買馬渡淮之禁。至罷榷場以絕南北貿易。朝廷復遣王。庶有以安之。繼遭慈寧禍。泛使三出。辭卑幣重。禮厚而疑愈深。比顯露狂謀。不願信誓。欺天畔神。收盟必矣。累日以來。側聽聖訓。仰見廟謨雄斷。不惑羣策。唯是遣使一事。遲回至今。曉夕深思。蓋有不可者七。何則。彼之所予。我不敢受。彼之所欲。我不敢從。使人到彼。其將何辭以對。其不可一也。若曰。但守舊約。彼必云。故主已廢。事當在。未可以禮義說。其不可二也。議事邀使。既已指名。遣非其人。正犯凶怒。其不可三也。親征之斷。矢於宸衷。王旅戒嚴。陸續進路。事端彰著。彼必聞之。乃欲走驛輸誠。是將翻以爲詐。其不可四也。執政大臣。預聞密論。若加詰問。難以飾詞。避則爲欺。實對則賣國。其不可五也。南牧之帥。陛下知之。應敵之決。海內知之。而反藉一介行李以解紛。適足以款王師。而誤大計。其不可六也。今天下無貴賤老穉。智愚勇怯。告之以用兵復仇。則喜動容色。告之以屈尊祈請。則怒髮衝冠。臣若昧於一行。人情怫然。或致王雲之禍。草芥微軀。縱死何益。其不可七也。爲今之計。豈有他哉。惟陛下法行天健。堅定規模。俟其來南。盡銳奮擊。天人助順。必有成功。昔周世宗征李景。景奉表稱藩。削去常制。非不貶損自下。而孫晟見戮。終奪十四州而後止。則卑罪之不足恃也。世宗之盛德如是。尙執殺使者而逞其欲。況亮之怯忍乎。若有速亡之形。我有恢復之冀。有血氣者。類能言之。陛下審處而應之耳。臣當竭智畢力。協贊事機。倘有搖尾乞憐。復下穹廡之拜。臣竊恥之。且臣昨將命。亮數詢叩樞庭事。臣以翰苑吳職爲解。今待罪於是。彼將復有問焉。則無從敢對。蓄憤弗泄。必殺臣而動兵。兵端所由。咎在臣啓。雖闔門孳戮。不足償責。疏入。上大怒。左僕射陳康伯見麟之。以國事勉之。麟之語侵康伯。康

伯曰。上若遣康伯。聞命即行。大臣同國休戚。雖死安避。麟之本辭之。

乙卯。詔祕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岑。左朝散大夫徐嘉並召赴行在。二人皆願使金。故有是命。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錡。爲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自順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不赦。上亦知其能。故有是命。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桷。復祕閣修撰。充淮南等路制置司參議官。桷久從韓世忠軍。軍罷而廢。至是復用之。詔吏部縣令窠闕再行破格差注一次。以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在都者七百餘人。發遣一行故也。丙辰。不視朝。百官臨於几筵殿門外。進名奉慰。自是朔望皆如之。是日。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常驍勇。兼其心術可以仗倚。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矣。他日未易量。陳康伯曰。誠如聖訓。先是寶言連江接海。便於發船。無若江陰。臣請從守。萬一有不任。甘死無赦。上從之。寶即遣其子公佐與將官邊士寧潛入敵境。伺動靜。至是敵謀益泄。復召至闕廷。問方略。寶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敵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百全。上問何如。對曰。凡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卻。今敵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二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僅三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已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陸路賜寶帶鞍馬。向方弓刀戈甲之屬。及銀絹萬數。以爲軍實。右朝奉郎提舉兩浙路市舶

曾懷獻言曰。航海之役。船有輕重。蓬有疾遲。風有大小。竊常聞於高麗之商。謂敵人之便。惟乘騎。縱使至岸。無馬不能舍舟。如猛獸失林。將自投於狴。若海道亦爲之備。徒分兵耳。懷。公亮孫也。丁巳。御史臺檢法官兼主簿王瑀。祕書省校書郎劉度。並爲監察御史。瑀。汪澈所薦也。樞密院編修官陳良祐爲御史臺檢法官。

戊午。淵聖皇帝大祥。上易禪服。禮部侍郎金安節請權置衰服於几筵殿。以待梓宮之還。從之。帶御器械劉炎同提舉措置沿淮盜賊。此據社等老幼奏劉炎事。疏修入日曆無之。庚申。禪祭。夜。替出於角。

壬戌。右司員外郎充送伴使呂廣問等還行在。奏臣等到盱眙軍。有金牌郎君到來。令臣等跪受大金皇帝聖旨云。六月二十三日來南京。此據趙姓之遺史。癸亥。中官正判太史局李繼宗等各降官。坐奏星文不實故也。

甲子。尙書吏部員外郎權祕書少監劉珙。試起居舍人。右朝請大夫知揚州王超爲兩浙提點西路刑獄公事。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澤知揚州。朝議以爲揚重地。當用武帥。會澤自襄陽召歸。乃有是命。乙丑。左迪功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戴達。先以近臣薦。召對。論自昔欲成天下之功者。必賞功罰罪。以作天下之士氣。上納其言。翌日。以達先爲太學正。

續漢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

丙寅。詔許淮南諸州移治清野。此據趙姓之遺史。日麻無之。

以爲常。恐至奉行不度。陳康伯奏。當諭旨行下。使中外均被陛下勤恤之實惠。

丁卯。左朝請郎吳芾爲監察御史。芾。錢端禮所薦也。左朝散大夫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趙沂爲利

州路轉運副使。沂。長江人也。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

所以預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敵欺天背盟。正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繼自今。益以剛大爲心。勿以小

利純爲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因上四事。一。用建炎詔書。不限早暮。延見大臣

及侍從。謀議國事。二。中敕侍從臺諫監司守臣。速舉可用之才。三。敵情難測。然趨我使期。宜以時遣。使

曲在彼。四。車駕既謀順動。則西輪所付。宜須擇重臣。又言。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訓閱精整。故方鎮驍服。

莫敢有異心。今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竊老居半。至有不能介冑者。乞亟置聖慮。

皆從之。

戊辰。右朝散大夫徐爲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假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禮泉觀使。充大金起居

稱賀使。祕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岑。試尚書戶部侍郎。岑與徐爲俱至行在。上召對。岑曰。臣受國家

厚恩。今老矣。惟不惜一死。可以報國。有如議不合。當以臣血澆金主之衣。上愕然。於是遣歸。

庚午。武翼大夫貴州刺史權知開門事充大金起居稱賀使張楡。階官爲文州刺史。

辛未。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今月二十九日。伏準宰執通簽劄子。備列北使奏陳語錄。奉聖

旨。令諸路都統制並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今有本職合行申稟

事件。一。川蜀向來用兵。都轉運司領財賦。而隸於宣撫司。如趙開輩。皆宣撫置其所厚。宣撫司有便宜。都

漕司依倚而行。以爲一切之政。故粗能應辦。是時兵統於諸帥。財領於都運。而宣撫使兼總之。後來朝廷

改置總領。實分版曹之務。倉庫皆以戶部爲名。而以朝臣奉使。趙不棄初除四川總領日申。一頃云。昨

來張成憲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撫司別無統攝。止用公牒行移。乞依張成憲已得指揮。朝廷降旨

從之。自是兵與財賦。各有攸司。勢若提衡。輕重相濟。東南三總領。責任差輕。又朝廷在近。凡事有所倚重。

匱乏可容。乞蜀在數千里外。奏報往復。動經數月。與東南事體不同。近朝廷以吳少保爲宣撫。而應干

事務。令王制置同共措置。四川軍事有所統一。甚合事宜。是則宣撫制其兵。制置其謀。而總領主其饋

餉。兵未必日交。謀未必日用。而饋餉則一日不可有關。在今日總計。憂責最重。了辦爲尤難也。四川自置

總領司以來。未經用兵。一旦有事。與當時不同。恐或諸司。或有中明不相參照。朝廷行下。臨時難以酬應。

人最所吝惜者財也。最所貪愛者亦財也。總領一司。於郡縣則急其入。於將士則裁其出。職事所行。大抵

皆拂逆人情。爲衆怨之府。若非朝廷主張假借。使有以自立。則緩急之際。殆難與財賦作主。事關軍國。利

害非輕。今吳少保忠義體國。兼愛軍民。王開學明達憂時。務循法度。皆與之望心腹相照。可容協濟。願朝

廷分司庇職。非爲一時。當計久遠。處畫分明。則易相調護。各得守其職分矣。今總領所戶部倉庫糧審院

並在利州。職當科撥應副。若以軍一動。其般發轉輸。須合有隨軍轉運。前此或以諸路漕臣兼充。或以宣

撫司參議官爲之。今三部統邊面皆屬利路。利路漕臣皆賴協濟。責任最繁。須置兩員。更迭出入。庶不乏

使。仍宜得強幹有風力者爲之。朝廷遣王官出使。盡總四川財賦。以軍馬錢糧爲職事。或有出入。自應竭

力應副。不容闕乏。若與將帥固爲異同。不體緩急。使其無以赴功。致誤國事。何說以辭誅罰。然主兵者亦

當惜其有無。凡所須索。酌度緊慢。據實關報。事通商量。則易於應辦。若乘倉卒之際。或相感迫。臨時必致

狼狽。朝廷各宜訓諭。使同心協議。體國從長。如一家無有彼我。則功無不濟矣。用兵對敵。有攻有守。蜀中

自守之策。蓋已屢試。應于費用。粗有準則。若欲出師搆虛。以爲牽制。則與守禦事體不同。其糧運遠近。士

卒多少。經由去處。計司須預聞。梗槩少以爲支備。乞下宣撫制置司照會北使所奏。今年九月末。金主巡

獵陳蔡。唐鄧之郊。明年二三月。方來京兆。若秋冬以後。王師迎擊於東。蜀兵牽於西。遂能殄敵於淮。漢之

閒。固大善。萬一游魂關陝。則蜀中來年所備愈重。日月以遠。何以支吾。之望自到官。多方經營。催驅州縣。

務要辦而不擾。上半年比較諸色所入。已多於往年最多之數。二百餘萬引。其勢極矣。不可復加。所入雖

增。費出亦夥。只發吳四廂兵老少三千人。并運興州寄棹米二十萬石水脚錢。及一兩處移屯等。已合添

用一百十八萬引有奇。其他雜費尙多。難以悉舉。諸軍關諸器械帳幕旗幟之類。方來未已。皆常歲所無。

有。將來調發之數。皆不在此。今於經賦之外。卽一毫不敢有取。而東南用度至廣。臣子之義。所當體國。非

虛不待已。豈忍煩瀆朝廷。以此日夜憂恐。未知收濟。伏惟俯賜矜察。

是月。和州布衣何宋英上書。論敵必收盟。宜先事爲之備。今天下之所欣慕。敵國之所畏服。惟張浚劉錡。

願委以兵權。又論不當遣歸附人及竄斥上書者。又言。金國勢危於累卵。而方且費國用。造御舟。乃於海

岸欲爲避寇之計。天下聞之。舉皆失笑。萬一敵人對舟進逼。逐風濤萬里。進退不能。當是之時。其禍有

不可勝言。與其坐困一隅。不若進幸建康。以壯國勢。書凡數萬言。其大指如此。

請加澄汰。選置實材。以應時用。前輩遠慮。蓋有深旨。中興以來。休養生息。煙火萬里。斯民有白首不識兵革者。其閒惡少。易以孽芽。摘伏發奸。正須良牧。然今之所謂郡太守者。平時撥資格而來。簿書期會。僅足趣辦。若一旦有征行調發之煩。供億餉之擾。比閭糾集之政。在朝廷意慮之外。及約束之所未至者。求其機權。足以應變。威信。足以服衆。強力。足以集事。愷悌。足以宜民。而能引患於未形者。蓋十無三四。望內委益。諫督察。外責監司。刺舉。其罷輒昏繆。以至蓄縮非材者。竝令以祠祿自請。仍戒大臣。詳加考覈。侍從臺諫。廣其諮詢。各據所知。盡公保舉。俾分憂顧。以課殊效。朝廷更加詳審。明立品式。稍廣其科條。寬其資格。或棄小瑕而錄用。或不待次而陞遷。其被舉者。與舉之者。是否功罪。皆當同之。賞罰必行。使之兢勸。庶有以濟當今之急務。從之。

左朝奉郎知化州廖顯言。軍賊凌銳等。見在雷化州境內。嘯聚。未能討蕩。望將雷州改除武守。仍許節制高容。廉化四州軍馬。遇有盜賊。會合兵丁。掩捕。合用錢糧。令轉運司應副。從之。時東南第十二將高居弁。會五州巡尉官兵與賊戰。賊敗死。右朝奉郎知光化軍莫濂言。京西數州。法官獄吏。罕有正員。不習法令。每公事可疑。懼憲司駁正。輒以己見施行。乞自今徒流公事。不以有無疑慮。竝申提刑司詳覆。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一

【紹興三十有一年】秋七月（案）是月壬申朔 癸酉。御史中丞充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入辭。上命凡吏之能否。

民之利病。悉以上聞。澈受詔而去。詔左迪功郎新德安府府學教授王質已降。召試館職。指揮更不施行。質宣城人。入太學。爲諸生。始登第。即召試。而言者論其學術腐淺。日游權門。乃罷之。温州進士王憲。特補承節郎。充温州總轄海船。先是降空名告身六十道。下溫。福諸郡。造海舟。憲獻策。乞用平陽。蒲門寨。所造巡船爲式。每舟闊二丈有八尺。其上轉板坦平。可以戰鬪。詔用其言。遂有是命。憲獻策在六月戊辰 敷文閣直

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觀卒。年八十六。

乙亥。百姓郭云內殿奏事。郭云未見官考 忠翊郎孫顯忠爲閣門祇候。知安豐軍。以顯忠在廬州措置民兵有緒故也。

丙子。詔曰。適者放嬪御。罷教坊。省閑局。減冗員。惟是約已裕民。而浮言胥動。幾感衆聽。監司郡守。其各體朝廷之意。明致之民。務在實德。毋爲虛文。以稱朕意。言者論南班宗室生日支賜等。竝行全給。盡耗國用。戶部請損其半。上曰。所賜無幾。若減其半。恐宗室無以自贖。姑仍舊可也。

戊寅。言者論寶元。康定。開。西。鄜。用。師。富。弼。上。備。寇。之。議。乃。以。東。南。諸。路。兵。力。單。弱。及。州。郡。長。吏。不。職。爲。憂。

己卯。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謹案帶御器械劉炎。一介小人。持心狡險。汚穢之跡。臣不欲猥形白簡。前月十七日。忽來訪臣云。元居實措置兩淮。乃炎所薦。而炎今日亦受劄子。同共措置。使炎當時不受改換。今已優閒。來日當往力辭。夫炎以文資易武級。乃其願欲。初非朝廷強之。今已多歷年所。其所受官祿。亦不薄矣。豈今日尙與怨望。而辭避職事也。陛下邇者約已裕民。誠放宮嬪。乃盛德第一事。炎乃與臣言。主上不消放出宮女。豈不漏泄禁中事。夫陛下燕閒之際。清心寡欲。耽玩經史。縱宮嬪之出。於禁中事。有何漏泄。而炎敢輕議。臣伏讀今月五日詔書有云。適者放嬪御。朕誠意所加。而令下之始。胥動浮言。幾感衆聽。臣謂炎居近習。尙敢輕議。而騰口於外。則在外浮言。未必非炎倡之也。炎之罪大。誠不容誅。望重加竄逐。以爲人臣怨望朝廷。輕議君上者之戒。詔炎可送吏部。與在外合入差遣。令臨安府押出門。乃以炎監嘉州商稅。趙性之遺書云。劉炎初爲右通直郎。換閣門宣贊舍人。主管內帑錢。往來權勢。買庫玉。寄莊。依託內侍。以進。後帶御器械。值王全高。景山上殿。無所事。臣不能措一詞。而炎乃遣巡檢。全國大體。俾狂點。使入折服。退去。可謂失之平生。收功須臾。而臣之見。懷於是。杜莘老論之。

壬午。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徐壽等辭行。

癸未。宰相陳康伯率百官爲孝慈淵聖皇帝請諡於南郊。諡曰恭文順德仁孝。廟號欽宗。勅令所刪定官。陸游爲大理司直。

甲申。宰相陳康伯上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諡議。詔恭依。

乙酉。右司諫梁仲敏請初官有出身人滿三考。無出身人滿四考。方許監司帥守。薦以京職。庶抑趨競。而惠孤寒。詔吏部看詳。尋從之。

修武郎東南第十二將高居弁。知雷州。兼節制高容。廉化四州軍馬。賞功也。

丙戌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獻書宰執言山陽俯臨淮海清河口去郡五十里實南北必爭之地我
 得之則可以控制山東一或失守彼即長驅先據要害深溝高壘運山東粟年積聚調發重兵使兩淮動
 搖我將何以捍禦自北使奏請意欲敗盟人情洶懼莫知死所及朝廷除劉錡為五路制置分遣兵馬渡
 江邊陲肅靜民賴以安山東之人日有歸附之意如沿淮一帶自北而來者晝夜不絕不容止約若朝廷
 速遣大兵且命劉錡或委本州守貳選差有心力人明示德音誘以官爵謂得一州或得一縣與補是何
 官資使之就守其地其餘招誘自百人至萬人受賞有差將見一呼響應山東悉為我有若大軍未
 至彼懷疑貳心未肯就招招之亦未必能守適足以貽邊患至於合肥荆襄命大將分占形勢規避其實
 隨機應變以為進討之計恢復中原可立而待先是漣水縣弓手節級董臻者私渡淮見宗偃言山東之
 人久困暴斂日欲歸正若士馬一動悉皆南來宗偃出已俸厚贈之是月初臻果率老幼數百人來歸宗
 偃言於朝未至會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遣武翼郎焦宣來諭意俾招收之守臣王彥融怒不己出乃言
 臻不願推恩宗偃因遣義問書言旬日以來渡淮之人晝夜不止漣水為之一空臨淮縣民亦源源而來
 不絕泗州兩遣人諭盱眙令關報本州約回然有死不肯復去計其家屬之數幾萬人矣理宜優恤多方
 存拊濟其乏絕然非有大軍彈壓得之亦不為用兼慮對境別生事端卻貽邊患且小人喜亂利於一時
 割掠或先事輕舉有害大計乃補發承節郎仍令淮東副總管李橫以鎮江都統司兩將之兵往楚州屯
 駐此致據宗偃紀實錄入宗偃中黃錄錄正在此月十
 一日壬午焦宣至楚州在十三日甲申中黃錄錄之

丁亥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今行營重兵遠行邊境而策應之精銳又須觀時而動諸州所謂強弓弩手
 者亦已盡遣萬一郡縣間有一夫竊發豈不上貽宵旰之慮今東南兩禁土軍元額無慮十數萬人皆為
 監司守臣兵將官穴占而諸路副將或以給使吏職富勢居之咸不適於用望收兵選將貴之教閱以備
 他盜假以歲月亦可助大軍之勢從之詔使相以下宜借人各減三分之一
 明年九月 主管侍衛馬軍
 司公事成閔以所部至鄂州屯於古將壇之左閔既發臨安邊事未動鄂州軍中問測其情或勸都統制
 田師中善為備者由是人情皆不安市井驚惶至有妄言來取師中者或請師中以素隊迎之於道人情
 乃定閔至鄂未幾移屯應城縣在鄂鄂之開焉右司諫梁仲敏言臣竊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姦而避
 事夫小官之避事固已當嚴治而况為大臣者爵位既崇祿賜既厚乃敢於艱難之際專為身謀朝廷何
 賴焉臣謹案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姦險為最貪恠無恥素乏才術因片言雙語遂謂能文自登從班益
 務躁進傾心交結自謂得計以至於趨利害義若併貪產業於鄉邦收接賄賂於私室倚小人為腹心而
 中傷善良罪惡甚重朝廷用過其才擢居樞府為麟之者正當自揣不稱捐軀報國而乃懷姦避事是其
 罪之尤大者此而不治朝廷何以使人臣竊見麟之受使事之命已多日治行已備因見使人之來便有
 懼意巧為推避之計其說以謂執政不當行尤為無理前此固嘗屢遣執政為使矣就使麟之自有所見

何不言之於受命之初而使人既來之後方創為此說其為姦回罔上罪不容誅致勞聖慮別擇人出使
 今已行矣麟之假塞高位於心安乎天下忠義之士豈不解體哉望將麟之誅實遠方以禦魘魅以昭示
 人臣慢命不忠之戒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臣聞挾姦罔上人臣之不忠避事辭難人臣之不義謹案
 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背公營私寡廉鮮恥十手所指殆非一端臣試以奉使一事言之歲在己卯顯仁
 皇后升遐哀告隣國麟之實充使命方其未行也朝廷措置金帛其數已定麟之堅欲增添數目朝廷務
 從大體姑從其請夫太后撥用度浩繁麟之乃求厚賂何不惜國家之費乎及其將行也太史卜良日
 三節遣行李既已陛辭晨出國門行至日暮麟之思家遂願小車暫歸妻孥飲燕次日方始出城士論沸
 騰達於天聰宰相湯思退容隱不加詰問及其既行而歸也出好語欲為己功以邀高爵此何理哉其挾
 姦罔上止為身謀不忠有如此者逮今春金人來居於汴朝廷議遣麟之出使麟之奏請自擇副使遂舉
 蘇暉與之交結各賈三節人員皆有定價估金入己喜見顏開其後使人之來語言紛紜麟之乃緣飾辭
 理謂執政不當行遂牢辭固避私至掩泣衆聞而鄙之有哭殺富鄭公之謂臣竊觀唐太宗以盧祖尚都
 督交州既奉詔而託疾帝遣杜如晦諭之曰匹夫不負然諾卿既許朕矣豈得悔祖尚固辭帝怒曰我使
 人不從何以為天下命斬之朝堂今麟之既不欽承休命至煩聖慮別擇奉使縱陛下寬仁免其朝堂之
 戮則貶竄其可後乎伏望斧斷重賜施行

戊子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與在外宮觀放謝辭宰執進呈臺諫章疏上曰為大臣臨事辭難
 何以率百僚乃有是命日曆載麟之難政在七月十七日戊子樓鑰拜龍錄亦同而龍克小册於六月十九日庚申書之龍錄之
 戊子龍錄十九日庚申乃黃琦州也姓之云云上以麟之初請行復自
 請止令具析麟之伏罪案龍錄他書乃不云析事今具附此俟考 宰執言淮南諸郡近日懷來流民甚衆上曰可
 諭劉錡選其壯者為效用餘皆授田貨種且以常平錢米濟之司農少卿許尹言浙路應起行在和羅
 本錢歲為一百七十二萬緡舊例分四季今所發纔三十二萬緡乞令戶部逐時比較當職官案劾從之
 己丑樞戶部侍郎兼權樞密都承旨錢端禮乞以前後奉使所得金主之語付三省樞密院編錄成冊遇
 遣使命則令通知庶幾可以專對從之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濠州劉光時降授武顯大夫吉州刺
 史令在任以資後效坐前棄城為言者所劾也事初己見 右司諫梁仲敏言臣竊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
 之濫居樞府衆論已洶洶而又懷姦避事天下益為之不平臣遂冒昧僭越論列麟之上瀆聖聽臣訪問
 麟之罪惡不一未可殫舉且取其罪之顯者人所切齒者言之麟之父嘗為常州富人邵仲門客死之日
 邵家借以吉地安葬麟之既貴不思存恤其家乃強占墳旁地二十餘里邵家兄弟不從即以勢力致以
 獄勒使供退罪一也貸錢與強知文者乘其急而索其數倍之息得田四百畝又貸錢於妻母前夫之子
 亦乘其急而奪其屋見訟於有司畏其勢力未敢決罪二也昨周方崇為臺官麟之詔交認為宗親其間
 多有朋比以害善良善麟之為給事中其所論校及掌內外制所行語詞率挾私意之重輕而為之人皆知

等錢許盡用會子解發沿流諸州軍錢會各半其諸軍起發等錢並以會子品搭支給用戶部請也
丙申命參知政事楊椿兼聖文仁德顯孝皇帝諡實司勳員外郎余時言面對論臣僚因公罪落職
未復之人乞許以恩任子若因言章或案劾雖職私罪而無實狀者與降等推恩文武臣僚曾經推
勘案劾雖有職私罪而未結正及言章泛言貪污而無實跡雖未得官觀差遣而致仕者特與降等蔭
補詔中書後省參照舊法看詳聞奏九月丁
五職上

丁酉右從政郎新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趙伯圭為右宣義郎通判明州伯圭子儻長子故有
是命

戊戌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充大金起居稱賀使徐壽等言臣等至盱眙軍有金牌韓汝嘉前來傳到
北界宜諭言語詔語等還行在仍令沿邊帥守監司諸軍都統制諸路總領所照應今年五月甲午指揮
及今來事體慮有姦詐更切固守持重廣行問探嚴作隄備毋致輕易落其姦詐仍先具知稟以聞
所奏錄入
日麻無之

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朝慶曆三年編定勳臣姓名凡二百四家既錄用其子孫矣逮至
建中靖國元年再編一百一十六家許子孫乞恩澤陛下即位以來每遇郊祀大赦未嘗不念其家或至
淪沒每加錄用然臣竊謂崇親以來至陛下即位被涉艱難所以衛社稷捍牧圉者不可謂其無人略而
未編亦一闕也望俾有司檢會自崇親以來勳業著於國史者續行編定以勵忠烈事下吏部後不行
己亥徵猷閣直學士致仕鄭望之卒

是月金主亮南徙汴京其臣自左丞相張浩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亮於南薰門亮及門而兩暴至儀從皆
不克舉亮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亮不知懼也一日亮坐正隆殿召其大臣問曰許多幸
執有能為統軍者尙書右丞劉萼曰臣請為之亮喜即拜萼為淮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鄆以
歐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平陽府總管張忠彥為西蜀道統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
秦鳳以窺巴蜀工部尙書蘇保衡統水軍驍騎上將軍完顏鄭嘉努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
之
張忠彥等遂就亮問大臣統軍事在九月而擄抗與等
申言張忠彥劉某差敵在七月十六日今日附七月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二

【紹興三十有一年】八月辛丑朔忠義人魏勝復海州勝素無賴私渡淮為商至是率其徒數百人至海
州自稱制置司前軍大兵且繼至海州遂降
魏勝得海州今從徐宗傑兩淮紀實
右朝奉郎趙學老通判秀州
學老野
子已見

癸卯故左朝議大夫李彌遜追復敷文閣待制彌遜始坐誣和議請籍至是始復之
右文殿修撰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孫觀復敷文閣待制致仕觀年八十矣
太學博士蔣芾國子正芮驤竝為祕書省正
字

甲辰左朝請郎馮時行知彭州初時行守黎州上記其名召赴行在時行至建康以疾不進上疏言敵決
敗盟望移蹕進幸建康下罪己之詔感動中外願與社稷俱為存亡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進人
主怯而能使天下勇今之形勢不比全盛之時車駕已在江南無復可往之地福建二廣陛下可到彼亦
可到蜀雖險阻形勢迫促如鼠入牛角必不能久將士觀望忠義之氣沮喪散而為盜賊大事去矣又沿
邊備禦朝廷雖已措置然尚多闕疏荆南兵弱循贛將士不服李道節制緩急豈能為用鄂州田師中老
且病上流重地恐不可保願以李顯忠代之劉錡有威名借其譽望不當便置之前行張浚憂患頓挫更

與其相相以上大怒杜華老探知上意乃自備乘勢彈擊甚善之舉也惜乎華老蜀人去國稍遠不知繼先出處而言繼先因故事...

癸丑兩浙轉運司獻積錢二萬緡臨安府獻五萬緡上謂大臣曰可稽留外府若下諸路切戒毋得科...

仍舊 紹皇子建王故妻成寧郡夫人郭氏追封淑國夫人 文州刺史權知閣門事張翰幹辦皇城司...

成忠郎閣門祗候張蕤充東南第四將蔣子也 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王綸薨 有日金主亮...

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命護國將軍遲嘉彥忠弑之以威言者於是左右縮頸國...

人以目其後圖克坦氏與太子光瑛復謀亮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而後出...

甲寅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先是寶自行在還即謀進發軍士洶洶爭言西北...

風力尙勁迎之非利寶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搖敢有再出一語者斬遂發微飲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

賜資糧器械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果怒甚舟散漫不能收寶慷慨謂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

心如鐵石不變矣即酬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決旬復故而裨將邊士寧自密州...

遺言魏勝已得海州矣寶大喜促其下乘機速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月未得進...

乙卯江淮制置使劉錡引兵屯揚州錡將渡江以軍禮久不講乃建大將旗鼓以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

未見也時錡方病不能乘馬乃以皮穿竹爲肩輿鎮江城中香煙如雲觀者填擁右承議郎通判楚州...

徐宗便見錡力陳兩淮要害山陽密邇清河口實爲控扼之地合肥托蔽壽春自古北軍悉自渦口渡淮...

彼或長驅則兩淮皆非吾有望遠遺精銳列戍勿使敵得衝突錡疑未決淮東副總管李橫浙西副總管...

賈和仲適來白事皆共贊之乃遣殿前司策應右軍統制王剛以五千人屯寶應 徐宗便兩淮紀實八月十...

遣史劉錡軍至揚州乃在十五 日乙卯魏宗便先至揚州也

丙辰國子博士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劉藻守尙書祠部員外郎 浙東提鹽司言温州積鹽數多不售詔...

商人算請十袋者增給二袋即本路住賣者增一袋仍限半年以溫鹽水路由海道陸路涉山嶺客人少...

肯請販故也 左承議郎方時降一官時通判武岡軍坐失察吏人減常平錢法寺嘗私罪統詔貸命除...

名編管及秦槍死時証枉於朝再拘得實改正猶坐徵文奪官焉 劉婉儀之未廢也遣人諭廣州蕃商...

蒲瑊獻名珠香藥而以承信郎告償之提舉市舶林孝澤以非奉朝旨執不行且言於朝詔毋獻 建武...

軍承宣使許世安卒 是日金主亮殺其翰林直學士韓汝嘉汝嘉自肝貽諫亮寢兵議和亮曰汝與...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二

南宋爲游說耶遂賜死

丁巳詔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令赴行在奏事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師中老而貪士卒怨...

偏裨不服隨敢恐誤國事御史中丞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亦言師中握兵久且老緩急不可倚仗上...

乃召之尋以潭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吳拱爲鄂州諸軍都統制 田師中之召吳拱之除日曆本不嘗今以徐夢莘會...

辛酉百官受明堂誓戒於尙書省上易純吉服

壬戌資政殿學士張蕤落致仕復知建康府 樞密都承旨徐壽文州刺史知閣門事張翰自肝貽還行...

在徐宗便之在淮陰也有宿選民孫一者自北來言嘗爲金差往濱州充水手暨逃歸而家屬已渡淮偶...

有警急必致潰散及有願募人往來焚燒其舟船者宗便因條具邊防利便遂併以其事白廟堂附疾置...

復條書附焉拾以歸金人既卻二使還復求遣仍令於九月中旬至汴京朝廷報以三節人從悉已放散...

若再行收拾恐趁期不及俟非久賀正當令嘉拾充使副一就奏稟 此直續徐 宗憲紀實 亮不意朝廷與之絕大怒...

濟南府布衣高禹特補右迪功郎揚州司戶參軍禹父厥知胸山縣魏勝之得海州也厥與奉直大夫...

知東海縣支邦榮皆欲迎拜邦榮京東人在金中進士及第或勸之使去邦榮曰我本大宋之民今將安...

歸遂以縣降禹將其家之淮甸頗能言金國利害制置使劉錡遣赴行在遂有是命 徐夢莘北盟會編稱李寶...

拜寶賊賊下海令其子禹家往淮甸(案)禹忠誠海運記實以 是日劉錡在揚州得省劄謀報金以二十五日渡淮...

此月壬辰黃明州開十月庚子乃抵東海縣夢莘所記悉誤 謂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便曰錡來日提師自天長趨盱眙君速歸語太守寶應以北日下清野勿留...

寸草有不如約當以軍法從事又謂轉運副使抗曰錡調人馬公主軍食各有司存毋相侵奪倘糧運乏...

絕非人情敢私抗與錡素不相下聞其言甚恐後三日宗便至楚州金以是日渡淮之說已無驗守臣王...

彥融以未得制置司檄亦不聽宗便乃自錡願以榮應右軍移屯城下又旬日錡遣統制官吳超以所部...

駐肝貽宗便再以書乞留屯淮陰合兩軍共萬人淮民稍定

癸亥太常少卿王晉言三衙藏冰甚富而祭祀未嘗供冰望自今令供冰如故事從之 右朝散郎知安...

豐軍向約轉一官知信陽軍 隆受右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馮榮叔知興化軍

乙丑右宣義郎通判揚州劉祖禮知秦州

丙寅詔訪聞諸軍勸請回易處仍舊除或非理斂索並行禁止違者重賞之法初上念出戌官兵之勞...

出帑七萬緡分犒其家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軍士負回易子錢甚夥例以月廩取償不先除此弊繕出...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通典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五

禁格入將帥私室矣。上悟遂悉除軍債。
戊辰。上齋於文德殿。忠義人魏勝特補武翼郎。統制忠義軍馬。魏姓之遺史。於是日即書 進士李坤言。北

界調發事宜。及金主遣張忠彥窺蜀。劉鄂窺漢南等事。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以奏。遂命坤以官。
己巳。起復慶遠節度使主管理馬軍司公事成。因充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庚午朔。命輔臣朝饗太廟。辛未。宗祀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建王亞獻。嗣王士勳終獻。樂備
而不作。初。禮官以行禮殿隘。欲祀五天帝於朵殿。五人帝於東西廡。太常少卿王晉言。有熊氏乃聖祖之

別號。因引皇祐故事。立升於明堂。各依其偶。鋪設五人帝。在五帝之左。稍退。五官神位於東廡。皆遣官分
獻。罷從祀諸神位。用元豐禮也。先是。禮部侍郎金安節以淵聖皇帝未祔廟。請宮廟皆以大臣攝事。權

工部侍郎黃中請毋新。毋設四輅。以節浮費。皆從之。祭之日。用鹵簿萬一百有四十人。禮畢。就常御
殿庭。宣制書赦天下。

壬申。詔降授武泰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寶令於福建路任便居住。日麻寶今年正月壬辰初降官時。已

以又降此官也。熊克小原。今年四月未。書成後。論鎮江都統制劉寶。寶散官安置。案
日麻寶去年十月辛酉。用汪澈。後。論鎮江都統。今年正月壬辰。落節。克。恐。疑。

癸酉。淵聖皇帝百日。上詣几筵殿行禮。中書舍人楊邦弼卒。大臣言其貧。詔賜銀帛二百疋兩。

甲戌。金人犯鳳州之黃牛堡。先是。統軍張中彥與其陝西都統略齊略。略齊略。洛。案。孫。初。見 將五千餘騎。自

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分爲三寨。至是。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仙來告急。四川宣撫使吳玠方受
賀。即肩輿上殺金平。彥仙督官軍用神臂弓射敵卻之。玠遣將官高嵩爲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
力拒敵。敵遂扼大散關。深溝高壘以自固。玠駐青野原。顧謂其下曰。金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益調內郡兵

分道而進。而授諸將方略。時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被旨往軍前見玠計事。剛中乘皮輿以避矢石。人
皆晒之。剛中聞劉錡制置淮南。因對玠談琦之美。玠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概。今天下雷同譽之。玠恐其

不能當亮也。剛中未以爲然。
丙子。知資州王堡言。蜀中地狹民稠。衣食不給。在去歲。以仲冬朔日。給貧民常平義倉米豆。日一升。十歲

以下半之。至三月終止。緣蜀中常平窳名。自軍興皆以移用。而義倉非水旱不可擅支。乞以義倉米豆通
融支散。又請民戶所輸。除零物帛。依舊法合零就整。同旁納送。皆從之。少師瀘州軍節度使致仕榮國

公錢忱薨。其子權戶部侍郎端禮以憂去位。詔贈忱太師。擢其孫右奉直學士。爲直祕閣。
丁丑。詔帶職正郎因事奪職而不降資。或雖降資而非犯入己。賊私罪徒以上。及臣僚因言者而無賊私
罪者。雖非得官。竝許以致仕恩澤。任子帶職員郎。未經奏薦而落職未復者。亦如之。以給事中黃祖舜

等看詳有請也。事初在七
月丙中

通英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一七

庚辰。給事中兼侍讀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開封府進士劉蘊古特補右迪功郎。添差兩浙西路安撫
司準備差遣。蘊古在北。作提蓋販貨。致環者。往來。皆奉權場。與南客語。欲歸朝。言南北利害。有好異者。接

引使歸朝。至則書上。遂有是命。時又有進士梁淮夫者。應天人。大父陟。官至朝奉郎。元符末。坐上言入黨
籍。至是。淮夫自北來歸。見大臣言北事。大略以爲自金亮篡位以來。前此功臣。誅鋤已盡。大興土木。軍民

離心。又金人所射弓不過五。其器甲非如本朝堅利。若我兵遲遲不決。萬一死。更立新君。或土木畢
工。稍革暴政。則人思息肩矣。彼中百姓。延頸以俟天兵。若聞再議講和。則民心必變。又河北盜賊已起。萬

一此徒益熾。假仁義而行之。其爲患不在金人之下。今宜以正兵守淮。以示威。使游騎侵陝。右以下。則
中彼必以精兵盡赴關中之急。然後以奇兵由濱州分二路以趨燕。斷其歸路。又條上在北。聞見事宜

十九事。大略謂北軍畏怯。無復昔時輕銳果敢之氣。且宿將已盡。今之所用者。惟歸朝人馬。又鞍馬亦不
多。其所括水軍。皆涉園種稻取魚之人。實不識江海水性。今敵之千戶。每人但有甲兵三百人。萬戶九百

人。其餘皆民兵。簽軍。實無圖志。又言。金人所憚。惟劉錡。李顯忠。又言。金人令倪橙子等三人。指教打造戰
船七百隻。皆是通州棧。各人補忠。校尉。俟將來成功。以節度使待之。去年十一月。唐。蔡州報。沿邊有人

馬甚衆。不委便是南兵。移文諸州。各加嚴備。百姓聞之。往往遞相慶賀。至有出郊。或移他郡。迎問南兵。至
期久而無耗。皆快悵。望。又言。中閒金人收取河南之後。張七郡王軍至南京。殺熟縣。往往擄掠良人妻

妾。奪取財貨。其酷無異。金人百姓之心。皆始失望。今宜預先戒約。使官軍所至。秋毫無犯。最爲要切。又言
金主篡位之初。嘗對諸大臣言。若趙宋如東昏時。依舊通和。和好。方一月餘。劉麟作右丞。上章乞發鄉軍

收江南。金主出驕作上京。轉運使。繼而身死。又言。金人未修內以前。米斛極賤。米不過二三百一石。自修
內後。連綿水旱。螟蝗開作。賦稅之內。以和糴爲名。強取民間者。如帶糴貼糴借糴之類。二年之間。不下七

八次。民間有米。盡數爲之拘括。無則以戶口大小。擬定數目。勒令中納。以此官積蓄多。而民間乏食。是
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拱始視事。遂漸發諸軍往襄陽。京西湖北制置使成閔以鄂州左軍統

制郝最權知襄陽府。郝最知襄陽。日麻不載。但於明年四月乙未。書王宣知襄陽府。郝最令侯。舊。軍。趙。姓。之。遺。史。云。成。閔。至。鄂
州。受。左。軍。統。制。郝。最。金。三。百。兩。令。最。知。襄。陽。府。自。此。當。知。閔。爲。不。足。與。成。事。功。矣。以。事。考。之。郝。最。知。襄。陽。府
必在吳拱改除之後。故因拱受
命。而。之。當。求。他。書。係。其。本。日。

辛巳。上謂宰執曰。近臣僚多上封事。朕嘗親閱。往往至夜分。陳康伯曰。陛下乙夜之覽。豈不重勞。上曰。誠
恐其開不無利害。又曰。方茲多事。朕於宮中。所在常令以筆硯自隨。每思得一事。即札記付外行之。康伯

曰。陛下憂勤。雖湯。文。味。爽。日。足。何以過之。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金安節試給事中。定江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田師中自鄂州至行在。上召見。師中乞奉祠。乃除萬壽觀使。奉朝請。以王繼先第賜之。

右通直郎韓元吉爲司農寺主簿。元吉已見前
二十九八月 乘義郎主管高郵軍官莊陳順特轉一官。忠翊郎監

高郵軍官莊車定方減二年磨勘。時高郵軍初復。關兵與糧。順。定方各集義兵數百人。自備衣糧器械。轉

通英以來歷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三二一九

運副使楊抗言於朝。乃有是命。

癸未。言者論攻守竝用。兵之善謀也。今劉錡在維揚。則令分萬人自楚。泗入山東。成閔。吳拱在荆襄。則分萬人自襄漢入京西。吳璘在興州。則分萬人自仙人關抵關陝。惟陳。穎。近京都。金人聚精銳於此。未可即攻。則遣王權時權在池州。回翔。應。壽。聲言深入。別遣戚方在江州。以萬人擇利而進。蓋大軍持重。偏師搗虛。使智者為朝廷計。無出於此矣。詔劉錡諸將。時將作監兼建王府贊讀張闡亦獻三策。一。增沿江諸處之守。以張威聲。二。益京西。淮東之兵。以為犄角。三。修江南諸郡之備。以自蔽蔽。且言。金無故背盟。天怒人叛。臣三說或行。將見敵人進退跋蹙。必為其衆所斃。且鳥獸散矣。

甲申。夜。楚州。劉。探。使。臣。荀。道。至。臨。淮。之。新。店。遇。銀。牌。天。使。奪。其。所。持。革。囊。歸。以。示。通。判。徐。宗。傑。宗。傑。乃。金。國。御。寶。封。送。泗。州。牒。某。令。啓。錄。關。報。本。朝。催。督。稱。賀。使。徐。宗。傑。張。輪。於。十。月。二。十。日。以。前。須。到。得。來。如。敢。依。前。不。道。可。自。今。以。後。更。不。須。遣。使。前。來。當。別。有。思。度。其。言。多。指。斥。宗。傑。不。敢。自。即。繳。納。轉。運。副。使。楊。抗。而。錄。其。副。以。達。輔。臣。此。說。據。徐。宗。傑。紀。實。

乙酉。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各。隨。地。方。措。置。沿。淮。三。處。河。口。嚴。為。提。防。先。是。錡。亦。檄。權。引。兵。迎。敵。權。受。檄。與。其。姬。妾。泣。別。而。行。又。聲。言。犒。軍。悉。以。舟。載。其。家。金。幣。泊。新。河。為。遁。計。築。和。州。城。居。之。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聽。命。以。威。脅。總。領。財。賦。都。紫。江。東。轉。運。判。官。李。若。川。因。請。於。朝。乞。留。權。守。和。州。江。面。錡。又。督。行。權。不。得。已。每。三。日。遣。一。軍。往。廬。州。屯。戍。

丙戌。百官赴顯仁皇后几筵殿行奠醑禮。凡三日。詔皇太子建王故妻淑國夫人郭氏特贈福國夫人。以明堂恩也。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兼侍講。

丁亥。四川宣撫使吳玠遣將彭清直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勝之。時金人集陝西諸路兵。分屯於隴州之方山原。及秦州鳳翔之境。意將分軍四川。與散關之兵。犄角相應。玠乃命前軍統領劉海同統領王中正。左軍統領賈士元。合所部三千人騎。趨秦州。戊子。海受檄。即引兵而出。海。兗州人也。左宣教郎徐履行太學錄。

己丑。顯仁皇后大祥。上服素紗中白羅袍。親行撤几筵之祭。百官常服黑帶。進名奉慰。

庚寅。四川總領所調利路民夫運糧赴軍前。用隨軍轉運司議也。初。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以軍興移運。當置隨軍漕臣。時直祕閣利州路轉運判官計有功。足疾不能行。而右朝請大夫新除利州路轉運副使趙沂在湖北未至。之望請於朝。不俟報。遂與宣撫使吳玠。制置使王剛中。共議。以便宜檄左朝奉大夫知利州兼宣撫使參請官趙不恐。左朝請大夫通判陪州成玠。權隨軍轉運司公事。日下供職。不恐既就職。白調利路夫九萬運糧至軍前。之望詰之曰。自魚關至大散關。不過三百里。安用許夫。不恐乃與之望議。先運五萬人三月糧。人日食二升半。計運米十一萬三千五百斛。應用五萬夫。夫持七斛米。自魚關至鳳州。百八十里。往來六日程。凡四十有八日而畢。除興元府。興洋州。大安軍不科外。先於劍閣。

巴。逢。四。郡。調。夫。萬。人。循。環。應。副。之。望。以。為。若。大。軍。未。動。宜。刷。茶。餉。賦。遞。兵。廩。軍。及。徼。民。閒。賦。驢。乘。以。漸。為。之。會。遣。兵。復。秦。州。不。恐。乃。白。調。利。文。龍。州。及。前。四。郡。夫。共。三。萬。一。千。人。令。諸。州。守。武。以。民。閒。產。力。高。下。品。差。每。五。十。人。為。一。隊。數。外。差。大。小。甲。頭。二。名。火。頭。三。名。調。夫。事。據。四。川。總。領。所。案。牘。以。九。月。二。十。一。日。行。下。庚。寅。二。十。一。日。也。故。係。於。此。後五日。不恐

又白調彭。漢。綿。州。成。都。府。二。萬。夫。之。望。以。道。遠。難。之。不。恐。乃。又。往。調。興。元。府。興。洋。階。成。州。大。安。軍。河。池。縣。夫。三。萬。六。千。人。以。行。舊。民。夫。裹。糧。自。備。至。是。之。望。始。令。船。運。日。給。米。二。升。然。利。路。諸。州。封。疆。闊。遠。所。起。夫。皆。以。縣。令。部。押。仍。令。持。兩。月。糧。附。收。官。庫。謂。之。準。備。錢。民。閒。一。夫。之。費。為。七。八。十。千。雇。夫。以。行。者。又。倍。王

時。運。王。之。望。文。集。序。云。趙。不。恐。初。欲。調。九。萬。夫。之。望。斥。之。不。應。恐。恐。立。減。六。萬。人。日。支。米。二。升。以。總。所。案。牘。考。之。興。元。二。萬。夫。洋。州。各。萬。夫。劍。州。六。千。夫。巴。洋。利。州。各。四。千。夫。龍。州。各。千。五。百。夫。階。州。二。千。夫。自。魚。關。至。鳳。州。百。八。十。里。往。來。六。日。程。運。糧。不。無。增。飾。也。當。以。案。其。後。運。糧。十。五。萬。五。千。九。百。餘。斛。料。二。萬。八。千。餘。斛。至。黃。牛。堡。費。夫。糧。二。萬。七。千。九。百。餘。斛。有。奇。民。大。以。為。擾。運。米。十。五。萬。五。千。九。百。三。十。七。斗。八。升。以。一。夫。七。斗。計。之。六。萬。七。千。夫。每。番。運。四。萬。三。千。四。百。石。則。是。摺。運。四。番。自。鳳。州。至。黃。牛。堡。又。添。一。日。程。四。番。計。二。十。八。日。而。支。過。人。夫。口。食。米。止。計。二。萬。七。千。九。百。八。十。五。斗。四。升。以。每。夫。二。斗。計。之。只。係。二。十。日。口。食。不。知。何。故。

關。外。四。州。比。歲。屢。荒。今。歲。乃。大。熟。故。糧。糶。及。約。而。辦。階。州。陌。邦。也。米。至。四。萬。石。他。物。輸。軍。稱。是。隆。興。一。年。十。月。乾。道。二。年。正。月。所。書。支。運。米。錢。數。事。可。參。考。

壬辰。遣。內。侍。三。員。往。淮。東。西。荆。襄。勞。賜。軍。士。仍。賜。主。兵。官。銀。合。茶。藥。樞。密。院。請。兩。淮。京。西。四。川。沿。邊。知。州。軍。各。帶。沿。邊。都。巡。檢。使。庶。幾。可。以。專。一。措。置。邊。事。從。之。右。承。議。郎。安。堯。臣。主。管。台。州。崇。道。觀。堯。臣。初。見。建。炎。元。年。

正月。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以。舟。師。發。明。州。關。澳。是。日。忠。翊。郎。監。肝。胎。軍。淮。河。渡。夏。復。復。泗。州。俊。見。金。人。敗。盟。遂。有。占。泗。州。之。意。寓。居。武。功。大。夫。張。政。者。與。俊。議。政。聚。衆。得。百。八。十。人。時。守。臣。周。淙。退。保。在。天。長。俊。等。議。定。陰。備。渡。船。夜。漏。未。盡。遂。渡。淮。先。據。西。城。西。城。人。覺。知。皆。稱。願。歸。大。宋。俊。轉。至。城。東。下。觀。口。有。空。舟。焉。俊。取。得。六。十。餘。航。金。人。所。命。知。泗。州。富。察。特。默。同。知。州。周。大。仁。聞。之。率。麾下。數。十。騎。棄。東。城。遁。走。俊。入。東。城。撫。定。江。淮。制。置。使。劉。錡。以。俊。知。泗。州。

癸巳。右朝請大夫知忠州張德遠言。峽路保正。以皇祐編敕。尚差至三等戶。物力不均。望依紹興免役令。選差物力最高之人。從之。是日。金人犯通化軍。先是通化未有守臣。鄂州都統制吳拱。以游奕軍統制。張超。權軍事。超。繼。入。城。忽。報。金。人。鐵。騎。數。百。入。門。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邦。人。巷。戰。金。人。死。者。數。十。乃。引。去。甲。午。册。諡。大。行。淵。聖。仁。孝。皇。帝。曰。恭。文。順。德。仁。孝。廟。號。欽。宗。命。尙。書。左。僕。射。陳。康。伯。上。册。寶。於。几。筵。殿。肝。胎。軍。表。夏。俊。已。復。泗。州。左。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傑。錄。白。命。國。趣。遣。奉。使。牒。草。至。行。在。是。日。興。州。駐。劄。御。前。軍。統。領。劉。海。復。秦。州。初。秦。州。既。陷。金。人。徙。城。北。山。地。最。得。險。守。將。蕭。濟。素。狎。官。軍。弗。為。備。有。明。威。將。軍。號。奇。球。瑠。者。荒。酒。尤。甚。每。日。自。歌。曰。金。亦。有。銀。亦。有。我。曹。為。樂。宜。耐。久。先。是。敵。軍。戍。秦。者。三。千。

已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蕭玉之徒，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高僧民稅五年，此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於是中原豪傑竝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太行陳俊明、張集衆，而契丹之後耶律鄂哈亦興於沙漠。諸軍始有殺亮之謀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三

【紹興三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朔，詔曰：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抔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陷於草萊，銜恨何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而弭兵。屬強敵之無厭，會信盟之弗順。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凶。流毒偏於華夷，視民變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暴虐爲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爲可悔。輒因賀使，公肆慢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皆朕戚不足，以震懾。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於茲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啓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御敵之規，詔旨未殫。歡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澠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尙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遐邇，明知朕意。
遺史曰：詔未降一月之前，市人皆能誦其詞。詔降，始則久已製成，但未降則不宣。少保奉國。編於外耳。又先期降服，吳璘軍中有旨未得頒行，璘乞頒行，既已降出，願行矣。

巡。未正漢京之日，凡居率土，誼不戴天。主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臥薪嘗膽之是圖，寧拯溺救焚之敢緩。然人命至重，佳兵不祥。辭屈己以事仇，姑欲安民而和衆。豈彼冥頑之主，狃於篡逆之資，以至不仁，行大無道。敵我中原之老稚，翦爲異域之囚俘。乃輕棄於穴巢，輒坐張於幾甸。自謂富強之莫敵，公然反覆以見欺。指揮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淮、漢之地。九州四海，聞之怒髮以冲冠。百將三軍，誰不褻旗而抵掌。幕府濫膺齊鉞，蓋獲戎旂。冀憑宗社之威靈，一洗乘輿之恥辱。待時而動，歷歲於茲。天鑒此忱，使委身而致死。人自爲戰，不與賊以俱生。帝尊一臨，士氣百倍。劉制置悉南徐之甲，成馬軍與侍衛之師。李四廂虎視於青、徐。王太尉鷹揚於穎、壽。鄂師掃殺函之險，步軍充伊洛之郊。前無堅鋒，勇有餘憤。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蕃之大國，久爲鉅宋之歡鄰。玉帛交馳，尙憶百年之信誓。封疆週隔，頓疏兩地之音郵。願敦繼好之規，共作侮亡之舉。至於晉、秦、奇士、齊、趙、雋材，抱節義之良謀。志功名之嘉會。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後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抗襟靈合，投袂風從。或據郡以迎降，或聚徒而特起。乘吾破竹之勢，立爾翦茅之勳。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誨言。深念祖宗之德化，勿忘舊土。重建丕基。檄到如章，誓不盡意。樞密院所降本也。江、淮制置使劉錡至盱眙，會將議事。

是日，浙西副總管李寶以舟師至東海縣。先是魏勝既得海州，久之，官軍不至。城中之人始知爲其所結。然業已背金，不敢有貳心。勝權乃推寶之子承節，郎公佐領州事。自出募兵，得數千人，往攻沂州。有女賊萬戶之妻王夫人者，陽引兵避之。勝入城，遇伏，與戰大敗。僅以身免。勝復還海州，金兵圍之。寶聞，應兵登岸，以劍畫地曰：此敵界，非復吾境。當力戰，因提槊前行，接敵奮擊。士無不一當十。金驚出，意外，願引去。於是勝出城迎寶，寶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自山東豪傑趙開、明椿、劉昇、李機、李仔、鄭雲等，各以義旗聚衆。趙與耿京所部馬軍將王世隆，合兵攻城陽軍。城陽軍者，密州之宮縣，陷爲改焉。趙等聞寶來，遣使詣軍前納款。寶以爲修武郎會金人自沂州道五百騎至城陽軍，解圍。趙等散去。世隆以其軍屯日照縣境。寶舟至膠西縣，遣提舉一行事務曹陽伴借民馬，與小吏徐堅往迎之。世隆以其衆降。後數日，趙開亦至。寶以世隆趙並爲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且爲聲援。

辛丑，言者請降空名度牒官告下江、浙、福建市軍儲。每州給度牒十道，及右迪功郎告一道。其有山險非沿流不出米州軍，即易輕齋以進。從之。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隨州兵馬鈐轄邢舜舉權知郢州。用成閔薦也。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送吏部差監無爲軍在城稅務。右司諫梁仲敏劾宗偃妄稱制置司之命，令本州清野。故有是命。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乞依楊存中例，奏男府姪孫厚竝於文資內安排。許之。給事中金安節等言：右選所載使相蔭補格法，無補文資者，不應用。例法，况存中紹興十年初陳乞狀，稱主兵在外，而密今以殿職在內，一不同也。存中奏子，而密奏姪孫，二不同也。存中二十八年初恩日，已任少師，在法合奏文資。密今任使相，當隨本色蔭補，三不同也。國家待遇人才，文武之道，初無輕重於其間。但祖宗百世不刊之書，凡爲人臣者，當共遵守。又契勘密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三

三三三六

庚申上謂大臣曰朕向於內帑儲錢備邊士大夫不喻朕意甚者至指為瓊林大盈之比願朕雖積此亦何嘗妄費一錢向撥百萬緡付公府而近日遣軍及諸處犒賜皆於是乎出豈不正資今日之用况方用兵國賦亦須得人經理士大夫恥言利多事之時艱於選任亦今時之一病也

無續介之隙而乃於內帑儲錢備邊一善不致妄費是其未嘗斯須忘也也暨金亮敗盟師與財而無橫賦重稅以及民非聖慮深遠時克哉

權尙書吏部侍郎汪應辰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言應辰早歲以文章決科其材實堪世用今若藉其才以禦外侮則衢郡不為邊要若以為有罪亟當罷黜則不明言其罪以正其當黜之名若黜於應辰之自請則邊境多虞而人材相繼去國此物論所以為朝廷惜也望且令依舊供職以待後日煩使從之

左朝奉大夫知荊州軍姚岳令再任岳在荊門籍民兵置槍杖集強壯子弟號令齊一宜諭使汪澈見而善之奏岳緩急可倚乃有是命三省樞密院奏招納歸附正人賞格應接納金人萬戶或蕃軍千人者補武翼郎下至蕃軍五人漢軍十人者補進男副尉凡十等如蕃漢僉軍自能歸附者並優補官資有官人優加陞轉仍不次擢用令降皇榜曉諭是日夜漏下二鼓王權自廬州引兵遁屯昭關初金主亮在壽春欲渡淮繫浮橋出或邏者獲權軍擺鋪數人中有一曹司亮見之問權所在曹司曰在廬州又問有兵幾何曰有兵五萬亮曰是也吾知之矣乃以金十餘兩遣曹司直令附書與權權聞亮已渡淮遂自廬州退兵沿路作虛寨以敵游騎為權軍所執權與之酒問其虛實有都壕寨者曰大金起兵六十萬以十萬出清河口不戰但為疑兵以當淮東之軍以二十萬分往京西三十萬隨郎主來其十萬人出戰十萬人護窺十萬人奪渡江權曰不可當也宜引避之遂退保和州令破敵軍收復

己酉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和州路見管階成西和鳳州元隸陝西路今來已收復隴洮州并管下諸縣城寨原堡不少見議進發大軍將來恢復陝西州軍有合就便措置錢糧草料應辦等事與四川路分別無相干又本所相去隔遠事力不及欲乞朝廷依舊復置陝西路轉運司管轄新復州軍措置合行事件庶幾事有司存各任其責亦可濟辦

庚戌詔大臣私第接見賓客頗妨治事自今日毋過三次右朝奉郎淮南轉運判官莫濂降一官放罷初命濂隨王權軍應辦錢糧濂遷延不之任乃罷之右司諫梁仲敏又言其慢命詔濂勒停

朝請郎新知信陽軍向為淮南轉運使判官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武翼郎知均州武鉅為武節郎開門宣贊舍人以鉅言招納到北界巡檢杜海等二萬餘人故也初劉錡在淮陰日與王權軍中流星遞文書往來不斷至是淮西路阻文書不通中軍統制劉汜等在盱眙錡命往招信以體探至招信界聞金人扼路不可行遂往淮陰合軍是日夜漏下四鼓直窺關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

莫濂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三 三三三七

莫濂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三 三三三六

莫濂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三 三三三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三

三三三八

興漢城走時牒報敵兵至北門外二十里濤聲言將本州人馬往無為軍等處措置捍禦委修武郎添差本州駐泊兵馬都監楊春權州事遂行春開封人自行門換授

辛亥武功大夫東南第二將兼提舉沿淮民社向琪領高州刺史左朝散大夫知眉州樊汝霖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汝霖金堂人也江淮制置使劉錡令淮東副總管張榮選所部戰船六十五艘民兵千人赴淮陰軍前使喚先是有詔調淮東丁壯萬人付榮於射陽湖等處緩急保聚時淮東遭水災民多乏食錡乞日給民兵錢米及借補首領官資以為激勸而轉運使楊抗令榮分其兵之半歸農半給錢米至是調赴軍前者皆潰逸不歸榮卒不能軍是日金人陷滁州初金主亮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縣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藉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犯清流關官軍無與敵者又二日遂長驅入關直抵滁州右朝奉大夫知州事陸廉棄城去敵所過皆不殺掠或見人則善諭之使各安業有軍人遺火焚民居草屋一間者立斬之乃揭榜以令過軍初淮南轉運副使楊抗令州縣鄉村臨驛路十里置一烽火臺其下積草數千束又令鄉民各置長槍催督嚴切人甚苦之至是金人入滁州界方以乏馬芻為患而所得積草甚衆又鄉民皆棄槍而去盡為金人所取琦之深入也每過險阻必憂有備至則全無守禦如蹈無人之境金甚笑我之失計焉

壬子皇子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建王瑋為鎮南節度使以明堂恩也四川宣撫使吳玠等奏已復秦州上曰金人無故敗盟數路出師朕之應兵良不得已今日之捷雖由祖宗德澤然亦天人信順之助可令璘存撫四民各令安業以慰靈輿向化之意內為金簽軍者務恤其家毋令重擾暴虐虐刑一切除去陳康伯曰神州陷沒三十餘年今一方之民悉見漢官威儀上曰完顏亮窮凶極暴吾民脫去湯火如解倒垂此皆卿輩指蹤之功康伯曰臣等何功之有皆仗陛下弔伐威靈中原傳檄而下自此始矣殿中侍御史杜孝老言四川見管常平義倉米六十二萬石乞依兩淮湖廣已得旨令漕臣遣官覈實以備軍食從之左宣教郎提舉荆湖北路軍常平茶鹽公事張震為祕書省著作佐郎黃中薦之也

詔前籍劉寶資產皆還之是日江淮制置使劉錡得金字牌遞報淮西敵勢甚盛令錡退軍備江時錡在淮陰與金人隔淮相持已數日至是清河口有一小舟順流而下錡使人邀取之有粟數囊而已錡曰此探水勢者也俄頃金人各把草一束作馬頭以過舟舟約數百艘有載糧往濠州者有載激犒之楚揚州者汧流牽挽其勢甚速錡募善渡者鑿舟沉之敵大驚先是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聚民為水寨以土蒙湖深充都統領抗在淮陰見錡與金人相持自言欲守水寨且催督錢糧應付大軍乃棄其軍而去遂渡江屏淮陰軍

癸丑戶部侍郎劉岑等乞借江浙荆湖等路坊場淨利錢一界計錢三百八十萬緡以備軍限半月足許之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以為極盛兩倍於唐室矣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開合苗役市易等錢所入乃至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纔二百萬緡此祖宗正

莫濂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三 三三三九

莫濂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三 三三三九

莫濂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三 三三三九

莫濂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三 三三三九

各有寔名應副外。今來調撥之際。費用百出。總領所職在錢糧。自當竭力措置。應辦撥節浮費。務在協和。及將帥諸軍。忠義體國。與本所不生閒隙。庶可協濟大功。應錢糧事務。竝合開具的確合用之數。申宣司審實。移文總所應辦。遇有急速非泛支費。申奏不及。仰宣制司關報本所。量度應副。不得妄亂耗費。劄付逐司照會。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玠封成國公。以明堂恩也。是日。官軍復鄧州。先是。閔門宜贊舍人知均州武鉅遣總轄民兵荀琛。將官李元等。領兵進取。右奉議郎知房州司馬倬遣鄉兵二千為援。且濟其軍食。至是琛等復鄧州。倬弟也。

戊午。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參謀軍事。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秘書省校書郎馮方竝參議軍事。權禮部侍郎黃中請為欽宗作主。附廟。從之。侍衛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及金國統軍蕭琦戰於真州胥浦橋西。琦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因記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虛驚而回。至瓦梁。盡毀民居以為浮橋。恐金人效之。乃答以有路自竹鎮岡可徑至六合縣。琦從之。俾為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人皆得逃去。宏淵在真州。方飲酒。有報金人且至者。亟率衆相趨於胥浦橋。宏淵命將官三人拒於橋上。金人弓矢如雨。王師多死。城中老弱皆竄避。惟守家強壯。猶登城以觀。正爭橋間。敵質草以渡河。三將皆死。宏淵率親隨軍入城。掩關以拒。故軍民皆奔於江上。得舟渡江以免。宏淵毀兩板。退屯於楊子橋。真州遂陷。敵得城不入。徑自山路犯揚州。

趙姓之遺也。是役也。宏淵酒醉未醒。實不入陣。身在橋上。占據運糧及其後好者不究其實。為請立祠。於二州。可謂不壞之譽矣。姓之所稱西府橋。即胥浦橋。今併附此。更須參考。 江淮制置使劉錡

軍還至邵伯埭。聞金犯真州。疑揚州已不守。未敢發。會探者報揚州城上旗幟猶是官軍。錡曰。雖失真州。猶可為國家。當速進。乃自北門入。見安撫使劉澤澤。澤以城不可守。勸錡退屯瓜州。錡令諸軍憩歇。徐圖所向。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復商洛縣。

己未。鑄樞密行府之印。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葉義問言。今來軍期之際。事務不少。全藉逐路州縣當職官竭力應辦。如有不職。及生事騷擾百姓。或老病怯懦。不堪職任之人。竝見闕官去處。欲許臣先次選官。填替對移。其罪狀顯著者。具奏取旨。重賜贖資施行。從之。此據武昌軍。回申行府狀。 詔翰林學士何溥

祠馬祖。又命招討使禱祭於軍中。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乞犒軍餞物。詔以銀萬兩賜之。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撝引兵渡淮。攻蔡州。撝在信陽軍。聞金已寇淮右。曰。此可以進兵。撝其虛矣。遂行。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等復商州。獲其守將昭毅大將軍完顏守能。同知州武騎尉馬彥。降食糧軍千餘人。時關陝空虛。華州密運商。鄆人心驚搖。金所命蒲城令與尉皆遁去。丞喬辰召耆老告之曰。事勢若此。南軍且至。爾等何以禦之。皆曰。有降而已。辰曰。即偪師至。南軍奔潰不暇。從之而去者。死於蹂躪。其不能出者。

責以背叛。擊之。莫若一心固守。此萬全策也。既而有謀。疆城內附者。房執而戮之。衆乃止。辰。平陽人也。蒲城軍。以金國翰林學士趙可所撰。為最。遂入。此可見人心戴宋之深也。及本中國人。乃不顧大義如此。可謂謀哉。今其載可本文於後。改華州蒲城。承正隆之季。關陝空虛。華州密運商。鄆人心動。撝令與德。皆擊家。遂去。君召耆老告之曰。今事勢若此。南軍且至。爾等何以禦之。皆曰。有降而已。君復好謂曰。國家之與實天所授。人荷寬政。亦已久矣。其忍負之乎。苟如所言。將舍順效。遂一旦朝廷以偏師至。南軍奔潰不暇。從之而去者。為官軍所乘。皆死於蹂躪。其不能去者。責以背叛。擊之。今丁口數萬。同一心力。足以自固。吾為爾等計。莫若善處。隨風。兵糧。吾雖不肯。願率先交。以圖共守。此萬全策也。衆皆喜曰。敬受命。於是增卑培塿。躬執畚鍤。以導其衆。不決旬而城完。乃料練丁壯。得二千人。悉令登陴。又選精銳百人。以為牙兵。其餘衛防。曲更巡邏。備飲器者。皆當其任。禁繁。務逐去游手。命寄居官分守。警署。廷老儒。與參謀。部分既定。甲寅。登城。以圖。既而有謀。疆城內附者。房執而戮之。人皆屏息。未幾。蒲南。亦水。華州。華陰。白水下。部皆為南軍所據。賊揚萬。李。率軍。乘傳。城。自冬及春。首尾。凡四月。防。有。百。方。君。死。無。二。人。知。感。激。自。當。賊。不。能。攻。大。定。二。年。春。正。月。官。軍。至。賊。始。散。走。君。空。壁。而。出。與。官。軍。合。賊。道。奔。數。十里。振。旅。而。還。君。處。民。之。實。陷。於。賊。者。不。能。無。報。驗。使。自。陳。其。後。提。殺。使。使。從。亂。者。此。邦。之。人。獨。賴。以。免。人。亦。感。君。之。恩。始。君。像。戶。皆。有。之。

庚申。葉義問入辭。乞犒軍金帛。上命出內帑九百萬緡予之。參謀軍事虞允文繼對。上諭曰。卿儒臣。不啻遣。以卿洞達軍事。勉為朕行。允文曰。臣敢不盡死力。太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和議郡王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初。王權之未敗也。權禮部侍郎黃中為上言。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至是。又率同列言。存中不可遣。狀甚力。不聽。戶部言。朝廷不住調發。人馬往淮上。緣諸處總領所係在沿江兩岸。置司。乞總領官不時過江往來檢察。催取隨軍轉運司。竝所委官。同共多方措置。悉力應辦。不得有誤。軍食。從之。肝貽軍免解進士胡昉為右迪功郎。充泗州司戶參軍。用守臣夏浚請也。趙撝破襄信縣。

是日。建康府都統制王權自和州遁歸。權聞敵且至。始其來。曰。已得旨。棄城守江矣。遂引兵登車船渡江。屯於東采石。

辛酉。左金紫光祿大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湯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禮泉觀使。兼侍讀。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葉義問發行在。朝廷始聞劉錡自楚州南歸。盡棄淮東之地。然尚未知王權渡江也。詔將來巡幸。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糧差除等事。竝隨行在處分。百司常程事。依舊留臨安府行遣。內不可決者。即申行在所。是日。金人入和州。初。金兵至近郊。猶未知王權棄軍而歸也。後軍統制韓霖最後出城。乃縱火。城中喧亂。金人聞之。曰。南兵遁矣。遂進兵入城。城中糧糧器械。竝委於賊。敵勢奔突。軍民自相蹂躪。及爭渡溺死者。莫知其數。將士憤怨號呼。指船証誓。皆以權不戰。誤國為言。統制官時俊殿後。以弩伏道旁。敵騎稍止。潰兵往往棄甲抱蘆葦浮江而渡。得生者十四五。

壬戌。詔朕德不足以懷遠人。致金人復背盟好。勞我將士。蒙犯矢石。念之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自今月二十四日。當避正殿。減常膳。尙書戶部侍郎劉岑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先往沿江措置。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為御營先鋒都統制。隨州觀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為前軍都統制。右武大夫高州刺史苗定為右軍統制。武經郎閻門宜贊舍人殿前司推鋒軍統制郭振為左軍統制。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劉銳為中軍統制。仍命顯忠屯蕪湖。以扼裕溪口之衝。且為王權聲援。捧管請斷吳江橋以拒金。或又欲壅督熱之福山。以斷其騎軍。徵飲開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曰。審爾是。

葉吳以西耶。凡堂帖監司符移。皆收不行。自李梓以下差遣。諸書皆不書日。明年正月乙酉。李梓見內成。苗定見。吳已。...

武顯大夫吉州刺史知深州劉光時。還行在時州。已不守。光時寓治橫山。殿中侍御杜莘老。乞令勳臣戚里內侍之家。獻家財以助國。仍加優賞。從之。詔選人舉主考第。應磨勘者。許不俟替官赴闕。用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請也。資正殿學士知建康府張焜。始至本府視事。...

先是建康居民驚移而去者十五六。及至。人情粗安。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搏。至新蔡縣。金人所命。令佐率眾迎敵。一鼓破之。是日。江淮浙西等路制置使劉錡。退軍瓜洲鎮。金陷揚州。初。邵宏淵既失利。金人自山路徑犯揚州。屯於平山堂下。宏淵亦退。在揚子橋南。毀開板而渡。揚州軍民皆傾城而奔。錡乃退軍。自南門外拆民屋浮橋。諸軍過絕。即毀橋東門而去。守臣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澤。亦奔泰州。往通州。渡江入平江府。先是右朝奉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珪。被旨守海道。至是獨引兵趨崇明西沙。或勸毋行。珪不聽。即日登舟。文書幣藏。無毫釐之失。...

癸亥。詔侍從百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先是翰林學士何溥。吏部侍郎凌景夏。張運。給舍金安節。劉琪。臺諫梁仲敏。杜莘老。吳芾。禮官王普。尙書郎徐度。薛良朋。余時言。柳大節。姚寬。從行。仍命景夏等分攝六曹部司樞揀大府農賦事。時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措置海道。而戶部侍郎劉岑。中書舍人虞允文。先往建康。從官兩省留臨安者。惟汪應辰。徐嘉。黃中。路彬。許尹。唐文若。六人而已。寬。舜明子也。時以右丞議郎監六部門。權右曹郎官。始有司辦殿用。紹興七年故事。杜莘老爲上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皆從簡。以幸所過郡縣。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欲令備識諸將耳。乃命王府直講史浩。從行。自金人窺伺江淮。一時宿將。莫不震怖。獨王處之恬然不懼。廷臣有奏請王爲元帥者。及扈行。邊遽日至。王預料某所可守。某所可攻。某人可用。後率如所言。廷臣請王爲元帥。補張所遺。...

備錢糧。招槍杖弓箭。赴行在。優立賞格。從之。尙書戶部郎中總管江東財賦。淮西軍馬錢糧事。都絮陞司農少卿。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李植。落職放罷。右朝奉郎知漢陽軍林之純。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之純輕薄無行。不爲吏民所敬。宣諭使汪澈。出使之純。謹奉之。澈問植財計事。植士人。據案牘行移而已。諸州財賦。未嘗經心。不能對之。純嘗爲總領所屬官。粗知財賦所出納。一日聞見澈。且言湖北財計。澈大喜。之純乃風郡人。詣澈舉其才。澈即奏吳玘。進軍襄郢。而植留鄂州不隨軍。坐是糧乏。又薦之純可用。於是申命。之純十二月。是日。王權自采石夜還建康。既而復如采石。時金主亮率大軍臨西采石。楊林渡已數日。權與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傳。猶庇匿不以聞。州學諭汪如慶。與教授蔣繼周。同往見傳。責之。傳氣奪。一日發八奏。初奏言金人已犯采石。而不肯東西。朝廷大驚。三省樞密院吏皆擊案以出。...

都人驚移不可止。次報金人已到揚州。而不言楊林渡。朝廷莫知其。在江之南北。益懼。因遣人於閭巷間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夜二鼓。乃得一士人。官楊林。西采石之渡口也。於是疑稍定。繼周。青田人也。甲子。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左大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傳。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武節郎閻門宣贊。舍人知均州武鉅。爲果州團練使。知均州。兼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馬。賞功也。入內侍省押班林肇。主管大內公事。趙搏。下平興縣。忠義統領柳萬克。復堯城。是日。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兼主管中軍軍馬吳玘。郢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敗金人於德順軍之治平寨。先是金遣兵之涇原。宣撫招討使吳玘。令起。挺率所部捍禦。過德順。遇金游騎二千餘。與官軍接。遂駐於治平。統領官劉海。將官曹建。以數百騎掩擊之。斬其將博綽。生俘數十人。入其郭。金恐南軍襲其後。乃火城寨。爲疑兵。海等以爲救。遂引退。金乃得去。宜撫司第賞首先出陣破敵者爲奇功。進官四等。其下各有差。乙丑。鎮江府左軍統領員琦。及金人戰於揚州。角林。敗之初。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逐劉琦。與官軍遇。至是大軍來爭瓜洲渡。琦命統制官賈和。仲。吳超等。拒之於角林。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既入。張弩俄發。金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時諸處以報捷。旗趨行在者。絡繹於道。路市人爲之語曰。雖日聞報捷。可喜。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憂。督視軍馬葉謙。聞琦報捷。至金人又添生兵。願謂侍史曰。生兵是何物。聞者皆笑。當時謂之土圍樞密。此以遺姓之。遺姓。...

丙寅。直敷文閣兩浙轉運副使王時陞。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林安宅。各特轉一官。時升等言。拘收到錢三十萬緡。以備巡幸之費。故有是命。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與金人舟師。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島。大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船數百。使工部尙書蘇保衡等。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噶。來江上迎報。金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戶也。皆富家子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知胸山縣高敏。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旬旬而睡。略不能動。雖衆何爲。況我深入至此。前逆大敵。雖欲退走。其可得乎。有死而已。時金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未覺。遣洋與裨將黃端。於石臼神祇風助順。夜漏將盡。起碇進舟。風猶未順。衆有難色。良久。南風漸應。衆喜爭奮。引帆擲。俄頂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敵驚失措。敵帆皆油纜爲之。舒張如錦繡。綿互數里。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窮蹙搖兀。無復行次。會火頭船中有火起者。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軍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瘞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驃騎上將軍益都府總管完顏鄭芳。...

甲子。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左大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傳。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武節郎閻門宣贊。舍人知均州武鉅。爲果州團練使。知均州。兼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馬。賞功也。入內侍省押班林肇。主管大內公事。趙搏。下平興縣。忠義統領柳萬克。復堯城。是日。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兼主管中軍軍馬吳玘。郢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敗金人於德順軍之治平寨。先是金遣兵之涇原。宣撫招討使吳玘。令起。挺率所部捍禦。過德順。遇金游騎二千餘。與官軍接。遂駐於治平。統領官劉海。將官曹建。以數百騎掩擊之。斬其將博綽。生俘數十人。入其郭。金恐南軍襲其後。乃火城寨。爲疑兵。海等以爲救。遂引退。金乃得去。宜撫司第賞首先出陣破敵者爲奇功。進官四等。其下各有差。乙丑。鎮江府左軍統領員琦。及金人戰於揚州。角林。敗之初。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逐劉琦。與官軍遇。至是大軍來爭瓜洲渡。琦命統制官賈和。仲。吳超等。拒之於角林。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既入。張弩俄發。金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時諸處以報捷。旗趨行在者。絡繹於道。路市人爲之語曰。雖日聞報捷。可喜。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憂。督視軍馬葉謙。聞琦報捷。至金人又添生兵。願謂侍史曰。生兵是何物。聞者皆笑。當時謂之土圍樞密。此以遺姓之。遺姓。...

丙寅。直敷文閣兩浙轉運副使王時陞。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林安宅。各特轉一官。時升等言。拘收到錢三十萬緡。以備巡幸之費。故有是命。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與金人舟師。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島。大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船數百。使工部尙書蘇保衡等。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噶。來江上迎報。金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戶也。皆富家子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知胸山縣高敏。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旬旬而睡。略不能動。雖衆何爲。況我深入至此。前逆大敵。雖欲退走。其可得乎。有死而已。時金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未覺。遣洋與裨將黃端。於石臼神祇風助順。夜漏將盡。起碇進舟。風猶未順。衆有難色。良久。南風漸應。衆喜爭奮。引帆擲。俄頂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敵驚失措。敵帆皆油纜爲之。舒張如錦繡。綿互數里。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窮蹙搖兀。無復行次。會火頭船中有火起者。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軍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瘞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驃騎上將軍益都府總管完顏鄭芳。...

甲子。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左大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傳。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武節郎閻門宣贊。舍人知均州武鉅。爲果州團練使。知均州。兼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馬。賞功也。入內侍省押班林肇。主管大內公事。趙搏。下平興縣。忠義統領柳萬克。復堯城。是日。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兼主管中軍軍馬吳玘。郢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敗金人於德順軍之治平寨。先是金遣兵之涇原。宣撫招討使吳玘。令起。挺率所部捍禦。過德順。遇金游騎二千餘。與官軍接。遂駐於治平。統領官劉海。將官曹建。以數百騎掩擊之。斬其將博綽。生俘數十人。入其郭。金恐南軍襲其後。乃火城寨。爲疑兵。海等以爲救。遂引退。金乃得去。宜撫司第賞首先出陣破敵者爲奇功。進官四等。其下各有差。乙丑。鎮江府左軍統領員琦。及金人戰於揚州。角林。敗之初。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逐劉琦。與官軍遇。至是大軍來爭瓜洲渡。琦命統制官賈和。仲。吳超等。拒之於角林。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既入。張弩俄發。金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時諸處以報捷。旗趨行在者。絡繹於道。路市人爲之語曰。雖日聞報捷。可喜。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憂。督視軍馬葉謙。聞琦報捷。至金人又添生兵。願謂侍史曰。生兵是何物。聞者皆笑。當時謂之土圍樞密。此以遺姓之。遺姓。...

丙寅。直敷文閣兩浙轉運副使王時陞。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林安宅。各特轉一官。時升等言。拘收到錢三十萬緡。以備巡幸之費。故有是命。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與金人舟師。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島。大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船數百。使工部尙書蘇保衡等。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噶。來江上迎報。金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戶也。皆富家子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知胸山縣高敏。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旬旬而睡。略不能動。雖衆何爲。況我深入至此。前逆大敵。雖欲退走。其可得乎。有死而已。時金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未覺。遣洋與裨將黃端。於石臼神祇風助順。夜漏將盡。起碇進舟。風猶未順。衆有難色。良久。南風漸應。衆喜爭奮。引帆擲。俄頂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敵驚失措。敵帆皆油纜爲之。舒張如錦繡。綿互數里。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窮蹙搖兀。無復行次。會火頭船中有火起者。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軍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瘞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驃騎上將軍益都府總管完顏鄭芳。...

甲子。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左大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左朝請大夫知太平州王傳。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武節郎閻門宣贊。舍人知均州武鉅。爲果州團練使。知均州。兼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馬。賞功也。入內侍省押班林肇。主管大內公事。趙搏。下平興縣。忠義統領柳萬克。復堯城。是日。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兼主管中軍軍馬吳玘。郢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敗金人於德順軍之治平寨。先是金遣兵之涇原。宣撫招討使吳玘。令起。挺率所部捍禦。過德順。遇金游騎二千餘。與官軍接。遂駐於治平。統領官劉海。將官曹建。以數百騎掩擊之。斬其將博綽。生俘數十人。入其郭。金恐南軍襲其後。乃火城寨。爲疑兵。海等以爲救。遂引退。金乃得去。宜撫司第賞首先出陣破敵者爲奇功。進官四等。其下各有差。乙丑。鎮江府左軍統領員琦。及金人戰於揚州。角林。敗之初。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逐劉琦。與官軍遇。至是大軍來爭瓜洲渡。琦命統制官賈和。仲。吳超等。拒之於角林。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既入。張弩俄發。金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時諸處以報捷。旗趨行在者。絡繹於道。路市人爲之語曰。雖日聞報捷。可喜。但一報近如一報。亦可憂。督視軍馬葉謙。聞琦報捷。至金人又添生兵。願謂侍史曰。生兵是何物。聞者皆笑。當時謂之土圍樞密。此以遺姓之。遺姓。...

丙寅。直敷文閣兩浙轉運副使王時陞。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林安宅。各特轉一官。時升等言。拘收到錢三十萬緡。以備巡幸之費。故有是命。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與金人舟師。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島。大敗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船數百。使工部尙書蘇保衡等。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噶。來江上迎報。金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戶也。皆富家子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知胸山縣高敏。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旬旬而睡。略不能動。雖衆何爲。況我深入至此。前逆大敵。雖欲退走。其可得乎。有死而已。時金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未覺。遣洋與裨將黃端。於石臼神祇風助順。夜漏將盡。起碇進舟。風猶未順。衆有難色。良久。南風漸應。衆喜爭奮。引帆擲。俄頂過山薄敵。鼓聲震疊。敵驚失措。敵帆皆油纜爲之。舒張如錦繡。綿互數里。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窮蹙搖兀。無復行次。會火頭船中有火起者。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軍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瘞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驃騎上將軍益都府總管完顏鄭芳。...

每等五人斬之。阿囑亦為官軍所殺。保衛舟未發。亟引去。續說小麻云。統軍蘇保衛未發舟不可獲。旋聞自縊死。蓋因馮忠肅海軍所善也。案已沈成大獲。蘇保衛為水軍都統。萬王立。除有丞。則保衛此時不死。恐難蓋。得倪詢等三人及敵詔書印記。征南行程。與器甲糧斛以萬計。江淮制置使劉

琦在瓜洲四日。無日不戰。錡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錡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遂肩輿渡江。留中軍統制官范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知均州武鉅遣將與忠義軍復盧氏縣。是日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揆引兵攻蔡州。距城二十里。金人出兵背城而戰。方成列。揆出金不意。命官軍於宿草開乘風縱火。鼓噪而進。金披靡。揆率親軍衝擊。斬其總管楊遇。遂整衆入城。秋毫無犯。宣諭使汪澈以揆提舉諸軍。先是朝廷聞敵犯淮西。亟命湖北東西制置使成閔統諸軍併舟師為王權之援。武昌令薛季宜獻計於澈。謂閔軍已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穎昌。趨汴京。金內顧必驚潰。澈不果用。

丁卯。詔視師江上。南班宗室並免扈從。詔蔡京、童貫、岳飛、張憲子孫家屬。令見拘管州軍。放令逐便。用中書門下省請也。於是飛妻季氏與其子霖等皆得生還焉。是日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中書舍人兼參謀軍事虞允文見太尉劉錡。問兵敗狀。錡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允文曰。敵入席卷兩淮。直窺江表。今日之用兵。為得已乎。錡曰。錡非好官職者。今當上還制置。招討二印耳。允文曰。國事如此。九重方有蒙塵之懼。公持是印欲安所歸乎。錡慚不能答。是日金州統制官任天錫自商州遣兵會虢州忠義首領辛傅等。取朱陽縣。降其知縣事。奉議大夫劉楫。商洛都監供奉班祇應王元寶。俘女真九人。

戊辰。殿中侍御史杜莘老直顯謨閣。知遂寧州。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入內侍省副都知張去為致仕。先是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異之。口語藉藉。莘老劾奏之。上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去為為御馬院致其仕。而莘老亦出。右迪功郎鄭樵充樞密院編修官。樵以布衣特起。至是稍用之。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本所庫管錢引。見在萬數不少。陝西諸路。並係敵中行使銅錢地。分若不預行措置。竊慮恢復之初。諸軍進發。出川路界分。止以銀絹支散。本所錢引。遂成無用。為害甚大。照得前此榷場未開日。四川錢引。客入已私下將帶。往來陝西。暗行買賣。將來既得陝西。則川陝路通。客旅奔湊。布帛茶藥之類。皆是川貨。與錢引相兼貿易。實為利便。欲乞朝廷速降指揮。如收復到陝西州軍。許將錢引依四川行用。其見使銅錢一文。紐川鐵錢二文。庶幾公私貨幣流通。不致妨礙。議者必謂封疆既拓。錢引可以多添。此誠便利。然蜀中交子。祖宗時止一百二十餘萬道。皆有稱提見錢。今節次增添。錢引凡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道。只有鐵錢七十萬貫。其所以流通者。蓋緣鹽酒等物。陰為稱提。而本所贖軍庫常有數百鉅萬。鉅散於外。故引法未敢大壞。此亦天陰有以相之也。引法一壞。則蜀不可為矣。故今引法尤當愛護。不肯輕有增損。向都轉運司以軍興急迫。增印數百萬道。引價頓減。遂於通衢鑿毀。以救其弊。今官庫之積。皆當散出。若更增添。須當消息而行。乞密降省劄。略示大數付之。望不下轉運司收掌。

令之望酌度事宜。或三五十萬。或百十萬道。作番次旋旋增添。不令外人知所添之數。足以給用即止。不必盡如朝旨所增。蓋添引頓多。則引價必損。諸軍恐其折閱。則便多邀銀絹。臨時實礙支遣。又所復州軍未知多寡。可守不可守。而錢引既印。則不可復收。併與見界之數。行用俱輕。為害不細。之望備員總計。當此軍興。若得多印錢引。以救目前之急。實為大幸。但為朝廷久遠之計。慮及如此。伏望特賜照察。十二月庚

初。金新主褒既立。遣通事蕭恭持詔撫定州縣。及中都。權留守拒而不從。恭立誅之。大興尹李天吉懼而聽命。於是自黃河以北皆下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褒赦。馳以報金主亮。亮嘆曰。朕欲候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事。亮即遣右議軍郭瑞孫回衆攻夜。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己者。天吉、燕人、瑞孫、藥師孫。兵部尚書安國子也。亮得報。請書不見月日。自京至泗州。五千八十四里。自泗至廣。和不一。遠則亮之得報。必在十月下旬。今日附月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四

【紹興三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己巳朔。監察御史吳芾行殿中侍御史。先是芾建言。陛下當修德以服金人。金以其力。我以義德。雖強弱之勢不侔。而勝負之情已見。又言。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為憂。勿以事之緩急為作輟。凡下詔必務實。已引對必令盡言。使隱之於心。有合於天地。發之於政。無愧於祖宗。上聽其言。故有是命。芾又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為蓄縮之計。則大事去矣。監察御史劉度守右正言。詔樞密院招效用二千人。令忠銳第五將張耘措置。江州都統制成方奏已復蔣州。金州統制官任天錫引兵至虢州城下。守臣蕭信引兵迎敵。不勝。遁去。官軍入虢州。

庚午。劉錡捷奏至。上曰。劉錡在淮東屢捷。可謂與國家宣力。遂遣使以金五百兩。銀七萬兩。犒勞有功將士。上又曰。使人人如此立功。將來凱還。王爵亦所不吝。時金人犯瓜洲渡。中軍統制官劉汜迎敵。用克敵弓射卻之。金人焚驛亭而去。給事中金安節等言。伏視聖旨。擇十一月初五日車駕進發。今扈從百司雖嚴備。臣等竊度事宜。見今諸將占據城險部分。為守江之策。未見申到次第前來。所遣樞密督視一司計程方抵建康。而宿衛使楊存中將帶人馬見行起發。欲望先次並行催督。仍令同兩淮制置使司疾速措置。務要嚴整。早見次第。逐一具申。然後車駕別擇日進發。庶免程期促迫。有妨中外措置。詔已降指揮。今月五日巡幸。緣係顯仁皇后禪祭。可令有司別行擇日。右朝請郎新知嚴州楊師中知江陰軍。

填復置關。江陰比廢為縣。至是復之。仍賜師中銀二萬兩為軍費。詔江、浙、福建路揀發赴三衙軍兵關類。並令逐州招填。如額足。亦許額外招收。是日。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通州崔邦弼棄城走。先是邦弼課民修城。民被其擾。苦之。邦弼常言。如有警。當以死守。比敵破揚州。邦弼已失措。前一日。欲遁去。州人撤吊橋。遮道責之。邦弼語塞而止。至是。遣其親卒夜縱火。人皆趨救。邦弼因得絕西城而去。軍人剽掠。城中幾亂。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珪聞之。遣統領官盛倅將兵四百入城彈壓。乃定。邦弼遲疑數日。不得已復還城中。

辛未。敷文閣待制張子顏。正集英殿修撰張子仁。祕閣修撰江西南西路轉運副使張宗元。各特轉一官。子顏等奉詔獻平江。鎮江府。太平湖。秀常州諸莊米十萬石以助軍。故有是命。於是少保吳益兄弟。韓世忠。秦檜子孫。故將劉寶。內侍張見道。富民裴氏。相繼獻金錢。如詔旨。吳氏獻錢五萬緡。韓氏古米萬斛。裴氏金五千兩。獻銀七千兩。米二萬斛。拱衛大夫裴希聖等獻銀萬緡。

而楊政妻崇國夫人南氏亦獻錢十五萬緡。乃以其子度。麻並為成忠郎。詔拱衛大夫文州刺史建康府後軍統制韓霖依軍法。以王權言其託病不戰也。未及誅而權罷。上知其情。乃詔霖奪官自效。兼貸死在十一月甲申。

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引全軍發應城縣。回援淮西。是日。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在鎮江府。知建康府張巖公狀言。金人侵犯采石。為渡江之計。其勢甚危。乞日下火急起發前來。保守江。淮。制置使劉錡還屯鎮江。而病已劇。義問以武信軍承宣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橫權鎮江府。駐劄前諸軍都統制職事。趣令過江。故按曹那馮履手記。范德麟字子由。辛巳年嘗作劉信叔錢糧官。信叔時在揚州。敵人入境。劉曾遣錢將軍。至清河口。攻破敵人。過絕其來。已而聞吳州失利。遂帶軍馬急渡江。入京口。助錡守江口。劉以為敵衆我寡。勢力不敵。若不防揚子江。一面帶兵深入。或恐敵人出香後。臨江而濟。則大事去矣。當時劉公只以守江為上。不敢與敵爭鋒也。敵有百萬。劉公只有七萬。故附已而葉橫義問以為劉怯。不肯進攻。遂有贊贊之令。劉云。某非不向前。以為須守江為上。能力不敵耳。萬一出師前去。敵騎出香後。則江為可憂。葉云。招討相公既不敢前去。便可以在香。奉旨便宜行事。此當別委官也。劉云。如此則甚好。於是皆樹葉遂請大將。備問誰可向前者。獨李宏請行。葉遂以大將牌印付之。子由。范德麟字也。按此所云。當得其真。但稱敵有百萬。及以李橫為李宏皆差。誤取其本旨可也。

義問乘大舟。以二校執器械立馬門左右。見者無不笑。義問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金人相持。已惶遑失措。行府有統制官輔達。米忠信數人。或問金人重兵近在河北。何以卻之。達曰。國家勢弱。無法可以卻敵。聞者皆掩鼻。時江水低淺。沙洲皆露。義問役民夫掘沙為溝。可深尺許。沿溝栽木枝為鹿角。數重。曰。金人若渡江。姑此障之。鄉民執役且笑曰。樞密肉食者。其識見乃不逮我輩食糠粃人。一夜潮生。沙溝悉平。木枝皆流去矣。會建康告急。義問乃遄陸而進。

壬申。觀文殿大學士新判潭州張浚改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召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張巖赴行在。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親衛大夫常德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右軍統制邵洪淵為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詔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赴行在奏事。仍令總領江東淮西財賦都察將權軍不以是何錢物。盡數拘收。權管。申尙書省。

趙姓之遺史。王權。左宜教郎新知大宗正丞王十朋依所乞主管台州崇道觀。詔進納授官人並損其被召在甲戌。置議。

直十分之二。與免銓試。仍作上番獻策名目。理為官戶。永不衝改。自下黨。爵令半年。願就初品。文階者。纔一人。言者請損其直以招來之。故有是命。鎮江府中軍統制劉汜及金人戰於瓜洲鎮。敗績。時金人以重兵直搗瓜洲。權都統制李橫引諸軍迎戰。葉義問督鎮江駐劄後軍渡江東。乘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未著北岸。義問懼怯之狀。見於顏色。即向西去。曰。欲往建康府。催諸軍起發耳。市人皆譏罵之。金人兵勢甚衆。汜提本部兵先走。諸軍皆不進。橫以孤軍不可當。亦遁。於是背印使臣不歸。失其都統制印。金人追官軍。官軍蹙路不能行。遂涉運河而西。亦有奔走得脫者。金人鐵騎掩至江上。左軍統制魏浚。後軍統制王方戰死柳林中。皆金瘡被體。汜性驕惰。不習軍事。至是卒敗。馮履手記。范德麟字子由。辛巳年嘗作劉信叔錢糧官。信叔時在揚州。敵人入境。劉曾遣錢將軍。所發軍在後。我師縱兵大殺。所殺皆軍。如此橫屍二十餘里。無慮殺至十四五萬。弓力已乏。兵刃皆帶鈍。亦盡知苦。然後出。精兵反與善戰。力不敵。李宏所將七萬師。遂退至瓜洲。敵兩處伏兵夾起。向師行。時先聞六七千人在瓜洲作飯。候逐敵回方食。已而敵伏兵起。先助敵作飯者。我兵退無可食。又伏兵發。軍遂大潰。是時汜在金山上。見日方晚。照見甲光如銀。山崩摧。皆赴河。止是對岸。船百餘隻。急渡得軍中將佐。餘皆不能渡。又身上被甲。遂沈及被殺。七萬人皆沒。我軍奪其軍器。歸於劉汜。失利。斬之。此所云。恐不無節。取不。義問離鎮江三十里。至下蜀鎮。未刻。有流星急遞馬傳。准東總領朱夏卿手帖云。官軍敗退。瓜洲渡為

金人所據。義問大驚。又聞采石敵兵甚衆。欲復還鎮江。因問向裏山路可通入浙東否。諸軍皆噴涕曰。樞密至此不可回。回則有不測。左右亦懼。乃請義問速趨建康。江州右軍統制李貴引兵至潁河。焚敵糧舟。獲金帛甚衆。遂進攻潁昌。是日。金人以百騎至無為軍。左朝奉大夫知軍事韓魁先已遁去。居荻港。惟總首隗壽率民兵在城中。至是亦遁。井邑悉為惡少所蕪。崑山陰人。

癸酉。准寧人陳亨祖執金人所命同知陳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亨祖州大豪也。聞官軍已得蔡州。遂領民兵據其城。事聞。即命亨祖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寧府。是日。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官趙撝去蔡州。以授成閔。爾從義郎鄂州駐劄御前軍正將李詢知州事。詢。蔡州人也。於是金人所命刺史蕭懋德復入城據之。

甲戌。詔三省有格法常程細務。權令執政官書押。事定日如舊。新除直顯謨閣知遂寧府杜莘老守司農少卿。莘老既罷言職。而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琪言。陛下厲精圖治。虛已聽納。每延見羣臣。肝食未寧。將以宏濟艱難。攘斥外侮。今言事之臣。無名求去。陛下即允其請。臣等竊所未諭。伏望陛下為宗社為政體。少留容慮。以彰聖德。故有是命。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權領東南第二將向琪為右武大夫。永州防禦使。錄集縣掩殺金人之勢也。詔放公私儲錢一月。鄂州人孫傳家屬民丁千餘。至襄陽境上。鄂州都統制吳拱言於朝。詔補傳修武郎。充忠義軍統領。是日。葉義問至建康府。夜被旨。罷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督撫許以徵召權來府議事。命中書舍人參謀軍事虞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

稿師采石蓋權軍在采石未散也時知建康府張巖至府纔十餘日夜漏下二鼓巖方就寢允文叩門求見甚急曰此何等時而公欲安寢乎巖曰日來人情洶洶視太守動息為去爾倘不鎮之以靜必不安雖

然舍人何以見教允文曰適謀者言敵以明日渡江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爲策曰巖當以死守爾爾逾卸其他舍人平日以名節自任正當建奇功以安社稷允文曰此允文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先是金

主亮爲內變所撓自將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用內侍梁漢臣議將自采石濟乃攜千餘騎謁西楚霸王祠卜之不吉亮怒命燕其廟俄有大蛇見於棟梁又聞其間如數千人大呼亮大驚亟引去

乙亥詔諸軍將士但與金人戰鬪並守禦立功之人並與理爲戰功先是有旨除殺金平和尙原順昌府大儀鎮明州城下立功人外餘不得爲戰功至是始有此命詔減度牒之直每道爲錢三百千又詔

獻納八千緡以上補官人並免賦是日金主亮臨江築壇刑白黑馬各一以祭天期用翌日南渡丙子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謀軍事虞允文督舟師拒金主亮於東采石卻之允文未至采石十

餘里聞鼓聲振野允文見官軍十五五坐落傍者問之衆曰王節使在淮西聲鼓我曹皆騎士節使乘馬過江今已無馬我曹不解步戰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爲他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轄

師耳非委督戰也奈何代人任責允文不聽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江北敵營不見其後而權餘兵才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金主亮登高臺張黃蓋被金甲據胡牀而坐諸將已爲遁計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

琪時俊戴泉盛新等與語問之曰敵萬一得濟汝輩走亦如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顧不能一戰報國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繆至此今朝

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允文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而敵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軍努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皆在

此有功即發帑賞之誓告授之衆皆曰今既有所主請爲舍人一戰允文即與俊等謀整步騎陳於江岸而以海嶽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時水軍將蔡某韓某二人各有戰艦一艘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

民兵登海嶽船踏車軍人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得歸之理民兵皆然之布陣始畢風色作金主亮自執小紅旗麾舟自楊林口尾尾相銜而出亮所用舟皆撤和州居民屋板以造及掠江濱渡舟舟中之指可掬敵始謂采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崦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敵舟將

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十數里不絕亮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動何也方敵舟未退會淮西潰卒三百人自蔣州轉江而至允文授以旗鼓使爲疑兵敵既敗去允文即具捷以聞且椎牛酒以勞軍

夜半復布陣待敵玳子新亳州人張俊下亳州新軍家來歸俊奏授正使兼開職漸陞爲正將韓中軍至是爲水軍統制

丁丑旦虞允文盛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戒曰若敵船自河出即齊力射之必與爭先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敵船則以克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駐舟江心齊力射敵騎望見舟師遽卻其上岸者悉陷泥

中斃官軍復於上流以火焚其餘舟允文再具捷奏且言敵軍鼎來臣不當便引去且願此與統制官同謀戰守須俟一大將至乃敢還建康望陛下特寬愛顧金主亮既不得濟乃口占詔書命參知政事李迺

書之以招王權曰朕提兵南渡汝昨望風不敢相敵已見汝具嚴天威朕今至江上見南岸兵亦不多但朕所創舟與南岸大小不侔兼汝舟師進退有度朕甚賞愛若盡陪臣之禮舉軍來降高爵厚祿朕所不

吝若執迷不返朕今往瓜洲渡江必不汝救遣瓜洲所掠鎮江軍校尉張千尋舟持書至軍前將士皆變色允文亟曰此反間也欲搆我衆耳時新除都統制李顯忠適自蕪湖至謂允文曰雖如此亦當以朝廷

之罪王權之事答之庶絕其冀望允文以爲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賞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悅但備一戰以

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真二人齎往亮得書大怒遂焚宮人所乘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於是始有瓜洲之議

采石卸敵軍諸書所載參差不齊今併附載於後○娶騎與虞尙書采石既亮記云虞公至江上而敵騎充斥戰艦車船咸在而諸將故等未有統屬其皆用命盡伏山崦虞公使人謂曰國家深慮虞公之青眉以養爾輩今事勢危急此正壯士立

功報國以取賞賞之秋而乃甘心降伏山崦以延須臾之命又安能保其腰領乎若奮身前驅萬有一勝生則取封爵死則有復讐爾輩熱記之將士皆呼曰舍人既肯向前某等當竭力以死報國家有頃敵舟齊發直來南岸金主親在艦上手麾紅旗催發須臾賊舟漸

近我軍徐出山崦擲列江岸賊初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遂以箭相射我軍軍器俱發敵舟中流中箭者悉墜江中車船乘勢衝撞者

時沈沒遂不能濟次日復來方擣鼓裝船欲進見水軍戰艦盡出遂不敢前我以海嶽船五十餘隻先往北岸截斷楊林渡口用克敵弓射敵船岸上船悉陷泥中不能動坐受箭而斃金度勇不可進遂自取御案舟船悉焚燬而去餘舟爲我師所焚皆盡○具與宗

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弓射舟，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各一二百，往往被殺於板而取，取金人之舟，乃用和州民舍板板而造者，每舟可載二十人，板木釘灰皆不如法，其取固宜也。是役也，金人有四舟，在楊林出江者，止十七舟，官軍止有海賊十艘，迎戰二戰，終不出，尤文遠將，各獲一百，金人死五百人，不死於江者，亮遠殺之，其舟不能出江也。初，亮問項年為，何以波江，或答曰：烏珠自馬家渡渡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奔走，船既著岸，江岸已無一人，一騎，亮曰：吾波江亦猶是矣。及楊林口出舟，當登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數十里不絕，不音數十萬人，亮隔江望之曰：吾欲舟出江，而山上人皆樂觀之，既而連及數十里，駐足不動，遂成江南壁立萬仞之勢，豈人力能使之然哉？蓋天實為之也。姓之嘗試以尤文二奏，論之昔，馬家渡之役，烏珠出舟於江，官軍不戰而潰，金人遂陷建康，蹂躪江浙，四明而回，當時議者謂：方金人進舟欲渡時，有能鼓率士氣，竭力禦之，可使金人皆葬魚鱗之腹，不為難矣。雖用力不多，假使以邪王使相賞之，其誰以為不當采石之役，正猶是也。或言軍退卻一步，則敵人登岸，不知首領向時驟踐江浙，而復回乎？海賊十艘，雖用力不多，而金人悉死於江中，若以前事為鑑，雖厚賞，一時當以酬其不遇之，功可謂當矣。尤文乃虛張功伐，大其勢，意在於邀求厚賞，以結將士之心，自譽已才，而貶他日之用，可謂之欺君矣。尤文謂午後到采石，鼓聲已震地，尤文方與統制張振等，列馬步軍為陣，分戈船為五，若金人已擊鼓，乃欲進兵也。尤文方列馬步軍為陣，分戈船為五，不亦速乎？列馬步軍為陣，利那間猶可辨也，分戈船為五，非十刻不能辨，豈容揮布僅畢，敵人方擊鼓，況鼓聲震地已久，雖欲出舟，何用發喊？又謂數百舟絕江而來，且楊林渡當冬月乾淺，惟舟乃能出口，若欲出數百舟，非二十刻不能辨，豈可謂刻間，通計官軍分戈船為五，金人出數百舟，當占三時，自午後又占三時，日已暮矣，又謂七舟連連南岸，既戰，則岸上之屍，凡二千七百餘人，七舟可載二千七百餘人，則一舟當載四百人矣。國家水軍舟船，大而壯實者，無如馬船，他軍每隊五十人，馬船尤不能載，況金人折民間板木，旋釘為舟，而能載四百人乎？尤文謂親身往來行間，再三傳令，以圖賞，至今當途，采石之人，指此語為笑端，尤文藉此蓋有心，望為宰相也。丙子之奏，既行，丁丑又作奏，尤文盛稱采石之功，雖者曰：旗頭本執持大旗，趨前當先，臨陣擊戰之際，已斷其左臂，大旗固不可操，執正爭命之間，安得小旗而麾之耶？其疏一也。采石丁夫，不過有數千人，況賊軍轉戰至夜，疲乏之餘，安可役使，尤文謂賊軍圍一丈五尺，深八尺，一夕之間，開得數百丈，又為內堤，可立官軍，計其工料，非彼意之卒一夕可辦者，其疏二也。賊軍雖由采石，而擊其壘立堤之地，采石人皆大笑之，且曰：采石地勢，有高有下，有水有陸，有連接亦有斷頭，安得掘數百丈之壘，立數百丈之堤，雖然，觀其地勢，深以其官為是，諸軍虛張報捷者，不可勝數，是時王權方去軍兩日，諸軍謂權不去，則為權之功，故天下事有幸有不幸也。尤文見敵人既退，又上第三奏，謂：有可議者，夫敵人雖退，而倒者以萬數，不知用幾萬神臂弓，克敵可如是耶？況官軍以舟船杜塞楊林河口而已，楊林河口不甚寬闊，而又敵人擲陣處，在岸上，若在岸上，則與河口全不相干，若在舟中，不過有數舟相對，安得應弦而倒者以萬數也？臣嘗以采石之役，若非虞尤文身在兵間，激厲將士，憤亡之餘，將身奔擊敵之，不暇使敵人涉江，則大事去矣。覽亮錄所書，雖簡而盡，真與宗範載詳，但其間如：敵數百舟，死以萬數之類，乃文士遺詞之常語，亦猶前史所載，雖水為之不流，秦軍為卻五十里之類，固不可以此而遂沒其實也。王明清，庶克聖乃謂：將已散軍，而尤文後至采石，不已，雖平按陳良祐，撰楊樞錄云：地主盛兵欲渡采石，虞公尤文以中書舍人參軍事，適至，遇舟師扼其衝，北主怒，移屯揚州，良祐，乾道中為吏部侍郎，與尤文論論，貴者也。此文出於淳熙四年，蓋尤文既沒之後，而所云如此，則明清與克之，實誠不足信矣。明清稱王權欲以死報國，而諸將令其保守江面，此言亦不足據。至謂時後段後所失，不及一軍中之數，則尤為不然。建康軍五萬，今止餘萬八千，何止折一軍中也。及賞功，以張振為遙宣王琪為遙察，尤文言其薄，願以己官與之，於是張振時後除正承宣使，環等觀察，團練使，明清乃謂：理宜重而新賞，亦非其賞，李顯忠行狀，又盡以為顯忠之功，尤為謬妄。蓋敵舟之來，在丙子，顯忠之至，在丁丑，方掛敵之時，顯忠實未至也。趙姓之遺史，雖派尤文為多，然其指授諸將之功，終不可沒。至謂敵出十七舟，每舟可載二十人，則亦未足據。金亮之來，其勢甚盛，若如姓之所云，是金人渡江之兵，僅三百餘人，豈不見敵，今江濱渡舟，不甚大者，尚可容五七十人，孰謂敵所遺舟，反不及之也。吳公恣敗，則謂一舟濟五十餘人，當得其賞，姓之又稱：官軍數十海賊船，每船有軍兵數人，及謂采石丁夫，踏車轉戰，至夜疲乏之餘，安可役使，此言最為緊切。以日所載明年五月二十九日，建康府具到采石當時，踏車踏車夫數考之，凡六千三百人，若盡使之踏車，則每一海賊用夫六百三十人，是又大於馬船一倍矣。況每舟止有軍兵數人，而用夫六百三十人，以是觀之，恐不止於十海賊，若止用十海賊，則餘夫甚

多，尤不妨於掘壘也。大率記事之體，抑揚予奪，當盡其實，若少涉用情，則後之人將有所不信矣。楊林口生沙，漸斷江口，他書皆不載，按日麻會要所載，葉義問奏疏，其言沙港港口事，乃云：敵人開二港，欲徑衝丹徒，一夕大風沙漲，不得渡，以此奏考之，丹徒縣屬鎮江，則非采石交兵之地，一夕沙漲，則亦止午後出舟之時，姓之疏，以明敵舟得者，少用掩尤文之功，尤非其實。義問奏疏，詳見此月二十六日甲午。

戊寅，詔殿前司差官兵千人往江陰軍，馬軍軍司各差五百人往福山，並同民兵防拓江面。此據步司統領劉青中府狀。

己卯，殿中侍御史吳芾、左司諫梁仲敏、右正言劉度同班入對，以上將親征也。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鍾世明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

庚辰，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何溥等九人同班入對，亦以上將親征也。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湯思退為行宮留守。三省樞密院上將士戰死推恩格，橫行遙郡九資，橫行遙刺八資，遙刺七資，遙刺正使橫行副使皆六資，副使五資，大使臣三資，小使臣二資，校副尉及兵級皆一資，詔以黃榜曉諭諸軍。是日，金主亮以大軍趨淮東。趙姓之遺史，具與宗範采石始末，皆云：亮以丁丑往淮東，而吳公恣敗。辛巳，采石捷奏至。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呂稽中主管台州崇道觀，尚書度支員外郎柳大節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保康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張見道致仕，立為其子。是日，金主亮宿曠口。壬午，遣中使賜李顯忠金合茶藥。詔北來歸正之人，諸場務不得收稅，違者必罰無赦，仍榜示，許被害人直訴。殿前都指揮使趙密獻本司收積錢十萬緡，銀五萬兩，以助軍用，詔獎之。

癸未，四川宣撫使吳玠自仙人原還興州，時西路之軍，已得秦、隴、洮、蘭州，而金州王彥軍東取商，虢，金人以重兵據大散關不下，會玠疾病，乃暫歸，留保寧軍節度使與元諸軍都統制姚仲在原上節制。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遺書執事，言蜀中自九月五日大兵與敵相持七十日矣，中間取秦州，方山原，見置守戍，又取洮、隴，足以張聲勢，壯士氣，然須破大散關，取鳳翔，然後可以無憂。蓋敵重兵並在鳳翔，散關和尙原一帶，積糧頗多，欲以持久困我，吳宣撫方圖攻取，自軍興來，已費四百餘萬引，向去支費，未有限極，若只今事定，已不足用，稍遼緩之，其將奈何。前許尹在此，未有邊事，朝廷凡應副百萬引，尤未充所乞，自之望到官，緊急如此，費用何啻數倍，而不會乞朝廷一錢，豈是給足，蓋粗知體國，以東南調度之廣，不忍有所干求也。近日朝廷又令應副變路萬兵錢糧，而三軍皆招額外強壯，勢力愈困，增創愈多，何以枝梧旦夕，不免有請於朝，伏望特賜於照。之望此劄子，不得其日，以時考之，當在此月牛初。金主亮既往淮東，中書舍人虞允文謂建康都統制李顯忠曰：京口無備，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顯忠曰：惟命，即分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船來會京口。允文至建康，留守張廉謂曰：亮約八日來此會食，使廉安往，衆議可以往鎮江者，皆有艱色，廉曰：虞舍人已立大功，可任此責，允文欣然從之。至鎮江，謁招討使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於一

儒者我輩愧死矣。楊萬里九文神道碑。庚辰。公至京口。庚辰十二月也。按金高十二月方離和州。尤文不離其日已至京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四

甲申。直徽猷閣。淮南轉運副使楊抗。落職令自效。以江淮督視府勅其不辦錢糧也。左武大夫鎮江府駐劄左軍統制魏俊。附中衛大夫。邕州觀察使。武功大夫。鎮江府駐劄後軍統制王方。贈拱衛大夫。斬州防禦使。官子孫如新格。錄瓜洲之死也。武功大夫。榮州刺史。知揚州。劉澤。直祕閣。知廬州。魏濤。並放罷。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四

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賈和。仲權。知揚州。兼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候收復。日續赴本任。皆用葉義問奏也。揚。既失守。義問。官。東路通。泰州密邇鹽場。利源所在。見有忠義。聚三二萬人。西路。舒。斬州流民所聚。正可。廣行招募。以壯軍聲。乃。以便宜。選用二人。仍。令。和。仲。權。於。泰州。置。司。故。有。是。請。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田。師。中。乞。依。舊。接。續。支。破。真。俸。從。之。師。中。因。入。對。面。以。為。請。上。許。焉。給。事。中。金。安。節。等。既。書。錄。黃。而。戶。部。執。奏。以。為。不。可。安。節。言。紹。興。祿。格。使。相。見。任。管。軍。與。官。觀。差。遣。人。請。給。多。寡。不。同。師。中。見。係。萬。壽。觀。使。即。合。支。觀。使。請。給。前。蒙。聖。恩。特。免。借。減。已。是。優。異。今。來。又。乞。依。舊。接。續。支。破。真。俸。即。一。歲。添。米。麥。四。千。餘。石。衣。絹。數。至。多。戶。部。執。奏。委。合。條。法。況。今。軍。事。未。息。費。用。實。繁。師。中。退。休。祠。廷。坐。享。厚。祿。若。復。從。援。例。之。請。何。以。杜。僥。倖。之。門。望。令。有。司。除。依。先。降。指。揮。免。借。減。外。餘。依。格。法。施。行。是。日。金。主。亮。至。揚。州。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四

乙酉。拱衛大夫。永州防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游奕。軍。統制。張。振。為。中。侍。大。夫。定。江。軍。承。宣。使。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殿。前。司。護。聖。軍。統制。王。琪。為。拱。衛。大。夫。宜。州。觀。察。使。以。葉。義。問。奏。二。人。采。石。拒。敵。之。功。也。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臣。謹。按。王。權。姦。緣。結。託。濫。膺。闕。寄。不。知。忠。義。但。務。掎。斂。近。者。金。人。敗。盟。朝。廷。命。權。進。屯。淮。上。乃。感。於。內。亂。心。懷。顧。戀。與。其。愛。姬。數。十。泣。別。三。日。而。不。能。行。士。卒。聞。之。無。不。竊。笑。及。至。淮。上。宣。言。欲。犒。軍。悉。出。其。家。金。寶。厚。載。而。往。既。至。中。途。復。傳。令。未。用。且。於。新。河。伺。候。實。欲。緩。急。之。際。易。於。他。之。故。假。犒。軍。之。名。以。持。去。耳。其。謀。出。此。夫。豈。有。圖。念。哉。權。在。歷。陽。修。築。城。壘。祇。為。自。安。計。所。謂。沿。海。守。禦。之。備。初。不。經。意。及。劉。錡。檄。權。往。壽。春。即。令。總。漕。二。司。應。辦。糧。糧。權。以。威。脅。二。司。同。請。於。朝。乞。留。權。守。和。州。朝。廷。割。下。錡。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四。日。止。發。八。軍。止。於。廬。州。戍。守。故。敵。人。犯。淮。得。以。繫。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權。亦。旋。棄。廬。州。回。屯。昭。關。將。士。雖。有。欲。戰。之。心。權。領。親。兵。先。遁。慶。衆。使。退。終。不。得。交。鋒。及。敵。騎。至。尉。子。橋。始。遣。姚。興。一。軍。迎。敵。與。努。力。血。戰。數。告。急。於。權。權。於。仙。宗。山。上。以。羣。刀。斧。手。自。衛。飲。宴。自。若。殊。無。應。援。之。意。自。辰。至。申。遣。二。百。軍。往。不。意。賊。假。立。權。職。以。誤。之。與。奔。而。入。遂。與。其。徒。俱。陷。所。存。者。無。一。二。權。方。走。旗。獻。捷。冀。以。欺。罔。自。解。自。是。徑。回。和。州。州。城。新。築。所。積。錢。糧。可。贖。數。月。權。誠。能。效。賊。賈。之。守。盱。眙。抗。魏。師。數。十。萬。使。歷。旬。不。拔。而。去。則。亦。何。畏。於。敵。哉。權。志。不。在。守。乃。誑。言。於。衆。謂。已。得。金。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四

牌。棄。城。守。江。自。十。月。二。十。一。日。先。往。采。石。坐。於。車。船。之。上。仍。放。火。以。燒。西。門。而。城。內。所。有。錢。糧。器。甲。驛。馬。盡。委。於。敵。權。是。時。退。卻。尤。當。潛。師。宵。遁。使。敵。不。知。或。結。陣。而。退。反。旗。鳴。鼓。若。將。向。敵。尚。可。以。全。吾。師。也。不。知。出。此。為。敵。所。覺。遣。兵。逼。逐。致。使。軍。民。奔。突。踐。蹂。渡。江。沈。溺。而。死。者。又。三。之。二。將。士。怨。怒。號。呼。聲。動。天。地。其。潰。兵。抱。蘆。葦。浮。江。而。過。者。往。往。散。而。之。他。權。嘗。收。兵。江。上。日。夜。糾。合。以。雪。前。恥。乃。於。二。十。五。日。夜。半。徑。發。采。石。歸。於。建。康。城。中。使。千。萬。人。之。命。一。旦。無。罪。而。就。死。地。其。亦。不。容。誅。矣。今。陛。下。奪。其。兵。柄。召。之。而。來。倘。赦。而。不。誅。臣。恐。諸。將。相。視。效。倣。效。陛。下。雖。有。百。萬。之。兵。衆。安。得。而。用。臣。聞。周。世。宗。之。擊。劉。崇。也。大。將。樊。愛。能。何。徵。引。兵。先。遁。世。宗。收。愛。能。與。徵。及。所。部。軍。使。七。十。餘。人。悉。斬。於。市。自。是。驕。將。情。卒。竦。然。知。懼。卒。成。平。定。之。功。夫。以。區。區。之。世。宗。猶。能。如。此。陛。下。亦。何。憚。而。不。為。哉。欲。望。陛。下。暴。權。之。惡。聲。權。之。罪。明。正。典。刑。梟。首。江。上。使。將。士。聞。風。爭。先。效。命。以。赴。國。難。則。威。令。赫。然。行。於。萬。里。之。外。敵。國。雖。強。不。足。平。也。武。略。郎。閣。門。宣。贊。舍。人。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劉。汜。特。貸。命。除。名。英。州。編。管。王。權。及。汜。既。敗。軍。乃。先。罷。權。為。在。外。宮。觀。及。吳。芾。奏。權。罪。請。正。典。刑。上。怒。甚。將。按。誅。權。以。厲。諸。將。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密。言。於。上。曰。權。罪。當。誅。然。權。誅。則。汜。不。可。貸。若。貸。汜。而。誅。權。是。謂。罪。同。罰。異。願。錡。有。大。功。今。聞。其。病。已。殆。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一。敗。而。自。殺。三。大。將。得。毋。為。敵。所。快。乎。上。納。其。言。二。人。得。不。死。江。州。諸。軍。都。統制。成。方。言。本。軍。統制。官。李。貴。及。忠。義。總。管。孟。俊。取。順。昌。府。果。州。團。練。使。知。均。州。武。鉅。奏。已。復。盧。氏。縣。是。日。金。州。都。統制。王。彥。所。遣。第。七。將。邢。進。復。華。州。彥。既。得。商。虢。乃。進。屯。魏。州。令。統制。官。兼。知。巴。州。吳。琦。以。其。軍。應。援。琦。至。魏。州。之。板。橋。遇。敵。與。戰。其。子。漢。臣。死。之。統制。官。任。天。錫。引。兵。夜。擊。華。陰。殺。其。縣。令。進。攻。華。州。不。克。彥。更。遣。進。以。所。部。往。時。敵。兵。分。屯。渭。南。城。中。兵。少。進。乘。勝。克。之。獲。其。同。知。昭。武。大。將。軍。韓。端。愿。等。二。十。餘。人。丙。戌。權。禮。部。侍郎。黃。中。言。本。朝。做。唐。之。制。創。為。九。廟。今。日。宗。廟。自。僖。宣。二。祖。以。及。祖。宗。凡。九。世。而。十。一。室。望。遠。已。行。典。故。遷。翼。祖。神。主。而。附。欽。宗。詔。恭。依。詔。出。空。名。官。告。下。兩。浙。江。湖。廣。州。郡。勸。誘。出。賣。每。縣。八。員。所。賣。及。二。萬。緡。縣。令。減。一。年。磨。勘。諸。縣。出。賣。數。足。者。郡。守。亦。如。之。右。司。諫。梁。仲。敏。面。奏。王。權。棄。軍。不。戰。之。罪。謂。兵。卒。怨。憤。皆。有。為。王。太。尉。所。疾。而。死。不。能。斷。殺。報。國。而。死。之。語。極。可。痛。傷。兩。淮。及。江。上。之。人。恨。不。食。其。肉。竊。觀。報。劉。汜。以。瓜。洲。之。戰。敗。卻。合。按。軍。法。特。貸。命。勒。停。編。管。而。權。之。得。罪。止。於。罷。兵。柄。領。宮。祠。居。住。於。善。地。議。者。謂。同。罪。異。罰。非。所。以。示。公。又。況。權。之。罪。加。於。劉。汜。望。陛。下。以。國。事。為。重。以。兩。淮。生。靈。為。可。憫。特。加。誅。戮。以。慰。人。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四

丁亥。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江。南。淮。南。浙。西。路。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招。討。使。劉。錡。提。舉。萬。壽。觀。以。疾。自。請。也。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御。營。宿。衛。中。軍。統制。劉。銳。權。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此。月。廿。一。日。殺。有。異。狀。結。銜。如。此。祕。閣。修。撰。知。靜。江。府。李。如。岡。為。敷。文。閣。待。制。知。廣。州。左。正。言。劉。度。入。對。言。王。權。初。無。寸。功。久。叨。重。寄。平。居。則。虛。名。占。籍。墮。壞。軍。政。刻。削。廉。稍。剝。下。自。豐。一。旦。有。疆。場。之。虞。望。風。退。縮。歷。陽。之。奔。士。卒。向。欲。回。戰。而。權。麾。之。使。退。一。城。軍。民。爭。舟。赴。水。死。亡。幾。盡。軍。資。戎。器。併。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四

月一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葉是時行府都督者以金人稱大都督來議和我不示之以弱也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通州崔邦弼聞秦州陷欲棄城去恐百姓不從夜二鼓遣人於城內外縱火乘喧鬧徑出渡江之福山既而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珪劾於朝降二官放罷而珪已死矣

庚子詔准東制置使成閔元帶到鄂州軍馬日下發遣言者論金人自擁重兵身臨淮東日生姦計意欲渡江故朝廷督責諸帥嚴為捍禦今鎮江已有元來屯駐軍馬見係都統劉銳所管非步軍李梓都統邵宏淵及殿前司諸軍精銳盡集京口一帶近日制置成閔又自襄漢率軍來赴鎮江防遏及摘帶鄂州所屯人馬同來然鎮江既有諸帥軍馬湊集在彼今又益以成閔之軍則軍勢不為不盛計其拒天險以扼金人亦足以制敵取勝然臣之區區竊知金人見有十餘萬乘屯聚汴京臣深慮敵人知我重兵盡集鎮江則襄漢一帶必虛倘以精兵襲我上流吳拱雖有軍馬在彼勢力單弱倉卒衝突我雖欲應援然泝流數千里之遠豈能旦夕而至使敵人萬一出此則利害誠為非輕欲望速降睿旨將成閔帶到鄂州軍馬速賜發還本處仍乞戒諭吳拱明遠斥堠嚴切捍禦常為待敵之策庶幾首尾不落敵人變詐故有是旨先是閔以鄂州水軍及勝捷軍統制張成後軍統制華旺所部偕行乃令成等還鄂州屯駐

被受初二日密札蓋未開捷報前指揮也 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成閔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贊軍事虞允文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等黃旗奏報已殺金主完顏亮訖朝野相賀上曰此人篡君弑母背盟與戎自采石與海道敗後知本國已為人所據乃欲力決一戰今遽滅亡是天賜朕也朕當擇日進臨大江瀛滄陵寢肅清京都但戒諸將無殺掠此朕志也初敵騎闕江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權禮部侍郎黃中獨謂其家人曰天子六宮在是吾為侍臣若等欲安適耶比敵退獨中與左僕射陳康伯家尉在城中衆皆斬服時存中與允文共議借至江北岸以察敵情諸將憚行允文存中獨以輕舟絕江而北上嘗謂康伯及留守湯思退曰楊存中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

王暉撰存中神道碑云王與康公相屬神貌屹然敢不敬道廢所云不無增飾今不取具與宗所記采石始末稱允文與存中初二日渡江至瓜洲置酒後二日赴行在初六日與事而楊萬里所撰允文墓碑不言允文渡江以日計之自瓜洲兩日無緣到行在蓋允文存中渡江即回與宗或誤記也馮履記范處義語云金亮死范文再同權知揚州葉安通江北有五嶽之場見虞舍人再過以為當去前路促督道師范云此已深冬雪寒不見道路若止如此去恐中路無宿止飯食之地虞卒往凡四日止行四十五里止於營中一小坡上雖欲回亦不知路偶然范文為葉安首募兩健卒一盞酒一盞食前路同候見虞在營中見酒至甚喜因令人引之回謁楊守見范文云某悔不離年兄言幾至頃頃然徐往則敵已去不可追矣按此所記尤差誤離離若允文渡江四日而後回揚州則初六日何以適至行在今並不取

書省勘會近節次收復陝西州軍合添用錢引行使詔四川總領所添印三百萬道委王之望專一收掌逐旋約度合用之數作料次給降足以給用即止其餘合行事件仰一面隨宜措置施行訖聞奏仍不下司此事本之望陳乞已具今年十一月戊辰是日金人以舟師犯夷湖官軍擊卻之夷湖在漢江之南與光化軍相對有鄂州副

統制李勝荆南副統制張進之軍在焉至是敵以舟渡師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鄂州前軍旗頭史俊慶旗涉水直登一舟呼曰前軍得功矣諸軍宜進敵初不虞敢登其舟遂大驚失措行隊不整有墜水而死者諸軍繼進殺其千戶一人奪舟數十金人乃還

辛丑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深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提督海船李寶為靖海軍節度使兩浙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東東路招討使遣幹辦御藥院陳子常押賜旌節官駱駝於是承節郎曹洋特選武經郎賜金帶餘將士第賞有差賞膠西之捷也詔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以右軍統制苗定所管步軍前來應從詔兩淮帥臣監州縣失守官吏並放罪除已放罷人外令還任其殘破州縣當省員者監司帥臣相度以開後減諸司屬官二十四員使臣二百餘員吏卒二千餘人歲省錢七十餘萬緒初上將如建康撫師而欽宗神主未附廟行宮留守湯思退欲省虞速附而釋服以行既十日矣至是權禮部侍郎黃中言不可上納焉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即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天下矣卒從之樞密行府議遣兵過江乃撤淮西制置使李顯忠速選精銳甲軍至鎮江府會合所有采石一帶留下軍馬令池州都統制邵宏淵權管

此據宏淵申行府狀 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復言吳璘疾病乞朝廷權事勢輕重還吳拱於蜀使璘腹心有功之望恐璘不起朝廷以姚仲代璘故預有此請凡五遣大臣書言之是日金壬寅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湯思退乞鑄行宮留守印仍就尚書省置司移行如都省體式合行事務從權便宜施行詔又請以數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淵兼充參謀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呂廣問充參議官秘書省正字黃燁主管機宜文字樞密院編修官鄭樵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吳祇若司農寺主簿韓元吉並幹辦公事皆從之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為行宮在城都總管利州觀察使殿前司策選錄軍統制張守忠為行宮在城都巡檢武功大夫侍衛馬軍司右軍統制權主管本司職事張仔為行宮城北巡檢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侍衛步軍司神勇軍同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王存為行宮城南巡檢詔再放行在公私微錢一月是日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淮東制置使成閔自鎮江引兵之揚州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亦遣右武大夫權殿前司右軍統領李俊自江陰軍引所部渡江之石莊進發

此據江陰軍申行府狀 時葉義問遣使臣李彪伺金人回軍動靜閔令報曰成太尉大軍在揚子橋相持來日當大戰矣彪不聽道路喧言金人已去揚州空虛聞閔計不行乃以馬軍司之兵自天長追襲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梓亦以神勇軍襲之敵軍凡數萬竄其行如林官軍皆不敢與相近但遙護之出境而已

遂敵至全椒縣。敗之。得敵所獲老弱萬餘口。日暮。顧忠入和州。是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始至本府視事。浚首奏乞車駕早幸建康。聞已進發。乃督官屬治具。不半月而辦。於是資政殿學士張璠已被召。辭不至。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戊午。上至鎮江府。未就舍。先乘馬幸江下。觀刻紅。浙江沿海制置使李寶從上行。因陳俘獲與所得百尺舟。上獎諭甚至。因嘆曰。始朕用寶。務書滿篋。至謂必復從。今竟如何。晚頓丹陽館。守臣直祕閣趙公稱。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入見。

己未。上幸鎮江府行宮。兩淮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趨。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徐康入見。趙姓之遺史。辛酉。上至鎮江。王成入行宮駐蹕。

皆與日麻不同。姓之義。稱以和州龍山金兵未退。故同姓。按此時金兵已退四日。姓之義。 詔諸路因事於北界編管編管居住人。並放令逐便。

庚申。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入見。允文論采石之役。張振等以偏裨勝金亮。今止賞以三官。願地臣官以賞振等。上曰。曩日江上事勢。此何等危事。此豈宜力。功豈可忘。於是振等並落階官。是日甲子降官。

是日。與州左軍統制王中正等引兵再攻治平寨。拔之。初。劉海既去治平。敵以兵堅守。中軍統制吳挺遣中正及知秦州劉忠共擊之。殺其知寨。降其招信校尉張吉甫等四人。既而金人謀復去治平。中正引兵於于家堡迎敵。戰十餘合。敵敗走。官兵進擊。大獲其俘。中正為飛翰中其左頰者二。

辛酉。資政殿學士致仕張綱入見。殿中侍御史吳希言。知昆山縣胡廷傑。知金壇縣潘文禮。應辦巡幸科擾民戶銀器至多。詔並勒停。永不得與親民差遣。

壬戌。曲赦新復州軍。契勘淵聖皇帝梓宮及天眷尙在沙漠。若中原與諸國人。能津致扶護來歸者。賜銀帛五萬匹兩。先是宰執進呈赦書事目。上曰。向已下哀痛之詔。今日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但專罪己而已。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劉珙草制。略曰。茲強敵之干誅。幸上天之悔禍。爰整濯征之旅。坐揚者定之功。元惡就屠。餘黨悉潰。宜推在宥。咸與惟新。自江上用兵。珙獨在禁林。一時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讀者感厲。

癸亥。張浚言金兵已退。兩淮皆定。

甲子。德音釋淮南京西湖北路雜犯死罪以下囚。尙書戶部侍郎劉岑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權戶部侍郎張運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岑受命。請步騎萬人以行。又請廢置一路官吏。乃復置岑為戶部侍郎。中侍大夫定江軍承宣使建康府駐劄御前游奕軍統制張振為定江軍承宣使。中侍大夫事國軍承宣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軍統制時浚為事國軍承宣使。中侍大夫舒州觀察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軍統制戴泉為舒州觀察使。中衛大夫宜州觀察使殿前司護聖軍統制王琪為宜州觀察使。中亮大夫濠州團練使建康府駐劄御前水軍統制盛新為濠州團練使。並以在采石親與金主見陣。保護大江。功力

為重故也。新自以功多而賞輕。抑鬱而死。建康。采石軍士至今憐之。建康事以王明清撰第三編錄入。置新於後。戰大日。又引舟師。揚州河口。而其賞與張浚無異。故自以為賞輕也。 武信軍承宣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統都總管李橫移兩江西路常州駐劄。將仕郎戴公度獻助軍錢萬緡。詔以為右從事郎。浙江沿海制置使李寶言。表兄張謐從王雲出使。不肯順番。寶在膠西見得。見被拘留。韓州乞與除直祕閣。仍令有司訪其子孫取旨。上許之。給事中金安節等言。謐使事在三十五年以前。韓州在燕之東北二千餘里。而寶乃自謂見得。不知有何所據。議者謂貼職之授。當自朝廷。而寶乃指名乞除。犯分已甚。況其意又在於搜訪子孫。後將有所微觀。尤不當從。欲望特賜。寢罷。庶幾安分守法之將帥。知公議有定。益堅其尊朝廷之心。在今日誠非小補。是日。金人所命。壽二州巡檢高顯率所部民兵千餘人據壽春府。遂來降。

乙丑。直顯讓開向子固復知揚州。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方滋知廬州。右迪功郎淮北壽寧等州招討使司幹辦公事劉蘊古為右承務郎。蘊古為李顯忠所辟。至是引對而有是命。丁卯。尙書戶部侍郎劉岑充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言者奏岑謬謬大言。略不留意職事。邊報方急。便為自營之計。欺誑廟堂。求為江上之行。一路騷然。初無秋毫之補。用心如此。所不可恕。故有是命。

是月。河北安撫制置使王任。天雄軍節度使王友直自壽春渡淮來歸。任。東平人。嘗以罪亡命。敵重賞捕之急。友直反聚衆往大名歸之。直喜。假契丹以舉事。遂破大名。金主褒既立。下令友直之衆並放罪。命歸業為平民。其衆聞之。皆散去。友直乃與任等自山東尋路來奔。比入境。有衆三十餘。遂自淮西赴行在。初。金岐王亮既為其下所殺。參知政事敬嗣暉欲立其太子光瑛於南京。左丞相張浩不可。乃併亮后嗣克坦氏殺之。亮所遺先鋒將郭瑞孫至滑州。聞變。西不進。金主褒知亮已死。乃與其子允升。允迪擁萬騎趨中都。諸路歲錢既以五十萬緡為額。去年五月丙戌。然是歲歲錢及十萬緡。惟嚴州神泉監直輸行在。而建。詔饒。贛州皆自提點所泛江入漕渠。輸之內帑焉。此續乾道二年八月甲午。密院宣諭聖旨錄入。 諸路上戶部主客戶一千一百三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十二口二千四百二十萬二千三百三。

辛未。上。次東陽鎮。

壬申。上。至建康府。觀文殿大學士判府事張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浚見上。謝曰。秦桧盛時。非陛下保全。無此身矣。上慘然曰。桧為人既忌且妒。浚起於廢黜二十年之後。復當重寄。風采隱然。軍民恃以為重焉。詔張浚免兼行宮留守。從浚請也。

癸酉。放建康府公私儲錢一月。初。京西制置使吳玠聞汝州陷。遣統制官王宜領所部往節制諸軍。是日至汝州之土門。而敵騎已去矣。

丙子。就翼祖皇帝神主。藏於夾室。司農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都察。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入見。适言。江鄉之民。以旱荒而遷徙淮南。比遭敵騎之擾。復還故鄉。則所棄之產。已為官司估賣。形勢之家。買者十不償一。佃者量納租課。無補於官。而有害於民。乞斷自紹興二十九年以後。凡州縣所賣逃產。許原業人以原估價就贖。專委提舉常平官覺察。上獲予甚飭。尚書左司郎中徐度權戶部侍郎。右朝散郎新通判盱眙軍劉敏士知楚州。朝奉郎通判光州郭淑知光州。

閏門祇候劉澤充樞密院忠義軍統制。詔金國故武勝軍節度使蕭中一特贈奉國軍節度使。中一率先歸附。上嘉其忠義。嘗欲築館待之。使其至如歸。及為亂兵所害。京西招討使吳玠令統制官王宜訪尋其妻子。承制授其子穎武翼大夫。言於朝。乃有是命。又封其妻耶律氏為蘭陵郡夫人。以穎為鄂州兵馬鈐轄。且命拱多方存恤之。中一事。以趙成京西職功錄及周必大按垣內蓋錄入日原不知是詳也。

戊寅。張浚入對。上問勞甚渥。尚書右司員外郎呂光問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行在左右司郎官。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守尚書左司員外郎。兼權行在檢詳。秘書省校書郎馮方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刑比部郎官郎官。閏門宜贊舍人御前忠銳軍正將李師民帶御器械。成忠郎王全為修武郎閏門祇候樞密院忠義統制。全倡義來歸。故有是命。

己卯。詔侍從臺諫各舉可為監司者一員。郡守二員。有不稱職。當坐纒舉之罰。是日。淮南制置使李顯忠引兵還建康。淮西兵火之餘。無廬舍。天大寒。多雪。士卒暴露。有墮趾者。上遣中使撫勞。顯忠厚贈之中使喜。既還。具以奏。上乃令班師。

庚辰。言者論監司不按吏。望令郡守每半歲各疏屬縣知縣治狀之得失。具申監司。監司覈實。并與屬郡太守治狀。以聞於朝。仍下御史臺考核。有不如言。論奏殿罰。庶幾郡邑勉勵。而監司之職。不至曠廢。從之。詔郡守年七十之人。令吏部並與自陳官觀。著為令。直顯謨閣御營宿衛使司書寫機宜文字楊俊行尚書度支員外郎。右朝散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右朝奉郎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柳大節並入見。

壬午。金人寇蔡州。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樽率諸軍禦之。京西制置使吳玠亦遣踏白軍統制焦元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六

【紹興三十有二年】歲次壬午。金世宗。大定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上在鎮江。時欽宗几筵在臨安府。行宮百官當入臨。留守湯思退以吉月議罷之。權禮部侍郎黃中力爭。得不能。

己巳。遣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先往建康措置。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岑落職。以言者奏岑前罪。又論岑請復免行錢不當也。右朝奉大夫知楚州王彥融。右朝奉大夫知光州強友諒。並為淮南轉運判官。填添置闕。彥融兼淮東提刑。兼淮北宿州招討司隨軍轉運判官。友諒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借補修武郎閏門祇候郭昇充淮北忠義軍統制。右文殿修撰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吳撥丁母憂。制置使王剛中言於朝。特起復。右宣義郎新知泰州劉祖禮辭行。金人犯壽春府。保義郎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劉泰率所部赴救。轉戰連日。是日。金引去。泰身被數十鎗。一夕死。先是泰自備家資。募兵三百。糧儲器械。一切不資於官。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言其忠。詔贈武翼郎。官其家三人。泰。贈官在是月乙酉。

庚午。上發鎮江府。次下蜀鎮。左奉議郎知句容縣范鹵入見。時方雨。淖。上御氈衣氈笠。乘馬。建王扈從。雨漬朝服。略不少顧。而宰相已下多有肩輿者。

援金以勁矢射城上守者不能立金人登城楫知不可當乃棄城而下率諸軍巷戰自午至申金人敗乃去

癸未嘗者奏自金犯長淮而江上之民有所謂踏車夫則操舟楫而雜戰卒防江夫則待旌旗而頓山岡以修防則有鹿角夫以轉餉則有運糧夫而踏車夫尤為可念願按采石當時籍定之數與免三年科役其餘亦與犒賞從之既而戶部下建康府具到踏車夫六千三百餘人詔與免一年

請大夫陳漢知通州劉子昂知和州時二州守臣皆遁去故命之右朝奉郎曾造知荆門軍造幾子也

詔放太平州池州公私儲錢一月

甲申直顯謨閣知揚州向子固辭行

乙酉權知東平府耿京遣諸軍都督領賈瑞章書記辛棄疾來奏事上即日召見先是京怨金人征賦之橫不能聊生與其徒六人入東山漸得數十人取萊蕪縣有衆百餘瑞亦有衆數十人歸京自此漸盛遂據東平府京遣瑞渡江瑞曰若到朝廷宰相以下有所詰問恐不能對願得一文字借行乃以棄疾權章書記自楚州至行在瑞蔡州人棄疾濟南人也淮西制置使李顯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入見顯忠之撤戍也上欲幸建康南門以觀過軍會大雪不出乃召對飲以金餅御酒菓實之屬皆渾金器就賜之

丙戌嚴州幫源洞效士方郁言募到敢勇義兵百餘人詔付御前忠銳第五將張振使喚

丁亥制授王友直復州防禦使友直與王任皆至行在上喜欲除友直節鉞任廉車友直

日向若臣有衆數萬歸朝廷則受之不辭今衆不滿百而受如此之重賞不可於是改命亦以任爲果州團練使給事中金安節等言準尙書省備到白劄子奉聖旨令臣等同議開奏者臣竊惟建康江山險固從昔以爲帝王之都蓋以南控楚越西連巴蜀北接中原最爲形勝實東南之要會也今將圖回經略指揮號令固宜駐蹕於此然而兩淮師旅之後藩籬未立自昔所以壯根本而固形勢者一切未備至於宗廟宗室官寺城壁倉庫營壘皆非倉卒所能辦集實如白劄子所陳然民思拯援如在焚溺比開大觀進臨江表方後來蘇至於淮壖瘡痍之人甫遂歸業亦賴聲勢以幸安堵一旦聞戎輅遠移恐乖始望臣等謂宜頒詔旨明諭以建康臨安猶唐之東西都今雖暫還臨安自此當往來巡幸不常厥居仍詔有司按求吳晉以來城址故迹以次營治以俟駐蹕庶幾慰遠邇之望成宏濟之功臣等愚管所見如此伏望聖慈更賜裁擇先是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會有陳駐蹕利害者宰相陳康伯不能決上命侍從葉諫同赴都堂集議芾謂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衆不從遂定回鑾之議

爲首也美議無月今附詳歸國之類趙之遺處云軍臣皆入文字乞進取往往欲耽擱遠謀不向浙者陳康伯不備決上命侍從葉諫赴都堂集議上降旨問進取利害令各具狀奏軍臣皆不能言但唯唯請回浙而已少頃傳聞於外士庶謂之

戊子詔曰比者視師江上敵騎遁去兩淮無警已委重臣統護諸將一面經畫進討今暫還臨安舉奉恭文祈廟之禮維建康形勢之勝宜令有司增修百官吏舍諸軍營寨以備往來巡幸可擇日進發

師之寄不屬之魏公而屬之葉義問使魏公起而任其責則魏公之功又豈止如是而已耶魏公者兼資文武出入將相幾三十年武夫健將者曠息兒童婦女知有都督其德爲何如加之許國之心自當不渝杜門念苦老而練事今日之沒非前日之沒建府迎謁衛士權呼渡之指置經綸曾未數語而勇面又一變成圍每領三衛而招討敵局吳漢班師而宣撫結局矣金陵王者之宅庶我師之履捷爲駐蹕之宏規可也未及一月遽爾反旆何耶意者天運厭於西北而黃旗紫蓋應於東南耶否則聖心倦勤而厭恢復之義將有待於後人耶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建康復國海內來歸錢鏐之形勢此其地矣唯有一旅而祀夏祀天開拓若是亦可以爲雄矣

給事中金安節等言竊惟去歲金人渝盟犯侵淮甸凶焰方熾遽自殞滅雖然此可爲慶而未可恃也何則天道善應其所培植常因乎人今眷佑皇家如此可不益思所以副之乎臣愚竊嘗爲朝廷深慮以謂當今之計其大要不過有三一曰進取二曰招納三曰備守夫中原之地皆吾土也有機會而可取如之何不取中原之民皆吾民也有機會而可招如之何不招然觀自昔英雄之君削平禍亂未嘗不先固根本而後征討以致寧壹者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魏武之兗州是也由是言之進取招納雖當乘機而備守之計尤在所急備守者進取招納之本也備守既固以之進取則兵勢益壯而易以成功以之招納則人有所倚而樂於從命不可不早圖也今

敵寇遠遁疆場能警正天假國家以預爲備守之時伏望陛下深詔大臣特創一司遴選練達之士俾之討論如豐財積粟儲戎器械城壘練士卒選將帥等事皆深謀熟計俾歸至當然後廟堂之上審擇而行之如或難於置司則乞詔廷臣及沿邊帥守各陳所見委官看詳取其可行者上之朝廷臣愚不足以知大計伏惟聖神裁度幸甚

鄂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軍馬向起爲鄂州觀察使右武大夫與州前軍統制節制軍馬吳挺爲榮州刺史右武大夫達州刺史與州前軍統制劉海爲拱衛大夫賞秦州之捷也時四川宣撫使吳玠在河池遣中軍統制杜實傳令於起等曰軍行並從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毀民舍勿掠民財逢敵欲戰必成列爲陣甲兵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陣即前軍俱發或敵兵直犯拒馬令甲軍槍手密依拒馬枕槍檣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真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僞地兵爲女真金人冒賞者罪亦如之凡布陣之式以步軍爲陣必爲左右翹翼馬軍爲左右肋拒馬環於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管敵陣統制一統領四主陣撥發各一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爲多寡陣兵三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爲陣心者一千有六

與拒馬者二百居陣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陣將官二平射弓二百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為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一。將官二副將一管隊十隊。兵乘騎二百四十有八。右肋亦如之。雖其間有貼撥轉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可類見矣。璘遂遣與元都統制姚仲以東路兵自秦亭出至鞏州。而金房都統制王彥以其兵分屯商、虢、陝、華。饒、華為敵所取。敵去復得之。陝州方與敵相持。然亦未退。姚仲出秦亭在是月。不獲其日。敵敗也。權知泗州劉輝補正修武郎閣門祇候。從淮東制置使成閔請也。

己丑。制授耿京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兼節制京東河北路忠義軍馬。權天平軍節度掌書記辛棄疾。特補右承務郎。諸軍提都領賈瑞。特補武節閣門祇候。京瑞並賜金帶。將吏補官者二百人。於是京東招討使李寶。遣統制官王世隆與瑞等。齎官誥節鉞以往。既貽軍奏大金國。遣使過界。先是金主襲入中都居之。且告於太廟。以父晉王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堯。追設宗堯曰簡。肅皇帝。廟號懿宗。母曰欽慈皇太后。追尊東昏王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降故主亮為海陵王。諡曰煬。亮后圖克坦氏為海陵夫人。就德宗宗幹神主。附懿宗神主於太廟。改通天門為應天門。以威勝統軍勸農使耶律阿里為平章政事。廢參知政事。敬嗣暉為庶人。工部尚書蘇保衡遷尚書右丞。太府兼權左司郎中。魏子平為戶部侍郎。大興尹李天吉為刑部侍郎。修起居注鄭子聃復為翰林修撰。

此以宋明金高本末。張棣金部參修。往歲權場有運文武諸帝。廟號宗堯。後所加者。東昏明年亦改諡宗堯。廟號閔宗。耶律阿里已下差除。范成大攪雜錄。可文。集修入不得其月。但以與亮。亮立事相干。及已嘗見其名字者。則書之。如阿黑之。運阿黑之。廢決在此時。趙可撰魏子平。葬。稱大定元年。冬。入觀中。即拜尚書戶部侍郎。而憲誌乃云。大定元年。冬。上即位於遼。揚公自河南赴京師。明年。拜戶部侍郎。則必春初事也。大成稱鄭子聃。為修注。王立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學士。而可所撰子聃。蓋誌云。大定二年。春。復為翰林修撰。今從之。天吉已見紹興三十一年。即遣元帥府左監軍高定建。禮部侍郎張景仁來告登位。邊吏以聞。景仁。廣寧人也。尚書左司員外郎洪邁充接伴使。文州刺史知閣門事張掄副之。

庚寅。宰執奏金使二月渡淮。上曰。今若拒之。則未測來意。有礙交好。受之。則當遣接伴使副於境上。先與商量。如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故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而金國主與無名之師。侵我淮甸。則兩國之盟已絕。今日使者所以惠我國甚寵。然願聞名稱。以何為正。疆土以何為準。與夫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不然。則不敢受也。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言。金人乞和之議。未可許之。未可拒之。許之則不可盡歸侵疆。而盟約一成。則中原之人。無路歸順。拒之則兵連禍結。未有已時。然為進取之計。既不可急。亦不可緩。急則彼將以此為辭。恐脅其衆。併力拒我。緩則彼君臣之分既定。上下之情既安。盡反虐政。以收人心。他日圖之。難於今日。為今日之計。莫若且為悠悠之辭。以答其求和之請。並詔諸帥且與相持。俟吾兵威益震。其京、陝之地。半已收復。彼有可畏。堅來請盟。然後聽許。聖慈裁擇。言者請命帥司監司於新復

州縣。搜訪仗節死義。不屈北庭之人。具名以聞。特加優異。從之。尚書吏部員外郎馮方知邛州。從所請也。右宣義郎知上元縣李開之入見。右朝請大夫新知廬州方滋辭行。太史局奏用二月六日回。踴臨安府。從之。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聞金使將至。蓋欲觀吾進退。視吾虛實。不如受禮建康。俟其出。然後還。亦未晚也。不從。

壬辰。洪邁張掄入對。上謂宰執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卿等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蓋卿等事朕。不得不如此言。在朕所見。當以土地人民為上。若名分則非所先也。何者。若得復舊疆。則陵寢在其中。使兩國生靈不殘於兵革。此豈細事。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恥。陳康伯曰。此非臣等所敢擬議。上曰。俟邁等對。朕自以意諭之。果州團練使知均州武鉅。兼知河南府。令招刺效勇馬軍五千。俟招足日之任。司農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都察院令赴寺供職。建康府市易務經紀人劉彥。詔繫欺隱市易息錢。故有是命。日麻不書此事。但於二月辛巳書。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行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陳良弼為本路轉運判官。右迪功郎添差揚州司法參軍高禹為右承務郎。添差簽書常州軍事判官廳公事。癸巳。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邵宏淵。御營宿衛左軍統制新知壽春府主管宿衛安撫司公事郭振皆入見。右宣義郎劉芮為國子監丞。

甲午。右朝請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班直祕閣。金之踐兩淮也。帥守監司皆遁去。班獨不離所部。敵退。班招集亭戶。復與鹽寇。故褒擢之。直祕閣浙西沿海制置使隨軍轉運副使龔濤添差兩浙轉運副使。專一應付李寶軍錢糧。右朝散郎知撫州葉謙亨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右朝奏大夫通判紹興府孫大雅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乙未。接伴使洪邁張掄辭行。上顧掄曰。洪皓三子。其才皆可用。丙申。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為江淮荆襄路宣撫使。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江淮荆襄路宣撫副使。時上將還臨安。軍務未有所付。張浚判建康府。衆望屬之。及除存中宣撫使。中外大失望。給事中金安節。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珙比言。金人渝盟。干犯王略。恃強凌侮。勢必漸衰。今陛下親御六飛。視師江濟。大明黜陟。號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觀。傾耳以聽。凡所擢用。悉宜得人。況欲盡獲羣雄。兼制數路。大柄所寄。尤當審圖。國家安危。在此一舉。存中已試之效。不待臣等具陳。頃以權勢太甚。人言藉藉。陛下曲示保全。俾解軍職。今復授以茲任。事權益隆。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備聖意以允文資歷未深。未可專付。宜別擇重臣。以副盛舉。疏入。上怒。謂輔臣曰。珙之父為張浚所知。其為此奏。意專為浚地耳。宰相陳康伯。朱倬召珙論上旨。且曰。再繳。累及張公。珙曰。珙為國家計。故不暇為張公謀。若為張公謀。則不為是以累之矣。命再下。珙執奏如初。乃止。於是允文

州縣。搜訪仗節死義。不屈北庭之人。具名以聞。特加優異。從之。尚書吏部員外郎馮方知邛州。從所請也。右宣義郎知上元縣李開之入見。右朝請大夫新知廬州方滋辭行。太史局奏用二月六日回。踴臨安府。從之。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聞金使將至。蓋欲觀吾進退。視吾虛實。不如受禮建康。俟其出。然後還。亦未晚也。不從。

壬辰。洪邁張掄入對。上謂宰執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卿等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蓋卿等事朕。不得不如此言。在朕所見。當以土地人民為上。若名分則非所先也。何者。若得復舊疆。則陵寢在其中。使兩國生靈不殘於兵革。此豈細事。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恥。陳康伯曰。此非臣等所敢擬議。上曰。俟邁等對。朕自以意諭之。果州團練使知均州武鉅。兼知河南府。令招刺效勇馬軍五千。俟招足日之任。司農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都察院令赴寺供職。建康府市易務經紀人劉彥。詔繫欺隱市易息錢。故有是命。日麻不書此事。但於二月辛巳書。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行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陳良弼為本路轉運判官。右迪功郎添差揚州司法參軍高禹為右承務郎。添差簽書常州軍事判官廳公事。癸巳。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邵宏淵。御營宿衛左軍統制新知壽春府主管宿衛安撫司公事郭振皆入見。右宣義郎劉芮為國子監丞。

甲午。右朝請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班直祕閣。金之踐兩淮也。帥守監司皆遁去。班獨不離所部。敵退。班招集亭戶。復與鹽寇。故褒擢之。直祕閣浙西沿海制置使隨軍轉運副使龔濤添差兩浙轉運副使。專一應付李寶軍錢糧。右朝散郎知撫州葉謙亨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右朝奏大夫通判紹興府孫大雅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乙未。接伴使洪邁張掄辭行。上顧掄曰。洪皓三子。其才皆可用。丙申。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為江淮荆襄路宣撫使。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江淮荆襄路宣撫副使。時上將還臨安。軍務未有所付。張浚判建康府。衆望屬之。及除存中宣撫使。中外大失望。給事中金安節。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珙比言。金人渝盟。干犯王略。恃強凌侮。勢必漸衰。今陛下親御六飛。視師江濟。大明黜陟。號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觀。傾耳以聽。凡所擢用。悉宜得人。況欲盡獲羣雄。兼制數路。大柄所寄。尤當審圖。國家安危。在此一舉。存中已試之效。不待臣等具陳。頃以權勢太甚。人言藉藉。陛下曲示保全。俾解軍職。今復授以茲任。事權益隆。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備聖意以允文資歷未深。未可專付。宜別擇重臣。以副盛舉。疏入。上怒。謂輔臣曰。珙之父為張浚所知。其為此奏。意專為浚地耳。宰相陳康伯。朱倬召珙論上旨。且曰。再繳。累及張公。珙曰。珙為國家計。故不暇為張公謀。若為張公謀。則不為是以累之矣。命再下。珙執奏如初。乃止。於是允文

州縣。搜訪仗節死義。不屈北庭之人。具名以聞。特加優異。從之。尚書吏部員外郎馮方知邛州。從所請也。右宣義郎知上元縣李開之入見。右朝請大夫新知廬州方滋辭行。太史局奏用二月六日回。踴臨安府。從之。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聞金使將至。蓋欲觀吾進退。視吾虛實。不如受禮建康。俟其出。然後還。亦未晚也。不從。

壬辰。洪邁張掄入對。上謂宰執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卿等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蓋卿等事朕。不得不如此言。在朕所見。當以土地人民為上。若名分則非所先也。何者。若得復舊疆。則陵寢在其中。使兩國生靈不殘於兵革。此豈細事。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恥。陳康伯曰。此非臣等所敢擬議。上曰。俟邁等對。朕自以意諭之。果州團練使知均州武鉅。兼知河南府。令招刺效勇馬軍五千。俟招足日之任。司農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都察院令赴寺供職。建康府市易務經紀人劉彥。詔繫欺隱市易息錢。故有是命。日麻不書此事。但於二月辛巳書。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行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陳良弼為本路轉運判官。右迪功郎添差揚州司法參軍高禹為右承務郎。添差簽書常州軍事判官廳公事。癸巳。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邵宏淵。御營宿衛左軍統制新知壽春府主管宿衛安撫司公事郭振皆入見。右宣義郎劉芮為國子監丞。

甲午。右朝請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班直祕閣。金之踐兩淮也。帥守監司皆遁去。班獨不離所部。敵退。班招集亭戶。復與鹽寇。故褒擢之。直祕閣浙西沿海制置使隨軍轉運副使龔濤添差兩浙轉運副使。專一應付李寶軍錢糧。右朝散郎知撫州葉謙亨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右朝奏大夫通判紹興府孫大雅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乙未。接伴使洪邁張掄辭行。上顧掄曰。洪皓三子。其才皆可用。丙申。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為江淮荆襄路宣撫使。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江淮荆襄路宣撫副使。時上將還臨安。軍務未有所付。張浚判建康府。衆望屬之。及除存中宣撫使。中外大失望。給事中金安節。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珙比言。金人渝盟。干犯王略。恃強凌侮。勢必漸衰。今陛下親御六飛。視師江濟。大明黜陟。號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觀。傾耳以聽。凡所擢用。悉宜得人。況欲盡獲羣雄。兼制數路。大柄所寄。尤當審圖。國家安危。在此一舉。存中已試之效。不待臣等具陳。頃以權勢太甚。人言藉藉。陛下曲示保全。俾解軍職。今復授以茲任。事權益隆。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備聖意以允文資歷未深。未可專付。宜別擇重臣。以副盛舉。疏入。上怒。謂輔臣曰。珙之父為張浚所知。其為此奏。意專為浚地耳。宰相陳康伯。朱倬召珙論上旨。且曰。再繳。累及張公。珙曰。珙為國家計。故不暇為張公謀。若為張公謀。則不為是以累之矣。命再下。珙執奏如初。乃止。於是允文

州縣。搜訪仗節死義。不屈北庭之人。具名以聞。特加優異。從之。尚書吏部員外郎馮方知邛州。從所請也。右宣義郎知上元縣李開之入見。右朝請大夫新知廬州方滋辭行。太史局奏用二月六日回。踴臨安府。從之。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聞金使將至。蓋欲觀吾進退。視吾虛實。不如受禮建康。俟其出。然後還。亦未晚也。不從。

改使川陝。存中措置兩淮而已。日廢全不統此事。今以劉洪基、金安節、吳謙、入但英、孫、月日、趙、姓之遺、史略、除日於丙申、從之、尤文二月戊戌、改命。右朝請大夫新知康

州方滋乞招效用千人許之。其錢糧總領所應付。御史中丞湖北京西路宣諭使汪澈言。已復光化。信陽軍。自今上流事勢稍定。詔諸路帥司所遣上禁軍弓弩手。並歸原來處。徽猷閣待制宋喚卒。

是月。詔下民間有得金人所遺器甲送官者。以內藏錢償其直。人甲十千。馬甲減半。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昨準指揮。再下本所。令應付吳拱襄陽官兵錢糧。竊惟四川之地。極險絕。財賦所出。不比江浙。而於餽餉尤難。古今稱善用蜀者。無如諸葛亮。亮得南中六郡。軍資饒富。又一絲一粟。不入中原。以今準之。事力不侔。亮兵前後四出。其衆不滿五萬。或由祁山。或由散關。或由斜谷。近止數百里。遠不踰三數月。木牛流馬。轉輸之巧。猶每苦糧食之不繼。今蜀中大軍十餘萬。與金相持於散關。一百三十餘日。則兵比亮衆爲多。右取秦、隴、洮、蘭。左取陝、華、商、虢。皆仰供億。則地比亮境爲廣。又夔州萬人防扼。亦係本所應副。視亮用蜀之費。不啻數倍。若更令越三千里。船運糧草。饋襄陽之戍。區區巴蜀。何以勝任。古所謂千里饋糧者。亦不過旬月計耳。若錢糧草料。三千里外。按月資辦。豈能免於闕誤。契勘蜀中屯軍。分隸一十八處。其潼川、興元、府、綿、劍、文、龍、渠、金、洋、階、成、西、和、鳳、州、合用糧料。本所每年科支本錢。就逐州夏秋糴買應付。其利、閬、兩川、邊、嘉、陵、係招誘客販收糴支遣。唯魚、關、興、州、大、安、軍、三處合用糧料。本所於利、閬、州、糴買數內運三十四萬前去。水陸只五百里。約用船腳錢引七十萬道。所有馬草。只於屯駐州軍

收到稅草內應付。而四川當無事之時。已不堪其勞費。今吳四廂官兵。一歲當用錢糧草料。春冬衣服。物帛。細算錢引。計一百二萬四千五百餘道。上件軍兵。朝廷已限一季招填。本所自無此一項闕額衣糧。若更本色前去襄陽。費用水陸腳錢四百三十餘萬道。比之應副興州、魚、關、大、安、軍、所費當六七倍。雖竭四川公私之力。亦恐難以應辦。欲望免行科撥。下湖廣總所照應施行。從之。

【紹興三十有二年】二月戊戌朔。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川陝宣諭使。措置招軍買馬。且與吳璘相見議事。罷借江淮兩浙坊場淨利錢。尋命已借者。理充經界之數。用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洪适請也。後言在四月乙亥。詔故武功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游奕軍準備將韓立。特贈拱衛

大夫鄧州防禦使。以楊林渡戰沒。故有是命。右朝請大夫知和州劉子昂。辭行。己亥。秉義郎權池州駐劄御前軍統領邵世雄。爲閩門宣贊舍人。世雄。宏淵子也。庚子。張浚。虞允文入對。時浚乞借執政奏事。上不許。於是與允文同對。詔浚仍舊兼行宮留守。又詔浚罷相後。有合得特進恩數。皆遺之。浚乞借執政奏事。他書皆不載。洪适行狀云。除知建康府。且許入覲。時虞相允文有意北征。先移屯侍衛軍。城增萬寇。救公同二府議於內殿。公奏。臣懇請與臣同對。神宗嘉怒。近大上在金陵。張浚司面。亦不許借執政奏事。願別班引上批。所委體大。共請勿辭。近此所無也。言者論料理江淮三事。其一。請於兩淮。荆襄之間。創爲四大鎮。如維揚。合肥。蘄陽。襄陽。各爲家計。增城浚險。以立守備。農戰交修。以待天時。每鎮招集沿邊弓箭手二萬人。人授良田百畝。給與牛種。雖無租賦。實免供饋。悉遊陝西沿邊故事。乃以湖北州縣之在江北者。隸蘄陽。二曰。大江之南。控制吳蜀。夙有屯兵。據其險阻之地。今盍建爲五帥。由鎮江而上。至於建康。九江。江夏。

建策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七

【紹興三十有二年】二月戊戌朔。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川陝宣諭使。措置招軍買馬。且與吳璘相見議事。罷借江淮兩浙坊場淨利錢。尋命已借者。理充經界之數。用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洪适請也。後言在四月乙亥。詔故武功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游奕軍準備將韓立。特贈拱衛

大夫鄧州防禦使。以楊林渡戰沒。故有是命。右朝請大夫知和州劉子昂。辭行。己亥。秉義郎權池州駐劄御前軍統領邵世雄。爲閩門宣贊舍人。世雄。宏淵子也。庚子。張浚。虞允文入對。時浚乞借執政奏事。上不許。於是與允文同對。詔浚仍舊兼行宮留守。又詔浚罷相後。有合得特進恩數。皆遺之。浚乞借執政奏事。他書皆不載。洪适行狀云。除知建康府。且許入覲。時虞相允文有意北征。先移屯侍衛軍。城增萬寇。救公同二府議於內殿。公奏。臣懇請與臣同對。神宗嘉怒。近大上在金陵。張浚司面。亦不許借執政奏事。願別班引上批。所委體大。共請勿辭。近此所無也。言者論料理江淮三事。其一。請於兩淮。荆襄之間。創爲四大鎮。如維揚。合肥。蘄陽。襄陽。各爲家計。增城浚險。以立守備。農戰交修。以待天時。每鎮招集沿邊弓箭手二萬人。人授良田百畝。給與牛種。雖無租賦。實免供饋。悉遊陝西沿邊故事。乃以湖北州縣之在江北者。隸蘄陽。二曰。大江之南。控制吳蜀。夙有屯兵。據其險阻之地。今盍建爲五帥。由鎮江而上。至於建康。九江。江夏。

陽。二曰。大江之南。控制吳蜀。夙有屯兵。據其險阻之地。今盍建爲五帥。由鎮江而上。至於建康。九江。江夏。

陽。二曰。大江之南。控制吳蜀。夙有屯兵。據其險阻之地。今盍建爲五帥。由鎮江而上。至於建康。九江。江夏。

陽。二曰。大江之南。控制吳蜀。夙有屯兵。據其險阻之地。今盍建爲五帥。由鎮江而上。至於建康。九江。江夏。

陽。二曰。大江之南。控制吳蜀。夙有屯兵。據其險阻之地。今盍建爲五帥。由鎮江而上。至於建康。九江。江夏。

公安各以二萬人爲屯。附以屬城。供其芻糧。列置烽燧。增益樓船。三曰。選擇兵官。教習諸路將兵禁軍。士兵弓手。此皆長久之計。手詔楊存中。成閔。李顯忠。向子固。方滋。楊抗。向洵。王彥融。強友諒。相度開奏。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淮西制置使李顯忠。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方滋。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強友諒。向洵。言。廬州地勢難守。四經殘破。舒州地勢襟帶。居諸郡之中。乞移淮西帥司。就舒州知州兼領。廬州管下合肥。慎縣。舒城。壽州。將見今。廬州作爲合肥縣。隄爲軍使兼知縣。令建康府駐劄諸軍。差統領官一員。充沿淮都巡檢使。將官兵千人。馬二百於合肥屯戍。每歲或半年一易。聽本路帥司節制。和州屢經殘破。民不安業。東西關險阻。古來控扼之所。今若移和州於西關。移含山縣於東關。相去三四里。和州欲改作歷陽軍使兼知縣。差將副各一員。將本部官兵於城內屯駐。光州。濠州。安豐軍。今欲移併附山爲嶺。濠州入橫澗山。安豐軍入暗澗。光州欲改爲光山縣。移入大蘇山。隸安豐軍。所遺州軍。候今秋農隙。及諸軍休息。稍蘇修築。所有居民。使之遷徙。仍附山裏外撥田。永爲己業。官給錢買牛具種糧。沿淮中渡。霍邱。花縣。壽春。及見今光。濠。並改作堡。每堡差將官一員。充知寨。將帶兵二百。馬三十。令江池建康駐劄諸軍。均差。並聽合肥屯駐統領官節制。淮西所管縣。並差武臣充尉。令帥憲司將諸軍。今來減損將佐員數。先次差填營屯田。見今探訪候見的實。別具開奏。弓箭手。緣人方復業。若便行召募。切恐民間憚於從軍。不肯歸業。今來新移州郡。分撥民戶。田土。權免租稅。不三年間。開耕就緒。合行輸稅。其間少壯之人。願免稅充弓箭手者。聽自陳。老弱之人。充稅戶。公私兩便。尙慮修城築堡。及與民戶收買牛具。所費浩濶。兼所移易州縣。其間官吏。不無憚於改更。土著之家。亦必重於遷徙。更乞朝廷。付有司詳定。給事中。金安節等言。奉聖旨。楊存中等。探訪到淮南西路利害。并李顯忠。已見令侍從。臺諫。看詳。切詳朝廷。初意。大要有三。一曰。據形勢。要害。以禦寇。二曰。酌道里。遠近。以便民。三曰。減官吏。浮費。以足用。今存中等所申。三者。舉無一得。今所需甚急。莫若以成兵爲首。屯田次之。修城堡。以控要害。又次之。蓋州郡無兵。則不可爲守。百姓無兵。則不敢安業。只如廬州之合肥。和州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蓋地有所必爭也。而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能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可以成功。而今日有之。反棄不問。欲望朝廷。於沿江。置造將校。及兵一二萬人。早爲經營。分成二州。使壁壘相望。足爲沿淮一帶聲勢。以絕窺伺。然後廣開屯田。使兵民得以雜耕。修築東西關之險。以備固守。自餘杭。募弓箭手之屬。然後以次施行。無不可者。況聞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係廬州界下抵江口。可通漕運。則一州之戍。其與就食沿江。初無少異。而舒卷之間。成效相遠。欲乞朝廷。參酌施行。於是存中議遂格。日麻止。職事。謂。州。以。金。安。節。奏。議。附。入。楊。存。中。等。所。上。利。害。亦。不。得。其。月。日。皆。來。連。而。書。之。詔以浙西。江東。常平米二萬石。賜兩淮。常平司。凡人戶之歸業者。悉賑給之。仍具數申省。興州前軍統領惠逢復。河州。先是四川宣撫使吳玠。命逢襲取熙。河。逢間道出臨洮。蕃兵總領權知洮州李進。同知洮州趙阿。令結。鈴。轄。某。皆。會。至。會。通。關。掩。擊。之。獲。其。關。使。成。俊。諸。將。議。進。兵。咸。曰。我。擣。河。州。而。賊。兵。單。弱。以。強。制。弱。

何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金軍盡在熙。官軍若直擣河州。勢必來援。吾裝裏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引兵而西。伺其險路。敵將忿兵。伺其不意。可一戰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軍自下。衆曰。善。即伏兵闕家峽。其日。正。月。丙。戌。也。而。金。將。溫。特。赫。者。提。正。軍。千。五。百。從。軍。亦。如。之。徑。至。峽。口。以。邀。官。軍。惠。逢。令。緝。卒。數。十。騎。誘。之。曰。旗。動。乃。發。金。兵。薄。羸。騎。傍。復。旗。動。伏。兵。大。奮。大。風。起。人。馬。不。辨。李。進。引。兵。駐。傍。山。上。若。聞。空。中。聲。云。蕃。兵。亂。蕃。兵。亂。進。令。左。右。下。山。用。平。射。弩。旁。射。敵。大。亂。鈴。轄。某。乘。駿。馬。揮。鐵。鞭。殺。敵。所。向。風。靡。衆。從。之。敵。遂。大。敗。潰。去。追。騎。至。托。子。橋。橋。以。截。木。爲。之。久。故。將。敗。有一。會。自。殿。後。立。橋。右。睨。目。直。視。追。者。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敵。餘。衆。渡。已。乃。乘。馬。徐。去。後。獲。金。兵。間。之。即。溫。特。赫。也。是。役。也。俘。金。二。百。有。五。人。騎。二。百。此。以。其。與。宗。西。降。華。略。費。士。數。獨。口。用。兵。錄。參。修。但。略。略。也。活。兵。三。百。五。十。人。乃。與。士。數。所。錄。不。同。蓋。士。數。據。案。牘。故。也。逢進薄河州。蕃落指揮劉全。李寶。魏進。糾集州民。執其同知中靖大夫郭琪。以降。州民皆以香花。繡道。迎官軍。有流涕者。獨寧河寨官爲金堅守。民排戶裂其戶。攜其首以獻。諸將既得城。方編籍府庫。人人炫功。不相能。或言。嘗暫賞軍。逢命人支錢十餘。時食物貴踊。炊餅一直數十錢。諸兵得賜。擲地大詬曰。我等捐軀下河州。今性命之賤。乃不值一炊餅也。俄傳金兵大至。衆欲空城固守。逢曰。彼衆我寡。河又初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外援不至。將奈何。即攜衆欲出。州民父老咸障馬曰。鈴轄第坐府中。我曹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逢諭衆曰。我今去此。求援兵於外。非置此去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即令儒林郎呂某權州事。與博軍願。願者數十百人。因出屯會通關。李進乘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有識。李進者乎。初不挾一縷以入。今不挾一縷以出。即馳去。軍士怨惠逢。賈薄。有道亡者。

辛丑。張浚入見。詔諸路州軍。欲助軍興者。毋得輒科於民。若上戶。自欲獻功者。具以名聞。即議推賞。司農少卿都絜龍。以殿中侍御史吳芾。劾其盜用糶米錢。及與市易官夏惇。糶爲姦故也。川陝宣撫使虞允文言。諸軍進發。除給降錢外。如關支遣。欲乞預期約度。申取朝廷指揮。就近於四川總領司。那撥錢物。應副。卻將四川合起。綱運內撥還。又言。新復州縣。關官去處。乞許與諸軍。大將公共選差。又乞置司興元。及借奉使。郎。皆從之。

壬寅。虞允文入辭。淮西制置使李顯忠。及其子建康府駐劄御前軍副將師雄。左軍副將師廉。閣門祇候師閔。前軍準備將師文。同見於內殿。詔並賜金帶。是日。金人犯汝州。先以精騎渡汝河。守將王宣率親兵迎戰。自己至酉。天大雨。金大敗遁去。

癸卯。上發建康府。宿東陽鎮。是日。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逢。遣兵復積石軍。執同知軍宣武將軍高偉。又攻來羌城。亦克之。時金人復取寧河寨。盡屠其民。寨之戍兵皆潰。金合兵萬餘圍河州。城中百姓計曰。前日之民南歸者。金盡屠胎。我脫之。即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告諭城中父老。相與死守。猶有千一活。即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那有木浮圖。高數百尺。衆因撤木爲礮械。敵悉力來攻。木絕。少選壓賊有糜潰者。居三日。賊退屯白塔寺。

甲辰。上次下蜀鎮。

乙巳。上次丹陽館。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權鎮江府都統制劉銳辭還。夜雷。

丙午。上登舟。宿丹陽縣。

丁未。次呂城鎮。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高壽觀劉鈞。於臨安府。鈞既奉祠。寓居都亭驛。上聞其疾劇。敕國醫診視。時金之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之。遣黃衣卒諭鈞移居別試院。鈞疑酒掃已且有後命。比下車。糞壤堆積。遂發怒。嘔血數升。夜三鼓。薨。詔贈開府儀同三司。例外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後諡武穆。

戊申。上次常州荆溪館。敷文閣待制致仕孫覿入見。直祕閣潘差兩浙轉運使龔濤自江陰來朝。已酉。上次無錫縣。左朝奉郎提舉太平興國宮巫伋入見。是日。王宣與金人再戰於汝州。至暮。各分散。殺傷大當。翼日。金騎全師來攻。我軍收衄。士卒死者百餘。亡將官三人。

庚戌。御舟至平江府。泊盤門外。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遵。右通直郎知吳縣徐權。右宣教郎知長洲縣陳忠厚。以次入見。詔長洲去歲被水。民田欠租六千餘石。皆蠲之。

辛亥。上次平望。起復閣門祇候權江州駐劄御前中軍統領王德政。為閣門宣贊舍人。先是德政部王友直等至行在。上召對。故有是命。德政引對在正月癸巳。

壬子。上次秀州。左武大夫吉州刺史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樽。為永州防禦使。賞蔡州之捷也。是日。鄂州統制官王宜。自汝州班師。時金人圍急。屬有詔班師。宜遂棄其城而去。

癸丑。上次崇德縣。甲寅。上次臨平縣。乙卯。上次臨安府。留守湯思退率文臣京官武臣保義郎已上常服黑帶。奉迎於餘杭門外。御舟泊北郭稅亭。上陞御幄。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入見。上乘馬還大內。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舊法買馬分川秦兩司。今已復秦州。乞令四川總領官特暫兼權提舉秦司買馬監收公事。從之。是日。興元都統制姚仲。圍德順軍。先是仲以步軍六千四百為四陣。趨鞏州。其下欲急攻。仲不聽。且退治攻具。既至城下。梯砲與城不相等。圍之三日。夜不能克。乃舍之。時鞏之元老。各糞米麵以餉軍。軍門山積。及引去。父老狼狽相顧。謂金今覺我餉南。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即殺官軍後兵。並重者數級。并焚饋物而去。仲退守甘谷城。置統制官朱剛等駐鞏州。以觀賊勢。遂引兵之德順。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契勘蜀中用兵一百六十餘日。賊守散關益堅。吳璘使姚仲攻之不能破。正月初。姚仲領兵三萬餘人出秦亭。取鞏州。不下。二月初。退守甘谷城。王彥之衆分屯商虢。陝華三州。號為賊所取。賊去復得之。陝州見亦與賊相持。事未可保。近吳璘遣兵復河州。聞見謀德順。熙州未知如何。惟本所供饋日廣。不容少闕。其為勞費。不啻可知。目下且爾枝梧。若更不增料數。蜀人易動難安。不敢輕擾。且保固根本。以為永圖之望。於去

年十二月申尙書省。乞依向來體例。截撥諸司錢物。未獲回降。諸將前蒙朝廷割下。務與本所協和。須索必經由宣司。各省遵稟。本所得以自立。遠方蒙被惠澤。至深至厚矣。吳宣撫自十二月中下旬後。所苦漸平。繼聞金會殺。人情安定。陝西新復州軍。行用錢引。甚為通快。價直不損。諸軍率皆願請。不復多求銀絹。極為公私之利。所有割下措置。並未增添田契稅錢。更一季可見數目。自此人戶推割稅賦。各有歸著。尤為催科之利。時論者頗以括白契為不便。故之望及之。之望此謂不得其月日。但以所稱用兵一百六十餘日考之。當在二月以後。又稱見詳德順。故因閣門祇候附書之圖德順。

丙辰。金人犯蔡州。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樽擊卻之初。金既收歸。樽益修守備。京湖制置使吳拱進屯南陽。遣後軍統制成皋。華旺。捷勝軍統制張成。各以所部兵來援。合樽及踏白軍統制焦元所部。纔六千人而已。金將裴滿以數萬寇城下。距城西北一里。依汝河為營。其日庚戌也。翌日。分兵半攻城。半掠糧草。凡三遣人以書至城下。樽命射之。持書者曰。此奉書來與提舉商量軍事。樽終不納。諸將曰。敵人以書來。未知其意。姑接之何害。樽曰。不可。若觀之。非徒無益。必致士卒之疑。適中其計。前一日。金乘昏黑。填壕於南門外十三處。寂然不聞其聲。質明方覺之。焦元中流矢。遂下城。金人乘勢登城。啓南門而入。樽在城西。方南壁失利。即下城集諸軍。占地勢以待。華旺。成皋。焦元欲奪東門出奔。守門統制官劉安不聽。將官李進聞南門被攻。急乃率弩手二十餘人赴之。將刀登城。中三矢而死。樽率士卒巷戰。日轉午。勝負未分。效用王建募死士十一人。截其甲裳。登城殺敵。至申刻。相持不動。馬軍司第十八將王世顯請募敢死士。得四十人。登城接戰。殺其二酋。金人驚潰。皆自擲而下。官軍奮擊。死者不可計。會金帥登南門。望官軍旌旗不亂。曰。今日城又不可得。復下城而去。樽大呼曰。番人走矣。軍士皆歡呼。金人遂敗。爭門而出。不得出者。聚毬場中有千餘人。諸軍圍之。勦殺皆盡。樽命積金之屍為二京。樽苦戰僅十旬。軍不過六千人。大戰之後。軍吏言。戰死者已四百餘人。負瘡者三千七百人。可戰者僅二千人而已。金人既敗。猶能整頓行伍。於西原分八頭。每一頭以兩旗引去。以示有餘。官軍望之。皆不言而咨歎。

戊午。金再攻城。以大車載薪。欲火西門。趙樽伏壯士斃城。俟其至。開關突擊之。金人棄車而遁。己未。上始御後殿行宮。留守湯思退。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瀾。敷文閣待制楊傑。樞密都承旨徐嘉權。吏部侍郎汪應辰。權禮部侍郎黃中。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權工部侍郎許尹。起居郎唐文等相繼入見。以上視師。壽等皆留行宮供職。故也。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湯思退。知紹興府。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宋業。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庚申。中侍大夫榮州刺史淮西制置使司參議官劉光輔。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殿中侍御史吳若論。光輔擅權妄作。恐致生事。故罷。是夜。有星墜於蔡州。金人之營。未明。金人退兵一舍。辛酉。監察御史黃瑀。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右正言劉度。入對。言。今者視師回鑾。願止取親臨行陣。折減執俘。有軍功者。方得推恩外。一切常典。所宜謹惜。以革僥倖之門。翌日。進呈。上曰。朕嘗論度。朕此

行不濫與一人官爵及濫減一年磨勘卿等所共見也。

壬戌詔已降指揮軍士戰死者祿其家一年即傷重而死於柙中者給其家減半。濠州言倉庫並無見在詔賜激賞庫錢二萬緡為官兵之費。其公選選于建炎三年三月一日張忠獻公起守建康府在長沙卒與偕行女其方大君請佐濠州守道進人謂之曰金已入吾囊若何往往往建康乎我為爾守爾從我歸皆從之入見濠州曰濠州有橫湖山可守濠有糧二十餘萬石可付壯者七斗弱者五斗以行於是濠州之屯化

詔楊存中多出榜文於兩淮諸處不以其何軍分逃亡之人並與免罪別作一項招收專充御前使喚既而言者以為恐驚軍政且聚通逃之卒為御前之軍殆非佳名望止令於元舊軍分自陳仍限兩月其主兵官不加撫循致使士卒逃亡亦乞重賞與憲如此則諸軍被國家寬大之恩不違祖宗立法之意小人知懼紀律可行矣從之。四月己卯鄂州左軍副統制王宣自汝州以二百騎還至唐州時蔡州圍急京西制置使吳玠遣步騎萬三千人往援之統領官游皋等至確山雷不進拱乃以宣權中軍統制節制沿邊軍馬趣救蔡州是日雷

甲子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帶御器械李焯為入內侍省押班。
乙丑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劉光時知開州以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言其出自將門深曉邊機故也尋詔光時復忠州團練使。光時復還國日麻不審但於三月庚子以是官見當考是日鄂州駐劄御前中軍權統制王宣收金人於蔡州確山縣前一日宣以所部距確山三十五里而營質明候騎報敵至確山衆欲不戰宣不可乃舍其步士引騎兵三千先行分為三陣敵沖陣心宣令諸軍以背刀沖奪三陣俱進乘義郎右軍副將汲靖有勇力宜召之靖請百騎宣與騎二百騎上馬據鞍高呼曰今日汲靖為陛下破此賊賊若不破誓不生還左右聞之入百其勇宣曰汲靖事濟矣靖馳入敵陣奮擊賊衆披靡靖出入者三惟亡二騎諸軍亦勇進金人遂遁宣整衆不追方金之未敗也招討使吳玠以趙檜孤軍不可留屢以蠟書趣回軍檜以敵國方急若棄城而去賊兵追擊勢必敗亡況蔡州軍食有餘玠怒以蠟書付諸將令一面班師會敵兵敗還檜乃與諸將夜出蔡之居人皆從之天氣昏黑墮坑谷而死者甚衆於是檜自信陽歸德安而宣亦還屯襄陽府。趙玠之遂

史確山之捷在三月二十六日甲子趙玠去蔡州在二十七日乙丑而趙成京四戰功錄云二十六日趙玠下寨去確山三十五里二十七日早戰於確山今從之

丙寅應欽宗重於招賢寺立虞主上親遺奠執政議上宜服袍履權禮部侍郎黃中言曰三年天下之通喪舜之所共也後世以日易月已有愧於古矣然猶於二十七日釋服之後因事則服之庶幾反正本朝典故大葬啓撥必服其服是也若曰今十月而葬不可復服則真宗九月而葬何為亦服其初服乎以故事考之喪服為宜前二日左僕射陳康伯等進呈上覽奏曰朕為人子豈可使事兄之禮過於事父中至

都堂右僕射朱倬謂中書徵考大行有故事矣中曰此前日之誤今所當改奈何復因之倬因謂上意實然臣子務為恭順可也中曰責難於君乃為恭耳。此以會要日原及中行狀參攷是日金人復取蔡州。

是月為姚興立祠於和州名旌忠。興元都統制姚中道副將趙詮王寧引兵往攻鎮戎軍金開官軍至圍其城收其吊橋擐甲引滿堅壁固守詮等引兵斷其貫繩諸軍畢登並發平射神臂弓射其敵樓吏遣重兵分擊之賊勢不支主簿趙士持自言本皇族與同知任誘先開門出降獲其知軍振戈將軍韓珪偽定遠大將軍同知渭州秦鞏王師下鎮戎遂託疾不受金命與其子進義校尉嵩及其學來歸宣撫司以弼知鎮戎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八

【紹興三十有二年】閏二月 案是月 己巳集英殿修撰張孝祥知撫州 直寶文閣王佐知吉州。

辛未詔諸路常平米竝令以新易陳在倉以五年為率如過五年盡數變轉毋得停留失陷官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武軍承宣使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戚方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紹興府駐劄。忠訓郎幹辦翰林司曹耘為閣門祗候耘助子也。是日金人以熙蘭之兵圍河州彌望蔽野兵械甚設官軍之未得河州也守將溫特赫遣食糧軍馳書於臨洮德順以求援為其吏曹劉浩等十有八人謀匿之不行已而浩等悉來歸及敵兵再至呼於城下曰惟以劉浩等絕城而出乃釋圍浩等射其呼者使去會義軍連破擊賊衆殺其酋一人敵乃小卻然亦未退。

壬申欽宗虞主還几筵殿上親行安神禮於是自七虞至九虞皆親行之。
癸酉修武郎知威州趙迪再任迪普五世孫也四川制置使王剛中言其治狀有方蠻夷畏服乃有是命是日金人破河州初河既受圍金將溫特赫揚言曰河州能為南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熙則熙又為人有也不如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徑去城上士卒伺知之交口相賀守城益怠弛甲以坐是夜人人因臥城隙漏上賊驍騎騎擄城斯須城壞州民尚有未知賊至者翌日癸酉賊驅父老嬰

諸數萬堵之。遂壯者數千隸軍。先是宜撫司命惠逢、李進等會蕃漢兵援河州。遂以兵徒單寡。不能支敵。乞師者再。頃之。宜撫司遣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為援。師偉未至。河州已陷。遂屯通會。進屯臨洮。遂遣人謂曰。金人再至。是無河州決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賊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綴之。必取辱。遂信之。因休士卒。進即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遂聞之。掩面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城已陷。敵焚蕩除城址而已。敵之屠城也。吏曹劉浩與其徒八人遁走得免。餘十人被害。宜撫使吳璘皆命浩以官。

甲戌。上問宰執以金人消息。朱倬曰。據報稱葛王又有兄弟爭立之禍。則是彼國中多故。上曰。金主再世篡竊。因此必內難未已。為之君者。不亦難乎。倬曰。金將有五單于分裂之勢。上曰。審如是。則國中自無事矣。直祕閣兩浙轉運使林安宅為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右通奉大夫韓仲通知明州。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澤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常州駐劄。澤前棄揚州去。至是復之。

乙亥。詔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湯鵬舉令致仕。先是鵬舉言。今年七十有四。乞依近旨致仕。詔鵬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殿中侍御史吳芾言。鵬舉天姿凶險。老而益甚。其在當塗。妄作威福。乃有是命。左朝奉大夫沈介知永州。入內東頭供奉官賈躋還所寄資。為武義大夫保寧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右朝奉大夫新通判建康府陳良弼知信陽軍。丙子。上親行卒哭之祭於几筵殿。

丁丑。金國奉直大夫支那榮特換左奉議郎。拜榮已見前。十一月八月壬戌。戊寅。上送欽宗虞主於和寧門外奉辭。遂祈神主於太廟第十一室。以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為禮儀使。副漢王士翽。華容軍節度使居廣。純州觀察使居闕為三獻。祖宗皆用特羊。備樂舞。詔修主武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思孟赴行在。師孟嘗從胡安國授春秋大旨。屏居衡州僧寺。幾二十年。至是張浚言其才可用。事操可律貪。乃有是命。

己卯。百官純吉服。辛巳。中書言。昨金人驟取有親屬在北界命官等。當時有心懷忠義。不肯從敵藏避之人。欲下諸州榜諭。許令自陳。仍舊出仕。從之。資政殿學士知洪州魏良臣言。與江西轉運判官林純因職事相失。乞迴避。詔仲純放罪。良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癸未。宰執奏事。參知政事楊椿留身求去。上慰諭不許。先是欽宗神主祈廟。而椿以年衰不能久立。幾於僂仆。左右掖之而出。椿不自安。乃丐免。於是殿中侍御史吳芾等相繼論之。詔出浙西。江東常平米二萬石。賜兩淮。為賑濟歸正人之用。降授右朝請郎馮榮叔知濠州。左奉議郎李濤知濠州。成忠郎

閣門祗候知濠州都運添差淮南西路兵馬副都監。濠州駐劄。是日。正侍大夫宣州觀察使與元府駐劄御前右軍統制楊從儀率諸將攻大散關。拔之。關之未下也。左從政郎都統司幹辦公事朱絳以書遺總領財賦王之望。言諸軍鬪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格當在何處。伺候

嚴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指揮。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目今事勢。與前時異。不立重賞。何以資人於死。事乞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科敷軍需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賞給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多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一二萬匹。兩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宜撫吳公節使姚公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官。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律。進而勝捷。能破關險。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敵不破滅。無有也。之望怒。答書言。用兵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與。累次囑稿。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務緩。文字纒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散關前攻不下。聞自有說。不知是險固不取也。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士卒不用命乎。若可取而士不用命。豈計使之。則必有任其咎者。況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軍。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塚賞給為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塚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尙原。丁劉圈。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宜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虢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不聞先聚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宜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課。象魚關金帛錢物。充滿府藏。軍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有。椿辦耶。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資糧。糧以忠義。感入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以此事規贊主帥。而反咎主人。以不敏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與元一軍。已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

匹。而糗糧草料。與犒設。不與焉。亦不為不應付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當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庇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尤為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降指。凡有支費。宜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辨。何哉。來書謂攻散關時。若得銀絹錢引。椿在鳳州。而敵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在魚關何異。方宜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為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朝。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克。足下當如何。絳不能對。至是從儀督同統制田昇等。夜行兵攻破西壁。四鼓拔之。遂分兵據和尙原。金人走寶雞。絳。眉山人也。是役也。宜撫司調梁。洋義士萬數。授以楮甲。使之先登。比交鋒。官軍先遁。義士死者大半。西人痛之。

甲申。淮南轉運副使楊伉罷。以右諫議大夫梁仲敏論其因循尸素也。右朝奉郎朱夏卿直徽猷閣。主管江州太平興國宮。夏卿自淮東總領罷歸。乃有是命。右奉議郎知房州司馬倬直祕閣。錄鄧州之功也。左朝奉郎通判信州陳局直祕閣。知信州。局之薦得召見。遂有是命。言者論局頗有吏能。襄龍太過。詔俟滿歲取旨。

丙戌。詔賜張浚錢十九萬緡。為沿江諸軍造船之費。初。上既還臨安。有勸浚求去者。浚念舊臣無他。在人。心尤以己之去。就為安危。乃不能言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焉。謗書省著作佐郎張震言。自建炎元年

至紹興十二年日麻已成者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誤而十二年以後迄今所修未成者至八百三十餘卷草未立傳者七百七人切慮日久益以廢弛至今本監長武同共修纂正其差誤內因故相所作時政紀所修者並審訂事實簽貼修改從之 詔唐鄧州進士於襄陽府解試院併試

戊子始純吉服殿中侍御史吳希論軍中冒濫軍守之弊乞榜諭諸軍應寄名之人盡行銷落詔限一月自陳如違停官編管 官誥院言諸軍以戰功遷秩給告者乞並牒軍中拘收綾紙錢詔特免 舊制宗女出適者給資錢有司乏財不以時道南外宗女有嫁四十不嫁者時祖宗八世女但得八十千再行者又減半於是直敷文閣知南外宗正時子游言今宗女未嫁者歲費錢米一千一萬餘緡而合得嫁資才九千五百緡而已留下福建路漕司以經總錢借之期以半歲從之

己丑詔免光化軍上供上貢守等一年 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周葵陞敷文閣待制 祕閣修撰知温州徐林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年逾七十有請也 廣東轉運判官林孝澤獻助軍錢十五萬緡湖南轉運判官黃績何偁獻四萬緡助軍錢十五萬緡詔激賞庫收 右諫議大夫梁仲敏入對論參知政事楊椿輔政期年專務諂諛以奉同列議論政事之際則拱手唯唯既歸私第則酣飲度日以備員保祿為得計朝廷何賴焉殿中侍御史吳希言椿自為侍從已無可稱其在翰苑所為詞命類皆剽竊前人綴緝以進冒登政府一言無所關納一事無所建明但為鄉人圖差遣為知舊干薦舉而已故都人目為收數參政又以伴食參政目之去冬警報初聞有數從官謁椿勉以規畫又以危言動之椿竟不答但指耳以對蓋椿素有曠病也親厚有風之使去者椿曰吾為參政宰相諾吾亦諾吾亦拜重聽何傷其貪祿無恥至於如此左正言劉度亦論椿貪懦無恥頃為湖北憲率以三百千而售一舉狀自為侍從登政府惟聽兵部親事官及親隨之吏貨賂請求望賜罷免以肅中外

辛卯參知政事楊椿充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椿為臺諫所擊四上疏丐免乃有是命 詔宰輔親王近臣報謝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及諸神用太常少卿王普請也 壬辰上始御正殿 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江州駐劄御前右軍統制李貴為江南西路兵馬鈐轄罷從軍 浙西沿海制置使李寶奏膠西立功將士三千五百九十九人詔第賞有差於是右從政郎京東招討使主管羽檄軍書文字曹程特改合入官仍遷三秩程江陰人也 湖北京西制置使吳拱言西北來歸之人甚衆望權令踏逐寺觀安泊分給官田貸之牛種權免租稅從之

癸巳敷文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徐嘉充館伴大金國使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閣門事孟思恭副之先是北使高忠建等將入境責臣禮及新復諸郡 此據朱熹稱黃中行狀修入但系稱實新復四郡則恐誤蓋此時京西淮北陝西新復近二十郡不但海濱唐鄧而已 接

使使洪邁移書曰自古以來隣邦往來竝用敵禮向者本朝皇帝上為先帝下為生靈勉抑尊稱以就和好而彼國無故與師背盟自取夷滅竊聞大金新皇帝有仁厚愛民之心本朝亟諭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追襲乃蒙責問首遣信使舉國欣幸無以為論但一切之禮難以復仍舊貫當至臨淮上謁更俟顧惠

曲折面聞近例迤使相見於淮河中流及是見於虹縣之北虞姬墓始抗禮之錫燕以欽宗與制未終不用樂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於宰執曰伏聞金人改圖願修舊好遣使叩關將至闕下近陝西偽都統者亦揭榜令其將士毋得交戰以待講解察其上下之意和議甚切蓋和議不定則必有內憂不獨懼我師之致討而已國家以生靈為念固應許其自新有如三事所宜審處一正名分二減幣聘三畫疆界竊料金人之議必出兩端一則欲仍用舊議更增歲幣而以河南故地盡歸本朝一則欲請復

侵疆各守舊境而以契丹故事求為敵國二者皆未可遽也女真本窮荒小夷貢獻於我海上之盟以契丹之故約為兄弟契丹既滅使尋釁端以宣和為渝盟靖康為失信劫遷二帝淪陷中原聖主中興懷柔備至而狃於常勝必欲兼併凶力既窮始通和好天子不較稱謂屈已從權者正以強弱之勢有未敵耳其後東昏正隆屢盟屢變至敢傾國大舉直窺濟江其渝盟信視我宣和靖康孰輕孰重我可以為詞矣今其立者素非人望以屏庸之故得以自全於正隆之朝完顏一宗誅屠略盡見在近屬唯有葛王偕盜之謀起於羣下非有受命之符過亂之略也威福大柄必落權強內外乖爭覆亡可待故即位未幾已有兄弟之變 近傳金主詔書兵部尚書可喜昭武大將軍烏魯忽安府同知 李老僧武義將軍千戶烏古剌統軍司令使韓風梁謀叛被誅 觀其累世骨肉自相剷除此豈安固之基

長之運哉則強弱之勢與靖康以後事體不侔遠甚若欲通好必尋海上之盟復敵國之禮然後可許名分既正歲幣自輕凡此二事彼必不敢固執唯分畫之議恐費商榷耳大河以南彼知終非所有或當輕以與我而別有所邀然淮漢之北人稀土曠都無險扼汴都殘破徒有虛名雖或得之未易經理發兵戍守少則不足多則不堪措置一乖腹心懼患此點敵反覆已試之策而我向來受欺覆車之明戒也豈可保哉厥今天下之勢唯陝西為可復其地去北最遠控帶江河內有四川為之根本我已得其十餘州若權散關鳳翔之衆則其餘風靡矣今日之議設以大河為界固中國之福猶當深圖利害以救後艱若外此更有邀求豈容隨其姦計彼欲降尊損節自同契丹而斬吝吝士疆不肯分割則陝西之地決不可失宜以我所得陳蔡唐許穎洛并他路諸州兩相換易如尚不可則寧稍增幣期於必從猶留南陽以通武關若我并梁雍荆揚之區保江漢秦蜀之險平居無事積糧固圉北雖猖獗亦無能為若其有豐可乘北方不足圖也此事至重非片言可決必一再往復而後可了惟少忍之而已陝西既得則置宣撫司於階

成和鳳之閒分布將帥據和尙方山仙人等原以臨制關中各用土人保其郡邑如熙秦京兆要害之處量出蜀兵戍之使其力自參而不為蜀累遊邊有警則下甲而出征萬一不虞則回戈而固守進可逐利退無後憂撫綏數年形勢自壯不煩糧饋不耗金錢唯稍出蜀緡增印錢引以募糴於陝西便足以了辦經費天下之利莫大於此百世之業也 之選所首在此月而不得其日今因差館作附書之書中稱 權尙書吏部

侍郎汪應辰與權戶部侍郎徐度兩易應辰仍兼權國子祭酒 詔去年十月癸卯所降劫盜一切抵死指揮勿行 左朝奉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徐康行尙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財賦軍馬

權尙書吏部

乙巳。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領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充陝西河東路招討使吳玠為少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金房開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金州兼房開達州安撫使王彥為保平軍節度使。錄商競之功也。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黃中落權字翰林學士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何溥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疾自請也。

丁未。左司員外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文州刺史知開門事張掄接伴北使還。入見。邁等言。伏見已降指彈。能北使沿路遊觀燒香。竊謂朝廷方接納鄰好。所爭者大。非一事而止也。今賜予宴犒。一切如舊。則遊觀小節。似不必略。若以欽宗皇帝服制為辭。則向者顯仁皇后弔祭使來。天竺。浙江之行。猶且不廢。或彼有請。拒之無名。望令有司依例施行。詔使人欲往浙江觀潮。令館伴諭以近日水勢湍猛。損壞江亭石岸。難為觀者。其天竺並沿路遊觀燒香。且依近例。或無所請。即依已降指揮施行。遂以邁守起居舍人兼職。如故。是日。金國保登位使高忠建等入國門。始忠建賁臣禮及新復諸郡。邁以聞。且曰。土疆實利。不可與禮節虛名。不足惜也。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議者或有言土地實也。若臣名也。趨今之宜。當先實而後名。乃我之利。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曰。今日未可守。雖得河南。不免謂虛名。臣謂不若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洪邁所奏他書無之。朱敦頤黃中書時為接伴使也。

戊申。錄文宣王四十九世孫孔瑄為右迪功郎。以自身最長承繼恩也。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方滋言。右迪功郎盧仲賢招諭到歸正願就屯田人一萬七百五十二人。欲添差仲賢本司幹辦公事。專一招集。其田係濠州境內。乞令濠州守臣兼帶措置屯田。餘州候招集有緒依此從之。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玠復德順軍。璘初至。城下。自將數十騎遠城。守陣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甚發。敵氣索。於是璘案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前一日。當陣斬一將。數其罪以肅軍。諸將股慄。乃先以數百騎營敵。敵一鳴鼓。銳士躍出突我兵。遂空壁來戰。我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連苦戰久。日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其人即殊死鬪。敵大敗。遂遁入壁。質明。我再出兵。敵堅壁不戰。會天大風雪。敵引衆夜遁。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既不得行。遂遣忠義統領嚴忠取環州。獲其守將中憲大夫郭奇。先是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強寬與其弟武經大夫震皆陷敵。及是自環州來歸。璘嘉其忠義。奏以寬知環州。兼沿邊安撫司公事。震統領忠義軍。屯環州。熊克小麻附復德順於四月之末。案德順於四月四日。至行在小麻。麻也。復環州不得其日。至在四月九日。今併附復德順之後。

之閒朱家林。常與金人戰。詔以暉為承節郎。庚戌。權尚書戶部侍郎權國子祭酒汪應辰策侍講。進講春秋。文州刺史知開門事張掄為果州團練使。起居舍人洪邁特轉一官。錄接伴之勞也。右朝請大夫知黃州沈邦直依所乞。主管台州崇道觀。右朝奉大夫新知濠州馮榮叔移知黃州。開門祗候淮南西路兵馬都監都遇復知濠州。辛亥。命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權工部侍郎許尹。措置兩淮保塞屯田等事。初。命御營宿衛使楊存中與西路制置司漕司同措置。而久未就緒。故復遣近臣。

壬子。金國報登位使驃騎上將軍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副使通議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張景仁見於紫宸殿。故事。北使授館之三日。即引見。至是以議禮未定。故用是日。於是北使於隔門外下馬。近例於官門內隔門下馬。三節人下馬於皇城外。近例在皇城門內上下馬。使副位於節度使之南。不設旌節。近例與宰相齊。班仍並設旌節。以欽宗喪制未終。不設

伏次。燕垂拱殿不用樂。先是開門定受書之禮。略如京都故事。東京舊儀。北使跪於殿下。進書。內侍皆取書。等執讀。書畢。使人殿前。北使請問上起居。省官宣問畢。及升階。猶執舊禮。尚書左僕射陳康伯以諷折之。忠建語塞。乃請宰相受書。康伯奏曰。臣以宰相。難以下行開門之職。忠建奉書跪不肯起。廷臣相顧而愕。康伯呼璘至榻前。厲聲曰。館伴在館所講何事。璘徑前。擊其書以進。北使氣沮。上嘉歎之。此以日麻。曾與璘與宣贊。徐壽待與狀。熊克小麻參錄。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言。自去年以來。湖襄諸軍。轉戰京西。因糧於敵。比常年歲計。約減省儲積得米斛二十萬石。乞行下本路。於上件米內。支撥應付京西招討使等處。新招效用。如川陝諸軍。有上件因糧減省米斛。亦乞行下。許本司移文四川總領所。用支新募軍兵效用。從之。

癸丑。金人圍淮寧府。守城武翼大夫忠州刺史陳亨伯登城督戰。為流矢所中。死之。甲寅。右迪功郎尹禧等引對。禧。河南人也。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徐壽。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開門事充館伴副使孟思恭。官館伴金國使人。所有朝見一節。得旨特令上殿進書。臣等先與北使副議上殿禮數。及將進書。客省接書儀範。凡三次說諭。北使張景仁云。都理會得。已將所議節次奏聞。不期北使副在殿上。卻乞近上。臣俛接書。續奉旨令館伴接書。臣即時接書進呈。訖。合行待罪。詔放罪。燕北使於都亭驛。命知樞密院事葉義問押伴。故樞密院樞密會開追復敷文閣待制。詔韓誠已除在京宮觀。誠。子。所有請給。自供職以來。未嘗支破。可令依祿格施行。給事中金安節。權中書舍人劉珙言。臣等初謂國家賦祿高下。具載格法。有司何為不與放行。致煩聖聽。今將戶部案牘契勘。據糧料院狀稱。張說昨提

此何足爲後世法。陳康伯曰：此盛德事。外間有未知者。豈可不書。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石致仕。

癸亥。夏人二千餘騎至菜園川俘掠。又二百餘騎寇馬家嶺。

甲子。言者論比年以來。士風委靡。以觀望爲進取之資。以姑息干長厚之譽。是以州縣官吏。弛慢賊汚。庇而不廢。望明詔有司。應官吏以不職。不法抵罪。監司守倖。不先案發。而旋覺察者。並坐以知而不告之罪。務在必行。又言。祖宗爲始之道。可謂萬世法。歲月浸久。或因臣僚建言。有所更革。吏緣爲奸。望自今悉付中書後省。或送所隸之司。使之看詳。必於祖宗之意。無所違戾。然後施行。則良法美意。在人耳目。吏無所容其奸矣。從之。

丙寅。四川宣撫使吳玠。令右軍統制盧仕閔。盡以秦鳳路并山外忠義人及鎮戎軍四將軍馬。留隸守臣秦弼。先是弼言鎮戎兵備單弱。賊勢甚盛。乞遣援兵故也。

是月。明州言。高麗國綱首徐德榮。至本州。言本國欲遣使。詔守臣韓仲通說諭。許從其請。殿中侍御史吳芾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爲其所役。如紹興丙寅。皆使金。往入貢。已至明州。朝廷懼其爲間。亟遣之回。至是。二十餘載。方兩國交兵。德榮之情可疑。今若許之。使其果來。則懼有意外之虞。萬一不至。即取笑外國。上從其請。乃止之。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兼權提舉秦鳳等路買馬監牧公事王之望。遣宰執書言。見今三帥分頭征討。官軍義士與招降之衆。已十二萬人。前此用兵。無如今日。輒賜激賞。羅博糧草之費。已一千餘萬引。自休兵以來。二十年間。纖微積累之數。及累次朝廷支降錢物。皆已費用。所存無幾耳。今不知計。而向去事勢。未有休息之期。戰勝則有重賞。納降則有大費。皆不可預計。本所若常無數百萬以準備應付。緩急何以枝梧。曉夕憂惶。未知攸濟。茲者朝廷遣腹心近臣。宣諭川陝。再委以招軍買馬。此誠國家武備所急。然皆在四川安危大計。與總領所用兵。循常非泛一切調度之外。虞尙書元初中。嘗所降指揮。並不仰給本所。朝廷聰明。灼知本所別無錢物。可以支撥。故出內庫金。給降度牒。以供其用。及宣諭使到此。費用益廣。與向來適度事體不同。故凡指揮本所事。開或出乎元初畫降之外。兩司職任。各是逼迫。雖互相昭悉。而皆有不得已者。想宣諭接續。再有申明。而本所未會承受。總領茶馬。本是兩大司。平時所費。恐自不貲。今兩司所費。又多於平時數倍。而欲以總所平時所有。供兩司數倍之用。况宣諭使司招軍買馬。又在其外。而所費尤不可算乎。以前總領兼領茶馬。是欲那取權收之資。以濟軍用。今來之望。權秦司。卻是暗侵總所財物。以供買馬。當此軍興調餉之際。以一司所有。供三大司非泛之用。其將何以應給。許總領任內。以新招軍合添衣糧。請於朝廷。於茶馬司撥錢四十萬引。應付是時之望。權四川茶馬。今之望爲總計。要將總領所錢物。應付兩司買馬。相去只在一年之間。所費十倍之廣。不應取予如此之相反也。若將來本所用度闕乏。輒圖大計。將誰任其咎者。已累具誠懇控告廟堂。乞改授一宮觀差遣。伏望別選才能。委以濟辦。依之望所乞。早賜陶鎔。庶免有誤公事。

是春。淮水暴漲。中有如白霧。其闊可里。計其長。互淮南北。又有赤氣浮於淮而高。僅尺。長百餘步。自高郵

軍至興化縣。若血凝而成者。此據孫祖毅高郵志。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九

【紹興三十有二年】夏四月丁卯朔。四川宣撫使吳玠。得本司副將兼知德順軍張舜中報。金人七千餘騎至九龍泉。距原州十五里。設兩寨於南原。一寨於城西。時原州受圍五日矣。敵勢益壯。民人糧糈。俘掠殆盡。段彥。鞏。證。屢來告急。都統制姚仲亦言。金人更益兵寇原州。今鎮戎之城。周九里三十步。先因地度。樓櫓頽盡。城亦中圯。雖難時分遣步軍一千馬軍五千。而城大不足以衛。其後秦弼勒回。撒沙。塞弓。箭手。而弓矢器甲皆闕。已令張舜忠遣步軍五百增戍。又盧仕閔領元留德順兵五百人往援原州。

己巳。詔防秋不遠。事貴預備。足食足兵。宜有長策。可令臺諫侍從。各以己見條具陳奏。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大農之財。一歲所入。幾五千萬。而內藏激賞。不與焉。會其多寡。比景德全盛時。十增其四。地不足而賦加多。則取於民者已盡。不可以復求矣。惟當節節冗費。蓋今天下之兵。內外何翅三十萬。太祖太宗削平諸國。盡取其數。亦不過此。況大農每歲養兵之費。十之九。若更加募。何以贍之。今欲兵之足。莫如核實。不得令虛張人數。揀其驍銳。汰其疲弱。使人皆可用。則官無費財。是一舉而兩得之也。時將士陣亡者衆。軍多虛籍。故芾言及之。芾所奏。不得其月日。或可移附此月丙申改除戶侍之後。禮部侍郎黃中言。足食之計。在於量入爲出。今天下財賦。半入內帑。有司莫能計其虛盈。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曰。陛下仁聖。豈不能如德宗之

州路憲曹二司。取禁軍闕額係省錢。益除戎器。於是諸庫所管甲至二萬副有奇。其餘稱此。及瑋有請。遂命總領所以甲萬副予之。是日。吳璘命姚仲即日趨程之德順。統制官盧仕閔。姚志並聽節制。如得機便。即進兵克復涇。渭等州。仲言。所領兵少。欲就興元。洋州。把守兵內。分遣一千為助。璘從之。於是仲以河池兵千四百九十有九。秦州兵五千五百四十。通所將兵為七千三百有九。並詣德順。餘兵留屯甘谷。推沙。鎮戎軍。時原州受圍已久。應兵寡弱。敵兵益置大礮十有四所。更有鴉車。洞子。擁迫城下。矢石亂發。軍民死守。傷沒甚衆。勢將不支。守將段彥。擊證告於知鎮戎軍秦弼。又言。原州。鎮戎。唇齒相依。原州失守。鎮戎必孤。弼聞宜撫司。乃就令弼盡領四將兵部。落子詣州。應援。段彥報杲。率州兵圍原州。增至七萬餘衆。盧仕閔謂涇。渭。距德順。鎮戎。地遠。而原州勢急。聞於姚仲。乞分遣所統制前馬步軍一千七百有四。援原州。仲乃令右軍統制李在分遣治平寨屯兵五百人往援之。仕閔以原州急。止分遣其兵。塞於東山及渭州道三岔口。榆林堡。堡距州五十里。以為應援。且密遣壯士馳報城中。俾知外援。以堅其守。

丁丑。安德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提舉佑神觀張子蓋為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子蓋實代成閔。日麻不載。除日。但於此月戊寅。實子蓋內殿引見。已繫都統制銜。趙姓之遺。在此日。是日。川陝宣諭使虞允文檄四川總領所。近奉聖旨。川陝諸軍。

因糧減省米斛。許本司移文總領所。用之新募軍兵效用。四川宣撫司開具到新復州縣見在糧斛共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九十一碩。應付軍馬支用。契勘係對數減省。總領所合應付贖軍糧斛數目。今請依所降聖旨。將前項減省糧斛。紐算糧本水脚錢數。全項椿管。聽候當司取撥支遣。具已椿錢數回報。時允文在河池。宣撫使吳璘嘗言三路因糧於敵。不仰蜀中漕運。允文即索取拘收到糧米數目。璘不知其故。具以報之。允文遂有對撥糧本之議。

戊寅。御史中丞汪澈參知政事。澈宣諭荆襄。還。既見。遂有是命。己卯。右朝散郎劉遠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右通直郎呂大器知黃州。右承議郎劉觀德知復州。

辛巳。武翼閣門宣贊舍人孫倚知鄧州。見任人武翼大夫鄭雄別與差遣。鄭州忠義人初見。去年十一月甲戌。詔以內鄉。浙

川兩縣隸均州。事定日如舊。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輔遠為殿前司前軍統制。用趙密請也。是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虞允文檄。論對撥糧本之事。望以其須索漸廣。乃為書遣宰執。言舊宣撫司所管右護軍。共八萬五千四百餘人。見今所管御前諸軍。計九萬五千六百餘人。比舊已多一萬二千餘人。又當時有田畝一軍五千七百餘人在蜀。後來兵往東南。本所依舊管認衣糧。計一百二十餘萬引。兵雖減而費不減。於見今九萬五千六百餘人。後來節次蒙截留。只得八十四萬餘道。本所見養之軍。比舊經常歲計正破衣糧軍。計多一萬五千九百人。以前用兵。

舊宣撫司除贖軍歲入外。更有激賞。降賜。稱提。營田。四庫錢物。僅一千餘萬緡。再充犒賞。又有未減放。開科數錢引。及截留供取撥茶馬諸司應千錢物斛斗。該稅不盡。窺名。不以有無拘礙。並許拘收。通融應付。仍以便宜行事。賦外窺取。又節次添印錢引一千四百萬道。及兩次準朝廷降度牒一萬一千四百一十四道。方粗了辦。自休兵後來。更無宣撫司四庫錢物。又節次裕民。減放過錢引一千九百餘萬道。又無拘截朝廷物運。又不得諸司錢物。又不泛濫增印錢引。其所降度牒。比前數少。又發賣未盡。可見今日事體。與前時用兵。大段不同。之望為東南調度至廣。不忍數干叩朝廷。而民力凋弊。詔旨每務寬恤。亦不敢輒有科敷。只是悉心盡瘁。多方變畫。如去歲贖軍糧本增二三百萬引。近日理會出限田契錢。可得二百餘萬引。前此於階。成。西。和。鳳。州。就糴糧料。並諸處坐倉。比搬運之費。省得百十萬引。如此之類。錙銖積累。以充用度。傳聞過當。便謂豐盈。添支者並無給降。減省者別無椿管。小小增入。指為寬剩。創新支破。不問有無。如此則總領一司。豈復可為。假令見今總所果能經畫。致有盈餘。亦合候邊事寧息。具數申稟朝廷。以聽取撥。不應供饋方急。遂事拘刷。使之窘束。更無以準備緩急。官吏橫身抗拒諸將。節省得見存財賦。及其辛苦措置。纖毫之入。反供他邑。別用。而本所依舊任闕乏之責。盡心之吏。豈不解體。若本所自用兵來。依承舊例。不行撙節。多耗錢物。結將帥之人情。及用度不足。橫斂百姓。以伐四川根本。朝廷何以加罪。至其急關。未免更行應付。豈復有椿留以待他用者。之望移書允文。乞會問宣撫司。如果有上件減省到錢。則見今本所庫中所有。自可遣官拘占。不必問本所之可否。允文不從。自川陝軍興。朝廷給官告。截上供。出度牒。總為錢六百餘萬緡。度牒五十道。計二萬緡。官告二萬緡。上供錢五十萬緡。百五十萬緡。上供錢五十萬緡。之望又督責諸州所起贖軍錢物。比遞歲增四百萬緡。田契錢亦四百萬緡。二項皆約此時所入之數。至之望時。又增一百二十八萬九千餘緡。雖所入未齊。而大數可見矣。之望嘗為允文所薦。及議軍儲。二人始有隙。

壬午。詔履正大夫安德軍承宣使御前軍統制兼知洋州傅忠信令再任。

癸未。詔右承議郎知江州林珣特令終任。珣引年得祠。而代者曾惲被劾。故復留焉。親衛大夫降授監州觀察使監汀州在城商稅陳思恭致仕。思恭故閩人。以老病自請也。

甲申。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軍監陳洪持祿苟容。駕部員外郎趙應假手登第。不當居天下之清選。上曰。武臣子孫。只宜為武官。清望須還白屋。今以將家居之。則公議自然藉藉。乃罷。應以芾權尚書戶部侍郎。小麻金不載。事初。今從日麻修入。

右承務郎京畿淮北招討司幹辦公事兼權淮西措置招集屯田劉蘊古。成忠郎王珍。李雲。王展。韓彥。成信。郎蕭通。並見於內殿。尙書度支員外郎楊俊。移吏部。乙酉。詔京西招討司具前後立功將士及邊面立功之人姓名以聞。時言者論荆襄之師。自去秋屯於襄陽。列據漢水。以拒劉蕡。露宿夜處。相持二月。初有樊城之戰。繼有天湖之戰。暨蕡之奔也。則有汝州之戰。

淮、蔡之受圍也。則屢有城下之戰。偏師援蔡也。則有確山之戰。皆以小擊大。詢之故老。前役用師。亦未有如此之速捷者。儻不旌別。何以示勸。故有是旨。是役也。招討使吳璘多補親舊之未曾經行陣者。反令統制官王宜保明焉。此以趙成京四戰功錄錄入 太府寺丞陳彌作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彌作。侯官人也。今年三月

己亥。方申嚴監司通避月其之。禁不知何以旋有此除當考 武功大夫東南第二將向琪爲宿亳州穎昌壽春府兵馬鈐轄。壽春府駐劄。詔中大夫已下。因推勘案劾放罷。而非賊罪及私罪徒者。雖未得官觀。以致仕恩降等蔭補。用吏部侍郎兼權尙書凌景夏請也。是日。川陝宣撫使虞允文自河池還至西縣。總領財賦王之望自興元復會之。之望還利州。允文還興元府。

戊子。起居舍人充大金國賀登寶位使洪邁等辭行。國書曰。審膺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遣使。常露悃悃。粵從海上之盟。獲講隣封之信。中更多故。頗紊始圖。事有權宜。姑爲父兄而貶損。費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既邊隙之一開。致誓言之遂絕。敢期後聘。許締新歡。載惟陵寢之山川。寔隔春秋之祭祀。志豈忘於積舊。孝實切於奉先。願畫舊疆。龍還敵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誼。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備垂睿照。曲徇懇祈。願矜特旨。別修要約。履茲夏序。善保聖躬。祕書省著作郎兼權倉部郎官張震守殿中侍御史。初。上擢起居郎呂廣問爲侍御史。而廣問自言與陳康伯連姻。力辭。乃改用震。震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傑知舒州。武略郎西南蕃都大巡檢使判攝爲武

經大夫忠州刺史判攝長寧軍管下蕃官也。用瀘南安撫司奏而命之。詔諸軍招到蕃人女真等。日給錢三百文。捉到人給一百文。先是主管馬軍司公事成閔言。捉到蕃人內。有堪充馬軍披帶之人。乞依武勇效用例支破諸給。而權戶部侍郎吳芾言。今諸軍招到人。日止給百錢。米二升有半。若將捉到人請給。增倍。顯是輕重不倫。故有是旨。權戶部侍郎吳芾言。製製顯仁皇后神御。其三省禮上房樞密院機速房禮戶工部太常寺等處諸色人。但以經由行遣爲名。添支食錢。委是太濫。詔日下住支。

己丑。新州防禦使知開門事幹辦皇城司劉允升爲福州觀察使。果州團練使知開門事幹辦皇城司張倫爲均州防禦使。皆以配填班直推恩也。辛卯。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鍾世明。勒停人前右朝奉郎莫濛並爲淮南路轉運判官。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魏良臣。監敏肅。

壬辰。起居郎呂廣問權尙書禮部侍郎。翌日。上謂大臣曰。廣問老成不沾激。往時薦之者多。因曰。朕有一人材。每臨朝。臣下有薦揚人材者。退朝則記姓名於箒。遇有選用。披而尋之。無不適當。陳康伯等又論備邊當擇良將。上曰。偏裨中有驍勇。卿等可以所聞見。隨其高下。具名以聞。俟於諸軍。汰去怯懦。次第代之。

癸巳。左正言劉度試軍器監度言。恭親慶曆四年八月詔曰。除諫官毋得用輔臣所薦之人。臣昨自館職

除察官。初因汪澈薦引。今澈既參大政。而臣尙陪諫省。有這慶曆詔書。實難安職。乞改除外任差遣。故有是命。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李綱陸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司農少卿朱夏卿論軍中冒請之弊。乞令諸路大軍。每遇招收。先具名報總領所。每旬委總領官同都統制就本所或教場同共刺填軍號。其效用即對衆審實。從之。是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隨軍轉運判官趙不恐報。陝西新復州軍。各有元舊屯駐官兵。案月支請糧料。及調發軍馬。前去德順軍經過。批支。並僻遠城寨。難就食。亦有復經金人殘破。城寨毀壞。糧料兼無。未曾取見實數。不見得堪與不堪。陳新斛斗的實數。目惟德順軍得小麥粟共四萬五千餘石。並各陳次。已借貸於裏外人戶。不愚又遺之望書云。因糧事。宜相初無已。止因尙書公問及。遂言此數。繼而尙書公取索。不免具數。納劄子呈知。不謂與疏所打算。蓋恢復之初。雖據諸處申到有許多實數。元不曾覈實交盤。兼其開陳次不堪支遣者甚多。又有僻遠處支遣不到者。又有得而復失者。皆未見的。確難以報應。此一段事。出於偶然。元無適莫。切幸融亮。於是之望以其事報允文。及申朝廷。言假令宜撫司實有上件新復州縣米三十五萬餘石。亦合先從運司覈實。移文本所。用就支新募軍兵效用口食。有餘即合歸本所。應副諸軍食用。便是要還價值。亦須俟食過若干。計數還錢。今來宜諭司不問已食未食。盡據所有。要算糶本水脚錢數。令項椿管。聽候取撥。合計錢引三百九十餘萬道。即是將陝西所得使用不到。及陳腐不堪賤米。卻取本所貴價。又不供新募軍兵效用支費。別要取撥。以與元初指揮不同。則所得米斛。非徒於本所無益。反爲大害。幸而宜撫報元未曾取實數。不見得已支見在堪與不堪。宜諭司已灼見虛實。不行前牒。切恐將來收復陝西。實有拘到糧斛。不下數百萬石。要皆本所。計價直。令項椿管。則須用數千萬。雖竭本所所有。亦不能足。萬一臨時別有椿撥。或朝廷支用。本所難以遠拒。於本所經常歲計。及軍興調度。大段有妨。伏乞檢會元初申盡。特賜照應施行。朝廷以爲然。乃於所椿內撥二十萬引賜吳璘。爲激犒錢。仍備之望所陳。送允文照會。

乙未。中亮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統制王宜權知襄陽府。將帶所部軍馬。權就本府屯駐。親衛大夫鼎州觀察使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權知襄陽府。將帶所部軍馬。權就本府屯駐。右朝請郎知盱眙軍周淙直秘閣再任。直祕閣知房州司馬俾知德安府。右朝請郎張松知郢州。見任人伏深。刑舉並罷。起復宜州觀察使殿前司護聖軍統制王琪帶御器械。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方崇復集英殿修撰致仕。

丙申。興元都統制姚仲開原州圍急。乃令統制官姚志。李在。並留兵屯德順。盡以精兵同所自將常從軍。以是日發德順。往援原州。

是月。大雨。淮水溢數百里。漂溺廬舍。人畜死者甚衆。初。金國爲契丹耶律窩幹所擾。有衆數萬。漸逼居庸關。金主裏大懼。召同知保州紇石烈志寧爲右翼統軍以討之。裏與其下謀。以謂窩幹兵勢如此。若南宋乘虛襲我。國其危哉。設有所求。當割而與之。此事三月 既而窩幹之衆內叛。金國得窩幹而戮之。裂其體於

殿修撰致仕。

宋乘虛襲我。國其危哉。設有所求。當割而與之。此事三月 既而窩幹之衆內叛。金國得窩幹而戮之。裂其體於

燕京、汴京及長安三處契丹之患既息。其割地歸本朝之意亦疑矣。此據宋史金本末及范成大傳等錄。

五月戊戌，右朝奉大夫知大宗正丞孟充為尙書工部郎中。太府寺丞朱商卿為金部員外郎。秘書丞劉儀鳳守禮部員外郎。右朝散大夫新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吳獻入辭。乞兩淮殘破處知縣京官給任者與陞擢。選人減舉主員。又乞倚閣下戶見欠官私債負。詔吏戶部看詳申省。獻又言。淮民復業之初。稅賦既免。闕訟亦稀。乞量差保正長以寬民力。從之。是日。四川宣撫使吳玠自河池往鳳翔。視師。都統制姚仲遣統領官趙銓引馬七百至開邊寨。克之。獲其知寨成茂。已而金人千餘自原州來求戰。銓賈衆力戰。北兵敗走。金二百餘騎。又駐開邊寨河灘。右軍統制盧仕閔戰退之。追擊至九龍泉。仲令統制姚公輔同統領張詔。趙銓領兵七百赴原州。又令統制姚公輔與駐原州北嶺。與金人合戰。奪其隘口。守將段彥知大軍將至。勢少壯。金人是日攻城亦稍緩。

己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乞根括民戶嫁資及遺囑田合納契稅錢。應付贖軍支用。從之。案自契稅行之已久。今又有此申明。恐與宣諭司異論故也。今年十二月戊寅白刺之所云可參看。

庚子。監察御史陳良祐守尙書司封員外郎。亦以汪澈所薦有請也。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館編修官周必大守監察御史。

壬寅。朔。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權主管鎮江府屯駐軍馬劉銳漆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從所請也。是日。興元都統制姚仲以大軍至原州之北嶺。與金人合戰。官軍大敗。前一日。仲未至開邊寨之十里。將以次日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弓弩盡滿引行前。輜重隊居後。平旦。遇敵萬餘求戰。仲以統制軍盧仕閔所領馬步軍及陝西兵合為頭陣。次以己所統都軍六千四百十有八為四陣。隨勢便利。分列之。又以統制官姚志所部兵為後拒。列為四陣。官軍盡力鏖擊。陣而開。合凡數十敵。兵每一衝。陣率三十餘衆。迭為進退。命輜重隊隨陣亂行。不整。第一陣方交鋒。而第三第四已為金敵破。拒馬而入。陣心衝潰。輜重中隔。莫可應接。第五陣乃仲牙兵。死鬪最久。自辰至未。人馬死亡。枕藉滿道。軍遂大潰。志陣居第六。已離兩陣。行前者還。破諸陣。盡為敵兵所敗。志謂其徒曰。前軍既敗。我輩進亦死。退亦死。等死耳。進猶可生也。遂悉其軍。各務死戰。未幾。金人馬軍直前衝擊。志令左軍第四正將張傳傳令。槍手盡坐。神臂弓先發。平射弓次之。起伏凡五。敵兵引退約二百步。志遂趨陣。離七八里。敵乃歸南山原。當時詢求姚仲不得。頃之有報。仲已至開邊寨。志遂令將官楊立領神臂弓甲兵各五隊。據九龍泉大川路。以備敵邀擊。是役也。武顯大夫興州前軍同統制鄭師廉與統領官七將官三十隊。將七十有三並死於陣。隊兵以下不與焉。仲既至開邊寨。猶諱言五陣之敗。惟推姚志為奇功。以捷報宣撫司。統制官姚公輔聞仲遇敵。乃引兵次原州城為策應。遇敵與戰。至午。各退保於故壘。時吳玠在軍前。方遣仲查問原州敵勢。且曰。合喜貝勒次鳳翔。堅守不出。勢不易取。雖原州圍未解。可且赴德順。書未至而仲已敗矣。

癸卯。言者論大理寺推獄。多取賄賂。凡以罪赴寺者。率縛之暗室。以木為竿。或用藤杖擊之。必厭所欲而後已。貧者至鬻妻子以為賄賂。詔刑部部長貳覺察。許越訴。

甲辰。宰執奏。近探報皆言黃河南北蝗蟲為災。今已數年。天意可見。而江淮之間。蠶麥大稔。此實聖德所召。上愀然曰。去歲完顏亮與師無名。彼曲我直。豈無天理。朕德不足以動天。祖宗仁澤所致。今幸蠶麥告登。更望有秋。設或邊事未息。必可枝梧。太府寺主簿魏杞行太府寺丞。右奉議郎呂指為太府寺主簿。是日。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再乞在外宮觀。不許。之望又遣大臣書言。近緣宣諭司令本所繕管吳璘所得敵人米斛價錢。別聽支用。本所會問宣撫司。悉無實數。與吳璘幾生間隙。幸而相照有數。所以無事。渠於朝廷所撥二十萬引激犒錢。只敢受其一半。蓋知初無此一項錢物也。此一事。三司紛紛累旬。而卒無一錢。卻二十日內。只宜撫一事。取撥過錢物幾一百五十萬引。以此知前此新疆所得之望一切不問。而隨取隨予。渠亦不肯過當。蓋暗相乘除於其間。人情周旋。於國事亦濟。誠策之得也。又遺葉義問書。言蜀中人材。如茶馬王弗。老成更練。精力未衰。總計之任。自當次補。知瀘州趙沂廉介孤立。意在私憂國愛民。深曉財賦。有先儒循吏之風。又嘗從軍。亦能調護將帥。見今職事。亦可陞擢。虞尙書久在川蜀。乍自東南還。不深知近來事體。而其人疏通果決。銳於立功。凡有所聞。推行奏請。惟恐不及。而於虛實之際。未暇審詳。竊意朝廷皆以為然。一一施用。或別致抵牾。兵戎財賦。事關安危。不可不審也。

乙巳。詔令舉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一臨軒策試。監察御史袁孚守右正言。左朝請大夫知通州陳漢為兩浙西路轉運判官。左朝散大夫知荆門軍姚岳為京西路轉運判官。左朝散郎知鄂州軍服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右朝散郎京西路轉運判官姚邵直祕閣。知鄂州。

丙午。秘書省正字芮燁兼國史館編修官。丁未。右諫議大夫梁仲敏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左宣教郎龔茂良為秘書省正字。茂良。莆田人。以薦對而有是命。殿中侍御史張震入對。言古之觀天下者。不觀其勢。而觀其人之志。志強。天下之勢雖弱必強。況今東傳海。西抵秦。北拒淮。南極閩。廣脅荆襄。跨江漢。而負全蜀。不可謂弱。特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願陛下體乾之健。自強不息。講內治之策。急內修之政。振威權。整法度。拔英俊。獎忠直。退姦佞。擇將帥。核軍實。充國計。謹名器。信號令。治戰守。日夜摩厲。以充其志。持之以決。而後舉天下為所欲為。無不可者。惟陛下留神省察。

戊申。太傅寧遠軍節度使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復為醴泉觀使。御營宿衛使限五日結局。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入內侍省押班林肇為入內侍省副都知。肇尋以解帶恩陞領福州觀察使。是月。武顯大夫鼎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徐仲為入內侍省押班提點皇城司。仲尋以解帶恩陞和州防禦使。仲為提點。是月安京。

己酉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宣諭使虞允文書論買馬招兵及吳璘姚仲出師事之望答書略曰適領使檄買馬以百運為限亦得中數乞罷招兵尤為至論南北通使和議必成亦須一再往返移書宣威且議休息生靈之幸師老銳挫若遇大敵豈不可憂此乃安危所係用度不足言也姚師年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更宜與宣威議之因糧事不敢必只得不至過當足矣先是之望聞璘再出散關移書曰頃聞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果否方此大暑師旅征行百姓轉餉皆是危事自非萬全豈可輕舉若果未可動且宜待時雖聞於朝廷可也書未達仲已敗璘亦無功而還

辛亥右奉議郎鄂州都統制主管機宜文字向洵知房州是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與金人遇於石湫堰敗之先是敵以數萬衆圍海州詔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受命即為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騎乘敵敵子蓋至京口整軍渡江亟趨連水擇便道以進前一日至石湫堰敵萬騎陳於河東子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不可令賊知吾虛實於是率兵銳數千騎馳馬先入諸將皆進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御營宿衛前軍統制張玘為流矢中其腦致於陣士卒死鬪敵遂大敗擁入河溺死幾半餘騎遁去

壬子奉安顯仁皇后神御於景靈宮先一日上齋於內殿及自射殿步導至麗正門外奉辭詔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統制忠義軍馬兼知海州魏勝歷時暴露忠義可嘉可除山東忠義軍都統制兼知州事給真俸

癸丑吳璘開姚仲之敗乃逮繫左軍第四正將張傳下吏以鞠之始得其實遂追請仲赴軍前議事翌日又令統制官姚公輔趙詮守原州聽候中軍統制吳挺節制不得自為摘發若擅離所守地稍失枝梧並處斬

甲寅詔吳氏可復封才人日麻不書此據會要吳氏以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廢皇叔眉州防禦使權知漢安懿王園令士程為宣州觀察使以積閔選也詔葉義問汪澈昨往江上督視軍馬撫勞將士一行官吏等第並特轉兩官資第二

等轉一官資更減三年磨勘第三等轉一官資礙止法人依條回授選人改合入官遣內侍以金匣茶賜吳璘權戶部侍郎吳芾入對上因論財賦在得人遂言川陝用兵朕全得一王之望之力大軍十餘萬衆數月與金角敵而蜀人不知他人安能辦此之望在蜀幾如蕭何之在關中芾曰之望與臣有連其人為政尚嚴平日在蜀令行禁止故於財賦亦不吝而辦上曰朕初不知與卿有連見大臣言之望婚嫁未畢亦欲令歸但蜀中不可無之望姑令在彼候事稍定朕當大用之卿因發書宣道此意降授右朝奉大夫徐宗說卒

乙卯帶御器械趙鼎幹辦皇城司專切提舉訓練所忠州團練使知順昌軍孟昭率部曲來歸居固始縣詔以昭為光州兵馬鈐轄其徒皆授田居之是日吳璘趣姚仲詣軍前其原州敗兵並詣河池夏人百餘騎寇禿頭嶺掠牛馬又以五十騎駐於鎮戎最高嶺射傷軍民宜撫司令知鎮戎軍秦弼道官說諭

夏國沿邊兵馬司各守舊疆毋得侵犯

丁巳天中節罷上壽先是權禮部侍郎黃中乞依元豐八年例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上不許起居會人充大金國賀賀位使洪邁等出境金人遣工部侍郎龐顯忠接待顯忠契丹人其父為常勝軍校母耶律氏美梁國王宗弼納之而殺其夫後封王妃是日海州圍解張浚以去歲淮上奏功例不以實有功者不錄而龐人厥卒悉沾濫賞使士卒無以勸欲革其弊及是論功乃命統制官下至旗頭押隊公共保明期以三日有冒濫者重罪之於是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功特遷滁州觀察使時朝廷聞敵退有旨犒解圍軍兵而鎮江府前軍之右軍與太平州之武鋒軍以在圍中獨不預總領淮東財賦洪邁從權比附且倍其賞適又奏沿邊已招降人若使之飢寒失所則必怨望如蕭鸞巴一家隲二十口券錢最多日不過六七百錢尚不給用則其餘可知乞將有官人與給料歷進勇副尉與依武勇給券四口或五口以上亦與添給口食人謂適知變

戊午欽宗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百官進名奉慰己未親衛大夫果州團練使御營宿衛前軍統制張玘贈容州觀察使與恩澤九資即其地立廟以海州戰死也

辛酉入內供奉官鄺詢賜號白雲處士名守寧詢建炎中騎馳至天長軍詞北人因得肺氣病至是自請也

壬戌詔視師江上扈從一行官吏軍兵諸色人等並轉一官資令檢正檢詳審量實有職事之人依此施行不得泛濫先為議者所格上以緩急之際休戚所同復有是命徵飲開直學士知平江府洪遵復為翰林院學士兼克小麻道直定江軍承宣使改添差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振乞依正官例支破全

分請給許之權戶部侍郎吳芾執奏上以振采石有勞詔特依已得指揮餘毋得援例右朝請郎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兼京西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判官呂擢直祕閣賞勞也直祕閣韓進知和州右朝奉大夫新改知高郵軍楊師中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權兵部侍郎陳俊卿准東還入見上言軍事尙嚴故兵人逃叛在法當誅今乃一切寬縱不加窮治轉相招納使人人臨敵逗撓不進又遁逃而無罪其誰肯為國家出戰者愿戒飭諸將毋得互相招納以墮軍政而長亂階其所有保姦納亡重寘之罪然後申嚴出軍逃叛之法斷在必行庶幾此風稍革從之

癸亥上謂大臣曰自去年完顏犯順之後中原士民不忘祖宗之德歸正者不絕朕恐士大夫分南北彼此浸失招徠之意卿等可審處如有官能辦事者與沿邊差遣士人從便入學及令應舉其餘隨宜收恤如此則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必欣慕而至於是陳康伯等次第行之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充萬壽觀使密乞改兵柄故有是命仍詔請給人從紹興三十年四月七日已降指揮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劉珙等言前此指揮係密主管步軍司職事日陳乞

今既除觀使。只合依觀使體例。難以統兵官。祿格支破。近田師中屢會陳乞直俸。臣等並行繳奏。訖今來趙密請之。望依見任觀使條法支破。所有差撥使臣效用軍兵等。乞照田師中所得人數施行。從之。保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提舉皇城司鄭藻為太尉。舒州團練使潘清卿為容州觀察使。用吳國長公主請也。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言。軍籍日益凋寡。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為可仗。臣體訪得西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湧貴。中原之人。極艱於食。欲乞朝廷多撥米斛或錢物。付臣措置。招徠吾人。人心既歸。北勢自屈。詔以米萬石予之。浚以為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為兵。乃奏曰。兩淮之人。素稱強勇。而淮北義兵。尤為忠勁。因於敵毒。亦已甚矣。譬敵欲報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械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自強敵恣為殘害。十室九空。皇皇來淮。各無所歸。臣恐一旦。茲夫鼓率。千百為羣。別致生事。可即因其嫉憤無聊之心。而招集之。欲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壯年十八以上。四十五以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而以御前效用為名。各給文帖。書鄉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五人結一保。兩保為一甲。十甲為一隊。遞相保委。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府置營安泊。詔皆從請。浚即下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虜掠。不能相保。今議為必守之計。復取雪怨。人心所同。有愿充者。宜相率應募。至於淮北。久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勳業。於是兩淮之人。欣然愿就。率皆強勇可用。浚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為統制。敏起微賤。聲迹未振。浚擢於因。廢中敏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案陳敏元係左武大夫興州刺史侍衛馬軍司破敵軍統制不知此時為何官也 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開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浚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衝弩莫如車。乃令專治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歸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權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北屯盱眙。楚泗。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奏言之。又多募福建海船。由海窺東萊。由清泗窺淮陽。有旨下福建選募。浚果奏非一日事。朱熹所作行狀。皆於浚未赴召以前書之。則必在此月也。日麻全不載。會要止載賜浚米萬石在此月二十七日癸亥。故且並附此日俟考。 是日。權工部侍郎許允還。入見。

甲子。內降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裕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靡忘。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如意。皇子瑗。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焉。可立為皇太子。仍改名睿。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度等。疾速討論。典故以聞。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為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寧國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州州招討使李顯忠。為太尉。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入內侍省押班李緯。主管往來國信所。四川宣撫使吳玠。遣將攻熙州。是月。拔之。熙州之破。不見本月日。蜀口用兵錄亦不載。案王之望文集。此月二十九日與吳玠書。已稱熙州之破。且附月未。蓋玠考。 獲其都總管劉嗣。初三。大將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百九十九

三三七七

之出也。興州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隰。陝。華。州。凡。四。郡。獨。北。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兵。未。得。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百

【紹興三十有二年】六月丙寅朔。皇叔和州防禦使士石為泉州觀察使。以積闕遷也。四川宣撫使吳玠次大蟲嶺。保寧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御前諸軍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自原州至軍前。玠先已命夔州路安撫李師顏節制興元軍馬。盡奪其兵矣。仲以戎服見於庭下。玠欲斬以徇。參議官有止之者。案師顏通判兼參議官成。五月十八日已中致仕。此恐是趙不愚。 乃繫河池獄。旋送文州知管。統制姚公輔引兵出城北。次於北原。與敵兵遇。戰焉。金人自五月至於今。增兵凡萬五千騎。調丁夫五千餘乘。以牛車運礮座六十有餘所。增直。整皮袋。搜成車。呆樓洞子十餘所。自城東至於西南隅。共為六寨。守將段彥來告急。一日晝五至。公輔告急亦繼至。是日。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得吳玠書。報姚仲失律之望。即以書寬譬之。且貽書宰執曰。仲貪鄙庸人。殊不曉事。天資狼戾。難可保信。前此粗有矢石之勞。全無謀略。本非大將之才。知金州。興元。所至掎克。雖贖軍常平。竄名。亦皆僥倖。抱認酒稅。擅置坑冶。多占官軍義士。以充其役。民不聊生。邊事纒動。乘時怙亂。便欲凌轡總所。以肆其所欲之望。雖屏儒。略不少段。而吳玠動加箝制。其猖獗。故不得逞其奸凶。或謂吳玠挾私域而沮抑之。是不然。事果適於權宜。不當探其迹而疑之也。識者以為此人得志。必為川蜀大患。向來吳玠疾病之望。所以累具申稟者。正慮朝廷以名位高卑。軍旅寡衆。次授兵柄。則四川之禍。可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百

三三七九

癸未幸臣奏事陳康伯因奏臣等以前二日朝德壽宮太上皇帝宣諭車駕每至宮必於門外降登已再三諭之既以家人之禮相見自宜至殿上降登令臣等奏稟此意上曰夜來太上皇帝有旨令朕只朝朔望朕於子道間寢侍膳尤宜勤恪

太上皇帝雖曲論朕端不敢臣聞正等曰本朝有自古所無者三蓋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改肆一也祖宗以來世傳仁厚蓋外無虞王室寔安寧期之年未迫適以神聖授之嗣聖攝衣去之不翅脫屣則今日太上皇帝之盛尤非前代可擬也臣嘗拜首稽首曰自伏臘至於喪葬人之天下者多矣仲尼欲言而不得其言欲以彰盛德之事而史遷論者謂其傳天下若此之難也今太上皇帝超然獨斷極帝德之盛得人而無帝德之所難道同乎天其孰得而名之哉矧我主上孝通乎天地誠極乎尊榮一日三朝宮門降登先意承志惟道之循數論洋洋福慶流衍雖大舜之大又未聞若此其盛也猶歎休哉善并美具堪燭入極壽傳所載無所比使仲尼復生於今不知如何形容容云又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舜德之盛後世所以不可及者為其能盡孝親之道而已仰惟聖孝教之誠出於天性踐跡之始致推崇之美備甘旨之養凡所以尊孝庭闈者靡不及至至於降登宮門之外定為五日之朝尤為盛禮真無愧於舜者彼漢高祖因家令之言乃始朝太上皇帝我壽皇蓋萬萬

甲申詔曰朕欽承聖訓嗣守丕基猥以眇躬託於王公士民之上兢兢業業懼德非薄不敏不明未燭厥理將何以緝熙初政稱太上付託之恩永惟古先極治之朝置鼓以延敢諫立木以求謗言放下情不塞於上聞而治功所興起也朕甚慕之況今薦紳之士咸懷忠良芻蕘之言豈無一得朕躬有過失朝政有缺遺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凡可以佐吾元元輔朕不逮者皆朕所樂聞朕方虛懷延納容受直辭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於理罪不汝加悉意陳之以啓告朕毋隱毋諱毋懼後害自今時政闕失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詣登聞鼓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實封附遞以聞

不若合天下耳目所見之多以一人智慮之所及不若兼天下智慮之所及而人主之尊如天威如雷遠播非風已降心出於至誠而有以感動人心則忠言無自而進臣竊觀皇朝之設諫官明切可謂出於至誠而不為虛文者矣至曰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於理罪不汝加則凡在臣子孰不欲各效所見各輸厥忠以應上之求乎是宜當時上封事者至以千數也

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修攘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皇朝服之初首與前日竹製之士一以擬作士夫教育之氣一以尊王而壯國禮部侍郎黃中等劄子奉聖旨太上皇帝其自愛之術至矣宜其內修外慎功成治定恭養岳之高而源洪河之具矣

帝有詔卻五日之朝朕心未安有司宜詳議以聞臣等今詳議除朔望皇帝詣德壽宮朝見外欲乞於每月初八并二十二日朝見並如宮中之儀詔從之

臣聞正等曰竊案三輔黃圖漢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帝因在櫟陽六年高祖自南宮歸櫟陽始五日一朝太公高祖既待太公於櫟陽

臣聞正等曰竊案三輔黃圖漢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帝因在櫟陽六年高祖自南宮歸櫟陽始五日一朝太公高祖既待太公於櫟陽

下修德以應之乎

在位四十二年學問未嘗暫廢蓋仁宗之成規也...

戊戌詔比下求言之詔欲急開過失四方有獻言者...

去天萬里雖未嘗極兵革之禍而渡江以來...

甲辰侍讀洪遵進讀三朝寶訓至太宗問君子少小人多何也...

然正在人君何如 臣聞正等曰大哉壽皇斯言真可為萬世法也...

甲寅詔胡銓王十朋並詔赴行在周操除右正言...

十朋如操者願未可亟以舉陶伊尹之事業期之...

庚申給事中金安節等奏奉聖旨福州居住致仕王繼先...

不得輒至行在 臣聞正等曰聖人之治天下...

會之論猶且以為殊殊物也...

冬十月丙寅侍讀洪遵讀三朝寶訓至真宗論政理曰...

任監司郡守之人分為二等一見今可用一將來可用...

丁卯大理少卿李洪引見奏事上曰陸廉公事候將來結案日更來奏知...

天下之理清濁異塗食陳異趨...

莊農閒有稍稍出衆之人恥為伍臣昨乞別置武騎教士三百員...

帝王可容易行事乎朕早來乘快指揮一事中官必書於簡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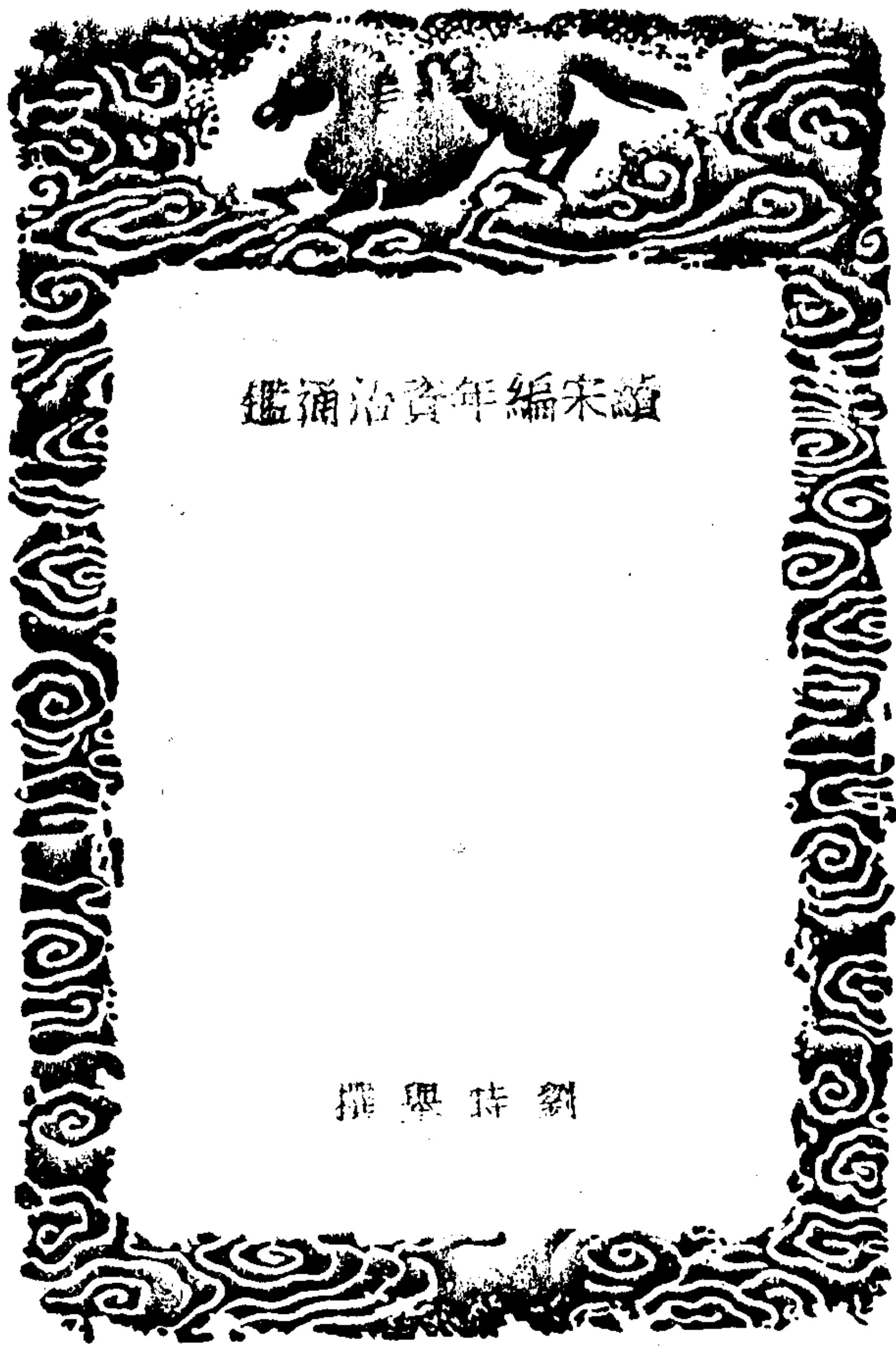
人反坐。官員重坐施行。

臣正等曰。昔史臣論漢宣帝與於民間。具知國里。其治得夫。及說政。孜孜民事。選良二千石。與之共理。則官制恒為民而下者。大半卒之吏。稱民安。漢中興之主。嘉慶即位未三月。內則寬恤十八事。凡民情之疾苦。蠲悉委曲。無不周知。如州縣秋苗。官吏規取。以濟貧。如益右。兼井。圖免過割。致貧民產去稅存之害。與夫一時搶攘。甫定之際。所以勞來安集之策。未易以概舉。至於治私販。竊盜賊。有司並緣為姦。尤切致意。可謂愛民之愛矣。二十八年之開。撫摩愛益。民安閭里。道洽政治。豈非知所先務哉。今二者之弊。州縣積習。民病以為病。中教之可也。故特詳著。毋。龜。日。讀。寬。恤。十。八。事。之。詔。直。見。其。有。勤。求。民。瘼。之。心。誠。毋。縱。吏。姦。毋。奪。民。時。之。語。直。見。其。有。勤。恤。民。隱。之。心。則。林。樾。之。論。則。實。以。不。體。朕。忘。王。大。寶。之。對。則。雖。以。不。可。擾。民。江。東。之。和。權。既。免。而。福。建。之。上。供。復。頭。官。司。之。貼。換。條。條。而。窮。民。之。瘁。積。積。而。出。內。精。練。刑。以。輸。民。租。出。借。募。民。以。激。宮。室。或。賜。爵。賜。或。賜。米。斛。以。恤。饑。荒。或。置。社。倉。或。置。屯。田。以。備。水。旱。江。東。得。劉。恭。父。而。民。不。飢。浙。右。道。王。文。公。而。民。得。劉。梓。慎。惻。也。是。其。仁。民。之。實。者。也。然。

又寬恤事內。一省部係政令之原。人吏他日出職。當在民上。所宜廉謹。以立基本。訪聞積習成弊。官員士庶。理訴公事。賄賂未至。則行遣迂回。問難不已。所求如欲。則雖不可行。亦必舞法。以遂其請。有此等被抑之人。許詣登聞鼓院陳訴。當議重賞於法。

臣正等曰。昔蘇軾論者。府胥吏。有曰。舉天下。一。等。之。事。非。錢。無。以。行。之。又。謂。招。權。法。是。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蓋。吏。強。於。官。久。矣。外。而。郡。守。內。而。省。部。往。往。而。是。然。外。之。監。司。守。令。一。或。得。人。獨。足。以。行。其。政。至。若。省。部。之。吏。風。成。弊。積。豈。有。肆。為。欺。而。莫。知。誰。何。者。其。弊。始。於。法。令。之。繁。多。而。成。於。居。官。者。之。苟。且。夫。以。不。素。解。暫。臨。之。官。取。長。子。孫。之。吏。文。法。之。日。滋。更。又。得。以。資。給。出。入。其。勢。固。易。於。為。欺。而。為。之。者。復。復。於。習。俗。樂。於。因。循。以。寬。縱。為。體。以。振。風。為。生。事。偷。安。歲。月。受。成。吏。手。賄。貨。挽。法。將。何。懼。而。不。為。是。毋。惑。乎。吏。之。強。矣。詔。是。月。命。宰。相。陳。康。伯。兼。樞。密。使。詔。吳。璘。班。師。詔。下。僚。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於。是。棄。德。順。軍。倉。卒。引。退。金。乘。其。後。正。兵。三。萬。得。還。者。僅。七。千。人。偏。裨。將。佐。所。存。無。幾。上。尋。悔。之。

是冬。上召陳俊卿及張浚子枋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壘。進舟山東。以遙為吳璘之援。上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為浮言搖動。時金以十萬屯河南。聲言窺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金不敢動。第移文索海。泗。唐。鄆。商。州。及。棧。幣。浚言。金詐。不當為動。卒以無事。枋之見上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難。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損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上大異之。



四庫全書提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宋劉時舉撰。時舉里貫無考。其結銜稱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宋季三朝政要。載史嵩之父喪去位。詔以右丞相起復。時舉為廩學生。有與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疏力爭一事。其始末則未之詳也。是書所記始高宗建炎元年。迄寧宗嘉定十七年。當成於理宗之世。而書末附論一條。稱理宗撥柱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非幸云云。其言乃出於宋亡以後。似非時舉原文。案舊本目錄後有書坊題識一則。稱是編繁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入諸儒集議。三復校正。一新刊行云云。則書中所附議論。又元時刊書者所增入。非其舊矣。其中紀載雖以簡約為主。或首尾未具。於事蹟間有脫遺。然如論張浚不附和議。而不諱其黨汪黃攻李綱。引秦檜之罪。辨李綱之被謗遠謫。而不諱其庇翁彥國。陷宋齊愈之失。褒貶頗協。至公無講學家門戶之見。卷端有朱彝尊題詞。稱其過於王宗沐。辭應旂所撰。殆不誣云。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劉時舉撰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劉時舉

- 卷一 高宗 建炎元年 建炎二年
- 卷二 高宗 建炎三年 建炎四年
- 卷三 高宗 紹興元年 紹興二年 紹興三年 紹興四年
- 卷四 高宗 紹興五年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紹興八年

卷五 高宗 紹興九年 紹興十年 紹興十一年 紹興十二年 紹興十三年 紹興十四年

卷六 高宗 紹興十五年 紹興十六年 紹興十七年 紹興十八年 紹興十九年 紹興二十年

高宗 紹興廿一年 紹興廿二年 紹興廿三年 紹興廿四年 紹興廿五年 紹興廿六年

高宗 紹興廿七年 紹興廿八年 紹興廿九年 紹興三十年

卷七 高宗 紹興三十一年 紹興三十二年

卷八 孝宗 隆興元年 隆興二年 乾道元年 乾道二年 乾道三年 乾道四年

卷九 孝宗 乾道五年 乾道六年 乾道七年 乾道八年 乾道九年 淳熙元年 淳熙二年

淳熙三年 淳熙四年 淳熙五年 淳熙六年 淳熙七年

卷十 淳熙八年 淳熙九年 淳熙十年 淳熙十一年 淳熙十二年 淳熙十三年

淳熙十四年 淳熙十五年 淳熙十六年 淳熙十七年

卷十一 光宗 紹熙元年 紹熙二年 紹熙三年 紹熙四年 紹熙五年

卷十二 寧宗 慶元元年 慶元二年 慶元三年 慶元四年 慶元五年 慶元六年 嘉泰元年

卷十三 寧宗 慶元元年 慶元二年 慶元三年 慶元四年 慶元五年 慶元六年 嘉泰元年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目錄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目錄

嘉泰二年 嘉泰三年 嘉泰四年 開禧元年 開禧二年 開禧三年

卷十四 寧宗 嘉泰元年 嘉泰二年 嘉泰三年 嘉泰四年 嘉泰五年 嘉泰六年 嘉泰七年

嘉泰八年 嘉泰九年

卷十五 寧宗 嘉泰十年 嘉泰十一年 嘉泰十二年 嘉泰十三年 嘉泰十四年 嘉泰十五年

嘉泰十六年 嘉泰十七年

是編繁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入諸備集議三復校正一新刊行宋朝中興自高宗至於寧宗四朝政治之得失國勢之安危一開卷間瞭然在目矣幸甚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

宋高宗一 宋 劉時舉撰

丁未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即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其詔略曰惟孝悌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畏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來諫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龍佞可以成德庶幾降監俾復父母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僭正尙慮羣臣狃於故習有以奇巧獻有以祥瑞聞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蒙諫懷慝有言不盡凡此之屬必罰無赦

〔中興大事記〕回天下之勢者在人主一動念一轉手之間耳觀此一詔則高宗惻然之心實然之政真足以轉移天心而感動人心矣而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尤足以懲崇觀之積弊而去靖康之亂根也

又詔戒厚斂除弊政赦盜賊治賊吏錄忠義昭智勇以汪伯彥同知樞密院黃潛善爲中書侍郎以右僕射召李綱赴闕汪黃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及自外召綱二人由此與綱忤綱行至太平州疏曰恭儉優於天下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

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決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智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

〔中興大事記〕嗚呼天之愛人甚矣有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於斯世則必為之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使夫國家猶有所依而立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若李公者其天之所出以擬宣和靖康之禍而開建炎紹興之業者與當上即位之初誤國之臣不可用張趙之德望未孚天下人望之所歸者李公一人而已不自內用汪黃而自外召綱則高宗之志〔按元本志〕於恢復可見矣觀上未即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乘輿蒙塵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叶濟之功則高宗屬意於公久矣適為汪黃所擠纒七十五日而去位豈天意未欲恢復耶

尊元祐皇后孟氏為太后
元祐皇后初無失德哲宗廢於熙寧之時徽宗復於元符之際後羣臣以元符元祐並後非古制又復廢居瑤華宮至是乃正尊位〔中興大事記〕曰前世嘗推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曹向孟之賢〔仁宗后曹氏高宗后孟氏〕獨享母后之福既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之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修身齊家之效也

遙上孝慈淵聖皇帝尊號遙尊母章氏為宣和皇后 立邢氏為后 詔改宣仁皇后諱史潘〔按元本〕告天下於是追貶蔡確蔡卞邢恕

〔中興大事記〕曰當靖康元年二月敵〔按元本〕退之後士大夫爭法新舊辨黨邪正識者已譏其治不急之務今高宗即位首詔改宣仁諱史不幾復蹈前轍耶曰不然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為盛母后之賢宣仁為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章蔡初意不過欲去元祐之人耳而至於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人復用也而至諱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一念之私燎原滔天可畏哉

罷耿南仲言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為南仲父子所沮上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安置南仲又論主和誤國罪李邦彥及吳敏蔡懋李棣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邦彥〔按元本〕領南望之鄰皆使金〔按元本〕請割地者

〔中興大事記〕金人〔按元本〕自攻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餌李邦彥吳敏唐恪諸人皆墮其計蓋小人始者惟以拓地邀功〔按元本〕及戎狄已入中國小人無功之可邀則惟幸和之可成故政和之開聲者即宣和求和之人而宣和之求和者即靖康賣國之人也此小人以和誤國尤甚於夷狄之以和誤我也耿南仲既以和誤淵聖猶以和沮高宗援兵此小人之尤者上至欲手劍之此高宗之

初心未為汪黃所誤之時也觀此則後日遣使議和者皆非其本心矣 置御營司以黃潛善汪伯彥兼使副

〔中興大事記〕曰國朝兵權隸於三衙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今不復三衙而別置御營司分委之樞府而置御營使其後專掌兵權樞府不得而預議者以本朝故事分為兩府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此趙鼎所以舉行故事以正西府之權范宗尹所以兼樞密使而能御營使宜也

置真州茶鹽司 張叔夜從淵聖北遷道中惟時飲湯不食其粟至白溝河御者曰界河矣乃仰天大呼明日扼吭死何粟至金國不食而死孫傳後不知所終

〔中興大事記〕曰靖康之難能死節者前有李若水後有張叔夜二人而已敵再犯闕勤王之師無一不至者獨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遷之後猶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始終之義無恨〔按元本〕矣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一人之數惟其一死之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盡釋而言忠義者亦首稱焉若何粟孫傳身為大臣乃引其君以降敵〔按元本〕求生其不忠不義無父無君孰大焉使其能為若水之死已不足以贖誤國之罪而乃死於虜廷則其死不足言矣論者猶以二子不屈於僞楚為忠夫屈於大而不屈於小不屈於前猶或有益不屈於後復何補哉

金人陷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及其子致原死之 張所言亟還京城者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又曰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潛善引去上留之乃竄張所於江州 六月李綱入見 置口〔按元本〕鼓院 竄張邦昌於潭州尋賜死竄從張邦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維顏博文孫覿王紹李回等有差

〔中興大事記〕曰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公之十議一一施行而議僭叛議受僞命二章獨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為臣之罪莫甚於僭叛莫大於從僞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萬世之事君者上未遽行者以祖宗不忍殺大臣也邦昌忍於易姓忍於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於覆國忍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皆無所不忍若使覆宗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弃主事僞而無刑彼盡忠守節者何辜哉然綱之議雖行而綱之謗愈多矣綱去之後朱勝非以金〔按元本〕犯維揚而欲立邦昌後蓋勝非邦昌友也未一二年間僞命之臣亦驟然擢用而為宰相諫者矣可勝嘆哉

復公主號 宗澤聞黃潛善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革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賊者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賊弗共戴天弗與俱生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騰播〔按元本〕敕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茲非所以新〔按元本〕人耳

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遜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為偏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窮法。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之。以宗澤知開封府。尋命留守東京。澤至京。時盜賊縱橫。澤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相安。黃潛善白上遣傅粲(按元本)為祈請使。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故命周望為通問使。未行。李綱為上言。今日之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國勢日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車蓋相望。卑辭厚禮。終亦無益。今所遣使。但常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粲。因獻二帝衣各一襲。且致書於粘罕。置賞功司。每縣添武財一員。李綱請於沿河淮江帥府要郡。以備控扼。帥府帶安撫。要郡帶鈐轄。次要郡領兵馬都監。皆武臣為之副。大率自川陝廣南外。總分為十九路。自帥府外。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總兵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與預。又別置凌波等水軍。皇長子生賜名專。李綱為上言。登極救遺。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乃大赦。罷職田。封吐蕃唃廝囉。李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於東南。而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河東各募二萬。仍創

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李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乃請以車制騎。頒於京東西路。使制而攻習之。諫議宋齊愈入對。以綱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上皇北遷龍德宮。器玩悉為都監王球所竊。及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選方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董氏女死于盜。秋七月。命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羣盜。時羣盜蜂起。如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麟。單州之魚登。亦有潰卒數千。為盜。光世斬李昱。淵殺杜用。丁順等。皆赴河北。招討司自劾。盜益衰。皇叔士培復洛州。省冗官。詔修京城。略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東河北諸路。已奉迎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樓櫓。治器具。令留守司趣辦之。

東京留守宗澤造戰車二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沿大河鱗次為壘。結兩河山。水寨。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上表曰。今強敵尙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諱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棄之以遺狂寇。今陛下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論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李綱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鄆。以示不忘中原之意。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紛紛。謂陛下將幸東南。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留中原。乃命綱草詔。頒之兩京。詔修鄆州城。朝臣皆以為不可。中書舍人劉珪言。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

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殫。陳留諸郡新創于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敵(按元本)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攻守。東南久安。民力富盛。可以待敵。時伯彥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來附其議。

〔中興大事記〕曰。李綱請營南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黃請幸東南。三者不同。然京城之策為上。況宗澤數月間。城築已固。糧儲已修。饑饉已開。梁榷已罷。列義士已圍。結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非靖康賊守無備之比。失此一機。中原絕望矣。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也。然李綱之請。又在宗澤規模未成之前。故其謀請先幸襄鄆。以係中原之望。西隣關陝。可以招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財。東達江淮。可以運糧。候兩河就緒。即還汴京。亦可也。而汪黃待高宗以乳孺。護赤子之術。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故建為幸東南之策。不知我往寇亦往。上如揚州而敵(按元本)亦至揚州。上如鎮江而敵(按元本)亦至鎮江。行幸所至。即為邊面。譬如泉流。不知所屆矣。

以李綱黃潛善為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慤副之。以劉光世為左司都統制。綱為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黃潛善與汪伯彥乃力請幸東南。上意中變。於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數日遂有並相之命。自古君子小人並用。其終也。君子必去。小人必留。蓋至是中興之規模一變矣。罷四道總管府。宋齊愈抵死。初齊愈在圍城中。自外至會所。寫張邦昌三字(按元本無邦)。至是。鞫于御史臺。獄具。賜死。或言齊愈論李綱不已。故綱以危法中之。

〔中興大事記〕曰。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而竄之可也。何至是耶。洪芻陳冲王及之死。綱尚救其死。而獨不救宋齊愈。綱於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當理。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來張浚之疏也。浚素與齊愈友。而又潛善客也。以潛善而忌李綱。是以小人而忌君子也。以張浚而攻李綱。是以君子而攻君子。其可乎。豈非張浚初年之見耶。

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京城留守宗澤移所拘金(按元本)。使于別館。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臣之論。浸漸望利為退。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太廟木主。乘河東河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金(按元本)。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敵人(按元本)。情款何如是之厚。而於國家計。謀何如是之薄也。臣樸愚。必不敢奉詔。詔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鑾。詔賜澤襲衣金帶。元祐太后發京師。將如揚州。河朔之民。憤於賊虐。自結巡社。乃定河北忠義巡社法。召譙定。伊川先生之高弟也。張浚論李綱買馬之擾。招兵之暴。優立賞格。召吏為姦。乃落職奉祠。

〔中興大事記〕曰。初論水災於宣和之時。而為宣和大臣所斥。建守城之策。陳遼擊之謀。於靖康之時。而為靖康大臣所擠。建炎之初。公為首相。慨然以修政攘夷為己任。而為潛善伯彥所沮。一人之身。三定大策。而三受重謫。然謫之所至。名亦隨之。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墮迫之憂。用於靖

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殫。陳留諸郡新創于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敵(按元本)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攻守。東南久安。民力富盛。可以待敵。時伯彥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來附其議。

〔中興大事記〕曰。李綱請營南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黃請幸東南。三者不同。然京城之策為上。況宗澤數月間。城築已固。糧儲已修。饑饉已開。梁榷已罷。列義士已圍。結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非靖康賊守無備之比。失此一機。中原絕望矣。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也。然李綱之請。又在宗澤規模未成之前。故其謀請先幸襄鄆。以係中原之望。西隣關陝。可以招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財。東達江淮。可以運糧。候兩河就緒。即還汴京。亦可也。而汪黃待高宗以乳孺。護赤子之術。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故建為幸東南之策。不知我往寇亦往。上如揚州而敵(按元本)亦至揚州。上如鎮江而敵(按元本)亦至鎮江。行幸所至。即為邊面。譬如泉流。不知所屆矣。

以李綱黃潛善為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慤副之。以劉光世為左司都統制。綱為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黃潛善與汪伯彥乃力請幸東南。上意中變。於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數日遂有並相之命。自古君子小人並用。其終也。君子必去。小人必留。蓋至是中興之規模一變矣。罷四道總管府。宋齊愈抵死。初齊愈在圍城中。自外至會所。寫張邦昌三字(按元本無邦)。至是。鞫于御史臺。獄具。賜死。或言齊愈論李綱不已。故綱以危法中之。

〔中興大事記〕曰。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而竄之可也。何至是耶。洪芻陳冲王及之死。綱尚救其死。而獨不救宋齊愈。綱於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當理。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來張浚之疏也。浚素與齊愈友。而又潛善客也。以潛善而忌李綱。是以小人而忌君子也。以張浚而攻李綱。是以君子而攻君子。其可乎。豈非張浚初年之見耶。

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京城留守宗澤移所拘金(按元本)。使于別館。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臣之論。浸漸望利為退。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太廟木主。乘河東河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金(按元本)。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敵人(按元本)。情款何如是之厚。而於國家計。謀何如是之薄也。臣樸愚。必不敢奉詔。詔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鑾。詔賜澤襲衣金帶。元祐太后發京師。將如揚州。河朔之民。憤於賊虐。自結巡社。乃定河北忠義巡社法。召譙定。伊川先生之高弟也。張浚論李綱買馬之擾。招兵之暴。優立賞格。召吏為姦。乃落職奉祠。

〔中興大事記〕曰。初論水災於宣和之時。而為宣和大臣所斥。建守城之策。陳遼擊之謀。於靖康之時。而為靖康大臣所擠。建炎之初。公為首相。慨然以修政攘夷為己任。而為潛善伯彥所沮。一人之身。三定大策。而三受重謫。然謫之所至。名亦隨之。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墮迫之憂。用於靖

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殫。陳留諸郡新創于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敵(按元本)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攻守。東南久安。民力富盛。可以待敵。時伯彥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來附其議。

〔中興大事記〕曰。李綱請營南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黃請幸東南。三者不同。然京城之策為上。況宗澤數月間。城築已固。糧儲已修。饑饉已開。梁榷已罷。列義士已圍。結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非靖康賊守無備之比。失此一機。中原絕望矣。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也。然李綱之請。又在宗澤規模未成之前。故其謀請先幸襄鄆。以係中原之望。西隣關陝。可以招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財。東達江淮。可以運糧。候兩河就緒。即還汴京。亦可也。而汪黃待高宗以乳孺。護赤子之術。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故建為幸東南之策。不知我往寇亦往。上如揚州而敵(按元本)亦至揚州。上如鎮江而敵(按元本)亦至鎮江。行幸所至。即為邊面。譬如泉流。不知所屆矣。

以李綱黃潛善為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慤副之。以劉光世為左司都統制。綱為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黃潛善與汪伯彥乃力請幸東南。上意中變。於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數日遂有並相之命。自古君子小人並用。其終也。君子必去。小人必留。蓋至是中興之規模一變矣。罷四道總管府。宋齊愈抵死。初齊愈在圍城中。自外至會所。寫張邦昌三字(按元本無邦)。至是。鞫于御史臺。獄具。賜死。或言齊愈論李綱不已。故綱以危法中之。

〔中興大事記〕曰。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而竄之可也。何至是耶。洪芻陳冲王及之死。綱尚救其死。而獨不救宋齊愈。綱於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當理。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來張浚之疏也。浚素與齊愈友。而又潛善客也。以潛善而忌李綱。是以小人而忌君子也。以張浚而攻李綱。是以君子而攻君子。其可乎。豈非張浚初年之見耶。

康則國家必無顛覆之危。而後之用於建炎則中原不至於淪沒也。以高宗即位之初。召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而公亦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邊防軍政已略就緒。中山之功未成。而勝書滿篋矣。公之去就甚輕。而關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兩河無兵。而夷狄橫矣。綱在位則偽臣叛黨稍正。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襄鄧之策。必從宗澤還京之疏。綱去則維揚有警。而翠華南幸矣。當時猶以靖康京城之禍。建炎維揚之禍。歸咎於綱。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哉。

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即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為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經制司兵才萬人。河外皆敵。(按元本)兵乞權置司陝府。潛善頗沮。又以兵少。不如勿遣。能之綱言。潛善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望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陳東上疏。詆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歐陽澈亦上書。詆用事者。黃潛善汪伯彥奏誅之。並坐狂直棄市。詔如淮甸。冬十月上如揚州。十一月張浚論李綱括馬招兵勒納之非。且及於易詔令以庇翁彥國之罪。捐金帛以資張所傅亮之費。竄鄂州。

〔中興大事記〕曰。張浚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不與敵(按元本)俱生。而初年之見。反黨汪黃。而攻李綱不已。何哉。使其移攻李之筆。而攻汪黃。豈不快公議哉。善乎胡安國之疏曰。賞罰政事之綱。必先核實。而核實必自大臣與臺諫始。渡江以前所任相。其賢否則有公論矣。而言者獨攻綱為甚。一言而罷相。再言而罷職。又再言而放於邊鄙。又再言而投諸海島。施於綱者亦甚峻矣。然人心未服。則以所毀亂真。而不核實。如昔防江復令招刺諸州。勸納發招討司。未有以為非者。在綱行之。則謂失人心。在他人行之。則獨以為可。此不核實者一也。自仲尼大聖。猶待三年有成。而乃責綱。以一時未聞報政。孫觀嘗草降表。貶薄二聖。死有餘責。得貶輕矣。乃以為杜塞言路。此不核實者二也。綱既放於鄂州。渚澧陽之後。若如言者所論。國家宜少安矣。而李成張遇丁進縱橫淮甸。所在如織。此不核實者三也。(按元本)陷京城。邀請二帝。乃何果操權。郭京用事。綱方遠貶。不預戰守之謀。而固欲黜綱。前日回鑾之功。指以為罪。此不核實者四也。綱本以建州禦敵守城之策。為孝慈皇帝所知。擢與機政。而以爲欺君要功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五也。劫寨之舉。人以為姚平仲講於帷幄。神師道。李綱之所不與也。而乃謂綱之用心。欲寬公於何地。此激怒為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六也。胡安國之疏如此。然以觀而庇翁彥國之罪。以怨而抵宋齊愈之死。此又不待核實。而綱有餘責矣。大臣之用心。不可不公如此。王倫使金。(按元本)與傅雱俱留金。(按元本)詔非經三省密院不行。十二月置講讀官。上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坐右。分路類省試。以待親策。以楊時為工部侍郎。時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以君德在是故也。尋命兼侍講。金分三道入。就粘罕自其中下太行。將由河陽渡河攻河南。粘罕不與其弟兀朮自燕山內渡河攻山東。婁室與其副撒離。(按元本)自同州渡

河攻陝西。以燕山軍圍汴京。澤有備。千里之地。無糧可因。又遣兵保護汴梁。以俟大軍北渡。(按元本)聞之。解河梁而遁。婁室。(按元本)至河中府。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由韓城犯長安。蒲津軍潰。粘罕既犯河陽。(按元本)汜水引軍而東。命萬戶銀朮。(按元本)分軍犯京西。中原大震。攻河南。留守孫昭遠戰不利。擁兵而去。為叛兵所害。少尹阮駿死之。圍棗州。守臣姜剛之拒守。圍二十七日。不拔而去。又陷同州。守臣鄭曉赴井死。又陷長安。帥臣唐重及楊宗閔棄城。詢曹謂。郭忠孝皆死之。先是重慶敵。(按元本)至以齊別其父。竟曰。忠孝不兩立。義當死國。其父報之曰。汝能捐軀殉國。吾含笑入地矣。(按元本)陷澶州。守臣韓浩死之。又陷青州。臨淄知縣陸有常死於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與宗亦死之。千乘縣市民率土軍射士保甲及濱州亂兵。葛進等擊敗之。(按元本)乘青濰而去。又陷昌府。守臣孫默死之。又陷秦州。引兵犯熙州。陷鳳翔府。又陷唐州。掠其城而去。又陷蔡州。汝陽縣令郭贊罵死之。又陷淮寧府。守臣向子褒死之。又陷均州。

〔中興大事記〕曰。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士大夫者。至深遠矣。然以熙寧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欲。六十年士大夫。而皆不知以爲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爲辱。而兩河之帥守主將。其爲賄憂。敗輒迎降。而皆不知以爲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爲辱。而兩河之帥守主將。其爲賄陽。許遠。顏真卿者。不可勝數。是雖人之乘彝。不容泯沒。亦祖宗所以涵養斯人之澤也。所可惜者。朝廷規模不立。措置乖方。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其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胡舜陟四鎮之說。不行乎。李綱招撫經總之事。復沮於後。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按元本)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非金。(按元本)殺之也。實朝廷殺之也。觀徐徽言奏。使土豪復故地。使之世襲。而敵。(按元本)憚之。則胡舜陟李綱之計不行。豈不情哉。

以劉珪為吏部侍郎。衛廣敏中書舍人。劉觀給事中。是年八月。杭州軍亂。九月。建州軍亂。十一月。密州軍亂。十二月。吉州軍亂。戊申二年。春正月。上在揚州。金人陷鄆州。安撫范致遠遁。劉汲出戰死之。括民間金帛。如根括京城之法。又掠汝金房泗四州之民以歸。盜張遇焚真州。尋陷鎮江。王淵招降之。山東羣盜蠢起。潛善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盜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內侍邵成章上疏言。二人之罪。必誤國。上怒。詔成章不守本職。轉言大臣。竄吉州。盜丁進犯壽春府。守臣康允擊却之。詔后族勿除從官。太學生魏祐上書。論潛善伯彥誤國十罪。二月。金人犯東京。澤聞之。曰。滑州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以銳卒五千授張拱。拱至滑州。與之。(按元本)迎敵。又遣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搆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州。與敵。(按元本)大戰。敵夜濟河。復邀擊之。殺傷甚衆。即命宣知滑州。敵不敢犯其境。金人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纔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奕。寮屬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

伍撤弔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劉衍劉達各將車二百乘在鄭滑間。澤益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安。（按元本）塔。又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萬餘趨滑鄭。遇敵。（按元本）大戰而敗。中立死之。郭俊民降金。（按元本）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斬之。俊民與金。（按元本）史其姓名。持書招澤。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為忠義鬼。今乃為敵。（按元本）遊說何面目見人耶？梓而斬之。謂史姓。（按元本）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又斬之。澤三上表請上回鑾。表曰：京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賴以二百年基業。為意。早賜回鑾。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夷狄弭謀。臣若誤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翁彥國為經制使。籍民輸建康修城。磚數百萬。其人踰度吉南。安諸郡。陸負水運。率千錢致兩磚。江西提刑留伯勸民出私財助國。乃督資州縣以等第厚賦於民。欲以求進。民苦於二役。知洪州胡直。竊奏罷之。市易務乃熙寧初置。及是言者以為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復端明殿樞密直學士。募振華軍於河南北淮南。以六萬人為額。中山府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呼總管使括城中兵擊賊部。將沙振以乘寡不敵。乃害亨伯。後證忠節。三月。以司馬光配饗哲宗。石梁縣李彦仙復陝州。即以彦仙知州事。金人圍陝不克。乃攻虢州。陷之。金人犯涇原。吳玠敗之。夏四月。罷巡社。金人復陷洛州。士培奔大名府。

自二帝北狩。兩河州郡。外無應援。內絕糧儲。並為金所取。惟中山。慶源。保。莫。新。洛。冀。慈。相。保。久而陷之。馬廣聚鄉兵。保慶源。五馬山。陰迎信王。棣以歸。奉棣總制諸山寨。先以奏付宗澤。以開遣馬廣入見。以信王棣為河外兵馬都元帥。加廣為元帥府都總管。潘善伯。彥終。以為疑。廣行復令聽諸帥節制。廣知事變。遂以其軍屯大名。五月。詔擇日還京。正字馮楸。獻書於潘善。力言未可。恐金人再來。或不可當。宗澤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累疏請上還京。又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願守京城。李成願。願從還關。即渡河勦敵。沒角牛楊進等。乘百萬。亦願渡河。且請修龍德寶殿。宮以備迎奉二帝。不報。澤請上還京。至是凡二十餘疏。言甚切。又澤開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制置兩河。彥所部勇士萬數。面刺八字。號八字軍。彥方治兵。約日趨太原。澤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潘善忌澤成功。從中沮之。因憂鬱成疾。

〔中興大事記〕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禪允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擬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復君父之讐。雪宗廟之恥。伸神人之憤。惜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計沮。蓋汪黃二人既用事於中。則宗澤安能措手於外。二人既主幸東南之議。則宗澤還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縱使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嗚呼。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焉。為天子孫。烏可置祖宗而不問。為人父母。烏可弃遺黎而不思。且向也元帥府方開之始。宗澤請解京城之圍。而伯彥等則謂不可使敵知元帥所在。今也還京之請屢上。而汪黃則謂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

自外而觀。汪黃之計。可謂忠矣。宗澤之計。可謂危矣。以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弃之如土梗。天祚再宋。則將有主矣。天所興者。誰能敗之。此豈汪黃乳孺。赤子之術所能為哉。澤之志不獲伸於前。又不獲伸於後。徒使後之人。聞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嘆。而為之致無窮之恨。

科舉復以詩賦取。金帥自鳳翔之敗。涇州之敗。粘罕復。（按元本）掠西京。取平陸。渡河以歸。雲中其室。（按元本）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陝以歸。於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敵遂遁。陷冀州。權州軍某死之。先是。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累擊退金人。一日。敵已登城。火其門。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十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敵遂敗走。城賴以存。政死而城失守。賀師範戰于八公原。死之。敵陷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尉赴井死。又陷德州。都監趙叔皎死之。又陷濟南府。守臣劉豫降。又陷東平府。守臣權邦彥棄母遁。又陷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德降。金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為辭。敵遣騎召永入粘罕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敵欲用之。永罵曰：無知。（按元本）大家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敵并其家害之。益勇節。陷延安府。守臣劉選道。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敵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敵知曲端與王庶不協。併力攻。端在坊州。乃自當鄭州來路。遣龐世才等當延安來路。庶御下太殿。用端為都統。常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術其語。端駐兵於邠州。庶趣其進兵。不動。庶退龍坊。敵遂乘虛陷延安。陷濮州。守臣楊粹中及杜績死之。又陷開德府。守臣楊棟及楊彭年死之。城中殺戮無遺。宇文虛中為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劉誨王昉為通問使。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金中。張懋。許景衡。復閩浙市舶官。增諸路役錢。六月。建州葉懷殺妻子。縱火突城而出。陷福州。其後趙鼎招降之。秀州軍亂。命張浚討平之。秋七月。宗澤卒。澤為黃潛善所沮。憂憤成疾。疽發于背。將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云。後證忠節。召謝克家孫觀。以杜充為東京留守。盡反澤所為。兩淮豪傑皆不為用。

〔中興大事記〕曰：此澤去而東京之地不可守也。宗澤在則盜可使兵。杜充用則兵皆為盜矣。充守東京。則敵至維揚。充守建康。則敵至明州。以充繼澤。何異以淵代述。以姜維而繼孔明之事功。李綱罷而汪黃相於內。宗澤死而杜充守於外。天下事可知矣。

翟進在西京。與敵夾河而戰。屢破之。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廣。王彥等。（按元本）既還朝。餘稍引去。判官宗誦請歸持服。楊進叛。攻掠汝洛。忽遣騎犯翟進營。進墜馬。為所害。鈔御寶者三。一日。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趙子砥歸自燕山。得上皇御書。以進。且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昔契丹主和議。女真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檻索以待之。然後可以刺虎矣。已而賜對。遂命知台州。御史馬仲勳黃潛善。汪伯彥不謹。詔令廣市私恩。黜陟不公。政令不一。

塞言路。毀法自恣。妨功害能。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強。很自專務。收軍情等罪。詔仲言事不實。資潤州監酒。促使上道。死於中路。天下冤之。親試舉人。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密州獻芝草。詔却之。冬十月。河北置制（按元本）使王彥。自東京赴行在。上召見。彥見潛善。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特角破賊。收復故地。言極憤激。大忤二人之意。旨除開門宜贊舍人。免對。知沛縣李膺言。昨來經制司酒稅契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倘復行之。為利不細。乃復經制錢。十一月。更四川茶法。初成都府路轉運趙開言。請罷（按元本）乃令漕司買馬。朝廷撥開主管川陝茶馬。開至成都。徵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隨戶市之。每斤所過征一錢。往往一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為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遠者抵罪。至四年冬。買馬踰二萬匹。引息錢至一百七十萬緡。壬寅郊祀。吳天上帝。奉太祖配。就江都縣築壇行事。十二月。金人陷慶慶府。有欲發孔子墓者。誅之。以黃潛善為左僕射。汪伯彥為右僕射。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已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為相。其事可知。決幸東南。無復經理中原之意。

〔中興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為汪黃所不悅。繼而綱與潛善同相。則必為潛善所排。綱於此時。宜和大臣不和之咎。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決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而高宗猶望其同心。然小人之同。不過同惡相濟爾。夫人主所取（按元本）職在輪相。而小人因革。大臣用舍。有不與焉。詔百官言事。呂頤浩上備禦十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二

宋高宗二

己酉。建炎三年春正月。上在揚州。詔羣臣陳備禦策。金路徐州守臣王復。罵賊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後隘莊節。又陷淮陽。執守臣李寬。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敵。會粘罕兵至。賊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餘人趨揚州。以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軍迎世忠。世忠棄軍走鹽城。軍遂潰。泗州王綽率同列為執政言。汪黃笑而不答。至夕。奏到金復攻泗州。上大驚。守將樊淮橋通。金人由昭信將渡淮。縣尉孫暉禦之。沉其數舟。敵以疑兵。廣障自上流渡。城破。暉死之。陷楚州。守臣朱琳降。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按元本）重威喜將萬人遁。又陷揚州。守臣黃顯遁去。上自建炎元年冬十月。如揚州。至今凡一十六箇月。上時得天長報。聞敵已至。乃躬甲冑。乘馬南巡。惟內侍及護聖軍從之者數人而已。二相方會食。有聞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鞭馬南趨。軍民爭門而出者。不可勝數。大理卿黃鑄至江口。軍人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鑄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時事出倉卒。朝廷餽物。皆委棄之。大常少卿取九廟神主奉之出門。甲騎已塞道。行數里。回望揚州城中。煙焰漲天。而帑藏所儲。焚掠殆盡。呂頤浩張浚。及上于瓜州鎮。得小舟以渡。至鎮江。上次鎮江。留劉光世以兵扼江陵。上次平江。命朱勝非為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張浚副之。上過吳江縣。命

張浚以所部屯于吳江。

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大赦。惟李綱不赦。蓋潛善欲罪綱以謝金也。中丞張浚論黃潛善汪伯彥數其大罪二十條。致陛下蒙塵於外。天下人切齒唾罵。乃除外郎。尋宮觀貴降。泗州富民獻緡錢五萬。却之。詔罪已求言。詔曰。朕已放宮嬖。損服御。黜幸輔。召忠良。尙慮多方未知朕意。自今事有關於國體。益於邊防。許士民直言。朕探擇行焉。仍旌以示勸。言之或失。亦不汝尤。金路泰州守臣曾班降。又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又犯滄州。守臣劉錫通。通判孔德基降。時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初。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金粘罕虜其子彥文。使為書以招其父。可求遂降。可求與徽言親也。敵挾可求以招徽言于城下。徽言以大義責可求。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因引兵擊之（按元本）斬其室（按元本）字蓋之子。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時朝廷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敵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凡受圍三月。而徽言屢敗却之。及城中矢盡。士困餓不能與。監門石贊夜啓關納敵。遂陷。徽言即縱火自焚。其家人率親兵力戰。比曉。力屈為敵所執。敵知其忠義。欲生降之。徽言罵賊不絕聲而死。諡忠壯。其統領孫昂亦力戰不屈而死。三月。以朱勝非為右僕射。簽書呂頤浩為江東制置使。王淵簽書樞密院事。

苗傅以淵素出其下。快快不平。劉正彥從淵求官。得威州刺史。正彥因招劇（按元本）賊丁進等。久之。除圖練使。正彥意不滿。而淵微取其兵。正彥固執不遣。以此怨之。見王淵擢用。且乘有狀難。遂圖不軌。劉光世除檢校太尉。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苗傅劉正彥叛。揭榜於市。傳檄諸州。略曰。大臣出閣寺。士卒多自私門。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予以為民除害。應有大臣罪惡顯著。並內侍官。並行誅戮。本為生靈。別無所希。以兵殺王淵。勒兵向闕。身淵首於闕下。乃分兵蒐捕中官。皆殺之。百官皆在禁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垣之外。軍聲益懼。中軍統制吳玠被甲持刀（按元本）排門入。引傅所遣使臣奏上曰。苗傅不負國家。正為天下除害。諫議鄭穀。知杭州康允之。謂事急矣。請上御樓撫慰之。止變。上御樓。管軍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雖控弦露刃。見樓上黃蓋。猶呼萬歲。上凭欄呼傅正彥問曰。何故如此。傅厲聲曰。陛下信受中官。賞罰不公。如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金人不戰。首先過江。因交結康履。却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今依舊只作遠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訖。鼻首在此。中官在外者。亦皆誅訖。更請康履會澤斬之。以謝三軍。上曰。黃潛善汪伯彥已降。康履會澤待重與降。實卿等可歸。傅曰。若不斬康履會澤。歸寨未得上。待朝廷自行遣卿等。忠義已除。傅承宜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統制一行軍士。並特除放。各令解甲歸寨。傅曰。感聖恩。但須得康履等。方可歸寨。時浙西安撫檣宜文字時希孟曰。願陛下遣康履等。出付苗傅。上曰。朕左右誰使。葉宗壽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軍。上曰。豈可因叛將勸（按元本）兵向（按元本）關使。付中官殺之。逾時。傅兵不退。上命吳玠召履。履逃不出。再命衛士搜索。得於禁中。清漏。擒至闕門。以付傅。樓下

腰斬之樹其肉。上命傅等歸。傅等請宰相百官議事。欲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勝非等入奏。上欣然降詔。恭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百官聽詔。惟傅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傅之屬官張遠曰。民為食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諫議鄭穀叱遠曰。是何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國難。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傅等不拜。上問何故。衆莫敢對。上徐謂宰相曰。朕當退避。但須稟命太后。乃命吳滿謂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顏政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大風勁甚。樓無屏障。上坐竹椅無席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樓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坐。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御樓。乃肩輿下樓。出見傅等。諭之曰。自上皇任蔡京王黼變更祖宗法度。童貫等興起邊事。所以招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皇帝聖孝。別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誤他。今已竄逐了當。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逆謀。太后曰。待依統制所請。太后且權與皇帝同聽政。傅等又奏曰。須是立太子。請太后同聽政。太后曰。立幼主則決不可。正彥又奏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乞太后早賜施行。太后曰。今夷狄內侵。皇帝聰明神武（按元本）聖尚自難以抵當。若使幼主為君。夷狄聞之。豈不愈加輕侮。正彥怒呼其衆曰。太后不肯從所請。吾解衣就戮矣。太后復呼之曰。不須如此。統制輩各是名家子孫。累世忠義。豈不逆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為皇太子幼。國家艱難時節。如何主張得社稷。待更與皇帝商量。傅等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別生變。太后復肩輿登門。與上議。太后終執前說不移。上言之再三。太后乃許。命宰相約束四事。示傅等。一曰。尊奉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物。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軍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無肆劫掠。縱火殺人。如違此約。來即降詔。傅等皆曰。諾。遂下詔。遜位皇太子。恭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宣詔畢。傅正彥揮軍退。乃大赦天下。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杭州顯寧寺為睿聖宮。太后臨朝。自是引傅等。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僚獨對言機事。賊亦不疑矣。王世修與勝非言請移建康。又越遣使及改年號。勝非以奏太后。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他事。詔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改為明受元年。勝非以世修往來傳道。二兒之言。事定。許以從官除之。以苗傅屬官張遠。馬柔吉。王世修並為直龍圖閣。王鈞甫右文殿修撰。皆傅正彥之謀也。竄內侍藍珪。高邁。張吉。為張且。曾澤。陳永錫於嶺外。降詔改元。上遷睿聖宮。百官朝謁于宮庭。召呂頤浩赴行在。以張浚為禮部尚書。命張浚（按元本）以兵局後。取使道之風翔。除諫議大夫。鄭穀為御史中丞。鄭穀言。朝廷差除行遣。多出於統制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更迭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國家興衰。未可知也。望賜戒勅。廟堂之上。二三大臣。共以公心。維持綱紀。無以私請干預朝政。庶幾與國同休。共享天下安樂之福也。時二兒嘗以殺人為事。頻至都堂。鄭穀嘗面折之。便宜止可行於所部。士卒入都堂。國論所出。非庶臣得預。頤其章示之。傅等雖怒。然由是少戢。以苗傅為武當軍節度使。依前御營司都統制。劉正彥武成軍節度使。依前御營司副統制。苗劉以書抵浚曰。伊周之事。非侍郎執當。之。浚復書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闈。至於遜位之說。必其子長而賢。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三二

因託以政。便利天下。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宜。嗚呼。天佑我宋。所以保佑聖躬者。歷歷可攷。出質則敵人欽畏。而不敢留。奉使則百姓驅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興。誰能廢之。二兒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言浚見詔。以為逆賊。所不能堪。朱勝非恐生變。即奏責浚散官。郴州安置。乃設辭以安二兒也。苗傅劉正彥到都堂。欲分兵入衛睿聖宮。尚書左丞張浚以為不可。固止之。呂頤浩上疏太后。私請睿聖皇帝復大位。張浚不受尚書之命。浚亦不肯分兵與浚。御史中丞鄭穀正言乞留呂頤浩知江陵。言不當分張浚兵。遂止。馮輅白勝非曰。主上受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姪。同皇太后垂簾聽政。大元帥征伐于外。最為得策。召百官赴睿聖宮。議請上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君為皇太姪。監國。鄭穀上疏。謂睿聖皇帝承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一旦尊而為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卒。於理猶順。今以上皇之尊。遽降為大元帥。則當去御袍而服紫綬。撤御帳而設緋幕。內外百官。曰。將曰。相。皆前日所臣事者也。今日稱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無可取法。行之於今。實逆天道。併降今上為皇太姪。是廿日內降二天子矣。自古未之有也。乞收還詔書。請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稽之古。為有法。施之今。為得宜。詔上尊號曰。太上睿聖仁孝皇帝。處分天下兵馬重事。嗣君依舊皇帝。呂頤浩張浚劉光世議舉兵討逆。呂頤浩自江寧次丹陽。光世自鎮江來會。世忠由海道至平江。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二兒懼勤王師。乃檄杭州集保伍。選器械。局城門。塞河道。二十八事。守臣康允之悉收其檄。不行。又扣睿聖宮。奏請上親筆制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割。所以取信天下。以其有御寶。今朕退外邸。不與國事。用何（按元本）符璽（按元本）。下有以字。為信。自古廢君。杜門有德。豈敢更與外事。傅等遂謝。上曰。統制有事。但來商量。不拘（按元本）。何時可來相見。勿請疑忌。傅等拜謝而出。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湯東野趙鼎周札上疏。乞復大位。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到東堂。諭以天步多艱。宜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當還尊位。苗傅一皆聽從。四月初一。僕射朱勝非等上疏太后陛下。乞上還大位。太后降詔。百官奏聞。上詔不允。及上見禁中。太后再降詔。羣臣因上表以請。上詔必欲太后同聽政事。乃復位。百官三請。上方出御殿。因請上馬。百官扈請以入。上與太后坐前殿垂簾。百官起居。詔上后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立為皇太子。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二日。以傅為淮西路制置使。劉正彥副之。以張浚知樞密院事。以傅正彥為檢校少保。傅請屬官張遠為添差淮南路轉運判官。從之。勤王兵至。傅將苗翊與韓世忠之兵戰臨平之南。翊敗。傅正彥遣兵救之。朝廷命諸將皆集皇城門外。傅正彥引兵開錢塘湖（按元本）金門遁去。掠玉山等縣。韓世忠追之。至浦城。獲劉正彥。崇安富民獲苗傅。就世忠。送行在。詔誅之。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趙鼎將兵入城。頤浩等入見。上慰勞之。皇太后降詔。撤簾。復建炎年號。平苗劉功。詔加罷朱勝非。顧岐。王孝迪。張浚。路允迪。以不能止二兒之亂也。大赦。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即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命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侍郎。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二四

並改爲參知政事。朱勝非求去，以呂頤浩、張浚薦，上以頤浩爲右僕射。上如建康府，改江寧爲建康。上之次鎮江也，諫執政以張憲、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命守臣致祭，皆厚卹其家。立皇子璿爲皇太子。至七月薨，諡元懿，年三歲。金人以我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子麟知濟南府，於是盡取山東地，惟濟寧、興仁、廣濟以水阻尙存焉。中丞張守言會紆首明大義，詔除直顯謨閣，御史章楶首叱時希孟，令人知逆順，詔擢楶爲郎官。五月，以張浚爲川陝等路宣撫使，以滕康簽書院事，時建議欲幸武昌，康政爲不可而有是除。上以張憲詔諫，豈可實之從班，罷中書舍人。洪皓使金，充通問使，上遣粘罕書，願去尊號，用正朔，比於藩臣。七月，杜時亮使金，且致粘罕，略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總總（按：元本）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救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改鑄虎符。復西京，至永安軍，朝謁諸陵。置江州路安撫使。六月，淫雨，上以陰雨不止，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致，下詔求言。罷王安石配饗。罷賞功司。錄忠義後。下罪己詔。袁植罷司諫。以呂祉爲右正言。金人陷磁州，守將蘇珪降，又奪陷單州，又陷興仁府，又陷南京，執守臣唐佐，又陷沂州。上以韓世忠平苗、劉之功，加兩鎮節度（按：元本空一格），王庭秀論呂頤浩除擬不公，罷侍御史知筠州。中丞張守亦以論頤浩專任，張浚不宜西去，遷禮部侍郎。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去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如或不悛，斥（按：元本）之何惜。胡舜陟請自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除淮西制置使。鄭穀薨，上大悼之。以王綸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詔諫院勿錄後省。誅范瑄，初，金寇京東，命瑄領之，瑄領兵轉入江西，至是召入見，不肯釋兵，且乞除殿前司職事，張浚奏瑄大逆，上以其事付浚，召瑄至都堂，曰：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遂以浚（按：元本）兵擁縛付大理，使光世出撫其衆，頃刻而定。崔縱使金議和。張浚發行在宜撫川陝。詔奉隆祐皇太后如南昌。以上官樞密京師留守。閏八月，詔議駐蹕地，遂決吳越之行，於是命諸將分守沿江防淮之議，遂格。以呂頤浩爲左僕射，杜充爲右僕射，尋命充兼江淮宣撫，守建康。

上以三年四月如建康，至是凡九月。

上發建康，如杭州，升杭州爲臨安府。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胡寅上疏，請絕罷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繆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貪狄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執富於京室，納賈則執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執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執加於異意之宰輔，深思遠慮，反復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張邵使金。盜李成殺知泗州耿堅，上降詔撫諭，以成知州事。四年，又復叛，陷舒州。高麗遣使入貢，詔止之。金軍索陷永興軍，帥臣郭瑋遁。以趙鼎爲殿中侍御史。冬十月，金圍蔡州，守臣程昌禹敗之。上至臨安，詔如浙東。張浚以趙鼎爲隨軍轉運。金分兩道寇江，一自滁和

犯江東，陷滁州、壽春、廬州、濠州、和州，無爲軍，陷真州，又一自新黃犯江西，陷黃州，自黃州渡江，劉光世陷江州、洪州、臨江、吉州、撫州、袁州（按：宋史，劉光世引軍過金人陷）金人犯采石渡，郭偉敗之，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稅叛降之，通判楊邦乂獨不從，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遂見殺。罵聲不絕口。金人犯建昌軍，蔡延世敗之。十一月，增印四川錢引。隆祐皇太后如虔州。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爲御史中丞。盜桑仲據襄陽。四年六月，以桑仲知襄陽府，未幾，犯金州，帥臣王彥收之。張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盜成方犯鎮江，四年降。上自明州航海，呂頤浩奏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履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已下，或留越，或從歸者多矣。金人陷杭州、越州。張浚（按：元本）收敵於明州，庚戌，四年，春正月，上舟次台州，章安鎮兀木再犯明州，張浚（按：元本）拒戰，慮其益兵，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遂破明州，屠其城，兀木以船犯昌國縣，欲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祐引大船擊散之，敵遂退，陷陝州。李彥仙巷戰而死，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陷澶州，守臣向士（按：元本）謹道、王陳、劉玘、趙率之死，軍民猶與巷戰，敵遂屠其城而去，陷荆南府及醴州。詔近臣條備禦策。金寇邠州。金撤離（按：元本）曷及黑峯等寇邠州，張浚遣曲端拒之，乃引去。二月，金人復陷東京，守臣上官悟遇害，自是四京皆陷沒矣。上舟次台州，幸執奏駐蹕之所，上曰：會稽止可暫駐，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謀入蜀，范宗尹曰：臣謂若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舍，不可不審，上曰：然。盜鍾相起鼎州，尋討平之。兀木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遺，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以還，陷秀州，守臣趙士暨死之。至平江，宜撫使周望及守臣湯東野棄城遁，敵入城，縱火焚掠，死者甚衆，又陷常州，守臣周起遁。三月，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獲兀木。葉份爲戶部尚書。張浚帥師入衛，至襄漢，聞敵退而還，命盧益等奉迎隆祐皇太后于虔州。大赦。夏四月，上次明州。韓世忠屯兵于鎮江之焦山寺，以邀敵，兀木遣人約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三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卽兀木也，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木之婿，僞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敵終不得濟，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捷報在淮州，及遣李董大乙趨淮東，以爲兀木聲援，時世忠與兀木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之鍛鍊，相連爲長，貫一大鈞，以授士之驍捷者，且敵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道一艇，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渡，兀木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但迎還二宮，復舊疆土，是可全也，兀木欲自建康謀北歸，或教於虜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敵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世忠引舟出江，天霧無風，海舟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籬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

鎮江五月金人自靜安渡宣化而去元尤屯六合輜重自瓜步口船艦相銜至六合不絕岳飛以所部邀擊勝之元尤自六合歸屯於楚州至九里徑趙立又大敗之元尤既屯六合縣欲自河引舟歸而趙立在楚辭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元尤患之捷報來見元尤欲會兵攻楚州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至揚州與金人戰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走還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遇害仲威棄揚州奔興化敵長驅陷承州金人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牛鼻遊擊於宋村敗之五月以范宗尹為右僕射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復權侍郎范宗尹乞將京畿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為鎮置鎮撫使詔三省密院同班奏事輪修時政記壬子夜赤氣亘天三省言沿江宜分三路置安撫大使於鄂州江州池州置司

六月復命宰臣兼樞密能御營司三省具買貨名色十八項詔今後並不許收使秋七月復額元本府趙復鄭州呂頤浩為建康大帥八月隆祐太后至自虔州九月皇太后鄭氏崩嚴賊吏法金犯揚州斬獲敗之以王林知承州金人攻楚州帥趙立走人詣朝廷告急上命劉光世往援之東海王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敵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畏敵騎衆不敢前岳飛雖能為援而亦乘蹙不敵立先中砲死而城陷吳玠復永興軍敵大懼調兀尤自京西令星馳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渡合兵四十萬約日與敵戰上以敵軍兵淮上命凌出兵分道由同州鄭延以擣敵虛時吳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略使趙哲收復鄭延諸郡凌乃撤召熙河經略使劉錫秦鳳經略使孫渥涇原經略使劉錡各以兵會合六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以錫為統帥吳玠與鳳翔提刑郭浩皆言敵鋒方銳當先分守其地轉角相援待其敵乃可乘凌不從諸軍行至富平縣錫會諸將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從將戰乃詐立前都統制曲端旗以權敵婁室曰彼給我也婁室擁兵驟至與柴藎土藉漳平行進薄吾營錫等與之戰騎身率將士殺敵頗衆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敵遂乘勝而前冬十月凌至邠州召劉錫等議事凌問

與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軍先走凌命權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凌親校以搗擊其口斬於墜下軍士為之喪氣凌遂以黃榜放諸軍罪凌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凌率帳下退保秦州凌以孫恂權環慶路經略使或言劉子羽諭恂令陰圖環慶諸將恂納其言斬統領官喬澤張忠統領官慕容洸覺之懼遂以環州叛附于夏國金陷秦州隨州凌聞金人入德順軍乃移司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將士悉皆散逸惟親兵千餘人自隨遣劉子羽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宜撫司留蜀口按元本有各引所部來會軍復振子羽命吳玠和尙原守大散關敵不敢犯按各引所部來會句下元刊本

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尙原或謂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賊不滅我敢輕進吾輩兵下敵雖旬歲豈能盡其後此保蜀良策也諸將乃服秦鳳路經略使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制官古收熙河兵保鞏富平之敗退保巴蜀雖可為江淮之聲援而關陝險不可復矣張浚經略失律不能不任其咎十一月魏廷範典○秦檜從二帝北行及建康入寇以檜為參謀軍中以檜為名望家泛小舟避水軍自富安棧棧行在檢云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殺人之監已者奔舟原本破爛歸然全家聞舟神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榜之來也劉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楊力其忠及引對檢官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北蓋越議議相且乞上致書於趙以好上謂韓臣曰檢朴忠可用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以檢為禮部尚書○十二月定四川徵兵精銳○金人將劉豫為皇帝國僑號大齊郡大名府豫既立復還東平以張學純為尚書左丞相李學揚張東權為左右丞弟益為北京留守子麟知濟南府○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僑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又立三衛官曰衛衛曰衛衛曰衛衛以士大夫之子為之一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慶大案客戶拘殺之

紹興元年春正月上在越州升為紹興府大赦改元復制科李成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中外患之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討之分荆湖為東西路錄趙普後封安定郡王二月己卯日中有黑子詔近臣條陳時務從秘書省尋召范同等試館職三月詔募民耕開田張俊復筠州臨江軍馬進走江州俊追殺之復江州成遂遁於是俊軍有鐵山之號罷免行錢金人已破福津蹂同谷追武興凌遂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與參議劉子羽趨益昌敵陷階州引兵犯文州而江漲不得渡遂還因棄成州去而知岷州李惟德亦以城來歸於是盡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尙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凌承制以王庶知興元府張榮破敵於秦州水寨以榮知秦州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曲端為王庶所譖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凌立舉以示凌凌索知端庶不並立且方倚玠為用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與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凌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有切骨恨凌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凌至命獄吏焚之維之糊其口燭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憐之軍民亦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二

皆恨恨。五月吳玠收金人於和尙原。出府募民賑糶。收履役錢。六月。上賜經筵官扇。橫（按本作）皇太后孟氏於會稽。秋七月。罷驛官田。侍御史沈與求言。范宗尹罪狀二十。遂落職奉祠。詔江東西路依舊以昇洪為帥府。八月。以秦檜為右僕射。

范宗尹既免。相位久虛。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發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乃有是命。

九月癸亥。大饗明堂。復合祭。奉太祖太宗配。錄元祐黨人。推恩范柔中等三十人。並與一子恩澤。以呂頤浩為左僕射。頤浩復相。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汝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兩寇。非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鄂。潭。富。劉。掠。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疾速勦除。為害不細。詔樞密院措置。命汪藻修日曆。冬十月。詔戒朋黨。以廖剛為起居舍人。剛首乞經營建康。為固守計。吳玠大敗金人于和尙原。立便錢法。范汝為為盜。命孟慶為福建等路宣撫使。太尉韓世忠副之。大軍至汝為（按元本）入據建州。城盜犯南劍。守臣張譽敗之。明年正月。世忠至福州。見李綱。綱謂曰。建城百姓多無辜。及下建州。民得全活。汝為竄回原洞自殺。偽齊寇廬州。守臣王亨敗之。斬首數千級。又寇秦隴。張浚遣王彥。關師古等戰却之。遂復秦州。張浚復洮州。李惟德以岷州來歸。薛安靖以海州來歸。十一月。詔侍從舉官。行營屯田民兵法。十二月初。除宗室為從官。西外宗正司居福州。南外居泉州。韓見。詔求言。復廣西茶鹽司。詔恤張孝純家。文階繫銜。復分左右。劉光世守鎮江。以金銀銅為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實。獲虜人則燕饒而遺之。未幾。至得數千乘。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是歲。交趾李乾德死。子陽煥立。

壬子。紹興二年。正月上。在紹興。乃詔待制以上舉人才。不拘已仕未仕。各舉一人。上如臨安。乃詔橫行非軍功勿選。二月。收御府散亡圖書。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詔除監司避本貫。上自巡幸以冀經筵久輟。至是復之。董商以商號二州叛。降偽齊。金人陷慶陽府。執楊可昇降之。葉夢得討劉豫。復光州。三月。罷發運司。度盜李敦仁。三歲。既四州十縣。至是平。盜曹成陷道州。岳飛擊敗之。降韓世忠。盜崔進陷漢陽軍。殺守臣。以其衆附孔彥舟。盜趙進犯江州。李綱討降之。劉忠據白面山。韓世忠擊敗之。度盜謝達犯惠州。守臣范琮。退保子城。城外居民。縱兵徒焚掠。獨曹蘇。賦白鶴。故居。莫之而去。封李陽煥為交趾郡王。金人犯隴州。吳玠遣楊政。敗之于方山原。楊偉叛。殺翟興。降偽齊。親試舉人。賜張九成等二百五十餘人及第。川陝類試。楊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卽家賜第。夏四月。詔戒朋黨。以翟汝文參知政事。太平州軍亂。王進討平之。上諭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秦檜專理庶務。以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湖諸軍。開府鎮江。時張俊軍三萬。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夔軍一萬三千。劉光世軍四萬。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關師古。皆不下萬人。御前軍增。姚端。張守忠等軍

亦二萬。合兵十六七萬。且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頤浩尋次常州。部將趙延壽叛。劉光世討平之。於是頤浩稱疾不進。尋命傅崱卿主管督府事。召頤浩還。閏月。輔臣言內外差遣。欲外自置。司郡守及舊格。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五月。臨安府火。上嘗謂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從修政局。以秦檜提舉。從汝文同提舉。是秋。因韓見。以言者謂修政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罷之。詔內外官陳治道。上欲復余深官給事中。程瑀言。深實蔡京腹心。深官可復。則京倘未死。官亦可復也。乃詔罷前命。用建隆故事。行在益務官。自通直郎以上。日輪一人。轉對。令極言得失。六月。頒戒石銘。斬黃鎮。撫孔彥舟。叛降偽齊。詔川陝合赴省試。人於宣撫司類試。復驛官田。參政翟汝文罷。秋七月。胡安國入對。遂進言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

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願人主志向如何耳。尙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乞以數言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邊安國給事中。仍命兼侍讀春秋。起居郎王居正。見上曰。秦檜嘗語臣曰。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相。為相數月。必驚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恨之。乃出居正。知婺州。詔呂頤浩赴都。治事。修玉牒。以孟庚權同都督諸軍。提點錢錢司言。江池殘破。遠涉大江。乞權就慶饒二州。併工鼓鑄。許之。詔自今守臣除代。並引對。八月。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十郡之間。要緊處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也。當擇官兵。修器械。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詔以付松江守帥。無為軍守臣。王彥。依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為之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慶濂和良。騎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詔查核就本軍措置。置沿海制置司於浙西。以仇愈領之。呂頤浩言。敵舟自海道來。有二。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自海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相及。乞仇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上從之。胡安國罷。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上章辭位。尋落職。初。檜獻上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上怒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於是給事中程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起居舍人張翥。皆坐檜黨罷去。禁出言。上憂之。九月。敕求直言。王倫自北歸。至是入見。上嘉其勞。倫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遂命其子師瑗。添差福建路轉運判官。乃命潘致堯為奉表通問使。高公綸副

之。以朱勝非為右僕射。置六部監門。初用御筆除官。以劉光世為江東西安撫使。置司建康。以王似為川陝等安撫使。置副使。復用文臣為都承旨。張浚在關陝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敵。晝夜訓練。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鼎為都運使。開善理財。為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為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先是將軍曲端逐其帥王庶而奪之印。又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其腹心張中彥等降虜。曲端與知之。後下獄論死。西北遺民聞浚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會有言浚殺趙鼎。曲端為無辜。而任劉子羽。吳玠。趙鼎。非朝廷疑之。遣王似副浚。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上疏。略曰。臣熟知王似平生最詳。鎮重寬厚。為民不擾。似之所長。至於駕馭將帥。裁處機事。不為身謀。以圖事功。緩急之際。恐未可使。一也。臣又伏思陛下之意。欲委似招徠未附之人。臣竊惟天下之患。獨在金敵。敵未退聽。難將不已。何暇撫叛。又況似任環慶日。嘗為制置使。行檄諸路。皆不奉從。如張中彥之徒。昔有深隙。今又安能懷之。使來乎。二也。臣被命川陝。外而子羽。吳玠之徒。蹈死一生之地。與敵為讐。內而張浚。程瑄。日夜謀議。此輩皆以待從高選。嘗立破敵之功。各望陛下。下天日照。明。寔加任使。今事將就緒。一旦以無功侍從。驟處副任。人情謂何。三也。臣去歲差似知興元府。兼節制吳玠。王彥。查與玠各有論列。遂復以劉子羽代之。今似為副使。必不安職。四也。臣最單微。獨荷陛下知遇。屢經大勝。悉荷保全。凡所委任。莫非親付。似未嘗得對天日之表。有此除擢。恐自此臣之過失。日聞於陛下之前矣。五也。賈黃又云。臣所陳事。理上干國家。臣非不知含糊苟且。自為身謀。特慮劉子羽。張浚。程瑄。吳玠。王彥之徒。必自引去。而似之才能庸常。終至敗事。臣雖萬死。無以塞責。兼事之利害。又有至切者。伏見蜀之士夫。及流寓侍從官以下。貽書至臣。及朝廷執事。皆以自守安靜為言。彼非為陛下國家計。乃自為家屬及一身計者也。會不知將士所以捨從。正數至十五餘萬。彼於臣何有哉。特以上念祖宗恩德之厚。次戴陛下養育之仁。各欲奮力以求平定。今若按兵自固。能保其不離散而為亂乎。此特其一耳。而況金為不道。必欲傾搖我社稷。剪除我民人。而我乃委靡日困。終必為金所滅。為此說者。蓋不思之甚也。臣每與劉子羽。吳玠。王彥等。日夜治兵。儲糧食。備器械。其一蓋欲張大聲勢。使金知我必與為敵。不敢萌意南行。其二亦欲激勵將士。講明戰陣。為陛下與大利除大害。奉迎車駕。以福中原。而或者區區獨為身謀。遂起怨謗。相為朋黨。求撓臣權。在臣去就。利害甚輕。而國家之計。恐有未便。伏望陛下下謀之於心。斷之於己。以惠天下。臣之此言。天日鬼神實所照知。伏望陛下留臣章疏于中。恐大臣不安其職。求為進退。益頌聖德。冬十月。置饒州馬監。置九路都轉運司。按元本不空格。有江浙荆三字。湖廣廣置司。湖州尋罷。遣官如溫州。薦嬰錄孔氏後。以孔端朝為秘書省正字。十一月。沈與求罷。上諭輔臣曰。朕觀周宜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起南陽。初與尋邑之戰。以少擊衆。大敗昆陽。其下如唐肅宗。雖不足道。能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時。夜思至四更。寢可召侍從輪日條對。朕將參酌。以必萬全。楊么據洞庭。命李綱會兵捕之。以劉大中。胡蒙。朱異。明彥。薛徽。宣諭諸路。上曰。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尤親於民。姦賊之吏。必須按

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于歷。朕將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十二月。禁銷金。李綱罷職。李綱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按元本。作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綱廢。以盧法原為宣撫使。置副使。召張浚。劉子羽。馮康國。還。以王似代。後遂罷使。宜指揮。詔諸路教習禁軍。鎮撫使陳規。奏屯田事。請以兵為農。因農為兵。詔英之。復汝州。按元本。此。枯罕在雲中。使撤離。按元本。鳴真五路叛兵。與偽齊劉夔入寇。陷商州。偽齊劉豫。遣汴。時四月也。至之日。大風。故木。人人震恐。豫曲救以安之。金蓋殺契丹人。是歲。高麗入貢。癸丑。紹興三年。正月上。在臨安。時行宮外。朝止一殿。日見羣臣。省政事。則謂之後殿。食畢。引公事。則謂之內殿。雙日講讀。則謂之講殿。河南鎮撫使。翟察。入西京。俘偽留守孟。按元本。邦雄。以歸。置總領錢糧官。詔恤刑。望祭諸陵。二月。置舊州買馬司。金撤離。按元本。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鎮撫使王彥。以三千人迎敵。敗走。遣選保石泉縣。金人遂入金州。知興元府。劉子羽。開金州。失守。即率兵守饒風嶺。且報陝西。統制吳玠。玠一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之。撤離。不能前。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犯祖溪關。繞出饒風。後。玠遣還仙人關。遂陷興元府。子羽。退保三泉縣。從兵纔三百。玠引兵。趁三泉縣。與子羽會。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聲復振。乃因潭。華山。築壘守之。敵至。金商無所得。殺馬而食。且盡。遂殺兩河。簽軍而食之。且遣人。齎書。招子羽。及玠。子羽。斬之。而縱其一。問執遺汝來。曰。國相。國相。謂劉益也。子羽。與玠。謀。遣兵。邀于武林關。而金人。棄輜重。已去。擊其後軍。敗之。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詔守臣。到任。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知蘇州。侯彭。老。獻。賈。鹽。見錢。十萬。上。批。其。奏。曰。縱。有。寬。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特。降。一。官。罷。之。三月。寬。賊。吏。法。東。流。令。王。輔。坐。賊。罪。本。抵。死。降。從。編。置。以。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泗。州。置。司。未。幾。朝廷。遣。韓。世。忠。使。金。乃。詔。解。元。以。二。千。人。戍。泗。州。餘。留。屯。江。北。世。忠。亦。請。移。屯。鎮。江。復。兩。淮。監。司。命。韓。世。忠。提。舉。淮。西。茶。鹽。夏。四。月。朱。勝。非。以。母。喪。去。位。陳。規。召。還。入。對。乞。罷。鎮。撫。使。上。納。之。以。規。知。池。州。以。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池。州。置。司。時。光。世。與。世。忠。更。戍。世。忠。已。至。鎮。江。而。姦。入。池。州。城。潛。燒。倉。庫。光。世。擒。而。鞠。之。皆。言。世。忠。所。遣。於。是。世。忠。與。光。世。交。訴。于。上。詔。光。世。移。司。建。康。府。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寇。伯。復。事。戒。之。偽。齊。陷。魏。州。統。制。官。謝。昇。死。之。王。彥。復。金。州。又。敗。敵。于。洵。陽。湖。寇。楊。么。衆。益。盛。僭。號。大。聖。天。王。紀。年。肆。赦。立。鍾。相。少。子。儀。為。太。子。么。已。下。臣。事。之。分。兵。寇。公。安。石。首。等。縣。命。折。彥。質。會。兵。捕。之。彥。質。請。師。命。王。瓌。為。荆。南。制。置。使。錄。文。彥。博。後。五。月。作。睦。親。宅。增。小。吏。俸。以。韓。世。忠。表。通。同。使。胡。松。年。副。之。增。月。椿。錢。立。武。科。令。國。子。監。量。養。士。知。秦。州。吳。玠。以。茶。探。招。致。小。番。三。十。八。族。以。馬。來。市。西。馬。復。通。秋。七。月。置。博。學。宏。詞。科。其。法。以。制。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贊。頌。序。為。題。大。旱。詔。羣。臣。言。闕。政。尚。書。洪。擬。奏。曰。法。行。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宜。撫。司。獻。則。行。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之。臣。也。有。自。庶。僚。為。侍。從。臥。家。視。事。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

鼓院官移疾廢朝，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元賤之官也。播貨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官有勢者，連營列肆，公行酷賈，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推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氣傷，可知矣。疏奏，上嘉納之。錄勳臣後，朱勝非起復右僕射。庚辰，八月，上以雨暘弗時，蘇湖地震，詔中外極言無隱。置史館，命監司條上五事，具便民或邊防五事，如守臣例。九月，泉州大水，詔除民稅之四。呂頤浩罷，增賦緡錢數。吳勝敗偽齊兵于黃堆寨，以呂祉知建康府，記註官復許直前奏事。以趙鼎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詔非機速事仍命給舍審讀。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至是加儀，江東淮南路劉光世領之，鎮江建康淮東路韓世忠領之，荆南岳鄂潭鼎澧（按元本）黃州漢陽軍（按此處當有人名宋史）領之，江西路舒蘄州岳飛領之，利州路吳玠領之，明州兼沿海制置郭仲荀領之。冬十月，詔曰：奔競之風不息，朋比之勢漸成，可令臺諫察其微而勸之，偽齊陷鄆，隨等州罷諸路類試。十一月，廣西走馬承受俞似為諸身所勸而罷，自是遂不復除。禁邊兵侵齊，修運河。復司農丞，御史常同撥憂格，請皇城隸臺察，上曰：改使皇城司隸臺察，何所憚？顧祖宗法不可易，詔自今臣僚不得妄有陳請更改。元祐薦舉十科以舉人材，歲令侍從以上各舉三人。（按此節文字疑為復元祐十科）十二月，韓肖胄借金使來，請還偽齊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上因從容語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復將作軍器監官，金人陷和尚原，宣撫司分川陝之地，責守于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制置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以鎮撫王彥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以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命統制官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甲寅，紹興四年正月，上在臨安。章誼充奉表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韓肖胄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罷詔以本職知温州。金龜仙人關吳玠擊走之。關師古深入賊境，忽遇敵兵，與戰大敗，師古歸大潭內，憤懣，遂隻身降賊，玠念其下忠義，不從師古以叛，亟撫定之。玠既併其衆，所統益以精純，然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有階成，而尋復秦鳳蘭州。二月，張浚入見，遂赴樞密院治事。監州鹽稅吳仲（按元本）上疏，訟浚無罪，大略云：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使浚去，誰可繼其忠乎？疏入不報。臺臣辛炳率同列劾浚，遂落職奉祠，復交論浚，不臣之罪大，於是詔浚福州居住。王似升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副之。夏四月，又以吳玠為副使。唐輝、胡交修、常同交章論子羽，謂張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安慶州是冬有吳玠復辟兩鎮之節，以贖子羽之罪，詔獎諭之。（按元本）置臨安府牧馬監。五月，舟飛復隨鄆襄陽等州。罷武尉。言者論以中書細務歸六曹，至是條上裁省細務一百一十一事歸之。六月，復川陝類試。詔御前軍並隸樞密院。秋七月，建昌兵亂，制置司遣兵討平之。章誼使還，粘罕嘗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復勳官十二級。八月，范冲入對，上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何以得本末。以趙鼎知樞密院，都督川陝荆襄。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三

四三

諸軍鼎將行，上疏言：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醜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于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于聰明之下矣。伏望睿鑒，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魏良臣為奉表通問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厲兵恢復，上謂大臣世忠為國之忠甚切，可降詔獎諭，仍先開諭。二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十二月，魏良臣使還，浚問以金事，良臣謂敵有長平之乘，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仍約良臣再使侍御史魏良臣當能講和二，以攻守代之，遂不復遣。福建提刑呂應問上疏乞追削王安石王爵。置襄陽府路鄆隨唐鄆信陽陽陽。九月，辛酉，大饗明堂。侍御史魏良臣言：三省樞密院間有不常切遵守舊典，從之。朱勝非請解官持餘服，從之。以趙鼎為右僕射。偽齊遣人詣金主，乞師南征，以窩里溫捷辣權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以應豫，豫遣其子驎姪，將兵與俱，人寇於是騎兵自泗攻濠，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諜報至，舉朝震恐。冬十月，詔親征。上如平江，以張浚為浙西江東宣撫使，以韓世忠進屯揚州，世忠收金人于大儀鎮。（按元本）擒其將魏也，世忠又遣兵往天長縣，遇敵于鴉口，擒女真四十餘人，又解元成，圍敗之于承州，一日凡十三戰，時敵進據壽春，安豐仇愈與孫暉敗之，翌日，遂復安豐。十一月，下詔罪狀劉豫，蜀兵收金人于臘家城。以張浚知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并力窺東南，上思其言，遂召之，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以牽制敵兵之在淮東者，從之。命張浚視師江上，浚疾驅臨江，召韓世忠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王德收金于滁州，仇愈求援於岳飛，飛遣牛皋徐慶赴援，收金于廬州，又淮西宣撫司選鋒將王師晟復南壽春府。補獻助者官。十一月，月犯昴，太史奏以為劫滅之象。求直言。敵退捷報在泗州，而兀朮屯于竹塾。（按元本）鎮以書幣遺世忠約戰，世忠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諒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旨，揮也。敵師為世忠所扼，會大雨雪，糧道不通，至殺馬而食，軍皆怨憤，聞上親征，金主晨病篤，夜引軍還，劉麟及其弟猊等棄輜重遁去。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三

四五

也。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緩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告。益堅戴宋之心。上謂宰執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仍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事無不果。然用人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趙鼎曰。敢不奉詔。金人自六合北歸。張俊遣王進追之。敵衆潰。順淮河而死。又崔德明敗之於盱眙。以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為淮東西江東宣撫使。而劉光世遺鄧瓊復光州。能教官試。二月。王居正為兵部侍郎。岳飛入見。以淮西功。加鎮寧崇信節度使。上如臨安。詔臨安守臣仍舊帶浙西安撫。以趙鼎。張浚為左右僕射。浚兼都督諸路軍馬。以岳飛為荆湖襄陽路制置使。討楊么。吳玠復秦州。命張浚視師江上。至鎮江。召韓世忠親諭上行。使舉軍屯楚州。以城山東。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士無不踴躍。命近臣編類奏疏。偽齊犯信陽軍。守臣許繼明死之。岳飛至。賊退。命李迪知軍。就成之。修紹興會計錄。凡天下賦入之數。官吏之數。養兵之數。出納皆具焉。以參知政事孟庚。沈與求兼樞密院事。撤出喝與偽齊容洩欲犯秦川。吳玠遣諸校分道伺賊。牛勳與金戰于瓦。吳谷死之。罷福建錢。閏二月。置總制司。措置財用。命孟庚兼領之。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上開講筵。以朱震。范仲與專講春秋左氏傳。係近。唐擇仍講論語。孟子。鄭滋。胡交修讀三朝寶訓。上尋以御書無逸為圖。置講殿更(按元本)御書尚書賜趙鼎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教之意。政欲共由此道以成功耳。上又書車攻詩賜輔臣曰。常與卿等(按元本)日勉勵。以修政事。攘夷狄。趙鼎請三衙見管人數。依(按元本)不(按元本)立為轉員之法。時殿前司有兵九百餘人。馬步司各有(按元本)百餘人而已。韓世忠移屯楚州。上以手札勞之。李綱上建炎時政記。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總制司請應錫場坑冶。今權貨務。依茶鹽印造文引。許客人算請。夏四月。汰諸路監司七人。詔鄉村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紹聖法。楊時卒。諡文靖。時趙鼎符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于朝。然鼎不及見頤。故有偽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是月。太上皇崩于五國城。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副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太廟成。遣太常少卿迎神主于溫州。五月初。上謁太廟。詔都督行府措置屯田。何彝使金。胡寅上疏言女真者。驚動陵寢。戕伐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讎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會蒙帖服國勢莫安。形于章奏。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川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我所恨。置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共(按元本)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固。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彝之事。恐和說復行。國險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憲天聰明。灼見忠志。曲賜優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四

宋高宗四

乙卯。紹興五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上在平江。詔宰執條上攻守策。李綱言。陛下勿謂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僞偽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慮。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汙腥羶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俟。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藩籬。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淮東路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路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瞻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于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京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然在陛下聖意先定于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願竊以為慮者。在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鑿與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

論以來衆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恥復讎之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嚴駁北向以爲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獨微臣恭竊恩詔以爲今日美談而已 上曰慈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翰于宮中以慰慈祖在天之靈得子伯琮育于宮中賜名琬時年五歲遣置養善堂於行宮欲令就學 命監司分慮因以盛暑故也 六月行統元歷 併省錢司 阜上曰元陽如此朝廷政事闕失更宜講求 湖寇楊么據洞庭遂爲劇寇官軍陸襲之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曰有能害我除是飛來凌謂上流不先去么爲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凌至湖南會岳飛兵至賊將楊欽以三千人降飛乘勝急攻其水寨么窮蹙赴水死遂平 凌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召和靖處士尹焞 秋七月薦舉太廟 以王彥知荆南府 令宰執謹擇守令 八月試博學宏詞科錄趙普後追貶章惇蔡卞 僞齊陷光州 親試舉人初定黃中爲首選用仁宗故事不以貴胄先天下擢汪洙爲第一 川陝類試第一人依殿試第三名推恩 九月趙鼎上神宗實錄 准西宣撫遣將華旺復光州 冬十月張浚入見 以浚益爲四川制置使李綱爲江西制置大使按元本有浚字岳飛爲河北京西招討使 僞齊犯澶水韓世忠敗之 給享太廟 十一月令州縣造戶帖出賣民間自行開具地宅田畝間架之數立爲定價凡六等期一季足其錢令督府椿管 錄顏真卿後 上出宮人趙鼎曰節省之道始於宮庭此陛下盛德也 以任申爲中書舍人 胡寅論不當遣使而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其說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大略謂庚戌而後不遣使金兵亦不來及癸丑日遣使則鈞引敵人入國會不旋踵又曰去冬下詔罪狀劉豫名其爲賊今豫豈肯實吾使人達之於金哉所謂無益皆此類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爲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欵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敵必重關惟懼我知之今以彼爲父兄之讎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使不絕則彼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宜速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如其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倚倖以爲之今日大計只當明復讎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末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所爲至於何辭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議乃以父病不及迎侍乞湖南小郡命知邵州十二月改神武爲行營護軍 罷鎮撫使 呂祉請侍從官免輪面對如有己見即許依舊例請對從之 劉子羽熊彥詩川陝撫諭使 是歲金主吳乞買死阿骨打孫立 是冬蒙國叛金 蒙國在女真之北在唐爲蒙兀部亦號蒙骨

丙辰紹興六年正月上在臨安 詔寬恤命賑濟 張浚復出視師命韓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秀州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爲進屯盱眙之計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于是國威大振 二月從交子務尋罷之 襄陽府路改京西南路 韓世忠敗金人於宿遷縣擒其將牙

合字輩按元本以世忠敗句下無金人於宿遷縣擒其將牙合字輩十三字又是 岳飛兵于淮陽○三月收官諸錢○以韓世忠爲京東宣撫使岳飛湖北北京西宣撫副使張浚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舉故進用之○李綱入對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與金人失信謀圖形勢與和戰兩端○五月岳飛與世忠○六月以王庶知荆南府○地靈詔飛光世被岳飛劉龍城○五月岳飛與世忠○六月以王庶知荆南府○地靈詔飛己求言○嚴誠吏法○秋七月魏內侍馮益○劉光世復舊府○張浚與東南形勢其重於世忠爲中興根本請嚴駕臨建康三軍而圖恢復上從之○九月上知平江○岳飛分道入寇初劉龍城因粘罕得立知奉州而己○岳飛與世忠○光世曰賊之計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趙鼎等請上視書付浚大略欲遣師還江南爲保江之計浚奏若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濟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南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益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勦浚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事制于中使請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浚曰非爾曷能遠慮何以難此浚奉詔與韓世忠岳飛會合岳飛已會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馳告世忠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狗仍督光世復還廬州 冬十月劉光世遣王德、鄭瑄敗賊將崔暉于霍邱敗賊將賈澤于正陽敗賊將王迥于前羊市 劉猷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數十萬已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撫使張俊按元本有俊字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楊沂中爲俊按元本有俊字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濠州與俊合敗猷前鋒于越家坊猷孤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欲會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至藕塘與猷戰賊衆大敗橫屍滿野麟聞猷敗亦望風而潰光世乘勝追襲皆捷孔彥舟圍光州開猷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四川增印錢引 旌死節 十二月趙鼎求去 折彥質罷 陳公輔請禁伊川學 丁巳紹興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 復樞密使副 何絳使還言道君及寧德皇后上僊上號慟終日不食 以秦檜爲樞密副使 王倫奉迎梓宮使 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詔舉制科 上徵宗廟號以岳飛爲湖北北京西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少事張俊甚謹與俊討李成俊賴飛成功及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皆不平及飛破楊么而俊益忌之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 三月上如建康飛因履駕以行入見疏論恢復秦檜時爲樞密副使主和議忌飛成功沮之 召胡安國 劉光世以言者論其退師幾誤事罷兵柄張浚以王德統其軍德與鄭瑄等夷不相下大諍詣督府護德浚召德還爲督府都統制 夏岳飛奉詔詣督府議事張浚曰淮西之兵復以王德爲都統仍命呂祉以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鄭瑄故等夷不相下呂尚書雖通才不習軍旅不足以服其衆浚曰張宜撫如何曰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且鄭瑄之素所不服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以正對豈以得軍爲念耶屬以母喪奪情既與浚忤即自上章乞解兵柄以終喪步歸廬山廬於嘉側以張憲權管軍事浚怒乃命參議官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置其軍上詔飛還軍凡數四飛力辭詔屬吏遣其處起之乃入見 以

乃命參議官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置其軍上詔飛還軍凡數四飛力辭詔屬吏遣其處起之乃入見 以

淮西之軍新易大帥乃命張浚視師淮西。命呂祉撫諭淮西諸軍。祉簡倨自處。不通將士之情。璣瓊叛。逼社北行。將渡河。社乃下馬立棗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如何見之。此處是我死地。更不去也。瓊令人縛社上馬。又翻身落地。大罵曰。我不比你。你幾箇負國賊。我不去。又謂其下曰。你軍中豈無一箇英雄。劉豫逆臣。不要隨劉豫去。從逆不是好事。衆皆環立不行。瓊恐衆心動搖。生變。乃遣人殺祉。以其衆降豫。八月。以張浚為淮西宣撫使。置司時。楊沂中制置使。劉琦副之。置司處州。以朱松為校書郎。九月。張浚竄永州。以趙鼎為左僕射。大慶明堂。冬十月。開講筵。上曰。頃蒙諫好。以朋黨罪人。如能一相。則於所薦不問才否。一時俱黜。非所以惜人才。厚風俗也。復四川茶馬司。閏月。以尹焞為秘書郎。詔舉監司郡守。言者謂江西大旱。李綱修城。民不以為便。遂罷職。十一月。張浚入見。十二月。詔韓世忠移屯鎮江。朱松上疏曰。淮東東南之屏蔽。而無故撤之。非計之得也。王倫還言。金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大喜。副使朱弁因以表附倫歸。金人以劉豫不能立國。廢之。齊立八年而亡。交趾李陽煥死。子天祚嗣。秦母謹和尙囑聚于三水鎮。有船四十。居三水鎮。焚海安等鹽場。劉領時為廣州參議官。帥所部兵捕之。遂殺秦母謹和尙。捕逐餘黨。海道遂清。以領知郴州。

戊午。紹興八年春正月。上在建康。將還臨安。參政張守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勩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以為不可。守求去。出知婺州。秦檜議以王倫使金。請和。左正言辛次膺力言。國恥未雪。義難講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以疾求去。以次膺為湖南提刑。六月。王倫偕金使來。諭金主許和。七月。命再使。詔曰。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積漏卮。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己就。和在庭侍從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編修官胡銓上疏。以為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之童。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口口(按元本作)會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奉使王倫。誘致北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棄街。然後聽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以求活耶。書上。連貶竄。以胡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趙鼎言。中原有可圖之勢。乞召諸將進兵。上曰。今須與金議和。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和。無可還之理。蔡州亳州來歸。二月上。如臨安。遂定都焉。胡安國致仕。諡文定。以王庶為樞密副使。三月。秦檜為右僕射。吏侍少。救復退。而有髮色。曰。姦人相矣。封李天祚交趾郡王。錄胡璣後。夏四月。命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嚴。庶坐壇上。自大將三衙以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時岳飛與庶書曰。今歲若不舉兵。常納節。請開庶稱其壯節。五月。給貧民養子錢。以張浚為兵部侍郎。六月。復六路經制。發運使。尋罷之。上以亮陰不臨軒。參以四川類試人。賜黃公度二百九十人及第。試博學宏辭科。朱震卒。錄司

馬光後。韓出西方。八月。修徽宗實錄。以李光參知政事。光有人望。欲藉光名。以鎮賊。參政劉大中與趙鼎合議。以為屈己和戎不可。檜怒。令蕭振言其罪。出知處州。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為去就也。十月。趙鼎罷。出知紹興府。王庶論金不可和。檜恨庶。乃落職予祠。十一月。會開以議和事。不便忤檜。罷禮部侍郎。以勾龍如淵附會和議。除御史中丞。施廷臣力贊和議。除監察御史。金使張通古來議和。以詔諭江南為名。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宮觀李綱上疏言。臣切見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反屢矣。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若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敵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賜取賦稅。或股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校書郎許忻因入對。奏疏略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符降詔。謂金人淪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殄無遺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以屈己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韓肖胄使金。是歲。金伐蒙。為所敗。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五

高宗五

己未。紹興九年。春正月。大赦。赦文略曰。乃上穹。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國。戡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金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今日事之虛實。姑置未論。借令彼國有故。上下紛離。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煩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半。一旦北面事敵。聽其號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狄。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祖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以為今之戒矣。前後凡五上疏。爭之且移晷。孫近略曰。魯仲連不肯符秦為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發連而大。況我至響深。適欲修好。而幸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絡繹。以迄更立。妃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浚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啓沃。又以書抵李光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卷五

五九

之。岳飛上表云。請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于全勝。期收地於兩河。騰手燕雲。正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吳璘時兼知熙州。其幕客擬為上（按元本）表以賀。璘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賊天下。璘等明。不能宜國。或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王倫使金。尤迎奉梓宮使。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薛徽言卒。名徽宗。諱曰永固。金人頗詔于河南。歸我陝西河南故地。令（按元本）宗正士儀。張燕。祗謁陵寢。及還。上問如何。燕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為之。然。以王倫為東京留守。郭仲攸副之。仍交割地界。兀朮自鄆州渡河。移行益于大名。初。兀朮既過鄆州。密奏其主。曰。河南之地。本捷練宗。誓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西京留守王廣。至京師。倫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倫至中山府。為金人所拘。後送鄆州。是冬。始見于御林。倫致上命。賈悉無所答。令宜勸官問倫。還知元帥捷。罪否。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乃遣副使。董公佐。先歸。議歲貢。正朔。誓表。册命等事。且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還之河間。途不復遺。川陝宜撫使吳玠。改為四川宣撫使。方庭實。三京准北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見永昌而下。皆遇驚犯。秦陵至。露殿。庭實解衣覆之。歸日痛哭。為上言之。大忤。榷意。方庭實又奏言。三京并准北新復州郡。共二十一處。在承平主客戶一百三十餘萬。有奇。尹焞上疏。力陳講和之非。忤旨。以待制奉祠而去。以張浚知福州。三月。以廖剛為御史中丞。晏敦復吏部尚書。河南分三路。京畿路治東京。河南路治西京。應天府路治南京。夏四月。呂頤浩卒。諡曰忠穆。六月。皇后邢氏崩。吳玠卒。諡武安。諫議會統言。趙鼎受張邦昌偽命。鼎以奉國節知泉州。詔落節。通好不從。九月。青洲城李世輔來歸。世輔之先。累世為蕃族。都巡檢使。父子雖嘗仕齊。每相泣。恨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撒葛（按元本）。欲歸朝。生兵來追。縱之而奔。西夏其父母與二子。一孫皆被戮。至是。乞兵於夏。以出。則知陝西已還宋。乃部夏兵而來。上慰勞。厚加賞賜。顯忠以旌之。以胡世將為川陝宣撫副使。其守成都。多有治績。世將既除。諸將皆賀。鄭億年奉朝請。冬十月。訪中原遺才。以張廉知成都府。十二月。李光與秦檜議事不合。於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御史何鑄劾之。光引疾求去。除知紹興府。劉一止。周葵。皆以言事忤檜也。是冬。太行義士王忠植。復石州。十一郡。事聞。上嘉之。拜觀察使。統制河東諸路軍馬。庚申。紹興十年。莫將使金。充迎護使。李綱卒。諡忠定。二月。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錡帶騎司之軍。以行。即王彥所刺八字軍也。定科詔（按元本）。年。以廖剛為工部尚書。罷史館。以孟庚為東京留守。置教官。三月。詔舉制科。詔陝西諸路帥入覲。環慶帥趙彬（按元本）。已先到闕。至是。永興帥張中孚。涇原帥張中彥。鄜延帥關師古。並入覲。夏四月。旌賢令幸。五月。置敷文閣。金撻辣既廢。偽齊乃議以河南地歸我。兀朮力不能爭。及撻辣誅。兀朮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故欲敗盟。乃分兵四道。南侵。命孟繁（按元本）。蓋出山東。撤高喝寇陝右。李成寇河南。兀朮與孔彥舟。鄭瓊。趙榮抵東京。孟庚叛。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卷五

六一

之陷興仁淮寧府及拱州陷南京以葛王毅知府事西京慶楊亳州皆陷 撤嵩島自河中渡河陷長安
 陝西州縣所至降金 岳飛遣李寶敗金于興仁 姚仲等敗金于鳳翔 六月馮繼龍 詔飛援順昌
 飛因手疏言儲武事略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志 劉錡
 赴東京留守任行至順昌守臣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遂共議為捍禦計分命諸統制官守諸門錡親於
 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凡六日相畢而金兵已至城外錡設伏擒其千戶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
 渴下寨距城三十里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衆既至葛王毅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
 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及生獲女真漢兒皆謂賊已謂
 東京告急于兀朮矣金圍城四日乃移寨于城東錡遣驍將闕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殲
 之甚衆兀朮兵至錡會諸將誓以死報國衆求欲効命兀朮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下令來早府治會
 食所得玉帛子女聽其向者折箭為誓平明敵併兵攻城凡十餘萬錡兵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
 敵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敵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一千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韋索號曰鐵浮屠每
 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
 城即用此軍又名長勝軍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等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時方暑
 早涼則不與戰速未申間彼力疲而氣索錡以兵數百人出西門敵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
 勿喊突入敵陣敵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滿野兀朮移寨于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為坐困官軍之計是夕
 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兀朮不能支乃遁事聞上嘉其功以錡為武太軍節度 向子吝能子
 恣為湖北提刑袁望風解綬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 閏月張俊遣張憲傳復宿州岳飛遣將復
 順昌府張憲復淮寧府又郝政復鄭州又張俊復亳州而張應韓清復西京又復汝州復永安軍 以陳
 規知廬州劉錡知順昌府錡方欲乘虛進兵而檜召錡還洪皓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賊震懼喪魄燕之
 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張浚奏上天鑒悟敵懷反覆士氣尚
 可作人心尚回淮上有營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船利害上嘉之時於福州大治海舟至千艘
 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竄趙鼎初鼎罷泉州歸紹興上書言時事秦桧忌鼎復用乃令中丞王次
 翁論鼎幸時有弊規圖復用又言靖康時受張邦昌僞命又言都督荆襄乾沒官錢十七萬緡三上竄與
 化軍移漳州貴置潮州 秋七月岳飛敗金人于郾城縣兀朮合諸酋之兵以進飛命張憲領背嵬遊奕
 馬軍直貫其陣初兀朮有勁軍鐵浮屠拐子馬者所至莫當是役以萬五千騎飛命步人以大刀入其陣
 勿仰視第斫馬足馬蹶則餘皆相踏藉而斃官軍奮擊之僞屍（按元本）如山兀朮大慟曰初起兵皆以
 此取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 王俊敗金人于東洛谷金將鴉眼攻整屋（按元本）俊逆戰却之
 犯陝州守臣吳玠（按元本）敗之 八月韓世忠敗金于淮陽之伽口又敗其舟師 金以宿州人納河
 中之軍遂屠其城 九月復陷西京先是李成教爲知河南府李興所敗乞師於兀朮與度衆寡不敵乃
 棄城去 辛亥大饗明堂 岳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金人復趙州及曲垣（按元本）王屋縣飛

等親提兵與兀朮戰以背嵬五百破其衆十餘萬背嵬之名始於西番飛度用之皆一當百軍至朱仙鎮
 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師於是順昌懷寧蔡州皆復陷金 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
 李易見韓世忠諭旨楊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冬十月臨安
 府火 十一月班真宗御製文武七條 十二月婺州妖賊亂討平之 兀朮自順昌敗後遂保汴京留
 屯京毫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 是歲金創屯田軍
 辛酉紹興十一年春正月金人陷壽春府守將孫暉雷仲道 犯廬州知州陳規病劉錡入援巡其城曰
 不足守也遂與關師古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 陷滁州守臣趙時道 陷濠州守臣王進
 捷至淝羣其地坦平自以爲騎兵之利也隔河相距會夜大雨錡使人會合張俊河中之軍翌日諸將各
 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賊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按元本）
 何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河中軍繼之兀朮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
 賊陣動乃以拐子馬分（按元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長斧塔而前錡與諸軍合擊之金兵望見
 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于紫金山 兀朮之破廬州也上以李顯忠領軍渡淮南與張俊會以扼兀
 朮顯忠謂俊曰本部軍去此不遠呼之即來願與王德同往追兀朮與之死戰以報朝廷俊止之翌日各
 以軍還 三月詔班師沂中自瓜州渡歸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錡自采石渡歸太平州 夏四月復
 免行錢 以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岳飛副使 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 五月
 以胡防等三人爲統領 命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 六月以秦檜爲左僕射 造射敵弓韓世忠所獻
 也 秋七月以劉錡知荆南府充湖北安撫使罷其兵 早 八月岳飛罷先是岳飛言和議非計檜惡
 之金之入寇也上命飛以兵援淮西即日就道張俊貽飛書以前途乏糧爲言飛不爲止及張俊自淮西
 歸朝反言飛逗留不進以糧乏爲辭又言飛謂山陽不可守沮喪士氣與檜謀令諫議大夫王侂侑等交
 章劾飛遂罷兵柄始有殺飛意矣 九月劉光遠使金軍 吳玠等復秦隴諸州詔班師 冬十月置玉
 牒所 魏良臣使金 韓世忠加三鎮節度朝請以解元代領其衆駐劄鎮江初世忠不主和議至是又
 切諫中原士民淪於腥膻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民伐罪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萎靡
 誰復振之再上章力陳奏（按元本）檜誤國辭意迫切檜由是深怨世忠 十一月參知政事范同罷
 魏良臣偕金使來議和 竄李光 何鑄使金充報謝使許割唐鄆二州餘以淮水中流爲界 兀朮以
 書抵秦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而後可和於是檜與俊謀俊知王貴王俊於飛
 憲有間乃誅王俊告張憲謀還飛兵柄執憲歸張俊行府俊鞠之使憲誣服以爲得雲手書命已謀之獄
 成俊以告檜下大理獄逮繫飛父子乃侯高治獄誣飛父子致書于憲令憲措置使飛還軍且謂其書已
 焚無可證者又以淮西事詰飛而所賜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考乃收其御札送官以滅迹飛困於
 考掠亦無辭服罪飛賜死檜一日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憲雲戮于市籍其資產徙家嶺南官屬坐

罪者六人大理卿薛仁輔及李若機何彥猷等皆以飛為無罪高俱勳罷之宗正寺士儻請以百口保飛高勳之死于建州布衣劉元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洪皓在金國馳奏敵以父呼飛所大畏服聞其死至酌酒相慶時韓世忠不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皆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憤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岳飛忠孝出于天性初從初渡河留妻養母河北陷沒飛遣人求訪凡十八往返而獲迎歸母病疾藥餌必親嘗過出師則戒家人謹侍養母母喪既葬于墓側御札數四強之而後起自有狀難飛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讐敵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為營居第於行都飛辭謝曰金人未滅何以家為其御軍以重蒐選訓練公賞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為要飛知書而待士且濟人之貧行師秋毫無犯有取民一縷以束芻者立命斬之尤善以寡敵眾所至多收奇功號為賢將

壬戌紹興十二年春正月督府結局張俊入朝時俊所部在建康俊薦王德領之又薦田師中章故岳飛之兵於鄂州 割唐鄂州入于金 畫淮中流為界遣莫將周車往京西充割地使 二月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 夏四月親試舉人舉司以秦檜子煇為首檜避嫌以陳誠之為首煇次之 時四方以奉迎東朝之故有所獻助並賜詔書獎諭 皇后邢氏凶問至 五月置權場 停給僧道度牒 復教官科 召吳璘入見尋以璘為階成和鳳路略使 王庶不附和議秦檜怒之諷言者論其在江州強奪民田責授節制安置道州 秋七月諫議羅汝楫論胡銓文過飾非用惑羣聽除名編置新州尋又言初定和議謾謗紛紛往往出於愚而無知不足深責惟趙鼎王庶曾開李彌遜（按元本作）四人鼓率黨與沮害此事鼎庶見在謫籍開與彌遜乞賜退黜詔會開李彌遜並落職 八月沅州衛人犯邊 金人遣使辱發皇太后至臨安迎入居燕寧宮 奉安徽宗及皇后鄭氏邢氏梓宮 割商秦州和向方山原入于金所存惟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以大散關為界初議時胡世將奏曰臣竊觀和尚原及商秦州險地之要係川蜀緊要門戶尤宜嚴密欲得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 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尋為殯宮總護使 大赦制詞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直學士院程克俊所草也 秦檜加太師 金使來 金主七夕日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賀正禮物亦如之金人循契丹舊例不欲兩使人因就以正月遣禮為例乃以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 冬十月權徽宗及顯肅皇后于會稽陵名永固尋易永裕 附懿節皇后於陵西北 徙川陝宣撫司于利州 置車輅院 十一月張俊罷奉祠朝請進封郡王初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俊力贊其謀諸將已罷俊居位歲餘無求去之意檜乃令臺臣江道論之俊乃求去 行經界法 楊存中加少保即沂中也上賜今名 作崇政垂拱二殿 十二月以高閔為國子司業（此下原闕一頁按元刊）

是月劉光世與其世世世其為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以此特之謹武諱
 〔案〕紹興十三年春正月建州子監太子以岳飛宅為之○夏科舉法以經義為第一場詩賦為第二場策論各一為三場○初

甲子紹興十四年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四百十有六人 減四川雜征 三月減坑冶虛額 幸太學 上曰方今兵革既息惟寬恤民力欽恤庶獄可令有司申嚴行下 夏四月禁私史 五月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 金使來賀天中節 六月以錢時政為右司郎 江浙福建水命賑（按元本）之 七月幸秘書省 九月鄭剛中奏以利州路分東西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大安軍七郡為東路治興元以興階成西利文龍鳳七州為西路治興州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玠屯興州楊政屯興元郭浩屯金州南建帥府而統制官知成階亦領沿邊安撫至是命政琦為安撫使浩為金房開遠州安撫使諸將領安撫名者皆罷從之 中丞詹大方論鼎與其黨邪謀密計轉相扇惑遂自潮州移吉陽 張闡罷 冬十月除永道等州丁賦自馬氏據湖南四州始增丁賦至是除之 十一月閔殿前馬步軍 言者謂李光諷刺時政自藤州移瓊州安置 詔如有州縣過繼可許鄰郡越訴 十二月戊子雪詔諸路常平官以時散米務令實惠及之

○上徽宗諱隆興神合道諱功聖文仁德皇帝諱季也○親幸太廟○二月成獻國○宰執奏編憲安撫使兼得權事三曰登之職多據守令非人拾克所政宜令帥司凡有苦於民者除之自此涉得或招捕或誘之相殺三載並用○三月詔大社大觀○夏四月亮輝飲酒○上諭宰執曰都政以循良者更與用處為諸郡守之勳○四月立黃 吳氏為皇后○五月御射殿南○張九成落職編置南安軍○天中節百官上壽○監司失按○胡舜與呂源有隙奏舜誣源遠大理守丞宜慎往推勘之屠兩旬辭不服而死人皆為冤○秋七月初賜某室○八月洪皓來歸先是皓主以生子大赦始許歸南歸中與來使備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部朱弁三人而已若陳過庭某司馬朴陳茂實張繼行可曾執節於北荒歿於王事○九月魏良臣與樞密通客之久在邇方者因救而後以召和氣槍怒乃出良臣知池州○冬十月按圖朝會要○重創運天儀○十一月庚申合祭天地于南郊○上嘗六經皆學檜因請刊于國子監仍頒賜本賜諸州學○禁私結錢○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嚴戒諸○此詔書者求遺書○成使來賀正買金酒器六事續羅抄數三百段馬六匹○復置三節養士○申嚴糾察出界禁

一月癸酉郊備祭器設八寶如政和之儀。詔復先朝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等制。置御書院。十二月。月替出西南。

丁卯紹興十七年春正月。祭獻羨餘。詔近免稅米而所過尚收力勝錢。其除之。遣官覈實經界。二月。祠高謀。三月。柘改封益國公。夏四月。以右正言巫伋兼崇政殿說書。自此臺諫與經筵相與表裏。

五月。詔舉制科。大雨雹。六月。詔盜賊今後不許招安。秋八月。趙鼎卒。鼎在吉陽。故吏門人皆不敢問。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尚書省鼎知之。乃不食而卒。詔以寬利錢充月椿。九月。竄呂樞。恨阻浩不已。使台州守臣曾亨求其家陰事。會樞嫂姜氏告樞庶弟之母。送獄窮治其罪。於是一家破矣。減江浙折帛錢。冬十一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建太一宮。頒常平免役法。是歲。金與蒙國議和。蒙國自稱祖元皇帝。

戊辰紹興十八年春三月。賜內門名。南曰麗正。北曰和寧。以秦熿知樞密院。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親試舉人。賜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秦熿引嫌辭避。能為觀文殿學士。五月。闕景靈宮配享功臣像。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凡十有六人。李顯忠上恢復之策。于朝。秦檜怒。奏顯忠不遵稟聞。奏止用申狀降官奉祠。台州居住。罷四川宣撫司。以知成都李玘為四川安撫制置使。秋八月。增殿前司軍。定歲額額。冬十一月。知新州張棟。交胡銓。語言不遜。怨望朝廷。自新州徙吉陽。十二月。振饑民。潯浙河。

己巳紹興十九年春正月朔。上皇太后壽。二月。定歲賜諸軍馬額。詔發川馬二百匹進御。而以四千匹付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荆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又以秦馬三千五百。付三衙殿前司。千五百。馬步司各千。又七百。付宣撫司。總計八千四百匹。遂為定例。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四川行經界法。召隱士劉勉之。六月。下寬恤詔。秋七月。詔諸路提刑詣所部決獄。冬十月。竄辛永宗。十一月。壬辰郊。以巫伋兼直學士院。著作佐郎林機言。訪聞有意之人。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御史曹筠。奏胡。劉。章。交通趙鼎。每懷異意。遂罷職。蓋秦檜疑其不附己也。金宗族大臣。秋其主。董從弟亮立。

庚午紹興二十年春正月。禁科罰罪人緡錢。秦檜趨朝。有挾刃于道。遮檜肩與刺之不中。捕送棘寺。驗治。則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也。檜引全而問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金人。汝獨不肯。故我要殺汝。詔磔于市。三月。秦熿特進加大學士。李光貶昌化軍。初到貶所。嘗作私史。孟堅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許其事。遂命曹詠。詠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光坐妄著私史。譏謗朝廷罪。孟堅竄峽州。於是前從官及朝士連坐者八人。胡寅。程瑀。潘良貴。宗頤。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皆坐與光交通。謫降責有差。胡寅竄新州。夏四月。置力田科。五月。詔舉制科。安奉中興聖統於景靈宮。八月。竄張浚於永州。置建州社倉。冬十二月。以王會權兵部侍郎。會秦檜妻之弟也。是冬。金城燕京。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六

高宗六

乙丑紹興十五年春正月。行大朝會禮。用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秦檜曰。若非經界。賦役不均。遂命戶部侍郎王銖先於兩浙行之。試博學宏詞科。湯思退。王曠。洪邁並賜進士出身。三月。親試舉人。賜劉章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替出東方大赦。五月。置六部架閣官。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幸秦檜第。乃上所賜第新成也。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之。命監司察汰縣令。秋七月。復利州鐵鑪監。寬廬。光州上供。八月。命提舉茶鹽官兼領常平。惟四川廣西以憲臣。淮。西。京。西。以漕臣。兼領。冬十月。置四川總領。閏月。秘書省請下諸路行遺書及先賢墨跡。十二月。討平度。梅。辜。盜。

丙寅紹興十六年春正月。親耕籍田。三推乃止。命宰執以次行。五推九推之禮。庶人終于畝。仍詔守令。自今每歲之春。出郊勸農。毀淫祠。二月。罷明法科。三月。建武學。賜秦檜家廟祭器。張澄以展皇城及劍橋外關。澄皆告具。除節度。夏四月。作祚德廟。加封程嬰。杵臼。韓厥。五月。詔擇監司。作景鍾。天子親祠上帝則用之。秋七月。竄張浚於連州。先是。浚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遲則禍大而難測。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下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檜以謂時已太平。諱言兵事。令中丞何若劾之。故有是命。八月。求蜀遺書。冬十月。闕新禮器。擢景鐘。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十

辛未紹興二十一年春二月苗米禁折估。置諸州惠民局。禁額外吏。三月遣使金國乞脩奉陵寢。迎請靖康帝歸以巫偽為新請使。夏閏四月選諸州卒補三衙。親試舉人賜趙遠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五月散利路義士。秋七月除柴米稅。九月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其令戶部撥以贖學。定處州丁鹽額。冬十月幸張俊第尋加俊太師。十二月雷。

壬申紹興二十二年春三月王庶之子王之奇之荀編置梅州融州。葉三省坐誣休兵罪責居蜀州。遣官措置福建寬利錢及鹽法。夏四月簽書樞密院丞伯能以章復代之。五月襄陽大水。六月淮賑水災。秋七月度州軍亂。八月章復罷。冬十一月戊申郊。以徐宗說為戶部侍郎宗說為樞密田產時人目之為莊客。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夏五月詔舉制科。六月以王之道通判安豐。上謂近日霖雨民間有被水災去處可下州縣檢放苗稅。潼川大水。王之望自荆門代歸獻啓秦桧又上書秦桧秋九月乃以之望為湖南提舉。冬十月以鄭仲熊為右正言仲熊能附會秦桧故有是除。十一月右正言鄭仲熊論楊遇胡襄心向胡寅之門附會趙鼎俱罷。燕經廷官于秘書省。頒宗正司法。閏十二月乙酉朔臘雪應候。

甲戌紹興二十四年春正月地震。擢變路茶。二月試博學宏詞科。三月親試舉人考官以秦桧孫損為第一後改張孝祥孝祥乃秦桧之館客也同榜三百三十餘人桧之親黨居多天下為之切齒。武岡猶賊平。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秋七月竄程敦厚。鄭仲熊言蕭振雄緣趙鼎用事自謂學出程願藉為仕進之階貴居池州是月張俊薨俊晚年主和與秦桧意合上厚眷之。八月上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罷溫柑荔枝貢。冬十一月作龍圖等六閣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為簽書樞密院事。

自秦桧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之。嚴峻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仍止除一應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隱其職名闕其恩數猶庶官云。

十二月竄洪興祖與祖嘗忤秦桧又為程瑀序論語註桧疑其託經以議已遂有是命。是歲莫公孫以南丹州內附。

乙亥紹興二十五年春二月命諸路監司巡歷所部。夏四月侍御史董德元論參政施鉅傾邪詭秘嘗與李光交又為何錡所引用能為資政殿學士。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芝生太廟。罷免役錢。六月初散郎姚岳以岳州乃叛臣岳飛故地乞改之乃改為純州。以湯思退為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召呂愿中先是靜江有驛名秦城愿中約客共賦秦城王氣詩以侈之其不賦者劉芮李燦羅博文三人而已秦桧喜乃有是召。加封李天祚為南平王。八月以董德元參知政事。出內帑帛代輸戶丁。令四川鑄當二鐵錢。臺臣論張宗元與張浚交通罷知洪州時秦桧忌浚每益諫官劾疏必使及之。九月置茶場。冬十月製靈芝瑞朮（按元本）等旗。秦桧疾上親視疾是夕封桧建康郡王增少師並

致仕及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以後事囑之。以簽書湯思退兼參知政事。秦桧死後贈申王諡忠獻。初靖康末桧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為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驛用為相桧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瑀張巖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亟稱之未幾為呂頤浩朱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會張浚與趙鼎有隙因薦為樞密使浚罷鼎復相諸執政盡逐而桧獨留既而與鼎並居相位卒傾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于桧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奏留之韓世忠張俊岳飛方擅兵權桧與張浚密約議和而以兵歸浚飛既誅世忠亦罷浚居位不去桧乃使江憲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歸于桧非桧親黨及庸昏諛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罷兵講和而使高宗不能成中興之業者桧之罪可勝言哉。

十一月癸亥郊祀。封嗣濮王及安定郡王。以趙遠兼普安國平王府教授。十二月嚴告許訶。言者論鄭億年甘事逆臣劉豫遠朝阿附權臣鄭仲熊乃權臣姻婭致身右府詔並落職億年送萬安軍以沈該參知政事。時行在百司關官甚多詔令侍從官共舉三十人務要真材實能倘不如所舉必罰無赦。御史湯鵬舉論董德元附會權臣罷為資政殿學士尋落職。汴京火宮室悉為所焚。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京是歲遣長寧為留守經畫未幾大火宮室盡為所焚亮大怒降長寧為庶人尋杖之死。

丙子紹興二十六年春正月以張九成知温州。湯鵬舉請用紹興元年例不歷外縣人不除監司不經外任人不除侍從上從之。上監秦桧擅權之弊遂增置言事官。三月宰臣兼樞密。詔口（按元本不）議和好自秦桧死金人疑前盟不堅荆鄂間妄傳召張浚金人益疑沈該請於上而有是詔。稱提四川交子。佛齊國人貢。詔脩神宗哲宗兩朝寶訓。五月以沈該方侯高為左右僕射。吳乘信王給為中書舍人。諸州大辟非實有疑慮及無少憫者不得具奏。沈該上中興聖語。六月有星晝隕。置豐儲倉。秋七月群出下詔求言。雨水銀。八月加封李天祚。詔常平官定吏額。交趾國來貢。九月詔監司之職隨按一路是宜悉心布宣。嚴賊吏法。復命樞密院錄聖語。復張浚官判洪州浚時喪母將歸葬浚念天下事二十年為和議所移邊備蕩弛且聞完（按元本作元）顏亮竄立勢已驕悍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於去年遂具奏論之繼被命以喪歸蜀行至江陵會以足變詔求直言浚慮敵數年間勢決求費用兵而我方瀕于宴安謂敵可信蕩然莫為之備沈該方侯高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雖在苦塊不得不為上終言之方侯高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為金未有覺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為妄至冬十月言者謂張浚名在罪籍唱為異議以動國是責居永州。刑部郎復分左右。十一月議節浮費。十二月戊戌臘饗太廟。定貢舉勅令格式。罷提點鑄錢司。金國主亮復併汴京。

丁丑紹興二十七年春正月詔侍從各薦宗室文臣京官以上材議治行者兩人特與召對。二月更科舉法。以辛次膺為給事中。芝生太廟。命孟忠厚提舉秘書省。減福建鹽錢。試博學宏詞科。

三月，上謂宰相曰：徽宗嘗言仁宗朝除執政大臣，必先問其歷親民否？乃立改官人注縣法。親試舉人，賜王十朋等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萬侯高堯誥忠靖。四月，令薦官告院，鮑魯召對，而人材凡下。上諭大臣曰：朕不能盡識天下多士，故令侍從各舉所知，若不精審，非朕求才之意。乃罷之。六月，以湯思退為右僕射，以趙逵、周麟之為中書舍人。秋七月，詔監司郡守察舉縣令。戒飭賊吏。中書舍人周麟之言：凡命令之出，並從兩省，或無封敕，即皆時行，下以復祖宗之成憲。從之。八月，收諸路給餘僧牒。上曰：佛法朕亦未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九月，中書常平賑濟法。冬十月，以會幾為祕書少監，進讀三朝寶訓終篇。侍讀王師心奏請進讀漢書，以觀得失，詔可。戊寅，紹興二十八年春正月，復給舍分書制敕法。上曰：守令舉職已許，監司列薦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依守令別為考察之法。二月，陳誠之陞為知縣。王綸薦興化軍布衣鄭樵，學行上召對，授右迪功郎。其所著通志，令有司繕寫投進。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神宗寶訓成，立內外官更迭久任法。詔略曰：今後侍從有闕，通選師（按宋史）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郎官以上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並須治狀昭著及有譽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郡守者，令更迭補外，在內官除詞臣臺諫係朕親擢，餘並須在職二年，方許遷除。庶內外適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舉，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三省同共遵守。起居舍人洪遵請以經筵講官進對講問答等事，悉行編錄，以通英記注為名，從之。六月，有星晝隕。嘉陵江溢。秋七月，嚴銅器禁。以賀允中為吏部尚書。三朝正史徵宗實錄成。定兩浙江湖漕米數。八月地震。九月，以王剛中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剛中言：禦戎先務之急，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而計夷狄之強弱，蓋先自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器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遂有是命。詔戒修廢。冬十月，罷沒官戶絕田。十一月，平江常湖州水。己卯，郊上親製樂章十二章。知興元府姚仲言，聞金有意敗盟，切見興元等舊有義士萬餘，皆驍勇力（按元本）可用，祇是免身丁差役，不費有司錢糧，乞依舊收充，以時教閱，奏可。

己卯，紹興二十九年春正月朔，皇太后壽八十行慶禮。詔修吏部七司條法。二月，詔沿邊榷場，惟存泗州、盱眙兩處，餘悉罷之。禮部侍郎孫道夫奉使北境，回言金國主亮詰以關陝買馬深（按元本）約，恐將求毀于我，當以為備。校書郎孫微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不可偏廢。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者，勇鷙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詔從之。擢微為監察御史。吏部侍郎葉義問言：有備無患，陛下當密行之。請防海道，守淮甸，遣戍卒，嚴斥候。練（按元本）軍牧馬，此六者，今日急務。卒行則不及，預備則有餘矣。尋以義問兼權尚書。大雪，雨雹。三月，制（按當）舉制科。獨積通。夏四月，鎮江火，命賑之。沈介以祕書少監為質正使，黃中以國子司業為質正使，相先後還。中言彼國治汴京，必欲徙居以相迫，不可不早為之圖。上曰：但恐為離宮也。中言所營悉備，此不止為離宮，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惟陛下深圖之。思退大怒，奮例使北還者。

率補從官。思退乃遷介吏部侍郎，而以中為祕書少監。五月，出內帑錢五百萬緡，賜戶部以佐調度。以公據關子給總司。船舉按官吏八條，舉薦四條。曰：仁惠公直明敏，廉謹按察四條。曰：苛酷狡佞皆備。實縱，乃元祐間司馬光陳請也。六月，王綸使金，充稱諭（按元本）使，綸還入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上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舉禍結，何時而已。思退曰：金主亮已定冠江之計，給所見蓋妄也。禮部侍郎孫道夫數言武事，沈該慮其引用張浚，出道夫知綿州。詔戒驕惰，禁賂遺，以二詔立石于尚書省。遣官監實常平義倉。僕射沈該罷。閏月，省淮西冗官。秋七月，李燾上續皇朝百官表。復提點錢銀官。八月，減進奉銀。朱熹、松子也，築室武夷山以講學。上聞其賢，召之不至。九月，湯思退、陳康伯為左右僕射。皇太后韋氏不豫，乃赦未幾，太后崩。冬十一月，賀允中奉皇后留遺物使金，令孔彥舟伴宴，常例賜花，允中辭曰：國有大喪，樂何忍開。況戴花乎？使人怒，欲殺之。彥舟解曰：兩國通好，久參政勿動心也。使還，言金必收盟，宜為備。綸、顯、仁、皇后于永祐陵西。十二月，以張燾為吏部尚書。減西和鹽價。金以翰林侍讀施宜生充賀正使，耶律翼副之。張燾奉詔館客，宜生聞人坐范汝為事奔偽齊，齊廢復為金用，燾以首邱桑梓語之。宜生敬肅，頗漏敵情。燾密奏之，且言早為之備，亮又隱盡工於中節使（按中節使似為）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既則為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聞者痛憤之。庚辰，紹興三十年春正月，詔革場務橫征。吏部尚書張燾因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按此處似脫）。酷良醴以奪官課，教坊樂工數百，增俸給賜，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廢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二月，賜普安郡王瑛名，瑛立為皇太子。加寧國節度進封建王。三月，以皇孫（按皇孫）判大宗正寺。親試舉人，賜梁克家等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增印四川錢引，以揚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宿兵嚴守，獨荆南歷代用武之地，而九江上流要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朝廷從之。夏五月，以劉錡兼荆南府都統制，仍分撥三衛軍及新招兵共萬人屯江州，命戚方為統制。詔寬租賦。秋七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金主亮將謀南侵，命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發起之。凡二十有四萬，以其半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以一阿里喜副之。又發中原漢兒渤海十七路，除中都路造軍器，南都路修汴京免簽外，每路各萬人，合善漢兵通二十七萬，做唐制分為二十七軍，遂以百戶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以善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至是，謀報亮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滑河口者。兵部尚書楊椿言于陳康伯曰：金人收盟，因言防敵之術，其一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為窩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驍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康伯見上言，金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詔修吏部劄令格式書成。陳康伯上之。九月，罷內侍省。復召試館職法。冬十月，定合班儀。罷諸軍內侍承受。以劉洪為吏部員外郎。壬戌，日中無雲而

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敵得城不入徑自山路移揚州攻陷之知通州程邦弼開揚州破即棄城遁敵退復還自講和後樊城不修築翟貴王進以兵二百戍焉時吳拱在襄陽敵騎三千忽至欲奪浮橋徑至城下張訓通以百騎巡綽與敵遇擊之會繁橋未成敵不得濟二將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敵少對其鋒遁去王權之敗報至中外大震上召楊存中同幸執對于內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避敵陳康伯曰不可存中亦請率先將士北首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時有欲遣使詣金以緩師者敷文閣待制會幾聞之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獻城終無小益而有天害為朝廷計自當持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陛下降詔諸帥傳檄數金人君臣如罵敵（按按字元本作）爾何辭復與和耶乃命義問視師以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參謀軍事檢詳洪邁校書郎方並參議軍事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左僕射陳康伯奏時當兩軍戰守諸軍暴露乞加優恤上乃詔總領所人各支絹一匹家屬在營者給以薪炭之直康伯等曰此誠受陛下挾纊之賜也吳挺向起敗金人于德順軍吳璘所遣也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父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金人殺其母妻而不從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之璘尋又遣王中正收敗于治中寨又敗之于照城坡

錡敗金人于皂角林（按元本）初金人（按元本）得揚州即遣兵逐劉錡來爭瓜州錡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拒之于皂角林自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敵既入張穆俄發敵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錡在瓜州四日無日不戰錡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錡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遂扈與渡江留劉汜以千五百人逐瓜州渡方亮之南也枚數本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之者皆隨姓名而答如響至錡則莫有應者乃曰朕自當之順昌之役亮時年十八以萬戶從軍錡之勝兀尤之敗亮所親見也故其出師也欲自當錡而卒不果紹興乙亥金使館都亭驛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阿之曰酒中安得有劉四廂何不飲有使敵者見其賊卒怒罵馬之不食草者亦云蓋其威名素著於南北云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兵已圍海州寶慶兵登岸敵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慶遣精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曰島而敵舟已出海口沿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同敵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驍于石曰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衆爭奮引帆擄刀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纜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寶促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殲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會首元賴鄭家奴等六人斬之惟統軍韓保衡未發舟不可獲其餘自經死得獻議造舟人倪詢等皆淮浙羣民且為敵鄉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偽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逆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綏急為援遣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獎餘寶清海節度沿海制置使兵部侍郎陳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七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七

俊卿言敵擾淮甸幾兩月矣前日瓜州（按元本）雖失利不旋踵而有捷音既而李寶舟師又大捷此天祐聖德敵宜滅也但荆襄為吳蜀之咽喉敵自春以來種糧草于唐鄧修營寨於西京蓋欲窺伺周吾有備遂改圖兩淮而其糧草為王師所焚今胡騎盡過淮東恐其知成固之師順流東下必留二三萬騎往來兩淮而出我不意復窺荆襄願詔大臣與上流諸將謀所以守之又王師分戍長江巨海備衆而隙多今惟忠兵少宜於閩廣厚賞以募舟師此皆不可緩也於是上乃命寶措置舟師十一月以吳芾為殿中侍御史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為善縮之計則大事去矣陳俊卿問為上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圖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陝復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按元本）門念咎意而練事（按此句）非前日浚也願陛下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是春許浚自使俊卿又屢言浚可用上曰卿欲用浚為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疎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為可用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首肯之時浚責居永州除建康府先是劉錡病篤葉義問李（按元本）橫代之趨令過江時金以重兵直搗瓜洲橫引諸軍迎戰（按元本）不知為何人元刊本眉批提本部兵先走橫以孤軍不可當亦遁失其都統制印而敵鐵騎掩至江上魏俊王方戰死柳林中皆金槍被擄汜性驕傲不習軍事至是卒敗逆亮為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詣行在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趨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王權所留水軍軍（按元本）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允文自建康來因使人督之敵舟漸近我軍用海峽船迎擊士皆死鬪敵舟多沈溺遂不能濟敵縱火自焚其舟走瓜州（按元本）渡邵宏淵先亦敗之于真州之青浦橋是時王宜又遣汲靖敗之于蔡州之確山金犯陝州任天錫敗之成固淮東路制置兼京西河東淮北四路招討使吳拱湖北西路制置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李顯忠淮西路制置兼京畿西路淮北路招討使亮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忿乃回揚州召諸會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初亮肆虐既久宗族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於是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太行陳俊倡集義衆而契丹之後耶律窩幹亦興于沙漠諸軍已有殺亮之謀矣及葛王復立有傳教文至軍中者人心益搖於是諸會遂相與定謀弑亮而歸褒然所謂紫茸細軍者衝之甚嚴密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秦州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自即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乙未諸會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亮寢帳左右諸兵散走諸會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并殺其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紫茸軍陷秦州統制王剛道十二月金人來議和且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與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圖舊好上曰大會既已誅亮餘皆南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今日復逐可使隻輪不返然多殺何為但撤諸將巡邏集師會京畿收復故疆撫定吾人足矣陳康伯請率百僚稱賀上曰未須爾候到汴京與羣臣共慶矣湖在漢江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勢

淵李顯忠降前。有差。浚留維揚。乃大飭兩淮守備。上復命浚奏事。浚因乞骸骨。上見奏。謂曰。雖乞去之。章同上。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上對近臣。未嘗名浚。獨曰魏公。初浚以符離之役。改都督為宣撫。陳俊卿言。恐人情觀望。號令不行。八月。仍復都督。上有意恢復。是役不利。乃議講和。

呂中曰。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向者因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堂堂之陣。正之旗。往而征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金人緣此震懼。知吾君有大為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讐。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橫議紛起乎。夫自宜和靖康以來。為金所欺。為和所誤。為奸臣所罔。曾不一悔而一欲用兵。少有喪敗。上下翕翕。以為危亡之立至。不獨為之罷大臣。咎論者。而朝廷之議。又為之一變。紹興間。浚初為都督也。韓岳張楊皆擁重兵。劉光世一軍。本皆羣盜。因罷帥而叛。借令失謀。未至不可為國。而朝廷已如無一兵之可恃。今符離之役。李顯忠。陳俊卿。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已如強寇之將。至今言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浚竟以此沮於當時。甚哉。任責之難。而得勝之易也。

嚴賊吏法。三月。兩省。省官吏員。減費成律。夏四月。詔舉遺逸。詔行寬恤。張震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上曰。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令載之訓辭。限選人改官。每歲八十員。上舉進士。賜木待問以下五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嚴交遺禁。申禁銷金鋪翠。以王十朋為侍御史。胡銓入對。言陛下除臺官得人矣。辛亥。天申節。詣德壽宮上壽。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以虞允文為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八

宋孝宗一

癸未。隆興元年。春正月壬申朔。改元。詔觀察使以上各舉三人。令三省樞密院詳立格式。謀略沉確。可任大計。寬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陣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明。可治器械。已上五等。令曾立軍功。觀察使以上。不在任。閑居。並隨類指陳。實迹薦舉。通習典章。可掌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寄。諳曉財計。可裕民力。將身廉潔。可律貪鄙。詞辯不屈。可備奉使。已上五等。令非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以史浩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改都督府。參贊軍事。仍知建康府。時金將蒲察徒魯屯虹縣。蕭琦屯靈壁。浚謂必為邊患。當及時掃蕩。四月。張浚入奏。半詔浚先圖兩城。浚乞降一年歲幣。以應副使用。詔發見樁管歲幣銀。赴都督府。緝次支降。五月。史浩罷。以不與師之議。浚上似。詔親征。命張浚都督荆襄。浚命李顯忠出濠州。以趨靈壁。敗其都統蕭琦。邵宏淵。圍虹縣。降其統軍蒲察徒魯。及同知大周仁。乘勝克宿州。浚恐盛夏人瘦。召顯忠等還。金元帥紇石烈志率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金人死者過半。諜報金人大興河南之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私其金帛。不以輸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退。浚時在盱眙。去宿州不過四百里。傳金人將至。乃由淮入泗州。撫將士。已乃還維揚。上疏待罪。六月。下罪己詔。詔張浚貶秩。改宣撫使。陳俊卿。唐文若。協宏

部侍郎張史(按下文)陳良翰以為不用舊禮然後可和其餘亦繼有論列而宰執獨無奏章史浩云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備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逃使彼無辜之赤子皆為橫死之遊魂取快一朝含冤萬世浩尋復上招納三弊一謂弄實而慕名二謂舍近而謀遠三謂見利而忘害又請辭密院職許之

呂中曰此壬午應敵之議也名曰應敵實則議和戊午之議和之已定也壬午之議和之未定也秦檜外則交敵內則要君其議已定於三日思慮之時既定而猶議之是特欲塞衆人之口耳今敵方索故疆取舊人爭舊疆其從與否未決也然和議已定之時上自宰執下至有司外至諸將皆爭言其不可是當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也今和議猶未定此正諸公陳大義之秋也而洪邁金安節唐文若周必大共為一議張震自為一議張闡自為一議陳良翰自為一議言和者多言不可和者少豈非士大夫為檜所蔽其議論反不如前日之正也春秋許九世復讐而再世不問乎今不過論禮之輕重地之取予幣之多寡以為和議之成與否而君父不共戴天之讐則置而不問也惟張震張闡之論近正而宰執獨無奏章以聽和議之自戾耳史浩立備守之說不過遷延以就和耳此張凌之志所以不獲伸也

九月盧仲賢使金先是八月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第三書來通和好其書云故疆還幣如舊即止兵上以付督府答書略謂海州唐鄆等州乃正隆淪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南淮凋瘵之餘恐未能如數命盧仲賢攜書使金而上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仲賢至宿州敵懼之以威乃言歸當稟命許四郡遂以金使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鄆海州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臣俘虜之人事聞于上上大悔誤先是凌累疏言敵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在我自當為攻守之計可也而陳康伯湯思退周葵洪遵等疏以謂敵意欲和以是贊我使軍民少就休息因謂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使敵勢弱我勢漸強何求不得而臺諫官議論紛然力証臣等專欲求和以苟目前之安於是侍從之間以至百執事之臣文章來上謂今日之事只當用兵不當言和是皆不量事力爭欲交兵政以利害不切於己敢為大言述其誤國則將去之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惟幸和議或變乃皆軒然而言爭言我曾論此以邀高爵美名曾不思社稷之重豈同戲劇而生民肝膽塗地誰與任其咎哉執政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凌復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州辱命上怒仲賢下大理寺議罪思退等乃大唱和議十一月宰臣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唐鄆海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今欲遣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問使副命下之日議論洶湧乞召張浚歸國特乘咨訪仍命侍從彙集議上從之詔議講和吏部尚書凌景與韓仲通余時言路彬同議以為名分既正則當講和當遣使當與歲幣而四州疆土當與願宗陵寢及欽宗梓宮兩易之黃中金安節同議以為如世稱廷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未得

種當(此下原闕一頁按)元利本亦缺此頁)修我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視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款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撤重之以歲幣之費敵使之來復有他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其欺陛下以款之名而實欲行其宿志彼方惟驚與之是立惟富貴之是貪豈復以國事為心哉又言臣見王之望龍大淵之望甚言守備不至臣竊以為敵以我大兵臨我自秋及春凡半年餘見我無備胡不直入徒以虛聲迫脅中外往者固不須論今歲邊防更密坐待其來破之必矣凌入見又力陳和議之失上為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金械胡昉等上聞之乃諭凌曰和議不成天也十二月陳康伯罷奉祠知信州以湯思退張浚為左右僕射浚仍都督自今上供起發未足輒行進獻本部按劾以聞

甲申隆興二年春正月初督府會子流轉行使已是通快乞禮部降空名度牒出賣拘收應支會子本錢從之立賢妃夏氏為皇后詔諸路監司帥守及統兵官條上優恤軍民便宜二月詔戒將帥毋得剋剝士卒以充賂遺兩崑崙三月張浚復如淮視師浚受任督府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城壁皆築器械悉備兩年冬金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盧聲和有利日決勝之語議以四月幸建康思退初不與聞乃密謀為陷浚計而沮其興復之謀初金以重兵脅和開浚來檄宿州之兵歸南京四月命錢端禮王之望直撫兩淮召張浚罷都督尹穡論浚跋扈湯思退又令王之望嚴守備不可恃拜之望諫議大夫蓋欲其議論歸一言者謂浚費國用浚亦請解督府言者詆浚不已浚留平江乞致仕者八上方許之除少師判福州

呂中曰此符離既敗之後而復用浚也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浚一出而有富平之敗再出而有鄆之叛今也又有符離之潰自當情觀之不敢復用浚矣不敢復言兵矣而我弄宗復讐之志上通于天不以一敗而少沮不以羣議而少移觀其初年羣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又曰某當俟恢復後復為之與王十朋語及陵寢聖容慘然曰四十年矣又謂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此其志將何為哉而浚受任督府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凡萬二千餘人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將士聞之而奮發會聞之而逃是自符離既潰之後其規模又如此也然浚之規模始沮於秦檜再沮于史浩三沮於湯思退之徒至是陳康伯亦主和議矣豈非天乎

五月復環衛官詔近來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依舊制應以材略開堪任將帥及久勩軍事暫歸休逸之人並為環衛官更不除換只令兼領以節度使即領左右金吾衛將軍承宣使即領左右衛上將軍又有左右驍衛武衛屯衛領軍衛千牛衛上將軍左右金吾以下諸衛大將軍諸衛將軍之類朝參依正官班次宗室不在此制仍不差成里及非戰功之人上幸大教場犒賞成諸軍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江東浙西水命賑之兩崑崙詔災異數見江淮水湧避殿減膳令朝臣疏陳關失八月魏杞以宗正少卿充通問使先是上命湯思退與金書許割四郡求減歲幣之半

至是命杞再使金以幣不如式卻之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只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

呂中曰壬午之議和之未成者也發未之議和之已成者也和議之未成則諸臣當論和與不和之是非而當時僅有張闕張震二人不主和爾今和議既成之後所以集議者但論歲幣之增不增地之割不割歸正人之遣不遣邊戍之撤不撤爾而諸臣猶有許之增幣與之割地許之還歸正人者其曰世嘗不可和者僅有張闕胡公餘二人而止蓋靖康之禍日遠日忘秦檜之毒日久日深後生晚輩不念前愆遂以東南為正統之地以忍恥事讐為理義之當然嗚呼二聖之痛今四十年矣平王東遷四十九年忘復讐之義此春秋所由作也以理之公是非論則固決不可和矣以事之實利害論則和有害而無一利胡銓所謂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困一也唐鄧海泗之人一旦與之是致之死地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三也絕中原之望四也竭吾膏血以奉敵五也秦檜力排不附和議之士九十餘人或死瀕海或死謫籍今日和議成則不附時議者或陷前日之禍六也前日之和卒有逆亮之變敵不可信七也敵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覆生變不與則敵不肯但已八也秦檜當國二十年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殆有甚者（按元本無者字）焉九也李文靖嘗謂王旦切勿與敵講和況今國勢委靡而復唱和議使上下解體瀕於鳩毒十也前日之議以公是非言之也今日痛哭有十之疏又以實利害言之也斷以是非之公參以利害之實是和無一事可者當時不悟何哉

張浚蕩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道命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疾革呼杖等於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後五年贈太師諡忠獻

魏公之忠實日月既有議之者然早歲晚節有不可曉者二力攻李綱而事與汪黃同朝維揚之變聞幾危矣曾微一言弊時宰之咎一不可曉也力引奸桀使至得政而事與趙鼎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洪景廬指殺曲端趙哲而失秦陝諸州又不若斯二者之為重矣

呂中議曰嘗觀國家自有中原之禍以來終始主戰者浚也終始主和者檜也浚主戰而不免有富平之敗鄧瓊之叛符離之潰以檜主和而江左少康二十年是以當時主議者寧為檜而不為浚游談者寧慕檜而不慕浚無他檜之所為與人之私心合也然千載而下言及檜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言及浚則人莫不以手加額效林宗而慕李膺者矣以此見忠義者人心之所同浚之所為又與人之公心合也彼富貴利達飄風過耳而端人正士英風常在是浚之身雖死而浚之心未嘗不行於後世也

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交趾來貢詔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賊贓抵死除籍沒家財（按元本有外字）分取（按元本無字）出內幣金和雜賑濟金人以未如所欲為辭遂分兵入寇乃命湯思退督師江淮楊

存中同都督胡銓對為上言曰金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與與俱與俱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金既得此四郡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懼密諭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師乃命建康都督王彥屯昭關范曄備淮李寶備江又命思退都督思退辭不行多十月詔輔臣夕對十一月詔諭沿邊將士略曰朕祇奉慈訓固有基業永念祖宗陵寢朝獻路絕黎元塗炭屯戍未休朕為人之後而不能報上世之憤為人之君而不能拯斯民之厄故食不知味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為樂也特以戰爭之役肝腦塗地不忍南北之人枉罹非命朕自即位以來兩發聘使冀得舊盟而鄰帥主兵及境弗納速行人再往始則立式要求繼則迫脅囚辱朕以兵臨難開隱忍自屈仍遣親祀銜命復行不校禮文書辭屢易不愛四郡割以與之乃渝元約又求商州且索臨陣俘虜之人變詐無厭必欲尋殺初無休兵結驢之意今使命逗留議論不決積粟出船包藏閭閻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幸輔臣臣前後屢請已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成數亦如其議在我可從無一顧惜若彼豎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則朕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時金將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昭關南遁上猶未之知也而降是詔矣詔諭歸正官民詔云朕遣使約和首尾三載北帥好戰要執不回自盧仲賢初議則有畫定數（按元本無字）事叔姪通書之式唐鄧海泗之地歲幣銀絹之數及元是歸附之人朕志在好生事甘屈己畫幣主地一曲從唯念名將貴臣皆北方之豪傑茲中國之仁義削去左袒投戈來歸與夫軍士人民厭厭腥羶喜我樂土朕知其誠意欲得甘心斷之於中決不復遣前後書辭再三峻拒故彼逞忿無厭入我邊境若朕利於和好之速成不顧招懷之大信曲從所欲驅迫北歸則與淮北之民同為魚肉矣爾等當思交兵釁隙城此之由視之如讐共圖掃蕩高官厚賜自有明科傳之子孫永保寧泰天地鑒照朕不食言侍御史尹穡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庶和議決成所指凡二十餘人由是檜為議大夫言者論湯思退急於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弓弩營兵撤修海船毀拆水櫃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又言思退密有召敵議和詔黃居永州遂行至信州憂悸而死參政周葵聞太學有欲相率伏闕者奏以黃榜禁之重賞典憲繼而太學生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思退王之望尹穡約議金人宜斬之以謝天下（按元本無字）使金軍併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誠銀絹五萬易歲貢而為歲幣金皆聽許詔擇日親征

呂中議曰是役也名曰戰而實則和也不惟吾速於和而夷狄亦速和矣敵速於和故屢稱重兵以脅和吾亦速於和故新復之地不暇措意俘獲之醜不暇問但一於和而已正名分減歲幣雖稍異於紹興之時然紹興因戰勝而後和未至如今日之苟和也此湯思退之罪也思退乃檜之死黨檜之主和雖陰與金約然未至於密諭金以兵而脅和者也與檜異議者雖加貶竄亦未至與大獄勅二十人不主和之罪以成其議者此又因秦檜固位之心而使之也大明當天陰邪自熄思退之奸不得以進行其志矣然以事勢觀之炎興之初肩背方息之時也尚可急投之以所當用之藥隆興之時半體已非其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九

孝宗二

己丑乾道五年春正月以徐子實充措置兩淮屯田官。罷制國用司。中書舍人汪藻言。按中書舍人於制駁有誤。許其論奏。而給事中又所以駁正中書違失。近年給舍列銜同奏。非神宗官制之意。詔制置非經兩省書讀不行。三月賜鄭僑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命參政王炎宣撫四川。夏四月詔恤流移。五月置言事籍。詔有司議獄以法。不得作情重奏。六月戊戌上御便殿。錄孔氏後。賜孔霖官。八月朔日有食之。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左右僕射。允文嘗有恢復中原之議。而俊卿持重。卒與允文不合。人有議允文所為虛誕。竟不效。九月復監司避本貫法。令諸路監司分上下半年巡按所部。冬十月賑溫台水。十一月諸州通判許監司列銜保奏。監司郡守及侍從臺諫兩省各舉京朝官以上三人。十二月張栻入對。時虞允文以恢復自任。栻言欲復中原之地。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當先有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降會子收兩淮銅錢。庚寅乾道六年春正月上召黃中。中入見。因復以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為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讐。固無久安之計。言戰者復為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為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上皆聽納。除為兵部尚書兼侍讀。括免丁錢。二月詔均役法。

嚴限用抑游手務農桑。三月省諸司吏員。罷淮東總領所併歸淮西。以史正志為戶部侍郎。江浙京湖淮浙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置司江州。罷四川安撫制置司歸宣撫司。夏五月遣呈四朝會。上皇玉勝。僕射陳俊卿罷。時虞允文始相。建議使金以陵寢為請。俊卿面奏。以為未可。又上疏曰。陵寢誠臣子之痛憤。然在今日。彼方以本朝軍在用。兵多方為備。若更為此以速之。彼或先動。則吾之舉力不辦。不知何以待之。況使者既行。中外疑感。果得所請。猶為有名苟或不從。殊失國體。上意為釋。而允文復申前議。俊卿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為請。出知福州。陸游勸上遠使親賢。修政事以攘夷狄。使未可釋。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詔革苟且誕謾等習。詔給舍臺諫言事。閱月行錢會各半法。范成大使金。祈請山陵及受書二事。金復書略曰。和好再成。界山河而如舊。誠皆遠至。指輩皆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亦當並發於行。塗即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願信誓之誠。安在。自紹興和戎。受書之禮。金使捧書上殿。北面立榻前跪進。上降榻受書。以授內侍完顏復初立。宰相陳康伯與爭。遂令伴使取書以進。及乾道再和。循舊例。上意頗悔之。明年遣趙雄賀金生辰。附國書云。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載搜諄諭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金使其臣宜論宋朝。初講和日。宋朝來請徽宗梓宮。今日講和。自當來請欽宗梓宮。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安請葬洛山陵。上固止許奉遷。今因聘使。輒稱久安陵寢。難以驟遷。靖康靈柩。亦難獨請。向來已許遷送。今反辭以為難。於義安在。無一語及受書事。六月張栻入對。上曰。卿知敵中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敵中飢饉連年。盜賊日起。栻曰。敵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比年諸道歲凶。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復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乖。而度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蓋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戰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為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上為改容歎息。

呂中曰。孝宗有恢復之志。置恢復局。覽華夷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立奉使司。兵自偏裨而下。各有長記。將自準備而上。又有揭帖。江北諸城。浚隄增隄。沿淮分戍。鼓聲達於酒類。蓋無一日不為恢復之事。實以乾淳之時。與紹興之時不同。紹興復讐之時。仗義而行可也。然機變易乘。必吾之事力十倍於紹興而後可。開禧不知此所以有浪戰之失也。九月更役法。復置武臣提刑。十一月壬午郊。十二月大閱於白石。罷發運司。復淮東總領所。辛卯乾道七年春正月上召黃中。加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繼天體道太上皇帝。后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上取尚書中所藏敬天事。編為兩冊。以自警。名曰敬天。復錢錢司。二月立皇子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以皇子惇判寧國府。進封魏王。張栻入對講萬軍詩。三月皇太子納妃李氏。復將作監。

申嚴閉籍禁。夏四月，詔舉制科。賑楚州饑。劉琦起復，同知樞密院，安撫荆襄，琦辭免。以皇太子尹臨安府。秋七月，賑湖南江西饑。獨淮浙丁錢鹽絹。冬十月，罷紹興府宗正行司。十一月，策制科。十二月，立開門官輪對法，依文臣館職輪對。

壬辰，乾道八年春二月，改僕射名為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為之。（按元本）付懷參知政事，以張說、王之奇並簽書樞密院事。三月，賜黃定以下及第出身。夏五月，福建鹽行鈔，陳俊卿帥閩移書於宰執曰：鹽運惟上四州可售，其他地狹民貧，不便。立宗室鈐試法。秋七月，罷慶州屯田兵。八月，四川水。九月，定江西四監鐵額。命虞允文宣撫四川。冬十一月，詔罷官田。申嚴定監賜法。癸巳，乾道九年春正月，以王之奇知揚州，淮南安撫使。詔監司守臣革朋比苟且之弊。福建鹽復官買法。二月，命監司條便民事。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皇太子免尹臨安。江西洪吉饒信等五郡水災，命賑之。詔朱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與崇道觀。秋八月，詔興水利。九月，進呈中興會要，太上今上玉牒。賑台州饑。冬十月，丞相梁克家出知建寧府，乃以曾懷為左（按元本）丞相，以張說知院。

鄭剛參政，以沈燮同知，尋復以姚憲為簽書。十一月朔，日有食之。陳升卿賜出身，除監察御史。戊戌，郊，詔明年改元淳熙。旌節行漢州什邡縣，陳敏政五世同居，旌表門閭。十二月，廣西鹽復官買法。甲午，淳熙元年春二月，交趾來貢，賜國名安南，封李天祚南平國王。三月，省文武階左右字。出爵葉民賑濟。夏四月，訓宗室名。詔舉制科。六月，詔議給饗東轡之位。右丞相曾懷罷，先是，蓋臣詹元宗季業論李於王宗已因中懷懷遠求退，且乞辨明經勝，大理寺根究無實，乃貶元宗及業而復相懷。

續言者又論參政姚憲與元宗等通謀陷懷，以取相位，乃罷憲。十一月，懷以疾辭，乃除職奉祠。九月，曾觀開府儀同三司。幸玉津園宴射。冬十一月甲申，日有食之。以鹿茂良參知政事。以葉衡為丞相。十二月，修吏部七司法。是歲，淮南復分為東西路。乙未，淳熙二年春三月，親試舉人以詹駿為首，有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墜者二事，其一謂嬪妃滿前聖意幾於感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足以談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上覽對不說，真之第五。夏四月，降會子付兩淮總司。五月，燕輔臣于玉津園，上曰：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遠，其後世繼繼葉衡等奏曰：陛下能以無逸為龜鑑，其社稷宗廟無窮之福也。六月，定被外帶職格。罷四川宣撫復制置使。竄將葉王炎張說。秋七月，赴出西方。照四川制置司存撫關外四州及金州上津沿邊諸處歸正等人。八月，湯邦彥使金，請河南陵寢地，明年夏四月，邦彥使金至燕，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怖不能措一詞而出，上大怒，詔流新州，自是河南之議遂息，不復遣使矣。

呂中曰：孝宗嘗謂輔臣曰：今世士大夫微有西晉風，作王衍阿堵等語。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所強占，亦投騰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國事則諱言之，當時士大夫黨黨於和議之中，一至於此，獨虞允文建議遣使以陵寢地為請，其議壯矣，以八陵之曠祀。

中原之久隔，固臣子之至痛，決不可和矣。不幸而奸臣已許之和，則請復陵寢故地，當爭於講和之中，不當爭於和議已定數年之後，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豈可以虛言動哉？求之不已，必至用兵，度之舉勢，則我未有加彼之實，其忠有不可勝言者。況中原之地，吾不能正大義以取之，乃卑辭厚禮以求之，其於大義已乖矣。此敵之所以反待以義責我也。越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讐之復，而非恃和以自固也。彼以三十年早朝安能臥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屈辱於一時，迄能仰其志於後日，今徒為卑辭厚禮之事，而不能為臥薪嘗膽之規模，雖與以來，稱叔姪之國，則朝廷動色相賀，而自壬午至丙寅四十五年之間，所爭者受書之儀而已，此我朝虛文之弊也。

九月，丞相葉衡罷。閏月，賑兩淮饑。嚴因任法。詔常平司每歲奏所部凶歉。冬十一月朔，加上太上尊號曰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齊明廣慈太上皇后。十二月，上為太上皇帝預慶七十，於立春日詣德壽宮行壽禮。大赦。詔強盜賊法，比舊法增一倍定罪。併左藏南庫封樞庫。丙申，淳熙三年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進呈上皇日歷。夏四月，詔舉監司郡守。雨雹。竄葉衡于郴州，言者謂葉衡昨任宰輔，不能正身端誠，日惟沈湎於酒，狗私背公，乃竄之于郴州。五月，以柴瑾為殿中侍御史。以朱熹為秘書省郎，辭不至。上問魏挾之安在，張茂良奏已物故，乃贈宣教郎直秘閣。

秋七月，以鄭鑑為校書郎。詔獎建康留守劉珙賑濟有方。八月，詔御史六察各揚乃職，益糾益振，可各特遷兩官。九月，道官點（按元本）三總所財計。是秋，台蔡等州水。冬十月，錄繁囚。立貴妃謝氏為皇后。上謂執政曰：若輩革弊，當從官禁始。上曰：爾等非古制也，自今除職歲民願入粟賑飢，聽取旨補官外，其餘住罷。十一月癸丑，郊。詔諸州軍守臣於文武內選差。十二月，以袁樞所編通鑑紀事本末，命與陸贄奏議熟讀，曰：治道盡於此矣。監司因行部受諸郡折送，悉以職論。安南李天祚死，子龍翰嗣。

丁酉，淳熙四年春正月，行淳熙歷。令諸州置財用都廳。雨雹。二月，幸太學，行釋菜禮。幸武學，傅伯書言：從祀於文宣王者，皆當時門弟，或歷代之名儒，固無可議。武成之廟，所從祀者，出於開元終次，失於太難，太祖去白起之像，高宗黜韓信而隆充闕，黜李勣而升李晟，去取之間，皆所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無異白起，而彭越臣節不終，亦同韓信。王僧辨雖平侯景，反連和於齊，吳明徹雖取河南，然為周所俘，不能死節，章孝寬楊素，慕容恪，慕容紹宗，宇文獻，王猛，斛律光，于謹，或本生夷狄之裔，或屈節僞偽之邦，豈足多錄？若夫尹吉甫之伐獫狁，召虎之平淮夷，皆有周之名將，陳湯之斬單于，傅介子之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為漢之無功，在晉則謝安石，祖逖，在唐則王忠嗣，張巡，皆闕而不錄，宜詔有司討論，使知夫貶夷狄之類者，所以尊中國，黜不終之節者，所以正君臣，去嗜殺之暴者，所以尚仁義，而為勸沮者大矣。尋詔武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李晟之次，仍以曹彬從祀。幸秘書省，賜省官宴，上賦七言律詩，坐者皆屬和。給侍讀，助四川總領司措置備邊。三月，以史浩為禮泉觀使兼侍讀。幸玉津園宴射。夏五月，福州建劍水命賑之。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 661

茂良罷。先是茂良退朝，曾觀當道不避。茂良奏曰：臣固不意遭所憎者朝廷大體，上道中使總觀，請政府謝茂良，取其直實官健之御筆宣問，施行大違。會榮璠論奏不行，得旨補外，或指璠為茂良同年，未幾謝廓然除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忤上旨，改除工部侍郎，力求去，出知婺州。光朝乃茂良同里，亦自引疾乞罷，出知建康府，令內殿奏事，手疏六事，論恢復之具，曰：天意曰人，事曰財賦，曰將帥，而所以用之者曰謀。曰時，既退，僚論茂良擅權植黨，上親瀕宸翰，諭以禮貌大臣之意，章再上，始落職。臣僚復以四事彈劾茂良，請責寧遠節副安，置英州，明年卒於貶所。立三省密院奏審法。秋七月，嚴蜀茶禁，立待補太學試法，每正解一名，取待補五名。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閩賊寇於建德，紹興水。冬十二月，大閱于茅灘。

戊戌，淳熙五年春二月，兩土。三月，以史浩為右丞相，十一月罷。上親試舉人以姚顛為第一。夏四月，兩土。詔今後差給事中一員，立一司專一看詳。五月，罷創立場務。六月，詔舉御史。知興州吳挺言：強寇守環州，強寇為兵，並死節，贈觀察使，仍於西和州立廟。限四川總司錢銀會子額。利州復分東西路，以程挺為西路安撫，兼知興州，程挺東路安撫，兼知興元。秋八月，詔民間兩稅除折帛折錢，自有常制，外當輸本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有違者按劾以聞。九月，幸秘書省。陳俊卿入對，時會觀以使相領京祠，王抃知開樞密院，都承旨甘昇為入內押班，三人相與盤詰，士大夫爭附之。於是鄭鑑為館職，袁樞為宗正簿，因轉對數為上言之。至是，俊卿入對，因論觀抃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皆以中履行之，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上因是疏觀七年，疽發背死。呂中曰：方仲觀與池大淵始用事也，劉度爭之去，胡沂爭之去，張震周必大又爭之去，上皆以朋黨疑之。及陳俊卿一言，而即出二人於外矣。俊卿既去，而仲觀復來，劉恭父言之，張敬夫言之，則茂良重言而得貶，而觀與王抃、甘昇之亂自若也。及俊卿一言，而復疏會觀而棄之矣。於是見君子退，小人進，君子盛則小人衰也。於此見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而人主之論相當求其正己，不當求其適己，當求其可畏，不當求其可愛也。於此見孝宗之英明，一時之奸邪為驕，終不能以滓穢太清也。以趙雄為丞相，王淮為樞密使。編光堯慈訓。十二月，弛沿江漁禁。

己亥，淳熙六年春正月，太社令葉大廉請乞詔內侍省，遇有宣索之物，並先次經由合同，恐由司上曰：此良法也。可依。四川制置使胡元質奏：夔州上供金銀絹三色，乞將大寧監鹽課增羨措置，獨免九州民間科買，以蘇民力。上從之。兩省參知政事錢良臣奏：臣昨任淮東總領日，失舉布驢改官，今以賊敗法當同坐，詔覽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敢私，勉從所請，可鑄三官。上幸佑聖觀，皇太子從，召少傅侍讀史浩少保曾觀人侍，侍神（按神為聖之說）觀即上儲宮也。置酒從容，上曰：元良侍側，保傅從遊，太子謙恭仁孝，二臣老成忠賢，朕心甚樂。願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上曰：先以經為主，史亦不可廢。詔求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

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嚴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軍之選，舉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其效，刻剝以償債負，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賂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盡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覈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省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三月，賑淮東災。兩省。詔漕臣舉職。夏五月，擢寇平。六月，求四川遺書，以其不經兵火，所藏官書最多也。秋九月，辛未，大饗明堂，復合祭奉太祖太宗配。冬十月，加封李龍翰。十一月，兩土。

庚子，淳熙七年春二月，頒釋奠儀。張栻卒。栻就胡宏學，宏告以孔孟論仁之旨，栻之言曰：學莫大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為，非有為而為也。此栻講學之要也。初，栻在朝，召對六七，栻所言大抵皆修身恤民務學畏天，與夫抑僥倖，屏諛諛，故不悅者衆，病且死，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天命至此，厥路無由，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聖丕圖，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詔禁洛學，秘書郎趙彥中疏略曰：士風之盛衰，風俗之樞機繫焉。且以科舉之文言之，儒宗文師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今乃別為洛學，飾怪說，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材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三月，詔舉制科。迎太上皇帝后宴大內。夏五月，頒淳熙新書。六月，令試刑法科兼經史。秋八月，湖南帥臣辛棄疾所置飛虎軍，詔發（按元本）隸步軍司。早。九月，詔常朝宰臣免宣名。詔印會子百萬緡，均給江浙代納早傷州縣月椿錢。冬十二月，黎州五部蠻犯邊。

花木爲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後經兵火。屋宇燬。至是復之。呂中曰。我朝京師有學。諸州有學。下至一邑。亦有學。其制備矣。然古人此闕。族黨莫不有學。則復白鹿書院。其亦鄉學之意與。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則傳道育才。不在時。惟泮水而在杏壇之上。洙泗之間。於此見鄉學之有功也。國家肇造之初。爲書院者有五。曰嵩陽書院。曰石鼓書院。曰嶽麓書院。曰應天府書院。曰白鹿書院。今嵩陽應天二書院不可考。而石鼓書院。淳熙中得潘侯時而復興。嶽麓書院。又得張朱二先生主之。回視州縣之學。不過世俗之書。進取之業。其相去豈數百驛而已哉。當文公乞復書院時。朝野喧謂州縣已有學校。不必煩費。文公之議曰。先王禮義之宮。與異端鬼道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教。孰利孰害。今佛老之宮。大郡以千計。中郡而下數十。學校教養。郡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相絕如此。則其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不能正於彼。反疑其有所請於此。不知其何說也。

冬(按元本)十二月雨雹。

壬寅淳熙九年春正月。賑兩浙饑。池州汪青坐盜發。逃角。後他卒事覺。知非青罪。詔推勘官吏趙粹。中將職。餘責罰有差。青家支給五年。王淮奏陛下念一夫之冤。存恤其家。恩及幽明矣。詔勸民種春麥。

夏六月。詔侍從臺諫舉官。堪充監司官者各一二名。秋八月。詔任子以品秩之崇卑。立爲定數。宰相十人。開封(按開封府)以上同。執政八人。太尉同。侍從六人。監察使至節度使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人。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同。帶職朝奉郎至朝議大夫。三人。職事官寺長貳。監長。至左右司諫。開封少尹。應務(按應務縣)及一年須官至朝奉郎。并朝奉郎。元帶職人。因除在京職事官。而寄職者同。武翼大夫至武功大夫。同。非侍從官。無遺表外。見行條格。致仕遺表。通減三分之一。餘分不減。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討論。至是始用。廷臣集議行之。淮東蝗。辛巳。大獎明堂。九月。

以王淮。黎克家爲左右丞相。冬十一月。夔州路饑。癸卯。淳熙十年春正月。上曰。養兵費財。國用十分。幾八分。養兵。周必大奏。尙不止八分。上曰。今民間未裕。江東浙西路州軍。寄招鎮江諸軍。及武鋒軍。歲額人數。可權免三年。所有諸州未足之數。特與蠲免。以王(按元本)洽爲御史中丞。三月。詔舉制科。夏六月。兩浙水命賑之。監察御史請禁僞學。奏略曰。

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遠。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謂己獨能之。夷攷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從之。廣西運司申昭州金坑五處。越年所入不多。若行廢罷。以裕民間。甚便。上從之。詔監司帥臣。舉廉吏一二人。詔經理屯田和州屯田五百餘所。廬州管下三十六處。建康府上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

宋孝宗三

辛丑。淳熙八年春正月。上諭宰執曰。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趙汝愚。謂內侍不當領軍政。進呈太上。亦以爲然。並改內祠。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永爲定制。三月。親試舉人以黃由爲第一。應臨安府及諸路官私房。不限貫百。十分減三。閏月。立臧否郡守法。夏五月。燕講筵官。六月。賑紹興府。徽寧等州水災。知處州李士龍。納租多取加耗。詔降一官。錄范質後。呂祖謙以疾奉祠。終於家。祖謙五世祖公著。以勳德著聞。四世祖希哲。首從程氏遊。淵源所漸。尤爲深遠。資稟特異。聞道甚早。其學本於累世家庭之所傳。博詣四方師友之所講。至今學者。知向正學。而尊前輩。則其訓迪之餘功。薰染之遺澤也。嘉定八年。諡曰成。八月。趙鼎罷。出知瀘州。時有言。維多私里黨者。於是命大臣進擬。皆於姓名下注本貫。封入。遂爲故事。以王淮爲右丞相。詔見任宰執。諫子孫。並與宮觀岳廟。理爲資考。先是蔡京父子共政。奏燬繼之。由是典刑大壞。孝宗惡之。九月。江浙湖北旱。出爵募民賑濟。冬十月。謹出命經三省法。國子監簿。喻良能進忠義傳。頌之武學。詔以連歲荒歉。權罷賀雪賜宴。十一月。詔諸路賑饑。浙東提舉朱熹入對。奏論浙東救荒事。乞勸諭推賞。又乞撥賜米斛。乞預放來年身丁錢。上皆從之。又奏推行建寧府社倉法於諸路。又乞復白鹿書院。洞木唐朝李渤所居。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

縣五百餘頃。又襄陽府宜城縣熟田七百五十頃。令各處具田畝實數以聞。詔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死者籍沒家財。取旨決配。必無容貸。秋七月。廣西復鈔法。先是官利其贏而自鬻。久為民病。至是詔罷官船官賣。通行各鈔。早詔求官。上謂輔臣曰。朕心未嘗放下。一日之間。天下定行一兩遭。又謂數日羣臣應詔言事。並無及朕過失。多言刑獄事。刑獄自有成法。王淮對曰。陛下憂勤如此。更有何過失可指。詔助役聽從民便。先是處州守臣范成大於本州令民間出田助役。謂之義役。行之十六年。後有右正言蔣繼周言。范成大唱為義役之說。擾民壞法。乞降容旨。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義役去處。聽從民便。令官司不得干預其間。民自難久行。或不能息爭訟。仰州縣照應物力資次差募。從之。監察御史謝諤言。蔣繼周所奏。係是兩項。見行義役。聽從民便是行義役法也。民間自難久行。不能息訟。依欠差募。是行差役法也。是欲差役義役並行。不會名言。盡罷差（按元本）。役訪聞江東西諸路。乘此頗有搖動。蓋民間舊因差役。吏緣為奸。當差之時。枚舉數名。廣行追擾。望其脫免。邀求貨賂。使之爭訟。至有累月而不定者。所以吏人自為謀。眾人出錢。一戶入役。民間因此多有困竭。緣行義役。遂頗便之。胥吏束手無措。日夕伺隙以敗其謀。近有饒州吉州人戶赴臺陳訴。端有可憫。乞下諸路。應有義役。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及自有爭訟。乃行差役。上曰。前日蔣繼周言。處州守臣專行義役之弊。今謂差役義役各從民便。令照前降指揮施行。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大閱於龍山。李椿卒。椿為吏部侍郎。極言官官之盛衰。係有國之興亡。靖康明受其禍。有以裁制之。則國家免於前日之禍。官官亦保其富貴。又門禁宮戒之外。勿使預於人材政事。又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又言渡江以來。茶法之弊。謂官執券市之園戶。州縣歲額配之於民。廣西鹽法。官自鬻之。後改鈔法。漕計大窘。以一路田租二十二萬斛。令民折而輸錢。至於吏祿兵稍無所給。則又損其估。以市於民。曰和糴。曰招糴。椿請除民和糴招糴。官民兩便。椿所言皆憂國利民之事。及卒。人皆為之流涕。

甲辰。淳熙十一年。春正月辛卯。雨土。詔救災傷免殿實。甲寅。雨土。二月。令兩淮京西湖湖北路閱民兵。萬弩手。拘集比試。每州解一二名。赴樞密院。依四川義士例補授。以示激勸。三月。親試舉人以衛溼為第一。太湖知縣趙傑之。有言其不丁繼母憂者。上諭宰臣王淮曰。士大夫一被此名。終身不可贖。不須明言其罪。止降一官。上之忠厚如此。夏五月。校書郎羅點請降配刑。謂賊盜賊不可不銷逃亡之卒。欲銷逃亡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將見行刺配情輕者。從寬減降。別議居役。或編管他郡。令其應配。照淳熙元年指揮。得其強壯者充軍。庶幾配卒漸少。不至於益。十四年八月。臣僚言刺配之法。始於晉天福間。國初加杖。用貸死罪。竊謂前後創立配條。若止令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於長好。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恤疎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藉。強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管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輕。稍輕四等色目。莫若依舊格參訂。而其餘偶贖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顧藉。可以自新。省踪徒。銷奸黨。誠天下之切務。乞詔有司。執定施行。建康府太平等州水命賑之。六月。詔舉制科。詔不拘三歲之制。有合試人。學官即以名聞。明年春。詔制

舉魁免出註疏。秋七月。賑泉福興化軍糧。冬十二月。熊克上九朝通略。乙巳。淳熙十二年。春正月。知平江府常熟縣會榮犯賊。監司傅琪。劉穎失察。並降官。上諭輔臣。諸路獄案多稽滯。其間久不決者。各取一二件。將上。仍命罰之。二月。雨雹。三月。右正言蔣繼川請禁胡服。著樂。夏五月。地震。秋九月。湖州。台州水。冬十月。詔戒將帥曰。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專已而自用。故下有沈抑之歎。而上無勝算之助。殊不知兼收兼善。不掩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迫夫成效。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關與之圍。始分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為封君。與廉頗同仕。果何害焉。卿當以奢為法。毋蹈往弊。仍刻石給賜諸將。十一月辛丑。郊。十二月。庚戌。朔。太上皇帝尊號。加紹業與統明。諡號烈八字。太上皇后。加備德二字。丙午。淳熙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上皇聖壽八十行慶壽禮。乃大赦。夏四月。詔以沒官田產入常平。五月。宴經筵官。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上召宰執。賜酒從容。詔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二句。人君豈不知自是。不能行。甚者。但作歌詩。如附庸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陸贄論諫諍。復不已者。正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徵（按元本）。於太宗。則語言不甚諱。且當德宗。禍亂果何等時。而與陸贄論諍。皆使中人傳旨（按元本）。有且事。有非當面。反覆語。又安能盡投機之會。問不容髮。中人傳旨。誤事實多。朕每事以太宗為法。德宗為戒。秋閏七月。雨雹。八月乙亥。日月五星聚。九月。求遺書。戶部言。江西帥司。乞以上供和糴折價錢。上曰。食與貨自是不同。本是納米。今使納錢。以病民。尤不可也。冬十一月。四朝國史。成。梁克家罷相。與在京宮觀。明年六月。薨。諡文靖。十二月。利州路饑。命賑之。丁未。淳熙十四年。春二月。以樞密使周必大為右丞相。以參政施師點。勿樞密院事。三月。封節婦廖氏墓。親試舉人。賜王容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夏六月。早。詔求言。衡州請修炎帝陵。從之。秋七月。賑台處紹興府等州旱災。九月。令湖北京西措置民兵。以三丁取一。五丁取二。十丁取三。冬十月。大赦。乙亥。太上皇帝崩。遺詔。太上皇后。宜改稱皇太后。尊上宮名曰慈福。上尋諭王淮等。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自不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等奏。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然後來只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欲行淮等奏。記得亦不曾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詔定歷差。戊申。淳熙十五年。春正月。置補闕拾遺。却會慶節進奉。三月。葬高宗永思陵。夏四月。禱高宗。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廟庭。詔曰。朕昨降旨。揮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侯禘。過（按元本）。廟勉從所請。之語。然禘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蓋三年之制。斷自聖心。累千載廢墜之典。不為浮議所搖。廟號曰孝。不亦宜乎。呂中曰。此高廟配享之儀。從洪景盧之請也。然以公論觀之。當以張趙二公配享（按元本）。而呂頤浩。不厭人望。張俊。附桀主和。譴殺岳飛。不當預配享之列。故當時。尤延之言。普彬之配。食太祖。完議於

二十餘年之後，今乃忽定於一日之間，乞別也。議其後楊萬里（按元本）上書爭其事，謂今建議之臣，曰：曰專曰私而已。又論張公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瑄以立國基，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蓋景虛兄弟皆湯思退舊客，夙有恨（按元本）於魏公，故以復辟之功歸之。呂頤浩也。其後孝廟配享，議者推陳魯公而魏公終不得預，蓋但以富平符離之過，而不考曹彬岐溝之敗，其喪師蹙國，亦不下於富平符離，豈可以一啻而掩其大德乎。

三月，大享明堂，自乾道以後，議者以德壽宮為嫌，止行郊祀。淳熙六年，用李燾等議，行明堂之祭。燾言：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帝者，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祖為王父，則父不專謂考也。至是周必大言：高宗几筵未除，未應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配，孝經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耳。留正言：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則其祖也。五月，丞相王淮罷，辭免判衢州。六月，雨雹。朱熹入對，賑臨安饑。京鐘使金為報謝使，堅執不肯聽樂，詔京鐘將命執禮可嘉，乃以京鐘為工部侍郎。秋七月，賑諸州水災。八月甲午朔，日有食之。陳亮上萬言書，略曰：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已索然無餘矣。陛下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社稷宗廟，非區區之所能誦也。高宗皇帝春秋既尊，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耐廟，天下之英雄豪傑，仰首而觀陛下之舉動，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日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使之，諸將皆長史司馬以專其勞，此肅宗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震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按元本）向矣。天下知所向，而吾之驅馳運動，亦有所憑藉矣。陛下倘以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理建業（按元本）而後臨之，雖今歲為北伐之舉，而為經理建業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敵絕。陛下即位之志，庶少伸矣。九月辛丑，大饗明堂。上曰：配位如何，周必大言：禮官昨已申請，高宗几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應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並配。他日高宗几筵既除，自當別議。錄中興節義後，冬十月，置煥章閣，藏高宗御集。鄭僑使金，賀正旦。張時修副之。金主病篤，傳旨免朝，見令就東上閣門進書，僑與時修抗辭，謂閣門者乃臣僚進獻表章之地，皇帝國書，豈當於此投進。乃令且就館。至元日，遣還。明日，金主告殂，使還。未至，會光宗受禪，遷給事中。十二月，召朱熹，熹封事曰：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

己酉，淳熙十六年，春正月，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

呂中曰：相位之所以屢易者，蓋德秦檜專權之弊也。然二十八年，命相十有七人，洪文惠三閱月而罷，張魏公、蔣子禮皆兩（按元本）。閱月，葉夢錫十四月，湯岐公、葉正簡、魏文節皆不踰年。陳魏公一年七

閱月，趙魏公二年九閱月，此其最久也。若周益公，爰立二年，留衛公，爰立餘月，則同值內禪矣。此外再入陳魯公，事上凡一年九閱月，吏部王曾，魯公各不踰年。惟梁鄭公，再相備五年，以久病而罷。此其最久也。淳熙十五年，沈清臣言：天下之務有六，一曰論相，必天下之真材，陛下始也取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潛藩舊傅，或取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望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刀筆計臣，或取之，雅重說易，或取之，行實自將，或取之，新帥驍驍，或取之，謹畏柔備，或取之，狡猾俗吏，或取之，勾稽小才，始也取之，奸豪說詐，然空廊之人（按元本）而卒也，任之柔懦委靡，無可立之志，間有度量沈靜而經畫甚淺，心存社稷而才術甚疎，表裏忠謹而規制良狹，其他則以空疎取，以鄙猥取，以欺誕取，以奸險取，以浮誇取，以貪墨取，以詭詐取，以委靡取，然則焉用彼相哉。

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壬戌，上內禪，移居重華宮。皇太子即皇帝位，立妃李氏為皇后。上壽聖皇太后尊號。詔求言。下戒勵詔。詔執事官日輪而對，祕書郎權吏部郎官鄭澗因轉對，首言三代以還，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親，二曰齊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經也。自昔帝王能（按元本）有天下之富者，（按元本）而不以天下養其親，惟高皇（按元本）享天下之養，壽皇躬天子之孝，二十有七年，人無間言。此聖賢之所難也。陛下率而行之，必如壽皇然後無愧也。本朝歷世以來，未有不賢之后，蓋祖宗家法最嚴，子孫持守最謹。后家待遇有節，故無恩寵益溢之過。妃嬪進御有序，故無忌嫉專恣之行。宮禁不與外事，故無斜封請謁之私。此三者，漢唐所不及也。陛下能謹閑家之善，察女壯之戒，則齊家之道得矣。皇太子岐嶷之性，過人遠甚，然在王所者，左右前後皆善士也。王誰與為不善，講讀之官進見有時，志意不通，休沐之日，或至多於講讀，曾不若左右前後之人，與王親狎朝夕無間，一旦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之物也。願陛下游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嚴家法之義，以正內治之紀綱，明教子之規，以壽萬世之基本。三月，皇子擴進封嘉王。夏五月，周必大罷相。秋九月，赴省舉人，定以二月一日引試。冬十月，詔大臣裁節冗費。十一月，詔遵祖宗成憲。是歲，金主雍死，孫璟立。

謀不能行其職輕名器虧紀綱喪主權是一日而三失也疏入上命大臣都司論止之光祖言益力上不樂從光祖為太府少卿由是遂出 獨減無名版帳錢 秋八月詔造新歷 冬十月改左藏西上庫為封樁下庫 減廣西五州鹽直數 命監司帥守舉人才 命潭州經界後不克行 保任京官犯賊連坐 湖北會子初行兩界

辛亥紹熙二年春正月詔修紹熙會計錄 詔裁節浮費自今內諸司所給賜所營造所取索悉從有司定為中制惟正之供濫恩橫例皆釐正之詔葉翥趙彥逾何澹同稽考其後亦不果裁節焉 夏四月初命任子籙試以革代筆之弊 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書久不刪潤乃復置詳定敕令局差詳定一員刪修官三員 五月太學生余古上書言上宴遊無度聲樂不絕宮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攝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更建樓臺不輟興作深為陛下不取也甚至奏胡戎樂習齊按元本 舞乃使嬖妾雜以優人聚之數十飾以怪巾施之異服備極醜態按元本 以致戲笑至無謂也帝覽書怒始以編管議古罪言者乞從寬宥乃送秀州聽讀 右丞相留正請復建儲上曰侯過宮與壽皇議之既而論正壽皇聖意亦欲少緩 六院官復入雜歷 秋中丞何澹有所生繼母之喪請解官持服 冬十一月壬申冬至郊風雨大至上震懼感疾后李氏大將李道女也悍而妬欲亟立子嘉王為儲嗣因內委請於壽皇未許后不遂壽皇有怒詔后銜之乃造言誣謂壽皇有廢立意上驚疑疾愈甚及聞後宮有暴死者上震懼其疾不能痊平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一

宋光宗

庚戌紹熙元年春二月申明御史彈奏二十條御史臺彈奏格三百五條本淳熙所定至是劉光祖其有關於中外臣僚握兵將帥后戚內侍與夫禮樂訛雜風俗奢僭之事凡二十條奏乞付下恪守上從之詔壽皇皇帝典章法度類編成書當遵而行之 以趙汝愚知貢舉而宗室知貢舉自此始 右丞相留正請建儲上曰少徐議之 貶姜特立時特立譴熙載以奉坊舊人得幸特立除知開門事留正為右揆適亞參尚闕特立忽見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而葉按元本 擇一人誰實先之明日正奏且論其招權按元本 能特立與與國宮 夏五月親按元本 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罷劉光祖按元本 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按元本 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滄坐席甫過滄曰近日來風采一新光祖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常日為大諫所言者則自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公所上章數日為之恍惚日餌定志丸他可知也未幾深甫除右正言至是光祖坐論吳端孫瑞事忤旨出為瀘川府轉運判官滄遷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吳端者舊以巫醫為業上在滄邸先是上皇有疾國醫不能療吳端療治有功上既受禪權開門宜贊舍人又滄帶御器械滄三上疏論之不報給事亦封還勅黃上以御筆論止之光祖再上疏言小人險分干請而使給

壬子紹熙三年春正月上以疾不瘳乃御內朝於是重華宮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宰輔羣臣封章香上郡人始憂 臣寮上言臣願陛下先清心寡欲躬自節儉然後明詔大臣裁立經費上自乘輿下至庶府一切量事裁酌能其不急損其太過 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遇郊乞任子吏部尚書趙汝愚奏永年樂藝出身難以任子望立為定法從之 夏四月童子科吳綱年九歲能誦六經語孟以壽皇親姪孫特改承務郎 皇伯嗣秀王伯圭拜太師 蜀鹽復舊法聽從民間自煮鹽歲輸課利 增印兩淮會子 秋七月瀘州軍亂 獨減蜀中重額錢 癸丑紹熙四年春正月詔江上諸軍陸差統制至准備將者令主帥解發三人赴總領所選擇一名事既行諸將皆不以為便 三月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察院汪義端有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力辭復命當筆學士申諭聖意汝愚乃受命 趙汝愚言舊法聽改官者皆以三考為一任今以三考之外未罷奇零日內輒放並旁午按元本 請已非法意詔未成考人於後任揆以三考聽舉改官聽著為令 夏五月左丞相留正以論姜特立特罪 親試舉人賜陳亮以下三百九十九人及第禮部舉人以亮冠多士朝野相賀 李儂年五十四調成都府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上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皆予初品官封蓋異數也 錄先聖後詔以文遠子為承奉郎 冬十一月戊寅上朝重華宮左丞相留正復視事 十二月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乞將按元本 內作所掌銅表圭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 以朱熹

為湖南安撫。知潭州。是冬使人自金回。敵問朱先生安在。答以現(按元本)在擢用。回白廟堂。遂有是除。更獨員渡士法。

甲寅。紹熙五年春三月。壽皇不豫。夏四月。朱熹始拜命赴潭州。五月。壽皇疾浸棘。上不能視疾。人情益懼。王府贊讀黃由乞令皇子嘉王過重華宮問疾。甲申。嘉王至重華宮。壽皇為之感動。戊寅。以壽皇服藥。故大赦。六月丁酉。夜壽皇崩於重華宮。上猶未能出。嘉王數入禁中泣請。未遂。中外訛言。熹所不至。翌日。宰執奏事。退太后御札付宰執。日下具宰執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左丞相留正。樞密趙汝愚。參政陳賅。同知余端禮。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畢。退聚重華殿。議成服典。端禮引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畢。附中使王公昌入奏。是日。太皇太后有旨。皇帝有疾。總就內中成服。汝愚請太后垂簾不許。丁未。留正等奏。嘉王仁孝。夙成。學問日進。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乙卯。再擬旨。揮進入。上怒。書八字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而以手札付留正。其議猶未決也。利州西路帥吳玠卒。革兩川牒試弊。秋七月壬戌。左丞相留正逃歸。辛酉。上正朝。臨卽於地。都人大駭。工部尚書趙彥逾見汝愚白事。汝愚微告以翊戴之責。(按元本)遣中郎將范仲壬以告殿帥郭杲。汝愚知太皇太后深以宗社為憂。將白事焉。而難其人。有知開門事。韓侂胄者。太皇女弟之子也。張宗尹同在開門。遂令侂胄以內禪事附宗尹入奏。又使開門宣贊舍人傅昌期。密製黃袍。時王在嘉邸。猶未知也。甲子。杲與步帥王仲先分兵衝南北內。太皇太后垂簾命關禮引嘉王先入。汝愚出。太皇太后聖旨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親筆自欲退開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王固辭。且願汝愚曰。(按元本)無罪恐負不孝之名。關禮等以黃袍披上。上拒不受。汝愚固請。遂即皇帝位於東楹之素幄。次行禪祭禮。都人聞之始安。乃大赦天下。赦文有云。沖懷每念於退閒。親翰嘗煩於近輔。先是京口諸軍亂。洵陽歸正入陳應祥。亦謀為變。舉事前一日。登梅教書至。遂敗。是晚。沈有開。彭龜年乞奏事。上慘然久之。曰。前日聞大臣有建儲之語。此亦可以息浮言。安人心。今忽遽乃爾。早泣告。慈福不可。至今悸動。

呂中曰。光宗自在潛邸。以令德著聞。孝宗屬意。卒受內禪。未幾不幸嬰疾。慶國不永。而能以神器授之。聖子付託得人。豈不美哉。

詔建太安宮。以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詔五日一朝。百官月兩朝。立崇國夫人韓氏為皇后。上既立。趙汝愚奏。乞禮請留正。上從之。而侍御史張叔樞勸留正。去相。乃徙叔樞吏部侍郎。而留正復相。戊辰。詔求言。以章顯為侍御史。黃艾為左司諫。鄭湜使命告登位。范仲王副之。己巳。趙汝愚兼參知政事。庚午。朱熹自湖南召赴行在。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曰。誰。以熹對。彭龜年繼為宮僚。因請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嘉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之說。自後每請必問熹之說如何。故即位首召之。辛未。以黃裳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黃由為起居郎。沈有開為起居舍人。乙亥。以趙汝愚為右丞相。辭不拜。陳賅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同知樞

密院事。賜前宰相侍從。詔訪以得失。丙子。大風。戊寅。賞定策功。以郭某除武康軍節度使。韓侂胄除汝州防禦使。初。侂胄以內禪為己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事劉弼嘗從容以告。汝愚不答。侂胄不滿。所望漸有邪謀。辛巳。趙汝愚辭相。除樞密院。壬午。貶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以光宗已病。不能時過宮。源等離間之罪。癸酉。余端禮辭同知樞密院事。甲申。羅點簽書樞密院事。詔兩省官看詳封事。其要切者以聞。戊子。詔百官日輪。(按元本)員面對。八月辛卯。初御行宮行殿聽政。辛巳。除朱熹煥章閣待制。甲午。增置講讀官。以黃裳。陳傅良。彭龜年等為之。壬寅。賜講讀官詔。乙巳。晚講讀官坐講。羣罷。詔以生日為天佑節。詔諸道舉廉吏。糾汙吏。皇弟柄進封徐國公。禮部侍郎率羣臣上朝。奉安宮。許及之等請就宜祖廟而禱。壽皇。詔侍從禮官集議。是年。趙汝愚秉政。遂就傳宣二廟。而正太祖東嚮之位。朱熹力爭不聽。丁未。議賑諸水旱。乙卯。安南國王李龍翰加封忠忠功臣。減廣南鹽額。章頤。黃文罷言職。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先是。侂胄恃功。意望建節。恨趙汝愚抑之。有怨言。徐誼為京尹。勸汝愚以節度使授之。汝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答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為變。謀以擯汝愚。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陳賅。怒奏曰。劉光祖與臣有嫌。今光祖入臺。願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以內批除深甫。蓋侂胄與賅合謀已久。汝愚未之覺。黃度為右正言。度在言路。未幾。欲論韓侂胄之奸。侂胄知之。以內批斥去。丙辰。能留正相。於是朱熹赴召。至信州。聞之。有髮色。未幾。諫議張叔樞再勸留正。擢去相。詔降正。觀文殿學士。復命趙汝愚為右丞相。詔侍從兩省。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侂胄任知縣者二人。丁卯。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時趙汝愚乞命。近臣舉御史。許之。始議除兩人。諸公舉吳獵者最多。名在其首。游仲鴻次之。德秀為大理寺主簿。與侂胄深交。侂胄乃諭中司。令薦德秀。因以內批令兼用。中司舉者一人。德秀遂與吳獵並除。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侂胄之黨。一時善類排斥無餘。蓋十餘年而後定云。庚午。簽書羅點卒。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上以孝宗之喪。命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命嗣秀王伯圭朝享太廟。而親祀明堂。乃大赦天下。趙汝愚為政。首裁抑僥倖。以故人多怨者。自祖宗以來。人主登極。凡列郡守臣。率得任子。恩。間有闕守臣。而以幕職班行。攝之者。亦官之如例。英宗即位。司馬公時。知諫院。嘗以為言。不聽。上受神筆。皆汝愚。因進熟始命。監司郡守。許上表進貢。推恩。內守臣。係權官者。免進貢。其表聽附。是歲五月。以孝宗大漸。嘗肆赦。七月上。登極。九月。宗祀明堂。尚書省契勘一歲之間。三行赦。放。恐有兇惡。累犯之人。指恩作過。內會犯徒。流罪。已經登極。赦恩。免罪。後再犯。徒流。以情理深重者。未得斷遣。別聽朝廷指揮。其指揮與赦文同。降。但以白紙。連書於黃牒。前云。二事。皆前所未有也。京師簽書樞密院事。侂胄用錢。為黨。陳傅良。吳旒。劉光祖。咸先後斥去。羣僚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自此始矣。壬午。黃裳卒。裳與羅點相繼。但謝。而汝愚之勢益孤。甲申。韓侂胄為宜州觀察使。侂胄除防禦使。不滿。上疏力辭。乃止。選一官。於是怨趙汝愚益深矣。冬十月。辛卯。餘量四川守臣。朱熹奏五事於行宮。便殿。乙未。以雷南詔求言。辛丑。減兩浙江西東西路和買折帛錢。獨兩浙路丁絹身丁錢一年。雅州蠻寇。是日。命朱熹講大學。除朱熹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辭不

受。一三九

續宋編年實錄通編 卷十一

一三九

續宋編年實錄通編 卷十一

一三九

續宋編年實錄通編 卷十一

一三九

續宋編年實錄通編 卷十一

一三九

續宋編年實錄通編 卷十一

一三九

續宋編年實錄通編 卷十一

一三九

續宋編年實錄通編 卷十一

一三九

續宋編年實錄通編 卷十一

一三九

續宋編年實錄通編 卷十一

一三九

續宋編年實錄通編 卷十一

一三九

續宋編年實錄通編 卷十一

一三九

續宋編年實錄通編 卷十一

一三九

續宋編年實錄通編 卷十一

一三九

尤。甲辰。趣後有沿封事。擇其善者條上。乙巳。上。大行至尊壽皇皇帝。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尋詔廟樂名曰大倫之舞。詔建禮宮于永思陵之東南。以十一月乙卯。權權孝宗。禮宮于永思陵。丙午。御瑞慶節賀表。壬申。會三復使金。賀正旦。是月。詔建福寧殿。朱熹彭龜年請罷之。閏十月癸亥。集議廟制。辛未。核實封樁錢。乙亥。趙彥逾知建康府。彥逾初冀汝愚引己同升。已而止。除端明知建康府。彥逾怨之。遂與侂胄合。未幾。改除四川制置。彥逾愈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指為汝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於是上亦疑汝愚矣。復提舉太史局官。兩省發諫侍從。各舉宗室有文學器識者二人。詔改明年元。賜史浩諡曰文惠。十一月戊子。上欲罷朱熹。乃降內批。朕憫著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可知。悉趙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侂胄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舍人郭黼面奏乞留熹。上許除宮祠。已而不下。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黃。有旨除熹。實文閣待制與郡。傅良疏中有朱熹論事煩煩迂闊之語。蓋侂胄嘗言。陛下千乘萬騎。而熹乃欲令一日一朝。豈非迂闊。故時人謂傅良因廟議不合。陰肆中傷。夫熹工侍兼侍講黃艾。因講問。遂熹之。上曰。始除熹。尋疑其。今乃事。事欲與韓侂胄。皆令優人王喜於禁中。效熹容止。為戲。熹感上聽。於是侍講孫逢吉。請言將入諫。乃止。登聞鼓院游仲鴻上言。朱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為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以為天下大老去之。則人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爲國。願亟還朱熹。無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胄勢方盛。人皆爲仲鴻危。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二

寧宗一

有西監之除。今寧宗新政。晦庵先生人侍經。未幾。權權倖媚嫉。遂有宮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指退道學之漸。自是而後。盡誅糾彈。一則曰偽學。一則曰偽黨。已醜釀於此時矣。

甲午。復加安南國王濟美功臣。丙午。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彭龜年論侂胄竊弄威柄。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遂得朱熹之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開陳。欲兩留之。既而內批彭龜年與侂胄。侂胄既留。彭益張矣。侂胄因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謀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詔均內外任。汝愚當國。言者以爲今賢士大夫。往往不樂爲外官。蓋外權太輕。雖欲有所施設。而不得。聘故也。今日之勢。莫若稍重外。重外之權。必使帥漕總領。可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以責事功。詔可未幾。汝愚去位。亦不克行。辛亥。雨水冰。詔用三年之制。以明州浙邸改慶元府。十二月乙巳。朔。禁民間妄言宮禁事。戊辰。以陳康伯配祭孝宗廟庭。己巳。陳駿能。庚午。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師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皆侂胄引進。將以助己。彭龜年上疏攻侂胄。乃罷。趙汝愚請留彭龜年。而上不允。陳傅良爲陳雨所劾。劉光祖爲德秀所劾。坐留。朱熹之罪。傅良罷。中書舍人光祖罷。起居郎是歲。詔賑諸路水旱。築紹熙堰。淮東提舉陳損。以淮田多沮洳。因築堤數百里。捍之。得良田數百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卷十一

寧宗一

乙卯。慶元元年。春正月丁亥。獨兩淮租稅。黎州蠻寇邊。詔兩浙淮南江東路荒歉諸州。收養遺棄小兒。以陰雨賑濟行在貧民。尋詔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路杖以下囚。丙辰。白虹貫日。二月。詔兩浙諸州勸民耕墾荒田。詔帥臣監司。歲終考郡守。咸否以聞。趙汝愚罷。相右正言李沐奏。乞罷趙汝愚。政柄以尊安天位。杜濂姦源。是日。汝愚竟出浙江。亭待罪。詔宜押赴都堂治事。沐又再上書。汝愚遂罷。相章誦。徐誼上疏。乞留汝愚。李祥。楊簡坐汝愚黨。並罷。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上書。竊見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爲乖戾。隨即罷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懷不自安。故黜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爲過。如沐所言。即以爲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吝憤。而言者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誦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一旦祥有補外之命。其與簡扶植正論。潔身而去。極力辨排。同日罷。罷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涕泣而相告曰。使二人者。苟有一毫爲己之私。豈肯自附於已去之宰相。而犯虎豹九關之怒哉。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論之不直於己。乃欲盡覆正人。以使其私。必託朋黨以問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

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恐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揖遜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罔知汝當國家多難汝恐方位權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尚不於此時為利今朝廷清明上下安妥乃有異志乎願陛下念汝恐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詔宏中等安亂上書扇搖國是各流五百里中書舍人郭躬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大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木實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余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為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人若以扇搖國是非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也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為至寡也聖明初政仁厚播聞睿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錄黃未敢書行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駟能出知泉州侂胥既誅有旨褒錄上書六士宏中道皆循一資端朝仲麟各免文解一次傳已死以東帛賜其家

呂中曰父有天下傳歸子此古今之常也後世以人臣往往貪天之功以為己力非小人之尤者乎嘗聞哲廟之立本宣仁保佑之賜與諸大臣建請之功翠檢矯誣乃以定策歸功蔡確而上謗宣仁下累王珪遂為元祐大臣不可解之禍其往轍可鑒矣今我寧考纂承大統蓋慈福宮定計於內趙忠定諸臣効贊於外侂胥何人黃綠成里蒙蔽朝廷既獲奪其功掩為己有猶且附會言章竄之於必死之地亦獨何心哉然則確與侂胥其罪俱不可勝誅矣

余端禮參知政事四月為右丞相京鏗知樞密院事己卯雨土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庚寅太白經天命侍從等官集議江南沿江諸州行鐵錢利害條具以聞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呂祖儉上疏乞留汝愚併論朱熹彭龜年不當逐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寬宥語侵韓侂胥故也中書舍人郭躬封還錄黃乃安置詔州尋改吉州都城大疫詔戒風俗時知名之士罷斥相繼人情洶洶韓侂胥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與典憲詔乃直學士院傅伯壽所草也伯壽則奴事侂胥人蘇師旦致身通顯至是草詔以紙善類丙午置廣惠倉詔諸路提舉司置修胎養令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與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實凡虛偽之徒言行相反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庚午德秀又勸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去司業汪遠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為狂言遠亦罷己未復置嘉諫言事簿庚午詔三衛江上諸軍主帥將佐舉自代一人茂舉所知二人癸酉命韓侂胥為樞密都承旨同辭乃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宮初徐誼嘗告汝愚以節度使界侂胥汝愚不許至是建節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沾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朝堂後七日吏部郎官蘇師旦亦建言請考核真偽未幾遷左司員外郎時有張貴謨口

論太極圖說之非濬又上疏論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昭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呂中曰我朝自王安石以新經破舊說凡學校科舉之間皆以王氏之經從事士用新進國尊新法而天下自是多事矣孝宗皇帝崇尚伊洛之學一時明師大儒相繼而奮張栻在湘朱熹在閩呂祖謙在浙皆推明是學以續孔孟正脈之傳天下學者翕然從之得其統者互以傳授凡岩谷草野之間皆出一轍學校科舉取人士大夫立身事君無不源流於是學之中涵養陶成士習粹美自小人用事摧廢道學而名之以偽海內之士瀾倒風從不惟禮義廉恥有所不顧而學士大夫之衣冠亦更變以趨時未幾異說橫興兵端驟起非朝廷慨然去大奸以復正學幾為東南不可解之禍師道不立其流弊乃至此哉愚者紹興之前一時風俗之好尚為士者喜言時政為吏者喜立功名誠不能無所偏而執事德之過甚遂一舉而厭薄之稍自好者以為偽學欲自立者號以朋黨從是世俗毀方為員變貞為佞而流風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何澹復言趙汝愚乃落魄罷祠十一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言汝愚亦貶南安軍明年汝愚卒於永州汝愚既貴道過衡州已病又為守臣錢鏐所窘遂自服藥而卒天下冤之計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汪義端繳還復官之命從之時有趙希昂者上書乞斬汝愚事雖不行然侂胥之黨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復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己亥太白晝見八月己巳詔內外諸軍主帥按元本有將佐士卒器械船艦可用與否及控扼防守之策以聞都城水

以久雨決繫囚冬十月乙丑陞潛藩府以秀州為嘉興府舒州為安慶府嘉州為嘉定府英州為英德府十一月己酉雨土戊戌加上帝后尊號恭聖隆慈備福太皇太后尊號加惠慈二字太上皇帝聖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后尊號曰壽仁命宰執大閱庚戌何澹言薦舉弊是月詔諸司連衡薦舉十二月朱熹上疏辭職名詔依舊秘閣修撰仍舊宮觀丙戌慶元二年春正月戊子雨庚寅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鏗為右丞相鄭僑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參知政事何澹同知樞密院事京鏗自上登極與侂胥深交遂為執政劉德秀論留正四大罪其首云已招引偽學以危社稷乃著職罷韓侂胥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為說以網善類也而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侂胥言凡相與為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偽學也於是儉壬險狠狼狽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攬臂奮袂以攻偽干進而學禁之禍酷矣二月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矣六月張益按元本作請申禁偽學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欲盡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乃詔益諫給舍論奏毋及偽事務在平正以副朕收偏建中之意御筆既出韓侂胥及其黨

曾怒時劉德秀為諫長與（按元本）官張□□等上疏言繼自今舊奸宿惡或滋長不俊臣等不言則
 誤陛下之進用言之則礙今日之御札若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進言則徒有悔之悔三者皆無
 一而可望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至放肆從之尋詔改不必更及舊事為不必專
 及舊事自是促胃與其黨政治之志愈急矣御筆之出也黃輔公殿中侍御史獨上言治道在黜其首惡
 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其極之道也至於
 前事有合論列事體明證有關國家利害者臣不敢不以正對疏奏論其徒它官未幾罷去而姚愈遷殿
 中侍御史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建言比年偽學猖獗闖為不軌近元惡殞命羣邪屏迹或者議取前
 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望宜論宰執權住進擬後二日遷知起居舍人十一月監察御史沈繼祖奏朱
 熹劉綱張程頤之餘論以喫菜半廢之妖術以贊鼓後進張浮說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
 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餼食淡衣袈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跡如
 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廉等乞禡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朱熹
 落秘閣修撰罷官觀竄元定于道州作書欲論朱熹無敢先發者紘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醜醜成
 章會建禮樂之議遷太常少卿紘遂以茲授繼祖云

呂中曰治平以前臺諫之所彈擊出於議論之公熙豐以後臺諫之所彈擊出於觀望之私王呂用事
 其所惡者蘇軾孔文仲也故李定謝景溫為之鷹犬章蔡弄權其所惡者元祐諸君子也故張商英來
 之彈為之鷹犬秦檜賣國其所惡者岳飛張浚也故方（按元本）侯高何（按元本）為之鷹犬今使
 胃擅命其所惡者非道學之名儒乎而李沐沈繼祖輩之所彈劾一則曰偽學二則曰偽黨是亦促胃
 之鷹犬爾

復置編修勅令所提舉官 三月己亥皇弟柄封吳興郡王 孝宗之喪上嘗以嫡孫行三年服監察御
 史胡紘言皇帝為孝宗喪當服期詔侍從百官議釋服吏部尚書葉翥等言請以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
 帝及百官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禋祭令禮官檢點累朝禮例施行 四月庚戌
 詔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非朕追慕之意 丙午上慶元會計錄 傅伯壽言國子生員多濫請自今職
 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從之 夏四月甲子余端禮罷 壬申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
 院事 乙亥增置監察御史一員 五月不雨 辛卯賜舉人鄒應龍四百九十有九人（按元本）
 甲午減諸路折帛和買錢三年 建文華閣奉藏孝宗皇帝御集 甲辰改慈福宮為壽慈宮 六月
 乙丑令監司帥守各於歲終以所部縣分減否上中下三等合平而為七次奉上奏頌之考功取旨陞
 擢 丙子皇子竣生至八月崇道封充王諡曰冲惠 秋七月丙戌以生皇子詔諸路死罪囚釋杖以下
 流人呂祖儉等量移內郡太學生楊宏等各押歸本貫聽讀 戊子劉德秀請付檢正都司考核守臣所
 陳便民五事取其近情合理者以聞 八月戊戌韓侂胄特加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 九月丁亥復
 分利州為東西路 冬十月戊申上册寶于慈福壽康宮 辛亥册皇后韓氏 甲戌大閱 十一月庚

寅上壽壽康宮上太上皇帝寬恤詔令 壬辰京館上孝宗淳熙寬恤詔令 韓侂胄為其父韓誠請諡
 諡乃神宗外孫也姿姿豐皇后女弟積官橫行承宣使未嘗更歷事任時黃唐為考功郎言其不可因求
 去遂命館職官一員暫權考功遂諡諡曰忠定

丁巳慶元三年春正月壬寅樞密鄭僑罷謝深甫兼知樞密院事 二月神宗玉牒高宗實錄成 大理
 司直邵奕然請詔大臣自今樞臣之黨僞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詔下其章 復紹熙陸遷將校法委
 主帥選擇審察保明 三月建東華門 竄內侍王德謙上即位德謙驟承宣使是春德謙求建節上
 許之德謙乃薦吳宗且為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宗且為德謙草制且引天寶同光故事為比蓋諫交章遂
 寢其命官者以宗且交結德謙坐追三官又勅德謙為人求官職以鉅萬計嘗以導駕燈籠自奉服食擬
 乘輿獄未成降為團練使居撫州十二月安置汀州 禁浙西園田 詔有司奏議議罪不當者論如
 律 夏四月丙午雨土 旱 乙丑雨雹 閏六月甲戌內出銅器付尚書省毀之民間並赴官收買
 甲子諭留正共引偽學之罪貶邵州 大奚作亂 秋八月戊子復置嚴州神泉監 甲午均諸路職田
 九月壬寅以早詔四川制置總領諸司獨放民賦 乙丑令帥臣監司減否郡守 詔監司郡守薦舉
 改官並於奏牘前甘結聲說非偽學之人秋當大比清司前期取家狀必欲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時有柴
 中行為撫州推官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七論壯
 之十二月知綿州王沈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會受偽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都察
 記姓名與開漫差遣從之偽學逆黨得罪者凡五十有九人

宰執四人趙汝愚留正王剛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澗棣
 翰林大中黃由苗輔何異孫逢吉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方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
 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談趙汝談陳順范仲黼汪達孫元卿袁燾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
 灝周南吳榮勝李壘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武臣三人皇甫斌危仲王張致遠士人八人楊宏中周
 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堂呂祖泰

太學生削何濟名治其罪 冬十一月癸酉雷 丙申赦 十一月辛丑上孝宗徽號加紹統同道冠德
 昭功八字 是日太皇太后崩於慈福宮詔服期明年加謚憲聖慈烈皇后 癸卯日南至祀天地于圓
 丘 赦天下 壬子中獨自慈福宮還大內 十二月丙子始御正殿 丁丑紹興府以太后櫓宮故獨
 貧民身丁折帛絹綿錢 甲申雨土 詔銓試依舊制二人而取一 革樞密院以密白補官
 戊午慶元四年春正月京尹趙師魯除工部侍郎俸妻早死有四妾皆封郡夫人其次十人亦有名位
 去歲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俸喜以遺四夫人而十人懼俸思之師魯時守臨安出十萬緡以比珠
 為十珠冠乘舟入朝未歸遣人致饋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俸歸十人者咸來致謝遂以璽（按元本）
 日都市行燈翠婢皆頂珠冠而出明日語俸曰我輩夜來過朝大門都人以爲希有成聚觀焉郡
 王奈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翌日又言之故有是命俸嘗嘗與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而謂

曰此真田舍間氣象所惜者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大嗚于波泊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侂胄大笑其後京尹坐他事罷諸生為詩謂之有也侂胄犬吠耶莊之句即指此也丙寅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七月罷丁卯兩浙江淮荆湖四川民流詔有司舉行寬恤之政二月辛未詔兩省侍從葉翥各舉所知一人毋舉宰執子弟親黨三月己丑以憲聖懋宣之役獨臨安紹興賦稅有差經筵誦讀三朝寶訓夏五月按元本有韓侂胄為少傅賜玉帶以朝己酉詔禁偽學禁女冠毋入大內秋七月按元本有丁逢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軾按元本有任伯雨之言為證時辭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家為郡故逢有是言宰執京師何濟大然之翌日除軍器監八月久雨命決繫囚丙子謝深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庚辰白氣且天丙戌以太上皇帝聖躬清復詔詣壽康宮上壽九月壬寅太白晝見癸卯太白經天京師上重修勅令格式申明詔頒天下是月詔造新歷多十二月丙戌再獨臨安府身丁錢是歲育宗室與愿于宮中己未慶元五年春正月蔡確誣告趙汝愚定策時有異謀乃議送大理侂胄欲問彭龜年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按元本有之曰章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之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京師劉德秀實主其議既而葉諫官連疏有請詔以累經赦宥於是彭龜年追三官勒停置三聘追三官而補進副尉乙卯果州學官王莘罷辛酉初命漕臣無出身者勿差官考試壬戌建玉堂二月乙丑胡紘罷庚午雪癸酉白氣且天乙酉諫議張釜劾劉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罔上五罪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先是光祖撰涪城學記有世方以遂為偽而以學為棄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蓋謹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與此語聞於朝乃有是命三月罷監司臧否郡守之制戊申四川行對補錢引法夏四月用察院程松言詔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為令五月壬辰朔新歷成戊戌親試舉人賜會從龍等四百十有二人及第丁酉以久雨民多疾疫命臨安府賑恤之壬子命諸州學置武士廩舍六月丁逢罷是夏盜竊太廟金寶秋七月癸丑劉德秀罷甲寅禁高麗日本商旅傳易銅錢八月癸亥白氣且天辛巳太廟太廟夾室柱生芝上過壽康宮太上皇帝壽戊子立沿邊諸州武舉取士法冬十月金使來賀瑞慶節陳自強上政目三十事十一月己丑詔復右司員外十二月庚午建安仁宅惠濟倉庫於廣東水土惡弱諸州以給士大夫之罷而不能歸者是冬編慶元寬恤詔令賑諸州水災

庚申慶元六年春正月己亥皇子坦生二月詔諸路雜犯死罪以下囚釋杖以下以皇子生故也己丑雨土戊寅太上皇帝玉牒乙酉雪閏二月庚寅京師為左丞相謝深甫為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乙巳留正致仕辛亥吳曦以殿前都指揮使為昭信軍節度使詔許用前宰執舉狀為職司以待執政之子弟焉三月甲子朱熹卒熹以去年四月致仕至是卒于建陽之考亭熹平生居懽懽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失則寂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

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屬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近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而加損也自熹故其道愈久而愈光按元本有其學愈久而愈盛亦可見此理之在人人心未嘗泯也辛未幸聚景園及四月辛亥奏院鄧友龍請毋用偽黨除察官初置資善堂小學教授五月早詔求言壬申雨丁丑詔三省樞密院看詳封事擇其可行者以聞丁亥韓仁太上皇后崩諡曰慈懿壬辰趙善義吳玠使金為告哀使戊申同知許及之以母喪去位秋七月丁卯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入都欲求諸州學官闕不遂居逆旅其主人為侂胄擡茶自強因曰我嘗權儀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闕不遂盍見儀同乎自強曰吾貧旅費垂盡聞見儀同所費不少安能辦之主人曰俟語次試為拈出旬餘無耗一日自強方闕坐有直省官持呼召來者約來日午後至府相見自強莫知所謂及往則侍從官以次畢集謁入傳令先召知丞侂胄命設座於堂上向之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踞蹠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沈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錄未踰年遷秘書郎入館甫半歲除御史中丞入臺半月餘遂乘政八月庚寅太上皇帝遠豫乃赦天下丁亥太上皇帝崩孝宗之喪趙汝愚當國始令羣臣服白衫皂帶以治事遂終喪乃止論者以為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禪除舉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之乙未日中有黑子丁酉左丞相京鏗薨贈諡文穆其子沆請避家諱改文忠議者以為未當改諡莊定鐘與劉德秀最為兇險侂胄未顯時二人與之深交及用事侂胄所為舉唐皆二人教之云壬寅皇太子坦薨追封邪王諡曰冲溫九月己未雷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赦天下進士呂祖泰上書論韓侂胄其言略曰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遂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侂胄輩之師而躡汝愚從陛下舊學之臣若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且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賄役人盡知之今師且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且者乎椒房之親果有斯役之周筠者乎其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且周筠而能逐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得不出中外大駭侂胄怒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問後五日以祖泰上書狂妄坐決杖配欽州冬十月以韓侂胄為太傅癸巳在選侍郎費士寅請歷十五考以上無贓私罪犯者聽免職司原按元本有主一員從之辛丑雨土十一月癸丑朔宗室與舉除福州觀察使改按元本有令資善堂授書己未皇后韓氏崩癸亥皇子增生丙寅上太上皇帝諡曰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陝北地震十二月癸未朔皇子增薨乙酉日中有黑子至乙巳乃滅辛卯權橫光宗于永崇陵癸卯神光宗於太廟詔改明年為嘉泰元年乙巳獨臨安紹興府民賦稅橫宮之役也己酉吳曦為太尉是冬括關外營田租不足是歲封樞密院百萬緡賑諸州水旱

續宋編年實治通鑑 卷十二 一五七

辛酉嘉泰元年春正月戊午中嚴福建科鹽之禁。壬戌右丞相討深浦等。萬士三十有五人。詔籍記中書以待選擇。丁卯禁路鈴按閱受餽。戊辰嘗。庚午以葛郊配享光宗廟庭。二月壬辰開資善堂。癸巳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必大宜加糾削。以周必大降官為少保。依舊職致仕。自朱熹獲罪。黨禁益詳。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核。皆為腐禁。姦貪猖獗。暴慢恣肆。之徒紛紜並起。填塞要途。士知修飾守廉隅者。俯取嘲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詔修光宗實錄。乙未。有修吏部七司法。己亥。四川初試教官。辛丑。雨土。三月丙寅。雨雹。戊寅。臨安大火。以姜特立為寧遠軍節度使。夏四月辛巳。下詔自責。辛卯。龍州蕃部寇邊。詔戒風俗。戊戌。以潛邸為開元宮。五月。旱求言。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者。嘗建言當令侂胄平章軍國事。如文彥博。侂胄聞之。乃上疏乞致仕。丙子。雨。丁丑。雨雹。六月丙午。太白經天。乙卯。何澹罷。甲子。陳自強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張簽簽樞密院事。八月。簽罷。乙丑。賜龍顯正出身。己巳。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先是。吳氏世職西陲。列聖皆留其子孫於中朝。侂胄欲振兵權。乃遣曦入蜀。八月。言者以官冗恩濫。請因妻宗女授官者。仍舊法終身上。(按上疑為)任一子。兩府使相不得以郊恩奏門客。文學歸正官。不許添差。極邊初官。不許求辟代。使臣丁憂解官。遇恩不得遷秩。著為令。從之。陳自強。兼知樞密院事。張岩。參知政事。程松。知樞密院事。先是。松知錢塘縣。侂胄有愛姬。小故而出。松聞之。亟召女伶。以八百千市之。既而供饋之禮甚謹。數日。侂胄意稍解。召之。則知為松取矣。侂胄怒。松聞之。亟上請。曰。頃聞有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忤鈞顏。某為王取之。爾姬既入。姬其言。松所以謹待之禮。侂胄大喜。即日撤除太府寺丞。繼議大夫。松尤無恥。又市一妾。獻之名松。松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疏賤之。(按元本)名常遠。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丙戌。詔百官復議錢利害。九月辛亥。決浙西圍田。己卯。雨土。甲戌。纂集孝宗朝典禮。冬十月。以光宗髮免瑞慶入貢。丙戌。以韓侂胄定策事。述付史館。丙寅。太白晝見。十一月。始命刑部得薦舉外任人。十二月庚寅。復免臨安府身丁錢。是歲諸路旱。賑之。真里賦國入貢獻馴象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三

宋寧宗二

壬戌嘉泰二年春正月癸亥。蘇師旦兼樞密院都承旨。師旦本平江府書佐。韓侂胄頃為本府兵馬鈐轄。從府假筆吏。吏以其冷局。俾師旦行。韓滿歸蘇。復還府下。邱崇。(按宋史作崇。此與元本均誤。崇。韓見)為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韓知閣門事。師旦困甚。往依之。韓憐而真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韓以師旦。竄名藩邸。吏士內。遂用。隨龍恩得官。韓以其辯慧。愛之。高宗實錄成。己巳。雷。二月。弛學禁。初。學禁之行也。京鐘何濟。劉德秀。胡絃。四人者。實主其議。為韓侂胄斥逐。異己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慶元五年二月。絃罷吏部侍郎。七月。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八月。鐘以左相死。于位。去年七月。濟罷。知樞密院。魁儉盡去。侂胄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中外意。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報復之禍者。侂胄以為然。甲申。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戊子。頒治縣十二事。以風厲縣令。癸巳。禁行私史。二月辛亥。詔舉邊郡守。己未。初命提刑以五月按部理囚。詔薦舉除陸改自代十科外悉罷。夏四月庚寅。雨雹。辛卯。禁經營留闕者。復太學混補試。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己巳。賜傅行簡四百九十有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六月己卯。臨安府火。壬寅。浚浙西運河。己亥。禁冒法充軍。秋七月。不雨。八月。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癸未。建寶讓開。奉獻光宗御集。己丑。詔作壽慈殿。請太皇太后還內。甲午。慶元

敗金人于清水鎮時軍政修明人心大喜以為恢復之期可必惜朝臣議論不一不能成功（按元本下有字）夏四月戊子朔錢象祖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辛卯皇甫斌兼知襄陽府辛丑日中有黑子乙卯大風五月己巳試舉人毛自知四百三十有三人復淳熙薦舉改官法乙亥詔以曠為皇子進封榮王六月罷廣東稅場辛丑准東安撫鄭挺罷壬寅天鳴有聲復同安漢陽嶽泰三監乙丑陳自強上吏部七司法秋七月庚申韓侂胄平章軍國事兼國用使詔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先是六月陳自強鄧友龍等請用本朝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事乃有是命呂中曰國朝故事如仁宗朝呂夷簡拜司空平章軍國事哲宗初文彥博以太師拜平章軍國事此二人者皆累朝元老德碩望隆故處之以是職也侂胄何人而儉朋奸黨乃以為比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其是之謂乎

蘇師且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領閣門事贈趙汝愚少保是月不雨置資善堂直講說書各一員八月癸巳雨欽宗玉牒成九月丁亥簽書劉德秀罷庚子詔賊吏追還所受賊庚戌大風冬十月甲子汀州守臣陳鈞更圖瑞麥以獻詔奪一官復置和州馬監十一月申嚴告許之禁十二月修孝宗光宗御集詔兩浙路身丁錢絹自開禧二年以後其永除之戊寅命主遺禮部尚書趙之傑來賀明年正旦之傑入見容止倨緩持國書邊巡却立若將要上為起者閣門奪其書以進（按本有）贊者唱曰躬身立之傑端立不動金主父顯宗名尤恭同音字合與避而不避者之傑益不平侂胄請駕還內繼有旨更以正旦相見真里賦國來貢賑諸州水

丙寅開禧二年春正月雪乙未增太學內舍員為百二十人辛丑置國用司參討官乙巳薛叔似宜諡京湖己酉雷雨歲辛亥禁毀錢為銅是月雅州蠻高吟師寇邊二月進犯研門寨四月賊焚研門寨官軍失利義勇軍准備將刁謙戰死提刑劉崇之檄宜撫司調兵自行討之宜撫司調潼川隆慶府大軍各五百合前後官軍凡七千人以準備差遣王好謙與元統領王鉞統之委崇之往軍前節制王師至高吟師出降擒其首六十三人誅之二月癸丑夜蕩慈宮火久雨己卯復御正殿三月癸巳程松宜撫四川吳曦副之仍有節制財賦旨揮且許按勅兩軍出入曠得自專先是四川計司舊屬宜撫司節制鄭剛中在蜀奏相惡其專始命趙德夫以少卿為之自是三司抗衡至是轉宜撫司節制劉崇之新除總領即上章抗論辭職不允甲午以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詔監司行部理囚己亥幸聚景園從太皇太后遊幸錢象祖責其懷姙避事乃罷參政尋竄信州張巖兼知樞密院事己酉知處州徐邦憲入見請因立太子肆赦引兵侍御史徐棟劾罷之

呂中曰竊諫天子耳目為朝廷是非非邪正者也祖宗盛時先正名臣有識大體者有風采動朝端者有稱鐵面御史者其所彈劾往往合於衆論之公易嘗觀望朝廷之風旨哉自王安石用事諸君子以不合去位而職糾繩者罕用鄧絳李定之流小人希合始有不當勅而勅者矣且以開禧之際觀之皇嗣雖立而儲位未正權倖輕舉而邊將開是二事者真當世之切務也徐棟職處風憲亦且絀默

不言道及直臣有言又從而勸罷之是果何心哉迺其本情不過迎合權倖而已咄哉鄙夫其有負祖宗設官之美意乎夏四月甲子以薛叔似為湖北京西宣撫使兩淮宣諭使鄧友龍改除宣撫使下納粟補官令戊辰修紹興以後鹽法庚午追奪秦桧王爵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鎮江都統郭倪兼山東東路招撫使鎮江都統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江陵副都統吳玠兼西北路招撫副使呂中曰小人擅朝欲為專寵固位之計往往至於用兵王呂變法生事於熙河王珪懷姙喪師於靈武繼是則章蔡造殺於澶鄴十餘稔禍於燕雲誤國輸民（按論其）前後一律今侂胄在朝窮奸極惡海內切齒而復不度事勢妄啓兵端三邊瘡痍生靈魚肉雖擻髮不足數其罪矣

陳孝慶復潤州又復虹縣許進復新息縣孫武復復信縣四川總領所奏許以進義副尉楊巨源監興州合監倉五月陳孝慶復復虹縣侂胄聞已得潤州乃議降詔仍調泉州兵赴山東路會合丙戌上內批云金敵世世久積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且頒詔書明示海內翌日乃下北伐之詔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茲茲醜虜猶托要盟腹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迹其不恭姑致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刑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黠泊行李之繼道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弊罪致討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上以北伐告于天地宗廟社稷四川宣撫程松至漢中江州都統王大節攻夔州不克江陵都統吳玠引兵攻唐州不克與元都統秦世輔至城固縣而軍大亂池州副都統郭倬馬軍行司李汝翼攻宿州不克建康都統李夷攻壽州敗績後王大節攻袁州郭倬李汝翼吳甫斌李夷等各奪官

呂中曰恢復大計當以人才為先真宗之親契丹必有李繼隆石保吉然後成澶淵克敵之助仁宗之制夏光也必有韓琦范仲淹然後收疊魯納款之結高宗之抗女真者必有張韓劉岳然後挫兀朮今則總戎三邊者誰歟吳曦特齊梁之子弟郭倬郭倬李夷李汝翼吳甫斌諸人又皆狼狽之庸才平居暇日不過剝剝士卒夜負饋餉圖為進身之梯媒甚者且外交仇敵以伺中國之動靜矣朝廷願以推轂專閫之事悉以委之師纔出境而前者敗後者潰大者熾小者奔非甚者誅戮輕者投竄而統蜀漢之逆曦又以叛聞用兵以來敵之損未一二而吾國之喪失敗亡已不可勝計矣假使郭倬聞之寧不笑人於地下乎

六月金人封吳曦為蜀王先是四月曦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於金十二月曦焚河池縣退屯青野原癸丑曦自殺金平退歸魚關金人遣吳璘持詔印授曦於置口曦自置口還興州癸酉吳璘稱蜀王先一日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於初曉之時至是復有此異壬寅太白晝見簡荆襄兩淮田卒以備戰兵戊申安丙置司于河池時為陝西河東招撫司隨軍轉運使甲辰鄧友龍罷兩淮宣撫使以邱師代之駐揚州兵凡十六萬一千四百餘人畢再遇權山東東路招撫公事時諸將用兵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獲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械戈矛

儼立成行。味爽鳴鼓。金人驚視。兩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符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金人。伴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其馬已餓。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符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金人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田琳復審春府。戊辰。雅州蠻復寇邊。先是。官軍既殺高吟師。按元本官軍欲深入夷界。會有石棚所壓者。及遣士丁先往攻之。提刑督捕司僉聽任處厚時在研。以狀白提刑督捕司。欲焚其巢。提刑除總領。遂遣夷人掩官軍不備。殺傷甚衆。興元將張全忠戰死。陳堯輔一軍盡沒。即自刃而死。王好謙與王全共謀。再與之和。壬午。夷酋高奴等出降。韓侂胄以夷師為難。且所誤。乃奏劾師且除名。安置。仍藉其職。癸七月。梁洋義士統制母恩襲取和尚原。九月。復陷權都統制范仲壬。出師寶雞。小捷。未幾。楊輔遣齊韓侂胄言。蜀兵驕。暫休息。以規後圖。遂班師。張巖知樞密院事。李燾參知政事。誅郭倬於靜江府。復御前強勇軍。以淮東安撫司所招者為之。九月。戊子。雷。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乙巳。賞復泗州功。冬十月。詔內外軍師各。智勇可為將帥者二人。辛酉。以將帥暴露。罷節度使。丙子。金人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郭超失利。遂圍楚州。十一月。庚辰。以主管殿前司公事郭某領兵駐真州。以護兩淮。辛巳。金人犯襄陽。軍有北來韓元觀者。至真州。言金人有和意。即遣人護送北還。丙申。元觀人遺符。金人行省文字。請以開於朝。甲申。命邱密督視江淮軍馬。金人犯神馬。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忠勇軍呂靖孫欲圍友諒。友諒格殺之。戊子。金人犯廬州。副都統田琳引戰。拒卻之。真州援兵至。後八日。而圍解。田琳襲之。金人大敗而還。乙未。以湖廣總領陳謙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韓侂胄獻家財二十萬。以贖軍。優詔優納。金人遊騎渡漢。丁酉。金人犯舊岷州。踏白軍統制王喜引兵。戊戌。金人圍和州。守將周虎引戰。卻之。敵乃引兵。陷信陽軍。辛丑。圍襄陽府。先是。金將至趙津。焚樊城。而憂作疾。賴諸將協力守禦。城得以完。時蜀漢路斷。金人圍息。郊不下。移屯天水縣。壬寅。陷隨州。守臣通州人迎拜。金人斂兵不殺。遂之德安。癸卯。太皇太后賜犒軍錢一百萬緡。詔諸路招填。禁軍以待。甲辰。金人犯真州。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鎮江守臣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之。屢食之。於是梁安豐及並邊諸戍皆沒矣。乙巳。陷西和州。後八日。開王師至而遁。十二月。戊申。金人圍德安府。守將李師尹拒之。再攻襄陽。東南西門。為國兵所敗。庚戌。陷成州。守臣辛權之。遣王師攻城。不

下。明年三月。始解圍去。甲寅。金人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僕救之。遇於清浦橋。官軍大敗。倪棄揚州。走瓜州渡。督府復遣密金敵帳。言和好。先是。元觀人還金營。以文字來言。和至是。募得財貲。小吏王文。持書往金營。大略謂用兵乃蘇師且。郭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本意。文等還。金人答書。悖慢。多所要求。且謂使向無意於用兵。則師且豈敢專擅。督府又遣書。許以刷還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金人有許。朝廷乃以報書。遣陳璧持第三書。以往。會六合交兵。第三書。犯金人廟諱。金人以用兵語來使。卻

其書而還。丁巳。金人陷大散關。都統制母恩遁。以總管孫思銳權都統制。癸亥。魏友諒滑軍於花泉。友諒走江陵。丁卯。金人犯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卻之。畢再遇持重兵。江上邀擊。金人累克捷。會朝廷調兵。畢集江上。金人乃自淮南退師。惟留一統軍守濠州。郭倪與師。皆授果安團練使。送南康軍安置。庚午。薛叔似陳謙。以吳。按元本獵為湖北京西宣撫使。仍知江陵府。復兩浙園田。募兩淮流民耕種。四川宣撫程松。自米倉山出關。州順流以歸。時吳曦已有逆謀矣。丁卯。開禧三年。春正月。邱密罷。以張岩督視江淮軍馬。先是。邱密乞朝廷移書金營。講好。而謂金人指使。曾為元謀。乞免繁銜。侂胄怒。故罷密。皇甫恭自汴京使回。恭奏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紇石烈子寧。皆有和意。且移書都堂。陷階州。丁亥。皇子圻生。庚寅。遣淮民歸業。甲午。吳曦僭位於興州。下黃榜於四路。召安丙為丞相。權行都省事。丙稱疾不出。權大安軍楊震。仲以不受僞命。飲藥而死。利州路轉運判官不受僞命。創髮於利州之石鏡。四川總領劉崇之。不受僞命。險命徐景望。為四川都轉運。入利州。遂崇之。崇之遂成。成都府安撫使楊輔。下令稱提錢引。大書開禧之號。會崇之至。乃議舉兵。誅曦。董鎮以僞命至成都。復為瀘州知府。費士寅所殺。庚子。口輅奔襄陽。癸卯。嚴進引兵入成都。甲辰。陳孝慶奪三官。二月。戊申。雪。甲寅。竄商榮。己未。吳曦反書聞。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葉適兼江淮制置使。不雨。庚申。罷諸路添差冗員。戊辰。皇子懋生。庚午。金人去襄陽。壬申。上以金人退。始御正殿復膳。安丙誅吳曦。四川平。先是。正月。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與其徒謀舉義。二月。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至興州。與丙謀。丙喜。明日。始出視事。興州進士楊君玉。引楊巨源。以見李好義。皆謁安丙。遂定議。君玉與白子中。共草密詔。詞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既味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狄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十九日。乙亥。未明。誅曦于僞宮。軍士李貴斬曦首。楊君玉宜密詔。安丙權宜撫使。巨源為參贊軍事。先是。朝廷賜安丙帛書。諭以能殺曦。報國。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所不吝。於是曦已誅。而朝廷未知也。三月。丁丑。誅受僞命人徐景望。丁亥。趙彥呐。誅曦將祿。祿於夔州。庚子。誅吳曦。路布至。行在朝廷大喜。曲赦四川。以楊輔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許奕。四川宣諭使。安丙。知興州。兼四川宣撫副使。丙。淳熙末。為文州判官。有薦於吳挺者。入利西師。幕內有才。挺愛之。及曦為殿帥。丙通判隆慶府。遷知大安軍。北軍與首。薛隨軍轉運。旋以救荒有緒。遷朝奉大夫。曦僭位。丙為丞相。與楊李合謀。誅曦於不疑之地。其謀深矣。四月。曦函首。至行在。詔赴都堂。審驗。獻于廟社。梟其首。三日。五月。賞誅吳曦功。共轉三十萬官。金銀錢絹。各以億萬計。改興州為沔州。贈楊震官。嘉其死節。竄程松。竄受僞命人張仲之。韓侂胄與吳曦書。云。傳聞不一。深以為疑。或以權宜割地。姑為保全。蜀之計。此亦排難解紛之舉。萬一虛傳。果或有之。更望深入。鈞慮。敵情難測。前事可鑒。若恩自上。出增光。前烈子孫之傳。可為蜀山。同其永久。豈不美歟。倘蒙開諾。當即奏聞。繼而茅土之封。即俟報書。至而曦已誅矣。李好義復西州。張復鳳州。劉信復黃牛堡。五月。復大散關。尋陷。召楊輔。以吳獵為四川制置使。五月。召吳獵。楊輔。依舊四川制置使。錢象祖參知政事。不雨。詔兩淮湖北京西被兵諸州。降雜犯罪囚。及免今年租賦。方信

其書而還。丁巳。金人陷大散關。都統制母恩遁。以總管孫思銳權都統制。癸亥。魏友諒滑軍於花泉。友諒走江陵。丁卯。金人犯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卻之。畢再遇持重兵。江上邀擊。金人累克捷。會朝廷調兵。畢集江上。金人乃自淮南退師。惟留一統軍守濠州。郭倪與師。皆授果安團練使。送南康軍安置。庚午。薛叔似陳謙。以吳。按元本獵為湖北京西宣撫使。仍知江陵府。復兩浙園田。募兩淮流民耕種。四川宣撫程松。自米倉山出關。州順流以歸。時吳曦已有逆謀矣。丁卯。開禧三年。春正月。邱密罷。以張岩督視江淮軍馬。先是。邱密乞朝廷移書金營。講好。而謂金人指使。曾為元謀。乞免繁銜。侂胄怒。故罷密。皇甫恭自汴京使回。恭奏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紇石烈子寧。皆有和意。且移書都堂。陷階州。丁亥。皇子圻生。庚寅。遣淮民歸業。甲午。吳曦僭位於興州。下黃榜於四路。召安丙為丞相。權行都省事。丙稱疾不出。權大安軍楊震。仲以不受僞命。飲藥而死。利州路轉運判官不受僞命。創髮於利州之石鏡。四川總領劉崇之。不受僞命。險命徐景望。為四川都轉運。入利州。遂崇之。崇之遂成。成都府安撫使楊輔。下令稱提錢引。大書開禧之號。會崇之至。乃議舉兵。誅曦。董鎮以僞命至成都。復為瀘州知府。費士寅所殺。庚子。口輅奔襄陽。癸卯。嚴進引兵入成都。甲辰。陳孝慶奪三官。二月。戊申。雪。甲寅。竄商榮。己未。吳曦反書聞。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葉適兼江淮制置使。不雨。庚申。罷諸路添差冗員。戊辰。皇子懋生。庚午。金人去襄陽。壬申。上以金人退。始御正殿復膳。安丙誅吳曦。四川平。先是。正月。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與其徒謀舉義。二月。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至興州。與丙謀。丙喜。明日。始出視事。興州進士楊君玉。引楊巨源。以見李好義。皆謁安丙。遂定議。君玉與白子中。共草密詔。詞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既味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狄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十九日。乙亥。未明。誅曦于僞宮。軍士李貴斬曦首。楊君玉宜密詔。安丙權宜撫使。巨源為參贊軍事。先是。朝廷賜安丙帛書。諭以能殺曦。報國。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所不吝。於是曦已誅。而朝廷未知也。三月。丁丑。誅受僞命人徐景望。丁亥。趙彥呐。誅曦將祿。祿於夔州。庚子。誅吳曦。路布至。行在朝廷大喜。曲赦四川。以楊輔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許奕。四川宣諭使。安丙。知興州。兼四川宣撫副使。丙。淳熙末。為文州判官。有薦於吳挺者。入利西師。幕內有才。挺愛之。及曦為殿帥。丙通判隆慶府。遷知大安軍。北軍與首。薛隨軍轉運。旋以救荒有緒。遷朝奉大夫。曦僭位。丙為丞相。與楊李合謀。誅曦於不疑之地。其謀深矣。四月。曦函首。至行在。詔赴都堂。審驗。獻于廟社。梟其首。三日。五月。賞誅吳曦功。共轉三十萬官。金銀錢絹。各以億萬計。改興州為沔州。贈楊震官。嘉其死節。竄程松。竄受僞命人張仲之。韓侂胄與吳曦書。云。傳聞不一。深以為疑。或以權宜割地。姑為保全。蜀之計。此亦排難解紛之舉。萬一虛傳。果或有之。更望深入。鈞慮。敵情難測。前事可鑒。若恩自上。出增光。前烈子孫之傳。可為蜀山。同其永久。豈不美歟。倘蒙開諾。當即奏聞。繼而茅土之封。即俟報書。至而曦已誅矣。李好義復西州。張復鳳州。劉信復黃牛堡。五月。復大散關。尋陷。召楊輔。以吳獵為四川制置使。五月。召吳獵。楊輔。依舊四川制置使。錢象祖參知政事。不雨。詔兩淮湖北京西被兵諸州。降雜犯罪囚。及免今年租賦。方信

以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往金國議和。宇文紹節權京湖宣撫使。五月李好義為沔州副都
 統制分沔州都統十軍。隸兩都統司。安丙殺楊巨源。先是巨源擅殺孫忠。死於鳳州。既而與金人戰。遂
 有長橋之敗。安丙遣將官樊世顯殺於大安之舟中。赦天下。太皇太后崩。辛丑李好義襲秦州而
 敗（汝元本）。還後遇害。六月甲寅賞守襄陽功。癸亥林拱辰使金。秋七月下罪己詔。曰朕德
 不顧致天之災。近者郡邑間被大水。加以飛蝗為孽。三大臣其助朕思正厥事。內無諷諛私蔽之風。外
 無貪墨暴刻之政。其有災傷當行賑恤。九月丁丑詔以和議未可就。令諸大帥申警邊備。侂胄有用
 兵意。乃召辛棄疾赴行在。會棄疾病死。乃已。辛巳召張巖。壬午貶方信孺。甲申減極邊官吏員。
 丁亥葉適罷江淮制置使。以趙淳代之。辛丑王栻使金。冬十月乙巳錫臨江府紹興賦。丙辰以
 邊事詔諭軍民。十一月夏震殛死。侂胄于玉津園。先是侂胄欲用兵。金人懼之。有導送首議用兵賊
 臣之請。時朝廷幸安。皆以川兵為非。彌遠建議誅侂胄。其事甚秘。謂已得密指。以告參政錢象祖。李燧。錢
 象祖欲奏密彌遠止之。乃命軍統制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前數日侂胄在
 都堂。忽謂參政李燧曰。聞水嘉人欲變此局面。還知否（按宋史作李燧此與元刊本及聖賢雜見）。徐答之曰。那有此事。至
 二日甲戌。侂胄與其愛姬號滿頭花者方飲酒。周筠自外至。曰。事欲不善。侂胄笑曰。誰敢爾。筠再言不
 懼而去。乙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驚叫止之。其從者皆散。步軍准（汝元本）。將夏挺以帳下卒三十四
 人擁侂胄軍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兵三百。護送侂胄至玉津園側。稱殺之。天為陰晦。是日新
 除右議議林行可方請對。宰執至。漏舍自強語同列曰。大坡今日上殿。俄侂胄前驅至。錢象祖彷彿不知
 所為。既而報侂胄已押出。給事陸峻。京尹趙善堅相顧失色。錢參政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
 罷政。自強即上馬。願曰。望二參政保全。尋竄陳自強于常州。仍籍其家。卒於廣州。侂胄死後。盡誅交章。遂
 除名勒停。吉陽軍安置。仍籍沒家財。臨安府方以侂胄身故。聞則侂胄死已五日矣。而上亦未之知也。侂
 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逐善類。引奸邪。不能無過惡。而用兵實出于無謀。卒以不立皇后。后
 銜之。謀誅侂胄。其黨蘇師旦。明正典刑。周筠配獄外。詔以奸臣竄竊。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諫。參知政
 事錢象祖兼知樞密院事。李燧兼同知樞密院事。史彌遠除禮部尚書。十二月同知樞密院事。鄧友
 龍除名勒停。竄循州。以邱密知建康府。乙酉。置御前忠說軍。丙戌。衛溥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丁亥。詔立皇太子。李壁罷。戊子。竄郭倬。郭倬治聖師之罪也。癸巳。貶張巖。己亥。以立皇太
 子赦天下。十二月乙巳。邱密為江淮制置大使。許奕使金。乙巳。太白晝見。庚戌。貶許及之。辭叔
 似。竄皇甫斌。癸丑。金人陷隨州。辛酉。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溥。雷孝友並參知政事。林
 大中簽書樞密院事。甲子。皇后兄楊次山除使相。丙寅。贈呂祖儉朝奉郎直學士（汝元本）。開官其一
 子。丁卯。詔改明年元。四川宣撫司科對羅米。是歲。以建康鎮江三務場極隸提領。四川初行小
 會子。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四

寧宗三

戊辰。嘉定元年。春正月。益諫葉時等言。侂胄專政無君。作上不道。乞梟其首。願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
 以謝天下。上未欲輕從。先是。金求韓侂胄首。至是。詔三省樞密院詳議。仍詔韓侂胄。嘗定策功。命史官
 改正。詔求言。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許奕使金為通謝使。戊申。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
 謚曰忠定。壬子。賑流民。甲寅。雪。戊午。再竄程松。甲子。罷劉德秀。遣表贈官。郴州黑風洞寇為
 亂。三月。詔曰。奸佞弄權。故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通行。監司郡守。並相倣效。貪婪無厭。狼籍已甚。繼自
 今。各務精白一心。其有緣公濟私。尚為故態。必罰無赦。復秦桧王爵。贈諡。以復議講和故也。辛卯。詔
 梟韓侂胄首於兩淮。先是。王柟自軍前還。行在。議以韓侂胄首事。易淮陝侵地。諸司百官詳議。議者皆
 言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是日。詔臨安府令副將尹明。斫棺取首。送江淮制置司。仍
 諭諸路安撫制置司。以函首事。
 議曰。庶人之譽。釋記禮者。猶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譽。春秋大之。我宋之於金。不共
 戴天之誓也。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於函首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
 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

宅爲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讐。謀疎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還之。誓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丁酉。謝奕使金爲通謝使。汰鎮淮軍。是春。皇子培生。利州兵老小喧鬧。夏四月。詔科別羣臣奏疏可行者以聞。上以彭龜年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折其奸萌。可謂龍圖閣直學士。諡忠肅。又以呂祖泰上書。作胃配欽州。與改正罪名。特授通功郎。壬申。雨雹。旱。詔決繫囚。甲申。詔皇子侍立朝殿。丁酉。詔求言。五月。親試舉人。賜鄒自威等四百二十有六人及第。甲子。太白經天。蝗。六月。庚午。金人歸大散關。辛未。歸濠州。乙亥。衛溥能。甲申。簽書林大中薨于位。丙戌。詔舉邊守。秋七月。癸丑。邱崇同知樞密院事。甲寅。許奕使回。八月。辛未。同知邱崇。侍從臺諫兩省詳議會子折閱利害。辛巳。妻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樞密院事。丙戌。詔考訂監司守令。所條民間利害。擇其可行者以聞。甲午。賑江淮流民。九月。金國諭成使元顏侃。喬宇入見。詔以和議成。諡天下。

呂中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其宗變與親征。皆授首。我是以有紹興之和。今也。嘉定之和。敵有求於我。我有求於敵。彼欲得權倖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己而和。皆由於我。敵人之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期。踰盟犯順。三邊瘡痍。生靈魚肉。然則和議詎可恃耶。是必有以任其責者矣。

乙丑。大風。背鬼軍謀爲變。有告變者。乃捕爲首八人。誅之。冬十月。錢象祖爲左丞相。史彌遠右丞相。常孝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樓鑰同知樞密院事。己卯。褒錄慶元上書楊宏等六人。胡崇憲奏乞辨雪父汝恩讒誣等事。有旨。蔡璉逐除名加配。十一月。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庚子。四川初行當五錢。戊午。史彌遠丁母喪。皇太子請賜彌遠筭于行在。令就第持服。許之。乙丑。李大用謀爲變。不克。丙寅。錢象祖罷。貶李沐再奪三官。己卯。黎州蠻寇。下寇邊。金主環死。允濟立。己巳。嘉定二年。春正月。詔內外條陳節用事。丁巳。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樞密院事。庚申。詔舉監司郡守。二月。庚午。黎州蠻寇。下寇邊。壬午。詔提督格幣之策。丁亥。能法科試經義。戊子。大風。焚感人太微垣。三月。丙申。雨雹。庚申。恤流民。夏四月。蝗。戊辰。汰淮襄忠義民兵歸農。辛未。詔條明堂冗費。都城疫。戊子。賜楊震仲諡曰節愍。五月。史彌遠起復右丞相。旱。詔決繫囚。促背黨人羅日恩謀爲變。磔于市。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有政績才望者二人。以補郎官之缺。蝗。癸丑。詔以戶口爲殿最。甲寅。拘回舊會。旱。秋八月。甲子。行鐵錢於沿江八州。乙丑。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能宜撫司爲制置司。甲戌。册皇太子。己卯。黎州蠻寇。丙戌。賑兩淮饑民。九月。辛丑。合祭天地於明堂。赦天下。丙午。贈太學內舍生十員。冬十月。丁亥。補京湖兩禁軍。十一月。張林等謀作亂。不克。甲午。修浙西水利。乙未。雪。以歲饑罷宴。郴州黑風峒寇李元曠作亂。十二月。賜李顯忠諡曰忠襄。賜朱熹諡曰文忠。改曰文。

乙亥。詔諸州毋織鐵田租。是歲。諸路旱蝗。楊楚衡。郴。吉州南安軍。盜起。關外諸將私役諸軍。庚午。嘉定三年。春正月。詔招諭羣盜。詔戒監司守令。丙午。雨土。癸丑。雷。二月。黎州蠻寇。邊。至冬。背羌奴兒結之子。曳失索降。丁卯。配籍賊吏。壬午。命王居安督捕洞寇。三月。丁酉。蜀通真。捕殺楚州賊首胡海。久雨。夏四月。李元曠犯南雄州。十一月。追贖州南安軍。十二月。就擒。丙寅。詔恤殘破州縣。戊辰。賑行在軍民。五月。詔去年旱蝗。百官應詔封事。兩省擇可行者以聞。乙巳。命督捕海寇。戊申。經理兩淮屯田。庚戌。以江陵忠勇軍隸御前。久雨。命賑貧民。朱熹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贈處士蔡元定。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人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己卯。詔核實軍籍。秋七月。辛卯。禁增廣田。癸卯。定南班宗室員。八月。乙亥。大風。拔木。是月。臨安府蝗。詔三衛江上諸軍。陸路將校。必以材藝年勞。冬十月。乙丑。詔四川總領所毋受宣撫司節制。壬申。雷。十一月。癸巳。贛州平賊功。乙巳。議收浮鹽。十二月。丙辰。詔安集浮民。戊午。坡機罷。京尹趙師舜罷。時有武學生犯事。師舜逐之。逐出國門。諸生訴之。遂罷。

辛未。嘉定四年。春正月。敘州蠻攻陷利店寨。詔安集殘破諸州。二月。乙卯。誅李元曠。以羅世傳擒元曠。功授武翼郎。乞換文資。乃授通直郎。丙子。雪。辛巳。罷廣西諸州牛稅。閏二月。丁未。大風。三月。都城疫。劉世雄爲沔州將。謀據仙人原爲亂。事覺。伏誅。敘州蠻犯龍鳩堡。夏。人叛金。夏人始爲魏。魏所攻。遣使求救於金人。金主允濟新立。不能救。魏至興寧。魏反。夏人恨之。遂叛。魏遣國。入貢金國。金主允濟將襲之。金之札軍。有詣魏告其事者。魏未信。言者再至。魏遣人伺之。得其實。遂遷延不進。夏四月。兩浙福建州縣禁折鹽酒。四川關外旱。禁諸軍虛數冒請。四川置安邊司。以經制蠻。傳李奎。李允與許奕子然共領之。五月。戊辰。親試舉人。趙建大四百六十有五人。眉人史公亮天。格疑有詭脫。應援李倚故事。請挂冠。詔循從事。即致仕。劉燾輪對。乞開僞學禁。秋七月。壬戌。太白晝見。魏國兵攻金人。命江淮京湖四川謹邊備。魏國兵與金人戰於灰河。凡三日。勝負未決。成吉思皇帝選精騎三千。馳擊之。金人大敗。金帥執中以百騎奔還。魏國兵至翠屏口。金人又大敗。九月。攻奉聖州。後二日。破之。進軍野狐嶺。金人又敗。十月。魏兵至晉安縣。距燕京百八十里。八月。辛丑。雷。九月。辛酉。雷。敘州蠻寇。乙亥。羅世傳爲其黨所殺。冬十月。己卯。朔。更定玉牒凡例。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癸丑。賞平峒寇功。十二月。體訪會子價。是月。寶謨閣。魏國兵至壬申。嘉定五年。春正月。詔諸路通行兩浙倍役法。壬申。李好義以誅吳曦功。賜諡忠壯。魏國兵至居庸關。金將完顏福。乘關進。金主允濟以細軍五千。自衛。欲奔回京。會制軍自相激厲。誓死迎敵。魏兵折頗多。遂斂兵。二月。壬午。詔罷軍興以來借補官。三月。庚戌。敘州蠻首米在降。久雨。詔決繫囚。丙子。申嚴捕盜改官。五月。庚午。詔諸路抗治州。以通判縣以令丞。主之。癸酉。安南國王李龍輔卒。

吳昌嗣之。詔州縣見役人毋納免役錢。六月己酉，禁銅錢過江。秋七月庚申，賞降絳州蠻。戊辰，雷雨毀太廟屋，詔避殿減膳。九月丙午，太白晝見。己酉，緝編中興禮書成。庚戌，邊義舉夷楊煥來獻馬。辛未，罷沿海諸州海船錢。是月，四川復權石脚井鹽。冬十月，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將帥二人，安撫提舉將帥二人。詔侍從臺諫兩省，舉議正光宗配享功臣。戊戌，雷。十一月壬戌，日南至。祀天地于圓丘，大赦天下。十二月，獨濠州稅一年。壬午，詔諸路轉運司參考州縣新舊稅籍，獨其橫積之數，收兌第五界舊會。

癸酉，嘉定六年春正月，宇文紹節薨。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帥守監司各舉人才一二人。二月丁丑，太白晝見。丙戌，上吏部條法總類。丁亥，雪。乙未，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姻。十一月，參政樓鑰罷。夏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政事。甲午，復法科試經義。五月，不雨，詔釋繫囚。丁卯，措置四川支移錢物。戊辰，修寬恤詔。六月，諸州未決之訟，詔刑部歲終上于尚書省，擇其最久者罪之。丁丑，董居誼使金，值金國亂而回。丁亥，復監司減否守令及監司郡守舉廉吏所知法。丙申，詔諸軍主帥各舉堪為將帥者二三人。秋八月，詔諸路監司帥臣各舉所部官吏才行卓絕，積用彰著者。庚午，知思州田宗範謀作亂，夔州安撫司討平之。金人執其主允濟，豐王詢立，隗人攻金，金國內亂，詔四川護邊備其德秀使金，中道而回。九月，隗人兵至紫荊關，距燕京二百里，金副元帥石烈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隗人破涿易，至皂河之內，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隗人大敗，翌日再戰，執中奮甚，不能出，遣高乞以糶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金主詢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日勝則贖罪，敗則誅無赦。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為執中所殺，遂引糶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臥內殺之。於是成吉思皇帝留其將撤沒忽魯燕京，而自將所降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同隗人軍分三路，攻取河北河東諸州郡。是時中原諸路之兵皆簽往山後一帶防遏，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為兵，上城守禦，隗人乘隙攻之，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至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望風而降。自冬至明年春，破金九十餘郡。甲辰，獨京湖通負。三省樞密院，舊以小使臣為之，監門官至是命京朝官為之。閏九月戊辰，詔御史臺考課監司。湖北路旱，傷詔監司守令賑恤。癸巳，乙未，凡二日，大雷，乃下罪己詔。十一月，盧恨蠻寇中鎮寨。十二月，獨瓊州丁璽錢。是歲兩浙大水，賑之。

甲戌，嘉定七年春正月丁卯朔，何九齡襲秦州，大敗，洮州都統王大才安啓邊釁，斬之。甲戌夜，濠州鍾離縣北岸有三騎渡淮而南，出文書一囊，緝畫地圖一册，云是隗人遣來納地請兵，守臣以不奉朝旨，卻之時，隗人固已強，但居其故地，而於燕雲置行省，命大臣撤沒忽魯領其事焉。丁丑，出。參政章良能薨。乙未，黎州蠻下籠十二骨降。三月丁卯，安丙同知樞密院事，日下起發赴院治事。六月癸丑，安同知自廣安順水赴行在，至近畿，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內知朝廷疑已，乃上疏力辭不允，乃遣官慰結局册赴行在。董居誼為四川制置使。庚辰，金人來督二年歲幣。壬辰，詔利路安撫節制本

路軍馬。夏四月癸卯，獨福建納鹽。癸丑，馬樞襲殺盧恨蠻庫崖等。辛酉，詔三衛江上四川諸軍，其士馬實數以聞。五月丁丑，太白經天。乙酉，親試舉人，賜黃甲，等五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壬辰，有司考課職之制，真類成書，以為法式。六月，旱。丁巳，嘉定府過丁二千人。秋七月，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乙亥，燕京之糧，金主告絕於南京。夏人來議夾攻金人，恢復故關，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八月癸巳，朔，罷關外四川所增方山稅。癸卯，復建宗學。金人復來督歲幣。真德秀請絕金人歲幣，上書曰：竊聞女真以隗人侵凌，從巢于汴，此吾國之憂也。蓋隗人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在，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京，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趁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隗人遠能如劉聰石勒之在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金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金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策乘心者，自立之本也。調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飾戎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命，縉紳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害。陛下以苟安為志，則國勢日削，人心日懈，雖弱寇僅存，不能無外憂。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太白晝見。癸亥，雷。久雨，詔釋囚。冬十月，廢邛州嘉定監。命四川監司郡守辭見如舊制。十一月，孫子述使金賀正日。黎州蠻下始降。乙亥，嘉定八年春正月，詔舉將材。戊子，申嚴金禁。二月丙午，雷孝友罷。獨通負米，貸其因繫。己未，雨土。三月辛酉，詔舉廉吏。大郡歲舉二人，小郡一人。早。五月辛酉，隗人兵破燕京，去年隗人圍燕京，是春金國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隗軍不戰而潰，大名之兵八千至固安，亦潰，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保兵一萬，至旋風寨，與隗兵戰，凡二日，隗人而敗，內外不通，至是破之。燕京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辛未，雨。己卯，命利路招刺忠義人。甲申，詔賊吏毋減年參選。秋七月庚申，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會從龍簽書樞密院事。壬戌，立楊巨源廟，賜名褒忠，旌誅吳曦之功也。八月己丑，賜張栻諡曰宣。庚子，申嚴宗子訓名法。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卻之。九月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乙亥，申嚴浙西圍田禁。甲申，罷四川試法科。隗人破潼關，國兵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於是潼關失守。金主急召花帽軍，拔山東，十月，隗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隗兵復取潼關，自三門折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金人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澗深阻，隗兵不能入，又有遼東宣撫司蕭萬據遼東七路，隗兵不能下。金主南遷之後，遺使詣隗人求和，而帝欲許之，謂曰：譬如圍場中，獵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汝數年不能取，豈遂捨之其巨，撤沒不從，遣人諭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封汝為王金之，臣不從，有言於其主曰：願以死雪國恥者，金自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兩河全破，山東

路軍馬。夏四月癸卯，獨福建納鹽。癸丑，馬樞襲殺盧恨蠻庫崖等。辛酉，詔三衛江上四川諸軍，其士馬實數以聞。五月丁丑，太白經天。乙酉，親試舉人，賜黃甲，等五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壬辰，有司考課職之制，真類成書，以為法式。六月，旱。丁巳，嘉定府過丁二千人。秋七月，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乙亥，燕京之糧，金主告絕於南京。夏人來議夾攻金人，恢復故關，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八月癸巳，朔，罷關外四川所增方山稅。癸卯，復建宗學。金人復來督歲幣。真德秀請絕金人歲幣，上書曰：竊聞女真以隗人侵凌，從巢于汴，此吾國之憂也。蓋隗人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在，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京，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趁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隗人遠能如劉聰石勒之在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金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金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策乘心者，自立之本也。調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飾戎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命，縉紳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害。陛下以苟安為志，則國勢日削，人心日懈，雖弱寇僅存，不能無外憂。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太白晝見。癸亥，雷。久雨，詔釋囚。冬十月，廢邛州嘉定監。命四川監司郡守辭見如舊制。十一月，孫子述使金賀正日。黎州蠻下始降。乙亥，嘉定八年春正月，詔舉將材。戊子，申嚴金禁。二月丙午，雷孝友罷。獨通負米，貸其因繫。己未，雨土。三月辛酉，詔舉廉吏。大郡歲舉二人，小郡一人。早。五月辛酉，隗人兵破燕京，去年隗人圍燕京，是春金國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隗軍不戰而潰，大名之兵八千至固安，亦潰，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保兵一萬，至旋風寨，與隗兵戰，凡二日，隗人而敗，內外不通，至是破之。燕京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辛未，雨。己卯，命利路招刺忠義人。甲申，詔賊吏毋減年參選。秋七月庚申，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會從龍簽書樞密院事。壬戌，立楊巨源廟，賜名褒忠，旌誅吳曦之功也。八月己丑，賜張栻諡曰宣。庚子，申嚴宗子訓名法。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卻之。九月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乙亥，申嚴浙西圍田禁。甲申，罷四川試法科。隗人破潼關，國兵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於是潼關失守。金主急召花帽軍，拔山東，十月，隗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隗兵復取潼關，自三門折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金人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澗深阻，隗兵不能入，又有遼東宣撫司蕭萬據遼東七路，隗兵不能下。金主南遷之後，遺使詣隗人求和，而帝欲許之，謂曰：譬如圍場中，獵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汝數年不能取，豈遂捨之其巨，撤沒不從，遣人諭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封汝為王金之，臣不從，有言於其主曰：願以死雪國恥者，金自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兩河全破，山東

路軍馬。夏四月癸卯，獨福建納鹽。癸丑，馬樞襲殺盧恨蠻庫崖等。辛酉，詔三衛江上四川諸軍，其士馬實數以聞。五月丁丑，太白經天。乙酉，親試舉人，賜黃甲，等五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壬辰，有司考課職之制，真類成書，以為法式。六月，旱。丁巳，嘉定府過丁二千人。秋七月，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乙亥，燕京之糧，金主告絕於南京。夏人來議夾攻金人，恢復故關，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八月癸巳，朔，罷關外四川所增方山稅。癸卯，復建宗學。金人復來督歲幣。真德秀請絕金人歲幣，上書曰：竊聞女真以隗人侵凌，從巢于汴，此吾國之憂也。蓋隗人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在，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京，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趁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隗人遠能如劉聰石勒之在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金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金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策乘心者，自立之本也。調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飾戎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命，縉紳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害。陛下以苟安為志，則國勢日削，人心日懈，雖弱寇僅存，不能無外憂。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太白晝見。癸亥，雷。久雨，詔釋囚。冬十月，廢邛州嘉定監。命四川監司郡守辭見如舊制。十一月，孫子述使金賀正日。黎州蠻下始降。乙亥，嘉定八年春正月，詔舉將材。戊子，申嚴金禁。二月丙午，雷孝友罷。獨通負米，貸其因繫。己未，雨土。三月辛酉，詔舉廉吏。大郡歲舉二人，小郡一人。早。五月辛酉，隗人兵破燕京，去年隗人圍燕京，是春金國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隗軍不戰而潰，大名之兵八千至固安，亦潰，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保兵一萬，至旋風寨，與隗兵戰，凡二日，隗人而敗，內外不通，至是破之。燕京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辛未，雨。己卯，命利路招刺忠義人。甲申，詔賊吏毋減年參選。秋七月庚申，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會從龍簽書樞密院事。壬戌，立楊巨源廟，賜名褒忠，旌誅吳曦之功也。八月己丑，賜張栻諡曰宣。庚子，申嚴宗子訓名法。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卻之。九月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乙亥，申嚴浙西圍田禁。甲申，罷四川試法科。隗人破潼關，國兵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於是潼關失守。金主急召花帽軍，拔山東，十月，隗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隗兵復取潼關，自三門折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金人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澗深阻，隗兵不能入，又有遼東宣撫司蕭萬據遼東七路，隗兵不能下。金主南遷之後，遺使詣隗人求和，而帝欲許之，謂曰：譬如圍場中，獵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汝數年不能取，豈遂捨之其巨，撤沒不從，遣人諭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封汝為王金之，臣不從，有言於其主曰：願以死雪國恥者，金自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兩河全破，山東

路軍馬。夏四月癸卯，獨福建納鹽。癸丑，馬樞襲殺盧恨蠻庫崖等。辛酉，詔三衛江上四川諸軍，其士馬實數以聞。五月丁丑，太白經天。乙酉，親試舉人，賜黃甲，等五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壬辰，有司考課職之制，真類成書，以為法式。六月，旱。丁巳，嘉定府過丁二千人。秋七月，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乙亥，燕京之糧，金主告絕於南京。夏人來議夾攻金人，恢復故關，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八月癸巳，朔，罷關外四川所增方山稅。癸卯，復建宗學。金人復來督歲幣。真德秀請絕金人歲幣，上書曰：竊聞女真以隗人侵凌，從巢于汴，此吾國之憂也。蓋隗人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在，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京，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趁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隗人遠能如劉聰石勒之在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金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金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策乘心者，自立之本也。調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飾戎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命，縉紳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害。陛下以苟安為志，則國勢日削，人心日懈，雖弱寇僅存，不能無外憂。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太白晝見。癸亥，雷。久雨，詔釋囚。冬十月，廢邛州嘉定監。命四川監司郡守辭見如舊制。十一月，孫子述使金賀正日。黎州蠻下始降。乙亥，嘉定八年春正月，詔舉將材。戊子，申嚴金禁。二月丙午，雷孝友罷。獨通負米，貸其因繫。己未，雨土。三月辛酉，詔舉廉吏。大郡歲舉二人，小郡一人。早。五月辛酉，隗人兵破燕京，去年隗人圍燕京，是春金國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隗軍不戰而潰，大名之兵八千至固安，亦潰，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保兵一萬，至旋風寨，與隗兵戰，凡二日，隗人而敗，內外不通，至是破之。燕京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辛未，雨。己卯，命利路招刺忠義人。甲申，詔賊吏毋減年參選。秋七月庚申，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會從龍簽書樞密院事。壬戌，立楊巨源廟，賜名褒忠，旌誅吳曦之功也。八月己丑，賜張栻諡曰宣。庚子，申嚴宗子訓名法。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卻之。九月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乙亥，申嚴浙西圍田禁。甲申，罷四川試法科。隗人破潼關，國兵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於是潼關失守。金主急召花帽軍，拔山東，十月，隗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隗兵復取潼關，自三門折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金人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澗深阻，隗兵不能入，又有遼東宣撫司蕭萬據遼東七路，隗兵不能下。金主南遷之後，遺使詣隗人求和，而帝欲許之，謂曰：譬如圍場中，獵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汝數年不能取，豈遂捨之其巨，撤沒不從，遣人諭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封汝為王金之，臣不從，有言於其主曰：願以死雪國恥者，金自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兩河全破，山東

路軍馬。夏四月癸卯，獨福建納鹽。癸丑，馬樞襲殺盧恨蠻庫崖等。辛酉，詔三衛江上四川諸軍，其士馬實數以聞。五月丁丑，太白經天。乙酉，親試舉人，賜黃甲，等五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壬辰，有司考課職之制，真類成書，以為法式。六月，旱。丁巳，嘉定府過丁二千人。秋七月，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乙亥，燕京之糧，金主告絕於南京。夏人來議夾攻金人，恢復故關，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八月癸巳，朔，罷關外四川所增方山稅。癸卯，復建宗學。金人復來督歲幣。真德秀請絕金人歲幣，上書曰：竊聞女真以隗人侵凌，從巢于汴，此吾國之憂也。蓋隗人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在，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京，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趁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隗人遠能如劉聰石勒之在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金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金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策乘心者，自立之本也。調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飾戎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命，縉紳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害。陛下以苟安為志，則國勢日削，人心日懈，雖弱寇僅存，不能無外憂。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太白晝見。癸亥，雷。久雨，詔釋囚。冬十月，廢邛州嘉定監。命四川監司郡守辭見如舊制。十一月，孫子述使金賀正日。黎州蠻下始降。乙亥，嘉定八年春正月，詔舉將材。戊子，申嚴金禁。二月丙午，雷孝友罷。獨通負米，貸其因繫。己未，雨土。三月辛酉，詔舉廉吏。大郡歲舉二人，小郡一人。早。五月辛酉，隗人兵破燕京，去年隗人圍燕京，是春金國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隗軍不戰而潰，大名之兵八千至固安，亦潰，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保兵一萬，至旋風寨，與隗兵戰，凡二日，隗人而敗，內外不通，至是破之。燕京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辛未，雨。己卯，命利路招刺忠義人。甲申，詔賊吏毋減年參選。秋七月庚申，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會從龍簽書樞密院事。壬戌，立楊巨源廟，賜名褒忠，旌誅吳曦之功也。八月己丑，賜張栻諡曰宣。庚子，申嚴宗子訓名法。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卻之。九月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乙亥，申嚴浙西圍田禁。甲申，罷四川試法科。隗人破潼關，國兵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於是潼關失守。金主急召花帽軍，拔山東，十月，隗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隗兵復取潼關，自三門折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金人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澗深阻，隗兵不能入，又有遼東宣撫司蕭萬據遼東七路，隗兵不能下。金主南遷之後，遺使詣隗人求和，而帝欲許之，謂曰：譬如圍場中，獵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汝數年不能取，豈遂捨之其巨，撤沒不從，遣人諭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封汝為王金之，臣不從，有言於其主曰：願以死雪國恥者，金自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兩河全破，山東

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敵臨張蓋有河朔而揚劉燕盜又肯往往城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爲安邊置所儲時日豈以此區區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紛遺敵雖後世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于國勢強盛之時則足以示恩而不至于召侮於德之非是也用之于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不足示恩宜和之事是也信不思自強其國而倚賂道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而當強大之魏若未易爲力者然其君臣相與策勵遂能挫虎狼之敵晉氏東遷至岌岌也徒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能破符秦傾國之師今國家幅員萬里賈賦密緒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于吳晉者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附者多一聞赤白盡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爲少定則又帖然矣國家平時不受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日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荆漢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擅攘戎馬雜處正如熊咆虎鬪僅在藩垣之外而或者乃曰無預吾事彼中人心實不謂然姑欲架漏目前攫取名器爵祿而去至於宗社生靈之憂則使陛下聽常之耳彼輩臣爲一身計可也陛下爲人子孫任九廟之託奈何付安危於度外乎陛下欲奪國勢以強外夷則政宜之十失必當懲近日之三僕必當戒庸人之論必當戒自強之計必當立憂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遠慮曲盡下情以收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爲者若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機會喪失事變日殊臣實不知所終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五

寧宗四

丁丑嘉定十年春正月辛巳雷 癸巳雨土 乙未大風拔木 二月庚申地震 壬戌雪 夏四月金人犯光州中渡鎮執樞密官盛允升殺之犯樊城都統王守中引兵戰却之金人遂分兵圍光化光化州給糧王幸敗敵于光山縣之安昌寨殺其統軍完顏鈞隨州光化軍皆以捷聞金人遁歸 李廷江淮制置使趙方京湖制置使趙鼎皆調遣仍聽便宜董居誼四川制置使命酌量緩急便宜行事 久雨詔釋囚 五月甲申親試舉人賜吳潛等五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癸卯趙方請下詔北伐遂傳檄招諭官吏軍民 六月庚戌太白晝見 戊午詔厲將士詔略曰朕屬精更化一意息民犬戎跨我中原天厭久矣孤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響未復念甫伸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尙其勵命朕不食言 辛未東川大水 癸酉太白晝天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不雨 諸路杖以下囚 甲申雅州蠻復寇邊焚礪門寨遣官軍討之 庚子罷軍士程利 八月乙丑詔監司郡守各舉威勇才略可任將帥者二人 冬十月久雨 十一月丁丑大風 庚辰太白晝見 甲申詔浙東提舉司出米十萬石賑給貧民 戊戌太白晝天 十二月戊申以軍興故募民納粟補官 乙卯詔武舉人毋應文學 金人犯四川追湫池堡陷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遜金人破白

環堡迫黃牛堡至大散關統制劉雄棄關城金人據關 戊寅嘉定十一年春正月京東忠義人李全率衆歸詔以爲京東路總管 戊子金人圍息州堡二月陷息州王師與戰勝負半之死者五萬人四川制置司招忠義復息州二月利州統制王逸等率軍官及忠義人收復利州麻仲舉忠義人焚秦州水寨詔四川忠義人立功其賞視官軍 金人犯隔茅關與元都統李貴道而軍大潰 二月金人焚大散關而去 金人攻陷湫池堡圍隨州秦陽軍遊騎至漢上均州守臣應讓之棄城走金人糧舟駐大河河楚州鈞轄乘船其舟京東忠義劉都統沈錫道兵助之金州統制完顏贊包長壽道去河州軍士郭雄追斬贊首而還長壽僅以身免 丙辰白虹貫日三月忠義人十萬出攻秦州官軍繼進至赤谷口忽王逸傳劉昌祖之命退師而忠義軍遂潰 癸巳金統制包長壽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息州不克引兵趨西和州劉昌祖贊西和州而道守臣楊克家棄城去昌祖又焚成州守臣羅仲印亦棄城去戊戌金人陷西和州至四月金人去成州又去西和州 夏四月鎮江忠義統制彭惟城等敗於泗州 命四川增印銀引五百萬以給軍費 附州守臣侯嗣道 戊午金人犯大散關守將王立道與元都統吳政至大散關執立新之 己未犯黃牛堡吳政引兵與戰金人遁軍聲大振是冬黃吳政張成功各進三官軍劉昌祖羅仲印(按元本)楊克家以正棄城之罪 五月乙亥命四川制置司招集忠義人 癸未崇尤旗見其長竟天 壬辰嚴試官七等之制 六月湖州水詔值貧民 秋七月乙酉修寧宗實訓 辛卯蜀四川關外諸州稅役 甲午蜀光州兵戰死之家稅役 九月辛巳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十一月戊午大風 壬申金人犯安豐黃口灘 隴西人張羽來歸

己卯嘉定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召董居誼赴行在以孫子述爲四川制置使 庚辰金人犯湫池堡守將石宜戰卻之甲申攻白環堡守將董招戰卻之戊子犯成州越四日焚成州而去河州都統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原庚寅犯隨州岷陽軍又被信陽軍之二寨京西諸將引兵拒之辛卯犯西和州守臣趙彥哨設伏待之金人大敗而還犯安豐軍建康都統許俊道將拒之犯河池守將張贊道去癸巳攻光化軍破助山縣進逼均州圍安豐軍及濠州光州江淮制置使李廷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舉重兵入(按元本)拔金人不能進甲午陷鳳州守臣雷震棄城去州民與之巷戰乃夷其城乙未犯黃牛堡吳政戰死金人乘勝攻武休關 二月戊戌朔金人破光山縣 太白晝見 壬寅圍崇陽軍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屈再興爲援金人乃解圍 癸卯破黃牛堡與元都統李貴道還利路權與元府事趙希齊棄城去丁未陷興元府 己酉遣殿前司軍凡八千人防捍江西 庚戌許從龍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江淮宣撫使 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金人陷大安軍守臣李文子棄城去又分兵犯洋州守臣蔡晉卿遣兵拒之不克而城陷河州統制石宜擊金人于大安軍大破之金將巴士魯奔軍走爲我師所獲金人聞之遂遁去三月金人焚洋州城而歸 壬子四川制置董居誼自利州遁去營五官水州居住 丁巳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屈再興等引兵三萬餘人分道出攻府州州州忠義

軍劉世興鄂州都統劉世榮各以兵來會。乙丑。西夏來議火攻金人。利路安撫丁燦許之。乃以事聞。六月。丁燦以書與夏人定約。三月己巳。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乙亥。興元軍士權興等作亂。犯巴州。守臣秦季權通。凡十三日而興降。丁亥。太白晝見。甲午。金人自盱眙退師。閏三月己未。雷雲集城。賊梅州。辛酉。旌吳政死節。贈忠州刺史。壬戌。詔諭四川官軍忠義人。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英等作亂。以紅巾為號。四月。入利州。制置孫子述遣。總領財賦楊九鼎為所殺。由是掠閬州及果州。五月。通遠軍府。攝府事程迥孫棄城去。福英其城。四川宣撫司命沔州都統張威捕之。福入沔州。守臣張已之棄城去。福屯於普州之茗。按元本山庚午。威引兵圍茗山。凡十四日。莫能自殺。福請降。威執之以歸于宜撫司。誅之。金人圍安豐軍及濠州。乃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玉積。自盱眙至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敵。諸城皆閉。金人遊騎數百。至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命京東總管李全自楚州。忠義總管李先自澧水軍。各引兵來援。金人乃退去。全擊敗之于曹家庄。斬其首數千。獲其貴將。或以為金主女婿云。四月。曾從龍鄭昭先等參知政事。安丙為四川宣撫使。五月。召孫子述。降兩淮荆襄湖北利州路。送諸州雜記死罪囚。仍獨今年租稅。太學生何處括論。尚書胡榘欲與金人議和。請誅之以謝天下。詔舉文武可用之才。六月。丙子。太白晝見。辛巳。太白又晝見。西川地震。丁亥。金人以書招李全。全卻其書。癸亥。京東總管李全舉兵至齊州。金守臣王贊以城降。十一月。京東路帥司言。克復京東河北二府九州四十縣。八月。合利州東西為一路。九月。丙午。以李大東為沿江制置使。趙善湘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十一月。乙亥。築興元府城。丁丑。雅州蠻人盧山縣。己卯。四川宣撫司議出師取洮州。招諭中原豪傑官民。勸以歸附。會乙酉。金人犯鳳州之長橋。乃引兵出援。命罷洮州之師。己丑。京湖制置司遣統制盧再興等引兵六萬人。分三道取中原。庚寅。黃若山捕賊功。庚辰。嘉定十三年。春正月。京湖制置司統制盧再興引兵攻鄂州。鄂州都統許因攻唐州。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寇樊城。荆湖制置趙方督諸將大破之。金人遁。己亥。雅州蠻復掠山縣。戊午。夏國復以書來四川。議火攻。三月。辛卯。雨土。丁巳。黎州土丁叛。夏四月。淮東制置賈涉招諭山東兩河豪傑。勸以來歸。戊戌。史彌遠上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屬表錄。六月。癸酉。親試舉人。賜劉涓以下四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安丙為少保。丙子。以李全為左武衛大將軍。李先除澧水軍忠義副都統。命赴樞密院奏事。未至。殺之。秋七月。以京東河北諸州守臣空名告身。付京東河北節制司。以待豪傑之來歸者。丙午。任希夷參知政事。癸亥。皇太子薨。諡曰景憲。八月。壬申。四川宣撫使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甲申。復海州。以徐禹稷知州事。盱眙將石珪入澧水軍。詔即以石珪為澧水軍忠義統帥。九月。辛卯。夏人引兵圍鞏州。且來趨師。王任信引兵發宕昌。甲午。太白晝見。乙未。四川宣撫司統制賈德李實引兵發下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副都統陳力出大散關。興元統制田實。按元本出子午谷。金川。按元本副都統陳昱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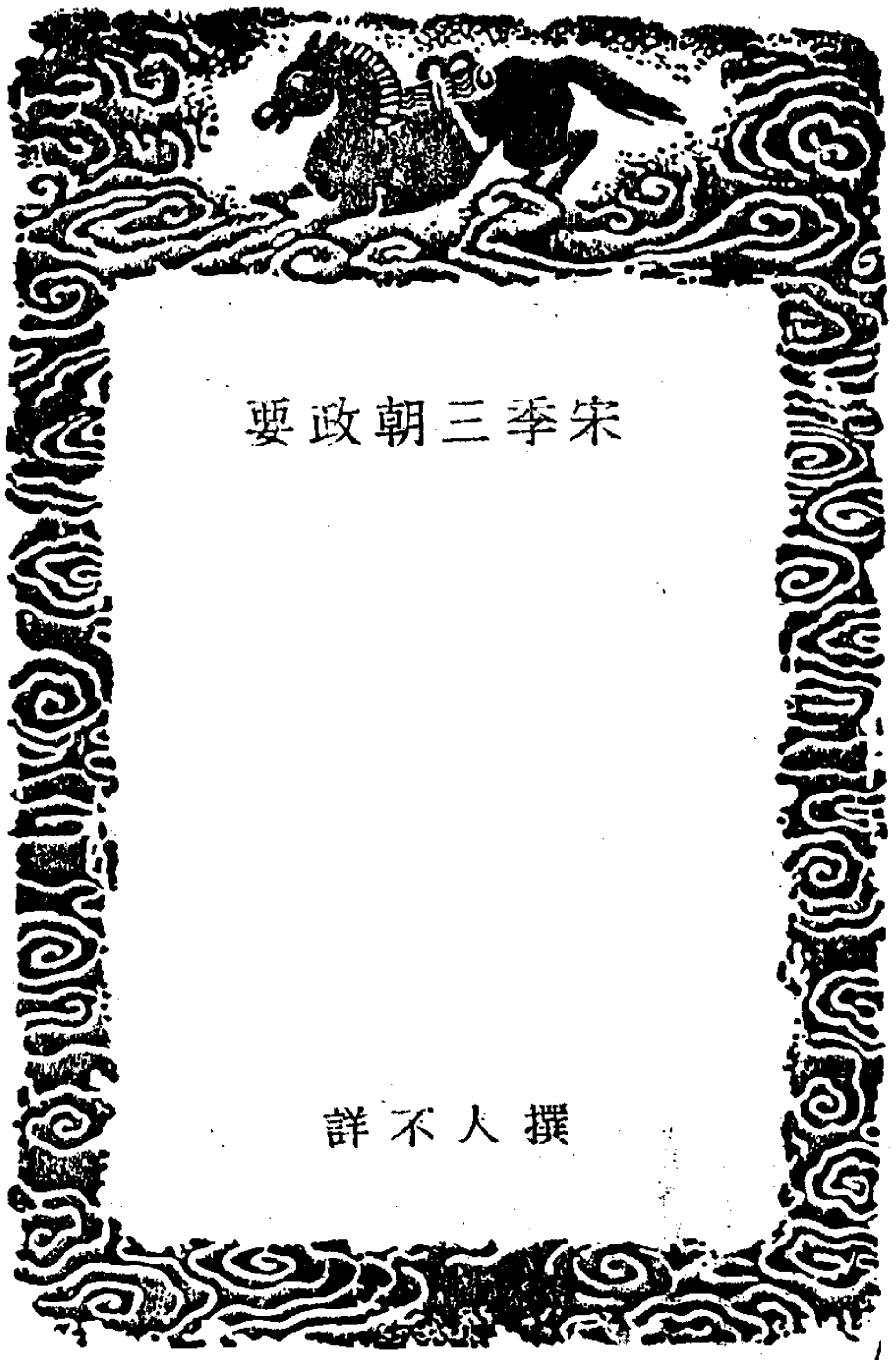
津。己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而諸將疑不進。壬寅。賈俊等敗金人於定邊城。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于鞏州。城下攻城不克。九月。信引兵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退師。十月。丁巳。程信遣夏人引兵共攻秦州。不勝。遂自伏羌城引軍還。諸將皆罷兵。九月。甲午。太白晝見。金人犯皂郊。堡沔州都統制董煥與戰。敗績。冬十月。斬王仕信。罷張威職名。以不進兵故也。十一月。詔刊正皇帝日歷。庚戌。大風。壬子。臨安火。十二月。壬申。石珪叛。殺程信。辛巳。嘉定十四年。春正月。按元本朔。乙未。雷。地震。李全自山東還。乃檄師。庚子。立四川運米賞格。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犯五關。壬申。治舟於團風。弗克濟。金人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及漢陽軍。丁丑。李全棄涇州。還。甲申。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淮西。防守江面。權殿司事。馮榘授黃州。轉運延不進。三月。夏再興引兵攻唐州。不克。轉引所部趨新州。李全自楚州引兵來援。淮西。長星見。金人陷黃州。守臣何大節棄城遁。自沈於江。金人犯新州。守臣李誠之戰敗。城陷。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金人退。夏再興邀擊之于天長鎮。金人大敗。次日。大戰。斬首數千。四月。李全臨淮。追擊之。獲其大半。四月。乙卯。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乙丑。命任子廉試於御史臺。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史彌遠上孝宗皇帝實訓。皇帝會宴。丙申。西川地震。六月。甲寅。朔。沿江制置司置副使於鄂州。丙寅。立貴和為太子。賜名玠。封祁國公。辛巳。大風。秋七月。丁亥。蒙國大將獻本朝皇帝書。謂天命之寶。詔禮官。按元本論受寶典禮。以聞。詔以來年元日。受寶于大慶殿。辛丑。趙方為京湖制置大使。賈涉為淮東制置使。丁未。修光宗實訓。八月。趙方卒。參政任希夷罷。壬戌。宣諭同知樞密院事。甲子。立與宮為沂靖王後。賜名貴誠。即理宗九月。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冬十月。京東河北節制司奏復滄州。詔以趙澤為河北東路鈐轄知州事。甲寅。以齊州為濟南府。兗州為慶府。丙寅。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趣兵伐金。庚午。雷。十一月。癸未。詔左翼軍受泉州節制。己亥。少保安丙薨。京東安撫張林叛。以京東諸郡降于魏人。魏和國遣使為合赤孫等來計事。十二月。庚申。鄭昭先罷。閏十二月。辛巳。朔。宣諭參知政事。俞應符兼權參知政事。殺華岳。先是岳言時政忤時相。以殿前司同正將授岳。後經謀殺之。賑諸州水旱。壬午。嘉定十五年。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赦天下。復贈新州死事官吏。官其子孫。有差。趙李誠之死節。立廟新州。丁巳。招諭山東河北。甲戌。陸鄂州武昌縣名善昌軍。三月。賑江西旱備。夏五月。庚戌。太白晝見。甲寅。禁州縣匿囚。丁巳。皇子玠進封濟國公。己未。皇姪貴誠遷鄧州防禦使。壬戌。知濟南府種實等攻叛將張林於青州。林遁去。己巳。修孝宗經武要略。六月。辛卯。權參政俞應符薨。秋七月。甲子。詔修實營田。八月。己卯。命戶部詳議義役。九月。辛亥。宣諭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賜出身。簽書樞密院事。癸丑。雷。大雨雹。壬戌。替見。辛未。太白晝見。冬十月。丙子。以忠義人收復京東州郡。賞有差。十一月。戊午。令京東河北路。罪無輕重。皆除之。十二月。癸亥。賑臨安府貧民。丁亥。李全除保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副使。

癸未。嘉慶十六年。春正月。嚴賊吏法。己酉。皇子抵生。臨月而薨。丁巳。雷。辛酉。命淮東制置司賑濟山東流民。二月。戊子。雨土。三月。京東河北路鎮撫司言。張林所部邢德來歸。詔以德為京東東路副總管。丁卯。賑道州饑。夏五月。戊申。賜蔣重珍等五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六月壬午。淮東制置賈涉卒。丁酉。同知程卓薨。秋八月辛巳。詔州縣經界。毋增紹興稅額。癸未。申嚴船船銅錢禁。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辛亥。賑太平州水。十二月辛巳。沿江被水州募民入米補官。壬辰。雷。

甲申。嘉慶十七年。春正月。戊戌朔。錄程頤後。命淮東西湖北路轉運司提督營田。三月癸巳。備台州通賦。三月癸丑。雪。金人迫西和州。聞四川制置司軍至。乃引兵還。夏四月辛卯。賑盛州饑。詔本州賑糶。乙未。韓李全軍。賜李全。彭義斌錢三十萬緡。為犒賞將士費。五月。詔賑實兩淮京湖四川江上諸軍之數。六月丁卯朔。太白晝見。經天。辛未。皇孫餘生薨。癸酉。知西和州尙歲午謀逆。貶岳州大名府蘇椿舉城來歸。詔知大名府。丁酉。賑福建水。八月乙亥。罷通州天賜鹽場。丙戌。上不豫。閏八月丁酉。帝崩于福寧殿。年五十七。諡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楊皇后史彌遠立貴誠為皇子。進封成國公。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垂簾聽政。廢皇子。封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立理宗而殺濟王。殆非寧宗之意也。先是。濟王嘗于儿上。明言楊后之事。云史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左右以告彌遠。彌遠銜之。時真西山象王宮教。聞其事。遂力辭去。隨行謂王曰。大王若能孝于慈母而敬於大臣。則即位之除必矣。寧宗疾革。乃廢濟王。其事實楊后彌遠專之。吁。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至寧宗之末。楊后彌遠之惡。濟邸之死。理宗之立。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遂掃地矣。使潘壬潘丙之謀成。則彌遠將何所容其身哉。然理宗之立。猶能撐柱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非幸也。

續宋中興通鑑一十五卷。朱竹垞太史嘗謂觀者雖嫌太略。然視王宗沐。薛應旂所撰。條理過之。予徧覽是書。不可得。乾隆甲寅春。借自任陽浦氏。係元人刻本。板已漫漶。并有闕頁。無從增補。後附宋季三朝政要六卷。起理宗。終廣益二王。以完南宋一代之局。因并錄之。閱五月而告成。云。雲峯屈振鏞跋。

宋人紀載南宋事者。若繫年要錄。兩朝綱目。備要等。皆以久無雕本。行世寔稀。是編紀高孝光寧四朝事實。于中興諸將戰績。及秦檜湯思退等奸狀。容有未盡。而于時事大關鍵。如李忠定。胡明仲。真文忠。諸疏。敷陳剴切。洞見未然者。首尾詳具。又如求遺書。限軍額。罷荔枝貢。立久任法。賑災卹荒之類。皆大書特書。蓋其於南宋興亡之故。瞭如指掌。故所載皆實法戒。以視陳涇。薛應旂諸書。篇帙雖寡。而簡核過之。洵南宋一朝之良史也。屈君雲峯。貽我手鈔。秘本。爰為詳校。而梓之。乙丑春日。張海鵬識。



宋季三朝政要

撰人詳

四庫全書提要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詞。稱理宗國史。爲元載入北都。無復可考。故纂集理度二朝及幼主本末。附以廣益二王事。其體亦編年之流。蓋宋之遺老所爲也。然理宗以後國史。修宋史者實見之。故本紀所載。反詳於是書。又是書得於傳聞。不無舛誤。其最甚者。謂寶慶元年趙葵趙范全子才。建守河據關之議。遣楊誼張迪據洛陽。與北軍戰。潰歸。案寶慶元年。葵范名位猶微。其後五年。范始爲安撫副使。葵始爲淮東提刑。討李全。子才乃爲參議官。至端平元年。滅金。子才乃爲關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有洛陽潰敗之事。上距寶慶元年九年矣。所紀非實也。其餘敘次。亦多臆說。然宋末軼事頗詳。多有史所不載者。存之。亦可備參考也。其以理宗度宗瀛國公稱爲三朝。而廣益二王。則從附錄體例。願公卷末論宋之亡。謂君無失德。歸咎權相。持論亦頗正。而忽推演命數。兼陳因果。轉置人事爲固然。殊乖勸戒之旨。殆欲附徐鉉作李煜墓誌之義。而失之者歟。

宋季三朝政要目錄

理宗國史載入北都○各本並作載之以備他日史官之採擇云○自識語後刻本在後過此無復可考故今將理度兩朝聖政及幼主本末纂集成書

卷之一

理宗

寶慶元年 寶慶二年 寶慶三年 紹定元年 紹定二年 紹定三年
紹定四年 紹定五年 紹定六年 端平元年 端平二年 端平三年
嘉熙元年 嘉熙二年

卷之二

理宗

嘉熙三年 嘉熙四年 淳祐元年 淳祐二年 淳祐三年 淳祐四年
淳祐五年 淳祐六年 淳祐七年 淳祐八年 淳祐九年 淳祐十年
淳祐十一年 淳祐十二年 寶祐元年 寶祐二年 寶祐三年 寶祐四年
寶祐五年 寶祐六年

卷之三

理宗

開慶元年 景定元年 景定二年 景定三年 景定四年 景定五年

卷之四

度宗

咸淳元年 咸淳二年 咸淳三年 咸淳四年 咸淳五年 咸淳六年

咸淳七年 咸淳八年 咸淳九年 咸淳十年

卷之五

少帝

德祐元年 德祐二年

卷之六

廣王

景炎本末

益王

祥興本末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失名

金山鏡照祥錫之校

乙酉，寶慶元年，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上初即位，與楊太后垂簾同聽政。上曰：傅伯成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可召赴行在，尋除寶學。○別本：奉朝請潘壬潘丙謀立濟王，遣書李全，約以二月望日舉事。為潘卒得其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令其以書達全。至二月，潘壬潘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為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首推戴意。王聞變，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別本：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衆許諾。遂發軍，負庫金帛楮券，檣軍命守臣謝周轉率見任寄居官入賀，而揭李全勝于州門。言史彌遠廢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響應，以為山東狡謀比曉。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巡尉司弓卒而已。王知其謀不戾，乃與郡將州兵戰之，其數元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于朝，史彌遠急召殿司將彭任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師，時全守淮安，知所約失時，遂叛歸北。彌遠謀害濟王，遣其客秦天錫來，且頌宣醫視疾之命。時王本無疾，天錫諭上意，逼王就死，遂終于州治。尋下詔，貶王為巴陵郡公，其後魏了翁與德秀洪咨善潘枋相繼上疏，咸言其冤。大理評事胡夢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用晉太子

申生滿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百餘言，肝直無忌，彌遠怒，以夢昱于象州，紹定壬辰，沛恩宥過，夢昱已死，贈朝奉郎，諡剛簡，仍官其子，詔取士先器職，夏，其德秀上殿奏事，勸上容受直言，祈天永命，用賢臣，結人心，為自立根本，又言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樑，莫安生民之柱石。○別本：其人而無此，冠裳而禽懷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膏夷矣。晉曆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嘗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與波繼絕，在陛下爾。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又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陛下不及舜明甚，大底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上曰：亦一時倉猝，德秀又奏：此已往之咎。○別本：臣所以奏者，欲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別本：夫二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洵等議於朝堂。○別本：於朝廷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六事不可輕也。康定廢歷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得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雷川之獄，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國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非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蹙者以訛言之籍籍，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別本：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皆以者艾，復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善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宥徐處，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劉置中行於經術，擢宥徐於言地，德秀又奏。○別本：華髮倚德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養封以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拊字不聞，叨饋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上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德秀以袁守趙鉞夫對，御筆擢鉞夫直祕閣，與監司差遣，德秀手劄上，因言崔興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以對，乞廣加咨訪，始德秀在道，猶未聞濟邸之訃，以書達時相，謂必有穿聞淺見之人，託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聞其語，至范村，使左史楊邁來見。○別本：邁問所欲言，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中之事，德秀但唯唯，泊入閩門，都人聚觀，皆以手加額，益見忌矣。辭內制者四，從之，事考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真德秀言：白漢文短喪，至我阜陵，獨出宸斷，服三年，阜陵上賓，羅點建議，乞令羣臣易日之後，朝台權用公服，黑帶，朔望奉慰，皆殺服行事，大祥始除，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後易以升祔，紹興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

於不義服御僧擬死有餘罪然在彼縱非在我不容不厚奪爵廢祀暫焉猶可久而不赦厥罰為甚今火延太室由陛下念之愷忍加同氣傷和召異疏上不報幸卯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二雖太廟亦不免惟史丞相獨存洪舜俞有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榘也人言籍籍迄不免責

壬辰紹定五年春詔知舉陳貫誼等先器識後詞藻二月太白經天廷試定在四月上親試舉人賜徐元杰以下及第出身有差陰雨出米紆民食獨竹木之征三月詔諸路監司減放早歉陳貫誼乞革文弊國兵與鞏鞏國兵合圍燕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出奔歸德府李日邁乞詔舉廉去食勸財貽改爲招信軍鞏鞏國遣使來議夾攻金人史嵩之以鄒仲之奉使草地報聘北朝仲之曰本朝與貴國素無讐隙寧宗嘗遣使臣荀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爲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所以伸之等前來北朝從之仍許以河南歸本國

癸巳紹定六年詔抑食競李日邁乞諸道隨有無勸分置寨松江口防海道戒飭抗治司納新錢毋許截錢納券二庶敷鹽之害六月金主歸德絕糧奔蔡州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爲不祥趙葵乞經理營田趙至道奏民間賦稅宜選擇鄉司以革虛錢飛走之弊賜史字之宅出身稱提見錢流通十月史彌遠死彌遠開禧丁卯爲禮部侍郎白楊太后誅侂胄事甚秘侂胄死而寧宗不知居數日上顧問侂胄安在否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彌遠爲相十七年寧宗崩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于朝最用事者薛極胡榘子述趙汝述時號四木彌遠出入禁苑擅權用事臺諫爭言其非上思其功不忘復進其姪嵩之史嵩之爲京湖制置使置司襄陽十一月遣襄陽太尉江汝襄陽帥孟珙以兵四萬人至蔡州滅金兵駐城南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

甲午端平元年春正月改元詔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元旦詔求言舉賢十一月孟珙兵先薄蔡州城下時鞏鞏國兵未至珙攻城甚急金主知城必破乃傳位後主閉關自縊後主爲亂軍所害鄭清之除左相喬行簡除右相收召人才如其德秀魏了翁諸賢時論以端平比之元祐優恤兩淮運米人夫賑恤三京降附夏除真德秀吏部尚書史嵩之上露布以八陵圖守緒肯函及參政張天綱都尉完顏好海玉帶金銀牌等來獻除知樞密院事都督軍馬嵩之奏乞經理四京有詔集議真德秀洪咨夔趙履常等爭之惟鄭相王其說洪咨夔奏金亡而有異者高奎奏邊事四幸四慮詔集議和戰攻守趙汝述奏黃州六關詔歲除主帥主兵官揀汰諸軍諸路監司人押赴淮襄充軍趙立夫奏和議利病禁銅錢下海袁甫奏獨漳泉興化丁錢詔李心傳修國朝會要詔措置楮幣秋除真德秀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魏了翁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尋除端明同簽書樞密院督視京湖軍馬出內帑緡錢兌易御歸正蕃臣獻馬獨放仁和地稅冬以趙范爲荆湖制置使鎮襄陽九月真德秀進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陽代去江淮出師取三京王師果潰于洛陽退守泗州公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

政是上天鑒觀四方爲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格天必命陛下爲中原之主○元初本必命上有天字不然則天命將歸之它人臣向爲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別本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竄賄道而進者尙存懲賊吏而賊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郡邑括剝停邊關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闊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漕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閣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斂爲實爲主○原空稅字依元初本又言今日事勢猶以醫和扁鵲○原本無醫字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矣兢兢業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爲國元祐中慶原向治○原空下慶字依惟舉賢自相矛盾○元初本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爲戒上輒稱善又言士大夫狃於舊習上曰往往革面而未革心乞選監司郡守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義甚至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魏了翁奏劄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爲權臣所據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爲之時外而百官奔走效職內而嬖御便嬖取憐或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爲皇帝之貴也今天下太平及時爲樂也臣以古今禍福觀之則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居至艱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之獨居深宮之中可託者誰歟當事變遷來之時可以係天下之重者誰歟詩曰佖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禍事天下之存亡係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爲而略不加之意乎其忍以私恩意而用之私情囑而比之乎今秋防正急函莽特甚事關國家○別本日夜痛心若一敗塗地而歸罪於儒生之誤國雖身存銖銖○別本死無所益是以及今懼懼言之必望聖慈見之施行不然臣之言未肯已也兵威所加凶醜服則有之矣今敗於彭城而李全降敗於胸山而胡善澤此豈人情也哉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弊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及得視京湖又曰臣仰體國家之急不待文檄星馳就道既而祈請錢物辟置屬官皆不能盡如初意臣之處此進退維谷矧又有難於此者乎竊意廟堂之上必以盧黃賊會多斃賊未退而荆襄淮西之事方棘也○別本今已赤地千里往往行十日無炊煙以千卒侵侵乎舒新之南窮日之力奔馳六十里未明而行或懸鼓而聞警報一夜就寢或推枕而行文移猶慮其不及可也○別本真德秀進大學衍義其書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

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迹。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相見於此。凡四十三卷。次日後殿聚講。上曰。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後德秀輪當進讀大學章句。畢。上諭卿所進大學衍義。便合就今日進讀。○別本蒙古國使人入朝。

乙未端平二年春。以真德秀知貢舉。天狗星墜淮安軍金葉縣。其聲如雷。三州之人皆聞之。及相與觀。則化爲碎石。其色紅。或者以爲兵戈之兆。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請息民講武。上嘉納之。未數日。薨。諡文忠。安南國進方物。四月上。試進士。賜吳叔告等及第。出身有差。詔邊臣警備。臣寮奏。乞以保蜀爲念。五月。唐州守楊侁至襄陽稟議。因言本州統制郭勝有異志。趙范先置勸院。將召郭勝以拘之。會將應分司唐州。以泄其事。郭閉城舉衆。射死侁於涼箇中。且密遣人求北。援。反報至襄。趙范乃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號二萬。又命隨州守臣全子才。節制諸項軍馬。攝襄陽軍。劉子澄策應。趙楷監軍。三人皆以西師之敗。咸願自奮。七月三日。北兵至唐州。張林。子才子澄聞之。遁。十一月。北兵至襄陽。約六七千人。下寨于桓溪山。趙范出師。戰於上開口。余哲軍敗。喪數千人。再戰。勝之。北兵退。乃班師。臨安軍民交困。俞元虞奏軍無紀律。詔開卒並依軍制。詔集議。檄幣出度牒。收兩界會子。節用以稱提。檄。詔行覆試法。陳均進長編綱目。遣使蒙古國。

丙申端平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獨與國軍秤尺牙稅錢。賜安南國王封爵。襲衣金帶。放豪民出身。楮幣宜造十八界。降黃榜。措置會子。賑韶州英德府水。賑襄漢水。詔獨被水州郡稅。明堂行禮之夕。大雨震電。人以爲變。理非人之咎。鄭清之。喬行簡。並能相諍。有旨。留行簡侍經筵。冬。再相。進平章軍國事。封益國公。行簡清直。有人望。薨于位。十二月。魏國兵入普州順慶潼州府。破成都府。掠眉州。一月。五十四州俱陷。破獨夔州一路。及瀘果合數州。僅存。蜀將曹交聞死。○別本蜀破。而淮甸有警。王瓚奏備邊之計。孟珙任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帥。創南陽書院。○別本以處襄漢流寓之士。竹林書院。以處四川流寓之士。習射軍中。而亦讀書。頗能文。尤多著述。

丁酉嘉熙元年。詔趙葵措置邊事。開邊後。下詔悔過。詔沿邊帥守議和戰攻守之策。詔安集淮蜀京襄。給犒沿邊將士。詔國子監刊文公通鑑綱目。許應龍除端明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六月。行都大火。由已至西。延燒居民五十三萬家。士民上書。咸訴濟王寃者。侍御史蔣峴。史嵩之。獨唱邪說。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事。遂勅方大琮。王逸。劉克莊。鼓扇異論。同日去國。并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皆論以漢法。自後。羣臣無敢言者。○別本監簿徐鹿卿面對。其略曰。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人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心之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勞。潛晦委重。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爲諸臣狂易之致。願乃委曲諱譏。三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

而警之以震雷之威。明禪之異。人以爲變。理非人之咎。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外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警之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富顯之可也。節鉞之華。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以重疑。貴親懿戚。人頗譏其干請之數。○千火越兩河而徑趨之。所以愈疑也。非獨四疑。又有三誘。政令出於朝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名在。白簡間。頗貼方面。置局以行。囑託。每有科降。擢留供費。○別本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一舉措。命未至而彼亦知之。每一議論。計未決而彼亦聞之。臣以爲不窒交通之路。則誘不解。除授出於公朝。是矣。然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邸之客。某至某人之門。既而有贈合者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出於某官之叮嚀。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之功。○別本定策之功。潛邸外姻。他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之任。臣以爲不杜僥倖之門。則誘不解。天之所以怒也。佚樂不足。以奪憂勤。是矣。邊烽警急。而增置嬪妃之開錫宴。雖能而未撤排當之常。名稱不正之人。得以出入宮掖。臣以爲不絕逸豫之謀。則誘不解。天之所以怒也。因疑生誘。因誘生疑。陛下欲回天意。則凡羣言之所指。不必校曲直。不必論是非。痛自刻厲。而速改之。人心悅而天意解矣。十月。北兵犯安豐軍。知軍杜杲有備。北兵至。以火炮焚樓櫓。隨陷。補以八都硬軍。斫牌檣。八都魯者皆死。因爲之。攻城以自贖。取披甲以牛羊十餘重爲之。設面簾以障矢。公募善射者。用小箭專射其目。盡中之。北兵填壕爲二十七壩。○別本次分兵扼壩。北兵乘南風縱燎。俄風雨驟至。○別本乃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北兵退。池帥呂文德突圍入。協力捍禦。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擢新城。趙葵道傍見其遺履。長尺有咫。訝之。或云安豐。蜀新入也。遣吏訪其家。值文德出獵。羸負鹿虎各一。而歸。留吏一宿。借見趙。留之帳前。在邊立功。遂至顯宦。

戊戌嘉熙二年。詔三衙及諸軍統制。舉堪充將材二人。詔舉通曉兵財人才。春。安豐軍捷書至。杜杲進三秩。授將作監兼淮西安撫。尋除知廬州。浙江水災。遣使施惠。風雹爲災。赦宥淮蜀。四月上。親試舉人。賜周坦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時鄧澤同廷對。有中貴人巡按。見鄧澤所磨京墨甚佳。擬求之。澤與無吝色。○別本下。中貴曰。主上三日前。御苑中方建一亭。命名曰定一。上曰。若人用此立說。若作士取爲狀元。○別本鄧得其說。下。澤字揮。空如飛。中貴見其文字。下。澤曰。陛下三日前方建定一亭。一士人用此立說。上大喜。於是搜求此卷。遂得鄧澤。欲賞首選。時已取周坦爲狀元。羣臣賀曰。喜陛下今日得周坦。於是澤爲榜眼。九月。察罕擁北兵八十萬圍廬州。約先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於城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於犯公安者。杜杲與客登城。四郊賊騎。極目無際。北兵日夕用礮。砲攻打。杲特申樓爲固。○別本北兵築壘。幾高於城。杲以油灌草。即壘下煉之。皆爲煨燼。又於壘內立廐。超七層。俄砲中壘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追躡數十里。北兵遁去。杲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最敏。伏精銳於要害。兵遇伏不能進。或曰。公何以知其必勝。杲曰。力守淮河。以迂其道也。舉遺逸。補錢

時吳如愚官放行混補命王禁禁訪江面。○元朝本禁作 詔輻輳軍校財用司殿最趙康奏會計州縣財賦衙行簡奏兵財分委執政置國用房甲飭鹽課出祠糜會子給四川軍人生券因早賑濟寬減冬除杜泉兵部侍郎准西制置使蒙古國遣使來乃遣使報聘曹蟄奏以為和議不可信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

理宗

己亥嘉熙三年詔嚴州縣義倉以備賑濟早因旱賑卹寬減詔獨民三年零租詔兩司築堤捍潮衙行簡用元祐故事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左丞相史嵩之入奏就拜右丞相嵩之獨當國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但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三相當國時論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號賢相薨于位陳輝為建康留守斬殿司崔福福從趙葵收李全名重江淮後為路鈐奪統制官王明較馬又追逐總所趙監酒親尉轉委會廳戒諭然終不悛值王步帥統師過淮乞崔福軍協力因厚遣之福遇賊不擊詎言非女而歸更不申聞大闢主帥亦無如之何轉以為從本帥調遣而蔑視軍法如此若不明正典刑則更相倣效遂斬之既而自劾朝廷獎諭赦罪時論以良將難得而轉以私忿殺之十月虹見風雹為災杜泉破寨罕八十萬除權刑部尚書

宋季三朝政要 卷二

一七

辛丑淳祐元年正月朔詔舉文武才降詔幸學上幸太學詔周敦頤張載程頤朱熹從祀夫子廟廷講王安石從祀御書白鹿洞規賜諸生以杜範知貢舉戒飭殿試選議治政書之士四月上試進士賜徐傑夫等及第出身有差徽州火詔飭嚴司嚴禁賊吏詔高定子修四朝國史詔別之傑指置戰報○本朝作 之傑惟元朝本與此詔補三衙關額申明常平義倉○別本有 杜範拜右相範性剛介以不阿附時相去位曹商奏三關和戰之義不同○元朝

壬寅淳祐二年賞趙武築壘城兩寇詔六曹寺監錢穀並上籍于朝別之傑入覲言邊事遂王定葉武子恬退賜趙葵出身同知樞密院事詔軍功就鄉舉者聽賑濟紹興處蔡水游劉漢弼言茶法十八事○本朝 六李會伯乞主守視○別本 徐榮叟參知政事李公詔與宰相議不合求去榮叟曰詔論無阿附朝行如此士夫絕少安可去言不聽而榮叟求去杜果解嚴真園功進敷學給諸軍軍費出米楮令安豐修武備趙時學奏蜀事

癸卯淳祐三年春詔科舉求有用之學獨高郵制收牛租賦稅詔用十八界會折錢黃王福等築安豐城申嚴社倉科配之禁召趙葵欲除右丞相奏到京言者謂宰相須讀書人葵知之乃徑出國門上表辭相位曰微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歸領鄉郡詔撥軍箭給招信軍置策應軍屯京口賞何舜臣舟師策應之功命余玠宜諡蜀劉晉之官蜀當置關重慶彭大雅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竟築重慶城以禦利國蔽夔峽為蜀之根柢自此支吾二十年大雅之功也然取辦促迫人多怨之大雅微時有富民資以金穀待以飲饌隨其所需略無厭倦一日富民毆死一鄰人大雅奮然以身當之自入詞于官云此事是某願下獄供析富民賴之免適其年大比太守憐其才俾之就試是秋領舉併釋之次年登科官至朝郎出為四川制置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胸前程遠大已於此見矣其築重慶也委幕僚為記不愜意乃自作之曰某年某月某日守臣彭大雅築此為國西門錫武侯廟自為祝文曰大國之卿不拜小國之大夫今大雅拜矣非拜公也拜公之八陣圖拜公之出師表也其文老成簡健如此聞者莫不服之後不幸遭敗而卒蜀人懷其恩為之立廟蜀自丁亥失關外丙申殘破之餘所存僅數州蜀中財賦入戶部五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絲綿之類不與焉既失蜀國用愈窘鄭損既罷朝廷用余玠彭大雅余玠者不羈之士上於布衣中擢用之入蜀作經理四蜀圖奏曰願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上許之於是悉遷蜀郡平曠之地分治險要如合州治釣魚山之地是也在蜀十年有經理功○別本 大雅亦有勞績○別本 玠大雅死用余玠李會伯皆以貪膠罔功朝廷亦視蜀為墮甌矣呂文德總統兩淮出戰軍馬令淮東提刑節制權錄軍

宋季三朝政要 卷二

一七

都指揮使兼淮西路招撫使節制濠豐宿亳等軍兼知濠州壽春城築甬畢北兵突至植柵重橋絕港以
 遇援師○別本王鑑等首領制領策應事八月寧宗奉配天地差官奏告察院謝世基奏川蜀京襄兩淮
 守備及擇將選兵事劉大諫奏推功賞以勵軍心明分義以定人心寬征賦以悅民心鄭起潛除權兵部
 尚書戒邊將毋擅與戎孟珙造戰車招河南八郡來歸招江淮失業人置武勝軍詔韓壽春解圍安豐策
 應將士李會伯為荆湖制置使賞萬春等招遊擊軍史嵩之進四朝中興史詔兩浙郡邑夏稅折帛並以
 精進錢范知院再乞歸田里不允九月項容孫除吏部侍郎葉貴起居郎陳蠆權工部侍郎陳一薦兼權
 禮部侍郎韓祥起居舍人命御史監銓試察院胡清獻奏乞蔡戩兩浙和買江西運綱福建和羅廣南丁
 錢撥民四弊史彌忠奏上遺表特贈少師保軍軍節度使鄭國公仍令有司定諡以聞史嵩之丁父彌忠
 憂詔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永國公令學士院降制先是黃濤上書乞斬嵩之以謝天下劉應起上疏謂
 嵩之牢籠既密則陛下之國危省元徐霖上書言其姦深擅權上不之悟至是侍郎徐元杰上疏令其終
 喪史嵩之上亦不聽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何子舉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臣等恭視御筆起復
 右丞相史嵩之令學士院降制臣等有以見陛下念時事之多艱重大臣之去也臣等切謂君親等
 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幸我
 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日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喪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喪於其父母乎夫幸子期年之請夫子猶
 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計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
 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幸子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幸子之罪
 人也此天地之所不覆載日月之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
 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
 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
 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輔道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
 覆也○別本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贖將士心以厚貨竊宰相位羅天
 下之小人為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
 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去中外方以為快而陛下起
 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計不行乃徘徊數日牽引姦邪布置要地
 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居天子之下位百官之
 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鼎璫尚有耳嵩之豈不開富公不
 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為鄭居中王輔道之所為耶臣謹按古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嵩之於其父之
 病也查涕泣以告陛下曰臣父年八十餘矣恐朝夕不相見矧陛下春秋鼎盛臣事陛下之日長而事父
 之日短願陛下哀而賜之歸使臣一見老父終天何憾陛下以孝教天下未必不可其請也今嵩之視父

病如路人方峨冠整佩洋洋入政事堂鼎食談笑無異平昔昔李密有言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
 臣無以終餘年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密之於祖母猶爾嵩之於父獨不然乎臣又按禮經父母之喪見
 星而行見星而舍嵩之於父之死也盡號泣於昊天曰某不孝父病不及藥是罪大矣今父死不及殮欲
 與俱殞不可得也星馳奔赴雖日行百里可也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作飛鳥依
 人之態又擺布私人以為去後之地暨姦謀已遂乃始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也哲願和喪母
 其君欲起之和曰古者固有釋養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如和不才祇以傷孝道壞風俗爾時人
 高之和在喪世猶能盡其孝道以厲薄俗○原作養從嵩之身為台輔曾一顧和之不若乎且陛下所
 以起復嵩之者為其有折衝萬里之才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割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
 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為三邊變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
 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與嵩
 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為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
 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士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
 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吾國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為
 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
 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
 嵩之匪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為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老矣慮有不測且
 夕以思無一事不為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為必死之地近幾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
 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喪之許堪故里巷為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做總餉許堪為
 節制丞相娶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蓋諫不敢言蓋諫嵩之爪牙也給
 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
 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
 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估勢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
 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
 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
 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
 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會於姦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
 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為命宗社賴之以為安我太祖高宗尊其孝思
 俾之勉承王事所以為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況可匹休趙普耶臣
 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諜諛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秋高而馬肥
 近冬寒而地凍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諜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臘月而後聞邊報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

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權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為宰相，勸欲守法，至於身乃誅，謫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巖巖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為陛下言者，亦欲揭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泰山，使天下後世為人臣為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術為夷矣。惟陛下幸裁○別本無此。武學生翁日善六十七人上書言史嵩之略曰：天下不幸有無父之人，不可使有無父之國。父年高而不之懼，父疾篤而不之省，及父身歿而不之戚，此市井小人不顧廉恥，不恤物議者，容或有之。世所指目為無父之人也。人而為無父之人，其罪特止於一身，國而為無父之國，其禍將及於天下。陛下為綱常之主，正當以仁孝治天下，以忠義律臣子。乃以不忠不孝之人，位之父兄百官之上，其何以為訓耶。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略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大倫，必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為亂臣賊子。蓋公論之不泯，所以為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政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必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請敵情，然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別本無此十倍健人，吾國之專政者，秦檜、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幸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成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擠之餘。如王萬壽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伯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黨去。趙興權以才名軋已而嗾逐斥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隨其機奔去。別之傑號為長厚，○別本有又以其事必問本末，假托而擠之去。杜範尤為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王正月乙卯，大學九士扣關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獲封，未幾於宸旋之聽，而翹館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唯謹，即今同僚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為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一網。陛下雖尊居九重，身處佚愉，旁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寔等三十四人上書略曰：肅讀麻制，私切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為陛下之喉舌也。嵩之不孝，上徹于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即欲捨苦，而坐廟堂，脫衰絰而被公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圭旒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姦，則社稷幸甚，建昌教授盧鉞與太學生同日上書，皆不報。太學武學宗學再伏闕上書，劉鎮又上封事，上意頗悟。嵩之乃奉

劉辭免。武舉劉耐叛，四學上書略曰：嘗觀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於一二惡十橫議爾。春秋戰國之士，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或請毀鄉校而子產不許，孰不以為賢子產也。臣猶恨子產於此時無以變士習，淑人心，而付之自然。陛下尊居天陛，置輔相於左右，蓋將以立國也。而輕信浮薄者，乃指名大罵，自輔相至於臺諫侍從而下，或目之以禽獸，或指之以鬼魅，或斥之以盜賊，然則朝廷何以為朝廷，中國何以為中國，信斯言也。人生之類滅久矣。若使嵩之真娶取起復而後去，真匪喪旬餘而後發，固無逃天下後世之議。若嵩之聞訃，未嘗匿喪而起復之命，真出陛下愛時之本心，亦當顯告天下，下臣此章，揭示四學，輕信浮薄者有所警戒。於世道實非小補。太學齋廊榜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丞相夕入，諸生朝出。○別本下二句作請時相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憲○原作權逐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與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遂羅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苞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為四學，茂茂東臯，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以三緘，○別本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歸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彼既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勿見義而不為。嘗行已而有恥，苟為飽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攜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

乙巳淳祐五年春，詔求通天文歷算之人。閔雨日食降詔，申嚴稅賦，重催抑勒之禁。築泗州城，出楮米為泗州城池費。杜範再入相，薨於位。劉漢弼以腫疾死。徐元杰暴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為邪，邪人指正為邪。互為消長。詔撫綏中原遺民，出楮付殿司造軍器。史嵩之以永國公致仕。范鍾等上玉牒等書。趙葵乞造戰船以備緩急。令沿海團結三郡民船。出楮百萬，犒水陸戰守諸軍。陳韓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范鍾罷相。時游侶與鍾並相，不協。鍾以臺諫罷。鍾方坐都堂，臺吏以牒呼而出之。

丙午淳祐六年春，詔三學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張蟠言治兵理財，賜劉克莊出身，領史事。賞蕭逢辰買馬修城，詔買似道任責山寨城築。召鄭清之侍講經筵。置國用所。旌林公遇恬退。詢所欲言。胡穎有威名，每見淫祠即毀之。人呼曰胡打鬼。丙寅為廣東經略。廣州僧寺佛像中有巨蛇藏於內。時出享人祭祀。僧托之題疏，得錢數千緡，額至毀其佛，擊死巨蛇。而投諸江。正僧人之罪，籍其錢以沒官。其怪遂息。奏請禁淫祠。上從之。作集慶宮以祈福。詔舉國計臣。章鑑疏乞儲才。

丁未淳祐七年春，以吳潛知貢舉。游侶能相。鄭清之○此下至十二年余分斬王遺事再入相。時清之昏老，政出子姪。雨雹四月，上賜進士張淵微等及第出身有差。改官田所為田事所。早詔求言。詔諸統制各聽所屬節制。置計簿房。勅守臣審科舉法。黃洪奏脩四朝史。削貪婪吏官。津遣三邊士人歸里。削途軍府監試。罷舉官。支會付淮西造船縫船。以備攻守。賜會經北兵入地田租。獨兩浙租七萬有奇。福建水詔發運司

出米賑之。

戊申淳祐八年春正月勸課農桑工部尚書趙汝騰言黃濤阿媚舊相濤中省辨白司諫陳垓御史蔡榮連章劾汝騰以為過言二人俱貶夏徐清叟除端明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申殿太學規矩秋飭武臣守邊備秤提會子十七界十八界會子永遠行用

已酉淳祐九年詔禮部貢舉精加考核詔增兩淮六州解額賞陳純仁與水利詔封安南國王賈似道為荆湖制置使代馬光祖吳潛帥越臺綱不振時變亂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宜諭刪去謂之節貼臺諫不敢與爭上命備臣二人日侍經筵督府結局

庚戌淳祐十年春中警省開求賢才以董槐知貢舉殿試改用八月十五日詔准西帥提舉山寒鄭清之入相復余玠八年守蜀之功玠字義夫有才略帥蜀八年按元本庭寧肅人賴以安八月上賜進士方夢魁等及第出身有差立秤提會子殿最之法詔郡邑出義倉賑水災詔舉閩臣計臣上為閩貴妃建功德院于九里松名顯慶寺殿宇壯麗甲于靈隱天竺臺臣交章謂土木之工費國家財用請節浮費以備軍儲殿州水十二月丁巳虹

辛亥淳祐十一年春申明游士貢舉法求遺書及名士著述吳潛謝方叔入相時二授盧席嵩之貨游士上書薦已噴傳麻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吳潛謝方叔也始上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焉陳垓奏立紹興書堂余玠獻捷先是玠帥蜀慷慨自許有報胡地還天子之語上嘉之玠在蜀創建城壁脩築關隘增屯堡柵數年之間邊塵不驚浸以驕恣而清之再相因德惠其進兵于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後至興元無功而還劉克莊趙以夫同修纂國史詔賑濟流民詔兩淮京襄沿江團結保伍浚合肥濠立郡庠校課赴上庠補試法鄭清之薨于位上臨其喪哭之甚哀劉漢弼奏襄陽當在江陵詔殿司致故者許子弟填刺

壬子淳祐十二年春新歷成賜名會天申嚴諸郡教閱率執奏儲邊面之才廢江灣等五酒庫秤提會子以吳潛專任其責詔諸路帥臣沿邊武備宜為經久規模復閏二月省試四月殿試罷諸郡經界六月殿衡警信台處建劔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徐清叟奏曰唐五行志曰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今日國課所入未免增直取贏而商賈告病此大水之所由應也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為親舅后之故故今日少抑宦官戚畹亦可以回天意矣蜀新復州縣稅三年論輔臣變文體蜀臨安府稅征詔舟師各分地而詔立江淮游擊軍詔襄樊措置屯田臨安府詔求書進錄彭大雅創築渝城功州縣折納全用楮給度牒下臨安府易兩界破會冬十月魏和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皆玠出師之誤有以召之余玠斬玉璽以上自淳祐七年事詳入相下至新王千有三十五字諸本並脫去人皆冤之徐清叟參知政事時余玠專制於蜀每交結權要及中外用事者奏牘詞氣悻慢示敢專制之狀上意不平之徐清叟奏云余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上不答清叟留班奏云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上乃從其言

癸丑寶祐元年徐清叟奏當守東海漣水賈似道海城獻捷四月士人太學補試士人入試踈踐而死者衆溫台處大水申嚴廷試挾書之禁北使到涪州召余玠以本職奏事庚牌到蜀而玠以漢中敗績而歸羞愧飲藥而死十一月大閱上試進士賜姚勉以下及第出身有差上問邊報如何忽襄陽奏捷上大嘉甲寅寶祐二年以余晦宣撫西蜀道而行奏云晦非其才乞收回差遣上不報徐清叟奏云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此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僱浮薄不堪任重如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內批乞賜收回上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皆有不妥詔命已頒決難反汗其後晦果敗蜀失紫金山要地為城之其字疑並有錄余玠家財助蜀詔撫諭四川官吏軍民北兵築利州閬州收復安西堡奏捷上大嘉乃賞將士之有功者賈似道城東海上問淮哨退否詔呂文德應援上下謝方叔等進經武要略等書徐清叟除知院兼參知政事清叟奏蜀置四帥排保甲行守實法安南國王加封奉正功臣措置錢楮余晦斬王惟忠惟忠與晦俱浙東人少微賤晦小名余再五以余天錫之薦為四川制置使時惟忠為利路安撫聞除目笑曰余再五來也晦聞之怒譏奏惟忠潛通北境下大理寺勘官陳大方承旨燬成之惟忠斬於市血流面上惟忠色不變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未幾大方朝恍惚與惟忠遇遂卒

乙卯寶祐三年春正月詔郡國取典雅恢闊之才謝方叔能相言者謂方叔之政皆出子弟故能相制云政權皆由瀆出人謂斯何國事非當密言父訓安在以董槐為右丞相三月己未雨土雲南有北兵思播當嚴為備別本北兵下有至字詔邊事許盡言不許傳播賈似道與復廣陵堡城蜀郡地震均州築城龍山四川兵財並聽宣司詔溫和守高奴堡以守光化巴州獻捷諸州禁兵不得差借教閱精加選擇六月丁大全除司諫陳大方除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時目大全大方大昌為三不吠犬令諸路自實田畝以賑滲漏徐清叟曰自實乃秦之弊法不可再復數月兩浙江東西民甚苦之上日臨朝曰自實擾民可且住行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而去國巨璫董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奪彙民田引借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圖羅目之時閩妃怙寵馬天驥丁大全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云閩馬丁當國勢將亡兩淮奏擒番海偽元帥

丙辰寶祐四年詔舉廉吏邊備合加申嚴立安邊太平局董槐罷相時丁大全為監察御史奏槐章未下先調臨安府兵百餘人挺刃圍其第以臺牒驅迫出之時有詩曰空使蜀人思董永恨無漢劍斬丁公程元鳳為右丞相太學生陳宜中等上書攻丁大全大全怒取旨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會唯劉黼並削籍編置下臨安府押出國門祭酒司業率二十齋學生冠帶送出國橋府大全愈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譁張噪吻安議國政又令今後諸生上書須前廊學官看詳牒報檢院方許聞奏四月上試進士賜文天祥等及第出身有差撥官誥詞牒收換弊楮並從燒毀出庫錢兌使出新川會收換川引賈似道參知政事兩淮大使下詔訓貪詔戒楮克定趙興翹招軍名遊擊蜀中得捷奏加警備因蜀捷趨上功恤流離

優恤援蜀成兵。魏和兵築襄陽。冬，犯襄陽。爲援鄂計。獎諭李會伯復襄樊。嚴加老鼠隘。魏和兵留大理。浙江堤成。賜安南國英。上欲復用嵩之。詔除觀文殿大學士。善致仕與前執政恩數。蔡抗奏乞收回恩命。三學上書攻之。遂依前致仕。卒。上以御寶黃冊備內藏。坊場錢。知殿州吳縉奏言。內庫理財太急。僭促太峻。龍章鳳姿。施於幣藏之儀。科實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椒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他時青史書之。以御寶督坊場錢。自今日始。何以爲萬世法。蓋宋臣願畫謀邵澤勅之。丁巳。寶祐五年。詔以新美士習爲先。趙葵乞招軍十萬。趙葵水陸並進。大捷。襄陽關獻捷。姚永慶言。蜀中便宜。蜀中之捷。詔安集蜀民。蜀報北兵犯巖州。置廣右堡寨。築宜州城。防窺伺。宜。分調兵控扼施黔。吳澗乞萬兵。備瀘淑思播。劉蒲擇之。措置鹽井等隘。賈似道奏築荊州城。謀收復光復。丁大全入相。大全得寵。○別本。在臺橫甚。宰執畏之。依憑二聖。竟彈逐宰相。而據其位。程元鳳進玉璽等史。十月。虹見。臨安火。申徽邊備。詔整舟師之備。放逃亡軍。請獨州郡欠內帑項。督責郵遞。積滯。賊吏周福孫貸命流二千里。戊午。寶祐六年。春正月。元日。戒飭惜名器。程元鳳罷相。詔帥臣謹邊備。毋恃其不來。馬光祖。向士璧。自捐軍費。詔諸國招填軍額。北兵窺苦竹隘。諭蒲擇之守苦竹隘。魏和兵。○別本。兵。上。有。國。守。窺。劍。門。又。窺。東。川。令。蜀。將。各。分。地。分。防。禦。○別本。作。分。守。劉。雄。飛。捷。于。橫。山。雄。飛。本。隆。興。府。犯。事。人。解。至。鄂。州。收。繫。一。日。得。脫。宿。荒。沙。壩。中。夜。半。見。天。門。開。心。切。自。喜。遂。投。充。揚。州。制。司。敢。勇。軍。出。軍。有。功。似。道。辟。差。權。和。州。不。數。日。除。知。州。遷。四。州。制。置。使。魏。和。兵。犯。安。南。田。應。寅。乞。屯。瀘。淑。思。播。乃。修。築。思。播。關。隘。調。兵。防。播。州。支。徑。差。官。相。度。置。黃。平。屯。趙。徐。敏。子。防。邕。宜。魏。和。兵。侵。羅。氏。鬼。國。屯。兵。爲。交。人。聲。援。長。寧。軍。修。築。凌。霄。城。成。監。司。郡。守。不。許。擅。支。官。錢。楊。禮。堅。守。安。西。堡。進。官。詔。督。府。江。淮。制。置。進。援。上。流。分。遣。舟。師。防。拓。趙。葵。申。隨。州。之。捷。光。化。之。捷。襄。樊。解。圍。賑。卹。過。江。轉。徙。淮。民。出。米。賑。糶。收。弊。楮。徐。涇。孫。除。給。事。中。魏。和。兵。哨。通。泰。又。哨。安。豐。守。臣。迎。敵。御。之。繼。而。懷。遠。連。水。皆。奏。捷。詔。嚴。備。上。流。杜。庶。除。刑。部。郎。辭。免。陸。寶。章。開。仍。從。淮。西。憲。兼。知。廬。州。主。管。安。撫。司。公。事。

宋季三朝政要卷三

理宗

己未。開慶元年。春正月朔。戒中外奉公。行實政。錢開慶錢。三月辛酉。雨土。修築江塘。賑澶州水災。四月。上試進士。賜周震炎等及第出身。有差。時公主方選尙。丁大全欲用新進士爲駙馬。因命考官私買震炎爲第一。倡太平狀元之說。以縉上。震炎草茅士。年幾三十矣。恭謝日。公主於內窺之。不悅。事遂寢。丁大全敗。震炎降第五甲出身。新築黃平隘。賜名鎮遠州。戍兵守備。以防雲南。王澄提兵入蜀。更蜀戍兵。增蜀戍兵。券黃龍州守城築功。詔蜀許便宜行事。敕廣帥李增伯備廣西。行廣郡守賞。秋九月。魏和國憲宗皇帝親帥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國幹腹南來。歷邕桂之境。南至靜江府。廣帥李會伯閉門自守。一軍渡江圍鄂州。時相匿報。若罔聞知。吳潛涕泣入奏。上以賈似道爲右相。荆湖宣撫策應大使。進兵援鄂州。蜀人稍安。催蜀清運。十月。丁大全罷。吳潛入相。上以賈似道爲右相。荆湖宣撫策應大使。進兵援鄂州。趙葵爲樞密使。江東西宣撫策應大使。屯兵信州。退廣右幹腹之師。北兵陷連水軍。維揚大震。杜庶除大理卿。制置兩淮知揚州。上諭庶曰。前守合肥。淮右賴以奠安。今界以全淮之寄。尤籍聲譽。父子家傳。可謂無忝。監察御史饒應子言。今之精兵健馬。咸在關外。湖南江西。地僻兵稀。雖老臣宿將。可以鎮壓。然無兵何以運掉。敵之來。當自內托出。不當自外趕入。上然之。魏和兵破江州。瑞州。衡州。圍潭州。邊報轉急。都城圍。

田之法自昔有之。置官戶墾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別本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每歲則有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籩。可以住造。○別本住造。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為無窮之利。上然之。似道欲用劉良貴。吳勢卿。專任公田。時勢卿已死。乃以良貴為提領。陳善為檢閱官。以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歸併之弊。上曰。永免和籩。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求去。上曰。買田永免和籩。自然良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視諸路為則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似道內引入劄。力言其便。上從其言。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遂以自已浙西萬畝。為公田倡。嗣榮王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資。自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禮部尚書徐涇。孫疏言買田之害。以言不行。乞致仕。公田初議。以官品逾限。田外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者價十八界會四十楮。不及者減。買數稍多。則銀絹各半。又多則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別本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楮承節。二萬楮則理為進納。安人。四千楮。孺人。二千楮。督催公田。以府丞陳善往湖秀。以將作丞廖邦傑往常潤。六郡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輝。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興。王唐。馬元。常州則洪。鎮江則章。炳。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仲。並。俟。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削。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提。領。劉。良。貴。勳。奏。嘉。興。宰。葉。恣。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勳。長。洲。宰。何。九。齡。追。毀。出。身。永。不。收。斂。以。不。合。出。給。官。田。令。田。主。抱。納。失。田。業。相。離。之。初。意。五。月。公。田。以。江。陰。軍。平。江。府。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遂。立。四。分。司。王。大。呂。平。江。方。夢。玉。嘉。興。董。楮。安。吉。黃。震。鎮。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為。之。任。滿。則。理。為。八。班。州。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別本凡。六。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以。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礙。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禍。尤。慘。詔。改。漕。水。軍。為。安。東。州。詔。升。東。海。縣。為。東。漢。軍。評。事。四。員。用。諸。科。人。充。吳。潛。卒。潛。初。入。相。以。方。甫。胡。易。簡。為。腹。心。易。簡。方。上。議。立。度。宗。為。太。子。樞。密。承。旨。何。子。舉。曰。儲。君。未。愜。眾。望。建。立。之。議。固。當。詳。審。潛。欲。殺。其。事。上。不。悅。北。兵。退。即。罷。政。而。似。道。入。相。諷。臺。諫。劾。其。罪。貶。循。州。先。是。詔。似。道。移。司。黃。州。黃。在。鄂。上。流。中。間。乃。北。騎。往。來。之。衝。要。似。道。聞。命。以。足。頓。地。曰。吳。潛。殺。我。矣。疑。移。司。出。潛。意。故。深。恨。之。○別本遣。武。人。劉。宗。中。為。循。守。以。毒。潛。潛。鑿。井。以。楊。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中。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遂。得。疾。以。五。月。卒。於。循。州。似。道。遣。宗。中。毒。潛。潛。死。即。歸。罪。於。宗。中。貶。死。以。塞。外。議。獎。諭。馬。光。祖。城。安。慶。功。定。御。吏。臺。覆。試。之。制。夏。貴。斬。縣。之。捷。蝗。蝻。得。雨。不。為。災。蜀。四。川。鹽。醋。推。利。三。年。申。嚴。偽。會。賞。罰。之。令。詔。兩。海。不。可。不。守。詔。州。縣。稅。許。用。各。處。楮。價。折。納。詔。提。刑。劾。所。部。州。縣。遠。戾。安。南。國。進。貢。禮。物。獨。臨。安。府。稅。平。物。價。十。月。知。院。徐。清。叟。贈。少。師。諡。忠。簡。給。諸。軍。雪。寒。錢。京。城。大。飢。馬。光。祖。尹。京。知。榮。王。府。積。粟。一。日。往。見。辭。以。故。次。日。往。亦。如。之。三。日。又。往。臥。於。客。次。榮。王。不。得。已。見。焉。馬。厲。聲。云。天。下。誰。

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飢欲死。○別本大王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虞慮為辭。光祖探懷出片紙。曰。某倉幾十萬。王辭遂許三十萬石。光祖即令都吏領鈞批交米。活飢民甚衆。癸亥。景定四年。春正月元日。詔舉所知。詔呂師夔。閱視營屋。招募新軍。詔復呂文德。浚築四州城池。成都。奏。蘇。祖。息。帝。廟。側。一。合。抱。木。久。已。仆。地。今。歲。夏。五。忽。立。起。而。生。三。芽。上。製。詩。以。賜。羣。臣。發。福。建。義。倉。賑。糶。貧。民。申。嚴。鉅。銷。偽。造。呂。文。德。獻。羨。財。獨。紹。興。延。熾。居。民。貸。錢。以。包。恢。簽。書。樞。密。院。事。恢。學。師。朱。陸。以。道。德。儀。表。當。世。○別本性。疾。惡。所。至。戢。姦。禁。暴。有。政。聲。尤。善。平。寇。平。江。前。為。海。寇。援。命。恢。往。平。之。時。行。公。田。恢。奉。行。稍。過。頗。違。公。論。瀘。州。太。守。劉。整。叛。先。是。北。兵。渡。江。止。遷。蹕。之。議。者。吳。潛。也。盡。守。城。之。力。者。向。士。璧。也。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其。一。而。整。次。之。似。道。功。賞。不。明。殺。潛。殺。士。璧。殺。世。雄。以。懼。禍。及。己。遂。有。叛。意。會。鄭。興。為。蜀。帥。而。瀘。州。乃。其。屬。郡。興。守。嘉。定。時。被。兵。整。自。瀘。州。赴。援。興。不。送。迎。亦。不。宴。餞。興。遣。吏。以。羊。酒。餽。之。整。怒。杖。吏。百。而。去。興。有。宿。恨。○別本乃。遣。吏。至。瀘。州。打。算。軍。前。錢。糧。整。懼。賂。以。金。瓶。興。不。受。復。至。江。陵。求。興。母。督。囑。之。亦。不。納。整。懼。以。城。降。北。及。北。軍。壓。境。整。集。官。吏。喻。以。故。曰。為。南。者。立。東。廡。為。北。者。立。西。廡。官。吏。皆。西。立。惟。戶。曹。東。立。殺。之。與。西。立。二。七。人。歸。北。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炭。團。整。叛。遂。獻。言。曰。南。人。惟。恃。一。黑。炭。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置。推。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推。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辭。去。或。謂。文。德。推。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文。德。以。為。然。追。使。者。不。及。矣。既。而。使。者。至。復。申。前。說。文。德。遂。許。焉。為。請。于。朝。開。推。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文。德。知。被。欺。凡。兩。申。制。置。司。為。親。吏。陳。文。彬。匿。之。北。人。又。於。白。鶴。城。增。築。二。堡。文。德。再。申。方。達。文。德。大。驚。頓。足。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自。請。赴。援。會。病。卒。甲。子。景。定。五。年。冬。十。月。改。元。旦。詔。崇。經。術。考。德。行。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別本收。弊。楮。廢。十。七。界。不。用。其。關。子。之。制。上。黑。印。如。西。字。中。紅。印。三。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貫。字。也。關。子。行。物。價。頓。踊。詔。舉。內。外。官。堪。充。監。司。郡。守。者。二。月。辛。未。雨。土。行。都。大。火。詔。貢。舉。尚。純。厚。收。淳。雅。戒。飭。百。司。○別本盡。公。守。法。獨。臨。安。府。征。三。月。申。嚴。戒。飭。賊。吏。之。制。詔。秋。闈。嚴。偽。手。之。防。禁。戢。國。子。冒。試。鬻。牒。之。弊。出。會。賑。軍。民。及。犒。宿。衛。除。除。義。倉。陳。腐。邊。郡。積。積。三。年。軍。餉。却。安。南。國。進。貢。謝。壁。寇。至。不。禦。職。降。官。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芒。角。燭。天。長。十。數。丈。自。四。更。從。東。方。見。○別本日。高。方。敏。如。是。者。月。餘。楊。棟。謂。是。蚩。尤。旗。非。彗。也。遭。論。去。國。己。卯。丞。相。賈。似。道。參。政。楊。棟。同。知。葉。夢。鼎。僉。世。姚。希。得。奏。事。上。曰。彗。出。於。柳。朕。彰。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幸。臣。奏。陛。下。勤。於。求。治。有。年。于。茲。寧。有。關。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臣。見。具。疏。乞。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上。曰。正。當。相。與。補。救。闕。失。上。回。天。意。臺。臣。交。章。言。星。變。災。異。皆。公。田。不。便。民。間。愁。嘆。不。平。之。所。致。乞。罷。公。田。以。答。天。意。似。道。力。辨。人。言。巧。辭。相。位。上。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免。浙。西。和。籩。之。擾。公。私。兼。濟。所。以。決。意。命。公。行。之。○別本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

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卹人言。○別本作何。卹字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頓沮矣。劉良貴以人言籍籍。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謝枋得校文宣城及建康。漕閘發策。凡十問。旨權奸誤國。趙氏必亡。忤似道。貶興國軍。時馮夢得知信州。卹其家。枋得聽其自赴貶所。三年。遇赦得還。似道奇其才。欲牢籠之。使余安裕諭意。枋得不肯。阿附賈。賈為江東制置。募兵援饒州。戰于安仁。敗績。又敗于信州。軍潰。奔家入閩。程御史文海。留承旨。蒞交廣。力辭不就。至元戊子。魏參政天祐執拘。北行。不食而死。冬十月。上崩。在位四十一年。壽六十一。○別本有歲字。上初名興。福州古田縣宗室。父為山陰尉。縣人。全氏以女妻之。遂為越人。生理宗。資貌龐厚。號為烏太保。寧宗先以濟王為皇太子。嘗謂史彌遠出入禁闥。專權弗善。彌遠聞之。懼陰謀代之。囑其客余天錫。余以二宗子告。即理宗及福王也。史請以來。自牖間密視之。自且至暮。○別本且作早。福王不能堪。理宗疑然無忤容。史出延以飯。理宗不願食之。盡。史以為有德量。立為沂靖憲王。後留宗崩。史矯詔廢濟王。立理宗。端平初。厲精為治。信向真魏。號端平為元祐。在位久。嬖寵浸盛。宮中排當頻數。倡伎傀儡。得入應奉。端平之政衰矣。上自臨御。以終始崇獎。周程張朱義理之學。故得廟號曰理。陵曰穆。陵曰顯。文殿曰章。熙。皇。子。忠。王。即。皇。帝。位。尊。謝。皇。后。曰。壽。和。聖。福。皇。太。后。宮。曰。慈。福。詔。以。明。年。改。為。咸。淳。元。年。賈。似。道。為。山。陵。使。自。上。即。位。辭。相。印。歸。越。州。太。后。兄。謝。奕。封。郡。王。姪。堂。璽。璽。皆。節。度。使。

宋季三朝政要卷四

度宗

乙丑。咸淳元年。春。詔郡國長吏勸課農桑。錄先後。徐直方為史館校勘。直方之父元杰。為史相所毒。直方以是不肯出仕。時人高之。至是有除。榮王與芮進封福王。黃氏封隆國夫人。上即位。稱皇叔。賜昭書。不名。上以諒陰。命宰臣類試。阮登炳以下。依廷試例出身。命儒臣日侍經筵。賈似道再入相。上即位。察知。巴陵之事。非其本心。贈太師。保靜鎮。鎮軍節度使。濟王封鎮王。賜諡昭肅。上幸太學。陸邵雍。司馬光。從祀。參政皮龍榮。上東宮。舊僚也。居潭州。知似道忌之。杜門不預人事。一日。上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再相。時李雷應憲湖南。陰諷雷應劭之。雷應至潭訪龍榮。龍榮托故不出。既退。以小鬼斥之。或以語雷。雷應不能平。遂疏其貪利營私之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於膝上之語。蓋龍榮曾為東宮官也。有旨誦衡州。衡州乃雷應治所。皮懼。自斃。冬十月。飭諸路帥臣。徹邊備。丙寅。咸淳二年春。詔舉廉吏。陸泗水候從祀。臨安府士人葉李。蕭至等。上書。誣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嗾林德夫告李等。泥金飾齋扁。不法。京尹劉良貴以聞。加李等罪。黜竄遠州。以季可為察院。賈相當國。益忌。盡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謝方叔罷相。歸豫章。一日。以琴一張。丹藥一爐。獻上。蓋以舊學故也。賈似道疑其有觀望再相之意。令全臺劾之。以為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

好。欲誦遠郡。賴呂文德以己官職贖丞相之罪。遂得免。論者曰。專權忌能。賈固不能無罪。居閩貢獻。謝亦有以取之也。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北兵因互市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乙丑丙寅年間。時出師哨掠。襄陽城外。兵威漸振。未幾。文德死。而以文煥代守襄陽。丁卯。咸淳三年春。詔賈舉以識治體為先。封會參。那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顯孫師封陳國公。升十哲之位。賈似道平軍軍國重事。魏國公葉夢鼎為右丞相。時似道專政。夢鼎充位而已。似道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上初政。一委大臣。似道益自尊。上稱之曰師臣。通國稱之曰師相。曰元老。居西湖葛嶺。賜第。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宰執書紙尾而已。朝夕謀議。內則館客。塵壘中外。則堂吏翁應龍。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舉削。及京尹浙漕處斷公事。非關白不敢自擅。在朝之士。忤意者。輒斥去。趙葵上疏告老還鄉。冬十月卒。戊辰。咸淳四年閏正月初六。天明。大風雷雨。居民屋瓦皆動。日午。楊美人降生皇子。北兵圍襄陽。呂文煥告急。乃遣高達。范文虎赴援。北兵於要害處連珠剽寨。圍數十里。不得通。達與文虎亦不用命。賈似道請出督。而陰又嗾臺臣以留之。實無意於出也。冬十月朔日。是日不視事。夫人俞氏降生太子。三學士入上書。乞調諸路兵。併力救援。不報。賜武夷書院額。仍設山長一員。汪立信以書抵賈似道。○別本汪作投。陳三策。一謂內地何所用乎。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纒三四十屯。設兩大藩府。以總攝運掉之。緩急上下流相應。必無能破吾聯絡之勢者。久之日益。進亦可。二謂久拘使者。在京湖。何不遣使借信。昭以厚利。緩其師。期年歲間。我江外之蕃垣成。氣象固。江南之生兵益增矣。三謂兩說不可行。惟有準備投拜。其意蓋以激賈行第二策也。賈得書大怒。曰。賊敢爾。妄語。迄諷臺諫罷之。立信歸金陵。不數月。北師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乃以端明招討起公。則已無席地矣。立信過淮時。賈相出。相過。推立信背而哭。曰。端明端明。似道不用公言。遂至此。立信對云。平章平章。賈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立信去。尋一片趙家土。上死。也要死得分明。後抵高郵。伯顏丞相聞其名。欲迎取之。立信得報。拊案大哭。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竟大慟而絕。時高郵未歸。附云。上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文龍元名子龍。唱第日。賜今名。李璣登第。自念祿不及親。援淳熙王昂。紹熙李僑。嘉定史公亮。史天應。納祿封父母故事。以其官回授其父。乃掛冠而歸。十一月。皇后全氏降生皇子。羣臣稱賀。寶武妖寇數千人。破祁陽縣。羅廷諫殲其首。餘出降。已巳。咸淳五年春。詔舉人才。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上在經筵。令儒臣講周易。江萬里左相。馬廷鸞右相。輪日知印。禁珠翠。都人以破玉為首飾。宮中簪琉璃花。都下人爭效之。時有詩云。京城禁珠翠。天下盡琉璃。識者以為流離之兆。明堂大赦。北兵哨濠州。常州雞翼生距。庚午。咸淳六年春。詔貢舉精於擇人為先。江萬里請援兵救襄。似道不答。竟以議事不合。乃罷去。詔諸帥。闡舉堪將材者各二人。馮夢得中書舍人。請置士籍。時賈相忠舉人。猥乘。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貫姓名。年甲三代。所習經賦。娶妻姓氏。令士人書之。鄉鄰着押保結。於科舉條制。並無違礙。方許納卷。議

者謂士而有籍與禁何異。又殿後省撰試法。比校中省舉人元卷。字蹤互異者黜之。撰試之日。露索懷挾。辛未榜李鈞孫者。少時戲雕摩。靡靡於股間。懼搜者之見。蒙紙其上。搜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開被黜。當此邊事危急之際。束手無策。而以科舉苦舉子。何其縲耶。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之圍三年矣。奈何對曰。北兵已退去。陛下得臣下何人之言。上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問其人。無何以他事賜死。自是邊事無人敢對上言者。

辛未。咸淳七年。上試進士。賜張鎮孫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國朝廷試始於開寶癸酉。終於咸淳辛未。廷試之日。天必開霧。是歲大雨如注。天不言。以象示之而已。趙嗣憲登第。乞授李璣等。乞回本身官。致仕恩例。封贈父母。上從之。陳仲微為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能王唐珪為司農簿。以輪對言天下守令不得人。忤似道罷。准西制置司申襄圍不解。乞調兵增戍。催遣戰船。以備江面。是歲。魏國建國號曰大元。取易經乾元之義。以明資始之功。冬。出師哨掠淮甸。邊報愈急。似道占湖山之勝。作半閑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內殖貨利。盡聲色。寵妾葉氏。本淑妃。開宮人也。潘氏倪氏。妓也。取而有之。令陳振譚。趙與椿等。廣收奇器異寶。聞余玠有玉帶。發塚取之。劉震孫有玉鈞。本安丙家物。不獻。能去。建多寶閣。日一登玩其間。門客朝士。稱功頌德。頌說太平。誇咸淳為元祐。算似道曰。周公諛言溢耳。不復加意邊事。

壬申。咸淳八年。春。詔舉廉律。貪馬庭鸞。能相。葉夢鼎。再相。夏五月。張順。張貴。赴援襄陽。襄樊自丁卯以來。被圍日久。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役。水陸之防。日密。築白河。虎頭及思關。以鍵出入之道。自是孤城閉守者。凡四五歲。援兵往往扼關不克進。所幸城中。有宿儲可支。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實蠟書於鬚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多鈞致。欲為焚。舉用。遂為所得。於是郢鄧之道復絕矣。既而荆關移屯郢州。而諸師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屯士。得三千人。皆襄鄧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難其人。得民兵部將張順。張貴。軍號張貴為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為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各水中。立便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至是。漢水方生。於二十三日。稍進圍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夜漏下三刻。起船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為殿。乘風破浪。輕犯重圍。至洪磨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風斷鐵練。攢筏數百。屯衆皆披靡。以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城中絕援久。救至大喜。及收軍。點視。乃失張順。軍中為之短氣。數日。依別本改。有浮屍而上。○而上。有屍。被甲。尚執弓矢者。乃張順也。九月。祀明堂。賈似道為大禮使。駕幸景靈宮。回宿太廟。賈明。有司奏申嚴外。辨請升玉輅。大雨如注。胡貴嬪之兄。帶御器械。胡顯祖。檢計開禧。登輅。過雨。乘道。遙子故事。面奏。上白。賈欲俟雨止。登輅。顯祖回奏。平章已允。上遂冒雨。乘道。遙子。直入和寧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成。肆赦。似道奏。臣充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能政。即出嘉會門。三降御筆。勉留。乃還朝。胡顯祖。出胡貴嬪為尼。上為之泣下。癸酉。咸淳九年。春正月。詔舉士。以明體適用之學。平地產白毛。臨安尤多。如銀絲。采以相饋。但疑直爾。或

者謂白晝白祥之類是也。葉夢鼎能相。二月。大元破樊城。下襄陽。文煥得禦。備彈甚力。○別本糧食雖可支吾。而衣裝薪藿。斷絕不至。文煥徹屋為薪。緝緝為衣。每一巡城。南望慟哭。城破。遂以城降。文煥獨守孤城。似道坐視而不救。降於六年之後。豈得已哉。御史陳伯大奏。言科場弊。俸百出。有發解還省。而筆跡不同者。有冒已死人解帖。免舉者。請今後應舉及免舉人。各於所屬州縣。給歷一道。親書歷首。將來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偽濫。賈似道奏。自襄樊敗後。累章乞出視師。○別本而陛下不許。臣出。今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馳驅。聯絡氣勢。作急奔赴。則大可慮者。上曰。師相不可一日離左右。似道陽請出督。陰諷朝廷。留行。但於中書省。置機速房。苟且倖邊。而己。文天祥知信州。兼江西提刑。樊城陷。牛阜。范大順。張漢英死之。

甲戌。咸淳十年。正月。己卯朔。永新有氣如虹。自東門江中起。橫貫一邑。須臾。變作錦紋狀。遮蓋四門。省試。士人各給一號。警就省人姓名印押。如衛士直入宮門之狀。於門下兩處辨驗。不許登仕免舉。至乙亥。仍許登仕免舉。賈似道丁母憂。歸越治喪。陳宜中簽書樞密院。詔賈似道起復。秋七月。上崩。上自為皇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耽於酒色。賈似道以策立功。制國命。上拱手而已。初。理宗議建東宮。夢若有人告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上即位至崩。正十年。壽三十五。上廟號曰度宗。上崩。議立長益王昀。○別本按史。先立長益王昀。道主立。昀。後封長益王。王昀。宰相請立嫡。遂以長子昀即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改明年為德祐元年。是歲。歲試。度宗以疾未及臨軒而崩。上諱陰。類試王龍澤等。比廷試。賜出身。策問求賢。時似道方惡言者。吉州胡幼黃以合和吐氣為說。而榜第三。士論恥之。冬。詔天下勤王。九月。大元丞相伯顏。大會兵于襄樊。丁亥。沿漢江而下。前後延袤。旗幟數百里。水陸並進。用我降人為向导。呂文煥等舟師出襄陽。劉整等騎兵出淮泗。萬戶武顯等前鋒襲郢州。至灤水。時值雨。淋漓。無舟可渡。遂駐兵于灤水之濱。伯顏大軍繼至。武顯趨州。馬首告曰。灤水泛溢。軍馬懼其漂沒。以故待之。伯顏曰。此水小。不敢渡。敢渡大江。耶。野鴈軍中。召一壯士。負甲使渡水。而軍馬長驅。悉渡。遂至郢州。軍於郢城之西。郢城在西北岸。以石為之。高接山形。矢石莫能近。新城在江水中。密樹椿木。以絕舟楫往來。下流黃家原。置城守。禦備具。攻之不下。郢人堅守。以戰船橫絕江面。不得度。文煥觀郢之形勢。其黃家原。堡西有溝渠。深闊數丈。霖雨月餘。其水漲溢。南通一湖。至江甚近。可令戰艦平達大江。○別本平。並作道。以避郢軍。伯顏諸將告曰。郢城乃我之喉襟。今不取而過。後為歸路。伯顏不聽。忽報黃家原堡已剋。而分兵圍郢不能下。伯顏遣兵治平江堰。破竹為席。地並舟而過。郢城遂入漢江。自陸地牽舟。行凡百餘里。然後至水。十一月。戊子。伯顏大軍發郢城。阿朮及諸將帥不滿百騎。殿後而進。郢州都統趙文義帥精兵數千。騎追之。伯顏阿朮回渡迎敵。文義凡二十餘戰。久而敗績。文義死之。伯顏帥忽自上而下。遂至沙洋。守將申樓王等堅壁不降。伯顏軍中有相士李國用者。能祭風。風遂大起。伯顏令砲手張元帥順風。以火炮攻之。煙焰燎天。俄而城陷。守將申樓王為其所獲。伯顏大軍由沙洋五里地。遂至新城。伯顏令其軍乘。以沙洋殺戮軍人首級。列于城下。執縛沙洋將申樓王等四人。望城呼曰。邊都統宜速歸降。如其不然。禍在目前。○別本在。都統邊居。堅壁不降。伯顏累遣人招諭。居讀索文煥來

打話。文煥乘騎至城下。城上萬矢如雨。○原本萬作弓。依別本改。文煥中其右臂。拒城避之。居誼率所部三千人盡力死戰。竟無一人歸附。伯顏大兵至復州。誘守臣翟貴曰。汝曹知幾而降。有官者仍居其官。吏民安堵如故。衣冠仍舊。市肆不易。秋毫無犯。關會銅錢。依例行用。安撫翟貴以城降。伯顏大會諸將。議渡江事。遣總管劉深。千戶馬福。觀沙湖水勢。令諸將皆趨漢口。渡江諸將以漢江水急。且有守禦。伯顏不聽。徑過淪河。蔡店。去漢口甚近。是日圍漢陽軍。取漢口。渡江。夏貴併力守禦。伯顏軍夜回淪河。太息有旨。兩步多艱。沿江清野。應三學及京學。流寓遊學士人。權輿放散。各令逐便。十二月辛亥。伯顏自漢口開壩。引船入輪河。轉至沙武口。達于大江。壬子。伯顏以戰艦相尾而至。夏貴帥漢陽州師。上流迎敵。夜襲北營。不克而還。沙武口南岸防禦甚至。伯顏遂趨陽羅堡。癸丑。夏貴以戰艦數千。列于大江之下。橫其江。伯顏軍不敢近。乃遣人招諭諸將。會言我輩累受大宋重恩。政當戮力。死圖報功。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之天下。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爾伯顏進兵。攻陽羅堡。竟日不克。伯顏與阿朮謀。謂宋將之心。謂我必拔此陽羅堡。可以渡江。況此堡堅。攻之不克。若今夜令汝以鐵騎三千。汎舟泝流而上。趨視其陣。料彼上流。雖有溝而不堅。當為搗虛之計。以來日詰旦。且渡江襲南岸。是夜阿朮統軍。遂行於上流二十里。泊於青山磯。中夜。帥舟戰於江中。已登南岸。伯顏乃遣兵攻陽羅堡。以舟師直衝我軍。大戰江中。夏貴敗績。順流而下。沿西南岸放火歸廬州。是時其心已無國矣。守將閻池王都統。與所部八千人死戰。中流矢而死。陽羅堡乃江鄂屏蔽。一帶有七伯塲。風起則多利北舟。欲守江鄂。當守此堡。此堡既失。則鄂危矣。伯顏遣兵自陽羅堡攻鄂州。戊寅。下鄂州。守臣張宴然降。先是。李雷奮為守。十月。以臺諭罷。至是無正官。張宴然守鄂。所恃者朱禛孫之援。朱禛孫提重兵至鄂。退歸江陵。晏然失助。鄂遂降矣。夏貴為江面遊擊策應大使。朱禛孫為宣撫制置使。夏貴與朱禛孫通任長江之責。夏歸廬州。朱歸荆湖。一上一下。中流蕩然。全無備禦。哀哉。癸巳。上以賈似道為都督軍馬。黃萬石。李珪。參贊軍事。徵召諸路軍馬。聽督府調遣。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公用。時邊報轉急。似道猶未有行意。至德祐二年正月。劉整死。乃議出師。保康承宣使閻珪。獻銀一萬兩。充招軍費。王侯第輸助軍錢穀。有差。天目山崩。天目為杭之主山。山崩則王氣歇矣。○闕本別本。歎並作竭。辛未。度宗皇帝梓宮發引。文武百官哀服出城。奉辭靈駕。揚州阮克已。糾集民兵義兵三萬。勤王分兵九路。會合。端明黃萬石屯兵江西。侍郎趙潛屯兵金陵。江開府夏貴屯兵淮西。節使魯萬壽屯兵京湖。殿帥張彥廣。德招討孫虎臣屯兵采石。都統仇子真屯兵宣城。練使張世傑屯兵海道。費克恭阮克已屯平江。

宋季三朝政要卷五

少帝

乙亥。德祐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詔求言。張仲微兵部侍郎。修國史。常楙授晉太子中庶事。乞為濟王立後。不報。大元國兵順流而下。沿江諸將。多呂氏部曲。望風降附。至黃州。陳奕以城降。至蕪州。管景謨以城降。至南康軍。葉闡以城降。下江州。錢真孫以帥兼守。舉城降。九江為江西屏蔽。陷則江西如破竹矣。至安慶。府范文虎乃呂氏之婿。遂以城降。劉整死。初。整與文煥分兵南渡。及是。整無功。發憤死於無為軍城下。丁亥。賈似道出師建督。戊子。離京城。以王鎰為左丞相。以章鑑為右丞相。陳宜中知樞密院。當國。小事專決。大事則督府造制之。似道集諸路兵。共十三萬。金帛輜重。船艦相銜百餘里。由新安池口。迂道而行。數日始至蕪湖。而舒池已降矣。傳者以謂似道謹獨入海。以致諸郡先降。二月戊午。似道遣宋京使軍前請。京與北使來。要似道自往。似道遣阮思聰。火元嘉代行。及至。思聰回。知事不就。惶怖失據。陰備快船為走計。辛酉。屯丁家洲。時大軍大勢衝下。南北兩岸。立砲座。設划車。中流數千艘。乘風直進。我師不噓。諸軍有反噓之意。似道遂許。喝轉官。諸軍詬曰。要官資做甚。已未庚申。官資何在。似道不能答。癸亥。三鼓。孫虎臣告急。至似道舟中。泣告曰。道兵已迫。夏貴亦曰。彼乘我寡。委難抵當。垂泣而去。似道鳴鑼一聲。退兵于珠金砂。十三萬軍。一時潰散。督府之印已失。乃奔入揚州。徐直方除右正言。大元國兵破饒州。守臣唐震為

月間請提兵入衛行人失辭文福自疑亦不至有司議建藩以強王室詔以福王與芮判紹興府浙東安撫大使置長史司馬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既時天地晦冥咫尺不辨雞犬驚歸○別本不詳人語像如暮夜自己至午其明始復太皇太后下詔求言去聖福二字用昭警戒恐懼之意陳宜中左丞相留夢炎右丞相陳文龍黃鑑簽書樞密院事謝堂鎮撫使家鉉翁知臨安府文天祥刑部尚書趙汝行在夏貴淮東制置知揚州朱渙淮西制置知廬州召李庭芝赴行在夏貴不受代李庭芝閉門自守九月祀明堂文天祥入衛先是四月間天祥募兵于贛州天祥時為江西提刑台州杜謙將吉贛千人從之至是將民兵丁○別本丁二萬人至京衣裝器械盡具時宜中去位夢炎獨相意不相樂乃以天祥守吳門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張濡守獨松關殺萬戶廉希賢大元用我叛將王良臣以兵攻常州知府姚皆統制劉師勇王安節守城不克十月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將尹玉朱華張全麻士龍赴援戰于五木敗績張全不發一矢尹玉麻士龍死之尹玉江西將也與良臣戰殺數千人復收殘兵五百與北兵相持又一夕手殺七八十人遂死麾下無一肯降者朝廷贈濠州團練使廟食贛州官其二子常州不下士良役城外居民運土築堡土至并人填陷其中又殺常州之民數百人煎膏取油作砲擲於牌杖上以火箭射之其火自發十一月常州糧盡劉師勇以八騎突圍出奔平江遂破常州屠其城知州姚皆死之生獲將軍王安節不屈而死皆乃姚希得之子安節乃節度使王堅之子十月陳宜中再相團結京城民丁及招年十五以上者為軍號武宣軍○別本長不滿四尺觀者寒心宜中本無經綸之才八月以母老為辭竟回永嘉忠孝之誼兩無所據九月詔趣入朝至是國事已去不可為矣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謝堂知臨安府賜太學生張景忠等並出身瑞州先下遺姚計議來隆興說降劉榮拒之十一月壬午大元國兵至隆興府劉榮引兵出城累戰不利乃以城降通判郭君司法朱牧等三十餘人死之○別本下撫州時制置黃萬石開闢撫州聞兵至遁入閩都統密伯迎敵就擒嚼舌罵誓不絕而死施至道以城降建昌相繼而下破廣德軍精勇軍總制許貴贛州瑞金人守建平縣北使說之降曰忠則盡命十一月十一日兵至圍之數重許貴戰沒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贈田一千畝立廟二子許巽許震各與承信郎恩澤○別本攻平江府通判王矩之以城降至桐關去杭百里我師敗績獨松關告急召文天祥入衛天祥自吳門還道守獨松關時天祥軍三萬○別本張世傑五萬諸路勤王師猶有四十餘萬天祥與世傑密議今南淮堅壁固圉全城王師與之血戰萬一得捷則罷兩淮之兵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遂議出師獨宜中沮之曰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為說遂止十二月大元伯顏丞相領兵屯平江兵進屯長堰宜中遣使議和見伯顏於長堰已而不和約故大兵遂至高亭山宜中蒙蔽外庭而三宮若罔聞知遣使納降表直學士高應松不肯草詔乃以京局官劉褒然直學士院草之自似道喪師後至今十餘月國事危急將士離心兵出屢朝朝廷方且理會科場明堂等事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觀銳恩例一籌不盡及是束手無措乃議納土求封為小國○別本實降表奉使燕京哀哉詔文天祥罷兵太后詔南北講和京城內外兵罷圍結柳壽奉降表至高郵軍糧家莊為積穀所殺

丙子德祐二年正月謝堂簽書樞密院事文天祥浙西制置知臨安府十二日秀王與擇奉皇兄廣王是舉弟王昀出宮航海張世傑欲護駕入海乃去朝大元丞相伯顏領兵進高亭山去城三十里遣使請執政軍前議事○別本文天祥請行陳宜中夜遁十九日除文天祥右丞相兼樞密院事侍從交贊拜乃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吳堅為左丞相謝堂樞密院家鉉翁參知政事劉岳同知樞密院事侍從交贊公出天祥曰國事至此吾不得愛身翊日以資政殿大學士行至高亭山見伯顏丞相天祥抗辭慷慨論不屈遂留之不使歸南北兵進屯北關門外呂文煥范文虎九騎入城謁太皇太后是月鎮巢軍曹旺無為軍劉繼並降二十日伯顏丞相入臨安府請太皇太后降令太皇降詔江南諸郡歸附各郡付一省割吳堅一如賈餘慶之命惟家鉉翁不書名程雄飛作色欲縛之○別本欲縛家鉉翁叱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遂止遣使祈請朝廷自十二月至二月信使往來和議未決北使請宰執親往燕京朝覲乃以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岳五人詣大都為祈請使二月初九日賈餘慶等登舟是日吳堅出北關外送諸相登舟時傳伯顏丞相命留吳相登舟偕行是日會文天祥於軍前詞氣益壯初十謝堂納幣還十一○別本文天祥自北塞登舟同鐵木兒萬戶至北廿九日舟次鎮江文天祥乘間逸去三月初一日早方知文丞相脫閉城三日索之不見收從人幹僕并所差館伴者囚之閏三月初十日至燕京宿會同館十四日賈餘慶薨二月○別本丙申伯顏丞相傳旨收城軍器○別本北使請傳國璽以監察御史楊應奎宗丞趙若秀為押解使丁未索宮女內侍樂官諸人等宮人守節而死者甚衆○別本乙卯北使請三宮北還丁巳宋少帝全太后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大內隆國夫人黃氏朱美人王夫人以下百餘人從行福王與芮參政謝堂高應榮○別本駙馬都尉楊鎮鎮諫院登炳鄒琪陳秀伯○別本以下數千人太學宗學生數百人皆在遣中三宮過真州苗再成奪駕幾奪去閏三月廿四日至燕京吳堅等出迎居會同館四月己丑朔吳堅等先赴上都十五三宮赴上都丁巳沂王薨五月丙申見大元皇帝於行宮焉太皇太后臥病主者自宮中昇其牀以出衛者七十人從行八月乃行降封為壽春郡夫人至燕七年而崩全皇后為尼於正智寺少帝降封瀛國公臨江軍節度使守滕岩瞻澶州李若守潭陽力備禦凡八月其間出戰屢捷而大兵之攻日增不能支是歲正月城破帝命積薪樓下於是攜家人盡登樓大宴○別本積金銀于兩畔帝與館客坐中其餘列坐左右酒半酣命喚二劊子來既至則令將此金銀去與你冢口○別本取法刀來一不肯受一會意徑受之攜去分付家人畢須臾將法刀至帝呼之至前分付先從頭殺入到尾殺我待我點頭時下手復飲酒良久點頭惟館賓與一妾墜樓而走妾折一足最後李帥伸頸受刃此劊子遂四面放火自剗其腹而死從死者七十餘人劊子姓沈名忠亦可謂烈丈夫矣尹穀潭州人除知衡州未之任潭州陷自火其廬舉家赴火死宋都歹元帥○別本至江西沿江諸州郡以城降循浙東至嚴州知州方回降至處州知州梁信降衡寧等州並下夏貴馳入燕京獻淮西諸郡貴既失長江惟恐督府有成罪無所逃又恐孫虎臣以後進為將有功總統出已上○別本日夜幸其敗覆督府既潰貴歸嚴州不出朝廷屢詔不出若問聞知國亡乃以淮西全境歸附為已

功焉。李庭芝守揚州。廣王登極。除庭芝為右相。兼揚州。引兵徑出。至泰州。欲航海至海州。大兵追及。阿尤元帥斬於軍前。朱煥以揚州城獻。姜才死之。才准之。猛將前後出師。屢收大功。乙亥春。戰于瓜州。不利。丙子二月。太后差人。無入字。吳忠翊孫通直。領北兵數千。至揚州。行至揚子橋。砲聲連發。繼至城下。一砲震天。城上旌旗雲擁。軍馬屯集。放刺車弩箭如雨。再一砲響。雲氣四合。冷風大作。驟雨隨至。遂回。三月三日。三宮過揚州。才統軍數千。奪駕。繼以兵馬相拒而退。初四日。才出揚州北門。領兵擁出。分陣殺奪。交傷不少。波羅相公親臨陣大戰。方退。才意欲奪駕。不知乃諸將之過北也。至八月。八別本大軍圍揚州。大戰之日。才身生九疽。不可掛甲。遂敗。被執。臨刑。含血罵聲不絕。而苗再成守真州。部將有趙孟錦者。為將領。北軍攻真州。每戰輒先士卒。苗再成倚之。嘗乘大霧襲北營。霧解。北軍見其兵少。遂之。登舟。失足墮水。甲重遂溺。城破。再成死之。泰州陷。孫虎臣弟良臣降。虎臣死之。通州相繼而陷。建德府陷。方回降。大元改臨安府為杭州。

宋季三朝政要附錄卷六

廣王本末

陳仲微。咸淳為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罷。乙亥。除兵部侍郎。修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目擊當時之事。遂日抄錄。崖山敗。流落安南。臨歿。有詩曰。死為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隸臣。安南國主以詩挽之。曰。痛哭江南老鉅卿。春風灑淚為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管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壤覆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不平。壬午歲。安南國使入覲。因言仲微之事。而得仲微所著二王首末。重加編次。以廣其傳。

丙子正月戊寅。廣王益王航海。二月。廣王益王由海道趨温州。二王駐温州之江心寺。蘇劉義陸秀夫來會。時陳宜中海船泊清澳門。諸人往見之。共議興復。張世傑自定海至。同趨三山。三月甲戌。二王至福州。宣太后手詔。廣王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為副元帥。徵召天下諸路忠義。同獎王室。五月一日。廣王登極于福州。升福州為福安府。改威武軍為行都之門。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便殿為延和殿。詔改元。以德祐二年為景炎元年。尊號太皇太后曰聖壽川福至仁太皇太后。全太后曰仁安皇太后。少帝曰孝恭懿聖皇帝。進册母淑妃為皇太妃。封弟益王為衛王。妹壽和公主為晉國公主。以九月二十八日為天節。陳宜中左丞相張世傑少保樞密副使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

前指揮使司馬王剛中知福安府事。是日。百官待漏門外。門未啓。有物嘩吼聲。朝士有驚仆者。黃萬石以北命論福安府事。邵武降。建劍守臣拒之。督府遣兵復邵武。萬石遁。壬戌。文天祥至自行都。除右丞相。時國方草創。陳宜中專制。於張世傑議論不合。遂不肯拜。議出督。六月。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師夔方興。張德分道進兵浙東。朱浚。江西招諭使。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先是。文天祥自通州歸。其言太守楊思復欲得海船數百艘。可以直趨勤王。陳宜中不以為信。乃遣毛統之通州。別本而不以告天祥。統至通州。守問文丞相何以無書守。怒。統幾不免。統出而通州降矣。七月。文天祥開闢于南劍。別本時林琦自杭來。監丞鄒鳳自衢來。一時忠義之士。莫不翕集。鄒鳳。江西招諭副使。分上下三郡備守。以王績翁為福建提刑。招捕使知南劍州。任責上三郡備守。黃侗同提刑。招捕。知漳州。任責下三郡備守。九月。文天祥進兵汀州。十月。十一月。至汀州。而行都隨陷矣。十月。大元國兵三道趨福州。董右丞魯魯赤忙古歹都督。峻都元帥。張宏範萬戶等。兵出江西浙東。阿罕元帥。王世強。招討舟師出福州。大兵直至處州。守臣李廷選。十一月。董右丞至瑞安府。趙興。李廷選等。之敗績。世強。趙興。與擇退屯福安。城遂降。與魯赤軍至邵武。朱浚。趙時賞。遁。至建寧府。執趙崇。張彭老。至南劍州。王績翁遁。大元兵通行都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于岸。乙巳。奉景炎帝益王楊淑妃等登舟。戊申。發舟入海。是時正軍十七萬。民兵三十萬。有奇。內淮兵一萬。由東港入海。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至泉州。聞蒲壽庚索軍糧。不及應付。遂趨潮州。至惠州之甲子門。駐焉。癸丑。阿刺罕王世強。舟師至福安府。王績翁為內應。王剛中以城降。朱浚仰藥死。文天祥將兵趨廣東。入浙。十二月。景炎帝至廣州。守臣薛應龍。運使姚良臣。迎入州治。作行宮。張鎮孫除廣東。經略使。後死於難。大元董右丞。別本軍至福安。縣趙興。與擇拒戰。敗績。死之。己丑。大元兵攻興化軍。知軍趙文龍。不降。被執。至泉州。蒲壽庚降。至漳州。知州黃仝。通判楊丙。以城降。至惠州。文壁降。壁。天祥弟也。徐直諒。遁。景炎帝趨于富場。丁丑。正月。文天祥引兵趨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二月。大元國兵撤成。改福安府為福州。置宣撫司。以潛趙友王績翁為副使。李雄統領諸部軍。別本後李雄作亂。殺潛。趙友。大兵皆去。不留一騎。三月。文天祥入梅州。四月。蘇劉義卒。蘇京湖老將。雖出呂氏。乃心在王室。永嘉推戴。實建大功。後世傑用事。志鬱不得展。其人剛躁不可近。然能服義。終始不失大節。為廣中瘴氣傳染而死。哀哉。五月。文天祥兵出梅嶺。吉贛兵皆來會。六月。大捷于粵都。復與國縣。於是駐屯。遣兵攻贛州。諸縣皆復。唯城不下。龍泉縣孫卓以邑歸正。遇害。永新縣令彭震龍。以邑歸正。遇害。架閣前明以贛縣義兵收復萬安縣。被執。死于洪。督幹陳子敬。招集義兵。屯息。據嶺下流。吉水永豐。以次皆復。前京尹吳浚。以兵說降。天祥集將吏。責以大義。斬之。淮西兵復黃州。復壽昌軍。六月。文天祥兵至吉州。戰于鍾步。不利。戰于永豐。又不利。戰于空坑。大敗。未幾。攻贛之兵。又敗。行府孤立。空坑之敗。全軍陷沒。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女柳娘。環娘。妾黃氏。顏氏。被執。蘇儉。張汴等皆死。江西招討趙時賞。寺簿劉洙。架閣吳文福。督幹林棟。皆遇害。天祥與長子道生。客杜儲。別本以數騎免。時處置安撫。聚兵數萬在永豐境。天祥引兵就之。會其軍亦潰。收散兵。復入汀。而

東南之士。底敗將則將校之心離。客軍券則軍旅之心叛。日積月累。無非失人心之事。人謀之不臧。如此。雖然。國之興亡。亦有天數。與天理存焉。爾。邵雍著皇極經世。世世。推明皇帝王伯之數。有元會運世之說。謂冬復為春。世復為元。今大元混一。揭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國號曰元。年號曰元。豈非世復為元之數乎。宋以周顯德七年受禪。至十六傳而幼君名顯。改元德祐。合顯德二字。彰著於命名。改號之間。人不之覺。豈非數之終於此乎。前宋以丙午丁未而遭金禍。推論五行者。謂宋以火德王。故能水勝火。其後丙午丁未。則上下就就。以度厄運。今以丙子丁丑歸大元。豈非子者午之對。丑者未之對。而納音亦有水勝火之義乎。宋有天下。圖讖久有過唐不及漢之說。漢四百一十一年。唐二百八十六年。宋自建隆庚申開基。至德祐乙亥。凡三百一十六年。豈非過唐不及漢之應乎。此天數之應如此。宋太祖受周太后恭帝禪。杜太后將終。召太祖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政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豈料三百年後。似道貪權。利於立幼。卒至覆國。是亦其初取於孤兒寡婦之報也。宋待柴氏最厚。事太后如母。撫幼君如子。恭惟大元待宋后幼君禮意尤篤。是亦其初待柴氏之報也。國既為宋。柴氏族屬。並無誅戮。崇義之封。終三百年如一日。今大元於趙氏族屬。一無所問。亦其不殺柴氏之報也。太祖之入京城。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列國諸郡。聞風而降。今大元兵鋒所至。降者不殺。過江以來。迎降恐後。郡縣城邑。市井依然。是亦其初不妄殺人之報也。此天理之報者如此。宋太祖生于丁亥。以庚申歲建國。命曹彬平江南。王師係甲戌歲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丙子歲。是為開寶九年。今大元太祖聖武皇帝。亦生于乙亥。以庚申歲即位。命伯顏平江南。大軍亦係甲戌歲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丙子歲。是為至元十三年。宋太祖得國之時。有讖云。十一卜人小。下月十五團圓。十六缺。至幼君恰十六傳。亦非偶然。國之興亡。係乎天數。而亦關乎人才之盛衰。太祖開基。人才輩出。列聖相承。國致平治。○別本致作政。自王呂擅權。章蔡用事。小人資緣為奸。或為爪牙。或為鷹犬。或號傳法沙門。或稱護法善神。釀成靖康之禍。高宗中興。倘無張韓劉岳之徒。幾不可以為國矣。而有中興之臣。無中興之君。惜哉。度宗以來。內無賢相。外無良將。雖有忠良之臣。反指棄而不用。束手待斃。可為長太息。可為流涕者也。然忠節之士。何代不有。○別本作何代無之。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捨生而取義。信哉。○原本此下至末並脫。蓋死者人之所難。而得其死者尤難也。主憂臣辱。義在必死。夫食君之祿。死君之難。不以生死易其節。此誠烈丈夫也。嗚呼。故臨難守節者。皆足以動敵國之敬嘆。蓋忠義亦人心所固有也。存秦之攻晉也。晉嘆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彥遠潔已于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金人攻宋。見李若水死節。嘆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靖康之難。五十餘人。忠魂義魄。至今耿耿。斗牛間。史直筆。安能為斯人隱。今大元混一。識天時而歸附者。固皇帝之所嘉。盡臣道而死節者。亦皇帝之所重。豈可棄而不錄哉。其間死城郭封疆者。固不能盡知。其所知者。若李若水死于潭。天祥死于北。庭芝死于兵。唐震。李昂發。死于郡。治。江萬里。徐應德。鄧德遇。尹穀。赴水死。謝枋。得不食死。朱浚。仰藥死。其他如姜才。孫虎臣。邊居誼。牛泉。范大順。張漢英。趙文義。王安節。馬堅。馬

宋季三朝政要 卷六

七三

發。陳瓚。朱立。趙孟。司馬夢求。其中儒臣死節。尤表表在人耳目間。歐陽修作五代史。謂吾於死節之士。得二人焉。今數人者。史氏亦當以歐陽之筆表而出之。庶可發潛德之幽光云。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不著撰人姓名。附中興通鑑之後。觀第六卷首。敘陳仲微抄錄二王事。得自安南使人。是亦當時野史而已。是編體例。略仿續中興通鑑。而紀載頗與正史合。惟李全之死。謂至第三年。修城見金甲。方知且全方圍揚州。何至有入城觀燈之事。未必非傳聞之誤也。然其間是非褒貶。略無偏護。亦不愧為信史云。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三月。上浣雲峰屈振鏞跋。

作者不傳姓氏。此元初人有志于舊聞者。三朝之事。大略盡于此矣。喜其野史不廢。可與正史參觀。縉谷亭主吳焯。

此書抄自文淵閣。絕少傳本。四卷中淳祐七年後。闕四年事。已言舊本之逸。而魯魚之訛。多不可讀。道光癸未。得見南海吳荷屋廉使所藏老友吳門五硯樓皇慶壬子刻本。則所闕咸在。喜而不寐。為讀一過。補出四年事。校正數百餘字。而書始無疑義矣。書以識幸。七八老人趙魏書。

宋季三朝政要跋

此書昭文張氏刻入學津討源。以文淵閣本及舊藏篤素好齋抄本校之。大同小異。其淳祐七年鄭清之變人皆冤之句。殊不可解。張本遂改瓚為堯。堯鄭清之堯。在淳祐十一年。張氏豈未檢宋史耶。戊戌冬。得趙晉齋手校本。係據皇慶壬子刻本校補。乃知淳祐七年鄭清之再入相。至十二年余玠斬王瓚。人皆冤之中。脫千餘字。以致兩人連文。其餘字句。亦與三本互有出入。因以張本為主。而附列異同于句下。其稱別本者。抄本也。稱元刻本者。即趙所據校本也。校既竣。并附趙跋於簡末。志所自來云。辛丑仲夏。錫之錢熙祚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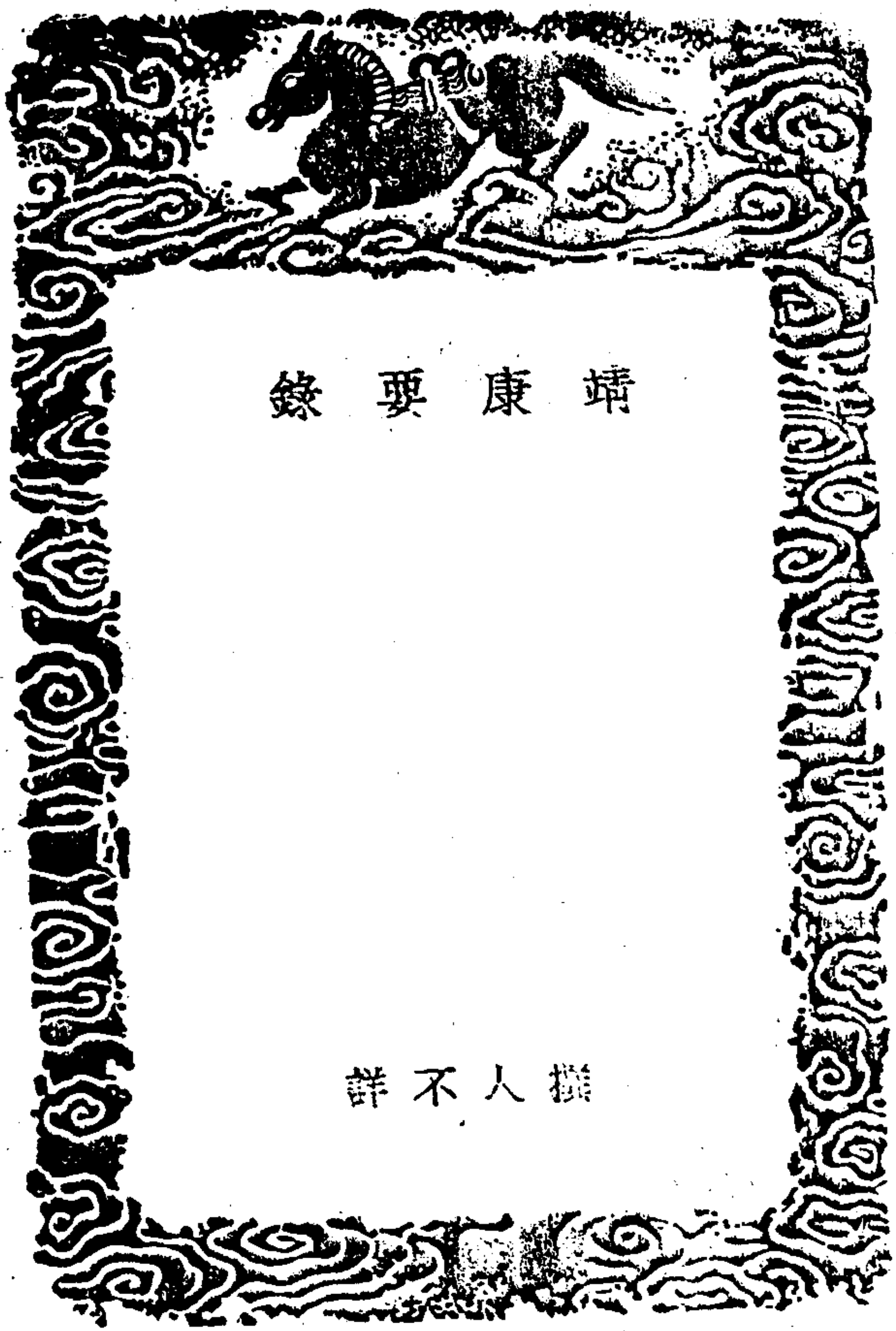
宋季三朝政要 跋

七五

此余友袁君壽階五硯樓藏書也。荷屋廉使云得於閩中。此邊徙之不可知者。是書傳本極少。余得自文淵閣。五卷。中闕淳祐七年後少五年事。注云舊本遺逸。又魯魚之訛。多不可讀。此卷俱載。因爲補出。又凡諸誤字悉爲校出。惜通介老人不及見之。可刻入叢書也。而是本可寶。不待贅言矣。然少玩忽。則交臂失之。書此以識老年之幸。仁蘇趙魏道光（據粵雅堂叢書本補）



右宋季三朝政要五卷。宋無名氏撰。附錄一卷。陳仲微撰。按是書四庫提要已著錄。而張若靈學津討原暨厲樊榭等南宋雜事詩引用書目。均無撰人名氏。蓋前五卷未著。而附錄則書陳仲微錄也。仲微事蹟。具見宋史本傳。謂厓山敗。走安南。越四年卒。此編爲吳荷屋中丞藏本。袁壽階五硯樓中物。後有仁和趙晉齋跋。謂傳本極少。其可寶不待贅言。惜通介老人不及見。可刻入叢書。通介老人爲誰。余錄以付梓。竊當之矣。考檀萃楚庭稗珠錄云。航海逸事見廣志者頗多。遂紀馬南寶等數十人事蹟。而是書均未之及。固不僅如提要所譏本紀所載反詳矣。又厓山志謂。張世傑薨。諸軍相斂。焚屍島上。膽大如斗。更焚不化。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大呼云。太上已多方措置恢復。由是諸軍心皆不移。陸秀夫挽詩有云。嘗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蓋秀夫從龍於淵。在世傑後云。而是書所紀不同。殆厓山志偶誤也。所謂諸軍心皆不移。蓋言世傑薨後。蘇劉義復求趙後立之名。且都順德都寧山。而是書稱蘇劉義卒於祥興丁丑。亦誤也。昔柯維騏撰宋史新編。升益衛二王於帝紀。以存統。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之。蓋二王附錄體例最公。若蘇劉義所立。仲微殆未及知。卽知之亦如前明唐桂以後諸王。編年之書。原不必具錄也。朱竹垞嘗謂宋史涼草牽率。有事改脩取材者。編年則有李燾楊仲良陳均陳桎等書。而不及此。然實足以資考訂。或偶遺耳。又元史書塔出箇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考厓山志。景炎三年正月。塔出呂師夔等夷廣州城。鎮孫果以城降。豈復夷其城者。元史又云。詔鎮孫及其妻子赴京師。會鎮孫卒。而是書云。後死於難。仲微未走安南。目擊當時之事。蓋實錄也。咸豐癸丑大寒後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粵雅堂叢書）



靖康要錄

詳不人撰

刻靖康要錄敘

靖康要錄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舊本題曰孝慈淵聖皇帝要錄。四庫全書本題曰靖康要錄。與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合。書錄解題曰。靖康要錄五卷。不著撰人名氏。自欽廟潛邸迄靖康元年十二月事。文獻通考同文淵閣書目亦著于錄。注曰二冊。愚謂書名孝慈淵聖皇帝要錄。直齋。貴與皆宋人。不應改題靖康。之日。且陳所見本。訖元年十二月事。今本記事。言至二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止。多寡懸殊。起訖迥別。非一本也。四庫全書提要云。考書錄解題。載欽宗實錄四十卷。乾道元年。修撰洪邁等進。此必實錄既成之後。好事者撮其大綱。以成故。以要錄名。案歷代實錄題名。皆全載法廟號。今以舊本題名證之。其為實錄節本無疑。提要所言。誠定論也。文淵閣書目。字字號別。載宋朝要錄四十冊。註曰。恐當時每朝實錄。皆有節本。今僅存靖康一朝耳。宋時常有刊本。近古藏家。惟傳抄。是本。凡遇聖旨。聖慈御札等字。皆提行。桓字。皆注御名。當從宋本錄出。惜展轉傳抄。譌奪幾不可讀。因取所藏三本。互相校。又證以徐夢莘北盟會編。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陳均九朝編年備要。李直十朝綱要。無名氏宋史全文。趙忠定諸臣奏議諸書。增補凡數百字。改正凡數千字。付之梓人。明知其誤。而無可校正者。仍之。別為校勘記附于後。書中事迹。多可補宋史之缺。王維儉撰宋史記。柯維騏撰宋史新編。皆未見其書。後有改修宋史者。其將有取于斯乎。

靖康要錄 敘

光緒十二年歲在癸卯。閏茂霜月。既死。胡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加四級。歸安陸心源撰。

靖康要錄 敘

二

靖康要錄卷第一

孝慈淵聖皇帝御名。道君太上皇帝長子。母曰惠恭皇后王氏。以元符三年四月十三日生於坤甯殿。九月賜名。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韓國公。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遷開府儀同三司。與德軍節度使。進封京兆郡王。崇甯元年二月。改賜名。八月。又改賜今名。大觀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荷天眷。景命有僕。承家之慶。是生多男。年近幼學。未親師友。因嚴以教。宜及其時。京兆郡王。御名。高密郡王。楷。可於來春。擇日出就外學。其輔導講讀之官。宜以端亮。鯁直。有文學。政事。人充。選以稱朕意。記室。翊善。可如王友例。令王答拜。于是以秘書監蔡絛為翊善。左司員外郎沈錫為侍講。國子司業汪洙為記室。安德軍節度使。留後。知入內侍省。楊震提舉管勾本位。大觀二年正月。遷司空。武昌軍節度。進封定王。八月。以國子祭酒汪洙為翊善。起居郎翟汝文為侍講。起居舍人俞興為記室。俞興遷。以起居郎石公弼代之。會惠恭皇后崩。至政和元年二月。始詔太史擇日。以三月己丑。出就資善堂。聽講。詔以光祿少卿李時為翊善。許離司業。秋。南仲為侍講。司員外郎鄭修為記室。甲寅。詔宰臣執政。官許就資善堂。見定王。御名。嘉王。楷。王迎揖于門。升堂就坐。王西向。宰臣執政。官東向。送亦如之。二年九月。侍講鄭居中。因奏事。請乞講讀官。至資善堂。見二王。許之。四月。鄭修卒。以左司員外郎張叔

靖康要錄 卷一

一

夜為記室。叔夜能。以符寶郎陳鏐代之。

三年正月。改官制。授少保。

四年二月甲戌。行冠禮于文德殿。或云。禮畢。先是御製冠議。降議禮局。載五禮新儀之首。至是始舉行焉。

三月辛卯。詔曰。若昔明王。誕受厥命。建立儲貳。以係天下之心。朕嗣無疆大歷。荷天之休。誕育元良。是居家嫡。長子御名。年遠志學。冠于治朝。百辟具瞻。主器之長。永惟宗廟之重。父子之恩。考循舊章。正位東宮。明兩作離。為國大本。可以來春出閣。立為皇太子。其建宮室。設官屬。與儀物制度。宜令有司討論典禮。前期辦具。以開邦家之慶。與四海共之。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慶會上壽。押百僚班。又詔皇太子謁廟時。許逐室行禮。

五年二月乙巳。制曰。若昔先王。必建儲貳。以隆萬世之統。以係四海之心。朕撫世承平。念國大本。適追來孝。垂裕後昆。永唯承宗之艱。莫如主器之長。咨爾萬邦之有衆。聽予一人之告。皇長子少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孝友得于天資。溫良成于日就。出學外傳。率履無違。既冠阼階。其儀可象。方景命有侯。介壽考之萬年。而明兩作離。兆本支之百世。蔽自朕志。格于天心。孚吉大廷。用申錫類。夫慎乃德。惟忠惟孝。欽汝止。惟幾惟康。用克相于我家。以對揚于休命。可立為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丁未出閣。詔改其閣為府。甲寅。有司備法駕儀仗。列于大慶殿。文武百官。各服朝服。立班于庭。執事官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殿。皇太子冠遠遊冠。衣朱明衣。執桓圭。以入。受册于庭。翰林學士承旨強淵明為禮儀使。翰林學士王黼撰册文。册文闕。或云。劉正夫撰。如。是則禮儀使亦當用。執政宣和殿學士蔡攸書册。殿中監高伸書寶。禮畢。太師魯國公蔡京率百官稱賀。訖。又詣東宮賀皇太子。如故事。以戶部尚書劉焯。翰林學士承旨強淵明為賓客。中書舍人蔡靖。陳邦光。並為詹事。秘書監李詩為顯謨閣待制。左庶子兼侍讀宗正少卿耿南仲為徽猷閣待制。右庶子兼侍講秘書少監蘇種改名燁為左諭德。太常少卿葛次仲為右諭德。國子司業曾楙。殿中侍御史華寔並為舍人。知入內侍省楊戩。董慤提舉左右春坊事。內侍容機。黎景年。全淵。張彥卿。周珣。王若冲。王珂。管勾左右春坊事。劉淵為家令。皇甫值為承受。丁巳。備法駕謁太廟。奏免乘金輅及用鹵簿。止依常儀乘馬。至太廟。易朝服行禮。又奏乞免官僚稱臣。並從之。

戊午。奏。臣竊觀自昔東宮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往竊有所擬。無所不備。考其執事。實無毫末。顯是慕為虛名。徒費廩食。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臣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伏望聖慈。詳察。應東宮官吏。不必具備。諸司庶局。頗令兼攝。至于閑徒冗卒。舊例有者。亦可蠲除。務從儉約。如此。則不惟臣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專精問學。仰副君父教育之意。又奏。臣昨就資善堂聽說。尋常須候選英經筵已開。方取旨定日。恭惟聖學高妙。羣臣莫及。躬御經筵。但欲遵承祖宗故事。非待儒臣講說。修輔聖明。如臣之恩。正當力學。不可曠日。豈應擬視經筵。兼臣問安視膳之外。過還府第。綽有餘暇。況不同往日。深在禁殿。出入不敢自便。今欲乞聖慈。許令每日不拘早晚。但稍有閒隙。即請學官赴廳講讀。所貴為學日益。有以副聖慈燕養之意。

九月乙酉。詔皇太子遇天壽節。赴垂拱殿上壽。于親王前別為一班。家令劉淵能。以梁平代之。六年四月。以禮部尚書白時中。刑部尚書慕容彥達為賓客。吏部侍郎劉焯。給事中方會為詹事。太常少卿賈安宅為舍人。內符寶郎馮揚為家令。六月乙亥。詔納故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材女孺人朱氏為妃。令所司備禮册命。是月癸未。親迎。癸丑。詔自今車駕行幸。皇太子免起居從駕。七年十月。生子。為嫡皇孫。封秩比皇子。以起居郎李淵大。起居舍人趙野為舍人。彌大。野辭。以太常少卿柯棨為右文殿修撰。國子司業魏憲直龍圖閣專其事。八月。劉焯。方會罷。以左庶子李詩。右庶子耿南仲為詹事。宣和九年。以秘書少監曾楙。秘書監王易簡為舍人。曾楙。以國子司業程振代之。至七年。李詩卒。以禮部侍郎王易簡為顯謨閣直學士。充詹事兼侍讀。上聰明仁孝。好學而喜文。自以地偏而望崇。每懷兢畏。講讀之暇。唯以操器貯魚而觀之。他事一不關懷。人莫能測也。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子除開封牧。二十日。差內使梁邦查。黃值押賜皇太子磁玉龍束帶一條。不許辭免。二十二日。閣分大內娘子用小轎十餘乘。入東宮府議事。二十三日。申時後入內。內侍官黃值傳聖旨押皇太子入殿內。續有快行親從官十餘人。催上馬。入殿。至夜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殿。住龍德宮。寧德皇后出住福景園。改充寧德宮。是日。皇太子登寶位。先是太上皇帝御玉華閣。先詔宰執及給事中吳敏等。日晡。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為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衾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及即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大赦天下。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皇帝即位。王戊制曰。我國家創業守成。紹二百年之祚。運宅中圖。大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繼承之重。懼及春冰。載惟臨馭之艱。深探朽索。矧今邊陲未靜。師旅方興。肆推曠蕩之恩。用拯遐邇之望。可大赦天下。應常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制以皇太子妃朱氏可立為皇后。癸亥。詔越王。燕王賜入朝。不趨。贊拜不名。詔梁方平將兵七千守涪州。何灌將兵二萬守河津。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丁卯。皇帝御明堂。青陽左个。以歲運播告天下。又詔班月朔。受百官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太上皇帝。百官班門外。宰相執政進見。御批朕光膺眷佑。寅奉燕詒。載惟菲薄之資。獲燕盈成之運。宵衣罔怠。吁食靡違。發政施仁。懷日靖四方。

之志。經文緯武。圖永康兆民之功。式紀初元。是新美號。庶格神靈之助。遂臻華夏之和。茂謹王春。豈特遵魯史。驗年之義。適寧國步。蓋將紹周人過歷之期。自宜和八年正月一日。改為靖康元年。布告多方。成體朕意。

詔曰。朕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若古有訓。朕甚慕焉。內顧眇躬。獲保大器。未燭治道。若臨深淵。思聞蓋言。以輔不逮。應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御俗之方。安民禦戎之策。詢于有衆。成極敷陳。惟骨鯁是求。惟藥石是用。毋或回隱。溺于導諛。咨爾忠良。好聞正論。至於逆耳而利行。朕當舍己以從人。雖有過差。必無罪譴。朕言必信。衆聽無疑。自今中外臣僚。以至民庶。並許實封。直言得失。在京于合。屬處投進。在外于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布告遐邇。咸知至意。

臣僚上言。應諸軍坐倉指揮。更不施行。從之。
二日。聖旨。恭奉道君玉音。比以憂感感疾。轉于太清。旋日康復。方安處琳館。庶有萬機之繁。可以躬伸報謝。今春就貞元節前。擇日詣亳州太清宮燒香。朕祇奉容訓。敢不欽承。其令有司。前期戒具。供頓儲備。毋或不虔。御史中丞陸德先。除職與郡。徵飲閣待制何與。除御史中丞。國子祭酒謝克家。起居舍人唐重。並除左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王雲。除給事中。侍御史鄭滋。除中書舍人。國子司業孫觀。除侍御史。任諒。知京兆府。替盛章赴闕。

三日。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吏民。雖在繼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師實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將士銳于敵愾。夢卜肇于襲祥。庶寧邦國之虞。克紹祖宗之烈。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瀝澗故事。疾速檢舉施行。
聖旨。道君太上皇帝臨御天下。常恐一物失所。一民不獲其澤。朕每間安視膳。親聞至訓。而臣下之務。為誕謾。蒙蔽四方利病。不即以聞。比者發自容旨。親布德音。凡擾民害物之事。一切除去。百姓伏誦。流涕嘆息。自今仰官司。悉意奉行。敢有苟簡滅裂。懷奸挾情。以沮格詔旨者。並重行憲典。

聖旨。詔命之出。以信四方。倘朝令夕改。人用不孚。自今令三省詳議施行。不得輕有改易。使人心生疑惑。凡詔勅有不經三省者。官司不許施行。違者並科違制之罪。
聖旨。方今軍興。應內外官司。所除留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應副道。君太上皇帝外。其餘一切。依照豐法。合能者。並罷。錢物。並歸左藏庫造納。三省樞密院。條具以聞。由是凡一百五處。皆罷之。聖旨。召募武學。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有戰功。及曾經戰陣。及經邊任大小使臣。及諸色有膽勇敢戰之人。聖旨。祖宗典訓。具存。綱紀修明。四方孚信。朕初嗣大統。當與執政大臣。共遵成憲。自今除授。黜陟。及恩赦等事。並須參酌。故實。運呈。取旨施行。

吳敏除知樞密院事。唐恪除吏部尚書。李稅除同知樞密院事。聖旨。從官不才者。並取旨罷在外。從官填闕。宋曉除徽猷閣待制。添差發運使。王時雍除戶部侍郎。盧益除知東平府。蔡簡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鎮江府。聖旨。朱勳放歸田里。王黼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李彥賜死。王黼。李

查並籍沒家產。
門下侍郎吳敏。除親征行營副使。許便宜行事。
兵部侍郎李綱。願開直學士。蘇山除親征行營使。司參謀官。團結兵馬于殿前司。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除恭謝行宮使。尚書右丞宇文粹。中除恭謝行宮副使。廣陽郡王董貫。除東京留守。奏報幹離不兵距河。洛州不守。梁方平戰。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繼而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

四日。聖旨。今來團結軍兵。禦捍賊馬。如立到功效。並當不用常制。倍加酬賞。兵部侍郎李綱。除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同知樞密院事。李稅。除副留守。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綱侍班。延和殿下。問宰相執政。欲奉變與符襄。鄧。遇知東上閣門事。朱孝莊。語之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相廷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相未去。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綱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曰。諾。即具奏。得旨引對。因奏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行之。宗社危矣。且太上皇帝以宗社傳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嘿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何之。若能率厲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在。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園一帶。深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綱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于此俟卿。遂詣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與也。上顧問如何。懋對亦以城濠淺狹。不可守。綱曰。城壁且高。樓櫓未備也。然不必樓櫓亦可守。深河惟樊家園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為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嘿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齊軍馬。揚聲出戰。團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蓋將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為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缺。趙野對曰。尚書右丞缺。時宇文粹。中從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而賜袍帶并笏。上進膳訖。再召對。于福。衛。殿。去留之計。未決也。幸執又以去計。勸。上詔綱。留守。以李稅。副之。綱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開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于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位。中外吹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賊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猶龍脫于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于事。宗社朝廷。且將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嵩。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榻曰。卿等毋留。朕將親往陝西。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固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即取紙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啻少有疎虞。綱皇恐受命。與李稅。同出治事。是夕。宿于尚書省。宰執宿于內東門。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且決行。

聖旨：崑山充留守，隨軍計度轉運使。

五日聖旨：白時中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是日，道路紛紛，復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高太常寺宰相至祥儀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僕從皆將升車，李綱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綱因拉殿帥王宗濬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去不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撤行。綱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儀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上復御宣德門，見將士宰執百官，將士班班前起居，上臨欄杆久之，復降紫雲閣，將士令大臣撰數十語，殺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閣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于是固守之議始決。

聖旨：右丞李綱充留守，行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指揮使曹瑗充親征行營副使，置司于大晟府。詳參謀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備差使，統制統領准備差使百餘人，選差三省吏部戶房人吏數十人，賜銀絹錢一萬貫，足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宜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

聖旨：六尚局並依祖宗法。

七日制曰：門下軌三光而遂萬物，允資當軸之助，遜五品而鎮四夷，尤賴秉鈞之大。亟頌廷號，登冠台符。起復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李邦彥，俊德明諒，宏才遠器，學貫天人，而守之以虛靜之量，識窮治忽，而發之以忱恂之詞。蚤冠輪魁，旋持從橐，嘉猷婉畫，久翔政路之榮。偉譽英聲，發亞冢司之重。粵自定策，彌見竭誠。日月增輝，方壯朝廷之勢。風塵有警，遽深邊鄙之虞。盡忠而人絕間言，制勝而慮無遺算。謝安之矯情鎖物，足抗符秦。李靖之料敵臨機，何憂突厥。國威既振，民志以寧。是用序陞宅，揆之官進貳納言之任。文階峻陟，井賦陪敦，以彰體貌之嚴。以示倚畀之厚。惟時所早，非朕取私於戲。杜如晦長于斷謀，坐翊隆平之運。姚元崇善于應變，永扶康泰之期。勉紹徽聲，佇觀不績。可特授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

制曰：股肱之起元首，庸聞帝舜之歌。舟楫之濟巨川，備載高宗之命。非求舊學，式贊鴻圖。在考慎以惟精，願登庸之敢後。誕揚字號，明告治廷。通奉大夫守中書侍郎張邦昌，識敏而器安，才全而學博。潔于行己，保禮儀廉恥之四維。端以立朝，茂正直剛柔之三德。粵登臚仕，亟告嘉猷。念天步之方艱，憂民心之未定。允資厥難，尤賴協恭。是用擢授揆亞之崇，進貳上台之重。仍兼官于鳳沼，俾亮采于龍墀。併衍爰田，中加真食。庸昭異數，益示殊私。以朕初載，論相之明。爲爾盛年得君之寵。於戲，教寧中外，矯情當慕于謝安。鎮服邇遐，守正宜師于裴度。欽承予訓，益懋乃恭。可特授正奉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制曰：熙朝任相，當嚴進退之規。明主取臣，宜厚始終之禮。惟時端揆，翊我初元。願謀國之未賊，肆推恩而許能。特頒渙號，用宣具僚。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性稟中和，心存豈弟。蚤通經術，諳貢辭于章之聲。晚被眷知，居蕭

曹丙魏之地，方胡騎猖狂之日，乃願謀經略之時。排難戒庭，懦弱訖成于無斷。投間具館，保全實賴于有容。賜以安車，俾還私第。爰念上皇之元綱，載憫春宮之舊質。時示眷存，聿崇體貌。錫隆名于秘殿，俾佚任于殊廷。拓衍原田，陪敦圭賦。於戲，恭朱邸之佐，皆克盡于忠規。追赤松之遊，尙永綏于壽域。祇應異數，益體至恩。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依前特進慶國公。聖旨：令從官舉文武百僚堪充將帥，并有川勇，以聞。是日，金人斡離不軍至城下，屯華生監。差忽部員外郎鄭望之，借工部侍郎充大金軍前計議使。康州防禦使高世則副之。自軍都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預焉。修敵樓，掛鹿席，安砲坐，設弩床，連礮石，施燈炬，垂欄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司，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圍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園，使賊不可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七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至城下。

王孝迪除中書侍郎。

蔡懋除左丞。

唐恪除同知樞密院事。

吳玠莫倚權直學士院。

金人攻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行營使司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于城下。火船至，即以長鈎桿，擄搭就岸，投石碎之。又于中流安頓又木，及逆蔡京家假山石，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方定。金人攻城北，武泰軍節度河東河北路置制使兼副統制何灌死之。虜使吳孝先來，詔遣李悅、鄭望之、高世則同詣韓離不軍。

九日，傳報賊攻封邱，酸棗門一帶甚急。詔行營使李綱往督將士捍禦。綱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即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瑞同行傳旨，時所乞兵至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買勇，近者以手砲欄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近者以床子弩坐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機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墜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矢集城上如蟬毛，士卒亦有中傷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碗綵絹等，以賞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中間殺賊數千人。賊知有備，不可攻，乃退。因遣使隨李邦彥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虜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炳并給事中李邦彥，獻玉帶玉莖刀名馬各一。聖旨：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許翰除給事中。十日聖旨：大金所需犒軍等物數浩濶，朝廷雖竭力應副，如供祀宗廟器皿，亦不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

官之家已行告諭。盡數供助。尙恐未能供數。忠義之民。理宜體國。將私家所有願助國用者。限日下于戶部。尙書趙鼎等處送納。朕當與汝等共享安泰。令開封府多出榜告諭。

聖旨。大金國重兵攻打京城。欲盡行殺戮。般取財物。朝廷以生靈爲念。遣使議和。只要金銀犒設。人馬方肯退回。朝廷將一應官司庫務。見在并文武臣僚之家。金銀應酬外。尙未敷數。今來事不獲已。理須權宜措置。庶免吾民肝腦塗地。可應在京士庶之家。將見在金銀。權行借用。限日下于左藏庫送納。如有隱漏藏匿。並當籍沒家財。仍許人告。以所藏之物。給半充賞。如納數多。當議量度于文武官內安排。與理選限。不礙正法。理爲官戶。注授優使差遣。

勅門下。朕以寡昧。履承至尊。任大而守重。傾德弗類。不能仰當天意。屬鄰入寇。割地尋盟。遺傳多端。于四郊。豈特盛國之百里。征求財賄。度劉邊陲。朕甚惡焉。延問公卿。側席而坐。夙夜祇畏。不遑康寧。思引艱虞。宜從貶損。自今月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翼上天助。願高國効忠。交扶不拔之基。永底不平之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御筆。蕃衍宅諸王府。所有金銀絹帛。並只今交付朝廷。以大金所要。如違。並從軍法。

是日。韓離不移軍。率驍騎。乃城外西北隅地也。崗勢隱然如沙磧。三面阻水。前枕海澤。即孳生監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宣和中。郭藥師來。太上皇命打毬于此。知其可立營柵。故虜至。徑趨其所。實藥師導之。虜使欲得親王大臣爲質。皇弟康王請行。詔康王及少宰張邦昌同往軍前議事。蔡懋充都大提舉京城西壁守禦使。從李綱所乞也。

上御崇政殿。引人使對。出韓離不之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大抵指陳道君之失。聞上內顧。頗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詔李稅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是日。稅至金人軍中。韓離不者。南向坐。稅望之等北面再拜。韓離不遣燕人王洸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須備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絲各一百萬疋。隨驛隨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出師目一紙。付稅等達朝廷。稅唯唯而已。是日。康王出使軍前。

十一日。中書省劄子。應中山。太原。河間府。并屬縣。及以北州軍。已于誓書中議定。便令交割與金國。若有州府不肯聽從。仰將所屬州府。歸金國。詔書指揮守臣。正月十日。奉聖旨降詔。

十二日。差李鄴。高世則充金人送伴使。聖旨。金張道濟于內事之家。共取銀五百萬兩。金一百萬兩。仍差何處。周文懿。開封府拘收董貫。蔡京諸位。仰差唐重。謝克家。李權。師職于蔡京。董貫。何執中。鄭伸。高俅。王憲。彭端。劉宗元等家。并其餘戚里。應所有金銀。並行直取。日下于元豐庫送納。若敢狗情隱庇。或轉爲藏隱。許諸色人告。給半充賞。隱藏之人。並行軍法。聖旨。開封府尹王革。爲政慘酷。搆造語言。可落職在外。提舉華州雲臺觀。日下出門。本處居住。王鼎。落職。許隨侍。梁師成。朋輔。王黼。衆議不容。可資授彰化軍節度副使。華州安置。差使臣日下押出門。本處交割。御筆。將趙元奴。李師師。王仲端。及曾祇。應娼優之家。并袁陶。武慶。史彥。蔣翊。郭老娘。逐人家財。

籍沒。并內侍省官。道官。樂官。曾經特賜金銀。許贖金帶人。及楊廷。張補。姜堯臣。李宗賢。張師寶。李宗振。宋暉。董摩。金銀。並仰趙鼎。何處。周文懿。李光。只令直取。

臣僚上言。竊見戎寇猖獗。侍從官。義當體國。乃者。營私謀己。圖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級空然。衆目駭視。訪聞禮部。尙書。衛仲達。素與趙良。剛狎昵。無間。今者。忽稱病乞假。遂移家以行。工部尙書。張勳。身爲八座。乃求淮南。幹當公事而去。按仲達。勤。皆憤佞不才。平日。叨竊寵祿。當急難之際。傾搖人心。唱爲避賊之計。理不可容。奉聖旨。衛仲達。張勳。特除名勒停。令開封府。差人勾捉前來。

符寶郎。李光。除右司諫。十四日。聖旨。三省樞密院。號令所出。體統之嚴。靡容僭差。昔在神祖。益正官制。事不以小大。並申書省。取旨。門下省。審覆。尙書省。施行。樞密爲本兵之府。朕嗣承大統。惟懷永圖。始與府臣。共遵成憲。自今。除中書省。並旨。門下省。審覆。尙書省。奉行。樞密專兵政外。一遊元豐官制。毋或侵紊。十五日。太上道君。皇帝。渡揚子江。至鎮江府。

聖旨。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帶。並自陳納官。顯謨閣直學士。孫山。試戶部尙書。十六日。門下。朕祇膺駿命。嗣守慶基。立愛而始于家。用廣儀型之化。受社而施于子。載圖夷輔之助。眷賢之。夙成。考彝章而申錫。消辰期吉。煥號其半。皇子高州。防禦使。莊重而溫良。風恭而美秀。氣稟乾坤之粹。岐嶷得于自然。質疑金玉之英。聰文敏而凝茂。克謹承顏之範。甫臨就傅之年。茲太上皇之嫡孫。實予一人之長嗣。已膺親傳之寄。未疏立社之封。寵典有稽。會言來諄。是用。昨以。隕川之樂。國將于雲水之。

要藩。貝肯朱。總中軍之徒。御。玄。赤。鳥。視。亞。保。之。威。儀。聖。王。爵。之。崇。中。衍。戶。租。之。富。以。明。天。屬。以。厚。人。倫。嗚呼。聖人。何。加。于。孝。乎。朕。則。身。先。于。垂。訓。天下。無。生。而。貴。者。爾。其。寵。至。而。非。修。祇。服。恩。榮。永。綏。壽。嘏。可。特。授。檢。校。少。保。昭。慶。軍。節。度。使。大。寧。郡。王。十七日。殿中侍御史。李擢。奏。乞。依。近。降。指。揮。士。庶。納。金。銀。數。多。者。先。授。以。官。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勸。來。者。奉。聖。旨。依。奏。由。是。百。姓。王。宜。王。革。以下。推。恩。有。差。戶部尙書。趙鼎。領開封。

借工部侍郎。鄭望之。特授戶部侍郎。聖旨。李稅。鄭望之。奉使失詞。妄許金人金幣。並罷。十八日。聖旨。鈔。旁。定。帖。錢。並。罷。依。祖。宗。法。諸。路。贖。學。戶。絕。田。產。合。歸。提。舉。常。平。司。諸。州。郡。見。行。錢。可。並。罷。聖旨。應。批。降。處。分。雖。係。御。筆。付。出。者。並。依。祖。宗。法。作。聖。旨。行。下。常。切。遵。守。

聖旨。廉訪使者。能其定馬。承受公事。依祖宗法。孟鉞。上。章。薦。范。宗。尹。朱。夢。說。聖。旨。依。奏。並。詔。赴。闕。是。日。統。制。官。馬。忠。以。西。京。募。兵。至。遇。金。人。于。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于。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居。

十九日兵部尚書路允迪除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差奉使河東

二十日專領收簇大金國軍金銀所奉聖旨大金國兵馬圍京城其勢甚急朝廷為宗社生靈遣使和議須藉金銀幣帛以結盟好金國要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今來所斂金銀上自宗廟宮禁乘輿服飾之物盡行剝削止得金三十餘萬兩銀一千二百餘萬兩尋得前去大金為見其數未定復遣使臣諭意難為退軍兼恐兵乘犒賞不均必致怨怒卻來攻城男子盡殺婦人驅房屋宇焚燒金銀錢物竭底將去今來計無所出遂將前後黃榜並行拘收別出榜文訓諭朝廷迫切之意仰自今月二十一日為頭應執政待從官宗室外戚將在家所有金銀盡數赴逐庫送納外其餘士庶諸色人並仰於兩日內將所有金銀立便送官如有藏匿寄附送納不盡之數限滿並許諸色人告論列于法許相容隱之人亦許陳告並以所告之數三分之一充賞告者金萬兩銀十萬兩除告賞外仍與成忠郎金一千兩銀一萬兩除賞外與承信郎如親鄰知情不告告而不盡並與同罪籍沒家財誣告不實以其罪罪之今來所降指揮事出急切若因金銀不足和議不成遂致家族不保雖有財寶何所用之仰士庶體認朝廷憂民愛國之意疾速前來送納俟事定日等第推恩如敢違者並行編配所有金銀稜道免納州南赴左藏庫州北赴元豐庫州東茶場州西權貨務交受

靖康軍節度使神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李綱上奏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度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際申也才氣別置宜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東河北京畿宣撫使以姚平仲為宣撫使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使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師所統者左右中軍而已二十二日聖旨今後金國稱呼只以大金為稱合用國字者依自來體例施行更不得以金國為稱二十三聖旨借到士庶金銀令拘收籍沒王輔李彥等房廊住宅田土及戶絕田產給還願空名官告補度牒紫衣師號者聽

二十五日直秘閣折彥質落致仕除直龍圖閣充宣撫司參謀官日下供職開封府奏本府提事使臣韓膺等狀蒙差體究王輔所在契勘王輔二十四日至雍邱縣城南二十里永豐鄉輔固村為盜所殺取到首級申報二十六日宰執等稟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又送以服御犀玉腰帶珍珠寶器珍禽香茶錦綺酒果之類并以祖宗以來寶藏珠玉等准折復索之于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于是王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收簇犒設大金軍兵所為名揭長榜于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許奴婢及親屬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為之一空

二十七日勤王之師大集西兵將帥日晷又聞金人虜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皇妃皇子帝姬墳墓殯殮發掘殆盡李綱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得其貨數不過三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

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于是始有用兵之謀

二十八日復會開封尹王革言兵曹孫恭士曹振張發並擅棄官守出城逃竄奉聖旨並特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恭送桂州袁送昭州編管令差人勾捉管押前去

泗州奏承發運使盧宗元行下司牒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應淮南兩浙軍等處傳報發入京遞角並令截住不得放行聽候指揮又于正月十四日承恭謝行宮使司劄子奉道君聖旨杭越兩將將兵江東路將兵及逐州不係將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團結起發聽候指揮使喚先具兵帳申奏仍劄子鎮江府揚州州照會如已差發過人數並截留具奏等語詳本州先于正月初七日准尚書省黃牒十二月二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道君聖旨除教門事外餘並不管臣等今來所承發運使并行宮使司兩次指揮係是軍期要切利害未審合與不合依京施行奉聖旨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揮

戶部尚書趙鼎除延康殿學士淮浙荆湖制置發運使秘書省校書郎余應求奏臣聞春秋之義大正始克正其始始或不正後將若何陛下嗣位之初強虜入寇雖日事守禦未暇施為所尤當正始以示天下仲未踰月其失有七若積日累月萬幾之微所失可勝言耶雖曰宰相非才朝廷之過亦陛下之失也臣請陳之陛下踐祚之次日太上皇帝后之典册未舉而宣制先立中宮議者謂陛下緩于父母之禮而篤于夫婦之愛若幸執而請是導諛也若陛下意而不能達明是縱欲也二者無一可此失一也太學書生上書陳六臣之奸陛下不能以義斷恩即賜施行遂使羣奸隨太上東去今召之不取來責之不即罪可不為深憂乎此二失也虜人入寇長驅而南有大河之險以為守禦梁方平何灌各將兵數萬不為夾河固守之計無故退師使虜馳騎直抵城關陛下驚憂忍垢屈己而與之和二人之罪大矣稽之軍法在所不赦何灌雖據官自効而梁方平倏然自如略不施行賞罰功罪如此何以使人必用命乎此三失也人主以論相為職得其人則天下治失其人則天下亂今日所以召亂至此者論相非也陛下中興尤宜慎此初罷白時中繼開翰林草制指紳屬望賢相而宣制之日與議滿騰咸謂李邦彥之空疎張邦昌之庸謬在上皇時備位政府累年曾無一言規正裨補今日之事預有罪焉往事已如此又烏能補陛下惟新之政乎若王孝迪蔡懋李稅路允迪之進用士論尤嗤鄙之指紳士大夫豈無英傑而必用次選哉此四失也諫官之職所以輔導人主其任甚重近者至使諫官家至戶到搜索金銀使之既非矣而諫官亦受而不辭市井之人指而笑之或曰強虜在郊事出迫切然君之使臣雖難難倉卒尤不可以廢禮此五失也

梁師成時若愚皆行時奸諛之甚者非常諛斥近聞內侍官道觀金銀皆使二人總之又聞臣僚所上書疏尚仍昔弊送文字庫外議成謂陛下復加信任臣固知其不然而流言藉藉小人因得以濟其奸不可不慮此六失也近日又宜皇子封郡王之制夫以陛下元子禮所宜先而艱危之時宗社未保城門閉拒中外不通未宜急者稍候數日寇退而後命之豈日後時哉此七失也陛下頃在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下今事之失中者天下之人皆知非陛下之過然宰相輔非才不能輔導已如此而諫臣又嚙默不以聞臣竊惜之臣又聞古之聖主不貴于無過而貴于改過不患于有失而患于不聞其失故書稱成湯之改過

竊惜之臣又聞古之聖主不貴于無過而貴于改過不患于有失而患于不聞其失故書稱成湯之改過

詩美仲山甫之補闕而子路聞過則喜。聖人與之。君子知過而能改。小人則文過而飾非。故也。茲事既往。言之無及。誠望陛下考慎其相。擇賢而命之。兢兢業業。日甚一日。後有過舉。不吝改之。以成日新之德。則聖人之道優矣。臣草茅一介。輒觸忌諱。非常萬死。惟陛下赦其狂愚而採擇之。幸甚。

二十九日。聖旨。高衛。日下。催促沿路網緝。發來赴闕。宋喚能發運。與在京差遣。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梁師成。至八角鎮卒。

三十日。新除吏部侍郎王富奏。四壁城上守禦兵卒器仗。並已足備。而居民烏合無用。特用準備臨時。般運矢石而已。且令籍定姓名。緩急勾呼。奉聖旨。權令放散。

發運司管勾文字王以寧。進士任申先。沈毅。並召赴三省審察。

蘇山。且依舊管戶部尚書。并開封府職事。聖旨。訪聞隨從道君殿前宣撫司等人兵。往往拖後。赴隊不上。因而逃亡者甚多。可並與放罪。依舊歸元軍分收管。仍與稿設。

御筆遣內侍李中正。差往東南尋宣字文虛中。

靖康要錄卷第二

二月一日。皇帝御明堂頒朔。

詔蘇山充發運使。措置軍興糧草。應江淮荆浙福建諸路軍政兵器。並令措置以聞。或有差撥。並聽蘇山節制。敢有稽違。盡行軍法。

二日。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劫金人寨。不克而奔。

三日。李綱能向書右丞親征行營司。神師道能宜撫使。并廢能親征行營使司。

發運使蘇山。添差領開封尹。依舊戶部尚書。

四日。虜人求上母弟為質。乃以駙馬都尉曹晟使其軍。晟尙榮德帝姬。與上同生。故遣之。避虜會名。改晟曰寔。兵部員外郎戚瑀。職方員外郎秦檜充割地使。

五日。手詔。士庶伏闕上書。願見李綱。神師道。朕深諒爾等忠義。已令綱。師道傳旨撫諭。若更有乘時恃眾。亂行毆打內侍令綱。師道以軍法從事。便令退散。如後去之人。常行軍法。

御批。李綱依舊右丞。提舉京城西壁。應舊行營兵馬。孟鉞上言。臣近乞召用朱夢說。范宗尹事。已蒙俞允。天下幸甚。臣使懷迫切之誠。望賜采納。臣聞太常少卿李綱。推孤忠自許之誠。首決天下之大事。蒙陛下處以股肱之任。雖愚憚無知之人。亦皆鼓舞欣抃。況忠直有識之士哉。今日忽聞李綱緣用兵少挫。已蒙

加罪。以常情論之。固當如此。以大事論之。則臣別有愚見。夫李綱起自孤寒。奮不顧身。施骨鯁藥石之論。當披堅執銳之敵。可謂忠孝之極。人所難能也。然一人之才。安能盡十萬人所長。諸葛亮。管蕭之亞匹也。猶有治戎為長。奇謀為短之說。然劉備不以奇謀為短而不用也。惟在人君因所長而任之耳。陛下若謂李綱短于用兵。令能行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之職。民心定不安也。非特民心不安。又恐天下知李綱緣忠正大用。以微罪重責。使賢良之士畏懼而不敢言。弊過之弊。自此始矣。臣竊為陛下痛惜之。伏乞始終保全。令依舊裁決大事。專意進退人才。庶少裨陛下重光之明。仍候朱夢說。范宗尹到闕。亦行大用。取進止。聖旨依奏。

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臣聞任賢勿貳。去讒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奸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勞瘁。賢邪之分。屢更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勇奮不顧其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妬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于卿監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又復能李綱職事。臣等驚惑莫知所以。此必邦彥擠陷。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嫉若仇讐。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決大策。用兵。偶然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于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因未足以為善。小挫亦豈足以為辱。況示怯示強。奇謀秘計。豈可避以此。任賢之事。臣等竊聞邦彥。時中。夜勸陛下他幸。茲豈為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稽急。已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只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唱之。百官有司。率趨而和之。遂令京師一城。闐然騷動。弗安其居。至聞率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能自保。當時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邱墟。百姓生靈。已遭荼毒。但聞陛下將有棄宗廟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聖志。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以手加額。仰噴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讒誘忌嫉。無所不至。臣等竊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與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羣臣。惟鄭居中力爭。此事不可輕舉。而王安中。力贊王黼。以遂其事。邦彥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加可否于其間。其寔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懷懼危懼。不遑宵旰。邦彥並當引己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乃當此國家危急之際。尙敢優養自若。將祿固位。坐妨賢路。而復忌嫉賢能。害國家大計。蓋邦彥首倡請和之議。又請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移前非。以道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社稷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其願請和。則既和之後。何故尙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垂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因弊。不可支吾。聞陛下信任李綱。

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能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于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為虜擒矣。則是陛下能廢李綱。非特廢邦彥計中。又廢廟計中矣。聞朝廷又欲增與驢馬等物。無乃借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念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寇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寇河朔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更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征伐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之者。蓋以此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畿輔百里。今若棄太原。則長安重城千里。日在其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嘗有割地之請。當時朝廷皆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于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承。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即政之始。邦彥等便欲棄祖宗境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耶。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向矣。自大梁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是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處黃貫。蔡攸。朱勳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未可得。陛下將于何地而奠宗廟耶。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于北虜。必遭暴虐。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棄之耶。其意不過欲抒目前之急。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遇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于必勝。想邦彥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為危迫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次。拔擢。邦彥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必與羣奸力排。以助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累日。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觀除侍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為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朝廷之上。非特綱為孤立。而邦彥等自為身謀。不以腹心事上。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綱于國家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筏。為大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為君父備者。又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慨慨為上言之。至為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陛下當此方深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黨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初開邊隙。以致今日之禍。今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于匹馬隻輪無遺者。朝廷曾不諒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加罪乎。若以虜人申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因邦彥等譖誘之故。廢斥之。無乃遺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今日宗廟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急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為異議所沮者。昔魏文侯令樂羊將兵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請書一篋。及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任臣之功也。唐憲宗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

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兵常勝。則古今何俾用兵耶。但論臣勇怯。兵力強弱。措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于是左右不能用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曰。非度破賊之難。正度之難也。韓愈誦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于此。惜其勿克有終也。臣等願陛下遠察前代已然之舉。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為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狀南仲。必有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與諸左右。而聞外之事。蓋付神師。道使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力協心。助陛下大有為于天下者矣。臣等學校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而邦彥亦昧平生。所以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者。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社稷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然。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為未足。信試御樓呼召耆老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道路商旅一問之。試咨百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去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慎。臣等布衣之賤。論及宰相。非常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資政殿學士宇文虛中知東上閣門事。王球率使韓離不軍。先是正月七日。何灌奏。金人已到城北。朝廷且遣使人出來勞軍。恐有商量。于是鄭望之借工部侍郎充奉使大金軍前。計議使高世則充副使。令韓城而下。見虜使吳孝民云。皇子即君到趙州路上。截得今上皇帝即位敕書。以手加額云。既是上皇禪位。無可得爭。卻與他講和休。皇子即君。謂韓離不也。又云。如今南來。只似買賣也。望之問買賣之說如何。孝民云。要割大河為界。更要犒軍金帛。望之云。如此。即非買賣。卻是強取也。遂引孝民入城。八日。孝民朝見。陸殿疏奏。今來議和。皇子即君要一大臣過去。李綱前日。臣請行。時朝廷已委綱御營守禦。勢難輟行。遂差同知樞密院事李稅與望之往使。謂上曰。若虜人及割地。使勿許。歲幣增及三五百萬。不妨論及犒軍金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稅押賜金一萬兩及酒果。賜韓離不出城時。日已昏黑。有金人騎兵三兩。人不知是使人。射箭相及。從者一人死之。餘兩人亦傷。夜至華生監。見韓離不。韓離不。不但訝國家遠盟。如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殺殺金賊之詔。事見。韓離不如此三五事。都不及和議。稅云。有皇帝賜到金一萬兩及酒果。乃令吳孝民交割。是夜宿華生監。蕭三寶奴。耶律忠。張愿恭三人來云。皇子即君至中路。使意回。只訝南朝不遣使人來賀。望之云。朝廷已遣給事中李邦去。不知甚處逢大金人馬。更不得消息。三寶奴云。李給事知是上皇遣來。皇子即君道。不知他今上意旨如何。望之云。主上即位十餘日。上皇南幸。朝廷倉卒未及遣使。而人馬已及城下。三寶奴云。皇子即君自入界不見遣使來。駐腳不定到此間。今來和議。無慮不了。但南朝多失信。須要一親王往大金為質。北朝以人馬到處為界。今已到汴京。皇子即君只要以河為界。望之云。南朝得北朝地。把守不得。北朝得南朝地。亦恐難守。不若多增歲幣。卻可商量。三寶奴云。說得極是。但許多人馬到來。不成教空歸去。大金人馬。不似南朝健兒。逐月有請受。望之云。若是講和。朝廷須備勞。不知有多少軍。三寶奴云。河東國相二十萬。皇子即君三十萬。如今講和。使遣人去止河東軍。此事朝廷遲疑。早了便宜。望之云。昨日面得處分。若說及犒軍。可許銀三五百萬兩。此數亦不易出。

也。三寶奴云。金人去家有六七千里。動經一二年。須得逐人得兩錠銀。一錠金。方得。望之云。太師開得許大口。又要以河為界。好難商量。九日。虜使韓宜徵云。皇子郎君遣人去打城也。望之云。既是講和。何言打城。韓笑云。且要糧兵。遂見韓離不笑云。打城人適以已勾回矣。又云。講和事自此遣人去朝廷理會。于是三寶奴。耶律忠。王納受。韓離。不書一封。又一幅不封。與望之同入城。不封一幅。乃是所須金銀表段數目。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匹。表段一百萬疋。一更後到殿門。又見所進書。方知要割三鎮及親王一員。候回日送到河。要宰臣一員。同往交割界地。十日。與使人會殿門。幕次奉聖旨。令少宰張邦昌往軍前議事。俄頃。又令中貴引皇弟康王。傳宣云。康王請行。祝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要親王送到河。別無他康王正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李邦自磁州路上遇金人。同至城下。是日。韓離不令隨使人。遣城中見呂頤浩等數人。皆還。十四日。邦昌從康王出城。赴軍前。李邦。高世則。贊和。議書。送伴道三寶奴等。同去。二十七日。宜召祝稅與望之對。寧福殿。上曰。國家無許多金銀。禁中卻有珠玉等物。卿等可過去商量。以此准折。遂往評議。韓離不許之。二月十日。望之同李祝稅。寶珠。玉犀。象牙。出城。須臾。耶律忠來相見云。皇子郎君令來交割訖。稅上馬入城。是夜。桃平仲。劫寨。韓離不請康王及張邦昌相見。帳前。割本朝旗幟數百面。及俘虜到將校數十人。再三詰責邦昌。邦昌云。必不是朝廷如此。恐是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相結集。故來劫寨。韓離不云。待道是賊來。怎生有許多相公。滿心只可道朝廷不知也。五日。朝廷遣宇文虛中到軍前。虛中與望之相見。共道皇子郎君有再和之意。劫寨事只做朝廷不知。六日。王納隨虛中入城報聘。云。王子郎君道。劫寨不干卿侍郎事。教他入城。初。神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在朝廷則堅守和議之約。候桃杏來。兵勢益盛。同共商量。軍中自遣使人往謂三鎮。國家邊面所係。決不可割。若割三鎮。則我等將帥用兵無已時。據三鎮賦入所得。增作歲幣。庶幾和好久遠。如此遣使三兩轉。勢須逗留半月。重兵密運。彼不敢遠去。計虜孽生監。根草漸滿。勢須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二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大臣急于邀功。以為迂闊。遂用桃平仲。平仲。古之養子也。皆從董貫。平方臘。回京師。誇大殺獲。虜賊之多。大臣信其說。意謂以殺金人。如殺虜賊。故收繼而虛中往來和議遂定。

六日手詔。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即政累日。大金擁兵。遂抵京城。于四方賢才。未暇遺有號召也。永惟國家大政事。已詔三省樞密院。盡遵復祖宗法。而近世名臣。未有褒錄。何以示朕意。司馬光。范仲淹。可贈太師。張商英。可贈太保。應元祐黨籍。元祐學術。指揮。並不施行。布告天下。咸使聞知。聖旨。比年以來。京城拘收折毀民居甚衆。至民無所安居。應苑園宮觀。有可廢以予民者。三省樞密院速條具以聞。聖旨。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聖旨。士庶伏闕上書。本出忠義。已行撫定。訪聞奸人乘時。尙敢聚散作亂。或劫掠財物。毆打平人。令開封府三衙。只今前去巡警彈壓。如遇有此等人。斬訖聞奏。如彈壓無功。當議劾責。

德安府進士張炳。太學生雷觀。上書論事可嘉。並與同進士出身。除秘書正字。既而無闕。除太學博士。范致遠召赴闕。許翰除翰林學士。七日手詔。童貫等妄興邊事。懷奸盡國。悉皆東下。前往江浙。在京如梁師成。譚稹。李彥已行。違竄。所存百餘員。皆小官疎遠之人。並不係從來被重任厚祿者。今又自陳乞依舊制。寄資恩數等。一遵祖宗之典。百姓無知。鼓倡率衆。擅行誅戮。劫奪財物。震驚京闕。皆不與居。已指揮李綱。并三衙分頭彈壓。捕為首之人。悉行軍法。爾等各歸常業。毋蹈極刑。尙敢結集。仰徒中反告。支賞錢一千貫。咨爾黎庶。仰體朕意。蔡懋除資政殿學士。知北京。日下前去。徐處仁除中書侍郎。候替人到赴闕。中書舍人席益除徵閣待制。知河中府。吳衍除翰林學士。日下供職。

聖旨。近緣奸人糾唱百姓。妄稱內臣謀叛。今子細推究。並無寃迹。顯是潛行誣執。意在擄奪作過。雖已節次捕獲斬戮。慮尙結集人衆。恐京城遠近。未暇遍知。令廣行告諭。皇弟肅王。少宰張邦昌。除太宰。著作佐郎。沈晦。借給事中使韓離不。初。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為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以行。八日。訪聞輔郡兵馬副統制王蕃。世司本在畿內。今卻領兵南去襄陽府。又移文州郡。稱金賊圍閉京城。口江東西。湖南。北。福建。廣南。陝西。等路。兵三十萬。唐州。置司。處交割。即今用兵。見在北方。及京師戒嚴之時。不委王蕃。因何南渡。漢江。去京城八百餘里。不知蕃意所在。又蕃止絕州縣。不得將錢物入京。並令于置司。處交割。領軍衛護官。局日馳百五十里。故敢狂悖。妄作。阻兵自營。寔無勤王之志。奉聖旨。王蕃。責授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所有見領兵馬。令所在州軍。拘狀。責令吏部。差使。臣前去尋覓。何桌除翰林學士。許翰除御史中丞。唐重試中書舍人。楊時除諫議大夫。梅執禮除徵閣待制。知鎮江府。毛友知杭州。並疾速之任。翁彥國依舊發運使。高衡副使。方孟卿。判官。盧宗元。陸寅。並罷。岳山除發運司。指揮不行。九日。差宇文虛中。王球。再往大金軍前。奉使。仍就差迎康王。又差王時雍。高世則。備伴。大金朝辭人使。十日。康王歸。上喜甚。賜子良渥。寵以太傅之命。王居金人軍中。幾月。桃平仲。劫寨之夕。恬無所驚。及歸。都人大喜。爭出觀之。金人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為質。即不俟金帛數足。遣使告辭。上賜宴于軍中。制曰。凡賞無常。雖小臣而必錄。因心則友。矧介弟之敢忘。嗜其顯庸。錫以蕃祉。消辰之吉。揚命于廷。皇弟

太保遂安慶源軍節度使康王德宗清深風度凝遠出神明之肖閱義理以居多依日月之光安譽處而無敵比戎騎之侵軼至郊圻之驛驛毅然請行奮不圖己有此奇節願烈士而或難歷以至誠雖強敵而可威幸退師而底績遂擁旆以言歸是用躋帝傳之榮班分州牧之重寄申威雙鉞進退兩藩以勵羣倫以慎至愛嗚呼原隰哀矣既見急難之情福祿媿之宜共安平之樂往膺光寵益介酬庸可特進太傅靜江軍事節度使桂州牧鄭州牧依舊康王

詔罷明堂頌廟布政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與告和使借右文殿脩撰宋彥通參議官借工部侍郎滕茂寔管伴金人王介儒劉思等使粘罕軍是日金人退師

十一日馮澥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赴闕

十二日遣王球使河南大金軍前迎接肅王

手詔朕以眇躬託士民之上夙夜祗懼靡敢遑寧比者金人犯順都城閉關日月軍民展力捍禦寇勢朕知之矣而不逞之徒輒乘時造端相煽為變內作不靖震驚朕師謗督大臣毆擊內侍白晝剽掠乃敢公然凶殘朕念嗣位之初首遭艱難德意未孚致汝等抵冒如此朕甚悼焉播告汝等朕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任奸人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營安遊之地不竭爾力以廣無用之費凡避國害民之事一切罷罷務與汝等休息其有奸宄不悛敢復犯法紊亂我綱紀當重刑戮必罰無赦咨爾有衆明聽朕言能殿中監符寶郎聖旨樞密院在祖宗時參用助舊武臣朝廷修整兵備宜擇得軍心武人為簽書同知庶幾緩急可倚仗三衙軍政之本祖宗規模宏遠今悉廢弛宜擇有威望邊將用之以揚厲軍旅 神師道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仰承聖謨獲紹大統適邊境之懈弛致郊畿之驛驛荷天之靈俾敵侮禍既遣使而講好遂以時而退師載惟千里幅員罹屠掠之苦四方遐遠多調發之勤兵屯要守扞之勞編戶傷括輸之急朕每念此惻然痛心不能保民乃使重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是用疏曠蕩之恩沛汪濊之澤嘉與海內庶于不平可大赦天下於戲三事大夫羣后庶尹國勢委靡而不振宜思所以採治之方黎元愁歎而無聊宜思所以撫綏之術保疆固圉節用廣儲庶幾協心共圖康乂

太宰李邦彥奏乞致仕手詔李邦彥任政府歷年累形憂國愛民之誼以至慎惜名器抑裁冗濫獻納非一朕在東宮時熟聞嘉譽策立之際備罄忠誠金人犯關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撫軍民為急朕一一施行衆志未能遍諭乃作勿謂鼓唱流言又與前日異意元惡之人忽生怨憤寔駭予聽已依所乞宮祠播告中外咸信勿疑

十三日尚書右丞李綱知樞密院事

聖旨幸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副並罷

陝西酒臣吳興祖京西劉民瞻淮南張端兩浙李弼孫江東會注並罷

十四日賜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第一區特詔非祖宗舊法所降指揮更不施行當自政府始制曰大臣事道必嚴去就之規明主佐賢務全體貌之志眷時元輔久執鈞鈞方引疾以辭榮用疏恩而渙號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誠德惇大秉心曠夷以高文揆漢于禁林以偉望奮庸于政路遂參夢卜進任台衡不叙羣才以大明于國是力裁弊弊會不顧于身謀道于縉紳之初載嘉翊戴之職登之家宰倚以遠猷方四郊多壘之虞惟一日萬幾之曠雖稍問于綏定念正賴于枚舉忽覽奏封力祈謝事論言屢消章卻復來惟陳隨之甚高遂貪賢而冀獲加班崇于祕殿行使組于殊庭併行戶和是昭春禮於戲進而許國既朕心朕德之咸知退不忘君尚嘉謀嘉猷之入告往安素履用體至懷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依前起復特進

制曰朕祗膺聖訓獲紹丕基遵例揚功仰憲祖宗之舊圖事採策旁咨弼亮之賢爰得昇才俾登宰路告爾朝列咸聽朕言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吳敏氣和而志剛才通而識遠潛心自得學造古人之微乘義不回德全仁者之勇蚤儀禁裏遂贊政機非堯舜不陳安社稷為悅定禁中之策定靖我家運堂上之奇遂固吾圍逮鈞衡之虛次副公議以成歸是用升次輔之職兼以列西臺之侍陪敦多邑躋進文階併錫寵光用昭眷禮嗚呼慨觀今日浩若涉川考政刑則本末失倫語才用則上下交困易子出令而宣布者多還輕于用人而欺誕者得肆廢仗節以狗彘成德利以成風國勢頹靡而不張軍律汰玩而無紀非至公無以破黨與非持重無以鎮奸萌卿其畢議而力行朕且虛己而傾軫往欽成命以究永圖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 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除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李稅除尚書右丞李綱言伏奉聖恩除知樞密院事聞命不知所措竊以鴻樞之長專統兵機宜得魁奇英偉之人以居其任臣本書生進山庠序雖常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初荷上皇誦拔執筆螭坳日侍清光屬大水暴至士庶奔走爭具舟楫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疏指陳冀得直前論奏當路排排流落七載上皇憐而收之使貳奉常永惟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邊吏弛備金人盜據全燕肆其兇焰來犯王略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繁欲授聖子意未有發臣與少宰吳敏協建大策贊成內禪歲首上皇南幸淮浙廷臣亦有勸陛下為避賊之計者臣躬述利害回鑾輿之行為固守之策陛下不以臣卑鄙驟加擢用自庶僚不五日而預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助績不効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簡閱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戢奸以安衆問道移檄河北諸鎮豫為隄防忘食不寢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連營進討使之進不敢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策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遽出幾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于宣撫不關白于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神師道猶不知之在彼臣寔無所預是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接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館新督將士列布衝要分遣軍馬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拒賊馬射殺金賊

甚衆。是夜臣陳兵扞禦宿城下。明晨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馬士氣百倍欲戰。然臣是晚求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願陛下至仁至聖。灼見愚款。寔無他腸。特賜宸諭。許之保全。慮其空乏。加錫兼金。未逾三宿。亟垂召見。俾還舊物。盡付京城四壁守禦之事。論以怨仇。欲持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護生成之恩。不可爲最。瞻謝之際。感淚交集。德隆命輕。捐軀易避。惟是都城細民。因問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蒙容旨。即取其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羣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竊惟和議既成。金賊擁重貨。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乘臣本志。兼總兵政。豈其所宜。且祖宗舊法。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乘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改于舊法。未見其可。臣竊謂胡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畿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須于旬日之間。備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平仲。神師道以團結保甲。還州縣。使各安其業。內外人心。既已救寧。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昨日。今雖未敢亟去。而竊疑推延。非所宜。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所有告命。未敢祗受。奉御寶批。降詔不允。日下供職。

知樞密院事李綱奏。諸路勤王之師。民兵等官。並與轉一官。其民兵到本處。令優與犒設。從之。十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奏。臣竊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言事爲職。故監察御史自唐以至本朝。皆論政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元豐。紹聖。悉著令甲。至崇寧。開。大臣營私。欲其便己。遂變祖宗成憲。使人君無兼聽之明。而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名存寔亡。害治尤甚。今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爲急。方陛下降寬廣。闕。猶下采于芻蕘。況臣等輩。豈備臺屬。使望清光。効忠忠。仰禱全政。萬一不勝幸甚。伏望睿旨。本臺。今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奉聖旨。依祖宗法。

新除少宰吳敏奏。臣伏見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乞復用李綱。且仍留神師道宜撫。聚衆既多。遂聲言欲廢擊宰執。至搥碎登聞鼓。拉殺內侍十數人。賴陛下聖明。即刻撫定。臣待罪樞府。不能彈壓。以靖國人。致使軍民因忠義之心。成變亂之禍。臣罪甚大。不敢逃刑。重念艱難乏使之時。不敢自拘。司敗。臣即時宜奉容旨。令李綱。神師道。三衙開封。以軍法彈壓。今首尾數日。元惡就誅。徒爲羶醜。罔有伏罰。朝廷刑威。稍伸于國人矣。李邦彥。乞致仕。陛下已降旨從所請。抑臣有區區之見。願爲陛下陳之者。高歡在魏。見衛士聚黨焚領軍張紇宅。朝廷畏其亂。不敢治。遂遂散家財。結死士。卒成伯業。由此觀之。國家不能修政刑者。奸雄窺伺之資也。古語有之曰。投鼠忌器。況天子之相乎。李邦彥輔佐上皇。自前歲已來。能與宰相更革政事。以定山東河北之寇。皆邦彥之力。洎受命上皇。授立聖明。倉卒之際。上皇付託以腹心。勤勞寔多。又建遣李邦彥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但邦彥爲人。畏懼太過。緩于事變。而國人不堪圍閉之苦。取金帛質親王之辱。至能李綱。示不復用兵。則國人不勝其憤。遂有此變。邦彥之始末如此。異時奸惡如王黼。未嘗得此于國人。而邦彥遭此。豈非不幸乎。臣願陛下下臣章。曉諭國人。因使四方知前日爲亂之黨。已就誅責。而邦彥之爲人。稍自白于天下。然後加恩。起邦彥。惟陛下聖斷。奉聖旨。布告中外。成使聞知。

國子司業黃哲等奏。以太學諸生伏闕上書。致令兵民作鬧。見今待罪。奉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學官何爲自疑。乃爾待罪。可速安職。仍曉諭諸生。十六日。聖旨。內侍特旨。令轉出。或致壯者。並與換官。已轉出者。改正。仍今後內侍。並轉至武功大夫止。餘令條具聞奏。

十七日。探報。虜人渡河北去。臣僚上言。審取舍以辨是非。行賞罰以明好惡。明主之先務也。竊見蔡京于元符建中之際。包藏既深。罪惡未顯。有識之士。雖知其必亂天下。而嗜進謀妄之徒。方且倚以爲宗。主。故右司員外郎陳瓘。嘗爲諫官。獨能推測其用心。而披抉其奸狀于未著之前。詳言極論。明若晝。至于今日。无一不効。故京尤忌畏之。比一時言事官。得禍最酷。諸人既得自便。而瓘獨再貶。指定居住州郡。流離窮窮。終以廢死。忠義之士。至今悲之。語及瓘者。未嘗不爲之流涕。伏望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爲忠義之勸。奉聖旨。故承事郎管勾太平觀陳瓘。贈右諫議大夫。仍與一子恩澤。

制以同知樞密院事京畿宣撫使神師道爲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充中太一宮使。少宰吳敏等表。以四月十三日。爲乾龍節。詔所請宜允。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沂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宜使劉光世。以鄆廷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皆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上諸郡。平日養贖蓄積。爲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先叛從金人。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在平陽者。被城拔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德府。遂攻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一萬屯河陽。扼太行瓊車之險。以神師道爲河東河北宣撫使。駐滑州。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援太原。以神師道爲制置副使。總兵援中山河間諸郡。

十八日。聖旨。李邦彥受命上皇。輔翊朕躬。應恩數等。並依白時中例施行。少宰吳敏辭所遷官。奉聖旨。可通議大夫就職。十九日。聖旨。催督王球。過河前去大金軍前。迎請肅王。以初約至河。即回故也。聖旨。可選用老成忠厚之人。爲太學官。訓教諸生。使自知恥。自好。庶不倡導紊亂朝政。詔以右諫議大夫楊時兼國子祭酒。初。神師道爲宣撫使。李綱爲副。行營使姚平仲。謀劫寨數日。行路皆知之。虜先爲備。二月一日。出師。以爲功。在頃刻矣。御營使司副官方會。封邱門草。忽馳報失利。上震怒。于是罷綱。解其職。俾待命浴室院。師道亦罷。宣撫使以右丞蔡懋代之。復議講和。命守城卒。戢弓弛砲。無得輒傷虜人。初五日。太學生陳東。率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乞留神師道。與綱已。而集軍民數萬人。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神宜撫復用。毋得歸。會封府事。燕山舉。韓揆東等曰。諸公如此。可謂忠義矣。選者以聞。上命開門。索所上書。頃之。中人傳旨云。諸生所上書。朕已親覽。備悉忠義。當便施行。其中有欲散者。衆聞然曰。安知非僞耶。須見李右丞。神宜撫復

用而退。于是知樞密院吳敏傳宣曰。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使金賊稍退。即令復職。猶不退。時日已
 旰。百姓乃與登聞鼓。置東華門外。搥而壞之。山呼動地。樞密院南仲至。諸生曰。先生前日為天子傳宣
 言無不行。今軍民之意。堅欲復用李右丞。種宜撫。幸先生言之。南仲曰。當便求對。以諸生之意。奏上。衆
 南仲詐。擁其馬不得歸。南仲亦徑入朝。繼而開封尹王時雍來。謂諸生曰。曾天子可乎。胡不請諸生應之。
 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乎。以奸佞脅之乎。復欲前殿之時。雖逸去。殿帥王宗濬謂上曰。事已爾。亡可奈何。
 當屈勉從之。不然且生變。遂遣南仲號于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百姓數千人詣浴室院迎之。帝益恐。于
 是相繼而宣者。絡繹不絕。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論。繼未幾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櫛而磔之。即矯
 制曰。殺內臣者無罪。又取十餘輩殺之。皆裂其屍。碎其骨。共取肝腸。揭之竿首。號于衆曰。此逆賊也。綱既
 對。即詣行營司。而師道亦歸其宅。士庶知其復用也。遂散。是晚天子下詔曰。士庶伏闕上書。願見李綱。種
 師道。朕已親覽。深諒爾等忠義。已令綱師道傳宣撫諭。若更乘時侍衆。亂行殿打。令綱師道以軍法從事。
 是夜。復聚衆殺內侍而毀其家者數十人。明日詔再下。猶不止。初七日。李杲蔡懋言于上曰。太學生率衆
 伏闕。意在生變。不可不治。上不之罪也。司業唐黃傳以不能約束諸生待罪。詔答以速安本職。先是諸生
 聞朝廷欲治其罪。不告而去者大半。學官以不告而出。用學規屏之。諸生復因然乞同屏。乃亟命楊時兼
 祭酒。召諸生慰勞之。越兩日。復令崑山傅旨撫諭之。先是崑山奏上曰。臣前日聞蔡懋李杲論與太學長
 貳令屏出伏闕上書。陳東等諸學生聞之。莫不憤然。一學盡欲拂袖出學。今日又聞稅呼王時雍令根治
 諸生。并伏闕百姓。欲實于法。臣聞不勝皇駭。仰惟陛下以容知之。資撫萬邦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忿乘
 隙相聚。殺傷內侍。指罵奸黨。蓋恃陛下仁聖。又能與百姓雪其怨氣。而蔡懋李杲王時雍之徒。恨其罵已
 而右李綱。驟欲錮其根株。又稅宣言。為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有李綱親舊。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心。歸
 怨陛下。自此士民思亂。恐無已時。兼士民上書不約而從者千萬人。其言皆平時公論。乃陛下所欲急聞
 而奸臣之所甚惡也。豈可不察上旨。敢令開封府快其私忿。臣願陛下作訪聞行下。速賜止絕。庶幾忠義
 之士。不死于奸臣之手。而忠言議論。且聞于九重。寔宗廟社稷之幸。

靖康要錄卷第三

胡安國除太常少卿。馮澥除左諫議大夫。

臣僚上言。伏見近差承議郎劉崇起復知鄆州。宣教郎劉崇起復陝西運判者。臣竊惟國朝以來。凡在職
 以變去位之大臣。自非宰執去就。係天下重輕。邊臣用舍。係生靈休戚者。未嘗奪情釋服。俾越禮制。號稱
 從權者也。比年以來。風俗偷薄。仕流奔競。交權要以幸進取。為入子者。無復鞠育劬勞之念。至有母死在
 苦。未暇治喪。竟飾卒服。急遣走卒。以圖起復。如福建提刑俞向者。在任丁憂。資緣得請。候葬畢日。許令起
 復。乃更不復舉喪歸鄉。即就任所。使營葬地。掩其所親。如濟州通判毛孝立者。孝行凋零。以至于此。開者
 鄙之。今陛下新即位。德教所加。將膺天下于純孝之域。如起復之例。詎可因而革。況劉崇劉崇。鄆州陝
 右。並不係邊廷急切。特令寢罷。聽其終喪。特與除權。庶幾自今以往。臥苦枕塊之人。無復彈冠結綬之興。
 不勝幸甚。奉聖旨。依奏。應州縣官。如有似此之人。令吏部條具中尚書省。
 二十日。聖旨。應文武臣僚。係朱勳等舉辟。及曾受財物。妄相求託。展轉舉辟者。並仰所屬告首。限一季
 如不首說。根究實者。並追官勒停。仍許人告。賞錢二千貫。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金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澹。各統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梁河不守。漣望風而遁。
 遂致敵國馮陵。倘當行軍法。其罪惟均。今濫以重傷死于屬下。而方平未正典刑。無所畏懼。國威不振。

士論情之陛下欲法藝祖以武功定禍亂統御將帥使有非者必誅當自方平始奉聖旨依軍法戮于都市

聖旨金人侵擾京畿至良民橫被殺傷士卒殞身行陣除內中已開建道場追荐朕食素膳親詣行香并令在京宮觀僧道各設齋醮懺會仍遣使分就四郊嚴潔致祭

二十五日范致虛差知京兆府任諒差知延安府盧法原除微猷周直學士差知成都府陳邦光差知潭州葉夢得差知顯昌府陸藻差知應天府范致虛赴闕陳邦光引對指揮更不施行張叔夜差知東平府觀文殿大學士白時中差知壽春府

資政殿學士王孝迪差知廬州給事中王雲侍衛親軍馬軍指揮使曹際使韓離不軍太一宮使神師道除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保靖軍節度使姚古為制置使某軍承宣使神師中為制置副使領兵赴趙州

二十六日侍御史孫觀等言伏見金人深入三輔震擾陛下總攬之初坐席未暖令遣使臣捐棄金幣以為和戎之計中外之憤痛心疾首以為搆怨連禍之人未即誅殛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蔡京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連事之名建國害民之政而祖宗法度變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為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真曲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羣小充滿要途蔡觀忠良悉為朋黨交通御竊弄威柄粥賈官爵貨賂公行盜用庫金奸賊狼籍閉門混濁父子詬爭所役官為橫行腰封至大國欺君妄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奸巨惡未有如京比者太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奸狀凡四罷免而近幸小人相與唇齒恐失所憑依營護擁蔽既去復用而京依然自如羽翼已成根株盤互不可搖動凶焰益肆覆出為惡倡導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報復睚眦怨氣充塞上下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搖離上下解體于是敵人乘間鼓行而南如入無人之境矣陛下赫然奮朝綱貶斥用事者王黼等大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況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為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而大臣固爭請待他日之登王黼當國循習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之悞國固不容誅而構造過患父子相為終始與黼均為罪首公議藉藉不平未可以但已也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孫為三公者一人親執政者二人登禁從者亡慮十數名圖甲第僭擬宮省袍帶之寵下逮童稚犬吠非主尚懷糟糠之恩願京所蒙何以論報不圖邊遽上聞而京盡室數百輩治舟楫挾輕寶一夕遁去君父悍然坐園城中無一人有同患難之意掉尾不顧曾犬豕之不如原其用心如此使京尚在相位安知其不閉關賣國如馮道輩乎宰相非其人果為天下害遂使中國空虛狄人侵侮所無不至而京又善為奸害嫁怨飾非獨使上皇負謗于天下衆論不容尤在于此伏望陛下睿斷勅使追還早賜寬釋稍正京父子誤國滔天之罪以慰宗廟社稷之靈一洗上皇醜昧之謗少紓四海生民忿懣感不平之氣不勝幸甚取進止

孫觀等上言竊惟幽薊之役用事大臣敗累朝不淪之盟構三邊無窮之禍以成朝廷今日之患中外之論咸謂蔡京子攸王黼董貫均犯大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而投荒之罰獨加于黼此舉心所以未厭而臣亦不得而已也臣近者嘗聞言事之臣共疏渠魁蔡京之罪乞賜寬釋今不復重陳仰瀆容聽敢以貫攸之罪據略為陛下言之貫出自閩尹喜為亂賊攸憑藉世祿濟以奸回平日懷奸迷國壞法亂常竊弄權柄擅作威福固已不厭誅矣乃王師之北伐也貫為宣撫使攸實副之提數十萬之師挫于殘破之虜淹留彌年卒貫空城乃以快定故疆貫受非常之寵貫以太師封兩國公攸遂入總樞廷矣此貫攸之罪同也蕭后納款虜使韓昉見貫攸于軍中卑詞祈哀願捐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昉使去助大呼于廷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賈竭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當蔡京專政貫則與造邊隙言引趙良嗣用之于本朝迫金人結好攸則招納叛亡反覆賣國構怨結禍使狄人因藉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欲收雲中之地卒無尺寸之功反以剪除寇攘枉道河朔而歸又虛衆人之議已也公肆誣說凡第賞者千百人貫遂封廣陽郡王而攸亦進太保封燕國公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犯塞貫實縱之攸見邊報警急貫則遁逃以避漫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于此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迨陛下踐祚之初狄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携持金帛舳舻相踵盡室遠去使聖主獨處圍城中曾無同國休戚之意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臣願陛下奮揚威斷察其誤國罔上之罪天下之所共棄早正典刑以為萬世賊臣之戒

孫觀等上言臣等伏見比歲以來閩人用事竊弄國柄典章機密挑發兵端構成邊患于是金人以數萬騎直抵京闕宗社之危殆若綴旒陛下赫然震怒斥大臣王黼等以謝天下而衆議不厭以為首難之人貫始童貫等按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贖之而誤國之大者尚可數也貫自陝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妄上為術虛立城寨妄奏邊捷以為己功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閭道粥賈官爵超躐除授濫常制有自選調不由薦舉而輒改京官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遽升防團者有放廢田里不應甄敘而擢登侍從者奸賊小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盜取官錢苞苴公行門戶如市金帛寶玉充積如山私家所藏多于庫府此貫之罪一也戰士之徒冒犯矢石傷者有金帛之賜死者有褒贈之恩自貫尸事一切廢置戰傷之士秋毫無所得而死者又誣以逃亡之罪乾沒軍賞悉充私藏比至師還而庖人腐卒守舍掃除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貫之罪二也貫又擇取陝西勁卒刺為親兵號曰勝捷方征伐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貫之罪三也貫自為將帥每出內帑金帛以濟軍需奄為己有而嚴立軍期取償于州縣頭會箕箒民不堪命貪賊不法凶焰勃然臺諫之臣一言諍一中以危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貫之罪四也方臘作亂攻陷城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御衆無法縱為貪暴悉斬良民以致首級于是民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也貫在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為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之人身為三公職在樞省獲食不已遂至王爵在昔助德所不敢居本朝故事亦未嘗有而兇復桀

驚長惡不俊。枯權擅命。拜免大臣。氣焰煽赫。威震天下。產怨召亂。浸成國難。陛下親政之始。大明誅賞。以勸四方。如其此六罪。何所逃于覆載之間。伏望正滔天之罪。以為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奉聖旨。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授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太師廣陽郡王童貫。授左衛上將軍。追廣陽郡王。除豫國公。致仕池州居住。太保領樞密院蔡攸。降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

制曰。九變而賞罰可言。必待是非之審。四罪而天下咸服。益彰黜陟之公。邦有常刑。朕何取已。蔡京親逢聖世。被遇三朝。四任宰衡。殆于二紀。迹其行事。殊非師範。假繼志述事之名。為盡國害民之政。託豐亨豫大之說。肆窮奢極侈之風。祖宗典章。變更幾盡。公私儲積。掃蕩無餘。引邪佞于要途。陷忠良于黨籍。圖第僭踰于宮省。子孫皆列于禁殿。交通貨御。而奸弊縱橫。魚奪下民。而忿氣充塞。毒既流于中國。禍終嫁于上皇。況在政和。實倡平燕之議。既開邊邊。率先聚族以逃。雖汝計之甚安。顧國家而何賴。士庶伏闕。臺諫交章。公論既喧。顧法不宥。尚念弼諧之舊。特優終始之恩。俾長蘭臺。往分留務。曲全體貌。仍許退休。勉服寬恩。毋忘循省。可資授前件。

制曰。任隆將相。功必在于去邪。位極公王。義莫先于體國。倘辜大用。宜真嚴科。重賞夙侍宮闈。亟膺重任。付以兵柄。時為信臣。護諸將垂二十年。論戰功無尺寸效。惟事誕設之術。實乖撫御之宜。缺字家室。奄有其金。軍須取債于州縣。將士為之解體。吏民無不與嗟。頃敗累朝不淪之盟。首搆三邊無窮之禍。號復故地。實守空城。再為太原之行。又倡雲中之議。師徒暴露。臨怨並興。馴致敵人。輕視中國。遂震驚于都邑。珍危懼于夙宵。生此厲階。誰執其咎。議者皆不汝置。朕心安得而私。猶念股肱。曲全體貌。姑奪廣陽之封爵。尚予環尹之崇階。俾即退休。保其終始。體予寬典。毋意欽承。可資授前件。

制曰。位居台輔。必資補袞之功。職領樞廷。尤賴折衝之略。儻乖成績。宜解兵機。蔡攸擅自貴游。初無學術。早被聖神之眷。亟登廊廟之隆。不思直道以事君。乃復邀功而誤國。頃將虎旅。同撫燕疆。殊乏遠謀。大開邊釁。既不能深盟于舊好。又不全制勝于萬全。遂以重兵挫于殘虜。至傾國帑。僅得空城。納叛亡以啟戎心。肆欺誕而忘國事。逮金人之深入。問邊備則茫然。勿為守禦之圖。唯事逃遁之計。構怨連禍。逞其一己之私。痛心疾首。生此厲階之梗。議者皆不汝置。朕恩安得而私。尚屈典刑。曲全體貌。其解本兵之柄。仍歸論道之官。界四品之文階。領真祠于善地。體予寬典。毋意欽承。可資授前件。

御史中丞許翰言。伏見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揆。父子相繼領水衡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隄防之功。多張稍樁之數。窮極民力。聚斂金錢。藉以為資。結交權要。內侍王仍為心腹。與主超取名位。不知紀極。察其才識。僅齒奴隸。而父親政府。子冠從班。殃民辱國。孰不憤惋。大河橋渡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為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殘破。所辟官吏。計金徵稅。選官進秩。自為朝廷。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遙分爵賞。每一興役。無數濫賞。省都御史。莫得鈎考。陛下將澄清朝。著不先誅賈昌

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伏望籍其奸贓。以正典刑。奉聖旨。孟昌齡。孟揆。並落職。昌齡與在外宮觀放。謝辭。孟揆依舊權都水監。孟揆候措置橋船了日。取旨。既而許翰復言。昌齡等父子世濟其奸。根柢朝廷。事連宮禁。盜大河之調度。以副私囊。腹生民之脂膏。以易官爵。為國結怨。俾天降殃。今幸暴其惡。釋勿深。尚使領職。則是既得盜路。辱以蒲鞭。而還之東陸也。何足以懲之。昌齡為銀青光祿大夫。楊與揆亦皆光祿大夫。秩在翰林。承旨學士之上。雖云職職。猶不視也。陛下亦何愛于一卒。醜而不賜施行。奉聖旨。孟昌齡與中奉大夫孟揆。孟揆與中奉大夫。餘官並追奪。御史中丞許翰奏言。伏見王師既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古今蓋未有以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卒之志分。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誠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究為和為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高帝。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為一代之英雄。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勵。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于中。斯其所以為英雄者也。陛下決和議。則臣欲陛下取太史公史記。虞卿傳。覽其反覆。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西北無河東。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計不逾謀。渡江南。則考永嘉。渡江能為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邱墟。遂陷胡虜。後世無王導。謝安之才。或有而不見施用。則東晉割據。猶恐未易為也。假使能為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坯土。則將若之何。言而至此。可為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難。則今日雖復騷動天下。猶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為太祖即位。未有江南。首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為不侔矣。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體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虜在掌握。縱而不取。使益張大。若之何以太祖為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虜不釋憾。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遞運之役。有遞運之兵。有屯據之要。皆當素治。不計小卻。但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銳已亡。何以取勝。凡今為和議者。苟取目前之無事。則又未可必也。臣聞西北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與其為虜。則南向作賊。死且為中原鬼。使三鎮之眾。發憤怨。人為寇攘。非小變也。故姑息目前。亦未易得。況又方來之患。亦未知稅駕。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獻有十夫。予罔而已。其他罔不及。曰。大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振。周世宗初即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者。度衆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所敗。自持其說。近者神師道為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劫寨之法。不用大兵。常少擾之。使自蹂躪。而後可乘。又地勢橫入河中。渡兵險橋。此利誘使出戰。不利以兵入寇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功。失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勇。不恃謀將。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大來。遂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虜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效異者。何也。開運

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故虜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強。而受之以和。故虜遂定。今議者不察開運。縱敵之患。而欲為景德之寬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不試使議判地者。身任數年。虜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為國不保數年。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然矣。乞下臣章。使有定議。取進止。三省密院同奉。御筆。安危之事。甚大。三省密院議取長策。付諸將。二十七日。鄭望之罷。戶部侍郎。依前提舉亳州明道宮。二十九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朝廷于此。擾攘之際。不吝恩寵。以勸有功。用十餘大臣。悉擢以不次。如路允迪。已為八座矣。緩急備用。豈敢辭難。而猶以樞密寵其行。李鄭。鄭望之輩。皆由下位。躋躋法從。忱靡奉使。官其白身。爵賞可謂至厚矣。然今日威令未振。舊習猶存。士多自謀。莫肯為人。皆玩法。莫知可畏。蓋山刑罰廢也。如兵與以王蕃。為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而蕃乃逃唐鄧間。矯令竊權。以召四方之兵。使金穀不得至京師。人臣之罪。莫大于此。今止于安置黃州而已。宇文虛中。王雲。為童貫參謀。實啟邊患。及聞寇至。輒先遁歸。不即加罪。即以虛中為資政殿大學士。京畿宜論使。而虛中不肯就職。逃宿毫間。此于律當誅也。今乃處樞府。重任。雲。募兵京城。已逃香山。今猶列從班。略不知恥。以至擅離職任者。自侍從至寺監數十人。無奉公守職之義。而有幸災捐君之惡。臣今未聞竄黜。且如蕃等不誅。離任者不竄。萬一復有緩急。而人習知其然。又豈有一士之可用。一官之守節者哉。欲望檢會前後。臣僚所論。宇文虛中。王雲。王蕃罪狀。及御史臺奏。勒離任姓名。即賜施行。天下幸甚。

聖旨。工部郎官趙口。考功葉宏中。主客杜從古。刑部柯賜。比部胡遂。並與外任差遣。唐仲除祕閣修撰與郡。李稅提舉南京鴻慶宮。

鄭望之。李鄭。李邦獻。白彥暉。蔡修。蔡行。蔡儼。蔡仍。蔡術。蔡術等。並與外任宮觀。

聖旨。祖宗政事。內太宗時。三司上言。通事舍人焦守節。監推場院。課利增羨。當推賞典。太宗曰。一通事舍人。選官當為閫門副使。若以財利羨餘而進此職。則守邊宜力之臣。曷以為勸。遂薄其賞。祖宗慎惜武爵。筭庫有功之吏。尚未有肯以閫門副使與之。所以為邊臣之勸者甚厚。朝廷近來。輕用爵賞。自蔡京。童貫。敗壞祖宗舊制。故干求之人。援以為例。其原泛濫。遂不可塞。今臣僚之家。給使之。及諸官司人吏。有為正使。橫行邊郡者。不可勝計。僮僕卑隸。享高爵厚祿。有邊鄙用命之人。終身不能得者。武夫聞之。莫不動心解體。應臣僚及后妃戚里之家。使臣及官司局務人吏。其官並不得過乘義郎。令三省樞密院。下吏部。取索限五日。供具。以見今官職高下。分為四等。換授從義。乘義。為一等。承節。承信。為一等。雖別因功賞轉授。而元係給使人吏者。並依此施行。

臣僚上言。契勘邊郡。正任。恩數班著。相去甚遠。凡自邊郡。遷正任者。自合從刺史。次第轉行。今有自邊郡。典落階官。而授正任者。使直超轉。本等正官。雖承宣使。亦便轉行。是皆奸巧希進。務欲躡取。欲乞今後。邊郡承宣使。若有功勞。應除正任。刺史。庶幾員。不至猥多。奉聖旨。依奏。

三十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李邦彥言。臣以包羞衆怨之危跡。而復蹈人臣不知去就之機。以樸學鮮謀之微生。而取累朝進退大臣之體。故終以罷相留京師。為未安。豈獨人言之可畏。乞檢會前奏。俾

臣持餘服以歸。候從吉日。在外宮祠。臣之死生。實保鴻造。隕涕投誠。甘俟斧鉞。奉聖旨。依奏。聖旨。今後。侍從官。雖非職事。特許言事。

詔曰。朕惟秦晉之邦。襟帶華夏。習俗忠義。物產阜繁。昔我祖宗。守以德澤。愛養兵力。蓄藏兵威。漢蕃之人。咸獲休息。後以邊臣生事。屢構干戈。俘馘無辜之民。焚刈安居之族。仇怨交復。恩威並傷。轉輸支移。空竭根本。士卒衣糜。給與不時。迨夏國恭命以講和。上皇朕兵而假武。咸望少休。以永太平。而諛佞之徒。蔽蒙成俗。宜撫使勞獎。將士歲月相尋。應奉官。哀歛珍奇。鋪錄必盡。材木蔽河渭而下。珠玉滿權幸之家。此皆暗奪軍儲。侵損漕計。極邊缺糧。買之本。則科配。途及于蕃。都道路多。後先之綱。則衣箱。積于郵亭。泉貨廢更。號令失信。田疇廢業。商旅不通。計臣循默。而取容。將帥熟習。而不問。養成大患。重困吾民。致使戰守之兵。不免凍餒之苦。重以拓地蕪壤。失信遠人。多納叛亡。遂構置隙。痛百年之盟誓。翻為怨讐。誘兩界之生靈。習成反覆。況復腹削軍士之腹。資濟歸附之民。蠲耗公私。布滿郡縣。朕初訓言。開諭再三。俾從改革。但以親政數日之近。正當都邑戒嚴之時。不免召兵。以為應援。中外勞擾。滋甚于前。夙夜靡遑。言發隕涕。朕今側身以答天戒。屈己以搆降虜。傾府庫。自貶損。以退城下之兵。減膳服。躬菲薄。以訓羣臣之儉。裁省祿秩。攘剔弊端。倘有利于軍民。誠不要于腐敗。考指紳士。庶之論。黜生事貪功之臣。罷格克之吏。以安人情。增糧賣之本。以寬民力。惟爾邊帥。更思遠圖。或戍守有歲月之勞。理當優恤。及法度非人情所願。事可更張。悉聽條陳。無有回隱。念爾忠義奮身之士。當朕艱難繼服之時。或乘障以扞邊陲。或應詔而赴國難。奔走道路。冒犯兵鋒。否德難堪。痛在朕體。若上天悔禍。敵人降心。尚須協濟之功。庶有康寧之日。咨爾有衆。體予至懷。可令陝西河東路帥。司監。司。逐州軍。出榜曉諭。少宰吳敏等。表請御正殿。復常膳。三表從之。

三月一日。侍御史孫觀言。伏見昨者蔡京。王黼。久持國柄。攘取國家爵祿之寵。萃於私門。弟姪子孫。悉從班列。或視近弼。或紳士民。憤怨歲久。罪惡貫盈。稍已暴白於天下矣。近聞王閔。字等三人。並已落職。押歸本貫。所有資政殿大學士蔡攸。保和殿大學士蔡行。保和殿學士駙馬都尉蔡儼。顯謨閣待制蔡仍。直龍圖閣蔡術。皆自戎寇迫近。旬幾之前。擅去朝廷。逃歸東南。有司考覈。具見罪狀。并右文殿修撰王師服。並乞依王閔。字等例。落職。押歸本貫。其增秩至太中大夫以上者。亦合降充庶官。內蔡儼。乞依祖宗舊法。換授右列。以示典憲之公。慰四方之望。奉聖旨。蔡儼與深州防禦使。餘并落職。與在外宮祠。蔡術。放罷宗正丞。

二日。御史余應求奏。伏觀御筆。施行期限。嚴促。稍有稽違。罪大不恭。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前後重覆。不敢執奏。或被旨即行。不復關三省。事至微末。亦請宸翰。其始因中人領事。內中奏陳。而為之。其後士大夫倚中人。以進。欲與功利。而於法所不可者。亦為之。最後宰執大臣。或行事有戾於法。或差除不允。僉議。或為親之私。請于請者。亦為之。由是號令日紊。紀綱日壞矣。夫三省密院。是之謂朝廷。陛下日與之謀議大事。出命之所也。人君擇賢而任之。固當委以庶事。若宰執不才。退之可也。豈有自攬細務。悉

降御筆而可以為治哉。陛下初政清明，委用宰輔，宜無此弊矣。然臣聞尚有臣僚直達奏陳，內中批降施行者，比與前者御筆何異哉。臣以謂凡內外臣僚所陳獻利害，措畫事宜，可付三省密院商議，進呈取旨而行之。庶幾不戾於法，不致於異同。人主大權，不移於下，可以絕近習僥倖之原。政事之大，無先於此。奉聖旨，不經由三省密院者，諸官司不得便行。即時申中書省審奏，候得旨方許施行。

制曰：庶民尊主，繫賢哲之遠猷。崇德報功，實帝王之先務。昭揭華倫之丕範，遠旌希世之偉人。爰錫恤章，式孚衆聽。故任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諡文正范仲淹，清明而直諫，博大而剛方。早以名世之才，出贊襄之運。危言驚世，高節薄乎雲天。直道立朝，勁氣貫乎金石。入議大政，有功斯人。沛符澤於下民，緊嘉猷之告后。山有伏猛，則藜藿至於不採。朝知強本，則精神為之折衝。當下賊之跳梁，總帥于而捍禦。料敵制勝，機謀若神。弭變消萌，會渠颯魄。聲名暴於夷貊，功烈著於鼎彝。故敘祚廟堂，緝熙乎帝載。連籌帷帳，振張乎天威。文武維憲萬邦，風采相見天下。太山北斗，學士仰其高明。景星鳳凰，人皆快於瞻視。管規皇基，億載之業。宜建金城萬雉之謀，功成於元豐。効見於今日，屬纂臨於初政。彌歎想於宏謀，思有褒揚。登茲遐邇，命圭華袞，已位上公之槐。昨士直茅，載賜全魏之履。豈特賞當賢而臣下勸，庶幾褒有德而萬方懷。英爽如存，寵靈斯享。可特追封魏國公，餘如故。

制曰：大臣本道，循以事君。舉明主，比隆於三代。王者接人心而發政，褒有德，用懷於萬方。編想一代之宗，故追復右正議大夫司馬光，剛大而惠和，清直而寬裕。勇於義，果於德。孟軻名世之才，以斯道。曼斯人，伊尹天民之任，早由公望。橫翔要途，知無不為。言底可績，誠開金石。節貫松筠，速登揆路之崇。允副嚴瞻之寄。除苛解寃，致治庶幾成康。陳善閉邪，恥君不及。堯舜助在王室，澤潤生民。聲聞播於四夷，畫像徧於比屋。萃心養義，生也榮而死也哀。千載聞風，頑夫廉而懦夫立。究觀圖籍所載，是謂社稷之臣。屬不績於正經，思大明於國是。易獎四朝之舊，弼茂揚一世之清流。龍沙帝師，永標人範。昔抗浮雲之志，何有華袞之褒。庶明欽慕之誠，益勵敦龐之俗。可特贈太師，令得恩數。令吏部檢舉申。

制曰：朕撫有嘉師，紹隆聖緒。思褒明德之佐，以厚風俗之原。永惟舊病之良，夙高當世之望。肆頒國策，用協師言。故任觀文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贈少傅張商英，器博而用闊，識周而才敏。鈞深探遠，有經邦國之文。析微研幾，有達天人之學。早培休運，薦揚顯途。入告謀猷，忠嘉合稟。稷之美，出宣政事。果藹兼山求之能。建居丞輔於中，益克振紀綱於庶務。嚴瞻益峻，輿論攸宗。哀緒之歸周公，孰效斧斤之缺。鹽梅之得傅說，終膺夢卜之求。慎名器以清仕途，抑浮靡而節邦用。朝有百揆之序，時歌六府之修。去織拔葵，躬彌公權之節。徹勵誠樂，人推楊楛之清。恨功業之未成，不期月而已去。金石益堅於晚節，風波屢出於危塗。天不假於慈道，人遽悲於殒瘁。屬惟新於庶政，肆加賁於殊勛。錫以命圭，超陞槐位。刻之密印，交換泉局。遐想高風，尚歎休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三日制曰：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風。崇奮優賢，實重公朝之義。擬揚明命，敷告治廷。光祿大夫太宰兼門

下侍郎張邦昌，知沉而識精，器博而用遠。早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政機，天下實受其賜。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台衡。丙吉有聲，獨擅邊書之對。王商多質，能嚴漢相之威。念其行李之勤，慮以真祠之逸。降華祿，庶便於諮詢。倍賦爰田，用昭於物采。於戲，留侯知足，願遺人事之勞。南仲將歸，毋憚簡書之急。其奉明哲，以保功名。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依前光祿大夫。

制曰：國猶器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用。方更張於初載，豈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焉往。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心強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輕辭宜之方略。材全而藏用，融黃霸之功名。尚欲黃髮之詢，實慮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不基。思舊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周封千八百國，當謹守於與國。漢制三十六條，期盡遵於軌迹。欲與聖統，無離老臣。庸登左揆之崇，兼列東臺之侍。並贈爵邑，昭示寵光。嗚呼，多難以興，在勉強而行。道無為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為，無負天下之譽。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

翰林院學士何臬守尚書右丞。

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梅執禮除翰林學士。

陳邁除御史中丞。

食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尚書右丞李棣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四日昨厚恩指揮內文臣中大夫武臣承宣使轉節度使者，並與同授。

臣僚上言：太中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王安中，資性奸回，善自緣飾。任數挾詐，力圖進取。始以小官附會，梁師成而進。每懷罔上之心，不顧事君之節。安中以輔臣當國外之寄，其任可謂重矣。內則締交王黼，外則求合蔡攸，重其論奏者莫非諛說之言。稱頌者莫非祥瑞之事。至於虜情變詐，朝廷所當關防。軍民利病，朝廷所當拊恤。並未嘗有一言及之。泊安中還朝，坐席未暖，戎寇猖獗，長驅而來。使近畿與河朔之民，被劫掠者，室廬焚蕩，資財悉空。父子骨肉，肝腦塗地。仰貽陛下青吁之憂，皆安中等公肆誕說，助成邊患。所致其罪，不在於梁師成，諛稱之下。尚以從官宮祠，未厭公議。伏望明正典刑，奉聖旨。王安中帥燕日久，藥師結搆叛命，並不嚴察。懷奸庇惡，迹狀甚明。罪大責輕，言章未已。速將上取旨重行貶竄。奉聖旨。王安中資政殿學士宇文虛中，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宋曉除發運使。

真得差樞直學士院。

王蕃舉大賚，可瓊州安置。

孫觀妄言太學生伏闕事，可別與差遣。

李光除侍御史，日下供職。

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平燕以來為宜撫使者重賈蔡攸王安中諷積是也其成邊患幾喪社稷其等皆貴官而居居池安中居隨積居房獨攸任便居住臣所未喻若以攸恩從上皇使便居不可離行宮此為攸計則善為上皇計則未善也攸依上皇廢格賈命必隨車駕至都巧謀奸計復叨恩寵此臣所謂為攸計則善也彼得罪於天下人人皆欲魚肉之使侍上皇蒙容任如舊人心愈不平萬一有小變上皇事免驚憂如邦人欲擊李邦彥之類臣所謂為上皇計則未善者此也攸自知罪惡暴白公議不容使朝夕在上皇側而思為自全之謀無所不至必如封倫在唐反覆變詐三宮見賈使太宗兄弟間自為矛盾之議此尤非國家之福也陛下孝事上皇以天下養人無間言雖有封倫輩何所施其際要之奸邪可畏不得不預為之備然則今日赫赫下詔令攸某州居住可乎恐其悲辭乞憐於上皇而請居指揮有時不行臣愚區區欲降容旨備列前後臣僚論列攸罪狀及封章所言者悉奏上皇使聖意曉然知公義不容如此留之非徒無益適足致害上皇必棄絕之朝廷請居之命得以行則上皇於朝廷不以私恩撓法而朝廷之威令不屈於臣下不亦善乎奉聖旨候攸到京三省取旨施行

制以檢校少傅奉國節度使高休扈從上皇宣勞既久加檢校太保進封簡國公餘依舊

折資質除微猷閣待制充樞密都承旨

七日開封少尹田澹特除直祿閣差充宜諭使司參謀官門下侍郎趙野充道君太上皇帝行宮奉迎使蔡攸充副使皇帝上道君表臣言一遠宸顏再更月律望雲飛而結想俟日御以言旋春序向闌和在和後恭惟道君太上皇帝怡神昭曠照命穆清化洽區中治已超於振古心遊物表道自妙於從得惟翼衛於百神宜駢臻於萬福恭念時巡之久豈無順動之勞方天地之晏清願邦基之寧謐夙馳使介冒貢誠忱伏望回鑾馭以安行沂龍舟而利涉致天下而養申微願於長存得四海之歡慰萃心於黎庶瞻望行闕臣無任云云謹遣皇弟太保護國武昌軍節度使景王臣杞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臣趙野安德軍節度充上清寶籙宮使臣鄭威之上表奉迎以聞

十日聖旨攝景園可改作宮以居太上皇后又詔寧德宮以壽祺殿為名

臣僚上言追贈司馬光太師實主上初政所先天下幸甚光之子康卒康孤直不幸亦卒光之後再絕復立族子植為康之後去年植亦止有一過房子方七八歲康之妻張氏今八十歲主光祭祀去年赦恩應遺妻恩澤未出官身亡者許再推恩光有他孫授遺表恩未出官卒方乞再奏植而植不幸絕有指揮十年後者悉該整革植雖有子亦不得預預光之後無人食祿已十五年矣伏望以光遺妻孫之官潤奏見存曾孫使之世祿不絕光姓孫朴見任宜教郎亦乞除授河南府差遣以昭管光家以稱詔誓追贈之意奉聖旨其司馬朴差同判西京國子監李邦彥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十一日發運判官陸資落職送吏部以不迎上皇駕也

臣僚上言臣近蒙朝廷差往京兆鄠延招集兵馬事畢甫還未獲賜對伏聞太上皇后還闕有日有司涓

日事出迎見陛下孝治之心足以風動四方甚盛德事也然道路之間口語藉藉以陛下欲開宣德門奉太后歸大內同聽事有耳目者無不驚駭自古妃后撻權未有不貽禍外家者載在方冊班班可考太上皇後聰明仁聖豈肯為此必奸邪自營之計陛下欲曲全其私乃陷母后於不義何竊惟國朝以來如明肅之佐仁祖宣仁之佐哲宗皆在幼年之際非陛下今日比也陛下育德東宮累年於茲仁孝恭儉開於天下即位之始四方萬里同心戴舜當此胡寇侵凌擁兵渡河直造京國方是之時宗社之危甚於累卵陛下獨奮乾綱毅然有躬行天討之志胡寇胆落屈膝請和陛下愛恤生靈神武不殺俯從其請尋盟尋好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中興之主豈如仁祖哲宗幼沖之際而須母后共政乎況太上以神器付元嗣陛下以適長嗣大統天下之際其誰敢私傳不云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陛下當順天之心從民之望躬親聽斷以徇大義欽承太上詔旨奉太上皇后歸寧德宮以盡孝養之道乃所以為外家之福也萬一太上皇后過聽淨言而欲為此恐墮奸邪計中奸邪之人衆所深疾請以近事言之前日京城圍閉疑有為之內應者軍民士庶不勝其憤伏闕獻書十數萬不期而取其所惡食其肉碎其骨膾其肝而後已此豈行其私怨也哉皆為陛下社稷計也恭惟陛下踐位以來再造王室聖功厚德天人所歸太上皇后義當聽退以稱靜正之德閣外之事不宜預聞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可不戒哉朝廷公卿百執事之列當以死爭之陛下辨忠邪而誅賞之不然則蕭牆之禍起於肘腋而戎狄之寇觀釁旋至矣陛下如不以臣為信願詔執事之臣召三事大夫而問之召羣黎百姓而問之召三軍而問之然後以其言上達皇太后而審擇處焉天下幸甚聖旨劄與寧德宮內侍

梅執禮除吏部尚書蔣獻兵部尚書李彌大刑部尚書翟汝文翰林學士李回禮部侍郎孫傳給事中韓駒中書舍人李階除微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胡安國起居郎馬涓起居舍人曹輔監察御史胡直儒工部尚書張慈戶部侍郎候邊事日赴闕

十二日監察御史余應求言臣聞重爵位則多事勸慎用人則朝廷尊蓋與之不重則下輕上俯易於用人則去之必速此理之必然者近年朝廷此弊尤甚未流至於今未之能革陛下臨御甫二月爾凡用事宰相執政列侍從者十餘人初不慎取故去之必速近日除用尤為超躐有越召未至而已屢遷者有未著功效而先與峻職者有自閑廢徑為侍從者有取其一言解褐為師儒者有一日差除至二十餘人者其人之賢愚能否固未暇論然視爵位亦太輕矣用人亦太易矣夫賢才之士有不可世用者如湯之伊尹高宗之傅說不過一二人而已為問當時之百事庶士皆然耶方今名器冗濫而未清仕進僥倖而未抑誠宜大有剗革以新初政乃復輕易如此臣竊惜之願詔執事特加詳慎無備具官僚無超躐除授毋狃私愛毋用非才使綸綍之下當人心而無煩言則朝廷清而多事勸矣取進止

監察御史余應求等言伏觀太上皇后先還京邑訪聞欲由宣德門入內禁中道途之言固未可信竊惟太上皇帝謙虛遜託以宗廟社稷禪授於陛下退居舊宮此帝堯之大德也太上皇后內助協謀之力居多必能上體太上皇帝聖德決無此義萬一有之於禮為未安臣等據禮婦人從夫自天子至庶人一也

太上皇帝既居龍德。則太上皇后無居禁中之理。願依前降詔奉迎居寧德。實與龍德事體相類。不至違悖。以明夫婦之義。以厚母子之恩。以正朝廷之典。不勝幸甚。取進止。

奉聖旨。宋伯友。吳德休。王球。並不前去迎接。肅王。如肅王不到。其逐人遠竄海島。

十四日詔曰。勅嗣歷服。適遇艱難。賴天之靈。敵人悔禍。永惟士夫之義。擢甲冑。冒矢石。扞禦勤王。卒用有就。朕甚嘉之。夫有功不賞。有罰不刑。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朕操威福之柄。取賞罰之權。不愛高爵重賞。以待戰士。其令有司速第立功將士。以名來上。毋以愛憎為高下。務在必當。庶幾賞不踰時。感勵思奮。協圖康功。今後非有軍功戰功。及實有勞績人外。並無恩幸。非泛轉官賞賜。布告遠邇。使明知朕意。

錢蓋除戶部侍郎。

自太宰徐處仁以下。以上即位。推恩遷秩有差。

靖康要錄卷第四

十五日聖旨。南劍州進士鄧肅。通州進士任申先。常州布衣鄒栢。並特補承務郎。發來赴闕。令引見上殿。道君太上皇帝。誥予夙心慕道。託神器於嗣聖。不承天命。喜無所喻。然有恭默難即。燕安舟御東來。重煩有司。衛兵僅滿三千。庶事草創。固可知也。及邊吏弛備。胡騎犯闕。行宮遂在淮泗。而都城盡閉。道路隔絕。深自惟念。恐貽嗣聖之憂。故留浙兵。以自衛。至於止糧。網截。遞角。皆私愛過計。恐資寇耳。緣此三事。奸人乘間造言。緣飾形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劄名敕州縣。而實及子躬。與言及此。不覺流涕。比緣嗣聖遣宋興發。至行宮。遂得通父子之情。話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宮釋然。胸中無有芥蒂。重惟宗廟再安。雖賴大臣翊贊之功。至若使予父子之間。歡然略無纖毫疑者。輿竭力為多也。傳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若張仲在周。而宜王有成功。信孝子錫類之効矣。喚周旋兩宮。庶幾古人有足稱者。因書其事。以賜宋喚云。

十六日詔曰。朕承道君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即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備勿缺。久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勿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遠。粘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民。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李使許地。李稅。李鄭。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神師道。姚古。神師中往援三鎮。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

保塞陵寢所在。督當固守。朕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民。以儉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仍劄與三鎮帥臣。

臣僚上言。契劄朱劄父子。倚藉權勢。妄作威福。固非一日。其平江府并二浙諸州縣。自通判以上。往往盡出勳門。氣節薰灼。無所不至。又聞劄家收養亡命逃軍至數千人。每遇朔望。門人使臣羅列庭下。腰金者不下三數百人。二浙之民。既罹荼毒。又惡僭侈。平昔莫敢誰何。姑以避禍而已。臣近拘截舟船。應付行宮。其諸王帝姬。倉卒有止乘草籠網船東下者。而朱劄之子汝賢。汝功。妄作名目。貼占上等座船十餘隻。搬載所藏黃金等物。盡歸平江。至以餘船。尚能與友婿胡縉。郭家劉謙。搬家。前去備問。得朱劄父子叔姪家資。無慮數千百萬。前日金賊侵侮深入。上自乘輿。供奉之物。下至臣僚民庶之家。悉資聚以應一時之急。豈容奸蠹之人。輒爾倖免。欲望特降。容旨。自闕下。選差浙強官委之。取使路前去體究。二浙見任官。如有不經內三省察院。而直降指揮差往者。並一面先次放罷。如有雖係朝廷指揮。而歷本由劄父子者。即行體量。倘不作過。且留在任。若有作過違法害民者。具名奏劾。重行憲典。至於招納亡命。亦許所在委官根究指實。隨即指實。其見在家資。並乞直取。以助國計。田宅。兼行拘收。庶以少謝東南平日被害之民。奉聖旨。兩浙州縣。應緣交通朱劄。輸擾害民官吏。並令本路清臣程昌弼。顧彥臣。體究取索。先次放罷。差官兼權。具條尚書省。其應朱劄家召募到花石綱人兵。並據填充廂禁軍。仍用拘收朱劄家財。先次支與招軍例物。直取朱劄家資。拘收田宅。依奏令本路樁管。申取朝廷指揮。

祕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奏。恭聞太上皇帝聖駕將還。中外欣慶。此陛下孝誠所感。天下之幸也。然或者以謂上皇左右有懷奸之臣。構造語言。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竊惑之。仰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冬夷狄侵擾。因朕萬機之繁。遂欲內禪。而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避遜。慈諭數四。方即大寶。此與唐睿宗因天變而答天戒。太子惶懼。人請事體稍類。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於靈武。是宜父子惟好之情。雖千萬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與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為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詔旨。豈有私意耶。雖使奸臣離間百端。而上皇仁慈。陛下孝德。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哉。且父子天性也。上皇於陛下親耶。於羣臣親耶。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臆惑聖聽。致父子間自有此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聰明勇智。寬裕豁達。不防奸邪。豈以欺惑。既已痛自感悔。斷然不疑。以神聖授之陛下。方在位時。已自下哀痛之詔。追惟已愆。引咎與嘆。大革弊端。獨除宿害。質諸天地。不復更易。雖禹湯罪己。周公改過。何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盡遵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恐趙野輩不能委曲為陛下感激敷陳。欲乞更擇重臣。節次往前路迎候。萬一上皇聖意少有所疑。即當懇切備述陛下篤孝之誠。一一開具。去年詔書與今日奉行之意。實無少異。至於誅逐奸惡。明正典刑。乃深憤羣邪。誤國致上皇有遜位南幸之事。雪君父之恥。孝莫大於此也。上皇英睿剛決。俾詳此意。何至有疑哉。然後迎奉之禮。備加隆甚。陛下繼與親出近郊。后妃嬪御。親王貴戚。下至百官公卿。士庶耆老。皆當往迎。俾聖意悟前日之去。勿違如彼。今日之歸。尊榮如此。自非陛下堪任託付

之重。使寇難稍平。京師又安。政事修舉。人心愉快。能如是乎。以此憾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自還宮後。凡百供奉之物。陛下過為儉約。上皇務極隆厚。著為令式。使四方具知陛下處己之薄。奉親之厚。以勸天下之孝。仍乞於人臣中。選端正之士。有德行學問。全忠孝大節者。朝賀上皇。日侍燕閒。開導聖心。窮天人性命之真。脫然不復。以天下事累己。齋神飲明。清心養氣。用保無疆之壽。豈不善哉。臣聞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陛下貴為天子。唯父為尊。得盡生事之禮。誠天下之樂。不可有加。臣愚伏願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以事其親。父子間洞然無纖介之嫌。固足以感動上皇之心。而離邪不入。慈愛愈隆。則天地百神。保佑聖躬。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上皇享萬年天下之養。宗社增休。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非有言責。然區區愚忠。夙夜不忘。愛君憂國之心。故前後屢以狂言。上干天譴。今又不避僭越之罪。妄意議及陛下父子之間。死有餘責。伏惟睿慈。特賜裁處。奉聖旨。陳公輔除見開諫官。

臣寮上言。恭惟太上皇帝臨蒞天下。二十六年。憂勤政事。倦於萬幾。久有傳位聖慈之意。比緣戎虜深侵。兵革方興。發於誠心。俾領開封。付以軍國之事。則是傳位之本旨也。天以上皇英明果斷。獨定大義。親親盛德。比同帝堯。在廷之臣。無能仰贊。決者而誠心退托之意。未半於天下。何以昭示後世。見天王者用心哉。願下明詔。推原盛德。宣布中外。以稱陛下尊崇孝養之意。著在史冊。垂之無窮。天下幸甚。奉聖旨。依奏。

知樞密院事李綱奉迎太上皇於南京。賜玉帶金魚古象。備初道君以正月三日夜乘船出通津門。獨蔡攸及內侍數人從。以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於岸側得小船乘載。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館於亳州中宅。市驢驟乘之。至符離始登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及董貫高俅之徒。始至董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遂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揚州。王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行宮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道君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以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指蔡攸董貫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崑山為發遣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使臣數十人。以行。右丞李綱白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崑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必顛泣曰。思不及此。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愛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上感悟曰。奈何。綱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願董貫朱勳。盧宗原之屬。陛下降詔。蔡攸委令勸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為然。山乃不果行。董貫等亦相繼而去。道君皇帝喜李綱之來。故有是賜。

十七日。徐秉哲除殿中侍御史。呂好問左司諫。崔顯左正言。李擢李會師。莫並與外任。孫觀唐重日下出門。

知樞密院李綱奏。京城四壁提舉守禦官以下計八百八十三人。隨龍人別作施行外。奉聖旨並與等第推恩。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聞昔晉公既立。賞從者之倍。而介子推不言祿。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義罪實奸。上下相蒙。後世賢之。夫臣之事君。有義命焉。貪天之功。為己功。是無命也。義罪實奸。上下相蒙。是無義也。有一於此。罪莫大焉。臣伏聞昔者若英宗登極。韓琦等專策立之功。掩蓋聖光烈之大德矣。時富弼辭轉官之疏。有曰。安得如韓琦等後來之功。效深切著明。蓋護之也。哲宗登極。蔡確又專策立之功。掩蓋仁聖烈之大德矣。時王巖叟行誦命之詞。有曰。太母立孫。乃敢貪天之功。蓋護之也。雖然。聖慈之謫。至今未泯。忠臣義士。為之痛心疾首。二臣之罪。大矣。恭惟太上皇帝。臨蒞天下。二十有六年。憂勤政事。倦於萬幾。久有傳位聖慈之意。道路之人。罔不聞知。比緣戎虜深入。兵革方興。發於誠心。以陛下領開封。付以軍國之事。則是睿志先定。傳位之本旨也。道途之人。咸知聖慈所起。跋扈朝夕。冀開大號。是時吳敏給事黃門。寓直翰林。嘗草傳位之詔。即用為門下侍郎。天下之人。因言敏首建大謀。由是策立功。歸於敏。而上皇誠心退托之意。未半於天下。夫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此古今之通義。而上皇聖慈之先定者也。陛下誠德。春宮。十有一年。天人之望。允屬。宗社之託。已固。禪授之際。誰敢異議者。若敏果有此言。亦人臣之職。當然耳。尚何功之足云。若獨斷於上皇之意。是乃貪天之功也。不兩月。為樞府宰相。叨竊大位。意得色驕。受此名而不辭。得不愧於忠臣義士之心乎。況敏天資驕弱。暗於事機。受任以來。依違苟免。謀謀知略。曾未有聞。比者王旅既集。軍聲大振。不能仰贊。決此窮寇。乃同衆人。堅守和議。而又懷私謀身。植黨庇奸。聲名日損。天下失望。欲望聖明。能敏政事。其策立之功。然後下明詔。推尊上皇。誠心退托之本意。以明父子之恩。以正君臣之義。以為人臣貪功竊位者之戒。取進止。

十八日。御史中丞許翰言。恭觀陛下自膺受大位。獨奮乾剛。誅流凶奸。四方之人。莫不鼓舞。獨朱勳父子未就殲夷。士論猶鬱。神肆奸惡。踰二十年。專以技巧。熒惑朝廷。花石之供。毒流海宇。竭百姓膏血。罄州縣帑藏。一門之內。建節正任。厥後姻親。悉補官爵。權傾中外。濁亂朝政。名為應奉御前。其實般入私室。錢穀出入。不許驅磨。計其奸賊。擢髮莫數。臣近嘗論奏。方今兵興之際。上下匱乏。宜修理財之政。當自東南始。雖諸局支用。難以稽察。而有司帳籍。尚可驅磨。欲望陛下擇有風力清強官。就兩浙近便處置。司追攝勳父子。并其姪汝璽。汝實等。及自來專一應付。皆為監司。守令。力能剝剝生民。助其凶焰。除徐鑄。王汝明。蔣彝。已死亡外。令前發遣使盧宗原。陸寅。前兩浙提刑王仲閣。胡遂。前兩浙提舉常平趙霖。前知平江府應安道。通判陸某。許操。司錄周杞。前知常熟縣宋晦。前知華亭縣黃昌衡。淮南運司俞嗣。前知秀州周善言。并諸司人。已未出職。並乞鈞赴所司。一就勾勒。根磨自來。應付過錢物。計其家資。盡行籍沒。內有百姓田。元係強奪。佔者。據契據。通勳父子罪惡滔天。非正典刑。戮之。不足以舒東南士民怨憤之氣。上項官吏。各具罪狀。取旨。勘責施行。

聖旨。特免根治見任人。並罷。胡遂。放罷。送吏部。王仲閣。俞嗣。周善言。蔣彝。陸某。許操。周杞。宋晦。並送吏部。

情實。該者必以臣為貪位固。恬不知恥。因使事。以荷榮祿。伏望陛下俯察愚忠。保其素守。特降睿旨。許臣候奉迎上皇回日。守本官致仕。或在在外官祠。奉聖旨。所請不允。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伏觀去年十二月太上皇帝下詔有曰。精神實能。陷於黨籍。政事與廢。拘於紀年。臣於此有以仰見太上皇帝聰明仁聖。憫黨人之流落。鑒法度之拘長。欲兼收並用。革而通之。以示天下之至公也。今陛下克紹太上皇帝之美意。已贈司馬光等官及追奉祖宗法度矣。臣愚謂如黨人之未沒與其子孫可錄用者。願令有司條具以聞。夫太祖太宗與熙寧。元祐。紹聖之所行者。皆祖宗法也。損益因革。不可偏廢。願詔朝廷置司講求。取其得於中者而行之。以稱太上皇帝之明詔。不勝幸甚。

二十六日。臣僚上言。契勘前日金賊犯順。朝廷下諸路調集天兵。起發財物。而監司守令。奉行不一。適以擾民。姑以所聞江西一路言之。調發科配。縣各為政。或概勒編戶。應募為勇。或逐用稅籍。發出僱夫錢。此州縣所行也。或朝廷拋糧數外。別作名目。復糶數十萬斛。而未嘗有本錢。或詔令已罷。非從拋置。而遣官催促起來。如故。此漕司所行也。或起諸處歲額合用錢。而聚寄於所在屬縣。麻字。此倉司所行也。或令州縣盡數起發槍杖手。資給發遣。或令諸縣且教閱槍杖手。別聽指揮。此憲司帥司移檄之異也。凡此數端。乃其大者。民間洶洶。一日數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早賜戒嚴。如諸路有似此去處。亦乞依此施行。取進止。奉聖旨依奏。

知樞密院李綱劄子。臣昨任太常少卿。因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他可從。惟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城土。為子孫固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壤。類塘泊以為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關。遣使議和。李棧。鄭望之等。實任其事。而金人所須。以親王宰相為質。還歸朝人。割三鎮地。索金銀物帛之數。後與李邦彥等廷爭。以為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師之數。當量力以界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羣臣不合。因再拜乞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四。俾專治兵。方時艱難。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有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既而姚平仲妄作小。臣亦能斥。而三鎮之詔。遂行。方金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鎮為朝廷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為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退師後數日。遣兵防扼。不復尾擊。蓋以親王在之故。然而金人本約親王至河而反。今以爽約。又沿路屠掠。橫死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鎮。別求登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神師中渡河。為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民心搖動。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都。控扼防托。當以何兵。若聚草草。當以何法。遣師命將。當以何人。夫四者不可不預為之隄防。臣昨已具劄子奏聞。乞令元建議。臣僚措畫。未蒙施行。當今所急。無大於此。願下臣此章。令在廷之臣。集議其所長而施行之。天下幸甚。

太宰徐處仁劄子。臣聞早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昔漢文帝從代來即位。幾數月之間。有河間諸侯建太子。唐太宗內禪。未逾兩月。亦立太子。何者。常危疑之際。所以正國本。繫人心也。恭惟皇帝陛下。敏德宸闈。年垂一紀。仁孝聖哲。日聞四方。天下莫不歸心。故一旦金人入寇。天步艱難。太上皇帝舉神器以屬陛下。而人無異議。天下帖然。數旬之中。胡馬皆遁。社稷再安者。蓋以陛下種德之遠。人心素歸故也。然而滑夏之後。國威實行。尚聞頗有不自安之人。吾動浮言。震驚於衆。臣愚竊以謂非早定元子之位。無以鎮之。法古者豫建國本。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如蒙察允。即降乞三省密院。速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典禮施行。臣昧死取進止。奉御批批付三省。

二十七日。迪功郎范宗尹奏。臣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趙高謂鹿為馬。而二世惑焉。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寧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高。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羣起。而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陛下續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目達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為欺罔者。使此風復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臣願明詔臺諫。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之臣。有曾為欺罔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仰檢舉彈奏。以聞。然後聲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為。則陛下深仁厚澤。得以下究矣。取進止。奉聖旨出榜朝堂。宰職奏事。延和殿進呈。軍觀出郊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然後軍駕進見。李綱以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卻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之疑。有所不免。綱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何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鐵者。則為患不細。南仲不已。綱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致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與暗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探。南仲佛然而罷。既退。再召對於容思殿。南仲起奏曰。臣適過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為李綱結十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報治。綱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於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才。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馬出關。道有變與還關。然後求歸里閭。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復留。願以公輔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曰。卿不須如此。於是綱出居啓聖院。不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密院治事。

猶謂典刑未正。臣請為陛下言之。論者曰。勳施毒於東南。為民蠱賊。為國斂怨。而臣復以勳有大惡。不可不誅。御前財物。非天子私藏。蓋欲儲蓄。備緩急耳。勳輒請為花石什物之費。今日百萬。明日數十萬。前後進耗。不計其數。東南常平司錢。則取之。向來燕山免錢。宜不可取矣。勳亦取之。遂使國家財物。內外一空。今日兵興之際。幾不可支。吾自發運使部刺史。以至州縣長吏。皆勳以貨賂除授。特謂東南為小朝廷。於是令行私廷。權移匹庶。廢貴子奪。在牙頰間。夫人主之所以崇高者。富貴也。富以其財。貴以其權。豈臣下所得而有。勳固閹賤人。而專國家之財利。行朝廷之權勢。而又奪民田宅。以為己有。器宇服用。上擬乘輿。田畝房廊。跨連州縣。此所謂支大於幹。腰大於股。非國之利。百姓所以愁恨。士大夫所以憤懣。而切齒也。勳之大惡如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猶偃然里第。曾無少損。何以懲不軌而昭典憲。伏望睿斷。賜以誅殛。籍沒其資產。凡勳所引用。悉行廢黜。以懲天下之公願。又奏。臣嘗論勳放歸田里。則不當罪。未蒙施行。臣更為陛下具疏其惡。勳市井之人也。始以高貨交結。口口口口奉花石及造御前什物。前後十年。盡耗御府及東南財用。不可以數計。凡進奉之物。皆強取於士庶之物。未嘗酬直。造什物。則州縣之財。為之一空。所獻什物。幾直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遣權倖。以徵恩寵。故勳建旌鉞。與將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下追廝役。猶為橫行。腰帶亦有封號。汗辱名器。中外不平。勳與其子汝功。汝賢。各立門戶。招權鬻爵。上自侍從。以至省寺。外則監司。以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人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其門如市。廢置予奪。易若反掌。遂使忠義之流。恥見纓絛。以勳所引用。布列內外也。勳之田產。跨連郡縣。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守令為用。莫敢誰何。人人銜冤。痛入骨髓。是為封豕長蛇。應食於民者也。頃嘗引趙霖建三十六浦。開及浙西園田。騙浙安業之民。與必不可成之役。徒費丁夫。憂及下戶。方時天寒。役民於風雨波濤之中。死者相藉。霖欲牟利。獻勳督役益嚴。吳越不勝其苦。盧宗原知徽州。盡發公錢。遣勳引為發運使。未幾得待制。宗原括六路被害。妄與水利。俸求功賞。實倚勳勢。無所忌憚也。徐錡。應安道。王仲閔等。皆以常平轉運使。與之。勳相銜。以往皆賴勳以竊顯官。小人才。窮奢極侈。其居游園第。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家。非所以致嚴肅。尊君父。在京則以養種園為名。遊徙居民。以為宅所。占官舟兵級甚多。月費官糧。充其私用。臣近常論勳專國家之利。行朝廷之權。而勢伴人主者此也。人臣之罪。莫大於是。如此而不誅。則朝廷之法廢矣。廢法以惠奸惡。非聖朝所宜有。伏望特震。即加誅殛。仍竄流其子孫。籍沒其資產。凡所引用。悉行廢黜。以為亂臣賊子之戒。奉聖旨。朱勳安置廣南。籍沒財產。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聞舜既受命。誅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輕重當於人心也。陛下臨莅以來。元惡巨奸。相繼誅逐。而天下之情。終未厭塞者。以其用刑輕重未當於人心耳。臣請陳之。近年用事之臣。欺君妄上。專權估竊。盡財害民。境法敗壞。奢侈過制。賄賂不法者。蔡京始之。王黼終之。則京之罪。大於黼。蔡京。廢軍政。構造邊隙。棄盟啓戎。括寇胎禍。私取官物。擅蓄禁兵者。童貫始之。譚稹繼之。則貫之罪。大於稹。童貫。佳花美石。珍禽異獸。挽車行舟。水陸不絕。割剝百姓。荼毒天下者。朱勳始之。李彥繼之。則勳之罪。大於彥。李彥。外總樞府。內預朝政。用名士以

濟其奸。盜文名。以售其偽。專為諂媚。以導主意。競作淫靡。以蕩上心者。蔡攸。梁師成。實為之。則攸。師成之罪。同矣。比者之禍。職之八人。今黼。稹。彥。師成。或殛。或竄。而京。貫。攸。勳。尚從輕典。罪罰之不同如此。此軍民之所以憤怨。士論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機。大臣有庇奸之謗也。伏望睿慈。大正典刑。放京。攸於南荒。梟貫。勳於東市。以懲宗社之靈。以決天下之望。不勝幸甚。

制皇弟太傅鄆王楷為鳳翔彰德軍節度使。鳳翔相州牧。太保肅王樞為太傅。淮南山東道節度使。制曰。篤於親以興仁。莫先立愛。友於弟而施政。不令自爭。朕嗣守慶基。仰奉慈訓。肆褒崇於同氣。乃擬舉於彝章。咨爾在廷。聽予作命。皇弟太傅靜江奉國軍節度使。桂州牧。兼鄧州牧。康王口口履常而達。發迪哲而允文。傑才鍾河嶽之奇。英氣稟乾坤之粹。佩服儒術。居閑義理之多。周旋府營。弗為威武而屈。克成休烈。載錫龍光。河間大雅不羣。茲聲華之特異。東平全忠成孝。宜睿禮之有加。屬恭極之云初。肆宜恩而自近。其更寵於兩鎮。仍衍食於名田。嗚呼。小雅編棠棣之詩。尤見急難之助。開元睿眷。存令之頌。是彰友愛之符。往體睿懷。益綏壽域。可特授集慶建雄軍節度使。亳州牧。兼平陽牧。依前太傅康王。制皇弟太保武勝興甯軍節度使。鄆王樞為太傅。清海慶源軍節度使。太保濟王樞為太傅。護國甯海軍節度使。太保沂王樞為太傅。河陽武甯軍節度使。皇弟南康郡王樞為檢校太傅。威武軍節度使。鄆國公樞為檢校少傅。橫海軍節度使。皇弟太保景王樞為太傅。荆南鎮東軍節度使。皇子大甯郡王樞為檢校少傅。甯國節度使。皇弟太保莘王樞為太傅。保平崇信軍節度使。皇弟韓國公樞為檢校少傅。安德軍節度使。皇弟徐王樞為太傅。山南西道武昌節度使。皇弟平陽郡王樞為檢校太傅。甯江軍節度使。已上並以上即位推恩也。

錢蓋除龍圖閣學士。充陝西路制置使。解酒充陝西五路制置司都統制。錢蓋專一措置京兆府等路保甲。前軍器少監郭忠孝差京兆路提刑。兼同共措置保甲。

二十九日。金人自過大河。已見淪盟。所有發遣歸朝官并歸朝人。並令依舊更不發遣。

三十日。臣僚上言。伏見新除發運使宋喚。儉倭庸狡。專事反覆。早締交於王黼。復聯姻於蔡攸。叨竊寵榮。積有過惡。朝廷近者再除喚發運使。臣等謂陛下關略往愆。責以後効。未敢論列。今聞喚乃包藏禍心。覆出為惡。構造不根之語。脅持上下。欲以離間陛下父子之愛。物論恟恟。莫不疑駭。伏望斷自淵衷。早賜寬逐。又奏。伏見宋喚以險賊之姿。專為反覆。昨自發遣歸朝。既欲自為身謀。又欲黨庇蔡攸。盛稱蔡攸有履從之功。又言上皇忿怒之意。於陛下。又自稱所以解釋上皇之語。於紳士大夫間。聞其言者。莫不駭愕。臣料喚既於陛下之前。妄言上皇忿怒之意。以恐動聖聽。安知其不於上皇之前。又構造疑似之語。以濟其私乎。仰惟上皇誠心退託。大實於殿下。授受得人。良所忻然。陛下自行宮東去。朝夕冀慕。見於顏色。父子之間。誠意相感。如此。上皇何事而致怒。陛下何心而有疑哉。喚乃懷奸為惡。反覆離間。如此不置。於理無以懲戒。又貽黃稱。竊見往者初疑金賊入寇。喚首除發運使。其實謹送蔡京。蔡攸家屬。往東南。故京。故一門與喚之家。中外千餘人。無一在京師者。至於京。攸門下之士。棄官而逃者甚衆。其後公卿士夫各

道家出京城十家九空實自嘆首為此計以誤之也。述其罪狀。誠不可貸。欲使併賜施行。奉聖旨。宋曉著職。與在外宮祠。

監察御史余應求表。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為患者。故齊寺人詔禪師於多魚。夙沙衛殿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為後世深戒者也。國家近年邊事。專委重賞。謀利成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弭。選將命帥。固當委任。責以成功。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干預軍政也。竊見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畫一令。日報將兵。提點賞賜。催促糧運。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又預軍政矣。雖名承受。其實監軍。夫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功賞。退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責以隨軍步馬各兩隊防護。若近裏勾當抽隨行防護。是又應唐監軍之迹也。如此。豈有同心赴敵。死於行陣之意哉。朝廷不容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勞。將為監軍所制。將自茲始矣。臣又觀董貫之初用事也。為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既而措置邊事。又為安撫制置使。又為宣撫使。終之府郡王。職權繁積之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既而為勾當公事。又為淮浙制置使。未乃為河東宣撫使。蓋其由來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為承受。許預軍政。師還有功。後或任使。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為貫。積者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防微杜漸。常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將帥以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慎守典憲。無敢侵紊。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為亂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寬責。以為中人預軍政之戒。以示專任將相之意。不勝幸甚。奉聖旨。王嗣昌奏請畫一指揮。更不施行。

臣僚上言。臣等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壞紀綱。使朝廷失信於四夷。致上皇負謗於天下。軍民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僚。論列非一。其他元惡巨奸。悉已竄逐。獨京父子。尚遲回近甸。未正典刑。訪聞故不自引避。欲以恩衛行宮為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者。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責。施行奉聖旨。京攸累有言。章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本合重責。為勸上皇北歸。已降授太中大夫。提舉宮觀。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省侍。

制曰。呂利三年。論罪莫先於無上。舜功二十。知人實本於極凶。若稽先聖之格言。參酌庶民之公論。肆於元惡。敢廢刑章。責授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蔡京。以疎虞不學之資。挾輕果敢為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張。巧緣紹述之名。公肆劫掠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播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誅戮略盡。竭府庫之儲。以供浮費。假爵祿之寵。以市私恩。黎元愁痛。而無樂生。志士隱憂。而至祈死。當上皇之覺悟。畏天戒之昭垂。屢明恭惡而斥疎。卒以自營而收召。至交通官禁。駁用邦財。真同妾媵之為。莫識穿窬之恥。速眇冲之臨。御屬中外之艱虞。靡知狗國之忠。但出全軀之策。靖言盡敗。已無及於噬臍。悉舉愆尤。殆不勝於擢髮。彈章疊至。匪朕敢私。謂捨彼豺狼。安用狐狸之問。而養茲稊莠。其如禾稼之傷。原情本合於

議。遣使姑從於原。兼體于恩。有無息省。循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聖旨。內侍官觀察使銜內除。去管內二字。

靖康要錄卷第五

四月一日。詔皇太子大甯郡王。諱。嫡長而賢。年甫就傅。可依大臣所請。擇日降制。立為皇太子。

二日。臣僚上言。近日朝廷。元惡大愆。悉行竄逐。而殘孽未殄。士論不服。李彥括田。京東西賊民之大者。監司守令。助虐為虐者。猶未放逐。監司如王子獻。郡守如韓宗。皆縣令如劉。王。許。此數人罪惡尤著。王子獻在京東。與查為姍好。依勢剝削。百姓嗟怨。欲食其肉。宗。皆。日斂數百千。以供西域。剝削推髓。民不堪命。比因軍興。調發。悉橫滋甚。至有自經蹈河赴井而死者。不可勝計。道路流聞。情所不忍。劉。王。許。挾西域之風。殘虐百姓。與宗。皆。相埒。伏望聖明。正典刑。使為惡者知戒。近見除向子。詔為京東。其人操守堅正。有狗國愛民之心。凡李彥。與在京東。為民蠹者。宜悉使之究治。勦其根穴。京西亦乞遴選漕臣。如京東施行。庶幾兩路編氓。積年冤憤。一旦消釋。奉聖旨。王子獻。已施行外。韓宗。皆。等。能京西路。委井度。依皇弟相國公。擬為檢校少傅。保甯軍節度。建安郡王。擬為檢校少傅。安遠軍節度。溫國公。棟。為檢校少傅。靖難軍節度。嘉國公。椅。為檢校少傅。彰信軍節度。儀國公。桐。為檢校少傅。崇慶軍節度。瀛國公。樞。為檢校少傅。雄武軍節度。昌國公。栢。為檢校少傅。平海軍節度。潤國公。樞。為檢校少傅。與德軍節度。皇伯晉康郡王。孝。以下。並加恩有差。以上即位故也。

三日。車駕幸宜春苑。奉迎太上皇帝。

少宰吳敏奏。臣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此風不見於世久矣。臣有私懇。上特聖眷。敢冒陳之。乃者侍御史孫觀言。太學生又將伏闕為變。而太學生吳若為之唱。上誤聖聽。吳若能遂。今孫觀既責。吳若未還。臣近稍聞外議。謂若常言臣之過。而臣勸陛下逐之。故至不復。臣初不以為信。昨太學生上書。亦有道此者。則若之有是言。審矣。臣愚竊謂如臣方蒙拔擢任使。而若乃能上書言臣之過。此人之所難。且以臣之故而逐若。此臣之所不安也。伏望聖旨召還吳若。以慰衆論。以明臣區區願聞其過之心。以廣陛下求賢之意。不勝僭越。奉聖旨依奏。是日。太上皇帝入闕門。

五日。聖旨。依熙豐法。監司守貳替。並成資闕。六日。聖旨。龍德宮。朝見太上皇帝。高陽關路安撫使陳遼。中山路安撫使詹度。並奏殺獲虜寇。其金人已過保州。出塞前去。保護信祖。順祖陵寢。並無疎虞。詔曰。朕承祖宗之休烈。嗣守歷服。夙夜與寐。弭躬節事。日再御朝。深訪元元之疾苦。務使安之。而聞四方郡縣吏奸。故習。切憤弗革。朕甚悼焉。頃緣捍寇。俾招戰士。聞荆湖間至居民等第。雇募財力。屈軍食調發。固已騷動。而京西漕臣。驅民陸運。牛車擔負。老壯道斃。今若此類。則云少聞。然而貪吏盜攘。苛吏培克。種種如故。租稅擗科。至增數倍。供億和市。或勿與直。吏治之悖。繆如此。而欲望王澤究宣。邦本安阜。其道甚艱。朕方詔輔臣。擇清名吏出案。此屬使重置於法。故先播告監司守令。庶幾承風。遵畏簡書。自求新益。以稱朕意。毋忽。

七日。制尚書左丞耿南仲除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李綱四上劄子。以昨與大臣議。不協之故。橫遭譴議。有玷國體。欲乞罷免。奉御批。今封還卿奏。豈可如此。朕委付之意。至矣。更勿少疑。不得再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又詔。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日陳危懇。甚駭予聞。乃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卒。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詞。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幸執臺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賴。以為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為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

制曰。朕以非德。獲承丕基。圖政罔協于中。施澤未究於下。攬有司之抗議。援故實以力陳。謂慎主器。所以嚴七廟之承。謂早建儲。所以系四海之望。欲邁國家千歲之盛治。宜稽漢帝初元之舊文。朕愆焉以慙。懼然而改。惟緒紳之言。甚大。念祖宗之計。莫先。勉狗衆懷。遂正國本。誕揚顯册。敷告外朝。皇子檢校少傅。甯國軍節度使。太甯郡王。謀生有奇姿。性得異稟。弱靡好弄。屹爾成人之儀。長則嗜書。粹然盛德之器。比肇封於西土。猶虛位於東宮。是用憲祖之彝章。信龜筮而協吉。實天心之是佑。非朕志之敢私。嗚呼。朕方遠慕成康之隆。近圖文景之懿。庶阜民俗。克靖我家。惟爾益懋於今。猷惟爾益勤於典。學忠以勵庶邦之享。孝以興天下之仁。時其榮懷。爾益舉處。可立為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八日。臣僚上言。知陝州王復。闕茸貪饕。臨民無狀。蓋王黼。董貫。梁師成之僕隸也。交結近習。賂遺權貴。進非其道。處非其據。今雖落職。猶以通議大夫。玷守名藩。不知汰斥。未厭輿論。奉聖旨。王復放罷。臣僚上言。國朝因唐舊制。刊定三品五品之服。每郊祀慶成。疏恩四海。有可以告。然必限以歷仕之年。拘以通籍之列。除其罪放去官之日。如是乃得五品服焉。又如是而官至大夫。乃得三品服焉。一坐汙墨。終身不預也。其法可謂嚴矣。唯中外更踐。實繁望著。則燕朝對數。間有特賜之寵。以昭異數。然率三數歲不一有也。近歲服章之濫。未見前比。兒童稚齒。垂金曳紫。袂相屬。扇相摩也。外則部刺史州縣之吏。托以辦職。亦獲此賜。齋緣干請。薦糾指笑。而特賜者。十常三四矣。又復聽以婦人冠。被改換。於是執政大臣王侯妃戚之家。子孫弟姪。內外嫻熟。人人得之。朱紫紛亂。不勝其濫矣。習以為常。恬不知愧。方陛下修明綱紀。裁抑僥倖。服章之弊。安可不革。昔唐宣宗重情報章。有司常具緋紫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伏望明降詔旨。自今不許因事特賜。與援例改換。其目前非緋紫對。元係臣僚賞賜。與冠被改換者。在京委禮部。在外委郡守。移牒告諭。俾之自陳。悉從釐正。若官品相當。及曾任從官以上者。自合如令。其賞賜金帶者。亦乞在此施行。奉聖旨依奏。

御史臺言。根究到保和殿大學士蔡行。自戎寇迫近。畿甸之前。擅去朝廷。逃歸東南。奉旨責受昭化軍節度副使。襄陽府安置。又根究到工部侍郎馮溫舒。非因差出。擅離職守。奉聖旨。馮溫舒落職。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運呂頤浩。差提舉西京崇福宮。詔吏部隨龍人。令取索推恩數內門下侍郎耿南仲。遷正奉大夫資政殿學士。王易簡。遷中大夫。應隨龍官。吏并諸色。祇應人等有官資人。各與轉四官。無名目人。並補承節郎。譚世勛。李熙。並除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依舊管勾龍德宮。

詔龍德宮日具道君皇帝起居平安以聞。九日。少宰吳敏奏。皇天眷佑有宋。以開中興之業。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今一之謂也。方今民未懷德。敵未畏威。謂宜大更革。以承天休。而玩歲愒日。何以有成。臣不勝大懼。伏望明詔宰執。置司辟屬。遵上皇詔旨。取祖宗舊法。悉加討論。復其宜於今者。以幸天下。成王酌先祖之道。宜王復古。庶幾在此。奉聖旨依奏。置司討論。既而詔少宰吳敏。太宰徐處仁。各薦舊官十員。仍差宰臣充詳議。提舉官徐處仁。踏逐到呂本中。范宗尹。為吏房。趙柟。李車。為戶房。劉甯。止。張先幹。為兵房。安元。方若。為禮房。莫儔。為刑房。劉彥。遠。為工房。吳敏。踏逐到梅執禮。晁說之。為吏房。張慙。向子。為戶房。折彥質。為兵房。孫傳。為禮房。胡安國。李朴。為刑房。李彌。大。江端友。為工房。於尚書省令應置司。以待從官為參議。餘官為檢討。分六房。使各討論。限半年結局。奉聖旨依奏。提舉官差李綱。吳敏。徐處仁。太學生陳東。補迪功郎。除太學錄。既而東辭不受命。少宰吳敏劄子奏。道君皇帝方舉堯舜之盛德。以授聖神。而陛下方建宣光之大功。以安宗廟。茲者行宮還宮。法駕郊迎。慈孝藹然。契闊悲喜。天地為之開霽。神人莫不感動。中外大慶。古今所無。此誠宗社之休。

臣民之福也。臣聞嚴君平為人父言依於忠。為人子言依於孝。臣竊謂今日羣臣之任。正在於此。願下臣章。曉諭羣臣。使凡進見於上皇之側者。皆能發明聖孝。晨夕思慕之心。以助慈愛。凡進見於陛下之側者。皆能傳道上皇聖慈。起居悅豫之意。以安孝心。雖二聖交懷。天性至情。無待於此。然先事而言。臣之職也。臣不勝大願。奉聖旨依奏。

少宰吳敏劄子。六經垂訓。蓋天地所以奠世法也。猶之江河淮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自三代以後。凡生民有一飯之安。皆六經之功。世蓋由之而不知。獨恨更秦之禍。禮樂喪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廢其一。其意以謂魯史既亡。而三傳不足取信。則春秋永無可考。殊不知聖人作經。豈不料後世華言次第。湮沒。而此經獨存。當是之時。聖人豈不欲明其說於天下。且人之立言。辭不達意。而必待補足其說。則其文亦繆矣。而聖人之經。豈乃如此。是蓋勿思之甚也。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明天道。而春秋著王法。譬如覆載之間。象緯昭於上。而形質列於下。是皆一氣所成。然則文王之作易。孔子之作春秋。是皆周禮之所在也。臣愚願下明詔。復立春秋學官。今歲貢舉。遂以取士。庶幾同講聖人之遺經。以輔世教。臣不勝大願。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河陽鄭州當兵馬往來之衝。京西路漕臣陸宰。未嘗過而問也。但自為逃竄計。不復以國家為意。奉聖旨。陸宰落職送吏部。

少宰吳敏劄子。臣伏聞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士大夫多稱道之。臣頃見吳升詳言其迎養所生之母。孝又嘗聞緒紳誦其詩。而端友躬耕蔬食。守節自重。頃聞講議司欲招之。端友不肯就。自陛下即位。求直言。端友當園城時。上書論事甚衆。而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近者陛下招延草茅。端友任中先。尹淳。鄧肅之流。偶未及端友。臣愚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方。奉聖旨。賜同進士出身。與補承務郎。十日。王永從。吳滄。楊邦直。皆係騷擾東南之人。臣僚累有章疏。永從降授承務郎。致仕。吳滄。楊邦直。並除名勒停。送諸州編管。日下押出門。

十三日。乾龍節。百官上壽。賜宴於紫宸殿。太上皇帝賜功德疏一軸。香山子一座。真龍卵瓶。真鳳嘴杯。各一。種師道。種師中等奏。昨奉聖訓。保守三鎮。驅逐金人出界。其中山河間府兩鎮。并沿邊州軍。並已平安。獲到賊俘并歸業人口。不計數目。奉聞事。

十五日。太宰徐處仁劄子。唐馬周上疏太宗。言陛下誠欲厲精求政。不煩遠求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臣愚以馬周之言。可謂切於治道。乃者金賊乘虛深入。蹂躪陵侮。無所不至。國朝以來。未有此辱。陛下初即大位。日御便座。延見羣臣。視閱四方奏報。與士民所上章。往往夜分不寐。而又恭儉約素。無所嗜好。專以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機。拳拳於心。勤勞可謂至矣。故不二月而金賊出境。社稷再安。此豈股肱翊贊之助。爪牙宣力之効哉。蓋聖德勤勤。得天心之助也。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弗休。凡脩身治國之要。必稽之於祖宗。考之於今日。如嬪御之多寡。宴游

之疏數。土木之營造。道佛之齋醮。近習之權寵。戚里之祿秩。賜予之厚薄。費用之豐約。凡欲有所為。必仰而念曰。祖宗之法。何如。靖康之初。何如。三復審繇。然後行之。則國勢安強。民情悅豫。紀綱立而夷狄畏足。以刷金人深入之恥矣。伏望陛下留神於斯。入者朝夕思之。如盤孟几杖之銘。不忘於起居飲食之間。業兢兢。常如今日。則陛下可以比隆堯舜之盛治。而臣愚亦庶幾馬周之忠。君臣俱榮。不其偉與。奉御札。覽卿所奏。甚善。朕志素定。無有少易。

太宰徐處仁劄子。學之為王者事。誠先務也。陛下儲德春宮。十有二年。寢門問安。而退以經史自娛。臣聞靡不有初。終之實難。願陛下數御延英。延見講讀之臣。仍依故事。時召宰執。並赴講筵。所究經義。詢求治道。探之以驗物。稽之以決事。與起治功。並隆於唐虞三代之時。實天下幸甚。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否泰以類相及。而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為往來。方今天下奸惡私職。蕪穢郡縣。戕賊黎元。凡才無爛羊之能。濫寵有緝貂之歎。吏部充塞。無闕以擬注。版曹空匱。不給于祿。慶若不一大鑄革。恐終不可有為。今以軍興多故。郡縣簡陋。鞭笞良民。無直而繩。上下皆弊。公私共勞。而奸宄而用之人。坐糜食廩之蓄。此所謂繁其華去其實。而披其根枝。傷其心者也。願詔吏部稽攷庶官。凡由楊轍。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勳。諸道之應奉。董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夫變蜀湖南之開驅。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陝田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畫文字庫篋之賞。淫朋比德。各從其類。又若近習所引獻。頗可採。効用宜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此皆殃民。盡國。敗俗妨賢。奸鬼取位。賄賂買官。所叨恩數。不限高卑。一切追奪。還其本秩。若非士族。而橫竊名器。如節度橫行之貴任。祕殿延閣之華資。或以童稚奴僕。而濫膺。或以商賈胥徒。而貨取。人人論列。簡牘徒繁。願令吏部略具閭閻。關諸臺諫。分司看詳。上之朝廷。次第裁抑。其坐公田等事。如鮮于可等。非理譴逐。宜自元斷。日月復其資秩。恩數。量才旌擢。以勸忠良。然後位著可濟。賢能可進。民生可安。國用可節。昔唐去斜封。墨敕之官。一日停數千員。不以為疑。則今亦何難之有。夫糞土為牆。則匠石不施塗。鄭衛調瑟。則后難難致。願陛下順天休命。而一新之。奉聖旨依奏。

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李倫落職。提舉華州雲臺觀。以任大理卿日與朱汝賢為僭侶。平江府事皆取決朱勳之家也。

聖旨。王黼家屬特令任便居住。其咸平縣墳地約三頃。蘇州田產歲課約二千石。並特與給還。戶部尚書岳山能領開封尹。詔賜岳山改名昌。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竊聞河北金寇已遁。今日備禦之計。尤不可不講。蓋金寇往來中國。如踐無人之境。其鋒未嘗少挫。而又載金帛以往。殺擊而肩摩。賂賂產蓄。與夫編民子女。極屬不絕。一舉而獲利如此。輕我之心必甚。復來之期。今秋決矣。古人所謂來而不能困。去後未易服者此也。然則邊患之事。今為急務。正使愛日之圖。孜孜汲汲。以至折屨之時。猶恐勿及。若曰寇退未必復來。俟頃刻之安。務省簡之集。臣恐禍至。甚於前日。傳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貴及時也。時情易失。而難得。從時者若救火。追亡。蹙而趨之。若

夫邊城以北深溝高壘。據其要害。集其走險。使騎不得越。明斥候。謹守備。還將以任之。練兵以使之。積粟以實之。誠為今日先務。經營措畫。今其時也。舍今日而不為。恐無及矣。蓋自童貫開燕。以燕為邊。而如雄州。中山。河間。臨場。備禦一切廢罷。凡百邊事。久習廢弛。兵以少為安。粟以無為有。將以不才為才。臣願陛下詔三省樞密院。使各加意務為實事。更惜寸陰。而為之先條邊防之事。其大者有幾。雞鳴而起。曰。今日為某日用。某人明日亦然。而日復一日。所為不輟。庶幾能為先患之防。向蔡靖到燕山。日以危急告朝廷。而白時中。李邦彥。恬為無慮。失其機會。遂使胡騎長驅。莫之能禦。臣所以乞朝廷孜孜汲汲。措畫邊事。恐蹈覆車之轍。復貽陛下宵旰之憂也。伏望睿斷。督責大臣。使之愛日。措畫邊備。天下幸甚。奉聖旨。三省措畫。

十六日。臣僚上言。臣聞唐德宗巡狩奉天。自發洋州。百姓進獻瓜果。欲與散官。陸贄不可。曰。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助功才德。所宜處之。夫散官。虛名也。贊猶力爭。至數千百言而已。誠以所係者重也。臣伏聞上皇東下。此乃臣子之常分。何足為功。兼供饋之物。自一毫以上。皆出行人及坊郭鄉村。有物力之人。非出於供饋者之家也。供饋愈辦。則剝民愈深。臣訪聞其間。巧於謀身者。多是交結近習。縱其請求。須索無藝。往往緣此。得其惟心。揄揚贊美。遂之上皇。遂至增秩賜金。行宮如市。有再任有三進官者。有賜黃金至百兩者。有召赴都堂審察者。濫賞橫賜。非散官之美也。陛下修明百度。抑絕奔競。如此。而士大夫冒犯廉隅。僥倖苟得。如彼。況上皇變輿還闕。將士冒行陣。突鋒鏑。以衛護社稷者。或橫屍原野。暴露邊鄙。未聞少加恩與。而首及州縣猾邪之徒。非所以示天下之公也。所有遷官進職指揮。伏望寢罷。以安人情。契勘上皇經由道路。宜力人甯陵。知縣趙子游。喻先祖。葉景述。各轉三官等。聖旨。轉三官人轉兩官。餘轉兩官人轉一官。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國家承祖宗積累之盛。比年以來。國用匱乏。海內空虛。細民愁苦。盜賊縱橫。金人乘中國無備。敢以數萬直犯京闕者。蓋將相大臣。同惡相濟。二十餘年。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威柄於前。王黼竊弄威柄於後。蔡京王黼。敗壞法度於內。童貫蔡攸。敗壞法度於外。爭權競利。其初雖相為矛盾。至於包藏禍心。害民盡國。則若合符節。然童貫之刑。獨加於王黼。而蔡京童貫止於善地安置而已。罪同罰異。其誰不疑。雖天心隆恕。務欲保全。奈天下憤嫉何。奈四夷侮笑何。若京及貫不肆諸市朝。不投之荒裔。誠不足以厭天下之意。奉聖旨。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

臣僚上言。伏見朱勳父子皆衡州一處安置。典刑未正。臣竊謂人臣之罪。莫大於僭越。義在不赦。謹按朱勳於私家建神霄殿。乃安奉上皇御容於其中。恃此脅持上下。凡節制郡縣吏與監司。經由皆朝拜於其家。人臣之家。有朝拜之稱。此何理也。借應奉挽舟之名。私募人兵數千。實以自衛。不隸州縣。結為死黨。大逆不道。迹狀明甚。竊弄威柄。江淮以東。均被其毒。魚奪民產。無有紀極。如平江司理院。意欲得之。州郡即時遷徙。無敢不從者。凶焰如此。若不早為之所。竊恐別致生事。伏望肆諸市朝。與衆棄之。散遷其子孫。投之四裔。以絕奸佞。天下幸甚。奉聖旨。朱勳移韶州編管。

制以檢校少保平涼軍節度范訥為右金吾衛上將軍。依前中太乙宮使。訥以疾辭節。故有是命。制加鎮洮軍節度神師道為太尉。依前河北宣撫使。聖旨。朱勳子任分散諸州居住。朱冲。朱勳。官爵並行追奪。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臣僚論宇文虛中罪狀。宜正典刑。陛下俯徇公義。特能極寃。然猶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士論藉藉。豈所得。謹按虛中天資奸佞。善麗權貴。始由梁師成以進。其後童貫平燕。遂為參謀。凡貫欺妄君父。文飾己功。而見於章奏者。皆虛中為之。自貫始開燕薊。謀取雲中。冀國喪師。妄竊功賞。招納叛亡。搆成邊患。皆虛中主謀。及其開寇至。棄兵遁歸。而虛中亦與之偕。道使邊城不守。胡騎長驅。在律當與貫相次受誅也。朝廷猶資以後效。進大學士。用為軍前宣撫使。虛中輒道逃淮甸。至煩聖旨遣內侍追尋。始趨闕下。自知罪惡昭著。不可逃責。乃巧詞詭說。求使虜帳。是時和議已定。虛中何與焉。掠為己功。遂參樞廷。其懷奸誤國。方命營私。罪不在王莽之下。自朝廷議割三鎮。凡士大夫以至閭閻。僮夫匹婦。莫不皆以為非。獨虛中與李邦彥。李邦彥。鄭望之輩。以為當然。其意實欲賣國結虜。自為身謀。於是為虜張大其勢。恐脅朝廷。李邦彥謂虜如龍如虎。虛中謂體生鱗甲。不可與敵。是反於虜為說客。使我畏縮。甘心割地。古人罪六國之臣曰。外挾強秦之威。內封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虛中之謂也。今以祿殿職。出鎮巨藩。欲望早賜流竄。以為誤國方命者之戒。所有錢蓋。皆什邊帥無過失。乞且留青州。以免數易之弊。奉聖旨。曾孝序差知青州。宇文虛中候替人到發來赴闕。聖旨。宰執許受。可權支三分之二。支賜減半支一次。從少宰吳敏之請也。聖旨。梅執禮。吳升。楊時。並兼侍講。王禹。莫儔。孫傅。並兼侍讀。餘並罷。

幹闕不遺計。議使買道。副使冉企有議三鎮未下。就差王球引伴到闕。時球至中山。鎮望都縣。趕及肅王。幹闕不以三鎮未下。未令肅王回。故遣買道等隨球先來。制太師鎮南軍節度鄭紳進封樂平郡王。駙馬都尉康國公致仕。錢景臻加食邑。應道軍節度朱孝孫加檢校少傅。鎮安軍節度劉宗元加食邑。岳陽軍節度王舜臣加檢校少師。鎮海軍節度劉延慶加檢校少保。保靜軍節度姚古加檢校太師。奉國軍節度高傑加檢校太保。保信軍節度劉敷加檢校太保。武成軍節度劉敏加檢校少師。瀘川軍節度錢忱加檢校少保。德軍節度張琳加檢校少師。陸海軍節度鄭翼之。安德軍節度鄭成之。並加檢校少師。少傅鎮西軍節度衛國公余深加食邑。

十八日。臣僚上言。竊文閣學士前知京兆府盛章。昨自罪廢。覆蒙收用。宜率德改行。上敷朝廷之意。而章虎狼之性不悛。豹胎之毒滋甚。肆行兇虐。毒流一方。近者召兵關陝。以赴國難。章坐觀事勢。遲留不行。進無勤王之心。退有營私之志。而乘時作威。一日殺優無辜者數十人。軍兵洶洶。幾至變亂。賴朝廷已賜廢罷。使之赴闕。蓋是從官罷帥之故事。非召還也。例皆止於近地。陳乞外任。或宮觀。未有乘此徑赴闕廷者。章志在苟得。無復廉恥。聲言召還。遽至城外。臣恐陰懷結搆。復圖進用。若萬一使之立朝。則民庶忿怒之情。士大夫公議不與。必至喧沸。伏望與一外任宮觀。不得復入國門。以為奸邪小人苟得無取之戒。奉聖旨。

旨依奏差提舉江州太平觀。

太宰徐處仁劄子乞將河北河東京東京西路應係官田召募強勇使爲永業並依陝西弓箭手法以爲民兵又乞漸修馬政以爲禦戎之備奉聖旨並送詳議司。

聖旨揚武知縣蔣興祖長垣知縣上官敏功能死于職守各贈五官與一子恩澤太康知縣國材扶溝知縣厚惠下東明知縣宋晟能率衆守禦與改官入尉氏主簿曹嗣宗巡轄李充美因賊至皆死於職守各贈三官與一子恩澤雍邱縣丞趙不矜攝縣事措置有方賊不能犯城鄆陵縣監酒稅趙子瑗能率衆捍禦各轉兩官鄆陵知縣張膺因賊犯關乃稱母喪輒去官守賊退復就職可除名勒停鄆陵縣尉金賊未至而逝可勒停。

宣教郎武安國武聖郎王觀奉使絕域。

十九日門下侍郎耿南仲言臣竊見陛下即位之初夏國賀正人使襲用前例持珠玉而來欲邀厚利三省同奉聖旨夏人賚到珠玉更不收買賜錢一萬貫又開封府籍沒到王公之家有雕鏤靡麗之物甚衆奉聖旨華侈什物並行毀棄於是開封府集華侈什物焚於通衢都人聚觀無不嘉歎以此見陛下不寶遺物不貴異物以敦朴爲天下之先也臣竊記陛下初立爲皇太子曾具劄子奏上皇乞裁減東宮庶事其言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今兩降聖旨如是信克踐其初矣臣聞古聖帝明王所以風化天下事不在大亦不在多發於至誠而天下化矣史稱漢文之德化亦初過一二事而已陛下日新斯德久而不渝則民風厚邦本固漢文之地不足道也伏望收臣所陳宣付史館奉聖旨依奏。

二十二日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近年建節之臣雖皆吏廝役輩亦有濫除者功臣貴戚差與爲伍比者平涼節度范訥抗章有請願歸環衛聖恩隆厚特授以右金吾衛上將軍制命一頒衆皆欣忭臣計相繼亦有請者今欲乞除宗室及實有軍功人別作措置外其餘節度並依范訥換授施行奉聖旨令吏部開具除授因依開奏契勘鄭紳係太師鎮南軍節度余深係鎮西軍節度奉聖旨鄭紳爲上皇皇后父特免換外余深特進觀文殿大學士。

王易簡除資政殿大學士。

制皇弟南康郡王斌進封和王平陽郡王棣進封信王皆以將出閣也。二十三日臣僚上言竊以國家治亂在用人用人在責實熙甯間王安石執政改更祖宗之法附會經典號爲新政以爵祿招誘輕進冒利之人使爲與援挾持新政期於必行自比商鞅天下始被其害矣以至爲士者非性命之說不談非莊老之書不讀上慕軒黃下比堯舜三代以漢唐爲不足法流弊至今爲害日久晉以王衍溺爲莊老遂至南渡今天下之士操筆弄墨朝誨夕講升孔子之堂宗虛無之教而欲風教不壞朝廷又安其可得乎朝廷以科舉取卓犖之才以詩賦待才能之士以策論試操守之節或質以吏學或要以時政今之策士盡成虛無不根之言欲士詳於古今治亂不可得矣國家以詩賦爲名臣者

不可勝紀變更舊章之後至今五紀特立不羣爲大臣幾何人哉國富民康果及祖宗之時乎不待辨說可知矣今國威不彰由用人不實其實救之之術莫若遵祖宗成憲王安石解經有不負聖人之旨者亦許收用至於老莊字說並行禁止奉聖旨送禮部詳議。

聖旨陳瓘子正舉昨緣言蔡京坐罪不召赴闕取旨與差遣。二十四日手詔朕初嗣服履遺時艱難犬羊之羣敢肆陵侮侵犯邊境達於都畿賴祖宗社稷之靈賢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扞禦而食殍之間大臣失計割三鎮以賂之天啓朕心屏去奸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尾襲騎賊遁逃荆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見所懲秋高馬肥慮復侵軼昨以虎符起天下兵控扼邊陲蕩攘羣醜則何以震懾狂虜奮張天威以定中興之業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各下所管軍州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填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預備軍須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再勸師旅良非獲已共摠大憤以圖休息茲惟其時條件付樞密院施行。

司諫陳公輔言臣蒙陛下不以臣狂愚擢在諫省此古者拾遺補闕之官自宰相執政以下臣能論之皆不爲難唯於陛下聖躬倘有遺闕臣拾而補之茲爲稱職臣所以不避鼎鑊之罪上干雷轟之威伏惟慈憐特賜矜察臣下情不勝皇恐懇切之至臣竊觀陛下以孟夏享景靈西太乙宮遂幸陽德祐神觀臣淺陋不熟本朝典故不知享親之後退而游幸祖宗有是例耶抑近臣爲之若近臣爲之自不可爲法若祖宗之例亦有可議焉夫誠心齋戒以薦神明瞻其威靈如在其上退而思之不忘於心豈容於此日擁妓御其聲樂以肆游幸之樂耶臣恐此舉不足以示孝也臣又觀陛下自初即位恭謝之時輿服朴素儀衛簡約以至供帳什物伶官侍者皆少於今日然百姓觀之莫不歡呼感戴以手加額皆言恭儉之德過乎仁祖矣陛下前日之出與服鮮明儀衛衆多以致供帳什物伶官侍者皆盛於向時然百姓觀之已有相顧駭歎竊訝之者安知其不聚談族議謂恭儉之德不如仁祖乎抑惟陛下天性恭儉自養德東宮以至即位之初未嘗少變今日之事必左右近習之臣以諛言媚惑謂陛下有崇高富貴之勢必務爲光華盛麗以飲豔觀聽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區區於此是特示天下以不廣也況今寇難未平民力未裕財用未饒兵計未辦臣下之奢僭未革風俗之淫靡未消全在陛下恭儉節用如大禹文王以救今日之弊豈可僭爲奢靡異乎初即位之時使百姓觀之乎臣竊爲陛下惜之也太上皇帝奉養素厚陛下不可薄乎親必須損己所有以供奉之若陛下不自過爲儉約而供奉上皇又欲隆厚則天下財物何以給之哉

臣恐伏望聖慈今後孟享既罷即時還宮其餘行幸除詣龍德宣德二宮外皆乞暫罷蓋上皇既居外宮非時不出陛下亦自不當游幸仍願車駕之出務令簡儉但如初即位時可也此臣得於百姓之言爲然蓋彼見陛下自初即位恭儉之時簡儉如此今未三月儀物稍多若是自此天下無事之後豈不復肆侈靡之欲也非獨百姓憂之臣固以爲深憂也傳曰有始有卒者惟聖人乎唯陛下念之臣愚昧不識忌諱觸冒容聽無所逃死在陛下處之而已奉聖旨孟養今後更不復帶過宮觀儀衛輿服依係故事伶官擊樂朕素所不好並未嘗用左右續御蓋舊數皆已放出不曾設置供帳飲食已曾減省可更令簡儉披覽

忠言倍深欣歎。二十五日宇文虛中落職與宮祠。鄭望之李郡昨除戶部侍郎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王孝迪落職南京鴻慶宮。

臣僚上言。上皇聖旨有曰。精神賢能。陷於黨籍。此上皇晚悟之意。陛下皆宜奉承。不可緩者也。近日黨人中惟司馬光獨蒙褒崇。如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皆猶未及。公著。遠事仁祖。稱其有顏氏之節。英宗。仁宗。尤加禮遇。神宗嘗賜手札曰。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逾卿者。其眷遇可謂至矣。備載國史。不可誣也。凡在元祐黨籍。皆一時名流。願一洗之。悉追還舊職。與令得恩澤。如陳瓘。鄭浩。在建中初。並命言路。天下稱為鄭陳。今瓘已獲贈。而浩未見其敘。復願早賜施行。以允公議。奉聖旨。令吏刑部開具職位姓名。元犯因依。及未曾奉復。不皆漏落。具狀申尚書省。聖旨。蓋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薦舉。常出親擢。立為定制。急速報行。

臣僚上言。仰惟太上皇帝崇奉道教。獎借羽流。嘗降旨立視官之法。謂以虛名。他事不容其比擬。聖意斷可識矣。名品既定。僥倖漸萌。陳乞百端。遂同文階。入雜壓封贈其父母。奏補其親屬。身死有遺表恩澤。坐立與從官爭席。其家得為官戶。其親得以用蔭。且市井小人。僕夫賤隸。皆可披戴。所費不過百十緡。因緣請托。一為道官。恩數遂與士大夫無異。又有挾陰陽卜祝及詭誕妄之術。得先生處士之名。官視正郎。恩數越于道流。其在外者。則排袍象簡。冠帶魚袋。出入州縣。軒然自得。士人為之切齒。上皇察其有害無利。去年冬。嘗詔罷道官。又詔道錄院道官品等。一切指揮並依元豐法。頗懼天下之憤。且視官之法。既能其人與編戶等耳。其封贈祖父母。而弟姪尚可用蔭。其奏薦恩澤。而親戚尚在仕途。根本既伐。枝葉何得獨茂乎。欲乞諸路委監司一員。差官根究拘收毀抹入官。盡削官戶之籍。若先生處士其人。原不以伎術進身。果有德行道藝。為士流推服者。許報奏別給。如違並科違制之罪。奉聖旨。應道官處士先生封贈。奏補告敕。委諸路提刑司拘收類聚。繳申禮部。

二十七日。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今日構成邊患。幾傾社稷。實自歸朝官趙良嗣。便佞狡猾。虜中奸雄。始得罪於其國而逃。童貫得之。延為上客。遂與金人有海上之盟。因以叨竊蒙祿。日與貫謀開燕。敗契丹百年之好。召金寇侵陵之禍。以良嗣肆諸市朝。未足以償吾赤子肝腦塗地之苦。今猶居柳安處善地。典刑未正。公議不容。近童貫亦移柩。豈可使三賊共處。伏望特賜斧斷。戮之於市。其指揮使楊思順。妻濟陽郡夫人侯氏。與其家屬。並徙嶺表。以快天下憤激之情。奉聖旨。趙良嗣取首級。

二十九日。嶺山除開封尹。恩數並依尚書例。梅執禮除戶部尚書。王時雍工部尚書。臣僚上言。近請詳議司。討論祖宗舊法。雖已許置司詳屬。而言者屢論以為不當置。見今未曾開局。欲乞更不置司。如聖意尚欲討論。即乞令尚書省六曹各具其事。上之都省。送中書省取旨施行。奉聖旨。依奏。

心。至於姚平仲恐當差人根捕行道。倘或又如往歲竄半年。以幸復用。無所懲艾。奉聖旨。何璣子孫並勒停。送唐州編管。姚平仲立賞錢三千貫。召人告捉。自身與承信郎。有官人轉三資。聖旨。資政殿大學士高伸除延慶殿學士宮祠。高堯明追五官勒停。馮溫舒。蔡條。並依已降指揮。以御史臺根究到擅離職守故也。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罪惡之著。莫甚蔡攸。當京擅權專政。彼則以陰謀詭計。出入宮禁。外示異同。中實附會。及童貫與師召亂。彼又副之。出構邊隙。歸罪童貫。以補袴之資。而當大位。以斗筲之器。而握重兵。竊國害民。亞於京貫。竄種之罰。不可以免。今雖降指揮。令侍京於貶所。又官為大中大夫。列於侍從。如是而曰竄斥可乎。又奏京以奸惡竄之遠方。諸子及孫。自當隨侍。今偕居杭州。攸居宿州。諸孫居拱州。各遣妻妾。自圖安便。其不孝又甚矣。宜令所屬發遣赴京。所庶稍知人倫之義。奉聖旨。蔡京等久稽典憲。衆議不容。童貫移英州。蔡京移韶州。朱勳移循州。蔡攸可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蔡京子孫分送湖南。朱勳子孫分送河南。京攸。勳。並差使臣管押前去。又奏。臣竊惟太上皇帝聰明仁恕。圖任幸輔。惟以誠心委之不疑。而左右大臣。勿克奉承。託正論以為奸。飾浮詞而肆誕。倘可取悅一時。雖貽後世之憂。勿顧也。倘可持祿固位。雖貽四海之患。勿恤也。自蔡京作相二十年。假紹述之名。而無紹述之實。作威作福。紛更妄舉。致使熙豐法度。蕩然掃地。王黼繼之。七八年間。托享上為名。而無享上之實。懷奸營私。招權納貨。致使奸賊之吏。布滿天下。凡於古無所稽攷。於今無所依據。則必曰自我作古。臺諫敢有論列。有司敢有申明。則必曰規搖時政。竭民力。耗國用。以博虛名。則必曰此三代甚盛之舉也。崇儉約。抑浮冗。以圖實效。則必曰此五代錮削之計也。每建一議。立一法。未見是非利害。必立嚴禁。不得干與。又立重賞。許人告訐。大臣坐視而不敢言。黎庶懷憤而無所訴。監司守令。觀望風指。惟恐奉行之緩。天下化之。悉為文具。於今而後。不可不戒。臣愚伏望聖慈。特降明詔。戒飭中外臣僚。各究乃心。以揚職業。雖朝廷已降指揮施行專件。或於民間不便。於政事有妨者。並許開析利害申陳。勿以前日憚于權臣。不問可否。到即施行。爭報就緒而已。庶有實利及於天下。豈勝幸甚。取進止。

與素習。但將之得其術。則無不可用者。朝廷下募兵之令。高買馬之直。明賞罰以收人心。嚴軍政以厲士氣。付之良將。何往不克。則士馬何患乎不強。責之將帥之臣足矣。臣所謂不足慮者此也。獻言者又曰。陛下以節儉之德。躬自菲薄。服御或至澣衣。膳羞不啻異味。去雕麗於奇巧。減製造於貢獻。其儉至矣。雖大禹菲食。文王卑服。何以過哉。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君。徒能節儉而無德以將之。則上或至于廢禮。下或至于甚隘。故魏若儉。詩人有褊心之刺。漢元恭勤節儉。而優游不斂。卒壞宣帝之業。今陛下天性節儉。臣願將之以德。陛下自臨御以來。未明而求衣。日昃猶視朝。夜分而覽章奏。休假而御便殿。焦心勞思。忘寢與食。其勤至矣。雖大禹克勤于邦。文王不遑暇食。何以過此。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君。徒自勤勞而無道以授之。則大或至于叢脞。小或至于伺察。故漢室帝王厲精政事。而失之于雜。蕭明帝勤心不怠。而失之于慈察。今陛下躬行勤勞。臣願授之以道。陛下鑒言路壅塞之弊。虛懷納諫。屈己求言。聞不諱之路。杜羣枉之刺。擇耳目之官。通幽隱之情。其聽言亦至矣。雖舜之好問。禹拜昌言。何以過此。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君。徒能聽言而無斷以行之。則雖有聽言之名。而無用言之實。故漢文帝知賈生之才。惑于絳灌而不能成。帝知王章之直。弗忍于王鳳而不能成。今陛下聽言已廣。臣願行之以斷。夫不能將之以德。則儉不中禮。其弊也固。不能授之以道。則勞而無功。其弊也煩。不能行之以斷。則依違不決。其弊也惑。臣所謂未可喜者此也。夫人君之所以治天下者。有要道焉。正心誠意。公聽並觀。息慮以應萬變。虛心以照庶事。用宰相以董百官。用百官以治萬民。優游無擾。垂拱仰成。此要道也。予奪自我。廢置自我。威福自我。大柄不假于人。勢利不移于下。此至權也。二者既得。則羣下不敢為私邪。四方不敢為欺蔽。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矣。今陛下有欲治之意。而未知致治之具。知王道之要。而未知大權之尊。有好言之誠。而無用言之實。有兼聽之博。而無獨斷之果。方且專事謙遜。深自晦匿。委政大臣。無所專決。遇事則可否不斷。聽言則善惡無擇。去邪未能無疑。賞善未能必用。或主于先入之言。或牽于大臣之私。知己行之非不能決。知國事之是未克行。執政專權。率意自私。不慎差除。罔卹公議。或非才而驟遷。或有罪而見庇。或衆所謂可為而不為。長此不已。日浸月滋。臣恐威權日替。聰明欺蔽。奸僞得行。言路壅塞。忠直者以孤特寡助。而見斥。敢言者以沮毀損名。而被遣。小人得以害君子。諛諂得以誣忠良。陛下孤立于上。臺諫備位于下。往日之弊未除。今日之患又甚矣。可為深憂者此也。夫人君之所以維持天下者。綱紀法度也。所以厲世磨鈍者。慶賞刑威也。綱紀不立。則國日削。法度不更。則弊滋甚。爵賞妄施。則為善者不勸。刑罰不中。則為惡者不畏。四者之失。則萬事廢弛。好惡不明。四方解體。天下失望。此誠治亂之原。安危之機也。今朝廷樂因循之易。而重于變更。務姑息之愛。而憚于裁抑。以循常守故為中和。以避怨蒙恩為得計。綱紀弛而不振。法度壞而不修。進賢黜奸。未當于人心。發號施令。未孚于天下。冗濫不抑。而奸邪未盡。退聽名器不慎。而僥倖未盡。革心禮教不立。廉恥尙寡。謗議未悛。風俗尤薄。臣恐國勢日以削弱。政事日以紊亂。內之不治。奚暇治外。近之不能。奚暇柔遠。何所以革前日之弊。何所以致中興之業哉。可謂深憂者此也。陛下以堯舜禹湯之資。銳意圖治。而二三大臣不能同寅協恭。輔成聖德。紀綱國體。使聖主獨焦勞于殿

靖康要錄卷第六

五月一日。駕幸龍德宮。

監察御史余應求劄子。臣竊觀今日之事。有不足慮者三。有未可喜者三。有可為深憂者二。獻言者皆曰。近者金人跳犯畿甸。長驅深入。邊陲無守禦之固。全師重幣。將帥無邀擊之奇。封疆之臣。閉關而自保。朝廷之上。多疑而縱寇。講和之好已啖。用師之機屢失。三鎮之地既不與。親王之質猶未還。萬一出疆。後必為患。又將何以待之。此夷狄內侵。而邊備未嚴。為可慮者。臣聞古之良將。若李牧之守雁門。魏尚之守雲中。皆以謹守封疆。訓練士卒。明烽火。遠斥候。匈奴畏之。不敢近邊塞。陛下選將帥以守邊。治險阻以固圍。積粟治兵。實之塞下。則邊備何患乎不嚴。近年以來。費用無節。內帑之積久虛。太倉之粟不給。茶鹽之利日損。賦稅之法日壞。公私空竭。閭里蕭然。若求之于民。則民力已敝。若取之于官。則歲入有限。又將何以給之。此百姓久困。而財用日急。為可慮者。臣聞古之能臣。若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劉晏操其贏餘。佐軍興。故能成漢業。振唐室。陛下能不給之務。減無名之費。躬節用裕民之德。去盡國傷財之政。用計數之臣。治運之法。財用何患乎不足。軍政之壞久矣。自董貫起邊事。二十年間。西北之兵。逃亡散失。不可勝數。東南之兵。游手末作。不習武藝。一旦號召。至者無幾。驅之行陣。未戰先遁。後有緩急。豈可復用。此兵革未現。而士馬不強。為可慮者。臣聞古之名將。若韓信驅市人而下井陘。項羽以江東兵而破強秦。豈必西兵

廊之上而四方萬里無所觀瞻于下是執事者之過也伏願陛下益留聖心思日孜孜庶其所常慮而終之以無慮思其未可喜而終之以無喜慎其所深憂而終之于無憂使人主之勢日隆朝廷之政日新威權尊而下莫敢欺紀綱立而人莫敢犯可以使小人不斥而自退可以使夷狄不戰而自服矣惟陛下留神省察奉聖旨余應求特賜章服

二月手詔朕嗣承丕緒夙夜兢惕思所以撫綏四海惠養元元以為無窮之計而寇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將起天下之師以振國威然而與師十萬日費千金方今積弊之後朕雖痛自剝削尚敢汰侈能斥浮冗粗給經費其于師旅之用誠未有以贍之也昔漢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師賴以濟今朕上為祖宗社稷之重將以定中興之業下為億兆蒼生之衆將以圖休息之期此忠臣義士協濟艱難之秋也應天下士民上戶有能推其財穀贏餘以佐軍興者仰州縣聽其自願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別項儲蓄專以充募兵養士之費具數申樞密院各以名聞朕將等第推恩以為忠義之勸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聖旨將來調發諸路防秋人兵仰安撫諸司各辦半年糧糧變轉輕貨管押隨軍
聖旨王易簡係東宮講讀官見係資政殿大學士提舉龍德宮其請給人從恩數並依簽書樞密院條例施行
顏岐賜進士出身除中書舍人戶部尚書恭謝行宮轉運使燕瑛乞在外宮觀奉聖旨依奏差提舉南京鴻慶宮

三日聖旨所招敢勇皆非驍勇之士其間正兵多逃竄以應募僥倖大失軍政往往作盜賊嘯聚可速行措置其正兵弓箭手許投換法亦宜改正一遵祖宗舊制
右諫議大夫楊時言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蓋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紹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其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而京之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毋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而痛加竄削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肆其意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好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之甚常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屢數姑即其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以明之則其為邪說可見矣昔神宗皇帝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能節臺曰朕為天下守財耳此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茨土階未嘗以天下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輔嗣借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奉上實安石竭天下以自奉之說有以唱之也其釋堯舜守成之詩于末章則又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動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執繁弊然以愛物為事夫堯舜之五章特曰鳧鷖在池公尸來止燕燕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有後艱耳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

修心其後蔡京輩輕貨妄用專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旨斷王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亂不為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奉聖旨王安石合依鄭康成等例從祀孔子廟廷令禮部改正施行盛章先次落職蔡條為係屬馬都尉特免遺竄蔡行移洪州安置備潭州修衡州儋州居住攸永州安置其子各令隨侍前去
吏部侍郎鄧雍乞宮觀聖旨除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宮徵猷閣學士任熙明轉一官致仕
聖旨學官馮繼常觀並與外任宮觀差遣
四日聖旨雷德宮
制檢校少傅應道軍節度朱孝孫授右金吾衛上將軍節度使錢景劉宗元各換授左金吾衛上將軍劉敷劉敏錢忱張琳王舜臣並換授右金吾衛上將軍
五日聖旨上言頃者奸臣用事子弟親戚本無才學貪緣冒寵超躐顯位其甚者已賜罷黜有幸免者若蔡京之甥徽猷閣待制馮躬厚培顯謨閣直學士葉著孫培校書郎郭南仲王輔弟前右文殿修撰王聿培直龍圖閣為立經王安中之子直龍圖閣辟疆辟先培三門童運趙奇妻之妹夫直秘閣張知白朱勳之婿朝散大夫周審言迪功郎馬震蔡攸妻弟軍器少監宋毅孟昌齡孫開封府儀曹孟鉞或冒從官貼職之榮或膺任使宮祠之職未蒙斥免士論憤鬱伏望罷送吏部又言昨者蔡攸以弄臣驕子竊用威柄擬以爵祿陰結死黨一時嗜利好進如馮溫舒劉惻吳鐘徐時彥潘杲程俱宋毅之徒極力傾附為之腹心朝夕造門謀議秘密根株牽連且相推引佞諛子弟交結僮僕但知有朝廷措紳切齒側目無敢言者故假隨上皇行宮南去此曹走避從之者大半則其黨背國忘君有素可知矣今果已廢停而溫舒未蒙誅責惻猶列侍從鐘竊食宮祠時彥尚待堂除毅尤汗穢無行尚為監貳未賜斥逐非所以戒貪佞也吏部供到馮溫舒已勒停吳鐘已降一官落職潘杲程俱已並追五官勒停王聿管勾崇福宮周審言已落職送吏部宋毅見將作少監奉聖旨葉著降充顯謨閣待制馮躬厚劉惻降充祕閣修撰葛立經王辟疆王辟光從知白並落職內從知白趙奇宋毅孟鉞並放罷郭南仲馬震徐時彥依放罷人例施行
臣僚上言祖宗時惟諸王宮各置教授比年以來而后妃帝姬宅亦有之坐糜廩祿以費邦用乞詔有司凡教授非祖宗舊法所置者悉行減罷奉聖旨依
聖旨朱勳家補授使臣等計一百五十餘員多係本家親戚及奴僕勾當人園子等除請筆直取到他處人吏不以為無官資令歸元來去處外其冗占使臣等逐一勾收告勸出身具補授因依繳申尚書省
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臣聞大學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今也學官相詬于上諸生相毆于下甚者諸生奮袂而競前祭酒率頭而竄避敗壞風教一何甚耶且朝廷之大臣進退出處理之常也學正馮繼揚言以為是博士雷觀痛詆以為非喧爭糾訐甚于街巷巷婦之相詈辱者除本臺見行體究外不識學徒何所取法乎五經之訓義理淵微後人所見不同或是或否諸家所不能免也是者必指為正論否者必指

733

為邪說此乃近世一偏之辭遠萬世之通論自蔡京擅權專尚王氏之學凡蘇氏之學悉以為邪說而禁之近世此禁通用蘇氏之學各取所長而去所短也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論王氏為邪說此又非也致使諸生集眾直造祭酒位次欲見而誣之時若不自引避必致生事又有時中齋生姓葉者蘇王氏之學止善齋生姓沈者蘇蘇氏之學至相毀擊其人稍乘庠序事體固當如是耶臣伏望聖慈裁酌如祭酒楊時偏見曲說德不足以服眾學正馮樞博士雷觀輕浮爭競大失生儒之體欲乞指揮並行斥責又諸生鼓倡集眾為首之人及兩齋相毀擊者亦乞下所隸根究姓名重行屏斥庶幾朋黨不立爭訟不生而使學者樂道向方不蹈于刑辟豈勝幸甚奉聖旨御史蓋差官體究既而詔並與外任監當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伏觀四月二十五日敕開封尹王時雍奏奉御寶批御前留住使喚西兵數內蔡宗等三人開封府禁勘並不會勘盜其捉事使臣范振亂捉平人可依理施行又言上件人係周京後河北河東制置使司盧功裔承宣下當直又言今來止因被盜人暮夜錯認賊人頭面以致范振涉疑收捉又言近年官司類以御前二字劫持上下今陛下以天下為一家六軍之眾當齊以一法不可更分御前使喚之人以失其餘軍士之心兼自權貴之家及諸局分多占蔽手下人盜博縱恣稍加糾治反遭屈辱登革此風誠在今日又言待罪天府不能戰盜以此罪臣執曰不宜奉旨放罪臣嘗以時雍柔佞取容阿諛順旨不謂其遇事乃能條析詳明抗直不撓如此蓋陛下盛德兼容能受諷直故往時柔佞阿諛之徒亦知革心激昂自奮知無不言以副陛下求言之意主聖臣直此可為陛下賀者然臣詳觀時雍所奏非特自請待罪而已其言提事使人因被盜人錯認涉疑收捉則是范振非亂捉平人無罪可施行也其言近年官司類以御前二字劫持上下及不可更分御前使喚之人又權貴諸局占蔽手下人則是近年官司用事凌轢百司其弊皆若此也范振宜在釋放此事宜在懲革今所降詔旨但赦時雍所待之罪而已至若范振則見取勘具案所陳之弊未有指揮禁戢臣誠未喻然臣又有深可疑者夫以當直軍人犯公事而乞降御寶以被盜人錯認而云亂捉平人以官者常直兵士而稱御前使喚此皆可深疑者也故奏請之臣以微末私事輒敢誣罔聖明其罪固不可容誅而陛下又為之作御前使喚之名特降御寶行下則其失又甚矣陛下往者下詔有曰不信任中人言猶在耳今乃遽信其言為之委曲批降如此謂之不信任乎陛下即位之初內侍言恐懼畏避不敢輒干以私天下之人謂之聖明曾未數月遽復為此深可怪愕事有甚微而所係甚大不得不治其萌芽至已著而言之則用力雖多不可救矣若果行此時雍第知難有真盜賊證不明不敢復捕而不知宦者之權自此浸盛御前之名日以增重而以私事求請御寶者何所不至也陛下之失已無所及自今若此等類一切杜絕敢以私事干請御寶者重賞于法然後正庶功裔誣罔奏請之大罪明范振涉疑收捉之無辜其時雍所陳懲革之風嚴加禁約庶幾抑宦者尊主威絕近習請謁欺弊之原伸百司屈辱劫持之弊不勝幸甚取進止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伏觀刑部關報百姓管和軍人李進並為撰造語言謗播惑眾各決脊杖二千管和廣南編管李進配沙門島臣竊謂此二人所造語言惑眾之事必涉重害可以欺惑庶民若不重行責

罰無以懲後雖陛下仁慈寬厚亦必威之以刑也續又見報乃得二人之語因言守城未得功賞管和云隨上皇走底健兒卻轉兩三寶保護國家宗廟社稷卻休李進又云李樞密奏下守禦人請受卻被徐相公諫了知他事了多少以臣觀之此皆愚民無知之常談豈足感眾別無奸惡不須窮劾若欲薄治杖之足矣今以重罪編配海島使兩家之人分散流徙此乃下死罪一等之刑施于無知愚民誠為太過陛下仁愛百姓豈忍為此臣又聞往者八廟察事之人陰取民間語言官司公事言之于上卻作訪聞行下有司根治謂之貌過其情偽虛實皆未可知既下有司官吏承望風旨無不附會煖鍊證成其罪能自辨明者百無一二中外患之此于聖明之朝所宜懲革者也今管和、李進之事必是八廟察事貌過若果有此語亦不足重罪也況又有詐偽不可知者乎或者二人意望功賞為此語言冀察事之人言之庶幾僥倖或者察事之人與此二人有仇自為此言以中傷之或者又有奸人離間宰執故為宰臣樞府紛爭之語以疑陛下之意此皆不可知者也為陛下計莫若置而不問今既加以重刑不可追改至若編配之罪尚冀陛下寬之後有似此亦乞聖明更加詳慎取進止

六日聖旨余應求言事迎合大臣可與外任河北知州差遣差范宗尹填見闕日下供職余應求日下出門

御史中丞陳道庭奏新除右正言許景衡乃臣同堂妹夫且晚供職于臺諫事相關連同在言路實有妨嫌欲乞罷免中丞職事奉聖旨許景衡除太常少卿殿中侍御史徐乘哲行右正言邵溥除戶部侍郎七日聖旨自崇觀以來創置局務如禮器製造道史聖濟內經校正瑞應進奉自身協律提舉明堂所類皆是京攸父子竊權泛濫推賞去處可依臣僚上言裁抑與楊鐵王翻濫賞指揮一例施行務後酌中以安人情仍通報日下施行

秘書少監安扶召試中書舍人

新除戶部侍郎張慈依舊河北都轉運使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臣竊謂大臣之事君其去有三諫不行言不聽言澤不下于民一宜去也諛言得以間君子妄譽得以進無功而禮貌衰焉二宜去也支體廢弛心志凋喪嬰疹飲藥不任國事三宜去也非是三者其去無義若議事不合而去則是欲其同而不欲其和也無所可否之謂同可否相濟之謂和同如琴瑟專一不可聽也和如五味相和可以食矣胡不去其欲人同己之心而務可否之相濟可則行否則止無所適莫是謂至公何必以異同而決去就哉若曰君有所詰責而去人非堯舜其誰無過君有過臣且諫之臣有過君弗得問幾于臣強凡過之大者固不可為過之小者闕門待罪足矣安用輕去陛下尊禮大臣曲盡體貌虛懷聽納言無不從諛佞不敢肆其間異意不敢幸其失有君如此難遇之時也又況強虜為患邊鄙未甯河東累月之圍正圖應援河北防秋之具尤在講求聖躬焦勞于上黎元仰望于下大臣曾不恤此唯以議論不合而去以小過見責而去體國之義當如是乎今日有大臣挈家離府第者明日又有大臣挈家出國門者上煩睿慈曲折調和王人絡繹奔走道路士庶觀之抵掌太息爽秋聞

之往往見笑使其去之有義其去何傷但不當于義理而徒為紛紛故有駭于視聽伏望陛下實以大義使各安職務務公心協濟事業取進止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竊觀陛下遠鑒漢唐近法祖宗痛抑官宦之權而罪者斥之此實祖宗之福庇然猶有小人尚蒙任使李穀是也按穀兇悍慘酷尤于虎狼冒于貨賄恣為不法與重賈諱稱梁方平輩世號為十惡昔質東莊北宅窮奢極侈令翟祐之等盜官棧巨材以營堂室厥役兵匠計工數萬波濤河堤取水為池又盜官玉令陳宗妙等造帶及器物強買人戶劉宗鳳屋產而抵償其值于軍器所前後盜用官錢不計其數其甚則竊弄權柄自作威福上皇御筆放逐使臣史義殺輒追還以一時私怒勒停召通賈降冕敏中等人皆側目恐遭毒螫上皇以其罪大當盡殺其官盡沒其別業陛下棄符錄用是為隆恩宜其改行仰副委任訪聞提舉京城肆行殘虐給予不時而廣固廣備指揮逃者過半招填者不至深察官不勝其苦有致仕者董役使臣皆以其家資工充之未嘗督役而虛竊職祿以城兵私用日不減百人其妄作如此必至誤事復聞穀獻花果及獻錢于禁中多為釣具以奉游幸此皆前日內侍應奉之具今日復啓其端原其用心尤為可惡唐仇士良教中人事主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慮深遠誠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慶馬日以趨獵擊色盡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閣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穀欲以士良之術榮感陛下竊恩寵而據勢殊不知陛下素儉寡慾得于天縱紛華盛麗不入聖心雖有士良之巧計不能惑也穀之用心如此罪莫大焉今雖能容思職職事而其子實在內與之傳導語言時乞宣喚萬一使之親近為害可勝言哉此奸人之雄圖之巨賊伏望容斷特行寬斥與實積等同科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朝廷訪聞蔡攸在鄭州不即上道令本路提刑司催促起發隨侍臣竊謂朝受命夕引道人臣之義也冬溫夏清皆定晨省人子之孝也攸負罪至重公議不容陛下姑寬之輕典恩德隆厚固宜奉命省愆不遑啓處而乃驕蹇自肆遲留近郊至煩特旨差官督迫而後行則是慢上違令失人臣之義也攸平昔不孝視父如仇惡言醜語無所不至今見其父以罪投竄往往快之故始乞隨侍者姑欲自道罪戾終不肯往者乃不孝之真情如是則絕三綱廢五常禽獸之不若也頃金賊犯關日望四方勤王之師以濟緩急上皇南幸亦未嘗一日忘陛下必欲師旅來護京城攸為恭謝行宮使司輒降劄子妄稱聖旨抗越江東將兵逐州土兵弓手並未得圍結起發聽候指揮使喚又令鎮江府揚州州有已發遣經過人並截留原攸此計必幸京師不守留東南之兵以自衛用心如此不忠莫大焉攸為臣則不忠為子則不孝得罪于名教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豈典刑之可貸乎伏乞徙攸嶺表遠惡之所以為亂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八日聖旨惠柔民王賓李良佑張有極石誠鄧紹密孫默王愈並發來赴闕戶部尚書蕭山試開封尹恩數依尚書臣僚上言臣聞善除惡者如去草之絕根不善除惡者如養虎之遺患其為禍為福非不較然易見自昔

人主而幾失莫救者依違奉制坐視不忍決也臣謹按蔡攸大罪有七其小者權變莫數不復道也以樞密之臣為俳優鄙賤之事淫言媒語巧發應機怪服異裝安排戲笑出入禁闥沉酣燕游處男女合避之嫌犯君臣至嚴之分闖關不限堂陛陵夷攸之罪一也盜柄竊恩援引死黨父子兄弟自相戈矛伐異黨同門分楚越及京講衡州有旨令攸隨侍自常開命就道乃頓迹榮陽積日不發既不順于其君復不孝于其父攸之罪二也朋比中官握臂交膝既昵私恩互輸誠款一推一挽呼吸相助攸之罪三也幽燕之役開啓啓戎以方爭為恢復以正擾為撫定以瀉平悞樂要害控扼之地捐之金人蜂蠶在懷虎兕出檻猶且公肆誣謾以為不世偉績酬功之際超取上賞國公帝師一舉而委之偃蹇傲睨居之不疑攸之罪四也虜既淪約詭謀日彰藥師負恩逆迹又著帥臣將校章疏迭示自去年秋抄中朝士大夫已竊竊私語知禍必至而攸惟懼謀臣邊機在手縱使不敏視形亦悟而乃蔽藏覆匿不告于朝惴惴然惟恐前日罔功冒賞奸迹呈露至使金虜長驅藥師助叛幾邑為之騷騷兩路罹其荼毒聖主宵旰生民瘼痍伊誰致之攸之罪五也攸知有必至之禍不告于朝不謀于君上乃自汲汲為妻孥念其家下蓄器皿金銀首飾之類先自銷鎔為輕裝計及虜將至卷室而東去襍操了亦苟所愛者悉攜以往猶然肆語曰得旨虜上皇親縱使當時懇告得命亦合留家屬京城與國均憂臣頃有潤州人來云六夫人某日出某寺觀燒香六夫人與詔使待制詔使修撰某日過江回去蓋攸之妻與子也回之日實二月二十四日在上皇回鑾渡江之後其避危圖安反覆熟慮直至于是夫為君為宗社為萬姓謀其忽如彼為妻為子為婢妾計其審如此人臣不忠復有甚于此乎攸之罪六也上皇既傳位陛下則陛下神民主矣凡戴天履地而為人者孰不稽首曰吾君也況身為輔臣乎況前日職在樞機乎樞機實本兵柄曰戰曰守此實司之可須臾離乎今外州兵馬都監小邑巡尉寇至而逃比之他官罪固加等若廟謀兵機所寄先衆而逃當如何哉攸之罪七也攸罪有七天下共知其前四罪縱付寬典在祖宗時亦合投荒其後三罪則匪寇祕禍殘我生民芘身謀家訂我宗社蔑君臣之義擲本兵之柄自古人臣有此三惡其可復容于覆轡間乎若不早行誅殛其如祖宗何其如天下後世何昔唐五王不誅武三思致唐室再亂曾不知凡上之肉角翼復生潛飛深宮大肆吞噬可不戒哉攸之奸狡詭秘公卿大臣有墮計中而不悟者臣度其不一二年必有為之游說始許及門旋遂造室厠足有地奸計即行鈞引支黨同惡相濟蕭牆之禍起于意外是時雖自悔悔噬臍何及欲望陛下大明典刑以絕後患如散官安置湖外誠不足以塞天下之紛紛奉聖旨移

聖旨開封府官屬並係王革所辟及所委用革以虐民罷斥而官屬尚存未叶民心可並罷別與差遣令蕭山別行踏逐以聞

九日制曰朕躬承慈訓嗣守丕基涉道未深為日尚寡屬戎虜之侵軼徧河北而騷擾賴宗廟社稷之靈驅犬羊而盡矣緊將帥士民之力保金湯之屹然三關底甯萬萬胥悅惟舜嗣位歷試諸艱而天付子庶其在於此有斯否德乃續文武爰念黎元遺焚劫之憂帥旅竭轉輸之苦丁壯勇于扞禦老弱疲于給軍

田野蕭條。既失耕桑之候。懼憚播種。或罹鋒鏑之災。痛在朕心。罪非爾衆。宜敷慶澤。用釋艱虞。應河北路州軍。應德晉到日。死罪減等。餘無輕重。並放云云。嗚呼。信順獲助于天人。克平禍亂。教育取法于雷雨。期共恩休。咨爾一方。體予至意。秘書省正字張蕙。奏。臣乃知樞密院李綱之妻弟。乞依唐源乾曜爲侍中故事。子弟補外。明詔在位。許自臣始。奉聖旨不允。

十日聖旨。胡寅上殿。奏對審詳。所陳可采。與改合入官。仍與在京差遣。

左諫議大夫馮澥言。臣聞大學者。道義之所由出。風化之源。賢士之關也。博士講明訓迪于上。子弟切磋琢磨于下。委委蛇蛇。人無異論。此誠大學之盛也。國家自崇觀以來。行貢試之法。而鄉舉里選。徒蹈虛文。自是士失所守。而大學教養之法。一切不振。士不自重。務爲輕浮。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爲說。無復至常。煽以成風。附王氏之學。則醜詆元祐之文。附元祐之學。則譏誹王氏之說。風流至此。頹敝莫回。茲今日之大患也。比者朝廷罷元祐學術之禁。不專王氏之學。陛下固欲中立不倚。六經之旨。惟其說通者取之。其謬者舍之。不主于一。此固甚盛之舉也。臣訪聞大學校試去取于其上者。或主一偏之說。守經肄業于其下者。或執一偏之見。上下曉曉。甚非陛下開設學校教養多士之意。臣又聞臣僚上言。乞罷安石配享。而謂安石之說爲邪說。朝廷從言者。罷安石配享而列于從祀。此固公議所在。其誰以爲不然。若言者以安石之說爲邪說。則過矣。安石之釋經。固不能無失也。夫孟子所謂息邪說者。謂楊朱墨翟之言。若以安石之說。使同楊墨之言爲邪說。則復當禁之。此所以起學者之謬。而致爲紛紛也。士之擔簦負笈。赴于天子之學。以就教養者。非特欲以進取爵祿爲心。亦願其所養所學。與操守者何如耳。今科舉在選。爲士者若引用王氏之說。有司懷私。使爲邪說。而黜落之。則其利害所係甚重。臣固不得不論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訓敕中外。凡學校科舉考校去取。不得專主元祐之學。亦不得專主王氏之學。或傳注。或己說。惟其說之當理而已。倘有司輒敢以私好惡去取者。乞重賜斥責。庶使天下學者。曉然無惑。而庠序多士。得以安其心矣。奉聖旨依奏。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吏部比他曹最爲繁劇。郎官方元若又兼權舍人。致使天官職事。廢弛尤甚。奉聖旨。方元若罷權守。使司拉補進武副尉二人。御批付三省。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李綱恒懼待罪。綱退居定力院。章十餘上。輒批答不允。遣使押入。綱不得請。即徑趨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于道。既歸府。復鑲府門留之。

監察御史唐恕。可差河南運判齊之禮。監察御史余應求。奏。准尙書省劄子。以臣言事。迎合大臣。與外任河北知州。那。續。准。致。差。權。發。遣。衛。州。等。具。狀。奏。聞。以。割。未。當。罪。乞。黜。責。奉。聖。旨。所。乞。不。行。疾。速。赴。新。任。者。臣。固。當。仰。奉。寬。恩。即。日。就。道。力。自。阻。勉。以。圖。報。効。以。臣。愚。區。區。尙。有。所。言。冒。昧。自。陳。惟。陛下。裁。擇。伏。念。臣。一。介。寒。士。官。中。都。十。年。未。嘗。萌。意。進。取。爰。自。今。春。虜。騎。犯。關。團。閉。月。餘。朝廷。之。上。講。和。用。師。之。機。兩。無。所。決。中。外。洵。洵。臣。以。忠。憤。所。激。忘。其。狂妄。乞。對。便。殿。面。陳。講。和。用。師。之。策。三。鎮。不。可。割。之。利害。不。謂。狂。妄。偶。合。聖。意。特。加。開。袖。復。十。餘。日。金。寇。既。退。

違有風憲之餘。臣自揣于政府大臣。無纖毫資緣之助。必是陛下誤以前日之言。爲臣可用。首加親擢。及受職。以職事對。面奉聖語云。卿昨以校書郎論事。嘉其忠直。出自親擢。非爲大臣薦引。則臣之遭遇陛下。可謂特達矣。在職踰兩月。凡九親清光。每蒙戒飭。以耳目之司。不得觀望。假以詞氣。導之使言。則陛下之責臣。不爲不至矣。臣每思惟。過聖主當可言之時。如此。雖愚夫庸人。亦欲自竭忠直。以效拳拳。況如臣親被職擢之尤深者乎。若願望而言。揣合時事。以求售而希進取。則是臣之罪也。是以奮不顧身。知無不言。雖職切清躬。抵牾大臣。有所不避。章數十上。言皆可復。今月五日。以急速事。乞對陳國家之大計。抑奸口之已萌。語雖激切。而陛下無怒色。反復詳款。至于移時。最後一章。以養親乞出。懇請再三。而陛下堅不許。則陛下之能聽言。亦不愧于古之聖帝明王矣。臣退而自喜。田野愚儒。蒙被知遇。一至于此。雖魏徵之遇唐太宗。不足道也。甫更一日。而忠佞不同。謂臣迎合大臣。斥之外服。付以近郡。臣夙夜思度。聖恩雖厚。而于臣之罪。實爲未稱。夫迎合之語。固非臣之所敢辨。若陛下親自用之。親自乘之。臣復何憾。或者左右大臣。于臣有不快。巧發微中。以投合陛下之意。使陛下一旦遂言事之臣。而臣受迎合之罪。此臣所以懷疑懼之心。欲止而終未能也。若當日所陳。誤蒙聽納。如此。則未可謂之迎合。若聖意以爲迎合。則在所當諫。近地知州。非謫言者之故事。陛下新政。罰惡賞善。常明功罪。以厲搢紳。今臣有罪而不責。非所以戒狂妄也。欲望特賜黜責。以正罪罰。奉聖旨。余應求懷奸觀望。不可與河北郡。可送吏部差遣。小監營。右武大夫知東上閣門事王殊。奉使幹闕。不軍中。迎請肅王。金人拒之。殺吏卒十九人。奪馬十二匹。已而納之以爲誤。幹闕不元約肅王至河而還。至是倍約。堅留王侯交割三鎮而還。然王卒不能歸。王殊五月六日。以使人賈。賈。冉。有。同。來。

靖康要錄卷第七

靖康元年五月十一日。臣僚上言。徽猷閣待制蔡伯。性資凶險。加之貪暴。素無所長。本緣京族。屬。繼。選。華。資。要。其。奸。佞。皆。出。蔡。氏。諸。子。之。右。所。至。流。毒。無。不。被。害。昨。知。常。州。憑。恃。權。勢。賊。汗。狼。籍。賊。害。無。辜。毗。陵。之。人。欲。食。其。肉。乞。賜。重。行。貶。逐。以。慰。公。議。奉。聖。旨。蔡。佃。落。職。宮。祠。筠。州。居。住。尚。書。省。劄。子。新。授。職。方。員。外。郎。蔡。楨。今。具。錄。到。本。如。後。正。月。七。日。金。人。至。城。下。初。八。日。進。狀。太。學。正。蔡。楨。今。具。奏。稟。邊。機。事。一。金。國。與。師。乘。銳。深。入。河。朔。諸。郡。堅。壁。固。守。彼。進。有。大。河。之。隔。退。應。諸。城。臨。其。後。師。老。糧。匱。情。見。力。屈。然。猶。架。登。不。通。重。有。要。請。伏。望。聖。意。斷。以。大。義。與。其。所。當。與。不。宜。示。怯。以。自。盛。削。且。如。燕。山。一。路。是。金。國。取。諸。契。丹。與。之。無。害。至。于。歲。幣。須。令。彼。能。制。契。丹。餘。種。不。為。邊。害。方。許。以。祖。宗。與。契。丹。之。數。竊。聞。仁。宗。與。契。丹。結。盟。增。添。歲。幣。亦。是。與。之。論。夏。國。事。伏。乞。檢。會。參。酌。施。行。一。金。國。遠。夷。俗。尚。狙。詐。今。日。遣。使。求。和。又。復。渡。兵。隨。至。恐。是。設。計。以。緩。王。師。守。禦。之。備。伏。望。一。而。遣。兵。備。守。河。仍。急。撥。渡。河。兵。使。不。得。聯。續。以。進。又。城。上。守。備。須。早。教。閱。不。至。臨。事。驚。擾。庶。為。穩。便。一。金。國。遣。使。所。求。甚。大。此。亦。人。情。之。常。蓋。既。與。師。深。入。不。肯。示。怯。空。歸。如。開。朝。廷。前。日。與。之。議。四。鎮。者。百。倂。不。得。預。開。審。如。所。議。坐。失。富。強。之。地。狄。人。貪。心。無。厭。得。地。而。勢。益。強。復。不。能。保。其。不。再。犯。邊。今。若。與。之。議。燕。山。及。歲。幣。常。須。集。百。官。入。議。狀。擇。其。當。者。載。之。盟。誓。示。信。坦。然。無。疑。蓋。與。所。當。與。經。久。不。渝。一。旦。為。苟。且。之。計。或。多。或。少。皆。是。失。當。終。亦。不。能。守。伏。望。聖。意。速。賜。集。議。施。

行。一。金。國。使。乞。令。止。在。外。館。使。謀。議。不。可。許。令。入。門。仍。不。可。引。至。殿。階。萬。一。闕。門。致。賊。衝。突。或。虜。人。至。殿。階。開。有。懷。兵。竊。發。之。變。其。為。患。豈。可。支。吾。或。云。緹。以。入。城。以。臣。度。之。似。又。非。禮。伏。望。聖。意。詳。酌。施。行。又。奏。伏。奉。聖。旨。差。充。張。邦。昌。下。勾。當。公。事。臣。昨。于。十。二。月。二。十。四。日。陛。下。登。寶。位。乞。奉。使。大。金。意。欲。以。陛。下。即。政。之。事。伏。大。金。始。謀。破。李。鄴。等。割。棄。三。鎮。之。說。朝。廷。多。事。不。果。遣。使。至。正。月。七。日。金。人。遣。使。至。城。下。又。于。初。八。日。進。狀。乞。止。割。燕。山。一。路。并。議。定。歲。幣。今。來。張。邦。昌。下。勾。當。公。事。專。為。交。割。河。北。地。界。與。臣。前。所。進。狀。自。相。矛。盾。失。臣。本。心。于。大。金。犯。邊。未。有。和。議。之。時。自。乞。奉。使。顯。非。避。事。今。來。和。議。已。定。而。臣。所。行。與。所。言。不。同。非。人。臣。事。君。之。節。伏。望。聖。意。改。差。奉。使。張。邦。昌。前。去。交。割。地。界。庶。于。事。無。窒。碍。如。後。有。重。難。差。使。臣。不。敢。辭。又。奏。伏。奉。聖。旨。除。臣。職。方。員。外。郎。止。為。充。張。邦。昌。勾。當。公。事。因。有。此。除。竊。惟。主。憂。臣。辱。今。天。下。有。急。非。人。臣。貪。進。之。時。況。割。地。界。非。得。已。之。事。縱。使。事。畢。亦。不。當。受。賜。伏。望。聖。意。速。賜。報。行。十。二。日。手。詔。朕。托。位。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憫。恤。安。定。之。會。有。金。寇。之。難。久。未。暇。追。乃。者。誠。乘。與。服。御。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務。以。率。先。天。下。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為。民。除。害。又。詔。西。通。解。鹽。以。便。商。賈。北。復。糧。鈔。以。實。邊。鄙。東。與。轉。般。以。通。漕。運。修。舉。法。度。惟。恐。不。及。方。詔。減。正。供。收。買。之。額。獨。有。司。煩。苛。之。令。輕。刑。薄。賦。務。安。元。元。而。田。里。之。間。愁。痛。未。蘇。倘。不。蠲。革。何。以。靖。民。今。詢。酌。庶。言。疎。剔。衆。弊。舉。其。綱。目。以。授。四。方。朕。賴。天。地。宗。社。之。靈。與。民。休。息。慎。守。此。志。庶。幾。太。平。詔。到。監。司。郡。縣。其。悉。力。奉。行。應。民。所。疾。苦。不。在。此。詔。者。許。推。類。聞。奏。播。告。天。下。使。知。朕。意。一。常。賦。之。外。橫。加。雜。貢。均。輸。結。織。其。名。甚。衆。惟。以。官。告。度。牒。之。類。等。第。科。配。已。詔。三。省。自。靖。康。元。年。正。月。已。來。拋。給。諸。路。糧。本。並。用。實。錢。仰。今。後。州。縣。並。須。置。場。不。得。復。行。科。配。監。司。互。察。違。者。許。人。越。訴。一。稅。租。加。耗。自。有。定。法。比。年。所。在。漕。司。拋。椿。者。為。明。耗。州。縣。暗。椿。者。為。暗。耗。廉。吏。以。助。經。費。貪。吏。以。入。公。庫。初。則。稍。加。數。分。後。遂。增。過。一。倍。今。後。並。仰。依。省。耗。受。納。外。如。有。增。加。升。合。別。廢。盛。貯。別。廢。收。附。之。類。受。納。官。吏。等。並。坐。贓。論。知。通。監。司。故。縱。與。同。罪。不。覺。察。減。三。等。一。戶。口。逃。移。合。徇。租。稅。吏。避。責。罰。相。為。蒙。蔽。或。取。于。鄰。田。謂。之。交。涉。或。取。于。交。業。之。家。謂。之。得。產。戶。取。于。管。稅。人。謂。之。催。稅。保。長。一。戶。既。逃。害。及。鄰。保。展。轉。增。加。逃。亡。相。繼。應。諸。路。逃。田。並。令。提。刑。司。委。逐。縣。知。令。根。括。在。靖。康。元。年。正。月。以。前。者。並。令。開。落。舊。額。租。稅。不。理。為。官。吏。嚴。最。限。一。季。許。元。逃。戶。投。狀。歸。業。並。與。免。舊。來。公。私。欠。負。限。滿。別。召。人。佃。已。上。並。與。免。起。租。稅。三。科。仍。令。提。刑。司。專。覺。察。奉。行。違。慢。官。吏。按。劾。以。聞。一。州。縣。差。保。正。副。及。保。長。其。地。分。中。如。有。租。稅。逃。移。船。棧。拋。失。茶。鹽。透。漏。盜。賊。經。劫。率。皆。任。責。又。緣。官。吏。之。乞。取。騷。擾。使。令。鞭。撻。甚。衆。是。致。人。戶。被。差。望。風。逃。避。或。互。相。論。訴。久。不。能。定。仰。今。後。所。在。差。役。並。須。選。定。實。業。人。差。不。得。容。縱。虛。指。以。生。弊。俾。應。保。正。副。合。覺。察。私。鑄。令。五。家。為。保。自。此。逐。放。城。郭。差。坊。正。副。承。受。文。引。追。呼。百。端。都。填。錢。物。無。所。赴。訴。或。析。居。逃。移。以。避。差。役。可。應。大。觀。元。年。以。後。所。置。坊。正。副。等。指。揮。更。不。施。行。一。和。預。買。絹。本。以。利。民。比。年。以。來。或。量。支。雜。物。或。但。給。虛。券。其。害。甚。多。今。仰。轉。運。使。預。取。一。路。合。依。之。數。分。下。州。縣。通。融。常。平。司。錢。隔。季。椿。辦。其。轉。運。司。不。以。見。錢。而。以。他。物。不。以。正。月。而。以。他。月。給。散。者。並。以。違。制。論。一。州。縣。市。戶。非。聖。節。不。許。借。借。自。有。定。制。比。來。貪。吏。以。和。雇。和。賃。為。名。須。索。無。厭。或。經。隔。

岳陽軍承宣使堯輔、安國軍承宣使堯唐、桂州觀察使十八日奉聖旨、高俅追檢校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堯卿、堯輔、並與右武大夫堯康與右武大夫堯通、郡刺史、餘官追奪、諸孫免。

臣僚上言、謹按高俅初由胥吏、進緣幸會、致位使相、檢校三公、不思竭力圖報、乃敢自恃呢幸、無所忌憚、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占禁軍、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藝工匠、既供私役、復借軍伴、軍人能出錢貼助軍匠者、與免校閱、凡私家修造磚瓦泥土之類、盡出軍營、諸軍請給、既不以時、而俸率、又無以存活、往往別營他業、雖禁軍亦皆儲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廢教閱、曾不顧恤、夫出錢者、既私令免教、無錢者、又營生廢教、所以前日緩急之際、人不知兵、無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己夷狄、實俸特寵、營私所致、貪財誤國之奸、不減蔡攸、倘有司失刑、遂免遺竄、得終屬下、今來止追前官、不惟不足以厭公論、亦無以誠後來、奉聖旨、高俅更追節度簡國公。

二十四日、制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張孝純、為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依前河東經略安撫、以守禦之功也。

二十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竊聞神宗皇帝即位之初、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為閣門祗候、司馬光言、此祖宗所以蕃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班序差遺、事事不同、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則知閣門之職、祖宗所重、宜導贊唱、不過三五人、照軍間、通事舍人十三員、閣門祗候二十三員、看班祗候六員、當時議者尤以為多、今舍人一百八員、祗候七十六員、看班四員、內免供職者一百三員、冗濫之弊、莫此為甚、蓋由官侍恩倖、賈以求財、朱勳父子、所賈尤多、富商家子、往往得之、真宗時、諸王夫人、因聖節乞親屬補閣門、帝曰、此職非可以恩澤授、並不許、夫以恩澤授、猶不可、而官侍恩倖、賈以求財、可乎、伏望特詔裁省、以杜倖冒、奉聖旨、閣門別立員額。

二十七日、聖旨、應天下州府、庫監、有習武藝、知兵書人、並仰通知、不限數保明、解發赴闕、朕將親策于廷、益才擢用、其或策深達、藝能絕倫、當不次陞擢、在京武學生、仰禮部擇日考試、其等第開奏、不係在學人、亦許經禮部投狀收試、策義弓馬優異者、並與推恩、注授差遣、其大率大夫及侍從官、至路分都監、以上奏舉武舉人、自依條法施行。

六月一日、程振除吏部侍郎。

手詔、朕惟願者、諫省虛位、藥石不聞、肆求忠諫、直諫之士、以備諫諍之列、朕既虛心、無諱矣、凡爾諫臣、義當自竭、體茲至懷、自今朕躬闕失、其悉心直論、勿隱勿避、必求實是、以稱朕好直求助之意。

聖旨、遣君太上皇帝妃嬪、並以龍德宮妃嬪稱呼。

聖旨、前降姚平仲立賞告捕指揮、更不施行。

二日、右正言崔鵬奏、伏祝詔書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除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一故吏、遂則一故吏、更持政柄、互乘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互異、雖萬子孫、無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

靖康要錄 卷七

一三九

靖康要錄 卷七

一四一

是之言聞于陛下、且如馮灝近日上章、其言曰、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好言也、昔王安石用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士誰敢為異乎、士攜策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斥落、于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大效也、而何敢為此說、以惑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狂于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誣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譏訕王氏之說、尤為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有為元祐之學、而誣訕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取士人、如軍法之取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有異論、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己之罪必暴于天下、聞于人主、故耳、博士先生、有敢誣訕王氏者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灝之誕罔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于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灝言元祐之學、誣訕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也、然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為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灝所上言、章并臣之章、垂于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又奏、臣近上章論諫官馮灝、未蒙施行、灝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嘗言實不得而已也、觀灝之意、不過欲以熙寧元豐之法為治、元豐乃熙寧人材之一也、己之說行、則身安、己之說廢、則身危、非為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特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為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為新說、以造士、號為新美之才、新美之才、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于泰山、及章惇蔡卞用事、斥之于海、海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因謀一熾、于是盡收熙寧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仰以厚祿、于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倡和、為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詭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傷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胡虜犯關矣、此用熙寧人材之效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瘳、一醫治病而壞、此賢否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食、四月者、正陽之月也、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者、乃遺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為正、異己者為邪、灝與京同考也、故在正等、凡異己者、京皆指以為邪、陷為罪戾、凡數十人、近者上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求直言、奪于權臣、反歸各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為上書正等者、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下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豈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又奏、臣伏聞前諫官馮灝會上章、疏乞榜朝堂、朝廷以為是、施行之、御史李光以為非、繳駁之、及光之繳駁也、馮灝不敢以自直、大臣不敢以為辨、真

惡與安石等王爵亦行寢能施行奉聖旨京牧永不放還如臣僚敢有引薦當正刑章仍報行言章
六日聖旨葉煥政和八年曾進繼明集言朕以嫡長建儲之意兼聞其人明爽有詞學向居外任監當可
召赴闕量才優與擢用

監察御史胡舜陟言知徽州唐作求貪污不法贓賂狼籍民不堪命聖旨令本路提刑司取勘
右正言徐乘哲行左司諫程瑞行右正言監察御史胡舜陟為殿中侍御史張激為監察御史
資政殿學士劉翰除宣撫副使解酒除制置副使代姚古徽猷閣待制折彥質除河東勾當公事與
解酒治兵隆德府

靖康要錄卷第八

七日手詔朕既詔三省樞密院奉依祖宗舊法又命學校正王安石祀典而士大夫未喻朕志熙寧元祐
學術政事議者紛然朕賴上皇慈訓開紀年黨籍之禁與民更始蔡京頃唱紹述籍制上下變革之亂幾
危社稷艱難至此豈可復循應今日政令朕惟遵奉上皇詔書修復祖宗故事而羣臣庶士亦當講孔孟
之正道察安石舊說之不常者羽翼朕志以濟中興播告中外明聽毋忽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陛下拔秦元于下使提點京畿刑獄訓練保甲士夫聞之莫不感悅蓋以元學
兵法三十年而深得其要領濱州破賊見于已試若集畿邑保甲使之習勒為有制之兵內衛王室外禦
戎寇此誠國之大事今日之先務也保甲職事既專委元措置則今畿邑保甲提舉官自宜減罷若更在
留非惟冗長無用亦恐有所妨害伏望睿旨罷今武臣提刑以保甲屬元庶得專一究其施為奉聖旨罷
武臣提刑先是元任河北河東宣撫司勾當公事繼進所撰師律并大小八陣圖胡舜陟薦之詔引見上
殿即除京畿提刑復有是命制以皇弟鄆國公樞封安康郡王韓國公樞封廣平郡王
八日制鎮西軍承宣使王稟為建武軍節度使依前侍衛馬軍親軍副指揮使以守太原之功也
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提舉醴泉觀
聖旨禮部尚書傅墨卿知舒州又聖旨傅墨卿不可與職名前降龍圖閣直學士指揮更不施行傅墨卿

初除知樞密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莫俛為吏部尚書
吏部侍郎王夙為禮部尚書
左諫議大夫馮麟除吏部侍郎
觀文殿大學士特進知樞密府白時中提舉西京崇福宮龍圖閣直學士提知州陸藻落職提舉西京崇
福宮

司馬朴富直柔呂侯那韓張濟召赴都堂審察
十日司諫陳公輔劄子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譬猶病人之身有在肢者有在心腹者守禦失備邊境騷
然河北寇難方退河東用兵失利夏人西郵亦或侵擾病亦甚矣然猶在四肢者乃若朝廷之上人主聽
言不審大臣用心不公士大夫趨向不一而其病乃在心腹焉四肢病不治猶未害者也心腹病不治厥
身不可保矣臣待罪萬死為陛下言之比者狂虜直造京闕諸門不開僅月餘日宗廟社稷危如累卵然
人心堅守士氣奮發卒能使番寇引去國家復存者四支雖病而心腹無病故也何以言之陛下即位之
初求言如不及小大之臣各盡所言而陛下聽之未嘗惑也其言之善雖疎賤之人必以施行其言之不
當雖狂妄之語亦不加罪故上下無不通情朝廷無壅蔽之患今則不然忠言切直而未必信奸言傾覆
而未必察真偽不明是非蜂起而陛下愈惑矣前日余應求以迎合大臣得罪不知其所言何事但見應
求親為陛下拔擢每欲盡忠則報者或希進以為身謀自當以佞媚之言迎合陛下何乃迎合大臣人情
皆謂其不然今陛下又不出其所言明著其罪以釋天下之疑乃陰逐之中外皆謂此大臣欲蔽塞言路
耳應求何足惜臣恐無敢為陛下盡言則大臣之忠邪政事之臧否人情之疾苦國勢之安危不得復聞
于上矣所謂人主聽言不審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一時大臣固有奸庸不足用者陛下灼知稍稍去之
遂乃專任一二忠直之臣彼亦自知委任之專又見國家危急故各盡忠不敢懷私以相擠毀今則不然
或以怨忿相攻或以巧說相毀各植私黨不先公家如李綱者其忠勇雖可恃而剛復自用不無過咎故
同列不平共相譏謗陛下已疑之矣今更出使將兵宣王時吉甫所以成北伐之功者以內有張仲之孝
友也今陛下若以綱為可立功名一意任之如憲宗之裴度固可資其成功但聖心已疑而大臣又無張
仲之助則其事尤危矣綱何足惜宗社存亡為可慮焉臣所謂大臣用心不公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凡
百政事皆以祖宗為法痛革宿弊蠲除弊源民心熙熙猶幸及見仁宗四十二年太平之盛而士大夫皆
一其所向無敢異議今則不然或欲以祖宗熙豐之法並行或欲以王氏諸儒之學兼用持兩偏之說立
中道之論如馮澥之徒是矣夫陛下初欲盡復祖宗猶恐有妨太上皇帝所行之事故遲遲未決今上皇
已自深悟奸臣誤國蓋欲革去前非臣僚乃尚敢挾私意以害公法且王安石開端蔡京紹述流弊至此
幾亡天下若非祖宗恩德及民深厚豈能復存家國今更復為異同之言此何理也臣聞向者太上皇帝
初立便欲追復祖宗未逾年間用曾布蔡京乃至中輟今日思之誠為誤矣然當時之誤天下事勢猶可
支持一二十年今若復誤大非前日之比海內窮愁公私困迫國勢危殆人情駭懼無甚于今日一有所

誤立可召亂議論之臣。曾不念此。可爲之太息哉。臣所謂士大夫趨向不一者此也。凡此三者。誠心腹之病。不可不治。願陛下急治之。審于聽言。無以言罪人。使臣下各盡其所見。專于委任。毋以邪害正。使大臣各盡其公心。破兩可之說。盡歸于祖宗。使士大夫皆一其所向。若是。則心腹之病除矣。四支之病。縱使未去。姑少遲之。必無大害。蓋未有能已心腹之疾。而不能治四支者也。如其不然。則內外皆病矣。臣區區小官。誤蒙拔擢。舉家數口。坐食廩祿。非不能以諛佞之言。揣合聖心。朋比大臣。以苟一時富貴。自念平昔願希古人事君之忠。今在言責。若不竭其忠。少圖補報。非特負陛下特達之知。亦負臣平生所學矣。將何顏面復在人間乎。伏望少霽天威。留神聽覽。臣所有干犯聖聰。竄殛之罪。實不敢逃。惟陛下處之。取進止。奉聖旨。左司諫陳公輔差監合州酒稅務。

詔京畿提舉教保甲差給事中孫傳。徵賞官資。令提舉官同奏。元措置奏聞。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蔡京之親戚子孫。悉已竄責。而尚有漏網者。京之婿葉著之父。勛是也。今爲顯謨閣待制。提舉宮祠。唯著及父勛皆以闕茸凡才。夤緣超躡。內則離間京攸之父子。外則沮傷天下之英俊。今青天白日之下。而城狐社鼠。得以苟逃重罪。公論不厭。奉聖旨。葉勛落職。依舊致仕。太常少卿許景衡召試中書舍人。

十一日。兵部尚書蔣欽。除徽猷閣直學士。與郡。龍圖閣學士胡直。謫知洪州。郭三益。知潭州。

十三日。右司諫徐乘。言。竊觀自古帝王之治。其隆盛昌明。未有不由于果斷。其衰微危亡。未有不由于牽制。蓋剛天德也。人君所法者天而已。天能剛健。故能運四時。成歲功。天子以剛明。故能制羣動。役天下。成湯以勇智。表正萬邦。武王以執競。而安天下。孝元奉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唐文宗仁而少斷。甘露之事。禍及忠良。此有國者所當戒也。陛下以聰明之資。當屯否之運。強虜外侮。財用內竭。官邪冗濫。權倖縱橫。以一身而當無窮之弊。躬行恭儉。可謂堯舜之用心。然強虜未賓。財用未充。賢佞未分。權倖尙盛。法已行而復變。令已下而復反。國勢未聞振興。士風未聞純一。其故何也。得非陛下仁恩有餘。而剛明未施。舍容人過。而威斷不用也。臣伏觀陛下所立之法。其初無非上合祖宗之制。下契衆人之心。天下指日以俟太平。行未逾旬。浸以變更。奸宄僥倖。自此繼出。此臣所以重爲陛下惜也。陛下苦不自覺耳。臣試舉一二爲陛下言之。二月降旨曰。蔡懋。依見任執政例。耿南仲。賜第。祖宗舊法。無有也。已降指揮。更不施行。天下莫不以爲然。近者王易簡。依簽書樞密院例。趙鼎。依尚書省例。此豈祖宗所有耶。三月十八日。指揮。自今後。聖旨不經由三省樞密院。諸司不得便行。即時申尚書省審奏。蓋所以防奸僞也。近者後作院中。稱如聽候申審。延停過時。乞今後。如承處分。即時造作。造作送納。訖然後申審。聖旨。惟于若既已送納。復何申審之有。按併御廚。舊尙食局。膳徒。並發遣歸元差處。此陛下之儉德也。近降旨。揮有日前發遣過人。並拘攔。依舊令祇應。既已發遣。復又拘攔。臣不知其何謂也。楊時等。學官無德服衆。並罷。差人填闕。五月九日。聖旨。也。至十日。再降旨。揮。楊時。能祭酒外。餘學官。不能。或能。或否。臣不知其何謂也。昨降旨。揮。感里。不得任職。事官。乃祖宗法也。再降旨。揮。曰。祖宗感里之家。聽任。或任。或否。臣不知其何

謂也。幸執留身奏事。非祖宗法也。陛下詔曰。留一班。議者尙以爲非。既而又詔。別留宰相一班。則是常留二班。陛下若不再御殿。百官无由瞻望清光矣。所言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或一班或二班。臣不知其何謂也。臣僚恩數。請給人從。各依本法。某依某人等例。不更施行。去歲之良法也。並能恩倖。非泛轉官賞賜。今歲之聖詔也。近者釘帶。孫端。幘頭。作李宗周。許依果子局。趙慶。廚子。孫和。體例。推恩。既破去歲依例之禁。又違今歲恩倖。非泛之詔。臣不知其何謂也。應上書。獻頌文。理可採等得官。並改爲進納。不得爲官戶。此理之當然。前日降旨。揮。令本部。且注授。磨勘。及赴任。又令東南。入粟納金者。得爲官戶。臣不知其何謂也。短使有勞之人。裁損其官。分爲三等。大張黃榜。見者鼓舞。明日收其榜。至今不聞施行。臣不知其何謂也。凡茲數事。方其明詔。初頒。人咸悅服。今則已行復改。皆失本旨。此蓋懷奸之臣。撼搖成憲。使陛下之法。不爲天下取信。復蹈前日之轍。因緣得逞。其私招。樞而自尊也。臣又聞。臣僚每論列奸邪。陛下未嘗不以其言爲然。其開章疏。有至于再。至于三四者。陛下終未肯行。及擊搏不已。僅能去之而已。其所與職名。所付州郡。與自請不異。有謂無謂。誰復畏忌。范惟曰。擅國之謂王。能利害。擅生殺之謂王。陛下何憚而不加誅斥耶。臣又見。自五月甲申。至今。幾月。天變昭著。連陰不解。宜熱反涼。夏行秋令。暴雨傾注。大傷麩麥。考之典籍。無非咎證。五行志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故厥罰常陽。貌之不恭。是謂不肅。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罰常雨。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上偏聽而下情。離隔。故厥罰常寒。今命令數更。國事未定。諛說之言。密進。奸邪之吏。未除。閣官漸至。臺諫屢逐。聚勇敢而反爲盜賊。招軍旅而強刺平民。奔將不斬。逃卒不罪。功效未立。而先加之爵。罪惡已著。而不威之以刑。廟堂不同心德。學校交與譏議。是謂陽微而陰勝。宜其災咎之未消也。臣伏願陛下。清心澄慮。以靜而觀。如權衡之設。輕重自辨。如水鑑之照。妍醜自彰。因事以觀其所向。見幾而作。不使其罪。至于大不可解。因言以察其所存。辨之于早。無使其滋蔓。至于難圖。言可行則行。無惑于衆多之口。罪可逐則逐。無牽于異同之論。謂若雷靈。使聞者不及掩耳。賞若日星。使見者莫不革心。若是。則奸邪何爲而不畏。賢能何爲而不進。法令何爲而不異。政令何爲而不修。上足以弭天變。下足以威夷狄矣。臣狂瞽之言。不識忌諱。惟知死節。竭誠以報陛下。採擷。獲憐之德。雖羅斧鉞。所不悔焉。取進止。

十五日。右司諫徐乘。言。臣竊見近日聖旨。龍圖閣學士胡直。謫移知洪州。龍圖閣直學士燕瑛。知河陽。右諫議大夫楊時。除給事中。議者。閔然。且曰。陛下即位以來。懲革蔡京專政之弊。至今數月。未得少休。今日大臣用人。復循覆轍。大可駭也。蔡京竊弄威柄。二十餘年。衆人所惡。我必信任之。衆人所憚。我必擢用之。專權跋扈。不問是非。自作好惡。以上皇之聰明。爲之俯從。此陛下所備知也。今直。燕。瑛。時。三人。因臣僚論列而進用。事不異此。且以直。燕。瑛。兩浙。與六路府庫之財賦。以奉朱勳。山浙。漕。爲發。自發。運。知平。江。賜金。帶。山。平。江。再。爲。發。運。司。自發。運。除。侍。郎。燕。瑛。括。二。廣。與。南。海。之。寶。貨。香。藥。以。賂。王。黼。及。羣。閹。自。廣。漕。除。待。制。宮。觀。自。宮。觀。爲。侍。郎。二人。緣。是。浸。浸。以。至。八。座。其。罪。兇。禍。惡。臣。僚。前。後。疏。之。詳。矣。彈。擊。已。至。六。七。陛下。不。能。奪。大。臣。之。所。主。僅。能。使。之。補。外。然。尙。得。罷。職。一。知。婺。州。一。爲。宮。祠。恩。數。與。自。請。無。異。論。

覆以補贖敗。太宗貞觀之治。庶幾成康。一時輔拂。亦少貶矣。皆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願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使宰執能以此待臺諫。人君能以此待宰執。天下之治。不難圖矣。故朝廷之上。事無過舉。則臺諫何所復言。及其有言。必與朝廷違異也。乃所以相成矣。惟朝廷不以異己為嫌。而事求其當。則天下幸甚。本朝之盛。無逾仁宗。稽考治迹。蓋周成王。漢文帝。不足進焉。宰臣則前有王曾。李迪。後有韓琦。富弼。執政則有歐陽修。范仲淹。之德。由今視之。其人何如哉。然當時諸臣深達治體。朝廷之上。既已務和而不務同。至于臺諫有所論列。不以人微而易之。不以意異而誚之。惟是之從。而不嫌議不出己意。亦不難于改過遷善。當時議宰執以為奉行臺諫文書。是不知此乃諸臣深達治道。用心過人者。泊王安石用事以來。專以挫折臺諫為事。然當時人才承累朝養育。而砥礪名節之風不衰。議論風生。以斥逐為榮。未為安石下也。至蔡京用事。師法安石。而狠賊過之。議已者置之死地。臺諫引用私黨。藉以鷹犬。搏擊正士。削置官司。穴濫蠶食。而諫列去位。浸缺弗補。惡政弊事。流毒四方。陛下既親見之。臨御以來。搜求疏遠。直之士。布在臺諫。慮以聽納。下詔敦諭。是誠有意祖宗之治矣。然以臣觀陛下。蓋喜受人之言。未可謂之善。用言。蓋喜納人之諫。而未可謂之能。從諫。用言從諫者。必深思而熟計之。常理則行。不俟旋旋。若受而不能。與不受同。實無益也。三代以降。能用言從諫者。無如漢高祖。唐太宗。蓋高祖智略。初無逾人。奮布衣取天下。未嘗盡一謀。出一計。唯其善用羣策。非獨張良。陳平。為之腹心。外如酈食其。婁敬之徒。一言合理。信用不疑。此所以成帝業。太宗養父。殺兄。以就大事。其天資何如哉。唯其樂聞己過。有諫必聽。始也孫伏伽之徒。賞之而使言。久之得魏鄭公之意。于言辭顏色之表。不待力爭而強辨。此所以躬平禍亂。而坐致太平。人主誠欲聽言納諫。以二君為法可矣。陛下天性元良。憂勤庶事。聽言納諫。宜無難者。顧尚有魏于二君。臣知其所由矣。陛下以沈晦為事。而有累于明。以柔遜為事。而有累于斷。明與斷。兩未見焉。而大臣承蔡京餘風。不能以韓琦。富弼諸人之心。為心。故臺諫章疏。或阻格而不行。或稽留而不下。未閱數月。已有擠陷之事。如余應求。陳公輔者。蹤跡外孤。志操凜然。金寇在郊。京師震恐之時。執章乞對。慷慨論事。仰蒙陛下。延問開納。寇過之後。擢為臺諫。士大夫方慶言。路得人。而應求等亦感激奮勵。知無不言。正道少伸。邪人反目。一旦論事。稍涉嫌疑。陛下未能洞察。執政因而擠之。何異蔡京所為哉。覆轍在前。不憚蹈之。亦可哀已。夫任耳目以廣視聽。將以進用股肱。今也塞閉耳目。有傷害之者矣。陛下將誰與為治乎。臣聞真宗時。嘗詔諫官御史。各令舉職。仍令中書置籍。記其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蓋非特籍所言。當否。用以知其人。亦以防壅蔽之患。伏望陛下。特賜舉行。仍內中創置臺諫章疏文籍。隨所上錄之。聽政之暇。雍容觀覽。不唯有裨治道。因考其事。有合行而稽留未進者。特與督責。執政庶幾耳目股肱之任。不至偏廢。而治道可望。至于明斷之說。臣備員諫省。賜對之初。已懇懇為陛下言之。伏望曲留聖意。取進止。

不可乎。願能樞密院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而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旨。勅繳納上前。弗許。

二十三日。詔朕惟金賊攻圍太原。五十餘日。其勢危蹙。惟兵與食。最為急務。而朝廷于此二者。措置殊未有力。每有警奏。不過督責諸將。俾令進師。既不益兵。又無見糧。安能使之必戰。既戰安能使之必克。近者屢勦。其弊蓋出于此。朕每一念。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知味。今聞賊將築壘臨城。控扼要害。援師不可進。糧道不可通。勢益危迫。卿等宜究心悉力。廣加詢謀。益兵置糧。不吝爵賞。以勸用命。明其政刑。以威不恪。須管太原近日解圍。若稍有誤事。不惟卿等辜朕倚注之意。朕于負荷之重。亦豈敢委法以苟私于卿等哉。翌日。宰臣徐處仁以下待罪。

二十五日。賜御筵饌。李綱于瓊林苑。

二十六日。宣撫李綱。檄軍訖。斬樂州都統。制河路軍馬。焦安節于瓊林苑。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安傳賊馬至。鼓煽軍中。古初退。至隆德。又勸遁去。于是兩郡皆驚擾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古還。綱召斬之。

開封尹。岳山賜名昌。初山因賜對從容。論中緇對問名曰。不以國。不以山川。以摠大物。而命之曰山。可乎。卿其古者忠臣之名。朕將擇以命汝。明日錄聞。以周昌。強直可慕。遂賜名昌。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昨降指揮。內侍領外局職事。並依祖宗法度。後又有旨。內侍領外局。除熙豐。與舊外。餘並罷。臣竊以所降旨。人眾以為令。不可前後自相抵牾。既依祖宗。則熙豐。與舊外。若熙豐。則有碍前降旨。揮。出令不一。人心所疑。況祖宗不令內侍領外局。為萬世法。今使與外廷聯事。則必因緣交結。招賂市恩。宮禁密旨。往往傳漏。而城狐社鼠之勢。陵轢士大夫矣。今都水將作監。皆有承受官。皆非祖宗之制。乞賜罷廢。奉聖旨。依奏。

二十七日。臣僚上言。伏見四月詔書。以楊戩李彥之公。王黼朱勳之應。童貫譚稹之軍功。孟昌齡之河防。皆竄國。罪之大者。蓋七人皆一體同罪之人。今李彥等皆已誅。籍沒家產。而昌齡父子猶稽稽二廣之行。楊戩之家。尚擁萬金之產。罪同罰異。朝論未厭。伏乞早正楊戩籍沒之典。速加昌齡殛之刑。奉聖旨。孟昌齡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江州安置。孟楊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池州安置。孟揆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撫州安置。孟持落職。放罷。楊戩家財。令開封府拘收。

御史中丞。陳過庭奏。周世宗戰于高平。斬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聲大振。如世宗者。政事憲度。雖未盡善。至于用帥英決。誠可為後世法。臣謹按河東。制置使姚古。雖本將家。其實畏懦。素無戰功。所以登壇持節者。唯以名馬寶貨。鬻于童貫之門。濫被恩賞。以至于是。然荷國厚恩。不思報稱。自太原被圍。古提重兵于威勝。隆德。逗留數月。未嘗寸進。及神師中以忠勇自奮。而古違期弗應。遂致師中失利。此古可斬之罪一也。虜人方圍太原。未有一騎一卒。敢窺南北關。自師中失利。古輒退師威勝。士庶叩馬懇訴。願共守禦。古乃夜半遁去。致使威勝之民。扶老攜幼。斃于道路。哭泣之聲。振于山谷。此古可斬之罪二也。古

既退師其部將又妄言于衆曰國家已割太原與金人我輩可以南歸于是役夫般運糧草器甲及民器在者悉委棄而去此古可斬之罪三也興師之初有効用十五人直入降德縛僞守伴以獻不血刃而得一郡古乃掩其功狀不以實奏致此十五人者止于賜帛士氣不揚抱戈不戰此古可斬之罪四也當僞官之守隘德存恤其民人保護其婦女賊鋒敢犯立斬以狗又閉賊兵于他所不許妄出請于粘罕遣還其兵自言先世乃汝穎間人深有效順之志一旦縛至軍中古若如韓信之帥左車李愬之釋李祐太原之圍自此可解乃貪冒功賞獻囚于朝用必不忠安能成事此古可斬之罪五也人有上黨道中見大刀巨斧凡數十輩擁騎而載婦人者云是將官寵妾軍中婦人不可勝數人無鬪志士氣不振此古可斬之罪六也古欲退師無以發端忽有統制官焦安節厲聲而前曰虜騎迫近何為尚留于此古既不能斬安節以慰衆心輒從其言領衆宵遁實古之謀假于安節耳此古可斬之罪七也焚何一失而世宗斬之古乃有大罪可斬者七其可恕乎近日如統制官張師正王從道畏法逃竄已試之軍法如此特小者耳斬一姚古則主威立斬一姚古則軍聲振斬一姚古則四夷知畏豈但能解太原一方之圍而快隆德士庶之憤而已哉伏望特賜斧斷明正典刑奉聖旨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廉州安置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房州文學傅亮博通古書深曉時事論議慷慨智略縱橫昨充制置司勾當官未幾以輕僎與陝西監當又改湖南遠處錄官當今師旅方興務收羣策唯才術有餘者最不可失亮昨有劄子五本大臣已繳進外另聞更有邊機六十餘事伏乞根尋取索稍加試用勿以輕僎故廢其良策伏取進止

二十八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殿中侍御史秦坦久患心疾難以赴闕供職乞別與差遣奉聖旨監察御史曹輔守殿中侍御史新提舉福建茶鹽姚聖明除監察御史

中書舍人安扶奏奉聖旨蔡懋落職宮祠者臣竊觀所坐臣僚章疏若止言懋身為舊輔任當元帥方邊事未寧陛下宵旰之時而乃日事燕飲至軍民怨望形欲殺之言已合重行竄斥又况所論誣誣宜仁聖烈皇后欺罔道君皇帝二罪之重孰大于此按懋所著父確事迹一出私意妄加增飾自古奸臣愚弄矯誣未有敢如此之甚者蓋其天性凶暴輕蔑朝廷居之不疑中外莫不憤嘆陛下臨御以來雖一夫之冤有不得伸者必為昭雪而宜仁為臣下所誣負謗抑有年矣寧不為之動心乎今懋止于落職宮祠豈足以正誣誣欺罔二罪之罪哉伏乞極行投匭奉聖旨蔡懋降充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亳州居住

二十八日聖旨七月一日詣龍德宮皇太子特令導駕

二十九日龍德宮知通帶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宮入衙
左正言程瑀奏臣聞人主之治天下有要道得其要然後無為而治可以坐致否則叢脞而股肱惰萬事廢雖復勞心焦思夜以繼日无益也要道者吾不任事而付人以事吾不吝權而分人以權是也竊觀陛下即位以來虛中退托委任大臣未嘗吝權而任事其日仄澁朝休假視事者凡相與時否延納而已治天下似得其要願功效不見于前而深憂遠慮之士懼禍至之无日者何哉其過在于任人以事而不責

其成功分人以權而不觀其趨向未得取臣下之方面而已夫我任人以事分人以權彼將或廢或舉或公或私有舉而无廢有公而无私則可或反是為得置而不問哉小則賞罰大則斥陟操是以取焉此其所以治功之要也陛下自跡今日之治與前日何如哉持苟且之術行姑息之政以節用則浮侈尚多以愛民則凋弊不息官冗而未始澄兵驕而不知制名曰斥逐奸邪而不忘庇護名曰愛惜名器而不慎差除凡若此者選數之不能盡其最急者官官反側將為變于內而不知分其權殺其勢民庶困耗將為寇于外而不知寬其力結其心不知諸臣同朝奏事留身造膝之言亦嘗及此乎其可深駭者視公家之事不同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者幾希臣不暇廣指他事姑以李彌大為宜撫及遣人使金國二事明之夫彌大宜撫不知出于何人除命始傳衆固以謂不堪其任以府中亦有竊笑之者彌大治行政府自當日與之謀議都堂授以成算而往彌大詣都堂不見也乃僕僕日候諸臣之門乞辭而去未聞付以統戎大事乃如此耳行次大名雖有旨改命而處置勝捷軍失行已致生事至于一行官吏兵馬虛費錢糧不知幾何今欲歸罪彌大可乎王雲使燕山得金人請和語言入塞七日疾馳至京為金人約遣使人以七月上旬至也陛下命宰執求可使者義當朝受命而夕擇人俾有司為治裝督趣上道兼程而往庶無後時之悔迨今半月矣乃始聞得一鄧紹密不知復幾日乃能北去夫和議成否利害不可具論獨不念燕王之質太原之圍日與死鄰朝廷乃恬不加意動輒稽滯乎陛下觀此則宰執任天下之事分陛下之權果能背私而向公使庶事具舉相與以濟艱難乎臣稽之衆論僉以謂徐處仁庸俗吳敏耿南仲昏懦加以唐恪之傾險此政事所以日曠收而不振明主當自知之伏望陛下深惟社稷安危天下治亂之機盡賜斥罷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庶幾尚可救藥昔賈誼有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由今視之火已然矣僅未及肌膚也大臣不早為之所相與持因循苟且之術陛下不加英斷將誰執乎臣陪諫官之後凡三奏事殿中仰蒙陛下虛懷延問和顏色而受辭感激孤忠嘗有以報春遇今者一朝而請逐大臣亦幾于狂矣雖然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則忠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擴然厲興衰燧亂之志而大明斥陟以濟艱危天下幸甚取進止

獲之既。但賊無謀。幾致敗事。稽其罪戾。宜汗鼎鑊。陛下壽全終始。能相之日。例以大觀文授之。固宜。幸辭職名。力請誦責。以見恐懼之意。今皆不然。時中乃其劄子云。方權臣恃勢。事之機要者。百不聞一。夫身為宰相。其阿諛朋比。不與國事如此。自能相歸。東至楚州。解舟於城外。時方臘竊據浙西。淮南諸郡。閉門守備。一旦忽聞。旬旬扣城。卑詞真懇。而後得入。市井之人。羣聚而侮之。曰。作宰相時。開口發一忠言。以告于朝。豈有今日之事。即其懷奸謀。不廉無恥。一至于此。今乃以特進大觀文領真祠。優游大第。歌童舞女。朝夕燕飲。不念陛下憂勤于上。為大臣者。忍如是乎。伏望被其職名。鑄其官秩。特加遠竄。及其子曰章。皆公產。待制修撰。亦乞削奪。施行。又奏。前賊諭白時中。尸素無恥。李邦彥悖慢不遜。及余深朋附阿諛。不恤國事等罪。未蒙施行。時中與王黼。梁師成。朱勳。私相交結。邦彥與蔡攸。為表裏。余深又蔡京之死黨也。此皆國家之望。社稷之賊。久積罪戾。未足以明刑罰之威。快士庶之憤。所有大觀文職名。並乞追奪。伏望早賜施行。

七日。朕即位以來。廣開言路。益章交至。多及濫賞。日欲澄革。以除舊弊。然歲月既久。干涉者衆。真偽混。難以究治。且累經赦宥。瑕玷盡滌。若復求索。首尾豈不相戾。況今邊方騷。兵革未息。朕欲用楚子之言。安民和衆。以修武德。豈不美哉。前此濫賞十餘項。事可更不問。故茲詔示。其論朕懷。聖旨。方聞京中。路徘徊。不去。既所。州縣尙自觀望。將迎不絕。仰開封府差得力。促事使臣。管押至。所交割訖。日下施行。

九日。宋曉賈投單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以左正言程瑀言其搆造語言。悖理傷義。詿誤盛朝。所害不鮮。故也。

左正言程瑀奏。伏觀朝廷遣使至燕山。府離不所。蓋緣王雲自燕山還。傳道離不之意。以謂粘罕所得與余都。雖背。堅言中國不可信。欲收和約。望朝廷遣使解釋此事。臣訪聞使者朝夕出門。而朝廷所授意旨及賜。離不書。皆未嘗解釋。蠅書之有無。臣度朝廷所以略而不言者。慮失余都之約耳。夫我曹即既為粘罕所得。余都未嘗遣使於我。亦何約之有。又況余都起事。有無。蓋未可知。藉便有焉。勝負又未可知也。而金人固重。質。屯兵界上。日謀南犯。事至急矣。我乃不先與要約。使解圍歸質。休兵息民。各保土宇。而持兩端。以生疑貳。臣竊所未喻。朝廷審知離不之言不可信。而塞上兵馬足以扞禦。可必其不能南。則不復遣使可也。既遣使矣。乃不圖議之成。焉用此紛紛為。且粘罕非固欲與我戰。離不非固欲與我和。而二人異議者。蓋出於爭功。戰則功歸于粘罕。和則功歸于離不。非能獨主和議也。必有以破粘罕之說。而請決于其君。然後和議可成。今我姑從其計。與定和議。賴有余都者。與之爭戰。金人勝焉。我無損也。余都勝焉。而與我接境。徐尋舊好。蓋未晚也。臣觀金人屯師于茲。半載。陛下早朝而晏罷者。為邊事未寧也。大臣孜孜殫竭智慮。亦豈嘗不在邊備哉。將不素餐。兵不素練。金粟不素著。器甲不素備。凡二十年之毀棄廢壞者。乃欲圖回于半載。而坐抗封家長蛇。可謂難矣。然有言及金人勝強者。不以爲怯。則以爲恐動朝廷。是獨何哉。夷狄之盛衰強弱。蓋自有時。中國之所以御夷狄。要在觀其時之如何。

靖康要錄卷第九

靖康元年七月一日。詔罷諸路仁濟亭。制順福帝姬進封順德帝姬。殿中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虜情狙詐。多方見誤。去秋盛傳劉彥宗之亡。彼方且點集人馬。今春胡騎出境。又傳吳乞買之亡。而離不歸傳位矣。彼方且休兵于燕山。今又傳粘罕亡矣。又曰畏熱而歸。又曰歸救雲中。然皆陽城下。兵勢愈強。軍聲愈多。我師之出。出無不敗。粘罕果歸乎。果亡乎。虜人誤我。使其不設備。故其奸計每每如此。臣竊怪寇出詭道無窮。欲置我于陷阱。而我誤彼了無一術。聞有臣下所獻計畫。如行間諜。如設水櫃。如招叛亡。如誘空虛。如攻其必救。如分其兵勢。三省密院騰報於下。大書文移。有同法令。省臺寺監。處處有之。安知其無奸細。賄達於虜廷。凡有措畫。動輒知之。彼必思所以應之之道。我能制勝乎。臣願陛下密諭將帥。嚴飭武備。勿為所誤。更詔三省密院。凡有事馬兵機。勿得降出。奉聖旨。今後係兵機事。不得頒行。

四日。知威勝軍。趙不遠先次勒停。根尋送所司根勘。以臣僚言。金賊犯界。即擅離任逃遁。致可錄李植率衆降賊故也。

五日。御史中丞陳過庭奏。竊惟國朝於觀文殿置大學士。以為宰輔均逸之能。自非進退有禮。而以功名自全者。未嘗輕授。謹按前宰相白時中。李邦彥。或屏儒不才。或浮薄無行。冒居宰輔。士論鄙之。作者金賊

太宗之窮誅武帝之深討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文景之和親高祖之降禮順其時而不失其權者也。有如其武帝之舉于文景之世則疎言高祖之禮于太宗之時則謬朝廷觀時度勢道約和議既得其權卑辭厚禮名貨重幣務協其情亦云可矣。顧懷余都之事未肯明言蠲書之非臣恐猜疑不解和好無成使人徒往厚禮虛辱而兵革未有休期邊鄙或不抗拒藉曰未遑渡河則河朔重遭暴殄可不念哉。時既秋矣和議成否在此一舉使所係在于書詞伏望陛下察誠偽之情度安危之計審成敗之理仰思保固社稷俯念全活生靈詔宰執熟議竄易書辭以授使者庶幾和議可成萬一對狼詭詐得我書詞反決交搆余都則彼僭而我無憾皇天后土憲鑒臨之不得已而交兵可也陛下不以臣言為妄僭賜施行寔臣至幸如以怯懦以為恐動朝廷則甘從殊死要之在陛下而區區所見不敢不盡言也取進止。

十日左正言程瑀奏伏觀臣僚近有章疏屢論蔡京罪惡甫竄嶺南而韶州乃佳地使京自擇不過如此比日雖有不放還旨揮然京且暮之人耳不早逐之海外誠無以答天心而塞人望按京陰賊著于心造飾奸宄脅制臣隣迷國妄上不可悉數至于誣謗上皇罪惡誅僇者臣請為陛下言之神宗留之際宜仁贊決末命大臣共聞初無異論京乃自謂常帶劍子入內欲斬王珪以禁制宜仁不暇他議哲宗已立己寔有功使宜仁銜恨于重泉而仁宗與子之意不舉白于天下然則謀一身之利而謗前朝誣母后若此其誰謂人臣而敢為之上皇性本慈愛忘墓功名京獲柄用假紹述以濟奸謀遂豈諫以塞言路外則締交結與內則陰連宦官相與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以開奢麗考修之端大變舊章妄作新事无非盡國而害民不但欺君而罔下壞轉般之法僅足都內給支而懷酒之儲時空變茶鹽之制盡供御前使用而轉輸之經費竭天變動于上而不憂人言喧于下而不恤以至委軍政于童貫使之專恣于外費罰不公飢寒不卹將士怨嗟卒致構患外國幾覆宗社竊據重位擅弄威福二十餘年海內側目其歸乃在于困民力益邦財壞軍政使上皇負謗于天下寔有問鼎之心願天下怨嫉者衆未敢發耳罪惡彰彰死有餘責此天所不容地所不載臣僚論列不可勝數而三三大臣懷京卵翼之私爭為花護是誠不忍負京之私恩也不亦異哉夫鉄鉞不用而刀鋸日嚴君子謂之國政陵夷者言刑戮日加于微賤而不行于大臣也陛下修祖宗之盛德臣非敢以殺大臣戮陛下姑願投之海表以視法必行于大臣而已釋宜仁之恨為人孫之事也分上皇之謗為人子之事也陛下舉而為人子孫之心無憾何憚而不為乎若欲行法于奸邪而牽制于宰制臣竊以為過矣取進止。

武信軍承宣使太原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巖奉太原失守初是宣和七年秋金人非時遣使來名之告慶實規我虛實也復紹言于上皇請遣童貫遠至河東且授以雲中之地信之不疑其乃出宣府時粘罕使賊虜散木來迎貫見天平軍言詞不遜貫猶欲厚以金帛賂之謂雲中可得也因遣辛興宗偕往見粘罕與宗至虜帳粘罕厚為之禮以好詞遣回時胡馬已集入寇有日矣而貫不之悟與宗歸未決日而粘罕畫師已及塞上警報至貫已歸調天下兵拒敵為詞乘軍夜開太原而出日馳數百里而還京師是歲十二月十六也留巖為太原副帥因繼宣撫司之兵留屯者是月粘罕入代州沂州守臣石徽闕成

將皆開門迎降賊遂長驅圍太原時二太子已陷口燕之地矣十九日上皇以郊祀禮畢恭附上清儲祥宮兩邊上章告急且乞帥樞密蔡攸不進呈是日蔡靖郭藥師張孝純各遣官星夜奔告皆至京師攸其知不可掩乃奏之上皇大震不終禮亟還禁中遣中人梁方平以兵守河橋又遣何澧將兵屯滑州以為之援其攸等密預議逐傳位淵聖且為出避之計攸恐身去朝廷禍將不測遂用吳玠自給事中為中書侍郎托其家且謂玠有定策之功二十三日遂行內禪之禮太上退居龍德二太子既信德府遣郭藥師以輕騎先據河橋敗梁方平于天任漣力不支亦退走兵遂濟河明年正月五日其攸挾上皇妃后郭王楷等東走淮浙九日胡馬至國門之北降月議和乃歸而粘罕以太原未下河東勁兵必乘其後因留攻太原羣總守禦以死拒寇城中食盡至悉弓弩馬甲取筋皮充糧雖粘罕盡銳攻之自十二月至七月不能陷也久之力盡人疲力不能支諸道援兵如姚古折可求劉光世神師中劉翰張洵等軍四面俱至賊分兵推之皆不得前是月九日城遂不守帥臣檢校少保張孝純不能死為賊所擒與四下決戰突圍而出胡騎追之力戰不解郭曲盡亡羣總負太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致書于金人云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元帥比因專使常以布書具載備誠想加通亮但以三鎮之民憤土願懸以死堅守雖令不從致宿帥引日已久惟兵民各為其主困于暴虐深可憫傷是用欲以三鎮稅租佃充歲幣既不失通和之義抑亦為長久之圖諒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通亮有少禮物具于別幅秋暑尚煩更希保護又書云大宋皇帝致書大金皇帝子郎君比常布聞其致備誠近因使介之施尤詳敦好之意但以三鎮之民憤土願懸雖令不從以致宿師引日之久重惟兵民各為其主困于暴虐深可憫傷是用願以三鎮稅租佃充歲幣方昭大信諒不受于開言將究遠圖豈是生于細故成長利于兩國在仁人之立談想惟英俊能體亮已遣使大金皇帝及大金國相元帥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通亮有少禮物具如別幅秋暑尚煩更希保護左正言程瑀奏累上章奏論蔡京宜竄海外未蒙施行按京事迹罪在可誅結罪刑名位居九五臨平增山托名祝聖私第引河酒通宮掖引援口口公濟妃嬪圍門汚穢醜不可言其他將國害民誕妄不道不可勝數正名定罪死有餘責而三三大臣但懷私恩不畏公議軍風國運不負賊臣從之曲江名為敬表實與內地無異伏望威斷早賜施行其子孫如攸罪惡盈溢臣見別具論奏請正典刑條尚帝姬廢法制亦合離判不當尚聯禁戒其餘並乞褫奪官爵無使尚與給縣官實天下幸甚奉聖旨蔡京移徐州下開封府差人管押前去

左正言程瑀奏謹按蔡攸豺狼種類固不可以人理責致其挾媚道以怙權操謀計以罔寵竊弄威福招納賄賂毀國害民欺君罔上略同厥父至于位師傳之尊躬倖優之賤侮慢君父汙穢宮庭則厥父或未至是蓋死有餘責矣而燕山之役以歲賂易空城金寇之來閉家南逝名為扈從上皇實背叛也上皇南歸非獨思念陛下本于天性其深見遠慮正應如此攸蓋弄臣上皇豈復與之論議乃敢肆為誣罔謂勸上皇南歸使其私意撥為己功欲以蔽覆私惡罪惡彰著海內憤疾望投之海島不使汚我海內實快天

下開封府差人管押前去

左正言程瑀奏謹按蔡攸豺狼種類固不可以人理責致其挾媚道以怙權操謀計以罔寵竊弄威福招納賄賂毀國害民欺君罔上略同厥父至于位師傳之尊躬倖優之賤侮慢君父汙穢宮庭則厥父或未至是蓋死有餘責矣而燕山之役以歲賂易空城金寇之來閉家南逝名為扈從上皇實背叛也上皇南歸非獨思念陛下本于天性其深見遠慮正應如此攸蓋弄臣上皇豈復與之論議乃敢肆為誣罔謂勸上皇南歸使其私意撥為己功欲以蔽覆私惡罪惡彰著海內憤疾望投之海島不使汚我海內實快天

下開封府差人管押前去

下之望奉聖旨蔡攸移常州刑部員外郎楊達度支員外郎呂濟別與差遣以臣僚言遂乃徐結朱勳黃緣進身濟素無士檢選時權惡恣為賊污故也

給事中楊時徽猷開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崇福宮詔曰朕獲承宗廟托士民之上嗣位旬日戎羯犯順乃至郊甸迄今三時邊鄙未寧調發轉餉勤動四方惟德不類無以仰當天下一夜祇懼每御便坐希臨正衙凡所以自奉者務從貶損至于帝膳百品十減其七放遣宮女凡六千餘人未嘗輒奏音樂備置臺諫通言路公車上疏乙夜觀覽庶幾少自警戒而日者特出東方致之前載是為大異畏天之威弗敢肆處念將循舉故事而率皆已行深懼虛文不能無譴告之實熟復再四意朕之不明元元之愁痛無聊者衆是用求民之疾苦悉行條具除苛解饒冀以感召和氣以格休應焉更願中外大小之臣體朕至意同寅協恭以圖康乂

十二日左正言程瑀奏臣聞予奪廢置人主馭人臣之柄也古之人操此以役使羣衆喜怒不存於胸中體公任理惟其當之為貴有予有散不傷於仁有廢有奪不傷於義故下之人知上之非我也得者無所懷德而失者亦不敢以為怨猶春夏之施生秋冬之肅殺各因其時任其化造物者既無心物亦何常懷德與怨哉苟欲有與而無奪有與而無廢是猶欲有春夏而無秋冬也其果可行乎然則前日所予今日奪之前日所廢今日廢之亦願於理何如耳不審其理之當奪當廢而感威焉懼人以為怨亦過計矣臣竊惟比年以來上則權臣內則閹宦外則恩倖竊弄權柄輕視官爵言功第賞補授汎濫不可勝紀陛下即位臣下交章論列四月十五日及五月七月所得聖旨既許褫奪裁抑允當衆心士夫鼓舞以前官曹自此清肅器自此重廢自此節儉倖之徒自此退避依流平進之人自此而免於淹滯實天下之幸也事務吏曹文移取索未果上聞五月九日復降聖旨深念僥倖苟得不足深責可使自新以示寬大特開願致仕於伊進納正官之路其官品已高或元初被賞不致僥倖者其各取旨其實有軍功戰功及吏職年老補授人更不擬奪內有才力之人即可量才任使先次施行聖旨可謂深厚亦足以杜衆多之口矣諸臣不惟天下公議云何故懷私植黨陰為曲說阻撓成命欲入粟納金人並理限選依官戶法則欺陛下以為實為公私之利恐陛下以失信於人欲今凡叨冒濫之人注授磨勘赴任各從其私有可未務致則以有司見行一例阻節為言夫有旨使之裁抑矣則合注授者未得注授合磨勘者未得磨勘合赴任者未得赴任何疑之有願阻節歸過有司豈旨並且令依除注授磨勘赴任夫苟且之事豈初政所宜有乃公然著之命令此何理哉猶以為未快也復飾小說以惑宸聽而七月七日之詔下矣詔書流傳臣聽尋釋詔旨以為可痛憤者三可深惜者二敢為陛下言之夫歲月既久干涉雖衆三銓苟未廢簡版且存可覆視也何至其偽難而不究治乎羣臣乃以難究治欺陛下此可痛憤者一也赦宥之行除罪惡耳今以往昔濫授爵賞欲加蓋正未嘗求瑕垢而加刑罰也羣臣乃以經赦而求赦首尾相戾欺陛下此可痛憤者二也冒居高爵濫叨重賞之人民之所疾衆之所惡也擬奪裁抑果行彼將鼓舞之矣乃今

敢陛下以姑息僭濫之流指為安民和衆之意白黑正不相侔矣臣度陳政之際是必恐動陛下以為民不安衆不和勢當置而不問此可痛憤者三也僭濫之徒僥倖得志胚胎於崇寧熾盛於政和大概於宜和皆朋附權臣官恩俸而已其苟賤趨事比於奴隸者所不問合是則賂賂交結誅求應酬皆剗削吾民膏血者也乃使之享高爵居民上以治民其奉法循理之吏不問室除吏部差注為所攘奪謗謔盈路今幸裁抑民吏少快望矣未幾反之此可深惜一也上皇去冬更張庶事殆盡猶未及此豈以為不當澄汰哉蓋以此遣陛下使陛下下一舉而空之登天下耳目也陛下即位臣僚再三言之陛下亦幸再三聽之宰執亦再三奉聖旨矣今宰執不以退有後言為非不以反汗為嫌用意巧密持說堅牢以欺陛下恐陛下下偶不察其情遂為之降詔命前所畫者悉反焉臣所慮者不惟僥倖之流復得志慮天下之人竊議初政之失此可深惜者二也昔管仲奪伯氏騶邑三百飯蔬食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劉禪而平致死夫何故奪之廢之得其當也今羣臣不惟其當與否區區以避怨為事使陛下不得專廢置子奪之柄臣竊未喻伏望聖恩所斷以無疑收還詔命俾有司遵稟五月九日聖旨施行內有願致仕及依進納正官法兩項轉轉官則有多少職名則有高下有元係選人而改官有元係自身而受命輕重不俾恐難限以兩色欲望更委三省詳議抑臣常觀唐室斜封之濫敢能之者姚崇宋璟也後崔沔薛昭素以為言而太平公主主其說於內復詔量才敘用而姚宋尋亦斥逐使姚宋在位敘用之詔恐未遂用也昨者裁抑旨揮皆宰執聚議畫旨矣今復更焉得無異於狐狸之而狐搢之乎前後異詞是非混雜坐致政令不一上累國體伏願留神裁察取進止

十三日聖旨蔡攸童貫王黼孟昌齡朱勳李彥揚前以恃勢強買人戶田產屋業致令失所今來如有陳狀論訴之人照驗文契如委是詐實並與給還卻拘元直入官宜撫司統制官黃迪應援太原於文水縣潰散之後逃避不出至今奉聖旨立賞錢三千貫招人告捉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臣聞漢田千秋以一言新意旬月取宰相匈奴單于曰漢置丞相非賢也一妄男子不才而喜為奸無識而好任數又其天資險佞遂除戚施而若畏人退而害物自童幼時為蔡京父子養於門下側媚御呢日益附庸方鄒居中作相與京構隙京乃峻撥敏輩列於侍從分布親黨四面刺探當時被其中傷者不可勝計奸迹既彰久被棄斥前年京及子條選出為惡首加薦引敏知京條將敗而敏及李邦彥齊驅並進於是又背京而從敏考其行豈可與諸廟堂以汗幸輔之任伏自上皇禪位陛下登極之初授受揖遜若唐堯虞舜初無開言乃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每於章疏嘆嘆自明此敏之罪一也陛下仁孝通於神明形於四海天下之所共知敏輒具劄子欲令百官在上皇前則言陛下孝陛下前則言上皇慈播傳中外人心疑惑此敏之罪二也臣僚累上章疏擊蔡京父子余深李邦彥等敏竭力營護類多阻抑不行或行之不盡使陛下刑政賞罰不均此敏之罪三也頃時方賊作過敏居真州遣挈其家遁於亳社州人因此驚駭不安其居昨者金寇犯闕又首入劄子乞令其父般家東下執政從官紛然相

効使京師之衆，屬搖惶惑。此敏之罪四也。左司郎中吳巖夫，婚姻之家，顯有親嫌，引列宰屬，倚爲腹心，而不顧公論。此敏之罪五也。敏妻兄曾開，初除知東平，葉夢得除知穎昌，敏以東平不及穎昌，於是令開與夢得兩易其任。曾開、曾幾，皆其妻黨，故剖符大藩，或持節善地，不惜爵位以私其親。此敏之罪六也。昔與宇文虛中同除中書舍人，潤色語命，賴虛中爲多。及蓋臣列論虛中惡同王蕃，而又極力營救，不爲施行。其罪七也。敏常薦燕瑛爲廣南漕臣，交通情好，蓋非一端。胡直孺爲發運使，時敏寄居真州，干求請謁，靡所不至。瑛與直孺皆以交結匪人，薦致彈劾，雖不得已而罷去，將以龍圖直學士與領要藩，其罪八也。居真州不能擇交，而與賊汗罪人石誠宴飲游從，近乃召誠赴闕，士論大喧，其罪九也。太學官吳若上書痛詆其罪，初則怒而逐之，日下押出國門，是時金寇初退，城外剽掠未息，若無宿之地，實幸其爲亂兵所殺耳。既又復其舊職，果出於誠心乎？太學生陳東上書痛詆其罪，初則欲加以重辟，既又命之以官，作威作福，喜怒自己，其罪十也。他惡未暇悉數，敏自知其才不足以當大任，中懷慙怍，不敢舉頭仰面以見士民，衆皆侮笑之，不敢入尙書省判狀治事，自當軸以來，不得已而過省者，統十數日而已。方今國家多事，外則夷狄交侵，內則綱紀廢壞，雖賢而智者，猶恐不勝其責，況如敏者，他日誤國，萬萬無疑。古人云：屋大而柱小，可爲寒心。正敏之謂也。臣愚伏望陛下念祖宗基構之大，搜探羣策，共致中興，如敏之奸情，速宜擯斥。若遲疑不決，則國勢委靡，中外解體，不可支持矣。臣不勝感切之至，取進止。

十六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伏見前月二十七日壬戌夜，今月初四日戊辰夜以來，彗星見於天之東北，夫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變異。故凡明於天文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稽之天理，驗之人事，金賊殘暴，殺傷太甚，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天象著明，倘以幽遠之說而昧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變之義。又況戎狄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強，權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未加典刑，寬詔已頒，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皆正人，州縣之閒，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易，差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更多冗濫之員，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伏望特降明詔，切自懲畏，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獎廉潔，黜苛嬖，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郵，儲糧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如此之類，次第施行，庶幾變災爲祥，轉禍爲福矣。願陛下加察焉，取進止。

十八日，連南夫、韓駒、復徵、閔待制，遣差依舊，張恣、胡松年、高伯振、李瑒、復右文殿修撰，依舊宮祠。二十一日，聖旨：蔡備實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蔡備等並勒停，其蔡京以下並子孫二十三人，遇有大赦，不許量移，布告中外。

二十二日，給事中詹曠除徵、閔待制，管勾龍德宮，顯謨閣待制，管勾龍德宮，譚世勳除給事中，王贊深、葛勝仲，並復徵、閔待制，依舊宮祠，以赦敘復也。

二十三日，右正言崔鵬除直龍圖閣，差管勾西京崇福宮，以疾病屢乞休致，故有是命。二十六日，臣僚上言：近降行擇，蔡京以下子孫二十三人，盡皆勒停，遇有大赦，不許量移，聞者莫不欣快。

然責同罪異，有未協公議者。如京之子簡，攸之子行是也。京方專權跋扈，蓋國害政，條實助之。去年春力勸京復出任事，乘京之病，力援羣邪，結爲死黨，私己好惡，進退百官，宰相白時中、李邦彥，坐視而不敢喘息。天下莫不駭之。蔡行挾乃父之勢，竊弄權柄，納賄通路，薦引衆汗，稍居要路，購家墓無用之器，視金錢若糞土，然強買園宅，專恣奢僭，帷簿不修，醜聲流傳，究條行之過惡，尤在不赦。今條韶州居住，行洪州安置，安在地內，未嘗人心，伏乞寬之，嶺外奉行，條移白州，行移柳州，庶有分別。只今行下。聖旨：京東轉運使王子獻，前知淄州毛孝立，東平府通判呂慄，前京西運使任輝，前提舉常平李端，劉寄，並令吏部直注，連小處監當，以臣僚言，此六人皆事李彥，竭兩路膏血，以奉之，假借事權，勢力氣焰，足以制百姓死生之命故也。

臣僚上言：謹按徵、閔待制，知越州李那，朋附王黼，最爲親狎，能軒輊事機，妻非善類，當時士大夫多爲中傷，黼之誤國，那謀居多，嘗語人曰：要見宰相，須是立地說兩時辰語言，其巧佞無恥，以至於此。故自選人，經除校書郎，改秩才數月，一再遷，躡躡從衆，又權直輪死，其榮至矣。黼已就殛，而腹心爪牙，素與共亂者，尙已延擱近聯，領帥名府，士論喁然，伏望明正典刑，奉聖旨，李那落職，翟汝文乞外補，可依所奏。除顯謨閣學士知越州。

太宰徐處仁劄子：臣伏視街市印賣文字，有太學正吳若所上書，言臣常以十事留蔡京，覽之不勝駭愕，須至陳述本末，以祈聰察。臣於崇寧間，與鄭居中、劉正夫等，同在從班，是時蔡京獨持國政，至大觀元年，蒙道君皇帝擢爲尙書右丞，日與蔡京爭論政事，京意不悅，時道君待臣厚，且遇明堂大禮，京雖怒臣，未有以見逐也。才兩月餘，臣丁母憂去位，既而居中、正夫，亦以他事與京有隙，而臣孤立無助，遂獨兩遭斥逐。流落外方，凡二十年，陛下即位之初，首蒙收召，擢爲上宰，夙夜罄竭孤忠，未嘗敢以一言自明。向日之事者，蓋以方京盛時，生殺在手中，而臣敢忤其意，于是爲難。今京事敗勢去，罪惡暴著，略正典刑矣。雖曰言其過，人誰不能，是以不復自明。至于暴其奸狀，自有益諫亦悉心奉行，若乃京所立害民之政，日夜敷陳，以次更革，此陛下所明知，不意吳學正者，以十事留京相諫也。且以歲月致之，蔡京于道君朝斥者五，崇寧間，京罷左僕射，臣時爲御史，未嘗有章疏乞留京也。大觀三年，京初致仕，臣持服在南京，大觀四年，京出杭州，臣服闋赴長安，宣和二年，京再致仕，臣以疾病任宮祠，宣和七年，京三致仕，臣以管鑰守北京，皆無上章留京之理。假使有之，則當時與京爲敵之人，豈不暴臣之章，以治臣之罪哉？不知吳學正所謂以十事留京者，果何時，而所謂十事者，果何事耶？且上章留京，人臣之大惡也。假如脫己失計而爲之，固難隱諱，自應默然羞愧，甘爲名教之罪人。若實無其事，而謗言出于意外，使四方傳播，以爲口實，臣又安得不自辨明，是以冒瀆天聰，乞特賜聽察，以息謗議。則臣死生幸甚，抑臣久有所懷，亦乞因其略爲陛下陳之。昔蔡京用事之初，惡元祐臣僚之不右己也，首爲黨論，以禁錮之。既而京與鄭居中、王黼相繼當國，各立說以相傾，凡二十餘年，搢紳士大夫，除托附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勳，及諸近習道士之外，未有不經此三人除用者。既各有所因，以進其身，則凡議論之間，各黨其所厚善，而以乘其爲勝負，故其一罷，士大

夫連坐而去者數十百人及其復用則又源源而來既恩歸私第豈復有盡忠朝廷者哉更勝迭負一進一退者亦二十餘年矣私黨既成公論不伸朝政不綱金賊內侮流弊之極至于今日所幸黨魁既去則其各所引用之人自當革心易意勿懷私恩勿讎私忿實効赤心盡忠朝廷以為陛下之用伏冀陛下開公正之路塞私邪之門實用人材無有適莫刑賞所加視其功罪而無容心于其間使朋黨之論消于未形則朝廷有安靜之理天下有太平之期是亦指紳之福也唐李德裕立黨以相磨札指紳之禍四十年不能解文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後李訓用事素忌宗閣德裕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為黨人常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文宗為下詔開諭羣情稍安此不憤其始之過也仁宗朝賈昌朝陳執中惡杜衍韓琦范仲淹歐陽修等亦指以為黨而相與為勝負者二十餘年至嘉祐中韓琦為相固念舊怨凡所進用之人不分彼此惟才是用故朋黨之議不治自消念陛下以仁宗為法以唐文宗為戒慎之于始以福天下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惟陛下留神則幸所有吳學正書隨劄子進乞下有司詰問言之所從苟有其實不敢逃罪若吳學正造為此言以相授誣亦乞略加究辦以警觀望附會妄言希進之人若嚮書者托其姓名妄行印誣則亦乞治其罪臣衰老憔悴在北京日三乞致仕忽蒙陛下不次擢用亦欲少効涓塵以酬造化不意今者吳學正欲以大惡為臣之罪伏望陛下篤終始之眷許臣解罷機務守本官致仕以全晚節又貼黃臣政和末久病不痊蒙道君皇帝召為禮泉觀使以便醫藥疾病暫愈因言外方軍民久困若不早加存撫必有盜賊流亡意外之患遂建格民之議究軍民利害蔡京大怒侍御史張儀承宣風指上疏論列于是罷局臣亦出知揚州是時臣居京師不及半年今朝士大夫皆知其詳由此觀之則臣之蹤跡粗亦可悉伏望聖明洞察許臣罷免全其晚節不勝幸甚奉聖旨所乞不允令吳若分析申尚書省

二十七日詳定司敕令所狀契勘本所詳定官三員近承宣和六年十二月內指揮侍從官能兼局例該能去見缺官總領竊緣祖宗法敕局多是宰執提舉今照得天聖敕提舉官呂夷簡夏竦慶曆敕提舉官賈昌朝吳育嘉祐敕提舉官韓琦曾公亮熙寧敕王安石元符敕章惇安燾紹興常平免役敕章惇乞賜施行奉聖旨詳定官差戶部尚書梅執禮戶部侍郎邵溥大理卿周懿文

臣僚上言竊觀自陛下臨御以來臺臣諫臣以至學士大夫奏疏上書皆乞誅重賞以謝天下陛下聖度涵容久未賜可臣竊以謂祖宗垂憲于治安無時之時殺大臣在所當禁至後世有臣亂天下危宗社而不殺之非祖宗之志也況其間腐刑餘在祖宗時止堪掃除之役豈真所謂大臣也哉貫握兵權幾三十年大奸大惡不可縷數臣獨論其可殺而不可赦者壞太祖皇帝之兵制敗真宗仁宗皇帝之信誓通萬餘里之小夷殘百餘年之輿圖虜后欲歸卻共表而不受虜主潛遁指其蹤而使擒契丹舊臣痛入骨髓假手女真俾之報怨旁結西夏共為敵仇虜騎欲入貫欲趣往太原經紀雲中虜破沂代即舍太原以歸其舟楫載所親兵及兵之家屬佩陝西河北河東宜撫使印浮汴渡江淮西去貫于是時何有陛下陛下奈何卒赦之惟陛下思夷狄侵奪之變實生于貫致上皇前日之播越移陛下父子之情肅郡今日之拘

廢傷陛下兄弟之愛念太祖太宗百戰以得之天下一童貫實危之此而不殺臣恐太祖太宗含怒于上天未已也臣願陛下奮乾剛發睿斷即貫之貶所權至京師陳百官召六師誅于觀闕之下隨其軀以賜戰士函其首以遺女真戰士受醜必踴躍以增氣女真發函必悚惕而畏威契丹之怨稍平女真之師自退矣苟或不然則垂盡老奴將死麾下受侮四夷貽禍萬世無以慰祖宗之神靈則女真之兵恐未殄也又上言臣按童貫以奴隸之資荷不世之遇資緣恩寵包藏禍心近者臣僚論其罪惡備載章疏以其養兵于家儲甲于庫有潛謀不軌之兆陛下寬宥姑投海裔今日竊聞有司檢校器用復有交椅以青龍首金銀緣背為飾者士論傳駭以為貫之不軌蹤跡暴白無甚于此伏望斷自淵衷正其典刑天下幸甚奉聖旨童貫罪十首薦朱勳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脩延福宮等朕在東宮屢為搖動策立之時有異語不俟勅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授命東京解圍聞而惡之家中有龍紅之物私養死士前項罪不容誅訖亦可告諭中外仍差監察御史張激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追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費送宜撫司軍前一人人漏泄者依軍法其子孫已降旨揮送吉陽軍編管見隨貫子孫仰張激交刑與所在州軍選差官員多差兵級管押前去

臣僚上言童貫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為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奉聖旨趙良嗣可令廣西運副李昇之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費送宜撫司軍前令開封府差得力使臣一員費今來處分將帶行刑公人赴李昇之處使喚并取首級回漏泄者依軍法其子孫已降旨揮送萬安軍編管

代之任。當今能文者甚多。何必用岐。汗辱訓誥。伏望能職事。所有賜出身指揮。乞不施行。奉聖旨。顏岐罷中書舍人。

臣僚上言。自蔡京當國。所引以為輔者。皆其結交死黨。同為欺君誤國之奸。無復毫髮忠利社稷之意。如林摠者。佞懷奸回。志在寵利。平居言論風旨。惟京是從。于是盡壞祖宗法度。而人心內離。夷狄外侮矣。雖京跋扈不臣。意在斷喪王室。而羽翼唱和。同惡相濟。論摠非奸。不在京下。伏望聖斷。念祖宗二百年艱難之業。壞于此輩之手。其林摠恩數。乞行追奪。以詔列位。奉聖旨。林摠追貶為節度副使。

二十九日。左正言程瑀除屯田郎官。

臣僚上言。伏見少傅鎮西軍節度使提舉京西崇福宮余深。乞守本官致仕。奉聖旨。依所乞。守本官職致仕。臣聞可以罰。可以勿罰。罰之足以垂戒于萬世。雖堯舜之聖。不敢不罰也。舊相去位十年。忽以老疾自願罷少傅。納節鉞。守本官致仕。在它人之小有罪者。陛下憐而去之。勿能可矣。如深之致位幸輔。皆由欺君罔父。黨蔡京而得之。陛下安可不罰。以垂將來。臣子之戒乎。且有張懷素者。以邪道蠱惑。妄言禍福。蔡京、呂惠卿、師事尤謹。出入閨門。晝夜無間。至汗其婦女而不可訶也。京前後尊崇懷素。詩東甚多。浙中多勒碑流傳。其後有告懷素謀不軌者。京亟命宗昇往。潛于浙。毀碑以滅迹。比昇至浙。碑未及毀。而惠卿先以墨本六十通。持以脅京。冀免已罪。蓋同惡相持。情狀詭怪。有如此者。時深為御史中丞。與開封府林摠皆京死黨也。京以懷素事付之獄中。供通事有干京者。深摠二人力為掩覆。又疑言及京者。必焚棄之。中朝士庶。皆能道也。京既幸免。報其盡力。深摠驟遷。俱至執政。深作宰執。前後八年。京之奸謀詭計。無不干預。始終朋附。無如深摠。比天下公論。謂蔡京得力之多者。深為第一。摠為第二。夫敢隱蔽大臣交通不軌之罪。而顯受其報。人臣欺罔之大。無過此矣。若不因事以正典刑。則亂臣賊子。何以為懼。今學士之優職。特進之崇階。其可尚使叨據。為歸老之榮耶。奉聖旨。余深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吏部尚書莫儔奏乞將吏部四選條例。編纂成冊。鑲板出賣。以杜奸吏。奉聖旨。依奏。

八月一日。聖旨。陳瓊子正榮可與一初品官。

二日。聖旨。葉著令洪州居住。

臣僚上言。蔡京兇焰方熾之時。有支派僱屬之人。平時庸賤。沈于下伍。為民役者。亦包以衣冠而爵祿之。既而授職遷秩。為州縣親民官者。不可勝數。今有南劍州通判蔡倬者。昔居鄉為木匠。今南劍人以通判博士呼之。蓋其取侮多矣。貪污畏葸。市井有所不為。所巡歷處。括責誅求。無物不嗜。欲乞體究施行。仍詔諭諸路監司。凡州縣吏有係蔡京族屬。奏官不通世務。與為奸者。並具名奏放罷。以清仕列。奉聖旨。蔡倬特勒停。餘依奏。

三日。詔同樞密院事神師道前去巡邊。交割宜撫司職事。召李綱赴闕。沿路巡視防守之具。微猷閣待制折彥質除宜撫司參謀官。

臣僚上言。祖宗以來。天下禁兵。皆使之習攻守戰陣之法。挽強擊刺之利。至于它技。未嘗習也。用心專而

靖康要錄卷第十

二十八日。聖旨。自即位之初。未有論列蔡氏者。李擢首先論列。今李光謂召擢不當。顯與蔡氏為地。送吏部與小部。蔡佃移送梅州居住。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竊觀陸贄作奉天制書。武人悍夫聞之。無不感動流涕。封放作詔。恩澤將傷疾者。語切而理勝。有補于時。今國家多事。兵革方興。安得語言侍從之臣。如贄輩。高文大筆。誕揚德意。伏見朝廷賜顏岐出身。使為中書舍人。岐之名迹。出不聞于人。及賜初身居詞掖。人已疑駭。今為書命。動輒乖繆。士夫傳笑。以為口實。播告四方。有累初政。蓋岐之為文。初不知句法。文律古今。所承用者。但肆意妄言。不中繩約。多或冗長。少或不足。褒或過實。貶或失真。固不足以潤色皇猷。鼓舞天下。其有害于理者。臣請言之。除鬼說之中書舍人。曰。知世掌美。又潤色于絲綸。此用杜甫詩。欲知世掌美。美之句。乃曰。知世掌美。成何等語耶。除孫傳侍請制。曰。朕念元子出就。外傳從學之始。左右前後。羽翼既多。宜得之孔氏。正道者。以長率之。此東宮官詞也。傳已罷東宮官矣。侍讀而為此語。豈非昏謬之甚乎。郡守承流宣化也。懷州復安國再任。乃曰。宣流河內。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除錢伯言知真定。乃曰。增重運籌之勝。至于可怪之語。若除程瑀正言。曰。送麗使金。士望任休。許景衡兼太子諭德。曰。心靜身安。李且屯田員外郎。曰。稍遷應宿之郎。增耀起工之部。王雲出守。曰。昔自預聞之拜。肅持金國之誓。其辭不與如此。奈何處以

藝能精。近年以來。上之帥臣監司。下之守將副。多違法徇私。使禁卒習奇巧。藝能之事。或以組織而執役。或以機織而致工。或為首飾玩好之事。或為塗繪文鏤之事。皆公然占破。坐免教習。名編卒伍。而行列不知。身為戰士。而攻守不預。至有因緣請託。陞遷階級。或在衆人之上。遂使轄門武力之事。因于差役之勞。末作芘身之人。復享安閑之利。所以兵陣教習之法日廢。功匠伎巧之事日多。兵政弊至于此。不可不改。欲乞除鎮兵合用匠外。如有尙襲故態。輒敢占破禁兵為匠作者。嚴行禁止。奉聖旨依奏。

五日。司封員外郎許亢宗除起居舍人。

太宰徐處仁等言。天文見異。既驗實于保章。政路非人。宜自拘于司敗。薦布塞封之懸。未行策免之誅。尸祿為羞。寘躬何所。伏念臣偶緣人乏。叨預政機。雖有慙思。慕蕭生之憂國。略無事業。如伊尹之格天。致星氣之飛流。勞宸衷之儆戒。靖言塞變。取復逃刑。爰籍藝以自陳。終叩關而莫聽。雖一人退託。引過失以自歸。然四海沸騰。謂變調之安在。伏望皇帝陛下。稽格王之訓。採輿論之公。原大異之來臻。皆具臣之所致。博求賢佐。共修五事。以承天。毋蹈虛文。徒使百官之障物。批答。應天消變。係政之修。與其引咎以糜陳。孰若和衷而圖治。所請宜不允。

七日。臣僚上言。竊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求直言。議論。崇獎臺諫。優容聽納。期以辨正邪。明國事。不使儉人並進。以亂忠良。誠中興大業。汲汲願治之真主也。然巧言似正。大妄似直。懷奸飾偽之人。陽與正直而陰肆邪僻。以害陛下之初政者。臣不敢以私恩廢公議也。謹按朝奉郎李光。操邪枉之心。為詔諛之行。趨走蔡攸之門。傾心死黨。附麗權貴。左談右說。欲保全蔡氏父子。方京之未責也。則鉗口而不言。及京之貶西都也。知天下之共憤。鬱而未伸。昌言曰。須置京于湖南上下。夫以京之過惡。天人怨怒。雖誅于兩觀之下。未足以快天下之望。而先欲鼓惑人聽。詭譎公議。是欲以坏土障巨流。其不自量也甚矣。爾後不得已。窺陛下之意。伺臺諫之評。方始共論蔡攸。尙肆而譏。以為大臣黨蔽蔡氏。蓋不知黨蔽之者實光也。自光符寶兩擢。而任侍御。陛下于光則厚矣。光不思盡忠報陛下于萬一。而止知歸恩于私乎。陛下稟堯舜之聰明。顯此儉佞輩。久已灼見其用心。姑務涵容。以俟俊革。彼豈知天心之至仁哉。乃覆出為惡。尙欲與蔡氏為地。公肆狂言。動搖國是。挾奸罔上。誠如聖語。聖恩寬大。猶欲畀之民社。彼民何罪焉。公論沸騰。罰不當罪。伏望早賜寬宥。使天下曉然知懷奸之人。有不得倖免者。奉聖旨。李光送吏部與遠小監當。

臣僚上言。臣聞奸臣假爵祿以示私恩。佞人懷私恩而忘公議。唯知植黨。莫知報君。惟知徇情。莫知體國。崇觀以來。此風尤熾。末流之弊。幾危宗社。陛下嚴好懲惡。壞羣散黨。欲納邪佞于正直之城。變諛諛以忠義之風。虛佇求言。傾心聽納。可謂至矣。而顧私恩損公議者尙爾也。謹按新除屯田員外郎程瑀。以瑣瑣之才。陛下極擢臺省。造膝之間。聖意優容。眷顧可謂厚矣。不思盡忠。以圖報稱。而交朋之私。是重君臣之義。乃薄究觀操蘊。灼見朋附。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伏望睿斷。竄之遠方。奉聖旨。程瑀送吏部與遠小監當。日下出門。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中書舍人晁說之奏。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開日讀爾雅。而廢孟子。且曰。國家

設科。以孟子配六經。見古之黜百家而傳明孔氏六經者異矣。又曰。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學者發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論語。固可歎矣。臣竊謂孔氏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軻氏而止耳。漢之大儒。無過于揚雄。唐之巨儒。無過于韓愈。而愈尤推尊孟子。以為道者。堯舜之舜。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之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軻之軻。功不在禹下。又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本朝大儒。無過于歐陽修。蘇洵。與其子軻。軻曰。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洵曰。孟子之道。語約而意深。不為峻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軻曰。自孔子沒。諸子各以其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于詩而長于春秋矣。又曰。晚而讀孟子。而後觀乎百家小說。而不亂。至神宗皇帝聖學高明。尤好其書。故以之設科取士。夫以揚雄。韓愈。歐陽修。蘇洵。蘇軻。千餘年間。所謂大儒者。數人而已。皆以孟子之道。同于孔子。稱曰孔孟。說之何人。乃敢非之。說之本州縣俗吏。初無學術。豈知孟子。若以孟子為非。胡不數其戾六經者何事。異孔子者何說。既不知此。乃以為百家而斥之。此特見今日不盡用王安石之學。而安石常自比于孟子。學尙其書。遂使孟子亦得罪焉。其趨時過當。議論不公如此。不惟欺罔聖聰。使皇太子不聞七篇之義。以開發智慮。臣恐此說一傳。惑天下學者。使後進相習成風。妄出臆見。詆經誦史。無所不至。害教甚矣。願陛下詔東宮。官依舊例。先讀論語。次讀孟子。說之知識。乖陋。豈宜輔導。亦乞容旨。罷太子詹事。奉聖旨。東宮依舊讀孟子。

九日。聖旨。星文見異。適當暑月。止御便殿。今已帶朝。可避殿如故事。以稱畏天戒之意。

詔以星變。備問從官。具民間疾苦。以開降詔。寬恤施行。

十一日。臣僚上言。臣竊見祖宗開基。以不殺取天下。以省事。然無犬吠之虞。百七十年。雖三代盛時。何以異也。自崇寧以來。羣小用事。變亂祖宗之法。故天道逆于上。地理悖于下。人倫廢于中。害及草木。禍及昆蟲。欲使天下平治。不亦難乎。蔡京敗法度。壞人才于內。而毒流四海。繼之者則有王黼。使天下無可行之法。無可用之人。前貫總兵政。因將士于外。而害邊鄙。繼之者則有譚稹。致使天下無可戰之卒。朱冲構禍于平江。子勳繼之。而又甚焉。京西京東。罔不被其虐。浙東浙西。無不罹其酷。楊戩造孽于西域。李彥繼之。而又盛焉。是以內則盜賊數起。外則虜寇深入。豈無自而然哉。賴太上皇聖明。悔禍自咎。害民之事。降詔遂罷。遂去兇邪。傳位陛下。今事雖已往。然陛下為民父母。猶不追憫之乎。蔡京。童貫。臣僚論擊。疏十上。其罪狀言之詳矣。而朱勳。李彥。罪惡尙未得其詳焉。臣實知之。不可不論。朱勳以兇悍之才。資剛刻之性。陰與蔡京。結為死黨。其在兩浙也。托御前生活為名。恣為不法。交通宮禁。無復忌憚。初置局于平江。擄擾州縣。慘虐良民。民不聊生。無所赴訴。于是方賊因之而起。衆數十萬。以朝廷之靈。經時然後撲滅。其所殺傷。不可勝紀。兩浙為之一空。勳于此時。已嘗梟首。以謝百姓。朝廷不惟不加誅戮。而任用之意。愈甚于前。天下聞之。莫不扼腕。勳之進奉也。強奪民物。高估其值。悉從官給。經已入已。而民戶未嘗得也。拘占諸路糧鈔。以載花石之類。官舟即不能足。又取商賈之舟以繼焉。一舟所載。不過松一株。或竹兩竿。糧食腳乘

之費數百倍于松竹矣。然所支者，朝廷之錢也。所以奪于民者，期朝廷之勢也。所以般運者，朝廷之力也。是皆出于朝廷民力，而獨曰勸進者，豈不悖哉。朝廷不致其責，徒善其進奉之物，賞其進奉之名，于是建節賜第，賜女樂，子孫皆得顯官，利則歸勸，怨歸朝廷。凡今之所謂進奉者，率皆如此。甚可歎也。凡民間一花一竹，無不遭勸騷動，而所費百端，至于破產亡軀。故浙中人戶，以名花異草珍禽奇獸為不祥之物，有則急掩之，民心蓋亦可見。勸又陰操國柄，進士大夫，有識之士，為朝廷寒心，而無恥貪冒之徒，竟出其門至為侍從者多矣。李彥天資狠復，輕蔑朝廷，密交王黼，相為表裏，其在京東西也，以西城所為名，恣行兇暴，凡民間美田，使之投牒陳告，皆指為民荒，雖有無故而遭誣責者，亦不可數應。民間花木一經黃紙封記之後，或誤致損壞，則使以大不恭之罪加之。是何小人奸吏，皆取富貴逸樂，而善人良民，獨被困苦。其可不為大哀乎。此節夫節士，所以太息流涕為朝廷痛惜之也。常謂勸進舉珍天物，害虐生靈，聖人在上，必殺無赦。其因之至美官者，陷民之陷阱，伐國之斧斨，因勸進而被發責者，實可憐憫。今彥既已死，不得顯戮，衆論不快。臣愚欲望陛下將勸明正典刑，其京西劉寄，任輝彥，董開，李士煥，王濟等，各加遠竄，有先身亡者，自可追奪。京東毛孝立，王隨，侯祥，汪惇，呂旺，錢械等，未經貶竄者，伏望依此施行。其陳告天荒之人，及乞括濼地，白身投授承節，劉文等，悉行編配。庶幾少謝天下。其因進勸查被罪者，許自陳訴，如穎昌府鈐轄范寧，不應副李彥取竹，遂以家將蘇軾詩文墨迹模勒上石，為十惡，大不恭，奏朝廷止特勒停。顯屬無辜，亦乞改正。如此則寬濫之獄，得以昭雪，亦足以威召和氣，消弭災惡。臣之區區言此者，不惟欲陛下正勸等之罪，愍無辜之民，欲陛下知玩好之害，不啻螻蛄，可為將來之戒。然陛下恭行節儉，視民如傷，非飲食，惡衣服，惟恐一物失所，決無此等之患。至防微杜漸，因事陳諫，乃臣之職也。惟聖主裁擇。又臣僚上言，臣聞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古人忠憤之言也。今塗路之人，皆能道，臣僚論朱勸之黨，而不及盛章，舍豺狼而問狐狸者也。按章納交于朱勸父子之間，祝國財如糞土，惟恐勸家大小之不富也。殺與民于戲笑，惟恐勸家奴僕之不悅也。章之自富于攘竊，而自厲于威勢者，又未易勝言也。況章近在長安，明有飛揚跋扈之迹，而刑誅不及，臣愚今質之輿論，謂先正章豺狼之罪，而後加李士煥，王濟等，狐狸之誅。又其屬有曾訴，許珪，劉愿，王崇，吳子奇，王子獻，宋憲等，當與許輩同科，亦不可赦。會勸盛章見別作施行外，奉聖旨，劉奇，任輝彥，呂旺，毛孝立，李士煥，王隨，江慎，錢械，宋憲，王子獻，各特更追兩官。曾訴，許珪，劉愿，吳子奇，並令吏部與遠小監當。

聖旨，因緣獻納錢物補官，并貼納錢物改換新告，不作進納之人，並合作官戶及理選限，申明行下。侍御史胡舜陟奏，訪聞六月四日，蔡京與其子攸至江陵府，十四日猶未行，知府李偃奉事愈謹。一日而三見之，公庫供饋，絡繹不絕，須索迫呼，騷動細民。江陵有鹽商數十人，怨京屢變法陷沒其財，訴屬于道，而偃差兵捕商，一郡為之鼎沸。又差禁卒數百人，護京攸家屬，復與買宅，為久居之計。夫京攸得罪于天下，陛下赫然威斷，竄之南荒，而偃乃奉待之如此，但知有蔡京，不知有朝廷。若不實儆重憲，示之好惡，臣恐嶺南守臣，劾偃所為，供張將迎，使之遷延不進，則朝廷之威令沮矣。況偃屈下流，素以高貨結京攸。

而竊法從奉聖旨，李偃落顯謨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十四日，右司員外郎陸長民放罷，以臣僚言押綱使臣徐焜納濕米麥，送臺體究，而長民折簡于司農少卿黃願，為之受納，願黜知楚州，而長民放罷。十九日，聖旨，陸尚既已罷，其格內歲貢品物，為數極多，尚為民害，非祖宗舊法，可並罷。朱載上贈徽猷閣待制。聖旨，楊時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改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可特改除待制，仍舊宮祠。河東察訪使張誦中，都統制折可求等，與金人合戰，潰散兩陣人馬，那回還汾州圍結，奉聖旨，折可求降兩官，差遣依舊。張思正等，令李綱體度權輕，降奪官資，依舊軍前使喚，實以後效。聖旨，應邊功推恩，不得時刻有滯。聖旨，出戰十卒家屬，可行下諸處，常加優恤，不令失所。聖旨，著作佐郎劉岑，借太常少卿充計議使，差奉使大金國，閣門宣贊舍人馬謙，遠副之，宗澤借宗正少卿奉使幹離不軍前，李若水借秘書少監奉使粘罕軍前副使，並令選差限七日起發。李若水改名若水，劉岑日下先次出試院，並請緩師故也。二十一日，徵歛閣待制王雲，借禮部尚書，充大金國和議國信使，馬謙遠充副使，劉岑改差充大金軍前和議使，周望依舊充正且國信使，前差李處權，指揮勿行，所有計議使副，並改作和議。聖旨，陳璘因言蔡京被罪，近日致于貶所，贈諫議大夫。二十三日，王雲除吏部尚書，日下供職。詹度罷中府路安撫使。二十四日，大宰徐處仁，少宰吳敏，論事不協，紛爭上前，聖旨，吳敏觀文殿學士，禮泉觀使。中書侍郎唐恪，除少宰，制曰，趙室任賢，詩雅美甫，中之維翰，漢朝論相，史官稱內魏之有聲，皆垂希世之名，用起中興之治，朕念疆場未靖，輔佐罔功，爰得真才，付以機柄，係生靈之休戚，寄社稷之安危，咨爾在廷，聽予明告，正奉大夫守中書侍郎唐恪，器識闕遺，德履端良，學足以知治亂之原，力足以任股肱之託，召從外服，智略輻輳，于朕前，數歷政途，風采想聞于天下，渾渾忠義之氣，憲憲文武之姿，為時顯人，宜膺大用，亟陞華于右揆，仍兼秩于西臺，申衍爰田，陪敦真食，於戲，艱難多事，莫甚此時，謀議盈庭，當求善策，念民力之苦困，恐國勢之易搖，修政事以固本根，謹關防以消外侮，毋殫財而益賦，毋瀆武以貪功，願後患之可虞，惟前車之足戒，予違汝弼，汝言予從，毋惑厥初，庶永終譽，可特授少宰兼中書侍郎。制曰，圖治有要在人，主所寶，惟賢充位，無聞則朝廷焉用彼相，眷予上宰，久預政機，謀猷罔著于事功，體貌務全于終始，誕敷明命，播告多方，正議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徐處仁，器質敦龐，才能敏効，早年治郡，素高黃霸之風，晚歲裕民，竊爾桑羊之政，比時雅望，進列家司，允藉老成，庶殫忠懇，矧國步艱難之日，乃廟堂叶贊之時，不知勉勉以赴功，相與逡巡而固寵，乏可否之相濟，難同異之是聞，寇患未寧，念寸陰之

可惜機會一失恐駟馬之難追道路流言士夫與歎覽封章之引咎且公論之騰喧俾解鈞衡進陞祕殿
即洞宮之優逸昭命數之隆崇并衍愛田申陪真賦嗚呼任舊人以共政朕豈有意于遐遺詢黃髮則罔
愆汝尚無忘于入告往祗予訓其體眷懷可依前正議大夫充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

制曰朕嗣承丕緒統御萬方當論相之初類股肱之允協至臨事之際乃矛盾之是聞念久居于廟堂宜
山全于體貌我有明命歸于大庭通議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性謙靜深器資閑遠高文足以華國
便論足以濟時頃上皇臨朝通歷從臣之選迷眇躬踐阼首登揆路之崇繕爾孤忠輔予大業方寇攘之
未靖願宗社之可虞有厝火積薪之危有垂髮九淵之懼爾乃玩歲而愒日莫知排難而解紛持首鼠之
兩端乏鉛刀之一割寢稽使指潛失事機致公議之騰喧亟剴章而泄懇宜解鼎司之重任就陞祕殿之
隆名均逸真祠并昭異數嗚呼因勞以事尚素節之可觀益勵乃忠想嘉猷之未替往祗休寵勿忘壯圖
可特授觀文殿學士禮泉觀使依前通議大夫

李回除僉書樞密院事
諫議大夫呂好問除御史中丞侍御史曹輔除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李回殿中侍御史秦檜監察御史范
宗尹陳述等奏臣等早求上殿具太宰徐處仁少宰吳敏為不和事雖迫于公議實出愚忠然語言冒昧
上干天威又不敢安于本職謹各居家待罪以俟寬宥奉聖旨放罪令供職

二十六日臣僚上言臣等歷考自古中興之君商高宗則得傅說周宣王則得仲山甫漢宣帝則得丙魏
主相協心相與圖治故能伐鬼方攘夷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載之經史不可誣矣至若唐肅宗復兩京
迎明皇非不大有功也而裴冕苗晉卿之徒相業庸謬肅宗之治因以不振稽古之士于此惜之伏惟陛
下勸諭之德本于生知緝熙之學期于日益蓋與商高宗周宣王一無以異漢唐以下皆不足數然自即
位以來于今三時邊鄙未寧黎元騷動與滯補弊之効未有可觀者殆以宰相非其人乎謹按太宰徐處
仁初以蔡京薦進自縣令不三年備位政府指紳駭其速化而不問其有善譽也自金人退師陛下採其
治郡之能擢位首相蓋將與圖回天下之務取生民愁歎之弊而盡革之而器局凡陋不得大體智識滯
暗不通時勢則不能宅百揆熙庶績以副具瞻之望太宰之職可冒居乎謹按少宰吳敏初以蔡京欲聯
親議遂以辟雍私試高第入仕因與京結為死黨在上皇朝縉紳目之位在劉昫林摭之右上皇內禪容
智先定父子授受夫復何疑而敏因蔡攸刺得密旨乃貪天之功以為己有叨處二府竊據相位使其効
力自贖猶或可容而以佞濟奸以私植黨凡其施設悉效蔡京意在專權固寵處仁之貽猶能議之二人
因以不和而天下之事遂致不決每出一令行一政命一官除一吏不恤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利病惟務
己言之勝遷延淹時者有之朝令夕改者有之遂使天下之人自春涉秋日望朝廷之惠澤而殊未有以
慰其心也方今北虜強重兵壓境河東之役帥老糧匱為天下憂日甚一日而和議之使未遣擾民之

事益繁怨讟並興上天見異殺未及獲飛蝗蔽空而處仁與敏傲然自肆略不引避意在歸過人主殊失
受君之義矧以小忿交爭離座之前大臣之體得如是乎臣等探之與言稽之舊典處仁與敏誤國負恩
罪在不赦陛下仰念祖宗創業艱難之事上皇罪己傳位之心下恤四海蒼生翹首惠澤之久亟罷二奸
別加圖任庶幾中興之業不愧于爾周天下幸甚奉聖旨徐處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並放歸田疾速
發赴新任

刑部尚書王雲使幹里不軍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麟副之許三鎮稅賦之數
二十九日新知東平府徐處仁言衰老無地乞致仕或宮觀奉聖旨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陝西轉運使奏體究到知京兆府盛章修城壁大暑役民違法不公等事奉聖旨停章責授單州團練副
使萬州安置

聖旨民力久困常宜撫卹應措置使不得騷擾民戶使被實惠是月福州將兵作過殺知州柳廷俊就招
安遣赴塞上勤王其將副劉政姚成等不能彈壓兵衆以致作亂至南劍州能捕擒首惡之人奉聖旨將
官許以功贖過其餘軍兵並特放罪

劉玗胡安國並除中書舍人日下供職
九月一日臣僚上言伏見蔡京王黼當國除授出其私意輕用爵祿以示私恩此弊不可不革乃者張恣
胡松年以利物巧事于黼而竊法從當時中傷善良傾擠同列人皆畏之高伯振與黼有舊使為司諫三
年俛首嚙嚙自同寒蟬乃無一言及于政事開有論奏如太學類齊私試程文而已士大夫至今鄙笑不
已李珍則蔡京之死黨輕假無行專事口語在其黨中號能軒輊事機是宜宜斥終身不齒者也今皆復
修撰中外惑之王寶乃余深上客諛佞無能略與深同常為侍御史無所建明其才可矣奈何除太宰
少卿凡是數者不當人心物議沸騰奉聖旨張志胡松年高伯振李珍並與復直龍圖閣前除修撰指揮
更不施行王寶與郡

三日臣僚上言竊聞昨者出師河東大將神師中全軍陷沒兵威挫衄太原之圍至今未解益貽容聖背
肝之憂益壯戎虜激陵之勢忠義之士憤懣切齒曾不知本兵之地實有以致之也師中老成持重號為
名將練達虜情洞曉軍律擁兵萬衆出援孤城所當料敵制勝臨機應變以圖萬全之利必不輕舉妄發
以僥倖速戰之功也同樞密院事許翰儒雅寡謀而好談兵輒以逗撓不進移文督責令出師以贖過師
中素剛不受迫促翰從中制之所不能堪忘其萬死以決一戰卒至敗績陛下雖已保其盡忠然師中含
恨地下而翰之罪曾未暴白臣實痛之使翰百輩在朝何所云補而失一師中所係甚重謹按翰始終蔡
京之門指天誓日結為死黨陛下踐阼之初反除御史中丞未常以一言及京攸之惡而與僚屬議論即
委曲附庸以一身庇之及欲使其僚亦不復言聞者莫不憤疾首薦蔡氏族將陳求道為臺屬求道以告
許得罪雖陛下灼見其奸不復用然士論尤為不平遷延樞府艱難多事之時移病請告累月不出今者
尚以延康秘職出處近藩且翰在言路則黨惡庇奸以欺君在樞府則妄作生事以誤國迹其罪狀夫豈

勝殊。伏望睿斷。重賜寬宥。以爲懷奸罔上之戒。少贖師中將士九泉之冤。奉聖旨。許翰落職宮祠。五日聖旨。即位以來。振淹起廢。庶銷朋黨。以厚風俗。鬼說之。許景衡。擢爲侍從。兼職東宮。數常面諭。皆出親選。今乃視大臣。斥以爲去就。懷奸徇私。殊失事君之義。可並落職與宮祠。免謝罪。

臣僚上言。臣聞國之威柄。惟賞與罰。賞罰者。是非之所以分。而政事之所以立也。若爲善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則是非倒置。無所懲勸矣。伏見前宰相吳敏。因上皇有內禪之意。遂乞傳位于陛下。曾未累日。致輔弼。自惟年少。恐不能協副衆望。乃招致賢能。張大聲勢。當是時也。人皆稱之。及戎虜既退。發生騷擾。挾贊助之功。假塞無所忌憚。邊防之急。不復措意。將帥之任。不復關懷。器甲遲緩。而不預爲之備。糧食積滯。而不早爲之所。般運失時。滋害爲甚。凡此數者。皆當今之先務。雖究心悉力。猶懼不能濟事。而敏乃恬然視之。如平時。可不爲之寒心哉。以至元祐舊臣。則抑遏而不加牽復。蔡氏大惡。則蔽覆而不正典刑。使陛下之仁恩。不能以下布。而臣僚之章疏。亦沮而不行焉。不問邪正。同于己者喜之。不問忠知。異于己者惡之。于是士夫失望。民庶解體。則今日之罷。已爲晚也。而敏雖罷相。猶爲觀文知揚州。揚州當江淮之衝。素號繁劇。而觀文冠于秘殿。可輕以授之哉。伏望明其罪惡。以正刑章。爲後世臣子之戒。奉聖旨。吳敏提舉亳州明道宮。

臣僚上言。臣聞李唐諸帝。其聰明英武。無若太宗者。及太子承乾廢。以三十一子未知所立。其心亡聊。承佩刀自向。賴長孫無忌抱持。以免。乞立晉王。大事方決。雖其平時英略如此。一爲多愛所牽。不知自處。乃其自疑似之閒。能斷以大義。無纖芥胸次者。誠天下之難能也。伏觀道君太上皇帝。去冬銳然以大位內禪于陛下。不謀宮闈。不問閭閻。使神器永有依歸。其賢於唐太宗遠矣。蔡攸出入密侍。聞上皇倦勤之意甚久。奸人多慮。用心不誠。不肯宜密者。將有所待。一旦上皇除陛下以開封。攸知事勢已定。又自度父子稔惡。平時內憚陛下。剛明。遂授其語于吳敏。俾之建白。攸又贊除敏爲門下侍郎。其慮患深矣。敏不自揆。乃攘爲己功。孽小交口稱道。爲有定策之勳。茲實駭聞。假當時上皇意未有所主。雖百吳敏。何能爲哉。敏既貪天功以爲己力。又德蔡攸所授之語。惟思報蔡氏之恩。略不顧君臣大義。雖交章攻京。攸之罪。而敏橫身障蔽。斥逐臺諫。招引同門。以爲其助。迫不得已。凡三四貶竄。僅能置京攸于湖外而已。陛下灼知其奸。乾剛之斷。投京海外。寬攸嶺表。分布子孫。各置遠方。京不及過嶺。而卒于內地。大不慰天下之心。無有不歸咎于敏者。方金賊犯順。李邦彥欲議和。敏則以和爲是。雖二鎮之重。遽欲與徐處仁。欲議戰。敏則以戰爲然。雖神師中逐賊出界。不以爲功。王雲惜程北。求天書以議退兵。敏遂沮其議。及解澗。折可求敗。則遂復請遣使以議和。其失機會。一至于此。太原之圍。幾年未解。河北之寇。既去復來。敏方且撤河北諸將。聲言襲燕。其謀誤國。莫不如此。國家之急。又孰與等輩交相矛盾。懷奸積惡。柔佞陰狠。未見其比。投之遐裔。尙恐未塞人望。觀文隆名。宮祠優職。豈宜昇之奉聖旨。吳敏落職。仍報行言章。直徹殿閣。兩浙轉運副使程昌弼。蔡京。冒濫官爵故也。

六日聖旨。濟王府贊讀晁貫之。宗子博士岑讓份。前知方城縣。鮮于可。金州刑曹于參。朝奉郎呂六。開新判西京國子監。于震。皆一時之秀。可召赴都堂。審察訖。引對。並與升擢。七日聖旨。曾誠。方元若。江端本。李燭。馮那。並與那。免謝罪。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兵馬都鈐轄劉頌。卒。八月間。金人以三鎮不可得。復兩道與師入寇。幹離不之師。十四日入寨。徽衆以攻廣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兩攻真定。帥臣觀察使李選。掛畫乖謬。至九月六日。賊遂登城。遂不能死。爲賊所辱。而囚之。時頌爲都鈐轄。以身率衆。晝夜搏戰。城上。先是賊攻北壁。頌立拒之。至是賊僞移攻東城。遂復趨頌往應之。力攻兩日。一夕。潛移攻具。還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賊忽鼓衆。激堞而上。城遂陷。頌率衆巷戰。麾下稍稍先去。頌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馬挺刃。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爲賊守。遂之孫氏園山亭中。解纜絕脰而死。

靖康要錄卷第十一

九日臣僚上言。蔡京特吳敏之蔽。滯留道途。至長沙而卒。識與不識。無不罪敏之沮格言章。不早投獄。致京身死內地。抵掌而歎者。紛然。蔡攸之罪。不減乃父。敏乃置之雷州。雷雖在廣南。其地濱海。絕無煙瘴。風土不異于中州。此吳敏之私也。今若不置之海外。無以正凶人之罪。而服衆人之心。無使若京之早斃。再失天下之望。奉聖旨。移萬安軍。臣僚上言。近嘗論列吳敏掩蔽上皇內禪之德。當投荒裔。以爲不忠之戒。陛下尙存體貌。止令落職宮祠。罪大責輕。未協物論。且陛下自即大位。屏去宮嬪。不避聲色。近以星文。見滅。請避殿。以消天變。爰勤恭儉。前古未聞。敏身爲宰輔。自當仰體陛下至誠。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報國。邇者重造金器數百件。置婢妾二三人。以共娛樂。自謂宰相事業。如斯而已。木石肺腑。略無憂國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故內外細大之事。一切不復經意。同列詢訪。俱笑而不答。伏望遠賜投獄。雖未足償誤國之大過。亦使之知罪不可幸而免也。奉聖旨。吳敏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奏。乞爲故相張商英。詔太常賜諡。命詞臣撰碑。奉聖旨。依奏。碑額朕當親書。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漢唐以來。御戎之策有五。曰和親。曰守備。曰征伐。曰撫定。曰羈縻。皆因時而爲之。和親。守備。則施于夷狄強盛之時。漢高祖文帝是也。撫定。羈縻。則施于夷狄衰弱之際。漢宣帝光武是也。至于征伐。或施于強。或施于弱。必先之以中國富盛。兵甲精銳。我有萬全之勢。彼有可乘之隙。然後可舉。

漢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國家承巨奸誤國。內侍持權之後。海內虛耗。帑藏空竭。軍旅不振。士不為用。而金寇乘時肆其猖獗。長驅乎中國。圍守乎巨鎮。而我動天下之兵。斂四海之財。不能少挫其鋒。則夷狄強盛之時也。彼強我弱。攻伐不可妄用。而朝廷急欲解并門之圍。不度彼已。王師輕動。于是神師中敗于榆次。解濟敗于南關。折可求敗于汾州。劉仲元敗于大安驛。是犯不韙。自取挫。以漢高祖之神武。而又有謀臣猛將不世之才。破秦項猶振稿。甘受冒頓之困。不敢與之校。乃知夷狄強盛。制之當自有術。不專以兵也。所謂講和守禦二策。誠今日之先務。朝廷已遣三使往議和好。可謂善矣。更務自守。並用二策。善之善也。伏觀今日命將出師。悉援太原。如救災拯溺。其勢可謂急矣。介冑之士。孰不欲踴躍而前。縉紳之士。孰不欲抗謫督戰。然兵家善教。見可而進。知難而止。不敢必也。苟不可進必之進。猶羝羊觸藩。何利之有。徒失將士。徒喪軍氣。非惟不足以救太原。適足以取自敵之道。兵家單寡。則有不測之禍。不可不慮。臣願陛下以漢高祖為法。與之講和。漢文帝為法。自為守備。詔宣撫司勿督諸將決戰。且據要害。堅壁固守。以養士卒之銳氣。使彼有可乘之隙。我有萬全之計。相時而動。以奇取勝。天下幸甚。昔突厥方盛。唐太宗不得已而事之。未幾擒頡利于北闕下。夷狄強衰無常。姑含垢忍恥以俟之。未為晚也。臣自聞河東失利。朝夕深思。竊謂計無出此者。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望陛下斷而行之。而奉聖旨。令割付諸將。

十日。臣僚上言。謹按王安中自尙書左丞建節知燕山府。委任之意重矣。借令無材可辦邊事。至于賊勢強弱。與沿邊實狀。逐項奏聞。使朝廷灼見利害。審定取舍。早為備禦之策。而安中畏避重責。務務蔽欺。終不竭言其事。數奏祥瑞。誣妄詬訕。以固寵祿。養成邊患。一旦虜騎長驅。燕薊覆沒。深入畿甸。社稷幾危。推願本因。其罪與蔡攸等耳。今臣僚論列。以謂行法未盡。乞斥諸遠方。以為誤國者之戒。雖以散官復居漢東近地。恐公論未以為允。奉聖旨。王安中移臨江軍安置。

十一日。詔曰。朕以嫡長受冊建儲。十有餘年。上皇界付之意。既已大定。宜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忽降容旨。建儲開封牧。乃用太宗故事。卿大夫知將內禪矣。及二十一日。宣制而百司庶府。以至都人。亦莫不知。是時蔡攸領樞密院。自知罪惡貫盈。他日不免。乃引給事中吳敏于宣制日。入至玉華閣。玉華閣者。禁中深密之地。非外廷臣所得至處。又二十二日。引敏連入。蓋攸方經營江浙之行。欲留腹心之人。置在京師。候伺動靜。中外相應。其事詭秘。難使衆知。引敏深密之地。與謀耳。攸既東行。言章擊蔡氏者。日至。而敏傾身障之。流計百出。終以敗露。及蔡氏子孫皆遠貶。而京子孫至荆南。託進士黃大本附書寄敏。為開封府緝捕得之。其書責敏曰。僕父兄于閣下。可謂有德矣。閣下自布衣登要途。立功名。始終于父兄。交契不言。自應知之。閣下縱自謂我不出蔡氏。我不為蔡氏。其可得乎。由條書觀之。敏之為蔡氏腹心。明矣。且朕以太子受禪。何待人言。若以未嘗言。則入玉華閣之時。乃在降旨建儲之次日。何也。攸乃詐傳令。以敏有建言之功。擢為門下侍郎。其奸偽繕搆。乃敢如此。是以上皇在龍德宮。每見管勾官侍制。諱世勛。李照靖必曰。內禪之事。出我至誠。不由人言。言必滅族。誰敢言者。以此知敏未曾建言。但攸引入。與他為謀。上皇獨斷而為此。吳敏乃以為己功可乎。若敏輔相有力。猶可贖罪。況深險而好自專。弛慢而不及事。

致今日邊事尙熾。兵民未得休息。投諸遐裔。亦輕典耳。故茲詔示。可付史館。仍布告天下。十三日。臣僚上言。自蔡京嘗國。欲快己私。恐人擬議。遂乞降御筆手詔。出于法令之外。不復經由朝廷。欲乞自靖康元年以前。凡所降御筆手詔。令編修敕令所將祖宗及見行條貫。參考刪修成書。然後頒行。目下且用元豐嘉祐編敕。以俟新書之成。奉聖旨。依奏。

制以定國軍承宣使王宗澤為奉國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指揮使。臣僚上言。比者金人愈肆猖獗。并門之圍未解。河朔之寇深入。而我師素有敗衄。退走之恥者。士勿用命。而氣不振也。士氣不振。則孰肯效死。又安能助戰哉。倘朝廷于行法之際。有以大慰人望。而快其平昔憤怨之心。則士之氣振矣。且河東邊郡失守。以至于今。其勢亦可憂。前後敗軍覆將所殺戮者。不知幾何人。孰不知忤代之失。始于譚稹招刺義勝軍。致令耿守忠盡開門延敵。陷沒要害之地。遂至于此也。河朔自收復諸郡。人皆知必有今日之患。向者長驅屠戮之禍。城下要盟之辱。不忍復道。孰不知燕山之變。蓋緣王安中身為安撫。措置乖方。既陰知其有變。而嗜利固寵。不以告朝廷。乃資緣黨與。私求自便。以致使郭藥師背叛降敵。為之道地。遂至于此也。此非特士大夫知之。閭巷之人皆知之。凡常遭虜寇之患。無不切齒憤恨。思得此二人者而甘心焉。今陛下倘得二人重加誅責。則天下必曰。聖上哀念我赤子之無辜。而就死地。故求首禍之人。以正典刑。則孰不鼓舞歡欣而相告哉。如此。則何患士氣之不振。而不用命者乎。奉聖旨。王安中移象州。譚稹移韶州安置。

十四日。中書舍人劉廷言。準中書省到送詞頭。以晁說之。許景衡。視大臣升黜。以為去就。懷奸徇私。諸失事君之辭。竝落職與宮祠者。右臣契勘晁說之。許景衡。近者乞斥臣與之同省。親見其事。須至具實奏聞。契勘前少宰吳敏。係八月二十六日。宣旨罷相。無晁說之。九月初一日。行徐處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詞頭。卻作平詞。致蒙門下省退回。其晁說之于初二日。改作責辭行出。說之為見自來舍人行詞。致有退換。即為失職。心懷懶懼。求補外郡。其許景衡為尙書右丞。陳過庭係妻之同兄。昨來過庭任中丞。日景衡除右正言。過庭乞避。蒙許迴避。避景衡為太常少卿。今來過庭任右丞。係三省執政官。所以景衡乞行迴避。其事理又與晁說之稍異。但二人劉子適然同日進入。所以有可疑之迹。上致陛下不得以為懷奸徇私也。臣竊以晁說之既見朝廷降下言章。卻作平詞。致令退換。此為可罪。然求出非為吳敏也。至于許景衡避親。劉子求其因慢差遣。語言太繁。蓋緣前來避親。自正言超擢太常少卿。今許景衡不識大體。但知恐有求進之議。而不知有大臣升黜未可求去之嫌。所以懇乞因慢差遣。非為吳敏也。臣聞臣之事君。如子事父。苟有見聞。不可以不上奏。臣緣與之同省。親見本末。各有所因。即非懷奸。是致行詞未得。更望裁酌。明正晁說之行詞失當之罪。許景衡不係本省。卻乞迴避之過。各隨犯以行黜責。即可。命詞所。有詞頭。臣未敢具草。候敕旨。奉聖旨。依所奏。命詞行下。

十八日。聖旨。天井關賜名。雄定關。

謹齋管前來。未審何處交納。奉聖旨。付密院交割。檢坐前後。臣僚言章并張激所奏。令開封府大字于市曹要鬧處。出榜曉示。標首。

詔李綱罷宣撫使。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

二十二日。詔孫傳以玉輅押赴大金。傳至中路而回。開封尹程振言。竊惟漢高帝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威加海內。遂成漢業。而與匈奴議和親之約。光武破王尋。王邑于昆陽。誅王郎。銅馬于河北。得復漢室。號稱中興。而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夫以高帝光武而不得志于匈奴。豈力不足以勝之耶。蓋以愛養元元為心。而不肯以所重要所輕也。恭惟陛下玉立春宮。恭儉聞于四海。正位九五。惠澤加乎生民。是宜高拱無為。以享太平。然承允安之私。邊備廢弛。軍政垢玩。銳兵猛將。盡于燕雲之役。故金人一舉。逼都城。踐河朔并門。封豕長蛇。日肆其毒。竭天下之力以禦之。連年勦衆。未聞得其要領。以震驚苞裘之心。舒發華夏之憤。豈陛下神武不足以制之耶。是猶三年之病而一旦治以藥石。補以梁肉。雖厚加調養。僮僕扶持。而未可責其大步疾趨。勢則然也。故臣願陛下結以誠信。而沮其謀。遣以金帛。而壓其欲。外務議和。而內嚴守備。數年之後。國富民足。將選士勵車攻馬良。然後徐議大舉。以刷吾恥。未為晚也。惟陛下實圖之。臣不勝大愿。

監察御史張激除起居舍人。康執權除國子祭酒。尹焞補和靜處士。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契勘金賊游騎侵犯河北。都城備御。決可無虞。理當更強外援。如今春勒王之師。無所統一。沿路作過。來不及期。若俟臨時遣使。決難倚辦。萬一道路阻撓。朝廷號令。不以時達。州縣緩急。私自為計。各相顧望。亦無任其責者。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重外者宜假之以權。今將佐士卒。官吏財用。足以應辦。宜擇人分總四道。各付以一面。令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罷置。兵得誅賞。倉猝之際。合從以衛王室。連橫以禦戎虜。不煩朝廷急措。可以指示。以為救援。此今日之急計也。擇之既精。待之宜厚。委之既專。賞之宜重。彼若不捐軀以報君。不忠不孝之罪。天亦得以滅之。豈敢復有顧望哉。謹條具如右。一以三京并鄧州為四帥。各帶都總管。北京帥總北道。河北東路。京東東路。西京帥總西道。京西北路。陝西。京兆。秦鳳。環慶路。南京帥總東道。京東西。淮南。東西。鄧州帥總河南道。京西。西。南路。荆河北路。仍各置副一員。出則留守。事平日依舊。一四帥分總四道。止為警急。帥所部勤王。差撥兵馬。移送錢糧。令所部州軍各聽節制。相為應援。其餘事並依舊法。一四帥舊係帥府處自依舊。舊非帥府處。幕府官屬。依帥府差辟。隨府置罷。一合用兵馬。並令所部州軍募訓練。以備差發。任于所差處。不限文武。選有謀略忠勇官統制。合用錢糧。並令所部州縣不限高卑。選通曉財用官。以遠及近。撥移運別項椿管。充差發兵馬之用。取進止。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竊見臣寮集議。乞于拱州。穎昌府。開德府。鄆州。各制都副總管。用武臣。緣上件委任。所費非輕。惟人才實可濟。今日急難者用之。不必如平時問其元初。薦引及前日瑕疵。以為窒礙。如此庶幾可以得人。若使集侍從臺諫同一處薦舉。又恐人數不多。難于推擇。臣愚欲乞令六曹尚書侍郎開封府同集一

處。翰林學士兩省待制同集一處。臺官在本臺各屬文臣可充都總管四人。內有議論不同。許別為一狀薦舉。以充其數外。武臣副總管四員。乞令三衙都指揮使樞密院承旨同集一處。公同薦舉。若此選擇。必可得人。不誤他日朝廷倚仗。奉聖旨依奏。並限一日。中書舍人劉廷準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中書舍人安扶繳到磨度差知荆南府令副都堂稟知事訖發新任者。按度人品凡下。醜迹穢行。管挂吏議。止知柔邪無恥。蚤緣仕進。向者童貫收復故地。度率先附會建議之人。故首除知燕山府。高官峻職。皆自此得之。伏望重行竄責。所有詞頭。未敢具草。奉聖旨。磨度為保守中山。實有勤勞。以功贖過。令以次舍人行下者。臣聞燕山之役。毒流天下。上則背違盟好。失祖宗之信。下則差科轉輸。困天下之民。外則致夷狄侵侮。然其事之作。有倡之于前者。有成之于後者。有終始皆與其謀者。若和誥。薛嗣昌輩。倡之于前也。若沈積中。譚綱輩。成之于後也。至于終始皆主其事。則童貫。李良嗣。磨度是也。今童貫。李良嗣。和誥。譚綱。沈積中。薛嗣昌。相繼斥逐。度獨未責。天下難以為疑。而尚有以爲說者。以度方守中山也。今度以奸謀得脫中山。雖貶斥嶺表。彼亦欣然。而乃授以使之釋重寄而得安處。召之稟議。使得巧計以障物論。此臣之所未喻也。度之罪惡。安扶已言之。蓋其所陳。猶有未盡者。臣聞攻伐耶律氏之謀。自度等啓之。而朝廷猶豫未決。宣和四年。度以書趨童貫云。今不取。必為金人所先。伐燕之舉。于是決矣。是燕山之役。實度趨而成之也。北界賊張順八。譚大錯等。殺蔚州守。而大金追捕至邊。度招而納之。金人借此與兵。是金寇之作。度實召之也。去歲之秋。蔡靖以金人點集。累有奏陳。度時守中山。猶言不應有此。是致上皇以其鎮靜。特賜獎諭。因此更不為備。是金寇之作。度不獨召之。又實縱之。而誤朝廷不為備也。臣又訪聞去冬金人指名以索者四人。其三則童貫。張覺。譚綱。其一則度也。論度窺龍迎合。以啓燕山之役。其罪不在沈積中。薛嗣昌之下。論度招納叛亡。以致金國之寇。其罪不在王安中。譚綱之下。蓋童貫。李良嗣。相上下。今乃不特免職。而又過有褒擢。此物議所以藉藉也。度之穢迹醜行。不可道于君父之前。蓋今河北之人。欲食其肉。三尺童子。與夫走卒賤隸。皆羞言之。磨紳士夫言及度者。莫不扼腕憤懣。然久不致敗露者。以能廣行賄賂。凡有位者。多為所汙。故力護其短。以迄今日。臣聞去冬金人銳于長驅。未嘗力攻中山。今春之還。為神師中襲其後。故即引去。度嘗妄奏功。為臣僚所論。按見誕謾矣。豈可以為有功哉。如謂其善守。則宜付之中山。不當易也。謂其有謀。則宜急使之守邊。不必召之稟議也。今太原失守。中山被圍。陛下焦勞。形于玉色。夜則忘寢。食則忘味。人皆歸罪于度。意謂朝廷將行誅斥。而付以荆南。召之稟議。臣恐天下聞之。忠義者解體。誕謾者復作。為患非小小也。伏乞陛下察安扶所奏。及臣所論。明正典刑。竄之嶺表。以謝河東河北人民之怨。以釋磨紳士夫之憤。以慰四海九州之心。天下幸甚。

二十七日。少宰唐恪等以星變酒消。表請御殿復膳。詔不允。詔曰。朕臨天下之大。以承宗廟之統。夙興夜寐。嘉與二三大夫同和比議。宏濟艱難。乃者權臣擅朝。竊弄國柄。幸時變故。誘脅衆心。深險自專。乃敢貪天之力。凶悞不孫。遂成震主之威。締交合謀。呼吸擊動。指天畫地。睥睨兩宮。交通私書。申賣舊約。詭秘莫測。包藏禍心。公議沸騰。奸狀屢顯。尙存大體。稍屈常刑。而事未革心。同惡相濟。與訛造勳。怙終勿悛。或將

嘉與二三大夫同和比議。宏濟艱難。乃者權臣擅朝。竊弄國柄。幸時變故。誘脅衆心。深險自專。乃敢貪天之力。凶悞不孫。遂成震主之威。締交合謀。呼吸擊動。指天畫地。睥睨兩宮。交通私書。申賣舊約。詭秘莫測。包藏禍心。公議沸騰。奸狀屢顯。尙存大體。稍屈常刑。而事未革心。同惡相濟。與訛造勳。怙終勿悛。或將

張爲幻起背動之言或羣黨相維阻已行之令或願懷舊恩以擁邦憲或僥倖後福以明去就倡導邪說
誘離紛然朕虛心以視研究其實申飭屢下益致喧嘩有臣若斯爲國之禍咨爾有衆明聽朕言毋訛爾
心毋載爾僞克常其德以叶厥中朕則汝嘉亦有無窮之令聞苟懷異悖德自如變亂是非規勸朝聽國
有常憲必罰無赦

聖旨詹度差提舉南京鴻慶宮

聖旨差北道都總管趙野副顏岐東道都總管胡直錫副朱然非西道都總管王襄副張泉南道都總管
張叔夜副高公純

喬師中落職致仕差充京城南壁點檢器械

閣門官贊舍人張元奉使粘罕軍前劉衍奉使皇子郎君軍前并押賜禮物

聖旨河北河東路罷制置使劉衍

十月一日臣僚上言竊聞臣僚論列李綱章疏甚多欲望盡數行出庶四方咸知其罪奉聖旨竝令行出
臣僚上言伏見李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按綱輕脫寡謀強執自任專主用兵之議而元無成算奇畫
及陛下命以宣撫之任日冀其有功而前後敗軍將非一又耗用邦財不可數計綱知其罪而自列矣
陛下復加以寵名使守使都此臣所未喻也又臣僚上言伏見仁祖朝韓琦以直學士經界陝西好水
之戰任福劉平等皆沒于陣士卒死者甚衆非不知諸將違琦節制致敗也雖善其皆合事機然猶降一
官神祖朝韓絳以次輔宣撫西邊而諸將深入荒城卒伍騷擾致罹殺傷神祖非不知絳之推忠盡瘁也
雖原情無他然亦能相止以舊秩出守鄧州蓋人君陟降如天尤心雖知其才能之可用忠赤之可倚苟
有罪焉不可不加斥也臣竊見李綱勇于報國銳于用兵而聽用不審數有敗衄其罪亦著矣陛下諒綱
用心無他因其請罷罷加峻職授以使都于此見陛下厚于記功薄于責過也然綱之所以敗軍覆將耗
財疲民非特如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邊之失也安得不加斥責以示懲戒乎臣愚不肖嘗慕范仲淹之
中正仰事陛下非敢于綱敗事之後從而下石也但朝廷典刑不可不正如陛下念綱前日之勞在所記
錄管綱今日之敗志在殲寇亦宜黜官降職以慰死事之心爲敗事者之戒矣奉聖旨李綱差提舉杭州
洞霄宮又臣僚上言竊謂先王賞罰惟軍政爲大蓋以戰危事也一有所失禍毒不細故嚴爲之戒謹
按李綱身爲大臣專制閩外而師出罔功當任其咎縱使敗衄不由節制之非則思受鉞之義尚須屈身
爲國受戮以申軍政豈可復寵以職名優居祠館雖陛下欲曲全體貌然公議不允況今邊疆用兵責諸
將論功之日必有所懲乃克用勸伏望再加裁削以正厥非又臣僚上言昨者金人圍守太原久而未
解知樞密院李綱出總元戎兵甲非不多也辟置屬官凡七八十員抽差人吏凡六七七十名能否不辨幕
府紛然軍政出于多門臨時漫無成算偏裨不知稟命士卒自相殘賊以守則不攻而潰以戰則未圖而
遁斬將不關主帥生擒即非虜人兵卒遁逃金帛散失綱既告罷其屬官或托故差出或隨逐前來各帶
券歷不廢請給所謂法度紀律一切無有以此行師欲求決勝臣未之聞也大帥自當親臨戰陣以諸諸

將決策成功綱坐懷州去軍前凡數百里緩急何以及事其幕府參議機宜管勾文字勾當公事等官員
數輩衆又多晚進書生綱傲然略不咨問其與親密朝夕不相舍者惟鄒柄與張牧而已自餘寮屬將僚
惟晨夕一揖而退若有所建明須先將柄牧爲之傳導然後得見故人多怨之卒以無助而敗事況鄒柄
張牧白身得官何嘗知軍旅之事綱數十萬之衆而決謀于此二人可謂疎謬之甚聞綱初欲詣隆德柄
牧力爭不得往及軍勢稍阻遣督諸將士卒忿怒下情不通十羊九牧無所適從太原下數日矣綱在軍
中尙不得知何以望其能先事而料敵哉誤國損威莫此爲甚昔者曹彬取幽州敗績大謝天下太宗念
其常有功于國亦貶爲右曉衛上將軍其都尉至有編配者綱蒙陛下之眷獎亦厚矣宜奮不顧身思所
以報今喪師辱國如是之甚則其可已觀文峻隆宮祠優職非所宜得願賜斥奪以叶師言若張牧鄒柄
贊佐誤事亦當追奪前命以明國威以肅軍政奉聖旨李綱落職依舊宮祠鄒柄張牧並罷見任令別注
授差遣又臣僚上言昔漢王恢常建用兵之議與韓安國論難往反至于再三漢武從其言用爲將軍
以擊匈奴師出無功卒從吏議臣謹按李綱首言用兵以解太原之圍凡戰守之策一切聽之不從中覆
也而綱方略乖謬節制無術出師輒敗取輕夷虜太原失守天下寒心綱匿而不言近世大將誤朝辱國
未有若綱之甚者其奏議有曰若棄太原乞降御筆手詔綱遷延懷州弗力救援乃欲以棄地事歸之君
父以道其責懷奸如此且綱妄庸人耳平時諂事蔡京蔡攸結爲死黨其爲守禦司也京在城外遂以守
禦之卒假京給使方君父在圍城之中正賴兵衆以爲守備綱乃以資元惡大惑不忠甚矣其迎上皇於
南都也與攸耳語移時踪跡詭秘不可具言迨其還朝力欲援攸亦居政府中外洵洵莫知所爲賴陛下
察見攸奸不使入城然後人心翕然已定若綱言遂行而攸遂用其禍可勝計哉今年正月金人至畿甸
旋即議和既而勤王之師四面輻輳金人恐懼求去有日矣而三鎮詔書初未與也綱自以和議既成無
以爲功遂與姚平仲同建劫營之策一敗塗地朝廷不得已遂與三鎮詔書與言及此可爲慨然陛下隆
寬廣愛薄綱之罪止于罷政而綱遂使其黨張彥禹檄方元若余應求陳公輔之徒鼓惑衆聽唱爲伏闕
之事幾至大變其初王孝迪飲民之金以輸虜人諫臣論列陛下重惜民財爲能之綱乃飲恩歸己出收
其榜以沾小民之譽小民無知以爲盡出于綱故伏闕之日聚衆萬餘觀綱處心如此豈所謂善則稱君
也哉今秋金人舉兵再犯邊陲首以綱爲言嗚呼綱之罪大矣尙以崇階均伏宮祠非所以示懲也伏望
正綱之罪授以散員置之遠方以爲將帥失職者之戒仍以綱罪明諭天下以解愚民之惑又臣僚上
言所謂大臣者以身任社稷之安危倘輕動妄作懷私誤國豈逃重譴哉伏見李綱本以凡才誤膺器使
卵翼于蔡氏之門傾心死黨逮上皇將有內禪之意攸先刺探引綱爲援使冒策立之功而綱之罪狀有
不可掩者臣請爲陛下數之太上皇帝心存道與倦聽萬幾陛下以天子授大寶位臣下何預焉乃敢貪
天之功以爲己力此其罪一也金人之兵傳于城下逮西京兵至彼且心懼氣懾不敢肆行抄掠莫測西
兵之多寡強弱兩軍相持則易于和議矣綱乃妄意一勝遂姚平仲之挫衄使金人復肆虎狼之心其罪
二也王孝迪榜取民金寶京都之民爲之騷動朝廷大議已定不取于民而綱自出榜文以爲己功身爲

大臣躬至肆市以收前榜竊譽兵民使怨歸于上其罪三也兵既妄動朝廷不得已暫行罷免為之死黨者默論其意力率士庶伏闕乞用李綱脅持君父幾至變亂其罪四也身領守禦不知體國假借爵祿以肅私恩四壁之賞太濫幾至數千人而親戚故舊或濫轉官資或自身授官鮮有遺者其罪五也陰與吳敏黨庇蔡氏薦京入對上皇之歸也力引蔡氏俾還京國縱跡詭秘其遣使書則有密語不敢忘之說但不知所謂密語者何事其罪六也自謂功多排斥同列任情好惡妄作威福至陛下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戒其罪七也身為樞輔智術疎淺不能逆詐輒以蠟書付金國之使妄結余都使金人復加怨憤抄掠吾民而河東河北之寇未平其罪八也陛下以神師中之收沒欲遣樞臣宣撫河東而綱輒拒抗君命乞納陛下所與之命以臣抗君幾于跋扈其罪九也逮至澤孟不務持重以量兵勢惟以軍法督戰遂致解澗之兵潰散卒無尺寸之功而并門失守其罪十也古人所云是口尚乳臭者其綱之謂乎且行軍用兵徒知襲重賞之迹妄自尊大為寮佐者罕見其面獨持淺智不能用賢果致偵敗欲誅厥山將將誰執伏望陛下早正十罪特賜寬宥又臣僚上言臣聞國之所恃者賞罰也民之所信者號令也賞罰之行雖不常于羣心號令之施播告或置于厥指則非所以定國是而孚民聽也臣竊見李綱自稱密出為宜撫其任可謂重矣綱天資疎薄濟以凶復地位尊崇恥于咨訪辟置幕府皆一時趨附之儉人選用神佐多平日敗亡之穴士圖事揆策既非所長料敵應變又其所短淹留累月糜費國用不可資計卒不能解太原之圍若不究正其罪而顯黜之則非所以定國是也然綱強辨似智敢為似勇竊主威以交羣柱遠公道以市私恩故一時小人喜為稱譽每綱之敗則歸咎朝廷以買衆怨出出之民輕信易動綱之奸詐何由盡知若不明數其罪而播告之則非所以孚庶聽也臣按綱之罪未易悉陳請為陛下言其大者上皇獨決大議傳位陛下蔡攸乃詭傳上皇之命謂吳敏有建請之功峻加柄用以庇蔡氏之宗敏固已不勝誅矣綱于陛下龍飛之後乃始引敏以為證質奏疏自云臣與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綱之欺天罔上抑又甚矣綱之罪一也今春虜騎至城下陛下屈己為民以講和好其使都邑之民輸金帛以助國蓋非得已執政王孝迪庸暗無狀搗大榜于通衢肆為乖謬不可施行之論蓋諫交章奏劾陛下即罷納或命以官或以官屋折還元價綱乃掠人主之美使行營司收榜都人但見李綱收榜曾不知出于陛下也故綱之罷其徒唱市井無賴千百為羣白晝縱殺幾至生事綱之罪二也陛下始降親征之詔燕趙兩王上表固諫從臣言官亦皆奏疏乞罷親征嚴都城守禦雖嚴嚴武帥亦以為言綱又言為弱速利害回鑾輿之行陛下俯順羣情豈獨綱之力哉欺惑感乘安自夸耀綱之罪三也迨西師四集神師道與諸將將兵郊外虜營浸懼若綱稍加持重從師道之謀絕其抄掠徐為後圖豈有姚平仲喪敗之禍乎仲之戰河實使之輕舉妄發誤國大計猶復肆為狂誕之言瀆亂朝聽綱之罪四也蔡京之棄去君父逃于拱州遣人以奏願抵綱使之請對綱輒敢為京敷奏京亦恃綱在朝遂至國門以俟召命願元憲貧國厚恩綱之罪五也蔡攸建請上皇為渡江之計日搆奸言離間兩宮遂其燕巢傳導語言狂率不運神人共憤攸既以罪被斥綱為營救綱之罪六也攸在丹陽綱自圍城中通書至為諛詞云不敢逾德又有太

師鈞候甚安此中不輟通問之語時京在占雲館也其披高腹心親密無間一至于此綱之罪七也于乞去之章妄云奉使而兩宮協和上皇之子陛下陛下之奉上皇天性至愛本無纖毫之閒綱安得此語哉綱之罪八也綱任為元帥假使運命輒取陛下除授兵部侍郎以後語勸繳納朝廷略無顧懼綱之罪九也綱總行營專主用兵邇者乃復請卑詞厚幣以講和又請親降手詔棄太原于度外綱之罪十也今夷狄憑陵國威未振綱之誤朝致寇喪師辱命與夫懷奸黨惡之罪已修其于前矣伏望陛下奮乾綱之斷之盜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豈不謂之盜竊觀李綱劄子稱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煩欲授聖子意未有發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臣伏惟上皇以神器授陛下蓋知天命人心有所歸屬奮然獨斷豈假人謀此帝堯盛德之事也當時蔡攸出入禁中刺得密旨欲使吳敏李綱二人大用為己附庸吳敏時權直學士院身在翰林故其意先達綱太常少卿疎外無由以進而綱遂懷此劄子朝路示士大夫人無不見之所論三事內禪乃其一也其詞引唐睿宗始立為皇帝復為皇嗣居東宮事始指神見者莫不駭愕罪綱失言由是言之綱豈知上皇聖意哉徒假攸言猶未敢信且首尾兩端今乃敢明言上皇之意未有所發與敏力建大策則是誣上皇而欺陛下非所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臣聞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之義也綱劄子曰歲首太上皇南幸淮浙羣臣亦有勸陛下為避狄之計者又臣躬述利害回鑾輿之行為固守之計臣竊謂固守都城兵民之心也陛下因人心却南幸之議綱何與焉使綱嘗言之亦大臣獻替之常事何必高自稱譽耶綱又有劄子曰傳檄而二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臣竊謂綱之傳檄必得陛下聖旨非假聖旨其誰肯從綱乃自為功何也上皇北歸乃本其志陛下遣近臣祗覲禮意曲備兩宮未常不和綱乃以為協和兩宮何也此以善自子以過歸君人臣之義當如是乎綱以是數者平居叫呼銜耀要譽于流俗于表奏中時發不遜語自比其功于張良劉幽求裴度李泌流俗無不以為然遂以為真國家柱石也大率綱之為人高言譎計足以欺惑愚衆今春虜人頓兵城下綱領行營及京城守禦司屢聲言破賊都人遭閉圍之久莫不喜之他應援姚平仲卒無尺寸之功而國受莫大之辱流俗猶信綱以為能用兵蓋其譎妄足以惑之也方虜人邀索金銀朝廷括民閒以足其數時中書侍郎王孝迪獨主其事揭榜立禁民甚苦之豈諫論列朝廷遂能根括而民閒未知綱乃乘馬獨歷京城自收其榜欲百姓歸恩于己又使妄言無行之徒馮楫陳公輔輩稱功頌德奔走搶揚以竊流俗之譽遂舉聖俗叩關喧嘩以劫持人主成其私計于是已罷而復用推原其心罪不容誅為臣之義可如是乎今宜撫河東略無經畫肆意妄作督諸將決戰數路敗衄陛下因其斥罷遂與揚州又與宮祠流俗紛然謂有大功不宜閑廢請降容旨以綱之罪暴白于天下奉聖旨李綱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少宰唐恪等三表請御正殿復常膳所請宜允二日特進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薛昂劄子乞守本官致仕奉聖旨薛昂許守本官職致仕臣僚上言臣聞天下之言蔡京死黨有三曰余深林據薛昂皆引致要路同惡相濟始終附會指天誓日

而不相負者也。京之大奸，既已暴露，而正典刑，余深林撼，削奪追貶，稍示從坐之罰，而獨于昂尚使冒極品之官，華峻之職，儼然如故。今許以特進大資政，致寵其歸，則何以慰天下之望。奉聖旨，薛昂落職致仕。又臣僚上言，伏見薛昂以特進文階之極，元豐末更官制以前，乃僕射也。國朝之制，非歷宰相不除，其選重矣。按昂天資邪僻，學術甚陋，其所屬文士大夫，傳以為笑。崇寧初為大司成，士人程文有用史記西漢者，昂輒斥落，以塗學者耳目。其心術，有識之士，為之扼腕。元符中，常上殿乞罷史學，哲宗皇帝曰：薛昂俗，指紳聞至今，傳誦平日，媚事蔡京，無所不至。舉家為京私諱其名，昂語誤及京字，即自批筆其口。昔之佞人，固有常疵，特以媚權貴者矣。未聞舉為同列，私諱其名者也。昂之俗佞，一至于此，乃以極品得謝，實為僥倖。伏望削其特進之階，以厭公議。奉聖旨，薛昂降充金紫光祿大夫致仕。

五日，幹離不軍陷真定府。金人遣楊天吉、王訥、來議事，取蔡京、童貫、王黼、吳敏、李綱等九人家屬，詔王時雍、曹晟館之。時雍議盡以三府所入納增歲幣，祖宗內府所藏珍玩歸之二帥，且河東宿師暴露日久，欲厚犒之。天吉、訥頗領納，先取犒師絹十萬疋以行。吏部員外郎王及之充送伴官，借給事中黃夏卿、開門宣贊舍人趙說、充大金國生辰使副，徵猷閣待制宣撫司參謀折彥質為龍圖閣直學士，充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七日，聖旨，月朔上七諸州官朝拜燒香，非祖宗法，並罷。詔遣文州刺史辛康宗、費詔撫諭陝西五路制置司將士。

八日，金人陷汾州，守臣張克猷死之。

聖旨，昨降諸路勸誘人戶獻納錢物，指揮勿行。

詔賜獎諭王似，以夏賊乘間盜邊，能獲其酋長，生致闕下，勉責功名，以副瞻颺。

九日，葉煥依舊與郡，前除直秘閣宮祠指揮，勿行。以臣僚言其往進繼明集，敘述東宮故實及增置宮僚等事，出位而言，微福于後，故非靜慎端良之輩事。今既引疾請去，可因而許之，不宜授以中秘美職。故也。十日上奉奉臣獻壽于龍德宮。

十一日，殿中侍御史胡舜陟奏，涪陵人焦定常受易于錢氏郭先生，竄極象數，逆知人事，而洞曉諸葛亮八陣法，用兵有必勝之理。今居河南府，樂道潛幽，不求聞達，自非厚禮招之，恐莫能至。奉聖旨，河南府差官詔赴闕。

十二日，秘書少監洪芻除左諫議大夫，侍御史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秦檜除左司諫，監察御史元當可除右司諫，國子司業黎確，校書郎胡唐孝，並除殿中侍御史。王俱、宋齊愈，並除監察御史。

左諫議大夫徐乘哲除給事中。

詔曰：修舉政事，全藉人才，人才之難，宜所愛惜。豈以一眚遂廢終身，除挾奸害政，罪狀明白者，不在任使外，餘皆隨才收錄，勿謂曾經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輩薦引，遂皆屏逐。庶使革心，應以時用。三省及臺諫

官深體予意，以示至公。聖旨，一方用師，數路調發，軍功未及，民力先困。若京西運糧，每石一斗至用錢四十貫，陝西運糧，民間陪費百餘萬緡，聞之頗為駭異。今歲四方豐稔，粒米狼戾，今後但可就逐處增價收糴，不得輕議般運，以稱恤民之意。若紅綱水運及諸州支移之類，自當依舊。

奉使李若水劄子言：臣等被命奉使山西，皇子軍前，館伴首詰三鎮及所欠金銀，歸朝官、歲幣、四事，及見皇子，只說頭段事，大事也。意謂三鎮，積到國相軍前，館伴無主意，及見國相，再理會三鎮，無一言及歲幣歸朝官。至于金銀，不惟不言，且深以為諱，或言或不言，或同或異，要之大概不過此四者。臣等熟計之，如歸朝官徒費糜祿，終不為用，玩而留之，惟以宿禍前既下詔遣，不當復吝。況金人以絹書之故，堅要此輩，以示本朝不復收納，且絕燕人南向之念。不若與之，以中其情。臣恐將來數少，復別生事端，已先說所以損傷之因，彼既信而不疑矣。故云據見抵教過來，臣等論歸朝官者如此，歲幣春既不與，秋亦復然。朝廷必謂既已用兵，幣何得與，然用兵之說，歸罪將帥，持禮議和，遣使不絕，初未嘗明與之，豈有不與之理。臣等恐朝廷惜今歲之幣，但語之以講和之後，必不虧少。彼意不深，校臣等論歲幣者如此。城下所許金銀，臣等初不知其數，既見館伴說，乃知如此之多，遂痛言當初使人不量朝廷有無，胡亂許了。今庫藏已竭，那里得來，彼亦知其無有，故云若果是無時，以它物準折。臣等論金銀者如此。三鎮祖宗之地，且陵殿在中，所係甚大。臣等固已恭依聖訓，曲致折和之說，彼云既割三鎮，則租賦自屬大金，如何更將來折。臣等復以息生靈，繼盟好，永無窮之利動之，而其意確然終未諧契。仍云已令王將意旨去也。不復如皇子尚有轉思之語，去就決擇，惟任宸斷。區區所見，尚恐未盡。更望陛下參酌王雲、劉岑所說，揆王訥之情，令侍從官以上聚議，早為之圖，無使長驅深入，以成不支之勢。則天下幸甚。又劄子：臣竊見朝廷自來遣使，未常不以皇子為重。國相為輕，凡百禮數亦如之。臣等到彼兩處，備見情狀，殆與傳聞不同。人但見以皇子係大聖之子，族屬為近，昨至城下，暴聲遠聞，矜露其功，大有跋扈之勢。故特重之。然國相為堂叔，又為左副元帥，位在上，論其功亦相等。而皇子輕驕，頗有易與之迹。國相嚴整，每多固拒之辭。故皇子要歸朝官，而國相不及。皇子欲尋思三鎮，而國相確然終不許。皇子索金銀甚切，而國相反以為諱。常以此異同，質之于館伴，則憮然曰：此事一般，莫是貴朝看不得，別其微意，似恨吾待之有差也。又密問其使人，真定寨中者曰：此事只由皇子。在太原寨中者曰：皇子常來此開取粟，雖云各護其所事，然已見有相軋之象。前此常聞皇子忌國相下太原，而功出己上，故有欲和之意。今則國相所陷城邑增多，而其規模之大，事體之重，則又過之。伏望陛下屈己為民，度時用德，均其所以待遇之禮，庶使交孚，不害和議大計。又劄子：臣等自深州入金人亂兵中，轉側于餘里，回至南關，凡歷府者二，歷軍者二，歷縣者七，歷鎮寨者四。並無本朝人馬，但見金人別營數十，官舍民廬，悉皆焚毀，瓶罍戶之類，無一全者。惟井陘、百井、壽陽、榆次、徐溝、太谷等處，僅有民存。然已蕃漢雜處，祇應公阜皆曰：力不能支，誓令拜降。男女老幼，陵蹙日甚。一日，廷殘窮苦，狀若幽陰，聞人每見臣等，知來議和，口雖不言，意實赴懇，往往以手加額，吁嗟嗟。

至于流涕。又于山下見有逃避之人。連綿不絕。聞各收集散亡士卒。立寨柵以自衛。持弓刀以扞賊。令人屢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刺殺。可見仗節死義。力拒腥膻。真有戀上之意。竊惟河北河東兩路。漸沒祖宗德澤。垂二百年。昨因蔡京用事。新政流毒。民不聊生。而童貫開邊。燕雲首禍。搜民膏血。以事空虛。丁壯疲于調發。產業蕩于誅求。道路號呼。血訴無所。塗炭極慘。誰其救之。陛下嗣位之初。力行仁政。獨此兩路邊事未已。未沐醇醲之澤。今戎馬憑陵。肆行攻陷。百姓何知。勢必脅從。而在邑之民。無遠遯向賊之意。處山之衆。有激昂殺賊之心。可謂不負朝廷矣。哀斯民之無生。服斯民之有義。愧起顏面。痛在肺腑。以陛下憂民之心。愛民之切。而主議用事之人。前後誤國。陷之死地。可為流涕。可為痛哭。言而及此。實觸忠諫。然臣等區區忠孝之心。自擊其事。不忍不以上聞。伏望陛下深移聖衷。薄采愚說。下哀痛之詔。慰民于既往。思救援之計。拯民于將來。上答天心。下慰元元之望。取進止。

十三日。臣僚上言。契勘東南之民。三十年間。般運花石。繼以應奉。百端騷擾。中間方臘作過。後遭橫逆。民俗市肆。尚未復舊。全藉守臣中和。豈弟多方巡撫。一不得人。不惟千里被害。竊恐別致生事。謹按杭州毛友。疾病之餘。精神不甯。恣情任氣。不循禮法。下車之始。謂杭州會府官妓。豈可不滿百人。抑勒隊長。肆行糾索。良人之婦。預選者三人。其夫訴于州。即收禁于獄。遂有自經而死者。民間理會田地。不問合與未合。蓋革皆取契毀抹。爭既不息。莫適為主。緣此田地。荒蕪無人耕種。理斷詞訟。自執偏見。富者與貧。訟則貧者得理。命官與百姓。辯則百姓得理。元不問其是非曲直也。本州發遣勤王之師。友令不得支帶甲錢。羣卒叫罵。幾至生事。近朝廷取攸之家。資文字到州。友曲為稽留。密報蔡氏。使之藏匿。甚喧公論。尋常判狀之詞。有巨耐勿事之語。人多傳笑。其他怪謬。不可概舉。又言友昔治鄉郡。亡有善狀。宜不可復用。但以蔡京之死。蔡吳敏之親戚。故敏薦而用之。若不竄斥。更留在任。士民何辜。伏乞早賜罷黜。奉聖旨。毛友差提舉杭州洞霄宮。以葉夢得知杭州。

靖康要錄卷第十二

十四日。詔應進頌賜及第人勅並追奪。

是日。聞真定府陷。集從官議棄三鎮于尚書省。

十五日。制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亳州明道宮范納。為檢校少傅。甯武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詔曰。朕通好鄰國。屈已增幣。無所不至。凡所以保守疆土。全養生靈。敵未退師。攻陷城邑。每聞邊報。痛切朕心。已令盡召天下之兵矣。凡爾州郡。豈可嬰城自困。坐待其斃。今仰河東江北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州軍。各得便宜行事。合縱連橫。相為救援。見使即勦。無拘于律。其見官吏。能與鄉里豪杰。率衆扞敵。保守郡邑。大者寵以公爵。次者授以節鉞。或召用于朝。或世襲其地。各宜體國。奮然自拔。無使鄉里。坐被殘破。父母妻子。生致離散。所祈于皇天后土。宗廟北顧。流涕明告。此言。忠臣義士。甯不動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仍仰宣撫使。遍行告諭。

十七日。忽幸飛山營。閱砲。賞賚百姓。因登北城而還。

十八日。臣僚上言。直秘閣徐揚。昔為廣西轉運使。培斂公私之物。如文庫大貝。異香珍貨。悉獻于蔡京。蔡攸。一路受幣。而官庫為之一空。奉聖旨。徐揚落職。追兩官勸停。

十九日。檢校會中書舍人劉珪。昨繳還中書舍人安扶。論李綱二章。引用韓琦。韓絳等語。奉聖旨。劉珪落

殿。提舉亳州明道宮制曰。乃者大將誤國。率議沸騰。理宜譴責。舊命之職。當暴其罪狀。明示四方。苟懷二心。是辜委任。具官劉廷自朕初載。擢實詞掖。不惟翰德之義。依遠願望。首鼠不情。授凶人于琦絳之間。引仲淹而自比。始言踴躍自奮。有嘉報國之心。卒言輕率無謀。宜正誤朝之罪。操兩可之說。無所折衷。職在論思。不宜若此。聊從薄削。免所居官。退處真祠。以誣其過。可依前件。

王雲道使臣至真定。報金人已許和。不復議割三鎮。止須玉帛冠冕及上尊號等事。

二十日。太常禮官集議金會尊號。以翰林學士王寓為尙書右丞。副康王出使。

二十一日。李擢為中書舍人。

二十三日。李會除中書舍人。汪藻除太常少卿。

侍御史胡舜陟劾子奏。伏見陳造蠟封中狀。稱中山府城下賊寨造攻城具。今月九日。于寨立起砲竿一百餘坐。及用大車般運攻具近城。必須且暮竭力攻打。欲望朝廷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應援。臣觀造狀詞迫切之甚。恐如真定無兵為援。卒至陷沒。朝廷安得恬然坐視。不為慮乎。真定之所以陷。實由宣撫司見朝廷遣使講和。按兵不動。今若天下以講和之故。不救中山。失中山必矣。臣于此款朝廷為虜人所誤。信之而不疑者。講和一事也。虜兵今日陷太原。明日陷真定。凶焰鼎熾。侵尋而南。假然有并吞中原之志。初未嘗與我和也。但時遣一使。邀求寶貨。且詭詞恭順。使不為備。朝廷便以和好為疑。虜雖攻城。不敢救。援此直墮彼計中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今乃朝廷以權宜而廢實務。臣竊慮自河以北。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豈宗社之利哉。即降睿旨。日下令宣撫司出兵應援中山。不勝痛心疾首激切之至。

是日雨水傷稼。

二十四日。金人陷平陽府。

二十五日。侍御史胡舜陟奏。漢建武時。西域諸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唐貞觀中。高昌王將入城。西域諸國悉欲遣使奉獻。魏徵以為不可。太宗從之。皆不欲盡夷弊中國也。高麗弊我國家。五十餘年矣。政和以來。人使每歲一至。淮浙之間。不勝其擾。所過州縣。官私船蓋。悉為用。驅村保挽舟。一縣有至數百人。田桑農業盡廢。州縣前期勾集保丁。多致凍餒。使所。汭流亭館寺院。悉排設陳所用之物。皆出于民。官吏督迫急于軍期。吏緣為奸。民無所訴。更有官官為之提轄。事過有須。州縣尤苦之。鞭笞取辦于民。故淮浙間。皆言高麗一過。甚于遺寇。朝廷所得貢獻。皆玩好無用之物。所費皆帑藏之寶。民之膏血。近日賜子。尤加優典。所費不貲。而又有為害之大者。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大金矣。二虜能致其死命。而我無如彼。以待此小醜。果何用耶。又有為害之大者。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大金矣。二虜能致其死命。而我無如彼。何故畏虜而不畏我。所得賜予。開與虜分。我之山川形勢。兵旅衆寡。財用虛實。往往窺測。以報虜人。如此不惟有所煩費。實養虎遺患。豈非為害之大者乎。臣近見兩浙路中。高麗人使入朝。不久到明州。臣恐復如前日騷動淮浙。耗盡邦財。今日聖政一新。悉革弊事。以撫養我赤子。伏望陛下。以漢光武。唐太宗為法。

勿使入朝。實國之利。如使人已到明州。止令本州遞表入進。遣還使人。大率高麗人入朝。于國于民有害。但于州縣。贖吏管待小人有利焉。臣願睿明察此。去數十年之弊政。以慰天下企望之情。奉聖旨依奏。二十六日。左丞王寓憚遠行。以夢誣上。乞免行。上震怒。責寓散官。安置新州。黜其父易簡官祠。擢馮澥知樞密院事。代寓。新除右丞司諫元當。可為鴻臚少卿。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見陳造蠟書。其詞哀切。首陳真定破。屠戮生靈。不知其幾萬人。虜據高城。愈難追逐。臣等讀之流涕。竊歎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一馬為援也。李邈三十四狀。奏陳。畧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不愛人民。但以與虜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甚耶。臣等請為陛下言之。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以息兵而貴和。今虜遣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虜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侵奪而南。有并吞席捲之志。時遣一使。邀求寶貨。詭詞恭順。使不為備。我使之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但以虜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偽。使謂和議已定。宜撫司見謂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援救。真定以致破亡。陳造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援解。彼何計之得。而我何計之失也。今中山城下賊。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失河北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得不以宗廟社稷為念乎。造又言。彼既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理不為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危亡。不復顧恤。則更無可論。若猶欲保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遣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既講和。不復應援。則非為宗社之計。第恐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若大臣云。今日無兵。何以為援。臣等以為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庫與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何患人不為用。但在措置如何耳。遣乞宣撫司兵自深冀來。會合馬忠兵。宣撫兵擊其西。邢兵擊其東。中山兵為內應。則轉禍為福。易敗為功。其言似為有理。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取進止。

二十七日。聖旨。吳玠避事。特降三官。制曰。越疆出使。乃朝廷之選賢。授位忘家。蓋人臣之盡節。不勤國事。宜正官刑。翰林學士承旨吳玠。侍從老成。文章重望。朕于纂承之始。屢罄忠嘉。適比多難之時。可辭往使。念關國百里之計。威和戎五利之謀。十萬橫行。乃出樊侯之安。五十常勝。更覺賊宮之非。欲罷兩國之兵。宜煩一介之使。而賜對便殿。面諭至情。不聞力疾而請行。乃願養疴而自便。姑從降秩。以示寬容。往省前愆。力圖厚報。可降授朝奉大夫。餘如故。

制曰。御國必始于齊家。首重婦官之選。尊母蓋由于子貴。茲為人道之常。睿言邦媛之良。夙被親聞之遇。生我介弟。時作賢王。方抗節于修途。宜疏恩于慈壺。詔示羣辟。揚于大廷。龍德宮。婉容章氏。淑慎無違。溫恭有恪。思女美之悅。擇居自教。以箴圖。致婦順之明章。勳克循于環珮。善慶所積。休祥自膺。早毓天材。乃藩帝室。願復素厚。曾無驕侈之風。訓誨甚勤。果有忠誼之氣。如江夏厲。責育之勇。如任城慕。衛霍之功。屬鄰封之講和。越諸臣而請使。朕敦手足之愛。令遠涉以出疆。肆推冊策之榮。庶少寬于陟配。是用進位四妃之次。敷教九御之閒。寶亞軒龍。有華掄服。授德稱。奉命維新。嗚呼。兄弟之助急難。想見開元鶴鶴之

頌后妃之念行役勿忘周南卷耳之詩其茂對于寵光以永綏于壽域可進位賢妃
二十八日知穎昌府會開言近緣職事與西道總管王襄措置不同又頃任中書舍人日常繼襄詞頭委
有妨礙乞改移一別閣慢小郎或外任官觀奉旨會開意在避事可落顯謨閣待制與宮祠
聖旨黃鏐除給事中由海道使金國以禮物議和

二十九日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
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熙甯開王韶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遣將用兵無歲無之澶南交廣勤師遠伐
至崇甯以來尤甚西開青唐以及夏國南築谿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祥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
而驅赤子陷鋒鏑死者不計其數往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董其合謀以敗契丹百年之好
約大金以據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寇猖獗莫之能禦屠戮士庶攻陷城邑長驅于中原問罪
于都城親王宰臣為質虜人磨牙搗毒搏噬不已我師之出無不敗前後殺傷如麻如毛盛國喪氣傷
威損重此豈非所謂勿謂自焚其事好還乎陛下踐祚適于斯時宵旰焦勞未見微効蓋天怒未解人力
豈能或勝哉然天與人相去雖遠其應甚速今上解天怒當修人事以應之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先
王修省以應天解上帝震怒之道也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泯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為害而未
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妄尚循舊習驕侈貪鄙曾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
已驟至及其敗事則不及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閣官近習猶執事權頹頹恣睢無所忌憚任用未得其正
也昔之叨恩寵者未加錮削懷才抱器者非食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
耕水耨者困于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數者未正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聖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
之正庶幾人事修而天意得震怒一解妖氛自消坐致太平增光祖烈而奉聖旨令三省照應施行
制以道君皇帝第三十四女封恭福帝姬

十一月一日諫議大夫徐乘哲為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呂好問為吏部侍郎
二日聖旨劉輪候到闕不隔班先次上殿即日除在京職事官或重鎮帥臣
四日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神師道卒
康王馮澥等奉玉輅俱發出門

五日詔籍沒諫議財產從侍御史胡舜陟之請也
高麗國王楷仲賀皇帝登寶位詔差衛府敏借太常少卿為接伴使未至以明州知縣李文淵攝使事
管客十一月一日至定海縣計二百九十二人館于樂賓館先是樞密奉聖旨令人使更不赴闕明州差
官押送禮物至明年四月人使始離館歸國去云

七日王雲自軍前騎馳歸不數日至中外大駭果云事勢中變欲得三關而止不然便至汴都是日康
王復入門馮澥能樞密以資政殿學士為太子賓客詔曰朕屈意議和無所不至雖食冕車駟名號之類
猶所不惜蓋欲保守祖宗之土地而金人必欲三鎮今與之其害如何欲不與之其利如何朕常從衆而

行之不敢自任令御史臺官告報百官初八日于尚書省議以聞幸親戚不預不得觀望今日百官廷
議係宗社安危各要見的實永久利害若割三鎮或不割各如何保無後患割之而來不割而來各如何
備禦不得函拜朕毋固必只從衆議是者行之

八日召百官給紙札各獻和戰之策耿南仲吳玠欲棄地而和喻汝礪梅執禮宋齊愈秦檜何處曹輔陳
過廷馮澥孫傅李若水等欲戰初王雲回報金人堅欲要三關朝廷大臣優游不斷集百官議于延和殿
與者居左不與者居右是日預議者百餘人與者七十餘人不與者三十餘人何處其首也是日不與者
曰朝廷經三世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股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人民貢賦者其末也况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豈可違乎與者曰三鎮朝廷既常許之今反不與是中國失信
于夷狄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天下怨怒師出無名不戰而屈也與是朝廷從與之者是日何處罷中
書侍郎

又云集百官議三鎮于延和殿各給紙札文武分列廊廡范宗尹乞予之以紓禍至伏地流涕以請已而
黃門持宗尹章疏以示衆曰朝廷已有定議不得異論頃之宣問金人欲必得三鎮割與不割利害若何
金人已與王雲約日割與不割金人之來如何守禦惟梅執禮孫傅呂好問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
人以謂不可割餘皆從宗尹議又李若水歸自粘罕所勸哭于庭必欲朝廷從其請先是金人遣王雲約
以十五日以前告和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至是何處謂唐格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
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飾守備待之格唯唯梅執禮建議清野從之尋宜孫傅梅執禮入
對議遂定乃下詔曰朕嗣有大統屬時艱難外侮憑陵元元被害予是捐棄金帛寶玉不可數計以救百
姓于塗炭之中繼修和好遺賂之使項背相望凡有所求悉從其請雖衰冕身輅稱號之美猶無所愛凡
以保守土地全活生靈而敵勢未已勦起兵端必欲割我人民殺我宗社使我百姓父母妻子悉被虜虜
財物積聚皆遭劫奪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家家人自為戰令下之日應河北河東京畿使行清野保守城
邑其聚徒結衆打寇立功自節鉞以下皆以充賞仍仰州縣預以名聞若自能斬首獲級者倍軍功凡吾
赤子與其殘于敵人之手流為異域之人孰若從危即安轉禍求福與言及此流涕無從其餘諸路有忠
義之人能率衆勤王或立功河北河東者依此恩推之咨爾衆庶咸體朕意

詔梅執禮為清野使已而京畿之民扶老攜幼入保多暴露者人情大擾清野隨罷
差王時雍東壁李攢南壁安扶北壁邵溥西壁並守禦使孫傅招兵使
侍御史胡舜陟奏刑部侍郎宋伯友天資駁劣市井之流才能素乏寸長但工諂附近習為大理卿而內
貨鄧文誥為大理丞伯友傾身事文誥如奴刑獄出入惟所順旨而文誥用之為爪牙以快私忿刑多枉
濫人甚冤之未幾遂得待制已而侍郎皆文誥之力也今春朝廷遣伯友往大金軍中迎取肅王伯友不
肯行至煩朝督責而後往近遣提舉防河但擁兵自衛略無措置其素行彫喪才無可用一至于此伏
望罷黜奉聖旨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臣僚上言竊謂付之千里俾之共論必有循良之才豈弟之

望罷黜奉聖旨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臣僚上言竊謂付之千里俾之共論必有循良之才豈弟之

政以牧養細民。伯友背任大理。殺戮無辜。不計其數。當時盛章尹京。伯友為廷尉。觀望內侍風旨。多殺以希恩寵。怨氣充塞。傷天地之和。使上皇負勝于天下。此與漢唐酷吏無異。宜符斧鑕。以快吾民。今使治郡。猶狼牧羊。何方赤子不幸耶。伏望寬之。與盛章一等行。奉聖旨。宋伯友降充右文殿修撰。知鄭州。十日。新差知州邢傑除名勒停。先是二月間。韓淵不軍既還。粘罕尙留隆德府。詔遣路允迪等以和議之書往。粘罕聞韓淵不軍。獲金帛寶貨。而已無所得。遣使數輩來求賂。時勤王之師。雖至。大臣有輕敵意。張曰。吾兵強盛如此。當與虜抗衡而滅之。彼既領吾肅王過河。吾何不亦留其使與之相當。于是館其使。適者等。逾月不遣。有都管趙倫者。燕人。狡獲權不得歸。乃詐以情告館伴邢傑曰。金國有金都金吾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試于金人。願歸大國。大國可結之。圖其二會。傑遂以聞。朝廷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倫。賜余都納衣領中。仍送賜倫等各帛千疋。白金千兩。倫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且具道南宋反覆之狀。其主復報云。入宋攻討。事無大小。委元帥府從長措置。遂破太原。提兵向京師。朝廷以驚始禍。故有是命。

十一日。聖旨。秘閣修撰知平陽林積仁。緣賊馬侵犯。乞致仕。可落職。送吏部與小處監當。

十二日。罷范宗尹諫議大夫。是日晚。金大至河外。折彥質以宜撫司領兵十二萬防河。與之對壘。賊發數千騎來探。回報其帥曰。南宋兵亦盛。未可輕渡。或欲整兵俟戰。有某宿大王者曰。宋兵雖多。不足畏也。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盡取戰鼓。擊以達旦。以觀其變。衆以為然。黎明。王師潰。賊遂長驅。

知襲慶府郭奉世。特除為徵猷閣待制。十三日。臣僚上言。竊以元豐年。西師收績。永樂陷沒。神祖皇帝。慨然興嘆。元祐中。朝廷休兵息民。天下晏然。紹聖以後。章惇為輔。遂議開邊。至京等用事。狂悞上皇。大生邊隙。兵馬日益凋耗。公私日益匱竭。又舉伐燕之役。致兵連禍結。今五年矣。賴天祐有宋。篤生聖躬。為宗社之主。其首惡賊臣。既已竄戮。如王機守鴈門。和銑守瓦橋。薛嗣昌帥太原。詹度帥河間。皆交結權臣。肆為欺罔。冒受功賞。助成今日之患。尙未正典刑。大營公議。薛嗣昌和銑。雖死。合行追奪。詹度。王機。縱未顯誅。市朝亦當宣之。嶺表伏望早正誤國之罪。以為奸臣之戒。勘當和銑。追授武功大夫。王機已除名勒停。送高州編管。奉聖旨。詹度責授海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薛嗣昌生前官職並奪。

劉翰奏。據都統制措置慶源府城守王淵中。契勘金賊十月二十三日到城下。安排攻打。二十四日。淵差州統制官韓世忠。揀選步兵三百人。于西北門劫破賊寨。放火殺死金賊不知數目。其賊寨盡皆闐亂。昏黑相殺。其得功將士。乞等第推賞。奉聖旨。韓世忠與除正任防禦使。餘軍兵各轉五官資。詔福建江東瀾東路素號有武勇人才。欲依四道置帥體例。差發運使翁彥國充經制使。令召募起發軍民二萬人。須管于十二月上旬到闕勤王。其錢物亦許于二廣那移。奉聖旨。翁彥國與復舊職。依此施行。是日賊勢已逼。耿南仲力勸急遣王雲。且以康王押衣冕車輅行。尊金主為王叔。上尊號十有八字。康王

請南仲偕行。上曰。南仲老矣。令其子延禧代之。十四日。京畿人戶盡移入城。孫昭遠除祿閣修撰。充四道副總管。

十五日。臣僚上言。竊以去年之冬。金人入寇。出我不意。故河東諸州。堅壁不戰。天下諸州。或不勤王。陛下皆置而不問。怨其倉卒之失也。今年自春夏以來。皆知金人必復深入。若天下諸州。或不勤王。以致大河失守。都城受危急。則事平之後。當須行法。奉聖旨。依奏。其勤王若敢後時。當職官並以軍法從事。

王及之同金國通和使王洎來。聞軍已至西京。不復請三鎮。直以盡河為言。陛對不遜。有奸臣輔開主之語。上下洶懼。因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唐恪既罷。勅何處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盡河之命。何也。稟不肯署。因請出。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復留領開封府事。于是御批以金人欲割地。須兩府二人行。令各自陳。陳過庭。以主憂臣辱。首自請行。唐恪。馮澥。曹輔皆依違不對。耿南仲以老辭。岳昌以親辭。尋出御批曰。過庭忠謹可嘉。特免奉使。差辭免人耿南仲。岳昌。日下出門。遂斷諸路門橋。諸軍城守。晚有御札云。金人已渡河。百官疾速上城。

金人兵由汜水關渡黃河。河北提刑許高。京西提刑許勝守汜水。與士卒望風而潰。京師聞之。士門清野。龍圖閣直學士河東河北路宣撫使折彥質。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先是宣和中。河北河東宣撫司謀取燕雲。乃召燕雲之民。置之內地。曰。忠勝軍。曰。義勝軍。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河東者約十萬餘人。官給錢米以贍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支使。久之。倉庫不足。以餓而怒。出不遜語。我軍所請皆陳腐。亦怨道路相逢。我軍輒罵辱之。汝蕃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蕃人乎。我將誅汝矣。漢兒聞之。懼其心益貳。俟釁且發。至乙巳冬。金賊南犯。翔武之境。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兵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于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亦為內應。遂失翔武。長驅至代。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陷隆。代至忻州。州守賀權度勢不敵。開門張樂以迎之。戎酋大喜。下令兵不入城。遂抵石嶺關。關最險隘。一夫守之。萬夫莫開。是時。太原張孝純謀守關人。或曰。冀景可也。于是命景辭以兵不足。孝純命其漢兒耿守忠以本部兵八千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庶其居後見襲也。守忠至關。果敵而獻之。景以軍騎奔還。金人遂至太原。是時。宣和七年十二月初也。太原既被圍。提舉保甲鄭誼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為備。諸郡悉築城點丁。為守禦計。初。漢兒義勇軍四千人。其將劉嗣初者。宣撫司俾領其衆屯平陽。見平陽人之垂涎。頗萌攘奪之心。會聞金人已圍太原。而金賊之餘黨且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人間道獻平陽圖于戎酋。于是正月十九日。偽為入城貿易者。既入。則殺守關之人。取關以納其軍。其徒大噪而入。火離門府舍。奪甲仗庫取器甲。分隊而出。士民戰慄走。且呼曰。奸臣置漢兒內地。今果隨其計中。其徒含宿憤。殺城中人甚衆。城中人悉出避之。嗣初入城。括金銀。驅婦女。凡十餘日。而投金人。于是金人益熾。留數萬人守太原。而分其半趨京師。其酋自太原而南。過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國之南朝為無人也哉。至威勝軍。權軍事李司者。以軍獻之。其酋忻然。

駐城外至隆德府。隆德無備。三日而破。守臣張確。通判趙伯臻死之。虜人留漢兒姚太師守隆德。領兵寇澤州。遂朝廷講和。官乃遣太原。遣人入城諭之曰。朝廷已割太原矣。亟開門。孝純并副總管王稟曰。朝廷已割太原矣。而但奏朝廷云。某等不肯。堅守如初。金人大怒。無如之何。留兵數萬守之。其酋歸雲中。賊于太原城外。用植鹿角木環其城。厚數重。中爲小徑。往來縱火以警之。是時天氣已熱。賊兵各休于林樹之下。而分食太原十邑。其守益固。大會既歸雲中。有驛者來云。四月二十七日。于雲中張飲而慶者三日。漢兒蕃兵打毬以助焉。太原雖被圍甚密。而竊出告急不絕。皆于衣領中爲奏狀。以達朝廷。且令速進兵解圍。告急之人不能脫者。聞爲賊獲。逮見其書。知朝廷兵與矣。賊亦甚懼。其告急之人能至首絳者。皆枯瘠如鬼。曰。太原城中。糗食及皮甲以食。又將告竭矣。朝廷命姚古爲置制使。領兵駐威勝軍。其兵無故驚擾。自威勝道還隆德。一路皆震。人民奔山澤間者甚衆。是時諸路救兵未有至者。獨神帥中以本部兵最先。五月初及金人戰于平定。威勝之間。金賊以鐵騎衝突。師中死之。至六月初。太原告急者益少。人皆知困。內外憂恐。或聞李綱爲宣撫。已到懷州。乃分命劉鈞爲副使。當平定之路。解濟爲置制使。當威勝之衝。折可求爲都統制。居太原之北。張思正亦爲都統制。當文水之南。且命張瀛爲陝西路都漕兼河東察訪。而督其戰。軍旅甚盛。河東之人皆喜曰。太原圍解。河東安矣。有張行中者獻戰車云。可當鐵騎。于是造千餘兩。其制兩竿雙輪。前施皮籬四木。連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三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輔翼之。兵結陣而行。鐵騎遇之皆退。又爲登牌施釘其上。戰則鋪之于地。以却賊馬之犯。二者皆施行。然河東七月雖且暮已涼。鎧甲可御。人人相視曰。炎暑固不可用兵。今已涼而猶未進軍。將奈何。又見官軍之過者。皆江浙閩蜀之人。俯偃跛蹙。竟日轉徙道途之間。問之。汝何爲者。曰。救太原兵也。識者默然。有知兵者私相謂曰。賊數不多。廣爲虛寨。以張聲勢耳。若使諸帥三路同日而入。賊必不能支。吾取勝必矣。若參差不齊。勝負未可知也。八月初。鈞兵先進。賊并兵禦之。鈞兵潰。而潛兵與賊相遇于南北關。搏戰四日。殺傷相當。賊日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潛平定。威勝之師。皆逗留不進。潛兵潰散。之兵。蔽塞而還。人人震恐。獨思正之兵在汾州。其衆十七萬。號曰百萬。未出戰。賊曰。鈞既敗。不足慮也。乃驅婦女老弱守虛寨。以當平定。威勝之兵。而併其兵以禦思正。思正出汾州。執景示衆曰。景不堅守石嶺關。逼還者也。斬之以徇。是月十五夜。賊于文水張飲以賞。月。謀者以告思正。思正襲之。斬首數百。獲糧本。本脫去。思正以小捷之故。馳黃幟呼于中路曰。汾州報捷。州縣歡聲震地。曰。我師勝矣。或持酒席相慶曰。皇帝聖慈。吾其見太平乎。至有感泣揮涕者。十六日。思正出戰。賊曰。彼衆雖多。而器不整。無能爲也。乃以鐵騎三千直衝我師。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敗卒數千奔汾州。願以牙兵數百趨慈隰。于是汾州。威勝。隆德。晉。絳。澤州之民。扶携老幼度河南奔者鉅萬計。諸州縣井邑皆空。賊乘勝急攻。太原遂破。實九月初三日也。賊乃進攻汾州。且分兵禦慈隰。以北諸郡。賊勢張甚。汾州堅守。以待救。俄聞朝廷分河東爲兩路。其隆德府卽爲東路。經略平陽府卽爲西路。經略各命守臣以援汾州。十月初八日。汾州失守。州將張克戩死之。當議者曰。汾州之南回牛嶺者。險峻如壁。可以控扼。于是乃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琬統衆駐扎

平陽。以打北邊。然國用之竭。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賊領銳師以寇回牛嶺。賊于山下仰觀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爲之奈何。未敢前進。俄而官兵自散去。賊乃登焉。十二月二十四日。賊至平陽。現領兵遁去。遂陷平陽。官吏皆縋城而出。爾後威勝。隆德。平陽。澤州。皆失守矣。賊騎至河陽。查質列兵于河之南岸。賊據河陽。望見河南官軍甚衆。鳴金鼓以拒之。我師潰散而歸。賊遂渡河至京師矣。

宣贊舍人許允除名勒停。送吉陽編管。許高除名勒停。送瓊州編管。知絳州李元儒除名勒停。送華州編管。知滑州李仲詢除名勒停。送同州編管。許高爲京西南路提刑。元爲河北路提刑。各統兵數萬人防洛口。見金人卽自潰散也。

十六日。遣康王爲告和使。耿延禧除龍圖直學士。與高世節爲參謀。是日。康王出門。午後諸門皆塞。獨留東水門并陳州門。

張愨除延康殿大學士大名尹。

知鄭州宋伯友落職。降三官。提舉江州太平觀本處居住。徽猷閣直學士張景以老病辭免南道都總管。奉聖旨許依舊致仕。

成忠郎郭京進狀。具盡一乞致選甲正兵所。聚收逃走軍兵。權于天清寺屯聚。詔從之。

陳道庭除中書侍郎。何處除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孫傳除尚書右丞。

後書樞密院李回自河上遁還。先自遣回以騎五千巡視黃河。號巡按大河使。虜陳舟欲渡。守帥驚潰。回挺身單騎馳還。朝廷不問。回力辭去位。于是仍舊職宮祠。

十七日。部集京城保甲。

徐秉哲除開封尹。程振除刑部侍郎。曾輔除御史中丞。何真領開封尹府職事。

戶部尚書梅執禮。京畿措置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司馬樸除右司郎。

王庶特起復除直徽猷閣。充陝西轉運使。是夜前去。麟府。豐。嵐。憲。保州。寧化。管軍軍。並隸陝西。鄜。延。路。帥府內。管軍軍安撫司。依雄州體例施行。令陝西漕臣葉景詢。同河東漕臣葛兢。專一副。王庶係增置一員。候騎言虜兵已逼近郊。京師大震。于是戒嚴。繕治樓櫓。明日。知是折。查質潰卒。復開三門。議者或謂虜乘機渡河。鼓行而南。有易我心。不若四面十里間。各屯兵二萬。堅據要害。以伐其謀。別馳萬騎往來助之。絕餉道。清野以來。芻蕘且竭。使不得進掠。縱謀間。伺虜隙。時出兵管其虛實。令河北郡邑結營自守。更走使以元帥拜康王。集兵揚言揭燕山。以動其心。潛軍渡河。合四方勤王之師。繞其背夾攻之。虜不足亡也。或謂虜兵彘銳。而我師挫衄久矣。則深入。氣益不振。脫不支敵。坐傷國體。不若擁芻臨狩。徐議所向。嬰孤城自守。誰可久耶。猶豫未決。問而虜奄至。朝廷茫然不知所爲。制曰。饜于賞以懋功。所以正朝廷之治。篤于親而立愛。所以隆門內之恩。眷惟賢貴弟。方抗旌而修好。肆力以龍行。揚于大廷。布以平號。皇弟大博集慶。天雄軍節度使。亳州牧兼平陽牧康王。信厚由乎夙稟。義烈出于天資。席地勢之華。持之以約。處學問

之燬。守之以謙。比宿帥之在郊。嘗仗節而出使。克處其難。最人所難。方盛秋之屆時。屬朔郊之多警。誰能體國。奮不顧身。手足其懷。固而勤于既往。意氣自許。乃不憚于一行。戴惟誠忱。良以是用。仍雙鉞之賞。加以巨藩。因八命之崇。升之大府。陪敦邑采。增衍井腴。嗚呼。譬之助岐。旋歸。永綏。壽履。可特授安國。安武軍節度使。信德。兼冀州牧。依前太傅。康王制。十月二十八日。與韋妃同出勅。康王。屬者。鄰邦。舉師。邊未。微。遣使和議。適今之額。朕愛惜生靈。視同赤子。講信修睦。庶幾息兵。宜得賢王。往將使指。惟我貴弟。慨然請行。孝通神明。忠存社稷。英氣不懾。奇略有餘。朕甚嘉之。首出祁寒。益宜自慎。以寬朕手足之念。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聖旨。金戎復搆兵。侵寇漸近大河。自當多設守禦之具。即時拊掛。及差官多方預為圖備。訪聞京師之民。相勸以浮言。至鼓扇造作不根之語。良民不得安堵。往往懷疑。致憤。類皆無賴不逞之徒。意欲乘時為奸。妄言事端。驚擾百姓。使民心不得帖然。可廣行布告。今朝廷見行差選兵士。頻把險隘。蒐擇人才。厚賞委用。閱練奇兵。詢訪奇策。金帛官爵。無所愛惜。恩寵命賜。例增數等。見行分布防城守具。以固京師。內外人民。咸體朝廷之意。各安其居。無循背動之言。如敢有煽惑造言之人。誑擾民庶。並重責于法不赦。宜詳告諭。各奮忠誠。為國以期安靖。劄付開封府大字出榜。曉示兩日。士塞諸門。尋聞所傳皆謬。諸門稍有開者。

十八日。相國寺招敢勇兵。仍給散衣甲。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觀今日戎寇侵陵。國勢危蹙。豈可拱手坐待滅亡。湯武王起于百里。漢高祖驅鳥合而破強秦。光武單車而剪莽盜。今我國家堂堂之大。而又祖宗積累深仁厚澤。陛下有聰明睿知。恭儉勤勞之德。天下樂于推戴。安可以虜勢之強。便謂莫敵。然湯武高光。奮于微弱。皆得賢才為輔佐之。故能成帝王之大業。今陛下欲與衰撥亂。中興王室。所用以為大臣者。皆非其人。唐恪俗吏。耿南仲腐儒。何異狂生。聶昌凶人。李回雖差。亦議論迂闊。獨陳過庭正直。孫傅忠樸。亦非康濟經綸之手。若南仲庸暗不曉事耳。恪則不然。才足以營私為奸。辨足以文過飾非。陰附內侍。延譽。區區一心。但為身謀。不恤國事。寇未至則偃然自多。寇欲至則惟務城守。所以折衝禦侮之計。寂然無聞。自蒙任用以來。衆論不與。人皆鄙之。都人見今事勢迫切。莫不歸咎宰執。數日前皆傳唐恪耿南仲疾革宜醫。聶昌臺諫攻能。則衆之情可見矣。近唐恪趨朝。或以石擊其燭籠。萬一城門久閉。人不聊生。必以誅宰執為名。羣起為亂。此事不可不慮也。今欲以弱為強。轉敗為功。當以人才為先。得一善將兵者。則兵不忠不為用。得一善理財者。則財不忠其不足。得一善守河者。則寇不可得而渡。得一善守城者。則人不可得而亂。求人才以得用。豈煩陛下焦勞。人人而閱之。但宰執得人。人才自足。寇不足平矣。今恪守等所引用。皆貪汙不法之小人。小人有才。適足滋禍。大率君子小人。各以類進。大臣可不擇哉。伏望睿慈。加意擇所委任。以為心腹。天下幸甚。十九日。郭今募百姓兵萬二千人。

初用兵。置烽火遠北邊。賊初入城。日數千炬。自渡河不復見矣。唐皮落賊。降充光祿大夫。依舊宮詞。

靖康要錄卷第十三

二十日。知懷州霍安國除徽猷閣待制。通判林淵除直徽猷閣。河內縣丞范仲熊特改奉議郎。除直秘閣。添差懷州通判效用。蘇諒補乘議郎。添差懷州監押賞功也。詔賜北道總管趙野袍帶弓甲。姚平仲特與敘正任刺史。令州軍尋訪敦遣。

二十一日。遣門下侍郎耿南仲使幹離不軍。知樞密院聶昌使粘罕軍。即日出門。許以大河為界。且告和也。

是日午後復閉門。金人已過汜水關。四壁掛甲上城。四壁差提舉官。東壁孫觀。西壁安扶。南壁李擢。北壁邵溥。每壁三萬人。差部將小使臣等七百員。孫傅都提舉。王宗澁都統制。劉廷慶。范瑗。統材武人分布四壁。皇弟康王次磁州。

二十二日。張叔夜自鄧州帶獵戶勤王。至南薰門。劄皇弟康王次相州。

二十三日。孫傅除同知樞密院事。曹輔除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秦檜除御史中丞。是日夜呼百姓登城甚急。人皆震恐。以金人大至也。

二十四日。詔許般萬歲山石寶作砲石。

幹離不軍至城下。屯劉家寺。至十七日。道路傳金人遊騎已渡河。殿前司遣使臣馬綱作斥候。一日而返。

報言賊兵渡河朝廷不信再遣使臣劉詢帶步兵三百人出封邱門遠探不越宿而回云兵次陳橋投擊殺傷者百餘人他衆僅脫于是京城內外城門皆閉清野指揮方出內外驚擾軍民乘勢作過朝廷指揮城外般入居民竝就寺觀居止未幾有榜示所有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城外居民令歸業萬民歡呼而鐵騎已逼城下矣

金人到城下逐日加多約二十餘萬南總管張叔夜以三萬人先到

二十五日手詔曰朕以寡陋奉承大寶即位旬日金人內侵賴將士之力獲保宗社而攻戰守禦功賞未明恩賞未備使士不用命人有怨言有司失職咎實在予今兩路重兵未退守禦之備方在所急咨爾軍士念我祖宗創業已二百年撫養汝等父母妻子恩德至厚當國家艱難之時無懷二心無有意志奮力致命朕已降指揮于尙書省置功賞司凡厥恩典悉加增重不限舊制務使實有功效者必賞僥倖者不容凡功狀來上朕皆親閱第其輕重不俾踰時宗社再安邦國甯謐汝等力取富貴共保家族朕之此言皎如白日凡汝衆庶明聽無惑

先是籍城中戶一人乘城至是免之統制官范瑄于陳州門外被城屯兵數千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先請出屯自當一面朝廷不從廣兵薄城又乞行訓練乘間出戰守禦使劉翰奏取秦元保甲自益元謀遂塞京城四壁共兵十萬人諸將募戰士市井中黃旗不可勝計應募者悉備丐寒乞之人無圖志詔五岳觀上清宮等屯禁衛以備非常數遣使懷蠟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合兵入援多爲邏者所獲

奉議郎馬伸除監察御史日下供職王元知滑州

趙野落職提舉西京崇福宮任使居住

是夜燒南薰門陳水門固子門萬勝門續又燒西水門封丘門凡十一座

二十六日許景衡召赴闕李向能簽書樞密院提舉萬壽觀曹輔賜幘頭金帶

二十七日金人攻東水門范瑄出兵焚塞

知廣州孫峽令乘遞馬赴闕王健差充樞密院都承旨王變充副承旨

二十八日城上守禦兵民殺統制辛康宗及其子

駕幸京城四壁備設

奇兵所保甲作團殺統制官裨將等二百人

二十九日都人欲擊宰相唐恪

何處爲門下侍郎日下供職

聖旨三省長官名可改依元豐官制

三十日唐恪乞出不允是日冬至不稱賀不作假依舊入局先是二十一日金人遣楊天吉王炳李董撤離母來詔吏部尙書王時雍知四方館事帶機械王球吏部員外郎王及之充引伴官游請畫河爲界朝

廷不得已從之回書云早乞班師以全社稷遣孫昌耿南仲爲告和使始稱聽命無違以黃河爲界王及之擅改爲以黃流爲界聽命無違虜張皇其意非止畫河而已至二十七日再遣楊天吉等入議復以王時雍王球管伴

閏十一月一日制曰朕紹承基圖綏御黎庶贊元經體是資不言之臣保大定功尤賴非常之佐我有雋傑若時登庸出命于庭用置爾崇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何處識遂以遠氣大而剛藎騰英聲冠冕多士挺挺不撓隱若棟梁之隆蹇蹇匪躬屹然社稷之衛比由詞苑進翊政機務陳義而納忠每推賢而揚善底乃嘉績簡于朕心屬天步之多艱當屏戎之方戒相予以濟非汝而誰是用憲祖朝之典章正台衡之秩序躡升右揆兼侍西臺陟以文階致其邑采于戲姚崇應變遂致開元之隆祐甫代謀幾還貞觀之盛惟登明選公以熙衆志惟揆事圖策以取萬全緝治功于苟簡之餘起國勢于衰靡之後海隅清謐疆陲億萬朕以蒙成爾亦多譽可特授通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置相之方每加慎于選用惟遇臣之體必務全于始終眷時次輔之宜勞方以引辭而均逸肆盼明命今告治朝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唐恪才博而通志精以敏早由釋擢多出踐揚外分節閭之權蔚有嘉績入長地官之劇綽著顯榮建朕贊圖召質樞院進參政本超貳宰衡惟託付之甚專示夙夜之匪懈屬以戎騎薦擾郊畿關隘預備多失于事機建節或成于稽滯以疾來諫申論莫回是用界秘殿以班榮即殊廷而置使密陪經輦敦行邑租嗚呼寵數之加頌豈忘于留眷忠誠之報宜勿怠于告猷尙其欽承以永譽處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兼侍讀制加鎮海軍節度劉延慶爲檢校少傅依前上清寶籙宮使初畫河之議一出衆口藉喧聞于上御批付唐恪曰畫河之議萬口一詞非不在朕卿其詳之恪因乞出乃有是命呂好問除兵部尙書張叔夜首先勤王除延康殿學士劉翰兼軍長憲沮國格民落職與宮祠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昨奏狀條具備禦十事其一云今大臣皆非其人唐恪孫昌尤務爲奸臣所謂尤務爲奸非虛語也皆有實狀恪天資貪狠素無行義知滁州日貪污之迹尤著在任委屬邑買木不償其直載至和州蓋宅凡瓦竹之類悉自濫往匠人役夫皆濫兵也以充私用當時爲臣僚所論遂罷州事其後蔡京復相引爲戶部尙書京能出知潭州今春已召參預政事邊方大計自宜與宰相協力有爲若宰相強復自用當以措置之方告于陛下安可坐視同其敗而奪之位爲自謀則善矣豈不悞國乎及恪爲相至今邊事亦何所措畫不過如徐處仁吳敏充位而已然亦不若處仁之不爲奸也恪之智慮但長于交納內侍虛端王若冲與爲密交凡諸贊御皆以欽使呼之比召李穀至中書議事聞穀之言徐以手握轂之帶曰至道處置安有錯者諸奉百端吏皆鄙笑凡內侍送御封文字至其家無不解帶促席深相結納臣頃侍班上殿親見恪與內侍昵昵耳語久之而不可已自昔宰相爲奸必先結宦官刺密旨以中人君之欲又使之延譽稱美以固寵位唐李林甫近世蔡京王黼皆用此術正人端士肯若是乎詹度燕瑛胡直孫皆天下之至小人格黨庇之臺諫交攻不肯施行聞嘗受度賂直孫賂賂故曲庇之恪本州縣俗吏素

宋嘗誦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亦恥與之接。故今日所引用。皆庸陋貪冒之人。省都郎官。尤為冗雜。獨任私意。遂廢資格。言偽而辨。反是為非。譽邪為正。昔在蔡京門。見京與子俯論時事。而各為語言。士大夫皆能道之。以為口實。此少正卯之徒。聖人所必誅者。往往在陛下前。言語反。前後不一。如近日棄地與不棄地。皆自其口出。大率言行皆效蔡京。如近議三鎮不欲出于己。令集百官廷議。及請上。即揚言不棄地。以議棄地者分為三等。此與京分上書三等者無異。京以上書分三等。實之重典。以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奸。今格又欲以三等罪士大夫。見事勢迫切。不可不與地。而奸計不得行。使虜稍緩。士大夫得罪者多矣。朝廷復有大議。誰肯直言。此亦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奸也。若廷議之後。急遣使行。虜兵亦不至河。豈有求河為界之事。虜未嘗求略。即急與之。其不知幾如此。可任天下之重乎。自夏以來。所用以為宣撫者。提兵而出。係國家安危。李綱、李綱大折。蓋賢士大夫皆知其不可。格豈不知之。知之而不言。聽其敗事。豈為國之心。而國家天下之大。固不可盡責其擇賢太守。如河東數郡及懷、衛、河陽、鄭。不能擇忠義有謀者守之。使虜長驅而入。無人之境。守河以護都城。亦不擇人而用之。使兵望風而遁。汜水關之險。密邇都邑。亦不預為之備。今京城守禦疎略。兵將無所統一人。人情不能安堵。則宰相何用。其無所能可見矣。但知為奸。不務國事。豈不負陛下寵任乎。且昌則奸人之雄。小人之尤凶暴者。因陳邦光引為蔡京之客。不次擢為戶部侍郎。未幾尹京欲為蔡京中傷王黼。反為黼所中。而罷居鄉郡。以州縣之勢。奪人之田宅。州縣請托。招權納賂。無所不至。為臣僚所論。責居湖外。蔡攸方圖為宰相。以昌凶悍可用。遂召至闕。今春士人伏闕。昌為尹。詣太學謂諸生曰。王時雍欲盡殺公等。而昌勸之。遂已。豈不見時雍親戚皆請假去乎。以虛言悅士人。因上書薦昌為樞密院者甚多。昌之詭詐不情。大率類此。撫州范世英。認昌奪其物業。昌曲法編管世英。行三程而卒。使管押之人害之也。復追世英之父與祖。罷禁府獄。雖有指揮送大理。而昌不發遣。使大理官就府推勘。自有刑獄以來。豈有是事。若理直何必留府。世英三世被害。慘酷如此。豈有人心哉。關門祇候陳申。昌怒其教世英作狀。追捕緊獄。毒楚備嘗。鞭兩股皆爛。百姓左二日為世英送食。昌以事譴之。痛決至死。利之冤。一至于此。豈無怨氣傷天下之和。致上帝之怒乎。江錄昔為撫州教官。與昌有隙。錄比至都城。輒差人押出門。閉封捉事。使臣范振受職三百千。大理勘編管。昌乃留密院。生殺予奪之柄。皆在昌乎。殆不復有朝廷矣。蔡京、童貫、愛婢。皆蓋于其家。其有名馬。有指揮令昌取納。乃送太僕寺。因賜馬取為己有。方軍興用度不支之時。開封有錢。宜助國用。昌乃請萬緡為私費。嘗為臣僚所論。守禦可寄姓名者甚多。如術人柳彥輔及號知足道人者。皆與官寄姓名。緩急之際。何賴焉。今日募兵。尤為急務。諸路差人召募。皆昌故舊。輕薄小子。姓謝姓丁者是也。布衣與官。不問能否。各與官告數十道。使之妄用京城望兵。如渴思飲。昌乃以為私恩。豈忠君體國者乎。李平西庸庸不才。家有美婢。而昌悅之。引為少尹。復使權密都承旨。方用兵之際。承旨豈容不才者居之。唐恪知昌奸雄可畏。牢籠使為己助。昌知恪有力。亦深結之。士大夫目恪為死黨。朝廷有此二奸。所以政事不修。威令不振。人才無一可用者。將士莫肯用命。不足怪也。昔李梁在隨。楚人憚之。宮奇有虞。皆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今文武二柄。乃付

二奸是宜夷狄侵侮。土地貶削。而國勢危殆。伏望陛下睿斷。赫然置之。天下幸甚。奉聖旨。唐恪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
 是日賊攻善利門。告急。殿前司姚友仲。遣武庫神臂弓硬弩一千五百人救援。
 是日奇兵作亂。殿前王健。殺使臣數十人。內前大提。殿前太尉王宗濬。殺退魁方定。先是王健創奇兵。有職者。即之曰。凡兵用之。則有奇。果可以盡奇乎。一時招集。皆叛亡無賴富強之徒。故有是亂。
 百姓殺東壁統制辛康宗。以指揮城上兵。不見賊火。不得放箭。百姓疑為奸細。故殺之。
 以張慈為北道都總管。
 手詔。朕以宗廟社稷之重。與軍民共守。命烈登城。拊勞將士。諸將乘庶。毋致疑惑。
 二日。詔幸東門。勞軍賞賜。無視為支軍糧。賞賜不平。降三官。罷以王時雍代之。
 是日粘罕軍至城下。先是王及之告和軍前。二會有割城池金帛之要。及之乃曰。及之奉使。朝廷不易信。莫若元帥親至城下。遂與俱來。以及之下獄。宋伯友乘鄆州歸京師。以為提舉守禦。命已下。有言者。落職宮觀。江州居住。西道總管王襄。乘郡去。澤守高世與以城降。即偽除京西河陽守。燕漢棄城欲去。為亂兵所殺。司錄事等率郡官以城降。河東諸郡或降或殺。殆盡。惟河北頗有堅守不下者。始朝廷以虜去歲駐軍華生監。命都水使者陳求道等。先決汴渠水灌西北郊。牟駝岡密務卒。因縱火劫船。燬數十里。賊帥骨廬。你移寶物極列。左副元帥曰。國相粘罕者屯青城。粘罕自河東入者也。太子副元帥曰。二太子阿里不者屯劉家寺。阿里不自河北入者也。其餘賊寨。多在東南。初。宦官李穀典治兵械。秋末。上命穀閱兵。劉家寺穀因取兵器。砲坐砲石。置寺中。不知數。至是盡為賊用。京城震恐。蓋士諸門。乃命官守四壁。東王時雍。南李擢。西邵溥。北安扶。孫傳為都大提舉。四壁守禦。使何真兼之。四壁各爭強弱。有事不相關。白人甚危之。又以東南受敵。增立守禦。東劉延慶。南郭荀。四面各一宗室。兼提舉。十步一將。十步一步長。十步一統制。又每壁各置彈壓官。及其官屬。率移易不常。又諸門悉以宗室司啟閉。初。金人未渡河。京城苦寒。日者王俊民上言。可借春以召和氣。詔從之。是日迎土牛于開封府前。且令新城益張青旗。以應木德。仍自東壁始。辛康宗于倫。置號持正。務整紀律。士卒厭苦之。諷百姓康宗反矣。不然。何以易旗。衆不知其情。乃趨宣德門。聚數千人。與登聞鼓。置東華門。搥擊號叫。京尹及彈壓官皆不能制。衛士自樓上射之。衆驚走。遂趨東城。擒康宗殺而磔之。并都將十數輩皆死。晚稍定。彈壓官推其尤者。一二人斬之。是日虜攻東水門。矢石飛注如雨。或以磨盤及礮礮絆之。旋為風砲。王師以縋結網承之。殺其勢。又門裡跨河築月壁。以距之。忽幸東壁。撫勞將士。范道班直五十人下城。獲殆。賴劉光國援之。而免。賊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領千人下城接戰。殺傷甚衆。
 三日。忽上封丘門。
 聖旨。李綱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以限指揮。到日下星夜發來赴闕。仍曉示軍民。勸幸北壁。劫寨兵來劫殺者。賞賜甚重。賊曉攻東水門甚急。遣數人籠城。燒毀其砲。五。軍車二。然砲

想所存者尚七座其未立者不可勝計。

四日。都上鄭門。幸西壁。南道總管張叔夜以兵四萬會城下。詔以叔夜為延康殿學士。都登鄭門即回。以馮澥與蕃仲自軍前來也。馮云。粘罕初在瓊林苑。已而入青門。夜攻宋門。鼓聲甚急。范瓊叔夜者回。獲殺數百。東水門又築來城。

五日。都上南薰門。幸南壁。詔用太祖故事。儀衛務從簡便。以障泥乘馬。不除道。馬行泥淖中。或穿巷循堤而行。躬擐甲胄登城。民皆感泣。及食時。卻御膳。再取士卒食。以進。支賜有差。下至準備差使。猶二十千。每壁文武官幾七千員。所用不可計。其衛士對御血戰者有功。賞之尤厚。都幸戴樓門。召見張叔夜。降為資政殿大學士。就解何真。程路帶賜之。先是諸道兵未至。叔夜率先勤王。以其二子領前後軍。屯陳州門。屢戰有功。戰少却。又詔叔夜為簽書樞密院事。以南道兵入城。數日不窺諸壁。獨攻東水門尤急。孫傅夜宿城上。初。何真。孫傅。賊之再來。止緣去歲結和厚賂。今不可復倡和議。又苦無兵以戰。乃閉門堅守。以待四方勤王之師。京師之兵不滿十萬。秦元所教保甲雖衆。然怯懦無足用。嘗有五千餘人聚食昭陽門外。胡騎六七疾驅其前。衆棄兵潰走。賊亦知我之虛實無所憚。既而勤王之師迄無至者。未幾東道總管胡直。縮為賊生得。執以示城上。都人益恐。

蕃賊魏三大王陷口州。鮮于可除右司郎官。六日。都解尚書左丞。耿南仲依舊門下侍郎。其請給等接續支給。金人連東水門陳州門朱門帶下寨。自後日攻東水門。粘罕兵薄南壁。與醴泉觀相直。虜能以利誘諸謀者。反効以情。賊初到。即力攻東壁。通津拐子城。時劉延慶頗練兵事。措置獨有法。遇夜即城下積草數百。燕之以警。時有獻議置九牛砲者。雖禮磨皆放東壁用之。皆碎其雲梯。詔封護國大將軍。賊知東壁不可攻。于是過南壁。以洞子自蔽。連新土質護龍河。初決汴水益深。至是皆水合。賊又為梁安機石。矢石不能及。或說我軍宜出兵擊之。且焚其梁。令腹背受敵。將吏笑曰。慎勿憂。乘城一夫當萬。使虜傳驪獲之。尤以為利。然至二十五日。城正自此陷。

蔡京賜第及都尉宅火。城中驚擾。大名府進士司文政上書。力陳不可戰。恐城破稱臣不可及。何真大怒。取聖旨。盡斬號令。案北盟會編作。教坊樂人司文政。

都尉向子辰。向子房。不合擅使上城。各降一官。御筆范宗尹首議割地。今戎馬再至。朕失天下人心。先次落職。續除集英殿修撰。差提舉西京崇福宮。七日。金人遣使來講和。

是晚。王宗濬領牙兵千餘人。下城與賊接戰。高師且死。是夜。姚友伸正策南拐子城。賊交鋒正在北拐子城下。躬擐將校。旆放弓弩。監督砲石。凡賊所陳。為砲箭所臨。雖不少負。亦不大勝。賊勢稍沮。八日。賊陳橋門尤急。東水門大戰。

九日。金人遣使借糧議和。李穀先次除名勒停。早宜化門告急。姚友伸領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扞禦水門者。以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樓櫓皆壞。朝廷為防秋之計。上親幸封邱門。城外按砲。錫質不貨。砲架砲石。盡在城外劉家寺。賊首攻善利。通津二門。不三數日間。城下立砲架垂百餘坐。盡是劉家寺者。但添得生牛皮包裹。并濕榆木。撥定裝軸脚而已。

張叔夜除簽書樞密院事。十日。龍德。宿德兩宮出錢助賞。國戚里豪民亦如之。或以酒食犒師。金人許和。以都水丞李處權右司郎官。司馬樸為報謝使。徐俯與郡一冲不職。降一官。張叔夜與孫傅同措置四壁。依舊南道總管。餘道並聽節制。

十一日。裝七星砲。指揮六都人吏及富民各備車運砲石上城。詔賜河北。朕即位以來。無罪無辜。而金人入寇不已。至兩路引兵。一歲之間。再犯京城。朕每與講和。以求息兵。言及割地。如剔眼肉。非是棄河北之民也。欲與金帛取贖。以復舊疆。今事勢危急。四方宜同思難。京城失守。則我赤子盡陷蕃夷。永在塗炭。仰河北一路。盡起軍民之兵。守臣自將。倍道並行。星夜前來。殄滅虜寇。以安王室。天下平定。與汝共之。除賞賜外。軍事優補官資。百姓免五年租賦。

制加鎮海節度劉延慶為檢校太傅。十二日。開戴樓門。許百姓般門外柴炭木植等資。仍發卒二百人下城打護龍河水。劉始以守禦無狀落職。留以自効。除劉延慶為使虜築望臺。度高百尺。下視城中。又飛火砲樓檣。旋即修繕。又造雲梯。施大輪以革冒之。乘輦推以叩壘。將士以鈎竿挂之。使不得進。近則以鈎子取之。發火焚梯。虜數引卻。軍士擊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十三日。金人掩殺運柴百姓入河。范瓊以兵救之。雪晴。李處權使西軍回。不見粘罕。亦不受書。云自遣蕭翼計議。是日。金人陷亳州。

十四日。都上城。撥甲第軍。殿班撤城下戰勝。賜賞之金帛。都幸東水門。撫諭軍民守禦。提舉李擢降兩官。落職罷。以田頌代之。初。護龍河。自賊迫近。即決汴水以增其深。其後雪寒水合。賊于水上布板置草。覆之以土。將以攻城。而擢不介意。是日天稍晴。上登城。見城壕填壘殆盡。乃有是命。都御朝陽門。胡兵十數逼城。出不遜語。衛士三百餘乞下戰。從之。遂與合戰。中有執盾者二人。獨奮身躍入。至手殺五六十輩。而餘兵不進。詔促使援之。卒無肯前者。二人斃死。上不憚。因下城。初。舊制城樓禁火。士卒噤戰。不能執兵。至有僱仆者。然上在禁中。徒號祈晴。又撫問存郵。絡繹不絕。多給衣祿。務令溫暖。衆皆感泣。不敢懈勞。以勤王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爾。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以歸。然亦失十五六。至

九日。金人遣使借糧議和。

早宜化門告急。姚友伸領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扞禦水門者。以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樓櫓皆壞。朝廷為防秋之計。上親幸封邱門。城外按砲。錫質不貨。砲架砲石。盡在城外劉家寺。賊首攻善利。通津二門。不三數日間。城下立砲架垂百餘坐。盡是劉家寺者。但添得生牛皮包裹。并濕榆木。撥定裝軸脚而已。

張叔夜除簽書樞密院事。十日。龍德。宿德兩宮出錢助賞。國戚里豪民亦如之。或以酒食犒師。金人許和。以都水丞李處權右司郎官。司馬樸為報謝使。徐俯與郡一冲不職。降一官。張叔夜與孫傅同措置四壁。依舊南道總管。餘道並聽節制。

十一日。裝七星砲。指揮六都人吏及富民各備車運砲石上城。詔賜河北。朕即位以來。無罪無辜。而金人入寇不已。至兩路引兵。一歲之間。再犯京城。朕每與講和。以求息兵。言及割地。如剔眼肉。非是棄河北之民也。欲與金帛取贖。以復舊疆。今事勢危急。四方宜同思難。京城失守。則我赤子盡陷蕃夷。永在塗炭。仰河北一路。盡起軍民之兵。守臣自將。倍道並行。星夜前來。殄滅虜寇。以安王室。天下平定。與汝共之。除賞賜外。軍事優補官資。百姓免五年租賦。

制加鎮海節度劉延慶為檢校太傅。十二日。開戴樓門。許百姓般門外柴炭木植等資。仍發卒二百人下城打護龍河水。劉始以守禦無狀落職。留以自効。除劉延慶為使虜築望臺。度高百尺。下視城中。又飛火砲樓檣。旋即修繕。又造雲梯。施大輪以革冒之。乘輦推以叩壘。將士以鈎竿挂之。使不得進。近則以鈎子取之。發火焚梯。虜數引卻。軍士擊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十三日。金人掩殺運柴百姓入河。范瓊以兵救之。雪晴。李處權使西軍回。不見粘罕。亦不受書。云自遣蕭翼計議。是日。金人陷亳州。

十四日。都上城。撥甲第軍。殿班撤城下戰勝。賜賞之金帛。都幸東水門。撫諭軍民守禦。提舉李擢降兩官。落職罷。以田頌代之。初。護龍河。自賊迫近。即決汴水以增其深。其後雪寒水合。賊于水上布板置草。覆之以土。將以攻城。而擢不介意。是日天稍晴。上登城。見城壕填壘殆盡。乃有是命。都御朝陽門。胡兵十數逼城。出不遜語。衛士三百餘乞下戰。從之。遂與合戰。中有執盾者二人。獨奮身躍入。至手殺五六十輩。而餘兵不進。詔促使援之。卒無肯前者。二人斃死。上不憚。因下城。初。舊制城樓禁火。士卒噤戰。不能執兵。至有僱仆者。然上在禁中。徒號祈晴。又撫問存郵。絡繹不絕。多給衣祿。務令溫暖。衆皆感泣。不敢懈勞。以勤王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爾。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以歸。然亦失十五六。至

勤王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爾。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以歸。然亦失十五六。至

勤王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爾。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以歸。然亦失十五六。至

勤王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爾。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以歸。然亦失十五六。至

勤王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爾。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以歸。然亦失十五六。至

勤王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爾。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以歸。然亦失十五六。至

勤王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爾。每出數百人。雖多獲級以歸。然亦失十五六。至

是死亡已數千人。賊又遣使議和。須上或上皇出郊。詔不從。復請以近上親王。詔遣親王行。將出。賊具兵以迎。因不復出。猶遣馮傑代行。賊聲言失信。攻城益急。南壁惟字乃字號。二樓最危。時壕池已為高陵。賊既逼城。旁近七八樓爭發矢石。動以千百計。既非受敵。往往虛乘。或止之。則乘指為奸細而殺之。賊伺城上稍息。拾矢石反射城上。交下如雨。弓弩多不能立。砲亦良久乃能一發。傷者甚衆。給賞官皆應給不辨。又樓櫓之屬。為矢石所壞。換易不及。每一柱一板。率厚賞募人。既而有中砲碎其首者。有為流矢貫之于柱者。人皆莫肯施工。不得已。逼使之。或請以礮石壘壁。可免換易。從之。頗亦以為便。既而灰棚多為砲石所損。因以布囊貯糠。為籍其下。即用火車。以備雲梯之來。雲梯之制。高于城下。繩貫竹木。似梯而轉。其下施平板。板上下籠蒙以牛皮。可數人以據城。又其下即輪軸及登車也。箭所不能入。有獻撞竿者。其制用長竿數丈。上施橫木數尺。下以鐵作軸。雲梯之來。迎擲之。應手急索。則梯可倒。急攻之際。皆用之。壞其二梯。殺賊千餘。至是日。撞竿不及。賊因就其上。以長竿升火燒樓櫓。糖袋及火車。不可嚮避。頃之賊稍登城。有執盾者。乃下。是夜緩攻。

十五日。大雪。忽亦登城。三軍鼓舞。聖旨。金人犯順。中外關懸。蓋朕不德之致。今月十六日。可避正殿。開萬勝樓門。縱民樵採。

詔昌至絳州。絳人殺之。

十六日。金人填護龍河。渡鷲車以攻城。是日于陳州門近東填壘壕池。人于皮洞子內負土。矢石不入。觀幸南薰門。雨作泥深。

十七日。過登天樓。來攻東水門。聖旨。宣化門東壕內。賊兵絞械。虛襲臥疾。全不措置。不自請罷。滋長賊計。可落職與祠。李擢。喬師中。坐視賊兵進。機壕河中三分之二。顯見守禦無方。各降兩官。為弛慢不職之賊。十八日。金人過鉄龍爪來。鉤城上。敵樓戰棚。

遣忠訓郎閻門祇候。秦仔贊。蠟封文字。詣康王。奉聖旨。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皆祖宗涵養百年忠孝之士。天地神祇。所當祐助。敬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遼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合謀。以濟大功。李處權。以再遣辭行。付御史臺獄。

詔張孝純。贈開府儀同三司。張洙。贈徽猷閣待制。徐並。贈七官。選人贈承議郎。與恩澤三資。監司與恩澤五資。

十九日。賊侵晨。以大橋三。置火其上。相繼攻水門。拐子城。搭材四人。鋸斷橋。以水沃火。因撞竿折其梯。墜者甚衆。三搭材死之。

二十日。遣使出和。要親王出盟。

樞密院劄子。金人犯順。直抵京畿。虜掠居民。憑陵郡邑。雖有議和之請。未聞三舍之期。主上出宮禁之。嚴御士卒出戰。然有難塞之欲。繼生無厭之求。近日于都城四面。作雲梯。登車等。窺伺間隙。攻打堅城。多設虛案。遠置疑兵。欲絕聲援。樞密院當機密。親履艱危。雖上聖垂仁。猶欲按兵而講好。然大臣仗義。豈能順

位以儉安。念萬里之幅員。率四方之豪杰。乃父乃祖。被聖神涵養之休。惟孝惟忠。實臣子願為之事。宜殫大節。圖報上恩。恐號令之未頒。欲施為而不效。如檄書到日。應帥府監司郡縣守武令佐。悉許不拘常制。起勤王之師。如見起發。仰所部令官。併日催促前來。救護京室。如有未起發處。不拘遠近內外。許鄉里豪杰。遞相勸率。招集驍勇。不限數目。各自推排首領前來。或有逃散。去處山林。自相團結。已成隊伍。許具名申所在官司。不拘軍人百姓。亦許自効。隨事便宜。四面攻討。其所殺獲。隨事以聞。自節鉞以下。已有立格推恩。願忠臣義士。相與竭力。以成大功。時不可失。劄付開封府。關隴前路。火急施行。

知開德府王棣。除顯謨閣直學士。

二十一日。遣郡王二人及曹輔。馮淵。出使。

增修東南二壁。提舉官安扶。能以劉翰代之。

二十二日。金人遣郡王回。要親王并何桌。

二十三日。遣京畿弓手出戰。敗死千餘人。是日大雪。無太一旗。賊于東水門及陳州門東立大橋數座。下

瞰城中。有榜募能下城焚毀者。白身授團練使。

二十四日。賊遣使來議和。砲中田瀨立死。進五官。贈待制。陳州門火焚戰棚者三。即撲滅而新之。

是日早。賊推火梯四乘。來攻字字號樓子。三乘為撞竿所壞。獨字字樓子撞所不及。火沿燒三樓子。賊人皆登城。舞黑旗。鼓噪。然為樓子火盛。不可過。姚友仲仗劍擁班直守禦。官軍兵救火。弓弩交發。賊皆墮。殺傷者甚衆。賊遂退。是日大雪。我軍放火牛燒金人洞子。反沿燒宣化門東敵樓二座。即陳州門也。金人十數乘火作上城。守禦人掩殺而退。然攻城益急。用撞竿燒其雲梯二。殺賊千餘。其次索撞竿。竿不及。賊因就其上。以長竹扎草。延燒樓櫓。糖袋及火車。沿引不可向避。其貯水桶皆水合。三樓頃刻而盡。賊幾登城矣。得牌首僅百人。禦之而定。其夜緩攻。前此軍頭郭京者。妄稱有李藥師術。募無賴輩數千。聚天清寺。

號六甲正兵。初為成忠郎。尋遷武選大夫。每以危急告之。京頷笑而已。民庶語及京者。輒以手加額。時何與募奇兵五千。兵屬于京。有士人上書孫傳。其略以謂自古未有以此成功者。其朝廷或聽之。宜少付一知之。幸公與傳言。若語他人。定坐引寇沮師之罪。揖而退之。又有劉宗傑。傳臨政之徒。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率効京。有識者危之。皆曰。非朝廷危急。吾師不出。至是乃登城。豎

旗繪天王像。指示衆曰。是可令虜膽落矣。衆亦莫測。是夜宰執宿門上。

二十五日。大風雪。金人攻陳州門。登車洞子。雲梯。矢石如雨。午時遂登城。守禦人棄擲兵甲下城走。既而東水門之南亦破。金人下城縱火。殺旁居人殆盡。都人自殺及乘男女財物于河井中者。不可數。初欲洗

城。先劫帝姬往軍前。既而傳三元帥令。殺人者族。遂止。是夜南薰門。陳州門。東水門。大火。光如白晝。先是四壁屯京畿保甲及軍士共七十萬。每壁提舉一員。同提舉二員。使臣十人。右僕射何桌。樞密孫傳。曹輔。皆在城上。又旋募無賴兵。以草澤為統制。如傅臨政。裴淵。陳德之類。凡九十餘頭項。其後小人以邱濬威

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蓋向東南以白雲之句。立郭京為將。人爭從之。朝廷因命為統制。識者知其必誤國也。又諸統制皆自號令。不受樞密節制。既不齊一。專務姑息。人不畏威。加之賞罰不明。無以勸勵。遂至失守。如劉延慶并子光國。衆咸惡之。指為罪魁。其日猶拜少師。郭京既為朝廷用。募不復取其武勇。但相視面目。以為去取。有武臣欲為偏裨。京不許。曰。公雖材武。但明年正月當死。恐為我累。其誕妄自任。類此。或言援用之初。試其術有異。京因謂金人唾手可取。與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是日大敗。宣化門出師。門去敵不百步。又天已明。人固已駭之。先是每出師。城上皆持滿。待我師稍却。即併力以射。用此退賊。京欲出兵。乃令守禦人皆下。無令視軍。恐失大事。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發城頭上。以親兵數百自衛。兵才出。即倡云。先鋒劫奪馬數百匹。夫。都人皆喜。歡。傳增數千。其實妄也。初賊陣陳州門外。京自內出。正當其鋒。我軍數百人方踰壕。賊二百餘騎突之。皆沒河中。蹂踐殆盡。哀號之聲。所不忍聞。賊因趨門。方急呼守者禦之。吾衆已亂。不及出矣。京見事去。即自叔夜云。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已而雲梯輻湊。來者不絕。初朝廷募有能下城得賊旗者。賞銀絹。至是一賊身帶十數旗。其卒爭取。各詣其長求賞。但見黑旗旁午。人方疑駭而走。泊六人者登城。衆遂披靡。實午未間也。衆既潰散。城上連呼弓弩手。至隨後追之。終不回。乘甲露刃。填隘里巷。聲言。寇西出。叔夜度不可支。下城。遇亂兵。臂中三刀。賊先焚通津門。官者黃經臣望闕再拜。大慟。躍入火中死。守禦盡散。惟田瀛死之。詔贈待制。官其子。賊入醴泉觀。衆止數百人。我衆望之奔潰。無敢與之敵者。俄頃。潰兵與百姓自南至北者。摩肩接踵。舊城門皆閉。遂從舊宋門河上穿脚門而入。或渡河而過。嬰兒襁褓。棄死道側者。籍籍。恸哭之聲。震天。公卿大夫率携妻孥。衣敝布。匿委巷小民家。劉光領西兵。秦元領保甲。從北門斬門而遁。虜登城者未下。而京師驚擾。四城樓櫓。皆遭焚燒。火焰突起。急風中東南為甚。初。虜遣使者劉晏等四人促和。朝廷節之。都亭驛。及是百姓趨往。擒之。晏等呼曰。我來促和。正為若等。毋殺我。衆不聽。皆縛之。有以是報阿里不者。曰。爾時南宋已無號令。不可罪渠。日。晚上登東華門。宣百姓授甲。擲兵器樓下。遣之時。大軍既潰。民無鬥志。授甲者俄頃輒棄之。至夜。中官等並逃出。宮廷無一人。唯景王妃。梅執禮。秦檢。謝克家三四人在上左右。傳宣命令。因詔謝克家授書往軍前。出不由門。繞城而下。單馬一二人隨行。從南薰門。問關至劉家寺。見二太子。至二十七日。有殿班指揮使蔣宜集衆數百人。欲衛上。冒圍出奔。上猶豫。即降殿。挽御衣。挾上。上急顧宣曰。汝是何人。汝是何人。敢爾。宜置上。以足頓地。曰。臣不願死。欲盡忠。陛下不用。大事去矣。上托故。還內。秦檢委曲諭之云。汝等護駕而去。果保全乎。衆默然。檢曰。我今為汝告。官家更將書往軍前。看如何。衆唯唯。于是檢復請往。其衆或以兵擊。斫會通門。暴甚。因盜內庫器皿。莫敢誰何。賴上親出。涕泣。慰諭。時左言亦為殿班指揮使。彈壓之。稍定。因撥宜為防禦使。以安其心。又云。是日早。大敗。宣化門。郭京出兵。賊來攻。字字樓子。皆頹毀。處置未成。撞竿未備。賊遂登城。衆潰城陷。初。京師被圍。朝廷急于命將。有郭京者。軍中一老卒也。京師盛傳用六甲法。可以生擒二酋。其法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人。皆自試于內。朝廷信之不疑。錫以金緡數萬計。使自募兵。恩數備至。人皆呼為郭相公。其所召募。皆市井游惰。色色有之。不問武藝精

否。但擇其元命合六甲法者。有賈線者。京一見。授以將命。他皆類此。賊兵攻圍甚急。京談笑自若。云。擇日出師。凡三日。可至太平。直抵陰山而止。其所招軍。但欲飲首級。不必戰也。前期。暨天王旌。每壁三面。按五色。或畫天王。不知何法也。又有劉無忌。乃賈藥道人。常以身倒植泥中。乞錢。亦作統制官。蓋取淳詩。有郭京楊式劉無忌。皆在東南。臥白雲之讖。初。郭京出。延頸俟捷于宣化門者。已千萬人。俄報云。郭京前軍已得大寨。懸大旗于賊壁矣。又報云。前軍奪賊馬千匹矣。又遣使臣傳令樓子上。除守樓外。餘並不得上。蓋郭京以六甲法。能使人隱形。未脫口。賊兵分四翼。鼓噪而進。衝斷前軍。一掃而空。居後者。悉墮。護龍河。弔橋已為所積壓。不可拽矣。城門急閉。賊師大怒。銜衣沿城而上。止用雲梯一隻。可制五十人。初。十餘人登壁。官兵無一用命者。城遂陷。是日午時也。

京城陷。統制官死者三人。何慶言。陳克禮。死于賊。姚友仲。死于亂兵。劉延慶。并子光國。奪萬勝門。帶班直長入。祇候西兵。萬餘人而出。皆護劉先鋒。延慶陷金明池而卒。光國携王。輔愛。姜張氏以逃。行十餘里。虜騎追及之。遂殺。而自經。是日。班直奔都亭驛。門直入。執虜使劉晏。并從者三人。殺之。先是十一月二十八日。詔差翰林學士莫倚。御史高世賞。館伴幹離。不使人。劉晏于都亭驛。安曰。皇子元帥。遣晏來云。國相元帥一軍。非晚亦到。元帥請皇帝出城會盟。僞等答曰。伯任之國。義均骨肉。與二元帥相見。固無害。但事體不順。難以家喻戶曉。都人見大兵已傳城下。不容車駕出郊。二帥此來。正欲彼此不失信。既許二帥。却為士庶軍民。遮擁。不放車駕出城。即失信更大。安頗以為然。安至。便欲朝見。上問左右大臣。以前遣王。泗來不恭。不欲見之。孫傳。何。請留不遣。詔使人就館議事。不須引見。僞等奏。不引使人。恐難為辭。亦恐劉晏不肯去。况幹離。不于本朝。素號有善意。今拒絕其使。如枯旱遣使來。不審陛下。還令朝見否。後勢須引對。即于幹離。不非便。臣等連日。與劉晏。語似稍識義理。必非王。泗。狡狴。悻悻之比。上曰。如此。則令引見。晏果執禮甚恭。奏對婉順。上悅。厚其禮幣。晏悉不受。晏既去。又數日。粘罕軍果到青城。遣使知樞密院。馮。解。引。蕃。官。蕭。慶。揚。真。語。撤。離。母。李。極。烈。來。使。慶。極。架。點。有。口。辨。真。語。撤。離。母。李。語。簡。而。峻。撤。離。母。乃。女。真。人。其。會。所。親。信。者。再。差。莫。倚。高。世。賞。館。伴。次。日。引。見。上。殿。慶。等。力。陳。本。朝。失。信。事。謂。如。三。鎮。已。許。了。兵。纜。退。便。不。肯。交。割。今。雖。是。畫。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須。要。與。皇。帝。會。盟。方。敢。退。師。上。令。僞。等。宣。諭。曰。非。三。鎮。不。常。割。自。是。三。鎮。軍。民。不。從。因。而。遣。使。告。大。金。免。三。鎮。之。地。卻。計。三。鎮。稅。賦。增。作。歲。幣。本。非。失。信。慶。又。奏。云。大。金。收。得。貴。朝。詔。書。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予。人。上。宣。諭。曰。此。乃。前。日。臣。僚。獻。議。也。已。行。貶。竄。自。有。國。書。回。二。元。帥。且。煩。太。師。諸。人。主。張。和。議。必。相。信。虜。使。退。至。都。堂。堅。執。前。說。云。相。公。諸。人。須。是。與。皇。帝。熟。議。方。得。穩。便。何。處。答。曰。本。朝。自。祖。宗。以。來。車。駕。惟。是。三。年。一。次。郊。天。出。城。平。居。未。嘗。離。大。內。一。步。况。今。大。兵。在。外。都。人。豈。容。車。駕。出。門。此。是。實。難。相。從。皇。帝。自。有。回。書。使。煩。太。師。諸。人。委。曲。覆。之。二。帥。虜。使。退。至。關。授。書。辭。去。又。數。日。蕭。慶。又。資。粘。罕。幹。離。不。書。來。堅。請。皇。帝。出。城。會。盟。不。然。即。圍。城。之。軍。決。不。解。攻。城。之。具。決。不。退。未。攻。城。前。若。車。駕。出。城。二。帥。當。執。臣。子。之。禮。若。城。破。後。更。無。相。見。之。禮。若。謂。使。人。言。語。太。過。即。請。斬。之。使。人。不。惜。一。死。此。事。乃。是。貴。朝。社。稷。倚。答。曰。此。事。恐。終。難。允。從。至。是。遣。李。處。權。借。太。常。少。卿。為。報。謝。

使兼道開門賞贊舍人李德充副之。閏十一月十四日，粘罕離不復道蕭慶、楊真語、幹撒離母、同李處權等來使，就差李處權作伴使，先與莫倫等相見曰：奉賀這回好公事，且喜得早了當。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云：皇帝不肯出，莫是疑否？侍答曰：亦何所疑，只是事體不順。慶曰：國相皇子來，特令慶等奏知皇帝，不須車駕出城，只要大臣計議。近上親王為質，待退兵候兩路割地了畢，即送親王歸。侍等即時奏知蕭慶等又言：來時二元帥云：陳州門濠已填了三分之二，長一里，有攻城器具二百車，並未准上前。如依得書中所言，十五日放慶等回，和議便定。不然，二元帥云：不願慶等三人，一面攻打，若一個軍人登城，更無商量，遂引之至殿上，即奏曰：免聖駕出，只要使僕射何處出城議事，真色變，上亦不許。宣諭使人曰：待遣大臣馮淵、曹輔前去，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鄂王為質，上宣諭曰：朕為天子，豈可以父為質？如皇太子數歲，如何到得軍前？撤離母曰：這事也有商量，如皇太子不須出去，只要親王二人出城為質，上宣諭曰：遣近上皇屬出城，蕭慶曰：議事非僕射何處不可，如馮淵、曹輔皆衰老怯懦，元帥決不信其言。上宣諭曰：馮淵、曹輔皆忠實大臣，朕所委任，軍前有事，但與商量，慶不以為然。莫倫、高世賞請對，力陳虜已不敢仰煩聖駕出城，其心頗回，極不易得，如宰相親王，不可不行。且如幹離不前，到城下要宰相，陛下即遣張邦昌、要親王，陛下即遣康王、肅王、今兩軍並傳城下，粘罕兇悍有謀，又非幹離不足比，豈可不遣宰相及親王，恐貽後日之悔。蕭慶曰：館伴且須催貴朝遣親王早出城，若更遲回，恐誤大事矣。上降內批付侍等，令再三說諭使人，本朝宰相只一員，每日處畫朝廷事務，應副軍前，不可暫時闕官。已遣輔臣馮淵、曹輔去，諸事可商量。莫倫、高世賞委曲說論，慶等曰：須得何處等并親王出城，事便了，兵便退，如或不然，決定攻城。若城破之後，不知大臣做得大臣，親王做得親王，慶等此後更不復來矣。楊真語又索于辰人侍答曰：皆宜慎海，不知存亡，慶遂止之曰：在此間者，猶不肯遣，况于辰人乎？授書相別，乃閏十一月十八日也。十九日，朝廷遣知樞密院事馮淵、簽書樞密院事曹輔代宰相，宗室節度使仲溫、士希代親王，出至軍前，粘罕但置酒待之，酒三行，便送馮淵等歸，不交一談。自此攻城益急，晝夜不息。二十四日，劉安再入城，是夜大雪深數尺，莫倫、高世賞見劉安，安曰：皇子元帥令安急入城，修書不及，兵已登城，如力禦得，住，即極力為之，如力有不加，即告皇帝早出來相見，當悉保全宗廟社稷，須急遣宰相親王出城，庶免攻破。安曰：城上守禦行徑，全然未是，使火箭燒着樓子，何消倉忙，若做樓不及，但用大本口塞定，多持長槍，等待上雲梯人，點令刺墜可也。安見城上守得未是，恐不可保，次日引見，安奏陳幹離不之意，上賜安金東帶，退至都堂，宰相執政諸大臣，猶不肯遣親王奉使，侍等力爭之，不從。歸至朝，雪大作，未時候聞關口外大擾，守門兵士入報，金人兵馬已登城，諸軍班直皆敗走回，朱雀門已閉，少頃安等被殺。

靖康要錄卷第十四

二十六日大雪，金人盡得四壁，城上火益熾，百姓扶攜荒擾如初。敗兵委塞里巷者，往往肆行擄奪，下城輩乘之，兵火四起，遣何處及親王為請命使，秦檜、李若水、司馬樸相繼納款軍前。至西北壁，寂無一人，乃伐城外林木，并斷取板作障，反蔽城內砲架，皮離巴皆回向內，城外盡作邊道，城內者則壘為弓橋，不三四日皆畢。初破城，賊下令縱火屠城，時何處率百姓欲巷戰，其來如雲，由是斂兵不敢下，仍偽倡和議，人心稍安。駕登樓宣百姓，遣宰相何處、濟王議和，午後何處、濟王回，同金賊四人入內，詔許高除名勒停，瓊州編管。是日早，龍德宮開城破，太上皇帝為衛兵擁入禁城，上皇猶豫間，衛兵欲殺內侍官鄭詳以下，遂由金水門以入，躡蹻雪中，移時未知所向，上聞之，遣帶御器械王球領殿內帶甲親從官二百人，迎奉太上皇帝入居延福宮，時甯德皇后早已入禁中矣。又云：早駕上宣德門見軍民，越王同吳玠出乞和，二帥令回要宰相何處，李若水自軍前乞入城，拉何處出軍前，奉聖旨，勸何處及親王出和，當晚許令講和議，乃回，堅欲太上皇出城相見。是夜五嶽陽德觀大火。詔釋王及之、李處權罪，及之復吏部員外，處權以再遣辭行，付御史臺獄，至是釋之。

又云京城十六門皆為蕃兵占守吾兵無一人在城上者當日早班直及諸處軍等奪萬勝門奔出者四萬許人京城大擾柴聲不絕而士庶近上者皆扶老携幼藏匿于小街深巷之家婦女蓬首垢面自毀形容入井或自縊半死半活而棄在旁者不可勝數

二十日四更上御宣德門撫諭軍民兩國以和議各令歸業黎明雪止自城初破金人雖數令不得出掠然擅下城執弓箭鎗刀于貴家富室劫金帛馬子女每數十人作隊者甚衆小人輩因緣為奸或為指縱或鬻髮早裳効其號呼乘炬公肆擄掠是夜又火焚雲騎橋明達皇后孟昌齡等宅神衛營監從宅沿燒數千間民見東南火作爭走西北悲哭不止幼稚棄于河者益多太守徐乘哲出舊城撫諭今日敢劫掠者從軍法王師及城上虜兵皆釋甲小民過城者虜人擲錢乞之或往復數十千語人曰元帥限我輩三日破城今止日半見効諸門先積金帛如山虜悉得之所乘者錢耳虜帥堅欲上出郊親議或太上皇皇太子亦可上初不肯出大臣有請行者上堅不從且指衣帶以示之曰事急有此而已既而手詔曰金人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衆庶毋致驚擾却慢大事

又云是日忽登宣德門赦守禦官吏軍民之罪皆稱萬歲城中民趨陽德五嶽觀盜官錢天大風雪屍橫道路人爭食之入更雪霽長星見森出丈餘四更沒是夜馬草場真宮火

又云是早朝廷差人及出榜告諭城中軍民等已和議了更無殺戮人情初安然何處在外與金人畫一以十二事和議如對河北歲幣稱藩括金銀之類未定聞金人須要上皇為質

二十八日雪止日色甚明赤人皆言不祥又詭言下晚洗城于是大街居民逃隱窮巷惶惑不知所以為豪右披毡婦女以灰墨塗面百計求生是日有榜云朝廷有遣使回大金已許通和只候何處入城使作講和明誓仰軍民等安心着業其潰散者各放罪不得驚擾有違約束以軍法施行復有詔文武百官秀才僧道父老等相率詣軍前謝二元帥兵不及城全活性命之恩願犒軍者聽以金帛牛酒何處等四壁披城兵盡放入城和議以定即遣皇弟大王以下十一人詣軍前謝之晚差范瓊四少尹并廂官彈壓舊城外府尹三衙彈壓城內民稍安堵然虜間下城焚劫州北皆黑水兵尤暴明達節明宅皆火太學律學一空待漏院登聞鼓院樞密院寶籙宮憲臺皆決壞

二十九日天陰稍晴城中軍民或詐為金人縱火劫掠凡捕千餘人稍止百姓分其尸頃刻立盡自後日有之晚有黃榜以當親往郊外是日百姓相率往謝二元帥以竿揭金帛者自門內抵南薰門填溢于道路皆卻而不納自二十五日始至是日士庶皆携老幼渡汗履水入內城雖貴游無不布衣塗跣者

三十日黎明開朱雀門上御馬素隊三百人詣青城見二賊至南薰門南立馬移時候報賊悉隔下兵衛許百人從都人自宣德門至南門泥雪中立候回虜見上皆以手加額焚香而迎是日未許相見車馬宿郊外衆聞之皆惘然夜有榜示奉御筆徐乘哲曉諭軍民各安心勿得驚擾來日入城當與軍民共慶初是駕不欲往而太上皇欲行故出都人獻物隨駕往者不知紀極有旨候駕回乃前

賊既據新城豈不敢下遇夜或五七人至數十人前擄掠而已然呼索四出賊使交馳又令數人居都亭

願為承受方城破之初文武官蹂躪及險城死亡者甚多官軍約十七萬潰散幾盡至是招集殘二三萬軍前來索蔡京王黼童貫廢度陳遼李綱吳敏徐處仁張孝純等家族是日先以蔡京家慕容氏母子并京二小孫以往

十二月一日上宿郊宮與二會帥未相見遣使者議和事上將去表凡數次改是日閱傳乘輿還百姓自五鼓相率守南薰門蔽路已午間南薰門忽開莫不忻躍已乃宣取酒果申後章壽隆入城傳詔來日方歸又出黃旗云和議已定各宜知悉人益惶惑不安至夜有投宿御廊者婦女小兒用襟裙盛土填牆道以雪泥未乾不曾治道故也家家焚香以禱是日虜來求劉安等四尸以骨還之晚有二榜一云奉聖旨和議已定止是往來禮數未畢竊慮軍民等疑慮今曉諭告令知悉一云承大金軍前關金人雖在城四壁不令下城如有作過及乘勢作鬧之人仰一面收捉並以軍法從事

又云是日微雪講和方定孫觀草表賀明曹輔章壽隆邵溥贊黃旗歸報傾城迎駕數百萬人自關至南薰門填咽不絕至暮散歸皆以情乞詣軍前獻金帛牛酒謝過虜人不納是日皇弟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于相州

二日日出無光有飛雪數片聞劉延慶出奔為人所戮

是日候駕人稍少皆云必未回申時忽有一使巨馳馬而來云駕回都人驚喜奔迎至晚駕入門父老交道山呼拜于路側老幼拋土填塞雪凍不須臾御道坦然或捧香前引或衝突禁衛發頂然臂以迎者不可勝計皆攔馬首而泣聲聞遠近帝亦為之掩涕入宣德門帝仰泣數下左右悽咽不得語從駕有金人數輩見上得人心如此亦皆驚嘆久之

是日午時稍晴頃之微雪乃受降時也初鑾輿之出駐蹕齋宮遣宰執往來議事易表者四數其略云三里之城已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為煨燼之餘久煩汗馬之勞輒効牽羊之請此孫觀詞也至是始定乃往青城見二賊迎于門上設香案望金國設拜以表投粘罕賊受之相揖而入御馬行于前二賊次之遂入殿講賓主之禮相遞再三上卒就主位酒三行移時而退聞粘罕語云三太子見在西京衛護陵寢無它慮金人以甲馬往還裏送遣蕃官五人送入內宿于朝堂始上亦以金銀十六担緙帛五十床金玉帶各二為贄而彼供給亦良厚下至從官飲食頗各豐腆于是令百官士庶詣軍前謝二元帥民間獻金帛斗酒者相繼于道僧道及富民揭黃榜諸門作功德報大金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全活生靈之恩大金皇帝聖壽無疆道中書侍郎陳過庭繼往河北割地以黃河為界金要江東北守臣子弟同往遣簽書樞密院曹輔迎接康王

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再三論說方稱皇帝仁孝乃免

又云上是日與粘罕阿里勃相見于齋宮相見之初粘罕先遣人將齋宮上鷓尾用毡裹然後設香案上望西北拜左右無不歡戲上遂與國相二太子同坐上為主國相二太子次之宰相親王並列于庭下酒三行俄頃遣人奏知皇帝日已晚城中軍民不安可早回駕遂與二賊帥送上馬初見粘罕作二表皆孫

觀乘筆云。社稷不損。宇宙再安。粘罕抹大金二字。止欲稱皇帝。又欲易宇宙二字。云大金亦宇宙也。朝廷皆不得已而從之。和議之後。二太子遣國相持書云。既往不念。故無可言。事至于今。良為驚悸。康王見在河北。便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擬奏善保社。其書不書名。

三日上御祥麟殿。百官始造朝。房索全城驛馬。開封府奉聖旨。應在京見任除職事官留馬一匹外。並赴開封府納限三日。敢隱留者。全家軍法。告者賞錢三千貫。于是自御馬而下。得七千餘匹。歸軍前。內班直禁軍自控納之。甚有愧色。賊帥差官檢視諸軍。取絹一千萬疋。既而又索采緞如絹數。及金五百萬錠。銀一千萬錠。表段只要綾羅錦繡。不要紗。右司員外郎司馬樸。著作佐郎李若水。以奉使和議。皆遷為侍郎。若水吏部樸兵部。

上既入。親從三百餘人。皆為虜驅去。使跪膝背城。後久之乃赦。望金國拜謝。分配諸蕃。王時雍兼領開封尹。翌日。詔不施行。梅執禮能領尹。依舊資客。上朝太上皇帝于延福宮。悉屏去從衛。以何與從。是日。百官入內起居。虜使四人從。入城者亦朝見。索蔡京家屬。詔遣蔡容氏并蔡條。緘來取李綱。吳敏。徐處仁。王安中。劉幹。童師易并蔡靖。滕茂實。趙良嗣。張孝純家屬。

四日。開封府榜。盡數于戚里豪富之家。根括金帛。赴納。何與率百官父老僧道等詣軍前謝。早至南薰門。薄晚方有蕃官傳令。國相元帥指揮。日晚道路遠涉。不煩出城。令各齊心發願。願大金皇帝萬歲。乃謝而退。少頃。御史臺傳旨。應在京職事官並赴尚書省聽候差使。五日。金人于城上密栽松柏。及實排木。應守禦之具。悉移內向。遣使八人入城。自此皆宿都省或朝堂。不復宿都亭。吏部差文武官各二十員。隨金人軍往兩河交地。每州各一員。中書侍郎陳過庭為交地都提舉。粘罕有書到御前。其略云。往事不足深念。但遣近上大臣迎康王云云。無名。

六日。將內外庫絹。盡數令禁軍送之軍前。自此數旬不已。退回汗損者甚多。有詔撫諭四方。由軍前差人裹送以出。詔曰。大金登城。斂兵不下。朕親出郊見兩元帥。和議遂定。宗社再安。生靈獲全。恩德厚甚。四方恐隔絕日久。未免疑惑。仰諸路監守臣。速行撫諭。兩日。金使巡視府庫。已封內藏左禦前軍器所。王宗濬罷殿帥。差橫行指揮使左言權領。先是城破。殿班作亂。獨言出力遏之。故有是除。仍超授防禦使。七日。虜于城上悉栽松柏及皮離巴。覆以棘芒。

聖旨。諸軍偽作蕃裝劫財物者。限十日。贖自首與免罪。乃令五家為保。八日。議定金主號。為崇天繼統昭德定功修文成武光聖皇帝。虜使檢校內藏左藏元豐大觀等庫。械封之。九日。虜使索米麵各千石。與軍前醴酒。軍前催馬及割地使陳過庭出門。又要折渣質。文呂申家。夜有使須索金銀。語頗不遜。

十日。詔遣使臣撫諭諸路。復遣中書侍郎陳過庭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宜諭康王議事。

十二日。聖旨。吏部差在京朝官三十六人。轉三官借寺監承赴軍前。交兩路地界。并取三十六州太守親屬往為質。詔吏部尚書王時雍同開封府尹徐秉哲。分東西兩廂四少尹。十五鄉五郎官。備詣在京根括金帛。出二榜。其一云。曉諭戚里權貴豪富之家。竭其家資。赴府送納。如敢隱匿。皆埋諸色人許陳告。三分支一充賞。犯人重行發配。知情藏匿之家。依此。其二云。大金既已登城。斂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今來公私所有。本是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盡。以備設大金軍兵。自皇后家為頭。又率聖旨。有能軍前竭財犒賞者。令王時雍具名聞奏。當優與官爵。限三日。具所有送納。或敢隱匿。並正軍法。捕奴婢等擊問之。以王時雍兼領開封府。就本府治事。免致官吏分孽不前。差祠部員外郎惠柔。兵部侍郎納軍前。分三門出。虜各以官授之。南薰門四百萬疋。東水門鄭門各三百萬疋。

十二日。斬門指揮使蔣宜。李福。盧萬葉市。先是二十五日。城陷時。劉延慶。劉光國出。眾以為軍已行矣。翌日。大臣請登宣德門。撫諭以安衆心。二十七日。上御樓。方下踏道間。將宣叩馬。請車駕由左掖退出。以避寇。既而宜等立馬。祥曦殿前。邀駕播遷。遂甚。上曰。將我何之。宜等云。為官家奪得一線好路。這裡不是官家住處。祥曦殿門閉。宜等以斧破之。門外內侍梁燾等被殺者十七人。上大驚。復入內庫。劫金帛而去。至是。詔宜等棄市。

十三日。遣軍人百姓般。赴南薰門納。凡一千萬疋。又遣使來。欲割蒲。許之。先是軍前諭意。金帛不前。初十日。定下城。故凡百應赴。莫敢少緩。綳般去。屢有換易。悉要山東。河北者。朝廷以酒肴等遣受納。蕃官無算。兵士有屢般力乏。憤而擲于虜人前者。虜乘徐謂曰。莫是國家得汝力助。虜遣南京尹胡直。攝入城。

聞新昌卒。先是十一月。金人長驅。駐軍懷州。不行者十餘日。乃遣太師王訥。楊天吉持書來朝。王訥。楊天吉云。兵臨大河。去國咫尺。兩國戰爭累年。生靈塗炭已久。此緣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休兵。講和。以誓遣臣等來。復兩國之歡好。止求割地。以河為界。上不得已從之。王訥曰。今陛下敦信許和。乃兩朝休兵之幸。然未知陛下遣何人報聘。上曰。待擇人。王訥曰。春時議和。還師以三鎮為約。陛下遣張那昌。路允迪。割地。皆臨時驟進。銜命而往。果見中沮。遂有失信之事。所以至今傾國而來。蓋要理會。今春不割地。失信公事也。今陛下不轉左右親信大臣一往。若如前舉。必不取信金國。納等固必看陛下如何耳。上命唐恪等議。遂以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張那昌等聘焉。是月二十二日。受命。昌入對曰。陛下委臣使事。臣不敢辭。但臣短見。深恐許和割地之後。金人失信。復來臨城。臣若止傳國書。實為無益。且兩河之人素勁。至如太原守孤城。經年。隆德破而復守。人人死戰者。蓋不負祖宗積德之靈。陛下恢復之志。而今也。下太王遷邠之令。用保生靈。第恐彼方之民。深戀國恩。不忍削髮左衽。從夷狄之國。則未必可號令也。不從。則臣必為金人所執。不能為陛下努力。則臣死不瞑目矣。臣若詣軍前議和不成。戎兵南渡。乞以便宜分遣。徵餉。閩直學士參議官劉岑。朝奉大夫幹辦官滕收。分路催勸王之師入衛。亦臣區區之願。上曰。甚好。常降指揮。昌曰。一降指揮。必喧傳。喧傳則泄漏。泄漏則機事不成矣。只乞陛下密記淵衷。上遂命

取黃絹御書賜昌曰：昌議和不成，戎師南渡，取晉緣路入京兆，率先諸路人馬入衛王室，劉岑、滕牧取嵐靈路，催促陝西等路勤王軍，依奉使法內勝收與除直秘閣，體念宗社，朕不敢忘，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押付昌，是夜昌同官出宜秋門，宿瓊林苑，明日行至望京橋，逢游騎，二十七日，至永安軍，孝義橋，遇粘罕中軍，約明日相見，粘罕隨行至開門，明日盛甲兵之衛，接見使人，其開門舍人止曰：撤傘用榜子，贊名引見國相，昌曰：國相者，金國何官也，舍人曰：宰相元帥，昌曰：既為宰相元帥，乃金國之臣，昌亦南朝大臣，止當以敵國臣子客禮相見，豈有南朝大臣以臣禮見大金之臣乎，舍人曰：樞密情不畏死，昌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不足畏，節不可屈，爭之移時，粘罕既不能奪，乃以客禮接見于慈帳中，往返議論者終日，粘罕曰：我兵已南渡，且到城下，候樞密制地回日，此方旋師，蓋以南朝會失信也，昌曰：皇帝仁聖，未嘗失信于天下，頃以童貫、王黼、苟利忘義，失信大遼，致今日國家有意外之難，非國家失信于大金也，且國相今春欲誓結和，勒兵不渡，今復背約南侵，非金國失信耶，粘罕曰：不敢廢和議，止候得地，昌曰：被命而來，不敢輒易，若國相兵不北還，昌雖死，地亦不敢割，粘罕大怒，入後帳中，約退昌，昌歸館，不給食者一日，加甲兵圍其舍，二十八日，以太師楊天吉、推千兵館伴昌往河東，太師王訥以千兵館伴，耿南仲往河北，二十九日，昌北行，不得復見粘罕，至閏十一月初四日，至澤州，昌召參議官劉岑、幹辦官滕牧出，臨行親得御札，具說前降之語，曰：當與公等誓死成事，是夜，召金館伴太師楊天吉曰：國相待昌之還，方肯歸師，臣子之心，急于星火，奈以道路遙遠，莫得疾走，欲分遺屬官往東路，昌行西路，會于河中，不二十日之間，此事畢矣，庶得國相早肯班師，楊天吉等曰：謹諾，遂分差戎使王敏、郭天信以五百兵館伴劉岑、滕牧往河東，楊天吉、幹辦官行，其議遂定，明早分路而行，十二日，昌至絳州城下，城門不開，郡官逃盡，惟有監倉趙子清者，領州事，郡人聞割地，大怒，出兵掩殺，是日昌遇禍，十二日也。

十四日，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如大名府。

十五日，申時，禮部火，火燒刑部及曉方息。

開封府等處鎔金銀共四千爐。

是日，火自尙書省延及祠部、吏部、刑部。

十六日，立春，上遣送土牛條杖往二壁，粘罕不受，傳語趙王不用許多禮數，又遣使語二帥，欲開諸門，令細民樵採，日給粘罕不可，且令折屋燒，語類此，凡遣遺虜壁議事，多不得見，二帥或踞坐帳中，使甲士執引使者趨拜，廷下司馬樸使問其族，曰：先祖太師丞相光，賊曰：賢者之後，乃稍加禮。

金人歸胡直孺及其二子。

有旨，許民于良嶽採花亭樹為薪。

虜薄城以來，每夜日晡，輒鼓擊四發，及得城，復擊于城上，謂之平安鼓，城中墻屋皆震，聞者不聊生，自是聞一擊之，不復如往日也。

皇弟大元帥康王次大名府。

聖旨，凡虜財物，不自首為獲者，族誅，近隣不首進軍法，軍人作過，統制官不覺察，除名勒停，以有詐裝，蕃人作過也。

十八日，詔瑤華宮人遷居延禧宮。

二十日，雪，移金帛于市易務受納。

二十一日，雪，毀折良嶽亭榭，爭奪死者千餘人，百物踊貴，死者甚衆，遣使往軍前募金銀數，是日萬歲山屋摧壓，死者四十餘人。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大雪及尺餘，至夜方霽，街巷死者如積，曹輔軍前回云：至曹州，不見康王，一路金人連營。

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徐處仁，以東道地管胡直孺尙書兵潰，不知存亡，令淮浙監司權上伴職事，領兵赴援，又安王室，常所見起發前去會議施行。

二十四日，開寶寺火，差祠部員外郎喻汝驥、高俅賜第，需其材于民，尙書省榜連金人書云：十二月二十三日，骨盧你移寶物極列左副元帥皇太子元帥謹致書于大宋皇帝，近日差官入京城，檢視府庫，積內緝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疋，于內唯取犒賞所須一千萬疋，今承來示，披尋深意，恐似此有妨取索，假以為辭，于理未安，比者初欲破城時，本擬縱兵，但緣不忍，以故約束，今來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緞子衣絹數不限官私，早望應副，見在庫緝雖見有餘，惟取所須，此金銀緞子亦係所須，以外亦不必取，昨來本府再舉之際，累承示諭，當致金帛費耗，驗今所論，似謬前言，且冀亮悉，無用浮詞，謹奉書啓達，不宜，謹白，金銀各五十兩，尙書省奉聖旨，令出榜曉諭，今備錄國書在前，勘會大金軍既登城，斂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甚厚，軍前金銀表段，自當竭力應副，除內藏元豐大觀等庫及龍德、甯德兩宮，御前、皇后閣，皇太子宮，并臣僚之家，以根括數目外，大段缺少，今曉諭權貴戚里豪富，及凡有金銀表段人戶，各仰體認大金之恩，疋兩以上，盡行輸納，差王時雍管東北壁，徐乘哲西南壁，陳求道，余大均管東壁，王紹受納，王及之、夏承管北壁，李佩受納，依諸家元納到封頭斤重，交納赴大金軍前，如敢隱留，許諸色人告，仍令逐便給賞，官吏乞覓，并仰一面措置施行，此榜出，郡人大恐，差官分詣諸處買柴，始聞顯昌府破，死者大半，故老之家，盡虜置軍中。

詔禮部刑部遣火人吏自開封府移理獄。

二十五日，張徽免試，為中書舍人。

徐乘哲以根括金銀數目浩濶，乞添差蘇昌時充司錄，從之。

虜人入國子監取官書，凡王安石說皆棄之。

二十六日，開封府榜，金銀疋帛限三日盡數送納，如有窖藏寄收，出限不納之家，許諸色人并本家人力，女使經府陳告，以所藏之物三分之一估價充賞，其人力女使者即時放令逐便。

邵溥應副城南善官顯呢，聞其國相主謀者高書，劉尙侍，二太子主謀者劉中及撤爾母，國王大綱謀事。

者帥預事郭藥師已罷兵柄矣其有密謀即各馳馬于空過無人之境盤旋數刻而後反其乘議不以高下皆環坐一室盡書字于灰以定可否不復開語其密如此是日輪相數足

二十八日開封少尹楊許中下戶以金銀聽入官中賈並無阻節范質數事往來催促四壁專括金銀東虜取秘書錄及所藏古器

二十九日元帥康王如東平府

先是辛丑壬寅年朝廷新得燕山調河東京東京西之民轉我粟金帛器甲往燕山絡繹于道而燕山初定盜賊不可勝數剽劫行李商旅途絕部押官往往在雄州不敢北去而燕雲兩路官吏皆處中國其哨聚之民並引處內地中國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復以禮相待相忿恨數至喧嘩至乙巳歲秋平陽府就糧義軍劉嗣初反殺掠居民轉至懷州城下兵馬鈐轄與兩隊將與之戰屬沁水暴漲官軍不利轄鈐及兩隊將皆戰死朝廷大發兵擊之嗣初遁歸雲中是歲正月十九日也嗣初之反皆緣汾路懷衛皆被其害而澤州常數郡之中其守高世由打獵有方獨不入境既朝廷賞功澤州不預六月末中奉大夫直祕閣霍安國知懷州安國嘗為燕山路轉運判官頗習邊事數為其僚言金人必為朝廷患此州亦不可不備乃計度增城濬濬繕治器甲安國在燕山時郭藥師嘗欲自燕之地不煩朝廷置帥人不以為言而安國獨深然之乃具以奏坐此放能幕府憮然以為不至若此也十二月重貫自太原府回行李甚遽既渡而南乃聞金人已破代州知代李嗣本降是月九日也朝廷以宇文虛中為軍前宣諭使知懷州而回後數日聞虛中為亂兵所劫僅以身免已而上皇降詔傳位于淵聖靖康元年丙午金人二太子幹離不自河北入寇所過不攻城遂進逼京城三月金人河北所入兵退其游騎至衛州粘罕自代州入寇所過攻城既陷代州忻州至石嶺關將取守忠本燕人率乘降之金人遂至太原城下知太原府張孝純副總管王稟以勝捷兵三千人嬰城固守金人分兵圍之粘罕引兵出北關陷威勝軍是歲二月也賊至隆慶府知府張確憑城與之戰二日而城陷張確死之粘罕進屯高平縣會朝廷遣簽書樞密院路允迪使金國割三關四鎮之地二月末允迪至懷州盤桓數日金人知允迪出使必欲見允迪而後止懷州士民數千叩閣請允迪至高平粘罕退北關太原城守未破也初粘罕至高平澤州通判時敦往犒之事既定朝廷以知州高世由為直祕閣賞其能使虜不知城下也粘罕既過北關于太原城下舊城而居之號曰元帥行府蓋限屬縣運芻粟為久居之計朝廷以姚古為河東制置副使古至懷州三月二十四日別將陳迪擒大金所置隆德知府姚璠璠燕人自言系出穎昌頗有善政潞人喜之二十五日又遣將入威勝軍逐金人所置知軍事古引兵至威勝軍傳聞粘罕將至古一夕遁歸隆德府神師中自河北逐金人出界由土門路入河東金人以精騎邀擊于榆次縣殺師中麾下兵皆潰五月五日也朝廷以知樞密院李綱為宣撫使督諸將救太原又以資政殿學士劉幹為宣撫使副使中大夫直祕閣范世雄起

鼎遣兵來河東始為參謀俄為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宣撫司參謀兼河東路幹辦公事折查質參謀官四人京畿提刑王以前祠部員外郎裴處直祕閣沈瑄宣義郎郭執中主簿機宜文字在懷州三員樞密院編修官鄒柄田且朝奉大夫韓曠幹辦公事主簿文字官趙棣趙毅張叔夜陳湯求梁澤民張牧等數十人又以武功大夫防禦使解潛為制置使代姚古以神師中統西蕃人馬以許季烈為前軍統制于解潛屯威勝軍劉幹屯遼州王以備節制浙兵張顯為察訪使顯孝純之子也與府州折可求等皆屯汾州又范瓊率山東兵以及招到張仙劉浩等屯南北關山間皆去太原府五程約以三道兵並進會于太原城下遣郭執中至解潛軍引兵先出南關陣于坡上金人迎擊之軍大敗潛與數十騎走山間神師中亦敗走所轄西蕃兵間有一二回者郭執中折查質與河東轉運使高衛錢歸善遁至隆德府張顯引兵攻文水縣拔之進軍數十里金人出騎大敗八月七日也顯與數騎走歸餘衆遂劫汾州金人兵回遼州劉幹引其衆取間道欲歸河北路與金人游騎相遇懷州將領王彥隨劉幹軍戰死于山間是時粘罕在雲中留金人將銀朱大王于太原城下八月五日粘罕至太原至九月五日城遂陷張孝純被擒俄釋之入以為雲中府察判劉幹副總管王稟盡殺勝捷軍三千餘人九月十九日朝廷召李綱回以折查質為宣撫判官范世雄至龍德州能歸折查質至懷州郭執中以宣教郎直祕閣為參謀富直柔以宣義郎祕書省正字為參議宣議郎王弗以承事郎為幹辦公事迪功郎張絳機宜走馬承授王復往來河東屢言將帥過失召范瓊以備歸國俄而以富能范瓊赴關鼎遣路兵二千人在澤州餘在懷州朝廷盡罷李綱所遣置官屬以折查直專主和議當棄太原故也又以解潛為參謀俄又能之進查質龍圖直學士宣撫副使查質以郭浩為都統制許大倫副之十月八日金人陷汾州張確死之十日以龍德平陽為兩帥以懷州隸隆德以張有極為集英殿修撰隆德府安撫使以高衛為徽猷閣待制平陽府安撫使衛未至平陽而平陽已為契丹兵所破金人進據之矣又以郝倫為河東提舉常平加兩路守臣並帶內安撫使十月懷州官因見查質曰宣撫使兵馬久在城裏困倦甚矣一兩日欲去西山下排隊少令意思舒豁次日遂與富直柔王弗張絳同行欲宿萬善鎮去州二十五里正太行山下中大夫右文殿修撰懷州安撫使霍安國差官應付查質至山下逢李若水自大金奉使回屏人密語知虜已南向查質大懼其夜還鎮遂挺身遁歸河陽留諸軍共二萬人在懷州續得省劄云金人不肯守盟約延遲進師將欲前來河南北人民盡許渡河過南居舍林木皆焚燒務令虜無所得次日早懷州得查質劄子令郭浩許大倫統押宣撫司馬兵來河陽令曹瑋都統制鼎遣兵在懷州北及辰時浩大倫亦去次日虜至城外令懷州速降云今已取了晉絳太原且看太原猶自取了則懷州何勞攻也汝且與守臣說令將降狀來時粘罕已陷澤州知州高世由通判呂民中降虜傳檄云汝南宋上皇數年前遣人自海上與我大金結盟共滅契丹當時元約九州土地人民歸汝南宋子女玉帛歸我大金及至各自興兵汝南宋並不能取得九州却是我大金取了燕山府為有已前盟約將土地人民一齊交割與汝是我大有恩德于汝南宋也既無以謝我遂將營平兩州與大金而營平兩州戶口多在汝南宋界裡我為民父母為見有百姓父母妻子離散

情實不忍。移檄去汝南宋取兩州戶口。汝南宋都不發遣。亦無回文。不肯依納。我便與兵。是時却是我與兵來。及至汴城下。汝上皇便不做。却教太子為主。見兵勢懼見攻破。遂差使人將三關四鎮之地獻與我大金。我信是實。頭言語。使引向行府。至高平縣。見汝宋差路樞密來。我便回去。更不侵掠。是我又有大恩德于汝南宋也。却背盟約。密諭三鎮堅守不付。又召天下兵援太原。今日所以與師。師去不可謂之無名。我本一齊。卻要汝南宋土地。又為大金皇帝聖旨。教且以見流黃河為界。汝懷州合是我大金撫定去處。合便歸降我。守臣霍安國遣人再三說諭粘罕。以為不若與大宋皇帝商量三關四鎮歸大金。每歲更添歲幣。自餘事宜足可許。粘罕曰。也得與我三關四鎮。每歲更與歲幣二百萬來。汝且恁地差人去。南宋皇帝處說。且留軍在懷州澤州之間。等汝回。以前發去者。先鋒難為未見。次第便却喚回。持指揮教與不得。胡亂殺人。使人曰。其如神馬國王右副元帥在河北。不知此意。若去攻打。如何處置。粘罕曰。容易容易。待教說與。遂回文與霍安國。令申奏朝廷。十八日無回報。粘罕大怒曰。汝南宋恁地無信。行從今日以後。更有文來。我也不看。差人來。我也不見。汝具說與主州。一任汝不忠不孝。出戰亦得。守城亦得。則我是不住手攻打也。時懷州有正兵千人。鼎澧兵三千餘人。河內修武武陟縣保甲四千餘人。而虜日夜攻打不已。十一月初破城。準備將領武翊郎王英投深而死。粘罕引懷州官立其前。先引第一行知州。通判。鈐轄。都監。都隊。鼎澧路部隊將共作一行。次州官一行。次監官一行。粘罕使番官傳令曰。汝許多人是誰不肯降。霍安國云。安國是宋朝守臣。是安國率衆不降。又問第一行諸官曰。只是知州不降。是汝們都不降。皆說某等與知州一般。皆不肯降。又引令與東北望大金拜降。霍安國曰。安國是大宋之臣。不曾得請官家文字。不敢拜。粘罕令引過盡脫去衣服。用索反縛。又令高尙書說與其他人曰。汝們多是小官。不干汝事。亦不要汝降。各赦罪。仍將知州霍安國奉議郎通判林淵。武功大夫濟州防禦使兵馬鈐轄張彭年。武經郎都監趙十。毅武郎都監張謙。修武郎都監于潛。保義郎統領鼎澧路兵馬沈敦。乘義郎同統領張行中。及南兵部隊將五人同時被害。

靖康要錄卷第十五

靖康二年

正月一日。上朝見賀太上皇帝於延福宮。百官僧道等詣南城賀。二帥傳令謝之。金帛所括數未足。虜使數使譙責二尹。於是道何處見二帥商量元數。今城中悉公私所有不及百一。辭旨懇到。粘罕大怒。訶詆之。賊遣使十一人入賀。聖旨差禮部侍郎譚世勛持國書至軍前。不納。

二日。金人趨迎康王甚急。差中書舍人張激行學士院草詔書。虜再三易之而遣。

開封尹徐乘哲言。根括金銀少。押到高仲家。女使劉梅壽等來稱。高仲兩次差人押金銀往兗。高傑家收。遂差人勾奪。當人劉均出頭。高仲卻與高傑倚勢。親來本府庭下。緣高傑係金吾衛大將軍。高仲係延康殿大學士。日前受國厚恩。不可數計。今來倚恃官高。護幹當人。不令出頭。難以集事。奉聖旨。高仲。高傑。輒至公庭。有虧士體。伸落職。傑降充左衛率府率。

三日。元帥皇弟康王次東平府。

四日。虜退換金銀數車。金人蕭慶就都堂聽講。月令洪範。自是御路整置金銀出南薰門。不可數計。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聞傳曰。羽翮不修。不致千里。闕內不理。無以整外。此言治遠。自近始也。今國破主辱。宗社僅存。必欲振已頽之緒。成再造之邦。臣願陛下治自近始。而近者莫若官官。昔歐陽修著論。切而當。

皆漢唐已驗之跡。誠可謂後世鑒戒。惟我祖宗盛漢唐之所以亡。而防微杜漸。其制尤備。城狐社鼠。不得肆其奸。自崇寧以來。祖宗之制。墜廢殆盡。而政事號令。悉出關寺。因循積靡。以成今日之禍。臣請為陛下言其本末。始蔡京當國。圖為根深不拔之計。復萌移鼎不臣之心。遂結宦寺為肘腋。假以峻秩。付以事權。於是羣小蠅毛。而奮膺節鉞之重位。師傅之崇者。比比皆是。重賞握兵柄於外。以壞軍政。梁帥成執國政於內。以壞朝政。李彥禧克以害民。楊戩營繕以傷財。此則內侍之渠魁者。其他營求聲色。擬游宴。更新侈靡。市花木禽獸。以榮惑人主之心術者。如王仍。張見道。鄧文誥之徒。不可悉舉。賞罰生殺。自出其口。所喜則致之青雲。所怒則擠之陷穽。差除舉措。悉由中出。宰相充位。奉行文書。至政和宣和間。其勢尤盛。各立門戶。公受貨賂。以販鬻官爵。凡賂僧小流。奴隸庸材。皆引以為公卿侍從。牧守使者。故政和宣和所除。宰執盡出其門。當時大臣與梁師成。顯稱門生。略無羞愧。士夫相習成風。皆以附庸內侍為榮。自大臣以至州縣小吏。故皆汲汲貪利。以為致身之資。禮義廉恥。蕩然不復張矣。是以今日人才極乏。風俗極弊。生靈極弱。而夷狄憑陵。莫之能禦。職此之由也。陛下平相勤儉。躬行敦樸。芟園宮室。聲色狗馬。無所嗜好。此聖性卓然。自有遠小人之資。雖有仇士良數十輩。豈能為訓導後進。以可悅聖心。但陛下仁恕有餘。而罪或縱釋。隆寬廣問。而言或聽從。故使督御尚循故態。臣何以言之。蓋臣嘗論李徽猷狀至詳。謂徽猷不可提舉京城。所其詞痛切。不蒙施行。臣又嘗論徽猷於京城所拘占店宅物業。沮上皇罪己之詔。乞賜廢斥。不蒙施行。又嘗論內侍領外局。非祖宗之制。乞行罷廢。不蒙施行。又嘗論諱稱招制義軍。為患河東。責降昭州。極為輕典。乞籍沒其資產田宅。不蒙施行。其餘臺諫僚論內侍者多矣。亦不聞誅一有罪者。臣所謂罪或縱釋者此也。方都城圍困。諸將守禦。賞以勳功。豈宜輕舉。今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明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延慶昔有邱山之罪。今無尺寸之功。不知何以得此恩數。但延慶善結內侍。人喜為稱譽。故旬日之間。兩宣府制賞及妄功。人心不服。將士不體。劉光國恃有內援。因恃尤甚。殿將作監丞江徽。臣與臺屬論列。其言不行。劉昌國閭閻鬻卦之人耳。遂命以官。即通朝籍。參謀守禦。與士大夫同列。內侍所薦也。乘城者或遷秩。或錫帶。皆內侍所好者。或責官。或罷職。皆內侍所惡者。城上今日行其事。明日罷之。明日又行其事。皆出於內侍建明。其事無益。有同兒戲。人莫不笑之。孫傳以樞臣總領守禦。每為掣肘。不得伸縮。他人為所凌轢。固可知矣。臺屬有告臣者曰。城上見一中貴姓羅者。厲聲飭士卒曰。見他官員。不得唱喏。亦不得起身。凶焰赫赫。摧壓士類。豈不沮忠臣義士之氣乎。又有一中貴人。據敵樓設臥具。甚華麗。豈與士卒同甘苦者乎。臣於始城守時。見都人喧鬧。欲毆此輩。遂嘗內奏。乞不差內侍上城。而奉從臣所奏。已而城上內侍旁午。皆因其所請而使之往。臣所謂言或聽信者皆此也。大抵小人言無忠誠不可信。其間又有稍知書者。假書史以文奸言。此尤為害。且如唐恪。聶昌。天下皆以為小人。陛下亦用之者。恪昌能傳會內侍使之延譽耳。故陛下用之不疑。臣竊意陛下遭今變亂。必自悔悟。不存顧此曹矣。臣近蒙聖旨往開封府檢察受納金銀。見陛下親筆付王時雍。內侍某人受納。內侍某人免勾。此事既付有司。何煩宸翰如此。當此擾攘中。又聞內侍又為王知章求差遣者。是以知陛下眷顧此曹未

衰也。都城每有變。必先殿內侍。人情所惡可知矣。豈宜曲加恩意。使生頭角。陛下身居九重。日見大臣而已。臺諫數對論事。則陛下見士大夫至少。而金瑋右貂。終日華侍左右。萬一用其言於差除及號令政事。為害不細。臣願陛下所以處今內侍。宜法唐太宗不任以事。惟責以守禦掃除之職。仍復祖宗法。官至內殿崇班。即轉出。凡奏乞事件。並申中書樞密院。不得專達。則今日致亂之源。庶可消革。而再造之邦。庶幾有成矣。取進止。

是日榜云。奉御筆根括金銀。以報大金全活生靈之恩。切須盡力。不可惜人情。苟可以報金國者。雖髮膚不惜。只是要有者。盡取即備。私勿錯認朕意。乃善。付徐秉哲。又置歷於御史臺。自宰執以下所納數目抄上。

七日。先雨後雪。天氣寒甚。地冰如鏡。行者不能立足。先是正月一日。金人同撫使賀正。至南京取金帛。南京疑不與。復遣使臣持奏入京。覆審其故。是日勅應天府官金銀正帛。當場立應副。一疋一兩。不可存留。可根括係官及官吏民庶之家。盡數供納。以謝恩德。由是南京與金人凡金百兩。銀二萬五千兩。絹一萬四千疋。

是日有榜敕陳何真見二帥欲金銀迫切之語。門下退回不堪金銀。得旨。令戶部長貳別行銷銷。遣司馬。棧。李若水往使理會金銀。何真亦繼往。又榜以府庫士庶納到未及所須十分之一。仰開封府督責送納。既存性命。財物何惜。仰御史臺覺察催促。不得稽緩。是晚大雪。金人焚城南備城庫。

八日。雪凍甚。人馬不可行。至晚乃霽。何真。李若水等往來議金銀數目。若水微曰。若陛下往見二帥。必可減。

九日。李若水兼開封府尹。金人索上元燈。城市內觀應副。是晚。金人遣使致書。欲車駕再出議和。加金主徽號。賊遣高尙書者持書來。高奏云。陛下不必親出。姑為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如何。上意亦不欲出郊。而何真獨以謂必須親出。上信之。真因歸都堂。自草勅曰。孫傳可太子少傅。謝克家可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來日車駕出幸。金軍時。真自謂折衝有術。對虜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虜使皆笑之。遂出手詔云。今月初十日。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仍多出文榜曉諭。何真請太僕少傅。禮部太常官集議。及取太僕金玉鞍轡等云。或云。是日有使來要。託以面議金銀事。而上之出。以議徽號為辭。是日上朝。太上皇帝於延福宮。太上皇后偕至。置酒良歡。然不及次日出郊之意。

十日黎明。車駕由南薰門出。侍從以下。或不及知。金人兵皆成列以迎。同知樞密院孫傳。戶部尙書梅執禮守內。虜人來取穿珠碾玉等工。差帶御器械王球押金人所誠禁衛七百三十四人入城。

是晚。御帶王孝竭自城外來傳聖旨。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為諸曾未集。議事未畢。來日入城。各宜知悉。帝再幸賊營。中外莫不寒心。虜節帝於青城齋宮之西廡。曲室中三間。是夜衾枕不宿。戒。席土。牀而寢。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自即位以來。金人交戰不已。然累下哀痛之詔。諒爾等共悉。朕意。今金人攻圍京城。已及一季。應援兵尙爾稽遲。使吾社稷生靈。坐以待斃。比者金人已登京城。按甲議和。欲使朕

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應有不從。每念屈辱之極。時事至此。不獲已許帝。並和親。立大河為界。而金人實未飲兵。欲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南遷王室。見今愈守京城。終不退歸。然上禱皇天。天未之震怒。下告人民。人未之懷憤。思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乎。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痛切深思。實無罪戾。天何使朕與吾民至於此極也。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於蕃夷。各宜自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議。結集北道州軍。自以為號。保守十疆。使予中國不失於蕃夷。天下平安。朕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苦碎首。故茲詔示。宜體至懷。是月二十日。致武郎符彬。資至大名府北道總管司。有旨。符彬與閤門宣贊舍人以行。

御批。令王若冲。邵章。成衛護皇太子。赴五德門議事。仍日後傳令旨。祇應關禮部火急施行。

十一日。上在青城。虜賊儀衛。止留三百人。郭仲荀統之。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令先歸。以欲上虜徽號為言。於是郭王栻而下九人。宰相何處。執政馮淵。曹輔。翰林學士吳昇。莫德。直學士院孫觀。禮部侍郎謝世勳。太常寺少卿汪藻。皆分居青城齋宮別室。與上西廡相對。朝夕起居如儀。而李若水。司馬朴。以奉使亦從。若水留青城。司馬朴留離離不軍中。上通謁二會不見。禮數迥異於前。上不勝憂憤。樞密院榜。正月十日。御批。大金只是理會金銀事。具以實告二元帥。為官軍未集。來日議定必歸。告諭軍民。常切安靜。都人知緣金帛。又留聖烈。爭先輸納。有福田院貧民納金二兩。銀七十餘兩。人心可知。惟豪貴家不肯盡出。差官吏大搜廬里。苛急。人不能堪。至有因執婦女。發掘房閣者。內侍寺觀。倡優旅邸。根刷殆遍。親王公主宅所有。取上皇旨。悉數輸納。有司。景靈宮內庭。忽前器具。無一存者。又令御史置籍。籍自宰執以下。具見納與未納數。每坊巷命里長鳩集。仍許奴婢告。以軍法從事。斬數人。鼻首朱雀門。以徇。日輸金帛如市。都人憂恐。莫不垂泣。虜撤城上。皮離巴。調寺觀。令曉示甚急。

十二日。開封尹榜。仰在京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應有金銀表段之數。火急齎數送納。又榜。奉御筆。大金甚怪金帛。雖再三懇告。尚以京城繁廣。數目豈止如此。可論權貴豪富。咸里士庶。凡有金帛之家。體認朕意。盡數供納。以報大金再造之恩。仰便宜從事。須管近日了當。

十三日。尚書省榜。奉御筆。累見大金高尙書傳二元帥台令。為金銀表段數少。且拘留在此。俟見數足。方可放還。可依下項。並仰據所有。明批主曆。限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吝惜隱匿。徇因搜檢。告發。便行軍令。於是深差從官以下。至郎曹二十四員。再根括四壁。東北壁。呂好問。程振。李熙靖。西南壁。陳知質。邵溥。安扶。韋壽隆。每壁復差官四員。管勾。東壁。虞蕃。葉宗謬。吳懋。曹若思。北壁。郝思純。張卿材。胡寅。趙鳴。西壁。劉觀。黃哲。康執。王朋約。南壁。劉嶠。路廓。丁彬。師曠。吳懋。差接伴使人。以楊邁代之。又令御史臺管勾。文武百官親王公主。王時雍。管僧道。伎術官。放出宮人。開封府管成里。醫人。百姓。老幼。諸行。彭端管。公吏。什。經。祇。應。倡。優。及。兩。軍。祇。應。人。小。大。園。子。曾。在。行。幸。局。祇。應。人。入。內。侍。省。內。侍。楊。鐵。賈。蒙。等。下。勾。當。使。使。臣。曹。剛。等。大。宗。正。同。管。宗。室。三。衛。管。會。經。道。運。軍。官。及。兵。級。內。東。門。司。管。妃。嬪。并。龍。德。宮。入。內。黃。院。子。衛。士。幕。士。時。有。自。軍。前。告。首。內。侍。藏。金。者。數。人。率。萬。餘。兩。由。是。內。侍。悉。令。出。金。銀。五。千。兩。虜。賞。告。人。給。其。絹。

五十疋。金三錠。又傳聖旨。今後士庶之家。並不得以金銀為器皿。應新城門。並不得將帶出入。許人告。依有私禁物法。候開門。通行天下。

是日午。王宗沔同番使入門。且語且泣。都人驚疑。紛紛相傳。上在齋宮。不食三日矣。內外震擾。莫知所為。行人並散歸。處處蕭索。可傷。有樞密院編修官胡理。裁書上二元帥。其略言。優禮我君。則康王懷恩。恤惠我都城。則河北慕義。凡千餘言。太學生余覺民。裁書引楚子圍鄭克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欲與諸生扣虜壁。彈壓官恐生變。固止之。是日。金帛之往。肩摩。殺聲於道。卿監省官以下。於南薰門交割。虜遣大會皇族。郎君。領其事。郎君者。虜主族兄。尤凶悍無禮。日布巨梃於前。凌辱官吏。大理少卿尉遲紹先。司直王忠臣。少違其指。拽坐庭下。使唾其口。意未愜。復被其煩數十。以建茗。腦。餅。等物遺之。乃免。一日。偃坐。誰門。呼官吏俯伏於道。左右傳郎君指。揮。實不曉一語。第問明日。金帛未足。便敲殺。官吏重足事之。且受辱。人人求死無所。號泣於次。冀感動之。虜益不顧。自帝蒙塵以來。雨雪不止。物價踊貴。米斗一千三百。麥斗一千。驢肉。劬千五百。豬肉。劬三千。至是不復有矣。小民於池中取水。藻。五味。芼之以。城中。貓。犬。幾。盡。游。手。凍。餓。死。者。十。五。六。遺。骸。所。在。枕。藉。西京留守張有極。表賀講和。虜遣兵百人。衛司馬溫公墳。

十四日。軍前試燈。許都人登城以觀。有王文昌者。致書於都人。責以為人臣子。豈不上念君父。速出金帛。盡納於官。歷數責賊官吏士庶之罪。詔曰。二帥約赴打聽會。候晴即歸。百官不復入局。日至御路。候忽。父老以數十萬計。各炷香。雜拜南薰門裏。至有然臂煉頂。刺心者。自城破。諸門皆為虜守。雖金帛亦於門首交納。細民各分井巷。自相糾率。雖釵釧。珠兩以上。並行助國。以卒揭於通衢。府前填委。不容置足。太學生徐揆。汪若海等。上書乞還聖烈。不報。妃后親王。百官下及高資。大賈。官吏之屬。於閤門。非。迎。僧。道。繼。日。夜。以。禱。諸。倉。出。糶。米。凡。頓。官。米。所。在。並。官。吏。給。賈。然。終。不。能。及。衆。雪。後。即。雨。虜。索。燈。二。萬。碗。昔。時。景。龍。門。以。珠。子。為。飾。及。前。禁。廷。寺。觀。民。間。之。奇。巧。者。悉。以。與。之。

十五日。留守司榜。催督根括金銀。樞密院榜。傳聖旨。軍中供帳。御膳。炭火。什物。不闕。迎待禮數。優異。宰執。侍從。次舍。溫潔。只緣金銀表段數少。商量未定。仰疾速催促。務要數多。不出一兩日。決定。忽。回。保。無。他。事。會。王。宗。沔。入。城。有。喜。色。人。心。稍。舒。尚。書。吏。部。榜。行。下。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詣。南。薰。門。往。大。金。軍。前。請。車。駕。還。內。小。使。校。尉。亦。往。是。日。籍。梁。師。成。家。有。旨。支。百。官。俸。雪。復。作。

十六日。開封府榜。聖旨。高尙書傳元帥台令。根括金銀。盡絕。訖。具。狀。申。當。遣。金。人。入。城。搜。檢。仰。此。意。不。可。慢。事。是。榜。出。都。人。益。覺。感。恩。各。持。器。杖。欲。以。死。決。薄。晚。復。收。其。榜。民。心。稍。安。金。人。焚。新。末。門。裏。紳。衛。營。

十七日。霧氣四塞。不分人面。

十八日。霧氣未收。陰。霧。異常。至三更。大風雨。水。幾。二。尺。開。封。府。榜。傳。到。聖。旨。為。天。陰。打。聽。未。得。所。以。車。駕。未。回。然。人。揣。虜。情。不。在。金。帛。矣。或。疑。虜。往。河。北。南。京。皆。失。利。故。挾。吾。君。以。令。之。莫。測。其。故。

是日，益發靈宮供具，納軍前。退太祖皇帝殿什物，令張設如初。
 十九日，令權位納金銀，開封府申根括到金十六萬兩，銀二百萬兩，聞二帥有喜色。
 是日，開寺觀放人祈晴，早晴，夜復微雨。時開封府以城中金銀盡具數結，遂申軍前，上極喜，但莫知虜意如何。又云，金凡十三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表段一百萬疋。
 二十日，雨至暮方止，有哨卒作鬧者，斬數十人，以徇。中使自駕前來，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尚須少留。
 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皆以陰雨打毬未得回，軍中鼓復作。
 二十四日，陰霧蔽日，申時，人皆云，忽回，至晚無耗，入夜雪作，令四壁置場買銀，以鈔銷秤盤折耗，比元數少五十萬兩，欲足之也。先是，令開封尹徐乘，須索萬端，必賜手詔諭之。其一曰，朕睡於土榻之上，凡二十餘日矣，不敢辭勞，凡有所須，卿等且於竭力應副，發運司向子謹奏，已得宜詔，詔六路平安。
 二十五日，雪數尺，死者甚衆，取玉册車輅冠冕及女童六百，人教坊樂工數百人。
 二十六日，傳旨，細民雪寒不易，仰孫傳多方措置存恤。
 是日，賊使祈晴于相國寺，尚書省榜，右僕射何處傳到文字，稱城中百姓凍餒，皇帝聞之，出涕不止，降到曉諭，詔書，朕出郊見兩元帥，議事未畢，陰雪連日，薪糧缺乏，家家窮苦，痛在朕心，已令減價出賣柴米，庶幾少濟，仍不須羣聚候觀，重有暴露，朕負百姓，出涕何言，自上再出，都人日日接報，自內前直抵南薰門，不知數，至有然火於臂，自燒其指，或望門而拜者，風寒雨雪不減，是日大雪終日，泥淖沒膝，人不聊生，於是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柴米，人三升，錢六十二文，都人又各率錢起，祝聖回鑾，祈晴道場，晝夜不絕，帝在府中，凡數日，竟不見二帥，欲有所須，帝傳旨取之，房須南郊法駕，大烈之屬，五輅，副輅，儀仗，皇后以下，車輅，儀仗，皇太子以下，至百官車輅，儀仗，禮器，法物，禮經，禮圖，大樂，軒架，樂舞，樂圖，舞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祭器，明堂布政，闈月體式，八寶，九鼎，元圭，鎮圭，大器，合臺，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秘閣三節書籍，監本印板，古聖賢圖像，明堂辟雍圖，皇城宮闈圖，四京圖，大宋百司并天下州府職貢，令應宋人文集，陰陽醫卜之書，諸科醫二百七十人，教坊樂工四百人，金玉雜役諸工，如消，碾，染，刷，絨，綉，棋，畫，針，線，木，漆，帶，皮，鈇，之類，課命人，卜祝司，天臺官，六尚局，搭材修內司，廣備廣固，諸軍曹司，並許以家屬行，又取內人街巷，弟子，女童，及權貴戚里，家細人，指名，要首，蔡京家祇應凡千餘人，選端麗者，府尹悉捕，諸倡於教坊中，以俟採擇，里巷為之一空，上皇所出內人，雖已嫁者，亦經取以往，告報下，如鵝鴨趨湯，火開封府下，捉事，小火下，搜捉，免一人，至千緡，或願入小火下之家，充其婢妾者，至府則皆蓬首垢面，不食，作瘋病狀，觀得免，而尹徐乘，自置釵粉，冠插鮮花，衣令膏沐，粉黛盛飾，畢，滿車送中，父母夫妻相抱，持而哭，觀者莫不歎歎，隕涕，此皆內侍，郭珪之謀也，初珪為承宣使，傳宣河北，為虜所得，降之，用事虜中，教令呼索，至是，又請珪家屬及官吏士人，內侍，僧道，鑿下千餘人，并珍寶雜物，諸色藥材，皆以萬數，內幣百司所有，至此殆盡，凡人間有用之物，公私儲蓄，取之畢足，如奉使及河外守臣，剽虜，遊取以往，嘗須冠子一萬餘頂，他皆稱是，先差兵部尚書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專一承受

軍前，取索文字，正月內，金帛見納，比元數金百之一，銀并表段十之一，二留守司申狀，城中所有止如此，如敢隱庇，同受軍法，後至二月五日，奉旨，昨根括金帛，應副大金，已具了絕事狀，卻有取過軍前，內官藍析，盤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等，經元帥投狀，稱有金銀在本家，窖藏，乞取前來，遂至元帥怒，要再行根括，鴻臚卿康執權，少卿元常可，寺丞鄧肅，押道釋經板，校書郎劉才，邵溥，宿國子監主簿，蔡將，博士熊彥詩，上官悟等五人，押監書印板，并館中圖書，送納，並留營中，劉給折資，質以下數人，皆取以往。
 二十七日，軍前，以內侍五十人，晚退三十六人回，止要披上皇任用者，又索象齒三千株，犀角，香藥，傾盡府庫所有，新宋門至曹門，火自且至午，金人降香，赴大相國寺祈晴，留守司榜，今來兩國通和，各敦信誓，皇帝議事，漸已了當，且夕車駕入城，務要軍民，若業安，靜不得妄生事端，先是太學生徐揆，往軍前說二會，請車駕，還被留不道，繼舉學生劉名，欲詣軍前，以門首阻，不得前進，遂以書申留守司，乞遞達，有御筆自軍前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耶，帝在齋宮，二會既不許見，日遣蕭慶等，須索城中物，或排食獻帝，皆虜僞也，帝未嘗視，分賜羣臣，夜擊柝，環帝居，或遣小胡數人，直入臥內，巡視。
 前資政殿學士北壁守禦劉幹，卒，字仲偃，建州崇安人，元祐末，第進士，至崇寧間，累從辟陝西，經略司轉運司屬官，後從童貫為陝西提舉，平貨司事，專備海外，除直秘閣，領轉運司事，復行解鹽，除秘閣修撰，為制置使，六路大舉，劉法戰歿，命幹權鄭延帥，出奇兵解震武之圍，後密疏請與戎和，邊事遂息，以徵餉，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宣和元年也，繼除越州牧，賊方臘起，陷餘杭，幹守禦有備，賊不敢近，以功拜述古殿直學士，四年，詔入親，次國門，有旨，徑詣河北河東，宣撫使，充參謀官，頗嘗論列，燕薊不可得狀，請二大帥班師，既而郭藥師以涿州來降，朝廷促進兵，幹執前議，朝廷知其意異，至真定，金人以燕薷於幹，幹乞宮祠，詔赴闕，會郭藥師入朝，幹奏其反覆，乞賜第厚廩，以留之，不報，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州，改福州，除延康殿學士，言者論其過，闕日私見，執政臺省，落職宮祠，未幾復職，知荆南府，改建州，河北盜起，以為真定帥，單騎入城，招賊首，奉以官，徐縱歸田里，一路遂平，金人入寇，抵城下，知其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向，既而引兵圍城，幹以強弩射之，虜知不可脅，遂退，虜之來也，諸郡皆上門，多至百餘日，民坐困，幹獨縱民樵汲，啓閉如平時，父老感恩，為置生祠，靖康元年四月，拜資政殿學士，虜圍太原，朝廷悉關陝兵付姚古，中潰兵，得數千人，調募河北，僅得四萬人，約解潛，折可求，俱進，會潛未出關，為虜所襲，諸屯皆潰，而幹一軍獨全，有詔令歸，援河朔，師至信德，而真定已陷，拜為宣撫使，命移軍洛州，繼召入，對使殿，時虜已渡河矣，除提舉京城四壁守禦，又除都大提舉，賊攻東壁，以死抗之，旋報罷，宰相以幹嘗極言不可輕戰，降旨謂幹沮國搖民，落職降五官宮祠，未幾，復命專領北壁守禦，二十五日，城陷，衆遁，幹奔赴禁中，以衛乘輿，虜既偽和，且索給出，虜雅知真定之政，時虜樞密院使韓政年高，枯罕欲以幹代之，幹辭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遂館於樞密院，屢欲用之，終不肯受，虜亦未之迫也，上再出郊，正月二十六日，虜因遣韓政謂曰，帝不復歸矣，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政代，許以家屬行，君宜受命，尚何望乎，幹偽謝，觀少須之，是

夕自書家信於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此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有死也。付指揮使陳灌。劉玠。使乘間入城。歸報諸子。因開戶以衣條自經而死。虜會大怒。尸之於途。曰是不從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緩。灌等藉其尸。瘞之蔬圃。因逃入城中。胡馬既去。子羽同灌等出城。棺斂時。幾百日。顏色如生。觀者異焉。卒年六十一。今天子即位。詔曰。劉玠能死節。不為敵用。追復舊官職。贈特進大學士。

二十八日。樞密院劄子。送開封府禁止居民不得爐頭打鐵器。竊恐引惹生事。軍前來選取蔡京。王黼。童貫家姬四十七人。又取皇后冠御馬裝具。二十九日。般出鄭太宰宅。上皇所賜錢五十萬貫。買金銀。都城自閉後。官糶米凡二十八萬。猪肉一斤二貫五百。臘肉二千二百。而人肉一斤八百五十。詔差董道權。司業監起書籍。又差兵士八千人。運軍前所取諸物。候般發盡。車駕還內。又來取內臣露臺。倡諸局待詔手藝染織戶人。

三十日。般擊大禮儀仗。大晟府等物。盡赴軍前。二月一日。金人來取應修內司并東西八作司。文思院後苑作工匠。唱探營人。教坊樂工。取三十六州守臣家屬。譚世勳。同金人入城。觀九鼎。皇太子令添置糶米。場濟民。自駕出郊以後。百物踊貴。饑餓困乏。剽掠死人。割尸以啖。

二日。填司天臺。渾儀輪軍前。虜圖明堂九鼎。觀之不取。止索三館文籍。圖書國子書版。金人來取絲綿。凡數萬斤。送之軍前。前遣往軍前。官如席金。陳曉。茂實輩。皆來取家屬去。聞已有用事者。又取太清樓書。皆黃帕牙籤。載以太平車。凡百餘。皆遣監官交納於蕃寨。

三日。金人來取樂工。暨人稍有名者。皆不得脫。邵溥。同金人入城。觀合臺星象。取州縣職員數。是日。樂工暨官等家。屬出城。虜取寶篋視之。有金帛未輸者。大怒。仍復大索。是日。御街盡建迎聖道場。四日。金人有文字來。以士民輒至城下。問行期。軍前出賣收捕。每名金萬兩。令開封府出榜曉諭。般藏經道經等書板。

五日。聞軍前已擊毬。軍駕有還期。都人大悅。因教坊人員。孟子書。周禮義。內侍監。忻暨官。周道隆等。於軍前陳狀。稱每人各有窖埋金銀。乞差人搜取。二會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責云。少尹稱已盡數發絕。因何尙有藏匿。遂差人資鋤入城。斷取內侍。鄧珪及教坊諸工。所窖金銀。於是開封府。復行括括立告者之資。三分之一。三日。陳首。京城大恐。至未時。傳言。怨回。接者不知幾數。萬皆不能行。至晚云。來日入城。

六日。百司官吏。都人。盡往南薰門。接忽。至未時。番人掘斷南薰門路。自上出郊。日遣御帶王孝。竭入京。撫諭。都人。逐日。候忽。雖風霜雨雪。不憚。是日。孝竭不至。人心大恐。頃之。有榜傳。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上皇。來日。往軍前。懇告。元帥。乞忽。早還。至晚。金人。遣內翰。吳昇。莫儔。持廢帝。偽書。入城。孫傳等。

數人讀之。號絕欲死。其文曰。元帥府。迄以宋主降表。申奏。今奉回降。聖旨。劄子。先皇帝。有大造於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開罪之舉。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愆。變盟渝遠。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泊官兵。力擊。京師。摧破。方申待罪之禮。況追尋載。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覆。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所舉。止在。弔民。本非。負土。宜別。擇賢。人。立為。屏藩。以王。茲土。其。汴京。人民。許隨。主遷居者。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前宋。宰執。文武。百官。泊京。僚。一面。共請。上皇。并以下。后。妃。兒。女。及諸。親。王。公主。之屬。出京。仍。勾。集。在京。僧道。耆舊。軍人。百姓。遊。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所。貴。道。德。隆。茂。有。大。勳。業。者。舊。素。為。眾。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乏。衆。善。有。一。於。此。亦。合。薦。舉。當。依。所。奉。聖。旨。備。禮。冊。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候。得。姓。名。隨。冊。建。號。所。都。之。地。臨。時。共。議。天。會。五。年。二。月。日。右。金。吾。衛。大。將。軍。右。都。監。押。右。監。軍。押。皇。子。右。副。元。帥。押。你。移。致。致。劄。極。烈。左。副。元。帥。押。請。振。勃。極。烈。都。元。帥。在。關。又。帶。到。皇。帝。御。筆。今。月。六。日。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宣。旨。專。俟。上。皇。以下。后。妃。諸。王。公主。以。次。合。族。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於。萬。姓。為。幸。非。細。今。因。元。帥。府。差。人。資。文字。入。城。附。此。誠。意。幸。為。曉。悉。請。上。皇。以下。出。京。諸。事。並。從。元。帥。指。揮。方。是。長。計。是。夜。三。更。孫。傳。遣。皇。城。司。官。王。汝。弼。入。延。福。宮。奏。請。太。上。皇。帝。次。日。出。城。

先是。初。五。日。之。擊。毬。也。上。自。青。城。齋。宮。乘。馬。至。打。毬。會。二。虜。帥。令。悉。屏。從。衛。止。以。何。處。馮。淵。曹。輔。郭。仲。荀。從。分。庭。設。兩。位。上。東。面。西。鄉。粘。罕。西。面。東。鄉。執。禮。甚。恭。每。上。語。起。身。側。聽。答。畢。復。坐。而。粘。罕。不。綉。衣。打。毬。毬。馳。擊。于。塔。下。酒。七。行。畢。上。離。席。白。欲。入。城。粘。罕。者。頗。不。憚。既。退。粘。罕。不。送。至。行。在。殊。有。眷。眷。之。意。馬上。忽。胡。語。莫。能。曉。虜。人。再。譯。似。謂。天。命。有。歸。者。衆。皆。惘。然。上。尤。憂。怛。然。見。其。禮。數。勤。腆。不。以。為。意。也。遂。復。以。歸。意。懇。之。乃。云。相。國。來。日。尚。欲。相。見。已。而。果。有。使。來。道。相。國。語。問。所。以。歸。之。意。答。以。安。撫。百。姓。及。催。促。應。副。軍。前。別。無。他。意。衆。謂。歸。期。決。矣。咸。有。喜。色。初。赴。宴。也。上。聞。羣。臣。通。豫。悵。然。不。怡。何。則。聞。馬。上。有。天。命。之。語。始。憂。甚。聞。吳。昇。等。曰。策。將。安。出。至。初。六。日。拂。旦。使。來。召。上。趨。忽。忽。從。官。猶。整。服。而。進。謂。果。得。還。也。才。出。門。忽。有。撤。黃。屋。者。衆。方。驚。愕。泊。至。野。外。則。已。望。北。方。設。一。香。案。隨。駕。官。各。于。百。步。外。排。立。上。獨。前。下。馬。望。香。案。兩。拜。跪。受。金。人。饋。詔。訖。再。拜。數。金。會。擁。上。乘。馬。而。去。繼。宣。詔。引。宰。執。從。官。跪。聽。衆。皆。叩。頭。哀。請。竟。不。從。每。宰。執。一。人。監。以。二。金。兵。侍。從。一。人。監。以。二。燕。兵。各。分。散。置。諸。寨。中。既。夜。乃。以。前。詔。書。付。吳。昇。莫。儔。而。入。

七日。黎明。孫。傳。遣。王。汝。弼。內。侍。李。召。周。詣。請。太。上。皇。帝。出。城。者。再。少。頃。太。上。皇。后。亦。至。延。福。宮。相。率。以。行。但。未。言。軍。前。廢。立。已。時。太。上。皇。帝。太。上。皇。后。郭。王。以下。三。千。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盡。乘。車。由。南。薰。門。出。至。午。燕。王。趙。王。出。百姓。至。知。其。事。於。內。前。擁。留。開。封。尹。問。其。故。不。答。捕。為。首。者。一。人。斬。之。乃。出。初。上。皇。遲。疑。未。欲。出。徐。乘。哲。以。兵。衝。出。南。薰。門。已。而。出。榜。曰。皇。帝。出。郊。日。久。未。回。太。上。皇。親。出。懇。告。二。帥。仰。各。知。悉。初。於。賊。中。得。偽。書。即。集。從。官。以下。議。於。秘。書。省。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今月六日亥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傅等聞命震懼。義當即死。然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未及期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遽蒙廢黜。實非臣子所敢聞知。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悲痛激切之詞。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終始保全之賜。傅等誓捐軀碎首。圖報萬分。謹具畫一。下項。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令起發赴軍前。同申懇告之誠。乞垂憐憫。一。嗣君自即位以來。日修政德。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趙阿。蓋緣親政之初。偶為謀臣所誤。繼已重行賈責。檢會上皇時。昨為大遼信誓。並係童貫。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顯見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一。嗣君自在東宮。即有德譽。著聞中外。比既即位。民臣歸仰。今感戴保全之恩。已。若蒙終未加廢絕。尚可以歲修臣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目下未能敷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賞賚。實為大金永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由自効。一。伏詳來旨。令別選賢人。以王茲士。許汴京人民。隨主遷居。其見慈仁。存恤備至。不惟臣民愛戴。罔有二心。兼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册立。四方必不服從。由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恐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書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門外之事。元帥自可專行。如前項所陳事理。明白更望台慈。特發威怒。終始保全。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取索。公私所有。已為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候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屏藩。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號位。一聽指揮。右件如前。謹具申呈。皇太子元帥。國相元帥。伏望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候台令。天會五年二月日。第二狀。又傅等伏祝詔書。宜擇賢人。立為藩屏。許令士庶共議。以此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聖德甚厚。然傅等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已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奸臣。及國王年幼。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至違盟失信。上干國典。敢望國相元帥。皇太子元帥。察傳等前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容其遷避。以資後效。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人。未敢或先。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上皇諸子。則乞於神宗皇帝二子中。選擇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祚。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德。永有依歸。傅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是夜。人情震恐。不可言。巡警達旦。不敢寐。已而得虜會批云。樞密等甚忠義。於大金皇帝詔書有違。自後日集百官。乘鹿赴南薰門。號哭以告。二會恬然不恤。宮嬪戚里及民間行里中。搜下金帛。不許帶往南薰門交割。衣服多者。無人般運。往往棄之。悉為虜得。壞合臺天輪輪軍前。取綾錦文繡。文思染院官吏。造明堂諸工。鑄九鼎人吏。以往軍前。再根括驢馬。

是日。兵部侍郎李若水。卒初上之。再出郊也。意頗難之。若水不知虜人之詐。力勸上行。保其無它。泊出城。留數日無遺。若水見粘罕詰之。粘罕曰。所以留汝者。金銀未如數耳。金銀朝足。車駕將還矣。若水信之。請手詔督金銀甚急。以為未足。則入城自趨之。出見粘罕曰。城中金銀無遺矣。粘罕曰。審無道。能以狀甘軍令之誅乎。若水急於上歸。遂以狀如約。已而周道隆。孟子晉請其家所寄金為行資。虜遣人取之而

倍。粘罕呼若水。出其金示之曰。汝言金盡。此何物耶。若水憤帝見廢。知其必死。即趨罵粘罕無信而食。虜怒。驅出青城。擊殺之。別錄在後。

八日。孫傅等第三狀言。准元帥府再遣翰林學士承旨吳玠前來指揮。還立賢人事。傅等竊以本國日前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候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罷。將相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碌碌無聞。此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開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則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意。若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外方。即便安帖。或大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為藩屏。傅等不勝痛切。願越皇權之至。元帥府劄子。據樞密等狀。中已備悉。竊謂朝廷所以滅宋者。豈徒然哉。以不守信誓。不聽朝命。為罪之極也。非天下改卜。豈有陸梁如此之甚也。皇上猶以寬度。釋其罪。負別立賢人而已。其可謂伐罪弔民之大義矣。今聖諭叮囑之餘。其他臣寮。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間。孰肯推戴者。或連數既有其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叙。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為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檢會。在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則與混一無異。實違所奉聖意。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委果有可舉者否。果有。則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處。李若水預此議。如或在京內外。具難自舉。仍請官各叙名。銜。連署。速具有官。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中是日百官聚令聽事。既而入內。至三更方出。都人莫知其詳。但益恐懼。皆置兵刃自衛。

是日。燕王。越王。近上宗室。曹。張。兩公主。鴻臚少卿康執權。元當可。光祿少卿范寅敬。少府少監蘇餘慶。軍器少監徐天民。將作少監馮時。出赴軍前。

是日。御街毀折道場。大金元帥榜東西柴樓。別立賢人。以王茲士。都人慟哭。

九日。孫傅等復集議再三。為懇告之書。付吳玠。莫憐以出。然迫於威勢。亦不敢堅執也。傅等第四狀。准元帥府劄子云。右傅等竊詳國本。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瀝懇控告。今來淪盟失信。既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與。尚冀恩造。再賜詳擇。庶得中外帖然。不至生事。若不從懇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賢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令。又第五狀。傅等與百官具狀。中大金元帥府外。尚有不盡之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恭命出郊以來。撫鎮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傅等伸臣子之情。則望賜於念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外親賢。皆可以擇立。若必令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傅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又况傅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

上為祖宗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伏惟台慈特賜矜察

是日留守司榜率百官耆老於十日午時集南薰門同共懇告請車駕還

十日孫傳率百官父老畢集南薰門號哭數刻其懇云今在南薰門拜泣請命不勝哀懇痛切之至元帥府劉子吳承旨到文武百官極密等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契勘朝廷所以滅者蓋趙氏罪深也况旨

丁寧務在國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難復聽從趙氏太祖孰與

推尊百官尚可况遵依聖詔選賢共立孰謂不可兼早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謂

僧道軍民耆老既乞行府選擇行府於在京官僚未知可否但想在京目下為首勾管者必是可舉所以

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文武百僚軍民僧道耆老照會此意若所稱在京為首官員可以共舉早具本官

名銜狀中如亦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自今十一日狀中趙氏支屬即不得過今日與發

遣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不發遣必當別有悔吝毋得有違又牒以善利門下人員輒受文狀嚴加

懲戒訖慮京人猶以投狀為辭別致推注住滯今請在京諸官孫傳等依吳承旨莫學士等發去文字日

限施行

是日百官軍民於南薰門泣告乞存立趙氏不得遂至午後復有翰林學士吳升入門曰此事不可也拜

哭衆愈是日第六狀某等已具狀乞元帥府推選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永事

大國就或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民之義某

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既而拜等云粘罕大怒明日二事不了便舉兵入孫傳語衆曰上蒙塵托孤

於傳豈忍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死生以之衆偉其言是日取皇后皇太子其急先是太上皇出

孫傳懇告且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國事至是復來取拜會百官侍從宿於禁中乞致仕者四十餘人

十一日午後皇后太子出門車凡五兩百官軍民奔隨號泣拜於州橋之南輦輦號號往往隕絕於地至

南薰門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車中有一人大哭擗踊於上其他往往皆氣塞淚盡無能哭者時

薄暮將近門猶聞車中呼云百姓救我百姓救我虜酋在門下者迫行不得已而出初大金詔至留守司

勾集侍從密問文字並不令人知懼因而生變但日率軍民迎駕哭於南薰門下者數十萬人至是已發

兩宮不免揭示遺范瓊等說論皆欲恨乘流莫知所言孫傳隨太子至南薰門欲出范瓊以死拒之范瓊

先以危言警衛士然後益兵擁皇太子都人憤疾宗室近屬收取幾盡徐乘哲嘗謂從事輩曰失一人則

罪在乘哲矣於是復召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衆曰今日當勉強應命不然一城生靈屠戮於趙

氏何益既無善策不若舉在軍前者一人張邦昌舊任宰相始舉之以塞命想二帥必有所屬議遂定拜

傳復以議狀往云准元帥府牒限十一日須得共薦一人者契勘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勳德

在民或推強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略因而霸有天下方為人所樂推今來本國臣僚如孫傳等召自

外方被用日淺率皆為下迷悞趙氏以至亡國人皆懷怒方且俯伏謹俟大誅若付之土地俾備屏藩必

為百姓忿怒立至變亂上負選用之意今來元帥之令備到詔旨嚴切舉國皇皇非敢違拒實以在內官

寮委無其人伏望元帥台慈體念乞于軍前選命張邦昌以治國事如軍前別有道德隆茂為天命之所

歸者乞賜選擇則本國臣民敢不推戴其日早於宣德樓曉示錄白金人文字從官往往致仕莫能其具

乃取班簿見在京官員名銜以報是日孫傳張叔夜不簽書唐恪書訖仰藥而死

十二日取六部人吏并孫傳張叔夜出軍前

吳升莫備自軍前入城議事百官父老復號泣懇祈於南薰門晚拜僞以軍前文字來指揮請疾早勾集

官吏軍民若並舉張邦昌者即便連署各於本衙親書其名背後名下押字仍於年月紙縫用在上官印

限不過此月十三日申上使與册立入京如別有異見別具狀中只不許引匿趙氏若別舉賢人者亦許

不阻敢有逗留不赴議所者當按軍令是夜三鼓御史臺告報百官不限大小百官致仕在京宮觀僧道

耆老軍班限十三日絕早並赴宣德門集議狀申伏奉元帥府依軍令

十三日百官集議狀申伏奉元帥府台令應在京內官員各於本員親書其名者伏念孫傳等者屢具血

誠乞立趙氏伏奉嚴令終未允從重念二聖既蒙大恩許令團聚滿城生靈皆可全活孫傳等痛切惶懼

不敢稽違今用元狀連粘在前各謹書名銜繳納伏望更賜詳酌是日以申狀曉示凡金會詔及孫傳等

狀皆垂於宣德門外是日百官赴秘書省士庶赴東萊樓軍民赴大成府僧道赴西萊樓集議推戴張邦

昌事內樞密孫傳張叔夜中丞秦檜堅願盡心趙氏不肯事張邦昌皆為軍前并其家屬取去以吏部尚

書梅執禮行留守事初百官集秘書省莫知議何事凌晨有賣朝報者并所在各有大榜揭於通衢云金

人許推擇趙氏賢者其實好偽之徒假此以結百官使集也緣是百官各趨赴既集即秘書省門下環

以兵乃令連薦舉張邦昌間有預知其議不赴議所者孫傳又令范瓊以薦舉邦昌事說諭軍民等於內

前而軍民耆老僧道四顧無言不過唯唯而退獨太學諸生對以某等所見殆不其然瓊恐軍民視効乃

高聲折對者曰當今為忠不可只可為孝遂令諸生歸國學辭以當詣學前相見時孫傳張叔夜已出獨

時雍主其事晚百官飢但見出白紙數十幅令書職位姓名而退秘其狀詞不以示衆薄暮拜僞繳狀以

出

金人悉取宗室近屬出軍前取學官十人明經學生三十人

水知意已定。因抱上大櫬。且罵曰。爾曹狗彘之不若也。遠隔之夷。敢廢中國聖明天子乎。吾當以死爭之。苟不從吾言。則神人共怒。吳胡安能長久。俱為萬段矣。羣會大怒。因使之拽去。以馬籠攜其口面流血。反縛之。置空舍中。三日不與食。若水罵不絕口。已而遣其貴臣高慶裔來。以好語諭曰。公忠孝人也。大金將龍用公。不患不富貴。何不少屈。徒死何益也。若水曰。爾曹禽獸。豈知臣子有忠義之節乎。我大宋忠臣也。聖主被辱。恨不手殺汝輩。以謝吾君。而乃以富貴誘我。我有死而已。因極罵之。虜知不可回也。遂斃之。棄於道周。有憐之者。因密瘞之。其給使親見本末。因逃歸城中。具言之。且知所瘞之所。四月十二日。胡馬去其父與諸弟出城。得其尸。已六決旬。而不壞如生焉。五月。今上登極於南京。遂贈觀文殿學士。官其子若弟凡七人。

靖康要錄卷第十六

十四日。金人來取內侍司天臺。僧道秀才。少傅監官吏及冠子。帽子。綵纒。染作木工。鍍工。銀作。陰陽伎術。影戲。傀儡。小唱等。并其家屬什物。自此直至二十日方絕。悲哀之狀不可言。

是日。高尙書請王時雍議事於利門。夜三鼓。拜。僞贊到軍前。已申册立張邦昌為皇帝。詔謀取册寶。及一行册命禮數。又有指揮。再要金銀采段。數足乃止。聞利門議蓋為此也。上有親批為軍前取物者。即供云。金人來取鄉紳家。司業董道勸諭願往北方為師者。給馬一匹。錢二十萬。即日投狀者滿三十人。

吏部侍郎李若水。初名李若冰。始金人至京師。朝廷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和。二月。賊衆北歸。粘罕慮河東之師襲其後。留攻太原。是夏。求出使者。大臣以若水應詔入對。上奇之。遂抵河東。與粘罕力言講和之利。虜許之。因遣王訥與偕來。是時太原失守。胡馬已南。十一月。粘罕至。營於青城。齊宮。離不營於劉家寺。兩軍并力。長圍遂合。上數遣若水出使見粘罕。且求成。虜僞許之。及城陷。若水縋城出見賊。稍以爽約責之。賊既斂兵不下。上出幸虜寨。若水扈蹕。既退。堅定和議。以若水為吏部侍郎。及駕再幸軍前。復從行。虜督所括馬及金帛婦女。伎藝益急。回鑾稍稽。中外危恐。二月六日。果行廢立。是時若水侍上側。極力爭之。且責之曰。爾許我和屢矣。天子為生靈屈至尊親來計議。既以詭詐苛留。又輒敢悖逆如此。何也。若

知樞密院事太子少傅留守孫傳。字伯野。上即位。傳累遷刑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靖康元年冬。季會金人兩軍會城下。樞密孫昌出使虜中。以傳選知院事。方賊攻時。傳親嘗矢石。閱日未嘗少休。城既不守。上將幸虜寨。命傳居守。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上以御寶付之。傳用生縋為糞。繫之肘間。親加撫循。道上歸。城中帖然。明年正月。上再出。又申前命。且使兼太子太傅。以保護東宮。乘輿果不歸。傳屢上書。極陳利病。數諭二酋請大還。不報。二月六日。賊臣吳玠。莫備。自賊中搆廢立檄書來。中外震駭。傳大慟。久之曰。吾惟知吾君仁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再立上。明日。賊大開南薰門。鐵騎極望闕門。而陳且索太上皇帝后諸王妃公主。傳獨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欲以黃金五十兩使人匿太子於民間。別以狀類太子貌。拜宦者二人擊殺之。并賊囚之。當死者數人。以其首同死屍。并宦者尸。透胡中。告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爭之。擊殺宦者。誤傷太子。因以兵討。斬其為亂者。苟尚不已。欲以一死當之。自初七日至十二日。無肯當之者。傳撫膺大慟曰。不謂中國無一男子。吾太子太傅。義當與太子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虜人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以祈萬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伺伺。太子出。其子因來省。傳吐之曰。使若勿來。而竟來耶。吾分死國矣。雖汝曹百輩來。吾心不可移也。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其子亦曰。大人以身殉國。某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吏部尚書王時雍。有頃。皇后太子出南薰門。求出見二酋。守門胡人曰。軍中唯欲得皇后太子。留守何為出耶。傳曰。主上出。辱太子後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幸為速白元帥。胡人許為棄之。是夜留門下不動。黎明。虜人開門。以粘罕命召之出。自是後。死生不可得而知也。

則大金獲無窮之利。苟吾君不歸。中原自此必亂。則豪傑必出。豪傑既出。豐大金之利。委曲千餘言。所必歸吾君而後已。袖書至南薰門。使守門人達於粘罕。翌日。虜使人召揆出。遂留之。

十五日。王時雍集百官作推戴表。軍器少監王紹章之。是日。御史中丞秦檜乞立趙氏。虜怒。追詰軍前。

開封府榜。益催金銀。人不聊生。悲感愁難。皆欲自盡。又集從官議。各分定貴戚家。復行根括。如鄭紳、張袞、內侍之類。皆平生貪黷之人。前日不無藏匿者。既到虜營。遂自言所有。虜人復索。至於再三。虜取宗室宮內人僧道各四百人。在京獸醫粟麥數萬。牛騾車仗千乘。先是虜取宗室。雖疏遠者不免。其間亦有藏匿。但龍德、德、蕃衍六宮。為之一空。聞已有指揮。初六日。在城外官並隨舊君。城內官並事新主。拜儀又傳到金國書。請在京官員應有司事務。依舊管勾。并奉奉元帥台令。軍前所須。並令在京官員早與應副。不得託疾在假。

十六日。戶部郎官李知幾在南薰門交納金帛。見虜中劉常侍云。兵已不下城。但立新君後。限三日。還遷都。居民盡出。意在搜取積聚。蕩毀城池而去。其說初甚峻。今方有商議矣。都人惶恐。遂少解。又催寶册狀及儀物諸人家屬甚急。

是日。戶部散軍衣。軍前大怒。以為擅支。報以有司年例乃止。

上有批字取應用物。末云。且煩應副。仍書名押字。見者掩泣。又上皇來取大小塊玉。并後宮才人去。十七日。取何與。高傑并隨上出。在軍前人家屬。令內中庫藏金帛。悉送軍前。已取宗正玉牒。又要二卿并糧米二百石。供上皇以下御膳。差官抄割龍軍。寧德宮金銀二十餘萬兩。鄭紳家銀五千八百兩。二帝既出。兵民潛入宮禁及龍德宮盜物。而上皇之服御滿市。

十八日。元隨肅王趙太宰。路樞密。三節官吏入門。傳聞康王領兵在鄆州。分屯開德。以和議不進。軍前以前日擅支軍衣。盡取府庫絹四百餘萬。又要車牛千兩。開封府又榜催捉金銀。三日交納盡絕。如是遲延。致軍前詢問。必定搜掘。與鄰保一例行軍法。

取景陽鐘并竈。宮嬪并皇族。盡出郊。十九日。軍使來。令王徐二尹。梅戶書。王戶侍等跪聽。令云。李若水初言銀可滿三百萬錠。何為不遂坊巷。令等第均科。三日不足。留守以下依法施行。諸人大恐。

二十日。有張邦昌使人入門云。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自燕山府南來。今年正月十五日。到軍前。燕山府至京。更無居人。皆金人寨。京城外悉金人寨圍之。

御筆賜徐乘哲。朕之宗廟。二百年矣。為國官奸臣敗壞。朕父子兄弟枝葉。致無所歸。仰徐乘哲多出文榜。曉諭軍民。善事新主。指揮左藏庫支錢一千貫。買針線瓜蔬來。并取衣物皂角。虜使人徑入內廷。搜取珍寶器皿等。自五代祖宗以來所畜。并收江南浙蜀所有上皇二十餘年所積珠玉。一旦取去。牛車擔負。襪屬不絕。國人嗟忿。不忍正視。招聘大學秀才六經各五人。以為北方師資。國子

監給錢三百千。狂率之士。應者紛然。虜取孫傳、耿南仲、延禧家屬。虜使督金帛者。旁午四壁。以從官益官各一人。提舉催捉。府中差官。巡門提轄四壁。又派官十員。措置收買。仍令諸倉以米豆換易軍前所須。雖至太常祭器。亦般取去。

二十一日。益催金帛。并取牛車及打角匠。留守王時雍計會侍從職事官皇城司議選都。初立四議。荆南、維揚、襄陽、金陵。李知幾乃再叩劉常侍。以逼遷之意。云。此事初實惡。今既立主。聽從其便。議選乃好意。無可疑者。翌日。聞議選回說已定金陵。

二十二日。軍前指揮集議勸進。趙良翰自軍前來云。路允迪初至。金人前賀。語以立新主事。且以太宰目之。冀其樂從。路叩頭祈請不已。二酋大怒。遂命監留。追其人從等回。

二十三日。申時。白虹二自東北向西南貫日。或云四更初。白氣如虹。自南至北。貫穿須臾。西南至東北。天明而隱。金人焚封邱、陳橋等門。令拜表請張邦昌。三日內再納金七萬五千八百餘兩。銀一百一十四萬五千餘兩。裝段四萬八千四百疋。又遣使督提舉官以金帛遲延。堅欲勒赴軍前。管曰。京城總七百萬。除無力下戶。寧不出金銀一錠耶。明日虜使來。勒留守。大尹提舉官共狀銀五日。納足元數。戶部支米十萬石。置場博易。至是市中倉米石不下二十千。麵一升五百。臘肉斤三千。渡菜斤六百。他物稱是。乘赤子於地。無數餓殍。所在如積。自帝蒙塵以來。京城無君。四十餘日。無監國。三省者半月。家家毀器皿。屋室充薪。日辦糠粃及敝衣。恐隨主遷徙。或謂當如其定太原。限日出門。蓋虜初破真定。放人出。縱兵殺之。虜人

般運器物。自陽武九十里。黃河內入北青州。徑趨大金。二酋左右姬侍各數百。皆秀曼光麗。紫纈青袍。金束帶為飾。他將亦不下百人。璧玉珍寶山積。求取無厭。內侍權貴向屬餽納賂者。盡歸於虜矣。

是日。元帥康王次濟州。二十四日。皇帝令王宗沔持詔賜大尹云。某之宗廟。公等所悞。勉事新主。勿思舊君。內中小庫金銀。盡般來以爲渡河之費。虜使來督金銀。李知幾見劉常侍云。昨緣根括不盡。三軍決欲入城。前三日陰晦。乃止。議此事。而國相太子確然不允。事止。遂晴。亦城中之福。然無以爲慰。恐須作一場惡公事。當且應副之也。

二十五日。大風埃不可行。虜使趙少監傳指揮。請八人提舉官赴南薰門受約束。人皆重其行。相謂曰。吾儕倘出門。必留營不返矣。或曰。受朝廷文字。催捉三日。今三日。而所納之數。比前一月反倍之。復何罪。可留。正猶豫間。虜人遣蕭將軍促之。不得已。遂行。既至門。監軍金牙郎君者。踞坐呵責。不容辨。戶部尚書梅執禮。戶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震。給事中安扶。皆擊死。仍斬之。棄其尸於門下。令其家以金銀贖。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姚舜明。王俱。各杖百幾死。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尙未足。當縱兵自索。既而官者復語賊帥曰。試許士庶以金銀換米麥。常有出者。既而果然。遂督迫益急。城中驚駭。不知所爲。留守司遣官百員。分定街巷。不問貧富。徧加根括。下至貧民一分一錢之微。亦取。前兩府尚書大尹各金二十兩。銀五百兩。裝段三十疋。下至寄居致仕。選人校尉。各以差輒輸納。科配官給糶糜市。既定數目。日下輸納。稍有違限。發遣家屬赴軍前。至此人不聊生矣。虜人令稱科配。不得用根括二字。內臣恨

數目。日下輸納。稍有違限。發遣家屬赴軍前。至此人不聊生矣。虜人令稱科配。不得用根括二字。內臣恨

數目。日下輸納。稍有違限。發遣家屬赴軍前。至此人不聊生矣。虜人令稱科配。不得用根括二字。內臣恨

數目。日下輸納。稍有違限。發遣家屬赴軍前。至此人不聊生矣。虜人令稱科配。不得用根括二字。內臣恨

取去工技等。怨所遺官吏。既至虜壁。乃給言城中金帛取未及一二分。官吏隱蔽不肯用心。虜必欲元數。督費日急。戶部徵場收買金每兩三千。銀二千七百。又以象玉珠犀犀鹿鹿沈檀之屬。准折金帛之數。二十六日。開封府申軍前乞取四屍許之。

二十七日。都人輩赴開封府認納金銀。分四壁受納。擁拜不給。又盡要城中草。是日百官復會議。二十八日。保康門火。火燒延寧宮。頃刻而盡。時元祐皇后居宮中。急就天漢橋南遇仙店。門扉靡藉以避。移居觀音院。是夜白氣貫斗。大風寒。

二十九日。虜僞傳皇太子立。以張邦昌監國。肅慶知樞密院。孫傅太宰。吳升左丞。莫俦右丞。都人大悅。虜遣使入普淨寺。取朱劄家書。取油衣庫什物。廢太醫局。並生藥玳瑁等送軍前。

三十日。放內侍三人入城。虜使趙少監郭藥師來。以珍寶賂之。大悅。提舉官既被害。復以四人少尹主其事。繼以犀象珠玉充折。是日。傳來報。張邦昌來日先入城。以觀人情。仍令。僞語城內人。萬一有疎虞。即一城為血。更不他擇矣。於是治尚書令廳及西府以待之。

三月一日。御史臺報百官詣南薰門迎張太宰。以申時入城。百官班迎。對拜於道。城外以鉄騎裝送。及門而返。交與范瑄。不管別有疏虞。即入。於暮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省令廳。虜使從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宿直。續增作十五員。管掌事務。并使臣十五員。祇應三衙。亦同宿守。是日。虜令勸進。集議於尚書省。傳聞邦昌臥病不食。四日。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乃授送與邦昌。雖督責而歸。焉可免禍。

二日。差給事中章善隆。中書舍人李熙靖。左諫議大夫洪芻。兵部尚書呂好問。工部侍郎何昌言。軍器監王紹。吏部員外郎王及之。禮部員外郎董道。戶部員外郎李健。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呂勤。倉部員外郎魯德。光祿少卿黃唐傳。著作郎顏博文。並充事務官。虜有文字來。限三日立張邦昌。不然下城。盡行焚戮。都人震恐。有自殺者。尚書勸進。邦昌不從。是夜大雨。至曉方止。

三日。虜使來。趨勸進。取推戴狀。告報官員僧道百姓軍人耆老等。盡赴令廳立班。推戴邦昌。眾人泣勸再三。方從。留守司遂以推戴狀申軍前。言京城日久無主。伏望早賜禮禮施行。虜遣拜。傳旨。仰初七日行册命之禮。王時雍以軍前劄子所須金銀。並要依元約數目等第均科。遂復分下百二十三坊。每坊金四十四萬五千兩。銀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兩。表段八萬四千三百一十六疋。出榜曉示。諭下戶金不減百。銀不減十。表段亦百餘。細民但發笑。不復發。金人以立主事。恐民不服。允以此脅之耳。已而果然。

四日。或傳邦昌欲以刀繩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塗炭一城耶。乃止。

五日。曹少監傳令。請均科官相見於朱雀門。以所約數少戒諭之。械不納。人戶數百人於開封府。

六日。東上閣門榜告報文。選入武臣承信郎以上。并致仕。尋醫侍養官於受冊日。須管盡數要到。如有違。必重作施行。禮部。御史臺。太常寺。與閣門議定。册命典禮儀注。赴文德殿立班。是日。早有內親事官殿班數百人。不忍屈節異姓。先殺妻孥。焚所居。謀起義於金水門外。統制宣贊舍人。

吳革為之首。范瑄詐與之同謀。悉令棄兵。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并其子皆棄市。又生禽十餘人斬之。即以狀申軍前。新城內人不知。忽見舊城門皆閉。皆謂金人來屠城。號哭之聲。或云。革陰結忠義二十萬。謀入軍前。奪布置甚備。又有宗室中大夫子坊。武臣高士謨。亦聚兵數千。無成而敗。至是與革合會。是日。散員營火。百姓乘勢劫其私財。頗衆。衛士拒之。因亂相殺。左言。范瑄因此斬革首。後斬吳革功。以范瑄為正任。觀察使殿帥。左言。邊兩官云。又云。靖康元年正月。女真犯闕。革以所部解圍。八月。虜陷太原府。朝廷遣革率女真軍中。持國書見粘罕。粘罕不拜。計議邊事。責其貪利。收約。氣勁語直。虜師愧服。為追回攻。成勝軍等處軍馬。授書以歸。十月。召赴闕。得對上。問割地與不割地。害利。革對以北人有不備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備。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不復議和。遂差革使陝西。勾兵。十一月二日。出城。虜騎已至。會南道軍馬至。遂同總管張叔夜入城。上巡幸南壁。革面奏乞量差兵馬。奪路赴陝西。叔夜固留革充統制官。革累乞出城外下寨。使虜騎不敢近城。且通東南道路。又密具奏。乞遣日諸門出兵。分佈期會。為正兵。為牽制。為衝突。為尾襲。為應援。可一戰而勝。上以衆言先入。竟不出兵。賊攻宣化門。填道渡濠。革竊往相視。自南壁守禦官開安上門所堰濠水三尺。及盡洩。蔡河開水夜浸之。不從。及填道將石。始省前議。水已冰矣。二十五日。賊登城。革率使臣親兵赴南薰門東策應。手射死執黑旗者十許人。部曲皆散。革獨死拒於安上門東。使賊不能西。二年正月。上再出青城。革建言。懇出必墮虜計。幸相何異不聽。又請於樞密孫傅。張叔夜。欲因事至軍前計議。叔夜問計安出。革著論者三。一。車駕還內。二。虜人歸國。三。革死。遂留革劄子。繳奏。言革有兩朝萬一。又安之策。願至軍前口陳。不報。二月八日。上皇妃后諸王宮。續出城。九日。革入內。白留守孫傅。言上皇已出。乞力留皇后皇太子。明日引見皇太子。革頓首言。二帝出郊。懇未必回。願陛下堅避。以固國本。孫傅曰。何辭以拒之。革曰。有內臣貌類太子。虜或邀請。則抱以登車。出朱雀門。密誑百姓。邀留不可。則墮之車下。以死告。率尸以往。仍以賑救。飢乏為名。招忠義勇知之。士結為隊伍。太子微服軍中。潰圍南去。十一日。太子竟出。革乃於啓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革陰以軍法部勒。時今上為兵馬大元帥。懷蠟彈山間。道告急於濟州。及約在外將擁兵近城。內外相應。夾攻賊寨。圖還二帝。久之。復遷居同文館。其後附者益衆。使臣劾用數千人。勇士數萬人。兩河驍悍之士。既而孫傅。張叔夜皆赴軍前。虜人立張邦昌之議益急。革欲誅范瑄等數十人。乃分兵約日。突出十八門。列為二壘。與劉家寺及青城賊寨相對。又遣蠟彈。期以三月八日。內外台軍。部勒既定。須期以發。三月六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至革寮。曰。邦昌以七日受冊。請起事。革以衆不可奪。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金水河。四面皆范瑄。左言兵。瑄遣人給革入帳下。議事。遂害之。使臣數隊百餘人。并戮河上。革就死。顏色不變。極口詆罵。其忠義之言。凜然可畏。革字儀夫。國初功臣吳廷祚七世孫。性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泣下。

七日。早文武百官僧道軍民等會於尚書省令廳。已時。告報軍前。奉册寶入門。邦昌涕泣上馬。至西府門。作為昏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人魯太師以下五十餘。

作昏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人魯太師以下五十餘。

作昏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人魯太師以下五十餘。

作昏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人魯太師以下五十餘。

作昏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人魯太師以下五十餘。

作昏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人魯太師以下五十餘。

作昏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人魯太師以下五十餘。

作昏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人魯太師以下五十餘。

作昏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人魯太師以下五十餘。

荷沈晦黃夏卿等入門二使遂入。到元帥府書云。自今所取金銀帛。皆是犒軍民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再造。本固未安。慮因微括之急。重困其民。示諭權止。令出榜曉諭。

二十四日。面旨以大金將退師。令范瑄以依舊充京城內都巡檢使。鄭建雄。王雙。依舊充西壁都巡檢司。又各差一員。張道。辛承忠。李景良。陳恭思。為巡檢。劉衍。張錫。馬千。張元發。為同巡檢。見管人兵。每壁均定。合推人令范瑄申請。

二十五日。有書至軍前。欲乘大軍未退。修城池以備寇。二十六日。軍前報。已諾修城之請。令金軍二十八日下城。且詢工役自備。或欲軍前為修。是日。遣郎官為四方密諭使。

從事郎胡杞。令合入官。差權司農丞。考功虞魯。乞致仕。周珣。王中美。致仕。宣旨。應文武備被旨差權職事。並令尙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非被旨兼舊職者。並罷轉官。給告如舊制。

二十七日。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岳觀內。望軍前。遙辭太上皇帝。靖康皇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其間有號。不能起者。是日。太上皇帝及宗屬。隨二太子軍。由滑州路去。是日。聞南京兵至。咸平軍前。使來。問欲盡殺。為復要招安。可將赦書來。張急差申查臣。以宣贊。令人發手書往。大略告東道總管。以不得已。及重兵離散。且常退守之意。

二十八日。邦昌詣軍前。辭金人。漸下城。令戶部侍郎。提舉修繕。是日。交割外城。賊既不能下南京。乃自軍陵而上。盡為置官屬。安撫士民。至是。悉驅而北。舍屋焚盡。東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漢上。北至河朔。皆被其毒。墳塚無大小。啓掘略遍。郡縣為之一空。京城被圍半年。斗米二千餘。羊肉斤七千。猪肉四千。他物稱是。細民雖賴官買柴米自給。然餓卒不可勝數。人多苦腳氣。被疾者。不旬。決即死。病目者。即斃。蔬菜絕少。虜人據城。擄粟。與市人貿易。雖價高而易得。至是。椿槐採亦盡。餘枯枝。爾。

邦昌聞。翁彥國領兵至。以手書與之。封皮云。付翁彥國。其中。乃邦昌上端。朝中丞。亦云不得已。及他日。保家屬之語。虜使蕭慶來。議以陝西沿邊。城寨。畫界。與西夏。懇辭再三。竟不獲命。

是日。有書至軍前。以孫傅。張叔夜。秦檜。請存趙氏。留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心於今日。宜蒙寬宥。使獲旋歸。書乃邦昌親筆。虜不報。遺路允迪。宋彥通。張激等回。

二十九日。邦昌往青城。別二帥。金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張出郊拜。二會見。昨日之書。大怒。謂取三人者。豈欲復講前日事耶。於是面語再三。且云。今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常觀。而動。張懼。不能對。申查臣還云。金人以鐵騎三千。送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

陳鐵軍器少監。四月一日。陰晦。靖康皇帝及從臣。隨粘罕軍。由鄆州路去。是日。金人去絕。勳王師。王淵。首至城下。內外盡警。已而。敵至者。絡繹。邦昌。方下手書賞賚。時。翁彥國。駐兵。邦昌。嘗遣陳鐵。賈手書。止其來。敵。查國。甥。塔也。查國。囚之。并其從者。虜連。數夜。焚。焚。烈。燄。亘。天。聞。金人。留。檄。書。數。百。道。付。邦。昌。傳。諭。四。方。其。略。有。云。十三。

人鼓舞。登城。百萬師。號呼。請命。陳沖。權。太。僕。陳。求。道。權。太。僕。少。卿。簽。書。樞。密。院。曹。輔。乞。宮。祠。不。允。路。允。迪。轉。五。官。除。觀。文。殿。學。士。神。佑。觀。使。請。給。恩。數。依。前。見。任。執。政。條。例。

二日。唐。父。以。孫。觀。自。軍。前。回。乞。能。權。直。學。士。院。指。揮。孫。觀。日。下。供。職。禮。部。侍。郎。譚。世。勳。兼。權。直。學。士。院。尙。書。省。禮。部。三。省。同。奉。手。書。海。內。承。平。垂。一。百。載。生。民。樂。業。豈。復。知。兵。乃。者。奸。臣。輕。首。邊。難。大。金。再。舉。奄。及。都。畿。城。守。不。堅。二。帝。遷。北。中。原。之。大。逾。月。無。君。子。適。以。還。歸。橫。見。推。逼。既。自。殘。而。弗。獲。乃。忍。死。以。救。民。言。念。生。靈。係。心。宸。極。道。路。阻。音。郵。之。遠。更。民。無。詔。令。之。承。想。其。憔悴。之。憂。同。此。危。亡。之。急。倘。不。深。求。於。民。瘼。豈。能。安。濟。於。時。艱。宜。示。俯。循。用。舒。陞。阮。庶。孫。於。寧。謚。以。終。究。於。遠。圖。可。依。下。項。應。手。書。到。日。味。爽。以前。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特。釋。放。赦。內。官。吏。並。與。推。恩。勤。王。之。師。令。管。押。歸。元。來。去。處。除。放。租。稅。招。免。盜。賊。等。事。宜。令。禮。部。備。牒。施行。赦。並。與。單。恩。同。但。易。赦。事。字。為。手。書。而。已。此。書。四。月。方。下。作。是。日。行。是。日。虜。人。行。絕。其。行。遠。甚。以。見。四。方。勤。王。者。大。集。故。也。營。中。遺。物。甚。多。朝。廷。差。戶。部。拘。收。象。牙。一。物。至。及。二。百。担。他。不。急。之。物。稱。是。秘。閣。圖。書。狼。籍。泥。中。金。帛。尤。多。踐。之。如。糞。壤。書。史。以。來。安。祿。山。陷。長。安。以。後。破。京。師。者。未。有。如。今。日。之。甚。二。百。年。府。庫。蓄。積。自。一。旦。掃。地。

當日。差。使。臣。撫。諭。四。方。邦。昌。遣。使。見。今。上。又。遣。議。范。訥。饒。蓋。趙。野。范。致。虛。翁。彥。國。劉。光。世。議。事。以。黎。確。使。趙。野。黎。錫。也。陳。鐵。使。查。國。鐵。翁。之。甥。塔。也。汪。湘。使。劉。光。世。湘。劉。門。生。也。其。它。類。此。李。健。乞。使。翁。彥。國。為。查。國。所。拘。又。遣。使。臣。去。為。朱。勝。非。所。囚。城。南。餘。虜。當。晚。行。絕。小。民。稍。稍。出。城。樵。採。范。訥。軍。屯。雍。丘。王。淵。為。前。鋒。是。晚。方。遣。三。十。騎。至。城。下。即。遣。人。資。絹。三十。疋。就。門。外。勞。之。仍。呼。三。騎。以。入。諭。訥。以。不。得。已。之。意。令。速。來。議。復。辟。事。

是日。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御。名。徽。卽。邑。曰。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勇。凡。在。率。土。世。沐。恩。今。陳。瀝。血。之。辭。庶。獲。捐。軀。之。効。邇。者。上。皇。禪。位。下。詔。責。躬。事。出。忱。誠。人。皆。惻。隱。恭。惟。皇。帝。遵。養。潛。邸。十。有。五。年。克。勤。克。儉。博。通。經。史。天。下。延。頸。莫。不。歸。心。及。受。禪。之。初。金。人。大。入。許。割。三。鎮。乃。肯。退。師。皇。帝。念。祖。宗。之。故。疆。乃。陵。寢。之。重。地。請。許。賦。租。之。入。以。為。歲。幣。之。常。乃。曰。淪。盟。實。惟。求。登。再。操。戈。而。指。闕。遂。鼓。衆。而。乘。城。至。於。屈。已。稱。臣。露。章。引。咎。初。兵。斂。不。下。詭。曰。通。和。既。邀。忽。出。臨。乃。輒。留。住。且。既。已。降。詔。而。割。地。民。畏。左。袒。而。拒。關。又。為。隙。端。以。肆。貪。欲。今。者。二。聖。太。子。諸。王。近。臣。皆。在。賊。營。恐。將。北。去。考。之。自。昔。未。有。或。然。臣。子。之。心。痛。憤。徹。骨。某。昨。奉。旨。充。兵。馬。大。元。帥。唱。義。率。衆。影。從。響。答。數。百。萬。衆。憤。怒。而。前。內。接。人。心。可知。天。意。迫。逐。狂。虜。今。茲。已。行。而。強。抑。臣。寮。俾。僭。位。號。天。怒。人。怨。曷。能。安。居。除。已。遣。發。大。兵。糾。合。諸。郡。把。隘。險。阻。焚。絕。河。梁。或。迎。擊。于。前。或。追。躡。于。後。期。於。掃。清。千。里。迎。還。兩。宮。外。帥。臣。監。司。郡。守。縣。令。共。統。驍。銳。之。衆。使。堅。忠。義。之。心。其。撫。柔。良。之。民。無。忘。歸。向。之。舊。凡。關。津。之。出入。謹。於。防。奸。或。文。書。之。往。來。審。於。辨。詐。以。報。皇。朝。之。涵。養。以。底。天。下。之。治。安。報。德。賞。功。非。言。可。究。三。辰。在。上。實。聞。斯。言。檄。書。到。日。曉。示。軍。民。各。仰。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誥。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

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誥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

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誥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

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誥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

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誥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

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誥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

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誥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

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誥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

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誥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

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誥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

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誥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

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誥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

司者並付宣總司趙野范訥

三日右司宋齊愈吏部陳麟司勳劉定司門胡寅禮部吳懋並乞致仕不允令疾速供職差殿中侍御史黎確右文殿修撰宋彥通往南京勾當公事日下出門

是日開准軍府教場內築壇飲血爲誓徽猷閣直學士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志同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江淮荆浙制置使翁彥國都水使者榮慶等敢告衆士金戎再犯京闕侵侮暴虐人神共憤聖天子屈己議和猶未退師曠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絕天下臣子各奮忠勇誓不與賊俱生今諸道之師大集於近輔凡我同盟無徇私無懷異無觀望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効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榮於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鑒斯言是日彥國撰文高聲讀示

四日集百官赴文德殿議尊孟后宣示手書曰余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舍生而取義惟期尊主以茂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既重罹於羅網實難遁於刀鋸外逼大國兵火之威內拯黎元塗炭之命願難施於面目徒自悼於夙宵杵臼之存趙孤惟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殊迹以甚明載惟本朝開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禮號同母后國繁周朝茲爲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任肆稽成憲爰舉徽章恭惟哲宗元祐皇后徽柔懿恭聰明睿知天作之合早嫺德於泰陵王假有家夙母儀於方夏端著紫庭之範具彰彤管之聲雖嘗即瑤華崇道之居亦既奉欽聖還宮之詔久棲神于靖館積系望於綿區今二帝已遷三川方震匪仰伸於欽奉則曷賴於儀刑是用端誠於心涓日云吉祇伏私庭之次恭陳舊國之儀揭不號以正名開別宮而移御幅員時又庶幾康濟之期京邑既安更介洪長之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御延福宮令百官擇日奉册其應干典禮合行事件令禮部疾速施行當日差謝克家往山東迎大元帥

五日自私第迎孟皇后入居延福宮又差蔣師愈蔡淋程巽等贊諸日於康王其詞曰邦昌伏自拜違已而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仰惟王慈必蒙矜憫昨自燕山九月餘日金師再舉之後香不聞耗至去冬臘月二十日還闕以今年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國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凡使回一行盡留不遣二月七日又聞宣金會之令遂遷二帝皇太子及太上皇后以下后妃嬪御諸王公帝姬并宗室近屬皆出六宮遂空既而又欲洗城焚燒宗廟社稷百萬生靈分爲魚肉俄然俾推異姓方免屠城廟社景靈宮乃不燒毀尋奉少帝御筆付孫傳等令依元帥指揮方爲長計無拘舊分妄爲禍福速招連累於時公卿大夫號勸於軍前以救君父而邦昌對二太子哀號躡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虜執命終莫能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引繩揮刃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臨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彥宗賣城中文字與吳昇莫倚俱至邦昌則阿彥宗又對衆罵城中文武百官爲自免之計逼人以首惡之名皆受國恩一旦如此曾不如蛇雀尙知報恩我若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塞而退邦昌遂不復飲食凡六七日垂死而百官

陳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盡死莫能回二帝之遷惟有從權且如承當此事即存宗廟保社稷景靈像設皆得無虞而一城文武百官僅萬生靈皆得性命可爲後圖豈非忠孝之大也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而壞了後事累及二帝豈得爲忠臣乎邦昌身爲宰相世荷大恩國亡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與復之計有在於從權以濟大事故遂忍死於此欲追二帝之過而報之於殿下也茲幸虜騎已還道路可通故差劉儀曹之婿蔣師愈本府內知蔡琳承務郎程儀賈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毀廟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獲全伏惟殿下盛德在躬四海係望願寬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別差謝克家等問道賈玉寶紐詣行府常別賞陳初夏方隨更乞借保玉躬邦昌無任瞻望激切之至四月五日邦昌惶恐詣目上復康國大王殿下書至王詢師愈等所以遣來之因師愈曰邦昌先差兩番使臣李興潘巽等未回間有元帥府探兵入京城避者得之邦昌問來歷乃知康王在濟州故遣師愈等來何怒曹大周丁彬並權吏部郎官季陵胡寅並權戶部郎官侯懋權都官李士觀兼權都水使者

六日指揮自今月初六日不坐迎陽門於內東門聚三省密院議事何志同等選錄楊端等三十三人至賞勞甚優

七日令寺觀建乾龍節道場至十三日罷

元祐太后是日受册稱賀有宗室叔尙者自號四太尉稱皇叔祖城破踰城至是聚數萬衆在南青城下寨因欲入城關者拒之已而許入叔尙至都堂叱王時雍輩曰當速歸政太后不然縱兵與汝輩周旋大元帥康王語目答邦昌其詞曰御名諸目上太宰相公閣下天降大禍不使某前期殞滅而使聞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覆肝心摧裂涕泗不禁窮天下之楚毒不足爲喻欲使引繩伏刃而二聖之變與未復四方兵馬方集將士忠憤實以大義欲飲泣忍死力圖奉迎今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踰百萬預使邀迎率皆響應早夜以觀聞人音而震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賊營從容決日自謂知心故比來之事同流言而不信士夫將佐亦皆云爾今奉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遂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謬天或悔禍可冀二聖之復所論遺謝克家之意讀之愕眙失措其何敢承願皆藏藏內府責在守者候變與歸而上之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周矣某方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協忠盡力奉迎工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某身膏賊斧受賜而死矣氣令漸熱伏惟均候動止康裕方寸方亂修謝不能多及某路自上太宰相公閣下遣使臣成忠鄭黃永錫詣邦昌投下且令親覲是日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國舅章淵同賈詣目邦昌稱臣其大約曰封內府庫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王喜悅召吳何飲以酒賜金甚寵何向時與王奉使在韓離不軍前至是日叙舊不忘也胡唐老王侯並依所乞與郡

八日邦昌遣謝克家來歸玉璽一紐其家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元帥府寮取兩仲汪伯彥黃潛善耿延禧董耘高世則等引克家捧寶以前跪以進王王讓拒久之慟哭不受已而跪受命伯彥司之

無生意。忽承朝旨。正號名。正惟閣廢之餘。當此危亡之際。冒居龍數。誠亦何心。滌惡再三。莫之聽許。乃以此月五日入延福宮。而百官建言。請權聽政。願早衰多病。且久去宮闈。豈復能堪朝廷大事。言念趙氏舉宗之去。人心思宋之日深。不屬此身。誰當此責。是用夙宵匪懈。相濟艱難。然神器久虛。必須真主。今中外近屬。惟王一人。知忠勇英明。四方屬望。入繼大統。非王而誰。已遣馮淵。李回。告王傳序之意。王其速驅輿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吾輩茲重負。既付托得人。當辭機務之煩。以就安閑之適。今遣姪權衛尉少卿孟忠厚親承勳節。并道吾意。夏初微暑。更慎保護。四月空日。大母致誓元帥大王。

奉議郎監察御史馬仲狀。伏見逆胡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氏也。今虜退多日。吾甘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尙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仰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虜人未遠。因循不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闐。雖有忠臣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改正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救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候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生。無以復加。如仰言爲不然。即先次就戮。仰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謹具中太宰相公。伏候鈞旨。中時奉鈞旨。一切改正。

九日。追收偽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曰。請元祐皇后垂簾決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大悅。追回諸路赦文。並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行。遣馮淵。李回爲奉迎使副。

十日。邦昌避位。王時雍。呂好問。徐乘哲。李回。吳升。莫待等奏。乞各還舊職。奉太后聖旨。依舊。且兼權領職事。

章壽隆乞罷給事中。以徽猷閣待制宮祠。

周懿文乞還大理卿。奉聖旨。依舊。且權開封府尹。

將作少監蘇餘慶。兵部郎官唐恕。太常丞唐元衡。乞致仕。不允。

十一日。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百官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犀帶魚袋。猶班行。歸兩府幕次。

十二日。監察御史姚舜明。齊之禮。太常博士華初平。乞致仕。不允。

十三日。王琮言。昨任左司員外郎。暫權吏部侍郎。今三省密院官。見帶舊職。兼合取指揮。奉聖旨。與右文殿修撰知鄆州劉參。除直秘閣知鄆州。

奉迎使尙書左丞馮淵。副使權尙書右丞李回。至自京師。以元祐皇后詔書來曰。吾以薄德。罹此多艱。雖救時敢愛於髮膚。而味道若臨於淵谷。願邦基之攸賴。繫神器之有歸。比遣使報。往馳書牘。蓋上天之眷。

命。實四海之傾心。諒惟撥亂之姿。已定與王之業。方長。願之應序。宜社福之具膺。於來御于法宮。以誕揚於不駭。舉欣攸屬。遐想增懷。故茲書示。想宜知悉。

十四日。元帥檄初至京師。都人感泣。已而副元帥宗澤。東南道總管趙子綰。皆揭榜以安人心。侍御史胡舜陟。乞外任。差遣不允。監察御史姚舜明。知衢州。王俱知江州。胡唐老。知無爲軍。

十五日。太后告天下手書曰。比以敵國與師。都城失守。禋祀宮闈。既二帝之蒙塵。神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閭閻之中。迎至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數運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慈祖之開基。實自嵩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毀。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茲唯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憫。用底不平。因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志。

康王劄子。比金賊邀請二聖北去。當府已星夜措置。邀迎外。勒契金賊。先於三月初七日。抑逼宰臣張邦昌。僭稱偽號。今來邦昌已歸寶。退避。自三月所有八日以後。稱中旨。而旨事。並不得施行。差到官不許放。上如有闕官師。開具狀申。以憑差官填闕施行。兼自今後。凡有公事。並須申稟當府與決。如有奸詐僞冒。可疑文字。並不得施行。繳連供申。

十九日。兵部郎官唐恕。差知復州。

二十日。元帥康王。榜當府先爲京城失守。伏聞車駕幸賊寨。慮墮奸謀。預令河北河東州軍及忠義民兵。結集準備。後聞金賊邀請二聖北去。臣子之心。痛徹骨髓。使欲自戕。念二聖未還。又不敢死。除已嚴督兩路州軍。並結集到兵馬。許以封王建節。盡令邀迎。車駕務保萬全。已皆應響。數近百萬。當府見星夜督責。外訪聞都城軍民一體忠義。自二聖出郊。日夕迎望。以至燃頂煉臂。精誠激切。久遭賊困。百貨匱竭。念此憂憫。寢食不遑。契勘東南入京舟船。多在淮楚。賊馬雖退。州軍皆未肯放行。當府自四月初。已累行下令。將應客旅米穀舟船等。催促放行入京。并官調亦已催促進發。務濟都城闕乏。仰安業守待。無或流散。曉示各令知悉。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見宗澤文字。稱康王未忍歸朝。款謁宗廟。竊恐謙虛退托。未忍違常大寶。此去濟不遠。乞遣京城父老僧道。往濟迎請。并遣百官前去勸進。以見推戴迫切之誠。庶幾車駕早至闕下。奉聖旨。依奏。

二十一日。起發濟州。宿新興店。

二十二日。康王次單州。

二十三日。康王次鹿城縣。張邦昌劄子。伏見謝克家自元帥府回。恭聞車駕自濟州由金鄉單父經至南京。即藝祖受命之邦。嗣王朝無疆之歷。天人合應。以啓中興。凡在臣民。不任抃蹈。所有合排辦與兼仗衛。

冠冕服御禁衛儀物之屬。百官有司各以其職。並合發赴南京。以候冊立禮畢。遂開朝廷。以出號令。臣猥以駑下。承乏宰司。常躬率百司赴行在所。欲於今月二十五日起發前去。庶伸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其一行事務。並已行下所屬排辦。欲乞差中書舍人李掇。太常少卿汪藻充勾當公事。伏取進止。奉聖旨依奏。

是日有司令開封府少尹父老僧道舉人等詣行在奉表勸進。

二十四日康王次應天府。

康王榜近者金師深入。奄及郊畿。京師失守。二聖播遷。欲立異姓。覆我宗社。賴大臣因時權宜。濟此艱危。因是以存九廟。保全生靈。實社稷之大計。乃心可嘉。深慮百官將士并諸色人尚懷疑慮。曉諭各令知悉。

二十五日在京應奉官司分一半官吏至南京接駕。

是日張邦昌王時雍等帥官吏出門。

二十四日司門員外郎宋彥通除右文殿修撰。

二十八日司農卿胡恩乞罷權戶部侍郎奉聖旨依

交修除集英修撰知湖州。

一日今上即位。

